天魔神谭
目录

设定 内部设定及相关解说
设定 契 子
第一部 第一章~第十章
第一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第一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第一部 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
第一部 第四十一章~第五十章
第一部 第五十一章~第六十章
第一部 第六十一章~第七十章
第一部 第七十一章~第七十八章
第二部 第一章~第十章
第二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第二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第二部 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
第二部 第四十一章~第五十章
第二部 第五十一章~第六十章
第二部 第六十一章~第七十章
第二部 第七十一章~第八十章
第二部 第八十一章~第九十章
第二部 第九十一章~第九十七章
第三部 第一章~第十章
第三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第三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第三部 第三十一章 兽王重生
第三部 第三十二章 危机重重
第三部 第三十三章 死神叩门
第三部 第三十四章 再战沙场
第三部 第三十五章 赤炎狮鹫
第三部 第三十六章 恶魔眠醒
第三部 第三十七章 藉势练功
第三部 第三十八章 斗神再访
第三部 第三十九章 训练基地
第三部 第四十章 地狱特训
第三部 第四十一章 重返大陆
第三部 第四十二章 海上大乱斗
第三部 第四十三章 人鱼公主
第三部 第四十四章 脱胎换骨
第三部 第四十五章 以力服人
第三部 第四十六章 关卡风波
第三部 第四十七章 飞云道君
第三部 第四十八章 前程艰辛
第三部 第四十九章 贪心惹祸
第三部 第五十章 真假银月
第三部 第五十一章 女王驾到
第三部 第五十二章 兽卵失窃
第三部 第五十三章 可怕情侣
第三部 第五十四章 悲剧重演
第三部 第五十五章 水妖铠化
第三部 第五十六章 幕后黑手
第三部 第五十七章 弄假成真

天魔神谭
设定 内部设定及相关解说

设定 内部设定及相关解说

作者：手枪

今天晚上睡不着，小弟在这里写下一些关于天魔的内部设定问题，希望各位大大在看了之后能更加的了解到小弟对天魔中所欲表达的一些未能说出口的事情，算是权充一点的补充说明：首先是有关亚芠的心理的转变历程：

第一阶段：再最初的时候，说穿了，亚芠只是一个天真不知世事的小孩子，因为本身的精神异力问题，使的他对自己的未来感觉到绝望，然后再因为家人没有时间陪伴、在学校被人欺负及受到家族威名的压力，使的他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变成了一个冷漠，带点忌世愤俗的普通少年。

第二阶段：在逃亡时间，因为父亲的凶多吉少，以及经历过许多人的追杀，当甚至有一些无怨无仇甚至是一般老百姓的暗杀，追杀时，使的亚芠为了保护家人，加上对人心的失望，令他更是将自己的心封闭再最深处之时，强迫自己必须硬下心来，对于敌人给于最严厉冷酷的打击，这段时间由逃亡开始一直持续到他获得了银月恶魔的封号为止。

第三阶段：亚芠遇见了凯特三人组，进入了铁血团碰到了盖赤，无意中，盖赤取代了他心目中对父亲御莱的某部分的思念，还有三人组及死神小队的真诚爱戴，另亚芠不知不觉得对“人”的信心开始重生了一点的信心，这段期间一值持续到碰到疾风盗的时候。

第四阶段：在疾风盗之后，亚芠因为精神异力的异变，使的亚芠的心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因为众人各种温情的守护之下，令亚芠冷硬的心的外壳开始出现了裂痕，一边是因为精神异力奇异的力量作用之下，反而变的更加的冷硬，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没有一点人性的阶段，值的一提的是，妃雅的出现，借由其冷艳的美丽，高人一等的外表，再加上撒出柔柔情丝的追求，无意间轻轻的挑动了亚芠心中那一根身为男人的爱欲情丝，加速了亚芠内心软化的那一半更加的剧烈，同时，也是亚芠内心争斗最激烈的时候，几乎是呈现出两种的人格，这一段时间一直持续到亚芠在获知父亲之死的真相，接受父亲的记忆一直到长生堂之前最为激烈，若非亚芠藉由疯狂之焰的领悟而发泄出来的话，亚芠已因心的不平衡而变成了疯子或是真正的人格分裂。

第五阶段：亚芠在长生堂中获知了纳肯的所作所为，及灵儿童稚的纯洁之心，头一次对自己的报仇之举产生了疑问，使的亚芠的心之两边开始朝向平衡融合，虽不明显，但是已经慢慢的改善了心里那微妙的状况，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亚芠的精神异力大成。

第六阶段：精神异立大成之后……嘿嘿，保密！

※※※

再来，属性问题：

活泼的风、热情的火、温柔的水、沉稳的土、璀璨的光、神秘的暗，这些大家可能比我了解，所以不用我在赘述。唯一较大的分别的，大概是因为基于小弟是一个小小说的人，所以总希望自己的小说中出现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有些是我自己的设定，错了的话各位大大可不要太挑剔，毕竟我可不是专业的魔幻学家，以下是我的设计：

雷：是所有的能源再激烈的活动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各位可以想像是一种再十分钟

内才能释放的能量逼成在一分钟内释放的完毕，就差不多是我的意思了，因此，雷再天魔中并不是一种专属的属性，可以说任何一种属性可能都有“雷”的现象发生，如光雷、水雷、火雷、土雷、风雷、暗雷等等，附带一提，亚芠的三哥亚若用的是水雷。

血：说穿了，血之属性可以说是很单纯也可以说是很复杂，他是某人（某人是谁？应该用不着我多说吧！）在某种奇异的变态幻兽中发现的一种能量用法，主要是针对生物体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只要任何一种能对生物体产生作用的力量，就可以称之为血属性，所以说它单纯，但是，天下之间，可以对可以对生物造成伤害的东西何其多，因此也可以说它是复杂的。因此，那个某人便针对其中的一项，生物体液（就是血啦！），全力专研出各种可能性，所以以那个某人为代表，称之为纯粹的血属性，若说要严格划分的话，大概是跟水及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附带一提，那个某某医经也跟那个某某人有相当大的关系。

以上算是我较突发异想的属性，其他像是冰啦（风跟水）、守护（光加上某种属性）、侵蚀（暗跟某种东西）、毒（两种相互违背的东西如光加暗）、麻痹（暗加少量的雷）、遗忘（暗加血）、飞翔（大量的风）、结界（某些属性力量的泡沫型态运用）、封印（某些由外而内相互克制的力量）……，说不完，应该各位一看就知道了。

※※※

最后，关于强弱定义的问题：

以十大高手之水妖王为基本比较单位，假设水妖王在绝对理想的条件之下，在没有着铠的状况下，用最强的绝招，倾其全力的第一击，所展现出来的破坏力，我把它设定为一百。

目前出场的人物（露面较多的）比较如下：

水妖王：100单位基本比较值

亚芠：精神异力（大成）90单位“处于分隔相克的阶段下”

天心真气80单位“处于分隔相克的阶段下”

妃雅：红莲飞练10单位（没有铠）

翰罗：破魔真气60单位

亚华三兄弟：破魔真气50单位（没时间限制）

宗门五老：魔力75单位

凯特三人组：真气魔力约相等50单位

死神小队：概略相等35－45单位

大力神王：？？？？单位（实力未知）

黑卫队：55单位

暗魔：60单位

魔：65单位（未神化）

75单位（神化）

章鱼怪：力量型态未知85单位（加上生化铠甲）

至于以上人物着铠的话，加上下面的就对了，如亚芠着上贪狼之铠（第三型态－铠化），使用天心真气：200单位（幻兽的增幅能力略去不计）

以贪狼星为基本比较值与上面相同状况之下，目前出现的幻兽能力值（以第一型态的冲击炮来论）：

贪狼星：100单位基本比较值

白金龙：90单位以下皆为纯粹幻兽不加外力

白金角蟒：九阶70单位

光之虎王：八阶65单位

烈火雄狮：七阶55单位

地灵蛇：六阶35单位

大地牛：五阶20单位

火焰虎王：四阶10单位

三阶以下：0单位（九成九连冲击炮都发布出来）

白虎圣幻兽：？？？？单位（实力未知）

单位＝每单位平方公尺内承受最高（最大值）压力（公斤为基本计算单位）÷在0。0秒至0。5秒（瞬间一词太难界定）力量增加值（公斤为基本计算单位）

计算方式：

假设亚芠全力使用聚元轰天破，瞬间接触力量为1000公斤，招式威力完全发挥之后，每平方公尺的受力最大值为80000公斤，计算所得即为力量值

以上为理想状态下纯粹蛮力比较，不将无法数据化之个人因素（招式、精神状况、经验，应变能力、潜在能力），外在因素（地理环境、天候，时间）等计算在内，所以仅供参考。

天魔神谭
设定 契 子

设定 契 子

作者：手枪

经过了以千年为单位的时光，人类的时代历经了几次的兴衰。但，从未有此次如此大对比的兴与衰。

西元三四八七年，拥有超越现今人们所能想像超级科技能力的人类，遍布于整个银河系中，人

类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殖民野心，使人类的版图扩张到有史以来的庞大---直径两亿光年的大阪图。

但，人类永无止境的扩张野心终于惹怒了银河系其他种族。于是，一场一比数千亿的种族大战终于在西元三四八七年二月十五日爆发。

以人类后来居上的科技，占全银知性生命体四分之一的人口数，再经历了三千年的银河大战，最后终仍不敌全银河联合之力。

最后，再失去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口之后，仅余的近百亿人类全集合于人类的家乡太阳系中。失去了所有的星战武器，人类联盟大首席终于下了一个不该下的决定。将挖空冥王星制成的人造空间虫洞弹引爆，制造出一颗只有一秒寿命的太阳般大的黑洞，一瞬间，毁灭集结于太阳系外，数目高达千兆的外星联盟战舰。

但代价是人类损失最后百亿人口中的九十五亿人，一颗面目全非的地球，以及一场遍及全银河系的高能电磁风暴，一场毁灭性持续千万年的灾害，造成全银河系每个角落所有电子构造的仪器全部无法使用的情况---只要电磁风暴还存在的一天。

一秒钟，让全银河系文明倒退了千万年，也让原本热闹无比的宇宙空间变的无比的安静，每一个星球自成一个单位发展自己的文化，静待再一次翱翔于宇宙的时刻再度来临。

这是一个在人类由盛转衰之后，相距久远年代之后，一个被称为天魔神的人类的故事，一个充满英雄、妖魔、妖精、亚人的时代。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一章~第十章

第一部 第一章~第十章

作者：手枪

太元历三七七0年四大陆中被称为奇武大陆的东大陆，也是四大陆中最大的大陆，在奇武大陆之中，有四大强国平分整个大陆的七成土地分别是东边的斯达帝国，北边的奇兰楼联盟、南边的泰龙帝国以及位于三国中间的华那邦公国。

其中国力以泰龙帝国最强，奇兰楼联盟次之，斯达帝国再次之，华那邦公国最弱。

华那邦公国首都---原曙城。

一座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文化古都，位于奇武大陆正中央，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武术气氛的城市，是大陆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在原曙城西郊，一座占地约百甲的学院。是华那邦公国闻名全大陆的五大学院之一-----云柳学院。

学院之中分为铠武科、幻魔科、神艺科三科。

顾名思义，铠武科是指导学生如何利用兽幻铠，引导自我潜能发挥出来，再战斗时能增加自己的攻击力、防护力及恢复力等；幻魔科则是引导学生如何透过魔幻铠运用外界能量已达到拥有强大攻击力的“魔法效果”；神艺科则是利用某些具有特殊能力幻兽，在其尚未成长至成熟期时，引导其特殊能力加速成熟，使幻兽转化型态，形成具有特殊功能的“工具”。

再铠武科高年班十一班里，一群约三十几个学生正聚精会神的听着讲台上的老师讲着幻兽历史的课。

年约四十出头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了几个字后，开始口沫横飞的讲了起来：“各位同学都知道，我们人类开始使用幻兽的历史可以追朔到二千八百年前，传说中，幻兽乃是远古时期我们祖先制造出来的一种武器，后来天地发生异变，远古文化毁灭殆尽，人类进入了混顿黑暗时期，直到二千八百年前，大贤者---海聂。崴鲁宾在远古遗迹中发现了沉眠中的幻兽，再经过了数十年的研究，终于发现了幻兽的使用方式，并且公布于世，于是造成举世为之轰动，当时各国也致力于研究，挖掘远古遗迹，在世人齐力研究之下，终于又发现了无数种的幻兽，再经过千年的研究，终于形成了现今我们所使用的幻兽。”

顿了顿，又续道：“如今，我们的幻兽大致上可区分为几个时期，首先是卵期：卵期的幻兽在未孵化之前没有任何的能力，不同种的幻兽各种时期成长时间皆不同，唯有卵期都大约都需三年的时间，所以公国才会规定年满十二岁之幼童皆须入学学习如何操控幻兽，只因每一个人再十二岁时必需寻找自己的幻兽卵，如今相信有不少同学的幻兽卵已经孵化了吧！”

又道：“孵化的幻兽即进入幼生期，幼生期的幻兽无任何的能力但已可以看出这幻兽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同时这一时期又可以称之为认主期，幻兽一生唯有这一段时期是唯一的一次认主，一但认定主人后终生不变，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认定，就是幼生期越短的就是越高级的幻兽，如公国皇族所使用的皇族幻兽，据说只有一个月的幼生期。”

“再来是成长期，成长期的幻兽会变体附身于幼生期所认定的主人身上，因为进入成长期的幻兽需要大量的能量，光靠自己吸收能量根本不够供成长所需，所以必须依附主人提供能量，主人提供的能量越多，幻兽成长越快同时成熟后也越强，所以同学不必认为自己的幻兽等级不如别人就一定会输给人，就像大陆上闻名已久的十大高手之中就有三人所使用的幻兽是属于低级幻兽的。”

“接着是变态期，变态期的幻兽是幻兽一生中最脆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幻兽会依照成长及主人供给的能量，主人本身成长的属性，变化成主人最适合的样子，也许是武斗铠甲，也许是魔导装甲，甚至可能是工艺辅助兽，因为一只幻兽只能有一次的变态，所以学院的目的就是教导各位如何去使自己的幻兽成长成自己所需要的样子。”

“最后是成熟期，在经过了前面几个时期后，幻兽最后的阶段成熟期就是实用期，依据最后阶段可分为武斗铠甲的兽幻铠，魔导装甲的魔幻铠，以及具备特殊能力的兽灵具或称做工艺辅助兽也可以。”

“另外，幻兽由孵育至实用为止各阶段中，除卵期及幼生期无任何特殊能力外，成长期虽因不完全附体而会吸收主人的能量，但也因此会给于主人有限度的攻击力及防护力，而变态期则因幻兽正处于各项结构转换的脆弱阶段，因此不但无法给于主人力量，反而需要主人的保护才能顺利完成变态，成熟期时，幻兽完全固定型态，具有强大的能力，能给于主人相当大的帮助，而且传说中有些幻兽还具有隐藏能力。”

说到这，讲台上的老师突然看到一个坐在最后面靠窗的少年正心不在焉的看着窗外。

盖斯老师见亚芠看着窗外，没有注意他的讲课不由一阵怒火上扬，被学生称为鬼头老师的他上课时也只有他－亚芠。斯达克敢不注意听，正想发火，但想起了他平常的行径，不由一阵泄气，不言不语，对外界毫无反应，宛如行尸走肉般是他12岁入学以来唯一的样子。

他不是不知道平常在学园中，有不少人因为他是斯达克家族之一而对他冷嘲热讽，但亚芠千变一律的冷脸相对，从没见他生过气。

叹口气，暗道：“生长在太有名气的家庭中，如果没有能维持名气的才能的话，那可是会很痛

苦的”。

摇摇头，正想继续讲下去，一边的报时兽已经发出了鸟鸣声般的叫声，提醒他下课时间到了，清清喉咙，道：“各位同学回去时要温习一下今天的课程，明天我将会实际带幻兽的各时期型态标本来给各位看，现在下课。”

话声一落立见大部分的学生匆匆忙忙的离开，盖斯老师略为收拾一下，也跟着走了。

这时，看着窗外的亚芠。斯达克缓缓的转回头，一看整间教室内只剩下不到八个人，暗道：“怎么下课了，这么快？”收拾一下自己的书，跟着要离开。

突然，一群五、六个人声势浩大的走了进来，直接走到他面前五个人把他围了起来，当中一个和他一样是十五、六岁，却有着180几公分高的高大少年道：“亚芠大少爷，你的幻兽带来了没？”亚芠一愣：“幻兽？什么幻兽？”心中不禁暗暗纳闷，少年一看亚芠的样子，就知道他又没把他的话听进去了。

一旁一个看来颇为娇美的少女不屑道：“纳肯，人家亚芠大少爷哪会把我们这些平民的话听在耳里呢！”

少年纳肯不由气道：“亚芠，这是你自找的，可别怪我。”

说完手一拉，不容亚芠说半句就带着他和其他人匆匆忙忙的跑到学园一处小湖边的空地上，放开亚芠，站到他面前三步之处。

亚芠心中充满疑惑，他知道这叫纳肯的少年是他家老管家布蓝。席瓦的孙子纳肯。席瓦，受父亲所托一起到云柳学园读书，顺便照顾他。

纳肯可以说是和他完全相反的类型，具有相当高的武术天份，被老师称赞为十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人右高大英俊，个性又十分幽默风趣，可以说是学园中的风云人物。

只是不知为什么，他老喜欢找他比较一些东西，从武斗术，魔法到其他成绩，测验等等。

每当他胜过他时，旁边的人总是鼓掌道：“好。”他也一副很得意的样子，实在是令他百思不解，想到这，心中灵光一闪，亚芠突然想到昨天傍晚回家途中，纳肯他也是带着一群人包住他，好像说些什么幻兽的，不过当时他正着迷的看着路边溪中一只水德幻兽（注：一偕迈奇系列之一种）捕鱼，因此没听清楚他说什么，该不会现在拉他过来就是为了昨天那件事吧？

不容亚芠多想，纳肯已经伸出右手，低喝一声：“虎王。”

只见他右手臂上突现一些花纹，然后沿着花纹好似一层奇妙的东西剥落下来，露出他略带白色的原来肤色而剥落下来的东西，在他的右手掌上聚合成一只猫般大小，麦金色如猫的动物。

亚芠一愣，暗道：“是中级四阶的炎兽，火虎。”

纳肯对着亚芠邪笑道：“亚芠少爷：既然你不肯带你的幻兽，那我就请你帮我鉴定一下，我最近才孵化的幻兽，虎王。”

说完，大喝一声：“虎王，火焰冲击炮。”

虎王立即张嘴，朝着亚芠，喉咙深处微微闪出光芒，一团约十公分大小的火球，自虎王嘴中射出，飞快的击中亚芠的胸口。

闷哼一声，亚芠只觉得宛如有一只火热的大铁锤，用力的击中他的胸口，使他再也站不住，蹬

蹬蹬的倒退了几步，跪了下来。

原先那个娇美的少女－兰妮。特列士－不屑道：“你们瞧瞧，斯达克家的人，竟连一招火焰冲击炮都挡不住。”

亚芠待胸口一阵痛苦过后，抬起头，哑着声音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每次都要这样，找我麻烦，我根本没有得罪你们？”

右手边一个看来有点胖的少年－伊廉。蓝邦－更加不屑道：“谁叫你是一个这么没用的贵族！平时我们平民，受够了你们贵族的欺凌，怎么能不从你身上多找点利息回来呢！”

是的，在这世上，力量就是一切。

不管是平民也好、贵族也好、皇族也罢，力量就是一切。

而幻兽就代表着力量，也因此，皇族、贵族之所以会高于平民，就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幻兽、强大的力量。

像他－亚芠。斯达克－这样没有幻兽、没有力量，那与平民又有何异？只能任人欺凌。

听到伊廉说的话，亚芠只能沉默，只能暗恨自己，为何没有力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人欺凌，只能看着纳肯一行人在不屑的笑声中，逐渐离去的背影。

在华那邦公国，提起当今首相是谁可能会有人不知道，现今公国的公国议会会长是第几任，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有人不晓得，但若提起斯达克家族，每一个公国人民都会对你提起大拇指赞叹道：真是一门英雄好汉。

从49年前的陕西关之役，以一支千人部队抵抗泰龙帝国一支万人部队达十七天，直到公国南部大半的土地，而领队的正是当时只是一个先锋小将，临危受命的翰罗。斯达克。当时的他年仅20岁。

28年前碧波大草原之役，当时战况陷入胶着状况，在当时担任役军指挥的翰罗。斯达克竟违背指挥军官原地驻守的命令，以自己的儿子当年才21岁的御莱。斯达克，为敢死队队长，冲进敌军泰龙帝国的后军本营，斩下泰龙帝国指挥军总指挥官名将－环隆的首级。

这一场战役使得翰罗升为公国陆军副指挥官，御莱则成为公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万骑长。

10年前宫廷之乱，当时空战队指挥官李伯特。凯顿帝国叛乱，结果被当时同晋见国王的翰罗父子，御莱，及长孙亚华，次孙亚旭，联合消灭反抗核心一百三十余人，而这反叛核心的每一个人都是能以一抵百的好手，没想到竟然被四个人给完全击杀，尤其其中还有两个人才15、16岁而已。

这一役使得公国在三大指挥之上又设了一个总指挥长的职位，而理所当然由翰罗担任，空下来的陆军军团指挥官则由御莱担任，而御莱的两个儿子则分别担任正副千骑长的职位。

5年前阿伯克商港遭到五百名拥有兽幻铠的海盗集团的攻击，当时守军一夜之间被全数消灭，但却碰上了休假中的亚华，亚旭及三弟亚若，结果三个平均年龄20的青年以三比五百，再经过一夜的激战后五百人全数消灭于港际，当然三兄弟立即被推为英雄，亚若也凭此平步青云，担任起五百骑长来。

但相较于才华洋溢的父兄。身为么子的亚芠。斯达克可显得那么渺小，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差劲，他只是像一个平凡的十五岁少年，没有惊人的才能，出色的外表，武术修为平常，魔导修练普通。

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在大街上随便一抓也有一把的平凡少年。

相形之下，若和他那耀眼的父兄比较起来，真的令人大失所望，若是只有如此也就算了，偏偏在他10岁那年，公国国王德野王想知道这斯达克家最小的儿子有何特别的才能，所以特别破例，在10岁之龄就对亚芠进行一番测验，以为会有惊人的发现，谁知，竟然大失所望，亚芠在各方面都很普通，唯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精神稳定指数，竟然是常人最低指数的一半不到。这表示，他连最基本的，属于生活辅助的兽灵具都不能持有，那可比一般的平民更低下了，是属于奴隶的低下人种。

满门豪杰的斯达克家竟出现了亚芠这么个人，怎能不令人大失所望。

即使如此，其父仍运用他的影响力，使得亚芠能进入云柳学院就读基础班，但三年来亚芠的情况一点也没改变，反而每年一度的精神能力测验每况愈下，现在已不到常人的五分之一了。斯达克家没出息的亚芠之名也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原曙城。

注1：精神指数越低的人代表精神波的稳定性越差，自我控制能力越差，容易成了别人眼中的怪胎，疯子之流，而控制幻兽最重要的便是精神波的稳定性了，公国法律规定，精神指数于200以上者才能拥有武斗铠甲或魔导装甲型的幻兽，120-200之间只能具有兽灵具型的幻兽。不过这只是大概，现在只要有钱有势，就算能力不足也能成为高级幻兽的主人。

注2：一般正常人精神指数在180-290之间，越高级幻兽所需指数越高。

看着斯达克公爵府冷硬的大门，有时候，亚芠不禁羡慕起平凡的人家来，一家数口，守着一间小屋子，即使生活困顿，也还是充满了温馨。

反观他，并非父兄对他不好，相反的，父兄对他可是好的没话讲，只是长年因公驻守在外，相处时间太少了，对他而言，这豪美的公爵府看来太过生冷而巨大了。

推开门走进大厅，老管家布兰。席瓦迎面而来，一见到他，立即道：少爷，我听纳肯说你今天有点事，可能会晚点回来，但也要注意一下时间，我想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立刻叫人把晚餐送上你的房间。说完不容亚芠拒绝，便自顾的走开。

看着管家的背影，亚芠不由得笑了，老好人一个，对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样关心及。。。捞叨，回到自己的房间，桌上已摆了满桌的饭菜，亚芠大略的吃了一些便叫人收了下去。

所有人都离开了房间后，亚芠从自己衣柜的一处暗柜中，拿出一个约30公分的木盒子来，打开盒子上的秘锁，把盒盖取下，里面用绒布填满整个盒子，中间有一颗奇特的幻兽卵，约巴掌大，整颗幻兽卵呈现出一种象牙白的颜色，还会泛出一种珍珠般的色泽，拿到月光下一照还隐隐间的浮出银色的奇异花纹，这是他偶然发现的，这幻兽卵在月光下会浮现银色花纹，日光下则是金色花纹，这颗幻兽卵来到他手中可是十分曲折，是他的舅舅送他的。

10岁那年，公国皇帝检查出他的精神指数过低后，家中一片不可置信。

虽然当时他年纪还小，但也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算是被判出局了，曾经陷入一阵低潮期，当时正好父亲口中的怪人，他的舅舅来看他，一听到这件事不由十分生气，至今他还记得他气的对他大吼：“没有幻兽就活不下去了吗？你看，我不也一样活的好好的样子。”

注：幻兽是有钱或有势或有特别需要的人才会花时间去培养，一般平民除了国家免费提供的低阶幻兽会去培养外，若幻兽因年限到了而死亡的话，是不会在具寻找另一只幻兽的，甚至有人特别讨厌幻兽而远离。

不过即使如此，隔天，舅舅还是拿了这一颗幻兽卵送他，然后对他道：“这是一颗圣幻兽的

卵，如果我能让这颗幻兽卵孵出来，那谁也不敢轻视我了。”当时的他着实为拥有这颗美丽幻兽卵高兴了好久，一心一意的想赶快把他孵出来。

不过现在当然知道，舅舅只是在安慰他，不让他伤心罢了，因为一年前，他找到了舅舅口中那间又大又神秘的幻兽商协会，其实只是在2条街外一处不起眼的小角落的一家破烂幻兽卵的小商店。

当他拿着这颗幻兽卵去找老板时，很显然的，老板对这幻兽卵印象深刻，因为老板一看到他手中的幻兽卵时，即笑咪咪的对他道：“这颗卵是他祖父有一次，和八个伙伴一块到一处远古遗迹去探险，在一无所获之下，伙伴们全都失望的走了，只有他祖父不死心，又找了一次，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地上捡到这颗幻兽卵，大概是某只幻兽跑进去产下的吧！就顺手带了回来，摆在店里，结果从祖父那一代卖到他这一代，先先后后因为这兽卵的样子奇特美观而卖了出去，但都被退回来，因为他根本不会孵化，后来他曾拿去找人来检查一下，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活动迹象，这卵根本就“死”了，但因为看来十分漂亮，所以就摆在店里做装饰，反正每家幻兽店都有几颗号称传说中的幻兽卵的，结果在五年前，有个看来怪怪的中年人跑了进来，说要买传说中的幻兽卵，他也就顺理成章的把这颗卵卖给了他了。”

老板问出那人是亚芠的舅舅后，笑嘻嘻的出示一张帐单给亚芠看说道：那正好，你舅舅这欠我的尾款50公国金币，要亚芠付出来。

亚芠不禁吓一跳，大叫道：“50金币，你吃人呀！那有那么贵的，那够一家4口吃半年呀！你到底把这颗卵卖多少？”老板笑道：“不贵！不贵！才200金币而已。传说中的圣兽卵总是有点身价的！”

亚芠不由啼笑皆非，正想张口问老板可不可以退货？老板已抢先一步，指着右手边墙上一块板子，上面写著「货物既出，恕不退货”。

一咬牙，掏出他两年份的零用钱，付了出去。

看着手中幻兽卵，想起了一年前的事，虽然所谓传说中幻兽卵的希望破灭，但亚芠还是习惯性每天抱着它入睡，利用体温去孵化它，跟它说说话。

但今天，心中的不甘无限的扩大，想要力量的心情无限的高涨，几乎令他发疯，正想依平时的方法，消去心中的激动，手中的幻兽卵却传来一阵异样，合在掌中的幻兽卵温度异常的升高，升到几乎烫手的高温，而且里面隐隐有东西活动的感觉，五年来，这颗被判定已死的幻兽卵发生异样，另亚万卷中惊喜交加。

在亚芠满心期待中，原本光华的外壳开是出现裂痕，然后裂痕加大，一股奇特，说不上香或臭的味道开始散出，充斥整间屋子，有点像铁的锈味，只是很淡。

接着，一颗龙眼大小的头伸了出来，看起来有点像长了棕毛的狼头，接着整个身子全露了出来，看来只有巴掌不到的大小，亚芠第一个直觉是，“好小！好可爱。”

短短肥肥的四肢，一身应该是银色的，但因为沾满了湿滑黏液而泛出珍珠色泽，好似是四足有毛兽型的小幻兽看了亚芠一眼，伸出小舌头在他拇指上舔了几下，发出一声如蚊声的叫声，随即开始吃起卵壳，亚芠发现这小东西吃起东西来动作可真快，一下子，和它等体积的卵壳一下子就被吃光了，亚芠见它可爱的打了个饱嗝，身个懒腰，舒服的窝在他的掌心中，忍不住笑了。

刚才的怒气怨气早不知飞到哪去了，这时才发现刚才的气味已变成腐败的酸臭味，亚芠不由急忙托着这新生的小幻兽保到浴间痛快的替自己及小幻兽洗了个澡，这才发现小幻兽有一身以它的身体来说很密很长的毛，而且，在月光下呈现银色，在烛光下却是白色的，就和卵时一样，不禁想到在日光下是不是也会呈现出金色来？

云杨学院图书馆一角，亚芠合上手上的书，这是他这三天中所查的第七十五本书，也是图书馆中的最后一本书——有关幻兽的种类的书籍。

自从小幻兽孵出后，亚芠便开始要查出这幻兽到底是什么种类的，但任凭他查遍有的相关书籍却没有任何有关这小幻兽的资料，不知它的种类，也不知它的属性。

“天杀的”，亚芠暗哼一声，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养它。

小家伙正舒服的窝再桌子一角睡的正舒服，午后的阳光照在它的身上泛出了灿烂的金黄色。

亚芠用手指轻抚它一身柔软的长毛，叹了一口气，暗道：“小家伙，你睡的倒舒服，我可为了你的食物伤透了脑筋，这几天我用遍了各种东西喂你，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要吃的，你到底要吃什么？”

感觉到亚芠的抚摸，小幻兽打个呵欠，醒了过来，看了一眼亚芠，抬起头来，用鼻子在空中嗅了嗅，突一个轻盈跳跃，钻进亚芠旁边的袋子中，霎时，一阵咬东西的声音传来，亚芠马上打开袋口一看，整个人全愣住了。

它竟吃起亚芠今天刚买的能量石来，这本来是亚芠买回家，明天盖斯老师要示范如何用幻兽吸收能量以增加幻兽成长能量的，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直接把它给吃下去，这可从来没听过。

亚芠眼睁睁的看它把三块拳大的能量石吃个精光，还意犹未尽的跳到他肩上，摩蹭着他的脸，撒着娇。

亚芠彷佛看着怪物般看这小家伙那巴掌大的身躯，它到底吃去哪了？竟然还要？

亚芠把小家伙从肩上捉下来，托在手上，道：“看你这么贪吃，外型又像狼型，干脆就叫你－贪狼星－好了。”

贪狼星彷佛知道亚芠替他取了个名字，发出了一声狼嚎，没有一般狼嚎的凄厉，却多了一分清亮，听了倒也蛮好听的。

亚芠收拾了一下，带着贪狼星就要出图书馆，突看到前面一群人走了进来，先是一楞，暗道：“真是冤家路窄。”

原来这进来的正是纳肯一群人，纳肯看到亚芠也是一楞，在看到亚芠手上的贪狼星更是一呆，随即冒出一股古怪的笑意，令亚芠看了不由心中发毛。

纳肯邪笑道：“亚芠少爷，你也来图书馆？”

亚芠没好气道：“你们能来我当然也能来！”

“这是你的幻兽吗？”纳肯指这亚芠手中的天狼星道。

亚芠点点头不说话，心中暗暗道糟，三天前的事，他可还记忆犹深。

果不其然，纳肯道：“今天刚好可以继续三天前没有比成的事。”

说完不容亚芠拒绝，一群人就拥着亚芠往外走了出去，而身材瘦小的亚芠跟本没有一点反对的余地就被他们半推半拉的带了出去。

注：能量石是一种特殊的结晶，能储存一定的能量，除供幻兽使用外，还有其他用途，而且使

用后能再一次装填能量。

图书馆室座落于云杨学院的东边，是一座以大理石构成的建筑，四四方方的造型，内外两侧皆浮雕着一些图案及不知名的文字，据说是远古时期的一种文字，现在已没有人看的懂，横宽三十公尺，高七公尺，内分两层，座落在云杨学院的云杨湖左旁，前面是一座足有七百公尺见方的大广场，是学院用来作重大庆典的地方，平常没有什么人来的，左侧及后侧是一座树林。

纳肯一行人带着亚芠走向图书馆左侧的树林中，找了一处约五公尺见方的小空地，其他人全围在四周，只留纳肯及亚芠在空地两侧。

纳肯伸出右手唤出他的幻兽－虎王，对着亚芠道：“我们就以幻兽的第一型态作比试，看看谁的幻兽较强，你可别说我占你的便宜。”

亚芠知道，幻兽共有三种型态，第一种极为它原始型态，是平常的样子；第二种是不完全拟态，即依附在主人身上，提供主人相当程度的攻击力和防护力，但又不影响主人的外观及行动，亦即虎王依附在纳肯手臂上的型态；第三种即为完全型态，是进入成熟期的幻兽才有的型态，防护主人全身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身体，给予主人完全的能力，亦即所谓的铠或装甲。

但是幻兽每成长至一阶段，其各方面的能力都会有长足的进展，即使是能力最为弱小的第一型态，也会视其成熟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纳肯口中说的漂亮，但实际上，以他已进入成长期的虎王对上尚是幼生期的贪狼星，其结果根本是不比而知。

但此刻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虎王在纳肯的指挥下，发出一声不似它小小身子所能发出的巨大虎吼声，一个用力蹬跃，在亚芠还没从虎吼回过神时就把贪狼星从亚芠掌中扑倒在地。

亚文大惊失色，惊呼一声：“遭了。”

抬头一看，纳肯双手交握，食、拇指平伸直竖，以食指指尖轻触自己的额间，两眼直视在缠斗中的贪狼星及虎王。

口中喃喃念道：“前冲、劈爪、头击、爪裂……。”

彷佛心意相通，虎王随着纳肯口中的话，做出相同的动作。

亚文更是心神若丧。

这是幻兽及其主人之间的“远距离心灵通讯法”。

一般幻兽进入成熟期后，皆能听懂人言，但若主人及幻兽分开，主人则能利用此法远距离指挥幻兽的行动或招唤前来身边。

亚肯在这利用这方法，一方面是虎王还太小，无法听懂人言，直接接受他的指挥，一方面却是把贪狼星当成靶子，训练自己对虎王的指挥能力，及显示出强大的自信心。

因为谁都知道一但使用“远距离心灵通讯法”，主人及幻兽之间便会形成共鸣状态，若其中有一方受伤，则另一方也会受相同的伤害。

纳肯此举分明是告诉亚芠，他绝对不会让虎王受伤的。

果然，不一会，贪狼星在虎王一番攻击下，已是浑身伤痕累累，萎靡至极。

而虎王浑身上下，不但没一分伤痕，反而在纳肯的指挥下，凶猛的攻击着贪狼星。

不理一旁急的快自杀的亚芠，在贪狼星幼小的心中，这世上的一切都显那么的新奇，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充满新鲜感，唯一有接触的人类，他知道他叫亚芠，给它一种十分温暖的感觉，令它心甘情愿的跟着他，没想到第一次碰到给它有相同族类的感觉的同类，正当它想好好打一招呼时，同类却不停的打它、咬它，弄的它好痛好痛，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好痛，亚芠怎么不帮它？

彷佛听见了贪狼星心中的话，亚芠不由大叫道：“纳肯住手，我认输，快住手。”

一边大叫，亚芠边快速的跑向郑被虎王攻击的浑身是血的贪狼星。

就差一步就可以把贪狼星纳入怀中了，突一股极冷的力量自左侧击中亚芠的左肩，亚芠大叫一声，被这一股力量打的向又飞出二、三公尺。

亚文匆忙一转头一看，兰妮手上托着一只同虎王般大形似一只淡青色鲤鱼的幻兽。

脑中只闪过一个念头：“原来兰妮也有幻兽。”接着心中一阵模糊，不醒人事。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一声声叫唤，亚芠悠悠的醒来，眼前映出一张苍老中挟带着关心的脸，是老管家布蓝。

布蓝一脸担心的看着亚芠，道：“少爷，你怎么会闯进别人的幻兽决斗中呢？幸好纳肯经过那，不然你不知道要到何时才会被发现。”

亚芠转头看一下站在布蓝身边的纳肯，他正得意洋洋的看着他，吃定亚芠他不会让布蓝担心而把着见事告诉他的。

亚万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涌起了滔天的恨意，不由咬着牙道：“布蓝，你先去休息吧！我没事的。”

布蓝摇摇头叹道：“那少爷你自己要小心，有什么事你就叫一下我或纳肯。”

布兰走出去之后，纳肯靠过来，对亚芠邪笑道：“多谢少爷嘴下留情，这是你的幻兽。”

说着，他从背后拿出一个盒子交给亚芠，然后得意洋洋的出去。

亚芠打开盒子一瞧，贪狼星气息奄奄的躺在盒中，看到亚芠后，发出一声几若不可闻的鸣声。

亚芠小心翼翼的捧起它，道：“贪狼星，你别怕，我一定治好你。”

说着，亚芠立即到家里的医药室中，搬来大量的魔能石，有各种属性的风、火、水、土，甚至连罕见的光、暗属性都有，但在一连的施救之下，亚芠不由心慌起来。

因为，竟没有一种属性的魔能石能在贪狼星身上起作用，治好它的伤。

看着越来越虚弱的贪狼星，亚芠在也忍不住趴在床上哭了出来。

打从十岁以后，在也没哭过的亚芠，终于在现在哭了出来，因为贪狼星对亚芠而言，并不只是幻兽那么简单，它等于是他的理想，他心灵的寄托，更是亚芠唯一的朋友，即使只有相处三天

而已。

亚芠不知哭了多久，突觉得脸上一阵温热，一看，原来贪狼星不知何时已挣扎到他的面前，正用它的舌头舐着它的泪水。

亚芠看着它的模样心中一恸，一咬牙，道：“贪狼星，你等着，我一定治好你。”

说完把它放在怀中，双腿盘起，双手并伸，将贪狼星夹在掌心与掌心之中。

双眼微闭，集中精神在双掌之间，口中念道：“在天的见证之下，集勇气、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强大生物，幻兽呀！请你以最深的灵性，倾听我的倾诉，我－亚芠。斯达克－将与你缔结永生的血之盟约，终此生惟有你与我为终生之盟友，契。”

念完之后，只见亚芠浑身发出白光，越来越强烈，然后全身的光芒集中于双掌只间及他的眉间。

沐浴在白光中的贪狼星显的十分痛苦，有形无质的白光，却好似一根根尖锐的长针，不断的往他的伤口钻进去，令贪狼星发出了痛苦的哀嚎，但它却也无法动弹。

紧接着，集中在亚芠眉间的白光化成了一道白色光柱，投向贪狼星，形成了一人一兽之间一道光柱连接彼此的奇景。

藉由这道光柱，亚芠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贪狼星。

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温馨感觉，在贪狼星心中回荡着，令贪狼星无法克制的拼命汲取这种感觉。

同时，身上原本剧烈难耐的疼痛已逐渐消失，取代的是一种浑身发热的舒服感觉，而且，也开始觉得身上有力气了。

彷佛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眼前的亚芠，贪狼星亲密的舐着亚芠的掌心。

亚芠嘴角含笑，再度凝神，更强盛的白光自他的眉间射出。

此时若有旁人在场，必可看到一场奇景。

从亚芠眉间及双手发出的白光，投在贪狼星身上时，彷佛被它吸收般，一点一滴的融入它的身体内。

同时原本才巴掌大不到的贪狼星，开始以超乎人想像的急速生长起来。

短短三分钟不到，贪狼星已成长了将近三倍大足足有普通的猫狗般大。

而亚芠似乎已无力为继，轻哼一声，双手发出的白光逐渐淡化，消失。

随着亚芠双手白光消失，贪狼星也停止生长，但亚芠他眉间的白光却更加的强盛，不停的投往贪狼星身上。

足足投射了近半小时，这才停止。

完成一切动作后，亚芠显的十分虚弱，几乎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

刚才他以家传，一生只能用五次的“回生诀”，替贪狼星治好身上的伤。

“回生诀”：顾名思义，转死回生的意思，利用此法，施法者可以再极短的时间中，将自己全身的能量全数转嫁到自己的幻兽身上，在一瞬间，将幻兽的能力再短时间内提升三至五倍，用在战场上，那效果不言而知，是具有出奇不意，起死回生的功效。

但如果只是如此而已并不足被认为是斯达克家的秘技，事实还有很多方法可达到同样的目的，如使用药物，魔法等。

而回生诀，除此外，尚能藉由此法提升幻兽的等级及与主人之间的联系，用此法后，幻兽终生不离主人，而且能大幅度提高幻兽的灵性，及寿命，不受先天所限。

当然回生诀不是没缺点，除了一生只能用五次外，主人每用一次，能量耗损之巨，足以令他所有修为降低一半以上，而且事后需修养个一年半载的才能恢复旧观。

而亚芠并未拥有任何斗气或魔力修为，只凭着先天的能量供给贪狼星，因此一下子就没了，只够贪狼星治好伤口及迅速成长。

但因某种原因，亚芠的精神能量是一般人的五倍以上，使的贪狼星虽未提升能力，但它的灵性及与亚芠的联系却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使的日后亚芠不必藉由“远距离心灵通讯法”即能和贪狼星做沟通。

而亚芠精神能力如此的高，也是促使他精神指数检查过低的元凶，试问，在拥有一般人五倍的精神力之下，稍微的精神波动，其起伏是一般人的五倍以上，又怎能不被判定为精神异常呢？不过这一切亚芠是一无所知的，他现在只为贪狼星担心。

本来已被他治好的贪狼星突然变的十分怪异。

原本温驯的贪狼星突凶性大发，狠狠的咬了亚芠的右手臂一口，而且还吸他一大口血，吞了下去，然后跳出亚芠的怀中，发出了怪异的吼声。

亚芠暗道：“糟了，难道回生决不可以用在还没认主的幻兽身上？”

事实上，能不能是没人能回答他，因为亚芠的祖先中并没有人像他一样，为一只幼生的幻兽如此付出的，因此当然没人能回答他。

但接下来贪狼星的变化却使亚芠眉开眼笑，因为贪狼星在怪叫之后，竟浑身浮出无数的金线，一个飞扑，全身“分解”，包住亚芠的右手手腕至手肘处。

贪狼星竟再此时认他为主，而且还同时进入成长期。

看着右手臂上被贪狼星包住的部分，原本贪狼星灰色的颜色正逐渐变成肤色，亚芠不觉喜滋滋的，贪狼星终于认他为主了。

但很快的，亚芠突觉得不对，竟没有任何感觉。

贪狼星附体的刹那，他没有属性的感觉，没有光的明亮、暗的深沉、风的飘逸、水的清冷、火的炙热、土的厚实。

任何一项可以用来判断贪狼星属性的感觉都没有。

想起了这三日的相处，亚芠不由喃喃道：“贪狼星，难道你真的是没有属性吗？”

注：魔能石：能量石的一种，为幻兽专用，具有短时间内提供幻兽大量能量，提高幻兽体能，

助长其恢复力的功能，可以说是幻兽的万能药，当然，不是一般人家用的起的。

斯达克公爵府中，位于西垂一角的练武厅中，一个人影独自在其中，只见那人右手指着前面一道足有二公尺高，一公尺厚的石墙道：“小星，冲击炮。”

随着他的话声一落，右手臂上突浮出一颗拳大的狼头，狼头嘴一张，一颗白色不足十公分大的光球由口中喷出，击中石墙，炸出一道约五公分深，十公分大小的洞来，除此外，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创伤布满石墙上，看来这石墙以被拿来当靶子有一段时间了。。

那人不满意道：“小星，你今天状况不好噢！”

彷佛在聆听什么，那人一顿之后才道：“原来你又饿了，再这样下去，我可会被你吃垮了。”

那人走出练武厅，一看天色，皎洁的月亮挂在半空中，今天是个满月的日子。

月光的照射之下，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人正是亚艾。

时间是贪狼星进入成长期的一个半月后。

在前一个月中，贪狼星只是一直在沉睡，不管亚艾如何呼唤，右臂处传来的始终是一种正在沉睡中的感觉。

直到十天前，正在沉睡中的贪狼星终于醒来，立即引起上课中的亚艾的注意，欣喜的亚艾，不顾老师及同学的眼光，不由分说的立即跑回家，反正基础教育快结束了，有上跟没上都一样，更何况，身为“没出息”的人，是没人会管他要做什么的。

回到家的亚艾立即唤出贪狼星，发现这一个月来贪狼星，它并未有所长大。

而一醒来的贪狼星显的十分饥饿，再短短的十分钟内，把家中所有的能量石之类富含能量的东西全吃光，亚艾这才知道原来贪狼星是要吃能量，而不是吃能量石。

知道这一点的亚艾马上出去买了一大堆的能量石回来，供贪狼星吃个饱。

而经过这十天的试验后，亚艾终于发现它和贪狼星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紧密到他竟能何贪狼星做心灵沟通。

而且亚艾也发现贪狼星除了没有属性外，一切和一般的幻兽并没两样，一样拥有第一、第二型态，一样能集中体内能量发出，形成冲击炮。

这日晚上，正是亚艾训练完贪狼星后，走出练武厅。

远远看到父亲的房间灯光竟然是开着。

心中一动，立即欣喜的跑过去，除了以近三个月没见过父亲外，更有迫不及待想介绍贪狼星给父亲认识的意思。

走到父亲的书房前，还来不及开口，耳中就听闻到一生暴喝：“谁？”

亚艾还搞不清状况时，只觉房门被一股大力冲开，连人影都没看清，只觉后领一紧，整个人突离地而起，飞进房间中，惊魂未定的亚艾看到房间中的景象时不由惊喜交加，整个房间中人满为患。

房间上首坐着两个人，左方是一个看来约七十的老者，一头白发，一把尺长的雪白长须，脸上

布满因长年板着脸而留下的刻痕，只是此时因见到他而放松下来，露出一道淡淡慈祥的笑意，但在战场上以出神入化战术闻名东大陆的老将－“光荣虎王”翰罗。斯达克，他的爷爷；右首则坐着一个看来约四十好几的中年人，魁武的身材，满头的乌丝，全无一丝皱纹，英俊刚硬的线条，可想而知年轻时不知迷倒多少才女、淑女，正是他父亲－御莱，以善于防守而闻名，被尊称为“不破熊将”；房间的两侧各有两个位置，上面已坐了三个人，右前方正是他大哥－亚华，长的有九成似父亲但比父亲更魁武，事实上他三个哥哥都和父亲很像，尤其是大哥，大哥今年三十岁，再战场上以武勇过人知名著称，素有“雷火猛狮”之称；比起魁武的大哥来，坐再左前方的二哥亚旭就显的十分温文儒雅，但可别小看二哥，在战场上拥有“魔鬼风狐”之称的二哥，以神出鬼没，出奇不意的偷袭而令敌军闻名丧胆，同时也是家中的智囊，今年二十八岁；再来是坐在二哥左侧的三哥亚若，没有大哥的勇武，也没有二哥的狡猾，但论起战场名声，三哥却是最叫敌人丧胆，“不用投降，不要俘虏，一但对敌，立斩不赦”这是战场上对三哥的评语，因此三哥又有“死神之鹰”的称号，今年二十七岁。

被倚为公国长城，战场上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虎将，现在在这里只是亚芠的家人，在见到他后分别露出难的一见的笑容。

亚芠也乖巧的分别问好，突然，他想到父兄都在前面，那现站在背后提着他衣领的人是谁？

不禁问道：“三哥，我后面是谁？”

亚若还未回答，深厚已传来一阵浑厚的声音“小亚芠，现在才想起我呀？”

亚芠一听，好熟的声音，不知在哪听过？

募然灵机一动，他知道在哪听过了，惊喜的大叫道：“里昂舅舅是你？”

后面的人传来一声大笑，转到亚芠他前面，只见一身白衣，一头亚麻色的垂肩长发随意披在脑后，看来三十多岁，不是很英俊，但有一股潇洒飘逸的气质，正是亚芠五年多不见的小舅－里昂。隆。

看着酷似亡姐的面貌，里昂心中不由升起对亡姐的怀念，身为泰龙帝国最有名的三大美女之一，又是智名远播，多少青年贵族看不上眼，却反而一眼就爱上敌国大将－御莱。斯达克，当时他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又是个有三个孩子，死了老婆的人，真想不到才十九岁的姐姐怎么会看上他，还不惜违背父亲的意思，放弃隆家公爵继承人的身分，私奔到华那邦公国来？

里昂忍不住瞄了一下姐夫，伸手摸摸亚闻的头，道：“这么久不见，我的小亚芠已经长这么大了，有没有想小舅呀？小舅可是天天想你呢？你怎么都不写封信给小舅呀？”

亚闻知道这里昂舅舅从小就喜欢开他玩笑，多年不见之下，忍不住也开开玩笑道：“小舅你还敢说呢！我不知写了几百封信了，但谁知道你又流浪到哪个大陆去了，都不知道要寄去哪？”

里昂一听不由哑口无言，他生性自由不羁，喜爱流浪，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如今被侄子这一说，他不禁无言以对。

看到他吃鳖，众人不由发出了连日来第一个开心大笑。

打完招呼后，亚芠看到不知多久不曾齐聚一堂的家人，心中隐隐一动，忍不住问道：“爸，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吗？”

书房中的所有人依听到亚芠这么一问不由一愣，互看一眼，御莱开口问道：“亚芠，怎么会这么问呢？难道我们不能是回家休息吗？”

亚文摇摇头道：“不可能只是回来休息而已。”

说道这亚芠见众人一副听他再讲下去的样子，便又道：“从我有记忆起，就算是重大节日，爸或三位哥哥之中，一定会有一个以上驻守在外，没有像这样，爷爷、爸爸、哥哥连小舅都到齐了，这只有两个可能，一种是最近即将发生危及国家的大事，如大陆战争，但最近十分平静，不但没战争，甚至还有几个小国有和谈的迹象，所以第一个可能排除；再来第二个可能…。。”

说到这，亚芠凝重道：“最近我学到一句话“功高震主”，德野王好像已经快八十了。”

说到这，看到父兄张口结舌的样子，亚芠不禁叹道：“真希望我是猜错了。”

二哥亚旭问道：“亚芠，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亚芠叹道：“我虽然没出息，但并不是白痴，也没有耳聋，有些事当然听的到，想的到啊！”

话虽如此，但能凭着一些小事就能推出与事实相差不远的结论，就足以让所有人吃惊不小。

御莱又是欣慰又是惭愧，他现在才发觉他对这小儿子的关心是不是太少了，少的连他有如此出色的才智都不知道。

一旁从未开过口的翰罗这时开口了。

“亚旭，你就把一些事告诉亚芠吧，有些是他应该知道的了，也许他还可以拿些主意。”

亚旭应声。

在二哥的解说之下，亚芠才知道原来事实和他推论相差不远，而情况更是十分危急。

原来公国皇帝德野王年轻时野心勃勃，一心想建立强大功勋，并大量提拔优秀军事人才，如斯达克家便是，如今年老之后，野心变成猜忌心，虽想传位于太子，但又怕他手底下这些他一手提拔上来，手握重兵的将领们会欺新皇帝年幼，起兵叛变，因此在十年前宫廷之乱后，许多将领有意无意，直接或间接的战死或犯错被斩首，如今还算完好的便只有斯达克家了。

但现在，情况也不妙，德野王的猜忌心似乎也移到他们身上了，不过毕竟斯达克家每一个人全都位居要职，又在十年前出过死力，替德野王保住王位，因此还算安全。

但一个月前，宫廷中传来消息，德野王决定再明年二月建国纪念日时，传位于太子，加上最近家人又都吃了败仗，议会对此深表不满，藉此都把他们招回首都，要议处他们，情况大坏。

大哥亚华幸幸道：“要不是皇上派那什么狗屁监军，处处杯葛我的计画，加上不知哪个王巴蛋泄漏军机，我哪会输。”

御莱一皱眉道：“亚华，讲话不要那么粗鲁。”

亚芠无暇听大哥讲些什么，急问道：“二哥，你的意思是皇上会藉此拿我们家开刀？”

亚旭凝重的点点头。

注1：公国采帝议并治的政治体系，除了有帝王一人外，下设首相两人，分掌政经两部分，另有皇、贵族组成的长老议会，平民的公国议会，遇有重大决策时帝王一票，首相各一票，两议会分代表一票，共五票，以决议投票决定，当中除帝王世袭外，首相由帝王决定人选，交由两议会同时表决是否堪任，长老会由德高望重知皇、贵族担任，公国议会则由人民推举平民代表担任议会成员。

注2：德野王三代单传，唯一独子死于十年前的宫廷之乱，现在皇太子为皇太孙－黎安。艾塞斯，今年二十二岁。

二哥陈述的事实深深震撼着亚芠，他从未想过，在家族光荣的背后，竟隐藏着如此大的危机。

高官厚爵的代价是随时有可能家破人亡，一瞬间，家人原本应该意气风发的面貌，在亚芠眼中看来竟是如此的憔悴。

翰罗看到亚芠不可置信的样子，心中不由一叹，虽发现亚芠的智计超乎常人，但他毕竟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太早让他知道这些事是不是做错了？

他希望亚芠能像个普通的孩子一样成长，因此当御莱对他说要利用关系让他进入云杨学院高段班时，他力主让他自行选择，他实在不希望亚芠也走上和他的哥哥及父亲相同的军人这一条路。

为了转移亚芠的注意力，翰罗呵呵一笑道：“亚芠，小孩子别想那么多，反正凡事有爷爷罩着，我就不相信凭这那些只会在躲在大后方叫嚣的大臣、议员能把我们斯达克一家人怎么了？”

“对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再过半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吧？”

亚芠听了翰罗的话，心中虽不以为然，但也知道老人家不想让他担心，便也笑着点头附和。

在听到老人家问话，虽不知他要干么，但能回话道：“爷爷，再过十四天，我就满十六了。”

“爷爷不知能不能留到那时候，趁现在爷爷还记得，我就先送你生日礼物了。”

毕竟是小孩心性，一听爷爷要送他生日礼物，马上暂时忘记了刚才的担心，伸手撒娇道：“谢谢你，爷爷，不过礼物如果太差，孙儿可不依欧。”

看到亚芠那既想要礼物，又怕礼物太差的小儿心性，众人不由开怀大笑。

翰罗含笑道：“放心，这礼物你一定会满意的，只是怕你的父亲及哥哥们会说我太偏心了。”

说着，翰罗从怀中拿出一颗不到拳头大的幻兽卵来，白色光滑的外表，隐隐发出毫光来。

亚芠及里昂不约而同的发出惊呼：“光幻兽的卵。”

亚芠不安说：“爷爷，这太贵重了，我…我…我……我不能收……。”

翰罗故做生气道：“什么话！难不成你是不喜欢爷爷送你的礼物，还是瞧不起这礼物？”

亚芠慌道：“不是，不是的爷爷，只是这光幻兽的卵是属于上级八阶以上的幻兽，我怕我承担不起，何况哥哥们一定更需要它，更有用到它的地方，如果爷爷把它送给我，那不是触犯了公国律法，何不把这幻兽卵送给哥哥们，更何况我已经有……。”

话没说完，翰罗已打断他的话道：“男子汉大丈夫，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何必说那么多干什么！难不成你以为长老会那些老家伙会再配给你一只幻兽吗？要给早在三年前就该给了，何必等到现在？”

亚芠急道：“爷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亚艾没说完，又被翰罗打断道：“别婆婆妈妈了，你的哥哥们都有幻兽了，就只剩你没有，难道你要以后别人说“斯达克家的么儿没出息到连幻兽都没有”，而让爷爷一大把年纪才让人取笑吗？”

一旁的二哥亚旭也道：“亚艾，你就别再辜负爷爷的好意了。”

大哥亚华道：“老实说，大哥看了也很想要，不过，你可别以为大哥真的神勇到可以供两只上级幻兽吸取能量吧？”

三哥更干脆道：“你再不接受的话，爷爷可能真的会生气了，认为你真的瞧不起他。”

亚艾一听，哥哥们都这么说了，只好上前朝翰罗磕个头，接过这上级八阶的光幻兽卵。

翰罗满意道：“亚艾你听好了，这光幻兽是爷爷在十年前宫廷之乱中，因爷爷原本的幻兽阵亡，加上爷爷立下大功，所以长老议会才破例配给爷爷光之虎，爷爷“光荣虎王”的外号也是由此而来的，你可要好好利用它，别堕了爷爷的名声。”

亚艾恭恭敬敬的应声：“是”。

翰罗显然很高兴，哈哈大笑道：“我要公国所有人都知道，我斯达克家，一个比一个强。”

此刻的翰罗高兴之余，显然不把眼前的阻难放眼中。

亚艾看到爷爷他老人家那么高兴，也显得十分高兴。

突然，亚艾发觉父兄的脸色怪怪的，以为他们心生不满，不由忐忑不安的问道：“爸，你怎么了？”

翰罗也发觉了，基于和亚艾同样的心理，瞪眼问道：“怎么？御莱，难道你认为我不该把这东西交给亚艾吗？”

御莱苦笑道：“爸，你怎么会这么想？给亚艾还不和给我一样吗？只是我为亚艾准备的生日礼物这下可没用了。”

说完，御莱苦笑的从怀中拿出一颗拳大，土黄色表面略为凹凸不平的幻兽卵来。

苦笑道：“这是我大地之熊的卵，本来是想送给亚艾做生日礼物的，不过现在可用不着了。”

一旁的亚华、亚旭、亚若竟也都苦笑的拿出一颗幻兽卵来。

亚艾不由眼角含泪，因为他知道，进入成熟期，除了专为生产用的幻兽外，成为铠或装甲的幻兽，基本上是不会生育幻兽卵的，但若主人硬行催生，还是可以自体产下卵的，不过如此一来，幻兽会元气大伤，非得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疗养才能恢复。

看着父亲手中的大地之熊卵；大哥那颗火红色，长有绒毛的上级七阶火狮之卵；二哥那颗淡青色，上有三条黄线痕的上级七阶狂风之狐的卵；三哥手上那颗漆黑，上布满亮银色线条的上级七阶碧水雷鹰的卵。

加上父兄的身型也如爷爷般大了一号，可见他们的幻兽都以第二型态附在他们身上，吸取能量，增加复原的时间。

在这种危机的时间，家人仍如此关爱他，为他着想，不由令亚艾大受感动，亲情表现是无庸置疑的。

亚芠大嚷：“我要，我要。”

几乎用抢的从父兄手中接过这令他永生难忘的十六岁生日礼物。

坐在床沿的亚芠双手抱头，强烈的头疼令他不由自主的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打从五岁那年开始，他就不能有太大的情绪起伏，不然，剧烈的头痛会使他几欲敲破自己的头。

但今晚，家族的危机，家人的亲情，使他的心情大起大落了几番，一反平常冷淡处事的原则，终于令他恶梦的头疼在度重现。

亚芠深吸一口气，双腿盘坐起来，双手互相摩擦，一股热气由掌心中产生，接着手掌平伸，微微分开，全神灌注于掌心之中，然后又把双手掌心并贴于额头上，一股热气由掌心透入额间，藉由这股热气，亚芠用意志控制这道热气，由额前，经由右脑、右太阳穴、右后颈、沿右脊椎至右腰际、然后回绕沿左脊椎、左后颈、左太阳穴、至左前额，然后在前额处冥想片刻，又再继续同样的途径，再来一次。

如此周而复始连续的循环三十六次后，已花去亚芠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奇怪的是，原本令亚芠感觉到十分炙热的热流不知何时开始转变成冷的，在最后几圈时，竟已冷的令亚芠几乎感到全身的鸡皮疙瘩全竖起来，但习惯于每次一做就是三十六个循环的亚芠仍坚持把它做完。

在最后一圈时，亚芠彷佛感觉全身都浸在万年寒冰中般，令他在运完之后，忍不住打个哆嗦。

虽然头痛仍未消失，但脑中却显得十分的清醒。

亚芠深觉奇怪，以往不是没头痛过，但只要他依照母亲教的办法连续运使热气三十六次后，头痛就会不药而愈，但这一次却不一样，不但头痛没消失，原本的热气也莫名的转成为极寒的气。

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是不是哪边出了什么问题了？

亚芠百思不解，加上强烈的头痛使他无法遏止，头脑越是清晰，就越能感觉到头痛的威力，令亚芠感觉到十分难受。

募然，亚芠灵机一动，下床从床底下找出一个尘封已久的大箱子。

茶色足有一公尺见方的大箱子，是亚芠用来收集母亲遗物的箱子，亚芠匆匆打开箱子，经过一番东翻西找，终于在箱子的最底层，找到一个银色的小木箱。

亚芠他还记得，十年前，母亲躺在病床上，就是从这银色小木箱中拿出一本旧旧的黄皮小书，教他书中的东西。

他还记的，母亲一字一字的教他念书中的一字一句，从完全不识字到能默背出全书的内容，足足花了他近一个月的时间，实在是花了母亲相当大的心血。

而且母亲还费尽心力，教他去学会这套不知名的功法，惭愧的是，现在除了这套已经变成习惯，每天都会去练他个一回的功法外，书中的内容他全忘光了。

亚芠打开小木箱，马上看到木箱最上层是一封信，上面写著「给吾儿”。

娟秀的笔迹，和父亲保管的母亲的笔记上的字体一样，是母亲的笔迹。

亚芠不由的马上拿起这封信，打开一看，里头写着：

“亚芠吾儿：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不知道你是几岁了？有没有过的健康快乐？我这一生最引以为憾的事就是无法看到你长大成人，原谅我是个不尽责的母亲，无法守护你到最后。

想必你现在是头痛欲裂吧！别慌！现在照着我的话做，现在你先深吸一口气，以那一套我教你的功法，用最快的速度，运行三次。”

亚芠毫不犹豫的照做，再他用从未用过的最快速度运行三次后，不可思议，冰凉的气彷佛浇去脑中那股头痛之火般，令他瞬时间，刚才那强烈的头痛彷佛是在作梦般，完全消失不见了，舒畅的感觉，令亚芠他发出一声叹息。

又续看：

“不管你是因头痛或无意中发现这封信的，母亲现在有件事要告诉你，你该知道，母亲是来自泰龙帝国中的隆家，隆家有着很深远的历史，可以追朔到太古时期的大破灭时代，根据家族史的记载，我隆家第一代祖先－贝卡。隆－在大破灭时代，曾受到诸神的诅咒，拥有令人恶梦的强大精神力，藉由这精神力，贝卡先祖开创了隆家的盛景，但好景不常，除了先祖他本人外，后代中，只要拥有这精神力的人，每一个全都以精神崩溃发疯或神智失常为下场。

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这强大的精神力而不精神失常的，就连先祖也是偶然中，机缘的学会习惯及操纵这股强大的精神力的，只可惜先祖并未把他的方法流传下来，也幸好这种能力是每隔四代才会出现一次，所以隆家才得以延续下来。

写到这，相信你以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没错，你正是我们隆家第五代，也就是可能会有异常精神力的一代。

不过你别担心，隆家先祖中，不乏有智之士，在经过长久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方法，可以把这异常精神力封印起来，也着实让许多先祖平安的过完一生。

但，当我从家族史中知道这件事时，我心中不由升起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先祖可以利用着精神异力开创事业，而我们这些后人却要把它封印才能生存？这问题在我推算出我我或你小舅的下一代就是精神异力出现的一代时，更加的困惑我。

于是，我开始研究是不是有其他方法？能不加以封印，而利用这力量，又没有危险的？

经过我一番深入的研究后发现了几个精神异力的产生共同点，其一，精神异力产生都是再当事人约十五至二十岁之间，在经过大喜或大悲之后才会发生；其二，开始产生精神异力时，会在发生之后的一年之间，急速成长到最高点的八成左右，尔后虽仍有所成长，但是就没那么明显了；其三，大部分的祖先，可以说几乎九成九全是在初期，因精神异力过度发展，导致异像幻影纷呈，因而受不了而自杀。

归纳出这几点后，我开始朝两个方向探讨，一、能不能在精神异力发生前就让人去适应高速发展的精神异力的情况；二、有没有办法在精神异力开始发展后，能控制他的发展速度及发挥他？”

“结果很幸运的，我在泰龙帝国图书馆中，找到一本有关于古代一个神秘宗教的书。

书中有一则有关于祭拜神明，神明就会赐给信徒坚强的信心的献祷辞。

经过我一番深入研究后发现，除去多余的献祷、赞美、崇敬辞的部份后，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精神修练法。

虽然它的效果对一般人并不显著，但却能有效锻炼个人的精神力，且更能达到控制自己的目的。

这一重大的发现令我欣喜欲狂，这简直就是专为我们隆家拥有精神异力的人专门开创的功诀吗！

后来我在嫁给你爸爸，生了你后，我便着手开始先试着修练这功诀。

累积五年的经验，我发现每次以运转三十六次效果最为显著，而且心中牵挂越少，越能专注，这功诀越能发挥作用。

于是在你五岁稍懂人事时，我便教了你这功诀，以便及早让你习惯于精神力增加的状况。

不过我怕我的时间不够，无法完全教会你全部的功诀，又怕太早教你全部的功诀，你会无法吸收，所以才会先写下这封信，以防万一。

书中我有写下各阶段的现象，你可以对照着练，不用怕练错了。

还有，在精神异力正式发动前，修练此一功诀的铸基篇时，会因精神力增加而经常头痛，这是很正常的事，不必担心，只要保持精神状况正常，不要有太大的悲喜，就不会有头痛发生，如果在学会控制的方法后就不会了。

真希望这些话是由我亲口告诉你而不是由你从信中得知的。

最后妈不的不提醒你，如果你在看到这封信时正是大喜大悲后头痛欲裂时，这表示你的精神异力开始产生了，如果试用信前面的方法没办法减轻头痛时，这表示这功诀对我们隆家的精神异力没用，那你要快点用书最后面的精神封印法封住精神异力，千万不能逞强。

妈可不想太早在天国看到你。

母字”

终于看完这一封信了，亚芠不禁叹了一口气，心中百味杂陈，不知该说什么好。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好像一口气把该再这十六年该发生的事全集中在今晚发生了。

摇摇头，不再想那么多了，眼前还事先照母亲所说的，先学会全套的功诀再说吧！

拿起木箱中的黄皮书，表皮上写著「天心诀”，也不知是原本的名字还是母亲取的？

打开一看，书中前三分之一便是他所学过的「铸基篇」，中间三分之一是「练心篇」，亚芠一看就知道是将铸基篇再加以延伸，变化，以锻炼精神力为主。

后三分之一就很奇怪了，叫「自在篇」，什么“意守中、练元神，锁意马、幻自在，化晶心、映宇宙”，看起来好像是在描写什么，又似在教人如何做，看的亚芠摸不着丈二脑袋，真是莫名其妙。

书的最后一页夹了一张纸，亚文打开一看，上面果然是写著「精神封印法”，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先将这方法背了起来，然后才专心的去研读天心诀。

“奇怪？”亚芠前前后后看了几遍，发现母亲在书中完全没有写出有关任何他的天心诀为何会由热变寒的原因？

看了几遍后，亚芠干脆不去想它，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所以母亲才没写出来。

事实上，亚芠的母亲－凯琳。隆－并不知道天心诀会由热转冷，因为她无法预测亚芠修练的程度超乎她的想像，不知他已到一个瓶颈了，是他这个年龄所能容纳的精神力的最高极限了。

她也不知道亚芠会以斯达客家密传的“回生诀”，强迫性地把自己全身的能量全数灌注于他的幻兽贪狼星身上。

当然，她更无法预知亚芠此举，无意中契合破而后立的自然之道，使的亚芠精神力能更上一层楼，而且从本质上起了一番大改变。

当下，亚芠立即盘腿坐在床上，以五心（顶心、掌心、脚心）朝天的姿势坐着，以奇异的节奏呼吸着，排开万事万物的杂心，由头顶的顶心开始，一阵冰凉的气息顺着脊椎扩至全身，再集中于右掌心，再扩散于全身，再集中于左掌心，然后是右脚心，左脚心，最后回到顶心。

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着，寒气也越来越重。

幻兽简介：

一、幻兽由来：

八千年前，人类引发银河及规模的大爆炸，强烈的电磁波造成全银河的所有电子仪器瘫痪，没人知道何时才能恢复。

幸运的是，已当时人类的科技已有相当高的生化技术，而且更进入将拥有强大生命力、攻击力的人造生物投入实际战场的能力。

大爆炸后，人类以仅存的生化人造生物再加以运应原始的世代交替法加以改良，再经过数千年的研究后，终于演化成现今的幻兽，与人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幻兽等级及属性：

幻兽以十年为一单位，称之为一阶，分上、中、下三级。

一至三阶为下级幻兽，通常为一般平民所拥有使唤；四至六阶为中级幻兽，通常为具有专门技术人员所拥有，如战士，工匠等；七阶至九阶为上级幻兽，为各国权贵所把持，严格控制其生产来源，只因上级幻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因此上级幻兽又有贵族级之称，后来干脆把七阶叫贵族幻兽，八阶叫皇族幻兽，九阶叫帝王幻兽。

而幻兽活的越久，其各方面的能力发展越成熟，威力也就越大，所以越高级。

当然，也有传说中超越三级九阶的幻兽，人们通称为“传说中的幻兽”，传说中具有开天辟地的力量，不受幻兽先天寿命及本能的限制，即使主人死去也能生存下来，最有名的莫过于四圣兽：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不过可没人真正看过。

幻兽的属性基本上是以风、火、水、土、光、暗为主。

每一阶的幻兽都有各种的属性，但唯有光、暗这两种属性只有八阶以上的幻兽才有。

一种幻兽只拥有一种属性，不过有人研究出所谓的第二属性，能使幻兽在短期内发挥出另一种属性的能力，亦即所谓的隐藏能力。

三、幻兽与主人的关系：

幻兽一但认定主人后，其所需的能源一概由主人提供，因此，当主人越强，提供的能源越多，幻兽也会越强，尤其是越高阶的幻兽，所需的能源会越多，因此，若主人所提供的能源不足，再高阶的幻兽也会威力不足。

幻兽认主是依靠主人的精神力而定，越高级的幻兽需要认主的精神力越高，若主人精神力太差，甚至会发生幻兽在幼生期不认主或认主后背叛主人的事。

在亚芠锻炼精神力的同时，御莱的书房中仍亮着灯光。

两个人影坐在其中，正是御莱及里昂。

只见两人面色凝重的互望着，里昂道：“姐夫，你的决定如何？到底赞不赞成我将亚芠带走？”

御莱皱眉道：“你认为情况真的危急到你必须立即把亚芠带走以避风险的地步吗？”

里昂苦笑道：“虽然详细情形我并不清楚，但爸根据泰龙帝国宫廷密报，获知德野王将对你斯达克家有重大的动作，所以会急忙找我来，一方面劝你们如见识不可为，应该要当机立断，逃出华那邦公国，一方面也想叫我带回亚芠，他老人家不希望姐姐唯一的骨血遭到不幸。”

御莱脸现苦笑：“是吗？原来我家的危机连远在帝国的丈人都知道了。”

里昂不以为然道：“哼！姐夫，德野王的心思连亚芠这孩子都看的出来，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更何况如果不是如此，那你们每天再议会中后怎么会被那些议员炮轰，如果不是德野王默许，谁敢？”

“相信我，凭姐夫一家的威名，就算不想到泰龙帝国来，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别人一定高举双手欢迎你们的，总也好过在这受气，搞不好还会有生命之危。”里昂一脸真诚的道。

御莱生气道：“里昂，别再说了，如果你在说这些话，我就不把你当小舅子了。”

里昂一听不由沉默了。

一会，御莱似知自己的话重了点，他道：“里昂，抱歉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的口气重了点。”

又道：“希望你能体谅一下，家父及我半生的心力全贡献在这个国家，孩子们更是在这土生土长的，要我背离他，我实在难以照办。”

“就当我们再为这国家尽最后一分心力吧，如果再不行，我会举家辞官隐居，不再过问世事。”

“亚芠的事，你自己去对他讲吧，他如果愿意，你就带走他吧。”

御莱显的疲惫又无奈的说出这一番话，显见情势危及到不堪的地步，不然以坚毅闻名，可以面对百万雄狮而不露惧色的御莱何以会说出这一番气弱的话？

里昂体谅的点点头。

但陷入凝重气氛中的两人却不知，今晚这一番话被某一个人听去了。

第二天一早，整夜没睡的亚芠精神气爽的走出房间，看着外面的庭园，亚芠赫然发觉一切都不同了。

一片绿野之中，显的生机是那么旺盛，花园的花草迎着阳光而展现它们的活泼，树上的虫鸟，正愉快的展现它们的生命。

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只觉身心未曾如此的舒爽过。

扬起右手，呼唤道：“小星。”

右手臂上立即浮现无数条金线，一只金光闪闪的狼型幻兽从亚芠的右臂上分离出来，正是贪狼星。

跃下地的贪狼星，以它那在阳光下明亮的金色双眼望着亚芠。

经过昨夜之后，亚芠觉得他好像有些不同了，但哪边不同他又说不上来。

唯一说的上的是，以前他从未去注意到身边周遭有什么，但现在不同了，四周旺盛的生机，使他的心境也跟着开朗起来，昨夜获知的家族危机似乎也没那么担心了。

唤出贪狼星后，发现贪狼星似乎也跟他一样有所改变了，做明显的就是，以往它能感觉到贪狼星被他唤出时，心中总是充满对这世界的好奇心，要不是他在身边的话，恐怕贪狼星已经不知跑到哪去了。

而现在，贪狼星却以十分谨慎，打量的眼光看待四周，没有以前稚嫩的好奇，却多了一份沉稳。

彷佛一夜之间贪狼星“长大”了。

亚芠愉快道：“小星走，我们去练功。”

发出了一声嘹喨的长嚎，贪狼星突然小嘴一张，一道金光自嘴中射出，打中左侧五公尺外的树丛。

小树丛被贪狼星的冲击炮打的东倒西歪，露出在树丛后的一个正以双手发出一道浅蓝色气劲抵销冲击炮的身影。

亚芠惊呼一声：“小舅是你？”

他已看清树丛后的正是他的小舅－里昂。

里昂微笑道：“亚芠，叫那只幻兽不要攻击我了，我有事找你谈。”

一方面吃惊小舅这么早就有事找他，一方面更惊讶于贪狼星竟在五公尺外就发现他，而且未经他命令就擅自发出冲击炮攻击。

一方面制止贪狼星即将发出的另一发冲击炮，一方面问道：“小舅，你找我有什么事？”

里昂没回答亚芠的问题，反问道：“你哪来的幻兽？是什么等级的？看来好像是属于沃夫（狼）系列？”

亚芠先招唤道：“小星，拟化。”

贪狼星又回到亚芠的右手上，他才道：“小舅，你忘记了讶！这是你送我的“圣。幻。兽”。”

里昂先是一愣，随即想到五年前那件事，脱口而出道：“那颗孵不出的卵？”

亚芠切齿道：“是阿！小舅，你想不到吧！”

里昂不由不好意思，一时十分尴尬。

看到里昂那样子，亚芠不由一笑，里昂见亚芠笑出来，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喃喃道：“想不到那颗百年不孵的幻兽卵竟也孵出来了。”

“亚芠，他是不是圣幻兽？”

亚文见里昂一脸兴奋问，忍不住泼他冷水道：“不知道，至少除了知道它没有属性外，其他地方和一般幻兽没两样。”

接着，亚芠把贪狼星孵化后到认他当主人为止，发生的事全告知里昂，里昂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下。

“亚芠，如果照你说的，这贪狼星是不是圣幻兽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件事就是，它一定是上古遗留下的幻兽没错。”

里昂说完之后见亚芠一脸疑问，解释道：“据我所知，现代幻兽在认主时，只需纪录下主人的精神特性便可以了，以后便依照这精神特性来接受主人的指挥，但在上古时期，除了精神特性外，还需要主人的血液才能完成主人的辨识。”

“但这一种幻兽因为会随着主人的身体状况而有所变化，好处是当主人的能力提升时，幻兽的能力也跟着提升，尤其是主人有新能力时，幻兽也会跟着产生新能力，坏处是，当主人能力衰弱时，幻兽也跟着衰弱，而其起落的程度，是现今的幻兽所比不上的，后来有人发觉这样的话，如果在战场上因主人受伤而导致幻兽跟着衰弱，那战死的机会便大增，于是有人研究出，减少幻兽跟主人肉体上的联系，偏重于精神联系，虽牺牲许多的好处，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幻兽在战场上不会因主人受伤或其他因素的衰弱而造成幻兽的战力低落，大大增加战场上生存的机会，所以长久演变之下，现今的幻兽都不再需要主人的血液了。”

“呵呵，没想到我随便买的幻兽卵都是上古遗物，真是太佩服自己了。”

亚芠无暇听里昂在那自我陶醉，他仍震惊贪狼星是上古幻兽的事。

一会，亚芠急问：“小舅，你说贪狼星是上古幻兽是真的确定吗？”

里昂瞪眼道：“怎会不真，这可是我从隆家密藏古书得知的，不过他为什么会没有属性，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亚芠不胜艳羡道：“真有这本书？”

看到亚芠快流口水的样子，里昂心中不由一动，他正不知如何开口要亚芠跟他走，这可不就是

一个好借口，暗叫：“天助我也。”

当下立即强调：“当然有这本书，不但有许多现在已失传的幻兽记载，而且还有许多教人如何提升幻兽能力的方法，而且，说不定这贪狼星没有属性的事也可以在当中找到答案，毕竟我当时并没有很仔细去看。”

“除了这本书外，隆家密藏中还有很多令人想不到的书，内容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不胜凡举。”

里昂见亚芠羡慕的样子，心中暗笑，又道：“这次正好我要回家一趟，如果你真有兴趣的话，何不跟我到隆家一趟，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些书，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你母亲生长的地方，更何况你除了母亲生病时外公外婆来过两次外你就没见过他们了，你也可以顺道看看他们，让两位老人家高兴高兴。”

好家伙，利诱、亲情能用上的全用上了，看到亚芠同意的头要点下来时，里昂不禁十分得意，暗道“真亏自己能临时编出这一番话来。”

突然，亚芠要点下的头，点到一半突变成摇头，道：“小舅，谢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泰龙帝国。”

里昂张大了嘴，愣道：“为什么？”

亚芠为难道：“小舅，你这提议如果是昨天对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和你一起到泰龙帝国去，但现在我不能何你去了。”

里昂知道亚芠是因为他们家的危几，但他还是问了：“为什么？”

果然，亚芠答道：“小舅你也知道，我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危机，如果是昨天之前，我还不知道的话，那我很有可能会和你一起去见外公外婆，但现在，如果我和你一起去的话，那不就等于背离我的家人于危机之中而不顾。”

里昂暗道可惜，果然是因为这原因，但他不能不放弃，眼珠一转，又有一番新说词。

正色道：“亚芠，你这样想就错了，我并不是叫你背离家人，相反的，如果真有什么事发生的话，你正应该这样做才对，想想看，就算你在这，你又对你的家人有什么帮助？”

“说句不动听的话，论时势，现实的环境可是你想像不到的复杂，连你祖父、父亲英雄一世的人都为此忧心匆匆的，你认为你一个小孩能有什么用？”

“论武力，凭你一个连“铠”都没有的人，又能有多大的帮助？”

“再退一步来讲，如果真的形势恶劣到你家必须举家离开公国时，有你在身边，不就是为你父兄多了一个累赘吗？”

“所以说，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你跟我走是决对没错的。”

亚芠一听不由沉默下来，因为里昂所讲的都没错，但……。。

“小舅，你好像一定要我跟你到泰龙帝国去，为什么？”亚芠满头问号的问着里昂。

里昂不由一滞，总不能说，因为你家形势恶劣到可能会家破人亡，你外公怕你遭到不幸，所以叫我来带你回去吧。

打个哈哈，里昂勉强笑道：“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是你先把话题引到这的，我只不过是附和你的话而已，原先我只是问你要不要到泰龙帝国来玩而已，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聪慧如亚芠又怎不能看出里昂答的很勉强，略一细思，便已知道里昂的用意，心中已有所决定。

他也同时含笑，语带双关道：“小舅，多谢你的好意了，我暂时不想离开这，同时也代我向外公及外婆问好，就说我亚芠暂时想和我家人在一起，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到泰龙帝国去见他们的。”

里昂一叹，他已知亚芠已明了他的来意了，同时也做出了回答。

摇摇头，里昂至此实在也不知要说什么了。

亚芠看里昂那样子，不禁打个哈哈：“小舅，你别这样子嘛，就像爷爷所说的，在公国中，大概是没有人敢动我们斯达克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也许情况并没有这么糟。”

里昂苦笑在心，情况可比亚芠能想像的糟多了，当然，他可不会那么多事，讲出来给亚芠担心。

眼光瞄到亚芠的右手，想起了他那只上古幻兽－贪狼星，想到它的特性，心中一动，也许他可以利用其他方式来帮助亚芠。

想到这，他马上转移话题：“算了，亚芠，我们别说这些令人烦心的事了，走，我们到凉亭去谈。”

说着一马当先，走向不远处的五角凉亭，当先坐在一张椅子上，亚芠也跟着进来，作在里昂对面。

里昂整理一下思绪，想好开场白后，他道：“刚才我听到你要去练武，你练的是什么武？”

亚芠一愣，小舅的话题怎么突然转到练武来？

不过他仍道：“没什么，只是学校教的一些武技。”

里昂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问道：“噢！是什么样的武技？”

亚芠道：“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几套兽凌拳、幻武技、冲击炮等，其中除了冲击炮外，兽凌拳及幻武技全都要等贪狼星成长为铠时才能练习。”

里昂插嘴道：“亚芠，你决定把贪狼星培养成兽幻铠了吗？这又和那什么兽凌拳及幻武技有什么关系？”

亚芠不好意思道：“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是使用兽幻铠，所以我也想把贪狼星培养成兽幻铠，至于那两套武技，因为兽凌拳是练习如何把幻兽的力量发挥出来，幻武技则是兽幻铠的专用技，专门来练习将兽幻铠形成武器用的，所以必须等贪狼星成为兽幻铠后我才能练习。”

“听老师说，这两套武技如果练习有成的话，可以将兽幻铠的能力发挥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亦可同时拟化出三种武器以上，可惜要等到自己的幻兽进入成熟期才有可能练。”

里昂越听越不对：“我是说你本身是练什么武技？不是练这些幻兽格斗技。”

亚芠一愣，莫名其妙道：“就是这几套武技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里昂一拍自己的额头，呼道：“惨了，这叫我怎么讲才好？”

“算了算了。”里昂喃喃道：“从头教起好了，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亚芠听不清楚，疑道：“小舅你怎么了？”

里昂不答，问道：“亚芠你可以告诉我，幻兽的能量是从哪来的？我是说成熟期以后。”

亚芠不由皱眉道：“小舅，你是怎么了，这三岁小孩都知道是靠主人提供的呀！”

里昂不理亚芠又道：“那主人的能量又是从哪来的？”

亚芠不耐道：“当然是自己产生的！小舅你……。”

里昂不让亚芠说完又追问道：“主人又是如何产生这些能量的？”

亚芠更是莫名妙，答道：“当然是…是…。是……”

亚芠是个老半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里昂替他回答说：“是不是靠平时吃东西所累积的能量？”

亚芠忙点点头：“没错，没错。”

里昂摇摇头，叹口气：“这个答案并不算完全对，亚芠，你要知道，人身体可是十分奥妙的，能量的产生不只靠吃东西补充，还有很多的途径，最明显的莫过于阳光了，长久不曾照射到阳光的人，身体容易生病，这是因为阳光富含热量，接受阳光的照射，可以使人的身体暖和，驱除身体内在的阴气，全赖身体直接吸收阳光热的能量。”

亚芠听的似懂非懂，又听里昂续道：“论起来，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当然是靠吃东西消化而来的，其他来源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些主要及次要能量综合起来，扣除本身身体所需外，多余的能量就是我们所说至主人能提供幻兽的能量。”

亚芠至此才知小舅在说什么东西，但仍不清楚他说这些要做什么？

里昂微微一笑：“把这些多余的能量提供给幻兽也算是物尽其用，而没有幻兽的人呢？不是把这些能量浪费掉就是化成脂肪存在身体中，变成胖子。”

“亚芠，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太浪费这些能量了？”

亚芠不知不觉的点点头。

里昂又道：“但是亚芠，你可知道，这世上有一些人可以利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将这些多余的能量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存在体内。”

“利用这些能量，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如受伤时，将这些能量用特别的方式运道受伤的地方，加速复原，或遇有外力袭击时，可以特别的形式释放出来，抵销外袭的外力。”

亚芠听到此，不由阿的一声叫了出来，他想到刚才里昂由双手发出一道浅蓝色的光芒，抵销了贪狼星的冲击炮，本来他很惊奇的要问里昂那到底是什么，只是后来被里昂一问他又忘了，现在他知道那就是里昂所说的，储存的多余能量。

里昂点点头道：“没错，刚才我用来抵销冲击炮的就是那种能量。”

“这种能量名字不一，武道家叫做“内力”、“气”等等；魔法师称为“神力”、“魔力”等，其实都是讲同样的东西，只是使用及储存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亚芠听的张大了嘴，好像在听神话一样。

但他的疑问又来了：“小舅，如果说这种东西有那么好”用，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了，今天才第一次从你身上知道这东西？”

里昂含笑道：“傻小子，你以为气是很好练的吗？人人都可以练得的了嘛？”

亚芠不服气道：“难道不是吗？只要知道方法每天练习就可以了。”

“这是要讲求天资、耐力的，没有天资，练的再久一样没什么效果，没耐性，妄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开始练气时，其进展可以说是近乎无，但如果有一天放弃的话，那就会前功尽弃，因此耐性不佳的人根本不可能练出什么来。”里昂正色道。

亚芠一听更加惊讶，里昂道：“现在吃惊还找的很呢！除了这些条件外，练气的人往往各成一派，每一派都有其传授条件，有的要求品行，有的要求天资，各种标准不一，因此习成气的人可说十分少，但只要身有练气之人，往往都有异能，获有大的成就，像是大陆上传闻中的十大高手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气或神、魔力。”

亚芠听的恍如在作梦般，但里昂的话他可十分相信，梦想有一天他也能学得如此奇妙的气。

里昂含笑问道：“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练气？”

亚芠一听不由十分兴奋，大叫道：“小舅，你要教我吗？”

里昂摇摇头道：“戒于我师门规律，我不能随便收你为徒，传你练气法。”

亚芠不由十分失望，但里昂却露出一丝十分狡猾的笑容，邪笑道：“我的确不能教你本门练气法，但本门门规可没规定我不能指导你如练气。”

亚芠一愣，看到里昂的笑容，亚芠忍不住也嘻笑道：“小舅，看你一表人才，风度翩翩的，没想到你也这么狡猾！”

里昂敲了一下亚芠的头，瞪眼道：“小鬼头，搞清楚，我这是为谁呀！”

亚芠摸摸头谄媚道：“是！是！小舅你最聪明了，一切都是为了侄子我，辛苦你了。”

里昂一见不由哈哈一笑。

里昂道：“来来，小舅先帮你测一下属性，看你应该往哪一各方向修习才好。”

亚芠百思不解问道：“小舅，人也有属性吗？”

里昂理所当然的道：“怎么会没有呢！要知道，天地万物都有其自己的属性只是有些比较明显，如幻兽明显到只能表现其中只一种属性，有些不明显，如人类，不明显道乍看之下好像没有属性，但因为练气牵扯到人身的各项反应，所以必须慎重其事，确定所属属性，以免练气时发生体质及所练之气发生冲突。”

亚芠哦的一声，他没想到要气还有的些的讲究，于是他照里昂的指示，双手互握，必上双目，

全身放轻松。

只觉里昂以手放在他的胸前，一股奇异的热流由里昂的手传进他的胸口，扩散到他的全身，全身都热了起来。

渐渐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一道亮光，说不出来是什么颜色的，已是越来越亮，双眼逐渐无法负荷这亮光，不由轻哼一声。

双眼一张，眼前一片耀眼的亮光，一会儿才恢复正常，这才发现里昂不知何时已经收回他的手，正含笑的看这他。

见他恢复正常后，他道：“怎样，亚文你看到什么颜色的光芒？”

亚芠犹疑道：“小舅，我分辨不出来，我只知道眼前很亮，亮的我的眼睛都受不了了。”

里昂笑道：“原来你是光属性。”

他解释道：“刚刚我输入你身体中的能量是我的气，因为你体内从未有过如此精练的气入侵过，所以当我的气入侵后，身体的本能会排斥外来的气，因为你的双眼没有锻炼过的关系，所以当你身体的气高涨时，你将可以看到自己的气的颜色，如果是风属性的则为青绿色；火属性为红色；水属性为蓝色；土属性为黄色；暗属性为黑色；光属性则是没有颜色的亮光。”

亚文点点头表示他懂了。

里昂对他道：“测出属性后，再来就是决定练气方式，亚芠，你要练内家还是外家？”

“内家和外家有什么区别？”亚芠疑道。

里昂解释道：“所谓的内家就是专门练气而言，随着练气时日越久，练的气越深厚，一举手一投足皆有莫大的威力；外家则是练气略有成时，即转而练习外门招式，以求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而在前半段，内家的进度及威力都不如外家来的快及有威力，而后半段，外家则不如内家来的威力十足，要如何选择全看你自己。”

亚文贪心道：“小舅，难道不能内外家一起练吗？”

里昂皱眉道：“内外兼修的人不是没有，但人的一生有限，练气本身又是很难有所成就，想要两者兼备实在很困难。”

“不过，其实不管外家或内家，再奠基时都是一样，必须要有基本的气才能在求发展，所以我看你也别先急着选择，先把基础打好再来考虑。”里昂续道。

亚文点点头表示同意后问道：“小舅，那我该如何开始练气呢？”

里昂微笑道：“别心急，你现在要先把你的体能练好。”

“要知道，人的身体是无时无刻都在消耗着能量的，因此如果你的体能越强，身体越习惯于激烈的活动，那平时做任何活动时，必定会比一般人减少能量的销耗，如此一来所能囤积的能量自然就多了，而且身体健壮的话，不管在练气，攻击敌人，防御方面都有莫大的好处。”

亚芠点点头，道：“知道了。”

里昂又道：“时间不早了，要如何增强自己的体力你自己去想，我现在先教你如何做基本的练气。”

想了一下，里昂道：“本门将练气分为五个步骤，“养气”、“集气”、“练气”、“化气”、“引气”；养气即培养气的来源，壮大自己体内的气；集气，将这些壮大的气收集集合储存起来；练气，把这些储存的气加以练化，使其更精纯，前面这三步骤是练气的基本，可以说是三步骤等于一步骤；化气，则是把气以各种形式发挥出来，是属于应用的技巧；引气，这一步是属于个人体会，我也不知道，没办法告诉你，只知道若完成引气这一步骤的话，则具有开天辟地之能，几成人神。”

“好了，你注意了，我先教你几句口诀，你要每天练习，直到体内气已固定为止，不然每天不得少于四小时的练气时间。”说着，里昂立即教亚芠一段口诀，然后又详细的解释，直到亚芠完全明白为止。

第二天一早，里昂就向御莱告辞，离开了斯达克家，亚芠虽然依依不舍，但也知道里昂是要回去向外公覆命，也的让他走了。

里昂离开之后，亚芠也就开始了他的练气。

每天，只见亚芠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背包，在公爵府里的练武厅不断的跑步，做些体能训练，加强自己的体能。

再做体能时，他还同时依里昂教导的特殊呼吸法，将体能训练的疲劳消除大半，同时，也把多余的能量囤积起来。

晚上则花上六个小时来练习里昂教他的练气法，半个月下来，里昂自觉很有进步，最明显的莫过于和纳肯的一次了。

那一天，亚芠刚从练武厅出来，刚练完体能，亚芠累的他只想要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练气。

谁知灯他一出练武厅时，他就看到纳肯正在门外，好像也要进去练武厅的样子。

亚芠不想理他，便自顾的走出去，纳肯见到亚芠似也是一楞。

随即，他的脸上又浮现了亚芠罪讨厌的那股邪笑。

只见他恭恭敬敬的行个礼，问道：“亚芠少爷你好，听我们府礼的人说，少爷最近每天都来练武厅，然后累嘘嘘的离开，我本来不相信的，没想到是真的，不知少爷是在练什么惊世绝学？”

亚芠不耐道：“这不关你的事。”

说完后，他就要离开，谁知纳肯一移身，魁武的身材立即挡在瘦弱的亚芠身前。

他道：“亚芠少爷，你别这样，好歹我们也算是朋友嘛，透漏一下吧！”

亚芠烦躁的伸手一推，怒道：“走开，别烦我。”

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纳肯被亚芠一推竟然后退了两步。

别说纳肯吃惊的样子，亚芠吃惊的程度更甚于纳肯，他自觉他并未出多少力，可是竟能把高他一个头的纳肯轻易的推动了，真教亚芠心中惊喜交加。

但表面上，他仍淡淡的道：“滚开，别挡路。”

说完后，不理纳肯，亚芠便自顾的离开，完全不知在他身后的纳肯露出了妒怒交加的表情。

他完全没想到，十天前，还是任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亚芠，今日竟然能凭着一推之力把他推退两步，虽然是他不注意，真打起来亚芠也不是他的对手，但这进步的速度未免也太惊人了。

一咬牙，暗道：“果然是在练什么东西，现在就这样了，如果真让你练成了，那我不就惨了。”

心中隐隐一个计划成形。

经过纳肯这件事后，亚芠对里昂教的练气法更是深具信心。

不用说，他马上自动增加自己练习的量，原本背负三十公斤的负重增加为五十公斤，练气法由四小时增加为六小时，虽然因而一天只睡不到三小时，但因天心诀的缘故，他依旧精神百倍。

一间看来宽广的足以当富有人家的大厅，内有无数藏书，摆设十分华丽的房间，却只是一个人的书房，其主人现在正独自坐在这间书房中唯一的一张椅子上。

他是一个看来约有六十几岁的老者，实际年龄已近八十，但因保养得宜，所以看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老者面貌有凌有角，岁月并未削减他的风采，反而更具一股骇人的气势，身上的衣饰虽只是简简单单的素黄色，但精美的剪裁，高超的绣功，细致的布料，在在都显示它不凡的身价，也衬托出它主人非比平常的身分。

老者合上手中的奏折，怒斥：“真是一派胡言，竟敢要本王停止对泰龙帝国用兵，也不想想今日他是托谁的福气才能身居高官，虚，你在吗？”

彷佛回应老者的呼唤，一个全身幽黑的人影自房间的黑暗角落浮现出来，一个躬身：“王，你叫我？”

“明天我要麦塔金议员的狗头，让其他人知道我德野王虽决定要退休，可一样不许别人怀疑我的决定。”老者霸气十足的道。

什么，原来此人竟是华那邦公国的帝王－德野王。

虚再度一躬身，道：“全依王你的吩咐。”

德野王点点头道：“去吧！”

虚的身影彷佛融入黑暗之中，消失不见，彷佛在那从未有任何东西存在过。

德野王想了想，突又道：“影！”

一道身影如刚才一般，从另一黑暗角落浮现出来。

看来他（她）是影了。

影一躬身，就听到德野王道：“影，最近老虎一家有什么动静？”

影躬身答道：“禀告王上，老虎一家都在家中，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

声音既脆又清，原来她是个女的。

德野王本来一听到没有什么特别的，显得很不高兴，但在一听还有下文急忙示意影继续说下去。

影迟疑道：“前天隆家的独子来访，理由是探亲，已于昨天离去。”

德野王喜道：“泰龙帝国的隆家？”

影点头道：“没错，另外还有线报，说来访当日深夜他曾跟现在的当家虎有过谈话，不过线报不是很可靠。”

德野王喜道：“没关系，叫线民来见我，另外通知右相，叫他明天来见我。”

影暗叹一声，躬身道：“遵命。”

身形又融入黑暗之中。

德野王大笑道：“翰罗，你这只掉了牙的老虎，我看这次你能跑到哪去？”

两个月后，距离德野王退位还有一个月。

这两个月之中，公国中发生了许多的大事，包括反战联盟大老麦塔金议员家中无故遭火灾，全家人无一生还；泰龙帝国送上停战协议；海军总指挥－喀滨。赛连－突然辞官。

但这些都与亚芠无关。

这两个月之中，除了每天勤于练气外，就是与家人同享为曾有过的天伦之乐。

世仇泰龙帝国停止攻击，公国之中有了难得一见的和平景象。

身为公国支柱的斯达克家中的所有人理所当然的在家中度过了罕见的和平的两个月。

家人陪伴在侧，加上又获知议会已判定前几次败战之罪不在家人身上，使的亚芠在这两个月中过的比前十五年中所有的快乐加起来还快乐。

这一天，亚芠一如往常，在练武厅中加强体能训练，忽然，一阵话声由门口传来：“亚芠，你在练什么？”

亚芠转头一看，原来三位哥哥都来了，问话的正是大哥亚华。

亚芠停下训练，欣喜的跑到三位哥哥的旁边，道：“哥哥你们怎么都来了？我是在练习体能。”

亚华笑道：“你怎么会想练体能呢？我听管家说，你这两个月来练的很勤呢！”

亚华不好意思道：“没有啦！我是依里昂舅舅教我的方法在练气及加强体能。”

三哥亚若笑道：“没想到咱们的小弟也会练气，真了不起。”

亚华怀疑道：“三哥你说“也”，难道你们也会气？”

亚旭敲一下亚华的头笑骂道：“这么瞧不起哥哥？你以为哥哥们的盛名是凭空掉下来的？告诉

你，不但哥哥们会，连爷爷跟爸爸都有练气，而且还比哥哥们强。”

亚芠一听不由暗吐舌头，他还以为全家只有他会练气而沾沾自喜呢！

再一想，突感到不对，兴师问罪道：“好呀，哥，你们都瞒着我自己偷偷的练，不让我知道。”

亚华三人互看一眼，由亚华道：“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当初是小妈一直对我们讲，说在你二十岁之前不可以让你接触到气，所以父亲才没教你练气，我们还很奇怪你为什么会练气了呢？”

亚芠暗暗纳闷：“妈说在二十岁之前不可以让我练气，难道，是因为我的精神异力的关系？那我现在练气不知有没有关系？”

“算了，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也许没关系吧！”下个结论后，亚芠不再想那么多。

亚若问他道：“亚芠，你现在是练什么气？”

亚芠回答：“三哥，我现在只是照里昂小舅所教的，只是在筑基，他说等我有一个程度之后，才再继续尽一步的修练。”

当下亚芠又把里昂教他的东西再一次重复一次给三位哥哥听。

三人听完后，亚旭道：“里昂这样教你是没错，但他有没有说要等你练到什么程度后才能再近一步？”

亚芠摇摇头：“小舅没讲，不过根据他所说的，我可能还要练个一两年才算是有所成就。”

亚华问：“亚芠，你现在练气有什么感觉吗？”

亚芠偏着头，道：“我现在练气时，都能感觉到一股极冷的气顺着小舅教我的练气路线迅速循环，而且当我把这些气囤积再体内丹田时，只觉一团冷气在那盘旋，当我练体能时，这一股冷气会分出一部份回绕我的全身，令我全身清凉，练起来也没那么辛苦，哥哥，我这样视算是到什么程度了？”

亚华三人惊奇的互望一眼，亚华又问道：“亚芠，你说你开始练气是由里昂教你的？哪道现在你练气也不过是二个月不到？”

亚芠点点头。

亚华惊讶道：“真是不可思议，亚芠，你知道你这样的程度是真气已稳固的情况，而且是已达到“内敛外放”的程度了，这实在是太惊人了，要不是我确定你以前从未练气，你又是我弟弟的话，讲出这一番话我可是不相信的，要知道这是一般练气人花上五、六年都不太容易能到达的程度，我也是花上四年才达到你现在的进度，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练的？”

亚旭、亚若也是一副心有同感的点点头。

亚芠一听三位哥哥的肯定，心中不禁十分高兴，笑道：“我只是想妈妈教我的天心诀中药我一次练三十六循环，我就想小舅教我的练气法也没说要练几次循环，所以我就干脆也一样练三十六次循环，只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亚华大叫：“一口气练三十六循环？”

亚若也跟着叫道：“天心诀？”

只有亚旭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喃喃道：“这就难怪了，这就难怪了。”

亚芠莫名其妙道：“有什么问题吗？”

亚华三人互看一眼，移到一边，在亚芠听不到的角落理，不知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三人才又到亚芠面前。

由亚旭发言道：“亚芠，你不介意让我们知道天心诀是怎么回事吗？三十六次是怎么来的？如果介意的话也没关系，这毕竟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亚芠回道：“这有什么关系呢？”

说着，他就把母亲的遗书这件事说给三位哥哥听，同时也把天心诀拿出来给他们看。

亚华三人看完天心诀之后，又是经过一番讨论，依旧推举亚旭代言。

亚旭把天心诀还给亚芠后，郑重道：“亚芠，这一本天心诀你要保管好，我们不知小妈是从哪找来的，在我们眼中，天心诀根本是一本不亚于我们家传“破魔真气”的一本练气学，不，应该是说它比“破魔真气”要略高一筹。”

“也许小妈及你皆不懂气的关系，所以只注意到它关于训练精神力的部分，但关于练气的部分却忽略了，这也难怪你练气的进度如此惊人，毕竟，你虽只有练习精神力锻炼的基本部分，但不知不觉中，还是为你将来的练气打下相当深厚的基础。”

亚华插口道：“亚芠，你现在可以不必再练习基本口诀了，你的气已经固定了，再来就是如何精练气了。”

说着，亚华又拿过亚芠手中的天心诀，打开来，指着其中一些地方道：“小妈再翻译时，大概是因为不懂气的缘故，或是因为注重精神力锻炼的关系，这一些部分有违练气的原则，应该做一些修改，这也是为何你练了十一年，光只有增加精神力而气一无所成的原因，现在你只要加以修改练气的循环路线的话，相信不出几年你一定会比哥哥们好。”

说完亚华把须修改的部分一一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五心循环后，亚芠必须把气集中在丹田处，不然这些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气又成为精神力了。

讲完后亚华把天心诀还给亚芠，但亚芠却拒而不收道：“大哥，既然这天心绝笔破魔真气好，大哥何不把它留下，跟二哥及三哥一起练呢！”

亚若笑道：“傻弟弟，虽然这天心诀比破魔诀好，但就如小妈所说的，他根本是专为你这种具有特异精神异力体质得人而设的，哥哥们先不讲体质不适合练它，练了也无法有像你那么好的效果，单就哥哥们练“破魔真气”已有十多年的基础，要我们放弃“破魔真气”而从头练天心诀，那根本是划不来的事。”

说完又呵呵笑道：“我们练破魔诀而得“破魔真气”，那亚芠你练天心诀而得的真气不就要叫“天心真气”了。”

亚华及亚旭点头笑称：“是呀！是呀。”

从此，亚芠独门的真气总算是有了正式的名称。

亚旭笑了一阵子后，，突皱眉道：“大哥，我觉得有点不妥，小妈本意是要叫亚芠藉由天心诀

来控制他的精神异力，但现在大哥这么一改，天心诀变成练气诀，这不是有失本意吗？”

亚华一听也觉得不妥，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

干脆道：“既然这样，亚芠，你就一半的时间用来练气，一半的时间用来练精神力好了，这样既不必放弃任何一项，又能同时锻炼到，算是一种变相的解决方法了，等到一年后，你的精神力成长缓慢后，你再来专心练气好了。”

亚芠想想也是只有这办法了，便也同意了。

但他有个问题：“大哥，那我是不是每次一样都要练习三十六个循环吗？”

亚华皱眉道：“一口气练三十六次循环，这我可没听过，因为我们每次一练气都只有练一次循环便停了，不过既然小妈说练三十六次效果较好，那你就练三十六次好了，我也想试试破魔诀是不是也可以一口气练三十六次循环，看看效果是不是会有如神助般好。”

亚芠点点头表示了解，如果真是如此，那任谁也都想试试。

亚若突不怀好意道道：“好了！好了！解说讨论就到此为止了。”

“亚芠，来来，三哥试试你的天心真气练到什么程度了，战场上老是打那些小兵兵都不过瘾，难得你有这么一门绝学，三哥从刚才就浑身发痒，咱们试试。”

亚华笑骂道：“好了，你这家伙，武痴发作到自己的小弟的身上去，来来，真发痒的话，大哥我替你止止痒吧！”

亚若大喜道：“真的吗大哥？自三年前我们动过一次手后，我们一直没机会动手了，今天可要好好的试试！”

“我也想知道这三年来你的“破魔真气”练的如何？”亚华也是跃跃欲试。

亚华及亚若同时喊一声：

“狮炎，铠化。”

“雷鹰，铠化。”

一瞬间，只见亚华身上发出一道红光，覆盖他的全身，亚芠仔细一看，原来那不是什么红光，而是亚华身上原本以第二型态附在他身上的幻兽－火狮。狮炎，由第二型态转变成第三型态－兽幻铠，原本紧贴他身躯的狮炎，在数秒内，迅速改变体内组织型态，以最坚固之型态在身体各部分形成一块块的坚甲，联结成有如覆盖全身，钢铁般的盔甲，连亚华的头颈部都有护甲，增加体积却质量不变的化成全身性的甲胄，除此之外，在亚华胸前更有着一个活生活现，灵气十足的狮头红纹，配上狮炎原本的火红颜色，使的亚华有如身在一团炙热狮状火焰之中。

另一方面，亚若也如亚华一般，幻兽。雷鹰，以相同的速度化身成一身天蓝色的全身性盔甲，天蓝色的甲胄，胸前一副临天而翔，栩栩如生，隐含电芒的黑色飞鹰，宛如来自蓝天深处的黑鹰。

亚旭笑骂道：“你们两个家伙玩真的？想把这间练武厅拆了吗？亚芠，到我身后来。”

说完，亚旭也喊一声：“裂风。铠化。”

一声令下，亚旭身上也出现一身的天青色的兽幻铠，张牙舞爪的深青色狐狸，在亚旭胸前，彷

若随风而舞动的样子。

亚旭右手往前一伸，隐约之间，亚芠好像感觉到，在四周，好像出现了一道无影无形，包围在四周的“透明膜”。

亚旭对亚芠道；“亚芠记的别离开我五步之内范围，我已在四周布下了“气旋之盾”，只要在这范围之内，大哥跟二哥所发出的真气之劲就打不到你了。”

亚芠深觉奇怪，二哥怎么能布下只有魔法师才能施展的防御类魔法？

不知不觉，亚闻把这疑问向二哥提了出来。

亚旭彷佛在看什么怪物般看着亚芠，疑道：“亚芠你真的不知道？”

亚闻摇摇头。

亚旭叹口气：“真不知道里昂是怎么教你的？连这种事你都不知道？”

“那幻兽结晶你总算知道吧？”

亚芠点头又摇头道：“是听学校老师讲过，但不了解。”

亚旭不由又叹了更大的一口气：“真不知道你在学校都学些什么？”

亚芠不由不好意思，他怎好讲说因为他以前因为知道自己不能拥有幻兽的关系，所以在课堂上都在发呆，根本没在听课。

亚旭再度叹了一口气，突道：“亚芠你看！”

亚芠立即转头向大哥及三哥的方向望去。

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因为她看到大哥双手五指指尖互触，掌心之间形成一个空洞，一颗火红色，散发出炙热的热气，彷若正在燃烧中般的光球，在中间形成。

另一边，三哥则右手直伸向天，五指成爪状，掌心之中，一颗炫目程度不下大哥火红光球的紫色电球在掌中，微微激出的电芒显示出不可小看它。

亚华大喝一声：“亚若，接我一招三成功力的炎爆弹。”

亚若微笑道：“大哥来吧！我的雷芒球等着。”

一边的亚旭道：“亚芠，你知道吗！所有的幻兽本身皆具有一颗幻兽结晶，平时幻兽都将这颗结晶深埋于体内，因为拥有这颗奇异的结晶的缘故，所以当有需要时，幻兽可以利用结晶集结体内的能量发射出来，就像是冲击炮。”

“等到幻兽完全成熟时，幻兽结晶会变成一个连接主人及幻兽本身的媒介，当幻兽成为魔导装甲时，主人的意志传达给幻兽时，幻兽就是利用结晶为媒介，以少量的力量引动外界大量的能源，形成魔法现象；当幻兽成为兽幻铠时，幻兽则是运用结晶，加注能量于拟化成的武器之中，增加其坚硬度及威力。”

“而我们拥有气之人，将气运用于魔导装甲时，则能增加魔法的威力及减少施展魔法的预备时间；运用于兽幻铠时，则可以透过幻兽的结晶，将气增幅外发，造成类似魔法的效果及增加本身防御或攻击力，全看个人如何运用。”

经过亚旭的解说，亚芠总算了解气的运用了，也才知道“气旋之盾”是二哥气的运用。

这时，亚华及亚若已将手中的爆炎弹及雷芒球发出去。

一红一紫两颗能量球化成两道红紫光芒，在两人中央互击，红紫光芒相互推挤半数秒后，突同时一爆，即使在“气旋之盾”中的亚芠未能亲身感受到其威力，但光看这一爆产生的气流已把整个练武厅中所有的东西全吹的东倒西歪，亚芠就不难想像其威力如何。

幻想如果两个哥哥其中之一把这招打在他身上时，亚芠不由吐了吐舌头，恐怕他会非常难看。

把亚芠的动作看在眼里的亚旭微微一笑道：“还早呢，大哥跟三弟现在只事先打个招呼，探探对方的功力而已，现在好戏才正要上场。”

果不其然，一下子，亚华及亚若不再发出能量，两个人全凑在一块，进行肉搏战了。

亚华他的动作很简单，或握拳直击，或并掌横斩，或挥臂斜撞，动作虽简单，但配上他那劲力十足，说不出的赫赫威势，真有如一只威猛雄狮一般，看来是如此优雅而充满力感。

亚若就不一样了，双手五指合并成鹰爪状，以变化无端的动作，或击，或扫，或抓，或敲，围着亚华周身，以稍沾即走的姿态，轻灵无比的攻击着亚华，真的有如一只苍鹰般，不中即远飙。

看了一会，亚芠发现了一见怪事，亚华的动作虽少，也较少击中亚若，但若一但打中，不管是打中亚若哪里，全都痛的亚若嗤牙裂嘴，好像很痛。

而亚若繁复多变的招式动作，灵活无比的动作，虽常常击中亚华的身体，但好似效果不很好，只能使亚华稍稍顿了顿外，便无碍亚华的招式施展。

亚芠感觉很奇怪，为何同样是打中对方，却有如此的差异？

一旁亚旭传来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解释给他听的声音：“大哥以拙破巧，每一招一式虽少但却劲力十足，三弟的动作虽快而灵活，但因劲力分散，虽击中十下，也比不过大哥结结实实打中他一下的效果。”

亚若似也开始察觉自己的错误，开始加快动作，把目标集中于亚华的半身，果然如此一来，亚华无法再像刚才那般轻松，不得不也跟着加快自己的动作，以应付亚若如苍鹰搏兔般的犀利攻击。

二人这一加快动作，可苦了亚芠，他眼中只见一团红蓝纠缠的人影，根本无法看轻他们的动作，而且看久了不由的头昏眼花，身体为之一晃。

一只手由旁伸来扶住了他，亚芠一看，是二哥。

亚旭淡淡一笑，身手指着他的下腹丹田处：“想像你操控一道真气由丹田处，沿着经脉运行集结在你的双眼处，试试看这样能不能看的更清楚些。”

亚芠试了一下，只觉丹田处，生出一股冰冷的真气，随着他的意志，由丹田顺延而上，来到他的双眼处。

两眼一阵冰凉，令亚芠感到很舒服，眼前的世界似乎变的明亮了。

他朝亚旭点点头，再度往亚华及亚若望去，这下可不得了了。

他只觉得亚华及亚若的动作虽仍一样的快，但他却可以将他们的动作看的非常清楚，完全不像刚才般有雾里看花的感觉。

而且，亚芠还察觉到一件奇怪的事，他看到大哥亚华及三哥亚若身上好像附着一层淡淡的白光，转头把这件事告诉二哥亚旭时，发现二哥身上竟也有？

亚旭听了亚芠的问题，轻笑道：“亚芠你知道你现在双眼也和我们一样发出光芒，只是你的事浅金色的，我们是白色的，这是真气作用的具体表现，但也显示我们都修练的未到火侯，像爷爷及父亲，修练到他们那种程度的话，除非他们想让你知道，不然你根本察觉不出来，到那种程度才叫练气有成，收放自如。”

“快看，别错过了，观看别人练武对自己有一定的益处，错过了可惜，你看，他们已经开始使用幻兽幻化出武器决斗了。”

亚芠忙再认真观看，果然，大哥亚华手上不知时出现一支冒着红色火焰的五尺长枪，三哥手上则有一枝约一公尺半，碧蓝剑身正不断激发出电芒的长剑。

枪剑交击，并发出无数的红色火焰及紫色电流，看来既炫目又危险。

亚芠看的眼花撩乱，亚华及亚若动作越快，亚芠看的越是头昏眼花，但想起二哥说过，看别人练武对他有莫大的益处，亚芠益发舍不得放弃，更专心注意，全副精神的注意亚华两人的动作。

奇妙的事发生了，亚芠突然觉得世界全都消失了，好像只剩下正在比斗中的亚华及亚若和他而已，额心中央一阵的震动，一道远比真气要寒冷上十倍以上的能量由额心处传到他的双眼。

这时在亚芠的眼中，亚华及亚若的动作给他一种奇异的感觉，有别刚刚哪种动作虽快但仍看清的感觉。

这时亚华及亚若的动作虽快到一般人只见光不见影的地步，但在亚芠的眼中，他们的动作反而“慢了”，慢到亚芠能清楚地看清他们每一举手一投足，全身上下匪一处细微的地方，甚至连亚华长枪火焰的燃烧形状，亚若长剑电流的流动方向，枪刀交击时枪刀接触地方的变形，亚芠全都无一遗漏。

这并不是表示亚芠觉得他们的动作变慢，相反的，亚芠清楚的感受亚华两人动作之速，是他骑十匹马也跟不上的，但他就是无法理解的清楚他们每一个动作细微处，就好像他们在他眼前演出一个超快速度的慢动作兼放大图。

亚芠因此不由深深的感谢二哥，若不是他的提点，他根本不知原来看人练武是“要”这样看的，也因此才知道“武”是这样子的，从前学校教的真的是…。。

可是亚芠却不知，证专注于观战的亚旭根本无暇顾及到他，当然也就没有察觉到，亚芠双目的浅金色光芒，在他额前跳动时，开始参入一种诡异的烂银色光芒，到最后，亚芠竟变成，右金左银的双色目光，一个名副其实的金银妖瞳。

这时亚华及亚若之间的对战已到尾声。

在亚芠眼中，亚华及亚若动作明显的逐渐慢了下来，但每一对击，其蕴含的“破魔真气”却越来越大。

每一次枪剑对打，接爆发出刺眼的光芒，亚旭已无法在正视他们两人的动作，不由喃喃道：“这两个家伙玩真的，这下练武厅可不保了。”

轻哼一声，双手连结数道手印，一股强大的能量由身上透出，瞬间增加气旋之盾的防护力，原本透明的气旋之盾马上变的带有点青色。

正顾及加强气旋之盾的亚旭根本没注意亚芠双目泛出的金银目光，更别说注意到亚芠完全不受强光的影响，依旧双目如神的看着打斗中的两人。

就再亚旭加强气旋之盾的同时，亚华及亚若已分开来，彼此相距三公尺。

亚若大喝一声：“大哥接我一招十成功力的雷鹰之爪。”

一个用力飞跃，亚若跳的老高，背部几乎触碰到练武厅高有五公尺的屋顶。

由亚华正上方，手中长剑化成数以百计的剑影，夹带声势惊人的千道电流由上而下，已雷霆万钧的姿态往亚华头顶袭去。

亚华大笑：“来的好，看我的狂狮噬天。”

双臂于胸前一合，手呈爪状，慢慢的已肩为轴心张开，一个白色，张大嘴的狮头状气劲，在亚华双臂处成形。

好似一只饥饿的狮子正张大嘴，以劳代逸的等着亚若这只不知死活的笨鹰飞进它的嘴中。

亚若一看亚华的态势，马上了解到他犯了一个大错，不该施展这一招示的，如果是用在别人身上也许很有用，但碰上功力高他一筹大哥身上，等于是自寻死路。

但是到如今也不容得亚若后悔，只得再催一成功力，希望藉由由上到下的优势，弥平和大哥之间功力的差距。

但亚若失望了，当他的雷鹰之爪碰上大哥的狂狮之噬时，几乎所有的劲力全都被大哥的气劲冲销，虽少数透过亚华的气劲击中他的身上，但已被削弱的力量怎能对他起作用呢？

话虽如此，但亚若这一招一样不可小看，在硬拼之下，亚华蹬蹬蹬的连退三步，大吼一声，亚华双臂一合一张，轰！的一声，剧烈的劲力往四面八方散去。

首当其冲的就是亚旭及亚芠，即使身在气旋只盾中的亚文能感觉到那股激烈的震动，更别说苦苦支撑气旋之盾的亚旭了。

再来就是整间练武厅了，亚芠几无法置信，横宽十公尺，以最坚硬的玄武岩搭建的练武厅竟无法忍受大哥及三哥发出的力道而发出喀喀的哀鸣声。

亚华及亚若同时收招，亚华大喊：“快走。”

亚旭也叫声：“不好！”

不由分说拉着搞不清状况的亚芠，随着亚华及亚若两人身后，店也四的飞奔出练武厅。

就在亚旭及亚芠踏出大门的同时，若大的练武厅在也支撑不住，整个倒塌了。

飞扬的灰尘弄得四人浑身狼狈，亚芠兄弟四人看看彼此的狼狈像，忍不住指着彼此，哈哈大笑。

这时闻声而来的管家，布蓝也闻声而来。

一看到现场，他不由大大的愣了一下，怎么练武厅无缘无故整个倒塌了，四个小少爷却灰头土脸的站再练五厅倒塌处哈哈大笑。

及问道：“少爷，这是怎么回事？”

亚华及亚若一听急忙赶来的管家追问，大笑的声音不由一滞，不知该如何回答，总不能说因为兄弟切磋，一不小心把练武听拆了吧！那未免太惊世骇俗了！

亚芠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亚旭道：“我们本来在里面练武，但刚刚发生大地震，把练武厅震垮了，所以我们逃出来后才变成这样。”

布蓝一愣：“刚刚真有地震？”

亚华、亚旭、亚若、亚芠四兄弟整齐的点点头。

布兰喃喃道：“看来我不服老都不行了？刚刚发生地震我竟然都不知道。”

叹口气，耳中听到二少爷亚旭吩咐道：“布蓝先生，待回请你派人把这收拾整齐。”

布蓝点点头：“知道了！”

布蓝他突然叫住亚芠四人，道：“对了少爷，老爷刚刚在找你们，请快到他的书房。”

四人一愣，父亲有事找他们？

匆匆梳洗后，四兄弟马上到御莱的书房，进门一看，爷爷和父亲正高坐堂上，好像在研究什么？

四人见过礼后，分别落座。

御莱一扬手中的东西，递给亚华道：“你们看看这东西。”

亚旭、亚若、亚芠好奇的伸头看一下亚华手中的东西。

一看之下，四人皆不由一愣，这是一封请帖。

一封由公国右相－扈伊。碧。达捷－所属名的请帖。

亚华楞道：“爸！这是？”

御莱点点头道：“如你们所见的，是扈伊那老家伙发给我们的宴帖，邀我们三天后到右相府去参加晚宴。”

亚若冲动的道：“不可能，他一定不含好心眼，不然哪会邀我们去他家？”

翰罗一挑眉问道：“亚旭，对这请帖你有什么看法？”

一听爷爷讲话，众人全都静了下来，眼光全注视亚旭，看他怎么说。

亚旭一皱眉：“爷爷，正如亚若所说，众所皆知我们斯达克家和右相一派是水火不容，所以孙儿认为其中必有缘故。”

亚若不悦道：“二哥你这不是在说废话吗？我们跟他不合适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讲这有什么用？”

亚旭又皱眉道：“亚若别急，我还没说完，就因为如此，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再参加他的宴回时出事，如果你是别人，第一个怀疑的是谁？”

“当然是右相了。”亚若当然如是道。

亚旭凝重道：“如果依常理判断当然是这样没错，但如果依另一种方向来思考，他却是最没嫌疑的。”

亚若张大嘴问出在场所有人最想问的一句话：“为什么？明明他与我们不对头，又是在参加他的宴会时出事，为什么反而他的嫌疑最小？”

亚旭道：“就因为扈伊和我们的过节全国皆知。”

亚芠一拍掌叹道：“原来如此。”

亚旭惊奇的看着亚芠：“亚芠，你明白我的意思？”

亚芠点点头，解释道：“二哥的意思是，就因为我们和他有过节，加上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宴会，所以只要是稍有点脑筋的人，就能判断出，他根本不可能在宴会时下手对付我们，因为如此一来，不就等于宣告全国他是元凶，就算我们真的再那时出事，别人也会以为是嫁祸之举，他反而会成为令人同情的受害者，更可藉此举拔除敌对势力，可说是一举数得。”

亚旭微笑道：“真想不到亚芠你的才智竟不在我之下，有朝一日，二哥可能甘拜下风。”

亚芠腼腆道：“我也是一时误打误撞猜着的，二哥你别这样说。”

亚旭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

于是，所有人开始为三天后的宴会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而绞尽脑汁。

一直注意着亚芠的御莱突看到他皱眉，似乎有什么难解问题，不禁问道：“亚芠有什么问题吗？”

亚芠摇摇头道：“我只是一直想不通为何扈伊伊直要置我们于死地？我只知道我们家和他有仇，可是到底是什么仇，竟让他数度公开要置我们于死地，德野王对这情形也不管？我真的不了解。”

御莱一叹，眼光飘向正不知神志飘到哪的翰罗。

良久，翰罗终于回过神来，轻叹一声道：“御莱，你就跟孩子们说吧！也该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我有点累了，先去休息了。”

说完翰罗就先离开书房，看着父亲的背影，御莱轻轻叹气，开始说出一件五十年前的事。

原来，再五十年前，翰罗、扈伊，还有他们的奶奶本事自小一起长大，感情非比寻常。

三人本是比邻而居的好友，更是相互结拜为兄妹，但随着年岁渐增，逐渐的，他们的奶奶－瑛慧。碧－已是一个出落的十分美丽的十六岁少女，也逐渐的引起扈伊的爱意，两个人很快的墜入爱河，当时翰罗因不及扈伊温柔体贴，虽也有爱意但因身为两人大哥的身分，一直不敢对叫他大哥的瑛慧开口示爱，等到扈伊及瑛慧成为情侣时，他更开不了口，伤心的翰罗决定毅然而

然的去投军，远离沐浴爱河的两人，来个眼不见为净，避免伤心。

三年后，翰罗因陕西关之役，被公国封为男爵，受封男爵，又是公国英雄，翰罗可谓名利双收，回到家乡时，可谓衣锦还乡。

受到乡亲的盛大欢迎，这其中当然还包含着扈伊及瑛慧。

看到翰罗如此盛况，扈伊不知不觉羡慕起来，就在五天之后，扈伊突留书出走，说要闯一番事业，要瑛慧等他一年。

看到此信时，瑛慧伤心欲绝，当时的他们已是订婚，再三个月就要结婚了，但扈伊竟说走就走，完全没考虑她的感受。

听到此事后的翰罗，虽因扈伊的关系，而把爱意深藏在心，但也不忍见瑛慧如此伤心，于是他便利用手下势力，找寻着扈伊。但经过一年，不但没找到扈伊的踪迹，扈伊也没照约定回来。

众人皆以为扈伊已经遭到不幸了。

终于，在一年半之后，翰罗提起勇气，向瑛慧求婚。

在这一年半之中，翰罗每日安慰瑛慧，寻找扈伊更是不余遗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瑛慧逐渐淡忘扈伊而爱上翰罗。

因此，当翰罗一求婚，瑛慧考虑三天之后终于答应，二人再四月十八日当日结婚。

原以为就此过着幸福的日子，可惜苍天弄人。

就在翰罗及瑛慧结婚的四个月后，扈伊回来了，夹带着当世十大高手之水妖王关门弟子的光环，回到村子。

经由村人的说明，他才知道，他已晚了四个月回来，瑛慧已嫁人了。

嫁给他的结拜大哥翰罗。

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扈伊先是惊讶、懊恼，后悔，然后，依股无法自治的愤怒由心中升起。

他不相信，他最爱的女人竟然背叛他嫁给他最信赖的人。

不！不！瑛慧嫁给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嫁给翰罗。

一时之间，深觉被自己最深爱的两个人背叛的扈伊再也无法忍受，发疯是的奔出村子。

风尘仆仆的扈伊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来到原曙城斯达克男爵府。

他所看到的是翰罗及瑛慧幸福的生活，深觉被背叛的伤害立即转成滔天的怒火。

不加思索，扈伊立即奔到正要出游的翰罗夫妇面前。

看到扈伊突然的出现，翰罗及瑛慧的惊讶可知有多大了。

不加思索的，瑛慧奔上前道：“扈伊，你终于回来了，这些日子以来你到底到哪去了，我们很担心你你知道吗？”

扈伊面色一寒，身手往瑛慧大力推开：“你这贱人，不用你假好心，我好的很。”

被扈伊出奇不意的一推，瑛慧惊叫一声，往后跌倒，撞在门前石阶上昏倒了。

看到瑛慧这样子，扈伊不由深感后悔，正想要上前察看时，一阵犀利的劲风已向他的门面袭来，正是翰罗。

翰罗毕竟是军人，虽因见到许久未见的义弟而十分高兴，但他随即想到现实的状况，瑛慧已成为他的妻子，加上扈伊一脸暴厉之色，翰罗不认为他是来恭喜他们的。

因此他深深戒备着，但他也没想到扈一一见面就连话也不说的出手伤了瑛慧。

看到爱妻被扈伊打晕，怒极的翰罗不由暴怒的一上场就是一拳。

扈伊虽闪过了，但一丝因瑛慧而起的愧疚也被翰罗的一拳勾消，更挑起了他怒涛般的夺妻之恨。

不甘示弱的反击起来，霎时，只见原本是结拜兄弟的翰罗和扈伊像对有深仇大恨的仇人，出尽全力的打斗着。

当时的扈伊虽是水妖王的的弟子，但因修为年浅，哪是在经历战场锻炼出来的翰罗的对手。

因此，不到三百招，扈伊就被翰罗完全的打垮了。

总算翰罗顾及兄弟之情，及毕竟算是他两人先对不起扈伊，所以未为下杀手，保存了扈伊一条命。

说到这，御莱不由叹口气道：“但这是悲剧的开始，父亲请医生来为母亲检查后才知，母亲已有两个月的身孕了，但这一撞，我大哥，你们的大伯未及降生就这么又回到神的身边了。”

接着，御莱悲哀道：“两年后，扈伊再度出现在父亲及母亲的面前，再度挑战父亲，约战于三个月后原曙城外迷途森林。”

“当时你们奶奶已怀有为父七个月了。”

“获知你们爷爷要和扈伊决战，夹在两个她皆深爱的男人之间，奶奶在野经不起折磨了，精神及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终于，奶奶在生下为父后三天，过世了。”

御莱脸现古怪的表情：“那一天正是父亲与扈伊约定决战的当天。”

又听御莱恍若梦呓般道：“在我稍长人事之后，管家才告诉我，那一次是唯一的一次，武勇过人的父亲没去赴决斗之约，连续三天三夜陪在母亲遗体身边，不断的说着旁人听不懂的话，直到管家硬把虚弱不堪的父亲硬拉去离去为止。”

“而那一次，根据在旁等待观战的人说，决战那天，扈伊等两天之后，就再观展的最后一人也走时，突听一阵巨大的雷声，及一阵强烈的白光传出，等到有人去看时，才发觉，原先扈伊站立处已变成一个足有二十公尺大小，三公尺深的大坑，坑沿还留有“废物”两个字，而扈伊已不见人影。”

亚芠四兄弟听的不由一阵怪异的感觉涌上心头。

御莱续道：“也许是母亲为两个她最深爱的男人做最后一次的排解吧！”

“只可惜，十年后，扈伊又再度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以公国德也王救命恩人的身分，就任公国宰甫（相当于宰相副官）的样子站在父亲面前。”

“当时的父亲立即对扈伊提出决斗要求，而被他以同朝为臣，及不与有脱逃纪录的懦夫决斗为由而拒绝，恨的父亲当时几乎辞官以求一决胜负，只是为德野王所劝阻。”

“自此以后，因政治理念的不同，我们家和扈伊的仇算是越结越大了，而德野王也乐的利用此形势，让我们两家彼此相节制，避免有任何一家独大。”

亚华、亚旭、亚若、亚芠四兄弟听完后实在是不知该说什么，老一辈的恩怨竟是如此的复杂！

御莱叮咛道：“这些是听完放在心里就好，不要随便乱说，以免爷爷听了又勾起他不愉快的回忆。”

四人一致点点头。

亚若喃喃道：“夺妻之恨，杀子之仇、害妻之恨，每一样都足叫人把命拿命来搏。”

亚芠听三哥这样一讲，心中一震，他想到一个足以把我们完全变死尸的大漏洞。

转头一看亚旭也是脸色苍白的瞪着他。亚芠知道两人也了解对方已想到同样的东西。

亚旭苦涩道：“爸，你说那扈伊在五十年前就拥有如此威力的“武器”？”

“德野王要致我们于死地的传闻看来是不假了，从我们军中的势力分配上，我们以二个月未曾踏足我的部队了，前些日子，启琮（御莱副将）偷偷跟我说，德野王在一个月前已发布一连串的人事命令，大量安插他的亲信到我们的部队中的重要位置，而身为主官的我竟不知道，看来他已利用战败的机会，借侦讯之名，将我们行隔离软禁之实了。”

“现在他大概已完全掌握我们的部队，所以才有所行动，看来这次宴会是宴无好会了。”御莱目光扫过四兄弟后道。

亚旭脸色十分难看：“德野王如果真的敢藉由扈伊之力，将我们一网打尽，那他如何对广大的民众及议会交代？”

亚芠接口道：“如果他握有相当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呢？如前些日子不是查不出通敌间谍吗？如果这是德野王的阴谋，那他大可假造一些通敌书信，说我们是间谍，到时我们可就百口莫辩了。”

御莱脸色大变，二话不说，飞快的起身奔离，亚旭及亚芠互看一眼，马上也跟在父亲背后离去，身后亚华及亚若虽不知情况，但也跟了上来。

来到御莱房间的亚芠等人看到御莱正一脸无法置信的坐在椅子上，他的手上捧着一个五十公分大小的黑色木盒子。

亚华问：“爸，你是怎么回事？”

御莱打开盒子，众人看看空空如也的盒子，不知御莱是怎么回事？

御莱轻声道：“这盒子是我用来装和岳父通信的信件。”

亚旭及亚芠同时惊呼道：“什么？”

亚若奇道：“用来装信的盒子又如何？有何奇怪的，我也有一个呀！干嘛要大呼小叫的。”

亚旭苦笑道：“盒子本身没什么，重要的是里面的信件，本来就怕德野王会假造我们通敌的证据，现在这些信如果落在他手中，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看到亚若一脸莫名其妙，亚旭再解释道：“在我们心中，这些书信只是联络感情的普通书信，但在国人眼中，这却是我们斯达克家和敌国泰龙帝国第一大世家－隆家通敌叛国的书信呀！毕竟除了少数人外，别人可不知道斯达克家第二个女主人是隆家的女儿。”

这下亚若才知道严重性，讷讷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亚旭正要开口，亚芠已抢先道：“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出这偷信的内贼，然后再想如何度过三天后的宴会困难。”

亚旭点头道：“亚芠说的没错，正该如此，爸，你的意思如何？”

御莱心灰意冷道：“就照你们说的去做吧！”

亚旭点点头，正要叫其他人出去，御莱突迟疑道：“如果我说要离开公国，你们觉得如何？”

四兄弟一阵吃惊，“离开公国？”，这可想都没想过，但深思之后，却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于是四人分别点点头。

御来看他们皆同意，叹口气道：“如果能安然度过此次危机，我们就找个没人的地方隐居吧！”

说完，他挥挥手，亚华四人便离开房间。

四人一番商议，既然要离开公国，那一切就以这为目的，一切保持正常，连内奸也不找了，只是设想如何度过三天后的危机，甚至作最坏打算，万一要以武力逃离公国，该如何做？

一切计划好之后，剩下的就是等待！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第一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作者：手枪

依旧是那间书房，德野王高坐在椅子上，在他的面前，站着两个人，右边世一个看来约四十上下，一脸阴森的男子，左侧则是一个看来约七十左右，满脸红光的老者，看他那清奇的外表，可以想见他年轻时一定是一个英俊之人。

德野王闭上的双眼打开，沉声道：“扈伊，今晚的宴会你准备好了吗？”

左侧的扈伊一躬身道：“禀告陛下，下臣已布置好场地，同时已将物证准备好，随时可进行。”

德野王又沉声道：“苇诺，人员挑选方面如何？”

右侧那面目阴沉的中年人一点头道：“禀告陛下，下臣已由黑卫队中挑出三十员，每一个皆是以一挡百的好手，同时对于十灭阵已锻炼纯熟。”

德野王满意的点点头道：“你们记着，今晚之事，我不容许有任何人出错，也绝不许老虎一家有谁逃脱，如有差错，提头来见。”

扈伊及苇诺凛然一栗，同声说：“是。”

德野王挥挥手道：“下去吧！今晚依计行事。”

两人一躬身，同时退下。

扈伊及韦诺退下后，德野王又唤道：“虚何在？”

一道幽黑的人影又出现在德野王面前，躬身道：“陛下，有何吩咐？”

德野王道：“今晚带十个暗魔跟我去参加宴会吧！”

黑影点点头，身影又消失在黑暗中。

德野王得意大笑道：“天罗地网已布下，翰罗，希望今晚你不会令我失望。”

黑夜很快就来临，盈亮的灯光把整个右相府照的金碧辉煌，来来往往的贵族名流显示右相今晚宴会的盛大。

以翰罗为首的斯达克一家人，来到右相府前，翰罗抬头看一下高高的右相匾额，轻哼一声，大步走向前。

门前迎宾的门防一看到翰罗，不待他走到他面前，立即大声呼道：“翰罗。斯达克公爵到场。”

霎时，原本吵杂的宴会场地立即寂然无声，所有人的眼光立即集中在斯达克家一行六人身上。

众所皆知的，右相与斯达克家不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边是倾向和斯达帝国建交，联合围剿泰龙帝国的右相；一边是倾向以自己的武力，维持国家安全而不借助外力的斯达克家，这两边今天怎么会凑在一起？

其中因果令人玩味。

翰罗一马当先，走进了极尽奢侈豪华的宴会场地，运用金、银、艺术品，架构的宴会，杯光酬影，令人艳羡。

主人扈伊正在会场中，和三两老友亲密交谈，不知说到什么，哈哈大笑起来，见到斯达克一家走进来，脸上浮出奇妙的笑容，迎了上去。

霎时之间，整座大厅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的看着他们，看看这足以被列为公国第一奇景的景色。

扈伊走到翰罗面前三步处，脸上图浮现一个大大的笑容，笑道：“大哥，这大概是我们兄弟四十年来第一次在私下会面吧！近来可好？”

话一出口，令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大哥？”什么时候斯达克公爵跟右相扈伊是兄弟？

惊人的事实令人不敢相信，但接下来的事才真叫人讶异！

只见翰罗感叹一声：“这句大哥我已有四十几年不曾由你口中听过。”

“想想真是造化弄人，大概你今天很有把握吧！我可能是在劫难逃了，在那之前，能听你叫我一声大哥，总算是不虚此行。”

扈伊目光一闪，心中暗暗警惕，翰罗果然是不可小觑，口中却大笑数声，身手一搭翰罗的肩膀，笑道：“大哥你在说什么？走！走！我们兄弟好久没痛饮一番，今天一定要喝个够。”

说着就拉着翰罗来到主位旁，喝起酒来。

看到他们相谈甚欢的样子，其他宾客几乎以为自己眼花，什么时候两个生死仇人感情这么好？

另一边，御莱、亚华、亚旭、亚若等人也有各自的好友来打招呼，相约在一边聊起天来，宴会的气氛是越来越融洽，至少到目前为止！

一边的亚芠见父兄在不知不觉中被人越拉越开，心中暗自着急，但他的任务是利用上流社会中认识他的人较少，利用这一优势，找出脱离的路线。

可是他却不知，他的行动已落在有心人眼中。

亚芠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摸透右相府的房舍位置，终于找到一条紧急时可供逃生之用的路线。

回到宴会大厅时，看到父兄已不知不觉得分开好远，正各自高谈论阔。

亚芠来到二哥亚旭身边，跟他交个会心的眼神，亚旭手似无意识地摆了个动作，亚芠了然在心，二哥要他去通知其他哥哥及父亲。

这时，原本跟翰罗相谈甚欢的扈伊突向翰罗告声罪，站了起来，走到会场中央，高声道：“各位贵客请注意一下！”

众人皆知今天的宴会重头戏来了，扈伊要宣布今天宴会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是知道扈伊举办宴会的目的何在？

扈伊高声道：“碧华，贤侄请过来一下。”

两个身影来到扈伊的身边，一位是一个看来约二十上下，身着浅蓝晚礼服，长的千娇百媚的金发少女，所有人立刻认出是扈伊的大孙女－碧华。碧。达捷，今年二十一岁，是首都出名的美女；另一位是一个约二十六七岁，身材休长的英俊黑发碧眼青年，淡在场竟没有一人认识他是谁？

扈伊得意一笑道：“今天邀请各位来是参加宴会主要是要介绍这位青年才俊给各位认识。”

“这位是斯达帝国第一世家－贝仑迪卡家第一世子舔蔚。贝仑迪卡。”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斯达帝国第一世家？

那不是传言中，权力几比斯达帝国皇帝还大的世家，为何这世家的第一继承人会出现在公国之中，还由右相介绍进入公国贵族社交界之中？

答案很快就揭晓，扈伊大声压下众人议论的声音：“今天不但是硕蔚世子进入我国社交界的日子，也是小孙女和硕蔚世子订婚的日子。”

听到这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场所有人不由倒吸一口气，太。。太令人意想不到了。

扈伊这一消息，当场令多数人想到一个问题，身为德野王最得宠臣子，扈伊这一动作是不是表示德野王有意和斯达帝国定交？

不少人不由转头看向翰罗，身为反对派之大佬，翰罗反应如何？

结果是令人失望了，翰罗先是面无表情，接着，不少人看他面露笑容，走到扈伊身边，笑着恭喜道：“二弟，恭喜你了，有个好亲家。”

扈伊似乎也十分高兴，笑着接受翰罗的恭喜，轻声道：“大哥，你不会怪我吧！和贝仑迪卡家结亲对大哥的立场似乎有点对不起。”

翰罗笑道：“怎么会呢？你别想太多了。”

扈伊也是笑道：“大哥这样想，小弟就安心多了，不过待会有鉴是可能需要大哥澄清一下，小弟先在这说声对不起了。”

翰罗暗道：“终于来了。”

口中却道：“是什么事，有问题你尽管问，大哥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扈伊笑着道：“那小弟就得罪了。”

底下的亚芠不管爷爷和扈伊这老狐狸在上演什么兄友弟恭的戏码，只管藉这机会通知到父兄逃脱路线。

在众人议论纷纷时，亚芠等人已御莱为首，汇集于宴会场地右后侧靠窗处，如有事发生，只要从窗户跳出，很快就能循着亚芠发现的逃生道路离去。

突然，御莱发现宴会所有人全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不知发生什么事？”御莱心中暗暗疑道。

但他很快的发现原因是扈伊手中的一叠信件。

原来扈伊对翰罗说完后，就从怀中拿出一叠信件，道：“大哥，请你解释一下，为何我手下呈了一叠信件给我，收信人是陆军总指挥官御莱。斯达克上将，而署名是泰龙帝国隆家家主－塔伦彦。隆？”

声音虽不高，但也足以让会场所有人静下来，毕竟前些日子里，间谍风波令很多人饱受调查之苦，尤其是与军务有关的人。

翰罗大吃一惊，最遭的情况发生了，信件果然流出，而且还是落在死敌扈伊的手中。

身经百战的他却一时慌了手脚，一时之间，翰罗不知如何是好。

看到这一情形，御莱不由地走到翰罗身前。

亚旭道声：“糟！”，原本计划是在宴会上露个脸，等到没人注意时，所有人再脱离宴会，如此一来，就算半路会被截击，也能最少争取到一个晚上的时间。

没想到，原本判断为最后王牌的信件，扈伊竟会在宴会上就光明正大的提出来，这下成了注目焦点，想走都走不成了。

亚旭匆匆抛下一句话：“计划有变，以个人逃离为最优先，逃离后再第二会合点会合。”

说完他就也跟在御莱身后来到翰罗身边。

亚华、亚若、亚芰也跟在他身后，来到祖、父身边。

御莱看着扈伊手中的信件，问道：“请问右相，你手中的信件是哪来的？”

扈伊狡猾一笑道：“怎么来得上将就别管那么多了，你只需知道这信件落在我手中就好了。”

“御莱上将，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何有这些信件？如果没有好理由的话，休怪我不顾交情，以公国最高军务首长的身分缉捕你。”

随着扈伊的话声一落，会场是洲立即出现一大群全身着铠或装甲，全副武装的士兵。

扈伊手一挥就要动手，翰罗却大暍一声：“慢着！”

受摄于翰罗的威势，所有人的动作为之一顿。

翰罗转身汀这扈伊一眼，沉声道：“扈伊，看来你是早有准备了。”

“不过你忘了我是谁！”

说着，翰罗转身暍道：“我以公国三军总指挥翰罗。斯达克之名命令你们，所有的士兵退下。”

霎时，包围大厅的士兵一阵慌乱，他们只知右相要他们今天来这捉拿背叛公国的奸细，但当他们看到要捉之人是御莱时，心中就已十分惊讶。

如今，听到翰罗的命令，一阵惊慌无所适从后，有人开始撤离包围了，说穿了，其实只是因为，右相虽说是公国最高军务首长，但真正带领他们出生入死的却是翰罗这三军总指挥，所以士兵们才会习惯的听从翰罗的命令。

见到士兵的反应，扈伊不由脸色微微一变，叹道：“翰罗，想不到士兵如此听你的话，不过反正我本来就没寄望他们了，退下别碍手碍脚也好。”

翰罗沉声道：“扈伊，你到底想做什么？有什么目的？”

扈伊摇摇头道：“大哥你此言差矣，我止步过世秉公行事吧了，怎么说我有什么目的呢？”

翰罗皱眉道：“你一直想把我一家送入地狱是全民皆知的事，别再演戏了。”

扈伊一听翰罗这样说，也冷下脸道：“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也不否认，翰罗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天实在是等的太久了，当我拿到你儿子的通敌信件时，你可知道我有多高兴吗？今天不管如何，御莱我是抓定了，你先想想如何自保吧！”

翰罗一气：“你……。”

耳边突传来门房呼声道：“德野王陛下驾到。”

翰罗暗道糟，千算万算就是没想到德野王竟会亲自来，这下原本已够险恶的情况又更险恶了。

只见扈伊脸上浮现得意的笑容，不理翰罗，迳自迎向大门。

所有的宾客跟在扈伊的身后，一起恭迎德野王。

不久，一身华服，一脸笑容的德野王来到宴会大厅，在以扈伊为首的众人恭迎下，坐上大厅得上座。

德野王环视众人一周，眼光看到以翰罗为首的斯达克一家时，目光闪烁一下，对扈伊道：“右相，我听说今天是你孙女定亲的日子，所以我特地来这看看，一边恭喜你，一边想看看到底是哪家的青年才俊有这福气，能娶到我公国出名的美女？”

扈伊恭敬道：“下臣多谢陛下好意，事斯达帝国第一世家－舔蔚。贝仑迪卡－世子。”

舔蔚立即上前，行个礼道：“舔蔚。贝仑迪卡见过陛下。”

德野王仔细看了他一下，哈哈大笑道：“好！好！果然英雄出少年，扈伊，你找到个好女婿呀！”

扈伊微笑道：“下臣多谢陛下美言。”

德野王一笑，目光一转，注视翰罗，微笑道：“翰罗你也来了？”

翰罗见德野王问他，只得也出列躬身道：“是！陛下。”

这时德野王露出衣服奇怪的表情道：“气氛好像很奇怪？刚刚我在门外听到你们好像在争论什么事？你们都是我的爱臣，有什么事说出来听听，也许我能蔚你们解决也不一定，说吧！”

扈伊趁机把手上的信件拿给德野王看，德野王越看，脸色越是肃穆，甚至生气。

底下的亚芠突感到手被人握住，手心传来“自、快、逃”两个字，是二哥亚旭在他手心中写道。

亚芠知道是二哥要他趁机快逃，摇摇头，他怎能不管家人独自逃生去！

亚旭惨然一笑，对亚芠点点头，又在亚芠手心写道“家、全、英、雄”。

亚芠点点头，二哥是说全家都是英雄人物，没有临阵逃生的。

事实上，当德野王踏进大厅时，就以注定斯达克家已注定无望了。

若逃走，则坐实畏罪潜逃的罪名，若不走，则德野王也能以叛国最处决一家人。

亚芠、亚旭这才知道扈伊设计的是天衣无缝，不管事先如何计较，他们一家都无后路了。

现在只能等着德野王如何演出这一场戏了。

“倾国夜宴”，一个令所有后世史学家伤透脑筋的历史谜题。

问题其一：当时在华那邦公国历史中，德野王及右相扈伊皆算是公国历史上有数的明主贤相，为何竟会联手陷害当时公国凭以威震诸国的斯达克名将一家？自毁屏障，因此自己敲响华那邦公国一千八百年历史的灭亡钟声，即使当中有人因而懊悔终生？

问题其二：在那一场宴会之中，明明是子虚乌有的事，为何三军总指挥翰罗竟会自行承认？而后陷一家人于流亡失所？

不管后世是如何评断“倾国夜宴”这一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在当时当事人心中自是各有一番想法。

当德野王看著书信时，亚旭已在翰罗手中写下“认、楞、逃”三个字，翰罗点点头，表示会意。

同时亚芠也依亚旭的指示，将这三个字传给父兄。

一家人用眼神互相交流，已在寻找时机要逃。

终于，德野王看完了这些信件脸色铁青，怒声道：“翰罗，你有什么要说的？”

翰罗突一跪，大声呼道：“下臣知罪，小儿是受下臣指使，将情报卖给泰龙帝国隆家，因为下臣欠隆家十元公国币。”

后世史学家将翰罗的话纪录下来后，史称“十元卖国事件”，让华那邦公国最后留下一个千古大笑话。

但在当时可一点都不好笑，尽管翰罗的话荒缪无比，但德野王及扈伊可笑不出来，他们作梦也没想到，翰罗竟如此轻易地就承认卖国罪行，不管理由如何荒唐，但她毕竟是承认了。

就在德野王及扈伊一楞时，也是斯达克家等待已久的机会，同时数声“铠化”的声音传出。

翰罗、御莱、亚华、亚旭、亚若五人，一瞬间，身上全都着上兽幻铠。

动作最快的亚若身手将亚芠夹在腋下，六个人，五道身影，在半秒之内，全都越过人群，冲破窗户，朝亚芠探出的路线逃生去。

德野王及扈伊一时失神，竟眼睁睁地看着翰罗等人破窗而逃。

数秒后，德野王怒喝：“虚，把他们给我拿下，生死不论。”

扈伊则是一个飞身，顺这翰罗等人的脱离路线追去。

好不容易，逃出了右相府，翰罗发觉一颗大如脸盆的血色光球迎面袭来，不加思索，他大喝一声：“光箭！”

一道五十公分长的白色光芒随着翰罗右手一挥，发了出去，跟那不知哪来的光球互击，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巨大的冲击力使的翰罗等人动作不由一顿，急奔的动作不由停了下来，这也才发觉不知何时，他们已陷入包围中。

翰罗大略数了一下，大概三十来个，扬声道：“你们是谁？我乃翰罗公爵，是谁叫你们阻挡我的去路的？”

正前方，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步出包围线，来到翰罗前方五步处。

发出一阵长笑：“翰罗公爵久违了，你可还记得故人？”

翰罗仔细一看，惊呼道：“血煞苇诺，你不是已经在十年前已经……。”

血煞苇诺，被喻为公国百年难得一见之练武天才，所有人都相信，终有一天，他一定能比得上大陆传闻中的十大高手，十年前，他参与宫廷之叛，被翰罗拿下，照说应已经被处决了，怎么会在这出现？

但不可否认，苇诺的出现令翰罗心中凉了一半。

苇诺面露狞笑：“十年前，我是宫廷罪犯，为你所擒，你可知这十年之中，我天天想找你，若不是陛下不准，翰罗，你早该在十年前就该死了。”

翰罗倒吸一口气，曾几何时，桀骜不逊的苇诺竟会听一个十年前，他恨不得碎尸万段的德野王的话？而且还给他一种忠诚的感觉？

接着又听苇诺道：“真高兴你也有这一天，刚刚陛下以下令擒住你们，死活不拘，不过你们也真是了得，竟然要陛下出动三十名黑卫队员，怕让你们逃了，你们可真了不起。”

翰罗一听，心中更是难受的要死，黑卫队，他曾听说过。

公国中有两支影子部队，直接受皇帝所指挥，“黑卫队”及“暗魔”。

这两支部队实际情形如何连他这三军总指挥也不清楚，只知，他们皆是自幼被挑选入宫廷中，宫廷长期以魔法、药物控制他们，把这些孩子变成一个只知练功、杀敌、及只服从于皇帝一人的杀人工具，而且其训练之严格据说每一百人中只有三人能成功，所以练出来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怪物一个。

如今这些人一次就有三十个包围他们，翰罗心中一动问道：“你也有服药？”

本是随口问问，不奢望苇诺会回答他，谁知苇诺竟答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不过那种要对我的幻兽没用，当然也对我没用，只是因为陛下能给我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服从他。”

翰罗摇摇头，所要的东西？非名则利，惟此而已，突然，翰罗大喝一声。

双手一展，两颗白光球立即出现在他的手中，双手一合，一把光芒毕现，恍若有形无质的一把五尺长光刀握在右手－光荣明刀。

长刀一挥，大喝：“天堕流星”。

晃如来自九天之外，无数闪耀流星如雨般，往四周包围他们的人头上落下。

苇诺摇摇头，惋惜道：“真冲动。”

只见他神态自若，向后退一步，完全无视那点点流星以化成一道道的刀光。

这时，原本不动的黑卫队动了起来。

当中的一人喊道：“十绝阵之护阵。”

霎时，三十人当中立即有十个人身上发出一道红光，一件件贝尔（熊）系列的兽幻铠出现在他们身上。

十人同时将身上的兽幻铠幻出一支两公尺半的长枪，更同时大喝一声：“千峰万林。”

双手将手中的长枪往上一举，循着诡异的轨迹，幻化出千万枪影，一瞬间，竟将翰罗所发出的一招天堕流星给化解了。

翰罗暗骇在心，虽说他并未出尽全力，但如此轻易就化解了他的天堕流星也是他所想像不到的。

半响，翰罗看着这十人所移动的位置，心中不由恍然大悟，冷笑道：“原来是利用十人的力量结合起来，破解我的一招。”

苇诺摇摇头笑道：“没错，不愧是三军总指挥，一下子就看出他们的虚实，他们每一个人虽都比不上你，但如果合起来的话，相信你想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

一旁的亚若早从刚刚时就憋了一肚子火了，现在看到苇诺得意的样子，不由火往上升，在也忍不住了，大喝一声：“我来会会你们。”

说着，亚入不顾亚旭的眼色，右手一伸，手臂上一块兽幻铠的部分往上往外延伸，脱离亚若的右手护甲，亚若伸手握住脱离的部分，前端部分立即伸长，幻化成亚若的惯用武器－鹰雷剑，同时往围住翰罗的十人冲去。

可是那十人不为动，反而是外围那二十人中又传来一声：“十绝阵之攻阵。”

又有十个人幻出蓝色雷普（豹）系列兽幻铠，同时手中清一色的出现一把一公尺长的蓝色大刀，不由分说的横一插截，拦住了亚若。

亚若大喝一声：“滚开！”

千万道紫色电流由他手中的鹰雷剑发出，没头没脑地往那拦截他的十个人打去。

没想到，那十人竟发出一声牛吼，同样的由长刀中射出雷电回敬亚若，措手不及的亚若被这一击打的后退几步。

愕然道：“水属性－雷豹？”

苇诺又摇头道：“真是的，没想到你们一家全都性子那么急，我话都没说完，你们就急着要打，你看！你看！又来了！”

一旁的亚华及亚旭打着同样速战速决的心意，同时往包围着翰罗及亚若的二十人分头攻去，企图里应外合，将翰罗及亚若救出包围。

苇诺叹道：“你们想的未免太天真了，别忘了我还有十个人呀！”

说时快，剩下的十人又叫出：“十绝阵之诡阵。”

十个人同时着上青色铓奇（猴）系列兽幻铠，手上同样一式的两公尺长长棍，以极快的速度包围住亚华及亚旭。

一边的御莱及亚芠异口同声，脱口道：“亚旭（二哥）右前方的目标（人）。”

亚旭一听立即快速的反应出来，手一杨，一道碧青的烈光由手被射向右前方的人，原来是他的武器－风狐狂刀。

经由亚旭的一阻挡，十人所组成的诡阵突一顿，立即给亚旭一个好机会，脱出包围圈中，回到御莱及亚芠的身边。

回来才看到亚华因不及脱离而又被包围在阵中，和翰罗及亚若一般，被阵中的杀气锁住不敢随意动弹。

这下一家子中有三人陷入重围，情势恶劣至极，加上因这一耽搁，御莱等人又听到一阵话声道：“真高兴我的贵客还在这，就让我这主人尽一番主人之责吧！”

转头一看，竟是扈伊追上来了。

一旁的苇诺根本不管扈伊的来到，只是惊疑的盯着亚芠看。

突问道：“小鬼，你是斯达克家最小的儿子，那个没出息的亚芠？”

亚芠狠狠的盯了苇诺一眼道：“正是你家少爷。你问这干嘛？”

苇诺若有所思的注视亚芠一眼，刚刚亚芠和御莱同时看出，这十绝阵虽说是以十人为一体，发挥统合的力量来攻击，但还是有一个主导人物，但是一般人是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是主导人，哪些又是被主导人。

御莱凭着其丰富的经验，高深的修为，加上旁观者清的因素，察觉出主导人并不稀奇，但以亚芠一个十六岁，甚至还称不上是大人的孩子，又是凭什么可以和御莱同时察出十绝阵的主导人来？

莫非，这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被耻笑的斯达克家最没出息的人，竟是是斯达克家隐藏的一件秘密王牌？

当下，苇诺不由对亚芠升起了强烈的杀机。

事实上，御莱也不知亚芠是如何跟他一起察觉出战阵领导者是谁？但他早已知道亚芠有着非比寻常的才智，因此显得不会那么惊讶，现在他全副心神都集中在实力莫测高深的扈伊身上。

而亚芠则是因为他从亚华及亚若对战之中，所领悟到，后来命名为“神魔眼”的特殊观察法，察觉出十人之中有一个人的动作总是快过其他九个人一丝丝，所以才能判断出那个人是战阵中的主导灵魂人物，因而才能提醒二哥亚旭。

不过他可没想到却因此而惹来苇诺的杀机。

扈伊并未把注意力停留在御莱身上，只见他目光盯着被围在十绝护阵中不得动弹的翰罗，对苇诺道：“苇诺，把翰罗让给我好吗？”

说出来的话好像是和苇诺商量，但语气却是强硬要求，容不得苇诺反对。

苇诺当然知道他和翰罗的过节，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手段没发挥出来，不怕翰罗逃了。

苇诺手一挥：“十绝合运。”

话声一落，只见原本静立不动的三十个黑卫队人，随着苇诺一声令下，开始发挥出十绝阵原本

的威力来。

只见原本分成三个集团的人不断地依循某种奇异而特殊的步伐，围绕着被包围的三人为中心点旋绕。

不知不觉之间，三个集团越来越靠近，其中甚至有些人开始有所交错。

亚旭及御莱灵光一闪，暗叫不妙，他们已看出，这些黑卫队意图要三阵合一，想必到时，这阵的威力会大增，担心阵中三人的安危，慌忙之下，两人不在考虑到那么多，同时大喝一声，一个跃身，御莱手上出现一把黄色长枪－力霸之枪，与亚旭的风狐狂刀泛出黄色与青色的光芒，往阵中袭去。

但一旁的苇诺大笑道：“太迟了！”

三阵三十个人在御莱及亚旭一扑之下，阵形突以飞快的速度向外一散，在阵中翰罗三人及御莱、亚旭还未反应过来时，护、攻、诡三阵已又再度混合，形成一个三十人大阵，真正的十绝大阵。

在那同时，翰罗也发觉他已在阵外，当然他可不会奢望他是靠一己之力逃出，凭这十绝大阵的威力，必是他们故意放过他的。

果然，一旁的扈伊一看翰罗出阵，大笑道：“多谢了苇诺，本相欠你一份情。”

说完扈伊大喊一声：“白水，着装。”

一道白色光芒立即覆盖扈伊全身。

亚芠双目泛出金银光芒，在他的神魔眼之下，他清楚的看到，扈伊一声令下，有别于父兄着铠时由全身同时变化。

扈伊先是由胸前出现一颗白色光珠，约有十公分大，再由胸前白光分出五颗略小的白光珠，分散至全身的头、手、脚各处，加上胸前的光珠共六颗，接着由衣服下同时钻出幻兽的各部分，结合白光，以白光为中心，串联起来，形成一套覆盖在全身各处要害，头，胸，手，脚的魔导装甲，有别于一般兽幻铠覆盖全身几达百分之百的比例，扈伊的魔导装甲只覆盖他身上的重要部分约百分之五十的面积。

着上魔导装甲白水后，扈伊右手往前一伸，手晚上那颗魔力晶发出一道闪光，一颗约三十公分的白色光球半浮在他的手掌上。

他对翰罗狂笑道：“翰罗，就让我试试你这光荣虎王到底有多厉害，跟五十年前比起来又如何？”

说着，手中的光球在扈伊的力量运使之下，化成一只足有五公尺长的白色小龙。

“深海之龙”，出手才五公尺的小龙，在横跃十公尺的空间，来到翰罗的身前时已涨大了一倍。

翰罗深知不能被扈伊这招深海之龙缠上。不然他只有任他鱼肉的份了。

于是翰罗挥动手中的光荣明刀，一招“星换斗移”，明刀散出无数的刀影，化成阵阵星斗般的光芒，四面八方地往扈伊发出的深海之龙袭去。

星换斗移硬撼深海之龙，劲力一击之下，两人各自退后五六步，再一次确认眼前这人是他一生

最大的劲敌。

在翰罗及扈伊互相对峙的同时，一边被困十绝阵中的御莱、亚华、亚旭、亚若却面对着极大的危机。

身处阵中，父子四人无不想尽办法，想要冲出这一个十绝阵，但每一次，当他们集中于阵中的一人发动攻势时，只见原本手持长枪的护阵人员，随便三五个人一挥手中长枪，一个奇光闪过，不要说触碰到那围阵之人了，连发出的劲力也如石沉大海般消失无踪，那种明明眼前有一道墙围住你，但当你用力一推时，却发现这墙是你的幻觉而白费劲时，令阵中的御莱等人十分难受。

而且当他们不攻时，阵中原本手持长刀，攻阵的人员却反而打上来，好不容易击退他们，却又要防范诡阵的长棍不知何时会从身后出现。

一连串的设计，使的御莱等人疲于奔命，不但无法联手破阵，甚至还有一种错觉，好似陷入阵中的只有他一人，是他一个人要面对三十个功力高绝的人物。

一时之间，阵中的四人皆陷入了极其危急的地步。

而阵外的亚芠此时也正面对着他的生死关卡，苇诺正狞笑着向他走来。

苇诺走到亚芠身前，一伸手，手晚上伸出三条尖针似的长须，不断的对着亚芠晃动，造成一种诡异的情景。

他狞笑道：“好一个斯达克家最没出息的么儿，我看你才是斯达克家最具威胁的人吧，不过今天碰到我算你不幸，还没闯下一番作为就要遭到不幸了，真可惜！”

亚芠戒备地看着苇诺，祖、父、兄皆陷入苦战之中，在场没有一个人能帮他，而他却要面对在场中显然是第二高手的苇诺，令亚芠不由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来面对他。

右手不动，手腕上的三条长须，有如长鞭般伸长，刹那间，卷住了来不及反应的亚芠的脖子及双手手腕处，一个使劲，亚芠整个人，被提往半空中。

脖子上的长须，一用力卷住，亚文满脸通红，呼吸不顺几乎窒息。

苇诺狞笑：“今天你的运气真不错，就让你试试我的噬血夺体大法，这可是我十年来研究出最痛苦的死法。”

话一说完，只见长须尖端，那呈现长针状的尖端，突浮现无数的小倒钩，往亚芠的双臂及颈侧刺入，三股有如喷泉般的血液冲出。

当尖刺刺入肉中时，亚芠只觉一股吸力传来，彷佛全身的血液全都集中在这三个伤口处，被这长须吸走一般，大量失血晕眩的情形，出现在亚芠身上。

同时，在全身的骨节处，一种难以言喻又酥、又酸、又痛、又痒，宛如千万只蚂蚁同时叮咬，浑身的肌肉，因为大量失血而发出抽慉、酸痛的警讯。

亚芠他就好像身处在集所有痛苦于一身的地狱中。

虽然身处这种情况之下，但亚芠的神智却异常的清醒，那种清醒的感觉，足够让他数清身上到底那边发出痛苦，但也因为身在这种情况之下，使得亚芠痛苦的感觉胜于旁人数十倍。

在大量失血及全身陷入地狱般的疼痛中，亚芠感觉到自己的血、力量正一点一滴的透过这三条

长须被吸走，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在他的心头。

“不！不！我绝对不可以死在现在，我绝对不能死。”

一股强烈的意志力、精神异力，在亚芠强大的求生意志之下，开始了第一次有意识的运作，额前中央处，慢慢的跳动着，由缓趋快，开始发出银色的光芒，由弱而强，彷佛回应般，原本依附在他右手臂上的贪狼星，也呼应的发出了淡淡的银色光芒。

慢慢的，右手臂上开始出现了一颗银色的狼头，苇诺那红色的长须，插入的地点，就正是贪狼星张大的口中，诡异的情况出现了。

贪狼星的嘴一合，看起来不像是长须插入亚芠的手臂中，反倒是贪狼星咬住了长须，一阵咀嚼的声音传出，贪狼星竟开始将长须咬碎、吞下。

等到贪狼星完全脱离亚芠的右手臂，恢复它的原始型态时，苇诺右手那条长须已经被它硬行扯断吃下去。

恢复原形的贪狼星在亚芠身上口脚并用，三两下，苇诺三条长须全被它弄断了，一脱离被擒的局势，亚芠不由跪立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贪狼星则站在亚芠前面，全身毛发竖立，张牙裂嘴，对苇诺发出愤怒的低啸声。

好不容易，亚芠终于喘过气来，又再度站了起来，这时，苇诺才看到亚芠的双目竟开始产生异变。

右金左银，异样的目光散发出来，越来越强烈，但渐渐地，右眼金色的光芒逐渐变淡，烂银色的光芒取代金光，片刻之后，一双银光闪闪，令苇诺无法直视的目光出现在亚芠脸上。

不知怎么搞的，苇诺突感到一阵惊慌，一种难以言语的异样垄罩他全身，使他感觉到他好像是一只被蛇盯住的青蛙，不敢有任何的动作，深怕一动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一摇头，苇诺藉着这动作彷佛把心中那股恐惧排出，提起精神道：“原来你还隐藏有这一只奇怪的幻兽，不愧是斯达克家的王牌，不过你认为凭这只才成长到第三阶段的小幻兽能抵的了我的血煞吗？”

“我的血煞可是不属于六大属性中，独树一格的血属性，凡是被我的血煞击伤，任何一只幻兽的能量皆会被它所夺走，你的幻兽能抵抗多久？”

这时，苇诺旁边突出现一个声音：“苇诺，你的话未免太多了？”

苇诺转头一看，不知何时，他的身边出现了十一个人，每一个人全身皆裹在乌黑的衣服中，连面目都不清楚。

听清楚声音，苇诺豁然一惊，暗道：“是呀！为什么我现在会说出这一番话来？”

尽管心中不愿承认，但苇诺心里明白，他是受摄于亚芠那诡异的目光而不自觉的说出这一番话来，以壮己胆。

如果是在比武中，他已经算是输了。

这时亚芠眼中的目光已经是渐渐消失，恢复成平常的眼光，刚才，当贪狼星脱离他的右臂，解除他的困境时，亚芠额中央处突以他自己也无法数清的速度，剧烈的跳动。

霎那间，亚芠突心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可以由贪狼星的眼中看到它所看到的，也能清楚

的感觉到，贪狼星正在腹中，“分析”着血煞的触须，同时在身上开始制造出和那触须相同的能力来？

这种奇异的感觉好像是在告诉亚芠，他正化身成贪狼星一样。

直到贪狼星“分析完毕”，亚芠才觉得他又回到自己身上来，这时也是苇诺察觉亚芠双目的银光减弱的时候。

亚芠事后才知，当时的他正和贪狼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联系，那散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造成了苇诺本能上的畏惧，才使的他说出那一番话来。

这时恢复正常的苇诺才有精神去注意其他事。

“虚，你怎么会来这，又带来了十个暗魔？”看了身后那十个浑身充满了神秘感的十个黑影道。

虚一摇头冷淡道：“陛下他担心。”

一句话说完，虚就一副不肯在多说的样子，而苇诺似乎熟知他的性情，也不在多问。

将他们的对话听在耳中的亚芠心中一叹，果然是德野王主谋的。

但此时已无暇在去计较这件事到底是谁在主谋的？因为又有异变发生了。

身在危机中的亚芠察觉到父兄身上似乎出了问题，因为他们身上的幻兽铠似乎有点不听指挥，而且正逐渐地在从他们身上脱离。

注意到亚芠的眼光及翰罗等人身上的异样，苇诺冷笑道：“时间到了。”

手一挥，三十黑卫队员突放弃攻势，全退到苇诺身后，和那十个暗魔并排。

一旁和翰罗打的火热的扈伊也察觉到翰罗身上的异状，在看到苇诺撤掉黑卫队的围攻，他也跟着发出一招，逼退翰罗，同时回身到苇诺身前，问道：“时间到了？”

亚芠一家人看到对手全都莫名其妙的后撤，也集中到亚芠身边，听到扈伊及苇诺打哑谜似的对话，都摸不清楚到底他们在说什么？

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因为他们身上的兽幻铠竟都开始脱离他们，一个个都恢复成原始的第一型态，于是，亚芠这边突然出现了一只半人高的白色巨虎、一只黄色人高巨熊、一只半人高的红色雄狮、一只不亚于半人高的青色狐狸、及一只立在地上足有人的半身高的蓝色巨鹰。

一看就知它们是祖、父、兄的幻兽－光之虎、大地之熊、火狮、狂风之狐、碧水雷鹰。

幻兽们在离开主人身上之后，就一副萎靡不振，窝在地上的样子。

翰罗等人大惊失色，这要命的时候幻兽们怎么会这样？而且他们竟也同时感到全身酥软无力？

灵机一动，翰罗变色道：“苇诺，你用毒？”

苇诺大笑道：“现在你们知道已经是太晚了，你们就等着受死吧！”

看到苇诺一副猫捉老鼠前要玩弄一番的样子，亚芠不由怒愤填膺，感受到亚芠的怒气，贪狼星一个怒嚎，化身为一道银光，往苇诺袭去。

银光来袭，苇诺一个失神，差点出糗被贪狼星咬中，脱口而出道：

“你没喝酒？”

众人才知原来是刚才宴会中的酒有问题，但亚旭却道：“不只酒有问题吧！不然右相怎么会没事？”

众人一看，果然扈伊的幻兽白水还好好的以魔幻铠的型态依附在他身上。

苇诺大笑道：“传闻斯达克家的二子亚旭智计过人，今日一看果然不错，也罢！看在你们将死的份上，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吧！”

“右相，请你叫贵高足出来吧！”苇诺对扈伊请道。

扈伊无奈道：“苇诺你就是喜欢做这些无聊的事，好吧！纳肯，还不快出来向你的主人们见个礼，不要让人家说我的徒弟没礼貌。”

翰罗等人一听之下不禁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竟是纳肯？

果然，扈伊一声叫唤，从黑暗处走出一个人来，不是纳肯是谁？

翰罗痛心疾首道：“纳肯，你为何要如此做？难道我们一家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纳肯冷笑道：“对不起我？老实说那倒是没有。”

“那你为何要如此做？”翰罗不敢相信道。

纳肯冷淡道：“没什么，我只是想要出人头地而已，刚好有这次机会，我就稍加利用而已，我还要谢谢老爷你们给我这个好机会呢！”

亚华怒极反笑道：“就为了这个可笑的理由，你就可以出卖我们这些从你小就不断培养你、照顾你的人？”

纳肯再度冷笑道：“培养我？照顾我？说穿了还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照顾我是怕别人说你们无情，不会照顾我们这些下人；培养我还不是要我在学校中照顾你们那个没出息的亚芠，这又算什么培养我，就算真的事要培养我，我还不是一辈子都无法脱离你们斯达克家的阴影。”

亚华不由哑口无言，他不知道为何一番好意会让纳肯想的如此不堪？

一旁的亚旭倒是比较冷静，问道：“现在说这些已太晚了，纳肯，我只问你两件事，信件是不是你偷的，还有我们身上种的毒怎么会和你有关系？”

纳肯狂笑道：“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信件虽不是我偷的，但是我骗爷爷去替我拿来的，毒是我昨天下在汤中的，还有那天我也听到御莱和那一个叫什么里昂说的话，我也都转述给陛下听了，这些都是我做的，连你们的计划都是我偷听到而给陛下知道的。”

众人总算知道失败的原因是在他们认为最亲密的人身上。

一边的扈伊冷酷道：“该问的都问完了吧！那就该上路了，翰罗，很遗憾你最后还是没死在我的手中，不过这样也差不多同样意思，苇诺，动手。”

苇诺轻笑一声：“遵命，右相。”

就在同时，一直静立不言不语的御莱突口中高颂：“在天的见证之下，集勇气、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强大生物，幻兽呀！请你以最深的灵性，聆听我的倾诉，我－御莱。斯达克－将与你缔结永生的血之盟约，终此生惟有你与我为终生之盟友，契。”

“回生诀”，斯达克家于战场上用以转死回生的绝技。

翰罗及亚华、亚旭、亚若不由脸色大变，翰罗更惊叫道：“御莱，你怎么会用这一招，要知你已……”

御莱在一片白光中惨笑道：“父亲请你别阻止我，今天的危机可说都是我识人不明所造成的，就让我赎罪吧，你快带亚华他们走，我来阻止他们。”

饶是如翰罗般的铁汉，竟也不禁流下老泪来。

已运用过五次回生诀的御莱，这第六次一用，就是激发全身的生命力，威力虽会暴增，但就有如西陲的夕阳，绽放出最后的一滴生命力之后就将进入永恒的睡眠中。

由二哥口中，在获知父亲是使用第六次的回生诀后，亚芠当下是激动的想上前去，阻止父亲施展，但该死的，一阵阵令他狂叫的头痛竟在此时袭来，远比前几次还要痛上数千数百倍，令亚芠不由报头在地上痛的打滚。

这时，御莱终于完成他第六次的回生诀，只见他身上的白光已全数转移到他的幻兽大地之熊身上，大地之熊获得御莱的能量后立即显得十分精神，而失去能量的御莱不但不如想像的委靡不振，反倒显的神气万分，但翰罗等人皆知这是回光返照，等到御莱的生命力燃烧完后他就会死去。

现在越强就死的越快，这是多么讽刺。

但这些扈伊及苇诺并不知，他们看到御莱突恢复正常心中不由暗骇。

苇诺大喝道：“黑卫队十绝阵全力进攻。”

御莱也跟这大喝一声：“铠化！”

瞬间，大地之熊又附在御莱身上，铠化完毕后的御莱双手各化出一道黄光，形成一道有实无质的黄色光墙，祖住了黑卫队及扈伊和苇诺的进攻，同时大喝道：“还不快走！”

翰罗等人立即同声高颂：“在天的见证之下，集勇气、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强大生物，幻兽呀！请你以最深的灵性，倾听我的倾诉，我－翰罗（亚华、亚旭、亚若）。斯达克－将与你缔结永生的血之盟约，终此生惟有你与我为终生之盟友，契。”

眼看回生诀将要完成时，一个自始至终都隐身在黑暗中的黑影开始动作。

一个飞身，黑袍中出现一把乌黑的弯刀，无声无息的往他的目标，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亚芠。

长刀已距亚芠的胸口不到三十公分。

一道闪着蓝光的人影冲过来，踢走亚芠。

黑影－虚冷哼一声：“愚蠢！”

手中弯刀一转，一刀砍在蓝影腿上，顿时，血光乍现，蓝影的右腿上被弯刀划了一个三十公

分，深可见骨的伤口。

亚芠虽因大量失血及第一次运用精神力，不懂节制，造成精神力大量透支，因而引发头痛，但他能意识十分清楚的看清，那踢他一脚让他躲过杀身之祸而替他挨了一刀的人正是他的三哥亚若。

眼看虚的弯刀在一次斩向亚若的脖子，顾不得头痛欲裂，浑身酥软，惊叫的往亚若身上趴去，意欲代亚若挨这一刀。

可是，虚这一刀并未落到他身上，因为，完成回生诀的翰罗、亚华、亚旭重新著铠后已由亚华挡下这一刀。

翰罗及亚旭分别扶起亚若及亚芠。

翰罗望也不望其他人，只是盯着御莱，含悲道：“御莱，为父的对不起你。”

说完，大喝道：“亚华走！”

“谁敢挡我者，死！”惊人的杀气令一些埋伏在暗处的伏兵竟无一敢动，任由翰罗等人匆忙离去。

御莱见翰罗等人的身影不见后立即秉除一切外骛，专心对付着眼前这四十余个高手。

察觉到虚要追去，御莱大喝一声：“给我回来！”

身上绽放出强烈的黄光，耀眼的连皎洁的月光都失色。

一个强烈的吸力将虚原本前跃的身行硬生生后拉。

虚惊叹一声：“好个隔空控力，杀死你真是可惜！”

御莱冷哼道：“来试试看！”

对虚袭来的弯刀一看也不看，右手一挥，力霸之枪出手，往虚的头上打下。

虚虽能一刀刺穿御莱的腹部，但他也将毙命于御莱的力霸之枪下。

他怎肯和御莱做这以命搏命之举，一个侧身，收回手中的弯刀，退后一步，让过这搏命之局。

而这正是御莱想要的，只见他手中的力霸之枪顺着劲势，来个大回身，一枪扫破最近他身边两个黑卫队员。

至此才察觉出御莱意图的扈伊懊恼的一伸手，不顾此举有点以大欺小兼偷袭的意味，发出一道白色光束，恍若实质般，划过御莱的左肩，留下一条焦黑的伤痕。

但御莱连哼都不哼，反而利用所有人都被扈伊所发的强烈白光眩目时，趁机又用手中的长枪刺穿三个人的胸膛。

三声惨叫传来，苇诺才如梦出醒，大声怒喝道：“你们都是死人呀！乖乖这样站给人打，还不快结阵攻他。”

众黑卫队员才回过神来，开始运行起十绝阵来。

但毕竟刚才以给御莱趁机杀死五人，原本紧密的阵是已经出现了破绽，不到三分钟，又让御莱给刺杀其中的五人，这下阵已不成阵了。

可是在外观战的虚却又一挥手道：“暗魔，补充十绝阵。”

话声一落，原本隐身在黑暗处的十个黑影突如鬼魅般一动，补足十绝阵的间隙，一瞬间，又组成一个十绝大阵。

这十个暗魔一加入，御莱不由感到十分头痛。

这十人功力何只高上黑卫队一筹以上，加上他们神出鬼没的身法，令十绝大阵的威力高上一筹，也令御莱更加难以应付。

而且十绝阵渐渐转成以这十个暗魔组成的诡阵为主攻，攻阵及护阵为辅。

这下子御莱真的是头痛无比，不到十分钟，御莱身上已多出大大小小十多个伤口。

眼看这黑卫队和暗魔越配合越好，在下去的话，御莱就算没被阵法杀死，也会死于流血过多。

一咬牙，御莱队背后暗魔袭来的二把弯刀不理不采，手中力霸之枪用力一挥，化虚为实，硬将他前方的两个引诱他注意力的黑卫队员，横断成四截，喷出来的鲜红热血溅到他身上，加上身后那两个暗魔弯刀在他背后流下两条深可见骨的伤痕。

鲜血染红御莱一身的铠甲，也不知是敌人的血多还是他的血多？

看到如此情况，即使是敌人，扈伊还是忍不住道声：“好汉子。”

他已看出御莱不惜硬挨这两刀，目的是为了解开十绝阵密不可破的阵势。

果然如此一来，御莱再应付十绝阵时就显的轻松的了，虽然还是险象环生，但他总能在阵中找出一丝丝的阵法空隙，躲过数次的杀身危机。

就再御莱与十绝阵中的黑卫队及暗魔打的火热时，一边的虚已不耐烦道：“这样下去要如何是好，再让御莱一个人拖住我们全部的人，光是靠那些普通士兵根本不是翰罗他们的对手，那到时若真的让翰罗等人给脱逃，陛下交付的任务无法达成时，我们可是谁都担待不起。”

扈伊及苇诺一听深觉有理，眼下最重要的事完成陛下的交代，将斯达克一家全部缉获，不论死活，但现在所有安排好的人手全都被御莱一个人拖住，无法前往缉捕，光凭普通士兵是绝对不是翰罗等人的对手，但要叫他们分出人手追捕，老实说，实在是没人有这能力。

在三人中功力最高的扈伊也只能与翰罗打个平手，乐观一点是略高翰罗一筹，但翰罗身边又有四个孙子在，撇开最小的亚芰，其余三个孙子都是在公国中以勇猛著称的勇将，光凭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实是没有把握能打倒他们全部。

除非三个人一起去才有机会。

而其中最没信心的要算是苇诺，因为他是亲身尝过亚芰莫名其妙苦头的人，若要他和扈伊及虚三个人去追，他实在有点心虚，谁知道那个号称最没用的亚芰还有什么奇怪的能力，不过他当然不知道亚芰现在早已陷入精神异力暴走，精神错乱而昏迷中。

苇诺一听出扈伊及虚有意要三个人去追击，马上反对道：“我认为我们三人去追捕之事甚为不妥。”

虚及扈伊一挑眉，等待苇诺的下文。

苇诺见扈伊及虚并没立即出言反对，便又道：“要知翰罗一家人威名不虚，如今又是黑夜，翰罗一家人就有如隐藏在黑夜中受伤的猛兽，危险性大增，加上我们三个人与他相比，说句不动听的话，就算是让我们追上他们，少了黑卫队及暗魔之助的我们，相比翰罗身边有四个孙子之助，不是自甘贬低，但小弟有自知之明，我深知我与翰罗相比还差他一截，更何况他有助力，而我们的助力却又被缠住，恐怕我们带再多的士兵，能不能留住他们还是个问题？”

见扈伊及虚深思的样子，苇诺又看了一眼御莱，加重语气道：“俗话说“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若我们就此去追拿翰罗等人，万一让御莱逃脱，而我们又不能追上翰罗或追上却不能留下他们，到时不是悔之太晚？”

扈伊和虚一听深觉有理，扈伊便道：“那好，我们就先拿下御莱再作计议。”

最高位的扈伊如此一说，虚当然无意见，苇诺更不用说，只是苇诺一直很奇怪，为何生平没怕过任何人的自己，竟一直有种不想和亚芠见面的感觉。

却不知，再刚刚，他早已被亚芠在他心中无意识的用精神异力埋下一颗恐惧的种子，这使的他在数年后再见到亚芠时，竟发生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

且说当苇诺等三人再阵外讨论时，一言一语都被阵中的御莱听个正着，令御莱心中大乱，深怕他们真的追去，后来虽决定解决他才去追击，令御莱心中暂时松了一口气，但这段时间也在御莱身上又留下数道伤口，所幸他现在是燃烧生命力来作为攻击的力量，因此身上的伤口都是以百倍的速度在复原，对他并无大碍。

可是如果在受伤下去，原本就已将枯竭的生命力将消逝的更快，所以他心中已有所决定。

御莱突发出一道数倍强的气劲，硬生生将身边围攻他的黑卫队及暗魔逼退五步，争取到喘一口气的时间，身体一前倾，手中力霸之枪泛出黄光，突动作一顿，竟然弃枪，双手合什，口中吐出一句奇怪的话：“飒嘶崇。”

身上立即并出一团光亮无比的黄光，随着御莱双手一张，黄光一爆，卷起地尘土，混在黄光中往四面八方散去。

那小小的尘埃及黄光竟隐藏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将所有的黑卫队及暗魔打的东倒西歪，更在他们身上留下无数数不清的小伤口，使的每个人都成了一个个血人。

而扈伊在御莱念出那一句奇怪的话时，即脸色大变，惊叫声：“不好！”

随即伸手蹲下，手握拳往地下一击，口中也念出一句同样奇怪的语句：“埃澌溘。”

拳头击中的部分立即由土中窜出五根，足有三人高，两人宽，冒着寒气的透明冰柱，正好挡住御莱发出的黄光。

黄光消失，冰柱也跟着缩回到地下，好似一切变故皆未发生，只留下地上五个洞及血流全身的黑卫队及暗魔，还有七具被御莱趁机杀死的尸体。

饶是奸诈如苇诺，冷酷如虚，也不由被眼前这一瞬间变故弄得张大嘴而不自知。

扈伊压根不看苇诺及虚一眼，只是神色古怪，震惊中带有奇怪，不信中带着疑问，混杂着各种奇怪的情绪，问道：“我是用太古魔导法中的冰系－冰柱。埃澌溘，你呢？”

御莱喘气道：“太古魔导法地系－尘爆。飒嘶崇。”

扈伊突然发疯似的猛摇头道：“不可能！不可能！你只是一个会练气的武术家，怎么可能会跨跃魔武极壁？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

扈伊连续说出了数个不可能，显示出他无法置信的惊骇，更好像藉此说服自己一样。

一边的苇诺及虚更是惊骇无比，即使是在面对生死大仇的敌人翰罗时，扈伊仍能冷静自制的对翰罗谈笑风生，丝毫不漏一丝杀机，显见他的修养已炉火纯青，但现在只为了御莱说出的一句莫名的怪话及一招奇怪的招式，他就失态到这样子，令两人大吃一惊，难道他们刚才问答中的什么太古魔导法隐藏有什么秘密？

两人不加思索，异口同声喊道：“右相！”

扈伊听到苇诺及虚的呼喊，豁然一惊，半响，他才恢复常态，但仍紧紧的以一种惊骇（？）的眼光看着御莱。

口中似是自问自答道：“自远古诸神时代，诸神有一种神圣法力，这是一种能在瞬间发挥出现今魔法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威力的奇妙魔法，藉由当时的神器，诸神只须念出关键的魔导关键文字，就能在瞬间施出强大的力量，据说甚至有毁灭天地之能，但经过诸神之战，当时众神之首引发最后也是最终最强的神圣法力－破灭之力，虽结束了诸神之战，但也造成了所谓的大破灭时代。”

“从此以后，众多的大小神器皆失去了它们所拥有的力量，不管诸神再怎么引动神圣之力，神器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到最后诸神失望了，失去力量的诸神再也不能称之为神，他们就成了我们人类的祖先，或者可以说，我们全人类都是失去神力的神之后代。”

“后来幻兽出现，人类开始使用幻兽，而据说幻兽是当时惟一具有力量的神器的化身，只是没有人能证明。”

“在不知多少年代以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有一个人发现幻兽能保有诸神时代神器的神圣法力的力量，虽比之诸神时代传说的破灭之力，薄弱的不成比例，但毕竟是神圣法力，其威力也是不容小觑。”

“后来，有人针对这神圣法力加以研究，发现这力量出现的机率太小了，小到几乎不可能，而如何引动也是一个谜，就连我……也是在一次奇怪的经历中发现我拥有这力量，到现在我仍百思不解，但即使如此，仍有人研究出一个规律，也是唯一不变的铁则，那就是能施展出神圣法力的一定是魔导装甲的魔幻铠，没有任何例外。”

“后来知道这种力量存在的人们将神圣法力称为－太古之圣力，或称为太古魔导法，以上这些是我的老师－水圣王告诉我的。”

水圣王，就是十大高手中的水妖王，但因他嫌这妖字不好听，所以自称水圣王，当然身为他门下弟子的扈伊也是称他为水圣王。

既是水妖王所说的，当然没有九成至少也有八成真，但苇诺仍忍不住问道：“那为什么御莱会施展太古魔导法，他不是使用兽幻铠吗？魔武极壁又是什么？”

扈伊解释道：“这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地方，所谓的魔武极壁就是说，当一个人将目标注重在练气或魔力时，他虽有可能魔武双修，但永远也无法达至其中一项的最顶端，这种现象在太古魔导前更是永恒不变的铁律，自太古魔导出现后，任何一个拥有太古魔导法的人全都是专修魔法的，只要有练过武术的气的人，哪怕是只练过一天都不可能学会太古魔导法，这种现象便被称为“魔武极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师水圣王，我师魔武双修，但终其一生至此，他只是随着修行日久，修为益深外，他却一直无法练成太古魔导法，反而是我们这些在他门下专修魔法

的弟子，除少数入门年浅，魔法修为不足者外，十个中倒有七八个，都莫名其妙的练成太古魔导法。”

“至于他为什么能又修武术，又会太古魔导法，只能问他了，恐怕他是数千年来第一人吧！”

御莱听到扈伊如此说，脸上虽表情不变，但心中却是暗暗苦笑，他哪是真的会什么太古魔导法，虽说他也知太古魔导法之名，但他可是从来不会这玩意儿，只是他曾在家族史中获知，祖先中有某一代曾出现一个会太古魔导法的祖先，他把他太古魔导法使用办法流传下来，后来他则是有一次在记载上看到一则有关尘爆的技法，因为他本身属地属性，因为觉得很像有帮助，所以背了下来，数十年来一直没什么帮助，但刚才，他激发全身生命力，囤积这股生命力所化成的力量，本想将之以绝招发出，造成敌人重创，可是不知怎么的，脑中突浮现这一他早已遗忘的太古魔导法的尘爆，使的他的绝招一滞，施展不顺，但箭已上弦，浑身之气不得不发，不得已，便依尘爆之太古魔导法施出，没想到头一次出手就如此的顺利而且效果及威力出意料的好，不过当然他可不会将这些告诉扈伊他们的。

当扈伊藉这讲述这些关于太古魔导法的密闻，争取时间，一方面整理自己的心情恢复正常，一方面让受创的黑卫队及暗魔恢复行动力，御莱不是不知道，但他本来就是要拖住他们，争取时间让父亲及儿子们能逃亡，因此他乐得当成不知道，一面听听密闻，一面回气，及检视自己。

听完后，御莱才知自己有多幸运，能施出这一招，而他经过检视后，全身大大小小共有四十多道伤口，令他怀疑自己竟还活着，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刚刚施出那一几超越能力极限的尘爆，全身兽幻铠组织坏死两成以上，开始觉得头昏目眩，站着似乎已有点困难了。

大限似乎已到！苦笑一声，按照身体的状况，他似乎还能用上四记尘爆，足以将眼前这些人重创八成以上，足已阻止他们在明天之前追上父亲，如果他还能使用尘爆的话！

几乎是同时，御莱和苇诺及虚同时一动。

苇诺大喝一声：“十绝绝命。”

以他为首，黑卫队全跟在他身后，十二个黑卫队同时将手中的武器高举，发出无尽的能量集结成一颗巨大的能量球，苇诺从双手手腕上再度伸出十多根血红触须，编成一个网状，包住那十二人集结成的能量球，半秒内，触须化成一根长足七八公尺的异形血红长枪，长枪中隐隐透出强烈的血光，一看就之是将十二个人的能量强行压缩在其中，其威力不言而知。

而发出全部能量后，十二个黑卫队全昏死在地。

虚则是更诡异，只见他人未动，却随手抓来一个暗魔，吼道：“黑暗魔剑。”

霎时，以虚手中那人为基点，那一个暗魔又抓来另一个暗魔，一个接一个，直到九个暗魔全串成一串，虚大喝一声，全身发出浓黑雾，直到将连他在内十个人全包围在内，黑雾中，九个暗魔全发出凄厉的叫声，越是末端越凄厉，好似正在承受不可想像的痛苦。

黑雾微散，可以看出九个暗魔竟全身严重扭曲，结成一把大的异常，大的无比恐怖，一把握在虚的手中，由九个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巨大恶魔长剑。

一样是集合众人全部的力量，但虚的方法比苇诺的力量大的多，确实而完全，也残酷的多。

御莱无暇为这二十一个黑卫队及暗魔哀悼，因为苇诺的绝命血枪，虚的黑暗魔剑，已不分先后封死他的前后左右上下，往他斩来。

看来苇诺及虚是打定主意，要一即将他毙杀在此，毕竟他们谁也不知他只有一招尘爆，天知道他还会有什么异招？

眼看枪剑同时来袭，可是他又不能退，因为退的后果只有被随后而来的攻势击毙为止将无任何反击机会。

既然不能退，那就硬拼吧！

深吸一口气，御莱再度将拿在手上的力霸之枪弃于地上，回想尘爆的施展感觉，身上再度发出比刚才更强烈一倍有余的强光，双手一合什，再一展，原本该是往四面八方散出的能量竟被御莱硬生生硬扭聚在双手，对苇诺的枪，虚的剑，各自发出一道恍如实质，黄玉般的臂粗光柱。

枪、剑与光柱一触，爆发出一阵震天悍雷般的声响，御莱、苇诺、虚手上的光柱、血枪、魔剑，有如灰尘般，一瞬间化成尘埃消失无踪，而撞击的余波更将四周方圆一千公尺夷为平地。

三人各自吐了不下一升的血，往三方被反作用力击飞。

一旁蓄势待发的扈伊立即往御莱飞退的方向追去，霎那间，来到御莱身前，在御莱还没站稳之前一掌印在他胸口上，立即一道冰寒至极的白光穿过御莱胸前，瞬时，御莱的心脏停止跳动，被扈伊的力量搅个粉碎，但，就在那一瞬间，尘爆再度展出，心里还来不及发出得逞的笑意，扈伊马上生受下这一记尘爆，惨叫一声，和苇诺及虚一样，身受重伤的倒飞回去。

这时苇诺及虚才刚倒飞落地。

奇迹发生，心脏粉碎，生机已绝，早该是个死人的御莱不但没倒下，反而随着扈伊的后边，追了上去。

看见御莱飞奔而来，身上再度发出那道，令他们几乎为之丧胆的黄光，尘爆那无可披敌的威力再现眼前，扈伊三人心中绝望，死亡的阴影拢罩心头。

来到三人身前，御莱突立定下来，仰天大吼：“父亲、孩子们，我先走一步，咱们来世再见。”

低下头，露出一个不算笑的笑容：“接我御莱。斯达克在这世上最后一记尘爆吧！”

扈伊三人虽想逃开，但身上的重伤，令他们动弹不得，各自暗道：“我命休矣！”

黄光泛出，远远比前几次还要强烈上千百倍。

一夜之间，原曙城传出“黑夜烈日”传说。

良久，光芒由盛而衰，再度展开双眼的扈伊三人，惊奇的发现他们竟未死？

御莱呢？

一看，御莱竟维持原状站在他们面前，夜风抚来，一丝丝金黄色细沙般的东西由御莱身上飘出，由晚风轻轻送往远处，直到整个人随夜风消逝。

这段时间过了多久，扈伊三人不知道，他们只是呆呆的看着御莱随夜风而逝，等他们回过神来时，四周已是天大亮。

德野王率着千人的黑卫队及暗魔还有无数的民众及贵族已不知何时站在他们身边四周。

三人不知是谁最先的，回神后第一件事竟不是向德野王覆命。

而是在千人众目睽睽下，向那一个名叫御莱。斯达克的人逝世最后的地点及飞逝的方向行起最高的三跪九叩之礼。

那是只有在祭祀最高神时才行的礼。

每一下都在地上留下一个血印，其虔诚之意连在祭祀最高神－创世神日光主神。颉凡谛－之时都无如此。

尽管德野王心中无比气愤，尽管他心中无比怨恨，无数的疑问，但三人不约而同的将昨夜之事永埋心中，因为，御莱。斯达克临终之景只有他的家人才够资格知道，才够资格找他们复仇，德野王并没有那资格询问他们。

所有的怨仇都已不算什么了。

因为他们永远也忘不了那名为御莱。斯达克之人随风而逝的景象。

彷佛是父子天性，当御莱绽放出他生命的最后一丝光华时，逃出原曙成的翰罗一行人均不约而同的回身望向那在无数灯光的城中，那闪耀无比的黄色光芒中，连昏迷中的亚芠也醒了过来。

直至光芒消失，原曙城再度恢复平常的样貌。

一股莫名的热泪，在众人的眼框中溢出。

众人不约而同的一阵心悸，彷佛他们最亲近的人已消逝，脱口而出：“我儿（爸爸）！”

无法遏止的热泪及心悸，使的他们几乎数次想要转身再度回到城中，即使这是如何的不智的行为。

但他们毕竟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即使明知御莱可能已是凶多吉少，翰罗还是强忍悲痛道：“走吧！”

转身的那一瞬间，亚芠彷佛看到爷爷的身影在这一转身中，苍老了二十岁。

忍悲含痛的一行人开始了他们艰苦的流亡生涯。

整整一整年，翰罗一行人花了平常人五十倍的时间，由华那邦公国首都原曙城，一路躲躲藏藏，潜逃到公国北方边境，与奇兰楼联盟衔接的奇华森林中。

号称奇武大陆中，最大，最神秘的奇华森林，其面积就有华那邦公国三分之一大，是冒险家的圣地，武术家、魔法师的试练之地，更是无数穷凶恶极罪犯的犯罪天堂。

森林呈不规则椭圆形，由外而内分为三个部分，森林最外层五到十公里之间，称为森林市镇，散布无数的空地及天然与人为的道路，平常人即以这些大空地上的市镇及道路穿梭其中活动。

第二部份为靠近中央约十到十八公里处，被称为试练之地，充斥着无数奇岩怪林，及无数魔兽（野生的残暴攻击性幻兽），只有进行修练中的武术家，魔法家，躲避仇家的人、盗贼、犯罪者等才会到这。

第三部份，以森林中央为圆心，二十六公里的范围，只有视死亡为无物，追求财宝，追求刺激的冒险者才会踏足的地域，被称为中央魔域。

亚芠一行人就在一年后踏足到这块中央魔域。

在这一年中，一行人可以说以九死一生还不足以形容他们的经历。

刚开始逃亡的一个月中，亚芠一行人还因代念追击的人皆为一般不知真相的士兵，当拒敌时都还手下留情。

但一个月后，他们由路人口中获知，德野王退位由皇太子－黎安。艾塞斯继任为皇，是为公国第六十七代皇帝－黎安王，原皇帝德野王退位为太上皇－德野。艾塞斯，暂时垂帘听政一年，辅助新王治政。

新皇黎安王即位当日发布三大政令，其一：通告全大陆，原斯达克公爵一家宣布为公国永远政治通缉犯，任何人得予格杀勿论，不论生死，擒（杀）一人得千万公国金币，擒（杀）两人以上给于除千万公国金币外，视人数多寡而给予伯、子、男爵之爵位。

堪称是有史以来的最高赏金，令无数人前仆后继。

其二：宣布对斯达帝国建立兄弟国之交往。

令整个大陆情势一日之间作一番大变革，更激起无数的暗流。

其三：以军政大臣，右相扈伊。碧。达捷为首等二十九人，作一番职务上的大调整。

扈伊担任公国贵族议会会长，实是明升暗降，知晓内情的都知是因他不肯透露出原曙城“黑夜烈日”当夜的事情经过，只肯说出御莱已死，其余人等逃走，造成德野王不满。

因此德野王才会藉新王登基便，调整人事，行明升暗降之举。

另外在大多数人没注意之处，有着一则人事命令：“查纳肯。席瓦因对国有功，特令担任为公国万骑长，给予公国子爵之封号。”属名是黎安王。

亚芠等人当然不知道这和新王登基及斯达克家成为公国永远通缉犯，或公国和斯达帝国建交比起来算是小到不足以重视的新闻。

但是光听到由扈伊亲口告知全国御莱死亡的消息，这就足以让亚芠一家人陷入无比悲凄中了。

自听到这消息后，一方面全家人不敢相信，一方面却也更加激起对德野王及扈伊的痛恨，连带也恨起这他们出尽了大半生力量去保护的华那邦公国。

不久之后，大量意图那天价般赏金的杀手，冒险者，猎头者，罪犯甚至是一般的平民，开始对他们伸出魔手，毕竟千万公国金币足叫人享受三辈子还花不完，爵位更能叫人名利双收，有谁不会眼红的。

于是，亚芠一家除了要躲避黎安王派出的追兵外，还要应付蜂拥而至的的大量猎人头者。

明叫阵，暗偷袭，毒、猎杀，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是众多贪图赏金中的人当中，实在是不乏奇能异士，每当亚芠一家以为已躲过追兵时，他们又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对他们施以各种手段。

终于使的全家人都冒火，手下不再留情，不管对方是杀手，是罪犯，是冒险者，是猎头者，甚至是平民，只要意图不轨者－杀！怀有恶意者－杀！

但这似乎是不足以吓阻他们，于是，亚芠等人又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只要是对敌，一律杀尽对方一兵一卒，毁尸灭迹，断绝追踪者用以追踪的机会。

如此一来总算是减少不少的追兵。

但，厄运之神似乎并不算就此放过他们，他又给这颠沛流离的一家更严竣的考验。

亚旭判断出，他们身上所中之毒竟是传闻中，斯达帝国皇家密毒－“灭魂香”，一种让主人吃下去会逐渐腐蚀主人的身体，虽不至于会立即让人死亡却会叫人活在衰老死亡的阴影中，而且更会产生一种对幻兽有极大的伤害的剧毒，这种剧毒会随着幻兽依附在主人身上时传到幻兽身上，伤害幻兽，让幻兽越来越虚弱，最后至死为止，而其主人一生都将再也不能拥有另一只幻兽。

一发现身中的是如此恶毒的毒药，翰罗等人几乎是绝望了，那等于是宣判他们的死刑，更别提想要报仇了。

最先死去的是亚华的火狮。狮炎，狮炎死于逃亡后第三个月；再来就是翰罗的光虎，于隔月也步上狮炎的后尘；接着是亚旭的狂风之狐，再第五个月时也步上死路；最后的幻兽－亚若的碧水雷鹰于第七个月的一场战斗中也魂归冥府。

在失去雷鹰后又碰上另一群隔山观虎斗，捡便宜的猎头者时，全家人几乎已是绝望了。

但是，命中注定斯达克一家的厄运连死神都抵不过，在最危急的时候，一直依附在亚芠身上的贪狼星感受到亚芠的危机，再度不待命令的由亚芠身上脱出，以第一原始型态跟三个兽幻铠及一个魔幻铠决一死战。

看到这一路上一直由众人守护的亚芠，忽由身上跑出那只不知何时竟被众人遗忘的幻兽，勇猛的挡在众人身前，众人不由再生信心。

终于在众人齐心合力之下，在浑身是伤几乎毙命的情况之下，解决这次危机，将所有猎头者毙命。

众人拖着疲惫的身心躲到隐密处，才由亚芠说出这贪狼星来历及奇异之处，还有当日众人没有看到的，贪狼星在遭遇苇诺的血煞时所产生的怪事。

既有这一丝生机，翰罗等人不由重燃希望，重新制定脱逃计划。

面对敌人时，由亚芠指挥贪狼星迎敌，众人则是负责保护自己，让亚芠无后顾之忧。

毕竟斯达克一家每一个都是当世之雄，虽失去幻兽，身中奇毒，无法迎敌，但结阵自保是绰绰有余了。

当计划讨论完后，看着亚芠及贪狼星稚嫩的脸孔，翰罗不禁悲从中来，一家人的生死竟全压在这才刚满十六岁小孙子及一只刚才近入成长期的幻兽身上！

“天呀！我一家是作错什么事，让你要如此的惩罚我斯达克一家？”仰天长啸，翰罗终于发出了他的不平、不甘、不愿的滔天恨意。

连带着，亚华、亚旭、亚若这三个硬汉也跟着悲从中来，落下了自御莱死后，逃亡五个月来的第一滴眼泪。

一旁的亚芠虽也一样眼角含泪，但他却无法让这颗眼角的泪水就这样落下，因为现在并不是他哭的时候。

爷爷，三位兄长的生死之责已落在他的肩上，他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必须是一个男人，一

肩挑起他的责任。

五个月的逃亡生活早已教会他什么叫做现实，学会认清环境，现在他该做的是如何让家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活下来，该想的是要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因此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可以容许他哭。

“总有一天”，亚芠心中暗暗许下诺言，总有一天，当他将家人带到一处安全，一处可以让他安心的地方，他一定会投身爷爷及哥哥们的怀中，好好的痛哭一场，现在不是落下眼泪的时候，现在“他、绝、对、不、能、哭”。

当亚芠开始担任家人的保镳时，他并未体认到，这七个月的日子对他有多大的助益，虽然它是如此的艰辛，如此的困难，如此的痛苦，如此的难熬。

在这七个月之中，他拼了命的提升自己，除了睡觉及赶路时，全部的时间，他都用在修练天心真气上，到了后期，甚至亚芠也学会了如何在日常行动及睡觉中一样的修练天心真气，即使功效不像他每一次连续运行三十六次循环那么大，但他仍不愿放弃任何能提升自己的机会与时间。

而且更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天心真气提升到令他足以保护家人的地步，他甚至还放弃了修练精神力的部分，除非头痛欲裂到他无法忍受时，才不得不修练精神力的部分。

因为这样的决心，使的亚芠的天心真气在逃亡第九个月之后已能让他在没有“铠”的情况之下，和普通着铠的人作战斗，其提升的速度让翰罗等人几乎不敢相信。

但亚芠并未以此而满足，他能持续的卖命的尽其所能，不断的提升自己，更期待着贪狼星进入变态期、成熟期。

但现状却使的亚芠失望了，一直到他们到达中央魔域时，贪狼星皆未能进入成熟期，但在这段时间中，并不光是亚芠有所成长，贪狼星也在快速进步中。

在逃亡后半期中，贪狼星一直以着被他们打败的追击者的幻兽的幻兽结晶为食，无意中解决亚芠因全部提升力量而在无余力提供它成长的能量的问题。

半年的时间，贪狼星同样以快速的速度成长，短短的半年间，它已成长到站立起来时已到达亚芠的腰际，一身会随着日、月光而呈现出金、银双色的灰白长毛及双目瞳孔，修长而有力的四肢，尖而锐利的獠牙及爪，勇猛而机警的姿态，稍微差一点的铠或装甲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令亚芠在困苦的生活中是感到唯一欣慰的事。

唯一的遗憾就是贪狼星一直迟迟未进入成熟期，令亚芠大为之失望。

既然贪狼星一直不进入成熟期，亚芠只好诉之其余途径来提升自己的战斗能力。

几乎发狂似的，亚芠不断的学习着各种招式，爷爷、三位哥哥的招式，很快的就让他学完了，但亚芠一点也不高兴，因为当中七成以上的招式，都是必需结合幻兽的力量才能发挥出招式的威力，并不符他现在的需求，于是，亚芠有把脑筋动到其他方面。

每一次，当他们将追杀者歼灭时，亚芠等人都会搜索追杀者身上的物品，藉以从中获取逃亡所需的粮食、饮水、及金钱。

当亚文学会祖、兄的技艺时，他搜索的东西又多了一项。

身为一个猎头者、罪犯、冒险者，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将他们最珍贵的东西随时带在身边，当他们死于亚芠手中时，这些被他们列为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的就落入亚芠的手中，其中不乏一些

珍贵的宝物，当然也是有一些所谓密传的武功密笈。

亚芠的目标就是这些密笈，当然，这些秘笈有好有坏，有高有低，有些亚芠用的着，有些用不着。

但亚芠一律不分好坏，不认高低，不管用不用的着，一拿到这些秘笈，亚芠就死命的记了下来。

他的想法是，不管是好是坏、是高是低，能用的上的当然是最好的，用不上的也没关系，只要他多了解敌人一分，当他再次碰上相同类型或使用同一种技巧的人时，他就多一分胜算。

就是这样的想法，让亚芠渐渐地积少成多，等他和家人到达中央魔域时，他所知的武技已不下百多种，这还是他后期因获得相同的密技机会大增所致，毕竟，他可是以一己之力，经历八百余场有形无形的生死决战，保护家人走到这的。

踏进中央魔域，一如往常，亚芠走在最前面，再他身后十公尺处，亚华、翰罗、亚若，亚旭走在一起，贪狼星在最后十公尺处四下巡逻。

此时若有认识他们的人在这，一定无法将这一群人和一年前意气风发的斯达克家联想在一起。

经过一年被追杀、悬赏，颠沛流离的日子后，亚华变成了一个野人似的人，也一些亚人可能还比他还像一个正常人，走在他身后的翰罗同样被颠沛流离的生活变的比他实际年龄老了三十岁以上，看来好像是一个百岁老人，再加上他思儿成疾，变的有点疯疯癫癫的，时而清醒时而痴呆，亚若则是因为腿上的旧创及一身的伤病，使他现在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加上身怀旧疾，像个垂危的病人，亚若在四人中算是改变较少的，只是生活的困苦，让他受成皮包骨，脸上有着一条于一次战斗所留下的大伤疤，令他看起来像鬼多于像人。

但若要算改变最多的首当是亚芠，身上只简单的穿着分布轻是白是灰的短袖单衣及黑色长裤，身形因为勤练天心真气的缘故，一年来长高了二十几公分，高瘦而结实，浑身肌肉看来就像隐藏着无穷力量，一年来八百多场的生死决战让他浑身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痕，经年的精神紧绷，使他的脸孔成熟的像个历尽沧桑的中年人，完全没有一点十七岁少年的样子。

最叫人讶异的要算是他那一头头发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生或死的巨大压力，无止尽的耗用心力强迫自己学习无数的知识，再加上他未依母亲的话去修练控制自己迅速增长的精神力，而只是一味的强加压制，因而不时有着地狱般的强烈头痛不断地侵袭着他。

导致和家人到达中央魔域时，亚芠那头因没修剪而已长到肩背的黑色长发竟全是一根根如银丝般的白发。

一个有着十七岁实际年纪，三十岁般沧桑的脸，九十岁白发的一个人，那就是亚芠现在的样子。

逃亡一年的代价对亚芠一家人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所幸这一切快过了，他们已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一座恒古以来一直罕有人迹的森林地区－奇华森林的中央魔域。

看一下四周暗无天日的密林一眼，浓密的林木几乎将天上太阳的光芒完全遮住，只留下一丝丝光线从偶然透出的枝叶隙缝中曳下，照亮他们的四周，让他们得以继续前进。

算一下日子，距离上一次的战斗已过了半个月了，这是这一年来最长的一次，也许已经摆脱了追杀者的追踪了。

不过亚芠还是不敢大意，谁也不敢肯定说这些阴魂不散的追杀者会不会再度像以前那样，莫名其妙的又从他们背后出现。

即使自从进入中央魔域以来他们已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除了他们一家以外的人类了。

沿路上，除了半个月前解决一群见利起意的冒险队伍后，这里就再没有见过任何人了。

而且那一次的战斗是因那几个冒险者看到他手中有一颗用来照明的十公分大的珍珠所致，并不是因为认出他们是斯达克一家的原因。

看一下家人，亚芠察觉到爷爷及三位哥哥都已经疲惫的举步维艰了，时间也差不多近傍晚了，是该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了。

突然眼光注意到一个地方，那一个隐藏在三棵大树之间，要不是亚芠正好站在这位置的话也无法瞧见的一个隐密地洞洞口。

打个手势，亚芠要家人原地休息，心念一动，一声低吼传来，贪狼星已经一头钻进那个洞中了。

亚芠闭上双眼，与贪狼星建立起强大而无间的精神联系，在脑中，浮现了贪狼星进入洞中后的所见所闻。

这是一年来，亚芠和贪狼星发展出来的能力，他和贪狼星之间并不需要特别的动作，贪狼星自然而然的就能感应到他的想法而加以回应，这使的当他们身处战斗中时，能以密无间隙的动作相互配合，达到异体同心的效果，歼灭敌人。

而当亚芠专心特意的与贪狼星建立起精神联系后，他就彷佛化身成贪狼星一般，可以随意指挥贪狼星的动作，并且贪狼星的所见所闻都会在他脑中浮现，靠着这一奇技，亚芠不知带领家人躲过多少次的死亡关卡，危险陷阱了。

看到亚芠身上发出淡淡的银色光芒，亚华及亚旭互望一眼，知道他又在运用贪狼星不知在搜索什么了。

老实说，要不是身在逃亡中，想必他们这小弟一定会震惊整个大陆的吧！

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人像亚芠那样对武道有如此优异的天份，彷佛像是专为练武而诞生的，配合上他那几乎不要命似的苦练，几乎每一分一秒他都身处在进步中，虽说仍尚未成熟，但只要加以时日，亚芠必定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

不过有一点令他们百思不解，亚芠身上似乎隐藏有多的秘密好像连他本身也不明白。

就拿现在他身上这银光来讲，他们已不知多少次，看到亚芠身处危机绝境时，身上每每会发出那银光，只要银光一出现，亚芠就彷若拥有神助般，大发神威，将敌人打的落花流水，但当他们问他时，亚芠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知这好像是和亚芠拥有的精神异力有关。

就再他们思考时，亚芠以面带喜色和去探索完的贪狼星走过来。

来到他们面前，亚芠高兴道：“爷爷、哥哥，贪狼星发现了一个好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在那地方定居下来。”

一听到亚芠如此一说，众人不由精神大振，早在进入中央魔域后，他们就一直再找一个能定居的地方，只是一直未能如意，现在亚芠这一说，众人哪有不欢欣鼓舞的。

当下不顾休息，急道：“亚芠快快！快带我们去！”

毫不犹豫，亚芠及贪狼星一马当先，在前头领路，亚华等人跟在他们后头，往那地洞走去。

看到这地洞时，亚华等人不由赞叹一声：“好个隐密的洞口。”

只见这山洞两侧生长有三颗百年大树，生长的位置恰好将这洞口遮的十分隐密，再加上一丛丛的杂草及藤蔓，要不是亚芠刚才站的角度十分恰到好处，恐怕也不能发现这地下的洞口。

来到洞口，亚芠等人习惯性的小心翼翼的不破坏洞口原先的景致，进去地洞中。

仅入洞口后是一条绵延而下，不知去到何处的半人高地道。贪狼星在前，亚华等人在中，亚芠殿后，在贪狼星的带领下，弯曲着身体，慢慢前进。

走了大约过了半小时后，终于这地道开始逐渐宽高起来，众人的脚步也逐渐的加快。

不一会，众人终于走出了这漫长的地道，看到眼前的景象所有人不由呆住了，眼前的景象叫人真不敢相信。

在经过绵延直下的地道，众人皆知现在已是身处于不知多深的地底下，但，地下怎们会有阳光？

当最后的亚芠走出地道后，他看到家人们全呆在地道口，当然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当他第一次借由贪狼星的眼睛看到这里的景象时，他也是呆住了，几乎是不敢相信。

所以不等命令贪狼星做一仔细的搜索就迫不及待的带他们来到这。

亚芠仔细的看一下四周，发现这真是一个超大的地下洞窟，初步估计约有将近二千公尺的面积，四周岩壁直往上到近二十公尺的顶上才合拢。

整个地窟呈现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光线是来自于地窟顶端，有着无数的孔洞，一条条的阳光从那些小孔中曳下，照亮整个地窟，亚芠似乎可以感受到地窟中充满阳光的温热，真是不可思议。

大概是因为有阳光的关系，地窟中生长了无数的植物，一点也不像是个阴冷的地窟。

那些植物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小森林，不但有许多的林木，花草，甚至还有一条蜿蜒整个地窟的小溪，最不可失议的是有一个占了地窟约五分之一面积的小湖。

这个地窟简直是自成一个小天地，也难怪会叫亚芠一家人看呆了。

看到这样的一个奇特而美丽的地方，所有人的疲惫似乎在一瞬间都不见了。

只见亚华等人全都展现出一个一年来几乎不曾有过的大大笑容，像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一样，四下飞奔着，就连翰亚芠也不例外。

当一家人全都累了，集中在地道口后，身为大哥的亚华，再看了一下三位弟弟一眼后，又看了一下身处痴呆中的翰罗。

清清喉咙高声道：“你们觉得这些地窟怎么样？”

亚若点点头，首先道：“大哥，这地方实在真不错，真想在这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不知道可不

可以？”

亚旭也道：“我认为亚若所讲的没错，这地方既隐密又十分舒适，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这当成我们暂时隐居的地方。”

一听最有识见的亚旭都这们说了，众人不由目光一亮，静待亚华的决定。

亚华考虑一下，见到众人期盼的眼光，再想到这一年居无定所的日子，令他也不由新生厌倦了。

于是在亚芠三人的目光下，亚华重重的点了一下头道：“好吧！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众人欢呼一声，终于有家了！

欢欣鼓舞的众人马上找了一个依靠小湖边的平地，搭起了一个小棚子，暂时作一个休息的地方，这时由外面透进的阳光已经逐渐消失了。

但是，亚文等人却又见到一番奇特的美景。

原本照亮地窟的阳光消失后，洞窟不但没如他们所想的陷入黑暗之中，反而在地窟的四壁及顶端，开始发出淡淡的蓝光，柔和的蓝光不但照亮黑暗的洞窟，而且更增添一种柔和迷离的景致。

看到这种景象，众人不由陶醉在这与白天完全截然不同的美景中，令人神醉情迷。

但是一振大煞风景的怪异叫声有如金铁交鸣声，由湖中传了出来，惊醒了沉浸在美景中的亚文等人。

亚芠最先反应过来，一个飞身强先移位到哥哥们的身边，面对湖中警戒，摊狼星也出现在亚文身边。

众人朝湖中一看，在湖的正中央，据他们约十五公尺的地方，浮现一颗巨大的头，看起来约将近有一公尺大，有点像蛇头的样子，布满白色的鳞片，最奇异的地方是它的头顶上有着一跟一公尺长的圆形白色尖刺。

亚若惊呼道：“这是什么怪物？”

没有人能回答他，因为没人见过这种怪物，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这是传说中的白金角蟒。”

众人一看，翰罗不知何时又恢复正常神志，而且还从那临时的小棚子中出来，该正是他回答亚若的疑问的。

众人先是高兴，翰罗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神智清晰了，不由的各叫了几声“爷爷”。

翰罗道：“有事待会再谈，我们先离开这座小湖吧！不要去刺激它，不然事情就糟了！”

一听翰罗这样说，亚文等人忙放轻动作的后退，直退到看不见白金角蟒的地方，众人才又停了下来重新聚在一起。

翰罗看一下正一脸担心他的四个孙子一眼叹道：“这些日子以来辛苦你们了。”

一听翰罗这样一说，亚文等人目框不由一红，又听翰罗道：“这些日子以来，我也不知道我自

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整天脑袋昏昏沉沉的，不但拖累你们还让你们照顾我，爷爷真是对不起你们。”

亚华忙道：“爷爷你别这们说嘛！只是爷爷你现在怎么又变好了？”

翰罗道：“不知怎么搞的一来到这地方，我的神志就开始逐渐清醒起来，不但觉得老毛病没了，而且还连以前神智不清时做过的事都记起来了，我自己也想不通。”

听翰罗这样一说，亚芠四人也才注意到爷爷双目清澈，神志远比以前发病时短站的神智清醒不同，看来好像完全痊愈了。

这一点叫众人十分高兴，希望翰罗是真的全都痊愈了。

突然，白金角蟒在湖中又是传来一声怒吼。

翰罗闻声脸色大变，急道：“遭了！白金角蟒发现我们闯进它的洞穴中了，现在它发怒了。”

亚芠疑道：“爷爷！那白金角蟒到底是什么怪物，为什么你这么紧张？”

翰罗苦笑道：“白金角蟒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种极为凶猛的幻兽，它的角是世上最坚硬的东西之一，它的口能吐出白灼之焰，也能吐出酸液，生有四爪，形似龙蛇之类，全身生有强韧的鳞片，刀枪不入，动作更是快速，有人传说四圣兽中的青龙就是白金角蟒的一种。”

亚闻不由一皱眉，那只白金角蟒真有这么厉害？他有点不相信。

翰罗见到亚芠的样子，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叹道：“三十年前，我有一次行军也是到这奇华森林的外围森林城镇中，当时也是碰到有一座城镇中传出有白金角蟒的危害消息，当时我第一次派出一支百人小队前去歼灭这支做乱的白金角蟒，谁知，百人小队一去不回，全数被那只白金角蟒杀光，于是第二次，我又亲自带队五百人前去围剿，那一次，五百人只剩下不到两百人回来，大多数的人全死在那只白金角蟒的火焰及酸液，还有那支无坚不摧的独角上，令我记忆犹深，所以刚刚我一回过神后，虽不知发生什么事，但一见那白金角蟒就立即认出来了，而且，这只白金角蟒比我当时围剿的那一只至少大了一倍有余。”

亚华四人听到这白金角蟒真的如此的利害，那不是叫他们放弃这一个地方了吗？

哪他们可真的很不甘心，也不愿意就这样的放弃这一个那么好的地方。

看到四个孙子全都摆出一个跃跃欲试的样子，翰罗心中不由十分的奇怪问道：“你们是怎么了？”

经过亚华一番的解释后，翰罗才知道他们已经选定这地方作为他们将来定居的地方，而且他一听说这地方真的那么隐密，翰罗不由也跟着怦然心动，但问题是那一只白金角蟒。

一边的亚文干脆道：“爷爷，哥哥，我先去试试，如果真的打他不过我们在另想办法。”

说着，招呼道：“小星，我们走！”

不待翰罗反对，他就和贪狼星快奔到正由湖中爬到案上的白金角蟒前面，不由分说，和贪狼星一人一狼合力一击将那足有十公尺长的白金角蟒再度打下湖中。

翰罗急道：“这孩子怎么这心急，这白金角蟒可一点都不好惹，而且更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力敌的。”

亚旭安慰道：“爷爷您别急，现在的亚芠可是不容小觑，就算没有兽幻铠，跟以前的我们比起来可是一点都不逊色，所以你别急，先让他试试也好，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另想办法。”

翰罗皱眉暗道：“就算真的是亚芠进步很多，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就这样有勇无谋的前去挑战呀！”

但看到亚华等三人一副对亚芠信心十足的样子，翰罗在也说不下去了，只好高声道：“亚芠注意白金角蟒口中吐出的东西，不要让它缠上或用独角打中你，它的弱点在眼睛。”

不用翰罗提醒，亚芠那在生死中历练出来的战斗第六感已经告诉他绝对不能太靠近白金角蟒。

而当他击中白金角蟒身上时，只觉滑不溜手的，力量打在它身上好像在替它搔痒一样。

令亚芠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一边的贪狼星处境也如亚芠一般，口咬、爪撕，白金角蟒全不当一回事。

反而更激起白金角蟒的凶性，发出一声嘶吼，大嘴一张，一道炫目亮丽的白色光焰直射而出，朝亚芠射去。

亚芠大吃一惊，忙扭身避过，让这道火焰在他腰际外半公尺处射过，即使如此，亚芠仍可以感到白色火焰那炙热无比的焰力。

叫亚芠吓出一身的冷汗，这时刚好翰罗的警语传来。

亚芠立即叫道：“小星，用针毛射它的眼睛。”

贪狼星长哮一声，浑身长毛无风自动，颈上的毛发竖起，有如一根根的钢针，一甩头，数十根针毛射出，一一击中白金角蟒的头，其中数根正好打中它的眼睛。

果然立即见效，痛的白金角蟒再度狂吼一声。

这钢针是来自苇诺的血煞的，一年前，贪狼星因为要保护亚芠，所以将血煞的触手吃下去，当时亚芠和贪狼兴建立精神联系时，感觉到贪狼星正分析着血煞的触手，当时虽不知贪狼星有何作用，后来在战斗中，亚芠发现贪狼星竟能将全身的长毛或柔或钢，而且还能伸长或射出，这等于是变相的拥有血煞触手的能力，亚芠百思不解，但贪狼星拥有这样的能力他当然是很高兴，因此也就不再研究为何贪狼星有这样的能力了，只是在这一年中，贪狼星在也没有再度展现这样的能力了。

因此当此时，亚芠会叫贪狼星射出钢针，一看见效，亚芠不由十分高兴，再接再厉，又教贪狼星再射出几波的针毛，只可惜这次失效了。

白金角蟒已沉入水中，针毛射入水中立即威力大减，更何况白金角蟒身在水中，不易瞄准，贪狼星这些针毛算是白射了。

亚芠见白金角蟒潜入水中，心中暗暗一惊，他可不认为它会这样就算了。

于是，亚芠将贪狼星唤到身边，目光泛出金银双色，他已用上神魔眼来查看白金角蟒的行踪，但是他失望了，原本清澈的湖水已被白金角蟒弄得混浊无比，任由亚芠用尽目力都看不出白金角蟒的行踪。

这时，突然一道白光由亚芠站立的地面冲出，亚芠性而再前一刻中感觉到地下传来一阵异样的震动，所以在白光冲出时，他以一个跳跃，向后退了几步，同时亚芠闻到一股腥酸难闻的异味冲鼻而入。

暗道：“不妙！”

原来那从地下冲出的不是什么白光，而是白金角蟒头上的独角。

白金角蟒竟利用它那根无坚不摧的独角，从湖底钻到地下，然后由亚芠的脚底下冲出地面，同时对亚芠吐了一道腐蚀酸液。

亚芠大惊之下，用全力扭身后退，瞬时间，横越过五公尺的距离，和白金角蟒遥遥相对。

亚芠暗地里出冷汗，刚才差一点就躲不过白金角蟒的连续双击。

而这时，亚芠也才看清白金角蟒的全貌。

全长超过十公尺的庞大身躯，通身布满白色鳞片，头部似蛇，长颈，身体处涨大，一条占了它全身一半的长尾，四肢看来十分粗壮而有力，上四指爪，一双泛出血红色的目光正以一种十分凶恶的眼神盯这亚芠，完全忽略站在亚芠身后二十公尺处的翰罗等人。

这是当然的，窝被侵入，又让亚芠这侵入者打的眼睛好痛，一股熊熊的怒火在白金角蟒心中燃烧，这时的它眼中除了亚芠外在没别人，显然它已把所有的债全算在亚芠的身上。

感应到白金角蟒从眼中散发出来对他的那一股强烈愤怒及杀意，亚芠部由苦笑在心。

一边的亚华见亚芠和白金角蟒这样的庞然大物相互对峙，顿觉不妙，随手在行李中一抽，竟抽出一把约近一百五十公分的铁剑飞掷给亚芠道：“亚芠接剑。”

随即将手中的长剑朝亚芠掷去。

亚芠听到大哥亚华的话，立即一转身身手接住那一把来势甚急的铁剑。

看这两人那配合良好的动作及默契，显见他们已经配合很多次过了。

接过剑后的亚芠立即默运天心真气，手中那把平凡的铁剑立即散发出淡淡的金光，可见亚芠已将天心真气运到剑上。

一旁的翰罗叹道：“想不到亚芠竟已到达将体内真气外贯器物的地步，想当初我还是到二十多岁才有这个成就，真不简单。”

就在翰罗赞叹时，亚芠已经一挥手中长剑，与贪狼星一左一右朝白金角蟒攻击。

亚芠每一挥动手中长剑，带着一道金色光芒，以一种奇异而似乎又循着某种奇异的轨道，每次往往都能避过白金角蟒的防御击中它，但亚芠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

每一次，他虽都能打中白金角蟒，但最多也只是在它身上留下一条条的白痕，根本无法伤及它半分，一边的贪狼星也是一样，根本伤不了白金角蟒。

而白金角蟒虽也同样不能伤及亚芠及贪狼星分毫，但她那不时由口中冒出来的烈焰、酸液，还有那森森巨口利牙，有力的前肢，长长的长尾，配上它那庞大的身躯，及与体积不配的灵活动作，每每都让亚芠及贪狼星躲的万分辛苦，加上白金角蟒似乎很喜欢用它的头上独角来攻击，对这根号称无坚不摧白金角，亚芠可真是恨的牙痒痒的。

有好几次，当亚芠急着躲开这根白金角时，都差一点不是叫火焰喷中，就是被长尾险些扫中，或被它的爪擦身而过，弄得亚芠好不惊险。

尤其是当亚芠在一次的因为要躲开这根白金角而被白金蟒的利爪在左肩上留下四到血痕时，亚芠已气的口不择言大骂道：“小星，赶快想办法将这根该死的白金角给我拆下来，让我在它身上次几个窟窿，叫这只衰蛇尝尝利害。”

本是随便说说，但没想到亚芠这时正和贪狼星建立起比平时更进一步的战斗精神联系，虽不像他平时专心的建立精神联系那样深入结合，但也足以让贪狼星在接到亚芠的命令后，发动它的特殊能力－“融合”。

亚芠只见贪狼星突退到战场外，亚芠正不知它搞什么鬼时，贪狼星已看准一个时机，一个超长的跳跃，朝白金角蟒头上的白金角跃去。

白金角也察觉贪狼星的目标是它的独角，它干脆把白金角对准贪狼星的头，打算来个迎头刺入。

看到贪狼星这恍如自杀的举动，亚芠不由惊呼一声：“小星你在干什么？”

同时不自觉的加深和贪狼星的精神联系，意图将贪狼星唤回，谁知这正是贪狼星需要的。

在场包括亚芠在内的众人却看到一幕想像不到的情况。

就在白金角的尖端将要触及贪狼星的头时，怪事发生。

贪狼星在它要被白金角刺穿时，整个身体突浮现无数金色条文，整个身体不但分解开来，避过那致命一击，同时还将白金角蟒头上的白金角整个包围起来。

看到贪狼星如此异常的动作，亚芠不由一愣，他根本不清楚贪狼星到底要干什么？

而白金角蟒被贪狼星依附在头上的独角上后，显然十分痛苦，完全不顾就站在它身前不到五公尺处的亚芠，只是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吼声，连带的倒在地上痛苦的打滚。

但由于贪狼星伊负的独角刚好位在它无法攻击到的地方，史的白金角蟒除了痛吼外，完全无法对贪郎星做任何的动作。

亚文见状也是一愣，精神异力一展，再度与贪狼星的精神进行最深最紧密的结合。

一年前的感觉再现，亚文又感到贪狼星正不断的在“分析”白金角蟒那根号称最坚硬的白金角。

而且这次，它更深深的感到贪狼星不但分析着这跟白金角，它还更进一步的，正一点一滴逐渐消蚀着白金角，那种感觉，就好像贪狼星将白金角“吃了”下去一样。

在翰罗等人的眼中，所看到的景象是，贪狼星无缘无故化身拟态成一个银色的茧状物，将白金角的独角包在其中，白金角蟒则是十分痛苦似的在地上打滚。

亚文整个人有如一尊石像般静立在白金角蟒面前，身上还发出了若隐若现的淡淡银色光辉，与贪狼星所发出的银色光芒相互辉映。

如此诡异的景象，叫四人不由一阵异样怪感。

突然，亚旭惊叫道：“你们看！”

和罗等三人的眼光朝亚旭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贪狼星拟态成的奇异茧状物突一阵奇异的扭动，给他们的感觉似乎贪狼星每一次扭动体积就会缩小一点。

而且不只如此，当贪狼星扭动时，白金角蟒都会发出一声凄厉的痛吼，而那正是亚芠身上的银色光辉更加闪耀之时。

这三者的现象令翰罗等人深深感到，其中一定是有很大的关联，而关键正是亚文身上的银色光辉。

事实上，翰罗的猜测一点也没错。

当亚芠感觉到他和贪狼星的精神结合再一起时，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贪狼星整个精神“融入”他的精神中，它的精神也“融入”贪狼星的精神中，一人一兽再无分别，他可以知到贪狼星的想法、动作，因为那就是他的想法、动作。

身在这一种情况下还是第一次，亚文不由想试一试，他能不能控制贪狼星的动作，于是，他就拿贪狼星吸收白金角这件事来尝试一下。

结果异常的令他满意，当他想加强吸收速度时，只是一动念，他就感觉到贪狼星就好像是他另一个身体一样，自然而然的就加快吸收的速度，想减慢时就减慢，一点也不需要刻意作做，就像用自己的手去拿东西一样的自然。

如此一来，令亚文欣喜万分，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贪狼星身上，异于常人强大的精神力开始产生作用。

经由亚芠将他的精神力透过他和贪狼星的联系，加注到贪狼星的身上，令贪狼星的能量、力量大增。

也使的白金角蟒头上那根白金角，在亚芠及贪狼星通力合作下，很快的就被贪狼星消蚀光。

完任务后的贪狼星立即离开白金角蟒的头部，留在白金角蟒头部的只有一个约十五公分大的血孔。

离开头部后的贪狼星并未回复原形，反而向亚文飞来。

再翰罗众人惊异的眼光中，贪狼星直接以第二型态，半拟态化依附在亚文的上半身。

贪狼星那庞大的身躯有如变形虫般拟态钻进亚文的衣服中，将亚文整个上半身，由颈部起，向下延伸到腰部，整个包围起来，当场叫亚芠的身体增大了两号。

原本灰白色的体色开始逐渐转化成亚芠的肤色，连在亚芠身上旧有的伤痕，贪狼星都一一在自己的身上拟化出来，到此为止都合一般幻兽第二型态拟化差不多，只是精细的不可思议而已，那还叫人可以接受，但接下来贪狼星的拟化动作却叫翰罗等骇叫“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

原来他们看到，当贪狼星完成第二型态拟化后，竟又在亚芠手臂的部分又分伸出一部分，顺着亚芠的手臂，手腕，直到亚芠手握的铁剑上，将整支铁剑包围住，恍若也依附在铁剑上一样。

一阵扭动，依附的部分逐渐幻化成铁剑的形状，不久，亚芠手上就握有一支发出和白金角蟒头上白金角相同颜色的白色巨剑。

这…这…这根本是考验翰罗等人的基本常识嘛！

他们从未看过或听过世上有哪一级哪一阶的幻兽，在以第二形态附身在主人身上时，其依附的部位还包括主人身上的武器的，而且看势还能增加武器的攻击力。

这种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事情竟就那么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眼前，这根本就是在挑战千年研究下来的幻兽常识嘛！

翰罗等互望一眼，算了！算了！他们已打算放弃去研究，当亚芠和贪狼星这上古遗留下来的幻兽配合在一起时，到底还具有多少他们未知的奇怪能力？

后面的翰罗四人对贪狼星这奇怪的能力感到十分吃惊时，身为当事人的亚芠却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当贪狼星完成消蚀白金角蟒的白金角时，亚芠就已经感觉到，贪狼星为了这一个任务，已将体内的能量消耗的七七八八了，在无余力去做其他的动作，如对白金角蟒行攻击之类的任务。

而且它本能的要回到亚芠他这主人身边，依附在他身上，吸收亚芠身上的能量，已补足它损耗的能量。

对于这情况，亚芠却无法可施。

但是，当贪狼星开始依附到亚芠身上时，亚芠突产生一个想法，贪狼星既然可以附身到他身上，那当然也可以增加依附的部位，如现在他手上的铁剑。

仍和亚芠保持深度精神结合的贪狼星一感应到亚芠的想法，果然分出一部分依附在亚芠的铁剑上，而且更近一步的，在亚芠的意志下，依附在铁剑上的部份全都是它刚从白金角蟒头上硬是夺来的白金角的组成部分。

将亚芠手上的普通铁剑变成一把无坚不摧的白金剑。

完成这一个动作后，亚芠就感觉到贪狼星逐渐的陷入能量耗尽的休眠中。

这时的白金角蟒正陷入狂怒之中，巢穴无故被异类入侵的震怒，受到攻击的气愤，加上又被一只平常只有当它零食的四角动物不知用什么方法将它引以为傲的角给弄不见了，而且又带给它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剧痛，种种怒火合起来，令他忍部驻要将眼前这奇怪的两脚动物给撕个粉碎不足以消弥其熊熊的怒火。

亚芠见失去独角后又身受重创的白金独角不再攻击他，只是用他那双几乎泛出血红色光芒的红眼直直盯着他，那一种暴风与前的宁静叫亚芠益发不敢大意。

一年来的战斗经验告诉他，接下来白金角蟒的攻击必是疯狂而如暴风雨般的激烈。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危机中，亚芠决定先发制人。

紧了紧手中经贪狼星依附后的白金剑，亚芠展开一个架式，他以双手握住剑柄，剑尖斜垂右侧方，轻点在地面上，双脚右前左后，微微下蹲，成弓箭步，整个人就好像是一把拉满弦蓄势待发的锐箭，正要向他的目标射出。

幕然，亚芠轻喝一声：“疾速之剑。”

整个人有如一支脱弦快箭，带起一道白色闪光，向白金角蟒袭去。

亚芠的动作固然快的旁人看不清，白金角蟒的动作也不慢狂吼一声，双爪一挥，口中吐出酸液，竟沾在自己的爪上，往袭击而来的亚芠抓去。

但是这一爪却落空了，亚芠原本快如闪电的身形却突兀的一转，原本直行的方向一转，划出一各大弧，不但闪过白金角蟒正面的爪势，还绕到它的右侧，手中巨剑重重一挥，毫不客气的在白金角蟒的右腹处划下一个长达一公尺的大伤口。

白金角蟒痛吼一声，和刚才的攻击不一样，亚芠这一次确确实实的划破白金角蟒那坚韧鳞肤，让它流出碧绿色的鲜血。

突如其来的剧痛叫白金角蟒痛的更加疯狂的攻击亚芠，他作梦也没想到亚文静能如此轻易的就伤害到它。

而亚芠一击成功后，心中笃定，白金角蟒在他手中的白金巨剑之下已不再是刀枪不入了。

有了这个保障，白金角蟒在亚芠眼中只是一只体积较庞大的魔兽而已，除了会喷火及吐酸液外，和一般的魔兽并没两样。

在这个体认下，亚芠更加冷静的伊边闪避白金角蟒的火焰及酸水攻击，遇到它的爪、尾攻击时便顺手一剑，又在白金角蟒的爪及尾上留下一个伤口，当它退缩时，亚芠更不客气的上前攻击白金角蟒庞大的身躯。

不到十分钟，白金角蟒已是浑身都流下碧绿的血液，浑身布满亚芠送给它的大小伤口。

看到亚芠将白金角蟒玩弄于鼓掌之间，翰罗等人深觉不可思议，尤其是翰罗。

三十年前那只白金角蟒那造成他前后牺牲三四百人才得以歼灭它的强大攻击力，令他印象十分深刻，如今，比上一次更大于一倍的白金角蟒却在亚芠手中视若无物，生杀由心，令他不由十分感叹。

看着白金角蟒浑身是血的狼狈模样，翰罗不知怎么的，心中一软，叫道：“亚芠，放过它吧！毕竟是我们先侵扰到它的地盘，它也没遭惹到我们，就放它一条生路吧！”

闻听翰罗的话，亚芠不由一愣，急忙收回正斩向那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无力反抗的白金角蟒的头部的一剑。

收回剑后，亚芠疑道：“爷爷，您怎么会叫我收手放过它呢？”

翰罗摇摇头叹气道：“看到它这样子，实在是令我于心不忍，是我们先闯进它的巢穴的，它只是遭到无妄之灾，如果我们再将它赶尽杀绝的话，那让我联想到我们和将我们逼入绝境的德野王又有什么分别？”

亚芠一听不由一阵沉默。

是的，白金角蟒并没有伤害到他们任何一个人，自始自终，都是他先侵入白金角蟒这原本和平的巢穴，而且也是他先发起攻击的，还拔掉它的白金角，把它砍的浑身是伤，几乎毙命。

的确是够了，再打下去就于情于理皆不合了。

这时，因亚芠停手的白金角蟒得以喘息，再休息一下子后，它已恢复了些微的行动力，似是知道眼前这有着一嘴长长胡子的老人就是阻止它的敌人发出最后一击，救了它一条命的人。

轻轻发出有点类似风吹树梢的低啸声。

一边慢慢的爬行到翰逻辑亚芠身前，巨头朝他们连点，原本深红的血眼恢复成漂亮的粉红色，

这大概是它原本的眼色，而且还隐隐透露出一股哀怜的神色。

这时只要是明眼人就一定能看出，白金角蟒已经是完全的臣服了。

翰罗及亚芠先是一愣，接着翰罗突哈哈大笑：“好家伙，真会见风转舵，不愧是被评定上级九阶的超级幻兽，真是灵性十足。”

亚芠一愣，打了半天，他这才知道原来这白金角蟒竟是高达九阶的超级幻兽，能打败它，亚芠不由也有点沾沾自喜。

白金角蟒突又是一声轻啸，对亚芠点点头，一扭头，朝湖中走去，中间又回头几次。

翰罗见状一愣，随即笑道：“我们走，白金角蟒在叫我们跟它去。”

话说完，一马当先走去，亚芠与亚华等三个哥哥相觑一眼，百思不解，但也急忙跟上去。

来到湖边，白金角蟒又回头朝亚芠等人轻吼一声，随即一头钻进湖水中，潜到深水处没入不见身影。

亚芠等人面面相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也跟着潜进湖中。

所幸，正当他们犹豫时，白金角蟒已又很快的回到湖面，再度上岸。

亚芠等忙让出一个空位让白金角蟒庞大的身躯能顺利上岸来。

回到岸上后，白金角蟒巨嘴一张，由口中吐出数颗大如鸡蛋，泛着淡淡蓝色光芒，有点半透明的东西。

众人只见白金角蟒捡了其中一颗较小的，舌头一伸，卷住那一颗宝石般的东西，巨头一仰，咕噜一声吞了下去。

又低头把那些宝石用嘴顶到亚芠身前。

亚旭伸手拿起其中一颗，就着洞窟的蓝光仔细的详看一会，突惊呼道：“这是神之钻，真是不可思议，它竟然真的存在？”

翰罗一听亚旭道出是神之钻后，自己也忙伸手拿起一颗，仔细查看一下。

一会，只见翰罗浑身颤抖，泪流满面，喃喃道：“天见可怜，天见可怜，我们一家有救了。”

看到翰罗及亚旭如此激动的神态，亚芠满头问号：“大哥，神之钻是什么？”

亚华也是一脸奇异的神色道：“神之钻，一种传说中的能源石，数量稀少到几乎没人见过，史上记载只有出现三次，那就是分别在三国－华那邦、斯达、泰龙三国的创国者手上出现过，甚至连到底有还是没有，也无人能证明，只知史上记载，“有石，色成粉蓝，似晶透，又似海样深，具莫大异能，能活一切生，可置一切死，如神之同在，其名曰神之钻”。”

“据说神之钻有着无限的能源，可以供应一只幻兽一辈子的能源所需还无法用完，有了神之钻，幻兽当场能跨越数级，拥有无限的潜力，除此外，若我们练气的武道家或练神、魔力的魔法师，手上有一块神之钻的话，那等于握有一张不死金牌，因为我们能藉由自己所练的气或力，提炼出其中能源，不但能加强自身的力量，还有着在危急时能迅速回复伤势，具有起死回生之用，传说中，三国创始者曾因神之钻而躲过无数次的死亡之祸。”

“而其珍贵之处在于其产生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知道，其能源到底从何而来，也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它，因此更别说要像一般市面上普通能量石一样去复制制造了，一般人根本连它的名称都不知道。”

一听到这，亚芠忍不住插嘴道：“难道连哥哥你们体内的……”

亚华大笑的点点头。

亚芠一听不禁喜上眉头，如果真有如此的妙用，那长久以来，一直压在他心头上，爷爷及哥哥们身中的剧毒随时都可能将他们的性命取去的梦厌终于能去掉了。

亚芠忙也拿起其中一块，放在眼前一看，果然如大哥亚所说的，鸡蛋大小的神之钻，呈现出一种迷离的粉蓝色色泽，乍看之下好像是透明的，但仔细一看，却看到内部好像无穷无尽的深远，隔着神之钻看到对侧的景象，竟是如此得的遥远而不可及，那种感觉很难说请楚，就好像明明可以握在手中的东西当他仔细看时竟是如此的无边无际的广大。

这时，白金角蟒身上已开始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芒，奇妙的事发生了。

亚芠一家人只见，白金角蟒身上那些被亚文化出的伤口逐渐的缩小愈合，直到不见，最扯的是，它头上那个血动静也开始浮出一点白白的东西，那白色逐渐变大、突起，不久，一跟比它原先还要长，还要出的全新白金角竟又出现在白金角蟒的额间处。

众人眼睁睁的看到白金角蟒在他们面前以它自己本身印证神之钻那可以起死回生的传说。

眼看白金角蟒不但全身伤势尽复，还更显的比受伤前更精神亦亦。

亚芠等人立即爆发出如天的笑声，激情的互拥，亚芠更留下了喜极而泣的泪水，一年来的心酸总算有了代价。

翰罗看着白金角蟒对他点点头后又转身回到湖中。

喃喃道：“一饮一酌皆是天注定。”

要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要亚芠放过白金角蟒一马，白金角蟒也不会感恩图报的送给他们一家作梦都没想到的珍贵礼物－神之钻。

于是，斯达克一家就在这神秘的地窟，与白金角蟒为邻，住了下来。

独自一人坐在湖边，亚芠把玩手中的那一颗鸡蛋大小的天神之钻。

来到这一个被他们定名为“清蓝之境”的地窟已经过了一年，再这一年之中，爷爷及三位哥哥的情况时好时坏。

虽说怀有能创造奇迹的神之钻，但毕竟他们所中的灭魂香太过于霸道，加上他们中毒已逾一年，毒素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之中，藉由神之钻散发出来的庞大能量，也仅是能压抑情况不再恶化而已，要排出体中所有的毒素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本身的力量，而这并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达成的。

而这也是亚芠强忍对父亲生死之谜，而不能也不敢再回公国查探的原因之一，毕竟，如为亲眼看到，谁也都会对自己父亲生死抱一分希望，即使这一个希望是如何的渺茫。

另一个原因就是，贪狼星进入成长期已经两年多了，但是却至今能迟迟未能进入变态期及成熟期。

对于这件事，不但亚芠百思不解，连见多识广的翰罗、智计无方的亚旭也都和亚芠一样无法解释。

为了这件事，亚芠甚至停止天心诀的修练，整天让贪狼星依附在他身上，全力提供贪狼星成长所需的能源，但是奇怪的是，在来到这清蓝之境后，亚芠虽说让贪狼星依附在他身上，但是他却清楚的感觉到，贪狼星即使是依附在他身上，但是它所吸纳的能量却惊人的少，少到亚芠几乎感觉不到贪狼星是不是真的有从他身上吸纳能量。

为此，亚芠甚至还主动的将天心真气运用他一年来体会到的一种技巧，将他庞大的天心真气强行灌注在依附他身上的贪狼星身上，强逼贪狼星吸收，而这种技巧本是他从一本秘笈中学到的，是专门将气用来在治疗伤患的一种技巧，而亚芠将这稍做改变，用来灌注天心真气于贪狼星身上。

但结果还是大失所望，贪狼星彷佛就是一个无底洞般，任由亚芠几乎耗尽他全身的能量，连精神异力都用上了，但贪狼星却是照单全收之下，却也彷佛毫无所觉一样，还是没有半点的变化。

为此，亚芠还花了将近两个月，靠着神之钻的能量帮助，他才恢复原来的水平。

经过这一次后，亚芠开始疑问是不是他的能量不够贪狼星成长所需的缘故？

于是，亚芠又狠下心来，拿出他和家人平分后所得的唯一一颗神之钻，利用强大的精神深度结合，发挥出贪狼星的奇特技能“融合”，令贪狼星将这一颗神之钻“吃”下去。

希望能藉由神之钻那彷佛是无穷无尽的庞大能源，促使贪狼星进入成熟期。

但是，亚芠又再度失望了。

吃下神之钻后的贪狼星并未像前两次一样，拥有了血煞触须同功能的钢毛，或白金角蟒一样监应无比的组织，也拥有神之钻的庞大能量。

被贪狼星吃下的神之钻又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这颗神之钻却变成镶坎在贪狼星结实的胸前，彷佛贪狼星身上本来就有着神之钻一样。

除此之外，贪狼星还是没有半点的变化，只是原本金银的光彩中多了一点淡蓝色的光华罢了。

至此，亚芠不得不宣告放弃，他实在是想不出为何贪狼星会迟迟未能进入成熟期的兽幻铠。

最后，一切只能归于贪狼星是上古遗留下来的幻兽，一定有很多他所不了解的地方，毕竟，贪狼星光是卵期就不知有几百几千年了，也许，时间到了，贪狼星就能自然进入成熟期吧！

不过，亚芠心中还是有一个令他深深恐惧的阴影在，万一，贪狼星的成长期也同卵期一样需要个几百几千年的话，那他……

独自坐在湖畔，手中拿着的是从大哥那借来的神之钻，神之钻虽不能使贪狼星跨越进入成熟期，但是，它的功效却也不容亚芠抹灭。

这半年以来，亚芠靠这轮流从爷爷及三个哥哥手中借来的神之钻，练习天心诀。

每一次，当他手握神之钻练功时，他都能感觉到，由手中的神之钻流出一股他无法形容的能量，那种奇特的能量给他一种又似寒冷、又似炽热，又似冷热交杂的奇感，令他全身都十分舒服。

而解这股奇特的能量当他运行真气时，会自然而然的融入他的真气中，着壮他的天心真气，令亚芠每一次的修练都有平常的一倍多的收获。

而且，亚芠更发现了神之钻一个极大的作用，那就是，当他把神之钻置于小腹丹田处修练时，神之钻会发出一股奇妙的引力，因倒在他体内运行的天心真气加速运行，使的他每一次修练时成大大缩短，而效果却不会因此而减少。

当他欣喜的将这一个发现告诉翰罗等家人时，翰罗等略一试用，果然，修练起来的破魔真气有效率多了，这一个重大的发现，令全家人有余力铠使利用真气排除体内那些灭魂香。

除此之外，亚芠更发现当他把神之钻至于额间修练精神异力时一样有着相同的效果。

于是亚芠只要一有空，他就轮流修练着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

可是，因为他的神之钻已经让贪狼星融合，他无法运用来修练，每一次都要向家人届他们的神之钻来修练，这实在是件很麻烦的事，而且更会银物刀家人去毒复原的时间。

因此，亚芠便经常较已玩全臣服他们一家人的白金角蟒到湖中去寻找看有没有神之钻。

但是，似乎白金角蟒在一年前叼上岸的六颗神之钻是当中最大的了，因为一年来，白金角蟒虽说也有找到神之钻，但那些神之钻最大的也只不过是如绿豆般大小罢了。

但是亚芠的试用修炼之后发觉，这些绿豆大小的神之钻虽一样蕴含极大的能量，但用来修练却比元心那些鸡蛋大小的神之钻要差太远了，似乎，神之钻的功效是和它的体积成正比。

今天是亚芠最后一次让白金角蟒作尝试。

待在这一年中，亚芠他日夜就是想要查探出父亲的生死之谜及为家人报仇。

如今，他在也忍不住了。

他心中已打定主意，一年来，已经没有任何追杀者来到这清蓝之境，现在祖、兄的逐渐康复，剩下的余毒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全排除，而这地方除了十分隐密外，更有着一条白金角蟒的守护，相信在安全上绝对是没有问题了。

如今在也没有任何的理由能阻止他在回到公国去。

就在亚芠沉思时，他前面的湖水突翻腾起来，一跟雪白的独角冲出，随及一颗庞大的蛇头跟着浮出水面，正式那白金角蟒。

浮出水面后的白金角蟒发出一声轻嘶，对这亚芠摇摇头。

亚芠低叹一声：“又没发现？”

白金角蟒晃晃头，大嘴一张，血红长舌一伸，将三力绿豆大小的淡蓝光芒丢往亚芠，亚芠伸手一接。

低头一看掌心，是三颗绿豆大小的神之钻，叹道：“看来这神之钻真的是靠湖水长年沉淀累积而形成的，再也没有大一点的了，算了，金角（白金角蟒之名），别再找了。”

白金角蟒一听，晃晃巨头，轻嘶一声，转身又沉入湖中去睡它的大头觉了。

亚芠苦笑一声，从怀中拿出一个拳头大白色的袋子，打开袋口，将手中的三粒神之钻放入，看这袋子沉甸甸的，看来里面是放了不少的小颗的神之钻了。

站起来，亚芠将手中的大颗神之钻及盛小颗神之钻的袋子放回怀中，转身走向距他不到一百公尺处的一间木屋。

这间小木屋说是小木屋也不是很妥当，因为它是由八根高三公尺，粗达直径近八十公分的大柱子为支柱，没有屋顶，只是配上几根略小的木头，用树皮草草的隔了几个隔间，每一个隔间大不过两公尺见方，底下同样铺了树皮。

本来是以一张张的手工草席为帘，不过现在都卷起来了，里面完全没任何摆设。

中央的隔间最大，约有五公尺见方，地上没有铺任何东西，不过到摆了几个约七、八十公分高，粗如腰身的枯木头，中央还有一个约一公尺高，直径两公尺的大树干，上面摆了几个用木抔挖成的粗糙壶、杯。

而翰罗、亚华、亚旭、亚若分别坐树干四周的矮木头上，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客厅及房间了。

原本在这清蓝之境的地窟中，没有强烈的阳光，也不会刮风下雨，本是不需要屋子的。

但是基于习惯使然及练功驱毒清静着想，他们还是盖了这样一间的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奇形木屋。

亚芠见到家人全都聚在一块，似是一愣，看一夏天窟顶上，透过奇妙的水晶引导下来的阳光的投射的位置，现在还是刚清晨太阳初升而已。

以往这个时候，爷爷及哥哥们不是在修练就是还在睡觉，怎么今天会全聚在一起？

翰罗等人看到亚芠走过来，亚华最先兴奋大叫道：“亚芠你快来，你二哥有新的发现！”

亚芠一愣，暗道：“什么新发现？”

虽然心中充满疑问，但是亚芠能加快脚步的来到家人们的面前，在仅剩的一张木头椅上坐下来，边问道：“二哥你有什么新发现？”

只见平时一向冷静的二哥亚旭这时也难掩兴奋的神色道：“其实我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亚芠，你还记得以前你曾向我们提过，小妈曾教过你，每一次修练要连续作三十六个循环？”

亚芠点点头，暗道这和三十六次循环有何关系？

只听亚旭又道：“昨晚，我正为了修练一直无法有所突破，没办法顺利逼出体内的灭魂香而苦恼时，我突然想起你向我提过的这件事。”

“当时我因为陷入瓶颈中，于是，就一横心，大算试试你说的三十六次循环。”

“要知道，世间的武道家，再修练时，每一次都是以一个循环为主，那主要是因为碍于时间及专注力的限制，并非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有着特殊的精神异力。”

“亚芠你是因为刚开始修练时就是专注于精神修练，及因为筑基修练时早已习惯于三十六次循环，所以做来好像很容易，但对我而言却不一样。”

“早已习惯于每次修练皆是一次循环的我而言，一下子要我修练三十六次循环，那等实是要我相当于三十六倍的心力，那实在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

亚芠听了不由一愣，他作梦也想不到，对他而言，每一次修练运行三十六次是一件有如喝水般轻易自然的事，但听二哥说的话意，这对他而言好像是一件及难办到的事？

又听亚旭道：“昨晚我一横心之下，开始了亚芠你所说的三十六次循环的修练。”

“刚开始时，我的确实很困难，尤其市当地一次循环完成要直接进入第二次循环时，我几乎无法自制的要将真气那回丹田处，幸好我早已有心理准备，强逼早已席于只做一次循环的自己将真气运行略过丹田直接进入第二次循环，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第二循环跳第三循环，直到第三十六次循环都是不成问题了。”

“不过我还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头一次运行三十六次循还所需花费的精神力可不是我这第一次尝试的人就能承担的起的。”

“所幸一方面我已有了心理准备，令一方面，神之钻奇异的效能使的我在修练时真气运行出乎意料外的快，大大的缩减了原先估计所需耗费的时间，如此一来总算是让我免强支撑达到三十六次循环了。”

亚芠一听急问道：“二哥，那效果怎么样？”

亚旭喜道：“真的是很奇妙，三十六次的循环修炼下来，我觉得我的破魔真气大有斩获，如能持之以恒，相信不但能逼出体中的毒素，而且破魔真气也将会大大的有所进展。”

亚芠一听，真为家人感到高兴。

翰罗也忍不住手抚颔下长须，笑道：“练了一辈子的武，今天才算是开拓了新的武学新知，想不到一个不懂武学的媳妇，在死后还能交我这身为公公的什么才是武学，原来武学就是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进，那才叫真武学。”

说这些话时，翰罗实是一时感叹，但没想到底下四个孙子却个别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翰罗大笑一声道：“打铁趁热，我们这就好好的去练习一下吧！”

说完翰罗站起来就要去练功，亚芠突叫道：“爷爷请先等一等，我有些事想说。”

翰罗一愣，从又坐下来道：“亚芠你有什么事？”

亚芠想一下，郑重道：“爷爷，我想回到公国去一下！”

此话一出，非但翰罗一愣，连亚华、亚旭、亚若也同样的一呆。

亚华不加思索的反对道：“亚芠你要回公国？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要去。”

翰罗定定的看着亚芠，半响，叹气道：“亚芠你还是提出来了，这两个月以来，我已察觉出你心已不在此，相信你已有所决定了吧！也许我也无法阻止你的决心吧！”

亚芠坚毅的点点头，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到公国一趟。

亚华见翰罗似乎同意，道：“不行，我还是反对，现在回到公国去等于是自找死路，太危险了，我反对。”

亚芠轻声道：“大哥你别担心，相信已现在的我的修为而言，如果不遇上真正的高手的话，一定没问题的，更何况我还是经过了逃亡一年中无数次战斗的洗礼，大哥你应该可以信任我的能

力的。”

“更何况，以我现在的样子，相信如果我自己不告诉别人我就是亚芠。斯达克的话，应该没人能认出我来。”亚芠抚着自己那一头已长到背部的白色长发，轻轻的道。

看到亚芠的这一头白色长发，翰罗等人不由一阵沉默，那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也代表着斯达克家悲痛的以往。

心中那股深深的沉痛让翰罗不由自主的叹出了一口深深的叹息：“亚芠，去吧！要好好的保重自己，也爷在也经不起再一次失去家人的伤痛了。”

亚华苦笑一声，他已不知该说什么了，只能重重的按着亚芠的肩膀，表达出他关怀的心情。

亚若也跟着翰罗叹了一口气道：“亚芠，三哥本也是反对你再去冒险的，但是，三哥一看到你这一头白发，三哥就不知该说些什么来阻止你的念头了，答应三哥一件事，不要在白发之外又留下任何会让三哥后悔一辈子的痕迹回来，不然三哥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在今天答应让你去冒险的事！”

亚芠听到三哥亚若这一说，不禁眼角湿润的点点头。

最后是亚旭故作平静的说：“亚芠，这一次出去，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你不光是只有一个人而已，不管要做什么事之前，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爷爷想想，不要让我们担心，好吗？”

亚芠点点头。

亚芠略为收拾一下，在家人的目送之下，他一脚走进地道中，踏上旅途。

时间正是大陆纪年－元核历三七七三年－也正是亚芠刚好成年的十八岁，大陆又将陷入一场战乱之中。

在奇华森林外围的森林市镇中共有三座一点也不输平原上大都市的森林市镇，她们分别为靠近东边华那邦公国的繁花之镇－蒂莱渥尔镇，这是一个专门出产奇花异蕊，以花闻名的市镇，人口约三万多人，隶属于华那邦公国的国境中，只是华那邦公国并没有在此设立治安单位，所以她仍是一个独立市镇。

再来是位于蒂莱渥尔镇北方二十公里处，有着美酒之镇美称－绍舒岱提镇，这一个市镇中专以出产美酒闻名，利用奇华森林中众多美味的新鲜水果，加工酿造出芳香美酒，是整个奇武大陆中酒徒们的最爱，人口略多，约有近五万的人生活其中，她的位置正好位在，奇华森林最北方，隶属奇兰楼联盟的一个加盟城镇，不过，内行人都知道，绍舒岱提镇同时也市大陆中一处最大的走私货集散地，所以她又被称为走私之镇。

最后一座大市镇则是在奇华森林西侧，为泰龙帝国所属，腻称“龙刃”的一座军事型城镇，镇中人口大约近七万，其中三万人是泰龙帝国常备驻军，专门恪守泰龙帝国与华那邦公国及奇兰楼联盟交接处的国境安全事宜。

现在正是华灯初上的初入夜时分，美酒之镇绍舒岱提正式一天之中最热闹时间的开始。

身为以酒闻名的市镇，当然最不会缺的就是酒了，理所当然的，因为酒而因应而生的酒馆、酒吧、酒店当然是也不会少。

清碧酒馆，以绍舒岱提镇闻名的一种碧绿色，使用奇华森林中一种特殊的碧铃花，非三年才得以酿成的奇特美酒为名。

正如清碧酒那股清淡而余香不绝，味道浓厚中不失清雅，色泽清碧中带着莹透，令每一个品尝过她的美味的人都会一再的留连，非得一再品尝不可的特色。

清碧酒馆以其独特的特色，用奇华森林中带有一种清香的香木搭建而成，三层的楼面，每一层约有上百坪，里面以非同一般酒馆杂乱，典雅而简洁的摆设，亲切中不失有礼的服务，令每一个来过清碧酒馆中的酒客都会再三留连。

也因此，清碧酒馆是绍舒岱提镇中四大酒馆中之一，同时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间酒馆，据说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在这一个华灯初上的时分，今晚的清碧酒馆一如往常一样宾客满座。

清碧酒馆的三楼，专为品酒而来的酒客们设置的一个楼面，不同一、二两层楼吵杂，三楼全都是一些较有流品的酒客，虽不免会高谈论阔，但比起一、二楼来讲的确是十分清幽。

只是，这时原本高谈论阔的众酒客们突奇异的安静下来，所有的人全都一致的将目光集中于上来三楼的楼梯处。

在那楼梯处，一名长的千娇百媚的女服务生正走了上来，指示一个女服务生有什么好看的，这个清碧酒馆中的女服务生每一个都是娇媚动人，但是所有人都早已见惯了，更何况这个女服务生并非是酒馆中最动人的一位，可见众人并非在看她，那为何所有人都转头向楼梯处呢？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在那个女服务生身后，跟上了一个人。

在众人眼中，那是一个十分奇特而怪异的人，看来约二十六、七岁，穿着一身冒险者最常穿的暗褐色斗袍，整个人除了头以外，全身包括手脚全隐藏在宽大的斗篷中，年纪轻轻的却有着一头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还不一定会有的雪白长发，完全无一丝杂色的白发用一个白色发箍随意束在脑后，其余任由及背的长发散在肩背上，再他身边，还有一只高及那怪人腰部的高大幻兽，看它的外形是属于沃夫（狼）系的幻兽。

这一人一兽走上三楼后，身前领路的女服务生娇声道：“亚芠。隆先生，您还是要老位置吗？”

不用说，这人正是一个月前由清蓝之境出来的亚芠，旁边的幻兽正是他的幻兽贪狼星，只是此时他为避人耳目，改冠母性，自称亚芠。隆。

亚芠无视楼上众人的注视，只对那女服务声道句：“照旧！”

他就自己一个人往一个在三楼灯光较照不到，因于阴影中的一个黑暗靠窗的位子上坐下，贪狼星则乖乖的趴伏在他脚边。

女服务生焉然一笑转身下楼，不到一分钟，她又端着一个盘子上来，上面有着一个约一公升的酒瓶及一个小酒杯，将酒摆在亚芠桌上后，又帮亚芠倒满了一杯，亚芠身手拿起酒杯仰头饮下，女服务生又马上帮他再倒一杯。

亚芠饮完一杯后转头看向窗外，半响，他转头一看，那女服务生正站在他旁边，以一种痴痴的眼光看这他，亚芠一皱眉，叹气道：“这里不用你服务，你下去吧！”

女服务生失望的应了声，依依不舍的再看他一眼才拿着手中的盘子转身下楼。

不可否认的，遗传到母亲的美貌及父亲俊逸的亚芠本身就极具吸引少女的魅力，尤其是他现在的样子，没有一般二十来岁青年轻浮神态，历尽风霜的他有着一种沉稳的神态，满头的白发加

上他俊逸无比的面貌，融合他沉稳的神态，令亚芠不自觉的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魅力，令清碧酒馆中所有的女服务生为之神昏颠倒，完全不知道亚芠真实年龄才十八岁。

看到这种情况，一个酒客忍不住酸葡萄道：“真是的，一个少年白的怪人竟也让这些女服务生这样，真不知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

一旁的友人忙嘘声道：“别说了，你忘了半个月前的事了吗？找死吗？”

那酒客如梦初醒，打个寒颤，马上低头不语。

但是，这些话有怎能逃的过修为精湛的亚芠之耳呢？只是亚芠不理，又转头看向窗外，看到亚芠看向窗外，冷清的三楼又开始热络起来，酒客们又开始高谈论阔起来，其中难免谈到半个月前那幕令人怵目惊心的事。

同样是那一桌的客人，三个约二十七、八岁的好友同桌共饮，正面正面对着亚芠的青年见两个好友打从那个白发青年上楼后就不断的偷瞄他，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连素来最胆大妄为的好友在另一好友淡淡提一句“半个月前的事”，光是这一句话就能令他闭嘴，他可从来没见过这一个好友这么胆小过，不由好奇心大炽，急忙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阻止好友胡言乱语的另一个好友又是偷瞄一下依旧看着窗外的亚芠一眼，确定亚芠没有注意到他们后，他才低声说出半个月前的一件事。

原来，在半个月前，亚芠因为太久没离开过清蓝之境，他忘记了回到公国的路，在奇华森林中迷了半个月的路，最后竟跑到这一个与前往公国完全背道而驰的绍舒岱提镇来。

那一天，亚芠进到城镇中时同样是在现在的时间，已经七八天光靠水果果腹的亚芠已是饥肠辘辘，好不容易到了有人烟的城镇中，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地方好好大吃一顿，而他选中的地方就是这间清碧酒馆。

当时，他叫了一堆东西，正要大快朵颐一番时，突一声惊叫传来，一到娇小的身影朝他撞来，眼明手快的亚芠马上一个闪身，躲过这个不知有何企图的身影。

等到他定神一看，才知道这一个身影正是店中的一个女服务生，不知何故惊慌失措的撞到他这边来，虽没撞到亚芠，但是却把亚芠的桌子撞翻了，连带的，亚芠的晚餐也喂饱了地板。

亚芠惋惜的看一下自己的晚餐，抬头一看，原来，他的隔壁桌作了七八个横眉竖眼的魁武大汉。

当中的一个似乎是带头的大汉正意犹未尽的把右手伸到鼻前闻了一下，大汉旁边的同伴淫邪的笑道：“老大，小妞的胸部不错吧！”

被称为老大的大汉搓搓手道：“真不是盖的，又大又软，你们闻闻，我手上还留着乳香呢！”

淫邪的样子令人作呕，亚芠摇摇头，看一下倒在地上，身上沾满残余菜渣，正一脸楚楚可怜，捂着自己胸部的女服务生，典型的借酒装疯，调戏妇孺。

自认倒楣的亚芠伸手扶起女服务生，转身走向另一桌，这类闲事他可不想管，更何况，在逃亡期间，他就曾吃过这类多管闲事的亏。

但是，亚芠却也没想到，他不想管闲事，闲事到自己找上门了。

他不知道，刚刚那头一摇，及伸手一扶女服务生，竟也为他惹来麻烦。

就再他转头走向另一张桌子时，脑后突传来一道劲风，生死历练出来的本能反应，亚芠不加思索的身体一偏，步伐一跨，不知怎么搞的，整个人在没有人看的清的状况下，反身绕到偷袭者的身后，随手一肘，狠狠的撞在偷袭者的背部，将偷袭者打的仆倒在地上。

亚芠定神一看，竟是那一个带头的大汉，虽搞不清楚为何他要偷袭他，但也知道这下麻烦上身，想避也避不了了。

果然，大汉的同伴见自个的老大贝人打的仆倒在地，个个浑然色变，当中一个大叫道：“好家伙，原来是有点本事，难怪敢在我们寻欢时打扰我们的兴致，兄弟们，将这一个不长眼的家伙给宰了！”

亚芠暗暗叫屈，他什么时候打扰到他们了？

不过，暗叫归暗叫，见到他们七八个人从身上掏出一把把的小尖刀，一副真的想把他宰了的样子，不由激起了亚芠心中潜藏以久的杀气，低喝一声，两手一展，五指弯曲如虎爪，以着极快的动作，后发先至，往来势汹汹的众人冲去。

大汉们不知死期已至，还狂呼的迎向亚芠，结果可想而知，平时光靠魁武的身材，众多的人手，横行乡镇，又怎么会是身经百战的亚芠的对手。

只见亚芠双手虎爪连伸，众多大汉们没有一合之敌，只要被亚芠的虎爪一沾上，便是腿断手折，在众人还呼不到十次气，战斗已结束，包括带头大汉在内，全都被亚芠折手断腿，倒在地上哼哼哈哈的失去战斗力。

总算是亚芠手下留情，没有闹出什么大事情，只是折断手脚了事，但光是如此，还是令旁观的人不寒而栗，因为亚芠动手时那干脆俐落的手段，战斗结束后那淡淡无奇的表情，告诉众人折断这些人得手脚对亚芠而言跟拔跟草没什么差别。

最后还是清碧酒馆的老板出面，花钱请医生将这群人的伤势治疗好，又送他们回去，才结束这场闹剧，而亚芠也理所当然的被老板当成恩人贵宾，免费让他住在酒馆后面兼营的旅店客房中。

而亚芠本不想住下来，但是后来却因为老板那殷殷相请的诚恳神态而留下来，至少在别人眼中是这样没错。

倚着窗口的亚芠暗暗打个呵欠，耳中听到对面那一桌又在谈论他半个月前的事了，这已是这半个月来，不知是第几次听到别人谈论了。

在别人眼中，亚芠是因老板的诚意而留下，但真正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

亚芠他是因老板而留下来没错，但可不是外人认为要让老板感谢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老板本身让他兴起了好奇心。

一般而言，如果是平常商家的老板，如果有人在店中闹事，往往都是巴不得闹事份子赶快离开，而且是越快越远越好。

但是这家清碧酒馆的老板却相反，不但请他留下来，还免费为他在酒馆三楼中保留一个位子，免费提供酒食，让亚芠每天上酒馆，彷佛巴不得宣告全世界亚芠还在他的酒馆中，难道他不怕那些大汉前来报复吗？

这可是与商家和气生财的道理大大的相违背。

为此感到十分好奇的亚芠因不知这老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就顺了他的意六了下来。

况且，经过这些日子的暗地观察，亚芠更发现这老板似乎也正在观察他，而且他更发现这老板也是一个身具练气奇学的武道家，而且修为还不弱。

不过经过这半个月来的相处，亚芠发觉老板对他似乎并无敌意，因此他也就不再暗查他了。

虽说亚芠好似在这酒馆中和一个不相识，对他又没敌意的人干耗了半个月，似乎有点浪费时间，不过他也有两个收获。

第一个就是，每天入夜后都会作在这一个位置上的亚芠发觉，这龙蛇混杂的酒馆其实是一个很好获得许多情报的地方，酒酣耳熟之下，很多平常不敢说，不能说的消息、传闻、秘密全都说了出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之下，亚芠意外的获知很多的消息，弥补了他逃亡隐居这两年来和大陆许多事脱节的遗憾。

另一件事就是，他终于确定一件事，那就是现在他就算回到公国中，如果他不说，没人会认定他就是亚芠。斯达克了，因为，在他旁边的公布栏上，正贴着通缉赏金榜，但是却没人将他和高居通缉赏金榜榜首的斯达克一家联想在一起，这令他十分放心。

而这两个理由也是令他这半个月来天天到这坐着的原因。

不过到今天，他也想该是要离开这的时候了，转头正想招呼服务声去将他们老板请来，他想当面向他告辞。

不过，当他才转过头时，他就看到一个有着平常人两倍大体积的人正向他走过来，那不是这家清碧酒馆的老板－祥川。狄安－还会是谁！

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鲜少会在这一个时间出现在酒馆中的祥川在这一个时间来到，而且看似是冲着他来的，亚芠一邹眉，心中有点不好的预感。

祥川走到亚芠桌前在他面前坐了下来，打个哈哈道：“隆老弟，不知这半个月来你是否满意本馆的招待？”

亚芠扯个嘴角，算是一笑道：“狄安老板，你来的正好，小地政想像你告辞呢！”

祥川一愣，问道：“怎么现在要走了吗？是不是老弟你真的不满意本馆的招待？请告诉我有哪些地方你不满意的，我一定会叫人改进的。”

亚芠摇摇头道：“老板你想错了，贵馆对我的招待令小弟有宾至如归的感受，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小弟在贵馆已住了大半个月了，再住下去，小弟深感汗颜，更何况小弟有事待办，时事不得不走了，在此小弟感谢老板你对我的招待。”

祥川呵呵一笑道：“真是这样就好了。”

亚芠微微一笑：“狄安老板，你现在来找小弟不知是有什么事？”

听到亚芠一说，祥川原本笑呵呵的圆脸突笑容一敛，低下身子来，故作神秘道：“我本来是有件是想跟老弟说的，不过老弟既然要走了，想必这件事对老弟没什么影响。”

亚芠一愣，这个祥川故作神秘的姿态，不由挑起了他的兴趣，问道：“老板你有什么事请说出来没关系。”

祥川低声道：“是这样子的，我接到一则消息道，说老弟半个月前打伤的那群人是本镇的一个三流帮会的一群人，带头的那一个大汉正是这一个帮会的三当家，他们被你打伤后，回去投诉

一番，帮会的大当家、二当家誓志对老弟复仇，只是不知因何缘故耽误了，现在我接到消息说他们这几天就要对老弟你进行报复。”

“由于此事是因本店而起，又是事关老弟你的安危，所以我才急忙来对老弟通知一声。”

亚芠一愣，随即一笑道：“老板你不用担心，反正我明天就走，将来会不会再来也说不定，他们找不到我，自然就不会有麻烦，倒是老板你这家店，我这一走不知你会不会有麻烦？”

祥川呵呵笑道：“不瞒老弟你，小店能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个上百年，一点点自保的能力是有的，老弟你尽管放心好了。”

亚芠一笑，正待说些什么，突然窗外传来一阵阵吵杂的声音，听的出有不少人大吼大叫的。

亚芠及祥川一愣，转头往窗外地面一看，不知何时，酒馆外竟杂杂乱乱的背近百个身穿青衣的人包围住了。

祥川慌急道：“糟了，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老弟你快从后面走，我先去托一下时间。”

话声虽急，但亚芠却从祥川的眼中看到一丝正期待看好戏的戏谑神色，当然他掩饰的很好，但有怎么瞒的过历经生死决战磨练过的亚芠的眼光。

亚芠玩味道：“老板你不用急，既然找上门来，我就这样走了不是显的有点太失礼了，就让我下去和他们谈谈吧！”

祥川一愣，真真正正的一呆，他没想到亚芠竟这样说？

眼前这上百人围在四周，声势浩大，就算亚芠真的有多厉害，双拳一样是难敌四手，他凭什么说这这样有自信，而且当亚芠说要和他们谈谈时，祥川竟感到背部有点冷飕飕的，不知是何缘故？

这时，包围在窗外的人群之中，有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看来满脸横肉，身材极为魁武的大汉走了出来，声如洪钟，大声道：“青衣帮在此有事待办，请各位镇民好友请先离去，青衣帮－青刀－达格。席季在此向各位朋友道声抱歉。”

说完抱拳向四周一绕，听到达格这样一说，多数胆小怕事的酒客们全都飞也似的跑的远远的，不过上有几个比较大胆或自持有记在身的人，还是站在四周看戏。

达格也不理他们，洪声道：“亚芠。隆，今天我特地来向你答谢前些日子兄台对我三弟的关照，请出来一谈。”

听到下面的达格点名了，亚芠无所谓的一耸肩道：“轮到我上场了。”

说完不理祥川，招呼贪狼星，一人一兽就这么下楼去了。

经过一、二楼时，亚芠发现所有人几乎都跑光了，但是在二楼靠窗处，却还有三个身着黑色斗篷的人能坐的稳稳的。

看到亚芠由三楼下来，当中一人对亚芠点个头，亚芠虽有点莫名其妙，不过他也回个礼算是打一声招呼，亚芠他才又下到一楼走出酒馆来到格达前面五公尺处站定。

见到亚芠出来，达格脸上那双大如牛眼的怪眼一翻，上下打量亚芠一番，粗声道：“你小子就是打断我家三弟右腿的亚芠。隆？”

亚芠一耸肩点点头算是回答他。

达格摇摇头不屑道：“就凭你这样一个瘦不拉饥的的家伙？”

的确，以亚芠一百八十公分，看来瘦高的身材，在达格那将近两公尺，牛样壮硕的身材前，他看起来的确十分瘦小，以外观看来，的确是令人无法相信亚芠能一口气打倒和格达同等体位的三弟。

达格回头叫道：“出来个人试试他！”

当下，围在亚芠四周的人中一个约和亚芠同体位，看来约三十上下的青年跃众而出，一挥手中的尺长大刀道：“大当家，让我乌葛试试他的本是如何？”

达格点点头道：“小子，我就看你在我们第七高手，乌葛手中能走上几招？”

亚芠还来不及讲话，达格就往后退去，乌葛一挥手中的大刀，毫不犹豫的就往亚芠胸前斩来。

亚芠叹口气，乌葛这一刀破绽百出，力道又不稳定，如在生死决战中，他最少有二十种的方法能将他一击毙杀。

不过现在并非是决战，他又不想一动手就见血，他反而一时间不知如何动手才好，只好后退一步，暂时避过乌葛这一刀。

见到亚芠后退，围观的众人一阵欢呼，乌葛更精神百倍，手上大刀更卖力的挥动，只是一连二十几刀下来，乌葛刀刀落空，完全伤不到亚芠一根寒毛。

这下再不长眼的人也知道亚芠只是没反击，不代表他没力量反击，不然乌葛那些细密霍霍刀光（至少在其他人眼中是如此）会连碰都碰不到亚芠一跟寒毛？

亚芠闪过乌葛第三十一刀，看准了一个空隙，右手一伸，手到擒来，夺过乌葛手中的大刀。

失去武器的乌葛不由一呆，前一秒钟他还用手中的长刀逼的亚芠左闪又躲的，怎么下一秒钟，手中的刀如变戏法般去到亚芠手中？

莫名奇妙的乌葛不由一呆，愣愣的站在亚芠面前，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

达格见状，又站出来喝道：“还不下去，你站着找死吗？”

乌葛如梦初醒，讪讪的退回群众之中。

达格狠狠的盯一眼亚芠，狠声道：“想不到阁下倒是真人不露相。”

说这话时，达格背负再身受的双手突作一个奇异的手势，人群中，一个瘦小的人看到这一个手势，马上从怀中拿出一个精巧的机弩，指向亚芠，机弩上三根泛着绿色诡异光泽的十公分短箭令人见之惊心，那是涂上剧毒的。

那人手指一抠，机弩的机簧一动，短箭就要射出，可是他忘了一件事，一件足以令他自食恶果的事。

就在他用机弩瞄准亚芠，抠下板机时，身边传来一阵低嚎。

霎时，那人只觉拿驻机弩的手腕一痛，机弩往下一掉，射出的三根短箭全都大在自己的大腿

上。

接着银影一闪，又间一阵剧疼及大力传来，整个人就被拉飞，直落到亚芠及达格之间，这时，他才看清，是一只巨大的银色巨狼咬住他的右肩，将他整个人叼到这，疼痛中，他依稀记得这只银色巨狼不正是和亚芠一起走出酒馆的吗？

而强烈的疼痛令他忍不住狂叫：“大当家救我！”

亚芠本想和达格作一和平的解决，但是，贪狼星却突然咬了一个人出来，眼尖的他马上看出那个人的大腿上差了三根绿幽幽的短箭，加上贪狼星传过来的心灵感应，亚芠哪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

一面心中暗暗庆幸他习惯性的将贪狼星派为他的警戒，不因对方只是一群街头流氓而轻忽大意，因而躲过这一次的劫难。

另一方面，达格卑鄙的手段也激起了亚芠的怒火，只因一个冲突竟就使用如此的手段竟想置人于死地。

沉寂的一年的杀意又开始在亚芠心中燃起。

见到事机败露的达格，心中暗暗一惊，他实在没想到这只银色巨狼竟是如此的灵异，竟能将他的计画揭破，至此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手一挥，大吼道：“兄弟们，大家上，将这家伙分尸。”

当先不少人同时吼声“铠化”现场近百人之中，竟有一半的人拥有专门战斗用的兽幻铠，尤其达格本身竟拥有依据中级五阶地属性的坎特（牛）系幻兽铠。

第一步偷袭，用暗器毒杀，第二步用众多的人势，将对手埋葬，这两步以往的确为他解决不少真正的高手，但现在用在亚芠身上却有点不灵了。

就在以达格为首等人正要冲上来时，突然，众人似乎感到一阵寒气袭过，令所有的人动作不由停下来。

这时，原本低头查看那偷袭者的亚芠头猛然抬头望向达格。

一看到亚芠的样子，饶是达格天不怕地不怕，他还是忍不住倒吸了口气。

只见，亚芠双目泛出了金银双色光芒，左金右银，一股极其寒冷，令人无法透过气的赫赫威势从亚芠身上飘出，令现场所有的人忍不住倒退了一步。

这时，在二楼望下看的那三个黑衣人中，和亚芠打招呼的那个黑一人虽因角度的关系看不到亚芠双目泛出的神魔眼，但是他还是不由打个冷颤，喃喃道：“好重的杀气呀！这个白发年轻人到底何来历？看这些不长眼的东西这下可真的撞到了铁板了。”

这时，场中突传出一阵高亢而凄厉，绵延而不绝的长嚎。

黑衣人再度打个冷颤，又低头往下望去。

在亚芠身边，原本虽看来十分巨大但十分温驯的贪狼星感应到亚芠的杀气，巨头一抬，仰月发出一阵令人寒毛紧竖的凄厉长嚎，全身银色长毛无风自动，诡异至极。

众人在月光、灯光的照射下，更是清楚的看见，贪狼星嘴中两根獠牙慢慢的伸长，直伸长到将近十公分长，四肢爪上同样各伸出四只长达十几公分的锐爪，头上额间，更伸出一根长达三十

公分以上，粗如拇指的细长独角。

众人不由一阵心惊胆跳，光看贪狼星身上那些角、牙、爪所发出的雪白锐利的光芒，实在是没多少人有胆去碰碰看。

更何况，一边的亚芠此时身上已泛出了淡淡的金光，原本束在脑后的雪白长发此时不知如何的挣脱发箍，无风自动的随意飞散在他脑后，加上他那金银双色的神魔眼，竟是如此的诡异。

亚芠及贪狼星惊人的变化令在场包围他们的人中当场将近一半心虚胆颤不已，实在提不起力量前去攻击亚芠及贪狼星。

但是，现在站在他们眼前的亚芠却是一个奉行“一但对敌，杀。无。赦”这样战斗信念的人，即使他们心中已是后悔了，但面对心中杀气已被挑起的亚芠，只有两个字“晚了”。

亚芠露出一个不算是笑的笑容，杀气大炽，“你们找死”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所有的人不由自主的打个寒颤。

但也因此提醒了达格，他狂吼一声：“大家上！”

众人如梦初醒，纷纷大叫一声，似是为自己打气。

亚芠轻蔑一笑和贪狼星花伸成一金一银两道光芒冲入人群之中。

宛如死神之镰刀的金银两道光芒在冲进入人群中之后，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亚芠最先碰到的正是达格，拥有一身地系坎特型兽幻铠的达格，配上其一身魁武体型所拥有的蛮力，具有极大力量是可想而知。

达格见到亚芠迎面而来，大吼一声：“地牛斧。”

由几乎大上他腰围近半倍的雄壮胸部突伸出一大块的幻兽组织，土黄色的胸铠一离本体立即你化成一把长及一公尺的巨大斧头，达格立即伸手握住斧头柄处。

亚芠暗叹一声，即使是三流帮会，身为一帮之主还是多少要有点真本事才成，光看他这一手就具有二流以上的身手。

要知一般能拟态成为铠的幻兽虽都具有换化出武器的能力，但是却也都具有其限制，一般来说，拟化出武器可以从其拟化成型的速度，武器坚硬的程度，力量增幅的程度，及其支持时间与大小来分辨其好坏。

所以低级的幻兽，虽能拟化出武器，但是其拟化的速度往往都太慢，当拟化完成时，敌人也攻到面前了，而若是高级幻兽的话，其拟化几乎是在瞬间完成，像他的家人，若非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需要长时间的维持武器型态，在战斗中时，武器根本是突隐突现的，眼力稍差的人根本是无法看清他们手中武器的形态的。

以坚硬的程度来说，太过低级的兽幻铠所拟化出的武器，因其结构疏散，往坚硬度连一般的铁制武器都比不上，又如何要与人争斗呢？但如换成高级幻兽所拟化成的武器的话，除了其本身的结构够坚硬外，有些甚至有着其特殊的构造，如略带弹性，可以有效的抵消来袭的强劲力量，保护自己本身的完整性。

再谈到增幅能力，那更不用说，太差的兽幻铠，其增幅的能力根本是几乎有跟没有一样，而越高级的兽幻铠的武器，其增幅能力越大，可以减少主人能量的消耗，同时增加招式的威力。

然后讲到武器的拟化固型时间，要知，在怎样讲，拟化成武器的部分毕竟是幻兽本体的一部分，维持固定形状是需要耗损能量的，但是化成武器的部份却是脱离本体的，并无法像其他部分一样，由主人身上获得能量，但偏偏这一部分却也是兽幻铠消耗能量最激烈的部分，虽说主人可藉由接触的部份输入能量，但毕竟小水管是救不了大火的，输入的部分根本是不足所需，也许会有疑问，如果主人能量大到可以光靠接触的部分就够公武器部分知所需那不就没这个问题了？但是可别忘了，如果主人真的强到这种地步的话，那他所拥有的幻兽一定不会差到哪去，因此，当兽幻铠分离拟化武器的部分所携带的能量越多，也就支持越久，而蕴含能量的多寡，低阶幻兽永远不会高于高阶幻兽的，也就决定了武器的型态拟化固型时间的长短差别。

最后就是武器大小的体积，不管兽幻铠如何改变体内组织型态，其真正的体积永远不会变，而强行拨离一部分行成武器，多少一定会对兽幻铠本体对主人的防护力造成影响的，但如果构成武器的部份太少，武器的功能则会有所不足，太多的话，则会影响到其铠甲的防护力，这攻防之间的平衡就对武器的大小有所影响，不过当然是也有针对某些目的而拟化出体积小的专门用途的武器，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还是不脱这道理。

这五项要素看似不同，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低阶的兽幻铠组织不够坚韧，蕴含能量不够，拟化不够快，消耗的能量就多，拟化出来的武器当然就不够看，所以一般低阶的兽幻铠往往都是使用外部武器，而不会以本身兽幻铠拟化成武器来使用，避免多消耗能量又不符所需效用；但若是高级幻兽的话，本身能量够，组织又坚韧，形成武器时却有诸多的好处，向亚芠父兄的七阶兽幻铠，拟化出武器时，只需臂上的组织部分就够了，既不影响本身的防护力，又占了能减少能量消耗，增幅威力，又便利的好处，所以不用幻兽武器要用什么？

当然，如果像翰罗的八阶光之虎，本身拥有极强大的能量，当他需要武器时，只需分出一个核心，加上强横的能量，就能形成他威力强大的武器－光荣明刀，以核心控制，能量为主，形成能量武器，那又是更进一步了。

而现在达格竟敢拟化出幻兽武器来，表示他对自己的能力相当有自信，没有兽幻铠的亚芠对付起他来定是相当的棘手，但这股自信却也是亚芠的机会。

这些念头快速的在亚芠的脑中一闪而过，以神魔眼观察出达格的地牛斧是由他胸前的装甲分离而出，这表示，达格胸部的防护力必定较弱，当下看准目标，以着极快的动作，整个人快速的闪过达格攻击的斧头，右拳印上达格的胸部，金芒一闪，达格惨呼一声，被亚芠这蕴含天心真气的一击打的倒飞十公尺以上。

他作梦也想不到，伸着五阶兽幻铠的他竟被亚芠赤手空拳一招打飞了。

却不知亚芠是经过及精密的计算，以己最强的天心真气一击击中他分离出地牛斧后，变成最弱的胸部铠甲处。

看到达格被他一拳打的痛叫倒飞而去，亚芠立知这一击还不足以将他致命，当下他也不追击，转个身，开始往旁边围攻他的其他人攻击。

可想而知，连一帮之主的达格都被亚芠一拳打飞了，其他这些平常的大汉又怎么会是亚芠的对手？

这一次，杀气正炽的亚芠不再手下留情，只见亚芠双手或拳或掌或爪，变化无端。

加上快速的身法，这可真教一众大汉们恶梦连连，只见亚芠双手以各种的动作，而且是不居任何的形势，任何部位，以抓、拉、扣、扯、击、顶、撞、折等等各种方式，在每一个让他触碰到的敌人身上，留下小至爪痕，大至折手、劈腿，甚至断颈毙命，亚文无所不用其极。

再加一点，亚芠专找那些没有兽幻铠的普通大汉抢先下手，这一招可真的更令所有人闻风丧胆，眼见身边的同伴一个个的倒下，每一个轻则折手断臂或浑身血肉模糊，重则倒在地上，不

用看也知道是凶多吉少。

而亚文却似完全没感觉一般，不停的动手，而且手段是越来越凶残，等到达格回过气，再度上场时，在场那些连三流人物都称不上的大汉竟无一完好的站着。

而且亚芠也正把魔手伸向那些兽幻铠较弱的人身上，这些人虽说比起那写没有兽幻铠的人要强些，但是和亚芠比起来依旧是有些距离，加上他们刚才已被亚芠凶残的手段吓坏了，根本就手软脚麻，发挥出来的根本就不到平常的一半力量，如此一来，亚芠要杀他们根本就何摘果子一样手到擒来。

二楼上观战的三个黑衣人中，那一个原先发话的黑衣人倒吸一口气，叹道："这个白发年轻人好深的智计，好狠的心肠，好毒的手段呀！真是后生可畏，好厉害呀！"

旁边的一个黑衣人疑道："团长，这话怎么讲？在我看来，这些黑衣大汉根本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呀！这一个人我看他连兽幻铠都没有，又能利害到哪去？"

被称为团长的黑衣人摇摇头，叹道："历鉔你会错意了，我说他厉害并不是说他的修为，而是他的智慧，及他铁血心肠的手段。"

又道："在我的家乡中流传一句话"好汉不如赖汉，赖汉不如死汉"，意思是，将我们这种走在生死边缘的人视为好汉，而我们这种人最怕的就是具耍赖性格的下流流氓，因为这些下流流氓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劣势时，扮虫吃大便都肯，只要不要伤害到他就行了，得意时，凶残的程度连我们这种人都会怕，但是这些下流流氓却怕一种人，那就像下面这个白发小子，铁石心肠，手段凶厉，一动手不见血不休，根本让他们一点报复机会都没有，如果再加上像这小子一样有一身功夫，那触犯到他这种人的流氓不死也会脱层皮了。"

历鉔不以为意道："团长，我看他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吧，从我刚才看到现在，这个白发小子根本一点高手的风范都没有，你看他专找那些比他弱的人下毒手，一点厉害之处都看不到。"

团长在度摇摇头叹道："这正是我说他可怕之处，历鉔你扪心自问，如果你向他现在这样，被将近百人包围为攻，你会怎么做？即使这些人每一个在你眼中根本是不堪你一击？"

历鉔脸色一变，团长代他回答道："你一定是先退避，待人群分散时再作打算吧！"

历鉔点点头，团长道："我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做不到狠心将这百人屠尽，即使我们都有这个能力。"

"但你看，这少年竟能毫不犹豫的挥动手中的屠刀，斩向他眼前的敌人，这一点我们可是大大的不如他呀。"

历鉔不服气的要讲话，团长已先一步的阻止他道："历鉔你先不要不服气，我会这样说自有我的道理，你想想看，你也许能以你高强的功力震摄这群流氓，但是效果远远不如他，想像一下，一个光靠外在功力表现出的威势，毕竟不是亲身体验，即使在现场有所畏惧，但时间一过，再怎样可怕的事还是会逐渐淡忘，而如果像这个少年所采取的手段，如果你身在其中，看到你为数众多的同伴，被一个人毫不留情的斩杀在地，也许一个两个你并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当第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人倒下时，而你的敌人却能毫发无伤的继续不留情的斩杀你的同伴，手段是越来越狠，人是越倒越多，你还能平心静气的用你的全力攻击他，与他为敌吗？当你身边的同伴少到令你不自觉的恐惧时？"

历鉔不由哑口无言，因为在亚芠四周确是如此。

当亚芠将第四十七个敌人打的胸部凹进，狂吐鲜血的软倒在地，再也不能呼吸时，他的周边已

没有半个人敢再靠近了，包括达格在内。

当亚芠大开杀戒的同时，由另一边同时发动攻击的贪狼星可也没有闲着，不但是没闲着，而且它所造成的效果可比亚芠要残酷的多了。

身为幻兽，贪狼星并不像亚芠一样有着双手可以使用，他所依仗的只是它本能的动作。

在接到亚芠鼎盛的杀意后，贪狼星毫无顾忌的发挥它天赋的本能，以这在场没有人看的清楚的极快动作，充份运用它那以无坚摧的白金角构成的角、牙、爪，给于它面前的敌人深深的重创。

角抵、牙撕、爪裂，简简单单的三个动作，但是在搭配上它如风般的极快速度，那就成了众大汉们惨叫的根源。

面对快到无法看清身形，化身成一道银光的贪狼星，众人只见到，当那银光闪过，同伴瞬间由一整个人变成一块块支离破碎的尸体。

在这种血肉横飞，宛如人间地狱的景象之下，所有人不由自主的发出一声声令人不忍耳睹的惨叫声。

血肉飞腾加上同伴惊心的惨叫，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众人不要说要加以反击，此时只恨爹娘为何少生两条腿给他，让他能躲过这宛如死神镰刀般的恶魔银光。

而且贪狼星所采取的行动和亚芠一样，都是从最弱，动作最慢的开始杀起，这一着一样令众人恶梦连连，在疯狂的闪躲中，不少人更是惨死在因贪狼星过于恐怖而陷入疯狂境地的同伴手中。

直到亚芠恢复和达格对峙时，贪狼星才停止扑杀的动作，回到亚芠身边，而露出身形的它，身上依旧银光如昔，半点也没有沾上一丝丝的血迹。

这时，青衣帮残存的人也都战战兢兢的回到达格身后，和亚芠及贪狼星呈对峙状态。

只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亚芠一方虽只有一人一兽，但是神态平静之下隐藏令人恶梦连连的杀机，与青衣帮一方虽仍有二十多人的人众，看来虽是人多势众，但个个脸色苍白，有些人更是不自觉的颤抖着，孰强孰弱，谁盛谁馁，那是不用置疑的。

青衣帮一方，达格身后走上一人，一样身着中极五阶地系坎特型兽幻铠，与达格有着六分相似的大汉，语带颤抖道：“大哥，好惨阿！兄弟们只剩下不到十人，而我…，而我竟连一招都出不了。”

看来这个人是青衣帮的二当家，达格的亲弟弟－达特。

达格这时才看清另一方的遭遇，于本因受伤就不好看的脸色这下更是苍白如死人一般。

转头往亚芠及贪狼星望去，这一人一兽在他眼中突变的好高大，好可怕呀！那由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恍若实质的阵阵森寒杀气，令达格几乎崩溃。

无法自制的，达格伸出不停颤抖的手指，指着亚芠嘶声力竭大叫道：“你…你…你不是人，你不是人，绝对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

直叫到声音沙哑，状若虚脱，无力的垂下手指。

亚文静静的接受达格的指骂，直到达格骂不出来。

突然，原本状若虚脱的达格猛一抬头，双目血红，疯狂的挥动手中的巨斧，狂叫：“杀死你，杀死你，我要杀死你这恶魔。”

叫到最后，达格势如疯狂，全无章法的往亚芠乱砍乱劈而来，身后，一干众人也如达格般疯狂的挥动手中的武器往亚芠及贪狼星攻来。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怕到极点时，超过极限之后，那人反而会忘记一切，有如疯狂般将他害怕的东西完全摧毁，而现在，达格等人正是陷入亚芠给他们的恐惧而疯狂。

看到二十多人声势疯狂至极的往他攻来，一抹残酷至极的冷血微笑出现在亚芠英俊无端脸上。

贪狼星那绵延不绝，凄厉无比的长嚎再度出现再清碧酒馆前的大街上。

二楼上被称为团长的黑衣人见此，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胜负已分，走吧！”

说完以他为首，三个黑衣人在祥川老板极恭敬的神态下，送他们由酒馆的后门离开，隐入黑夜中。

而这时，凄厉的狼嚎，凄惨的惨叫正相互辉映，响个不停。

这一夜，横行绍舒岱提镇的青衣帮一百十七人中，只留下八个残障人士，其余“死。尽”。

藉由为数上百个现场目击者之口，“恶魔”之名传遍整个奇华森林所有的大小市镇。

而因这一夜，无数人发烧数天，因而发疯者二十一人。

亚芠血腥的恶魔之名在此传出第一个恐怖传闻。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第一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作者：手枪

奇兰楼联盟是一个不似国家组织的国家，她并没有一般国家所应具有的领土、元首、或主权之类的东西存在她的体制内。

以四个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邦－奇特、丰原、迦阗汐、尔邑擎烈，及六个人口介于四万到十万之间的中、小型城邦－百嘉天、炼岢、刀硕挹、卡妙、赤雷影、凯达斯勒，再加上无以数计的市镇、商会、集团等等联合而成的就是奇兰楼联盟。

连她的名字还是以最大的城邦－奇特城，最大的商会－兰霏寒商会，最大的集团－冰雪楼佣兵团，三者各取一字而形成的。

没有国家约束，没有领土限制，更没有官僚剥削，说穿了，奇兰楼联盟就是一个专们为赚钱而存在的一个没有国家意识的国家。

若要问大陆上对大陆霸权最没野心的是谁？当首推奇兰楼联盟。

在联盟中，一城的城主就是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也是城中最有钱的人，城中一切大半都属于他的，城民是他的职员，城主提供城民安乐的生活，城民为城主赚进大把大把的钱财，各取所需。

而商会之主是没有城市的城主，各有其生存活动的行业，有的商会专于炼铁如神兵商会，有的精于采矿如坚晶商会，有的善于运输如飞马商会，与各城密切配合，互相依附而生存。

集团，以提供武力为其商业价值的组织，有个统一的名称－佣兵团。

大陆中以奇兰楼联盟的经济最为富裕，也是各国觊觎的大肥羊，肥嫩嫩的充裕油水，任是那一国都眼红不已，但却没有人敢动手侵犯她，原因就是奇兰兰联盟中所存在的佣兵。

与各城的城主订下契约，提供武力保护城池的安全，担任所有城民（包括城主在内）的生命保险，作为运送货物时的临时保镳。

佣兵的存在保护了奇兰楼联盟城堡及人和生财货物的安全，同时也令奇兰楼联盟跃为大陆上第二强的国家商业组织。

令全大陆闻风而逃的奇兰楼联盟内的佣兵团，大大小小数十个，大至万人级的大型佣兵团，小至数百数十人为一个佣兵团，而其中最知名的要算是四大佣兵团，依照其排名为－冰雪楼、铁血、逆十字、圣魔导等四大佣兵团。

四大佣兵团每一个都是组织超过万人以上的超大型佣兵团。

而据说，不管是哪一个佣兵团，只要他们愿意，随时能以其强大的武力独立建立一个国家，因而有这四大佣兵团及无数规模不等的佣兵组织，奇兰楼联名的武力当然是高人一等。

位于奇兰楼联盟第二大城－丰原城中，

在丰原城北角，一座足以容纳上千人的大豪宅中，大宅外的铁门上书有“铁血”两个血红的大字，没错，这间豪宅正是奇楼兰联盟中第二大的铁血佣兵团设在丰原城中的总部。

四大佣兵团各自在四座大城中设置自己的总部，冰雪楼总部位于奇特城，逆十字位在迦阗汐城，圣魔导则在尔邑擎烈城中。

四大佣兵集团分别与四大城订下契约，总部驻守在其城中，同时也保护其周边的各市镇，商会，而六小城则是分别由四大集团护卫其一，其余两城则是由其他的佣兵团护卫。

在以利益挂帅的奇兰楼联盟中，所有人显得异常的团结，即使私底下每个城邦、商会、集团，都为其本身的利益明争暗斗不已，但是深知唇亡齿寒道理的各个组织，当有人欺到头上时，所有人却显的十分团结，全力对付外来者，这种关起门来自家人打死活该，却不容外人对他们有一点点的杯葛的心态，让奇兰楼联盟存在了近千年，虽说比不上其他大国的历史悠久，但也是真令人够瞧的了。

现在正是深夜，不过铁血佣兵团总部的中央核心处一角，一间独立于其他建筑，在它四周两百公尺内无一建筑存在，彷佛在宣告它的独特。

用深黑色坚硬玄武岩建成，三层高的小楼独立在一片平整无比的草地中央，在这深夜中，黑色楼层那黑色影子，似乎散发出了一阵阵刚硬、冷肃，危机重重的压迫感，令人不敢轻易接近它。

而它正是铁血佣兵团一万八千人精神的象征，也是团长用来决议重大决策，兼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它的名字就叫铁血，用铁和血筑成的铁血小楼。

只是，今天执勤的卫兵们觉得十分奇怪，以刚硬，固执于规律存在的团长，就算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都不能打乱他那有如用尺刻画出来的作息，为何在已是深夜的现在，平常早已就寝的团长却在他的书房中仍透出微微的灯光来，而且据上一班交接的卫兵说，刚入夜时分，团长及他的左右护卫风尘仆仆的由城外回来，一回来不顾梳洗就直接进到书房中，同时叫人找来副团长，人士执行长两人入楼，直到现在快五个小时了，他们都没出来过。

正当外头卫兵为他们团长难得一见的奇怪作息而十分疑惑时，铁血小楼中，位于第一层后半部，团长办公室中，五个人安坐在其中，正寂然无声低头看这他们手中的一份资料。

沉寂已久后，坐在上位的团长轻咳一声，引起所有人的，若亚芠在此，他一定能认出这一个团长就是在清碧酒馆与他打招呼的人。

团长名为盖赤。斐斯特，今年正好六十岁，接任团长已三十多年。

他是一个由外表看来，约四十左右，面貌方正，浓眉大眼，一看就知他是一个方方正正，循规蹈矩，实实在在的人。

魁武的身材一点也不亚于曾和亚芠战斗过的达格。

能身为一万八千多人的首领，盖赤当然是有其一套，不然哪足以领导其下属。

此时，盖赤见房中除了他外的其余四人都把眼光投在他身上，满意的点点头沉声道：“各位对手中资料中描述的这三人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我们大家讨论讨论。”

坐在盖赤右方靠近他的一个看来约六十左右，看来极瘦的瘦高老者，是为铁血佣兵团的副团长，水夜刀－特格。阿洱其，担任铁血佣兵团的副团长已有四十多年的经验，现年近八十的他还是老当益壮，是盖赤的父执辈，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同时，将一辈子都奉献给铁血佣兵团，至今仍是孤家寡人的特格也是少数在盖赤眼前可以说的上话的人，因此，见到其他的三人对他使的眼色，特格会意，立即清咳一声，第一个说话。

“根据手上的资料，团长想吸收这三个人入团我们是十分乐意，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团长一下。”

盖赤点点头，示意特格继续说下去。

特格又道：“在这三个人中，前面两人是我们从他们出道时就一直在注意的，拥有完整的背景，战役纪录，武功来源，对他们的人品也有过一定的品鉴，所以才由团会中决定延请他们加盟本团，列为客宾地位的。”

“但是，团长你所提的第三个人选，对我们实在是有一点问题，不知团长能不能说明为何团长一定要将这一个人聘为客卿？”

盖赤沉思一下，沉声道：“其实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当我看到他时，虽说他现在在功力表现碧不如我们原先意图招揽的那两人一样深厚，而且又好似连“铠”都没有，但我却直觉此子将来必定非池中之物，如果现在不将他纳入我们的阵营中的话，将来我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其他四人互望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那种惊奇的神色，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会再以方正个性，凡事实事求是著名的团长口中听到“直觉”这两个字。

而且对这第三个人选有如此超乎他们意料的评价，这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遭。

与特格相反，长的肥肥胖胖，像一颗肉球般的人士执行长－封巽。季楠道：“那团长你现在找我们来是要我派出招引使者去招引第三人来本团吗”

盖赤摇摇头道：“我招你们来主要是要你们来帮我想想看，这一个少年是否真的适合进来我们铁血团中？”

“毕竟想招他进来完全都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参杂私人感情后，我并没把握这一个决定是对的。”

听完盖赤的话后，众人不由一时沉默下来，关于这档事，他们谁也不敢作决议，因为盖赤的意思分明是他想招揽这第三个人选，但他又不能确定他这么做事对是错，所以要他们帮他做一个分析，这下子所有人都不由仔细思考了，毕竟再怎么说，铁血团的客卿身分是非同小可的呀！

与副团长有着相同的权责，必要时甚至能代团长替团长下达指示，在铁血团五百多年创团的历史中，招揽的客卿也不过才区区共三十多人而已，若非这次因为有“那件事”的话，他们也不用再度招揽客卿。

就在众人沉思时，一阵鸟鸣声传来，众人一致转头朝盖赤右方看去。

盖赤陈声道：“历鉔，你去看一下，“凡铁”又何消息传来，竟然以火急急报传递消息？”

历鉔点点头，起身朝右方一个暗柜走去，从中拿出一个密封的信封夹来，拿到盖赤面前，盖赤点点头道：“念出来。”

凡铁，铁血团专门的情报探子，渗透全大陆各个地方。专门收集各种情报，供铁血团高级干部们判断是否对他们铁血团有任何不利的消息，藉由这项暗地组织的功能，铁血团得以度过无数的危机，存在至今，而凡铁则是取其平庸无奇之义，说明凡铁成员每一个的外表皆是平平无奇，唯有如此，才能探出许多的秘密消息。

火急急报，凡铁的最高速件，直达团长的房间，显示这件事是十万火急。

历鉔打开信封，从中抽出一叠信件，看过一遍后道：“根据凡铁的报告说，这第三个人选来历真的查不出来，最多只知，他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在奇华森林中，身边带只系幻兽，半个月前第一次出现在绍舒岱提镇上，入夜第一晚即造成八人重伤残障，三天前，一场街头混战中，造成镇中盘据的一个流氓帮派－青衣帮完全灭亡，在该役中，青衣帮倾其所有的人手，计有九十八人，当中有四十六人拥有三阶以上的兽幻铠，帮主及二帮主更是拥有五阶的兽幻铠，但是在该役中，这九十八人皆亡，现场血肉模糊，第三人选毫发无伤的从容离去，该役是岱绍舒提镇百年来最悲惨的一役，事后更造成二十一人因无法忍受奇血腥的景像而发疯。”

“事后根据凡铁调查结果，除第三人选自称亚芠。隆，无法查出其任何的来历，连其所用的武功，依据描述，竟完全无任何的系统与其类似。”

封巽喃喃道：“完全不知来历，连武功都判定不出来？这下可难办了。”

历鉔又继续道：“这一个亚芠。隆除来历及武功无法查清外，其身边的幻兽，一只怪异的奇怪幻兽，据凡铁这连续三天的追踪报告显示，亚芠。隆在这三天中，一直是任由这只幻兽自由行动，从未见到这只幻兽拟态依附在他身上过，而且这只幻兽本身外型判断应该是属于沃夫系，但其灰白毛色在日光下呈金，月光下呈银的奇特特征确令人无法判断奇真正的系别，更甚，其灵异的程度几与人无异。”

念到这，历鉔突道：“在这我做个补充说明。”

“三天前，团长即右卫－耐得。司徒与我本人曾在绍舒岱提镇亲眼看到这场的战役，当时我们

就亲眼看到，亚芠。隆身边这只类沃夫系的幻兽，在无人命令下，将一个意图暗算亚芠。隆的人叼出，阻止那人的的阴谋，尔后更在该战中，成为亚芠。隆的得力帮手，帮他解决至少三分之一的敌人，根本无须亚芠。隆的命令，其灵异的程度根本无庸置疑的。”

“附带一提，当时在战斗前，本人特别注意到，虽然这只幻兽没有跟亚芠。隆合体，但是却在战斗之前，自行拟化出锐利的独角、长牙，利爪，尔后才进行战斗，战斗中更是十分凶残。”

特格听完更是自言自语道：“没有任何来历，一只跟魔兽没任何分别的幻兽，这恐怕要让他加入客卿是难上加难了。”

众所皆知，所谓的魔兽就是没有主人的幻兽，藉由其父母身上或其他途径，获取所需的能源而成长，虽不能像一般幻兽般完全拟态变化，但依其本能也是能做有限度的拟态变化，具有强烈的野生本能及攻击侵入它领域的攻击性，这便是魔兽。

听到特格的自言自语，盖赤不由一皱眉，但仍示意历鉔继续说下去。

依照凡铁传来的消息指出，这次我们意图招揽的三个人当中，前两个也同样是其他三方注意的焦点，而且其他三方也如我方一样，已经和那两人有过接触，但是也跟我方一样，没有获得任何的明确回答。

至于亚芠。隆，虽然也有注意到，但是似乎只是注意而已，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有我方调查的十分仔细，报告到此为止了。

盖赤听完沉思片刻，道：“看来另外三方也为半年后那件事开始行动了，封巽，加派人手对那两人的延请，务必不要让他们投入另三方中，还有，如果条件不是太夸张的话，尽量达到他们的要求。”

封巽点点头，他已了解盖赤要以全力将那两人争取下来的企图。

见到封巽点头后，盖赤缓缓看过这四个他最信任的亲信一眼，沉声道：“至于第三人选，亚芠。隆的问题，我们就试试去延请看看吧！”

坐在一边，由头至尾没讲过半句话的右卫一耐得。司徒徒敲敲椅背，发出声音引起众人的注意后，一阵比手画脚起来，原来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吧，难怪从头到尾他只是静静的听着。

众人与他相处少说二、三十年，对他的手语当然是很了解，一看就知。

「我认为，我们应该将重心至于亚芠。隆身上，全力延聘他担任客卿。」一阵比手画脚的将他的意思表明的耐得见众人一副奇怪的样子，知道他们是不了解他主张。

又比道：「根据我所看到的，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天生的佣兵，铁石心肠不讲，查不出来历也可说他并不属于任何一方，而且根据祥穿的报告指出，亚芠。隆住在他的店中时，并看不出他是一个凶残之人，这表示他只是对他的敌人会这样子，最重要的一点，在看到他对敌的手段后，我实在是不想和他这种人为敌，再想远一点，以他这二十多岁，在不著「铠”的情况之下，还有能力歼灭百人，一但他着铠或修为日深之下，与他为敌会有什么后果，那真叫我不寒而栗。」

露出一个苦笑，耐得比道：「不想与他为敌最佳的办法就是，将他变成我们的伙伴。」

想到亚芠那残酷无比的血腥手段，历鉔不由的暗暗点头。

众人这才知原来亚芠竟在耐特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历鏖也跟着附和道：“我觉得耐特讲的没错，如果我有这种敌人的话，那可真的不妙。”

盖赤摇摇道：“那就这样好了，不管他能不能在半年后派上用场，我们仍全力争取他加入我们，现在他在哪？”盖赤右转头对历咂问道。

历鏖立即道：“凡铁的道告中说他现在正往华那邦公国的方向走。”

盖赤点点头道：“封巽，立即派人与他接触。”

封巽应声：“是。”

盖赤哈哈大笑道：“我真想看看当另外三方见到亚芠。隆的手段时，那是怎么一个景象？”

众人纷纷以笑声回应。

在铁血团的这一个结论改变了亚芠的后半生。

而此刻，亚芠正即将面对他最大的危机。

打从三天前，亚芠在绍舒岱提镇中闯下了连杀百人的大祸后，自知他在这个城市中已是呆不下去了，所以当他将达格等人完完全全的歼灭后，他便离开这个城镇。

凭着刚刚的表现，包括守卫在内，根本没人敢挡在亚芠面前，使的亚文能从容的离开这一个城镇中。

踏出绍舒岱提镇的城门后，亚芠略一辨识方向，迈开脚步，往华那邦公国的方向走去。

他已在这个城镇中浪费太多的时间了，急于回到公国中找寻父亲生死之谜的他，迈开脚步，立即往公国方向赶路。

至于刚刚在城中的那一场的血腥杀戮，在亚万卷中并没有多大的感想，早在一年前的逃亡生涯中，亚芠早已学会将他自己的怜悯之心收到心底的深处，决不让软弱的怜悯出现在他如钢似铁的意志中。

杀戮的逃亡生涯是万分的艰辛的，面对有如潮水般前仆后继而来的敌人，唯有将自己化身为杀戮的修罗才得以生存下来。

但是，自古明言“杀人者，人恒杀之。”，每一次的胜利是生存的保证，但连亚芠自己也不敢保证下一次或下一次的下一次他还能如此幸运的获胜？

而要生存下来却唯有不断的胜利，而胜利的条件就是，人狠比人更狠，人毒比人更毒，也因此，他才能保护家人去到清蓝之境。

今天将这百人一次屠尽，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知道，今天如果身处劣势的是他，他的下场也绝对不会好到哪去，杀人与被杀，亚芠绝对不会选错的。

而且，今天他若不是抱着这一个决心，早在一年前，他及他的家人早已不知死过几次了，现在的坟墓上的荒草早已能搭屋了。

亚芠很快的将今晚的这件事抛在脑后，趁着夜色，他踏上往华那邦公国的旅途。

不过，急于赶路的亚芠并未想到，他却还未狠的彻底，毒的透彻，青衣帮还有人活着呢！

连续三天的赶路，亚艾已走到华那邦公国与奇兰楼联盟的交界处，也是奇兰楼联盟最南边的城市－凯达斯勒城。

凯达斯勒城面积约八千平方公尺，人口数约三万八千人，是属于联盟中排名最小的城市，这一个城市是由钛京、东帝两个人数介于两千至三千的中型佣兵团所保护的。

凯达斯勒城是一个以矿产，器物冶炼著名的城市，她的附近就有几个盛产各种金属的矿源，当然，凯达斯勒城的兵器也是很有名的，不少人闻名而来，专门来此购买许多精良的兵器。

托出产兵器的福，凯达斯勒城虽小，但她的财富却一点也不亚于其他的城市，而负责她武力保障的钛京、东帝这两个佣兵团人数虽少，但他们充分而精良的装备使他们的武力非同小可，等闲之人也不敢轻易的侵犯她。

来到这做凯达斯勒城的亚艾，托三天前在绍舒岱提镇中的事迹之福，他的恶魔之名传播的非常快，还没进城之前，亚艾就无意听到路人在谈论绍舒岱提镇中出现的恶魔之事。

苦笑的摸一下自己藏在斗篷头套中的白发，有点暗暗庆幸，幸好他因为赶路的缘故，一直以冒险者那种为防风尘、蚊虫而将全身隐在斗篷中的装扮。

无意中隐藏了最明显的特征，他那头白发。

加上今天一整天他都是在白天赶路，走的又是些乡村小道，没碰上几个人，跟随在他身边的贪狼星又因阳光照射，反射出金色的光芒，种种巧合加在一起，让他至今能没被认出他就是大家口中盛传的那一个，有着一头白发，身边跟着一只银色巨狼的恶魔。

但是现在，亚艾听到他大开杀界的消息已传到凯达斯勒城，天色又近晚，等一下月亮出来，贪狼星又会变成银色，那他就无所遁形了。

转个方向，他决定不进城了，今天他就要在野外过夜，明天起也许他该叫贪狼星依附到他身上，并且去将头发染色了。

找到一个干燥的树洞，舒服的躺进去，按摩一下赶了一天的路，感到的有点疲惫的肌肉，亚万卷中有了这一个想法。

贪狼星安详的躺在亚艾身边，皎洁的月光透过枝叶隙缝照进树洞中，在贪狼星身上映出点点的银光，一切显的是那么的安祥。

但是，危机正一步步的踏进他们身边。

夜晚，漆黑的背景，神秘的气氛，许多事情发生都是在黑夜之中，其中包括“杀人”。

几乎是和贪狼星同时，亚艾原本紧闭的双眼一章，没来由的，一种惊心肉跳的感觉令他由沉睡中突然惊醒。

以最快的速度，亚艾及贪狼星由树洞中钻出，来到树洞前一个略为平坦宽敞的空地上。

抬头往四周看去，亚艾目光不由一凝，现在虽已是月亮西垂的深夜，但眼光精锐的亚艾仍在剧他不到十公尺处看到有几个黑影。

现在他知道为何被惊醒了，是因为杀气，来自黑影中的一个明显只到其他黑影一半高的黑影。

虽然此时，皎洁的月亮已逐渐隐没在地平线的那一头，但是，亚艾仍看轻眼前的黑影是人。

“一、二、三、四、五、六”心中暗暗数一下，眼前共六个人，包括一个坐在一颗大石头上的人。

对于这一个坐在大石头上的人，亚芠一点也不陌生，锐利的目光透过黑暗，亚芠清楚的看出，那人正是半个多月前，辈他一掌折断又大腿的青衣帮三当家。

呃！他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而惊醒他的杀气就是由他身上发出来的。

不过那也难怪了，谁叫亚芠杀了人家那么多人呢？现在可好了，人家来报仇了。

暗暗苦笑一声，用心灵感应止住一旁正不断发出低沉警戒吼声的贪狼星，上前走了几步，靠近他们，看看他们现在要怎么做？

见亚芠走上前，六个人，喔不除了不良于行的青衣帮三当家以外，其余五个人全都也跟这上前，直到相距三公尺后，亚芠及对方同时止步，这时亚芠已能看轻对方每一个人了。

亚文细细的观察对方，一种很不妙的感觉由心中升起，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每当有这种感觉时，就表示他很不妙了。

看着对方，对方五个人一字排开，在亚芠最右方的那一个人看来约三十上下，身上已穿着上一件暗灰色的兽幻铠是属地系中的属性，右间处浮现一颗蛇头，一看就知是施耐克（蛇）系，手中拿着一根足足两公尺长的铁灰色长枪，瘦长的身材，加上精光四射的双眼，由双手青筋浮起的样子，一看就知不好惹。

右方第二人，身材是五人中最矮小的，约四十来岁，同样身着一件兽幻铠，蓝色的铠色表示是水属性，右肩同样浮现一颗猴状头，一看就知是莫奇（猴）系，身材瘦小，虽空着双手，但光看十指上由兽幻铠伸出的那十根长逾十公分的银白利爪，就知他也同样不好惹。

在最左方的那人并未着铠，身材也是同样属瘦高型的，看来约五、六十岁，但他身穿一身一看就知利于贴身肉搏的浅蓝劲装，根据亚芠所知，这种人就是所谓的真正武术家，完全不借任何外力，以精纯的修为，打倒敌人，就令一个角度来说，这种人若不是对自己相当有自信，是绝不敢在战斗中不穿兽幻铠的，而亚芠也从其隐泛蓝光的眼中，看到同为练气者的特征。

左边第二位，身穿一件右肩浮出一颗虎头的兽幻铠，火红色的铠甲表示出火的属性，而且是泰格（虎）系，拿着一把足有一点五公尺，略带弧度的大刀，是五人之中身材最魁武的，看来约二十七、八岁。

最后是中间那人了，一看到他，亚芠心脏不由重重的到抽一下。

“危险！危险！”全身的神经紧绷，本能正强烈的警告他，这人绝对的危险，如有可能，最好他现在就转身逃离。

但是，逃亡生涯养成他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习惯，就是绝对不背敌而逃。

暗暗吸了一口气，亚芠平定一下自己的心情，再度打量这明显是五人之首的人。

一身华丽的贵族衣饰，外貌出众，看来很年轻，约不过二十五、六岁，，身上穿着一套时下年轻人最流行的白色连身衣袍，虽未着铠，但在亚芠的眼光中，那略大一号的上半身表示他只是并未将幻兽铠化，这么做表示他对自己有自信，浑身上下除了守中一把竹扇外（装饰用的那一种），再没看到任何的武器。

亚芠看到他的脸时，一触到他的眼光，不由脑袋一轰，浑然忘记一切，一种想要向他膜拜的冲动由心底升起，强烈到令亚芠几乎是无法自制的双膝一软，几乎要跪下去了。

就在这瞬间，亚芠突觉额心一阵跳动，一到冰冷无比，令他几乎打个寒颤的气，由额心处冲出，一分为二，往脑及眼睛冲去，瞬时间，他只觉脑中一振“清醒”过来，同时眼中一亮，那种臣服的冲动立即消失无踪，他也看清对方的面貌，只觉对方只是英俊一点而已，到是他的眼睛亮的有点过火了。

而对方见亚芠站的稳稳的，心中也是暗暗吃惊，事实上，当他一站到亚芠面前时，他就已师传的秘法，将他的意志由目光透出，逼迫对方屈服在他的眼光下，以往用这招，不知多少人都败在他手下了，就算察觉到他眼光有鬼的人也都是不由自主的避过，但是，眼前这人，除了先前的一点迷惘外，竟在他都来不及反应下，就又恢复正常，而且竟还由双目中射出两道银光，在一触之下，他竟反而觉得对方的眼光很亮，亮的他感到压迫感，要不是高傲的自尊不容许，他早已转头避过了。

察觉对方的不简单，在银光的逼迫下，那人慢慢的收起密法，而亚芠眼中的银光也随着密法收敛而逐渐淡弱下去。

事实上，他却不知，亚芠的精神异力及精神修为，正是他密法最大的克星，只是亚芠从未遭过精神上的攻击，不知如何反应，一切只是依本能而反应，所以才让他无意中逃过一次大劫。

当亚芠及那人眼光都恢复正常后，那人见亚芠只是望着他，一点开口的意思都没有，那人只好唰一声，打开手中的竹扇，以着一幅宛如现在在好友聊天的亲热语气道：“兄弟可是在绍舒岱提镇中，以一人之力，解决百人的亚芠。隆兄？”

亚芠不答，只是静静的量他面前的这五个人，这五个人中有三个人拥有六阶的兽幻铠，一个是具有一看就知相当强的真气修为，另一人莫测高深，以他现在的修为来说，如国以硬碰硬，他恐怕是会凶多吉少。

心中暗暗寻思逃命的办法，亚芠当然就不及回答那人的问话，在他们的眼中当然就变成变相的藐视他们，不由心中暗暗的生怒，但也起了莫测高深之心，想不透为何亚芠对他们所百出来的态势会是如不见？难道他真的有什么可依仗而不把他们看在眼中？

就在亚芠暗暗寻思当中，对方又再度开口说话了：“阿！我差点忘了，还没介绍自己，在这我先自我介绍好了，我们是凯达斯勒城钛京佣兵团，我是佣兵团副队长－邬魏。俄伺离，最右边是我的第七队队长－埃廉。戴，第二位是第八队队长－裕临，陈，最左边是本团的武术教头－恺里。碍聂华，第二位也是武术教头－斐聂。周。”

说完，邬魏仔细看一下亚芠的反应，但是他失望了，亚芠能不言不语的看这他们，完全没反应。

说起来，邬魏一开始就用错方法了，亚芠并非奇兰楼联盟的人，所以当人不知道他们在这有着跺一跺脚可以震惊整个凯达斯勒城的实力，可以说，钛京在这的威名全靠他们建立，五个人各有所长，自他们加入钛京佣兵团到现在，将钛京的势力托衬的凌驾到另一个东帝佣兵团之上，甚至有人说邬魏就是下一任的钛京佣兵团团长，由此可见他们的威名之盛，平常人见到他们其中任一个都很难，但如今竟一口气都出现在亚芠的面前，实是难得。

但是，想要用他们的名声让亚芠乱心，好给于他们有趁之机的邬魏却是打错主意了。

亚芠并非凯达斯勒城，甚至不是奇兰楼联盟中人，他只是一个路过此地的外人，又怎会知道他们到底是老几，想用名声让亚文震骇，那可好比去问鱼什么叫做火一样，没用，没用的。

而且非但他用错计谋，同时也引的后面那个青衣帮三当家的不满，大叫道：“邬魏副团长，我

付三万金币是叫你们来将这个恶魔杀掉，不是请你们来和他聊天的。”

亚芠一听，总算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花钱雇佣兵来要他的小命。

暗暗苦笑一声，三万奇兰楼金币，约等于四万五千公国金币，他还真的花的出来，三万金币可叫一家五口十年吃喝不用愁了，拿来雇佣兵还不如拿来自己花，真是想不开。

不过亚芠还是暗暗惊心，眼前这五个人竟是用三万金币请出来的佣兵，那他们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他再三天前才一杀近百人，如今才来五个人就干找他麻烦，亚芠可是又把心中的警觉再度提高。

察觉到亚芠身上慢慢飘出淡淡的杀气，邬魏心中暗喜，亚芠终究是忍不住了。

右手一伸，呼唤道：“燎原，出来见见你的兄弟吧！”

一道红光由邬魏的宽大袖口冲出，直到贪狼星的前面三步处落地，现出一只高大不下贪狼星的幻兽。

亚芠眼中瞳孔一缩，那是一只浑身火红，和贪狼星同为沃夫（狼）系的幻兽。

那只狼形幻兽在贪狼星面前一落地就发出一声的的低吼声，贪狼星也回以露出獠牙的怒吼。

邬魏看到两只同为沃夫系的银、红巨狼相互敌视，得意笑道：“这种事本是不需我亲自出马的，但因为听说亚芠兄你有一只沃夫系的幻兽，而我刚好也有一只沃夫系的幻兽，所以想来见识见识，你看他们的感情多好！”

这时，亚芠身上已是飘出一阵阵冰冷的杀气，感应到亚芠的杀气，加上前面有一之外形相似的幻兽在挑，贪狼星马上发出一阵长嚎，身上再度出现了角、牙、爪的利芒。

看到贪狼星的异变，五人也不由微微色变，听的再多也不如亲眼所见，贪狼星这一个模样的确会让一些叫一些胆子不够大的人吓到。

而另一边的幻兽燎原看到贪狼星的异变也不甘示弱的同样发出一声震天长嚎，浑身火红的毛宛如火焰燃烧般，隐泛红光，让燎原宛如一团燃烧中的狼形火焰。

亚芠见状，原本就不乐观的心情再度一沉，能将能量外放，那不是七阶以上的幻兽是办不到的。

邬魏见到亚芠的脸色再度一沉，不由又得意一笑：“我的燎原是七阶幻兽，不知亚芠兄你的幻兽是哪一阶的？”

亚芠身上的杀气浓厚的最高点，杀气腾腾道：“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随即大吼道：“小星，上。”

贪狼星一接到亚芠的命令后，马上又发出一阵绵延不绝的凄厉长嚎，化身一道银光往他前面的燎原扑去，霎时，一银一红两只幻兽纠缠在一块。

亚芠同时身上金光一盛，往邬魏扑击。

邬魏大笑一声，身形似慢实快，往后连退三，五步，最左侧的恺里冷哼一声，大步一跨，右手握拳一伸，带起一道蓝光往亚芠的胸前一打，亚芠不加思索，同样右手握拳，往恺里右拳一击，硬碰硬，两人双拳一碰之下，发出了宛如金铁交鸣的声响，两人都同时被震退，亚芠还比

恺里多退一步。

暗叹一声，他的修为比不上恺里多年的精纯，但现在无暇计较谁高谁强，因为埃廉的铁灰长枪，斐摄的大刀，以分别往他的前胸后背刺、斩而来，不待身体站稳，亚芠飞快的往右一闪，长枪及大刀立即随着亚芠的动向改为横扫，亚芠大喝一声，右脚一踢，踢在长枪枪身，将枪踢歪，左手抡拳，猛力往后一挥，正好击中斐摄握刀的手，再大刀还未近身时就将刀击向地面，逃过一劫。

将他们的兵器击退后，亚芠眼角突瞄到一个黑影，不加思索，硬生生将失去平衡的身体往下一闪，一道黑影横过亚芠的上面，因为错估亚芠的动作，只再亚芠的左肩留下一道五爪血痕。

亚芠身形往右一翻，再度站了起来，看一下左肩的血痕，这正是有如猴状的裕临的杰作。

裕临嘿嘿怪笑道：“小子你真不错，以一敌三竟还能躲过我的突袭，果然是不能小看。”

亚芠一皱眉，他一照面就被留下纪念品，他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怒气突发，两眼一张，神魔眼的金银光芒一并，发出一声长啸，亚芠双手呈虎爪状，金芒闪烁，往恺里闪去，不由分说，照头一爪。

恺里大笑，五指并拢如刀，双臂直挥，划出无数片蓝色掌影，与亚芠的爪影一碰，两人再度同时被震飞，但亚芠藉这一阵之力，转身往裕临的右肩落下一爪。

没有防备的裕临一时不查，反应不急，竟叫亚芠的爪子搭上他的右肩，所幸他动作很快，立即矮伸向后一翻，双足往亚芠的下腹一踢。

亚芠一退，暗叫可惜，扔掉手中被他从裕临右肩抓下的一部分兽幻恺，他本是想先将这一个动作最灵活的裕临废掉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在偷袭他，可惜裕临的动作太快，使他只能抓下一块兽幻铠，而不能对他的本体带来伤害。

饶是如此，裕临还是吓出一身冷汗，右肩失去铠甲装甲而冷飕飕的感觉有向再提醒他再这一个人手上失败了一次。

一阵羞怒之火上升，顿时让裕临忘记一切，怒火熊熊的一展身形，快速的往亚芠冲去，怒叫道：“小子，我要你付出代价。”

见到裕临来势汹汹，亚芠不惧反喜，正中下怀。

就怕他不来，亚芠自知他的动作是比不上裕临，如今见到他自己送上门来，那是再好不过的。

凝力一聚，亚芠的双手掌心中突出现一到淡淡金色的长形光芒，由于这到光芒只有不到五公分，又是隐藏在金光闪烁的掌心中，怒火攻心的裕临根本无法看见。

冲到亚闻面前的裕临大喝一声：“千流爪影。”

宛如千条光影般，裕临的双臂连连挥动，一时之间，他好似掌有千百只手臂一般，成千上万的手臂带着无数散发出森森白光的利爪，向亚芠浑身抓来。

亚芠轻哼一声，双手交叉，护住头脸，浑身发出旺盛的金光。

决定速战速决的决心令亚文存心硬抵这一招，将天心真气运至全身，亚文浑身发出金光，藉由天心真气的能量，加强身体的抗力，任由裕临将他那浑身的爪影全招呼到他的身上，未的是要找寻一丝的破绽。

终于，隐藏在双臂下的亚文双眼并出强烈的光芒，他看到了，他看到当裕临双手挥动之际他会不自觉的将他胸口的防御松开，这就是他所等待的。

毫不犹豫，当裕临再度将胸口的防御松懈时，亚文大喝一声：“破魔之箭。”

手中酝酿已久的两支五公分长，天心真气形成的短箭朝裕临无防备的胸口射了出去。

是斯达克家的秘法，将真气于体外高密度的凝结，发出，用以袭击敌人，威力不下于弓箭，而且更上一筹，更令人无法提防。

裕临正打的亚芠十分高兴，哪之亚芠竟残毫无预兆的就从手中射出两只金色短箭，一时不查的他立即被这两支短箭射中胸口。

金色短箭没入胸口，鲜血立即有如喷泉般喷出，裕临惨叫一声，蹬蹬蹬的到退了几步，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指着亚芠：“你…你…你…。。”

作梦也想不到被他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的人会突然射出两只金色短箭暗算他，胸口火辣辣的疼痛令他几乎站不住。

两箭生效，亚文也不由惊讶于裕临的功力不凡，受到他这两支以真气凝成的短箭，他竟还能站着，不由分说，亚芠大喝一声，右手再度发出强烈的金光，往裕临的颈部斩下，他要给裕临最后一击。

但就再此时，旁边的恺里三人见状不妙，同时大喝一声，拳、刀、枪往亚芠身上招呼，逼的亚芠不得度放弃这一击，转身避过三人合力一击。

退后三公尺，亚芠看到他们聚在裕临身边，由恺里双手发出蓝光，在裕临身上连点，只见裕临胸前的两到伤口立即收口，停止流血。

看到这一种情况，亚万卷中微微一动，这是一种运用真气加强伤口愈合的速度，疗效不亚于魔法师的回复咒，立即想到他也会这类的真气疗法，只是以往他并不注重，如今见到恺里及裕临的动作，他不由暗自试试，运起一种忘记是叫作气原咒或是气疗咒的心法，只觉天心真气在全身绕了一圈，身上因为刚刚裕临的攻击的伤口竟产生一种凉凉的感觉，令他心中暗喜。

同时暗暗责怪自己，为何不早一点注重这一方面的奇特功能，如今他又大大的增加胜算，至少能延长自己战斗的时间。

伸手拉下身上破破烂烂的衣袍，亚芠再度严阵以待。

这时，恺里已将裕临拉至安全处，转身和埃廉、斐摄三人面对亚芠，身上杀气腾腾的，显示刚刚亚文重创裕临以真正的激怒他们了，接下来的战斗绝对不会像刚刚那样轻松了。

趁机，亚芠抽空看一下贪狼星那边，贪狼星及燎原正在他二十公尺外对峙，贪狼星身上已有不少处的烧伤及撕咬的伤口，而燎原更惨些，它身上更多的伤口，最大的是它额际的一道近十公分的伤口，一看就知是被贪狼星头上的独角所伤，而钨魏则站在他们五公尺外，眉头微皱的看着燎原，注意到亚芠正在看他，钨魏突露出一抹令亚芠十分不喜欢的怪异微笑，亚芠心中十分不舒服，但也知道贪狼星目前至少是占上风，他就放心一点了。

现在他是自身难保，望着杀气腾腾的恺里三人，他也无暇去想钨魏的笑容有什么涵义，只能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再度面对恺里三人的攻势。

不容亚芠想太多，恺里已先一步大喝一声：“小子，尝尝我的寒浪掌。”

说着，亚芠只见恺利的双手蓝光大盛，开始上下摆动，带着森森寒气往亚芠攻来。

蓝色掌影联成一波波如潮水般的攻势，当中挟带着森森寒气，令亚芠真有身在浪涛之间的错觉，同时又听恺里吼道：“寒浪掌第一掌－浪起潮涌。”

无数的掌影令人摸不着他真正的杀机在哪，但是，他却不知道亚芠的神魔眼却正好是他这一招的克星，金银光芒再度一闪，亚芠轻易的就找到恺里的双掌真正位置，只见亚芠轻哼一声：“来的好。”双手在握拳往右下方及正中央同时击出，精准无比的与恺里双掌互碰。

再度上演前两次的情况，两人又是同时后退，但这次亚芠却不待身形站定，第一时间又是跃身向前，他要抢在埃廉及斐摄还未攻击他之前，先缠住恺里，避免以一敌三的窘境。

果然，当亚芠前跃时，埃廉、斐摄两人的枪及刀已在他身后掠过。

来到恺里身前，大吼道：“同为练气者，接受了你这么多的招待，实在有点不好意思，礼尚往来，你也接我一招“雷鹰之爪”吧！”

说时慢作时快，亚芠一个高跃，飞身到恺里的上头。

一边的埃廉、斐摄要抢过来，但是恺里却大叫道：“你们别过来，这是我的。”

恺里已是被亚芠那句“身为练气者”的话扣住了，无论如何，他也要独自接下亚芠这一招，如过让埃廉、斐摄来帮忙，那就等于是承认他不如亚芠了，如此一来，身为高傲的练气者的恺里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听到恺里的话，身在半空中的亚芠部由暗暗佩服恺里，同时暗喜爷爷所说的果然没错，练气之人事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差的，他略一挑拨，恺里马上上当，要独接亚芠这一招。

当下亚芠有什么好怀疑的，鼓尽全力，天心真气全数运至双臂处，以臂代剑，大吼：“雷鹰之爪。”

亚若的绝招之一，由亚芠用来，虽不若亚若般的有雷电之势助威，但是在亚芠的天心真气全力推动之下，亚芠的双臂宛如，以肉眼无法看轻的快速动作，化身为无数闪烁金色光彩的千百支利爪，以漫布天空之势，向恺里迎头罩下。

恺里看到亚芠这一招，招未到而劲先至，他也不敢小觑，喝道：“寒浪掌三大绝招之弥天寒浪。”

双掌如撑天之势，由下往上，带起莹莹蓝光如冲天巨浪般与亚芠的利爪接触。

爪掌一接触，立即响气一连串有如金铁交鸣般刺耳难听的巨大声响。

金光及蓝光交杂，看来无比的耀眼，不过外人看着好看，身在其中的恺里可是一点都不好受。

由下往上先天上就弱于由上往下，加上亚芠的天心真气本就不弱他多少，他所用的又是亚若经由战场上千锤百炼出来的绝招，因此恺里就注定他失败的命运。

经过半空中看不清的短暂急速对打后，恺里惨叫一声，被亚芠用饱含天心真气的有爪狠狠的一爪抓在他的左腰之际，留下了五条又深又长的爪痕。

有如泉涌的伤口令恺里当场失去再战的能力，一声惨叫后，马上由半空之中跌了下来。

亚芠由空中借反震之力，向后翻了个身，轻轻的落地。

刚才那一阵对扙，耗时虽少，但已耗尽亚芠身上八成的精力，毕竟同样练有真气的恺里可不如想像中的那么对付，而且这一招本是要结合兽幻铠的能量才能使出，但是亚芠却由一己之力，施展出这一招，当然是十分吃力，不过不用这招又不行。

两个六阶兽幻铠，加上一个拥有七阶幻兽，实力不知深浅的钨魏，他可不想耗太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即使他会大耗真气。

在外表虽极力保持镇静，但起伏不断的胸脯是瞒不了别人的，埃廉及斐摄互望一眼，身经百战的他们当然不会不知道亚芠现在的情况。

极具默契的两人同时提起手中的兵器，挥动着往亚芠身上招呼，这一次亚芠看到他们的兵器已经发出了土黄色及火红色的光芒，动作也明显的比以前快多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亚芠现在已无力将天心真气运行到全身，加上他就算是完全状态，他也不敢轻易让这些兵器砸在身上。

强运真气到双腿上，加快自己的速度，亚芠一个转身，飞快的倒跃四公尺余，躲过枪刀之击。

可是，当亚芠闪过枪刀正想反击时，心中突一动，他怪异的一扭身，三根短箭从他的腰际飞过，一看，竟是不远处的青衣帮三当家手持一个短弩射来的，正想开口大骂他卑鄙，眼间的亚芠突看到短弩上有五个凹槽，而他刚才才躲过三根短箭，心中暗暗叫道不妙。

这时，刚好埃廉的长枪冒着黄色光芒迎头刺来，亚芠一个侧身，躲过长枪的直砸，伸出右手将长枪一把握住，反身一抽，想把长枪夺来，谁知再这要命的时候，只觉背后两处一痛一麻，一时之间出不了力，夺枪不成反让埃廉顺势用枪身在他的小腹重重的硬敲一记。

硬吃下这一记的亚芠痛的差点跪下，这时又刚好是斐摄挥动手中的大刀往亚芠景不斩下，亚芠大吃一惊，顾不得其他，往地下用力一滚，总算是逃离大刀的范围。

但是也因这一滚，将背上的两之短箭弄得插的更进去了，亚芠一站起来，其忙身手在背后拔下短箭，拿到眼前一看，短箭竟是发出了涂上药物的绿色光芒。

这时也正是背上发出了热麻的感觉，亚芠急忙把身上仅存的天心真气运到背后，虽好过了点，但是热麻的感觉依旧存在，而且仍有隐隐扩散到全身的趋势。

亚芠转头对三当家怒喝道：“你这卑鄙的小人。”

三当家狂笑道：“恶魔，这下看你死不死，箭上涂的是剧毒－毒麻散，中了它，你会全身麻痹，然后再痛苦中看到自己逐渐的死去，哈哈哈哈哈……。。”

这时的埃廉及斐摄四也感觉到三当家的手段不太光明，不由皱起眉头望着他。

察觉到埃廉及斐摄的眼光，三当家怒道：“你们还楞在那干什么？还不趁现在杀了他？我用三万金币可不是请你们来看戏的！”

斐摄摇摇头道：“算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们动手吧！”

说着，提起长枪，又往亚芠刺去，埃廉见伙伴动手，也只好叹口气，拿着手中的大刀，也往亚芠斩来。

这下子亚芠可叫苦连天，面对长枪大刀，亚芠虽想反击，但却提不起丝毫的力量来，只能一在

狼狈的闪躲，幸好埃廉、斐摄两人似也觉得这样太不光明，下手时不自觉的减了几分力，让亚芠得以凭着经验躲过数次断头之危，但是，就算这样，几个照面下来，亚芠还是全身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一边躲着刀枪，亚芠一边苦笑在心，看来今天他是在劫难逃了，现在用不着毒麻散的毒效，光是全身的伤口所流出的血已足叫他头昏眼花，浑身欲振乏力，只是逃亡时磨练出来的坚毅心志令他咬牙力撑，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而已。

一边的三当家见到亚芠狼狈的模样，再也忍不住狂笑：“太好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要让他死的太舒服，再多杀他几刀，再让他痛苦一点。”

听到三当家的话，亚芠心中恨的咬牙切齿，恨部的将他碎尸万段，但是眼前这两把刀枪却让他不要说靠近他，连自保都不可能。

就再这时，亚芠听到贪狼星传来一阵痛苦的叫声，百忙中转头一看，心情立即大受震撼。

在二十公尺外，贪狼星及燎原的战场上，不知何时，钨魏竟然和燎原合体，看他的样子，一身火红色的盔甲，燎原在钨魏身上，各自在头部，前胸，手部小臂，下腹，大腿膝盖以下，形成重点式的护甲，而且在胸前狼形红纹的头上有一颗约八公分大小红色的魔幻铠专属的增幅晶球，连带在手臂上也各有两颗增幅晶球，原来钨魏是个魔法师，难怪他不直接参与战斗。

但是令亚芠色变的并不是钨魏是魔法师这件事，而是，贪狼星现在正四脚离地，被钨魏用右手紧紧的扼住它的喉咙，悬在半空中，而且还用着左手放出青色的高热火焰，而火焰正逐渐的靠近贪狼星的头，企图将贪狼星烧死。

看到贪狼星陷入死危境，亚芠几乎是不加思索的，猛一个转身，完全不顾埃廉、斐摄的枪刀各自在他的背后留下了两道身可见骨的大伤口，往乌魏猛扑了过去。

正要将贪狼星置之死地的钨未完全没想到亚芠竟然不顾一切的扑了过来，一时不察，被亚芠用肩膀撞开，贪狼星也因这一撞而脱离钨魏的右掌，重获自由。

撞倒钨魏后的亚芠再没力气，倒在地上，贪狼星发出了哼哼的轻哼声，用头磨了一下亚芠的身体。

亚芠轻叹一声，伸出他无力的手，轻轻的抚摸贪狼星的大头，看到贪狼星也如他一般，原本漂亮的毛被烧的参差不齐，还隐隐发出恶臭，全身上下更是不少于一、二十处烧伤。

叹口气：“小星，看来今天就是我们的忌日，我们恐怕不能生离此地了。”

听到亚芠的话，贪狼星用舌头舔了亚芠的脸一下，转个身，面对着已会合在一起的钨魏、埃廉、斐摄三人，发出了低沉的怒吼声，一付誓死保卫亚芠的模样。

看到贪狼星警戒的样子，钨魏不由叹道：“隆兄，在下不得不说你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敌人，不说别的，你以一己之力，重创在下两个同伴，你的幻兽又将我的燎原重创，始的我不得不铠话来对付它，今天如果你不自恃，再开始时就铠化的话，我想我们要将你打败恐怕是不容易。”

亚芠一手扶着贪狼星的背上，吃力的站起来，同时暗暗苦笑，能铠化他早铠化了，何必弄得自己这么狼狈，这可是生命问题呀！

看到亚芠需靠着贪狼星才站的起来，钨魏知道胜负已分。

一边的青衣帮三当家同样知道亚芠已无再战之力，他的本意是要钨魏将亚芠杀死，但强烈的恨

意令他改变主意了，他大叫道：“钨魏副团长，现在先不要杀他，将他擒回去，我要好好的整治他！”

钨魏一听，无奈道：“隆兄真是抱歉，我本事想让你有个英雄的死法的，可是我的金主说话了，不得已，我只好将你擒回去了，得罪之处还请多多包含。”

亚芠不言不动，他并非没听到三帮主及钨魏的话，只是从刚才，他站起来后发觉到，他的背后似乎开始感到一阵辣辣的剧痛，虽然不好受，但总比刚才毒麻散发作时那般无知无觉要好的多了。

心中暗暗道，大概是刚才那两道伤口的关系吧！虽然重创了他，但是毒麻散的毒素也随着伤口流出的血流出体外，如此才恢复了背部的知觉。

同时，他也感觉到他的身体里，天心真气正慢慢由枯竭而逐渐的恢复，虽缓慢而微弱，但比起刚才来，他总算是还具有一拼的力量。

“最少要拉一个垫背。”亚芠心中暗暗的决定道。

从刚刚到现在，他打倒的对手都只是重伤而没生命的危险，虽说是和对手的功力高强及互相协助有关，但也一反他一贯的对敌手段。

暗暗选中目标，亚芠凝聚全身的力量，打算等他们来擒住他的瞬间，突起发难，拉个垫背的人。

钨魏等三人见亚芠听完话后，低头不语，过了一会，依旧低着头，以为他已经是认命或无力到根本不能反击了。

三个人便同时跨步往亚芠走来，事实上，亚芠在他们的眼中已经跟个死人差不多了，不管是认命或无法反抗，对他们都无所谓了，只要把亚芠擒下，他们今天这一个三万金币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就在钨魏的手触到亚芠的肩膀时，亚芠突起而发难，右手大力一挥，将钨魏及埃廉同时猛力的推开，左手不客气的将五指插往斐摄的胸口。

以亚芠左手上泛出的强烈金光来看，就算斐摄身穿六阶的兽幻铠，在不注意之下，也难逃被亚芠开胸破肚的下场。

但是，斐摄却早已好似知道亚芠的企图，当亚芠推开钨魏及埃廉，同时将左手插向斐摄的胸口时，钨魏及埃廉都只来得及反应叫声危险时，斐社的长枪却早已在亚芠的手掌之前，用枪身重重的往亚芠的手掌敲了下去。

力道之大，连钨魏及埃廉都听到数声清脆的喀喀声，耿别提被敲了这一下的亚芠本人。

坚毅如亚芠，在斐摄这一敲之下，也不由自主的闷哼一声，他知道，挨了这一敲，他的左手骨全都被敲断了。

刺骨铭心的剧疼叫亚芠连退几步，这时，贪狼星一个猛扑，将斐摄扑倒在地上，大嘴一张，常常的獠牙就要刺进斐摄的喉咙中。

就在此时，一声吟唱响起，正是被亚芠推的向后的钨魏施法：“以我之名，我命令你，在大气中的火焰精灵们，在我手上集结－炎龙。”

一声令下，钨魏吟唱完咒语后，他胸前的魔力晶立即发出红光，连带着伸长的右手臂上的小魔

力晶也跟着发光。

亚芠可以清楚的看到由钨魏四周出现了点点的光点，聚集于他的掌心中，形成一条火龙状的火焰，在钨魏的施法下，火龙离手以着极快的速度往贪狼星背后袭至。

亚芠惊呼一声，在贪狼星的獠牙触碰到斐摄喉咙皮肤的刹那，炎龙击中贪狼星的背部，将贪狼星打的发出一声痛嚎，往前飞出去。

重重的摔到地上，发出了呻吟声。

用炎龙打飞贪狼星后，钨魏急问道：“斐摄，你没事吧？”

亚芠用右手握在骨头断掉的左手上，无法置信的望着斐摄，他不相信他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能事先预防。

斐摄爬起来，摸摸自己的脖子，心有余懔道：“真多亏了那只幻兽，让我先有了防备，不然我可惨了。”

钨魏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斐摄才道：“刚我本来是也没注意到这些事的，但是当我靠近他时，我突然注意到，刚刚那之原本凶狠的幻兽现在突然变的这么温驯，虽然没露出警戒的神态，但是，它那双眼睛却直盯着我看，看的我毛毛的，不由心生戒意，暗暗准备，果然，我一靠近，亚芠就向我偷袭，既然有所准备，我当然是不会让他偷袭成功的。”

众人才恍然大悟，亚芠更是暗叫可惜，他没想到问题出在贪狼星的身上，大概是贪狼星接到他的心灵感应，所以才会露出奇异的形态，让事情功亏一篑。

见到亚芠还有能力反抗，钨魏冷笑一声，道：“埃廉，将他的双手给我斩下，顺便将那只幻兽给杀了。”

这时，贪狼星已挣扎的回到我的身边，在我身边对着五公尺外的钨魏等三人露出獠牙。

看到埃廉慢慢挥动手中的大刀一步步的靠近，亚芠已是绝望了，但他绝对不甘就此认输。

跌坐到地上，两腿盘膝，强撑着断掉痛肿的左手，两手合拾，双目微闭。

一边的钨魏见状，立即判断出亚芠在使用某一种密法，立即大吼道：“阻止他！”

但亚芠已飞快的念道：“在天的见证之下，集勇气、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强大生物，幻兽呀！请你以最深的灵性，聆听我的倾诉，我－亚芠。斯达克－将与你缔结永生的血之盟约，终此生惟有你与我为终生之盟友，契。”

回生诀，斯达克家引以为傲，专在生命垂危时才能施展，一生只能使用五次的回生诀，这是亚芠第二次的施展回生诀。

盛大的金光在亚芠念完之后，由亚芠全身盛绽，钨魏等人一见到亚芠全身放出金光，误以为亚芠施展同归于尽的自爆法，当场不进反退，连带不远出的两个伤患都给抱走。

这一误判可将情形完全的改观了。让亚芠有时间将他的能量过继给贪狼星。

当钨魏等人退到十五公尺外，转身看向亚芠时，只见亚芠正以双手掌心正对着贪狼星，一道金色光柱由亚芠双手掌心射出，投在贪狼星身上，奇事发生，在那金光投射同时，伤口竟渐渐的

消失，不，是愈合了。

不管是焦黑的烧伤，血红的伤口，在金光之下，全都慢慢的不见了，而且连原先被燎原烧的乱七八糟的银色长毛照样又长了出来。

金光持续约三十多秒，亚芠的掌心才不再发出金光，但是这三十多秒已让贪狼星恢复原状，更甚，更有精神了。

金光停止后，亚芠只觉一阵虚弱袭遍全身，他受的伤实在太重了，耗用的真气太多了，所以能量只够提供贪狼星三十多秒的时间。

嘘了一口气，亚芠叫道：“小星，你快回到清蓝之境，告诉爷爷，说我已遭不幸，我真的好恨，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我……。”

突然之间，亚芠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一阵强烈的头痛袭来，比从前更加的痛，更加的猛烈。

一时之间，痛的亚芠不由自主的在地上打起滚来，连滚了几圈，亚芠一个用力跳了起来，大吼一声。

额心一连串快到他数不清的激烈跳动，猛烈而寒彻全身的寒流突然感觉到冲破他的额心，冲到外面来。

在钨魏等人看来，只见到亚芠突然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后，突然又跳了起来大叫一声，接着全身发出银色的光芒，其耀眼的程度一点也不下刚才发出的金光，甚至更耀眼些，然后，由额前冲出一道极亮的银光，同样往贪狼星身上照去。

一接到这道银光，贪狼星立即仰天发出一阵绵延不绝的高亢长嚎。慢慢的，一边承受银光，一边走向亚芠。

而头痛中的亚芠只觉当寒流冲破额心时，他那头痛的感觉好似也随之而去，令他十分舒服，他也才注意到自己正由额心处发出一银光，连接到贪狼星身上。

当他射出的银光越多，贪狼星的身上银辉也跟着越亮，亮眼的银光充塞着贪狼星的全身，最后，银光甚至扩散到贪狼星胸口的神之钻上。

当银光有逐渐侵入神之钻中的趋势时，神之钻似也要抵御银光的侵袭，也跟着发出蓝色的光芒，银光有多亮，蓝光就有多亮，直到亚芠连精神力化成的银光也发完了，不再发出为止。

这个时候，亚芠可真的心空空，身空空，浑身上下没半点力不讲，连脑袋也跟着昏昏沉沉，根本就失去思考能力了，而这时，贪狼星的异变正要开始。

失去了亚芠精神异力银光的支持，贪狼星身上的银色光辉不再增加，但是，神之钻的蓝色光辉却还持续不停的变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直亮到令人睁不开眼。

幕然，贪狼星发出一声震天高亢狼嚎，十五公尺外的钨魏等人突看到一个令人说不出来的怪异情景。

当贪狼星的狼嚎一止，身上的银光突大盛，那种感觉，好像是银光将蓝光吞噬掉一样，不到半秒钟，所有的蓝光全都消失不见，只剩下贪狼星身上不知比刚才亮了多少倍的银光。

接着，站在失神的亚芠的面前的贪狼星身上出现了无数的金色花纹。

金色花纹出现的时间连眨一次眼的时间都不到，贪狼星立即变形拟态，开始依附到亚芠的身上。

但是这一次与以往的拟态依附不一样，这一次不光是上半身，由头至脚，亚芠整个人几乎是全包在贪狼星拟态后的身体中。

贪狼星的组织不断的在亚芠身上各部位不停的擩动，慢慢的，每一个部分都开始逐渐的成形，形成的不是亚芠皮肤的那种肉色，形状也不是依照亚芠的体型平均依附在每一个部位；颜色是那种贪狼星在夜晚月光下泛出的银色；形状是由一块块，宛如盔甲连结的部分。

“铠”，是铠，贪狼星终于拟化成“铠”了。

但是，一边的钨魏等人却显的惊骇莫名，埃廉忍不住吞了吞一口口水，干声道：“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那东西…。，那东西是“铠”吗？”

在他们眼中，眼前这由亚芠及贪狼星合体，形成的东西，他们真不知该不该称之为“铠”？

与一般常识中的铠完全不同，贪狼星拟化成的铠依附率是百分之一百，就算是依附率最高的兽幻铠，再拟化成铠时，最低限度会露出脸来，或是其他部分，但是，贪狼星的铠却是将亚芠整个人，由头至脚，完完全全的包裹再厚实的盔甲中，完全不露一丝部分。

盔甲上，完全没有任何能分辨它阶级的部份存在，不像三阶、四阶、五阶般，形成铠时会在身体某部位出现幻兽原形的某些特征；也没有六阶般会在肩上出现原形的头；也没有七阶的胸口图纹；当然更不像八阶着铠时会在在身后形成短暂的能量原形；难不成是九阶幻兽？但那更不可能了，虽然没见过九阶幻兽，但传说中，九阶幻兽在形成铠时，会分化出一只小形的原形兽，跟在身边，但是他也没有，如果硬要说特征的话，只能说，在亚芠的头部铠甲部分，其构成的形状就是有如一只正处长啸中的魔狼，眼为顶，牙做边，环绕脸颊四周，脸部是一个除上面只有两颗黑色不知名晶体位在眼睛部份外，口鼻完全都隐藏在平坦的脸甲中，另外在手背，脚背处有着贪狼星原形时的四支利爪，除此外，别无一般兽幻铠的特征。

而且，钨魏甚至无法判别它到底是兽幻铠或魔幻铠？

只因，贪狼星的铠化虽覆盖亚芠全身百分之百，就像兽幻铠一样，覆盖主人全身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它却怪异的具有魔力晶。

不用怀疑，钨魏一眼就注意到，在亚芠铠化后的胸部正中央，一颗足足十公分大，透明的魔力增幅结晶，镶崁在亚芠的胸前，另外，在他双手手晚外侧，各有一颗约五公分大的魔力晶，大腿外侧也有同样的两颗，连额头都有一颗两公分大的魔力晶，最最奇怪的是，在腹部处，竟然有一颗鸡蛋大，圆形的蓝色不知名晶体，好似是原先镶崁在贪狼星胸前的蓝色晶体。

而这同时具有兽、魔幻铠特征，又将主人全身包裹的铠，别说看，连听都没听过。

钨魏等人虽惊疑不定，但慢慢的，他们似乎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铠化后的亚芠竟然就直直得站在那动也不动，完全没有一点的动作。

原来，当亚芠施用回生诀时，刚开始是天心真气在回生诀半强迫式的力量之下，全数的投入贪狼星的体内，但是，亚芠忘记了他还有另一种力量，就是他天生具有的精神异力，经过天心诀修炼后的精神异力本已十分稳定的，若不经启用，本不至于会如天心真气般释出，但刚好那时，亚芠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及对力量的渴求，以至于精神力过于不稳定，因而也被回生诀的力量将他的精神力强迫释出，而他那心中的强烈的意念也随着精神力的释出，全数投注在贪狼星的身上。

经由亚芠几乎是处在完全没经使用过的精神异力灌输，强大的精神能源夹带着强烈的意念，在

进入贪狼星的体内时，因为能量过于强大，刺激到原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神之钻，使的神之钻相应的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强大的神之钻能量，强烈的意志力，猛烈的精神力刺激，三管齐下，终于打开了贪狼星体内一个神秘的开关，令贪狼星在一瞬间，由成长期跨进到成熟期，终于化身成铠。

只是，亚芠更是不知道，在贪狼星进入成长期时，他在这段时间内，虽说他的天心真气增加不少，使的贪狼星成为铠时应该是兽幻铠，但是偏偏亚芠的精神异力与神、魔力是一种相似的存在，精神异力的存在又使贪狼星应该成为魔幻铠，这气、力的成长如换作一般幻兽是会取其一而成形，但贪狼星毕竟是上古幻兽，具有现代幻兽所没有的奇特异能，竟然将亚芠气与力成长的属性同时表现出来，所以变成了这么一个同时具备魔、兽幻铠的特征的奇特铠甲。

这些钨魏等人当然是不知道，而因为释放出所有天心真气及精神力的亚芠正陷入半昏迷中，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贪狼星已经铠化在他身上，当然就更不晓得他的铠是长成什么样子。

一边的钨魏见亚芠铠化后不言不动，宛如化石般站立在那，实是不知他想做什么？

等了一会，他实在是忍不住了，道：“走，我们上去瞧瞧，我就不信他已那种残破的身体就算铠化后能做什么？”

说完，钨魏一马当先，走到亚芠面前五步之处，停了下来，埃廉及斐摄同时来到他两侧。

近看时，钨魏只觉亚芠隐藏在铠下的面貌，两颗镶坎再银色面具上的黑色晶体散发出说不出的诡异，令他竟一时提不起勇气去揭晓亚芠的企图，不过他可不知亚芠现在是身处一种半昏迷半恍惚的状态，对于他们这三个人可是视如未见。

钨魏右侧的埃廉再也忍不住了，怒道：“刚才还一副快死的样子，现在你以为有个古怪的铠就神气了吗？我就不相信！”

说着，埃廉一挥手中的大刀，二话不说，往亚芠的胸前一刺。

动了，埃廉这一刀让亚芠动了，非关自主意识，纯粹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完全没有招式可言，亚芠的手突快逾闪电的往埃廉的手腕一敲，埃廉痛叫一声，手一松，手中的刀子马上被亚芠夺过，反手一刀。

闷哼一声，埃廉连抵抗都来不及，让亚芠一刀将他的脖子砍下一半，眼看埃廉是活不下去了。

看到埃廉在铠化后的亚芠手中竟连一招都使不出来，惊骇之下，不加思索，两人同时对亚芠发动攻击。

这一打可打出了问题了，若他们不攻击的话，亚芠也不会反击，但这样一来，亚芠面对他们的攻势，深黑的眼睛闪过一抹银光，手中的刀一挥，钨魏一声惨叫，活生生的被亚芠一刀砍进他的肚子。

本来就不善于近身战斗，如今当然就更不是亚芠的对手，但亚芠也付出了被斐摄一枪刺穿他左臂的代价，但是，亚芠恍若未觉，砍完钨魏后，返身拔出大刀，回头一斩，一刀将斐摄的头斩下，速度快到斐摄的头被斩下后，脸上还浮现一枪刺穿亚芠左臂得逞的微笑。

真是悲惨，三个人的平时每一个都可以跟亚芠战个几十回的，尤其是钨魏，但现在却连一招都没出，全死在亚芠本能反应的手上。

看到钨魏三人一瞬间，连招都没出就全死在亚芠的手上，一旁观战的三人，吓的他们连抱仇的想法都不敢有，一个残废，两个重伤的，三个人连滚带爬的远远逃离这，再也不敢回头。

而站在血泊中的亚芠依旧是直直站着。

这时，象征光明的阳光正慢慢的驱逐夜晚的黑暗，夜已过去，新的一天又来到。

恍如来自心底深处的呢喃，“这是哪里？我在哪里？”

黑暗之中，亚芠由昏迷中醒来，感觉到身在一遍漆黑黑暗之中，心理暗暗奇怪自己到底是身在何处？

彷佛回应亚芠的疑问一般，亚芠的眼前途出现一道极亮的亮光，刺眼的光芒一时之间叫亚芠睁不开眼来。

亚芠不由自主的伸手遮住眼睛，阻挡强烈的亮光，这下总算是好了些。

幕然，亚芠不由瞪大了眼：“这是？这是我的手？”

在他眼中，亚芠身来阻止亮光的右手竟是一只闪耀金光，宛如一支金子所铸的金臂。

“这是怎么一回事？”，莫名其妙的亚芠暗问自己。

接着，他低头一看，竟然看见自己的整个身体和右手一样，全身处在一件闪耀金光的厚实盔甲中。

摸摸自己的身体，亚芠奇异的感觉到，外表看来好似是金属的盔甲，但是他却可以感觉到皮肤摩裟的感觉，就好似这一层盔甲原本是属于他的一部份，就像他的皮肤一样，他甚可以感到他四周流过的微风，来自那令他感到刺眼的亮光－阳光晒在他身上的温热。

“这…这…这到底是怎么了？我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亚芠更是惊骇莫名。

突然，心中灵机一动，难不成……。？

亚芠试着在心中呼喊道：“小星，小星，你在哪？”

好似来自心底深处，亚芠感到来自贪狼星的心灵波动，那种感觉，就好似贪狼星与他合为一体般。

亚芠不禁心中激起了微微的涟漪，深吸一口气，稳定他激动的心情，亚芠开始试着在学院中学到的方法，集中心智，在心中慢慢的呼道：“解除铠化。”

脑中想像着他身上的铠甲现在正一块块的脱离他的身体。

还来不及再想第二次，亚芠就觉得全身上下，一种奇异的感觉，亚芠也说不上来，勉强形容，就像他的身体被剥下来一层似的，那种感觉无法形容，不痛不痒，但是去掉一层皮的感觉却是如此的清晰而深刻。

接下来，亚芠看到他由身上分离下来的那一层飞离他约一公尺左右，落在地上。

落下的部分在地上开始扭曲聚合变化，慢慢的，出现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形体－贪狼星。

至此，亚芠再没怀疑，贪狼星真的是化身成“铠”，而且还依附在他身上了。

梦寐以求的事发生，亚芠欣喜之余，头脑反而异常的冷静。

亚芠仔细的看一下自己，发觉，自己除了再身体各处留下一条条深红色的细痕外，别无其他的伤口，连他原本骨头断掉的左手腕，现在也只是留下微微不正常的红色外，如果不是动的太用力的话，根本跟平常没两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他的身边更是倒了钨魏三个人的尸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一切都与小星突然铠化有关？”亚芠心中暗暗称奇。

走到贪狼星面前，亚芠伸手摸摸贪狼星的头：“小星，这都是你做的吗？”

亚芠指着左手的伤及倒在地上的几具尸体问道。

贪狼星发出一声轻哼，就在亚芠的注视下，眼睛一闭，头一歪，整个身体就这么的倒在亚芠的面前。

亚芠大惊失色，惊道：“小星，你怎么了？”

跨步上前，在贪狼星身边蹲了下来，用手摇动贪狼星的身体，指示贪狼星任由亚芠怎么摇都不动。

亚芠一凝神，运用精神力试着去叫醒贪狼星，结果得到的回应却是恍若沉眠中的感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亚芠不禁有点奇怪，这种感觉好似以前，贪狼星第一次进入成长期的感觉，难道贪狼星进入成熟期后也要沉睡个十天半个月吗？

亚芠百思不解之际，突如其来的，由身体深处，一种无法抵御的虚弱感觉袭上全身，原本清晰的脑子也开始变的迷迷糊湖的。

不由自主的，亚芠无可抵御的也随着贪狼星的后尘，倒在它身边，两眼一闭，进入了梦乡，失去意识前，脑中最后一个念头“难不成我们刚刚耗费的能量太多了？”

不远处，一阵脚步声在亚芠入睡后，慢慢的由远而近，终于来到亚芠的身边，一声惊呼传来。

不知是过了多久？亚芠突感觉到脸上一遍燥热，令他十分不舒服，睁开眼睛一看，一时之间，亚芠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简陋的浅黄色木造屋顶，大约十公尺见方的面积，以木屋来说，已是超乎想像的巨大了。

四面墙上没有任何的装饰品，只是单单纯纯的用木板做墙，屋内有一桌四椅，上面摆有一个茶壶，以及几个茶杯。

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在墙的四周，有许多的柜子，柜子上，无数大大小小的木雕制品整齐的摆在上面，以亚芠对这没研究的眼光看来，也知道这些东西雕的十分的美观，技术十分的高超。

而他就躺在这屋子中唯一的一张床上，在床的对面墙上，一个似乎比一般的门大上一点的门位在墙上的正中央，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约一公尺大小的圆窗，阳光就是从右侧员窗中直射屋内，照在躺在床上的他的脸上的。

亚芠慢慢的从床上起来，站到地上，发觉，他身上仅存一件长裤外，赤裸的上身别无他物，亚芠不由大惊失色。

转头一瞧，暗暗嘘了口气，在他身后，床边的一个柜子上，摆了几个东西，正是他的衣服及其他的东西，包括他从清蓝之境带出来的，装着小颗神之钻的袋子，装着用来当路费的珠宝的袋子，及其他一些治伤疗养的药物，还有几个生火用具，所有的东西在检查过后一应具全，没有遗失的。

亚芠一边把衣服穿上，所有的东西放回怀中的暗袋里，一边想道：“这是谁呢？是谁救了我？”

但无论是谁，亚芠都是心生十分的感激之情，刚是把他带回这屋之中，又将他的东西分件不取的放在柜子上，他都是暗暗赞赏那人磊落的心境，毕竟不说那些药物，不讲外人不识的神之钻，光是他那些珠宝就够一家生活一年有余，而看这屋子的样子，这人的生活肯定是不是很富裕，面对财宝不起盗心，加上救命之恩，亚芠心中暗暗的打定主意，如对方有需要，他一定要好的报答他。

忽然，亚芠又想到他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心中开始暗暗唤：“小星，小星，你在哪里？”

传过来的讯息依旧是那种正在沉睡中的感觉，但感觉很近，就在…。，亚芠大步走向屋外，贪狼星就在屋外。

一到屋外，亚芠不由为屋外的景色深深震撼，远处是一座座连绵不断的青郁森林，天边，散发出炽热光芒的太阳半悬天空之中，屋前，有着一个大大的空地。

在空地上，无数，至少也有一两百件的大型木雕耸立在空地上，每一个木雕好似是活生活现一般，亚芠忍不住的靠近距他最近的一座一人高，雕塑出一个身穿盔甲的武士雕像。

亚芠靠近一瞧，精巧的刀工几乎让人看不出任何的缺失，营造出来的气势让亚芠机以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武士，而不是一个木塑偶像。

亚芠几乎不敢相信，用一块木头能让他有此感受？

几乎是着迷似的，亚芠一座又一座的欣赏着这些的木雕，浑然忘记了贪狼星正躺在他脚边的一个大木箱里，也不知道在他不远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慢慢的由森林里走了出来。

老者看到亚芠再些巨大的雕像中转来转去的，先是一楞，布满皱纹的脸上的老眼一眯，看到亚芠在这些作品前，露出了各种不同的表情。

有些作品前匆匆而过，有些作品却待了很久，老者看了一会，嘴角泛起了一股满足的微笑，悄悄地走进屋中，放下背后的竹篓，在走出屋外，站在门口，继续瞧着亚芠看这些的木制雕像。

渐渐地，初升的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中央了，而沉醉在这些或气势磅礴、或柔和似水、或精巧细密、或震撼十足，等等的各种雕像中的亚芠，每一具雕像都给亚芠一种全新的震撼，一种初识卢山真面目的动心，即使他再重看到同一具的雕像，一样都会在给他另一种的感受，令亚芠欲罢不能。

老者看一下天色，扁扁的嘴巴一裂，轻咳一声，沉浸在各种感动中的亚芠如遭电极，整个人全身一颤，猛的一个转身过来，面对老者。

虽是如此，但老者还是从亚芠的眼中看到迷惘的神色，知道他仍未还神，对他是视如未见，在轻咳一声，亚芠眼中的迷惘神色才如潮水般退去，换成清醒的神光。

亚芠在这时也才真正看到他眼前的老者，先是冒出一个阴沉冷肃的神色，随即想到自己的遭遇，立即联想到这老者必是这屋子的主人，那这些木雕……？

警戒的神色逝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敬仰神色。

亚芠对老者恭恭敬敬的行个半躬身的敬礼，开口道：“老人家你好，我叫亚芠，步之老人家您是否就是救我的人？”

说实话，亚芠这辈子到现在为止，除了在他家人面前外，可从没对哪一个外人如此的恭敬过，这一方面是他几乎就确定这老者是他的恩人之外，还是他受到这些木雕作品的影响。

老者呵呵一笑：“小伙子，你醒来可真的够久了，怎样，这些粗制滥造的东西你还看的入目吧？”

亚芠看到太阳都升到头顶上了，又想到刚刚自己那种入迷的神态，老者不知在旁边看了多久了，破天荒的，亚芠的脸不禁一红。

亚芠不自在道：“老人家真是对不起了，刚刚我醒来时，因为都没人在，所以我就先走出来了，一不小心就看了一下老人家您的作品，冒犯之处，还请老人家原谅。”

老者看一下天色，似笑非笑道：“刚刚醒来？看一下？”

亚芠一听不由更是窘的无地自容，脸上的微红也变成深红。

老者看到亚芠那种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将自己埋下去的窘态，再也忍不住了。

原本就充满了笑意的嘴角更是大大的列了开来，豪爽的大笑声由他的嘴中冒了出来。

亚芠见到老者大笑，想到自己刚才的表现，也忍竣不住，也笑了开来，一时之间，两个豪爽的笑声交互辉映，在这木屋前响彻云霄。

笑了许久，老者和亚芠才停止了笑声，经过这一笑，亚芠及老者之间，无意间，感觉亲近多了，即使他们是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

老者招呼道：“小伙子，来，咱们进来谈谈，这里的阳光实在太大了。”

当下老者就自个进门了。

听到老者的话，亚芠这才想起天以近午了，同时想到，他不知道有多久没这样真正开心大笑过了，笑完后，还真的心境都有点不一样了。

随后，亚芠跟着老者的脚步也要进去，但这时，他才看到贪狼星躺的箱子，而阳光正照在它身上。

亚芠一楞，随即喊道：“老人家，我可不可以将我的幻兽抱进屋子里？在这它会晒到太阳。”

屋子中传来老者的话声：“随便你。”

亚芠这才用手一托，拖起贪狼星的木箱，巨大的木箱在亚芠的手中恍若无物，轻轻巧巧的就给托起来。

拖着木箱走进屋中，亚芠看不到那老者，心中一楞，随即听到屋子后边传来一阵阵番动东西的声音，立即知道屋子后还有隔间，也不用问，找个角落，亚芠轻轻的将贪狼星放在地上，即使动作已经够轻了，亚芠还是担心会惊醒贪狼星。

轻轻抚着贪星的柔顺长毛，亚芠心中暗暗低语，在贪狼星孵化，不，是在卵时，从他从小舅里

昂手中接过它时起，贪狼星就像是他的家人一般，陪伴着他，跟他度过无数的难关，与他渡过不知多少的生死困境，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被贪狼星救过几次了，数都数不清了，连这一次，在他昏迷后，贪狼星突然铠化，这也跟钨魏等三人陈尸在地脱不了关系的。

感受着柔软长毛在手指间的触感，亚芠在一次低语：“安静的休息吧！等你再一次醒来时，我们将在一次的并肩作战，我最亲密的家人－小星。”

半响，亚芠站起来，转过身来，亚芠这才见到老者不知何时，竟站在一处没有柜子的墙边望着他。

从这个角度望去，亚芠看到一个小门，由于面前有一个类似屏风的木板挡着，所以第一次时他没注意到，也不知道除了这间房间外，还另有房间。

老者若有所思的深深的看了一下亚芠，才把手中的东西放到桌子上，招呼道：“小伙子，来，我老人家这没什么东西，就这些，咱们将就将就吃吃吧！毕竟你已经睡了快两天了，肚子想必已经饿了，先吃吃吧！”

亚芠这才注意到老者手中端了三个盘子，上面摆了一些面包及肉干，也才知道自己已经昏睡两天了。

老者不提，他还真不知道，现在倒真的是有点饿的感觉了。

也不客气，顺着老者的招呼，在他的面前坐下，道：“老人家，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完，拿起桌上的面包，吃了起来，老者笑笑，也跟着吃起来。

过一会，东西都吃完了，亚芠满足的拍拍肚子，拒绝老者想再去拿的好意，直道：“饱，饱了，我真的饱了，老人家你不用再去拿了。”

老者略一收拾一下桌子上的东西，换壶茶，再坐在亚芠对面，为亚芠及自己各斟杯茶，喝了几口。

见到亚芠也跟着喝了几口，半响，老者道：“小伙子，刚刚你说你叫亚芠是吗？”

亚芠点点头，老者又道：“我托个老，就叫你亚芠好了。”

亚芠点点头，老者方又道：“老伯我叫伊夜铭。葛，认识我的人都叫我老葛，葛老儿，或葛老兄，随便你怎么叫。”

亚芠点点叫声“葛老伯。”

伊夜铭说声“好”，随即道：“冲着你这句葛老伯，我有件事憋了我几天，不知道答案还真睡不着，我问了别介意！”

亚芠大概知道他要问什么，便也点点头，伊夜铭见亚芠点头，便也道：“亚芠啊！你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会被叫做恶魔？我看你一点都不像是恶魔呀！而且为什么会昏倒在森林中呢？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那好像似是城中钛晶兵团的副团长？”

亚芠作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一个亲切的葛老伯一句话就点出了他想隐藏的身份，原本笑意盈盈的脸色不由一沉，一股寒冽的杀气不自觉的从身上冒出，但听到后头，知道葛老伯只是纯粹好奇而已，并非不怀好意，所以脸色又恢复正常了，杀气也是一速起即落，饶是如此，也令伊夜铭不由自主的打个寒颤。

不由自主道：“亚芠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

听到伊夜铭关心的问候，亚芠心中暗暗惭愧，曾几何时，他变的如此的不相信人了？

道歉道：“葛老伯，真抱歉，骇着你了，我只是一时身体不舒服罢了。”

接着，亚芠就把在绍舒岱提镇中，从发生冲突，到他屠尽百人，人家雇佣兵来报仇的事说一便。

说完后，伊夜铭恍若在瞧什么怪物般，直楞楞的盯着亚芠看。

亚芠被这一看，心中不知怎么搞的，突一阵难受，他实在不想骇着这个热心的老伯，但又不想骗他，大概是葛老伯那巧夺天工的木雕，令他兴起这一个想法，但看到他像在看怪物般的瞧着他时，亚芠心中不禁有一点的难受。

正当亚芠想起身告辞时，伊夜铭突喜道：“原来是你，就是你做了这么件大快人心的事，真是了不起呀！我才在说呢，今天明明卖的东西比往常要少，但是钱却多了一倍，原来是你的缘故呀！”

亚芠一楞，任他想破头也想不到伊夜铭竟然说出这话来，不但没被他一举屠杀百人的事吓到，而且看样子还认为他做的很对？

亚芠张口结舌，不知道要说什么？

看到亚芠惊讶的表情，伊夜铭会意的解释道：“我经常会叫我的朋友帮我拿一些雕刻品到其他的城市中去贩卖，这一次，我的朋友就是到绍舒岱提镇中去，昨天晚上，他刚刚回到城中，马上就将这一次卖剩的雕刻品及卖的钱拿过来给我，我才正在奇怪为什么，卖的东西比起以说是少了点，但是给我的钱却是以前的一倍，后来我问他，他才跟我说，那是因为在绍舒岱提镇中，一个专门强收保护费的流氓帮，被一个不知哪里来的恶魔给杀光了，少了他们的剥削，就算卖的东西少了点，钱却是完完整整的，所以当然是多了。”

“他又跟我说，根据绍舒岱提镇中的传言，那个恶魔是一个看来约二十五、六岁，长了一头白发，身边跟着一只沃夫系的幻兽，传言中他是个不见血不欢的人，所以会将那一百人一个劲屠尽。”伊夜铭指着亚芠的白发及躺在一边沉睡的贪狼星道。

最后，他还幸幸的补充一句：“如果是亚芠你这种恶魔的话，我到真希望再来几个。”

亚芠听完伊夜铭的话，心中倒是暗暗欣慰，没想到他到无意间为一般的老百姓解决了一颗毒瘤，同时更暗暗奇怪，为什么在佣兵保护下，武力赫赫有名的奇兰楼连盟中，会有这一种公然征收保护费的情形？

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后，经过伊夜铭的解释，亚芠才总算是恍然大悟。

原来，佣兵团虽然是负责保护城市的安全，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治安机关，只要不出人命，基本上，他们对于这种白工是兴致缺缺，除非是有人出钱叫他们来保护，但是，雇请佣兵的钱可不是像他们这种普通老百姓花的起的，想反抗的话，对方又是一动起手来就是成群结党的，打也打不过他们，所以多数人都是宁愿花钱了事，也不愿得罪这些当地地头蛇，避免下次又被故意找麻烦，所以就造成了这些人气焰越来越高涨，听说最近还有传出佣兵团语这些流氓帮勾结，这下就更是没人敢反抗了，所以伊夜铭听到亚芠一口气杀的青衣帮落花流水，才会深觉大快人心。

亚芠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在伊夜铭的邀请下，亚芠就在他的木屋住下，慢慢等贪狼星醒来。

这一天，是亚芠在伊夜铭这住下的第十天，清晨，亚芠刚从屋外进来，再经过十多天前的那一战，亚芠事后发现他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力耗损太多，造成他每天都是有气无力的，十分难受，所以他每天都会在深夜时，到森林中，借着小神之钻的能量，慢慢练回自己的真气及精神力，效果虽比不上他在清蓝之境用的大颗神之钻，但一次用一百多颗小神之钻修练，倒也差没多少。

而其中最令亚芠感兴奋的是一本由伊夜铭在埋葬钨魏时，由他身上搜出的一本关于精神力攻击修练的书－精神刃法。

在这本书中，专门记述一大堆有关于如何运用精神力去攻击敌人的方法，而这正是亚芠最需要的，知道自己拥有强大无比的精神异力，但是却苦于不知如何运用，对亚芠来说，就像是空坐于一间大的藏宝库外，明知藏宝库中有着无数财宝，但是偏偏他就是没钥匙可以开门进去，那种感觉叫他多难过就有多难过，而这本精神刃法就是他的钥匙，带着他进去精神力宝库的钥匙。

虽然当中记载的方法大部分在亚芠的试验后，其中大部分都是不适合他用的，连修练的方法也比亚芠的天心真气差多了，但是，这本书毕竟给亚芠指出了一个修练的方向，让他有个目标，亚芠自信，假以时日，他一定能有所成就。

在练完功后，亚芠一如往常的回到伊夜铭的木屋中，才进到屋子中，亚无就瞧见伊夜铭坐在桌子旁，手中拿块约五十公分大，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厚的木头，正凝神的看着它。

右手五指还各突出一根根形状不同的刀子，有“ˇ”字形、“一”字型、“U”字形、“针”形、“圆柱”形，来这十天，亚芠还是头一次见到伊夜铭雕刻。

想起空地那些的雕刻，亚芠心中不由一热，当下更是摒住呼吸，仔细的看着伊夜铭的动作。

过了一会，伊夜铭突然右手五指一动，以着指上的刀子，开始一刀刀的在木块上雕起来，慢慢的，在伊夜铭流畅灵巧，迅速果断的刀功下，一只凌天飞翔，栩栩如生的老鹰就出现在木块中。

亚芠看的几乎感动非常，一块了无生气木头，在经过了伊夜铭的巧手后，竟然蜕变成这么活灵活现的翔鹰，令亚芠十分钦佩。

到伊夜铭做完最后的修饰即在老鹰的腹部下，刻上自己－伊夜铭。葛－的名字后，亚芠才敢打扰他。

亚芠轻咳一声，引起了伊夜铭的注意，伊夜铭转过头来，看到亚芠，一楞，再露齿一笑：“亚芠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叫我一声？”

亚芠微微一笑：“我看到老伯这么专心的雕刻，不敢打扰你，所以就站在后面瞧瞧，说实在的，我也真大开眼界，没想到老伯一雕起东西来是这么的专注，而且如此的纯熟。”

伊夜铭微微一笑道：“别这样说，你来的正好，看看老伯新雕的这只鹰怎么样？”

亚芠在这十天中，一直表现出对雕刻的高度兴趣，而伊夜铭也很喜欢叫亚芠评定他的作品，因为他发觉亚芠对雕刻虽是门外汉，但却屡屡能一语道尽他作品的精神，一老一少在这雕刻的领域上是意外的契合。

亚芠在伊夜铭身边坐下来，接过这只展翅木鹰，细细的模裟，道：“老伯您真是厉害，我看您不用一会功夫，一块木头在你手中，就变成了一只临天而翔，栩栩如生的鹰，如果让我来做的话，恐怕花上个一百年都雕不出来，对了，您怎么只用幻兽化出刀子，而不直接让幻兽来雕呢？我听说如果主人要的话，在特意培养下，兽灵具也能够代替主人做事呀？”

伊夜铭摇摇头笑道：“说出这番话，可见亚芠你真的是艺术的门外汉。”

“你说的是没错，在经过刻意的培养后，兽灵具的确是能取代主人的工作，完全不用主人的指挥就能工作，但是，艺术这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艺术这东西主要是要叫人感动，不能产生感动的东西，就算它再怎样的像，在怎样的美，那也只是一件空壳。”

亚芠听到伊夜铭进士感叹的话，想起了他初见那些木雕时的感受，不禁暗暗的点点头。

又听伊夜铭叹道：“而感动是起源于人心，做艺术的人，将他心中当时的感受表达在他的作品中，让看到这件作品的人，鼻润在何种情况之下，透过作品本身，重新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心境、体会，进而引发心灵的共振，这就是所谓的感动，就想汤初你第一次见到我的作品时，虽然你是个艺术门外汉，但是你却能在我的作品上，有了感动，那也是我会和你如此亲近的原因，因为你已经透过我的作品了解到我的心灵，而我也就由你看作品时的表情了解到你的心灵，在彼此了解对方的心灵下，我们当然就像是相处多年的朋友般，相处愉快了，不然你以为我一个平凡然怎敢留下你这个恶魔？那是因为我已了解到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亚芠暗暗点点头，原来是有这一层的原因，不然他还在奇怪，一个平凡人怎敢和他这一个人人口中的恶魔在一起？就算是热心也热过头了。

接着，伊夜铭伸手过来抚摸着亚芠手中的木鹰，又叹道：“刚刚你说我制作这只木鹰的速度非常快，其实认真说起来，这也没什么，可以说是我熟能生巧，打从我第一次接触雕刻到现在已经有近四十多年了，每一种材料，我都熟知它的构造纹理，只要一经我的手接触，我就能判断出它最适合来雕什么？”

“在知道如何雕刻后，我当然就能以最佳的方式，顺着材料的纹理，赋予我的想法后，将我的想法表现在作品上，如此一来，作品有了最好的面貌，又有我的热情在其中，当然就能轻易的激起了别人的感动。”

当亚芠听到这一番话时，心中忍不住强烈的震动了一下，脑中好似有什么闪过，想要抓住倔又不知到底是什么？

耳中又听到伊夜铭续道：“而这些东西是兽灵具所办不到的，它只能忠实的将主人要它做什么，它就做出来，而做出来的东西当然不会附有它的想法，也就当然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东西，怎么样都没办法激起人的感动了。”

“所以，兽灵具用来当工具可以，如果光注重兽灵具的功用，而忘记了人才是操纵兽灵具的主宰，赋予作品的灵魂的因素，那岂不本末倒置了？”

亚芠一听更是震撼不已，把这道理用在武术上有岂不同？

施展招式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目的，每一种招式都各有其目的，不管这目的是要造成什么后果，但希望有什么后果，要达到什么目的，主要都是在于施展的人的意念，并不是招式的意念，因此人才是最主要的，招式只是一种必须的手段而已。

正当亚芠为这一个想法震撼不已时，又听到伊夜铭又道：“古代中，有着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我个人认为，光是这样还不够的，除了要有充分而足够的准备外，还必须要深入的了解自己具备的工具，不然那是不够的。”

举起右手，伊夜铭在亚芠面前晃晃他手中的五把雕刀，续道：“以我右手这五把刀子为例，这五把刀子的功用，如果我不是深深的了解，精确的知晓它们的坚硬程度，锐利程度，我怎能如

此的得心应手，利用它们雕出这些作品来，又怎能顺利的达成我要的效果？”

再一次，亚芠又被伊夜铭的这一段话炸的心神激荡，难以自以。

是的，如果不是深深的知道招式的功用，了解它的威力、限制，清楚它的动作原因，又如何能做出最佳的操作，用以达成所要的目的？

至此，亚芠再也忍不住心头激荡的热情，突一个站起身来，站到屋子空旷处，双手一伸，慢慢的挥动起来。

宛如碧草柔韧的身段迎风而动，又像流云随风而逝，更像清风抚面过，风在犹逝。

亚芠的手就彷佛那清风般，感之如在周身，望之无形影。

伊夜铭睁眼咋舌，看着亚芠的动作，在亚芠的动作停下来之后，伊夜铭不禁伸手握住亚芠的双手，有如作梦般的语气道：“亚芠，你的手？你的手刚刚怎么不见了？”

亚芠满足的一笑，二哥的绝技－流风抚云－，以奇幻的动作，将自己的动作隐藏于敌人的死角，恍若是风，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在亚芠经过刚才伊夜铭的一番话之后，亚芠彻体招意，将招意再升华，心为风意，身是风体，臂是风流，人是风，心是风，既是风，那又何须风招？

这一刻，亚芠知道他已踏进了新的境界，这将是他以后努力的目标，当然，此刻的亚芠并不知道，这是他将来被喻为不世出武圣的证明，第一绝技－森罗万象－的雏形。

在这时，知道自己有所体物的亚芠，对着尚莫名其妙的伊夜铭，亚芠赧眼心中的感激之情，恭恭敬敬行了个大礼。

伊夜铭慌道：“亚芠，你在做什么呀？”

亚芠真挚道：“老伯，亚芠在此对您作最高的敬意，您不用问为什么，只要知道您对我的帮助是足以令我感激无比的。”

伊夜铭更是慌张，亚芠说的话不说还好，越说他越糊涂。

但是亚芠不再作解释，只是又详细的问他关于雕刻的事，渐渐地，伊夜铭也以为刚刚只是亚芠一时神经发作，或是在开他玩笑，也就不在意了，慢慢的又和亚芠有说有笑起来。

他又怎知，他无心的一番话为整个大陆武学带来多大的影响，几乎说大陆武学的改头换面始之于他也不为过。

再一个十天，贪狼星终于从沉睡中醒来，亚芠也告别伊夜铭，再度展开他的旅程。

望着亚芠及贪狼星的背影消失在他的视界中，伊夜铭心中顿时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他知道，这二十多天的相处，他已深深的喜欢上这个有着恶魔之名的小伙子了。

心中一阵激荡，伊夜铭转身跑到屋子中，再一个他存放珍贵东西的柜子中，拿出一个木盒，打开木盒，当中整整齐齐的摆着四个东西，两个上白下青，约三十公分长，，十公分大的圆柱体，似金似玉，非金非玉，不知何物构成的圆柱，两个同样大小，却一金一银的圆柱。

毫不犹豫地，伊夜铭拿起其中之一，完全没任何的犹豫，伊夜铭右手一张，武之雕刀又伸出来，以着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的在圆柱上雕起来。

十分钟不到，伊夜铭就以雕好一座雕像，又换另一个圆柱，同样的速度完成，再拿起另一个圆柱，继续雕着，终于四个雕像在伊夜铭巧手之下，终于完成了。

看着摆在桌上的雕像，两个一组，赫然是亚芠及贪狼星。

右边那一组，亚芠身穿一件类似祭司的袍子，全身给人一种圣洁无比，充满着慈爱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圣者一般，而金色的贪狼星就站在亚芠的身边。

左边，身穿一件轻型盔甲的亚芠，手持着一把矗立在地的长剑，身上盈斥着一股深深的沉静杀意，但又显的无比的沉痛，而银色的贪狼星亦跟随在他身边。

这是伊夜铭经过二十多天的相处后，以他巧匠细腻的心思，挖掘出来的，他认为亚芠的两种面貌。

彷佛在证明伊夜铭的雕像，在不久之后，亚芠的确是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扬名于大陆，乃至全世界。

伊夜铭满足的叹口气，喃喃道：“好家伙，你可是老伯我这被子第一个用一尊雕像无法表现出你的风格的，真有你的亚芠，让老伯我不惜用下珍藏了二十多年的颜灵玉，我真是亏大了。”

口中这么说，伊夜铭却对这四个雕像爱不释手。

他这时也不知道，在三年后，他的作品将造成大陆一阵的风靡，在若干年后，他则被尊称为神匠。

这四尊雕像则被认为他毕生最高峰之作，被后世称为千年神珍的－“神。魔之像”。

而此时的他，只是一个热爱自己作品，坚持自我理想的工匠。

离开伊夜铭的小屋后，亚芠在森林中，顺着伊夜铭指示的方向，亚芠安步当车的往华那邦公国的方向前往。

看一下附近的景色，照伊夜铭所说的，以要再半天的路程，他就可以到达公国的边境。

突然，亚芠耳尖的听到一声声的惊呼，好似是十多人同时发出的呼喊声，亚芠不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看到再他前面一百多公尺处，一群，大约十来个人惊慌失措的朝他这方向奔来，亚芠也知道事情不简单了。

亚芠不由立定下来，等待他们跑过来，不久，人群已经跑到他的面前，亚芠叫住了其中一个，问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会逃命般的跑过来？”

那是一个看来约四十来岁，国字脸，留有一脸落腮胡的中年男子惊慌道：“老弟快逃，面那边有魔兽作乱，我们的保镳已经五六个被那只魔兽杀死了。”

说完不等亚芠回话，他又很快的跟上逃命的队伍，逃命去了。

这下子可挑起亚芠的好奇心了，加快步伐，亚芠往众人来的方向快步而去。

走了快三分钟的路程，来到一处路边的小空地，亚芠见到空地上的景象，饶是他见多视广，他也忍不住一阵阵的反胃，肚子里胃酸直冒。

在空地上，那景象简直是个修罗场。

一只看来约三公尺高，五公尺长得庞然大物，长的是牛身狮头，身上长满了鳞片，头上还有三根黑漆漆的弯曲锐角，充满着恐怖气息的怪物耸立其中。

空地的四周散布着支离破碎的人体，原本土黄色的空地，如今已沾满了斑斑的血迹。

最令亚芠不可原谅的是，这只怪物竟然在吃人的尸体？

亚芠瞳孔不禁一凝，他从未听过有任何的魔兽会吃人的尸体，也从未看过、听过有这种的奇形怪状的怪物存在着，即是再以神秘的奇华森林中也一样。

亚芠只觉一股莫名的怒气升起，不加思索的，亚芠怒叫一声：“小星”。

以第二型态依附在他身上的贪狼星接到亚芠的命令之后，右臂部分，立即向突出，一大块的部分开始细长化，慢慢的一把1。5公尺长，白色的长剑在亚芠的右臂处形成，以白金角构成的白金剑形成，亚芠反手一握，白金剑脱离本体稳稳的握在亚芠手上。

右脚用力一蹬地，亚芠身若离弦的长箭，飞快的往那怪物冲去。

来到怪物面前，天心真气在体内快速的绕行一周，真气立即往手中的白金剑灌入，纯白的白金剑立即发出强烈的金光。

来到怪物的面前，亚芠手中白金剑用力一挥，往怪物的腹部一击，从亚芠出现在怪物面前到贪狼星拟化白金剑，到亚芠冲到怪物面前，这一切说来甚迟，但实际上却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因此当亚芠一剑砍在在怪物的身上时，那怪物才回过神来，痛吼一声，亚芠的剑已经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一个大洞。

怪物低头扭颈，用头上的弯角往贴身站立在他身边的亚芠身上顶去。

亚芠冷笑一声：“小意思”，手中白金剑一竖，硬碰怪物头顶弯角。

霎时，乒的一声巨响，火花四溅，亚芠虽因那股巨力而被震退，善怪物头上的三根利角也被亚芠硬是削断其中一根。

亚芠冷笑在心，他就不信，以号称无坚不催的白金角构成的白金剑，加上他身具的天心真气，他就不信硬碰硬之下，怪物的角会有多硬？

重新将手上的剑摆好架势，“疾速之剑”，亚芠大喝一声，身形块如疾箭，手中白金剑由下而上，一挥，怪物怒吼一声，对于亚芠这一招曾令九阶幻兽白金角蟒吃尽苦头的一招，怪物根本避无可避，在亚芠这一招之下，它的左腿立即被化成一道金芒的白金剑切下来。

砰的一声，失去左腿，同时也失去平衡的怪物倒下了地。

亚芠提剑上前，在怪物头上高高举起，白色长剑再度发出金芒，用力往下一挥，往怪物的头颈斩下。

就在这同时，一声：“剑下留情”，传来，同时亚芠也听见他的被后传来一阵破风声。

不及斩下，亚芠一挥手中剑，连剑带人顺势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手中长剑往那产生破风声的东西一剑两段，那是一根长箭。

将长箭斩下后，亚芠抬头一看，不远处，距他约十五公尺外，有三个人站在那，两男一女。

三个人全都是身穿同一样式的武士服，以黑色为底，金色滚边，右胸口处绣了一个鲜红色的“血”字。

如果亚芠是奇兰楼联盟的人，他一定知道，这是奇兰楼联盟中，第二大佣兵团的制服，而且这三人的地位都不低，黑底金边，那是队长级的人才能穿的衣饰。

只可惜，亚芠并不是奇兰楼中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只知道，对方阻止他杀掉这一个怪物，而且，右边的那一个女子手上有着一张长弓，是她用箭偷袭他的。

一阵怒火中烧，亚芠身上开始发出森森寒意的杀气，他要给对方一个难忘的教训。

而对方三人可也不是简单人物，为了某种的理由，他们不的不阻止亚芠杀掉这一只怪物，心中已是心生愧疚，一感觉到亚芠身上的阴寒杀气，当中那个人立即叫道：“这位大哥先息怒，听我们解释一下。”

亚芠本欲发动攻势，一听到这话，不由一楞，身上的杀气一敛，那人见到亚芠身上的杀气有一点消退了，马上又道：“这位大哥，我们绝对是没有恶意的，您先听我说一下。”

亚芠见他们两手大张，离开身上的武器，连那一个女子都抛开手中的长弓，三个人慢慢的走过来，用这种方式表达无恶意，亚芠也不由慢慢的收敛身上的杀气。

突然，三个人脸色大变，齐声喊道：“小心”。

亚芠冷哼一声，手中原本垂下的长剑发出金光，反身一剑，将那只被他砍断一腿，但没给于致命一击，现在反倒想偷袭亚芠他的怪物，将它的头一剑而断，斗大的头立即飞了出去，有如泉涌的鲜血从断掉颈部喷出，而那怪物连一声吼声都没来的及发出就一剑毙命了。

三个人见亚芠如此轻而易举将这只怪物就解决了，讶异之情布满脸上。

亚芠解决了这只怪物后，手一甩，手中的白金剑脱手，右臂上立即突出一块组织，包住白金剑，两秒不到，白金剑就消失在亚芠的右臂处。

收回白金剑后，亚芠再一个转身，面对那三人，话语如冰道：“说吧！我给你们机会解释，为何阻止我杀这怪物？”

话中森森的杀意，另三人心中不尽冒出丝丝寒气。

三个人互望一眼，仍是由中间那个人发言，他道：“这位大哥，我先自我介绍，我是铁血团第七大团第一队小队长，凯特。莱列，右边的大个子是我的同伴第二队小队长，力奥。兹伊因，以及同样第五队的小队长夜月。恩普义。”

亚芠一挑眉，不语，见到亚芠没什么表示，凯特反倒有一种他好像炫耀而人家不里的难堪，即使他本身并没此意。

轻咳一下，凯特道：“其实我们追踪这一只怪物已经有三天了，这只怪物本来是突然出现在我们丰原城的城郊外，它毁掉了城郊一个近四百多人的小村，当时，我们兵团派出三百人来消灭它，负责的就是我们三个小队。”

“可是，这只怪物浑身刀枪不入，连我们队上的魔法师狮初的魔法都对它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攻击缘故，这只怪物似乎也怕到了，它便窜逃而去，我们三人位以示负责，所以便结伴追踪，经过我们三天来的追踪，我们发现，这一只怪物似乎是有目的的逃窜，一路上，它都会避开人迹较多的地方，由一些小路逃离，发现这一点后，我们立即决议跟它到底，看看它到底是从何而来。”

亚芠冷冷道：“于是你们就看着这一只怪物一路上杀人吃人，而不去理会？”

凯特一滞，一边的女子委屈接道：“不，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杀人甚至吃人，我们一路跟来，它都光是奔跑逃窜，我们也是跟了快两天，一直到我们都受不了了，我们才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又马上跟了上来，哪知…哪知变成这样？我们也不想呀！”

说到最后，那女子脸色越来越难看，甚至还语带哭音，这时亚芠才注意到，那女子是一个十七、八岁，面貌姣好的少女。

而旁边的凯特及大个子力奥的脸色也是十分难看。

看到他们的样子，亚芠也不说什么，一语不发的转身就走。

看到亚芠突物的动作，三个人全都一楞，不由自主，三个人全都快步走到亚芠的身后。

亚芠边走，边回头冷冷道：“现在这只怪物都被我杀了，你们也跟踪不了了，你们还跟着我做什么？”

三个人不由一楞，暗暗自问，是呀，跟他作什么？

心中这么想，但脚还是不由自主的跟着亚芠走着。

亚芠见都走上空地外的道路上，三个人还是跟着他走个不停，亚芠干脆停下来，转身面对着他们，不耐烦道：“你们到底跟我做什么？”

凯特三个人你望我，我望你，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时之间，三个人都沉默着。

亚芠叉起手来，压下不耐烦的心情，静待他们说出个理由来。

半响，凯特灵机一动，问道：“我是想请问这位大哥，刚才大哥那把是什么剑，这么简单就将那只怪物杀死？”

亚芠有点好气又好笑，看到力奥及夜月如捣臼般的头直点，他哪里会不知道这是临时找出来的借口？

脸色一板，冷森道：“这不干你们的事吧？”

凯特三人不由脸色一红，的确，有哪个笨蛋会把他的秘密武器告诉别人？

尴尬的一笑，凯特也不知要说什么，其他两个当然就更不晓得要说什么了。

一边的夜月灵机一动，问道：“还不知这位大哥你叫什么呢？我们试想跟你做个朋友。”

力奥及凯特当然是异口同声道：“对呀！对呀！我们是想跟大哥作个朋友，所以才会跟着大哥你走的。”

亚芠啼笑皆非，听他们左一句大哥，右一声大哥，有没有搞错？

他是知道他的外表比实际年龄还成熟，但也不会老到哪去呀！而他们，除了那个叫夜月的少女看来可能真比他小外，其他那个凯特及力奥看来都是二十多岁了，还叫他作大哥，亚芠不由有点怪怪的。

叹口气，亚芠认输，道：“我叫亚芠。隆，那把剑是白金剑，用白金角蟒的独角做成的，这下你们满意了吧？我可以走了吗？”

凯特等人点点头，齐声道：“大哥原来叫亚芠。隆，剑是白金剑，知道了。”

亚芠见到他们三人动作整齐划一，异口同声的样子，阴沉的脸色也不禁放松，微微露出笑意来。

突然，凯特突然像想到什么，大叫道：“亚芠。隆？那个杀尽青衣帮的亚芠。隆？恶魔的亚芠。隆？”

亚芠一听凯特每叫一句，脸色不由阴沉一分，凯特叫完后，亚芠的脸色又恢复成质问他们见死不救时的森冷表情。

他可不知道他的事迹连什么铁血团都知道？

大概是女孩子比较细心，见到亚芠的脸色益发难看，夜月忍不住轻轻的推推凯特。

怪叫完了之后的凯特，被夜月这一推，加上亚芠难看的脸色，这下凯特在迟钝夜知道他已冒犯亚芠了。

讷讷道：“隆大哥，真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对不起。”

看着凯特诚恳道歉的样子，亚芠也实在是气不起来，更何况他惊讶的神态也叫亚芠十分不解，就算他真的心狠手辣，但是他也不用这么吃惊讶？

而一边的力奥更是露出一副原来就是你的样子。

看到亚芠的脸色好看一点后，凯特更是喃喃自语道：“看到那头白发，我就该想起来了，毕竟，少年白发的人并不多见。”

亚芠更是奇怪，照凯特的话来推断，他应该是在找他才对，为什么要找他？难道要替青衣帮报仇？

一想到这，亚芠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按暗的警戒着。

而力奥在凯特陪罪时，他已经细细的打量过亚芠，不过，力奥私心里对于那件事实在是有点不以为然，虽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不错，但比其他所知的另外两个人，实在是差了点。

力奥清清喉咙，道：“你就是那一个团长独排众议，要聘你为本团客卿的那一个亚芠。隆？”

亚芠一皱眉“客卿，什么客卿？这和你们铁血团团长有什么关系？我可不认识他！”不知力奥在说些什么的亚芠不由问出来。

一旁的凯特及夜月叫道：“力奥，你这是什么态度？”他们察觉出力奥语气中的不以为然。

亚芠再一皱眉，问道：“刚刚你说什么客卿的，那是怎么回事？”

凯特一边拉拉力奥的衣服，一边对亚芠道：“隆先生，不如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我有些事想对您说。”

察觉到凯特用上敬语，亚芠直觉不是好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很不喜欢，但是又难耐心中冒出的好奇心，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事竟牵扯到这几个人的团长，这时亚芠还不知道铁血

团的势力如何，不然他会更加惊讶，他竟然跟奇兰楼联盟中第二大佣兵团团长扯上关系。

于是，亚芠见到路边不远处，一棵绿叶成荫大树，一马当先的走过去，凯特三人马上跟了上来。

走到大树下，亚芠倚着树干，席地而坐，凯特三人见状，也跟着坐在亚芠面前两步之处。

亚芠示意道：“好了，现在你可以说了吧，我到底跟你这什唠子的团长扯上什么关系？”

力奥订正道：“是铁血团。”

凯特一瞪眼道：“力奥。兹伊音。”

连名带姓的叫着力奥的名字，表示出凯特已经在生气了，力奥当然听的出他这个同伴在生气了，幸幸的闭上嘴。

看到力奥闭嘴后，凯特才转头对亚芠抱歉，希望亚芠不要介意力奥的态度。

亚芠挥挥手，无所谓道：“算了算了，我只想知道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先声明，我以前可从来不认识什么团长的。”

凯特微笑道：“隆先生您不认识我们团长没关系，我们只要确定您就是将青衣帮一举击垮的亚芠。隆先生就行了，您是吗？”

亚芠叹口气：“我就是将杀了青衣帮的人的亚芠。隆，你们团长找我是想为青衣帮报仇吗？”

凯特讶呼道：“隆先生您想歪了，我们团长不是想找您为青衣帮报仇，相反的，我们团长是想请你担认本团的客卿。”

接着又不好意思道：“其实这是本该由我们团长直接向您提出的，但是，因为本团前些日子派出的招引人员一直无法找到先生您，所以我们团长才会通令我们这些驻守在各地的小队长们，如果见到您，务必要向您提出他的诚意，并邀请您到团本部一行。”

亚芠讶道：“客卿？那是什么？”

凯特解释道：“本团的客卿权责相当于本团的副团长，但是并不受团长直接管辖，只有在客卿愿意时，可以为本团做点事，而本团则随时提供客卿所需之支援，是本团一个相当超然的荣誉职位。”

亚芠心中暗道：“骗人，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不用负责，不用做事？需要时，随时提供支援？这大概是哪一个不出名的集团，知道我曾在绍舒岱提镇中杀了近百人，想让我挂个名，提高一下知名度。”

这时的亚芠压根的忘了初见面时，凯特说过，他们三个小队就有三百人的事，至少三百人的规模以在华那邦公国的佣兵集团来说，已经是不能算是小了，不过，就算他还记得，亚芠大概也会认为他是在胡说的吧！毕竟，出现在他面前的只有眼前的这三人而已。

一边的夜月补充道：“我们的客卿自创团以来，也不过才三十多人，这实在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及荣誉，我们真挚的希望隆先生您答应团长的请求，如过现在不答应也没关系，请您跟我们一起回到团部，团长一定很希望再见到您的。”

夜月不说还好，一说，就更坐实了亚芠自个的推论，一个小佣兵团，光是客卿就有三十多人，这种光吃东西不给钱的人这么多，难怪只能是个小佣兵团，要靠他的名气来提高知名度，想必

其他人大概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靠着一点点的名声，在这一个佣兵团中骗吃骗喝，他没兴趣。

亚芠听完后，看到凯特直楞楞的望着他，等着他的答案，于是，亚芠淡淡道：“对不起，请你们替我谢谢你们团长的好意，我没兴趣去当什么客卿的。”

说完，亚芠起身就要走了，而一听亚芠拒绝，凯特慌道：“隆先生，您先别倔觉得那么快，只要您跟我到我们的团部后，见过我们的团长，您一定会改变主义的。”

亚芠更是冷淡道：“真对不起，我还有事，不能跟你去见你们的团长。”

说完大步一跨，闪过凯特等人，又往公国的方向走去。

事实上，亚芠根本从头自尾都是自以为是，一万八千多人的铁血团可不是什么小佣兵团，五百多年的创团史中，拥有客卿地位的也才不过三十多人，而且每一个人可不是有名而已，而是大大有名，并且还是因为对铁血团有过极大的帮助，才获得当代团主赠与荣誉的客卿之位，这一次要不是因为铁血团有某个原因，需要一个不是铁血团团员的团员的人的帮助，他们可不会主动的寻找客卿，毕竟，铁血团最近一个客卿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

亚芠不理凯特等人，自顾的走了，身后的凯特及夜月互望一眼，同时拉起心不甘情不愿的力奥，跟上去。

力奥心中十分不甘，边走，边自言自语道：“神气什么？不想当客卿就不要当嘛！你们两个也真是的，拿自己的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人家都说的那么明了，说他不想干，你们还跟他作什么？”

“其实我看他也没什么了不起嘛，白金角蟒我听过，它头上的独角号称无坚不催，能杀死那苹怪物还不是靠那苹白金角蟒的角做成的剑，如过我有那把剑的话，我一样能杀掉那苹怪物。”

“团长也真是好笑，青衣帮那群杂碎帮我提鞋我都嫌不够格，只不过是心狠手辣些，杀光他们而已，这样就要邀他担任客卿，真不知道团长他在想什么？”

虽是自言自语，但是声音可是大到连走在前面的亚芠都听的一清二处，更别说拉着他走的凯特及夜月了。

夜月气他口不择言，恨恨道：“力奥你再嘴巴不干不净的，我就对你不客气。”

凯特也附和道：“力奥你很厉害嘛，这些话你怎么不去对团长说？”

见到两个同伴真的生气了，力奥不禁闭上嘴巴，不敢再胡言乱语，但是仍嘟囔着一些听不清楚的话，凯特及夜月又好气又好笑，也不再去管他。

他们不理会力奥，亚芠当然更不会去理他，仍是自顾的赶路，于是，四个人就这样分成两拨，前一后三，默默的走着。

眼见公国的边境在望，亚芠却一点都不觉得高兴，因为，凯特三人在他身后已经跟了近三个多小时了。

被这样三个人亦步亦趋的连续跟了三个小时，圣人都会发火的，更何况亚芠压根跟圣人沾不边。

尤其他此行回到公国主要是秘密察访，如果他们跟在身后，有这么显眼的三人跟随之下，他还讲什么秘密察访？

越想越气，亚芠终于停下脚步，回过头怒道：“你们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见亚芠回过身来喝问，凯特轻推一下夜月，夜月故做委屈道：“没有呀！我们只是想看隆先生您要落脚到哪里，我们好回报我们团长，请我们团长自己来见先生您，也许到时候，先生您会改变主意也不一定。”

亚芠听了为之气结，一个娇美少女委屈的对你说出这些话来，实在是令人发不出脾气来，这招美女牌用的还真是时候。

“算了！算了！我就不信你们真能跟我到公国境内？”亚芠心中暗暗咬牙道。

亚芠不管他们，沿着道路走去，凯特三人在互望一眼，又不即不离跟了上去。

走了快半个小时，亚芠见到前面出现一个小山丘，心中百味杂陈，根据伊夜铭的说法，过了这一个山丘，就能看到公国驻守在此的一队边境军营，通过军营就到达公国境内了。

摸摸背后的包袱，里面是伊夜铭送他的几样小雕刻品，一路上他早已想好了，就拿这个贩卖雕刻品为借口，通过边防。

可怜亚芠身为一个贵族，这辈子从来不知道真正的商人可不像他这样只拿几个小东西就横越国境，到他国做买卖，如果真的让他用这一个理由就轻易的通过国境边防军的检查的话，那可真的是一个大笑话了。

而上天似乎也不想让亚芠闹这么一个大笑话，因此，当亚芠及凯特三个人越过小山丘后，他们所看到的是，在距他们所在地约三公里之外，公国的边防营区中，正冒出了浓浓的黑烟，营区前，一大堆人乱哄哄的，亚芠双目并出神魔眼特有的光芒，查看一下，半响，亚芠突一语不发，身形以着极快的动作，往边防营区飞掠而去。

凯特三人也同时看见边防营区的浓烟，三个人也如亚芠般凝神看了一下，一会，三个人用眼神互相交换意见，决定了，三人同展身形，跟随在亚芠身后，飞掠而去。

亚芠很快的就来到营区，看到营区前的状况似乎是稳定下来了。

站在营区大门前，亚芠环目四顾，满地死尸遍布营区四周，鲜红色的血迹突满营区周围，一大群衣盔不整的公国边防军站在营门前，黑压压的一片，估计大约有五六百人，另一边，一望即知是一群平民老百姓，手持各种的武器，男女老少衣服杂杂，约近三百多人，而亚芠见地上的死尸大多是衣服不一的老百姓，胜负之分早已很明白。

相互对峙的双方人马一见亚芠来到，不约而同的望向亚芠。

由边防军中，一个约四十来岁，满脸　需的魁武大汉走出来，熟知公国军阶的亚芠一看那大汉的肩膀，绣有一朵蓝底金边云朵，以这一个营区来说，他必是这营区的最高指挥官，公国边防军的千骑长－边防军大队长。

这一个千骑长排开部队，走出人群，来到亚芠前约三十步之处，大喊道：“你是哪来的冒险者，到这有什么事？这里有本边防军在办事，你如果没有很紧急的事的话，我劝你还是快离开这里，免的到时候刀枪不长眼，被砍伤了算你倒楣。”

亚芠一皱眉，问道：“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这些公国边防军会跟这些平民起冲突？”

声音淡淡冷冷的，不是很大声，但是却令现场每一个人听的一清二楚。

在场两边之中不乏有识之士，知道亚芠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充分的显示出他的实力来，立即引起了两边的窃窃私语。

千骑长也不是笨蛋，亚芠显示出来的实力立即造成效果，千骑长立即回答道：“没什么，只是几个奇兰楼商人不服管教，不想缴税，聚众意图偷袭本营，冒险者，如果你是奇兰楼的人，我奉劝你别多管闲事，他们已经犯了我国的叛乱罪，依我国法律一律死刑，现在我正要执行，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我会记上你一笔功劳的，如何，要不要帮忙？能让你以后都能顺利通关，不用在缴税！”

千骑长不笨，另一边的平民们也不是白痴，一个站在平民最前面，约六十来岁，有着一嘴白子的老人，嘶声厉吼道：“说谎！你在说谎！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竟敢在这抹灰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哪一次不是规规矩矩的缴税通关，但是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除了要我们缴多出一倍税金的金额外，携带的货物你们见到喜欢的随手就拿走，而且，对我们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最后，甚至还把魔手伸到我们的家眷来，我可怜的孙女，竟然被你们这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先奸后杀，她才十五岁呀！”

说到最后，老人声泪俱下，嘶声力竭，怨毒无比。

千骑长面目抽蓄吼道：“你这糟老头在胡说些什么！谁奸杀你的孙女了？不就告诉过你，你孙女跌落溪流，早已不见尸首了。”

老人伸出颤抖的右手，紧握的双手慢慢打开，手中一条蓝色项链及一枚黑色云状金属饰品。

怨毒道：“你想不到吧！我孙女的尸体在下游被我的朋友找到了，好惨呀！我这爷爷都几乎认不出她的样子了，赤裸的身体上布满被施暴的伤痕，全身下就剩下握在手中的着个金属东西及颈上的项链，还我孙女的命来！”

极其怨毒的叫声令千骑长为之色变。

亚芠眼中瞳孔一凝，公国军人专有的云状金饰？

至此，谁是谁非不言可知。

不知何时，凯特三人也来到亚芠身后，老人的怨述叫他们三人为之色变，冲动的力奥已经忍不住手搭在腰际的剑炳上，就要冲上去给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好看，但是，他却被眼明手快的凯特拉住，力奥脸色一变，就要跟凯特翻脸，但是，凯特一只亚芠后，力奥也不由按奈住他冲动的脾气，只因，亚芠现在身上冒出了无穷无尽，深沉无比，寒气逼人的恍若实质的杀气。

“够了！够了！”心中疯狂的呐喊着，面对这等穷凶恶极之事，无尽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天呀！为何公国境内会发生种事？天！你既然认由它发生，那我就算要杀尽在场每一个人我也要为此讨回公道！”亚芠心中由此刻起，开始燃起了熊熊的烈焰。

这时，似乎连太阳也不忍见到即将发生的惨剧，悄悄的消失在森林的那一头，而散发出蒙蒙亮光的圆月取代了太阳的位置，慢慢的，由地平线的那一头缓缓的升起。

当月亮那皎洁的月光照耀到亚芠的身上时，不论是公国边防军、商人这一边，甚或是站在亚芠身后的凯特三人，不约而同的，皆倒抽一口气。

只因此时，映着月光之下，亚芠身上开始冒出了点点的银光，点点银光逐渐聚集再一起，汇聚成一团人型的光辉，将亚芠全身包裹住，耀眼的光芒使的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的眯起眼睛。

“铠化”，亚芠及贪狼星在首次在彼此配合下，第一次展现出铠化后的姿态，一样是全身化铠，一样是面目隐藏于面甲中，只是，原本该是黑色的眼部晶体，如今却彷佛回应亚芠心中的怒气、杀意般，化成了两粒火红色的晶体，并出了长长的红芒，只是，又有谁能在那耀眼的银光中察觉到这些呢？也许，面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对于此刻亚芠心中怒火的无知是一种的幸福吧！

但，也许是出自于武人敏锐的感官，凯特等人再银光到达最高点时，似乎察觉出银光有点不一样了，好似在耀眼的银光中搀入了一层薄薄的白光，令他们觉得眼睛舒服些，即使如此，那耀眼的银光还是叫他们看不清楚银光中的亚芠现状，也同样还是令其他人睁不开眼。

慢慢的，银光中心出现了一把映着金光的长剑，千骑长对于亚芠着铠时发出的银光虽然心中暗暗滴咕，不知亚芠在搞什么鬼，但是，当那泛着金光的长剑一出现，对于那长型的物体，他实在是太熟悉了，脸色大变，怒吼道：“小心敌方不善。”

敌方不善？那自然就是有恶了！

一听这话，所有边防军立即警戒起来。

可惜为时已晚，身在银光中的亚芠如吐冰渣般寒声道：“人　渣　该　死”。

身上银芒突然逐渐的消失，直到不见为止，不，不是身为银光中心的亚芠消失不见，而是亚芠的动作实在太快了，快道当他冲进边防军队伍中时，人们眼光还被他银色光影的残像深深的吸住。

当第一声的惨叫发生在队伍中时，千骑长立即发现了他犯了一个错误，一个足以叫他死一百次的错误。

这个人，这个正毫不留情屠杀他部署的人，从来没说过他是个冒险者，从头自尾，都是他一相情愿的因为他身上穿着冒险者穿的斗袍，而认为他是一个冒险者，当然，更不要奢求这个人会依照冒险者决斗的规矩，“问战”、“布规”、“立架”，“决战”的程序来做。

“他---他---。他---。他是一个杀人者。”耳中听到因为他下意识的判断错误，没来的及下令叫部下们戒备，而导致措手不及而被亚芠杀的落花流水的部下惨叫声，千骑长发出了一声近似于哀嚎的叫声。

当亚芠铠化后，那也就注定了边防军即将遇到一个恶梦了。

手持白金剑，将全身所有的天心真气完完全全的动员起来，面对这些训练有素，每一个都身具兽幻铠或魔幻铠的边防军，即使人数无比众多，亚芠依旧是无畏无惧的一头冲进其中，也许是心中的怒火掩盖对人数相差悬殊的现实，也许是对贪狼星及自我实力的信心的缘故，总之，当亚芠冲进站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时，亚芠毫不犹豫的急挥手中白金剑，将周围为的边防军一一了结，他根本不管这样一作，会激起边防军们的怒火。

当亚芠的白金剑由第十五个人的的胸前抽出，一道鲜血随之喷出，不用说，哪人眼看是回不成了。

但是，当亚芠界结束这一个人的性命的同时，所有的边防军也由初时亚芠铠化时的异像中清醒过来，

毕竟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很快的，五百多人就结成了一个圆阵，密密麻麻的将亚芠包围在其中。

千骑长进到阵式中后，对着被包围的亚芠狞笑道：“多管闲事的家伙，自不量力，竟敢杀害我

的部下，我要你偿命。”

“弟兄们，将这家伙给我分尸。”千骑长手一挥，大吼道，随即，五百多人同时大喝一声，往亚芠攻去。

亚芠冷冷一笑，以五百多人围攻他一个人？这个千骑长未免也太笨了，这等于是给他一个混水摸鱼的机会。

手中长剑一改初攻的猛烈威势，亚芠的动作突然变的慢了起来，慢而且轻，宛如微风般。

流风抚云，亚旭的绝招，也是亚芠藉由伊夜铭所说的话第一个澈悟的绝招。

借由其招意，亚芠彷若化身为风，而有形的武器又怎能斩断无形的风呢？

无数件的刀、枪、剑、斧与亚芠擦身而过，往往看到武器好像要伤到亚芠之时，不知怎么搞的，却都是落空，而亚芠那又轻又慢的长剑，反到总是那样刚好的在敌人武器落空之时，轻轻慢慢的插入他的要害，但是，动作虽轻虽慢，又有哪一具“铠”能抵挡亚芠那灌注了天心真气，由号称无坚不摧白金角构成的白金剑？

一次一个，不知不觉间，在亚芠身旁开始累积了数也数不轻的尸首，没有惨烈的景象，没有惊骇的杀气，有的只是亚芠那宛如微风的抚过的动作，当然，也就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亚芠那隐藏在平静微风下的骇人杀机。

所有人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前仆后继的将生命投入亚芠那醉人的微风之中，直到，在外旁观的千骑长终于发现不对了。

不知多少的部下投进攻击之中，但是，在亚芠经过之后，留下来的只是无尽的尸体。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千骑长心中暗暗惊骇，他从未见过亚芠这种人，独自一人面对五百多人，不但无所畏惧，反而不断的屠杀。

千骑长突然大喝一声：“所有人听我号令，后撤结阵，组成圆阵、菱阵再进攻。”

原来，亚芠在不知不觉间，让千骑长心生威胁，他已不把亚芠当成一个人来看待，而是把亚芠当成一支军队来看，所以他要以对付军队的方式来对付亚芠了。

一听到千骑长的命令，所有人马上后退，停下攻势，开始组成战阵，但是，亚芠哪有可能让他们组成战阵？

即使是他，也不敢自信在正规军的战阵冲击下，他还能完好如初？

于是乎，亚芠的双眼再度发出血红锐芒，身上的银光再盛，银色的光辉化成一道银色的旋风，袭往那些还没组成战阵，站稳阵脚的士兵们。

一样的流风抚云，只是，亚芠将招意再提升，威力再增加，刚刚若是微风，那么，现在的亚芠就是化身成一道旋风了，

快而疾的旋风吹过每一个人，旋风所到之处，伴随着无数的鲜血，这时所有的人才察觉出亚芠绝招的威力，也才注意到，不知何时起，地上堆满了无数同袍的尸体，而这将这些刚才还活生生的同伴变成尸体的正是眼前还在挥动手中屠刀的敌人，甚至，眼尖的人还发现，付出无数同伴的生命之后，竟然在亚芠身上没有造成任何一到伤口。

聪明的人开始知道眼前的敌人不是好吃的果子了，杀了无数人之后，身上除了银光依旧闪耀

外，在无任何的伤痕，自觉聪明的人开始向后退了，退到亚芠银色旋风吹不到的地方。

战再场外指挥的千骑长马上察觉到这种的情形，看到某些部属退却，气的他大吼道：“妈的！你们这些家伙，平常有吃有喝的时候，个个跑第一，现在要你们杀敌，每一个却都像个龟孙似的，躲的远远的，还不快上前向这家伙攻击！”

遭了！千骑长不喊还好，这一叫可遭了，所有人都知道已经有人躲到后面去了，本来与亚芠正面对决的人都被亚芠一剑进出即鲜血狂喷到下后在也起不来了，如此强敌以叫他们胆颤心惊，如今一听到有人躲到后面去，人家聪明他也不笨，马上效法，也跟着躲到后面去。

这一躲可躲出个死神来。

原本被亚芠扰乱而无法组成战阵的队伍已经够混乱了，如今再加上每一个人都想躲到后面去，队伍更是乱到根本再无队形存在的情形。

看到眼前这等状况，亚芠心中暗暗叹气，曾几何时，公国的军队竟然变成了这样子？为何与父兄口中那训练精良，军纪严整的印象差那么多？

虽然心中如此之想，但是，亚芠依旧是毫不留情，面对极力想躲开他的士兵们，亚芠身形再度一展，旋风之风势增强。

亚芠的流风抚云由旋风再度增强为狂风、暴风、甚至龙卷风，银色龙卷风所到之处，夹带无数的腥风血雨，以及那些真正见识到亚芠下手狠绝的手段的士兵，所发出的刺耳惨叫的悲号声。

连在外的千骑长再也忍不住，狂吼一声加入了战局。

场外，所有的人都同一表情，亚芠所造成的腥风血雨压的他们的心中沉甸甸的，包括了凯特等人。

几乎是惨白着脸，凯特声如呐蚊，抽气道：“已经是第几个了？一百？两百？还是三百？”

力奥也是好不到哪去，近乎喃喃自语的声调：“恶魔！恶魔！原来这就是恶魔的真面目？”

低沉的声调只有他旁边的凯特及夜月听的清楚，夜月早已忍不住的转头过去，不敢再看下去了。

如今，一听到力奥的话，她再也受不了了，倒退几步，转身跑开，同时语带哭音大叫道：“够了！够了！不要再杀下去了！难道你真是一个恶魔？”

一边的平民们比夜月要早转头，虽然仇恨不共戴天，但眼前的血腥也足以叫他们不忍目睹。

夜月的大叫声传来，不知是谁最先叫出来的，一句：“银月下的恶魔。”诉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可不是吗？站在残肢断体，血迹斑斑的杀戮战场中，挥动手中血迹斑斑的武器，皎洁月光照耀下银色光辉的恶魔，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形容？

慢慢的，“银月恶魔”之名坐实众人的心中，开始不断的有人呼出这一句名字，一人喊，两人叫，三人呼，汇聚成一声声充斥整个杀戮战场的空间的声音，令与亚芠对战的士兵们更是心神若丧，再也战不下去了。

血腥的场面，没有一丝手软的屠夫，加上旁观者恶魔的呼声，那是过惯了安逸的边防检查任务日子的士兵们所能忍受的？

不知是谁起头的，哗的一声，所有人，包括那千骑长，全都有志一同的，往四面八方逃窜而去。

亚芠一愣，眼见尚有近百名的敌人突然一哄而散，亚芠再快也无法将他们一网打尽，只能眼睁睁的看他们跑掉。

没有了敌人，亚芠当然不再杀戮，手中白金剑一挥，白金剑立即没入铠中消失不见。

收回剑后，亚芠缓缓的走向那群平民，但是，在众人眼中，背对月亮走来的亚芠，身上闪闪的银光，将上血红的双眼及布满身上的斑斑血迹，令所有的人全都不由自主的由心底深处冒出了深深的寒气。

此时亚芠的身影在他们眼中，就真的是如一个银月恶魔般骇人。

亚芠走到刚刚那老人的面前，微微一点头，手向前一伸，想在他肩上拍拍，以示安慰之意，谁知，当亚芠的手一接触到老人的肩膀时，老人竟然向后猛然一缩，同时发出一声惊叫。

亚芠大愣，随即看到老人及其他人眼中那掩饰不住的惊恐、畏惧神色，他明白了。

血腥的杀戮已经深深的镇摄这群人了，即使亚芠是为他们报仇，即使是仇人的鲜血，但他的手段依旧足以叫他们无比惊骇。

血红的双眼恢复成黑色，银光灿烂的铠也消失，亚芠轻轻的叹了一声，转身到早已呆若木鸡的凯特三人面前，轻轻道：“你们不是要我去见你们的团长吗？走吧！”

说完，亚芠已不回头的走向来时路。

这时，老人才彷佛记起亚芠是为他孙女报仇的人，挣扎的越众而出，大叫道：“恩人！恩人！您别走！是小老儿的错，是小老儿不知感恩，恩人请您别走呀！”

听到这句话后，亚芠的脚步微微一顿，转过头来，露出了一个无比深沉，无比悲哀，一个不算是笑的笑容，然后又转头继续的走下去。

看到亚芠那一个笑容的人，每一个都不由心神大震，那种深沉，那种悲哀，那是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笑容。

而见到亚芠不停步，老人反身像凯特等人跪求道：“恩人的同伴们，请你们叫恩人停下来好吗？刚刚那是我一时鬼迷心窍，不知感恩，所以才会这样，拜托你们请恩人留下来好吗？”

凯特扶起老人，轻叹一口气：“老人家你错了，我们不是他的同伴。”

站起来后的老人疑道：“那请问你们是？”

凯特叹气道：“我们只是三个不小心看到了一场名为悲哀的杀戮的人，也许，今后也将继续的看下去。”

留下了一句谜样的话后，凯特招呼力奥及夜月，跟着远去的亚芠的身影，跑了过去，留下了满心愧疚及满头雾水的老人。

时间为正值－太元历三七七八年七月初四晚，即将震惊全大陆、全世界的“银月恶魔”终于诞生。

注：冒险者决斗规矩：

冒险者是一种相当自由的职业，风行整个大陆，几乎是每一个想要出名的年轻人都会第一个选择担任冒险者，要加入冒险者无须特别的条件，只需将每一家商店都有的冒险者徽买一个别上，再找三个冒险者为之见证，就能成为一个冒险者，不想成为冒险者时，同样找三个冒险者见证，在他们面前拔下冒险者徽，就能脱下冒险者的外衣，因此，一个强盗也能成为一个冒险者，一个出名的探险家也可能是一个冒险者，但是，就因为冒险者多数为年轻气盛的年轻人所组成，有时，为了一点的意气之争或是争夺宝物之时，都有可能会已发一场冒险者之战，为此，冒险者还一度被认为纷乱根源，因此，在千年以前，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冒险者－杰迪拉刺。威尔泰勒－为了加入冒险者的那些年轻人的生命及冒险者知名声着想，他制定了一条规矩，一条在以及其自由著称的冒险者世界中，由所有冒险者以生命共同遵守的规定，也是唯一的一条规定－冒险者决斗规矩。

在冒险者世界中，不管是因为任何事起冲突，如有一方意欲以武力来解决事端，那他就必须沿用冒险者决斗规矩来做，不管双方都是冒险者或是只有一方是冒险者而已都一样。

如果有任何一方违背这规矩，除非无人知晓，不然，知晓的冒险者都会将消息传出，而违反之人将会受到所有的冒险者通缉，不死不休，即使被通缉之人并非冒险者也一样，只因另一方为冒险者，如你违背，一样视同违反冒险者决斗规矩。

冒险者决斗规矩区分四个部分：

一、“问战”：询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挑战？不过通常不会有不愿意的情况出现，因为若回答不愿意则会被视为懦夫，永远受人取笑，因此这一条形同虚设，只是一个程序上确认。

二、“布规”：由第三者充任公证者宣布决斗条件，保括决斗武器，时间，程度等等，如使用幻兽，致死方休；如临时未有第三者出现，也可双方同时立下证书，亲笔签名，以示公正，但这机会很少，因为公证人并未规定一定要同为冒险者才行，有时连一普通人也能充当冒险者决斗公证人。

三、“立架”：决定决斗场地位置、范围后，双方摆开架式，静待公证人下令决斗。

四、“决战”：完成上面事项后，在公证人一声令下，双方便能进入真正的决斗了。

这一条冒险者决斗规矩出世后，的确大大的提升冒险者的名声，并且保存了许多的宝贵生命，至少不用担心同伴临时起意，在背后给自己一刀，而且不少人为了出名，甚至自动加入冒险者行列中，四处找人决斗，使的冒险者决斗规矩变成了一种变相快速成名的工具。

附带一提，这两年来，冒险者世界之中，首位通缉便是斯达克一家人，一切只因他们在逃亡期间，为保生命，通常管不了那么多，往往一拥而上，根本不管什么冒险者决斗规矩，所以成为冒险者最大的通缉犯，甚至有人说，如有人能解决斯达克一家，一定会获得杰迪拉刺徽章，一种冒险者中至高无上的荣誉徽章，以最伟大的冒险者杰迪拉刺。威尔泰勒之名为名的徽章，因此，时到今日，斯达克一家的搜索行动能在某个角落进行着。

依旧是前一后三的队伍，亚艾及铠特三人一路走来默默无语，皎洁的月光只能为他们这四个旅人照耀前路及身影，但是对于他们之间那一种沉默到近似于诡异的气氛，月亮也只能默默的看着而已。

亚艾不说话，位在他身后十步之遥的铠特等三人也不敢发出一滴声息。

默默的走着路的亚艾此时根本没有发现道弥漫在他身周的诡异气息，他只是不断的想着，不停思考着，想着他到底是作对还是不对，思考他应该这么做还是不应该这么做？

思考着，当他见到那老人的神情时，他为何会有一种极为悲哀的思绪浮上心头？

为何在替他们报完仇之后，他会答应去见那铁血团团长？

是老人的表情令他改变意志？改变他急于寻找出父亲的生死之谜的心情？

是的，不能否认的，的确是老人的表情令他不由自主的兴起了一种急欲躲开的冲动，但是，他错了吗？

“不，我并没有做错，我只是做出我应该做的事而已。”亚万卷中暗暗的告诉自己。

“那为何我又无法看那老人的表情？”另一个疑问又在亚万卷中响起。

“是我的意志不坚吗？”，“是我因我的作为无法见那老人吗？”，“是我无法忍受老人那种畏惧的神情吗？”接二连三的问题在亚万卷中不停的响起。

“没错，我的确是无法忍受老人那仿佛对上极为可怕的怪物般的神情面对着我。”无法欺骗自己的亚芠心中暗暗对自己承认着。

承认这一点后亚芠反而感觉平静些了，对于刚刚的事，亚芠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如果在重来，他还是会这样做，既然自认没做错，那他又何必自寻烦恼？

不管别人怎么想？只要他问心无愧，别人对他所作所为又有何干？

想通这一点后，亚芠只觉心境豁然开朗，在无任何的纠葛。

他也才注意到，不知何时，他已走错路了。

“现在我在哪？”一个念头浮上心头，亚芠驻足四下观望，这地方他没有来过，很快的，亚芠立即判断出他迷路了。

这时，他才想到刚刚他一时冲动之下，他答应要去见铁血团团长，而现在，凯特他们三人还跟在他身后。

转过头一看，果然没错，凯特三人果然是跟在他后面约十步之遥。

亚芠招呼道：“凯特，这是哪里？我们要往哪里走？”

凯特等人见到亚芠突然驻足四下观望，现在又转头问他们，心中不由十分怪异，但又不敢不答，结结巴巴道：“这附近有一个叫艾俄知的小村，是在凯达斯勒城东北角，距凯达斯勒城有一天的路程。”

不过那是当然的，在见识过那一场的大屠杀之后，又有那一个正常人能正常的面对一个亲手屠杀数百人的杀手而不结巴的？

亚芠听到凯特的话声，心中暗暗一叹，他也是受到刚刚那件事的影响了，不过经由刚才的思考，亚芠已经不会在意了。

他只是一挑眉道：“那我们要去见你们团长该如何走，需要多久的时间？”

凯特苦笑道：“我们的团部设在丰原城，如果依照现在这种的速度，要走到丰原城需要约十天的路程，如果要到那去的话，我们今晚恐怕要到艾俄知村休息一晚，明天在出发了。”

亚芠点点头：“那么你就带路吧！”

凯特应了声，招呼力奥及夜月，越过亚芠，走在前头。

在凯特的带路下，亚芠很快的就跟他们来到一座村落中。

亚芠环顾这村落，称它为村落未免太委屈他了，繁荣的大街，来来往往的人潮，这几乎是一个小镇的规模了，怎么会被称为“村落”呢？

看出了亚芠的疑问，凯特解释道：“艾俄知村是其兰楼联盟进入华那邦公国最后一个人群居住的村子，许多人不管是哪里来的，在错过宿头后，都会来此过夜，所以让它慢慢的发展起来，现在，这边规模已不小了，但是，因为习惯使然，我们还是都叫他做艾俄知村。”

亚芠恍然的点点头，难怪这里十间店里有五间是旅店。

凯特一马当先，找了一家看起来蛮高级的旅店，走了进去，向柜台要了四间房间，定完了房间后，凯特又要了一桌菜，招呼道：“隆先生，先用餐吧！待会在下去休息。”

亚芠的确感到肚子有点俄了，也不客气，随着服侍人员，和凯特等人到一张空的桌子旁，坐了下来。

不久，菜也上来了，亚芠一瞧，还真的是菜，清一色的蔬菜类，亚芠愣道：“你们都是不吃肉的吗？”

只见凯特三人面有难色，尤其是夜月，一听到肉，脸色立即惨白起来，转过头去，欲欲作呕。

亚芠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刚刚那阵的屠杀对他们的印象太深了，导致他们现在闻肉欲呕，叫他们吃，他们很可能会当场吐给他看。

一想到这，亚芠不知打哪来的念头，道：“你们不吃肉，我可是想的很，老板，给我来一盘烤肉，要三分熟的，最好是端上来时，还会冒出血水的，这样子的肉我最喜欢吃了。”最后几句，亚芠是高声对柜台边的店老板说的。

这时，虽说已是深夜了，但是，店堂中还有不少人在，一听到亚芠高声说出这些话了，有的已经觉得亚芠说得有点恶心了，更何况是刚刚见识过大屠杀的凯特三人。

这下子，凯特及力奥已经是脸色白的吓人，强忍欲作呕的阵阵恶心，而夜月已经是受不了的往厕所去了。

很快的，肉以端上来，果真如亚芠的要求，微微焦黑的肉块上渗出血水，烤肉的香味中更带点血腥味，这下子，连力奥都受不了了，捂着嘴，冲进厕所中了，只剩凯特还强撑着，不过，脸色也跟个死人差不多。

这时，夜月总算回来的，不过，再看到那盘肉后，她又干呕一声，再度冲进厕所里。

看到这样子，亚芠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哈的大笑声由他嘴中发了出来，凯特再白痴也知道，亚芠是故意捉弄他们的。

瞪着正哈哈大笑的亚芠，凯特实在是弄迷糊了，一个人怎能有这样多的面貌？

刚刚他能毫不留情的一举屠杀数百人，随后又流露出那么令他无比震撼的深沉悲哀，现在，又像个小孩子般，以捉弄到他们为乐，这…。亚芠。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而且，刚刚他才完成一场大屠杀，连我们这些旁观者都受不了，他怎能如此轻易就拿起这盘血肉糢糊的肉来开玩笑？

“咦？”看着这盘肉，凯特觉得似乎不像刚才那般的令他作呕了？

笑完后的亚文件到凯特直盯着那盘肉，脸色似乎好看了点，语带双关道：“现在，好点了吗？”

凯特一愣，亚芠所说的话似乎是别有用意？

这时，力奥及夜月已经脸色惨白的回座，亚芠用叉子叉起一块肉，悠悠问道：“你们是佣兵吧？”

力奥及夜月莫名其妙，凯特已经回答道：“没错，我们是铁血团的佣兵。”

凯特他虽不知道亚芠这样问有何用意，但是他隐隐觉得亚芠是忽有他的用意在，所以他也就抢先回答了。

亚芠再度道：“佣兵是生活在铁与血的日子中，随时都过着朝不保夕，以生命做赌注的生活，战斗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消灭敌人是最大的宗旨，活下来是最终的目的，相信你们的创团人将佣兵团取名为铁血就是这个目的吧？是想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了佣兵生活就是铁与血交集而成的吧！”

凯特三人不自觉的点点头，亚芠所说的的确没错，但是他们还是搞不懂亚芠说这干麻？

又听亚芠续道：“捉弄你们的确是我的本意，但是，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忍不住想到，以你们这样的表现，在生与死的战场中，你们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一种奇迹。”

力奥忍不住开口想申辩，好歹他们在铁血团中小队长的排名至少排在三十名内，被亚芠说的如此不堪，他怎能心服？

但是，当亚芠双眼一瞪，一股杀气直扑力奥而去，被这充满杀气的眼睛一瞪，力奥到嘴边的话又吞下去了。

亚芠的杀气变化，不只力奥感受到，连凯特及夜月都感觉到了，夜月甚至还不自觉的伸手握在她的弓身上。

亚芠的杀气一放即敛，又恢复平常，微微露出笑意道：“说你们差你们还不承认，你瞧，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身为一个佣兵，经常是处在于一个杀伐的世界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与人以命相搏，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该不会天真到以为碰到的敌人都比你们弱吧！万一碰到比你们强的呢？乖乖的站着等人家砍？”

“不是，你们当然不会那么笨，就算是碰到强敌，你们还是会尽力去打倒对方的，对不对？”

凯特三人立即对亚芠的问话点点头。

亚芠又道：“在与强敌交手中，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这两个字，冷静能让你在对战中发挥出所有的实力，冷静能让你正确的判断出敌我之势，做出最有利于己的判断，而你们就是不够冷静，所以，当我这屠夫完成屠杀后，我还能冷静自如，而你们这三个旁观者却连一盘带血的肉都令你们食不下咽，因为令你们会联想到那场屠杀，而且被我的杀气一吓就连话都说不出口，你认为我会因为一句话就对你下杀手吗？”

“不会，相信你们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基于你们不够冷静之下，你们绝对没办法想到这方面来，我说的没错吧！”说完后，亚芠含笑的将叉子上的肉吃下去。

凯特三人听完亚芠所说的话之后，不禁陷入沉思，半响，凯特突然拿起手中的叉子，也叉块肉，吃下去，力奥及夜月马上如法泡制，各叉块肉，吃下去。

当他们吃下肉之后，仿佛这块肉是仙丹妙药般，心中对亚芠那场杀戮好是不再那么惊骇了，当然，要说完全不在意那是骗人的，但至少不再那样的心神不定了。

亚芠微微一笑，其实他对眼前这三个人蛮有好感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如此苦口婆心的说出这一番话来，冷静，说来容易，但这可是他在无数修罗场中用生命及鲜血换来的，如果没有这两个字，他可活不到现在了。

亚芠见到他们都恢复正常后，便也和他们开始开怀用餐了。

但是，吃到一半时，店老板突然来到他们的身边，搓搓手道：“客人打扰一下，真是抱歉，我有些是想跟客人打扰一下。”

亚芠等人一愣，凯特开口道：“老板你说吧！有什么事？”

老板干笑道：“是这样的，因为刚刚又来两个客人，因为小店刚刚被客人定下的房间是最后的四间，所以我想客人是否能让出一间来，让那两位客人住？”

凯特一愣，随即豪爽道：“没问题，我们就让出一间。”

老板大喜道：“多谢客人，给您添麻烦真对不起，这餐就算小店请的。”

说完后，老板欢天喜地的走了，亚芠眼睛看到老板走到柜台边，跟两个一身劲装的高大汉子说话，又见那两个汉子摇摇头，半响，老板哭丧着脸又走过来。

亚芠暗道：“麻烦来了！”

果然，老板一来即道：“客人真对不起，那两位客人说要你们让出两个房间来让他们住。”

凯特一听，不由大怒：“真是岂有此理，我是看在同是出外人的份上，所以才让出一间房间的，竟然得吋进呎，老板，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不想让房了，一间都不让。”

老板一听，心中暗暗喊糟，但是他又不能说什么，只好又回到柜台边，半响，亚芠就看到那两个汉子气冲冲的走过来。

亚芠不言不语，他到要看凯特怎么处理？

两个汉子走到亚芠的桌子旁，当中一个较高大的，看来约二十八九岁，快一百九公分高，脸上有一条横过鼻梁的刀疤的汉子一掌击在桌面上，把亚芠等人的菜都打的跳起来，那汉子怒道：“你们是哪来的杂种，大爷要你们两间房间是你们的运气，你们在啰唆些什么？在敢说不的话，大爷我就打的你们满地找牙。”

威吓完了，大汉立即转头叫道：“店老板，还不快带大爷到房间？”

大汉的话骂的实在难听，亚芠双目怒张，就要起身，看到亚芠的动作，凯特等人实是吓了一大跳，凯特马上站起来，一手一个，将两个大汉打的飞了出去，倒在地上老半天爬不起来。

凯特冷声道：“老板，把这两个不长眼的家伙丢出去。”

随即阴森地对那两个大汉道：“你们两个不长眼的家伙，好好记住，打你们的是我，要报仇的话到铁血团的团部来，我是第七大团第一小队的小队长凯特。莱列，别找错人了，滚！”

倒在地上哼哼哈哈呻吟的两个大汉一听，不由打个寒颤，知道自己惹到不能惹的人了，这下不用老板丢，自个连呻吟都不敢，马上跳起来狂奔出去。

亚芠淡淡一笑，道：“凯特，你的动作还真快嗯！”

凯特尴尬一笑，坐了下来，心中暗暗道：“开什么玩笑？让你动手还得了，我可不想让这里变成血海屠城。”

当然，这些话他可不敢说出来。

经过两大汉这么一闹，亚芠也没心情再吃了，招来服侍人员，要他带路去休息了。

而凯特等人还是待在那，等亚芠走的不见人影后，凯特才余悸犹存道：“刚才好险，我看咱们这一路上，我们要辛苦些，遇到这种麻烦我们最好抢先出手，千万不要让他动手，不然可有的瞧了。”

夜月同感道：“凯特说的没错，我刚刚看到他要站起来时，心中还重重的抽了几下，我实在是怕死了他那真如恶魔般的手段，力奥你呢？”

力奥道：“我虽然也被他的手段吓到，不过，你们不觉得吗？刚刚他所说的，有关冷静的话，令我觉得获益良多的。”

一听力奥这么说，凯特及夜月也不由的点头，心有同感，一时之间，三个人全都沉默下来，细细的咀嚼亚芠所说的有关于冷静一事。

半响，凯特才道：“这够我们想很久的，现在还是专心于将他带回丰原城就够了，这段日子中，如果还遇到相同的状况时，就依刚才之议，由我们抢先动手，千万不要让他有机会展现恶魔手段，记住了吗？”

力奥及夜月不约而同的点点头，三人才各自回房休息。

丰原城高大的城门终于出现在亚芠及凯特等人面前，以巨大的石头一块块筑起，高及十公尺以上，厚厚的城墙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巨大压迫感，外层长满了一层厚厚的青苔，感觉到好像耸立亿万年之久的历史沧觞，高有五公尺，宽有十公尺，以厚实铁块做门的城门让亚芠有种无法摧毁的错觉，上面一块大大的黑底匾额，上书“丰原古城”四字。

凯特骄傲道：“隆先生，这就是我们铁血团总部驻扎的丰原城，由于我们铁血团驻扎在此的原因，所以它的治安是全奇兰楼联盟最好的地方，这全都是我们铁血团的功劳。”

看到凯特得意的样子，亚芠脸色一板，冷道：“看过才知道。”

看到亚芠森冷的脸色，凯特及力奥和叶月部由一阵胆战心惊，这十天以来，他们怕定了亚芠的这个脸色了。

看到凯特等人脸色发白，亚芠不由心中暗笑，这十天以来，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每当遇见一些不长眼的东西，或是他看不顺眼的事，只要他摆起脸孔来，凯特三人就像是火烧屁股一样，抢在他面前动手。

尤其是，他们好像很怕他闹事似的，一直尽力的让他避免与人接触，什么事都帮他弄得好好的，服侍他就像在服侍老太爷般，让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都不让他费心到，更甚，遇到不长眼的，都比他早一步动手，把对方教训个够，教训的程度还随他的脸色而定，只要他脸色没恢复正常，他们都不停手，有一次还差点将人打死。

亚芠可不是笨蛋，一次两次之后，他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

看来他们是怕如果让他出手的话，会造成另一次的大屠杀，所以以另一种方式，抢在他前面出手，且避免他跟人的直接接触以免造成风波，以这样的方式来阻止他的杀机。

刚开始时，亚芠觉得啼笑皆非，这简直把他当成见人就杀的杀人狂了，但是，慢慢的，亚芠觉得这样的情况很好玩，当他一有什么动作时，就有人抢着帮他完成，根本不用他动手。

最后亚芠干脆想，既然有人自愿为他做事，他何不好好的利用？

于是乎，亚芠一路上，看到不顺眼的事时，他就板起脸孔来，凯特三人自然就火烧屁股般的替他处理完毕，根本不用他费心。

因此，一路上下来，亚芠藉由凯特等人之手，道也着实做了不少行侠仗义的事。

只是，累着了凯特三人，但是，亚芠也没让他们做白工，一路上，亚芠倒也指点了他们不少的东西。

以亚芠经战近千场的经验，加上脑中存放百多种的各家绝技，说出来的东西哪会差的哪里去？

虽非有系统的指导，所说的道理也是十分简单明了，但是用在战斗上却也是有着极大的作用在，令凯特三人获益良多。

而且经由这十天的相处，亚芠对他们也有了相当的了解。

凯特，今年二十五岁，身高约一百八十公分，长相骏逸，个性冷静果断，为人聪明机警，善于临机应变，拥有一具风属六阶雷普（豹）系的兽幻铠，武器是由兽幻铠拟化出来的一把一公尺长的长刀，平常则随身佩带一把同一样式的铁制长刀，以供不时之需，没有练气，专长是一套十八式的风云刀法，精于近身肉搏。

力奥，今年二十三岁，身高约两百公分，极为魁武，相貌粗旷，个性豪爽冲动，脾气火爆，做事看似不用大脑，但其智慧不亚于凯特，只是平常懒的动脑，经常和凯特及夜月一组行动，身具火属六阶赖尔（狮）系的兽幻铠，武器同样是一把大刀，长足有一百五十公分以上，由兽幻铠拟出，随身并没有带武器，没有练气，专长一套九式的拔山斩，档者披救。

夜月，三人之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才十八岁，和亚芠同年，长的十分娇俏可爱，个性有点迷糊，被凯特及力奥当成小妹妹般照顾，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夜月拥有的是一件水属六阶伊格（鹰）系魔幻铠，专长于冰系魔法，随身携带长弓及一双短剑，善于暗袭。

他们三人各有所长却又相互弥补，在铁血团中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而且，再这十天之中，亚芠透过他们的介绍，终于了解到铁血团的规模，而那是远远超乎他想像的。

在不包含非战斗人员下，就有一万八千多的专属战斗人员，分为十七大团，每一大团下辖一万人，其中七大团驻守于丰原城，另十大团分布于奇兰搂联盟各地，从事各种出售武力的任务，每大团下有十队，每队千人，每队之下又有十小队，每小队各有一百人，另外尚有专属于团长指挥，编制一万人的的铁血精兵队。

再加上一路上凯特等人的解释，亚芠更是深刻的了解到所谓的客卿意义到底有多重大，所以他也更加的百思不解，为何铁血团的团长坚持要聘请他担任客卿？

不过，现在一切的谜底都要揭晓了。

走进丰原城，亚芠也不禁讶异它的繁荣程度，来来往往的人潮，遍布各处的各式商店，到处可见到忙做生意的人群，果然是奇兰楼联盟中第二大城，繁荣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越了华那邦公国的首都原曙城，如果第二大城是这样？那亚芠真的不敢想像第一大城奇特城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亚芠在凯特等人的带领下，慢慢的走到铁血团位于丰原城北角的总团部。

看到如此的一间超大豪宅，亚芠部由一阵赞叹，真不愧是编制上万的佣兵团，光看那身黑色的厚重铁门几及那站在铁门外看来雄纠纠气昂昂的四个卫兵，的确一点都不辱铁血团的凛凛威风。

走进大门，亚芠见到凯特上前，向守门的卫兵轻声道了几句，耳尖的他听到凯特说：“我是第七大团第一小队的队长凯特，现在有是要面见团长，请卫兵大哥通行一下，这是我的通行证。”

说完就见到凯特从怀中拿出一个黑底红字，圆形，大约五公分大，上面有着铁血通行证字样的圆铁牌。

卫兵接过铁牌之后，仔细的查看一下，辨正无误之后，又还给凯特，然后下个口令道：“敬礼！莱列队长请进，恕小的无礼。”

凯特点点头，道：“后面是我的同伴，他们和我一起来的，他们是力奥及夜月队长，以及团长的朋友，他们也能跟我一起进来吧？”

卫兵点点头，道：“请进。”

凯特这才转头招呼道：“隆先生，请跟我们进去吧！”

亚芠暗暗点点头，以小窥大，亚芠由这就能看的出，铁血团是个铁一样的劲旅，身为队长的凯特不以位阶压制卫兵，卫兵也不因凯特的位阶高于他而不敢盘问，一切依照规矩行事。

如此依照规矩而行事，充分的表现出铁血团的纪律森严，而这正式一个武装组织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一件要求，不管是军队或是佣兵。

走进大宅中，亚芠越看越是惊讶，小桥流水，翠树假山，雕梁画栋，美轮美奂的，加上来来往往笑容满面的人们，这…。这就是铁血团本部的景象？怎么里面跟外面差那么多？

饶是亚芠原本摆着一副阴冷的脸孔，现在也不由讶异的张大了嘴，这实在差太多了，跟他第一眼及心中的印象差太多了。

夜月见到亚芠的样子，心中暗暗窃笑，解释道：“这是我们铁血团历来的惯例，因为第一代团长认为，佣兵平时就处在于战斗的生死之中，精神已经够紧张的了，如果连平时都要绷的紧紧的，那就太可怜了，而且长久下来，还会造成过于紧绷之下，不是精神耗弱，就是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反而因为绷的太紧而无法发真正的实力，基于这样的考虑之下，我们所有的团员在真正安全之处，就会放松自己，纾解紧绷的精神。”

亚芠听完夜月的话之后，看到凯特及利奥在进来大宅之后，果然神态上轻松不少。

略为寻思之下，他立刻完全同意这一个论点，暗赞这第一代团长果然是一代人杰，能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上来考量，难怪他能创下这么大的一个局面。

凯特带着亚芠到一间布置的颇为精美的房间中，对亚芠道：“隆先生，请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先去通知一下我们团长。”

亚芠点点头，看着凯特等人走出去之后，他才在一张高背木制，精美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静待凯特带来消息。

不知过了多久，亚芠听到了脚步声，及一群人乱糟糟的说话声传来，呀ˇ芠部由一皱眉，他以厅出其中没有凯特或力奥或夜月的声音。

果然，六个人走了进来，六个人全都是年轻气壮的青年，个个都不超过三十岁，但是其中没有凯特等人，他完全不认识其中任何人。

见到亚芠在房间内，他们似乎也是一愣，当中一个看来约二十三四岁，有着一头金发的年轻人越众而出，问道：“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间贵宾室中？”

亚芠一一打量他们一下，发觉他们气质非比寻常，尤其其中一人，更是令亚芠心生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他再遇上强敌时的第六感。

那人似乎也察觉到亚芠的异常，也对亚芠注视着，而亚芠对金发青年的问题回答道：“我是被人带来的。”边说，亚芠的眼光却对着那一个令他心生威胁的黑发年轻人。

那人除了有着一头黑发外，亚芠对他的外貌也不由赞叹不已，修长硕高的身材，骏逸无方的面貌，那种隐隐透出的傲气令他彷佛像一个天生就该站在人人之上的贵公子。

但这傲气却不会叫人心生厌恶，反到让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就在亚芠打量那人的同时，那人何尝不是在观察亚芠，而亚芠也不知道的是，他同样造成了那人的震撼。

真正拥有实力的人，在遇见另一个实力者时，同样会心生异样，不管是敌意或友善都一样，而，现再这一个年轻人就是产生了敌意，即使这敌意产生的毫无道理，即使这敌意轻微到他都不自觉的忽略过去了，但是，亚芠却感觉到了。

完全没有道理的，当他眼光注视着亚芠时，亚芠的确从中察觉的一丝几乎是不可察辨的敌意。

亚芠真的愣住了，导致当那金发青年追问他时，他根本没听到，直到他感到脸上一阵劲风袭来，亚芠这才回过神来。

一回神就看到一个拳头迎面袭来，竟是金发青年握拳朝他打来，拳头距他的脸已不到五公分了，亚芠急急一偏头，显乎其险的躲过这一拳，亚芠几乎能感觉到拳头擦过他的脸颊了。

看到亚芠躲的如此的狼狈，黑发青年几乎是暗暗哑然失笑，暗道自己是神经过敏了，竟然以为这一个白发小子是他的劲敌？

一想到这，黑发青年不由的露出了一股轻蔑的笑容，连这种拳头都躲的如此的狼狈？

亚芠暗暗责怪自己，刚刚真的太失神了，差点出个大糗。

同时，亚芠也见到那黑发青年的轻蔑笑容，心中不由一阵火起，正想要发作，但是，丝毫没察

觉到亚芠及黑发青年之间暗潮汹涌的金发青年这会又抡起另一拳，朝亚芠的脸打来，同时骂道：“好家伙，问你话你敢不答，还敢闪我的拳，找死！”

亚芠正一肚子气没处发，又听到金发青年的话，更是气往上冲，正想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五指一伸，并指成掌，就要往金发青年的胸口一掌印下，就在这时，一声大吼传来：“住手！”

亚芠一听即知是力奥的声音，伸出来的手又收回去，同时轻轻往右走一步，一个侧身，躲过金发青年的这一拳。

力奥的声音又传来：“百列，你在干什么？”

同时随着声音，力奥庞大的身影横插进亚芠及金发青年百列之间，瞪着一双大眼怒瞪百列。

看到力奥怒气冲冲的样子，百列不由一阵气弱，辩解道：“力奥，我是在教训这一个不知哪来的，私自偷进贵宾室的小子，你干嘛阻止我？”

力奥转头看一下亚芠阴冷的神色，余悸犹存得转回头对百列大吼道：“教训？你之不知道他是谁？还不知道是谁教训谁呢？”

百列看到力奥紧张的样子，奇怪道：“那他到底是谁？”

力奥没好气道：“他就是团长指定延聘的客卿，你说他是谁？”

瞬间，百列的脸一下子惨白起来，微微颤抖道：“什么？他就是银月恶魔？不像呀！”百列不敢相信的问道。

力奥一撇嘴道：“难不成你以为银月恶魔就该掌的一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亚文件道当力奥讲出银月恶魔的同时，室中所有人都在那一瞬间变了脸色，连那一个黑发青年也以另一种眼光看他，暗暗苦笑数声，他还真的是恶名远播呀！

力奥教训完百列后，转过身来，对亚芠恭敬道：“隆先生，请随我来，团长请您到铁血楼，有事相商。”

亚芠点点头，而其他人则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他们什么时候见过，以脾气火爆闻名的力奥何时对人这么恭敬过？

银月恶魔果然是名不虚传，果然是凶恶的紧，连力奥这种人都被镇住了。

不过他们可不知道，亚芠能镇住力奥凭的不光是血腥恶名而已。

随后，亚芠在立奥的带领下，走出了房间，连走之际，亚芠还给百列一个冷哼，下的百列立即脸色煞白，同时也给了那一个黑发青年一个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的眼光，一个挑衅的目光，然后才随着力奥出门。

穿过了重重的庭院，亚芠及力奥终于来到了独立于一切庭院之外的铁血小楼，站在小楼的门外，亚芠轻轻的吸了一口气，他终于要见到这个一心想聘请他做客卿的团长了。

铁血楼的楼门终于在力奥的敲门声中缓缓的打了开来，开门的是夜月，夜月朝亚芠一点头后，立即示意亚芠跟她走。

亚芠立即随着夜月走进一个宽大的会议室，穿过会议室后，再经过一个短短，约不到五公尺的

小走廊，亚芠立即看到凯特站在一扇门旁边。

走到门前，凯特道：“隆先生，团长正在书房里等你，请你自行进去吧！”说完，凯特帮亚芠敲敲门，道：“团长，隆先生已经到了。”

门后立即传出一声浑厚的话声道：“快请！”

凯特立即把门打开，亚芠一笑，跨步走进书房中，凯特立即将门合上，与力奥及夜月相视一笑，相偕走出走廊，到会议厅中等候着，他们有信心，等亚芠见过团长后，一定会答应担任客卿的。

当亚芠走进书房中之后，他立即见到一个人站在一张大理石书桌前，正微微笑的看着他。

一看到那人，亚芠立即脑门一轰，一种说不出的怀念滋味盈斥心头，一句“爸爸”差点冲口而出。

实在是太像了，即使面貌完全不同，即使亚芠明知道他就是铁血团团长，但是，亚芠仍不由的任由一股熟悉的温馨在他心中慢慢的流动着，仿佛就回到他跟父亲盈盈笑语时的旧日时光一般，一样的一股标准军人气息，一样的刚硬中带着一丝盈盈温柔，一样的冷硬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充满温情的心，一样的一样，太多太多的一样，令亚芠不由自主的深深沉溺其中，仿佛，他又看到了昔日，父亲严肃中带着对他无比的溺爱的神情，仿佛又见到，父亲隐藏在冷肃外表下对他掩藏不住的关怀…呀！好怀念的景象，仿佛在昨日，又仿佛是在遥远的上辈子的事呀！真的…真的好怀念呀！

实在太叫他吃惊了，即使事先预想过无数次，盖赤却从来没想过，他和亚芠的第一次见面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有着银月恶魔之名的青年呀，为何你会有着这样的一种表情，这样的眼光呀？

仿佛是远游的游子乍见到了他多年未见的亲人，那种极喜下反而平静的表情是令人如此的感动，心中激动之情由那双眼中毫不遮掩地赤裸裸的透出，是如此的令人感觉到如此的真挚而深刻，几乎的几乎，我真愿是你那多年不见的亲人，迎接你这远游的游子。

难掩心中的情绪，盖赤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对着亚芠表现了只有亲人才有的情感流露。

一时之间，书房里盈斥着难以言语的温馨亲情，而两位主角却是只有过一次不算见面的见面之缘的陌生人，但是，他们却仿佛是相处了一辈子的亲人，一瞬间，他们都了解了彼此，因为，在彼此心灵中，他们早就是最亲的亲人了。

几乎是同时的，亚芠及盖赤在恍惚中回过了神来，亚芠毕竟是修练过精神力，心智远比常人来的坚毅，他虽说一时失态，但回过神后立即一躬身，恭敬道：“团长您好，我是亚芠。斯达克，亚芠。隆是我的化名。”

不知怎么回事，亚芠竟不忍心欺骗这个令他感到气质与父亲无比相似的铁血团团长，而且几乎是第一眼就无比的相信他，所以毫不犹豫地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而在亚芠施礼时，盖赤毕竟也是一个非凡人物，也很快的恢复常态，听到亚芠说出真名时，他着实一楞，随即一笑释然，微笑道：“你姓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就是你，来，坐吧，亚芠，相信你一定有无数的疑问，让我们好好的谈谈吧！”

叫亚芠坐时，盖赤的表情语气是如此的自然，就好像在叫自己的子侄坐时一样，语气中透出无比的亲切。

亚芠在盖赤一叫之下，立即在盖赤前面坐下，毫不犹豫地，不见一点拘束，因为，刚刚的接触，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了。

盖赤及亚芠分别坐下后，盖赤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何我要请你担任我们团的客卿吧？”

亚芠点点头：“团长，您说的没错，我的确最想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我担任我们团的客卿？”

亚芠及盖赤都没察觉，在不知不觉中，他们都把我改为我们了，语气中自然而然的透着亲密。

盖赤再度微笑道：“说来好笑，你可能不相信，我是在第一次看到你之后，我就想将你留在身边，非关你的名声如何，只是纯粹就这样想而已。”

“你一定不敢相信吧！可是这是真的，不然，抛开其他功力比你高强的，名声比你鼎盛的人，我却独议将你与另外两人同列为本团的客卿人选，甚至，在我私心里，你比另外两位还要让我迫切希望你能加入我团，担任客卿。”盖赤苦笑道。

亚芠点点头，微笑道：“我相信，我相信团长您所说的，就如我敢在初次见面的您面前说出我的真名般，就因我相信您，您该知道，斯达克家的处境是怎样，但我就是相信您，所以我才说出来的。”

盖赤听完点点头，和亚芠互望一下，两个人忽而相视大笑起来，一切尽在心语中。

半响，盖赤才问道：“亚芠那你的答案呢？”

亚芠毫不犹豫地道：“只要团长不嫌将来我可能会为你带来麻烦，小侄愿为团长尽力。”

盖赤大笑道：“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铁血团团长呀！谁敢找我的麻烦？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你既自称为小侄，那叫我做团长不嫌见外吗？”盖赤似笑非笑道。

亚芠立即会意，一躬身道：“那我就称您一声伯父了。”

盖赤不由一阵哈哈大笑，亚芠也跟着笑起来。

由始至终，亚芠及盖赤都在一种莫名的和谐温馨气氛中，因此原本该是很严肃的话题在他们谈来却像是家人平常的闲话家常般。

亚芠也就这样的确定了在铁血团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决定加入铁血团之后，亚芠又问道：“伯父，小侄想问一下，为何您一定要再找客卿，我听凯特他们说，上一位客卿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为何现在还要再找？据我所知，团对客卿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供应，而客卿却不必对团负任何的责任，那不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样不是自找麻烦？”

盖赤苦笑一声，不答，反问亚芠道：“亚芠，你曾听说过传说中的圣幻兽吗？”

亚芠点点头，答道：“听过，是不是传说中，所谓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圣幻兽？”

盖赤点头道：“没错，虽说传说中的圣幻兽其实并不只这四只，但还是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圣幻兽最为出名。”

亚芠疑道：“那跟团延请客卿又有什么关系？”

盖赤没有正面回答，反而绕着圣幻兽的话题道：“这四方圣幻兽虽说流传最广，最为人们所知，但是，真的见过的人却也没有听说过，可以说根本没人见过，于是，又有人说，其实圣幻兽是一种神话中的生物，而且根本是不存在的，证据就在于，连流传最广的，最为人们所知的四方圣幻兽，在数千年来都没有人看过，更遑论其他不知名的圣幻兽了。”

“其实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就我所知，四方圣幻兽其实是真的存在的，至少…至少我就知道西方圣幻兽－白虎真的是存在这世上的某处。”

一听到这个消息，即使亚芠再怎么喜怒不形于色，再怎么冷静自持，他还是忍不住“呀！”的一声叫了出来。

怎么能叫亚芠不吃惊呢？幼时起到现在的经历，深深的告知他，在这世上，力量就是一切，而幻兽在这世上就是力量的代表，如今，他竟然听到一个看来绝对不会开玩笑的人告诉他，超越一切，以绝对力量存在的圣幻兽竟是真有其事？

大吃一惊的亚芠不由结结巴巴的问道：“伯父，您说白虎圣兽是真的存在？是真的？”

盖赤点点头，体谅亚芠不信他所说的话的失态，如果是别人对他的话有此质疑的话，他恐不马上翻脸。

但此事毕竟十分匪夷所思，质疑的人又是给他相当好感的亚芠，因此，盖赤也不以为意道：“的确是很难令人相信，当初我初次听到时我也跟你一样，不敢相信，不过，亚芠，伯父还是要告诉你，伯父所说的，关于西方白虎幻兽存在一事，是真真正正千真万确的。”

过了好半响，亚芠总算是消化了盖赤所说的白虎圣兽一事，恢复了常态，再度冷静的面对着盖赤。

盖赤点点头道：“亚芠你真的不错，想当初，伯父我初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还花了近半天才接受，那还是我父亲，前任团长告诉我的，我才能这么快接受，而当初我已经是三十出头的人了，你应该还不到三十岁吧？你真的比我强多了。”

亚芠答道：“小侄今年刚满十八，伯父，您还没说完呢！”

盖赤一听亚芠才十八，不由暗暗吃惊，人生阅历丰富的盖赤马上联想到，要经过什么样的经历才会让一个十八岁，还称不上青年的少年有这样的表现？

暗暗叹口气，盖赤续道：“根据我团中第一代团长－默德。滨－的秘闻录中记载道，在五百年前，默德。滨还未创力铁血团时，当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冒险者，正四处向人挑战，以增加自己的名气及实力，依他自述，当时的他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高手之一，在当时，他来到奇兰楼联盟的领地，约战了当时排行第四的－烈火佣兵团－团长，在奇兰楼联盟西侧的东鞮仑山决战，见证人就是四大城－奇特、丰原、迦阗汐、尔皂擎烈的城主，以及另外三大佣兵团－冰雪楼、逆十字、圣魔导三大佣兵团的团长，当时那一战可谓是直战到天昏地暗，最后，默德。滨终于以一记险招将烈火佣兵团的团长击毙在地，但他也身受重伤，就在那时，在场所有人，包括重伤在地的默德。滨等的八个人都看到一副奇景，有一只身长近二十公尺，高约十公尺，背生一对展开长达五十公尺的纯白巨大羽翅，浑身雪白晶亮的巨大飞虎，夹带着闪闪白光，威风凛凛的从天而降。”

“那只飞虎落在众人面前，由口中朝众人喷出一道白光，所有人立觉全身充满了力量，连重伤在地的默德。滨身上所有的伤也在那一瞬间都痊愈了，身体的状况甚至比未受伤前还好。”

“接着，所有人在脑中同时听到一个声音，默德。滨将它纪录如下：“人类们，我是西方白

虎，我来此是要找一个分身成长之地，这地方是我发现，地底下隐藏有庞大能源之地，最适合我分裂的分身成长之地，在此，我愿跟你们立下约定，如果你们愿意，愿意每隔以你们人类时间计算一百年的时间，都来此地，提供你们的精神力量于我的分身之卵，待我的分身孵出时，我愿让我的分身在你们其中之一，择一在你们有生之年提供你们力量，你们是否愿意？”，“不过，我的分身孵化时间连我也不知道，唯一所知的，要孵化是需要吸收足相当程度的能量，而其时间是远远超过你们人类所知道的久远，在你们有生之年，是决对无法等到我分身的孵化的，汝此你们是否愿意？””。

“在当时，所有人都摄于西方圣幻兽－白虎的真正存在而兴奋不已，一听到还有机会能获得白虎的卵，即使自己已不可能了，但是为了后世着想，所有人还是都同意了白虎的提议，但是，白虎又提出一个条件，它似乎深知它的分身如果真的孵化时，其强大的力量会造成其他人的觊觎，所以他要求，为了分身的顺利成长，每百年的一会，不准带其他人来，众人也答应，每百年一会之时，决对不会带其他部属来，并且还当天立誓。”

说到这，盖赤讽刺一笑：“不过白虎太小看人类奸诈的本性了，哼哼。”

亚艾略有所悟，又听到盖赤道：“总之，在众人同意白虎的条件之后，众人只见，白虎站立之地突然慢慢垄起，形成一个小山丘，白虎跃下山丘之后，原本收在背后的羽翅突然一展，由羽翅翅尖处射出一道白光，一瞬间，就在小山丘上开了一个足以容纳它庞大体型通行无阻，往下延伸，深不可测的大洞，造出这个大洞之后，白虎又在众人脑中叫他们跟着它走，众人走进大洞中，直走了约半个小时，才到达地洞的尽头，众人见到白虎光是由翅尖射出瞬间的一道光就造就了这样一个地洞，对其不可思议的力量更是十分艳羡，走到尽头后，白虎浑身突发强烈的白光，一瞬间，以白虎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发出的白光再造出一个约五十公尺大的半圆形，完整的大洞，然后，白虎的声音又在众人脑中说道：“注意了，我要吸收你们的精神力了。”说着，只见白虎身上突然冲出一颗小小的白光，接着，众人又都见到白光一分为八，分别罩在众人头上，当时默德只觉一阵头昏脑胀，接着他就不醒人事了。”

“再醒来时，默德发现他又回到决战的地方，那小土丘及大地洞全都消失不见了，要不是巨大的白虎还站在他面前，他几乎以为刚刚是在作梦。”

“白虎在等到所有人都醒来之后，它才道：“我的分身之处在经过我的魔法力量保护之下，每一百年才会出现刚刚那个直达分身存放之处的地道，平常都是在地底之处，任谁也找不到，只有每年的今日会开启，如错过了这一日，就须再等百年，希望你们能遵守你们对我许下的诺言。”说完，白虎再度一展羽翅，一飞冲天，直上青冥。”

听完之后，亚艾不由暗暗的虚了口大气，光是听到盖赤转述默德。滨的记载，它能想像当那白虎如果展现出真正力量时，开天辟地想必是一点都不夸张。

盖赤一口气讲到这里，停下来休息一下，才又道：“经过了白虎的事件后，八个人果然守口如瓶的下了东靼仑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并且约定好了百年后之时，必叫自己的后人到此会合，而当时，只有默德居无定所，于是乎，理所当然的，失去团长的烈火佣兵团当然就成了默德之物，当时虽有人反抗、不服，但是，连功力最高的团长都死在默德的手下，反对又有何用，不过，当时也有人向其他佣兵团及城主求援，只是，在经过白虎之约后，可想而知，其他势力是乐观其成的，因此，也就默认让默德接收烈火佣兵团的地盘，并且顺利的将原属烈火团的人员重新编组，组成现在的铁血团。”

说到这，盖赤再度讽刺一笑：“从此以后，铁血团在默德的领导之下，逐渐的兴盛而慢慢的爬上了奇兰楼联盟第二的位置，这大概是其他势力所想不到的吧？”

亚艾对着一番话不予置评，但是倒对那百年之约十分兴趣，问道：“伯父，那百年之约到底情况如何？是不是客卿就是专门来参予那百年之约的？”

盖赤一笑，点点头，道：“呵呵，亚艾你猜的一点都没错，客卿的确就是为了因应那百年之约

才产生的职位。”

“当初，因为在白虎面前，八个人都对天立誓，不会带其所属的部下前去，白虎的本意除了他们八人外，不会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可惜它太小看人类的贪念及狡诈的本性了，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又有哪一个人不想据为己有的？”

“于是，当第一次百年之约来到，八大势力的二代传人到达东靼仑山时，才发现，除了八人之后代本人外，每一个人都带了几个人，一见之下，哪有不互相指责对方不守约定的？但是，在彼此指责中，所有人也同时发现到，其实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对于白虎卵，每个人都想要，但也每个人都怕万一在百年之约时，万一白虎卵突然孵化出来，而他又人单势孤，争不过人家，那就糟糕了，所以每个人都想到了，第一代所发的誓，所做的约定只有说不准带其下属来到，于是，每个人带来的，都是朋友或兄弟之类的。”

亚芠抢道：“那我们铁血团就是客卿参加了？”

盖赤点头道：“没错，就如我们的客卿一样，每个势力所带来的都是属于各大势力但又不是各大势力所属的人，就如我们的客卿一样，只是名目不一样而已。”

亚芠暗暗嘘了口气，这实在是叫他太惊讶了，没想到铁团的客卿竟然隐有如此大的秘密在内，忽然，他又想到一点，问道：“伯父，那那些参加的客卿不会在看到白虎卵后一样会见利起异心吗？”

盖赤回答道：“这一点你放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要争夺白虎卵的。”

亚芠一楞：“这话怎么说？”

盖赤微笑道：“首先，能被各大势力首脑挑为参加百年之约的人一定是各人最信任的人，再来，为了掩人耳目，各大势力都有一番说辞，外人只知，四大成及四大集团每百年一约，在东靼仑山上比武，以决定后面百年的利益如何分摊，连参加的客卿都也是这么认为，毕竟，根据历代以来的记载，每一个势力参加百年之约的人，除了首脑本人外，其他的帮手全都死于同归于尽，无一幸免，五百年来都是一样，谁叫能获选参加之人每一个都是功力高绝的人，因此一但打起来，就算是能将对杀死，自己也同样身受重伤无力自救，等到输送精神力的各大首脑醒来时，他们也早已死去多时了，无一例外，既然外人都死了，那怎么讲就都随他们那些生还者了，这些事情的真相，只有各势力的主脑知道，其他人都是知道假象而已。”

亚芠这才恍然大悟，但是他更奇怪的是：“伯父，那您叫我来不是要我参加那百年之约，那您又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您不怕…。。？”

盖赤大笑道：“呵呵，你能信任伯父，而不惜茂身分被揭穿之险将你的真正身分告诉伯父，难道伯父就不能信任你？更何况，伯父从想叫你来之时，压根究没想到要你参加那百年之约的，说句老实话，亚芠你可别介意呀，要参加百年之约，亚芠尼还不够格呢！”

亚芠漠然，他当然知道，比起真正的高手，他还有一段差距呢，但是他还是想不通既要他担任客卿，又不要他参加百年之约，盖赤到底要他做什么？

看到亚芠充满疑问的表情，盖赤大笑道：“亚芠，以后你就知道了，放心，伯父是绝对不会害你的。”

“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还要跟另一个客人谈谈，亚芠你就先去休息好了。”盖赤站了起来对亚芠说道，同时一摇桌子上的摇铃。

摇铃发出了清脆的铃声，不到十秒钟，书房门外就传来凯特的声音：“团长，请问有什么指示？”

“凯特，你快带隆客卿去休息。”盖赤边示意亚芠跟凯特去休息，边对凯特说道。

亚芠只好带着满腹疑问，开门走出盖赤的书房，跟凯特走了。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

第一部 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

作者：手枪

一大清早，太阳都还没升起，亚芠却早已盥洗完，而且已经练了一会天心真气了。

环顾四周，亚芠不由暗赞环境之清幽，他目前正身处在一处独立的院子中，蓝白相间的一间二楼小屋，同时还自有一座占地约三十多坪的小院子，凉亭、假山、小侨、流水，一应具全，布置的真的没话说，看来十分古典而优雅，令人身处其中十分的舒适而松弛，而且，这里更是没有人来打扰，除了亚芠需要时，拉洞房内一条叫人绳，会有人来服务外，根本没人来此，叫亚芠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宁静之夜。

刚练完天心真气，亚芠只觉浑身暖呼呼的，十分舒服，精神也很好。

突然，一个人影走进了院子中，亚芠一瞧，原来是盖赤，亚芠立即从凉亭中起来，问候道：“伯父，您早。”

盖赤呵呵一笑道：“亚芠，你也早呀，昨天晚上睡的还好吗？”

亚芠环视四周，微笑道：“这地方环境既好，又十分安静，小侄好久没睡的这么舒服了。”

盖赤呵呵笑着，亚芠问道：“伯父，您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吗？”

盖赤点点头，道：“亚芠你这么早起来，你刚刚是在练气吧！”

不是疑问句，是肯定句，亚芠点点头，道：“小侄的确是在练气，不过刚刚已经练完了，伯父，有什么问题吗？”

盖赤问道：“亚芠你练的是什么气，是不是破魔真气？”

亚芠答道：“小侄练的是天心真气。”

盖赤一楞道：“天心真气？不是你家传的破魔真气？”

亚芠一听，反倒一楞，反问道：“伯父怎知我家的破魔真气？”

盖赤呵呵笑道：“身为华那邦公国的支柱栋梁，我们这些人又怎能不去调查你们斯达克家的底细？”

亚芠一听到也释然，只是忽然感到有点情绪低落，曾几何时，风光的斯达克家现在却落到这样的地步？

看到亚芠突然变的有点阴沉的脸色，盖赤知道自己在不小心中，挑起了亚芠的家仇之恨，连忙

转移话题：“亚芠，我问你，你现在的天心真气已经有几年的功力了？”

亚芠一楞，“几年的功力？什么是几年的功力？”他疑道。

盖赤一听到亚芠反问，倒也是一呆：“你不知道？亚芠你不知道练气计算功力的单位？”

亚芠苦笑摇摇头，他的天心真气几乎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对于一般练气的常识，他可能比一个学徒还要不如。

盖赤不可思议道：“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学的，竟然连真气基本的计算单位都不知道，算了算了，你仔细听着，所谓的真气是我们练气人利用特殊的方法，将能量储存在体内，依照修练的方式不同，所储存的真气也有不同的形式，依据其形式的不同，各种的真气也有不同的特色，依照其特色，真气就有了各种的不同的名称，就像我的烈日真气，及你家的破魔真气，都是具有极刚至烈的特性，是属于极刚的真气，而所谓的真气年度，就是练气的基本计算单位，以练气一年所练出的量，来判别出功力高低，相信你应该是知道真气是随着练气时间越久越深厚吧？”

亚芠点点头，但是他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伯父，如果照你这样说的确是一个很客观的比较，但是我却有一个疑问，在我想来，每个人练气的勤奋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练气一年的所得当然也会不同，这样不是会不公平吗？”

盖赤含笑道：“很好的问题，诚你所言，这样光凭练气的时间来计算当然是会有所不公，于是，我们的前辈就想出了一个既客观又公平计算方法，你瞧，利用这个能量珠，练气者将真气注入其中，藉由能量珠的亮度反应，测出到底身含多少的真气，再对照前辈们花了无数心力测出的基本一真气年的份量，就能客观的计算出来了。”

边说，盖赤边从怀中拿出一颗约五公分的透明小珠来，递给亚芠。

亚芠好奇的接过来把玩看看。

盖赤含笑道：“亚芠你试试看，瞬间运用全力将体内的真气注入其中看看。”

亚芠一笑，也不见他作势，手中的能量珠就发出了强烈的金光，刺眼的光芒让亚芠的手都隐在金光中，幸好金光一闪即敛，又恢复原状了。

但是盖赤已经惊讶的合不拢嘴，讶异道：“亚芠，刚刚你已经用全力了吗？”

亚芠也被这能量珠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不好意思道：“对不起，我好像一时出力过猛了。”他不敢说他才用了八成的力量而已。

盖赤渍渍称奇道：“亚芠，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练的，你的功力可一点都不亚于我了，照我看来，你最少已有五十年的真气功力了，你说你才十八岁，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练的？”

若盖赤知道亚芠实际上的天心真气早已超过六十年，想必会更惊讶，若再知道亚芠的天心真气还比不上他身具的另一种能量－精神异力，盖赤恐怕会当场昏倒。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亚芠从开始练习天心真气时就迥异常人的以三十六次循环修练，加上亚芠在未正式修练之前，就奠下了极深厚的基础，后来又经历了一年逃亡时，死亡威胁的逼迫下，使他使出浑身解数增强自己的天心真气，最重要的是，亚芠又获得了只在传闻中存在的神之钻，藉由神之钻的帮助，亚芠在吸纳了神之钻庞大的能源，将这些能量转化成他的天心真气，更使的他的天心真气已成倍数的速度暴增，因而才造就了他与年龄不符的真气深厚程度。

当然，这些是连亚芠自己也不甚清楚的，但是，他总算是知道自己的天心真气修练到什么程度

了，知道自己能与盖赤相比拟，不管怎样，亚芠总是十分高兴的。

盖赤彷佛在看什么似的般瞧着亚芠，忽而微笑道：“亚芠你真不愧是银月恶魔，连你的真气修练都是一般人作梦都想不到的深厚呀，这下我总算是放心了。”

亚芠一楞，他的功力深厚跟盖赤放心有什么关系？亚文忙追问到底是什么缘故？

经过盖赤一番的解释亚芠才知道，原来，盖赤这一次预定要客卿总共有三个人，除了亚芠外，另外两个人，都是奇兰楼联盟中的成名人物，一个是火魔导－尉騠。斐济，传闻是大陆十大高手之一的冰炎魔龙使的关门弟子，专长于火焰魔法，曾一度将横行于联盟北部的一批盗贼－自济盟八百多人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另一个是大地骑士－瑟洛。喀吉沙，以手中的一把紫晶光剑将功力威震奇兰楼联盟东部的天蓝门打的无还手之力，而且他还是一个魔武双修的天才剑士，专长于地系魔法。

这两人是奇兰楼联盟这十年来最杰出的两个高手，打遍奇兰楼联盟境内无敌手，盖赤的铁血盟早在三年前就在注意他们了，已经预定要招揽他们，只是，在五天前，盖赤已经接到消息，这两人已经分别拒绝了铁血团的邀约，尉騠。斐济投身圣魔导佣兵团的怀抱中，瑟洛。喀吉沙则目前与冰雪楼佣兵团详细密谈中，看来加入冰雪楼也是迟早的事，如今，变成三个客卿人选只有亚芠是真正的加入，偏偏亚芠在三人之中，是名气最小，功力也被认为是最低的一个，因此当盖赤在昨晚宣布亚芠加盟时，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反对最激烈的要算是留守在团部七大团的统领了。

他们严重的质疑亚芠是否趁机大占便宜，毕竟，客卿的权责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了，不过碍于提议亚芠任客卿的毕竟是他们的团长，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希望亚芠能通过铁血三难的考验。

但是，所谓的铁血三难，那是在新任团长将接任之际，所必须接受并通过，以示他有这一个能力来领导铁血团的考验。

铁血三难之一：空手斗狂豹，新任团长必须在不依靠任何外力之下，在规定的三个小时中，将十只野生豹击毙，条件是，不能依靠幻兽的力量，不准使用武器，而且这些豹子都会被注入能使其陷入疯狂的药物，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之下，可谓是非生即死的局面，而这还是三项关卡中的第一项，也是最简单的一项。

第二难：奈何之室，专门考验新任团长的耐力，受测者必须进一个石室之中，这间石室是以厚重的大理石筑成，而且是身在二十公尺的水中，受测者不能携带任何的食物、饮水，而且连衣服都不能穿，就这样赤裸的进到石室中，当然，石室中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存在，受测者就在这空无一物，无比沉静的环境下，渡过十五天，十五天后，再由人从外开启大门，如能自动走出的话，那就表示过关，乍看之下好似没什么，但是历年来，有太多的人往往坚持不到三天就放弃了，只因在万籁俱寂的环境下，寂静的精神压力，及来自身体饥饿干渴的考验是一个正常人所无法承受的。

铁血第三难：军武之难，第三关同时也是最难的一关，因为在这一关是考验新任团长的领导能力，身为一个超大型佣兵团的领导人，对其领导能力的要求是无庸置疑的，而通过前面两关充其量只能说他个人的能力不错，但是要担任一个领导者还不够，所以再第三关中，就是要考验一下新任团长的领导能力，条件是，由新任团长在铁血团的见习兵队中，挑出五十个人，由新任团长施以训练，为期三个月，施训内容由新任团长自行规划，三个月后，不管是合力或独力，必须由这五十人击毙四十只巨蟒，而这类巨蟒是奇兰楼联盟特产的杀人巨蟒，最大能长到十多公尺，粗如水桶，力大无穷，且有剧毒，被它咬上一口可不是好玩的，而既称为见习兵队，必知其中成员都是些年幼体弱的少年为主，用三个月来训练，就要完成这么艰钜的任务，谈何容易？而且，除了要有独立训练的能力外，还牵扯到如何让所有人遵照指示训练及如何规划完成任务，那就更加的困难了，据盖赤自己说，当初他训练出来的五十个人也不过杀死了三十八条，而且还死了五个人，最后还是看在他是前任团长的儿子份上，加上他还蛮得人望的，

所以才勉强通过上一代十七位统领的认同，接任团长之位。

而今，在场的七位统领竟要亚芠参加这个三难之关，虽说盖赤心中极度不愿，但鉴于担任客卿需要有服众的能力，及盖赤他心中的某项考量，所以他也就不得不同意了。

而他今天早上过来，就是想询问亚芠愿不愿意接受这考验？

亚芠在听完盖赤的解说之后，心中也不由暗暗咋舌不已，铁血团的团长竟然要经过这样的考验才能担任，真是不简单，难怪，在通过这些考验后的团长领导之下，铁血团想不强也难了。

如今一听到盖赤的询问，亚芠细思一下，点头道：“伯父，我愿意接受考验。”

盖赤一听不由十分欣慰，但仍叮咛道：“亚芠，其实你不用勉强自己，就算你不是客卿，我也不会失望的，毕竟我们都认识了不是吗？”

亚芠摇摇头道：“伯父你想错了，我并没有勉强自己，虽然我会同意接受考验一部份是因为我已答应你要担任客卿的缘故，但是我更想知道，我在这种考验之下，我能做到什么程度，算是对我自己本身能力的挑战吧！”

盖赤一听，他也就无话可说了，于是，他便问道：“好吧！那…亚芠你什么时候能接受考验？”

亚芠两手一摊，微笑道：“昨天我吃的饱睡的好，现在正精力充沛，随时能接受考验。”

盖赤不由竖起大拇指赞声道：“好样的，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伯父我现在就通知下去，今天就开始举行铁血三难的考验，亚芠你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待会，伯父会叫人来通知你，就让他们看看伯父的眼光不是盖的，也叫他们瞧瞧你银月恶魔之名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说完，在一阵豪气的笑声中，盖赤走出了亚芠居住的小院子。

送走了盖赤，亚芠继续瞑目练气，将天心真气再好好修练一番，过了不久，有人送来了早餐，竟是夜月！

夜月将早餐摆在院子里的凉亭中，招呼道：“隆先生，请用早餐了。”

亚芠一笑，走进凉亭中，坐在桌子前，问道：“夜月，怎么是你送过来？你不是队长吗？怎么做这些侍从在做的事？”

夜月不好意思的一笑道：“其实这是我从侍从那拿过来的，隆先生，我都知道了，听说你要参加铁血三难的考验？”

亚芠淡淡一笑，不说话，拿起一块面包咬起来。

边听到夜月兴奋道：“你知道吗？铁血三难自从二十七年前，团长在就任团长之前举行过一次外，这二十七年来，还没有人敢再挑战它，这可是二十七年来头一次举行的，如果是我要参加，我一定会紧张到站都站不住，哪像先生您，还能这么悠哉悠哉的，还在吃早餐。”夜月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瞧着亚芠。

亚芠刚好解决手中的面包，闻言好笑道：“不然你叫我怎么办？跟你一样？一副快上吊的样子？参加的人是我不是你，你怎么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紧张？冷静点，冷静点，记得我教你们的第一件事吗？要冷静。”

夜月扭着双手，急道：“这叫人家怎么冷静的下来？铁血三难耶！不是什么三易耶！”

亚芠摇摇头，对于夜月，他可真的把她当成他的小妹一样看待，见到她这紧张的样子，亚芠正想说些什么，眼角又看到两个人影如火烧屁股般的冲进院子里来。

人未到，亚芠就先听到一阵大吼道：“隆先生，听说你要参加铁血三难？”

亚芠定神一瞧，这不是凯特跟力奥是谁！而大叫的正是力奥。

亚芠微微一笑：“真是的，怎么你们几个都一样，耳朵比兔子还长，这么快就听到消息了？”

亚芠光看他们衣衫不整，睡眼惺忪的，就知道他们是在被窝中听到消息，还没来得及梳洗就冲冲忙忙的赶过来。

力奥不耐道：“隆先生，刚刚听说你要参加铁血三难是真的假的？”

一边的凯特这次没阻止力奥那在平时一定会被他纠正的无礼问话，可见他也是很心急事情是真是假。

亚芠闲适一笑道：“你们别急，先进去盥洗一下，我待会在一并讲给你们听，记得吗？我一在跟你们讲的，冷静，冷静。”

这时凯特及力奥才注意到自己衣衫不整，同时也才注意到夜月正站在一边，这时他们也忍不住老脸一红。

力奥还楞楞道：“夜月，你是什么时候来得，我怎么没看见？”

夜月皱着鼻子，不屑道：“人家才不像你们两个懒猪一样，光是会睡懒觉，人家我可是很早就来了，走吧，我带你们去盥洗，省的你们在这里丢人。”

说着，夜月一边一个，拉着凯特及力奥就进屋里去了。

看着三人的背影，亚芠只觉心中一股暖流流过，相处虽然才短短的十日，但是不知不觉中，亚芠也跟他们建立起友情来，从他们刚刚关心的表现来看，亚芠暗幸自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了。

不到三分钟，凯特三人就出来了，同时坐在他身边，亚芠才慢慢将刚刚，盖赤来时所说的，七位统领反对，但是提出如果他愿意接受铁血三难的考验，而且能通过的话，就承认他够资格担任客卿一事，说给凯特等人知道。

听完之后，力奥幸幸道：“统领们也真的是老糊涂了，以往没通过的人听说都以残废或发疯做下场，尤其是第一场的空手斗狂豹，下场都是不死也残废，竟然还拿这种事出来，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凯特一皱眉，劝道：“隆先生，我也认为你还是不要参加的好，毕竟这不是儿戏，铁血三难太危险了。”

亚芠看到他们三人一脸关心的表情，心中一阵感动，但是他毕竟不是那种习惯将心里的思绪表现在脸上的人，于是他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激起他们对他的信心。

于是，只见亚芠脸色一沉，道：“你们认为我是谁？我可是被称为银月恶魔的人呀！那小小的难关会难的倒我？”

一听到银月恶魔四个字，凯特三人不禁背脊一阵发寒，彷佛十天前那场大屠杀又在眼前重现，他们几乎是看到十只风豹血肉模糊倒在地上的样子了。

就在这时，一名侍从已在院子外叫道：“隆先生，团长请您去参加铁血三难的考验，请您跟我来。”

随着侍从，亚芠慢慢的走到铁血团团部的练武场上，那是一座约近两百公尺见方的石质大广场，广场四周摆满了为数众多的兵器架，上头摆满了刀、枪、剑、斧、锤、炼、戈、戟、刺，林林总总的一大堆，有些亚芠见都没见过，可见铁血团中尚武风之兴盛，不过这也难怪了，谁叫它是一个佣兵团。

亚芠到达时，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大概有上千人，简直是人山人海，大概现在在宅子中的人全来了。

侍从辛苦的排开人群，终于带着亚芠及凯特等人走到广场中央，沿路上，亚芠总算是尝到身为注目焦点的苦处，一路上，他实在是听够了别人的指指点点，多是一些“长的好年轻呀！”，“怎么有一头白发？”，“长的还不错。”，以及更多的“他就是那个一举屠杀上百人的银月恶魔？真不敢相信！”，“他以为他是谁，想担任客卿？门都没有！”，“自找死路！”，“自大的家伙！”等等，而且清一色都是由男人发出的。

亚芠暗暗苦笑，看来他在这的人缘非但不好，而且是遭透了。

不过这时亚芠也无暇细想，因为他已走到广场的中央，在广场正中央处，早已搭起了一座由手腕粗的铁条组成，约三公尺高，直径十公尺的大型铁龙，铁龙里，正有十只不断咆啸着的凶猛花斑豹被粗铁炼锁在龙边，而盖赤正站在铁龙外，他的旁边还有站了十多个人。

盖赤一见到亚芠来到，马上由脸上浮出笑容，招呼道：“快过来，我为你介绍一下，这些人都是我们铁血团的重要干部，重要的支柱。”

亚芠马上走到盖赤面前，听到盖赤一一介绍着。

站在盖赤最左边的一个，身高约一百七左右，有着一张的圆圆的笑脸，是第一大团统领－比勒。炼逊，专长一套追风棍法，他的幻兽是一只灰色中级六阶地属格力欧（羊）系幻兽，现就站在他身边。

第二位，第二大团统领－兹格。奈，身材瘦瘦高高的，约一百九，看来约六十岁左右，专长一套无影剑，幻兽是一只青色中级六阶风属莫奇（猴）系幻兽，一样站在他的右边。

第三位，第三大团统领－麦克。匹卫，他是所有人中最矮的，约一百五，长的活像一只大老鼠，幻兽也是一只黑色中级六阶地属茂失（鼠）系幻兽，一样站在他身边，专善一套灵巧的灭灵手。

第四位及第五位，第四及第五大团统领－密施。威廉，密克。威廉，是一对裔生兄弟，长的一模一样，约一百七左右，微壮，连幻兽都一样，是两只红色中级六阶火属谛尔（鹿）系幻兽，就站在两兄弟中间，专长一套两人合击的双龙刀法。

第六位，也是最靠近盖赤的，是副团长－水夜刀－特格。阿洱其，是在场中最瘦也最老的一个，幻兽是一只白色上级八阶水属施奈克（蛇）系幻兽，不过没看到，大概是拟态依附在身上吧！专长一套威力强大的水月刀，是结合武术及魔法的招式。

再来是盖赤右手边第一位，盖赤的贴身右卫－耐得。司徒，是一个哑巴，身材粗壮如牛，幻兽是一只黑色上级七阶水属赖尔（狮）系幻兽，使的一手大地之斧，加上力大无穷，不少想暗杀盖赤的人都先死在他手中，对盖赤忠心耿耿。

右边第二位，左卫－历鉔。滨太，相貌英俊，同样对盖赤忠心耿耿，幻兽是一只红色上级七阶

火属赫斯（马）系幻兽，只是跟耐得。司徒一样，幻兽都拟态依附在身上，专长一套追风掌及裂风腿。

第三位，在场中最胖的一个，人士执行长－封巽。季楠，善使一套号称滴水不漏的绝招－石晶拳，幻兽是一只灰色上级七阶地属艾勒（象）系幻兽。

第四位，第六大团统领，也是在场所有的重量级人物里唯一的一个女性－瑟琳。碧蒂，约四十出头，从其脸庞风韵犹存的风采，可以看出她年轻时必是一个美人，具有一只蓝色中级六阶水属格利欧（羊）系魔幻铠，擅用魔法，是一个魔法师，特别擅长水系魔法。

第五位，第七大团的统领－赫绪。岱里，看起来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征，平凡的脸，平凡的身材，幻兽是一只黑色中级地属雷普（豹）系兽幻铠，使用武器为一对三爪勾，一套碎玉爪，碰到的人可没有一个完整的。

最后，盖赤将在场中的人介绍完之后，他又道：“另外还有十位统领，及武器、情报、粮辎、刑事、见习兵队、武术教头、魔法教头等，将近二十多人因现在不在场，以后有机会再另行介绍。”

介绍完了之后，盖赤开始朝着现场的众人讲话，大意是说，亚闻即将加入铁血团中，担任客卿一职，但因为客卿一职事关重大，所以举行了这一次的铁血三难的考验，亚芠以通过铁血三难的测验来表示他愿担任客卿一职，并且藉由此次的考验，用实力来表示他绝对有实力担任客卿一职。

说完之后，当场众人立即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盖赤再一举手，止住了众人的议论，然后对亚芠问道：“亚芠。隆，我以当代铁血团团长之身分再问你一次，你是否愿意接受铁血三难的考验？并且至死不怨？在这我要告诉你，这是你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如果不愿意，你尽管说出来没关系，虽然当不成客卿，但你仍是我们的朋友。”

亚芠环顾四周，见到所有人都屏息以待，等着他的回答，亚芠最后眼光到盖赤脸上，宇盖赤的目光相接触，只觉盖赤的眼光中充满了鼓励的意味。

亚芠吸足了气，大声而肯定的说：“我愿意接受铁血三难的考验，并在通过考验之后，担任客卿，为铁血团尽心尽力。”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静下来，紧接着，马上爆发出一阵轰天欢呼，不管对亚芠的观感如何，至少在此刻，面对着十只凶猛无比的花班豹，亚芠能说出他愿意接受考验，他的勇气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

当亚芠说出他愿意接受考验之后，盖赤微微一笑，待众人欢呼的声音慢慢静下来之后，他才又道：“那好，亚芠，现在请你将身上所有的武器都拿下来。”

亚芠一笑，道：“小星，出来吧！”

随着亚芠的招唤声一落，亚芠的声上立即飞出一片金色的部分，金色的部分完全脱离亚芠本体之后落在地上，形成一只金光闪闪的凶猛巨狼，正是贪狼星。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贪狼星金色的身影显的是如此的威猛而震摄人心，只是，难免又引起了其他人的纷纷议论，众所皆知，银月恶魔著名的就在于他那只银色有如恶魔般的凶残魔狼，但是，怎么会是…。金色的？

而且，沐浴在阳光之下，闪耀金光的金色巨狼，在众人眼中，那威风凛凛的神态，竟让人感觉到一丝的…。敬畏？一丝的…。神圣而不可亵渎？

这会是银色魔狼？

不，这是传说中的圣兽才会散发出来的，金色的神圣光辉，所有人几乎都同时有了这样的一个共同心声。

就在所有人都被贪狼星的金色光辉迷惑住眼光之时，又有数声的抽气声传来，吸引了其他人的眼光，然后所有人的目光又全部聚集在一个焦点之上－亚芠，不知何时，脱下身上的斗篷及上衣，身上仅存一件灰褐色长裤，赤裸着上半身的亚芠。

赤裸着上身的亚芠充分的展现出他那充满力与美的体态，但是最叫人惊讶的是，在亚芠那完美的体态上，充斥着无数大大小小，纵横交错，数也数不清的伤痕，乍看之下极为可怕，但再看仔细一点，却有一种奇异的威势，一种奇妙的吸引力，吸引所有人的眼光，没有办法移开。

脱掉衣服后的亚芠，在众人眼中反而变的高大了许多，盖赤以着几乎旁人不可闻的声音，喃喃道：“那是要经过什么样惨烈的修罗场才能造就出那一身的勋章？要在生与死得夹缝中，度过了多少的时间才有那非人式的，属于传说中战神才会有的绝对的吸引力？”

最后，还是亚芠自行打开铁笼的门，走进去，反手又锁上了铁门，哗啦哗啦的铁炼声响起，这才唤回众人的心神，盖赤见亚芠已经自行走进铁笼中，他才惊觉自己的失态，马上补救的喊道：“铁血三难第一难－空手斗狂豹，现在开始实施。”

如梦初醒的众人才在盖赤的吆喝声中，各就各位。

当亚芠进到铁笼之后，马上有十个人在盖赤一声令下，来到十只花班豹处外围，将花班豹颈上的铁炼勒紧，然后各自拿出一管注射针筒状的东西，将注射针筒尖端细长铁针的部分刺入花班豹的颈部，随即往底部一按，将针筒中的东西完全都注入花班豹的体内。

盖赤见所有人都将针筒中的东西注入花斑豹体内之后，他才道：“亚芠，你记住了，注入花斑豹体内刺激疯狂的药物，会在三分钟之后完全发作，注意了，放！”最后一个自是对勒紧花斑豹颈部铁炼的十个人发令。

在听到盖赤的命令之后，十个人同时松动手中的铁炼，将铁炼由花斑豹颈部拉出，释放这十只花斑豹。

在花斑豹被释放的瞬间，所有的人，心全都快跳到口腔，他们以为亚芠会立即扑上前，趁这些花斑豹尚未陷入疯狂之前，先展开一阵屠杀，以求能杀几只算几只的如意算盘，毕竟，银月恶魔嗜杀之名言由在耳，毕竟，盖赤提醒他要利用这有限的三分钟多杀几只，以求在花斑豹陷入疯狂之际能多一点胜算，这样的提点所有人都听的出来，而这也是历年来所有参加者相同的策略。

但是，失望，失望的情绪萦绕在众人的心头。

双目低垂，微微望着地面，双手自然而无力的下垂身体的两侧，亚芠就这么静静地站着，站在铁笼的正中央，站在十只气势凶凶的花斑豹的包围中，动也不动。

而那些刚被人从野外抓来，颈部被生硬铁炼锁的死死的，现在又被强行注进了令它们感到浑身不对劲的冰冷东西，然后又被关在这一个限制住它们自由的花斑豹们，发怒了，心中油然而生的怒气化为一声声的咆啸，由森森利牙之间吼了出来，他们需要一个目标，一个能令它们发泄心中狂怒的目标。

慕然，豹子们终于发现了它们需要的目标，一个好大好醒目的目标，一个能让它们发泄出所有怒火的大而醒目的目标。

那还等什么呢？几乎是同时，所有的花斑豹全都怒吼一声，同时往它们的目标飞扑而去，但是，那粗硬的铁条却挡住了它们与目标的接触，只因，它们的目标是－贪狼星，蹲坐在笼外，浑身散发出金色光辉的贪狼星。

端坐的贪狼星，眼中流露出只有同为幻兽才能理解的轻蔑光芒，十只花斑豹在它眼中也只不过数目多了点，但是对它根本造不成威胁。

虽然艳阳高照，虽然人群拥挤之下，场中央只有微微，若有似无的微风吹过，但是，贪狼星身上的长毛依旧是激烈的飘动着，掀起了一层层的金色波涛。

看到这样的景象，众人再度议论纷纷，因为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一个诺大的人站在铁龙中央，而成群的凶猛花斑豹却视如未见，十只花斑豹全都争先恐后地往铁笼外的那只沃夫幻兽猛扑。

不管外面的的人怎么想，亚芠只是静静地站在那，他在感觉，感觉着风。

当他进到笼子中时，他的确是想一开始就狠下杀手，一举屠杀个几只，以增胜算，但是，就在他运起全身的功力，身上五感提升至最高时，他忽然感觉到了一个东西－风。

风在隐隐约约之间，慢慢的流过他的身体，轻的好似不存在一样，如果亚芠他不是现在的五感提高到最高点，如果他不曾将二哥亚旭风的招式－流风抚云的招意提升再提升，突破再突破，那么，他对是不会去注意到这轻柔到几乎感觉不出来的轻风的，但是，他偏偏就是注意到了，注意到这轻轻柔柔的风。

几乎是在那一瞬间，这抹轻柔的风触动了亚芠心底的那一根弦，毫无道理的，亚芠几乎是一头栽进了风的流动之中。

跟十天前的风之型态不同，亚芠几乎，几乎是在这轻轻柔柔的微风中，感觉到了一点点的不同，没有狂风的狂，没有龙卷风的霸，甚至，让人几乎是感觉不到，几乎不存在的风，但是，这风却有着在其他风的外表表像下，令人难以察觉的东西存在，一种近乎本质的东西，那就是最原始的存在，最纯粹的存在，近乎到人心的存在，那是……风的心。

“原来，风也是有心的呀！”亚芠心中暗暗的感受着风给他的风之心，吹抚在身上的风虽轻虽柔，但是，亚芠却依旧感觉到那轻柔中，带着热热，就像艳阳般的热一样的，又向人心热热的温度，热风之心，这是……夏风之心。

夏天中，吹抚过炽热大地，热情的夏风的风之心。

原来，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我的风就是缺少了心呀！难怪！难怪！难怪十天之前，藉由流云抚风的招意，我明明已将自己化身为风，但是，总觉得我的招是风，但又不是风？已经穷尽了风的型态的招，明明已经是变化到了极端，但我总觉得好像能再提升，好像还能再更加地进入风的境界，原来我就是缺少了心，缺少了风之心呀！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亚芠的身周，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吹起，流风抚云已不再是流风抚云了，而是风！纯正的风，这是属于他的招，他的风，森罗万象之“风”终于完成。

当亚芠沉醉于风心存在的同时，十只花斑豹已经慢慢的陷入了疯狂的境界了，对贪狼星那进在咫尺，却怎么样都触摸不到怒气，史的十只花斑豹都疯狂的咆啸起来，然后，终于有一只豹子发现了亚芠的存在，疯狂的怒气马上转移到亚芠的身上。

怒吼一声，往亚芠扑来。

眼见花斑豹的利爪就快要落在亚芠的头上了，但亚芠能像一个木头人般，呆呆地站在那，动也不动，胆小的人已经惊叫出声，转过头去，不敢看那即将发生的血腥画面了。

但是，就在花斑豹锐利的爪子要落在亚芠头上的那一瞬间，亚芠忽然动了，又慢又轻的动了，轻轻慢慢的动作却就那么刚好地让利爪落空。

看见的人心中都同样的感觉到，看到亚芠躲过利爪的动作，就像是看到了流动的风在触碰到物体时，回流而过般的自然，丝毫不带起一分的火气，就像是本该如此一样。

但是，其他的花斑豹同样的在那一只花斑豹的刺激之下，也开始把目标集中在亚芠身上，开始向亚芠扑杀，这样的情况立即引起了旁人的惊呼。

但是，他们是白叫了，因为，亚芠已经是一阵风，一阵摸不着的风。

就算花斑豹的长爪再有力，也不能捕捉流动不息风，就算花斑豹的獠牙再尖，也不能撕裂没有型态的风。

就这么轻轻飘飘，亚芠在花斑豹群凶猛的扑击中，逐一的闪过它们的利爪獠牙，避过它们疯狂的攻击。

屡扑不中的花斑豹们开始烦躁，开始怒吼，开始更加的疯狂。

怒火加药物的刺激之下，它们疯狂的脑子不再能分辨敌我，充血的双眼眼看不清眼前的景象，晃动的身影成了攻击的目标，于是焉，一场疯狂的，凄惨的，同类互残的戏码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展开。

而化身成风的亚芠早已在花斑豹陷入疯狂而胡乱攻击之时，已退到铁笼边，静观这一场的惨剧。

鲜血飞溅，哀嚎冲天，十条疯狂的身影开始慢慢的，能动的越来越少。

由十只、九只、八只、七……两只，到其中一只也倒下了，只有最后一只还能站着，不过，那也是一只浑身鲜血，伤口密布，双目尽瞎，牙断爪折，摇摇欲坠，离死不远的花斑豹了。

失去了其他的对手，疯狂的杀意慢慢的消退，花斑豹开始寻找同伴，但是，双眼已在战斗中失去的花斑豹只能扬起了头，拼命的嗅着。

但是，血呀！浓厚的腥膻血腥味遮盖了同伴们那能令它安心的熟悉气味，鼻中嗅到的只有血呀！

在它黑暗的世界中，花斑豹开始发出了轻柔的低吼声，彷如招唤远方游子的低声，这是它招呼同伴的声音呀！

可是，它的同伴再也不能回应它的呼唤，得不到回应的花斑豹呼唤的声音开始变的尖锐起来，配合此情此景，所有人都为花斑豹的吼声闻之心酸。

一种天下何其大，惟吾独存的辛酸。

就在此时，一直站在旁边静观其变的亚芠动了。

慢慢地走到失去双眼，扬首长吼的花斑豹前，亚芠的手慢慢的，轻轻的，触碰到花斑豹的额际，金光一闪，天心真气藉着亚芠的手印在花斑豹的头上。

慢慢的，花斑豹血眼合了起来，凄厉长吼停了下来，也停下了它的心跳，摇摇欲坠的身体终于

慢慢的倒在亚芠的面前。

亚芠完成这一动作之后，转身走到铁笼前，伸出右手，天心真气一贯，闪耀金芒的右手将铁笼硬是破个大洞。

然后，亚芠转头在望向那只花斑豹一眼，这才头也不回的走出铁笼，只是，亚芠留下了一个只有贪狼星才能感受到的，轻轻淡淡的叹息。

面对此情此景，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只能呆呆的，看着亚芠走到盖赤面前，问道：“我，过关了吗？”

这时，所有人才忽然如梦出醒般，喧哗起来，不知何人起的头，有人开始怒骂起来，怒骂着亚芠，骂他为何如此的冷血，为何他竟这么残忍，那一只花斑豹已经够可怜了，为何亚芠还要置它于死地？而且一点表示是都没有，只是关心他是否已经过关了？

人呀！实在是一种极为奇怪而矛盾的生物，想要考验亚芠，而提出这一个办法，造成这样的情况的不就是他们吗？那为何身为元凶的他们不曾怪过自己的主意，却是责怪自始至终，也不过动了一次手，解决一只重伤花斑豹的亚芠？

也许，只因亚芠是那一个手上沾满血腥，实际动手的人吧！

人，果然是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生物！

对于这些怒骂，亚芠听若未闻，只等着盖赤给他答案。

盖赤想了一下，然后道：“全部的花斑豹死亡，你又全身而退，没有理由说你没通过，我在此宣布，亚芠。隆通过铁血三难第一难，空手搏狂豹的考验。”

说完，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恭喜，所有人都只是议论纷纷，毕竟，从以前传下来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这样的通过方式，只出一招，不！只有连一招都称不上的一掌？这样也算是通过？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

亚芠不管众人说什么，他一听盖赤宣布他通过之后，立即招呼贪狼星，排开人群，走向自己住宿的地方。

怒骂的人群见亚文离开后，骂的更难听，一边的盖赤也是没想到亚芠竟然用这种方法通过，他根本不相信，一个身具至少五十年真气修为的人需要用到这种偷机取巧的方式来通过这次的考验。

可是，亚芠此举毕竟是有偷机之嫌疑，所以，现在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服这些统领们，于是，他招集所有重要的干部们道会议室去，希望可以说服他们认同亚芠通过第一次考验。

看到所有重要人物全都离开后，聚集的众人也深感没趣，不到招呼，便也自行离开，今天这件事足够他们讨论个十天半个月的了。

待所有人都离开后，除了善后人员外，还上有三个人留在广场中，正是凯特、力奥、夜月三人。

三人在众人离去许久之后，仍是一直沉默着，三个人心中同样想着一件事。

他们是真正见识过亚文屠杀手段的人之一，今天亚芠只出一掌，毁灭一条即将死亡的生命，在他们的心目中，亚芠今天真的不但一点都不残忍，而且可以说亚芠今天是过分的慈悲了，

只是，他们又见到了亚芠走出笼子时，眼中的那一抹掩藏不住的悲色，这是他们第二次见到亚芠与表现在外的残忍、冷血、酷厉完全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同时也给他们另一种深深的体会，彷佛他们更加的了解亚芠的真面目了。

夜月说道：“也许死亡有时候是一种的慈悲。”

力奥也说道：“也许，在某些场合，死亡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凯特沉默一下子，开始念出了一首，不之是何时，在何地，由何人所做出来的一首非诗非歌的句子：

“杀所当杀者，

赦理当赦者。

毒手悲心。

残人命，

断己肠。

杀！

吾愿无悔之。

赦！

吾亦无悔之。”

时间是在空手搏狂豹过后的第三天，亚芠再度经由人的引导，来到铁血楼。

再这三天中，亚芠不动一招一式就通过了铁血三难第一难－空手搏狂豹的消息，藉由当日在场的观众群之口，透漏给了丰原城的人知道，现在几乎是所有丰原城的人都知道，在铁血团中来了一个人，接受铁血团中专门为考验新任团长而设的铁血三难。

这可是二十几年来头一遭呀！

刚刚听到这消息的人全都惊讶莫名，非分探听到底是何方人物，竟然这么大胆？

一听是传闻在联盟边界处一口气屠杀了数百华那邦公国边防军的银月恶魔，所有人不由一阵心惊胆跳，直觉那些豹一定死的很难看。

谁知，一问之下，才知这一个令人闻名心惊的银月恶魔竟然一开始就躲的那些豹子们远远的，等到豹子陷入疯狂自相残杀之后，他才将最后一只重伤几近不治的豹子杀死，一听到原来亚芠是这样通过考验的，所有听到的人全都不约而同的露出鄙夷的神色，认定亚芠根本是名不符实，搞不好，连那屠杀之名也是误传的。

如果外面的人这样想也就吧了，但是，连铁血团中的人也是如此的想法，所以亚芠在这三天中根本是受尽人的白眼，所幸亚芠这沉浸于他新悟招式的的天地中，不然恐怕又会滋生出事端来。

不过也因为亚芠通过第一关的方法有一点偷机之嫌，导致盖赤花了三天的时间才说服那些统领

干部们，这也是为何亚芠在三天后才得以再参加铁血三难之第二难－奈何之室。

走进铁血楼中，亚芠见到了第一层会议室中，有十多人，是盖赤及副团长、人士执行长、及左右护卫，七大统领等人，跟第一次不同，这一次在场的只有这些重要干部们，除此外，别无他人。

盖赤见到亚芠后，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道：“亚芠，今天叫你过来，想必你已知道要干嘛吧！”

亚芠点点头：“要继续第二关奈何之室的考验。”

盖赤头一点道：“没错，但是因为出了小问题，所以要在这跟你说清楚一下。”

亚芠疑道：“什么问题？”

盖赤为难道：“因为在这的这些统领们认为你在通关时偷机，所以他们想要再一次对你挑战。”

亚芠眉梢一挑：“现在？”

盖赤忙道：“当然是等你通过第二次的考验之后了。”

亚芠望向盖赤身后的七位统领，只见他们脸上各自浮出鄙夷不屑的神情，新中部由有气，道：“好，如果我能通过奈何之室的考验，我一定接受统领的挑战。”

盖赤点点头，转过身去对七位统领道：“这样你们满意了吧！”

说完他一拉亚芠来道会议室团长座位后面，一拍墙壁，墙上露出一个黑幽幽的门户，拉着亚芠就走进门户中。

留在会议室中的人全都一脸尴尬，他们当然知道盖赤在生气了，因为他们先是对他提议的人选提出疑问，现在又对通过第一次考验的方式产生质疑，进而提出在一次确认亚芠资格的挑战，这是很严重藐视团长的行为，但是他们就算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事，谁叫客卿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甚至关系到一些人的生死问题，所以当他们提出这些事时，连团长也不得不妥协。

所有人互想看一眼，各自也跟在盖赤及亚芠后面，走进门户中。

亚芠跟在盖赤身后，走进门户中后，立即发觉这一道门户是以着极陡的坡度，向下而去，盖赤身手拿起一颗亮着亮光的光明石，边走边道：“亚芠，接下来这奈何之室是位在铁血楼地底下三十公尺处，一个地下湖中的湖底，那地方是绝对安静而无任何人干扰的。”

亚芠暗暗咋舌，又是地底，又是地下湖，又是湖水中的，为了这样的一个考验竟然找了一个如此隐密的地方，真是不简单。

当然，此客亚芠完全不知道奈何之室为何会被称为奈何，那可是一处寂静的地狱呀！而他现在正往那地狱前去。

亚芠估计大约走了十分钟左右，穿过深长黑暗的隧道之后，亚芠终于跟着盖赤来道一座底湖中。

看着眼前的景象，亚芠不由深受震撼，真的是一座又大又深的地底湖，放眼望去，广大的湖面彷佛是无边无尽，由四面发出不知哪里来的淡淡青光，将整个湖水照的青萤萤的，另他有种彷佛回到清蓝之境的错觉。

盖赤说道：“这座地底湖范围极为广泛，据估计，可能整个丰原城都在它的范围中，这是我团第一代团长发现的。”

亚芠一听整个诺大的丰原城竟然都包含在其中，不由疑道：“那伯父你们不怕丰原城有一天会陷落吗？”

盖赤一笑道：“大自然是很奇妙的，虽然丰原城底下有着地底湖，但是地底湖与地面之间，也有着一层极为坚硬的玄武岩，支撑着地面，更何况，离地面最近的地方就在此地，也有着三十公尺之厚，其他地方更是厚的多了，所以根本不用怕，就算是再过一千年，这地方也不会陷落。”

但是，盖赤根本没想到，在数年后，亚芠就亲手将这座丰原城一举击陷，造就了东大陆最大的一座湖。

这时，副团长特格等人也来道盖赤及亚芠身后，一见到他们来了，盖赤即道：“亚芠走吧！你赶快通过这场测试，这地方我实在是不想久待，二十几年前的经历，我是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亚芠暗讶，连盖赤这样的人都对这场测验如此恐惧，亚芠不由收起了心中的那一份轻视，他再也不敢轻视这一场看来似乎宛如儿戏的测验，原本他心中想到，如果他一进入奈何之室时，立刻运起了天心真气，专心修练，如此一来，以他再绝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就算十五天不吃不喝，虽难过了点，但也不至于会过不了，但是如今听盖赤一讲，一定还有什么他所不知道的。

盖赤在讲完后，从怀中拿出一跟巴掌大，黄色的铜制钥匙，往出口旁边的一处插了进去，一扭，嘎嘎嘎的刺耳声响起，另一道门户出现在亚芠面前。

盖赤道：“亚芠，待会你进去之后，将幻兽及身上的衣服完全脱下之后，令患受将你的所有东西带出来，然后你再进入奈何之室中，里面有一个机关，扳动它，奈何之室的门就会关上，待你的幻兽出来之后，我们会把这个门也关上，到时，就是你奈何之室测验真正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受不了时，只需扳动那一个机关，就能出来奈何之室，不过到时，外面这一层门会锁死，等我们在上面接到你开门的消息时，我们会来帮你开门，不过你也会失去测验的资格，如果你坚持到十五天之后，我们一样会帮你开门，到时你在里面才能将机关扳动，走出奈何之室，到时你就真正通过测验了。”

亚芠点点头表示知道，便一头走进走道之中，黑幽幽的走道另亚芠走起来备感辛苦，不得已，亚芠运起了天心真气，藉着身上天心真气散出淡淡的金光，亚芠总算是走到尽头。

来到尽头，亚芠见到了一间约十公尺见方的大房间，整间的屋子都是由光可鉴人的大理石所铸成，整间房间空荡荡的，亚芠一眼就瞧见了盖赤所说的机关，那是在对面的的墙上，一根黑色的钣手。

亚芠马上在心中呼叫道：“小星，出来。”

一个白色的身影马上由亚芠身上脱离，一落地，马上现出贪狼星的身形，亚闻将身上的衣物全部除下后，披挂在贪狼星身上，交代道：“小星，你将我的衣服送到上面去，记的，要好好的看好那些神之钻，不能让人拿走。”

贪狼星朝亚芠点点头，送来一道要亚芠放心的精神感应，然后便走了出去。

亚芠一笑，转身走进了奈何之室，来到另一道墙边，扳动那一个机关，看着奈何之室的们无声无息的关上了，他正式开始接受奈何之事的考验。

而当贪狼星带着亚文的衣服回到盖赤的面前后，盖赤也知道亚芠已经关上了石门，封闭奈何之室了，便道：“走吧！我们回到上面去，十五天后再下来吧！”

说完身手一转那钥匙，石门又合了上来。

盖赤抽出钥匙，招呼道：“走吧！我们上去。”

说完盖赤等人就上去了，但是，贪狼星却留在石门外，动也不动，任由盖赤等人如何的招呼都不肯，甚至，当盖赤要强拉时，贪狼星竟然发怒的在头上伸出了白金角来，见识过贪狼星的狠劲，盖赤不敢相强，只好将贪狼星留在地底湖边，自己和其他人上去。

而此时的亚芠正在奈何之室中双腿盘坐，练起天心真气。

不知过了多久，亚芠由深深的入定中醒来，由于现在的环境一片漆黑，亚芠也不之事什么时候了。

依照平时的练功时间来计算，他大概是练了约三四个小时吧！也就是他进来里面已经有三四个小时了。

顾虑到他现在在这密闭的空间，为了节省有限的空气及他的能量，于是，亚芠又再度入定练气。

练了一遍又一遍，亚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练了多久，只知他已经感觉到丹田处一阵涨痛，浑身也是一阵的又热又酸又痛，知道自己是因为一下子练气过度，造成身体的不适，就算他在无知，也知道这是经脉过度劳累的后果，如果现在他还不停下来休息的话，恐怕会造成一辈子的伤害。

因此，亚芠不得不停下来，但是又因怕室内的空气不够他用，而且更怕身体撑不了十五天，所以他也不敢起来活动，只好呆坐着，脑袋里东想西想的。

想他的家人现在好不好，想贪狼星现在在哪？想白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幻兽，想他从小到现在的经历，想着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想来想去，他不知想了多久，想到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亚芠由睡眠中醒来，突觉得室内的空气变的混浊了，亚芠心中暗叫不好，知道自己太掉以轻心了，刚刚睡着时消耗太多的空气了，急忙再度打坐练气，亚芠这时不禁暗暗后悔，当初要进来的前一天，盖赤曾拿了一套名为龟息大法的书要给他看，但是，当初他认为这第二关没什么，频他的能力一定能顺利过关，于是也没接受，虽说盖赤说这是当初他凭之通过奈何之室的法宝，但他实在太粗心了，也太有自信了，不当一回事，现在可好了。

奈何之室内的空气变的混浊了，而他，现在只要一动真气，就觉得体内的真气火热异常，浑身经脉也是痛的要命，亚芠知道这都是因为他练功过度，加上身处一个密不通风的密室，导致体内废气无法顺利排出，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等等！火热？”亚芠心中突然灵机一动，天心真气是热的，那他还有一项冷的呀！

精神异力，对！就是精神异力，打从一年前，他的精神异力停止急速暴增，头痛的问题不再困扰他了之后，他就不再练用天心诀练那精神异力了，只专注于天心真气的凝练，如今，他全身的经脉及丹田处有如火烧般，而他的的精神异力正好是运行路线和天心真气几乎一模一样，除了最初及最后回归地方在额心之外，别无他异，加上精神异力是冰寒的，配上现在的燥热，不正刚好，而且不用再动用到丹田处的真气。

大喜之下，亚芠也不管自己的推论对不对，马上就凝神，聚起了一年没有练习的天心诀精神练法。

果然，一下子，亚芠又觉得熟悉的精神异力冰冷的感觉由额心处起，慢慢的顺着熟悉的路线，循环全身，冰冷的精神力通过之后，亚芠只觉身上那些原本燥热无比的经脉变的十分舒服，冰冰凉凉的精神力彷佛降下了那令他痛苦的燥热一般。

只是，当他的精神异力流过之后，经脉依旧是无比燥热，而且甚至有更激烈的迹象。

亚芠心中暗暗叫苦，他知道他错了，精神异力虽然是冰凉无比，但是，那也是一种的能量，本质上，跟丹田处的天心真气没有两样，只是它是由脑部产生的而已。

因此，就算它是冰冷的，运行在他现在全身热涨的经脉中一样是会照成了伤害，即使它会令他感到舒服一样。

但是，亚芠又不敢停下来，现在奈何之室内，空气已经混浊，如果他停下运功，身体机能再度恢复平常的需求，室中的空气铁定会不够他用。

亚芠只好一再的运行着精神异力，管它现在会对他造成如何的伤害，要他认输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当亚芠又持续运行精神异力的同时，经脉的热燥胀痛就越是激烈无比，受不了的亚芠干脆想道，既然精神异力会令他舒服，而他无论如何又要撑过这一段时间，干脆让精神异力完全充斥全身好了，于是，在他心念一动之下，原本在他体内以常人不敢想像速度运行循环的精神异力首次开始减慢速度，慢慢的减慢。

在亚芠刻意作为之下，减慢的精神异力慢慢的，原本该是团状的能量，慢慢的拉出一条尾巴，尾巴越拉越长，速度也越来越慢，团状的精神异力的能量开始变成长条状，越来越长。

不知何时起，精神异力的能量慢慢的散布在全身的经脉之中，这时，亚芠不知道何时起，他已停止了外呼吸，变成一具口息全无，恍如死人的一个人。

剩下的，就只有亚芠几无法感觉到的微弱心跳，以及充斥全身的精神异力能量。

亚芠不知道，他再不知何时，藉由精神异力的能量，万古以来最神秘的精神能量的力量，亚芠暂时性的进入先天胎息状态，但是又与一般人认知的先天胎息状况不一样。

一般人练气的某一程度之下，藉由某些机缘，会断绝了一切外在的生机，光靠内在的自给自足，但是，在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大多是头顶泥丸穴处，还是会保留与外界能量的一息沟通交流，但是，亚芠此刻却真真正正的与外界断绝一切的沟通管道。

恶劣的环境令他在入定中身体本能的断绝了呼吸，拒绝外界不干净的空气进到他的体内，改由充斥全身的精神异力提供他此刻所需的能量。

依照亚芠现在的情况，就算是传说中的十大高手亲到，恐怕也无法探出他到底是处在什么状况。

而身为当事人的亚芠当人更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如何，因为，他并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不对劲。

他的神志在此刻是异常的清楚，完全没有传说中，晋入先天胎息之境时，神智会有种彷若与天地结合在一起，宛如梦中的恍惚感的奇异感觉。

他只是专注的用内视之法，观察体内的状况，当然根本不知他晋入如此异类的先天胎息之境。

刚开始，亚芠还能分辨出何处是他精神异力能量的头，何处是尾，但是，慢慢的，精神能量宛

如结合一体，缓慢的在亚芠身体经脉之内绕行着，到此刻，亚芠只觉身体内的精神能量浑然一体，处处是头处处是尾，令他无法分辨。

亚芠心中一想，反正他现在全身冷飕飕的，十分舒服，他到也不太计较了。

慢着！亚芠感觉到不对了，他竟然还能“想”？现在他不是正在入定中吗？为何还能想？

亚芠忙仔细的检查一下自己，没错呀！他一样是在凝神内观，以意运气，跟他平常入定时根本没两样，那为何他又能分心想东西？而且还感觉到很平常，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勉强？这该不会是走火入魔产生的先兆吧？

一想到走火入魔，亚芠益发不感大意，专心的专注精神力运行，但是过不了多久，亚芠的思绪又不由自主的飘移起来。

随着精神异力的持续运行，亚芠就越是清楚的感觉到，他好像是一分为二，一个正专注的入定催动体内的精神异力运行，一个却是平常的自己，一样的思考，一样的感觉，他甚至可以感觉到，他赤裸外表皮肤上略带寒意的感觉，这实在是很难以形容，他知道明明都是他，但他的精神却一分为二，却又二合为一，一面专注全力运行精神能量，一面却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百思不解的亚芠最后想到一件事，他以前强迫自己记下的那些密技不知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想到这，亚芠立即用力回想着他以前背过的东西，以他现在，在精神异力的运行之下，头脑异常的清晰，思绪更是前所未有的明快，加上他现在拥有了，他私底下命名为森罗万象的体悟，虽然尚未完成，但在这些条件之下，亚芠从新思考那些密技内容时，不知不觉有了更彻底的认识。

这时他才知道，原来以前他背下来的这些东西中，内容无所不函，加上他本着森罗万象探讨万象本质的观点，来思考这些的东西，那还有不手到擒来的？

不知不觉中，亚芠忘记了他原先的目的，专注的一头栽进心中库藏的世界中，时光在亚芠的思考中慢慢的流失。

在这暗无天日中的世界中，亚芠不知过了多久，他总于醒了过来，说醒过来也许不太正确，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很清醒，但是他的确有有一种醒了的感觉。

亚芠知道这是自己身上的精神能量在不知何时，开始以着极快的速度增加，而且来源是来自于体外的一种能量，这种的能量将亚文体内的精神能量扩张的一倍有余，但是奇怪的是，亚芠又很清楚的把握到，这些能量跟他的精神能量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叫他能在跟精神能量混在一起中，却又清楚的分辨出这种外来能量，实在是一种怪异的感觉。

亚芠仔细的查察这些外来能量，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由心中升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亚芠实在是忍不住了，双眼突然一张，眼中银光一盛，亚芠在那一瞬间，由先天之境落回到后天之境，他忍不住重重的吸了口气。

眼前的景象实在事太令他震惊了，他竟然在“水”中？

不，不是水，但释他眼前的景象又该如做解释？

一片蓝蓝的，恍如流水的东西在他的身周慢慢的流动着，就是像水一样的东西充斥在这一间奈何之室中，淡淡的蓝光，叫亚芠能看清着这间石室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这种蓝光有着一种

十分熟悉的感觉。

在蓝色像水的物体中时，亚芠似乎感觉到一种十分陌生而温柔的感觉，由心中自然而然的，亚芠轻轻的发出了一声叹息，一句“母亲”在心中萦绕。

没错，亚芠在这一“水”样的物质中就好像是回到他母亲的怀抱中一样，蓝色的“水”轻轻柔的包围住他，似乎正再抚慰他的心灵般。

“母亲”，一句母亲令亚芠心中一动，他记的，在云杨学院中，老师曾教过，在魔法中，风、火、水、土、光、暗六大元素中，水被喻为生命之母，是天下万物生成的母亲，难道这些就是水的本来元素能量？

唯有这种解释才能解释他目前所在的情况。

为何突然万无一物的奈何之室中会突然出现这些东西，为何他在这些水中，还能自由自在的呼吸着。

因为只有元素能量，可以无拘无束的穿透任何有形的东西，因为只有元素能量平常就充斥在人的身周，有形而无实质，所以他现在应该是正再一个水原素能量异常聚集的房间中，所以才会如此。

那是什么原因让元素能量聚集在此呢？

亚芠看看自己正不断发出银光的身躯，心想试试也好，右手一伸，心中一动，依照平常的聚气方式，精神能量慢慢的聚在右手上，奇异的事发生了。

原本游离在奈何知室中的水元素能量突然有如潮水般，像他的手中聚集，不到三秒钟，亚芠的手中立即出现了一个拳大，散发出莹莹蓝光的蓝色光球。

亚芠可以感觉到，在这一颗光球中，隐藏着无穷的能量，具有莫大的威能。

这下子亚芠可笑的合不拢嘴了，一阵得意的微笑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确定长久以来，一直困扰他的精神异力的用途这下被他找到了。

原来他身上的精神异力竟能操控外在的元素能量？那不表示他也有着成为魔法师的能力？

而且亚芠更深知，凭他远超常人的强大精神异力，对于魔法他绝对是有着先天的优势在，现在就等他在进一步锻炼就成了。

一想到这一点，亚芠就恨不得现在马上去找个魔法老师，好好的发挥自己天生的精神异力。

就再亚芠陷入刚刚发觉自己精神异力真正用途时，奈何之室封闭的门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硬行突破，在烟雾弥漫中，十几道人影冲了进来。

突如其来的刺眼亮光叫亚芠双目一阵刺痛，忍不住将眼睛闭上，过了一会，一阵阵此起彼落的呼声从亚芠面前传来。

亚芠感到了有人拿了一件毯子类的东西披在他身上，亚芠忍不住睁眼一瞧，是盖赤。

盖赤再亚芠睁开眼之时，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的惊呼：“亚芠你的眼？”

在盖赤眼中，亚芠此时的眼睛瞳孔完全是银色的，而且还散发出一种令人无法逼视的眼神，令他着一个铁血团团长一时之间心神大受震荡，忍不住惊呼出声。

亚芠一愣，开口道：“伯父，你们怎么会忽然打破门冲进来？”多日缺水的情况之下，亚芠现在的声音十分沙哑难听。

盖赤忍不住的别开眼睛，眼光不能直接接触的亚芠的银色眼睛，但是他还是回答道：“你再里面已经呆了进十八天了，远远超过十五天的限制，本来我们再两天前已经下来要替你开门，结果我们一靠近你那一只幻兽，你的那之幻兽就六亲不认的向我们攻击，我们还伤了好几个人呢！”

“后来我们想，也许你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急的我们不得不想尽办法的将你那一只幻兽给制服。”

接着，盖赤又苦笑道：“没想到你那只幻兽不知是哪来的怪物，站着外面那一条走廊，跟我们整整坚持了三天，让我们无法逾雷池一步，搞的我们好不狼狈，偏偏我们又不能下重手，免的伤了你的幻兽，对你不好交代。”

亚芠歉然道：“伯父对不起了，小星大概是因为感应到我正在入定，怕你们对我有什么影响，所以才会阻止你们进来，造成伯父的困扰真是对不住。”

盖赤苦笑道：“现在先别说那些，刚刚特格副团长突然感觉到奈何之室中聚集了极为惊人的可怕水原素能量，我们怕你出了意外，所以不得不下重手，将你的小星轰成重伤，谁知你的小星宁死不肯放行，一直纠缠着我们，不得已之下，我们只好用铁炼将它给炼起来，派人看管，我们快出去阻止它吧！”

一边的副团长特格突插嘴道：“亚芠，你还是先把手中的能量散去吧！不然出了意外就不好了。”边说，特格还戒慎的看着亚芠手中那颗蓝色光球。

亚芠一愣，随即哑然失笑，特格不说，他倒还真的是忘记他手中的那颗水元素聚集而成的光球。

一看其他人，除了盖赤外，其他人都是一副如临大敌般的样子，盯着他手中的那一颗光球。

亚芠一吸气，眼中银光大盛，整只右臂随之发出银光，蓝色的光球在银光之下，竟然整颗像是融入他的掌心中般，没入他的手掌中不见了。

看到这一幕，现场学过魔法的人全都心中重重的倒抽几下，他们一眼即知亚芠这是将这些能量吸入体中，但这怎么可能？光看这颗能量球那经过无限凝缩而成的蓝色光辉，以及他们光在门外就能感应到的强大威势，就知道这颗水元素能量球蕴含的能量非同小可，谁知道亚芠竟然像喝水般一下子就将这一颗水元素能量球吸入身体中？一下子吸入那么多未经过转换的能量不会有事吧？但看到亚芠在盖赤团长的帮助下，慢慢的站起来，除了多日未进食身体十分虚弱外，根本就没看到亚芠有任何不对劲，一下子，所有人对亚芠的实力评价立即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换。

而他们根本不知道，亚芠此时已经因为这多天以来，持续不停的运行精神异力的能量，导致现在就算他停止后，回归额心的也只是他原本的那些能量，其他在这段时间内增加的精神异力的能量全都依旧在他全身的经脉中潜伏，虽然不再活动，但只要亚芠有心，便能立即产生作用，而且，亚芠现在全身都是充斥着刚刚吸纳的水原素，因此现在将这些能量吸入，也只不过是跟体内的能量融合在一起罢了，对他完全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更何况，亚芠经脉过度疲劳的问题也还没有恢复，这些具有恢复作用的水元素正好帮他解决问题，又怎么会有问题！

亚芠就在盖赤的搀扶及其他人惊讶的眼光中，慢慢的走出了这一个奈何之室。

经过长长的走道之后，听到了阵阵的湖水波涛声，亚芠只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人间了，在他刚开

始接受测验之后，他总算是体会到为何有人撑不过三天就投降了，也才了解到为何要测验人不穿衣服的奇怪规定了。

在一切寂静的黑暗世界中，存在的就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及心跳声，清晰的心跳声会令人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心跳逼疯，无关意志，本能的抗拒就够你受的了，而且，在不穿衣服的情况之下，身在黑暗中，自然就会产生了不安全感，刚开始还好，但是在不知道自几还要在黑暗中呆多久的恐慌另这不安全感变成了危机感，慢慢的，会令自己越来越心寒，再加上恼人的心跳，严酷的环境，开门的机关把手更微妙的就在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种种的设计全都是针对着人心的弱点来设计，让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自己心中最软弱的一方，直到再也受不了为止。

亚芠暗暗庆幸，幸好自己再生死中锻炼出来的意志十分坚强，练功过度导致经脉过度疲劳的灼热痛苦令他无暇去想到萦绕在耳际的心跳声，专注钻研心中记忆的秘技令他忘记了黑暗的恐怖，不安，最后的精神异力用途的发现更令他深深觉得不虚此行，他简直就是就是大有所获。

走湖边，亚芠正想招呼贪狼星时，他就听到一声轰雷般的声音回荡在这一个地底世界中，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痛叫声。

盖赤脸色一变，声音的来处就是他监禁贪狼星的地方，盖赤忙一拉亚芠，飞快的绕过一处礁石，来到一处略为宽敞的地方。

看到眼前的景象，亚文集盖赤都不由的脸色微变，贪狼星全身被十多条的铁炼困在地上，在它的面前，三个人浑身焦黑的倒在地上，不停的哼哼哈哈哀叫着，看来受伤不浅，而贪狼星此时嘴中还冒出微微的亮光，双眼怒视这三人。

看来它刚发过一记冲击炮，现在正想发出第二记，亚芠忙制止道：“小星不得伤人。”

贪狼星一听到亚芠的声音，转头看相亚芠这边，见到亚芠，亚芠立即由贪狼星的心灵感应中感受到了无尽的狂喜，亚芠也是十分高兴，自贪狼星孵化以来，亚芠和贪狼星就一直是形影不离，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分开的如此之久，因此一见到对方，亚芠及贪狼星立即由彼此的心灵感应中感受到对方不亚芠自己的欣喜之意。

欣喜过后，亚芠急忙问道：“小星，你为何要随便伤人呢？”

贪狼星轻哼一声，传来了心电感应，亚芠这才知道，原来是盖赤命人将贪狼星擒住绑起来之后，派了这三个人来看顾它，谁知这三人因为在前面与贪狼星的战斗中，被它所伤，所以现在贪狼星被绑起来无法行动之际，想要好好的教训它一顿，谁知他们忘记了贪狼星身为幻兽，有一招每一只幻兽都会的招式－冲击炮，刚好他们当时都站在它面前，于是贪狼星就老实不客气的给他们来一记冲击炮，要不是贪狼星刚才受了伤，恐怕这一记冲击炮就会要了他们的小命，哪还能在这里哼哼哈哈的。

亚芠听了不由一阵好笑好气，那三人在他看来虽然全身焦黑，看来极为可怕，但都是皮肉之伤，算不上什么。

这时盖赤也由那三人口中问出事情的始末了，也是一阵啼笑皆非，教训道：“你们呀！银月恶魔的魔狼是好欺负的吗？没见到刚刚还动用了四个统领才将它擒住，凭你们想教训它？还真的是不知道是谁教训谁呢？”

这三个人本就是铁血团的一般团员，平常虽也颇有实力，但比起统领来那可差的十万八千里，一听到盖赤的话，可真的打了个冷颤，不敢再说些什么，急忙向盖赤告声退，互相扶持的就下去敷药了。

盖赤这才回过头，左手一挥，一道红色的掌状气劲飞出，将贪狼星身上的炼子斩断，用力之巧，亚芠还未曾见过，不由心中暗暗感叹，铁血团团长之名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盖赤伸手扶持着亚芠道：“亚芠走吧！你现在的身体还很虚弱，要好好的调养个几天。”

亚芠点点头，就在盖赤的协助之下，回到地面。

经过了五天的休息，亚芠总算是由虚脱中完全康复，身体也完全的恢复正常。

这一天午后刚过不久，盖赤又来到了亚芠的住所，他的身边还跟有副团长特格，两人进到亚芠的住所后，亚芠正巧在休息中。

一见到他们来，忙起身问道：“伯父，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

盖赤笑道：“我们是来看看你的身体复原状况怎么样了？”

亚芠笑道：“大概好的差不多了，怎么，那些统领等不及要向我挑战了吗？”亚芠可没忘记在第二难之前七位统领说要在一次确认他资格的事。

一边的特格呵呵笑道：“他们几个人再那天看到你手中的那一颗水元素就已经鸣生退堂之意了，知道你不好惹，所以今天才拜托我这一把老骨头来替他们讲一声，你的直立已经获得了他们的认同了，呵呵。”

亚芠一愣，他们这么简单就认同他的实力？实在是令他不敢相信。

又听到特格说道：“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啦！最主要的是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对你也很有兴趣，所以想跟你好好比划一下，所以他们才不在对你说要讨教之类的话啦！”

亚芠更是一呆，怎么堂堂副团长想要跟他比划？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盖赤含笑道：“副团长已经有十年没再人前显露出他的实力了，难的这次兴致着么高昂，亚芠你就跟副团长比划比划，也好讨教一下副团长的经验，这也不错呀！”

特格更说道：“亚芠你放心，这次的比画纯粹是以武会友的交流，点到为止，旁观的人也只有队长级以上的人，你也可以这一次好好的展露你的实力，让那些小朋友们看看你的真正模样，叫他们没事别在那边乱嚼舌根，说些有的没有的。”

盖赤及特格也已经听说外边将亚芠传的一文不值，追根究底，还是因为亚芠在第一次的表现让人瞧不起的原因，所以正好利用这一次的机会让亚芠好好崭露头角一下，堵住悠悠众口，也算是用心良苦。

一听如此，亚芠便也点点头，道：“好呀！那我要请副团长手下留情了。”

特格呵呵笑道：“我才要请你手下留情呢，道时候可别将我这把老骨头给拆散了，呵呵。”

一听到特格这样一说，亚芠及盖赤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半响，盖赤才道：“那好，我们就决定在明天早上，亚芠你跟副团长好好切磋一下。”

亚芠点点头，盖赤也才起身跟着特格说声明天见，两人这才离开亚芠的屋子。

亚芠望着两人的背影，心中一阵兴奋，副团长今年八十岁了，修为一定很深厚，他也想知道自己在他手底下到底能撑过几招，尤其是他以悟通风的绝招，又在奈何之室中重温脑中所学，自觉实力增强不少，正好这次机会，看看自己到底实力增加了多少，他不由期待起明天的比斗。

第二天一早，亚芠不待人叫，他已先到了练武场，他到达练武场之时，太阳才刚从东方升起，但是场中却早已经有近百个人在那了，亚芠见到凯特三人也在那，正一脸兴奋看着他，亚芠就知这些人是七大团的小队长及一些其他干部们，只是除了凯特三人外，其他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亚芠慢慢的走到场中，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停下了窃窃私语，看着他，他们早已知道，亚芠在第二观的奈何之室中，呆过了超过考验的十五天，达到了十八天，而且进去的人见到他手中还有一颗威力强大的元素魔法弹，叫当时的人都胆战心惊的，对于他的实力，所有人这下都不敢掉以轻心了。

亚文静境的站在场中央，面对四周投来的臆测眼光，他恍若未见，专心的调整他身体的状况，现在他身体经脉的疲劳度还未完全的恢复，所以现实他的力量只能发挥出七成，最多九成，但是他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有至少七十年修为的副团长，论功力及战斗经验，只会比他多而不会少，凭他现在不完全的状态之下，亚芠月发不大意，专心一志的在不伤及经脉的情况下，调动他的天心真气，使他的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的状况。

很快的，亚芠并没有等待多久，盖赤及特格就再亚芠到达不到十分钟之后就在其他重要干部的陪伴之下，来到场中了。

亚芠见到特格时眼中精光一闪，盖赤早已经将他的兽幻铠着上了，白色的厚重装甲，胸前一只灵动的蛇形图纹，手上还拿一把约八十公分长，宽有三指的白色短刀，看来不只亚芠不敢大意，连特格也是不敢轻视他。

特格一见到亚芠早在场中等他，不由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年轻人的精力充沛，一大早就来了。”

亚芠对盖赤及特格一见礼，也笑道：“副团长你老人家也是老当益壮呀！光看您这身的打扮，就可以想像出您再年轻时的赫赫威风了。”

盖赤笑着打断亚文集特格的谈话道：“呵呵，好了吧！你们这两个一老一少一见面就互相恭维，你们不急，其他人可急了。”

亚芠及特格一听，往四面一望，果然所有人都露出一副要他们快打的表情，特格呵呵笑道：“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一点的耐性都没有，也不体谅一下我老人家的岁数这么一大把了，还要演这一出戏来给他们看，已经够累了，还要催我，也吧！团长，我们这就开始打？”

盖赤一笑道：“先等一下吧！总要我这一个见证人先公布一下规矩吧！”

说着，盖赤随即洪声道：“我，铁血团团长现在在此宣布，这场比是纯粹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双方以谁先让对方无反击之立即获胜，不准使用暗器，时间三十分钟，时间到如双方皆未让对方无反击之力，视同平手，现在开始决战。”

说完盖赤及其他人立即退到离亚芠及特格十五公尺外的地方围观，场中只留下了一个十五公尺的大圆，亚芠及特格互距武公尺的互相对峙。

两人一听到盖赤宣布开始之后，全副精神都集中在对方的身上。

面对这一个杀场老将，亚芠发觉想从他身上找出破绽那实在是痴心妄想的事，光看他随随便便的一站，脸上浮着笑意，但是全身却是毫无一丝的可趁之机，亚芠找不出来，干脆他也不找了，大喝一声：“铠化。”

亚芠身上立即冒出一片金光，亚芠那与众不同，全身铠化，同具兽、魔幻铠特征的铠甲又出现了，只是这次不一样的是，在初阳的照射之下，亚芠身上由贪狼星所化身的铠甲却呈现出一层

白色的光辉，原来贪狼星在铠化之时，已同时将白金角的部分拟化出一层，平均散布在铠甲的外层，增加了极为强大的防护力。

就在铠化之时，亚芠同时往特格扑去，手中也同时的出现了白金剑，往特格照头就是一剑砍下。

特格轻笑一声，一个回身，手中的短刀顺势往亚芠腰侧一斩，亚芠没想到特格的动作如此的快，不过他这一剑本来就是试探用的，剑上没蕴含多少的力道，恨ˇ快的他马上一剑转劈特格的短刀，“康”的一声，两人立即硬碰硬的接了一招。

亚芠大喝一声：“旋风”，与特格短兵相接的白金剑立即回身化一个大弧，身体连着剑转了一圈，剑上带起了阵阵的风声，又往特格斩去。

特格笑道：“有意思”，手中的短刀不退反进，直接要跟亚芠的白金剑要来个硬碰，谁知亚芠这招是一个风招，顺风而为，手中的白金剑轻轻一动，顺着特格短刀带起的劲风，沿着劲风缝隙钻进了特格的怀中，在他的右肩留下了一个剑痕，当然亚芠也不避免的贝特格同样的在他胸前留下了一刀。

只是亚芠有白金角保护，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互相砍了一下之后，亚芠及特格又分开来，回到刚刚的位置上。

特格看一下自己右肩上的伤处，虽然亚芠手下留情，在铠甲上只下一道小伤口，根本未伤及特格的身体，而那小伤口在幻兽的自愈力之下，不用十分钟就能愈合。

但是，特格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沉声道：“亚芠，你真不愧有着银月恶魔之名的人，连你的招式都是充满了杀伐之气，即使你已经尽量在克制自己了，但还是会不由自主的伤人，不过这倒是真正的佣兵性格，我喜欢，注意了，这次换我出招了。”说到最后，特格脸上又恢复了他惯有的豪爽笑容。

隐藏在面具之下的亚芠，旁人根本无从获知他的心中想些什么，但从他举起手中白金剑，微微泛出金芒的健身就能知道亚芠心中也是十分戒慎特格将出的这一招。

特格举起手中的短刀，微笑道：“知道为什么我会被称做是水月刀吗？答案就在我手中的这把刀上。”

说着，特格手中短刀发出白光，短刀在特格手中回了一个大圈，一道圆形白色气劲随着特格的刀势飞出，往亚芠飞去，气劲飞出后，特格又望那圆形刀进发出一道刀芒，大喝一声：“亚芠，接我一招碎月。”

圆形刀气来到亚芠面前后，亚芠还没格挡，气劲就已被后发而至的刀芒冲破，片片碎乱刀气随着刀芒漫天扑地的往亚芠迎头罩来。

亚芠大喝道：“好一招碎月，也尝尝我一招逆风。”手中白金剑宛如众逾千斤，向上提起，一阵狂风，在亚芠的身前随着白金剑提起之势，由下往上吹起，在亚芠面前行程一道风壁，将来袭的刀劲完全都吹飞了。

特格叫好道：“好一个旋风，逆风，能将自然之风化入自己的招式中，亚芠你的确不错，但是我的水月刀法也不弱，亚芠你注意了，水月刀法是我结合魔法及刀法而大成，刚刚只是开胃菜，现在要正式来了。”

说着，特格立即将手中短刀举到胸前，口中念念有词的，异像立即发生在特格的短刀上，亚芠只剑特格手中的短刀发出莹亮的光辉，慢慢的，亚芠感觉到无数的能量集中在特格身边，突然，特格大喝道：“千月飞舞”，手中短刀往亚芠一指，无数的能量结合成片片圆弧状的能量

刃，往亚芠飞去。

乍看之下，真如无数弯月像亚芠袭来，亚芠暗赞在心，手下却不敢怠慢，急道：“雷鹰之爪”白金剑幻化出无数剑影，将这些弯月能量刃一一击散，但还是有一些能量任穿透亚芠的招势，往亚芠身上招呼，幸好亚芠身上的铠甲有一层白金角保护，没有造成伤害，但能量刃也打的亚芠体内血脉震荡不已。

好不容易，将这些的能量刃全部击散，亚芠正想喘口气，特格已经又喊道：“还有呢！”

第二波的千月飞舞又来到，亚芠大惊，再一次施出雷鹰之爪，将这些能量刃击散，亚芠在击散第二批之后，他又感觉到特格身边又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心中暗暗焦急，再来几次，他可受不了，同时又想到，既然特格能用魔法，为何他不能用？

想到即做，亚芠立即敛气一聚，将精神力聚集在友掌，一颗蓝色的能量球在手中行成。

这时特格第三波的千月飞舞已经发出，抬头望亚芠那边一看，却见到亚芠手中有一颗蓝色光球，接着又见到亚芠脸上黑色的晶体变成为银色的，手中的光球立即飞出，化成一遍蓝光，往他这方向飞来，沿途碰到的千月飞舞能量刃全都像是遇到火的冰一般，被溶化消失不见了，而且那片蓝光还去势不止的往特格的方向飞来，幸好来势不急，特格忙一展身法，躲过这片蓝光。

而在特格躲过之后，蓝光也慢慢消失不见了，学过魔法的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亚芠放弃控制这些魔法能量，所以才会让它消失在空气中。

但是，事实上，不是亚芠放弃控制，而是亚芠压根就没控制过，他虽然能将体内的水元素聚集成能量球发出，但是他毕竟没学过魔法，根本不知道如何的去控制这些能量，只是因为他发出的元素能量太多，所以才会在将特格的千月飞舞抵销之后才消失。

正当亚芠及特格想再一步出招时，盖赤出声阻止道：“呵呵，算了，你们两个别打了，要你们比武，结果你们却都给我比起魔法来，算了，反正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实力就行了，还比什么？”

亚芠及特格一听，也各自解除了身上的铠化，相视一笑，今天虽说未尽兴，但就如盖赤所说的，都知道对方的实力如何，那也就够了。

这时，旁观的众人财报初一阵欢呼声，虽然亚芠及特格的战斗不过短短的不到十分钟，但是展露出来的武技、魔法，威力众人自问他们可施展不出来，特格没话讲，七八十年的修为有此境界不足为奇，但是亚芠才几岁，最多不过三十岁（除了盖赤外，没人知道亚芠真正身分及年龄），但是竟能有此表现，对于亚芠担任客卿一事，所有人总算是心服口服了。

亚芠盘坐在小院子中的凉亭里，刚刚跟副团长的一番比武，令他对法有着另一番的认知。

从比试中，亚芠感觉到，特格真正所发出的能量其实是很少的，千月飞舞中的弯月能量刃，大部分都是来自他所吸收而来外部能量，其中只是包含了他少部分的能量为核心，用以为控制。

但是，这就正是亚芠最伤脑筋的地方，特格是如何让他所发出的能量来吸纳这些外部能量，而且还能达到控制的目的，甚至，亚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该如何的吸纳周围游离的能量？

他目前只知道，他的精神异力能吸纳周围的游离能量，但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隐约间，亚文感觉到他如果能想通这一点，他就能知道特格是如何的办到控制这些能量的？进而像特格一样，半到控制的目的。

亚芠想的快破头了，答案好像呼之欲出，但又如此的璞搠迷离，幕然，亚文突然强烈的感觉到

有人在窥探的感觉。

心中的警讯强烈的响着，亚芠感觉到这一股窥探的感觉并没有以往的厌恶感，表示对方并无恶意，但是被窥探的感觉总是不怎么愉快，亚芠双目一闭额心一阵跳动，瞬间，精神能量冰冷的感觉充斥全身，亚芠此时身体就像是一个精神能量的探测器一般，将全身的感觉藉由精神能量的奇妙作用，转化成一种专门对能量感觉的敏感感觉。

这是亚芠在一年逃亡中，对精神能量用法的唯一发现，不管是运用何种方式，当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件东西时，自然而然的，他精神的能量就会随着注意力的集中而汇聚于某物上，而亚芠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将他异常强大的精神异力散布全身，取代身体皮肤的一般感觉，将精神能量的共震转换成为他的感觉，使他感觉精神力量就像平常在感觉冷热一样，哪边较冷，哪边较热，亚芠全都一清二楚。

透过这样的方式，亚芠很快的就发现，窥探的感觉来自他的后方，亚芠双眼一张，银色的瞳孔赫然出现在他的双眼中。

一个弹起转身，亚芠循着他的感觉，往他的后方而去。

一路上亚芠遇墙翻墙，见水跳水，几乎是一直线的直冲，速度快的异常，他已用上了新领悟的风的身法，一路上遇到的人，几乎也只感觉到一阵风吹而过，连亚芠的身型都没瞧见，亚芠就已经脱离他们的视线范围，不知不觉，亚芠已经是穿出铁血团团部的宅子，走到丰原城的大街上了。

但是，亚芠现在可管不了那么多，他只想知道，到底是谁在窥探他？

一路飞墙过瓦，亚芠终于来到了一栋高塔式的建筑，大门只有一个，但是前面有两个看来魁武有力的大汉在站岗。

一见到亚芠突然出现，站在他们面前，两人不由吓了一大跳，其中一人直觉的喝道：“什么人？站住，这里是私人……”

亚芠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连大汉的喝问都没让他说完，双手左右开弓，每个人各给他们的脸一拳，霎时，两个看来威武的大汉闷哼一声，眼冒金星，鼻血喷出，倒也。

解决两大汉之后，亚芠用力推开大门，走了进去，迎面是一座螺旋攀延而上的铁制楼梯，其他地方全都空无一物，亚芠顺着楼梯扶摇而上，走了大约五层楼的高度，亚芠来到了一个大门。

亚芠在用力一推，大门应手而开，门后是一个约五公尺直径的半圆形小平台，平台边缘的矮墙边，一个苗条的身影已在墙边。

亚芠瞧着那个背影，心底暗暗评分，约一百七十公分的身高，由背后望去，看来十分苗条，穿着一套淡绿色的连身丝绸窄衫，是时下年轻少女们最喜欢的装扮之一，因为这样式的衣服上身设计为贴身彩纹上衣，可以随自己喜爱而挑选其样式，腰部以下内有长裤，外罩一层纱裙，行动既方便，外层的纱裙又能衬托出少女们的青春风情，而且又能充分的表现出少女苗条身躯的美感，如此结合实用及美丽外观于一身的服饰，是只要对自己的身材有那么一点自信的少女们的最爱。

亚芠光是瞧见她背影，就给她十分满分，在风的吹动之下，纱裙紧贴身躯，浮现出纱裙中那隐藏在长裤之下的修长的长腿，几乎是占了她身高的一半有余，玲珑有致的苗条曲线，另亚芠深深的觉得，这套衣服根本是为她而设计的，衣服衬托出她玲珑的的身段，而少女的身材令这套衣服的特色更是突出，两者相益得彰。

原本看着外面的少女似乎也察觉到她背后有着一股灼热的视线，猛一转身，亚芠又是一声赞

叹，标准的瓜子脸蛋，一双水灵的大眼，上面有着两道又细又长的柳眉，更是衬托出双眼的灵动，小而巧的俏鼻下是一只红润的小嘴，红润的嘴唇配上雪白无瑕疵肌肤，真是一个俏丽无比的美丽少女，若再加上她完美的身段，令亚芠为之目眩不已，唯一缺点，就是她脸上那股森寒的神情，但也无损她的美丽，更令亚芠联想到被冻结在寒冰中的火焰，别具一番风情。

亚芠估计她大概有二十左右吧。

少女见到亚芠在她身后，似乎是令她大为震惊，俏丽的脸上闪过一道惊讶的神情，随即又恢复了寒霜的表情，怒道：“你这家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私人产业吗？”

亚芠尽管心中对少女的外貌赞叹不已，但是眼睛余光瞧见少女手中的东西时，她就肯定她没有找错人，因为那是一支单筒伸缩望远镜，而由他面对的方向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铁血团的团部。

少女见到亚芠不回答她的问话，自顾的走到她旁边望着外面，那种眼无余子的样子不进让他着一个天之娇娇女心中大为火光，更使的她原本出见到亚芠这么一个充满奇异魅力的男子所生出的一丝好感被怒火，燃烧殆尽。

少女又怒声道：“你这人是哑巴还是聋子？本小姐再问你话你没听到吗？”

亚芠不由一皱眉，他想不到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竟然会如此的出口不逊，大大的抵消了在他心中美丽的形象，亚芠还是不想回答他这如此不礼貌的问话。

少女见亚芠还是不答话，更是怒火上扬，怒气勃勃道：“你是死人呀！还是畜生？听不懂人话？本小姐是在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听少女骂的更难听，亚芠越觉的鄙夷她，更认定她是一个毫无内涵的草包楣女，暗叹倒楣，怎么自找麻烦，来这找骂唉，自叹声倒楣，转身就要下楼，不想跟这个空有外表的女人有瓜葛。

见到亚芠转身就要下楼，少女更是气的浑身发抖，原本雪白的俏脸浮出了一层怒气的红晕，从来没有人敢对她这样，以前也曾有过想追求她而用反向手段的人出现，但是她还是可以感觉出一丝的爱慕之意，但眼前这人不一样，少女直觉的第六感告诉她，亚芠是真的不在乎她，眼中的鄙夷神色是如此的真实而伤人，他甚至不想与她共处一地，绝对跟那些已退为进的追求者不同，但也因为有着如此的体认，少女更是恨的牙痒痒的，她的身分，她的外貌，从来就都是被人捧的高高的，谁也不敢对她不敬，如今却碰到亚芠这样的一个人，怎能不让她觉得少女的自尊心被深深的伤害到了。

怒火蒙蔽了理性，少女一时之间想不到亚芠敢这样对她，气的她伸手指着亚芠，直道：“你好…。。你好……你好……。。”蓬勃的怒火让她气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见到亚芠已经一脚踏到门内，少女不加思索的手中单筒伸缩望远镜往亚芠的头用力一砸，望远镜带起了阵阵破风声，可见少女已经完全不考虑其他的全力一砸，根本不想万一真的砸到亚芠的头那可不是头破血流就算了。

幸好亚芠不是普通人，但也是少女的不幸，她已经触犯了亚芠对敌杀无赦的信条，就在这一个望远镜即将砸到亚芠的头时，亚芠突然整个人消失不见了，接着，一股大力传来，少女还搞不清楚时，就被人大力的击中右肩，同时感觉到脖子也被人紧紧的掐住了，而那打她一拳，掐住她脖子的人正是前一刻差点被望远镜砸中的亚芠。

亚芠右手掐住少女的脖子，微微向上提高，让少女不得不用脚尖顶地，一边还阴森道：“我不觉得我要跟一个暗中窥探别人，出言不逊，做事不经大脑的草包女人说些什么，不要认为靠着不可靠的皮肉相，就以为自己有多高尚，天底下多的是像我这种不近女色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刚刚不想跟你计较是因为你还不够格让我计较，也千万不要以为我不

敢杀了你，管你是皇帝的女儿，真让我性起，你绝对会后悔的，记得一件事，千万不要惹到一个你绝对惹不起的人，不然，你将会是自找难堪。”

不用亚芠特别强调，从亚芠坚若铁夹右手紧紧的勒住她脖子上的力道，越来越高让她几乎窒息的手腕，让她自出生以来，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那浓厚的杀机，她绝对不敢怀疑，亚芠绝对有可能会在下一秒钟手掌一用力，将她的脖子扭断，对于亚芠所说的话，她更是不敢有所怀疑。

幸好亚芠在说完的同时，手同时一松，重获自由的少女大大的呼了一好几口气，平缓了她觉得窒息的闷气，亚芠静静的看了她恢复正常，见到她因为刚刚她的动作而现在痛苦的样子，眼角微微含泪，满脸通红，再也不若刚刚的趾高气昂娇纵神态，反而有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亚芠不知怎么搞的，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他竟然有点后悔刚刚下手太重了。

而且更令亚芠他自己吃惊的事竟然发生了，他的手竟然像是有了自我意识般，自动伸手扶起了那个被他认为一文不值的少女，还轻柔的伸手贴在他细致的颈子上，运出天心真气，将少女景子上被他一手捏出的淤血化去，到只剩下淡到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的淡淡青痕，然后让少女自己站好，他才转身准备下楼，这一切说来仿若自然，又是如此的突兀，他几乎以为体内还有另外一个人藉由他的手来完成这些他绝对不可能做的事，差点以为他患有精神分裂，不自觉回味着右手抓住及替她治伤时，触碰到少女颈部所感受到的那种细致、温热、柔软的奇特感觉，一种他并不讨厌甚至还有点喜欢的一种感觉。

走下楼梯，亚芠心中暗暗苦笑，看来漂亮的女孩子还真的是占了很大的便宜，而且越漂亮的女还子就越有一种令男人会干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傻事的魔力，而他毕竟也是个普通的男人，当然也无法逃离这种奇妙魔力的影响。

当亚芠将她弄伤，又温柔（？）的替她治好时，少女心中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发现她似乎没有那么怪他对她不敬，也没有那样的痛恨他了，同时也想到了出见面时，那种奇特、震撼的感觉，不知哪来的勇气，少女突然冲到楼梯口，对着几乎快看独到的亚芠的背影，大喊道：“那个白头发的！好好记得，我叫妃雅。兰妮，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你这个霸道、怪异的男人了，总有一天，我一定也要让你也喜欢上我，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我的名字。”

似乎感觉到亚芠的背影一顿，少女妃雅。兰妮满足的发出一阵铃声般的清脆笑声，走回到平台上，突然，少女妃雅脸不由自主的浮出了一阵的羞红色，双手遮着自己的脸，羞叫道：“哎呀！我怎么会讲出那些话来，真是羞死人了，都怪那个白头发的，要不是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吓一跳，我也不会这样失态，还开口对他这一个自己才出见面的人说喜欢，还夸口要让人家喜欢自己，真是羞死人了，如果传出去的话，那去要怎么见人？”

同时，少女妃雅也想到一个问题，她也只不过因为一时好奇，想看看传说中的银月恶魔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才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用望远镜看看能不能见到他？谁知没看到银月恶魔，反而看到这一个有时会发出蓝色光彩（当时亚芠正在尝试练习魔法）的白发怪人，只不过好奇多看一下，谁知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不到十分钟，就出现在她的身后，他是怎么找到她的？

想到这，妃雅又想起了亚芠的样子，暗道：“这个白头发的长的倒还真好看，一点都不输表哥，而且还比表哥还多了一种奇特的气质，叫人家一想到他就心跳个不停，而且，他刚刚教训我的样子好威风，充满男人刚硬的本色！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还有，他的手好温暖，还有…。。还有…。。呀！我在想什么？真是羞死人了！”

妃雅的脸又不争气的红了起来。

哎！少女情怀总是诗，缺点也变成了优点，不知亚芠知道这时妃雅心中所想的事，到底是会深感荣幸还是啼笑皆非？

不过妃雅那突兀的爱的宣言的确是叫亚芠男人的虚荣心高兴了一下，光看他现在心情十分愉快

的接受盖赤等人的盘问就知道了。

亚芠沿着原路回到铁血团他的宅子中时，他才见到，盖赤、特格、甚至连七大统领、凯特等人，一行十二个人将他的小屋子挤的窄窄的。

乍见这么多人全都在这，亚芠不由一愣，奇道：“伯父，你们一下子这么多人在这干什么？”

盖赤没好气道：“一下子？我们已经找了你快一整个中午了，你到底到哪去了？”

亚芠一愣，这才记起，他刚刚出去时，他是藉着翻墙而出的方式，虽说这里戒备森严，但频他的能力，加上一时之间，没有人会想到有人从里面这样出来，种种巧合加在一起，导致亚芠出去时，根本就没人知道。

盖赤叹气道：“亚芠，以后你要出去时，先说一声，不然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问题呢！”

亚芠惭愧的说道：“伯父真对不起了，下次我会注意一下的。”

盖赤点点头说道：“算了，下次别让我们担心就行了。”

续道：“这一次来，主要是想跟说一下，见习兵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等你挑出五十个人来，你就能继续铁血三难的考验。”

亚芠道：“那他们现在在哪？”

凯特答道：“隆先生，铁血团见习兵队一千四百人，现在正在练武广场，就等你前去挑出你需要的人来，你现在要去吗？”

亚芠想了一下道：“不了！我想等到晚上再去。”

对于如何选人及训练，亚芠早已心中有所定见，加上盖赤跟他说的一件事，令亚芠心中更是十分的有把握。

听到这样，凯特忙说：“那我先将见习兵队解散，待晚上在集合好了。”

听到凯特这样一说，亚芠忙阻止道：“不要解散，就这样让他们在那集合，不用解散。”

虽不知道亚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凯特还是点点头，遵命照办。

盖赤似乎知道亚芠的用意，微笑嘉许一下。

然后盖赤道：“亚芠呀！既然你要等到晚上，趁还有点时间，有些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亚芠点点头，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盖赤微笑道：“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跟你说一下，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见到盖赤示意，其他人，包括副团长特格在内，所有人都知趣的告退了。

确定所有人都离开之后，盖赤才说道：“亚芠你记得我跟你提过的百年之约吧！”

亚芠点点头，事关四圣幻兽，他怎么可能会忘记？

盖赤续道：“因为关系到它的力量，八个首脑一直是钩心斗角的，但是，经过这五百年来的斗

争，隐约间，八个势力也区分成四个战线了。”

亚芠一听，一点就透，看到亚芠了解的神情，盖赤微笑道：“亚芠你想的没错，四大城跟四大佣兵集团分别相邻相生而结成了一个默契的战线，我们铁血团跟丰原城的城主就是位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曾经跟上一任城主有过一个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约定，就是，如果这一次，白虎兽卵如果在这次百年之约孵化，则我们便同心合力，先将兽卵夺到手，然后才再来决定由谁获得，这样，至少机率是二分之一的获得机会，，只是上任城主在三年前过世，我不知道这任城主知不知道，因为为了维持秘密，我们曾对天发誓，终此生，在百年之约前，绝对不会跟对方再讨论、联络此事，以免事情被发觉，所以我需要你帮我跟现任的城主接触，确认他是不是知道百年之约的真实情况，以及密约是否能然有效？毕竟上任城主事再巡视产业途中，患了急症病故，所以我也不能确认新任城主的心意如何？”

亚芠点头表示了解，问道：“那现任城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盖赤微笑道：“现任城主是我们丰原城中首屈一指的第一美女，今年十九岁，比你大一岁，事一个少见的商业天才，年纪虽轻，但接掌成主以来这三年中，让丰原城的商业活动增长不少，也让她那些虎视眈眈，对城主之位流口水的亲友们无话可说，她的名字就叫做妃雅，妃雅。兰妮，是一个很难得，才貌并备的少女。”

亚芠越听越不对劲，心中暗暗叫天，还真的是那么巧，盖赤口中，这一个才貌并备，天才少女刚刚才被他教训了一顿，而且她还对他公然示爱，亚芠心中不由一阵哀嚎。

月亮升起时分，亚芠在凯特籍齐力奥和夜月的陪伴之下，来到了练武场中，练武场上，一千四百名的见习学员已经站在那里一整个下午，每一个人全都一副精神萎靡的神情，见到了亚芠终於来了，个个都振起了精神，希望能让亚芠选中他，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机会呀！

因为任谁都知道，历代以来，只要是被新任团长选中担任铁血第三难的受训人员，在完成任务之後，不但能学的一身高深的技能，而且还有机会在新任团长的的提拔下，担任一些高阶的职位，毕竟，受过新任团长的三个月训练之後，它们也算是团长一手训练出来的子弟兵，而提拔自己训练出来的子弟兵也是人之常情。

这一次虽然不是新任团长的考验，但是，团长也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如果被亚芠选上，而且又能通过考验，那团长立即宣布每一个人晋任正式团员，而且还能获的一百个金币作为奖赏，并且，若表现优良的话，还有可能担任成为十人之首的分队长职位，这样的好事，除了夜月队长曾碰到，使她成为铁血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百人队长之外，还没有听过有谁有碰过这样的好事呢！

因此有怎能不让他们这群十多岁的少年们趋之若鹜呢？巴不得让亚芠给挑选上。

亚芠来到练武场後，放眼望去，发现他们这些见习兵队，也不过都是一些年龄与他相彷的年轻人，亚芠对自己刚刚心中决定的挑选方法不由一阵犹豫，他不知道，经过他的筛选之後，能有多少人合格？

但是现在也不由得他犹豫了，亚芠登上临时搭成的一个半人高的的站台，向他们望去，果然如凯特所说的，一千四百个人分成十四个区块，十四个区块又组成一个大形正方区块，亚芠见到凯特等人已经照他的吩咐，分别站到区块的左右後三边，亚芠这才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做筛选的工作。

只见亚芠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後，体内的精神异力全部动员起来，一瞬间亚芠的瞳孔变成了银色的，一股浓厚黑暗的冰冷杀气自他身上飘出，一瞬间，陇罩了全部一千四百人，接著，亚芠嘴巴一张，舌绽春雷般大吼一声：「杀……」

强烈的杀气如潮汹涌般的朝这一千四百人袭去，一瞬间，所有人全都被亚芠那强烈的有如实质般的杀气震摄住了，几乎是所有人全都不由自主的退後了几步。

但也只是几乎而已，还是有少数人能好好的站著，即使站的人再一千四百人中只有极少数，但这也正是亚芠所要的。

站在三个角落的凯特三人一听到亚芠大喊声杀之後。马上振笔急书，飞快的纪录下来，一会，亚芠的杀气收敛，所有人这也才恢复了正常，凯特三人都来到亚芠的身边，亚芠问道：「都记好了吗？」

凯特及立奥跟夜月全都点点头，亚芠才道：「那好吧！你们可以开始叫他们出来了。」

说完，亚芠才下了站台，自己走到一边去，耳边听到随他之後站到站台上的凯特大声道：「现在所有人听著，被我念到你的位置的人出来集合，第一区块，第一排第四、七、八人，第二排第一个，第三排……第二区块第一排第……。」。

凯特完换力奥，接著又换夜月，所有人都念完之後，力奥将这些人都集合起来，凯特则又站到站台上宏声道：「除了刚刚念到的人留下外，其他人全部带回。」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刚刚那就是亚芠的挑选方式，因为被叫到的人全都是刚刚在亚芠的杀气及大喝之下，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的人。

虽不甘愿，但也只好服从凯特的命令，其他人都带回去休息了。

待所有人都回去之後，凯克三人互相商议一下，将这些人全都带到亚芠身後五步之处，凯特走近亚芠身边，对被对著所有人的亚芠轻声道：「隆先生，这些人似乎太多了。」

亚芠不经意道：「总共有多少人？」

凯特轻声道：「刚刚我们照你的吩咐，将那些不惧你的杀气的人全都记下来，集合起来，一算，总共有九十六人，比预定的五十人多出一倍。」

亚芠一听有这麼多人，不待凯特说完，猛一转身，面向所有人，依旧是银色的瞳孔，散发出摄人的光彩，缓缓的由左至右，向每一个人望去。

半响，亚芠满意的点点头，这一次，虽然他并不带杀气的看著他们，但是，在亚芠刻意的运用著他的精神异力之下，亚芠他整个人全身都充斥著一股摄人的气势，尤其是由瞳孔中散发出来的逼人目光，叫所有人都无法与他目光直接逼视，不由自主的低下头来，避过亚芠的目光，但是每一个人却还都是站的直直的，没有一个人退缩，亚芠十分满意，要知他的银色瞳孔散发出来的威势，连盖赤都免不了要回避一下呀！

看到有这麼多人留下，亚芠心中暗暗赞叹，铁血团果然名不虚传，稍微一挑选，就有这麼多意志坚强的人出现，如过这些人再经过战场的磨练，将来必定都是铁血团的中坚。

一想到这，亚芠的瞳孔恢复原状，对凯特轻松道：「人是多了点，不过人多的话，困难度也相对的增加，相信其他人不会有意见的，凯特就帮我将他们的名字抄下，呈报给团长吧，让他做一个裁决，如果团长没意见，那明天就叫他们到城外的训练场报到吧！」

说完，亚芠就自行离开了，留下了相视苦笑的凯特三人，及惊魂未定的九十六个见习兵队人员，刚刚亚芠那一个银色眼神，叫他们绝对是忘不了那种彷佛被亚芠一眼窥尽所有秘密的怪异感的，站在他们眼前的亚芠就像是一座他们绝对无法靠近的巍峨高山，同时也让他们无法自制的兴起了绝对不能违抗眼前这一个人的念头，不然……後果不堪设想。

果然，在当天晚上，亚芠就接到了盖赤的手稿，手搞上说，亚芠如果愿意提高第三难的难度的话，其他的干部们也是没有什麽意见，只是有一个但书，因为人数增多，所以三个月之後，对於成果验收，亚芠必须用这些人一举擒杀一百条的杀人巨蟒，但是盖赤也给了亚芠一个优待，毕竟他并非新任团长，只是利用这样困难的方式来考验他有没有能力担任客卿，所以盖赤给他一个权力，就是在训练期间，亚芠有权将那些他认为不合格的人给剔除，只要最後人数没有少於五十人，随便亚芠想剔除几个就几个，而且到时针对留下来的人数多寡，还会再调整擒杀的数量，并且会给於亚芠全力的支援，支援他在训练途中所需要的一切要求。

盖赤这一个命令等於给予亚芠一个很有利的局势。也就是亚芠可以在训练之中将一些较差的人淘汰，那剩下的人就全都是精英了，到时想要过关的话，一定会增加不少的胜算。

看完盖赤的手搞之後。亚芠轻嘘了口气，对於擒杀巨蟒数目的增加亚芠算是早在心里有数了，只是对於盖赤给他的这一个汰弱存强的有利条件他倒是想不到。

这下他可真的是好办多了。

第二天一早，亚芠就在侍从的带领之下来到了丰原城外的铁血团专属玄字训练场，凯特、力奥及夜月等三人及九十六名的见习兵已经在那里等著了。

看到凯特及力奥、夜月同样身著著一身黑色贴身的训练装束，与他们身後的见习兵装束完全一模一样，亚芠不由一楞。

看到亚芠脸上摆出来的疑问神色，一边的侍从说道：「隆先生，您有所不知，依照以前的惯例，新任团长在进行第三难的考验时，可以要求一员队长级以上的人做助手，只是身为助手的人必须要暂时剔除他的身分阶级，变成一般的团员，而这次团长因为鉴於隆先生您对於本团中的人员并不熟悉，所以团长想要替您挑一个助手，谁知道凯特队长他们一听团长要替您找一个助手，立即自告奋勇，想担任您的助手，团长见他们的意志甚坚又考虑到隆先生您的这次训练人员又近百人，加上凯特队长三人又远比其他人与您熟识，所以特别破例让他们三人同时担任您的助手，隆先生您可能不知道，三位队长在团中近两百名队长中至少都排名在三十名内，尤其是凯特队长，据说他可是前五名之一，也是被称为最有可能接任下一位统领的人选。」

随著侍从的的解说，亚芠也才知道凯特三人在此的前因後果，同时更才了解到，凯特三人就算是在铁血团中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时，亚芠也已经来到凯特三人的面前，凯特下个口令：「全体注意，敬礼。」

所有的人一致将右拳横摆胸前，齐声宏亮道：「隆先生好。」

这是铁血团标准的敬礼姿势，亚芠虽未曾经历过这等的阵仗，但他毕竟出身军人世家，也曾见过父兄校阅部属时的样子，有样学样，他也将右拳衡握在胸，道：「各位好！」

凯特见亚芠回完礼，便又一声：「礼毕！」

同时报告道：「助理干部三员及见习兵九十六员，合计九十九员，全员到齐，请隆先生训话。」

亚芠沉默一下，突从怀中，拿出一叠纸来，往头上扬了杨，大声道：「今天各位聚集在此，要干什麽，相信不用我再多说大家都很清楚，我在这边只对各位说一件事情，我并不需要这麽多人。」

亚芠又扬扬手中的的纸，道：「这是团长的手稿，里面写著，他允许我在这三个月中，有权将那些我认为不够格的人剔除，你们要记得，想不让我剔除，只有一件要求，那就是达成我的要

求标准。」

顿了顿，亚芠又阴森道：「你们里面那些想趁这个机会获得上面赏识，寻求升官发财的家伙听著了，我知道团长已经答应你们，如果通过这次的考验，便许给你们很多的好处，不过你们要失望了，因为在我出来之前，我已经是写了一封信给团长，请他收回这些成命，也就是说，就算你们通过这次的考验，你们还是拿不到那些好处。」

亚芠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下面的议论纷纷，但亚芠又说道：「不过你们也别失望，因为我会给你们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在战场上，生死之间，生存下去的力量，绝对的力量。」

说完，底下不由的静下来，又听到亚芠道：「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想退出的就到我的身後，绝对没有人会笑你们，我数到十，十以後，还留在我前面的人就表示要据续接受我的训练，一、二、三……」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没想到亚芠竟然会说出这一番大大打击士气的话来，突听到一声：「十。」

亚芠读到十之後，终究没有人出来，亚芠微笑道：「很好，证明各位都是一个极勇气的人，但现在不退出，并不代表再未来三个月中，你就不会被我剔除，记得，只要各位没办法达到我的要求，我绝对会不客气的将各位剔除在我的训练之中，现在，凯特，为争取时间，你带所有人去跑步，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停。」

这时，亚芠脸上的微笑在众人眼中，简直比鬼还可怕，而凯特一接到亚芠的命令，毫不犹豫的，马上就整理部队，要跑起来了。

亚芠又补充一句：「记得，我说是用跑的，千万不要让我看到你们当中有哪些人给我用轻身身法的，如果让我知道，视同不合格。」

亚芠这样一说，立即让当中有些人暗暗叫苦，当中的确有些人对轻身身法学有专精，而轻身身法对於长途赶路的确有著快又轻松的功用，但亚芠这样一说，让他们的美梦破碎了。

整理完部队後，凯特立即带著所有人出发，以凯特在前，力奥在後，夜月这万绿丛中一点红，唯一的一位女孩子在中的态势，开始了不知何时会停的跑步。

带所有人在凯特的带领下，离开玄字训练所的大门之後，那个带领亚芠来的侍从才对亚芠道：「隆先生，那我回去向团长覆命了，对了，团长要我跟你说，您需要的东西最晚三天後会帮您准备好，送来玄字训练所，要您不用担心，以後我每两天会来一次，有什麽需要或欠缺的，您就告诉我就行了，我会帮您准备。」

亚芠点点头，看著向他行个礼之後，转身离去的侍从，心中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侍从，难怪会知道一些普通侍从所不知道的事，他才正在奇怪呢！他应该是伯父所派来，他的心腹吧！

待侍从离开之後。整个玄字训练场就只有亚芠他一个人在，亚芠四下看看，才知道它的环境如何。

依据盖赤给他的资料中说，铁血团共有八座训练场，分布在丰原城及城郊处，区分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八字训练场，其中天、地字训练场位在城中，设备最好，距团部最近，尤其是天字训练场，设备最佳，更是历代以来，铁血三难中军武之难进行的场地，但亚芠却说他不想在城中训练，於是便朝城郊外的其他六座训练场寻找，但是，宇宙洪荒四座训练场是见习兵队的训练场，虽较大设备也不错，但总不能因为亚芠这一百人的缘故，将这四座可以容纳五百人的训练场中的任一座给特别让出来三个月吧！

剔除之後，只剩下玄、黄字两座训练场了，黄字训练场还好，距丰原城不算太远，设备也不错，平常只有团长的精兵队有时会用到，而玄字训练场所在位置不但距丰原城最远，最小，设备最差，而且它几乎是呈半废弃状态，但是亚芠偏偏就是选中了它。

盖赤在劝说不成之下，只好依亚芠的意见，在五天前就派人来这里整理。

亚芠到处看了一下，这座玄字训练场虽说是最小，但占地也有近千坪，呈一个圆形的区域，周围用铁丝围起，里面只有简简单单的八栋房子，一间大澡堂，一间小浴室，一间兵器库，一间杂务库，一间超大的寝室，以及两间小寝室，还有一间，明显的是新搭成的小木屋，外面贴有他亚芠。隆的名子的房间，看来就是他将来三个月生活的房子了。

亚芠再看一下，玄字训练场的水是来自由其他地方引来的泉水，这里没有厨房，伙食应亚芠之要求，由邻近的宇字训练场煮好後送来，除了这八栋大小屋子外，再来就是由八栋屋子环绕在中央处的一个略成圆形，约四百公尺大，泥土广场，上面还有新近除草的痕迹，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的确是很简陋，但也很符合亚芠安静、隐密、偏僻的要求。

因为在训练场铁丝外面。就是一片森林。只有大门口外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

勘查完环境之後，亚芠走进为他而新搭的小木屋，发觉里面设备到不错，木屋区分成三个隔间，头一间是一间有著一张小长桌，另有七八张椅子的迷你小会议室，中间隔间是一间书房，里面有著一张书桌及椅子，还有几个小书柜，最後一个隔间就是他的寝室，里面只有一张床及一个衣柜，一切简单，但该要有的都有了。

亚芠朝中间隔间的书桌前一坐，拿起比纸，在叫凯特他们回来之前，他还有好多事要完成呢！

瞬时，亚芠陷入了沉思，同时动笔疾书。

十天，整整的十天，就受亚芠训练的见习兵们只觉日子真是水深火热，每天一大早，太阳还没升起，大地一片黑暗之际，他们就全都被亚芠叫起来，匆匆的吃过由宇字训练场特别早煮完送过来来的早餐之后，就由凯特带班，努力的跑着，直跑到中午，回来休息一下，草草的吃个午餐之后，稍微休息个半小时，马上又继续接受下午的跑步，一样，一直跑到晚餐的时间，才又回到训练所，吃过晚餐之后，连休息都没有，马上又照着亚芠所交代的，拿起了一个个奇重无比的各种举重训练器材，在亚芠规定的时间内，做完规定的进度之后，才准去洗澡休息，每个人每天都累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练完了，洗好了澡，往床上一躺，一瞬间就进入梦乡了，这样的日子一天日复一天，不是没人想放弃，只是一想到如果自己放弃，而其他人却撑过去，那自己的面子要摆哪里，不是没人想偷懒，但以要一想到亚芠那充满威胁的话及那双似乎看透人心的银色双瞳跟浑身的杀气，每个人都浑身冷汗，只有多做，没有人敢少做的。

这样的生活，不但见习兵们叫苦连天，连凯特等人也都十分不好受，因为亚芠要求他们，除了见习兵们要做之外，连他们也都不能偷懒，不但要跟着见习兵们做，而且还要做更多，这一项要求将凯特及力奥、夜月弄得七浑八素的，简直让他们又回想到以前练功时的日子了。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同样是在跑步，但是因为第一天跑完步之后，有人向亚芠反应这样一直跑，没有一点新鲜感，可不可以多点变化，像是练练招、做做其他训练等，而亚芠的确也是一个善体民意的好上司，想要有点其他变化是不是？于是亚芠每天都想出了不同的方式，像第一天是徒手跑步，第二天是拿着自己的兵器在跑，第三天则是换成在脚上别上一个负重袋，第四天是除了脚上的负重袋外又在手上多了两个负重袋，到了第五天起，除了手腕脚踝上的负重袋外，兵器也上手了，第六天更惨，背后还加了一个大背包，然后一直到这第十天为止，每天的背包都加重一些，亚芠的确是让他们每天的跑步不会觉得枯燥无味，只是，他们现在所有人都很怀念刚开始的那一个枯燥（？）乏味（？）普通的跑步了，因为，不管亚芠怎么变，他们带的东西永远比昨天多，比昨天重，至于当初到底是谁跟亚芠说来点变化的那一个人？想当然是没有人会承认了，成为小队成立的第一个悬案！

不过，虽然每天训练都这么辛苦，还是有人注意到了，每一次，当他们从外边回来，亚芠都是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晚上有人起来上厕所时，总会看到亚芠小屋的灯光还亮着，十天以来都是如此，道也引起了一些猜测，不过猜测的内容，想也知道，下属在猜上司的行为时，别以为会有什么好话，在此就不在赘述，以免污染别人的心灵。

而今天，正式训练以来的第十一天，每一个人都是磨拳擦掌的，因为，昨天，亚芠就宣布，今天他要做一个测验，测验内容就是他们每天所做的跑步。

亚芠今天将会跟着他们一起跑，由亚芠跑在前面，若有人再开跑十分钟之后，能超越亚芠的话，那人当场不用再跑了，今天一整天以及明天一天，全部都是他休息的时间，这一条规矩从开跑十分钟后起一直到亚芠回到玄字训练场停下来休息为止都有效。

但是，如果再亚芠回到训练场后半个小时内还没有回来者，就视同不及格做算，但是，当众人听到亚芠说明天是徒手跑时，所有的人，包括凯特三人，全都信心满满的，毕竟，这十天的地狱般跑步，任谁都深知自己在体力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因此，一大早，亚芠还没出来之前，几乎所有人全都已经在广长上聚集完毕了，等待着亚芠出现。

当亚芠一如往常的走出房间，他就见到黑压压的一群人聚集在屋前的广场上，亚芠一愣，随即似笑非笑道：“今天各位都很有精神呀！”

听到亚芠所说的话，所有人都露出了一个很有自信的笑容，就待亚芠开始测验了。

亚芠看了众人一眼，含笑道：“看来今天大家的精力都很充沛呀，那好，吃过早餐之后，我也不用多说，我们大家就来好好的比一比吧！”

当下，凯特立即招呼所有人，开始用起今天的早餐了，好不容易吃过了早餐，所有人全都看着亚芠的动作。

看到他们那一种迫不及待的样子，亚芠心中暗笑，他以前在练气时，所背的东西绝对比他们重三倍有余，他们以为光是十天的负重跑步训练就能赢过他？还早的很呢！

当下，亚芠也不延误时间，叫凯特集合所有人之后，马上一声令下，头一个狂奔而去。

所有人见亚文已经开始跑了，忙不急急追了过去，霎时，只见烟尘满天，将初升的朝阳光都给挡住了。

当亚芠开始跑起来时，所有人的心中都升起了一阵不祥的预感，怎么说呢？

当亚芠一开始跑的时候，就像当他有用不完的体力一样，以几近出尽全力来狂奔般的速度狂奔着，速度之快，快到让所有人在开跑十分钟之后，只能远远的吊着亚芠的背影，却完全无法跟上亚芠，所有人只能看着他渺小的背影而跑着。

本来，亚文跑的快也就罢了，所有人全都以为亚芠用这种方式来跑，一定很快就会没力的慢下来，但是，每一个人都失望了，因为在经过连续一个小时的狂奔之后，亚芠的速度不但没有如他们预期的变慢，反而还有渐渐增快的趋势。

但如果光是只有这样那就算了，最气人的，令所有人心中咒骂的是，亚芠不但跑的快，而且他还专门挑那种崎岖不平，寸步难行的路线来跑。

横溪涉水，攀山越岩，一点都不夸张，一个小时跑下来，众人几乎是觉得，跟着亚芠一起跑，比他们自己在训练时还累，但是，累归累，所有人心中都同样的抱着一个想法，他们指望亚芠

不久就一定会慢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令他们全都是咬牙硬撑，跟着亚芠一步一步的往前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一直身在最前面的亚芠终于开始慢了下来，一感觉到亚文慢了下来之后，在他身后，那些都快跑的吐血的见习兵们立即欣喜若狂，他们终于等到亚芠慢下来了。

用不着吆喝，所有人立即都加快脚步，努力的往前跑，终于，最前面的凯特追上了亚芠，并且也同样的超越了他，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礼，接二连三的，几乎是一大半的人都超过了亚芠，原本所有超越亚芠人都欣喜若狂，但是，有人觉得不对劲了，因为，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

仔细一看，这里不就是玄字训练所吗？什么时候，他们又回到了训练场来？

而且，一看亚芠，根本不是他们超越了亚芠，而是亚芠早在进入玄字训练场的大门时，他就以经停了下来，所以他们才超越他，而且不知何时，太阳早已升到最高处了，现在已经是中午，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是跑了一整个上午了。

亚芠站在玄字训练所的大门口，数了一下人头，发觉这一群见习兵虽然没能在途中追上他，但是，也没有人如他想的，落后太多，可见他们的素质十分平均，而且以前被训练的也很扎实，所以在经过这十天的锻炼之下，他们的潜能已经被发挥出来了。

亚芠在他们所有人都进来之后，感觉到十分满意，因为从他近来到最后一个人进到玄字训练场之大门，相差不到十分钟，这足以让亚芠感到十分欣慰。

而众人，看到亚芠跑完后的那一股神定气闲的样子，心底大呼上当，光看他那只有除流了一身大汗外，神定气闲的，一点也没有累的感觉，反倒是他们这些在后面追着他跑的人，个个的都一副快死了的样子。

尤其，当亚芠又在一旁说些风凉话道：“怎么？今天我也只不过跑的稍微快一点，不过跑的路程也跟你们平常一样长，这样你们就受不了了？”

众人一听不由为之气结，今天早上以着比以前还快上一倍的速度，跑完跟以前一样子的路程，而且路线还比以前的难跑上一倍不只，这样子还要被亚芠说成这样，好像一文不值得样子，实在是令人气结，但亚芠事实上的确是比他们快的多了，他们只能气在心里口难开。

待众人休息的差不多之后，亚芠才又说道：“其实你们会跑的比我差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

众人刚刚见到亚芠用非人的速度跑在他们前面，他们已经是深受打击，如今听到亚芠要说出原因，每个人哪有不会引颈倾听？

亚芠说完，见到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之后，亚芠满意的一笑，伸出他的右手，掌心一开，全身泛出了一阵的金光。

就算是在阳光之下，所有人依旧能看见亚芠身上那强盛的金光，以及那金光一现后，亚芠身上所发出的凛凛气势，远比任何时候都要来的令人不敢逼视，令人不敢对他生出任何一丝的不敬，每一个人都以近乎崇敬而无比景仰的眼光望着亚芠。

接着，亚芠身上的金光在一瞬间由全身汇聚到亚芠的右掌上，一颗足有近十公分的能源球半浮在亚芠的掌心上约五公分处。

金色的能源球发出了强烈光芒，就像是在亚芠掌中浮出一颗小太阳一般。

亚芠轻喝一声道：“注意了。”

随着亚芠的话声一落，也不见到亚芠如何作势，手上那颗由天心真气聚集而成的浓缩能源球，由亚芠的手中飞出，往玄字训练场的右侧飞去，霎时间，金光没入茂密的森林中。

众人一颗心提到口中，过了约五秒钟，不见有任何的反应，众人正暗笑亚芠雷声大雨点小时，突然，一阵强烈的金光由能源球消失的地方发出，强烈的光芒将整个玄字训练场照耀成金黄色的，也让所有的人几乎都快睁不开眼睛。

半眯着眼睛的众人，在金光消失过后，眼睛还未完全恢复之前，耳中又闻听到一声有如雷鸣般的爆裂剧响。

轰！的一声，所有人几乎都忍不住伸手捂住自己的耳朵，眼睛就看见，在金光的范围中，原本几近十余、二十公尺高的浓密树林中，宛如遇风的灰尘般，无声无息的化成为阵阵的飞灰，消失于无形。

过程中无声无息，但是那中怵目惊心的景象，在无声无息中，反而更是令人震撼。

久久，所有人全都被震的张口结舌，动也不动，说不出话来，包括一手泡制出这一景象的亚芠在内。

亚芠这一次可为费尽了苦心，他先是用惊人的体力、运动能力，将这一群见习兵们完全的折服，然后再说出他之所以会比他们强的原因就在于他身具真气之故，为了加强气对他们的印象，进而提起他们的兴趣，亚芠更不惜工本，用出了他所记的的一招，不适于在实战中施展的绝招－聚元轰天破。

这聚元轰天破名字是十分霸气，原理是将全身的真器具成一颗极度浓缩的真气能源球，然后将之发出，这种倾全身之力，聚为一击的招式，其威力是无庸置疑的，尤其在亚芠这种级数下施展，当然更是骇人，但是，如果真的在以生死决战的战场上，有哪个敌人会笨笨的让你聚气完成，然后再傻傻的站在那里让你打？

但是，扣除聚气时间过长，速度过慢的缺点，这聚元轰天破的确有著令人难以想像的威力，用在此时此地，就成了亚芠对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见习兵们最佳宣扬的气之威力的最好招式。

只是，亚芠自身也没有想到，当他倾其全身之力，聚气施展这一招聚元轰天破时，威力竟然是超乎他所想像，亚芠心中暗骇此招威力之大，心中更是想到，如过他对此招作一番改良，将他的聚气时间减少，将发出的速度加快，即使因此而让威力减弱，但如果配合上出奇不意的话，那不就成了一招很好用的招式？

想到这，亚芠心中暗喜，但一看到眼前这些呆若木鸡的一群人时，亚芠心中暗暗怪自己，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呀！

亚芠立即轻轻的发出一弹指声，换回所有人的神魂，道：“感想如何？这就是所谓气的威力！”

众人张口结舌，根本说不出话来，亚芠又道：“气的功用，不胜枚举，可以让人跑的快，跳的高，看的远，力更大，也能加强自己的防护力，也能像刚才我那样发出用以伤人，除此外，也能提升自己的治愈力，延长寿命，更能将一个人的能力无止尽的提升，可以说，学会气的好处不胜枚举。”

这时，当然就会有所谓的好奇宝宝出现了，众人之中，马上有人问出了所有人最想知道的事：“头儿（众人对亚芠的腻称），既然气有你所说的那么神奇，为什么我们以前从未听人说过，团里也没有人教过我们？那你讲这么多，又施展气给我们看，是不是你就是打算要教我们学会

气？”

亚芠听到有人发问，不由呵呵的笑了出来，这些问题跟他以前第一次听小舅里昂对他解说气时问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

于是，亚芠将里昂对他所说的又照本宣科的搬了出来，问道：“真是一群傻小子，你们以为气是那么容易就学的会的吗？要知气是将我们平常体内的多余能量，以某些特殊方法，将这些能量储存在体内，气的性质其实跟魔法师所谓的神、魔力，在某一层面来讲，其实都是一种十分相似的存在，只是，它们的修练方式及储存方法、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气是一种……。”

亚芠足足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将气的奇妙之处，向所有的人解释了一个大概，只是其效果如何？

光看底下他们个个脸上那种充满了迷惑的脸，亚芠就知道他可以说白白浪费了一大堆的口水了，不过这也难怪他们了，气的存在本就是一种十分奇妙的形式，要他们这群在两个小时前完全没听过何谓气的小子再短短时间中弄懂什么叫做气，进而弄出个概念来，的确也真的是强人所难了。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亚芠干脆道：“我知道你们现在肚子里有很多的疑问，不过时间不容许我在这样一一为你们解答，来来，就让我先替你们看看你们的属性为何，然后在教你们一些基本的练气法，其他的，就等你们学会练气之后再去仔细体会就行了。”

说完，亚芠马上就凯特过来，依照当时里昂测他属性的方式，叫凯特闭上眼睛，然后输入了微量的天心真气，叫凯特记下他所看到的颜色，然后再换成力奥，但是当他叫夜月时，夜月却说他早已在修练魔力，所以亚芠不必测她的属性，亚芠这才记起，夜月是一个魔法师，于是他就叫底下的见习兵们一个一个过来，让他测测属性。

又是花了快两个小时，亚芠才总算将每一个人都测出属性，但是如此一来，就算亚芠的修为不弱，在先放出凝聚全身真气于一击的聚元轰天破，后又为近百人测出属性，真气的消耗让亚芠也几乎是大喊吃不消，足足让他休息了好一会，亚芠才将他们各个属性的人全都聚集起来，区分成几个区块。

亚芠这才发现，当中竟然没一有一个是属于光、暗属性的，风属性的有二十个，以凯特为首，火属性的有二十八个，以力奥为首，水属性的有三十个，土属性的有十八个。

完成属性分类之后，亚芠赫然发现当中不少人愁眉苦脸的。

亚芠疑道：“你们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不喜欢只道自己的属性吗？”

愁眉苦脸的人互相的看了一下，当中的一个代表说道：“头儿，我们不是不高兴能知道自己的属性为何！只是，我们是想到我们的属性跟我们的幻兽属性并不合，所以想到，万一我们真的学会了威力这么强大的气时，会不会对幻兽造成不良的影响，或是我们在也不能使用幻兽了？我们是在为这烦恼。”其他人也纷纷点头应和。

亚芠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呵呵大笑，他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这档子是呀！如果在贪狼星未铠化之前，他道还真的答不出来，如今…。。

亚芠呵呵笑道：“你们真是自寻烦恼，虽说幻兽所用的能量是由身为主人的所提供的，但可不代表主人的属性会对幻兽造成什么影响，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早在以前就该出现了，也不会轮到你们担心。”

亚芠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解释道：“幻兽依附主人吸纳能量，就好比我们在吃东西一样，不

管吃下什么东西，落入胃中之后，经过消化，获得的就是纯粹的能量，因此，主人到底是提供种属性的能源，对于幻兽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若说完全没影响，那到也不是，本来一个未练气的人，体内的力量虽有所属性，但其差别远比不过练气之人专注于某一属性上那样的明显，因此在于结合幻兽能量上当然会有所影响，只是并非有绝对的坏处，拿风跟火来说，即使因为属性的不同，但是只要控制得宜，就会有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之效果，当然也就更多了许多的变化，因此，主人跟幻兽的属性不一，或相同，差别就在于一个是只要有巧思，就能有无穷的变化，一个是一加一可能会等于二或三甚或四的差别，至于其中的优劣，那完全要看个人了。”

听完了亚芠的解释，众人似懂非懂，但也知道，属性一不一样，都是各有各的好处，因此所有人哪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一窝锋的跟亚芠要求要学气。

在吵杂的众人中，亚芠特别注意到，夜月似乎是对他刚刚说的一番话特别有所体悟，不过这也难怪了，夜月身为现场中的唯一一个魔法师，对于能量的运用，尤其是不同能量的配合方面，当然是学有专精的，因此对亚芠刚刚所说的话当然是一听就懂了，也特别有所体悟。

第二天一早，所有人在亚芠的带领下，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训练。

每一个人，身上背负的重量又增加了不少，跑的速度跟路程也是前十天所不能比的，但是，即使每一个人在亚芠的操练之下，个个每天都是累的像狗一像，但是，不但没有人抱怨，反而在亚芠操练之余，都还自动自发的去练习，只因，他们都发觉，在一路狂奔之下，当他们配合亚芠所教授，一属性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特殊呼吸法时，在体内，他们都感觉到一股说不上来，但是有明显存在的微弱或冷或热的气流在体内流动，所有人心知肚明，这就是亚芠所说的气了，既然练出了一点的成效，当然所有人更希望能早日有所成，因而被亚芠操练的还嫌不足，还自动的练起来。

亚芠见到众人这么勤奋。当然是十分高兴，自觉一番苦心没白费，他所教导的，是他花了整整十天，在脑中百种绝技中，以他森罗万象体悟，挑出来，他认为最有效果，也最有威力的练气法，风的天翔心法，火的炼焰心法，水的狂澜心法，土的潜灵心法，可惜光的圣明诀，暗的冥王法没有人有福消受，不然以圣明诀跟冥王法威力最强。

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所有人在亚芠的督处之下，几乎可以说进步非常之快，尤其在体力方面，现在的众人，若亚芠在没有施展天心真气的情况下，凯特三人已经能跟他跑个齐头，其他人也能再他后面亦步亦驱，想再像以前一样，随随便便的就将他们甩脱，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只是，亚芠还是有些不满足，不满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练气的程度，老实说，众人的气进步的程度已经是非常快了，只是，碍于练气筑棋的部分，本就是要循系渐进，丝毫急不得，但是，眼前，亚芠他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要考验，但是依照众人的进度，除了凯特及力奥两人可能在两个月之后，他们的天翔心法及炼焰心法能达到实战的程度外，其他人根本还要最少三四个月才能派上用场，而且就算能派上用场，也只是基本的能力而已，要达到他的标准还很远呢，而亚芠他现在最欠缺的就是时间了。

经过一番仔细思考，亚芠想出了一个办法，似乎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决定了之后，亚文决定进城一趟，走出了小屋，亚芠，见到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站在广场上等他，亚芠招来凯特，说道：“凯特，今天我有事情要进城一下，今天的训练，我就交给你了。”

凯特闻言一愣，但还是点点头，这一个月来，包括他在内，所有人都几乎完全的臣服于亚芠，不只因为亚芠教他们气的缘故，更因亚芠处处显示出他们永远也比不上的实力，更因为亚芠那股近呼天生的领袖气质，令他们不知不觉间，对亚芠是无比的敬崇。

离开玄字训练场，亚芠花了快两个小时回到丰原城中，一进城，亚芠立即找寻他的目标，不是铁血团的团部，而是一间间大大小小的打铁铺，武器店。

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亚芠几乎快逛片了整个丰原城，但是，他却还是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亚芠又改变了主意。

他开始在一摊摊的路边小摊子上逛来逛去，终于，当亚芠逛到第十九座摊子时，亚芠眼光一亮，所有的焦点集中在一双手套上。

拿起了这一双手套，那是一双用契卡金属所打成的掌套，黑幽幽的黯然无光毫不起眼，亚芠试戴了一下，由手腕到手指的第一指节全部都包住，露出十只指头，整双手套将首长密密的包住，但是上面精巧的沟纹设计，让手掌在紧密包围中，还能充分的发挥透气的功能，而且，这双露指手套上的花纹还让整双手套看来既美观又不破坏他的防护工用，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当然，最令亚芠注意的是，这双手套除了外观前所未见之外，在掌心处，还有一个酒瓶的图记，这令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他受伊夜铭所托，找寻的一个人，一个手艺高超的兵器工匠，伊夜铭的师弟，曾任斯达帝国的总兵大臣－醉兵师匠。

一边的小贩见到亚芠对这双手套爱不释手，忍不住道：“客人，您喜欢这副手套吗？今天这是我第一笔生意，我就算您便宜一点，一个金币如何？”

“一个金币？”亚芠错愕的复讼道，心中暗暗为这副手套叫屈，光是用来制作手套的契卡金属就价值不亚于五十个金币，若再加上它精巧的手工，就算喊到两百金币的天价都一点都不夸张，现在这一个小贩竟然说只要一个金币？他有没有听错？

小贩见亚芠错愕的脸色，会错了意，以为亚芠嫌贵，心中暗暗寻思道，这双见鬼的手套摆了快七八天，没见人拿起来过，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冤大头，不卖白不卖，反正不要钱的，先卖了再说，于是，小贩又道：“客人你既然这么喜欢，那好吧，我就做个赔本生意，十个银币卖你。”

亚芠古怪的一笑，的确是赔本生意，价值最少两百金币的精品，被他这不识货的家伙当成废品在卖，真是滑天下之大讥。

想归想，亚芠还是掏出两枚金币，递给小贩道：“只要你告诉我，这手套是从哪来的，我不但用一枚金币跟你买这依附手套，还多给你一枚金币。”

抵不过金钱的诱惑，小贩终于说出，原来这副手套是他在一个欠他钱的老头家里拿过来的，他也不知那老头是从哪里拿来的，他只不过是拿来当一点利息吧了。

听完小贩所说的，亚芠又问清那老头住的地方，亚芠转头就走，不顾在他背后暗自窃笑赚到两枚金币的小贩，只是不知，若小贩得知那双手套的真正价值时，还会不会笑的出来？

依照小贩所说，亚芠来到一条小巷子，这是一条充满了脏乱，恶臭，毫无秩序的游民巷，说难听点，就是一条贫民窟。

走进贫民窟，两边除了垃圾外，就是一阵阵的恶臭，以及无数衣衫堪缕的贫民，为数不下数百之多，他们看着亚芠走进了他们的地盘，但是却没有人敢动作，以往，只要有人敢单身走进来，往往都是一拥而上，行名乞讨实为抢夺的动作，只是，在见到亚芠时，亚芠那满头白发，一身斗篷，及阴森寒冷的气息，叫所有人都不敢动弹，眼睁睁的看着亚芠走道巷子最底层的一家破烂到几乎不成屋形的一家。

推开形同虚设的破烂木门，亚芠走进屋中，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酒气及臭气混杂而成的怪异难闻味道，满地的酒瓶散落一地。

整间屋子就只有一张百在角落里的一张脏的可以的床，其他的除的酒瓶外，什么都没有。

亚芠走近了那张床，上面躺了一个人，呃，应该还活着吧？

只见他大字型的躺着，身上的衣服早已脏到看不出原来到底是什么颜色，满头乱发，胡子的，将整张脸都遮住了，亚芠轻摇一下，道：“老酒鬼，老酒鬼，醒来呀！我有话跟你说。”

摇了几下，不见反应，亚芠记起了小贩说的话，退后几步，从怀中拿出一瓶巴掌大，他特地去买的酒，啵的一声，将盖子打开，浓郁的酒香立即充斥整间房子。

一下子，前一秒还烂醉如泥的老酒鬼立刻床床上跳起来，大叫道：“酒，酒，谁的酒？借我老头子喝几口。”

这时他才注意道亚芠，更正，是亚芠手上那瓶开封的酒，不由分说，一把抢了过来，头一仰，咕噜咕噜了喝了几大口，然后无限满足道：“是二十年的清碧酒，好久没喝过了这么好的酒了。”

然后，他才注意到亚芠的存在，惊愕道：“你是谁？怎么会在我的屋子里？”

亚芠不由一阵好笑，老酒鬼果然是老酒鬼，眼中除了酒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记起了他来的目的，亚芠伸起了他的双手，让老酒鬼看一下依旧戴在手上的拳套，问道：“老酒鬼，你别管我是谁？我来是想问你一下，这副手套是谁做的？”

见到亚芠手上的手套，老酒鬼隐藏在乱发下的眼睛幕然一睁，随及黯淡道：“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一双灵裂指套，谢谢你的酒了，酒还你。”

说着，老酒鬼依依不舍的将手中紧握的酒瓶递给亚芠，转身又回到床上，背对亚芠躺下。

见到老酒鬼的反应，亚芠一愣，若告诉他其中没鬼，打死他都不相信，他都还不知道这副手套叫灵裂指套，而老酒鬼却一口就能叫出它的名称，加上让他这么一个嗜酒如命的老酒鬼放弃到手的美酒，若说其中没鬼，亚芠第一个就不相信。

尤其是老酒鬼刚刚那一眼中，充满了惊讶、怀念的眼光，并未逃过亚芠的眼睛，亚芠几乎能判定，这副手套若不是老酒鬼所制，也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没关系，既然找到了地头，亚芠多的是时间来跟他耗，不顾地上脏的几乎快出油，亚芠踢开了酒瓶，席地而坐，轻轻的喝了一口酒，让清碧酒那特有的温润滑过喉咙，还赞声：“好酒”。

同时捉狭的运气，微风吹起，将香浓的酒香往老酒鬼送去，一下子，亚芠只听到背对他的老酒鬼一直传来阵阵的口水吞咽声。

亚芠心中暗笑，他更用摧发酒香，加强了酒味，不到十分钟，老酒鬼投降了，坐起来，跳下床，又是一把抢过亚芠手上的酒瓶，大大的喝了几口。

然后苦笑道：“好吧！我投降，你到底想干什么？”

亚芠轻笑一声，说道：“我只想知道，这一双灵裂指套到底是谁造出来的？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你造的吧？是不是，醉兵师匠－醉大师？”

老酒鬼一听到亚芠说出醉大师这一个名字时，原本醉眼惺忪，无神的双眼立即变的精光四射，随即精光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迷惘神情。

“醉兵师匠！真的是好熟悉的名字呀！”摇摇头，老酒鬼叹声道：“年轻人，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醉大师。”

亚芠一笑，伸手入怀中，拿出了一件东西，淡淡道：“好！我就当您不是醉大师，不过，我想请问你认不认识这件东西？”

说着扬扬手中的东西，老酒鬼本是漫不经心的撇了亚芠手中东西一眼，突地，两眼大睁，不可置信道：“法玉？”

不由分说的抛开刚刚他还报的紧紧的酒瓶，两手一张，从亚芠手中硬是抢下那块东西，亚芠也任由老酒鬼将他手中的东西夺下。

老酒鬼细细的观察着从亚芠守中夺来的东西，那是一块，约有五公分大小的方形青碧玉佩，玉佩一角有一个小孔，用一条白绳绑住，整枚玉佩上布满了无数的花鸟鱼虫兽，几乎令人无法相信，一块小小的玉佩上能够雕出这样多的图纹。

老酒鬼细细的抚摸着这块玉佩，眼神中充满了专注，哪还有刚刚一副醉迷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老酒鬼才将手中夺自亚芠的玉佩合入掌中，抬头望向亚芠，欲言又止的，幕然，老酒鬼发现亚芠神态静肃的转身看着外边。

老酒鬼不由自主的也转投看着那刚刚被亚芠一推几乎解体的大门外一瞧，他终于瞧见亚芠是在看什么了。

在大门外约五十公尺处，贫民街道上，正有十多人浩浩荡荡的往这一个方向走来。

很明显的，那是二主十仆，共十二个人，只因他们只有两个人走在路中央，其余十个人都是分散在两侧，对一些上前乞讨的贫民拳打脚踢的，不让他们靠近走在中央的两人。

更因为走在中间的两人衣着一白一绿，无比华贵，其他十人皆是身着淡灰色劲装之故，更令人足以联想到这必是二主十仆或保镖之类的组合。

等他们走近了之后，亚芠只觉心中一股厌恶感升起，刚刚他远远的就听出有人朝这边走来，目标好似是老酒鬼的这一间屋子，只是，亚芠他没想到，走在中央的来人竟然是熟识的两人。

一个是他第一次来到铁血团时在贵宾室碰到的那一个黑发青年，另一个则是在半个多月前，对他公然是爱的丰原城城主，妃雅。兰妮。

亚芠似笑非笑道：“老酒鬼，你这里还真的热闹呀！”

老酒鬼这时也看清了来人，不由一愣道：“怎么又是他们？”

这时，妃雅及黑发青年也已经看清了老酒鬼及亚芠，同时道：“是你？”

同样的一句话，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黑发青年是带着一种戒慎的语气，妃雅则是饱含惊喜之意。

两人在说出这一句之后，互相狐疑的互望一眼，不约而同的加快脚步往老酒鬼的屋子走来。

而亚芠则是咀嚼着老酒鬼那句话，心中想着该不会在他之前，他们已经找过老酒鬼了吧？

这时，妃雅及黑发青年已经走到屋子中，站在亚芠及老酒鬼的面前，妃雅先是狐疑的看一下亚芠及老酒鬼一眼，然后对亚芠问道：“原来你就是银月恶魔亚芠。隆呀！难怪这几天我左思右想的，就是想不起来在丰原城中曾经见过你。”

对于这一个任性的城主千金，亚芠对他的兴趣还远不如站在他旁边的那一个对他露出明显敌意的黑发青年。

灵异的直觉告诉他，这一个黑发青年本来对他不明显的戒慎这逐渐的转化成一种敌意，队前迪的敌意，从妃雅自动找他说话开始。

亚芠心中无奈的想着，这种女人真亏还有人喜欢，不过现在对我展现敌意未免太早了吧！我也才见过她第二次而已，不过亚芠当然不会将这些话说出来，他只是面无表情的望着眼前的两人。

妃雅见亚芠又是对他的问话毫无反应，心中的怒火一杨，大小姐脾气几乎又要发出来，但又想及上一次的经验，随即软化下来道：“请问你是不是号称杀人盈千的银月恶魔亚芠。隆。先。生？”

讲到最后，妃雅还是难掩本性的一字一顿，加强先生两个字，亚芠不由心中莞尔一笑，点一下头，算是对她礼貌（？）的问句作一个回答。

见到亚芠作出正面的回答，一边的黑发青年神色更是不对劲，而一边的老酒鬼见到亚芠三人几乎是无视他的存在，心中不由有点不是滋味，他应该是主角吧？加上他有着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亚芠，于是他也跟着轻咳一声，道：“我说各位呀，我记得这地方好像是我家吧！不知各位这么有兴致，特地跑到我家来聊天？”语气中调侃的味道甚浓，浓到令亚芠他们都记起了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这时黑发青年才道：“表妹，不要忘了我们来这的真正目的。”

妃雅一皱眉，对亚芠说道：“亚芠，你先等我一下，等我解决了正事之后，我想跟你谈一下。”说完妃雅立即转过头去面对老酒鬼。

而听到妃雅这一句话之后，亚芠及纳黑发青年不约而同的皱起眉头，亚芠心中暗暗奇怪，他什么时候跟这个城煮熟道同意让他直称自己的名字了？在看到黑发青年那边头过来充满了妒恨的眼色，这一个哑巴亏，亚芠只能暗自苦笑的吞下。

这时，妃雅已经走到了老酒鬼面前，肃声道：“醉大师，您说十天之后要给本城主一个答覆，现在距上一次已经过了十天，不知您是不是答应我的邀请，愿意担任我丰原城兵工总监？”

亚芠听到了妃雅所说的话之后，心中暗暗想到，妃雅的目的果然是跟他一致的，虽然不知道兵工总监是要做什么，但光听到名字，就知道一定跟兵器有关，而这正是他所知道，醉兵师匠－醉大师之所以被如此尊称的原因，因为，醉大师在兵器上的杰出成就令人尊称他为醉兵师匠，连名字都被人称为醉大师，而不敢直呼其名，久而久之，醉大师的本名反而没人知道，大家都是以为醉兵师匠本名就叫做醉大师，不过亚芠却是少数几个知道他本名的人。

注：契卡金属，黑色，具有完全不反光的特点，是一种极具延展性，同时具有柔软度及坚硬的奇特金属，因为其特性，所以很少有人将之用来打造成武器用，大多是用在某些特殊的地方，能将契卡金属打成一双手套，其手艺之高超是不用多说的。

面对着妃雅的问话，老酒鬼－醉大师苦笑一声，举起了右手，直伸向前，与肩齐高，他的动作吸引了亚闻等人的眼光，看了一会，妃雅冷哼一声，转身掉头就走，同时对亚芠说道：“亚芠，改天我们找个时间再叙，表哥走吧！我们不用再为一个废人费心了。”

最后一句话是对着黑发青年说的，黑发青年很显然是还搞不清为何妃雅会突然放弃招揽醉大师，他不是明明再来之前还很有自信的说一定要让醉大师为她所用的？

但是基于佳人至上的道理，他还是乖乖的走了出去，只是临走之际，黑发青年将他高傲的脸孔巍巍靠近了亚芠，傲声道：“记住了，我叫基列。纳迦瞿，是你绝对赢不了的对手。”说完，黑发青年基列。纳迦瞿踩着傲气的步伐离开了这间小屋。

只是，他没想到，亚芠对他根本视如不见，更别说记得他的名字了，他现在眼中只有醉大师的那支右手。

那是一肢苍白，瘦弱，无力，而且还发出阵阵颤抖的一肢老人手臂，一眼就能瞧出绝对无法在握住铁锤的废手。

醉大师梦呓般道：“三十年前，我初完成了灵裂指套，兴冲冲的要找人帮我试验一下它的功能如何，正好当时还是太子的斯达帝国帝王来找我，要我帮他打造出一件武器，见到了灵裂指套，便高兴的说他愿意帮我试验看看，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其他地方，便请太子帮忙试一下指套是否合用，谁知这一试，试出了一个大问题来，太子在试验过程中出了意外，导致他的右掌被斩下，当时的陛下非常生气，认为一切都是我所造成的，于是下令挑断我的双手手筋，让我这辈子在也不能挥动工具，打造任何东西。”

随即，醉大师又苦笑一声：“当时，陛下虽未取我的性命，但也夺去了我的官爵及技术的生命，将我放逐出境，后来我流浪到丰原城来，当时，我碰到一位好心的医生，他替我检查之后，告诉我，当时挑断我的手筋的人手下留情，并未完全挑断，如果当时我能立即去治疗的话，那还有八成的治愈希望，但是，因为我本身爱喝酒，加上当时认为手筋被挑断，一切都没希望了，镇日藉酒消愁，一再延误治愈时机及酒精的侵蚀之下，这双手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到现在，酒瓶是我唯一拿的起来的重物。”

说完，醉大师放下了颤抖的更厉害的右手，苦笑问道：“小伙子，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亚芠沉默了一下子之后，问道：“所以你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镇日借酒消愁？”

醉大师苦笑道：“不然你要我一个废人到哪去，除了酒之外，我已经是一无所有。”

亚芠一皱眉又问道：“难道你都完全没有想过在去找其他的医生帮你治疗看看？”

醉大师摇摇头道：“我是曾经找过了不少的医生，但是每一个医生都是给我相同的答案，我这双手是没有的救了。”

亚芠一听不由摇头叹息，这下子他的期望落空了，看来他还是要另外找一个方法了。

但是，又听到醉大师说道：“虽然我的手已经几乎绝望了，但是当初那一个替我诊断的医生还是告诉了我一个方法，只是这一个方法有点不太可能而已。”

亚芠一听还有希望，急忙问道：“还有什么方法？”

醉大师苦笑道：“其实也不是什么方法，他只是跟我说，如果我能找到两个具有同源性质，习有气及魔法之力的人，用上他教给我的方法，先打通双臂的经脉断裂之处，然后再以魔法的回覆咒语施展在手臂上，如此一来，我的手臂还是有着六成的治愈希望，但是你想也知道，气跟魔法根本是不同的东西，先不讲修为到足以替人治病需要多深厚的功力，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种人，光是一个需要具有同员的气与魔法力，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呀，有谁不知道，气是锻炼肉身，而魔法力则是修练精神力的。”

亚芠听了，心中幕然一动，抢着问道：“醉大师，那一个医生有没有说过，具同源的气及魔法力如果不同性质的话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

敢情他想到他身具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都是来至天心诀的修练，只是修练的方式稍微有点不同而已，基本上，这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同源的两种力量，唯一差别只是天心真气偏阳，精神异力偏阴，所以他要问个清楚，如果可行的话……。。

醉大师一楞：“这倒是没有听到他说过，但是想来……”灵光一闪，醉大师这才想起为何亚芠要问这个，难道……。。

一声惊呼，醉大师惊叫道：“小伙子，难道你知道哪里有这样的人存在？”边说，醉大师还不由自主的伸手紧紧的抓着亚芠的手，紧张的问道。

这也难怪醉大师如此的失态了，毕竟这可是关系他一生重大的关键。

亚芠点点头，犹豫地说道：“我的确知道这样的人存在，只是……”

醉大师一听到亚芠说出口，恍如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根浮木一般，紧抓着亚芠的手不放，慌道：“那两人在哪里，在哪里，是那边的高人？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请他们治疗我，你快带我去。”

醉大师的神态极为急迫，几乎是迫不及待，亚芠轻叹一口气道：“唉，也不是那编的高人，就是我。”

醉大师一听睁大了眼，几乎不敢相信道：“是你…。。？”

亚芠一看就知道醉大师不相信，双目一亮，金银双色的目芒再度由他的双眼中冒出，神魔眼，混杂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同时于左右双眼作用的神魔眼在亚芠刻意的施为下，第一次在非战斗中施出。

金银光芒立即由亚芠的双眼中透出拢罩着醉大师的全身，醉大师滴滴打个冷颤，一瞬间，醉大师几乎以为自己在亚芠的眼光之下，室一个赤裸裸毫无一私隐密的人，令他首次对一个人的眼光升出了一股莫名的恐惧心，不由自主的几乎道：“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一丝的隐密了。

谁知醉大师说完之后，正想扭身躲避亚芠的眼光，谁知身体才一动，亚芠立即眼中光芒更盛，一股莫名的压力令他动弹不得，同时耳中传来了亚芠一声大喝：“不要动。”令醉大师不禁呆住，只见亚芠的金银目光不住的环视他的周身，尤以双臂处最久，令他感觉十分的奇怪。

原来亚芠本来施出神魔眼试想证明他同时练有气及魔力，谁知，当他将神魔眼的焦点对在醉大师的身上时，却看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

在天心真气盈斥的左眼世界之中，亚芠瞧见了在醉大师身上，有许多的地方散发出各种身案不同的红光，当他全力发出神魔眼之时，那些红光更令他清晰的分辨出，有的是柔和看来很舒服的淡淡红光，有的是深色看来凝重的令人不舒服的暗红光，而且暗红光都是集中于醉大师的两臂肩上的部位。

而在精神异力充斥的右眼世界中，看到的又是另一种奇妙的景象，一条条，细到几乎不可辨识银色细丝，散布在醉大师的全身，尤其在亚芠全力施为神魔眼之下，银色的光斯就让亚芠益发看的清楚，而且，就如亚芠左眼中所见到的一样，在醉大师双肩之间，银色的光丝似乎纠结在一起，有种杂乱的感觉。

这是亚芠首次在非战斗的情况之下，将神魔眼集中观察一个人，第一次观察所得的结果，亚文

在一对照醉大师刚刚所说他的双手残废的话，亚芠几乎为之惊喜，他几乎可以判断出，他所看到的正是醉大师体内的状况，为了确认，亚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的右手，发觉，自己的右手整知手艺上不知何时竟然也有着大片滥滥的红色，但是更多的是，无数呈现由金色及银色结合而成的条状物，若隐若现的散布在右手臂上，仔细看看一下金银条状物分布的位置，正是他平时运行天心觉得位置之所在，而在金银红三色之外，更有一种清澈的晶莹的蓝色光辉，无处不在的充斥在右手臂上，恍若流水般缓缓的流转着，几乎在瞬间，亚芠就明白金银双色是他的天心真气以及精神异力，蓝色则是他以前吸入体中的水源素能量，而红色，如果他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身体本身就具有的先天能量，由先天能量，亚芠可以轻易的判断出身体的状况如何。

强忍对神魔眼的奇异发现的惊喜，亚芠脱口而出说道：“醉大师，你以前被挑断手筋之处是不是就在肩部？”边说，亚芠边伸手指出他的肩上最暗色及银光最混乱之处。

这下醉大师可惊讶的何不桄嘴，怎么他还没跟亚芠说出他受伤的地方，亚芠却能一处不差的精确指出来？

虽然醉大师没说，但是亚芠却已从他的表情中看出来，这下对于治愈他的伤势，亚芠就更有把握了。

见到亚文指出了他的伤势所在，醉大师哪有不立即信心大增的，急道：“小伙子你等一下。”说着，醉大师一头钻进了他那张脏破的床底下，一阵掏东西的声音传出，一会，醉大师又钻出了床底下，只是这时他的手中捧着一个黑木盒，由木盒上那种腐蚀的程度上看来，亚芠可以看出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

醉大师颤抖着双手，打开了木盒，从中拿出了由不到十张纸装订而成的小册子来，丢下木盒，醉大师翻开了其中的一页，摊开递给亚文说道：“小伙子你快看看，这里的东西你会不会？”

亚芠接过来一瞧，一瞬间，几乎就深深的栽入书中的内容，眼睛在也离不开了。

醉大师指给他看的部分，是一篇说明如何利用真气，将体内纠结的经脉打通，并且利用真气蕴含的能量，加速促进体内生机生长复原，以达到调养疗伤的目的。

同时亚芠在一翻动，在书的前面还附有一张人体经脉全图，笔知以前他母亲用来教导他的经脉图不知要精细复杂多少，其他的，还有更多的依照各种状况，发展出的治疗方式，但是，最叫亚芠不敢相信的是，在每一篇真气疗伤的背后，还有一篇论述同样的病症，但是却由魔法角度，说明如何施展魔法力，达到与真气疗伤目的相同的方法，其中内容无比诡异，以一般认知的魔法回覆咒迥然不同，但是却该死的有道理极了。

像醉大师所受的伤，书中将这种伤势称之为经脉断续症，其原因是因为醉大师的经脉在受伤之后，没有经过良好的治疗，任由身体自行愈合，导致经脉错乱，有些接上，有些没接上或接错了，因而造成了他现今的状况，治疗方法就是由外部，运用真气将这些未接或接错或接不完全的经脉，再一次将其硬行切断，然后运用真气再度构筑出正确的连接线路，以真气增加经脉的复原力，在醉懂得时间内，让原先错乱的经脉从新成长完成，然后再用魔法力，在各经脉外部构成了一种的保护作用，然后再运行真气贯通经脉，恢复原先的状况。

而且，书中特别在这一篇中注释道，因为醉大师的情况较严重，所以才会要求由两个同源魔力及真气之人一护经脉，一贯通经脉，以免新生经脉受不住大力而再度断裂，或为等待经脉长成而延误贯通经脉的时机，不然平常一些较小的经脉受伤，不管是用真气或魔力，都能各自依照殊途同归的方法，达到相同的治疗目的。

其他尚有大至断肢重生，小至愈伤造血，十余种方式，几乎将各种的治伤方式都以包含其中，这薄薄不到十页简直是无价之宝，如过会用的话。

而幸运的是，亚芠这是那种识货，而且有能力使用的人，尤其是经过刚才他透过神魔眼的观

察，不但能够游体外就看出经脉走向，更是获知自己的魔力（水元素）存在方式，亚芠更是有把握多了。

亚闻几乎沉醉在书中的内容中而无法自拔，直到醉大师忍不住伸手推他一下，这才唤回亚芠的神魂，亚芠这才注意到，不知何时起，太阳已经偏西了，时间已近黄昏，他竟然不知道他已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

眼见醉大师一脸期盼的望着他，亚芠不禁问道：“醉大师，你先告诉我，这一本书到底谁给你的？”

醉大师慌道：“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当初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正昏倒在我门前，我一时好心，便将他就回屋里，后来他醒了之后，自陈他是一个流浪的医生，因为有伊次再帮人治疗时，不小心让病人传染了一种极为难缠的病，不幸的是，他虽然知道治疗的方法，但是却找不到可以帮他的人，只能一在的拖延病症，直到他昏倒在我屋子前，当时他就已经说自己只剩下不到十天的生命了，后来，他帮我诊断过之后，便将这本书送给了我，说是他一生研究行医的心得，只可惜他因为体质的关系，不能学习任何的气或魔力，导致研究出来的方法他自己倒有十之八九没用过。”

“怎样？是不是这一本书中所记的很有问题？没办法治疗我的伤势？”醉大师紧张的问着，毕竟他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一本书中了，说不紧张是骗人的。

亚芠摇摇头道：“你不用担心，依照这本书上说的，你的伤绝对有治愈的希望，我只是奇怪，到底是哪一为这样高超医术的医生会将这一本书送给你？这依本书可是无价之宝呀！”

醉大师闻言才放下了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松了一口气道：“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跟他相处的十天中，他大多时都是在昏迷中，就算醒来，也是绝口不提他的过往及来历，连我问他，他说就叫他无名就行了，所以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我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一本他送我的一书叫做“无名医经”。”

亚芠喃喃的复颂无名医经几字，最后，在亚芠的说明下，醉大师这才了解到这医本书的价值，令他几乎不敢相信，大感惊讶！

最后，在亚芠的邀约下，醉大师二话不说的跟着亚芠回到了字训练所，治疗去了。

玄字训练所，亚芠居住的小屋中，内间他睡的床上，梳洗干净，理去一头乱发杂胡的醉大师正盘坐在亚芠的床上，赤裸着上身仅着一条长裤的他，现在正一脸强忍痛苦的模样苦苦坚持着不让自己昏倒。

而亚芠现时正盘坐在醉大师身后一臂之距处，他现在正运行着体内的天心真气以及精神异力为醉大师治疗着。

双眼发出了强烈金银目光的神魔眼正紧紧的盯着醉大师的右肩处，左手紧贴在醉大师的右肩膀上，由掌心中微微的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右手则是相反的离醉大师右肩约十五公分处，掌心泛出了银色的光彩，同时带动着一蓬蓝色的光辉由右掌发出，柔和的拢罩在醉大师的右肩处。

今天是醉大师最重要的一个关卡，自从来到玄字训练所已经快十天，亚芠每天都用他的天心真气，依照书中所述的方式，替醉大师催生两肩的经脉重新生长，除了头一天的断筋重接之外，醉大师其实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是今天，在亚芠的神魔眼之下，判断出醉大师肩部的经脉已经完全长好，所以才决定在今天为醉大师通脉。

但是，初长成的经脉要接受真气的通行，对醉大师可真的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只是因为醉大师本人急切的希望，及亚芠对自己计划的刻不容缓，所以才会如此的急迫，所幸，这最后关头

已经经过了一大半，左肩已经完成通脉的动作，右肩这时也以让亚芠完全贯通。

依照刚刚贯通左肩的方式，亚芠再用天心真气贯通经脉之后，还持续的将天心真气运行到醉大师的右臂之处，一举将醉大师的又必所有经脉全部用天心真气绕了三十六次，如此一来，醉大师的双臂不但能完全而快速的复原，而且更因祸得福的，得亚芠的天心真气之助，将来双手会比为后伤之前更加的灵活而强壮。

待三十六循环做过之后，亚芠才慢慢的收回了左手的天心真气及右手发出的水元素能量，调一下气，这十天以来，亚芠因为求好心急加上初次施展，令他真气及精神异力，甚至连体内吸纳的水源速能量损耗极大，饶是他修为不浅，也是几乎吃不消。

不过亚文在这十天中也不是光是吃亏，其实他所获的的好处要比醉大师大太多。

这八天之中，亚芠透过醉大师交给他的那一本无名医生所写的无名医经，使他对人体的构造一下子跃升为专家级的人物，同时对于气的了解获益，更是不能以公里计，再加上，因为要帮醉大师治伤，使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对气的控制更加的精准及熟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杀伐时，大刀阔斧班的用气方式，无形中，让他在功力不增的情况之下，实力却增加了一倍有余，只因对气控制的技巧上，有了极难得的体会。

还有，另外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就是，亚芠第一次的靠自己的力量，施展出了魔法力量，虽然不是魔法师的那种攻击性魔法，但是，任谁都知道，建设永远比破坏要困难的多了，亚芠现时虽然还不会那种攻击性魔法的运用，但是凭着他从治疗醉大师时，那种需要极度精密的魔法能量控制技巧的体会，只要让他学会了攻击性魔法，凭着这一个基础，他绝对会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及技巧的可怕魔法师，当然，这些亚芠现在还无法体会出来，他现在只是高兴着，醉大师已经答应了，在伤势好了之后，答应要替他打造出九十九付，特别的，灵裂指套。

玄字训练所中，深夜里，在那一座练武一个人影独自仰望着星空，会是谁？所有的习兵们经过了白天辛苦的训练，现在早已陷入了深甜的梦乡中，三个助理干部凯特、力奥、夜月，在白天训练的量只有比见兵们多绝对不少，当然也不会拖着疲惫的身子，不休息而半夜跑出来看星空，而唯一的外人醉大师，现在正把握每一分一秒，在休息着，当然更不可能会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看着夜空，于是，答案已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个训练所中，除了上面的那些人之外，就只有剩下了一个人，不，是一人一兽，因为，当皎洁的弯月由云层中露出脸来时，一道银光由那孤独的身影上分离出来了，化身成一只威风凛凛的银色巨狼，不是别人，正是有着杀人麻之称的银月恶魔，现在姓隆，本姓为斯达克的亚芠，以及他的幻兽，令人畏惧害怕的魔狼贪狼星。

沐浴在月光之下的亚芠，一阵久违的肃杀之气在他身上慢慢的飘出，在这一个深夜寂静空无一人的时候，亚芠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多以前，当他独自一人保护家人躲避着追杀者而在深夜中守夜的情况，不由自主的日无数夜的种种在脑海中慢慢的流过。

若有似无的一声极为轻微的叹息溢出了亚芠的嘴角，亚芠慢慢的垂下头，看着那永远会陪在他身边的贪狼星，望着那双在月光下银色的深幽瞳孔，亚芠不自觉的说道：“小星，我是不是变了很多？”

贪狼星闻言不由将它的巨头一偏，银亮的双眼中尽是不解的问号，心灵感应中更是充满了疑惑。亚芠席地而坐，贪狼星乖巧的将它巨大的身躯依畏着亚芠的身体蹲坐下来，就像是以前，每一个深夜中一样，总是他们两个孤独的身影相互依畏着。

轻轻抚摸着贪狼星柔而长的毛，亚芠几乎是无意识的说着：“在这里，在这些人身上，头一次，我看见了许多充满了年轻朝气，充满了希望理想的脸孔，而不是我所见惯了的那种面临死亡而千篇一律的苍白面孔，头一次，我感受到了尊敬，感受到了关心，感受到了温情，而不是我所习惯于接受的怨恨、杀意、恐惧，这样的感觉，令我好像已经变的不像是我了。”右手不

自觉的一伸，摊开的掌心中，一道炫丽的蓝色光芒发出，轻笑道：“也许没人肯相信，谁又能想到，血腥的银月恶魔头一次学会的魔法竟然是用来救人的魔法，而不是用来杀人的？”

“呵呵呵呵……”

亚芠不自觉的发出了一阵轻快的笑声，而且是好像越笑越是高兴的样子。贪狼星睁着一双银睛，再度偏头看着亚芠。亚芠收回右手，轻抚着贪狼星的巨头，微笑道：“小星，你不要担心，我只是想笑而已，只是想笑…。”

贪狼星一个转身，将它的巨头埋入亚芠的怀中，轻轻的磨擦着，亚芠任由贪狼星展现了难得一见的撒娇举动，边笑道：“小星你是不是也觉得那些年轻人很可爱，对着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连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如果在三个月前，有人告诉我，我会像现在这样轻松的笑着，可能比太阳会爆炸还令我还难相信吧！我都觉得我好像已经不是我了。”

随即，亚芠又好像想到什么似的，突然说了一句：“那群年轻人…。。？”

“真是奇怪，我的年龄应该不是跟他们一样吗？甚至比有些人还年轻，为何…。为何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年轻人来称呼这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呢？”

低头沉思，手还是无意识的抚着贪狼星的银毛，突然，亚芠号像在为自己解答般的说着：“也许…。太老了，我心已太老了……”

良久，沉默的云又再度隐起了月的光，大地又再度的陷入的黑暗之中，黑夜又包围了这两个孤单的身影。

黑暗中，亚芠又想起了两年多以前，那一个从曙光城中，逃出来的黑夜，也许，在家仇父仇得报之前，他也只是为仇而活，也只能是血腥的恶魔……，和善，大概是我目前所最不需要的吧！

非不愿，而不能也！

久久，当月亮再次露脸之后，亚芠已经站了起来，仰头看一下天际的月牙，对着天狼星发出了一道休息的心灵感应，亚芠随即缓步走向他的木屋去，贪狼星也跟在他的身后。就在亚芠打开了屋子的木门时，亚芠突然又将木门合上，转身向后，来到大门处，露出倾耳聆听的表情。

半响，亚芠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笑容：“没想到再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地方还有客人来？”

“小星走，我们去迎接一下我们的客人吧！”对着贪狼星说完，亚芠立即飞身进入的森林中。

在悟通了神魔眼的最新用法之后，现在这一个被林木遮敝了所有光线，暗无天日的森林中，一般人也许会觉得举步难行，在亚芠眼中看来，却是异常的清楚，将精神异力运至双目，让亚芠在看漆黑的森林的时候，无数淡淡的，各种能量的光芒构成了一副奇特的景色。

毫不犹豫的，亚芠往他听到异常声音的方向前去，越走是越往森林的外围而去。

过了不久，亚芠慢慢的走到了这做掩蔽了玄字训练所的小森林的外围部份，而就在森林外围处，亚芠终于看到了他的“访客”。

只是不看还好，一望之下，亚芠只觉一股杀气拥向心头，一瞬间，睽违已久的银月恶魔再度的出现在亚芠的身上。在森林的外围，一群，大约百来人，围着一堆刚升起不久的构火四周，正大声的宣哗笑闹着，这本来并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却有一点彻底的激怒了亚芠潜藏的杀气。在构火阴影处，三四十匹的“铁羽”在那交颈而绵，或黑或白的翎羽闪耀着奇特的色泽，但这不是亚芠的重点所在，另亚芠杀机大动的是在铁羽右侧的地方，也就是在亚芠面前不到五公尺

处。

在那更加的黑暗的地方，有大约二十来个白色身影，在亚芠锐利如隼的目光之下，那是十多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少女，个个都是颇具姿色，但是，却也是花容惨白，身上的衣服仅足以稍稍遮住重要部份而已，其他的，还有五六个大汉正各自搂着一个少女，压在身底下，一边作那丑恶事，一边却在高声论阔的谈论著昨天及今天所干下的丰功伟业。

亚芠才听到一些些就听不下去了，伪装保镳保护商人行商，然后在无人之处将商人们全部都杀光，货物一抢而空，只留下几个较漂亮的女人用来泄欲用。

但是，再他们得意自己的杰作之时，浑然不知，恶魔已经站在他们的背后了，银光闪过，六名大汉毫无所觉的向上人头往上飞起，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笑容呢！

银光落地，是一知足有半人高的银色巨狼，只是此刻巨狼的头顶上有着一跟白色的长角，角上还留有一滴红色的鲜血，正是接到亚芠愤怒杀意的贪狼星。

一众受尽摧残的少女们早已被眼前这突如其来，莫名的黑夜飞头的景象给吓呆了，直到亚芠带着一身黑色的阴冷杀气，宛如来至九幽的恐怖魔神般的气势由黑暗的森林中走出来，这一群少女们才向是此时才记起她们的本能反应，张口尖声大叫起来。

尖锐的叫声在这一个幽静的深夜里显的特别的刺耳难听，当然也立即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纷纷往这一个方向移动，当然，也是立即就发现了亚芠及贪狼星还有六具断头尸体的存在。

一个，有着一头红色头发，穿着一身时下年轻人最流行的纯蓝宽袍衣裤，看来约三十来岁，看来充满斯文气息的一个人越众而出。只见到他手一举，原本纷嚷的众人全都静了下来，他走到六具尸首面前，漂了它们一眼，再看一下那群畏缩在一团的少女们，对亚芠一抱拳道：“在下为疾风团长－瓦若。砒蜇，这位兄台十分衍生，不知我团在什么地方得罪兄台，让兄台下此毒手？”

说话十分彬彬有礼，一点也没有因为手底下人被杀而激动，如是一般人到可能不好翻脸，只可惜，他现在到的是现在的亚芠，刚刚陷入回忆，还他银月恶魔本色的亚芠，加上亚芠一听到疾风团之名，就知道，这是他家人曾说过的，一个流窜在华纳帮公国及奇兰楼联盟边境交界处，曾让两国无数次围剿而无功的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集团－疾风剧盗。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个疾风剧盗团的首领竟是一个看来是如此斯文的一个人，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亚芠的决定。亚芠面对着瓦若的问话，缓缓的用眼光扫视一下所有的人，只见到每一个人都因为同伴被杀而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他冷森一笑：“你我无怨无仇，只是你们该死。”

一字一顿，配上亚芠浑身萦绕的杀气，令人更是深深感到亚芠杀意的坚定。瓦若听到亚芠近乎藐视的宣言，并未向其他的疾风剧盗一般的大声怒叫，能够身为一个同时让两大国束手无策的盗团领袖，他绝非泛泛之物，至少，识人之明是有的，而亚芠给他的感觉，令他有种他好像是一只被蛇盯上的青蛙的感觉，所以他一出面，就是来个以礼相待，希望能将亚芠赶快给打发走，不然，即使他并不惧亚芠，但是经验告诉他，跟这种彼此无怨无仇，但是对方却杀机鼎盛，又敢独自一人单挑多数人的独行客为敌，是一种极为不智的事，就算他们能打败他，也恐怕会让自己大受损伤。

因此，虽然亚芠已经是口出杀言，但是瓦若还是好声好气道：“兄台，既然你我彼此无怨无仇，你又何必故惹事端，反正我们也只是在此暂过一夜而已，明日就要离去，何不留下一个见面情，不要伤到彼此的面子？如果说我们在此搭营是冒犯了兄台，我在此向兄台说声对不起。”

群盗见到他们那一个平时极为阴狠的团长竟然在这时说出这一番极为容忍至极的话，不禁十分

的惊讶，但在见到亚芠的动作之后，却个个几乎是气炸了肺，因为亚芠竟然是举起了泛出金光的双手，朝瓦若比了一个懦夫的手势，不耐烦道：“废话少说，今晚如不是我死就是你们全亡。”

这下子，连极力不想跟亚芠起冲突的瓦下也受不了了，他本是一个极凶狠的人，今日因为亚芠那种非人式的气势，即某向不知名的原因，才令他不得不一时低头，谁知，已经横定心决不让他们走出这里的亚芠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如今他也受不了了，哈哈狂笑道：“小子，本大爷见你还是一个人才，不忍让你断送在这里，那知你竟然如此不识相，以为用偷袭的手段杀我几个人我就会怕？真是笑话，既然有胆惹我疾风团，自找死路可怪不得我，上去几个人，把他这个不识相的小子给我拿下，一报兄弟之仇。”后面几句是向一旁的手下下令。

一旁早已经怒火冲天，跃跃遇试的一干人等，在听到瓦若下令之后，一声怪叫，七八个人如狼似虎的往亚芠扑来。

亚芠清冷一笑，恍若死神在微笑般，右手高高举起，在来人还没到他面前之前，往下一挥，一道金色的弧状掌劲离手向这几人斩去，这是他仿格特千月飞舞所创出的一招歼爆断月斩。

掌劲来到众人面前，其中一人一挥手中大刀，磕往掌劲，那人原本以为会十分难对付，谁知亚芠所发出，看似凶猛的掌劲竟然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刀两半斩了开来。

看到这一幕的人，包括瓦若及挥刀断劲的大汉，先是一愣，接着哑然失笑，头一个闪进脑中的想法就是，原来这小子是一个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瓦若还暗暗惭愧是自己小题大作。

忽然，异变突生，瓦若大叫道：“快闪！”是叫谁快闪？难不成是叫这一个刀快临头还呆愣的小子快闪？同样的疑问在这八个将手中兵器往亚芠头上斩下的大汉心中响起。

忽然，八个汉子同时觉得背心一痛，整个人就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般，在亚芠面前软倒在地，在也爬不起来，而他们的背后都被炸出了一个个血肉糢糊的伤口，至死，他们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瓦若怒叫道：“好一个奸诈的家伙，竟然在背后伤人！”

亚芠只是冷漠的看着瓦若的叫嚣，眼中的轻蔑就像是在看一只自不量力，企图咬人的野狗一般，让瓦若更是气炸心肺，又怒叫道：“风镰四杰，把他给我碎尸万段。”

原来当那一个大汉在将亚芠的气劲斩开之后，越过那被他分成两半的气劲，就往亚芠扑来，浑然不知，亚芠那道气劲被展开之后，并未就此消失，反而在过了一秒不到之后，被分成上下两半的半月掌劲竟然无声无息的碎裂成数十片碎裂的气劲，往四面八方飞射而去，而那些大汉们根本没想到状似被破解的招式气劲竟然还会有所变化，在不察之下，当然是被打个正着，而且这些气劲在打中人体之后，竟又是一爆而开，当场将原本的小伤口化成为致命伤。

而且其他的气劲更因为是漫无目的的往四面八方散射，即使因为距离过远而威力减弱，但还是造成许多毫无防备的其他人或多或少的受伤，不过这也正是亚芠把此招取名为歼爆断月斩之由。

面对这样的成果，亚芠十分满意，这招是他在学习无名医经后，在为醉大师治疗之间，体会出来的天心真气控制技巧，让真气楚于一种极度疏松这状态之下发出，一但受到外力的加压，极度疏松的真气便会因此而碎裂，但是因为真气本身的内聚力量，碎裂的真气在外力的施予之下，一时之间会向外扩张，然后突然向内收缩，产生向外激射的的力量，带碰到人体之后，原本内缩不安定的真气在碰撞之后，又会突然炸开，如此便成为了歼爆断月斩。

原理并不深奥，但是如何恰到好处的掌握真气的强弱结构，正是此招的一个最大问题，而这正也是亚芠为最大师所学到的真气控制技巧之一。

见到新招有用之后，亚芠面对四个应瓦若点名而朝他奔来的人，另一招又浮现在脑中。

只见到亚芠他双手一张，整只手臂接浮出了金光，双臂一圈，一道金色圆圈发了出去－烈芒环。圆形光环朝风镰四杰飞去，风镰四杰有鉴于刚刚的前车之鉴，不感硬碰，纷纷闪身而躲过，但是，这就是亚芠想要的，四人闪躲所带起的乱流，让千针飞雨那比更加疏松的真气起了反应，光圈立告解体，崇了无数的气针，随风向四人射去。

风镰四杰大惊失色，总算是心有准备，挥动手中那清一式的又细又长又弯的奇形兵刃，有如狂风般的将这些气针搅个粉碎，饶是如此，也受了不少的轻伤。

亚芠摇摇头，这招他不甚满意，动作过大，耗费真气也不少，但是效果却不如歼爆断月斩，还有的改进，其实亚芠也要求过高，风镰四杰可以说是疾风剧盗中，第一流的人物，他一招伤四人，可知千针飞雨的威力绝不容小觑，只是亚芠似乎并不这么想。

看着怒及飞掠而来的风镰四杰，他们似乎是打算打近身战，不让亚芠再有机会发出那些奇怪的招式，看着他们，亚芠冷笑道：“小星，试招已过，杀！”

亚芠并未刻意的压低声音，因此让其他的疾风剧盗一听，不由心中一凉，让他们伤亡十多人的竟然只是在试招？

同时，心中更升起了强烈的怒火，觉得亚芠太藐视他们了，怒气勃发的疾风据盗们，在首领瓦若未下命令之前，就已经让怒火冲昏了理智，铠化的铠化，动刀的动刀，杂乱无章的往亚芠处非掠而来，完全无是瓦若怒吼制止的声音。

但是，被怒火冲昏头的疾风剧盗们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因为他们总算见识件到亚芠真正认真时是什么样子了。伴随着贪狼星那无比凄厉的长嚎声响起，爪、牙、角具现的贪狼星那被称为魔狼的形态又再度展现出来，

如同往常一样，亚芠，贪狼星，又再度联手的对着那些功力低落的小角色展开一场大屠杀作为热身运动。四下飞溅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土地，也染红了众疾风盗们的双眼，更将他们黑色的心染成了红色的血水，消失在黄黄的土地上。

瓦若心中暗暗的狂叫着，他从没见过这种的人，浑然没有一点的高手风度，只会对一些对他来说，根本不入流的小角色狠下杀手，一手断头，一脚碎胸，一举手，一投足，就有人丧命在他的手中，还有那只幻兽，那是哪里来的怪物，竟然无端端的冒出无数的利爪尖角，杀起人来，竟然一点也不亚于它的主人，甚至，更是凶残。弟兄们的鲜血在流失，瓦若无语问苍天，为什么会再这里让他碰上了这样的一个恶魔？恶魔？瓦若心中大震，马上狂呼道：“所有人快退，快退！那是银月恶魔跟魔狼！

不用瓦若呼喊，在怒气消退之后的众人，心中存在的只有刚刚亚芠那，杀一个人就像是捏一只小虫般的那血腥模样给吓坏了，他们并非是善男信女，心中也绝没有什么神佛的观念，但是，亚文那见人就杀，会动就砍，好是他生来就是一具杀人机器般的冷血样，确实是让这群天不怕地不怕，坏是可畏干尽的疾风盗们，硬是被挑起了心底的恐惧，一股报应临头的宿命感的确是出现在他们的心中，因此，当瓦若发出后退的命令时，所有人莫不在心中感到庆幸，除了风镰四杰外。

在刚才的混战中，亚芠及贪狼星根本是不跟他们照面，他们由东来，亚芠及贪狼星就向西去，他们由北来，亚芠就往南，一路的追逐下，风镰四杰眼睁睁的看着瓦芠及贪狼星任意的屠杀着他们的弟兄，身上溅到的全都是他们同伴的鲜血，直到瓦若下令暂停攻击为止。

见到所有人回到几方阵营后，瓦若不由一阵的心惊，刚刚他所带来的九十多人，现在竟然失去了三分之一，甚至有些人还是带着伤。瓦若不得不重新对眼前这一个不请自来的敌人再重新估

计一番，冷笑道：“朋友，你好辣的手段呀！”口中说着话，瓦若心中却是不住的在打算着，该怎样做才将亚芠埋葬掉。

可惜他所碰到的亚芠是一个历经过大小八百多次战役，几乎每次都是以一敌众的，面对着群殴，亚芠自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混乱，反正除了自己外，其他会动的都是敌人，亚芠根本就无须顾虑会打到自己人。

就再瓦若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时，亚芠已经先行动了，只听他一声：“铠化”，贪狼星爪、牙、角尽收，身躯一阵扭曲变形，再度化成为了一身银白色铠甲，附身在亚芠的身上。见到亚芠铠化之后，众人不知怎么搞的，心中莫名的一凉，尤其，当亚芠双手高高举起，在头上交叉，然后，同时往两侧下挥，一道X形的，超大的歼爆断月斩夹带着莫可匹敌的威势，往瓦若迎头轰至，瓦若惊骇的怪叫一声：“快闪！”带头往右侧一躲，不敢硬接，连瓦若都如此了，风镰四杰更是闪的更快。

只是，功力最高的五人都这么闪过了，却是苦了站在他们身后的其他人。

当场，功力的高低立见判断，血淋淋的判断呀。

X形的歼爆断月斩不用外力引发，亚芠出招时施加的暗劲，让歼爆断月斩在来到众人的面前时，自动的轰的一声，炸了开来，无数的能量碎片马上叫一时之间措手不及的众人哀嚎连天，尤其这一次，亚芠在出招时，更是首次的结合了贪狼星的能量，当他在出招之际，脑中一闪过了这个念头，立即感觉到，小腹处的，原本被贪狼星吸收之后，便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的神之钻，就在那一瞬间，一道强烈的能量涌出，透过贪狼星的传递，在他的手上结合了天心真气，一举发了出去，因此，这一招的威力也比亚芠想像的要大上许多，炸裂出来的能量将眼前靠近的人全炸成了个血肉糢糊，稍后面的人也受了大大小小不等的轻重伤，亚芠一招已经将疾风盗的兵力削弱一半有余，剩下还有战力的已经是不到三十人了。

而这时，亚芠发出这一继超大的歼爆断月斩之后，看到疾风盗们的惨状，自己也是吓了一大跳，一时之间，他没想到配合上贪狼星的能量之后，竟然有此的威力，虽然能量大都是由神之钻所提供的，但是，他倒也没想到，将神之钻吞噬之后的贪狼星竟然能自由的操控它的能力。

心中难掩震惊欣喜的亚芠，突然觉得背后一阵大力传来，好像被人用巨大的铁锤重重的敲上一记，虽说因为贪郎星铠化之后，外表有着白金角的组织保护，让他不受到重大的伤害，但是那强劲的力道透体而入之后，还是让亚芠不由自主的往前请了几步，一阵难过的感觉传遍全身，差点叫他摔倒，更糟的是，透过铠甲向外看去，眼前又是一阵白花花的景象，四把长刃舞成一团，以瞒天扑地之势，往亚芠身上招呼，刃铠交击，带起了无数的火星，亚芠忙拟化出白金剑，胡乱的挥舞几下，逼开眼前的刃芒，然后化身成风，脱离出来。

才正想喘口气，迎面却又是一道闪着淡红光辉的炽热气劲来袭，亚芠不加思索的闪身一躲，避过这道火劲。

百忙之中，抽控一瞄气劲来袭方向，不知何时以着上一身红色的魔幻铠的瓦若就站在距他大约二十步之处，胸前的魔力晶闪耀着红色的光辉，微举着的双手掌心上，各自有一颗凭空燃烧的火球，正对他不怀好意的笑着。

不容他瞧太仔细，风镰四杰又再度围攻上来，气血未平的亚芠只德再一次化身成风，躲避着风联四杰手上那四把挥动起来，又快又疾，又利又狠的奇形兵刃。

但是四杰这次是铁了心，不让亚芠拖来他们的包围圈，以免亚芠拉开距离之后，又发出奇怪的招式来，亚芠闪到哪，四把奇形兵器组成的的刃网就维道那，偶有漏洞，瓦若的火焰弹就会飞过来，叫亚芠不得不停止脱离的动作，恨的亚芠牙痒痒的。

注：铁羽：一种奇特的运输型幻兽，外型是一只龙头鹰身的怪物，性情极为温和，但是有一特

点，因为其具有飞空的敏捷行动力，因此踪迹极为难寻，加上此兽性情酷爱自由，因此一但被人捕获之后，往往会以不吃不喝作为自绝之手段，后来有人开发出一种药物，注进铁羽体内之后，会破坏铁羽的脑部，让它们变成一具活动的工具，不具有本身的思想，但是却也让铁羽失去生殖的本能，因此，所有的铁羽都是有擒获野生驯化而来，加上铁羽行动快速的缘故，因而铁羽极为难得，像疾风剧盗有三四十只的铁羽，那可是公国两支空军中队级（约四百人）的铁羽数量了，是十分难得的。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四十一章~第五十章

第一部 第四十一章~第五十章

作者：手枪

好不容易，亚芠找着一丝空隙，朝瓦若爆出一记歼爆断月斩，射向他，逼瓦若不得不暂避其锋，亚芠趁机应是挨了风镰四杰好几下的攻击，强行脱出了风镰四杰的包围，离的他们远远的，争取时间，重新整气恢复战力。

离开险境之后的亚芠，发觉自己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同时暗暗责怪自己，在这一个生死战斗间，怎么自己竟然会分神去想其他的东西，导致被瓦若有机可趁，让他从他的背后很很的给他来一下，还让自己遭到了风镰四杰的围攻，要不是他现在身着贪狼星所化成的兽幻铠，恐怕他已经不知道死了几次了。同时，亚芠更心中暗怒，他从二年前起，就从来没有人能偷偷接近他的背后而不让他发觉，如今竟然因为一时失神，叫瓦若偷袭得手，怎能不叫他怒极。

但此时，见到亚芠状似无力反击，虽然无法瞧见亚芠在盔甲之下的表情如何，但是刚刚那结结实实全力的一击的接触感，加上从出现到刚刚，亚芠就是一副又冷又酷的样子，跟现在的慌张模样截然不同，瓦若本能的判定，一定是刚刚的重击让他一时之间回不了气，导致现在亚芠的状况一定不佳，千万不能让亚芠回过气来，一想到这，瓦若立即大吼道：“大家加把劲，这家伙快不行了”，所有的人一听，心中对亚芠刚刚屡下辣手的一丝恐惧立即消失，个个马上精神百倍，勇气十足，凶性大发，响应着瓦若的呼应，发挥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疾风之称的战术，以着极快的速度，将亚芠当成中心点，宛如旋风一般，两至四人一组，利用时间差，向亚芠攻击。

亚芠尚未完全回气，其他的盗群又攻了上来，这多对一的混乱局面本是亚芠最擅长的，但是偏偏，这一次攻击他的盗群们却跟以往不一样，他们不愧是让两国头痛的疾风剧盗，除了每一个人都有着一身不俗的实力之外，对于攻击方式更是训练有数。

只见他们以二至四人为一组，一波一波的向亚芠发动攻势，就像是一阵阵迎面而来，无穷无尽的狂风一样，一击中，退！一击不中，退！，既不影响彼此的攻击，还有着相互掩护，分诱亚芠注意力的奇效，让亚芠十分的伤脑筋加上风镰四杰及瓦若在外围处抽冷子偷袭的攻势，亚芠难得的表现出后继无力，手忙脚乱的攻势。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亚万卷中的杀气、怒气沸腾至最高点，他心知肚明，现场的每一个人的修为绝对都跟他不能比，在一对一甚至一对二、对三的情况之下，亚芠绝对能将他们吃的死死的，但是偏偏，他们又是有着绝佳的默契，你来我往，分批攻击亚芠，叫亚芠尚未平复的血气再度动荡不安起来，而却又一直找不到回气的时间，身处在疾风盗们有如潮水般的接续不停，如狂风般锐利的攻势之下，让亚芠光是应付攻势的时间几乎都不够了，那能找出时间来回气！，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是办不到。

在这种追之不及，避之不足，无奈的攻势之下，亚芠空有着一身深厚的天心真气，满腹精招妙式，却完全无用武之地，怒火终于让亚芠干脆放弃防御，双目在面具之后泛出金银光芒，全力

施展出神魔眼，看清疾风盗们攻击之势，然后以风的身法闪躲，遇到躲不过的，就扶着将天心真气注入搭配外层白金组织，坚硬无比的铠甲硬接，虽然狼狈，但是，亚芠却争取到了极少的回气空间，体内的沸腾动荡的血气，终于在亚芠这种方式之下，一点一滴的慢慢恢复了。

但是似乎神对亚芠做了一个大的恶作剧，在这种被密集攻击的情况之下，就算亚芠天心真气深厚，就算贪狼星的铠甲结构结实，就算白金组织坚硬无比，在完全不还手的情况之下，持续承受强力攻击的铠甲，也耐不住那一波接一波强力的攻势，尤其当风镰四杰加入攻势中，瓦若再度趁机发出魔法火弹时，亚芠身上的贪狼之铠终也耐不住一连串的攻击，坚硬无比的铠甲表面，白金组织上面出现了龟裂的痕迹，在承接到第二次攻击之时，亚芠终于知道，为何上古幻兽会被人淘汰了。

该死的，他竟然会痛，龟裂的铠甲被第二次攻击之后，如果伤及内部的结构，亚芠竟然会感觉到，好像就是他的本体受伤一般火辣辣的疼痛，更惨的是，亚芠现在的精神是跟着贪狼星的精神做最深度的结合状态，可以说贪狼星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贪狼星的精神就是他的精神，因此，这样一来，除了肉体上的受伤本能疼痛外，亚芠还从贪狼星身上接受到另外一波的痛觉，等于，亚芠接受着双倍的疼痛。

越痛，亚芠的心中越怒，闪躲的身法就越是迟缓慌乱，几乎是失去了风的流畅感，这时，亚芠才发觉到，他所草创的森罗万象还是有着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森罗万象的基础是建立在心对招的体悟，可以说森罗万象根本就没有固定招型，没有一定的套路，优点是，在一对一或混乱之中，有着绝对的威力，能应对手之招而施出相应之招，具有无穷的变化，因而立于不败之地，而缺点就是，当陷入这样的情况时，没有一定的招型，全视临机反应的森罗万象，在对手以多攻一，而又彼此配合之下，就会产生顾此失彼，或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的料敌机先之憾，况且，亚芠的森罗万象还未完成，情况就更是糟。

面对这从逃亡结束以来第一次发生的危机，亚芠却全然无法改善，双倍的痛觉叫亚芠在精神及肉体上完全无法保持冷静，更别说对森罗万象的保持，当风镰四杰的兵刃及瓦若的火魔法弹同时打中亚芠之时，森罗万象的风之心终于宣告弃守，无可比拟的痛感叫亚芠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吼。

接下来，亚芠所面对的就是一连串的酷厉打击，无数的兵器，将亚芠的贪狼之铠表层白金组织粉碎瓦解，直接穿破铠甲攻击到亚芠的身体，一波波无间断的双重痛觉叫亚芠脑中几乎在也无法思考，身体上又增添了无数的新痕。

亚芠只是本能的抗拒，闪躲，反击，终于，一向给于人血腥的银月恶魔，在此刻，真的是满身的血腥了，只是，血腥是来自于他本身的血。

亚芠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承受了多少的打击，他只知道，“痛”已经叫他快要发疯了，他现在心中唯一存在的念头只有，他绝对不能倒下，不然爷爷跟哥哥会死。

痛的几乎失去思考能力的脑子似乎让亚芠重回昔日保护家人逃亡的时光了。

看到几乎成了一个血人般的亚芠，一开始就发挥他身为领导者及魔法师的义务与专长，而离战斗中心远远抽冷子攻击的瓦若冷笑了，以旁观者的立场观察，亚芠伤到这一个程度之下，应该早该倒下了，虽然不知道亚芠为何能支持到现在？但是也该是结束这场令他疾风团几乎瓦解的莫名战斗的时候了。

决定了，瓦若心中暗暗的下定决心，他要让这一个不请自来，差点让疾风团灭团的银月恶魔一个难忘而痛苦之死，以他的最大绝招。

散去手中的火魔法弹，瓦若双手在胸前凭空画出了一个逆五芒星，指间发出的红色魔法能量随着他的动作散溢出来，滞留在他的胸前形成一个凭空虚立的红色逆五芒星，画完逆五芒之后，瓦若双手在胸与五芒之间，结出一个奇特的手印，左手握拳，将姆指竖起，由右手四指握在掌

心中，右手拇指同样竖起，口中念道：“天地五芒焰灵，听我祈祷，愿以我之名为引，愿以我之命为媒，祈求天焰之魂，五火之灵，冥界炎龙，入我五芒，借我焰力，灭吾心障－三界怒焰狂龙。”

随着瓦若的呢喃咒语，他的精神逐渐统一，全心全意以着自己身上的魔法力、精神，引导巨大的火元素之魔力，由虚空之中，沿着逆五芒星的五个角注入逆五芒星之中，将空洞的逆五芒星填满，待五芒星中充满了红色光芒之后，瓦若的胸前魔力晶发出了强烈的红光，照射到他结印的双手上，让瓦若的双手好像燃起了一团火焰一般，随即双手倏分，握拳直击逆五芒星，一条巨大，红到成暗红色的火焰之龙由逆五芒中脱飞而出，往亚芠直扑而去，而这时，也正是瓦若念完咒语的同时。

原本围攻亚芠的众人，早在瓦若念咒的同时，就已经躲的远远的，知道这是瓦若最大的绝招，以往碰到的人全都没有一个人活着，但威力大，范围也大，所以特别让出一个空地，好让瓦若他尽情施展，反正任谁也都知道，亚芠此刻连站着都很困难，因此也不怕他跑了。

果然就算没人继续攻击亚芠，亚芠也站在原地东摇西晃，摇摇欲坠，好像随时都会倒下，连散发着致命高温的三界怒焰狂龙来袭，亚芠也都是视若未睹，令人替他捏把冷汗。

如果此时亚芠的面孔露在外面的话，众人必定可以看见，亚芠已经因为受伤过重加上失血过多，整张脸已经是惨白如纸，双目紧闭，此刻的亚芠，已经为了他一时的疏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即将包含他的生命在内。

然而就在这一个要命的时候，一旁，从战斗开始就被疏忽的那群少女们，她们从头至今，一直看着亚芠的战斗，因为她们都知道，他们唯一的希望就系在亚芠的身上，至少……再差也不过是跟现在一像罢了，如今，看到唯一的希望就即将要被那一只面目狰狞的暗红火焰巨龙给吞噬掉，怎能不让她们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连串的惊呼？

这几声的惊呼声传到瓦若等人的耳中，就像是在宣告他们的胜利一般，眼前的那可恨的敌人就要被三界怒焰狂龙的火焰给吞噬掉，瓦若他几乎可以看到亚芠在火焰中痛苦挣扎的样子了，一抹狞笑浮现在嘴角。

但是，就再他得意之际，异变发生了，原本该是被火焰吞噬的亚芠忽然周身发出蓝光，抵御住三界怒焰狂龙的焰龙之威，而且还隐隐传来了强大的反震之力，令他不得不再加重力量，摧使炎龙攻击。

原来，当亚芠陷入半昏半醒的失神状态之时，耳中传来少女们的惊呼声，细小的惊呼声传到他耳中之后，却成为宛如天雷般的巨响，一瞬间，将他的神志拉回现实，亚芠迷离的神智清醒之后，立即想起了他现在的的处境，眼前一只长足十公尺以上的巨大炎龙已经张牙舞爪的来到距他不到十公尺之处，现在他的身边虽没有人，但是全身剧痛的他却是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眼看炎龙即将来到，亚芠不由一阵的绝望，闭起了铠甲下的双眼。

随即，亚芠又睁开了眼睛，他绝对不能容许自己放下了家人，放弃了许多他应该完成的事情，就这么死去。

但是，不甘愿又如何，眼下，身受重创的他不要说动用体内的天心真气，此刻他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甚至自知只要他敢动一下，恐怕下一秒，他就会倒地不起吧！

就在这时候，亚芠他已经可以感受到炎龙散发出来，迎面而来的炽热气息，眼看下一秒钟，他就要葬身在炎龙的热焰中，一阵不想死的强烈意志奋起，同时，刚刚失神中被攻击的伤势似乎在这一刻一口气暴发出来，撕心裂肺，生不如死，无法比拟，接不足以形容亚芠现在所受的痛苦，将亚芠清醒的心又一次掩埋住，亚芠几乎是用尽力气的痛吼一声，令所有人不禁伸手掩耳，不忍听闻。

随即，异变发生，在亚芠发出痛吼之后，强烈的疼痛，让亚芠在一瞬间感觉到眼前发黑，全身的感觉尽失，宛如陷入的一场无穷无尽的痛苦噩梦之中，突然，亚芠又感觉到一阵奇特的感觉，虽然失去全部的感觉，但是，他却特别清晰的感觉到他位于额际，两眉中间处，他精神异力储存，产生，发挥作用的那一点，在那一瞬间，感受到痛苦的亚芠强烈的希望有什么力量来消除他身上的痛苦及面临的的死亡！

奇迹发生了，刚刚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发挥出来的精神异力，在这一个他身受无边痛苦的时刻，却反而让他的精神前所未有的集中在一点，集中在他的精神异力之源，他只感到，跟以往的跳动不同，在这一个时刻，精神异力之源竟然一个大大的收缩，收缩的幅度让亚芠几乎以为这一个跟气的丹田有相似功能的精神异力之源，会就这么收缩到消失不见了，谁知，就在亚芠以为精神异力之源消失之际，又忽然一个猛力的扩张，一缩一张之间的幅度，亚芠以为他的额头好似在这之间被硬撞破了一个洞。

然而，就在这一张一缩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中，一股让他全身几乎凝结，从未有过经验的强大冰冷精神异力在精神异力之源，一瞬间，充斥亚芠全身，好像原先储存在额际源头的所有精神异力全被挤出。

强大而冰冷的精神异力取代了原本温暖而浑厚的天心真气，在亚芠的身体中流动着，清澈而纯粹的精神异力，将身体经脉及各部位中残存的天心真气，一股脑的强力压回丹田，而不属于体内自然生成的所有水元素，更是在精神异力的压迫之下，全数轰出体外，刚好跟来袭的三界怒焰狂龙的火元素发生了属性相抗的情形，这也是瓦若所看见的情况。

在那一瞬间，亚芠只觉得他的意志无比清晰，痛苦彷佛随着冰冷的精神异力的来到而消失，全身的感觉又恢复了，除了一身的外伤之外，他简直就是处在完全的状态，甚至比自己在完全状态之下还要强大，唯一不同的就是，现在身体内充斥的力量是精神异力而不是天心真气。

除此之外，亚芠甚至能感受到，当他的精神异力扩散到贪狼星身上之时，那一刻，他感觉到，贪狼星藉由精神异力的能量，正以着平常数百倍的速度，在恢复着身上的创伤，最惊奇的是，亚芠更是清楚的感受到，贪狼星已经记下了这次的教训，白金组织不在光是度在外层，而是混杂在体内的组织中，彻底的改变铠化结构，将防护力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今后绝对不会发生今天这种被连续攻击之后就外表破裂的情况，因而伤害到本体，这一个发现让亚芠心中暗喜。

但是，他却不知道，这已经是贪狼星第二次调整它的铠化结构，第一次是在他第一次昏迷中铠化之后被斐摄一枪刺穿他左臂，所以第二次铠化时，吸收经验的贪狼星便在铠的外部度上一层坚硬无比的白金组织，而这次，度上白金组织的铠甲再度因为承受不了连续的打击而被攻破，所以，贪狼星又是一次的从根本的改变了铠甲的组织结构，让它的防护力在度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亚芠更不晓得，这就是贪狼星继第一特殊技“融合”之后，再度展现出来的第二隐藏特殊技－“进化”。

拥有着其他幻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特殊能力，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不管是兽幻铠或魔幻铠，其型态终生不变，但贪狼星却能在每一次战斗之后，吸收前一次的经验，在下一次铠化时，做出修正，让自己变的更加的完美。

亚芠虽不明所以，但是他至少知道一件事，在贪狼星复原之后，他应该先要解决眼前这一条，跟被他轰出体外的水元素能量僵持不下的焰龙。

由于现在体内充斥的纯粹的精神异力，原本他习惯操纵的天心真气如今已经都被精神异力强横的压制在丹田处动弹不得，如今，他也不敢撤去身上的精神异力，换成天心真气来运用，天晓得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还剩下多少的天心真气能不能抵抗眼前的焰龙，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改用这些取代天心真气流动于经脉中的精神异力，但是，最是虚无飘缈的精神力也能像真气一般的运用吗？

即使亚芠的精神异力天生就是一般人的十来倍（经过其特殊的遗传性精神成长期之后），亚芠也不敢肯定，尝试一下，把精神异力当成真气一样的用法，集中一小部分的精神异力于右手，随着手的挥动，亚芠惊异的发现，打从贪狼星铠化以来，恍若装饰品般，任由亚芠尝试各种方法都完全没反应的魔力晶，在亚芠此刻体内为单纯精神异力的时候，终于有了反应，随着亚芠将精神异力集中于右手的时候，位在右手手腕及手背之间的那一颗约五公分大小的魔力晶竟然发出了淡淡的银光，亚芠只觉得透过了那一颗魔力晶发出了精神异力之后，竟然吸引了右臂附近的水元素能量，随着亚芠的意志，这些水元素能量化成一道蓝色光箭射向瓦若的焰龙。

第一次的尝试成功，亚芠心中却是完全无欣喜之情，从刚刚精神异力充斥在全身之后，亚芠就觉得他的喜、怒、哀、乐等等，属于人类该有的情绪，逐渐的消失，到现在，剩下的，只是绝对的理智，绝对的冷静，绝对的冷酷，不管是对人或对己！

况且这时，就算他察觉到这一种情况，对于已经没有人类感情的亚芠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他只是做着他该做的事。

一瞬间，亚芠身上大大小小，胸口的，手背的，大腿外侧的，以及额心双眉间的，六颗魔力晶同时并出强烈的银光，亚芠已经将全身的精神异力总动员，不但将刚刚轰出体外的水元素能量又全部吸纳操控，还额外的吸收现地范围的其他水元素能量，一并纳入掌控之中。

这段时间，亚芠从闭目等死，尝试操控精神异力，到正式运用精神异力操控体外的水元素能量，也不过短短的十余秒，但是对于在精神异力刺激下，脑袋思考以远超过正常人速度运转的亚芠而言，却像是过了十几分钟一样。

不过此刻的亚芠是不会注意这种事的，他只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及……以龙还龙！

无数的水元素在亚芠的刻意为之之下，巨集成一条比瓦若的焰龙还大上几分的水龙成形，而且，水元素的异常聚集，能量的摩擦之下，竟然产生了强大的电流，于是，三界怒焰狂龙对上了雷电水龙。

双龙互击之下，平地一声雷，轰轰轰的声音不绝于耳，属性互克，看的就是谁的力量大了，胜负已经不言而知，雷电水龙在扣除与三界怒焰狂龙相互消灭的部分之外，还有余留一部分的能量，以及可怕的雷电，直接往四面八方散射，霎时，连惨叫都没来的及发出，最后三十几个尚能站着的疾风盗们，已经成为一个个肉靶，在雷电及水元素的利刃之下，不是被电焦就是被碎裂，只有跟瓦若站的最近的风镰四杰托了瓦若预先设下，防止能量反扑的魔法护罩之福，只受了点轻伤，但是也只有他们五人还站着，疾风剧盗到此已经是瓦解了。

但是，战斗还未结束，当焰龙跟水龙同归于尽之时，亚芠就已经再度发动攻势了，所以，当瓦若及风镰四杰还在因为情况急转直下，亚芠反败为胜的事实在呆愣之时，无情的亚芠已经欺到他们的身边，一伸手，用手掌硬插进风镰四杰中一人的胸膛中。

惨叫声终于叫回其他四人的心神，但在看到前一刻还厌厌一息，剧死不源的亚芠忽然随手消灭瓦若最强大的绝招，顺便干掉其他因为看这场魔法之争而入迷的人，现在又跟个没事人一样，杀掉四杰之一！

巨大的恐惧阴影，亚芠那非人的行径叫瓦若他们现在只想远远的逃离他，根本提不起一丝对抗的勇气。

第一次，瓦若与剩余的三杰不约而同的发出了绝望的惨叫，转身以他们自出生以来最快的速度，逃往铁羽休息处。

如今只有铁羽能帮助他们远远躲开亚芠这一个可怕的银月恶魔，看这瓦若四人快速的逃向铁羽，亚芠露出一抹不属于人类的冷笑，慢慢的抽出现在已死去的风镰四杰之一的胸膛中的染血

手掌，森罗万象之风又再度出现在亚芠身上，只是，这次刮的是又阴又寒，刺骨冻血的幽冥之风

看着瓦若四人逃命的奔到铁羽处，运出风的身法的亚芠不疾不徐的追在他们身后二十公尺处，待亚芠来到铁羽处时，四人皆已各乘上了一匹铁羽的背上，甚至，动作最快的瓦若已经摧使跨下的铁羽鼓动翅膀，带起一片气流慢慢的离地而起。

亚芠正想对瓦若发动攻击，但是瓦若一看亚芠朝他扑来，大惊失色的，马上扬手连发五、六颗火魔法弹，往亚芠射来，让亚芠动作不由一顿。

就这么一顿，其他三人也已经由铁羽带着，慢慢离地而起。

亚芠眼睛一动，当机立断，舍瓦若而就风镰三杰，右手一杨，白金剑立即出现在他的掌心中，身如风动，往三杰扑去。

三杰可不像瓦若般是一个魔法师，具有远距离攻击的能力，但是他们又不敢让亚芠欺近身边，于是，三把奇形兵刃被他们的主人毫不留情的抛出，带着强劲的威势向亚芠射来，这一击可是用尽了他们吃奶了力气，只求将亚芠阻个两三秒，只要铁羽升空，那就是他们的天下。

凭着他们驾驭铁羽的技术，根本就不怕亚芠追上，到时，他们就能远远的逃离了这一个可怕的家伙。

幕然，三杰眼光一凝，脸色惨白，心脏几乎是当场停顿，他们…他们没想到，面对这三把被当成暗器使用的兵器，亚芠的反应竟然是不躲不避，而且还挺起胸膛，加快速度迎向它们。

原来亚芠一见到这三把兵刃飞来，几乎是在一瞬间，亚芠就极度冷静的判断出，这三把兵刃根本就不能对新生的贪狼之铠造成任何的伤害，而且，他还计算出，三把兵刃夹带的力道，只要他运出八成的力量，对他而言就等同不存在一样，于是亚芠立即运出了八成的力量，加快身形，自动迎向三把兵器。

果然，在三杰眼中，三把兵刃在正面击中亚芠之后，只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声，然后就弹开，亚芠恍若未觉得依旧以着极快的速度往三杰掠来。

白光一闪，三声“不……”同时由三杰口中呼喊出来，而这也是他们此声中最后的一个声音，三颗人头在白光闪过之后，高高的飞起，而亚芠早已转头再度掠向瓦若处。

刚刚的那一瞬间，亚芠以着极度冷静、理性到非人的程度，不但计算出敌我双方的优劣程度，而且还采取了最佳也最冷酷最有效的作法，解决了三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体内的精神异力的影响，不然，试问，有哪一个人会笨到主动的迎向三把兵器的攻击，还能冷静挺起了装甲最厚实的胸膛迎向兵器，这实非是一个人能办的到的，因为，在本能的驱使之下，任何人都会采取了最正确的做法，先用身法避过这三把兵器，然后再上前结束三杰，即使这个方法可能会因为闪避而被拖延时间，导致三杰脱逃，但是，亚芠却能在一瞬间采取了最正确的方式，正面迎上，连挡都不挡就用身体硬接，一点时间都没耗费的顺利将三杰解决，这说来容易，但是若非亚芠现在是一个没有人类感情的人的话，相信他也办不到，因为这根本就是一见违逆本能的做法，因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会明知有三把来势汹汹的兵器飞来，还主动上去让它插，即使明知道对自己是不会造成影响的。

而展现出非人一面解决三杰之后的亚芠来到刚刚瓦若之处，可惜已经晚了，瓦若以经驾着铁羽不知飞向哪去了。

但是，这也早已在亚芠的预料当中，亚芠一点也不因为错失杀掉瓦若的时机而气馁，呃！如果此时他还有气馁的情绪的话。

亚芠抬起头来，向四面八方望去，脸部铠甲上原本是黑色的眼部晶体在亚芠抬头的一瞬间，整个化成了银色的。

运出一半的神魔眼（只有精神异力的力量），加上贪狼星的眼部结构再亚芠的意志下，产生了类似望远镜的功能，终于让亚芠看出，在虚空之中，有着一条若有似无的红色能量带正在消散，正是瓦若身上火魔力无意识中遗留下的痕迹，趁着能量尚未消失之前，亚芠顺着同一方向望去，果然在他右前方两百公尺处，二十公尺高的地方，发现了一身红的瓦若搭着一纯白的铁羽，正以及快的速度远离他的位置。

这样的距离，不要说在在这一个只有稀微月光的黑夜中，就算是在大白天的，也很难去注意到，偏偏，亚芠的精神神魔眼对能量有着超乎常人想像的敏感性，再加上贪狼星的力量之助，瓦若根本没有机会逃离亚芠的双眼。

而现在，看着正远去的瓦若，亚芠的心中立即产生出了三个解决方法：

其一，就这么任他离开，不用理他。

其二，他也拉一匹铁羽追上去。

其三，另找方法。

几乎一瞬间，亚芠就已经决定了，第一个方法与他一向的“对敌杀无赦”理念不符，第二个方法，姑且不论他根本不会驾驭铁羽，就算他会，现在追上去也太晚了，理所当然，就剩下第三个方法了。

但是，他有什么方法能追上瓦若？答案只有一个，他新获得的魔法攻击力量。

慢慢的将右手平举过肩，五指伸直并拢，整只手臂成四十五度角的角度朝向半空中的瓦若，手臂上的魔力晶发出了银光，开始聚集起附近的水元素能量，一道，大约近四十公分长，粗约二公分的水蓝色光箭慢慢的再亚芠的手臂上方十公分处成形。

亚芠立即集中精神将光箭瞄向半空中的瓦若，而当他集中精神时，亚芠感觉到，原本铠化之后应该意识陷入沉眠中，而将身体完全交给他使用的贪狼星在此刻“醒”了，醒过来的贪狼星有点类似以前，贪狼星尚未进入成熟期之前，亚芠常利用精神的深度结合，透过贪狼星的感觉，来察觉敌情，只是这一次是贪狼星透过亚芠的眼睛来看瓦若。

同时，亚芠更察觉出，在他的双眼的世界中，出现了两个三角形及一个圆形的奇异图案，，不到半秒中，三个图案同时在被幕然放大的瓦若背后结合为一，两个三角形重叠位在圆圈之中，同时，亚芠的脑中更传来贪狼星一道瞄准完成的心灵感应，而且亚芠更察知，当图形完成时，在他手臂上的光箭角度有了微妙的调整。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亚芠也知道这是贪狼星运用它的力量，帮他完成瞄准的动作，毫不犹疑的，亚芠立即一催精神异力，光箭带起了一道绚烂光彩的蓝色轨迹，几乎在发出的一瞬间就击中了正在逃命的瓦若，在亚芠眼中被贪狼星特意放大的视界中，亚芠清楚的看出光箭同时穿透过铁羽及瓦若的身体，带出了一连串深红的血，随即，瓦若掉下铁羽的背部，与铁羽一同开始墜落。

由瓦若奇特怪异的墜落姿势，亚芠知道瓦若已经完全无生存的希望了，相信瓦若他至死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完成这一动作之后的贪狼星，随即又陷入了深眠中，亚芠的眼睛也恢复了原来的功能，奇异的图案也消失了。

完成了这一个动作之后，亚芠转身走向那一群畏缩在一起的少女们，却不知，刚刚双龙交击的巨响，已经惊醒了玄字训练所凯特等人，以及正在丰原城外搜索的两方人马，刚刚那一击更将

他们都吸引了过来，更引起了某人的注意。

亚芠来到了少女们的面前，正想说些什么，但眼睛一瞧，就看到了二十几张惊恐莫名的脸孔，他太熟悉这种神色了，不过他也不会在意了。

心中一动，银色的贪狼之铠立即浮现了无数的金色花纹，由亚芠身上剥落，还原成为贪狼星的原始第一型态。

同时，亚芠的精神异力回到了额心之间，乍失支撑的力量，亚芠只觉得身体一阵虚弱，伤口觉得隐隐作痛，亚芠这时也恢复了正常的感情。

不过在那群饱受催才的少女们眼中，亚芠有没有感情存在根本没什么不同，至少，亚芠现在就已着极为冷淡的语气问道：“你们要生要死？”

众人之中已经有人忍不住哭了出来，每个人心中暗道：“完了，刚脱离没人性的强盗之手，现在有落入这一个杀人魔王手中，这下可真的是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度恐慌中，没人回答亚芠的话，亚芠见状，又冷道：“既然没人回答我，我姑且当成你们都想活下去，既然想活下去，那就好好的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哪里的人？”

一干少女一听到亚芠的问话？不由松了口气！原来亚芠只是想要问话而已。

亚芠问过了一会之后，才有一个有着一双大大眼睛的少女怯生生道：“我们当中一些人是来自其他城市，随人来做买卖的，另外都是在丰原城中的人，我们都是被这群强盗硬抓来了。”

亚芠点点头，不再问什么，转身面向了背后的方向，吵杂的人生由森林中传了出来。

亚芠眼角一撇，看到少女们现在的样子，不由的一皱眉，跟在他身边的贪狼星立即发出了一声长嚎，同时纵身一越，叼起一边的几具尸首，用力的抛向少女们。

僵硬的尸体砸在身上，引的众女“阿…阿…阿…”的惊恐尖叫，以为亚芠不知道想出了什么的可怕的方法，不知道她们等一下会有什么下场？

亚芠眉头一皱，低喝道：“叫什么！快点将尸体上的衣服扒下，暂时穿着，有人来了！”

众女这才知道，原来是要给她们穿衣服的，这才放心，七手八脚的动手八着尸体上的衣服，掩盖着她们几乎全裸的身躯。

同时，心中暗暗想着，原来在这看是冷酷无情怪人的外表下，竟然还会体谅注意到她们几乎身不着片缕的问题，心中不一阵奇异的感觉，好像亚芠冷酷的外表之下有着不符的温暖心肠，他好像没有想像中的冷酷。

且不管众女心中怎么个想法，在亚芠的耳中，他已经听到了力奥那粗豪的吼声，令他心中升起了一丝的温情，不知不觉间，这些人已经跟他建立起了感情，尤其在这残酷的杀戮之后，更令亚芠不由的感到了莫名的感触。

不久，一群身穿黑色衣服的人出现在森林的周围，为首的正是力奥及铠特等人，凯特大叫道：“找到了，头儿在这。”从时仰首发出了一阵的长啸，通知其他的人。

一边的力奥见到了亚芠身处在一处布满无数尸首的场地，周围一阵零乱的样子，说明刚刚战况的激烈，“渍渍渍”的叹气声由他口中发了出来。

“头儿，你又大开杀戒了吗？这次的倒楣对手是谁？”力奥边翻动脚边的依据尸体边问道。

儿一旁的见习兵们早已被眼前的这一个修罗场给吓呆了，满地的血腥，满地的残肢断骸，无比刺鼻的血腥味，叫一些人已经受不了的转身呕吐起来。

力奥看到见习兵们的样子，摇摇头道：“真是胆气太差，要早点习惯呀！别忘了我们头儿是银月恶魔，跟着他的话，这种场面会常常见到的！”

亚芠不由哭笑不的，力奥好似将他说成了一个屠夫一样，同时，见到了力奥他们的来到，心中不由一松懈下他戒备的心情，立即感觉到一阵虚弱的感觉袭上心头，令他摇摇晃晃的，毕竟，不管是怎么说，虽然他的精神异力有了重大的突破，可是他先前所受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而且又不能像贪狼星一般，光靠能量补充就能快速恢复。

察觉到亚芠的情况不对劲，力奥立即快步上前，伸手扶着亚芠，让他坐下休息，同时惊讶道：“老天！头儿你到底是碰到哪一个对手了？怎么这么狼狈？以前见你跟公国边防部队五百人单挑也没见过你受伤呀！”

亚芠感觉到身上的伤口正火辣辣的抽痛，边皱眉边道：“是疾风剧盗。”

力奥还来不及答话，一边带着夜月来到亚芠身边的凯特倒吸口气道：“疾风剧盗？那个五大盗团之中，被人称为最神秘最彪悍的疾风剧盗？老天！头儿，你知道吗？你可干下了不得了的大事了！”

亚芠还未来的及答话，一边已有人接口道：“原来这些家伙就是疾风剧盗呀！小伙子，他们都是你一个人杀的吗？”，是一个年轻轻柔的男性口音，但是声音极为陌生，亚芠等人都没有听过。

包括亚芠在内，立即转头向右边的声音来处看去，那是一个看来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淡蓝色的长袍，跟亚芠一样，有着一头白发，被整整齐齐的梳理在脑后，长的比亚芠还要英俊，而且更有着一对散发出妖异的光彩的蓝瞳，他正背负双手，饶有兴致的看着亚芠，脸上还流露出一抹奇特的微笑。

凯特等人见到他，不禁大惊失色，什么时候，竟然有人能无声无息的侵入他们的身边？纷纷拔出身上的兵器，站在亚芠面前戒备，同时更察觉到，所有在场的九十六个见习兵不知道何时起，竟然全身都被一层淡淡的蓝光包住，个个奇形怪状的呆立着，夜月惊呼道：“深海结界，水系的高等定身术？”

那年轻人淡淡的笑了说：“女娃儿好见识，竟然看的出来。”

而夜月则十分紧张道：“注意了！能施出深海结界的魔法师绝对是一个高手，小心了！”

而亚芠在看到这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之后，竟然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应，原本收束的精神异力再度的充盈全身，他又恢复成那一个没有人类感情的人了，慢慢的在凯特等人身后站起来，冷静的审度着彼此双方的局势，发现虽然对方只有一个人在，但是却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威胁感，他甚至不能肯定对方的实力到底是什么境界？

亚芠立即说道：“凯特、力奥、夜月，你们先去照顾其他人，这里让我来！”

凯特等人不敢违背，立即照办，但是，他们却也有着一种奇怪的感觉，说不上是哪边不对劲，但是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亚芠再命令他们时，有点奇怪的感觉，但是有说不上来，却不知，亚芠此时又是一个无喜无悲的人了，已以前虽然深沉，但是偶而却还是会有一点人的感觉，但是现在的亚芠却是在精神异力的影响之下，徒具人形而无人情。

那年轻人奇异的看一下亚芠一眼，说道：“没想到你竟然有着么强大的魔力修为！我开始相信你真的能凭着一己之力，将疾风剧盗给灭团了。”

随即一皱眉道：“不过我怎么看都觉得奇怪，喂！小伙子，你是练哪一种的魔力呀？怎么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向你一样，本来应该是固定在脑部的魔力竟然跟真气一样，在全身的经脉中川流不息的，告诉我，你是怎么练的，好不好？”

亚芠不答，只是冷冷的看着他，那年轻人又搔搔头，说着：“不愿意呀！那算了！我试一下就知道了！”

说着，一不见念咒，二不见作势，一道粗达十公分的水柱从他的脚前的地面喷了出来，往亚芠射来，威力不大，但是却很快，如果亚芠不注意的话，铁定会出糗的。

不过这种事是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的亚芠身上，只见亚芠他不慌不忙，右手一展，银色光辉一闪，跟着，水柱恍如遇到什么似的，反射回去。

被反射的水柱来到年轻人一步之处，竟然又硬生生的扭曲再往亚芠射去，而且明显的威力、速度都是增加了不少，另亚芠又伸出了左手，同样的银光一闪，将水柱引道左侧无人处。

年轻人经意的咦的一声，邪魅的笑道：“有趣！有趣！真是有趣！没想到竟然有人把魔力当成真气在使用，小伙子你真是不简单呀！”

“不过，我到真想看看拟着当成真气使用的魔力用起魔法来时会有什么奇形出现。”

说着，那年轻人右手一杨，无数条水蓝色的光带出现在他的身边，他道：“接我一招波光魔法吧！”

水蓝色光带在年轻人说完之后，便往亚芠飞了过去，从光带的威势看来，亚芠毫不怀疑这些光带绝对能够一举穿透他的身体，于是，亚芠一催精神异力，身周无数的水元素能量力立即聚集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透明的水蓝色光球，将亚芠全身给护住了。

而光带一碰到光球之后，就像是将水到入海中一样，跟这光球容为一体，除了在光球表面上机起了一连串的起伏外，完全无法透过光球，触及亚芠。

但亚芠并不以能自保就自满，只见他右手一展，原本罩住他全身的光球，立即缩小，缩成一颗约十光分大小的绚烂光球，亚芠轻喝一声：“换你接我一招水魔法弹。”

说完，亚芠的右手掌心中银光一闪，凝聚水元素能量的魔法弹立即向年轻人射去，谁知道，当魔法弹射来之际，年轻人竟然是也发出一颗他不知何时聚集好的蓝色水魔法弹，与亚芠的魔法弹相互一击，同归于尽。

年轻人这时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道：“果然有趣！头一次见到有人将魔力当成真气在使用！连施展魔法也与众不同，光靠魔力塑造魔法施展类型，一不念咒，二不用精神控制，类似真气的用法，好好，真不错，果然是后浪推前浪，小伙子，你真的是有前途。”

亚芠这时也同样深深的觉得眼前这人极度的不简单，他每一个出招，这人都能清清楚楚的察觉出他出招的原理，见解也与众不同，不由的慢慢的问道：“你……是谁？”

那人含笑看了亚芠一眼，微笑道：“好小子，你是百年来第一个敢当我面问我是谁的人！看在这么有趣的魔法上面，我就告诉你吧！”

“名字我是早已忘记，不过我自号水圣王，不爽我的人都叫我做水妖王。”

水妖王三个字一出口，立即引来凯特等人倒抽一口气的抽气声，同时，一声苍老的声音喊道：“师父！”

玄字训练所中，亚芠居住的小屋中，在那间会议室内，三个人坐在那边，水妖王居中的正位，亚芠及副团长特格分居左右相陪。

水妖王瞄一下特格微笑道：“特格你怎么会来？”

特格恭敬道：“因为师弟叫人送封信给我，要我邦他搜查疾风剧盗团，说他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让他们给抢夺了，那是他要送给师傅二百三十岁诞辰的礼物。”

水妖王一挑眉：“送给我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水妖王饶有兴趣的问道。

特格一点头说道：“听师弟信中所提的，那是五颗高级的幻兽卵，里面还有一颗上级八阶的光系兽卵，那是湿地的一番孝心，因为他听我说过，师傅您最近几年都是一直在研究太古魔导法，需要大量的光系幻兽，所以特别去搜集来的。”

水妖王哦的一声，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而一边的亚芠一听说到，高级幻兽卵，八阶光属性，又是水妖王的徒弟，心中微微一动，好像想到什么，但是又抓不住重点。

这时，会议室外响起了敲门声，凯特的声音传来道：“副团长，你要我找的东西，现在已经找到了。”

特格微笑的高声道：“是吗！那快点送进来。”

门外的凯特答应一声，随即开门进来，手上捧了一个木盒子，特格微笑道：“就是这东西吗？拿来我看看！”

浑然不知，当亚芠眼光一接触到这一个木盒时，当场立即使他寒冰般的脸色为之大变，叫道：“等等！”

随即人马上离座而起，极快的来到凯特面前，伸手拿过那一个大约近三十公分大小的深褐色木盒。

亚芠一拿过木盒，立即仔细的查看一番，水妖王、特格、凯特虽然不知道亚芠到底要干什么？但是从亚芠那张迅息万变的脸色也能瞧出，这盒子必定引常有极大的秘密。

果然，亚芠在细看之后，盒子表面上有一只旋绕的龙，那是用一种永不退色的色彩所画，而他对这一只木盒绝对不陌生。

因为，这只木盒是他父亲送给他的，而且，也是他以前用来珍藏贪狼星尚未孵化前的卵，后来则用来乘放家人送给他的十六岁生日礼物，五颗上级幻兽卵。

两年多以前，在那一天，他们全家人逃出原曙城时，他因为太过匆忙，所以没有携带这些兽卵出来，他原本以为他这辈子在也夺不回来了，天见可怜，这些对他意义极为重大，代表他年少时，和乐家庭的象征竟然机缘凑巧的让他碰到了。

亚芠紧握着木盒，看着水妖王及特格，脸色凝重道：“前辈，你们所说的，你的那一个徒弟是不是就是华那邦公国的长老议会会长扈伊？”

水妖王及特格一楞，特格疑道：“亚芠，莫非你忍为我的那个扈伊师弟？”

见多识广的水妖王更是心中有数的问道：“小伙子，看你这样快吃人的样子，莫非我那徒弟跟你有过节不成？”

亚芠将这一个盒子提起来，对于他们的问题避而不答，反而道：“前辈，算是晚辈求你，请你将这一个盒子及盒子中的幻兽卵一并让给我好吗？对于你的大恩大德，晚辈一辈子铭记在心。”

特格脸色大变：“亚芠你这是什么意思？就算你将成为本团的客卿，你也不该如此胆大妄为，你可知道现在在你面前的人是谁？”

亚芠冷漠的一点头：“我知道是享誉近两百年的十大高手之一的水圣王前辈，加上您又是晚辈的长辈，所以晚辈才会以礼相求，不情之请尚请见谅。”言下之意，就是不管答不答应，对这这东西亚芠他是势在必得了。

特格脸色勃然一变，就要站起来，但是却被水妖王伸手一阻。

水妖王转身站起来，来到亚芠面前，神色平稳安详，令人摸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到底为何？只是用他那双妖异的双眼盯着亚芠直瞧，令站在亚芠身后的凯特一阵毛骨悚然，光是水妖王他眼角的余光就让凯特他几乎承受不住那种诡异的感觉，凯特实在是不敢相信亚芠在这种的情况下还无动于衷的根水妖王直直互望！

半响，水妖王悠悠的开口说道：“老实说，这些东西是你歼灭了疾风剧盗所获得的，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这里的话，相信这些东西最后还是会落在你手中，况且，上级幻兽卵，尤其是八阶以上的光属性，虽是万金难求，但是还不一定还放在我的眼中，就算送你也未尝不可。”

水妖王说到着话风一转，神色转为酷厉道：“但我乃何许人也！我徒弟一片孝心送给我的礼物你这么不说半句理由就这样说要就要，未免太不将我放在眼中了吧！”

“小伙子，我虽然欣赏你，但是你也不要自视太高，得意忘形起来！当心你会踢到铁板！”

凯特这时总算知道水妖王为何会被称之为“妖”了，他那说变就变，诡谲难测的行事作风，的确是不愧为妖之名，前一刻还有说有笑，下一秒却说翻脸无情就翻脸无情的作风令凯特不寒而栗。

面对水妖王诡谲怒气勃发的神态，镇静如亚芠也不由不自觉的运起了精神异力，瞳孔一瞬间变成了银色，身上飘出了一阵阴寒无情的气息，与水妖王对峙着，看到亚芠的变色瞳孔，饶是水妖王见多视广，他也不由的一楞，他虽知道有些特殊的功法能让人改变外表甚至是双眼的颜色，但是那是循序渐进，慢慢改变的，而且一但改变之后，除非功散，不然是不可能会恢复原状的，哪项亚芠这样说变就变，而且亚芠此时给他一种非人的神态，像极了他记忆中的那一个人，那一个第一次给他恐惧的人，令水妖王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

而若论及对亚芠神态改变最惊讶的却要算是凯特，当亚芠神态有了微妙的改变之后，见识过亚芠残杀，温情等各种神态的凯特却惊讶的何不拢嘴，不知怎么搞的，他就是敏感的感觉到亚芠这样子跟以前绝对不一样，绝对不能触犯这样子的亚芠，不然他绝对会让亚芠当场斩杀，理智告诉他，水妖王绝对有能力将所有人，包含亚芠在内杀死在此，但是本能的情感却更强烈的警告他，这样子的亚芠才是绝对的可怕，他甚至衷心的希望，水妖王能答应亚文的要求，自问为什么，他却说不上来。

亚芠跟水妖王对峙一下子之后，审度眼前的局势，亚芠自知他绝对不可能在水妖王的手中讨到好处，于是，亚芠冷淡而平板生硬的说道：“这东西原本是属于我的东西，对我有着超越它价值的意义存在，而你的徒弟就是那一个与我有着永不可解深仇大恨的仇人，让我家破人亡，亡命而逃的凶手之一，我绝对不容许这东西落入旁人之手。”

水妖王听完亚芠说的话之后，神色古怪的盯着亚芠，盯到亚芠身后的凯特都感觉到一阵的毛骨悚然，水妖王才道：“小子，你都说出来，不怕我会趁机宰了你？”

亚芠生硬说道：“我要这东西，但我打不过你！要嘛，杀了我！不然，东西给我！”

言下之意，水妖王若东西不给他，就只有杀了他。

同时，亚芠的都身已经开始慢慢的飘出了蓝色的光芒，他已经开始聚集水的魔法元素了。

对于亚芠的动作，水妖王视若未见，忽而他大笑道：“好小子，果然是我欣赏的人，竟有此胆量，这东西是你的了。”

“知于你跟扈伊之间的仇怨，我也不插手，只希望将来你跟扈伊之间，不管是如何结局，都要给我一个面子，不要做的太绝，虽然是不太可能。”水妖王又苦笑的补充一句，表明不管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

亚芠散去身上的精神异力及魔法能量，将手中的木盒收入怀中，对水妖王点点头，也不知道他是对水妖王的话还是赠送之举示意，总之，一场可能发生的争战纠纷总算是敉平。

看到这样，凯特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同时，他也才更想起了另一件事，刚刚被亚芠及水妖王这一打叉，他几乎忘记了。

暗叫一声糊涂，凯特忙道：“头儿，水前辈，副团长，那个丰原城主现在正在训练场外，刚刚她说要进来，所以我特来禀告。”

水妖王一撇嘴道：“告诉那什么城主的，叫他滚回去，这里可不是他来的地方！”

凯特一楞，随即一瞧亚芠，却见到亚芠面无表情，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只好一躬身退了出去，转达去了。

亚芠对于这一个千金小姐既厌烦又得罪不起，干脆就如水妖王所说的，不要让她进来算了，图个耳根子清静，因此也就任由凯特去传话。

凯特离开之后，水妖王又回到座位上，在他的示意下，亚芠也回到了他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水妖王说道：“小伙子，东西你也拿了，我也不插手你跟扈伊之间的事，那你是不是也该拿出一点的诚意出来？”

亚芠一楞，水妖王这时候突然提起了这话题，不知道有什么用意？疑道：“前辈有何需要晚辈代劳的？晚辈虽不成才，但也一定会尽力去完成的。”

水妖王摸摸下巴，微笑道：“也不是什么事，只是最近我比较无聊，希望你能跟我打个架，让我舒活舒活。”

亚芠听完不由一呆，他怎么想也想不到，水妖王竟然会提出这个要求，跟他打架？

忽然亚芠看到一边的特格正向他眨眼打暗号，要他答应，亚芠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既然都要他答应了，亚芠便一点头道：“如果前辈有这种兴致的话，晚辈一定奉陪。”

这时，原本听到亚芠的回答而笑咪咪的水妖王忽然脸色一敛，状似倾听一会，冷哼一声：“好一个无礼的刁蛮女娃。”

亚芠及特格莫名其妙的相视一眼，不明白水妖王到底在说什么？过了十余秒之后，亚芠才几乎跟同时听到一阵争吵声由远而近，亚芠一听正是那一个刁蛮城主千金跟凯特的声音。

心中暗叹，他与水妖王的修为竟然相差这么多，毕竟人家两百年的修为可不是说假的。

不久，会议室的门被打了开来，千娇百媚的妃雅在凯特阻止不果的情况下，怒气冲冲的冲了进来，同时娇蛮喝道：“是那一个不长眼的家伙竟然敢阻止本城主进来？”

就在妃雅踏进了会议室的同时，原本端坐在椅子上的水妖王突然一个消失，突兀的出现在妃雅的面前一步之处，冷然道：“是我！”

动作之快，连亚芠也是只见到了一条模糊的蓝影犹他面前闪过，几乎看都看不清楚。

而妃雅几乎是立即被水妖王忽隐忽现的诡魅动作给吓了一跳，一呆之余，又听到水妖王冷硬道：“看来不给你一点的教训，你不会知道该去学会如何的尊重别人的。”

说完，水妖王右手一伸，贴在妃雅的额际，口中念动着奇怪，没有人听的懂得咒语，手掌上蓝光一闪一闪的，不久，水妖王收手，身形一闪，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而妃雅却是一脸呆滞的站在原地。

亚芠看到她的样子，不由觉得十分奇怪，尤其当水妖王再难动那咒语时，他虽然听不懂，但是却也觉得收藏在他额际的精神异力却也随着水妖王的咒语而隐隐有骚动的迹象，忍不住问道：“前辈，刚刚你对于妃雅所施的魔法到底是什么？”

水妖王古怪的看了亚芠一眼，再瞄一下呆滞的妃雅，神秘的笑道：“原来如此！小伙子，你果然与众不同，连看女朋友的眼光也与常人不同，她的确是很漂亮，配你刚刚好是一对，不过那性子可真的是叫人不敢领教，不过你放心，我这可是在帮你。”

“你尽管可以放心，刚刚我施加在他身上的是一道宁心咒，这是专门来让人的心绪恢复平静的，只不过我施在她身上的咒语是经过我改良的，经过了我的改良之后，这道咒语会强制的让她的心神保持在一定的波动幅度内，如果太过于亢奋的话，她就会受到了一点的小小的处分，像是头痛、忽冷忽热之类的，不过你尽管放心，对于她的身体是不会造成伤害的，我叫这咒语为紧箍咒，市模仿远古时代，一则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所创的，现在我就把解除痛苦及下咒跟永久解除的方法教你。”

说完，亚芠只听到耳边传来水妖王的耳语边的声音，但是却未见水妖王的口在动，知道这是传闻中真气练到极至才会的心语传音。

心中不由苦笑，对于水妖王的误会，亚芠不禁啼笑皆非，不知该如何的解释，但是也只能将水妖王教他的紧箍咒记下来。

亚芠一听完这紧箍咒之后，不由感叹水妖王果真是名不虚传，光是这道紧箍咒就异想天开，根本与一般的魔法差异甚多，竟是以人的精神来作为魔法启动的开关，只是最后一句话却叫亚芠感觉到一阵火辣辣脸红，因为水妖王竟然叫他利用这一个紧箍咒好好的调教妃雅的性子，让她变成一个温柔的女子，对于他的误会，亚芠已经感到十分无力了，不知该如何的解释。

传授完了之后，水妖王突然一伸懒腰，欠声道：“都快天亮了，闹了一夜，毕竟人真的是老了，有点受不了了，小伙子，我先去休息了。”

说完水妖王不由分说的拉着正为刚刚他的话在偷笑的特格及凯特出门，同时反手关上门。

亚芠不由一阵迷糊，一个修为了两百年的人会因为一夜未休息而喊累？

但是当他察觉到整间的会议室中只剩下他跟呆滞中的妃雅时，对于水妖王的意图，哪有不恍然大悟的，面对着水妖王的“好意”，亚芠不由发出一声苦笑。

亚芠正想也学水妖王开溜时，呆滞的妃雅却已经眼珠一转，回过神来，叫道：“你是谁？”

随及她却惊讶的发现，不知何时，整个房间中只有她跟一脸奇怪表情的亚芠在，其他的人不知何时竟然都不见了。

奇怪道：“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人呢？”

亚芠这时也才恢复了他一贯的阴沉神色，答道：“他们有事先走了。”同时心中暗暗的咒骂水妖王。

他可以面对成千上百的凶恶敌人，但是叫他面对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却是花姑娘上花轿－头一遭，令他浑身不对劲，尤其是，妃雅一听到其他人都不在时，便睁着一双的大眼，直直的瞧着他，直看的亚芠浑身发毛，真想快点离开这里。

这并不是妃雅的眼色有什么不对劲，而是，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他从未见过的异样因素，虽然不具任何的杀伤力，可是却较亚芠直觉的想逃，真是笑话，敢面对任何可怕的敌人，但是却不敢面对一个少女的眼神，亚芠在心中忍不住自嘲着。

就在亚芠想要起身的同时，妃雅突然哀怜道：“我真的那么可怕吗？可怕到让你这大名鼎鼎的银月恶魔连几分钟中都不想跟我相处一下吗？”敢情妃雅她也看出了亚芠急着想离开的神情。

妃雅这样一说，亚芠反倒是不好意思离开，调整一下坐姿，第一次正视起妃雅。

亚芠这时真的不得不承认，妃雅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少女，如果撇开她那令人不敢领教的性子，光看他那冷艳的外表真的会激起了男人的征服欲。

但是面对妃雅的问话，亚芠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沉默。

见到亚芠沉默的样子，妃雅不由露出了一个奇异的笑容，令亚芠在看了之后，竟然心生一种隐隐不舍的神态，虽不明显，但已足以让亚芠说口而出道：“不！其实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话一出口，亚芠就暗自后悔了，他不是明明巴不得离的妃雅远远的，怎么又说出这句话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果然，妃雅在听到亚芠说的这句话之后，立即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但是却随及笑容一敛，低声道：“其实你可以不要安慰我的，但是我还是很高兴你这样说。”

妃雅继又低叹道：“其实你不讲我也知道，我全身上下，就这样的一张脸皮能入目，其他的，在别人眼中，可能连一个畜生都不如。”

亚芠闻言大楞，为何妃雅这一个千金大小姐会这样说？

妃雅走进亚芠，在亚芠的身边坐下，轻轻揽着亚芠的左臂，将头轻倚在亚芠的左肩上，察觉出亚芠在那一瞬间身体变僵硬起来之后，她轻叹一口气：“拜托！一会就好，请委屈假装一下，假装成是让我一辈子依靠的人好吗？就一下子就可以了，过了今天之后，我以后不会再来烦你了。”

亚芠百思不解，怎么今天的妃雅变的这样奇怪？跟他平常所知所见的妃雅完全都不一样？难道这也是水妖王的紧箍咒的效果？

却不知，水妖王的紧箍咒虽然扮演着催化的作用，但是这也是妃雅心中隐藏着极大的心事之故，才会有此的异常神态。

察觉到枕着头的左肩慢慢的软化，妃雅满足的一叹气，闭上双眼，此时如果有外人看见这一副画面，必定会为其美丽温馨的感觉而赞叹，却不知道相依的两人其实跟陌生人差不了多少。

不知道过了多久，亚芠突然开口道：“为什么？”语声中夹带了一丝他自己也没有察觉的温柔。

依旧闭起双眼的妃雅知道雅芠在问什么，轻声道：“我并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兰妮是我母亲的名字，很好笑吧！”

“外人以为城主是一个极为光彩的人，每一个都以为我是一个天之骄女，但是有谁知道，我多么痛恨我生来注定就是一城之主，多么痛恨我那被称为第一美女的外号，有谁知道，我有多少次一个人在孤寂的夜里想要抛去城主之名，躲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多少次想毁掉我的容貌，就算是丑陋无比也胜过现在。”

亚芠心中暗暗的震撼，他知道在水妖王的紧箍咒下及他的的感觉中，妃雅现在所说的都是她的真心话，但是他仍然不说话，因为妃雅现在需要的并不是安慰，而是需要一个能专心倾听的听众，于是亚芠能然保持静默，专心聆听着妃雅的心语呢喃。

妃雅又道：“丰原城跟奇特城在八百年前，都是属于当初最大商会－兰霏寒商会所有的，当时，商会里出现了一个商业鬼才，因为她的缘故，让商会的规模成长了一倍，几乎让联盟中近六成的商业契机都被商会所把持，这事对商会本是一件极为好的一件事，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这个商业鬼才不应该是商会主人的女儿，更不该是下任继承者的姊姊，当时她们的父亲因为姊姊的才能，甚至想让她继任商会之主的位子，当然，这样对弟弟绝对是不好受的，于是，弟弟联合那些怕商会过度壮大的其他商会，发起了一连串的敌对行为，而姊姊也不是省油的灯，当然也有所反击，姐弟的互斗之下，终于让商会之主，他们的父亲活活气死。”

“在父亲死后，姊姊的权势立即成直线滑落，毕竟弟弟是正统的继承人，而姊姊就算能力再高，她的一切都是依靠父亲而来的，如果她是男的，那还有一争之力，偏偏她又是一个女的，所以一下子，支持她的人全都转而支持她的弟弟，一夜之间，姊姊才知道了她原来也是别人利用来分离商会的棋子之一，可惜太晚了，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弟弟对于他这一个姊姊已不在容情，将她逐出家门。”

“被逐出家们的姊姊穷途潦倒，他这时才发现原来以往跟她交往的人在她不再有势之后，交情也付之一炬，因此，立誓报复的姊姊用尽了所有的办法，甚至包括利用她的身体去……。，总之，在姊姊处心积虑之下，终于重获她的势力，将整个商会一分为二，成就了现在的丰原城。”

“在我们家的家训中，当家主的存在只为了将奇特城打败，无论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说到这，妃雅话声一落，又恢复了沉默，亚芠正想说些什么，妃雅突然又道：“亚芠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很冷血的女人，不过这大概是我们家女人共同的特点吧！”

“你知道吗！我并不是我们家第一个父不详的女人，连我妈、我奶奶、我的许多前人，大都是父不详，说来可悲，虽然身为丰原城主，但是，有时候，却连自己的身体还都是要出卖，一切都只是为了要让丰原城强大，强大到足以打败奇特城，真是一个可悲的宿命呀！”

“可悲！可悲！亚芠你知道吗！我花了无数心血，甚至不惜让自己成为一个被人骂的无情女人，终于让丰原成的商机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当我的表哥一来到，我所有的一切都毁了，只因为他是奇特成的下任城主，只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哼！我的那些亲爱的家族长辈们，竟然

要我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祖先一样，用美色去勾引表哥，出卖自己的身体来保障他们更好的享受。”

“其实，我知道表哥是喜欢我的，他看我的眼神是骗不了我的，只是，他更喜欢我家的财富而已。”

“但是你不一样，知道吗亚芠！你跟其他人跟我表哥都不一样，你看我的眼神跟他们那种一见面就想脱光我衣服把我拉上床的眼神都不一样！”

“我知道我的外表不错，又有富可敌国的家产，是每一个男人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因此，就算我任性一点，就算我刁蛮一些，就算我无理取闹，看在我的这些条件上面，在还没有把我弄上手之前，任何一个有心于我的人，都不会介意的，既然人家不介意，那我又何必客气呢！男人！只不过是一个靠本能活动的生物吧了！”

妃雅突用手用力的抓着亚芠的手臂，慢慢道：“但是亚芠你不一样喔！第一次在高塔上见到你，我的确是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跟其他的男人一样，都对我的外表产生了兴趣，但是你却是头一个，连我过世的母亲都没有这样，第一个敢毫不迟疑，毫不客气，敢打我、骂我的一个男人！敢对我的缺点，完全不顾我的身分地位、面子，狠狠的教训我一吨，跟其他的那些只会奉承我的软骨头的男人都不一样，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一件事，你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一个人，一个真正的男人。”

“第一次见面之后，我想了很久，大概这就是人的劣根姓吧！得不到是最好的！”紧闭的双眼下，妃雅的嘴角飘出一抹讽刺的微笑。

亚芠听完暗叫一声惭愧，初见面时，他根本就不知道妃雅真正的身分，因此被妃雅这样的一说，他反倒有点不自在。

同时，亚芠更是深深的震撼着，这一个看来刁蛮、无理、任性、喜怒无常的城主千金，竟然在她的心中藏有着这样的心事，外在的种种都只是她的保护色罢了。

今晚的她，虽然讲话讲的有点语无伦次的，但是，亚芠却知道这些都是她心里最深处的话。

一瞬间，亚芠只觉得他好像跟这一个表里不符的城主千金，有了最深的羁绊。

轻轻的把手覆在妃雅的额头上，亚芠低喃般道：“妃雅，你累了，睡吧！”一阵柔和的银光在亚芠得掌心处散出，照耀着妃雅的额心，妃雅不由的让紧皱的眉头慢慢的松了开来，整个人也慢慢的，无力的，躺进了亚芠的怀抱中，自然而然的找了一个舒适的姿势，发出了一个梦呓般的呢喃，沉沉睡去。

看着怀中安详沉睡的妃雅，亚芠知道，自己虽然受伤不轻，虽然兴奋重获兽卵，但是，跟眼前的这一个妃雅一比，好像都不像原来的那样重要了，今夜，将是一个无眠的夜。

窗外的黑暗逐渐的退去，明亮的天空渐渐地取代了漆黑的夜空，纷扰了一夜的人声慢慢的减弱，而到寂静，清晨终于来到。

抱着沉睡中的妃雅大半夜的亚芠，慢慢的将妃雅抱到他的房间中，将她放在他的床上，让妃雅继续的睡着，亚芠知道，在咒语的作用下，妃雅将会有一个好梦。

走出了屋子，所有人在辛苦一夜，将疾风剧盗的东西运回训练所之后，再经过分类，如今，所有人都已经疲惫的陷入梦乡之中。

看着由树影间透下的点点金色阳光，亚芠出奇的没有感觉到一丝倦意，昨晚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歼灭疾风盗，精神异力的突破，兽卵的失而复得，十大高手的水妖王初会，再加上妃雅

的剖心倾述，每一样都够亚芠想上个老半天的。

但是现在亚芠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兽卵能不能归还给幻兽死亡的家人们？也许他该回去清蓝之境一趟了。

拿出兽卵，亚芠熟练的打开了盒子，突然，亚芠的瞳孔一凝，忍不住叫道：“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

盒子中，静静的躺在绒布之间的五颗幻兽卵，本该是散发出它们属性的光辉的，但是此时，这五科幻兽卵别说是发出光辉，光看它们的外表，那种灰黑，暗亚的颜色，就知道，这些兽卵根本就是已经在一种几近腐败的状况了。

在这种的情况下，别说指望这些兽卵还能孵化，连此时它们里面还有没有生命迹象都很难讲。

从诞生到现在，这些幻兽卵还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根本不可能会因为“过期”而造成这一种现象，会变成这样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幻兽卵一直是长期处在于缺乏能源供应的情况，只有这样子才会让它们因此而细胞坏死。

但是，这怎么可能？这五颗都是上级七阶以上的幻兽卵，扈伊那家伙不可能就这样子浪费掉吧！

却不知，当时扈伊搜出这五颗幻兽卵之时，正逢德野王对他明升暗降之时，因此扈伊当时正烦心于这些事情，所以对这五颗幻兽卵也不太注意，久而久之也忘记了，这次是适逢水妖王大寿，她刚好想起还有这五颗幻兽卵，便也顺手叫人去仓库中，将这些幻兽卵找出来，也没有仔细看，就教人送过来，谁知道会被疾风剧盗半路抢劫。

亚芠当然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他现在心中只是对于这五颗幻兽卵十分不舍，就如他所说的，对他的意义远大于它们的价值。

亚芠将这一些幻兽卵一一拿了出来，在太阳底下仔细看看，同时将他的精神异力灌进其中，发觉这些兽卵还有一些反应，虽然十分的微弱，但是里面那幻兽还活着。

检查过之后，亚芠又将这一些兽卵放回盒子中，他要好好的想想看，该如何挽救这些兽卵？

脑连续闪过了几个念头，但是都被他自己一一的否掉，因为这些兽卵都是尚未孵化的脆弱阶段呀！

就在亚芠几乎快想破头之际，这些兽卵竟然有了异变，不！是孵化了！

一个一个的兽卵在亚芠脸色大变的注视之下，竟然都出现了裂痕，裂痕慢慢的加大碎裂开来，各种奇特的怪味，像极了腐败的鸡蛋怪味立即充斥了亚芠的鼻端。

在那裂痕之中，一颗颗拇指大小的头慢慢的从中钻出了卵壳，露到外面来，接着，小小的身子也跟着爬出了卵壳外。

亚芠细细的看着它们的样子，忍不住鼻头一酸，哀伤道：“真对不起！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们！真是对不起。”

一只只，小小的幻兽，比当初贪狼星诞生时一半大都不到，浑身光溜溜的，完全没有一点的毛保护，即使在阳光底下，五只小小的幻兽还是显的因为寒冷而不停颤抖着。

即使如此，五只小幻兽们还是努力的爬出盒子，来到亚芠的手上，用它们小小的舌头慢慢的舔舐着亚芠的手掌。

当这些幻兽突然的孵化之际，亚芠就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想当初，连那不知道几千几百年都没有孵化的上古幻兽贪狼星都因为接受了他强烈的精神异力而孵化，现在这些的兽卵虽然只被他用上一些的精神异力的能贯入其中，查看它们的状况，但是，他现在的精神异力是何等的强大，就算他认为只是一点的能量而已，但其“量”却也是远超乎常人甚多，连一身神秘的贪狼星都因为亚芠的精神异力间接的影响而孵化，就算这些幻兽是上级幻兽，在经过亚芠精神异力能量的直接灌注之后，有怎能不受刺激而立即孵化？

可是，当亚芠一见到它们的样子，就知道，这些幻兽们虽然孵化，但也是命不久已，先天的缺乏能量供应它们生长，再加上它们在亚芠精神异力刺激下，未到足够的时间就由卵中孵化，两项中的任一项都足以让它们脆弱的小命报销，更何况是两项加在一起。

不！亚芠看着这五条出生的小生命，虽然才出生孵化不到一分钟，但是其中的碧水雷鹰已经开始发生了抽畜的现象了，他绝对不容许它们就这样的死去。

对了！小星！也许小星能救它们。

想起了一身神秘，到目前为止，亚芠他还不知道还隐藏有多少神秘能力的贪狼星，亚芠彷佛就是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一根浮木一般，在心中急急的呼叫着贪狼星。

以着第二型态依附在亚芠身上的贪郎兴在亚芠的心灵呼叫之下，醒了过来，一瞬间，透过了亚芠的心灵感应，贪狼星获知了所有的情况。

可是，亚芠失望了，因为贪狼星传递给他的，却是一连串的不解、无知、没办法的心灵感应，亚芠不禁十分失望，其实他也知道。

毕竟，再怎么说，幻兽的一切技能、记忆、反应，都是来自于跟它生死与共的主人身上，连他自己本身都不知道的事，他又怎能奢求贪狼星会知道？

忽然，亚芠想起了一件事，以前，每当贪狼星发挥出奇特的特殊能力之时，都在一个环境下…。。，但是，真的可以吗？亚芠心中暗暗的疑惑道。

可是，眼见掌中的碧水雷鹰已经站不住，其他的幻兽也已经出现颤抖的情况了，时间已经不容许他再继续犹豫了，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亚芠抛开手中的木盒，两腿盘坐在地，将五只小幻兽小心翼翼的放在掌心上，亚芠慢慢的闭上双眼，将精神异力运至全身，让自己再度处在于那种极度冷静的情况下，全副的精神全注重在冥想救活这五只的小幻兽，条件之一：他的精神绝对的集中在一件事上，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

再来，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亚芠的身上开始发出了金光，在亚芠的意念之下，贪狼星铠化了，金色的贪狼之铠出现在亚芠的身上，铠化之后，贪狼之铠腰际的水蓝色神之钻，在贪狼之铠能量的导引之下，慢慢的发出了水蓝色的光辉，像是一颗燃烧着蓝焰的钻石，然后，更在贪狼之铠的导引之下，水蓝色光芒开始散布至亚芠铠化后的全身，掩盖住了贪狼之铠在阳光下的金色光芒；条件之二：贪狼星要拥有着强大的能量。

然后，亚芠开始在心中对贪狼星下达了命令，要贪狼星不计任何的手段救活这五只小幻兽，而且要快；条件之三：给于贪狼星明确的目的，但是却又不去指挥贪狼星如何做，让它充分而彻底的发挥它的本能。

然后，等待，等待！

而亚芠也几乎是用不着等待多久，当他一一完成这三个部骤之后，亚芠就发现，贪狼星已经有

所动作了。

亚芠感觉到在他手上的组织，慢慢的往上延伸，将他手中的五只幻兽包围在组织形成的球状体中。

幕然，亚芠紧闭的双眼一张，暗叫一声不对，贪狼星此时给他的感觉竟然是再分析着这五只幻兽的各自特性，而且隐隐约约之间，贪狼星已经开始再吞噬着这五只可怜小幻兽的部分的组织了，贪狼星这分明是在将这五只幻兽吸收融合，根本就不是在救它们。

亚芠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样子根本就与他的初衷相背而离。

眼睛再一闭，亚芠立即全力的阻止贪狼星的本能动作，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贪狼星本能的动作速度及为之快，快到亚芠措手不及，况且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停止贪狼星的动作！

而且，最令亚芠痛心的是，当贪狼星再消蚀这五只的幻兽时，亚芠是乎在透过贪狼星的吞噬动作，亚芠似乎与这五只的幻兽建立起了心灵的通讯。

五只小幻兽在贪狼星不断的吞噬中，心灵中不断的发出了痛苦、哀鸣、求助、绝望的讯息，令亚芠似乎也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

在那一瞬间，亚芠强吸了一口气，硬生生的用尽全力将供应贪狼星的能量截断，然后，口中开始念起：“在天的见证之下，集勇气、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强大生物，幻兽呀！请你以最深的灵性，聆听我的倾诉，我－亚芠。斯达克－将与你缔结永生的血之盟约，终此生惟有你与我为终生之盟友，契。”

没错，斯达克家的回生诀，一生只能用五次的回生诀，第一次的回生诀让贪狼星进入成长期，变化出了第二型态，第二次的回生诀，再加上了神之钻几乎无限的能量让贪狼星一口气突破幻兽的生长周期限制，一瞬间由成长期进入成熟期，拟态化身成为贪狼之铠，具有兽、魔双性的奇异的贪狼之铠。

那么亚芠施出的第三次回生诀又有什么后果呢？

恐怕亚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鼓出了全身的能量，包含他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之后，能量投注的目标却不是他的幻兽贪狼星，而是那五只，小小的，弱势的，可怜的，五只被包围在贪狼星组织中的小幻兽。

这也是斯达克家族史中，头一次，有人将全身的能量供应给尚未认主的幻兽，而且是濒临死亡的脆弱出生小幻兽，不！是第二次！因为亚芠第一次的施诀对象正是处在相同状况的贪狼星！

感受到亚芠的强烈意图，贪狼星也不停的克制着自己的本能，甚至不惜逆向自我的本能行动，而要将它吸收的部分归还给这五只小幻兽。

这样子，亚芠的回生诀的力量，加上贪狼星不惜大伤元气强逆本能的行为，到底会对这五只小幻兽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亚芠不晓得，以重伤之躯强运回生诀，耗尽全身能量的他，在能量发尽的那一瞬间，他在听到一声腰际的神之钻因为能量逆行的冲击之下，发出了一声清脆的轻微喀啦的碎裂声之后，他也随之不醒人事了。

贪狼星更不知道，违逆自我的本能，几乎就像是将山变海、填海成山一样的困难，贪狼星的损耗绝对不会比亚芠少，因此当亚芠昏迷后不久，贪狼星也跟着陷入了沉眠之中，唯一它知道的是，五只小幻兽已经跟它分离了。

昏迷中的亚芠做了一个怪异非常的梦，他梦见，五只小幻兽最后她跟贪狼星合力还是不敌贪狼星的本能，而让它们被贪狼星给吞噬吸收掉了，另一方面，亚芠却又梦见了贪狼星一分为六，分成了六个不是贪狼星的贪狼星。

怪异的梦境叫亚芠不自觉的大叫一声而醒来，迷迷糊糊中，亚芠感觉到他的身边好像围了一大群人。

亚芠一惊，神智一慄，随及一松，放心的闭上了眼，因为他看见的都是熟面孔，是凯特等人。

半响，亚芠完全醒来之后，再度的睁开双眼，这时，他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不知何时，贪狼星已经脱离铠化现象，现在这依偎在他的身边，亚芠一看就知，贪狼星又再度的陷入了莫名的沉睡中，而凯特等人，包含着水妖王、特格、醉大师等一百多人却远远的围在他的身边。

看到亚芠醒来，正巧站在他面前的力奥高兴的喊道：“头儿，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亚芠慢慢的站起来，一阵虚弱感袭来，暗自苦笑一下，他能量的损耗实在是太大了，略一自我检视一下，他现在的能力还不到平常状况的一成，幸好现在有逐渐在恢复的迹象，不过一两个月的调养是免不了的，想要恢复正常，还得花上一两年的时间。

而亚芠这时也才想到，刚刚他跟贪狼星不是想要挽救那五只小幻兽吗？

现在贪狼星昏睡在他身边，那那些幻兽呢？该不会被贪狼星真的吞噬掉了吧！还有他们站那么远干嘛？

不过，很快的，亚芠就知道答案了，他忽然感觉到有五只贪狼星朝这里而来，正确来讲，是朝他而来，那种感觉，就像是贪狼星回应他的招唤而来一样，但是贪狼星明明是躺在他的身边，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

更奇怪的是，霎时，狮咆、鹰鸣、虎啸、熊吼、狐笑，五种震天的巨大动物吼声传来，同时五道银星，由他的头顶及四方急射而来。

亚芠直觉的想闪躲，可是那银星来势太及太快，他现在又太虚弱，力不从心，可以说是在措手不及之下，银星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但是，银星并没有如他所想的一般，是要攻击他的，而是轻巧的落在他的两肩及手上。

亚芠一看，竟是五只巴掌大的狮、虎、鹰、狐、熊的生物出现在他的身上，而银星的光芒就是来自他们身上那些或鬃毛、或虎斑、或银翅、或银尾、或胸前的银色毛色，只因刚刚它们的速度太快，而让鲜艳的烂银色遮掩了他们原本的毛色。

亚芠惊喜的看着它们完全没有想到，他本来以为早已被贪狼星吞噬的五只小幻兽竟然还活着，而且看它们的样子，还真的很健康。

看到亚芠身上出现了这五只的幻兽，众人不由议论纷纷，只因为他们早已吃过了这五只看来小小的幻兽的亏。

水妖王上前一些，那五只原本及享受亚芠抚摸的小幻兽竟然同时开口大吼一一声，声音之宏亮，众人早已经领教过之外，亚芠更是被吓了一大跳，想不到这小小的身子竟然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水妖王摇摇手道：“小伙子，你快点将这些小东西安抚一下，它们根本不让我们靠近你。”

亚芠一听连忙安抚这五只因为水妖王的靠近而显的发怒的小家伙，然后问到是怎么回事？

水妖王才靠近亚芠，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原来，亚芠昏迷已经快整整两天了，两天前早上，众人原本忙了一整晚，当时都在休息，忽然听到一声声的呼叫声，让众人连忙出来一探究竟，才知道呼叫的人是那一个刁蛮城主妃雅，当时众人来到妃雅惊叫的地方时，就看到妃雅站在一具恍若金色盔甲的端坐人像面前，妃雅解释道，他是因为起床之后，看不到亚芠，所以才出来找一下，谁知还没有找，他就看到了这一个穿着奇异的盔甲的人坐在屋子旁。

见到这人动也不动，妃雅又不知道他有什么意图所以只好先叫人来，但是在众人听到妃雅的话之后，反而显得十分的惊讶，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种的铠化样子，连现场唯一三个见过亚芠铠化的特三人也不敢肯定，因为外表虽然跟亚芠的铠化样子很像，但是金色跟银色的颜色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所以他们也不敢冒认。

同时众人更惊讶的发现，这一个奇怪的兽（？）幻铠原本该是两手的部为竟然连接融合成一个约十五公分大小的圆球，而且这一个圆球有逐渐变大的样子。

正当众人不知如何是好之时，总算水妖王见识高人一等，从那盔甲上低垂的头部及被这么多人围住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而手上的圆球虽然逐渐在增大，但是他却丝毫感觉不到有一点的魔法或真气能量聚集的现象发生，于是他断定不管这人是不是亚芠，他现在都是正处在一种的失神或昏迷的状况，手上的圆球显然是一种导致他这样子的元凶，搞不好这东西就是因为失败所产生的，最好目前先不要动他。

基本上，水妖王已经把眼前这一个浑身被隐藏在盔甲之下身份不明的人当成了亚芠，毕竟，若依照凯特的描述，全身布铠，又具有魔力晶的铠甲，他两百年来只从凯特嘴中及现在亲眼看到，这么稀罕的铠化现象，他就不相信会在这里一次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况且，亚芠的银月恶魔意思是在月光之下，闪耀银光的恶魔，但是现在是大白天的，烈阳普照，说不定银月恶魔再阳光之下会变成了金色恶魔也说不定，至少他就知道某些东西再不同光源照射之下，会有不同的颜色，所以他的推论也几近事实了。

众人听到最是见多识广的水妖王都这样说了，于是所有人也不敢去移动到亚芠的身体，只是派人轮流在亚芠的身边看守着，等到白天过去之后，黑夜来临月亮出来，在月光照射之下，众人才知，水妖王之言果真不虚，因为白天阳光之下的金色铠甲在月光照耀之下，变成了银色，还亚芠银月恶魔的本色。

这下众人益发不敢掉以轻心，将监视变成了守护，小心翼翼的守护着亚芠，而这时，亚芠手上的圆球已经变成了近四十公分大小。

就在月亮升到最高点之后，亚芠身上的盔甲突然现了无数的金色条纹，众人立知这是即将卸除铠化的前奏。

果然，就在众人注目之下，银色的盔甲蜕下亚芠的身体，还原成贪狼星的样子，恢复原状的贪狼星望了众人一眼，随及不支的倒在亚芠的身边，奇异的是，所有人都感觉到贪狼星的那一眼中强烈的传递出禁止众人靠近的意味，同时，叫靠近亚芠的凯特及水妖王等人更看到，再蜕下铠化之后的亚芠的手上，竟然伏着几只闪耀银光的巴掌大小幻兽。

一时之间，众人不由的呆住了，直到水妖王呵呵大笑道：“真是有趣！活的久就是能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我还头一次看到这么有灵性的幻兽，竟然会警告人？还有在铠化的装甲之下，竟然还能藏着幻兽，有趣！太有趣了！真的要好好研究。”

说着水妖王就弯下腰来，想伸手触摸贪狼星，就在那一瞬间，原本静静伏在亚芠手上的五只巴掌大的小幻兽突然一声不响的同时跃起，两只攻向水妖王，另外三只则分头攻向其他靠近亚芠身边的人，措手不及的水妖王及其他人在五只小幻兽的攻击之下，不由自主的退后，直到站稳

阵脚后，水妖王正想反击，谁知五只幻兽却突然的又停下了攻势，回到亚芠的身边。

这时，众人也才看清，这是五只不同的幻兽，几近固定在亚芠头顶上空的是一只蓝色的小老鹰，前面的是一只闪耀着白色毫光的小老虎，右侧是一只红色的小狮子，左侧是一只淡青色的小狐狸，后面是一只黄色的小熊，五只小幻兽形成了一个立方锥体，将亚芠及贪狼星完全置于它们的立方锥体内，守护之意不言而明。

当看清它们的样子之后，已经有人咋舌不已的喊叫出来了，碧水雷鹰，光荣王虎，大地之熊，疾风之狐，烈火雄狮。

都是上级七阶以上的幻兽，每一只幻兽如果出现的话，都足以令每一个人打破头的争夺，尤其是光荣王虎，但是为何会再这里一口气出现五只珍贵的幻兽？又为何会出现在亚芠的手中？又为何它们竟然联合起来保护亚芠？

无数的疑问霎时出现在众人的脑中，尤其是这些幻兽到底是跟亚芠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最令人关心。

说到这里，亚芠已经在众人的扶助之下，回到了会议室中，水妖王对亚芠问道：“小伙子，你快一点告诉我一下，这五只幻兽是不是就是你刚拿回的那五只幻兽？它们怎么会临时出生？它们跟你又是甚么关系，可别说跟你没关系，光看它们身上那种不应该出现在高阶幻兽身上不属于原始属性的异色颜色及胸前具有的蓝色晶体，跟你的幻兽几乎是一样的，还有，它们的体型应该是幼生体，为还有如此大的攻击力，甚至连冲击炮都能发出，你快点告诉我吧！”

亚芠看一下进屋之后，就窝在他的大腿上及两肩处，亲密的依偎着她的五只小幻兽一眼，以及几乎挤满整间屋子，满脸好奇的人还有偷偷躲在屋外的见习兵们一眼，苦笑道：“前辈，这些幻兽的确是我那些失而复得的幻兽，至于它们为何会这样，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水妖王及众人皆一楞，没想到亚芠竟然会这样回答，却不知道亚芠一方面是真的不清楚为何会有着样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又是不好解释贪狼星的特殊能力，所以只好作此回答，但是唯一知道的是，在他跟贪狼星合力之下，奇迹果然产生了，这五只小幻兽获救了。

看着它们精神亦亦的模样，及带有贪狼星特征的毛色跟胸前的那一颗颗神之钻，亚芠隐隐之间感觉到，应该是贪狼星逆行融合本能，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了这些幻兽被它吞噬及坏死的部分组织，等于让它们脱胎换骨，而这也是亚芠在透过它们身上原本属于贪狼星的部分，而感应到贪狼星好像一分为六的感觉吧！只是他自己也不敢确定。

见到亚芠陷入沉思中，水妖王微笑道：“算了！小伙子你既然答不出来就别想了，我看你体内魔力严重亏虚，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吧！”

“走！走！咱们别在这里吵小伙子了，都出去，都出去。”水妖王又对众人说道。

等到所有人在水妖王的催促之下慢慢的离开亚芠的屋子之后，水妖王是最后一位离开的。

出门之前，水妖王突然转头队亚芠扎眨眨眼，神秘的笑道：“小伙子，不是我要夸赞你，你还真是要得，才给你一晚的时间，那一个小妮子就改变很多，加油呀！对了！我忘记告诉你，她因为临时有事，要回去处理一下，要我转告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休息吧！”

说完这才关上门，离开亚芠的屋子，亚芠刚刚再听水妖王说时，还有点莫名其妙，哪知越听越不对头，直到水妖王出去，亚芠根本是愣住了，这于这误会，他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的解释清楚了。

见习兵们的训练依旧是如火如荼的在展开，虽然亚芠身体仍未复原，但是，他却多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宗师级，教出了无数能力高强的徒弟，经验丰富的超级帮手－水妖王。

本来水妖王留在此地是想要找亚芠比划一下，看看亚芠那独特的真气用法的魔力，谁知道，亚芠却因为身体欠安而作罢！

但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回，也就留在玄字训练所，刚好看到亚芠在训练这些见习兵们，一时技痒，也跟着下去凑热闹，帮着亚芠训练，尤其当他获知亚芠定下的训练计划时，更是大呼惊奇，他更喜欢亚芠这一个小伙子了，因为亚芠每每都带给了他许多的惊奇，魔法如此，幻兽如此，现在连亚芠的训练计划都是如此，尤其亚芠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对战完全不论规矩，一切只求获胜置敌于死命的训练方式，更是完全合乎他那被称之为妖的个性口味，所以他更决定留下来，帮亚芠完成那前所未见的训练计划，看看这种完全针对实战需求而定下的计划，训练出来的人会是甚么样子？

于是，也就注定了见习兵们炼狱般的日子，现在的每天，他们已经不需要去跑步，他们每一个人只需要陪水妖王练练招，其余时间就是加强自己的基本动作训练，但是每一个人光是那陪水妖王练招的十五分钟，就已够使他们让水妖王打的满头包，痛苦不已，偏偏水妖王下手又十分有分寸，每一次都让他们快吐血，但是偏偏又不会真的伤到他们，害的他们想借口受伤休息都办不到，每天只能苦着脸接受水妖王的“训练”，但是不容否认的，每天跟水妖王这一个超级高手对练，的确是让他们的实力一日千里。

只是，在一旁旁观的亚芠有时候会觉得，水妖王到底是在帮他训练这些见习兵，还是他本身具有虐待狂，每次都看到他兴高采烈的，对那些见习兵们拳打脚踢，外带怒骂口讽，但是脸上却还是笑咪咪的，最后还觉得不过瘾，将一次一人开始增加，变成一次二人、三人……。。道最后一次十个人，果然让他打的过瘾，骂的爽快，但是见习兵们可是惨兮兮了，每一天都是伤痕累累的。

到最后，见习兵们不得不向亚芠求助，亚芠干脆再叫几个人，花了三天的时间，将他所知的，所有的招式全都录了出来，让所有人自行研究，只是众人似乎比较偏爱一些身法之类的，个个练的滚瓜烂熟的，指望能依仗躲过水妖王的毒手，发现了这一件事之后的水妖王不怒反喜，因为见习兵们身法越高明，他打的更过瘾，边打，还边指出身法不行之处，让见习兵们更强，到最后，水妖王根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的目的，每天都期待见习兵们能耍出哪些花招，让他满足他武痴般的打斗的欲望，当他发现见习兵们开始会互相结合力量围攻他时。

而一旁在旁观的亚芠在见到水妖王这样的训练（？）方式，不由大叹不如，他虽然一样能将这些见习兵打成这么凄惨，但是他却无法像水妖王这样，每每一针见血的直接指出见习兵们的缺点，让他们直接针对自己的缺点加以改进，两百年的经验果然是不同反响。

除此之外，亚芠更高兴的是，在盖赤全力支援，几乎一口气调来全丰原城里所有技术高超的二十几名铁匠师傅，在醉大师全力的教导及督促之下，总共花了五天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亚芠所要求的，特别的裂灵指套，这九十九双裂灵指套的珍贵之处，除了是醉大师精心设计，专为长时间佩带，平时就具有保护作用，在战斗间，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保护作用外，因为其独特的五指外露设计，让它的主人更能贴切的掌握住自己的兵器，跟空手握住兵器是一样的，加上它独特的花纹设计，不但具有透气散热，而且还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帮助主人集中力量于一点，及分散外来打击力的特殊功能，毕竟，醉大师一生的心血结晶可不简单。

但是，亚芠最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此，在亚芠的要求之下，醉大师亲自将这些裂灵指套掌心内部，镶崁上亚芠带来的小颗神之钻。

这些神之钻虽然小，而且只有一颗，但是，因为它镶崁的位置刚好是在各人带上指套后，直接处碰到掌心的劳宫穴，刚好有助于见习兵们在练器时，不用求助于自然外在之气，而是直接由神之钻，透过劳宫穴，提供更大更精纯的能量，不但让他们在练气时，在质跟量上，有著令人难以相信的大程度飞跃，而且在战斗中，他们还能反过来激发神之钻的能量，加强他们的威

力，实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功能。

到此，所有的见习兵训练工作进度，都在亚芠的掌控之中，甚而在水妖王及神之钻的协助之下，见习兵的实力进步，更是远远的超乎了亚芠的估计，比他预期的要好的太多了。

不过亚芠也也是有烦恼的，因为他跟盖赤约定的三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而到现在，盖赤却还是没有给他一个回答，令他开始着急起来了，毕竟，这可是关系着他父亲生死之谜的。

这一天，刚好是亚芠训练这些见习兵们满两个月的时间，盖赤突然来访。

在这两个月之中，亚芠他跟盖赤之间，都是通过盖摯的随身侍从来联络，并未真正的见过一面，毕竟盖赤身为铁血团团长，每天都有着处理不完的公务，而亚芠也是忙着训练这些见习佣兵们，也是很难得的踏出训练所的大门。

如今，盖赤竟然会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玄字训练所，绝对不是想视导亚芠训练的情况如何这样而已，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跟盖赤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在看到盖赤摒退其余人之后，亚芠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盖赤已经依他所托，查到了他父亲的消息了。

一想到这，亚芠心中不近又喜又忧，忐忑不安，欣喜的是终于有父亲的消息，忧虑的是害怕父亲已遭不幸，忍不住直直得盯着盖赤直瞧。

而盖赤看到了亚芠那难得表现出忧喜交加，极为人性化的神情，心中暗暗的叹了口气，轻咳一声道：“咳！亚芠，今天我来是有两件事要跟你说，第一件事，是件喜事，这两个月以来，你训练这些见习兵们的成效，我都由肯矽（盖赤的贴身随从）口中，及凯特的报告中获知，首先我要说的是，因为你将气传授给这些见习兵，让他们实力大增，加上副团长的报告，我们知道你的训练成效极佳，将上又有十大高手的水圣王相助，因此，再经过开会决议之后，我们及其他的七位统领们，已经肯定了这些见习兵的实力，因此，也同时无条件通过，聘请你担任本团的荣誉客卿，这是你的客卿信物。”

说完，盖赤从怀中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红色戒指，帮亚芠戴在左手尾指上，边道：“这是用血灵石打磨而成，里面有着一个天然生成的血滴，是专门供客卿作身分识别之用，除此之外，它还有能加强魔力聚集，尤其是火魔力的集中更有效，亚芠你可要好好保管好。”亚芠点点头。

盖赤又拿出了一卷小纸卷，递给亚芠，道：“这是本团在大陆各处设置的明暗据点，亚芠你以后如有需要，可以凭手上那枚血灵戒，到这些据点寻求帮助，他们会全力支援的，如果本身走不开，也可以托人持这血灵戒去求援，所需的暗号及手势一样都纪录在纸上，亚芠你将这纸上的内容记下后，要将这只烧掉，绝对不能让纸上的内容流出！”盖赤凝重的说着，显示这纸上的内容非同小可。

亚芠同样点点头，接过这纸卷，小心翼翼的收下了。

将第一件事交代清楚之后，盖赤忽然停下来，看这亚芠，亚芠同样的看着盖赤，半响，亚芠神色平静的说道：“伯父您讲吧！是不是已经有关于我父亲的消息了？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

半响，盖赤才深深的叹口气道：“当初你托我利用本团在公国设置的情报网，帮你查探你父亲御莱的生死之谜，由于顾及你身份的保密，以及这实属私事，因此我只能找我能信任的人来调查，因而耽误了一些的时间，我先向你说声抱歉，让你久等了。”

“昨天，我始接获凡铁的报告，依照你提供的时间资料，两年半以前的那一天，正好是原曙成著名的异事“黑夜烈日”发生的那一夜。”

“我们的凡铁查了许久，但是由于事过境迁，，所获得的资料少的可怜，现在我就将这些资料告诉你。”

“根据凡铁的报告指出，当日黑夜烈日发生的地点正好为在城北，与你们的逃脱路线不谋而合，据凡铁所说，黑也烈日发生的正确地点虽然不清楚，但是只要是魔法师都能察觉出，黑夜烈日其实是一种超乎长人想像的土魔力异常聚集而产生的爆炸，只不过其聚集的量跟爆炸规模都是令人赧以相像吧了！最令人称奇的是，至当日土魔力爆炸之后，到现在，那地方还一直存在这异常到不容许其他魔力存在的浓厚土魔力，仿佛一直有人在施法聚集这些土魔力，但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地方，最叫人吃惊的是，有许多的魔法师企图将这些的魔力收服练法，但是，却没有一个成功的，不！应该是根本没有开始，何来成功？”

“尝试过的魔法师都有着同样的一个感觉，那地方明明有着异常浓厚的土魔力聚集，但是，每一个想要施法吸收这些土魔力的人都没办法成功，仿佛这些的土能量有着生命，有着自己的意识一样，抗拒着魔法师的招唤，这是所有尝试过的魔法师的共同感觉，这种异样的情况根本从未见过，已经在魔法师之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现在许多魔法师都以解开这异象为毕生的希望，连公国内的魔导协会都给惊动，而派专人去研究。”

盖赤慢慢的说着这一个亚芠他们斯达克一家逃出时，所发生的黑夜烈日一事，但是亚芠心中却隐隐的着急起来，他是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为何盖赤尽是说这个不相干的黑夜烈日事情？

察觉出亚芠隐藏在平静的面孔下的着急心情，盖赤忽而露出一个古怪的表情，道：“亚芠，你说过，那一天阻止你们逃离的人有原公国右相扈伊、苇诺、虚、及其他的黑衣人，黑衣人跟你口中的虚及苇诺没人认识姑且不论，而据调查结果上说的，黑夜烈日发生之后的隔日早晨，扈伊以及其他两个没人认识的人，就是出现在事后被推论为黑夜烈日发生的中心点之处，而那跟扈伊一同生还的据我推论，便是你所谓的虚及苇诺，而当时还在位的德野王异常的调动他的秘密部队，包围该处，据凡铁们的报告说，他们费尽了心思，只查出，扈伊三人在那里曾对空做过三跪九叩的至高礼，然后只说了一句“他死了”，然后其他的事怎样都不肯说，即使得罪得野王，被贬也不说，真是奇怪。”

“这是凡铁的报告，亚芠你拿去看看吧！”说完，盖赤又从怀中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亚芠。

当亚芠一听到盖赤说扈伊曾说过他死了这一句时，心中不祥的预感到答最高点，近乎冷漠的接过盖赤递给他的信封，拿出里面的报告，仔仔细细的读过了一遍又一遍。

在亚芠看这些报告的同时，盖赤轻叹道：“亚芠你要先有心理准备，虽然没有找到你父亲的尸体，如果黑夜烈日的土魔力跟你父亲有关的话，那想必你父亲已是凶多吉少了，但依照我们的推论，能够发出如此强大魔力的力量，绝非人体所能承受的，因此，有两种的可能，往好的方面想，没有尸体代表可能还活着，但坏方向，却也有可能因为承受了这样庞大的力量，导致整个人全都灰飞湮灭，永远消失在这人间了。”

“而我必须相当遗憾的告诉你，后者的可能远大于前者。”盖赤不胜遗憾道。

亚芠以着超乎着盖赤想像的平静神色，听完盖赤所说的话，及合上手中的报告，闭上眼睛，然后，过了一会，亚芠又睁开眼睛，站了起来，淡淡道：“伯父，我忽然想起我还要训练那些见习兵，恕我失陪一下。”

说完亚芠头也不回的转身走出会议室，盖赤立即听到亚芠一声大喝：“所有人集合。”

然后，便开始了一阵的打斗声，盖赤轻叹一声，他当然能体会出亚芠心中的那一股急欲发泄的愤恨之情，天下间又有谁在听到自己的父亲可能已经遭到不幸而能心平气和的？因此盖赤当然不会计较亚芠那近乎无礼的举动。

轻叹一声，盖赤跟着走出了会议室，才走到屋子外，盖赤就见到了一大群人在旁围观，而亚芠跟五个见习兵正打的十分热闹。

其他旁观的人一看到盖赤走出了屋子，纷纷朝他见礼，盖赤摆摆手，示意他们不用多礼，然后专心的看着亚芠跟见习兵的打斗练习。

看了一会，盖赤心中暗暗吃惊，报告再怎么详细总不如亲眼所见，这五个见习兵们实力之雄厚远超他的估计，看到他们一招一式完全没有固定的常规，哪招合用哪招就用出来，而且不居认盒的手段，每招每式全都充满了杀气，真令他不敢相信这只是在练习而已。

除此外，盖赤更发现到，虽是五人合攻亚芠，但是五个人却是进退有度，互相掩护配合将五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最高点，但是他看了半天，却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阵法？者觉得这阵法就如一座为绕亚芠旋转的龙卷风，稍一不慎就可能会被撕裂。

而身在镇中的亚芠却是完全的硬砸硬碰的架势，对于见习兵的来招不闪不避，强攻硬挡，没多久，这些见习兵就全败在亚芠的手下，又见到亚芠吆喝另一组上场。

没多久，亚芠已经连败五六组了，但是亚芠也因为受伤未愈，又是用这等的打法很快的就气喘嘘嘘了。

盖赤忽而听到有人在他的身后说话：“小伙子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们跟他平常教人要以巧取胜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一副拼命的打法？”

盖赤一惊，同来没有人能靠近他而不让他发觉的，猛一转头，就看到一个非常英俊，但是浑身充满了妖异气氛的年轻人站在他身后一步之处。

心中一动，马上见礼道：“水前辈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水妖王微微一笑，道：“小伙子今天有点异常，好像心中有股火想要发泄一般，我来帮帮他吧！”这时正好亚芠将第八组人打发下场的时候。

盖赤口一张，正想要说些什么，水妖王已经身形一闪，鬼魅般的在原地消失，又突然出现在亚芠的面前。

二话不说的，伸手便是一拳，蓝光一闪，正好击中亚芠的胸部，措手不及的亚芠马上被水妖王这一拳击的倒飞出去，直落到五公尺外。

半响，亚芠才边咳边慢慢爬起来，走到水妖王的面前，轻柔自己的胸部，苦笑道：“前辈，好重的一拳呀！”

水妖王意有所指道：“重症要猛药，我的这帖猛药够劲吧！现在好点没有？”

亚芠苦笑的点点头，又听到水妖轻声道：“刚刚我不小心听到了一些事情，知道现时你有心愿未了，加上刚刚那一下试出你的身体尚未完全的恢复，所以想必现在跟你打也一定不够劲，记得，等你伤好了，心愿也了断了，一定要来找我，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吧，算是这半个月来我替你训练这些见习兵的报酬吧，特格知道我在哪，你一定记得要来找我。”

说完，只见到蓝光一闪，水妖王竟是冲天飞离而去，亚芠轻叹一声，不知何时他才能练到水妖王的这等境界。

看着水妖王的身影消失不见之后，亚芠慢慢的走到盖赤面前，道：“伯父，我要回公国一趟。”语气虽轻柔，但是却十分坚定。

盖赤点点头：“我知道，刚好最近我们有一次任务，是要保护城主到公国境内去处理一些事情，这本是我要亲自带队的，而我们最近跟钛京佣兵团有点事，我一时之间走不开身，你就替我去吧，人选我都帮你挑好了。”

亚芠感激的点点头，随及看一下围绕在四周的见习兵们，道：“谢谢你了伯父，不过人选方面倒不劳伯父你费心，我只要他们陪着我就行了。”亚芠伸手指着这些正露出一脸渴望的见习兵们说道。

盖赤点点头道：“那也好！”已经见识过见习兵的实力的盖赤当人也不反对。

他又道：“那我就将他们划归受你统辖好了！”

于是，亚芠的公国之行及第一支个人部队终焉成立。

在奇兰楼联盟及华那邦公国交界处，一个不知名的边境的小镇外，亚芠一行人在此扎营准备过夜。

离开丰原城已经有半多月了，名义上他是负责保护城主妃雅的，但是，从出发到现在，他却一直没有见过妃雅面，只听说妃雅现在身体欠安，一直躲在车中休息，亚芠当然心知肚明，是水妖王施在妃雅身上的紧箍咒在作怪的关系，难怪会听说最近城主的脾气好很多。

而说到保护吗！亚芠不近啼笑皆非，这一行人中，光是城主妃雅个人的家臣，私人保镳，仆人，加起来就有两百多人，加上那一个也跟上来的奇特城少主的随身三百多人，说来可笑，但是在这一行人中，亚芠这队真正的保镳却也不过才百人，又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年，看来也十分的怪异。

这也因而一路上，亚芠老是听到凯特他们跟他报告说，底下的队员们都一直被人欺负、讽刺的，只不过亚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想引起争端，都叫他们隐忍下来。

另外还有一件事，亚芠一直百思不解，就是为何这一次的路程行进快的有点异常，平常这种规模的团体，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这次竟然只花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令亚芠心中十分的奇怪，虽然他的心里是很高兴能这么早就到公国边境。

后来，亚芠他听说这是城主跟奇特城少主共同的命令，想起了与白虎的百年之约，现在到那时还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如果不快些，考虑路程及处理事情的时间，便会来不及，心中便也释然。

这一天，众人在城外扎营，由于考虑到，一行人将近七百多人，镇中没有那么大的空地好容纳下所有人，都在城外，需要的东西则是派人到镇内去购买补给。

今晚在这里办好公国的入境手续之后，明天就能入境，如果照之前的速度来计算的话，再过五天就能够到达公国的商业重镇－瑟吉耐城，那距他的目的地，以他的脚程来计算，只要不到三天的路程了。

不过今晚似乎不是一个安稳的夜晚，派遣在外围监控的人不断的回报着，四周不断有不明的人在窥探着，因为国境处，警备兵力较弱，盗匪横行，也许是有人看上他们了。

听完了凯特给他做的报告，亚芠走出了他的营帐，看看天色，今天已经是十一月一日了，冬季即将来到，夜晚已经开始令人感觉到森森的寒意。

站在亚芠身后的凯特三人，看着今天那刚由地平线的那端升起的月亮，似乎感觉到比平常更大更圆，而沐浴在月光之下的亚芠，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抬头关天这一个动作，但是他们却感觉到一股由骨子里升起的寒意，不由自主的拉拉身上的衣服，他们衷心的希望，今晚不要有那不

开眼的小贼来，不是担心众人的安全，而是他们有预感，越靠近公国，亚芠就越回复到他们当初所见的，银月恶魔的样子。

不需要凶狠的表情，不用犀利的眼光，单是靠近他的身边，就能够感受到一股森寒的杀气，将人冻的动弹不得。

连现在辖下的那九十六名队员，也能感觉到亚芠的转变，也不敢像在训练所那样，有时还有人敢开开亚芠的玩笑，现在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的战战兢兢的行动着，凯特三人知道，这是因为亚芠又开始流露出他那股摄人气势的缘故，最明显的要算是其他的团队同伴了，没有人敢在亚芠的四周超过三分钟的，连欺负底下队员的事情也少了。

望着亚芠的背影，夜月忍不住的走上前，将手中她随手带出的披风搭在亚芠的肩上，轻声道：“隆大哥，你知道吗！打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虽然你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总觉得对你有种很亲很亲近的感觉，就好像你是我的家人一样，我是打从心底把你当成我的大哥来看，我知道你心理有事，但是你可不可以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就算我们能力不足，没办法帮你，多个人替你承担心事，也许你会好过点。”这是夜月第一次叫亚芠大哥。

一听到夜月叫他大哥，亚芠心中不由的流过一丝的暖流，好像就回到了他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一样。

忍不住转过身来，身手轻抚着夜月那头跟他未白头之前，相同的亚麻色头发，然后道：“我一直想要有一个小妹妹的，夜月，你是否……。。”。

未待亚芠说完，夜月就高兴的抱着亚芠的右手欢呼道：“太好了！我也一直想要有一个大哥，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了，大哥！大哥！大哥！”

听到夜月连叫了几声的大哥，以及那雀跃的样子，亚芠一路上绷的紧紧的脸色也不由的松了下来，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虽然只是轻扯一下嘴角而已，但也总算是笑了。

一旁的凯特及力奥见到亚芠跟夜月忽然认为兄妹，先是一楞，但是当他们见到亚芠微笑之时，随及跟着大喜，力奥打趣道：“夜月，这下可不得了了，被你认了这么一个大哥，以后谁想欺负你的话，真的得考虑考虑了。”

夜月俏皮道：“现在你才知道呀！以后你要是敢欺负我的话，看我不告诉我大哥才怪！”

力奥忙讨饶一番，看到夜月跟力奥的斗嘴，亚芠及凯特忍不住相视一笑。

就在此时，忽然有一个队员匆匆忙忙的跑过来，说道：“头儿！头儿！情况不妙！营外友好多人包围着我们呀！”

亚芠笑容一敛，皱眉道：“是什么人？城主呢？”

队员道：“不知道，听其他人讲，好像是附近的盗贼联合起来的，城主已经到营外跟他们谈话了。”

亚芠的眉头皱的更深，道：“你去通知其他人集合，凯特、力奥、夜月，我们到营外去看看怎么回事！”

凯特三人饶有默契的互望一眼，他们担心的事情过然发生了，连忙跟上亚芠的脚步，穿过重重的营帐，来到外围。

还没走到营区的外面，亚芠就听到前面传来了一阵的哄堂大笑，当中夹带着叫骂声，亚芠加快

速度，来到营外，发觉营外是两批人马在对峙。

亚芠一看，除了他的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来了，不过他也习惯了，这一路上走来，遇到的一些毛贼，几乎都是由这些城主及奇特城少主的保镳所打发的，毕竟，他们难得在自己主人面前有所表现，加上亚芠所代的这队佣兵，不管是人数或在外表上，都不太令人能信任，所以亚芠这负责保安的主角，往往都是在事情处理完之后才最后一个获得通知的，不过，他也乐得轻松。

但是，这次面对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亚芠光看面前这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最少有一两千人，难怪会拖到让他的人发现。

亚芠走到人群面前，发现妃雅正一脸惨白的靠在那一个奇特城少主，她表哥的怀中，呃！到现在为止，亚芠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看到妃雅双手捂头，一副头痛的样子，以及在她面前一群贼人色咪咪的笑声，亚芠就知道，一定是妃雅的千金脾气发作，跟这群贼子斗口，结果被他们说了什么下流话，气的妃雅她紧箍咒发作，现在头痛欲裂。

曾受过头痛之苦的亚芠感同身受，二话不说，走到妃雅面前，手一伸，蓝光一闪，暂时解除了妃雅的头痛。

而妃雅一见到亚芠出现，竟瞪大眼睛，不可置信道：“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亚芠淡淡道：“保护你。”说完不再理会妃雅那一副震惊的样子，转身面对那群被派来谈判的十个盗贼代表。

亚芠生硬道：“我不管你们是谁？有什么目的？这群人是我保护的，趁我现在心情不错，快走！”

虽说亚芠的口气很大，但是由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却很难令人不得不重视他所说的话，群道不得不仔细的考量一下亚芠所说的话。

忽然，一个长的高高瘦瘦，大马脸，一双精光四射怪眼的中年男子越众而出，来到亚芠面前五步之处，大声道：“你说你是这旅团的保镳，那为何我们的人沿途都没有见过你？”

亚芠一叹，不耐烦道：“难不成我要昭告天下，经你同意不成？”

马脸男子道：“好！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到要问你，是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由你做主不成？”

亚芠点点头，却不知站在他背后，奇特城的少主基列。纳迦瞿脸色为之一变，欲言又止。

马脸男子阴笑道：“那我到要向你讨一个公道。”

亚芠一挑眉，心中满是讶异，他第一次听到盗贼向人讨公道的！

马脸男子又道：“本来咱们干强盗的，既然干这抢人财物的没本钱买卖，当然心理早已有所准备，要枪人财物，就要有随时会被人杀了的准备，一般而言，像我们这类小股的集团对于你们这种大旅团是不会不长眼到去懂你们的，不过，我们当中也是有些不开眼的，想沾点便宜，总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出来，这些人被你们捉到，如果被你们一刀杀了，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不长眼，那也就算了。”

“可是，你们不该将这些人百般玩弄，还挑断人家的手脚筋的，让人终生残废，还口出狂言，说欢迎来报酬，这一路上下来，已经有三四十个人受害，当中甚至有些只是去看看风色，根本

没有冒犯到你们的无辜人，你说，这该怎么办？”

亚芠一听，不由回头冷冷的盯一下身后的人群，一些人被亚芠森寒的眼光一看，不禁作贼心虚的低下头来。

所谓盗亦有道，枪财不成反被杀，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既然要抢人财物，那就要有以命去换的觉悟，但像现在这样，将人弄成残废，还大言不惭，说欢迎人家来报酬，的确是欺人太甚了。

看到亚芠的责怪眼光，奇特城少主基列一挺胸膛，道：“这是我下的命令，敢来冒犯我们，当然不能轻饶，怎么，你的意思是在怪我？”他针对亚芠说道。

亚芠一瞄旁边已有三四个人倒在那边哼哼哈哈的，显然已经出了亏，而在这个他刚认了一个小妹的大好日子里，他也不想见血，所以他也不理基列，迳自转头面向群盗。

亚芠说道：“我方的确是有错，但那也是你们先对我们意图不轨的，既然双方都有错，那不如我们双方都退一步，我在此向你们说声抱歉，那些人受伤的人医药费由我们出，令未我们再给他们一笔钱，另外在包份大礼给各位，已是歉意，希望将此事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

亚芠此话可谓已经给足了他们面子，极尽公平之求，群盗也不是白痴，真打起来，胜负还是未料之事，有没有胜算还是另一回事，何况亚芠已经先低头陪罪了，略一商议，当然是见好就收。

于是，马脸男子又代表发言道：“老弟，既然你都这么讲了，我们也不是不明理，如果真能这样，那就算是皆大欢喜了。”

亚芠点点头，正想开口，一边的基列突然跑到亚芠旁边，插嘴道：“等等，这个团队可不是你说了就算了，记得，你只是我们请来的佣兵，别乱作主张，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尽力将这些该死的贼子们杀了就行了，谁要你跟他们妥协的？”

亚芠跟马脸男子一听，脸色不由一变，眼见一场皆大欢喜的收场竟然跑出了那么一个不开眼的人来闹场，令他们十分难堪，尤其是慢慢已经接近到能听清楚亚芠跟马年男子谈话的群道部由又哄堂起来。

亚芠忍住气，不礼基列，转头对着妃雅道：“妃雅，你是此行之主，你怎么说？”

妃雅难为的看看亚芠跟基列，最后，一咬牙道：“我觉得还是依表哥的意思比较好，谁叫他们要先来对我们意图不轨的！”

亚芠目光一凝，冷硬道：“你说什么？”

马脸男子苦笑道：“算了！老弟，我知道你也是帮人办事的，主子说不行，你也没办法，既然这样，那待会生死各为其主，只要你不插手，我们绝对不会犯你的。”

一旁的基列本来听到亚芠直唤妃雅之名心中十分不爽，但是又听到妃雅支持他的决定，不由眉开眼笑起来，如今一听到马脸男子的话，哪有不趁机落井下石的道理，大叫道：“我才在奇怪呢！一路上从没见你出面打发毛贼，如今见到你这么维护这些毛贼，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你早已经跟他们勾结了，难怪你一点都不像个保镳，铁血团竟然会出了你这么一个勾结匪类的败类，真是令人失望呀！”

基列这么一说，众人这才想起亚芠的确是从没见到他出面过，忍不住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亚芠，连妃雅也一样。

刚好妃雅这一眼被亚芠及基列收入眼底，基列是得意洋洋，而亚芠却是阴沉的脸色更加的难看。

就在众人开始对亚芠不信任的同时，马脸男子突然大喝道：“住口！你真是一个脑袋生粪的无聊贵公子，令人一见你就想作呕，我们从来不否认我们是贼，是强盗，但是你绝对不能将我们的人格看扁，难道你以为凭我大盗捷克想抢你们还需要用这种手段吗？”

基列本来听到捷克骂的难听，本想发作的，但是一听到大盗捷克之名，不由倒吸了口气，大盗捷克，横行奇兰楼联盟境内二十年，没有他抢不成的人，而且他专抢富商，劫富济贫，是个颇具侠名的盗贼，除此之外，他所领导的捷克集团，更是名列五大盗团之一，号称被他看上眼的没有抢不成的。

众人的脸色开始变了，又听到捷克道：“这本来是不关我的事，只是刚好路过此地，我底下的小弟说有个聚会，我才来看看，刚好被众家兄弟们推为临时首领之一，以前我可眉见过这位白发老弟，说我们勾结？真是笑话！”

“还有，你们这群白痴，不是我要骂你们，你们以为真打起来，你们当中几个还能活着的，还有几个能完好如初的？怎么？嫌活的不耐烦，想自杀，我跟这个老弟就是不想这样子，才想早个解决的方法的，既然你们不领情，还污辱我跟这个老弟的人格，没关系，既然这样，捷克盗团所有人退出，这场局老子我不参加了。”捷克气的指着鼻子大骂道。

果然在他一声令下，近五百多人脱队而出，捷克临走之前，还阴森道：“我知道你们的底细，你们一个是丰原城的城主，一个是奇特城的少主，老子跟你们没完没了，今后见到你们两城的商队，老子我见一个抢一个，见两个抢一双，跟你们没完没了。”

又对亚芠道：“老弟，今天老哥我给你一个面子，不淌这摊混水，我看你最好点远离这些脑袋长屎的家伙，不然有一天，你一定会被他们害死的。”

亚芠还能说些什么，苦笑的对捷克一拱手，算是谢他的好意，随及退回他已经集结好的小队，这事，他无力也不想管了。

凯特问道：“头儿，怎么办？”

力奥叫道：“反正他们诬你是奸细，干脆我们就做个真正的奸细好了，反过来打这群不长眼的家伙。”说完他还一副怒愤的样子。

亚芠摇摇头，道：“见机行事吧！”

基列及妃雅一听到捷克表明身分就开始后悔了，如今见到亚芠退到后面，表明一副不想管的样子，基列还好，但是妃雅心中不禁急起来了，因为，他可是知道亚芠这银月恶魔可是有实力一人独歼五盗团之首的疾风剧盗，如果有了他，别说眼前这千多人，就算捷克盗团也加入，一样不够看。

妃雅忍不住尖叫道：“亚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要保护我呀！”

妃雅不讲还好，一急之下，骄纵的千金本色显露无疑，令亚芠心中更不由的厌恶，转过头去不再理她。

基列见到妃雅的样子，心中十分不爽，道：“表妹，不用他帮忙，我就不相信几个小毛贼将我们怎么样？”

妃雅急道：“表哥你不知道，亚芠他……。。”

不容妃雅讲完，基列急欲在妃雅面前表现的微妙心态，及情势也不容他再迟疑，骑虎难下的心态令基列不听妃雅讲完，一声令下，打断了妃雅的话，同时令所有人开始发动了攻势。

而一边的群盗，也早已跃跃欲试，一见到基列发动攻势，也跟着大喊一声，所有人不由分说的上前围攻。

而这些由妃雅及基列带来的人果然非是一般的保镳，个个功力高强，也难怪不将这些盗贼放在眼里，可惜，彼此双方的人数实在相差甚多，有近三倍之距，这可不是以一比三那么简单，而是千多人比四百多相差近八百人之多。

虽然妃雅这一方功力较高，但是，猛虎难敌猴群，蚁多咬死象，只见到血肉横飞，一个一个人的倒下，人数渐渐的少了。

虽然群盗死的人更多，但是他们剩下的人更多，到最后，连基列及妃雅都加入了战圈，而亚芠还是不为所动，静观其变。

半响。亚芠忽然对着所有人问道：“你们能杀人吗？”

因为这时，已经有几十个已经杀红眼的强盗慢慢的向亚芠等人逼近，而其他的队员都因为第一次见识到这等血腥的战场而脸色微微变了。

不过，毕竟他们都是经历过亚芠的独特的挑选及训练的人，听到亚芠的回答，在看到战场上剩下无几的己方人数，以及正开始逼近的人群，所有人很快的回过神来，对于亚芠的问话，则是以脱下身上的斗篷，露出了一个胸前的标志作回答。

那是一个外成六角形，内为黑色斗篷白骷髅头，背后有着两把交叉的银色大镰刀，有着血红火焰背景的死神标志，亚芠一挑眉，他怎不知道他们何时在胸前有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标志？

凯特道：“头儿，这是大家一同决议的，恶魔的手下那不就是死神吗！所以大家决定以死神标志作小队的队徽，这些都是他们一路上自己拓印上的。”

亚芠忽而大笑道：“好一个恶魔的手下就是死神，既然你们将它露出来，那不就表示你们都要化身为死神，才不会辱及这一个徽章，去吧！各位队员，从今天起，你们就叫做死神镰刀小队，你们就是死神手中那把勾魂镰刀的化身，你们就是死亡的代表，是敌人的死神，哈哈哈哈。”

众队员们一听到亚芠的话，心中不由一阵热血沸腾，把第一次见到残酷战场的恐惧忘掉，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大喊一声：“死神镰刀小队，杀……”

所有人，在亚芠的一声令下，果真如死神的镰刀一般，所到之处，勾魂摄魄，无一幸免，群盗的人数再多，也抵不住这些亲授亚芠训练，水妖王指导，再以应付实战的的前提之下，所训练出来的杀人兵器，尤其，在曾见识过亚芠杀伐手段的凯特三人耳提面命之下，所有人都承袭了亚芠的一贯理念，下手决不留情，对敌杀无赦的手段，正面来的，背面来的，只要能将敌毙命，所有人绝不考虑是否公平。

这时一些盗群的首领心中不禁暗暗咒骂，明明这群人安分的站在旁边，偏偏有那些不长眼的家伙去惹出他们，这些人…，这些人根本就是杀人魔王，简直比他们这群强盗还像强盗，瞧瞧，几个围攻一个，明的暗的全都来，根本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吗！

有了亚芠的死神镰刀小队的加入，情势立即逆转，怯于小队残酷的手段，群盗开始退却了，其他的人也开始反扑，慢慢的，开始转败为胜了。

忽然，一声惊叫传来，急忙转头一看，竟是妃雅的长鞭被一个敌人的兵器给夺走，眼见另一个敌人的大刀即将砍中妃雅，心中大急，却摆脱不了眼前的敌人，只能看这妃雅即将香消玉殒。

忽然，两道半月型的金色气劲射来，击中了那两个围攻妃雅的盗贼，半月气劲触体即爆，当场将两个敌人轰碎，一个人影拾起长边交回妃雅的手上，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去，原来是亚芠。

原来亚芠再将小队的人员下令全部加入战场之后，他就一个人在战场中踱步，虽然亚芠只有一个人，又未着铠，但是他那一副森冷的样子，加上光是手下人就杀的他们哭爹喊娘的，竟然没有忍赶来惹他，任由亚芠在激斗中来去自如，见到几方人员危险就帮一下，所以他才能就了妃雅的一条小命，却不知道，亚芠是他一生中最弱的时候，贪狼星至今沉睡未醒，五小幻兽又奉他之命守护贪狼星，而他本身伤势刚好，浑身的真气及精神异力还恢复不到平常的三成，但是却因为他的气势，史的所有的人宁愿去面对他手下小队的那些杀手，也不愿意与亚芠这看似悠闲实则外强中干的银月恶魔。

而妃雅一被亚芠所救之后，这下再也不敢大意，身为娇贵城主的她，曾几何时的曾亲眼目睹这种修罗战场，更别说是亲临其中而险险的遭到杀身之祸，这下她千金小姐的脾气再大，也不敢在耍刁，死命的巴着一脸冷酷的亚芠，不敢稍离半步，也不管亚芠理都不理她，只走自己的，不用亚芠骂她，妃雅心中就已经充满悔意，尤其见到亚芠虽然救了她，但是一副冷酷的样子，心中在也忍不住，只觉得刚刚不该反对亚芠的意见，强烈的悔意令妃雅不顾一切的拉住亚芠的衣袖，眼泪朴漱的流下来，怎么也止不住，口中只是哽噎对亚芠说着：“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人家下次会听你的话！你原谅人家好不好！”边说边扯着亚芠的袖子。

亚芠大大的一呆，没想到妃雅这高傲、刁蛮、无理的千金竟然会有这样的一面，想起了那一夜妃雅的倾诉，心中一软，伸手替妃雅擦去脸上的泪水，轻声慰道：“别哭了！”他不讲还好，一说，妃雅哭的更厉害，亚芠第一次慌了手脚，只得拍拍妃雅的肩，让她哭个够。

而这一幕落入了一直很注意妃雅的基列眼中，他没想到一直是趾高气昂的妃雅竟然也有这一小女儿的神态，但是更气的是竟然是向一个低下的佣兵保镳展露，气的基列失了神，差点叫敌人砍中他，同时亚芠、妃雅、基列三人的神态也都落入了一双若有所思的的眼睛中。

就在此时，一句大喝声传来：“还不都给我住手！”

亚芠听出是捷克的大喝声，一摆手，小队所有人立即回到亚芠身后，停止了所有的动作，没有小队的助阵，当然所有人全都停下手，各自回到各自的阵营，略一清点人数，亚芠这方除小队之外，只剩下不足百人，而小队所有人除几个受伤之外，其他的人完好如初，但是盗群方面就惨了，仙逝捷克带走伫立的五百多人，使的原先的近两千人联军只剩下不到一千五百人，再经过一场战斗，及死神镰刀小队的杀戮，现在竟然剩下不足四百人，而大多数人都是死在死神镰刀小队手上。

面对这样的两败俱伤手段，所有人真是悔不当初，更后悔不该不接受捷克及亚芠的调停的。

捷克率领了他的五百捷克盗团的人进来，捷克直直得盯着亚芠背后小队上的死神镰刀标志，苦笑道：“我的老天！老弟！你这是打哪找来的一群怪物组成的队伍，千多人竟然让你的小队在不到半小时内吃道剩下不到四百人，真是可怕。”

亚芠淡笑道：“这是死神镰刀小队！”

捷克摇头苦笑：“死神镰刀小队？果然是死神的镰刀。”

“老弟我算是服了你，给老哥一个面子，放了他们吧！”捷克再度摇头苦笑道。

亚芠点点头，道：“既然老哥你都这样讲了，那小弟也不敢作的太过分，只是小弟对敌人一向

是斩无赦，只要他们答应从今以后，不来找小弟报复，小弟冲着老哥的面子，二话不说，绝对放人。”

捷克看着剩余群盗那惊魂未定的样子，摇头道：“这点老弟你尽管放心，光看他们的样子，就算给他们在多的胆，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不敢跟老弟你朝面了，更别说报仇之说。”其余群盗也连番的保证绝不敢再惹亚芠他们了。

亚芠点点头，群盗忙欢天喜地的向亚芠及捷克谢过饶命急救命之恩后，火烧屁股般的离去，连同伴的尸体都不敢收了。

看到众盗离去后，捷克才对亚芠道：“谢啦老弟，我欠你一份情，有空到瑟吉耐城来，我就在那。”

亚芠心中一动，微微点头，一拱手，送捷克跟他的盗团离开，这才转过身来，面对其他人。

对于亚芠放走那些明明可以一举杀之的盗群，没有人敢说什么，机斯基列心中虽然愤恨不平，但也自知，亚芠根本不会听他的，而妃雅则丝毫不敢在反对亚芠的决定，刚刚那一次，已经够她吓破胆了，至于其他人，当然更不敢讲话了。

亚芠来到妃雅跟基列面前，生硬道：“这里不能住了，请城主决定要移到哪里去，属下告退。”

说完转身就走，妃雅一度伸手想叫亚芠，却叫不出来，只能任由亚芠离开。

亚芠来到小队面前之后，发现所有人竟都呆呆的望着那片被残肢断骸，鲜血洒满的地方在发呆，亚芠轻咳一声，唤回了众人的心神。

半响，有人干涩道：“头儿！这都是我们造成的吗？”

亚芠一偏头，回道：“你说呢？”

那人又道：“好奇怪呀！明明是第一次杀人，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特别的感觉呢？除了刚开始的时候，心理真的很害怕外，当我一真的上场，除了感觉到，这些人的动作比头儿你慢，力量比头儿你弱，姿态更是僵硬无比，身法也比不上水前辈，当然也更好抓住他们的弱点，真的好奇怪呀，明明跟平常用的力量一样，为什么这么简单就一招将他们给杀了？他们甚至连我的诱招都看不出来？还傻傻的自己撞进来？这样也能当强盗？强盗不是都很凶悍的吗？这到底是为什么？”

面对这一连串的疑问，亚芠知道这正是他们的关键之时，一个不好，这些人就成了嗜血狂魔了，只见亚芠不慌不忙道：“虽然有人说，杀人时会令自己的心变的混乱，尤其是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但是，你们虽然杀人，但是却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其他人，所以你们才能心平气和，只因为你们对的起自己的良心，心中当然没有负担，你们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为了自救救人而杀人。”、

“至于其他的事，那更简单，虽然强盗很厉害，但是你们却更厉害，我跟水前辈也比这些强盗厉害，所以你们当然会觉得它们样样都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你们。”说完之后，亚芠难得露出了个笑容，他知道这些话够他们这些涉世未深，正处在第一次杀人而心智动摇阶段的年轻人想很久，不过，亚芠有信心，这些人都是他所训练出来的，一定能度过这一个心魔阶段的。

就在亚芠正想转身就走，留给他们一个思考的空间之际，忽然，原先的那一个声音又怯生生的问道：“头儿，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强了？”

亚芠转头，露出一个令所有人都看呆的大大笑容，然后以肯定道

能在肯定的语气，郑重道：“是的！你们很强！比大多数人要强的多了！但是，如果你们能让自己的心更强，那你们一定会更强！”

另一道声音问起：“头儿！那该如何让我们的心更强？”

亚芠转身指着自己的胸，微笑道：“答案就在你们心里，问问自己的心吧！”

说完，亚芠就离开了，没走出几步，忽然就听到了身后传来了一连串的欢呼，夹带着好几声“问心无愧”，令亚芠也不由的微微一笑，因为他知道，他的小队又更强了。

经过了一场的激战之后，在妃雅及基列的示意之下，包含亚芠及死神镰刀小队等，残存的三百多人转移了一个营地，在搭营宿帐之后，已经是下半夜了。

虽然人人都充满了倦意，但是因为各种的理由，真正睡着的却也没有几个人。

妃雅在她的营帐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中还是充满了夜里以来发生的事情，最后，她终于忍不住爬起来，穿上衣服，走出到帐外，看看夜景。

穿过一个小树林，妃雅惊讶的发现，那竟是一个小山丘，而山丘上，早有一个人先她而到了，那沐浴在月光下的硕长背影，妃雅一眼就认出，正是那一个她今晚使她睡不着的元凶，亚芠。

妃雅轻吸了一口气，来到亚芠的背后，轻声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离公国越近，亚芠心中就越是澎湃不能自以，今晚，他又是一个睡不着的夜晚，不自觉的走到这地方，遥望着那一个令他爱恨交加的华那邦公国，一个不再是他的国家的国家。

刚来没多久，亚芠就听到背后传来一阵轻碎的脚步声，刚在想到底是谁打扰了他的安宁？一阵熟悉的香水味就飘近了鼻端，原来是她！

从背后传来的问句，亚芠微微一叹，头也不转道：“不敢，我只不过是一个负责保护你的保镳，怎敢生你的气。”

妃雅一听就知道亚芠还在为今晚的事生气，而且还气的不轻，她不禁道：“真对不起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想到他们对人家这么无礼，心理就有气，所以才会想要教训他们的。”

亚芠转过身来，面对妃雅冷笑道：“人家对你无礼你就想要给人家一个教训，那么你对人家无理的时候人家岂不是也要教训教训你？”

妃雅抗声道：“那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他们只是卑劣的盗贼，而我可是身为一城之主，身分当然不一样，怎能相互比较呢？”

亚芠一听不由气往上冲，冷笑道：“醒醒吧！什么城主？除了是一个没脑筋的刁蛮千金之外，你根本没有身为一个城主的气度，也许你在商业上的成就高人一等，但是就我所知的，自从你掌城主之位以来，丰原城中好像贫民增加了不少，只富了一些肥肠油肚的奸商。”

“不过想必尊贵的城主你大概也听不进去我这一个小小的保镳的话吧！”亚芠讽刺道。

妃雅一听，小姐脾气不禁有发作，气道：“你说话公平一点，那些人自己没本事，又自甘堕落，又怎能算在我的头上？这世界本来就是强者生存的，况且那些废物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为他们费心干什么？我只是……。。”

亚芠根本已经听不下去，插嘴打断妃雅的话道：“真抱歉！我这小保镳明天还要保护伟大的城

主您，恕我先告退下回去休息了。”

说完，亚芠不理会妃雅在他身后瞪眼叫他站住，怒气冲冲的离开。

看到亚芠怒气冲冲的离去之后，半响，妃雅气消之后，心里这又后悔起来，为什么讲不到几句话，又发起脾气来。

待了一会，妃雅才幽幽一叹，转身就要离去，突然，她看到她的来路上有一个人慢慢的走来，那人显然也看到妃雅了，呼叫道：“表妹，原来你在这呀！我找了你好久了。”

边说边一展身形，很快就来到妃雅的面前，原来是她的表哥基列。

妃雅脸上闪过了一丝的怒容，没好气道：“你找我干什么？”

基列看到妃雅似乎心情不佳，陪笑道：“表妹，我是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们是否要继续明天的行程？你看，我们随伴的人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这样继续上路是不是太危险了？”

“我看我们还是先转回去，下次再带更多人来这样比较安全。”

妃雅没好气道：“不是还有铁血团的佣兵在吗？”

基列怒道：“说到这我就生气，表妹你不觉得吗？你看那个带队的家伙，一点都不懂得上下尊卑之理，看她今晚的表现，自大妄为，自作主张，随随便便就把那些小毛贼给放走了，一点也都不会请示我们一下，他只不过是一个低下的佣兵保镳吧了，表妹，你说气不气人？”

妃雅狐疑的想着，自大妄为？自作主张？那应该是他的作为吧，最后还不是靠亚芠他们救回一条命，为何他一点都不知道要感恩，还在她面前编排亚芠的是非？同时，妃雅她也很悲哀的发现，她竟然也是那自大妄为，自作主张的一员，想必其他人对她的观感，就像是她现在对基列的观感一样，是那样的不堪，那样的无知，那样的不屑，这样一想，妃雅似乎能了解亚芠今晚为何会那样的生气了，因为她也开始气起自己了。

妃雅看着基列，这一个在亚芠尚未出现之前，本来她以为会是陪伴她一生的男人，心中不由自主的跟亚芠比较起来，基列虽然处处讨好她，好像处处都为她着想，但是从今天的事可以知道，他其实好像并不如外表那么光鲜，气度狭小，他根本不让她知道这次是亚芠担任保镳之事可看出，从出发前她问这次铁血团派谁担任保护任务时，左右随从本要回答她的，却被他抢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不让她知道是亚芠，他明明知道她喜欢亚芠的呀！竟然在这种不该欺瞒的事上掩盖，又可以表现出他那种不识大体，专为一己之私利的自私性格，如今稍一遇挫折，就想打退堂鼓，完全不顾旅程已经剩下最后阶段了，又说明他贪生怕死的缺点。

妃雅试探道：“不！我想要留在这，表哥你先回去招集一些人来，我在这等你。”

基列脸色一变，小心翼翼道：“表妹，不如我们一起回去吧！”

但是一见到妃雅板起了脸孔，连忙陪笑道：“好好！我立即回去，表妹你等我过来。”

很好，又多了一条软弱没有主见的缺点，妃雅心中暗道。

妃雅略见疲惫道：“表哥，你先离开，我想一个人静静。”

基列不敢违背，只叮咛妃雅要好好的休息后，他便离开。

待基列的背影消失之后，妃雅再度叹了口气，她完全没想到，在换了一个角度之后，她看起基列竟是如此的不堪？那么他呢？她又是如何的看着亚芠呢？

妃雅仔细的想着，虽然亚芠从头自尾一直没有给他好脸色看，总是一副冰冷酷寒的样子，但是到真正的关头，他却是能令她信任的一个人，虽然他总是话中带刺，但是每一字一句好像都真正的刺中了她心里的弱点，所以每每她跟他讲不到几句总会受不了的发怒，但是，妃雅心知肚明，亚芠所说的都是真实的，那么亚芠看她是不是像现在她看基列一样的不堪呢？

有生以来第一次，妃雅深深的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坐了下来，妃雅将自己的头深深的埋进了臂弯间，不停的叹气。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一个声音在妃雅她的身后问道：“你到底喜欢谁？”

正陷入自怨自艾的妃雅台起头来，飞快的抹去脸上不知何时留下了泪水，转头一看，是一个美丽的娇俏少女，她认的她，虽然不是很熟，但是她知道她是常在亚芠身边的三人之一的少女，好像叫夜月吧！

夜月其实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但是她藏在林子里藏的很好，连亚芠一时不察之下也没有发现到她，所以她也是从头看到尾的。

当她看到亚芠及基列先后离去之后，她本来也想要离开的，但是看到了妃雅独自一个人坐在这，忽然心中觉得微微不忍，等了一下之后，她终于走出了藏身的地方，她想，有些事要跟妃雅说清楚一下。

夜月问完后看到妃雅转过头来，虽然脸上还是一副高傲的神态，但是她红肿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她在哭，看到妃雅似乎还在发呆，夜月又问了一次。

妃雅的确是搞不清楚夜月到底在问什么，但是她却有种好像心事被人窥破的恼怒羞恨感，正想发作，却又听到夜月又问第三次：“我说大小姐，刚刚那个你表哥跟我大哥亚芠，你到底喜欢谁？”

一听到亚芠的名字，妃雅几乎是瞬间连耳朵都红了，夜月轻叹一口气，看到妃雅的样子，不用她回答夜月也知道妃雅的答案，暗道：“大哥你可别怪小妹我替你找麻烦呀！”心中这么想，但是夜月却还是一屁股坐在妃雅的身边。

看到夜月坐下后直拿她那双精灵古怪的双眼盯着她瞧，如果是别人的话，恐怕她早已经发怒了，但是，夜月却是叫她心上人大哥的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妃雅就是生不了气，反而让她越看，越觉得脸红起来。

忽然，夜月大叫道：“这就对了，拿这副样子去见我大哥吧！保证你如愿以偿！”

妃雅原本羞红低垂的图幕然抬起来，她怎么听不懂夜月在说什么？

夜月微笑道：“我说城主大小姐，我是说叫你以后就用这样子去见我的亚芠大哥，保证一定能让你将她的心整个抢过来。”

一听到夜月说的话，妃雅忍不住的又羞红了脸，夜月捉狭的伸手捏捏妃雅红透了的脸颊，叹道：“真是太可惜了，这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给我看真的太可惜了，如果你早拿出来的话，我大哥一定会让你给迷的神昏颠倒，不！应该是所有的男人都躲不掉你这种魅力的。”

夜月这话可不是白讲的，妃雅本就是给人一种冷艳型感觉的美女，因此当她展现出这种小女儿害羞的娇态，就更是叫人抵抗不了她的魅力。

半响，妃雅终于恢复正常了，她浑沌的脑筋恢复正常之后，立即问道：“你真的是亚芠的妹

妹？”

夜月干脆道：“今天刚新任的，入夜时分才跟大哥认了兄妹的名份。”

妃雅不解，今天刚认？这是怎么回事？

而夜月也不多作解释，她只道：“其实我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所以你跟我大哥还有你表哥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妃雅脸色一变，就要发作，但是却被夜月一句：“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大哥喜欢你的话，那就收起你那令人受不了的千金脾气，好好听我说。”这句话给将她的火全部驱散了。

夜月满意的点点头，道：“你知道吗？其实你在我大哥心中真的占有了一席之地喔！”

妃雅脸色一喜道：“真的？”

夜月点点头：“怎么不真？不然我我干麻浪费口水浪费时间在这跟你说话？”

“何况说句不客气的话要不是因为这样，我还懒的跟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千金小姐讲话呢！”夜月补充道。

如果是今晚以前，妃雅一听到这句话哪有不马上发飙的，但是经过今晚的事及刚刚的沉思，还有夜月刚刚的那句话，令她有了一种另外的感受，苦笑道：“在你眼中我真的有那么差劲？”

夜月惊讶的发现妃雅竟然不向她预期那样的发怒，还问出这一句话，很好，很好的现象。

夜月立即再下一帖重药，不屑道：“你现在才知道呀！像你这种千金小姐喔，都是一个样，以为自己是天上的仙女，男人都是贱骨头，何该让你们当狗一样玩弄，稍一不顺就乱发脾气，世界是以你们为中心，绕着你们转，尤其是你，你知道丰原城中一般的的百姓叫你什么吗？他们都叫你蛇蝎女，说你专门吸穷人的血，养活那些富人，说你根本是冷血动物，心里一点感情都没有，说你……”拉里拉杂的，夜月说了一大堆的缺点，都是城中对妃雅的评价，也说的妃雅头越垂越低。

夜月足足列了三四十条妃雅的评价给她听，这些都是以往任何人都不敢在妃雅面前提的，最后妃雅才在夜月意犹未尽中抬头问道：“原来我在你们眼中那么不堪，那你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要帮我的样子？”

夜月夸张的叹口气道：“这就是作人家妹妹的悲哀呀！虽然我大哥今年才十八岁，但是依照他的名声及那个死人样，我可以预见在未来日子中，绝对不会有人喜欢他，难得碰到一个像你这样不怕死的，长的又好看，嫁妆又丰厚，又不怕死的爱上他，我这作小妹的当然要帮他一下。”

妃雅不敢置信的道：“他真的才十八岁？但是他的样子？他的……？他竟然还小我两岁，这…这…我以为他……。”

夜月暗笑在心，夸张道：“很难令人相信吧！偷偷告诉你，这可是我有一次无意间听到他跟水妖王前辈说话时听来的，别人都不知道喔！”

随及更叹气道：“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当人小妹的要这样干了吧！有这样一个未老先衰，又整天都摆出一张人见人怕，鬼见鬼惊的死人脸，还有一个臭名远播的凶恶名号，谁还敢喜欢他？”

妃雅虽然还仍未从亚芠竟然还小她两岁的事实中回过神来，但是一听到夜月的话之后，仍直觉

的反驳道：“才不是呢？亚芠他看起来既成熟又有魅力，而且那是一个真正男子汉该有的样子，根本…。好呀！你在骗我？”妃雅说到一半突然看到夜月贼兮兮的笑着望着她，这才知道她受骗，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对亚芠的观感被夜月套出来了，不由又脸红起来。

夜月贼兮兮笑道：“好了，你的脸红给我看没用，要就去红给我大哥看才有用，现在先别红呀！”被夜月这一说，妃雅就越是红的厉害。

过了一会，夜月才又道：“好了！不开你玩笑了，现在我就教你如何追上我大哥，俘虏他的心的擒心大计。”

一听到夜月这样一讲，妃雅顾不得连上红潮未退，立即正坐，一副恭听训示的乖巧样子。

夜月暗笑在心，随即也正色道：“首先你必须将你以前的一些恶名声改过，相信你也不希望你的另一半是一个人见人厌的人吧？”妃雅点点头，就算夜月不讲，她也不想让自己再这样下去。

“再来，像你今天这样跟我大哥说话是不行的，说不了三句话，我大哥就被你激怒，你也想妈小姐脾气，怎能让我大哥对你有好印象？”

“你先要克制自己的小姐脾气，心平气和的找机会跟我大哥聊天，不一定要聊些什么，但是尽量让他发现你的优点。”

“你最擅长什么？”夜月突然问道。

妃雅楞道：“我最擅长经商。”

夜月一副快昏倒的样子，道：“我是说你会不会煮菜之类的，任何女孩子该会的手艺？能在我大哥面前表现出你温柔贤淑一面来的东西？”

妃雅摇摇头，不好意思道：“我都不会！”

夜月一副不可思议的叫道：“天呀！你真的是女孩子吗？”

拍拍头，夜月一副受不了道：“算了！这方面放弃，再来，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我大哥曾说过，的头发以前跟我的头发是一样的颜色，这表示他是曾经受过什么大变故，导致他年纪轻轻的就少年白头，所以他难免会有性情古怪之处，这时你就必须发挥你的母性本能，好好的慰藉他的心灵。”

“再来，你自己也说过，我大哥是真正的男人，说难听点就是很自大，不喜欢别人当面反抗他，所以你一定不能跟他吵起来，这样会令自己难堪的。”

听到这，妃雅忍不住插嘴道：“那照你这样说，我岂不是一点都不像自己了？”

夜月一楞，随即恍然大悟道：“这只是刚开始时，等到大哥对你的观感改变之后，你可以开始用点撒娇，偶而发点无伤大雅的小脾气，让他知道你的不满，吸引他的注意等等。”

妃雅听完，心中不安道：“这些办法真的可行吗？还有，照你所说的，你大哥不是很讨厌我的脾气吗？”

反观妃雅不安的样子，夜月反而信心十足道：“这你尽管放心，如大哥心里对你没意思，她就不会这么容易让你激怒，刚才在战场上，尽管在生气，也会不自觉的放慢自己的脚步，让你跟上他，依照他的个性来说，如果真是不相干的人，任你说些什么，他都无动于衷的，也不会管你死活的，所以我才会来教你。”

“至于以后真的你不小心发脾气了，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反正你最遭的一面大哥都见过了，如过你能夺心成功的话，只要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就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的。”

夜月几乎是拍着胸膛打包票，妃雅依旧狐疑道：“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招式？”

夜月一楞，答道：“难道你都不知道吗？仿间有很多这种的爱情书，里面多的是像你这种例子，随便一找都有几十几百个方法的。”

看到妃雅摇头说不知道，夜月怀疑道：“那你都看些什么书？”

妃雅道：“商业学，经济学，国势论……。。”

夜月一掩耳道：“别说这些一听就到一点乐趣都没有的书，难怪你会追不上我大哥，真该多看看爱情书的。”

看到夜月的样子，妃雅忍不住露出了今晚第一个笑容，笑了开来，夜月见到妃雅笑开，她也跟着笑起来，心中暗暗得意道：“大哥，我替你骗到一个富婆嫂子了，感谢我吧！”

身在营帐中正准备就寝的亚艾突然感到一阵不祥的预感，打了个冷颤，冥冥中他好像感觉到他的末日即将来到了。

就这样，在这一个杀戮之后，明月高悬的深夜里，两位美丽的少女定下了一套夺心大计。

没人知道，为什么基列会忽然带了所有人说要回到丰原城，而妃雅竟然留下来，还打发了身边所有人跟基列回去，明明她还跟基列说要留在镇中的某家旅店中等他带人回来。

但是基列前脚刚离城，妃雅后脚就跟亚艾说要他跟他的小队保护她到瑟吉耐城去，而且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大半天，妃雅竟然一步也没有踏进亚艾为她特别叫人一块带上路的马车中一步，反而跟着他们一样用走的，还跟夜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有说有笑的，什么时候两个人感情变这么好了？

而且最叫亚艾怪怪的是，两个美丽的少女有时候说到一半还会忽然转头来看他一眼，对他笑笑，亚艾虽然一样的面无表情，但是光看他几次差点被路上的石头或窟窿绊倒就知道他心中实是非常奇怪，不像外表那么平静，尤其是昨晚临睡前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再妃雅急夜月转头看她时更强烈了。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他重新踏上华那邦公国土地的感慨，三年前，他与家人由这里逃了出去，如今，他又回到这里，只是他的心境不同，方式不同，甚至连他的样子也不同了。

在街角上，他斯达克一家依旧是通缉的榜首，只是不再有人认出他来了，德野王、扈伊，这两个他刻骨铭心的名字，随着越接近原曙城，在他的心中就越是鲜明，几乎令亚艾按耐不住，直想直接杀到他们处。

只是，亚艾自知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就算有死神小队之助，他的实力还不足以令他报仇，何况此时，他最主要是想要查出父亲的生死之谜，报仇，暂时还是只能放在心里。

终于，在没有大队人马的拖累之下，原本预计五天的路程，只花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就来到了瑟吉耐城。

入城找了一家大旅店，包了十多个独院，终于让亚艾这一百零一人完全的安顿下来，反正妃雅的钱多到花不完，她也不会在意。

所有人都安顿之后，刚刚才回到房间正要着手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的亚芠突然听到有队员来报，说城主有请，亚芠心中暗暗奇怪，为什么妃雅这时候会叫人来叫他过去？

但是亚芠还是略为收拾一下，就来到妃雅的房间外，轻敲一下门，门里传出了妃雅清脆的问话：“谁？”

亚芠轻咳一声道：“是我，亚芠。隆！”

妃雅道：“请进！门没锁。”亚芠闻声推门走进去。

才一进门，亚芠只觉得眼前一亮，妃雅就站在门前，穿着一身的水蓝色低肩连身窄裙的晚礼服，上面用碎钻镶崁出一只展翅欲飞的蓝凤，露出一双白玉般的玉臂，再胸襟上也镶了一颗水蓝宝石，看来既典雅又高贵，充分的将妃雅那种冷艳的贵族气质表露无疑，令妃雅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一尊冷艳的女神般，令人耳目一新。

看到亚芠在错愕之间，露出了惊艳的神色，令妃雅心中暗喜，果然不枉她的精心打扮，以往她在很多人过这种神色，照理说早已经习惯了，但是亚芠就硬是让她感到心中一丝甜意。

妃雅问道：“怎么样？好看吗？”

亚芠被妃雅一问这才回神，轻咳一下掩盖刚刚失神的窘态，故作冷静道：“还可以！”

妃雅窃笑在心，随口问道：“我想这样去参加宴会，你认为可以吗？”

本是随口问问，谁知亚芠一听到要参加宴会，竟然眉头一皱，摇摇头，拿起了一旁的一条蓝色丝巾，披在妃雅裸露的肩膀上道：“这样好多了！刚刚太曝露了。”

什么？竟敢说她精心的装扮不好，还说太暴露了？妃雅心火一升，当场就想发作，但想到夜月这三天来对她耳提面命的话，妃雅又忍下气来，忽而，妃雅感到心中一甜，亚芠刚刚那不自觉的表现，岂不是就像夜月所说的男人的独占欲？不然为何亚芠会批评她那身算是很保守的晚礼服？也只不过是肩膀小露一下而已！

而亚芠接下来的动作更令妃雅惊讶的几乎快将提议她先将这身衣服穿给亚芠看的夜月感激到无地复加，因为…。，因为看来一身冷硬的亚芠竟然拿出了一根凤型小发叉，黑幽幽叉身上镶了一颗约两公分的粉蓝色宝石插在她那只是简单挽个发型，盘在头上的发间，一根小小的发叉，令妃雅整个人变的有种迷离的感觉，只因为那蓝色的光芒比任何头饰要来的美丽，又很搭配她的妆扮，然后又拿出一枚小戒指，上面同样有一颗蓝色的水钻，戴在她右手的小指上，这两颗宝石，饶是妃雅见识过无数的名贵珍宝，也找不出比它们更美丽的宝石，尤其这还是亚芠亲手替她戴上的，这辈子休想叫她拿下来。

亚芠略为笨拙道：“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你，这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是醉大师利用我拿给他的神之钻，将其中剩下的较大部分打造成一些饰品，让我避免遗失，如果你觉得不适合的话，就拿下来吧，如果还喜欢，那就送你吧！”

妃雅几乎激动感激的想抱住夜月跟醉大师痛吻，以往虽然不少人送她饰品，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向亚芠般令她感觉到无限的惊喜，哪有不喜欢的，直点头说好，就怕亚芠说不送她了，如果她知道神之钻的真正价值？想必妃雅会喜的昏倒吧！

至此，一切都像夜月所说的，甚至比她所说的更好，妃雅对接下来的事情进行就更有信心了。

妃雅马上从旁边拿出一套早已准备好着衣服，交在亚芠手上，道：“好了！现在该换你换衣服了。”

亚芠一楞，莫名其妙道：“我换衣服干嘛？”

妃雅一副理直气壮道：“陪我参加今天的晚宴呀！别跟我说你不想去，是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不陪我去谁陪我去，何况宴会本来就是要携伴参加的，你该不会想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参加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举办的宴会吧？”边说，妃雅边半推半拉的将亚芠推到盥洗更衣室门口，说到最后一句时，更是露出了一脸可怜兮兮的表情。

看着妃雅那明明强迫中奖的手段，但是亚芠却怎么也硬不起心来拒绝，轻叹一口气，认命的转身关上门，天晓得他有多痛恨参加宴会，自从那一夜之后。

看到亚芠进去更衣间关上门，然后传来水声之后，妃雅几乎高兴的差点跳起来欢呼，第一次，第一次她没有跟亚芠吵起来，而且还让亚芠照她的话作，更意外的获得亚芠赠送的礼物，一切都太美好了，几乎让她以为身在梦中，果然就像夜月所说的，柔能克刚。

不久，更衣室的门打了开来，亚芠走了出来，这下换妃雅发呆，她知道亚芠长的很英俊，但是，她没想到，当亚芠换上那一套她精心挑选的黑色武士服之后，竟然会这样的出色。

修逸硕长的身材，搭配一身黑的武士奘显的更加英气勃勃，俊逸的面貌，一头及肩白发随意束在脑后，黑衣白发，看来对比既是无比的强烈又合适，更将亚芠那种冷酷中带着沧殇的奇异魅力充分的表现出来，他根本就是一个强烈的发光体，会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这下换妃雅心中有点患得患失，有点后悔将亚芠打扮的如此的出色，这样去参加那种充满贵族千金、富家子女的宴会，等于是将一块大肥肉送入恶虎口中嘛！

倒是亚芠被妃雅看的浑身不对劲，以为自己哪边穿错了，再三的确定身上没问题之后，才连换几声，将妃雅的魂唤回来。

最后，才在妃雅心不甘情不愿之下，走出房间。

出门前，亚芠照例招集小队众人，做好交代，谁知，众人根本没听进去，所有人都看亚芠跟妃雅的扮相看呆了，只有夜月在底下向妃雅连竖大拇指，示意她做的好。

最后，亚芠在众人奇异的眼光关爱之下，匆匆交代几句之后，逃命似的拉着妃雅坐上宴会主人派来的马车，离去，但是直到亚芠及妃雅的马车看不见了，众人依旧是未能回神。

在马车上，妃雅才向亚芠解释道：“这一次会来瑟吉耐城主要是因为丰原城本是专产医药、丝绸、陶器等手工艺品的城市，但是其中的陶器因为本身并不出产陶土，所以需要由外面进口，而瑟吉耐城就是一个盛产陶土的城市，每年提供丰原城的陶土几乎是占了丰原城年需的三分之一强，但是这次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城中掌控陶土的大商会陶业商会的会主忽然说明年不肯再提供陶土给我们丰原城，这简直是要断丰原城的商业生命，最后在我的百般协调之下才知，原来是商会会主－拿宁。鞑靼列不满我自登城主五年来，从未拜访过他，认为我不够尊重他，所以我才会急急赶来，毕竟现在已经十一月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而当我在近城之前，已经叫你的队员先帮我通知一下拿宁，谁知他马上说要举办宴会欢迎我，所以我才会请你陪我来，因为他是……。”

说到这，妃雅不由欲言又止，脸色幕然通红起来，亚芠本要追问下文，但是见到妃雅的娇羞样子，不由的忘记了要追问下去，一时之间，马车内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沉默中，直到到达目的为止，没有人说半句话。

说起瑟吉耐城，每一个人第一印象想起的就是那种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生活，身为公国的经济重镇，在这一个城中多的是一些富人豪绅，由于它除了盛产各种的经济产品外，又是位在交通要冲，造就了它无比繁荣的景象。

在这里中商人士新兴的贵族，与名存实亡的贵族相较之下，商人虽然没有贵族之名，但是掌握有经济之权的他们却远比贵族还来的像贵族，当中的佼佼者便是分别掌握城中两大经济命脉的陶业商会鞑靼列家族，以及独霸运输的飞轮业者联合家族亦逖家族，这两大家族彼此配合，囊括了瑟吉耐城中七成多的商业声息，更令的他们不但在这瑟吉耐城中呼风唤雨，而且在整个公国中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今日，两大家族中的鞑靼列当家主忽然说要举办宴会，虽然事出仓促，但是在他庞大的财力支援之下，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将会场布置出来。

虽然拿凝说这只是一般的小宴会，举办的地点也是在他的自宅，但是一就是雕梁画栋，金杯银筹，极尽奢华之能事，参加的名门豪流也高达上千的人数，说是一场大型宴会也不为过。

只是参加的的人都不知道拿宁举办这场宴会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唯一知道的是听说是要欢迎一个来自异国的贵客，至于是谁，却没有人知道，引的众人议论纷纷。

忽然，原本吵杂的宴会会场突然变的连根针掉道地上都听的到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一双站在门口的男女身上。

那是一对及冷、艳、俊、美于一身的男女，男的一身黑，满头白发，浑身冷肃的气质，几乎令人血液为之停顿，但是眼光却怎么样也无法从他身上移开，而女的则是一身的蓝，浑身尽是一种难以言语的冷傲气息，就像是一块万年不化的寒冰般的冷艳美女，够冷够艳，但是却叫人更想去融化这一座冰山，令当场不论男女皆为之呼吸一顿。

看到众人都在看他们，冷艳美女忽而嘴角一勾，露出一抹浅笑，哇哇，这可不得了了，众人只觉得好像一下子由寒冬回到春天般的春意盎然，令引的倒抽气声不绝于耳。

冷艳美女露出了一个笑容之后，将手挽在身边男伴的臂弯之处，慢慢的走进会场中，这时门房才如梦初醒般尽力大声喊道：“奇兰楼联盟第二大城，妃雅。兰妮城主驾到。”

霎时，原本安静到连一点声音的没有的会场变的比菜市场还吵，众人一听到眼前这对令人眼光移不开的俊男美女竟然是丰原城的城主，这下，宴会主角终于真相大明，同时却也更引的众人猜测，丰原城主来这里干什么？敏感的人已想到必是与生意有关。

这时，已经有人看到拿宁正向丰原城主处走去，众人不由引耳倾听他们说些什么。

在众人瞩目之下，拿宁慢慢的走近了亚芠跟妃雅，拿宁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因为保养有加，看起来却还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充满了成熟的魅力。

拿宁来到妃雅的面前之后，大笑几声：“贤侄女，我看到你就跟看到你母亲一样，没想到才几年不见，你就出落的那样大方了，想必你母亲也会以你为荣吧！”

妃雅略一躬身道：“多谢伯伯的招待，侄女在这里向您问好了。”

拿宁呵呵一笑：“说什么招待这种见外的话，我跟你母亲算是老朋友了，对你这故人之女，我可是顾念的很，只是你一直都不来让我看看，这次来这可要让伯伯好好招待几天了。”

妃雅盈盈笑道：“伯伯才叫侄女不要见外，为何伯伯您自己倒真的见外了，侄女不是已经在这边了！”

拿宁呵呵笑道：“那倒是，那倒是，是伯伯失言了。”

这边妃雅跟拿宁说笑盈盈，那边亚芠却是脸色阴沉，他直觉的不喜欢这个叫拿宁的人，当他眯

起眼睛看人时，亚芠就感觉到一种令他不舒服的感觉特别强烈，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跟以前他碰到意图暗算他的一些追杀者的感觉一样。

而亚芠一像都很信任自己这种无法解释的灵觉的，因为相信，所以他得以逃过了无数的杀身之祸。

终于，拿宁终于“注意”到亚芠这一个妃雅的同伴了，微笑道：“还没请教这位是？”

妃雅一笑，正要答话，亚芠已经冷冷道：“保镳！”

妃雅笑脸不由一凝，随即恢复笑意，脸色转变快的让任何人都察觉不出来，她随即补充道：“伯伯你可别听亚芠在胡说，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只不过他比较不喜欢出风头而已。”

拿宁呵呵一笑道：“原来如此，看贤侄女跟你这位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这本是客套话，谁知道妃雅竟然幽幽一叹道：“就是人家看不上眼。”

这下子，所有听到他们谈话的人，包含拿宁跟亚芠全都傻眼了，妃雅此话一出，不谛明白的表示出她喜欢亚芠的意思，对一个女孩子，尤其是妃雅这种集富贵美貌于一身的少女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一时之间，拿宁到也不知该如何的接话，但是不可否认的，妃雅当着所有人的面表示出喜欢之意，的确让亚芠在惊讶中带着一丝无法言语的感动，虽然他早已知道妃雅喜欢他，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听到妃雅当着所有人的面表白又是另外一回事，说不感动是骗人的。

最后，还是拿宁打个哈哈，扯开话题，拉着妃雅去介绍其他的人。

而在介绍人之时，妃雅虽然刚刚石破天惊的说出了表明心意的那一番话，但随即就跟个没事人一样，随着拿宁向一些新知旧识打招呼，最尴尬的要算是亚芠。

一方面，亚芠因为不耐跟这些名贵富绅打交道，总是落后在妃雅身后几步处，因此，他得忍受周遭其他人投注来的探索目光，因为人人都想知道，这一个被奇兰楼联盟第二大城城主当众宣告喜欢的人到底是何方人物？

一时之间，亚芠身周充斥着窃窃私语的声音，最后，亚芠终于受不了了，在妃雅不注意之时，悄悄的溜出了会场，躲到会场外面的阴暗一角。

由阴暗处向会场内部看去，华丽的宴会正进行到最高潮，以拿宁及妃雅为中心，成一个被人群团团围住的团体，身在会场外围的亚芠连妃雅的一点身影都看不见，只有在隐隐约约之间听到了妃雅口中，透过阵阵人墙所传出的笑语声。

亚芠清嘘一口气，他正需要一个空间，好好的思考一下他与妃雅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妃雅以前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并未亲眼见过，但是在认识以来，虽然她每一次都惹的他怒火丛生，但是，亚芠他也不是没感觉的人，妃雅一再企图讨好他，甚至还为了他而有了改变，那是骗不了他自己的，而他也有了一点的感动。

但是这是表示他喜欢上她了吗？

不！亚芠心中暗暗的摇头，想起了刚刚惊艳的感觉，亚芠承认他的确是被妃雅的出色外表所吸引，但是，这绝不代表他喜欢上了妃雅。

虽然没有真正的喜欢一个人过，但是亚芠也知道他并未真心的喜欢上妃雅，但是，如果妃亚再继续以这种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爱意，那他会喜欢上她吗？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亚芠在心中暗暗苦笑道。

亚芠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不远处的两个谈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两个听来十分年轻的声音，都是女声，亚芠最先听到的是一个叫尖锐的声音道：“哼！果然是一个骚狐狸，亏她外表看来还像是一个冰女，原来是外冷内骚，看看，伯伯伯伯的叫的多亲热，我看不久就要改口叫哥哥了。”

另一个叫柔媚的声音道：“这样不是很好，如了大老爷的意，我们也可以轻松几日。”

尖锐声音道：“这是没错啦！但是这样一来，小妹，你不怕到时后你的地位不保吗？”

被称为小妹的声音道：“这一点我倒不怎么担心，凭我这条件，我就不相信会让那骚狐狸沾到便宜，倒是，大老爷恐怕是打着人财两得的主意，姐姐你倒要注意一点，恐怕到时候你带过来的嫁妆可是跟人家没的比唷！别到时候让大老爷给打入冷宫，那小妹可是会痛失一个良有呦！”小妹的声音虽然是一样的柔媚，但是说出来的话亦可是夹枪带棍的，连亚芠都能轻易的听出了她的讽刺意味。

姐姐声音变的更尖锐道：“姿语你…。。”。

话未说出，在会场中，拿宁的声音已传来：“杏娜，姿语，你们在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贵客。”

小妹打断姐姐的话道：“大老爷再叫我们了，姐姐走吧！”同时她还大声回应道：“来了！”

姐姐冷哼一声，亚芠只见到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慢慢的走出了两个苗条的身影，亚芠就着灯光一看，暗暗的讶异，那是两个，年岁绝不会超过三十的年轻贵妇，一高一矮，但是，却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这两个女人都是尤物，让人一见就会浑身着火的尤物。

丰满到几乎夸张的身材，在紧身的红、蓝色礼服中，傲然的展示出来，同样的波浪型澎松暗栗色头发，配上或圆或尖的脸蛋，以及那两双勾魂摄魄的媚眼，真的是一对人见人爱的尤物。

这时，亚芠也看到了拿宁不知何时，竟已亲密的拉着妃雅的手，走出人群，笑道：“来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两个人是伯伯的干女儿，蓝色衣服的是姐姐杏娜，红色衣服的是妹妹姿语。”

妃雅略一函首，打了个招呼，倒是杏娜、姿语神色亲密的拉着妃雅，同声说道：“久闻妹妹你丰原城主之名，真是替我们女人征了口气呀！”同时，两人不着痕迹，有志一同的挤开妃雅跟拿宁之间的距离，插进两人之间，拉着妃雅就要到一边，好似要说些亲密话。

拿宁似乎没有发现古怪之处，呵呵笑道：“你们两个要好好的招待干爹的贵客可别怠慢人家。”

两女含笑的一瞟拿宁，媚笑道：“干爹您放心，我们会好好的招待妹妹的。”语气中透着亲热。

拿宁更是呵呵的笑着，看到这一幕，亚芠觉得好像是看了有趣的戏码，心中玩味着刚刚杏娜两女的话，心想，这时候是不是该他这一个妃雅的保镳出场的时候了。

亚芠跨出一步，正想要走进会场，就近点看看现在到底上的是什么戏？

就在这时，门房又传来一声大声的介绍声，当场使的亚芠刚刚还带点笑意的眼神变的极冷，跨出的那一步也随之收回。

因为，门房大喊道：“公国长老议会扈伊会长来访。”

停下了踏出的一步，亚芠的目光跟其他人一样，甚至还要专注而集中的望着大门之处，一看来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人出现在门口处。

跟两年前一般，满脸红光，面貌古朴不已，气质清奇的扈伊出现在门口处，与两年前比起来，他是苍老了一些，毕竟，这两年他过的也没有很愉快。

亚芠难忍心中的激动之情，双目灼灼的盯着扈伊直瞧，几乎是耐不住新中那股滔天的恨意及杀气，好想，好想就这么直接杀到他的面前，一尝报仇的甜美果实。

这时，拿宁已经快步的来到了扈伊的面前，躬身道：“不知长老光临，怠忽之罪，尚请见谅。”

扈伊呵呵一笑，伸手扶起了拿宁，笑道：“呵呵，拿宁你在说什么鬼话？都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还这么见外？”

拿宁顺势站起来，微笑道：“难得长老您来，真令我陋室生辉呀。”

扈伊也笑道：“其实这一次我纯粹是路过，要去办点私人的事，刚好路过这里，听到路人说你今天在办宴会，想说咱们这么久的老朋友了，又好久没见了，心想干脆来看看你，顺便叨扰一吨，你可别介意呀！”

拿宁呵呵笑道：“哪里的话，哪里的话。”

说到这，扈伊似也觉得拿宁因为他而冷落了其他的客人，便道：“好了好了！你这个作主人的难倒不为我介绍一下你的客人吗？”转个话题，扈伊拿眼瞧着站在拿凝背后的妃雅。

拿宁一拍后脑勺，大笑道：“长老您瞧我这都忘记，真是记性太差。”

说着，拿宁招来妃雅，替她跟其他的人，向扈伊介绍起来。

而隐身在暗处的亚芠看到当扈伊一听到妃雅是丰原城城主之时，眼中泛出了奇特的目光，亚芠根本就不相信扈伊只是如他所说的顺路过来看看而已，必定有所图。

略一凝思，亚芠慢慢的仅存三成的精神异力运了出来，慢慢的，亚芠的瞳孔也变化成银色的，随着亚芠瞳孔颜色的变化，原本亚芠激越的情绪也慢慢的沉静下来，进入了无悲无喜的精神状态，这是亚芠现在唯一能做到的一件事，将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这样子他才能在不受到自己对扈伊痛恨的情怀影响下，来面对他。

果然，当亚芠瞳孔完全变成纯银色之后，看来与拿宁及扈伊相谈甚欢的妃雅已经在四下张望，看来，她似乎也察觉到亚芠已经失踪了。

看到了妃雅四下张望的动作，亚芠知道该是他出现了时候了，毫不犹豫地，亚芠慢慢的离开了阴暗的掩蔽，出现在灯光之下，再度走进了宴会会场之中。

走进会场中的同时，亚芠心中没有一点的情绪波动，前一刻他心中恨不得一刀杀之而后快的扈伊此时却半点也激不起情感的涟漪，他只是冷冷的，不待一丝的感情，直是着扈伊。

终于，亚芠再刚刚踏进会场之时，被一直寻找他的身影的妃雅看见了，妃雅转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后，就自己一个人来到亚芠的面前，轻笑道：“亚芠，原来你是跑到外面去了呀？难怪我伊直找不到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拿宁伯伯已经答应明年照常供应我们丰原城陶土，已经决定明天就要跟他签订契约了。”

兴奋中的妃雅完全没注意到，当亚芠进到会场中之后，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之间，慢慢的开始远离亚芠的身边，连一些原本想好好跟亚芠“谈谈”的千金小姐们也不敢靠近，只因为，由亚芠眼中并射出来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冷冷银光，让每一个跟他眼神有所接触的人全都不由自主的心虚不已。

而亚芠踏进会场之后，他那种奇异的特质当场引起了扈伊的注意，对于这一个白发年轻人，扈伊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看来似乎很面熟，但是却又明显的确认自己不曾见过这样的一个人，不然，以这年轻人这种奇异的特质，相信不管是他或是任何的一个人，只要见过了一次，绝对是永生难忘的。

尤其是，身为一个魔法师，扈伊更能敏感的感觉出，眼前的这一个年轻人身上散发出了一种属于高等魔法师才有的一种绝对的魔力盈涨的感觉，那是一种，没有天份的人练上的几百年也不可能会出现的一种专有的高阶魔法师气质，即使以他所感觉到的，在这一个年轻人身上的魔力跟一个具有这类气质所应该具有的相对魔力程度相差好几的微弱魔力，如此的突务差异感，另扈伊几乎在见到亚芠的一瞬间就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压根就没想到眼前这一个令他产生浓厚兴趣的年轻人竟然会是他极欲除之而后快的斯达克一家的幼子。

扈伊转头对拿宁询问起了亚芠的来历，但是所获却令他很失望，因为拿宁也不知道亚芠的来历，只知道亚芠是妃雅的救命恩人，以及是妃雅公开说出喜欢的人之外，其余拿宁也是对亚芠一无所知。

扈伊想了想，便自己走到了妃雅及亚芠的面前，笑问：“妃雅城主，还未请教这位是？”

妃雅一挽亚芠的右臂，娇笑着替亚芠及扈伊作一个相互的介绍。

亚芠冷静的对扈伊行个礼，算是对扈伊打一个招呼，随即道：“妃雅，长老，真是抱歉，恕在下身体略有点不适，想先行告退。”

亚芠说完之后，不理妃雅及扈伊惊讶无比的神色，便大步一跨，就待离去。

而亚芠自知此举已是无礼到极点了，但是他却不得不如此，为了压抑自己高涨的杀意，亚芠不得不将精神异力全力的运行起来，将自己化身一个无悲无喜的非人者，以免让扈伊看出破绽来，但是，此时他的情绪激动的远超乎平常时候，使他要维持在这一个状态下要画费平常数倍的力量才能达到维持的目的，偏偏此时他的精神异力又尚未恢复，更令他倍感吃力，虽然才短短的几分钟中，但是也令亚芠感到快撑不下去了。

妃雅这时才察觉到亚芠的异状，告罪一声，连忙追上已经走向了门口的亚芠，拉着亚芠的右臂，不悦道：“亚芠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很失礼的？”

这时候，亚芠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精神异力已经有开始在慢慢消退的迹象，而且他那不可理喻的动作已经吸引了其他人的围观，而且拿宁及扈伊也带着一脸的不解开始往这边走来。

亚芠慢慢的转头，用他银色的眼睛往妃雅一望，妃雅惊呼一声，直至此时，她才与雅文的眼神正面相遇，但是却也无法自制被亚芠眼神中那种无法言语的冷酷无情眼色所震惊，惊呼着放开了拉住亚芠的手，亚芠立即头也不回的转身出去。

妃雅一呆，却也忍不住的跟了出去，在他深厚的拿宁及扈伊相识一眼，带着极大的好奇心，也

跟了出去。

走到会场外，亚芠清嘘了一口气，心灵中发出了一种只有他以及贪狼星才会知道的招唤意识，源源不绝的向四面八方散去。

现在他衷心祈祷，贪狼星已经醒来了，不然依他现在情况，等到精神异力消竭之后，他绝对会无法自制的向扈伊挥拳相向，而已他现今的状况来说，那唯一的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处在现在的这种状况之下的亚芠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在精神异力突破之后的这几次使用的感觉中，亚芠一直有一种的现在的他又不是他的怪异感觉，就像现在，明明他都是他，但是他种极度冷静的情况之下，好像是在看待旁人一样的角度之下，冷静的来看待自己在没有精神异力的支持之下，会有何种的动作？

听着身后慢慢传来的几个脚步声，亚芠知道他已经走不了了，至少在这精神异力慢慢消退直到枯竭之间，他是走不掉了，心念一动，银色的瞳孔慢慢的消退，既然都走不掉，还不如保留一点的元气，也许还有希望，即使他明知道他会如何的不智。

就在妃雅、拿宁、扈伊慢慢靠近亚芠，亚芠眼中凝结的银色光辉慢慢散发出来之际，忽而雅文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大声惊呼：“是你！”以着充满不可置信的语气狂呼，一个令亚芠一见之后，在也掩藏不住心中狂涛般杀意怒气的一个人。

在这世间，在亚芠的敌人当中，除了已经死于他的手中之外的，若说对亚芠印象最深刻，深刻到不管亚芠的外貌如何的变化，只要一见到他的眼神就能够一眼就认出他的人就只有那么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一个在亚芠还没有任何自保能力之时，就曾经一度在亚芠的眼神之中，看到了他恐怖的一面的一个人，一个曾让亚芠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恐惧种子的一个人，原公国黑卫队队长，现任扈伊亲卫的一血煞苇诺。

至此，亚芠在也克制不住自己，怒吼一声，双臂金芒一闪，天心真气击发而出，一道X型的弯月气劲射出，歼爆断月斩，亚芠所悟出的绝招。

苇诺在两年的那件事之后，因为不得德野王欢心，所以他干脆向新任的请辞，跟着扈伊，担任扈伊的亲卫，至少在同样不得德野王欢心的扈伊的身边也好过于在黑卫队中被冰封起来。

昨天，扈伊忽然下令说要来瑟吉耐城，只带了几个人，轻车便骑，连夜赶路，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终于在傍晚前进入了城里。

在进入城中之后，扈伊连休息都没有，就带着他到拿宁的住所来，刚刚才把马车交给了仆人送去停放，哪里知道还没走进彦会场中，他竟然就看到了那一双，他今生今世决不想再看到的那一双眼睛，才刚惊呼一声，两道金色的气劲竟然就朝着他而来，令他不由自主的大惊失色。

当亚芠突如其来的发出了歼爆断月斩后，不理妃雅发出了惊呼，不管拿宁脸色一变，也不看扈伊瞬间变的阴沉无比的脸色，亚芠整个人就这么随着歼爆断月斩之后，向苇诺飞掠而去，他自知，以他现在剩下不到四成的天心真气所发出的断月斩绝对是伤不了苇诺的。

只是，事实却是超乎亚芠的判断，他没想到，苇诺竟然就这么站在原地的让断月斩直接的炸在他的胸前，亚芠还以为苇诺另有奇招，但是当他来到苇诺面前之时，看到苇诺在亚芠的这一招断月斩之下，上半身的衣服全部都被震碎，脸色因为受到重伤而惨白，嘴角流下了血，身体更是摇摇欲坠，亚芠这才相信苇诺真的是在毫无防备之下，生受下了他的这一击，虽然只有四成的真气，但是以亚芠那超越年龄的功力来算，也是不容小去的，难怪苇诺也经受不住。

但即使如此，苇诺对自己身体上所受的伤却是视若未见，他的眼神一刻不离的盯着亚芠的双眼看着，然后，苇诺说出了一句令当场所有人都为之大惊失色的一句话：“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斯达克家的幼子？”

妃雅还好，而拿宁当然知道原公国的大将后来叛国逃遁的斯达克一家，而最震惊的当然是扈伊了，他绝没有想过，眼前这人竟然是他千方百计遍寻不着的斯达克家的人。

扈伊立即判断出，这人必是斯达克家的最小的孩子－亚芠。斯达克，因为在所有的斯达克家人之中，他唯独队亚芠没有任何印象。

而且，他对于苇诺所叫出亚芠的真正身分更是点也不怀疑，因为他早已知道，苇诺对于斯达克家的最小孩子有着一种他无法了解的深深畏惧，即使他并不知道他为何会如此，但是光看这两年来苇诺每每在半夜会因为恶梦而惊醒，每每任何银色的东西都会使他不由自主的畏惧，就能知道苇诺对亚芠的畏惧是出自于他的内心一种无法剔除的深深恐惧，也因为这一个原因，让苇诺这一个原本被称为百年难得一见具有极高武学天份的天才，超一流高手，变成一个三流的人物。

当然更能解释出为何他会闪也不闪的让亚芠击中，只因为深深的恐惧已经深深的掳获了他全部的感觉及意志，让他完全无视身外的所有变化。

当苇诺喊破了亚芠的真实身分之后，幸而亚芠早已有身分被揭破的觉悟，只是现在提早而已，因此，亚芠反而是现场知道他真正身份的所有人中最冷静的一个人。

亚芠慢慢的转过身来面对着扈伊，一旁的拿宁一听到亚芠是公国永久政治通缉犯中排行榜首的斯达克一家的人之时，正欲张口大叫来人将亚芠擒获之时，一旁的扈伊却伸手一阻拿宁的呼叫，沉声道：“不用叫了，这是我个人的私事，让我自己解决，相信你应该是没有意见吧？”最后一句，扈伊转头对着亚芠说道。

亚芠一点头，同时惊讶自己竟然还能如此的冷静的站再扈伊的面前，而不是再身分一被揭破之时，就扑上去与扈伊来个生死决战。

“今晚之事，我希望你们都不要说出去，可以吗？”对着拿宁及妃雅，扈伊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令人费解的问题。

妃雅当然是没有问题，亚芠本就是她所喜欢的人，就算是知道他真正的身分也不会说出去，而拿宁在听到扈伊的这一句话的时候，眼中闪过了一丝奇异的光芒，且不管他的动机为何？他也跟妃雅一样，点头同意了。

扈伊见到他们都同意了之后，便道：“走吧！斯达克家的幼子，让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谈”一下吧！”

说完之后，扈伊就这么转头开始走向大门口。

亚芠阴沉的跨步跟了上去，临走之前，亚芠深深的看了妃雅一眼，然后才随着扈伊，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拿宁的豪宅大门口。

而妃雅则深深的震撼着亚芠的那一眼，那是一种壮士断腕，此去非生则死的眼神，即使亚芠他并未对她说出一字一句，但是妃雅就是知道，就是无可理解的知道亚芠那一眼所包含的意志。

幽幽的叹了一口气，妃雅见到了拿宁已经叫人来将如今已经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苇诺抬进去，事已至此，妃雅也无心在去应酬了，当下立即跟拿宁告辞，拿宁也不挽留她，就叫人驾来马车，载着忧心忡忡的妃雅回到她下褟的旅店。

当妃雅离去了之后，拿宁在也人不住冷笑起来，心中暗暗道，斯达克家的人吗？真是天助我也！

从他眼中散发出了强烈的狡诈光芒，相信此时他心中动的念头绝对是会让亚芠不是很愉快的。

随着扈伊越来越快的身形，亚芠在他身后五步之距，不及不离的跟着，不知不觉之间，亚芠发觉屋子越来越少，沿路的行人也越来越稀少，最后，甚至已看不到人迹，出城进入了一处人迹罕至的不知名荒山野岭了。

来到一个约有近二十公尺方圆大小的平坦空地之后，扈伊才停了下来，看看四周，似乎满意了，这才停下了转身面对着亚芠。

而亚芠也一如出发之前一样，停在扈伊的身后五步之处，面对着扈伊，脸色阴沉而平板，叫扈伊看不出他现时在想些什么。

两个人就这么站了快十分钟，一句话也不说的面对面的互看着。

过了十多分钟之后，由扈伊打破沉默：“你应该是斯达克家那一个最小的儿子，以前的那一个没出息的亚芠吧！”

亚芠目光闪烁一下，不言，扈伊本来也没有打算亚芠会回答，他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道：“真是没想到呀！我们都看走了眼，你这一个没出息的人现在竟然能追的上我的脚程，果然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亚芠还是不言不语，扈伊又道：“你爷爷那一个老不死的还活着吗？”亚芠依旧不语。

这下扈伊的脸色也开始不好看了，厉声道：“小子，我也算是你的长辈，就算你我恨不得杀了对方，但我问你话你也该回答我！”

亚芠这才沉声慢慢的一字一字道：“你。不。配！！”

这下扈伊可气翻天，还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如此无理的，手一辉，一道白光脱手而出，朝亚芠门面打去，速度虽快，但是力道并不强，他是打定主意，先教训一下亚芠的。

就在白光射至亚芠面前不到五十公分之处，亚芠一就是不言不动不避，恍若这道白光根本不存在一般，只因为，他根本没有必要去闪避这道白光，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贪狼星已经来到他的身边了。

一道银光由天而降，将这一道乎一所发出的白光冲散，随即银光一个转折，落在亚芠的肩膀上，县出了一只蓝羽银翅，巴掌大的小小幻兽。

原来，亚芠在刚刚发出了讯息之后，接获了讯息而赶来的并不是沉睡中的贪狼星，而是这五只守护在贪狼星身边，等同贪狼星分身的五小幻兽，只是被亚芠取名为－雷羽的碧水雷鹰因是在天空飞翔，所以速度较快，第一时间赶到亚芠的身边。

看到白光被击散，以及亚芠肩膀上的雷羽之时，扈伊不惊反笑：“哈哈，你这没出息的亚芠果然还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你以为凭着一只才又声的幻兽就能打败我吗？真是笑……。”

话声未完，又见四道银光飞射而来，在亚芠的四周，落地现出它们的身形，正是光荣虎王－烈芒，烈火雄狮－猛炎，大地之熊－暴王，疾风之狐－九尾。

扈伊狐疑的看着亲密依偎在亚芠身周的五只小幻兽，这五只小幻兽不但长的比一般的幻兽幼生期还来的娇小，而且长的也与一般的幻兽不同。

扈伊一眼就看出，这些小幻兽身上有着一般的幻兽所没有的杂色外表及胸前所镶崁的奇异的蓝色晶体，印象中，他好像知道这种晶体，但是却一时想不起来。

因此他表面上虽然一副轻视的样子，但是心中却是十分的戒慎，毕竟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一口气指挥五只幻兽，而且这五只幻兽如果撇开了其他特异的部分了部分来看待的话，都市七阶八阶以上的幻兽，每一只都很辣手，即使它们看来还像是幼生体，但是又有变异的部分，扈伊心中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这些幻兽有哪一种的奇特的力量，他也不知道。

而相对于扈伊暗自戒慎的心态，亚芠此时心中却显的苦涩交加，他原本是寄望贪狼星已经醒来了，如有贪狼星之助，他多少能有一点的胜算，谁知受他招唤而来的不是贪狼星，反而是这五只的小幻兽，亚芠心中实在是很不安，这五只的幻兽具有哪些能帮他的技能？

但是现在却不容亚芠有所犹豫，亚芠心中试着对这五只小幻兽发出了攻击扈伊的命令，一接获亚芠的命令，五只幻兽不约而同的发出了震天的鸣吼，再度化身为五道银星相扈伊袭去。

只见扈伊不慌不忙，右手往前一伸，口中念道：“冰寒之灵听我命令，为我护盾，阻我之敌。”

由扈伊身周无数蓝光飞快的往扈伊身边不到三十公分之处聚集，聚合出一圈将扈伊整个人都包围起来的淡蓝色光罩，五小幻兽化身的银星狠狠的撞击在这道光罩之上。

发出了砰砰的声响，但是这道光罩看来虽是薄薄的一层，但却是异常的坚固，任由五小幻兽一撞，不但怡然无损，而且还将五小幻兽给弹回。

五小幻兽被一弹而回后，立即又一个回身再度往扈伊身周的光罩冲去，而且这次是一个接一个的往扈一正前方胸前之处同一位置，连续冲击。

亚芠这是第一次看到防护型的魔法，没想到这看似透明的薄光竟然有如此好的防护能力，能抵挡五小幻兽接二连三的冲击。

但是扈伊心中的震撼却远比亚芠还要的震惊，这道水晶光罩是他列属中级的防护魔法，具有相当程度的防护力，而且还有能将所承受到的攻击力量反弹回攻击之物的身上，谁知这五只幻兽竟然是如此的灵巧，除了第一次被那反弹力量所打中外，其余几次，都是一触即退，不但带给身在水晶光罩中的他一阵阵的震撼力，而且因为其灵巧的动作让水晶光罩无法将承受的压力反射出去，更令扈伊慢慢的觉得水晶光罩已经开始慢慢的要被它们攻破了。

扈伊不敢大意，一声“白水铠化”，就在水晶光罩之中，扈伊先是由胸前出现一颗白色光珠，约有十公分大，再由胸前白光分出五颗略小的白光珠，分散至全身的头、手、脚各处，加上胸前的光珠共六颗，接着由衣服下同时钻出幻兽的各部分，结合白光，以白光为中心，串联起来，形成一套覆盖在全身各处要害，头，胸，手，脚的魔导装甲，同时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只状似欲择人而噬的白色猛豹，为扈伊专属之上级八阶水属雷普（豹）系魔幻铠。

铠化完成之后的扈伊，右手往自己胸前的那一颗白色光珠一触，以白色的光珠为中心点，随着扈伊的手向外延伸，让扈伊抓住了部分的组织，随即这部分的组织立即脱离了扈伊魔幻铠的本体部分，在扈伊手中，化身成为一把成足一百五十公分，顶端为原扈伊魔幻铠胸前白色光珠所拟化成的一颗七八公分圆形白色晶体，由五爪造型衬托在顶部的一根细长的魔力增幅法杖。

本来魔幻铠是不需要武器的，但是因为扈伊此时不敢托大，所以特别运用上级以上的魔幻铠才能够拥有的拟化增幅魔力法杖的功能，特别将魔力增幅法杖运出。

运出法杖之后，也正好扈伊刚刚运出的水晶光罩已经无法再承受五小幻兽的连续攻击而破裂之时，扈伊连忙一挥手中之法杖，法杖顶端的魔力晶白光一闪，由他脚的地面上冲出了五道水柱，准确无比的将正在快速移动中的五小幻兽打个正着，而这时亚芠也已经来到了扈伊的面前，并指往他的胸前一掌斩下，扈伊连忙再一竖手中的法杖，挡下了亚芠的这一击。

亚芠及扈伊两人互换一招之后双双被互击产生的力量给震退，扈伊连退好几步之后站定，而五小幻兽也重新回到了亚芠的身边。

扈伊哈哈笑道：“好家伙，接我一招深海之龙。”说完，白色法杖顶端的魔力晶再度发出了强烈的白光，由魔力晶开始，一只小小的，约十五公分大小的白色水龙出现在法杖上，而且逐渐的变大，直长到一百多公分之后，扈伊一挥法杖，原本缠绕在法杖上的水龙离杖而起，向亚芠飞来，而且有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迹象，亚芠不禁脸色一变，他已经感觉到扈伊这一招蕴含了相当大的魔法能量，绝对不是现在的他能挡的起的。

一个回身，亚文施展风的身法，化身为风，再一眨眼不到的时间，幻化到距原地的五公尺之处，原以为已躲过了扈伊的水龙袭击，谁知水龙竟然真的就像是活生生的一般，原本直射的飞行路线来个大转弯，又向亚芠袭来，扈伊得意道：“没用的，这深海之龙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你身上了，任凭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的，更何况……两只深海之龙看你怎么躲？”说着，法杖之上又出现了第二只的深海之龙，离杖向亚芠飞来。

两只深海之龙一左一右向亚芠飞来，亚芠虽然可以躲开，但是下一次他回转的躲避空间又会缩小许多，直到他将这两只深海之龙解决会被它们解决为止。

一瞬间，亚芠的眼睛瞳孔再度变成为银色的，右手一伸，蓝色光芒一闪，他已经招唤了周围的水魔法能量，唯有魔法才能以攻止攻。

水魔法能量在他的掌心之间聚集成一颗十公分大小的魔法弹，朝着较大的那一只深海之龙就要发出，谁知，就在他要发出的那一瞬间，原本停在他的肩膀上的雷羽突然一个猛扑，一头撞进了亚芠聚集而来的水魔法弹之中，亚芠差点发出了惊呼声。

只见到一头撞进水魔法弹中的雷羽竟在一瞬间将亚芠聚集而来的能量一口气吸个精光，然后，亚芠就见到雷羽双翅一展，状似极度欢愉的高鸣一声，随即雷羽的爪子在亚芠伸出的掌心一蹬，似乎代替了那一颗水魔法弹的位置，朝深海之龙弹射出去。

亚芠就看到雷羽忽然并出了强烈的蓝光，然后蓝光形成了一只足足五公尺大的蓝色光鹰，将雷羽巴掌大的身形包围在其中。

然后，这一只以雷羽为核心的蓝色光鹰恍若有意识一般，双翅一挥，宛如一只活生生的老鹰，朝其中的一只已经变的足足有十多公尺大的深海之龙飞去，锐利的爪子往深海之龙的头顶一击，将这只身海之龙由原先的向亚芠飞来的方向打的偏了方向，与亚芠差身而过。

而另一只深海之龙则只见到亚芠身边的虎、熊、狮、豹四小幻兽同时齐吼一声，口中同时吐出了一颗颜色各异的冲击炮，四颗冲击炮在亚芠的面前互相撞击后，融合成为一颗比原先冲击炮大上十倍的超大型四色冲击炮，很很的撞击在那一只较小的深海之龙身上，发出了一声震天巨响后，同归于尽。

而这时，灵活无比的光鹰已经用爪子抓住了深海之龙，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然将深海之龙掉了个头，往被眼前这一幕奇景惊呆的扈伊飞去，来到半途，就见到光鹰胸前中心点之处，应该是雷羽所在之处，竟然发出了强烈的蓝光，而亚芠对这种蓝光并不陌生，那是属于神之钻释出能量时独有的光芒，果然，在神之钻释出能量之后，光鹰又足足变大了一倍，爪之上的深海只龙竟然就这么被光鹰吸纳入体，蓝光中混杂着白光，光鹰一展巨翅，长鸣一声，一头往扈伊撞去。

扈伊一惊，手中法杖连挥，发出了无数道的闪光，再他的面前布下了五层的白色光罩，同时人也急速的以Z字型后退。

但是光鹰却视那五层的光罩如无物，只见光鹰喙啄，翅拍，爪击，三两下就连破这五道的防护光罩，但是，却也让扈伊争取到了一点的时间，只见扈伊将法杖横举到眼前，口中念道：“诸

天之雨，九地之泉，听我号令，为我神刃，破我敌力－苍冥剑。”

念完咒语之后，扈依法杖突然往前一指，只见在他的面前，两道分别由天空及地上设来的蓝色光束，汇聚成一把七八公尺长，呈现剑型的巨大蓝剑。

扈伊以杖为柄，挥动面前的巨大光剑，往光鹰斩去，但是光鹰是以雷羽为核心，哪有那么容易的就让扈伊砍中，一个灵巧的翻身，躲过了扈伊的光剑，速度不变的继续往扈伊冲去，谁知扈伊早有所准备，一声“飞旋”手中的光剑突然离炳而去，以光剑的中心为中心点，飞快的旋转，快到化成了一个蓝色的圆盘状，而闪过光剑头一击的光鹰马上就被旋转的光剑拦腰劈成两半，后半段与旋转中的光剑互撞，爆出了绚烂的蓝光之后，同时消失。

前半段原式不变，轰的一声，狠狠的击中扈伊手中的法杖，与扈伊临时发出了魔法能量相互对峙，但是，光鹰虽然失去了一半的能量，但它可是融合了亚芠的魔法能量、神之钻的能量，加上扈伊刚刚所发出的深海之龙能量，扈伊临时聚起的能量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亚芠只见到蓝白色光芒交相挥映，然后轰的一声巨响，爆炸开来，激起了漫天的灰尘。

灰尘之中，突然一点银星冲出，落在亚芠的肩膀上，正是那化身光鹰的雷羽，亚芠看一下雷羽，发觉雷羽除了显的有点精神萎靡、疲倦之外，一切无大碍，连伤都没有，而灰尘之中，又有一个人影走出，正是扈伊，只是此时他手中的法杖变的支离破碎，身上的魔幻铠更处处都是裂痕，满身尘土，脸色铁青，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而且亚芠更从他嘴角的那一点红色血迹知道，他已受了不轻的伤。

亚芠看一下自己身边的五小幻兽，心中暗暗的后悔不已，早知道这五小幻兽有此异能的话？如果他会其他属性的魔法的话？那以刚刚雷羽拟化成光鹰的威力来论，如果他一口气将五小幻兽派出的话，哪里还容扈伊站的好好的？

可惜现在想这些都太慢了，因为扈伊虽然遭此重击，但是他的情况绝对比他还要糟的多了，天心真气只恢复三成，精神异力的被刚刚的耗损运用，已经耗的七七八八了，但是，扈伊虽然身受不清的伤，可是他却是跟他爷爷是同一级的高手，更何况，扈伊本来就是一个莫测高深的魔法师，论魔法，亚芠自知是绝对比不上他的，刚刚只是一时之间出乎扈伊的意料之外，所以大占便宜，现在扈伊还会让机会攻击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见扈伊遭受这重大的打击之后，怒极反笑道：“好个斯达克家没出息的小子，你是三十年来第一个将我的法杖打坏的人，你们斯达克家果然是一门豪杰，奇功怪艺层出不穷，你父如此，你也如此，这让我更想杀了你。”

说完，扈伊将残破的法杖往胸前一按，法杖立即收回他的魔幻铠中，随即道：“为了表示敬意，让你尝尝我的太古魔导法吧！”

亚芠还未听清楚太古魔导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见到扈伊手一伸，念道：“茜（雨）。”

亚芠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空中突然就毫无预警的落下了奇寒无比的强劲雨水，淋的亚芠满头满脸，浑身难受不已，而且连他的视野也变的模模糊糊的。

亚芠连忙一个纵身后退，谁知不退还好，一退之下，雨变的更大更密更强，打在亚芠的身上让他隐隐生疼，而且雨势更让他的眼睛几乎睁不开。

身在雨中的亚芠又听到扈伊的一声：“海尔士顿（冰雹）。”

一瞬间，大雨变成了一颗颗拳大冰雹往亚芠身上直落，冰雹又快又急的落下，打的亚芠浑身疼痛，但是亚芠这也才看清，原来刚刚的大雨，现在的冰雹，都只在他的身边不到三公尺处落下而已，其他的地方连一滴水一块冰都没有，亚芠更发现扈伊身上的魔力晶正不断的发出了白光，而在他的头上十公尺处，正有着一块在黑暗的夜空中极为明显的白云（？）状的东西，冰

雹正是由那朵不到五公尺大的云中落下，想必刚刚的雨也是。

亚芠不由暗暗叫苦连天，不管这朵云（？）是什么东西？绝对与扈伊脱不了关系的，天底下哪有这一种不用念咒就制造出这种奇怪自然现象的魔法？

为今之计，亚芠只能尽快的冲到扈伊身边解决他了，但是事实证明亚芠太天真了，先不说扈伊与他相距近二十公尺，光是扈伊一见到他意图前冲的企图之时，马上就念出：“埃澌溘（冰柱）。”

五六道透明的冰柱立即由他的脚底下猛然冲出，吓的亚芠连忙后跃，但也在身上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接着，又听到扈伊继续念道：“斐利（冰冻）。”

亚芠刚刚被淋湿的身体外围马上杰出一层薄冰，虽然亚芠马上脱出薄冰的困缚，但是扈伊又来一次埃澌溘，再接着斐利，让亚芠一方面要躲冰柱，又要挣脱冰的困缚，几次之后，亚芠发现，他不但无法接近扈伊，更没有使用魔法的时间，加上又要躲避头上落下的那些冰块的袭击，让他行动越来越困难。

但若只是这样的话，亚芠还不会太难过，更糟的是，亚芠终于知道扈伊为何不一开始就这样用，却要先下那场雨的用意了，除了让亚芠身上淋湿，增加他冰冻他的机会之外，扈伊现在所用的招式无一不是冰系的太古魔导法，让亚芠四周的温度瞬间变的极低，亚芠慢慢的感觉到，身上是又湿又冷，体力开始大量的流失，挣脱冰冻的动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躲避的动作更是越来越迟钝，加上每一次的冰柱都让他身上挂点伤，低温，寒冷，失血，让亚芠不但动作越来越迟钝，似乎连脑筋也开始变的浑沌起来了。

在这样下去，亚芠真的不是让扈伊给冰冻起来，就是失血过多，死于低温，而一边的五小幻兽虽然想帮忙，但是它们一方面要躲避那些几乎比它们还大的冰块，一方面又要躲着无影无形的透明冰柱，让它们几乎自顾不暇了，更别说帮忙。

最后，亚芠终于支撑不住，被冰柱狠狠的在小腿上扎了个洞，跌倒在地，随后又被扈伊的斐利给冰冻起来，在也无力挣脱。

扈伊看到亚芠倒地，脸色一喜，但仍不敢大意，又加了四五道斐利在亚芠身上，让亚芠体外的冰层变成足足三十公分厚，然后，他才慢慢的靠近亚芠，但是仍不敢大意的停下落冰，直到他确定在冰块中的亚芠双目紧闭，在也无力反击之后，他才停下落冰雹。

冰雹一停，小幻兽们立即发出一声怒吼，向扈伊袭来，但是却被扈伊随手一挥，发出了一道白光，给打的倒飞出七八公尺外，倒在地上哼哼哈哈呻吟着，爬不起来，说到底，这些小幻兽虽然身具异能，但是到底也才出生不到一个月，又少了亚芠的力量，根本不堪扈伊一击。

见到对手已经全无反抗之力，扈伊得意大笑道：“我不得不承认你这家伙真的是不错，只可惜你碰上了我，只有死路一条，不过你放心，我现在绝不会杀你的，我会让你服下失心散，让你成为我争取白虎圣兽时的好助手的，不知道当你那死鬼爷爷看到他的孙子变成我最忠心的仆人之时，会是那一种嘴脸？哈哈哈哈哈……”

什么？扈伊竟然知道白虎圣兽之事？而且还意图抢夺？

不过就在扈伊得意之余，他并未仔细的算一下，被他打倒的小幻兽们少了一只，少了现在正窝在亚芠胸口衣服下的烈火雄狮－猛炎，当然更没有注意到猛炎正运用它天赋的属性本能，发出了淡淡的红光，温暖着亚芠的胸口，也更是没有注意到，在亚芠紧握的双手掌心之中，正慢慢的闪着淡淡的银光。

就在扈伊自言自语，仰头哈哈大笑之际，原本僵立不动的亚芠忽然四肢用力一挣，破冰而出，双手银光大绽，往扈伊的头部一按，大叫道：“精神封印！”

精神封印，一个原本该用在自己身上却没用的密招，一个隆家用了无数代生命换来的救命大法，一个专门用来封印住精神异常成长的密法，如今，亚芠倾其全力，将仅剩的精神异力完完全全的灌注在这一个密法之中，要将扈伊的精神力封住，这是他在这一个将天心真气用在闪躲而耗尽，体力几乎全然耗竭，仅存在一点的精神异力的时刻，唯一能想到的，一个可能可以阻止扈伊那种奇怪招式的没办法中的唯一办法，也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一个办法，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赌注。

那结果呢？

只见，当亚芠将全部的力量完全灌注于扈伊的头部，形成精神封印之后，亚芠真的就在也没有半点力量，整个人砰的一声，倒地，而扈伊却宛如没事人一样，怒叫道：“你该死！”

手往上一伸，掌心中泛出了白光，亚芠暗叫一声：“完了！”精神封印没效，这下亚芠真的是绝望了，闭上眼睛，等待扈伊这一掌落下。

那知，等了半天，扈伊那一掌不但没落下，而且竟然还隐隐传出了呻吟声，亚芠睁眼一看，扈一竟然抱头痛叫，怒声道：“你…。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的头！我的头好痛！”

随即，头部强烈的头痛让扈伊在也站不住了，跌倒在亚芠的身边，狂吼一声，昏了！

亚芠见状，知道精神封印生效了，他终于打败了扈伊，至此，亚芠也撑不住的陷入了昏睡之中。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五十一章~第六十章

第一部 第五十一章~第六十章

作者：手枪

不知道过了多久，亚芠忽然感觉到，脸上湿湿热热的，弄得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原来五小幻兽都聚到他的身边，其中的烈芒正用它的小舌头舔着他的脸，把他给弄醒过来。

见到亚芠醒来之后，五小幻兽齐欢鸣一声，不断的往亚芠身上磨

着，弄得亚芠身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痛着，伤口的痛让亚芠记起了刚刚的事，一看天色，还是繁星点点的深夜，看来他也没睡多久，旁边的扈伊还在昏迷中。

亚芠挣扎的坐了起来，一看自己，还真是惨不忍睹，浑身上下布满了伤口，尤其是右小退上的那一道被穿透的大伤口，更令他几乎站不起来，所幸因为刚刚屡次被扈伊冰冻之下，伤口上早已为冰冷而停止了流血，不然以这伤势，恐怕他会在昏迷中失血过多而亡。

亚芠简单的自疗一下自己的伤口，幸好亚芠已经无名医经中的东西完全记在脑中，尽管手边没有其他的医疗用具，但是凭着伊经上独特的疗法及亚芠几近于枯竭的天心真气，亚芠还是能将身上的伤口作了最好的治疗。

治疗完了之后，亚芠发现扈伊还未醒来，但是，亚芠更知道，在接受了他的封印之后，扈伊如今已经跟一个废人差不多了，但是他依旧不能放心，招来五小幻兽，令它们找来一条树藤之

后，亚芠将扈伊紧紧的困起来，然后才拿了一点水，将扈伊给泼醒过来。

醒过来的那一瞬间，扈伊已经了解到自己现在身处的处境了，同时更察觉到，他体内原本的魔力在他醒来之后却像是忽然消失一般，令他完全无力可施，无法脱离现在的困境。

亚芠坐在扈伊旁边看着他醒来、挣扎，到最后的失望，他才道："扈伊你不用挣扎了，你身上已经被我下了无法可解的精神封印，如果你是战士的话，也许还没差，但偏偏你是一个魔法师，你身上的魔力已经完全被我封印了。"

扈伊一听，心中不由大受震荡，他作梦也没想到亚芠竟然将他的力量给封印住，让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人，更别说接下来亚芠不知会在他身上施加什么酷刑了。

一时之间，扈伊只觉得万念俱灰，彷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一般，亚芠看到扈伊脸上宛如死人般的苍白脸色，知道他已经确认他的话已经奏效了，他身上的魔力真的是消失了。

至此，亚芠才放下了心头的那一颗大石头，亚芠让扈伊作了起来问道："扈伊，既然现在你已经落入我手中，希望你聪明一点，回答我的问题。"

半响，扈伊脸色如土道："你问吧，既然我已落入你手，就算我不说，你也会逼我说的，关于这一点老夫还有自知之明。"

亚芠点点头道："很好，我问你，为什么你会来到瑟吉耐城里？"

"不要跟我说你只是路过之类的鬼话，我绝对不相信。"亚芠又补充说道。

扈伊脸色微微一变，他没想到亚芠一问就问到了他不能开口的事，这事情牵扯很广，叫他如何说？

亚芠见到扈伊脸色百变，哪有不知道扈伊实是不愿说出实话？冷笑一声，伸手往扈伊的胸口一点，天心真气灌入，扈伊还不知道亚芠此举有何用意之时，立即就感到全身忽然一阵抽蓄，一种无法用言语说出的强烈痛苦彷佛由身体内部骨头之中所发出的强烈剧痛，令他身上每一条神经，每一个肌肉，每一滴血，都发出了呻吟，简直比死还要痛苦，更令扈伊不由自主的用尽全身的力量惨叫出来。

亚芠冷笑一声，无名医经除了让他学会了高深的怪异医术之外，更令亚芠知道，如何令一个人身处在无边的痛苦之中，要不是他恨极了扈伊的话，这等残酷的手段他万万不会施展出来，但是此刻，扈伊的惨叫听在他的耳中，却令亚芠感到一种怪异的痛快感觉。

经过了五分多钟，亚芠才伸手又在扈伊的胸口一点，解除了扈伊的痛苦，但是经过了亚芠这一五分多钟的整治，扈伊已经宛如一个病入膏盲的重病患者，脸色苍白如死人不讲，浑身像是刚从水中被捞起来，湿淋淋的，冷汗已经浸湿他全身，呼吸出多入少了。

不过亚芠可一点都不会可怜他，光是想到全家人被他害的落到如今的地步，亚芠的心中就只有一个字"恨"！

亚芠又把刚才的问题问了一遍，半响，扈伊才叹声道："罢了罢了！如今既落你手，我已有必死的觉悟了，我就告诉你吧！"

就在扈伊的回答之下，亚芠才知道，原来在一年前，公国宫廷中忽然来了一个身分不明的人，只知道他名叫海格。泰坦，除此之外，他所有的身分背景等等的资料却完全查不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让公国皇帝黎安王无比的信任，甚至竟然还独排众臣之意，破格将他任用为右相，这下当然是引发了众臣的不满，但是，那些曾经表示不满的众臣却都在一个礼拜内，或死于意外，或为人所暗杀，或因为不明原因失踪，总之，所有的反对派在一个礼拜内全

被连根拔除，其中包含左相在内，引的重大臣们人心慌慌的，在也不敢提出反对海格担任右相的反对意见。

奇怪的是，黎安王对于此事仿若视若无睹，这下众大臣们哪有不知道圣意的，知机的人马上开始对这一个新任的右相巴结起来，果然，所有靠往右相的大臣都获得了黎安王的提拔，而且众大臣更发现，这一个新任又相果然是有着真本事，两个月不到，他就颁下了许多的律令，这些律令令华纳帮公国的国势变的更加强盛，这下众人更加无话可说，更何况众大臣更发现黎安王几乎对海格的话言听计从，当然就更加没人敢说什么了。

后来，我安排在宫廷中的密探在三个月前的一天，忽然回报一个消息给我，说是有一天，海格忽然跟黎安王密谈，谈话中说到了在奇楼兰联盟境内西侧的东靼仑山上有一只传说中的白虎圣兽卵，每百年会开启一次，让人类进入其中，除的这一个时间之外，其他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近到白虎卵身边，以及奇楼兰联盟四大城、四大佣兵团的百年密约，连启关的时间海格都跟黎安王说的清清楚楚的，令黎安王立即心生夺取之意。

密探窃听到这一个重大的消息之后，马上向我回报，谁知他所获消息才说完，那个密探就活生生的在我的面前碎体爆裂而亡，同时，海格也跟着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竟然不知道他是如何来的。

海格出现之后，只对我说他很欢迎我一同去争取白虎圣兽的卵，也不知道是自信还是什么原因，但是当他说完这一句话之后，他不待我问话，就跟他出现之时一样，忽然消失在我的面前，而我又同样没有看清楚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但是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当然是不会客气，也照办了。

听到这，亚芠插口道：“所以当你知道丰原城城主来时，你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了？”

扈伊点点头，亚芠则心中暗暗寻思，如果照盖赤跟他所说的话，有关白虎圣兽之事应该是只有四大城主及四大佣兵团长才知道的事，为何这一个叫海格的人会知道？

亚芠便又问道：“扈伊，你认为海格是不是四大佣兵团长或四大城主之人？”

这次扈伊到很老实说出来：“不是，都不是他们本人也不是他们身边的亲信，在我知道关于白虎圣兽这件事之后，我也曾经这么怀疑过，但是经我查证之后，我确定他跟其楼兰联盟中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完全没关系。”

听到这，亚芠心中暗叫奇怪，又听到扈伊续道：“海格…。。我甚至怀疑他根本不是人，他的外表就跟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特色，让你见过他之后转身就会忘记他长的什么样，但是他就像是一个无所不知道的恶魔一般，没有任何一件事能瞒过他，甚至，我就曾经有一次看到曾经有一群人意图偷袭他，谁知道他彷佛早就知道一样，我只看到他一举手，由掌心冒出了一道强烈的白光，那群三十多人转眼之间就被他手中发出的白光给一举分尸，连他身边十公尺都没能靠近，而我根本无法察觉出他手中的那道白光到底是魔法或气？”

“最可怕的是，海格的那一双眼睛，当我仔细看的时候，我竟然看不到他的眼中有任何的人类感情，对了，就像刚刚第一次见到你时同样的感觉。”边说，扈伊还边忍不住的打了个冷颤。

亚芠听到扈伊这样一说，心中也注意由微微感到一丝的怪异感，因为他本身就拥有将自己化身为毫无人类感情的人，所以他更能深深的体会到，当一个人如果真的毫无人类感情时，那是一种多么恐怖的状况，那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花任何代价，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的一种恐怖人物，如果那一个海格真的如扈伊所说的那样没有感情的人的话，亚芠他真心的希望不要跟他对上，不然绝对是一种大灾难。

沉思一下之后，亚芠又继续问道：“那德野王呢？”

扈伊这次到不需要亚芠威胁，很干脆道：“不知道，听说他好像最近身体微恙，自他退位之后，我就很少见过他了，听说是在一个隐密的地方养病。”

亚芠点点头，又问道：“那贵高足纳肯的近况呢？”亚芠是打定主意从扈伊口中探出了他所有敌人的近况。

扈伊冷亨一声：“哼！不要跟我提这一个畜生，早在一年前，海格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师另投，现在是海格的唯一弟子，更是公国最年轻的部队长，而且是实质领兵的部队长，可不是挂个虚名而已。”

亚芠一听暗暗惊心，就他所知，公国的部队编制共分陆、海、空三军团，陆军团下辖五部，每部有三个团队，团队下有十大队，大队下又有五中队，中队下又各有两小队，而团队长就是万骑长，海、空则各有两部，总合起来，公国共有二十七万常备军，也就是有至少二十七个真正的万骑长，九个部队长，其他尚不包括领干薪不做事的，但若战时再临时征调，那就不止于此。

因此，纳肯以一个年龄才十九岁的年轻人，加上他又是一个平民的身分，虽然他因为出卖他斯达克家而被德野王封为男爵身分，但是他毕竟不脱是一个平民的事实，因此如今他只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竟然就成为了一个实际统领三万人的部队长，那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这也难怪亚芠会如此的吃惊了，不过他吃惊归吃惊，想要报仇的意愿依旧不变。

亚芠问完之后，沉思半响，扈伊见他说完纳肯的近况之后，亚芠就陷入沉思之中，老半天不说话，一阵奇异的寂静困扰着他，心中不由感觉到一阵气闷，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过着呼风唤雨日子的他何时起竟然要对一个后生小子的问话如此详尽的回答？而且竟然还要看他的脸色？心中不由兴起了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越想心中越是气极，忍不住叫道：“没出息的小子，你问完了吧？问完了就赶快给我一个痛快，你这样闷声不响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亚芠心中还是有一个问题极想知道的，但是他又很怕，怕万一扈伊给他的答案不是他想像的，那他该怎么办？

如今听到了扈伊的怒叫声，心里一横，反正早晚都要知道的，不管答案是什么？他宁愿搞清楚也不愿如此模糊不清。

亚芠点点头，问出了他最想知道，但是同时也是他最不想知道的一件事：“我父亲真的死了吗？”

扈伊猛然的转头看一下亚芠，神色极为古怪，一反刚刚怒气冲冲的样子，脸上露出了一种带点敬佩、恍惚、不解、以及奇妙的惭愧表情，慢慢的，低沉的，将那一夜中发生的事，完完整整的告诉了亚芠，毕竟，御莱临死之前的真相，在扈伊等三个存活下来的人心中早已立下决心，除非斯达克家的人问起，否则，将永埋在心。

乍看之下似乎很矛盾，但是这是他们唯一对御莱这一个以一敌百，宁死不屈的敌人唯一能表示敬意的一个方法，并不因他们与斯达克家的仇恨而相互矛盾，所以扈伊不但说的很详尽，而且还甚至把当初御莱过世的地点完完全全的告诉了亚芠。

亚芠听完之后，眼泪已经忍不住盈眼而出，流下了他被称恶魔以来的第一滴眼泪，此刻的他并不是什么银月恶魔，只是一个哀吊父亲死亡已成事实的普通少年。

扈伊看到亚芠就这么没有出声，静静的任由眼泪流下来，即使彼此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他还是忍不住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活了七十多岁，他怎会不知道，这种没有哭出声音的哭才是真正由心中所发出来的，最最深沉的悲哀。

而当亚芠从扈伊口中听到了父亲在那最后一刻随风而逝的情形时，他心中的悲痛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两年多以来，他对父亲唯一的思念，唯一的冀希，就在扈伊的口中完全的破灭了，也令他全身的力量几乎都被榨干了一般，心里空空虚虚的，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的反应，只能任由眼泪止不住的在脸上横流。

过了好一会，亚芠心中慢慢的浮现了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念头，一个掩盖住了一切的的强烈念头，唯一的，绝对的，渴望的，抛下一切，赶到父亲亡故的地方悼念的唯一念头。

如今没有任何的人、事，能够阻止他的这一个决定。

摇摇晃晃的，亚芠勉力的挣扎站了起来，随手一掌，金光一闪，一道微弱的掌劲朝扈伊的头部射去，扈伊头部血花一喷，惨叫一声，倒地不动了。

发出了这一道掌劲之后，亚芠头也不回，跌跌撞撞的往原曙城的方向挣扎走去。

而当亚芠随后跟上他的五小幻兽离开之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原本该已经被亚芠置之死地的扈伊忽然发出了一声的呻吟，两眼一张，醒了过来。

原来当时亚芠心中虽然记得要灭口，无如他已经将近灯枯油尽的境界，所以当他以为他已经全力发掌打中扈伊的头部要害之时，事实上他的掌劲微弱的可怜，即使打的是扈伊头部的要害，还是没能致扈伊于死地，加上他心中的强烈渴望早已掩盖了一切，因此也没有检查扈伊的生死，而让扈伊躲过了一次的死劫。

当扈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头部剧痛欲裂，但是他毕竟没有死，亚芠早已不见踪迹，沉默了老半响，忽然神经的大笑道：“哈哈哈哈，没死，我没死？没出息的家伙，今天我既然没死，那改日就是你死了，我要你永远都后悔，没有在今天将我杀死，哈哈哈哈……。”笑到最后，扈伊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失去了魔力，差点死在一个后生小子手中，天下哪里还有比这个更令扈伊心中怨毒的？如今的他，所有的新仇旧恨都全集中在亚芠身上了，他在心里暗暗的发誓，发誓一定要不计任何的手段让亚芠生死不如，唯有如此才能一消他心中的怨恨。

阴狠刻毒的笑声充斥在这一个没有人的森林之中，而远去的亚芠并未能听到。

华那邦公国的首都原曙城，因为其地理位置近于整个奇武大陆的地理中心，所以它一向是大陆的文化艺术经济的汇聚中心，是一座充满了文化气息的历史古都，但是它成为华那邦公国的首都却是近七百年的事，其主要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原曙城虽然是位在于大陆的地理中心，但是若以华那邦公国那地处偏东南，成狭长茄形，西窄东宽的国家地形来说，位于国家西北部，靠近于与其余三国交界的原曙城，再军事考量上，不可否认的，绝对是一个不利于军事的国家首都，但是若以文化等其他方面来说，原曙城却是一个集众多优良条件于一身的都市，而华那邦公国中的人也都以自己国家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古都为傲。

至于军事战争？历代以来，虽然也从没少过战争，但是那都是在边境远方的事，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没有进过原曙城千里以内的地面，所以在七百年前，公国出了一个酷爱文化术养的皇帝，将整个公国的首都搬到了原曙城。

当然，能居住在原曙城中的人都有着一定的文化术养，更是自视高人一等，只是，在今天早上，把守城门的卫兵一大清早，打开大门之时，就发现了城门之外倒了一个浑身污秽、臭气冲天的乞丐，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破衣服，看来又脏又破的，史的美一个经过他身边的人全都鄙夷的冷哼，而且他身上的臭气更令路人不又的掩鼻快速通过。

看到城门开启，这一个乞丐由原先倒在城角的姿势爬了起来，往城中走了进去，一旁看守的卫兵见状过来用手中的长枪的炳狠狠的再这一个乞丐的胸口处砸了一下，将这一个乞丐打的跌倒在地，口中骂道：“走开！走开！你这臭乞丐也想要进城，不怕污了城里的环境？”语气中充满了不屑的轻蔑。

乞丐被卫兵打了这一记之后，仍然挣扎的站了起来，摇摇晃晃的继续往城门走去，对于这一个卫兵他根本当他不存在，卫兵见状，不由怒气勃发，提起手中的长枪，用上利刃的这一边，就要往乞丐身上扎去，一边的另一个卫兵见状，心中不忍的阻止道：“算啦！你看他连站都快站不住了，你就不要为难他了，你看人家怪可怜的，就当作做好事，放他进去吧！”

提枪的卫兵一听到同伴的劝阻，幸幸的吐了口口水在地上，道：“算他运气好！”

而那乞丐根本不理他，自顾的走进城中，看着乞丐进城之后，原先劝阻的那一个卫兵摇摇头，叹了口气，继续去执行他城门守卫的工作，同时也拉了他那一个心里犹有不甘的同伴一同去回到岗位。

乞丐进城之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原曙城的北角，只是看他摇摇晃晃的身形，真令人担心他会不会在下一步就会倒地不起了？

不过，他毕竟还是撑到他走到了他的目的地，那是一个被列为原曙城中禁地之所在的一个地方，一个充满了土元素的地方。

乞丐有着一头白色的头发，只是现在已经被灰尘泥土掩盖成了灰黑色，乞丐也有着一张俊美无方的脸孔，只是现在同样的被尘土给掩盖住了，他是谁？

他正是闻听父亲确实已死之噩耗，不顾一切奔至原曙城父亲死亡之地的亚芠。

亚芠他一路走来，虽然身受重伤；虽然他已几近油尽灯枯；虽然他已经几乎连站都快站不住了，但是，这却都无法阻止他的意志，凭着亚芠他那几乎非人般的顽强意念，拖着几乎随时会倒地不起的身躯，亚芠他在经过三天三夜几乎不眠不休的挣扎，终于如愿的来到了扈伊所说的，父亲最后随风而逝的地方。

来到这一个地方之后，亚芠的心中不由一恸，虽然已经经过了两年的的时间，这里找已经是荒无人迹废墟，但是，亚芠依旧彷佛能冲体外那凝后无比的土元素能量中感觉到那一次的战役是如何的悲壮，父亲又是如何的壮烈牺牲！

到这时，亚芠在也支撑不住了，到达了他心目中的目的地之后，原本一直支撑着他衰弱身体的精神意志就像是忽然消失不见了一般。

亚芠无力的跪了下来，一句爸爸未能来得及叫出口，他已经两眼一闭，头一垂，整个人恍若失去了支撑的力量，碰的一声，倒了下来，倒在他父亲那随风而逝的最后的地方。

亚芠这一倒就是五天，整整的五天动也不动的倒在地上，随在他身后的五小幻兽因为这里浓厚到不可思议的土元素之影响，连原本土之属性的暴王也不敢轻易的踏雷池一步，更何况是其他的小幻兽了。

事实上，在这一个禁地里，早在一半年前起，这一个地方就已经因为它越来越庞大的土元素聚集而令任何的人兽无法靠近一步，唯有亚芠，因为他心中思父成痴，加上他的身体早已经因为重伤及长途的跋涉，令他几乎对外界失去了所有的感觉，既不会痛也不会痒，对任何的事物都已视若无睹，心中唯有想要来的这里的渴望而已，如此的反常的身心状况，反而令亚芠不顾一切的走进了这一个禁区，来到达了它的中心点。

但是亚芠没感觉并不就代表这地方没有威胁，事实上，过于浓厚的土元素正不断的侵蚀着亚芠衰弱的身体，这也是为何亚芠会支持不住的另一个最大原因。

当亚芠再土元素禁区中昏倒之时，身在禁区外的五小幻兽同时感应到了，藉由贪狼星混杂在他们身体内的部分组织，五小幻兽等同变相的认亚芠为主了，也拥有了跟贪狼星一样的与亚闻有的独特的心灵通讯，但是，在此刻，他们竟然失去了亚芠的心灵讯息，这一项感知立即叫这几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幻兽们慌了手脚，这时候，它们既进不去禁区，又没人给它们明确的指示，此时唯一能想起的，就只有还在沉睡中的贪狼星了。

经过了彼此交换意见，五小幻兽最后决定，由速度最快的雷羽回去找贪狼星，另外四只狮、熊、虎、狐四兽留在这里守护。

如果这时有人看见的话，必定会相当惊讶，只见到当五小幻兽商议完毕之后，就见到四小幻兽一个闪身，不知道躲去哪里了，而决定回去求援的雷羽停在半空中，忽而发出了一声的长唳，然后双翅一展，胸前的神之钻再度发出了蓝光，巨形光鹰再度出现，在经过了三天前亚芠的魔法运用之后，雷羽已经掌握了利用神之钻能量的天赋本能，此时即于求助的它毫不犹豫的用出了这一个会大大耗损能量的方法。

果然，当雷羽身外的能量光鹰巨翅一挥，雷羽就像一根光箭般，划破天际，急射而出，途中经过了人群聚集之处，就算偶而有人抬头望见，也只见到了一颗横过天际的流星而已。

果然雷羽用了这一招之后，原本三天的路程立即被它缩减为一天不到的飞行时数，清晨出发，当天的深夜，雷羽已经到了瑟吉耐城了。

在瑟吉耐城中的某家旅店里，妃雅及死神镰刀小队正担心不已，从妃雅带回来的消息中，众人先是震惊于亚芠的真实身分，然后经过了一夜之后，亚芠仍未回来，众人开始担心起来，虽然不知道扈伊与亚文到底有什么事要说的，但是，以亚芠身为公国首位通缉犯的身分，众人更是担心他会与公国长老扈伊打起来，如果真的打起来，那以亚芠现在仍未复原的身体，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因此，当隔天天一亮，众人见到亚芠依旧没有回来，所有人立即全部出动，找寻着亚芠的下落，在经过了一整天的搜寻，最后终于在靠近城外的一处秘林之中，发现了一个地方有着极浓密的魔法战斗只后遗留下来的魔法元素痕迹，妃雅更从副进散落的的破碎步调上发觉，质料正是她拿给亚芠穿的衣服的质料，如此一来，众人就更担心了。

接连三天的搜索，却毫无所见，连扈伊也不见踪迹，经过了三天的搜索之后，正当众人已经几乎放弃了搜索的行动，带着疲倦的身心回到旅店之时，一道炫丽无比的蓝色流星横过了众人的头顶，落到了旅店的后院之中。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异像，众人不由大吃一惊，不由分说，所有人全都跟在蓝光之后，往旅店的后院奔过去。

当所有人来到旅店后院，发现蓝光落下的位置正是亚芠那间没有睡过一晚的房间，而在房间之中，虽然没有人，但是，却有着一只沉睡中的幻兽，贪狼星。

但是，当他们一看到房间时，却看到被留下来守卫贪狼星的两个小队人员呆若木鸡的看着房间内，不，是透过已经被撞穿一面墙的房间内部，而房间内，一只占了大半的房间空间的蓝色光鹰正傲然的站在里面，这一幕奇怪的景象，令所有人大惊失色。

蓝色光鹰偏了偏头，看一下房外的众人之后，便不再理会他们，转过头来，对着正躺在床上，深深沉睡的贪狼星轻声的鸣叫起来，叫声又急又快，彷佛十分着急一般，联防外的众人都可以感受到光鹰心中的着急之意，只是众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一只光鹰是由何而来，为何而来？比较靠近房间的妃雅、凯特等人甚至发现光鹰鸣叫之时，并未张口，声音也不是由嘴中吐

出，而是由它的胸腹之间发出的。

正当所有人百思不解之时，光鹰在经过了连续几分钟的鸣叫，但是看到贪狼星依旧在深沉的睡眠之中而无任何的反应，光鹰在众人的面前又有了新的动作了。

只见光鹰忽然又发出了一声又高又响又疾的高鸣声，接着众人就见到原本占了大半个房间的光鹰竟然在一瞬间缩小了，缩小到不到一个巴掌大，是雷羽，众人眼中同时看出了这一只光鹰竟然是被亚芠命令守护贪狼星的五小幻兽之一的碧水雷鹰－雷羽。

只是，五小幻兽不是在亚芠失踪的同时也跟着失踪了吗？为何现在会忽然出现在这里？不过，众人还是很高兴雷羽的回归，不管怎么说，雷羽的出现总是为亚芠的消息带来了一点的曙光。

不过雷羽可不管众人心理怎么想，它这一次回来主要是要向贪狼星求援的，但是任它如何的叫唤，贪狼星却总是不醒就是不醒，令它无法可施。

最后，雷羽一急之下，将体外萦绕的能量全数集中于体内，酝酿出了一颗极度压缩的冲击炮，就在众人吃惊的讶异声中，嘴喙一张，一颗小小的，约不过绿豆大小，但是却散发出了无数强烈的雷芒电蛇的迷你型冲击炮。

只是这冲击炮虽然很迷你，但是威力可一点都不迷你，就在众人吃惊的瞪视之下，这一小小的冲击炮一触及贪狼星沉睡中的身体，竟然发出了宛如雷打般的轰轰声响，一时之间，强光、电芒、巨响，掩盖住了众人的眼耳，加上冲击炮更造成了尘土飞杨，更令人无法看到房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在巨响强光过后，烟雾弥漫的房间发出了喀啦喀啦的倒塌声，同时，一声高亢清越了狼嚎声从烟雾中传了出来，飘近了众人的耳中，以凯特为首的三人，他们是现场众人之中唯一的三个听过这种声音的三人，当然也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意思，他们高兴的叫道：“头而的幻兽贪狼星醒了！”语气中难掩欣喜之意。

众人不知道为何凯特三人会表现出这么高兴的神态，不过，这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贪狼星与亚芠之间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联系存在，而凯特他们，刚好知道这一点之故，当然也晓得，亚闻的下落就落在贪狼星的头上了。

就在众人的注目之下，烟尘慢慢的沉淀下来，烟雾之中，一只高大、威武、气势凛凛的银色巨狼出现在一片的废墟之中，天上的半月似乎将光芒集中在它的身上，令它闪耀出令人耀眼的光彩，胸前的那一颗蓝色的晶体更不断的发出了淡蓝色的光辉，现场中所有人不由心中暗暗讶异，这与亚芠送给他们的裂灵指套中镶崁的晶体，或是饰品是如此的相似而眼熟，只是大的多了。

当烟雾完全散去之后，贪狼星慢慢的走到众人面前，众人这才看清楚，贪狼星竟是如此的具有压迫感，如此的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惧，这也难怪，这还是贪狼星首次在众人面前完全的展露出它的雄姿，以往不是依附在亚芠的身上就是沉睡中。

走出了那间在雷羽冲击炮之下被化为废墟的房间，贪狼星身上的银毛忽然无风自动，由颈下伸出了几根的银毛，在它的面前构成了一个平台，让看来已经是精疲力竭的雷羽停在上面，与它的眼睛平视。

雷羽一停在贪狼星的银毛上之后，立即啾啾啾的鸣叫不止，贪狼星则是偶或清哼几声，任哪一个人，一看就知道雷羽跟贪狼星是在交谈，幻兽与幻兽在交谈？见鬼了！怎么没听人说过？幻兽还会彼此交谈的？众人心中不由的泛起了这一个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念头，但是只有凯特三人见怪不怪了，他们早将亚芠身边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视之为正常的，如过有一天，亚芠身边没发生怪事，那才真的是怪事。

眼看着鹰叫狼嚎不止，凯特不由往前踏进一步，急声问道：“贪狼星，你是不是有头儿的消息？他在哪里？快带我们去好吗？”

贪狼星闻言停下了与雷羽的交谈，偏头看一下凯特，然后转过头去，又对雷羽低吼几声，雷羽这才不再鸣叫，然后众人才见到贪狼星身上银毛忽然又伸出了几根，往雷羽身上一卷，将雷羽卷入了它的头顶，让雷羽整个身体没入了贪狼星的银毛中，只剩下一颗小小的鹰头露在贪狼星的两耳之间，同时，贪狼星身上的神之钻慢慢的绽放出了柔和的蓝光，众人之中没人知道贪狼星及雷羽在干什么？却不知，雷羽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贪狼星的分身之一，因而贪狼星感应到雷羽损耗了大量的能量之后，便让雷羽它以贴近它身体的方法，由贪狼星自神之钻中提出能量来补充雷羽损失的能量。

完成了这一个动作之后，贪狼星对着凯特低吼一声，凯特心中一动，问道：“贪狼星，你现在要带我们去找头儿吗？”

贪狼星点点头，便转身向外走去，众人忙跟着贪狼星走去，连东西也不带了。

一路上，瑟吉耐城中的路人都可以看到一个奇景，一只威风凛凛的银色巨狼，带着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的往城外走去，引的路人们议论纷纷。

一走出城外，贪狼星一个扬首，发出了一声的高亢狼嚎，众人之中的夜月到底是女孩子，比较细心，听出贪狼星今夜的叫声有异，似乎带着一点焦急的意味，便大声道：“大家注意的，贪狼星看起来很急的样子，看来头儿的情况似乎不妙，待会贪狼星可能会急赶，大家要跟上。”

话才说完，贪狼星就转头跟夜月点点头，刚刚一路上它就一直对亚芰发出了它的心灵感应，谁知亚芰果然如雷羽所告诉它的一般，它所发出的心灵感应全都如石沉大海，完全得不到亚芰的回应，这自它出生以来还是头一遭，经过了一路出城的尝试，贪狼星最后终于难忍开始焦急起来，刚好夜月说出了它想说却无法说的事，转头对夜月算是打了一个招呼，再度回头，依着它头上的雷羽指示的方向开始狂奔起来。

众人见状，连忙跨步跟了上去，如果有幸看到的人，想必就能看到这一幕奇景，一道银光在前奔驰，后面跟了一大群身上泛着各色光芒的一群人跟着，声势极为壮观。

此去，死神镰刀中将在原曙城中掀起了狂风巨浪，打响了第一次的名声，也不知道是死神镰刀小队之幸，还是公国原曙城守军之不幸？

唯一能确定的事，以贪狼星为首，一大群杀手将联手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了。

静静的，在原曙城北边的一角，被列为禁地的一处，有几个人站在禁地之外，不知道是在讨论些什么，他们一群共六人，其中的五人都是白胡子白头发的老年人，看起来绝对不会少于七八十岁，剩下的那一个，却是一个看来约十四五岁的少年，长的一脸古灵精怪的，两只眼睛不是乱转，直往面前的那一团涵盖了将近十几条街的黄色光团直瞧。

老者之一看了一下这一个外表平静，实则内部正不停翻腾的土元素光团一眼，叹道：“真是丢脸丢大了，凭我们魔导宗门五老之名，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竟然还查探不出着一个土元素魔力聚集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那还可以推说因为事发之时我们并不在场，但是现在，竟然在我们的眼皮之下，这些土元素发生了异变，而我们从头到尾观察了半天，竟然还是不知道原因，如果让别人知道的话，岂不是笑掉人家的大牙。”

其他的四个老人闻言也不由叹了一口气，此时如果有外人听到老者的话，必定会吓了一大跳，魔导宗门耶！奇武大陆上最高的魔法组织，被所有的魔法师视为最高的存在，而其魔导宗们的最高们主是名列十大高手之一－圣灵魔导师，传说中拥有能让死人复活的能力，最具有慈悲心的圣灵魔导师，与水妖王一般，成名了两多百年，是十大高手中活的最久的，辈分也是最大的。

而魔导宗门即为他一手所创，至今，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强大势力，但是其潜在的力量却是无法估计的，光是魔导宗门一声令下，全大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魔法师会响应，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如果能让魔导宗门聘为荣誉弟子的话，就有权能进入宗门中学习到更高深的魔法，甚至搞不好，还能亲获圣灵魔导师的指导，这可是作梦都想不到的机会，另一个原因就是，魔导宗门自两百年前创立至今，唯一的宗旨就是要为全人类谋求福祉，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哪边有灾难就往哪边去，令无数的民众受惠，因而魔导宗门在整个大陆上，就像是一个救苦救难，神般的存在，谁若想对他们不利，首先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愤怒的人民，所幸，魔导宗师门一向不会插手关于那些争战之事，因此各国也没有机会也不想去对他们不利，甚至，还会主动的配合著魔导宗门的行事，因为谁会知道，自己国内的魔法师有几个是魔导宗门中的人？

而宗门五老，正是仅次于门主圣灵魔导师的存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出没无常，平常人绝难以见到他们当中任一个一面，就算看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谁知道，现在竟然一出现就是五人全出动，实是因为这一次土元素聚集的原因太过于异常，令他们也受到震动，才会一口气五人都来。

先发话的老者又说道：“五弟，土魔法是你最擅长的，对于土魔法元素变化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一听到这句话，所有人的眼光立即向五人当中的一个最为高大的黄皮肤老者注目，五老是以光、风、水、火、土为排名，他们皆已经将魔法修到连外表都改变的地步，像土长老就有一身的黄皮肤，光长老则有一头银发，风长老则有一双青绿色的眼睛，水长老则是指甲全部变成了蓝色，火长老则是体温高到不可思议。

土长老一听到为首的大哥光长老问他，他立即答道：“关于这件事，我也一直百思不解，照理来说，天地间的各项元素都有其自然的分布之道，绝不可能有这种异常聚集的事情发生，就算是有人刻意为之，那必须要耗掉多少的魔法力才能将整个丰原城中的元素完全聚集在这里？更别说是维持了将近了两年半的时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就算是以魔法阵为辅也办不到，至少在我所知的魔法阵中没有一个有这种功能的，更何况两年来一直无影无形的土魔力元素忽然会忽然产生变化现形让我们看到，却除了这样之外就无其他的现象，更是不可思议。”

风长老问道：“那会不会是有些什么圣物之类的东西出现造成的？或者跟昨天早上进去的那一个人有关系，不然怎么半年来一点变化都没有，昨天底下的人回报说有人进到里面，今天一早就变成这样子了是不是跟他有关？”

土长老摇摇头道：“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联手施法查看过了，这里面除了是一个废墟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生命或任何岔眼的东西存在，而世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逃过我们兄弟联手的法眼，至于昨天的那一个人，二哥，你昨天不是在他进去之前就已经用魔法查看过了，他根本没有一点的魔力，可见只是一个普通的乞丐，不定他早就已经逃出去了，里面连我们都受不了，更别说他了。”

一旁的少年见到几个老人脸色凝重的说着他有点听不太懂的话，便道：“几位爷爷，为什么你们今天不进去瞧瞧？以往你们不是每隔个几天都会进去看看的吗？”

光长老摸摸少年的头道：“傻孩子，爷爷们不是不想进去瞧瞧，只是今天这些土元素波动的特别厉害，而且还隐隐传出拒绝人进去的讯息，爷爷不想要冒险，所以只好在外面察看了。”

少年点点头，又听到土长老说道：“总之，不管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有预感，这些土元素一定会发生变化的。”

众人一听不由同意的点点头。

时间正是亚芰进入土元素禁区之后的第二天，魔导宗门的五大长老开始不分日夜的在外看守起

来。

当亚芠在土元素禁区中晕倒了之后，再他体内存在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开始有所动作起来。

原本他在经过了与扈伊的一场激战以及连续三天不眠不休的赶路，早已经降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所以才会令风长老在他进去之前用魔法也探测不出他体内含有一丝的能量存在，因而以无他是一般的人而不在意。

降到最低并不代表他的天心真气以及精神异力就此消失，反而是，当亚芠晕倒之后，两种的能量开始作怪起来。

由于亚芠经过了几天的折腾，如今已到达了体内完全空虚的地步，再加上，此时在他的身体外面，无数的土元素正不停的挤压着他，基于排外的特性，如今的土元素正不断的企图将亚芠给牌即出去或完全的同化他，如此一来，敬更激起了亚文体内的天心真气以及精神异力本能的反扑，以抵御土元素的入侵。

加上亚芠此克正陷入了昏迷的失神状态，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那有会不作怪的？

一时之间，在亚芠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一金一银的两种光芒正不断的交替闪耀，而且因为添新真气及精神异力本质不相容的特性，可以看出，两种力量不断的在亚芠身上追逐的，金色的天心真气往东，银色的精神异力就往西，一在左，令一就在右，偶而不预期的遇上之后，马上打架，并出璀璨的金银光芒之后，两道能量发现彼此势均力敌便又沿原路回去，反正此时亚芠的身体无比的空旷，完全任由两道能量四处横流，甚至连原本不在它们运行的路线两道能量也不约而同的侵入了，幸而亚芠此时是在昏迷之中，不然这种跟走火入魔没两样的情况，又市一口气两道能量走叉路，其强烈的痛苦会让人忍不住自杀的。

话虽如此，但是也因为这两种能量的走火入魔因而导致亚芠身上每一根的发丝，每一条经脉，每一寸皮肤，每一段的肌肉，每一条的血管，全都是两道能量游走之所在，但是也因为这一个缘故，史的亚芠全身所有的潜力全都被释放出来了，使的两道能量在亚芠身上无拘无束的游走一圈之后，原本虚弱的能量立即壮大不少，然后又是一次的相互拼斗，结果又是势均力敌，然后又是一阵游走，在继续的拼斗，每一次的游走，亚芠的潜力都被释放出一分，两道能量也都壮大不少，但是，其走火入魔般的痛苦却也是没有人所能忍受的，亚芠也不能，至少清醒时的他也无法忍受两种能量在体内穿梭的那种剃骨碎肉焚血断经般的痛苦，只是亚芠现在正在昏迷中，他自己的脑部本能的让拒绝接受这些会令他发狂的痛苦，而让亚文体内的两道能量为所欲为，逐渐的壮大的自己。

但是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总有那么一次，当两种能量壮大到让亚芠的身体会无法忍受它们的的互相拼斗之时，亚芠就会破体而亡。

但是，不得不称赞亚芠的运气好的不可思议，因为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一个充斥的无比浓厚又庞大的土元素能量聚集地，当亚芠体内的两股能量越是强大，体外的土元素就越是产生更强大的排斥之力，在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游走，不知道是第几次的相互拼斗之后，两道能量忽然发现了，原本任它们纵横无碍的亚芠的身体出现了第三者。

原来是亚文体外的土元素已经是累积到非得一举将亚芠整个身体完全消灭的浓厚程度，因而突破了亚芠身上的有形组织－皮肤，入侵到亚芠的体内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亚芠体内的那两道能量，尤其这一道外来的土完素能量是挟带着企图一举要将亚芠整个人给消灭掉的威势入侵，立即令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放下彼此的征战，一同面对土元素能量的入侵，霎时，亚芠的身体金银光芒立即绽放出来，在外形成一个金银双色的光茧，而无数的土元素开始骚动起来，往亚芠的身周聚集起来，这也就是魔导宗门五老在外看到的现象，只是他们所见的只不过是最外围而已。

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两种的力量，以亚芠的身体为战场，与外在入侵的土元素不断的斗争着，

连续的斗争了四天四夜，这一场征战的使的亚芠的身体在经过一连串的战斗之后，几乎是遭受到了最彻底的破坏，不过天地之间就是如此的奥妙，土元素是又被称为大地元素的一种能量，供应着天地万物的成长，是生命之源，当这些入侵到亚芠体内的土元素被亚芠体内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给打败驱散之后，竟还原成为最原始纯粹，不带任何意志的原始土的能量，散落到亚芠的身体的各处，一点一滴的滋润着亚芠残破的身体，让亚芠身上的伤痛，包括与扈伊的战斗中所受的外伤，被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因为强行贯通全身激发潜力时所受到的内在伤害，全都在精粹的土元素能量的滋润之下，慢慢的复原起来，甚至更加的健壮，亚芠的身体越是健壮，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就越能发挥、刺激出他的潜力，而让两种力量更加壮大，抵御更多源源而来的土元素入侵，乃至将其打散更多的土元素到亚芠全身，如此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下，亚芠不但内外旧伤完全尽去，身体被改善到越来越完美的程度，体内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也因此不但完全恢复过来，而且更是一再的突破再突破，远远的超越了以前的程度，达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程度，当然，这其中的痛苦也不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可以忍受的了的，除了已经昏迷到完全不之外事的亚芠之外，没人能忍受，甚至，若亚芠不是在昏迷中的话，他也无法忍受，毕竟再怎么讲，天底下又有那一个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身体中，经脉好了再断，断了再好，血液一会沸腾一会结冰，肌肉一下子被斩断一下子又长好，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四天四夜。

此时在禁区外围，魔导宗门五老及那一个少年又站在禁区外围，只是，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比起四天前的位置足足向前推进了二十多公尺，五个老人脸色十分凝重的看着表面上依旧是束缚在一个固定范围内，实则内部是无比的汹涌翻腾的土元素，四天来的观察，只是令他们更加的百思不解而已。

在他们的魔法探知中，知道里面现在无缘无故的出现了两种的力量，这两种的力量让他们感觉到好像是同种同属更是同源，但是却又有着决然的不同，甚至彼此之间还有着相互排斥的迹象，而且，据他们的推论，这两种的力量正是土元素异变的原因。

四天前，在这些土元素之中，这两种的力量还微弱到连他们都无法用魔法探知察觉到，但是，经过这三天来的观察，这两种的力量竟然以着他们也无法想像的速度快速的增长着，而且是越来越庞大，而他们也更察觉到，土元素正全力的排斥着这些的力量，但是经过了三天之后，那两种的力量已经壮大到任一种都足以跟这些土元素的力量相抗衡，要不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互斥，想必现在这些土元素已经是被打散了，只是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何这些土元素似乎是忽然再这三天中缩水了？只知道，一定跟那两种突然出现的力量有关。

一旁最是性烈如火的火长老突然道：“真的是好可怕的力量呀！这股土元素也好，里面那两种力量也好，真的都可怕到不是人所能拥有的，这恐怕是传说中的神或魔才能拥有的力量，我以前真是太坐井观天了，这世上竟然会有这种力量的出现，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呀！大哥，我们真的能将这种力量化解掉或是据为己有吗？”

彷佛要印证火长老的话一般，原本就已经翻腾不止的土元素忽然就像是被倒进了水的沸油一样，恍若快爆炸一样的翻腾，然后忽然以着一种好像被什么东西吸进去一样的感觉忽然在五老一小的面前如潮水般的退去，让出了它们已经占据了两年半的地盘，一切的异变都是因为火长老口中的“魔”醒了，银月恶魔在经过了五天的沉睡之后，终于醒了。

在经过了五天的沉睡，亚芠的身体一再的历经了土元素、天心真气、精神异力三种力量的再三争斗，一次次的被破坏，又一次次的复原，又再一次次的再被破坏，再复原，周而复始的，然后让亚芠的身体一次次的更加的坚纫而有力、强悍，直到，他那一在被破坏后又重生的身体强悍道已经让外侵的土元素无法伤害他，内在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被他所适应，同时三种力量也已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再彼此相互的争战，亚芠的脑部本能的感觉到这一种的状况，再加上亚芠以在昏迷中休息够了，所以，他“醒”了。

当亚芠在醒过来的那一瞬间，原本再他体内横行无阻的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不管它们如今以强横到那一种的地步，毕竟它们都是因应亚芠而生，因而，在亚芠苏醒之际，盘据在亚芠身体各处的两种力量立即回归了它们的本源丹田及精神之源，重新纳入了亚芠的意志掌握之中。

如此一来，原本微妙的三雄抵制局面立即宣告失守，乍失抗力的土元素立即如潮水般的涌进了亚芠的身体之中。

而刚醒来的亚芠，他并不知道在他沉睡的五天里，他的身体已经经历了无穷的痛苦，产生了难以相信的变化，他只觉得他好像是睡了一个无梦的甜美的觉，这除了归功于他脑部的本能拒绝会危害到他意志的痛苦进入外，还得要感谢自小折磨他的头痛之故，让亚芠的神经及精神远比一般人来的强韧，及更能忍受痛苦，不然，就算是脑部在如何的拒绝痛苦，那种地狱般的剧痛还是会让亚芠给痛醒，然后品尝到他此生决忘不了的地狱，然后令他发疯、发狂。

所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今的亚芠只是感觉到他好像是睡了一个觉，浑身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舒服，令亚芠他在坐起来之后，忍不住身个懒腰，只觉得痛快不已。

然后，奇事发生了，亚芠一伸懒腰，就觉得浑身上下，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像是有什么东西随着他的动作逸了出去，虽不明白，但是身体却轻松了不少，接着，亚芠就听到四周传来了一阵阵树倒屋毁的怪异声响，举目一看，再他四周近五十公尺内竟然被移为平地？

亚芠不由一阵张口结舌，这是怎么回事？却不知，这是在他体内三种力量交战之后，所遗留下来的余劲，在亚芠的动作之下，被排出体外所致。

亚芠想了半天，猜不透是何故？忽然他“咦”的一声！他感觉到有东西在侵入他的身体内，正是那土元素，事实上，土元素的入侵从亚芠醒来之际就没停过，但是一方面，亚芠的身体已经坚韧到足以承受这些力量的入侵，二方面，亚芠的身体更是早已习惯土元素的入侵，再加上亚芠初醒来，还未完全回过神来，因此也就完全没发现，当然，等亚芠完全回神，或是土元素入侵的量累积到足以让亚芠感觉到不对劲之时，亚芠还是会发现的，只是刚刚亚芠再无意识中发出残劲之时，阻断了周围的土元素对他的入侵，等到残进发尽，土元素再度重来之时，亚芠当然会感觉到一阵的异样，进而发现了土元素的入侵。

亚芠看看四周，发现了四周的景色都带点朦胧的黄色光辉，同时察觉到，在他的四周充斥着魔法能量，有点像是在奈何之室中一样，只是在这里他所感觉到的是一种厚实、凝重、温和的能量，这是……土元素能量，亚芠心中灵光一闪，对自己暗道。

感觉到土元素能量依然是不断的入侵，亚芠记起了他来的目的，这些土元素虽然不构成威胁，但是也真是碍人。

“既然你们想要入侵我的身体，那我就让你们入侵个够。”亚芠在心中暗暗的道。

事实上，那是亚芠因为现在他的身体极为强韧，所以才会把这些比洪水还要可怕的土元素当成扰人的雾气，而决意解决它们，将它们吸尽，如换成是别人，跑都来不及，那里还会想吸光这些土元素？

不过，亚芠还是被自己吓了一跳，因为，当他运起了精神异力，要将这些土元素吸收之时，他最先是发觉到，他额际的精神之源不像以前般的快速跳动，而是一种极慢，慢到几乎感觉不到精神之源的跳动，但是亚芠却依旧能感觉到精神之源那一张一缩的规律变化，这种慢到令亚芠能清楚的感到精神之源如何跳动的感觉，还是亚芠头一次碰到这种状况，令他觉得无比的怪异。

然后，令他无法想像的庞大土元素在他的精神异力的强力作用之下，涌进了他的身体，其数量之庞大，令亚芠几乎以为他会爆体而亡，但是，更叫他吃惊的是，这么多的土元素涌进身体中，他竟然没有感觉，正确来说，是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感觉。

再来，更叫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宛如潮水般涌入的土元素，亚芠感觉到一件令他落泪的事情发生了。

他感觉到他父亲的存在了，随着土元素的涌入，亚芠也知道了这些土元素为何会聚集在这里了。

原来，当初亚芠的父亲在临死之际，最后一记的尘爆未能来得及发出，整个人就被尘爆的力量反噬而化为烟尘，但是也因这一记陈爆所蕴含的能量，反而阴错阳差的，将御莱最后的记忆保留下来，换成另一个说法就是，御莱虽已经死亡，但是他的灵魂却因为尘爆的能量得以继续存在，只是他在也不能思考，只能延续着临死前的意念，一边以原来的能量为核心，吸收附近相同的土元素能量，然后要消灭他眼前早已离开的敌人－扈伊、苇诺、虚等三人，只是他这最后一击在也发不出去了。

这也是为何一项最稳重的土元素会突然聚集于此，而且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全都是因为玉莱的记忆影响，将他面前的人当成他的敌人了。

直到亚芠到来，不但有能力与这些土元素抗衡，而且还运用精神异力将这些土元素吸纳，如此一来，这些记忆着御莱记忆的土元素被亚芠吸纳之后，当然亚芠的精神产生了共鸣，让亚芠接收了御来的记忆，不但获知了当初那一战的真相，还从御莱的记忆中，感觉到御莱对他们全家的那种父亲的爱是如何的深刻，甚而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他们安全的父爱。

当亚芠吸纳了全部的土元素之后，也同时获知了父亲的爱，一滴眼泪终于由眼角滑落。

这是魔导宗门五老一小随着急收的土元素之后，来到中心点之处，所看到的景象，五天前那一个进入禁区的乞丐端坐在一个废墟的中央，他的身上隐隐散发出银光及黄光，而他的眼角滑落出一滴泪珠。

同时，死神镰刀小队在贪狼星的带领之下，在经过了三天四夜的跋涉之后，终于在这一个时刻来到原曙城外。

在经过了三天四夜的急奔之后，死神镰刀小队终于发挥出被亚芠训练出来的成果，长时间下来只有略作休息，便又再度跟随着贪狼星赶路，等他们来到原曙城之外时，众人虽然是疲惫，但是一就是看来精神抖擞，不过，在经过了亚芠的训练之下，这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众人反而对妃雅的表现才真的是叫人吃惊。

在这一路的急赶中，最痛苦的要算是妃雅了，众人没想到一向给人娇生惯养的印象的妃雅竟然能追的上众人的脚程，即使她已经是赶路赶的上气不接下气，一副快追不上的样子，但是她依旧是没有脱队，甚至也婉拒了夜月等人意欲助她一臂之力的好意，执意用自己的力量赶路，这么一来，不但略为改变了众人对她的印象，令所有人开始对她有了一丝的好感，至少，没有人会再将她当成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了。

不过，妃雅一路走来到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光是要追上众人的脚程就够她几乎吐血了，哪有余暇注意到别人看她的目光已有所改变？

在刚刚从瑟吉耐城出发之时，妃雅还能够勉强追着众人的脚步急奔，但是要不了半个小时，她就已经是慢慢的落队了，这时候，夜月也发现到了妃雅追不上，便急忙到妃雅的身边道：“妃雅，不如我陪你慢慢走，等一下到有人住的地方再租辆马车赶路，这样子比较快！”

妃雅此时的心中除了对亚芠的安危十分着急之外，更是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羞惭，她没想到，一向自豪不同一般千金小姐那种娇生惯养的模样的自己，原来却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娇生惯养、弱不经风的大小姐，光看到现在才稍微的赶一下路便累成这样子，其他人却是连大气都不喘一下，还有余力过来帮助自己？

一时之间，妃雅彷若看到所有人都在看她，都是以着一种轻蔑的眼光看着她，讥笑她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一般，即使她明知道夜月是出自一片好意，但是她就次觉得夜月此举更好像是在讥笑她的没用一般，不由的激起了她那种莫名的傲气，她就不相信她会输给其他人，夜月办的

到，她一样可以。

婉言挽拒了夜月的好意，决定凭着自己的力量感到原曙城，不理其他人略带讶异的目光，自己埋头赶起路来，她就不相信自己办不到。

凭着心中的那一股不服输的意念，妃雅的确是坚持了近两个小时不落队，但是，当贪狼星再加速，众人也随之加快速度之时，妃雅终于没有办法再跟上了，落在队伍后面远远的。

夜月终于看不下去来到妃雅身边道："妃雅，我看你已经支撑不了了，何不叫辆马车坐？"

妃雅摇摇头，她就不相信她会追赶不上其他的人？

不过，妃雅虽然拒绝了夜月的好意，但是她却也注意到了一件奇事，就是夜月身上竟然带着一层淡淡的白色光辉，而再转头注意看一下，其他人身上竟然也隐隐的发出了红、青、蓝、黄的光辉，而且妃雅更注意到这些光辉明显与否，似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其中更是以凯特、力奥、夜月三人为最显著。

妃雅即使已经因为赶路跑的上气不接下气，仍然忍不住问道："夜月，你们身上的光芒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光芒？"

夜月闻言先是一楞，随即会意道："喔！这是因为我们边跑边运气的关系，这样跑起来才会又快又轻松，而且跑久一点也不会累。"

妃雅闻言先是一楞，随即好像在跟夜月说话，又像是在跟自己说话道："气吗？"

夜月没有听清楚，问道："妃雅，你说什么？"

妃雅摇摇头，道："没什么，我记得我好像学过气呢！"

夜月惊奇道："真的？那你为什么不用气？"

妃雅略见羞惭道："因为我以前我母亲曾教过我我家的家传密学－"红莲飞炼"，但是后来我母亲死后，我认为这什么红莲飞炼练起来除了身上热热的之外，好像也没什么作用，所以我也没有在练习了，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年没练了。"

夜月惊讶道："红莲飞炼？原来你练的是红莲飞炼，好可惜喔！红莲飞炼我曾听我师傅讲过，那是一种极为有名，而且专为女孩子家开创出来的一种属于刚柔并济的绝学，如果能学成，那可真的是一种威力很大的绝学，你放弃真的好可惜。"

妃雅惊喜道："真的？"

夜月摇摇头道："怎么会不真，据我师傅说，在六百年前，出了一个武功奇高的神秘女子，这名女子曾一个人将当时大名鼎鼎的十大高手之一东海天叟打的落花流水，可惜经过这一役之后，这名女子就消失不见了，而她只留下一句话，说她是用红莲飞炼打败东海天叟的，据当时观战的人说，那名女子出招之时，浑身绽放出莹莹红光，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朵火焰红莲一般，迎风飞舞，煞是好看，而一出手，便是两条红白长鞭，宛如飞炼一般，打的东海天叟毫无还手之力，我真没想到原来妃雅你是那名女子的后人，你知道吗？那名女子可是头一个登上奇武大陆十大高手之列的人，而且也是最神秘的一个人，要不是我师傅要我专门练魔法的话，我还真的好想叫你教我呀！"

妃雅听了更是惊讶万分，她是头一次从外人口中知道，原来她家传的红莲飞炼竟然还有如此大的威名，不由的深深的感到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可下苦工将红莲飞炼练成，导致今天会这么狼狈。

同时心中更暗暗的决定以后一定要将这家传密学给练成，不过，现在最急迫的，还是要先赶上其他的人，刚刚夜月陪着她说话，现在两个人已经落后非常多了，忙问起夜月，如何利用气让自己可以跑的更快？

夜月虽然是一个魔法师，但是经过了这两三个月以来亚芠的耳提面命，对于气的运行方式到也相当的了解，便也教起了妃雅，如何将丹田内的真气提出运行到双腿，如何以气调息，以息养力等等，说来只是一些极为浅薄的技巧。

但是妃雅经夜月这一提点，生涩的运起了几乎被她自己已经放弃的红莲真气，虽然感觉到只是一点点，非常的薄弱，但是却已足以令她身上慢慢的发出了微弱的粉红色光芒，而且使她觉得疲劳似乎一下子恢复了过来，脚步也变的轻快多了，速度也变快了，而且也慢慢的跟上了其他人的脚步。

除此之外，妃雅更发现，当她运起红莲真气之时，随着真气的运作，亚芠送给她的凤钗及戒指竟然隐隐约约之间，慢慢的流露出一种莫名的能量，加入了她的真气之中，虽然不明显，但是，真气确实在这两道能量的汇入之中，由断断续续的微弱热流，慢慢的茁壮起来。

等到她跟死神镰刀小队到达原曙城外之时，她发现她体内的红莲真气竟然增大了一倍，妃雅此时才知道亚芠送给她的这两个饰品珍贵之处，心中对亚芠的爱意不由更加的加深了一层，同时更加的对亚芠行踪不明之事，益发担心。

当众人来到城外之时，发觉到，原曙城不愧是一国之首都，光看那高达二十余公尺的厚实坚硬的城墙，以及在墙垛上不停来来回回巡逻个不停的一队队卫兵，宽大的城门处，约十来个卫兵对着进出城的人群逐一搜查，样子是既认真又仔细，众人不由的叫苦连天。

虽然门口处的卫兵没有几个人，但是在城墙上巡逻的卫兵可不是摆着好看的，而且虽然原曙城中并不禁止佣兵之类的人进入，甚至态度还不错，但是那也只限于三三两小团体，如果向他们这样的百人队伍就这样浩浩荡荡的走进去，不出问题那才有鬼，搞不好人家还会以为他们是一群意图抢劫的盗匪，偏偏当初他们出来的太过于匆忙，一些已经办好的通关文件或是身分证明之类的证件全都没带，如何通过查检进去原曙城中，真叫凯特等人伤透脑筋。

正当众人在那勘查地形兼商量如何进城之际，一旁的贪狼星则无聊的伸个懒腰打个呵欠，与一般幻兽不同，贪狼星在经过亚芠先后三次的回生诀精神异力培养之下，其灵志早已经不亚于人类，而且它又不像五小幻兽一样，它与亚芠的关系早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主人与幻兽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当雷羽以冲击炮硬是将它从身棉中轰醒过来之时，通知了它亚芠下落不明的事情（五小幻兽因为太过年幼，无法直接跟贪狼星做心灵通讯），而贪狼星虽然一样无法与亚芠维持着心灵通讯，但是，它还是可以隐隐之间，它还是可以感知道亚芠的位置之所在，而且还没有危险，至少在它的感知里是还没有危险，不过这一种现象还是令贪狼星觉得不对劲，所以它依旧是急着赶到亚芠之处。

谁知道，一到原曙城外，贪狼星就被凯特叫住了，要它等一下，不过说了也奇怪，凯特似乎从来没怀疑贪狼星会不会他的话而停止前进，而小星也真的是听到了凯特的话而停止前进，事实上没有人怀疑，为何不是凯特的幻兽的贪狼星会听凯特的指挥，而且还自然到没有令任何人会想到这一个问题。

于是，再着一座小树林中，就变成了一个奇妙的景象，人群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而一只人大的灰白色巨狼则以一副好像很无聊的样子连连打着呵欠，而事实上，贪狼星心中也真的是很无聊，来到这地方之后，它已经确实的感觉到自己的主人就在城中，它就是想不透，单纯的一个进城的动作，为何会会考虑这么多？而迟迟不进城？

当然，贪狼星是无法体会出凯特等人心中的考虑，它只是觉得，刚刚是因为凯特叫住它，不让它进城，而现在，它已经渐渐的不耐烦起来。

就在这时候，凯特、妃雅等人终于商量出了一个办法来，决定让所有人分批、分时段，进入原曙城之中，如此一来虽然有分散实力的后果，如果真遇事时，恐怕会不太乐观，但是总比呆在这里要好的多了。

凯特正要集合四散休息的小队成员，分组潜进原曙城时，站在一旁，原本看来好像是一副懒洋洋的贪狼星忽然有如触电一般，一个跳起，浑身的长毛忽然无风自动，转头面对着丰原城的北边的方向扬首朝天一声长嚎，完全不顾凯特等人的讶异注目，一个跃动，风风火火的朝着原曙城城门而去。

看到贪狼星忽然奔驰而去，一旁的力奥几乎是本能反应的追上去，呼叫道：“贪狼星，你怎么忽然这样子，快停下来。”

但是贪狼星对于力奥的狂呼声却是充耳不闻，而且更是加快速度的飞奔而去。

而其他人见到贪郎星及力奥怎么莫名其妙的跑向原曙城城门，几个人以为他们就是要这样子直闯原曙城，也不加思索的，跟了上去。

有了人领头，再加上好几个人都跟着跑出了树林，其他的人当然也不会落后，马上跟了上去。

凯特眼看着他都还来不及开口，身边的小队成员就已经有一大半跟着贪狼星及力奥后边跑向城门，苦笑一声，刚刚他的商议都是商议假的，摇摇头，既然已经来不及阻止他们，那便加入吧！

一决定，凯特马上跟妃雅及夜月打了一个招呼，跟上了力奥，而这时，跑在最前面，速度最快的贪狼星已经距离城门不到二十公尺了。

而其他人一看到凯特、妃雅、夜月三人也跑向城门，原本一些还在犹豫的少部份人马上将心中的犹豫一扫而空，也快步的跟了上去。

结果就是，一伙儿一百人跟着一只在阳光之下闪耀金光的巨狼后头，声势浩大的冲向城门，呃！至少在守门那十多个卫兵眼中，他们是一群声势凶恶的强盗，正往他们冲了过来。

过惯了太平日子的一干卫兵们，一时之间，个个全被惊呆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的，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以贪狼星为首的一百人，逐一的冲过了他们所防卫的城门口，远飙而去。

直到死神镰刀小队的所有人都已经跑的不见人影之后，为首的卫兵小队长这才如梦初醒，想起了他们怎么就这么样的让这群人浩浩荡荡的冲进城中，甚至连盘问都没有？一想起那后果，小队长立即浑身冒出了冷汗，顾不得后果会怎样，马上拿起了他那一个一直系在他的腰际上，从不以为他会有机会用到的一天的敌袭哨，拿起来含在嘴里，呼呼呼的吹了起来，霎时，一阵极为尖锐的哨声，马上从他嘴中那一个牛角刻成的黑色哨子中响了起来。

又尖锐又响的哨声马上回绕在城门周边的五百公尺内，更引的所有的路人不由皱起了眉头，忽而，慢了半拍的一般路人们忽然想起了这一阵阵难听的哨声代表是什么意味！哄的一声，马上有一些胆小的人开始尖叫起来，瞬间原本看来井然有序的大街立即鸡飞狗跳起来，一大群人，看来原本是文雅绅士、温雅淑女，这下子身上的风度，礼仪全都不见了，一阵阵尖叫声，怒吼声，叫骂声，盖过了卫兵小队长的哨音声，而且有越来越大声，人群越来越混乱，骚动越来越大的趋势。

这下子换成吹出了哨音的小队长呆住了，看到纷乱的人群，吵杂的声音，小队长这才想起，他用这一个哨子本来是想通知其他人，说已经有许多不明人士闯关进入城中了，谁知道在慌忙之中，他竟然忘记了，这一个哨子的哨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当着一个哨子吹起来之时，同样也代表有敌人，或是其他强力无法抵抗的人来袭，而要求援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就是哨音代表

着兵临城下的意思。

难怪这一下会引的其他的平民老百姓如此慌乱了，而原因就是因为刚刚进去的那一群人，这下可惨了，小队长脸上几乎是苦的可以滴下汁来了。

怠忽职守，扰乱民心，妄自行动……。小队长在心中暗暗的算着，不知道这一次他到底总共犯了几条军法？还有没有活命的机会？同时，他的耳中已经传来了一连串的沉重的脚步声，这下真的是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听到首都禁卫军的队伍前进声音了，而目标正是他这个方向，我苦！连号称杀手部队的禁卫军都被他惊动而如临大敌的前推到这里，那后果……，一想到这，小队长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了。

且不管小队长及其他卫兵的后果如何，凯特等人在冲进城门之中之后，凯特心中暗呼侥幸，他没想到那十多个卫兵竟然像是一堆木雕泥塑像般，任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进城中，不过，当然凯特也没有放过身后传来的那种刺耳哨音声，知道想必这下子注定要将这一件事给闹大了，虽然完全跟他设想的相反，但是事到如今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找到亚芰才是正理，一想到这，凯特不由放声大呼道：“大伙快一点，就快找到头儿了！”说着，凯特自己已先加快速度赶上那越跑越快的贪狼星，众人一见到凯特的动作，也一个劲地跟着加快速度，追着贪狼星跑。

而跑在最前头的贪狼星根本不管凯特说些什么，刚刚在城外，它已经感应到，这几日来一直失去联络的亚芰如今已经醒了过来，而且正对它发出招唤的声音，所以它才会如此的着急。

原来，当亚芰从昏睡中醒了过来，而且还吸尽了身边的土元素之后，一睁开眼睛，他就看到了五个长的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的老人站在他的面前，而且从他们的眼中，还流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不过亚芰现在可没有那一个闲空，刚刚藉由精神异力的作用，使的他接触到父亲的记忆，现在的他，心中满满的，是连他自己都无法分辨的出来的感觉，悲伤、愤怒、杀意、苦涩、不平……。。种种的感情，百味杂陈的充斥在心，连自己都无法厘清自己的感觉，唯一明白的就是，他现在心中充满了一股郁闷之气，极度的想要发泄，连带着，他的脸色当然也不会好看到哪里去。

亚芰站了起来，看看自己，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势全都好了，而且更叫他惊讶的是，以前受过的旧伤所留下来的那些极为难看的旧伤疤，竟然也都消失不见了，从破碎的衣服上看到身上完全是一阵的光滑洁白的皮肤，亚芰真的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亚芰更不敢相信的是，现在他更发觉身体内那些以前所受到的伤害竟然好像在这一睡之中，一夕之间全都好了，而且体内现在充斥着他感觉到的一种十分有力的感觉，连他预计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的过来的天心真气以及精神异力，现在也都是一种十分饱满的感觉，到底他身上事发生了什么事？

亚芰不禁摇摇头，他现在虽然知道自己身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现在可没有那一个心情来追究，他现在只想要去找那一个他最大的仇人－德野王报仇。

亚芰转个身，马上朝着记忆中的宫廷的方向前进，至于眼前这五个老人…。，他不想节外生枝，而且，眼前这五个老人除了长相有点与众不同之外，亚芰更是发现了他们身上都散发出那种，只有高手才会发出来的气质，而亚芰并不是头壳坏掉，会跟他们起冲突，所以他只好先自行离开，虽然他心里知道，光看他们的架势，可能不会就这么让他离开，但是，亚芰还是抱着能不起冲突就不要起冲突的心情，先行退让一步。

果然，当亚芰他一个转身，脚都还没有踏出去之时，宗门五老已经各自在他的身边，以三步之距，将亚芰包围在他们之中。

亚芰脸色阴冷依旧，逐一的在他们的脸上扫过，没讲话，而包围亚芰的五老与亚芰的目光一接触，皆不由自主的心神一颤，他们感觉上，好像包围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充满了危险的野

兽一样的感觉。

事实上，当他们一见到亚芠从土元素的包围中出现之后，他们已经在仔细的评量亚芠到底是何方人物，但是亚芠打从睁开眼睛以来，却是对他们五人视若无睹，令他们心里暗自纳闷，活到他们这等岁数，又有如此的修为，五老的修养早已经出神入化，当然也不会因为亚芠这种几近藐视的举动而妄动无名，因而想要教训亚芠，实是因为亚芠出现的太过诡异，加上他们如亚芠感觉出他们是高手一样，他们也感觉出亚芠也是一个高手，而且是一个几乎与他们最尊敬的那一个人一样等级的高手，但是他们更同时感觉出，亚芠的眼中充斥着浓厚的杀气，那是他们从未见过，宛如实质一般的杀气。

如此情况之下，于公，他们要从亚芠身上寻出土元素异常聚集及突然消失的原因，尤其是土长老更从亚芠身上察觉出他身上有着在他看来几乎不可能存在的高浓度土元素含量，心中更是暗自猜测该不会这人有办法将那些土元素都吸入体中吧？于私，他们对眼前的这一个白发的年轻人实在是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心。

于公于私，他们都得将这一个人留下，但是，他们没想到，当五个人将亚芠给包围住之时，亚芠竟然是闷声不响的，一举手，往站在他面前的火长老就是一拳。

那虎虎生风的一拳，光是在亚芠两侧的水长老及光长老凭着那刮脸生痛的拳风就知道亚芠此拳绝对不是在开玩笑的，那更别说是正面的面对着亚芠这一拳的火长老。

火长老脸色微变，不由一个侧身，让出了亚芠的这一拳，避过亚芠这一击，但也等于让出了亚芠正前方的路，亚芠见这一拳已经逼退了火长老，也不为己甚，跨步就走，完全无视于宗门五老那有点难看的脸色，不加理会的走出了五老的包围圈。

见到亚芠竟然闷声不响的用那近乎偷袭的手段，一拳逼退火长老，宗门五老不由的心中已经暗暗的生起气来，当中尤以火长老为最。

火长老专修火魔法，脾气本就是五人都中最暴躁的，虽然修养够，平常不会轻易发脾气，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尤其他又是被亚芠一拳逼退的人，脸皮更是挂不住，看到亚芠一拳逼退他之后，便自顾的离开，不由怒喝一声道：“小子，我有话问你，你给我停下来！”

亚芠闻言跨出去的脚步微微的一顿，随即又恍若无事般的继续走着，对亚芠而言，在这里凭吊死去的父亲之后心情已经够悲哀了，如今他将悲哀化为报仇的怒火正想去杀个痛快，但是却被这五个步之打那来的老人给打扰了，让他原本很遭的心情更坏的可以，如今被他们包围，阻挡了去路，他指出一拳逼退他们其中那个挡在他面前的人，而没有下杀手，他已经可以说是很忍耐了，如今再被他一喝问，亚芠几乎想要转过头来把这些个扰人的老家伙给杀了，但是毕竟他还有些理性，所以他便也不想再去计较这种事情。

亚芠认为他已经是很忍耐了，但是却不知道他这个举动看在五老眼中，尤其是火长老眼中，不谛事火上加油之举，让五个修养精深的老人心中不由怒火暗起，尤其是火长老最先就忍不住，大喝一声道：“你这小子还真是好样的，让我老人加来教训教训一下你着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敬老尊贤的无理小子。”

说着，火长老随手一展一科脸盆大的火球立即出现在他的手中，朝亚芠扔来。

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阵炽热的气息，亚芠一个转身一看，马上就看到火长老正从手中扔出一颗大火球，朝他打来。

这下可不得了了，亚芠心中潜藏的杀气立即被被火长老的这一颗火球给完全点燃，怒吼一声，亚芠右手一伸，五指合并，以臂代剑，天心真气疾发而出，将自己的那右臂化成为不亚于宝刀宝剑般坚韧锐利的武器，然后，高高的举起，由上到下，直直地向下一划，应试将火长老的那一颗火球给分成两半，往两边飞去，直到触及旁物炸开为止，引的灰尘满天。

火长老一楞，他这颗火球虽然没出全力，但是等闲之辈也不容小觑，更是触碰即爆，谁知道眼前这一个古怪的年轻人竟然徒手将自己的这一颗火球给划成两半，而且还能让火球不会爆炸，这下子火长老更是生气，双手一展，又各自出现一颗火球再掌心上，而且两颗都不比刚刚的小。

火长老冷哼一声道：“看你如何接我这一招双龙抢珠。”

说完，火长老轻喝一声，两颗火球同时脱手，像亚芠飞来，而且两颗火球还互相的缠绕着，回旋着像亚芠飞来。

亚芠不慌不忙，右手再度的往上一伸，然后再向下一划，与刚刚的动作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慢，但就是慢那么刚好，再两颗火球一上一下的时候，一举将它们分成四半，然后历史重演，往两侧飞去、炸开、消失。

火长老见状，怒喝一声：“再接我一招火焰飞龙。”

火长老整个人好像全身着火一般燃起了熊熊的火焰，然后双手在前面一拍，随着双掌的互拍，一到火焰冲掌而出，将火长老身上的火焰吸个精光，然后形成一条一人大小的模模糊糊的龙状火焰，朝亚芠飞来。

亚芠再冷哼一声，右手再度向上一举，然后再向下一划，又是同样的一招，但是这一次，五老却觉得亚芠这向下的一划，有一种好像跟拿着重物向上举的矛盾怪异感，明明这一划的速度很快，但是他们就是觉得亚芠这一划实际上是慢的可以，而且随着亚芠这一划，彷佛亚芠的手臂上产生了很大的吸力一般，使的火长老这一记火焰飞龙然像是自己故意加快速度一般的飞到亚芠的面前，让原本绝对劈不着他的手刀劈个正着，而且一劈之下，火焰飞龙就像是缺氧的火焰般，消失不见了。

这下五老真的是惊讶无比，他自己自知，这招火焰飞龙，火长老并未留手，而且这一招魔法是他在未着铠之下，所能施出最强的一招，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之下，火长老实在是已经输给了亚芠了，更何况亚芠破招时的那一股轻描淡写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亚芠其实并未出全力，而未出权力的情况之下就将一向鲜少敌手的宗门五老的火长老绝招破的这么轻松，那如果亚芠出尽全力的话……？

一想到这，五老不由不寒而栗，虽然功力高强与否并不是光看这样施招破招就能决定的，但是亚芠这样的表现则是说明他一定是一个高手无疑。

而亚芠施展同势三招将火长老的三个绝招尽破之后，心中并未能引起丝毫的欣喜之意，刚刚，他本欲以水魔法破去火长老师出的火魔法，但是他随即又想到，以他如今异变过后的精神异力来说，是极为霸道的，如过施出精神异力的话，势必会将他刚刚吸收的土元素给完全的逼出，但是对他而言，这些土元素实在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最后遗物，他绝对不想造成这样的后果，

所以亚芠力决定以天心真气应敌，但是，当他在出招之时，心中是充满着对父亲的哀思，不知不觉之间，亚芠将这股哀思融入了他的招式之中。

那时候，在他的心中只有父亲在那一夜中，背对着他们一家人，独自面对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黑卫队及扈伊等人，一瞬间，亚芠只觉得当时的父亲就像是一座耸立了千万年而不变的高山，永远在他的面前替他挡住了无数的风霜雪雨，让他能够安然无恙的成长，随着招式的舞动，等到他回过神来之时，火球已经被他劈成两半了，第二次双龙抢珠来临之时，看着那飞腾的火焰，亚芠的心就像是回到了父亲记忆中，在那最后决战之时，虽然是已经生机停顿，但是为了他们这些父亲最挚爱的家人能够顺利逃出升天，父亲还是强押下了身上的剧痛，将手再往敌人处一伸，在那一刻之际，亚芠彷佛能体会出父亲心中及身体上的煎熬，举起来的右臂似乎也与父亲当时一样，竟是无比的沉重，几乎令他无法自制随手挥了下来。

经过了这两次的经验，亚芠表面上似乎是完全无所觉，但是心中却还是不由的深深骇然，为何在战斗中，他竟然还是会分神去小道他所接收到的父亲的记忆？

万一一个不小心……。。，亚芠不由的冒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是，偏偏他却又无法令自己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一场的战斗之中反而越想冷静以对就越是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分成两半一样，一半的自己，全心全意的投入了这场的战斗中，一半的自己，却又无法自制的完全投入了父亲的回忆之中，彷佛藉着这场战斗让他重新身历其境一般，这样子的现实虚幻之间的相互干扰，让亚芠几乎为之错乱。

却不知，这正是因为亚芠的精神异力在这几天中猛然的增强不知道多少，让亚芠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再加上他因为精神异力的共鸣之故，在土元素的吸纳中接收了父亲临死之前的记忆，而这正是他这两年多以来日日夜夜想要获知的事，导致亚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变的脑袋有点浑沌起来，而且亚芠更不知道，如果这一个状况处理不好的话，在他脑中那些额外增加他无法掌控的精神异力将因他父亲御莱的记忆而造成干扰亚芠的正常神智，轻则会令亚芠形成人格分裂，重的话，亚芠会因此而陷入精神分裂，最后自取灭亡。

但是，一个契机出现了，当火长老发出了火焰飞龙之时，正是亚芠心中最为矛盾之时，而同时亚芠也看出火长老此招非同小可，一瞬间，亚芠几乎陷入分裂的两个半身合而为一，共同面对着这一招火焰飞龙，让他的专注与对父亲的回忆结合为一。

一瞬间，亚芠领悟了一件事情，藉由对父亲的哀思与思念，想起了父亲平时的为人，对家人的关爱，以及那保存了父亲的记忆土元素，亚芠联想到了父亲不正向那大地一般吗！

无怨无悔，不像水般的温柔，没有风般的轻柔，不若火般的热烈，但是却是默默的，永远无悔的提供着生活在它上面的生物们立足之地，供应着万物生长所需，这不正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不善言词的父亲，默默的守护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出他的所有，一切只为了他的家人，父亲，宛如就是那大地之父的化身。

霎时，亚芠更想起了他曾化身为风，拥有风之心，连带着，亚芠想起了他的森罗万象的心之体悟，风有心，那大地有没有心呢？

一瞬间，亚芠体悟到了大地之心，那是一种永远的，默默的，无言的，无形的，永恒的，潜藏于心里最深处的守护与关爱，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惊艳的风格，有的只是那说不出口的无形关怀，以及……隐藏在坚实外表下的那一种温柔。

于是，亚芠面对着火焰飞龙，他依旧是一招直劈，只因，大地由远古以来，不管经历了什么事，对于每一种生物的关怀都是永恒不变的。

而那直直的一劈，再加入了对父亲的思念，对大地之心的体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蕴含了朴实无华，却又像是大地般对于在它身上生存时所作的破坏般的温暖包容之心，包容了那火焰的炽热的破坏力，就像那大地包容万物对它的破坏而依旧付出关怀一般。

火焰的破坏力被大地的包容之心给包容而消失于无形。

而当亚芠将火龙靡平于无形之时，也正是他心里对那宛如大地化身般父亲思念最深刻的时候，他又怎会因而得意呢？

只是，大地也并不是一昧的沉默，当有人触犯了大地的禁制之时，那股山崩地裂的威力，却是谁也抵挡不住的，而现在，火长老就是要面对着大地的愤怒之心了。

一步一步的前进着，亚芠没有任何的动作，动作看来是无比的缓慢，但是以火长老在内，宗门

五老却都是不由自主的脸色凝重起来，因为他们感觉到，看到亚芠向他们走过来就好像是看到一座坚不可破的高山向他们倾倒过来一样，一种渺小的感觉在他们心中滋生着。

五老不由自主的大喝一声，发出了各自最得意的绝招，光的“光神之泪”、风的“霹雳风卷”、火的“火焰飞龙”、水的“深渊浪涛”、土的“地鸣怒吼”，霎时，就见到那由五老身上，手上，所发出的无比强烈的光华、翻腾的烈焰、疯狂的飓风、凶猛的蓝色波浪、以及那恍若山崩地裂的震撼威力，直直得往亚芠处袭去。

而面对这宗门五老所发出来的毕生得意绝技，亚芠却再度的举起了右手，随着右手缓缓的上举，亚芠的手臂上竟然带起了阵阵的呼啸声，不是那一种风啸的声音，而是那种，恍若地鸣一般，由下而上，由轻至重，由缓趋疾，随着亚芠的右手的上抬，慢慢的将那种会震动心脏的鸣动声传进了五老的耳中。

如此的异象让五老虽然是发出了他们的绝技，可是因为这一种声音的缘故令他们莫名的感到阵阵的心悸，似乎觉得有点不妙，果然，当五老所发出来的五属性攻击魔法快击中亚芠之时，亚芠淡淡的说出一声：“大地之怒！”藉由大地之心亚芠所领悟到的最新绝招。

亚芠又是一个下劈，但是，与前几次不同的是，亚芠这一劈却给了五老一种恍若天崩地裂一般，夹带着一种莫大的力量，就好像是那站在山崩面前，而感觉到一个人的渺小及高山崩塌而人力无法挽回之憾，因而令五老为之脸色大变，连带着，对自己所发出了绝招也变的大失信心。

而亚芠则是不管五老是如何的想法，他还是全心全意的施出了这一招，因为他发觉，这一招大地之怒对他而言竟然也是无法控制，在那一瞬间心中生出了一种好像他是在做超出他能力的事的异样感觉，所幸这种感觉只是一下子，亚芠还是将这一招劈下，刹那间，包括亚芠在内的六个人都感觉到好像天地都摇动起来，好像真的是大地愤怒的摇动起来一般，几乎站不住脚。

当然，这只不过是众人的错觉罢了，实是因为亚芠这一招融合了因对父亲临死之时那壮烈而无奈的模样，因而升起无边愤怒的一击实在是太过于震骇人心，所以才会生出这种的错觉，当然，其威力也是绝对的，当亚芠施出了这一招大地之怒之后，再他的身边竟然产生了一种的异像，空气急剧的波动起来，五老的绝招如火焰飞龙的历史重演，全数投向亚芠的掌刀之下，与大地之怒同归于尽。

半响，五老脸色极为难看的着这亚芠，不过这也难怪了，他们皆是名动四方的高手，哪里知道这一次对着一个不知道小他们几岁的年轻后辈以绝招出手，又是五人同时出手，竟然被这么一招就给破解，甚至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没吹动，教他们情何以堪？

而亚芠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去，虽然是一招破敌，但是亚芠发觉他无法如意的掌控住这一招，而且他更发现到，虽然他的体内真气增厚不知道多少，但是当他出手之时发觉，他竟然无法完全的发挥出他的功力，正确来讲，当刚才他以七成功力施出这一招，谁知道刚刚一施展出来，庞大的真气在体内经脉中流动之时，马上带给了亚芠一种经脉欲裂的火辣疼痛，但是他又无法控制，变成了全力出击，因而，亚芠虽然是顺利的破掉五老的绝招，但是他也被自己那异常庞大的真气所伤，没有占到多少的便宜。

却不知，这正是因为亚芠体内的天心真气一下子增长的太快了，壮大到他自己一时之间无法掌握，即使他的身体在土元素的滋润之下，已经变的异常的坚韧强壮，但是那时候的能量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体内无意识的流动，不像现在是在亚芠有意识的驱动下，将远超出身体所能忍受的庞大能量一口气通过体内的经脉，因而导致亚芠受了点轻伤。

亚芠虽不明其理，但是也知道自己似乎无法使出全力，但是自己的力量确实也增加了，光看现在他估计大约不过是出了近七成了力量，其威力却已经可比以前全力出招时的力量，令亚芠心中惊喜参半。

而事实上，亚芠经过潜力的激发之后，其潜在能力绝不只是如此而已，只是因为他一时之间身体无法适应，加上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多强，所以才会有此错误的估计。

当亚芠及五老彼此心中暗自戒慎而沉默之时，忽然一个年轻的口音打破了寂静道：“爷爷，你们在做什么？这位叔叔是谁？”

亚芠及五老同时一愣，五老是这时才记起来，刚刚他们急着一探究竟，竟然忘记了跟他们一起来的小少爷，把他丢在后面了，而且还忘记告诉他不可以过来，这下可遭了，五老一想及亚芠那充满杀气的眼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少爷的安危，万一有个闪失，他们可真的是对不起宗主了，于是，光长老一个回身将那少年护在身后，急切道：“孩子，这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快离开！”而其余四老则更戒慎的监视着亚芠，以防他有任何不轨的动作出现。

而亚芠早已看到在五老身后来了这一个长相讨喜，看来古灵精怪的少年，但是因为刚刚正在调息恢复受伤的地方，所以也无暇去理会他，而且也认为他大概是这五个怪老人的同伴，不然怎么会同样出现在这里，因此也不点破，只是他没想到，这少年竟然一出口较叫他“叔叔”，叔叔呀！他看起来真的有那么老吗？亚芠先是一愣，随即心中暗暗苦笑着。

再看到五老对这一个少年的那一种保护样，深怕他会伤到这一个少年的一根寒毛的样子，以及那少年虽然被光长老护在身后，但是仍忍不住的探出头来，睁着一双深蓝色的纯净无邪大眼，好奇的打量着他，再加上刚刚少年的那一声叔叔，另亚芠忍不住轻扯一下嘴角，算是笑了一下，这一笑，心理对五老的杀气全消，也不想跟他们在耗下去，一个转身，又要离去。

五老见到亚芠忽然又转身要离去，不由真正的呆住了，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这一个怪人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刚刚才阻挡一下他的去路，就一副杀气腾腾，好像恨不德将他们全杀了的样子，现在又闷声不响的又好像没事人一样的转身要离开，活到这么久了，他们也没见过这种怪人。

不过，五老实在是不能让亚芠这么的离去，明知道亚芠不好惹，他们还是得将亚芠留下来，风、火、水、土四长老在光长老的一个眼色下，四长老立即腾身，由亚芠的身边掠过，然后再亚芠的面前五步之处，一字排开，再度阻挡了亚芠的去路。

更甚，四长老同声喝道：“铠化！”一瞬间，四大长老身上各自泛出了青、蓝、红、黄四色光芒。

光芒闪耀之后，亚芠不由的眼中瞳孔一凝，杀机大起。

只见，风长老身上已经穿上了一件有着深青色的胸铠、足护、肘护，右臂上盘着一只约五十公分的青蛇；火长老的魔幻铠与风长老大同小异，但是为红褐色的，右肩上停了一只约十五公分大的红鹰；水长老则是淡蓝色的魔幻铠，身边没有小型幻兽，可是手上拿了一把上面雕有一只鱼状动物花纹的魔法杖；土长老与其他三个长老的魔幻铠外型都差不多，但是在他的额计多了一个发箍状的黄色物体，在他的脚边同样的站着一只约十多公分大的黄狗。

亚芠心中难掩震惊，他没有想到这五个奇怪老人当中，竟然有四个拥有九阶的帝王级幻兽！那剩下的那一个呢？

亚芠转头看着正将那个少年打发到远处，然后对着他走过来，同时身上还冒出了白光，白光消失之后，光长老身上出现了一套涵盖着胸、腹、膝、足、肘的白色魔幻铠，而且在他的右臂上同样的盘着一条约七八十公分长，闪着光芒的拇指粗的纯白小蛇。

光长老一边感受到亚芠那逐渐高涨的杀气，一边的走向亚芠，来到亚芠面前约五步之处，与其他的四个长老相对着将亚芠包在当中，然后微笑道：“年轻人，你先不要生气，先听我说一下，我不得不承认，你绝对是一个高手，而且还有能力将我们五个老骨头合力发出来的最大绝招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之下，轻描淡写的破去，逼的我们这五个老不死的不得不穿上我们已经不

知道多久没穿上的魔幻铠，才能将你留下来，不过你先别生气，我们将你留下来绝对不是恶意的，我们只是想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忽然出现在这一个禁区里面，或者你知不知道这些土元素为什么会异常聚集在这里的原因？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魔导宗门五长老，我是光长老”其他四位长老也各自说出了他们的身分。

亚芠一听光长老的话，他才知道原来眼前这拦住他去路的怪老人，呃！是五位长者竟是有着慈爱圣洁名声的魔导宗门中的五位长老，亚芠不禁肃然起敬，毕竟以一般人来说，魔导宗门中的人一向都是人人敬爱之，更别说是长老了，亚芠当然也不例外，面对这五位长老当然是心生敬意。

而且，光长老所问话又很客气，一点也没有依老卖老的味道，但是，他所问的问题却是牵扯到他已死的父亲以及他的身分，真说出来不但复杂，而且还会泄漏自己身分，因此，尽管亚芠很希望自己可以跟这五位可敬的长老说出原因，但是他却不能说。

光长老见到亚芠一听到他们的身分之后，眼中的杀气已经完全收敛，心中不禁一喜，以为亚芠愿意说出原因，但是，谁知道亚芠一张口，说出来的竟是：“五位长老真是抱歉，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我虽然都知道原因，但是我却不能说，希望你们能体谅我的心情，不要再拦住我的去路了，让我离开，不要伤了彼此的和气。”

对亚芠而言，这一段话已经是很忍让了，但是显然五位长老并不满意，光长老又道：“年轻人，并非我们五个老不死的不通人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研究这异象已经半年了，一直毫无头绪，但是你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这些土元素还突然的消失，而你又是一副杀气腾腾想要吃人的样子，问你你又什么都不说，叫我们怎么能放心？”

亚芠沉思一下道：“还是很抱歉，我还是不能回答你！”

五长老一听到亚芠坚决的回答，不由脸色齐齐为之一变，光长老叹口气道：“年轻人，你不要以为刚刚那就算是打败我们了，别忘了，刚刚我们还未着铠呢！既然你什么都不愿意透露，那我们只好以力量将你拦下。”

亚芠冷笑一声：“我不想说的事没人能叫我说，至于你们想要以力量将我留下……！哼哼！别忘了，有幻兽的不光是你们呀！”

说着亚芠立即发出了招唤的心灵呼唤，一瞬间，潜藏在他周围，没经他招唤而不敢现身的狮、虎、熊、狐四小幻兽，在经亚芠的心灵招唤之后，立即化身成四道银星，飞掠到亚芠的身前一字排开，露出身形。

而五长老看到这四只小幻兽时，脸色不由为之一变，他们根本无法想像，眼前这一个怪异的年轻人竟然不用则已，一出现就是史无前例的四只幻兽？

但是随即，五长老笑了，虽然是四只幻兽，但是，如此小，又是幼生期的幻兽，能有什么作为？

而亚芠也笑了，而且笑的更开心，不光是这四小幻兽的出现，而是他感觉到了，他最亲密的伙伴－贪狼星就在左近，而且远远的，他的耳中更听到了一声声宛如仙音妙乐般高亢的狼嚎声。

很近很近，他的伙伴来了。

随着阵阵的狼嚎声，亚芠，五老，少年都看到了一道金光几乎是半浮在半空中，像极了一支巨大的金箭，有如疾闪电光一般，飞射而来，扑进亚芠的怀间。

五老惊讶的发现到亚芠原本那宛如万年不化的寒冰般的阴沉冷厉脸色竟然在那一瞬间荡漾出一抹极为温柔开怀的笑容。

看到了亚芠脸上的笑容，宗门五老不由为之大震，因为那与亚芠刚刚那种冷厉的脸色根本是一百八十度的突兀转变，但是不能否认的，他们比较喜欢亚芠现在的样子，而且还觉得亚芠现在的样子真的是顺眼极了，就像是一个天真的孩子遇到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样子，令人不由的陶醉在他的笑容里，哪里还有刚刚那种杀气腾腾的样子，也因为五老注意力完全被亚芠的笑容给吸引了，因而完全没有注意到亚芠怀中的那一只巨大的金色巨狼。

耳中听到了亚芠说道：“好朋友，好久不见了，真是想你。”

五老这时才将注意力由亚芠脸上纳灿烂的笑容移到他的怀中那说话的对象，那一只在午后阳光下闪耀着璀璨金光的幻兽贪狼星的身上。

虽然是头一次见面，但是五老也不由的为贪狼星那种威猛的神态所吸引，还有亚芠与贪狼星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亲密无间的神态所惑，几乎使的他们心中的敌意全消，而任由亚芠与贪狼星叙旧，没有打扰他们。

不久亚芠及五老又听到了一阵纷乱的脚步传来，亚芠停止了与贪狼星的叙旧，和五老同时转头看向贪狼星来的方向，映入亚芠眼中的是那一张张极为熟悉的脸孔，竟是他的死神镰刀小队？亚芠心中暗暗奇道。

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多久的亚芠心中不免因为贪狼星及死神镰刀小队的突然出现而感觉到惊讶万分而且还带点惊喜的心情。

亚芠站直身体，对凯特等人道：“凯特，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凯特等人见到亚芠安然无恙的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总算是放下了心中的那一块大石头，高兴道：“头儿你没事呀！那太好了，你失踪的这七八天，我们可担心死了。”

亚芠听到凯特说他已经失踪七八天了，心中不由为之一愣，亚芠的眼光逐一的扫过了小队的每一个人，他们脸上尽是掩不住的欣喜神色，亚芠心中不无感动，毕竟，即使被人称为恶魔的他在看到了还是有人是真心的关心他的，心中还是有着一道暖流流过。

亚芠微笑道：“没事！我没事！你们怎么会来这？”亚芠在看到妃雅也在人群中之后，不由的对她一笑，表现出了难的温和笑意，引的妃雅娇颜一红，羞答答的垂下头玩弄自己的衣角，然后亚芠才对凯特问话。

凯特兴奋的将雷羽回去报讯，叫醒贪狼星，然后他们才在贪狼星的带领之下，来到这里，这时候，贪狼星已将雷羽从它的长毛中推出，亚芠伸手接过了雷羽，让雷羽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发出了一道感谢它替他所做的事的心灵通讯，传给了雷羽，雷羽也啾啾鸣叫着，用着它的头轻磨着亚芠的脸颊。

半响，亚芠这才转过身来，面对着从刚刚起，就一直静静的看着他们叙旧的五老，道：“五位长老，真的是很抱歉，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们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回事，刚刚我只有一个人，但是现在……”

亚芠语气中明白的表示出，刚刚在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不讲了，更何况现在他大援在侧，当然是更不可能说了，但是，他话还未讲完，光长老就已经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别说了，就算你现在有了支援，但是我们还是不会改变我们的心意的，并不是我们不通情理，实在这件事太过古怪，我们非得弄个清楚不可，不管你现在有多少人，我们全接下来了。”

其他四位长老也是一副非要亚芠交代个清楚，不然决不罢休的样子。

亚芠皱起了眉头，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将将事情交代个清楚，除了不想与这五位可敬的长老

对敌，但是刚刚他不说，现在他就更是不能说了，非关意气用事，实在是现在连凯特、妃雅等人全都来到这里了，他实在不想因为自己的身分泄漏的关系而导致其他人寿道牵累，虽说对象是这五个令人尊敬的老者，但是，亚芠只是光听他们说自己是宗门五老，并非就能够确认他们就是真正的宗门五老，就算他们真是宗门五老，亚芠也无法把握住当他们知道他真正的身分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不能拿小队一百条生命做赌注！

因此，这一场架似乎是打定了，既然决定要打，亚芠就决不能容许自己输了，几乎是同时，当光长老说完时，亚芠已经由身上飘出了澈骨的冷凝寒气，用这来对光长老作出回应，以光长老为首的五位长老也不是白痴，光是由亚文身上的气势就知道这事已经是无法善了了。

不约而同的，五位长老身上的五只幻兽分身在五长老的意志之下，慢慢的拟态变化成五支形态各异的魔杖，出现在五老的手上，这时，凯特等人也才注意到，刚刚因为见到亚文无恙而太过于兴奋，因而没注意到，竟然有这五个着凯的老人站在旁边，一副来意不善的样子，立即引起了众人的反应，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就待亚芠一声令下，就要将这五个老人解决，即使他们已经看出这五个老人有着九阶的铠，他们还是毫不犹豫的对这五个敌人露出了敌意。

亚芠察觉出小队的敌意，一摆手道：“这不关你们的事，是我私人的事，你们不要插手，由我自己来解决。”

众人不由一愣，但是还是顺从的听着亚芠的话，凯特一声令下，所有人全都铠化起来，几乎是一瞬间，五个长老老马上就看到了惟再他们身周的近百人身上，发出了强烈的各色光芒，同时，在他们身后不更由这些光芒组成了各种的动物型态。

这下子，五位长老脸上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心中却陡然的重重多跳了好几下，他们没想到，这个古怪的年轻人身边，竟然有着这么一群八阶铠的高手存在？

而不但是五老惊讶，连亚芠自己也是无法置信，什么时候起，他的小队人员竟然有了八阶铠了？明明他们也只不过五阶、六阶铠而已吗？最高阶的也只不过是夜月的七阶铠？怎么忽然间全变成了青一色的八阶铠？

却不知，这完全是亚芠他自己本身所造成的，原因就在于亚芠送给他们的那一颗神之钻，当初亚芠送给他们每人一颗神之钻本意是想要提身每个人的气，果然在神之钻的帮助之下，每一个人的气有了跨越颁的提升，短短的三个月的练气时间，就比的上其他人三年的成效，功效可谓高的惊人，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神之钻的庞大能源支持下，他们身上的幻兽竟然在一次的变化，一口气突破了“阶”的层级限制，直接晋升到第八阶，当然，现今的他们还没有办法与真正的八阶幻兽一较长短，但是假以时日，小队成员的幻兽一定能够真正成为八阶甚或九阶幻兽，但是光是现在这样也够唬人的了，大陆上可没有那一个国家可以找出一队像这样子由纯粹八阶铠的幻兽军团，甚至，能找出三十个八阶铠就偷笑了，而且九成都是皇室成员。

亚芠虽然惊讶加不解，但是心中的高兴可想而知的，这下他的报仇大举又更有把握了，只是，今天这一场战还是不能让他们插手，毕竟，这是他私人的恩怨，而且对象又不是一般的人，他不能让他珍惜的部下成为人民的公敌，毕竟，背负着血腥的恶魔之名有他一个已经是够多了。

亚芠一声：“铠化”，贪狼星再度发出了一声的长啸，金光一闪，睽违以久的贪郎之铠再度出现在亚芠的身上。

那无比的凛冽威势，那震动人心的姿态，那闪耀无比的光芒，即使已经见过数次的小队成员还是依旧忍不住到吸了一口气，尤以亲眼见过亚芠屠杀手段的凯特三人最是震撼，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错觉，就是当亚芠着铠之时，就代表他已经下定了屠杀的决心，他们为这五个老者表示哀悼，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身着九阶的铠，再凯特三人的眼中，他们已经是一堆死人了。

凯特手一挥，小队成员立即成一个圆形，将亚芠及五老为在中间处，空出了约五十公尺的空

地。

五老当然不敢大意，当亚芠那一身奇异的贪郎之铠出现再身上之时，还有战在最前线凯特三人眼中流露出怜悯之光，以及其他人摆出阵势之时，再再都显示出对亚芠的无比信心，更令五老不敢大意。

而着铠之后的亚芠呆了三秒钟才回过神了，因为贪狼星化铠依附到他的身上之后，亚芠赫然发现他的眼中竟然分化出了六个“视界”。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不知道该如何的形容，一个世界是他透过眼前黑色晶体所看到的正确视界，而另外五个看到的同样的一个警像但是角度却不一样，甚至其中一个还是由上往下的俯瞰视角，令亚芠一时之间觉得无比的怪异而失神，当亚芠稍唯一比对，立刻察觉出，另外的五个视角竟然是五小幻兽所见到的视界，这下可令亚芠无比的惊讶喜悦，那岂不表示，只要他运用得宜的话，不管在那里，都在他的掌握之下？

亚芠忍住心中的欣喜，冷静的试探一下，右手微微的一伸，一颗比当初扈伊对战之时还要大上一辈的水魔法但成型，再要发未发之际，亚芠心中暗暗对雷羽下达了个命令，果然，当他的魔法弹对着五老发出之时，再他视角中的下看的雷羽视线立即便成为向下俯冲的样子，然后，以他本来的视线来看，即看到雷羽由半空中冲下，雨那一颗水魔法弹合而为一，再度变化成一只水蓝色光鹰，五老冲去，亚芠心中一动，雷羽马上将目标锁定水长老，冲了过去。

这一个尝试让亚芠很高兴，因为这表示他又多出了几个好帮手了，果然，亚芠不浪费时间的又招唤来土元素，心中的一个视界有产生了变化，土魔法弹一发，暴王前冲至土魔法弹面前，与雷羽一般情况，结合了土魔法元素的能量，一只足有三人高的巨大黄色光熊出现在亚芠及五老面前，发出了一声轰雷般的怒吼，朝着亚芠指定的土长老冲了过去，而亚芠随后右手金光一闪，白金剑出现在手，也随着光熊背后一步之差，往其他三老冲去。

而五老当亚芠招唤出光鹰之时，心中已有了准备，只是没想到这光鹰竟然突破了一般魔法常识中直、散、弧、曲路线的魔法攻击常识，恍若有生命一般的认定了水长老，往他攻去，完全不理会其他四人，闹的水长老手忙脚乱的，差的在光鹰的第一击就吃大亏，最惨的是，不论水长老施展哪些魔法，全都像是在替光鹰进补一般，施出来的各种水魔法能量全教光鹰给吃下去，让光鹰越来越大，而水魔法元素能量组成光鹰对水长老的魔法攻击可以不闻不问，水长老却挨不得光鹰的一击，逼的水长老左闪右躲的，好不狼狈。

其他四位长老很快的就发现了水长老之窘境，但是想帮忙却没办法，因为光熊已经对着土长老冲过来，所幸土长老不像水长老般没有准备，被光鹰闹个狼狈不堪，但是也仅有自保之力，与水长老一样，拿他眼前的敌人没办法，只能等着魔法效力（注）消失。

但是水长老及土长老的情况还算是不错，其他三位光、火、风三位让亚芠亲自操剑攻击的长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当亚芠冲出之时，心里已打定主意，绝不让他们有机会施展攻击力大的大型魔法，因此，亚芠一上场就用上了风之心，只见亚芠化身成为一道金色的旋风，后发先至的在光熊之前，截住五位长老，将他们圈进了白金剑的剑影之中。

论魔力，亚芠现今的魔法能力还差五长老中任一个一筹不只，但是，如过论近战的能力，再来十个五长老也绝不是亚芠的对手，更何况如今五长老已经被亚芠用光鹰、光熊引开两个，只剩三个人的话更不是亚芠的对手，而三位长老也只道亚芠是打的近战不让他们有机会施展魔法的主意，但是他们却无法可施，就算想要攻击施咒攻击，往往一阵金风过后，还为廿权的咒语又都被打断了，而不用念咒的小魔法就算打中亚芠，面对亚芠坚逾铁石的铠甲就像是蚊子叮牛角般，不为所动，更何况在亚芠那迅捷的动作之下，十之七八都落空了，这也是魔法师的悲哀，虽然有着强大的力量，但却只能用在远距离攻击。

很快的，三长老身上马上就出现了无数的伤口，这还是亚芠略为手下留情的，不忍将这善明远播的长老致命的缘故，不然凭白金剑锋利的程度，就算三长老有九阶铠护住要害，还是难逃一命。

眼看着五位长老如今已是岌岌可危，如今只要亚芠一狠下心来，明年的今天此时就是五长老的忌日了，不过，大概是五长老平时好事作多了，上天不欲看他们丧命，因此，派来了能让亚芠消火的人来。

就在亚芠开始慢慢的觉得五长老太不知进退，都已经到这地步了还不肯自动放弃认输，令亚芠开始有点心中不耐烦起来，他还想要报仇，没时间与他们再玩下去，万一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就不太好了，亚芠一想到这一点，手中的白金剑不知不觉的已经加快速度起来，不想杀他们，但也容不得他们坏事。

不过亚芠的决心还是下的太慢了，因为一连串的沉重整齐的脚步声已经传来，令所有小队的人侧目，连在打斗中的亚芠也放弃的所得的优势，跃离三长老，同时也招回雷羽及暴王。

而小队的人以解除包围之势，来到亚芠身后集合，不久一队约两百人，身着兽幻铠，踏着整齐脚步的首都卫兵来到。

原来当初死神小队强行闯关，闹的那一个守关的小队长如临大敌的吹下了警哨，引了首都禁卫军动员起来，结果一问之下，才知竟然是一群百多人冲进原曙城中，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也不能不小心，于是，便派出了一中队的两百人，顺着路人指引的方向，前往查看。

而一路上越走发觉越近禁区，带队的中队长发现似乎不妙，好像不是一般的盗贼团的样子，加上又听到了一连串的狼号声及爆炸声，于是，他便打发了一个人回去报讯，然后才叫所有人着上兽幻铠，以战阵的方式前往搜查。

谁知道他不叫人着铠倒还好，这一个谨慎的动作一作，反而引来了死神的临头。

当亚芠罢战后又看到有这么一群卫兵的出现，熟知原曙城城防作业的他立即知道，这是原曙城禁卫军面对大敌时才会做的动作，却不知道这是死神小队引来的后患，反而以为是眼前这五个自称是宗门五老的家伙故意拖延时间，以待禁卫兵来到，不然以这如此偏僻前一刻又是禁区的地方，怎么会忽然多出这么多装上兽幻铠的禁卫兵？

亚芠有此误会不打紧，最糟的是，刚刚他因为宗门五老及重见小队人员而压下的报仇怒焰现在又因这一队禁卫兵的出现而从新燃起，而起烧的更旺更炽烈，一股与刚刚那只有战意而无杀意截然不同的极为冰冷的气息由身上飘出，杀意已在亚芠身上沸腾起来。

透过那由黑转红再转血红的晶体，亚芠对五老撇过一眼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意，即使未能亲眼感受到亚芠的眼神，但是五老年老成京的阅历又怎会不知道亚芠已将这一队禁卫兵出现的帐算在他们头上了，而五老只是想要从亚芠身上查出土元素禁区形成的原因，根本不想与亚芠这种不但有以一举之力摆平他们五老实力的高手为敌，更何况看他身边还有一队百人小队，不但每个人看来对他忠心耿耿，而且清一色都市具有八阶铠的雄厚实力，与他为敌根本就是跟死神交朋友一样嘛，他们怎样都没关系，只咬不要牵累其他人就好。

五老心中暗暗的叫苦连天，刚刚亚芠已经对他们很不友善了，这下再加上这一个误会，恐怕不成生死大敌才怪，光长老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企图开口对亚芠辩解他们的清白无辜，可惜亚芠并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光长老还未来的及开口，亚芠已经是一个腾身怒喝道：“死神小队听令，灭口。”

灭谁的口？当然是那一群不知死神已光顾的卫兵，死神镰刀小队的每一个人只觉热血沸腾，这还是亚芠首次在战斗中发出的第一道正式命令，被亚芠这一命命，中人棉千军万马也敢冲，更还况只是小小的两百多名卫兵？

当亚芠身先士卒，一头冲进那一群还搞不清楚状况的卫兵之间，白金剑的金光一闪，马上有三颗人头飞起，脸上尤还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霎时，原本整齐的卫兵阵势立即大乱。

这些卫兵多是原曙城中权贵士族子弟，藉着担任禁卫兵之职，逃避上边防守防之役，平时养尊处优，仗势欺人，有时抓抓小窃贼，哪里真的曾经经历过何谓战场！因此战战也是摆着好看外，整体的战斗力可是令人惨不忍睹，难怪当亚芠一冲三条命之下，立即使的战阵乱了起来，任凭小队长如何的呼喊指挥还是一团乱，更何况，继亚芠之后，又有一百个由亚芠亲手训练出来，当世十大高手之一的水妖王亲身磨练，而培养出来的一群杀手中的杀手，一次冲击之下，两百多个人中已剩下不到二十个，当亚芠转身面对五老之时，连那二十个人也跟着下地狱，而他们只比他们的同伴出喊了一声惨叫而已。

整个战斗快的不可思议，不到一分钟，两百个活生生的禁卫兵已经摆平一地，无一存活，乾净俐落的叫五老不由自主的打个寒颤，而那种极为突兀，前一刻还是一群雄赳赳的禁卫兵，下一秒却变成了尸横遍地景象，更是叫人噩梦连连。

亚芠慢慢的往五老走去，脸上红色的晶体散发出害人的炽烈红芒，彷佛象征着亚芠此刻心中难消的杀意一般，五老脸上不由自主的凝重起来，知道这一次绝对是生死之局，而且是他们死亚芠生，这还是他们成名数十年，历经多少生死劫难后，首次生起死亡离他们如此的近的感觉，若问为什么，大概只能说是他们感觉到亚芠及死神小队那种杀人好比拔一根草般的感觉吧！

幕然，当亚芠向他们走出第三步之时，忽而转头道：“所有人跟我走！”

一瞬间，亚芠一个转身，往禁区深处走去，而小队中所有人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对亚芠的命令却是绝对服从，没有人再往五老处看上一眼，跟着亚芠的路线，宛如旋风般，一会就消失在禁区深处的废墟中。

五老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是那种恍若隔世的重生喜悦，却也叫他们不想也无力再追究原因，彼此互望一眼，发现彼此身上早已叫冷汗给浸湿了，虽然没说出，但是彼此眼中却都流露出一种极为陌生的情绪，一种名叫害怕的情绪在这五个修为精堪，养性有成的老魔法师的眼中、脸上、身体，完全的展露出来，当亚芠等人完全消失之后，五老已经再也站不住了，纷纷解除铠化，跌坐在地。

而很快的，他们也知道为何亚芠会忽然率众离去了，因为，一队足有千人的进为大队已经踏着整齐的步伐进到他们的眼前，必此互望一眼，再度由彼此眼中察觉的对于亚芠神秘的恐惧，为何竟向未卜先知一般，先一步的放弃击杀他们而率部离去，在那禁卫大队来之前一步？

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亚芠只是命雷羽散去能量恢复原状之后，飞到上空中，利用着铠之后他能看到雷羽之所看到的视界，而用以预先警戒，果然，当禁卫大队的身影落入雷羽的眼中之时，亚芠立即有所警觉，更马上判断出，他虽有把握将五老格杀当地，但是也不免会与千人大队照面，他虽不怕他们，但总是棘手，为避免麻烦，影响他的报仇大计，亚芠只好先一步将人带离，放弃杀掉五老的举动。

而当千人禁卫兵大队来到这里之时，当然是免不了一阵的惊骇大怒，同时更激起了同仇敌忾的士气，发是非将亚芠这一群凶手格杀不可。

当然，他们也发现了极为狼狈的五老，所幸大队长认识这五个长老，知道他们是为了解开土元素异常聚集之谜而来此，更因为他需要他们来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五老的身分，禁卫兵不但没有依照一贯作风宁可错杀一百而不愿放过一人的作风，把五老当成罪犯抓起来，反而当场把他们当成上宾款待，而五长老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于是，十分钟之后，原曙城东西南北四大城门立即关起来，严禁任何人进出，城墙上来回巡逻的士兵增加不只十倍，街道上行人全无，只有一队队的禁卫兵来往巡逻，挨家挨户搜查，不但

查百姓平民家，涟漪般的王公大臣也不放过，全城五万禁卫兵全员动员起来，目的只为了找一百人，看似儿戏，但是却没人敢轻忽，因为，禁卫兵中由那千人大队最先传出，搜查的目标是能将魔导宗门五老打败，一瞬间杀掉两百多名禁卫兵的凶手，两百多具尸体还摆在禁卫兵的西营区门口，每一个由那经过的人都可以看见，谁敢轻忽？谁敢大意？就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躺在那！

时间就在这种极为紧张严肃的气氛中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由午后一直搜到入夜，原曙城的地皮都快叫搜索的禁卫兵踏破了，但是凶手却像是蒸发了一般，完全查不出任何的痕迹，一百多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在五万人的搜索下，原曙城再怎么大也有个限度，不可能会完全消失，怎么会查不出来？

无尽的疑问在禁卫兵上下层的心中滋生，开始有人认为亚芠一行人早已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潜离城中了，同时也令无数人心中部由的松了口气，若真的与这群凶手对上，恐怕会伤亡产重吧，也因此，禁卫兵们开始松懈下来，搜查也没那么起劲了，一方面是累了，二方面则是在同仇敌忾的激愤过去之后，冷静下来的人开始为自己打算，不但祈祷自己不要是第一个搜出亚芠一行人的人，更是希望亚芠真的已经是脱离了原曙城，因为任谁也知道，地一个发现的人已亚芠一行人的手段绝对是成为烈士的机率高达九成九，而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烈士。

而当一干卫兵闹哄哄的在到处搜查之时，在一处为人们刻意去遗忘，令一个因为人而成为禁忌的区域中，亚芠一行人则隐匿于此，而这区域在两年半之前一直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斯达克公爵府”。

只是现在，黑底金字的府名被拆下，厚实的铁门上长满了红锈，野草丛生，窗毁门坏，如今只是一个败落的废屋，但却是躲藏的一个最佳地点。

亚芠站在他原本的房间中，经过了两年半，他又再度的回到了他的“家”，看这眼前的一片凄凉景色，亚芠忍不住心中无限的惆怅，正所谓人事依旧而景色全非。

过了半响，凯特敲敲们走进了亚芠的房间，亚芠转过身来面对这凯特，淡淡问道：“凯特，外边的情况怎么样？”

凯特一躬身，必恭必敬道：“头儿，外边的人声已经慢慢的减弱了，天色也已经暗起来，是时候了。”

亚芠点点头又问道：“弟兄们的情况怎么样？”

凯特回道：“承蒙头儿您不把我们当成外人，愿意把这关于您生死的事情告诉我们，弟兄们都十分为您感到愤忾，个个摩拳擦掌的想要为您报仇，每一个都精神抖擞。”

亚芠闻言轻声一叹道：“唉！真不知道把你们卷进我个人的私仇中是对还是错？”

凯特闻言一愣道：“头儿你这样讲就不对了，我们今天能有这种成就全是头儿你造就的，我们无已回报，这正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况且，头儿你们一家本来就一直是我们崇敬的对象，整个大陆谁不知道斯达克一家人全都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能在你手底下做事是我们的福气，水里来火里去，若皱个眉头，我们就不算是好汉，更别提头儿你对我们的恩情了。”

亚芠轻叹一声：“好吧！跟所有人讲，一个小时后出发。”

凯特一躬身，退出了房间。

原来亚芠在领着小队的成员来道他的旧宅之后，便对全部的人开公布诚，将自己的来历、来到这里的目的，说的一清二楚的，然后也明白的说出此次报仇之举极为危险，如果有人不愿意的话，尽管退出也行，他绝对不会见怪的，毕竟这事关众人的个人生命问题。

绝果出乎意料的，不但是没有人退出，而且全部的人还一副同仇敌慨的样子，义愤填膺的要替亚芠一家报仇，令亚芠着实感动。

不久当凯特退出之后，又有人来敲门，亚芠一愣，开口道：“请进！”来人闻声开门进来，亚芠转头一看，竟是妃雅。

亚芠真的是一愣，他不知道妃雅忽然在这时后来到这里干什么？

妃雅看到亚芠看着她，幽幽道：“不请我坐一下吗？”

亚芠一愣，伸手一延道：“城主请坐！”

妃雅在一张破烂的椅子上坐下之后幽幽叹道：“道现在你还叫我城主。”

亚芠苦笑一声，对于妃雅，他实在是理不清他心中的的感觉，人非草木熟能无情，他知道妃雅对他的爱意，但是他自己呢？

不可否认的，他现在的确是对她改观了不少，但是若说是爱她，可能还差了那么一点，但是若说她对妃雅这一次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帮助他，不有所感动是骗人的。

亚芠清清喉咙，咳声道：“妃雅你真的不再考虑？此行十分危险，甚至有丧命的机会，如果你现在出去的话，相信没人认识你，就算认出你来，凭你丰原城主的身分，相信没人敢对你怎样的。”

妃雅摇摇头道：“丰原城主又怎样？连一个自己真喜喜欢的人都没有又有何用！”

亚芠叹口气：“妃雅，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我只是一个亡命之徒，又是一个通缉犯，身上背负着报仇雪恨的重责大任，实在是不值得你的错爱呀！”

妃雅睁着一双水灵大眼，问道：“爱一个人事不需要理由的，早在第一次见面，你完全不顾我的身分，狠狠的教训了我一顿之后，将我给叫醒了过来，我就知道，你就是那一个我一直在等待的人了，我现在来这里只是想要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亚芠忍不住的回过头避开妃雅那双充满真挚爱意的眼睛，走到窗户旁边，看着窗外，老半天不回话。

妃雅看到亚芠避而不谈，晶亮的双眼立即暗淡下来，幽幽的叹口气，站起来，就要出门，就在她一脚踏出房门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亚芠那冷厉中带着一私不自觉温情的话语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给我时间吧！让我们多点时间相处，也许我会爱上你也不一定，也许……”

话未说完，妃雅已经警喜的忘形转身朝亚芠扑过去，一双柔嫩温热的唇已经吻上亚芠那略带冰嘴唇了，让亚芠接下来的话消失在热情的吻中。

半响，妃雅才羞涩离开亚芠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这样就够了！”

而这时，由远而近，脚步声传来，亚芠知道这是凯特的脚步声，时间已经到了。

亚芠及妃雅互望一眼，亚芠不再说什么，走了出去，望着亚芠雄伟的背影，妃雅口中念着只有她自己听的清楚的声音道：“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的！”

面对着精神抖擞的小队人员那一张张兴奋中夹带着紧张气息的年轻脸孔，亚芠不禁在心中暗暗的再问自己一次，将这群还有着无限光明前途的年轻人卷进了自己私人的恩怨中到底是对还是

错？不知道！他真的是不知道，亚芠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报仇之事，已是箭在弦上，不的不发了，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小队的帮助，他希望报仇的机会将会大大的减少。

亚芠凝神看一下所有人，这是他现在所能做的，眼中透出了无穷的信心，沉静道：“各位，我真的很高兴你们愿意帮助我复仇，但是，我希望各位更要紧记一件事，那就是，在这一场的战斗中，如果各位能够为自己为我而活下来，那我会更高兴。”

顿了顿，亚芠继续说道：“相信各位都知道，我想要复仇的对象是已退位的公国德野王，也就是说，我的敌人并不只他一的人而已，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公国禁卫兵，能力比一般禁卫兵还要高强上百倍的黑卫队，甚至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奇人异士，因而，如果是正面硬拼的话，就算是有你们之助，却也还远远不是对方的对手，甚至可以说，可能连德野王的影子都还看不到，我们就已被碎尸万段了，所以，我需要的，不是各位陪我正面的冲杀，而是要各位帮我引开其他人的注意，好让我能够顺利潜进宫廷之中，找出德野王，以报大仇。”

半响，亚芠看大家都没有出声，亚芠又道：“今天这一场的战斗，我希望各位能竭尽所能的发挥出全力，我相信，以各位如今的能力，加上我专门为各位量身订造的战术，各位一定能够再这一场的战斗中获得充分的发挥，各位要记得，今天的任务是要帮我引开敌人，而不是正面交战。”

众人一听到亚芠这么说不由一愣，但是基于对亚芠的服从，所有人还是顺从的大喝一声，表示出对亚芠命令的了解。

亚芠说完之后，对凯特施个眼色，凯特立即站出来，开始对所有人进行分组，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所有人立即被分成了三组人，分别由凯特、力奥、夜月三人领头。

亚芠见所有人全都已经分好组别之后，亚芠随即开始对所有人说出他的计画来，片刻之后，等到所有人全都已经了解之后，亚芠一声令下，三队的人马马上由凯特等三人带头，分别往三个方向离去，而妃雅则与夜月同一组，临行之前，妃雅深深的看了亚芠一眼，然后才随着众人头也不回的离去，而那一眼，已经足够让亚芠心中大大震动了一下，一股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滋味萦绕在心头。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亚芠将自己那因为妃雅的一眼及因报仇在即而显的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发出了一道心灵招唤，亚芠在月光照射之下的身躯立即发出了淡淡的银光，以第二型态依附在亚芠身上的贪狼星在接受到亚芠的招唤之下，立即改变了型态，变化成为第三型态——贪狼之铠。

六个视界又再度出现在亚芠的眼中，但是，其中的四个视界正不断的变化着，而这正是在亚芠的计画中占着最重要的一环。

由亚芠派出了烈芒、九尾、猛炎，三小幻兽配付给凯特三人的队伍，然后亚芠再放出雷羽，以亚芠为司令中心，藉由雷羽在半空中所看到的景象，配合亚芠接收到三小幻兽所看到的景象之后，统一调配所有人的行动，等于是所有人的行动都置于亚芠的掌控之下了，包括那些在街上到处巡逻的一队队的禁卫兵。

亚芠站在院子里，慢慢的府外的人声开始沸腾起来了，死神小队已经引起了禁卫兵的注意了。

在亚芠的视线之下，最先与禁卫兵接触的是力奥率领的三十人。

当力奥率领着三十个人跟着由亚芠所指挥的九尾来到了一处大广场处之时，正好迎面碰的了两队约近百人的禁卫兵，一遇到这群人时，力奥先是一愣，随及了解到这正是亚芠要他们开始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时候了，大笑一声，力奥一声：“兄弟们，好好的大干一场吧！”

众人轰然一声应诺一声，再力奥的带领之下，宛如一窝出柙的猛虎一般，往那一群还搞不清楚状况的禁卫兵冲去，这下子，经历过亚芠的锻炼，水妖王亲自磨练的成果马上就展现出来了。

面对着这一群比他们多上近六七倍的禁卫兵，没有任何人有一点的退却迹象，反而个个精神抖擞，杀气冲天的，才一接触，进卫兵们立即有不少人发出了死亡的惨叫。

不过，毕竟禁卫兵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虽然慌乱，但是马上就展开了反击，不过他们面对的可不是普通人，而是一群心狠手辣的杀手。

只见除了力奥之外，其他的三十个人各自分成了以五人为一组的六个小组，六个人分成了六个方向望四面八方杀了过去，沿路所经之处只见到血肉横飞，惨叫连连，尤其是他们那一套融合了疾风剧盗的那一种奇特的连环不断的阵法，一波波的往外扩张，就真的是像一阵阵夹带着无比杀气的烈风，所经之处，无人可逃。

而力澳此时更是完全的发挥出了他那种凛冽的性格，一把一百五十公分长的大刀，在他的手中宛如是死神的勾魂镰刀一般，夹带着赤红的真气，遇枪破枪，见人破体，到最后，一干禁卫兵们也分不清楚，到底力奥刀子上的赤红是他所发出的真气颜色还是他们同伴身上的血？

而在立奥这一组与敌人交战的同时，另一边的凯特及夜月两组也同时与禁卫兵们碰头了。

在凯特这一组里，凯特打一接获到亚芠要他吸引敌人注意的命令时，他就已经开始在思考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敌人来，好方便亚芠接下来的行动？最后他获得了一个结论，就是将事情闹的越大越好，那要如何将事情闹大呢？大概除了杀人之外就只有放火了！

于是，当一接触到敌人之时，凯特立即将眼前这十几个禁卫兵解决掉，然后，他开始命人将沿路经过的民家的一些平民赶出他们的家，然后叫人放起火来，很快的，凯特这一组小队所经之处全都是烈焰腾空，夹带着庞大的民众暴乱，果然如此一来，立即将他们附近的禁卫兵们全都吸引过来，让附近的区域几乎为之一空，当然，他们所遭受到的阻力也最大。

而夜月及妃雅这一组则与凯特这一组截然不同，她们却是以暗杀的形式，所经之处，一个也没放过的将全部的禁卫兵们杀个精光。

不过，当凯特这一组开始放起火来之时，夜月及妃雅马上知道凯特的用意，立即跟进的放起火来，而且，在妃雅的主意之下，她们这一组更胜一筹，专找一些看来是大户的人家放火，妃雅的理由是，越是富有的人就越是怕死，所以当他们以神出鬼没的方式，不断的杀人放火时，更是引起了比凯特那一面还要大的动乱，毕竟，在这原曙城中的大户人家可全都是一些高官贵族或是富商豪流之类的人物。

当然，再这些人中也有不少人本身具有相当的实力，可惜他们现在所碰到的却是一群只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而无所不用其极，根本不做正面冲突的杀手，让他们气的怒吼连连，却也无可奈何，因而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而局势越混乱则是死神小队越高兴见到的一件事。

这些情况全都一一的纳入了亚芠的眼中，虽然觉得对那些被他无故牵扯件来的人觉得很抱歉，但是亚芠却不会觉得后悔，当他藉由雷羽的眼睛看到其他地区的禁卫兵们已经逐渐的被三组人马吸引过去了，此时，属于原曙城中心处的宫廷反倒不如现在的外围处那么多的人。

亚芠深吸一口气，是时候了，是他可以开始报仇行动的时候了，银光一闪，一阵夹的着无限仇怨之气的银色旋风由斯达克公爵府中刮了出来，直向华纳帮公国宫廷而去。

华那邦公国王族所居住的壮丽宫廷外围城墙上，到处是一队队巡逻的卫兵，原曙城中那冲天映红半天的烈焰，喧哗的吵闹声似乎并未影响到宫廷的安宁，偶或有一队队的卫兵在巡逻经过看的见烈焰之处的位置时，会停下来看一下那被烈焰映红的天空，似乎也是在奇怪，为何今天的

原曙城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似乎是热闹起来，除此外，一切都显的是那么的安祥，但是现在的安宁在一阵银色旋风吹过宫廷之外的城墙之时也宣告结束。

最先碰到这一道银色旋风的是一队伍人一组的城墙卫兵，只可惜，当那一股银色旋风吹过之时，五个人只觉得金光一闪，他们就再也不知道人世间的事情了，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告诉别人，到底那道银风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们有看清楚的话！只因，当银风吹过，留下的是五个人那被切断喉咙，表情安详的恍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五个人的尸首。

快速的银风连续的穿越过了一队队的卫兵，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当银风抚过之处，一个个完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卫兵，就变成一具具尸体，而且还完全没有机会去通知其他的人，很快的，诺大的宫廷城墙已被银风绕了一圈，所有的卫兵全都是城了一具具僵硬的尸体，详细数来，总数超过了三百人，而且都是一击毙命。

很快的，当银风解决了外围的卫兵之后，毫不停留的，又往宫廷内城而去，介于外围城墙与内城之间，是一处极为宽广的美丽花园，这一座花园是平常王族们在游戏休息的地方，因此也没有派多少的卫兵去看守，因此，这一道要命的银风更是如入无人之境般，很快的就潜进到内城的范围之中。

而内城是王族居住之地，戒备之森严当然是不言可知，因而，这道银风在看见的这么多的卫兵到处巡逻之时，也不得不暂停下来，飘进了黑暗的角落，露出了银风的真正实体，正是那穿上了贪狼之铠的亚芠。

来到了内城之中，亚芠也不敢大意，凭着他的记忆以及高深莫测的修为，亚芠宛如一抹银色的幽灵，闪过了无数的卫兵，来到了中枢的地方，凭着他的记忆，亚芠潜至往昔他曾随着父兄见过德野王的那一间书房，只是，当亚芠来这一间书房时，书房中并没有其他人的存在，不过亚芠并未感觉到失望，毕竟，他只是想碰碰运气而已，根本不敢奢望德野王会真的就在这里。

看到这里没人，亚芠立即转身就要退出，到其他的地方去找找看，谁知道，就在亚芠转身之时，他赫然发现到在他的身后竟然站着一个人。

这下饶是亚芠如此冷静的人也不禁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世间竟然还有人能在他毫无所觉的情况之下，潜到的的背后？

一惊过后，亚芠立即冷静下来，打量对方，只见，他是一个看来约三十来岁的人，长相极为平凡，平凡到亚芠完全察觉不出他到底有何特徵，平凡的脸孔，中等的身材，但是，如此的平凡在此时此地却更是显的如此的不平凡。

亚芠猜不出他到底是谁？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他记忆中的黑卫队（亚芠当初并不知道除了黑卫队外还有），忽然，亚芠看到了这一个人打量他的眼光，那是一种毫无感情，没有一点人类该有的情绪的眼光，灵机一动，一个名字浮现在心底－海格，公国的新任首相海格。

亚芠及“海格”就这么静静的对立着，过了几分钟还是一句话都没说，“海格”在想什么亚芠并不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多馀的时间跟他这么耗着，脑中不住的打量着脱身的方法，由扈伊的口中，亚芠知道海格并不简单，他当然不敢大意，慢慢的，亚芠运起了精神异力，隐藏在晶体之下的眼神也变的不再显露出感情来，他也变成一个机械了。

不过，亚芠没想到的是，当他变成没有感情之时，泛起心头第一个想法竟然是——转身就走。

一切只因精神异力的影响，也算是亚芠变异后的精神异力的后遗症，原来当亚芠施出了精神异力之后，他便已经是抛开了人的身份思想，一切变的纯粹只为该与不该，完全不参杂任何的个人感情因素在内，而他本来就知道，光凭着死神镰刀小队一百人的协助，就想要对前任的公国皇帝德野王展开复仇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全是凭着心中的那一股报仇意念所致，如今他这么思想一转换，便也立即抛开了这一个唯一促使他报仇的唯一信念，所以

当然也不想在这一个处处危机地方与这一个浑身神秘的“海格”起冲突，所以他才会转身就走。

而当亚芠突兀的一个转身破窗而出之时，海格似乎也是一呆，但是他的反应却也超出了亚芠的预测，几乎是在亚芠破窗之际，“海格”的身形立即动了起来，随着亚芠的动作亦步亦趋的在亚芠身后不到三步的距离跟着亚芠，随着亚芠到中庭的花园之处。

亚芠见甩不开海格，突然一个转身，右手一挥，白金剑脱手而出，往海格的胸口划去，而海格的反应也原比亚芠想像的要快的多，在如此的快的追逐之下，亚芠又是突兀的猛然出手，海格竟然也能做出反应，只是，海格那一个停步转身闪躲的动作让亚芠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感觉，因为当亚芠转身挥剑之时，海格竟然以一种完全违逆人体的动作，上半身以一个猛转一百八十度的状态，闪过亚芠挥出来的剑，但即使如此，亚芠的剑还是在海格的胸口间留下了一个伤口，但是真正让亚芠吃惊的却在后头。

大概是亚芠杀人杀多了，所以对于剑入人体的动作有着一种下意识的熟悉感，但是当亚芠的剑划破海格的胸际之后，亚芠却生出了一种怪异感觉，因为他觉得手中的白金剑在插入海格的身体中之时，当他剑划入体却没有那一种坚硬骨头横阻的感觉，但是却多了一种怪异的阻力之时，亚芠立即心生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海格”被亚芠这么一剑划破胸口，右手白光一闪，猛然对亚芠的头射出了一道强烈的白光，亚芠暗惊出了一身汗，勉强的偏头躲过了这一不知名的白光，但是躲的了头却躲不了肩膀，肩上的铠甲之处被这一道白光擦过了，留下了一道焦黑的痕迹，即使是隔着铠甲，亚芠还是感觉到这一道白光带给了他一种强烈的灼热刺痛感，令亚芠不得不暂缓攻势，向后退了几步，让过了这一轮的攻势。

分开之后的亚芠及海格，分别低头查看一下自己的伤势，发觉并无大碍，当然，这是他们自己看来，若是旁人看来，一个是右肩膀上一片焦黑，还不停的冒出白烟，空气中散步着一种焦臭难闻的气味看起来右手应该已经是被废了，一个是胸口处被开了一个足足近二十公分的大伤口，而且还不停的流出了白色的血液，等等，“白色”的血液？

亚芠在面甲之下的眼睛瞳孔不由一凝，那个应该是红色血液的白色液体是什么？而依照惯例，被他在胸口上开一个大洞的人会是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吗？

亚芠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但这还是因为他现在是处在于一种无悲无喜，没有人类该有的感情状况之下，才只是有点“不太舒服”，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亚芠不禁想起了扈伊对海格的评语：“他怀疑他根本不是人！”

这下子，连亚芠都不得不赞同扈伊的话，也许“海格”根本不是人，只是亚芠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旁人的眼中，他也不能算是一个人。

这时，海格又抬起了双手，朝着亚芠又发出了两道白光，这下子亚芠可看清了，他看到“海格”是现在掌心之中泛出了红光，然后再由掌心之中直接的发出了拇指粗的白色闪光，朝他射来，亚芠不慌不忙的一边闪身避过了这两道闪光，然后也朝着海格一伸右手，一道黄色的光芒也朝着海格射去。

土元素，亚芠这一次将土元素比照水元素的方式，将土元素聚集之后射出，不过亚芠还是察觉出土元素的聚集比水元素要慢上许多，大概是跟元素本身的特性有关吧！

当亚芠射出了土魔法弹之后，赫然发现到，竟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海格”，而且手中还出现了一个闪耀着白光的盾牌状东西，将他这一个魔法弹给挡下来，两道光芒相撞之下，闪耀出了强烈的黄白光彩。

这下子，亚芠也不由的惊咦一声，亚芠仔细看一下，原来眼前这两个长的还是有一点的差异，

只是他们看来都是这么的平凡而普通，导致亚芠在乍看之下，以为又出现了令一个“海格”。

只是这么一来就打破了亚芠原先认为第一个人是海格的猜想，如果这两人不是海格的话，那他们到底是谁？为何会与扈伊所形容的海格如此的相像？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第二个“海格”对第一个海格道：“１０４４，一个人类为什么也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第一个被称为１０４４的海格道：“这不是一个的普通的人类，他具有不亚于我们的能量，我一个在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将他杀掉，１０４３，我需要协助。”

这时亚芠反倒觉得十分奇怪，大概是受到了扈伊的话的影响，他觉得眼前这两个人不论说话的语气、用词遣句，无一不十分的怪异，让他有种怪异的感觉，彷佛眼前这两人非我族类一般，什么１０４３、１０４４，什么人类、能量的，一般人会以号码来称呼彼此，会用人类来称呼另一人吗？

加上刚刚以芠他一剑砍中１０４４时的那一种感觉，亚芠心中升起了一种连他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彷佛这两个人不应该是人，而是不知道是什么精怪化身成人似的。

一想到这，亚芠心中撤退的意念又更加的坚定，即使他现在已经由精神异力的影响之下退出，但是从刚刚与１０４４短暂的接触之下，亚芠已经知道对方决不亚于他，再加上现在对方又有了帮手，不管他们其中之一到底是不是海格都无所谓，因为宫廷中还有神秘的黑卫队，还有为数不少的禁卫兵，，不管他甘不甘心，今天他要报仇之举已经变成了镜花水月之想，为今之计就只有在身分还未曝光之前，先行撤退。

不过亚芠想要撤退，眼前这两个怪里怪气的１０４３、１０４４可不放过他，闷声不响的，双手一展，竟然各自在他们的手上出现了一把似棍似枪白色东西，在亚芠看来很像是他爷爷的光荣明刀一样的幻兽能量武器，怎么有人不用借助幻兽就能使用幻兽武器？不过此时，已经不容亚芠多想，四把亮晃晃的武器已经朝他斩来，亚芠忙一挥手中的白金剑，与１０４３、１０４４战在一起了。

不过亚芠这一打可真的是打的叫苦连天，因为这两个人不但人怪名字怪，连所用的招式都怪的很，以亚芠如今的阅历，甚少招式是他没见过的，但是这两人所用的招式，亚芠别所看过，连听都没听过，因为在亚芠眼中，这两人一开打之后，竟然浑身变的跟没有骨头般，浑身四肢不但乱扭乱晃，完全不按牌理出牌，而且两支手臂跟鞭子一样，忽长忽短的，甩来甩去，加上他们手中的那两把白色的光剑又威力无穷，连白金剑这号称最坚硬的东西，而且还是在亚芠的天心真气灌注之下，还是被这四把光剑砍的充满了缺口，叫亚芠这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也闹的手忙脚乱的，不知如何的反击。

终于亚芠找到了一个空隙，手中的白金剑猛挥，连发出了十馀道的断月斩，轰向这两个怪人，然后他在重整旗鼓，左手一展，同时喝叫道：“暴王！”

一道黄色光芒射出，与突然冲出的暴王合一，一只三公尺高的黄色巨熊出现，往亚芠右边那一个不知道是１０４３还是１０４４的家伙扑去，而亚芠则化身狂风，刮起了浓厚的血腥之风，向另外一个家伙杀了过去。

亚芠一冲上去就是连续不断的断月斩，一波波毫无间隙的半月型金色气劲直接往１０４４飞了过去，那强劲的爆破威力，就算１０４４闪过了正面直击，还是让那爆破的威力震的七浑八素的，几乎是无还手馀地，所以当亚芠化身为风之后，轻易的就贴近了１０４４的身边，手中白金剑毫不客气的就一刀划过了１０４４的喉咙，几乎快将之一刀两断。

一击得手之后，亚芠立即转身，就要去解决另外一个家伙，那知，原本在亚芠心中已经是死人一个的１０４４竟然在亚芠完全没有防备之下，光剑划过了亚芠腰际，所幸亚芠够警觉，急忙

扭身一闪，险之又险的躲过了这一腰斩之危，但是他那坚硬的贪狼之铠却被这两把光剑当成了薄纸一般，狠狠的开了两道口子，虽完没有伤及皮肉，但也令亚芠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闪过这一危机之后，亚芠急忙退后了几步，望向１０４４，这时他才看清楚，被他一剑破喉的１０４４竟然连一点命危的迹象都没有，还又开始挥动手中的双剑要往亚芠杀过来，而喉咙上的伤口这时在亚芠的眼中别说没流出一滴血，这时已经在以超过亚芠理解能力的速度在痊愈，依照这种速度继续下去，亚芠开出的这道足够一般人死上十次以上的伤口可能不到一分钟就会痊愈了。

这是哪里来的怪物？一向镇静的亚芠这时也不由的有点心慌起来。

亚芠一咬牙，既然砍一半杀不死这怪物，那他就将他的脖子全砍断好了，一打定主意，亚芠又紧了紧手中的白金剑，往１０４４杀过去，这一次，亚芠还未靠近１０４４时，１０４４就感觉道亚芠整个人由身上飘出了一种他所无法理解的沉重气息，好像是看到大地在向他撞过来一样，令他的动作不由为之一顿，而亚芠立即察觉出１０４４这一下的破绽，手中剑似缓实疾，似重实轻的高高举起，由右上向左下方，以一种宛如高山倾倒般钜力万钧的气势，朝１０４４用力一划，正是亚芠最新近悟出的大地之心所化成的招式，永远只有一招一式，但是所有的意念却全都是请住在这一招一式之中，所以，没有人能挡的住这一招一式的威力，即使这一招一式之间看来是如此的简单而明了，宛如大地一般的纯朴，但是其所蕴含的力量去无人能估计，１０４４也不例外，亚芠这看似简单无比的由上至下的一剑，却令他挡无所挡，避无可避，硬生生吃了下来，结局是，１０４４被亚芠一间断头，馀势破膛，几乎被分成了三段。

亚芠暗嘘一声，这下子这怪物该死了吧！

同时，另一边也传来了一生尖啸，亚芠不用转头也知道，这是１０４３发出的尖啸声，他从暴王的视角中早已得知，刚刚暴王跟１０４３两个对战中发现到，他们根本无法伤害到彼此，暴王还说的过去，他现在身体大部分本来就都是以能量组成，加上１０４３手中又是能量剑，除非是正面打中暴王的本体，不然与它的能量体交战等于是在替他搔痒一样，无法损伤，而暴王略为迟缓的动作也一样无法伤到１０４３，所以他们只是再彼此牵制而已。

但是，当亚芠一剑斩下１０４４的头之后，１０４３马上像疯了一般，完全不顾暴王的巨掌袭击，将背后卖给了暴王，留下了五道大伤口，然后急忙的奔到１０４４的头部处，将１０４４那断掉的头给捡了起来，问道：“１０４４，你有没有事？”

亚芠极为不解，都已经被他给断头了，还要问有没有事？难不成断掉的死人头还会回答他？

事实上，亚芠在下一秒真的是差点惊呼出来，因为１０４４那一颗死人头还真的是回答１０４３，他只听到１０４４的头不停的发出了一阵阵抑扬顿挫的刺耳鸣声，有点像是铁板互相摩擦时的声音，而１０４３则不断点头道：“没关系！只要本体没有受到伤害，待会我再帮你换上一个新的装甲行了。”

至此，亚芠不再怀疑，眼前这两个人，不！应该是不知道打哪来的怪物绝对不是人类，而是某种怪物变成的，而且听到那一个１０４３之言，好像头部才是他们的本体，其他的部份由由某种“装甲”构成的，难怪无论他怎么打都没效，这下子，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心中的意念一动，精神异力的那一种熟悉的冰冷感觉又再度的充斥了他的全身，他的情感又再度的被冰封起来，变成了一个无血无泪的无情人。

右手一指，那一招只有用过一次的绝招又再度出现，只见到亚芠的手臂上又出现了一道光亮的蓝色光剑，然后，贪狼星的意识再度在亚芠的心中苏醒过来，然后，又一次的一声“瞄准完毕”，亚芠心中一动，光剑在眨眼间射出，目标——“人头”。

闪光一闪即至，狠狠的打中了１０４４了人头。

１０４３见到亚芠发出了那一道蓝光，不由大声的叫道：“光波炮？”声音虽然一样平板没有变化，但是亚芠从他的那一种比刚刚还要大上数倍的音量中可以察觉出，声音中所夹带的惊讶之情，原来他们也是有感情的，只是因为那个什么装甲的东西才会让人觉得他们是没有感情而已。

亚芠心中虽然想着其他的事情，但是眼睛依旧直直的注视着那被他的光剑打中的“人头”，由于贪狼星之助，亚芠轻易瞄准了人头的头顶之处，整个“人头”头盖骨已被亚芠的光箭给打碎了，露出了里面的东西，不是想像中的白色脑髓，而是一只看来约十几公分大，浑身青绿，只有一个大头，大头上有着七八颗看来像眼或斑点的黑色东西，再大头底下还有着四只细细长长的像是触须一样的东西，总而言之，这“东西”看来就像是一只少了四只脚的章鱼，只是看来比章鱼恶心多了，虽然怵目惊心，但是亚芠一方面已经心里有所准备，二则他现在根本没有情绪可言，所以才能如此详细的观察。

而当亚芠一打破头盖骨之后，这一只“章鱼”看来好像是很痛苦，发出了比刚刚还要尖锐的叫声，看来似乎就是１０４４的本体了，亚芠正想要有所动作，确实消灭这两“只”不知那来的章鱼怪之时，忽而脑中一阵刺痛，接着忽然觉得浑身一阵虚脱的感觉，让他动弹不得，身体没办法动作。

而１０４３则马上用手，正确来说是将手变形，包住了那一只章鱼怪，朝亚芠看一眼，即使眼光极为平淡无奇，亚芠还是能察觉出那眼光之下所隐藏的恨意。

亚芠以为它会马上杀过来，谁知道１０４３只是看了亚芠一眼之后，就转身消失在黑暗中，亚芠收起了精神异力，暗暗的苦笑一声，看来这１０４３是要先救助自己的同伴了。

而这时，亚芠脑中的那一种刺痛的感觉即无力感也慢慢的退去了，虽然还是有所影响，但是已不会影响他的行动了。

这时，亚芠心中也十分难得的犹疑不断，到底是要再一次报仇还是先退下，下一次再来？

若说要他现在退下，他实在是心有不甘，眼看都来到这了，却一事无成的回去，叫他怎能甘心，但是若要继续报仇之行，宫廷现在已知道有这种怪物存在，虽然不知道还有多少只，但是，绝对是他报仇之举的一大阻碍，正在亚芠犹豫不决之时，他听到了一种声音，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

不管处理任何事情，永远是第二时间到来的禁卫兵在经过亚芠及那两只章鱼怪的一连串战斗之后，终于也来了，而且再亚芠的四周已包围之势，将亚芠包围在他们之中，虽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亚芠光看那密密麻麻的人影就知道人数绝对在千人之上。

很好！隐藏在面甲之下的亚芠泛出了一抹冷笑，既然没办法找出德野王报仇，那么收点利息也好。

此时众禁卫兵们见到亚芠只有独身一人站在花园之间，而已方却有千多人，还在继续增加，所有人无不想将亚芠拿下，好立个大功，而这些一向眼高顶的禁卫兵们也不想想亚芠敢一个人独自潜入到这里而不被发现，且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们若是知道亚芠的名声及现在心里所想的事情的话，绝不敢像现在这样每一个都想第一个动手拿下亚芠，好立功，绝对是有多远跑多远。

也不知道是谁开始的，就这样一人喊杀，千人冲锋，往亚芠处杀了过去，隐藏在面甲之下的亚芠又再一次露出了噬血至极的冷酷微笑，迎接着他们的到来。

煞那间，无数的腥风血雨在亚芠身边展了开来，彷佛是历史的重现，亚芠在一次的展开了他银月恶魔的本色，右手中的白金剑将每一个靠近他的禁卫兵斩杀于地，空着左手则不断的发出了

气劲，将远处的敌人震死，尤其亚芠在发出的气劲中融合了断月斩的原理，虽不像正宗的断月斩般威力无穷，但是每当掌劲或拳劲在禁卫兵的人群中爆开之时，少则一个，多则四五个劲卫兵，绝对是身受重伤，倒地不起，毕竟，这些劲卫兵们都只是普通人，又怎么会是魔武双修的亚芠的对手？更何况，自亚芠的旁边还有一只不会累，不会受伤的三尺巨熊暴王的存在呢！

很快的，在亚芠所经之处用尸集成山，血流成河来形容绝不过火，千多名卫兵那够亚芠杀的，只是每当亚芠杀了一名就有两名的支援，导至亚芠有种杀之不尽的感觉。

而亚芠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他的手段却也是一样的狠辣，毫不留情，但是面对着亚芠这样子的敌人的禁卫兵可真的是打从心里的生出了恐惧。

残忍的手段，冷酷的杀意，完全不知何谓手软的铁石心肠，一个杀过一个，高超到手底下完全没有一回之敌的武功，加上一身刀剑完全无法留下痕迹的坚硬铠甲，还有旁边那一只完全不会流血，只流别人血的怪物巨熊，这样的敌人要如何的敌对？

慢慢的，在亚芠的身边敌人开始稀少了，没有人敢在靠近亚芠，任由禁卫兵的高阶如何叫唤，还是无法让一干卫兵们来面对亚芠这一个死神般的敌人，即使现在在亚芠周围已经包围了不下五千名的禁卫兵们还是一样。

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后悔不该让亚芠有空闲的时间了，因为当亚芠一有空闲之时，亚芠马上收回了手中的白金剑，众人还搞不清楚亚芠要干什么时，就见到亚芠的双手都已经是泛出了黄色的光芒，众人惊呼一声：“魔法！是魔法！快呀！不能让他用魔法！”

话说完，众人急急忙忙的往亚芠扑去，但是已经太慢了，亚芠使用魔法本来就已经与一般的魔法师不一样，是不需要念咒的，因此当然也快很多，而众人刚刚又因为惧怕亚芠的杀伤力而离亚芠远远的，因而这下就算知道亚芠想要用魔法也来不及阻止了，果然，当冲最快的人还没靠近亚芠到亚芠的五公尺之内时，亚芠已经将手中的土元素向下打入地面了，霎时，众人只觉得地面一阵的晃动，然后，无数锐利的石柱以亚芠为中心点，由内而外，几乎在那一瞬间就破土而出，这是亚芠第一次正式的将魔法以“正统”的方式施展出来，而代价就是数以百计来不及反应逃生的禁卫兵被亚芠周围五十公尺内突然冲出地面的二公尺高的茂密石柱给活生生的破体而亡。

在看到了这么样子的景象，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回过神来，然后，呕——呕——呕——

面对着这样的景象，胆子小一点的人已经乾脆的吓晕了，好一点的也不停的呕吐着，真正能站着的根本不到十分之一，而且没有一个是脸色正常的，刚刚虽然死的人比现在还多，但是起码那是在接连的战斗中纍积起来的，众人虽觉得可怕，但也还能忍受，但是，现在一下子，亚芠就在一瞬间之中将数百人给杀掉，而且是用这种如此残酷血腥可怕的方式，将人给杀死，甚至还有些人挂在石柱上尚未死去，伸着沾满了自己鲜血的手，呼叫着自己的同袍，惨叫的说着他不想死呀！那就像是一场地狱，

而如果说刚刚亚芠的杀戮是噩梦，那么现在展现在众人眼前那一具具被石柱，残酷插入体内爆体而亡的尸骸石林就是地狱了。

一时之间，五千多人的禁卫兵们竟然没有一个说的出话来，只因，那实在是一场令人想忘也忘不了的地狱之像。

接连不断的呕吐声彷佛是一场传染迅速的疾病般，由内而外的在禁卫兵中传了开来，那种景象，而一身亮银铠甲站在血肉之中的亚芠就像是来自九幽中的地狱魔王般，在众人心中埋下了恐惧的种子。

而对这一切，亚芠并无所觉，现在的他只是一个会用最精准的手法，最省力的方式杀掉眼前敌人的无情杀手，于是，亚芠的身上又开始冒出了黄光，只是亚芠现在也没有发现，现在的他使

用精神异力并不会将自己体内的元素魔力逼出了，他现在心中所想的就只有是想要将眼前这一群已经快吓破胆的敌人给完全给杀尽了事。

而当亚芠再度要将手中的土元素给贯进地下之时，已经有禁卫兵忍受不住亚芠所带来的死亡杀意，无义意大喊一声，丢下了手中的兵器，转身向后逃窜而去，亚芠丝毫不懂什么叫做怜悯，在他的心中，与他为敌者本就是杀无赦，如今这种性格在情感冰封时候的他的身上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右手向下，发出了土元素，接着左手又再度的往下发出另一击，左右手连续的将体内的土元素给向下连环发出，当亚芠第六颗土元素离手之际，刚刚他所发出的第一颗土元素在亚芠借用真气传劲之术的原理，导至亡命而逃的禁卫兵的脚底下，猛然爆发出来，又是一口气上百条命，接着第二颗也爆发了，亚芠一口气发出了十馀颗土元素魔力，尽是在禁卫兵人数聚集之处炸开来，而及于逃命的禁卫兵们权挤在这一个空间中你推我挤的，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去阻止亚芠的施法，也没有人能够躲避亚芠那不知道何时会冒出地面的锐利石柱，根本就是让亚芠当成活靶子在打，终于亚芠在连续发出的这么多的土元素之后，也终于累了，停下了动作，但是刚刚发出来的土元素依旧还在作用，直到亚芠停下来快半分钟，这才停止作用，但是，五千多名禁卫兵此时只剩下不到一千人，整座宫廷花园被亚芠的石柱弄得惨不忍睹，而且到处都是破碎的尸体及重伤快死之人的呻吟声，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炼狱。

亚芠停下动作之后，精神异力慢慢的回归了脑海，正常的情感也回来，而恢复正常的亚芠在看到了这由自己一手造成的血腥地狱也不由的心中按声怅然，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一手杀掉这么多的人，因此也不禁长叹一声，任由剩下的生还者逃命去，只是，亚芠没想到，他不想杀他们可不代表其他人也不想杀，只见在花园外围，忽然出现了一两百条的黑影，同时怒声道：“背敌而逃者，死！”

霎时，又是一连串的惨叫声传入亚芠的耳中，亚芠一见到这一群黑影，霎时新仇旧恨皆涌上心头，原来这一群人不是别人，正是直属公国皇帝的黑卫队，亚芠冷哼一声，他对于他们的窝里反没兴趣，但是这群黑卫队正是他的仇人，而这些人是他放去逃生的，两项因素凑在一起，亚芠便动了起来，往那些黑卫队们杀去。

果然，亚芠这一动立即将这群正再展开内部大清洗的黑卫队们的注意，尤其是当亚芠出奇不意的将五名黑位队员给斩杀在地之后，更是明显的激怒了他们，齐声发出了一连串的怒吼，往亚芠扑来，在也无暇去理会那一群先后经过亚芠及黑卫队自己屠杀之后，以剩下不到五百之数的禁卫兵们了，任由他们逃窜而去。

黑卫队一到亚芠的身周，当中立即有人喊道：“用大十绝阵困住他。”

对于十绝阵，亚芠可是刻骨铭心，当初要不是黑卫的十绝阵的关系，他父亲也不会为了要阻止他们而牺牲，如今再一听到十绝阵，亚芠立即怒火恨火齐涌上心头，但也知道绝不能让他们组阵成功，尤其这一个又是什么“大”十绝阵的，一定威力更上一层楼，亚芠立即又进入了无悲无喜的境界，精神异力再度发动，又是土元素向地面一击，无数的锐利石柱破土而出，往这近两百名黑卫队脚下钻出，总算这群黑卫队的实力比刚刚那群快吓死的禁卫兵们高出不只一倍，加上亚芠刻意的将范围加大，将两百人包在其中，导致石柱没那么密集，因此只有少数人大意的死在亚芠这一招之下，其馀的人大都是受点伤或完好如初，一就包围再亚芠的四周，不过因为亚芠土魔法石柱的影响，使他们再也不能组成十绝阵，而这也正是亚芠所要的。

亚芠回收精神异力之后，再度运起了天心真气，白金剑又再度的出现在手上，银光一闪，亚芠他要凭着他天心真气的修为，将这一群黑卫队给解决掉。

而黑卫队一但无法组成十绝阵，要光凭个人实力与亚芠硬对硬的厮杀，那几乎已经是注定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了。

先不谈功力高低之差异，亚芠的风之心的身法、招式，再这一个石柱林立，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下，简直是如鱼得水，对他而言，石柱不但不是他的阻碍，还是他的好帮手，让他任意的在其中游走，但对于黑卫队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处处是阻碍的环境，习惯于团体进退的他们，再

这一个充斥二公尺高的石笋乱林之中，简直就像是在森林中迷路一般，好像所有的同伴都不见了，加上身在这一个让他们手中的长枪，长刀，长棍无法完全发挥的环境，原本的十成力量也只发挥不到七成，优劣条件这一比较，加上亚芠如今的修为又比他们高深不知道多少，当然只能任由亚芠为所欲为了。

在这一个石柱林中，黑卫队们只能听着自己的同伴们不停的发出了临终前的惨叫声，而他们却完全无法可施。

终于，在亚芠对黑卫队展开大屠杀的十多分钟之后，刚刚那一个出声要所有人组成大十绝阵声音又道：“所有人退出石林！”

所有的黑卫队一听到这一个声音，不由暗骂自己一声白痴，干麻不会先离开这一个让他们吃尽苦头的环境在来解决敌人，当下，所有的人全都飞快向后退出了亚芠造出来的石柱林，到达外面的一个空地上，重新整顿。

这时，亚芠听到黑卫队们都已经退出了石柱林，便也跟着走出了石柱林，而留在石柱林中的，是站了将近黑卫队四分之三，一百近四十具死于亚芠之手的黑卫队尸体。

仅存的五十多个黑卫队们见到自己的同伴再短短的十多分钟之内，竟然叫人杀了一百多个，而敌人却只有一个！如此的情况叫所有人一方面面临了毕生以来第一次的恐惧，彷佛下一秒钟他们也将会成为何那些永远都走不出石柱林的同伴一样的尸体，另一方面，他们却也燃起了一种莫名的愤怒，从来只有他们带给人家死亡的恐惧，从几何时，竟然他们也会感觉到敌人带给他们的死亡恐惧？

亚芠走出了石柱林之后，看到黑卫队为首的是一个穿着与其他人一样一身的黑，但是在他的胸口却有多绣上一个红色的剑状标志，大概是这一群黑卫队的领头吧！

刚刚他就一直在找寻出声的领头家伙，只是因为在夜晚，黑色与血色看来几乎是一样，所以一直找不到，如今他虽然找出了这一个领头的家伙，但也在一次被他给破坏了他的计画，恨的亚芠打定主意，等一下一定要先将这一个家伙给解决掉才行。

而所有的黑卫队们再亚芠走出了石柱林之后，看到亚芠的样子，饶他们皆是凶悍之辈，也不由的倒吸了一口气，亚芠浑身上下，全都是被鲜血给染红了，乍看之下，好像他的贪狼之铠是红色的一样，偏偏众人又能够从亚芠身上的某些部分，看到了闪耀的银光，知道亚芠这一身的铠甲是应该是银色的，那么，变成这样被血红遮盖住了亮银是需要经过多大的杀戮，染上多少层的鲜血才能办到，这连自认为凶残的的他们也不敢想像。

难不成……众黑卫队们看一下身边那地狱般的景象，心中同时冒出了一个令他们不寒而栗的想法，难不成这里的状况全都是这一个人的力量所造成的？他们本来还以为是不知那来的大队人马攻打宫廷，而那个穿着一身怪异铠甲的人只是留下来收拾善后而已，哪里知道，原来这一切都只是这一个人所造成的，这下子，众人有点能够体会刚刚那些禁卫兵们逃窜的想法了，因为他们现在根本就产生了相同的想法。

不过这也难怪了，因为他们是以“人”观点来判断战况，那知道，亚芠及贪狼星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超乎人想像的怪物般的存在，而当这两个怪物结合为一，那只能说是“绝不能用人的角度来解释”。

见到亚芠走出了石柱林，胸口绣血剑的那一个领头的黑衣人，往亚芠的方向一跨步，走出队伍之中，对亚芠问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擅闯本国宫廷，杀我如此多的同袍？”

因为亚芠见到对方算是一个人物，所以一张口正想回答他，谁知道在张口的瞬间，忽然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袭上心头，亚芠不由心头一震，近来已经很少事情能让他的第六感直觉发出如此强烈的危机意识。

亚芠一震之下，藉由暴王的视角看到，在这一个黑衣人的背后，所有的黑卫队都在偷偷的注射某种东西到自己的体内，连这一个领头的黑衣人也不例外，背在亚芠看不见的背后，他正将与其他的人相同的东西，但是份量更多的古怪东西由手臂注进自己的体内，

不管那是什么东西，亚芠的直觉都在强烈的警告着他自己，绝对不能任他们将这种东西注射完，大喝一声，手中的白金剑画出了一道灿烂的半圆，就要往他们冲去，黑衣人大笑道：“太慢了！”

亚芠还未动作，就已经看到了已经有黑卫队注射完了那东西，其中有些人已经两眼发直发出了一种类似野兽般的吼声。

而且亚芠还看到他们不只叫声像野兽，连人都像野兽一般，彷佛人性全失，而且最叫亚芠吃惊的是，这些野兽化的黑卫队竟然都不约而同的抛开了手中的武器，呼吼着朝亚芠跑来跑到一半，所有人的手也都同样的冒出了一把把似刀似剑的光状物体，一看到这些能源状的武器，以及这些人那种人性具失的样子，亚芠不知怎么搞的，联想到那两只章鱼怪，该不会这些东西跟他们有关吧？

黑衣人见到亚芠动作一动又停，由外表看来似乎在想什么，他不由大笑道：“你来不及逃了，你绝对逃不过“神化剂”的追杀的，我……”

说到一半，这一个黑衣人也两眼发直说不下去了，因为他也已经慢慢的丧失人性，亚芠不敢大意，全神贯注的面对这一群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的家伙。

幕然，亚芠惊讶的发现到，这一群被迷失了心神的黑卫队，乍看之下好像动作十分迟钝，事实上，当他们一靠近亚芠之后，动作竟然变的十分的敏捷，虽然失去了常态，但是就因为这样，所以让亚芠更觉得万分的难以应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刻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所有的黑卫队给亚芠一种他们似乎是依着一种原始的本能在行动着，而亚芠他很不幸的，就是再他们的本能中被认为是一种敌意的代表，所以现在所有的黑卫队可以说是以一种完全不顾自己生死，疯狂的情况向亚芠扑杀着。

但是如果只有这样那对亚芠绝对不是问题，偏偏亚芠还发现到，这群黑卫队现在体格似乎变的异样的好，好到亚芠这一把号称是世上最坚硬的物质之一的白金剑竟然在切入他们的身体中时会觉得阻碍重重，不易扩大伤口造成致命伤，而且这些被亚芠造成的伤口还已着一种超快的速度在痊愈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芠用风的身法，土的招式，已经先后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少的伤口，但是亚芠从刚刚与他们纠缠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几分，但是竟然无一死在他的手中，反倒是亚芠要不是在风之心的领悟下，充分的施展风的身法的话，早就不知道会在这群丧失人性的人中受到多少伤了，所幸亚芠的身法奥妙，以及贪狼星的铠化硬度超群，加上他们手中的光剑与不如那两个章鱼怪一般的威力无穷，所以亚芠才不至于会在阴沟里翻船。

但是，亚芠还是被他们纠缠的心火渐渐的上升，未能完成报仇之举，加上进来宫廷中战斗已经过了大半夜，连月亮都已经升到最高点，现在开始在下降了，再加上亚芠由其他四小幻兽的视界之中，发觉到死神小队现在已经遭受到了危机，还有那两个章鱼怪不知道何时又会出现，无论如何，亚芠都没时间与这群黑卫队在做纠缠。

偏偏亚芠又拿他们没办法，风的身法再利害，也没办法一口气跟五十多个完全依靠敏锐到不可思议本能活动的人行野兽捉迷藏，白金剑再锐利砍不进去他们的身体也没用，身上的贪狼之铠在怎么坚硬无比，连续接到同样的打击也会产生裂痕，亚芠他作梦也没想到他会因为这五十个人就被困住了，亚芠真是啼笑皆非。

而这五十几人偏偏又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后退，什么叫累似的，死命的纠缠着亚芠，难怪刚刚那一个黑衣人会大言不惭的说他绝对逃不过什么神话剂的追杀，原来他早知道这种神化剂会将他们变成这种怪物了。

呃！亚芠忽觉得又腰际一痛，低头一瞧，原来刚刚他分神想事情，一个不注意，被连续不停攻击的贪狼之铠终于在腰际被攻破了，同时也在亚芠的腰部留下了一到焦黑，刺痛灼热的伤口，这下可好了，这一道伤口让亚芠痛的眼泪差点掉出来，比一般被刀剑砍中还要痛上数十倍。

霎时，亚芠只觉得的气往上涌，横隔在胸口处，胀的痛苦无比，一时之间，怒火、痛火、愧火、急火……种种的心火一瞬间同时涌上了亚芠的心头，霎时间在亚芠的心中混成一团，亚芠只绝脑中一顿，接着红白交加，所有的火气在那一瞬间竟然混杂成了“疯狂之火”，一个令亚芠忘记一切而陷入无比疯狂的疯狂之火出现了，而那是一种与风之心、土之心这种正面体悟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负面的体悟。

在焦急的心境之下，亚芠的心变的浑沌起来，因而产生了焦虑，这种焦虑却变成了亚芠心中燃烧的疯狂之火，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就是称为走火入魔，最后会因为心生幻象而自己杀死自己，但是亚芠却因为他的精神力够强韧，加上又身具森罗万象这种由内而外的奇妙招式，所以他本来因为长期压在心头上如今差点成功，却又因为种种因素逼的他不得不放弃报仇之举而产生的心灵裂缝，而引起的那种会燃尽自己心灵的入魔的疯狂之火，现在却将之无意识的导引在外，形成了另一种负向的火之心。

霎时，一干野兽化的黑卫队们立即本能的产生了恐惧，因为现在的亚芠竟然在体外慢慢的飘出了红烟，乍看之下，就好像亚芠已经燃烧起来一样，而且亚芠还发出了一声不像人类的吼声，很快的，亚芠现在在无意识的将疯狂之火化成了他的体验之后，他变成了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了，疯狂之火驱使着亚芠有如一只被侵入巢穴而生气的疯狂的雄狮一般，要那几只入侵的异类付出代价般的开始疯狂的攻击着他们。

而这时，如果有外人看见这一场战斗的话，想必会惊讶的睡不着觉，因为，这根本就已经不是人类的战斗了，而是野兽的厮杀。

当然，其中最悍、最猛、最毒、最可怕的，还是的名之为亚芠，燃烧疯狂之焰的野兽，不管是用爪，用剑，用咬甚至用踢的，亚芠都是这一群野兽中的佼佼者，连黑衣人所化身的那一只最可怕的人形野兽也不是亚芠这一只疯狂之兽的对手。

当亚芠身为人之时，完全拿他没办法的敌手，在亚芠化身为兽之后，却变成为不堪一击，完全任亚芠杀着玩，结果，亚芠的疯狂之火在经过了快两个小时的缠斗之下，终于慢慢的发泄完毕，而亚芠也慢慢的恢复了神志，但是代价就是，这五十多个人形野兽便成为支离破碎的尸体，再也没人认的出来地上的那些部分到底是属于谁的那一个部位。

而恢复神志之后的亚芠看到了自己所造成的情况，也不由的打个寒颤，他没想到自己身上竟然还隐藏有如此可怕的疯狂之火，令他自己也觉得无法接受。

亚芠怜悯的看着这被他成撕成碎肉散布一地的尸体，心中暗感抱歉，那绝对不是他的本意，不过反正刚刚他们也不是在怎么正常的状况之下，所以亚芠也只是感到歉意，而不后悔，因为这是一个生与死的战场。

转一个身，亚芠就要离去，这地方除了数以千计的尸体之外，已经在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阻止他的退路了，忽而，亚芠低下头来，由地上捡起了一个东西，解除了自己的铠化，退下铠缴之后的亚芠脸色意外的苍白及疲倦，毕竟，在今天这么一个晚上以来，他为求确实杀敌，每每施展一个招式，不管是魔法或武术，全都是全力出手，结果当然是十分的辉煌，令敌全灭，但是代价就是亚芠他过度的消耗自己体内的真气及精神异力，尤其是刚刚所悟出来的疯狂之火，更是令亚芠身心俱疲，那可真的是一招魔招呀，现在的亚芠心中做想要的是找到一张床，然后舒舒服服的躺在上面大睡他个三天三夜，只可恨现在别说他的妄想了，他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的死神小队不知道再什么时候开始，竟然被逼在一块了，而且现在正被困在一间建筑物中，动弹不得。

亚芠轻叹一口气，提起精神，再往死神小队被困的地方掠去。

在原曙城中，到处是一遍的冲天烈焰，而元凶正是亚芠所派出的死神小队，而现在，小队本来被分成为三个小组，只是现在却碍于敌势过于强大及众多，因而被迫会合在一起，现在正困守于一间长生堂（医疗中心）中。

原本，，若依亚芠的计画，三个小组应该是半真半假的分成三个方向，往原曙城外突围而出，然后沿途同时尽量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原曙城中的禁卫兵，尽量的将这些禁卫兵们吸引的离宫廷越远越好，等到城外之后，在会合在一起，然后摆脱追兵，再到亚芠指定的一处隐密地方等候亚芠，而亚芠自己也计算过了，从三个小组出发到吸引敌人，再突围而出，这一段时间已足够亚芠行事了。

只可惜，亚芠的所计画的毕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真正的情况却不像亚芠所计画的那么完美，不过，这并不是死神小队不愿意按照亚芠的计画实施，事实上，在计画的前半段，众人的确是完全照着亚芠的设想来做，尤其是再吸引敌人注意的这一项，更是远远超乎亚芠的预计，十分的成功，不论是凯特的焦土（放火）措施，力奥的正面战（硬碰硬），还是夜月、妃雅的暗袭计画（暗杀），全都成功的吸引了很多的禁卫兵来，可惜，也正因为太过于成功了，也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原本，在原曙城中，编员一个部负责整个原曙城及其周围百里内的安全，这一个部中，一个团队负责原曙城中的治安，一个负责百里内的治安，而最后一个团队则负责宫廷及众多王公贵族府邸的警卫工作，可以说，原曙城是不愧是华那邦公国的首都，不论是在治安或是在自保上，都有着雄厚的潜力，何况，在城中还有许多隐藏在黑暗中的潜在势力，如王公贵族富商自己私人所聘起的保镖私兵之流，或不能曝光的武力如公国皇帝所私人拥有的黑卫队、暗魔等，可以说，如不考虑其他因素，单纯以纯武力综合来计算，原曙城绝对是公国中的首位。

而这一次，在亚芠授命之下，凯特等人竟然大剌剌的再这一座戒备如此森严的原曙城中公然的杀人放火起来，尤其是夜月、妃雅这一组竟然专挑一些大户人家放火，这等于是在对各方势力做出最严重的挑衅行为，在初期，各方势力因为措手不及，导致都吃了亏，不过，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地头，而且各方势力中多的是奇人异士，很快的，各方势力不管是明的或暗的都立即的作出反应起来。

因而，死神小队的众人再计画实施的初期虽然十分的顺利，吸引了大量禁卫兵的注意，可是，在不久之后，他们很快的就发现到，受到他们引来的敌人中，除了服装整齐的禁卫兵们之外，还参杂了许多不知道从那冒出来的不名人士。

这些来历不明的人，似乎是来自不同的单位组织，以数人为一组，人数虽不多，而且也缺乏有效的组织运作，一出现就是以个人为单位，朝他们暗袭起来，但是因为这些人中不但功力极高，而且还参杂有魔法师，死神小队个人单对单的话可能还打不赢，因而让死神小队备受困扰，不但计画严重受挫，甚至到最后他们连动都动不了，被困在原地无法前进。

对这一个现象最先发现的是力奥这一组，因为他们这一组是真的与禁卫兵们硬碰硬正面战斗的，所以也是最先发觉到不知何时，禁卫兵们之间竟然参杂了许多服装各异，但是功力却高超的人物，而且大多数除了力奥尚有一拼之力之外，其他一般的小队成员只能仗着亚芠的阵法与之周旋，这一发现，立即使他们十分吃惊，毕竟他们自知，虽说他们的功力不见的有多高，但是起码一般的人物还没放在眼里，可是一下子忽然多出了这么多的高手来，再白痴也知道敌人开始反击了，更何况众人皆是聪明绝顶之人，那会看不出现在的情势不妙？

力奥当机立断，朝众人打个暗号，一马当先，摆脱他面前的敌人，往回路冲杀而去，众人呼啸的随着力奥的身后，随之反头回去，这一下子大出一干敌人的意料之外，没想到刚刚还依附拼命的想要向外冲出去的力奥一行人竟然现在会走回头路，急呼一声，也跟在力奥他们背后追杀而去。

而另一边的凯特这一组则是见机的早，在敌势尚未壮大之时，他已经先敌一步，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弯弯曲曲的前进，企图以这一种方式混淆敌人的视线，好方便他们脱离，不过凯特他还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地方的地形街道敌人远比他要熟的多，在大量的禁卫兵及一些功力高绝之士的封锁之下，凯特他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逼的往回头路而去。

不过处境最危险的要算是夜月及妃雅这一组了，当她们发觉之时，他们已经身陷在一群身分不明的人的包围之中，光看到这群包围他们的人那一副杀气腾腾，就已知道情况不妙了，所幸众人在齐心合力之下，再敌人的阵势还未完全形成包围之时，一举冲杀出重围，慌不择路的逃出。

死神小队三组人马就再近万名的禁卫兵及一些不知道那里来的不明人士的围捕之下，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追逐之下，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带了一些轻重不一的伤口，所幸还没有人伤亡，也还好亚芠在入魔之前曾对小幻兽下了一道命令，所以凯特他们在小幻兽的引导之下，会合在一起，一时之间，实力大增，虽然还是被困在长生堂中，不过禁卫兵们到也拿他们没办法，不过他们也无力脱出险境，一时之间，到变成了一种胶着的情况，虽无性命之危不过也不会很好过就是了，这是亚芠在回过神来之后所见到的现象。

亚芠在解除了贪狼之铠后，随便的将左近的一名被他杀死的禁卫兵的衣服扒下，穿在自己的身上，同时假称要传达右相的命令，果然这样一来，亚芠一路上毫无阻碍的穿过了阵阵的封锁线，不费吹毫之力的就来到了死神小队困守长生堂之外。

看着眼前的情况，亚芠不由的一阵皱眉，眼前的情况是他最不喜欢的情况，长生堂周围的建筑物全都被人给清除了，而禁卫兵则一圈又一圈的围在长生堂周围三十公尺外，长生堂的门窗紧闭，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是好是坏。

亚芠混在队伍中，听了许久，这才知道，原来凯特他们被困在这一间的长生堂中已经快三个小时，由于这一间长生堂是原曙城中最大的一间，所以里面的病人也最多，而如今这一间长生堂被凯特等人当场据点之后，不用说，里面的病人全都变成了人质，令在外面包围的禁卫兵们投鼠忌器，不敢强攻，只能在外面包围着。

而亚芠一听完这一个前因后果之后，心中暗暗苦笑着，这下可遭了，杀人放火、挟持病人当人质，这下子他们一行人就真的是变成了一群万恶不赦的人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亚芠的头不由又痛起来了！

摇摇头，亚芠心中将这一些杂念排出脑海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混进长生堂中，然后将这死神小队的人员想办法给带出这危机重重的原曙城。

正当亚芠在头痛不知道该如何的混进去之时，忽然他看到了一个人越众而出，亚芠一看到他，呼吸不由加重起来，心头一阵杀机上涌，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间接造成他家破人亡的元凶一‘纳肯’，同时也是现在负责原曙城的安全的团队之首的万骑长。

一看到他，亚芠一时之间仇恨之火狂涌上心头，真想要这么的上前杀了他，一报家仇。

但是，亚芠一想到现在的情况，周围有上万名的禁卫兵在虎视眈眈，死神小队里的同伴在长生堂中被困着，而他刚刚经过了连番的大战，现在的精力已经损耗了大半，他没有把握在杀了纳肯之后，还能带领其他人逃出这重重的包围，一想到这，亚芠不由强压下心中的仇火，现在不是他冲动的时候。

亚芠死命的盯着纳肯，看看他现在到底想干嘛？

只见到纳肯一走出来，随极大声道：“里面的人听着，你们现在已经被我禁卫兵给重重包围住了，你们在也没有逃脱的机会，乖乖放下武器，放开人质，出来投降吧！我在这里保证，我一定会将你们从轻发落的，如果你们在执迷不悟，你们的下场一定会很悲惨的！”

“记住！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纳肯又说道，不过纳肯说完之后，等了近十分钟，回升堂中还是不见有回应，纳肯一皱眉，一挥手道：“既然你们不知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话声一落，就见到两三队伍百多人开始在纳肯的指挥之下，慢慢的前进，亚芠见机不可失，抛开了对纳肯的仇恨，混入了这一群人中，慢慢的靠近了长生堂。

等亚芠在靠近到长生堂大门处不到十公尺之处，就见到大门被人用力推开，一群人猛虎般的冲了出来，正是亚芠的死神小队，而领头的正是凯特。

凯特本来带着人想要对付这一群人，谁知道他一眼竟看到了身穿禁卫兵服装的亚芠，惊喜的他一度想要叫出来，谁知道亚芠一个眼色，凯特知意的忍下了狂喜的心情，带着其他人冲杀了一阵子，将这五百人给冲的七零八落的，将他们给击退了之后这才退回了长生堂中，当然，亚芠也趁着混乱之际，跟着凯特他们回到了长生堂中。

亚芠进到了长生堂之中，死神小队的众人一看到亚芠来了，不由爆出了惊喜的欢笑声，所幸这一个长生堂为了顾及病患的疗养品质，有很好的隔音设备，避免外边的杂音影响到病人的修养，当然，里面的声音也传不出去，不然外面的人忽然听到里面的惊喜笑声，不吃惊才怪。

亚芠将众人的心情安抚下来，看一下众人的情况，这才发现到众人的情况比他想像的要严重，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失去了再战的能力，而其他人身上也都带着伤，幸好这长生堂中别的没有，就是医生药物最多，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凯特他们还是不敢让医生为他们治伤，怕他们在中弄鬼，只能凭着他们浅薄的技术，草草的为自己人做好紧急处理，不过这一情况在亚芠的到来之后，就已有所改变了。

当亚芠施展从无名医经中学来的技术，帮其他人治疗时，不但死神小队的自己人看呆了，连一些被凯特为预防万一而强押在大厅中的医生也看呆了。

只见到，前一刻还气息奄奄的小队成员，在亚芠用手在身上一触，金光一闪之后，一不用药，二不用动刀，人员立即回醒过来，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几乎跟奇迹一样，令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却不知道无名医经中所记载的本就是运用真气或魔力，治疗一些疑难杂症，有效的话，一次便有效，那里还需要用药！

但是看在不知道其中奥妙的人眼中，亚芠几乎是成为了神一般的人。

亚芠花了快半小时的时间，终于将小队中所有人给治疗好了，在这当中，纳肯又发动了两次的攻击，都是小部队骚扰的性质，看来他是打定主意不让亚芠他们有时间休息了，逼到亚芠一个火大，乾脆唤出了雷羽及暴王，使出了能量化身，分别守住了长生堂的前后的唯一两个门口，其他的任由纳肯在外面叫嚣骚扰，反正在有雷羽及暴王这两个不会受伤也不会累，又威力无穷的幻兽守着，纳肯派出了人根本无法越雷池一步，众人终于可以安心的休息了。

而这时，纷扰的黑夜终于慢慢的离去，天边已经出现了一丝的曙光，亚芠叫所有人去休息，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想要突围也是不可能了，乾脆就利用时间好好的休息，养足了精神，等待夜晚来临之后再想办法突围吧！

在半梦半醒之间，亚芠忽然听到了一声怯生生的娇嫩声音道：“请问……”

亚芠睁眼一看，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中，而在他的面前，站着一个看来约八九岁，柱着一根拐杖，穿着一身浅绿色的病患衣服的小女孩。

一旁的小队员正警觉的看着她，而而在她的背后有的七八个老中轻的医生正慢慢朝小女孩及他这一个方向靠过来，一边紧张看着亚芠及小女孩，其中一个看来最年经的医生走到小女孩背后还一度想要将这一个小女孩拉到他的身后，而小女孩则睁着一双水亮大眼渴望的看着他。

亚芠暗暗好笑的看着这群人的样子，看到他们的表现彷佛是怕他会将这一个小女孩给吃了似的，反而他在小女孩眼中看不到一丝的恐惧。

亚芠玩味的问道：“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小女孩这时在亚芠的注视之下，不由的垂下了头，但是一听到亚芠的问话，又立即抬头说道：“这位叔叔，可不可以请你让医生叔叔们去看一下病房里的叔叔伯伯们，他们好痛苦唷，请你让医生叔叔去看一下他们好不好！”

亚芠一挑眉，转头看一下在他身边警戒的小队员，小队员轻声的解释一下，亚芠才知道，原来当凯特控制这里之后，他便将所有的人分成三处派人看管，病的动不了的人集中一处，还能动的集中一处，所有的医生则集中在这大厅里，这一个小女孩是因为她本身是一个病人，但是偏偏她有着一副好心肠，见到集中处的一些病人在痛苦的呻吟，所以她恳求看守的队员让医生来看一下这一些病人，看守的队员不忍心见到这么多人在痛苦，又拒绝不了这们一个好心的小姑娘的软声恳求，所以才将她带来这里。

亚芠这时才注意到一旁有一个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彷佛做错事的一个小队员，亚芠不由一阵好气好笑，心眼一转，板起脸孔，杀气腾腾低喝道：“小女孩，你不怕我杀了你吗？敢作这种要求。”声音中充斥着肃杀之气。

被亚芠这么一喝，小女孩明显的畏缩了一下，差点握不住手里的拐杖，更是差点跌倒，水灵的大眼立即充满了泪水，哽噎道：“人家…人家好怕，但是叔叔跟阿姨他们真的很难过嘛！叔叔，拜托你，灵儿给您跪下，请你让医生叔叔去看一下叔叔跟阿姨们，他们真的很难过呀！”

说着小女孩灵儿竟真的丢下手中的拐杖，就要跪下，亚芠一惊，看到灵儿真的要跪下，一身手，金光一闪，灵儿已经被他用真气给摄到他的怀中。

这时，亚芠心中真的是爱煞了这一个善良无比的小女孩，紧绷的脸色不由的放松了下来，难得的露出了一抹的笑意，不过看在别人的眼中，亚芠这一笑可是真的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般的不怀好意，刚刚那一个想将灵儿拉到他身后的年轻医生悲愤道：“你这恶魔，欺凌一个残废的孤儿算什么好汉？有种你冲着我来好了。”

说着旁边的医生没拉住，这一个年轻医生就往亚芠冲过来，当然，他也立即被亚芠身边的小队员给制服了。

亚芠微微一笑道：“叫几个人跟这些医生去看看那些病患，有什么需要的就帮帮忙，毕竟我们是借人家的地方，可不要让主人难堪。”

一听到亚芠的话，旁边的小队员立即领命儿去，在亚芠怀中的灵儿一听到亚芠的话，惊喜道：“叔叔，您愿意让医生叔叔去看生病的叔叔跟阿姨了吗？”

亚芠点点头微笑道：“当然了，这是叔叔的疏忽，叔叔可不忍心让灵儿再跪一次。”

一听到亚芠的回答，灵儿立即破涕为笑，这时那一个年轻医生已经被小队员给放开，一听到亚芠的话，几以为在梦中，这时亚芠又问道：“来！灵儿乖，告诉叔叔，你的脚是怎么回事？”

一听到亚芠再问自己的脚，灵儿的笑容立即黯淡下来，一边的年轻医生见状便代替灵儿回答了。

原来灵儿本来不是孤儿，但是他们一家人在半年前路惊大街之时，却碰到了一群骑着后而司（马）狂奔的贵族，灵儿一家躲避不及，被撞个正着，他的父母当场死亡，而灵儿的右脚也给撞断了，知觉全失，如今已经变成了残废，治也治不好。

亚芠一听，不由为这么一个善良的小姑娘感到叹息，心中一动，亚芠伸手摸一下灵儿的右腿，微笑道：“灵儿，忍一下，叔叔帮灵儿看一下灵儿的脚，可能会有点痛！”

说着，亚芠天心真气一吐，灌入了灵儿的右腿，灵儿痛叫一声，她只觉得失去知觉大半年的右腿在亚芠一触之下，竟然变的又热又痛，使的她忍不住叫了出来。

年轻医生刚刚见识过亚芠的治疗手段，知道亚芠是在帮灵儿治疗，忍不住惊喜道：“灵儿，忍一忍，这位……这位叔叔是在帮你治疗脚，你忍一忍。”

亚芠在一探灵儿的伤势之后便知道灵而是因为神经被压住，导致传递不良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经过亚芠用真气强行贯穿神经之后，再用真气促生萎缩的肌肉，不到几分钟，亚芠便已经灵儿这令众一束手无策的病给治好了，而且亚芠还怜惜的运用精神异力冰冷的特性，消除了灵儿治疗后的躁热，而医生只见到金光银光一闪之后，亚芠的手已经抽离了灵儿的右腿。

亚芠微笑的问道：“灵儿，现在感觉怎么样？”

灵儿天真道：“右脚凉凉的，好舒服！”一旁的年轻医生则惊讶的合不拢嘴，熟知灵儿病情的他怎会不知道灵儿说他的右腿凉凉的表示灵儿的右腿知觉已经恢复了，这表示……

不待他多想，亚芠已经将灵儿放下，说道：“来灵儿，走走看！”说着，亚芠已经将手放开，年轻医生惊呼一声，直觉的想要伸手扶着灵儿，谁知道他伸出的手木然的停在一半，因为灵儿在没人扶持之下，半年来第一次竟然靠自己的脚稳稳的站着，这下不但年轻医生及其他旁观的医生全看的傻住了，连灵儿自己也彷佛不敢相信般的看着自己的右腿。

直到灵儿看到亚芠鼓励的笑容后，她才提起勇气，试着抬脚跨步，一步，一步，又一步，走来走去，半响灵儿忍不住惊喜叫道：“好了！灵儿的脚好了！”

说完，灵儿忽然一个转身，扑到亚芠的身上，哭叫道：“叔叔，谢谢您，谢谢您，您治好了灵儿的脚。”

亚芠微笑的轻抚着灵儿的头道：“这是灵儿应得的，是灵儿的善良治好灵儿的脚的。”

一旁的年轻医生不可置信道：“奇迹，这是奇迹呀！”

亚芠听到了年轻医生的低呼声，淡淡的一笑，也许在别人的眼中，这样子的治疗方法真的是奇迹也不一定，忽然，年轻医生不知那里来的勇气，一个箭步来道亚芠面前半跪下来，伸手握住亚芠的手，恳求道：“拜托！拜托你，请你帮帮忙，救救我们这里的病患好不好？”

亚芠一愣，怎么这一个年轻医生会忽然冒出了这一句话？

亚芠忙问其详？经过了年轻医生的解释之后，亚芠听到了一个他几乎不敢相信的事情，令他的心理产生了一个非常滑稽矛盾的感觉。

原来，这一间长生院竟然是纳肯所开设的，亚芠细问之下才知道，纳肯是在公国中被誉为难得一见的天才少年，以一个平民之身，创下了公国历史上第一个十七岁之龄就荣任原曙城城防万骑长之重任的人。

纳肯在上任之后，大刀阔斧的整治了原曙城的治安，自从他上任以来，在原曙城中，大大的减少了贵族仗势欺人的事情，若有贵族犯错，纳肯皆毫不留情的重惩，凭着他身为最受陛下宠爱

的右相的惟一弟子，不少人恨他恨的牙痒痒的，但是又不敢得罪他。

而且，在平民之中，纳肯几乎算是他们唯一的偶像，因为纳肯不但让原曙城中的百姓日子过的更好，而且还利用他的职权，开设了不少的公益设施，像是这间长生堂就是纳肯所开设之一，以往生病就医一向只是贵族富豪的权利，没钱的话，想都别想，但现在不一样了，连贫民也能在这一间长生堂中享有医疗的权益。

只是，纳肯虽然设了这一间专为贫民的长生堂，但是却因为其他权贵的杯葛，导致这一间长生堂中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一些重病的病患根本无法受到良好的照顾，导致病情一直拖延，而面对这一情况，纳肯却徒叹奈何，毕竟，能有这些成绩已经是他最大的极限了，他无权去对那一些从中弄鬼的贵族做出处置来，只能运用右相惟一弟子，城防万骑长的身分，来做压制，多少争取到一些支援，但也是治标不治本。

听完了年轻医生的叙述，亚芠的心头不由的沉重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在他心目中，为了出头，掌握权势而不断的利用出卖、叛师改投等卑俾手段的那一个生死仇家纳肯，竟然会是一个对平民如此爱护，为平民着想的一个人，即使他在其他的方面是如此的卑鄙，但是他从年轻医生口气中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对纳肯的崇敬的心理，而这是最做不得假的，想必其他原曙城中的人民的心中也是如是的想吧！

尤其是，当亚芠在灵儿口中，听到他用天真的语气问他：“叔叔，刚刚我好像听到纳肯哥哥在外面说话唷，医生叔叔说过，跟纳肯哥哥打架的都是坏人，你是不是在跟纳肯哥哥打架？这样你不就是坏人了？”

年轻医生解释道：“纳肯万骑长一直很关心灵儿的伤势，有好几次来看过灵儿。”同时眼中也对亚芠流露出一股不赞同的眼色。

面对灵儿天真的问话及年轻医生的眼神，虽看来不足为意，但是却比一千个雷连续打下还要叫亚芠心头震荡，亚芠不由的露出了一阵苦笑，他，无言以对。

头一次，亚芠对自己的报仇之举产生了疑问，在他心中，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纳肯，竟然对一般的平民付出了那么多，让人无法想像的多，反观他，在举着为家复仇的大旗之下，他真正的卫一般的真正有困难的人做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除了破坏他们的生活，烧他们的屋子，杀他们之外，双手血腥的他除了杀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就像现在，一处本来是为民谋求福利的地方却被他带来了恐惧。

亚芠再度苦笑，他似乎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够资格再向纳肯做出报复了，因为他不配……

亚芠一个用力，从椅子上站起来，摇摇头，彷佛摇去心中的矛盾，说道：“走吧！带我去看看那些病人，看我有什么能帮的上忙的！”

就在年轻医生惊喜的眼光下，亚芠牵着灵儿的小手，跨出了他那被后世称之为“神之一步”的那一步，开始了亚芠“奇迹之神”的美名。

而见证者即是被后世称呼为“气疗祖鼻”的蒙德。坎司，及：“圣灵慈航”的灵。爱华琳，只是他们现在还只是一个没没无闻的年轻医生及一个八岁小女孩。

黑夜来临，亚芠在经过了忙碌的一天之后，替医院中的所有人看了一遍，顺便帮他们治疗一下，这医院中的病患远比亚芠所想像的要多，导致当亚芠一趟治疗完之下，饶是亚芠的功力通神，依旧是大喊吃不消，使的亚芠十分疲惫。

现在的亚芠也很难以去论定自己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明知道目前他们还是身在危机之中，但是亚芠还是不顾一切的耗用真气及精神异力，帮这些受疾病之苦的人治病，也许是

无法拒绝灵儿的乞求眼光，也许是不忍心看到这么多人受到疾病之苦，更也许是受到了纳肯的刺激，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的成分吧！

但是不容否认的，当亚芠见到每一个病患在接受他的治疗之后，用他们那真挚而温馨的感谢笑容向他表示出谢意之时，亚芠只觉得他那一颗生冷的心中流过了一阵阵的热流，让他几乎忘记了疲惫。

不过，病人再多也有治完的时候，当亚芠将最后一个病人治疗好了之后，天色已经是暗了下来，入夜了。

在这一段时间之中，纳肯出奇的竟没有派人来攻击这一间长生堂，让亚芠得以安心的治病，而死神小队在经过整天的休息之后，也显的精神焕发，个个摩拳擦掌的，要再大干一番。

亚芠略做休息一番之后，便在大厅之中招集了所有的小队队员，对着所有人，亚芠说道：“各位队员，相信现在的情况各位已经很了解了，以目前的局势来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有硬行途围的份了，凯特，在半个小时之后，我要你将所有人排定三角队形，准备突围。”众人应诺一声，随即在凯特的指挥之下，往另一边移动。

见到小队成员们离开，蒙德。坎司，那一个年轻的医生牵着灵儿的手来到亚芠的前面，在经过了一天的相处之后，他们似乎已经有点辽解亚芠的个性，知道他不如外表那般的骇人，对于亚芠也不再像白天时的那一般害怕。

蒙德道：“队长（他还不知道亚芠的名字），你们想要出去了吗？”蒙德凝重的看着亚芠。

亚芠轻叹一口气道：“医生，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不过，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不可能就这样子束手就擒的。”

在经过了一整天的相处之后，亚芠同样的也了解到这一个年轻医生心中的古道热肠，只可惜他跟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不然他会很愿意与他这样一个热心的人相处结交的。

想了想，亚芠忽然从怀中拿出了一本书，递给蒙德，蒙德本能的接过来，疑问道：“队长，你这是？”

亚芠微微一笑道：“这是一篇利用真气或魔力来治疗各种伤病的奇书，这本书没有名字，我叫它做无名医经，我今天所用的方法都是从当中学来的，送给你，姑且充当我对这一次造成原曙城中混乱人民的一番心意。”

“我知道我没什么资格说这些，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在学成这本书中的东西之后，用以造福人民，算是我的一番赎罪吧！”亚芠他已经看出蒙德有归还之意，所以说出了这一番话来，一听到亚芠这样子一讲，蒙德反倒没办法再说什么，毕竟这么一顶帮助人民的大帽子扣下来，加上他早已对亚芠的手法极为羡慕，所以他也不矫情的就收下了。

半响，蒙德才想到他来的目的，突开口道：“队长，你们真的要硬闯？”

亚芠一边检查自己身上还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一边不经意的点点头，忽然他又听到蒙德轻声道：“呃！我知道一条地下秘密道路，如果你信任我的话，那…我可以帮你们带路。”

一听到这，亚芠的动作不由的一顿，抬头直直看着蒙德，蒙德被亚芠这一看，看的心里直发毛，忽然，亚芠微微一笑，高声道：“凯特，计划有变，你过来。”

接着又对蒙德微笑道：“我当然信任你。”

蒙德微微的激动起来，他实在只是不愿再看到血肉横飞的现象，再加上亚芠今天为那么多的病

患治病，令他心中对亚芠产生了极度的好感，不想让亚芠跟他最敬仰的纳肯发生冲突，而且刚好他知道这么一条只有他知道的秘密通道，所以姑且一试，心里实在没多大的把握亚芠会相信她这么一个外人的，只是他没想到亚芠竟然二话不说的就信任了他的提议，令他心中说不感动是骗人的。

半响，在蒙德的解释之下，亚芠等人才知道，原来在原曙城下有着一个极为复杂的水道设施，蒙德以前曾干过下水道的清洁员，所以他知道一条直接由长生堂可以通到城外护城河的捷径，亚芠沉思一下，马上又在招集众人，说明计画更改，然后由蒙德带队，找到了长生堂中的厨房里的下水道入口，由蒙德带路，众人亦步亦驱的跟在他身后，慢慢的潜出了原曙城。

在下水道中，没有人发出一底说话的声音，众人心中虽然充满了疑问，为何亚芠会忽然转变他的行事作风，前一天还一副若不报仇是不罢休的神态，今天却宁愿钻下水道也不愿与那些近卫兵决一生死，尽管敌势强大，但是他们也非泛泛之辈呀！不过众人却也没人会对亚芠的决定发出疑问的，一方面是这下水道的气味着实难闻，二方面是众人对亚芠的命令是绝对的遵从的。

亚芠不是不知道死神小队队员心中的困惑，只是现在并不是解释的好时机，加上他自己也很难说出他现在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亚芠也就注定了他这一次的报仇之举是要虎头蛇尾收场了。

在这寂静的下水道里，除了众人行进之间所发出的踏水声之外，别无其他的声音，亚芠这时候想了很多，真的是很多很多，多到即将影响到整个东大陆的局势发展，甚至整个世界未来的局势，都在亚芠身处下水道行进时，开始注定将有一番孑然不同的走向了。

好不容易，众人终于在经过了快一个小时的跋涉，穿过了重重的下水道，终于来到了护城河的出口处。

蒙德对亚芠点头一示意，他只能送到这里了，亚芠点点头，就看到蒙德又转身往原路回去，而这时，亚芠经过精神感应，知道在城中长生堂外，纳肯现在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了，对着亚芠为了掩人耳目而特意留下的雷羽及暴王发动了强烈的猛攻了，看来他是不将他们消灭不罢休了。

知道时间紧迫，亚芠忙招呼所有人赶快去沿着护城河阴暗的角落，脱离原曙城的势力范围。

临走之际，亚芠再一次转头看一下这一座他自小成长的城市，亚芠以着只有自己才能听清楚的声音自言自语道：“原曙城，我会再回来的，纳肯，到时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是真心在为人民着想还是在伪善，哼哼……”

接着，亚芠带着死神小队九十九位成员以及妃雅头也不回的往国境的方向离去，同时发出了一道的心灵通讯，招回雷羽及暴王。

在城中长生堂之前，正与禁卫兵们交战中的两小幻兽，一接获到亚芠的心流通讯之后，各自长鸣一声，它们那庞大的魔法能量身躯立即暴涨，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将周围数十人炸伤，同时更激起了满天的灰尘，掩盖了所有人的视线，而在烟雾弥漫中，没人能看到有两道银光向天际流窜而去，正是雷羽夹带着暴王，飞空而去，徒留下了一脸惊愕的众人，直到现在，他们还搞不清楚到底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哪里来的。

亚芠带着所有人连夜赶路，一夜之间，所有人赶了将尽快两百里的路程，直到天亮，亚芠才下令休息，毕竟，如果在大白天的一百多人在大路上赶路的话，一定是极为显目，搞不好还会引来敌人，所以亚芠乾脆昼伏夜出。

连续七天的急行赶路，亚芠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奇华森林之处，这一路上，亚芠一直百思不解，到底那两个怪物是什么东西？只是他想了想，心里一直没有答案，他便想找人来问，在加上，这时候已经是来到了奇华森林之处，在森林外围，亚芠一方面这一个问题梗在心里难受，二方面，他这时又想起了在森林里的家人，心中实在难忍对家人的思念之情，乾脆，亚芠就带着死

神小队，心里为自己找个藉口，说想问一下见多识广的家人之不知道那是什么怪物，就这么往奇华森林深处的情蓝之境去了。

在奇华森林中，众人经过了大半个月的穿梭，虽然不知道亚芠带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但是光看亚芠脸上那不经意流漏出来的急切神态，就知道这件事对亚芠十分的重要，因此倒也没有人问出心中的疑问，终于，在经过了十多天的艰苦跋涉，亚芠带着死神小队的所有人来到了清蓝之境的入口处了。

看到亚芠脸上的那一种宛如游子归乡的急切神态，妃雅走上前，忍不住将她这憋在心中已经半个月的疑问问出来：“亚芠，这里是哪里？”同时眼光也随着亚芠看向同一地方，那是由三颗树组成的树丛。

亚芠看一下妃雅，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日夜相处之下，亚芠知道自己跟妃雅之间的感情似乎是一日千里，他看的出来妃亚正不断的努力改变自己，好成为他心中的伴侣，而他自己何尝也不是在妃雅的影响之下，变的开朗许多，而他们之间的情况，所有小队的成员都是看在眼里，也为他们觉得高兴。

因此亚芠一听到妃雅的疑问，忍不住轻柔一笑道：“这里是我的家！”

妃雅一愣，还没回过神来，就以见到亚芠已经招呼其他人，往三颗树之间的一个隐藏在杂草中的一个隐密树洞中钻了进去。

妃雅一愣，也不敢落后，急忙随着亚芠的身后钻了进去，妃雅及死神小队的成员在亚芠身后跟了许久，妃雅才阿的一声，这时她才会意起亚芠的意思，亚芠的意思不就表示这里是他的家，而他的家人不就都在这里？

答案很快就已经揭晓了，众人在亚芠的带领之下，很快的就已经来到一处美的不像话的地方，所有人不由的为这地方的美丽而深深的震撼着。

正当众人迷醉的同时，亚文同样难掩心中的激动，虽然离开家才不过几个月，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感觉到好像是离开这里已经几十年一样，忽然，亚芠感觉到一声十分熟悉的暴喝声传来：“什么人？”同时，一道锐利至极的劲风袭来。

不加思索的，亚芠扬手一挥，跟着发出了一道掌劲，将来袭的劲风抵销，接着，他就看到来人，来人是一个魁武的大汉，不是他大哥亚华是谁？

亚华显然也认出了亚芠，兄弟俩不顾还有其他在场，惊喜的大呼一声，热切的互拥起来，而其他人则显的十分奇怪，为什么亚芠会忽然跟着那一偷袭他的人这么亲切的拥抱？只有妃雅大略猜的出来。

过了约三四分钟，亚芠及亚华才分开来，亚芠仔细的看一下多月不见的大哥，只见到亚华现在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身材又恢复成以前那魁武宛如巨山般的雄壮，而且双目之间精神亦亦隐有精芒闪过，宛如恢复了在公国被称为雷火猛狮时代的哥哥一样，看来哥哥亚华不但是身中的剧毒已经完全的去除了，而且在个人修为上，还有着惊人的突破。

而亚华也察觉出亚芠这一趟出去外面在回来之后，显然有了极大的改变，他说不出来是那里有着变化，但是就是知道亚芠真的是变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似乎让他这个作大哥的感觉到亚芠更加深不可测了。

兄弟俩互望许久之后，皆察觉出了对方的成长，不由的相视而大笑一场，豪迈的笑声传遍了整个清蓝之境，而在亚芠及亚华身后的死神小队队员则不敢相信的瞪大了眼睛，打死他们也不敢相信，亚芠这一个可以一口气杀上个千百人而不眨眼的银月恶魔竟然会信一个普通人一样的大笑，而且还笑的这么开心、开怀，当中已经有不少人忍不住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眼花了。

至今，除了妃雅之外，其他人还不知道眼前这一个人到底是谁？而亚芠带着他们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不过，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还真的是叫他们又是吃惊又是万分欣喜的。

不久，亚芠及亚华的笑声已经引来的其他人的注意，很快的，在小队其他人眼光还来不及注意到的时候，又已经有了数道人影以超越常人眼睛的速度来到亚芠及亚华的身边，凯特最先注意到，大喝道：“是谁？”正要抽出腰际的大刀之时，却看到在他心中跟神几乎是同等级的的亚芠竟然对着当中的一个黑影双腿一曲，跪了下去，同时叫道：“爷爷，不肖孙儿回来看您了！”

众人当中，除了妃雅有心理准备之外，其他人，包括将刀子抽到一半的凯特都不禁脑袋一轰，亚芠竟然对着那人叫爷爷？那…。。那眼前这些人岂不是……。。斯达克一家人？

众人心中这时几乎已经忘记了一切，只晓得呆呆的看这眼前的这一群人，包括那白发苍苍却掩盖不住令人心折威严气度的光荣虎王翰罗，身材魁武，宛如雄狮在世的雷火猛狮亚华，温文儒雅却智若狡狐的魔鬼风狐亚旭，俊美的脸颊上有一道刀疤，但却没有减损其俊秀，反而更增添几分邪异魅力，在战场上被称为死亡之鹰的亚若。

斯达克家族，只要是曾上过战场的人绝对不会没听过的一家人，一家之中，任何一个都被称为不败的战场之神，所有与他们敌对过的人就算败了都还是会忍不住称赞他们的一家的英雄神话人物，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立志扬名立万的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即使在被当成通缉犯的今日，还是有不少的国家想要招揽他们，因为任谁都知道，有了他们的存在，那比多百万大军还好用，而且人人也都知道，他们一家之所以会被当成背叛者，那是因为华纳帮公国忌讳他们功高震主之故，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公开的秘密，第一强国泰龙帝国甚至宣称，要为他们一家向华那邦公国讨回公道，因而与华那邦公国爆发了不少次的战争。

而现在，这一群传说中的人物竟然就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怎能不叫死神小队所有人心中激动万分，尤其是，他们虽知道亚芠也是斯达克一家的人，但是毕竟亚芠未曾在战场上竖立了强大的名声，在加上亚芠一直未谈论家人的情况，因此他们皆猜测亚芠可能是斯达克一家唯一幸存的人，如今，在他们心中应该已经死去的人竟然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又怎能叫他们不激动呢？

这边，死神小队成员因为见到了他们心中的偶像而激动万分，那边，家人久别重逢的斯达克一家子激动之情丝毫不亚于他们，甚至还有过之。

汉罗见到亚芠之后，差点老泪纵横，伸手扶起亚芠，哑声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爷爷看看，这段日子你瘦了。”

短短的一句话以足以将心中的亲情完全的宣泄出来，尤其是由翰罗这一个英雄一世的老人口中说出来，更是刻骨铭心，亚芠一听忍不住鼻头一酸，差点也掉下眼泪来，尽管他在别人眼中是如何的神秘，如何的冷酷，在家人的眼中，他永远是那一个被受家人呵护的么子，永远让家人无法放心的孩子！

他的几个哥哥，亚华、亚旭、亚若也忍不住过来对着亚芠嘘寒问暖一番，他们也跟亚芠有着同样的感觉，才几个月不见，却像是几十年没见一样的思念呀！

不过他们毕竟都是当世之雄，很快的就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待激动的情绪过后，翰罗这才呵呵一笑道：“瞧我这都老糊涂了，亚芠，后面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吧，瞧我都光顾着与你讲话，都忘记了要招呼你的朋友了。”这时，斯达克一家所有人的眼光才往死神小队成员身上注视过来。

被心目中的偶像注视，连力奥这等粗豪之人也不津显的紧张万分，更别说是其他人了，最后，还是妃雅因为先有了准备，所以最先回过神来，微微一施礼道：“丰原城城主妃雅。兰妮见过总指挥官及几位将军。”

凯特等人这下子也回神了，由凯特拔出长刀，施了一个在战场上表示最尊敬的撇刀礼，宏声道：“银月恶魔座下死神镰刀小队全体成员见过总指挥官及几位将军。”在他身后的其他人也齐声道：“见过总指挥官及几位将军”声音之宏亮，激的整个清兰之境洞穴微微颤动，而且之所以会用着亚芠的绰号是因为在正式场合上，用军礼敬礼的话必须加上职位称呼，但是亚芠因为没有职位，所以凯特灵机一动，用亚芠的绰号以代替，然后在报上自己的队名全衔，这算是一种最为隆重的见礼方式，而翰罗在军队中打滚了一辈子，那有不知道之理，马上近乎本能的伸手在胸前握拳一横，然后放下，凯特这才收刀礼毕，其他人微弓的身体才站直起来。

翰罗等人脸上透着疑问，瞧向亚芠，亚芠脸色微红道：“这几位是我在外面收下的部下，就叫做死神镰刀小队，刚刚敬礼的那一位叫作凯特，在他身后的是力奥及夜月，而银月恶魔是我在外面人家给绰号，而这位……”亚芠指着妃雅迟疑一下道：“这位是孙子的好朋友。”话说完脸上还微微的红了一下。

亚华等人听了不由浮出了一抹怪异的笑容，亚华甚至还捶了亚芠一下，怪声道：“好小子，出去一趟就拐回来一个漂亮的‘女的’好朋友呀！”

亚华说的语调怪里怪气的，还特别在女的这两字上加重，调侃之意极为明显，亚芠被亚华这一说，本来恢复原状的脸色不由一红，而妃雅更别说了，脸上已经红的快滴出汁来，恨不得现在有个地洞让她好钻进去，但是心里却也是甜滋滋的，这不谛说亚芠以在他最亲密的家人面前公然承认与她的关系了，这可比什么情话都要叫妃雅来的高兴。

而翰罗听亚芠的介绍之后，心里暗暗吃惊，眼前亚芠所带来的这一堆死神小队的队员个个眼中精光闪闪，一看就知道修为不弱，都是高手，他不知道在那找来的？而这一个自称丰原城城主的女孩就更不得了了，他当然知道丰原城所代表的意义，而且看她这样子，显然是不否认与亚芠的关系，到底亚芠在这几个月中作了什么事？

而翰罗他若知道眼前这一群高手是亚芠一手塑造出来的，而妃雅这一个女友关系是由妃雅历经千辛万苦才幻得亚芠的承认的话，他恐怕会惊讶的何不上嘴。

寒喧一阵子之后，亚芠叫小队其他人在清兰之境中找个地方安顿一下，然后与家人到他们那一间怪屋去，妃雅体贴的知道他们一家人多日不见，必有相当多的话要说，所以没跟去。

在屋子的大厅里，亚芠队着家人开始说出了他这几个月来的经历，从离开奇华森林迷路，道一举屠尽青衣帮，见到腐败的公国边境部队，屠杀之后获得银月恶魔的封号，到遇见铁血团团长，获知道白虎圣兽的百年秘约，参加铁血三难，训练死神镰刀小队获得客卿资格，首获父亲的死讯，前往公国报仇，废掉扈伊，然后获知父亲的真正死讯，然后再到原曙城中，接收了父亲临终前的记忆及遗留的土元素魔力，一直到侵入宫廷之中遇见１０４４及１０４３两只章鱼怪物，再到一举屠杀四千人的禁卫兵及两百多人的黑卫队，然后遇见纳肯，再由下水道脱离然后回到奇华森林为此，亚芠无一隐瞒的将此行全部告诉了家人，一直说到清蓝之境开始散发出淡蓝光华为止，说了快五六个小时。

众人随着亚芠所说的话而情绪起伏不止，尤其当众人由亚芠口中获知愈来的真正死因之时，更是个个泣不成声，情绪激动的难以自制，到后来听到亚芠竟一口气屠尽原数城中近五千的人时，他们也能体会到亚芠心中的感受，换作是他们自己，恐怕也跟亚芠差不多。

当亚芠讲完之后，众人不由的深深的吸了口气，亚芠这几个月的经历的确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翰罗见天色已晚，便叫所有人先去休息，他们都需要时间好好消化亚芠所带回来的消息，尤其是御莱的死讯，即使他们早已有所准备了，他们还是需要时间好好的平复心中的伤痛，于是，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众人醒来，死神小队开始了一天的训练，这是他们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会作的，而妃雅依旧与死神小队在一起训练，她已经打定主意，要在最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斯达客一家则是围在圆桌旁谈话。

经过了一夜的思索，众人虽然睡的很少，但依旧精神亦亦，翰罗看一下他的四个孙子一眼，沉声道：“昨天亚芠已经带回了这么多的消息，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亚华最是冲动，暴怒道：“那还用问，我们赶快回到公国中，杀了德野王及纳肯这两个小人，替爸报仇。”

一边的亚若更是冷酷道：“不止他们，黑卫队及暗魔都不能放过。”

翰罗掠过亚芠，看着亚旭，亚旭沉思一下子之后，沉声道：“我觉得父亲的仇是一定要报，但是目前最重要的却不是这件事。”一听到亚旭这样说，亚华及亚若不由的同声叫道：“亚旭！”“二哥！”

翰罗伸手一阻亚华及亚若的叫声，道：“亚旭，说说你的看法。”

亚旭再度沉思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道：“这次亚芠总共带回了三个消息，一个是父亲过世的事，一个是白虎圣兽的事，还有一个是那两个怪物的事。”

“爸过世，这个仇是一定要报，但是这报仇之事需从长计议，急也急不得，毕竟我们的仇人非比寻常，况且他们也不会跑掉。”

“倒是后面这两件事，说是两件事情，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件事情来说。”

“我记得，四方圣兽又名叫四方守护圣兽，这是因为传说中，四方圣兽专司守护全人类的安全，所以才会被称呼为守护圣兽，如今，依照亚芠所带回来的消息，加上扈伊所说的话，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

“以往我们都是把圣兽当作是传说中的虚物，守护则是一种形容词，但是如今，亚芠说到圣兽是真有其物，而且扈伊又说那个海格知道白虎圣兽的事情，加上亚芠更证明到竟有那两个怪物，而且似乎与海格有关系。”

“我们来假设好了，既然圣兽是真的存在，那么说他们在守护人类之事也是真的了，那又为什么要守护人类？我想一定不是光字面上的形容那么简单而已，既然需要守护，那换个角度想想，不就表示出有东西想对人类不利吗？”

说到这，亚旭顿一下，让所有人消化一下他所说的话之后，他才又道：“想想看，我们人类在四圣兽守护之下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才因为亚芠机缘凑巧，因为白虎卵的事情，因而获知真有圣兽存在，那么海格又凭什么知道圣兽之事？我不相信他会是那八家的后人，加上亚芠曾说过，他感觉到那个１０４３、１０４４对他似乎有着很深的敌意，再加上扈伊也说过，他觉得海格似乎对所有人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敌意。”

“那么，搭配上亚芠所说的怪物形象，如果我说，四圣兽之所以守护我们人类就是因为有这种怪物想对我们人类不利，而当中的某一部份已经潜到我们人类社会之中，所以白虎圣兽需要分化出一个分身来对付他们，这也是为何海格会对所有人都有一种敌意，也是为何他会对白虎圣兽之事如此的清楚，因为，白虎想对付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共同大敌，只因我们常说最了解自己的一定是我们的敌人。”

亚旭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声音虽不大，但是内容却十分的经世骇俗，震的全家人不寒而栗，这些结论是亚旭由亚芠所带回来的消息所作出来的推论，虽然只是推论，但是却显的那么的丝丝

入扣，合情合理，也是那么的惊心动魄的，以致于当亚旭说完之后，全家人都陷入了一阵无言的沉默，谁也说不出话来。

最后，还是亚旭打破沉默道：“这些话是我经过了一夜的推敲所获得的，相信亚芠也是跟我获得了相同的结论，所以他才会白白的放弃的即将报得的大仇，甚至，连纳肯也不愿意杀，以免打草惊蛇。”

亚芠一听不由点点头，当时他在原曙城中之时，的确有机会能够报得大仇，到最后虽然因为种种的因素而令他放弃了报仇之举，不过，他的确是有着一种冥冥中的感觉，阻止他去报仇，如今亚旭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那两个怪物的出现的缘故。

过了一会，翰罗这才开口道：“看来这件事是急不容缓了，亚芠，你说白虎圣兽的百年之约距今还剩下多久？”

亚芠道：“还差不多一个半月。”

“既然这件事情势关系到我们全人类的未来，虽然不知道那怪物想对我们人类怎样？但是想来绝不是好路的，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今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决不能让白虎卵落入他们的手中，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全人类，就让我们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吧！”翰罗豪气万丈的说道，这时候他真像是回到以前统领三军的光荣虎王，充满了万丈豪情。

亚芠等人也感染到了翰罗的豪气，轰然应诺，可是，亚芠在激情之中，忽然想到什么似的一皱眉头，翰罗注意到之后，马上问道：“亚芠，你觉得那边有什么问题？”

亚芠为难道：“不！没什么！”话虽这么说，但是众人从亚芠的脸上就能看出非但不只有什么，而且还是大大的有什么。

“我是想到了一件事情……”在家人眼光的逼视之下，亚芠终于说道：“我想到的是因为爷爷及哥哥现在的幻兽都已经死去了，而这一次我们所要面对的是那种奇怪的生物，显的是相当危险，所以我想……爷爷及哥哥还是留在这里好了。”

其他人互看一眼，还来不及开口，就又听到亚芠又说：“本来我找回爷爷你们以前送我的幻兽卵之时，是想要将他们归还给爷爷及哥哥的，但是阴错阳差之下，这些小幻兽都已经认我为主了，所以……”

“所以你认为我们没有自保的能力，怕我们拖累你，所以想让我们在这里养老就好了？”众人脸色古怪，似笑非笑的望着亚芠，由亚旭代表开口说道。

“呀……！不！……我不……”亚芠听到亚旭这么一说，深怕家人误会他的意思了，偏偏这时面对自己的家人他反到显的张口结舌起来，不知道该如何的解释。

众人看到亚芠那一副不知该如何说起的紧张样，亚华不由的大笑道：“呵呵，傻亚芠，你二哥是在逗你的，我们现在可不是一年前的我们了，我们也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干吗这么急着解释？”

亚芠一听，果然见到家人脸上并无怪罪之意，这才放下心来，又听到“如果我们真的会有危险，都是自家人，说出来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真的会因此而怪罪于你？”这是亚旭接在亚华后面说道。

家人说说笑笑之间，斯达克一家终于作出了影响大陆千年的决议。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六十一章~第七十章

第一部 第六十一章~第七十章

作者：手枪

在清蓝之境的小湖畔，斯达克一家人全聚集在这里，这是亚华等人要向亚芠证明自己已经非比寻常，绝对不会危险，好让他们这一个爱操心的四弟放心。

只见到亚华、亚旭、亚若三人一字排开，面对着湖水，齐声喝呼道：“炎龙！”“风龙！”“水龙！”

话声一落，亚芠力见到三道金光由湖水中冲出，速度之快，连亚芠都看不清楚，金光冲至亚华三人身边之后，现出了三条宛如传说的的龙一般的幻兽。

长有三公尺，粗约半尺的身躯，霞光闪耀的金色鳞片，头形如牛，眼大如铃，嘴生长须，顶有双角，颈生红、青、蓝各色长鬃，背生长翼，腹有四爪，活脱脱的是三只传说中的金色小龙。

亚芠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三知不知道哪里来的金色龙状的幻兽，不知道三个哥哥是从哪里弄来的？

亚旭含笑解释了一番，亚芠才知道，原来再他离开清蓝之境不到一个月之后，白金角蟒忽然生下了四颗兽卵，他们将这些兽卵取来之后，正在讨论之时，亚若无意间用真气往兽卵一贯，想要测一下兽卵里面到底是什么，谁知道这一测之下，他手中的那一颗白金角蟒的幻兽卵竟然受到刺激而孵化出来。

孵化出出来的小幻兽几乎在同一瞬间，竟认亚若为主，同时成长到第三阶段，我们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亚若就让这只小幻兽给依附在身上了。

“当时我们可以为是遇到了什么怪物了呢！”亚旭笑着解释道，“我们作梦也没想到，这出生的小幻兽在依附到亚若的身上之后马上就开始吸收大量的能量。”

亚若边回忆边补充道：“那时候我都快吓死了，才短短的不到十秒钟，我整个人就几乎快虚脱了，后来总算当时我随身携带着我那一颗神之钻，藉由神之钻的庞大能源，我总算是没有被这只水龙给吸成人乾。”

亚华接道：“后来我们想起了，你曾说过你的贪狼星偶而也会一口气吸乾你的能量，我们想，这白金角蟒本来就是九阶幻兽，搞不好跟你的贪狼星有相同的等级，所以亚若乾脆也不将这只幻兽给唤离开身体，就让它一直依附在身上，任由它吸收身体的能量，直到它吸饱为止，结果你猜怎么着？”亚华得意的对亚芠问出了这一个问题，看他的表情，似乎是笃定亚芠是绝对猜不出来的样子。

而亚芠的确也真的是猜不出来，忙问道：“后来怎么了？”

亚旭微笑道：“这一只幻兽足足依附在你三哥的身上一个月，时时刻刻的在吸收你三哥的能量，害的你三哥整天抱着神之钻，钻不离手的猛练气，总算让你三哥给撑过来了。”

亚若笑道：“想起了那一个月可真的叫我不寒而栗，翼龙吸收我的能量真的是又快又急，我整天除了吸纳神之钻的能量练气外，几乎连吃饭跟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不过总算一个月之后，水龙顺利的经过了成长期，而进入了变态期，我们没想到水龙的成长速度竟然这么快，不过，托水龙的福，在这一个月中，我因为每天废寝忘食的练破魔真气，再加上神之钻的能量协助，竟然让我的破魔真气成长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地步，连身上的余毒也在我强大的真气逼迫之

下，现在早已经是逼个精光，甚至，以前腿上的旧伤也全好了，真可谓因祸得福。”

亚芠一听，高兴道：“所以……”

亚华点点头，也跟着笑道：“没错，既然你三哥没有事，而且还意外的因祸得福，所以我跟你二哥当然也没不会放过这一个好机会了，也个自选了一颗白金角蟒的兽卵，运气将之促生，以获得了与你三哥同样的成就。”

亚旭更道：“除此之外，我们更惊讶的发现道一件事，这件事与亚芠你也很有关系。”

亚芠一愣，急问道是什么关系？

亚旭立即说出了第一次，有关人类对超越九阶以上的圣幻兽的推论，在他们都完成了白金角蟒兽卵的孵化及成长之后，他们也同样的注意到有关于小白金角蟒与他们的母亲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外形，活脱脱的是一条小金龙，因此，为这原因，他们想了很久，最后推测出，白金角蟒之所以会忽然生下这四颗兽卵大概是与一年前它所吞下神之钻有关系，众所皆知的，神之钻具有强大的能量，能够将幻兽的等级一再的提升，当时，白金角蟒虽然因为身受几乎致命的重伤而吞下神之钻，但是，这些神之钻在治疗好白金角蟒的重伤之后，却还有强大的能源，这些能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能量不够将白金角蟒巨大的身躯再作一提升，或是某些其他未知的原因，总之，这些能源一就是存在白金角蟒的体中，无处宣泄。

而白金角蟒在这一年当中，因为这些能量的刺激，竟使的它本能了利用生产来消耗这些多余的能量，所以才会一口气生下了四颗兽卵。

这四颗兽卵在白金角蟒的体内吸收了那些神之钻强大的能量之后，因而产生了阶的提升，因为白金角蟒本身就已经市最高阶的九阶帝王级幻兽，因此，再一提升之下，这些小幻兽就成为了十阶以上的圣幻兽阶级。

这些兽卵本来是要靠自己吸收足够的能量之后才能孵化，但是偏偏碰到了亚若，而亚若有着神之钻，因而，让这些兽卵提早孵化，而且还透过亚若吸收了足供它成长所需的能量，所以让它在极短的一个月之间，成长完毕。

亚芠听到这，感觉到好像很熟悉，这不就与贪狼星的成长历程很像吗？差别就再于他当时无力提供贪狼星足够的能量，所让贪狼星成长的很慢，而亚旭见到亚芠的神色之后，知道亚芠已经想起了贪狼星的事情笑问道：“与贪狼星的成长历程很像吧！”

亚芠点点头，又听到亚旭续道：“既然我们获得了这一个结论，这就表示，我们是第一批成为传说中的圣幻兽的主人的人，这又怎能不叫我们欣喜欲狂，本来我们在三个月前就想要出去找你，但是，又有另外的发现，而延迟了我们的行动。”

“这个发现就是，我在这白金龙进入成熟期之后，我们竟也发觉到，这白金龙应然也跟你的贪狼星一样，是没有属性的，正确来讲，应该是因为它们具有每一种属性，每一种属性都很平均，所以乍看之下，就好像与你的贪狼星一样是无属性的，但是，当我们铠化之后，却又发现到，他们这种具有各种属性的特性，在随着它们不断的吸收我们的能量之后，这种各项属性均衡之势开始被打破了，如你所知，大哥属火，我属风，而你三哥属水，所以，当这些幻兽随着吸收我们的能量之后，便也开始慢慢的展露出了偏向于我们本身所属的属性了，这又跟你的贪狼星自始至终都是无属性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好是坏，所以为了探究这个原因，我们也被延迟下来了，直到你回来。”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你的贪狼星绝对是与我们这些超越九阶的白金龙是属于同等级以上的圣幻兽。”亚华也补充道。

亚芠听的一愣一愣的，他作梦也没想到，贪狼星竟然也是属于传说中的圣幻兽级数的幻兽？

一个念动，金光一闪，贪狼星从他身上分离出来，亚芠对着贪狼星说道：“小星，你听见没，大哥说你是圣幻兽呢！”

而就在这时，异变突生，原本一直缠绕再亚华等人身上的那三只白金龙在见到贪狼星出现之时，忽然齐声的发出了一声震天的龙吟，离开的亚华等人的身上，对着贪狼星鸣叫连连，发出了一连串在即使亚芠等人也听的出来，充满了敌意的叫声。

亚华、亚旭、亚若正待喝止之时，贪狼星已经看了亚芠一眼，然后对着三只白金龙发出了一声怒吼，原本状似凶猛的三只白金龙被贪狼星这一吼，竟然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顿时将整个长长的身躯缩成了一团，头平贴着地面，身躯还微微的颤抖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三只看来比贪狼星还大上一倍有余的白金龙圣幻兽竟然会惧怕贪狼星这简单的一吼。

而贪狼星竟然也好像是一个帝王般睥睨着它的臣民般看着这三只白金龙，亚芠甚至还能从贪狼星的眼中读出这几个小子竟然不自量力的想挑战它的权威的意思，而亚华等人也同样的从他们自己的白金龙心中读出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畏惧，来自本能中最深的恐惧，以及一种臣服，绝不敢起异心的的强烈感觉，一时之间，亚芠兄弟四人竟只能呆呆的看着三白金龙圣幻兽臣服于地，以及天狼星那种威风凛凛，睥睨天下帝王般的雄姿。

兄弟四人你看我我看你，半响，亚华忽然爆出大笑声，说道：“哈哈哈……更正更正，贪狼星比我们这几只超越九阶的圣幻兽还要高出一大段呀！”

众人也忍不住笑了出声，贪狼星莫名其妙的看了一下大笑中的亚华等人，随即轻声的低吼一下，三白金龙立即如释重负斑马上回到自己的主人身边，眼光却不敢再看向贪狼星，众人见状，不由的又笑出声来。

说笑过后，亚芠心中着实为哥哥们能够获得这一之圣幻兽而且不但余毒尽去，个人修微还更加突破而感到欢喜，但是，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亚芠不由的看向从刚刚就一直站在一旁微笑不予的爷爷翰罗，问道：“那爷爷也已经将毒完全去除了吗？”

一听到亚芠这样一问，亚华等人脸色不由的一暗，亚芠还不知道哥哥是什么意思时，一旁的翰罗见亚芠问到他的身上了，微微一笑道：“傻孩子，爷爷都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再活也没有几年了，何必浪费这千年难得一见的圣幻兽？”

亚芠急道：“可是……”话未说完，却被翰罗一伸手止住亚芠他的话语。

翰罗慈祥道：“我知道你是担心爷爷体内的剧毒，这点你尽管放心，爷爷体内这点剧毒早就已经被爷爷逼的剩下一点点，就算发作了也要不了爷爷这一条老命，更何况，可不止你哥哥他们的破魔真气有长进，爷爷的破魔真气一样增加了一倍多，现在就算没有幻兽之助，爷爷一样不输你们这些年轻人，更何况爷爷身边还有一颗神之钻，这点毒要不了爷爷一条命的。”

说着，翰罗同时由身上拿出的一个约八长大的木盒子，丢给亚芠道：“那，这是剩下的白金龙卵，爷爷就将它交给你处理了，要替它找的好主人。”

亚芠接过这一个木盒子，爷爷既然这样说了，他也不好再讲什么，但是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劝爷爷将这一只白金龙孵化出来，当然，在日后亚华偷偷告诉他之后，亚微才知道翰罗本来就是打算将这一颗白金龙卵留给他，难怪日后任他如何的劝翰罗都打定主意不肯将这一颗白金兽卵孵化出来。

而这时，再清蓝之竞中的死神小队刚刚再听到三白金龙的长吟声后，现在都已经赶过来了，亚芠不好再说什么，便将这一个木盒暂时收下，转身面对着众人。

经过了一夜的休息之后，众人显的精神亦亦的，连日来赶路的疲劳已经完全消失了，亚芠叫凯

特将所有人都带回去做练习，独留下妃雅。

全家人与妃雅席地而坐之后，亚芠这才问出了以前盖赤交代他，但是他一直找不到机会问的一件事：“妃雅，你知不知道百年之约的事情？”

妃雅一听亚芠说出百年之约，不由瞪大了眼，亚芠一看就知道妃雅是知道的，于是，他将他们一家人讨论出来的结论，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全都一古脑的说出来给妃雅知道。

妃雅越听越合不拢嘴，怎么一下子会忽然由亚芠口中听到这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亚芠会知道白虎圣兽的百年之约？

只听到亚芠最后说道：“这些事情虽然只是我们推测出来的，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种种的迹象，我们却能确实的相信这是有可能的。”

妃雅只觉得一阵的头昏脑胀，她一时之间实在无法消化亚芠所对她说的消息，不由的低头沉思了半响，突道：“真抱歉，我要想想，失陪一下。”说完便不待亚芠回话，她已起身走到别处。

而亚芠等人则耐心的等着，他们皆知道妃雅是一时之间难以接受，等她消化这一消息之后，他们才能与她在商量进一步的动作，毕竟，妃雅是白虎之约的八个后人之一，不过，他们还是担心一件事，就是深怕妃雅不肯相信亚芠所说的，怕她以为这是因为他们企图对白虎心怀不轨而编出来的阴谋，不过，他们倒是多虑了，妃雅对亚芠所说的是绝对的相信，只是这消息太过于惊世骇俗了，令她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过了快半个小时，正当亚芠一家人在聊一些以往趣事之时，妃雅才又回到原位坐下，吸一口气道：“好了，我已经想好了，亚芠你是说现在有一些怪物企图对我们全人类不利，而白虎生下分身是想要对付这些怪物，但是这些怪物现再却反而利用白虎卵尚未孵化之时，到处宣扬白虎卵的存在，利用各种明暗的方法想让白虎卵孵化不成？”

亚芠点点头，妃雅又道：“不过我现在有几个疑问，就我所知，白虎卵的存在至今已经有五百多年了，为什么他们会现在才有动作，为何不要早一点动手？再来，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那么，你想要我做什么？”

亚芠还未说，一旁的亚旭已先道：“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有过两个推论，其一，白虎是在五百年前生下卵的，可见，早在五百年前，这些怪物可能已经侵入我们人类之中，只是当时他们可能势力薄弱，无法对白虎作出动作，又或他们是在最近才知道白虎卵的存在，所以怕白虎卵孵化之后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才会急着卧出应变措施，因而露出马脚来，让我们察觉到。”

一旁的翰罗也说道：“妃雅城主，我知道这事情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也只是我们的推论，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说服你，而且毕竟白虎圣兽的卵非同小可，你会有所疑虑那是当然的，但是不瞒你说，白虎圣兽的卵虽然不得了，但是我们还没看在眼里。”

妃雅一听到翰罗说话，急忙一衽身道：“老爷子，您叫我妃雅就成了，我并非不相信您的话，只是……”妃雅迟疑着，不知道该怎么说。

“既然这样，那我就托个大，叫你一声妃雅好了。”翰罗见状，正色道：“妃雅，你别以为老爷子我是在说谎，事实上，我这几个孙子身上早就已经有了圣幻兽了，即使比不上白虎，但是我相信也差不了多少，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看看就知道了。”

说着，翰罗朝着亚华等人施个眼色，妃雅就见到亚华、亚旭、亚若三人站了起来，一声：“铠化！”

她就见到了由她旁边的湖水中，忽然窜出了三道金光，往亚华三人身上一绕，霎时，一阵耀眼

到令她睁不开眼睛的金光由他们三人身上猛烈的四射出来，宛如三个人形的太阳一般的灿烂。

好不容易，金光慢慢的消退，出现在妃雅、翰罗、亚芠面前的是三个身着一身覆盖全身，只留下双眼部位外露，金光闪闪铠甲的亚华三人。

只见，亚华的兽幻铠最为厚实，搭配他魁武的身材，宛如战神再世，尤其是在他身体盔甲各处不断的发出了熊熊的烈火，令亚华整个人就像是包围在一团烈焰之中，令人望之生畏。

而亚旭则与亚华相反，他的兽幻铠装甲是三人中看来最薄弱的，连亚华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在亚旭铠甲的背后却多出了一对展开来足有两公尺的金色双翼，正不断的随风而拍动，解他们还能感觉到亚旭的身颠有着一骨无影无形的风在急速流动着，而且他的双脚是离开地面三十几公分的直立在妃雅面前。

亚若则又是另一种样子，他的兽幻铠看来不厚也不薄，但是在他身上的头、肩、肘、腕、膝等各处，皆突出了数目、长短不一的刺状尖角，全身拢罩在一阵的流转不停的蓝色光华中，看来就如身处流水之中一般，而且在个个尖角上偶有蓝白的电芒闪过。

如此声威赫赫的兽幻铠，不但妃雅看呆了，连同样第一次见到的亚芠也看呆了。

亚华右手一伸，掌心向上，掌心上猛然燃起了三尺的烈火，笑道：“这是我的兽幻铠，我给它取名叫金龙火圣铠，是由超越九阶的白金龙圣幻兽所拟化而成。”

亚旭则是背后的双翼一拍，众人只觉得忽然刮起了一阵的强风，也笑道：“我的叫金龙风圣铠，也是白金龙圣幻兽所拟化而成的。”

亚若则全身忽然放出了蓝白的闪光，激烈的电芒叫人几乎争不开眼，而他更是简单道：“金龙水圣铠，也是白金龙圣幻兽。”

妃雅几乎看呆了，她相信这一定是圣幻兽，因为，她从没听说过那一阶的幻兽在化铠之后，会有这种形象的。只是，她不敢相信，怎么传说中的圣幻兽会不出现则已，一出现就是三个，至于亚芠的贪狼星，她更是深信不疑，毕竟，她可见过贪狼星那不可思议的能力的。

照这样子，她心中对于亚芠刚刚所说的化更是不敢有所疑虑，因为，光凭他们兄弟四人，就已经是拥有将白虎具为己有的能力了，根本不用再骗她了，更何况，她自始至终，根本没怀疑过亚芠的用心。

妃雅不禁道：“老爷子，我不是不相信，你们不必证明什么，我只不过是一时难以接受而已，加上我想起了我家的祖训，因此而觉得怪异起来吧了！”

亚芠一愣，不由脱口而出，问道：“是什么祖训？”此话一出，亚芠立即感到懊悔，彼此非亲非故的，怎么好问人家的祖训是什么！

不过妃雅倒是没想那么多，她也没注意到亚芠脸上懊恼的神色，她困惑道：“我是想起了再我的祖训里有一条，只有当家主的才会知道，那就是凡吾家子弟后人切记，白虎乃至凶至恶之物，凡吾家子弟如有机会，必须将之毁灭。”

“只是历代以来的当家主一直沉迷于白虎圣兽那传说中的力量，而没人当它是一回事，但是现在想起来，我家的祖训却跟你们的推论根比是相反的嘛！怎不叫我奇怪。”妃雅不胜困惑的说道。

听到这，翰罗等人还好，但是听过妃雅讲述其家族史的亚芠却不由的神色大变，他联想到一个极为可怕的可能性。

亚芠急切道：“妃雅，这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

妃雅困惑道：“这是我的第七代祖先传下来的，就是在白虎降世后的第二代祖先所说的。”

亚芠更是急切的问道：“妃雅，你仔细的想想，当初那一个祖先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

妃雅也是一个聪颖的人物，不然也无法统领一座城，一听到亚芠这样一问，立即知道亚芠要问的是什么，小脸不由的一阵苍白，低下头来仔细的想了想，而一边的翰罗等人虽不知道亚芠及妃雅现在说这些干什么，但是也知道这一定十分的重要，不然亚芠与妃雅的脸色不会这么凝重，终于过了快十分钟，妃雅才再度的抬起头来。

“我想起来了，根据我族谱上的记载，我那个第七代祖先是在一次出外游历之后，回来时忽然下达了这一个训示，而且族谱尚有记载，第七代祖先在外游历时曾生了一场大病，导致她换了失忆症，很多事情都记不太起来，而且很讨厌出现在公共场和，她本来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后来第七代祖先在一次意外的山崩中丧世，才由她的妹妹继任为我的第八代祖先。”

“本来我还觉得没什么，但是现在一想，的确是很奇怪的事，也许……”妃雅略微颤抖的说着。

亚芠肯定的点点头，道：“你猜的没错，真的有这种可能。”

一旁的亚华早已对亚芠及妃雅那没头没尾的对话憋了满头的疑问，这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大声问道：“亚芠，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亚芠正想说出来，突然，他一个抬头，望向清蓝之境的对外通道方向，迫切道：“不好了，外面来了敌人。”

说着，亚芠不由分说的就化身成风，吹向对外通道之处，众人面面相觑，急忙跟了上去，亚芠等人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死神小队的注意，马上跟了上来。

这一段小小的距离冲刺，高下立判，亚芠不但是第一个动身，而且速度也是最快的，在他身后，以亚旭为首，他的三个哥哥紧紧在他身后不到十公尺处紧追不舍，在之后，则是翰罗老当益壮，不离不弃的尾随着，而妃雅就差远了，不但离最前头的斯达克一家人越来越远，而且还逐渐被后来的死神小队给追了过去。

一直注意到这种情况的翰罗暗暗点头，亚芠这一队亲手训练出来的死神小对个个都是堪称精英，最难得的是，每一个的实力都极为平均，这是一队极为难得的精悍部队，以他五十年来的眼光看来，这死神小队总有一日会在这一个大陆上大放异彩，一改大陆各国每次一打仗就是千万人齐上，以人数为取决胜败的驻要关键因素的旧时观念，至于妃雅的话，翰罗暗暗摇头，还是需要加强，不过以一个娇生惯养的城主标准来看的话，她也实在不错了。

很快的，亚芠一群人再不到十分钟之内就通过了长长的地底通道，正确来说，是抵达了隧道的入口处，亚芠已经停在入口的地方。

在后面的人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隧道狭小，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停下来，不过他们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位在最前面的亚华、亚旭、亚若、翰罗，以及随后挤上来的妃雅倒是看的一清二楚，只是这情况令他们觉得十分的可疑及诡异。

怎么讲呢，在通道口，三株大树之前，一只闪耀蓝光的三公尺大巨形光鹰横挡在通道面前，而在亚芠的脚边却躺着一个黑衣人，亚芠正蹲下身子检查那个黑衣人。

由于光鹰挡住视线，所以其他人都看不到外面的情形，亚华只得开口问亚芠道：“亚芠，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亚芠随口道：“这家伙是直属于公国皇帝的影子部队暗魔中的一人，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却被他其他的同伴给追杀，所以我才叫雷羽先保护他到这来，现在外面还有着三四十个暗魔的人围在外面。”

原来亚文在进入清蓝之境之前，已经先叫五小幻兽留在外边担任警戒，刚刚，雷羽通知他这附近有人侵入，待亚芠用心灵通讯藉由雷羽之眼查看之时，却发现到入侵的人竟然是他父亲记忆中的影子部队之一的暗魔，而且为数还不少，亚文本来以为是他们泄漏形迹而被追踪而来，谁知道在看仔细一些，才知道不是，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而窝里反，自己人在追杀自己人，亚芠只是秉着敌人的敌人是自己朋友的心理，再加上对于为何会被追杀而感觉到十分的好奇，所以他才会叫雷羽先把这个人给救下来，然后他才赶了过来。

亚芠对这一个黑衣人先救助一番，发现到这一个黑衣人只是因为受伤过重，加上大量失血所以陷入昏迷，暂时无性命危险，便叫个人扶他一下，然后叫雷羽让开，一伙人走出了通道，在树前列阵，然后亚芠扬声叫道：“暗魔的朋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会？”

话声一完，数十道黑影立即由树上、草丛等许多的地方现身出来，一下子，就在亚芠他们面前同样的列阵。

当中一人走出队伍之中，阴声道：“是那里来的朋友，既知我们是暗魔部队，还不赶快将你们手中的黑衣人交出来。”同时，这个黑衣人心中也是暗暗的吃惊，这是暗魔第一次未露面就被叫出身分来，而他们却不知道眼前这一伙人到底是什么人，光看那一只巨大的蓝色光鹰，以及那三个穿着不知道名字怪异铠甲的人（亚华等人尚未解除铠化），黑衣人就知道他们是不容小觑的。

亚芠正待答话，却听见那黑衣人忽然惊呼道：“你是翰罗。斯达克公爵！！”

亚芠一愣，现在还能一眼就认出爷爷身分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们一家子经过了一年的逃亡生涯，再加上野居生活，现在外貌几乎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怎么有人能够一眼认出来？至于认他自己本身及三个哥哥情有可原，毕竟，他几乎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到也不相信有人能认出现在的他来，而三个哥哥在铠化之后，全身就只露出一双眼睛来，真能认的出他们的身分那到有鬼了。

亚芠试探的问道：“朋友，你说谁是翰罗。斯达克公爵，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到现在亚芠还拿不定对方到底是谁？凭什么认出爷爷来？所以他才会破天荒的与对方交谈起来，希望获知对方的身分，不然，照他平常的脾气，早就先杀他几个垫底了，那容他再废话！

黑衣人冷笑道：“翰罗公爵，你瞒的了别人瞒不了我，到现在你还归缩在后面，叫这么个后辈出来说话，枉你一世英雄，临老却变成了一个老乌龟，龟缩着不肯出来，哼哼哼哼……”说完，黑衣人还发出了极其冷嘲轻蔑的笑声。

翰罗的修养的确到家，不理黑衣人这番尖酸刻骨的嘲讽，将全权交由亚芠处理，亚芠冷笑道：“你也不是个东西，掩头盖目的不敢露出真面目来，看来，你还真的是个鼠辈，丢你暗魔的脸。”

其实此时亚芠已经注意到，这个人很像“记忆”中的一个人，他“父亲的记忆”中的一个人，只是还不敢肯定。

听到亚芠的嘲讽，黑衣人不由一阵气极，尤其亚芠现在的脸色已恢复了恶魔本色的阴冷，说出这等讽刺的言语来，更是冷上加冷，叫人更难以忍受，连黑衣人这等阴沉至极之人也不由的肝

火上升，气的浑身发抖。

黑衣人怒极大吼一声：“住口！我乃暗魔队长‘虚’，岂容你污蔑。”

一听到黑衣人报出自己的名字－虚之后，亚芠的脸色当场变的极为冷酷，发出了一声完全听不出笑意的冷笑声：“好的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你受死吧！”同时，亚芠身上更飘出了冰冷至极，恍若实质般的杀气，一寸寸的侵蚀着每一个人的心神，无论敌我双方都不由自主的打个寒颤，仿若一瞬间，四周变成了冰天雪地般的寒彻心头，这一切全因为亚芠身上的杀气所致。

当亚芠听到黑衣人自报名字，正是他杀父仇人虚，而意图报仇想要出手之时，突然在他旁边身过来一只冒着熊熊烈火的金色手臂，一个沉静的声音道：“亚芠，这一场让给大哥。”

亚芠转头一看，阻止他的正是他的大哥亚华，此时，亚华的眼中正不断的冒出着与他一身火焰相若的青白的愤怒之焰，又听亚华说道：“大哥身为长子，却未能替爸负担什么，如今爸都已过世了，至少，让大哥能替爸报仇，杀死这一个仇人。”说这话时，亚华一反平常的那一种豪迈粗爽的样子，显的过分的平静，但是，却叫人更能感受出那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那一股焚天的怒焰，叫人特别感到惊心动魄。

亚芠一听，静静的往后退了一步，与其他两位哥哥站在一块，这样子的大哥，是他们头一次看见，但是，却叫他们由衷的感觉到亚华身为大哥的威严，及对大哥的信赖。

亚芠退下之后，亚华上前一步，对着虚道：“你是虚？害死我父亲御莱的虚？”声音一样的平静，但是，亚华身上的红色火焰却突兀的转成了金色的烈焰，几乎快将他整个人包围起来，同时，所有人都感觉到由亚华身上所发出的阵阵袭人热浪，叫人退避三舍，这显示出亚华心中的那股熊熊愤怒火焰是会将人在一夕之间蒸发的，尽管他的表面是如此平静，声音是如此的幽清。

虚的心中暗暗的惊讶亚华的威势，但是口中却不认输的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们这几个漏网之鱼呀，看来今天上天是要我立下大功了。”边说，他边暗暗估计敌我双方的势力，结果令他十分有自信，亚芠这边看来人虽多，但是虚一眼即看出，多数人都不是他暗魔部队的对手，唯一值得他挂虑的唯有眼前这三个身穿未曾见过盔甲，装神弄鬼的家伙，不过虚也知道，他们曾中过斯达帝国的奇毒灭魂香，能活到现在就已经不可思议的奇迹了，他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多大的力量，再加上他现在带来的可是暗魔部队中的精英，可以说是菁英中的精英，更何况，他还具有两大秘密武器呢？不管怎么算，他还是觉得他都赢定了。

不过这只是他单方面的想像吧了，他可不知道，眼前这一群人可是单靠着百人之力就将原曙城化成一片火海而上能全身而退的死神小队，论团体战力，比之他的暗魔可是措措有余，而亚芠更是单枪独马的将五千名禁卫兵化成尸首，更是将两百个比他的暗魔部队稍差一点的黑卫队给屠杀殆尽，而他仗以依靠的两大秘密武器，大十绝阵及神化剂，一个是未能发会作用，另一个是用了也没用，光靠亚芠一人也能把他们吃的死死的了，更别说旁边还有另外两个身着金龙圣铠，实力尚无法探出深浅的亚旭及亚若了，不过，他不知道道也还好，不然的话，他恐怕早已经吓的逃跑走了，哪能像现在这样大言不惭的说着大话。

而亚华听到虚的话之后，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声：“讲完了吧！讲完了就受死吧！！”

一听到亚华这样一说，虚部由的由心中升起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他觉得亚华的感觉似乎是太平淡了点，平淡到他能感受到亚华纳强大的自信心，一种深信自己不会败的自信心，不过，亚华已不容虚再多想，他已经发动了他的攻势了。

这两三年来，亚华因为受制于灭魂香的影响，一路走来只是不断的逃亡，还要仰仗自己小弟的保护，让一向以勇猛着称的他吃尽了苦头，更是让他憋了满肚子的怒火，满腹壮志难伸，如今好不容易，余毒尽去，自己的修为又大大的有所突破，更又机缘凑巧的获得了传说中的圣幻兽

来当他的幻兽，加上，如今面对的敌人又是他的杀父仇人，更是火上加油，亚华这下子真如出柙猛狮般，扑向他那不知死活的敌人。

不！用狮子来形容已经不足以描绘出亚华纳凶猛的攻势了，应该用火龙焚天来形容才足够。

只见，裹在金色火焰中的亚华在虚还来不及反应之时，已经带起了一长串的金黄火焰身影，远远看去，就真的像一只黄金火龙般，往身着黑衣的暗魔部队冲去。

来到了暗魔部队中的亚华，猛然的大喝一声：“狂龙焰破天。”霎时，只见到在一群黑幽幽的队伍之中，突兀的冒出了冲天烈焰，金黄色烈焰组成了一只庞大的金黄火龙，呼啸的以亚华为中心，往四周盘旋飞绕，一些措手不及的暗魔成员，立即被金黄火龙的炽热烈焰当场燃成灰烬，连半句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其他人几乎是被吓破胆的以他们最快的速度向后退出亚华火龙的威力范围，余悸未止的看着亚华这一招狂龙焰破天的金黄火龙在四周没有敌人之下，将威力所及的众多百年树木给化为焦炭，然后这才慢慢的消失于无形。

而身处在近三十公尺方圆焦土中央的亚华见状冷哼一声，这一招狂龙焰破天是他脱胎于自己原本的绝招－狂狮噬天而来，再加以改良的，因为对虚及暗魔部队恨极，所以一上手就是这大绝招，只是他没想到，第一次全力出手之下，再加上金龙火圣铠的能量配合，竟然使的这一招的威力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加上他也因为新招头一次用在实战上，未够熟练，不能收放自如有效的控制火龙的攻击目标，以致于此招后半段的力量全白白浪费了，但就算如此，那强横的毁灭性力量，也够令所有人胆战心惊了，尤其是暗魔部队。

虚更几乎是以变调的声音尖吼道：“所有人组成大十绝阵！”而这时，再没人注意到的一角，那个受暗魔部队追杀，同样是暗魔中一员的黑衣人不知何时已经醒了过来，正惊疑不断的看着众人，尤其是身在一干暗魔部队包围中，依旧是像个战神般，浑身透出金黄火焰的亚华，等到他的眼光移到正专注于战场中的翰罗时，这黑衣人眼中更是透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差点叫出声音来，还是因为警觉而强忍下到口的惊呼声，然后他才一一的打量其他人，最后，目光又落在场中的亚华身上。

此时，亚华及安魔部队的征战又是另外的一种型态，在虚的呼喝下，所有的暗魔回过神来之后，马上一虚的命令组成了大十绝阵，将亚华困在其中。

这大十绝阵说穿了，与十绝阵的差异就只是在于，十绝阵是一种以困住敌人为目的的阵法，是属于静的阵法，而大十绝阵则是以歼灭敌人为目的的阵法，是一种动的阵法，当然，大十绝阵的那种小至十人，大至万人，皆能将每一个人组成一个凝结的团体，而又能充分的发挥出阵中每一个人百分之百甚或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实力，再加上，他又具由十绝阵那种可以由多人消化敌人招式威力，同时有多了将多人力量结为一体攻向敌人的的特殊之技巧，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完美阵法。

这一些，都是亚华在阵中，经过了连番的战斗所体会出来的，老实说，他要不是仗着身外有一层熔金销铁的高温金焰，再加上铠甲本身强硬的组织，他那能够好整余暇的看着这一个十绝大阵的阵法奥妙及威力，恐怕他现在就已经败下阵去了，如今，亚华觉得他已经看够了，不再隐藏实力，他要破阵了，他相信，就算他有些看不出来的地方，他的兄弟们一定也已经看出来了，这也是他会跟这暗魔‘玩’这么久的原因，就是想要查出大十绝大阵到底有何奥妙。

这厢的亚华好整余暇的看尽了十绝大阵的奥秘，那厢的虚及其他暗魔却已经几乎绝望的差点没哀嚎出来，他们从没见过，竟然有这种敌手能够支持这么久的，相信连创阵者都没想过有这种敌人，一身高温的金焰，兵器还未近身就已先受损，铠甲的强度更是出人意料之外，唯一露在外面的眼部弱点想要击中简直是天方夜谭，想近身缠住他，还怕被那高温金焰烧到，这样的敌人光是站着让他们打都打不赢，更别说亚华可不是乖乖的让他们打，而是出了猛招，尽往他们死命的揍，暗魔不但要小心别太靠近亚华，以免被他的金焰烧到，还要维持阵法的流畅，遇到这种敌人，该如何对敌？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亚华忽然站定，右手一展，忽然，一道火焰由他的掌心冒了出来，这金色的火焰不像他身上的火焰般炽热的向外燃烧，反而给人一种向内凝聚的矛盾感，然后，一把金黄色，上头冒着比亚华身上的金焰更加猛烈十倍以上的七尺长枪出现在亚华的手上了，又听到亚华大喝一声：“暗魔们，尝尝大爷的金焰圣龙枪吧！”此言一出，众人更是几乎腿软了，此刻，任谁也知道，亚华刚刚与他们那十几分钟的打斗根本就没真正的出过力，可怜他们还以为他们已经靠着大十绝阵将他刻的死死了而暗地里高兴呢！

果然，当亚华拿出了金焰圣龙枪之后，暗魔们开始有了大量的死伤了，只见到亚华手中长枪不断的飞舞，没有用上什么绝招，单单靠着亚华那出神入化的枪技，加上浑身的金焰以及圣龙枪上的烈焰翻腾，凡是靠近亚华身边七尺之内的暗魔无一得逃性命，全葬身在亚华的枪下，随着死去的人越多，大十绝阵的威力也慢慢的荡然无存，没有十绝阵的暗魔们，死的更快。

当第三十个人葬身在亚华的枪下之后，其余剩下的暗魔终于忍受不了死亡的阴影，转身就逃，希望能远远躲开亚华这一个可怕的敌人，以保下一条命，可惜，他们不该转身又逃的，起码，如果应战的话，虽然一样难逃死命，但是最少能多活几秒钟的，如今，他们一转身逃跑，将背后这一个大空门卖给了亚华，亚华隐藏在铠下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残酷的笑容，手中的金焰圣龙枪接连抖动数次，几道金焰由枪尖飞出，好似一条条小金龙般追往那群逃命的人，结果是，越想逃，死的越快。

等到所有人尽丧命之后，场中只剩下虚一人，他不是不想逃，只是，他自知亚华绝不会放过他的，就算他真想逃跑，他也跑不过那一个，一直足离地而悬在半空中，自使至终，旁观的那一个同样身着金色兽幻铠的人－亚旭，因为，地上跑的总快不过天上飞的。

如此，他到还不如光棍一点，留下来了，不过，就算自知必死，阴毒如虚也不甘让亚华好过，只见他忽然伸手往怀中一掏，随手往天上一甩，一道黑色的烟箭往天上射去，转过身来的亚华见状，冷哼一声，信手一抖，金焰圣龙枪脱手而出，往虚的肚子一穿而过，虚惨哼一声，怨毒道：“等着吧！魔会置你们于死地……”话未说完，插在他肚子上的金焰圣龙枪已经轰的一声，化成一团金色烈焰，将虚整的人化成灰烬，半点残渣都不留。

翰罗疑道：“奇怪了，怎么追杀一个人要派这么多人，魔又是什么？”

忽然一个清脆的声音接道：“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秘密，而魔就是接受他们改造的暗魔部队。”

众人纷纷朝声音来源一看，这才知道，原来那黑衣人已经醒了，而且还自己脱下了她的黑色头罩，露出她那显的过分白皙的清丽面貌，只是现在那双大眼及红唇因为身受重伤而显的混浊而苍白，出乎意料的，这黑衣人竟然是个女的，而且还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看来不过二十三四岁吧了！

翰罗温言道：“姑娘，清问尊姓大名，为什么会遭这些暗魔部队的追杀？你说的秘密又是什么？”

黑衣姑娘挣扎的要站起来，一旁的妃雅连忙过来将她扶起来，黑衣姑娘急道：“请问您是不是翰罗。斯达克公爵？”

翰罗点点头道：“我是！姑娘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呢！”

黑衣姑娘着急道：“我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公爵您可以叫我影就行了，关于秘密这问题，还请公爵您先带着人躲开，不然若让魔赶来的话，一切都来不及了，如我还能活着，一定会向您说个清楚的，现在还请您先逃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翰罗温言笑道：“影姑娘，还是你先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至于那什么魔的，我们未必会怕他们，何况，斯达克家现在已经绝不会在逃了。”

影一听到翰罗这么说，反而更是形于色的着急道：“公爵，您不知道呀！魔根本就不是人，虽然你们刚刚将这些暗魔部队给消灭了，但是魔光靠一个人也同样能办到呀，更何况，魔一共有十个呀！就算你们有三个同样实力的人，也是不敌他们呀！”

这时，刚报完仇的亚华走过来，又发泄了一顿，正浑身舒爽，刚好听见最后一句话，不由插嘴道：“什么魔？会比暗魔还厉害吗？那正好，我还觉得打的不够爽呢！嘿！原来是个美丽的小姐。”最后一句却是对影的称赞。

听到亚华的赞美，影不由的脸颊浮出了一点淡淡的嫣红，但随即急道：“这位壮士，你有所不知，我曾经亲眼见到两个魔将一百个暗魔部队在一个小时内杀光呢，所以听我劝，你们还是赶快躲避一下，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但是他们的目标是我，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亚华这时豪爽的本性尽发，豪迈道：“嘿！我就不相信那叫魔的家伙多厉害，我到想试试看，小姐你尽管放心，有我兄弟在此，谁也伤不了你。”亚华又指着亚芠补充道：“就算我们三个作哥哥的不行，还有我四弟在，他可是凭一己之力，在一夜之间，屠尽原曙城中五千禁卫兵及两百多名的黑卫队的大杀手呀！”

这下，影可不得不吃惊了，不由的转头看向一直阴沉着冷脸，不言不语的亚芠。

亚芠看到影望向他，淡淡的开口道：“影姑娘，你说的魔可是一身灰色刺状铠甲，背后异常隆起，好像背着龟壳一样，两眼发出绿光，一脸呆滞的家伙？”

影惊疑道：“正是他们。”边说，英心中还同时疑问为何亚芠会知道，好像他亲眼所见一样？

一听到影确认，亚芠的嘴角不由的浮出了一抹令影不禁也感到脚底发冷的微笑，感觉到眼前这一个阴冷的白发家伙好像是一个正待噬血的恶魔一般，令她不由的发出一个寒颤。

亚华见状，微微取笑道：“亚芠，收起你的恶魔笑容吧！你没看到人家小姐已经快被你吓死了！”

亚芠淡淡一笑，低声道：“大哥，怎么你想要英雄救美？那可要趁现在了，魔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了，你可别太粗鲁，原本想要英雄救美却吓着人家了。”亚芠淡淡的反过来取笑着亚华一下。

亚华轻哼一声，脸部的铠甲已经收下，露出了他的原本面目来，听到亚芠的取笑，不由的瞪了亚芠一下，幸幸道：“好家伙，敢取笑你大哥？”

这时，影已经猜出了亚华及亚芠的身分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虽然亚华看来极为轻浮而且粗鲁，不拘小节的，但是她听到亚华用它那低沉的嗓音叫她影小姐时，心中感觉到一种说不出什么滋味的感觉，而且当她看到亚华那粗旷的面貌之时，心跳不知怎么搞的，漏跳了好几拍，而那亚芠虽然比起亚华要英俊的多了，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回事，明知道他对她并无恶意，但是她就是不由自主的害怕，正确来说是害怕他刚刚的那种笑容，倒是现在觉得好多了。

而一旁的翰罗则笑咪咪的看着亚华及亚芠的相互取笑，还有呆呆看着亚华而不自觉的露出一抹奇特笑意的影，在他世故睿智的眼中似乎看出了什么，一时之间，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即将来到的强敌，神秘的‘魔’。

忽然，亚芠淡淡的说了声：“来了！”同时，一道银光由空中直直落到他的肩上，现出一只看来不到巴掌大的蓝羽银翅小鹰，原来，早在虚发出那到烟箭之时，亚芠已经雷羽给派出去查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岔眼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对魔的外貌行动如亲眼所见。

而随着亚芠淡淡的一句话，一瞬间，影立即察觉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就在亚芠出口的

那一瞬间，这一群人立即变成了一个坚不可破的强大力量，实在是很难描述，但影她就是有这种奇特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因为没有人作出什么警戒的动作而更加明显，而这一切全因为亚芠的一句话，影这才发现，这一个团体为首的竟然不是最为德高望重的翰罗，而是这一个她看来有点可怕的亚芠，斯达克家最小的那一个亚芠。

正在影惊疑之时，几个尖锐不类人声，婉如野兽在咆啸的声音传来，实在难听至极，紧接在啸声之后，十道淡淡的灰影由森林中钻出，来到众人的面前停下来，众人仔细一看，果然是如亚芠所说的，最先吸引众人目光的就是这十个人身上那一身灰暗色，布满尖刺，将整个人包的紧紧只留下面孔外露的不知名铠甲，而且让人恶心的是，这些铠甲上的尖刺竟然像是活物般，不断的伸缩蠕动着，在来就是他们背后那明显突出，甚至前端还超出他们头部，宛如龟壳模样的部位，然后，就是那一张一脸呆滞，而且竟然还不断流口水的青白死鱼脸，以及脸上的那双看不到眼珠，整只青碧碧眼球，不管怎样看，这些实在不像是人，难怪会叫做魔。

这群魔一来到亚芠他们的面前之后，亚芠站出来，就要与他们说话，可是，这群魔在目光接触到在一旁因为恐惧而苍白着脸的影之时，马上咆啸着：“交出影来！”

当他们十个人，十个魔同时怪声怪气的用着一种非人式的语调，兽般的怒吼，吼叫着要亚芠交出影之时，亚芠已知道，与他们在说些什么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这一群魔已经是徒具人形而无人性的一群，跟他们是沟通不了了。

亚芠正待上前，忽然，一个人影抢在他的面前冲了出去，迎向十魔，经过亚芠之时，只留下了一句话：“这一场是我的！”

亚芠原本冷峻的脸色不由的缓和下来，终至哑然失笑，心里暗暗好笑，怎么今天他的哥哥全都这么性急，连他一向沉稳以智计闻名的二哥都这样？没错，抢先冲出去的人影正是亚芠他二哥－亚旭。

只见亚旭根本是凌空御风而行，背后巨大的金色双翅大展，来到十魔的上空之后，由翅尖之处，猛然的发出了数十道闪着淡淡青光的风箭，由上而下，往十魔身上一顿没头没脑的乱射，然后，右手一展，竟出现了一道小型的龙卷风，龙卷风强而有利的旋转着，然后一个内缩，现出了一把闪耀青光的四尺长刀，口中说着：“尝尝我的青风圣龙刀”。

这一切说来慢作时快，在亚芠这些人看来，当亚旭飞到十魔的头上发出青色风箭再措手不及的十魔身上留下了数道伤口，给十魔来了个狠狠的下马威，同时到他的手中出现幻兽武器青风圣龙刀为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大意受伤的十魔愤怒的朝着亚旭发出了咆啸声，手中一挥，竟也各自在手中出现了一把长长的青色光剑朝着已经降下高度到与他们平行的亚旭身上招呼。

亚旭大笑道：“来的好！”手中的青风圣龙刀带起了阵阵刺骨的风刃，往十魔身上招呼，意外的是，十魔中，竟然有一半的人不接亚旭的这一招，反而转头往亚芠这一方冲过来，目标就是影，而只留下一半的人接下了亚旭的这一刀，看来，在他们的心中，完成缉捕影的任务是重于一切。

而看到五魔意图将影擒获时，亚若也发出了一声轻笑声：“我才在想大哥跟二哥都开张了，我这作弟弟的老是看哥哥表演也是不对头，手里正养着呢！你们来的正好。”

说着，亚若身上猛地放出了蓝光，功力提到十成，带起了一道蓝光，往五魔迎头冲了过去，霎时，亚旭、亚若分迎五魔，战在一块了。

这时可以明显的看出，亚华、亚旭、亚若三兄弟的不同之处，在拥有了圣幻兽作盔甲之后，三人分别表示出了火、风、水三种不同型态的强大力量，而且，三人的打斗方式也各不相同，以刚刚亚华来说，随手尽是硬砸硬碰，勇往直前，充满着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勇者型态，就像一

只万兽狮王，对于敌人攻击永远只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反击回去；亚旭则是避免与敌正面交锋，可是，一但让他察觉到敌人偶然露出的空隙，他立即给于绝命的致命打击，果如一尾暗觑敌隙，企图趁机给于猎物施以致命一击的狡猾老狐；亚若则是谨慎的布下了一层严密的防御，当敌人攻击不成反而让自身露出空隙时，亚若立即强力而毫不留情的打击，叫敌人无地翻身，先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无后顾之忧之后在给于敌人打击，就像是一只盘空而旋的老鹰，身为他的猎物明知道老鹰就在那，却偏偏拿他没办法，还要担心老鹰不知何时会袭击过来。

三兄弟，三种个性，三种战法，但无论哪一种，却都是令人会作恶梦的。

其他人并不觉的如何，翰罗是看到自己的孙子有此成就，高兴都来不及，哪会觉得讶异，妃雅及死神小队平常看多了亚芠那种绝对的毁灭威力，他们也习惯了，但是，影却显的是所有人当中最是惊讶的一个，最为熟知魔的实力的她，在看的她心目中无人能敌的魔以五敌一之下，竟然还让亚旭、亚若占了上风，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令她不由的瞪大了眼睛，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但是场中确确实实的证明影并没看错，在场中，看来虽然战况激烈，但是，光是由魔那焦急的怒吼声，在加上两处的战场一边已经充斥着亚旭那强力道几乎削肉剥骨得可怕飓风，另一边则完全被亚若身上发出的一层朦朦胧胧的蓝色光辉罩住，光是站在十公尺外的众人都能够感受到那蓝色光辉所散发出来的森冷寒气，更别提身在飓风及寒光之中的十魔了，亚续集亚若已经将风跟水的特性完全的发挥出来了，胜利已在望！

不过，事情还是出乎意料之外，一直注意战场的影忽然惊呼一声小心，在场中，只见到十魔那背后高突的尖端处忽然喷出了一种绿色的液体，分别往亚旭及亚若身上喷去，亚旭及亚若没想到十魔就然会出这一怪招，一惊，忙一个闪身，分别躲过了朝自己射来的五道绿色液体，退离开他们的喷射范围，只见到这些液体溅到的地方竟然发出了强烈的腐蚀现象，而且还散发出强烈的恶臭味，影脸色大变：“不好！这臭味有毒。”

亚芠冷哼一声，伸手一划，断月歼灭斩脱手而出，半月型的断月斩在离开亚芠的手之后不到两秒钟立即产生爆炸，轰的一声，带起了强劲的气流，将那些飘过来的臭味一吹而散，使的那有毒的气体再也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而亚旭及亚若差点在大意之下，被这有毒的腐蚀绿液给暗算了，不由的大怒，各自大喝一声“怒龙风卷！”，“太雷激流！”

霎时间，亚旭及亚若身上分别绽放出强烈的青光及蓝光，在亚旭的身边，当青光发出之后，立即产生了强烈的飓风，将五魔给卷进去，强大的风力让五魔根本连站都站不住，更别说再发射他们背后的毒液了，而且，亚旭的飓风越吹越快，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小型的龙卷风，将五魔给吹上天，而亚旭更是不断的由手上的青风圣龙刀上，接连不断的发出了一片片锐利无比的气流刃，混进了龙卷风中，将五魔给碎尸万段。

而另一边，当亚若的蓝光罩住了另外五魔时，五魔发现，自己竟然真的好像来到了水中般，身周不但寒彻肉骨，而且还无法呼吸，更甚，随着亚若的双手挥动，蓝光宛如流水般的流转起来，他们也真的像在水中般被蓝光带动着，随着蓝光越动越激烈，他们也跟他们的同伴同一命运，被蓝光卷在半空中，再加上亚若浑身的尖刺部位忽然发出了强烈的蓝白闪光，一道道蓝白色的电光由尖刺射出，穿进了蓝光之中，霎时，所有人都见到这整团的蓝光一瞬间化成为一团蓝色光球，带光球散去后，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五个魔已经被亚若的雷电化成灰烬了。

亚旭及亚若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各自将他们的敌手给歼灭掉，而他们的对手也同样的死无葬身之地，化成为天地间的尘埃。

在经过了连番的战斗之后，亚芠又再度派出雷羽，查看过这附近周围二十公里内，确定除了他们之外，已经再无其他的人类了，确定没有敌人之后，所有人这才回到清蓝之境中。

在小湖畔，死神小队的人再刚刚看过亚华三人的战斗之后，心中对于斯达克这传奇的一家真的是崇敬到最高点，他们本来以为亚芠是最奇特的，但是没想到其他的三个哥哥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去，面对着他们，个个心中都兴起了一股雄勋壮志，期待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他们那般的神勇盖世，所以不待亚芠说话，他们都纷纷的要求要去做自我的锻炼，但是亚芠却把凯特、力奥、夜月三人留下，并且正式将夜月介绍给家人认识，说明夜月是他新认的义妹。

等到所有人皆坐定位之后，亚华三人这才想起，他们三人到现在还忘记解除铠化的圣龙铠，忙各自喊一声“解除铠化！”霎时，三人身上的圣龙铠马上就消失不见了，三白金龙化成了第二型态依附在亚华三人身上。

解除铠化之后的亚华三人正待坐下，但是却不知怎么搞的，不约而同的同时一晃，差点摔倒，亚芠急忙伸手一抚，一道柔和的金色光劲发出，将三个哥哥托住，没让他们跌倒，同时翰罗也急问道：“亚华，你们怎么了？”

亚华三人摇摇头，显的一阵的昏眩，顺着亚芠发出的气劲坐了下来，半响，亚华苦笑道：“刚刚不知怎么搞的，一解除铠化之后，忽然就一阵虚弱的感觉传遍全身，差点连站都站不住，多亏了亚芠，我们才没出糗。”

亚芠听到亚华所说的话，凝眉沉思半响，忽道声：“不好！哥哥，你们快拿出神之钻来练气，我替你们护法。”

众人虽莫名其妙，但是出于对亚芠的绝对信任，亚华三人也不管还有影等外人在场，马上依亚芠的话，拿出了神之钻，各自置于丹田处，合掌练起功来了，只见到三人身上不约而同的发出了柔和的白光，不过，仔细瞧一下，还是可以看出三人身上的白光之中还是各自参杂了些许的红、青、蓝的光华。

亚芠皱着眉头看一下打坐练功的亚华三人，耳中听到了翰罗急问到：“亚芠，你哥哥他们是怎么回事？”

亚芠皱着眉头回道：“我们都忘记了，对于一个人类而言，圣幻兽所需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依照我以前的经验，在没获得神之钻之前，我平常光是要维持贪狼星活动所需的能量，对于我而言，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负荷了，更别说再战斗中更是需要花费平常所需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能量，况且当时我的贪狼星还未成长到铠化的阶段就已经是如此了，如今哥哥他们大概今天是第一次铠化兼全力出手，所以不知道这件事，刚刚与圣龙铠结合时，因为两者之间的能量浑然成为一体，所以他们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当他们解除铠化之后，这后遗症就出现了。”

亚芠看到众人依旧以着一种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表情在看着他，他只好在解释道：“我打个比方说吧！假设一般人与幻兽在结合之后，其所发挥出来的能力为十的话，当中主人的能量为五或更少一点，幻兽的能量为五或更多一点，总之不会相差太多，差不多都是一个均衡的局势，而耗损得能量也是由双方面均分，因此，当战斗结束后，当主人与幻兽分离之后，就算主人觉得能量耗损过多但是因为幻兽所耗损的也差不多，所以相较之下，两者之间一方消耗多少令一方也是跟着消耗多少，所以不会产生问题，但是，以哥哥他们的情况来说，白金龙圣幻兽的力量实在是太强了，在他们与圣幻兽铠化之后，其力量可能达到一百，但是在这一百之中，哥哥他们所占的比例可能才十甚至更少，因此，虽然能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耗损的能量也是相对的极为庞大，但是这些能量对于与白金龙圣幻兽结合后的哥哥们而言可能才占了一百中的十或二十而已，但是，如果解除铠化之后，这些耗损的能量平均分摊到哥哥及白金龙圣幻兽身上之后，对于白金龙圣幻兽而言，只是无伤大雅的一点点小意思，但是对哥哥他们而言，却可能是他们身上的全部能量呀！”

经过亚芠的这一番解释之后，翰罗等人都听懂了，但是也不由着急起来，如果照着亚芠这样一说，那圣幻兽对亚华他们岂不是是祸非福了！翰罗喃喃念道：“这岂不是一把危险的双面刃？”

妃雅及夜月更是急的同声问道：“亚芠（大哥），那你……？”

亚芠摇摇头，苦笑道：“我刚刚也才察觉出来，原来我以前在战斗中，我跟贪狼星在潜意识中都是以贪狼星身上的神之钻所提供的能量来取代我的那一部分，难怪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奇怪，在战斗中虽然感觉到会疲倦，但是似乎都是贪狼星比较累，这也难怪了，与神之钻那几乎无穷的能量比起来，圣幻兽的能量再大也是不够看。”

众人一听可真的是大吃一惊，翰罗喜道：“那如果将亚华他们的神之钻与白金龙合一不就成了？”

亚芠苦笑道：“那是不可能了，首先先不谈白金龙不知道有没有跟贪狼星一样的融合能力，贪狼星与我是经过了三次的精神融合之下，我们除了个体不同之外，在精神上几乎是同为一体的，所以才能够用神之钻取代我的一部分而不会有问题，而我本身也是因为精神异力的关系，据我自己所估计，说句较自大的话，自经过源数成了那一段奇异的遭遇之后，我便已经发现我的能量与贪狼星比较之下，绝对不差到哪去，只是我的身体似乎尚未完全的适应这些突如其来的能量而无法完全的发挥，但是也因为我本身与贪狼星的力量一致，加上精神融合的原因，所以在铠化之后，我才能站在主脑的位置上，而不是贪狼星站在主脑，而哥哥他们若真的让白金龙获得了神之钻的无穷能量，我怕到时候，轻则白金龙说离哥哥他们的控制，重则……主客异位，变成哥哥他们被圣幻兽所制……”

众人听到亚芠一说出这么严重的后果之后，不由的感到不寒而栗，亚芠一看到众人的脸色，知道自己已经吓到他们了，遂换了个语气道：“不过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毕竟这些白金龙出生到现在还算是年幼，到底这都是我的猜测，它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也还未知，更何况，他们是因为哥哥的真气所催生，最少目前还十分需要哥哥他们的力量，而且，哥哥他们拥有神之钻，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只有哥哥他们与白金龙的能力不要差太远，白金龙绝对是不会背叛的，所以目前哥哥他们最需要的是尽快的提升自己的力量，已收到完全制住白金龙及解决能量耗损迫切问题。”

这时亚华他们已经收功醒来，容光焕发的看着众人，见到众人一脸担忧的看着他们三人，亚旭奇道：“怎么了？我们有什么不对吗？你们怎么都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们？”

亚芠叹了口气，将刚刚那一番话在重复了一遍，亚华三人听了脸色微微一变，忽然亚华呵呵一笑道：“这也没什么，就当作我们要获得强大力量的代价好了，何况这也是一个激励我们进步的很好的原动力呀！让我们不会因为强大力量而自满。”亚旭及亚若也是笑着点点头。

看到亚华他们三人想的这么开，亚芠等人总算是放下了心中的一颗石头，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担心的事也不会出现在亚华他们身上了。

忽然，亚芠看到了夜月，心中一动，喜道：“我建议哥哥你们可以先向夜月学魔法，我也可以把自己体会的心得告诉哥哥你们。”

夜月看到亚芠忽然把眼光望向他，又说道要亚华他们向他学魔法，不由一愣，亚芠见状解释道：“我想真气及魔法力都是一种能量的表现方式，而魔法力却可以藉由外界的各种魔法元素来补充，再加上我个人的体会所得，一定可以再最短的时间将哥哥他们体内的能量提升，以达到跟白金龙相互比较的地步。”

夜月理解的点点头，亚芠见到夜月点头同意之后，他这才转头对一直沉默的影说道：“影姑娘，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秘密是什么了吧？”

影点点头，慢慢的说出了那令她逃出原曙城，遭到暗魔部队及魔追杀的重大秘密，众人随着影的叙述而显的脸色亦发的凝重，因为影的秘密正好印证了亚旭的推论。

原来，影在暗魔部队中，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她与其他三十多人是专门负责华那邦公国中各个权贵的私秘探查，将探查所得的秘密直接向陛下禀告，以预防所属各大臣有无不臣之心，以早预防，而她所负责的正是斯达克家。

三年前，斯达克一家逃离了原曙城之后，影她立即被尚未退位的德野王派出追踪斯达克一家，当时的她花费了相当的心力之后，在循着种种的迹象一直追到奇华森林外围处，但是，当时她却失去了斯达克一家的踪迹（当时亚芠一家已经躲进了清蓝之境），而未能完成任务的她不敢回去，又在这奇华森林外耗了快一年的时间，终于，她确认自己的任务已经失败了，只得回原曙城复命。

谁知道，当她回到原曙城中之后，却发现她找不到德野王好覆命，同时她还感觉到宫廷之中弥漫着一种怪异的气氛，秘探的本能令她回去之后利用自己的技能潜藏起来，不敢轻易的露面，暗暗的观察到底她离开这两年之中，宫廷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终于，再她潜藏暗查了三个月之后，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到，以公国右相海格为首的，有好几十人意图操控华那邦公国发起一场跨越整个奇武大陆的大型战争，但是在他们的计画里，竟然没有一个是赢家的，好奇之余，影她便针对右相予以监视，凭着她的专业技能，她很快的发现到，右相海格竟然不是人类，而是一种像章鱼一般的奇怪生物穿着一种他们自称为生化装甲的东西假装成人类，目的是要颠覆人类整个种族，让人类自己毁灭自己，而其他的一些大臣已经被他们所洗脑，同时他们更藉由某种影所不知道的方法，将一些影的暗魔同伴给改造成一种怪物－魔。

发现到这一个秘密之后的影不敢在留在原曙城中，急忙逃出原曙城，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却让海格他们发觉影的存在，因而派出暗魔跟魔来追杀她，直到她逃到奇华森林中遇到亚芠一家为止。

亚芠等人听完影的叙述之后，都感到心里凉飕飕的，亚旭的推论虽然可怕，但至少还没有证据确认，他们心里都是抱着一分保留的余地，但是，影所带来的消息却真的将他们给打入了深渊中，原来这世上真的有这一种怪物对人类抱持着极大的恶意呀！

那照影的叙述，现在最重要的是决不能让海格他们得逞，经过了一整天的商量，最后，终于达成了决议，一家人分成两路，一路由翰罗为首，带着亚华三兄弟，影及一半的死神小队，赶回去原曙城去，目的藉由各种手段及翰罗的威望，阻止海格的计画。

另一路则是由亚芠为首，带着妃雅及铠特等人及另外一半的人马，尽速的赶到白虎卵所在的东塔伦山，目的让海格的计画落空，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想办法让白虎卵孵化出来，让白虎来打击海格这一群怪物。

经过了十天的整备，及细节推敲，所有人终于分成了两边走出了清蓝之境，但是，谁也没想到，斯达克一家这一次短暂的相聚之后，再次团聚已经是数年之后了。

离开了清蓝之境之后，亚芠一行人知道时间紧迫，距离白虎的百年之约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众人一路上马不停蹄的急赶，终于在十天之后，回到了丰原城。

奇怪！亚芠等人走在大路上，心中不由自主的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丰原城明明已经在望了，再过半天就可以进到丰原城的外围市镇上了，但是众人却都不由的感觉到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

“奇怪！怎么那么安静？”夜月边四下望着边喃喃自语：“而且都没看到半个人？”

亚芠闻言一震，对了，一路上走来，竟然都没看到半个人，尽是一股压迫人的寂静围绕在四周，叫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与丰原城这一向商业鼎盛，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截然不同，难怪他们会觉得怪异。

亚芠叫所有人停下来，妃雅等人也都已经发觉了这种异像，众人找了路边的一个小树林一边休息，一边商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亚芠站在树林外，身上的外袍一张，将藏身在他衣袍中的五小幻兽尽数放出，往四下查看，然后才走进树林中与妃雅、凯特、力奥、夜月等人聚在一起，而其他的小队成员也感觉到这怪异的冷清现象，不由得都查看自己武器，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不到十分钟，五小幻兽已在方圆十里内巡视过一遍回来覆命，亚芠沉思半响之后，道：“这附近十里之内都没有人，连我们右边三里处的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都没人，这是怎么回事？”

妃雅等人一听亚芠将五小幻兽的侦查结果说出来之后，竟然激动的站了起来，异口同声道：“清疆战术？”

亚芠一挑眉，清疆战术？看到亚芠的疑问眼神，凯特苦笑道：“所谓的清疆战术是指当丰原城在遇见灭城之危机时，而却又无法力敌，会将丰原城附近百里之内的人家给收聚在城中，苦守城内，等待其他地方的支援来到，是一种不到生死关头不会用的战术，记忆中好像都是一直是备案而没用过的战术，看来那怪物已经将魔手伸到丰原城来了。”凯特颓丧地说道。

妃雅点点头，亚芠眉头皱的紧紧的安慰道：“别太武断，我知道你们因为那怪异生物的关系精神绷的太过紧张了，什么事难免都会紧张过度，直往坏的方面去想，放轻松一点，想想看，那些怪物对丰原城不利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的目的是白虎，关丰原城什么事？”

众人一听到亚芠的分析之后，深觉有理，再想到自己自从听到这种怪物的存在之后便一直紧张兮兮的，现在这一想到真是自己太过神经了，虽然还是对这不知道是不是清疆战术的现象感到紧张，但也不像刚刚那么惊慌了。

而亚芠依旧是皱着眉头，他虽然感觉到这与那些怪物应该是没关系，但是他还是觉得情况不太妙，刚刚他没说，他藉由精神联系，从小幻兽的眼中察觉到，这现象应该已经持续好一镇子了，因为一些人家中已经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看来最少已经半个多月没人住了，他不讲是怕再引起了其他人的惊慌。

不管怎样，一直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亚芠立即吆喝所有人准备出发，不管怎样，先回到丰原城再讲。

当所有人听到亚芠的命令，立即由静止的休息状态蹦起来，依照亚芠的命令，将战力最弱的的妃雅护在当中，以亚芠为首，发挥出十成的脚力，往丰原城的方向赶了过去。

将五小幻兽再度的放出，亚芠仔细的看一下周围，沿路再所经过之处果然没有任何的人迹，越走众人越是心里沉甸甸的，也越是确定这是清疆战术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丰原城用出清疆战术？同时对丰原城的安危也越加担心！

众人一路上不再有人讲话，但是从越来越加快的速度可以看出，众人心中的着急程度，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亚芠一行人竟然毫无阻碍的一路畅通无比的赶到丰原城外。

来到丰原城外，众人发觉丰原城那高大的城门竟然史无前例的紧紧的关闭起来，众人虽然觉得吃惊，倒还不觉得太意外，毕竟，若真的施用起清疆战术，城门关起来倒也无可厚非。

“叫门！”看到了紧闭的城门，亚芠清喝一声：“凯特、夜月，你们保护妃雅进城，力奥，你与十个人留下来，有敌人！”同时，亚芠竟然铠化起来。

一听到亚芠忽然说出有敌人的话，所有人原本就已经紧绷的神经一瞬间更是将敏锐提制最高

点，不由分说，凯特伸手由自己的行李中拿出了一个东西，往天空信手一抖，一颗血红色的光球朝丰原城的天空射了出去，时值正午，但是血红色的光球依旧十分显目，正是铁血团用来联络求援用的信号。

血红光球一打出，城中立即传来吵杂的声音，凯特气纳丹田，大喝道：“城主回城，还不快开门迎接！”

声音一落，城门旁的一个小门上立即有一个人头探出，往凯特及妃雅处一看，大喜道：“城主，真的是城主，来人，快开门！”

这时，在城外，已经有数十个人由城外树林隐秘之处出现在亚芠他们的面前，而亚芠这方，除了在小门前等待开门的妃雅等人之外，以亚芠在中，力奥在右，其余十人分别横列在众人之外，成一个半弧形的队形，将其他人护在其中。

出现在亚芠等人面前的，是一群身穿杂色衣物，各式各样，男女老少皆有的一群人，当中一个看来应该是为首的黄衫老者忽呵呵笑道：“呵呵，赶到早不如赶的巧，我还正在叹气今天又是白费劲呢！没想到马上就从天上掉下来这么个大功劳，呵呵。”

“城主阁下，遇到我雷迈。兹契算你运气不好，乖乖的跟我走吧！”老者说道。

亚芠面无表情（就算有也因为隐藏在面具下别人看不见），令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一旁的力奥倒是被吓了一跳，这雷麦。兹契是奇兰楼联盟中一个出了名的北风佣兵团团长，他所率领的北风佣兵团是一个实力相当坚强的流浪佣兵团，专作一些保镖之类的工作，偶而会打击一些占山为寨的盗匪，获取资金，而据说雷麦他个人的实力并不在四大佣兵团的团长之下，加上他为人又是一个出了名的老狐狸，标准的墙头草，专门在各大势力的狭缝中求生存，是一个很难缠的人，怎么他会出现在这里，而且看势还充满敌意？

看着他，众人不敢大意，而这时，小门已经开放了，雷麦见状大急，不想让自己到手的功劳飞走，大喝一声：“小子们，将城主拿下，其他人任你们处置。”

霎时，其他随着雷卖现身的北风佣兵团团员在雷麦的命令之下，立即纷纷铠化起来，亚芠等人一看，不由暗暗点头，盛名之下无虚士，光看北风佣兵团现在现身的一般团员中，五、六阶铠的占了七成，当中也有一些是七阶铠的，就知道他们的实力不弱，不过……跟他们比起来差远了！

力奥傲然一笑，不待亚芠发出命令，他已先轻喝一声：“铠化！”！

一瞬间，在力奥的背后出现了一只赤红色，火焰般的巨大雄狮，同时，力奥身上也出现的一具红色的兽幻铠。

赤红色的兽幻铠显示出力奥如今的修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使他也拥有了一个武人的自傲、自信心，所以再面对这一群强敌之时，力奥不但不显的怯弱，反而更显的信心十足，连带的表现在外的那一股凌厉的气势也令人刮目相看。

而随着力奥的铠化，站在亚芠及力奥两边的十个死神小队员也同时在背后绽放出了光芒，一时之间，青、蓝、绿诸色纷呈，马牛虎蛇，型态不一，唯一确认的是，全都是八阶铠，连力奥在内，十一个人构成了一个气势强大的阵行，让一向目无余子的雷麦等人不由脸色大变。

力奥转头对亚芠道：“头儿，这一场就交给我们兄弟们表现了，您用不着动手了。”

亚芠点点头，他可以感受到立奥等人所散发出来的强大自信心，因而也放心的让力奥为所欲为了。

获得了亚芠的授权，力奥大贺一声：“兄弟们，轮到咱们出力了，大伙不用客气，尽量给我往狠里宰！”

其余十个小队员听到力奥的话之后，轰然应声诺，在力奥的带领之下，以人字型的队势，往雷麦等人冲了过去。

雷麦冷哼一声：“哼！凭你们几个就想与我们为敌？就算有八阶铠又怎样？”

“来人呀！把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给我杀了！”随着雷麦的一声令下，北风佣兵团的众人也跟着穿上了兽幻铠，往力奥等人冲了过去。

霎时，两方的人马混在一块，战成了一团，在混乱之中，只见力奥伸手一挥，一把长达一公尺半的红色大刀出现在他的手上，力奥大喝一声：“拔山斩第一式－破山！”

随着力奥的一声落下，手中的大刀立即绽放出强烈的红芒，以摧山破岳之势，由上而下，连续发出了五道刀影，力破千军的分往五个在他面前阻住他去路的人头上劈下。

五人见到力奥这一招分袭五人的招式不由一惊，不加思索的将手中的兵器往头上一挡，一人一道，谁也没吃亏，只是这一挡之下，竟然只有两人挡住了力奥的刀芒，其他三人在力奥的刀芒照头之下，却也兵器被断，连人也被劈成两半。

力奥一招奏效，哈哈一笑，又是伸手横挥一刀，那两个挡下力奥一击的人连闪躲的余地都没有就被力奥一刀横腰而断，随着他们的同伴而去。

亚芠在后方看的点点头，力奥这几个月来进步神速，如今已经有当初他进入清蓝之境时的修为了，再加上拟似的八阶铠，现在的实力等闲之辈已经不放在他眼中了，再看下去，其他的小队的成员也没差力奥到哪去。

只见其中一个小队员与力奥一般以一敌五，但是他却没有像力奥般一下就用上了绝招，反而以着极为灵活的动作，穿插在五个来势汹汹的敌人之间，遇到敌人有疏忽之时，手中的短剑便不客气的往他们身上招呼，几个照面下来，为敌的敌人身上都已经挂了不少的彩，看来十分的狼狈。

另外一边，四个小队员组成了阵法，与二十多个敌人缠战，四人进退有度的，此起彼落，相互掩护，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再加上不停的抢攻之下，地上已经有几个敌人被摆平了。

在来，还有一个与小队员单对单的敌人，看是应该是较高级的敌人，功力明显的高于那一个小队员，但是却被小队员那一种彪悍以命换命的打斗精神给逼的狼狈不堪，无法发挥其功力深厚的优点而落于下风。

另外一边则同样是四个人一组，已着亚芠所传授的学自十绝阵的步法，将其他的敌人给圈住猛杀，令敌人几乎无还手的余地。

现场几乎只剩下了脸色极为难看的雷麦还没参与战斗，不过这也难怪了，任谁看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部下被区区的十一个人逼的几乎是无还手的余地，相信任谁也会与雷麦一般的难看，不过雷麦的悠闲也到此为止了，因为解决自己眼前的敌人之后，力奥现在已经站在雷麦的面前了。

雷麦脸色大变道：“你们到底是谁？”

“死神小队！”力奥傲然道：“相攀亲带故吗？打了再讲！”随即又狠戾的对雷麦下了战书。

雷麦脸色一变，他哪里曾受过力奥这等无礼的对待，令他不由的怒气勃发：“小子找死！”

一阵白光闪耀，一只巨大的黑色猛鹰出现在他身后，随即，一身漆黑的全身铠甲覆盖在雷麦的身上，上级八阶暗属伊格（鹰）系兽幻铠。

力奥脸色微微一变，暗属性的兽幻铠？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光、暗属性的幻兽，本就极为稀少，而若是若要碰上比光更为神秘的暗属性幻兽，那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暗属性的幻兽有一个异点，就是必须其主人同为相同属性时，暗属性的幻兽才会认主，也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暗属性幻兽的实力，而在这一个大陆上，光及暗属性的人本就极为稀少，有千中难逢一之称，因此具有暗属性幻兽的人更是远远就少于本就极为稀少的光属性，而且暗属性的幻兽都具有某种奇怪的力量，可以将敌人的攻击能量抵销，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没想到今天到让他碰上了这极为罕见的暗属性兽幻铠。

随即，力奥忽然豪性大发道：“好一个暗属性的兽幻铠，就让我见识见识有多厉害？”再燕过了亚芠四兄弟的那种非人式的威力之后，如今碰上了这么一强敌，怎能不让力奥高兴万分，同时也隐隐含着测验自己的力量如今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之意。

话声未落，力奥又是一招破岳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是十道刀芒，比刚刚还多出一倍，谁知雷麦不闪不避，冷哼一声，十道红色刀芒来到他面前时就见到黑光一闪，这十道刀芒立即突兀的消失不见了。

力奥暗自惊心，看来传说中暗属性的幻兽具有将敌人力量中和的能力不假，同时更激起了力奥的雄心，既然远攻不成，那就来个近战好了！

毫不犹豫的，力奥手中刀又是由右下到左上一挥，声势之威，绝不会让人怀疑可一一刀断头，口中同时喝道：“碧落！”

红色长刀带着一阵激烈的刀气往雷麦的颈部砍了上去，雷麦偏头一闪，闪过了力奥这一招后，正待还击，谁知道力奥这一招外表看似一去不回的重招忽然来一个大转弯，反身由左上往右下以比刚刚还要猛烈一倍以上的威势向雷麦的胸部斩下，这正是此招名之为碧落的精髓。

利用反常的由下到上蓄力的一刀，让敌人掉以轻心误以为闪过之后，再相反的发挥出真正的招意来，让因闪躲而重心不稳的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挡下这必杀的一招。

而雷麦也真的是如力奥所预测的，眼看着刀已快到胸前，却无法闪躲的窘境中，只是力奥没想到八阶暗属的兽幻锴的防护力会如此的坚硬，眼看闪不过去，雷麦竟然用右手臂徒手的硬生生的磕往力奥落下的大刀，同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金铁交名声。

强大的反震力量让力奥不由自主的退后了几步消去力量，往雷麦望去，却只见到在他的右臂上出现破碎的裂痕，但是在八阶锴强大的恢复力作用之下，裂痕正慢慢的消失。

雷麦看一下自己的手臂怒笑道：“好小子！竟然有办法震破我的护铠，换你也接我一招试试看！”

说着，雷麦双手各划一个半圆，然后胸前合掌，又握拳，往力奥的方向一推，一道黑色的气劲呼呼有声的往力奥发了过去。

力奥脸色凝重的看着这道气劲，光看它的声势就之不得了了，若再加上暗属的那种会消磨敌人力量的特性，那可不说也知道这一招不好接，虽然力奥他不知道气劲是否也有相同的特性！

力奥大喝一声，握住大刀的右手忽然突兀的发出了蓝光，然后蓝光猛然一张，罩住了整把刀子，赤红刀身蓝色刀芒，红蓝相间，煞是好看，这是力奥所发现的，当他把气劲灌入亚芠请醉大师所造的裂灵指套时，会激发出一种蓝色的光芒，在这蓝色光芒的协助之下，他出招的威力会成倍数增加，不过，他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他激起了镶在指套中的神之钻能量反应所致，不过

这也够他高兴的了，如今见到雷麦这一招非同小可，所以才会用出这压箱底的一招。

力奥左手搭上刀背，两手用力，将刀直竖在身体的正中央处，刀随身动，往雷麦，也就是气劲的方向之处给飞冲过去。

当蓝色的刀芒与黑色的气劲接触之后，立即碰出了刺眼的蓝黑色光芒，同时加上力奥的吼声，更令人觉得拼斗的激烈，总算，雷麦的气劲倒底比不上神之钻加上力奥的力量，被力奥这一拼，给拼散了。

解决雷麦气劲之后的力奥不再让雷麦有出重招的机会，立即顺着冲力，来到雷麦面前，已快打快，不让雷麦有喘息的机会，霎时，就见到黑色红色气劲满天飞，人影呼喝，一个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一个沙场老将经验丰富，打个势均力敌。

这时候，站在一边的亚芠已经听到了夜月的叫声道：“大哥，我们已经都进城了，换你们了。”

亚芠转头一看，真的全部的人都进城了，只剩下凯特及夜月站在小门旁边等他，亚芠做个手势要他们两个先进去，然后再对交战中的力奥十一个人高声道：“快点将他们解决好进城了！”

一听到亚芠的声音，最先结束战局的是那四个组成十绝阵的小队员，他们的对手本来就已经比较弱，再加上四个人一听到亚芠的命令之后，立即各自大开杀戒，要命的招式不断出笼，不到片刻，十几个北风佣兵就被他们给杀的完全无还手余地了，被他们给逐一解决。

再来，这四个小队员在解决完自己的敌人之后不待亚芠命令，又立刻转身过去帮忙自己的同伴，有了他们的帮助，其他人也跟着很快的将自己的敌人给解决，倒是亚芠一直注意的那一个明显功力较深厚的人看到自己的团员在被小队员屠杀之际，反倒抽身而退，反手扬起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在亚芠眼中，那是一根长约十公分上面有五六个孔，类似笛子的东西。

只见他将那笛子往空中一抛，一道尖锐刺耳的呼啸声马上由笛子发了出来，那人嘿嘿奸笑道：“你们全都要死在这里！”

听到这阵呼啸声之后，雷麦立刻无心与力奥纠缠在一块，马上抽身而出，反正他的功力的确比力奥高上两筹不只，只是因为力奥的悍勇而一时被缠住，现在他摸透了力奥的战法之后，才正想反击，谁知听到这一呼啸声，使的他无心应战，抽身而出，怒叫道：“杜塞，你想害死我们吗？为什么发出兽笛？”

被称为杜塞的黄衣中年马脸人，听到了雷麦的叫声，无谓道：“怕什么？我有带兽香来，牛怪不会与我们为敌的。”

“该死！你有带兽香来怎么不早点说？你看你害我损失这么多人！”雷麦掠身到杜塞旁边，怒气冲冲的责问道。

杜塞则回给雷麦一个阴恻恻的阴笑道：“那你的人太不经打了！”

雷麦气极，却说不出话来，摆在眼前的事实，四比一的情况下被人杀的落花流水的，雷麦脸皮再厚也无话可说。

这时，受到那刺耳笛音的影响，这时候双方人马皆已停止战斗，各自回到自己的首领旁边，只是，雷麦这边已经少了近一半的人，而亚芠这边除了一两个身受轻伤的人之外，一个也没少。

听到了雷麦及杜塞的交谈之后，亚芠对他们口中的那个什么牛怪的东西倒是充满了好奇心，为何连自己人都要靠什么兽香的东西，不然说什么会害死自己？

亚芠打个手势，力奥等人立即转身走向小门，只剩下亚芠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看到这样子，雷麦怒道：“该死！别让他们跑了！”

正想飞身过去拦住力奥他们时，一旁的杜塞却伸手拉住他道：“来了！别离开我身边五公尺。”同时由怀中拿出了一个小瓶子的东西，打开来。

亚芠离的稍远，所以没闻到，但是在杜塞旁边的人却不约而同的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其他的北风团员在杜塞拿出这小瓶子之后，立即紧紧的靠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敢超出五公尺外，同时每一个人脸上都浮出了紧张恐惧交杂的神情。

这时，亚芠隐隐间也感觉到地面上传来一阵阵的震荡，感觉上好像是有什么一大群笨重的东西在奔跑，耳边也听到一声声怪异的吼声，心想，这大概是他们所谓的牛怪了吧！

而已经走到小门旁边的力奥等人也感觉到这异状，停下脚步来，转身对着亚芠的方向看过去，而一个在城内的守门卫兵忽然惊慌道：“完了！那群怪物又出现了，力奥队长，你们快进来呀，外面很危险。”同时更身手在腰际拿起了一个牛角，就嘴吹出一连串的警号。

力奥暗自心惊，到底什么怪物要来？怎么会让这铁血团的卫兵吓成这样，还吹动紧急声号？

站在最前边的亚芠也不敢大意，深吸一口气，身上隐泛金光，他的天心真气已经全数动员起来，以应不时之需。

这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在正前方处扬起了一阵的尘烟，而怪异的吼声也越来越大，而且还可以听见无数林木被硬行推倒的声音。

忽然，亚芠怒叫一声：“原来是那种怪物，原来你们是背后的主使人！”

力奥也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因为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是一群约三四十只，约三公尺高，五公尺长的庞然大物，长的是牛身狮头，身上长满了墨绿色的鳞片，黄色的狮头上还有三根黑漆漆的弯曲锐角，充满着恐怖气息的怪物狂奔而来。

力奥怎能忘记这怪物的长相呢？因为那是他们三人第一次见到亚芠的契机，本来是想要追出这种怪物的来源，但是后来因为亚芠关系而忘记了，没想到现在竟然一口气看到三四十只这种怪物来袭？

曾亲手宰过其中一只的亚芠当然知道这怪物的难缠，至少这三四十只牛怪一起冲过来就不是眼前的他们这少数人能够对付的。

亚芠回头大喝一声道：“力奥，马上带所有人进城，把门关起来，我随后会自己进去。”

说着，白金剑立即出现在亚芠的手上，洁白的剑刃上此时已经充满了金色光华，表示亚芠已经将天心真气完全的投入了，听到亚芠的命令，马上将所有人给带入门中，然后小门立即紧紧的关闭来，这前后不到几秒钟。

这时这一大群牛怪已经避过了雷麦一群人，已着雷霆万钧的速度往亚芠冲了过来，沿途还不段的发出那听不出来到底像什么声音的怪异咆啸声，来到亚芠面前不到十公尺处。

亚芠舌绽春雷般的发出了一声惊天怒吼，不避反驱的往牛怪冲了过去，宛如一道离弦的金箭一般，快到在旁人眼中只留下一道金色的影子而已。

冲到牛怪的面前之后，亚芠当头一剑，将为前边的一只牛怪的巨头一剑斩断，然后白金剑不停的往两边挥舞，沿路经过他身边的牛怪全都被他给开肠破肚。

忽然，亚芠正前方来了一只牛怪，亚芠来不及闪避，左手一展，一道金色的薄膜出现在他面前三步之处，正是他的真气护罩，亚芠这还是第一次发出真气护身。

金色的真气罩被牛怪大力的一撞之下，连带着亚芠也被大力的撞飞了，牛怪们发出了惊天的狂吼之后，后面的牛怪立即掉头往亚芠被撞飞的方向冲去。

一阵的烟尘弥漫之后，雷麦等人好不容易才看清楚，亚芠此时正被牛怪圈围在中央，而亚芠手中金色的白金剑还一就是金光闪闪，显示出他并未受到伤害，雷麦等人不由一阵骇然，狂奔中的牛怪其冲击了力量有多大他们是极为清楚，任谁也不敢说他挡的下，但是亚芠竟能凭着发出体外的真气罩就这么正面硬撼那万斤的剧力而毫发无伤，这等功力令人难以想像。

亚芠此时虽然被包围在牛怪之中，但是他却不见丝毫的惊慌，冷静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处境，发现到，现在他看来虽然极为危险，但是事实上却是很安全，因为牛怪的数目虽多，但是因为它们庞大的身躯之故，真正在他面前的不过是三只而已，其他的牛怪全被挤在后边，而且现在的空地很小，牛怪那庞大的身躯更是它们的致命伤，令它们周转不灵，无法发挥全力与他战斗。

一想到这，亚芠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刚刚因为与牛怪正面冲突而被震的翻腾的血气，手中白金剑的金光一消，随即忽然又一强烈的绽放，强烈的金光让在他面前的牛怪眼睛受到刺激而闭起来，亚芠轻哼一声，风又吹起，死亡的血腥之风又再度的以亚芠为风眼而吹动着。

这一次的风中夹着金色的刃影，在这一群牛怪之中慢慢的吹了开来，金色的风，金色的影，所到之处，牛怪们无风无息的任由风流过它们巨大的狮头，然后，砰砰砰砰的，一声声重物落地声，一颗颗黑角狮头砰砰的落地，一下子，四十多只的牛怪少了一半，这下，连一向不知后退的牛怪也本能的感到害怕，虽然依旧包围住亚芠，但是它们围困的圈子已经不自觉的扩大了许多，而且还没有一只敢抢先发动攻击。

亚芠轻哼一声，两腿一蹬，忽而一飞冲天，在空中杨手发出了一个金色的光球，猛烈的往他足下的那一群牛怪的聚集之处飞射了出去。

藉由这一击的反震之力，亚芠借力转折，飞到高高的城墙上，落在城墙上，而这时，也正好是他用出改良过后的聚元轰天破射到牛怪群之中的时候。

一时之间，聚元轰天破的金色光球在牛怪之中炸了开来，霎时，强烈的金光充斥着所有人的眼中，令人睁不开眼来，然后，一颗拢罩着半径十公尺的巨大金色光球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下子，光球中传出了牛怪们濒临死亡前的恐怖吼声，接这，一阵阵的强力震动混杂着破坏性的强风由光球中心向四面八方吹出，将雷麦等人刮到半空中，不知道吹到哪去了。

金光强风过后，原地只留下了一个方圆半径达十五公尺，被刮去一层地皮的黑色空地，强大的威力令人乍舌不已，几以为神迹，而那群令人闻声色变的牛怪连尸首都没留下。

看到自己的成绩之后，亚芠隐藏在面具下的脸上浮出了一抹残酷的笑容，这一招聚元轰天破的威力虽然强大，但是以往一直有反应速度过慢的缺点，这是他一直想要改进的，只是一直未能成功，直到回到清蓝之境之后亚芠与的三个哥哥提出来讨论，合四人之力，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之后才想出了一个将这一招改良的方法，虽然降低了威力，但是却加快了出招的时间，刚刚那一击亚芠以三成的功力出击，威力虽然没有以前全力出击的那般强大，但是倒也解决了出招过慢的缺点了。

亚芠看到出招效果良好之后，危机解除，他深吸一口气，贪狼星立即还原成第二型态，忽然，亚芠一晃，差点倒下，幸好这时飞亚及凯特诸人看到亚芠在城上，也已经跟着上来。

看到亚芠的身形一晃，妃雅立即抢先的将亚芠给扶好，急问道：“亚芠，你还好吧？”

亚芠眼睛银光一闪，整个瞳孔忽然转变成为银色的，站回原地，淡淡道：“还好！”

这时，妃雅也才注意到亚芠的眼睛已经整个变成银色的了，忙退后一步，道：“刚刚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忽然发生那么大的爆炸？”敢情妃雅等人因为上城墙太慢了，所以没看到亚芠那一招聚元轰天破，倒是刚刚在城墙上的卫兵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亚芠，刚刚的战斗他们可是从头看到尾。

“没事！刚刚试了一下新招，出力过猛，现在没事了！”说完，亚芠不在理会其他人的就走下了城墙。

众人见怪不怪的跟在他后面也走下了城墙，他们早已知道，当亚芠的眼睛变成了银色之时就是六亲不认的时候，所以对亚芠忽然极为冷淡的作风已经习惯了。

原来刚刚亚芠与牛怪的作战虽然外表看似轻松，但是实际上，牛怪无论在速度、身体的强韧、力量各方面，都是极为可怕，所以亚芠每挥出一剑，每一掌，每一个闪躲的动作，全都是全力的十成功力出手，消耗的天心真气相当的大，短短的不到十分钟的战斗变让亚芠几乎喘不过气来，再加上那最后一击的聚元轰天破，一瞬间耗去了亚芠三成的天心真气，所以当亚芠一解除铠化之后，精神异力立即取代了亚芠那已经被耗的将近枯竭的天心真气，所以亚芠又进入了无悲无喜的无情状态。

走到城下，亚芠忽然转身对妃雅道：“妃雅，回去你的城主府，看看这丰原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尽快的将所有事情处理完之后在明天中午之前道铁血团总队来，我们出发到东塔伦山。”

妃雅点点头，温驯的转头就走，对于亚芠的话她是绝对的遵从，更何况她也知道此时的亚芠是不容任何人对他的话有任何的怀疑的，马上乾脆的转身往她的府邸走去，这一来，又看的其他的卫兵们惊讶的合不拢嘴，他们怎么也想不透，一像以骄蛮着称的城主大人怎么被人家用命令的口气说话而不会发脾气，难不成出去一趟，失踪一段时间之后，她会整个人都变性了？

亚芠不理其他惊讶的以为自己见鬼的铁血团的卫兵，右转头对夜月道：“夜月，你带几个人陪妃雅回去！明天中午一块的到总部报到。”夜月点点头，点了六个小队的成员追上妃雅，消失在街角处。

妃雅及夜月离开之后，亚芠又转头对凯特道：“凯特！你带十个人去，我给你半天的时间，将所有人到东塔伦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全部都给我准备好。”看一下天上正悬挂在高空中的太阳，现在的时间是正午，又道：“傍晚前将所有的东西搬到总部，我在那等你。”

凯特点点头，立即也点了十个人，飞快的往城内跑去。

亚芠这才转过头对立奥道：“我记得上一次捕获的铁羽好像就养在城里，力奥，你跟其他人马上去给我找出来，一样带回到总部。”

力奥点点头，大喝道：“兄弟们，跟我来！”

一下子，亚芠带回来的五十几个人在亚芠的分配之下，一下子走个精光，墙角处只留下银瞳的亚芠及几个呆住的卫兵。

“好好的看着外面，现在应该暂时不会有敌人入侵，如果有什么状况，你们最好先给我回报上头。”亚芠对着卫兵说道。

卫兵们一愣一愣的，他们到现在根本还搞不清楚亚芠的身分到底是什么，因为亚芠来到丰原城之后一向深居浅出的，加上大部分时间又都是留在城外训练死神小队，因此除了一些铁血团的高级干部之外，其他的一般居民或一般的铁血团的成员根本不知道亚芠是他们地位直比副团长，唯一的客卿，银月恶魔。

他们本来以为亚芠只是城主的护卫，谁知道城主竟然还要听他的话，而且连那三个小队长也对他言听计从的，令所有人都莫名其妙的，如今亚芠更是对他们训话，更令他们觉得怪异，但是当他们的眼光一接触到亚芠那银色的瞳孔之时，心中立即衍生出一种畏惧的感觉，对于亚芠的吩咐再没人敢在心中嘀咕，纷纷认真无比的应声，不敢违背。

亚芠点点头，这才转身的走向丰原城里的北边方向，他的目标是铁血团总部，这丰原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他的心中充满了无数的问号，所以要去弄个清楚。

等到亚芠的背影消失不见之后，卫兵们这才由亚芠的银瞳畏惧中回过神来，同时想到，依照亚芠的表现，亚芠应该是团里的重要干部，地位一定不低，但是却又为何在进城之后，却不知道无论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应该都是要先回到总部像总部回报任务执行结果之后，这才去办其他的事情，但是亚芠却在前脚刚进门，后脚马上将所有人全都分配下去做事，这与团里的规矩不合呀？是严重的违纪事件！

却不知道，亚芠一方面是不知道有这规矩，令一方面，却是他现在这种状况下的特点，抛去一切的拘束，唯有达成目标，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而亚芠目前心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要阻止那些怪物去破坏白虎卵的孵化，所以其他的事情都不放在他的眼中，现在就算丰原城陷入了灭城的危机亚芠一样会先办完白虎卵这件事之后才会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不过这些事情这群守门的卫兵当然是不知道的，因此他们此能对亚芠所言所行的行径，在心中存了一个极大的疑问。

位在于丰原城地理位置的正中央处，那是一座占地绝不会比铁血团团总部小，甚至还要大上许多的一间豪宅，雕梁画柱不足以形其美，金墙玉瓦不够言其富，山水庭院，华屋丽宅，是它的写照，它正是这丰原城第一首富，丰原城主妃雅。兰妮的城主府邸，名之为丰原府。

在夜月等人的陪伴之下，妃雅终于要回到了她的家，自从她有记忆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离家这么久，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两个月，但是，妃雅却有种宛如隔世一般的感觉，在这一个月当中，她的为人处世、性情、观点，都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再见到这间以往被她自己排斥的家的时候，妃雅有种再世为人的感觉，回想这一个月以来，陪着亚芠东奔西跑的，经历过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经历，原曙城的杀戮，清蓝之境的奇遇，最重要的是，在她的努力不懈之下，改变了以往自己的缺点，终于让她自己焕然一新，且还如愿以偿的获得了一个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虽然他从未开口说爱她，虽然他们之间从未有任何的盟约存在，但是她却无比的确信着，他们一定会是最幸福的一对，只要完成了所有的事情就可以了，她是一直这么告诉自己的，因为，她爱的就是这么一个不平凡的人。

远远的，妃雅一看到丰原府时，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明悟，知道自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一个娇蛮的人了，她有种想要告诉全世界的喜悦。

来到丰原府的前的大马路上，妃雅忽然看到在金碧辉煌的门前，除了四个它私人的卫兵之外，还有一个看来约七十多岁，穿着一身青绿色长袍，有着一头灰白交杂头发，满脸皱纹的老者站在门前正四下张望。

妃雅看到老者，老者也看到了妃雅，忽然，老者脸上浮出了一抹惊喜至极的笑容，慌慌张张的往妃雅这个方向跑过来，妃雅心中不由的一阵温暖，老人家是她的管家，从她祖母开始，一直到她母亲，到她为止，共三代的人，可以说是打小就看着她长大的，取代了妃雅她心中缺乏父爱的某一部份渴望，后来她长大了，慢慢的觉得老人家有点罗唆，开始逐渐的远离他。

如今，一看到老管家，回想到以前她总是在他耳边唠叨的话，以前总觉得是在与她作对，让她难堪的话语，现在在经过了这近两个月的历练之后，她发现，老管家所说的话全都是金玉良

言，只是她自己不懂得听进去吧了。

如今，再看到老管家，看到他一见到她，竟等不及的就跑过来迎接她，妃雅的心中不禁一阵感动，忙也跑过去，来到老管家的面前，听到老管家已惊喜的话声道：“城主真的是你，这两个月你到底到哪去了？基列少城主在一个月前回来时，说要带人去帮你，谁知道当她将人带过去之后，你却失踪了，真叫我担心极了。”

耳边听着老管家那看似唠叨的连珠问话，妃雅心中却暖暖的，因为老管家真的是在关心他所以才会这么唠叨，忽然，她听到基列这一个名字，心中一惊，她都忘记这号表哥级的人物存在了，忙问道：“洪伯，您说激烈表哥还在府里？”

老管家洪伯一睨妃雅，没好气道：“早走啦！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那个基列根本就不是好东西，你早点离她远远的越好，你看，这一次咱们城里有难，他跑的比谁都快，洪伯这双老眼老归老，看人可是雪亮的很，绝不会骗你的，听洪伯的劝，离那小子远一点，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眼看洪伯还要继续念下去，妃雅不由的一阵又好气又好笑不由的发起了娇嗔：“洪伯你好了没？跟你说，人家已经交了一个男朋友了，改天再带来给你看，你在念下去的话，我的朋友都要笑话我了。”果如妃雅所言，马上一阵清脆的笑声传来。

洪伯这才注意到在妃雅的背后站了夜月等一女六男的七个人，此刻正看着妃雅难得表现出来的小女儿娇嗔的神态，六个小队员脸上满是笑容，但是碍于妃雅的身分，不敢笑太大声，而夜月可没这个顾忌，身为妃雅的好友，又是未来预定的小姑，她可是不客气的发出了一连串的清脆笑声来嘲笑妃雅难得矮人一截的吃鳖，看到妃雅及洪伯转头看她，她就越是笑的更大声。

妃雅一阵的脸红，他这才想起了刚刚她为了堵住洪伯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她说了什么！

偏偏洪伯还笑咪咪的看着夜月及六个小队员，说道：“好个灵慧的小姑娘，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一定很聪明，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聪明的小姑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老人家一下，咱们小姐的男朋友是谁呀？是不是你后面的这六位的其中一位，嗯，这六位年轻人眼清眸正的，英气内敛，都是不可多得的英杰，任合一个都比那个基列少城主要好的多了，城主你可要仔细的选择呀，虽然六个都很不错，不过还事先告诉我你的男朋友到底是哪一个才好，千万可不要是七角恋爱呀！那可是很麻烦的，毕竟这六个都很不错！”洪伯忽然转头对着妃雅说着，还边渍渍的称赞六个小队员优秀。

夜月听到洪伯的话，更是笑的乐不可支，而被洪伯“钦定”为妃雅男朋友，目前正在发展七角关系的六个小队员，不由的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忍笑道：“老人家，您误会了，城主的男朋友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头儿，我们是奉头儿的命令保护城主回来的，您可别误会了，千万别害我们呀！”

洪伯一听，不由的尴尬一笑，搞了半天，原来是他自己弄错了，还误会人家，原来是人家的顶头上司呀，他不由尴尬的笑道：“呵呵！那更好！能成为你们上司的人一定更优秀，咱们城主这次真的是有眼光，呵呵……”边说边尴尬的笑着，而妃雅此刻已经是脸红的几乎可以滴出汁来，真恨不得此刻地上刚好有一个洞，好让她钻进去。

一跺脚，妃雅嗔道：“洪伯你再说我就不理你了！”边说着，妃雅红着脸不管早已经笑叉了气的夜月及六小队员，还有尴尬的笑着的洪伯，自己一个人跺着脚往大门走去了。

看到妃雅羞的往大门走去，洪伯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忙叫道：“城主，你先等一下，我有点事要告诉你。”这时妃雅已经走到大门前，卫兵一看到她忙对妃雅行个礼，同时把大门给打开来。

听到洪伯的话，妃雅一个转头看向洪伯，却见洪伯脸色一变，原本笑咪咪的神色变的有点僵，

同时妃雅更听到一阵阴恻恻的声音道：“妃雅，我的好侄女，你总算是回来了，伯父等你好久了。”转头一看，由大门里，一个身穿一身金色衣袍，身上挂满各种珠宝装饰的中年人，长的是面目阴沉，偏偏又生就一对蛇般的三角眼，让人觉得他看来就像是一条披了人衣的毒蛇般，令人一望生厌，此时正由大门里被一群人拥促着走了出来，此时他正由那对三角眼中发出一道阴寒的目光，注视着妃雅道。

妃雅一看到他，脸色立即变的寒若冰霜，冷冷道：“大伯原来是你呀！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告诉侄女一下，好让侄女欢迎你！”口里说是欢迎，不过妃雅的语气却是叫人听了就知道说的是反话，表示出绝对不欢迎的意思。

中年人，妃雅的大伯－泽宗。蕾丽丝（妃雅祖母的名字），听到了妃雅那冷冰冰的话，却丝毫不以为意，笑道：“侄女你一去就是两个月，没有一点讯息，咱们府里蛇无头不行，所以为伯的只好勉为其难的出来替你扛一阵子责任了，好了，如今你也回来了，那我也要回去了。”

妃雅一愣，真真正正的一愣，心里暗暗寻思，这与她这一个伯父的一向作风完全迥异，她知道，她这伯父其实是最具有野心的，手段也是极高，要不是她祖训女人当家的话，说不定在以前就轮不到她母亲当家了。

而今，所有反对她的势力也是以她这伯父为首，当初，她母亲忽然亡故，她因为祖训而接下了城主之位之时，反对她最激烈的就是她这个伯父了，只是她因为身边有着像洪伯这类对她母亲忠心耿耿，而且位居要职的人在，所以得以让她在小小年纪坐稳城主的位子，加上她自上任以来，致力发展商机，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才会让这伯父无机可趁。

但是就算是这样，她这伯父还是打着利用她年幼的弱点，进行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意，只是幸好没让他得逞，后来她在一年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利用了他一个无意间犯下的小过错，小题大作的将他给派遣去掌理陶土的相关事业，算是变相的流放边疆。

而这次的瑟吉耐城不愿供给陶土的危机，她已经是在暗暗的怀疑是她这伯父搞的鬼，行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偏偏她又不得不去，所以这次回来，会看到她这伯父出现，妃雅实在也是不会太吃惊。

只是，妃雅怎么也想不到，她这伯父会一看到她回来竟然就这么乾脆的说要回去？凭他的手段，她不在的这两个月，丰原城中再也没有人能够押的住他，她启不是大有可为，为何会这么乾脆？

正当妃雅百思不解之时，夜月、洪伯等人已经走到她的身后，洪伯看到妃雅脸上不自觉露出来的迷惑神色，欲言又止的，最后什么也没说。

眼角看到洪伯那奇异的神态，妃雅疑心大起，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反而娇笑道：“伯父您说这话就太见外了，侄女还没感谢您这段日子来的付出，替侄女拿捏主意，怎么侄女一回来，您就说要走了，如果让外人知道的话，且不是会说侄女太不识相，竟然在伯父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而我却却连一句感谢都没说，那侄女岂不是太冤枉了。”

“伯父您还是留下来让侄女招待一下，顺便侄女也想好好跟伯父您请益一下，好吗？”妃雅心中已经打定主意，不管她这伯父是真心替她分忧，还是另有玄机，与其让他再躲到暗处里弄鬼，还不如将他留在自己看的到的地方好方便监视。

而泽宗本来就是不想走，会说出那一番话也只是在作给人看的，他也算定了这话一出，妃雅绝不会让他如意的离开，所以也顺水推舟的点头道：“那好吧！伯父就再叨扰你几天了！”正是以退为进之计。

回到自己的房间，洪伯及夜月跟着走进她的房间，而六个小队员则自动的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靠近。

妃雅及夜月、洪伯分头坐定之后，妃雅终于问出了她的疑问：“洪伯，您快告诉我，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个人会出现在府里？他到底有什么意图？”

洪伯眯起眼睛，点头道：“小姐，你刚刚的表现真不错，我还以为你一看到他时，会跟以前一样，冲动的坏事，没想到你竟然会克制自己，不错，看来您这一次失踪回来是大有长进呀！”

妃雅一阵苦笑，都什么时候了，洪伯竟然会跟她说起这无关紧要的事？令她啼笑皆非，忍不住娇嗔道：“洪伯，您再不说，人家要生气了喔！”

洪伯点点头，道：“好！好！我说！我说！免的你又对我发小姐脾气了。”妃雅一听，几乎忍不住跳起来，对于这一个打小看她长大，对她倍为关心的长辈，她可是半点办法都没有。

洪伯轻嘘了口气，笑容一敛，眼中忽然并出一阵强烈的精光，一旁的夜月吓了一跳，她没想到这一个看来满脸笑容，慈祥的长者竟然是深藏不露的一个高人，光看他眼中的精光就知道他绝不比团长盖赤差，不过他随即释然，能够在城主府里担任三代管家，被倚为重任的老人家当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洪伯忽然叹了一口气，随即娓娓道来，妃雅及夜月这才知道这两个月来，丰原城可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情势之危急，远远超乎她们所料。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朔到一年前，铁血团第一次与守护六小城中的凯达斯勒城里的两大佣兵团之一的钛京佣兵团冲突开始说起。

那一次冲突的原因说来也算是铁血团倒楣，大概的原因是因为，驻守在凯达斯勒城中本来有两大佣兵团东帝及钛京，这两大佣兵团都是拥有约近五千人编制的中型佣兵团（这是以连盟的标准来看，其他各国的佣兵团超过五百人就可称之为大型佣兵团了），这两个佣兵团数百年来一直相安无事的共同守护着城市，但是打从五年前，太京佣兵团的现任团长迪克。杰鲁上任以来，招纳了许多的杰出的奇人异士，赋予重职任用，大力的改革太京佣兵团，很快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钛京的声威渐渐的凌驾在东帝之上，打破了数百年来两团之间的均衡局面。

当然，东帝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当然不甘让钛京凌驾在它之上，更别说当中牵扯到了利益分配的原因，两团之间开始展开了一连串的暗斗，后来，斗争越来越激烈，暗斗变成了明争，最后终于演变成了团与团之间的正面冲突，局势也变的一发不可收拾。

在斗争中，安于逸乐的东帝当然不是力图改革精进的钛京的对手，可以说，一开打，局势就是一面的倒向钛京，终于，在一年前，东帝佣兵团的团长派人向铁血团求援，基于东帝一向与铁血团派驻在另一个城市－百嘉天当中的分部交好，而且还与铁血团签有支援协定，所以盖赤团长便要求在在百嘉天城中驻守的另外一位副团长剑皇秦迈。许前往调停。

碍于铁血团的威势，钛京终于接受调停但是却迪克团长也提出了两个条件，扬言除非东帝办到，否则绝不会放过东帝的，就算东帝以铁血团为靠山也一样，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算定盖赤团长绝不会因为他团的原因，跟他正面冲突，以免让自己大受损失，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

而他所提出的条件，一个是要东帝让出凯达斯勒城往年所占利润的一半，等于几乎让钛京占去了近四分之三的年利润，这一个条件基于东帝是战败的一方，让出利润到也无话可说。

但是第二个条件可惨了，钛京要求东帝必须为这一次两团之间的战争负起责任，要他们付出高达五千万连盟金币作钛京这一次战争所受到损失的赔偿。

听到这，妃雅及夜月忍不住惊呼一声，五千万联盟金币可不是小数目，那相当于丰原城三年的全城总收入，等于铁血团十年份的收入了，对东帝这样一个五千人的中型佣兵团，虽然不是付不起，但是也会令几乎挖空了历年来的所得，变成元气大伤。

接着，两女又听到洪伯继续说道。

当然，这第二项条件让东帝无法接受，可是如果不接受的话，他们已经被钛京打的落花流水了，再打下去的话被钛京灭团是早晚的事情了，于是，在秦迈副团长的多方游走协商之下，最后终于敲定以三千五百万金币为赔偿条件，两团达成了和议的结果。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在经过了一年的养息之后，钛京在获得那三千五百万金币的巨额资金之后，加速了钛京的壮大，让它在短短一年之间，几乎让整个团壮大了一倍的势力。

反观东帝，先是让钛京打的它的精英武力几乎灭亡，让出凯达斯勒城一半的既得利润更让它声威大减，最后所付出的三千五百万金币更是几乎要去了东帝的命，使的东帝在一年之后，人数锐减到变成了一个千余人规模的小型佣兵团。

当然，壮大之后的钛京更是部会将东帝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中，但是，卧褟之处岂能容人栖身，有这么一个敌人同处一城总是令人不愉快，终于在两个月前，就在小姐你们离城后的第三天，噩耗传来，东帝被钛京所灭。

获知了这一个消息之后，最先感到震怒的便是在百嘉天城的秦迈副团长，当初两团是接受他的调停的，如今钛京竟然毁约灭掉东帝，这使的秦迈副团长感到脸上无光，同时也自觉对东帝有一番责任。

怒急之下的秦迈副团长不及向盖赤团长通报消息及说明，便派出了一大队的千人部队前往谴责钛京的背信兼讨伐，可是，秦迈副团长钛轻忽钛京的实力了，这千人大对竟是有去无回，一千人，最后只剩下四十多人身受重伤的赶回去百嘉天城。

这下子秦迈副团长也知道大事不好了，无缘无故的丢了一千人，就算他是副团长也扛不起这个责任，马上向盖赤团长回报，回报的消息中还包括了一件震惊的事实，就是，在钛京团派出来攻击这一千人大队的敌人当中，竟然出现了一种狮头牛身，浑身长鳞头有黑角的怪物，而且还不只一只，而是一大群的数百只。

而那种怪物根本就是与前一阵子，大闹我们丰原城郊，专门袭击来往伤旅的怪物一模一样，如此一来，接到这一个消息的盖赤团长那有不大怒的，而且更怀疑钛京佣兵团团长，马上亲率三千多人前往百嘉天城，亲自坐镇，要求钛京的迪克给他一个解释。

可是没想到，钛京早已知道铁血团绝不会放过他们的，而且迪克更是野心勃勃的，处心积虑的要藉这一次的机会，将铁血团打败，取代铁血团在联盟中第二号的地位。

而盖赤团长的轻易走出丰原城更是给了他一个良机，就再盖赤团长到达百嘉天的当天晚上，迪克买通一个内奸，在铁血团分部的水井中下毒，一时不察之下，分部里所有统领级以上的干部级千多人全都中了毒，失去作战能力，而迪克更是连夜派出大量的牛怪魔兽攻击百嘉天，盖赤团长一见情况不妙，当机立断的，将所有的铁血团员，及愿意跟他们离开的百嘉天居民连夜突破重围，狼狈不堪的回到丰原来。

而突围之时，铁血团近两千人及五位统领战死，其他一半的统领中毒，失去了作战能力，铁血团的损失可为极为惨重，而随后，丰原立即施行清疆战术，苦守城内，以免被那群随后追杀他们而来的魔兽给屠城，这困守的一个月当中，全仗特格副团长勉励支撑，才不至于被破城，但是，钛京的迪克似乎打定主意，藉着那群魔兽，打着要困死丰原的主意。

而且这段时间以来，根据铁血团埋伏在外围的凡铁情报组织回报，在这段时间，因为团长及多位干部中毒，导致铁血团无力反抗的风声传出之后，钛京佣兵团的声威更是提升到最高点，一些游离的小型佣兵团分别前来投靠，正更令钛京的实力大增，据估计，现在钛京的实力已经不会少于两万人，实在是极为可怕。

妃雅及夜月厅的一阵心惊，幕然，妃雅突道：“不对呀！洪伯，若照你这么说丰原城被困已经是快一个月了，”

“那为何其他的城池及佣兵团会视如不见？”妃雅极为怀疑道。

洪伯苦笑一声，道：“这可真的是托了陶土危机的福了！”

妃雅疑问道：“陶土？关陶土什么事？”

洪伯苦笑道：“今年，瑟吉耐拒绝提供我们陶土的消息不知道被哪个浑蛋给泄漏出去了，这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今年我们少作陶艺的生意，少赚点钱也就罢了，或是另外找来源也行。”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另外找来源上了，泽宗那混蛋不知道怎么找的，竟然找上了人家凯达斯勒城的陶土来源，而且还跟对方签订了契约，把人家今年度原本要提供给凯达斯勒城的陶土给占为己有。”

“要知道，以陶土来说，陶土只是我们丰原城的一个重要生意之一，但是对以专门锻造铁器生利的凯达斯勒城而言，那是制造铁器时作为粗胚膜的重要消耗品，没了陶土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路一样。”

妃雅脸色一变：“真是糟糕，这件事不是明显违反商业协定吗？这断人生路的事会造成公愤的！”

洪伯愤恨不平道：“就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泽宗那脑袋在想什么？连这种事也作的出来，当然如此一来，凯达斯勒成立及发出了声明，严重的谴责我们丰原城的作为，使的其他的城对我们的遭遇都袖手旁观。”

“偏偏事情发生之后，泽宗还一副寻死寻活的样子，对着城内所有的商家痛心疾首的呼喊道，说他这么作无非是为了我们丰原城着想，不愿意见到我们丰原城的商机受到伤害，他也没想到会衍生出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愿意为此事负责，被他这么一说，谁也无法怪罪他了，同时，他更藉口要为此事负责而趁城主不在时，擅自派出使者偷偷与奇特城联系，而奇特城也真的派来使者，所以他更趁此机会入主城政，城里的人见城主不在，盖赤团长又中毒无法行动，城内没有人能做主，似乎解围的希望只有泽宗及他邀来的奇特程来使，所以也没人反对，而让泽宗为所欲为。”

“这几天，我老是看到泽宗跟那奇特城的来使关在密室里不知在说什么东西，令我十分担心，总算是盼到城主你回来了，我这也才能放心了。”洪伯口里这么说，但是他的眼中还是流露出十分担心的神色。

妃雅听了心里真的是沉甸甸的，照洪伯所说的话，她连猜都不用猜，就能够断定这是一场设计十分细密的阴谋，不然她就不相信真的会那么凑巧，陶土危机，她的出使瑟吉耐城，城市被围，没人肯救援，几乎都是绕着陶土在转，说这件事跟她那个伯父泽宗没关系，打死她也不相信，偏偏她完全没证据，拿他不能怎样，还得担心他倒打一把，说她未能尽城主之责的失职。

这时，房外随她来的死神小队员传出大喝声：“来人止步！”

然后，她的伯父，泽宗的声音响起，传了进来：“混蛋！连我是谁都不认识？快让开，我是城主的伯父，有事要找她商量。”

听到泽宗再这她都还没安顿好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来找她，妃雅心中不由的升起了一种不详的预感，到底泽宗找她要说什么事？

当妃雅踏进丰原府之时，也同样是亚芠走进铁血团总部的同时。

亚芠打从刚刚开始，他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觉到，现在充盈在他体内的精神异力似乎有一种怪异的骚动，他不会形容，只是隐隐约约之间，他感觉到，好像跟精神异力突变的那一夜一般，现在他那几乎枯竭的天心真气被完全的压制在丹田处，而在体内四处流动的精神异力却慢慢的，似乎脱离了他的意志管辖，缓慢的在全身的流动着。

即使体内产生了这种怪异的变化，一路上走来，亚芠还是不经意的发觉，现在在这铁血团总部中的成员个个都是一副愁眉苦脸，大祸临头，忧心忡忡的样子，就算是白痴也知道，铁血团正面临着一个事关存亡的的重要关头。

亚芠站在走道之间，停了下来，微微的皱起眉头来，他回到丰原城来主要是想跟盖赤说说有关白虎之约中所可能隐藏的风险，以及那群怪物的状况，顺便要他在这一次前往之时，能多带些人手，以防不测。

但是看到现在总部的样子，他心中升起了一阵不祥的感觉，觉得丰原城的危机似乎是超乎他的想像，而且，他敏锐的听力更由形色冲冲的总部人员交谈中，获知了一个讯息，似乎团长目前的身体微恙，昏迷不醒，而且好像几天的情况更加的恶劣了，连医生没把握他是不是能够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亚芠眼中的银色光芒一闪，一个转身，往铁血小楼赶了过去，凭着他手上的客卿证明－血灵石的戒指，再加上亚芠一脸阴沉的脸色，更是令人怯而止步，所有人在一看到亚芠之时，就宛如触电般，更像见鬼似的，僵立着不敢动，任由亚芠一路通行无阻的直达铁血楼外。

亚芠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间，精神异力因为他最近经常的使用魔法，而且一用就是让他的精神一利几乎欲超乎极限，几次下来，他的精神异力在不知不觉中又有了成长，如今，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散发出一股由强大的精神异力所产生的压迫感，令人往之生畏。

铁血楼门外站着四个卫兵，那彪悍的冷凝神情说明正是直属盖赤的精兵队，他们看到亚芠之时虽然一样面露惊疑的眼色，但是却还是依旧大喝道：“站住！来人通名！”显示出他们的实力不弱，才能在现在的亚芠面前说的出话来。

亚芠冷冷的向他们一瞥，伸出右手来，无名指上的血灵石戒在阳光下闪耀着妖异的血红光芒，看到血灵石戒，精兵队的卫兵看到了亚芠的戒指，看出了亚芠的身分，忙施礼致敬，让亚芠进到房间里。

走进房间里，亚芠看到盖赤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着，原本健壮粗豪的面目如今已经变成了皮包骨，甚为憔悴，亚芠走到床边，伸手仔细的看一下盖赤的状况，发觉盖赤所中的毒是一种极为阴险的剧毒，与他家人所中的灭混香有异曲同工之效，一样会耗损中毒人的身体机能，虽不知道是不是跟灭魂香一样又伤害幻兽的能力，但是，光看这种不知名毒物发作起来竟是如此的猛烈就知道其霸道的威力绝对不亚于灭魂香了。

亚芠怒哼一声，首次，他在身处于精神异力支配的状况之下生出了属于人类才有的愤怒的感情，却不知道，在亚芠的心目中，盖赤已经取代了亚芠的父亲御莱的形象，再加上由于亚芠藉着精神异力取得了父亲的记忆，如今，再看到了盖赤受伤，挑起了亚芠潜意识里对于父亲死亡时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愤怒、悲愤的情绪，让亚芠的精神异力不知不觉中开始有了异变，心理的一角崩塌了，霸道的精神异力不再是抑制他人性的力量，反而更是激起了他性格阴暗的另一面。

亚芠走到盖赤旁边，手往盖赤的额际一贴，冰冷的精神异力慢慢的透过他的掌心，渡进了盖赤的额头。

在亚芠技巧的运用之下，源源不绝的精神异力开始逼迫着盖赤体内正不断作怪的剧毒，由头顶开始，将这些剧毒往盖赤的脚部下逼，不知过了多久，盖赤的全身几乎充斥着亚芠度进他体内的精神异力的银色光芒，但是唯独两个脚掌却无法将精神异力逼近，亚芠几乎是全身的精神异力总动员了。

这逼毒之法亚芠虽然是在无名医经上看过，说起来它的理念也不难，但是却难在于力量要恰到好处的控在在刚刚好，太大，中毒受伤的人身体无法承受，太小，却又无法完全的逼出体内的剧毒。

正当亚芠无以为继之时，忽然有一个人影冲过来，伸手并指在盖赤的脚底上分别一点，霎时，受到亚芠精神异力的逼迫之下，盖赤体内的毒素全都化成为一丝的乌黑毒血，由盖赤的脚底喷出。

半响，毒血喷尽，亚芠这才将自己输入盖赤体内的精神异力完全的收回，不过，盖赤经历亚芠这一逼毒之举之后，算是因祸得福，因为亚芠精神异力游走她全身来替他逼毒，同时也将盖赤的全身经脉给扩充了三成，令盖赤的功力当场增厚了三成，怎能不说是因祸得福呢！

亚芠定一下自己损耗过多的精神异力，这才睁开眼一看，不知何时，盖赤这房间中已经是充满了无数人了，人人都以一种惊异，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

站在他旁边的副团长水月刀特格，同时亚闻也认出是特格在他无以为继之时，助他一臂之力，在盖赤团长的脚底开出两个小伤口，让他得以将盖赤团长的毒顺利逼出体外的。

一旁的医生在亚芠逼毒完毕之后，立刻上前替盖赤团长把脉，同时又翻开团长的眼睑检查，最后，医生面露喜色道：“团长的毒都已经去尽了，剩下的只要在经过几天的疗养，团长就能够恢复健康了。”房内众人一听，不由的齐声欢呼起来。

特格哈哈一笑道：“亚芠，好小子，我才一听见你回来，你就马上立了大功，把团长的毒给去掉了，真不错，团长果然没有看错你，呵呵呵呵……”

亚芠淡淡一笑，如今的他，精神异力回归本源，他又恢复成那一个外冷内热的个性了，听到特格的话，他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特格一愣忽然道：“亚芠，你看起来怎么不太一样了，出去这一趟，你好像变的比较有人味了？”

亚芠一听，不由的啼笑皆非，露出来的笑容一敛，又恢复成以前那样子，对于任何人都一副冷冰冰的模样，看到他这样子，特格摇摇头道：“嗯！又变成以前的样子了，不过我还是比较习惯你这样子，嘿嘿！”

盖赤团长的平安无事，使的特格那心头的重担大大的减轻了许多，一时忘形之下，让他忍不住用开亚芠玩笑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兴奋，而亚芠也只能够苦笑在心了。

亚芠趁着特格停嘴的那一刹那，忙问起成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团长又为什么会中毒？城外又为什么又有那些敌人及怪兽在？

特格叹了一口气，将其他人赶出铁血小楼，独留几个医生来替盖赤再作进一步的诊断后，拉着亚芠到会议室里，将铁血团与钛京佣兵团之间所发生的恩怨、丰原城及铁血团如今的处境，全对亚芠说个清楚。

亚芠听完之后，低着头，沉默了半响，特格以为亚芠在为团长盖赤担心，正想出口安慰他，忽然，特格滴滴的打了个冷颤，一瞬间，他几乎错觉会议室内的温度似乎降到冰点以下，使的他这多年修练出来的深厚功力也经不住的打了个冷颤。

不！不是错觉，特格看着桌子上那一盏用来装饰用的琉璃莲花火灯，在莲花状的琉璃表层内，原本足有五公分高，燃烧出阵阵香气的金黄小火焰，竟在这一瞬间，暴缩成不到零点五公分，几乎跟米粒般同样大小的小火星，而且颜色也由原来的金色光焰变成为青碧色的诡异颜色，映着亚芠低垂的头，饶是特格见多识广，他还是几乎是忍不住惊叫出来。

只见，亚芠原本低垂的头慢慢的抬起来，速度未必有多慢，但是在特格的眼中，却觉得亚芠这一个抬头的动作彷佛是经过了千百年之久，而且，他更心生一种无边的恐惧，他几乎要出声叫亚芠不要抬头，可是，却发现到他根本无法出声。

终于，彷佛再经过了千万年之久之后，亚芠将头给抬起来了，看到亚芠的面貌，特格瞬间全身一湿，冷汗像水般的流了出来，此刻，他多么希望他没有看到亚芠的脸，或是，坐在这里看着亚芠的不是他，是别人。

该怎么说？特格在心中呻吟着，在他眼中，亚芠还是亚芠，亚芠的面貌跟十秒钟之前也是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就是忍不住的发抖，他就是忍不住的恐惧起来，亚芠虽然没有作任何的动作，甚至连表情也是跟刚刚一样的平静，他也知道亚芠对他并没恶意，但是，特格就是忍不住的哀嚎出声，因为，他感觉到，此时的亚芠似乎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他所熟悉的亚芠。

没有任何的东西、字眼可以形容此时在特格眼中的亚芠给他的感觉，一瞬间，他似乎看到了自己被亚芠给碎尸万段的幻觉，彷佛，他此时面对的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形容，或者，用掌握着死亡的魔王可以勉强来形容，但是，却不足亚芠给他感觉的万分之一。

几乎本能反应的，特格猛然暴退，几乎是完全不顾他正坐在亚芠的面前，不顾他背后就是铁血楼会议室的大门，不顾他是堂堂的副团长，不顾前一秒他才在称赞亚芠而已。

特格几乎是连吃奶的力气全用出来了，一个用力一蹬，坐下的椅子被特格的力量给震的粉碎，他的被猛地靠上了大门，轰着一声，大门被特格背上强横的力量给震飞，特格几乎是与被震飞的大门同一时间，倒退而无比狼狈的冲出了铁血楼的大门。

同时，特格更听到亚闻忽然一字一句的说道：“不管是谁？敢打我们佣兵团的主意，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声音并不险的特别的高昂或是杀气腾腾，一如平常般的说话的样子，但是再暴退中的特格却又忍不住的心中冒出了一股寒意，他觉得，钛京佣兵团似乎在亚芠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是死定了。

而当亚芠听完了特格所说的现状之时，他忽觉得一股怒意油然而生，对钛京佣兵团的一股强烈的怒意，而且这一股怒意更是在霎时飙到最高点，几乎令亚文无法自制，同时，那原本已经被他给那回归额心之际的精神异力在这瞬间又全由额心之际，如怒潮般的涌了出来，随着冰冷的精神异力充斥着他的全身，一种难以形容的自信心在亚芠他的心中突兀的升了起来，感觉到，彷佛这世间的事情好像都是掌握再他的手中般的一种怪异的感觉。

看到特格忽然见鬼般的倒退冲出会议室，亚芠心中暗暗奇怪，但却也无暇去理会他，因为，这时候的他正为盖赤的受伤及铁血团的损失惨重而感到愤怒，不由的脱口而出，说出了那一句令特格不寒而栗的话来。

原来，亚芠此时的精神异力，自三年前开始急速成长之后，他虽然有意识的去控制精神异力的成长速度，但是，因为逃亡的关系，使的亚芠未能完全的依照天心诀上的方法去有效的控制住精神异力的成长，后来虽然经过了在清蓝之境的一年时间的掌控，但是也只是让精神异力的成长速度减慢，并不是让精神异力真正的成熟了，后来离开清蓝之境之后，亚芠先是学会了操控魔法，有好几次的大量耗损精神异力，让精神异力几乎为之枯竭，又在与疾风盗团的战斗中让精神异力产生了异变，之后，每次亚芠一战斗便是大量的耗损精神异力，再加上亚芠体内另外一种与精神异力同源而相克的天心真气的存在之故，处处抵压精神异力的发展，如此一来，更

是延缓了精神异力的成长，刚刚，亚芠因为与牛怪的战斗，使的他体内的另一种力量－天心真气损耗异常，而使的精神异力取代了平常运行的天心真气，再加上治疗盖赤时又用了精神异力的力量，这连番的刺激，终于使的亚芠的精神异力再此时此刻真真正正的发展成熟了。

若说以前的他，身上弥漫的那种杀气是一种外放式，让人无法遏止恐惧的气质的话，如今的亚芠在精神异力大成之后，因为太京佣兵团所激起的杀机就是一种内敛式，在冷静的表面下隐藏了无法遏止的无穷杀意，无影而无形，但是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一种直抵人心的威胁感，但是，若一般人可能还无喇体会出亚芠身上所弥漫的无形威胁，偏偏坐在他对面的特格并非是普通人，他是一个修为深厚，见多识广的高手，所以他更能体会出隐藏在亚芠表面下的那一种无形的杀机，令他无法自制的恐惧起来。

这与功力高低无关，纯粹就是一种精神意志的形外表现，但是，就因为特格深明其理，所以他才会无法控制的本能想要离开此刻的亚芠，越远越好，今天如换作是别人的话，也许到还不至于像特格那样失态。

半响，亚芠因为精神异力初大成，所以无意间流露在外的的气息慢慢的消失了，特格站在门外惊魂未定的看着亚芠，他的旁边，好几个统领级干部及卫兵，因为听到他撞破门之后的巨大声响，纷纷赶来，只是，当他们到达特格的身边时，亚芠已经是恢复原状了，琉璃莲花火灯内的火焰也恢复了正常，正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来。

亚芠站了起来，因为精神异力的成熟是一种极为自然而顺水推舟的事，除了精神异力略为稍稍的骚动之外并无其他的异状，一切就是如此的自然，所以，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其实也真的是不太清楚，他只知道，再他生气的时候，特格忽然像是见鬼般的冲出了门外，一脸苍白的盯着他瞧。

亚芠摸摸自己的下巴，站了起来，慢慢的走到特格面前，问道：“副团长，您是怎么了？”

特格惊魂未定的看着亚芠，脸上的神情青白交掺，一副活生生白日见鬼般的样子，其他赶到现场的人看到了特格的样子，一时之间，所有人虽莫名其妙，但是，却也感觉到不对劲，自然而然的，所有人都以为特格与亚芠发生的争执，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拔出了兵器或是铠化起来，对亚芠怒目而视。

毕竟，亚芠虽然是贵为客卿，但是他入团的时间远远比不上特格，又不像特格般具有莫大的威望，加上眼前这情况，亚芠若无其事而特格却是一副惊骇的样子，因此，所有人哪有不对亚芠露出敌意的？

看到所有人杀气腾腾的对着他，亚芠一方面感到不解，一方面，却又是觉得一股怒气勃发，一瞬间，特格又感到亚芠又再度的出现了那种令他觉得无比惊骇的神情。

尤其这一次，亚芠又是下意识的将自己的怒气对着所有对他展露敌意的人，所有人只觉得好似连空气都因为亚芠所释放出来的杀气而凝结了，叫他们连动都几乎动不了，重温刚刚特格的经历，这种状况在亚芠抬起手的时候就更是明显了，连一些修为较低下，无法体会出亚芠此刻的可怕的一些卫兵们也都感觉出来了。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到抽一口气，一些胆子较小的人甚至被亚芠那毫无感情的目光一扫，竟然吓的连手中的兵器都捉握不住了，锵锵掉了一地。

总算特格功力深厚，又见过了一次，特格忙喝道：“你们是在干什么？还不快把兵器给我收起来，是不是想造反了？”特格以为自己的声音很大，事实上却比平常说话的音量大不了多少，但是在这一个没人敢出声的时候，却以足够了，所有人忙兵器收回，但却没人敢向亚芠望上一眼。

特格挥挥手道：“你们先下去。”而亚芠身上腾出的杀机也因为特格的话击中人收下兵器而慢

慢的消退了。

众人虽然觉得很疑惑，但是因为是特格的命令，所以他们也只好带着满腔的不解，调头往外走了过去，而这时，有人还是忍不住的微一转头往亚芠望去，却发现，亚芠这时有跟他们印像中一样了，只是好像更“冷”一些。

特格看一下亚芠，见到亚芠不若刚刚那般的恐怖了，叹了口气，对亚芠招招手，自己又跨过被他撞散的门板碎片，走进会议室中。

亚芠看着特格走进会议室里，他这个引起这种状况却也是所有人当中最搞不清楚状况的元凶忍不住疑惑的看一下那群已经慢慢的走到十公尺外，却还愈来愈多人频频回头看他，刚刚还露出一副想把他吃了模样的那些铁血团精英干部们，事实上，他觉得他是最无辜的一个，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作了什么以至于会让特格如此失态，那群人无此敌视他？

随着特格走进会议室中之后，特格与亚芠再度分头坐定，特格睁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直直盯着亚芠他瞧，半响，特格才叹道：“亚芠，以后千万不要让我在看见你那副面孔，我老人家今年虽然已经七十多了，但还想多活几年，刚刚，你可把我老人家吓掉半条命了，寿命缩了好几年！”

亚芠一愣，他这下真的是完全听不懂特格在说些什么，什么面孔？什么吓走半条命的？亚芠忙问其详，将过了特格解释了刚刚他的感觉之后，亚芠这下可真的是暗惊在心，他并不觉得他做了什么呀？顶多也只不过是稍微发点怒而已呀？

忽而，亚芠终于察觉什么不对了，他自刚刚起，因为替盖赤团长治疗，加上与特格说话的缘故，所以一直没有分心来注意自己体内的状况，如今听到特格这一说，他下意识的查一下自己的体内状况，这一查，亚芠可是被自己吓了好大一跳。

他直到这时才注意到，自己体内的精神异力不知道何时起，竟然变成以着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极快速度在自己的体内运行，以前运行一次的时间，现在几乎是运行了快十多遍了，因为太快了，所以，亚芠竟然会一时错觉的感觉到体内的精神异力好似停留在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之下，令他几乎无法感觉到精神意力的运行，而出奇的，他身体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即使是精神意力在周身经脉中运行的速度块的叫人吃惊，但是亚芠还是一无所觉，彷佛这是天经地义般的自然。

面对自己体内精神异力在成熟之后的这种不知是好是坏的变异，亚芠现在虽然吃惊但也无可奈何，只能顺其自然，但是，他却不知道，在日后，因为他这运转急速的精神异力，使的他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又杀了多少人了。

而这时，也正好是泽宗进入妃雅的房间中，屏除了其他的任何人，与妃雅经过了近半个小时的秘密谈话后，带着得意的笑容，在洪伯、夜月等人担忧的眼光下，得意洋洋的由妃雅的房间中走出来的时候。

站在妃雅的房间外等了快一个小时的洪伯、夜月等人，虽然心里极度的好奇到底泽宗与妃雅说了什么？但是因为泽宗一进去的再妃雅的房间外布下了一道魔法的隔音罩，又命他们在屋外二十公尺处的围墙外待命，没有命令部的擅进，害的他们想偷听都没办法。

终于，在他们急切的等待之下，泽宗走出了妃雅的房间，看到他们，泽宗不由露出一个冷笑，走出了妃雅的庭院，只留下一阵令他们费解的笑声。

泽宗走出去之后，众人忙往妃雅的房间内走去，一敲门，没有回应？又敲了几次，还是没有回应，最后，夜月忍不住了，推开门，与洪伯走了进去。

进到妃雅的房间之后，他们俩个看到妃雅坐在原位上，正望着窗外，脸上的神色百变，似愤

怒，似不甘，似无奈，根本没看到他们进来。

夜月连唤了好几声，妃雅依旧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完全没发觉，夜月忍不住的轻轻一推妃雅的肩膀，问道：“妃雅，到底泽宗那家伙对你说了什么？怎么看你这一副失神的样子？”

被夜月一推，妃雅一惊，如梦初醒，转头一看，看到夜月及洪伯，忙问道：“夜月、洪伯？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夜月一愣，知道妃雅刚刚根本就是发呆发的太严重了，不但没看到她们进来，而且连她刚刚的问话也都没有听进去，苦笑一声，又把刚刚的话问了一遍。

妃雅沉默一下，彷佛下定了决心，忽然转头对洪伯问道：“洪伯，侄女第一次求您，能不能请您帮我？”对于夜月的问题，妃雅避而不答。

洪伯被妃雅这一问，一愣，随即道：“城主，有什么需要您进管说出来，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妃雅摇摇头道：“我不是需要‘洪伯’帮助我！”妃雅刻意的加重洪伯两字的语气。

一边的夜月听的满头雾水，要洪伯帮忙又不要洪伯帮忙？妃雅到底在说些什么？她真的是完全听不懂，但是，答案很快的就出现了。

只听到妃雅又一字一顿的道：“洪伯，你的力量不能帮助我，我需要的是——当世十大高手之一的大力神王－派克。洪前辈的力量！”

“什么！”夜月惊呼一声，引的洪伯及妃雅的侧目，她怎么也没想到妃雅竟然会说出这句话。

妃雅及洪伯除了夜月在惊呼时看了她一眼外，两个人就这么互相的盯着彼此的眼睛看着。

妃雅一脸坚毅，眼中尽是决不屈服的神色，而洪伯的脸上，慈祥的笑意消失不见了，也是以着一种十分严肃的神情看着妃雅。

不知过了多久，一旁的夜月几乎以为已经过了好几天的感觉，她以为洪伯及夜月会这么直直互望直到不知那年那月，忽而，洪伯脸上的严肃神色消失不见了，又恢复成他原先的慈祥神色。

洪伯慈祥一笑道：“妃雅，你真的是长大了，不再是以前的那一个不知世事，以为世界是绕着你转的千金大小姐，我可以从你的眼中看到你的心中充满了以前的所没有的坚毅及从来缺少的红莲之焰，那是一种对自己的坚持绝不会退却的美丽火焰呀！你真是越来越像你祖母了！”洪伯说着忽然感叹起来了。

妃雅静静的不答话，一旁的夜月则是脑袋里直直转着，从她“师傅”的口中，她获知了，十大高手是每百年会重新排列一次，上一次是再七十年前，重新排列中，有六人是连任，分别是血兽皇、圣灵魔导师、水妖王、飞云道君、圣日祭司、冰炎魔龙使，四人是新的十大高手之一，而他们是大力神王、六灵魔女、幻梦宗、九天飞凤等一男三女。

而在当时，新出炉的十大高手中，因为血兽皇等六人是连任，所以其风采远不如取代前次四人而晋升为十大高手之一的大力神王等四个新人，加上这一次又是有史以来头一次一口气有三个女性上榜，所以这唯一的一个新任男性的十大高手－大力神王更是叫人侧目。

但是，大力神王却也是四人中最神秘的一个，尤其是当新的十大高手名单由最神秘的情报组织－北斗公布出来之后，大力神王就宛如由世间消失一般，从来没有人在看过他，只留下他那被人所称赞，一夜之间移平斯达帝国一万铁骑，将斯达帝国与奇兰楼联盟东边交界处的东靼仑山楼门峡谷给破坏殆尽，因而获得了大力神王的美名的那一次战役。

传说中，大力神王具有无比的神力，又拥有一套很可怕，被称为“流星”的武器，能将一座山头移为平地，而且师傅也曾说过，大力神王是一个魁武巨人，身高在两百五十公分之上，具有一种霸王之威势，任何人看了都会不自觉的气弱三分，当初他登上十大高手之时，他才不过三十多岁，是十大高手中最年轻的一个。

夜月一边思索着她师傅跟她所说的话，一边若由所思的望着洪伯，她记得师傅告诉过她，大力神王的名字的确是叫做派克。洪，如果赵妃雅的语意，大力神王那个“洪”似乎就是洪伯的这个“洪”！那岂不是说，洪伯就是……

但是，夜月来是想不通，以大力神王的身分，怎么可能会屈就一个小小的管家，而且，洪伯也不高，看来差不多才一百七左右，与二百五十公分差那么多？而且洪伯任她横竖怎么看，也看不出他到底哪里会让人觉得具有霸王的威势，他只是一个看来很和蔼的老人家而已呀！

心里越想不通，夜越月是注意的看着洪伯及妃雅，她知道，谜底就快出来了。

终于，洪伯又再度的看了一下妃雅后，忽然微笑道：“你该知道的，不管如何，我永远都不可能会拒绝你的要求的，不管是哪一个我都是一样！”

妃雅闻言狂喜道：“洪伯你的意思是……”

忽然之间，妃雅的话未说完，原本慈祥的洪伯身上猛地散出一股威严的姿态，脸上虽然还是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但是妃雅及夜月都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这时候的洪伯已经不再是洪伯了，而是大力神王的真正面目了。

洪伯笑道：“如果你需要，洪伯我随时可以提供你大力神王的力量。”

妃雅大喜，忍不住的朝洪伯的脸颊轻轻一吻，道：“谢谢你洪伯，我就知道您最疼人家了。”
洪伯呵呵一笑，摸摸妃雅的头道：“傻女孩，洪伯不疼你疼谁？”

妃雅兴奋道：“那好！时间无多，洪伯，我们快走吧！”

洪伯微笑道：“等等！总该让洪伯我准备一下吧！给洪伯半个小时，我再来找你！”说完，洪伯一起身，走出妃雅的房间，自始至终，他未曾问过妃雅到底要他帮什么忙？充分的显现出他对妃雅的宠溺及信任。

洪伯走出房间之后，夜月这才有机会开口，不可思议道：“真没想到，传说中的十大高手最神秘的大力神王竟然会是洪伯？真是令人想不到！”

妃雅幽幽道：“其实我知道，洪柏他老人家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发誓，绝对不再当回大力神王，原因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好像跟我的祖母有关，详细的情形及原因我并不清楚，但是，我相信，洪伯既然发是说他绝不再当回大力神王了，一定有他的苦处，当我在要求他再度回复大力神王的真面目之时，对洪伯而言一定不是怎么好受的事情。”

“可是，我实在没办法了，这件事必须由我亲自来解决，但是我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没办法之下，我不得不求助于洪伯，因为我知道，他绝对不会拒绝我的请求的，正如他不会拒绝我的祖母及母亲的请求一般。”

夜月默然，隐隐约约之间，她察觉到洪伯必定是与妃雅的祖母之间牵扯到一些关系，甚至是情爱纠纷，不然，以一个修为几至神人的大力神王，又是在盛年的三十多岁，为何说消失就消失，而且还屈就一个小小的管家？

只是，对于前人的事情，她不好意思再去追根究底，所以也不再问这件事。

忽然，夜月想起来了，她忍不住问道：“妃雅，刚刚你那伯父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又要洪伯帮你什么呢？”这件是从头至尾，夜月看的是糊里糊涂的，听的是满头雾水，完全不知道妃雅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忍不住问了出来。

听到夜月问她，妃雅的脸色一沉，半响，她才道：“刚刚，泽宗跟我说了目前丰原城各商会的决议，他们认为，这一次的危机全都是因为我的失踪及未能对陶土危机做出最好的处理所造成的，我必须要对此事负责，他们限定我要在十五天之内，解决被围城的危机及陶土的危机，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要不然，他就要我退位，把城主的位子让给别人做，当然，那个别人是谁，你我都是知道的。”

“然后，他又提出一个意见，说他已跟奇特城说好了，奇特城基本上是愿意帮我们解决这一危机的，但是他们的条件是，要我在危机解除之后嫁给少城主基列。”

“当然，我是一口回绝他的条件了，虽然我对城主的这一个位子一点都不留念，但是好歹这都是我们家一脉相传的绩业，基本上，就算是交给泽宗那家伙也算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如今泽宗他竟然发动这么大的阴谋，甚至我还怀疑钛京佣兵团那边甚至也是他去通风报信的，不然哪有这么巧，就在团长到达时，他们就立即发动攻势，如此一来，我又怎么放心交给他呢？”

夜月听到妃雅这么说，若有所思道：“所以……”

妃雅接道：“所以就算要我交出城主的位子也要在我解决这一个危机之后，再找一个可靠的人，在将城主的位子交给他，反正我对城主的权势早已毫不留念了。”

夜月听了点点头，然后，她忽然坏坏的笑道：“然后……等你把城主的位子交出去之后，你是不是可以放心的跟着我哥，作一个夫唱妇随的小妻子是不是？”

妃雅一愣，随及脸色忽然的红了起来，装势要打夜月，羞道：“夜月，你要死啦！怎么这样说？”

夜月嘻嘻笑道：“难道不是吗？”声音怪里怪气的，一听就知道明显的在调侃妃雅，妃雅又羞又急，忍不住对夜月闹道：“你再说？在说的话我就要搔你的痒了。”她可知道夜月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最怕人家骚她痒的。

说着，妃雅看到夜月那坏坏的笑容，忍不住就抢先的动起手来，于是房间内，两个少女的尖叫声及嘻笑声立即传了出来，守在门外的六个死神小队的队员彼此相望一眼，忍不住一笑，虽然他们不知道房里的那两个女人到底在笑什么！

同一时间，在铁血团的总部，铁血楼的会议室里，盖赤，特格，亚芠三人正坐在里面会商着。

盖赤坐在上首，他的脸色虽然苍白，但是精神倒还不错，基本上，他是因为中毒所以昏迷过去，所以刚刚体内的毒被亚芠尽数逼出之后，他没过多久也就醒了过来，除了因为昏迷过久没有进食而身体较虚弱外，其余并无其他的大碍，他一醒来，及加入了亚芠及特格的会议中。

亚芠此时，将自己一行人到华那邦公国之行的发现，全告诉的盖赤及特格，当然，他也隐去了他的家人的事情及他跟妃雅之间的相处情况。

听完之后，盖赤及特格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与亚芠所说，那跟全人类兴亡有关的危机比较起来，丰原城及铁血团目前的危机实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足一谈了。

当亚芠说完他的经历及发现之后，亚芠最后说道：“这一次我会赶回来，主要是因为我想通知伯父一下，伯父这一次参加百年之约时，应该要多带一点人手，现在，白虎的秘密可说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不但有许多人想要去争取，而且还有那些怪物们意图破坏，所以，伯父不可在拘

尼于为了保守秘密而少带人手，以避免发生不测，而我现在则要先赶过去白虎所在的东鞑仑山，预先去铲除那些怪物，以免发生不测。”

盖赤沉思一下，忽然道：“亚芠，这一次的百年之约就由你代表我去吧！我不去了！”

亚芠及特格一听，不由的一愣，亚芠口一张，就待说话，盖赤却挥挥手道：“你别急！先听我说一下。”

“其实，我早由前几次的百年之约中，我就已经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关于提供能量给白虎圣兽卵的人选的问题，白虎幻兽虽然说要求八家的后人前往白虎卵的所在地，提供白虎卵所需的能量，但是，我发觉，其实不管是谁，只要能凑足八个人就行了，白虎并未限定到底是要哪些人，不然的话，以我们铁血团的团长交替来说，往往都是有能力的人担任，很少说是世代相承的，因此，不论这一次我们派谁去，我去也好，你去也好，只要能够跟其他的七家凑成八人，一样能提供白虎的能量。”

“再来，这一次的百虎之约眼看只剩下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内，我就算赶到了，也只是刚好够参加百年之约而已，但是依照目前的状况来讲，我却都走不开，于公，这些意图破坏白虎卵的怪物们依照刚刚亚芠的你的叙述，我认为除了你之外，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更别说将人类灭亡的危机给消除，于私，目前铁血团正处于存亡之际，我身为当代的团长，无论如何，也没有任何的理由要我这个时候离开铁血团去做其他的事情，因此，于公于私，我都不适宜离开。”

“再说，亚芠你也知道伯父我膝下无子，早再当初第一次见到你之时，我就已经是属意要让你接下我这团长的位子，所以当初那些统领们说要考验你之时，我才会顺水推舟的说出要以铁血三难来对你施加考验，而你果然也没让我失望，顺利的通过了铁血三难的前两关，而第三关，虽然没有正式的测验，但是光看他们这几个月来的表现，死神镰刀小队的威名在凡铁的报告之下，已经是全团人尽皆知的了，所以，派你去是最适合的了，一方面能让你名正言顺的参加白虎的百年之约，堵住其他人的嘴，令一方面，我们也好分头办事，同时进行，避免在百年之约或是这里的危机中造成遗憾，毕竟不管是铁血团及丰原城的危机或是白虎卵的事，都是容不得我们疏忽的。”

亚芠听了不由无话可说，盖赤不愧是统领一万八千人的铁血团团长，虽然才刚由昏迷中醒来，但是他已经能够很快的就完全的掌握了各种状况，一一作出最好的决定，姜果然是老的辣，令亚芠他也无话可说。

一旁的特格也道：“亚芠，团长说的没错，这样子做是最好的安排，可以两方面兼顾。”

“团长，原来你早已作打算了，难怪我以前就一直在奇怪，当初那些统领在反对亚芠担任客卿之时，说要提出对亚芠的考验，但是，考验有各种方法，没想到你却偏偏挑了个最难的铁血三难来考验，我本来以为你是想让大家心服口服，原来你是另有打算呀！”特格笑笑的对盖赤说道，然后又对亚芠道：“亚芠，团长如此的看中你，你可不要让团长失望呀！”

亚芠闻言，一咬牙：“伯父！我不会让你失望了！”他知道盖赤从一见面时就对他很好，但是他没想到盖赤对他更有这么大的期望，甚至想要让他接下铁血团的团长的位子，说实在的，铁血团现今的强大力量这是他这个极力想要报仇的人最需要的，所以，基于盖赤对他的赏识关爱，基于自己的私仇，无论如何，他都不能也不会推辞的，所以便一口气答应了盖赤的打算。

听到亚芠的回答，盖赤及特格相视一笑，盖赤马上由身上拿出一个小小的，类似令牌的东西，递给亚芠，说道：“这东西你先收起来。”

亚芠接过来，疑道：“伯父，这是……”同时低头看一下，令牌约八公分大小，呈菱状，通体微红，一面浮刻铁血两字，令一面有团长令三字，看来价值不斐，亚芠更讶异的发现到，这令牌上竟然隐隐有着一种他不知道的奇异能量在上面。

亚芠惊道：“伯父！这令牌太贵重了，我……”他从令牌上的团长令三个字中可以推测出，这令牌一定是盖赤团长的身分证明。

果然盖赤立即说道：“这一面团长令是代表我铁血团最高地位的身分证明，上面除了构成的质地奇异之外，上面还有一种怪异的能量存在，是绝对没办法模仿的，虽说是早了点，但是，因为这块令牌也同时牵扯到是白虎卵所在地地道的开启，所以我先给你，等到了东鞑仑山的时候，与其他七家的信物配合在一起，就能够产生作用，引起白虎卵的地道开启，你要好好的保管。”

“我自从接任铁血团团长之位以来，我自认为并未有什么建树，但是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这一次，与钛京佣兵团的冲突，却是因为我的警觉不够，所以造成了本团数百年来的第一次重大的损失，我实在也没什么面目再继续担任团长了，本来我一醒来之后，我就想要将团长的位子交给你，但是，因为这是我惹下的烂摊子，又听到你说的危机更是迫在眉睫，所以我决定我先把这件事解决之后，我再引咎辞职，让亚芠你担任团长之职，希望你要好好表现，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之下，本团一定会更加强盛的。”盖赤又是感叹的说道。

亚芠知道此时如果再推辞的话，那就显现的太过矫情了，所以毫不犹豫的，他点点头道：“伯父，您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而在此时，门外同时有人前来禀告道：“妃雅城主，凯特、力奥、夜月三位队长，现在以来到门外，求见团长及隆客卿。”

亚芠及盖赤、特格互望一眼，盖赤手一挥，道：“快请他们进来。”

不久，随着卫兵的引领，妃雅、夜月、凯特、力奥一行四人以走进了铁血楼中的会议室了。

妃雅诸人在进到会议室中之后，看到盖赤坐在正首上之后，妃雅显的十分的高兴道：“团长，您的病已经好了吗？”

盖赤对妃雅一点头道：“这次全多亏了亚芠的帮忙，我的病才会好的那么快。”妃雅已在长生堂中见过亚芠的本事了，因此倒也不显的特别的惊讶！

一旁的凯特三人则是先兴奋的对盖赤道贺一番，然后再对亚芠回报一下亚芠所交代的事情办的如何！

亚芠倒也没想到，他原本要他们在入夜之后将所有的东西准备好，如今，天尚未近黄昏，他们却也都已经达成了任务了。

凯特回报说他现在已将各种的装备及物品补给全部都集中在总部而且打包好了，力奥也回报说他已经四十六匹铁羽集中回总部了，就带亚芠一声令下即可昇空出发。

亚芠点点头，对着盖赤道：“伯父！请你先见谅一下，因为这一次的时间太过于紧迫，所以我本来想说先提醒你一下在东塔崙山上可能遭遇到的危机之后，就要抢先驾着铁羽赶到东靼崙山去佈置一下，避免临时遭到意外，所以我未经您的许可就先将这些铁羽给拉来，又擅自叫凯特去拿一些补给品，请您原谅！”

盖赤不在意的笑道：“咱们之间还需要说这个东西？况且，这群铁羽本来就是你的战利品了，你要使用他们又何须经过我的同意？”

“依照我们团里的奖励规定，若破获盗贼团，则盗贼团的各项物资除非有原主人来认领，不然皆属于击破盗贼团的功臣的，这是我们团里行之已经数百年的奖励有功人员惯例，我们也只不过是替你先将这一群铁羽养起来而已！”特格在一旁替盖赤补充了说明。

亚芠倒也一愣，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过他也不是很在意，要不是这一次因为时间太过于急迫，加上路途太远的话，他也不至于会想起在城里的这一群他在疾风剧盗手里获得的战利品。

虽说铁羽是一种极为珍贵的代步工具，具有高度的机动力，而且又因为其极为稀有，物以稀为贵之下，所以一向甚少人养的起，但是亚芠倒也还不放在眼里，只是这次为了赶路着想，所以才想起它们！

要知道，在这世上，虽然修炼有成之士，如水妖王等十大高手之流，可以凭着自己本身强大的修为，排气凌空而飞，但是那总是十分罕见的超级高手才有这等实力，但是，真正的高手，即使能凌空而飞还是很少人会使用这种方式来移动的，一方面是因为在怎么说，凌空飞行总有那么一点点炫耀的感觉，而且又会耗损大量的真气或是神、魔之力，令一方面，如果修炼到有能力来做凌空飞行的人，就算他不用飞的，在地上一动的速度也绝对不会慢到哪去，所以，真正会做这惊世骇俗的凌空飞行的人反到很少，甚至也甚少人借由幻兽来代步，大部分的人都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双脚来移动。

而亚芠这一次因为东靼崙山是位在奇楼兰联盟东北方与斯达帝国的国境分界处的山脉，距离丰原城用一般的脚程来计算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亚芠虽然有自信他手底下的死神小队可以在十天之内赶到，但是，一定会叫死神小队精疲力尽的，更别说到那里之后马上就要应付那些早在一个月前救出发的各城、各佣兵团的人马了，甚至还要加上不知何时会冒出来的章鱼怪们或是一些另外获知白虎卵存在而意图不良，企图掠夺的傢伙们，因此，亚芠才会决定藉着首底下所能运用的力量，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早做筹备。

而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目的地，则最好是用飞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要用飞的，死神小队现在根本就尚未有这能力，而亚芠虽自信他应该有足够能力来飞行，但是一方面他并不觉得有必要那么花力气，二方面，亚芠现在几乎所有的修为都是自己体悟而来，对于飞行，那可是很抱歉！他可是欠学！也没人去教他。

所以！亚芠才会把主意打到铁羽的身上，那都是他早已决定考量到的了！

如今一听到盖赤不反对他将铁羽拉出来用，亚芠是正中下怀，现在，要到东靼崙山的人选已经决定了，交通工具也有了，食物等补给也有了，就差亚芠说一声出发就能够出发了，但是，亚芠还是很担心现在城里的情况，他想在尽最后一分力。

亚芠道：“妃雅，你现在城里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吗？”亚芠转头对坐在他旁边的妃雅问道。

妃雅焉然一笑道：“虽然还没完全处理好！但是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我能绝对信任的人先暂时替我顶替一下我的责任，等我们由东塔崙山回来之后，我再处理就行了！”

“城主，目前城里的状况那么糟糕！你的那一个代理人能够信任吗？”特格忧心冲冲的说道，他虽明知道亚芠及妃雅在东塔崙山的白虎之约十分的重要，甚至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但是那毕竟是很久以后了，远不如现在丰原城及铁血团的危机给他的忧虑，再加上这段日子以来，他实在是受够了泽宗对他的处处杯葛的行为，所以当他听到亚芠及妃雅现在说话有那种没事的话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的味道时，他还是忍不住问一下。

妃雅微笑道：“副团长您放心！我找的这一个代理人如果连他的无法胜任的话，那天下间就再也没有人能信任了。”

“事实上，他现在已经在想办法解决我们城里目前的窘境了。”妃雅神秘兮兮的笑道：“其实他团长及副团长都认识，我找的管家洪伯，这下副团长你可以放心了吧！”

盖赤及特格一楞，洪伯他们是认识没错，但是在他们的记忆中，洪伯一直是一个很尽责的管家，对于他的印象，特格及盖仅止于此而已，因此一听到妃雅忽然说将他城主的权责全权委託给洪伯时，立即显的十分的惊讶，反倒是亚芠因为根本就不认识那一个洪伯，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反而是在场众人中最平静的那一个。

看到众人不一的神态，妃雅神秘一笑道：“团长，你们跟我来就知道了。”

说着招招手，起身往屋外走去，亚芠、盖赤等人不知道妃雅的行动用意为何，好奇之余，众人也跟在妃雅的身后走了出来。

妃雅一路走来，慢慢的带着众人走出了铁血团的总部，沿着大街慢慢的走着，沿途中的丰原城人看到已经昏迷好几天不知人事的铁血团团长忽然会出现在大街上，还有传言中已经失踪好久的城主在一起，众人心中的讶异那是不言而知了，但是尽管讶异，众人新欣喜之意却也大大的掩盖过了惊讶之情，毕竟，再这紧张的时刻，能看到主导丰原城的两个首领的出现，精神象征，安定民心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本身所能增加对抗困境实力的考量。

而妃雅似乎也故意的要造成这种振奋民心的局势，带着众人一路绕遍了大街小巷，沿途对着丰原城里争着出来看他们风采的挥手致意，引的他们所到之处尽是鼎盛的欢呼声，而众人似乎也察觉到妃雅正尽情的运用着这无意间造成的激励局势，虽心里头都充满了疑问，但是也不忍将这似乎能够一举提振城民祇到谷底的士气之举，因而也默默的配合着妃雅的举动，他们这一走，便一直走到了华灯初上的入夜时分，最后在妃雅的带领之下，不知不觉的躲开了人潮，转进一个无人的阴暗小巷子，这才停了下来。

转过身来，妃雅忽然一反她一贯给人冷艳的感觉，像个小女孩般对众人吐吐舌头，略带歉意道：“团长，各位，真是抱歉了，我刚刚因为注意到我们的出现似乎给城民一种很好的鼓舞作用，所以一时忘形之下，我忘记了时间，害的各位跟我白白的绕了一大段的冤枉路，真是对不住！”

盖赤呵呵一笑道：“城主你这是那的话，没有你这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一绕，城里的人不知道会士气丧失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刚刚，经你这么一绕街，我看那些城民的信心又回来了，只要我们全体能继续维持这样的信心，对于解决本城目前的困境我就更有相当的信心了，呵呵……”

特格更是略带跨张的呵呵笑道：“城主，我到也要多谢你这神来之举，让我这老傢伙终于知道，原来我的魅力还不输给你们这群年轻人呀！”说着大家一想到刚刚在大街上那疯狂的情景，众人忍不住的笑了出来，连亚芠也极为难得的开怀大笑。

蜂拥而来的人群，激烈的高声呼叫，近乎暴动的激动人潮，让大家为了闯过那层层的人群几乎都需要运功护身了，当然，当中群众呼声最高的还是盖赤这铁血团团长、妃雅这丰原城城主、以及特格这铁血团副团长，至于亚芠及力奥等四人，因为一来认识的人少，二来远不如盖赤等人在丰原城中的声威，所以反而倒是被人认为是盖赤及妃雅身边的护卫之流，反而不引人注意。

最后，等众人笑够了之后，盖赤总算是自制力足够，他含笑道：“城主，城我们也都绕了遍了，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到底你带我们来这里要干什么？老实说，刚刚虽然很高兴，但是我到真的是觉得有点经不起了。”众人见盖赤问出了众人心中的谜，同时也这才注意到盖赤的脸色现在已经是有点苍白了，不由的暗怪自己，忘记了盖赤中毒初癒，没有经过修养又跟他们出来逛了快两个小时，难怪他会受不了了。

亚芠及凯特不约而同的走到盖赤的身边，伸出手来要扶盖赤，同时听到妃雅歉然道：“哎！我真糊涂，团长您没事吧！我都忘记您身体还没完全好了呢！”盖赤轻轻推开亚芠及特格伸出来的手微笑道：“呵呵，别把我瞧的那么扁，这点裸还没放在眼里呢！”

亚芠及凯特知道盖赤无恙之后，便也同时的收回手，后退一步，但是仍在盖赤的左右不敢离的

太远，忽然，亚闻打量一下四周的环境。

半响，亚芠忽然疑道：“妃雅，这是里……？”

“这里是丰原城里作为座标标示的东、西、南、北、中，五座高塔之中的中央塔旁的一处角落！”回答着亚芠的话，妃雅在夜色掩饰下的俏脸忽然微微的一红，但众人皆是修炼有成之士，对于妃雅的脸色道也一目了然，但是，令众人更奇怪的是，当妃雅的话一出，一向七情不动的亚芠竟也跟妃雅般，脸上有着一种古怪的神色，不用说，他们都想起了他们在中高塔中初见面时的景象了。

而在两人的脸色相互对照之下，众人之中，不是年轻聪明就是见多识广的老油条，年轻的不说，老的两个早在亚芠及妃雅之间互相直呼名字的相处情形察觉出他们之间若有似无的情意了，立知这座中高塔对亚芠及妃雅一定有着一种奇妙的联系，于是，所有人的脸上不由的冒出了古怪的笑意，笑的亚芠及妃雅不由的暗窘。

不过总算众人识趣，没让他们太难堪，盖赤含笑道：“城主，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边说，盖赤边打量着未再他们前方三十多公尺处那座全城最高的五座建筑物其中之一的巨大漆黑的阴影，同时亦不着痕迹的转移了话题。

妃雅强耐着脸上的躁热，伸手指着中央塔道：“洪伯说他需要好好的想一下如何解决我城里的困境，所以我们约好了在这里会面。”

盖赤点点头，道：“那好！我们就赶快去见见洪伯吧！我还真希望洪伯能想出如何解决目前困境的办法！”说着，盖赤呼一马当先的走向中央塔。

众人立即随在盖赤的身后走向中央塔，来到中央塔前，盖赤正想推开中央塔的大门，忽然，盖赤察觉到身后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气息，几乎叫他心脏为之骤缩，浑身冷颤不已。

转头一看，却见到亚芠正一脸平静的站再他身后约五步之处，眼中瞳孔已经完全的变化成为银色的颜色，但是，亚芠的脸上即使如此的平静，盖赤还是差点叫了出来，几乎忍不住的要拔出武器来自卫，对象就是亚芠，但是他的心里却丝毫完全感觉不到亚芠对他有任何的杀意、恶意，甚至他能感觉到亚芠的注意力并不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就是无法自主的作出他这几乎失控的动作。

而显然妃雅、特格等人比她更早发现到亚芠的异状，各各不由自主的拉开了与亚芠之间的距离，神态极为古怪，甚至近乎骇然着注视着亚芠。

亚芠抬头朝天空一望，淡淡道：“伯父小心！有高手在！”

亚芠这在平常不过的声音，却叫盖赤等人似乎是听见了世上最恐怖的魔音一般，克制不住的身体打了个冷颤，盖赤重演特格当初的历史，蹬蹬蹬的倒退了几步，颤声道：“亚芠……你……？”

但是，不待他说完，忽然之间，一股宛如重于泰山，凝如实质的异样气势已经由天降到众人的头上。

这股气势十分奇特，若说亚芠此刻的气势是一种处在于平静下令人无法发觉但却本能畏惧的杀气的话，那现在这股由天而降的气势就是一种威凌天下间，万象为我所屈，蔑神贱魔，唯我独尊的盖世霸气，令人几乎无法做第二想法的，唯有臣服在这等气势前才活路的想法，总算是众人老的修为不浅，年轻的习惯了亚芠的气势，再加上亚芠散发出来的气势隐隐间与这股霸气成了一个相互抵抗的局面，无意间保护了众人的心志，不让这股霸气所摧毁，所以众人才没当场出糗，但是，饶是如此，修为最浅的妃雅却也已经是站不住的跌坐在地了，唯一站的挺直的只有盖赤及特隔两人，凯特三人虽然是还站着，但也是两腿微颤，好似连站都站不住了。

亚芠沉声道：“何人在此！为何扰乱我等安宁？”打从刚刚开始走近中央塔之时，亚芠每走近一步，心中那代表危险直觉的那一条线便一再的颤动着，越靠近越是感到一股危险的感觉，尤其是，当他跨近这中高塔十公尺的方圆之内时，亚芠更是明显的感觉到，在那高塔上有着一个人，一个即使已经尽力收拢其气势却还是让人没办法去忽略他那股威凌天下霸气的一个人。

尤其是，当亚芠发觉到这一个人正给他一种感觉，一种当初与水妖王对峙时，那种宛如面对一口深不可测的深潭，自己无法看出那深潭深浅的一种虽感受不同，但一样危险的感觉时，亚芠就知道，他们碰上了一个极为难缠的人了，一个绝对是与十大高手水妖王在同一等级的超级高手。

更甚的是，当他发现到这个不知名高手再察觉到他们侵入了他的领域时，所发出来的那种霸气十足却非处在相同地位而无法察觉的杀机时，亚芠身体内的精神异力不由自主的全速动员起来了，自水妖王之后，他第二次发现的第二个给他一种无法击倒的感觉的强敌，而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是圆是扁，这种敌暗我明的局势让我闻非常的不喜欢，加上他这时不是孤家寡人一个，而是身边有着一群他绝对重视的长辈、朋友、爱侣在侧，亚芠再度打破他一贯的习性，出言激问对方的姓名，而不是一开始就开打。

不过亚芠虽然想探出对方的来历，但是对方显然并不想跟亚芠说话，当亚芠他问完之后，所获得的回答却是一声震破夜晚宁静的冷哼以及……忽然加剧的霸气，逼的众人不由自主的退到了中央塔周遭十公尺之外，独留亚芠一人在高塔侧与这莫名的霸气对峙。

见到对方不答话，亚芠也不由的被对方这举动激起了心里的杀机，冷哼一声，周身原本内敛的杀气再亚芠冷哼的瞬间化平静为汹涌，银月恶魔的气势霎时达到最鼎盛，冰冷、无情的气势霎时沖销了对方的霸气，这一场无形的气势交锋，激起了阵阵激烈的旋风，垄罩着整座的中央塔，双方势均力敌。

霸烈的气势、冰冷的杀机，在那不知名的人与亚芠之间展开了无形的斗争，而身为窦场中央的中央塔却是祸及城鱼的在两种气势下慢慢的龟裂起来。

半响，对方似乎不耐烦了，众人忽然听到一声大喝道：“不知死活的小子！接我一拳！”

瞬时间，所有人看到由中央塔的顶端，距地近三十公尺处，一个巨大的黑影凌空飞下，夹带着几乎可摧毁任何事务的绝顶霸气，一拳往亚芠的头上落下。

察觉到这一拳的那种一往无退的沛然霸气，亚芠银色的瞳孔一缩，一瞬间，他以算出了这一拳所蕴含的力量以及由上而下的威势，绝对不是他的力量所能抵挡的，但是，他又不甘退缩，于是，亚芠作出了决定，他不退！他迎上！

所以，亚芠他双退往地上一蹬，当场让足下所立的那块千斤石砖因亚芠这一蹬之力，给踏的粉碎，而亚芠则是借这一蹬之力，飞身往那人沖去，这看是愚蠢之举却是亚芠高明之处，因为亚芠要在对方气势未凝聚到最高点的时候，先做出对决之局。

飞到半空中的亚芠及那人，在空中结结实实的以拳碰拳，毫无花假的以力碰力，砰！的一声轰天巨响，包括旁观的众人皆没想到，肉体的拳头相撞竟然会并出这一声几乎跟雷声一样大声的巨响，几乎下的众人的心都提到口腔里，差点没跳出来。

而硬碰的结果是，亚芠以着比刚刚飞商而上还快的速度笔直得落回原地，膝盖以下全没入了碎裂的石块中，而那人则倒飞沖天，然后再慢慢的落下，明显的看出，亚芠的力量及局势掌握皆逊对方一筹，只因，亚芠的尾脚以怪着一丝的鲜红血迹，而那人落下之后，却宛如没事人般的站在亚芠前方七八公尺处。

而这时，众人也才看清，那人是一个高大魁武，宛如武神再世的一个巨人，赤裸的上半身上，

一件金黄色，看不出是那个阶级的铠，罩住了那人的左胸上半部，延伸至左手腕露出五指，右小臂以下，连手带指包在盔甲中，除此外，不再覆盖其他部位的兽幻铠，下半身只穿着一见但黄色的宽松长裤，头上，灰白相杂的凌乱头发代表来人的年纪不轻，应该是一个老资格的高手。

那人忽而哈哈大笑道：“好好！七十多年来，你是第一个硬皆我八成功力而只受点的轻伤的人，真难得！真是难得！”边说，那人边大踏步的往亚芠走来，随着他每踏出一步，众人就觉得他那一步好似就踏在他们的心头上，让他们的心脏不由自主的随着那人的踏步而剧烈跳动。

而旁观的众人都有此感受了，身在那人气势的正面目标的亚芠更别说是感受如何的深刻了，亚芠只觉得那人每踏出一步，身上的气势就更增胜一分，而他的力量似乎也随之那人的踏步而一分分的消逝，到那人踏出第十步之时，亚芠要不是因为心智刚强坚逾常人许多，恐怕他已在这人的踏步中力量全失，服首称臣了。

亚芠心知肚明，这人的踏步大有玄机，几乎每一步都踏在他心跳及呼吸之间，有意无意的将他的心跳及呼吸全打乱，让亚芠无法聚力。

亚芠一咬牙，不待体内因刚刚那一击而沸腾的血气平息，再度的主动上前，迎向那人，那人哈哈大笑数声，盖赤等人只见亚芠忽然与那人拳肉相交的一来一往硬拼起来。

砰！砰！砰！砰！的拳击声随着亚芠与那人的逐渐白热化的战斗慢慢的充斥着中央塔附近的区域，众人一面担心的看着亚芠与这人莫名其妙的战斗，一方面却又觉得很奇怪，为何亚芠现在的战斗方式与他一向的利用灵巧的身法，寻求敌人破绽，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那种华丽痛快的战斗方式完全不一样？竟效法起一般武夫常用，一拳换一拳的粗野战斗方式来与这人战斗？

却不知此时的亚芠却是心中有苦难言，在这一个莫名其妙不请自来的敌人的气势下，亚芠要以自己的气势来对付这无影无形却能夺人战斗意志的霸王般的气势，因此，他根本无力去实行他一贯的战法，只能拼着谁的力量大，谁的速度快，谁的皮厚的方式，看谁在互殴中谁先倒下？

尤其在互殴中，亚芠被对方打的慢慢的头昏眼花起来，而对方却是一副兴致勃勃，大呼痛快的样子，要不是亚芠对自己的力量极为有信心，他几乎以为自己的拳头打在他身上根本是一个假像了。

但是，即使亚芠的意志再坚定，这种战斗方式毕竟不是他所擅长，而对方显然是习于这种战斗方式，因此，亚芠慢慢的就感觉到，他的力量没人家大，他的速度在一连串互欧而身体受创之下慢慢的减慢了，他的体格也不像对方这样适合肉搏战，于是，亚芠慢慢的眼前发黑了。

亚芠已经不知道自己与他互换多少拳了，是几十？还是几百？几千？但是他知道，他的神志是越来越迷乱了，但随着神志越来越迷乱，不清醒，亚芠心里的某一角开始有了异变，一股不知道哪里来的怒气开始蔓延，蔓延他的心，他的身，他的意，亚芠愤怒的想着，他打一开始就已经落入了对方的算计中，对方利用种种的局势，逼使他不知不觉的用他的短处与他的长处相较，当然，他会觉得大大的吃亏了。

这对于内心中其实相当自傲的亚芠而言其实是一种很令他愤怒的事，他竟然会再度的落入这人的计算中而陷入这种狼狈的模样？

亚芠心中迷迷糊糊的想着，边机械式的挨拳打拳边想着，为什么他一定要与他用蛮力来硬碰硬？他的风之心，风之身法呢？他的土之心，大地之招呢？他的疯狂焰心，疯狂之招呢？都跑到那去了？都消失到那去了？还有……还有…他线再不是用着精神异力吗？他不是该用魔法攻击吗？为什么他非要这样一招换一招的如此狼狈？他的精神异力？他的魔法又死到那去了？

一想到这，再想到他现在的状况，在感受到身上那一拳大过一拳的强横力道所带来的痛楚，亚芠就觉得憋了一股怒气无处发，再这股愤怒的力量刺激之下，一瞬间，他感觉到“某种东西醒

了”！

是那一种东西“醒”了呢？亚芠迷迷糊糊的想着，对了！亚芠想起来了，这“醒”过来的东西是一个心灵，是一个他很熟悉的心灵，是一个与他其实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心灵，是……贪狼星的心灵，是以第二型态依附在他身上，然后陷入沉睡中的贪狼星的心灵“醒”了。

这一刻，在他身上“醒”来的贪狼星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好似疏离的隔阂感，又好似更加贴近的契合的一种感觉，矛盾的感觉让亚芠受到连番攻击而浑沌的脑袋不自觉的发出了一道疑问给贪狼星的心灵。

“小星！我的魔力跑到那去了？”

然后，来自贪狼星那似契合又似疏离的心灵回应了，于是，亚芠不知不觉的念出了一句话：“赖特！”

然后，一阵强烈，除了强烈之外别无形容词可以形容的光芒由亚芠身上绽放出来，强烈的光芒彷彿是黑夜中的烈阳般照亮了周遭的区域，同时，也让所有人的眼睛睁不开，当然，那一个打的忘形的人也被这强光刺激的眼睛也睁不开，当然，他的拳头因为失去了眼睛指引目标而不得不停下来了。

然后，两声激烈惊讶的少女惊呼声传了出来。

“洪伯？是你？”

“太古魔导法——赖特（光）！”

身在激斗中的两个人并未能听到两个少女－妃雅及夜月所说出来的话声，激斗的声音及强烈的光芒掩盖了两个人的五感。

白光闪过之后两个人像一对正在对峙的斗鸡般，彼此相距五公尺，全神贯注在彼此身上，那被妃雅称呼为洪伯的魁武巨人身上一如刚刚出现时一样，而亚芠却已经完全的转了一个的样子。

一身银光闪闪的流线型盔甲，一如往常全身性的铠甲如今却整个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以往贪狼之铠的头部狼型铠甲外型不见了，换成为一头的银色及地茂密类似长发的组织，随意的披在亚芠的肩后，随风而舞，面部的铠甲，不再是以往的平板，而是明显的刻画出了亚芠的面貌外型，血红的眼部晶体依旧是闪闪发光，更是增添了数分的生气，身上的铠甲，不再是以前的淡银色，而是恢复成了初次铠化时的烂银光彩，仔细一瞧，银色的铠甲上，竟然有着一道道看似发丝般的细长光丝镶崁在上，由亚芠身上的五颗大小原本是透明，现在却不停的散发出白色光霞的魔晶以及小腹处的那颗鸡蛋大的蓝色神之钻为中心，串联成一个复杂的图案，涵盖了亚芠的全身，而且在亚芠的身外约五寸处，光丝透射出蒙蒙的光影，映照出一个宛如依照亚芠全身比例略为放大的朦胧银色人型笼罩着亚芠的全身，感觉上好像是亚芠被保护在这人型等身光影之中，又似亚芠铠化后的身形被放大了一般。

一旁的盖赤等人惊讶的都合不拢嘴了，熟知亚芠铠化后形象的他们，对于亚芠那独一无二全身铠，兽魔特点共存的贪狼之铠是印象无比的深刻，但是……亚芠此时的形像却完全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了，这到底是……。？

却不知道，贪狼星身为上古幻兽，本身与亚芠就有着精神及肉体上的双重联系，因此，当亚芠的精神异力终于大成之时，贪狼星也连带着有了变化，加上，贪狼星又有着从未在幻兽上出现奇特第二隐藏异能——“进化”！

因而，当亚芠因为被洪伯这大力神王痛扁一顿而心生怒火，渴求可以与洪伯对抗的力量，再加上精神异力大成的刺激，以及亚芠无意中触发的，属于贪狼星的幻兽能力－太古魔导法，使的

贪狼星在这一次的铠化中，再度自我突破，，融合了新萌发的能力－太古魔导法，因而“进化”成为现有的这样子。

现场中的两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在一旁观战中的众人没有呼出口的惊讶，彼此锁定着对方的眼睛，寻求彼此的破绽，其精神灌注的程度，专注到身为贪狼之铠产生异变的亚芠都未能注意到自己身上的贪狼星铠化以跟以往都不一样了，可见到专注的程度，只因为，亚芠及洪伯都知道对方是他们此生难得一见的高明对手，稍有不慎，可能会在瞬间便被对方化成为一堆碎肉，所以他们那敢再移神他处？

就再众人为之惊讶之时，原本静立不动的亚芠及洪伯忽然在同一瞬间动了起来。

洪伯大脚一蹬，一跨步竟然就这么跨越了他与亚芠之间的五公尺距离，斗大的右拳带起了一阵刮人生疼的劲风，往亚芠的胸前打去，一瞬间，竟然穿透了亚芠的胸口，几乎令旁边的众人几乎惊叫出声，但是情况却是急转直下，那被洪伯一拳穿透胸口的亚芠却忽然消失了，而消失的亚芠却又忽然出现在洪伯的前方五公尺处，距离与刚刚一样，原来亚芠以着丝毫不输给洪伯的速度后退，洪伯所穿透的是亚芠因为速度太快而留在众人眼中的虚影。

再度拉开距离的亚芠，这时忽然伸手一展，一颗约十公分大的水蓝色的水魔法弹瞬间在他的手中，亚芠伸手一展，水魔法弹以着一种难得一见的速度往洪伯射去，速度之快，令众人眼中彷佛看到水魔法弹被拉长成为一到蓝色的光箭般，正中洪伯的胸前。

不！洪伯及时以左手挡下了亚芠的这一颗魔法弹的轰炸，爆出了一阵荧量的蓝色光辉，及一声的巨响，令人不难想像这颗魔法弹的威力。

挡下了亚芠这一击的洪伯大吼一声，再度一跨步的往亚芠冲去，但是，亚芠却依旧不给洪伯机会，再度一个闪身，躲过了洪伯的拳击，再度杨手，又是一颗水魔法弹出手，但是却被洪伯给闪过了，接下来，众人就见到亚芠及洪伯在方圆十公尺内的范围中，宛如捉迷藏般，你来我往，已着极快的速度在移动着。

洪伯见到自己不能再像刚刚那样，捉住了机会，与亚芠来一场痛快的互殴，反而让亚芠不断的拉开了彼此的距离，甚至亚芠还光明正大的在两手上个握着一颗水漾漾的拳大水蓝色水魔法弹，一碰到机会就向洪伯他发了出来，卓时让洪伯他吃了好几记的重击，虽然对他没有造成伤害，但是却完全的激怒了洪伯的怒气，气的洪伯边努力捕捉亚芠，边怒吼连连，但是却完全拿亚芠没办法。

一旁的众人看着亚芠及洪伯的战斗，因为两人气势的相互纠缠，使的他们完全没办法阻止这一场不应该有的战斗，因而既担心又怕他们会彼此两败俱伤，因而显的忧心冲冲的众人终于发现到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紧张而小手彼此相互紧握的夜月及妃雅不由自主的互望一眼，妃雅干涩道：“夜月，你发现了吗！”

夜月点点头，以着同样因为过度紧张而显的比平常沙哑的声音道：“妃雅，你也发现到了吗！”

两女互望一眼，皆点点头，一旁，凯特插嘴道：“你们也发现了吗？头儿现在的战斗方式与以前不太一样了！”

另一边的力奥似在自言自语，又似在接着凯特的话道：“头儿这一次的战斗真是奇怪，以往，头儿的战斗都是以武为主，对于敌人，头儿往往都是一剑杀了了事，但是这一次，头儿却从头至尾都没有拿出武器来，也不与那人（除了妃雅与夜月外，其他人都不太清楚洪伯的身分，虽则他们都听到了妃雅的惊呼声）作正面的交锋，反而一在的拉开彼此的距离，遇有空隙时，就是用魔法弹猛轰，根本与以前的以武为主，魔法为辅的战法完全两样，这简直是……”

说到这，四个年轻人有志一同的互望一眼，异口同声道：“魔法师的战法！”

听到旁边的四个年轻人的讨论，盖赤及特格心头一阵，他们从刚刚亚芠铠化之后，直到现在的战斗，他们总觉得那边怪怪的，但是那边怪又说不上来，如今一听到四人的话，均心头大悟，仔细想想亚芠从刚刚到现在的行动，真的是像极了一个在战斗中会拉开敌我距离，让自己保持冷静，想办法让敌人乱了思绪，然后趁敌人疏忽而趁机给敌人施予致命一击的“纯粹”魔法师的行动。

暗叹一声，两人心中不由的兴起了一股长江后浪推前浪，时代已是新一带的年轻人的，而他们已老的感叹，毕竟，他们从刚刚虽觉得奇怪却一直没发现到这件事，但是眼前这四个年轻人却一眼就看出，使的盖赤及特格一方面既欣慰新一带的成就，却又感叹时不予我的怀古情怀。

而凯特等四人却压根没想到盖赤及特格的想法，他们只是紧张的注视着洪伯及亚芠的战斗，同时绞尽脑汁的想进办法想要阻止他们之间的这一场不该发生的，让他们完全无法插上手的高层次战斗。

事实上，盖赤及特格道也真的是高估了妃雅等人，低估了自己，事实上，他们不像妃雅等人跟再亚芠的身边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因此，亚芠略有异状时，他们才能够立即的察觉出来。

且不管盖赤等人心中的所思所想，战斗中的亚芠及洪伯目前的战斗已经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这时候的洪伯不再是盲目的追着亚芠跑，反而站在原地，看到亚芠及对着亚芠发出了一道道蕴含着金黄色气劲的拳劲，如此一来，反而让亚芠陷入了被动的局面，逼的他不能停下移动的身形，更没办法发出手中的水魔法弹，他被洪伯反客为主了，而这对于魔法师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不利的战法。

可是，亚芠并竟不是真的只有纯粹修练魔法的魔法师，就算现在亚芠用的是魔法师惯常的战法，施展的也是魔法，但是还是可以轻易的察觉出亚芠与一般魔法师不同的地方。

魔法师的动作不会像亚芠这么快，魔法师的施术不会像亚芠这么连接不断，即使亚芠现在用的是魔法师施法中，基本中的基本的，基础的聚集魔力而形成一颗魔力集合体，用以攻击敌人的魔法弹，魔法师也不能像亚芠这般，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已着肉眼几乎难辨的极高速不停运动着，因为，亚芠是一个魔武双修的人，有着超逾常人数十倍，能够引发一切不可思议奇迹精神力的人。

当洪伯使运用这一个战术，虽然使的亚芠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下，但是亚芠却的更冷静的仔细的闪躲着洪伯所发出来的拳劲。

而，当亚芠不断的闪躲着洪伯的拳劲之时，阵阵因为他身形移动，洪伯拳劲引起的劲风在他身边不停的吹着，再这个应该要全神灌注的时候，亚芠却不由自主的去感觉到，在他的四周有着风。

不管是强劲而狂暴的拳风或是因为身形移动而带起的微风，在这一个时刻，亚芠用的是精神异力来推动他的身形快速移动的时候，对于这他第一个领悟体会而得到的风之心、风的型态、风的身法，亚芠他似乎是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了。

在这全身充盈着精神异力的时候，亚芠无法去忽略到，关于现在自己到底是如何的使用精神异力来维持自己活动的能力？

刚刚，他只是自然而然的将精神异力运到全身，然后他便能够又快又准确的移动了，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而然的，身体就自然的动了起来了，但是，现在当他注意到“风”的时候他发觉了跟以前决定性的不同了。

以前，当他运用着风之心，仗着天心真气推动自己的身体随心所欲的行动的时候，他从没注意到，他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他的本身，先由身体内产生力量，再转移到外界，藉着外界受到他力量作用的时候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而移动自己的身形，因此，他出多大的力，他就能动的多快。

但是如今，亚芠发现不一样了，如今的他，若是想往右移动的话，他并不是因为身体内的力量而移动的，而是在他“想”的时候，体内的精神异力便起了骚动，然后，外面就相应的产生了一种力量，将他的身体移往右边。

那么，到底这力量是哪来的？为什么会这么顺应着他的心意而将他推动？

亚芠百思不解，他无法形容此时他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不过，他自认他绝对不是分心，他只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若他能够想出这身体外的力量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那么，他就会获得他想要的力量！

可是，为此，亚芠还是付出了代价，心里不承认是分神，但是，他确实是分神了，在这面对着洪伯发出来，一击重逾一击的可怕拳劲局面之下，亚芠还是被洪伯击中了一拳，虽是只有一拳，但是，这世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面对着十大高手之一，已神力着名的大力神王的一击是可以小看的。

即使亚芠被打中胸口的是洪伯的拳劲，若非此时贪狼星已再度的进化，盔甲的防护力已经大幅度的上升的话，恐怕亚芠在这一击之下就已经是不支倒地了，但是就算是贪狼星的防护力提升，就算并非是被实拳所打中，但亚芠还是觉得，宛如被一颗万斤巨岩当胸撞击，强横的撞击力，使的亚芠还是不由自主的后退了几步，一时之间，无法在像刚刚那样已入眼几乎不可辨的的高速移位了，同时，亚芠更是觉得一阵头昏眼花，耳朵里嗡嗡嗡的不停着鸣叫着，亚芠心里不由的暗自庆幸，只是被洪伯的拳风所打中，而不是被洪伯结结实实的打中一拳，不然，他是绝对受不了的。

等等！“拳风”？

亚芠先是一愣，接着，他看到了地面上，因为洪伯的拳风而刮起了地上的尘土，卷起了一个不到半秒的小漩涡，然后消逝于无形，彷佛在像他显露什么似的，随及，亚芠心头一震，忽然仰头哈哈大笑，得意欣喜之情溢表于外，任何人都能听出亚芠心中藉由笑声所表达出来的欣喜之情，洪伯本欲趁亚芠这时候被他打中一拳而无法行动自如时，将他解决，但是，一听到亚芠这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得意笑声时，反倒使他停下了攻击的动作，因为亚芠此时的笑声彷佛在说，他才是那一个占了上风，稳操胜算的人，而不是刚刚才被洪伯他废去了仗着以高速移动的武器，无法再用机动力躲避洪伯神力重击的人。

洪伯狂吼一声道：“小子！你在笑什么？”巨大的声音又再一次的刚好掩盖了妃雅好不容易趁他们停下打斗的瞬间，发出来的叫停声。

就在妃雅众人心急，却又不敢贸然插入他们之间战斗阻止他们，洪伯怒吼，亚芠哈哈大笑不止的时候，在亚芠的身周，开始产生了异像。

慢慢的一道微风吹抚过亚芠那一头银白的长发，随即，微风消逝，旋风代起，旋风消逝，强风、狂风、暴风……最后，一道已亚芠为中心的龙卷风圈绕在亚芠的身边一公尺处，这期间不到一秒，但是，众人却有着一种奇异的感受，彷佛着一秒之间，在亚芠的身边已经让众人看遍了无数风的型态。

众人无比的惊讶，连怒吼中的洪伯也不由的露出了惊异的神色看着亚芠，在那一瞬间，无比的短暂的一瞬间，众人却能够深刻而清楚的感受到，那本该无影无形的风在他们面前，展露出了无比的姿态，就好像……“生命”那般，无比短暂而动人，绚丽而无常，那是……生命……的感觉！

然后，所有人就见到了，龙卷风再度的也消逝了，但是，仿若有着一股无影无形的力量托着亚芠的身体，众人就见到亚芠慢慢的浮上了半空中，直到他升高到距地约一公尺处才停下来，身后的银发不停的舞动着，彷佛藉由银发的姿态，在像众人宣告着，亚芠的身边充满着澎湃的生命奇迹一般

在刚刚，当洪伯的一记拳风击中亚芠时，虽然为他带来了伤害，但是，这一击也同样的敲开了亚芠心中萦绕的迷雾，他想到，以前，当他隔空伤人时，现在，当他被洪伯隔空所伤时，他们都是发出了真气来达到伤人的目的，但是，真气为什么能够隔空伤人呢？

那是因为藉由真气发出时，带动风，将力量藉由风的传导，直达敌人的身上，那与直接伤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伤人的武器由身体换成了混着真气，高度集中的风罢了。

那么真气既然能做到这样，魔法可不可以呢？亚芠立即想到，刚刚，他之所以能够自由自再的移动身体，并不是什么莫名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在他身边，无处不再的风响应着他的精神异力，施加力量在他的身上，让他得以不靠体内的真气而照样行动自如，所以，并不是刚刚他所想的，力量并非无形，只是他从未看到吧了！

照这么说来，魔法的基本原理也是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操控外界的力量，

然后，他想到了，他的武技－森罗万象，追求着万事万物的本心，使得以发挥！

“风”，他第一个领悟的森罗万象中的一个现象，他曾效法过风的型态，演化出风的身法，领悟了风之心，让自己化身为风，而刚刚，风藉由尘土，更在他面前展现出了它的姿态，有心的风、会动的风、有产生有消逝的风、有姿态有形状的风，综合起来，风便是风！

正如人便是人！人有生命，所以人有心，所以人会跑、会走、会笑、会哭，那么风呢？

风的生命呢？

亚芠想着，因为风有心，所以风会动，因为风有生命，所以风才会有生有灭有姿态，在那一瞬间，亚芠懂了，他真的懂了，原来万物万象之所以有心是因为万物万象皆有生命，只是……他从去没注意而已。

而魔法便是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展现出万物万象某一瞬间的生命姿态罢了。

然后，亚芠立即发现到，风的生命就在他的身边，他就在风的生命中，灵动自由的风一直在他的身边，对去展现着他的生命，有了这一层体悟之后，一直以来，他从未好好真真正正运用过的精神异力在这当他领悟到风也有生命的时候，全数的动了起来，霎时，亚芠立即觉得额际那久违了的精神异力之源的快速跳动又再度的重现了。

强大的精神异力在一瞬间有体内猛烈的扩张，溢出了体外，然后再更猛烈的速度内聚、缩小，又再度的缩回了额际的眉心处的精神异力之源处，接着，亚芠立即感觉到一股充满了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灵动能源涌进了体内，充斥着他这时，天心真气枯竭未复原，精神异力回归源头，此刻完全没有半点能量的躯体，让他又再度的充满了力量，一种迥异精神异力及天心真气的力量，那是属于风的力量。

这时，亚芠知道自己终于踏出了魔法重要的一步，他已经不再像从前那般，只懂得用精神异力将各种魔法能源吸收、压缩、存放、聚集、发出的初学者了，因为，在藉着对风的生命的体会，他已经知道他的目标了，那就是，追求运用魔法去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亚芠那又似低吟，又似朗诵的声音，说着：“我的武技是追求着万事万物，森罗万象之心，所以我的武技名之为森罗万象；我的魔法，是追求万事万物的生命型态，生命的奇迹，所以，我的魔法就叫做－生命奇迹！”

“我的好对手呀，为了感谢你一拳打醒了我，所以，请你接下我的魔法的第一击，生命奇迹之风的龙卷！”亚芠低着头，对着洪伯洪声的说着，然后，在他伸出的双手上，风的力量聚集，生命开始诞生，两颗小小的，若有似无的淡青色龙卷风在亚芠的手上生成。

就在这一刻，亚芠就像是一尊由天而降的神祀，浑身充满着无比庄严的气势，几乎要叫人为之向其膜拜。

话一说完，亚芠手中的青色龙卷风已经壮大到成为一个人高，亚芠清吒一声，龙卷风离手而出，直扑洪伯身前。

这两道龙卷风一离开亚芠的手之后，马上以着极为惊人的速度吸收了空间中属于风的能量，同时相互吸引般的倚着自相回绕，兜着圈子的往洪伯飞去，当来到洪伯面前时，这两道龙卷风已经壮大成为足有五公尺高的小型龙卷风，而且最叫人吃惊的是，因为它们彼此兜着圈子的缘故，所以更又在两道龙风外唯有形成了一到更大的大型龙卷风，变成了外一内二的奇特型态，其威力不用说，光看着洪伯自现身以来第一次的出现了凝重的脸色就知道他已经是对着奇形的龙卷风有了十二万分的戒备了。

龙卷风来到洪伯面前，众人立见洪伯双手握拳，大喝一声：“神拳第一式－拳定江山！”

说着，所有人马上看到洪伯的右手立即出现了一团足有脸盆大小的黄色光团，然后，洪伯右拳一屈一弹，以着一种聚集了万千气势的威力般，极为凝重的往那飞快朝着他飞来的一体三柱的龙卷风打去。

当洪伯将右拳完全的伸直之时，亚芠所发出的龙卷风已经是来到了他面前不到三十公分处，洪伯几乎已经能感受到龙卷风所刮起的强劲风势刮的他的脸隐隐生疼，但是，当洪伯大喝一声：“破！”凝结在他右拳上的黄光立即爆出了强烈的光芒，强横的力量随着黄光的突然爆裂而由洪伯强行伸入龙卷风的右拳为轴心，在龙卷风的内部往四面八方冲开。

下一瞬间，洪伯面前那几乎将它给吞噬掉的龙卷风立即在洪伯那惊人的力量之下，消失殆尽，徒留一些虽威力犹存却再也不足对洪伯造成伤害的乱流强风。

破去亚芠这一招风的龙卷的洪伯还来不及得意，马上就已经是脸色大变，因为，漂浮在半空中的亚芠又有了动作了。

在洪伯的眼中，只见到亚芠正半低着头，虽然没办法看见亚芠的真正眼睛，但是洪伯很轻易的就能感觉的出来，亚芠正用一种很温柔的眼神看着他的双手，这由亚芠双手上的动作能够很轻易的就看出来。

在他眼中，浑身散出蒙蒙银光的亚芠正慢慢的以手掌向上，好似捧着一捧水一样的感觉的动作，慢慢的由他的小腹处，双手以合并的姿态，逐渐的升到胸前，事实上，众人虽没看见，但是，身为魔法师，专擅冰系魔法，对水魔法同样有相当成就的夜月当场脸色大变，因为它感应到在亚芠看似轻柔的动作中，以亚芠合并的双手为中心，一股股强大的水魔法能量波动正不断的朝着亚芠的双手处集中，而在亚芠面前的洪伯更是明确的看到，亚芠原本空无一物的双手在亚芠由小腹处升到胸前之时，手中已经突然的出现一团荡漾不止的蓝光，在一片银芒之中忽然出现了一点的蓝，实在是极为醒目，乍看之下就像亚芠正小心翼翼的捧着一捧水一般。

等亚芠的手慢慢的越过了胸前、脖子、下巴、到达了头顶上，亚芠忽然以着极为温柔的声音道：“生命奇迹之流水年华！”众人可以想像，此刻，隐藏在面具下的亚芠脸上一定也同时流露出十分温柔的神情吧！

不过，洪伯可没那个闲情逸致想像亚芠此时的表情如何！因为，当亚芠双手高举过头之后，手指变的微微的分了开来，而在他手中的那团蓝光竟也真的跟水一样，当亚芠的手指间露出缝隙

时，立即像水般由亚芠的指缝之间流泄出来，惟一不同的是，这些水并不像一般的水一般，直直的朝亚芠的头上落下，而是略带斜下的，往洪伯处倾下。

尤其，离开亚芠的手时虽然只是不起眼的一点点，但是，这些水状的蓝光却也如刚刚的龙卷风般，越往洪伯处就越变越大，到洪伯前方时，已经像是一条浮在半空中，水势极为强劲的河流般了。

洪伯不敢大意，双手尽出，朝着这条魔法水流飞快的连续击出了数百拳，口中同时喝道：“神拳第五式－拳倾天下！”

漫天铺地的拳影果然有着那种似乎连天空都能够击破、掩盖的味道，可惜，亚芠这一记魔法－流水年华，是吸收了空间中无所不在，同时也是他目前为止认知最深、最擅长、也是他第一个掌握的魔法元素能量－水魔法元素能量。

源源不绝的水魔法能量，构成了一条宛如无止尽的流水长江，那源源不绝的强劲水流，往洪伯激烈的不断冲击着，远远不是刚刚他出体会到的风元素能量所构成的龙卷风那般的好易与。

当洪伯不知道已经打出了第几百几千拳的时候，发现到自己的错误，他的拳虽未慢未弱，但是，亚芠手中所发出的流水又何尝有变弱的趋势？于是，他知道，若没有先将亚芠这源头给止住，到最后，他将会因为一味的防守而陷入被动，导致因为气弱而被淹没在这滚滚的洪流中。

洪伯一咬牙，拼着撤掉身前防守的拳势，一时之间，被亚芠所发出的滚滚洪流给淹没，一时之间，引的妃雅、夜月两个少女发出了惊呼声，随及，被淹没在蓝色流水中的洪伯传来一声的暴喝：“第八式－拳霸人间！”

霎时，蓝色的水流立即被一股强横的力量给分出了一个两公尺宽的空间来，空间中，洪伯浑身冒出了腾腾的黄色气焰，然后，只见洪伯往半空中的亚芠凭空一挥拳，一道结结实实，宛若实质般的黄色拳影脱手而出，集中了正专注于施法的亚芠，将亚芠给一拳击落了。

看到亚芠被洪伯这一拳给打的落下了地面，众人难免又在度的发出了一声的惊呼声，但见到亚芠跌下地面后，又像个没事人般的站了起来，众人在总算将那颗已经提到口中的心在放回原位。

这一战由刚刚打到现在，众人的心大起大落了好几次，总算众人的心脏够强，不然早受不了了，但是，妃雅却也再也忍不住了，双方都是她最关心的人，她怎能容忍双方因为这莫名其妙，甚至连理由都没有的一战而受到伤害？提脚想硬插入他们俩人之间阻止他们的战斗，却发现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受到了外界，应该是亚芠及洪伯所发出的战斗气势无意间的禁固，动弹不得，甚至连张嘴说话的动作都办不到，而在他面前的盖赤及特格却还是行动自如，不断的发出因为亚芠及洪伯之间的战斗的惊叹声，妃雅悚然一惊，她知道自己没什么力量，向来很弱，比不上亚芠，比不上死神小队中的队员，比不上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没想到她竟然会弱到甚至连在自己心中最亲的两人彼此战斗时，连发出声音的资格都没有！她从来没有这么恨自己的“弱”过！

妃雅心中虽然愤恨不止，但是她还是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亚芠与洪伯继续的战斗，在这时候，妃雅心中已经有了决断了，她有了一个以前绝对不会甚至连想都不会想的想法！

这时候，亚芠与洪伯微微的相互对峙一下后，洪伯大喊一声：“小子！接下来决胜负吧！”

亚芠几不可辨的点点头，同意了洪伯的说法，下一击，不管是胜是败，都是最后一击了。

只见到洪伯全身忽然微微的颤抖起来，黄色的光芒大胜然后转换成为金黄色的光芒，表示洪伯在接下来的这一击将会全力以赴，而亚芠的全身也是银色光芒覆盖了全身，一金一银两种光彩相互辉映，强烈的光芒叫众人几乎睁不开眼，也没办法再看清身在光芒中心点的两人的身影，

两个人尚未出招久以竟是发出了这等的气势，众人皆知道接下来将是石破天惊的一击。

洪伯的手由原先的区肘在腰，慢慢的往两侧一伸，直到手必完全伸直之后，忽然一个转拳向上，原本紧握的拳头慢慢的松了开来，等到手掌完全的张开之后，众人可以看见到，洪伯全身的光芒在那一瞬间似乎已经集中在他的掌心处，两颗拳头大，绽放出强烈光芒的金色光团慢慢的由洪伯的手上飘起来，随即在洪伯的头顶上三十公分处不短的盘旋飞翔，煞是好看。

而一边的亚芠也不甘示弱，当他全身的银色光彩绽放到最高点之后，在亚芠的四周地面上，一点一点的黄色光点慢慢的由地表处给浮现出来，往亚芠的身边集中，黄色的光点越来越多，附在亚芠的身周，越积越厚，在亚芠的外侧形成了一种内银外黄的奇特景象，而且这种黄色光成还给人一种十分厚重凝实的感觉，就好像是大地一般的感觉。

一旁的特格喃喃道：“先是风，再来是水，这一次，连最为稳重难以招唤的土都给他召唤出来了，短短的几个月，亚芠竟然能够有此进步，真是令人难以想像！”

“从刚刚开始，亚芠所施出的魔法都完全的颠覆了一般魔法的常识，不但魔法元素的招集迥异常人，连施展模式都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却无法否认，亚芠刚刚施展出来的魔法虽不像一般的魔法般的光彩好看，但是其威力却是惊人的紧，而且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将每一分招唤出来的魔法力量完完全全的彻底运用呀！亚芠！我这老家伙算是真正的服了你了，你果然是一个天才，每一次的战斗，都可以明显的的感觉到你实力的提升呀！”特格不胜感叹的自言自语。

凯特等人听到特格的自言自语，皆不由的心有同感的点点头，对于亚芠，他们早再很九以前就是完完全全的服了。

再看场中，两人都准备好了之后，洪伯豪迈的笑道：“好小子！这还是我头一次对单独的一个人施放出我的‘武器’的，而且一次就是两颗，你好好的接着吧！接下我这一招‘流星舞空’！”

亚芠一挥手，原本散布在他身边的黄色光团立即往他的右手处给聚集了起来，在亚芠的右手上变成了一个看来几成实质的半径一公尺大的圆形球体，悬浮在亚芠的右手上。

忽然，原本在洪伯头上不停盘旋飞绕的两团金光忽然朝亚芠处给电射而来，快速的金光因为其极快的速度，使的众人看到时，眼中留着一个残像，乍看之下，果然就像是两颗拖着长长尾巴的金色流星，既好看又炫目，不负其流星的美名。

面对这两颗速度既快，又是以着一种令人难以揣测其飞行方向的轨迹，看似乱飞，实则以着极快的速度往亚芠处靠近。

众人似乎是看到他面具上的嘴角微笑了一下，没有普通笑意该有的温暖，众人不由的感到鸡皮疙瘩都浮出来了，俱觉得亚芠他这个笑好冷呀！

凯特轻叹一声，似乎怕说话的声音太大了而惊扰到亚芠般道：“好久呀！终于又再度的看到了头儿那恶魔的微笑了！”

果然没错，亚芠此时面具上微微上翘的嘴角，搭配上烂银的森冷光芒，叫人的心跳几乎为之停顿，这种感觉在两颗流星飞舞，接着同时黄光大盛，一化为十，十化为百，带着呼啸的声音及强烈的光芒，由亚芠了两侧先后一步之差的往亚芠飞来时，就更是明显了。

众人似乎感觉到亚芠又再度的一笑，然后就听到亚芠一声：“生命奇迹之大地怒吼！”

亚芠在那一瞬间消失在原地，然后出现在众人面前不到一步之处，几乎是快要背贴着站在最前面的力奥了。

而亚芠虽然退的很快，但是刚刚悬浮在他手上的那一颗土元素的能量球似乎并未被亚芠给随之的带了回来，而是留在原地。

众人只能看着那颗光球慢慢的墜落下地，但是奇怪的是明明众人的眼睛看着这一颗黄色土魔法光球似乎是带着一种宛如山崩地裂的气势往下落，但是事实上，众人又确确的知道这颗光球掉下来的速度真的是极快，光看它掉下的速度与那由两颗所化成的数百颗炫目的急速流星相比，一点都不会输给那些流星，就可以知道了，偏偏这极重的震撼与极快的轻灵一结合，给了众人一种亚芠这一招魔法非同小可的感觉。

果然，当那一颗黄色的光团落到地面上，同时竟不留痕迹的隐入地表之下的时候，那些快速的流星这才来到原本该是亚芠站立的位置上空。

这一切说来甚慢，但是从洪伯发出流星到亚芠说离原位，流星化百，土魔法光团隐入地面，这之间不到三秒的时间。

当亚芠发出的土魔法光团隐入地面之后，不到半秒钟，洪伯忽然觉得全身一震，所有被他用真气所控制的流星在尚未发挥出原本该有的威力之前，竟然就这么感觉到一股大力传来，使的所有的流星完全的脱离了他的控制。

接着，包含发出流星的洪伯及土魔法元素团的亚芠及其他的众人，马上就看到，所有的莹亮流星宛如被火所吸引的飞蛾一般，带着炫目的黄色光尾，由半空中以比刚刚还快的速度往地面俯冲，目标则是刚刚亚芠土魔法光团消逝的地面之处。

然后，所有人都感觉到面隐隐间，传出了一连串的地鸣声，然后，开始产生了摇晃，紧接着，众人看到了不知何时，土魔法光团消失的地点忽然开了一个长达一公尺的，像极了一张大口的深洞。

数百颗的流星全数在一瞬间投入了这张地面上的大口中消失不见了，紧接着，所有人就看到由张大口开始，往洪伯的方向开始由地表突出一根根的岩刺，锐利的岩刺越往洪伯处越是高突、锐利，而地鸣声也越来越大，几乎大到会叫听到的人耳朵发疼，同时岩刺伸展的速度也益发的快，果然真的向是亚芠所取的名字－大地怒吼，听起来还真像是大地在对像它不敬的人发出怒吼般的惊人。

不过，洪伯并未将这些突出的岩刺看在眼里，尽管这些岩刺看来突出地面的声势是这么的惊人，尖端看来是如此的锐利，往他靠近的速度是如此的惊人，但是凭他的功力，就算是不避不闪的站着让这些岩刺撞他都不认为自己会有事，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洪伯还是往上高高的一跃，想要先避过这些岩刺的风头。

但是，亚芠这招大地怒吼魔法的可怕也就在洪伯跃起的同时，展现在众人的眼前。

当洪伯跃起之后，受到洪伯所施展的力量的引诱，这些外表岩刺，实则内部蕴含了大量的土魔法能量的岩刺竟然连根断裂飞起，无数根大大小小的岩刺以雷霆万钧的态势，往洪伯飞冲而去。

身在半空中的洪伯没想到这些被亚芠诱发出来的岩刺威力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可怕，光是那锐利的岩刺顶端重重的刺像洪伯就教洪伯连番的受到伤害，再加上这些岩刺一撞到洪伯之后，竟然马上的爆开，更是又加深了一层的伤害，虽说这伤害对洪伯这种修为已晋化境的超级高手来实在是没办法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这先后两道连续攻击也够洪伯受的了，不过洪伯这大力神王毕竟不是自己叫假的，他一怒之下，大喝一声：“神拳第五式－拳倾天下！”

霎时，身在半空中的洪泊忽然被一阵阵漫天铺地的拳影给完全的遮住了他的身形。

这下子立即展现出大力神王的威力来，只见到那些的岩刺与洪伯的拳影一交接，砰砰砰的声响

响个不停，岩刺纷纷被洪伯的拳头化成为碎粉得石粉，岩刺内涵的魔法能量与洪伯拳上的能量交接之后，更是爆出了一连串的黄芒，煞是好看。

大约过了一分钟，洪伯终于将亚芠的这一记大地怒吼的魔法能量全部耗光了，他这才落回地面上，但是众人也可以看见洪伯的额际出现了细微反光的汗珠，显示他并不轻松。

一旁的妃雅先是被亚芠及洪伯这一次的对决给震撼住，等到洪伯全解决了她才想起来，也才发现到自己又恢复行动能力了，忙叫道：“亚芠……”可是才只说了两个字就已经被亚芠给打断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放心！我们不会在打了！”亚芠刚听妃雅开口便已打断了她的话，妃雅也是个聪颖的人，举一返三，立即知道亚芠已经知道对方是友非敌了，只是为何他们既然知道还是要打个你死我活的呢？

不久，洪伯慢慢的走到亚芠的面前，人未到，一阵洪亮的声音已先传来：“痛快！真是痛快！七十几年没打过这么痛快的架了，老弟，可真有你的，在势均力敌的战斗中，我还是头一次碰到像你这样在战斗中还能提升的家伙，真是不简单！”

说着，洪伯来到亚芠的面前重重的拍了亚芠的肩膀一下，豪爽的哈哈大笑着，似乎一恢复大力神王的真面目之后，他便也跟着恢复了大力神王该有的豪气与粗爽，一反担任管家时的韬光隐晦，截然不同与以往。

亚芠这时也退下了铠化，恢复成他原来的样子，只是，他一退下铠化之后，却发现到贪狼星经然跟着也离开了他的身体，恢复成为它原来的第一型态，一只威风凛凛银色巨狼，站立在亚芠的旁边。

亚芠惊奇的看一下贪狼星，显然不明白为何他并未要求贪狼星恢复成第一型态，而贪狼星却自动的恢复成第一型态？不过此时显然并非是追究的好时机。

亚芠转过头来，对着众人道：“很抱歉了，让各位担心了，刚刚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对方有斗气而无杀气，所以知道对方其实并无恶意，后来有隐约间听到妃雅你的叫声，更是确定对方是友非敌，只是好手难寻，加上我又想要确认自己现在的实力到底是到达哪一个境界，与真正的绝世高手对决之下能撑到什么时候，又再加上我对于魔法好不容易有所突破，所以更想测验一下自己，所以才会……让大家担心了真不好意思！”

一旁的洪伯也呵呵的笑道：“呵呵，这都要怪我这老头子，闲赋太久了，骨头都发酸，刚刚在上面等妃雅你们来时，忽然感觉到有一群高手的气逐渐的接近，一时心痒，忍不住的发出一点小气势来试试看，没想到这位老弟竟然也发出了与我不相上下的气势来对抗，一时见猎心喜，所以忍不住就想试试这位老弟的实力如何，所以便忘了要克制自己，幸好最后老弟先收手，不然我老头子可要出糗了，让你们大家担心了，真是抱歉！”

众人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同时有觉得十分的冤枉，早知道他们只是在测试对方的话，同时又暗暗的乍舌，只是比试就打成这样？那如果真打起来的话？众人几乎不敢想像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同时也兴起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世界是何其大的感叹。

一旁的亚芠正想接着说话时，忽然，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非亚从他刚刚解释之后就一直低着头，眼尖的亚芠发现到妃雅前面的地上有几滴水迹，同时也察觉到妃雅削弱的双肩正不停的抽动。

亚芠急问道：“妃雅？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话一说完，却见到妃雅忽然抬起头来，对着亚芠忽然大骂道：“混蛋！你是一个混蛋！”说完，妃雅一个转身，就往后跑。

亚芠被妃雅骂的莫名其妙，但是，却更被妃雅那因为哭泣而显的红肿，泪汪汪的双眼所惑，彷佛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一个混帐，虽则他并未觉得自己到底是哪边做错了，而让妃雅骂他混蛋。

更甚，当他看到妃雅转身跑开时，亚芠的身体似乎脱离了自己的意志，再他还未想出个理由时，身体已经自动的飞快移位挡在妃雅的面前，让还没跑到五公尺外的妃雅，一时不察的一头撞进他的怀中。

发现到自己撞到人了，妃雅抬头一看，正是亚芠那张令她又担心又生气的脸，妃雅再也忍不住了，抡起一双秀拳，直往亚芠肩时的胸膛轮打，口中更是不停的骂着：“混蛋，混蛋，你是一个混蛋，你真是一个大混蛋……大坏蛋，叫人担心死了，大坏蛋……”边骂，眼里的泪水像是不要钱般的往下直落，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般，叫人无法去忽视，一向冷艳至极的美丽脸上，此时布满了生气、愤怒、担心、恐惧混杂的神情，叫亚芠心中无法自制的想着，要用尽一切的办法为妃雅抹去这种神情。

同时被妃雅这一骂，亚芠心里陡然一震，这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如妃雅所骂的，果然是一个混蛋，而且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天大的混帐。

因为，刚刚他只顾着自己的心情，想要测试自己的实力，却完全没有顾虑到其他人的心情，在一旁插不上手的其他人，在不明底细下会有多担心，只是他真难以想像，妃雅竟然会有这样的激烈反应，但是也更让他看清事实，妃雅果然真的是爱惨了他，所以才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而他……

从刚刚妃雅转身要跑开时，自己的身体已经诚实的反映出自己的心意了，妃雅早已在他不知不觉中，用她的热情，她的智慧，对他的爱意，悄悄的侵占了他的那一个冰冷生硬的心了，就在他不知不觉间，妃雅已经在他的心中占了一席之地，他好像……不！是已经真的爱上了她了。

一想到这，雅芠忽然觉得他一向被自己刻意控制的冷静心情忽然冒出了一股不该有的冲动，但是，这一次，他头一次顺应着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加思索的低下头来，接着，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众人中立即发出了几声的抽气声、惊呼声，有史以来，恐怕众人作梦也不会想到会看见这种情况，那可是比天塌下来，地崩裂开，海聂。崴鲁宾复生还叫他们不敢相信，亚芠竟然这么当着众人的面前，“吻”了妃雅。

被亚芠这突如其来的一吻的妃雅，是众人中最吃惊的，吃惊到亚芠吻着她的唇一直到吻完之后，她还是眼睛瞪的大大，小嘴微张，一副被吓呆了的模样，直到亚芠在她的耳边轻声道：“对不起了！下次不会这样了！原谅我好吗？”妃雅听完了亚芠的话之后，这才回过神来，想到了刚刚亚芠对她所作的事情，一时之间，她只觉得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在这一个阴暗漆黑的角落里，就好像跟在天堂里一样的幸福美丽，一切彷佛都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同时，也令妃雅羞了满脸通红，不自觉的嘤咛一声，躲进了亚芠的胸前，不敢再看他。

而众人刚刚是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错，现在，则是更怀疑自己的耳朵也有问题了，亚芠刚刚对妃亚所说的话，虽然很低，但是在这寂静的夜里，并未能躲过了众人的耳目，特格悄声的问着盖赤道：“团长，刚刚……我的眼睛出问题了吧？亚芠竟然当接吻妃雅城主？”

盖赤也轻声的回道：“如果你的眼睛出问题，那我的耳朵也出问题了，因为我也幻听到恶魔会说对不起！”说着，盖赤的嘴角不由的冒出了一抹微笑。

两人的声音虽然低，但是可逃不出亚芠的耳力，这时候亚芠对这两个为老不尊的长辈可不客气了，眼露杀气的狠狠盯了他们一眼，盖赤及特格吓了一跳，特格马上转移话题，大声道：“洪伯，你觉得我们现在丰原成的局势怎样？我们要……”边说，特格拉着莫名其妙的洪伯对着众人使个眼色，转身边走边大声的说着虽然很严肃，但是显然不怎么正经的话题，慢慢的远去，把时间、空间留给了有情人。

听到了特格大声说话的声音，妃雅终于又抬起了头，水亮的眼睛彷佛再问发生了什么事？

亚芠轻轻一笑，高深莫测道：“烦人的苍蝇飞走了！”

再一次看到妃雅那羞涩中带着泪水，不自觉的幸福笑容，亚芠心中也同样有着一种喜悦，他又忍不住了，再一次的低下头来。

而妃雅也根本来不及问亚芠底什么意思，因为，亚芠又再一次的吻上了她，幸福的感觉又再度的充盈她的心，这一次总算有了踏实的感觉了，虽然那种幸福的感觉还是像在云端一般，但是，妃雅已经顾不得其他了，也不管她好像忘记了什么了，她只知道，亚芠这一个吻，让她有种飞上了云端的不真实感，但是，就算现在是虚幻的梦境，她也是很幸福的。

而在亚芠的热吻中，原本瞪的大大的眼睛在逐渐的合起来的时候，妃雅眼中最后一个印象是，已经走的远远的夜月转过头来，对她扮了个鬼脸，然后对她竖起了大拇指，用着夸大的嘴型，无声的告诉她，“恭喜你终于擒获了大哥的心”。

是吗？妃雅不知道，因为，她已经迷失在亚芠这与他为人完全不一样的热情亲吻上了，被亚芠的热吻给淹没了

天魔神谭
第一部 第七十一章~第七十八章

第一部 第七十一章~第七十八章

作者：手枪

站在铁血团总部，铁血楼前面的草皮上，一大堆人拉拉杂杂的前来送行。

自昨晚起，当亚芠与妃雅终于情话绵绵完了之后，众人马上进入了严肃的会议，针对目前的状况，作出了以下的决议：

其一：由亚芠及妃雅为首，率领凯特等死神小队为首的四十多人，前往东塔伦山务必要阻止那些章鱼怪的阴谋，当然，如果白虎卵孵化的话，能将它夺到手是最佳不过的。

其二：现在丰原城的危机由洪伯为首，盖赤为副，对外放出洪伯这大力神王在此的消息，用以震摄民心安定，并且给于敌方钛京佣兵团压力。

其三：对于其他诸城势力，发出明暗两种信函，明函中公开妃雅所带回来的瑟吉耐城明年提供陶土的供货订单副本，已将本城断人生路的谣言攻破，并且谴责钛京佣兵团先违反停战合约，并同时将钛京及东帝佣兵团当时的协定副本同样用魔法拓印一份，分送其他势力：暗函中则送给现时各势力的留守主脑，暗用百年之约来威胁，若不肯协助丰原城，则半个月之后的百年之约，丰原城主妃雅及铁血团长盖赤将无法如期赴约，那众人终将完全丧失获得白虎的机会。

如此，内外明暗手段俱使出，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丰原城现在的困境，让这些内部的敌人丧失他们兴风作浪的机会。

同时，亚芠更慷慨的将他如何解除盖赤团长体内毒素的方法写下，以求铁血团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铁血团该有的战力，以应付各种状况。

同时，亚芠更应妃雅之要求，放出五小幻兽，侦查出位在城外包围的全部的敌人的位子，尤其是以那些魔兽牛怪的所在位置最为重要。

然后与洪伯约定好，当亚芠他们出发之后，洪伯才施展他的独门“武器”流星，这种他为自己这只善于近战的大力神王，专门独力研究出来，攻击半径达五千公尺，威力强大的远攻武器，一举歼灭那群牛怪，同时昭告所有人，大力神王重出江湖，以增色他的威信。

在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参与会议的众人中，凯特及力奥在见识过刚刚那场亚芠与洪伯的大战之后，对于洪伯的凛凛威势感到万分的钦佩，因而求教于洪伯。

洪伯看到两人根骨极佳，又已经有了近一流高手的功力，加上他们的态度极为诚恳，又是亚芠身边的人，所以竟不惜大出血的，将自己压箱绝招－神拳及流星，这两种绝技花了半夜的时间传授给他们，连在一旁的亚芠及盖赤等人也获益非浅。

而两人中，凯特为人机警冷静，善于运用智慧，因此对于洪伯所传的流星有着相当的体悟，而力奥无论在体格上或是性格上，皆类似洪伯年轻时候，所以对于洪伯所传授的神拳有着不亚于凯特对流星的领悟，令洪伯在事后感叹道：“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凯特及力奥）因为本身的属性不合的话，无法学习我本身的帝（地）王真气，我的一身所学就真的是找到了两个好传人了！”

不过现时当然没有人知道，在几年后，凯特及立奥凭的洪伯他所传授的绝技，加上亚芠的教导，各自练出了一套绝学，成为在十大高手之外，独树一帜的三圣之二，几乎是要超越了十大高手的名头，同时因为他们俩的成就，让洪伯这大力神王及曾教导过他们的水妖王被后世评论为历代十大高手中，最伟大的指导者之一，这也算是洪伯想像不到的。

所以，众人虽然一夜未睡，个个还是显的精神焕发的，对于目前的问题已经有了全盘的解决计画及应变措施，足以令所有人的精神大振，因而一大早，亚芠就已经命凯特招集了其他的死神小队的成员，将前一天所准备好的各项物资及铁羽拉来，整装待发。

所有人目前都已在铁羽上就位好了，只剩下凯特、力奥、夜月三人还站在自己所分配到的铁羽的旁边，等待着亚芠及妃雅。

亚芠与盖赤一方面再作最后一次的计画确认及配合方式的沟通，一方面，盖赤也忍不住的用自己身为长辈的特权，对亚芠殷殷的唠叨着。

可以想像一个气质刚毅，面目严肃，看来正经八百的中年人对着一个看上去不像青年的青年人，以着极为严肃正经，彷佛在宣达什么法令般的态势及语气，说着要注意什么天寒要穿衣，肚子饿了要吃饭等等之类的小事。

这就是亚芠与盖赤目前所谈论的话题，当然，也逗的在一旁旁听的其他的人不禁掩嘴偷笑，与亚芠这边两个铁汉型的男子所说的与他们外型完全不相称的话比较起来，妃雅与洪伯这一组显然是稍微比较正常了点，呃！对其中一个而言！

散去自己神王气势，但已恢复本来面目的洪伯，虽然因为没有气势衬托而不像昨晚那般，叫人以为他是一个身高二公尺半的魁武巨汉，但是，洪伯也足足有二公尺高，今天一样与昨天相同的神王打扮，只可惜他右手腕上的那一个看来十分花俏，用鲜花及缎带装饰的竹篮子却完全的破坏了他刚硬的形像，同样的叫人难以想像。

洪伯此时就像是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把妃雅当成一个即将出嫁的女儿，殷殷切切的说着一些完全不符合现状的告诫劝说的话来，倒是妃雅表现的比较正常，在这一个众人环视的场所里，妃雅充分的将他的冷艳的城主本色表现的淋漓尽至，不管洪伯说了什么，妃雅都是一千零一号的表情，冷艳而冷静的点头答是，完全不会因为洪伯的话而影响到，只是若靠近她的话，还是能由妃雅眼中看到她偶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慕孺神色，透露出妃雅对于洪伯这关心举动的感动，虽则，不太能想像就是了。

最后，终再长的话别也有结束的时候，亚芠终于跟盖赤说完了，或者说盖赤对亚芠说完教了，亚芠转头一看妃雅，正好看见妃雅由洪伯手中接过那只竹篮，同时听到洪伯殷殷道：“妃雅，这里面是我叫厨师作出来，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到东塔伦山后，那里冰天雪地的，也没什么东西好吃，你就先忍耐一下，回来后，我会在叫人帮你做你喜欢吃的东西！”不知情的人，听到这一番话及看到这一个动作的话，还以为现在他们是要去郊游而不是去执行一项极为危险的任务呢！

亚芠在心中暗暗的想着。

不过他也没资格说别人，刚刚，当他当着众人的面前正式的向盖赤拜倒，成为盖赤的义子之后，似乎盖赤的父爱就这么一发不可收拾，一股脑的倾往亚芠的身上，使他作梦也没想到，以盖赤这么一个身分个性的人，竟然跟一般的人一样，甚至还要唠叨，简直把他当成了三岁小孩子一样，说出了一大篇的话来，叫他哭笑不得。

亚芠最后一次的向盖赤一拜，走到妃雅及洪伯的旁边，对着还在殷殷话别的两人说着：“洪伯、妃雅，该出发了！”

妃雅一转头，望着亚芠，突然露出了一个叫众人为之倾倒的甜蜜笑容，走到亚芠的身边，也不羞涩，落落大方的挽着亚芠的手臂，对洪伯点点头

打从昨夜起，亚芠正式的对他一吻定情，回应了她的苦恋之后，妃雅就完全不故众人的调笑，紧紧跟着亚芠，表现出一副亲密的姿态，所幸亚芠也是一个怪人，不怎么在意外界的眼光，一确定妃雅真的是他所要的之后，也完全的引发出他内心潜藏的热情，很快的回应着妃雅的热情，导致于今早铁血团的众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前一天还形同陌路的两人今天一大早竟然就这么大剌剌的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亲密无间的姿态，即使亚芠还是一副冷酷的模样，但是光是从他的举止动作上，一看就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叫人几乎跌破自己的眼镜，完全不能相信。

洪伯看着亚芠及妃雅之间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亲密神态，心中暗暗的点头，对于妃雅所挑选的亚芠，他可是满意到极点了，不但有着一身可与他相抗衡的力量，而且阅人众多的洪伯更是一眼就瞧出，亚芠是那种属于内热外冷的人种，一但爱上了就决不后悔的类型，对于妃雅的眼光，他可是从昨夜称赞到今天，同时也一再的对妃雅耳提面命，要她好好的把握住亚芠这个人。

洪伯对着亚芠说道：“亚芠，妃雅她本性善良，但是因为自小成长的环境对她造成影响，所以有点任性骄纵，所以你要多多包函，此形一去，充满危机，如果有什么危险发生，希望你能多担待一些！”

亚芠听着洪伯的话，点点头，倒是妃雅自己听到洪伯对他的评语不由的发了一声不满的呢喃声，在她感觉中，彷佛眼前这两个男人都把她当成了一个不懂事的人了。

总算经过了漫长的告别送行，亚芠及妃雅分别来到自己的铁羽旁，跨坐上去，妃雅对众人挥挥手道别，轻咋一声，四十多只的铁羽同时拍动翅膀，升空飞去。

众人直等到亚芠等人的身影消失在天际的那一头之后，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洪伯呵呵一笑道：“走喽！小伙子们都离开了，咱们这些老家伙也不能辜负小伙子们的期望，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就先拿那些不长眼睛没有脑子的牛怪们开开刀吧！”一时之间，众人皆感染了洪伯语气中豪迈的气息，纷纷的微笑起来，这一刻，丰原城及铁血团的危机众人不再放在眼里了。

盖赤似也因为洪伯的豪气而一扫近日来的低潮思绪，微微一笑道：“副团长，除了必备的城防人员外，马上招集城内所有能动的人来，我们要好好的出一下这几天的怨气。”

特格一笑，马上将盖赤的命令下传，一个小时后，以洪伯、盖赤两人为首，三千多近四千个铁血团的成员聚集在东边的城墙外，其中，还包含了一千名直属盖赤，却因为中毒而没办法发挥战力，如今好不容易因为亚芠所教授的方法而将毒素驱离，如今正憋了一肚子怒火，心里直想

砍人的铁血精兵团。

盖赤及特格带着几个精兵，随着洪伯走到城墙上，一旁的精兵立即献上了丰原城周遭的地形图。

盖赤指着其中几个被作上记号的地方，沉声道：“这几个地方是昨天亚芠侦查出来的，几个敌人隐藏的地方，这里分别有着敌人近三成的兵力及五成以上的牛怪聚集，前辈，你的流星范围可达到吗？”

洪伯呵呵一笑道：“亚芠这孩子可真是不可思议，身上的秘密似乎层出不断，连敌人的分布，概略的数目都可以侦查的出来，一但让我知道那群王八蛋的所在位置，那就是他们倒霉的时候了，嘿嘿，这真的令我回想到当初我一个人单挑一万名斯达帝国骑兵队的壮举，今天，倒是要好好领教一下那群怪物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虽然没有正面的回答盖赤的问话，但是盖赤已经由洪伯的语气中听出，洪伯有绝对的必胜把握，再度一笑，回头传令下去，要所有人准备好，待命准备冲锋杀敌。

再回过头一看，洪伯已经蹲起了马步，浑身发出了莹莹的黄色亮光，即使再这朝阳已经升至半空中，现时阳光普照的时候，盖赤还是觉得洪伯身上的真气光芒亮的惊人，再一次的感叹，十大高手毕竟名不虚传，光看他现在的威势，就知道外面的人已经有苦头吃了。

等到洪伯身上的光芒增强到最高点的时候，盖赤看见了洪伯身上的光芒又开始往他的双臂集中，只是这一次，集中在双臂的光芒慢慢的离臂而起，在洪伯的头上形成一条形若实质的黄色光带，然后光带忽然逐段的碎裂，盖赤细数一下，碎烈的光带聚成了二十七颗的大如碗口的光团，慢慢的在洪伯的头上飘舞着，至此，盖赤终于相信，昨天洪伯在与亚芠对战中，果然并未出全力，不然，以他现在二十七颗的流星，也不知道亚芠是不是能接的下来，毕竟，盖赤知道这是洪伯依照外边敌人聚集的三处地方，每处九颗流星来计算的，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洪伯的底限了？

而在昨夜里，虽没有刻意去听，但是洪伯显然不介意他们知道他独门绝技流星的奥秘，因此说话的声音并未刻意的压低，所以盖赤多少也知道了一点洪伯的武器－流星的秘密。

其实认真的说起来，流星这项武器并不能真算是武器，因为，洪伯的流星主要是利用他身上的兽幻铠，自己强行从幻兽铠上剥离出一小部份来，然后以用自己的真气，大量的灌入这被剥离的小部分组织，直到这一部分组织再也容纳不了，直到即将被洪伯那强力的真器给撑爆的临界点为止。

然后再利用这小部分组织与本身铠的能量暂时联系及真气游离操控，实行远距离的攻击，等到将这一部分蕴含真气的组织分送到他想要攻击的目标身上后，洪伯在操控兽幻铠，以着一种类似远距离通讯的方式，透过兽幻铠，或将这部分组织给爆破，或利用强大的真气能源穿透敌人的身体，以达到攻击的目的。

所以洪伯才会选择使用下级二阶地属提帕（貘）系的兽幻铠，一方面，是因为以他的修为来讲，铠对他的保护及增幅作用其实并无多大的作用，二方面，唯有下级幻兽，对于能量的消耗比较少，就算是因为流星是一招先自伤而后伤敌的绝招，他的铠还可以在他庞大深厚的真气提供之下，利用幻兽本身本能的快速复原功能，以最快的速度生长复原那被洪伯强行剥离的组织部分，以避免洪伯他发不了几发流星就将整个兽幻铠给分解发射出去了。

而且，盖赤也听到洪伯说过，他这善于近身战的人之所以会选择攻击力及防护力都相当弱的提帕（貘）系的幻兽也是基于流星施展的考量，因为，提帕系的幻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自己分离部分的组织有相当大的能量联系作用，是它惟一的优点，只是这项优点对于一向就算幻化成武器也不会离手的一般人并无大用，有跟没有一样，但是对于武器是“流星”的洪伯来讲，这可是关系到他流星的射程、攻击变化及威力最关键的因素，所以以一个堂堂十大高手的前辈

高人，他所用的幻兽却是最为可怜的二阶幻兽，只不过，这只二阶幻兽在洪伯身上可是比什么阶级的都要来的可怕。

盖赤一边想着洪伯流星的原理，一边注意看着洪伯的动作，当洪伯大喝一声，原本在他头上盘旋飞绕的流星忽然之间往上直直的飞上天空，直到消失不见为止。

洪伯又在大喝一声，过不了三秒，又是二十七颗流星出现在他的身上，洪伯转头对盖赤道：“这一次我用田字型打法，等一下我第二波流星发出去时，你便叫所有人开始出动。”

盖赤闻言点点头，他知道洪伯口中田字型打法的意思是指，专门对付大面积，敌人异常聚集时的打法，以八颗在外，排成一个正方形的落点，然后在中央处置一颗，九颗流星同时由天空落下，如以一来，当洪伯一感觉到碰到敌人时，可以立即操控流星在落地前炸裂，如此，就能将每一颗的流星发挥到最大的攻击范围，避免重复的攻击面积涵盖导致攻击力浪费，是洪伯的流星三种基本用法之一。

其余两样中的一种是昨夜与亚芠战斗是所施出的，一化百千，百千流星，专门用来对付行动敏捷的敌人，且上面依附的真气具有循敌人能量追踪攻击的能力，也是为何昨晚的百千流星会投入亚芠施放的土魔力光团之中而未能发挥应有的威力，那是因为百千流星遭到土魔力元素的吸引所致。

第三种最为简单，是用在直接面对面战斗中，以速度及威力取胜，跟魔法弹很像，直接朝敌人作直线形或略带弧度的曲线型的发射攻击，但是威力及速度却不是魔法弹可以比的上的。

如今，洪伯用出了对付群敌的方式，不久，盖赤在极端注意下，终于看到由天空落下了三群的流星，在阳光的掩饰下，这三群二十七颗流星几乎是不可辨，就算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盖赤也差点没看到，紧接着，完全没察觉，也没想到，有人会由半空中落下攻击他们的钛京联合兵队，马上就被洪伯的流星给攻击的惨不忍睹，而盖赤耳边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惨叫声及流星爆炸的声音，不由的感叹道：“前辈，您的流星真的是白日奇袭的王者，根本是令人防不胜防呀！没有人会想到攻击是来自于天上的。”说的洪伯发出了得意的笑容。

不过，盖赤的感叹也没多久，因为，当第一波流星轰炸完之后，洪伯又是一声大喝，第二波流星发射上空。

盖赤转头一喝道：“副团长，你跟几位统领依照刚刚的分配，往其他两处去，精兵团，随我来！”

说完，盖赤对洪伯一揖，右手往上一挥，所有人同时哄堂大喝一声，城门大开，三千多个满腹怨气的佣兵，随着他们最高的精神指标－盖赤团长，往敌人的目的地冲去了，而这时，第三波的流星又再度的出现在洪伯的头上。

当天晚上，盖赤、洪伯、特格、及其他铁血团重要的干部们聚在一起开会。

今天一天下来，他们分袭了东、南、西三边包围他们的敌人，除了西边因为已获得消息，有了预先的防备，使的铁血团稍微的陷入了苦战之外，东边及南边的敌人可以说在他们尚未到达时，早已被洪伯连续三波的流星给轰的溃不成军，他们到达现场除了少数几个功力较高的干部级敌人外，几乎没有遭到任何的损伤，就连那些敌人看到大队人马来袭之后，也是不战而屈了。

大部分的伤亡人数都是在与西面敌人交战的时候发生的，但是也顺利的将西面的敌人给逼退，总合下来，今天一天的战果，东面及南面的敌人尽数歼灭或擒获，逼退西面的敌人，连带的，北面的敌人也不攻自退，钛京佣兵团的所有人由原先的两里处的包围线直退到十里外。

事后统计，共歼灭敌人四千多人，牛怪千多头，擒获敌人二千多人，可以说钛京的势力已经被

他们一天之后去掉一半了，而铁血团也只不过死亡三百多人，千多人受伤，实在是大获全胜，当然，最大功臣还是在今天一举破了自己纪录，一天内发出了快两百发流星，而现在累的脸色苍白的大力神王－洪伯。

之后，经过了十三天的对峙，盖赤不断的派人出城与钛京交战，虽然没办法像第一天反击那般，拥有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临时聚合大量人员的钛京在这还来不及整合完成的时候，与训练精良，士气如虹的铁血团一比，简直是乌合之众，再加上，洪伯的大力神王威名在盖赤的有意操作之下，藉由城内某些人的嘴泄漏出去了，同时更夸大了第一天的战果，说都是大力神王一人之力所完成的。

如此一来，钛京佣兵团中的佣兵一听到十大高手中的大力神王公然站在丰原城及铁血团这边，而且单凭一几之力就解决了他们一半的人数及仗以为长城的摩兽牛怪将近一半的数目，这下还有谁有斗志？到后面，只要一看到传说中，霸气无敌的魁武巨人大力神王的出现，马上成鸟兽散，无胆为敌了。

这使的钛京佣兵团的势力逐渐的缩小，再也无力去包围丰原城了，而且就在这时，当初发出去的明暗双函终于也发生作用了。

各大势力分别来函谴责钛京佣兵团的作为，同时还威胁，钛京如再不退兵，则各势力将会派员前来支援丰原城及铁血团，终于使的钛京知道自己想要取代铁血团的梦想成为幻影，还要接受铁血团往后的报复，就在第十四天的时候，黯然的退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解除了丰原城的危机，同时也保住了妃雅的城主之位，在十五天的期限内，解除了一切的危机。

而就在钛京退兵之后的当天，第一批旅客终于在丰原城被围两个多月之后，造访了丰原城，那是一群由约五十多人组成的团体，以着一名八十多岁，充满着刚毅气质的威武白发老者及三个一看就知道是人中龙凤的年轻人为首的神秘团体。

进城之后的他们直接拜访了铁血团，而且还让铁血团盖赤团长亲自出迎的一群旅者。

只是，见过这一群神秘旅者的人都说，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股十分焦虑的神色。

时间往前前推七天，在借助了铁羽快捷的速度，花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东靼伦山的山脚上的一个村落，只是，这一个村落却也发现了一件的怪事。

在亚芠等人在村前的一处空地落下的后，凯特对亚芠道：“头儿，这个村落是进去东靼伦山之前的最后一个较大的人类的村落，同时这里也是我们的情报组织凡铁的一个据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同时将铁羽寄放在这里，明天在上山，依照我们的脚程，半天就能够到达团长所指示的白虎卵的所在地及历年来比武的所在地。”

亚芠点点头，将手中铁羽的缰绳交给旁边的一个队员，带着贪狼星，举步就往村子的入口走去，众人牵着自己的铁羽跟在亚芠的身后，慢慢的前进。

自从再一次发现到贪狼星又有异变后，亚芠就发现到，贪狼星似乎不再依附在他的身上了，第二型态的变化能力似乎已经在贪狼星身上消失了，贪狼星要吗不是以第一型态跟在他身边，就是完全的第三型态铠化在他身上，甚至就算是他下令，贪狼星也不拟化出第二型态，亚芠虽莫名其妙，但是一想到贪狼星那些古怪的能力，他也就坦然。

只是与贪狼星相处到现在，亚芠对于贪狼星的来历到也是头一次的感到怀疑，虽然里昂小舅说贪狼星的各种迹象显示出他是一只上古幻兽，他以前也这么相信的，但是从贪狼星出生以来，历次以来，所展现的异像异能，他就没听说过那只幻兽会的。

比如说，没有幻兽一出生就只是纯粹的吃能量，没有幻兽会没有任何的属性的，没有幻兽在第二型态时会具再在一次拟化武器或是发出冲击炮的，进入最终的成熟期所需要的能量庞大到不

可思议，而且，就算是在最终型态中，还能够针对自己的缺点，加以进化，甚至连外观都会加以改变，这对进入成熟期时就注定了组织结构已经固定的状态的幻兽而言，能够再加以变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依照贪狼星对能量超乎想像的需求，要说它是像其他一般幻兽般，因为神之钻的影响而有这样的变化，亚芠实在是无法相信，何况贪狼星在没有获得神之钻前，就已经展现出它的第一特殊能力“融合”了。

亚芠甚至也在怀疑，这一般人所认定的幻兽生理期的五个阶段中，这最后的阶段成熟期，真的是贪狼星的最终阶段吗？

沿途，亚芠心中已经有所决定，当他将他的事情全部都完成后，他要去那一个发现贪狼星的卵的古代遗迹，查查看，到底贪狼星是怎样的一个幻兽？

而就在走到村子的入口之前，亚芠忽然停下了脚步，身边的贪狼星对着村子里面发出了发怒前的低吼声，亚芠扬声道：“是谁？”一声长笑传出，数条白色的影子由村子的阴暗处、屋子的背后飞掠出来。

死神小队的人立即动了起来，抛开了自己的铁羽，拿出了自己的武器，一瞬间移位到亚芠的面前，摆出了警戒及战斗的态势，就待对方有任何不善的举动就会一举发动攻势将对方毁灭于他们强大的攻势下。

亚芠一举手，将死神小队的举动暂时的按奈下来，他慢慢的走到死神小队警戒线外，面对这一群不知道身分不知道来意的人。

这时对方也再亚芠的面前摆开了警戒的态势亚芠逐一的望过去，对方共有二十人，可以看出来是以当中的两个站在中央处的人为首。

亚芠仔细的看着中央的两人，右边的那一个是一个看来约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有着一头的细细金色卷发，长相不但英俊，而且极负个人特色，从他那略为傲踞及身上与这个偏远小村完全不搭调的纯白色的华贵服装可以看出他的出身绝对非一般的寻常人。

而站在他的左侧方的那一个则另亚芠感到非常的惊讶，看到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强者！

亚芠不由的仔细的观察着他，这人是一个看来约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长的面红齿白，斯斯文文的完全不像练武人的样子，但是他却穿着一身的内紧外宽的黄色的衣袍，做着武者的打扮，除此外，在他的背后更是斜背着一把看来比他一百七十公分还高的巨大紫色晶莹巨剑，又长又宽的巨剑看来好似是一体成型的巨大剑型紫晶体，大部分都在那人的肩上及背后露出来。

剑身连柄超过两百公分，无鞘剑身裸露，剑身通体幽紫，而且紫的十分的异常，几乎让人感觉到那把大的异常的巨剑是会将任何光芒皆吸入的那种妖异的幽紫，而且更令人感觉到对方的剑上有着一种的奇异力量，好像让人在对方的剑上可以感觉到好像是大地一般的沉稳感觉，另亚芠不由的一再的看着那把剑，同时，盖赤曾对他说过的一个名字由他的脑中浮现出来，大地骑士——瑟洛。喀吉沙。

而除了这两个为首的人之外，其他旁边的人清一色的纯白色滚金边的制式制服，看来年龄都差不多约再四十上下，一看就知是护卫之流，可是他们脸上那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那种杀气腾腾的彪悍神态，及他们现在正值练武之人黄金时代的年龄，令人一望即知他们的不好惹。

十八个护卫中区分为两组，一左一右的分成两边各自站立于为首两人的两侧，一边是手持武器，眼中精光四射，一边虽是空手，但是稍有点魔法修为的人就能够清楚的感觉到在这些人身边不停流动着的魔法元素能源，令人不敢小觑。

而由着那个应该是斯文人背后的那一把大的异常，给人特别的宛如大地般沉稳的感觉的奇异紫

幽长剑，以及这一群人都是身着白色制服，完全符合了他所知道但是未曾谋过面的某一组织的特征，亚芠几乎可以肯定的猜出对方的身分。

“你们是冰雪楼佣兵团的人！”不是疑问，而是肯定！亚芠道出了对方的身分。

对方显然是没想到未曾谋面的亚芠一行人当中，有人能够一语道出他们的身分，所以每个人都愣了一下，看到他们的反应，亚芠就更是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亚芠往后一挥手，死神小队的人马上将自己的武器给收起来，而妃雅及凯特、力奥、夜月也都来到亚芠的身后了，听到亚芠道破对方的身分，妃雅这丰原城城主显然也不是干假的，她也很快的就认出了对方的身分，走到亚芠的身边，说道：“请问是不是冰雪楼的少楼主——鲁西。泰？请问您旁边的那一位是不是享誉已久的大地骑士——瑟洛。喀吉沙。”

“你好！我是丰原城的妃雅。兰妮，我旁边的是本城的铁血团代表客卿亚芠，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聚会的。”妃雅继续的替自己的这一方作介绍。

当妃雅说出了对方的身分之后凯特凑近亚芠的耳边，轻声道：“头儿，对方身边的那十八个护卫应该就是冰雪楼最为著名的十八雪卫，由冰雪楼的每一任的楼主一手培养起来，与冰雪楼楼主有着师徒的关系，但是不属于冰雪楼佣兵团组织，只有楼主或是重要人物外出时才会随身担任护卫之流，看他们年龄的样子，他们应该是现任楼主升日。泰的贴身雪卫了，最近在团里有人说过了，我们死神小队的实力应该已经可以追上十八雪卫了，合我们百人之力，却还是被认为只能堪堪与这十八雪卫相较，可见到他们的彪悍。”

亚芠评估的看着对方的实力，同时注意到，当那个名叫鲁西的少楼主及大地骑士瑟洛再见到妃雅时，眼中有着一闪而过的惊艳神色。

基于对竞争对手的敌意，以及身为一个男人的本能反应，亚芠实在是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差透了，差点就想在这把对方全部干掉，管他是什么第一佣兵团的代表！开玩笑，他银月恶魔的女朋友也容的了别人觊觎？

当然，有此想法的亚芠很难给对方好脸色看，不过，依照亚芠一惯冷酷的形象，就算给对方好脸色看，想必对方能领受的也是极为有限吧！

一边的亚芠冷着脸，另外一边的鲁西及瑟洛倒是很热情，尤其是在妃雅的大美女的面前，一说开了彼此的身分，虽不至于显的很热络，但是至少，在百年之约开始前，彼此倒也还勉强算是同伴，因此倒也与妃雅说说笑笑的。

妃雅问道：“少楼主，你们来很久了吗？我记得这里这个小村不是还有好几户人家在这，为什么我们一路走来，却不见半个人影？”

“妃雅城主，你叫我鲁西就可以了。”鲁西脸上漾着英俊的媚惑笑容对着妃雅笑道，浑然不觉得他已经引起了某人的不悦，随即又正色道：“城主你们也发现到这里的异状了吗？”

“其实不止这里不见人影，我们比你们早来半个月，但是，一来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到我们一个设在这里的据点中，所有的人全都离奇的失踪了，后来，我们又遇上了迦阗汐城的少城主－凯琳及她的师门的三十个师姊妹、尔邑擎烈城主－吉尔大公与他的五个结义兄弟、逆十字团的迦岚少祭司与他的十五个祭司同伴，我们一商量之下，有偶无独的，他们设在这里的据点上的人也都离奇的失踪了，我们怀疑这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其中弄鬼，所以我们协议在大会开始前，先分头去找寻线索。”

妃雅一听，眉头不由的也皱起来，担忧道：“那糟了，我记得我丰原城在距这三十里外，也有设一个据点，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

一旁的大地骑士瑟洛不甘风采都被鲁西抢去，抢在鲁西前发言，凝重道：“城主你不用去看了，我们刚刚才由那边过来，那里也跟我们的据点一样，人都完全的消失了，而且不只你我的据点这样，据我们一路走来的观察结果，连那些非属于我们八方势力的一般山里的百姓也都一样的消失不见了，似乎在这东靼伦山方圆百里内的人全都消失了。”只是他的声音与他俊秀外表完全不相合，反而像他身后的那把巨剑般，浑厚、低沉、而且还是个大嗓门。

“我记得在我们的资料中，这地方似乎是属于铁血团的据点吧？”鲁西看着妃雅，但是口中的话却好像是再对着站在妃雅身后三步处的亚芠说道。

亚芠神色一沉，手一挥，霎时，在他身后四十几个死神小队员，一瞬间，用着极快的速度，绕过前面的鲁西众人，分头往村中钻了进去，众人还可以看见凯特不断的伸手连连打着手势。

鲁西凉凉道：“亚芠客卿，你不用查了，这地方我们已经完全的看过了，人也都已经完全的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不用再看了。”

亚芠定定的看了鲁西一眼，不语，把一个鲁西看的心里毛毛的，正想发作，一旁的妃雅似乎察觉到亚芠好像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正想说些什么，就在这时，刚刚散去的死神小队的人于又从四面八方回来了，恢复刚刚的队形，站在亚芠的身后。

亚芠一颔首，轻轻道：“报！”

随即听到队伍中，一人道：“东面村子共计十户人家，判断约有四十五人，当中二十八个大人十七个小孩，消失无任何异状。”

一人接道：“西面村子共计八户人家，判断约有三十七人，当中二十个大人十七个小孩，消失无任何异状。”

又有人接道：“南面村子共计十一户人家，判断约有四十三人，当中二十七个大人十六个小孩，消失无任何异状。”

又传出声音续道：“北面村子共计六户人家，判断约有二十一人，当中十四的大人七个小孩，消失无任何异状。”

然后，站在队伍前面的力奥道：“村子内外，没有任何的打斗迹象，村外小径上的草也没有折损的旧痕迹，表示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过，照凯特所说去看，所有日常生活用品完全的跟像是有人在一样，摆在应该在的位置位子上。”

夜月接道：“村子内外完全没有任何的魔法波动，除了冰雪楼雪卫大哥们身上所带的之外，也无任何的魔法战斗过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施展过魔法的迹象，另外，依凯特的要求，观察出村外的菜田里的菜已完全的枯萎焦黄。”

最后，凯特总结道：“头儿，依照刚刚兄弟们所观察的结果，这全村三十五户人家，一百四十六人，九十六个大人，五十个小孩，在完全没有携带任何的东西的情况下，也未受到任何迫害的离开此地。”

“依照观察结果，其屋内的灰尘积厚及村外的菜田枯萎程度，研判必须经过四十五天至四十七天的时间，而且，在这些屋子里，九成以上皆以摆上餐碗盘，而且为数较多，表示离开时正是村人在吃或还未吃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之间，故推论，全村的人是再四十五天至四十七天前的傍晚晚餐时间，因受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们再同一时间离开村子推测应该是受到某些类似催眠之类的魔法所致，而疑点在于，一百多个大人小孩，不可能再离开时完全的不留痕迹也不由小径上离开，唯一可能是，对方有某种可以一次搭载百人以上的飞行物体，由空中离开，这一点我由在村中的一颗大树顶端，发现到一只小孩子所穿衣服的腰带得到证实。”说完，凯特由背后拿出一只布满灰尘的长形小布条，递给亚芠。

亚芠伸手接过来，一看，上面有绣着长命百岁的字样，的确是像小孩子会用的东西。

亚芠将腰带递给鲁西，淡淡道：“完全不留任何迹象也可以说是到处都是迹象，鲁西少楼主，不知您是否知道有那一种东西可以一次搭在百人飞空的？又是谁有这种东西？”

鲁西俊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刚刚对亚芠信誓旦旦的说完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村人如何消失的，随即亚芠的手下又马上的反驳了他的话，不但从村子中找出了村人离开的可能真相，甚至连时间及如何离开，都有了结论，那等于是当众重重的打了他一巴掌，让他下不了台。

同时心中暗骇，亚芠身后这数十人小队，看来虽都不出二十岁，但是，光从亚芠一个动作，他们由分散队形到集合的动作，已经可以看出十分的严整，最可怕的是，这些人年纪虽轻，但是心思显的很细密，能够再这极短的时间，由村人家里的状况，判断出每户人家的人数，大人小孩的数目，而且每一个地方的小细节都不放过，显示出这一百人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而不纯粹是只会听命行事而已。

最可怕的是站在外边的那两男一女，先是一武一魔针对专业的领域作出判断，然后，更可怕的是，最后总结的那人，在最短的时间不但可以指挥同伴达到他的要求目的，更可以由同伴的观察结果中获得正确的结论及推测，而且心思极为细腻，那菜团他在进村时他走过，但是他却望也不望一眼，村子里的房子他进去过，但是他只嫌霉味太重，灰尘太厚，很脏，那颗大树，村里的惟一一棵，就在村子中唯一的一口水井旁，他还在下面乘过凉，休息过，为何他就是想不到要到那高达十公尺的树顶上去看看，就是想不到他所想到的！

“这人叫做凯特是吧！”鲁西注意的看一下站在亚芠身后的凯特，心里暗暗的念道，这名字，他已经记起来了。

同时更想到，能够统领这么一群训练严谨，个个都有大将之风的优秀人才所组成的小队，而且，光由凯特在回报给亚芠知道侦查结果时，注视亚芠时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崇敬眼色便骗不了人，他对于亚芠这个忽然冒出来的铁血团客卿是绝对的心悦诚服，连他都如此了，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煞那间，鲁西对这一个一眼即能叫破他们的身分，而且面目阴沉的客卿，亚芠。隆心中产生了莫测高深的揣测。

而在他身边的瑟洛就没想那么多了，他只是看到死神小队的身法功力表现，连带着想到亚芠这领头人一定更不错，至少他是少数让他无法让他看出他的深度的人之一，因此，对于即将来到的大会，他有着一个期待的冀希，他想要挑战亚芠！

而另外一边，十八个雪卫，基于对死神小队是属于同等级、身分的认知，对于死神小队可以看出来，而他们却看不出来这些线索一事，他们只是感到极为不服的心理，基于此心理，他们生出了一较长短的心态，目露精光的看着死神小队一群人。

现场，心思最单纯的便要算是妃雅了，对于这隐藏在这表面下的心理波涛，她并未完全的察觉，她只是觉得气氛在忽然间变的有点的奇怪，她还以为是因为亚芠的问题让鲁西答不出来所致，基于想要打破的气氛的想法，妃雅出声道：“亚芠，据我所知，在这是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一口气搭载百人以上在空中飞行的，我们何不如跟蒙西少楼主去问问其他人是否知道？”

既然美人城主给了一个好台阶，鲁西也不辜负美人城主的一番心意，顺势下台，哈哈笑道：“这我也不敢确定，不如我们就到我跟其他人约定的会合处，去问问其他人吧！”

说着，伸手比个请的的手势，鲁西领着瑟洛及十八雪卫，一马当先的往西边走去，走出了村外。

亚芠扯了个看不出来的微笑，一挥手朗声道：“死神小队，将铁羽留在这，所有人随少楼主一块走！”

说完，亚芠已经一马当先的走在鲁西等人的身后，而死神小队也将铁羽的缰绳结在铁羽背上的鞍上，对它们下了要它们留在这里即自行觅食的命令，随即带上用具，跟上了亚芠。

此时，亚芠心中其实是很痛快的，刚刚给的下马威，鲁西那群人已经确实的吃下去了，着实大大的出了他对于鲁西及瑟洛看到妃雅时，惊艳及献殷勤时心里暗生的气，而凯特等人也在后头偷笑，他们跟了亚芠那么久，那会不知道亚芠心理的想法，所以刚刚格外的卖力表现，不然，平常那有那么多的繁文儒节的，替亚芠在这新的情敌面前挣了个面子，他们也大大的露了一次脸，何乐而不为？

只有妃雅这一次异常迟钝的一如往常般，紧紧的跟在亚芠身边走着，浑然不觉她这导火线已经提前引发了一场明争暗斗了。

随着鲁西等人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内有一条小溪流过的一处风景优美的小山谷。

沿路上，鲁西等人似乎有意讨教亚芠等人的功力深厚程度，因此，有意无意不断的加快速度，往目的地快速的前进。

面对蒙西等人的挑战亚芠及死神小队等人不由的暗暗好笑，长距离长时间的急速运动，正是当初亚芠训练死神小队时的第一项课题，因此，面对这群人的挑战，除了妃雅需要亚芠助一臂之力外，死神小队全体人员全都不温不火，不离不弃的跟在冰雪楼众人身后十五公尺处，平稳的前进。

来到小山谷之后，鲁西等人终于在小溪旁停下来，回身一看，亚芠轻飘飘的也几乎再同时的停在他们身后十公尺处，放开了揽住妃雅纤腰的手臂，脸上瞧不出任何的异状，倒是妃雅一路上，因为亚芠揽住的她纤腰，带着她前进，所以她几乎是足不沾地的随在众人之中前进，几乎完全不花一点力气，但是俏脸上却因为亚芠这无意间的亲密举动而红红的，叫她心理甜滋滋的。

死神小队也一步之差的停在亚芠身后，力奥舒畅无比道：“呵，好久没有跑的这么舒服了，如果再长一点，那就真是舒服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十八雪卫脸上突变的很阴沉，一样是跑这么一段路，他们的修为照说应该是比他们高上一倍有余，但是偏偏却跑了个平手，而且看死神小队等人，虽然个个浑身大汗，但是却呼吸平稳，而且精神抖擞，一副再来上一段也行的模样，论起年纪及修为，他们跑成平手，那也就是表示他们输了，也难怪十八雪卫的脸色会如此的难看了，而凯特及夜月则是有默契的互望一眼，知道他们又赢了一个暗盘了，胜负竞争已经在暗中不知不觉的展开了。

看到亚芠等人与他们跑成了个平手，鲁西脸色微微一变，却不说什么，抬头看看天色后，对亚芠及妃雅道：“妃雅城主，隆客卿，这地方就是我们这几天的宿营地，也是约定的会合地点，距离大会开始的地点－虎王坡，只要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算是很近了，照现在看来，其他人还未回来，城主是不是要先到我们的宿营地先休息一下？”

妃雅摇摇头，微笑道：“不了，少楼主不用了，我与亚芠他们自己找个地方就行了。”

听到妃雅边说，边不自觉的将自己的娇躯依畏在亚芠的身畔，鲁西心中难掩失望的情绪，到现在，再看不出妃雅跟亚芠之间的情愫的话，那他就枉为第一佣兵团的继任者了，只是他还不认输，无论他怎么想，他都觉得他比亚芠这个面目阴沉，未老先衰的白发小子还来的强的多了。

但是现在听到妃雅这一说，为了表示风度，鲁西便风度翩翩的道：“那就请妃雅及隆客卿你们先休息一下，这附近，没有人扎营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扎营，我先告退了。”不着痕迹的，鲁西悄悄的改对妃雅的称呼，变的更加的亲密的直接叫唤妃雅的名字。

亚芠脸色一沉，不过未待他发怒，鲁西已经领着瑟洛及十八雪卫往他们对岸的营地走去，而他也被兴致勃勃的妃雅拉着去找他们的营地。

找了老半天，总算是再一处背阳的溪湾处，找到了一处大的平地，可以容纳下他们四十多人的空地，动手扎营设帐起来。

在日落前，其他已经到达这东鞮仑山范围内的其他势力终于回来了，在鲁西自告奋勇的介绍下，亚芠及妃雅这才认识了其他的人。

尔邕擎烈的城主吉尔大公是一个看来约四十上下的中年人，面目方正而朴拙，嘴上留着两撇修饰整齐的小胡子，但是光由他那一双充斥着奇异碧光的双眼及自信满满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必定是学有奇功绝艺，不可小看，而他的五个结义兄弟，号称五行神使，专门擅长运用古老威力强大的五行神术，与魔法有着相彷的效果，但是却几乎不需要吟诵咒语比需要吟诵咒语的魔法还来的令人防不胜防

迦阗汐城的少城主凯琳，她是一个约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有着一头火焰般的红色大卷发，身穿由红色不知名材质构成的轻便盔甲，擅用双剑，而且还是一个有着丝毫不输给妃雅美貌的女子，一个与冰般冷艳的妃雅截然不同的火焰般炽热的美丽女子，她的三十个师姊妹，来自于奇楼兰联盟内，最大的专收女子的武术门派－飞云门，每一个皆是飞云门中排名在前五十之内的高手，是一群火辣辣的辣娘子军团。

逆十字团的迦岚少祭司，是一个有着一头金色头发的俊逸年轻人，在传说中，逆十字团的开创团长来自于与奇武大陆以西鞮仑山脉相隔的中央大陆（亚人大陆）的某一个武力教团－逆十字教中的传教者，来此宣扬教威，所以开创了逆十字佣兵团，而在逆十字团中，除了现任总掌逆十字团的团祭司及继任者的少祭司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人外，其他的祭司皆来自中央大陆的逆十字总教中，负责协助历代的团长，因此，并非是逆十字团中的人。

当然，代表铁血团的亚芠也非属于铁血团中的人，而他的死神小队，早已划归为他所管辖，所以也不算是铁血团中的人。

而妃雅更是干脆，她只有孤身的一个人随着亚芠等人来这，因此，在此六大势力的与会人，皆没有带他们组合势力的部下过来，所有人都符合当初与白虎圣兽的誓约。

如今，在这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八天的时间，在奇兰楼联盟中的八大势力里，只剩下距此最远也是势力最大的奇特城的代表及最近的尔邕擎烈城中的佣兵团，由清一色的魔法师为核心，加上外围的武士所组成的圣魔导佣兵团两个势力的代表尚未来临。

经过了鲁西的一番介绍之后，其他四个势力的所有人都对亚芠及妃雅注目的看着他们，看看他们这两个将来竞争白虎卵的对手。

当然，带头的眼睛中雷电交加，在他们身边的那些人当然也开始彼此的打量起来，暗暗揣测对手的实力。

眼看眼前的情势越来越紧张，各势力的敌对意识越来越高张，让人几乎以为，百年之约会在此时就开始正式上演，所幸，能被派出来的不是各大势力的指定继承人就是头头，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所以大家很快的就意识到，现在还有两方的代表尚未前来，开干起来只是徒惹人笑话，利了其他的两方势力，再加上来到这里后发现到自己甚至是其他势力或无关的人全都无缘无故消失的怪事，所以很快的，现场的头头都露出了笑容，因为，现在还不是歼灭对手势力的时候，减消了可能会发生的一场风暴。

紧张的气息降温之后，众人总算是可以坐下来说说自己去查探的结果。

待所有人都说过了之后，统计起来，在这东靼仑山中，以虎王坡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人，不管大人小孩都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初步估计，失踪的人大约在五千人上下，而这还只是他们查探过的地方的统计而已，其他在百里之外，事不是有人也同样的失踪了，那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么庞大的失踪人口的数字，众人一方面奇怪为什么他们都未接获消息回报，以致于深入东靼仑山中后亲眼看到才知道，二方面又不解，这些人为什么失踪？若是被人给掳走，这对方掳走这么多人又有什么用意？

当天晚上，亚芠与妃雅一同的参加了与其他四个四方首领的聚会，因为亚芠是突然冒出来的，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身分来历，所有人唯一知道的是他再几个月前被铁血团请为客卿，以及他曾在华纳帮公国边境外歼灭了公国的一队军队，获得了银月恶魔的称号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一个谜，一切显着很神秘，因此，所有人对他的注意力及好奇心显然比远比亚芠对他们的注意力还来的大。

即使亚芠只是静静的坐在妃雅的身边，不说半句话，但是，自他来到这堆营火的旁边之后，所有人的目光却不由的直往他身上飘。

一边的妃雅则在亚芠的授意下，慢慢的对其他四人说出了亚芠的经历，包括了那群异形怪物的发现，它们来意的猜测，对于白虎的野心及意图不良等等，不过，当然是隐去了当中某些不宜让他们知道的部分，比如亚芠的真正身分，进入公国的真正意图等等。

众人半信半疑的听完了妃雅的描述，老实说，妃雅所说的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因此，他们实在是有点不太相信。

迦阗汐城的少城主凯琳在听完之后，先是对亚芠深深的望了一眼，然后不客气道：“妃雅城主，恕我放肆了，我想，在座的都是各大势力的代表，因此，我也不必拐弯抹角的，直接就讲了，在我迦阗汐城中的秘闻记载里，白虎降世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已有五百年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聚会已经是历代以来的第六次了，相信各位一定也跟我家一样，历代的先祖都一再的强调，要我们这些后世子孙绝对的严守秘密，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了白虎的存在。”

“因为白虎的关系，所以五百多年来，我们八家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但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敌人，原因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获得白虎，所以面对竞争的对手，当然也不可能是朋友，但是，我们想要获得白虎前提便是在于白虎可以孵化，而要让白虎孵化就需要八家的后人齐心协力才可以，也因此，我们当然也不能成为敌人，在这非敌非友，似敌似友的微妙情况下，我们最好的办法便是一方面保持这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却又团结的守住这秘密，避免再增加除了我们八家以外的其他竞争对手。”

“老实说，因为我刚好面对可以参加这次的聚会，因此，在家父的刻意示意下，我到现在现在连一只幻兽都没有，目的就是为了这次的在这一次的聚会中，如果白虎刚好孵化的话，我可以保留全部的力量来获得白虎以及提供能量给它，相信其他人也一样。”事实上，现场六家中，除了尔邕擎烈的城主吉尔大公因为年纪的关系及被临危受命的亚芠外，其他的四个人，包含妃雅在内，的确都是没有幻兽的。

凯琳少城主又续道：“在我们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获得白虎幻兽的策划之下，现在妃雅城主你却告诉我们说，白虎的秘密不再是属于我们八家所有了，现在连远在华那邦公国的人都知道，而且也想要分一杯羹，而散布消息的却是一群非人的怪物，这叫我们要如何的接受？以及相信你呢？”

妃雅冷艳的脸上微微的一笑道：“我知道要各位相信我所说的话，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服你们，但是，你们不觉得为何就偏偏在这次的聚会前，为何早不发

生晚不发生，偏偏就在白虎之约的前几日，在这山里的人会忽然都奇异的消失不见了是件很奇怪的是吗？这不是显示出异像来了吗？”

凯琳微微的一滞，这件是的确是她无法解释的。

“我可以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再由我告诉妃雅的。”亚芠头一次发言，打断了两个美丽女人的针锋相对，再道：“我想，这件人口失踪的事情，应该也是它们干的，既然它们可以轻易的假扮成人类，混进人群中，那么，拥有可以飞天的交通工具，轻易的掳获人类，让他们无声无息的消失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知道它们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么？是要清除附近的阻碍还是说另有大用？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我们这次的聚会，我想一定有着无法臆测的变数，这就是我的推论，信与不信，随便你们。”

亚芠的声音一贯的冷酷平淡，甚至摆出了一副他只是来通知他们有件事情而已，信与不信，他完全不在乎，也与他无关的样子。

但是亚芠越是这样子，众人就越是不敢轻忽亚芠及妃雅所提出来的警告，一时之间，不由的各自都低下头，仔细的想着刚刚亚芠及妃雅所说的话来，营火旁，顿时陷入了一阵的沉寂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迦岚抬起头来，微笑道：“亚芠兄，固然你说的有理，但是，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一次来，我看你与妃雅城主一个鼻孔出气，而且你们之间的神态似乎也过于亲密了些，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又怎知道你们不是串通起来遍我们的，好独得白虎？”

一旁的凯琳略带酸溜溜的语气说道：“这还用说，光看他们的样子，以及妃雅城主敢不带一个属于她的本系人马随着亚芠客卿前来参加聚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言而明了。”

总归一句话，他们就是不太相信这件事情，而且更怕会受到亚芠及妃雅的联手欺骗。

不过，关于这问题，妃雅显然是早已有所准备，落落大方的回答道：“的确，我跟亚芠之间的关系，正如各位所见的，他是我好不容易追上的男朋友，这点，我不能亦不会否认。”边说，妃雅边转头对亚芠甜甜的一笑，充分的显露出热恋少女中的情怀，连脸上的冰霜都不复见了。

众人听到妃雅亲口承认她跟亚芠之间的关系到真的是吃了一惊，猜测总不如亲耳证实来的吃惊，而且还亲口说出是她好不容易才追上的，到底亚芠这一个铁血团突然冒出来的客卿有什么魅力，能够让这堂堂的一城之主，千亿富婆，又是如此冷艳的美丽女子倒追他？

又听到妃雅续道：“不过，为何我到底不带任何自己本系的人马来各位倒是误会了，这是因为，众所皆知的，再我们出发时，本城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所以我才特意的不带任何人来，一方面是想让本城里多一个人即多一分的留守力量，二方面是，想藉此表示出我并没有想欺骗各位的意思，就连亚芠所带的这四十几人来，也没有想要与各位争夺白虎的意思，我们的目标是想要阻止那群怪物的逞而已。”

吉尔大公嘿嘿的，不怀好意的发言道：“若照城主你这么说来，城主你是表明完全不想要白虎了哟！”

妃雅看了一眼吉尔大公，摇摇头，道：“若说对白虎完全没有获取的野心是骗人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也想要白虎，但是一切随缘，我们最主要目的是要阻止那群怪物，至于白虎，先不讲白虎能不能再这次的聚会中孵化还不一定，如果能孵化的话，那么获之我幸，不获之我命，顺其自然吧了。”

一旁的鲁西插嘴道：“妃雅城主，你自始至终都只提到自己，而隆客卿则未提半句，焉知亚芠客卿又是否与你的想法相同？还是隆客卿是存着势在必得的心理也不一定！”

听到鲁西将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上，亚芠先是深深的看一下鲁西，随即也出声了。

“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随你！”误以为亚芠会辩解的鲁西听到亚芠这完全不加辩解的话，不由的一愣，其实不只是他，连其他人也是一愣，完全想不到亚芠会这么说。

忽然，亚芠站起来，妃雅忙问道：“亚芠，你要做什么？”

亚芠淡淡道：“话不投机半句多，我累了，先回去休息了。”说完，不理其他人的反应，直接就转头走掉。

因为亚芠的无理反应，众人不由的勃然色变，妃雅急忙歉然道：“各位真是对不起了，他为人比较不擅于交际，请各位原谅他的无理。”

美人说项，众人只好忍下了心中的那口气，只有凯琳狠很的盯了亚芠离去的雄伟背影一眼。

所有人又听到妃雅幽幽道：“其实对白虎圣兽最没野心的是亚芠了。”

众人一愣，眼中明显的露出此话何讲的意思，妃雅又道：“先不讲他，请各位原谅我隐瞒了他的真正身分，实在是因为他的身分非同小可，所以我无法告诉各位，但是我唯一可以跟各位说的，就是，在他上面还有三位的兄长，我曾看过他的三位兄长发威，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天下间绝对没人可以抵档的了他的三位兄长合力的全力一击，没有任何人，包含了传说中的十大高手。”

“而他，是他们四兄弟中最可怕的一位，修为之深厚，到现在我还无法知道他的底限，在我们出发前，他曾经与十大高手中的大力神王单打独斗，而且还占了上风。”

“而他的三个哥哥所用的幻兽，是由九阶的白金角蟒所进化而成的白金龙，是超越九阶的圣幻兽，其威力，令人无法想像，但是他三位哥哥所用的白金龙圣幻兽，在看到他的幻兽贪狼星时，却只有低头伏首的份，连丝毫的反抗都不敢，所以说，对于白虎他根本一点也不想要，只因为白虎的力量是否可以超越他的幻兽还是在一个未知之数。”

为了让他们相信，妃雅不惜的说出了亚芠一家子的恐怖力量，而且因为她的语气态度极为诚恳及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味道极浓，竟使的众人无法去怀疑妃雅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假的，而直觉的相信了妃雅所说的，但是这样一来，却也听的其他人心惊胆跳的，不敢置信的望向正逐渐远走的亚芠的背影。

在众人眼中，原本正在走动的亚芠忽然一驻足，高声招唤道：“小星，回去休息了。”

接着，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只见到银光一闪，亚芠的身边就已经出现的一只高大威猛，充满了不可思议威仪的银色巨狼，那威风凛凛的神态，叫人不敢逼视，跟随在亚芠的身边时，那种左顾右盼的高傲神态，彷佛就是一个天生的王者，正在它的王国中巡视一般，使人无法不去想到，当其他的幻兽欲到这只幻兽时的情景，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也许，就如妃雅刚刚所说的，除了臣服以外，别无他法，因为，这是一只可以让圣幻兽也不得不去畏惧它的威仪，承认它的权威的幻兽中的王者吧！

同时，一声的长嚎由它的口中发出，一种无法比拟的无形力量顿时拢罩在所有人的心头，那雄姿，那威仪，那无比的凛冽气势，没有人敢去怀疑潜藏在它体内的力量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这……这就是亚芠的幻兽－贪狼星？哪个足以叫传说中的圣幻兽也不得不低头伏首的神奇幻兽？

一时之间，众人只能痴痴的望着亚芠及贪狼星的身影渐行渐远，然后隐入黑暗中，但是，亚芠那雄伟孤傲的背影，贪狼星那凛冽的银色雄姿，他们都知道，他们此生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连那妃雅也一样。

这是她头一次，用这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亚芠，同时更深深的感到一阵的欢娱，这样的一个

人竟然是她许心去爱的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告罪一声，妃雅起身追着亚芠的身影也没入了黑夜的阴影中，而留在营火旁边的其他四人，吉尔大公、迦岚少祭司、鲁西少楼主、凯琳少城主，却还是震惊于刚刚的所见所闻，久久无法出声。

直到最后的一根薪材并出了最后的一点火光，然后整个营火熄灭，使的这一角落陷入黑暗中之后，忽然有人出声：“也许，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的话，若万一真有什么的怪物在旁窥视的话，我们也能有所准备。”

声音柔柔的，在这黑暗中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庄严味道，是迦岚少祭司所说的。

“迦岚兄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就多担一点心好了。”接续在迦岚之后，一阵的轻越的声音又响起来，是鲁西在附和着。

一阵清脆，宛如烈火燃烧时所发出的火星般的声音道：“可恶，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像她说的这么神奇，在我看来，那个亚芠眼中的神光平平无奇，连我那些初入门的师妹的眼光都比他还来的莹亮，就是人孤僻的紧，又是一副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我就不相信他有多利害！”这是凯琳的话。

接着，在一片黑暗中，忽然燃起了两颗青绿色的绿火，那是吉尔大公的青碧双眼，一阵低沉沙哑声音缓缓的由他的嘴中流出：“就是这样才可怕，能够来到这边的，绝对是我们几家千挑万选的精英，连我们自己本身也都自信满满，绝对不认为我们自己会输给谁去，再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他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是绝对不可能来参加这场聚会的，更别说盖赤那家伙肯让他代表他的铁血团来这里，既然敢让他来，必有所恃！”

“而且，刚刚我本来没注意到，但是，后来他先走了，再听到妃雅的那一番话，我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刚刚，他坐在我的右方第三个，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他面前的火势燃的特别的小，也特别的慢，我已经在我这方向添加了三次的干材了，但是，他直到走前，却连一次也没有添加，而在他离开之后，他那个方向的火焰却忽然间大了起来，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众人不语，但是吉尔大公彷佛可以看到众人眼中的不解，他又继续道：“在我尚未出师前，我曾听我本门师长谈过关于练气学的各种现象，本门师长曾听说过，练气的绝学在远古时代，曾经有过一次的极兴盛，但是后来又逐渐的没落了，直到我们这几千年来，才又再度的恢复过来，但是，许多的不可思议的绝学却也很遗憾的消失绝传了，在远古的那一个时代，人们修练真气绝学时，当人将真气修练到极限后，在因缘凑巧的突破了人体的极限之后，真气将进入了一种所谓超凡入圣的境地，根据本门的师长从许多古籍中推论出，进入了所谓超凡入圣的神话阶段之后，会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便是所谓的阴极阳生，打个比方讲，原本修练的是属于阳刚型了真气，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便将自己的真气转型，变成阳刚阴柔并存型，而且至此以后，要阴就阴，要阳就阳，随心所欲。”

“第二个特征，没有任何的死角，将真气修练到这种神话阶段的人，不论何时，周身随时保持着绝对的警戒，任何人，如果妄想偷袭他的话，那会在接触到她身体任何一部分的那一瞬间，被这种人本能瞬间的全力反击反应击毙，而且进入这种层次的人反而会变成外表平平无奇，如眼中的神光会隐去，若不显露，根本看不出他的功力有多高，所有这超凡入圣又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反璞归真。”

“第三个特征，势！”

众神奇声道：“势？那是什么？”前面两个特征，他们还能够理解，但是这第三个，他们可是完全的都听不懂了。

吉尔大公自己也以着一种疑惑不解的语气道：“所谓的势，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应该说连我的本门师长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当真气超凡入圣之后，自会自然的具有这种势，这恐怕连修练到这种程度的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当一个人具有这种势的话，一但遇上这种人，他只要光是站在那里，他的敌人自己如果没有势相对抗的话，便会受到他的势的影响，进而产生了类似他是无法打倒的感觉，宛如一座高山或是深潭摆在面前而无从下手，甚至未战就已先败了，而非战斗时，这种势并未消失，只是内敛起来，但是本门师长曾说过，这种势有时强大到甚至能够影响到外在的物质，如逼水成冻，灭火无烟，只因这种势本身会给人一种如身墜九幽地狱般的阴寒，一种无法言语的似寒非寒，但主要是因为自己先被这势给逼的胆寒之故。”

“除此外，因为阳刚或是阴柔真气所练出来的势，又有着不同的特质，阳刚的势是一种君临天下，众生莫无我敌的无敌之势，阴柔的势则是一种无声无息，摧枯拉朽，待你发现时，可能你已经连反抗的念头都起不了了。”

久久，凯琳忽然道：“大公，那你所说的势岂不就是所谓的高手气势了。”

吉尔大公无声的一笑道：“高手的气势与我所讲的势，虽然都有个势字，但其实层次上完全不同，高手所谓的气势是在战斗中，刻意的将自己的气放出，已造成敌人的畏惧，但是，这种超凡入圣的势则是一种非刻意的下意识动作，高手在未将他的气放出时，看来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具有我所说的势的人，当他与你面对面一站，即使他对你没有敌意，你还是会无法对他生出任何的不轨的意念，若是他有敌意的话，可能与你的眼神一接触时，你就被他的势给摧毁了你的心智了。”

听到吉尔大公说的可怕，众人不由的久久不敢出声，半响凯琳再问道：“大公你的意思是？”

吉尔大公点点头道：“绝对错不了的，刚刚那火焰在亚芠面前受到压制，那必定是亚芠的势下意识所为，而且依照刚刚我所说的，以及亚芠做了那么多的平常绝对会让我们勃然大怒的事，但是我们却在他离开后，我们才知道要发怒，那他必定是修练上古时代的某一种的神秘的属于阳刚型的真气，而且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神话阶段。”

一听到吉尔大公这么一提，众人的确试想起了刚刚他们与平常的行事作风不太一样，这么一想，众人不由的一阵毛骨悚然，若是亚芠想要对他们不利的话，那他们起不是连反手的余地都办不到？

半响，鲁西忽然问道：“大公，你对势这么了解，那岂不是说你也练成了势了？”

吉尔大公在黑暗中摇摇头，遗憾道：“很遗憾，我不但没有练成势，连所谓的人体极限，我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不只是我没练成，连本门中的一些师长的长辈，他们也没练成。”

迦岚好奇的问道：“能否请问一下，大公你的师门是？”

吉尔大公淡淡道：“真是惭愧，我乃是焰灵门最差的第七十三代弟子。”

一听到焰灵门之名，众人不由的肃然起敬，只要是练武之人，都有听过一句话，即所谓的南太乙北焰灵，太乙门与焰灵门乃是奇武大陆中渊源最是古老的两大门派，传说中，这两大门派择徒极严，非是极佳美才不收，而且，两派中，多的是绝世高人，可以说是练武人的精神象征。

如今，众人一听到吉尔大公竟然是出自两大练武圣地之一焰灵门，怎叫众人不感到吃惊万分，而且对于吉尔大公所说的不再感到怀疑。

但是，也因此，在不久散会之后，所有人都担着一分心事回去休息，对于亚芠的高深莫测。

六大势力的人马聚集在这一个小山谷中长达七天，每天，各势力都派出人到山区周边的各个地区，一方面继续查探是否还有其他的异状，一方面，却也想看看能不能碰上其他剩下了两家奇特城与圣魔导佣兵团的代表，只是，连续一周的侦查结果，却完全没有发现到异像，失踪的人员已经统计出高达上万人了，不但这些人就像是化成空气消失一般，令亚芠等人所派出的人完全没办法侦测他们的下落，连奇特城及圣魔导的代表竟然也跟消失一样，完全的没有察觉出他们的踪迹。

再这段时间中，亚芠带着妃雅亲自到虎王坡去查看地形，也将历代约会的地方给查探出来。

说起来，虎王坡的地形实在是十分的奇特，与其说它是一个坡，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大的比较特殊的山埕平台。

东面是一座高达数公千尺以上直入云霄的笔直山峰，又直又滑的山峰，远远望去，还真的很像是一把耸立在大地上的巨剑，这山峰本来没有名字，但是因为几百年来八大势力皆在此约会，所以为了方便记住及称呼，便称这座笔直独峰为巨剑峰，而虎王坡就像是巨剑峰这把耸立在大地上亿万年代的古老巨剑仅存一边的剑镡般，位在于巨剑峰的西面的半山腰上，是人类攀登巨剑峰所能达到的最高处，也是整座巨剑峰唯一的一处可以让人活动的地方。

整个虎王坡东临笔直无法攀爬的巨剑峰，西滨高达不知几千公尺的深渊，深渊里，终日烟雾袅袅，无法看轻到底有多深有多高，底下又是什么？

而且，要上虎王坡，只能依靠一条仅足供三人齐头并进的小路蜿蜒而上，在坡上，镇日吹抚着强烈的山风，如此险恶的地形下，这也难怪八大势力的首脑不敢独自一人上来，因为只要有其中一人心生不轨，不需要派人攻击，只要暗中派人上来堵住那一条小道的话，那么，与会的人不是饿死在坡上就是只有被寒冷刺骨的山风冻毙的份了，要不，也只能跳下那深不可测的深渊，去寻那万分之一的可能生存机会了。

除此外，虎王坡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大，不可思议的大，足足有近三公里平方大小的三角形面积，可以容纳十万人以上在这里作活动还措措有余。

众人在那不知名的小山谷中等了七天，在等待着这七天中，发生了一点的小插曲，冰血楼的现任楼主，鲁西的父亲升日。泰忽然来信，将大地骑士瑟洛忽然调了回去，临阵换将，事出必有因，引的鲁西心里一阵的不安。

直到最后一天晚上，奇特城与圣魔导的人终究是没有出现，第二天一大早，在距离第一线阳光出现上有几个小时前，所有人，已经摸黑的前往了巨剑峰的虎王坡。

由于众人皆是千挑万选出来，个个不是万中选一就是精英中的精英，黑暗与沿途上的崎岖山路，不但没有造成众人的障碍，反而还成为了众人比试的项目，每一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务必求在此时即压过其他人，一时之间，各种神功奇艺竞相出笼，白光红光蓝光绿光，五光十色，由众人的身上发了出来，天上飞地上跑离地浮的，各种方式无一不奇，人人争的是第一个到达虎王坡的荣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大会已经开始了，而这便是它的热身。

因此，原本估计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够到达的虎王坡，却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所有人都已经到达了。

当第一线阳光出现在虎王坡上时，六大家的人却已经都是出现在虎王坡上了，按照位置排列，第一的是吉尔大公一群人，第二是鲁西的冰雪楼人马，第三是凯琳师姊妹，第四是迦岚的祭司团，第五，也是最后的，却是亚芠及妃雅以及一半死神小队一群代表第二大城第二大武力的集团，而且还距离第四的迦岚一群人有相当的距离。

队伍中的力奥刚开始时看着前面的那群人在竞速，不觉心痒难耐，好想也上前去插一脚，他自信，以他的能力，绝对不输给他们，事实上，不止是他，死神小队队伍中大半的人都有此想法。

但是，只要一想及，在出发前，他们的头儿亚芠说的好，他们此行纯粹是要阻止那群怪物的阴谋得逞，不让人类遭遇大难，目的不在白虎，因此，保存实力精力最重要，比起前面那一群至今还不知道，被自己的首脑瞒在鼓里，还单纯的以为是要去争取八大势力未来百年利益分配大祭，而眼巴巴的赶着去送死的他们，众人就觉得他们幸福多了，最起码，亚芠一点都不瞒他们，不但将所有的事情老实的对他们说，而且还不讳言的告诉他们此行危险异常，甚至可能有九死一生的危机而任由他们自行选择来或不来，当然了，所有人全都毫无异议的真诚跟着亚芠来。

然后，再看到走在他们面前的亚芠，虽然亚芠一手揽着妃雅的小蛮腰，让妃雅几乎是双脚离地的被亚芠带着走，在如此多负担一个人的重量之下，亚芠却依旧是一副轻松愉快的神情，双脚不曾离地，一步一跨的前进着，也不见他特别的做势，身上也没有散发出他们所熟悉的金光，似乎完全不用力的情况下，姿态优美的不带一丝火气，恍若他已化身成为了山风的同伴，随风优雅自在的前进，迎面而来的山风完全的不对他造成影响，反观他们，顶着强烈的山风，非得将自己的真气发出体外，形成一层可以隔开山风的气罩，这才能够顺利的跟上亚芠那好似完全不用力，动作也不快的优雅身形，众人不由的赞叹在心，同时渴望着，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才能达到亚芠这样的修为，看着亚芠的背影前进，似乎变成了一种的享受了，心中的那股争雄之心，也被亚芠这优雅怡然自得，完全不带一丝火气的美妙身法给慢慢的消除了。

当第一线阳光将整个虎王坡照亮之后，众人赫然发觉，原来他们并不是第一个登上虎王坡的，早在虎王坡上的中心处，那块开启白虎洞穴关键的白色巨严旁，已经有十多人站在那了，走近一看，不是前几天遍寻不着的奇特城及圣魔导佣兵团的代表是谁？

亚芠一看，奇特城的代表是老相识了，正是妃雅的表哥基列，在他的身边跟了一群人，应该是他的朋友之类的人，而在他的对面，透过凯特的介绍，亚芠知道了那个站在最前面，身上穿着一套以黑色为底色，上面用各种颜色绣出了无数奇形怪状符号，长的几乎拖地的宽大长袍，手里拿着一跟黑色不知名东西作成的法杖，有着一头白头发挽成了一个发髻，下巴满是白胡子，面露苦涩的老人是圣魔导佣兵团的团长，号称魔法贤者的贾济。央喀尔，在他身后的那十个身穿与他类似黑袍的长袍的老年人，只是年纪不像贾济那么老，衣服上的符号也没有贾济那么多，应该就是圣魔导里最著名的十大圣使了，十大圣使可是每一代团长上任时，对外召来的魔法高手，地位与铁血团的客卿相当的类似，看来这次贾济是把所有的血本全都投下了，不但自己团里魔法最高的十人都派来，连他自己都亲自出马，而不是要他的继承人，他的大弟子罗连出来代表。

亚芠直觉的不喜欢眼前的情况，前几天找都找不到的两方人马竟然这么毫无预警的就出现在这里，事前却连一点迹象都没有，尤其是在他们搜遍了这方圆的百里内，却还是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但是他们却突然的出现在这里，这令他感觉到不舒服。

再来就是圣魔导的团长贾济及他身后十个圣使脸上的苦涩表情，今天是头一次见面，以前也不曾见过他们，但是，照凯特所说的，他们应该是对此次的约会有势在必得的决心，所以才会不惜的派出最强的十一个人来，但是亚芠在他们的脸上却完全的找不到这种决心，反而是只有苦涩而已，彷佛来这里实非他们所愿，如果说这十一个人本来的表情就是刚好都是这个样子那倒也还罢了，如果不是，那……

再来，最最叫亚芠心里不舒服的，便是基列脸上的自信笑容了，以及彷佛完全不在意他的态度，照说，看到自己以前一心追求的对象，被自己以前看不起，而且还得罪过他的人，这样亲密的搂抱在一起，他会像是个没事人般，不但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而且还亲密的叫道：“唷，那不是亚芠跟表妹吗？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了呀！我可是在这里等了你们很久了，都快被寒风给冻僵了。”

彷佛是知道亚芠及妃雅一行人与其他四家有着心结，一听到基列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向走在最后的亚芠及妃雅打招呼，而且说的好像他们已经是先约好了这里碰面似的，当场使的其他四家纷纷对亚芠及妃雅投以不信任的一眼，七天前的心结再度的浮上心头。

亚芠彷佛可以看出隐藏在基列笑容下的阴影，彷佛在说他为他成功的挑起了亚芠与其他人之间的心结而感到得意，令他感到极为的不愉快。

除此外，亚芠那在生与死之间培养出来，近乎野兽般的敏锐直觉，从他上到这个虎王坡上就一直在告诉他，有人或者某种东西正在窥视着他们，虎王坡上弥漫着他最不喜欢的恶意，令他全身不自在，将自己的警觉心提到最高，而且眼光也不时的往四周望去。

但是，在这虎王坡异常平坦，能够一眼望尽的坡面上，除了眼前的那块一公尺高两公尺宽的方形巨严及他们这一群人外，连块较大的岔眼石头都没有，这令亚芠百思不解。

最后，亚雯感觉到那股冥冥中解释不出的恶意及窥探的感觉好像来自他们的头上，令亚芠忍不住的抬头往上一看，但是他却失望了，除了在他们后方的巨剑峰的巨大黑色身影及厚厚的遮住了蓝色天空的清晨的白色山岚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他的眼角的余光却注意到了当他抬头往上看时，基列眼中一闪而逝的惊讶与得意，亚芠暗暗的留了心，低下头来，看着众人之间尔虞我诈的虚伪欢谈。

这时，在亚芠刚刚看的方向，在那高高的浮在半空的山岚中，有着三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黑色身影，黑色身影里的某处，忽然传出了一阵唧唧唧的怪异叫声，黑暗中，忽然浮现出一个绿色的影子，若亚芠在此，一定会很惊讶，因为，那就是刚刚他仰头向上看的样子，一条细细长长的东西伸到这由光所组成的亚芠的影子上，唧唧唧的一连串声音又再度的响起来，另外又响起了其他的唧唧唧的声音似在附和，声音是又急又快，而且很难听。

若将其翻译成人类的语言，意思便是说：“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类，不但打坏了1044的生化盔甲，还让1044差点窒息而死，幸亏我及时将他救回来了，不然我们就损失了重要的一员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不用借助任何的东西，单纯只凭他身上那具简陋的生化装备，就能够发出了与以前人类需要使用相当的设备才能够发出的光波炮，据我事后的侦测，能量值竟高达一千左右，那等同是我们及人类以前的小型战机所能发出的功率了，实在是很危险，我主张我们应该就趁现在发射能量炮，将这个人类给消灭。”

另一个声音道：“1043别急，这时代的人类的作战方法与我们以前所认知的不同，根据我的研究，这时代好像是因为电磁风暴的关系，使的人类也如同其他的银河种族般，失去了他们的科技，退化到原始状态，不过，人类毕竟是以前曾经以单一种族掀起了银河大战的疯狂种族，虽然失去了科技，但是他们却转而研究出另外一种类似我们生化科技的技术，将自己的肉体当成了武器，搭配以前遗留下来的简陋生化兽，发展出了另外的一种力量来，他们将那种力量分成了由内而外的气与由外而内的魔法，你所说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假以时日，也许他们又能够像我们一样的单靠着生化科技，再度的在银河中掀起了战争，到时候，银河将不在有种族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我才会主张在这时候，他们的技术上未成熟前，赶快展开行动，将他们全被消灭。”

一旁又有个声音道：“0027，难怪我以前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要一力的主张不惜牺牲，穿过那四只怪物的保护圈，降到这星球上来，原来是这样呀！”

0027带点无奈道：“我也不想这样，但是，人类造出来的那四只怪物实在是太可怕了，那远远比不上我们宇宙战舰的渺小身躯中却隐藏了无穷的力量，一只可抵上我们十艘的战舰，再加上角翼族与灵思族又一力的说他们在星球上还有以前被人类捉去的族人后代在，所以又不肯让我们发射行星级毁灭炮，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法了。”

“对了，0068，说到角翼族跟灵思族，他们潜进来的成员情况如何？”0027想起来的问道。

0068，刚刚那个声音道：“前几个地球月有跟他们联系过，角翼族的黑角已经取得了跟你在人类王国中类似的地位了，现在正在设法让他们了解真相，反攻人类，倒是灵思族，灵思族的黯达达灵说，因为在灵思族的遗民中，还保有人类以前遗留下来的一部生化脑，所以受至于那个生化脑的影响，他们没办法进入灵思族的遗民，在这地球上被称为精灵的政治核心，现在他正在想办法。”

0027喃喃道：“真是一群废物，都想了五百多个地球年了，还想不出办法，当初要不是他们被那个生化脑发现的话，也不会让那四只怪物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地球了，还让其中一只生下分身，妄想对付我们，害我们空有威力强大的战舰却无法使用，都是那群废物害的，甚至还煽动角翼族说要来救回他们的遗民，若照我的意思，根本就不用去理会那些已经被地球人类同化的叛徒遗民，几发行星级毁灭炮不就解决了，让那群怪物去守着这颗死星就行了，根本不必这么多事，害的我还要多费手脚。”

甩甩长须，0027道：“算了，不要去理会他们，反正约定的时间一到，他们也没有借口可以阻止我们了，对了，我的玩具到了没？”0027又对0068说道。

0068回道：“目前的位置据此约三十里，依照他们的速度，很快就会到达了。”

“0027，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让你的玩具这么听话？”0068问着0027。

0027得意道：“人类这种生物是暨愚蠢又贪心，我只要藉着我的地位，让他享受到一些便利，在让他得到一点的力量当甜头，他就对你死心踏地了，然后，我在跟他说要把他们眼中的圣兽，白虎那只怪物的分身送给他，那就乖乖的带人来了，真是好玩。”

“不过，我这玩具也跟一般的人类不太一样，他对于人类中那些所谓身分高贵的人似乎不怀好意，但是对于一般的所谓平民却是照顾有加，到现在我还想不通他的想法，不过，这样的玩具不是更有趣，更好玩？”

“呵呵呵呵……”旁边的几个笑声传来。

接着，0027又道：“等一下，那个白痴将人引进巢穴后，你们就将那些无意识的人类放出去，依照我对人类的观察，肯定那些人类会不忍对自己的同类下手，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被他们眼中的同类同伴给撕碎了，到时，我们也好放心的将那只白虎怪物的分身给杀掉，到时候，距离我们回家的时间就不远了。”

接着，在黑暗中，传来一阵东西移动的声音。远远的，0027的声音又传来道：“我下去扮演我的角色，你们在上面，随时准备支援。”说着，黑暗中只剩下亚芠那仰头上望的光像，一切再无声息。

而身在地面的亚芠等人并不知道在他们的头上隐藏着可怕得敌人，现在的他们正为了百年之约的如何履行而伤透脑筋。

一边的人主张要依照先祖留下来的程序，先用个借口，将自己所带来的人遣开，然后对他们说，利益的分配是看谁的力量最大，实力最坚强，先将八家分成两队，然后城对城，团对团，决定出先后顺序后，在论出城与团之间的高下，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打，而他们则用要去拿出证明的借口，开启了白虎洞的门户，然后进去输送能量给白虎，顺便看看白虎到底是孵化了没，如果孵化的话，当然是自己先在内打一场，再叫其他人进来帮衬，如果没有孵化的话，等他们输送完能量，依据先祖的记载昏迷后，再出来时，他们也一定都死光了。

但是，对于这已经用过五次的法子，第一个不同意的就是亚芠及妃雅，他们本意就不在于白虎，当然，也不想要让自己的死神小队因为这种事，导致自己内部掀起内哄，因而糊里糊涂的送命，更何况，他们还要对付那些不知道何时会忽然冒出来的怪物，再加上，妃雅连一个人都

没带来，这方法根本是行不通。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基列竟然也反对这个法子，甚至提出不如先进去白虎的洞中，然后输完能量之后，再看白虎有没有孵化，如果有孵化的话，各人再凭自己所带来的力量，决定白虎的归向，若没孵化的话，那干脆就真的办一场利益划分大会，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而随着基列提出的意见，圣魔导的贾济竟然也同意，于是，八家便分成了两边对抗，最后，鲁西一方终于妥协，反正只要不让他们进到洞中，他们也不知道洞中白虎卵的存在，也不用怕秘密外泄，更何况，再缺少了四个信物下，也不可能开启的了白虎的地道，所以他们只有妥协。

所有人回到自己的势力面前，先对自己所带来的人说明，他们要先去拿出这次大会的信物，要他们固守在原地，同时监视器他人不要让他们进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当然，除了亚芠之外，其他人都各有一番的说辞，结束之后，八大家的带头人又聚集到巨严旁，分别取出代表自己所属的信物。

分别是奇特城的城主令、丰原城的商印、迦阗汐城的城章、尔邑擎烈城的最高权杖、冰雪楼的楼主令、铁血团的团长令、逆十字团的逆十字信符、圣魔导的法杖等八项信物。

待所有人将自己所带过来的信物给放置在那块巨严的最顶端之后，亚芠等人退到巨严的东南方，密切的注意看着巨严上的八个信物的变化。

不久，白虎当初附着于信物上的力量开始发挥了，一阵阵柔和的白光同时的由八个信物上慢慢的发了出来，就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白光有小而变强，而底下的巨严也随之呼应的也发出了白光，过不到三分钟，立即见到整座巨严被它那由内而外所发出的白光照映的彷佛便成了一个白玉般晶莹的玉石。

随之，一阵阵的地鸣声由脚底下传来，众人彷佛可以感觉到一阵的天摇地动，巨严所在的位置慢慢的向上垄起了，一个足有两人高，可供三人并行的地道出现了，森幽的阴暗地道，往下而盘旋，不到十公尺处，就已经被一片的黑暗给掩盖住了，使人无法看见尽头，但是却又奇异的给人一种彷若直达地心的感受。

所有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们的盼望，力量的泉源，就尽在此洞中了，此去，可能会获得了可以称雄世界的力量，也可能会失望而回，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怀着复杂而又期盼的心情，所有人互看一眼，同时的往洞中慢慢的举步。

待其他人都进去之后，亚芠及妃雅相视一眼，亚芠交代贪狼星留在外面以防万一，自己与凯特打个招呼后，也与妃雅一同的进到地道中，消失在黑暗中。

看着自己的首领进到这个以著令他们惊异万分的方式出现的深洞中，留在虎王坡上的七个团体，不约而同的，分别在以这个地洞为中心，在十公尺外分别占据了一块地盘，谨慎的戒备着，一方面警戒是否有外力入侵，一方面却又小心的注意着不要让眼前这些似敌似友的人闯入了洞中，而时间就在这这彼此戒备的情况下，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一切彷佛显的很安静，但是，这份宁静要即将因为三个位在空中的庞大身影逐渐靠近而即将宣告破灭。

当亚芠等人在能量石的光辉照耀下，走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穿过了彷佛远无止境的漆黑地道后，终于来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了。

众人虽然都是头一次来到这里，但是，每个人的祖先都详细的记载了这一个白虎卵的所在地的样子，因此，当众人看到漆黑的地道开始在前端出现了一抹的嫣红之后，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加快了脚步，因为，让他们期盼已久的地方终于到了。

来到了嫣红处，众人这才知道，这是一个大的不可思议的空间，在他们个人前几代的记载中，他们知道这个白虎卵所在的空间是一个方圆半径五十公尺大的立体半圆形，但是，当他们真正的踏进去时，才真正的感受到前几代未能诉诸于字行间的震撼。

光华的可以鉴人的圆顶及地面，清晰的照耀出了众人的身影，访若无穷的红光反射，将整个空间照耀的无比的红亮，令他们无法清楚的看清了这个洞窟的界线，反而给众人一种这个洞窟的宽广是无穷大的感觉。

一方面震撼于眼前所看到的景象，一方面，众人的眼光却也不由自主的来到了这个空间的中心处，那个红色光源的来源处。

众人来到那光源处一看，那是一个悬在五公尺高的半空中，一颗直径约五十公分大的红色的团状东西，由地下及圆顶上，分别的延伸出了一根白色的丝状物，密密麻麻的将这颗五十公分大的东西给包围住了。

那一上一下的白色光丝，深入岩石中，偶有红光闪过消失在那团状物中，立即引起了团状物的轻微收缩，彷佛当中有什么东西在动一样，众人立即知道，那东西一定就是白虎卵了。

众人赞叹的看着眼前的景象，毫不犹豫的往前的走到这白虎卵的面前，仰头仔细的看着这一颗白虎卵。

同时，众人的心中同时的泛起了一阵的犹豫，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的知道了一件的事实，那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他拥有了这颗卵中的东西所孵化出来的东西，那就代表他就具有了称雄整个大陆，甚至是整的世界的雄厚实力，不管是谁！

好半响，就在众人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所有人你望我我望你的，所有人的心同时的考虑到一件事。

在历代的记载中，重复的说明了一件事，在对白虎卵输入精神力量之后，人也随之的陷入昏迷不醒中，在这一个身边的同伴都是敌人的环境中，谁也没有那个把握说，在自己昏迷之后，旁边的敌人不会对自己不利的。

再退一万步讲，就算自己没有受到伤害，那万一在自己昏迷之后，刚好白虎醒来了之后，那自己岂不是让别人白白的得到？

所幸，前几代中已经找出了方法，吉尔大公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小布袋来，及一堆的纸来，道：“那么，按照以前的惯例，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小布袋及一些纸条，上面书写了一到八个号码，待会，我将这纸条放进带子中，由我开始，每个人都抽出了一个纸条，上面的号码即是这次每个人轮流的输进精神力量的顺序。”

“当然，如果有人不信任我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过来检查这八张纸条，或是拿出自己准备的东西也可以。”吉尔大公又补充道。

一旁的鲁西道：“大公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当然信任您了，只是，万一这白虎真的在我们这次的聚会中孵化出来，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像祖先们前几次的协议那样，先等所有昏迷中的人醒过来后再协议到底这白虎是落谁家。”

吉尔大公理所当然的说道：“当然也是这样了，不然，在这里我们就先自相残杀了，又何必说要这样决定先后顺序？”其他人也点头附和着。

当然，所有人的心中也都是雪亮的，如果白虎真的孵化出来了，那么，真正到最后谁是赢家那还说不一定呢！要不然，众人带人来是带假的吗？

就在一阵的假意推托及推让中，所有人一一的伸手到袋子里抽出了签，结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最先提议的吉尔大公竟然是第一个，接着是凯琳，第三是贾济，亚芠排在第四，在他之后是迦岚，第六是鲁西，第七是基列，最后则是妃雅。

在众人紧张的注目下，吉尔大公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的走到那根由地面上往上延伸连接白虎卵的下方的那一根雪白近乎透明的拇指粗光丝前，慢慢的将自己的右手伸出，望了众人一眼后，一咬牙，用力的握了下去。

当吉尔大公将这根光丝握住之后，所有人立即的看到了光丝随即的闪过了一丝丝的红光，迅速的沿着吉尔大公的手往吉尔大公的身上潜入，吉尔大公轻哼一声，身上先是被着阵阵的红光弄得浑身一阵火红，好像吉尔大公被这红光给包围住了。

随之，红光消失在吉尔大公的身体里，不久，吉尔大公似乎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大叫一声：“头，我的头！”

随即，在吉尔大公的额头上浮出了一阵强烈的银光，银光一出现即化成一道银色的光柱，投往半空中的白虎卵上。

随着银光的消失在白虎卵上，白虎卵开始的一连串的激烈的震动。

吉尔大公的头上的银光足足的投射了快两分钟之后，银光最后才消失，在这短短的两分钟之间，众人不由的看的一阵的胆战心惊，浑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众人中，亚芠倒是若又所思，对这光景，他一点也不会觉的陌生，因为，这与他家传的回生诀实在是太过于相似了，差别只在于，他以前对贪狼星所施展的回生诀，当中所有转嫁给贪狼星的力量全部都是他依自己本身的意愿，透过回生诀的特殊运劲方法，将自己的全部能量半强迫的逼出，转嫁到贪狼星的身上，但是，这白虎在吸收精神力量好像是透过那红光的作用，强制的将人的精神力量逼出让它吸收的。

亚芠仔细的看着吉尔大公，当吉尔大公头上的银光即将消失之际，亚芠立即的往前的一跨步，在众人的惊讶瞪视下，伸手往吉尔大公的背后一托，刚好接住了吉尔大公松开握住光丝的手后变的软弱无力的身子。

随即右手一到吉尔大公的额头上，银光一闪，众人齐惊呼一声，当中的鲁西及凯琳甚至喝问道：“亚芠你在干什么？”

但是，原本在众人的观念里应该已经因为精神力量丧失而陷入昏迷中的吉尔大公却忽然的举起手来，阻止了众人的靠近，同时道：“隆客卿，多谢你的帮助，我已经好多了，你不用在浪费力量了。”说着，吉尔大公忽然的站了起来，只是脸上显的比较没有精神多了。

亚芠一向寒气甚浓的脸上浮出了一抹笑容，道：“我猜的果然没错，这白虎要的是人类的精神能量，但是因为它所用的方式太过于霸道与激烈，所以会造成提供力量给它的人因为一时之间丧失过多的精神力量，因而导致大脑一时间承受不住，因此而导致昏眩，甚至昏迷。”

“大公，刚刚我已经用我的精神力量刺激你的脑部，现在，你的脑部应该已经慢慢的在恢复了，至不济，只要好好的修养大半年，你就可以恢复了，而且，因为大公你是专门修练真气的高手，所以这对你完全没有影响，顶多是让你的精神比较无法集中而已，至于专门修练魔法的，那可能会比较惨，因为精神力量正是魔法的力量来源，因此，精神力量被白虎所吸收的话，那就无法再短时间内复原，但是因为修练魔法的人对于锻炼精神力方面都是各有一套本事，所以恢复的反而会比大公你快多了。”说到一半，亚芠若有所指的望了贾济一眼。

吉尔大公及贾济听到亚芠这么一说，感激的对着亚芠露出了感激的一笑，亚芠的解释不由的释去了他们心中的那快的大石，尤其吉尔大公身受亚芠的帮助，更是万分的感激，起码，亚芠已

经让他维持的清醒的状态，而且也让他知道自己还有自保的能力，这等于是对他有着与救命相同的恩情。

当然，其他人在听到亚芠的解说之后，也同样的放下了心头的大石。

待吉尔大公退到一边之后，凯琳也跟着上来，亚芠干脆就站在光丝的旁边，等待等一下救护凯琳。

事实上，刚刚亚芠的动作是纯粹的出自一股直觉，他总是觉得再虎王坡上的气氛十分不妙，等一下万一白虎没有孵化的话，那等到他们所有人都清醒过来之后再回到虎王坡，却又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光景，所以，他想，越早回去总是越好的，更何况，那些怪物若真有什么意图的话，多一个高手总是多一分的保障。

所以他才会与他一贯的做法不同，出手助人，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这无心之举，已经为他赢得了众多实力强大的盟友了。

不久，凯琳也输完她的精神力量了，只是，虽然同样是练武之人，并未向魔法师那样刻意的锻炼自己的精神力量，但是，毕竟吉尔大公修练较久，功力较为深厚，因此，无形中，吉尔大公的精神力量也比凯琳大上许多，刚刚吉尔大公足足两分钟，但是，凯琳却连一分钟不到就已经宣告力竭，被亚芠扶下救援，无形中，高下立见。

接着，轮到贾济了，贾济不愧是专修魔法的高手，又是圣魔导的团长，果然与众不同，贾济一直的支撑了快十多分钟，这才将自己的精神力量给完全的输给了白虎，但是，他也最惨的，亚芠光是要让他维持清醒就足足的花了快一分钟，而不是像吉尔大公与凯琳那样，几秒钟就解决了，而且，贾济也只是维持清醒而已，他根本几乎连站的力量也没有，瞧的一旁同样专修魔法的迦岚一阵心惊胆跳，尤其是迦岚又是排在亚芠的后面，亚芠在输完精神力量之后，肯定连自保都成问题，别说要来支援他了。

不经意的，迦岚的眼光扫过基列，却看到基列正定定的望着他，然后像是不经意的抓抓脖子，迦岚的脸色顿时一变，两眼立即的往亚芠的方向看去，只是，众人现在正万分注意的往着现场唯一一个有能力支援其他人的亚芠，现在亚芠正要开始输送他的精神力量，因此，谁也没有注意到基列及迦岚的小动作。

亚芠慢慢的将自己的手给握上那根光丝，如同前几次，红色光芒开始入侵亚芠的身体，亚芠可以感觉到，这些光芒的力量先是在他的全身游走，然后在一口气的往他的头部冲过去，亚芠本能反应的动员他全身的精神力量，对抗这红光的力量。

只是，这些红光似乎是无止尽的往他的体内冲入，而且力量又奇大，逼的亚芠动员了他全身的精神力量要将这红光给逼出体外，而他也正慢慢的做到了，但是，就在亚芠要将这些红光给逼出体外之际，却又忽然的感觉到红光的力量又增大了许多，几乎让他快要支撑不了。

亚芠先是心中一急，随即又想到，他是要将他自己的精神力量给提供给白虎，而不是要与白虎相对抗，这么一想，他便放松自己，任由这些红光了力量将他的精神力量逼出。

只是他没想到，他这一放松，除了在头部的精神力量之外，其他他习惯散布在周身经脉中的那三成的精神力量却反而安然的返回自己的经脉中继续潜伏，而红光却也不理这些散布在周身的经脉，全数往他的头部，逼出那七成的精神力量，看来，这红光会逼出人的精神力量并非是有人在操纵，而只是一种白虎的本能反应，收集它成长所需的能量而已。

而这厢亚芠安心的任由红光逼出他的精神力量，那厢，妃雅等人却看的心惊胆跳的。

在他们的眼中，刚开始时，亚芠跟前面的三个人一样，伸手握住光丝让红光入体，但是，接下来，所有人却看到，就在红光侵入亚芠体内不久之后，亚芠忽然的全身绽放出强烈的银光来，

完全的与刚刚的三人不同，随即，就在亚芠身上的银光要将红光逼出之际，却又看到光丝忽然的又充满了红光，几乎将整跟原来透白的光丝变成深红，然后红光开始大盛，紧接着，在红光大盛之后，亚芠身上的银光却又反常的忽然收敛无踪，任由红光透体而入，进而逼出了亚芠精神力量的银色光柱，往白虎卵射去。

经过了前几次的经验，众人已经知道，这银光便是人的精神力量的具体化的光芒，只是，众人没想到亚雯的精神力量竟然会大到可以将他整个人给填满，而不像其他人一样只有在头部发光而已。

但是，旁观的人吃惊，身自在其中的亚芠却更吃惊，因为，当他额头所发出的精神力量的光柱一接触到白虎卵时，他立即感觉到一阵奇异的意念顺着他的精神力量，逆向而回，将意念投入他的脑海中，那种感觉好像他平常在与贪狼星作心灵沟通时一样。

当这股意念投诸在亚芠的脑海中时，化成了一阵非男非女的奇特声音在亚芠的脑海中回响着："吾乃西方白虎，'太初'我藉着分身感应到你的能源在流入我的分身中，'太初'原来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枯萎而亡了呢！"

亚芠一愣，太初？什么太初？这个自称西方白虎的奇异意念的声音为何会说他是太初，还说他的精神力量是太初的能源？

亚芠试着在自己的精神力量内加入了自己的意念，问道："太初是谁？为何又会说我的精神力量是太初的能量？你真的是白虎？"

几乎是在同一瞬间，亚芠就接获到回应了："人类？你是人类？为何人类的你会让我感觉到太初的精神波动？"

又道："太初乃吾等生化兽，亦即你们人类所说的幻兽的最终司令塔－'兽王'的两个半身之一的未完成的那一个，而兽王是统领所有生化兽协助人类参与银河大战，是生化兽中的王者，太初之名及谓最初的生化兽之意，另一半身名之为太始。"

"吾乃兽王之四方兽灵，现为与其他三灵共同守护太阳系，为负责西方宙域的白虎，亦即你们人类口中的四方守护圣兽中的西方圣兽白虎。"

听到这白虎的解释，亚芠一时之间，几乎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事，虽则当中他有很多的名词无法理解，但是，重要的部分他却听的一清二楚，他终于知道，不但白虎是真的存在，就连其他的圣兽青龙、朱雀、玄武，也是真的存在，而且还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守护圣兽，共同守护着什么太阳系的四周。

而且，在四圣兽之上，还有着一个叫做兽王的家伙统领着它们，不，不但是统领着它们而已，照白虎的话来说，是统领着所有的生化兽，也就是幻兽。

但是，最重要的是，白虎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它会将他误认为那个什么未完成的兽王半身的太初？

将这意念传出去给白虎，白虎回应道："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人类，为什么人类的你会有太初的精神波动，因而让我误认你是太初？"

亚芠心中一动，忙问道："白虎，你所说的太初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一只狼？"

白虎很干脆的答道："不知道，当初，我们诞生之后，负责守护的太始接着诞生，但是攻击的太初却在完成一半的时候，就遭遇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结果，我们基于本能的带着无法移动的太始逃出来后，在太始的指挥下，负起了保卫太阳系的使命，因此，对于太初的印象只在于它的精神波动，最后一次见到它时，它还在培养槽里，还未成型。"

亚芠一听即知，所谓的毁灭性灾难必定是指大破灭，而培养槽，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一听就知道一定是指那类可以培养幻兽的东西，大概像个槽状吧，所以才会称为培养槽。

又听到白虎说道：“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们的创造者曾说过，要将太初培养成狼般敏捷及攻击性的生物，所以太初如果有完成的话，是狼型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听到这，亚芠心中顿时了然，因为，贪狼星就正好是一只沃夫（狼）系的幻兽，而且，因为他曾三次的在贪狼星身上施出了回生诀，所以造成了他现在跟贪狼星在精神上几乎是融为一体，完全没有丝毫的分别，也唯有如此，他才能够解释贪狼星那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才可以解释出为何那三只白金龙会伏首称臣！

正想对白虎解释时，忽然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已经到达了尽头，白虎又传过来一阵的意念道：“你的精神力量快没了，吾之分身也即将在你的力量下诞生，我们的联系即将断了，你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去。”

随着白虎的意念传来，亚芠还来不及回应，他就已经感觉一阵的头昏脑胀，不由的松开了握住了光丝的右手，同时，长达快半小时的精神力量传输也终告结束。

亚芠等不及将自己恢复过来，谨记着白虎的最后一句话，脱口而出道：“白虎即将降临……”

不过，所有人都将亚芠那脱口说出真正的白虎即将降临的话解释成白虎卵即将诞生。

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当亚芠开始输送精神力量时，他那超逾常人数十倍的庞大精神力量的银色光芒立即的让原本火红色的白虎卵转变成银光闪闪，煞是好看。

同时，原本光滑平整的表面也露出了龟裂的痕迹，里面的白虎正挣扎的要由卵中孵化出来。

就再此时，谁也没想到，基列及迦岚竟然会突然的起而发难，迦岚迅速的念出了一连串的咒语，双手发出了一大片的青光，往正关注的围在白虎卵四周看着即将出世的白虎的吉尔大公、鲁西、凯琳三人头上落下，一瞬间，将他们三个人给困在青光中无法动弹。

基列则由双手冒出了白光，分别的射出了两道的白色的光芒，然后一个的用力跃起，在半空中接下了那个被两道白光同时射断连接它上下两端光丝，尚未完全的孵化出来的白虎卵。

而亚芠则被跑过来的妃雅给扶住了，看到刚刚发生的异变，妃雅惊讶的忍不住的一声惊呼出来。

落回地面之后，怀里搂着白虎卵，感觉到小白虎正挣扎的要从卵中出来，基列得意的大笑道：“哈哈哈哈，白虎是我的了，白虎是我的了。”

忽然，一生冷冷的声音道：“只怕未必！”

基列的笑声嘎然而止，转头一看，却是被妃雅撑着免强站起来的亚芠所发的。

基列先是惊疑不定的看着亚芠，随即又注意到亚芠旁边那伸出一只手撑着亚芠那摇摇欲墜的身体的妃雅，随即轻蔑的又大笑道：“哈哈，真是笑死人了，就凭你，一个要靠女人支撑的可怜虫？”

亚芠对妃雅一示意，妃雅微微一笑的松开了扶住了他身体的手，往后退了几步，亚芠身上忽然的冒出了淡淡的银光，然后这些银光往他的头部集中。

随即，亚芠冷冷的声音在银光中又传了出来道：“也许你不知道，我的精神力量不但足以催生

白虎，而且还能够有剩余的。”

“更何况，我也忘记告诉你们了，在我的体内共有两种的力量，一种就是你们都知道的精神力量，另外一种……是你们所不知道的－真气力量。”随着亚芠的话，他身上的银光突兀的一敛，然后，天心真气的金色光芒开始再他身上到处的流逸，强烈的金芒，叫人无法去直视他。

看到亚芠身上的金色光芒，基列惊呼一声，大叫道：“迦岚，贾济，还不快来帮忙。”

说完，基列一个猛转头，抱着白虎，往那通往外面的地道冲去。

亚芠冷冷的一笑，就要追去，但是，迦岚却忽然的挡在亚芠的面前，接着，原本刚刚在一旁的贾济竟然也挣扎着他极度虚弱的身体，与迦岚一样，挡在亚芠的面前。

妃雅见状忙道：“迦岚少祭司，贾济团长，你们为何要听基列的话？”

迦岚歉然的对妃雅一笑道：“妃雅城主，真是抱歉，我也不想与你及亚芠兄为敌，实在是我有着苦衷，尚请亚芠兄看在小弟的面子上，暂且留步，让基列他将白虎带走，事后，我再向亚芠兄道歉。”

亚芠看一下刚刚被加岚那出奇不意所发出的青光困在其中而挣扎不休的鲁西三人，再转过头来阴郁的看一下面露苦涩的迦岚及虽然连站都站不太稳，但是仍固执的支撑在亚芠他的面前，阻挡他的去路的贾济。

幕然，亚芠忽然冷酷道：“不管你们有任何的苦衷，阻挡我的去路就是我的敌人，与我为敌就只有一个下场，那即是‘杀。无。赦’！”

亚芠身后的妃雅惊呼一声，她很清楚的知道，亚芠所谓的敌人对他而言是何种意义，那是表示亚芠出手绝对不会留情的，他绝对会做到杀无赦的。

妃雅正想出言再劝迦岚及贾济，贾济已经喃喃道：“杀无赦吗？死了到好！”

听到贾际的话，妃雅心中不由的一软，出声劝道：“亚芠，反正我们志不在白虎，就算让基列得去了，我们也没有关系呀！我看他们好像有什么苦衷的，你们就饶过他们好不好？”央求着亚芠手下留情，妃雅忍不住的拉拉亚芠的衣摆。

亚芠转过头来看一下妃雅，正想说些什么，却忽然脸色一变，猛地转头一挥手，一到金光脱手而出，是断月斩，出手的断月斩正好和迦岚所发出了另一道青光撞击在一起，爆出了强烈的光芒。

亚芠脸色一变，身形忽然像是消失在原地一般，急速的冲往了迦岚。

察觉到亚芠身形消失的迦岚脸色微微一变的道：“好快的身法！”

毕竟迦然是逆十字的少祭司，一身的修为非同小可，一察觉到这一个状况之后，迅速的在他自己的身体周边布下了数层的护罩，一时间，迦岚被一层层的青光所拢罩住。

本来这种先在自己的身体周边布下防护层，隔开自己与敌人的距离，在安全的情况下在驱动更强力的魔法攻击敌人，正是魔法师最稳固的战术，而且迦岚更是一口气的布下好几层防护层，可以说是十分的小心了。

但是，他还是太小看了亚芠，亚芠对于他身体周边的防护层恍若未见般，金光一闪，亚芠竟然将自己整个人狠狠的撞击在迦岚的防护层上，虽然为能够一口气的突破了迦岚的防护层，但是亚芠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却也较佳岚一个不稳的跌坐在地上。

身为一个魔法师，被敌人撞倒在地，那即意味着他已经败北了，因为敌人不会给他再度站起来施法的机会，果然，当迦岚跌坐在地之后，亚芠已经趁着这时候，一口气的攻破了迦岚的最后的一层防护层，右手已经按上了迦岚的喉咙。

这时候，眼看迦岚即将丧生在亚芠之手时，亚芠突然的听到了妃雅的一声惊呼：“亚芠，不要！”

亚芠手一顿，转而往迦岚的耳际一拍，迦岚闷哼一声，被亚芠这一拍给拍昏了。

亚芠轻哼一声，再看一眼一旁虽然有心，但是，却已经是力量全无，有心无力的贾济一眼，然后头也不回的往地道中掠去。

虽然亚芠刚刚那一声轻哼似乎在对妃雅表示不满，而且直到离去也都不看妃雅一眼，但是，妃雅心中却是充满了欣喜之意。

熟知亚芠对敌行事作风的妃雅，第一次看到亚芠对于出手偷袭攻击他的敌人手下留情，而且是在她的劝说下，这对妃雅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表示，亚芠是真的将她给放在他的心中，所以才会在听到她的声音时手下留情。

痴痴的望着亚芠消失在地道中的身影一会，妃雅转身的往被青光困住的鲁西三人处，试着往青光一拍，奇异的是，这青光看来具有极大的力量，可以将鲁西、吉尔大公、凯林等三个高手给困了老半天而无法脱困，但是却受不起妃雅轻轻的一碰，便化成了一阵的光点消失。

看来迦岚并未想要伤害他们，只是想要将他们给困在这里而已，所以才会施出这么一个奇异的魔法来。

脱困后的三人互望一下，刚刚的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想了想，鲁西拉起贾济，吉尔大公及妃雅扶起昏迷中的迦岚，鲁西急道：“有什么事情待出去之后再说。”

堵住了贾济张口欲言的话头，一行六个人，急急忙忙的跟在基列及亚芠之后，往虎王坡前进，离开这已失去白虎卵的洞窟。

亚芠一路的追赶着基列的踪迹，但是他也暗暗的觉得奇怪，以他前几个月见过基列的修为，他不该有这么快的动作呀，虽然他受到了迦岚的阻挡而浪费了一点的时间，但是，凭他的速度，到现在追了这么久也该已经追上基列了呀，可是，在这暗无一丝光亮的狭长地道中，他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基列的形迹，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一想到这，雅闻记得了刚刚基列夺取白虎时所发出了那两道白光，对于那白光，他可是记亿犹新，因为，他曾在原曙城中看过的那两个怪物及中央魔域中看过魔的手中发出，再想及基列突然出现的可疑迹象与凯特的推论，难道……

亚芠心中不寒而栗，如果说他的猜想正确的话，基列必定与那群怪物有所挂勾，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暗骂一声：“该死的东西！”亚芠身上的金光猛然的一放，全力施展风的身法，急速的往前进，果然有如一股暴风过境般的迅捷。

不知道过了多久，远远的，亚芠看到了出现了出口的阳光了，同时，也瞧见了，一个白色的身影很快的由出口处窜出，不是基列是谁？

再加快速度，亚芠很快的就来到了出口，但是，眼前所看到的景象却叫他一向平静的脸上也失去了平静的表情。

现在在宽广的虎王坡上，不知何时，竟然站了满满的人，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一片的人头，

少说也也上万人，而且，最可怕的是，现在在虎王坡的上空约将近三十公尺处，竟然有三个看不出到底有多大的怪东西像云一般的漂浮在上空处。

这怪东西说来也真怪，没头没尾的，通体成绿色，表面无比的光华，概略的成两端尖中间圆的橄榄形，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所造的，而且还会像生物一般的在表面上微微的收缩蠕动着，看来就像是一个生物一样，而且，它们也大的太夸张了，整个虎王坡竟然全都拢罩在它们的阴影下，令人无法想像这么大的东西到底是如何的可以这么轻飘飘的浮在空中。

而在虎王坡的这一个白虎洞的四周，可以看到寺方都有各大势力的人正竭尽全力的再阻挡这一群密密麻麻的人往这地洞靠近。

亚芠先是关切的看着在他右手方的凯特等人，发现到，凯特等人正结成了他所传授的十绝阵，一方面相互支援以求自保，一方面对抗着密密麻麻的敌人，众人身上虽然都带点伤，但是暂时还无大碍。

再看看其他的人，亚芠不意外的看到了现场只有四方的人马在抵抗，基列所带来的人，迦岚的同伴，贾济的人马全都已经不见了。

现场只有在他东面的凯琳的师姊妹，西面冰雪楼的十八雪卫，南面的他的死神小队，北面的吉尔大公的五个结义兄弟五行使者，刚好一边一个势力在抵抗。

而当中，损失最严重的要算是凯琳的师姊妹了，三十几个人，现在已剩下十来个，正苦苦的支撑着，随时有被突破的迹象，其他人都是多少受到一点轻重伤而已，还都能够支撑一会。

而面前在场中的敌人，一望即知道，正是那群他们遍寻不着，离奇失踪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个个男女年龄身分服装都不一样，而且一看就是不知道被人用了什么方法，令他们变的完全不畏死，而且力大无穷，一但被他们缠上，拳打脚踢牙咬都来，下场便是死无完尸，他们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脸上毫无表情，甚至连刀剑砍在身上都不能让他们露出痛苦的神情，这令亚芠联想到那群怪物的表情。

这一群老中青幼的人，老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幼到牙牙学语的幼童后面的源源不绝的像向里推挤，前面的则和不畏死的往众人的刀剑里冲杀，甚至亚芠还正好看到一个抱着孩子不畏死的冲向他前方的凯琳的师姊妹的一个妇人，当然，首当其冲的那个人不忍心的向后一让，似乎不想要伤害妇人及她怀中的孩子，当然，代价就是东面的防守线又向后退了几公尺，以及十几个师姊妹现场又少了三个。

亚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但是想也知道，一定跟头上的那三个巨大的怪东西及那群怪物脱不了关系。

长啸一声，死神小队那边立即传来一阵的惊喜的暴喝声：“太好了！头儿回来了！”

但是，死神小队谁也没敢回过头来，反而个个更加聚精会神的对眼前的敌人展开攻势，但是，获知亚芠的回归，令他们彷佛是吃下了定心丸一般，不但又在这群密密麻麻的敌人手中又抢回了一大块的地盘，而且还有余力的分出了人手，支援凯琳的师姊妹，保住了摇摇欲坠的东面防线。

不过，众人没想到的是，亚芠这一声的长啸似乎是具有莫大的威力，在他们头顶上的怪物忽然冒出了一阵的墨绿光芒，然后那群不知被什么东西迷失心智的失踪老百姓忽然的宛如潮水般的停止了他们的攻势，远远的退到一百公尺外，以地洞的入口为中心，将亚芠等人团团围住。

这群人的攻势一停止，众人立即如释重负的迅速的回到了亚芠的身边。

霎时，亚芠的耳边充满了无数的声音，一会凯特问他有没有事，一下子其他人问亚芠还在洞内

的他们的首领怎么了，一会夜月脸色极为难看的对亚芠说道这群人太可怕了，和不畏死的往他们冲过来，一会，一边凯琳的师姊妹又泪流满面的哭叫道她再撑不下去了，面对妇人小孩，她们真的下不了手。

闹的亚芠心烦意乱的，烦不胜烦大喝道：“都给我住口，各家的人听着，你们的头领还在里面，他们没事，等一下就会出来了，凯特，你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摄于亚芠的大喝声，所有人都静静的听着凯特精要的说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亚芠才知道，原来在他们进去地道不到半个小时，头上这三个怪东西就突然的由云层中现身，一看到这三个怪物之后，圣魔导的十圣使就忽然像是发疯似的大叫道：“怪物，怪物来了，快逃！”

接着，十个人不约而同的往虎王坡的那个对外小道冲去，但是，他们快，那三个大怪物也不慢，由当中最大的那一个突然的射出了一道白光，然后，十圣使最后留在世上的便是一团焦黑的痕迹，而他们连一声惨叫都未来的及发出。

当所有人被眼前的景象吓呆的时候，左边的那一个大怪物忽然很快的落到地上，接着，黑压压一大群的人影由那怪物的肚子处出现，然后，那怪物又回到我们的头上，但是，那群人忽然的往他们杀过来。

正当众人再惊疑中戒备的时候，逆十字团的十五个祭司及奇特城的人竟然忽然的窝里反，杀伤了不少人，然后在这群人中消失不见踪影，死神小队中也有人受了伤，最后，四方的人分成四面，与他们这群人相将持着。

可是，他们很快的就发现到，这群人应该只是一般人，只是，不知为何，他们的变的很疯狂，又力大无穷，而且还悍不畏死。

虽然没有一人是他们的一合之敌，但是，众多的人数，却叫他们杀到手都软了，如果说对方是敌人的话那他们还好下煞手，但是，偏偏他们都看出对方本来就是老百姓，当中还多的是小孩子，妇人，几个女孩子根本就下不了手，但是也因此而失去了不少人。

接着亚芠也将自己在洞中发生的事情也说出来，众人一方面气愤基列、迦岚及贾济的叛变，一方面，除了小队中的人员外，其他人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争夺传说中的白虎圣兽的分身，而不是他们所知的要争取八大家的未来百年的利益分配问题，令他们对于自己首领的欺骗感到万分的气愤，尤其是在牺牲的么多人候，他们却才由一个外人的口中获知到真相。

想了一下子，亚芠伸手轻抚一下现在已经来到他身边，浑身浴血的贪狼星，沉思道：“那么，凯特，你看，他们现在退到那么远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不知道，也许是想困死我们吧！”凯特苦笑道，然后，他忽然的盯着一个方向道：“更也许，他们是想要试试看怎样才能更快更有效的将我们给解决掉吧。”

众人忙往凯特看的方向望去，却见到一对大约三十来个年纪不超过十岁的小孩子，手里拿着简陋的木棒及镰刀之类的工具刀，面目呆滞的往他们走来，在他们身后约十公尺处同样人数的一队的妇人也往这走着，而另外一队的老人及一队的青年人也正在聚合著。

众人中几个女孩子已经不由自主的哭了出来，叫道：“天呀！他们竟然派出老弱妇孺来，不行，我下不了手。”

亚芠看着自己一方脸色也不是很好看的夜月，及那群已经泪流满面的凯琳的师姊妹一眼，冷笑着深沉道：“看来，对方深知我们这里不忍心对老弱妇孺下手的软心肠呀！”听到亚芠那略带

讽刺的声音，几个女孩子已经人不住的哭的更大声，毕竟，她们都是些年轻的少女呀！

凯特忐忑不安道：“头儿，要不要我们去……”

话未说完，亚芠已经一伸手道：“我去！”声音斩钉截铁，而且充满了一种极度冷酷的味道。

凯特耸然一惊，在他感觉上，他好像又感觉到，亚芠又变回了当初他们初见他时的，那一个在公国境外一举屠杀上百人，获的恶魔称号的银月恶魔的那一个人了。

欲言又止的，看着亚芠慢慢的往那群小孩子迎去，一旁的夜月已经紧张的不自觉的握着凯特的手，怯生生的与凯特望着亚芠的冷厉背影，一句大哥含在口中未能出口。

所有人很快的就已经看到，当亚芠一与那群小孩子接触，霎时，血肉横飞，亚芠似乎比平常更加的凶残，所有死在他手中的小孩子没有一个是完好的，最好的情况也是身首分离，最惨的更是被亚芠震成血肉粉屑，几个女孩子口中惊叫连连，根本已经不敢看了，口里直叫着恶魔，他果然是恶魔。

接着，小孩子身后的妇孺队，老人队，同样的一样的悲惨下场，倒是最后的青壮队，亚芠显然的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且手上也被留下了一道的伤口，直到亚芠带着满身的血迹回来，所有人，包括死神小队没人说的出一句话来，实在是，亚芠此时手段之凶残，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像，连他最亲近的死神小队都一样。

横目扫了一下被他凶残手段镇摄的众人，包含自己的死神小队，还有刚刚由地道中出来的妃雅等人，亚芠冷冷的一笑，动手替自己左臂上的小伤口治疗一下，很快的，他又恢复如初了。

看到亚芠动手替自己治伤，妃雅这才如梦初醒，抛下了昏迷中的迦岚，急忙跑过来道：“亚芠，你受伤了？”

死神小队中的人这时也才回过神来，急忙的围到亚芠的身边慰问，但是，亚芠却将他们给推开道：“没事，我死不了，有时间就赶快运功恢复精力，他们又再靠近了。”

看到亚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妃雅，死神小队都不由的一愣，妃雅更是幽幽道：“亚芠，你……”

但是亚芠截口道：“快准备，他们来了，所有人等一下跟着我，这次我们真的要拼死突围了！”

亚芠摸摸身边的贪狼星，忽然的大喝一声：“所有人跟我来，小星，你殿后，保护妃雅，我们走！”

说完，亚芠已经一马当先的往虎王坡上的那条小路的方向冲去，其他人见状，不及再说什么，只能随着亚芠的身后，往那群又再度的往他们聚集过来的群众，冲杀过去。

霎时间，所有人有战成了一团，这次，所有人经过亚芠的刺激，同时也知道，不动手的话，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所有人都竭尽全力，随在亚芠的身后往前冲杀。

霎时，整个虎王坡上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每个人似乎都杀红了眼，只知道全力以赴，而堆积在虎王坡上的百姓尸体都已经快铺满了亚芠等人所经之处，但是，那些人却向是无穷无尽一般，对他们蜂涌而至，将他们几乎困在原地，那小道，似乎就在那遥远的天边那样的遥远。

幕然，一个熟悉的黑色身影映入亚芠的眼中，亚芠急大声喝道：“所有人退！”领着所有人往后退，同时，队伍中也在各处传来了一声声的惨叫声。

亚芠盲目的阻挡着黑色的身影，掩护所有人撤退，慌不择路下，待亚芠发觉时，他们已经被困在虎王坡三角形最前端的那一角，后面是面临着深不可知的深渊，而在他们前方，是一排排的一身灰暗色，布满尖刺，将整个人包的紧紧只留下面孔外露的不知名铠甲，而且让人恶心的是，这些铠甲上的尖刺竟然像是活物般，不断的伸缩蠕动着，在来就是他们背后那明显突出，甚至前端还超出他们头部，宛如龟壳模样的部位，然后，就是那一张一脸呆滞，而且竟然还不断流口水的青白死鱼脸，以及脸上的那双看不到眼珠，整只青碧碧眼球，不管怎样看，这群不请自来的人就是亚芠他们在奇华森林中遇到的魔，而且，看其人数，最少有上百个，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熟知魔的力量的妃雅及死神小队，不由的绝望道：“魔，是魔，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下子，我们真的是完了。”

其他人虽然是头一次看到魔，但是那诡异的形象，加上刚刚，就是他们伤了他们身边的同伴，而且，再凑上死神小队的绝望叫声，所有人的心情也不由的跌到谷底，一股绝望的气氛弥漫在众人之间。

亚芠戒慎的看着这群魔成半圆形的将他们困在这个绝望之角，并未再采取任何行动，稍稍的松了一口气，转过头来看一下他身后的众人，发现到，因为刚刚他承受了大部分的压力，所以，这一次众人运气出奇的好，竟无一阵亡的，只是不少人在魔的偷袭下，身受重伤，连死神小队也不能幸免。

亚芠把握机会，先是替死神小队的人处理一下伤势，让他们恢复了一点的战力，起码的在等一下的混战中，能有自保的能力。

但是，当他要向凯琳诸女治伤时，却遭到凯琳的拒绝，说什么，她们也被肯让亚芠这连小孩子也都下的了如此凶残手段的人治疗，其他的鲁西、吉尔大公也是苦笑的拒绝，只是，他们倒不像凯琳那样口出恶言，只是，刚刚亚芠那凶残的手段，看来也同样的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心中。

亚芠无所谓的转头的回过来死神小队这一边，他可还没有伟大到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会想要帮他们治伤也只不过是本着多一个人即多一分战力的想法，在这时候，能多保留一分的真气便是多一分的战力呀！

回到死神小队的这边，亚芠刚好听到妃雅疑惑道：“奇怪，他们现在既不动手，但是又包围在我们前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亚芠顺口答道：“在等，他们在等，在等他们的幕后主使人出现与我们谈判。”语气中的讽刺味道是掩不住的。

听到亚芠忽然的出声，妃雅吓了一跳，看到亚芠就在他的身边，本能的向后退了一步，看来，刚刚亚芠的手段不只在鲁西等人的心中留下，而且也在妃雅及死神小队的心中也留下了。

亚芠定定的深深看了妃雅一眼，问道：“妃雅，你……没事吧？”

妃雅被亚芠看的一阵心慌，慌乱的点点头。

看到妃雅没事，亚芠这也才点点头，转身走到贪狼星的身边，但是，妃雅还是敏锐的在亚芠转过头的那一瞬间，看到了亚芠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一抹淡淡的惆怅。

“亚芠！”妃雅忍不住的脱口而出，但是，叫出了亚芠的名字后，她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而亚芠听到妃雅叫他，似乎一顿，好像是在等着下文，但是，妃雅终究未能说出来，而让亚芠再度的举步往贪狼星走去，但是，亚芠的背影却有种说不来的寂寥。

而不久之后，妃雅将知道，她这现在未说出来的话，将差点再也没机会说了，那将是她痛苦好久，好久，好久以后的事了，直到……

来到贪狼星处，亚芠爱怜的替贪狼星割除它替妃雅档下的那一剂由魔所喷出的腐蚀性绿液的部分，将自己的天心真气输入贪狼星的身体，帮助它恢复。

不久，待亚芠将贪狼星给治好之后，包围住他们的人群及魔已经让开了一条路，路的尽头，一个他刻骨铭心的人出现了。

“纳肯”，口中不自觉的念出了这个名字，亚芠眼中露出了露骨的仇恨，定定的看着眼前的这一群人当中，站在中间第二个的一个英姿勃勃的年轻人。

亚芠迎了上去，其他的妃雅、鲁西、吉尔、凯琳也都分别的来到亚芠的两侧面对这一群人，而这一群五个人中，三个是他们所熟知的，正是最右方，精神萎靡的迦岚及贾济，最左方的基列，基列的怀中还抱着一只看来像小狗般大，背上有着一对可爱翅翼，浑身晶莹雪白的小老虎，现在正不安分的在基列怀中挣扎不休，那定是圣兽白虎的分身－小白虎了。

而中间是一个看来面貌极为普通，普通到即使现在面对面，众人还是无法看轻他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在他跟基列之间，即是纳肯。

众人一方面对基列三人怒目而视，一方面，却也暗自的揣测那站在中间的那两人到底是谁？看他们所站的位置，应该是主导人才是。

亚芠是众人唯一知道他们真正身分的，除了纳肯是他想忘也忘不了的之外，中间那人，即使亚芠他并未见过，但是，因为他的普通平凡便是他最大的特征，所以，亚芠几乎一眼就确认出，他就是那个他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取代扈伊成为公国右相，权倾朝野的海格。泰坦，同时，真正的身分也是那群意图对全人类不利的怪物中的一员。

海格开口道：“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华那邦公国的右相海格，旁边这位是我的学生纳肯。”海格的声音意如他的外表般，平淡无奇，没有一点身为位高权重的人该有的霸气，一如平常人，若硬要说有一点的特色的话，便是他的声音一点抑扬顿挫都没有，令人听了十分的不舒服。

倒是，海格说出了他的身分后，引起了众人的讶异，他们当然听过海格的大名，这个在一年之间，将华那邦公国的国力提高到已经逐渐盖过排名第三的斯达帝国，对于这么一个传奇中的人物忽然的出现在这里，而且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所策划的，令众人不由的又惊又怒。

海格续道：“其实，我还蛮佩服你们的，竟然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将我的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个人给杀了四千三百二十四个人，令我大大的出乎意料，怎样，我很欣赏你们，要不要成为我的手下，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听到这里，众人当中不少人几乎要冲动的答应了，但是，众人皆是老奸巨猾之士，深知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定还有条件的，便静静的听着海格的下文，果然，海格接下来的话将一些抑制不坚的人要投降的主意完全的打消了。

海格续道：“当然，因为我们彼此是属于敌对的势力，所以，我必须要将你们变成向他们一样的无意识才能放心，这样你们是否愿意？”

听到海格这样一说，所有人都彻底的死心了，事情已是绝望了，要他们变成像这群老百姓一样的活死人，他们当然是宁死不肯了，纷纷的拒绝叫骂起来。

海格听着众人的叫骂声，先是由万般不情愿，但是又不敢反抗的基列手中抱过那只一直对他表示出敌意的小白虎，忽然将小白虎掩入他的宽大衣袖中，不到三秒钟，小白虎激烈挣扎惨叫一

声，接着，小白虎及然不动了。

海格大袖一展，小白虎静静躺在他的怀中，只是，众人都可以清楚的见到，在小白虎的头上多了一个醒目的绿色的小突起，而且，小白虎原本粉红色的清澈眼睛现在也变成了绿森森的颜色，一看就知道，海格已经用了不知道什么么方法，将小白虎给控制了。

抱着小白虎，海格对着所有人道：“现在，你们唯一的希望就已经在我的控制下了，看你们还有什么的方法可以对抗我，纳肯，这白虎就当你的幻兽，我刚刚已经对它下达了听你指挥的指令，现在，它只会听你一个人的命令。”不理基列勃然大变的脸色，海格轻易的将他辛苦得来的小白虎交给了纳肯。

纳肯惊喜的由海格手中接过那已经变的极为温驯的小白虎，对海格感激的无地复加。

将小白虎交给了纳肯之后，海格在对亚芠等人一笑，道：“那么，既然各位拒绝我的好意，那么我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各位都得死在这里了。”只是，众人可完全的感觉不出他有任何的遗憾之意，他的声音依旧是这么的平板。

说完，海格便也转身的就往人群中走进去，而基列恨恨的盯了海格的背影一眼，再看一下亚芠他们，最后又在一次的狠狠的看了抱着白虎，面露喜色的纳肯一眼，跟着迦岚、贾济，随着海格消失在人海中。

当纳肯也要离去前，从刚刚一直未出声的亚芠突然道：“纳肯，原来你所谓的要为人民争取福利是这样的争取法的？任由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般百姓受到你们的操纵，来这里送死。”声音冷淡平和，不是兴师问罪，只是单纯的陈诉事实与疑问。

纳肯显然是想不到亚芠会跟他说话，先是疑惑的看着亚芠一会，然后，疑道：“你。。很像我印象中的一个人，不，你不可能是他，现在，他应该已经不知道死在哪一个地方了。”

亚芠知道，纳肯毕竟与他相处了十多年，即使在他现在已经面貌大变的现在，他还是有隐隐约约的印象，只是无法肯定而已。

随即，又听到纳肯微笑的对亚芠说道：“算了，不管你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你大概是在哪里听到了我的传言了吧！既然你问起，那我到要问你看看，你说，他国，甚至是一个敌国的人民会如何，又与我何干？”

“更何况，让他们变成这样子的又不是我，何况，就算他们变成这样子再糟也算是还活着，总必杀了他们要好多了吧！你们可别忘记了，杀死他们的，是你们不是我。”

“想要用这点让我良心不安，放你们一条生路，那我劝你，你是用错了方法了！”留下了一阵的哈哈大笑，纳肯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见了。

听到纳肯的话，亚芠一阵的沉默，纳肯的话并没错，但是，隐隐间，亚芠却感觉到一阵的失望，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一直在找一个借口，一个可以让他抛开对仇恨执着的借口，但是，很显然的，纳肯的答案却不是他所要的，因此，他感到一阵无由来的失望。

直到一声声的惊呼声将他唤回心神，亚芠转头一看，站在人群最前面的魔已经慢慢的往他们的这个方向前进，而引的队伍中的一些女孩子一阵阵的惊叫声，绝望的心理已经完全的让她们几乎忘记了她们有力量在身，完全的兴不起一丝一毫的抵抗心里，不但是她们，亚芠更看到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死神小队也完全的毫无斗志了，更别说他们当中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伤势，而连死神小队都这样了，更别说其他的人了。

当机立断，亚芠忽然高声叫道：“所有人都集中到我的身边。”

在这么一个绝望的时刻，只有有人出来挺身疾呼，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听令行事了，所有人，将近一百个人，全都集中在亚芠的身边周围。

亚芠喊一声：“小星，铠化。”

一直以来，亚芠一直都未让贪狼星铠化到他的身上，如今，亚芠也不得不铠化了，霎时，一阵的狼嚎声传来，亚芠身上白光一闪，银色的长发随风飘逸，异变后的贪狼星第二次的铠化到亚芠的身上了。

那全身性的银铠，散发出了一阵阵的威严气息，庄严着神态，叫人无法直视，这时，天上的太阳似乎也不忍心去窥探那隐藏在庞大阴影下即将发生的惨事，躲入了厚厚的乌云中，一阵的庞沱大雨宛如倾泄般的往下直落。

当所有人全都聚集完毕之后，亚芠也完成了铠化，平板的面具面对着众人，亚芠的身上忽然的冒出了银色的光芒，双手微举到自己的胸前，轻声而温柔道：“生命奇迹－水之含苞待放！”

一瞬间，亚芠全身的光芒全都集中到他的掌心之处，小腹处的神之钻也散发出了蓝色的光辉，一朵，小小的，水蓝色的花苞状的魔法出现在亚芠的手上的银色光辉里，完如有生命般的微微颤动，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宛如亲眼目睹了奇迹一般，果如亚芠所说的，在他的手上真的是出现了奇迹，一种生命的奇迹。

这朵小小的，生命奇迹所产生的生命的花朵，在亚芠的掌心中慢慢的变大起来，大到将所有人全都包围在其中，远远的望去，果然像是一朵含苞未绽的花苞，而众人就位在花苞中。

花苞中的众人感觉到，一种极为温暖的感觉充斥着他们的身心，绝望的心，疲惫的身体，似乎在逐渐的好转中，所有人不由的讶异的望着亚芠。

但是，他们却看到，亚芠在施出了这一个魔法后，却是显的摇摇欲坠了，妃雅忙跑过去扶助亚芠，亚芠似乎很累了，连连的吸了好几口大气，才缓慢道：“这个魔法是我最后的力量了，他可以帮助你们在当中慢慢的恢复身体，而且具有抵挡外力侵入的功能，大家记着了，我们并不是绝望，我知道，传说中的白虎正往这里赶来中，我不知道它何时会到，但是，我知道，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到白虎降临，那么，你们还有希望。”

众人一听到亚芠这么说，心中不由的又燃起了希望，如果说，白虎真的是降临的话，那么，他们真的是还有活命的希望，这么一来，所有人不由的又兴奋起来。

但是，却只有妃雅敏感的听出来，亚芠自始至终，都说你们，而不说我们，同时，她又看到亚芠又在一次的推开了她，往魔法的外围走去，妃雅不由的尖叫道：“亚芠，你要到哪里去？”

亚芠头也不转的说道：“这个魔法虽然可以防止外力的入侵，但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要去阻止他们靠近，我已经设下了禁制，你们出不来，好好在里面修养，如果……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妃雅望着亚芠那此客看来是无比寂寥的孤寂身影，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详预感让妃雅不由的感觉到，亚芠此去有种一去不回的味道，尤其是那最后的一句话，使的妃雅不顾一切的往亚芠冲过去，想要将他拉回来。

只是晚了，厚厚的魔法结界已经将她阻挡在结界内，那不足三十公分的距离，在妃雅的眼中，却像是一层永远无法越过的鸿沟般，叫她无法到达。

眼泪，已经无法自制的不听话的流了出来，留在心中口中的，就只有亚芠的背影及他的名字。

走出了结界的亚芠，不再的顾虑到在她身后无声饮泣的妃雅，此刻的他，已经将自己再度的化

身为银月恶魔的型态，对天仰首长啸一声。

大喝道：“就让你们知道，银月恶魔的血腥手段是怎样的一个地狱光景，现在，你们已经再也没有退路了。”

一声的长啸，一句的大喝，那群心神丧失的人与魔，立即被亚芠给引了过来。

亚芠大喝一声，双手银光一闪，两把的白金剑立即由贪狼星拟化出来，出现在亚芠的双手上，这是亚芠头一次的双手出现武器。

风的身法全力的加速，一阵几乎无法瞧清的银色影子在庞沱大雨中，往人群冲了过去，鲜红色的鲜血顿时将清澈的雨水给染红了，仿若，上天也在为这身不由己的杀戮而落下了鲜红的血泪。

悲惨的杀戮，就在这庞沱的大雨中无声无息，而又无比的惨列的展开了，一场一比一万的必死战役。

在这种场合，所有人皆为敌人，完全的没有后顾之忧下，所有人，这才真正的看到了何为恶魔称号的由来。

那浑身浴血的身影，轻易的就夺走了一条条的生命，不管这一条生命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在恶魔的眼前，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个企图要对他不利的敌人，对于敌人，恶魔的手段，即是杀。无。赦！

那沾满了疯狂的身影，混在人群中忽隐忽现，鲜血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在这个虎王坡上，恍若形成了一个由血所积成的湖泊，鲜红的血水，每一滴，都代表着一条条的人命葬身在亚芠手中的双剑上，每一道金光闪过，所伴随着的全是一连串的惨叫声，又是数条的人命消失了。

但是，恶魔这一次所碰到的对手却跟以往完全的不同，虽然，在他的眼中，除了力气大些，疯狂些之外，跟他所认知的一般人没两样，但是，这些敌人并不懂得什么叫畏惧，即使他杀再多人，即使地面上已经被一具具七凌八落的尸首掩盖住了原本的青绿地面，即使鲜血已经染红了大地，但是，敌人还是完全没有畏惧的迹象，蜂涌的往他杀过来。

恶魔会痛，他是人，所以当然会痛，当魔的光刃一次又一次的斩在恶魔的身上，再坚硬的盔甲也抵不过那一次次的伤害，终于，魔的光刃有机会伤害到恶魔的身体了，光刃的伤害带给了恶魔双倍的疼痛，但是，这双倍的疼痛在现在的这一个时候，却只是更激起了恶魔的怒火，让他麻痹的神经在一次的舒活了出来，然后，榨乾自己的每一分力量，在恶魔的反击之下，魔并竟也只是魔而已，怎么也比不上真正的恶魔，没有魔有任何的机会将手上的光刃第二次的触碰到恶魔的身上，伤害到恶魔的身体，触怒到恶魔的唯一下场便是，一场粉身碎骨的葬礼在等着魔。

最后，那些人偶，那些魔，那些失去了自己意识的人，终于也会怕了，有关恶魔的杀戮，有关鲜血的染眼，有关呼吸的停止，太多有关的有关了，那阵代表死亡化身的银色恶魔的身影，那被恶魔带来降临于世间的死亡气息，终于让这些已经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学会了如何用本能去体会，如何的用本能去记下，那是一种在身体的最最深处的，任何的东西或药物也无法剥夺的本能的畏惧，那有关于死亡的银色身影所代表的意义！

人也好！魔也罢！终于学会了死亡的代表，就是那银色的身影，飘扬在银影背后的银白长发所代表的就是死亡的巨大身影，但是，已经太晚了，那是他们牺牲了一半的同伴才获得的本能共识。

但是，在他们的本能并未感知到的是，恶魔再怎样的凶残，毕竟，他还是一个人，死神的镰刀再利，在沾染了太多的鲜血之后，也会变的驽钝了，死亡的气息再快，背负了太多的生命之

后，依旧会变的沉重，于是，恶魔终究还是一个人！

背对着魔法的结界，恶魔，银月的恶魔终究又恢复了人的身分了，疲惫的身心已经让他的双手发软，枯竭的力量也让他再也提不起脚步，但是，他也已经教会了人及魔，所谓的恶魔又是什么了，因此，人与魔只能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背后，争着一双双无意识的双眼或是不忍的眼睛，望着他，维持着十公尺的距离，没有人或魔能够超越这只要两秒就可以通过的短暂距离，因为，不管是人或魔，都已经知道，那就是生与死的距离，看来虽小，但却是生死之间那无法，也不可以跨越的鸿沟。

但是，主掌人与魔的怪物却已经等不及了，没有感情的怪物并未能够体会出那弥漫再人与魔之间的深深的畏惧，它只是一再的催促着，催促着魔与人，再去向那已经筋疲力尽的恶魔在一次的挑战，当人与魔再一次的像恶魔踏出他们戒慎的脚步。

掀起了腥风血雨的恶魔，终于也不知的倒下了，但是他仍再度的挣扎的站了起来，面对着一群又一群的人与魔，恶魔终于在这个时候回过头来了，忍不住的一回头，看一下，曾在他杀戮生涯中，带给了他人与人之间信赖的同伴，教会他何谓情爱的女友，这一望，终于，恶魔也忍不住的堕泪了。

一丝丝，鲜红的血泪，不知由何而来，也许真是恶魔的血泪，慢慢的由恶魔的脸形面甲上，由他的头，落入了他由鲜红的晶石镶崁的双眼，在眼框里打个滚，然后，在他的冷硬脸庞上，留下了两条的鲜红。

看到这一景象，恶魔的同伴们终于忍不住的落泪了，粗豪如力奥，捶胸顿足的大嚎道：“头儿，快回来，头儿，已经够了，让我们帮你，已经够了。”雄壮的身躯不断的撞击着那似无形，但却坚硬无比的隔开了他与恶魔之间的结界，爆起了层层的闪光。

冷静如凯特，自从跟在恶魔的身边之后，便一直的致力于修习恶魔所教会他的第一课，冷静，而他也确实做到了，但是，此刻，他却也怎么都冷静不了，悲叫道：“头儿，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头一次的见面，那场杀戮，我会感觉到悲哀了，因为，头儿你是人，不是真正的恶魔，所以会哭会笑，只是，你将笑给了我们，而泪，却在一场又一场的违反你心意的杀戮中，尽情了流下，那飞扬的鲜血就是头儿你所留的泪呀，那么鲜红，那么的多，那样的悲哀，头儿，不要再流泪了，你的泪就让我来代替你流吧，请你不要再悲伤了，回来吧！”

活泼如夜月，此时，取代了活泼的笑容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悲伤大哭，泪！是她唯一所能说的出口的，阵阵的大哥的呼唤，宛如稚子呼亲，令人不忍闻之。

令人闻风丧胆的死神小队，此时，却只是一群又一群抱头痛哭的悲伤的人。

而曾对恶魔许心相爱的妃雅呢？趴在离恶魔最近的结界处，一次又一次的，口中喃喃的念道：“亚芠，你回来呀！快回到我的身边来，我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我好想好想对你说，拜托你，给我机会好不好，我真的好想让你听听我怎么说，好不好，亚芠，你快回来好不好！”

一声声的呼唤，宛如杜鹃泣血，令人闻之落泪，她，无泪！因为，泪在流出眼框之前，已经让心底那悲伤的火焰蒸干了，所以，她，无泪！因为，她已经无泪了！

但是，在这时，有人出声了：“你们到底在哭什么？不是已经知道了，白虎会来，到时候，我们都有活命的机会，既然他能做出这么结实的结界，呆在结界里直到白虎来不是很好吗？是他自己喜欢杀人，所以他才会出去杀人的。”

“既然喜欢杀人，那么，总有一天会让人杀死是一定的，现在只是他的报应来了，你们又何必替他哭？这杀人凶手，连小孩子也能下的了手，你们真当他是个大英雄吗？”

力奥猛然一回头，暴怒道：“贱女人，你说什么，再说一次？”对着刚刚出口伤人的人，力奥

不由的暴怒连连，对着她，凯琳狂吼。

凯琳也怒道：“贱男人，要我说，我就说，还怕你不成，我说，你又何必去撞那结界，那可是你的大英雄为保护我们而设下的，万一撞破了，那我们岂不是糟了，你想死，我们可还不想死！”

力奥这下狂怒了，爆吼着往凯琳冲去，但是，却被凯特拦住，凯特恢复冷静道：“力奥，别冲动，她说的对，我们不能辜负头儿的一番苦心。”

力奥挣扎道：“凯特，放开我，我要活劈了这个贱女人，她竟……她竟然这样的……”

话未说完，狂怒中的力奥已经被凯特一手制住了，动弹不得。

凯琳见状，讽刺道：“看吧！连你自己人都因为想活下去，而制住你，不让你乱来，你知道了吧，大笨牛，那人纯粹的只是因为想杀人，所以才会搞成这样子，怨不得别人。”凯琳得意的笑声让力奥气的差点昏过去。

凯特有礼的对着凯琳道：“凯琳少城主，感谢你提醒了我，不让力奥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坏了我们头儿的一番苦心，谢谢你。”

凯琳得意的眼神一飘急怒中的力奥，似乎在说，看吧，她说的没错吧！

随即，又听到凯特有礼道：“但是，你污辱了我们的头儿，等于污辱了我们心目中的神，我以银月恶魔座下死神小队小队长的身分对天发誓，错过了今天，如果我还能活着，那么，我将不顾一切的制你于死地，即使毁灭你的迦阗汐城也在所不惜。”

听到凯特的毒誓，凯琳脸上的得意笑容也不由的一滞，接着，所有人又听到一阵整齐的声音轰然道：“以银月恶魔座下死神小队之荣誉起誓，毕生终将制你于死地。”声音之大，眼神之阴郁，杀气之盛，让凯琳这天之骄女终于被吓的坐倒在地上，心中一阵的后悔着刚刚的一时嘴快。

忽然，夜月走过来，温柔的扶起了凯琳，凯琳以为是她的那位的师姊妹，说了声谢谢，谁知道，抬头一看，却看到了夜月脸上阴森的笑容，认出了夜月是亚芠的人，不由的一愣，还来不及反应，两个火辣辣的耳光已经让她晕头转向了。

接着，夜月冷森森的道：“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是好汉子，所以他们不打女人，但是，我打，因为，我是女人。”

“看清楚，你是因为谁而能在这里口出狂言的？凶手是吗？你的心肠很好吗？看清楚，是哪一个凶手承担起那个惨忍血腥的恶名，让敌人不再派出战力低弱的老弱妇孺，是那一个杀手让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妇女稚子的血腥，让你这好心肠的人不用再沾上妇女稚子的鲜血？”蛮横的将凯琳扭向正站在人与魔面前的亚芠，逼他看着，同时，所有人听到夜月的话，这才想起，从刚刚到现在，场中都是些壮青年，没有半个老弱妇孺稚子，他们终于想起了亚芠刚刚那极度凶残的手段，原来他是藉此让敌人知道，再派些老弱妇孺来是没用的，也体会到亚芠的隐藏在血腥下的苦心，让老弱妇孺幸免于战斗中死亡，也消除了他们的心病，但是却让自己独染上了不该有的血腥。

将凯琳又扭回来，夜月再度的冷森道：“你不是身分极为娇贵的少城主吗？你不是一个天之娇骄女吗？你理想的梦中人不是应该是一个大仁大义的英雄吗？这个大英雄不是应该跪在地上，乞求你的赐爱吗？”

“可惜我大哥不是个大英雄，他的确是大仁大义，但是，他从不认为他是一个大英雄，而且他的双手也沾满了血腥，你的英雄应该不是哪种双手沾满了血腥的人吧！可惜，他并不是你的大

英雄，因为，这个双手沾满了血腥的人，他不会跪在地上向你乞爱，他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他自己，他自己，包括我们在内，也从来没想到他是一个大英雄，他冷酷，他无情，他狠辣，他冷血，他高傲，但是，他还是我大哥，还是我们最尊敬的人，还是她最爱人，因为他就是他，不是你的大英雄。”

“看清楚没，那个她，身分比你高，地位比你高，长的比你漂亮，才情比你好，她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娇女，而你，只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正日梦想着你的大英雄，我大哥很具有吸引力吧，会让你看的目不转睛的吧，可是，他的眼中并没有你的存在，知道吗，被宠坏的小女孩，吃不到葡萄不要说葡萄酸，你只能恨你自己为什么不够高，让你能吃到甜美的葡萄，小女孩，以后别再乱说话了，因为，你已经惹到了两个十大高手，及一群会为你及你自己的家人带来灭亡之灾的杀手了，记得，如果过了今天，你还能够活着，那就赶快回去像你的家人哭诉，说你已经惹到不能惹的人了，一群真真正正在原曙城里，掀起了焚城烈焰，双手沾满了血腥的杀手，你已经将死神的镰刀亲自拿回去自己的家中，架在自己家人的脖子上了。”说完，夜月在给了凯林两个耳光子，然后将她扔回她的师姊妹的身上，头也不回的走回到结界的旁边。

而众人听到了夜月的话，这也才了解到凯琳为什么会在这结骨眼上，说出了那不知轻重的话，原来是她不知不觉间被亚芠的魅力所惑，但是亚芠却自始至终完全的没将她放在眼中，所以才会让她由爱生恨的说出那一番话来，应该是存着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得到的心理吧！

只是，这事怎么会发生呢？从头自尾，亚芠与他们认识也不过是八天，在这八天中，见面的机会更是少的可怜，怎么凯琳会喜欢上亚芠？

但是看到凯琳脸上那百味杂陈，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样子，却没有出言反驳夜月的话，根据他们对凯琳这娇娇女的了解，的确不可思议，也唯有这样才能够解释，吉尔与鲁西相视一眼，暗叹，真是唯有女人才足以了解女人，而凯琳，正如夜月所说的，她还未长大呀！

这时，妃雅处忽然传来的一声的惊呼道：“亚芠，你在做什么？”

众人忙转头一看，却见到，敌人已经来到了亚芠面前不到五步之处，亚芠却忽然的将贪狼星解除铠化，露出他的真身来，难怪妃雅会惊呼出声来，这不摆明是自找死路吗？

但是，彷佛妃雅悲切的呼声已经透过这一道完全不透声的封锁结界，传到亚芠的耳边，亚芠忽然的转头的对妃雅一笑，笑容极为的灿烂，但是这灿烂的笑容却给了众人一种不详的预感，彷佛是死亡的微笑。

忽然，所有人见到亚芠忽然的由怀中拿出了一个东西，往自己的左臂上一扎，将那东西里面的东西给注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众人皆不知道亚芠为何么要这么做？

现场中，只有亚芠自己知道，这东西是他在原曙城的王宫里，在与暗魔战斗后，所拾来的战利品，神化剂，本来他只是想要查查看，这神化剂到底是什么做成的，但是没想到，却是用在自己身上。

但是，这也是亚芠的最后一着了，他记得，当初暗魔部队在注射神化剂之后，力量突不可思议的增加，虽然因此人陷入了疯狂，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能够恢复，但是，面对这一群完全丧失人性的人，亚芠唯有也抛去自己的人性，期望这神化剂可以让他滋生出力量来，就算陷入疯狂中也不要紧，反正，他早已打定主意，要施展出他那只有施展过一次，极度危险，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地步的疯狂禁招－疯狂焰心了。

疯狂，只是疯狂焰心当中必须要的一部分的基础而已！

感觉到神化剂那不知道什么做成的成分在体内不断的流窜着，身体不可思议兼不正常发起热来，一点一滴的力量开始在体内滋生着，感觉到体内那不正常的高温，正不断的侵蚀着他的意志，亚芠唯一怕的是现在如果人跟魔对他发动突袭的话，那么，他就完全无还手余地的含恨而

死，所幸，他刚刚的表现深入这群人与魔的心中，再加上亚芠那反常的解除铠化，让人跟魔反而不敢轻易的对亚芠发动攻势，只在措手可得的范围中，包围着亚芠，但是却没有人敢动手。

亚芠见状心中稍微的安心，趁着自己还有一点的理智，亚芠爱怜的摸摸贪狼星那一身沾染了鲜红的漂亮长毛，辛苦的笑道：“小星，这段日子里，真是辛苦你了，让你陪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真的是对不起你，知道吗？白虎说你是兽王的两个半身之一的太初喔，是统领着天下所有幻兽的幻兽之王，是幻兽中最尊贵的存在，连四圣兽也是你的手下，你不该陪我这没出息的人一起死的，去吧小星，身为兽王太初的你，就算没有我也一定可以活下去，更何况，现在的你也已经有了神之钻提供你能量及五小幻兽当你的护卫，去吧，你没必要陪我一起死，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将来有一天，成为真正兽王太初的你，如果还记的有我这么一个没出息的朋友的话，那么，就请你跟五小幻兽回来这里看看我好了，我是说如果……”

似懂非懂的贪狼星虽然不是很了解亚芠在说些什么，及他现在正慢慢的变成浑沌的脑中在想些什么，但是，它还是很轻易的就可以感觉到亚芠心中的那股极度的不舍，及迫切的要它带着五小幻兽离开他越远越好，不要再回来的矛盾情感，贪狼星呜呜咿咿的绕着亚芠直转圈，不时的将自己的大头企图要钻进亚芠的怀中，连自异变以来，平常就一直藏在它长毛中，铠化后也隐藏在它厚实的盔甲中不离身的五小幻兽这时感觉到亚芠及贪狼星的异状，也纷纷的由贪狼星的长毛中钻了出来，随着贪狼星，咿咿呀呀绕着亚芠一阵的转圈乱飞，但是，如同贪狼星一般，被亚芠毫不留情的一把推开了它们平常的习以为常的撒娇举动。

不久，人跟魔终于再也耐不住他们身后的意志的催动，纷纷的发出了一声的怒吼，开始往亚芠扑来。

亚芠脸色一变，忽然大吼一声道：“小星，叫你走没听到吗？”说完，亚芠忽然狠狠的抓起贪狼星庞大的身躯，往外猛的一丢，连五小幻兽也无一幸免，望着贪狼星级五小幻兽的去向，亚芠喃喃道：“小星，别了！”

说完，亚芠再度的转头看向妃雅、夜月、力奥、凯特，及每一个随他来的死神小队队员那热泪盈框的样子，深深的将他们记在脑中，同时，妃雅等人也看见了亚芠眼中那赤裸裸的诀别眼神，当下，每一个人都哭的更大声了。

亚芠喃喃道：“再杀最后一场，凯特他们应该是可以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妃雅一起逃生天了！”

直到他被失去理智的人群淹没，亚芠的眼光始终未离妃雅等人，最后的念头是，不知道爷爷会不会怪我不孝？大哥可能会想狠狠的揍我一顿吧！二哥也许会骂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吧！三哥可能又会怪自己了吧，不过，三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可不要怪自己呀！还有，另外一半的死神小队，来不及跟你们诀别了……

当最后的一点意识消失后，在蠢动不休的人群中，忽然的传出了一阵震天的非人吼声，然后，随着这一声怪异的吼声，一道冒着红烟，远远看去，就像是一道着了火的人型野兽，由人群中脱身而出，然后，又是一声的怒吼，调头扑进人群中，鲜血的庞沱大雨又再度的下了下来。

疯狂的人、疯狂的魔，还有化身为疯狂之兽的恶魔，一场完全没有理智的交战，拳打脚踢，爪撕牙咬，无所不用其极，人在此，尽是只凭着本能再战斗而已。

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战斗始终却未能结束，阵阵的大雨由大至小，直到消失，象征光明的阳光再度的照耀着大地，在空中，厚厚的云层此时以尽数的散去，在空中，只存在这那三只漂浮在半空中的三个不知名怪物，静静的留在原地，在下方的血腥似乎完全的影响不了它们的存在。

但是，当人与魔，在完全无法抵挡燃烧着生命，散发出疯狂之焰的恶魔之兽时，终于，它们有变化了，开始有所行动了。

毫无预兆的，当陷入狂的亚芠将一个被他抓在手上的人给撕成两半时，在他头顶上的一个怪物忽然在它的腹部处一闪，一道闪光直闪而下，一瞬间，打中了亚芠。

冷不防的亚芠被这道白光击中后，惨嚎一声，被白光打的倒飞出去，狠狠的撞击在妃雅她们面前的坚固结界的能量外壁，强劲的冲击力量，弄得结界一阵的震荡，当亚芠再站起来时，妃雅等人已经忍不住的惊呼出声了，亚芠身上已经一半以上变成了焦黑，被白光直接击中的右大腿更是留下了一个焦黑的碗大伤口，还隐隐的冒起了斯斯的白烟。

一跛一跛的，亚芠忽然往前又走了几步，仰首对着那发出白光伤害她的那三个怪物发出了一声的咆啸声，似是怒极。

但是，当众人看到怪物的腹部又再度的发出了一道闪光时，却又忍不住的惊呼一声，深知，人类之身的亚芠如何要可以与这怪物对抗？光看体型的大小，亚芠就如它们的一根毛发般，微不足道。

就在白光射出的同时，一阵的狼嚎、鹰鸣、熊咆、虎啸、狮吼、狐嘶齐声传来，一瞬间，一道水蓝色的巨大身影及时的冲到亚芠的面前，替他挡下了那道接下来可能会让他致命，直对他的头部而来的可怕不知名白光。

蓝白的光芒在亚芠的面前激烈的闪耀，一阵阵痛苦的鹰鸣声啾啾啾的直叫着，替亚芠挡下这道白光的不正是巨大化的雷羽是谁？

然后，银光一闪，贪狼星、烈芒、猛炎、暴王、九尾也随之的出现在亚芠的面前，仰首对半空中的大怪物各自的发出了一到冲击炮，冲击炮来到一半时，以贪狼星的冲击炮为首，集合成一颗更大上十余倍的大型冲击炮，直接而猛烈的撞击在那大怪物的腹部处。

难以想像，贪狼星等五只幻兽合力所发出的冲击炮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一撞击之下，竟然在那怪物的身上留下了一个不知道有多深的深洞，一阵浓绿色的气体，由怪物身上的伤口处冒了出来，引的怪物一阵的蠕动，将这个伤口补起来。

而这时，以贪狼星为首的众六幻兽，正倚着亚芠呜呜呜的撒着娇，原来，它们被亚芠丢出去之后，并未如亚芠所说的离开，反而躲在一旁，看着亚芠，直到亚芠不敌空中的那群怪物，它们才又跑出来，就了亚芠的一条小命。

只是，此时全无理制的亚芠并不领情，反而毫不留情的攻击着依靠在他身边的贪狼星，当贪狼星的背部被亚芠一手留下了一道道的血痕时，六幻兽终于知道现在的亚芠并不是它们平常所认知的亚芠了。

贪狼星长嚎一声，此时感到自己与亚芠的心灵感应已经完全的断了联系之后，第一次自发性的，在没有亚芠的命令下，贪狼星硬是要铠化在亚芠的身上。

只是，平常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在没有亚芠的精神回应下，贪狼星竟然无法顺利的在亚芠的身上铠化出全身铠来。

由外人的眼中看来，此时的贪狼星只是在亚芠身上形成了一团不断的蠕动变形的组织，完全没有平常的威武形象。

但是，由于贪狼星这自发性的铠化，它的精神强制的介入了亚芠的精神中，受到贪狼星那熟悉道几乎与自己没有任何分别的精神介入所影响，亚芠竟奇迹般的在神化剂的作用下，还恢复了一部分的神志。

感应着贪狼星的精神，亚芠艰苦的维持了自己的一部分神志，痛苦道：“小星，帮我，我好痛苦！”

幕然间，感觉到亚芠的求助，铠化在亚芠身上的贪狼星忽然并发出强烈的光芒，为了自己的主人，贪狼星这次是真的是使尽了全力，连以往它都小心翼翼的催发自己身上的神之钻那庞大的力量，以免神之钻那太过于庞大的能量伤害到自己的顾忌都完全的不顾了。

由身上并发出了强烈的蓝光，贪狼星把自己当成一个桥梁，直接的提出神之钻的能量，灌入了亚芠那经过连番的战斗，一再的脱力，再被神化剂强行逼出最后的力量，导致现在已经残破不堪的身体中。

再贪狼星的引导下，神之钻那强大的能量先是将亚芠身上所有的神化剂给逼出来，弄得亚芠连连的呕吐，吐出了一滩滩腥臭难闻的墨绿汁液。

但是，未待神化剂完全的逼出，位在他们头上的那三个怪物及亚芠刚刚杀剩下的那千多个人及魔，又再度的发动了攻势，一道道，几乎是完全没有间断的白光，由那三个怪物的下腹部处不断的朝亚芠及贪狼星射来，急于帮助亚芠的贪狼星现在尚未完全的铠化在亚芠的身上，身体的组织完全的裸露在亚芠的身体外部，当然也没有任何的自我保护作用，加上那群魔的侵蚀性绿液不断的喷到他们的身上，亚芠及贪狼星更是遭受到双重的打击，不但亚芠发出了痛苦的叫声，连贪狼星身上的组织也不断的做着颤抖的动作，显示出他们正遭受到无比的伤害。

幕然，原本散发出蓝光的贪狼星终于在本能的作用之下，招来了在外围拼命阻挡那三个怪物所发出来的白光及人跟魔靠近的五小幻兽。

当五小幻兽一靠近，立即猛的一冲，冲入了包住亚芠的贪狼星的组织中，没入不见了，同时，贪狼星也在一瞬间改变了自己的身体组织的结构。

远远的望去，彷佛在那一瞬间，贪狼星与五小幻兽协力的在亚芠的身周，形成了一个闪烁着淡淡银芒与蓝光的茧状物，将亚芠彻彻底底的包围在其中。

这一个新形成的茧状物看来似乎是十分的坚硬，任由怪物的白光一再的射击，魔的腐蚀性绿液喷洒，人的刀剑嘴爪齐用，它完全的不为所动，银白的光辉与淡淡的蓝光依旧闪烁。

看到这，身在亚芠所创下的结界中的妃雅众人不由的暗暗的祈祷着，看过亚芠与贪狼星联手之下开创出多次不可思议的神迹的众人，此时更是衷心的期望着，贪狼星能再度的创下奇迹，保护他们所尊敬，所爱的人。

一次又一次的白光不断的射击着，连远在十公尺外的众人都可以清楚的感觉到那白光射击到亚芠时，透过亚芠传到地面的那股深深的震动，让众人知道，这看似好看的白光，是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当众人一等再等，而变成茧状物的亚芠、贪狼星、五小幻兽却还是未能出现他们所期望的奇迹时，众人终于忍不住了。

凯特忽然将凝聚着一道强大真气的一刀，狠狠的砍在亚芠所设下的结界上，弄得结界外层不断的震动着。

看到凯特这出奇不意的一刀，众人接被他吓了一跳，早已回复自由的力奥问道：“凯特，你干么？”

凯特再度的劈出一刀，狠声道：“我看不下去了，没有理由让头儿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承受着生命危险，而我却躲在这里眼睁睁的期望头儿能再一次的创出奇迹，胜利归来，没有理由，这一次，换我为头儿创出奇迹了，就算要我死，我也要跟头儿死在一块。”

听到凯特的话，众人不由的一愣，但是，力奥却忽然大笑道：“凯特，你知道我一向很佩服你

那颗不知道比我不知道聪明了多少的脑袋，但是，我也向来不是很服气，可是，今天我服了，怎么你已经想到了，而我却还没想到，我总算是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你说的对，而且是该死的对极了，就算要死，也要跟头儿死在一起，怎么我就是没想到？”

说完，力奥也像凯特般开始对亚芠所设下的结界攻击，凯特也回给力奥一个笑容，继续的全力往这个结界攻击。

忽然，在他们的身后，竟也传来了一句：“我们也要跟头儿死在一起。”说完，忽然数十道的力量由他们的背后扑来，直接的击中结界。

凯特与力奥转头一看，却是全部的死神小队都聚集在他们的身后，妃雅、夜月则是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夜月笑中含泪道：“不只你们，我们也宁愿跟大哥一起死在一块。”

凯特及力奥先是互望一眼，随即力奥忽然大喝一声道：“好样的，真不愧是死神镰刀小队！我们绝不能堕了头儿的名声，就让我们一起陪头儿下地狱再扬威吧！哈哈哈哈……”

说完，所有人也齐声大笑，一时之间，豪壮的笑声充斥着这个结界中，接着，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往这魔法结界全力攻击。

一旁的吉尔、鲁西、凯琳诸人虽有心想要阻止，但是却被他们那誓死追随亚芠的豪气所摄，完全说不出任何的话来，心里只能感慨的想着，他们的身边是否有这种好部下呢？连死也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部下？

从此时起，死神小队除了被冠以杀手、死亡、凶残等等骇人听闻的名声之外，又多出了一项，被视为最高荣誉、最叫人难以置信，又极度艳羡的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忠诚，死神小队的同义词，日后，人人皆说，就算用全世界的财富权势去换，也换不来死神小队中的任何人的一根寒毛背叛银月恶魔，因为，他们是一群连死都要跟银月恶魔在一起死的可怕队伍。

就在凯特等人努力的想要破坏这一层魔法结界时，鲁西忽然大声道：“等等，你们看！”手指着亚芠所在的那一个茧状物，大声的叫着。

死神小队的众人停下了攻击的动作，顺着鲁西的手指，往亚芠的方向望去，这一看，众人不由的都呆住了。

只见，不知何时，头顶上的那三个怪物停止了发射白光，那群包围着亚芠的茧状物攻击的人跟魔竟然化成了一具具的焦尸。

遍布在四周的现场中，除了头顶上的那三个庞大的怪物，身在结界中的他们，在茧状物中的亚芠之外，就只有……一只浑身腾着金黄烈焰，高达五公尺的巨大金焰狮子，正站在亚芠的茧状物面前，对天咆啸着。

当中有人已经忍不住的惊呼出声道：“这是白虎？”

鲁西摇摇头道：“不是，白虎没这么小，而且，顾名思义，白虎是一只浑身雪白的飞虎，眼前这一只怎么看都是一只狮子，一只燃烧金色火焰的狮子。”

听到了鲁西的反驳，众人心中皆不由自主的冒出了一个疑问，这只金焰狮子是从哪里来的？是它杀了其他的人跟魔还有阻止那怪物对亚芠攻击的吗？

忽然，鲁西又再度的惊呼道：“大家快看亚芠！”声音中难掩一阵的惊喜的味道。

立即的，所有人将自己的眼光由那只神秘的金焰狮子的身上收回，转而看向亚芠所在的茧状物。

这时，原本静静的躺在地上，任由怪物他们攻击的亚芠及贪狼星与五小幻兽所形成的茧状物，忽然在这时候慢慢的在它闪耀银光及蓝芒的坚硬表面组织上出现了金光。

一条条的金光细线开始的布满了茧状物的表面，不久，金光的细线开始慢慢的变粗变大，露出了里面银色的物体，就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茧状物终于完全的打了开来，一个银色的身影只手撑地，半蹲跪在地上，打开来的茧状物的外侧组织变成了这个人影背后的一对超乎寻常的银色的巨大羽翼，在那人影的背后轻快而潇洒的拍动了几下，带起了风雨的旋涡后，又慢慢的缩小，融入那人影的背后，直到消失不见，然后，那人慢慢的站了起来。

众人几乎是屏息的看着那个银色的人影，幕然间，妃雅一声极度欢喜的叫道：“亚芠，他没事！”

众人一看，当那人影完全的站起来时，一头银白色的及腰发状组织在他的背后随风飘散，给人一种飘逸出尘的感觉。

胸前，五颗白红青蓝黄不同颜色，姆指大的奇异圆形晶体分别由身上的金线串连出了一个约拳头大的五芒星，在亚芠的胸口闪耀着璀璨的光华，浑身是银的盔甲上，一条条的金碧色的线条，分布在亚芠的全身，彼此组合著各种的奇特图形，恍若是一种神秘的刺青般，布满了他的全身，让他在飘逸出尘中，更是增添了一种庄严的恢弘气象。

脸上虽然没有面甲遮住他的真面目，但是，额头上，一根细长的尖锐银角，闪耀着一种彷佛连天都可刺穿的锐利光芒。

在那银角下，是那张众人熟悉无比的冷厉面孔，正是他们最挂念的人，亚芠！

彷佛是听到了妃雅的叫声，亚芠忽然的转头往这个方向一看，然后一笑，接着，众人又看到，就在亚芠一笑之后，他脸上两侧的盔甲部分，忽然的往中央延伸靠拢，出现的，正是他们所熟悉的，亚芠那带着淡淡冷酷笑容的面甲的形象，亚芠的整个人又再度的被贪狼之铠所包围。

接着，所有人又看到，亚芠忽然对那一只金焰狮子一朝手，金焰狮子随即往亚芠一靠，只见到，当亚芠伸手一指空中的那三只怪物时，金焰狮子忽然的仰天发出了一声得大吼，众人虽然听不见，但是，光看金焰狮子那股威风凛凛的神态也叫众人为之心折。

幕然，亚芠背后的那对不可思议的美丽的银色羽翅又再度的出现，轻轻的一拍，亚芠飞向空中，金焰狮子也跟在亚芠的身边，往天上的那三只怪物飞了过去。

众人看的几乎是合不拢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亚芠在刚刚事发生了什么事？

却不知，再刚刚，贪狼星为了替亚芠治疗伤势及驱出神化剂的成分，无法承受攻击，贪狼星发现到自己身体的组织在怪物的白光及人与魔的连番攻击下，以及体内那横行的神之钻的能量破坏下，已经造成了许多组织的损坏了。

为了专心的治疗亚芠，贪狼星本能的发出了指令，要收回位在五小幻兽身上的组织部份以及分裂出去的神之钻，如此一来，五小幻兽虽然回应贪狼星的指令，回归到它的身上，但是，因为它们身上的组织除了属于一部分是贪狼星的之外，另外的尚有属于它们自己本身的组织部分。

这些部分随着贪狼星的指令招唤，也跟着进入了贪狼星的体内，这些与贪狼星的身体格格不入的组织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被贪狼星给“吃掉”，一个是与贪狼星“同化”。

紧记着当初亚芠极力不让这五小幻兽死掉的贪狼星，再这重要的时刻，主动的选择了让五小幻兽可以活下来的那一条路，让它们与它自身融合。

藉由长期存在它们体内的组织为媒介，贪狼星让五小幻兽的身体组织均匀的分布在它的身体中，藉此，贪狼星意外的获得了五小幻兽所分别具备的光、风、火、水、土五项新的能力，让贪狼星的力量一度的大增。

但是贪狼星也因为五小幻兽的加入，使的它再一次的进化成功，因此，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一面改变自己的身体组织，一方面，它却又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挽救亚芠那濒临崩溃的身体与意志，因此，也就造成了众人以为亚芠已经绝望的错觉。

当贪狼星进化的最后阶段时，因为亚芠受到神化剂所伤害的，除了他的身体之外，还包括了他的脑神经，而脑神经既然受到伤害，那就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恢复的，因为自我意识处于十分模糊阶段的亚芠的影响，再加上当时，亚芠的心中还残留有疯狂之焰的火焰之心。

所以，当贪狼星一恢复战斗的能力之后便受到亚芠意志的影响，释放出与它结为一体，同样受到它的影响而跟随贪狼星进化而成的金焰圣狮－猛炎。

完全与贪狼星结为一体的猛炎，再这时候，借住亚芠的意志，贪狼星的力量，神之钻的能量，形成了一个拥有着自我意识的能量体，一只火焰之狮，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而原本五小幻兽体中代表光风水火土的五颗幻兽结晶则在贪狼星化成为盔甲之后，构成了亚芠胸前五芒的五颗晶体，。

面对拥有强大力量及能量的火焰之狮猛炎，早已经被亚芠杀的七凌八落的那群丧失自我意志的人跟魔，当然不是猛炎的对手，稍一接近猛炎的身边，便被猛炎所散发出来的高热金焰给化成了焦炭，终于让最后仅存的人跟魔，再这一场战役中，完全的消失殆尽。

至于亚芠脱茧而出之后，因为在他现在尚没有完全恢复的脑中，只存在着对于空中及地面上人与魔的敌意，因为人与魔皆已丧生于猛炎的烈焰之下，所以，一醒来之后的亚芠，招来猛炎，便往他最后的敌人，空中的那三只巨大的庞然怪物飞去，他要趁他还有一点战斗力的时候，将它们给消灭。

可以说，现在的亚芠只是依靠着自己的战斗本能在行动着，刚刚对于妃雅、死神小队的那一笑，也只不过是挂念他们的下意识作为，事实上，现在的亚芠已经完全无视于他们的存在了。

来到空中之后的亚芠及猛炎，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三个怪物中间那个最大的忽然由它的前端处，发出了一道远比刚刚下腹处所发出还又强烈上百倍的白光，狠狠的击中亚芠。

但是，就在众人还来不及停止惊呼声前，却已看到，白光过后，亚芠背后的那对张开来足有进五公尺宽的巨大羽翼却已先在他的面前合拢，挡下了这一道强烈的白光对他的攻击，翅膀再张，银色羽翼上慢慢的飘起了一道的轻烟，但是亚芠的本体却完全的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霎时，众人的惊呼声变成了欢呼声。

再来，位于亚芠背后地面的妃雅等人没有看到的是，在亚芠的胸前代表五小幻兽的五芒星中，碧水雷鹰进化体雷霆神鹰雷羽的蓝色幻兽结晶，大地之熊进化体撼地熊王暴王的黄色幻兽结晶，疾风之狐进化体风雷狂狐九尾的青色幻兽结晶具发出了闪耀的各色光芒，一瞬间，亚芠背后的银翼一挥，深蓝色，浑身裹在阵阵电蛇中的雷霆神鹰雷羽，垄罩在一阵无形强风中的风雷狂狐九尾，浑身绽出金黄色光芒，宛如高山般雄伟的撼地熊王暴王，以不亚于金焰圣狮猛炎巨大尺寸的能量体，出现在亚芠的身边。

当然，在亚芠的胸前，那颗属于金焰圣狮猛炎的幻兽结晶始终都是散发出晶莹的红色光芒。

四只幻兽在亚芠对敌意识的催发下，纷纷以能量体的方式现身，然后，分头的往前面不远处的那三个怪物打击过去。

一道道，蓝白色的雷电，无比强烈的由雷羽的身上，往最右边的那只怪物袭击，搭配上猛炎口

中的烈火狂喷，雷火交加之下，那只怪物庞大的身体表面立即泛起了一处又一处的的焦黑痕迹。

当力量象征的暴王，贴近到左边的那只怪物的身体表面，一掌又一掌的熊掌，加上口中所发出来的黄色光团贴身近击，配合著站在远处，一道道无影无形的真空风镰猛往怪物身上直轰的九尾，左边的怪物不再具有它体型庞大的优势了。

最后，中间的那只怪物，当它碰到了杀气鼎盛，无限杀机的亚芠时，它只能在它自己的身体表面上够出一层层不知什么原理所形成的绿光罩子，抵抗一次又一次，来自亚芠的双手，一道道，远比亚芠自己的体型还要大上数十倍的X形超大型歼爆断月斩。

X形的金色气劲，一次次的撞击在怪物的绿光罩子上，并列出强烈的金光绿芒，而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武力，全因为亚芠及四小幻兽的近身搏斗，及体型相差太过悬殊之故，只能苦苦的挨打，而无法还击。

但是，它们庞大的体积却也是它们最大的优势，亚芠及风火水土四幻兽威力强大的攻击，直到现在，却是还都在它们的表层上作文章，对于它们的本体，根本就没有用。

但是，打久了，还是会有作用的，当亚芠本能的感觉到这三只怪物开始由原本的静止变的向后退时，战斗的本能让亚芠继续毫不留情的打击着它们，因为，他的本能告诉他自己，绝对不可以让这三个怪物脱离他们的攻击范围，不管它们是要撤退还是要重整旗鼓都一样，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下次，他便不再会有这种可以近身的机会了。

一方面庞大的怪物开始以着一种令人无法置信速度飞快的往巨剑锋的西面远离，而亚芠与四小幻兽则对他们纠缠不休。

幕然，一道光华灿烂的白光，由天空中忽然已着肉眼几乎无法辨别的极快速度，往下俯冲，光烈的光华叫人无法睁开眼睛。

强烈的光华在俯冲之际，在人眼几乎无法辨别之下，微微的改变了它俯冲的角度，只见到光华一闪，这小太阳般的强烈光团在一瞬间，由上空，竟然硬生生的冲进了亚芠正在与之纠缠的中间那个最为巨大的怪物的体内。

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当白光冲入时，那巨大的怪物忽然严重的扭曲起来。

幕然轰的一声，整个怪物乎在在全身绽放出了强烈的白光，这些白色的光柱，宛如透体而出般，穿破了怪物厚重的身躯。

一声骇人听闻的虎啸声，由轻到重，由细到大，一波波的虎啸声浪，由怪物的体中，透体而出。

紧接着，怪物巨大的身躯却像是一个大的不可思议般的烟花般，重重的炸出了绿色的烟火，强大的震波，不但将植入云霄的巨健峰给轰成了碎片，虎王坡上，受到亚芠魔法力量所保护的众人也惊讶的发现到，亚芠那厚实到让死神小队所有人同时攻击仍不为所动的结界，在这巨大的强悍震波的力量下，竟然也像张薄纸般的不堪一击，被震波轻轻的一撞，变化为虚无。

但是，也因为这强大结界的庇佑，所以尽管众人被震波震的东倒西歪，但是，他们却只奇迹般的受到了轻伤而已，但是，眼前的巨健峰在这震波的力量影响之下，却被震成粉碎，不停的落下了巨石。

眼看众人就算没死在那怪物爆炸下的震波下，也将死于那几乎漫天铺地的巨石下时，忽然那爆炸的中心处射出了一到白光，白光化成了一层厚的不可思议的能量层，将巨剑峰落下来的巨岩弹开。

接着，又是一声的绵长虎啸声传出，巨大的白色身影飞下，伴随着震撼人心的虎啸声，叫人由心的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震撼感动。

在这宛如天崩地烈的浩劫下受到白色影子力量的保护下，惊魂未定的众人终于看轻了那白影的样子，吉尔大公受到极大的震撼，忍不住的念出了一段流传了数千年的字句：“龙吟天下惊、虎啸震千里、凤鸣动九州、龟吼九渊醒”

“白虎一啸，千里震魂，先祖诚然不欺我，如此力量，如此威风，如此神威，天下间又有谁能与之匹敌？好个白虎，好的圣兽！”

一只巨大的白色飞虎就在众人艳羡的注视下，翩翩然的由空中慢慢的落到了他们面前的地面上，那一身莹亮光彩夺目的纯白毛发，在阳光下闪耀着无边的光芒，背后那对宽广鹏大的巨翼灵活的轻轻的拍动了几下，带起了阵阵的旋风后，收敛于它的背部。

一双粉红色的美丽巨眼在一一的扫视过一干浩劫余生后的众人之后，忽然，一道非男非女的浑厚声音在众人的脑中响起：“吾乃西方白虎，人类们，拥有太初精神波动的人类，你在哪里？”

众人一愣，彼此的相视一眼，又听到白虎的声音响起道：“与我沟通的人类呀！为何我感觉到此处有着你的精神波动了力量，但是却完全的没有本源的感应？”

众人再度的面面相觑，吉尔大公壮着胆子，问道：“尊贵的圣兽白虎，请问你是在与我们说话吗？”

白虎睁着一双巨眼，看着吉尔大公，然后声音又响起道：“人类，我感应到你是这次催生吾分身有功的人类之一，我在找与你一起催生无分身，将他强大的能量提供给吾分身，催生吾分身孵化的那最后一人，那能够与吾沟通的最后一人。”

众人虽听不太懂，但是白虎一提及供应能量给白虎卵的最后一人，曾进到白虎洞中的吉尔大公、凯琳、鲁西、妃雅立即知道，白虎所说的是亚芠。

一想到亚芠，妃雅忍不住的惊呼一声：“亚芠！亚芠呢？他人怎么不见了？”

众人随着妃雅的惊呼声，纷纷往头上一看，不知何时，再他们经历那场恍若毁天灭地的爆炸时，空中的那三个怪物除了最大的那一个被白虎给破坏之外，其他两个怪物不知何时竟然也消失不见了，而且，空中到处空荡荡的，亚芠的身影也消失不见了。

一想到刚刚场巨爆，连距离如此远的巨剑峰都承受不起的，变成了以后只能称之为断剑峰的样子，那么，在那场巨爆中，与那怪物贴身相靠的亚芠不就也……

一想到这，众人的心不由的一凉，死神小队所有人的眼泪不禁又再度的流出来，望着天空，找寻那已经无法看见的银色身影。

看到了众人的样子，白虎知意的长啸一声，巨翅一展，又再度的飞往空中，连续的绕着现在该改名称之为断剑峰的巨剑峰，飞快的绕过了三次，然后再降到众人面前，它道：“空中没有任何人影，也没有任何的迹象，所有的生命都在那一场的爆炸中被毁灭了。”

听到白虎这么一说，众人这下真的是感觉到绝望了，妃雅从刚刚一直未能落下的泪水终于也落下了，无声的饮泣让妃雅一度的承受不了而昏厥过去。

这下死神小队的众人也不由的了手脚，顾不得心中的悲痛，七手八脚的将妃雅给救醒过来，而醒来之后的妃雅却只是面目呆滞，不言不语的坐在地上，眼中的泪水不停的由她的双眼中流

下，布满了她的清丽脸庞，显示出她哀漠大于心死的悲伤。

白虎问到这道底是怎么回事？

吉尔大公见到死神小队即妃雅所有人都已经陷入了绝顶的哀伤中，对于白虎的问话是有听没有到，便自己将刚刚所发生的事，从居民失踪的异像到现在亚芠被那场爆炸弄得粉身碎骨的是说了一遍。

白虎听完之后，忽然仰天发出了一声的绵长虎啸，虎啸中充斥着无尽的怒气，震的所有人心神荡漾，连死神小队也被白虎这声怒啸给叫回了心神。

啸罢，白虎怒道：“可恶！又是这群杷沙星人搞出来的祸，可恨要不是我在半路上感应到它们的战舰的能量，急于赶来的话，我也不至于会消耗太多的能量，而让它们跑掉两艘战舰，早知道会这样的话，我……”

话未说完，白虎忽然又长啸一声，转头对着虎王坡的进出小道虎吼道：“谁在那？”

说声一落，三道身影以着肉眼无法视清的速度横空飞翔而来，人影一落，一道粗雄的声音暴烈道：“来迟了一步吗？亚芠，亚芠你在那？”

话声一落，三个人影也插入了白虎与众人之间现形，来人是三个身着全身性威武幻兽铠的青年，分别的垄罩在一阵的烈火、青风、雷电中的三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声音即由那个身材最为高大，浑身垄罩在烈火中的青年口中发出。

一看到他们，夜月忍不住的悲叫一声：“亚华大哥，大哥……大哥他……他已经……”

下一秒，夜月已经被那一个浑身罩着一团雷电，看来年纪最轻的年轻人给捉住双肩，急问道：“亚芠，亚芠他怎么了？”夜月那断断续续，泣不成声的声音，让这后来的三人，也就是亚芠三个哥哥感到一阵的不祥预感。

夜月这下更是泣不成声，哽咽道：“亚若三哥，大哥……他……你们来迟了一步呀！”

听出了夜月那始终不肯说出来的语意，晚来一步的亚华、亚旭、亚若三兄弟如中雷击，这怎么可能？对于他们这最小的幼弟，他们本来是深信就算在何等的绝境中，他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保能力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人中向来最为冷静的亚旭，这次总算不失他的理智，沉声问道：“凯特，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清蓝之境中相处了十多天，亚旭最为欣赏凯特这与他性格最为类似的凯特，同时也深知，此情此景，也唯有凯特能够完整的将所有事情的来龙始末给交代的一清二楚。

终于在凯特语带哭音的解说下，亚旭三人终于明白亚芠竟然是为了保护众人而壮烈牺牲的。

听完之后，亚华已经狂怒的咆啸起来，浑身冒出了几乎要连天也为之焚毁的金黄冲天烈焰，幕然，亚华对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们说话的巨大白虎怒啸道：“原来你就是白虎，好个白虎，杀我四弟的你也有份，所有伤害我四弟的人我一个也不放过，就先拿你来开刀。”

说完，亚华双手一展，两道巨大的火焰往白虎射去，众人见到这个自称亚芠大哥的人竟然连白虎也敢攻击，不由的大惊失色，纷纷发出了一声的惊呼声。

一旁的亚旭急忙的劝说道：“大哥，这事与白虎无关，不要冲动，同时发出了一道的青绿狂风，企图将亚华所发射的火焰给拦阻下来。”

白虎看到火焰来袭，忽然巨口一张，一道白光射出，与亚华的火焰，亚旭的狂风，同归于尽，然后白虎道：“人类，我能够体谅你的心情，只怪我太过莽撞，所以才导致此事的发生，我再此向你们致上最深的歉意，不过，我倒是不认为你们所说的那人已经死去了，如果照你们所说的，那人有如此大的力量，可应该不至于这样就死去了，你们不要伤心的太早。”

亚旭心中一动，狂喜道：“白虎，你的意思是？”

白虎点点它的巨头道：“刚刚，我只是纯粹的说出我刚刚在这附近观察的结果，也许，那人是因为爆炸的力量，被吹到远方去了，或是身受重伤的落到某处，可能是因为他现在的能量太过薄弱，所以我才找不到他，毕竟，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他，我也不希望他就这么的消失了。”

听到白虎的话，众人的心中不由的又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苗，尽管希望渺茫，但是，他们真的是希望亚芠真如白虎所说的这样就好了。

众人松了一口气之后，鲁西忽然道：“白虎，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并不是恰当的时机，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刚刚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而你的分身现在受到别人的控制但是你好像一点都不急的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听到鲁西提出除了亚华三兄弟及死神小队外，所有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所有人不由的都仔细的聆听起来。

白虎回答道：“照你们的叙述及我刚刚所见，那空中的东西不是什么怪物，而是来自你们所想像不到的遥远天际，对人类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的杷沙星人的战舰，这一切应该是他们所为，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不必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能改变什么。”

众人听到了白虎这么一说，虽然不服气，但是光看亚芠那样的人物也无法对那三个所谓战舰的怪物造成伤害，他们也知道这是事实，无话可说。

又听到白虎道：“当初，我之所以生下分身，本意也是要去我的分身去对付他们，不过，现在既然我的分身已经被他们所控制，加上我的感应，分身完全的与我断绝联系，表示我的分身脑部组织已经是完全的受到伤害，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件没有智慧的工具了，因此，我急也没用。”

鲁西迟疑道：“那白虎你不怕那个什么杷沙星人会把你的分身调过头来对付你？”

白虎大嘴一裂，应该算是在笑吧，它笑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因为我事先已经顾虑到这一点，已经先加了一些禁制，除了人类外，任何生物的企图控制只会引的我的分身的拼死反抗或是自毁，因此就算杷沙星人把我的分身的大脑组织破坏，他们还是无法控制我的分身的，除非杷沙星人利用人类间接来控制我的分身才能办到，，但是因为我的分身的力量乃处于最原始的状态，加上现在大脑已经被破坏，再无进一步的进化的可能，对于我这经过了数千年进化的本体，根本没有任何的威胁性，它现在的力量大约与亚华他们现在身上的生化兽，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幻兽差不多，不足为虑，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听完了白虎的解释，众人这才放下了心，知道现在小白虎的威胁性不像他们想像中的那么大，他们也才不至于担心他们会调过头来对付他们了。

一想到这，众人纷纷的想起了要赶快的将今天所发生的是回去告诉自己人，加上一直在这里面对三个亚芠的哥哥，他们也担心他们会把亚芠之死的账算到他们的头上。

一个亚芠已经够他们心惊胆跳的了，再加上他的三个连传说中的白虎都敢斗的哥哥，众人一想到这，不津毛骨悚然起来，连忙向众人及白虎告辞，落荒而逃。

今天的这场百年之约，他们谁也没沾到好处，但是除了凯琳之外，谁也没损失多少，总算是值得庆幸，但是，他们知道，今天的盛会，万人的屠杀，庞大的怪物战舰，白虎的神威，以及那一道银色的身影，他们是想忘也忘不了了。

鲁西等人离开之后，白虎也跟着对众人一点头，如它来时般，又往天际飞去了，终于现场只剩下了与亚芠密切相关的人们了。

忽然，从刚刚一直不言不语，静静坐着流泪的妃雅忽然站了起来，抹去脸上了泪痕，睁的一双现在已经变的红肿的秀丽双眼，忽然出声道：“我……要去找亚芠，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要告诉他很多很多我来不及要跟他说的话，我要去找他。”

虽然眼中还有未干的泪痕，虽然双眼依旧红肿，虽然声音依然沙哑，但是，语气中的坚定，却让人感觉到，就算海枯石烂，就算天崩地裂，也没有任何的人或事，可以阻挡妃雅寻找亚芠的决心，以及，妃雅那瘦弱的身子里所隐藏的激昂坚定的信心，誓寻亚芠的决心。

“这一次，不管怎样，我都不会让亚芠再离开我了，我要再一次的紧紧抓住他，我将‘誓。永。不。离’。”

一字一吐，妃雅说出了她心中最坚定的决心。

听到了妃雅的誓言，夜月忽然也擦干了自己的眼泪，坚定道：“对！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有时间在这里哭的话，还不如赶快去找到大哥他。”

“找到大哥之后，我要让大哥知道，我可是很会哭的唷，我会哭到让他不敢再撇下我们，我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听着夜月言语中那好像天真下所蕴含的真诚，众人不由的深深的震撼着那真诚、真挚的情感，死神小队的几个男人们不由的感到汗颜，深觉得这两个看来最柔弱的女子却远比他们要来的坚强多了。

抹去自己脸上的泪痕，全体人员虽未说出口，但是，所有人不约而同的都在心里发下了他们的誓言，誓寻亚芠的誓言。

且不提随后赶到的翰罗及另外一半的死神小队再听到亚芠的恶耗时是如何的痛心悲伤，不久之后，在整个大陆，将到处的流传着一个无人能敌的集团到处寻人的事迹，一个属于死神的无敌神话，一个与恶魔的再会。

一个真真正正，降天魔神，天魔神与他的无敌死神小队的扬威故事，一群连天在他们面前都不得不低头伏首的神奇人物的传奇。

虽然，在场所有人没人会想到，寻人的旅程是如何的漫长与艰辛，又是如何的难熬。

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一章~第十章

第二部 第一章~第十章

作者：手枪

某不知名的山区里，忽然间出现了一堆的人来，仔细的一看，这一群人都是介于二十到四十之间的青壮汉子，人数足足的高达两百多人。

只是不知道为何？再这一个十分偏僻人迹罕至的偏远荒山里，会忽然的出现了这么多的人？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个个身上全副武装，手里拿着各种的武器，在他们的身后，一具用粗如人臂的粗铁条打造的一个长宽高有五公尺的巨大铁笼子，而且看那铁笼子上的铁条隐隐泛出了奇异的光彩，显然是经过了魔法加持过的，不是一般的铁笼子。

站在这一群人的面前的是一个身穿灰褐色的兽唤铠的一个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看他胸前的那一只泛出了黄色光彩，活灵活现的黄色虎纹，就可以知道，眼前这一个年轻人并不简单，年纪轻轻的就能够拥有了上级七阶地属泰格（虎）系的高级幻兽受所拟化而成的兽幻铠，这在斯达帝国中实在是极为的难见，若非是贵族的话就是身具有某些奇异的技能，所以才能够拥有这七阶的幻兽。

这一群人在这里不知道在这里等了多久了。忽然在人群中有一个人走出来，来到这个年轻人的身边轻声道：“副队长，这只银魔狼王真的会出现吗？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一天了！”

年轻人看一下问话的人，然后肯定的道：“错不了，今天是四号，正好是月圆之月，根据这两年来的纪录来看，每逢月圆之夜，这只银魔狼王一定会出现的。”

问话的那人忐忑不安道：“副队长，你认为我们可以将这只银魔狼王活捉吗？”

年轻人看一下刚刚才由山的另一边升上来的皎洁圆月，无奈道：“不管如何，我们一定要将这只具有奇特治疗之力的银魔狼王活捉到手，陛下的生死就全看我们了。”

“说起来也真的一定没人肯相信的，堂堂斯达帝国的王国侍卫团精英尽出，跑到这个偏远的山区，竟然是要捉一只完全不知道来历的魔兽，而且还要活捉，说出来肯定不会有人相信的。”那人叹气道。

被称为副队长的年轻人无奈道：“别说我们了，希果，你看，长老院的长老不都也已经出来了，目的就是要活捉这只银魔狼王，少在那里唉声叹气了，赶快戒备顺便养足精神吧，这只银魔狼王可不好对付，别忘了前车之鉴。”

指着在另外的一边的一群看来都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团，副队长叹气道。

被称为希果的那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也叹了口气，正想要转身回去眼睛无意的往右边一漂，忍不住的惊呼一声：“副……队长……银……魔……狼王……出现了……快看！”手指的千公尺外的一处山涯，语不成调。

众人听到了希果的话，忙顺着希果的手指的方向，所有人的眼光全部都集中在那处山涯平台上。

最先映入眼中的便是一轮看来大的不可思议的皎洁明月，由众人的角度望去，刚好可以看见，那向外突出的平台正好位在圆月的中央处。

然后，在平台的正中央处，一只仰天望月，足足有三公尺高的巨大银色的巨狼，正仰天的发出了一声声的凄厉长嚎。

有生以来，众人首次看到如此巨大，如此威风凛凛的巨狼，那一身在圆月下辉映出来的银色光辉，恍若比那轮圆月还有来的灿烂而耀眼，睥睨天下的凛凛神姿，深深的震撼着众人的心底最深处的一角，久久竟然没有人可以说的出话来。

银狼长嚎完了之后，忽然转头的看向众人，被那双恍若银色太阳的双眼一望，众人不由的都兴起了一种几乎要伏首膜拜的敬意，现在别说想要抓它了，光是这样与它的双眼一触，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深深的赶到一种无法匹敌的感觉，如何又能够去动手抓它呢？

直到银狼消失在山涯上，那个副队长这才回过神来，惊呼道：“大家，大家况发出信号，银魔狼王出现了，通知所有人动手。”

接着，无数道灿烂的红色火花在天空中爆了开来，霎时在这个不知名的荒山中，无数道的人影在当中穿梭着，带着无数的呼喊及阵阵的狼嚎声……

威顿，归来酒馆的老板，他的祖、父到他，一家三代，再这个木匠小镇中已经开了这家酒馆达八十几年，还记得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总爱告诉他，这个木匠小镇本来是专门出产一种木雕的手工艺品而闻名。

但是后来，大约就在八十几年前，木匠小镇附近忽然出现了大批的魔兽，日日侵扰木匠小镇，将小镇中的人杀了一大半，然后，又有传言说，在这木匠小镇的不远处，有一个古代的遗迹出土，因而吸引了大批的人潮，包括一些不怕死的观光客以及一些梦想古代遗迹能带给他们财富或是力量的冒险者来临。

而他的祖父便是当初随着人潮，看准了这个商机，所以特地的来到这位于斯达帝国偏远的山区小镇开设了这家的酒馆，也的确是赚了不少。

但现在，已经是八十几年了，他这祖传三代的酒馆如今已经是这小镇中算是顶古老的酒馆了，传说中的古代遗迹被开挖的差不多，魔兽也几乎被杀光了，从小就看着许多冒险者人潮来来去去，到现在，他也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也没听过有谁因为遗迹而致富的，倒是因为那些偶然出现的魔兽而受伤的冒险者及观光客他见过不少，就像现在酒馆里唯一的那桌上的那群客人。

见过不知道多少冒险者的威顿，当这群人在三天前一踏入他这家酒馆时，他就知道，又是一个冒险团体，这是很浅然易见的。

三天前下午，也跟今天一样，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这个团体中，披着挡雨披风，最先走进来的是一个手持魔法杖，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的小个子年轻人，就如世人对于魔法师的刻板印象，小个子，白着脸，身穿黑色的大袍，威顿暗笑在心，现在，就算是最古板的魔法师也很难得的穿上黑色的法师袍了，而这年轻人显然是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魔法师一般，还穿着不知道已经是几百年前的“制服”，光看那一身又厚又重，而且还密不通风的黑色法师袍，威顿就替他难受。

在魔法师的后面，是一个穿着白色的袍子的黑发国字脸的中年人，虽然看不懂他的白色衣服胸口处绣的那个又像字又像图的怪符号到底是什么，但是，光凭他一进门，一见到他就对他微笑点头打招呼，而且还在自己胸前笔划着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手势，威顿也就立即知道，这家伙肯定是斯达地国中特产的神官或是祭司了，温和有礼，而且三句不离神。

第三个就好玩了，才一进门，两只眼睛就不安分的四下直转，威顿心中的戒心霎时的升到最高，光看这家伙一脸獐头鼠目，贼头贼脑，身材矮小灵活的样子，威顿用膝盖想也知道，这家伙百分之百是个贼，正是他这类店家想拒绝又不能拒绝，只能列为必须要提高警觉的黑名单客户。

第四个，光听他的脚步声，威顿不用看也知道，一定是武者，彷佛是嫌下雨声还不够吵，重重的脚步声，在重重的踩在石砖的积水上，发出了一声声的溅水声，不是武士是什么？

果然，当那个黑幽幽的大块头走进门中，背后的那把大剑一映入眼中，威顿就知道自己没猜错，只是，他没想到，这个武士的身边，还半扶半撑着一个人，那是一个身穿重的要命的钢铁

盔甲，左手臂及右大腿都绑着绷带着人，去，竟然还有个武士。

威顿他最讨厌这种武士了，跟武者不一样，武士往往的是出身名门的武者，自认高人一等，而他们在实力上也的确是比武者要来的坚强，但是，威顿他就是讨厌武士的那种看起人来彷佛瞧不起人，说起话来气势凌人的傲样，他反而比较喜欢一般武者那种性格，虽然有时候是粗鲁了些，也容易打坏他的家具，但是，直性子的他们，说话不懂得拐弯抹角的，听起来反倒是很舒服。

第六个，当她一踏进门，威吨的眼睛就忍不住的差点瞪穿，精灵，精灵耶！那个在精灵大陆（南大陆）上才有的种族，号称是美丽的代言人，那一头碧绿色的垂腰长发，瓜子脸蛋，身穿一套窄袖紧腰绿色上衣及同色系的长裤，将她的玲珑身段表现的一览无遗，足下是一双不知什么质料所造的绿色软靴。

较为娇小的身高，比刚刚那个最矮的魔法师还要矮上半个头，象征她种族特色的长尖耳，在她如云的碧绿长发中，更为突出。

两肩上系着一件同样是绿色的披风下，在走动间，隐隐的露出了一个白色小弓，一身是绿的装扮，搭配上它迷人容貌上的那双闪着青绿的美丽双眼，真的不愧是传说中美丽代言人的种族。

威顿双眼一直的舍不得离开那绿色精灵因为天雨而让她的衣服紧贴在身，进而显露出她曼妙曲线的胴体的美丽景致，一边算着，善于远攻及大面积攻击的魔法师，精于防御及治疗的祭司，专长收集情报及破解机关的小偷，贴身肉搏最强的武士与武者，美丽善使弓箭的狙击者精灵。

哇哇！真是不得了，他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见过阵容这么整齐的冒险队伍了，几乎冒险者队伍中，所有必须要具备的角色及技能，这支队伍都有了，尤其最难得的是那个美丽的精灵，一向只有在精灵大陆活动的她们为什么今天会突然的出现在这里，想不透这点的威顿干脆不想了，急忙上前去招呼，同时看看有没有机会跟美丽而难得一见的精灵小姐打声招呼。

但是，走到一半的威顿却又被吓了一大跳，不知何时，再这支队伍面前，忽然又出现了一个硕长的身影，威顿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一直是注视着精灵，但是，这个身影却不知怎了搞的，忽然的出现再精灵的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但是他却完全的看不出他是怎了进来及走到这里的？

看着那个身影，威吨心中的疑问顿时升到最高，眼前这突然出现的人，是一个看来年约近三十的青年，有着一头略为凌乱的黑色短发，身材不是很高大，但是却给人一种仰之弥坚的稳重感觉，不是很帅但是很性格的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让人觉得他好像很值得信任。

身上仅着一件宽松的黑色的武士服，肩上套着旅行者常见的大披风，披风的颜色已经变的灰灰旧旧的了，可见已经使用相当的久了，身上虽然没有带任何的武器，但是偏偏识人颇多的威顿却感觉到这个人有种强大的气势。

看到威顿直直的看着他，青年微笑道：“老板，麻烦我们要七间房间，给我们来点吃的，并来壶酒让我们暖暖身子，阿！再帮我们请个医生来，我们有同伴受伤了。”

在他身后的那个祭司出声道：“凯特，不要麻烦了，你的治疗比我这祭司还厉害，不用叫什么医生了。”

那个身穿重铠的武者也虚弱道：“是呀凯特大哥，不用这么麻烦了，你刚刚对我的治疗已经好很多了，现在只要让我好好的吃一顿跟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那个被他们称呼为凯特的青年听了无奈道：“好吧，那就不要叫医生了，等一下你就好好的休息。”于是，他们便再这里住了三天。

由于店里没又其他的客人了，而且这个冒险队伍又是威顿近几年来所见到的成员最是齐全的冒险者，所以，他格外的注意他们。

经过了三天的相处，威顿概略知道，那个魔法师叫做摩洛。赛亚，据他自己说，他是斯达帝国中富有盛名三大魔法师之一的大魔法师晨海大法师的弟子之一，是出来做结业前的修行的，在为三年后的结业测试而做准备，希望自己以后可以成为向他老师那样的大魔法师。

小偷叫普勒。约沙，是在某一次做案时，失风被捕，刚好遇到了以前认识的友人，就是斯达帝国独特政教合一体制中的最大教宗，以崇拜浑沌神为名的浑沌神教里的中位祭司，也就是那个喜欢穿白衣的中年祭司拜伦塔。谢拉所救，以后便与拜伦塔一起结伴旅行。

武士叫鲁格。阿摩司，身分可不简单，是帝国中五大家族里阿摩司家族里的小公子，是出来做旅游的，那个叫那克。所多的武者则是奉命保护他的。

美丽的精灵小姐，她的名字太长，发音太困难，而且听不懂，但是她的夥伴都叫她萝莉希菲，听说她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不过以精灵们超过三百年的漫长寿命而言，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大约相等于人类的十六岁左右，听说她这个精灵之所以会打破一向足不出精灵大陆，就算有也只会到中大陆（亚人大陆）的惯例，来到这个纯人类所生存的奇武大陆，是因为她受到她们精灵的守护神的引导，来到奇武大陆上找一个人的。

至于，最后的一号人物，威顿对他可是充满了谜团，好奇的要死。

在这个团体中，不管是祭司是魔法师是小偷是武者是精灵也好，与威顿曾见过的许多的形形色色的相同职业的人一样，几乎让人一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气质来，就岁是最难得一见的精灵，她出色及奇异的外貌也是让人可以一目了然，但是唯独这个人青年不一样。

据他们自己的同伴说，他也是一个武士，但是威顿却在他身上感觉不出来有任何与武者武士相类似的气质，在他他脸上始终带着一股淡淡的微笑，待人温和有礼，说话也不像是一般的武者般的百无禁忌，也没有向武士般的盛气凌人，偶而眼中不经意留露出来的淡淡忧思，叫人可以略微的窥出他心中似乎隐藏的很大的心事，不过这机会也是很少，威顿只有再他外出后回来时脸上不经意的失望神色中略微的窥探到。

而且，最奇怪的是这个名叫凯特的青年人所给他的感觉，与其说是近于武士，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训练有术的军人，规律的生活作息，冷静而稳健的行动，对于同伴们经常的听到他引导同伴们做这做那的，似乎是很习于发号施令指挥人，是这支队伍中的灵魂人物。

不过说来也真是奇怪，打从他们住进来，连续三天的阴雨天气，连一向最好动的小偷也窝在馆里不出去，但是这个叫凯特的青年却每天早出晚归的，冒着风雨外出探听消息，听他的同伴说，他好像也在找一个人。

白天即将结束，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天暗的特别快，下午五点多，天就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

不久之前，凯特一如前两天一样带着淡淡失望的神色回到了酒馆里，现在他们一夥人正聚在桌子前享用他们的晚餐。

晚餐后，威顿端着几壶酒来到他们的桌前，将酒再桌子上摆好了之后，他也一屁股的坐下了。

由于这三天里，威顿的酒馆里就只有他们这一群客人，所以威顿也与他们建立起了交情，有时候没事时，他也会陪他们喝喝小酒。

几个人中，除了那个精灵小姐不能喝酒之外，其他人多多少少都可以喝一些，威顿招呼道：“来，大家喝点酒暖暖身子，这两天一直下雨，气温低了些，容易受寒。”

小偷普勒调笑道：“喂喂！老板，我们可没有叫酒呀！”

威顿一瞪眼道：“放心，我请的，不用钱的，真是的，贼就是贼，平常害人害习惯了，就怕被人家给害了！以为别人都像你一样的一心只打别人钱包的主意！”说到最后，声音变成了低语的呢喃，不过可没逃出众人的耳朵。

众人不由的噗滋的一笑，普勒一愣，气道：“你……”话未说完，坐在他旁边的那克已经到了一杯酒，塞的普勒的手中，笑道：“算了，老板好心请我们喝酒，你就别在多说了，谁要叫你本来就是老板的天生死对头。”

众人一听不由的又笑了出来，普勒气呼呼的将手里的酒一口喝光，转头对那克气道：“那克，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哪里得罪你了？”

那克伸出大手啪的一声，拍的一下普勒瘦小的肩膀，笑道：“我可没说错呀，谁叫你是个做贼的，难怪老板不会给你好脸色看，人家肯请你喝酒算不错了。”

普勒一滞，喃喃道：“做贼犯到你呀！每次你都这样，算了，喝酒，不跟你这大笨牛吵了。”

众人又笑了出来，那克跟普勒两人不知道是八字不对盘还是什么原因，打从他们认识那天起，每天不吵上一吵，彷佛就浑身没近似的。

轻尝一下威顿的酒，拜伦塔放下酒杯问道：“老板，能不能请问你一下，最近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消息？”向来，要获得各类消息最佳的场所，莫过于是在酒馆旅店这类的场所了，所以老实持重的拜伦塔才会这么问威顿。

喝一小口酒，威顿想了想，道：“最新消息吗？嗯，老实说，因为本镇的地方实在是太过于偏僻了，所以向来会来到本镇的人实在也并不多，因此，我所知道的最新消息，其实也已经是三个月前的消息了，现在可能已经过期了。”威顿歉然的说道。

一旁的鲁格不脱二十来岁青年的好奇心，笑道：“没关系拉，搞不好我们比老板你还来的孤陋寡闻呢，老板你就说来听听好了。”

对着鲁格善意的一笑，经过了三天来的相处，威顿已经知道鲁格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其实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大孩子，对凡事都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且不愧是出身五大家族之一的小公子，虽然难免有一点世家大族的年轻骄气，但是已经比以前他所见过的那些所谓出身名们的武者们要好的太多了，显然世家大族在家教上可是很注重的。

既然客人都这么说了，威顿清清喉咙，边喝着酒边道：“我这边所知道的消息总共有三件，其实说是三件，但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第一件，在距离这里东边一百公里处的另一个山区小镇－清阳镇听说在年前发现的一座颇大的极刚矿，听说不少人都很感兴趣，不过目前听说清阳镇好像想要自己独立的开采。”

“第二件事，同样在东方，听说有一群心狠手辣的强盗集团，聚集在清阳镇附近，好像是从奇兰楼连盟来的，好像对这极刚矿也有兴趣，听说这个盗贼团为首的是一个叫银月恶魔的家伙，听说他十分的心狠手辣，已经杀了不少的人了，现在清阳镇正大量的雇请佣兵，要消灭这个强盗团。”

听到鲁格所说的第二件事之后，一边的鲁格忍不住的问道：“怎么现在还有人敢打着银月恶魔的称号吗？真是不怕死，难道他就不怕死亡杀手找上门吗？”

威顿一笑道：“呵呵，只要有利可图，不怕死的人可是很多的，反正他们所在的山区那么偏僻，大概死亡杀手也不会出现吧！”

一旁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的精灵小姐萝莉希菲疑问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声音清清脆脆的，带点奇特的口音，听来十分美妙动听。

“什么银月恶魔的？什么假冒的？死亡杀手？这是怎么一回事？”萝莉希菲十分好奇的问道。

一旁的小偷听到精灵发问，不由的卖弄起了他的见识来，微笑道：“萝莉希菲，你是在两年前奇武大陆上三大强国战乱时来的，所以难怪你不清楚了。”

轻咳一声，普勒续道：“说起这银月恶魔这个称号，那可是我们全奇武大陆上最出名的一个名字，但是，这银月恶魔的称号虽然响亮，很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知道到底真的有没有这号人物的存在，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长的是圆是扁，完全没有人知道。”

萝莉希菲一听，更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连真面目都没人知道的人为什么会弄得全大陆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急忙的追问下去。

普勒续道：“最先传出这个名字的是在两年多之前，是由奇兰楼联盟中的各大城及各大佣兵团里传出了，听说，在两年多之前，各大势力都分别的派遣人前往一处远本叫做巨剑峰，后来改名叫断剑峰的无名山前，去收拾一大堆堆积的像山一样的尸体。”

“这些尸体数量之多，将断剑峰上的一个名叫虎王坡的大平台，足足有三公里见方的大平台完全的覆盖的连一点的地面都看不见，所留出来的鲜血，将整个虎王坡完全的染成了红褐色的，听说一直到现在，上到虎王坡时，向下掘地一公尺，还能够见到当时那无数的鲜血所染红的深红色的土壤，这使的虎王坡改名为血土台。”

“据说，当时在这一大堆的尸体中，老中青幼，男女老少全都有，有的老人已经八九十岁了，有的小孩子甚至还是婴儿，但是无一幸免的被人残酷的杀死在那里。”

“当时前去收拾善后的人，听说完成回来之后，不少人因此而发疯，就算没疯的也好不到哪去，听说那些人到现在连见到红色的东西就都会不自觉的害怕，可见到当时虎王坡上的悲惨情况。”

“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据传连盟中某些高层人士无意见透漏，造成这种悲惨的大屠杀状况的竟然是只有一个人的力量，是由一个人杀死了这么多的人，事后清点的结果，这些人都是断剑峰附近的山区居民，虽然不知为何会聚集在那里，而被一个人屠杀殆尽，但是，虽然都是一般人，但是以一敌一万的事实俱在，那些人都是死在同一个人的手中。”

“而所有连盟中来自各家的消息全都一致的指出，杀死这些人的是一个叫做银月恶魔的家伙，八家的答案全都一样。”

“因此，一夕之间，银月恶魔的凶残名声传遍了全大陆的大小国家，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断剑峰下，改名为血土台的虎王坡上的万人屠杀惨案，以及银月恶魔的凶名。”

“这个完全没人性的大杀手的出现，造成了一股的风潮，那就是在大陆上一夕之间，忽然的冒出来了许多自称银月恶魔的家伙或是叫做银月恶魔的强盗集团。”

“这些人假借着那个真正造成了断剑峰血土台万人屠杀惨案的银月恶魔的恶名，干了不少的坏事，也的确是吓坏了不少的人。”

“可是，他们却也得意没多久，不出三个月，这些自称银月恶魔的家伙忽然被一群奇怪的家伙给找上了，这些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不管面对自称银月恶魔的家伙是一个人，一个小团体，甚至是一个大组织，全都一单独的一个人找上去，而所有被他们所找上的人或组

织，从来没有一个可以再见到隔天的太阳的，完完全全的都死在一个敌人的手上，不管是多么可怕的组织，有多多的人，无一例外。”

“这一群神秘的人物除了都一单独的一个人行动外，还有一个最奇特的特征，就是原先那些假称银月恶魔用来吓唬人所用的各种绣有银月恶魔字样的旗帜，徽章，甚至是图像，这些人在歼灭掉那些假冒的人之后，会将这些东西细心的收集起来，而且可以看的出来他们都将这些东西细心的保养过了。”

“然后，听到消息后赶来的人，只能看到尸首与这些经过细心保养的东西，以及在这些东西旁边有人书写着，这些人并非银月恶魔，尸首任凭处置，但是不准损伤任何银月恶魔的字样徽章的字。”

“曾有人不信邪的在当场蓐骂了银月恶魔的话，并且将这些有关银月恶魔的东西全部给破坏殆尽，结果第二天，那人就被人发现到他被人折断了那只踏了银月恶魔异样旗帜的腿，问他是谁干的？他只知道是一个在胸前有着一个六角形，内为黑色斗篷白骷髅头，背后有着两把交叉的银色大镰刀，有着血红火焰背景的死神标志的人影干的，而根本没有看清楚那人长的样子，只知道那人跟他警告说，他能够体谅他怨恨那些假冒银月恶魔的人，但是不准他出言辱及银月恶魔，否则下次就不是折断他一条腿那样简单了。”

“当这种事在一个月内，在全大陆各处不断的上演了数百件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群前有着死神徽章的神秘人物必定跟那个银月恶魔有关系，而且是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容许有任何人假借银月恶魔的名字，更不容许有人侮辱了银月恶魔，这位银月恶魔这好原本就相当神秘的人物更是蒙上了一层恐怖的神秘面纱，同时也让人不敢在假藉着银月恶魔的名字为恶了，而那些拥有可怕死神标志的神秘人物则被人称之为死亡杀手。”

一口气说到这，普勒拿起了酒，大大的惯了一口，喘口气，续道：“所以，现在不管是谁，只要哪边听说有个叫银月恶魔的家伙或是组织的，就知道迟早死亡杀手都会早上门去，带来死亡当作见面礼，因此，我们才会说那个老板说的家伙要倒大楣了。”

就在这时拜伦塔忽然的发出了一声惊咦声，让不管是说的兴奋的普勒，或是听的入迷的萝莉雅菲等人，全都不由自主的将眼光集中在凯特的身上，脸上不由的都浮出了相同的震惊与疑惑的表情。

不知何时，向来都挂在凯特嘴角的微笑不见了，现在的他，脸上的表情看来十分平静，但是，那一双瞪的大大的双眼中，却不断的散发出了令人怵目惊心的狠戾光芒。

可是，在这同时，凯特竟然又在两颊上流着奇异的泪水，彷佛是很悲伤的样子，这种狠戾中融合着悲伤的样子，不要说威顿从来没见过，连与凯特相处了两年的其他人，也不曾见过这样子的凯特。

注意到凯特的眼神是看往飘渺虚无的不知名远方的拜伦塔，不由的轻生的叫道：“凯特！凯特！你怎么了？”连连的叫了几声，终于将心神不知道飘到何方的凯特的灵魂给叫了回来。

回过神来的凯特见到众人皆面目怪异的看着他，不由的疑惑道：“怎么了？你们怎么用这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脸上有什么吗？”边说着，凯特边伸手摸象自己的脸。

“凯特，你是怎么了？你的眼神好可怕！”坐在他对面的萝莉雅菲指着凯特的脸又道：“而且你怎么哭了？”

还来不及否认，凯特就摸到了自己脸上的一阵的湿热，先是一愣，随极的强笑道：“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伤心事而已，真是对不起，我走了神，让各位看笑话了。”

边说，凯特边抹去脸上的泪水，同时又急切的向威顿问道：“老板，刚刚听你说在东边的清阳

阵外有人自称是银月恶魔是不是？”

威顿一愣，不知道凯特问这要干什么？想答话时，却让他看到了一个让他不由自主的跳起来惊呼出声的东西。

刚刚，一直坐在凯特左手边的年轻魔法师摩洛，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普勒刚刚那一番话的影响，使的他无法不去注意到，那个凯特靠着他身边的左臂上，一直绣在凯特凯特左臂上的黑色六角形的黑布，以往他不知道是看习惯了，还是没有注意到，或是受到了普勒的影响，让他现在无法不去注意到这个现在看来无比醒目的绣在灰褐色上衣左臂上的黑色六角形。

不知是哪来的冲动，摩洛悄悄的伸出了手，一边说道：“凯特，我从以前就一直想要问你了，到底你为什么要在你的左臂上绣上这么一个黑色的六角形？”边说，一接触到这的黑色六角形，摩洛立即的抓住用力的往下一撕。

察觉到摩洛的意图，凯克急叫道：“摩洛，不要！”可惜已经来不及了，摩洛已经将这个黑色的六角形布给撕了下来。

虽然凯特立即的伸手遮住了那个在黑布下的东西，但是，那短短的一瞬间，已够众人看清楚了。

所有人，包括老板威顿在内，突然的像是触电一般的往上猛然的一跳，大声的惊呼道：“死亡杀手！？”

激烈的声音在这家小店里不断的回响着，凯特丧气的放下的慢了一步遮掩的右手，垂然低下头来。

在他的左臂上，一个六角形，内为黑色斗篷白骷髅头，背后有着两把交叉的银色大镰刀，有着血红火焰背景的死神标志赫然出现在他的左臂上，众人怎么也想不到刚刚还是饭后聊天的标志会忽然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且竟然是与他们一同生活冒险了两年多的同伴的手臂上。

对于普勒刚刚所说的话还香当深刻的中人立即的任出了凯特左臂上隐藏在黑布下的标志，使的众人吓的跳了起来，惊骇的看着凯特。

久久，算是众人当中最为稳重的拜伦塔瞪目乍舌，结结巴巴的道：“凯……特……你……你是……死亡杀……手……”声音中带着微颤，显示出他心情的激动与震撼。

久久，凯特终于又抬起头来，又恢复了他原先带着微笑的笑容道：“不！我不是什么死亡杀手，我是死神镰刀小队！死亡杀手是外界对我们的胡乱称呼。”

看着凯特臂上那令人怵目惊心的可怕标志，死神镰刀的确是比死亡杀手要来的适合这个可怕的标志，众人不由的细细的念了几遍。

凯特站了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凯特到底在做什么？

不久，答案揭晓了，众人只见到进去房间不久之后的凯特手里提着他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走到众人的面前对众人一一的点头之后，忽然的往门外走去。

众人大愣，拜伦塔急问道：“凯特，你要上哪去？”

凯特在门口处暂定，回过头来微笑道：“既然已经被你们知道我的真正身分了，想来你们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所以我想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好了，感谢各位这两年来的照顾，再见了。”

说完，凯特就要继续的往外走，摩洛忽然的叫道：“凯特，你是不是在气我不该撕下你的臂章的黑布，所以气的不想跟我们在一起？”

凯特回过头来，微笑道：“摩洛，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就算今天你不这样做，总有一天，我自己也会对你们表明身分的，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

“那你为什么要走？”摩洛慢慢的走到了凯特的面前，指着凯特背上的行李说道。

凯特苦笑道：“我想，你们大概不会想要跟一个传说中的杀手在一起吧，所以我想为了你们好，我先离开好了。”

拜伦塔也随着摩洛的脚步来到凯特的面前，听到凯特这样一说，忙道：“凯特，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们在一起相处也已经两年了，对于你的性子我们还不了解吗？怎么把我们说的跟什么似的样子呢？”

凯特歉然的一笑道：“呃，真是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想要因为我的名声而造成了你们的困扰，所以我想我还是离开比较好。”

这时，所有人都已经走过来，萝莉希菲微笑道：“什么名声呀？凯特你只不过是让我们知道你的另外的一个身分而已呀，你还不就是你，为什么就因为这样就想要离开？”

身为精灵的她，实在是不懂凯特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只不过是他还具有另外一个身分罢了，凯特还不就是凯特，为了另外一个身分就要自己一个人离开，她实在是搞不懂凯特的想法。

凯特微微的一笑道：“萝莉希菲，你不知道，我的另外的一个身分会造成你们的困扰的，毕竟，刚刚你也已经听到普勒说过了，我们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杀手，以前因为你们不知道我的真正的身分，所以还没关系，但是，现在既然知道了，那么我也不适合跟你们在一起了。”

鲁格皱眉道：“凯特大哥，你这样子说分明就是瞧不起我们了，难道我们会因为你是属于死亡……死神镰刀小队的一员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吗？还是你认为我们不配跟你在一起？要知道，死神小队在各国之间可是口碑极好的一个团体，虽然只是针对银月恶魔这个称号来，但是也着实的替各国除去了不少为非作歹的败类，拥有很大的名声呀！”

凯特一阵的苦笑，本来他只是想因为自己的身分暴露，所以不要替他们惹来麻烦，但是现在被他们这样你一言我一句的说了下来，他只得在众人的半拉半劝之下，又将自己的行李拿回去自己的房间里去，然后跟其他人又再度的作回到自己刚刚所作的那个位置上了。

众人坐定之后，老板威顿又再度的拿上来了几瓶酒，替众人又都倒了一杯之后，也随之坐下，坐下之后，威顿的两只眼睛直直的盯着凯特直瞧，事实上，不止他一个，其他人也都是跟他一样的盯着凯特直瞧。

看到众人眼中完全的写着“我有满肚子疑问，我可不可以问？”的神情，凯特一笑道：“好了，不用一直盯着我瞧了，想问什么就问吧！”

众人你望我我望你的，最后，所以有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拜伦塔最先开口道：“凯特，你所谓的死神小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凯特悠然道：“没什么！只是我们是一个小团体，是属于某人名下的小团体，死神镰刀就是他赐与我们的称号，以死神镰刀为名的九十九人小队！”

听到凯特这样一说，众人不由的面面相觑，鲁格疑道：“凯特你是说你们死神镰刀小队总共有九十九人，像你一样的高手？”

凯特摇摇头道：“高手倒未必，不过我们真的是九十九个没错！功力大概也差不多。”

听到凯特这样一说，众人不由的大吃一惊，毕竟跟凯特相处过两年的他们身知道凯特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以往他们不知道曾经遭遇过多少的危难，再这其中凯特所表现出来的实力绝对是不容怀疑的，如今凯特又说还有其他的九十八个人，实力跟他一样，这叫众人实在是很难以相信。

但是说不相信却又明白凯特没有理由也没必要来欺骗他们，只是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将向凯特这样可怕的九十九个人归入自己的麾下？拥有这么一只由高手所组成的可怕的部队那可以比的上一支军队了。

刚刚因为自己的冲动而揭穿了凯特的身分的摩洛这下也忍不住的再出声问道：“凯特，你们到底是在谁的手下呀，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指挥你们这么的一群人？就是那个你一直再找但是又不肯告诉我们的人吗？”

听到摩洛这一问，凯特不由的将自己的眼光移到窗户外那漆黑的夜空，夜空里有着一颗刚刚升到半空中的圆月，皎洁的月光在刚下过雨之后的月亮又是更圆更亮了。

“今天又是四号了！”凯特望着那轮的圆月，喃喃道：“又是一个圆月……这已经是我所看见的第二十七个圆月了。”

众人一愣，随着凯特的眼光望着外面半空中的月亮，皎洁的月亮所散发出来的月光，彷佛为外面的街道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色外层。

敏感的众人几乎随即的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名声响遍全大陆，但是却完全的没有人曾经见过他的真面目的一个人－－银月恶魔！

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凯特脸上露出了一抹奇妙的微笑道：“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操控死神的镰刀，如果有，那个人一定不会是一个人……”

“在这世界上唯有一个人可以操控死神的镰刀，就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魔，为有魔才可以随意的操控死神的镰刀，可以掌我们的生死，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赐与的，为了他的一句话，我们随时可以抛去我们的生命，为了他，就算要我们与天下为敌我们也在所不惜。”

“他就是你们刚刚在谈论的人，也就是我一直不肯告诉你们我再找的人，一个不能算是人的人，一个就算我们死神镰刀全部的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他一只手的人，一个拥有恶魔的称号的人！”

眼中并出了无比强烈的狂热、崇敬的光彩，向来给他们一直冷静的几乎不像是一个人的凯特的眼中忽然的散发出了这样的光彩，然后，他一字一句的说道：“银。月。恶。魔。”

虽然隐隐之间已经知道了答案了，但是当众人一听到凯特真的说出了他们意料中的那个名字时，所有人还是依旧觉得心头沉沉的，被凯特眼中的神采，口中的名字给镇的说不出话来。

不约而同的，阖上了自己的眼睛，深吸了好几口气，尽力的平复一下自己的被凯特震的狂跳的心，久久，终于有人出声了。

“凯特，原来你们真的是跟那个银月恶魔有关系，那么说，以前的那场银月恶魔的风波就是你们干的了？”

众人睁开眼睛，瞧见了那说话的正是拜伦塔，此时他正双目睁睁的与凯特互望。

“没错，对于那些冒着我们最尊敬的人的名字去为非作歹的家伙，全都难逃我其他夥伴的制裁。”这时候的凯特又恢复了他们一向熟悉的冷静的神态，泰然的回答了拜伦塔的问题。

拜伦塔点点头道：“那些人的确该死，你们杀了他们倒也不为过，但是，对于断剑峰下血土台的惨案，你又作何解释？”

听到拜伦塔这样一问，众人心中不由的暗道声遭了，他们么忘记了，拜伦塔身为浑沌教的中位祭司，本着慈爱的教义，当然是最见不得别人伤害别人的，血土台的惨案连一般人都不忍耳赌了，更别说是拜伦塔了，深怕拜伦塔会因此跟凯特打起来，众人正想要出言来阻止时，但是凯特的反应却叫他们不由的呆住了。

当拜伦塔一说到血土台的时候，凯特刚刚恢复的冷静神色又在瞬间崩毁，无比痛苦的神色忽然的出现在凯特的脸上，原本静静的放在桌沿的双手忽然的紧紧的握起来，显示出了无比激动的心情。

“血土台上的那些人的确都是我们所杀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杀他们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死，对于这点，我并不认为我们有错，但是，我好恨，好恨我自己的无能为力，必须要让我们的主来背负这个不该由他来背负的血腥恶名，我好恨。”凯特的话声显的很平静，但是他所说出来的恨与却又让人很明显的感受到了他强自压抑的激动。

罗莉希菲忍不住的问道：“凯特，血土台的惨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个血土台的惨案他实在是心中好奇的要死，而且她怎么也不相信凯特会是一个连无辜的老弱妇孺都杀死的人，所以她忍不住的又问了一次。

长长的叹了口气，凯特慢慢的，一句一句的将断剑峰下血土台的惨案前因后果都说的清楚，这一说，足足的说了快两个小时，终于将血土台百年之约给说个清楚。

当凯特说完之后，众人不由的都低下了头，他们根本没想到，原来在这骇人听闻的惨案的背后，竟然隐藏了如此复杂、可怕、骇人听闻的因果。

四方守护圣兽白虎的百年之约，外星怪物的阴谋与来袭，万多个失去神智的人，白虎卵的诞生，这每一件都叫人几乎无法致信，也让所有人都花了很多的时间这才能够消化完毕凯特所说出来的真相。

半晌，凯特起身，说道：“无论你们信不信，这就是血土台所有事情的真相，明天，我决定要到老板所说的清阳镇去看看，如果你们还愿意跟我在一起旅行的话，那么明天就在这里会合。”说完，凯特在一个转身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去，留下了其他无言的其他的人，还依旧在消化凯特所说的话。

第二天一早，凯特起了个大早，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走出房门一看，在他两边的其他同伴的人的房间门现在却都观的紧紧的，凯特不由的一阵的失望，看来他们都已经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这也难怪了，谁会喜欢跟一个凶名在外的恶人在一起旅行的，只是一想到曾经朝夕相处两年的同伴现在却要分开，即使是他也忍不住的一阵的心伤。

慢慢的来到了酒馆楼下的大厅处，一下楼，凯特不由的一愣，随即脸上不由的浮出了由心而发的喜悦笑容，在楼下大厅处，只见到现在再大厅处有着七个人其中的六个人旁边摆着一些个人的行李，正是拜伦塔他们六人。

不知道何时，他们已经早就等在这大厅中等他了，看到凯特下楼，鲁格最先叫道：“凯特，你太晚起床了唷，你看，大夥都等了你很久了。”

走到他们的身边，凯特坐在那克特别空出来的椅子上，微笑道：“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普勒夸张道：“早？大夥可是几乎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在睡觉，都是你这害人精说什么今天一早在这里会合，结果也没有说几点，我们怕你自个先跑了，所以天还没亮，全部的人都已经到齐了，结过反倒是你这家伙睡的最是安稳，一直到现在才起床。”

笑笑的接过了老板威顿所拿来的早餐，凯特充满歉意及欢喜道：“真是对不起了，我真的是忘记了，谢谢你们到现在还愿意跟我在一起。”

拜伦塔微笑道：“凯特，都是老朋友了，不必说那么多了，赶快吃完早餐，现在我们可是对于你口中的那个人好奇的紧呢，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早点跟你见识见识到他呢！”

笑着点点头，凯特很快的吃完了早餐之后，与大家一起告别了老板威顿，罩着老板威顿所指的方向，往晴阳镇去了。

望着凯特众人逐渐远去的背影，威吨不由的满意的点点头，这一次论起来，他的收获最多，不但见识到了传说中最为神秘彪悍的死亡杀手，还获知道了震惊全大陆的神秘事件背后的真相，其价值直比上三天的客资。

傍晚时分，正在房间里不知道写些什么的威顿忽然的听到了酒馆外传来的一阵阵喧哗的声音，好奇的他将东西收好之后，走出了酒馆一看，却发现道正有一群人往他这酒馆的方向奔来，沿路上大呼小叫的。

威顿好奇的一瞧，不由的脸色大变，这群大呼小叫的人正是木匠小镇里的人，在他们的背后，一大群的魔兽地虎正到处的奔跑追逐人群。

这地虎是木匠小镇附近最常见到的一种四阶魔兽，身长不满一公尺，形状似虎，身上布满了尖锐的岩石，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且喜欢群居，经常一出现就是十几二十几只，来到这里的冒险者最常的死在它们的利爪及尖牙中，以前也常常的跑进镇中来猎食镇民，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只是为何这一次又侵入镇里？镇中的护卫团再干什么？

抓住了一个跑到他身边的一个脸色苍白的瘦弱青年，急问道：“约典，怎么会有魔兽跑进来镇里？护卫团在哪里？”

瘦弱青年约典白着脸急道：“威顿大叔，赶快逃，这一次魔兽们大举入侵，到现在镇里已经死了十几个人了。”

“护卫团，别提了，这一次句说就是护卫团中的人想要去偷地虎的卵，所以才会引的地虎们大举入侵，现在护卫团已经全死光了，但是偏偏他们又将这一群地虎给引到镇里来，在不逃就来不及了。”说完，不顾脸色大变的威顿，约点一个转身，就又要往镇外逃去。

只是，约典这一个转身，立即撞上了一个魁武的人影，强力的一撞之下，约典被这人影撞着倒坐在地，还来不及破口大骂，立即听到一个声音道：“这位大叔，请问你们的镇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有一群的地虎冲进来，还到处一团乱？”

威顿及约典同时的往这一个魁武的身影一看，约典乍舌于这一个身影的高大而将道口的咒骂声又吞了回去，而威顿却是两眼一亮，原本慌急的神色立即的一缓。

不顾上有旁人在场，威顿急急道：“这位……请问你是死神镰刀小队的成员吧！拜托你，请你帮帮我们小镇，驱除这些魔兽地虎吧！请你帮帮忙！”

这个看来约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的魁武大汉，有着一张粗豪的脸，穿着一身看来已经穿了很久的老旧灰褐色的贴身衣裤，背后还系着一把暗红色的连鞘长刀，足足有一百五十公分长，左肩上背着一个布满了灰尘的行李，但是最吸引威顿目光的却是这一个快两公尺高的大汉左臂上绣

着一个六角形的黑布。

“咦！”魁武的大汉摸摸头，奇怪道：“这位老兄，你说的话有怪怪的唷，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死神镰刀小队？”大汉显然很奇怪为什么威顿竟然一语就叫出了很少人知道的称号，所以显的既惊奇又不敢置信。

“现在先不要说这些，请你先消灭这些魔兽，我有重要的消息，是关于你最关心的那个人的消息，等一下说给你听，拜托你先帮帮忙。”看到大汉一副怀疑的眼光直注视着他，但是却一直没动作，威顿灵机一动，急忙叫道。

大汉脸色一变，随即抛下了背后的行李，丢下一句：“老兄，看来你不是一般人，待会咱们可要好好的谈谈。”

说完大汉穿过了重重的疲于奔命的人群，来到酒馆右侧的街道上，独自的一个人面对着一整群三十多只的地虎魔兽。

这时候，附近的人已经跑到威顿的身边，听到威顿请那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消灭魔兽，在逃命之馀，又难掩心中的好奇，大多数人不由的都驻足在威顿的身边，看着威顿珍而珍之的捡起了那个大汉丢下来的行李。

一旁的约典两眼望着正面对着一群狂怒中的地虎魔兽的魁武大汉，一边忍不住的问出了现场所有人心中共同的疑问：“威顿大叔，那个人是谁？他能够对付这么多的魔兽吗？”

威顿一扫刚刚着急的神色，轻松道：“放心，如果他不行的话，就没人行了，就怕他不肯帮我们，只要他肯帮忙，今天这群魔兽已经不成祸害了。”说完，不理其他人一副惊疑不信的神色，威顿专注的看着站在众人面前的大汉，而现在，这群地虎魔兽已经距离大汉不到二十公尺了。

在众人眼中，这一个大汉不但没有用幻兽铠化，甚至连他背上的暗红长刀也没有拔出来，只是双手握起拳头，就这么面对着这一群在众人眼中无比可怕的魔兽。

就在众人的惊呼声中，魔兽群来到大汉的面前，抡起了不知何时冒着红色光芒的双拳，众人只见到这一个人东砸一拳，西捶一下，动作也没有说很快，但是偏偏这一群地虎完全没有机会侵入这个大汉双拳所筑起的防线。

最叫众人正大眼睛不敢置信的是，地虎那一身坚硬岩石的外层保护，在这一个大汉的双拳之下，竟然像是纸扎的一般，应声而破，没有任合一只地虎需要大汉再打第二下的，每只地虎在大汉一打中时，立即给人感觉到好像是着了火一样，惨叫一声，浑身冒出红光的倒在地上，动也不动，眼看是活不成了。

三两下，这一大群的魔兽大部份皆已丧生再这大汉的手中，其他的也宛如丧家之犬般的哀嚎的逃离了这个小镇。

大汉拍拍手，宛如做了一项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再其他镇民睁目结舌下，回到威顿的面前，微笑道：“老兄，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威顿，忍不住的看像大汉那双现在已经恢复成原状的大手，半晌，他才记得说道：“今天早上，凯特刚刚从我这里离开，所以我知道你的身分。”

顺着威顿的目光，大汉望向自己左肩上的六角形黑布，苦笑道：“原来是这样呀！”

威顿又续道：“关于刚刚我所说的，再距离这里东方约一百里处的清阳镇外，有一群盗贼，据他们自称，他们的首脑是一个叫做银月恶魔的家伙，凯特已经往那个方向去。”

大汉一愣，自言自语道：“原来凯特已经来过这里了呀，嘿！没想到我们想的都一样，不过目前，还是先解决那个可恶的家伙再说。”

说完，接过威顿手中自己的行李，匆匆的抛下一句：“老兄，多谢了，我叫力奥。”

说完，所有人，包括威顿在内就看到，这个只知道名字叫做力奥的大汉像一阵风般，来去匆匆的，很快的又消失在镇外的小路上。

剩下的众人不由的全都呆住了，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威顿只能在心里苦笑一声，好一个鲁莽的家伙呀！

摇摇头，趁着众人还未完全的回过神来之时，威顿急忙的回到了自己的酒馆中，关上门来，以避开待会其他人可能会接踵而来的问题。

回到房间里，威顿拿出了刚刚他收下的东西，那是一个拇指大小的灰色小竹筒，打开了竹筒的一边，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的纸条，想了想，再用一支细细的尖锐小笔，在已经密密麻麻的写了一大堆字的纸条上又添了几笔。

仔细的一瞧，威顿在纸条上写着：“发现死神镰刀小队踪迹，并已获知血土台惨案的真相，请立即派人前往清杨镇查探，死神镰刀小队之目标名为凯特、力奥两人。”落款人是橙属16密星。

若是知道内情的人在这里便可以知道，号称大陆上第一的情报组织“北斗”，分布在各处的密探耳目，分别是以红、橙、黄、绿、蓝、靛、紫七彩七色为分支，再以编号为区分，威吨这一个看来无一特色的的平凡酒店老板，竟然也是属于北斗的一员。

将纸条塞回竹筒里，系上北斗传讯用的小型鸽型幻兽的身上，将这幻兽放开之后，小幻兽便往南方飞去。

望着信鸽消失的方向，威顿忽然的一拍头，自言自语道：“哎呀！昨天被凯特一打岔，我都忘记昨天只讲了两个消息，第三个，那个关于能够治愈各种奇病的银魔狼王也在那附近出没的消息没讲，真的是忘记了。”

再拍拍头，威顿转头有回到自己的酒馆中，只是，他并不知道，他这一个不小心的忘记了，却害的凯特差点与某人失之交臂了。

清阳镇，位在斯达帝国中的西北端的山区偏远小镇，距离斯达帝国西边与奇楼兰连盟交界处的东鞑伦山约有一千五百公里。

该镇约有两千七百多户的人家，之所以会取名为清阳镇，是因为该镇三面环山，东面向阳，三面的高山将山区里的水气给阻隔在外，使的这一个小镇变的温暖而干燥，气温宜人，非常的适合人居住，是斯达帝国西面的山区中一个较为兴盛的山区小镇，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大镇了。

时间已经近傍晚，这时在清阳镇外，一个风尘仆仆的大汉正一步步的走向清阳镇中。

望着清阳镇中处处因为晚餐时间将至而飘起的袅袅炊烟，大汉抹一下额头的汗水，自言自语的道：“终于来到清阳镇了，我看今天晚上就先再这里休息一下好了，明天再去探听一下消息，看看那个冒牌的家伙到底在哪里。”说着，大汉已经放缓了脚步的走进小镇里了。

原来，这一个魁武的大汉正是为了寻找亚芠，两年来足迹遍及大陆各处，如今又回到当初亚芠消失的东鞑伦山附近，正又做着第二次地毯式搜索，今天中午再木匠小镇获知道威顿告知清阳镇外有一队冒着亚芠知名的强盗集团而怒气冲冲的赶来的力奥。

因为是独自一个人，再加上人又是在盛怒之下，所以，脚程变的非常的快的力奥反而比凯特一行人更加的快的到达了清阳镇。

在镇中，找了一家旅店，力奥开了一间的房间，做着盥洗及用餐、休息的动作。

再这同时，再清阳镇中，最为高阔富丽的一间房子中，是这一个清阳镇镇长的房子里，有一群人正坐在大厅上用着餐。

仔细一瞧，在这一间大厅中，总共有七个人，为着一张大方桌，在这里享用着丰盛的大餐。

方桌的上首，是这间小镇的镇长－马可。飞伦，一个看来十分肥胖的老年人，身上穿金戴银的，可以看的出来，他正极力的再为这场餐会营造欢乐的气氛，不过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多成功，因为在场的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阴沉着一张的脸，食不知味的吃着这一顿本来应该很丰盛的晚餐。

坐在镇长对面的是一个看来最少已经有八九十岁，有着满头白发的严峻的老者，身上穿着一套深青色的长袍，胸口上面绣着一个火焰，说起来，这个老者可是斯达帝国中大大有名的一个魔法师，是三大魔法师中的火焰大法师－米非耶。威勒泰，是现在斯达帝国中魔法军团的团长，也是长老院的首席长老。

在马可的右手方的第一位是一个看来约四十多岁，身穿藏青色轻袍，有着一张国字脸，一嘴落腮胡，黑发的雄壮中年人，他是斯达帝国目前的王宫禁卫队的队长－卡特。阿摩司，是斯达帝国中有数的高手，同时也是五大家族里的阿摩司家族里现任族长的弟弟，只是目前这一个高手的右肩上却裹着一白色的绷带，看来好像受了伤。

仔细的一瞧，现场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的三个人也受了伤，分别是坐在他的右方的另外的一个，身穿铁灰色贴身武士服装，褐发黑眼，看来约二十多岁的高瘦年轻人－尼伦。亚摩，是禁卫队中的四个副队长中的一个，同时也是斯达帝国中五大家族里的亚摩家族中的未来继承人，同时也是帝国王都中年轻一代的高手。

而坐在卡特对面的是一个身穿暗褐色武士装，有着一张豪迈方脸，灰发的魁武汉子，年纪与尼伦相仿的年轻人－－亚萨。加利，也是禁卫队的副队长之一，同时也是五大家族里的加利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只是现在他们的身上也都是带着伤。

除了眼前的两个副队长之外，这一次没来的还有两个留在帝都的副队长，分别是伊勒。马拿及舔蔚。贝仑迪卡分别是五大家族里的马拿家族与贝仑迪卡家族中的核心人物。

由这身为禁卫队的五个首领的身分来看，可以说，帝国的禁卫队实际上是把持在帝国中的五大家族的手里，而禁卫队中的成员实际上也可以说都是以五大家族里的骨干为核心。

另外，坐在尼伦右手边，靠近米非耶的一个身穿黑色衣袍，又黑又瘦又干又小，看来约七十多岁的瘦弱老者－比东。荷耶鲁，可别小看这个外表看来要死不活的老人，他可是号称斯达帝国中的第一高手，被誉为最有希望在二十八年后，可能会登上大陆十大高手之位的高人。

他不但是禁卫队中的客席讲师，也是斯达帝国长老会中的一员，更是禁卫队长卡特的老师。

再来，是在这席中最后一人，坐在米非耶的右手方，也是惟一的一位女性－－苏兰。南提斯。

苏兰是一个看来约二十四五岁的黑发黑眼年轻女子，面貌称不上是美丽，只能算是清秀的中等美女，是米非耶的得意学生，对于魔法有着惊人的天赋，再加上对于魔法有很大的兴趣，更是喜欢研究一些关于魔法的学问，才二十四岁的她，却已经是帝都中年轻一代里的的第一魔法高手，但是同时也是被称为怪人的一个年轻女子，身上穿着与她的老师同样颜色的袍子，这一次

是特别随着她的老师前来研究那只号称具以奇异治愈之力的银魔狼王，而现场三个受伤的人也是在昨天晚上缉捕魔狼王不成，反而被魔狼王所伤的。

好不容易，在马可油腻的声音，自以为好笑的说笑中，结束了这一场气氛尴尬的晚餐，仆人们将晚餐的东西全都收完之后，所有人移到大厅上去坐，待所有人全都坐定之后，马可搓着双手，巴结的笑问道：“长老，队长，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将镇外的那群天杀的强盗解决掉，你们知道的，那群可恶的家伙已经造成本镇大量的损失了。”

米非耶两眼一闭，不理马可，卡特双眼中闪过了一抹轻蔑的神色，打断他的问话，反问道：“这不急，等我们捉到魔狼王之后再派几个人去清扫一下就行了，倒是你说的那两个祖孙，到底来了没？”

马可听出了卡特语气中潜藏的怒气，急忙搓手道：“队长真是抱歉，因为白天他们都到山上去捡材，所以找不到他们，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回来了，我已经叫人去叫他们来了，大概马上就会到了。”望着大厅门外的漆黑夜色，马可急急的解释道。

苏兰这时候开口了：“镇长，趁那对祖孙还没有来之前，能不能再请你再说一次关于魔狼王发现的经过。”

声音又娇又柔的，十分的好听，令人想不到，一个顶多只能称的上清秀佳人的人，竟然是有这么好听的声音，这大概是上天给她的另外的一项的补偿吧！

听着苏兰提出的要求，马克一愣，他没想到苏兰会再度的提出了这一个的要求，在他们来到这里的半个多月以来，连这一次在内，这已经是第五次的同样的要求了。

再这段时间中，除了第一次来的时候由他统一的说明了一次之外，他们还私下到各处去找寻其他的镇民询问关于银魔狼王出现时的种种的迹象，在他们当中，尤以这一个苏兰最为奇怪，光是问他关于魔狼王的事情这已经是第五次了，更别提她还是最经常的到处去查探这些镇民对于魔狼王的了解的人，照道理说他应该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即使如此，马克还是不敢不答。

轻轻喉咙，马克慢慢的说道：“这银魔狼王第一次出现是在一年前，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次发现到它的存在的就是现在去叫来的这一对祖孙。”

“刚开始时，原本是这对祖孙中的祖父在一次上山掉落悬堐，受到了不治的重伤，他孙子因为一直到天黑还没见到祖父回来，所以上山去找他，后来找到了生命垂危的祖父，好不容易运到山下之后，对于只剩下了一口气的祖父，镇里的大夫也认为这个人没救了，但是，奇怪的是，第二天一早，那个祖父却奇迹般的又完全复原的又出现在镇上。”

“镇上的人都觉得十分惊奇，一在的追问之下，再知道再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那祖父本来已经在等死了，但是朦胧中，却看到一只闪耀着耀眼银光的巨大狼王忽然的冲破了他家的大门，闯进了他的家中，他本来以为死定了，但对他而言，只是早死一点而已，反正都要死了，所以他也没差，只是不放心他那的痴呆的孙子。”

“谁知道，这只魔狼王不但没有对他们不利，反而在一阵的银光闪耀之下，那祖父只觉得一阵全身舒坦的感觉袭上心头，接着他就完全的不醒人事了。”

“等到他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他却发现到他一身致命的重伤却奇迹的回复了过来，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却完全的不知道。”

“镇里的人不相信，纷纷的跑到了那对祖孙的家中去看，果然看到那对祖孙家的大门好像被一只庞然大物给撞破了，而且屋外的四周都留下了许多巨大的狼的脚印，加上昨天还厌厌一息的祖父现在却完全向个没是人般的站在众人的面前，这又却令人不相信。”

“这件事一传开了之后，不少人都全来本镇查看，后来，终于有人发现到，这一只奇异的银魔狼王有时会在山中出没，曾经有人企图的要抓它，但是只要企图要抓它的人，隔天都会被发现到横尸山中，但是对于一般的人，这只魔狼王却完全理也不理，任由人去窥探它也不会怎样。”

边说，马克边偷偷的瞄一下众人身上裹着伤巾的的地方，眼中不由的露出了一股恶意的笑意，众人虽知道，但也不由的相视苦笑，正如马克所说的，想起昨天他们企图的想要抓住那只魔狼王所引起的战斗，到现在想起来，能够安全坐在这里，还真的是托天之幸。

而一旁的苏兰可不管其他怎么想，她追问道：“马克镇长，根据我这半个月来的查询结果，好像只要有受到不治之症的病人被那对祖孙知道的话，当天晚上，银魔狼王一定会出现治好那个病人，以致于到目前，那对祖孙的家的附近聚集了不少的人，都是一些身受重伤或是不治之症的病人及其家属，等待魔狼王的出现是不是？”

一摊手，马可无可奈何的道：“关于这件事，我们也是百思不解，反正，只要又人受伤或是生病出现在那对祖孙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了之后，魔狼王就一定会出现。”

“不过各位可别想要假藉这个名义来抓住那只魔狼王唷！”

“曾经有人假藉这个名义来捕捉魔狼王，结果那组人的下场怎样你们知道么？”

“当天晚上魔狼王的确是出现了，但是，魔狼王一出现的结果，就是将那组人一个不剩的都杀光，你们看过那光景吗？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的，没有任何的一团血肉可以让人认的出他曾经是一个人，那光景真的会叫人看了心底生寒，而且，那一次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许多大老远赶来求助的病人因为魔狼王的没有出现，因而死于伤病，因此，现在只要有人企图要捉那只魔狼王而被人知道的话，除非他们的身分特殊，不然肯定会先被镇民及许多前来求助的人给杀死！”意有所指的马克，两眼不由的直往众人的身上直瞄，好像是在告诉他们，他们就是那些所谓身分特殊的人。

看到马可这样子，尼伦心中一气，就想要发作，但是忽然的由大门处走进了一个仆人，仆人的出现将尼伦的气往下压，所有人，目光全部都往这一个仆人的身上集中。

仆人来到马克的面前，微微的一躬身道：“老爷，圣狼使已经到了。”

马克一抬手道：“快请！”

众人知道，因为这银魔狼王的出现与否似乎是细在这对祖孙的身上，所以镇民及许多前来求助的人都称呼他们为圣狼使，因为一听到仆人的话，他们就知道，他们等待已久的人已经来了，所有人不禁的屏息以待。

就在仆人出去不到几分钟之后，两个一大一小的身影慢慢的走进来了。

众人皆是目光锐利的人，这一大一小的人影尚未走进来之前，所有人几乎都已经将他们完全看清楚了。

那个小的是一个看来约七十多岁的瘦小老者，班白的灰发，被太阳晒的幽黑的粗老面貌，瘦小的身子骨，看来虽然比一般的老人有精神，但是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老人，尤其他现在因为看到大厅里有这么多衣彩光鲜的人在，令他显的很紧张。

脸上那紧张的神色更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普通老人，一点也不像是他们想像中的那样子，这令他们十分的失望。

在看这老人身边的那个人，那是一个身材瘦高的人，看不出到底有几岁了，有着一头又乱又长

的头发，半遮住了他的脸，看起来像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人，但是露在乱发之外，脏兮兮的面貌上，却现出了一股像个七八岁孩子的好奇表情，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不停的打量着大厅里的人，还不时的露出了傻笑。

两人伫立在大厅的门口处，看着厅内的人，马克招呼道：“两位，请进来！”

听到马克的招呼之后，老人这才敢拉着自己那个一看就知道智能不足的孙子，怯生生的走进来。

这时候，没人注意到，当马克一说道两位时，从刚刚坐下后一直闭目养神的比东忽然身子轻微的一颤，两只眼睛猛然的张了开来，双目中泛出了精锐的神光往两人身上照去。

别人不知道，但是比东心中的震骇之情却是无地复加，表面上他虽然一直在闭目养神，好像他对于众人的谈话一直不在意，但是实际上，他对于那只在昨夜让他初尝败迹的魔狼王怎么可能会不注意？

因此他也实在一直的想要见见那个据镇民说可以跟魔狼王沟通的圣狼使，但是打从仆人通报到圣狼使进来为止，他耳中只听到一个脚步声，直到马克说道是两人时，他才知道原来竟然有两个人。

这怎么可能？他几乎不肯相信就竟然有人可以走到他的面前而他却还听不出他的脚步声的？难掩心中的震撼，比东不由的仔细打量一下眼前这两个人。

老的就不必说了，一望就知道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但是旁边这一个高瘦的年轻人，虽然外表看似是一个白痴，但是，偏偏他却完全的无法听到他的呼吸声甚至是脚步声，彷佛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死物一般。

最叫他心中吃惊的却是，在他双目射出的神光下，老人一接触到就不由的低下头来，而那个白痴的年轻人却是好奇的先是跟他对望一会，这才觉得无趣的转过头去看其他人。

没错！就是无趣，他从那个年轻人的眼中轻易的就读出了这个白痴竟然觉得他这在帝都中没有人敢跟他对望的锐利眼神，连他自己的弟子也不敢对望的眼神竟然很无趣，而且说移开就移开，完全无视他这双不知道让多少人低头的双眼于无物，这下，比东的心中全部的好奇心全都被眼前这一个看来像是一个白痴的年轻人给完全的挑了起来。

两眼直直的望着这一个年轻人，现在什么魔狼王、圣狼使的，完全都比不上这一个白痴了，而在场只有他的老友火焰大法师，及唯一的女孩子苏兰注意到他的异状，不解的看着他。

带祖孙两走到大听众人之间时，马克马上说道：“福隆（祖父名），这几位大人想要问你关于魔……圣狼王的事情，你就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这几位大人吧！”

一听到马克这么一说，祖父福隆不由的放下心来，原来是这一回事，这一年多以来，他已经不知道被问了多少次了，所以一听到马克这么一讲，他不由的放下心来，开始慢慢的将他所知的关于银魔狼王的是一一的说了出来。

听着福隆一一的诉说，直到他说完，众人不由的一阵的失望，因为，福隆所说的跟他们所知道的并没有多大的出入，顶多是比较详细一点，像是魔狼王足足有三公尺般的高大，爪子有多利，牙齿有多尖（关于这点，他们可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治病治伤时是由狼王的身上发出了一阵的银光来治病等等之类的，对于他们想要知道的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福隆说完之后，卡特忍不住的追问道：“老人家，听说你可以跟圣狼王沟通，这是不是真的？”

福隆脸上浮出了一阵的慌急的神色道：“不！圣狼王是如此神圣的存在，是上天专门为了救助所有苦难的人而派下来的，就算要找人沟通又怎么会找上我这糟老头子呢？我只是比较幸运的，圣狼王看我重伤快死了，所以第一个帮我治好伤，然后又选在我家附近救助其他人罢了，我怎能与圣狼王沟通！”

亚萨追问道：“那为什么人家说每一次只要让你知道他们受伤或是生病了，过不了多久，圣狼王就会出现替他们治病？”

福隆更是慌道：“这……这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圣狼王每一次都会巧合的出现就是了，至于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各位大人，我绝对不是在欺骗各位，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众人失望下的阴沉脸色，福隆不由的慌了，在他单纯的生活里，除了这一两年因为圣狼王的出现而变的多采多姿外，平常，在他的心中，镇长就已经是他所接触过中最大的人了，如今，镇长竟然还对眼前这几人说话用敬语，这表示他们比镇长还大，看到他们好像在生气的样子，怎么能不叫福隆紧张！

众人不由的一阵的失望，明眼人皆可以看的出来，这个福隆跟其他的人并无两样，他的样子也让人认为他的确是不知道，绝对不是在说谎。

一旁的苏兰忍不住的对慌的满身大汗的福隆问道：“老人家你别紧张，我们只是想要问问看有关于圣狼王的事情而已，绝对不是要怪你的，你在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魔狼王的动作，或是它出现治病的时间等等之类的事。”

大概是苏兰美妙的温柔声音产生了作用，所以福隆倒也真的是变的比较轻松一点，也照着苏兰的话，仔细的想了想。

在众人期望的眼光中，半晌，福隆忽然的道：“呃，有一件不知道算不算是特殊的地方！”

众人大喜，苏兰急急的追问道：“老人家，是什么特殊的地方？”

福隆疑惑道：“每一次，当圣狼王治完病之后，都会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它甚至会绕着我们转圈圈，我也不知道它想要干什么？”

众人互望一眼，苏兰继续问道：“老人家，你说你们，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福隆指着自己旁边正好好奇的看着大厅里的摆设的孙子，道：“就是我这痴孙子。”

这下，所有人的目光不由的往福隆的旁边的那个白痴样的青年望去，承受着众人的目光，这个白痴样青年傻笑的回望众人。

一阵失望的情绪袭上心头，他们实在是看不出这一个白痴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既然看不出，也没有什么收获，那只好让他们离开好了。

在马克的示意之下，福隆带着他那个白痴的孙子，离开了这间大厅。

看到众人失望的样子，马克不由的道：“各位大人，老实说，当初我也以为魔狼王的出现应该是跟他们有关，后来，经过我多方面的观察，可以说，这对祖孙与魔狼王根本没有关系，等多只能说刚好魔狼王室以他们的地方来做为活动的地方而已。”

苏兰忽然问道：“镇长，就你所知，那魔狼王每一次出现在镇民的面前都是为了治病吗？”

马可摇摇头道：“不一定，据我的人调查的结果，有时候，魔狼王会突然莫名其妙的出现，也

不知道它到底想做什么，感觉上好像只是过来看看的感觉。”

苏兰疑惑道：“镇长，你所说的看看，到底是说魔狼王在看什么？”

马克不好意思的搓搓手道：“这个真是抱歉了，因为我是根据我的人给我的回报说的，所以我也不知道魔狼王到底在看什么。”

低头想了想，苏兰忽然转头对着一旁她的老师米非耶道：“老师，我想明天我要到这对祖孙的地方去看看，搞不好可以找出魔狼王奇异行径的原因。”

米非耶点点头道：“也好，你去看看也好，说不一定可以有所察觉也不一定，这魔狼王实在是太可怕了，连九阶的幻兽都没有它的可怕，，我们这么多人还是被它给逃了，而且还伤了我们不少的人，如果可以抓到的话，我倒想看看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只怪物。”

一旁的卡特反对道：“大长老，万一那魔狼王突然的发狂的话，这样不是对苏兰长老太危险了，我觉得还是用武力先将它捉住好了。”

苏兰听到卡特反对，说道：“怎么捉？昨晚我们近两千人一拥而上，结果呢？死了上百人，连你们也都挂彩了，由此可知，想要抓这魔狼王用武力根本行不通的，还不如我用另外一种方法试试看，还是说，你不信任我的能力，认为我这幻兽专家是名不符实？”

听到苏兰这样一说，卡特不由的闭上了嘴，在帝都有谁不知道，火焰大法师的得意弟子火之魔女苏兰除了在魔法上的成就叫人艳羡之外，她还有另外的一个奇特的兴趣，就是对于各种的幻兽有极为深入的研究，有幻兽专家之称，所以这一次大殿下才会特别恩准她一起同来，就是想看是不是能够有她的帮助之下，将这只拥有前所未见的治愈能力的魔狼王抓回去，替陛下治病。

就再大厅里的众人再讨论明天的行动时，刚离开镇长的府邸，走在路上的福隆忽然的感觉到他被人拉着衣袖，回头问道：“约瑟，有什么事吗？”

他的孙子，约瑟指着路旁阴暗的角落，简单道：“狗！”

福隆一呆，随即会意的往约瑟指的方向走去，半晌，福隆从阴暗的角落里抱出了一只浑身脏兮兮，左后腿还受伤流脓的土黑色小狗，小心翼翼的，抱在自己的胸前，微笑道：“约瑟，干的好，你不说爷爷还没看见，走，咱们将这只小狗抱回去治好它的伤。”

约瑟傻笑的伸手拍拍小狗的头，小狗热情的舔着他的掌心，痒的约瑟忍不住开心的笑了出来。

抱着小狗，福隆微笑道：“约瑟，记得爷爷教你的，这世界上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任何的生命，不可以随意的伤害生命，记得吗？”

似懂非懂的约瑟傻笑的点点头，伴着福隆，慢慢一步步的消失在镇外的道路上。

在清杨镇外的小镇某处，一处位在山坡上的小空地，四周由绿荫包围起来，如茵的碧草，几株的老树，将这一个地方点缀的生意盎然，令人看的十分的心懮神宜。

慢慢的走道这个小空地上的一间木造的小屋前，苏兰不由的为这地方的美丽景致感到陶醉。

只是，在这一个美丽的地方，处处竟然设着一些简陋的遮阳棚，四面敞开的棚子里，躺满了无数的病人伤患，为这地方的美丽景致带来了不祥的气息。

来到木造小屋前，轻轻的敲了敲门，里面没有人回应，苏兰轻咦了一声，推开了门，探头进去一看，屋内，除了简陋的摆设了一章木床，一张桌子，几张木椅及两三个柜子之外，无任何的

人影。

苏兰失望的关上了门，走到了一个棚子里。

在这一个棚子里，躺着两三个一望急知道已经是病入膏肓，生命垂危的病人，几个家属正一脸焦急的照顾着自己生病的亲人。

还未走近，苏然就已经听到几的家属正焦急的在埋怨着，她听到一个正在照顾自己丈夫的妻子对她旁边的一个在照顾自己的女儿的母亲诉苦道："真是的，昨天明明是月圆之夜，以往虽然说圣狼王出现的时间并不一定，但是每逢月圆的时候，圣狼王一定会出现的，怎么昨天没有出现？我还特地的选在刚好在月圆的前一天来，就是希望我当家的可以尽快的让圣狼王治好病呢！"

那个母亲安慰道："算了，听说这半个多月以来，镇里来了一群想要抓圣狼王的一伙人，根据镇里的人所说的，只要有人想要抓圣狼王的话，那圣狼王最快半个月，最晚一个月，都不会再出现，就算出现的话，也不会替人治病。"

"原本只要一有这种人的话，就一定会引起了镇中及像我们这些家里有人生病来求助的人的围剿，但是，听说这一伙人大有来头，不但镇长整天巴结他们，连镇里的人也是敢怒不敢言，更别说我们这些外来求医的人了，现再我只求我女儿可以撑到下一次圣狼王再度出现替人治病就好了。"母亲既愤恨不平又忧虑的看着自己八岁大的女儿，担心写满脸上。

妻子又再犹疑的问道："嫂子，这圣狼王真的什么病都能够治吗？老实说，今天我是抱着最后希望带着我当家的来的，我实在是很担心我家的当家的万一连这个传说非常灵验的圣狼王都治不好的话，那我岂不是……"

母亲无奈道："老实说，今天会来到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抱着最后的希望的？就连我女儿也是看遍了许多的医生之后，才无奈的来到这里，因此，对于圣狼王的传闻也是半信半疑。"

"不过，听说，虽然圣狼王未必什么病都可以治好，但是还没有听说过有谁被圣狼王给治的更糟的，就连一些被医生宣布了死期的人，在经过了圣狼王的治疗之后，虽然有些没办法当场就好了起来，不过，等他们回去之后，他们那些所谓的绝症都变成可以治了，这最起码给我很大的希望了。"母亲随即又振奋的说出了这一番话。

刚走进棚子的苏兰不由的一阵的惭愧，为了陛下一个人，如果真的将魔狼王给捉回去的话，不是要让眼前这上百个病人，甚至后面更多的病人完全的绝了希望？她几乎为之不忍，但是现在这也不是她所能够决定的，现在她只能顺其自然了，吞下了原本要问她们到哪去可以找到福隆祖孙的话，摇摇头，苏兰又转身来到小屋前，她决定先等等看。

而在这时，清阳镇的镇中，来了一伙人，这一行共有七个，里面有魔法师、祭司、武士、武者、小偷、精灵，正是凯特等人。

由于他们人多，因此脚程多有延误，一直到今天快中午的时候，他们才来到这清阳镇。

看到天色已经快中午了，在普勒的提议之下，所有人决定先到旅店里饱餐一顿，安顿好，这才来办要办的事。

走进镇里一家刚开没多久，看来还很干净的旅店，才刚坐下，凯特忽然就听到有人在叫他，原本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是看到其他人也听到了的样子，凯特一转头的望向他所听到的声音的来源。

一望之下，声音是由他们隔两桌的那一桌上传来的，在那一桌上，坐着三个人，两大一小，一个是身穿灰衣，高头大马，看来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正两眼精光闪闪的望着他，声音就是由

他所发出来的。

坐再这中年人的右手方的是一个约二十来岁的青年，长的瘦瘦高高的，蛮英俊的，一样穿着灰色的衣服。

左方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童，穿着一身的蓝衣，看来十分天真可爱，只是脸上却显的过分的苍白些，好像是有病在身的样子。

凯特觉得这个中年人看起来有点面熟，但是却不知道是在哪里看过的？一时之间不由的仔细想了起来。

看到凯特在看他，中年人不由的露出了一抹善意的微笑，但是又看到凯特一副疑惑的样子，中年人低头看一下自己，随即恍然大悟，伸手在自己的衣襟上一拉，露出了他穿在里面的一件纯白滚金边的特殊衣服。

一看到这件衣服，凯特随及的想起了他到底是谁了，也跟着微笑的招呼道：“原来是十八雪卫里的肃图兄，真是巧，你怎么会在这？”

看到凯特认出他来了，肃图微笑的拉着他一大一小的同伴，来到凯特的面前，微笑道：“是呀！还是真巧，我没想到凯特你也来了，咦！这几位好像不是你的同伴？他们是……”

凯特截口道：“来，肃图兄，我替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我这两年来一块旅行的同伴，他们是……”

随即，凯特为双方介绍，拜伦塔等人这才知道，眼前这个面露精光的中年人竟然是两年前号称最大，实力最坚强的佣兵团冰雪楼里最负盛名的，直属团长的十八雪卫中的老大，肃图。李，不过，是上一代已退休的十八雪卫。

在这两年中，大陆上的人都知道，自两年前，泰龙、斯达、华那邦三大强国经过了为期半年的一阵混战之后，整个大陆上的局势迥然回异。

三大强国的交战，削弱的三国的实力，让许多原本垄罩在三国阴影下的许多小国有了喘息的机会，得以慢慢的强大起来。

而同样位属强国之一的奇兰楼连盟虽然并未参与这一场的混战，但是任谁都知道，奇兰楼连盟却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因为，连盟至今已经不再存在了。

就在三国交战之前，连盟里位属同一阵线的八大势力忽然的反目成仇，分成了两个集团。

一个是以奇特城及逆十字团为首，联合了新兴的钛京佣兵团、圣魔导及迦阗汐城与多数的中、小城，跟以丰原城、尔邑擎烈城、冰雪楼佣兵团、铁血佣兵团联合的四大势力反目。

结果奇特城为首的势力大获全胜，将丰原城等四个势力驱逐出境，而在原本连盟的地境内成立了大陆第四个强国－新盟国，采取合议制，由获胜的各大势力一同治理。至于被打败的丰原城为首的四大势力，随然被驱逐出境，但是并未一蹶不起，在夹带着庞大的资金与可与国家相抗衡的武力，新成立了商业联合，潜居于各国中，致力的发展商业。

而且托不久之后发生的三大强国交战的福，大发战争财，运送物资，买低卖高，但现在，商业联合已经掌控了全大陆五成以上的运输业，四成以上的各类矿产，声势之盛，比以前的连盟还要惊人，任谁也不敢小看商业联合。

而且最叫人称奇的是，具某些人的透漏，商业联合之所以会有今天的盛况，全赖一个奇女子所致，这个奇女子不但一手掌控了商业联盟的运作，而且原先的冰雪楼，铁血等势力也心甘情愿

的臣服在这女子之下，组织全面改组，接受她的领导，认识这个奇女子的人，都称呼她为－冰火女王，一个火般激烈，冰样寒霜，充满了矛盾的女郎。因此，拜伦塔等人，一听到肃图竟然是两年前的冰雪楼佣兵团，现在商业联合专掌运输护卫的冰楼组的前十八雪卫之首，不由的肃然起敬。

而肃图也介绍自己的同伴，原来他的两个同伴，较大的那一个，原本应该是现任的十八雪卫之一的玄风·李，但是因为冰雪楼改组，加上十八雪卫存在的目的失去了，所以十八雪卫也明存实亡了，所以玄风干脆跟着肃图，而那个面带病容的小童是玄风的弟弟天风，两人都是肃图的子侄。

这一次之所以肃图会带他们出来，主要是因为天风生来就患了奇症，经过不知道多少的医生看过皆无效后，肃图才带这兄弟俩，一方面出来求医，一方面浏览各地的风光，算是弥补天风生来不能做激烈活动的限制。

听到天风身上带着奇病，凯特不由的伸手探探天风的身体，半晌，他才遗憾的对肃图道：“真是抱歉，我虽然可以看出天风小弟身上的确有某些不对劲，但是真正的原因我却看不出来，也没办法帮你。”

叫来店家将两桌并成一桌之后，也随之坐下来的肃图苦笑道：“没关系，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现在只能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医术高超的医生，帮我这侄子治疗看看了。”不忍看到肃图失望的样子，凯特忍不住道：“如果我头儿在这里的话，他一定有办法的。”

不但肃图一愣，其他人也是一呆，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凯特口中的头儿到底是谁？但是可能吗？那个向来只有凶名恶名的人，尤其肃图还是亲眼见过他那令他不寒而栗的杀人手段的见证人，打死也不相信他会有什么办法。

看到众人不敢相信的眼神，凯特辩解道：“肃图兄，你知道醉大师吧！”

肃图点点头，他怎会不知道在商业联合中最受人欢迎的醉大师呢？现在，联合里面的人，只要是高阶的人都拥有一把醉大师亲手为他们打造的的专属神兵，就连一些阶级较低的人也有罪大师亲手训练出来的二十个亲传弟子替其他的人打造出远比外面的人所用的要好上十倍、二十倍的上佳兵器，人人皆以拥有醉大师或其弟子所打造的兵刃为荣，因为哪可是在战斗中可以提升好几倍的威力的好宝贝，而且醉大师除了联盟中的人外，绝对不替外人打造任何的东西，就连一根铁条都不肯，所以说，醉大师可是联盟中最受欢迎的人。

只是，肃图不知道凯特提起醉大师要做什么？他不解的看着凯特。

凯特扬扬双手上带着的那双黑色，造型十分奇特的露指裂灵手套，微笑道：“我这双手套就是醉大师帮我们打造的。”

拜伦塔等人惊异的看着凯特手上那对从来不曾脱下的裂灵手套，他们曾经见识过凯特用这双手套接过无数的敌人刀剑甚至是魔兽的利爪锐牙，但是不管是号称多利的利刃，多尖的爪牙，从来没有在这双手套上留下任何的痕迹，鲁格与那克不知道有多羡慕凯特的这双手套，几乎是连作梦也都想要。

凯特再度微笑道：“在替我们打造这双手套之前，你们可能不知道，醉大师是一个残废了数十年的老残废，几乎连酒瓶子都快拿不动。”

“但是，连醉大师这样被宣告会终生残废的伤势，头儿他都可以在几天之内，让醉大师重振雄风，甚至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却还比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还来的有力有精神多了，还可以替大家打造兵器，这全都是我家头儿的治疗，连醉大师这样的伤势都可以治，你想，还有什么疑难杂症可以难倒我家头儿的？”

凯特那以拥有这样的首领为荣的语气，强烈的自豪，令众人不由不去相信这世间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事情，可以难倒凯特口中的头儿的。

一旁的玄风忍不住不服道：“那如果照你这么说，他岂不是人了？你的头儿不就跟神一样，是万能的了？”

凯特看了玄风一眼，悠然道：“不是人吗？也对！他的确不是人，不管是在你们的眼中，还是在我们的眼中；有时，我们也真怀疑我们的头儿到底还算不算是一个人，也许真如你所说的，他根本不能算是一个人。”

众人听到凯特竟然任由玄风说他心目中最尊敬的人不是人儿不加以反驳，这让熟知凯特为人的众人不由的大大的一呆，要知道连冒充他头儿名号的家伙他都可以千里迢迢的赶去加以制裁，现在怎么会反性了？

“不过如果说头儿他是神的话，那也不可能的。”就再众人发呆兼疑惑的时候，凯特再度语出惊人，悠悠道：“那种软弱的神，我们头儿肯定是不屑为之，神的名字也配不上我家头儿，因为，头儿是魔，一个货真价实的魔，一个在银月之下，染血而战，一个叫任何敌人在他面前都不得不低头的魔，银月恶魔！”

宛如石破天惊的一番话，震的众人的心弦直颤，现在他们才知道，原来凯特的头儿，那个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出来他的名字的人，在凯特的心中竟然有着如此大的份量，那已经不能称之为尊敬了，而只能用疯狂信仰来形容了，尤其在凯特这个给所有人一向冷静的人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更是叫人吃惊。

这下就连玄风也被凯特给吓到了，竟然久久的说不出话来，其他人也不知道要如何的反应。

就在众人全都被凯特的话吓到的同时，忽然有人拍的鲁格的肩膀，这一拍，吓的鲁格不由的惊叫一声的跳了起来，连带的众人也都被鲁格吓到了第二次，不悦的看向鲁格，以及站在他身后的那一个身穿藏清色大袍的中年人。

同时，鲁格的耳边传来的他十分耳熟的声音道：“鲁格，你在叫什么？刚刚我叫了你那么多声，你回都不回一声，是在发什么呆？还是我很可怕？”

鲁格猛的一个转头，一张被满嘴的落腮胡遮了一大半，熟悉的脸映入眼中，鲁格奇声道：“二叔！是你？”

有着一张被落腮胡遮住了一半的国字脸的中年人，斯达帝国的王宫禁卫队队长卡特没好气道：“不是我是谁？刚刚叫你好几声了，你在干什么？发什么呆？”

鲁格涨红了脸，急忙转移话题道：“二叔，你怎么会在这里？上一次妈写信给我不是说你要出一项任务吗？”

卡特没好气道：“我才想问你呢？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当初我一力保你出来游历，哪里知道你这混小子一出来就是三年不回去，要不就随便丢张信回家，叫你有空要回去看看，你也不要，害我不知道被你妈念几次了，这次总算被我碰到了吧，走，到我的地方，这一次我一定要捉你回家。”

被卡特这一说，鲁格原本就涨红的脸色又更红了，萝莉希菲取笑道：“好呀！鲁格，原来你是逃家的，难怪有好几次我们说要去你家玩，你死都不肯，呵呵，这下你可惨了吧！被你二叔逮个正着！”

听到萝莉希菲的声音，卡特这才注意到与鲁格同座的还有近十来个人，当中几个竟然给了他高手的感觉，尤其以那两个坐在一起的中年人及青年，更是让那武人的血沸腾起来，真是让他想

不到什么时候，他这侄子竟然结交了这么多的高手了？喝！连精灵都有？

看到卡特注意到他的同伴，鲁格连忙转移话题道：“二叔，我替你介绍，这几位是我旅行认识的同伴，他们是……”

经过一一的介绍之后，卡特特别的注意凯特及肃图，而对于萝莉希菲当然也是揣测着她的来意，他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小镇上会忽然出现这么多特异的份子。

在这敏感的时刻，卡特当下立即的决定，把所有人的全都邀请到他临时的住所，镇长马可的府邸，他要找个机会好好的问一下他这侄子这三年来的游历，还有他们来到这里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不过，基于是自己侄子的朋友的份上，卡特倒也是相当热情的邀约，碍于卡特的热情及鲁格的面子上，凯特及肃图等人倒也不好太过于推托，因此很快的就跟卡特往镇长的府邸走去了。

就在凯特等人消失在街角的不久之后，另外一边的街角，一个身背暗红长刀，魁武的身影走了出来，走进凯特等人刚走出了旅店，不久，魁武的身影又出现在店门口。伫立在门口，望着大街上的人群，魁武的身影自言自语道：“真是见鬼了，这小镇我都绕好几圈了，每家旅店也都去看过了，凯特那家伙怎么都不见蛋？该不会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吧？算了，我现去找那个冒充的家伙算帐好了，回来再来找凯特，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进展？”

说完，这个背着暗红长刀的魁武身影又往另外一边出镇的大街走去，越行越远，直到消失在镇外。

原来，这魁武的大汉正是早凯特等人一天到达清扬镇，却又迟到一步的与凯特失之交臂的力奥。

慢慢的走到镇外的一处山林中，力奥抬头看看四周生意盎然的绿荫，奇怪道：“真是奇怪，镇里不是传闻那伙盗贼是在这附近活动的吗？”

“怎么这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好家伙，就不要让我找到，我定会叫你们好看的。”说着，力奥慢慢的在这遍不算小的林子中兜着圈子，查探各种迹象。

过了好一会，坐在一株大树下休息的力奥遥望着清阳镇远端那在枝叶间偶而露出的淡淡瓦影，不信道：“真是他妈的有够怪？”

“无论我怎么看！这里的人迹明明都是由镇里来，再回到镇里去，也没有镇里传闻中杀人越货的迹象，连只死鸟都没有，更别说死人了，哪里是什么盗贼活动的地盘，找遍整座林子，连一个打斗的痕迹都没有，嘿！还真的见鬼了！”

“算了！算了！我不找了！”摇头晃脑，力奥懊恼的站起来，随即又得意道：“嘿！反正我知道凯特那家伙在这里，伤脑筋的事情就交给他好了，找他来看看，让他去伤脑筋。”

仿佛又回到两年前，伤脑筋的事情，既然想不通，那力奥干脆不想了，打定主意，全丢给凯特好了，他自觉他实在是不适合动脑。

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草屑泥土，看一下天色，不知不觉已经近傍晚了，力奥摸摸有点在叫的肚子，今天为了找凯特及探听那伙冒名的家伙的消息，他已经一天滴水粒米未下度了。

自言自语道：“先回去吃个饱，再出来找凯特好了，肚子真的是有点饿了。”

说着，力奥辨识一下方向，由林子里慢慢的走了出来。

刚走到一半，忽然感觉到附近有人在活动的迹象，心中一喜，立即敏锐的往声音的来源潜行过去。

隔着一个树丛，力奥隐身在树丛之后，观察着眼前站在几株百年老树之间的五个黑衣蒙面的人，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五个黑衣人似乎再观察四周，见到四周完全没有异状之后，当中一个黑衣人打个手势，其余的四个人同时的往一颗半屏在一个足要五人合围的大树下的一颗半圆形千斤的巨石搬移。

挪出了一个足以让人侧身而入的距离之后力奥这才看见在大石背后的粗大树干上，竟然有一个天然的空洞。

五个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进去里面脱下身上的黑衣与面罩，并放入了他们手中的那五把刀身上浮雕着一个粗陋圆月样式的刀子，再出来时，已经是五个面貌普通的年轻人的样子了，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凶恶的样子。

将巨石恢复原状之后，五个人又聚在一起，谈论一些事情，力奥不由的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他们再说些什么？

但是力澳听了一阵子之后，却是越听越绝不对劲，因为眼前这五个形迹诡异的人竟然是镇里的人，而且，他们在这里做这样子的打扮竟然是为了要吓人的！

光是听他们说什么今天又是谁被他们下的屁滚尿流了，又有谁被他们吓的连身上的东西都掉了下来了，力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这会是镇民中传言的那群罪大恶极的凶恶的银月恶魔？不论他再怎么看，他都没有这种感觉，最起码，他可以感觉的出眼前这五个人都是一般的人，不是什么具有强大力量的人。

看着他们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林子外之后，力奥由树丛后站了起来，来到巨石面前，右手清清的一挥，微风抚过，千斤巨岩整个飞到一边，将大树上的树洞完全的显露出来。

力奥走进一看，半晌，力奥恍然大悟的走了出来，自言自语道：“真的是很奇怪！”将巨石给复原之后，认清了那五人离开的方向，大脚一跨，力奥追了上去。

追了大约五六分钟，远远的看到那五人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不到千尺之处，忽然，力奥看到了这一群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对其他的四人挥挥手，似乎在道别。

其他的四人也打个招呼之后就又继续的往镇上走去，而那独自走向右侧的那个人，迎上了由另外的一个林子里走出来的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影。

接过了较小的那一个身影背上的那一大堆的干材，伴着这两人一起走向镇外的另外的一个方向。

力奥本来还在伤脑筋，不知道该追往哪边比较好，但是，当他一接触到那两个刚由林子里走出来的两个人当中的那一个双手提着一大堆干材的背影之时，力奥整个人宛如被最强烈的雷电所殛中一样，整个人全都呆住了，一瞬间似乎化成了木雕泥塑的偶像一般，完全不能动了。

“这……这……这是……”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中所看到的那一个身影，对于那个身影，力奥敢发誓，他可能会忘了自己的名字，忘了他家住那，但是，对于现在这一个站在他面前的背影，他就算致死都不可能会忘记了，因为，那个背影自始至中都是像现在这样，永远的站在他的面前。

一时之间，力奥的眼中完全的被那一个背影充塞，脑中再也不能在想到其他的事情，只能呆呆

傻傻痴痴的望着那个背影慢慢的远去。

直到那个背影消失在暮色之中，力奥这才回过神来，悲切中蕴含着无比的狂喜，狂呼道：“头儿，等等我！”

几乎是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发挥出他此生最快的速度，疾若雷电般的往那一个已经消失在他眼中的背影追去。

几乎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内，力奥已经赶在那背影还没钻进另外的一个山坡上的林子里的小径之前，赶到他的面前拦住了他的脚步。

由于力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到眼前这三个人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看清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只知道一个魁武的大汉就这么忽然的突然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吓的其中的两个人不由的发出了一生的尖叫声。

总算当中的一个比较机警，马上就回过神来，喝声的问道：“站住，你是谁？想要干什么？”

但是，对于这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力奥根本理都不理，他所有的目光，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他眼前的这一个双手提着干柴，穿着一身的粗陋麻衣的青年的身上，这一个让他认为是他们苦寻了两年不着的头儿，银月恶魔亚艾的青年身上。但是，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在心中不住的呐喊着，力奥难掩心中的失望，那股狂喜后落空的空虚，期望过甚后所产生的难受，几乎叫力奥痛苦的想要狂叫一番，难过的差点掉下泪来。

“黑发？不是白发？”脸上百味杂陈的力奥，变的神情无比的怪异，忍不住喃喃的说着，他心中有着无比的困惑，无穷的失望，无比的震撼，让他完全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反应才好。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情景，在他印象中的头儿不该是黑发，而是有着一头的白发才对，他的头儿也不会无意义的傻笑，更不会见到他还一无反应，以往双目中冷厉的眼神到哪去了？沧伤的神态什么时候被一股的童真给取代了？

由于力奥脸上的神情太过于复杂百变，以致于竟然使的眼前的这三人给看的完全的呆住了，完全不知道力奥那似哭似笑的神情到底怎么回事？

终于，在眼前的年轻人的连连的喝问之下，力奥慢慢的回过神来了，将目光由这个让他误以为是亚艾的青年的身上移了开来，宛如两只小火炬般的望这其他的两人。

其他的这两人，一个是看来约七十多岁的瘦小老者，班白的灰发，被太阳晒的幽黑的粗老面貌，跟一般的老人没两样，另外一个，也就是站在他面前原先在贺问他，但是现在却被他的目光看的低下了头的二十来岁的青年，有着一张普通的脸，除了有一双较浓较粗的黑眉之外，并无其他的特色，同时，也是刚刚再林子里假扮黑衣人的五人之一。

看着那张熟悉无比的脸，力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可没忘记这张脸的主人所教他的第一件事，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必须要保持绝对的冷静，那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

强挤出了一抹苦涩的笑容道：“真是对不起，我没有恶意的，实在是这位兄弟太像我的一个朋友，以致于让我失态，吓到你们了。”

听到力奥这么一说，加上力奥脸上那抹强装步来的苦涩笑容，完全的表现出他心中的失望，让那个站在力奥面前的年轻人脸上的紧张神色这才稍稍的松懈下来，但是依旧不敢大意。

“你说约瑟跟你的朋友很像？”指着一旁有着一头黑发，露着傻笑的青年，青年问道说。

力奥低头的念念约瑟这两个字几次之后，力奥才又抬起头来，苦笑道：“是的，除了我的朋友有一头的白发之外，其他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心底暗暗的奇怪，力奥可没放过，当他在说到他的朋友有着一头的白发的时候，站在约瑟身边的那个老人脸上一闪而过的惊骇神情，以及眼中明显显露出来的戒备神情。发现到这一点之后，力奥原本心中死心的期望不由的有再度的燃起了一个火苗，他立即猜到这其中并定有什么怪异的地方，不然，这老人也不会有这种的反应。

毕竟，力奥虽然懒的动脑筋，但是并不就代表他就是很笨，不然，他也学不会大力神王的神拳了，也没办法运用亚艾教授给他的武学理念去创出了一套自己的武技来。但是，无论他在怎么的懒的伤脑筋，对于自己的心中最尊敬的人有关的是他更是全身贯注的去猜这里头到底是藏有什么的奥妙，尤其是眼前的这一个人，除了神情与发色跟他印象中不一样之外，他根本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头儿的化身嘛！

力奥正想再说些什么话来探探口风时，老人已经拉下脸来，伸手拉住了那个被他认为是亚艾的青年，沉声道：“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你认错人了，那很抱歉，我们很累了，想要回去休息，请你让开。”

边说着，老人拉起了那个身分不明的人，绕过力奥，往林子中的小径一钻，消失在林木之后，不见了踪影。

力奥并未阻止老人的行动，一方面是他知道现在眼前的人是不是亚艾还是一个问题，二则，如果那人真的是亚艾的话，那为什么再见到他的时候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反应，看起来好像并不太正常，而且表情与发色都不太对，除了那个老人那怪异的神态叫他起疑心之外，他也知道他根本不能在这一个老人的口中问出任何他想要知道的事情来，何况，现在站在他的面前的还有一个人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知道的资讯。

拉住了那个被老人那奇异的动作给弄得一愣一愣的青年，力奥微笑道：“兄弟，为了以示我吓到你的歉意，走，我请你喝杯酒，向你道歉一下。”

说着不理那青年怪异的神态，拉着青年，望清阳镇中的街道走去。

而那青年一方面被眼前局势给弄糊涂了，浑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的跑出了这么的一个奇怪的怪人来，更不知道为什么他印象中向来十分和蔼的老伯会忽然变的这么的不通情理？

只不过是认错人而已，干麻就像是人家好像是犯了滔天大罪一样，连话都不肯多说半句，连他帮他拿的干柴也不要了？真是奇怪，而眼前这一个陌生的怪人就更怪了，彼此非亲非故的，只是一个认错了人就说要赔罪，要请他喝酒？不过算了，反正有人请喝酒，不喝白不喝，更何况，就算现在他不想去，这怪人拉住他的手上传来的强劲了力量也容不得他说不了，在怪人的带领之下，终于走进了镇中最热闹的酒馆里了。先不说力奥再别有用心的听这一个青年喝酒，同时趁机在他的口中获取了他所要知道的事情。

拉着自己的孙子回到屋子里的福隆惊魂未定的将自己跟孙子亚瑟关进了房中，直到确定刚刚在陆上遇到的怪人－力奥没有跟来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摸摸亚瑟那一投乱七八糟的黑发，看着亚瑟脸上的傻笑，福隆忍不住的眼框一红，低声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却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突然，有人敲门，吓了福隆一大跳，往门缝里一瞧，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松下了那颗提到口中的心，福隆认出了现在在敲门的那一个年轻女子正是昨天在镇长的府邸中，问他关于圣狼王的事情的那个女子。

知道她的来历不小，福隆急忙的开门，同时问道：“大人，您来这里有事吗？快请进来坐。”

年轻的女子苏兰轻笑道：“老人家，您叫我苏兰就好了，不用这么客气。”边说，苏兰边在福隆的手势下，走进了这间蛮小的简陋木屋中。

察觉到福隆脸上的怪异神情以及满身大汗的样子，苏兰忍不住的好奇的问道：“老人家，是发生了什么是吗？看您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有什么是我可以效劳的吗？”听到苏兰的问话，不善说谎的福隆吱吱呜呜的老半天，这才免强的说道：“没……没什么，制市在回来的路上被一条蛇给吓到了而已，现在没事了。”

苏兰何尝看不出来福隆在说谎，不过，既然福隆不想说的话，那也不会这么煞风景的的去硬要人家说出来。

略为沉思的一会，抬头看向福隆道：“老人家，其实我今天来最主要是想要看看，那个圣狼王到底是如何的替人治病的，您知道圣狼王今天晚上会出现吗？”

福隆先是一愣，随即本能的抬头看向窗外，现在天才刚黑，连月亮都还没有出来，正是最昏暗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苏兰，没有把握道：“呃，这个我也不知道，圣狼王出现的时间其实并不一定的，不过，以往几乎只要是在圆月的时候，它应该都会出现的，不过，昨天初四晚上，圣狼王也没有出现，我想大概是因为最近镇上传说有人想要来捉它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在这几天中都不会出现……呃……”

说到一半，福隆这才忽然的想起来的眼前的这一个女子不就是最近镇上闹的沸腾腾的那群要捉圣狼王当中的一个人吗？顿时叫福隆说不下去了。

聪慧如苏兰，又怎会不知道福隆心中的顾忌，但是她也聪明的故作没有听清楚的样子，接口道：“那这么说，今天晚上圣狼王是不会出现了？”

听到苏兰没有怪罪的意思，福隆这才松了一口气，点头道：“照以前的经验是这样没错，但是也说不定，就像刚刚我所说的，圣狼王出现的时间实在是很难估算，谁也拿捏不准。”

难掩心中的失望，苏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看着福隆祖孙俩现在满身尘土的狼狈样子，苏兰起身道：“老人家，既然这样，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工作了一天，想必你们已经很累了，请你们先休息好了。”

说着，苏兰起身的往外走去，而福隆今天也实在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应付她，便也不再挽留，只交代孙子约瑟替他送客，便自己走到屋子后面，去做晚饭了。

傻傻的约瑟照着福隆的话，跟着苏兰往屋子外走去，直走到屋外十多公尺处，还是跟在苏兰身后不即不离的，完全没有要回去的意思。

苏兰忍不住的回过头来看看这一个别人眼中的傻子一眼，实在是不知道他跟着她要做什么？

其实若有熟识的人在这，就会知道，只要苏兰说一句要他回去，他就会回去了，只是苏兰并不知道约瑟是别人说一句他动一下的个性，所以只能任由约瑟这样漫无目的的跟着她。

跟着跟着，苏兰忍不住的打量起这一个傻子，前几次，因为她的注意力一直在那一个别人传说是圣狼使的福隆的身上，因此，现在才算是第一次的正视的看着这一个约瑟。

边看着约瑟，苏兰边想着她这半个多月来才镇里及镇长口中获知道的关于福隆及约瑟这对祖孙的一切事情。

由镇长口中，苏兰知道福隆及约瑟祖孙是在快两年前搬到这个小镇上住的，祖父福隆跟一般的

人没有两样，就像是一个自小生长在山里的朴实老人，顶多他是比较热心，刚来镇上就博取了镇里的人对他的相当的好感，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了，除去了因为圣狼王所带来的所谓的圣狼使的光环之后，他跟一般的老人没有什么不同。

倒是他这个看来有点智能不足的孙子，比起平凡的祖父来，这个智能不足的孙子约瑟有更多让镇里的人讨论的事情。

最大的论点当然是他是一个智能不足的人这件事了，但是，由那些与福隆祖孙较熟的人口中，苏兰意外的知道，眼前的这一个看来二十多岁的青年与其说他的智能不足，还不如说他的心智好像是停留在五六岁的阶段，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天真不知世事的小孩子一般，别人做什么说什么，他就学什么听什么，不太像一般人心中那种智能不足的人的样子。

最叫人称奇的是，有一次，就再他们刚搬来这一个小镇没有多久，镇里的一群以打猎维生的年轻猎人们有一次无聊之下，趁着福隆不注意的时候，将约瑟给拐带了出来，将约瑟带的一座林子里。

好玩的教约瑟如何使用猎刀、标枪、弓箭等这类的打猎用具，刚开始只是好玩，但是，当其中的一个猎人将一支弓箭射中一只小兔子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直都不说话，而让人以为他是哑巴的约瑟忽然的出声问旁边的一个猎人，说用弓箭是不是就是要打兔子？

而那年轻的猎人一方面惊奇于约瑟这一个傻子竟然会说话，一方面也好玩的模菱两可的说，其实也不一定，只要是林子里会动的动物都可以射。

接下来，所有原本抱着嘻笑的心态的猎人们在也说不出话来了，因为，约瑟再他们的面前表现出来的本事实在是过于惊人了。

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在这座不算小的林子里，所以会动的生物，除了他们这一群人之外，还有那些躲在树洞里、地底下的生物之外，所有的动物，竟然没有一只可以躲的过约瑟的手中的弓箭的。

天上飞的小鸟，地上爬的走兽，水里游的鱼，没有一只可以躲的过约瑟手中的那一把普通的猎弓所射出来的无法看轻的锐利长箭，甚至，所有人还发现到，带来的长箭用完了，约瑟竟然随手的检起了地上的树枝，架在光上就射了出去。

无论是检起来的树枝长的怎么的弯曲畸形，用着手中的那把普通的猎弓，约瑟都有办法将它射出，而且正中目标，直到一个小时后福隆寻来，将约瑟带走，林子里已经没有任何超过手掌大的动物还活着了，最后这些猎人将这些被约瑟射死的猎物收集起来，这群猎人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在这座他们常来的林子里没错是没有什么凶猛的生物在，但是像是野生的狐狸、狗之类可以算的上是中大型的生物，在约瑟的弓箭下，与那些蛇、兔、鸡之类的小型生物一般，全都一箭毙命，无论约瑟射出了是锐利的长箭还是那些奇形怪状粗细不一的树枝都一样，最可怕的是，所有被约瑟射中的部位，完全与刚刚那个在约瑟面前示范射杀一只兔子的那个年轻猎人在兔子身上的伤口一模一样，全都是一箭穿心，没有任何例外的。

最后，总合起所有死在约瑟弓箭下的各种猎物，竟然多达两千多只，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找到的，也就是说，约瑟再一个小时中连续的拉了两千多下。

曾有人试过，与约瑟拉同样的一张弓，但是一个小时下来，光是拉空弦，最多的也只不过是拉的八百多下，那更别说要像约瑟那样还要在林子里穿梭找猎物，架箭瞄准猎物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约瑟所猎来的猎物却是摆在众人的面前，由不得众人不相信。

事情传开之后，曾引的福隆这老好人大发脾气，认为镇民不该拿他的孙子开玩笑，但是更多的

是，没有镇民敢在轻视这一个傻子，也没有人敢再开他玩笑，捉弄他，深怕万一捉弄不成，万一反而让约瑟这傻子给学起来，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的话，反过来用在每个人的身上，那按照约瑟那鬼样子，肯定是会玩死人的。

其他还有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在这一个傻子的身上，像是大冷天的下雪的天气，约瑟身上永远是一件单薄的粗麻衣，也没有见到他生过病，千斤的巨石在他手中跟颗小石头没两样，任由他耍着玩，惊人的运动能力，或者是吓死人的敏锐感觉，无论多远的地方，多小的声音，他都可以听的到看的到。

要不是福隆信誓旦旦的说约瑟是他孙子，还有两年来约瑟就是这一副傻子的样子的话，镇民还以为约瑟搞不好是神仙下凡的，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想起了镇里这众多关于约瑟的传闻，苏兰不由的头一次的对这一个傻子产生了兴趣。停了下来，饶有兴致的转身望着随着她停下来而跟着也停下来，站在她的身后两步之遥的约瑟，心理几乎的兴起了一股冲动，她想拨开那几乎遮住了他大半的脸的乱发，看看约瑟这一个镇民口中传言的怪异的傻子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就苏兰她这么想的时候，忽然的有了一阵的晚风由苏兰的背后吹来，正好吹抚着约瑟的正面，柔柔凉凉的晚风就是这么刚好的，将约瑟脸上的乱发往后吹抚了。

乱发一散，约瑟的脸正面的面对了苏兰，砰砰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穆然的加快了好几倍，虽然只有那么短短的两三秒，但是，苏然却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不争气的在跳动着，为了眼前的这一个人人口中的傻子而激烈的跳动着。

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男人竟然可以长的这么好看？

一张有菱有角的俊秀面貌，五官搭配的无比的恰当，充分的将一个男人所该有的特色完全的表现出来，但是却又不至于会因此而显的过于阳刚。

一双宛如深潭的黑色眼眸中，完全没有沾染的一丝人间的杂气，宛如是最纯粹的存在，像两颗最美丽的宝石般，让他整个人完全的变的无比的生意盎然。

一头乱发，不但未曾掩盖住了他的秀逸，而且更因为这一头的乱发，让他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沧伤的感觉，真是无比的奇特，有着一双最纯粹，比初生的婴儿还要让人感觉到纯粹，不带任何色彩的黑色眼眸的人，竟然会给人一种只有经历过无数的悲苦磨难之后，才有的那种历尽沧伤的悲怆色彩。

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在他的身上奇妙的融合著，形成了一种叫人无法形容，但是却致命的吸引力。

倒退了好几步，苏兰只觉得脸上无法控制的烧了起来。

透过那已经恢复原状的遮脸乱发，苏兰痴痴的望着约瑟那隐藏在乱发下的面部轮廓，一个不留神，脚后跟踢到了一块石头，“哎呀！”的一声，失去了重心平衡，整个人往后一倒。

还搞不清楚什么情况时，苏兰就发现到自己忽然的出现在一个人的怀里头上传来的一个声音问道：“你……没事吧！”

抬头一看，不知道何时，她竟然已经离开了她刚刚所站的位置，变成了被人抱在怀中里。

感觉着被人抱在怀里的那中温暖的感受，苏兰不由的抬起了头来看着那个抱着自己的人，但是，一抬起头来，苏兰立即的久感觉到后悔了，她不应该这么抬起头来的。因为，当她这么的一抬头，映入她眼中的就是那双纯洁的好像在也容纳不下任何的人间烟火，完全不带一点杂质

的美丽黑瞳，霎时，苏兰再也看不见任何其他的东西，眼前，就只有那双好似无比清撤，完全无任何一丝遮掩一望即可见底的瞳眸，又似一双无法看清到底有多深的黑潭般的眸子。

瞬时间，苏兰知道了一件事，她的心，已经遗留在这一双黑潭中，再也拿不回来了。

就在苏兰察觉着自己的心已经遗落在那双黑潭里的同时，在斯达帝国西南方，介于东鞑仑山与奇华森林的中间地带，斯达帝国与前奇兰搂连盟，现在的合盟国的国境交界处，一处不知道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一处大的不可思议的沼泽中，一处当地附近的人称之为魔沼的森幽庞大的可怕的沼泽地，一处号称有进无出，就算在当地居住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最老的人也不敢进去的恐怖沼泽里。

在这一个沼泽地的中央有一个约一公里大小的干燥地块，这个地方除了有长了不少的奇怪植物及一些怪异的动物外，千百年来从未有人踏足过，但是不知在几年前起，这个人迹难寻的地方忽然搬来了一个中年的妇人，就在这一个恐怖的地方定居下来。而在当时，跟在中年妇人身边的还有一个长相秀丽的美丽少女，少女曾经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好几年，但是，在两年前，这个少女又再度的回到这个地方。

在这块干燥地的东边一角，有着一个深入地面的深洞，此时，天才刚黑没多久，居住在这块干燥地上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的中年妇人忽然出现在这块深洞外。

中年妇人伸手往那块完全的盖住深洞出口的万斤巨岩一挥，一道黄光闪过，巨岩应光飞到一边，中年妇人轻叹一声，慢慢的走进了那个不知道有多深的深洞中。

不久，来到深洞最深处的一处宽广的方形石室中，中年妇人轻唤一声：“孩子，百日之期已到，你还好吧！”

随着中年妇人的话声一落，在方形石室的中央处忽然的闪耀出一点的青蓝色的光芒，光芒慢慢的加大了，一个显的有点消瘦的清丽倩影出现在青蓝光芒中，一朵朵的青蓝光芒像一团神圣的光晕，将少女充满了倩影的美丽风情垄罩在其中。

中年妇人一时之间不由的看呆了，直到女子轻声的唤道：“师傅，百日之期这么快就到了吗？”

听到女子的呼唤，中年妇人脸上浮出了一抹的慈祥的笑容，微笑道：“早已经到了，师傅没想到在这百日中，你真的做到了只依靠清水渡日，藉由这样严酷的试练，将你自己的精神逼到最极限而激发出你的潜力，更想不到你出关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说这么快？果然是后浪推前浪，孩子，你现在就能够通过这百日苦修的最后关卡，想当初，师傅一直到四十岁才敢作尝试，现在，你却在二十岁不到就完全的通过了这一道关卡，恐怕现在你的修为已经跟师傅我差不多了吧！师傅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的了，现在，你就是我们六灵门的唯一传人了。”

清丽女子显然是没想到中年妇人会这么说，惊喜道：“师傅，您的意思是？”

中年妇人慈祥的笑道：“傻孩子，师傅是说你已经出师了，可以去找你念念不忘的义兄了。”

女子惊喜的叫道：“师傅，真是谢谢您。”

“傻孩子，师傅才要谢谢你的那个义兄呢！两年前，当你忽然跑回来，说要学会本门所有的魔法时，师傅不知道有多高兴，当初，师傅要传你魔法，你死也不肯，逼你练，你还受不了的自己跑了出去，没想到，这一回来，简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拼面练习密法，在这一年之内就不可思议的突破了太古魔导法的使用限制，能够自由的使用太古魔导法，现在竟然又在不到二十岁之龄就完成了百日苦修，完全的超出了师父的期望，而且也完全的打破了我们六灵门历代以来的先祖的成就，将魔法修练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连以前师父帮你施加的封印，你都能够凭着自身的力量，将之打破，化阻力为助力，师傅真的是替你感到高兴呀！”

“好了，你先跟我回家休息一下，然后你再出发吧！”

说着，中年妇人慈爱的扶起了女子，慢慢的往深洞外走出，女子一边让自己的师傅扶着她，一边，她则嘴中念念有词的，说的尽是同一个称呼：“大哥，我来找你了，现在，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帮你了，你要等我！”

于是，那个被后世尊称为魔法之圣女神，现在还是一个年轻少女的女子，在她出关之后的第二天，满怀着强大的信心与实力，迫不即待的离开了这一个在别人的眼中认为可怕，但却是她的家的沼泽，踏上了她的寻兄之旅。

呆坐在自己的临时房间中，苏兰不知道自己到底已经坐了多久，是几分钟，还是已经一整夜了！

她不知道她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到镇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的，她只知道，就算到现在，在她的眼中她的心中，充斥着，都还尽是那双宛如清可见底又像不知多深的纯黑瞳眸。

她是真的感到困惑了，在昨晚以前，她十分自信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她困惑，就算在以前当她在修练那些别人甚至是她师父都认为极难成功，相当困难的魔法时，她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感觉到如此的困惑，她到底是怎么了？

无法对旁人说出口，她只能暗自的寻思，这算是怎么回事？她！一个在帝都中被人认为是最有天份的魔法师，年纪轻轻的就与她师父一同为帝国长老院中的一员，拥有强大的魔力，一肚子别人拍马也追不上的丰富学养，外貌虽然称不上是美丽，但是才气横溢的才女美名在帝都中可是家喻户晓。

但是，像她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再这一个地方？再这一个偏僻的小镇里，将自己坚守了二十五年的一颗心，遗落了，遗落在这一个小镇中，遗落在有着那一双纯黑的瞳眸中，而那个人，那个拥有着那一双纯黑眸子的主人竟然是一个人人眼中的白痴？

但是，这又如何？呆子也吧，傻子也吧，在那双美丽的黑瞳之下，一切都显的那么的无足轻重。

虽然她并不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也不相信爱情的存在，但是，自己的心是无法欺骗的，她真的是一见钟情了，真的是一见钟情的爱上了那个有着一双美丽眼眸的男人。

既然骗不了自己，既然确信自己已经真的是爱上了那个有着那双眼眸的人，那么，就算他是痴子，他是傻子，是呆子，那又怎样，爱上就爱上了，那么就去爱他吧！反正，她已经够聪明了，对于这点，相信整个帝国的人都没有人会否认的，那么，自己所爱上的人就算是傻了点，呆了些，又有什么关系？

“爱就爱吧！”喃喃的说出了自昨夜以来的第一句话，向来以聪慧闻名整个帝都的她，理智向来是她最自豪的一件事，就算是在面对自己的感情也是一如往常的理智去思考自己的心态，既然已经确认自己爱上了一个傻子，那么，就算对方是傻子，她也决定要去爱他了。

这是她想了一整夜的结论，一个令别人无法相信的结论。

想通了，苏兰只觉得浑身一阵的轻松，彷佛是放下了身上的千斤重担，在她的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负担，现在的她，只想要赶快的跑到那个人的身边，她要去告诉他她的决定，不管他是不是能够体会。

站起来，开了门，人还没有走出去，她就看到了一个清瘦的身影正站在她的门前，作着还来不及敲下去的清门动作。

苏兰一愣道：“老师，您有什么事要找我吗？”

原来，这一个站在她门前正要敲门的正是她的老师，斯达帝国中长老院的第一长老，魔法军团的团长，帝国里最负盛名的三大魔法之一的火焰大法师－米非耶·威勒泰。

看着自己的得意学生，米非耶向来严肃的脸上也不由的浮起了一抹和蔼的笑容，缓和道：“苏兰，昨天你怎么回事？那么晚才回来，而且只丢下一句你很累就把自己锁在门里，怎么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大家都很担心你。”

听到一向疼爱自己的老师温和的关心，苏兰心中一暖，同时想起了自己的心事，眼底不由的浮起了一抹的羞涩，随即掩盖过去，轻声道：“老师，我没事，让您担心了，昨天我只是太累了，所以一回来就睡着了，真是抱歉。”

微笑的看着眼前这一个由自己一手养大的得意弟子，米非耶又怎会不知道她说的没事就是在掩盖有事？

更何况，她说昨天她一回房就上床睡觉，这明明是在睁眼说瞎话，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她昨天根本就是在桌前坐了一夜，在他的魔法探知下，他是知道她坐在桌前不知在想些什么？脸上忽羞忽笑的，再加上现在她的眼中，充斥着一种小女人在恋爱中才会散发出来的光彩，他这双老眼老归老，到也不是老到看不出自己学生的变化，她肯定是再昨天碰上了她的意中人了。

米非耶在心中如此的说着，虽然他外表看来很严肃，但是，他可是一个很开通的老师，尤其有很担心自己这一个学生因为才气太高，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看的上她的眼，现在，意外的知道她有心上人了，米非耶心中只有欢喜。

虽然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可以让他这一个才高八斗的学生看的上眼，不过他也知道现在可不是追问的时候，米非耶只是很温和的笑道：“没事就好，昨天因为你回来的匆忙，所以不知道，卡特队长昨天请了几个客人回来，这几个客人都不错，既然你都已经起来了，那你跟我去见见他们好了。”说完，米非耶转身往走道的另一端的大厅走去。

听到老师说有几个客人不错，苏兰虽然很想去找约瑟，但是却又难耐心中对于老师口中的那几个所谓“不错”的客人感到好奇。

她知道，老师一向自视甚高，不管如何，能够被他评定为不错的人可是相当稀少的，就算当初她再极短的时间内学会老师教她那些深奥的魔法时，她也只是博取了老师的一句不错而已，如今竟然还有人可以让老师评定为不错，那一定就真的是不错了。

不由自主的，就要尾随着老师往大厅去时，刚走出去两三步的米非耶忽然转过头来，对苏兰露出一个满怀深意的奇妙笑容，意有所指的微笑道：“苏兰，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老师很欢迎你来找老师谈谈，不管如何，老师都会支持你的。”

说完，米非耶又继续的往前走，但是，苏兰却被米非耶的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给弄得满脸通红，觉得好像在老师那奇妙的笑容下，隐藏着某些好像已经被他给看透的东西，这叫苏兰心中又羞又急，感觉到脸上热热的，一方面是庆幸老师现在没有在回过头来，不然，这样子就会被老师看到了，一方面，却又窝心于刚刚老师所说的，支持她的话。

看到老师越走越远，苏兰忙追赶了上去，一边用力的控制自己脸上的烧红，终于再来到大厅时，苏兰成功的让自己又恢复成原来的冷静的样子。

走进大厅一瞧，大厅里真是人满为患，除了自己一行的人全都到齐之外，还多了几个人正与大伙在谈天，镇长马克的这间大厅虽然不算小，但是，一口气挤进十多人，倒也显的有点拥挤。

在老师没说之前，苏兰逐一的扫过这几个陌生的客人，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看来古灵精怪，不知道身分的中年汉子，及一个穿着白衣，看来十分稳重的中年人，从白衣上的符号，苏兰知道这人是国内最盛行的浑沌神教中的祭司。

另外，还有三个有点印象的人，一个是身穿黑色魔法袍的瘦小青年，苏兰知道他，他是与老师齐名的三大魔法师里的晨海大法师－晨海·艾顿的弟子之一，另外两个气宇轩昂的武士打扮的年轻人，苏兰也有过几面之缘，好像就是禁卫队长卡特的阿摩司家族里的人，她记得那个年纪较小的人好像就是阿摩司家里的小公子，听说他已经外出旅行好几年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

另外一个，她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明眼人一望即知，她是一个精灵，那种不类人类的惊人的美貌，叫同为女子的她也不由的看呆了，这可是她头一次见到精灵，以往只有在书籍上才会看到的种族。

再来，是一对看来面貌相似的年轻人及小孩，苏兰猜测他们应该是兄弟吧，现在，他们正站在坐在比东长老旁边，正与比东长老谈笑晏晏的一个身穿白底滚金边，双目间散发出惊人利芒的中年人的身后。

“咦！”苏兰忍不住的轻咦了一声，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向来阴沉的比东长老与人谈的这么高兴的，而且对象还是两个人。

除了那个坐在比东长老右手边的白衣中年人之外，还有坐在他左手边的一个看来不到三十岁的青年。

现场这些人当中，无论是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最叫她感觉到醒目的就是那一个身穿一般旅行者常穿的，洗的泛白的宽大袍子的年轻人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的形容，这年轻人不像那个精灵般因为过人的美貌而叫人注意他，事实上，这青年人虽然长的还蛮英俊的，但是还不到可以遮盖精灵美貌的地步。

他也不像那个白衣中年人那么两眼睛光四射，想叫人忽视都不能，他的双眼平和，不显的特别的锐利，也没有什么出色的特征。

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却是在现场中显的特别的突出，叫人想忽视都不能，苏兰看了老半天，终于觉得，在这一个年轻人的身上有种奇怪的气质，虽然他的气质平和，虽然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但是，他的气质却叫苏兰无法不去想到好像这一个年轻人好像是一个站在世局外，冷眼看人间的一个人，那隐藏在微笑下，是一种绝对的陌生的隔离感，好像这世上没有人可以影响到他的样子。

只有再看到他跟自己的同伴在说话时，那种隔离感才会消退，苏兰她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不，应该是没有看过这种情况这么明显的人。

苏兰不由的想起了在帝都中的一个人，那是在两年前三国大战中，因伤引退的老将军，在老将军还没退隐之前，有时候，她也曾经在老将军的身上看过这种奇特的气质，她曾问过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老将军自嘲的告诉她，这是因为在战场上他必须要保持绝对的冷静，这才能掌握全局，掌握己方的胜利，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下，在平常，他也会有种身在战场上必须要保持冷静旁观局势的态度。

但是，老将军是再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战场洗礼，才有这种的样子，可是，却也没有眼前这个年轻人这么明显，这点，令苏兰想不通。

当然，如果苏兰知道眼前这一个年轻人的真正的身分，知道他以前的经历，晓的他追求修持的目标，那么，苏兰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反而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眼前这一个年轻人

的真正身分可是那个在全大陆都知道他的凶名的银月恶魔麾下，协助银月恶魔率领由一群精英中的精英所组成的超强队伍，死神镰刀小队的小队长之一，不知道随着银月恶魔经历过多少次的杀伐战场，在银月恶魔失踪之后，为了追寻银月恶魔的踪迹，及制裁那些冒充银月恶魔名字的人，两年来，足迹踏遍全大陆，又不知道经过多少战场，而且尽力的追求银月恶魔教授他的第一课，以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冷静为目标，现在又再度的回到两年前的起点再一次搜寻的凯特。

就在米非耶低声的为自己的学生介绍眼前的这一群客人，在高声的将自己的得意学生介绍给这一群他觉得不错的客人相互认识时，在清阳小镇外，镇民们传说的圣狼王降临的圣地的小山坡上，一个身背暗红长刀的魁武身影慢慢的走向那处小山坡，在这同时，由清阳镇的另外一端，司达帝国王宫禁卫队驻扎处，一群气势凶凶，由禁卫队的几个小队长率领的大批人马，人数约在两三百人，同时的由驻扎处走了出来，目的地，同样的是这一个小山丘。

走到这一个以那间简陋的小木屋为中心，往四面八方加盖了好几个简陋的木棚子，里面躺满了病患的空地上，力奥几乎是难掩心中的激动。

昨晚，他藉着赔罪的理由，请那一个后来知道他叫做傅来的年轻人喝酒，趁机套套他的口风，刚开始，傅来还对他有强烈的戒心，但是，几杯的黄汤下肚之后，再加上力奥那隐藏在粗豪大嗓门与豪迈的热情神态下，有技巧的套问下，什么镇里的那个叫做马克的镇长对镇民多坏多坏，后山里发现的，稀少金属的极刚矿如果开采的话，所获的利润有多多，不过坏心的镇长却想要将这座极钢矿脉占为己有，传说中会替人家治病的圣狼王有多神奇，全都让力奥在傅来的口中一一的挖了出来。

当然，力奥也不会放过他最主要的目的，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昨天傍晚他遇到的那个酷似亚芠的一老一少是对祖孙，祖父叫福隆，孙子叫做约瑟，是在两年前搬到这里的，听说以前他们是住在更靠近山里的地方，后来因为约瑟的父母都死了，所以福隆在带着他这个看来有点痴呆的孙子，来到这里。

同时，力奥也从他的口中，获知道了那些关于约瑟这一个白痴身上的那些奇怪的事迹。

当这些是迹听在力奥的耳中，再搭配上那些关于什么闪耀着银色光辉的圣狼王的奇怪事迹，力奥几乎已经九成九的断定，那个约瑟一定就是他们遍寻不着的头儿亚芠，而那只所谓的圣狼王，不是亚芠身边的那一只与亚芠心灵相通，灵异非常的神奇幻兽贪狼星是谁？

现在，只要解开为什么亚芠白发变黑，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像一个白痴的谜，还有，向来与亚芠形影不离的贪狼星为什么没有在亚芠的身边，反而搞出了什么圣狼王的事情来？再者，贪狼星虽然神俊高大，但是也不至于像是傅来所说的，连头到尾足有三公尺长的巨大尺寸的谜就可以确信，约瑟就是亚芠了，所以，为了解开这几个谜，及寻回亚芠，力奥在今天一大早就来到这里了。

看着那一间在这一群木棚子中央的小木屋，由傅来的口中，力奥知道现在的这一个时候，福隆已经带着那个应该是他头儿亚芠的约瑟到山里去工作了。

虽然他现在很想找到约瑟，但是，他还有另外的一项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找到镇里的人传颂中的圣狼王，确认他到底是不是他记忆中的贪狼星，如果真的是贪狼星的话，那么所谓的圣狼王的传说自然得以解开，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与那只神奇的幻兽贪狼星心灵相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传言只要让福隆祖孙知道谁生病了，圣狼王就会出现来替人治病，虽然，力奥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贪狼星也会替人治病了。

举步慢慢的走进这一个空地上，力奥左顾右盼一番，浑然不知，他那彪悍的神态，雄壮的身躯，让他一踏进这一块空地时，这就让他成为了众人注目的焦点。

略为的巡视了一遍，因为有数百人在这里来来去去的活动着，所以，力奥他并没有找到任何关

于圣狼王的活动迹象，想了想，力奥往旁边的林子里钻了进去，那里比较少在活动，应该比较可以找到他所要的线索。

在林子里，力奥转了好几圈，终于让他在林子里的一处湖泊旁，找到了几个梅花型的兽足大脚印，看起来足足有巴掌大，推论其主人应该具有的尺寸，应该就是那个疑似贪狼星的圣狼王所留下的。

还来不及再找其他的线索力奥忽然就听到林子里传来的一阵纷乱的脚步及说话声，倾耳仔细一听，力奥立即的听到了在这一群人声中，有一个大嗓门在对其他的人叫道：“记得，待会将那群正在等那只魔狼畜生的家伙都给我赶走，不要让那只畜生再有增加自己拥护者的机会，我就不相信那只畜生真的有那么神。”

随即，不少人回应那个大嗓门的命令，力奥再听了一会，由这一群人气愤的谈论声中，终于知道，现在这一群人是斯达帝国王宫禁卫队中所派出来要活捉那只传说中的圣狼王的菁英部队，但是偏偏在两天前的晚上，虽然碰上了圣狼王，但是不但没有捉到圣狼王，偏偏还在圣狼王的反击之下，不但没有捉的成圣狼王，而且还死人不少人，再加上，在这一个小镇中半个多月以来，因为他们要捉圣狼王，所以受尽了镇民的白眼，气愤之下，他们这才决定来找这些想要让圣狼王治疗的外地人的麻烦。

摇摇头，力奥暗笑在心，如果那只圣狼王真的是他所知道的贪狼星的话，那么，就算他们再来一倍的人，那也是肉包子打狗，只够让贪狼星热热身而已，肯定他们是不知死活，所以才敢去找贪狼星的麻烦！

但是，力奥却又想到，刚刚在那空地里的木棚子里的，全都是一些半死不活的病人，被这些人这一干扰的话，恐怕病情又会加重，而且力奥也对他们这样将自己捉不到圣狼王的气出在那些无辜的病人及其家属的身上的作风感到不满，正想要出去阻止他们。

忽然，力奥跨出去的脚又收回来了，低下头来，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想了想，他可能还要留在这里一阵子，若是就这么出去的话，万一被他们给记住了因而记恨在心的话，虽然他是不怕，但总是一种困扰，而且也可能会对他接下来的行动造成困扰。

灵机一动，力奥已经想到办法了，身形一动，霎时，力奥已经消失在原地了。

几分钟之后，力奥再度的出现在昨天傍晚，他看到那群黑衣人放置的黑衣及兵器的地方，单手一推，那块盖着树洞的巨石被力奥推了开来，力奥低头的钻进了那个树洞中。

不知多久，力奥又再度的钻了出来，但是，当他再出来时，身上已经换了一整套昨晚所看见的黑衣，手里拿着一把大刀，而他自己的衣服与暗红长刀则放在树洞里。

将巨石给放回原处，力奥不舒服的扭了扭身子，现再身上的这套衣服虽然是放再树洞里那二十几套衣服中最大的了，但是与他魁武的身子比较起来，却还是小了点，不太合身。

蒙上黑色只露出双眼的蒙头布，力奥苦笑的自嘲道：“没想到我这个货真价实的死神小队长现在反而要去冒充那些冒牌货的行头，呵！要是给其他人知道了，那肯定是会被他们给笑掉大牙的。”

不再迟疑，倒提着手上的那把粗陋，刀身上还简陋的浮雕着一个圆形东西，大概是银色月亮的象征的大刀，力奥身形一闪，再度的往那处空地赶去。

当力奥赶到那处空地时，正好看到，那群王宫禁卫队与那些求助的病人及家属正在对峙，两边的人马各踞一方，但是，谁强谁弱已经一眼可知。

在这场中，属于王宫禁卫队的人马足足的快三百人，挤的他们这一方密密麻麻的，而病人这一

边也不过是两百不到，除了人数上的差异之外，病人这边八成以上都是病患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就算其中有少数人气愤的起来反抗，但是看看现再二三十个倒在这群禁卫兵面前的样子，就知道已经吃了大亏了，不过这也难怪，一方面是老弱病患，一方面则是训练有术的王宫禁卫兵，强弱那可是一面倒的。

而力奥到时，正好是禁卫兵这一面已经派人将所有的木棚子砸个稀烂，为首的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人正得意的对眼前这一群敢怒不敢言的病患及家属说话的时候。

力奥隐藏在空地旁的一丛灌木林后，指着那些倒在地上痛叫及被砸的稀烂的木棚子，听到那大胡子得意的笑道：“现在你们知道了吧！敢不听命令的家伙，那些木棚子及现在倒在地上的这些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现在，我限定你们在一个小时内全都给我离开这里，离开清阳镇。”

“其实，你们也不要误会了，我们之所以会强迫你们离开，主要还是为了你们好，怕万一那只魔狼畜生万一发狂的话，会对你们不利，更何况，既然生病了，那不去找医生反而来找一只什么都不知道的畜生，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所以，不管各位怎么误会我们，我们还是要强迫各位离开，请各位见谅了。”

大胡子的话是很动听，只不过，光是看到他面前的这群病患及家属眼中那几乎喷出的怒火，就知道，人家根本是当他在放屁。

大胡子说完之后，随即下令道：“现在所有人都给我离开这里。”

但是，过了一会，这群怒火中烧的病人及家属却没有一个动的，每一个都只是死命的盯着他看。

大胡子的脸色一沉，怒声道：“好呀！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所有人都给我捉回去。”

站在大胡子身后的禁卫兵们轰然的应诺一声，就要动手，忽然一个大吼声音传来：“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师父，你在哪里？”

随即，一道黑影极快的由力奥对面的林子里窜了出来，看到黑影窜出，力奥连忙将要站起来的身形又稳住，静观其变。

黑影来到病患之间站定，是一个约十六七八岁的少年，穿着一身的黄布麻衣，身材瘦高，约有一百八十公分高，面貌朴实，一双又黑又浓的眉毛令人印象深刻，右手里提着一个水壶，左手抓着一把快两公尺长的粗黑铁枪，正焦急的查看人群。

忽然，那少年的背后，在那群倒在地上的人群里，一个虚弱的声音道：“星河，我在这里！”

听到声音，少年慌急的丢下了手里的水壶跟铁枪，转身的往声音的来处奔去，在人群中，由地上浮起了一个白发苍苍，看来宛如风中残烛的虚弱瘦小老人。

从这老人那白纸般的青白脸色与嘴角的鲜血，可以知道老人现在是病上加伤，距死不远了。

少年星河焦急道：“师父，师父，你怎么了，怎么我才去打个水，你就变成了这样？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子的？”

老人还来不及说话，禁卫兵的现场的头子，那个大胡子已经凉凉的说道：“小鬼，赶快带着你的那个老鬼师父离开这里，不然，我可是要将你们完全都抓回去，到时候，你的老鬼师父可真的是死定了。”

听到大胡子这一说，老人不由的一气，要不是他现在身中剧毒，威风一世的他，何尝被这样的说过？怒急攻心之下，老人激烈的咳起嗽来，一时喘不过气来，竟昏了过去。

看到自己最敬爱的师父受不了刺激的昏了过去，少年边杀气腾腾的瞪了眼前的这一群禁卫兵一眼，边抱起了自己的师父，走回到病患这边。

大胡子嘲笑道：“小鬼，赶快走吧，不然等一下当心你挨揍，呵呵呵呵……”

少年星河将自己的师父交给旁边的一个中年妇人，请她帮忙的看顾一下自己的师父后，弯下腰来，捡起了自己刚刚抛下的铁枪。

猛的一个转身，死命的盯着那个大胡子及其他的禁卫兵，怒声道：“就是你们对不对，师父他老人家身中剧毒，你们还将他老人家给打成这样子，你们该死！”

大胡子旁边的一个三角眼的青年嘲笑道：“小鬼，打了你那个老鬼师父又怎样？再罗唆，我可是会连你也一块打，到时候，就算你想走，也来不及了。”

星河气的怒吼一声，身上忽然的冒出了黄光，霎时，一具黄光闪闪的兽幻铠出现在星河的身上，胸前的那一只活灵活现的盘绕黄色蛇纹，叫人怵目惊心。

藏在灌木丛后的力奥轻咦了一声，他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一个年轻人竟然在这小小的年纪，就能够让自己的幻兽完全的成长到第五阶段的成熟期，而且还一只上级七阶地属施奈克（蛇）系的兽幻铠，可见这一个少年并不简单。

只见到当这一个少年完全的穿上了他的兽幻铠之后，禁卫队的众人不由的一震的慌张，毕竟，他们再怎么也想不到，这一个貌不惊人的少年竟然有一身只有将军的贵族才会有的上级七阶的幻兽。

不过，带头的那个大胡子不愧是带头的，很快的救回过神来，在这一个少年还没有冲到他们的面前时，他已经先叫道：“大家别慌，七阶铠又怎样？我就不相信这一个乳臭味干的臭小子能够完全的发挥出七阶铠的威力，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呢！”

听到大胡子这么一讲，一干禁卫队的众人想想也是，虽然说幻兽的阶级越高，所能够发挥的威力也越大，但是，最重要的，却还是要看用这幻兽的主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就不相信这一个少年会有多大的力量，可以抵挡他们这尽三百人的力量。

定下心来之后，禁卫队的众人马上都铠化起来，力奥定神一看，这群禁卫队的队员倒也不可小看，一但铠化起来，里面大多数人起码都是四阶五阶铠以上，当中几个比较特殊的，像是那一个大胡子，他就有着六阶铠。

同时，力奥也看到这一群禁卫兵倒也真的是不负斯达帝国王宫禁卫兵的名声，一定下心来之后，立即发挥出他们的实力。

在这一群人当中，身着近身肉搏型的兽幻铠的人主动的移位到面对这一个少年的第一线，而身着魔幻铠的人，则站在那曾由同伴所组成的肉壁防线之后，杨起了双手，一些简单的什么火球、冰柱、雷电的魔法接连不断的往那个往他们直冲而来的少年射去，那短短的十多公尺的距离，全都被他们的攻击魔法给充满了每一寸的空间，一百多人同时发起魔法来，确实声势十分惊人。

力奥看了一会，不由的摇摇头，暗暗为这一个少年感到惋惜，这少年不知道是对自己身上的七阶铠防护的能力太过于自信，还是自信自己绝对不会被这些魔法给打倒，对于这些魔法竟然闪都不闪，就这么直直的往禁卫队的队伍中直冲。

这样做简直是在送死嘛！就算这些魔法的威力有限，但是如果接二连三的受到打击的话，那就算他身着七阶铠也会受不了的，更何况，还有一百多个虎视眈眈的人在等着他！

果不期然，这少年才前进不到二十公尺的距离，他的身上就已经不满了许多大小的伤口，铠甲上也尽是火烧电击的焦黑痕迹，连带的，他的速度也很明显的慢了下来。

好不容易，星河终于冲到禁卫队的前面的队伍之间，虽然因为自己的同伴的关系，后面的魔法无法再对他瞄准，但是，眼前这一百多个人群起而攻，就够他受的了。

力奥越看眉头越是皱了起来，不可否认的，星河的确是有着很好的底子，所学的也的确是绝学，但是，星河的表现让力奥一眼就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实战的经验，往往一招一式的施展，完全的都是固定的架式，就算眼前的敌人已经退后，让他在也打不着，他还是非得将这一招给完全的施展完了，然后在施展下一招，再加上刚刚他承受了大量的魔法打击，让他现在施出来的招式的威力与速度都大减，哪里还是这一群如狼似虎的禁卫队的对手，不出几分钟，他的身上又更是增加了无数的伤口了。

大胡子也察觉到星河的缺点，喜的吆喝道：“大伙加把劲，这家伙不行了！”

说着，大胡子也开始加入了战圈中，多了大胡子这一个不管在功力或是经验上都比其他人还有高上一等的对手的加入，星河的局势又更加的堪忧了。

忽然，身在围攻中的星河奋起余力，大喝一声：“接我一招灵蛇枪法的绝招－雷蛇乱舞。”

随着星河的话声，他手中的那把黑色的铁枪忽然的在前面的枪尖利刃忽然的泛出了黄白的光芒，随即，整支铁枪被星河舞的像是改变了它的坚硬的材质。

铁黑的枪身，黄白的枪刃，在星河的周边不断的神出鬼没的隐现着，因为星河快速的动作，加上奇特的运枪方式，给了所有的人一种好像这把原本看来极为普通的硬铁枪好像是一条神出鬼没的蛇一般，柔软而快速的在星河的身边吐着蛇信。

枪刃的黄色光芒画出了一道道宛如雷电般弯曲多变的轨迹，煞时间，星河身边近身的敌人全都伤在星河这把铁枪之下，果然是绝招一出，不同凡响。

但是，一旁的力奥却眉头又皱的更紧了，这星河明明已经到强弩之末了，却还是不认输的出尽死力的用出了这一招一看就知道会消耗大量体力与真气的大绝招，就算让他伤到在多的人，也没用了，更何况，现在的他也没有办法发挥出这一招的全部威力，又怎能冀希一招转败为胜呢？

果然，当禁卫队的人发现到星河这招非同小可，便也立即的扩大了对他的包围圈，虽然有不少人还是伤在他的枪下，但是，受伤的人全都是一些皮肉伤，真的受到较大的伤害的人只有几个倒楣鬼而已，凡而是星河这一招完全的将他的精力给榨干了，发现到伤不了人之后而停下来时，星河只能大口喘气的撑着铁枪站在包围圈内，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星河已经完全的精疲力尽了。

看到自己的同伴伤在星河的手里，大胡子这下也真的是动怒了，怒吼道：“臭小子，你好大的胆子，连王宫禁卫队都敢伤，我要好好的教训你。”

说着，单手一举，手上忽然的冒出了白光，往星河的胸前劈砍而去，这一下如果真的被他给劈中，那可不是教训而已，可能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

看着大胡子的手掌越来越近，星河眼中不由的泛起了绝望的神色，想躲，但是却发觉连站都很困难，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力气了。

一旁的禁卫队脸上不由的都浮起了可怕的笑容，他们可是知道，大胡子这一招正是大胡子之所以仗以为禁卫队小队长的绝招，这小子是死定了。

连在星河背后的那些病患们也不由的发出了惊叫声，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忍的闭上了眼睛，他们实在是不忍见到星河那悲惨的下场。

但是，忽然，禁卫队中的人都传出了惊呼声，当中夹带着大胡子那刺耳的惨叫声，病患们不由的睁开了眼睛往星河处一瞧，不知何时，在星河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个魁武的黑衣人。

大胡子出招的手掌现在却姿态怪异的被这一个忽然出现的黑衣人握在手中，光看那只手严重的扭曲现象，以及大胡子忽然变的惨白的脸色，就知道，大胡子的这只手是废定了。

原来，力奥即时的出手了，不但替原本已经闭目等死的星河接下了大胡子的这一招，而且顺便将大胡子的右手给废掉。

随手的一拉，在大胡子的痛叫声中，大胡子那原本不算矮小的身躯在力奥的手中随意的一甩，伴随着大胡子的惨嚎声，大胡子被力奥丢回自己的同伴处。

禁卫兵们发现，大胡子已经痛的昏死过去了，所有人不由的对力奥这忽然出现，而且又全身包裹在黑衣下，不以真面目见人的神秘人物感到一阵的震撼，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不由的完全的都注视在力奥的身上。

力奥左顾右盼了一会，沉声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里聚集了这么多的人？”

禁卫队当中的一个人，应该是地位仅次于大胡子的那个三角眼的青年，怒声的问道：“你，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竟敢与我们做对！”

这时，在力奥背后的那群病患之中，忽然有人叫道：“他……这人是银……月……恶魔！”指着那把被力奥倒提的大刀上的圆月号志，那人恐惧的叫着。

一听到银月恶魔的名字，病患中的人不由的骚动起来了，虽然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银月恶魔的真面目，但是，他的凶名可是人人如雷贯耳，再加上，来到这清阳镇上，他们就听过镇里沸沸嚷嚷的关于银月恶魔隐身在镇外的传言，而且听说不少人都见过，也有人传说出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人死在银月恶魔的手中了，霎时，整个场中不由的都弥漫着一股恐惧的气氛。

双眼里透出着笑意，虽然只是假冒着自己的身分的举动，但是力奥却也同时的赶到一阵的畅快感，早在两年前，因为头儿亚芠的失踪，所以所有的人都决定将自己的队徽与真实的身分给隐藏起来，直到找到亚芠时，他们这把锐利的死神镰刀才会再度的一展利芒，现在，距那个时候为期不远了。

听着众人传入了他耳际的喧哗声，力奥隐藏在黑布下的脸微笑的大喝道：“我乃银月恶魔麾下死神镰刀小队，你们还未回答我的问题。”

再他面前的禁卫队的成员们惊疑的看着力奥那身隐藏在小了一号的黑衣下，鼓起的肌肉，令人不由的想像着那宛如要爆炸般的身躯中到底隐藏了什么力量。

而听到了力奥的问话，再病患中较为大胆的，马上你一言我一句的，将这群禁卫队要将他们赶离这里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了。

力奥故作姿态的听完之后，皱起了眉头，面对着禁卫队的人，舌绽如雷的大喝道：“滚！”

被这一声的大喝给吓了一跳，禁卫队中的人不由的脸色一变，随即的大怒，以往，再斯达帝国中也出现了不少的自称是银月恶魔的人，但是，这些人往往不是死在传说中的死亡杀手的手

中，便是在他们其他的同伴的围剿中丧身，因此，银月恶魔现在再他们的心目中可以说已经是一个找死的象征了，他们也不怕了。

刚刚只是因为看到大胡子的小队长忽然的伤在力奥这个诡异出县的黑衣人的手上而让他们一阵的震惊，但是马上又回过神来，谁知道，他们都还没有发作，力奥反倒先要他们滚，这下，哪里还不让他们勃然大怒的？

不知是谁先起的头，禁卫队的人不说二话，马上对力奥群起而攻。

面对着一群来势汹汹的人，力奥的脸上不由的浮起了残酷的笑意，以寡击众，以一敌多，他可是获得真传的，谁叫，他是恶魔座前的死神镰刀。

长笑一声，力奥往人群中冲进，砍杀声立即响遍了这一个空地上。

站在战场外围的星河可是看呆了，一样的对付同样的一批人，但是力奥硬是跟他不一样，他实在是很难想像，以利奥那么魁武的身躯，在人群中竟然的可以做到这样灵活的动作，不管对方离袭的是兵器还是魔法，力奥全都从容的闪过，然后只要他可以伤害到对方，不管对方被他伤到的地方是手是脚，是要害不是要害，力奥全都毫不客气的下手，能够削弱对方的一分战力是一分，与他刚刚那样，非要害不打，非重要部位不伤的方法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星河却不得不承认，与力奥相较之下，刚刚他的打法真的是太过于天真了，面对着众多的人群，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与机会去一一找到他们的要害来打击？但是力奥的手下，即使伤到的是皮毛，但是人只要一受伤，动作便会慢了下来，攻击时便会有所顾忌，这让力奥有更多的打击他们的机会。

前前后后不到十来分钟，力奥已经在这一群禁卫队中游走了一圈，退回了原位，星河仔细一瞧，虽然眼前的禁卫队的人数一个也不少，但是，星河可以看出，这些人也都已经受了伤，虽然不是什么大伤害，但是因为受到的伤害全都是在手呀脚呀的部位，暂时他们都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了。

力奥再度的大喝道：“滚！”

禁卫兵们也不是傻子，哪里不知道力奥已经手下留情了，至少，在他们这近三百人的队伍中，力奥如入无人之境的进退自如，自己的这一方不但没有碰到力奥的一根的寒毛，反而在力奥的手底下伤了不少的人，虽则都是一些小伤，但是也让他们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了。

正当禁卫队们还在犹疑的时候，力奥忽然的一扬右手的大刀，电也似的往众人射去，银光一闪，那个三角眼的青年只觉得头上一凉，一瞬间，三角眼的已经被力奥给射出来的刀子划破了头皮，刀子同时也夹带着强劲的呼啸声，直直的往外面飞去。

被力奥刀子这一射，禁卫队的众人再也不敢迟疑，扶起了还在昏迷中的大胡子，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这一个空地。

看的禁卫队的人如潮水般的退去，力奥心中老实说也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刚刚，他只是靠着先声夺人的政策将这一群人给打怯了，如果真的说要拼命的话，那他也必须要全力以赴，毕竟，能够担任一国的王宫禁卫队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加上他们的人数也不少，他到时真的就得动用实力了。

微笑的看着禁卫队退去，力奥转过身来，走到星河的师父的身前，低下身来，星河原本震摄于力奥的实力展现，感觉到今天看力奥这一场的战斗，令他获益非浅，但是，现在看到力奥忽然的走到他师父的面前，还把他师父给拉了起来，星河不由的一惊，他实在是不知道这个神秘莫测的黑衣人想要干什么？

急忙的往力奥及他他师父的面前冲去，但是，冲到了一半，星河却不由的又慢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力奥坐在他师父的身后，双掌紧贴着他师父的背心，两团红光出现在力奥的双手处。

而随着力奥的红光溢出，他师父原本苍白的死灰面孔忽然变的越来越红润了，星河立即知道，力奥此举是出于善意的，他是在帮他师父疗伤。

不久，他师父在力奥的真气作用之下，连连的呕出了几大口的瘀血，乌黑的瘀血中夹带的黄色的腥臭汁液，人在这时候也已经醒来了。

力奥放开他师父，任由星河奔过来扶起了他，微笑道：“小兄弟，现在你师父体内的毒已经让我给逼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余毒以你师父自己的能力应该可以逼出来。”

“这地方是的是非之地，小兄弟，赶快与你师父自己离开这里吧！”说完，力奥不再多说些什么，转头就离开了，消失在众人的面前。

一旁扶着自己那看来情况真的是好多了的师父，星河嘴一张，正待要说些什么？但是力奥却也没有给他机会的就运起了快速的身法，离开所有人的面前。

回到了藏衣服即兵刃的地方，力奥刚刚换好衣服，他就听到了声音。

将自己藏了起来，仔细的一听，随即的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那傅来的声音，傅来远远的说道：“是真的，我没骗你们，刚刚我真的在空地上看到那个大个子了，他还穿着我们的衣服，我们的秘密已经被他知道了。”

边说，十来个脚步声边往这地方靠近，力奥一愣，他没想到刚刚傅来竟然也在空地的人群之中，这真的是他的一大败笔，正想要离开，但是接下来所听到的话却叫他有留在原地了。

他听到另外的一个较为苍老的声音道：“傅来，你真的没看错，真的是昨天那个请你喝酒的那个人？”

傅来的声音又传来道：“真的是他，他那个身材，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尤其，他身上还穿着我们的衣服，我怎么可能会认错？”

“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帮助我们？”苍老的声音如是的说着，也就是这一句话，让力奥改变了决定避不见面的决定，他到要听听看，到底他们想要他帮他们什么？

就在力奥现身出来与这一群人见面的同时，在清阳镇里，马克镇长的府邸前，来了一大队拉拉杂杂的人，正是刚刚在力奥手下吃到苦头的禁卫队们。

站在门前，三角眼的青年指挥道：“抬着颚与小队长的几个人跟我一起进去向队长报告这件事，其他人在这里等着。”

说着，三角眼的青年领着几个人，抬着那个还在昏迷中的大胡子颚与，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像府邸外的守卫说了声，进去到里面了。

进到大厅里面，在这大厅里，一大群人正在谈笑着，看到三角眼的青年进来，卡特不由的一愣，先问道：“坦斯，你怎么不在驻地里？”

随后，又看到被三四个人抬着的大胡子颚与，惊疑不定道：“咦？颚与怎么了？你们又怎么都受伤了？”又察觉到每个人身上多少都带点伤，卡特不由的疑问着。

三角眼的青年坦斯一听到卡特问话，脸上不由的浮出了一抹的苦涩表情，投诉道：“队长，我们禁卫队的面子都被人家给丢在地上践踏了。”

听到坦斯这么一说，厅中的众人的谈笑声不由的完全的都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完全的都注视在坦斯的身上，尤其是尼伦，颚与跟坦斯都是他亚摩家系的人马，看到他们一个昏迷一个哭丧着脸，他不由的急忙的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着这么多人，坦斯声称，他们一行近三百人，想说前天被魔狼王给跑掉了，我们心有不甘，所以在颚与小队长的带领下，我们到那个魔狼王经常出现的空地上去，想说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好帮助我们抓到魔狼王。

谁知道，我们才刚到那地方，在那地方的那群助在空地上，崇拜魔狼王的家伙，一看到我们就对我们攻击，说什么我们不该要企图的抓他们的魔狼王，再我们的百般解释之下，他们却越来越激动，而且根本不听我们解释，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自卫的也对他们攻击。

当然，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就在我们将他们给打败了之后，颚与小队长认为有这么一群人在这里，一定会妨碍我们抓魔狼王的，所以颚与小队长就要我们将他们的木棚子给拆了，然后苦口婆心的劝他们离开，不然万一哪天魔狼王狂性大发的话，那对他们都不好。

可是他们就是不听，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话，他们对我们的误解一定又会更深的，但是，为了他们好，他们误会就误会了。

谁知道就在我们要强行将他们给驱离这里的时候，忽然的出现了一个黑衣人，说什么我们在这里妨碍了他的活动，要我们赶快离开，不然的话就要给我们好看。

当然，我们是不受到他的威胁的，但是，他马上用偷袭的方法将颚与小队长的手给废掉了，而且口出狂言的说什么我们在不走的话，颚与小队长就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也企图想要反抗，但是，没想到这一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三百个人齐上，却都还是伤在他的手里，不得不狼狈而退，就成了现在队长你们看到的样子了。

这时候，如果有任何的一个刚刚在空地上的人在这里的话，想必会为这坦斯的口才而感到目瞪口呆的，没想到他竟然可以转黑为白，倒转干坤，最叫人吃惊的是，在他的话中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处处丝丝入扣，完全的没有一点会让人听出疑问的地方，而且还为自己先设下了后路，就算刚刚在空地现场的人想要辩驳，想必也会在他所谓的误会他们的话下，完全没有辩驳的余地。

而听到完了坦斯的话之后的卡特，先是震怒，随即又冷静下来，自己的部下的实力自己最清楚，能够轻易的打败自己的三百个部下而能够全身而退的人，绝对不简单。

卡特冷静的问道：“他是谁？”同时，这一个问题也是在场的人最好奇的。

坦斯两眼中闪过一丝别人察觉不到的狡诈神色，由身后拿出了一把大刀，呈给卡特，同时恭敬道：“那个人一身的黑衣，没人可以看到他的真面目，但是他自称是什么银月恶魔麾下的死神镰刀小队！”

“什么？”

在场的人不由的都惊叫出声来，只是，卡特诸人是因为银月恶魔的名字而震惊，毕竟，这可是全大陆上都知道的可怕凶名。

但是，以凯特为首的客人们却是在震惊之下，又更是增添了无限的疑惑，所有人的目光不由的都集中在凯特的身上。

这银月恶魔的名字不希罕，两年来随处都听的到，但是那个人所说出来的，死神镰刀小队的名

字却不一样，死神镰刀小队这一个名字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人之外，谁也没有听说过，人们所知道的是另外一个名字－死亡杀手。

今天如果那人报出来的名字是死亡杀手的话，凯特他们也许还不至于这么震惊，但是，偏偏那个神秘的人物所报出来的却是死神镰刀小队这一个名字，这叫凯特在震惊之下，却又感到一阵无比的愤怒。

他自家最知道自家事，在亚芠还没有出现之前，真正的死神小队是绝对不会有人显露出他们的真正的身分的，这是出自于对亚芠的绝对尊敬，他们这把掌握生死的镰刀只能握持在恶魔的手中，谁也没有资格拥有。

但是，如今既然有人假借着他最尊敬的人的名义来招摇撞骗，甚至，连他们的队名都出来了？

忽然的，一阵怒极的怒笑声响遍了整个大厅。

“不可原谅！不可原谅！”凯特心中的怒火滔天，无法自制的发出了怒笑，人影随即的在他的座位上消失，下一瞬间，就已经出现在卡特的旁边，不由分说的一把夺过了卡特手中的大刀，随意的一望之下，伸手一抖，霎时间，一把好好的大刀竟然在凯特的手中化成了碎铁屑。

接着，凯特又出现在坦斯的身边，一把捉住坦斯的衣襟，怒问道：“那空地在哪里？”

被凯特无意间显露出来的鬼魅般的身法及化铁成粉的高超功力给吓到了坦斯，不由自主的颤声说道：“就在镇外北方二十里的山坡上。”

话才说完，现场的所有人只觉眼前一花，凯特的人影已经不见了。

被凯特这忽然的暴怒形象给吓到的众人久久无法出声，最后才在比东的一句：“好！真是了不起，如此年轻就有这样的修为，真是不简单。”下，回过神来。

终于回过神来的卡特，这才想起了，凯特刚刚的举动根本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不由的一怒道：“凯特！你……”

说到一半，这才想起来，凯特现在人已经不在这里了，他说给谁听？只是，卡特却也难忍凯特的无理举动，再加上自己的部下被一个人给打败了，两怒加在一起，这使的卡特的脸色越来越是难看。

看到自己的二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鲁格不由的出言道：“二叔，请你不要生气，凯特会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的，我想现在他只是一时的失控，等他回来就会向你道歉的。”

卡特听到自己的侄儿这样说，想起了凯特是侄儿的好友，倒也不好发作，正想说些什么时，旁边忽然有一个清冷的声音道：“失控？这可不是一句失控可以解释的。”

鲁格听到有人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转过头来，正想喝问，却看到说出这话的是一身白衣的肃图。

这时，肃图的脸上正带着一点微妙的恶意微笑，看到众人的目光注视在他的身上，他叹了口气，摇摇头道：“卡特队长，我告诉你，那假冒银月恶魔的人这下你们不用去担心了。”

众人不知道肃图此话的意思，一旁的马克听到了肃图说出了他的心病，不由的急问道：“肃图兄，你这话是怎么回事？”

肃图看了马克一眼，摇摇头道：“你不用问为什么，你只要知道在这块大陆上，只要有任何人敢假冒银月恶魔，甚至是银月恶魔麾下的死神镰刀小队的话，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是谁，他

都死定了！”

看到马克还想再问，肃图站了起来，拉起了自己的两个侄子，面露微妙的笑意道：“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也不会说的，因为，我可还不想死。”

说到这里，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之后，肃图牵着自己的侄儿，追着凯特的方向，飘然的走出了大厅。

听到肃图这句话，众人不由的一阵的莫名其妙，为什么回答就会死？众人皆以为这是肃图不想说的推托之词，但是，鲁格他们却有同感的点点头。

毕竟，他们虽然不像肃图般，曾在两年前与亚芠等人并肩作战过，也不曾见过死神镰刀小队对亚芠那无比惊心动魄的忠诚与狂热的爱戴，但是，只要一想起了凯特只要一提到任何有关于银月恶魔时的那种样子，他们就可以体会出为什么肃图会这样说。

当然，他们也无法体会出，肃图是因为曾经见过了死神镰刀小队承袭了亚芠一贯的杀伐手段，亲眼见识过死神小队在对付曾再虎王坡上出言侮辱亚芠的迦阗汐城的少城主时的那种残烈的手段，逼的迦阗汐城不得不举城向奇特城投诚，这才侥幸的保住了那座几乎已经被死神镰刀小队毁的快成废墟的残破城池，也因此，商业联合的所有人对于死神小队的事完全的保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说他们在亚芠还没出现前，就打破了死神小队那个‘恶魔不出，死镰不现’的誓言，将他们的秘密透露给世人知道时，会不会遭到死神小队怎样的报复。

而看到肃图飘然的追着凯特而去，在场修为最高的比东忽然的也丢下了一句：“我也去！”人也随之的消失在位子上。

众人又是一呆，鲁格等人当然也是不落人后的随即的往外冲，随即，留在大厅里的人忽然的又看见米非耶与苏兰这对师生也同时的在身上腾出了红光，悬浮在半空中的往外追上了已经追上了肃图的比东。

卡特一呆，不加思索的，跟着也冲了出去，而身为队长的卡特既然的已经冲出去了，尼伦、亚萨这两个副队长当然也是跟着自己的队长行动了。

霎时，原本人满为患的整个大厅在不到几秒钟之内，忽然就只剩下了心中暗喜心病终于可以去掉的马可，还有庆幸自己过关的坦斯及抬着昏迷中的颚与的几个搞不清状况的禁卫队员。

比东、米非耶、苏兰、肃图、玄风、天风几人最先追着凯特的脚步，来到了那个空地上，刚刚到达空地上，苏兰忍不住的先发出了一声惊讶的轻呼声。

在他们的眼中，现在这一个场地中除了位在空地中间的那一间小木屋是完好如初的之外，其他以前他们来调查时所看到的那些木棚子，全都已经变成了一堆的烂木头，而站在空地上的凯特则是被对着他们，面对着一群群情激愤的病患及家属，而那些家属则不知道在对凯特在叫些什么？

走到凯特的身边，比东问道：“小老弟，这是怎么回事？”

阴沉着脸色，凯特郁抑道：“不知道，反正我一过来，他们就这样子了。”

苏兰皱的眉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要他们离开，也没有必要弄到变成这样子吧？禁卫队都把人家遮阳避雨的棚子给打的稀烂了，难怪他们会气成这样子！”

私心里，苏兰不禁猜测起，傍晚时，如果约瑟回到这里的话，看到自己的家附近变成了这样子，不知道他会怎么的想法？不过，苏兰她似乎忘记了，约瑟可是人人眼中的白痴，会有什么想法那才是奇怪的。

就再这时，随后的鲁格、卡特等人也都来到这里了，看到这里的狼狈状况，也不禁的惊讶起来，光是由坦斯的口中，根本不知道他所谓的拆掉木棚子会这样彻底的结果。

凯特不理会众人的惊讶，他往前的走了几步，当着一干的病人及家属怒声道：“我不管你们要不要在继续在这里，我再说一次，我只要那一个自称是死神小队的黑衣人出来见我。”

听凯特的话意，看来在众人到达之前，他已经先跟这些人谈判过了，只是好像不太理想的样子。

幕然，在人群之中，走出了两个人，一个正是刚刚与禁卫队起冲突的少年星河，一个，由星河扶持的，是他那原本中毒，但是经过力奥的逼毒后，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有点虚弱的师父。

看到他们，卡特惊讶的叫道：“当盛师兄，你怎么会在这里？”当盛，正是星河师父的名字。

当盛对卡特点点头打声招呼，然后再对比东一躬身道：“师侄见过师伯。”原来当盛的师父与比东是师兄弟，所以当盛与卡特辈份相同，但是因为当盛的年纪较大，所以是师兄。

比东见到当圣像他见礼，阴沉的脸色也浮起了一抹的淡笑道：“当盛，不用多礼，你怎么会在这里？看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对劲，你受了伤？”

对于这一个在帝国中被称为灵蛇枪王的师侄，比东向来很欣赏，因此一看到他出现了，也不禁的关怀一番。

当盛苦笑一声，道：“师侄惭愧，受到人的暗算，中了毒，所以来到这里求医的。”

随即，当盛又转头对星河道：“孩子，来见过你的师伯祖跟师叔。”

星河看看瘦小的比东与健壮的卡特，满怀戒意的唯一躬身道：“弟子见过师伯祖、师叔。”

一旁的当盛微笑道：“师叔，这孩子是我的不成才弟子星河，以后还望师叔您多加观照一下。”

比东微笑道：“这孩子看起来真不错，当盛你教的很好呀，不过，我看他好像对我们还有敌意，这是怎么回事？”

当盛苦笑一声，正待说些什么，忽然，在空地外传来了一声的大喝道：“是哪个不怕死的家伙又来这里捣乱？”同时，一道矫健的黑色身影由林子里窜了出来。

一听到那声的大喝与见到黑色的身影窜出了林子，刚刚一直在一旁强忍着怒火的凯特这下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一声，身形一窜而出，往那黑色的身影迎去，人还没靠近，就先一拳发了出去。

这黑衣人不用说，正是答应要协助傅来等人的力奥。

力奥他本来在那个林子里现身出来见傅来等人，在傅来等人的情求之下，及抱着要替亚芠争点名声的念头，答应傅来他们这依群由阵里的几个年轻人所组成的一群借用银月恶魔的名头的假盗匪，要逼清阳镇的那个意图将极刚矿骂占为己有的贪婪镇长，让他不敢打歪主意。

后来又再度的换上了黑衣，本来是打算要道镇外去干点事的，谁知道，才刚换好，就听到傅来的一个同伴匆匆忙忙的跑道这一个林子里，说什么在空地上又出现了一个不知哪来的年轻人，口口声声说要力奥这一个假冒死神镰刀小队的该死黑衣人出来。

一听之下，力奥无暇在顾及傅来他们的计画，匆匆忙忙的赶来了这一个空地。

看到空地上有着一大群的人站在病患的面前，无暇去看清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一声的大喝，力奥便往空地上冲了进去。

谁知道，力奥还没冲到中央处，他马上就发现到有一个人影以着不亚于他的速度，迎头往他飞身攻来，人尚未到，一股刮面生疼的拳风就已经先到。

力奥不敢大意，一个闪身，避过了这一拳，同时大喝道：“好强的拳力，换你接我一招看看。”

右拳一拳击出，毫无花巧的，直接的往凯特的胸腹之间由下往上的强劲的一拳，凯特大喝一声，两手一张，准准的用两手掌心接下了力奥的这一拳。

虽然接下了，但是也被力奥的这一拳给震的倒飞了回去，同时两手掌心处隐隐生疼，这是自他带上裂灵指套之后，极为少见的现象，显示出力奥的这一拳非同小可。

而当凯特被震飞之后，力奥也已经看清了凯特的面貌，虽然已经快两年不见了，但是，力奥还是一眼就认出竟然是凯特，难怪他这信心十足的全力一拳竟然被他这么容易的就接了下来。

如此一来，力奥心中顿时的兴起了想要看看凯特这分开的两年来，功力的进展情况，闷不吭声的，再度的挥舞着双拳，往惊疑不定的凯特打去。

而当凯特被力奥的一拳给打退的同时，这使的他难掩心中的震撼，在这大陆各地旅行的两年来，他根本没有碰过这种一拳就可以将他给打退的人物，再者，力奥虽然隐藏起了自己的真面目，但是他那魁武的身材却也叫凯特生起了一股的熟悉感，不过，现场却不容他多想，一方面，他心中的怒气无法遏止，另一方面，力奥那又快又重的拳头有已经像潮水一般的往他的身上招呼，不加思索的，凯特也像力奥般的抡起了双拳，硬碰硬的拳头相交起来。

当这两个兄弟俩一个存心有意比划，一个怒火中烧全力出拳，两个人那强大的真气及拳力相交所带来的震力，刮起了阵阵的强烈旋风，刮起了地上的灰尘，在力奥及凯特的四周布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强烈气旋。

这一层的气旋，令在场的人中，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全都看不清楚到底凯特及力奥的交手情况，可是，这些能够看轻里面的人，诸如比东、米非耶、当盛、卡特、苏兰等人却又不得不为里面的战况感到吃惊。

凯特与力奥两人，同时接受过了十大高手中的水妖王、大力神王的指导，又是亚芠亲手训练出来的，可以说他们的所学几乎完全的都一样，但是，分开的这两年来，两个人却又都根据所学为基础，各自的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武学。

以力奥而言，他的个性豪爽，身材魁武间力大无比，所学的真气心法是经过了亚芠所整修挑选的，属于火的炼焰心法，这套心法可以说与力奥真的是合的不能在合了，狂野的火焰般的真气，在力奥的身上获得了最大的发挥，每一拳一掌，都有如火焰般的声势骇人，宛如是一团会燃烧一切的烈火，叫人无法不去被这团火焰所吸引。

而凯特则与力奥完全不同，他所修习的是属于风的天翔心法，冷静的一贯作风，宛如一道道冷冽冻人的寒风，寻隙而进，稍一不注意，一但被寒风所入侵，那么下场就只有变成一块块碎裂的冰块，让人不敢不去提防。

两个所学一样，但是却各自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武技的好兄弟，在一个有心一个不知的情况下，越战是越白热化，战到酣处时，现场除了比东还能够看清楚他们俩人的动作之外，其他四个可

以看穿气旋的人，也只能看到一红一青，两道身影交缠而已。

越到后头，力奥变成了站在中央，浑身冒出了腾腾的红光，远远的望去，宛如是一到燃烧中的绚丽人形火焰，而力奥则是化身成为一道叫人看不清楚的青色人影，绕着力奥直打圈。

一静一动，似乎完全的与两人的个性相反，但是仔细的一看，身在中央看来好像完全不动的力奥，实则身上的红光吞吐不定，随着凯特的动作而作出反应，整个人维持在心动身不动的状态下，随时的对凯特的偷袭作出闪躲与反击。

而凯特则是相反的维持在人动心不动的状态，他的人虽然是绕着力奥的人极快的转动着，但是，他的心境却是保持在极度的冷静下，不断的试探着力奥可能的弱点与闪躲他的反击。

结果，两个人竟然保持在这僵持的状况下，几乎快达十分钟，显示出两人的势均力敌，倒是，在他们身外的气旋，因为两人所释放出来的真气不断的相互撞击之下，散逸出来的力量使的气旋越来越大，由原先的五公尺，慢慢的，现在已经扩散到块要贴近众人的二十多公尺半径的小型龙卷风了。

感觉到气旋越来越大，强力的风势刮的许多的病人几乎快站不住了，再这时，一直全心观战的比东忽然动了。

瘦小的身体忽然直直的插进了强烈的旋风中，强烈的风声掩不住他所发出来的大喝声：“破！”

也不知道比东用了什么方法，在气旋中忽然的传出了强烈的气爆声，轰的一声，那由力奥与凯特所造成的强力气旋竟然在比东双臂一展之下，被打散了。

而在比东破气旋的同时，气旋的中央处也同时的传出来两声合为一声的暴喝声：“神拳第一式拳定江山！”

朦胧中，众人只见到，力奥及凯特，一在地一在空，不约而同的暴喝出了相同名字，相同姿势的一拳，同时的将自己的又拳曲收于腋下，然后在全力的一弹而出。

但是，即使名字拳式皆相同，但是同时有力奥与凯特的身上使出来，却让人明显的感到完全截然不同的味道。

在力奥的手中，这招拳定江山，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但是在凝聚了他的全心全力的一击之下，给了人一种宛如怒火燎原，所到之处烈焰焚天寸草不留的震撼。

而在凯特的手中，这招拳定江山虽然只有在腋下到直伸的这么短暂的距离，但是，由凯特一出拳，就让人感受到宛如一道变换无常兼会席卷一切的龙卷风般，刮遍了一切，不留寸土寸草的惨烈。

同样的名字，同样的拳招，由两个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境，风跟火的真气推动之下，两个同样坚硬强横，同样带着相同的裂灵指套的拳头，稳稳的碰在一块了。

煞那间，天地彷佛都完全的静止下来，只留下了那两个拳头一般的寂静无声，随即，宛如是印证了那句风助火势，火助风威的古语。

由两个拳头所并发出来的相撞力量，奇异的融合了在一起，以着原先的十倍、二十倍的力量，强横的往四面八方飞出，那既强烈又炙热的焚风，让人不由自主的运起了自己的真气或是施出了魔法护罩保护自己，而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人，则只有被这团强风吹成滚地葫芦，变的狼狈不堪。

而始作庸者的力奥与凯特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意料不到两拳相交之下的力量会是如此的巨大，两个人的力量只能保护自己不至于受伤，至于衣服，恐怕连流浪汉身上的衣服都比他们现在还要来的漂亮与完整。

就在众人好不容易从这一招的威力下回过神来，就见到力奥及凯特两人隔着五公尺的空间两两相望，不同的是，一个是眼露笑意，一个则是惊疑不定。

将自己那几乎快失去掩蔽面貌的黑巾重新系好，力奥终于道：“凯特！怎么了？到现在都还认不出我来，一点都不像是你唷！”

凯特心中实在是已经浮现了一个人了，毕竟，他的声音是如此的耳熟，他的身材又是如此的魁武，再加上，在这世上，会施展十大高手中的大力神王的绝招神拳的，就他所知，在这世上除了大力神王与他之外，就只有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力……”

“嘿嘿，跟我来。”截住了凯特在惊喜之下脱口而出了话，没让凯特说完，力奥便已经招呼凯特跟他去了。

看到力奥身形消失在空地外围的树木的背后，凯特匆忙的丢下了一句：“你们先回去，我去去就来。”

随即，对着力奥消失的方向，凯特边急忙的追上，边大叫道：“喂！跑那么快干什么？等等我！”话声未消，凯特的身影也跟着消失在林子里了。

看到原先还像是两个生死仇人一般的打斗的两人忽然的就这么相偕的离开，众人不进满头的雾水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凯特一定跟那一个黑衣人是旧识，所以才会这样。

看到没好细看了，众人在看一下对他们抱持着敌意的那些病患及家属们，摇摇头，米非耶探了口气道：“走吧！”

说着，米非耶领头的往回走，比东看了看，也道：“走吧，没戏看了，当盛你们也跟我们一起走吧！”边说，他也边跟着米非耶往回走，当盛与星河师徒听到比东这么一说，也跟了上去，其他的人见状也往回走了。

正当众人跟着米非耶与比东往回走时，苏兰忽然的停了下来，张嘴道：“老师，我想现留在这里再看一下，搞不好今天圣狼王就会出现了也说不一定。”

米非耶看一下自己的爱徒，想了一下，点点头道：“也好，你就留下来吧！”

领着众人，米非耶独留苏兰一个人在这里，对于自己学生的实力，他是有着相当的自信的，就算这一群人想要对她不利，也绝对讨不到好处的。

就再同时，为在这一个山坡的林子深处，力奥与凯特浑身衣衫不整的坐在一颗大树下聊着天。

大概的说了一点分开寻找亚艾两年来的经历，凯特开始兴师问罪了，他怪罪的说道：“力奥，你是怎么搞的？怎么随随便便的就亮出了我们的身分？难道你忘记了我们两年前的誓言了？”

力奥一副轻松的神态，兴奋的笑道：“我当然没忘了，所以你看，我不适用假冒的身分来了吗？连真面目也不敢见人。”

扬扬手中的黑巾，力奥微笑的安抚着凯特，但是凯特还是不能释怀，悻悻的看着力奥。

随即，力奥忽然的兴奋的道：“其实，就算我不蒙面也无所谓了，因为，我们死神小队也许就快要再度的聚合起来了。”

听到了力奥语出惊人的说道，察觉出力奥语气中的深意，凯特精神一振，焦急的问道：“力奥，难道你有头儿的消息了？”想也知道，要死神小队再度的聚集起来，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亚芠的在现。

看到了凯特焦急的神态，力奥忍不住的取笑道：“凯特，瞧你的，平常老是一副好像七情不动六欲不生的非人样，但是只要一听到头儿有关的事，瞧你反应这么的激烈，我有时还真怀疑，到底是谁比较冲动说。”

凯特不理力奥的取笑，不悦道：“你在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果如力奥所说的，向来冷静的他只要一碰上了有关亚芠的事情，简直是比力奥还冲动。

看到凯特不悦，力奥也不捉弄他，原原本本的将他来到这里之后，所以发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给了凯特听。

当力奥说道他发现到有一个叫做约瑟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头儿亚芠时，凯特难掩激动的站了起来，急问道：“人呢？头儿人在哪里？”

看到凯特激动的样子，力奥可以体会，但是，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凯特可以冷静的帮他一起判断到底约瑟是不是亚芠，而不是让凯特像现在这样的激动，这样只会坏事，没办法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在力奥的示意下，凯特知道自己失态了，先坐下来，深吸了几口气，平复一下听到力奥说可能已经找到亚芠时的激动情绪，确定自己已经平静下来了之后，凯特这才又睁开眼睛，望着力奥，静待下文。

看到凯特终于的恢复了平静之后，力奥这才又继续的将他见到约瑟时察觉到约瑟的异样，以及关于福隆的异状，还又，关于这小镇上的所谓的圣狼王的传说，他怀疑所谓的圣狼王便是贪狼星，间他对于这两天来的各种疑惑还有愿意帮助傅来等人的事情，完全的告诉了凯特，足足的说了快一个小时。

听完了力奥的话之后，凯特闭目沉思，力奥耐心的等着凯特判断的结果。

力奥并未等多久，没过几分钟，凯特已经兴奋的睁开了眼睛，对着力奥激动道：“没错！你见到的那一个人应该就是头儿没错，我相信绝对不会错的，虽然不知道头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有什么比那只所谓的圣狼王的存在还要叫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约瑟就是头儿的化身。”

“更何况，我也信的过你的眼睛，既然会让你认为他就是头儿，那么，约瑟就一定是头儿没错！”

听到凯特这样的判断，力奥也跟着兴奋起来，总归来说，他认为约瑟是亚芠的化身都是他一厢情愿的认定，到底有多大的把握，他也不敢说，如今，听到凯特也这样的认定，那么他心中的把握有多增加了许多。

忽然，力奥与凯特忽然的相视的大笑，直笑到眼泪都留出来了，好久，好久，两年的时间对他们对其他人来说，真的是比两百年还要久，如今，他们的心愿终于就要达成了，终于要找到他们的头，亚芠了，如今，只要等到晚上，静待那只可能是贪狼星的圣狼王出现，那么，一切答案就将要揭晓。

好不容易，炎热的太阳在某些心中期盼的人的眼中，经过了一整天的磨难大地之后，心不甘情不愿的，收敛起它的炙热光芒，消失在山的那一头，轮到了已经慢慢的缺了一角的不完全圆形

的月亮高挂在天空中，散发着它柔柔的亮光，为着那些辛劳了一整天的人们，照耀着他们回家的路。

走在茂密的森林中，福隆、约瑟祖孙俩背着满载的干材与一些森林中的果蔬，在月光的照映下，慢慢的走在归家的小径上。

仔细一看，在约瑟的双手上，捧着一只不知在哪里受伤，有着漂亮的火红色皮毛的小狐狸，伴着福隆那略为坎吕的身影，慢慢的走着，

望着约瑟手中的小狐狸，福隆显的十分的好奇，用着略带抱怨却又十分得意的语气道：“真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哪里找到这些森林里受伤的动物的，而且又是用什么方法让它们这么乖巧的任你抱回家养伤的？”

“约瑟，既然你将人家给抱回来，那你就要好好的将人家给照顾好，还有，家里的那些动物你也该叫他们回去了，免的那些在这里等圣狼王治病的叔叔伯伯们，动不动就被他们给吓着了，你还记得吧！上一次你傅来大哥在晚上来到我们家，竟然被咱们家里的那些出没的动物给吓到了，尤其是那条大蟒蛇，不知情的还以为咱们家是动物园呢！赶快叫他们离开吧！”

“不过，说到那些来治病的叔伯们，圣狼王这一次已经一个多月没出现了，他在不出现来帮人治病的话，恐怕再过两天，我们可能就要没办法出入了，真是头痛！”

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约瑟聊天，约瑟只是露着一脸的傻笑，边抚着在他怀中温驯乖巧的躺着的小狐狸，边望着福隆，似乎听不懂福隆到底在说些什么？而福隆显然也很习惯约瑟的样子了，依旧边说着话，边与约瑟一同的走向他们已经不远的家。

但是，福隆所不知道的是，就在福隆似真似假的在跟约瑟抱怨等待圣狼王治病的病人太多，几乎已经将他们家附近的空地全都占满之时，约瑟表面上虽然是有听没有懂，但是，透过约瑟那现在因为受损而宛如一张白纸的脑部及双耳，某一个与约瑟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心灵听到了。

接收到另一个原本合一，但是现在分离的另外一个心灵在为他唯一的“亲人”的话而感到苦恼的另外一个心灵“醒了”，由深深的沉眠中醒了。

在这同时，为在福隆与约瑟祖孙家，距离那块空地不到一公里处，一个人迹罕至的碧绿小湖，也是力奥在今天早上发现到巨大脚印的那一个美丽小湖。

在这一个时候，原本平坦如镜，忠实的倒映着天上月亮的湖面上忽然的出现了微微的浪花，在无声无息中，一个巨大的银色的身影慢慢的由湖的中央处浮现出来。

在月光的照射下，一只，连头带尾足有三公尺长，站起来有一人高，浑身尽是银光灿烂的美丽长毛的巨大而有着说不出威武神态的巨狼出现在湖面上。

彷佛那因为它的出现而打破了平静的湖面是坚实的地面般，那巨大的威武银狼轻轻的一抖身子，霎时，原本湿淋淋的长毛变的十分的干燥，更是让它身上增添了无比的光辉。

抬起了头，望上那繁星点点，皎月半天挂的夜空，一双在月光上反映出了与它身上一样，甚至更加明亮的漂亮银眸中，露出了一抹人类无法了解的奇妙神色。

随即，发出了一声清扬的高亢狼嚎，银狼那巨大的身躯，用着令人想像不到的轻巧的动作，轻轻的在水面上一跃，很快的消失在这小湖上。

这时，为在福隆祖孙嘉的空地上的那两百多人，同时的听到了这一声的轻悦狼嚎，包括了那在小屋前，等待了一整天与承受了众人怒目相向的苏兰，还有那隐身在阴暗的角落，此时眼中充

斥着惊喜、激动的神色的两个人都听到了。

原本坐在小屋前的苏兰在听到这一声的轻扬的狼嚎时，忍不住的站了起来，望向漆黑一片的森林，同时，原本安静的人群也骚动起来了。

“圣狼王！没错！这是圣狼王的声音，每次圣狼王要出现之前，都会听到的它的狼嚎声，圣狼王终于出现了！”

不知道这时谁先说出来的，但是，当此话一出，所有人不由的都激动起来了，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甚至，不需要圣狼王帮他们治病，不是病人与家属的人也都不由的露出来紧张的神色，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如何？当这一只传说中的圣狼王要出现了，谁有没办法保持平静了。

就在众人慢慢的吵杂起来时，就这么突然的，一个巨大的银色身影忽然的从天而降，降在这处空地上一处人迹稀少的地方。

“是圣狼王！”就这么一句，所有人都停下了身体的动作，所有人只能呆呆着望着那巨大的银色身影。

那银光灿烂的身影，那雄伟高大的身形，那左顾右盼的威武神态，那宛如君临天下的庄严姿态，叫人不由的肃然起敬，不由的赞叹的看着它那睥睨一切的身影，不管以前是不是曾经看过。

一双银色的瞳眸，慢慢的扫过了每一个人，扫过了这块空地上的每一个地方。

过了半晌，就在众人的屏息以待下，圣狼王慢慢的走近了一处靠他最近的一夥人的身边，在众人的期待下，圣狼王不出一声的，由他的身上开始慢慢的散发出了柔柔的银光，然后这银光集成了一束的照射到其中的一个躺在地上平铺巾被上的人的身上。

被圣狼王的银光所照射到的那一个人，只觉得身上随着银光的照射下，一股暖洋洋的气息传遍全身，原本因为长年受疾病所苦，虚弱到完全连都都没办法的身子不可思议的生出了力气来，原本酸痛的地方也不见了，虽然银光的照射只有短短的不到几秒钟，但是，当银光照射转移到他旁边的人时，舍不得这道银光的移开，忍不住的伸手彷佛要将这道银光拉回来的他，这才知道，不知何时，他竟然已经可以自己坐起来了，完全不需要他旁边的妻子帮他了，而且身体里面彷佛现在充斥着无穷的力气了，他甚至感觉到，就算叫他跑也没问题了。

而在他隔壁的那个人，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他知道他因为三年前一次的意外，让他的腰部受伤，所以他已经躺在床上足足三年了，连大小便都需要靠他的家人。

但是，再圣狼王的银光的照射下，隔壁的忽然的痛叫道：“痛！痛！好痛呀！我的腰！”

随即，奇迹般的，躺在床上已经三年的半废人竟然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叫一声：“好痛！”然后，整个人砰的一声，从他躺了三年的被子上跳了起来，随然又立即的倒下，但是，明眼人一望及知，既然可以自己跳起来，那只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一定可以恢复行动力的。

在来，第三个，那是一个右腿上包着厚厚的绵布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第一人也知道，这个人的腿在一个月前摔断了，医生说他这一生都要靠拐杖度日了。

但是，就再圣狼王的银光照射到他的右腿上时，年轻人忽然的大叫道：“酸！好酸呀！好痒！”

不到十秒钟，这个年轻人也如前一个那样，因为受不了又酸又痒的感觉，一蹦而起，当他好好的站在地上时，他激动的撕开了自己右腿上的绵布，展露在众人的面前的，那是一只完好如初

的右腿。

再来、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二处、第三处……直到最后一处的最后一人，所有人，再圣狼王那不可思议的奇妙银光之下，全都获得了奇迹般的治疗。

有些当场痊愈，又些虽未能痊愈，但是一望即知已经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治疗了，看呆了所有人，也看呆了那个在一旁的苏兰。

当奇迹展现之时，苏兰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眼前所见的事实，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就算她听到再多的人转述圣狼王那奇迹般的治愈能力，永远也比不上自己的亲眼所见！

身为帝国杰出魔法师的她，当然可以感应到，这圣狼王身上所发出来的银光其实是一种奇妙的能量，有点类似光魔法中的治疗之光，能够刺激人体的自愈能力，并且同时的提供人提自疗时所需的能量。

但是，就算是再强大的治疗之光也完全的比不上现在圣狼王所发出的银光中蕴含的能量，何况，治愈之光也只能将状况穩住或是改善情况而已，想要像现在这样，几乎在一瞬间就将一个人身上的伤或是并完全的复原，那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而已。

以她为例，她这一个在帝都中素有火之魔女的称号的人，豁出了全身的魔力，施展治愈之光的话，以这里的人的伤势来说，她顶多可以治疗好当中的四分之一，而且最少需要一个月的不断治疗才行，如果要像这圣狼王一般的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收到成效，那她顶多十个，甚至更少，这是她这个在帝都里魔力排名最少再二十名内的魔法师的极限，而且还是在她对于光魔法有相当的研究之下的前提。

这样一想，对于这圣狼王轻易的就再极短的时间中治疗了这里少说七八十个患有各种绝症伤势的人所耗费的魔法能量，以及圣狼王在治疗完之后那一副馀刃有馀，还不知道潜藏了多少的力量的样子，苏兰不由的感到一阵的昏眩。

她终于可以体会出，为什么王宫禁卫队两千精英外加上长老院包含她老师、比东长老在内，也无法将圣狼王给捉住的原因了。

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能量的怪物，那只有传说中的圣幻兽才有可能存在。

就在苏兰发呆的时候，她又听到了众人再窃窃私语，仔细一听，她却听到众人在谈论，根据以往所流传下来的经验，这圣狼王在治疗完所有人之后，应该是会立即离去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却来呆在这里不走？

苏兰定神一看，果然如众人所说的，再绕完了一圈，治疗了所有的病人之后的圣狼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竟然在它刚刚落下的地方，趴了下来，两眼一闭，好像在睡觉，令人不知道它到底想要干什么？

正当苏兰与其他人郑再猜测圣狼王为何不离开这里的用意时，远远的，在这处空地前方的森林小径上，慢慢的走进了两个人影。

随着人影的慢慢走进，众人终于看清楚了，这两人正是这空地的主人，福隆与约瑟祖孙，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回来了。

当他们一踏进到空地上时，福隆见到躺在空地上的圣狼王时，不由的惊呼一声：“圣狼王！”

在这同时，圣狼王原本闭着的双眼也张了开来，慢慢的站了起来，走到福隆与约瑟的面前，忽然的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的绕着圆圈，发出了轻轻的呜呜声。

苏兰看到这一个场景，她终于可以体会到为什么福隆祖孙会被称之为圣狼使了，也能够体会的到，马克所说的，圣狼王在出现之后，都会看看的意思了。

在她看来，圣狼王现在的举止，根本就是正在等着要看他们一眼嘛！

当圣狼王将它巨大的头凑向前时，福隆明显的全身僵硬起来，任由圣狼王在他身上嗅着，倒是那个被人称为白痴的约瑟反而比较大胆，伸出手来拍拍圣狼王的头，傻笑着。

最后，圣狼王在绕了几圈之后，慢慢的又走向森林里，临走之前，它还不住的回过头来看看福隆与约瑟一眼。

不！苏兰这时真的难掩心中的震撼，站在她的这一个角度，她很明显的看到了，这圣狼王并不是在看福隆祖孙，正确来说，它是在看站在福隆身边，露着一脸傻笑的目送着它离开的约瑟，她在看约瑟，甚至，现在想起来，它靠近约瑟的时间要比靠近福隆的身边的时间要长的多了。

直到圣狼王那巨大而美丽的身影消失在森林中之后，众人这才如梦初醒，七嘴八舌的谈论起刚刚圣狼王对他们的治疗与圣狼王那奇异的行为，苏兰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当这些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圣狼王的奇异传说又会在增添一笔，而福隆祖孙那所谓的圣狼使的传言也会更加的牢固，毕竟，在场所有人都亲眼看到，圣狼王在治疗完所有人之后，还特地的等到福隆他们回来，虽然苏兰现在心中有点明悟，它并不是在等福隆祖孙，而是在等约瑟一个人，但是看在别人的眼中肯定不这么想，有谁会去注意到，其实那个傻子才是与圣狼王真正有关系的人？

看到福隆与约瑟开始卖力的排开了激动的一拥而上，对着他们呼喊圣狼使的人群，慢慢的走向这小屋，现在苏兰的心中一团的乱，原本以为自己爱上约瑟这一个傻子已经够她心乱的了，现在又知道，约瑟这一个被她爱上的人竟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傻子，这下，苏兰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不想在现在就跟他们见面，苏兰心中一动，小屋前红光一闪，苏兰已经消失在原地了，在众人不知不觉中，悄悄的隐藏了她的身形来。

而福龙与约瑟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到，苏兰已经在他们的小屋前等了他们一整天了。

一直到深夜，苏兰又再度的出现在福隆与约瑟的小屋前，看到整个空地上已经走的一个都不剩了，原本拥挤的空地现在忽然变的无比的空旷而寂静，苏兰的心中不由的感到一阵的怪异。

走到小屋前，苏兰原本想要敲门，后来又改变了主意，由窗户向内望去，整间一揽无遗的小屋中，就只又点着小蜡烛，独自一个坐在桌子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福隆，而她即想要见面的那个人却不见人影。

苏兰失望的正想要离开这里，忽然，苏兰不由的感到一阵的震撼，她忽然的感觉到在不远处，竟然有着强大无比，令她完全想像不到的魔力波动存在着，感觉上好像是圣狼王的魔力。

心中一动，苏兰以为自己的同伴又在企图要抓圣狼王了，在见识过圣狼王的力量之后，苏兰已经知道想要用武力强抓住圣狼王是不可能的事，她得赶快去阻止。

红光一闪，她又消失在原地了。

追随着那股圣狼王的魔力波动，苏兰不知不觉的来到了空地外的那处人迹罕至，景色优美的小湖边。

在这个小湖边，苏兰看到了一个她作梦也想不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人，也看到了她此生难忘的情景。

再小湖边的一块平坦的大石上面，刚刚，在小屋里没看到的约瑟现在竟然出现在这里！

就在苏兰隐身在树丛之后所看到的，约瑟两腿盘坐在巨石上，在他的身上，这时可以看到一阵的宛如雾般的银色光雾出现在他的身上周遭围绕着，而她所感觉到的那圣郎王巨大的魔力来源竟然就是出现在约瑟的身上？

约瑟整个人，在这银雾的围绕之下，一种奇异的庄严神态出现在他的身上，苏兰的心中不由的感觉到一阵的震撼，她作梦也没想到，在这一个傻子的身上，竟然会有这样的神态出现，这叫她不由的看呆了，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只能呆呆的看着约瑟身上的银雾不断的翻腾。

慢慢的，约瑟身上的银雾丝丝缕缕的钻进了约瑟的身上不见了，苏兰正想要现身出来时，忽然的感觉到在她的背后传来了一股沉重的呼吸声，苏兰回头一看，映入眼中的是一双巨大的美丽眼睛。

是圣狼王，不知何时，圣狼王竟然无声无息的出现在她的身后，而且争着一双美丽但充满了警戒神色敌意的眼睛望着她。

苏兰霎时被境的完全不能动，只能呆呆的望着圣狼王的眼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狼王看了她一会之后，眼中的敌意却忽然的消失不见了，而且，竟然就这么泰然的由她的背后，绕过了她，走到约瑟所在的巨石旁。

苏兰差点惊叫出声，她已为圣狼王是要对约瑟不利，谁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圣狼王只是看了一下不知何时，现在全身又都被一层金光包围住的约瑟一眼之后，又像在空地上一样，四肢一屈，蹲伏在巨岩旁，两眼一闭，完全不再理苏兰。

至此，苏兰实在是猜不出来圣狼王的举动到底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圣狼王会这样蹲在那里，看起来好像部要让人接近约瑟的样子？”实在想不出来的苏兰不知不觉的自言自语了出声。

“这是因为在练功时，最忌讳别人的打扰，所以为了防止你打扰到他，圣狼王才会现身出来阻止你靠近。”

由她被后来的声音，虽然回答了苏兰的疑问，但是也较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苏兰吓了一大跳。

“禁声！”就在苏兰差点惊叫出声时，忽然一个耳熟的声音略带责怪的说道：“力奥，你这样忽然的出声不是存心想要吓坏了苏兰小姐吗？”

苏兰回头一看，她的身边竟然站了两人，苏兰立即的认了出来，当中那个身材比较没有那么高大的是凯特，而另外一个身材高大的不正是今天白天跟凯特打的火热的黑衣人？只是现在他脸上不再蒙面，露出了一张粗旷的大脸。

苏兰不由的放低的声音，低声道：“凯特？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

惊疑的看了正双目紧闭的蹲伏在大石旁边的圣狼王，苏兰惊骇的道：“难道你们也想要捉圣狼王？”

“要捉贪狼星？天呀！你别开玩笑好不好！又不是活的不耐烦了，叫我们去捉贪狼星，那还不如叫我们自己去自杀可能比较简单。”力奥一手拍额，一副受不了的样子，低声的讽刺到。

听到力奥这么的一说，想到自己这一夥人不就是力奥所说的那种不知道死活，存心想要抓住圣狼王的人，但是她还来不及对力奥的话发怒，随即的就注意到力奥对于圣狼王的称呼？贪狼星？难道圣狼王就叫做贪狼星？

转个头，对着他比较熟悉的凯特，凯特注意到苏兰眼中的疑问，微笑道：“其实，我也是在今天碰到我的同伴之后，由他口中我才知道的。”

“没错，不管你们如何的称呼它，是圣狼王也好，魔狼王也吧！自始至终，它始终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贪狼星！”

“而且，不管是以前也好，现在也罢，就算在未来，在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命令它，可以要求它做任何的事情，可以让它如此的守护着，也是这是上它唯一的一个主人，那个人就是你现在所见的，就是你们所谓的约瑟，至于他真正的名字，请恕我等保密。”

“你们认识他们吗？”听到了凯特与力奥语气中的熟悉，苏兰忍不住的问道：“我是指圣……贪狼星跟约瑟！”

“认识，虽然只是认识以前的他们，两年前的他们！”

听到了苏兰的问话，凯特笑而不答，但是力奥忍不住的冷笑道：“我警告你们，回去告诉你的同夥，我已经从凯特的口中知道你们想要抓住贪狼星了，虽然我们并不必要替贪狼星担心，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警告你们，如果要打他们的主意的话，小心你们的人头！”

自从在凯特的口中听到了有关苏兰一行人想要抓住贪狼星的企图之后，力奥便对于他们的一行人抱持着相当的敌意，因此当然不会给苏兰好脸色看。

只是，苏兰虽然对于力奥的敌意感觉到相当的莫名其妙以及不满，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她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前一天还是一个看来很单纯的白痴青年，才只不过是过了一天，不但让她先是发现到好像与传说中的圣狼王有关系，现在又发现到他身上竟然有着连自己的老师都比不上的强大魔力，到最后，还由原本与他们相当有好的凯特的口中知道了，约瑟这一个白痴青年竟然是圣狼王的主人，圣狼王也不叫圣狼王，而是有个奇特的名字贪狼星，而那个神秘莫测的魁武青年甚至还威胁说不准打他们的主意，要不然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这简直是不将他们斯达王宫禁卫队及长老院放在眼中。

到底，凯特与力奥到底是什么身分？为何敢口出狂言？而最重要的是，约瑟的真正身分到底又是什么？他与圣狼王之间，与凯特跟力奥之间到底又是什么的关系？

一连串的迷雾，搞的苏兰满头雾水，但是，为了陛下，为了自己，苏兰是必要将这之间的关系完全的搞清楚不可。

正当苏兰还想要发问的时候，她却看到凯特跟那个对她敌意甚浓的力奥忽然的相视一眼，然后同时的走出树丛往约瑟及圣狼王，不！是贪狼星的方向走过去，不加思索的，苏兰身体比脑子动的更快的也跟了上去。

就在他们三人身形一动之际，原本静静的蹲伏在约瑟旁边的贪狼星忽然的睁开眼睛，站了起来，对着他们的方向发出了警戒的低吼声。

来到贪狼星前面，距离贪狼星不到五公尺之际，足以看清彼此的近距离时，凯特与力奥同时的停下了接近的脚步，看到他们停下来，苏兰也跟着停了下来，站在凯特的右手边。

而苏兰也发觉到，不知何时，这贪狼星原本警戒发怒的声音竟然已经转变成了欢娱的声音，原本低垂的尾巴也开始在慢慢的摇动着，在在的都显示出，这凯特口中的贪狼星真的认识他们，同时也表示出欢迎高兴的意味。

突然，苏兰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它……它竟然在笑？

苏兰敢发誓，她没想到，区区的一只幻兽，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几阶的幻兽，但是，竟然会像人类般清楚的表示出七情六欲的感觉，她宁愿她是看错了，但是，如果说她是眼花的话，那，那么贪狼星嘴角旁翘起的肌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它只是嘴巴在抽筋？

无法相信自己所见到的情景，苏兰几乎以为自己要昏倒了，在她的学识里，她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的幻兽可以笑的，而且是笑的这么的清楚而明显。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苏兰这下真的是觉得笑只是一像小儿科而已，如果她在贪狼星笑的时候，她就昏倒的话，那么她一定会后悔的。

因为，就再苏兰感觉到贪狼星在笑的时候，忽然贪狼星的瞳孔对上了她以及力奥、凯特的双眼，她虽然没有听到贪狼星发出了任何的声音，但是，她不可思议的由贪狼星的眼中竟然读出了一个意思。

“凯特、力奥，你们终于找来了，我还以为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这又是怎么回事？苏兰在度的以为了自己可能是昨天没睡好，所以才会眼花了，她竟然以为贪狼星用眼神在对她们传递消息，而且更在跟凯特他们交谈？

正要揉揉眼睛的同时，苏兰忽然的又在贪狼星的眼中接受到一句话：“你们旁边的这一个女人是谁？我记的她好像是前几天要抓我的那一夥人中的一个，妃雅、夜月呢？她们怎么没来？大伙呢？”

妃雅？夜月？听起来像是人名，但是，妃雅跟夜月是什么？怎么她的脑中会忽然的出现了这么一个以前从来没听过的名词？

以为自己暨眼花之后又产生了幻想，苏兰不由的抬头看一下漆黑的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

但是，凯特的说话声打破了她以为自己有毛病的猜疑，苏兰近乎震惊的听到了凯特说话：“小星，真是抱歉，我们大家已经找了你们很久了，一直到今天才知道了你们的在这里的消息。”

“而且大伙也都很好，只是现在他们都四散到各地去找你跟头儿了，城主不知道我们来这里，至于夜月的话，两年前，夜月因为自己完全的没有办法对头儿及你有所帮助，所以她告诉我们她要回去找她的师傅，最迟会在两年之内学遍她师门的魔法，然后再出来跟我们一起找你们，免的到时候，她又只能眼睁睁的看到你们的不幸，所以这次只有我跟力奥在这里不期而遇，并且侥幸的发现到你们的踪迹，寻线追来。”

苏兰明显的看到了贪狼星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道：“那就好，老实说，我还真的是蛮担心你们的安危的，听到你们都没事，我就放心了。”

“咦！她怎么了？”看到了一旁白着脸的苏兰，贪狼星忍不住的问道。

听到了贪狼星的问话，力奥幸幸的道：“没什么，她只是被你吓到了而已，她可能作梦也没想到天底下会有想你这样的可以用眼神来传递你的意思的幻兽，更没想到你可以跟人交谈，所以被你吓到了，老实说，我们刚刚也是被你吓到了，以前你虽然也可以用眼神传递出你的意思来，但是，也没像现在这么恐怖，让我们以为简直是在跟一个人交谈一样。”

“阿！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冒犯的！”忽然想起来，这样一说好像有点瞧不起贪狼星的味道，所以力奥连忙道歉，对于贪狼星这几乎是亚芠分身的神奇幻兽，力奥对它的尊敬可以说是与亚芠完全一样的。

贪狼星又是一个笑意的眼神撇了苏兰一眼，然后道：“没关系，不知情的人会被我吓到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我也不想要这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跟以前一样。”忽然的回头的望了浑身垄罩在金色光雾里的约瑟，或者该称为亚艾才对的身影一眼，贪狼星略带无奈的道。

凯特见到贪狼星的样子，急忙道：“对了，小星，头儿到底是怎么了？他，约瑟，是头儿没错吧！”

贪狼星坐了下来，点点头又摇摇头道：“对！也不对！”

这下，不但好不容易适应了贪狼星独特的“说话方式”的苏兰不解，凯特与力奥也同时的感到疑惑，什么叫对也不对？

看到他们不解，贪狼星无奈道：“两年前，当我在那一次的收回了五小，然后又再一次的发挥出特殊能力之时，他已经身受重伤，身体的伤虽然我用尽了全力帮他治好了，但是最重要的，他的脑部因为同时的受到了那个神化剂的侵蚀还有动用了那个不该用的禁招，导致严重的受损，本来，以我当时的力量应该也是可以帮他给完全的治好的，只是需要时间，而且要大量的时间。”

“但是，当时你们也在场，你们也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时间却也是最缺乏的，所以，当时，我便先让他恢复了某部分的行动能力，但是，一恢复了行动能力，他的心中便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将那些怪物给打退，结果你们的看到了。”

“在那团白光冲下之时，怪物爆炸，我也被那爆炸的威力给炸飞了，一直飞了不知道多远，最后终于由高空中掉下来。”

“而在当时，连番的战斗与接二连三的受到重创，别说是他，就连我也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所以好不容易让我们安全的着地之后，我也本能的要进入了沉眠中。”

“但就再我要从他身上退开之时，我却发现到一件致命的事！”

听到贪狼星“说”到这里，凯特及力奥不由的急问道到底是什么事？想必就跟亚艾现在会变成了这样子有绝对的关系了。

“你们应该都知道，当幻兽再跟主人结合的时候，幻兽本身的意志是沉睡的，在将身体交给了自己的主人使用的！”

听到贪狼星不回答凯特的话，忽然的将话题给转移到这一个方向，凯特及力奥不由的一愣，但是，对于贪狼星所说的，他们却也是满头的雾水，老实的摇头说不知道，以往，他们铠化就铠化，那里会想到什么幻兽本身的意志在不在的？

贪狼星见状正想要解释，忽然旁边一个清脆柔美的声音道：“我知道！”霎时，贪狼星、力奥、凯特的眼光全都望向声音的主人，苏兰。

刚刚，苏兰对于贪狼星与凯特及力奥的谈话，十句中倒有九句听不懂的，但是，当贪狼星一说到这个时，苏兰不由的精神一震，这可是她的专业领域，忍不住的出声了。

看到两人一狼的眼光全望向他，苏兰虽然的感觉到一怯，但是还是大声道：“关于这点我知道，由于幻兽与主人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再结合时，因为是将这两个个体结合成为一体，所以，一人一兽之间，一定会有一个主导行动，而那个主导行动的就是主人本身，所以再那时候，因为主人同时操控着两个躯体，所以幻兽本身的意志在自己的身体主导权被主人所夺取之后，它便会陷入沉睡之中，直到下一次，主人将身体的主导权还给了幻兽，也就是解除了铠化

现象，不管是第二型态或是第三型态，将自己的幻兽还原成第一型态，这时，幻兽的精神意志才会苏醒过来，再度的主导属于自己的身体，我说的对不对？”

苏兰对贪狼星做出了询问，当然，贪狼星也回给了她一个完全正确的眼神，只是，苏兰还是觉得一阵的怪异，这些如果是在与她的老师，或是其他的饱学之士来说，一点都不会奇怪，但是，她现在却在对着一只幻兽说出了这些的话来，这怎能不叫她觉得怪异？

不过，贪狼星可不管她心中怎么想？她又转过头来，对凯特及力奥道：“基本上，现在，每个人与自己的幻兽的相处模式都是这样，但是，我跟贪狼星的相处模式却是有点特殊！”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过敏，但是，凯特跟力奥忍不住的相对望一眼，确定的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的神色，在他们一见到贪狼星的同时，一直到现在的状况，他们一直有一个错觉，那就是，现在坐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银狼，如果将它换成了人形，然后再冠以他们心目中的那一个形象，那么，就活脱脱的是他们的头儿亚芠了，无论在语气或是说话方式，都跟他们记忆中的没两样。

这种怀疑在贪狼星“脱口”而出的那最后一句话时，他们又感觉到更强烈了。

察觉到凯特及力奥的异状，贪狼星忽然的又扯出了一个无奈的苦笑道：“穿帮了吗？亏我怕吓到你们还一直冒着贪狼星的身分，真是多此一举，我想你们应该是想到了我在清蓝之境中所说的话了吧！那些关于圣幻兽取代我大哥他们的推论！”

听到贪狼星这么的一说，原本刚刚跟贪狼星一样坐下来的凯特与力奥不约而同的，像是触电一般的高高跳了起来，骇然的指着贪狼星，不敢置信的惊呼道：“头儿？”

剩下的，只是搞不清楚状况的苏兰，她完全不知道贪狼星还有凯特与力奥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对于刚刚贪狼星的“话”，她只是很单纯的以为是自己的理解错误而已，完全不像凯特与力奥般的同时的想到了一个最糟的结果。

虽然凯特及力奥被吓的跳了起来，但是贪狼星不慌不忙的道：“先坐下来，事情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

“听”到了贪狼星的话，凯特与力奥惊魂未定的在贪狼星的指示下，坐了下来，静待这一个有着贪狼星的形象，实则内在却是他们头儿给他们的说明。

贪狼星，不！外表是贪狼星，内在却是银月恶魔的亚芠又道：“一般人与自己的幻兽相处的确是像这位小姐刚刚所说的那样，但是，我跟贪狼星却不太一样，由于贪狼星本身的奇特身分、力量，以及我自贪狼星小时候起，已经曾经三次的对贪狼星施我的家传密技回生诀，因此，可以说，就再我铠化的时候，贪狼星其实并不是完全的陷入沉睡中的，主要就是因为再三次回生诀与我本身的精神异力的影响之下，我的精神与贪狼星的精神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我就是它，它就是我，既然精神上并无分别，是同一个个体，那么，我与贪狼星的铠化其实只是将我们两个不同的躯体做更进一部的结合而已，精神上就某一个角度来说，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精神，差别只在于我以亚芠的身分，它以贪狼星的身分在做活动而已，这种奇异的状况一直到那次的意外中，我才有了最深的体会。”

“当时，我本身的脑部，因为上述的影响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正常的功能了，而我之所以会保持着行动与思考的能力，其实，全是扶着我的精神与贪狼星的精神是结合的，依靠着贪狼星在活动。”

“而当我发现到贪狼星即将陷入沉睡中，而要与我解除结合时，我马上知道解除铠化之后，当我的精神在度的会归到我的本身之时，依我那当时错乱的脑子，唯一的下场，便是完全的失去了我的自我，就算我的脑子又恢复正常了，我也只能变成一个白痴而已，于是，我下了一个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决定。”

“那就是，这一次的解除铠化，我并未将我的精神撤回自己的本体，反而将我的全部的精神，完全的投注到贪狼星的身上，比以前都还要更彻底的投入，完完全全的投入。”

语破天惊的，亚芠（贪狼星）说出了令人不敢相信，也完全无法置信话来，听到这里，力奥与凯特都已经完全的了解了亚芠（贪狼星）的意思了，但是也震骇的他们说不出话来。

而一旁的苏兰已经干脆的两眼一翻，在理解了亚芠（贪狼星）所说的话之后，这已经完全的超出了她的智慧所能理解的奇迹，一个人的精神竟然可以脱离自己的本体，融入了自己的幻兽中生活？

同时也让她的理智完全无法接受亚芠（贪狼星）所说的，而被吓昏了。

至于凯特与力奥虽然不至于向苏兰那么的夸张，但是，她们的脸色也是一片的惨白，也好不到哪去，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所找到的亚芠不是亚芠？

亚芠（以后不管是哪一个个体发言的，只要是亚芠所发言的，都以亚芠来说），一直的等到了凯特与力奥完全的恢复了平静下来之后，他才又再度的开口道：“其实，你们也不用将事情想的太过于复杂，只要换个方式想，想说以前，我是一直在人类的形体上，现在，只不过是反了过来，我变成了贪狼星而已，我还是我，还是我，亚芠。斯达克的精神意志为主导的。”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说凯特与力奥果然是觉得好过了点，反正，亚芠就是亚芠，不管是以他的原本身体，还是现在的用贪狼星的身体，并没有两样，到这时，他们也终于的解开了为什么外界的人会传说贪狼星会治病的道理了，依照他们对于亚芠的了解，如果说现在的贪狼星内在其实是亚芠的话，那不会治病的话那才时真的不可思议呢。

但是，即使已经知道了亚芠现在的状况，两人也比较可以接受了，但是，凯特及力奥还是觉得有点的疑问，哪就是，现在既然亚芠原本的精神在贪狼星的身上，那么，现在在他们面前的亚芠，不！应该说是正在活动的亚芠又到底是谁呢？

冲动的力奥马上的将这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亚芠转头的看了自己那正坐在大石上练功的身体，无奈道：“当时，当我将自己的全部的精神完全的移到贪狼星的身上之后，我将贪狼星身上所仅存的能量完全的转移到我本来的身体，然后，依照我自己的意思，这些能量会在未来里，维持着我这一个本来应该变成了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的身体。”

“但是，很显然的，我错了，虽然我这样讲好像是有点在自夸，但是，我还真的是错估了我自己的潜力了。”

又是得意又是伤脑筋的，亚芠慢慢的说道：“我完全没有想到，再我的身体自我复原的这一段时间，随着混乱的脑子慢慢的复原，当初，也不知道是我移的不够彻底，亦或是人体本来就是如此的奥妙，我发现到，其实我所谓的完全脱离本体其实不然，我所谓的转移也只不过是我将我所有的记忆、反应、个性、力量等等我所能掌控的那些表层的东西，转移到贪狼星的身上，但是，那些关于我自己的本能，之类的东西，其实还是留藏在我自己的身体上。”

“也因此，随着我的身体复原之后，这些也在我的身体上开始运作了，在加上，我又疏忽了一点，就是在我掉落的地方虽然说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但是并不代表没人在，再我的精神随着贪狼星的本能沉睡的这段时间，又人发现到我的身体，因此而将我给带走了，偏偏他又是一个极富爱心的人，耐心的教导了宛如一张白纸的我，因而让我又重生了。”

亚芠说了一大堆，但是他却发现到不但力奥一副越听越不能理解，最后他放弃去了解他所说的话，凯特也是满头雾水，一副很想知道但是偏偏却又听不懂的样子，他放弃了，毕竟，这些事情若不是自己亲身去体验到的话，如果又人对他这么说，他也很难去理解。

想了想，亚芠又换个简单的方式，简单的解释道：“打个比方讲，假如说，我是一颗树的话，那么，我精神的转移就是将那些在地面上的树干，枝枝叶叶的搬离了自己的地方，而留在原地的，就是只有根而已，而这些根，就是我因为没有想过在地下还有根，以为地面上的全部就是我的全部了，所以说我的根就是那些我认为已经转移但是还是没有转移的部分。”

“而你们知道吗？一颗大树如果根还留在地下，没有被挖出来的话，那么，如果经过了细心的照顾的话，这些根会在怎样？”亚芠问的两人。

力奥直觉得反应道：“当然就是在发芽了！”

凯特也跟着道：“头儿，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你的身体就是在再一次发展，以诞生出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精神？就跟树一样？就算是枝干被砍了，还是可以生出新的树苗来？”

知道两人现在都已经完全的懂了，亚芠赞许的点点头，补充道：“基本上，的确是如此没错，但是，你们别忘了，人可不像是树那么单纯，虽然，都是同样的基础，但是发展出来的，不可能会完全的相同的。”

“今天除非他在与我有着相同的经历，不！就算是相同的经历，他也不可能会跟我有着相同的精神的，天底下没有任何的人会相同的，正如任何的人对于相同的一件事都不可能会有相同的想法，我的身体所新诞生的我绝对不可能会跟现在的我一样。”

“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一个我还没有具备完全的精神之前，在度的回到我自己的身体上，说来也许是有点残酷，新生的我自诞生到现在也已经快两年了，看着他在摸索这个对他来说还很新鲜很有趣的世界就好像是再看着我小时候一样，但是，为了这个自私的我，却非得将那个新生的我给扼杀掉，那种感觉真是不好受，真的是相当的不好受，根本就是要我杀掉我自己一样。”

带着凯特与力奥所不能理解的惆怅语气，亚芠难得的吐露了他的另外一面，在这两年之内，他看着新生的自己，他有时候会在想，今天，如果他的家族没有受到迫害，今天，如果他的家族不必千里逃亡，如果他没有成为银月恶魔，如果他不是生长在那样的环境，必须在生与死中求生存的话，他是不是也会跟他这一个新生的他一样？

如此的纯洁？如此的天真？如此的富有爱心？如此的惹人关怀？如此如此的美好？生活虽然是困苦，但是，好美，真的是很美，如此的平凡而美好，但是，越是如此，他一想到终究会有这么的一天，他必须要结束这么美好的生活，在度的投进了用鲜血与生命所构筑的生活，挥舞着沾满了鲜血的双手，一次又一次的取走了不知道有多少条的性命，因此，他自欺欺人的任由新生的自己在这一个偏僻的小镇过着平凡而美好的生活。

他不负责任的抛弃了所有关心他的人，关爱他的家人，真心敬他爱戴他的死神镰刀小队，还有，那个哭的像水做的泪人儿，他从没想到她那冷艳的表层之下，会是如此的脆弱的她，那个真真正正爱她，为了爱他，不惜将自己所有被他所厌恶的缺点完全改进的她，完全不会介意他的过往，他的恶名的她，他的爱！

“头儿，头儿，你怎么了？”凯特的一声声的催促，唤回了他的注意力，望着眼前的他的少数的朋友之二，同时也是他的部下的两个人，亚芠知道，他的安逸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可笑的是，当他在白天感觉到他们的力量之时，他还是自欺欺人的躲在水中，告诉自己那只是错觉而已。

回过神来的亚芠略带苦笑的问道：“凯特，有什么事？”当然，凭现在的贪狼星的身躯，还不足以做出像人类那样微妙的苦笑的笑容的，因此，凯特与力奥也无从察觉他的内心。

凯特道：“头儿，那照你所说的，你岂不是越早回到自己的身上越好？”

再度的将眼光注意在大石上的另一个自己，亚芠略带无奈道：“不行的凯特，现在不行的。”

力奥冲动的道：“为什么？头儿，越早回到自己的身体，不管是对你，会是对他……另一个你不是越好？”

亚芠奇异的望着力奥，他没想到看来一向不用大脑的力奥竟然比凯特更加的细心，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他的痛苦了，是吧！的确是痛苦，腐败，灰暗的自己为了自私的理由，竟然要抹杀了新生而美好的自己！真是可笑的紧。

很明显的露出了一个苦笑的眼神，亚芠道：“力奥，凯特，当初，我再转移的时候，将自己的力量及一切所有能够带走的东西完全的通通转移到贪狼星的身上，所以说我的身体可以说是不留半点东西的空白，如今，这段空白维持的太久了，久到我的身体现在已经完全的适应了这段的空白，因此，若是现在，我如果回到了我自己的身体的话，那么随着精神之后而来的那庞大的力量也会将我现在这脆弱的身体给完全的崩坏！”

“因为力量的太过于庞大，所以无法回到自己的身体，真是可笑，但确实是我现在唯一的疑虑。”

听出了亚芠口气中的自潮，凯特与力奥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最后力奥只好道：“头儿，那你现在让你，我是说新生的你练功就是为了要回到自己的身体了？”

亚芠微笑道：“不！并不是我让新生的我练功的，只是，该怎么说呢？人的习惯真的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就算，新生的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身体却是旧有的，我的身体还是记得我的天心诀，自动的教导了新生的我去锻炼我的天心真气与精神异力，但是，大概是我以前的基础不错，所以，新生的我练起来，不管是在天心真气还是在精神异力，速度都很快，几乎我以前的一倍，可笑的是，新生的我练的越快越好，我的身体越强壮，那么，距离他被我杀死的日子也就越近了，现在的他已经有我以前的四成力量了，当他的力量一达到以前的七成时……”

不用亚芠说完，力奥已经兴奋的叫道：“头儿你的意思是说只要你的力量恢复成以前的七成，你就可以回到你的身上了？那要怎么回到自己的身上？”

亚芠很简单道：“铠化，再一次的铠化在自己的身上，当精神再度的融合再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回到我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了。”

铠特与力奥一愣，没想到竟然这么的简单，简单到让他们一呆。

说完，亚芠忽然道：“另一个我快要练完功了，我就要醒了，你们离开吧！在这段时间内，你们不要去打扰新生的我了，反正新生的我也不认识你们，就让他再度过一段安稳的时间好了，如果有是要找我的话，那么，平常我都会在这个小湖里，到这来找我好了。”

听出了亚芠语气里的惆怅，这时的凯特与力奥也隐约间的体会出了他的心境，不约而同的恭敬的应：“是！”

就在力奥及凯特即将离开之际，亚芠忽然道：“对了，你们注意一下，这镇上最近有人冒充我的名号，你们不要为难他们了，他们只是一群想要反抗这小镇里那个贪婪的镇长而已，如果可以的话，就帮帮他们吧！毕竟，他们也算是我的朋友，另一个我的朋友，而我，不太方便出面。”

两人一愣，他们都忘记了这件事了，如今听到了亚芠这么一说，两人的心中也是一喜，这与他们的打算不谋而合。

这时，凯特忽然的想起来了，急忙问道：“头儿，要不要召集其他的人？”

亚芠在进入湖中前，丢下了一句：“也好，我也挺想念大家的！”随即，他已经完全的隐身在湖水中不见了踪影。

而听到了亚芠的话之后，凯特与力奥不由的兴奋的想望一眼，好久了，沉寂已久的死神镰刀小队的徽章终于可以在度的重现了，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忽然察觉到新生的亚芠身上的金色光雾已经飞快的消隐在他的身上，知道他快醒了，凯特与力奥连忙的隐遁进森林中，不见了踪影。

但是，消失在湖水中的亚芠，隐身在森林里的凯特与力奥两人，他们都忘记了一个人，一个昏倒在湖边，昏倒在新生的亚芠——约瑟面前的苏兰。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第二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作者：手枪

“不要！”惊了一身的汗，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的苏兰在自己的尖叫声中，醒了过来，看看四周，是她已经住了大半个月的熟悉的房间。

忍不住的由床上坐了起来，下了床，往桌子旁边一坐，看一下计时器，还只是凌晨的四点钟，外面的天色还是一片的昏暗，但是，她却已经完全的没有睡意了。

一方面是刚才的噩梦，虽然她再醒来的同时，也已经记不住那噩梦了，但是，在梦中那种惊心动魄的恐惧感觉，却叫她依旧是难以忘怀，再者，想起昨晚的经历，同样的叫她睡不着，虽然她已经有两天没有正式的休息过，虽然她在昨夜很晚才回来，在床上也躺了很久才睡着，但是，她却丝毫的感觉不到睡意。

不知不觉的从那个她在昨晚抱着睡觉的精巧小盒子，强大的魔法气息由盒子的里面，透过了外面的那一层的魔法结界散发了出来，她看着这一个盒子，在盒子外施下这一层结界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将盒子里面的东西锁住，而是为了要保护这个盒子中的东西，不要让它消失，最好是永远的保留了下来，就像是象征的她的情怀。

还记的昨晚，当她在昏迷中醒来时，最先映入眼中的就是那一双比繁星点点的夜空还来的璨烂，比月亮要来的明亮，比太阳还要来的璀璨的那一双黑眸，那双让她无法翻身却也甘之如饴的双眼。

一时之间，她忘记了要尖叫，忘记了刚刚所听的讯息，忘记了她现在还躺在湿冷的草皮上，忘记了所有身外的一切，只是，只是懂的呆呆的望着那双叫她深深的沉浸在其中，不愿意退出来的那双瞳眸。

耳中听到了一阵的声音，一阵低柔的嗓音，她只知道，这声音是她不会忘记的，但是，声音到底在说些什么？她却完全的没有听到，因为，这是他，拥有着这一双叫她难忘的瞳眸的男人，约瑟的声音。

奇怪的看着眼前这一个躺在地上两眼发直的女人，约瑟忍不住的摸摸头，他知道自己有很多不懂，所以，他一直谨记着爷爷对他说过的话，也一直的照办无误。

爷爷曾说过，如果有人躺在地上的话，要过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

在他从那舒服的休息（练功）中睁开眼睛时，他就看到这个女人躺在地上，所以他马上过来看看她是不是受伤了？有什么是她可以帮助她的？

但是，再他将她给叫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到这个女人竟然两眼发直的看着他，动也不动，不知道她是受了什么伤？

想了想，用他不是很灵光的脑袋想了一下，约瑟最后决定用那个，虽然爷爷说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他会那个，但是，如果对一个可能受伤的人用的话，爷爷应该是不会骂他吧！

下了最后的判断之后，约瑟理所当然的伸出了右手，直接的贴近了这个怪女人的身上，感觉到这一个女人忽然全身一动，然后脸上忽然的红了起来，没错，她一定是一个受伤的病人。

沾沾自喜的约瑟觉得用那个一定有用的，所以他也用了那个了。

而躺在草地上的苏兰，忽然的感觉到自己那敏感的胸部上忽然的被一只温热的大手给贴上了，前所未有的感觉叫她不由的立即的回过神来，同时的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正在发烫，一望之下，不由的一颤，他真的将手紧贴在自己的高耸上，正想出言阻止，却又看到了他的手掌忽然的冒出了金光，掌心处又忽然的传出了一股让她感觉到十分舒服的，说不上是冷是热的气流，慢慢的游走了她的全身，最后，又回到了他手掌与他相贴之处，消失不见了。

气流游走一圈之后，他收回了自己的右掌，发出了奇怪的惊疑声，右手一伸，似乎要再来一次，苏兰见状，不由的一惊，虽然，她近乎眷恋的希望可以让他再贴近一次，但是，这事毕竟对她十分的陌生，而且也让她感觉到无比的羞涩，虽然心中千肯万肯，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不宜。

急忙的出声道：“等等，我没事，不要再弄了！”

说着，苏兰不自觉的抓着约瑟那伸出了一半的手，站了起来，与约瑟对望，可是一望之下，她又忍不住的痴了，两眼发直的望着他的双眼。

过了好久，苏兰这才强迫自己回过神来，忽然的敲了一下自己的头，暗暗的骂道：“清醒点，苏兰，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像一个花痴那样，吓着了人家了，你引以为傲的理智呢？怎么可以像一个好像不知多少年没有见过男人的花痴女？你到底知不知道？不可以再看他的眼睛了。”

做好了一番的心理建设之后，苏兰这才又抬起头来望着约瑟，总算这一次的心理建设有效了，她勉强的由约瑟的双眼的魔力中脱离出来，恢复了正常的脸色。

注意的看着苏兰那清秀的脸上忽红忽白的，神色百变，而且还不时的拉拉自己的头发，或是敲敲自己的头，约瑟不由的感觉到好有趣，他从来没有见过脸上的神情如此复杂多变的表情，完全不像其他人，忍不住的呵呵傻笑出声。

好不容易抬起头的苏兰在听到约瑟的笑声，不用问也知道，必定是她刚刚那疯婆子般的花痴举动让他觉得有趣，所以笑了出来，一想到自己刚刚的样子，有哪点象一个名震帝都的火焰法师的才名？她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这一笑，可拉进了他们之间不少的距离，半晌，约瑟忽然的想到了他已经出来了很久了，爷爷会担心了，他得要赶快回去才行，连忙的问道：“喂！你没事吧！如果没事的话，那我要走了。”

一听到约瑟这么一说，苏兰马上就慌了，连话也不算是谈上半句他就要走了，灵机一动，苏然忽然捂着肚子，蹲了下来，故作痛苦道：“不行，好痛，我的肚子好痛！”

听到苏兰说她肚子痛，约瑟不由的慌了手脚，急急忙忙的走到已经蹲下来的苏兰的身边，跟着蹲下来道：“你没事吧？”

“没事，让我坐下来休息一下就好了！”嘴里说没事，但是苏兰的脸上却又表现出十分痛苦的样子。

这下，叫约瑟怎能放心的走回去？

跟着坐在苏兰的身边，约瑟向来只有傻笑的脸上忽然的浮现出了一抹关心的样子，担心道：“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去休息一下比较好？”

看到约瑟一脸担心的样子，苏兰不由的一阵的罪恶感袭上心头，虽然只是相处了极为短暂的时间，但是，苏兰很形显的感觉到，其实，约瑟并不像外面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傻子，他只是比较单纯一点，就像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一样，不知世事，而她如此的利用约瑟那天真的善良，真叫她有点惭愧。

深深的吸了几口气，苏兰开始慢慢的与约瑟谈起天来，虽然只是聊点日常生活的小事，但是在苏兰有技巧的引导之下，约瑟开始由原本是苏兰一个人唱独角戏，对约瑟述说着她自己的事情，而约瑟只是露着傻笑，偶而露出了一抹令苏兰不觉的心颤的深思表情，而慢慢的约瑟也开始会跟她说话。

虽然约瑟都只是说一些关于他跟爷爷福隆在山里所发生的事，见过的东西，救过了那些的动物，虽然就只有简简单单的生活琐事，但是，这已经是约瑟单纯的日子中的全部了。

一边聊天，苏兰一边想着，她不知道所谓的情人之间的相处到底是怎样的情形？但是，就在与约瑟聊天的几个小时中，苏兰发现到，这是她这辈子活到现在，所感觉到最兴奋，最高兴的时候，虽然只是听一些以往她绝不会感到兴趣的小事，虽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但是，苏兰很肯定一件事，对于约瑟，她感觉到她已经是越陷越深了，当月亮升到天空的最顶端时，约瑟忽然听到了一个呼唤他的声音，站起来道：“苏兰姐姐，谢谢你陪我聊天，爷爷在叫我了，我要回去了。”

听到约瑟说他要回去了，苏兰不由的感觉到依依不舍，这段时间，快乐的让她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苏兰忽然的张口脱口而出道：“约瑟，我明天可不可以来找你聊天？”

约瑟本来已经转过身去了，听到苏兰的话之后，忽然兴奋的又转回来，高兴而雀跃的叫道：“太好了，姐姐你愿意跟我讲话，那实在是太好了，镇里的人都说我傻，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说话，只有姐姐你不笑我傻，那明天我们就一样到这里好不好？”

苏兰笑着点点头，约瑟兴奋伸出手来的，道：“那姐姐，我们来打勾勾，到时候不到的人是傻瓜。”

苏兰也伸出了手，与约瑟打了个勾勾，笑道：“傻瓜，姐姐还怕你不想来了呢！”

“嘿嘿！我是傻瓜，那姐姐不就是大傻瓜？”生平头一次，约瑟感觉到让人家叫傻瓜而不会让他感觉到生气，所以也忍不住的开开苏兰的玩笑。

打完了勾勾，约瑟这才高高兴兴的又转过身来离去。

苏兰轻轻的一抹眼框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淡淡泪水，自言自语道：“是呀！我的确是一个大傻瓜！”

话才刚刚说完，苏兰就忽然的看到了原本已经远去的约瑟忽然有一蹦一跳的跑回来，急忙的将自己的泪水完全的擦干，苏兰微笑的问道：“约瑟，有什么事吗？”

约瑟兴奋的道：“姐姐，我忽然想到，今天在山里我看到一朵好美丽的花，今天来不及摘来送给姐姐，所以，我想，我先做出这个东西来代替，明天，我再摘来送给姐姐。”

边说着，约瑟忽然的伸出了双手，慢慢的，苏兰惊奇的看到在约瑟的双手掌心上，出现了强大的魔力波动，奇怪的是，这么强大的魔力波动却完全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的压力，反而，苏兰感觉到一阵柔柔的，温暖的感觉，在约瑟的手上汇聚着。

然后，奇迹出现了，一朵小小的，宛如是正在挣扎的要绽放出美丽的丰姿，由难以想像的水元素魔力所汇聚而成的一个水蓝色的美丽花苞出现在约瑟的手上，然后，一片片的，散发着柔和美丽色泽的水蓝色花瓣，慢慢的由花苞分离了出来，慢慢的构筑成了一朵不可能存在世俗上的美丽花朵，一朵由水元素魔力所形成，美的不可思议的魔法之花。

双手捧着这朵美丽而虚幻的花朵，约瑟将它放在本能的伸出手来接的苏兰的手上，傻笑道：“这朵花先送给你。”

说完，约瑟这才真真正正的转过身来离去。

望着约瑟慢慢远去的身影，在看一下手里那现在依旧存在，而且宛如一朵真真正正的花般，迎着晚风，正微微的颤的它的花瓣的美丽花朵，苏兰不可思议的自言自语道：“这，他是怎么办到的？”

苏兰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人，包括他的老师在内，竟然能够如此的运用魔法力量，甚至创造出了一个这么美丽的花朵。

忽然，一个声音，强制的侵入了她的脑中，在她的脑海里说出了一句话：“这是他的魔法，以创造出生命型态为追求目标的魔法，生命奇迹－水之含苞待放，具有很大的守护能力的魔法结界，同时，也是我的魔法。”

“生命奇迹！”喃喃的念出了这句话，忽然，苏兰想起来这个萦绕在脑海中的陌生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猛然的一个转身，往后一看，那巨大的银色身影，不知在何时，竟然站在她的背后了。

苏兰几乎被吓的差点跌倒了，手中的那朵魔法之花也不由的离手而去，苏兰惊呼一声，眼看着那朵看来十分脆弱，就像是她的爱情一样的花朵即将掉在地上了，苏兰眼中不禁露出了绝望的神色，这是约瑟头一次送她的礼物，对她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就在这绝望之际，那朵魔法的花朵忽然的飞了起来，飞到那银色的身影的面前，悬浮在银色身影面前的半空中，而那银色的身影正不赞同的看着她。

亚艾，有着贪狼星外表的亚艾正不赞同的看着她。

看到花朵无恙，苏兰不禁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她在看到亚艾时，她的心中的绝望又更是高涨了起来。

无法自欺欺人，眼前这一个有着幻兽外表的“人”，才是真正的约瑟，但是，她却无法接受，如果他是真正的约瑟的话，那么，现在她所爱上的约瑟又是代表什么意义呢？难道只是他一时

的代替品？不，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答案！

似乎完全的了解苏兰心中的所思所想，亚芠遥望著令一个自己消失的方向，叹气道：“他并不是我的代替品，他是我，而我也是他，只是……”

只是什么？亚芠并未说出来，但是，他跟苏兰都知道他的意思，现在的他与新生的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是未来，已经完全成长的他，一个，却是幼小单纯的他，虽然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却完全截然不同，最明显的，就是苏兰根本是把亚芠跟约瑟当成了不同的人来看待。

摇摇头，亚芠叹气道：“虽然这样讲有点奇怪，但是，我还是真的很谢谢你喜欢我，但是，为了你，为了我好，请你原谅自私的我，我希望你能够不要在跟我见面了，不管是为了你们的目的，还是为你自己的情感。”

经过了两年沉淀的亚芠，在看待新生的自己再度成长的同时，似乎也已经慢慢的有了一点的人味，开始懂得什么叫做温情了，所以，他真挚的希望，这一个唯一的一个对于新生的自己以正常人的眼光去看待，而且很明显的喜欢上他的善良女子，不要因为这一段注定已经没有希望的恋情而受到伤害。

苏兰何尝又不知道亚芠所说的都是为了她好，但是，她向来具有的理智再这一个时候，不！应该说就再她看到那一双美丽的黑色瞳眸的时候，就已经不知道飞到九霄云外了，现在的她，完全管不住自己的心，也无法遏止她自己的情感。

看到苏兰低头不答，亚芠再度的叹了一口气，忽然，在亚芠的面前蓝光慢慢的闪耀着，苏兰抬起头来一看，却见到，刚刚，约瑟送给她的那朵美丽的魔法花朵，现在，已经包在一团透明的美丽蓝色光球中，远远的望去，就像是浸在一团美丽纯净的水中，展露着它朦胧的美丽。

慢慢的，包裹着魔法之花的水蓝色光球飘到苏兰的面前，落到苏兰的双手上，亚芠微笑道：“我，另一个我，约瑟，因为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这朵花本来应该很快的就会消失了，所以我又在对它加了点力量，让它可以存留久一点的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这可是我……我们头一次送花给一个女孩子，希望你会喜欢。”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来这里，不要再在来找另外的一个我了，如果，如果下一次，再让我知道你再来这里的话，那么，我不敢保证在下一次，我不会因此而错手的将你给杀死，再见了，苏兰小姐。”

隐藏在温温的笑意下，亚芠却说著令苏兰心中一阵惊悚的残酷言语，然后，亚芠又慢慢的又走向水中，直到消失不见。

而苏兰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失魂落魄的回到了镇上，她只知道，现在她的心中真的是一团的乱，关于王子殿下交代的任务，关于自己的情感。

慢慢的摩裟手中的盒子，在昨晚回来之后，苏兰她珍而珍之的找出了这一个精美的盒子，将那个由约瑟送她，再经过亚芠加持过，美的不可思议的魔花，放入了其中，并在外层设下了一个结界，不让魔花的魔力散失，只要魔力还存在的一天，这朵魔花就会永保它绝不凋谢的神态，那么，她也能够自欺欺人的骗自己，她这段初恋也许还有希望！

不知道坐了多久，一阵的敲门声惊醒了苏兰，回过神来的她这才惊觉得发现到，不知道何时，外面的天空已经大亮了，初升的朝阳正开始照耀的大地。

同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苏兰，你醒了吗？”

是老师？苏兰匆忙的回应了一声，穿好了衣服，打开了门，她的老师，米非耶依旧是一身的青衫飘飘的站在她的门外。

略带责怪的，米非耶皱起了眉头道：“苏兰，你是怎么搞的，昨天我们大伙等了你一整夜，就要听你说说看这魔狼王出现的情况，但是，你却让我们白等了，而且回来后一声不响的就回房间。”

“瞧瞧你，我看你这两天魂不守舍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即，米非耶一边踏进苏兰的房间，又一边关心的问道。

忽然，瞧见了放在桌子上，苏兰用来放置魔花的那个木盒子，感觉到里面不可思议的魔力存在，米非耶不由咦的一声，往前踏了一步，正想要拿起来看看，谁知道，一旁的苏兰脸色忽然一变，抢先米非耶一步，拿起了这个木盒子，直觉的藏在背后。

在看到米非耶犹疑、奇怪的眼神，苏兰也知道自己这举动真的是很怪异，而且也对老师相当的不敬，苏兰偏偏的道：“老师，对不起，这东西是我的一个朋友送我的私人物品，所以……”

米非耶一举手，截断了苏兰的话，理解道：“算了，你不用再说了，今天我来，我是想要知道你昨天在空地上见到魔狼王的情况，看看它是不是有什么弱点！”

到了一杯茶，将自己脑中的那些杂念完全的趋出脑中，苏兰慢慢的说着昨天圣狼王（亚芠）出现后的一举一动，以及她自己观察的结果，足足的说了快一个小时，苏兰这才将昨天的事说完。

米非耶静静的听着苏兰的话，直到苏兰完全的说完了之后，米非耶凝重道：“苏兰，那根据你观察的结果，这魔狼王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的神奇，拥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依你看，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有没有办法抓住它？”

“这是不可能的，凭我们的力量，想要抓住它根本是不可能的。”苏兰极为肯定的说着，对于这点，早在昨天她还不知道圣狼王的真正身分之时，光是看到亚芠在为其他人治病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她就已经有这种的感觉了，再加上，她没有跟老师说的，凯特及力奥，这两个很明显的功力强极一时的高手更是站在圣狼王，也就是亚芠的阵线，光是这两人，如果到时候她们真的想要抓住圣狼王的话，第一个受到攻击的，一定就是出自于他们的手。

光是他们昨天的表现，苏兰就知道他们已经可以让他们所有人损失惨重，更别说那个外表是狼，实则是一个人的圣狼王，他到底具有多大的能力，根本无从推算，但是，光凭力奥昨天的那一番话及他们两个的表现，她就可以知道，圣狼王亚芠绝对是非同凡响。

听到了苏兰的判断，米非耶心头不由的沉重起来，对于自己的这个得意学生，他是绝对信的过的，何况她又是一个幻兽的专家，她说没办法，那就一定没办法了。

但是，事态却又容不得他们退缩，叹了一口气，米非耶道：“苏兰，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就算我们不可能抓住魔狼王，就算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因此死在魔狼王的手下，我们还是要一定要想办法将魔狼王捉回去。”

“昨天，帝都里来了一封紧急的联络信，是大殿下亲笔，陛下在这几天的病况越来越严重，殿下要我们不惜任何的牺牲，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在三天内，抓住魔狼王，带回帝都，帮陛下治病。”

在苏兰难看的脸色下，米非耶沉重的说出了这一个令苏兰脸色大变的消息及命令。

苏兰惊呼道：“怎么可能？半个月前陛下的状况不是还很好？怎么可能会现在变的这么糟？”

米非耶凝重道：“不知道，我们不在帝都，所以我们不疑多加猜测，现在，我们只要想怎么将魔狼王带回去，一切等抓到魔狼王回到帝都在说吧！”

知道老师说的意思，极有可能，跟二殿下有关，不然，向来温和的大殿下怎么可能会忽然的下了这么个严厉的命令？

一时之间，米非耶与苏兰不由的都陷入了沉默，不同的是，米非耶只是单纯的想要如何的抓住亚芠这魔狼王，而了解到那不可思议的真相的苏兰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

沉思许久，苏兰忽然的一咬牙道：“老师也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将魔狼王带回去。”

“但是，我们若用这一个办法可能会激起魔狼王的怒气，也许我们会得不偿失也不一定。”在米非耶惊奇的注视之下苏兰忽然的说出了这一段话来。

听到苏兰这么的一说，米非耶惊喜道：“苏兰，你有什么好方法？”

惊喜之下，米非耶不由的忽略了苏兰说出这一番话时，眼中所流露出来的一股哀伤的神情。

听到老师的追问，苏兰咬咬牙，毅然道：“老师，原谅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的方法，现在，我只请您转告卡特队长他们，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可以在一个小时后做好离开这里的准备。”

“而且，我希望一离开这里，我们就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回到帝都，记得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回到帝都。”

“并且，老师我希望您老人家可以运用您的力量，要求帝都的魔法军团与长老会所有人布置出一级的守城之策。”

米非耶勃然色变，惊疑道：“一级守城？苏兰，你在说什么？一级守城是只有在帝都遭遇到大军围攻，情况万分紧急的时候才可以动用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苏兰苦笑道：“老师，相信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希望这样做，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把我可以说服他，所以我只好利用这种方法将魔狼王给引到帝都去，但是，，这确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方法了。”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低语着米非耶也听不清楚的呢喃，苏兰叹了口气。

米非耶一愣，却见到苏兰已经先站了起来：“老师，事不宜迟，请老师先去做这件事吧，我去将魔狼王给引来，记得，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

说完，苏兰头也不回的往门外走去，留下了一脸若有所司的米非耶。

米非耶心里暗暗的奇道，不知道是不是他心里的错觉，他怎么觉得他这一个学生现在似乎有种一去不返的神态。

心中虽然的存疑，但是基于对自己的学生的信任，米非耶也不敢待慢，就在苏兰往外走去时，他也马上的赶去安排各种事宜。

在清阳镇外，以米非耶与比东诸人为首的长老团与司达帝国的王宫禁卫队的近两千人的大队人马迎着初升的朝阳，正苦苦的等待着。

站在队伍面前的比东靠近米非耶，疑惑道：“我说老火（比东对米非耶的匿称）呀！你这么一大早的就急急的将我们大伙全拉来这里，到底你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正焦急的往四周观望着的米非耶，再听到比东的问话的时候，一皱眉道：“但愿我能回答你的问题，现在我们就只能等待苏兰回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有没有希望可以将魔狼王带回去了。”

说着，米非耶不再理会其他人满头的雾水，继续的观望着远处，心里暗暗的焦急，怎么半个小已经过了，而苏兰却还不见人影？

忽然，米非耶眉头一舒，喜道：“回来了，苏兰回来了，所有人准备了。”

远远的，一道冒着红色的光芒的人影半浮半飘在空中，急速的往这一个方向飞驰而来。

来到近处一看，确是苏兰两手各自夹带着一望即知是在昏迷中的两个人影，神情紧张的往这一个方向而来。

来到众人的面前，苏兰不由分说的道：“快，所有人赶快准备离开，魔狼王随时会追来，迟了就来不及了。”

说完，在苏兰紧张的连连催促之下，众人不敢轻忽，在卡特的指挥之下，大队人马飞快的往帝都的方向离去。

苏兰将人往事先准备好的马车上一放，紧张的往像归来之途，见没有任何的迹象，苏兰这才放心的松了一口气，但是能不敢大意的急急的催促着众人的脚步。

在这同时，米非耶、比东、卡特、尼伦、亚萨五人已经聚集在苏兰的身边，现在的他们所有人都是满肚子的疑问，他们都知道苏兰现在所夹带来的人就是那两个被人称为圣狼使的福隆祖孙，但是苏兰带他们来干什么？

可别告诉他们，以他们为饵就可以引来魔狼王！

却不知，现在众人心中的念头却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确中苏兰的打算。

叹了口气，苏兰望一下众人，道：“我知道你们想要问什么，但是现在请你们先不要问，请你们相信我，有福隆祖孙在我们的手上，魔狼王绝对会追来的，现在，我只希望我们可以在魔狼王追来之前，先赶回帝都。”

苏兰讲的没头没尾的，弄得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不过众人也知道，以他们现在的力量来说，想要一举擒获魔狼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既然苏兰说有福隆祖孙可以引来魔狼王，那众人也只好相信她了，加紧脚步，往帝都的方向前去。

到了黄昏时候，卡特找到了正坐在马车里照顾依旧再昏迷中的福隆祖孙的米非耶与苏兰，道：“大长老，现在快入夜了，大伙都累了，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先停下来休息一晚？”

苏兰探头出车外，看一下现在已经隐身在山的另外一头，正不甘新的散发出最后一丝余光的太阳，焦虑道：“队长，我们不能连夜赶路吗？”

卡特面有难色道：“苏兰小姐，连夜赶路不是不行，但是今天一整天下来，底下的弟兄们赶了一天了路了，到现在已经是很累了，现在距离帝都以我们现在的速度的话，最少还需要四天的时间，如果连夜赶路的话，那我不敢保证明天大家还有精神可以继续的赶路。”

苏兰心中虽然十分的着急，但是她也知道卡特的话也没错，想了一下，最后苏兰道：“不然这样，队长，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好了，我先带着他们俩人先一步的赶回帝都去好了。”

卡特一愣，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苏兰一副这么急的样子？今天一整天下来，苏兰已经叫他们

赶了快两百里的路了，要不是现在带的人士王宫禁卫队的菁英的话，哪能够走这么快？

但是苏兰却仿佛还嫌不够似的，还不断的催促着，今天一天下来，队伍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抱怨的声音了，怎么现在她还想要自己一个人先回去？

见到卡特低头不语，苏兰还想要说些什么，但是一旁的米非耶已经截口道："苏兰，别说了，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好了，要之欲速则不达，别那么心急，就算魔狼王真的追来了也没关系，不是正合我们意？"

"卡特，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好了。"对苏兰说完之后，米非耶又转头对卡特说道。

接到米非耶的命令之后，卡特点点头，马上离开马车，吆喝着所有人停止前进，找了一个地方，开始做扎营的动作了。

走出马车见到所有人在准备扎营的动作，苏兰只能急在心里，却无法将她心中的焦虑说给人听。

今天一早，她到约瑟家，出奇不意的将福隆与约瑟祖孙给制昏，将他们给带了回来，却又不敢他们回醒，主要就是因为她知道，主人与幻兽之间，往往有着一种其意的心灵的联系。

虽然不知道约瑟与圣狼王（亚艾）之间是不是也保有这种的关系，但是想来，既然亚艾现在所用的是他原本的幻兽贪狼星的身体，而他的意识应该会比所有人主人跟幻兽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而她就是打算用这方法，在最快的速度将约瑟给带回到帝都之后，再让贪狼星找来。

也因此，她才不敢让约瑟知道她正要将他们给带回帝都，以免的约瑟知道了之后，连带着约瑟的前身亚艾也会跟着知道。

她不敢想像万一亚艾知道他们未经他的允许就将约瑟给待到帝都时，会如何的狂怒，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至于如果顺利的将约瑟给待到帝都之后，引来亚艾的这一行动是好是坏，她已经无暇再去计较了，最坏的打算，她已经有了心里的准备，在面对亚艾的怒气之时，她有不惜以命来平息亚艾的怒气的最坏打算了。

只可惜，这些话不能够告诉任何人，她只能在心里默默的承受着，同时，在她的心中也已经有了一番的打算了。

就在这大地陷入了一片昏暗的同时，在亚艾隐身的小湖中，经过了一整天沉眠的亚艾慢慢的由水中浮了出来，站在平静无波的湖面上，及然无声的影子遥望天际，无声的叹息道："要交给我决定？太始，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这等大事岂是我一个人可以说决定就决定的？"

太始？隐藏在亚艾心中的一个名字，兽王的分身之一，太始？为什么亚艾现在的心中会出现了这一个名字？而所谓的决定？又是要决定什么？

在这两年之中，除了变成以贪狼星的身份活动之外，亚艾的背后似乎又隐藏了许多难以对人言的秘密。

就在无声的感叹之余，亚艾忽然向是感觉到什么不对劲似的，转头遥望约瑟家的方向，忽然，胸前隐藏在银光闪耀的长毛之下，代表着雷霆神鹰雷羽的那一颗水蓝色的幻兽结晶忽然的透过重重的银色长毛，发出了闪耀的光芒，然后，恍如一分为二般，一到宛如影子般的银蓝色的巨鹰像是一道影子的由亚艾的身上冲天而起，在亚艾的头上略一盘旋便像是一道闪电一般的往约

瑟所着的地方冲去。

不到五秒钟，亚芠忽然的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怒气，透过了雷羽的眼睛，亚芠清楚的看到了现在在约瑟祖孙所着的小木屋里，完全的一片的漆黑，根本没有半个人在。

这也解开了，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感觉到约瑟的思想，因为，约瑟已经离开了他所能感觉到的范围了，约瑟不见了。

夹带在猛烈的怒气中，亚芠浑身并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在亚芠仰天发出了怒嚎声中，以亚芠的贪狼星的身体为中心，向四周猛烈的爆发出来，就像是一道强烈的飓风般一瞬间，将亚芠脚底下的小湖的湖水刮的一干二净，夹带在湖水与飓风中的强横力量，更是在一瞬间的将小湖四周的环境破坏的惨不忍睹，使的四周像是经历了一场的毁天灭地的一般。

发泄完怒气之后，两道人影以着极快的速度来到亚芠的面前，同声道：“头儿，发生了什么事？”这两个人影正是凯特与力奥。

今天一整天，他们都隐藏在亚芠的四周，除了凯特回到镇上对自己的同伴交代一些事情，顺便买一些吃的之外，他们在无离开这里半步，因此，忽然的看到亚芠有了这么大的动作，令他们感觉到一阵的惊心。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亚芠平复一下因为约瑟不见所带来的怒气，转过头来对着力奥与凯特道：“约瑟，我的新生消失了，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你们去查查，到底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亚芠所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凯特与力奥不由的一阵的吃惊，约瑟怎么会不见了？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呀！

互望一眼，不在多说什么，两个人分头的一往镇上一往约瑟的小屋分别的前去察看。

看到力奥与凯特离开之后，亚芠胸前的幻兽结晶再度的发出了红、黄、青的三色，金焰圣狮猛炎、撼地熊王暴王、风雷狂狐九尾，与先前的雷羽一样，在沉睡在贪狼星的体内两年之后，再度在亚芠的意志的激发下醒了过来。

一瞬间，亚芠那银亮的身躯宛如错觉般，一分为四，红狮、黄熊、青狐，三道身影由他的身上分离了出来，在亚芠的意志指挥之下，分头的往约瑟平常会去的地方去做察看了。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亚芠所召唤出来的四幻兽不但将约瑟常去的地方查探了好几次，甚至连方圆三十公里之内的每一寸地面都查过了，但是，就是不见约瑟的踪迹，甚至连福隆也不见踪影，到此，亚芠终于可以确定，约瑟失踪了。

亚芠暗暗的咬牙，偏偏在这时候约瑟竟然失踪了，现在，约瑟的失踪不但关系到他能不能复体重生，还关系到不久之后的一件大事，亚芠心中的焦急实是非比寻常。

就在雷羽等回来不久之后，力奥与凯特也回来了，只是，在力奥的手中却提了一个大胖子。

在力奥手中的大胖子亚芠认出来，这个大胖子是这个清阳镇的镇长马可。

走到亚芠的面前，力奥最先开口道：“头儿我跟凯特分头调查的结果发现到，约瑟不见的原因似乎跟今天早上斯达帝国的王宫禁卫队忽然离开有关，所以我将镇长给抓来这里，头儿你可以问问他。”

亚芠低下头来盯着马可，圆睁的银辉双目里尽是骇人的杀机直瞧的马可浑身冒汗，差点被亚芠就这么的看的吓晕了。

看了一会，亚芠忽然的用眼神说道：“我问你，斯达王宫的禁卫队们到哪去了？”

马可先是一愣，她被亚芠这前所未有的沟通的方式给吓到了，几乎以为自己是眼花了，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亚芠的眼中读出了这一句话。

但是当亚芠再度充满了杀机的又问了一次之后，马可终于确定自己不是眼花，而是这一只众人口中盛传，但是今天才头一次见到的圣狼王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在与他说话。

紧管惊骇莫名，马可依旧不敢迟疑，急忙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到哪去了，但是今天早上我曾听他们当中有人说过，他们因为用强的抓……抓不到你，所以这次才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设计要引你到帝都去，所以我想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在回去帝都的路上了吧！”

亚芠心中一动，再问道：“那个设计要引我到帝都的人是谁？他有打算要怎么让我到帝都去！”

“这我不知道！”马可匆匆的说了这一句话之后，似乎又怕亚芠会不满意，又补充道：“真的！请你相信我，他们今天早上走的十分的匆忙，一大早就匆匆的集合所有人到镇外去了，我根本没有机会在问的更详细一点。”

随即马可又瞄了站在他旁边的凯特一眼道：“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请凯特先生到帝都去问他的同伴，他们今天早上也是匆匆忙忙的就被卡特大队带走了，跟着他们一起回到帝都，他们也只来的及交代我说如果凯特先生有回来了话，就跟凯特先生说他们先跟卡特队长到帝都去等他，要凯特先生到帝都跟他们会合。”

亚芠听了沉思了一会，然后才道：“凯特，看来约瑟的失踪跟禁卫队脱离不了关系了，我们的人还要多就才会赶来这里？”

凯特一躬身道：“昨晚我已经连夜将头儿您的意思给传了出去了，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有了回应传来了，预计所有人到达这里的时间应该在五天之后。”

“最快的应该是在明天就可以来到这里了。”凯特又补充道。亚芠点点头道：“那好，凯特，你跟力奥就在这里等其他的人都到，我先去追回约瑟。”

“如果五天之后，所有人都到了，而我还没有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到斯达帝国的帝都去会合吧！”

凯特与力奥一愣，没想到亚芠竟然要亲自去追回约瑟，但是他们对于亚芠的命令却也不敢违背，两人便在一躬身道：“是！”

“对了！头儿，那这个镇长该怎么处置？”力奥又想到什么的问着亚芠。

亚芠看了已经下的脸色发青的马可，淡淡道：“算了，这家伙担任这个镇的镇长虽说贪污又自私，但是也没有犯了什么不可饶赦的大错，就放了他好了，只要好好的告诫他不得在犯错就好了，不要伤他的性命了。”

凯特与力奥一愣，似乎想不到亚芠竟然会这么说，这跟他们记忆中的亚芠一贯的行事作风完全的两样，以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犯在他的手中他可是不会饶赦的，怎么，现在亚芠好像心肠变的软了一点了。

尽管疑惑，但是他们还是点点头，而一旁的马可一听到亚芠这么说，可真的是比听到什么天乐还来的动听，他知道，不管如何，这下他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亚芠对凯特与力奥点点头，随即，凯特、力奥、马可看到了亚芠的背上突然的长出了一双美丽

的银色翅膀，宽大的翅膀在亚芠的背上灵活的拍动了几下，随即又强力的挥动了一下，亚芠整个人，不！是一只高大威武的银翼魔狼就这么的飞了起来，翅膀再一动，往外飞去了。

一旁的马可不可思议的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它竟然会飞？”

一旁的凯特与力奥相视一眼，对于亚芠长出翅膀，他们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看过了，对于亚芠与现在他所在的贪狼星的身躯到底隐藏了多少的秘密，他们早就学会了不要去研究了。

相视一笑，各伸出了一只手，拉起了现在已经瘫在地上的马可，他们可要好好的研究，怎么样做才可以完成亚芠的交代，在不伤及他的性命之下又可以防止他继续的为恶下去，这对于他们这两个死神镰刀小队的小队长可真的是一大难题呀！

盘旋在上空的亚芠在绕了这附近的山区一圈之后，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他忘记要问马可，禁卫队到底是走哪一条路了？而帝都的方向又是往哪去？

在附近的一个山头落了下来，亚芠不禁感到啼笑皆非，他怎么会忘记了？

遍搜枯肠，想着以前在云阳学院中，他几乎不怎么注意在听的地理课，想看看他到底记不记得斯达帝都在哪里？

想了许久，亚芠终于放弃了，毕竟在云阳学院的日子对他而言已经几乎是上个世纪般久远的事了，在加上他当时根本没有用心在上课，现在哪里还会记得？第一次，亚芠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呀！

想来，亚芠不得不感叹禁卫队的运气之好，要不是今天刚好他在与“某人”通讯，无法同时的掌握约瑟的情况，或是约瑟现在是清醒的话，他都可以透过约瑟而很快的找到了他们，也不至于现在会陷入这种进退两难的地步了。

这么一想，亚芠心中对于那个带走约瑟的人又有更多的把握，猜定是苏兰没错。

除了她这一个幻兽专家之外，又有谁会去注意到幻兽本身跟主人之间微妙的感应，更何况他本来就与约瑟是一体的，贪狼星与他本身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任凭是相距千里他一样可以感觉到约瑟的所在，现在，他只好等了，等约瑟什么时候醒来，他才可以找到约瑟。

不过，亚芠也没有等多久，才刚刚在这山头上等不到半个小时，亚芠忽然就站了起来，喃喃道：“找到了！”

话声一落，亚芠整个人立即化身成银剑一般的，横越过天空，直往东方的某一点前去了。

而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当亚芠刚在山头上落了下来的时候，外在亚芠东方三百公里之外的一处溪边，斯达帝国王宫禁卫队队长卡特所选定的那一处决定过夜的扎营地里，不知怎么搞的，忽然的人群闹了起来。

为中心处几个大帐篷里的一个帐篷中，有几个人正一脸焦急的在里面，仔细的一瞧，在这一个帐篷中，除了米非耶、比东、卡特三人之外，还有一个躺在帐篷里依旧昏睡不醒的老人，福隆。

但是，约瑟却不见了，忽然，一个人掀开帐篷的帘子走了进来，是一个步伐龙形虎步的豪迈年轻人，卡特一见到这个年轻人急忙的问道：“亚萨，找到人了吗？”其他人也一脸焦急的望着亚萨。

亚萨先是看一下众人，随即摇摇头道：“没有，营区周边都已经找过了，完全没有苏兰小姐的踪影。”

比东叹口气道：“苏兰这孩子真是的，怎么带个傻子不说半句的就离开了？她到底在想什么？”

“老火，苏兰留下的纸条真的只说她先回去帝都而已吗？”比东转过头，对着一脸担忧的米非耶问到。

米非耶将自己手中一直紧握的纸条递给比东道：“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接过纸条，比东将纸条摊开一看，上面只寥寥的写道：“老师，我先带约瑟回到帝都了，不用担心我！苏兰。”

瞧完之后，比东再叹一口气，若有所思道：“看来，真正与魔狼王有关系的应该是那个一直被我们所忽略的傻子了，不然苏兰不带福隆，干麻只带走那个傻子约瑟？”

“我想也是。”米非耶点点头，也跟着叹口气再道：“只是苏兰这丫头这次口风这么紧，什么都不说，令人摸不清楚到底她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行，我得出去找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下，米非耶立即转身外帐棚外走出去。

比东一呆，随即高声的叫道：“老火，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去。”

说完，又丢下一句：“卡特，这些人你带好，好好照顾福隆，我跟大长老出去找苏兰长老，有消息的话发信号给我们，如果明天我们还没回来的话，你就按照原定计画，赶回帝都，我们自己会回去。”

说完，丢下了一脸呆愣的卡特与亚萨，也跟着走出了帐篷，帐篷外红光一闪，等卡特他们走出去之后，已经不见米非耶跟比东两人的身影了，只留下两人面露苦笑。

在距离禁卫队的驻扎营地东方五时公里外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空地上。

原本空无一人的小空地上忽然的由空中落下了一颗巨大的火红光团，光团散去之后，出现了两个人。

这是一个年轻的女郎与男子，只是，现在那个男子正头脑低垂的趴在女郎的背后，让女郎背着。

而这个女郎看来约二十四五岁左右，穿着一套宽大的青色衣袍，面貌称不上美貌，但是别有一副灵气逼人的神态，只是现在她的脸上难掩疲态，浑身更是香汗淋淋，弄得自己身上的宽大清袍紧紧的贴在身上，露出了她一身的苗条曲线。

这两人正是留书先行离开的苏兰及被苏兰带走的约瑟两人。

看看四周，苏兰疲惫的叹口气道：“没想到带个人一起走，会这么累，用尽了全力一次还只能飞行不到十公里，短短的五十公里，竟然已经快要耗尽了我的魔力了，看来明天真的要雇辆马车了，不然恐怕还没到帝都我就先累死了。”

随即，苏兰又苦笑道：“你这冤家，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我这样做是为了帝国无辜的千万百姓免于战祸，还是不忍你就这么消失，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了，但愿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才好！”

“姐姐，帝都在哪里？你要带我到帝都做什么？爷爷呢？还有，我就约瑟不是叫冤家！”

本来只是自言自语中的苏兰，没想到原本低垂着头的约瑟会忽然的抬起头来，睁着一双纯洁的瞳眸，问着她。

猛然的被约瑟给吓了一跳，苏兰忍不住的惊呼一声：“约瑟，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约瑟显然也被苏兰的惊叫声给吓到了，讷讷的说不出话来，而苏兰这下可觉得不对劲了。

刚刚因为约瑟在昏迷中，而且她急着要离开又不想要惊动别人，所以她不加思索的就将约瑟给绑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现在约瑟醒了过来，四下虽然没人，但是自己一个年轻的女子背着一个大男人这可不像话，急忙的姐咖自己身上那条将约瑟绑在身上的布绳，将约瑟给放了下来。

转过深来面对着约瑟，赫然发现到自己与约瑟站的太近了，脸上不由的一红，随即的退后了几步，再问道：“约瑟，你是什么时候醒来的？”

约瑟讷讷道：“就再刚刚姐姐在天上飞的时候，我就醒了，姐姐，我们要到帝都去做什么？”

听到约瑟的反问，苏兰柔声道：“约瑟，乖，听姐姐说，在帝都有人生病了，需要约瑟的帮助，所以姐姐要带约瑟到帝都去帮助那个人好不好？”

约瑟点点头，乖巧的道：“好呀！约瑟最喜欢帮助别人了，可是……”说着，约瑟有忍不住的迟疑道。

苏兰紧张道：“约瑟，可是什么？”

约瑟为难道：“可是爷爷说过，只有圣狼王可以帮人治病，约瑟不可以帮人治病呀！”

似乎是听到了约瑟口中的话有点奇怪，苏兰暗暗的寻思什么叫做只有圣狼王可以帮人治病他不可以帮人治病？

陡然灵光一闪，苏兰忍不住惊喜的问道：“约瑟，你是说你也会像圣狼王一样的替人治病？”

约瑟点点头道：“对呀！约瑟看到那些来治病的叔叔伯伯们，约瑟知道自己可以替他们治病呀！”

苏兰几乎不敢相信，再一次的确定道：“约瑟，你真的可以帮人治病？你怎么知道你会帮人家治病的？你以前有试过吗？”

约瑟摇摇头道：“没有，我没有帮人治过病，不过，我道是常常帮一些小动物治病，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我会帮人治病，不过我就是知道我会就是了。”

“啊！遭了，爷爷说这是秘密不可以跟人家说的，姐姐，你不会跟别人说吧！”忽然的惊叫一声，约瑟如临大敌的问着苏兰。

苏兰本来是十分震惊，但是又听到约瑟那天真的问语，不由的哑然失笑，随即又想通了，既然约瑟跟那个圣狼王体内的意志本来是同一人，那也许那人会的东西约瑟应该也会吧！她也不必这么大惊小怪的了。

想到圣狼王，苏兰忽然的也想到了她忽略的一点了，急忙道：“约瑟，那姐姐拜托你，请你跟姐姐伊起到帝都去帮那个人治病好不好？”

约瑟为难道：“可是爷爷说我不可以帮人家治病的呀！”

苏兰一愣，但是她知道福隆在约瑟心里的地位，不忍为难约瑟，正再她苦思该用什么方法来说

服约瑟时。

忽然约瑟显的十分的高兴道：“姐姐，太好了，我想到了，姐姐可以请圣狼王帮忙治病呀！圣狼王已经快到这里了。”

苏兰先是一愣，随即大惊失色，没想到她千防万防，最不想要发生的是竟然发生了，慌急道：“约瑟，你知道圣狼王要来了吗？”

约瑟点点头道：“对呀！圣狼王已经快到了。”

苏兰忍不住的呻吟一声，她怎么忘记了，主人跟幻兽之间是相对的，幻兽可以察觉出主人的位置，主人当然也可以知道自己的幻兽的所在地了。

苏兰边将手伸到自己的怀中，掏出了某样东西，边引开约瑟的注意力道：“约瑟，圣狼王还有多久会到？”

约瑟抬头望项漆黑天际的某一点，在那里有着一颗入眼几乎难辨的快速银色流星已着匪夷所思的速度往这里直冲而来。

约瑟道：“就快要到了，很快就要到了。”

话才说完，刚刚转过头来对着苏兰，他就看到苏兰正准备要将手中的东西洒向他。

约瑟一愣，疑惑道：“姊姊，你要干什么？”

手半伸出来的苏兰没想到约瑟竟然这么快的就将头给转了过来，手停在半空中洒也不是不洒也不是，一时之间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地步。

听到约色的问话，苏兰尴尬的一笑道：“约瑟，听姐姐的话，你好好的睡一觉，等你醒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帝都了。”

说完，苏兰正想要将手中的药粉给洒向约瑟，忽然，一道生硬至极的声音硬生生的闯进了她的脑海中：“住手！”

随着声音的闯入，苏兰不由的一阵花容失色，对于这硬闯入别人脑海中的声音她太熟悉了，不正是亚芠的声音？难道她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很快的痴兰就已经确认了她的恶梦成真了，就在她不信邪的要将手中的催眠药粉给洒向约色的同时，忽然，亚芠的一声冷哼声又再度的闯进了她的脑海中。

接着，她忽然的看到了由空中，一道光亮银蓝色的影子扑空而下，比这道影子还要快速的是一道电蛇，准确的打中了苏兰她那只握着催眠药粉的手。

“阿！”的一声，苏兰触电般的浑身一僵，手再也抬不起来了，同时，在她的面前，一只浑身亮银色，浑身包裹着电芒，双翅展开有一公尺大的神俊雷鹰，由空中落到她与约瑟的面前，阻挡了她与约瑟的视线。

苏兰一愣，她不只到这只老鹰从哪里来的，试探的将右手又往怀里一伸，才一伸，这只雷鹰的身上忽然的又射出了一道电芒，再度的打中了她的右手，二度受创之下，叫苏兰忍不住的闷哼出声。

苏兰不由的怀疑起这只雷鹰，看它的样子，分明是以为她要对约瑟不利，所以在保护约瑟的前提之下，不准她做出任何的举动来。

但是它是从哪里来的？

就她所知，她从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幻兽存在，光是第一型态就有这等的威力与神俊，那谁能够将它驯服？如果铠化的话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与威力？

同时，苏兰心中隐隐的想到了一个人，这只奇怪的幻兽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好像是要保护约瑟的样子，只又一个可能，那就是它是跟刚刚的那个她绝不愿意听到的声音有关！

看来，现在她是不可能逃的过了，这下，她的计画全部都泡汤了，而且，接下来她会发生什么事情，连她自己也不敢说，至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她绝对是不会好过的。

现在，有这只雷应在这里看着她，她动是不能动了，只能等那个声音的来到，趁这个时间，苏兰不由的打量着约瑟。

现在透过这只雷鹰的身形间隙，苏兰可以清楚的看到了约瑟正满脸好奇的望着这只雷鹰，脸上尽是迷惑的神情，一幅感觉上好像很熟悉但是却又不知道的迷惑样子。

苏兰暗叹一声，这下她真的是绝望了，她光是看到约瑟的样子，就知道他对于这只雷鹰其实是熟悉的，只是现在不知道而已，那么，这不就表示这雷鹰一定跟约瑟他有关，而且，也就是说一定是那个人所派出了？

果然，不到五分钟，忽然的，苏兰感觉到一阵令她不寒而栗，恍若实质的可怕杀气拢罩在她的四周，令她由骨子里感到发寒，现在，就算是没有这只雷鹰的存在，苏兰自知她也已经不可能将约瑟给带离这里，因为，光是这一阵可怕的杀气已经叫他不得动弹了。

终于在这一刻，苏兰终于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错了，有这么一股杀气的人，她不敢想像自己如果真的将他给引到帝都的话，她不敢想像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地狱的光景。

现在，她只希望那个人不要迁怒于其他的人，一切，就由她自己来承担就好了。

随着这一股杀气越来越浓厚，一道灿烂美丽的不可思议的流星由天而降，没有苏兰意料中的那种急速撞击的重大声飨，只是银光忽然的大盛，宛如是一颗小小的银色的小太阳般，刺的苏兰的双眼不由的眼前一阵的花白。

待苏兰两眼恢复正常之后，在她眼前的，雷鹰已经不见了，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叫苏兰感到更加可怕的一只高大威武的银色魔狼，那个她既想要引他到帝都却又不想要让他在这时候追上来的那个人终于追来了。

一瞬间，苏兰一看到那双银色的瞳眸时，浑身竟不由自主的泛起了恐惧的颤栗，在那双银眸中，苏兰并未瞧见任何的感情存在，既没有任何生气的样子，也没有任何的愤怒的感觉，有的，只是一片的空白，一片的虚无，完全的没有任何感情存在这双眼睛中。

这种感觉在苏兰从前在这双眼睛中讲过话之后的现在，更是令她益加的恐惧，因为，她感觉到，现在眼前这一个约瑟的前身已经把她当成了一个死物了，已经认为她是一个死人了，而没有人会对一个死人，对一个死物愤怒生气的。

这一点的认知，叫苏兰心中更是跌到绝望的谷底了，原本，她还冀希眼前这一个“人”可以听她解释的，但是，现在她知道她是痴心妄想了。

虽然绝望的知道今天晚上自己已经是难逃死于非命的命运，但是，一有这种的认知之后，苏兰反而有种豁出去的感觉，她道：“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无法获得你的见谅，我也知道你要杀我，但是，再你杀我之前，我一些话想要说！”

等了一下，亚芠没有任何的反应，壮着胆子，苏兰又续道：“请你相信，我绝对没有任何要伤害约瑟或是你的意思。”

“也许我现在没有这个资格这么说，但是，这是我的真心话，就算我会粉身碎骨，我也不可能回伤害到约瑟的！”脸上不由的流露出了会让任何人为之心碎的凄苦笑容，苏兰在这时候反而敢畅其所言。

随即，苏兰又道：“你知道吗？以前我并不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这种事，我认为这是那些无所适事的无聊人士编出来的神话，但是，没想到我以前嗤之以鼻的事情却真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了。”

“就在我初见到约瑟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是间真的是有那种所谓的一见钟情，也有那种所谓的为了所爱的人不惜牺牲自己的那种爱情。”望着一旁迷惑的看的亚芠的约瑟，苏兰不由的说出了一番深情的话来。

“我承认，我私自将约瑟迷昏带走，除了想要藉此让你帮助我们之外，我的心中也的确是包含了很大的私心，因为我不想要他就这么的‘死’在你的手中。”

“虽然，在别人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傻子，虽然在你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占据了你身体的一个陌生人，但是，他偏偏就是我所爱的人，我既不想也不忍心的看到他就这么的死去。”

“也许你有你的理由，毕竟，约瑟的身体本来就是你的，但是，他既然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一定有他的理由的，况且，他也是一条生命，也是一个人，我真的是不忍心看到他就这么的消失在这人世，在这世间上还有那么多的美好他还没有经历过，我绝对不忍让他就这么的消失。”

“为此，即使我知道我是自不量力，但是，我还是愿意的赌一赌。”

脸上再度的露出了心碎的笑容，苏兰再度的道：“这些都是我的心理的话，但是，原来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刚刚，你的出现，我自知必死无疑这才让我想通了，原来我自己竟然在这短短的不到两天的时间就爱的约瑟这么的深，甚至死在你的手中也不后悔。”

“来吧！很感谢你愿意听我说完，我知道你现在想要杀我了，你就来吧！但是，为了约瑟，为了我自己，我不会束手就擒的，我会全力的反抗的。”

说完，苏兰叫道：“约瑟，听姐姐的话，你到旁边去，姐姐有事要跟圣狼王说。”

约瑟摇摇头道：“不要，姐姐，你是不是要跟圣狼王打架，我帮你好了，姐姐你打不过圣狼王的。”

苏兰一愣，随即苦笑道：“约瑟谢谢你了，姐姐不要紧的，姐姐也不是要跟圣狼王打架的，乖，听姐姐的话，到旁边去。”

“噢！”约瑟听到苏兰说的话之后，噢的一声，乖乖的对着照着苏兰的话走到一边去了，但是走到一半，忽然转过头来对着亚芠道：“圣狼王乖乖，不可以欺负姐姐噢！不然我会打你的屁股的唷！”

说完之后，约瑟这才又走到一边去，但是两眼仍然直直的望着亚芠与苏兰。

从刚刚就一直静静的亚芠，在约瑟走到一边的同时，忽然的一扭头，对着约瑟的所在轻轻的望了一眼，一瞬间，由他身上发出了淡淡的水蓝色的光芒，包围在约瑟的周边，苏兰一望即知是一种的结界，魔法能量的护盾。

转回头来，亚芠的眼神终于有了变化，他感叹的说道：“他真的跟我不一样，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不知道亚芠忽然说这个要干什么，苏兰静静的等亚芠继续的说下去：“苏兰，你也不简单，才不过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让约瑟这么的相信你，可见你真的是付出了你的真心，所以约瑟才会这么的相信你。”

“你知道吗？其实我并不相信人，不相信人心，不信那些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人心，绝对的不信任！”

语出惊人的亚芠，用着一种低回的语气说着这一番莫名其妙的话来，虽然不知道亚芠为什么会这样说，但是，因为亚芠是以眼神来传递他的意念，所以苏兰更是能够直接的窥视到亚芠说出这句话时的那种心里的哀伤与痛恨，那是要经历过多少的打击，在会说出了这一番，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心的失望透顶的话来？

“约瑟，这个新生的我，却跟我不一样，对他而言，现在的世界一切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新奇，活在他的周围的人都是那么的善良，所以让他的周身充满了光环，看来是这么的美好而绚丽，这点，是他与我最大的不同，完完全全的不同。”

“为了你，他甚至对我抱持的不信任的态度，因此，苏兰，我给你一个机会！”

眼露奇妙的神情，亚芠悠悠道：“也许是看约瑟看久了，所以受到他的影响，也许是我还不想这么早的就见血，也或许是我不忍你就这么白白的死在我的手中，也许的也许，反正，你可以当成是我毕生以来头一次的良心发现，如果你知道了我的真正身分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这个良心发现是有多么的可贵呀！”

“三招，苏兰，如果你可以接下我三招的话，那么，我不但原谅你，而且也帮你去治疗那一个你不惜冒生命危险也要引我去替他治病的人治疗，如果你可以接下来的话。”亚芠暗暗的奇怪，自己怎么会说出了这么的一番的话来，而且还会真的打算这么做，也许真的就像自己所说的，心境已经跟以前的他不太一样了！

但是，亚芠的这一番话却叫苏兰心中不由的又生起了一股希望，只要她接下亚芠的三招的话，那么她就可以达成了任务。

当然，苏兰也不是傻子，她也知道，亚芠之所以敢这么说就一定是算定自己绝对不可能会接下他的三招的，但是，即使希望渺茫，苏兰还是只能紧紧的抓住了这一根的稻草，唯一可能救命的一线生机。

亚芠忽然的退后了几步，淡淡道：“苏兰，你是个魔法师吧？那我就用魔法来出招好了，好好准备吧！”

紧张的点点头，苏兰全身灌注的注视着亚芠，既然答应要接亚芠的三招，那她就不能躲，要结结实实的接下了亚芠的出招，当中的风险当然是不用说的，尤其是面对着亚芠这一个令她感觉到高深莫测，深觉无法取胜的对手，苏兰更是不敢大意，但是，苏兰还是有点自信的，虽然无法取胜，但是她就不相信她会连区区的三招都挡不住。

看到亚芠站定了之后，苏兰忽然的娇喝一声：“安琪儿铠化！”

随着苏兰的话声一落，苏兰浑身接冒出了火红色的光焰，红色的光焰看来既绚丽又灿烂。

光焰闪过之后，就在苏兰的身上忽然的出现了一副轻薄的火红色盔甲，与一般的幻兽有点不太一样的是，苏兰的这一副盔甲看来竟然像是水晶般的材质所构成的，略带半透明的晶莹盔甲，没有头盔的部位，两肩呈现角锥状向两侧平伸，盔甲的保护位置只在胸前，而在心口处还有着

一颗约十公分大的带着红光的魔幻晶。

另外就只有在手肘至手腕间有着盔甲，除此外就没有盔甲的覆盖了，看到苏兰现在身上的盔甲，亚芠不由的眼神一凝，光看苏兰盔甲的覆盖部位应该只有在中级的四至五阶魔幻铠左右，但是亚芠却敏锐的感觉到，当苏兰穿上这一身的魔幻铠之后，身上的能量却暴增，现在她所具有的能量不下于当初的九阶白金角蟒的能量，这是他除了贪狼星之外，头一次见到这么奇特的幻兽。

似乎是察觉出了亚芠的疑惑，苏兰泰然道：“注意了，我的安琪儿是十大高手之首的血兽皇所研究出来的，同时具有光与火两种属性的奇异幻兽，所具有的力量不亚于九阶的帝王幻兽，我将它称之为曙光星火安琪儿（天使系），具有你想像不到的力量。”

亚芠不由的无言的一笑，以前他就曾经听说过有人专门研究蕴含复数属性的幻兽，不是那种隐藏的属性，而是真正的拥有两种属性以上的幻兽，看来，苏兰的安琪儿就是这类的幻兽了。

不多言，在亚芠的身体面前忽然的出现了一颗约五十公分大小，水蓝色的光球，亚芠无声的清喝一声：“生命奇迹之水的涟漪。”

抬起了右手（右掌？）轻轻的一处这一颗能量球，忽然之间，以这一颗水元素魔法能量球聚合体为中心，开始慢慢的，起了震动，然后，一圈圈，宛如水面受到干扰而以干扰处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发出一圈又一圈的水之涟漪，波光闪耀，温柔的蓝色光辉以亚雯及能量球为中心的向四周四出了它的能量，看来是既美丽又炫目，美的叫人忘记了它那一层层的涟漪中蕴含了多可怕的能量。

但是正面面对的苏兰却无暇去欣赏这水涟漪的美丽，当亚芠在一瞬间聚集出那颗蕴含了不可思议庞大能量的魔法球时，她的脸色已经是大变，知道如果自己不尽全力了话，根本抵挡不住亚芠的这一招的。

无暇去探究亚芠为什么完全不需要念咒就可以施出魔法，苏兰右手一伸，一把约五十公分长的火焰法杖出现在她的手中，将法杖正对着亚芠，苏兰口中急速的念道：“守护火焰奥秘，在火焰中死亡与重生，掌握神圣之焰的神灵，请听我的乞求，藉由火焰奥秘的祝福，渡过焰光之桥，来到人世的彼端，展现火的神圣，燃尽一切的不洁－凤凰神焰。”

煞那间，随着苏兰的话一落，在苏兰的面前，忽然的出现了一个火焰的茧，由茧中传出了清脆的鸣声，接着，茧上的火焰忽然的一盛，接着，一只浑身由烈焰构成的美丽火鸟破茧而出。

约一人大的火鸟刚好在亚芠所发出了第一个水涟漪到达苏兰的面前替苏兰挡了下来。

水的涟漪碰上了火的凤凰，水火相交之下，并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当第一声的爆炸声还没有消失之前，第二声的爆炸声又再度的传了出来，原来是第二层的涟漪又到了，然后，第三声，第四声，第五声……一声接着一声，爆炸声不绝于耳。

隐藏在火焰凤凰背后的苏兰似乎也感到这一声声的爆炸所产生的震力，令她的脸色越来越是惨白。

没有正式学过魔法的亚芠不知道，他只是很意外苏兰竟然只是施出了一招鸟形的火焰就轻易的阻挡下了他七成的力量所施出来的水之涟漪。

但是苏兰却是有苦自知，这一招凤凰神焰可以说是她最厉害的一招火焰魔法，一般的魔法师不说施展，连听都没听过，而且施出了这一记魔法，足足的耗去了她全身一半的力量，最可怕的是，凤凰神焰本来是攻击性的魔法，但是，却在亚芠的这一记看来美丽而温柔的水之涟漪之下，却让她感觉到光是维持着凤凰的攻击型态都很困难了，要攻击，谈何容易？

恍若无穷无尽的爆炸声与爆炸的震波，叫站在近处的苏兰光是防御这些就足以叫她不战而败了，看到亚芠面前的魔法球几乎一点能量消耗的迹象都没有出现，苏兰感觉到自己在守下去一定稳败无疑。

拼着受伤，苏兰忽然的娇喝一声，硬是在自己的面前步下了一层的火焰结界，然后强力的催使火焰凤凰往亚芠飞去，亚芠只见原本双翼尽展的火焰凤凰忽然的将双翼一敛，然后像是一只火焰之箭般，将全部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硬是突破了一层又一层的水之涟漪，直直的插入了水魔法球中。

霎时，水火两种能量激烈的反应起来，轰的一声，水魔法球因为火焰凤凰的干扰，产生了爆炸，同归于尽。

远比刚刚的爆炸要大上十来倍的威力，江苏兰勉强布下的火焰结界轰破，并且将她给吹离了原地，弄得她浑身狼狈不已，挣扎的回到原地的苏兰却看到了一副令她不敢相信的景象。

那个爆炸几乎就在他面前的亚芠浑身却一点事都没有，爆炸对他来讲就像是一点的微风般不足为虑，原因就在于现在站在亚芠面前的那一只与他同高的金焰狮子。

苏兰不由的张口结舌，她几乎不敢相信，她刚刚豁出了一半的魔力招唤出了一只火焰凤凰，好不容易将亚芠那看似随意施出的一记魔法同归于尽，还搞的自己狼狈不堪。

但是，现在亚芠却又在极为轻易之下，也像她刚刚那样，同时的招唤出一只金焰狮子，而且看这子金焰狮子的样子，不正是像传说中的火焰魔法中被列为禁招的金焰之狮吗？

不知不觉的惊呼出声，苏兰由亚芠的眼中接到意念道：“金焰之狮？你是说魔法中也有跟我的猛炎类似的魔法吗？这倒有趣了，不过，这可不是什么金焰之狮，而是金焰圣狮－猛炎。”

无暇去想其中有何分别，苏兰知道不能让亚芠在一次先发动攻击，不然她就会在陷入两难的地步，娇吒一声，苏兰忽然的将火焰法杖收回，两手向外一摊，成大字型。

接着，原本苏兰身上火红晶莹的魔幻铠上的红色忽然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晶莹的盔甲开始散发出了淡淡的白色光芒，而且越来越亮。

知道苏兰现在可能要用出另外的一个光的属性，亚芠饶有兴致的静待苏兰准备完毕，头一次碰上光属性的魔幻铠，他到要看看光属性有何奇特之处，毕竟，他可也是光属性的人。

当苏兰身上的光芒到达了某一个程度之后，全身的光芒忽然的全都聚集在她的背后，露出了一身已经变的完全透明的盔甲来。

这时，亚芠终于知道为什么苏兰会称呼自己的魔幻铠为安琪儿（天使）了。

聚集在苏兰背后的光芒并未消失，反而由苏兰的两肩起形成了两片宛如翅膀的光芒，看来还真的像是天使一样。

亚芠点点头，忽然的长啸一声，身前的猛炎也跟着咆啸了一声，金色的火焰忽然的涨大了一倍，使的猛炎的身型看起来变大了不少。

一个猛扑，猛炎扑往苏兰，苏兰背后平身的光翅忽然的高高抬启，然后散发出强烈的光芒，然后猛然的往下一挥，苏兰整个人幕然的往上一飞，躲过了猛炎的扑击。

接着，身在半空中的苏兰一双光翼忽然的下挥，将猛炎整个包在光翼之中。

苏兰背后的这双光翼显然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猛炎的前冲的威势看来如此的猛烈，但是一碰

到苏兰的这一双看来是由无形的光所组成的羽翼时，却完全的无法脱离这双羽翼的困？，整个冒着火焰的身子在光芒中只能怒吼连连，任平身上的烈火燃烧的再猛烈，一触到白光就完全无作用的余地。

困住了猛炎之后，苏兰忽然伸手在自己左胸上的魔幻晶一触，随着手掌的一触之下，一道类似长枪状的白色光芒由魔幻晶上出现了。

握住这支宛如实质的光芒之枪，苏兰娇喝道：“光雷枪！”

光枪脱手而出，射向猛炎，似乎也感觉到这一把光雷之枪来势汹汹，猛炎忽然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吼，原本足足三公尺多的身躯幕然的缩水了一半，然后，由口中，喷出了炙烈的金黄光焰，正正的喷向了那把光雷之枪。

金焰与白光相碰，竟然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似乎是同归于尽，连带着，苏兰的光之翼也被猛炎的金焰给烧出了一个洞，刚好足以让身型缩小一半的猛炎脱出。

一脱离光之翼的禁锢，猛炎立即狂怒的往半空中的苏兰扑去，而发现到被猛炎脱出她的控制，苏兰心头一震，本想要多开猛炎的扑击，但是，忽然之间，苏兰红润的脸色忽然一白，闷哼一声，整个人就这么由五公尺的空中掉到地面上，让猛炎扑了个空。

亚芠一愣，不由的暗叹苏兰的反应敏捷，但是，她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脱离猛炎的攻势。

果然，猛炎虽然扑了个空，但是一发现到自己的目标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立即的在空中的一扭身，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调头的往落到地上的苏兰扑去。

慢着！就再猛炎快落到苏兰的头上时，亚芠刚好看到掉在地上的苏兰竟然这么的软倒在地上，身上的盔甲竟然也变回了原先的红色，只是现在不若刚刚的亮红晶莹，却显的十分黯淡的暗红色。

亚芠脸色一变，原来苏兰刚刚不是应变，而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用尽了身上的魔力，魔力透支的昏倒了。

看到猛炎不留情的扑往已经昏倒不知人事的苏兰，杀人盈万的亚芠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的感觉到心中一震，几乎是不加思索的，收回了猛炎。

但是，比亚芠的动作更快的是，一到人影忽然的窜到猛炎的面前，豁尽全力的一掌将猛炎给打回头，同时，猛炎也化成了一道的红色光芒，收回到亚芠的身上。

亚芠心中一震，那个一掌将猛炎打退的不是刚被他保护在结界中的约瑟是谁？

眼看到约瑟现在浑身狼狈不堪，身上的衣服破的破烂的烂，看来他是看到苏兰陷入决定而豁出全力，打破了他设下的结界，阻挡了猛炎的攻击，所以看来才会这么的狼狈不堪。

这时，约瑟愤怒的看一下昏倒在地的苏兰，生气的对亚芠道：“坏圣狼王，你欺负姐姐，我要打你。”

亚芠先是一愣，随即好笑道：“凭你？”

约瑟直直的看着亚芠，不，应该是说他现在正看着贪狼星，忽然极有智慧的道：“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但是，我也感觉到，我以前好像有跟姐姐一样的幻兽，所以，我现在就要跟我的幻兽一起来打你。”

亚芠本来是感到一阵的好笑，但是看到约瑟认真的样子，亚芠可觉得不好玩了，约瑟就等于他

自己，他知道约瑟现在说出来的话绝对是百分之百的认真的，但是，他现在哪来的幻兽？难道……

约瑟看着亚艾，自言自语道：“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幻兽就在我的身边，我要叫他了。”简直是废话，约瑟，也就是亚艾的幻兽不正是贪狼星吗？现在，亚艾意志存在的贪狼星不正是站在他的面前。

约瑟脸色一整，喃喃道：“我好像记得，姐姐是这么说的，铠化，我的幻兽！”

来不及阻止约瑟说出这句话来，亚艾心中不由的大骂笨蛋，现在的情况可遭了。

虽然现在贪狼星的身躯由他的意志在主导，但是，毕竟贪狼星的身躯不是他本来的身躯，再加上贪狼星的身体与他本来的身体，现在的约瑟有着远比一般人要来的亲密关系。

即使亚艾一在的自我抑制，但是毕竟比不上原来贪狼星的本能的驱动，当约瑟一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亚艾，不！应该说是受到约瑟这一句话的影醒与刺激而醒过来的属于贪狼星的意志的部分开始有了动作。

尽管亚艾尽力的阻止，但是，现在的贪狼星的身躯却开始在全身浮出了淡淡的金线，然后，违反亚艾意志的铠化开始了。

一瞬间，亚艾，或者说贪狼星开始拟态，分解了自己的身体组织，开始往约瑟的身上移动，然后，拢罩在一阵的金光之中，慢慢的，银白长发飘逸，血腥与死亡的代名词的银月恶魔终于回覆了原本的型态。

幕然之间，才刚结合好的威武型态忽然爆炸般的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点的往四面八方释放出强烈的金光与银光。

金光与银光来的急去的也快，在金银光芒消失之后，一个骇人的景象出现在金银光芒照射的地方。

一个宽达数百公尺，圆滑的十公尺深大坑出现在这里，而站在大坑中心处的，是一个站立的人，全裸的一个白发男子，还有，一个躺在一只半人高大的银色巨狼背上，由五个巴掌大光点构成的强力结界守护的一个狼狈的年轻女人。

忽然，那个站立的白发男子忽然的吐出了一句话：“笨蛋！”

说完，白发男子也宛如？倒的大厦般直挺挺的倒下了。

是谁？说出这句话的人是谁？

同时，一个苦寻爱徒的大魔法师与陪着老友一起寻徒的武术高人终于被这一连串的爆炸声与强烈的光芒引来了。

时间是斯达帝国的禁卫队离开清阳镇的第七天，地点在斯达王宫长老院的某一个优雅的房间中，一个人，一个有着一头白发的年轻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经过了七天的沉眠之后，终于征开了双眼。

映入男子眼中的第一个东西便是装饰精美的天花板。

再度的合上了眼睛，然后又慢慢的征开了双眼，男子，似乎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慢慢的坐了起来，看了看现在空无一人的房间，屋外的昏黄的阳光斜斜的透过窗子照进屋内。

第一件事，男子在心底问着自己：“谁？我是谁？”

似乎沉思了一下子，男子脸上忽然的浮出了奇妙的笑容微笑的自问自答道：“我是亚芠，我是亚芠。斯达克。”

“我是，我也是约瑟！呵呵……”忽然的笑了出来。

抬起了双手，看看自己久违了双手，这个自称是亚芠，同时也是约瑟的男人微笑道：“看来情况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遭嘛！”

心里暗暗的寻思着，那一场关系重大的铠化中，亚芠的意志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出奇的，并没有像亚芠自己原先的推测，以为自己的意志会排斥约瑟，或者约瑟的意志会排斥着亚芠的意志归来。

两个同出一源的意是宛如水乳交融般，出奇的融合在一起，对约瑟而言，亚芠的意是就像是他所经历的一场漫长而可怕的血腥恶梦，只是这场恶梦是真实的而已。

而对亚芠而言，约瑟的意识就像是他短暂而甜美的美梦，虽然短暂，但却也叫他念念不忘。

彼此是彼此的梦，彼此也是彼此的另外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同时，也都是自己，这该怎么说？

是融合？不，应该说是互补，现在醒过来的他，感觉到自己有了某一点的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却又说不出来，但是，却感到一种的满足与充实，恍若心里空虚的某处被某种东西填满了，那个东西，便是另外的一个自己。

至于现在他该叫什么名字好呢？亚芠？还是约瑟？

反正都是自己，不过，毕竟亚芠这个名字他用了十八年了，而约瑟才不过两年不到，叫亚芠还是比较习惯吧！

忽然，一个人推开门走了进来，是一个朴实的的老人，不是别人，是福隆。

看到亚芠醒来了，福隆先是一愣，随即惊喜道：“约瑟，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爷爷真担心你就这么一睡不醒，真是谢天谢地。”

亚芠自然而然道：“爷爷，对不起了，让你担心了，我没事。”

此话一出，福隆原本惊喜的脸色忽然的一滞，他似乎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犹疑道：“你……约瑟？”

亚芠淡淡的一笑道：“我是约瑟没错，但是你也可以说我不是约瑟，但是，爷爷，这有差别吗？我就是我，始终都是我！”

神情古怪的盯着亚芠看了一会，随即的丧气道：“原来你已经恢复记忆了呀！我就知道，这一天总有一天会来，但是，没想到，没想到会这么早。”

说着，福隆不由的一双老眼湿润起来了，对他而言，亚芠的恢复记忆就等于是他丧失了他唯一的亲人了。

亚芠看到福隆流出了泪水，不由的大惊的由床上站了起来，伸手握住了福隆那一双因为长年做粗活而显的十分的粗糙的老手，真挚的道：“爷爷，您别伤心，我就算已经恢复了记忆，我也还是您的孙子约瑟，从您将我带回家的那一刻起，我都永远是您的孙子，永远都是，如果您喜

欢，您也可以叫我约瑟呀！”

亚芠对于这一个真心待如自己的亲孙的老人是由衷的敬爱，也真心的将他视为自己的爷爷，因此，一看到他哀伤的样子，可就赶到心里一阵的刺痛，也不由自主的马上安慰着他。

感觉到亚芠还像以前那样，在跟他说话时，喜欢握这他这双粗糙的手说话，眼中的那股真挚的感情是骗不了人的，也因此，福隆心中不由的放了一半的心，感觉到好像还在以前亚芠还没恢复记忆前一样。

破涕为笑道：“真的？你还是我的约瑟？还是跟记忆没有丧失前一样？是我的约瑟？”

亚芠淡淡而真挚的微笑道：“是的，爷爷，我还是您老人家的约瑟，不管有没有失忆，我还都是我，还是您的约瑟。”

知道现在可不是对福隆这个让他真心敬爱的老人解释他没有失忆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继续的伤心了，所以亚芠也顺应着他所能理解的话，安慰这个老人。

同时，亚芠也感到一阵陌生，但是令他感觉到十分舒服的温情在心中萦绕，也许，这就是属于约瑟的温情吧！

久久，福隆反用力的握住了亚芠的双手，微笑道：“能够有你这句话就好了，来，告诉爷爷，你的本名叫做什么？应该不是爷爷随口替你取的约瑟吧！”

亚芠也跟着微笑道：“爷爷，我的本名叫做亚芠，亚芠。斯达克！”

“亚芠吗！”福隆喃喃的念了几声，微笑道：“那好，反正你现在也已经恢复记忆了，我还是叫你的本名好了，反正，我只要知道你还是我的约瑟就行了，就像你所说的，你还是你嘛，叫什么都无所谓！”

亚芠看到福隆接受了现在的他，忍不住的松了一口气，心头一阵的快慰，忍不住的俏皮笑道：“不！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我不用每隔十天忍受一次那种臭的要命的草汁染发的味道了，您也不用为了要我染发而欠我一大堆的甜果而伤脑筋了。”

听到亚芠忽然俏皮的说出了这一句话，福隆先是一愣，随即也忍不住的发笑，记得，当初因为亚芠的一头白发太过于醒目，所以福隆美隔一段时间都要要他自己发现的染色草汁将亚芠的白发染成黑色的。

偏偏这种草汁又是臭的要命，所以每次福隆都要用山里一种特产的甜果来哄骗约瑟乖乖的让他染发，这可是他跟约瑟祖孙之间的小秘密，同时，也引起了福隆想到了这两年中与约瑟相处之间的亲情快乐，但是，现在他不在担心了，因为，不管是叫约瑟，还是叫亚芠，都是他的孙子！

笑了一会，忽然，福隆睨着亚芠的身子边笑边瞧道：“好了！不管你要叫什么，现在你应该先穿上衣服呀！一个大男人的，光着身子可不怎么好看唷！”

亚芠一愣，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到，刚刚光顾着安慰福隆，都忘记了现在自己可是一身光溜溜的，这下，亚芠可破天荒的红了脸，急忙的拿起了一旁早已准备好了的衣服，匆匆的穿了上去。

摆在床边的是一袭宽大的白色袍子，可以看的出来是由一种不知名但极为高级的布料所剪裁而成的衣服，穿戴在身上，虽然这套衣服将全身上下除了头部以外的部位全部都遮盖住了，甚至连手的部位在不特亦将手上台的话一样是遮掩在宽大的袖袍中。

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之下，即使全身都被这套袍子包的密密的，但是这套衣服显然是经过特殊的设计，十分的透气，亚芠丝毫感觉不出有任何气闷的感觉。

当亚芠穿戴好了之后，转身面对福隆，却看到福隆面露奇异的表情看着他，亚芠以为自己身上哪里不对劲，忍不住的看看自己，疑惑道：“爷爷，有什么不对吗？”

福隆摇摇头道：“真是人要衣装，约……亚芠，你穿上这套衣服后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感觉到有种好像很神圣的感觉。”

亚芠疑惑道：“有吗？”在度的低头看看自己，心中同时的暗暗苦笑。

神圣？这可是头一次有人对他说他有种神圣的感觉，以往，他只有被人冠上残忍、冷血、狠辣，神圣这名词道是头一次有人对他这么说。

摇摇头，亚芠忽然想起来，问道：“爷爷，我到底睡了多久了？这里又是哪里？”

福隆微笑道：“可久了，你足足睡了七天多了，至于这里的话，说起来你一定不会相信的，这里可是咱们斯达帝国的王宫，而且，我们所在的地方还是仅次于陛下所住的长老院中呢？”

听福隆的话意，他这个一生当中九成九的时间都在偏远的山区里度过的平凡老人似乎已能够在这里为荣。

不过，亚芠可没有感染到福隆的兴奋，他只想到他怎么会在这里？是不是王宫禁卫队再他昏迷的时候带他来的？

亚芠又问道：“爷爷，我们怎么会在这里？是谁带我们来的？”

福隆摇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当我醒过来时，我就已经在这里了，人家只告诉我这里是王宫的长老院，同时，也在前天，那个长老院的大长老才带我来这里看你，大长老你还记得吧？”

亚芠点点头，他当然记得，那个穿着一身青衣，看来很严肃的老人，只不过现在他还多知道一点，那个大长老可不简单，他身上所具有的魔力以他当时还在约瑟的时候，根本杜测不出他的深浅。

见到亚芠点点头，福隆这才续道：“大长老当时带我来时，只告诉我说你已经昏迷五天了，要我照顾你，这里是长老院也是他跟我说的。”

“不过，真的很奇怪，虽然我这几天并没有碰到多少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到这里的人似乎对我有点客气的过分了，真的很奇怪。”福隆疑惑的说着。

亚芠点点头，对于这点他可是一点都不感觉到奇怪，在苏兰的口中，他知道这一次禁卫队与长老院中的长老之所以会到清阳镇主要就是想要抓他这圣狼王来替某个人治病，而能够劳动这群位高权种的人出来替他找人治病，亚芠就算不知道对方是谁，大概也猜的出来，一定是王家中的人，甚至可能是斯达帝国的帝王。

也因此，对于传言中好像与圣狼王有关系的福隆这圣狼使，当然所有人都不敢有所得罪的，言语举动之间难免会有点客气的过火的表现。

想到苏兰，亚芠不由的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大概是因为现在他已经跟约瑟互补的关系，所以，对于苏兰的形象也不若再单纯是亚芠时候的那么恶劣了，更何况，他自今也很少碰到有人可以硬碰他八成的力量了，说实在的，约瑟信任兼有点喜欢苏兰，而亚芠则是有点佩服她。

想着，如果照福隆所说的，他已经昏迷七天了，那么在七天前，他与苏兰的一战中，苏兰最后虽然未接完他的第二招，猛炎的全力一击，最后导致脱力而陷入昏迷中，但是想来应该没有大碍吧！

想到这，亚芠不由的又想起来七天前的那一次的铠化与意识融合，直到现在，亚芠依旧忍不住的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虽然说，意识的融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顺利与完美，但是，另外一件他所担心的事情却也无法避免的发生了。

由于当时属于约瑟的身体中只有本来四成左右的力量，在加上硬突破结界又有所损耗，因此，当意识融合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潜藏在贪狼星身上的那股约瑟的身体所无法承受的庞大力量。

虽说当时因为意识融合之后，对身体的主控有了统一，但是身体无法承受那股力量却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为了免于自己被自己的力量给粉身碎骨，亚芠他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在一次的将自己的力量分成了几个部分，寄托到原本已经跟贪狼星融为一体的五小幻兽的身上，在一次的将它们给由贪狼星的身上夹带着自己一部分的力量分离了出来。

除此外，更将那些连五小都已经无法承受的力量除了自己尽量容纳之外，无法容纳的部分都在当时卸出体外，想来所造成的景象应该是相当可观吧。

其实，亚芠所不知道的适合只可观，当米非耶与比东在到达现场时，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人力所能够造成了，搞的他们疑神疑鬼的，至于他们所见的大坑这件事，他们自今还不敢像任何人提起。

而亚芠想了一下，这样他自己算了算，分给五小的幻兽大概是约有五成的能量，等于五小幻兽每只都在体内藏有他自己的一成的力量，而现在的身体最多只能吸收约三成的力量，也就是说，现在的他只有他以前全盛时期的约七成左右，不过，亚芠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在他已经回归了自己的身体，很快的他就能够恢复以往了，甚至在贪狼星在度进化的现在，他也可以再一次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对于将来的那件事他又有更大的把握了，现在，只不过是暂时被打回原形而已。

不想这个，亚芠忽然想起了，在力量卸出了同时，在约瑟那部分的影响之下，怕伤到苏兰，所以他曾命令贪狼星与五小守护着苏兰，现在不知道情况怎样了。

立即的，亚芠发出了他的心灵通讯，果然不出他所料的，贪狼星现在果然又在度的陷入了沉睡了，回应他的通讯的只有五小。

只不过，亚芠现在透过了某个管道他已经知道贪狼星的沉睡只是暂时性的，主要是因为贪狼星虽然是身为兽王半身之一的太初，但是因为在远古时代，当贪狼星诞生的时候，因为刚好碰上大毁灭，所以贪狼星并未真的完全的诞生在这个世上，它是一个不完全的兽王半身，所以，它才会有这些像是融合、进化的奇异能力，主要是因为贪狼星身为兽王的半身，本能的不能容许又任何的幻兽比它更强，在加上它又感觉到自己的不完整，所以，贪狼星才会一再的吸收别的幻兽的特长，用以改善自己的缺陷，再以进化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以达到真正的兽王相符的力量。

当然，这也跟亚芠他自己本身那强逾一般人的精神异力，以及意外获得的神之钻所能提供的庞大的能量脱离不了关系，今天换做是另外的一个人当贪狼星的主人的话，也许贪狼星就会变成一般的幻兽过其一生。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要不是亚芠的话，恐怕别人也没有那个能力将沉眠中的贪狼星唤醒吧！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那个”的推论说给亚芠知道的，至于推论是真是假，那可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

不在想这些事情，亚芠认定了贪狼星与五小的位置，牵着福隆道：“爷爷，走，我们出去逛逛。”

福隆一愣，随及急道：“亚芠，不可以的，大长老交代说，因为这地方是王宫，所以未经允许的话，我们不可以到处闯的。”

亚芠微笑道：“爷爷，您放心，王宫又如何？我也不是头一次到王宫的，我到要看看斯达帝国的王宫有什么神气的地方？何况，我想要走的地方至今还没有人敢挡过我的路！”说着，不由分说的拉着福隆就往外走去。

福隆不由的心中一震，亚芠无意间显现出来的那种睥睨群伦的傲气，叫福隆不由的心折不已，使的福隆无法去怀疑亚芠刚刚所说的话，深信，亚芠真的是像他所说的，这世间还没有他不敢去的地方，同时，福隆也心中暗震不已，现在他才想起了一个问题，他这个孙子在没有失忆之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不过，管他的，反正他只要知道，他永远是他的孙子就行了，其他的事，理他那么多干什么？

只要亚芠还是他的孙子，他就无以为憾了，他心中永远的记得，亚芠说过他永远是他的孙子，这样就行了，呵呵，一个这样的孙子，福隆有预感，总又一天，全天下的人会羡慕他有这么一个孙子的。

不是吗？

跟在亚芠身后，福隆只见到亚芠带着他七拐八弯的，穿过了重重的门户，来到一处他也没来过的地方。

沿路上，被亚芠带着的福隆奇异的没有碰到任何的一个人，几乎要让他以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但是，当亚芠带着他穿过了一个大门，走进了一个优美的花圃庭院时，眼前的景象却又让福隆大吃一惊，因为现在在他们的面前，竟然有着一排排的人在守卫着。

就算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福隆也知道现在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个院子以及院子中间的那间屋子有点不太一样，最明显的不是因为这间屋子看来比较大，比较华美，而是围在屋子外面，那群高达百多人，戒备森严的卫兵。

老实说，福隆还真的有点担心亚芠会这么的就闯了进去，不过幸好亚芠只是走到屋子外面的庭院小径上就站住了。

看着屋子外的这群戒备森严的卫兵们，亚芠脸色森冷的望着他们，现在的他总算是恢复了恶魔的本色。

而卫兵早已发现到亚芠及福隆的来到，由于亚芠与福隆是生面孔，福隆看起来还好，不过亚芠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虽然亚芠心里其实并无恶意，无奈，当亚芠冷下脸的时候，那副样子可是比一些满脸横肉，只差脸上没写着坏人两个字的人要来的凶恶多了，并非亚芠的面目可蹭，相反的，亚芠可是长的很帅的，在加上那身奇异的气质，可以说是具有相当的魅力。

但是，偏偏亚芠身上的杀气实在是太重了，就算是不经意间所留露出来的威严仪态，还是叫人不敢轻忽。

亚芠有点好笑的望着面前这群如临大敌的卫兵们，知道自己来了突兀，但是也不需要摆出一副随时要砍杀的样子吧！

知道自己已经吓到他们了，亚芠叹口气道：“不用紧张，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要看看苏兰而已。”

要看苏兰长老？卫兵们面面相觑，在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苏兰长老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醒过来，眼前这人竟然说要看苏兰长老？难道不知道苏兰长老现在正在昏迷中吗？更何况现在在屋子里面还有那些小怪物在？他是什么意思？

总算，亚芠的神态气质非寻常，在加上这些卫兵里有几个识货的人，其中看来约四十来岁，看来应该是这群卫兵的带头的，先看看亚芠，然后问道：“请问你是谁？难道你不知道苏兰长老现在人身体不适中，不见客，我等就是受命守护苏兰长老的，请恕我等碍于职守，不能放你通行。”

亚芠点点头，这人应答有礼软中带硬，又不会冲动，也说的亚芠倒真的是不好为难他，更何况，亚芠他的本意也不是来这里得罪人的，于是亚芠温言道：“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好相强。”

“这位大哥，我是你们那个苏兰长老请回来的客人，你不如叫个人去请大长老或是个可以做主的人来，就说，我们叫福隆与约瑟，他们就知道了。”

听到亚芠不为难他们，中年人倒是松了口气，他也温言道：“原来您是苏兰长老的朋友，那请您稍微的等一下好了，我立即派人去通知大长老。”

亚芠点点头，马上就看到这一个中年人叫了旁边的一个人离开，看来是要去找大长老了。

在等待的时间中，亚芠觉得十分的无聊，便对着眼前的这群卫兵们一个个的看了过去，大概是因为在这两年，以贪狼星的身分不知道为几千个人治过病了，所以亚芠头一件事便是透过了只有一半的神魔眼，望像这一群人的身体状况。

这样一个一个的看着，但是，被亚芠所看的人却不由的感到一震的鸡皮疙瘩直冒，因为原本亚芠虽然气质回异常人，但是至少卫兵们都知道亚芠并无恶意，所以除了戒备之外，倒也没有多大的担心，但是，当亚芠用出了一半，只有天心真气的神魔之眼时，众人只看到亚芠的两眼发出了淡淡的金光，而被他直视的人却有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亚芠这眼中的金光看的透抵，好像整个人都被看透了似的，完全没有一丝的隐密可言，这也难怪他们不今不由自主的回避着亚芠的眼光。

忽然，亚芠走到刚刚那个回话的中年人的身边，对着中年人的身边的一个看来大约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道：“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又左臂肘弯处曾受过伤害，现在虽然好了，但是有时候晚上会睡到一半时忽然在旧伤处发疼，平常也有酸酸麻麻的感觉？”

原本，看到亚芠忽然的眼冒金光时，众人不由的感觉到一阵的头皮发麻，不知道亚芠到底想要干什么？尤其是当亚芠走到中年人的面前时，众人更是将心中的警戒心提升到最高，随时代中年人一声令下就要发动攻击。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亚芠的目标竟然不是中年人，而是他旁边的那个青年，而且竟然说出了这一番话来。

所有听到亚芠这一番话的人，包括那个中年人皆不由的一愣，他们都知道，那个青年叫做汉克，也知道汉克在三四年前左臂的确曾经受过伤，怎么今天初见面的亚芠会知道？

而汉克本人则更是惊骇莫名，自己的伤自己最了解，怎么亚芠一眼就认出他曾经受过伤，而且还将他的状况说的一清二处的，吓的汉克不由的说不出话来。

看到汉克张口结舌的样子，亚芠微微的一笑，知道自己没有说错，只不过是因为他被他给吓到了，所以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亚芠淡笑道：“这位大哥，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帮你看看好了。”

说完，亚芠伸出手来，往汉克的左臂一按，手中的金光一冒，汉克顿时感觉到被亚芠握住的地方传进了一种热热的，让他感觉十分舒服的热流来，而且，旧创处的那种一直困扰着他的那种酸麻的感觉，一碰到亚芠的这一股热流，顿时像是见到了春阳的冬雪一般，完全的溶化不见了。

前前后后不到五秒钟，亚芠的手已经又放开了汉克的左手了。

汉克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的左臂，结结巴巴道：“奇……怪，酸麻不见了，感觉好舒服，好像被拿掉了一样。”

亚芠微笑道：“记得，这两天你的左手不要太用力，过两天就可以完全好了。”

汉克感激道：“谢谢你，先生，你治好了我的旧疾了，真是谢谢你。”

欣喜之下，汉克不由的用先生来称呼亚芠，这可是斯达帝国内，对于尊敬的人的敬称。

旁边的众人不由的看呆了，光看汉克的样子，就知道刚刚亚芠真的是治好了他的伤了，所以汉克才会这样的感激。

呆了呆，忽然，在队伍中有好几个人忽然的跑出了队伍，对着亚芠道：“先生，先生，能不能请您也帮小人看看，我的腰好像有点问题。”

“先生，我的膝盖处一到下雨天就会发疼。”

“先生，我的脖子……”

“先生……”

有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众人哪里会放过？不顾现在他们应该对着亚芠两人警戒，所有觉得身体哪里不对劲的人全都对着亚芠求起医来。

亚芠一愣，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不过，凡正闲着也闲着，亚芠便逐一的替这些求医的人看了起来，这对于曾经治疗不知道多少的重症患者的亚芠而言，还不是小菜一碟，随手之举而已。

而那些身上没带有什么病痛的人，则看到自己的同袍，在经过亚芠的一双手的触摸之下，立刻像是浑身的骨头轻了一大半般，显的十分的舒服，而且是号更是不胜感激的对着亚芠直道谢，而在他们之中，又些人或多或少的知道求医的某些同袍中的人，的确真的是患有了某些的痼疾或是旧伤，而且身受其苦，这就更令众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在这当中，最镇定的要算是福隆了，他早知道，再亚芠还是约瑟时，亚芠就曾经用这种方法替一些小动物们治病，现在，他还为了怕因此而太引人注意而对约瑟三申五令的，不准亚芠在别人的面前施展的，现在，恢复了记忆的亚芠当然也可以帮人治病了！

尽管他曾怀疑过亚芠以前的身分，不过，看到亚芠现在在替人治病的样子，福隆可是真的放心了，看到亚芠不嫌厌烦的筑伊的对人治疗，那脸上的笑容看起来虽然只是淡淡的，但是，却又叫人看的目不转睛的，似乎可以感觉到笑容里所隐藏的温柔与慈悲的心肠，这样的亚芠，如果说他是什么坏人的话，恐怕福隆头一个就不相信了。

而亚艾自己本身则是在心中暗暗的沉思着，以往，他可不会做出这种像是无缘无故的替陌生人治病的举动来，而且，自己更是讶异的发现到自己的耐心什么时候便的这么好了，而且还会好心的告诉他们在他用天心真气替他们治疗好伤之后，还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忌会些什么！自己都觉得很惊讶，这大概是因为约瑟的缘故吧！

至于约瑟对他的这种影响到底是好是坏？亚艾现在也不知道，不过，亚艾望着眼前的这一张张在受到他的治疗之后，满怀感激的朴素笑意的陌生的脸，虽然只是轻轻的对他说了一声："谢谢你先生！"

但是，亚艾却觉得这一声声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谢谢两个字，在出自他们的口，听入他的耳，化成了一道道的暖流，萦绕在心中，这种感觉，似乎是要比以前当他再杀戮时，所面对的那一张张死白的脸孔，恐惧的垂死惨叫声，要叫他来的舒服的多了，简直有着天堂与地狱的分别，他喜欢，他很喜欢这种的感觉，真的是很喜欢。

他在想，也许，他以后对于这种感觉会上瘾吧！

不过，亚艾可不觉得这又有什么不好的？

也因此，随着一声声的谢谢流入心中化成了一道道的暖流，温暖着亚艾向来生冷的心，叫亚艾治的更起劲了。

到最后，所有的卫兵们全都放弃了自己的守卫的职责，围绕在亚艾的四周，宛如群星拱月一般，对着亚艾表现出他们最真挚的感谢之意。

尤其是，当最后的一丝的夕阳的金黄光芒，透过了重重的屋檐，照映再亚艾的那一头的雪白长发上时，昏黄的阳光在白发上映照出了金黄的光彩，宛如在亚艾的身后形成了一道的神圣的金黄的光圈。

煞那间，所有的人，包括了一旁含笑的福隆不由的心头一震，在那一瞬间，众人只觉得一震的感动萦绕心头，在那一瞬间，映照出了那一头的金黄，光耀夺目的亚艾在他们的心中，就像是驾的金光降到人世间的慈悲之神般，是那么的神圣光洁，是那样的撼动人心，难以言语的感动拥上心头，久久不能言语。

在搭配上亚艾刚刚的那种近乎神迹般的治疗，无法遏止的，众人的心中竟然的产生了一种想要膜拜他的念头。

而事实上，所有人真的是那么做了，不由自主的，也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所有人，竟然就在亚艾的错愕之下，缓缓的蹲了下去，双膝及地，两手合什，无比虔诚的祷祝道："先生，您真的是一位圣者，一位满怀慈悲，为了救助我们而降生的圣者，慈悲的圣者呀！"

"慈悲圣者！"

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在搭配上他们脸上的那种虔诚的神情，不由的深深的震撼着亚艾的心，一时之间，亚艾竟然不由自主的浮出了一股淡淡的微笑，但是，心中的心情却是激荡不已，又感到无比的炽热。

而这就是，在卫兵的陪伴之下，焦急的赶来这里的米非耶第一眼中所看到的景象。

一个站在膜拜的众人中间，脸上露着一抹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但是很温暖，很温暖的笑意的一个，白发中映照的金黄，穿着一身随风飘动，飘飘然的白衣，宛如庄严的慈悲之神般的一个年轻人。

慈悲圣者，也是他唯一听的到的一句话。

当米非耶在为眼前的景象所撼的同时，由庭院的另外一端，一个穿着一身华丽白衣的年轻少女，在一大群的侍女陪伴之下慢慢的走近这个院子。

在看到眼前的景象的同时，不由的娇声的道：“这是怎么回事？”声音中，隐隐的有着不悦的味道。

被着一个声音所惊扰，众人如梦初醒，原先的那一个中年人最先醒悟过来，看到了两边的门都有站着人，一看轻来人，中年人不由的一愣，随及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急忙的大声的见礼道：“见过二公主殿下，大长老。”

中年人比平常更大的问候声隐隐的带有提醒其他人的味道。

果然，在听到中年人的问礼声之后，一干还跪在地上的卫兵们立即也跟着省悟过来，在听到中年人的问候声中的称呼，大长老？二公主殿下？

完了，众人也不由的像中年人般的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下可惨了，他们摆明的有亏职守，连大长老与二公主殿下来到这里都不知道，这下可遭了。

急忙的站了起来，分别的对着两边的人见礼问候，一时之间场面弄得很乱。

而亚芠在刚刚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之后，悄声的走到福隆的身边，抬头望向一边的人，刚好迎上了一双探索的目光，是米非耶的眼光。

对于那个所谓的二公主，亚芠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米非耶，在几天前，身为亚芠的他曾远远的看过这一个站在远处给他极大威胁感的清瞿老人，约瑟也曾经看过他，但是，都没有一次这么近而且清楚的看着他。

映入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好强，眼前的这一个米非耶真的很强，在他曾经见过的人中，除了他无法看轻深浅的十大高手中的水妖王与大力神王洪伯之外，米非耶是他所碰到最强的一个人，身上所蕴含的魔力比使用魔幻铠时的苏兰还要来的强大，真不愧是所谓的大长老。

而亚芠觉得意外，米非耶更是心中无比的震惊，鲜少人，鲜少人可以让他这双眼睛看不清深浅的，而眼前的亚芠却真的是叫他感觉到无法看轻深浅，米非耶只能够察觉出来，亚芠身上所潜藏的力量可是一点都不比他差，甚至，隐隐间，米非耶更感觉到一股他说不出来预感，如果他跟亚芠较量的话，他可能会输，没有理由，他就是这样的觉得。

而会给他这种感觉的，在他所知的高手中，除了属于他的师执辈中的，当世十大高手中的血兽皇之外，就只有亚芠能给他这种感觉。

而且，出于一种魔法师的直觉，米非耶更是感觉到，现在隔着人群与他相望的亚芠身上所带的血腥味，更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是最重的一个，浑身上下都充斥着一股肃杀的味道。

但是，他真的就是刚刚那个他所见到的，那个站在众卫兵中间，接受众人的膜拜，露出了连他也为之心折的慈悲笑容的那个人吗？

忽然，米非耶身体一震，血腥味不见了，亚芠的脸上又浮现笑容了，又变成刚刚的那个宛如慈悲神祇般的了，这下，米非耶不由的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与直觉来了，一个人怎能有两种这么极端的变化？

事实上，当亚芠判断出米非耶对他没有敌意时，他不知不觉的又露出了约瑟习惯的笑容了，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他从醒来到现在不到短短的两个小时中，除了刚刚与米非耶目光接触时

的互相探索时笑意收敛外，脸上都是保持着淡淡的笑意，当他笑的时候，就如同约瑟的温和，不笑时，却又恢复了亚艾的肃杀，两种特质随着亚艾他的心境而替换着，是如此的自然，自然道亚艾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变化。

但是，却带给了旁人，如现在惊疑不定的米非耶，一种无法适应的难解。

就再米非耶惊疑不定的时候，忽然的一个娇喝声传来：“温洋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刚刚在做什么？”

亚艾转过头去看，发出娇喝的人正是刚刚晚米非耶一步来到这里的二公主殿下。

而被二公主殿下点名的中年人，温洋，不由的浑身冷汗，战战兢兢道：“启禀公主，我们……我们……”

我们了老半天，温洋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总不能跟二公主说他们刚刚将一个陌生人当成神般的在膜拜他吧！

似乎是察觉到温洋的窘境，一旁的米非耶出声道：“殿下，您怎么来了？”

转移了二公主的注意力，米非耶慢慢的踱步到二公主的面前，拱手道。

听到米非耶出声，二公主似乎一愣，刚刚她一来就见到一大群跪在地上的人，因此，反而没有注意到站在她斜对面的另外一个门外，跟她一样被眼前的景象弄得呆住的米非耶。

对于眼前的米非耶，虽然她贵为公主，但是也不敢怠忽这一个一手掌国内精锐的魔法兵团，一手握着长老院的大长老，更何况，他还是她的老师之一的老人。

急忙的见礼道：“老师，原来您也在这里呀！”

见到自己成功的转移了，在他的示意下，温洋知机的悄悄的带着所有的卫兵退下，避开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只是，他们这一退下，不到一夜之间，全帝都的人都知道了，在王宫的长老院中来了一个慈悲圣者，能在一触之间，治好任何的病痛。

而圣者，在帝国中的意义就代表着神的使者，神所展现的奇迹的意思。

慈悲圣者，一个展现着慈悲奇迹的神之使者，现在就在王宫的长老院中二公主不是没看见温洋等人的退开，只不过现在她正在跟米非耶说话，所以也无暇去理会他，以后有时间在早他了。

而温洋若是知道自己被这个王家中以爱捉弄人著称的二公主记在心上的话，想必会大叹时运不济吧！

米非耶微笑道：“殿下，您到长老院来是有什么事吗？”

“难道您有什么课业上的问题？”米非耶又加了一句话。

听到米非耶提到课业两个字，二公主就觉得一阵的头痛，老实说，在所有的老师中，就米非耶这大长老最叫她头痛，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是她自己没天份还是真的学不会，在她们五个兄妹当中，就唯独她对于魔法最没天份，偏偏，教她们魔法的就是眼前的米非耶，所以，只要一碰上米非耶说出有关魔法的事来，她就非常的头痛。

呵呵的干笑几声，二公主忙转移话题道：“老师，我是想来探望一下苏兰姐姐的，听说她身体

不适，所以我想来看看她，苏兰姐姐现在在房里吗？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她？”

米非耶摇摇头道：“殿下，谢谢你的关心了，苏兰一定也会很高兴你来看她的，不过，因为苏兰现在所生的病事会传染的，所以殿下你不宜进去看她，等过两天她的病情稳定一点的话，我会叫她去向殿下拜候的。”

二公主摇摇头道：“不成不成，苏兰姐姐都生病了，应该是我来问候她才对，怎么可以叫她来呢？”

“既然苏兰姐姐现在不适宜见外人，那我回去了，等苏兰姐姐可以让人探望的时候我再来好了。”

含笑点点头，米非耶直到一定一定，等到苏兰可以让人探望的时候，他一定会通知她的。

临走之前，二公主忍不住的回头看一下含笑站在一旁的亚芠与略显的紧张的福隆一眼。

刚刚，卫兵们离开之后，就一直站再那里的亚芠与福隆显的十分的醒目，尤其是亚芠，更是叫二公主忍不住的偷偷的看了他好几眼，原以为米非耶会介绍给她认识，但是没想到米非耶却突然的提起了她最头痛的课业，叫她不加思索的想要先走为妙。

虽然她立即省悟到这是米非耶的用意，要她先离开这里，但是，话既然已经出口了，也容不得她在反悔，只好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心不甘强不院的在米非耶的“恭送”之下，慢慢的离开了这一个院子了。

好不容易的送走了二公主，米非耶在转过头来，面对着亚芠跟福隆。

微微的皱起了眉头，米非耶现在心中确实是感到非常的古怪，什么时候，约瑟已经醒来了？而且，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有哪一点像是以前他所见过的白痴？

不待米非耶开口，亚芠已经先道：“大长老，现在我们应该先将苏兰给救起来吧！有什么事，等救起苏兰之后再来说。”

米非耶讶异的点点头，招呼道：“我猜的果然没错，那些东西果然是跟你有关系，你们现在就跟我进去？”

亚芠摇摇头，转头对站在他旁边的福隆道：“爷爷，你现在这里等一下，我跟大长老进去里面就苏兰长老，我很快就回来了。”

亚芠早再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间屋子被一种奇怪的力量给守护住了，不但防止外人进去，也防止里面的东西出来，不然，他早已经将五小唤出了。

虽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亚芠还是请福隆在这里等一下，以免的万一进到里面若有什么变故，他可能会照应不到他。

福隆点点头，站在原地不动，亚芠走到米非耶面前，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道：“大长老，我们现在进去？”

米非耶点点头，带着亚芠来到房门前，米非耶的身上忽然的冒出了淡淡的红光，亚芠只听到米非耶道：“我先解除一下魔法阵，我们酒可以进去了。”

魔法阵？亚芠想一下这一个以前只听说过但是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在他的记忆中，魔法阵向来是那些魔法非常高明的大魔法师的专用物品，就他了解好像适用某些方法或是装置，将施出来的魔法场时间的保留原状，以达到某一个目的或是用途。

当然，对于魔法阵他是一知半解，完全不了解魔法阵的用途与原理。

看着米非耶从怀中拿出了一颗能量石，口中念了几声听不清楚的话，比了几个莫名其妙的手势，竟然在短短的不到两三秒中，他之前所感觉到的那种隐隐间排斥别人尽去里面的力量竟然就这么的消失于无形，亚芠不由的感叹起来，到底这才是真正的魔法师，跟半路出家，完全自己摸索魔法的运用的他不一样，能够做到这么巧妙的魔法运用，而让他连看都看不出来。

米非耶做完动作之后，一伸手道：“约瑟，可以了。”

亚芠截口道：“大长老，叫我亚芠好了，我现在叫亚芠。”

“亚芠吗！”米非耶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不在说什么，当先的推开了房间，走了进去。

跟在米非耶旁边的亚芠一进到屋子里面，最先看到的就是一间宽敞的大厅，看起来有点凌乱，在大厅里，所有原来的桌椅现在都被人搬到角落，在平滑的地板上，东一颗西一个的，摆了不少的能量石，亚芠完全看不出来这些能量石有什么作用与关联，不过，用膝盖想也知道刚刚的那股力量一定跟现在的这一堆奇怪的东西有关。

米非耶带着亚芠，穿过了这些东西，走进了右边的一个房间中，还没到房间门口，忽然的，竟有五到银色闪电般的东西冲破了厚厚的房门，往米非耶与亚芠射来。

米非耶一惊，亚芠已在他的身后道：“大长老无彷。”

一跨部的迎上了那五道银色的闪电，顺时间，闪电来到亚芠的面前奇异的不见了，而在亚芠的身上，却又出现了五只看来小巧可爱，巴掌大的小幻兽来，狮、虎、熊、鹰、狐，五只看来十分可爱的银色小幻兽。

正是原本已经与贪狼星合为一体，但是在七天前却因为亚芠要消耗大量的力量而又让它们分离出来，在它们的身上灌注了一部分的力量，在临危受命的在亚芠的意志下守护苏兰，而让米非耶在这七天中伤透脑筋的五小幻兽。

看到亚芠轻松的抚摸紧紧的贴在他身上各处的五小幻兽，米非耶不觉得面露异色。

在这七天中，他可是深刻的了解到，眼前这五之长相可爱的小东西可是一群怪物，让他跟比东伤透了脑筋。

因为它们的关系，他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自己那在昏迷中的爱徒一步，要不是看在这五只小怪物好像是在守护自己的爱徒儿没有恶意，兼怕会伤害到苏兰的话，他早就已经火大的将这五只小怪物给收拾掉了，虽然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可以打赢它们就是了。

看到现在在亚芠身上那种亲热温驯的样子，在想到他跟比东为了将昏迷中的苏兰跟亚芠给带回来时所受到的这五只小怪物的阻饶所吃的苦头，米非耶不由的恨的牙痒痒的。

边亲热的摸着五小幻兽，边听着五小幻兽所传来的这几天的经历之后，亚芠满怀歉意的对米非耶道：“大长老，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苏兰长老原来是您的学生，所以也没有跟五小说清楚，导致让您到现在没办法靠近苏兰长老，真是抱歉。”

米非耶惊疑的望了亚芠一眼，忍不住的问道：“你到底是谁？难道这五只小怪……幻兽都是你的幻兽，不然，你怎么可以跟他们沟通，里面那只看起来跟魔狼王很像，但是好像是小了一大半的幻兽又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亚芠淡淡道：“他们都是我的幻兽。”

“大长老，现在不是追问我这个的时间吧！您不先看看苏兰长老？”亚艾转移话题道。

听到亚艾说道苏兰，米非耶这才一惊，想到了现在既然没有五小幻兽的阻饶，他总算是可以看看自己的爱徒的状况了，这七天来，他还真担心苏兰的情况。

马上推开门走了进去，进们一看，再门中是一监看来略显的零乱的房间，亚艾暗暗的看着这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半的空间被一堆堆的书给占去了空间，里面的摆设也十分简单，就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跟两张椅子，除此外，就是一堆又一堆的书，占满了这一个房间的大半的空间，实在不像是一个女孩子的房间。

而在这一房间的床上，躺了一个人，正是苏兰，一如七天前的样子，苏兰的脸上苍白的可怕，而在床边，贪郎星则是安然的躺在那里沉睡着。

亚艾与米非耶上前，米非耶正待要替苏兰看看她的情况怎样时，亚艾已经先一步的上前，伸手在苏兰的额头上一贴，银光一闪，不到十秒钟，苏兰的脸色忽然的由苍白变的红润，随即，亚艾收起手来，对一旁的米非耶道：“苏兰长老没事，她只是暂时的脱力，再加上多日未进食的关系，所以现在显的身体有点虚弱，只要让她修养几天就行了。”

米非耶将信就疑，自己也探身看一下苏兰的情况，果然苏兰现在的情况正如亚艾所说的，而且，他更是感觉到一点，就是原本苏兰身上近乎枯竭的魔力现在正急速的在恢复中，虽然很微弱，但确实是在恢复中没错，这亚艾到底是怎么办到的？难道是跟他刚刚的那手里的银光有关？

对于亚艾，米非耶是越来越感觉到不可思议了，到底亚艾是怎样的一个人？

似乎是看出了米非耶的疑惑，亚艾抱起了一旁的贪狼星，扭过头来对米非耶道：“大长老，请你在苏兰长老醒来之后，跟她说她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约瑟还活着，还有，约瑟向她说声谢谢，她永远是约瑟的姐姐，同时，也是我的姐姐。”

留下了这一番的另米非耶满头雾水的话之后，亚艾抱着贪狼星，走出了苏兰的房间，招呼着福隆，回到了自己暂时的房间中了，徒留下米非耶在那位亚艾到底是什么人而伤透脑筋。

回到房间之后，亚艾将贪狼星放到自己的床上，对着福隆问道：“爷爷，您睡哪里？”

福隆先是愣愣的看着亚艾抱着放在床上，那个跟他印象中的圣狼王很像但是却却缩小了一半的贪狼星，在听到亚艾问他，忙道：“我就睡在隔壁。”

“爷爷，我知道您现在心里有很多的疑问，不过，等我先将小星唤醒之后，我在一一的跟您解释，现在，您先去休息好了。”

福隆一愣，点点头，知道亚艾现在叫他去休息，必定有什么事情，所以他也不多讲的回去了自己的房间，留下一个空间给他。

待福隆离开之后，亚艾转过头来，盘坐在贪狼星的身边，两手合并贴在贪狼星的额头处，整个人慢慢的映出了银光。

在这两年中，因为他的关系，贪狼星事实上一直是在沉睡当中，所以，亚艾现在必须用自己的精神异力唤醒属于贪狼星的意志。

在精神异力不断的传进贪狼星的身体中的同时，亚艾不断的发出了他的招唤声，要将贪狼星沉睡中的精神给唤醒了过来。

此时的亚芠，在这种全神贯注的情况之下，最忌讳有外力的打扰，偏偏，就在这时候，一个肉眼几乎无法察觉到的身影，慢慢的，无声无息的侵入了亚芠的房间，站在亚芠房间的一角，动也不动，令人猜不透他的意图。

终于，在亚芠经过了大半个小时的努力之下，贪狼星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亚芠欣慰的擦擦额头上的汗，果然“它”教他的方法没错，以后他再也不怕贪狼星会因为能量耗尽而陷入沉睡中的这一个不算弱点的弱点了。

醒过来的贪狼星立即透过了它跟亚芠之间紧密无间的精神联系得知道了在这两年中亚芠所发生的事了，兴奋的舔着亚芠的脸，它很高兴亚芠终于又恢复正常了。

但是，就在这时候，那个无声无息的身影慢慢的动了一下，亚芠顿时感觉到，原本笑意盈盈的脸立即的一沉，一瞬间，整间屋子中立即充斥着亚芠那恍如实质般，足以冻心凝血的冰寒杀气。

亚芠朝着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大喝道：“谁？”同时，贪狼星也一扫向亚芠撒娇的娇态，在现它魔狼的威风，浑身的银毛无风自动，猛烈的扑向亚芠大喝的方向。

那个无形的身影一闪，避过了贪狼星的狼扑，同时，一个清越的声音在房间中响起来：“好呀！亚芠，两年不见，你可是越来越厉害了，连我的障眼法都可以视破！”

亚芠一愣，好熟的声音呀！随即心中一动，惊喜道：“前辈，是您？”

在这同时，原本因为天黑而昏暗的房间中突然在某一个角落里出现了淡淡的蓝光，随即，蓝光一闪之后，一个人拿开了罩在光明能量石外的套子，让整间房间大放光明。

亚芠一瞧，含笑的站在桌子边的是一个看来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俊美的脸庞上露着一股淡淡的妖异魅力，不正是水妖王是谁？

亚芠连忙起身的来到水妖王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对着水妖王一礼道：“前辈，好久不见了，您怎会大驾光临？”

水妖王似笑非笑的挥挥手道：“得了，什么时候变的这么的多礼了，坐吧！”

自顾的在椅子子上坐了下来，同时转头对着一旁的贪狼星微笑道：“小星，你也好久不见了，你现在也看起来不错呀！”

小星摇摇尾巴，亲热的舔了舔水妖王身出来摸它的头的掌心，乖乖的坐在水妖王旁边，让水妖王摸摸它一身的长毛，不时的发出了舒服的哼声。

亚芠在水妖王的旁边坐下之后，在一次的问道：“前辈，您怎么会来这里？”

水妖王边摸着贪狼星边微笑道：“你也知道呀，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前两年，我去了亚人大陆，在上个月才回来，本想说来斯达帝国办点事，没想到，无意间看到了有一群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运什么东西，尤其这东西有让我感觉到好像有着很强的力量。”

“好奇之下，我便偷偷的跟了下来，没想到，在他们运送的东西当中我竟然看到了在昏迷中的亚芠你，所以，我便顺便跟了下来，看看亚芠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样了。”

亚芠听了不由的一阵的感动，水妖王位为当代的十大高手之一的一个绝世高人，从第一次见面时，就一直的对他照顾有加，无意间碰到自己在昏迷中还特地的放下了自己的事情暗中照应自己，关爱之情不言可知，只是，亚芠知道对于水妖王这绝世高人说什么谢谢是多余的，所以他也只能放在心上，以后有机会在报答他了。

心中暗暗的打着主意，亚芠又再听到水妖王道：“对了，亚芠，你真不错呀，我瞧你现在的力量跟两年前比起来几乎是一个天一个地了，呵呵，你真是我这被子所看过的唯一的一个怪物，功力的进步的这么快，我年轻时可没有你这么可怕，我记得你现在应该适才二十吧，如果让你练到我这个年纪的话，我怕你都上天了，真是不可思议。”

亚芠含蓄的一笑，这两年对他而言发生过太多的事情了，力量的增长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而且，他也不好意思说现在他只有两年前的七成的力量而已。

“对了，亚芠，凭你的功力怎么会让人加给弄到昏迷不醒的地步呢？你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亚芠轻叹了一口气，对于水妖王，他也没有什么好瞒的。

慢慢的，逐一的将他自己自水妖王离开时的所有经历，一一毫无保留的说出来，这一说可是说了一整夜，直到天将明之际，亚芠这才将自己所有的经历完全的说完。

水妖王听完之后，瞪着大大的眼睛，像是在瞧一个怪物般的直盯着亚芠直瞧。

久久，水妖王苦笑道：“我说亚芠呀，是人皆认为我以为怪，故而送给了我这么一个妖王的名号，照我看来，你呀！才真的是一个怪物呀，谁么怪事没让你碰上？我看以后我这个妖王的名字恐怕要送给你了。”

亚芠苦笑着，不知该怎么答，这可不是嘛，先是自己个人的功力提升的完全的超乎了常识，接收自己父亲临死前的记忆，拥有一只可以自行进化，怪物般的幻兽，转移自己的意识到自己的幻兽身体中生活了两年，而自己的身体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意识，最后又跟心的自己融合，又是遇上了那么多的不可思议的怪事，到现在，他自己都觉得，当初驱使他要替父报仇的复仇意志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都变成了微不足道了。

的确是向水妖王所说的，他现在真的是跟一个怪物没两样了。

“算了！算了！”水妖王摇摇头道：“我看你说了一整夜也累了，为了庆祝你重生成功，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吧！”

说着不由分说的，拉着亚芠的手，直直的往王宫外冲了出去，亚芠苦笑着，但也不好扫了水妖王的兴，只得顺着水妖王的势子，跟着他往王宫外走去，临行之际，他只能高声的对着隔壁房的福隆道：“爷爷，我跟一位朋友出去一下，最晚晚上就会回来了，您不用替我担心。”

话说完，他已经被水妖王给拖了出去，也不知道福隆到底是已经起床听到没。

频着水妖王与亚芠两个人的功力，进出戒备森严的王宫还不是轻而易举，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两个人不知不觉的来到了斯达帝国帝都清晨王宫周围的街道上了。

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相伴而行，一个是看来约二十来岁，俊美的几乎快不像人类，浑身一股妖异的气质的年轻人，一个是有着一头随意披散的雪白长发，同样英俊的不像话，脸上虽然挂着淡淡的笑容，但是似乎有种不可思议的威仪在他的身上，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一个年轻人。

这样的两个人，就算是一个也是够引人注目的了，更何况是两个同样的引人注目的人走在一起？

几乎整条的大街上，所有清晨不管是起来工作还是在做些什么事的人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一致的注意着这两个不像是人的人。

只可惜，接上人们注意的目光对于这两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一个是活的太久，看惯了

也见多了的不老妖怪，一个则是孤僻成性，虽然已经改善很多了，但是照样是我行我素，再多人也见过的冷血杀手，两个人任是哪一个也完全不会介意人们的目光的。

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拉着亚芠出来说要庆祝他重生的水妖王两个人。

只是，看到水妖王这么东张西望的，似乎还没有找到他理想中的所谓庆祝的方法。

忽然，水妖王目光一亮，指的前面的街角某处显的很高兴道：“总算是找到一家在清晨有开的了，走，亚芠，我们到那去庆祝。”

亚芠顺着水妖王所指的方向看去，不由的苦笑起来，水妖王所指的是一家装饰红红绿绿的大酒店，到底他曾在原曙城中住了十多年，知道眼前的这一家店恐怕不是什么正经的场所，因为在任何的一个稍大的城镇里，都会产生这种专攻男人在夜里寻欢作乐生色场所，眼前这间恐怕就是这类的场所，而且，恐怕不是在早上开门，而是打昨晚到现在，还来不及关门的吧！只是没想到刚好会被水妖王给看上了。

拉着亚芠，水妖王性冲冲的走了进去，站在大门旁边的是一个满脸横肉，就差脸上没写着我是坏人几个字的三十岁的大汉。

大汉的名字就叫作查司，是这家彩虹居的首席打手，专门对付一些来到这里喝酒作乐但是却不长眼的人的，在这一条街上，说起了他拳王查司，这可是具有半夜吓的小孩子不敢哭的威名的。

今天早上，一如往常的，他在忙了整夜之后，虽然困的要死，但是，他还是尽责在四周绕了几圈，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才会去休息的，他的手下那些兄弟们早就去睡觉了，而他之所以会当老大，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负责任的举动让老板赏识，提拔他当客座，虽然一样是打手，但是，起码，客座要比打手来的好听多了，每个月领的帝国币也较多。

现在，他老远的就看到了远远的两个人往这里走来，目的好像就是他们这家已经休息，就差没有挂上牌子的彩虹居。

原本他想要吓阻这两个不开眼的家伙，让他们不要来打扰了，要不然就等今天晚上开业再来，可是当眼前的这两个人走到他的面前时，查司开口却变成了：“欢迎欢迎，两位是要在这里喝酒还是要休息？小人可以帮两位安排，不知道这里有哪位小姐是两位客人比就熟的？还是两位要点本店的招牌彩虹小姐的？”

就在查司几乎战战兢兢的说完了他平常只会对真正的贵客所说的欢迎辞之后，两个人当中的那个看来浑身洋溢着一种令他心中强烈不安的妖异气质的年轻人随手的抛来了一块金黄的东西，淡淡道：“给我们弄点酒菜来，不要叫那些令人烦心的东西来烦我们。”

看都不看手中的东西，查司以着自己都想不到的谦卑的动作，将这两个人引导到整个彩虹居里，唯有的一间，装饰最豪华，吃一次可要平常人一家四口吃半年的，最贵的帝王厅中，看到他们全都就坐之后，他才轻手轻？的将门反关起来，走出了帝王厅。

看着这一间金碧辉煌，可以供二十人以上使用还措措有余的豪华房间，亚芠疑惑的问道：“前辈，您是给那个人多少钱呀！怎么他会带我们来到这间房间？”

“只是一小块的金子而已。”水妖王淡淡的笑道：“就算把我卖了，恐怕也买不起这间房间里的任何一个摆饰。”

随即，水妖王又神秘道：“我看呀！他可能是被你这个恶魔给吓坏了，看他刚刚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是丢给他什么东西。”

亚芠一愣，虽然说他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最起码他知道，在各国中虽然都各有自己的货币，其中金子这种稀有的金属到也是在各国中流通的计价的东西，可是，如果是金子的话，看到刚刚水妖王丢给那个大汉的大小，怎么会够他们来到这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

却不知道，水妖王的话虽然只是开玩笑，但是倒也真的是与事实相差不远了，差别只在于，不光是亚芠的无言威严的威力，还有水妖王的妖魅特质都叫查司大气不敢吐半声。

可不是吗！

刚刚走出了帝王厅的院子门口的查司，立即的发现到自己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而在他带着水妖王与亚芠往帝王厅的路上，见到查司忽然的在大白天已经休业的时候，忽然有领了两个人进去帝王厅而感到万分好奇的人全都聚集过来。

当中一个二十多岁，一脸机伶像的小伙子问道：“查老大，你在干什么？怎么又带两个人进来？我们不是已经休息了吗？”

“去！臭皮，别多说了，赶快去请老板，我们店里来的两个不得了的客人了。”挥挥手，查司对着那个叫臭皮的年轻人叫道。

“咦！”臭皮惊讶道：“查老大，你没搞错吧！老板现在都已经上床了，现在将他叫起床，以他那臭脾气，那我们可惨了！”

查司不耐烦道：“啰唆什么？叫你去你就去，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今天就算老板现在窝在哪个女人的床你都得把老板叫来，就说，这是我查司的主意就行了。”

“还有，你们其他人也别给我闲着，赶快去把那些在睡觉的人给我叫起来。”查司随即的又转头对另外几个围在旁边对臭皮性灾乐祸的年轻人叫道。

“丁头，你去吩咐那些厨子，给我用最快的时间弄出十二大珍来，记得，最晚在半个小时内给我弄齐，叫他们别拿那些什么时间不够之类的烂理由，持了当心我拆了他们那身的肥皮油骨的。”

“瘸腿，拿出你最快的速度，叫所有的小姐起床，给我准备好随时准备服侍人，记得，给我穿上最好的衣服，做好最万全的准备，若没有的话当心我打断你另外的一条腿。”

“大胆，你到地窖里，看是哪些酒最好，就给我搬那些酒来，要快！晚了一样我打的你变没胆老鼠。”

“领东，你去给我通知乔姐，要她请彩虹小姐过来，越快越好，记得，这次可是不得了了，管彩虹小姐要不要，无论乔姐用什么方法，反正给我将彩虹小姐请来就是了。”

查司每点一个人，说出一句话，旁边的人全都阿阿的怪叫的，到最后，众人全都怀疑起自己的耳朵了。

查司一皱眉，不悦道：“叫什么叫？叫你们去就去，在怪叫些什么？小声点，要是惊扰了贵客，当心你们一个个被我扒皮。”

臭皮状着胆子，问道：“查老大，你没发烧吧？三个月没有客人的帝王厅你开了，半年没人敢吃的十二珍你叫厨子煮了，现在连已经一个月没见人的彩虹小姐你都要强拉出来，一切都只是因为你刚刚领进来的两个人？他们到底是谁？是皇帝吗？怎么你都叫最贵的？难道不怕他们没钱付账吗？”

臭皮每说一句话，众人就点了一下头，显然极为同意臭皮的话，大有查司不说的话他们可不去

的态势，不过，大概是因为受到查司的影响，所以不自觉的都压低了音量。

但是，尽管他们的音量押的在低，也是逃不过厅中的水妖王与亚芰两个人的耳朵。

水妖王对亚芰邪魅的一笑道：“看来这下不但我要去卖了，亚芰你可能也要被拿去卖了。”

亚芰苦笑一声，就待起身去阻止那个查司，但是，水妖王却眼明手快的阻止亚芰道：“亚芰等等，我倒要听听看这个查老大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亚芰听到了水妖王的话只好无奈的又坐了下来。

就在亚芰及水妖王竖起耳朵的时候，在帝王厅的院子外，查司无奈中显的愤怒的道：“你们几个王八蛋，真是气死我了，好，你们要知道是不是，那我就告诉你们，不过，要是你们敢说出去，我会扒了你们的皮。”

轻轻喉咙，看到几个人围在他的身边，好奇的听他解释，查司这才无奈的道：“刚刚我领进去的是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年纪大约二十来岁吧，当中的一个有着一头与他年纪不相符的白发，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这个年轻人让我这个初见面的人感觉到一股如沐春风的愉快的感觉，让我的整个人都变的轻松起来，但是，当我无意间瞧见了他不笑的时候，你们说，我的胆子大不大？”

不知道查司怎么会忽然的转过头来说这件事，不过，众人还是都点点头，在这条街上，有谁不知道拳王查司查老大，每次打架时都是身先士卒，不管面对什么人，从来没见过他怕过，胆子说不大的话谁可都不相信，所以众人也如实的点点头。

见到众人点头，查司苦笑道：“但是，我这个在你们眼中胆子好像很大的人却在看到那个白法的年轻人不笑时，我竟然吓的差点尿库子了，紧紧的笑与不笑这两个动作，给我的感觉竟然差的这么多，我马上知道，这个白发的年轻人绝对不简单，不是普通人，就因为，他在不笑时给了我一种绝对不能为敌的念头，就算给我千军万马，我也不敢在他的面前说话大声点。”

听到查司这样说，不但在他身边的人吓了一跳，在帝王厅内的亚芰也被吓了一跳，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在不笑的时候有这么可怕？

一旁的水妖王则对他笑了笑，似乎在说他说的没错吧！

接着，他们又听到查司续道：“至于另外的那个年轻人，除了英俊的不像人之外，还有一点，频我这个打小在这条街上混了三十年的人精，各种见过的人，说句夸大的，没有上万也有九千的了，任何人有多少的底，我一眼就知道了。”

听到查司这句话，众人心有同感的点点头，老实说，查司除了尽责之外，就是这个识人的优点让人怎么学也学不会，被他见过一次面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人家的底，而且见过一次就绝对不忘，这点可视叫他们又羡又妒，要是他们也有查司的这项本领，那就能够跟查司一样，被老板派为门前的迎宾，那不知可以多收多少客人的小费了。

“但是，另外的那个人却是我第一次见了面却完全的看不清楚他的气质到底是什么？只能说他这个人带了一种妖异的气质，让人明明的好像已经看清了他，但是事实上却只是看到他表象的虚无，其实根本就没有看清楚过，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跟那个白发的年轻人一样，别看到这个年轻人脸上笑咪咪的，叫我去得罪他的话，那我告诉你们，我宁愿自己去自杀可能比较舒服，他也是那种打死也不能为敌的人。”

“至于你们担心的费用问题，哼！我现在只求款待的他们高高兴兴的舒服的离开这里，其他的我根本不计较，顶多，老板如果怪罪下来的话，那些费用就由我来出好了。”查司讽刺道。

听到了查司这么说，众人这下再无怀疑，不敢怠忽，急忙的照着查司的话，分头去办事了。

而身在厅中的亚芠与水妖王则是暗暗的讶异这么的一个风月场所的打手有这么好的眼力与豪气，对于他们竟然是可以看的这么的清楚，真是不简单。

水妖王唉唉的叹气道：“唉呀呀！人家把我们捧的这么高，害我这下想要白吃都不行了，这下可怎么办？难不成真要拿我去当？”

亚芠不由的啼笑皆非，水妖王不愧是水妖王，不管是作的还是说的都敢别人之所不敢，堂堂的十大高手竟然也说出了白吃这种无赖的话来，真不愧是个妖呀！

随即，亚芠又听到水妖王喃喃自语，要不是亚芠的功力到家，可还真的听不清楚。

他只听水妖王自言自语道：“可惜了这么的一个好人才，眼睛利，人机伶，难得的又有这种豪气，做事也不会显的古板，倒真是合了我的胃口了，根骨也不错，就是年纪大了点，真是可惜呀！”

亚芠心中一动，三十岁不算大，想当初，他爷爷汉罗不也是在三十多岁才学破魔真气的？更何况，以他现在的能力，还有拥有的“那个”，对他根本是小菜一碟。

也就因为亚芠这一动念与水妖王的这一番的话，百年之后，十大高手之中查司可是名列一席之地。

过了不久，查司领着一群人进来，不到几分钟，整张十人桌上就摆了满满的山珍海味，菜色之豪华，说真的，亚芠还真的是没见过，一方面是少年时虽然在家，但是他家人可不兴这个，后来的逃亡流浪，更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有的吃就不错了，哪里有像眼前这一桌，看的亚芠目不暇给的。

菜美酒香，加上查司深获他们心意的，不敢叫人进来打扰他们，亲自的替他们倒酒，看他的样子还真的是十分的恭敬，但是以两人的修为又怎么会不知道，在院子外，其实有数十个人在等待着查司或是他们的命令，进来服侍。

亚芠与水妖王这一餐吃的可真的是尽兴，虽说以两人现在的修为其实已经不太需要进这么多的食了，但是，两个人兴趣相投，加上查司的机伶服侍，道也真的是叫两个人酒一杯接一杯的喝，菜一口接一口的吃。

看着眼前的美酒好菜，查司无所不致的服务，亚芠不由的感叹金钱的威力与享受的魔力，连他自己也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难过这是间不少人为了权势与利益可以做出那么多的斗争来，你争我夺，出卖背叛，要的不就是眼前的这种吗？

一想到这，亚芠的心中不由的一黯，不想在这时候煞风景，连忙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这时其实他跟水妖王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亚芠便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旁一直在替他们斟酒的查司。

“咦！”突然，亚芠咦的一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水妖王看到亚芠忽然的放下了酒杯，两眼注视着查司，不由的也跟着放下了手中的杯子，问道：“亚芠，有什么问题吗？”

亚芠摇摇头道：“前辈，我放肆一下了。”

说着，亚芠忽然的伸手扣住了查司的手臂，大喝一声，忽然的将查司高举过头，让查司变成了

头下？上的倒悬在他的头上。

忽然的，亚芠放开了查司的手臂，右手往上一拍的拍在查司的顶上，单手将查司给撑了起来，然后，整个人往上一站，浑身冒出了金光，接着，查司整个人宛如的被亚芠的金光给传染般，整个人也跟着亚芠一起发出了金光，只是在他的身上某些部位却不发光。

这时，水妖王也注意到不对劲了，但是，更叫他吃惊的是，亚芠现在的举动，很像他所知道的一个人常用的一个方法。

过了不到五分钟，亚芠忽然的轻喝一声，身上的金光一圣，然后，就看到查司的身体上的金光忽然的也变的更加的强盛，连那些原本没有发光的部位也开始的发光了。

持续了约十分钟，亚芠再清嘘了一口气，身上的金光缓缓的收敛，然后慢慢的将查司给放了下来，让他坐在椅子上，而查司身上的金光还是依旧的闪耀着。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亚芠听到了水妖王问道：“亚芠，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你怎么会突然的耗费真气的对这小子用起了逆转造身大法？”

“逆转造身大法？”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亚芠疑惑道：“什么是逆转造身大法？”

“就是你刚刚用的那个方法呀！”水妖王一愣道：“难道你不知道逆转造身大法？”

亚芠摇摇头道：“我的确是不知道什么逆转造身大法，不过，这名字倒真的是跟我刚刚所用的方法名副其实，原来这叫做逆转造身大法，还真是不错。”

水妖王一愣，喃喃道：“难道我猜错了？你跟兽皇那家伙没有关系，这可是兽皇的看家本领呀！不过也不对，就算是兽皇那家伙自己来用也没有你这么快呀！”

亚芠问道：“前辈，你所说的兽皇是谁？跟你所说的逆转造身大法有什么关系？”

水妖王顺口道：“就是排名在我前两个的那个家伙，血兽皇啦！逆转造身大法可是他的看家本领。”

亚芠一愣，随即苦笑道：“前辈，我想这大概是巧合吧！这方法是我从一本无名的医经里学到的大概跟血兽皇前辈无关吧！”

随即，亚芠便将自己得到无名医经的经过跟跟水妖王说了一便，听的水妖王渍渍称奇。

但是水妖王仍不死心道：“亚芠，我问你，你这方法是不是运用人在倒立，气血逆涌，经脉倒转之时，用自己的真气强行的将查司体内的经脉在一瞬间贯通，然后再留一部分的真气在他的体内，让查司的身体自然的吸收你的真气，以改善他的体质，这短短的时间，我看你最少已经耗损两成的功力了？”

亚芠点点头，问道：“前辈，确实是这样没错，有什么不对吗？”

水妖王苦笑道：“是没什么不对，但是，这就是兽皇那家伙的逆转造身大法一模一样，除了你的动作快多了之外。”

“这小子真不知道是打哪来的福气，受了你这么的好处之后，他整个人几乎都脱胎换骨了，不比从前了。”

随即，水妖王又怀疑道：“亚芠，你为什么会忽然的用出这损己利人的大法来？”

亚芠轻描淡写道：“这是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吃了他这一顿却无以回报，刚好被我看出来这个查司身上带有许多的暗伤，大概是经常打杀又不知道如何的调养与保护自己的原因，一但被这些暗伤冒出来，所以我干脆就帮他一把，让他免于萃死之祸。”

水妖王点点头：“原来如此，不过这小子此后好处多多了，现在，受到你这一个大法，就算叫他练起我的……”

“不对，亚芠你是不是听见了我的自言自语，你是为了我的话的缘故？不然，就算是要致暗伤，按照我在王宫里看到你的本事，你也不需要如此的大费周章的，甚至损己利他，老实说，是不是？”

忽然省悟了亚芠的用心的水妖王忽然的叫道，而亚芠也老实的点点头，他知道，在水妖王的面前否认是没有用的，还不如干脆的承认算了。

“好小子，难怪我一眼就喜欢你了，你这小子实在是老时机灵的可爱死人了”水妖王不由的大笑，同时对着还因为亚芠的大法而混混沌沌中的查司道：“你这小子，真是有福气，冲着你的这个恶魔师叔的面子，我非得将你操成才不可。”

亚芠先是忍峻不住的一笑，想起了当初水妖王在替他训练死神小队时的那样子，亚芠几乎可以想见查司未来可能不会太好过，同时又一惊，听水妖王的话意，分明是要查司把他当成水妖王的同辈，这怎么可以？

话还未出口早已见到亚芠脸色的水妖王已经先一步的说道：“怎么了亚芠？难道你不想要这个师叔的名份？要知道，这小子你也是有一份的唷！”

亚芠苦笑一声，他还能说什么？水妖王怎么说怎么办了，谁叫水妖王是前辈！

可怜的查司不知道自己因为一时的嘴快与眼睛太厉害，在这昏迷中，就这么被这一妖一魔给决定了他以后的前途，从此堕入了地狱般……呃！是平步青云的日子了。

这时，查司身体上的金光也慢慢的开始慢慢的黯淡起来了，虽然差别很微小，但是水妖王是何许人也，又怎会看不出来？

看着他，水妖王问道：“亚芠，这小子还有多久才会醒来？”

“前辈恭喜您了，您这位尚未拜师的学生天资可是超出我的预料之外的好呀！”亚芠看一下他的情况，先是恭喜水妖王，然后道：“我留在他身上的力量虽然只有一成，但是看他现在的样子，大概不到十天就可以回醒了。”

水妖王点点头，他可是知道，亚芠虽然说只有一成，但是依照他对亚芠修为的估计，这一成的真气可是非同小可，查司能在十天之内将这些真气吸收，除了说他的天资高人一等之外，别无其他的解释了。

而就在亚芠与水妖王闲聊的时候，忽然的水妖王一个转头望向紧闭的大门，而亚芠几乎也没有慢到哪的同时的也转过头去面对着大门。

水妖王似笑非笑的道：“亚芠，看来人家老板已经来了。”

亚芠点点头，不在说什么，在他跟水妖王的耳中，早已经是听到了院子外，纷纷的传来了一声声问候老板的声音了，然后，两个人的脚步声慢慢的往大门里走来。

似乎存心想要考较亚芠的听力如何，水妖王忽然的问道：“亚芠，怎么办，似乎这个老板可不是一般的人唷，听他的脚步声，又轻又快的，看来这个老板也是一个修练真气的家伙，你觉得

怎样？”

亚艾淡淡的一笑：“听到这个人的脚步声，轻缓中带着一种奇妙的节奏，宛如是有种水过无痕的感觉，人家可是修练跟前辈您一样的水系的真气，我看，还是前辈您跟他打打交道，也许比较可以说的通。”

对于水妖王那刚刚似有意似无意的考较，这可难不倒亚艾他这个脑中不知道记了多少种密技绝学的人，在加上自创的森罗万象的体会之下，这可难不倒亚艾他。

水妖王淡笑不语，与亚艾静待着来人的到来。

不久，脚步声停在门外，同时，大门上传来的一声的敲门声，随即，来人打开了大门走了进来。

走进来的是一男一女，那一个男的，看来约四十来岁，瘦瘦高高的，脸颊削瘦，嘴上留着两撇的小胡子，两眼中精光四射，看来一副精明样，应该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了。

而站在他身后一步之处，是一个看起来约二十多岁，最多不过二十五的一个美丽的女郎，穿着一身由七种颜色所构成的精美服饰，手上，颈上，挂满了叮叮当当作响的饰品，看来虽然有点俗不可耐，不过，倒也不能不说，这女郎真的是艳绝人环，不笑而媚的神态，艳丽至极的容貌，果然有傲人的本钱。

只可惜，这一个美丽动人的女郎对亚艾及水妖王这两人却完全的像是不存在一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的却是那个看起来有点不太好看的中年人。

毕竟，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有着比他的外表要多上十倍以上的实际年龄的不老妖怪，两百多年的时间，什么样的人没看过？

而另一个，则是本性有点孤僻，虽然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但是骨子里的性格却还是一样的，自己本身又有一个冷艳美丽的女友，而且，自己的义妹也是一个美的不可方物的女孩，见惯了她们两人的姿色，这女郎再美也没用，更别说那一身的装扮让他心生厌恶了。

那个中年人进门一看到亚艾跟水妖王之后，眼中不由的闪过了一抹惊疑的神色，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亚艾雨水邀王乃何许人也？

一个是年老成精见多识广，一个是有着不可思议灵异直觉本能的杀手级人物，又怎会瞧不出这一个老板神异的眼色。

似乎已经察觉出自己的异状被人给察觉了，中年老板忽然极快的一个转身伸手在女郎的身上轻轻的一点。

女郎一瞬间立即的昏倒在地，连吭都不吭一声，水妖王一笑道：“好个点穴法，没想到现在还有人有这门远古的技艺，真是不简单。”

亚艾一愣，老板的这一招他到是从没看见过，不由的玩味起老板刚刚的动作来，习惯性的用自己的森罗万象去推敲老板的手法。

听到水妖王一语到破了自己的手法，老板显然不是很惊讶，淡笑道：“献丑了，小小的技艺，还望能入水前辈的法眼。”

水妖王淡淡的一笑道：“看你会用这一门技艺，不知道你是北斗里的哪一个？”

老板对水妖王一抱拳道：“晚辈是北斗中的红星，红星艾华·桑德。”

水妖王点点头道：“不简单，年纪轻轻的就可以担任北斗七大头之一的红星，真是不简单。”

一旁的亚芠也暗暗的点点头，就算他再孤陋寡闻也知道这一个号称最大的情报组织北斗，而每百年一次的大陆十大高手之排名也是由北斗所公布，虽然不知道北斗是如何的知道这件事的，但是，既然可以获知十大高手的排名，当然，身为七巨头之一的红星认得水妖王这个蝉连两次十大高手之榜的高人也是正常的事。

水妖王又问道：“那你干么点了你旁边的这个人的穴道？”

艾华道歉道：“请前辈恕晚辈的放肆了，因为晚辈的身分是一个谜，所以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晚辈又知道前辈已经瞧出了晚辈的异状，我怕如果晚辈不加以解释的话，恐怕晚辈不但这家店不保，连带着晚辈也可能会遭了，所以……”

面露苦笑，艾华解释道，而直到这时，亚芠也才总算是见识到所谓的十大高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怜爱华这身为北斗首领之一的红星尚且深怕水妖王生气，亚芠不由的暗暗的庆幸，在他碰上的两个十大高手水妖王与大力神王，这两人都是打从一见面就对他爱护有加，让他完全的感受不到十大高手的威势，只有感受到他们的温情。

水妖王对于艾华的解释大剌剌的点点头，算是接受了他的答案了，亚芠更是好笑的发现到艾华直到这时才有了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而这时，艾华也才敢将他的眼神移到亚芠的身上，恭声的问道：“不知道这位前辈该如何称呼？”

亚芠又是一阵的好笑，被一个比自己大上一倍年纪的人称呼为前辈，亚芠不由的一阵的不知该如何的回答，所幸，水妖王已经替他回答了：“怎么？你家的魔龙那个喜欢探人隐私的坏习惯你也已经学会了呀！”

一听到水妖王这么的一说，艾华不由的一阵的尴尬，幸好亚芠这时已经回答了他的话了：“艾华先生，叫我亚芠就行了。”

一听到亚芠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再瞧见了亚芠身上的白发飘逸，艾华忽然的惊喜的呼道：“原来您就是昨天在长老院中展露神迹的慈悲圣者，不知道您老驾临，有失远迎，真是抱歉。”

一听到艾华的称呼，亚芠与水妖王不由的都一愣，果然不愧是大陆最大的情报组织，昨天傍晚才发生的事，瞧艾华的样子，分明是已经完全的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了，连亚芠的样子也都已经知道了。

水妖王摇摇头，似真似假的叹气道：“我早说你家的魔龙该改名耗子了，瞧你们的样子，他那喜欢挖人墙角探人隐密的习惯你真还真的是学了十成十了。”

听到水妖王的调侃，艾华不由的尴尬的一笑，除了笑之外，他也不能作其他的事了。

倒是，刚刚艾华的呼声太大，从刚刚就站在院子外的那些等待要服侍的侍者可是个个都听的清楚了，早在昨晚就由长老院的卫兵中传出了在长老院中有一个可以治愈任何疾病的慈悲圣者在长老院中，只是，没想到，现在那个昨天出现在长老院中的人竟然会来到这里？

当下，有许多机伶的人，已经悄悄的离开这里，赶快去通知自己的那些有患病痛的亲朋好友了。

而在帝王厅中的亚芠三人根本不知道一场纷乱已经因为艾华叫破了亚芠的新称号而即将引发。

水妖王一边调侃着艾华，一边的问问他到底是来这里干什么？

艾华回答他是因为接到了手下通知说彩虹居里有贵客来临，但是又不知道是谁？所以他才来亲自的来看看，顺便带来他店里的招牌彩虹小姐，就是刚刚被他点倒，现在还倒在椅子上昏睡的女郎，同时再三的强调，要是早知道是水妖王与亚芠的话，他早已经赶来了。

不耐艾华的恭维，亚芠已经觉得有点不耐，察觉出了亚芠的不耐，水妖王藉机的说道：“我说艾华呀！你这个手下蛮机伶的，我刚好想要一个可以服侍我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割爱？”

指的一旁瘫在椅子上，人虽昏迷，但是身上的金光依旧的查司，水妖王淡淡的问道。

艾华一愣，先是给查司身上的异像一惊，随即的大喜道：“当然当然了，既然前辈您肯要查司来服侍您，这可是查司天大的荣幸，同时也是本店的荣耀，查司就从现在跟着前辈服侍前辈您了。”

这下水妖王也不由的不耐起来了，怎么这个红星看来这么的喜欢恭维人？不过，也唯有这样，才让人根本就想不到，他会是大名鼎鼎的北斗红星。

水妖王不再多说，淡淡道：“那好，艾华，这几天你就好好的照顾这家伙，等他想来之后，叫他来找我，我想，我暂时不会离开这里，而你应该知道要到哪去找我吧！”

艾华点点头，只要水妖王不隐起身来，以他北斗的实力，绝对是可以找出他来了。

说完之后，水妖王转过头来对亚芠道：“亚芠，你吃饱了没有？”

亚芠点点头，水妖王见状之后，再转头对艾华道：“艾华，今天这一场的价钱是？”

艾华忙道：“前辈您肯来是我们的荣幸，今天这一场算是我们为你洗尘的，谈钱就表示您老人家看不起我了。”

艾华的回答早已在水妖王与亚芠的意料中了，亚芠与水妖王也不客气，反正他们也真的是付不起这一餐的价钱，也不客套。

水妖王站起来伸个懒腰，无所谓的道：“艾华，那就谢谢你的招待了，亚芠，我们该走了。”

说完，亚芠淡淡的对艾华点头答谢一下之后，跟在水妖王的身后，慢慢的走出了帝王厅，直走到彩虹居的大门口，亚芠与水妖王一驻足，相视的哈哈大笑起来，有谁想到，这样的两个人身上竟然没多少钱，这一餐，根本就是用自己的名头去唬来了。

慢慢的走出了彩虹居的大门口，亚纹与水妖王正想要往长老院走回去时，忽然的，才一出大门处，马上就见到在彩虹居的大门外的那条街上，不知何时，竟然已经站满了人。

不知道多少的人群，将这一条的大街塞的满满的，几乎连让亚芠与水妖王通过的地方都没有。

早已经注意到在这一群人中，不少人脸上的气色及差，一望及知，可能是昨天的风声传了出去，所以现在他们来向亚芠求医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认得亚芠而且又知道亚芠在这里？

不过水妖王作梦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艾华刚刚的那一声大呼所引起的。

水妖王转头对亚芠调侃道：“亚芠，这可是来找你的，我先走一步了，我回长老院里等你。”

说完，也不知道水妖王使了个什么样的魔法，蓝光一闪之后，水妖王竟凭空的消失在亚芠的身边了，毒瘤丶亚雯一人面对这一个情景。

而亚芠还来不及叫住水妖王，他就已经听到了，群众中不知道是谁先喊道：“来了！来了，白发的慈悲圣者出来了。”

一人喊众人喝，霎时间，所有的人全部都一拥而上，口中大声的呼叫着，听在亚芠的耳中，尽是求医的声音。

面对着群情激动的人群，亚芠不由的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虽说，早在他寄身在贪狼星的身上时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的样子，但是，亚芠却也不由的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不悦。

眼前满满的都是人，一个个争先恐后，你推我挤的，都想要第一个挤到亚芠的面前，接受亚芠的治疗，似乎笃定亚芠一定会施展他们寄望中的神迹。

只是，眼前的这一群你推我挤的人群，却自始至终，都没有人注意到，不知何时，打从醒来之后，就一直挂在脸上，给人一种和煦温阮感觉的笑意已经从亚芠的脸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亚芠又已经开始展露出了他恶魔的骇人一面，不耐烦的情绪逐渐的在亚芠的身上累积着，一股淡淡的，但是很明显的存在的杀气开始以亚芠为中心，由亚芠的身上飘出，而且，有越来越浓的趋向。

就在亚芠的不满累积到最鼎盛的时候，强烈的杀机已经由他的身上飘出，虽不会像是对待敌人那样杀无赦，但是，若真的让亚芠动手之时，肯定眼前的这一群人，不管是看热闹的，还是要来求医的，肯定都不会太好过的。

而就在亚芠即将动手之前，忽然的，眼前的一件事让亚芠浑身的杀气尽消，虽然眼前的人群依旧的混乱，虽然耳际那求医推挤的唉叫声越来越大，但是，亚芠的目光却穿过了重重的人群，注视在某一点上。

在那距离亚芠站立的位置处，约二十来公尺处，有着一群人，说一群人其实也不适当，在那里，其实只有三个人，而这三个人有跟其他人一样，不断的往这个方向推挤着，一样的混杂在混乱的人群当中，但是，亚芠却发现到了他们的不一样。

那三个人，一个浑身包扎了无数绷带，有些地方还露出了鲜红的血水的一个看来大约三十左右的大汉，一个看来，约十岁左右，面黄肌瘦，浑身穿着破破烂烂的，极不合身，一看就知道是不知道从哪一个垃圾对里捡来的破衣服的一个小女孩，还有，被这个身上都是伤的大汉，以及瘦小的小女孩护在其中的，是一个身上穿着比起小女孩还要来的破烂，脸上都是一些烂疮，身上的其他部位搞不好也一样的一个七八十岁的瞎眼老太婆。

这三个人虽然也一样的尽力的往前挤着，但是，当亚芠注意到他们时，亚芠锐利的眼光透过了重重的人群，看的出来，这三个人与其说是在往前挤，还不如说他们是身不由己的顺着后面拥挤的人群被推向前，而那个浑身是伤的大汉，正尽力的不要让旁人碰到那个被他护在胸前的老太婆，避免老太婆身上的烂疮因为旁边的人的处碰而感到疼痛，但是，这样一来，身体因为不断的推挤而导致伤口破裂，大汉身上的绷带已经慢慢的被自己的鲜血给染红了，强烈的疼痛叫他每被碰撞到一次就痛的脸色发白，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紧紧的护住身前的老乞婆。

而在他身前的小女孩，除了尽力的弥补大汉照顾不到的地方之外，亚芠耳中听到的，除了大汉因为碰撞到伤口而发出了闷哼声外，还有的，就是这个小女孩不断的对四周的人请求，不管是让他们离开这里或是让他们可以靠近亚芠他一点都好，只求周围的人让出一条路来。

只可惜，周围的人只知道要向亚芠的方向不断的推挤着，对于这个已经泪流满面，请求拜托到几乎已经发不出声音来的小女孩的哀求声根本是听而未闻。

而年小力幼的小女孩也根本无法推开越来越挤的人群，而在她身后的大汉自己本身已经身受重伤，光是照顾老乞婆都已经几乎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了，也根本无力穿越重重的人群了。

就这么，在这混乱人群中的三个人，完完全全的吸引了亚芠的注意力了。

再转过头来，看着自己的面前，在他面前，还是一样的人群推挤，站在后头的人全力的想要挤到前面来，站在前面的人，则尽力的将企图挤进亚芠周边圈子的人推到后面去，维持着自己可以接受亚芠治疗的第一个的权利。

只是，自始至终，他们却完全的没有想过，打从大门出来到现在已经快十分钟了，但是亚芠却只是站在原地，不言不语，眼光所看的尽是他们所没有看到的地方，耳中所听的都是他们听不到的声音，到现在还完全没有打算动手替人治疗或是说话的迹象，那么，如果说因此而触怒了亚芠，让他不想替人治病的话，他们这样的争先恐后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总算，众人尽管互推互挤，场面混乱不堪，但是，所有人总算是知道一点，没有人敢侵入亚芠的身边三公尺之内，打扰了亚芠这个可以带给他们无穷希望，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言不语的慈悲圣者。

就在吵杂的人群中，忽然的，一阵充满了说不出来味道的奇特啸声，由小而大，由低沉到高亢，慢慢的在人群中散播出来由低而细的啸声一直到搞不好整个帝都都可以听见震耳长吟，终于将整条街几乎疯狂的人群的激动的情绪给震住了，所有人不由的停下了推挤叫喊的声音，注视着发出了这道惊心动魄长啸声的主人－亚芠。站在由人群包围住，小小的空间中，仰起头，亚芠发出了绵长不绝的长啸，一波接一波的声浪震撼着所有听闻到的人心。

无法解释出啸声中的含意，只是，所有人都感觉到一种无言的，不知该怎么形容的，好像是在哀怜中带着一种奇异的愤怒，又像是怒吼着众生的愚昧，又彷佛是感受到一种无法憾动的存在，又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所有人，所有听到了亚芠这一声的长啸的人，全都被亚芠憾动了他们心底的最深处，但是到底是听到了什么？却又没有人可以说的出来，只是静静的，静静的聆听着亚芠这一声，宛如永远不会断绝的长啸。

终于，亚芠长啸完了，慢慢的低下头来，静静的用目光横扫了一下周围的人群，不知道怎么回事，亚芠的眼光中只有平静，但是，所有接触到亚芠的眼光的人却不由自主的低下了头来，不敢正视着亚芠，彷佛是一个个明明做错了，但是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的孩子般，这是所有人的共同的感觉。

慢慢的，迈开的自己的脚步，亚芠慢慢的走向了刚刚他所注意到的角落。

随着亚芠的走动，众人不由自主的让出了一条路，这时没有人猜出亚芠到底想要做什么？但是也没有人再敢出声要求亚芠替他们治病，所有人只是静静的看着亚雯的动作及为亚芠让出一条路来。

慢慢的来到了那个大汉、小女孩、老乞婆的面前，亚芠轻轻的扶起了因为周围的压力突然的消失，而感到松懈的坐倒在地的小女孩，柔声道：“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怎么搞的，刚刚还没有注意到，但是现在一看到这个小女孩那双纯真的双眼，亚芠不由的又再度的想起来，那个在华那邦公国中，深深的震撼了他冷厉内心，头一次让他见识到人性温暖的小女孩－灵儿。

灵儿也有着一双同样纯真的瞳眸，尽管她有着坎坷的经历，但是她却不失人性的温暖与善良，算算日子，灵儿大概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大了吧！

忽然，就在亚芠问着小女孩的的时候，刚刚的那个大汉现在也已经支持不住的像小女孩般的坐倒在地上了，只是一坐下来，这一个大汉就已经同时的向后一倒，昏死过去了。

听到了大汉的摔倒在地的声音，小女孩显然十分的着急，不顾亚芠的扶持，挣扎的跑过去看了大汉一眼，在看到虽然一身的狼狈兼恶臭难闻，但是显然被大汉跟小女孩保护的很好的老乞婆脸色虽难看，但是却毫发无伤。

急忙的跑到亚芠的面前，张口欲言，但是却发不出声音来，小脸上不由的写满了焦急慌张的神色。

亚芠之意的忽然的伸手在小女孩的喉咙上一贴，手掌上金光慢慢的闪耀着，小女孩只觉得喉咙间忽然的感觉到一股的热流流入，让她干涩烧痛的喉咙好舒服，一如她记忆中的那般。

亚芠的手一离开，小女孩就已经发现到自己可以说话了，出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叔叔，叔叔，求求你赶快救救那位大叔好不好！”

叔叔？好怀念的一个称呼，在亚芠活了二十个孤寂血腥的年头中，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个人，会叫他叔叔的就只有那唯一的一个人，那个相处虽然只有一天，但是总是争着一双无邪的纯真大眼，一步一步的跟随在他的身后，当看到他治好了一个病人时，总是很高兴很高兴的，用着她可爱的笑容，甜甜的声音，高高兴兴的叫着他叔叔，不管他所治好的那个人她认不认识，那个使他头一次无偿，没有想要任何的回报的为旁人人付出，在那个他只是纯粹的一头血腥的恶魔，对人心最最失望的时候，用着她的天真与善良，化去了他的冷厉的那个八岁的小女孩。

仔细一看，刚刚所没有注意到的，虽然瘦的过分，脸色虽然很难看，虽然穿着破破烂烂的，但是，那个一样的为了他人的安危而着急的神情是那样的熟悉，那个虽然还有点沙哑，但是却跟记忆中的那甜甜的声音这样的类似。

自此，饶是亚芠，也不由的失声惊呼道：“灵儿！”

亚芠难掩惊讶，一个的抱起了浑身脏污的灵儿，急切而关心的问道：“灵儿，你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个老婆婆是谁？那个昏倒的人是谁？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话声虽然急切，问题虽然多，但是倒也显示出亚芠真的是很疼爱灵儿这个可爱善良的小女孩，也只有灵儿可以让亚芠除了自己亲近的人之外，这么的关心。

不过，灵儿显然并不了解亚芠这唯有对她才会的关心举动，她急切的说道：“叔叔，先救救大叔好不好！”

边说，边在亚芠的怀中，轻轻的用她的小手拉着亚芠的衣襟，亚芠会意的一笑，看来就算已经过了两年多了，灵儿的个性还是不会变，永远把别人看的比自己还要重要。

不再让灵儿担心，亚芠抱着灵儿，走到那个昏倒的大汉的面前，空出了右手，贴在大汉的胸口处，掌心处慢慢的浮现了金黄的光辉，那灿烂的光辉，自大汉的胸口处，慢慢的传遍了大汉的全身。

这个时候，太阳刚刚升到众人的头顶上了，围绕在亚芠四周的人全部都看到了一个奇景，现在虽然是烈日当空，可是，在众人的眼中，除了那在天上的烈日之外，现在摆在他们面前，正在治疗着那大汉的亚芠却更像一颗散发着温暖的太阳。

手一搭上那大汉的身体，表面上亚雯虽然还是挂着淡淡的微笑，但是实际上亚芠却不由的一惊，眼前这一个大汉身上虽然是布满了伤口，而且看起来像适一个血人般的可怖，但是这些都

只是一些皮肉伤，只要疗养得宜的话，根本要不了命的。

真正让亚芠心理暗暗的皱眉的，却是那股潜藏在这一个大汉体内的那种的奇怪的毒素。

这种毒素对亚芠是一种要命的熟悉，不为什么，只因为这种毒可以说是一种运用破坏的方式，一方面给于人体无法恢复的损坏，一方面却彻底的激发了人类的潜能的怪异毒素。

曾经尝过这种滋味的亚芠对于它可是熟的不能在熟了，这东西就是亚芠当初曾经使用过的神化剂！

但是，为什么这一个大汉的身上会有这么一个神化剂的存在？即使亚芠现在可以感觉到这一个大汉身上的神化剂的份量是微乎其微，要不是亚芠曾经亲身经历过的话，想必会忽略过去，但是，这个应该是华那邦公国极机密的神化剂怎么也不该出现在这斯达帝国的帝都中呀！

强掩心中的疑惑，亚芠先是输入了自己大量的天心真气，抑制住神化剂继续的摧残这个大汉的身体，顺便在替他止止血，不过，这个大汉因为流血过多暂时是还醒不过来了。

就在这时候，总算爱华在接获到自家门前被一堆人给几乎快挤破了，纠集了一大堆人马，三四十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拥着爱华，大剌剌的排开了拥挤的人潮，来到了亚芠的身边。

爱华看一下四周因为亚芠替那大汉治病，周身泛出了金光，搭配烈阳的光彩，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的静肃神秘的姿态，因而看呆了的求医民众们。

爱华对亚芠一躬手道：“先生，这里是不是需要我来……驱离……？”

亚芠这时刚好已经暂时的替这一个大汉浑身的伤口止好了血，看到爱华带着人来到，还有听到他的提议。

再转过头来看一下现在四周已经回过神来，蠢蠢欲动的众人，叹了一口气，正要点头时，忽然的，亚芠感觉到有人轻轻的拉了他的衣领。

低下头来一看，原来是被他抱在怀中，现在正一脸期求，水灵的大眼里有流露出了那种在两年前，让他忍不住的替人治病，为人担忧恳求的神色。

而且，亚芠更是了解到，灵儿现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神色全是因为她听见了爱华的话，同时更为周围的那些前来求医的病人们感到担心。

毕竟就算她的年纪尚幼，但是这几年来的坎坷生活也叫她知道，爱华所谓的驱离的真正的意思，而这些惟在四周的人，看热闹的就算了，真正身上有病的人是绝对受不了任何灵儿曾经看过的所谓的驱离的动作的。

也因此，灵儿不由的着急起来，不由自主的拉拉现在这个将她抱在怀中，看起来好像跟记忆中有点不一样，原本很严肃可怕，但是实际上人很好（只有对她而言）的白发叔叔的衣服。

见识过人情温暖的灵儿知道，白发叔叔是最有决定权的，所以，她忍不住的求起情来，为这些刚刚差点害死那个不认识的好心大叔，还有弄得婆婆很痛苦的伯叔姨们求起情来。

而亚芠很奇异的竟能完全了解到灵儿单纯善良的心思表现在小动作与那双水灵大眼上的意义。

两年前，心硬如铁的亚芠已经无法拒绝这可爱的小姑娘那为人担忧而恳求他的眼神，现在，他更加的拒绝不了！

无奈的叹口气，亚芠道：“灵儿，你不想要叔叔赶快替你的婆婆治好病吗？现在叔叔就带你们

回去在好好的帮你婆婆治病好吗？”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说，灵儿不由的看了一眼现在已经被爱华身边的人给小心翼翼的扶了起来的大汉与婆婆，眼中不由的泛起了挣扎的神色。

半晌，忽然的感觉到亚芠正抱着她在周围的人的护送之下，慢慢的往外移动着，轻轻的咬了一下下唇，灵儿忍不住的拉拉亚芠的衣襟，呐呐道：“叔叔，可是这些来求叔叔帮忙的叔叔伯伯们也很痛苦，你看他们也好像都生病呢！”

亚芠听到了灵儿的话之后，驻足低下头来，对着灵儿露出一抹轻笑道：“灵儿，你忘记了吗？刚刚他们不是对你们不断的排挤，甚至让那个好心帮助你们的大叔给弄得昏倒了？难道你要叔叔帮他们治病吗？”

“可是，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叔叔伯伯生病呀！”灵儿看一下围在他们四周眼露期待的密密人群一眼，忽然又道：“叔叔，那个大叔你已经治好了，婆婆的病也暂时没关系，你可不可以再替他们看看好不好！”

边说，灵儿边轻轻的扯着亚芠衣服，现在的灵儿似乎已经完全的忘记了刚刚她所遭受到的痛苦了，替刚刚还伤害她的人们求着亚芠。而在周围听到了亚芠与灵儿的对谈的人想到了刚刚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由的感到一阵的羞愧，不由自主的低下头来，不敢望向亚芠与灵儿，感觉上，都觉得自己好像连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都不如，深深的愧疚叫他们再也不敢向亚芠要求要亚芠至他们的病痛。

灵儿又在看看亚芠，然后，灵儿娇声道：“叔叔，婆婆可以等你先帮这些伯伯们治疗完之后在在替婆婆她治病呀！”

亚芠一愣，随即脸上突然的浮现了一个奇妙的微笑，亚芠忽然的一个转身，对着一直跟在他的身边的爱华道：“爱华先生，你能不能空出一个房间来给我？”

爱华一愣随即的问道：“先生你是打算……”

亚芠点点头道：“请你帮我准备一间比较空旷的房间，里面只需要几张的椅子就行了，然后再请你派人帮我这几位同伴送到长老院去。”

爱华点点头，转过头来低声的对着站在他旁边的人低声的吩咐了几句之后，这才转过头来在对亚芠道：“先生，一切照您的吩咐。”

亚芠点点头道：“爱华先生，麻烦你派几个人将这个大汉与老婆婆送到长老院去，就说……就说是我请回来的。”

一时之间自己这个身为不知该说是客还是囚的人有点不知道该怎样的说才能让长老院可以让他收容这两个人，所以亚芠干脆不负责任的说出了这一句话，反正现在是长老院有求于他应该能让他收容两个来历不明的人吧！

爱华点点头，又转头的招呼了自己的手下，当下立即的出来了四五个大汉边扶边抬的送走了那两个到现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瞎眼老婆婆与昏迷中的大汉。

看到大汉与老婆婆被送走之后，亚芠微笑的对着灵儿道：“灵儿，想不想要看叔叔替人家治病？”

看到亚芠在自己的暖言相求下，轻易的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主意，改而要替那些原本他理都不想理的自私人群治病，完全不了解自己做到了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灵儿听到了亚芠的垂问，灵儿只是天真的雀跃道：“好呀！好呀！叔叔，请你赶快替他们治病好吗？那些叔叔伯伯

们好像病的很重的样子。”

可不是吗！站了一整个早上，忍受烈阳的照射，人群的推挤，正常人都觉得受不了了，更何况周围里面十个到有六七个都是有病有伤在身的，当然脸色不会好看到哪去，当然叫灵儿这个天真善良的小女孩担心不已。

亚芠微微的一笑，若有所指的看了周围的人潮一眼，在爱华的引导下再度的往彩虹居内走进去，当然，他的怀中还是抱着灵儿。

而众人则是难掩愧疚，所有人都想起了刚刚自己的作为，同时也知道自己自私自利的行为其实已经触怒了亚芠这一个慈悲圣者了，本来他已经不打算要帮助众人了，现在之所以愿意替众人行使神迹治病，全赖亚芠怀中的那一个又瘦又小小女孩的求情，当中几个刚刚就站在灵儿身边的人更是觉得汗颜，他们连一个小女孩都比不上呀！

于是，当十分钟后，原本在亚芠进去之后就关上的彩虹居的大门再度的打开，而为了预防刚刚的暴动情形而加派了三十几的人手的爱华惊奇的发现到，他加派人手的举动根本是多余的，因为，当他站在门口宣布道：“圣者说你们可以开始进来了！”

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却发现到，原本静肃的人群虽然如他所预期的，开始有了骚动，但是，与他预期相反的却是，骚动的人群却不是在争取说谁是第一个。

反倒是，当人群越来越骚动之后，在人群中开始有人慢慢的往前进了，而且，几乎是自发性的，头一个进来的人事一个躺在由两个人抬着的简陋的担架上的一个正在昏迷中，脸色灰青，一望即知道，这个人的病情已经是到了可能这口气喘出来下一口气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吸进去的绝望地步了。

第二个人也是用台的，当然，这个人的情况绝对不比第一个好多少，更惨的是，这个人的两腿自大腿一半以下都不见了，包裹在原本应该是膝盖部位的纱布早已经染成了血红色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个人虽然同样的被两个人抬着，虽然也在昏迷中，但是起码他的呼吸声比第一个还来的重了一点，但也是重了那么一点，一样的出多入少。

再来的第三个，第四个，第五……

一直到第十个人，或者是该说第十个躺着让人抬着，第二十个抬着病人的人跨进了他的彩虹居，然后再无人进去，众人只是眼巴巴的望着最后的一个人消失在彩虹居的大门深处，再无人进去为止，全都是重病重伤到呼吸出多入少的病人。

然后，当第一组的两个人泪流满面的台着不知道与他们是什么关系的病人再度的由门中出来，众人，包含站在门口的爱华与他身边戒备的大汉们，全都紧张的望着他们。

最先让他们注意到的是，那两个看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虽然是泪流满面，但是，所流下的却是喜极而泣的欢乐泪水，不复进门时的那种面无表情的绝望悲凄的神色，有的只是无限的狂喜与感谢。

再看躺在他们之间的担架上的那个病人，虽然一样是在昏迷中，但是，就算是爱华这一个对着医道一知半解的人也可以看的出来，这个病人脸上的灰青已经被红润所取代，呼吸虽然是一样的低细，但是，却要有力的多了，看的出起伏的胸部正明白的表示出生命已经在他的身上再度的驻足了下来，不在急于离去了。

霎时，彩虹居外的大街上立即的传出了无法形容，虽然乱，虽然吵，虽然很大声，但是却无比的狂喜的欢呼声。

随即，众人又似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不约而同的停下了他们的欢呼声，因为他们怕，也是尊敬的

不敢惊扰，不敢去惊扰那个现在在里面，正对着一个个本已经绝望的人始展神迹的那个圣者，那个带给了绝望的人再一次机会，始展着令人无法置信但是却实实在在的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神迹的慈悲的圣者。

圣者是慈悲的，因为他将一次又一次的神迹带给了他们，再给了人们一次的希望。

当第二个，那个双腿尽失的人，坐在他的同伴所抬的担架上，满怀感激的让他的同伴抬出来时，第二次的神迹又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于是，难掩心中机动情绪的众人，已经泪流满面了，因为任谁都知道，圣者的神迹再度的再一个人的身上展现了，同样的，这样的神迹将会再度的出现在自己或是自己所关心的亲友的身上了。

圣者，果然是慈悲的！

圣者，神的使者！

圣者，带给了绝望的人群再一次希望的圣者！

慈悲的圣者！

“你说什么？”将茶杯端到了嘴前却忘记了要喝下去的动作，专注的听的站在他面前，对他禀告现在在帝都内城中发生的事情的老人是米非耶。

而现在，站在米非耶面前的那个人是一个穿着一身的青色衣服，做着仆人打扮，约三十来岁的青年。

米非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然后再问一次道：“你再说一次！”

仆人很显然是被米非耶这与他像来严肃的模样截然相反的激动样子给吓到了，不由的吞吞吐吐的好一会，才在米非耶急切的神情中慢慢的说出了一段话来。

原来，这一个仆人正是米非耶安排服侍亚芠与福隆的仆从，今天早上，他送早餐去给福隆与亚芠时，发现到只有福隆一个人在，不由的好奇的问问福隆亚芠到底是去哪了？

从福隆口中获知，亚芠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了，只说他一下子就会回来，要福隆他不必担心。

本来这个仆人听听也就算了，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就在不久前，他送午餐去给福隆时，却发现到亚芠竟然还是没有回来，令福隆担心的要命。

而这一个仆人自己也不好过，同时也暗暗的担心起来，毕竟，对于自己所服侍的人忽然的失踪，而且一失踪就是一整个上午，而他竟然不知道亚芠到底是去哪了，说到底，他也算是失职了。

于是一方面是福隆的拜托，一方面是自己也很担心会受到处分，所以，他便偷偷的溜出了长老院，去打听看看有没有亚芠的消息。

谁知道，他才一出长老院，他马上就听到了路人说，在内城中，不知怎么的忽然的出现了一个慈悲圣者，听说这一个慈悲圣者有种神圣的力量，可以对一些重病的病人治疗，让他们重获新生的希望，听说这一个慈悲圣者的力量甚至比一些治愈魔法还要来的神奇而不可思议，只要让圣者那闪耀着神圣的金光的手触摸过任何的病痛全都不药而愈。

现在，这一个慈悲圣者正在帝都里最出名的那一家彩虹居里施展神迹，替人治病。

而且，现在整个帝都里沸沸腾腾的，尽是在谈论这一个慈悲圣者的消息，听说现在排在彩虹居外等待慈悲圣者替他们治病的人已经高达几千人了，几乎将彩虹居周围的所有街道挤个水泄不通。

最重要的是，听人家说，这一个慈悲圣者有着一头的白色的长发，看来约二十多岁，长相俊秀无比，这不正是他以为已经失踪的约瑟（亚艾）吗？

获得了这一个消息之后，仆人他不敢相信的跑到彩虹居外去瞧瞧，果然，在彩虹居外到处是人，他根本挤不进去，只能站在最外围听着人家谈论。

远远的望去，在彩虹居外，只见一个又一个的看来就知道生了重病的患者或让自己的亲友抬进去或是自己走进去，但是过了一会就像是重病痊愈般的走出彩虹居。

这一个仆人听到旁边的人说这一个圣者到现在最少已经治好了不下数百人了，而且没有一个人是失望而回的。

看了半天不得要领的仆人不敢隐瞒，急忙的挤出了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人群，回到了长老院来，对米非耶禀告他的所见所闻的事情。

听完了仆人的话，米非耶皱起了眉头，挥挥手，仆人知意的对他鞠了个恭，恭敬的退了下去。

米非耶喃喃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苏兰，难道你早就已经知道这个人身具这样的异能，所以才会用这种方法要将他给带回来？”

听完了仆人禀告的关于亚艾所展现出了的不可思议的奇异能力，米非耶不由的疑惑起苏兰当初的用意，事实上，米非耶到真的是误会了苏兰了，苏兰也是在后来才知道当时的约瑟具有这样的能力，何况现在，约瑟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约瑟了，而是已经融合后的原本意识－亚艾了。

就在米非耶上脑筋的同时，忽然的在门外又有一个人走进来，禀告道：“大长老，现在长老院外有几个人说他们是彩虹居的人，奉圣者之命将两个人送来长老院。”

米非耶一愣，问到：“什么人？”

那人道：“是一个昏迷中的大汉还有一个瞎眼的老婆婆。”

米非耶叹口气，不管他们是谁，现在既然知道了亚艾身具有这样的异能，为了他们的目的，他不能也不可以拒绝的亚艾叫人送过来的人进门。

完全的合乎了亚艾当时猜想，米非耶点点头道：“叫人引导他们将人送到贵宾苑里，就让他们在那里好了。”

那人一愣，贵宾苑？那可是专门让一些各国或是地位高尚的贵宾居住的地方呀！现在？一个浑身是伤的不知身分的大汉，一个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不知哪来的乞丐婆，这样的两个人竟然要给他们住在那？

虽然心中还是绝的疑惑，但是那人也不敢迟疑的点点头，转过身就要去办了，就在他转过身去时，米非耶忽然又道：“对了，顺便将前几天来的那个客人福隆一起也迁过去吧！”

那人在一愣，随即点点头的走出了大门，去做米非耶交代的事了。

想了想，米非耶站起身来，还没有动马上就看到了整个厅子里忽然的闪耀起了各色的光芒，光芒敛去，现出了十多个或男或女，但是都是最少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大长老，什么时候我们的长老院出现了一个慈悲圣者？”才刚出现，一个看来不比米非耶年轻，穿着一身的黑色法师袍的秃头老人立即的嚷嚷问道。

米非耶停下了正要跨出去的脚步，疑惑道：“怎么你们都知道了呀！”

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十七个老人，包含米非耶还有现在还再昏迷中的苏兰总共十九个，是斯达帝国中的十九长老，也是享有斯达帝国的至高名誉的十九个人，可以说是斯达帝国的秘密武器，个个都拥有着极高的能力，即使是当中最年轻的苏兰也可以挡的下亚芠八成功力的一击，更别说其他人了。

而现在，全部的长老除了苏兰之外已经都到齐了，米非耶看看众人一眼，刚刚的那个发话的秃头黑衣法师又嚷嚷道：“怎么会不知道？现在整的帝都里谈论最多的就是那个什么从我们长老院跑出去的慈悲圣者了，听说他到现在为止已经治好了好几千人了。”

好几千人？米非耶一愣，几分钟前他才听说慈悲圣者治好上百人，怎么现在又变成了好几千人了？

心中虽然有疑问，不过，见多识广的米非耶倒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这个人数的问题想也只道一定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现在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亚芠会说他是从长老院出来的，而且又为什么会跑到最着名的声色场所彩虹居中去替人治病？

无暇对其他人解释，而且更因为某件顾虑，所以米非耶苦笑道：“这件事我也是刚刚才听说而已，我现在正要去一探究竟。”

秃头魔法师听到了米非耶的回答之后，插嘴道：“大长老，既然这样我们也跟你一块去好了，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这么大胆的敢用我们长老院的名义来招摇撞骗的。”

米非耶一听不由的一愣，他可是知道这秃头的魔法师是在今年刚刚进来长老院的，而他也一向以自己身为长老院的一份子为荣，看到他这样子，莫非是想要去教训亚芠？

米非耶不由的一阵的迟疑，同时，眼光也不由的同时的飘往那个站在众人的最后面，长的一脸和善，脸上永远的笑咪咪的一个福泰的另一个长老的脸上。

他，也是米非耶的另外的一个顾虑。

但是米非耶又在想了想，反正这件事早晚都要给所有的人知道的，现在也只不过是早与晚的差别而已，但愿亚芠真的是如外面所传的那样的神奇，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也不在顾虑了。

点点头，米非耶道：“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块去吧，不过希望大家可以先查明真相，况且，这个慈悲圣者这几天倒也真的是住在我们长老院中，若说他是从我们长老院中出去，在某方面来说倒也没错。”

说完，红光一闪，米非耶化成了一道的红色的流星由他站的位置处飞起，冲往大厅外了。

而众人听到了米非耶这么的一说，不由的一愣，那秃头的黑衣魔法师嚷道：“大长老，你是什么意思？”

话才出口，这才发现到米非耶化身的红色流星已经飞远了，摸摸自己的秃头，黑衣魔法师急声

道：“大长老等等我们呀！”

说完，身上黄光一闪，黑衣魔法师隐身在一团的黄光中，贴地的也跟在米非耶的身后飞出了长老院的大厅中，其他人见状也不怠慢，各展神通的跟着也离开了大厅，一时之间，整个大厅中立即的空无一人。

而这时在彩虹居中原本用来招待宾客的大厅里，所有的摆设已经被搬的清空，大厅里只有留下了两张的椅子及一张长方状的平桌。

坐在两张的相对的椅子其中的一张上，亚芠的手正悬浮的摆在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的一个看来颇为娇美的年轻少妇的小腹上。

淡淡的金光正由亚芠的手掌心里，徐徐的散发出来照映在这个少妇的小腹上，少妇脸上露出了不知道是该说是痛苦还是舒服的神色，而在少妇的旁边，一个看来有点忠厚老实，应该是这个少妇的丈夫的年轻人正紧张的看着亚芠的动作以及自己妻子的反应。

过不了多久，亚芠终于收回了自己手上的天心真气，往着这对年轻的夫妇淡笑道：“好了，以后记得不要让你的妻子太过操劳，免的又再动到了胎气。”

年轻的丈夫万分感谢道：“圣者，谢谢您了，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这是我们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家期盼已久的孩子，今天要不是您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父母交代才好，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亚芠挥挥手道：“不要说什么谢了，记得我刚刚跟你交代的事情，不要让你的妻子太过操劳。”

“这几天你也要自己多加注意，最好是多休息，还有千万不要在去吃什么所谓的偏方的药了，如果身体真的有什么病痛的话叫要去找医生，可别听信什么好偏方了，要记得你现在是一个孕妇，乱吃药物的话我可不保证下一次还来的及救回你的孩子。”

再正色的对这年轻的妻子交代一番，这对因为太过操劳身体不适，而误信所谓的偏方导致胎儿差点不保的夫妻才千谢万谢的像亚芠告别，走出了这间大厅。

看着他们离开之后，爱华走进来，看着亚芠的脸上难掩的疲色，不由的担心道：“圣者，您要不要休息一会？从中午到现在已经快傍晚了，您已经治疗了快要五六百人了，我看您还是休息一下吧！”

从中午到现在，爱华已经被亚芠这种尽心尽力的替一些不相识的人治疗的举动给弄得佩服敬重不已，而且，爱华同时也看出来，亚芠替他们治病所用的金光其实就是一种真气，而能够将自己辛苦修练来的真气无私的用来替人治疗，这样的胸襟又怎能叫爱华不去敬重呢？

吐了口气，亚芠看看窗外的天色，已经是夕阳斜照的时分了，不知不觉的他已经替人治疗了一整个下午了。

转过头去，看看现在正窝在他的椅子旁，睡的香甜的灵儿，亚芠不自觉的露出了温和的笑意。

灵儿刚刚从他替人治疗时就一直的呆在他的身边，直到亚芠模仿爱华的点穴手法，让灵儿疲惫的身心陷入沉睡中，以免有些病人的伤势过于严重而吓到了灵儿，现在看着灵儿，亚芠感觉到一股窝心的感觉萦绕在心头，真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小女孩呀！

问道：“爱华，现在外面还有多少人？”在爱华的坚持必须要这样子叫他下，亚芠只得直呼爱华的名字。

爱华恭敬的回道：“圣者，现再外面还是一样，人看起来不但没有少，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样子。”

亚芠摇摇头，叹声道：“还有那么多呀！”

随即又再叹声的道：“其实这里面除了前面的那些人真的是情况很遭的以外，在后面的这些人其实都可以请一般的医生替他们治疗的，根本不需要我来出手的。”

爱华点点头附和道：“没错！不过，谁叫圣者您现在的名头太出名了，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尤其时前面几个都已经被宣布为绝望的病人都在圣者您的手下起死回生，更是叫他们对您推崇倒了极点了，这反而让他们信任您比信任那些医生还来的多。”

亚芠苦笑道：“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好是坏，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亚芠越说越小声，到最后甚至像是在口中没有说出来，而爱华也未能听清楚。

随即，亚芠对爱华点点头道：“也好，今天就到这里好了！”

爱华看了看窝在椅子边睡觉的灵儿一眼，疑问道：“圣者，能不能请问您一下，这个小女孩跟您是什么关系，我看您好像很疼爱这个小女孩。”

看一下爱华，亚芠暗笑在心，他知道爱华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困扰在心里很久了，尤其是今天中午的时候，看到他因为灵儿的一句话竟然就改变了主意，替人治起病来，这更令他感到十分的疑惑，能够忍到现在才发问，爱华已经相当的有耐性了。

亚芠爱怜的摸摸灵儿脏乱的头发，摇摇头的笑道：“其实，她是我的大恩人，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小天使，引领我这个满手血腥的人有救赎自己的机会的小天使。”

“嗄？”听不懂亚芠到底是在说些什么，爱华不由的轻呼一声，满头的雾水。

亚芠满怀深意的望了爱华一眼，淡淡道：“爱华，身为北斗这个奇武大陆最大情报组织的七巨头之红星的你，亚芠这一个名字没有让你想起什么吗？”

“两年前的那场屠杀！”看到爱华深思不解的样子，亚芠干脆挑明的说。

“两年前的屠杀？亚芠……？啊！”喃喃的念了几次，爱华忽然的瞪大了眼睛，像是见鬼了般的直直的瞧着亚芠。

吞了吞口水，彷佛是窒息般的呼吸困难，很辛苦的，爱华艰难苦涩的吐出了几个字道：“两年前的血土台惨案，银……月……恶……魔……？”

事实上，以爱华的能力早就应该猜出来亚芠的另外的一个身分了，但是，因为亚芠这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是以一个令人敬重的圣者的形象出现的，因此一时之间，爱华实在无法与那个北斗一直想要查出来的神秘人物，那个自一出现就走在由血腥与残酷所筑成的旅途上的银月恶魔联想在一起。

导致现在亚芠自己挑明来说，爱华这下可是被吓个不清了。

亚芠轻轻的抱起来一旁的灵儿，等到爱华终于回过神来之后，亚芠这才道：“爱华，希望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就好，不然的话……”

不然怎样，亚芠并未说明白，但是，爱华只要一想到眼前这一个令人敬重的圣者的另外的一个

身分竟然就是那一个掀起了漫天的血腥，令全大陆为之胆战心惊的银月恶魔时，一想到那后果，爱华忍不住胆寒。

看到亚芠抱着灵儿似乎想要走出这个房间，吞了吞口水，爱华干涩道："圣……者，您……您要离开吗？"

亚芠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对着爱华，似笑非笑道："爱华，你认为我有资格称为圣者这个高尚的名称吗？"

"这现在你已经知道我本是一头满手血腥的恶魔的现在？"

爱华一愣，毕竟他也非常人，似乎可以感觉出来亚芠那隐藏在笑容下的苦涩，很快的，爱华完全的恢复了在未听到亚芠说出自己的身分之前的真挚敬重的表情，真诚道："不，您还是圣者，是一个真正的圣者，不管您的真正身分是什么，您都真的是一位圣者。"

"在下添为北斗的一员，对您的了解远比其他的人要多的多了，从您刚刚在这块大陆上崭露头角开始，每一次的战役，每一次的令人闻名丧胆的杀戮，我们都知道，没有一次是您先挑起的，也没有一次不是您在被逼无奈之下才痛下杀手的，所以，您绝对是一个圣者，也许别人不知道，但是，在下敢说一声，在北斗之中只有敬重您的人，没有因此而惧怕您的。"

"黄星也托我们所有的北斗成员要向您致上最深的歉意与感谢，向您忏悔当初不该因一时的失态而伤了您的心，同时也向您感谢您为他孙女报了仇。"

亚芠一挑眉，不知道爱华到底是在说什么，为什么又说到北斗的另外的一个巨头黄星的身上了？

爱华朝的亚芠恭恭敬敬的一躬身道："先前不知道您就是银月恶魔，所以未能向您致意，在此先向您道歉，本组织之黄星就是那位在公国边境时，您因为为了替他寻回公道，一怒之下屠尽公国的边防军，再那场战役中获得了银月恶魔的称号，但是他却对您无礼导致事后一直后悔不以的老人家。"

亚芠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那个老人家，不过，身为北斗黄星的他怎会没有自保能力呢？亚芠虽然感到疑惑，但是他也聪明的不去问，只是点点头，道："原来是那位老人家，爱华，你替我向他说一声，要他不要太在意了。"

爱华也跟着点点头，随即又道："因为黄星的缘故，所以我们北斗一直的致力的注意您的行踪，现在在下既然知道您在这里了，不知道可不可以通知黄星他老人家，我想，他一顶很希望能够获得您的下落的，要知道，自从您在血土台下落不明之后，他老人家就一直的替您担忧。"

亚芠淡淡一笑，他到也从来没有想过，除了自己的亲友之外，竟然还有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会替自己担心的，而且竟然还是大名鼎鼎的北斗黄星，甚至还劳动了整个组织来搜寻自己的下落，那感觉真是叫亚芠他感到说不出的温暖，看来，这个人间还有挽救的余地呀！

不可置否的点点头，亚芠带着淡淡的笑容，在兴奋的爱华的陪伴下，慢慢的走出了彩虹居的大厅，直到大门处。

就在亚芠正想要向爱华告辞时，忽然的，在大门口处，由天上落下来，由人群中钻出来了几个人影，一字排开的在亚芠的面前。

仔细的数了一下现在站在亚芠的面前，一字排开的隔开了重重的人群的人正好是十八个，正是闻讯赶来的长老院的长老群。

原本是想要来兴师问罪的长老群一出现在人群面前时，正好是亚芠刚刚走出了彩虹居的大门口，围在彩虹居的大门之外的人群在看到亚芠时，群情激动的大喊圣者之名的时候。

看到激动的人群时，众长老不由的相视大骇，从群众的激动呼喊中，他们可以感觉出来众人对于亚芠的推崇与敬爱，这使着他们不敢在这时兴师问罪。

米非耶当机立断的对着亚芠一躬身道：“圣者辛苦您了！”

就在米非耶说这句话的同时，群众中也有人已经认出来了现在忽然的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人竟然是长老院中德高望重的十九长老中的十八位，同时，米非耶这大长老的言行更是叫众人感觉到一愣。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的米非耶转过身来，面对着群众道：“各位静静请听我说，圣者他替各位治了一天的病，现在已经很累了，需要休息了，现在请各位让让，让圣者回长老院休息，改天圣者要替各位治病时，长老院会再另行通知！”

话一说完，立即的引起了群众的议论纷纷，米非耶一皱眉正要在出声时，他却又看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现象出现。

在他们的面前，忽然的，原本拥挤到令他们也得各展神通才能够通过重重的人群来到亚芠面前的混乱人群中，忽然像是切了开一般，不需要他在催促的自动的展开了一条的通道，所有人都安安静静的自动的站在通道的两侧，空出了一条可以让五个人并行的大路来。

看到了眼前的景象，十八位长老脸色不由的都变了，那是需要多大的声望才能够让原本毫无秩序的人群在一句话之下，就自动的做出了这么整齐的自发性的举动？

只有一天，不，只有一个下午而已，亚芠竟然就能够获的这么大的声望，这真是……真是叫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呀！

可是，十八位长老却不知道，亚芠之所以能够有这等的声望，除了说他在今天下午替人治病所获得的圣者名声之外，他们可也是出了一半的力呀。

虽然只是现在出现在这里，但是，长老院的十九位长老除了各各都是德高望重的人之外，平常人难的一见，而这时，却一口气的出现了十九位，几乎全部都来来，虽说他们本意是要来兴师问罪的，可是，由刚刚米非耶这大长老的言行举动，再加上十八个长老全都出动，看在群众的眼中，却变成了，长老院的全部的长老出动，为的就是要迎接亚芠这位圣者回去休息。

多么骇人呀！长老院的十八位长老全体出迎圣者，这样的景象，瞬时间将亚芠的圣者之名提升到最高的顶点，再加上亚芠治疗了那么多的重病患者的事实摆在眼前，更是落实的亚芠的慈悲圣者之名。

虽非本意，但是阴错阳差之下，亚芠现在已经被冠上了圣者这一个神般的光环了。

虽然立即的省悟了自己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十八位长老现在只能苦在心里，现在，这场戏只能继续的演下去了。

米非耶在转过头来，对着亚芠一恭手，道：“圣者，请回去休息吧！”

早已看出了十八位长老兴师问罪的本意的亚芠，看到米非耶那即使不愿意，但是还是得演下去的局面，嘴角暗暗的带着讽刺的微笑，在米非耶等十八位长老名为迎接护送，实为监视的举动下，走在十八位长老之间，慢慢的往长老院走去了。

慢慢的走进了斯达帝国的帝都，希瞿望这这个千年古都中那好似无比的熟悉却又无比的陌生的

景象，心中不由的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几年了？好像已经十来年了吧！”

心中自问自答了一下，记得当初离开这座城市的的景象好像还是昨日一般，而现在，他终于又再度的回到了这一个城市中了，不同的是当初他是一家四口匆匆的离开，而现在，他却只剩下了孤身的一个人了。

不自觉的摸了摸隐藏在衣服下，左胸那道当初几乎伤到了心脏的那一道伤疤，这道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伤呀，用一家三条命所换来了伤痕，永远叫他无法忘记的伤疤。

很奇怪，照说在十年前经过悉心的照料之后，应该早就已经完全的恢复了的伤痕，可是，每次的只要想到了那件事，那个人，他却都还是感觉到当初那把冰冷的刀子插入时的那种锥心刺骨疼痛，叫他想忘都忘不了。

好想呀，真的好想就这么的赶到那个人的身边，让他也常常这种的锥心刺骨的疼痛，想必他的鲜血一定会很香甜的，但是，他不能，他现在不能，因为，他是怀着比自己那仇恨更加重要的目的在度的回到了这一个充满了幸福与悲伤的城市。

慢慢的走在街道上，一边怀念的看的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景观于人潮，一方面张大了耳朵，仔细的听着路人的闲谈，他想要从中获得他所想要知道的事情。

不过进城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他却大失所望，他所听到的消息根本没有他想要的，想了想，希瞿最后只能到一家看起来比较大的酒馆中，希望在这家酒馆中可以听到他想要听的消息。

在酒馆中叫了一壶的酒之后，边喝边仔细的聆听着店里面的人的谈话，听了许久之后，希瞿暗暗的觉得很奇怪，在这里所听到的所有人的谈话中，被人谈论最多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慈悲圣者了。

听说他再今天一天中不知道已经治好了多少的人的重病，也不知道让多少人有再度活下去的希望，听说这一个圣者在今天傍晚的时候，还劳动了长老院的十八位长老出来迎接他回去休息，而且大长老更当众的对着所有人说道，改天圣者要再度的救人的时候，会由长老院统一的对外发布消息。

最奇怪的是，在今天以前，帝都中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慈悲圣者这一号人物，彷佛他就像是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一般，专门为了要像人们展示神迹一般的人物。

希瞿本来听听也就算了，但是听到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怎么传言中，这一个慈悲圣者有着一头的白发，而且出现的时间也实在是太过于巧合了。

虽然是如此，可是这一个圣者的行事方式与他所知道的那个人的行事风格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如果说今天他在这里听到的是帝都的哪边听说死了一大群的人的话，那么他几乎有九成的肯定那个人绝对是在这里的，可是现在，他所听到的是，那个所谓的慈悲圣者竟然是在这里行医救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呀！

心中暗暗的打定了主意，看来他真的是要去看看这一个所谓的慈悲圣者到底是何方的神圣，为什么会跟他所知道的那个人一样有着一头的白发。

希瞿刚刚想要与他旁边的攀谈一下，探听一下那个慈悲圣者到底是在哪里时，忽然的，希瞿看到了在酒店的门外，竟然上演着典型的你追我逃的戏出。

前面在逃的是两个苗条的身影，而后面的是看来约十来个壮汉拥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家伙在追逐着前面的两个身影。

本来，依照希瞿所受的训练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管闲事的，可是，当后面的那一拨的人经过了酒店的门口时，希瞿一瞧见了那一个被一群人拥着的那个看来约三十多岁的青年时，希瞿原本看来颇为英俊的面容立即的被狰狞的仇恨给遮掩住了。

所谓的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许是那个青年平常坏事干的多了，仗着自己的老子是帝都的四大城守之一，天塌下来有自己的老子撑着，所以什么坏事没干过？

如今，刚好见到了两个漂亮的小姑娘，正想要一如往常的调戏一番，可以的话，顺便的可以带回去享受享受，哪里知道，真的是夜路走多了终会碰到鬼，终于被一个十年前的仇人给瞧见了。

差遣着自己的保镖，慢慢一步一步的将这两个下午他就注意到了的小姑娘给逼近了死胡同里，十几个大汉看着眼前面对着前无去路的死胡同的脸上的那种绝望的神色，所有人不由的得意的大笑起来，这两个小姑娘是跑不掉了。

现在近里看着，越看越觉得这两个小姑娘真的是很漂亮，在帝都里这么多年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的，尤其是那个躲在另外一个背后的那一个，脸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像朵茉莉花般，更令人想要去怜惜她。

只可惜，眼前的这一群人当中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着怜香惜玉的情怀的，现在他们只知道，这两个人是跑不掉了。

终于，看到了再也无路可逃了，那个一直保护着另外的一个人的，看来约十七八岁的少女惊慌道：“你们到底是谁？从刚刚就一直跟着我们想要干什么？”

“呵呵，我们的确是想要干什么没错两位小姐。”青年人衡道。沙伦脸上带着会让纯洁的少女作恶梦的笑容，邪邪的笑着。

听出了衡道特别加重的某一个音节，即使自小生长在尊贵的环境中，两个少女也是懂得那个字音的意思的，这下子更是叫两个少女更是无比的惊慌了。

原先发言的那个少女大呼道：“我警告你们，你们别乱来唷，可知道我们是谁？小心你们会没命的。”

虽说释出言威胁，不过这少女讲出口的话实在是空洞的叫人无法感受到任何的威胁感，更别提这个少女根本就是一边颤抖一边几乎语不成声的出声的。

当场，衡道与他的同伴几乎同时的爆笑出声，边笑，衡道边开玩笑的叫道：“埃唷，我好怕唷！小妞你们有什么来头说来听听呀！”

听到了衡道这么说，那少女也知道恐怕真的说出了自己的身分来的话也没办法去遏止他们可能做出来的恶行，可是不说的话，恐怕两人就在这里会变的十分的悲惨，自己还无所谓，要是身后的这位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了。

提起勇气，少女结结巴巴道：“告诉你们，我身后这位可是三公主阁下，你们胆敢无礼！”

“三公主？”衡道等人先是一愣，看了自始至终一直躲在少女背后的那一个，看来大约十六岁左右的少女，随即的又大笑道：“就凭她？”

“如果他是三公主的话那我就是斯达帝国的皇帝了，哈哈哈哈……。”随即衡道又忍不住的狂笑起来。

看到衡道的样子，在白痴的人也看的出来衡道根本就不相信，少女无奈的看着打从刚刚就一直的躲在自己的背后，紧紧的拉着自己的衣角的三公主一眼，果然这样子根本就不像是一国的公主，可是，谁叫自己的主子自小就是一个胆小的人，既不像大公主霞殿下那样拥有一身的好武功，也没有向二公主露殿下那样鬼灵精怪聪明过人，有的只有闻名在外，胆小如鼠的三公主雾殿下之名而已。

阿！现在可不是感叹这个的时候，察觉到衡道等人的身影又逐渐的靠近了，侍女月萍不由的惊叫出声来，一边叫着一边后悔着，谁叫自己再听到了那个什么慈悲圣者的名字时，要怂恿向来胆小的雾殿下出来看看，要不是自己硬将雾殿下拖出来的话，她们现在也不会碰到这种事了。

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一遇到这种事，只能求有没有人可以见义勇为的出来帮助她们了，可是，月萍也知道这大概是不可能了，刚刚光是在街上时，虽然有人看到她们被追逐，可是一见到这群人时，每一个都像见鬼四的纷纷逃开，隐约间，月萍还听见不知道是谁叹气说道，帝都三虎的花面虎又再调戏良家妇女了，可惜这两个女孩子。

一想到这，在看到面露下留笑容逐渐逼近的衡道，月萍心中不由的一阵的绝望，而被她护在身后的雾殿下没有昏倒已经算是大幸了，又怎么可能奢望雾殿下可以拿出公主威严来吓退他们？

就再衡道伸出手即将要抓住月萍时，所有人突然的听到了一句话：“十年不见了，你还是一样的下流的令人想要将你碎尸万段吗？花面虎？”

声音里透漏着一股不祥的预兆，冷到骨子里的杀气顿时的将衡道一颗被欲火冲昏头的心给震醒，但是对雾殿下与月萍而言，这声冷的可以的声音却比任何的音乐要来的好听多了，简直是救命的声音呀！

不过，在最初因为干坏事被人揭破的本能愧疚过去以后，衡道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好事被人打扰的愤怒，转过头来，衡道怒喝道：“是哪个不怕死的家伙吃了熊心豹子胆赶来打扰大爷寻欢作乐？”

同时，转过头来的人都已经看见了，站在众人的背后约十公尺处，有着一个背光看不清楚面目的人站在那，同时声音也由他传出来道：“我什么都没吃所以胆子也不是很大，我也不是想要打扰你的”好事“！只是想来跟你收一笔十年前的债而已。”

衡道一愣，还来不及说话，忽然的就看到了由那人的双手忽然的发出了淡淡的蓝光，然后一句话传来：“为虎作伥死不足惜。”

然后看都没看清楚，那人彷佛一瞬间的就消失不见了，接着，又马上出现在衡道的面前一步之处，紧接着，原本为在衡道身边，摩拳擦掌就待衡道一声令下马上要给这个不速之客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的其他人忽然像是没了骨头般的忽然的软倒在地。

这时，若有人可以去翻动他们的身体的话，必定可以看见，在他们的额心处，有着一个针尖般系的小血孔，若不仔细瞧的话还真瞧不见，而脑袋被钻了这么的一个小孔，这些人肯定是已经懒的呼吸了。

衡道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保镳、家仆会忽然的软倒在地，可是，就算他是白痴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一定是不妙了，就算他们还站的好好的，凭这个人刚刚那神出鬼没的动作，衡道也知道自己今天恐怕是撞到了铁板了。

仔细的看着现在的这一个忽然的出现在他面前的人，横道强自镇定的打量着希瞿，只见到希瞿是一个看起来约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面目略为犁黑，长的是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的样子，长相也是属于俊逸一类的人物，只是，他什么时候欠了这个人的债？

就在衡道还没出声时，希瞿忽然的转过头对着三公主与月萍道：“两位小姐，这里不安全，赶

快离开。”

好机会！当希瞿偏过头与三公主她们说话，没有注意到衡道时，衡道立即的发动了攻势，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的一把小刀，猛的往希瞿的胸膛捅了下去。

三公主与月萍正好瞧见，一声的惊呼声还来不及的发出来，就以看到了希瞿彷佛是变魔术般的，右臂一伸一缩，衡道原本握在手中往他刺下的小刀忽然的出现在了希瞿的手上，在衡道的手臂上化了一道长长的伤口，瞬时间大量的鲜血涌了出来，沾湿了衡道的手臂。

这时，两女的惊呼声这才叫出口，只是惊呼变成了惊喜的呼叫了。

希瞿冷冷的望着衡道，杀气腾腾道：“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就只会躲在人的背后暗算人。”

而衡道早已被这忽然的变化已经手上伤口的剧疼弄得六神无主了，惨白的脸色倒退了几步，惨叫道：“你…。你到底是谁？”

希瞿这时面对这一个十年来念念不忘的仇人，反倒是显的特别的冷静，攸攸道：“也许你已经忘记了，十年前，你曾经以卑鄙的手法逼的一家人走投无路，为的是因为你看上了那家人的大女儿你还记的吧！”

“十年前，你率领了一大群的人将那家人逼到了绝地，我姊姊引此而愧疚的自裁，但是你还是不放过我们一家人，就在我们即将逃出帝都前，你又追了上来，将我的父母，小弟全都杀死了，可是你没想到吧，胸前挨了这么一刀的我竟然还活着，这十年来我真的好想念你，想的想要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声音，伴随着拉开了自己的衣襟，露出了胸膛上的那一道怵目惊心的伤疤，引的两个少女不由的齐声惊呼起来。

而衡道则是脸色更是近乎铁青，对他而言，这类的事情根本就是一像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哪会记得十年前他干了什么？

只是，现在看来当初的劫后余生的小孩现在要回来报仇了，看来他今天是难逃一命了。

铁青的脸，衡道几乎咬牙切齿道：“老子哪记的那么多，要杀要剐就来吧，老子如果叫一声就不算是好汉。”

希瞿声音平静到近乎一点感情的起伏都没有的道：“我也知道你是不会记的这类的事情的，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杀你的是谁而已而又是为了什么而已！”

衡道的脸色再度的一变，他投一次遇见这种人，竟然可以在自己的仇人面前如此的冷静，这让他一点可趁之机都没有，就再这同时，希瞿的手再一扬，这下子衡道可看清楚了，只见到希瞿的手中一道微乎其为的蓝光闪过，然后，他完好的左手立即的感觉到一阵的冰寒彻骨，不自然的垂了下来，像变成了不是自己的一般。

衡道惊慌道：“你对我做了什么？”

希趋冷哼道：“只是先收点利息而已！”

然后紧接着，手又再一扬，衡道顿时感觉到两腿同时的一麻，整个人不由自己的跌倒了，趴在了这条小巷子里冰冷肮脏的地面上。

忽然的跌倒，让衡道整张脸跌的满脸的血，鼻子都撞歪了，疼的衡道不由自主的骂道：“可恶的家伙，要杀要剐随便你了，但是你不可以这样的污辱我。”

“只是先收点利息！”

依旧是淡淡的这一句话，然后希瞿不再理会叫骂中的衡道，转过头来对着三公主还有月萍道：“你们还不赶快走？”

三公主及月萍先是一愣，随即的月萍很快的点点头，对着希瞿道：“谢谢你了！”

然后拉着三公主就要往外走，可是，三公主却忽然的反拉住了月萍，似乎是鼓起了勇气，声若讷蚊道：“这位英雄谢谢你的帮助，可是，就算这个人在坏，你也不可以杀他唷！”

希瞿一愣，注目的瞧着那个就算是在跟他说话头还是抬不起来的娇小人儿，玩味道：“为什么不可以？难道你忘记了刚刚他要对你们做什么吗？还是你这样还想替他求情，然后再让更多的人遭遇到像你一样的遭遇？”

似乎是想不到希瞿会这样讲，一愕之下，三公主愕然的抬起了头，看着希瞿，惊慌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帝都里毕竟有法律规范的，像他这么坏的人应该要给于法律制裁，而不是让自己因为伤害这个坏人而也要跟着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希瞿一愣，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来胆小无比的小姑娘会有这么样的勇气来跟他说这个，同时，再看到这少女抬起来的脸时，希瞿同时的也感觉到一阵惊艳的感觉。

这并不是说这个少女就真的是长的天香国色，是一个绝世大美女，事实上，这少女虽然是美丽动人，但是再见惯了妃雅城主的那种冷艳至极的美女的他，并不会因为这少女的美丽而失神。

但是，该怎么说呢？

这少女看起来才不过十六岁左右，有着一张巴掌大的小脸，秀丽的五官，略为苍白的脸色显示出余悸犹存的惊慌，但是，在她鼓起勇气说出了那些话的时候，希瞿却可以感觉到其中对他的关心，也许她是真的认为他不应该要为衡道而触犯了斯达帝国的法律，因此而伤害到他自己吧！

这使的希瞿忽然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这还是他投一次的感受到异性的关怀，一时之间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萦绕在心中。

但是，就再这时，忽然的有一个声音淡淡的道：“这位小姐，在这世上有许多的人或事不是光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

这淡淡的声音弄得小巷子里的四个人，包括那个倒再地上的衡道同时的感觉到一惊，突兀的，再没有人看的清楚的情况下，希瞿的身边忽然的多出了一个人影来。

希瞿一震，随即又马上的对这那个人一躬身道：“凯特队长，你怎么来了？”

来人是一个看来近二十七八岁，中等的身材，脸上挂着一抹好像万年不变的淡淡笑意，身上与希瞿一样穿着类似的旅行袍子的一个人，不是死神小队的小队长凯特是谁？

凯特望着希瞿，淡淡的道：“没什么，正好我从这里经过，刚好看到你，所以就过来看看。”

希瞿不由的感觉到脸上一阵的火辣辣，略带羞愧道：“队长对不起，我因私而…”

话未说完，凯特已经一摆手而止住了希瞿的话，淡笑道：“你不用太在意，反正头儿也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找到的，事情我都有看到了，既然让你巧遇上仇人，那么就表示天注定要你好好解去自己心中的结，你就不用太在意了，不过，可不要去效法那些所谓的报仇手段的方法，可

别忘了自己的身分！”

凯特不说还好，一说之下，希瞿更是感觉到一阵的脸上发烧，知道凯特队长已经看破了自己的心思，不由的一阵的惭愧，点点头道：“是！”

随即的，身手一扬，一道蓝电由掌心中发出，射中了倒在地上的衡道，一瞬间，衡道的身上立即的结了一层薄薄的薄冰，衡道连叫一声都叫不出来的就气绝了。

凯特点点头道：“看来这两年来你们也没有浪费光阴，看来你的功力大有增长。”

希瞿一躬身道：“还请队长多加指导！”

凯特点点头，忽然的转身对着巷子外的一角弹出了一道无形的指劲，指劲打中了巷子头的一条石柱，将石柱打的对穿。

凯特轻咦了一声：“咦！跑了吗？算你逃的快！”

希瞿一见就知道这件事有人瞧见了，正要起身去追，凯特已经一伸手阻止道：“不用追了！”

希瞿不由的一阵的慌张，这件事被人瞧见了，万一宣染出去的话，那其他人不就因为自己的关系而受到了拖累了，毕竟，衡道可是帝都的名人，又是城守之后呀！

看到希瞿一副愧疚的样子，凯特不用想也知道希瞿再想些什么，淡笑道：“不用担心，可别忘了自己的身分了，死神镰刀小队可曾怕过谁？”

听到了死神镰刀小队六个字，希瞿不由的感觉到精神一振，是呀！死神镰刀小队又曾怕过谁了？

不过，尽管如此，希瞿还是怕自己会拖累到其他的兄弟们，所以讷讷的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凯特微微的一笑，转过头来对着一旁看呆了的三公主与月萍道：“两位小姐你们受惊了，这里不安全，还是赶快回家去吧！”

说完，凯特对着三公主与月萍点点头，招呼一下希瞿就要离开，三公主忽然道：“对不起，因为我们让你们这样为难，能不能请问一下你们的名字？”

凯特一愣，随即玩味的看着希瞿一眼，还有那个虽然是对着他们说话，但是一双眼睛却直盯着希瞿直瞧的三公主一眼，微笑道：“我这兄弟叫希瞿。”

“至于我的名字吗！我想，三公主你不会想要知道吧！”

听到了凯特的话，还有语气中暗有所指的意味，三公主顿时整张小脸布满了红霞，娇羞一声的再度的躲到了月萍的身后，不敢出来见人。

凯特见状，不由的哈哈大笑起来：“果然，英雄救美可是最能获得佳人心的呀！”

这下，希瞿的脸也不由的红了起来，暗暗的窥探了一眼讷朵再月萍身后的佳人，正好瞧见了佳人的一双晶亮的眼睛也正好由月萍的背后偷偷的瞧着他。

两道眼光一触之下，不由的各自的感觉到心中一震，同时原本淡红的脸也变成了通红了，急忙的移开了自己的眼光。

凯特见状，更是笑的更开心了，笑道：“走了！”

说完凯特一马当先的走出了这条阴暗的小巷子，希瞿也急忙的跟上，临走之前，希瞿不由的再度的一转头来对着月萍，还有那躲再月萍身后的人儿深深的瞧了一眼，然后再与凯特走出了这条小巷子。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第二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作者：手枪

在斯达帝都中，总共有上百万的人口分布在其中，帝都的结构成一个放射状的结构图，区分为内外两城。

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通常居住在外城与内城之间的区域或是在外城以外的郊外地区，而在内城里，通常是一些达官显要所居住的地方，当然，在最核心处便是王宫的所在了。

斯达帝国的王宫区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平常帝国行政机关的所在，一个是帝国国王一家的生活区域，还有一个是帝国王宫禁卫队的营区，而斯达帝国的长老院就是在禁卫队营区的一角，几乎占了整个营区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时，正好是入夜后不久，一般的人都已经吃完了晚餐，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可是，在斯达帝国的长老院外，足足有两人高的围墙下，却有着九十八个神情彪撼，年纪都再二十岁上下左右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这些人个个难掩连日赶路的疲惫，但是脸上的神情却被一种激动的焦急掩盖住了疲惫的神色，所有人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在圆圈的核心中站了两个看来比其他人要大上四五岁的年轻人，一个是魁武的大汉，一个中等身材但是脸上挂着笑容的两个年轻人。

所有的人都屏息的等待着这两个人的决定，或者说是等着两个人中的那个带的微笑的年轻人的决定。

他们不是别人，正是那由亚芠一手训练出来，两年来分散在大陆各地，四处寻找失踪的亚芠，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凡是知道他们存在的人都会感到心惊动魄的死神镰刀小队。

这个时候，死神镰刀小队除了队里唯一的一朵花尚未集合之外，其他的九十八个人都已经完全的聚集完毕了。

站在人群中央的凯特与力奥，望着眼前的这一群弟兄，看到他们个个眼中精光闪闪，而且虽然看来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可是却没有人有任何的焦虑的表现，可见到这分开了两年中，所有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了，不再是两年前的那群小伙子了。

凯特淡淡的出声道：“根据大家入城所听到的消息来判断……”

听到了凯特出声了，所有人不由的屏息以待，等待着凯特这个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小队长说出他的判断。

“在这个城里，目前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在今天下午时，忽然的出现在内城里，施展神迹活人无数的慈悲圣者了。”

凯特淡淡的说道，然后在看了所有人一眼之后又续道：“统合了大家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慈悲圣者是忽然的出现在这个帝都中，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再傍晚时分，又由斯达帝国长老院的十八位长老同时出迎，将他迎接回长老院休息。”

“我们大家都知道，头儿他有一项绝技，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曾经让头儿施展过这样绝技，就是头儿他具有可以再最短的时间内治好所有的伤，可以在瞬间恢复我们的力量，效果甚至比魔法中的回复魔法要来的神奇，这是我们都曾经亲身经历过的。”

“而这一个慈悲圣者无论在出现的时间上，还是在无人知道的身分背景上，都与头儿极端的巧合，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听到的，慈悲圣者与我们的头儿同样的有着一头的白发。”

说到这里，凯特顿了顿，在看到众人的脸上具以浮上了惊喜的神色，凯特微笑道：“同时，在清阳镇中，我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头儿目前的灵魂寄宿在小星的身上（凯特用灵魂来说明让所有人比较可以辽解），现在以头儿的身体再行动的是头儿的新生的灵魂约瑟在行动。”

“根据今天那个慈悲圣者的行动来看，应该就是那个约瑟没错，所以，只要找到约瑟的话，头儿应该就在约瑟的附近了。”

当凯特说出了这段令所有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的话时，所有人眼中顿时流露出了无比的崇敬的神色来，终于，两年的辛苦有代价了。

就在死神小队缺一员的聚集在长老院的围墙外的同时，在长老院平常用来聚集会议的大厅里，除了大长老米非耶还有昏迷未醒的苏兰之外的十七位长老全部到齐，正在大厅里等待着，等待着一个小时前进入密是谈话的米非耶与亚芰出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在一个半小时前，在十八位长老的护送（监视？）下，亚芰抱着灵儿，在群众的沿途欢送下，回到了长老院。

进到长老院之后，除了米非耶以外的十七位长老原本立即的想要翻脸拿人，但是却被米非耶所阻止。

米非耶不但阻止了其他长老以武力抓拿亚芰这个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藉着长老院之名招摇撞骗的可恶小子，还安排人来款待灵儿，还有福隆等人。

最后，在要求众长老稍安勿躁之后，这才有礼而客气的将亚芰请到了密室里谈话。

其他的长老当然对米非耶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同时亦不解，要不是米非耶一在的保证说等一下一定会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待，以及其他人长老瞧在米非耶是大长老的份上，哪里会安安静静的在这里等着，恐怕不马上将亚芰拿下兴师问罪了。

就在众长老等的极度的不耐烦时，在众长老的眼下，米非耶与亚芰终于的由大厅后的通道中走了出来。

米非耶的脸上难的展露着笑意，看来好像是心中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解决的方法的一种轻松的感觉，而亚芰则是挂着淡淡的笑容，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在众人的期待之下，米非耶坐上了他的位置，而亚芰则是泰然的随手的找了一个空位做了下来，只是难免的受到了其他长老的侧目。

米非耶轻咳一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之后，低沉的声音开始慢慢说道：“我知道各位现在心中一定有很大的疑问，我现在就给各位一个满意的交代。”

众人聚精会神的开始听起米非耶所谓的交代，而坐在底下的亚芠则是开始回想起刚刚他与米非耶在密室中的谈话。

在一个小时前，当米非耶领着亚芠进到密室之后，米非耶在所难免的问起了亚芠的真正身分，基于自己敏感的真实身分，亚芠并未回答米非耶的追问，只在米非耶不段的追问下淡淡的说道：“大长老，如果你认为我是那个山中的青年约瑟那我就是约瑟没错！自于我真正的身分吗……与其让你听我编出来的虚假还不如就保持一点的神秘感也许比较好。”

被亚芠这么的一说，米非耶不由的一滞，亚芠都已经说的那么的明白了，如果他在追问下去，未免显的他这个斯达帝国的大长老太过于不知轻重了，更何况这时候是他有求于亚芠，所以米非耶到也不好太过于追根究底的研究亚芠的真正身分，这个问题算是就此打住了。

不过这一个问题没了，一时之间密室里的气份倒是有点沉默，米非耶看来是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基于亚芠刚刚对于自己身分的不肯说明的影响，令米非耶不知道该如何的开口。

而看到米非耶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亚芠忽然微笑道：“大长老，我想，你带我进来这里不是只是想要问我到底是谁吧？”

米非耶半低着头，沉默了半晌，忽然道：“我国立国自今已经千多年，拥有不下于其他国家的悠久历史，不过说来惭愧，自我国立国以来，国家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在历史上，本国从来没有过超过三十年以上的时间没有战争的。”

“我想，既然你已经来到我国，我应该先让你知道一下我们现在斯达帝国的情况！”

亚芠点点头，保持着沉默，仔细的听着米非耶说着这些好像风马牛不相干的话题。

耳中，听着米非耶继续道：“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斯达帝国是一个山区丘陵的国家，又是处在于北方，虽然在面积上来说，是整个大陆上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若以纯粹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来说却较其他的泰龙、华那邦、奇兰搂要少的很多。”

“以我们的国家来说，国家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林木与矿产的出产，虽然有着相当的利润，但是，这些利润多半是用在于每一年的购买粮食用，因此，可以说，其实我们帝国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关于国家基本的粮食极度的缺乏，因为这个根基的不稳的问题，所以，帝国可以说是建筑在一个极度危险，随时有可能断裂而将国家毁于一旦的基础上，也因此，自我国立国以来，历代的帝王都一直的极力的想要向外扩张领土，最主要也就是因为想要取得多一点的富饶的土地用以耕种，以养活自己国家的人民，但是，也因此就形成了我国一直给人家好战，侵略性极强的一个国家的印象。”

抬起头，略带无奈的米非耶又继续道：“我们现在的陛下是斯达帝国第三十五任帝王－岚·伯纳大帝，对其他国家来说，他可真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因为，自他上任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三十一个年头了，而打从他登基开始，就没有过一天停止对外用兵的，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并吞了五个小国，又极力的往奇楼兰连盟与华纳邦公国侵略发展，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狂，野心家。”

“但是，对于我们斯达帝国的人来说，他却是一个相当贤能的皇帝陛下，因为他在位的这段时间，足足的增加了我们帝国可耕作原来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着实的减少了我们帝国中不少人免于饥饿，因此，我们都相当的爱护他。”

“岚陛下生有两个皇子三个王女，大王子殿下鸣，二王子殿下武，大公主殿下霞，二公主殿下露，三公主殿下雾。”

“在其中，三位公主殿下除了大公主霞殿下现年二十外，其他两位公主尚未成年，而大殿下鸣，二殿下武今年分别是二十四与二十三岁，正值英年。”

“目前我国的地位继承人是大殿下鸣，但是，朝中的大臣们则是一面倒的支持着二殿下武，原因就在于，大殿下温文有余进取不足，如果继位的话是一个守成的君主，而二殿下则是极度的酷似岚陛下，有着强盛的进取心，而且在各个方面，无论是资质、声望，甚至是其他方面，比起大殿下来，都要显的高上一筹。”

“但是，他却有一点不可取的，岚陛下之所以会对外用兵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想要获得更多的耕地，是基于爱民的理念，就算被他给打下来的国家的旧有人民，他也是一是同仁的照顾，而二殿下则不同，他的野心比之岚陛下还要大，对于人民的爱护也不如岚陛下那样的好。”

截断了米非耶的话，亚芠插嘴道：“听你这么一说，你们好像是比较支持那个大殿下吧！是不是与其有个野心勃勃，可能会引起战乱而导致民不聊生的帝王还不如有一个资质虽然较差，但是起码比较照顾人民的守成帝王要来的好？”

“没错，大殿下虽然在声望资质上都比不上二殿下，但是，起码在爱民上，他甚至比岚陛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他又是正统的继承人。”米非耶略带讶异的点点头，一方面肯定了亚芠的推论，另一方面则又惊讶于亚芠竟然能够光从自己的简单说明中就推论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不简单。

亚芠又问道：“那么，这又与你如此的礼遇我有什么关系？”

附加了一句：“苏兰曾经提过，她想要我帮忙你们，到底你们是想要我帮什么忙？”

米非耶语气略带凝重的道：“在两年前，本国与华纳帮公国联合的讨伐泰隆帝国，在那场为期三个月的三国大战中，岚陛下身受重伤，虽然侥幸的检回了一条命，但是至今依旧卧病在床，人也是昏迷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要多。”

“而我们国家的国政目前则是由两位殿下在三位顾命大臣的协助下，一同治理，但是，偏偏这三位顾命大臣与朝中的大部分的大臣们却都又是一力的支持着二殿下，导致大殿下一个人孤掌难鸣。”

“最近二殿下在朝中大臣的支持下，打着为岚陛下报仇的口号，又开始训练军队，打算再一次的出兵泰龙。”

“可是，我们实在是想不通，我国自古以来，之所以会出兵的原因都是为了耕地与粮食，而二殿下为什么执意要攻打远在天边的泰龙？甚至，两年前的战争也是在二殿下与五大家族里的马拿及贝仑迪卡两大家族的怂恿与穿针引线之下，与华纳帮一同的出兵攻打泰龙的。”

“而这一次又要再一次的出兵，完全不顾两年前的那场大战已经让我们国家元气大伤了，而且就算打下了泰龙也是益了华那邦，大殿下虽然反对，但是却无力阻止，而唯一能够停止这场不该再有的战争的岚陛下，人却卧病在床。”

“所以你们希望我可以让你们的陛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好起来，阻止这一场战争？”亚芠接口道。

米非耶点点头，表示亚芠说的没错，而亚芠则是略带疑惑道：“但是，为什么是我？宫廷里应该有不少的高明医生吧！就算医生没办法，用魔法难道也不行，我可以看的出来，你们身上都有相当不错的魔法。”

米非耶不由的苦笑一下，帝都里，就算是在整个帝国中，魔力排名都在前五名的大魔法师竟然仅是被评为不错？

最后，米非耶只得边苦笑边道：“不是我们不想，但是，无论是在高明的医生，魔力再高的魔

法师，我们完全的都治不好陛下的病，甚至，所有人都找不到陛下无法康复的原因。”

“刚好在这时候，大殿下接获到有关于可以治百病的圣狼王的传闻，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避过了二殿下的耳目，将我们派了出去，希望我们可以将圣狼王抓回来帮陛下看看，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到后来你都知道了，虽然没有抓到圣狼王，但是你却来了……”

接着，又将九天前，大殿下忽然的来信，让他们知道原本状况都很稳定的陛下的情况忽然在一夕之间变的万分的危急，而二殿下的筹兵动作也忽然的加快，已经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现在米非耶急需亚芠帮助他们，治好陛下的病，阻止这一场的战争。

“战争吗？”低下头来，不让米非耶看见他自己的思绪，亚芠心中回绕着这一个名词！

身为斯达克家的一员，对于战争这个名词并不陌生，毕竟，斯达克家的勋章功迹全都是建立在这个名词上，小时候，亚芠并未像一般的少年一般，梦想着长大之后可以成为一个统领千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建立了自己的不朽功勋，创造出一番的丰功伟业来。

相反的，他极端的厌恶战争这两个字，因为，战争会夺去了家人以自己原本就已不多陪伴自己的时间，战争，让他看见了因为来不及赶回来见自己病重的母亲最后一面而痛苦的哭出来的父亲，战争，一个家人最常挂在嘴中，最为痛恨的一个字眼。

也许没人肯相信，名震奇武大陆，被尊称为战场不败传说的斯达克一家，竟然是最为厌恶战争的一家，之所以被称为不败，是因为太了解战争的可怕，战败的噩梦，之所以被称为用兵如神，是因为太过于厌恶战争，所以家人都想要尽快的结束那每一场名为战争的噩梦。

小时候受到自己的家人的影响，长大后，又亲身的经历了另外的一场战争，一场属于宫廷之间，名利与权势的战争，只是，在战场上不败的斯达克一家却在这场不该失败的战争中失败了，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不自觉的摸摸自己的一头原本漆黑，但是现在却已雪白的发丝，心中萦绕着那个名词。

“战争”，多么令人厌恶的名字！

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亚芠心中暗暗的思索着。

自认自己从来没有为这世间做过任何的好事的他，如今既然米非耶想要阻止战争，那么，就帮他吧！毕竟自己也曾经答应过苏兰的。

虽然，自己不愿自在牵扯到那种名利的争夺丑恶，但是，既然自己如果答应米非耶的话可以阻止战争，那么，我就答应吧！

在心中，亚芠暗暗的念道，他又何尝不知道，隐藏在米非耶的语气下，那肯定是牵扯到了斯达帝国宫廷之间的名利争夺。

但愿……这世间不像他所想的那样的丑恶！

希望……米非耶真的是想要阻止……战争！

浑然不知道亚芠此刻心中到底转的什么的念头的米非耶，他只是惊喜的看到了在他说完了之后的亚芠，先是沉默了片刻，接着，就点点头，说道：“好！有什么是需要我做的你可以尽管说出来，只要我可以帮的上忙的，我愿意帮忙。”

听到了亚芠的这一句话，米非耶心中的高兴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的形容才好。

今天下午，在自己亲耳听到了路人所说的，关于亚芠对于治疗那些重病的患者时的那种几乎只能够称之为神迹的能力之后，他就已经深信，除了亚芠之外，在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治好陛下的病了。

因此，刚刚他实在是心理七上八下的，就深怕亚芠不肯答应，而他又不能够用强的，没想到，亚芠竟然这么容易的就答应了要帮陛下治病，相信陛下在亚芠的治疗下一定可以很快的好起来的。

至此，米非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让其他的长老知道这项好消息，毕竟，在长老群中，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都跟自己一样，比较偏向于正统继承人的大殿下，只要陛下好起来的话，那么，二殿下就不能在作乱了。

于是在米非耶的带领之下，他与亚芠先后的走出了密室，这一场的谈论，可以说是圆满的结束了。

亚芠回想到这时，正好是米非耶将亚芠的来历（只说是在山区找来的一个异人），及亚芠答应要替陛下看病的前因后果说完了。

当米非耶说完之后，亚芠好笑的发现到，十七位长老看他的眼光全都不一样了，不再是那种你小子该死的表情，而是一种惊喜的神情，除了那一个之外。

对于敌意的直觉敏感到不可思议地步的亚芠，暗暗的叹了一声，这么快，他就要卷入了斯达帝国的宫廷斗中了吗？

犀利的眼光扫过了每一个人的神情，尤其的注意那一个人，那个穿着一身的淡黄色的宽大袍子，长的一脸和善，脸上笑咪咪的一个福泰长老，亚芠没有放过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机。

而其他的长老一听到大长老米非耶说亚芠可对陛下的病情有所帮助，而且他也愿意帮忙时，所有人的具都感到意外与惊喜，毕竟，虽然不满说亚芠用长老院的名义在外招摇撞骗（？）。

但是，正如同米非耶一样，今天下午的经历可让他们记忆犹新，能够治好那么多的病人，而且让大家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圣者的话，那一定有着相当的真材实料的，因此，所有人都抱持着相当大的希望。

亚芠看到他们这么的高兴，虽然不忍心扫了他们的兴，不过，亚芠还是淡淡的道：“各位长老先不要那么高兴，在还没有见到你们的陛下前，我并不保证一定可以帮他治好病。”

虽然不愿意，但是亚芠还是要先说明一下，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医生，所凭藉的也只是他从无名医经上学来的手法还有他的功力而已，有没有帮助，还得试过在说。

“没关系！没关系！相信圣者你一定会有办法的。”秃头黑衣魔法师一听到亚芠可以对陛下的病情有所帮助，连称呼也改了，由小子瞬间升级变成了圣者。

亚芠淡淡的一笑，正要再说些什么时，忽然的，亚芠的脸色忽然的一变，紧接着，在大厅中所有的长老们也同时的脸色一变，因为此时，忽然的传来了一声的爆炸声，众人相觑一眼，不约而同的望爆炸声的地点飞奔而去。

爆炸声传来的地点距离亚芠他们所在的大厅相当的远，是在长老院最外围的一个草皮上。

当亚芠与重长老来到那处草皮前时，发现到，在草皮上，竟然有这近百人在交战着，或者说，是九十八个人对上了一个人。

连串不停的爆炸声便是由这九十九个人的拳掌腿劲交击所产生的，强大的劲力几乎将整个草皮

给掀掉了，人影的此起彼落，更是叫人眼花撩乱。

众长老都是识货的人，眼前的这一群人绝对都是高手，能够再帝国数亿的人口中成为只有十九位长老，他们绝对不是欺骗世人，都有着相当的可怕实力，因此，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群人的实力相当的可怕。

其中，围攻的一方虽然有着相当多的人数，可是，可以看的出来，这一群人之间有着相当好的默契，运用了某种看似杂乱无章，但是实际上却是相当可怕的一种阵型，充分的将每一个人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有的动作相当的快，有的力量大，有用刀，也有用剑的，构成了一个集多人之力于一身的可怕阵法。

而这些围攻的人可怕，那个以一挡百的人则更可怕。

神出鬼没的身影，出没在众人之间，一投手一举足，强捍的劲力脱手而出，随意的逼退了其他的人，让原本围攻的人那凌厉的攻势瓦解于无形。

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长老院中？而且在这打斗？

这是众长老的不解之谜，而这时，护卫长老院安全的卫兵们也被这里激烈的打斗声给引过来了，一时之间，场面陷入了一片的混乱之中，在这混乱之中，一道人影悄悄的脱离了人群，消失于阴暗的角落中，不过，并未能逃过米非耶的双眼。

而亚芠则是根本没有发现到这一个，让他感觉到敌意的长老的消失，他现在的全副精神都已经集中在这打的火热的人群中了。

因为，眼前的这一群人，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熟知的，他们，是他睽违了两年多的死神小队，还有，水妖王。

只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打起来呢？

张了张嘴，亚芠忽然的发出了一声轻喝：“住手！”

声音一出口，场中立即的传出了水妖王高兴的笑声：“呵呵呵呵……过瘾，真是过瘾，你们几个小子这两年真的是长进了许多。”

话声未落，水妖王的身影已经突兀的消失在战场的中央，然后又诡异的出现在了亚芠的身边。

亚芠不由的心中暗暗的苦笑了起来，光是听到水妖王的声音就知道，水妖王并非认不出来死神小队，而是他的武痴的性子又发作了，所以才会干上。

转头一看水妖王，水妖王一身的衣服显的十分的凌乱，还有几个破洞，身上脸上都被汗水浸湿，气息也显的有点急促，不过脸上的神情却是十分的满足与兴奋。

看一下亚芠，还有站在亚芠身后现在只有十七位的长老，以及更远处正在聚集，越来越多的卫兵们，水妖王忽然道：“亚芠，这几个想要绑架你的小子就交给你处置了，我先走一步了。”

“前……”举起手，还来不及说些什么，水妖王的身影就这么突然的消失不见了，亚芠不由的感到一阵的好气好笑，有时候他还真的怀疑，水妖王看起来真的是传说中的十大高手之一吗？怎么看起来比他还要来的爱玩，不过，亚芠他自己也从来不会去怀疑水妖王的实力的，就像他那神出鬼没的身法，就算他再看几次，他还是不知道水妖王怎么办到了，这点，他就自叹不如了，比他的风的身法还来的可怕。

不再理会已经不知道消失到哪去的水妖王，还有因为水妖王忽隐忽现的身法而惊讶的以为见鬼

而呆住的十七位长老以及他们身后的卫兵，亚芠转过头来看像了面前一样已经呆住了的死神小队众人。

清楚的听到了水妖王叫亚芠为亚芠，而不是称呼他为约瑟，死神小队的众人几乎同时的都想到了一件事，难道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真的是亚芠，他们的头儿本人？不是那个他们所认为的约瑟？

亚芠看到了死神小队的呆样，不由的露齿一笑，微笑道：“凯特、力奥，情况有变，我已是我了。”

亚芠说的话没头没尾的，再他的身后的长老们及卫兵们听的摸不着丈二脑袋，满头雾水的，但是听在凯特、力奥等的死神小队耳中，却是在清楚不过了，任谁也都知道了，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真的是他们找了两年多的亚芠了。

一时之间，死神小队的所有人，包括了凯特与力奥，虽然已经与亚芠接触过了，不过那时亚芠是贪狼星的形象，总是觉得像再做梦般有点不踏实的感觉，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站在他们的面前的真的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形象，一时之间，总觉得心里好像有千言万语的，但是却全哽在胸前说不出话来。现场的场面顿时陷入了一阵异样的沉默中。

不但死神小队有这种感觉，亚芠自己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向来在外人眼中冷酷至极的他，对于这些对他忠心耿耿的死神小队，又何尝不是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在？

往前踏出了一步，正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亚芠忽然的感觉到一阵非常熟悉的感觉传来，忽然间，在这里，所有学过魔法，有着相当造诣程度的人忽然的跟亚芠一样，同时的抬头望天空中的某一个方向望去。

所有抬起头的人，包括了亚芠在内，全都看到了，在天际，竟然有着一颗泛着各种颜色，看来十分美丽的流星划过了天际。

或者说，有着一颗五颜六色的流星正往这个方向飞来，所有人全都感觉到了，这一颗流星有这很强大的魔法力量。

很快的，这颗带着强大的魔法力量的美丽流星几乎是直直的朝向众人的方向飞来，就再众人呼吸了三四次的短暂时间之后，流星从天而降，落到了亚芠与死神小队之间的空地上了，没有众人想像中的猛烈撞击声，有的只是那五颜六色的光芒，照耀的众人一阵的神移目眩，缤纷耀眼的光芒，几乎叫众人睁不开眼睛。

慢慢的炫耀归于平淡，耀眼的光彩慢慢的收敛起来，等到众人的眼睛恢复正常时，却又被眼前的景象给弄的一愣一愣的了。

怎如何形容呢？

一个宛如仙女般的美丽少女，俏立在流星落地之处，她穿着一身洁白如雪，飘然似仙的衣裳，在她的身边四周，围绕着六颗大如拳头，闪耀着青、红、蓝、黄、白、黑，代表着风火水土光闇六大元素颜色的珠子，悬浮在她的身边，缓缓的转动着，看起来宛如是夜空中，受到群星围绕的夜空明月般，清丽神秘，恍若月之女神。

一时之间，所有的人全都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摄心神，全都说不出话来，那时在是眼前的景象太过于撼动人心的美丽。

亚芠最先回过神来，体内忽然起了骚动的精神异力在告诉着他，眼前的这一个美丽的少女竟然与她一样有着好像出自同源力量，而她的样子……

虽然轮廓没什么大变，可是，那远比以前不知道要高出了几个阶层的神秘气质，叫人不敢相信她真的是他认识的那一个人。

略带迟疑的，亚芠轻轻的唤道：“夜月，是你吗？”

声音虽轻，但是在这个受到少女那神秘的气质所影响的，连大气都不敢喘的寂静当刻，所有人都被亚芠着这一句话给换回心神。

而受到众人瞩目的少女，打从一出现以来，她那明亮的双眼就一直的锁定在亚芠的身上，听到了亚芠的叫唤。

少女，夜月，娇躯不由的一颤，六颗光团顿时的没入了夜月的身躯消失不见了。

原本明亮的大眼顿时被水气所掩盖，两股的清泪沿着脸颊而留下，积蓄了两年的泪水终于滑落，娇呼一声：“大哥！”

夜月整个人忽然的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已经扑在亚芠的怀中，喜极的哭泣着了。

饶是亚芠，也不由的眼角湿润，略带笨拙的轻轻拍着怀里的这一个打从以前就让他当成了自己的真正妹妹般疼爱的少女，安慰着她。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看呆了，浑然不觉得沉醉在亚芠与夜月之间的那种真挚的兄妹情感中，感受着他们的真情流露。

好不容易，夜月慢慢的平复了自己的心情，看到了自己的眼泪沾湿了亚芠胸前的大半衣襟，不由的感到不好意思的抬起头来。

夜月张口欲言，可是亚芠却抢先一步的用自己干净的袖子，擦擦夜月脸上的泪痕，同时柔声道：“好了别哭了，你看你，像个美丽的仙子一样，可是却哭的红了双眼，大哥可是看了会心疼的。”

夜月破涕一笑，脸上不由的一红，撒娇道：“大哥，你怎么可以笑人家？谁叫你要不声不响的就消失了这么久，害的人家都快担心死了，好不容易见了面，可是你却又笑人家！”

亚芠淡淡的一笑，转移话题道：“好了好了，你看别人都在看你哭的丑样，都在笑话你了，你还不赶快收下眼泪的话，可真的会破坏你的形象了。”

听到了亚芠的话之后，旁边所有人不由的都暗叫冤枉，夜月此时哪里丑了？

就算与亚芠站在一起，夜月那一身神秘的气质，无可比拟的脱俗丽容，就像是一个明亮的珍珠般，丝毫不见逊色，而且还与亚芠像是两颗相互砥砺的钻石般，散发出更强烈的光芒，吸引着众人的眼光，虽然是双目微红，俏脸带泪，可是却更叫人生起了一种想要保护她的念头，又有哪里丑了？

几个冲动的人已经忍不住的想要开口反驳亚芠的话了，可是却又被亚芠说出来的话给压回去了，亚芠指着夜月的身后道：“你看，凯特他们都来了，你在这样难道不怕他们笑话你？”

夜月一愣，打从她落地以来，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亚芠的身上，所以实在也没看清楚在这里还有哪些人在，这时一听到亚芠说凯特他们也来了，不由的转头一看，可不是吗？

在她的背后，黑压压的站了一群人，为首的正是凯特跟力奥，夜月娇声道：“凯特，力奥，你们也找到大哥了呀！我还以为你们还在赶来的途中呢！”

凯特微笑道：“就差你一人就到齐了。”

夜月一愣，随及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的自亚芠的怀中消失不见，然后出现在凯特的身边，俏皮道：“夜月归队！”

凯特极力奥不由的一笑，凯特忽然的叫道：“注意！”

瞬时间，站在凯特、力奥、夜月身后立即的一片人群晃动，不到一个眨眼的时间，立即的出现了一个整齐的方块队形。

站在众人面前最左边的力奥大喝一声，高声道：“恶魔不出，死镰不现！”

最右边的夜月接口道：“银月升空，死神舞天！”

中央的凯特续道：“死神镰刀小队九十九名成员全员到齐，向头儿报到！”

同时间，当凯特说完之后，绣在左臂上的那快六角形的黑布忽然的话成了一队的灰尘，所有的人都一样，力奥、夜月的黑布，还有站在他们身后的所有的死神小队的成员，所有的人的黑布，全都化成了灰尘。

凯特左手斜举前胸，露出了他左臂上的那个，叫人看了怵目惊心的死神徽章，屈着右膝，朝亚芠半跪了下来，同时高声道：“见过头儿！”

其他的人也随着凯特的动作，无比宏亮的大声道：“见过头儿！”

看着眼前这一群忽然矮了半截的人群，亚芠这时也难掩心中的激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到这个地步。

但是，透过了这个彷佛是仪式般的举动之后，亚芠无比深刻的感受到了所有人对他的真挚爱戴，令他难得一见的也跟着激动起来。

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可是，亚芠却发现到因为想说的话太多了，想做的事太多了，全都哽在胸口，让他的胸口一阵的发热发涨，令他无法做出什么的举动来。

只能不停的吸气、呼气，只是却怎么也平复不了自己的激动心情，久久，亚芠只能哑着声音，难掩激动道：“你们…。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还不快起来？”

“凯特，你还不赶快叫所有人起来，真是胡闹！”

嘴里说的是胡闹，可是，当所有的人抬起头来时，看到的却是，向来只流血不流泪的银月恶魔却因为他们的这一个动作，现在竟然两眼发红，眼角积蓄着快要溢出的晶莹眼泪。

力奥深刻而真挚的道：“头儿，我们终于又见到你了！”

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将所有人的心声全部都说了出来了，也知道彼此都接收到对方的心意了。

下一瞬间，亚芠已经被这一群两年来，令全大陆风声鹤唳的死神小队给团团的围住了。

而站在外围的米非耶等人的长老群及卫兵们早就已经看呆了，完全的不知道该如何的反应了。

他们只能呆呆的看着所有的人，亚芠、凯特、力奥、夜月，以及九十六个死神镰刀小队那在欢笑的泪水中的相聚。

今晚这一切的演变太快了，叫他们无所适从，从刚刚到现在，他们只能呆在那，什么也说不出来。

最后，还是米非耶最先的回过神来，悄悄的对其他人挥挥手，要卫兵们退下，当卫兵们离开的声音惊醒了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的亚芠等人时，亚芠他们这才想到了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人在。

这使的众人喜悦的心情慢慢的沉淀下来，一如往常般，当亚芠慢慢的走向了米非耶等十七位长老时，凯特、力奥、夜月三人随在亚芠的身后不到三步之处，其他的人则又是再凯特三人的身后。

当这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往米非耶等人走去时，米非耶等人不由的一阵的紧张，虽然不知道亚芠的深浅，但是，光是刚刚凯特等人表现出来的功力就已经够叫人惊讶了。

最重要的是，在场的长老当中有一大半是魔法师，在刚刚，夜月出现时所表现出来的魔法力量叫他们感觉到一阵的震惊，可是，最叫他们吃惊的是，夜月现身时在她身边环绕的那六个光团。

米非耶暗暗的骇然，如果他没有记错及看错的话，那六个光团应该就是那件传说中的东西，一个代表着学习魔法的人最为崇敬的某一个人的身分代表。

而那样的一个人竟然只是亚芠的某一个手下？

米非耶忍不住的看看随在亚芠身后的夜月以及与夜月并立的凯特与力奥一眼，看着他们所在的位置，竟然是比亚芠还略差一筹。

“这怎么可能？还有两个人可以跟她并立？”米非耶不由的在心中暗暗的骇叫着。

虽然觉得米非耶等人的脸色有点怪异，可是与死神小队再相会的喜悦让亚芠不想再这时候旁生枝节，亚芠对着脸色不太好的米非耶道：“大长老，很抱歉惊扰你们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空出一个地方让我的这群朋友们住下？”

米非耶根本没有注意听亚芠再说些什么？直到亚芠又再说了一次之后，米非耶这才回过神来，收回了投注在夜月身上的怪异目光，急忙的道：“欧！…好的，我马上叫人收拾贵宾苑，让你的朋友住进去。”

说完急忙的吩咐了旁边的一位长老，看到了那个长老离开之后，米非耶这才又转过头来，只是又忍不住的再将目光给投注在夜月的身上。

亚芠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除了米非耶以外，其他的好几位长老都跟米非耶一样，用一种很奇异眼光看着夜月，当中有惊讶，有怪异，有疑问，有崇敬，有羡慕，但是还好就是没有什么恶意在。

不过这样的被人看着，夜月似乎也有点感到不悦了，轻轻的哼了一声。

一干的长老一听到了夜月的那一声的轻哼，却像是被电电到一般，就差点没有跳起来。

看到的众长老的样子，亚芠不由的感觉到十分的疑惑，他感觉到众长老似乎是很尊敬夜月的感觉，而且还很像很怕夜月感到不悦的样子。

向魂不守舍的米非耶在内的十六位长老告辞，领着死神小队，在急忙赶来的仆人的带领下，走到了比他昨天住的地方要高级的好几倍的贵宾苑里安顿，临走之前，临走之前，亚芠还依旧感觉的到众长老的那股深深觉得不可思议的眼光依旧的投注在夜月的身上。

走到了贵宾苑里，死神小队的所有人都各自在这一间院子里找了房间安顿下来，而凯特、力奥、夜月则是随着亚芠到大厅里，围在一张桌子边详谈。

亚芠概略的说了一下自己到达这里之后的过程，凯特与力奥这才知道原来帝都里盛传的慈悲圣者还真的是在说亚芠，熟知亚芠为人的他们到还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而夜月因为是刚才赶到的，所以不知道亚芠他们再说些什么，经过了凯特的一番的解释之后，夜月这才知道原来在找到亚芠之后竟然还发生了这么多的曲折。

而凯特与力奥则是说了一下自己来的过程，他们在清阳镇依照亚芠的话等了五天之后，死神小队的成员除了当时还不知道行踪的夜月之外，其他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在五天一到，夜月又还没有归队下，凯特最后决定先赶来帝都，只留下了口信要交给夜月，然后便花了三天的时间赶来帝都，终于在今天傍晚前来到帝都，所有的人分头的进帝都探听消息。

最后判断出帝都居民口中的那个慈悲圣者无论在外貌或是出现的时间，都跟亚芠极为符合，可能是用着亚芠的身体在活动的约瑟，所以他们才找来长老院，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的将约瑟带走。

没想到才再长老院外商议完毕，水妖王竟然就出现了，而且还二话不说的就直接的往所有的人攻击。

大概是因为两年前的训练太过于刻骨铭心了，所以每个人，包括凯特跟力奥在内，竟然在没有跟水妖王说上半句话的情况之下，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打了老半天，接下来的事情亚芠都看到了。

而夜月则说明，她在前几天才完成了她师父的认可，让她出来。

出来之后她一时间也没有想过要与其他人连络，就这么东晃西逛的漫无目的的找着亚芠的踪迹，一直到三天前，她终于想起来了要与其他的人联系一下，透过了原本铁血团的情报系统，她才得知，原来凯特已经传出了找到了亚芠以及死神小队集合的讯息，问明了地点之后，夜月她才心急如焚的赶到了清阳镇，可是，当她在今天早上匆匆忙忙的赶到清阳镇时，这才知道其他人早在两天前就已经前来帝都了，现在那里也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在听到了凯特特地留给她的口信之后，夜月她不惜的用上了大耗能量的飞行方式，直接的由清阳镇飞来帝都，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终于在刚刚来到了帝都了。

可是，当夜月一来到帝都之后，却又冥冥之间感应到帝都的某处有一种非常的吸引她的东西存在着，那时她心想反正凯特也没有说要在帝都的哪里会合，所以便朝着那个吸引她的东西处飞来。

哪里知道来到这里之后，赫然的发现到亚芠竟然在这里，而且连凯特他们也在这里，欣喜之下，夜月一时间也忘了要找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她来的。

说到这，夜月忽然怪异的望着亚芠道：“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一直在吸引我的就是大哥你本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亚芠望着夜月，微笑道：“其实夜月你现在也同样的在吸引我呢？”

夜月不由的一愣，凯特与力奥则是相视一眼，感觉到十分奇怪。

亚芠没有正面的回答夜月的问题，忽然问道：“夜月，你先跟大哥说一下，这两年来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哥现在感觉到你的力量增长的太过于异常，就连同样的拥有神之钻的凯特与力奥他们，在这两年中的力量增长也远远的比不过你的迅速，现在的你，比之两年前，力量的差异竟然有十多倍，这到底是为什么？”

亚芠此话一出，凯特与力奥不由的相视骇然，在这两年中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力量大为的增加，已经是可以列为奇迹的程度了，可是夜月的进展竟然比他们还要来的快，这夜月到底是怎么办到了？

夜月也是一愣，不好意思的吐吐舌头道：“还是瞒不过大哥你，被大哥你看透了呀！”

亚芠莞尔的一笑，伸手摸摸夜月的头发，宠溺道：“你呀！刚以为你已经长大了，可是现在看来还是像个小孩子，调皮，是不是想要吓大哥一下呀？”

凯特与力奥不由的也跟着一笑，尽管说夜月现在变的跟他们的印像中完全不一样了，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那个活泼的女孩，叫人由心的疼爱。

夜月在吐了吐舌头，陷入了沉思中，慢慢的说道：“在两年前，我因为惭愧自己没有能帮上大哥的忙，所以我便回去找我师傅，学习我们一门的魔法，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刚开始的一年之中，我边学习魔法的同时，我异常的感觉到我经常的会不自觉的感觉到头痛，那种头痛我无法形容，可是一痛起来就叫我差点没将自己的头给打破了，那段时间真的是叫我生不如死。”

“可是奇怪的是，每一次当我头痛过之后，我就发现到我的精神力量竟然出现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幅增长，而且还让我很快的就能够掌控了那些原本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可以使用的魔法。”

一听到这，亚芠忽然急切的道：“夜月，大哥问你，你的那种头痛是不是痛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冲出脑子一样？是不是发做的期间只有一年，一年之后就逐渐的减少了发作的次数？还有，在头痛的时候是不是有许多的幻象产生？有时这些幻象会逼的自己差点没发疯？”

亚芠每问一句，夜月就惊讶的发出了声音，当亚芠说完之后，夜月不由的万分惊讶道：“大哥，你怎么都知道？我都没有说呢！”

亚芠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继续的摆手道：“夜月，你继续说下去！”

夜月疑惑的看了亚芠一眼，然后才又道：“正如刚刚大哥所说的，在那一年中，那些不定时会发做的头痛，还有接连而来的幻象，差点没把我给逼疯，要不是每次痛苦的代价是精神力量的大幅度增长，还有想到自己的力量增加之后可以对大哥有所帮助的话，我几乎是撑不下去了。”听到这，亚芠忍不住的拍拍夜月的肩膀，给她鼓励。

夜月感激的看了亚芠一眼，继续道：“所幸这些状况在一年后慢慢的消失不见了，而我的精神力量也成长到了具我师傅估计，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强横状态，远远的超出了本门历代着先祖所拥有的力量。”

“这样异常的精神力量让我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很快的就学会了本门的各种魔法，而且，我师傅她还破例的提前让我接受百日苦修，然后授与我本门的至高圣物。”

看到了亚芠、凯特、及力奥三人疑惑不解的样子，夜月解释道：“就是这些东西。”

说着，夜月忽然的由身上冒出了六个光团，然后光团集中在夜月的小手上，现出了六颗拇指大的晶莹小珠，分成六色，闪耀着神秘的光芒。

而亚芠等人也认出来这六颗小珠就是刚刚在夜月身边环绕的光团，正待出声询问，忽然有一个声音由大厅外传了进来道：“呵呵，老朋友，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通知一下？”

话声一落，听中蓝光一闪，已经重新的换好一身碧蓝色衣服的水妖王笑意盈盈的出现在大厅里，可是当他看清大厅里的人时，却不由的发出了惊疑的声音：“怎么是你们在这里呀！”

一看到水妖王出现，亚芠等人立即的站起来，躬身道：“前辈！”

水妖王点点头，两眼往大厅的各处打量一下，似乎在自言自语道：“奇怪，之前明明有感觉到她的力量，刚刚又有一次，而且是在这里，怎么现在却没有看到人？”

“前辈，您说的人是谁？”凯特望了夜月一眼，问着水妖王道。

水妖王摆摆手道：“你们坐呀！”随及自己也找了个位子，紧邻着力奥坐下来。

等亚芠等人也坐下来之后，水妖王这才回到凯特的问题道：“我说的人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你们刚刚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雍容华贵，长的很漂亮的妇人？”

亚芠摇摇头，问道：“前辈，您说的这位妇人是谁？”

水妖王看着亚芠，微笑道：“就是十大高手里的六灵魔女呀！”

“六灵魔女？”

听到水妖王这么一说，凯特与力奥不由的惊讶的叫了出来。

“六灵魔女吗？”亚芠喃喃自语，若有所思的望着夜月手中的那六颗晶莹剔透的各色晶珠，它们正好是六颗。

“咦！”顺着亚芠的眼光，水妖王这下也注意到了夜月手中的那六颗晶珠。

水妖王怀疑的问道：“夜月，你怎么会有六神圣珠？”

力奥忍不住的插嘴问道：“前辈，你说的六神圣珠是只夜月手上的这六颗珠子吗？”

水妖王眼光直盯着夜月手上的六神圣珠，回答力奥的话道：“六神圣珠，代表着光、闇、风、火、水、土六大属性的魔法圣物，在外人的眼中，这六颗珠子顶多只是可以较快聚集魔法能量的魔法工具，可是，若是在六灵门的人的手上的话，配合六灵门的魔法，这六颗珠子可以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据说拥有可以开天辟地的力量。”

“而所谓的六灵门的称号，十大高手之一的六灵魔女，就是源这六颗小珠子！”水妖王又补充了一下。

力奥不可思议的看的夜月，疑惑道：“夜月，你师傅是十大高手的六灵魔女？而她现在将这六神圣珠给了你？”

夜月点点头，似乎有点得意的看着力奥，力奥不由的惊呼道：“那你当初干嘛骗我们，还跟我们当个什么小队长的？凭你的名头就算想要干个副团长都没问题呀！”

夜月不好意思道：“人家是因为当初不敢让师傅他知道人家在铁血团嘛！你都不知道，师傅她要我背的那些魔法咒语是又臭又长，要全背起来可是很痛苦的！可是师傅又一直要人家去背，所以……。”

所以她是逃家的，这句话夜月没说，可是所有人都知道。

“更何况，当初人家也没有骗你们呀！只是你们一直没有问我的师傅是谁嘛！所以我才没有说呀！”夜月忽然笑的像只小狐狸般，反驳着力奥。

一旁的亚芠与水妖王听的满头雾水，亚芠不由的问起凯特来，在凯特的解释下才知道，原来当初在遇见亚芠的前一年。

有一天他跟力奥正丰原城中闲逛，那时候他跟力奥才刚升上小队长没多久，所以便约定去庆祝一下。

走在路上，他们正好碰见了一个受到人欺负的美丽少女，而那个欺负少女的人正好是他们认识的一个早已经被铁血团通缉很久的黑暗佣兵，他们正想要出手帮助这少女，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少女根本不用他们出手，竟然简简单单的将那个他们自己估计要两个人出手的黑暗佣兵给整个人给冰封起来。

看到这个少女有那么高的魔法，两个人不由的心生结识的念头，便过去跟那个少女攀谈起来。

攀谈之下，发现到彼此极为投契，又知道这个少女是因为受不了她的师傅“不正当的管教”，所以逃了出来的，现在举目无亲没有地方去。

于是力奥干脆就邀请她加入了铁血团，与他们俩个一组，而少女也答应了，而且很快的，凭着少女那过人的魔法，一年之间就与凯特跟力奥立下了许多的功劳，升为了小队长。

那个少女就是现在正跟力奥斗嘴的夜月。

水妖王与亚芠听完了不由的哑然失笑，而夜月虽然在跟力奥斗嘴，但是也听见了凯特的说话，看到亚芠与水妖王在笑，忍不住的娇嗔道：“大哥，你怎么跟前辈都在笑我，我真的没有骗力奥跟凯特嘛！谁叫他们自己不来问我的，总不能要我自己跑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喂！你们知道吗？我师傅可是十大高手中的六灵魔女“吧！”

听到夜月说的有趣，这下所有人全都笑开了脸了。

看到众人直笑，夜月想到了自己刚刚说的也真的好玩，忍不住自己也笑了出来，大厅顿时被笑声所充斥着。

笑了一会，水妖王忽然感叹的看着夜月道：“丫头，我可真羡幕你师傅，不知打哪里找来你这个好徒弟的，年纪轻轻的就可以操控这六神圣珠的，具我所知，你们六灵门中好像还没有人在五十岁之前就可以随意的操控六神圣珠吧？能够使用其中的两三颗已经算是不得了的成就了，看你师傅这么放心的将六颗六神圣珠全都交给你了，相信你已经是操控自如了吧！”

夜月略带得意的点点头道：“那是当然的了，要不是通过了师傅的考验的话，师傅还不肯把这六神圣珠给我用呢！”

水妖王摇摇头道：“所以我才说很羡幕你师傅，有你这么一个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好徒弟可以教，我收了满天下的徒弟，就是没有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好弟子的！”

亚芠截口道：“前辈，您忘记了吗？您不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合您意的好弟子了吗？”

望着亚芠的笑容，水妖王拍拍自己的头，道：“哎呀！我怎么忘记了那个浑小子了？

不行，到现在爱华还没有将他给送过来，我得去看看才行。“

说着，水妖王的身影不由的又在原处消失了，亚芠望着水妖王消失的身影，喃喃道：“再怎么看还是弄不懂前辈怎么办到着忽隐忽现的。”

一旁的夜月插嘴道：“大哥，前辈用的只是一点的障眼法还有加速魔法而已，不是什么奥妙的身法，这是魔法师最常用的，我也会。”

说完夜月忽然的也消失在原位，只是亚芠忽然的急转头，望向自己的身后，夜月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了。

看到亚芠在看她，夜月不由的吐吐舌头，不好意思道：“不过我当然不像前辈用的那么出神入化，还是会被大哥你察觉到。”

亚芠点点头，一旁的凯特微笑的提醒道：“夜月，你还没有说完呢！”

夜月被凯特这一提醒，随即省悟，又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继续道：“其实接下来也没有什么事了，就像你们所之道的，精神力量的大幅度增加，学会了本门的魔法，以及领受了六神圣珠之后，我便出来找大哥了，至于为什么会感觉到大哥对我有种奇特的吸引，这点我也不知道。”

绕回了刚刚的话题之后，所有人的目光不由的望着亚芠，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相信若是亚芠无法给他们答复的话，就没人可以给他们答案了。

亚芠沉思了片刻，忽然道：“你们以前应该听我说过，我的力量来源有二：其一是凯特你们最熟悉的天心真气；其二便是精神异力。”

凯特、力奥、夜月纷纷的点头，只是这跟夜月与他之间的吸引力有什么关系？

亚芠又道：“天心真气我就不再加以解释了，凯特你们身上的真气怎么来的我的天心真气就是怎么来的。”

“问题在于我的精神异力，你们都只知道我的精神异力是一种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远大于常人的数十倍之强横。”

三人又点点头，关于这点，他们也是都知道的。

随即，又听到了亚芠道：“可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是，我这精神异力并非完全的是由修习而来的，有大半是来自于天生的。”众人阿的一声，这可从来没有听亚芠说过。

亚芠微笑道：“我的精神异力是来自我的家族遗传，不过并非是我父亲的这一边，而是来自我的另一个家族，我母亲的家族，位在泰龙帝国的第一世家隆家。”

众人这下更是讶异的不由的惊呼出来，原来，亚芠除了是名闻大陆的斯达克名家一家之外，竟还有第一强国中的最大世家隆家的血统。

要不是亚芠今天亲口说出来的话，谁也不知道，同时众人这也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当初初见面时，亚芠会说自己姓隆的原因了。

亚芠不理会众人的惊讶表情，他直直的盯着夜月的眼睛，直直的瞧着，徐徐道：“在我母亲的隆家中，有着一个遗传的异能，那就是每隔五代就会出现了身具强大的精神异能的后代来，而我这一代正好是那会出现这精神异能的一代。”

“隆家这精神异能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当事人十五到二十岁之间，在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

刺激到自己的精神，然后才会开始产生精神的异常增长，而精神的异常增长为期大约一年，一年之后会增长到最高点的八成左右。”

“另外由于精神力量的无限增长，所以会引发强烈的头痛及幻象的产生，隆家的祖先中，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不少的后代不得不将这一个能力给封印起来，以免的自己死于疯狂。”

听到了亚芠的解释后，夜月三人已经知道亚芠在说什么了，这种的描述好像完全的合乎夜月的情况。

夜月两年前正好是十八岁，而且又是经历了她视为大哥的亚芠下落不明，生死难料的大悲，而后在一年间忽然的产生了强烈不知原因的头痛与幻象的困扰，再加上精神力量的诡异大幅增长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无论是哪里一点，实在都是完全的合乎了刚刚亚芠所叙述的，关于他们隆家的精神异力的产生原因、条件、现象的种种，这顿时的带给了他们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力奥不确定道：“夜月，我记得你好像就是姓隆吧！”

夜月虽然心中赶到无比的疑惑，不过她还是解释道：“你不要误会了，我的姓的那个珑是玲珑的珑，可不是隆家的那个隆，可不要搞混了。”

力奥摸摸头，疑惑道：“是这样吗？”

亚芠点点头道：“正是这一点让我想不通的，照我跟夜月的情况来看，分明是我的精神异力与夜月刚刚完成的精神异力基于同源而产生的共鸣，所以我们之间才会有那种相互吸引的感觉，可是夜月又不是姓隆，若要说这世上还有另外的一个姓珑的家族具有跟隆家有类似的精神异力的遗传的话，那也太过于不可思议与巧合了。”

众人，包括夜月自己也同意的点点头，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的话，那真的巧合的不可思议了。

一旁的凯特说道：“头儿，会不会夜月是隆家的某位的后代，我记得夜月你说过你是一个孤儿，是你母亲在临终前巧遇你师傅，所以将你托付给你师傅扶养的吧？”

夜月点点头，喃喃自语道：“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我师傅只是告诉我说她遇见我母亲时，我母亲已经是病的很重了，整个人都处在意识不清楚的阶段，在我师傅照顾我母亲的三天中，只有在我母亲在临终前，意识回光返照的稍微清醒了一点，只说我出了我的名字还有说我的父亲姓珑，所以我师傅才叫我夜月·珑。”

凯特喃喃道：“会不会是因为同音的误会？”

夜月忽然的大声道：“我也不知道，不过，反正姓什么我都一样，没什么好研究的。”

众人了然的感受到夜月这时候的心情，自己的母亲病的快要死了，可是自己的父亲却不见人影，反而要一个外人来照顾临终前的母亲，以及年幼的自己，说心里不难受是骗人的，换成了是自己的话，恐怕也会有跟夜月现在一样的反应，所以众人视机转移了话题，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研究。

凯特与力奥尽力的说说笑笑，好不容易的将夜月从自己的身世不明的阴影中拉了出来，让夜月终于的开朗的继续的与众人说笑，可是，真的已经让夜月走出了低霾吗？

深夜了，疲惫的人群早已经进入了香甜的梦乡，可是在院子里的凉亭上，却还有着一个清丽的身影遥望的天际的半月，怀抱着无穷的愁思。

思想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明明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可是，一但起了个头，思绪就怎么也止不住。

坐在凉亭上，睡不着的夜月心中此时充斥的惆怅的思绪，晚上，虽然欣喜与大哥的相逢，可是，凯特的一番话却再无意间挑起了自己心中的那个痛，真的好难过。

说自己不想要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是谁那是骗人的，可是，不这样骗人，甚至骗自己的话，自己又能怎么办？

师傅说过了，母亲过世之后，师傅带着当时还是婴儿的自己，留在那里等了足足的一个多月，但是一直等不到有人来，所以不得不带着自己离开，而像这样，自己的父亲岂不是一个……。

不想要说出那个字眼，可是，心中却无法欺骗自己，无奈的轻抚着自己这自小就挂在胸口上的小戒指，戒指是由一种名叫月光石的宝石镶崁在一种不知名的金属上，漆黑的金属指圈内刻着夜月两个字，想来就是自己的名字的来源，可是，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试图的找过自己呢？

长夜漫漫，可是夜月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忽然的，一种熟悉的感觉由身后传来，夜月不由的转头一看，那个有着一头白发，熟悉的颖长人影就站在自己的身后。

“夜月，睡不着吗？”人影出声了。

夜月嗯的一声，小声道：“大哥，你还没睡吗？”

人影，亚芠慢慢的走到了夜月的身边，伸手轻拍夜月的肩，微笑道：“精神异力大成之后，睡眠的时间便相对的减少了许多，这大概是拥有精神异力的代价，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却无法强迫自己进入可以忘记一切的梦乡中，去寻那片刻的安宁。”

在夜月的旁边坐了下来，亚芠微笑道：“在想自己的身世？”

夜月点点头，对于亚芠，她并不想要隐瞒什么。

“夜月，你知道吗？大哥其实很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的，不过，以前的遭遇却让大哥我也只能跟家人再一起，对于其它的人则是抱持着一种相当的不信任感，看到了任何的人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对我有没有恶意，你说，是不是很可悲？”

听着亚芠说着话，夜月轻轻的点点头，她知道这是亚芠的开场白而已。

亚芠又道：“老实说，当初与你们相遇时，正好是我最阴沉，最不喜欢跟家人以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可是，我只要一看到你们，尤其是你，一股难以形容的亲切感就不由的油然而生，这让我拉不下脸来逼的你们三个不要再跟着我。”

“在听到你说你认我为大哥的时候，我虽然嘴里不说，可是，我真的是很高兴，直到现在，能够拥有你这一个妹妹一直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说，夜月不由的感动的忍不住的深深的拥抱了亚芠一下，感动道：“大哥，我也是，我一直已有你这样的一位大哥为荣。”

亚芠任由夜月躺在他的怀中，虽然看来很亲密，但是却充分的表现出了他跟夜月之间的兄妹之前的深厚。

亚芠轻轻的拍着夜月的小手，微笑道：“其实你不用太过于介意自己的身分，反正，不管你是哪里里人，父亲是谁？你都一样是大哥的好妹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夜月，所以你不要太过于介意，凯特他也不是故意的，到现在，他还傻傻的呆站在自己的房间外面，一直深深的自责自己今天晚上不该没想清楚的伤到你的心了。”

“嗯！我知道，我没有在怪凯特。”夜月点点头。

亚芠微笑道：“这才是我的好妹妹。”

看了一下天上的月亮，亚芠忽然道：“夜月，大哥有件事要跟你说。”

“大哥，有什么事？”夜月也随着亚文的眼光注视着天上的月亮，随口道。

亚芠略微的沉思一下，思考一下自己的措辞，然后才道：“无论如何，夜月，等大哥完成了这里对人的承诺之后，你随大哥到泰龙帝国去一下，大哥希望你可以查出自己的真正身分，不要让自己的身分永远的成为了自己的困扰。”

夜月沉默了一下，然后才轻的几乎不可察的微微点头道：“大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亚芠点点头，霎时两人都陷入了沉默中，静静的看着天上的月亮。

忽然，亚芠道：“夜月，既然你现在拥有了精神异力，呃！大哥的意思是姑且把你那奇特的精神力量当成了跟大哥一样的精神异力。”

夜月了解的点点头，其实，他们都心知肚明，夜月现在所具有的九成九是精神异力，不然的话亚芠不会说出要夜月随他到泰龙帝国去找出自己的身分的话来的。

亚芠低下头来看着夜月续道：“大哥想，有些该注意的事情还是要让你知道一下，包括大哥自己对精神异力的了解与运用方法。”

“或许对现在的你而言，大哥自己悟出来的方法不登大雅，不过，多学一点东西对你总是好处的。”

看到夜月点点头，亚芠便道：“那走吧，到大哥的房里去吧，夜深了！”

夜月点点头，站了起来，等到亚芠也跟着站起来时，夜月忽然：“咦！谁？”的一声，对着某处阴暗的地方娇喝道。

亚芠淡淡道：“已经离开了，夜月不用问了。”

看到亚芠一副早已知道的样子，夜月不由的疑惑的望着亚芠，不禁问道：“大哥，那是谁？”

亚芠近乎叹息道：“没什么，只是某人而已！”

夜月不由的皱起了她那双好看的眉头，更加疑惑的看着亚芠，不过既然知道亚芠不想说，夜月也不再多问，随着亚芠，慢慢的走向了亚芠的房间。

直到亚芠与夜月的背影消失不见了，一道看来无比的苍白的削弱身影慢慢的走出了阴暗的角落。

人影痴痴的望着已经消失的亚芠的背影，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悄悄的滑落了那人的脸颊，滴到了草皮上，留下了一个个的泪痕。

人影喃喃道：“原来这就是你不愿我接近约瑟的原因吗？那就是你的爱人吗？好美丽的人呀！可是，你好狠呀！好狠的心呀！”

“原来，对你来说，我也只是某人而已！”苍白人影的泪水似乎怎么也止不住。

孤寂的身影似乎象征的无奈的难圆冀希。

那苍白的身影，痴情的眼睛，晶莹的泪水，与那天空中漆黑的夜空，残缺的半月，稀疏的残星相伴，彷佛直到永远…。永远的永远……。

第二天一早，怀着兴奋的一夜睡不着的心情，米非耶一大早就来到了亚芠的房前，还来不及走近，亚芠那原本紧闭的房门就已经先行打开了。

从房门内，一个浑身洋溢着神秘的气息的一个美丽的白衣女子从内走出来，只是米非耶敏感的察觉到这个在昨天晚上忽然的出现的白衣女子，今天早上突然由亚芠的房间中出来时，脸上有着难掩的疲惫神色。

而在她的身後，同样的一身白衣飘飘的亚芠也随着走了出来，米非耶指见到亚芠微微的低下头来，在白衣女子的耳边不知道在说些什麽，引的白衣女子不由的一阵的娇笑。

面对着此情此景，米非耶并非圣人，也由不的他不去联想到某个不该有的联想，一时之间，米非耶不由的呆在那，觉得很尴尬，好像自己打扰到人家的好事了一样，踟蹰着不知该不该靠近。

而亚芠与夜月兄妹俩，在经过了一夜的相互讨论，时是获益良多。

亚芠将夜月引导到了一个夜月以往想都没想过的神秘的魔法境界，而亚芠则是在夜月的身上获得了他最欠缺的，关於魔法的各种基本的原理，让他自己领悟到的魔法－生命奇蹟又再一步的获得了补充，使的更加的完善。

由於一个晚上两人越谈越尽兴，不知不觉间竟然忘记了时间，直到天亮。

一直的等到他们察觉到有人靠近时，这才发现到竟然已经天亮了，所以这才开门的走了出来，以致於引起了米非耶的揣测。

不过两人道是没有想那麽多，看到了米非耶站在远处，在昨晚亚芠已经向夜月解释过了他曾经答应米非耶的承诺了，所以一看到米非耶来，夜月就知道米非耶想要做什麽。

夜月偏着头，对亚芠道：“大哥，我先去叫凯特他们集合好了，等要出发时，你再通知我们一下。”

亚芠点点头，夜月这才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

看到了夜月离开，亚芠先是对米非耶点头致意，然後发出了心灵的招唤，不知道打哪处，立即的冲出了一道金色的巨大身影，金光一歛，贪狼星精神奕奕的站在了亚芠的身边。

一如往常的隐身在贪狼星一身茂密的灿烂长毛中的五小也伸出了牠们的头，对着亚芠打招呼之後，又缩了回去。？着贪狼星，迎向了米非耶，亚芠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道：“大长老，现在就要尽皇宫吗？”

误以为自己打扰了亚芠的好事的米非耶？点难为情的问着亚芠道：“圣者，您现在方便吗？”自从亚芠答应米非耶的要求之後，米非耶又都叫亚芠为圣者了。

不知道米非耶这麽问是什麽意思的亚芠，先是疑惑的看了米非耶一眼，然後道：“不是说今天要进宫吗？不过我没想到大长老你会这麽早就过来，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可能要先请大长老你先等一下了。”

米非耶自以为了解的打哈哈道：“没问题！没问题！”

亚芠怪异的看了米非耶一眼，随及的招呼贪狼星，一起进到房里，过了好一会，盥洗完的亚芠这才又精神气爽的走了出来。

走到米非耶的面前，亚芠点点头道：“大长老，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同时，亚芠对着天空发出了一颗水蓝色的魔法弹，让魔法弹在上空爆炸，发出了漂亮的水蓝色光华。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由四周忽然的好几个人影全都掠空而来，停在亚芠的身後。

看到亚芠的动作以及凯特他们集合在亚芠身後的样子，米非耶不由的一愣，随及的询问道：“圣者，难道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去？”

也难怪米非耶这样问了，毕竟他现在要带亚芠去的地方可不是什麽普通的地方，而是整个斯达帝国戒备最森严的皇宫，如今这麽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的走进去，不弄得满城风雨才怪！

亚芠还没说话，站在亚芠身後的凯特已经先道：“不管是去哪里，我们永远都跟随着头儿，要阻止我们除非你先杀了我们！”

米非耶不由的吓了一跳，真有这麽严重？

可是当他看到的在亚芠身後的所有人都跟说出了这一番话的凯特一样，一脸认真无比的样子，米非耶这下可真的是有苦说不出了。

真是开玩笑，先别说现在他有求於亚芠，光是昨天在看到了凯特他们的表现，米非耶就不想要尝试那样的举动了，想都不想。

无奈之余，米非耶只得默认了凯特他们的举动，领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穿过了重重的殿门，直接的走到了斯达帝国的皇宫深处。

随着米非耶的脚步，亚芠等人慢慢的走进了一个看来景致优美，但是却又不会显的太过於浮华的世界中。

看着四周的宫廷景致，亚芠不由的暗叹在心，相较於文化气息较浓厚的华那邦宫廷，斯达帝国的宫廷看起来让她要觉得比较顺眼了一些。

本身并没有什麽文化素养的亚芠，基於一个单纯武夫的角度来看，斯达帝国的宫廷看起来实是外弛内张，各种宫廷的摆设与宫殿的位置，是在一种极为微妙的平衡上，并未给人太多的死角，想要像以前侵入华那邦皇宫那样的侵入了斯达帝国宫廷实在是不太可能，除非他一路的将那些隐藏在暗处的侍卫们一个一个的解决掉，不愧是立国以来从未停止过争战的国家，连宫廷都充满了浓浓的肃杀之气，连跟在亚芠身边的贪狼星都感觉到有点的不安，而轻轻的靠近亚芠走着。

显然的在他身後的凯特等人似也发现到众人已经在米非耶的带领下慢慢的走进了一个戒备森严

的地方了，隐约间已经露出了警戒神色，亚芠对凯特点头示意，要他稍安勿躁，凯特才慢慢的平复过来。

忽然的，米非耶带着他们穿过了一道拱门，走进了一个看来很不一样的地方，停在了一间看起来高大雄伟的美丽宫殿。

宫殿呈长方形的形状，以深黑、洁白的大理石为主要建材，在四周有着一条的大理石柱的走廊，屋顶是呈现四方锥的形状，大门则是开在宫殿长方形较长的这一面。

在宫殿大门面前有一个大约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大广场，上面有用约一公尺高的石柱规划出来的行走通道，直直的由宫殿四周隔离外界的围墙拱门连接到宫殿的大门前，就是亚芠等人目前站的地方。

而在其他的部分，还布置着一些山水摆设，无数的卫兵四散在各处警戒着。

站在大门前，米非耶转过头来，面带难色的看着亚芠，还未说话，凯特已经先一步的一举手做了一个手势，瞬间，站在最後面的九十六个死神小队的队员忽然的一哄而散，还不到一眨眼的时间，围墙上、拱门边，假山侧，道路前，所有人零零落落的四散着，双眼各自的盯着不同的方向。

仔细的一瞧，整个宫殿前的场地都已经落入了死神小队的掌握中，随时能对任何突发的状况作出最直接的反应。

米非耶讶异的看着死神小队的举动，他当然不是白痴到看不出死神小队的举动的用意而以为是他们是在找地方休息，相反的，他一眼就看出了死神小队的用意，可是，却吃惊於完全不需要指挥，单凭着一个手势，九十几人竟然的就将整个场地完全的？入控制中，因而惊讶於死神小队的出色与默契的可怕。

也因此，使的米非耶完全的没有想到死神小队现在的举动其实是失礼至极，摆明的根本不相信他，而才会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在看亚芠，以及现在已经站在亚芠的身後一步之处，摆明的要跟亚芠进去的凯特与力奥、夜月三人，米非耶还能说什麽？在叹一口气，不在说什麽，也不在理会那些直到这时才从死神小队的行动中清醒过来，却惊讶的发现到自己已经落入了死神小队锐利的眼光监视下，分布在宫殿四周的明暗卫兵起的骚动，上前去叫门了。

一个作着仆人装扮的人走出来开门，看到了米非耶之後，对着米非耶行个礼，然後道：“大长老，殿下已经等您很久了。”

米非耶点点头，转头的看了一下亚芠，是一他们跟他进去，亚芠则是暗自的皱起了眉头，殿下？生病的不是帝国的岚大帝吗？怎麽是殿下？

不过，亚芠还是跟着走了进去，而凯特他们则是尽职的守在亚芠的身後，跟了进去。

在度的穿过了重重的走廊与门户，亚芠等四人一狼终於的来到了一间看来优雅的大厅中。

来到大厅里，在大厅上面，坐着一个看来约二十三四岁，面目骏逸，充满了书卷气，脸上的着急神情掩饰不了他的一身温文儒雅的高贵气息。

而在他的身边，两个长相不恶，面貌相似，身穿轻盔，眼露精光，看来实力不弱，好像是兄弟的年轻人，正用着他们锐利的眼神看着亚芠等人，然後皱起了眉头的看着站在亚芠身边的贪狼星。

亚芠略微的看了一下那个坐在中间的年轻人，在巡视一下旁边的那两个类似的兄弟之後，便盯着米非耶。

米非耶先是对着那个中间的年轻人微微的点头道：“殿下，圣者已经来了。”

听到了米非耶的话之後，亚芠立知眼前的年轻人定是斯达帝国的下任帝王继承人，帝国的大殿下－鸣·伯？。

看到亚芠看着鸣殿下，在他身边的两个年轻人中那个看起来比较年长的忽然大喝道：“大胆，见到殿下还不行礼！”

亚芠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站在他身後的凯特忽然的往前的一踏步，庞大的气势忽然的由凯特的身上涌出，顿时让站在殿下两边的兄弟俩脸色大变。

幸好亚芠及时的一摆手，止住了凯特的动作，而大殿下鸣也开口道：“狂龙不得无礼，圣者乃非常人，不可失礼。”

随即的转过头来对亚芠道：“圣者你好，本宫是帝国的现任王子鸣，请你原谅本宫的部属无礼之举。”

人家以礼相待，亚芠倒也不为失礼的对着鸣道：“殿下你好，是否现在可以替陛下治病了？”

亚芠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不由的都一愣，谁也没想到亚芠竟然一开口就直指主题，完全没有任何的客套。

过了好一会，鸣这才强笑道：“圣者果真非常人，说话也这麽的有趣，不过圣者既然已经先提出来的，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

说完，在身旁的两个人的护送之下，鸣与米非耶带着亚芠四人一狼，又走出了宫殿。

一出宫殿，看到了宫殿外的景象，众人不由的一愣，直到凯特又一举手打个暗号，所有的死神小队这才由他们监控的地点回到宫殿的大门两侧。

看到两旁的人，鸣等人不由的疑惑的看着米非耶，米非耶解释道：“他们是圣者的……”

亚芠淡淡的接口道：“朋友！”

鸣不由的看着亚芠，强笑道：“圣者原来有这麽多本事高强的朋友。”

亚芠淡淡的扯了个嘴角，不言，看到亚芠的样子，鸣身边的狂龙不由的又冷哼了一声，而讨了个没趣的鸣则是打了个哈哈，继续的往前走去。

现在的鸣已经有点了解亚芠并不想要多跟他打交道的作风了，所以一路的走来，几乎是没有人出声说话，而沿路的卫兵们则是好奇的看着这一群平常难得一见的浩浩荡荡人群在宫廷中走动，不过看到在前面的是鸣跟米非耶，倒也没有人敢查问的。

终於的来到了另外的一间，四周有着宽广的大理石广场的宫殿面前了，这宫殿除了周围的空地要大上鸣的宫殿面前的广场十多倍外，样式与鸣的那间宫殿差不多，不过整体是以黑色的大理石所构建，外表还有黄金之类的贵重金属做装饰，整体的造型、大小都比鸣的宫殿要来的精美及雄伟。

无声的一行人来到了宫殿面前，却发现到在宫殿面前的那座可以容纳两三千人措措有余的大广场上，竟然站了两三百人，一看到鸣，纷纷的对鸣问安。

发现到亚芠忽然的停下了脚步，面罩寒霜的看着十几公尺外人群，鸣与米非耶也不由的跟着停下来。

看到了亚芠那虽然面无表情，可是却明显的让人感觉到他的不悦的型态，鸣不知怎麼的，忽然的感到了一阵的不安，似乎自己有点惧怕亚芠现在的样子。

鸣顾不得回那些向自己问安的朝中大臣们回礼，不安的解释道：“本来是想要悄悄的请圣者将我父王的病治好的，可是不知道怎麼回事，昨天深夜，几个跟本…。我比较交好的大臣忽然深夜来拜访我，说什麼现在朝中里的所有大臣都知道我已经请到了昨天下午在帝都中活人无数的圣者您来替我父王治病，所以今天天未亮，几乎所有的朝中大臣们都已经聚集在这里，期待着圣者您展现神蹟，替父王治病。”

发觉到自己在亚芠的面前竟然无法顺利的说出来代表身分的自称，鸣显的有点不知所措，同时不由的用起了敬称来向亚芠解释目前的情况。

微微的皱起了眉头，亚芠并未说话，不过身上的怒气显然的消退了一点，起码，鸣不再感觉到亚芠身上还有刚刚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畏惧了。

不自觉的松了一口气，转头的迎向了那些现在已经前进到可以听到鸣刚刚的话声，而脸色怪异的看着鸣跟亚芠的大臣们，鸣先是轻咳一声，然後叫道：“各位大臣请让让，让圣者过去。”

人群慢慢的分开之後，鸣这才又转过头来，不确定的看着亚芠一眼，亚芠淡淡的道：“殿下，请带路！”

穿过了人群，众人在四周大臣惊疑、评估的眼光中，慢慢的来到了由二十个精神抖擞，手持某种亚芠叫不出来名字，有点像枪，但是在枪尖的地方却多出来一道横出来的利刃，呈现十字型，身穿厚重的重形盔甲的卫兵所守卫的宫殿大门前。

随着鸣正要往内走进去，鸣却忽然的停下了脚步，面色阴沉的看着从里面走出来的一行人。

从门内走出来的人群，当中有一个看起来跟鸣相当的类似，在他的身边还有五个身穿华服的老人，在五个老人的身後，还有另外的五个看起来年纪不一，但是最年轻的也最少有四十好几的中、老年人。

以他们行走的队伍来看，显然的是以那个与鸣相当类似的年轻人的身分最尊，所有人都在他的身後一步之处跟着他，亚芠立知，那个年轻人一定就是米非耶所说的，斯达帝国那个野心勃勃，想要将鸣给挤下王位的二殿下－武·伯？。

这时站在亚芠身边的米非耶凑过头来，低声的对亚芠解释起那些人的身分，亚芠一听，那个与鸣长相极为相似的年轻人果然是二殿下武。

而走在他身後第一排的人则是掌握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军、农、经济的五个大臣，分别是最左边，穿着一身整齐的灰底滚金边的军服，胸前别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各色徽章，白净脸，秃头，看来约六十多岁，已经有点福态的大将军－以司·法连。

左边第二个，看来大概有七十了，瘦瘦高高的，留着两撇的白胡子，头发只剩下头顶四周，穿了件与以司一模一样的军服，是斯达帝国的另外一位大将军－瑟顿·罗波安耶利·乌兹萨克，走在武的正後方，看起来像是一个营养不良的老年人，脸上满满的皱纹，一双眼睛又细又小，穿着米黄色的大袍，可是他却是一手掌控斯达帝国所有的农业事务的农政大臣。

在农政大臣的左手边是外交大臣－米凯·马哈拉，斯达帝国的所有外交事宜都是由他所掌握，包括了购买大量补足帝国内的不足的粮食的业务也是他经手的，而他本人样子可真够瞧的，相

貌堂堂不说，米非耶说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可视看起来却还像是个四五十岁的人，端整的五官，搭配一身的剪裁合宜的淡蓝色贵族式华服，还有他独有的一种似乎可以让人放心的信任他的敦厚长者气质，难怪他可以成为出色的外交大臣。

而最後一位，是掌管斯达帝国的各种经济操作、税收业务的经济大臣－奈连·杨，有着一身肥肥胖胖的身材，即使已经穿着宽大的暗黄色袍子，还是给人笨重的感觉，而在他的脸上永远都是一副笑咪咪的样子，从外表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标准的老好人，可是，米非耶却告诉亚芠他的心计是这五人中最深沉的，是一个标准的笑面虎，不过，其他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就是了。

这五个人，几乎掌握了斯达帝国的主要命脉的运作，加上彼此之间的利益纠葛，多年来相互勾结利用，在斯达帝国的朝廷中构成了相当大的势力，而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的二殿下武，若是岚大帝一直昏迷不醒的话，可以说已经将斯达帝国的八成纳入了自己的掌握中了，难怪鸣会期待岚大帝赶快醒过来。

而在五大臣的身後，第二排的那五个人则是五大世家的现任家主。

五个人同样的穿着一身样是相同，但是颜色不一的贴身劲装，而且在所有人的上半身也都穿着擦的雪亮的银白色轻铠，只是在左胸的位置上有着不同的徽章的盔甲。

後来凯特对亚芠解释後亚芠才知道在斯达帝国中盔甲是身分地位的象徵，所以只要是有贵族身分的人经常会穿着盔甲来昭显自己的身分与地位，有时，有些平民也会穿起盔甲来，只不过那身的盔甲如果真的遇上了砍杀，会有多少的作用那可是见仁见智的，并不会因为幻兽的存在而有所改变。

而若说五大臣是代表着斯达帝国宫廷的势力，那麼五大家族便是代表着民间的势力。

在米非耶的解释下，亚芠才知道，当初斯达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在这山林间率人建立了斯达帝国的时候，在斯达帝国的国境内，有着五大原住於此的民族，几乎占了当时斯达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本地的民族当然不满当初的斯达帝国侵略了他们认定的势力范围，所以经常的作乱，引的第一代的皇帝万分的头痛，既无法将他们完全的驱除出去，又无力去阻止他们的作乱。

最後，第一代的皇帝想出了一个办法，一方面的采取了封给五个民族的族长帝国最高的公爵爵位，并让他们世袭，且保持他们原先享有的权利的怀柔政策，一方面却又不断的用高压的手段打击每一次反抗统治的作乱，如此的怀柔高压的手段并行，终於将这五大民族给收服了，五大民族沿传千年至今，就变成了五大世家。

虽说千年後的今日，五大民族因为血脉与一般的斯达帝国人民融合，再加上历代的皇帝各种的手段削弱他们的势力，导致现在的五大家族的势力大大的衰退，已经不如千年前的强盛了，可是五大家族的公爵爵位毕竟是第一代的皇帝亲手给予，并允诺永世流传的，再加上五大家族又经过了千年的发展，与斯达帝国民间各方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朝野之间都有相当的潜力存在，至今一样是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足以跟五大臣相比较，是斯达帝国的朝廷里的另外一个势力。

而这五大家族的现任家主，就是现在跟在五大臣身後的那五个年纪从四十到七十不等的人，他们分别是站在最左边的那个，穿着蓝色的劲装，盔甲右胸口上有一只栩栩如生的老鹰徽章，年纪看起来最轻，金发无须，长相最为英俊，是一个充满了成熟魅力的中年人的阿摩司家的家主荷达伊·阿摩司公爵。

左边第二位，穿着黄色劲装，胸口有一只盘据的黄龙，年纪大约在七十左右，但是精神显然还很好，龙马精神的一位白发老人，他是亚摩家的兰契·亚摩公爵中间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留着一嘴几乎遮掩住他的鼻子以下的红棕色长须，穿着暗红色的劲装，胸口上有着一个看来像是长了角的白马，是传说中的独角兽的秃头老人，他是贝仑迪卡家的那普勒斯·贝仑迪卡公爵。

第四位，一身深青色的劲装，年纪看起来大概也只有四十多岁，胸口有着一只牛头人身，造型奇特的徽章，整个人就如他的家徽一样，海口虎目，身材魁武，凯特都还差他半个头，他是加利家的家主海威·马拿公爵。

最後一位，也是站在最右边的家家主邱米罗·加利公爵，年纪是十一个人中最老的，看来怕最少八九十岁有了吧？这可以从他那头发胡子全是雪白中可以看出来，穿着一身与他的头发胡子相同的白色劲装，唯一较出奇的是在他那充满了皱纹的脸上，那几乎眯成了一条线中的眼睛中，不时的有一丝的精光闪过，亚芠明白的感觉到，这个老先生可的不简单，至少，他的实力是在场的五大家族族长中最高的，他的家徽是一只银白色的怒狼。

在米非耶飞快的介绍完了之後，以二殿下武为首的十一个人也已经的走到了亚芠他们的面前。

看着脸上似笑非笑，高深莫测的武，还有很明显的对他这个大殿下鸣所请来的慈悲圣者表示出敌意的五大臣，以及除了那个荷达伊公爵不知为什麽对他相反的表示出善意的微笑，还有那个家徽是银白怒狼，因为贪狼星在侧，似乎觉得有趣而轻轻的对他扯了一下脸皮的邱米罗公爵外，除其他的三个家主既不像五大臣那样明显的表示出敌意，但是也没有善意的表示。

鸣忽然奇异的转过头来看了亚芠一下，他的眼中有着奇异，有着惊喜，还有着许多的的深意，全都包含投诸於亚芠的这一眼中，然後在转过头去面对现在已经站在他面前的“弟弟”！

亚芠忽然有点明悟，看起来，五大臣是摆明的全力的支持那个武了，而五大家族则是还尚是处在於观望的角度。

今天，姑且不论其他，为了要替那位尚未谋面的岚大帝治病，还有那荷达伊公爵对他的那个亚芠自己也感觉到莫名其妙的明显善意表态，以及因为贪狼星的缘故而看来对他的第一印象相当的好的邱米罗公爵。

亚芠，他一个外来人，现在已经卷入了鸣跟武两兄弟的皇位之争了。

原因就在於为了要争取上在观望的五大家族的支持，好与武的五大臣相互抗衡的鸣，现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他说走就走了，因为，鸣他要藉他争取阿摩司、加利两家的支持，进而掌握其他三家，再加上又有米非耶等支持正统的长老院的支持，如果亚芠他真的可以将岚大帝治癒，那麽鸣的地位可以说就是稳如泰山了，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鸣都不可能会放过他的。

相对的如果说鸣可以由他身上想到这些事情，那麽，对面那个据说各方面都鸣要来的优秀的武又怎麽可能会想不到？

敏感的从武那看似笑意盈盈的眼中，亚芠察觉出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杀机看来他已经成了武的眼中钉了，而且是那种有可能会引起他的野心破灭的那种，恨不得他死的眼中钉。

亚芠玩味的，又有点无奈的一瞬间想到了这些事情，看来，他真的是陷入了这个他最痛恨，曾经造成他的家庭破灭的宫廷权势斗争中了，而且看是还相当的难以脱身。

无奈、可笑的是，这是亚芠他自己答应了人家，而一头的投入了这一个他深恶痛绝的漩涡中的！

“大哥，听说你请了昨天的慈悲圣者来替父王治病，看来父王的并有有希望了，大哥，真是辛苦你了。”

忽然的与鸣来个热烈的拥抱武，大声的说着。

站再他们三步外之处的亚芠的右耳中忽然传来了夜月那细小到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听见的声音，

不屑道：“大哥？叫的真是虚伪，令人浑身不舒服。”

亚芠脸上七情不动，心中却暗暗的微笑，看来夜月在有了那种与他的精神异力极为类似的精神力量之後，她的第六感也变的如他那般的敏锐了。

不过，说实在的，眼前这对看起来谈笑融洽的兄弟，就算是没有精神异力的其他人也可以察觉出他们之间的那种浓浓的火药味，隐藏在笑容下的不对劲，看来因为这皇位之争，已经使的这对兄弟完全的反目成仇了。

大概是寒喧完了，武这才转过头来面对着亚芠，从鸣的身边走了过来，热切的道：“这位一定就是慈悲圣者了，圣者你好，本宫是帝国的二王子，你直接叫我武就可以了，父王的病要劳你多费心了，如果可以的话，等你治好父王之後，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款待，以表示我对你的感激之意。”

如果患了一个人，看到了武这个热情的样子，相信就算不被他的热情所感，至少也会有所表示的，可是，偏偏武碰上的却是亚芠，冷然的看了好像热情无比的武一眼，亚芠淡淡道：“再说吧！”

随即不理武，转过头去对鸣道：“殿下，现在可以替陛下治病了吗？我想要早点回去。”

看到了武因为碰到了亚芠的钉子，眼中不自觉得闪过了一抹深沉的杀机，虽然很快就消失了，可是也没逃过一直注意武的鸣的眼睛，鸣相当满意的道：“当然，当然了！现在就请圣者进殿帮我父王治病。”

说着，鸣对武道：“二弟，圣者他不喜欢跟人交际，我们现在还是请圣者进殿帮父王治病吧！”

武也很快的恢复了常态，也很热切道：“当然了，大哥，赶快请圣者进来吧！”

鸣点点头，正待招呼亚芠等人进殿，忽然的一个低沉的声音传过来道：“两位殿下请等一下！”

鸣脸上显过了一丝的厌恶，随即换上了一个笑脸，对着刚刚出声的那个人，五大臣里的大将军之一瑟顿，问道：“瑟顿大将军，有什麽问题吗？”

秃头的瑟顿大将均将眼光移到亚芠的身後，用他低沉的声音问道：“敢问殿下，圣者他替陛下治病需要这麽多人吗？”

一旁的另外一位大将军以司这时也像是发现了什麽似的，也叫道：“咦！对呀！怎麽圣者替人治病需要这麽多人？而且个个都带着武器？”

虽说是惊呼，不过倒也听不出有什麽的惊讶的感觉在其中就是了，武对鸣暗暗的投诸了一个嘲讽的眼神，随即的也跟着惊讶道：“唉呀！大哥，你怎麽忘记了父王的大殿里是不准人带超过十个以上的随从进去的呀！更别说这一群人不但远远的超过了十个，而且还夹枪带棍的？大哥，你这是怎麽回事呀！”

听到了武这麽一说，鸣跟米非耶不由的遽然的一惊，他们怎麽都忘记了这座宫殿的这项为了防止有人心生不轨而立下的规矩了？

而听到了两个大将军还有武的话之後，在宫殿面前的广场上的一干大臣，这时也注意到了，跟随在亚芠身後的死神小队，身上满满的肃杀之气，背後、肩上、腰跨上，几乎是人人都有着一把的刀枪剑棍之类的兵器，实在是违反了这个大殿的规矩。

似乎知道自己身上的武器引起了风波，死神小队的成员不由的都将手按上了自己的兵器，看着亚芠，静候亚芠的指示。

亚芠冷冷的看着那两个大将军还有武，甚至鸣跟米非耶都在他的冷霜目光中，久久的不发一语，只是瞧的众人一阵的头皮发麻，对於亚芠这个给他们莫测高深感觉，偏偏现在又不能得罪的圣者，众人从来没有看过心思这麽难猜测，又是如此的希奇古怪兼冷漠的人。

而在亚芠的身後，死神小队的所有人，包括差点没动手要将自己背後的赤红长刀给解下来，避免亚芠为难，还有心理正暗暗的打算待会要叫哪十个人跟进去的凯特，忽然的全部都紧紧的握住了自己手中的兵器了。

因为亚芠说话了，冷冷的瞧着眼前的人，冷冷的道：“天底下，没有人可以要求我的兄弟们放下手中的武器，也没有人可以命令我的兄弟们分开，没有任何人可以！就算你们的大帝亲至也一样。”

“要！我们所有人原原本本的进去，我替你们的岚大帝治病；要不！我走！”

听到了亚芠的话之後，所有的人群都不敢置信的看着亚芠，而在亚芠身後的死神小队的人却是感到热血沸腾，虽则说，他们手中的武器，是在这两年间，醉大师依照他们的需求，亲自的设计，亲自打造，花费了无数的心力，为他们陆陆续续的精心打造出来的杰作，这在商团里，是除了原各大势力的领袖之外，唯有他们才有的殊荣，有钱也没地方买，平常更是让他们珍逾生命的。

但是如果亚芠下令的话，他们也还是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的，可是，没想到的是，亚芠在这所有人，包括死神小队自己的心中，皆是认为是小事一桩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却竟然是如此的坚持与重视，顿时，所有的死神小队心中都有了一种难言的撼动，自此以後，死神小队在跟随亚芠的期间，从未有人放开过他们的武器，因为，这是亚芠的坚持，也就是他们所有人的坚持。

吃惊讶异，可以说是鸣、武、米非耶，众大臣等人此时共同的心声，尤其是五大世家，身为一个世家的家主，同时也都具备有武人的身分的人，因为了亚芠的这一番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不知所云的坚持，顿时个个眼中皆爆出了精光，对亚芠这个他们不怎麽相信的慈悲圣者的观感，顿时的完全改观。

无论亚芠是不是他们原先所认为的那种招摇撞骗的骗子，光是亚芠的话，就已经获得了他们的喝采了。

可是，尽管吃惊，尽管讶异，亚芠神态上的坚持无论如何，都让人感觉到他是说真的，为了替陛下治病，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於是，所有人的眼光不由的全都望向了现场中惟二有资格可以做出决定的两个人，帝国的两个殿下，鸣跟武的身上。

而鸣跟武两个人，鸣是陷入了为难的沉思，而武在惊讶之余，却多了一种看好戏的眼神望着沉思的鸣。

是要冒着违反了宫中向来的惯例规定，让亚芠带着这一群带刀带剑的人进去？还是坚持着要遵守宫中的规定，而冒着失去了亚芠替他父王治病的机会？

无论是哪一种的决定，鸣委实决定不下，不管他的决定是哪样，他都必须要冒险，无法下决定，再加上面前虎视眈眈的等着他出糗的“好弟弟”，鸣不由的求助的看着米非耶。

而早已见识过亚芠及死神小队的坚持与实力的米非耶比鸣更烦恼，他更是知道亚芠绝对有这个实力可以治癒陛下的怪病，如果连亚芠都不行的话，那他已经想不出谁可以了，当然，米非耶更是比鸣还要了解亚芠绝对是说真的，这早在死神小队坚持要随亚芠进宫时，他就已经见识过

了，心中自己也拿不定主意的米非耶，实在也是无法提供鸣任何的帮助。

就在这一方等着决定，一方却无法决定的尴尬时刻，忽然，一声轻冷，充满了悲苦的柔柔女声传来道：“能不能瞧在我的面子上，各退一步。”

一个身穿白衣，脸上有着病态的苍白，长相堪称清秀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慢慢的由人群中走了出来，声音就是她发出来的。

看到这女子越众而出，米非耶不由的惊呼道：“苏兰？你怎麼来了？你的身体还没复原，我不是跟你说你要多休息的吗？”

原来，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狡计将约瑟带回帝都，但是意外的被亚芠给拦住，造成了亚芠提早恢复本来，然後又意外的获得了亚芠承诺的苏兰。

这时，因为不放心而带病来到这里的苏兰，见到了亚芠的坚持，在想到了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已经不是她熟悉的约瑟，心中的苦涩难忍，加上了对於斯达帝国关心，所以出声打破了僵局。

看到了在米非耶的小心翼翼扶持下，慢慢的走过来的苏兰，亚芠脸上的冷肃线条不由的也放松了下来。

对於这个对众人眼中是一个白痴的约瑟一往情深，但是却注定无缘的女郎，亚芠也不忍心太为难她。

看到了米非耶将苏兰扶过来，亚芠忍不住的上前一步，伸出了右手，握住了苏兰的左手，手中金光一闪，大量的天心真气涌入苏兰虚弱的体内，抚平她的身体的伤痛与虚弱。

而在众人的眼中，原本还脸色苍白，身子十分虚弱的苏兰，竟然在亚芠那冒出了腾腾金光的右手一握之下，竟然变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原本摇摇欲墜的身体也站直了，已经不再的需要米非耶的扶持了。

亲眼所见的神蹟般的能力，让原本只有耳闻，但是根本不相信的所有人顿时的对亚芠的能力刮目相看。

在这里的大多数人，与其是说相信亚芠可以治好陛下那在国内，甚至国外的许多名医都肃手无策的怪病还不如说他们都是还看热闹的，可是现在完全的不一样了，所有人在苏兰的实例下，开始相信亚芠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治好陛下的怪病了。

轻轻的挣脱了亚芠的右手，苏兰略带悲苦道：“请你不要在对我这麼温柔了，我会受不了的。”

亚芠略带歉意的望着苏兰，大概是因为约瑟是他的一部分，或是亚芠为自己造成了她的痛苦的缘故，对於这个清秀的佳人，他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歉意在心中。

轻不可觉得点点头，亚芠再度的往後退了一步，似乎可以感觉到亚芠与苏兰之间有种外人所无法体会的关系在，武用他那双饱含深意的双眼在亚芠与苏兰之间来回的巡视。

而当苏兰出面之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的亚芠，淡淡道：“凯特、力奥，你们与所有人留在这里，夜月，你跟我进去。”

算了！就当这是他欠她的，也是回应她对他的情感唯一可以做的事，亚芠深深的看了苏兰一眼，转身的面对了鸣。

听到了亚芠这突如其来的改变决定，再白痴的人也知道，那都是因为了苏兰的关系，这一个在

昨天突然的出现，活人无数的慈悲圣者，与他们的这个斯达帝国中的第一才女苏兰长老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恐怕这是在场所有人心中共同的疑问与感到兴趣的地方。

看到了自己无比困扰的问题，亚芠他那几乎让人以为是无法动摇的坚持，全都因为了这个据米非耶说因为要去捕捉魔狼王失败，因而受伤，回到帝都中昏迷不醒了好几天的苏兰长老而改变，鸣也不由的惊异的看了苏兰一眼，不过，现在可不是探究原因的好时机，为了避免再节外生枝，鸣还是第一时间的回过神来，带着亚芠与夜月进去了。

只有两个人，身上又没有带任何的武器，两位大将军这也无话可说了，却不知道，现在在他们面前走进他们斯达帝国宫廷的最核心之处的两人，如果他们要的话，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武器就可以轻易的毁灭了这做看来雄伟高大的宫殿，只因为，他们俩人可是当世之中，唯一的拥有常人无法比拟，强大无比的精神异力的可怕魔法师，一对现在分别的拥有恶魔与魔女称号的恐怖兄妹。

在众人的眼光中，亚芠与夜月在两个王子的带领与五大臣、五家主、大长老米非耶的陪伴下，慢慢的消失在宫殿的深处。

而受亚芠的命令而留在外面的凯特等死神小队的人，虽然不知道为什麼亚芠会忽然的改变主意，不过，他们还是尽责的顾守在大门外，完全的不理会那些大臣、卫兵对他们带着敌意的眼光，等着亚芠他们再走出来。

走进了宫殿中之後，绕过了重重叠叠的复杂走道，在众人的带领之下，亚芠与夜月终於的来到了一间用黄金铸成，外面有六个兵在守护着的房间大门前。

两位殿下分别的示意下，六个卫兵中的两个恭敬的打开了大门，大门一开，一股刺鼻的药味立即的由房中朝众人迎面的扑来。

微微的皱起了眉头，亚芠随着两位王子走了进去，其他人也跟在他们的身後，尽到了这一间金碧辉煌，有着豪华的布置的房间中。

可以看的出，这是一间的寝室，因为在门的正对面那面墙下，有着一张近乎夸张的高大豪华的大床，被重重的黄色布幔遮蔽起来的大床内，隐约的可以看到了有一个人以躺在其中。

两位王子分别的看了亚芠一眼，将床一边的布幔给分开，分别的系在了床两端的床柱上，露出了里面的那一个看起来又瘦又弱，气色很差的人。

很难相信这麼的一个又瘦又弱，双目紧闭的正在昏睡中，浑然不知自己身边现在已经多出了十多人来的中年人竟然就是斯达帝国的皇帝岚大帝，那个号称是最好战的战争狂。

分立在两边，鸣做了个手势，请亚芠可以开始动作了，亚芠微微的一上前，鸣与武吨时的看见了亚芠的双眼忽然诡异的泛出了银色的光芒，原本黑色的瞳眸竟然也整的的转化成了银白的颜色，如此的诡异，叫他们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用出了神魔眼的亚芠仔细的看了一下昏迷中的岚大帝的全身，完全没有发现到任何的问题。

略一沉思，亚芠眼中的银光逝去，恢复了原先的幽黑深邃，忽然的又伸手往岚陛下的胸口一触，金光一闪，亚芠几乎是在一接触的瞬间就又马上的收回了自己的手。

可是，那一瞬间，却叫亚芠的脸马上变的十分的冷肃，而且很难看！

从亚芠站在床边起，这间房间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十分紧张的看着亚芠的举动，当亚芠脸色难看的退後了一步时，鸣忍不住的问道：“圣者，您能救我父王吗？”

武则是一抹讽刺的得意神情悄悄的涌上了眼中的深处，静静的看着鸣那着急的神态还有亚芠紧皱的眉头。

亚芠淡淡的看了一下鸣一眼，轻声道：“夜月，大哥需要你帮一下。”

听到了亚芠说要她帮忙，夜月急忙的往前的走到了亚芠的身边，亚芠伸头的在夜月的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麽东西，众人只见到夜月不时的点头摇头，或是发出了知道知道的答话。

而这时，众人这也才注意到夜月那过人的丽姿与一身神秘深邃的气息，顿时的叫众人十分惊讶，现在他们才真正的注意到夜月的美丽倩影，不过实在也不能怪他们有眼无珠，实在是刚刚亚芠太过引人注意了，令人无暇去注意到其他人的样子，而鸣跟武这对兄弟眼中不由的皆闪耀出了惊艳的神色来。

过了好一会，亚芠终於说完了，众人只有听到了他最後的一句话：“夜月，有把握吗？”

夜月沉思的一下，道：“大哥，我尽量的试试看。”

“真是抱歉了，大哥不会光系的恢复魔法，所以这部分需要靠你了，如果你支撑不住的话，记得要提醒一下大哥。”亚芠带着歉意的对着夜月道。

而众人则是不由的一愣，身为众人眼中的慈悲圣者的亚芠竟然连光系的恢复魔法都不会？那他之前是靠什麽在替人治病的？

答案很快的就揭晓了，亚芠对鸣跟武道：“两位请退到三公尺外不要接近这里。”

略一迟疑，虽然不知道亚芠要做什麽，但是两个人还是退到了三公尺外，紧张的望着亚芠。亚芠忽然的轻喝道：“小星，铠化！”

一瞬间，站在亚芠身边的小星那一身在室内显露出了牠原始的灰白的颜色的长毛的无风自动的吹动起来，同时的发出了一声高亢的狼嚎声，结实雄壮的身躯上浮现了无数的金纹，睽违两年之久，亚芠那独特的，百分百的覆盖率，融合了兽幻铠与魔幻铠的双重特徵的奇异装甲贪狼之铠终於的又在一次的出现在人前，只是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为了杀人，相反的是要救人。

一转过头来，看了夜月一眼，同时的，也将自己的正面面对了众人，看到了亚芠那前所未见的铠化形象，平板生硬经过铠化後的面貌，上面的那两颗黑色的水晶眼睛，叫众人不由的生出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自觉的提起了自己的功力，随时的要准备应付亚芠那隐藏在面甲与黑水晶下那不可测的心意。

亚芠根本不去理会众人紧张的神色，由依照他的面貌拟化出来的平版面甲内。透出了亚芠那依旧清晰到像是当面说话而不是经过了一层面甲的声音道：“夜月，准备了！”

夜月略为紧张的点点头，第一次的尝试，她丝毫不敢大意。

亚芠又再转过头去，面对着那个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岚大帝。

众人由亚芠的背後瞧去，只见到铠化後，贪狼星的组织所形成的那一头几乎及地的银白长发忽然的像是被狂风所吹动般，胡乱的狂舞起来，更是带给了众人一种异样的压力。

陡然的，亚芠的身上冒出了腾腾的金光，在鸣等人所看不见的正面上，小腹上的粉蓝色的神之钻也散发出了淡淡的蓝色光芒，显然亚芠现在是天心真气全力动员，而且还要借助贪狼星的力量与神之钻的能量来替这个岚大帝治疗，只是，难道岚大帝的病情真的有严重到亚芠必须要这样慎重其事的程度吗？

有的！

别人不清楚，但是亚芠却是一清二楚，岚大帝根本没病，他是中了毒，中了一种不属於人类所有的毒－神化剂。

亚芠不知道岚大帝为什麼会中了神化剂，可是他却知道一点，岚大帝现在身上的神化剂的份量并不比当初他注射进自己的体内的份量少，只是不知道为什麼，这些神化剂却比一般他所知道的神化剂一边伤害脑部一边激发潜力的作用有点不太一样。

也许是当初帝国的医生用了什麼方法抑制住了神化剂的作用，又或许是这些神化剂的作用本来就跟一般的神化剂的作用有点不太一样，可是，亚芠却知道是同样的可怕。

一边慢慢的激发岚大帝的潜力，燃烧生命，一边却又更剧烈的伤害着岚大帝的脑部，导致岚大帝现在只能在这种昏迷不醒的情况下，直到身体的所有的生命力被神化剂燃烧殆尽，然後死亡！

想到当初，注射了神化剂的自己在贪狼星与五小的力量结合後，又有神之钻那号称拥有无穷的能量的全力的帮助，自己又有几乎堪称是无比强横的身体，但是依旧是付出了灵魂精神必须寄宿在贪狼星的身上，而自己的身体则是足足的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恢复过来的代价，亚芠哪里敢大意？

轻喝一声，亚芠的双手冒出了强烈的金光，像极了两颗小太阳，直伸到岚大帝的上方。

岚大帝彷佛是受到了亚芠手上金光的强烈吸引力的吸引，忽然的脱出了盖在他身上的棉被，整个人直挺挺的被亚芠吸到手中。

亚芠的双手紧贴在岚大帝的胸腹之间，而岚大帝则是浮在半空中。

亚芠大喝道：“夜月，开始！”

听到了亚芠的呼唤，夜月的身上顿时的浮出了一颗闪耀着圣洁的白光的光团，飞到岚大帝的身体上方，悬浮着。

同时，夜月开始飞快的用双手在胸前结着一连串的复杂而精细的手势，同时的高声的念道：“光明神圣之神，赐我圣洁之光，洗涤眼前之人的黑暗之罪，安抚慌急的心灵，还他纯洁的本来，引导灵魂至安宁的彼方，永享无边的喜乐，赐他新生的生命，此乃吾之请求！”

站在众人身後的米非耶不敢置信的惊呼道：“光神圣珠？极大光明圣咒？”

光神圣珠是什麼东西？所有人都没有听说过，可是极大光明圣咒，那个号称就算是最伟大的大魔法师来施展也只有三成的成功机会，据说可以将已经死亡的人复活过来的传说中的复活咒文，功效之大甚至可以将一个心灵邪恶的人变化成为一个善良的光明圣咒？

现在，那个看来最多不过二十岁的美丽少女要施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中的神圣咒语？

众人无法置信的看着念完法咒之後的夜月手中忽然的发出了一道柔和的无法形容的白光，朝悬浮在半空中，刚刚米非耶叫出来是什麼光神圣珠的东西射了过去，那团的光团似乎是一个反射镜般的将夜月所射出的白光转向的头往浮在半空中的岚大帝身上。

顿时，众人不由的将眼光集中在一直没有在近一步的举动的亚芠的身上，连这样的传说中的光明圣咒都用出来了，那麼，亚芠到底是要干什麼？

在众人凝聚的眼光中，亚芠轻哼一声，两手忽然的往岚大帝的身上一推，岚大帝整个人转了个

身，变成了头向亚芠脚朝另外一边的方向。

亚芠的双手立即的按向了岚大帝的头顶，一瞬间将手中的金光整个的灌进了岚大帝的头中，让岚大帝的整颗头变成了向金子所铸，金光闪闪的。

众人由於角度的关系，所以只有看到了亚芠的胸前忽然的金光大盛，强烈的金光彷佛的将亚芠背後的那铠化後出来的银白长发变成了一丝丝的金线般，在亚芠的身後闪耀飞舞着，再加上，当亚芠一开始动作，夜月也跟着控制六神圣珠中的光神圣珠，将她投在光神圣珠上的光明圣咒的白光缩细，投在了岚大帝的头上。

由背後看来，亚芠那一头变成了金黄色的长发，金光闪耀中，与光神圣珠那圣洁的白色光芒将相辉映，一种神圣的感觉藉着亚芠的背影传到了众人的眼中，在这一个时候，没有人不认为，亚芠真的是一个散发慈蔼的圣者，慈悲圣者之名深入他们的心中。

几乎释怀着一种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情怀，所有人屏息的看着亚芠现在的举动，紧张的等着亚芠治疗的结果。

过了不知道多久，夜月忽然的一颤，娇躯瞬间被涌出来的汗水所浸湿，极大光明圣咒毕竟是极大光明圣咒，也唯有像夜月这样有着精神异力的魔法师才可以持续的发出了这麼久，消耗魔力极大的咒语，可是看来，夜月似乎也是到了极限了，再也无力的发出那样的魔法了。

察觉到夜月所发出的极大光明圣咒的圣洁之光慢慢的减弱，亚芠幕然的大喝一声：“夜月收手！”

同时的，亚芠手上的金光随之的一歛，岚大帝也随之的掉下了厚厚的床上，亚芠身上的贪狼之铠也在瞬间的同时解除了铠化。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当夜月一颤的同时，亚芠的轻喝传来，金光与贪狼之铠同时的消失，而亚芠却又在岚大帝往下掉的同时，飞快的顺手在岚大帝的颈上一划，一到小小的不到一公分的伤口出现在岚大帝的颈上，令人惊异的是，这个伤口上却冒出了绿色的液体来。

亚芠不顾得其他，伸手在岚大帝的颈子上的伤口一挤，挤出了大约小指般大的份量的液体，当亚芠看到了伤口终於流出的少量的红色鲜血时，他才放心的转过身来。

而这时众人也才回过神来，惊奇的发现到，不但夜月一副十分疲惫，浑身被汗水给浸湿的样子，连褪下了铠化的的亚芠竟然也是浑身湿淋淋的，脸上布满了汗水，而一旁的贪狼星更是一副精神萎靡的模样，卧倒在亚芠的脚边，似乎连动都不想要动。

众人没想到这短短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亚芠与夜月竟然会累成这样子。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米非耶急忙的问道：“圣者，陛下现在的情况怎样？”

亚芠轻嘘了一口气，伸手向米非耶一甩，一道绿芒由亚芠的右手掌心射向米非耶射去，米非耶本能的张开了他的魔法护罩，只见亚芠所射出了绿光一触到火焰所构成的，米非耶惊鸿一瞥的看到了护罩上出现了一点的绿色液体，还没有看清楚，绿色东西已经被他护罩上的火焰给烧成了一道黑烟，消失不见了。

亚芠的声音同时的传来了：“这是造成岚大帝昏迷不醒的东西。”可惜，米非耶等人已经来不及看清楚了。

一旁的鸣急问道：“圣者，那现在我父王他没事了吧？”

亚芠淡淡道：“醒过来是没有问题，不过，现在还不能动，过几天我再帮逼出其他的绿液。”

不想要说出神化剂的名字，所以亚芠姑且用绿液来称呼那些东西。

鸣听到了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可以醒过来了，不由的大喜过望，随即又感到疑惑，忍不住脱口而出的问道：“为什麽？圣者你为什麽不现在就马上替我父王给治好？难道你有什麽要求？”

在鸣的观念里，潜意识里根本是认为亚芠是冲着如果治好的他的父王岚大帝会有相当的奖赏而来，不过实在也是不能怪他，谁叫他要生在以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王家之中，只是在这个时候问出来，难免……。

亚芠根本懒的回答他，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随即的自顾的走到夜月的身边，伸手扶着夜月的粉背，关怀道：“夜月，没事吧？”

夜月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的重量全移到了亚芠那在她背後的手臂上，强笑道：“没事！只是有点脱力而已！”

亚芠微笑道：“辛苦你了，我们先回去吧！”

说着对贪狼星招招手道：“小星，走！”

扶着夜月，带着贪狼星，亚芠理也懒的理其他人，自顾的走出了这一间金碧辉煌的房间中，只有在亚芠的身影消失在门後之前，传来了亚芠冷淡的声音道：“三天後我再来。”接着，亚芠随即的消失在门後了。

众人目瞪口呆的望着亚芠的身影已经消失的背影，随即的转过头来所有人的眼光全都看向了鸣。

而鸣则是满脸通红，早在他看到亚芠的动作时，就已经省悟到自己白痴的问错了话了。

在这个房间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看的出来，刚刚那十分钟虽然短暂，可是亚芠与夜月他们却是耗尽了全力，夜月甚至需要靠着亚芠的扶持才能走出这间房间，而他竟然蠢的问亚芠为什麽不一口气将他的父王给治好，而且甚至还问亚芠有什麽要求的蠢话……

他已经看到了某一个世家的家主在摇头了。

幸而，床上忽然的传来的一句话：“这是怎麽回事？为什麽我全身不能动？咦！你们在这里干什麽？”

岚大帝，两年来昏迷不醒的岚大帝奇蹟似的在亚芠的力量下，终於醒过来了。

众人的注意力顿时的被床上正拼命的要坐起来，但是却发现到自己除了头可以勉强的转动之外，全身却像是没了知觉般的，怎麽也动不了的岚大帝给吸引了注意力，全都围在岚大帝的床边，免去了鸣的一个尴尬的场面。

而这时，在宫殿外，亚芠小心翼翼的服着夜月走出了宫殿，全体站在宫殿外的死神小队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头儿再进去没多久之後，忽然与夜月浑身湿淋淋的走出来，急忙的迎了上来。

可是，亚芠尚未走到宫殿外，面对着外面的宫殿大门处的那二十个斯达帝国王宫禁卫队精挑细选出来，担任岚大帝的宫殿的卫兵，因为没有注意到亚芠正扶着夜月要走出来，而只有看到了死神小队九十多人忽然的往他们的方向冲了过来，刚刚的事情他们也有看见，因而误以为死神小队是等不下去了，所以要硬冲进去。

纷纷威风凛凛的大喝着，手上那似枪非枪的怪兵器一横，就要阻止死神小队的前进，可是，却不知道怎麽回事？刚刚的一动手中的兵器，马上就感觉到眼前一黑，接下来，什麽事情都不知

道了。

而在後面的那一大群大臣们则是不由自主的发出了惊呼，在他们的眼中，只看到，当死神小队往宫殿的大门冲去，卫兵们一声大喝，手中的兵器一横，在死神小队的队伍中忽然的就有两道身影以超越其他人一倍的速度往前冲去，刚好一人一边，连动作都没看清楚，两道人影就这麼的通过了卫兵的守备抢进了大门中，而二十个卫兵们则在两个人影通过了之後，倒飞出去，还没落地，所有的死神小队的人就完全的涌进了大门中，而那些卫兵则是落地之後再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的。

大臣里也有不少是身怀绝技的人，平时也深知这群专门替岚大帝守门的卫兵们的实力如何，可是，竟然就这麼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的就被人打倒在地，不知生死，所有人，内行的惊骇，外行的惊讶，但是所有人都不由的发出了惊呼声。

原来，越众而出的是心急如焚的凯特与力奥，不耐跟大门的卫兵解释，乾脆就一人一边的各解决的十个卫兵，幸好他们下手有分寸，只打晕没打死，然後急忙的冲到了亚芠的面前。

将手臂上的夜月交给了惊疑不定的凯特，亚芠忽然的往前一倒，虚弱道：“回去！”

刚说完，亚芠的两眼一暗，昏了过去，被惊魂未定的力奥接个正着，看到了亚芠的样子，众人不由的惊叫起来。

从没有看过亚芠这样子的众人，立即的杀气勃发，一手揽着亚芠，力奥浑身杀气腾腾的拔出了背上的赤红长刀，就要往宫殿里冲，其他人也是一样。

一旁的夜月急忙虚弱的阻止道：“等等！你们误会了，照大哥的话，先回去长老院再说！”

夜月的话声虽然小，不过今非昔比的众人还是人人都听到了，也不由的一愣！

误会？难道头儿不是在里面遭到敌人的袭击吗？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而看到了众人疑惑的看着她，夜月急忙解释道：“赶快走吧，回去了我再向你们解释！绝对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

而虽然也被亚芠突然的吓到了，可是夜月还是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急忙的解释着，只因为自己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实在是太熟悉众人的心态，若非自己是知道原因的话，恐怕看到了亚芠这样子的自己会是冲第一个的，知道若不先将人安抚下来，恐怕一时半刻之後，这座雄伟的宫殿就会化成了废墟了，所以夜月急忙的提醒了杀气腾腾的众人。

而在门外的众大臣只看到了才刚冲进去的死神小队忽然的又像是潮水般的又退了出来，然後像阵风般的扫过了众人，连人影都没有看清楚，死神小队的人又全都消失不见了。

众人已经完全被死神小队古里古怪的动作给弄得满头雾水，只能傻傻的看着死神小队的离开，而没有任何人想到要阻止先打倒卫兵又突然的像逃难般的死神小队的离开，呃！如果他们有能力阻止的话！

当死神小队将亚芠与夜月紧紧的保护在中央，像阵风的回到了长老院他们寄住的贵宾苑中时，夜月也已经将亚芠昏倒的原因给解释清楚了。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本来他们是以为亚芠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敌，而导致被打昏了，害的他们以为是哪里来的人可以打倒他们心目中魔神般的强大的亚芠，而已经准备就算跃身死也要将对方给杀了。

可是听完了夜月的解释，这才知道，原来亚芠不是遇到强敌，而是为了救人而脱力的昏倒了

（夜月猜的），这才叫众人松了一口气，所有人的心中同时的泛起了一个念头：“我就说嘛！这天底下还有谁可以打败头儿的？以前就算是遇到任何百死一生的危急场面，也没见头儿昏倒过，原来是为了救人才脱力的昏倒！”

不过尽管如此，回到了贵宾苑之後，力奥将亚芠放到了他的房间的床上，让亚芠休息後，所有人依旧不敢大意，三名队长级的凯特、力奥，甚至是已经累的可以的夜月在凯特与力奥的百般规劝之下，依旧的执意的与他们一起留在亚芠的身边，宁愿拖着疲惫的身体，在亚芠的房中慢慢的休息也不愿离开去睡一觉，而其他的死神小队的人则是团团的围在亚芠的房间外，滴水不露的守护着亚芠，静待亚芠醒来。

这是高兴自己的父王终於醒过来，而在大长老米非耶的陪伴下，一方面想来向亚芠致谢并未自己刚刚的失言而致歉的鸣与米非耶在踏进了贵宾苑之後所见的情形。

而本来是想要来向亚芠致意的鸣跟米非耶却被阻在门外不得进入，任凭他们说破了嘴，死神小队的人依旧是不言不语，杀气腾腾的瞪着他们，压根也没有一点想要放这两个身分尊贵的人进去的迹象。

没办法了，鸣只得失望而回，而米非耶也只能回到自己的居所，而自始至终，他们根本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麽事情，竟然连见亚芠一面都不行？

终於到入夜的时分，亚芠终於的醒了过来。

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确认自己已经回到长老院，昏迷了一整天之後，亚芠醒来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没有五小的帮助还是太吃力的，不过……没想到会这样。”

今天早上，亚芠用来替岚大帝逼出残害他身体的神化剂的方法是先以自己的天心真气灌进岚大帝的头中，凭着他对於神化剂的异常熟悉，找出了在岚大帝的头中神化剂占领的部位，然後将这些神化剂给逼出来。

这说来简单，可是做起来却甚难，毕竟，人的头部是全身最精密的地方，容不得一丝的伤害，要不是亚芠他自己曾经注射过神化剂，曾受过其害，知道神化剂的主要伤害的部位在哪；要不是贪狼星有过一次帮亚芠逼出体中的神化剂的经验，而现在又铠化在亚芠的身上协助；要不是亚芠曾经学过无名医经，熟练任何的运用真气替人治疗的方式，知道如何的掌握力道；要不是亚芠的修为深厚又有贪狼星与神之钻的庞大力量的帮助，亚芠也不敢尝试。

可是尽管如此，亚芠依旧不敢大意，还是叫夜月施出了光明魔法里效力最好的恢复魔法来帮助他，以防万一。

可以说岚大帝的运气异常的好，要不是遇到了亚芠，而亚芠刚好又有贪狼星与夜月在侧，不然，恐怕他这辈子就只能在床上一直到死为止了。

可是，好了岚大帝，却苦了亚芠，忘记了自己现在身体尚未完全的恢复过来，也还只是勉强的容纳了以前的九成力量，而贪狼星当初也有五小之助，所以不小心的施出了自己的身体尚无法适应的强大力量的结果就是强撑着离开宫殿之後，昏倒在力奥的怀中的结果。

见到亚芠终於的醒过来了，除了正闭目冥思，以求魔力早日恢复的夜月之外，一直的站在亚芠的床边的凯特与力奥不由的惊喜交加。

力奥忍不住的埋怨道：“头儿，你今天早上干麻那麽卖力？为了一个什麽也不是的人，弄到自己脱力的昏倒，害的大夥都快担心死了！”

亚芠不由的哑然失笑，堂堂的斯达帝国的岚大帝在力奥的口中却成了一个什麽也不是的人，若被其他斯达帝国的人听到了，恐怕力奥会被斯达帝国的人给追杀了。

可是，在力奥的心中，亚芠可是他最重视的，为了别人而弄到自己昏倒，管他是什麽人，都叫力奥差点没拔刀去砍了他，管他是什麽帝国的大帝。

一旁的凯特则是皱起了眉头，但是却没说什麽，除了熟知自己这兄弟冲动，出口无心的火爆个性外，还有的就是自己也有那个念头，所以他倒也不好说什麽，他只是关心的问道：“头儿，你觉得怎麽样了？”

下了床，凯特向前了一步，正要扶着他，亚芠一摆手，止住的凯特的动作，含笑道：“无仿，我没有你想像中的虚弱，，况且，这次可真的是因祸得福了！”

偏着头，凯特与力奥疑惑的看着亚芠，浑然不知道亚芠现在所说的因祸得福是什麽意思？

看着自己，因为早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给弄湿了，所以力奥与凯特已经帮他脱掉，现在的亚芠他是光着脚丫，赤裸着上身，仅着一条贴身的长裤站在床前。

亚芠伸了伸一个懒腰，然後再坐回了自己的床沿，示意凯特与力奥也坐下。

等力奥与凯特各拉着一张椅子坐在他的面前之後，亚芠这才含笑道：“记得当初我跟你们说过吧，我现在的身体并无法完全的容纳我的精神与力量的回归吧！”

凯特点点头道：“记得，当初头儿你不是说要等约瑟将力量修到你的七成时，你才可以放心的回归吗？结果几天不见，头儿你却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叫我们吓了一跳！”

力奥也点点头道：“对呀！昨晚我们还以为你就是约瑟，差点要将你给抢走！”

听到了力奥的口无遮拦，凯特忍不住的瞪了力奥一下，示意他别乱开口，惹的亚芠不由的轻笑着。

凯特与力奥不可思议的呆呆的看着轻笑的亚芠，谁麽时候头儿也会这样开心的笑了？两人不可思议的在心中暗暗的惊叫着。

力奥讷讷的道：“头儿，你怎麽……。”

“变的很多是不是？”亚芠含笑的反问道。

力奥不由的吞吞口水，点点头，昨天本来就有点感觉了，只是重逢的喜悦让他没有想那麽多，可是，现在却是很清楚的感觉到了，起码，就他以前对亚芠的认识来说，亚芠是绝对不会去干那什麽圣者会做的事，也不会为了救人而弄到自己脱力的，似乎，亚芠现在好像比较像“人”了！

力奥不由的与凯特相视一眼，确认了对方与自己有着相同的感觉。

看到了凯特与力奥傻愣愣的望着他，亚芠不由的失笑道：“别一副见鬼了的样子看我，我只是有点改变罢了！嗯！某些感情比较丰富罢了！”

凯特与力奥还是不可思议的望着亚芠，亚芠乾脆道：“记得我说过了，如果我要回到本体的话我就必须要藉着铠化，将新生的我，也就是属於约瑟的精神给消灭掉吧？”

不待凯特与力奥回答，亚芠又续道：“不过，这件事却是我想错了，原来，当约瑟意外的引起了小星不受我控制，本能的接受了当时位在我的身体上的约瑟的意志而铠化时，我这才惊讶的发现到，根本无需消灭约瑟的精神，只是在铠化时，我的精神就与约瑟的精神融合了，毕竟，都是同一个身体所产生的精神，所以会融合也没有什麽大不了的。”

“不过，还是有一点不出我的计算，就是，当我跟约瑟的融合之後，出自於同源的精神虽然融合在一起，可是，这样却改变不了我的身体负荷不了我的力量的事实，使的我不得不用一些紧急的应变措施。”

微笑的看着凯特、力奥，还有不知何时已经回过神来，听的入迷的夜月三人，亚芠一摊手道：“结果，就变成了你们现在所看见的，多了一点个性上的差异，还有只有着以前的八成的力量的我了。”

夜月不由的惊讶的问道：“大哥，那你今天早上是……”

亚芠点点头道：“因为替岚大帝治疗，而忘形之下用出了我的身体所不能承受的力量，虽然因为脱力而昏倒，可是却意外的因祸得福，促使的我的身体提早的恢复了原本应有的能力，如今，我可以说已经是完全的恢复了以前的水准了，当然，我是指在我将当初暂寄在外的力量收回来的话。”

三人不由的一愣，什麽暂寄在外的力量收回？力量还可以寄在他处，想要的时候在收回吗？

三人疑惑的看着亚芠，完全的不了解亚芠到底再说些什麽？

亚芠也不多加解释，心念一动，几秒钟的时间，忽然的五道银光由外面破窗而入，全数停在了亚芠伸起来的右臂上。

三人轻呼道：“五小！”

看的身躯只有不到拳头大，迷你的十分可爱，现在全身已经变成了跟贪狼星同样的颜色的鹰、狮、熊、狐、虎五只小幻兽，三人略有所悟，想必亚芠所谓的力量寄在他处，一定就是在这五小的身上了。

微微的一笑，五小幻兽先是朝亚芠鸣叫了一声，随即看起来很高兴的向凯特他们又鸣叫了几声，似乎在打招呼。

夜月嘻嘻的笑道：“五小，好久不见了，你们看来似乎更漂亮了。”

听出了夜月在夸奖牠们，雷羽高兴的由亚芠的肩上飞到夜月的肩上，在夜月的脸颊上用牠的嘴喙一点，然後再飞回到亚芠的右肩上，逗的夜月更是笑的开心。

亚芠笑道：“好了，小家伙们，这几天辛苦你们了，可以将我的力量还给我了。”

五小听到了亚芠的话之後，先是偏着头看了亚芠一眼，然後由雷羽最先的高声的鸣叫起来，小小的身子发出了绝对不相称的洪亮的鹰鸣，随即的其他的四小也跟着高声的吼叫起来，一时之间，整个房间都被五小的鸣吼声给充斥着。

同时的，雷羽的双翅大展，浑身的羽毛都竖立了起来，其他的四小也不惶多让的高抬着头，浑身的银毛无风而动，小小的身躯却散发出威猛的神态，而且身上同时的冒出了腾腾的金银混杂的光焰。

这些光芒像是有了自己的意识般，由五小的身上汇聚在亚芠的掌心处，钻尽了亚芠的体内。

亚芠的脸上微微的泛出了红晕，将五小身上的五成力量给收了回来。

凯特他们呆呆的望着眼前亚芠所造成的奇景，足足的过了十多分钟，五小终於的停下了发出了金银色的光芒。

而就在金银光芒停下来的同时，亚纹忽然轻咦的一声，在三人的面前，又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异像。

停在亚芠的平伸的右手臂上的五小，身上忽然的同时的出现了奇妙的金线，随即的以着及快的动作将自己“分解”开来，所有的组织混在一起，包覆了亚芠由右肩到右手指的整个部位，顿时的将亚芠的右手臂变成了像是用银做成的一样，银光闪闪的，然後，银光这才慢慢的歛去，变成了亚芠原本的肤色，直到看不出来有何差异为止。

凯特他们惊讶的叫道：“铠化？”

难以置信的看着亚芠，眼中惊疑不定，同时的将眼光注视在亚芠的右手臂上。

而亚芠本人则是看起来比凯特他们更加的不敢相信，忍不住的伸伸右手，又摸摸看，最後平身着右臂，心念一动，小臂上，慢慢的突出了一块的组织，然後，形成了雷羽的样子。

拍拍翅膀，雷羽在屋子里飞了一圈，然後又再度的停回亚芠的右臂上，融入了右臂中不见了。

再一动念，手腕上忽然一颗拳般大的猛炎的银色狮头浮现出来，狮嘴一张，在狮嘴里出现的一颗小小的，金红色的小光球，又消失，然後猛炎的头又慢慢的沉入了亚芠的右臂中不见了。

然後亚芠又是手掌一展，密闭的房间中忽然的出现了一阵的无形旋风吹动，明显的感觉到这旋风以亚芠的手掌为风眼，逐渐的旋转向风眼聚栊，凝聚成了一团冒着青光的凝实的风眼，浮现在亚芠的手掌心上，然後，一只小小的，浑身冒着青光，可爱的能量状态的九尾出现了，随即又再发出了一道的强烈的青光，九尾又再度的消失。

疑惑不解的看着亚芠的动作，从雷羽的出现消失，猛炎的差点发出冲击炮，九尾以着能量体出现再消失，凯特三个人是越看越疑惑不解，浑然不知道亚芠到底再干什麼？

未等凯特他们发问，亚芠已经先挥挥自己的右臂，兴奋的笑道：“本来我还以为这几个小家伙因为先天不良的缘故，所以这辈子只能维持着幼生期的样子，可是没想到，现在竟然可以拟态的依附在我的右臂上，真是令我想不到！”

夜月疑惑道：“大哥，你是说这五小现在已经进入了成长期，所以可以拟态的依附在你的右臂上？”

亚芠点头又摇头，还来不及解释，随即的又听到了凯特更是疑惑的问道：“可是头儿你不是曾说过了，五小因为先天不良，所以牠们现在的样子已经是牠们最初及最终的样子了，怎麼现在有说牠们进入了生长期了？”

亚芠一耸肩道：“别问我，也许是两年前，五小彻底的与小星融合之後，意外的获得了贪狼星的某部分的能力，也许那时牠们就已经有了可以以第二型态的姿态拟态依附在我的身上的能力了也不一定，只是直到今天我将牠们由贪狼星的身上分离出来，又因为我取回来属於我的力量，致使的牠们一时之间无法适应瞬间少了庞大的能量，所以这才本能的依附在我的身上。”

力奥哇哇的叫道：“哇！头儿，这下可不得了了，你看看，你有贪狼星，五小，总共六只的幻兽，等到了五小长大了，那你不就成了第一个拥有六个铠的人了？”

亚芠含笑的摇摇头道：“不！不是这样的力奥，我无法像你解释，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五小现在的拟态能力是来自贪狼星给牠们的身体组织的能力，并不是五小自己进入了生长期，基本上，牠们还是在幼生期，并不会因为可以拟态在我的身上而有所成长，牠们还是会维持那小小的样子，你可以把这想像成五小在幼生期时多了一个拟态的能力，就可以了解我的话了，对不对！小星？”

转过头来，亚芠忽然的对着不知道何时，出现在房间中，走到亚芠的身边的贪狼星。

贪狼星听到了亚芠问牠，立即点点头，同时的对着力奥抛出了一个你很笨，这种事情也要人来替你解释的眼神。

看到了贪狼星的眼神，力奥不由的尴尬的傻笑着，会被幻兽骂笨的人，他大概是头一个吧！

夜月与凯特则早就已经是笑的捂住了自己的肚子，直喊笑痛了。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很兴奋的看着亚芠的右臂，亚芠乾脆又叫出了五小，让他们瞧个过瘾。

三天之後，一样的在米非耶的带领之下，亚芠与死神小队的所有人，直趋宫廷的深处，只不过，这次没有经过了鸣的引导，米非耶直接的带领着他们来到了岚大帝的宫殿前。

在宫殿的大门前，亚芠停下了脚步，正想要叫凯特他们在宫殿外等着时，米非耶微笑道：“圣者，不用这麼麻烦了，陛下已经有交代了，您的朋友也可以进去。”

亚芠点点头，没说什麼，就跟着米非耶往宫殿内走了进去。

而既然岚大帝说他们可以进去了，凯特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紧紧的在亚芠的身後，在大门卫兵的怒目而视下，泰然的走了进去。

三天前，当时在大门前轮值的二十名卫兵被凯特与力奥给打晕的事情，早已经在斯达帝国的王宫禁卫队中流传开来了，向来自许为精英中的精英的禁卫队中专门负责固守岚大帝的宫殿卫兵们，当然是会极度的不满同袍贝凯特与力奥给打昏了。

不过，力奥他们可是不理会卫兵的怒目而视，自顾的跟着亚芠走进了宫殿中。

明显的感觉到卫兵所发出来的敌意，亚芠淡淡的轻瞥一下卫兵一眼，不知怎麼搞的，当所有的卫兵一接触到亚芠那完全无法解释，带着幽黑的色彩的双膧时，即使并未从亚芠的眼中感觉到任何的敌意，可是，所有的人还是感觉到一股无法形容的，彷佛是来自於心底最深处的那一种的恐惧，不明显，但是却完全的占据了他们所有的身心，叫他们感觉到，那目光相接的不到千分之一秒却有如千年般的久远。

直到亚芠等人已经完全的消失在了那宫殿的深处之後，众人这才感觉到好像活过来了一般，互相的一望之下，都看到了自己的同扮演中那掩饰不住的恐惧还有那一身被冷汗给浸湿了的盔甲。

来到了岚大帝的寝宫面前，米非耶转过头来对着亚芠，略微的一皱眉的看着亚芠身後的死神小队，微微的张口道：“圣者，您的同伴们……？”

知道能够让凯特他们进来这里已经是他们目前所能够容忍的极限了，毕竟在过去的话就是岚大帝的寝宫了，亚芠并不笨，当米非耶一停下来之後他就已经知道米非耶想要做什麼了。

轻轻的对凯特点点头，凯特知意的转过身来，对其他的死神小队作出了一个手势，瞬间死神小队一哄而散。

米非耶在一次赞叹的看着死神小队又再度的将这一个地方给纳入了他们的掌握中了。

虽然明知道死神小队这样着举动对他们来说是既无礼又藐视的意味甚浓，可是，他就是无法对死神小对那俐落乾脆的行动，无须任何言语的默契配合而感到任何的愤怒。

转过头来，米非耶对亚芠道：“圣者，请进，陛下在他的房里等你！”

看到了米非耶似乎是没有要跟他一起进去的意思，亚芠也不多说什麽，对夜月轻轻的一摆手，带着夜月，一前一後的走进了那条通往岚大帝寝宫的走道中了。

走没多远，刚刚绕过了一个转角，亚芠就看到了鸣跟武两兄弟在岚大帝的寝宫大门前向两个尽责的卫兵般的守护着。

鸣看到他来似乎是很高兴，对着亚芠道：“圣者，您终於来了，父王在里面等你了！”

说着，鸣拉开了门，同时的让开了路，看他们的样子，似乎也是不打算要跟他一起进去，所以亚芠也不客气的领着夜月走进去。

走进去之前，亚芠与夜月忽然的同时的一驻足，眼角微微的撇了一下站在另外一边的武。

武的脸上现在也与鸣一样浮着欣喜的笑容，可是，在他的眼底却极为轻微的出现了一抹令人无法看清楚的精光，虽然他掩饰的很好，可是，他却无法躲的过在这世界有着那种对於恶意有种无法解释的敏感灵觉，世上只有两个人拥有的精神异力，亚芠与夜月的敏锐灵觉，令他们不由的微微的顿了顿。

感觉到亚芠眼角的眼光似乎给了他一种完全被看透了的不愉快感觉的武，再察觉到了亚芠与夜月的举动，武不由的暗自心头一震，随即的台起头来，用着他所能够做出来的真挚笑容面对的亚芠。不过可惜的是，他这个举动是白作了，因为亚芠与夜月在一顿之後随即的有马上往岚大帝寝宫走了进去，而它们那几乎无法查觉的轻微一顿也只有武察觉到而已。

看到了亚芠与夜月走进去，鸣将门合上，武这才发觉到，自己竟然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与鸣互望一眼，鸣与武这对面合心不合的兄弟彼此脸上泛起了一抹虚假的笑容，然後站在门外静静的等待着。

走进了房间中，亚芠与夜月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用厚厚的枕头垫在身後，让自己可以坐起来，然後争着一双锐利的光芒的岚大帝，正坐在床上望着他们。

亚芠泰然的走到岚大帝的面前，先是深深的与岚大帝互望一眼，岚大帝的眼中不知道怎麽搞的，在与亚芠对望不久之後，忽然的慢慢的浮出了淡淡的笑意，锐利的眼神也慢慢的软化下来，而亚芠的眼神则是有点奇妙的变化。

忽然，岚大帝略带着沙哑与低沉声音想起来，道：“圣者，我的病还需要治疗多久？”

亚芠淡淡道：“陛下担心？”

岚大帝微笑道：“担心？活到这年纪了，还有什麽好担心的？只是我很想跟圣者多聚聚，所以我才会这样问！”

聚聚？亚芠心中略带讶异，忍不住的一挑眉，望着这一个传说中的战争狂人。

“好几个人在这三天中对我说过了，圣者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冷淡、孤僻、怪异、神秘，似乎都是所有人对你的观感，着实的令我感到很好奇，令我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你着样的一个怪异的圣者。”

岚大帝似乎有着相当的谈话兴致，滔滔不绝的又道：“当我第一眼看到你之後，我不得不承认所有人的形容真的是对着，甚至，他们还有点保留。”

“可是，除了这些已外，我却还发现到另外的一件事，一件相当令我怪异的事情。”

“圣者，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圣者没错！你是我这辈子里，第一个所看到了，第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野心的人！”

岚大帝的话似乎是挑起了亚芠的兴趣了，坐在了夜月移过来的椅子上，正面的面对着岚大帝，听听他这番话是怎麽回事？

岚大帝似乎心情很好，笑咪咪的望着亚芠，含笑道：“呵呵，你的眼睛是我所看过最纯粹，完全的深黑的颜色，也许悲哀，也许冷淡，也许坚毅，但是，就是没有我在每个人的眼中曾经看过的野心的色彩。”

“圣者，你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一个拥有强大的自信，强大的力量的人，为什麽我会在你的眼中看不到任何的野心呢？”

同时，岚大帝又对亚芠摆摆手，微笑道：“不要对我否认你的强大，光是我听到我两个不成才的儿子所说的，跟在你身边的那群人，我就相信他们如果有意愿的话，我这小小的宫殿是绝对挡不住他们的。”

“还有，你身边的这位美丽的小姑娘如果米非耶长老没看错的话，她可能就是这一代的六灵魔女吧！能够让一群随手打败我的精锐卫兵的一群人，还有堂堂的十大高手对你唯命是从，还有我在你眼中看到的那无比强大的自信，你本身也绝对不是凡人吧！”

亚芠略带惊讶的看着岚大帝，果然不愧是在为三十多年并吞了五个小国的一代大帝，果然是与众不同，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觉与眼光，虽然醒来才三天，可是他却好像已经很了解他们一行人的底细了。

淡淡的一笑，亚芠不答反问：“陛下似乎是对於我本身比对於我是否可以治好你的病要来的感兴趣？”

岚大帝眼中闪耀着趣味的光芒，微笑道：“反正你都已经来了，也不急在一时，而且，我还真的是对你这个圣者比较有兴趣没错！谁叫你这麽的让我感到有趣！”

岚大帝大剌剌表示出了自己的意思，丝毫不理一旁的夜月那惊讶的表情，夜月她可是头一次听到有人将有趣冠在亚芠的头上的。

亚芠微微一笑，现在，他发现到自己已经有点喜欢上这个皇帝了，起码，他知道岚大帝在他的面前说的都是实话，也不是有什麽特殊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真的对於他这个人感到兴趣，如此而已！好一个爽直的皇帝，跟德野王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一扫他对於皇帝这一个名词的反感。

亚芠既然对了这一个岚大帝有了相当的好感，自然不会再摆出一副巨人於千里之外的样子，淡淡的笑道：“陛下，我想我们还是先治好你的病在说吧，以後多的是时间可以聊天。”

岚大帝不可置否的点点头，问道：“圣者，那我现在该怎麽配合你？”

亚芠淡淡的一笑道：“不必怎麽刻意的配合，你只要放松自己就行了。”

岚大帝微笑的道：“那看来我这病人是相当的轻松呀！”

亚芠不再多言，站了起来，对着一旁的贪狼星道：“小星，铠化！”金光一闪，亚芠再度的展现出了银月恶魔的形象来。

看到了亚芠的那特异的铠化形象，岚大帝的眼中不由的闪过了一抹惊异的神色，不过他并未说些什麽，静静的等待着亚芠的行动。

亚芠转过头来对着夜月道：“夜月，等一下你在一边待命就好了，今天不需要你在施法了。”

夜月一愣，但是还是乖乖的站在了亚芠的右後方，不过不怎麽放心的她还是放出了六神圣珠里的光神圣珠，以防万一。

亚芠对夜月交代完之後，他又对着岚大帝道：“陛下，今天主要是要替你迫出身体当中的绿液，如果顺利的话你应该在今天就能够完全的复原了，可是，待会可能会有点难过，可能陛下你要忍一忍了。”

岚大帝豪迈道：“圣者来吧！小小的痛苦对我来说没什麽大不了的。”

嘴里说的豪迈，可以不到三分钟，岚大帝就已经感觉到後悔了。

天杀的！有点难过？什麽叫一点难过？这种感觉叫做一点难过？

当亚芠的身上再度的发出了金光，然後透过了双掌将两道金光化成了两道的金色光柱投诸在岚大帝的身上的时候，岚大帝只觉原本好像完全没知觉得身体似乎在那一瞬间完全的恢复了知觉。

在亚芠的天心真气所化成的金光照耀之下，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袭上全身，在金光一接触到自己的身体时，岚大帝就感觉到好像从骨子里有着无数的小虫子在钻动着。

起先这些小虫子只是慢慢的动着，带给了岚大帝一种搔痒的感觉，叫他差点笑出来，可是，随着金光越照越久，这些小虫子竟然越动越厉害，彷佛是受不了这些金光的照射，越来越粗暴的到处钻动的，到最後竟然由他的骨头里钻出了外面的血肉之中来，在他的身体各处游移，带给了他一种像是血肉被硬生生的啃蚀的强烈剧痛，当中还夹带着一种无法去形容的酸痒，叫他又想痛叫又想大笑，令他难过的眼泪鼻水都流出来了，但是却连发出一声叫声的力量都没有。

事实上岚大帝自己的感觉并没有错，亚文正是用他的天心真气在替他逼出潜伏在骨头神经之间的神化剂来。

基於对神化剂的亲身体验与前几次的经验了解到，那些怪物所研究出来的神化剂主要是针对人类的脑部与神经来作侵害与激发人体的潜能，所以亚芠在三天前才会最先的完成了将潜伏在岚大帝的脑中的神化剂给逼出来的动作，在完成了岚大帝的脑部的清除之後，其余身上的神化剂就好办了，再加上有了头一次的经验以及亚芠如今不但完全的恢复了以前的实力，而且力量相当於增加了以前全盛时期的近乎三分之一的实力，以这样的能力，在对付岚大帝身体中的神化剂岂还不是驾轻就熟。

而在亚芠右後方的夜月一方面紧张的看着亚芠治疗岚大帝，一方面却又不自觉的替岚大帝感觉到难受，光看岚大帝脸上那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眼泪鼻水并流，浑身被冷汗给浸湿了样子，再无一点一国之王的威严，就知道他现在绝对不是亚芠刚刚所说的一点点的难受而已，不由的对他寄与无限的同情。

时间一点一滴的慢慢过去了，亚芠依旧是维持着站立发出着天心真气的样子，而岚大帝的身子则是越来越抖动，冷汗则是不断的冒出了他的身体，直接的将他所在的床单完全的弄湿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亚芠忽然的清哼一声，两手微微的一颤，天心真气的金色光芒忽然的大增，岚大帝随即跟着有所反应，不由自主的将自己的双臂一挥，一瞬间的从床上给跳了起来，同时痛嚎道：“痛死我了！”

同时脱离了亚芠的天心真气的照耀之处，亚芠再度的轻哼一声，收回了自己的天心真气。

而这时岚大帝的身上反而并发出了亚芠刚刚灌注在他身上的天心真气的光芒，同时，一股淡淡的绿气夹杂在天心真气的金芒中往四下飞散，消失於无形。

由於岚大帝的鬼叫声实在是太大声了，整个房间里都是他的痛叫声，引的站在门外的鸣跟武不由分说的撞开了岚大帝寝室的大门，冲了进来。

一进来，鸣最先反应过来，惊喜的叫道：“父王！您痊癒了？”

一旁的武也回过神来，急道：“恭喜父王！贺喜父王！”

在两人的眼中，此时岚大帝正站在自己的床铺上，不住的跳动着，口中不住的哼哼哈哈的不知道在叫些什麼，双手一直在身上这里摸摸那里抓抓，一付又痒又痛的样子，对於他们的问安充耳未闻。

过了一会岚大帝似乎是觉得跳够了也抓爽了，终於的碰的一声，又坐回了床上。

而亚芠早在鸣跟武闯进来的时候已经被夜月紧张的扶往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休息了，总算亚芠现在的功力已经完全的恢复过来，所以除了出了一身的大汗之外，到也没有其他的不对劲的地方。

终於回过神来的岚大帝看起来除了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倒也没有什麼不对劲的，而且现在也能够行动自如的自己跨坐在床沿边。

在听到了鸣与武的问候之外，岚大帝先是吐出了一口长长的大气，回过神来疲惫的回过神来对着鸣两兄弟挥挥手道：“没事，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还有是要跟圣者谈谈。”

兄弟俩欲言又止的望着岚大帝还有亚芠一眼，不再说什麼，乖乖的走出了这一间房间，留下岚大帝与亚芠跟夜月三人来。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们之後，岚大帝轻轻的吐出了一口气，对着亚芠道：“圣者呀！你用的是什麼方法来替我治疗？怎麼我浑身的骨节像是要散了一般，还真的不是普通的难过。”

亚芠淡淡的一笑，知道岚大帝本来就没有病，只是中了神化剂的毒，如今毒一去，整个人就跟完全好了一般，而对於岚大帝的问题他也不想多提，因此只是回给了岚大帝一个淡淡的微笑。

而能够担任一国的帝王三十多年，前後并吞了五个国家的岚大帝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人物，起码，他还看的出来亚芠对於这一个问题并不想要多提，所以他也笑了笑，不再在这一个问题上打传。

话锋一转，岚大帝略带点疑惑的问道：“圣者，你的本名应该不是叫做圣者吧？如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请教一下？”

想来，大概也只又亚芠这一个对岚大帝几乎有着救命之恩的人才能够让岚大帝这一国之均如此和颜悦色的请教他的大名了。

亚芠淡淡的回道：“陛下叫我亚芠就行了！”

岚大帝喃喃道：“亚芠吗？”

随即，岚大帝忽然眼中精光并射，面目转为严肃，问道：“好！亚芠，你治好了我，你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帮忙的吗？”

亚芠摇摇头：“不必了，治好陛下的病是我对一个人的允诺，我并不想要任何的要求！”

岚大帝微微一笑道：“想来也是，凭我那个不成才的儿子想来也无法轻易的就请动了你这号的人物，你可是我这辈子来所见到的惟一个没有任何的野心的人物，想来也绝对不会因为名利而专程来替我治病吧！”

亚芠笑而不答，忽然的道：“陛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我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提一下，不管你相不相信……”

临走之际，除了夜月之外，没有人知道亚芠在治好了岚大帝之後，又呆在岚大帝的身边两个多小时里干什麽与说了什麽？

只知道，当两个多小时之後，当亚芠带着夜月走出了岚大帝的房间中後，一直守在门口的鸣跟武终於可以进去看岚大帝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了岚大帝的脸上有种说不出来，似奇妙又似恐惧的神情，而到底亚芠对岚大帝说了些什麽？一直到几年之後才有人知道。

而带着死神小队的人马匆匆的回到了长老院的贵宾苑之後，听到了下人回报当初与灵儿一起被他给带回来的那个身中微量神化剂的大汉终於在昏睡了四天之後醒了过来，亚芠随即的去找他，神神秘秘的与那个大汉关在屋子里一整个下午不知道在做些什麽事情？说些什麽？

死神小队的人也只是知道，当亚芠与那个大汉谈完之後，众人只见那大汉不顾自己的一身的伤势尚未完全的恢复，天色将黑，匆匆茫茫的就离开了！

这一连串的神秘举动搞的死神小队的人满头雾水，不过，基於对亚芠的信任，并没有人询问亚芠到底在做什麽？

只是，隐隐约约间，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似乎一股风雨欲来的气息弥漫再亚芠的四周，凝重的让人感觉到诡异。

不过，当天晚上，同时的传来了一好一坏的两个消息，立刻的就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

好消息！其实也不能说是好消息，由米非耶的口中传来了，因为亚芠替岚大帝治好了他的怪病，所以岚大帝决定要在明天晚上举办一个宴会，一方面是庆祝自己的康复，一方面，则是要宣布封亚芠为斯达帝国的荣誉长老，一方面是藉机将亚蚊介绍给斯达帝国的达官显要们。

另外一个是一个坏消息，是凯特由原连盟四大势力所组成的商会的秘密情报组织所带回来的，商会之主－冰火女王妃雅失踪了，在昨天来到斯达帝国帝都外五十里外失踪了，唯一能找到的就只有遗留在一处荒野的妃雅的破碎座车，然而，妃雅还有随行的保镳的人都不见了。

看到了亚芠听到了凯特所带回来的这一个消息之後的的脸色，熟知亚雯性子的死神小队们似乎感觉到了，恶魔已经撕下了圣者的面貌，死亡的黑影开始弥漫在帝都的四周！

而死神的镰刀即将在恶魔的挥舞下，开始在黑暗中散发出清冷的寒光，那属於恶魔所有的漆黑寂静之夜里，正淡淡的散发着血腥的味道！

黑夜里，距离荒野外的一个不知名小径的路边，一个黑衣白发的颖长人影寂静无声的站在路边，在这一个人影的面前，一堆马车的残骸横放在小径旁。

从马车的残骸可以看的出来，在未遭人破坏之前，这应该是一辆豪华的马车，这从那破烂的车身上那些很明显的被硬拆卸下来的痕迹，还有四周那些不小心遗留在地面的某些金光闪闪的装饰品可以看的出来。

再则，在这马车的四周，那范围颇大的凌乱痕迹，斑斑血迹，兼或遗留了几把的残刀断箭更是可以看的出来这辆马车很明显的是遭受到了大量人群的洗劫，而且当时曾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白发人影静静的站在马车前，不言不语，人影抬头望向了天空，但是眼睛的焦点不知道看向哪里里，四周更是寂静无比，难以形容的诡异气息以这个白发人影为中心像四周蔓延。

忽然，在这个人影的背后出现了三个人影，那是两男一女，同样的身着黑色的衣物。

后来出现的人影当中的一个人对着原先的白发黑衣的人影微微的一躬身道：「头儿，北斗的消息指出，四大盗团里的荒门团曾经在半个月前在这附近现身，三天前却奇异的消失了踪迹，为数两千三百个人全都不见了，连北斗都还暂时的查不出他们现在的踪影。」

唯一的女性也道：「大哥，商团里说这一次跟妃雅姐一起出来的有团长的双卫历鉔、耐得左右双卫，还有一个替妃雅姐赶车的仆人。」

「刚刚已经发现到了那个仆人的尸体了，而城主与双卫却完全没有看见到踪影。」最后又补充道：「那个仆人的尸体就在东方十里处。」

白发黑衣的人影先是沉默了一下，然后冷声道：「走！」一瞬间，在场的四个人全都消失不见了。

同一时间，在距离斯达帝国的帝都近八十里处，有着一个高不过百公尺的小山坡，小山坡背对帝都的方向，有着一座不足一千公尺方圆大小的小树林，在这座树林中央，有着一间看来颇为破旧的石板屋，看这石板屋周围杂草丛生年久失修的样子，应该是帝都附近的居民废弃不要的房子。

这座石板屋看起来虽然不怎么大，但是，由于是用石板块堆建起来，所以尽管废弃多年，外表破旧不堪，实际上这座石板屋倒也还很固的很。

在这么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间为处于人迹罕至的石板屋周围的杂草丛里，忽然有着十来个人影隐藏在高及人腰的草丛中，悄悄的用着潜伏在地面上移动的方式，小心翼翼的由四周往这间石板屋靠近。

由于天空的月牙正散发出了极为微弱的昏黄月光，再加上茂盛的草丛的掩护下，这些几乎是贴在地面上爬行的人群若不是站在他们的身边的话，几乎是根本看不出来有着一大群的人正慢慢的往这间石板屋前进。

而就在这群人当中的最前面的第一个人已经爬到了几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了这间石板屋的墙壁，眼见他们花了三四个小时小心翼翼的在不发出任何可以让屋里的人发现到他们的存在的轻慢动作，终于如愿的靠近了这间的石板屋，这叫所有人不由的心中十分兴奋。

在所有人的眼中，屋子里面的人群就是代表着一座无穷无尽的富有藏宝库，擒获里面的人就代表拥有了他们作孟也想象不到的财富，而现在，他们就要将这座可以让他们所有人十辈子也花不完的藏宝库据为己有。

就在第一个人悄悄的对着在他的身后的人打了一个手势，就待他一声令下，所有人即将群起而攻，破门而入。

就在这同时候，异变突生，忽然的，由石板屋里那破碎的窗户中，突然的窜出了两条火红色，宛如两条约拇指粗，，长的有点过火，像极了小火龙般的两条冒着腾腾烈焰的火红长鞭，以迅雷不急掩耳的速度，从屋子里冲了出来。

长鞭宛如在空中戏耍的火龙般，以着灵活到不可思议的伸展扭动动作，最前端几乎是沾地的在屋子的外围一公尺处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大圆，飞快的在屋子的四周飞绕了一圈。

一瞬间，错愕的众人即使身体已经完全的贴近在地面上，还是逃不过火红长鞭的袭击，无一例外的发出了刺耳至极的一声惨叫，而且也就这么一声的惨叫，所有被长鞭扫的飞到了半空中的人全都浑身冒出了强烈的火光，落下地之后，全都变成了一具具焦黑的物体，向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焦臭味。

躲在树林中的十双难掩惊惧的神色的眼睛注视着在这间石板小屋周围发生的惨剧。

直到那一双灵活的火红色长鞭缩回到石板小屋中，四周再度的恢复了寂静，当中的某一双眼睛处惊疑的轻声说道：「这是第四波的人了，自从他们进到屋子里，我们的人在这一天一夜之间完全无法靠近，那双鞭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

说完，石板屋的四周又再度的陷入了沉默中，一切都显的很安静，安静的叫人心慌。

忽然，隐藏在黑暗的森林中的那十双眼睛同时的一亮，紧闭了一天一夜的石板屋终于有动静了，破碎的大门轻轻的被人由内推了开来，一个，浑身裹在炽热的红焰里的苗条身影出现了。

穿着一身的彷佛是由火焰所浓缩构成的火红色的火焰盔甲，覆盖着全身高达九成五以上，轻薄而精巧的轻型盔甲完全的紧贴在女子的身躯外，盔甲外围有着正伸缩不停的火红色火焰，在这一苗条的身影四周往外的散发着炽热的热焰。

但是唯一露在盔甲外面的脸部却又布满了浓浓的寒霜，冷肃的神情充斥在她那冷艳至极的美丽秀容上，令人怵目惊心的可怕光芒由她的双目中往外射出，向四周散放出浓浓的杀意。

这个外表看起来像团高热的火焰，神情却宛如万年不化寒冰的冷艳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那千里迢迢的赶来寻找亚芠，但是却又意外的遭到了不明的人士的袭击，导致现在被困守在这里的原丰原城城主妃雅・兰妮，现在大陆上人称ー冰火女王。

慢慢的走到石板屋外三公尺处，妃雅冷然的一扫四周，右臂忽然的往前一伸，在她的面前凌空画起了一个大圆，随着手的动作，伸出的食指指尖上忽然的延伸出了一条看起来像丝一般的细小的淡红长线。

一看到这一条细微道几乎看不见的长线出现，隐藏在森林中的那十双在黑暗中的眼睛不约而同的闪过了一抹惊慌的神色，纷纷以着自己最快的速度，往外退去。

长达三公尺的红色细丝长线，随着妃雅的手指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大圆之后，头尾竟然相互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直径一公尺多的圆圈，然后脱离了妃雅的指尖，整个圆圈以细丝为中心，猛烈的爆发出了炽热的火红火焰洪流，，变成了一个火圈飞旋的往四周飞射而出。

以着诡异的圆周活动的轨迹，这一个火红的火焰圈在妃雅的操控之下，以石板屋为圆心，往四周不断的扩大飞旋着。

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潮湿的小草，巨大的树木，只要一被这火圈触碰到立即的起火燃烧，直到这火圈消失之后，在不到三分钟之内，妃雅已经再这石板屋的四周燃起了一圈足足二十几公尺宽的火圈。

站在火圈之中的妃雅，似乎已经完全的融入了火焰之中，完全分不清到底在她身边的火是她的兽幻铠的火焰还是燃烧的火焰了。

远远的望去，妃雅就象是一尊被火焰所包围在其中的冰霜女神，一方面既散发出了浓浓的冻煞人寒霜，另一方面却又同时的散发着火红的热焰，叫人不由自主的被她的矛盾无比的寒冰与火

焰所掳获，甘心做一个扑火的飞蛾，明知火焰伤人，寒霜刺骨，却又无法自制的趋向那寒冰与火焰的矛盾存在。

火焰持续的燃烧着，站在飞舞的火焰光芒中的妃雅脸上依旧保持着冰冷的神情，站在远处，好不容易的脱离了火焰的焚灸那好几双眼中看着火焰中的妃雅，眼中不约而同的散发着又爱又恨又羡又妒的光彩，妃雅的实力之强远远的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妃雅的冷叫他们连骨子里最深处都被冻僵，妃雅的热也叫他们难以靠近，妃雅的美叫他们惊心，而妃雅的财富更是叫他们难以抗拒，到现在，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就算想要撤退也不能了。

当可以燃烧的东西慢慢的烧尽了，火焰慢慢的减弱，徒留下了一地的焦黑之后，自始至终未发一语的妃雅这才又慢慢的转身走进了石板屋里，然后，石板屋那有几乎等于没有的大门又再度的关上了。

外围，几双的眼睛相互的窥视，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的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了，面对这一个掌握了全大陆上十分之一的财富的商会首领，要是早知道她会如此的难缠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去碰她的，可是现在，仇已经结下，这一次不是妃雅被他们所擒获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死在于妃雅的手下。

深深知道如今得罪了大陆上最富有的商会主人的他们，如果这一次没有将妃雅给完全的控制在手中的话，如果让妃雅给逃出了他们的掌握，那么，他们即将要面对商会的强大武力的追缉还有甚至天价般的赏金，这将让他们在这块广大的大陆上无立锥之地，如今他们只能祈求没水没粮，而且已经被围困了两天的妃雅会很快的就屈服。

回到了石板屋中的妃雅，一反刚刚的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一进到屋子中，她就象是支持不住般的坐倒在地上，浑身的兽幻铠也象是有了自主的意识般，发出了淡淡的金光之后，由妃雅的身上慢慢的退了下来，还原成一条约手臂粗，两公尺长，有着一身闪耀着亮丽的赤红亮鳞的漂亮小龙，那火焰般的赤红长鬃，对称分叉的小巧双角，铜铃般的圆睛，游动不停的嘴角双须，蜿蜒如蛇的细长身躯，四条五爪腿臂，再再的说明着红色小龙的身分，一只超越了九阶的帝王级以上的圣幻兽－白金火龙。

白金角蟒的第四颗白金龙的卵，在两年前由亚芠交给了妃雅，在这两年间，这颗白金龙的卵在妃雅的手中孵化成了妃雅的白金火龙，成为了妃雅的幻兽。

白金龙圈绕在妃雅的身边，而妃雅则是虚弱的吐着大气，刚刚她其实已经耗尽了她身上的最后一分的力量了。

虽然说在这两年中，妃雅受到了大力神王的亲身指导，又有着亚芠赠她的两颗神之钻的协助，让她得以飞跃般提升了自己的力量，可是，白金火龙幻化成铠之后所耗费的能量需求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根本不是现在的妃雅的能力可以承担的。

想当初，亚华三兄弟本身就有着相当深厚的基础，然后又各有着一颗最大的神之钻协助，在清蓝之境中心无旁？的潜心休习了一年多的时间，却还是无法自由的操控白金龙的强大力量。

而现在，妃雅的起步既慢，所拥有的神之钻又比不上亚华他们，虽然有着大力神王洪伯的指导，但是两年的休习还不到当初亚华他们刚进入清蓝之境时功力的程度，因此虽然有着白金龙这样的圣幻兽为自己的幻兽，但是妃雅却还是没有具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操纵牠，顶多就是像刚刚那样唬唬人还可以。

但是，也不能否认的，在这两年中，妃雅的力量之增长也是令大力神王称赞有加，认为妃雅是他所见过的在短期中实力增加最快速的一个，甚至当年他自己在妃雅的这年纪时，差不多也只有妃雅现在这样的能力，而那是他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潜心修练才有的成果，完全不像妃雅这样几乎是在无的状态下进步到这一个程度。

况且，以妃雅自己的家传的，曾经让她的先祖在五百年前登上十大高手之一的绝学－红莲飞练，再加上他的指导，将来妃雅的成就绝对是超出他的境界，更难得了是妃雅的进步幅度更是他所见过的最快的人。

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的妃雅可是等不到了，以她现在的能力，根本无法应付那些包围在屋子外的那千多人的强悍盗匪的围攻，促使她现在只能困守在这里。

好不容易，妃雅喘过了一口气，两天来滴水粒米未进，再加上刚刚的逞强耗费庞大的力量吓阻外面的人越雷池一步的行动，让妃雅现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虚弱。

黑暗的屋子里，忽然的一个声音传出来道：「城主，您先走吧，不要在因为我们的缘故被困守在这里，这样我们于心难安呀！」声音是属于三十来岁即将步入四十岁的声音，语气中夹带着浓浓的歉意与焦急的味道，这时也可以看清楚，在这黑暗的屋子里说话的人正是现在精神萎靡的窝在墙角的两个人影当中的一个所发出来的，这两个人正是这一次为了保护妃雅，前铁血团的团长盖赤将自己的左右双卫历鉔与耐得派了出来，说话的是历鉔，而那个未发一言的正是耐得。

听着历鉔的话，妃雅苦涩的一笑，她何尝不知道，现在被困守在这里，时间一长的话绝对是他们三个人现在都会被外面的那些人给擒获，如果她可以逃出去的话，他们也许会碍于她的缘故不敢伤害受伤了历鉔与耐得。

可惜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她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及自信可以逃过这一千多人密密麻麻的包围圈，更何况，要叫她撇下历鉔与耐得独自的逃生，她也办不到，先且不说他们是为了要保护她才会受伤的，在以前，她所认识的那个人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同伴独自的逃生过，倾心恋他的她当然更是不可能去做出这种事来。

「别说了，你们先安心的将自己的伤势稳定下来在说吧！」

伸手阻止了历鉔再一次的想要出言劝她先行逃离这里的话，妃雅淡淡的说着，随即闭目养神，表示自己累了，不愿意再讨论了，事实上，她也真的是很累。

而就在石板屋里陷入安静时，相反的，在这座小树林的外围却变的相当的热闹。

时间往前推十分钟，就在妃雅在石板屋外燃起了焚天的烈焰的同时，位在距离这座小森林约十公里外，有着一群人以着扇形的队形，正沿着三天前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战斗的痕迹，搜索着前进，看他们的方向，正好是正对的十公里外的小树林，而这一群人的核心正是走在前面，黑衣白发的亚芠，还有跟随在他的身后的凯特、力奥、夜月三人，其它的死神小队则是分布在四周，一边搜索地面的痕迹，一边警戒着。

忽然，察觉到前面的夜空中有着淡淡的火红色的光芒，凯特叫道：「头儿，前面……」

亚芠断声道：「走！」

话声一出，亚芠当先化身为风，变成了一股墨黑的旋风，往那红光的地点飞驰而去，其它的人，也响应的跟在亚芠的身后，飞快的随着亚芠往那映照出一片火红夜空的方向，迅速的飞掠而去。短短的十公里的距离在众人飞快的速度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小树林外。

刚刚在小树林外站住，站在众人最前面的亚芠立即敏感的察觉到林子里有着一股浓厚的敌意，同时，树林里面竟然同时的射出了十多支利箭，朝着众人的头上飞驰而来。

亚芠冷哼一声，看似随意的伸手在胸前轻轻的一弹，金色的天心真气脱手而出，来到众人的面前的那一大片的利箭无一例外的，全被亚芠这看似随意的一弹之下，全都硬生生的被亚芠用更强大的力量，沿着来时的路径被反射了回去，霎时，当这些利箭被反弹回去之后，树林里立即

的发生了一连串的惨叫声。

在亚芠身后的凯特脸色一变，一挥手大喝道：「杀！」

同时间，凯特与力奥两人随着凯特的大喝声，抢进了树林里了，而其它的人也跟在两人的身后，隐身在这树林的黑暗处。

不约而同的，当死神小队的人消失在树林的黑暗中之时，树林里立即的传出了一连串的惨叫声，只是这些惨叫声往往都只来的及叫了前半声，后半声就象是被人硬生生的扼断般，听起来无比的怪异。

死神小队里唯一个一位女性，也是现在唯一的一个留在亚芠的身后的夜月，纤手轻轻的往虚空一托，一颗拳大，但是散发着强烈的光华，足以将亚芠的四周十公尺内完全照亮的光球在夜月的手中形成，悬浮在亚芠的头上。

亚芠略为的瞄了一下四周，然后在这颗照亮四周的光球的照路下，慢慢的走进了树林中，而夜月则是慢慢的跟在亚芠的身后。

一进到树林里，宛如散步般的亚芠与夜月立即可以清楚的看到了，一路上，到处是一具具还流着热血的尸身，当亚芠两人慢慢的走到树林近中心的地方时，夜月暗自的算了一下，这一路上大约见到的足足有两三百人无声无息的死在死神小队的手中，尚且不包括那些隐藏在黑暗中她没有刻意去找出来的。

慢慢的走到了一个不到三十公尺见方的空地上，亚芠与夜月立即的看到了大多数的死神小队几乎都聚集在这里，而在这一处空地上，两边各聚集的一大群人，一边是陌生的人群，一边是死神小队的人，在中间处力奥正与一个穿着黄色衣服，面目有点丑陋的中年大汉在打斗着。

看到了亚芠与夜月的来到，死神小队的所有人纷纷的让出了一条路让亚芠慢慢的靠近打斗的中心处。

亚芠一到现场，几乎就立即的打量了对方的所有人，包含那个与力奥在打斗中，而且看来好向来占了上风的丑陋中年人。

很显然的，对方的人是以站在人群前的那九个中年男女为首，令人想不透的是，从站在人前的那九人还有他们身后的那几百人，看起来似乎象是完全不相干的一群人，既没有统一的服饰，所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从小小的匕首到长柄大砍刀，应有尽有，好像根本不是同一组织的人，但是他们那如出一帜的彪悍神态与在跟死神小队的对峙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组织的阵势结合，却又是骗不了人的。

而亚芠一看到他们这种似乎完全没有一个统一标志就知道自己没有找错人，他们正是他这一次搜索的主要目标，两年前五大盗团里的第二号组织，现在因为两年前第一号组织疾风团被亚芠给歼灭了，但是却在铁血团的封锁下只流露出疾风盗已经消声匿迹而「荣升」为奇武大陆四大盗团里的现在天字号第一组织，号称个体战斗力最强，拥有最多人数的精英组织－荒门盗团！

而站在其它人的面前的那九个人，或者说包含现在正在与力奥打斗中的那个人在内的十个人，正是这一支盗团里，领导的十鬼头。

不像其它的大陆上的任何组织有着自己的统一的服饰或是标志，正是荒门盗的最大标志。

察觉到亚芠的到来，原本在一旁观战的凯特皱起了眉头，叫道：「力奥，别玩了，快点结束吧！」

在两方人马的注视下的力奥听到了凯特的叫声，忍不住回嘴道：「凯特，难得的碰到了一个蛮

有意思的敌人，你就让我玩玩吧！要真的等不及了，你就自己去找其它人好了，这家伙让我来，你可别跟我抢。」

凯特的眉头更紧，不悦道：「力奥，快点结束，头儿已经来了！」

力奥这时正好被那个中年人给一拳打中了胸口，退了好几步，听到了凯特的话之后，不由的轻咳一下，急道：「凯特，你这死家伙，头儿来了你也不早讲。」

「头儿，我马上结束他！」说到一半，力奥转过头来换对亚芠说道。

听到了力奥的话，荒门盗团里的人不由的都皱起了眉头，这倒不是认为力奥在说大话，因为，现场的所有人，不管是敌我双方，只要是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的出来，力奥虽说一直是落在下风处，但是，那中年人可是穿上了他的上级七阶风属格利欧（羊）系的兽幻铠来打的。

而力奥，别说兽幻铠了，他连背后的那一把赤红长刀都没有用上，就这么赤手空拳的与穿着七阶铠的中年人干上了，而中年人可以说是在占尽了优势的情况下，还只是勉强的占了一点的上风，他们可不会认为力奥的力量就只有这样而已，起码，力奥背后的长刀应该也不是装饰用的才对。

而面对亚芠与死神小队的荒门团里的十鬼中的其它九鬼则是心中更是有着无比的忧虑，连日来的进展不顺，已经叫他们够呕的了，如今，竟然有莫名其妙的忽然的杀来了这么一群来历不明，偏偏功力奇高又心狠手辣的人，闷声不响的就杀掉了自己一方许多人，到现在，四周还传来了不少的惨叫声，杀戮还在进行中，又不知道自己一方的多少人在这时候死于非命，这已经叫他们够震撼的了。

偏偏，现在在他们的眼前，竟然有着一个赤手空拳，就可以跟自己一方的十个人当中，以功力来说算是十人中最少是排名在前五的赤鬼，在赤鬼全身着铠的状况下斗个旗鼓相当，而且看势还有所保留，这怎么不叫他们所有人心中不由的苦涩起来。

到底他们是再哪里里惹上了这样的一群怪异的可怕杀手群的？

关战的其它九鬼心中苦涩，而与力奥打斗中的赤鬼更是在心中哀嚎着，明明他用尽了全力的一拳，重重的打在力奥那看起来完全没有一点防备的胸口要害上，可是竟然力奥只是轻咳了一下？竟然只是轻咳了一下？那可是曾经将号称皮肉最后的犀牛给打穿的一拳呀！

如今，看到力奥在说完话之后，伸手抽出了他背后的长刀，看到那原本暗红色的长刀一被力奥给握在手中之后，暗红的刀身彷佛是被注入了无穷的活力般，变成了一把晶莹剔透，闪耀着点点红芒的光彩，赤鬼不但心中叫苦，更是脚底发冷，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力奥大喝一声，手中的长刀一挥，划起了一个大弧线，连人带刀往赤鬼冲了过去，留下了一抹淡淡的人影残痕及长虹，荒门盗团的众人心中不由的一寒，他们作梦也没想到力奥这样的一个高壮的大汉竟然会有着如此的速度。

赤鬼自己更是心中一凉，竭尽全力，他只来的及将自己的手中的大刀横举在自己的面前，企图阻挡力奥这看来雷霆万钧的一刀。只是，他最后的一个念头就是「原来我们之间的实力相差这么多？」

对于赤鬼的阻挡，力奥根本视如不见，全身的功力，加上七阶铠所拟化成的大刀连让力奥停顿一下的资格都没有，力奥就这么连刀带人，将赤鬼质劈成两半。

荒门盗团里的所有人，包含九鬼都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吓的说不出话来了，刚刚看起来还占尽上风的赤鬼在力奥拿出长刀之后，竟然连接下一刀的力量都没有，就这么被力奥给一刀劈成两半，这是怎样的一个力量呀？

可是接下来的发展更是叫所由人由心里发寒，几乎叫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意了。

在荒门盗团惊若寒瞻的注视下，一刀将荒门盗里实力在前五的赤鬼给劈成两半的力奥，慢慢的走回到自己的队伍里。

若是这种情形发生在自己的荒门团里的话，那个人必定是被团里的人给视为英雄，接受英雄的欢呼。

但是，现在在他们的面前，力奥却象是一个做错了的孩子般，畏畏缩缩的走到他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个特别突出，晚了一步才过来，他们口中的那个头儿的白发青年的面前，低垂着头，而他们也察觉到其它的人在看着力奥的眼中，似乎完全没有那种欢喜的感觉，反而是一副「力奥，你完了」，那样的同情眼光投注在刚刚一刀杀敌的力奥的身上。

亚芠冷淡的看了一下力奥，冷然道：「力奥，你很强嘛！一刀可以解决的小脚色还要去挨他一掌？你似乎很有自信嘛！」

此时的力奥头已经几乎垂到了胸口，完全没有刚刚那种一刀毙敌的豪气，在亚芠的面前完全的矮了一截，连话也不敢多说，只能可怜兮兮的用眼角揪着亚芠旁边的凯特与夜月。

凯特苦笑的微微摇摇头，他可不敢在亚芠生气的这当头替力奥说话，谁叫力奥违背了亚芠向来所要求他们的，能够一刀杀死敌人绝对不留着出第二刀，可以七成力量毙敌绝对不出六成力，能够用刀杀敌就绝对不用手，面对弱小的敌人绝对不可因为自信而让自己受伤的要求，力奥违背也就算了，偏偏还正巧让亚芠给撞见了，任谁也知道亚芠最痛恨自己人因为莫名其妙的自信而让自己受到伤害的事，这下力奥真的是撞到了大板，真的惹的亚芠生气了，凯特他可不敢替力奥说话。

看到了力奥不说话，亚芠忽然冷哼一声，右手忽然的在力奥的胸前一拍，金光一闪，力奥被亚芠的这一掌给打的倒退了几步，同时喷出了一口黑血，亚芠同时冷声道：「待会我再找你算帐！」。

荒门团里的人不由的倒吸了一口气，一刀毙敌竟然是无功有过？这是怎样的一个首领呀？

不过凯特与夜月还有其它的死神小队的人倒是松了一口气，因为熟知亚芠性子的他们，深知亚芠无论如何是绝对不可能会对自己的人下手的，何况，他们更是了解到那一掌不是在处罚力奥，而是在替力奥治伤，逼出力奥刚刚受到那当胸的一掌所受到的暗伤，毕竟，第一盗团里排行前五的赤鬼的全力一掌也是不可小看的。

逼出了力奥体内的淤血之后，亚芠冷哼一声，往荒门盗的众人走来，力奥则是垂头丧气的走在凯特的身边，凯特轻声的道：「力奥，保重了！」

可是这一具话却引来了走在前面的亚芠的一声冷哼，凯特遽然的一惊，急忙的跟上，也只能对着力奥投以一眼爱莫能助的一瞥，然后又同时的招呼已经完全的汇聚完毕的死神小队的众人，跟在亚芠的身后。

紧张的看着亚芠带着九十九个死神小队的人马来到自己的面前，以剩余的九鬼为首的荒门盗团所有人不由的感觉到手心紧张的冒汗。

虽然说赤鬼及其它同伴的被杀让他们义愤填膺，但是比起替赤鬼报仇，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小命，光是刚刚力奥的那一刀，就已经没有人有那个自信可以接的下来，更何况眼前，力奥还不是最强的那一个，光是看到浑身散发着无形的杀气的亚芠，所有人就知道，这一支可怕的队伍是以亚芠为核心，力奥还是居于次位，那展现出来的实力，叫他们本能的感觉到不祥！

轻轻的咳了一声，十鬼里的老大，那个站在众人的面前的那一个身穿黑色的衣服手里还拿根长枪的高瘦的中年人幽鬼，对着来到他们的面前就不言不语，直直得盯的他们心中发毛的亚芠道：「朋友，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闷声不响的就杀害了我的手下？」

亚芠冷冷的看着他，淡淡道：「你们是荒门盗团吧？」

幽鬼心中遽然的一惊，他没想到亚芠一出口就是问他们是不是荒门盗团？难道亚芠是专门冲着他们来的？

又听到亚芠道：「三天前，你们袭击了一辆马车，还杀死了其中的一个人是不是？」

幽鬼心中更是一惊，三天前的事情他们做的极为的隐密，为什么亚芠一出口就是问这件事？而且听亚芠的语意并不是在询问他们有关这件事的始末，只是有种好像根本就已经确认了，现在只是在做一种验证的询问而已的味道。

身为一个大陆上的第一盗团，幽鬼当然也有着自己的自尊，虽然刚刚死神小队的人展现出了高强的力量，但是，并不就是表示他就怕定了亚芠他们。

只是想说如果说这是一场的误会的话，那就暂且放过了这次的报复之心，且先让亚芠他们离开，避免自己一方的所图因为同时的树下两个敌人而功败垂成，况且亚芠等人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威势也让他们所有人感觉到心慌慌的，实在是不愿在这么的一个紧要关头又再度的节外生枝。

可是，一听到亚芠这么的一问，包括了幽鬼在内的所有人不由的心中一凉，对方不但知道他们的身分而且还清楚的知道了三天前的事情，根本就是正对着他们来的嘛！

想通了这一点，也知道避无可避，幽鬼反而激起了心中的凶气，忽然的高声的笑道：「哈哈哈哈，没错，老子我们正是荒门盗的大爷们，小子，你到底想要干吗？」

「难道你们是商联里的人？小子，你是专门来找你们的那个什么女王的小情人的？」

「告诉你，你们来的太晚了，你们的女王早就是我的人了，还不快来见过我这位新上任的亲王？」

几乎是尽其轻蔑的嘲弄着亚芠，幽鬼露出了充满了恶意的嘲笑。能够身为荒门盗的十鬼中的代表性人物，幽鬼绝对是一个厉害的人物，除了他拥有着盗团里的第一号的实力之外，他还有着与他的实力成正比的智能，不然哪里能够统领这一群的凶悍盗匪。

只是，幽鬼的智能往往是敌人的噩梦，他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将敌人给玩弄至死，许多面对他的敌人往往被他三言两语的就挑中了心中的心病，刺激的丧失了理智，而让他给杀死，所以幽鬼又有着另外的一个外号叫做恶毒鬼。

而现在，当他一确认亚芠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就妃雅时，他又立即施展了他一贯的手段，用言语挑动着亚芠等人的心中焦虑所在，企图让亚芠他们失去冷静而让他们有机可趁。

的确，他成功了，这一番话真的是成功的挑起了所有人愤怒，尤其是亚芠。

幽鬼这么的一说，让亚芠的心中充斥着翻涌的怒涛，可是亚芠的心中越是愤怒，他的脸上却相反的瞬间变的无比的冷厉与平静，唯一可以窥探出来的就只有亚芠身边忽然狂涌而出，那恍若实质，冷可冻骨的无形杀气。

虽然震惊于亚芠所释放出来的可怕杀气，但是，幽鬼却是相当的高兴看到了除了亚芠之外，其余的死神小队的所有人脸上的愤怒神情，他在心中暗暗的叫道：「来吧！失去冷静的人就失去

了胜利的资格。」

不过，幽鬼他也知道光从刚刚的表现上看来，亚芠这一方虽然只有一百人，可是却是他们成立以来面对的相当险恶的一战，悄悄的在背后做着一连串的手势，通知着自己这一方的所有人，准备一场的硬仗。

忽然，亚芠笑了，完全令人无法离解为何而笑了，完完全全不带一点人味的笑了，这一笑，顿时使的众人的心中的温度陡然的降低了好几度，因为亚芠的笑容让人感觉到极点般的超低温度！

慢慢的将右手给举了起来，亚芠的右手上，自手肘以下，幕然的变成了灿烂的银色，远远的看起来象是由银子所铸成的一般。

手背忽然的出现了由五颗拇指大小，分别的呈红黄蓝绿白五色的小兽幻晶所组成的五芒星。

右手往外一挥，一瞬间，在亚芠的身边，分别的出现了金焰，青风，蓝电，黄芒四种的现象，随即，有形无质的能量一瞬间在亚芠的身边聚合。

闪耀着强烈的雷电光芒的雷霆神鹰－雷羽，仰天咆啸着的金黄色的撼地熊王－暴王，旋风寰身悬浮在半空中的风雷狂狐－九尾，燃烧着几乎可以烧尽一切东西的高温金焰的金焰圣狮－猛炎。

四只小幻兽在亚芠的力量驱使下，再度的以着能量体的形状出现在亚芠的身边。

看到忽然以着极为诡异的方式出现在亚芠身边的那四只足足有三公尺大的能量幻兽，荒门团里的所有人不由的心中一惊，他们完全不知道到底这四只看起来怪模怪样，但是好像蕴藏着极大的威力的力量的幻兽又是从哪里里来的？

冷的完全没有一丝人味的笑容自亚芠的嘴角慢慢的消失了，敏感的人忽然的察觉到亚芠这时的双眼忽然的变成了烂银色的怪异瞳色，同时亚芠轻声道：「该死！」

此话一出，同时伴随着的是一阵震天作响的狮吼，鹰鸣，熊咆，狐嘶，同时金，黄，蓝，青四射光芒自亚芠的身边往幽鬼飞射而出。

幽鬼等人遽然一惊，同时的大叫道：「兄弟们上呀！」

一挥手中的长枪，幽鬼诡异的闪躲过了四小的袭击，长枪往亚芠的面前疾电般的直刺而来。

同一时刻，凯特与力奥同声的叫道：「死神小队听令，灭杀！」同时的随在四小的身后冲入了荒门盗的人群中，沿途所经之处都带起了一连串的惨叫声。

看到了四小所经之处几乎无一合之对手，这已经叫荒门团的一般的成员够震惊的了，在听到了凯特与力奥同声发出来的命令，灭杀！好狠的命令，好浓的杀机，但是也太自大了吧？

凭这眼前的一百人竟然敢对他们这一群的大陆第一盗团，人数还是他们的十倍以上的人说出了灭杀这样的一句话来，怎么不叫所有人为之愤怒，那岂不是太瞧不起他们了？

可是，接下来的发展却又叫他们不由的胆战心惊，再一次的重重打击着他们因为愤怒而激起来的战意。

当凯特与力奥的命令一出口，接获到了命令的死神小队的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叫道：「铠化！」

九十六个死神小队的人，一瞬间在众人的面前浑身散发出了各种的光华，无一例外的，所有的

人的兽幻铠几乎是在身上穿上了覆盖全身高达九成以上的面积的各种兽幻铠，或脚边，或手上，或肩上，全都停留了一只小小的可爱幻兽分身。

但是，瞧在荒门盗团里的人的眼中，那只小小的幻兽分身却一点也不可爱，反而象是死神的身影般，叫全部的人全都毛骨悚然起来，虽然还未开始打起来，但是近乎绝望的心情却已经完全的充斥了所有的人的心中，包含了除已死的赤鬼还有正专注的对亚芠发起攻击的幽鬼之外的其它八鬼。

怎么可能？眼前的这一群人竟然个个都有着以前只听闻过，大多数人甚至不曾亲眼见过的九阶帝王铠？

这怎么可能？在他们的所知中，拥有九阶帝王铠的人都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是各国家的重要人物就是独霸一方的人物，而现在，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队全部都由九阶帝王铠所组成的可怕队伍，难道他们是在做梦？而且是在做那种一辈子也无法遗忘的最可怕的那种噩梦？

可是事实上他们的感官却告诉他们，他们并不是在作梦，而是货真价实的在眼前出现了一队拥有九阶铠的人物来，那么能够统领这样的一群的人物的首脑会是怎样的一个可怕的人呢？

所有的人不由的同时的转过头去看向亚芠这一面，他们却看到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幽鬼的枪尖已经是直指亚芠的鼻尖，就差几寸就可以刺穿了亚芠的脸，但是亚芠却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反击或是躲避的打算，不是亚芠不想，而是根本没有那种必要。

在幽鬼的枪尖面前，不知道何时竟然的出现了一团的白光，看起来象是极为微弱的拳大白光竟然硬生生的将幽鬼那看似雷霆万钧的一枪给强行给挡了下来，任由幽鬼用尽了全力却连一公分都前进不了。

而发出了这一团的白光的竟然是站在亚芠的身边，那个此刻拢罩在一种无法形容的奇特光辉下，看起来浑身充满着神秘感的朦胧之美，却又宛如弱不禁风的美丽女郎－夜月。

此时，在夜月的身边，还有着另外的五色光团在她的身边围绕飞舞着。

面对此情此景，荒门盗团的所有人几乎战意全失，完全的丧失了任何的反抗意识，这叫他们怎么打呀？

一群近百的拥有九阶铠的人物，两个不穿铠也能一刀将身为首领之一的赤鬼一刀毙命还是有过无功的小队长级的人，一个随随便便发出了一团的白光就可以挡住幽鬼的全力一击的妙龄女郎。

还有，那一个虽然没有出手，但是随便的发出了四只奇怪的，但是威力却极为骇人的可怕怪物的首领，面对着这样的一群的怪物，要叫他们怎么打呀？

可是，就算他们已经完全的没有了一点的反抗的心思，死神小队的人却不会因此而放手的。

也许一般的正义之士在看到了敌人完全没有反抗的心思时，也许会手下留情，放他们一条的生路。

但是，可惜的是，现在荒门团所面对的不是别人，可是亚芠亲手训练出来，承袭了亚芠的一贯理念，一但对敌杀无赦的死神小队。

在荒门团中的大部分的人几乎放弃了与他们反抗的意图之下，死神小队完全没有一丝的犹豫，忠实的执行着自己所接获到的命令－「灭杀」！

让人极度意外的，名列大陆第一盗团的荒门盗团与死神小队的第一次兼最后的一次战斗，竟然

是这种战局普一开始就结束的局面，手起刀落之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荒门盗团竟然就已经仅剩下了还与夜月在坚持的幽鬼还有被吓呆了的其余的八鬼，仅存活九人的凄惨局面。

事实上，以荒门盗团的实力如果可以发挥出来的话，绝对可以让死神小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可能获的惨胜的，可是死神小队所战线出来的实力却又深深的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无可相抗的畏惧种子。

打从一开始的暗袭就屠去了他们近五分之一的人员，力奥的一刀斩赤鬼，四小的诡异现身，一直到最后的九十六个九阶帝王铠的惊人事实。

这些在荒门盗团面前展现的事实，一再的打击着荒门盗团的所有人的信心，尤其是九十六个九阶帝王兽幻铠的同时现身，受限于帝王兽幻铠的可怕力量观念，更是将众人给推入了绝望的深渊，令他们滋生出无法匹敌的念头，最后终于使的这名闻大陆的第一盗团像一个闹剧般的，在几乎没有反抗动作下，被死神小队给一一冷酷的屠尽了，落的一个大笑话。

这恐怕是没有人可以想象的到的吧！

看了因为与夜月的光神圣珠僵持不下，而弄得满脸通红的幽鬼，还有被四小与死神小队给包围住的那八个脸色惨白的八鬼，亚芠的烂银的眼中闪耀着平静的光彩。

轻轻的伸起了同样烂银色的右手，亚芠伸出了食指轻轻的在幽鬼的枪尖上一点。

幕然，亚芠的手背上，那颗从来不曾闪耀出任何的光彩，代表着原八阶光荣虎王的白色幻兽结晶竟然开始散发出了闪耀的白洁光彩。

夜月惊异的看了亚芠一眼，亚芠曾经坦承，他的魔法生命奇迹中，他一直无法领悟出何谓光的意义，所以他不会光系的魔法，也因此，他一直无法任意的操纵五小中，位阶最高，威力最强大的光荣虎王－烈芒。

所以在三天前，当亚芠对她传授他独具的生命奇迹的魔法时，亚芠也虚心的向夜月请教光系魔法的原理，以求他自己可以早日的自由操纵烈芒，但是，夜月作梦也没想到，才不过三天的时间，亚芠竟然就可以掌握住光魔法的本质，融入了他自己的魔法系统中？

答案很快的就揭晓了，当指间一接触到枪尖时，亚芠的眼中忽然的并发出无比灿烂的银色光辉，朗声道：「出来吧，烈芒！我的光之虎，辉光魔虎！」

一瞬间，随着亚芠的话声一落，烂银色的指尖奇异的闪耀出璀璨刺眼的白色光华，宛如一道无比光亮的流星由亚芠的指尖发出。普一出现，这到白色流星立即将幽鬼的长枪化成了一堆的铁渣，而首当其冲的幽鬼更是连哼一声都来不及的就这么在这强烈的白色光华下消失不见了。

将幽鬼化成了人间的尘土之后，白色的光华一瞬间涨大起来，众人这也才看清楚那白光原来是一只神态威猛无比，浑身洋溢着璀璨的纯白光芒的威猛光虎。

光虎烈芒彷佛是憋久了似的，一个幽鬼似乎无法满足牠的大逞威风的念头，发出了一声的震天虎啸，一转身，带起了长长的白虹身影，往被吓呆了的其它八鬼飞扑而至。

而八鬼根本连一丝兴起为自己的生命而反抗的念头的机会都没有，在烈芒巨大光彩的身躯一扑之下，步上了幽鬼的后途，不留半点残渣的消失在人间红尘里。

至此，暨两年前的第一盗团疾风剧盗的后路，两年后的第一盗团荒门盗团又再度的自人间蒸发，讽刺的是，两个天下第一的先后盗团可以说都是终结于同一个人的手中。

完成了自己在能量体的状态下的第一击的烈芒，威风凛凛的站在场中，耀眼的身躯并发出了强

烈的光芒，仰天的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吼声，一副暨得意又威风的样子。

随着烈芒的吼声，其它的四只幻兽，猛炎、九尾、暴王、雷羽也随同的响应着发出了震天的吼叫声。

一时之间，虎啸、熊咆、鹰鸣、狐嘶、狮吼充斥着整个小树林，忽然的，一声又长又凄厉的绵长高亢的狼嚎随之的响起来，几乎压过了五小的吼叫声。

原来是亚芠身边的贪狼星似乎不甘寂寞的也随之的发出了牠独特而充满了王者雄风的独霸嚎声，六幻兽不断的吼着叫着，似乎用着牠们的声音来向所有人宣布着，来自银月下的恶魔，终于在睽违了两年之后又再度的重展雄风。

而大陆上的第一盗团－荒门盗团，便是那奉献给恶魔的祭品！

当四小幻兽再战斗中发出来的第一声的叫声时，因为距离稍远而显的有点微弱的叫声随着晚风飘到了远处，飘进了在树林中央的石板屋中，钻进了屋子里的三个人的耳中。

四小的叫声惊醒了闭目养神中的妃雅还有历鉔、耐得三人，三人莫名奇妙的互望一眼，浑然不知到现在外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时晚风中传来的，还有夹带着一声声微弱的惨叫声，更是令她们心中不由的升起了一丝的希望，不管如何，事情应该对她们有利的吧？

尤其是妃雅，听到了那隐藏再惨叫中模糊的四种叫声，带给了妃雅她的心，一阵一阵的震动，好熟悉的声音呀！只是可能吗？来的太过于突然的鸣叫声叫妃雅心中患得患失的，不知道外面所上演的是不是自己向来很熟悉的景象，也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了。

直到，那一声拢罩着整座树林，震的树林里的树木枝叶不停的抖动，也震的原本在石板屋里到处的走动的白金龙不由自主的圈缩起来，一副颤抖惊骇的害怕模样的凄厉高亢绵长狼嚎声传来，妃雅终于忍不住热泪盈框，猛的站了起来。

不顾自己的虚弱身体，猛然的冲出了石板屋，往那传来那声她永远不会忘记的狼嚎声的那方向冲了过去，因为那声的狼嚎是她这两年多来连作梦都想要再听到的声音，那声的狼嚎就几乎是那个人的代表。

刚刚冲出了石板屋没有多久，首先映入眼中的就是一个个穿着深黑色的衣服，左臂上有着她向来熟悉但是却已经两年不曾见过的六角形死神镰刀徽章的熟悉脸孔。

看到她奔来，所有人不由的露出了真诚喜悦的笑容，无言的，死神镰刀的所有人静静的分开了一条的通路来。

泪眼模糊中，妃雅瞧见了，在那通路的尽头，有着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是有着一头随风飘扬的雪白长发，一身漆黑的颖长的人影，可是她这两年来朝思暮想的身影？

一个立身不稳，心中的狂喜令妃雅几乎站不住了，忽然的旁边有一个人身出手来扶住了妃雅，妃雅转头一看，同样的一身黑衣飘飘的绝丽女子扶住了她，夜月，是夜月！

夜月的脸上充满了盈盈的笑意，扶着她面对着正慢慢的朝她走过来的亚芠，同时的给了妃雅一个充满鼓励的笑容，随即慢慢的退到了一旁。

终于，在妃雅几乎以为是经过了一百年的漫长的短暂等待的时间后，亚芠走到了她的面前。

看着眼前的那一张俊美无涛的脸庞，妃雅的眼中又忍不住的溢出了晶莹的泪珠。

泪眼模糊中，她只听到了亚芠面含无比温柔笑意的轻轻说出了一句：「好久不见了，让你久等了！」

够了，妃雅在心中叫着，再也忍不住的大呼一声：「亚芠！」同时的，一个前扑，扑进了亚芠的怀中，紧紧的捉住亚芠，泪水象是开了闸的水门，怎么也停不住。

两年来的人前坚强，人后落泪的辛酸，长久的等待与担心，在这一刻，全都化成了那一声的呼喊还有无尽了泪水而宣泄出来，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却发现此刻自己只会流泪，只会也只能流出了喜悦的泪水而已。

满怀着祝福的笑容，在夜月的示意下，死神小队的所有人无声无息的离开了这里，将空间留给了他们，这一刻，是属于有情人的。

当死神小队在石板屋中找到了重伤的历鉌还有耐得，并且将他们给扶出了树林，所有人在树林中等了约一个小时，终于等到了亚芠与妃雅出来了，只是走出来的是亚芠还有被亚芠紧紧的抱在怀里的妃雅。

夜月迎了上去，赫然的看到了妃亚在亚芠的怀里竟然是双目紧闭，脸上的泪痕未乾，但是嘴角却洋溢着无比幸福的笑容。

亚芠轻轻的道：「妃雅累了。」

所以一见到他不久之后就彻底的放松的在他的怀里睡着了，这句话亚芠没说，但是夜月自是能够理解。

夜月微笑道：「大哥，要不要我叫人……。」

亚芠难得的温柔的笑着，轻轻的摇摇头，低头看了一下就算是在熟睡中，还不忘紧紧的捉着他的衣衫妃雅的小手，温柔的笑道：「不用了，就让我多抱她一会。」

夜月无声的哑然失笑，她这个大哥呀！这可是万年难得一见的景象唷！要是妃雅还醒着的话，恐怕会因为这难得的柔情表现而高兴的好几天睡不着觉吧！

抿嘴一笑，夜月点点头的转过身去对着凯特一示意，同时的摇摇手，表示不用了，而且忍不住的对力奥吐了吐舌头。

凯特也不由的一笑，力奥则是有点不相信的看着亚芠，最后终于确认夜月的意思没错，只好扔掉了手中已经备便好的简易担架，而历鉌与耐得已经躺在了另外的两个担架上，力奥手中的是第三个。

亚芠慢慢的走到历鉌与耐得的面前，轻声的对着他们道：「辛苦你们了。」

历鉌与耐得互望一眼，最后历鉌代表发言道：「团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亚芠惊异的看了历鉌一眼，他应该没听错吧？历鉌怎会叫他团长？

不过现在不是追问的时间，亚芠淡淡的道：「先回去再说吧！」说完，亚芠的身上忽然的浮现了柔柔的金光，形成了一个半圆的真气护罩，将自己与妃亚罩在其中，微一举步，上半身几乎完全没有任何震动的往前移去。

在亚芠身后的力奥不由的乍舌道：「老天，头儿在做什么？只不过是要回去，干嘛用真气形成一个护罩？」

一旁的夜月忍不住的白了力奥一眼，喃喃道：「好一个傻子！」说完，夜月不里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的力奥，自顾的追上了走在前面的亚芠。

被夜月莫名其妙的骂声傻子的力奥更是满头雾水，凯特忍不住的拍拍自个兄弟的肩膀，忍笑不住的闷笑道：「力奥，做了这么久的兄弟，我现在发现，你还真的象是夜月所说的，果然是一个傻子。」

力奥被凯特这么一说，忍不住的问道：「为什么连你也这样说？」

凯特不由的长歎一声，同时也忍不住的对力奥白了一眼，像夜月一样不在理会他，自顾的往前追着亚芠与夜月的身影。

而其它的人则也是闷笑不已，也随着跟了上去，倒是一旁的历鉌还算好心一点，但是也忍不住的闷笑道：「我说力奥呀！这夜深露重，还有阵阵的凉风，如果一个人在熟睡中是不是会很容易生病吧？」

力奥点点头道：「没错呀！但是这跟凯特与夜月骂我傻子有什么关系？」

历鉌两眼一翻，他放弃了，对着旁边的两个抬着他的死神小队叹气道：「算了，我们走吧！」

一旁的死神小队则是根本已经笑翻天了，一旁的耐得也是闷笑的比给了力奥一个手势：「傻瓜！」

力奥喃喃道：「干嘛每个人都笑的那么诡异，还都骂我傻瓜？我就是不懂嘛！」

说完，力奥这才发现到，在这里竟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其它的人都已经跟上亚芠的金色身影了，忍不住的叫道：「喂，等等我！」

话一出口却又更引起了前面的死神小队的所有人的闷笑，要不是顾忌会吵到某人的话，恐怕会笑翻天。

斯达帝国里的长老院中的贵宾苑的大厅里，大长老米非耶坐在大厅中，陪同的还有亚芠，凯特、力奥、夜月三人，还有那个经过了一整夜的休息，再加上亚芠的帮助下，现在已经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醒来之后却一直不肯离开亚芠，所以现在紧紧的挨着亚芠，与亚芠同坐在大厅的长椅上的妃雅。

米非耶在刚刚来到时不由的？妃雅的绝艳容姿所摄，同时也疑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丽人？而且看样子似乎与亚芠的关系不浅，不过想及亚芠古怪的个性，既然亚芠不打算介绍，那米非耶自也知趣的不问。

这一次米非耶的来到拜访主要是替亚芠送来请帖的，现在摆在亚芠的面前的有十章请帖，分别是五大臣与五大世家的族长送来的请帖，巧合的是，这些请帖都是邀请亚芠在今天中午的时候过府请宴，看来这十个几乎掌握了斯达帝国的重臣都打算在今天晚上国宴之前，先跟亚芠套好关系，毕竟，岚大帝打算在今天晚上国宴的时候宣布亚芠为斯达帝国的第二十位荣誉长老的事情在达官权贵之间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如果可以跟亚芠这位身为岚大帝的救命恩人的新任长老打好关系，将来不知道会有什么益处是现在所无法想到的。

静静的看着桌子上的那十张精美的请帖，亚芠淡淡的笑道：“大长老，这些请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米非耶微笑道：“昨天晚上就已经送来了，不过那时候因为圣者您不在，所以我也无法转交给您。”

亚芠淡淡的看着桌上的请帖，忽然的对凯特道：“凯特，你说你有个朋友是阿摩司家的人吧？”

听到亚芠询问，凯特会意道：“头儿，我那个朋友叫做鲁格·阿摩司，是阿摩司家现任家主的幼子，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年轻人。”

亚芠轻轻的摸摸自己的下巴，微笑道：“都来这么多天了，凯特，你想不想要去拜访一下自己的朋友？”

凯特点点头道：“头儿，那你的意思是？”

亚芠转过头来对着米非耶道：“大长老，麻烦你替我将这些请帖给退回去，就说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不过，我想，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间并不会多久，所以可能没空去逐一的拜会，只能找几个好朋友去聊聊天罢了。”

听着亚芠与凯特的一搭一唱，米非耶了解的点点头，知道亚芠不想要卷入斯达帝国的宫廷权力纷争，就算去拜会某人，也只是私人的形势前往拜访，不参杂任何的味道。

米非耶苦笑道：“那好，圣者，我会替您转达您的意思的。”

说完，米非耶就起身告辞了，今天他来主要是要藉着替亚芠送请帖的机会看看亚芠的反应，好获知亚芠在各方的势力中到底是偏向哪里边。

如今听到了亚芠与凯特的一搭一唱，知道不管如何，亚芠并没有倾向哪里一边的意思，而且如果亚芠刚刚所说的都是真心的话，那么亚芠甚至明确的表示出他不想介入两位皇子的王位之争，不过对于这一点米非耶持着保留的态度。

望着米非耶慢慢的走出了大厅，一旁的妃雅偏过头来，微微的笑道：“亚芠，你这样明白的表示出不想要介入任何一方的意思，难道不怕会同时的得罪所有的人吗？”

亚芠淡淡的一笑：“我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替岚大帝治病，主要是因为这是我答应了一个人的诺言，如今岚大帝既然已经痊愈了，那我也不想要在这里呆太久，得罪他们又如何？反正我已经有了一个国家的仇人了，在多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难道你会以为我就怕了吗？”

妃雅嫣然一笑道：“嘻嘻，我才不过说了一句，你就说了一大串，算我怕了你了，谁不知道恶魔可是很恐怖的！”

夜月在一旁插嘴道：“我说妃雅姐这你可错了唷！现在大哥可是慈悲圣者，可是悲天悯人的很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敬仰着大哥呢！”

“是呀城主你就不知道，现在的头儿可是在这里受到万人的景仰呢！”力奥也不甘寂寞的插了一下的嘴。

听到了力奥与夜月这么的一说，妃雅不由的大感兴趣，忙追问起来。

经过了夜月与力奥的一番解释之后，妃雅不可思议的看着亚芠，似乎很难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妃雅忍不住的摸摸亚芠的额头，疑惑道：“亚芠，你没事吧？”

看到妃雅这样子，亚芠不由的哑然失笑，伸手从自己的额头处拉下了妃雅的小手道：

“你别听夜月还有力奥在那里胡说，那都只是巧合而已。”

尽管听亚芠这样的说，妃雅还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作梦也没想到，两年不见之后亚芠竟然会从一个恶魔变成了人人口中的圣者。

看到了妃雅的样子，力奥与夜月不由同时的一笑，想起了几天前自己在听说到这件事时，也是跟妃雅一个样，他们可以体会的到妃雅此时的心情。

众人说说笑笑的，难得的表现出了轻松的一面。

亚芠由妃雅的口中知道了，在这两年中，妃雅在结合了四个势力之后，创立了全大陆上势力最庞大，资本最雄厚的商团，几乎是囊括了全大陆上的一半的各种矿砂交易，所累积的财富更是天文数字的惊人，形成了一股相当庞大的势力。

同时，由妃雅的嘴中，亚芠也才知道了自己的爷爷与三位兄长的近况。

他的爷爷翰罗目前还在清蓝之境中安享天年，而他的三个哥哥则是在两年前，因为亚芠受难遭遇，再加上愤怒家仇的怒火，所以在两年前就投入了泰龙帝国中，存心不想要让华那邦公国太好过。

凭着他们的威名与能力，在两年前的三国大战中，当然是大放异彩，三兄弟重重的打击着华那邦与斯达的联军，叫他们吃尽了苦头，再一次的证明斯达克家族的威名与不可欺侮，又创下了另一番的战场神话，可以说泰龙帝国可以在两国的夹攻之下依旧的屹立不摇，亚芠的三个哥哥功不可没。

现在，亚华三人在泰龙帝国中官拜侯爵，统领着泰龙帝国的三个人统领了整个帝国将进三分之一的大军，再加上与第一世家隆家的亲密关系，可以说已经是成为了泰隆帝国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是目前炽手可热的人物。

听到了自己亲人的消息之后，亚芠总算是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前几天他也曾经询问凯特，但是因为凯特在之前的两年中一直的致力寻找他的踪迹，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亚芠的家人现在的近况如何？

总算亚芠现在由妃雅的口中知道了，众人尚且安好，那就让他放心了，至于建立的功勋如何，亚芠反而不是很在意。

看看时间，已经是到快要到达中午了，该是到阿摩司家拜访了。

虽然亚芠并不喜欢与人交际，但是一方面亚芠想要见见凯特口中赞不绝口的这两年来与他一起旅行的同伴，一方面，他刚刚也已经对米非耶说过了要去拜访阿摩司家了，如果不去的话，恐怕又会引起了不必要的揣测。

招呼一下众人，领着妃雅与死神小队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在米非耶特别派出来领路的仆人的带领下，往阿摩司家出发。

来到阿摩司家的府邸面前，亚芠等人不由的赞叹阿摩司家到底不愧是伫立司达帝国千年以上的大世家，光是看着阿摩司家的大门，什么叫做雕梁画栋，什么叫做富豪之家，光是从那扇用金银来装饰，有着华丽的精美浮雕的大门就可以看的出来。

还没有走进大门，大门咿呀的一声，被推了开来，七八个身影站在大门的内面，一待大门一开，立即的走了出来。

看到了这七八个人，凯特高兴的叫道：“唉，你们原来都在这里呀！怎么知道我们要来？”

原来这群迎出来的人正是凯特的好友，拜伦塔、摩洛、普勒、鲁格、那克、萝莉希菲等人，他们一见到了凯特立即很高兴的迎了上来。

紧接着，在拜伦塔等人的身候，又有着一大群的人也跟着走出了大门。

仔细的一看，第二批的人是以阿摩司的现任家主荷达伊为首，在他的身边，当盛、星河师徒，肃图、天风、玄风叔侄三人，伴随着荷达伊漫步的走出来。

见到了白发飘飘的亚芠，荷达伊呵呵的大笑道：“欢迎，圣者，你的到来我们期盼的心情终于的获得了补偿。”

亚芠淡淡的一笑，而肃图则是奇异的看了在亚芠的旁边挽着亚芠的手臂，巧笑甜兮的妃雅一眼，急忙的见礼道：“商联护卫长见过联主，隆长老！”

妃雅轻笑道：“李护卫长不用多礼了，没想到你也来到这里了？”

说完，妃雅低声在亚芠的耳边解释，亚芠这才知道，原来在新成立的商业联合中，所有人公推妃雅为商业联合的联主，主掌商业联合的各种运作。

这除了因为妃雅的商业才能受到了公认之外，再有就是因为妃雅及亚芠揭开了奇特城的阴谋让各势力有准备的时间，再来，又有着铁血团及十大高手里的大力神王在妃雅这一方，才让妃雅给当上了联主。

而其它势力的手领则是组成了商联的长老团，专门负责督促联主的作为，而由于在商联成立之初，盖赤就已经向所有人宣布，他已经将他的铁血团的团主之为交给了亚芠，所以现在在亚芠还没出现之前他可以代理，可是若亚芠一出现的话，那么铁血团的所属势力便自动的移交给亚芠，可以说他现在只是帮亚芠代管铁血团而已。

因此，亚芠自然的就成了商联名正言顺的长老之一，也是为什么肃图会一见面就称呼亚芠为长老的缘故，不过称呼亚芠为隆长老却是因为亚芠的真正身分在知情的人的保密下，大家还不知道的缘故，因而延用了亚芠的化名。

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迎接，亚芠等人在荷达伊的延请之下，进入了阿摩司家的大厅中，分别的坐定。

荷达伊笑咪咪的看着坐在他下方右边的亚芠与妃雅，含笑道：“今天真的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了，没想到除了圣者愿意移驾之外，连大名鼎鼎的商业联盟的联主，冰火女王妃雅小姐都来了，两位可是我作梦都想要请的贵客呀！”

亚芠与妃雅含笑不语，由于凯特与鲁格的关系，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阿摩司家的家主有着相当的好感，所以也格外的感觉到他的热忱。

尤其是，阿摩司家是以贵重金属的买卖起家，拥有着相当大的家族矿脉，自采自卖，与妃雅现在所领导的商业联合更是有着相当多的合作机会，妃雅与荷达伊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再生意上的关系，却使的他们早已经神交已久，因此现在一见面就有着谈不完的话题。

这边的亚芠、妃雅与荷达伊三人笑语欢谈，那厢的凯特与拜伦塔等人更是相谈甚欢，两年的同伴一段时间不见了，似乎有着相当多的话题好聊。

尤其是当凯特对他们说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头儿之后，更是令所有人不由的对于凯特的头儿的这一个凶名传闻全大陆的绝是大魔头心生好奇。

更甚的是，当他们知道了所谓的银月恶魔竟然就是这几天帝都中锋头最健，最受到人敬仰的慈悲圣者时，所有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

在凯特肯定的表示下，全厅中所有人那不可置信的眼光不由的全都投诸在那坐在上大厅的上首处，正带着温和的笑意静静的听着妃雅与荷达伊谈论着现在的大陆上的大势。

看到了亚芠的那样子，众人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出亚芠是那个冷血屠尽万人的可怕凶人，反而觉得，由那温和的笑脸中所透露出来的更象是近日所传言中的慈悲圣者，带着一股温和。

似乎是察觉到了众人在盯着自己瞧，亚芠偏过头来对着众人看了一眼，接着对着荷达伊告罪一声，起身的往众人走过来。

看到了亚芠对着他们走了过来，除了凯特、力奥、夜月三人之外，其它的人不由的紧张的感觉到一阵的紧张，毕竟现在往他们走过来的人可是全大陆都知道的可怕人物。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亚芠略带点好笑的看着已经紧张的全身硬梆梆的众人，甚至当中的普勒额头上都已经出现了细微的汗珠了。

亚芠好笑的道：“凯特，怎么不替我介绍一下你的这几位的好朋友？”凯特似乎也觉得好笑，带着笑容一一的替亚芠介绍起了身旁的几位好友。

亚芠一一的伸出手来与所有人握着手，这种的动作似乎给所有人紧张的心情感觉到平静。

握完了手之后，亚芠再度的对着众人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之后，这才又转过身去，再度的走回到妃雅的身边，静静的听着妃雅与荷达伊谈天。

呆呆的望着自己张开的手掌，似乎还感觉到手上有着刚刚与亚芠握手时的余温，那克不可思议的轻声道：“原来他的手也是温温热热的呀！”

边说还边不由自主的露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似乎在为亚芠的手与一般人的手没有两样而感觉到不敢置信。

一旁的鲁格忍不住的叱喝道：“那克，你在说什么鬼话？人的手当然是温温热热的了。”

嘴里虽然这么的说，但是鲁格却在心里也暗自的窘着，因为，他原本也以为恶魔的手会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呢！看来，他真的是被银月恶魔的传言弄得六神无主了。

且不说凯特这一面的人或多或少的跟那克有着相同的心思，坐在上首的荷达伊则是忍不住的望了专程的去跟所有人握了一次手，然后又莫名其妙回坐的亚芠一眼。

他虽然是在跟妃雅谈话，但是他可没有遗漏其它人的谈话，尤其是他又从自己的儿子的嘴中知道了这一个慈悲圣者其实真正的身分却是造就了全大陆噩梦的银月恶魔时，对于亚芠的注意力更是专注。

当他看到了亚芠忽然的作了这一个看起来似乎是莫名其妙的动作之后，脸上那淡淡的笑意似乎有点改变，本来他还有点的疑惑着亚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当他看到了鲁格等人脸上的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还有因为心情的放松而不自觉的将说话的声音放大时，略一思考一下，他立即的明白了亚芠的用意，同时的也深深的感觉有点惭愧。

因为，亚芠正是用着这种的方法，通过了握手，让鲁格他们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人，并不是就真的是一个恶魔，而他的内心中又何尝不是因为戒于所谓的银月恶魔的名声，所以他始终潜

意识的与亚芠保持着一点的距离，跟妃雅谈的较多，对于亚芠这一个主客，反倒是冷落了不少。

亚芠提醒鲁格他们，又何尝不是间接的再说他这一个以名声来论人的失职主人呢？

心中带着一点的惭愧，还有佩服亚芠这种通过了不经意的动作而现出来的睿智，荷达伊忍不住的发出了一声的长笑："哈哈哈哈，圣者，真是抱歉了，因为我跟妃雅小姐平常有生意的往来，一时聊的太尽兴了，所以失态怠忽了你这位贵客，真是抱歉！"

亚芠的脸上依旧是微笑不变，微微的一欠身，没说什么！倒是这样一来，整个大厅里的气氛显的是更加的融洽与轻松了。

荷达伊正想要说些什么时，忽然的，由大厅外传进来了一个苍老而雄浑的声音道：

"荷达伊老弟，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高兴？我才刚进大门就听到了你的笑声？"

紧接着，一个看起来虽然已经八十好几了，但是依旧是给人一种精神十足，老而弥坚，身穿着一袭雪衫布衣的老者走了进来。

荷达伊不由的惊疑道："唉呀！是什么风将老哥哥您给吹来了？"边说着，荷伊达边站了起来，迎了上去。

亚芠与妃雅基于一个客人的身分，也跟着荷达伊站了起来，同时的迎了上去。

荷达伊先是与老人握了一下手，随即的转过身来对着亚芠与妃雅道："圣者，妃雅小姐，来来，我替你们介绍，这位可是我们斯达帝国五大世家中，最高傲、神秘，不过现在却是毛快掉光的一匹无毛老狼，加利家族的现任家主邱米罗公爵。"

而亚芠也认出来这个邱米罗公爵是当日在岚大帝的寝宫前，除了荷达伊之外，唯一的一个对他表示善意的老人，只是亚芠还搞不清楚这位公爵阁下为何么会这样就是了。

听到了荷达伊的介绍，邱米罗轻笑一声，反嘴道："老弟，你怎么这样的说起我来？

我可比不上你这只本该翱翔天际，不过现在却被拔光了毛的脱毛鹰来的惨！"

听着两个家主彼此的戏谑是无毛狼跟脱毛鹰，众人忍不住的为之喷饭，妃雅与夜月更是掩嘴闷笑不止，连亚芠也不由的嘴角微微的抽动着，但是也因此更能让人感受到这两个相差近三十岁的老友之间的友情深厚。

说说笑笑间，仆人来禀告说午餐准备好了，荷达伊分别的牵起了亚芠与邱米罗，微笑道："我说老哥哥呀，今天你忽然的来到我这想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不过天大的事也没有吃饭大，咱们先吃饭再说！"

说着不由分说的拉着亚芠与邱米罗，同时的招呼着其它的人，往饭厅走去。

在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宾主尽欢的众人同时的来到了阿摩司家的后院凉亭中乘凉。

凯特等死神小队与拜伦塔等人在鲁格与那克这两个半主人的陪伴下在凉亭外聊着天，而荷达伊这主人则是陪着亚芠、妃雅、邱米罗三人在凉亭中一边享受午后的凉风，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看着脸上始终保持着淡淡笑容，但是却微微可以感觉的出其中所包含着一种隔离的感觉的亚芠，荷达伊一边琢磨着待会该怎么说，一边随口的问道："老哥哥，你现在可以说你到底是来

这里做什么的了吧？”

“没什么，我只是对圣者感到好奇，所以想过来渐渐圣者而已。”轻笑着，邱米罗如同荷达伊一般的注视着亚芠，似乎也不经意的回答着荷达伊的问话。

荷达伊似乎没想到邱米罗会这样的回答，奇异的望着邱米罗一眼。

邱米罗浑然不在意荷达伊的眼光，反而是注意着亚芠那似乎完全不为所动的淡淡的笑容，看似老眼昏花的眼中却闪耀着锐利的光芒。

久久，邱米罗在荷达伊与妃雅的惊愕眼光中忽然的哈哈的大笑起来，邱米罗转身对着呆愕的荷达伊笑道：“瞧你的，那是什么表情呀？老哥哥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难不成你会以为我临老变性，变成了一个老不修，跟其它的人一样全打着想要利用圣者的关系来争权夺利吗？”

荷达伊显然是松了一口气，不讳言道：“我就是怕老哥哥你变成了一个老不修了。”

别人也许不知道，但是与邱米罗相交数十年的荷达伊是最了解的，他这一个个性直爽，但是行事却是一贯的低调的老哥哥所拥有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他这个老哥哥有这个意愿的话，现在的所谓的五大世家中的第一世家－贝伦迪卡的第一世家的地位，他这个老哥哥可以再最短的时间内取而代之。

当然，正如他这个老哥哥一样，他自己的阿摩司家也是有着隐藏的秘密实力，相信其他的世家也一样，可是总括来说，加利家这个外人眼中行事最低调，被谕为五世家中最后一名的世家，其真正的实力却是排行第一，这一点不只是他心中有数，其它的世家的家主也是有着同样的体认。

所以，当他以为邱米罗有意要参与现在的斯达帝国的权力斗争时，他才会愣住了。

叹笑着摇摇头，邱米罗将眼光移到亚芠的身上，或者说是在亚芠身边乖乖的趴在地上休息的贪狼星的身上，含笑道：“其实我与其说对圣者有兴趣还不如说我对圣者身边的这一只沃夫幻兽有兴趣。”

一听到邱米罗这样的一说，荷达伊不由的恍然大悟，暗暗的骂自己是呆子，其实不光是邱米罗，连他自己，甚至是其它的世家也一样，对于自己的家族徽章代表的动物都有种近乎偏执的喜爱。

而亚芠的贪狼星所给人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还有那天在岚大地的寝宫中，亚芠那与众不同的铠化现象，着实的另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万分的惊奇。

而其它的人都这样了，更是别提以狼为家族代表的加利家的邱米罗了，难怪他会急急的来拜访。

而亚芠更是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早从初见面道刚刚的餐叙中，他就已经发现到邱米罗的眼光落在贪狼星的身上的时间比看他的时间还来的多的多，而且越看越是充满了狂热的光芒。

而原本趴在地上的贪狼星在听到了邱米罗的谈话说到了自己时，微微的抬起头来，看了众人一眼，眼中微微的透露出来疑惑来？

接收到了贪狼星的疑惑，亚芠轻轻的摸摸贪狼星的头，微笑道：“小星，这位老爷子说对你很感兴趣，所以特别的来看看你的。”

听到了亚芠的话，贪狼星不由的轻哼一声，眼中流露出了“少无聊了，我有什么好看的！”的意念来。

用着这样的眼神，贪狼星白了邱米罗一眼，偏过头去，不再理会这个在他眼中很无聊的老头子，低下头来继续的闭目休息了。

但是贪狼星的这一眼却使的邱米罗惊喜交加的叫道：“老弟，你…。。你看见没？

它…。。它竟然会说话！！”

而荷达伊却没有回答邱米罗的问话，因为他已经被贪狼星刚刚的那一眼给吓到了，从来没有见识过可以用眼神如此的清晰的表达出自己意思的幻兽的荷达伊是真的被吓到了。

可是令他更震惊的事又发生了，原本脸上含笑的亚芠忽然的笑容一敛，右手一挥，彷佛是错觉般，荷达伊好象是看到了亚芠的右手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竟然变成了金色，然后一只看来约一公尺大小，浑身裹在闪闪的雷电中的神俊雷鹰出现在亚芠的手臂上，紧接着，雷鹰竟然的化成了一道的亮眼蓝电，飞冲而出，直扑后院的某道门后。

再让人还来不及反应的时间中，门后随即的传来了一声的惊呼声，蓝电随即的飞回，不同的是，这时候水蓝雷鹰雷羽的爪上却已经捉着一个看起来约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只是他的手脚却是瘦小的可怜，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

一看到了那个被雷羽抓着浮在半空中，惊叫声犹未停的年轻人的样子，荷达伊惊呼道：“鲁泰，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听到了荷达伊的惊呼声，亚芠立知自己搞错了，心念一动，雷羽随即的将爪下那个叫鲁泰的年轻人小心翼翼的放到了荷达伊的手中。

亚芠同时满怀歉意道：“阿摩司公爵，真是抱歉，刚刚因为我察觉到有人在外面偷窥，误以为是宵小之类的，所以才匆忙的叫雷羽抓了回来，不知道这位是？”

荷达伊还来不及的回答，察觉到了凉亭中的异变的凯特等人全都围了过来，一见到那年轻人，鲁格惊呼道：“大哥！”

同时，在看出了鲁泰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荷达伊这才有暇望向亚芠，介绍道：“圣者，这个是我不成才的大儿子鲁泰，我不知道他来了却又不出来，造成圣者的误会，真是抱歉。”

亚芠急忙的摇摇头，望着似乎是惊魂未定，到现在还说不出话来的鲁泰，带着一点歉意一点补偿的心情，尝试的问道：“我看鲁泰大哥好像不良于行，不知是什么缘故？”

荷达伊苦笑的解释下，众人才知道，原来鲁泰本来也是一个正常人，而且还有着一身相当深厚的功力，可是在三年前却在外出历练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受了一身的重伤回来，当时的荷达伊实在是被鲁泰给吓呆了。

因为鲁泰在回来时不但浑身是伤，而且手脚筋全被人给挑断了，荷达伊找遍了各地的名医，却只是勉强的救回了鲁泰的一条小命，但是鲁泰的手脚却是被宣布为再没有治愈的希望。

被救回了一条小命的鲁泰在获知自己由一个原本是大世家的继承人变成了一个废人时，不由的万念俱灰，终日将自己给锁在自己的房间中不见任何人，甚至连自己如何的受伤的事情也不说，而阿摩司家的人为了避免刺激到他所以也不忍逼问，一直到现在。

听完了荷达伊的叙述，亚芠轻声道：“不知道公爵您是否愿意，我可以试试看帮鲁泰大哥治疗看看，不知道您的意下如何？”

“真的？那太好了，我儿有救了！”听到了亚芠的话，荷达伊不由的惊喜万分，但是有点不好

意思的说着：“其实我之所以想要请圣者你来主要就是为了我这个儿子的伤势，想要恳求圣者大发慈悲，救救我儿！不管是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他今天之所以送请帖要请亚芠来主要也就是为了他的这一个宝贝儿子。

亚芠看着已经回过了神来，在听到了荷达伊与亚芠的对话，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只能渴望的看着亚芠的鲁泰一眼，虽然不忍泼荷达伊与鲁泰的冷水，但是亚芠还是先说道：“族长，您这样说就是看不起我了，我一定会尽力的替鲁泰大哥试试看，但是我无法给你保证！”

荷达伊急忙道：“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圣者你肯出手就好了，我不求我儿可以恢复正常，我只希望他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好了。”双目微微的含泪，身为一家之主的荷达伊近乎恳求的说道。

看到了荷达伊的样子，亚芠不由的想起来为了让自己家人逃生而不惜的牺牲自己的父亲，心中已经决定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让鲁泰恢复正常，以慰荷达伊的那一颗爱子之心。

要荷达伊将鲁泰放在凉亭里的桌子上，亚芠轻轻的伸手在鲁泰的四肢上检查着，众人几乎屏息的看着亚芠的动作。

久久，亚芠面目含笑的站了起来，看到了亚芠脸上的笑容，荷达伊的一颗心几乎都快提到喉头，亚芠脸上的笑容是不是就代表着鲁泰有救了？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

第二部 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

作者：手枪

“万幸，鲁泰大哥的四支虽然都被人家给用重手法给挑断了，但是因为用的是利器，加上事后又及时的调理，所以经脉、神经虽然断了，可是肌肉还尚称完整，而且受伤到现在不算太久，所以还有机会可以治好。”

听着亚芠面带笑容的说着那些几乎是一听就知道是毫无希望的重症，众人不由的一阵的心惊胆跳，而荷伊达与鲁泰什么也没有听到，他们只听到了亚芠的最后一句话“可以治好”，一颗心这才总算松了下来，同时虽然亚芠还没有动手治疗，但是被亚芠这一个在几天前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个绝望病人的慈悲圣者亲口断定没有问题可以治好，又有什么比这个更叫人高兴的？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亚芠的双眼忽然的闪耀出了一金一银的光芒，一种难以言语的庄严威势顿时的充斥着所有人的心中，令众人几乎想要跪拜的臣服在亚芠的面前，所幸亚芠眼中的金银光芒很快的就消失了，免的让所有人真的跪拜下去。

尝试的施展出了完整的神魔眼，亚芠心中不由的大定，看来鲁泰真的是注定有救了。

其实鲁泰的伤势与醉大师极为的类似，因此能用以治疗的方法也是相同的，可是自从精神异力大成以来，因为两种力量的程度差异，亚芠就发现到自己无法同时的施展出精神异力与天心真气，这对亚芠来说虽然有点不便但是亚芠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一直到现在，天心真气终于追上了精神异力的成长，两种属于同源的力量终于又再像它们最初时一样，又融洽无间了。

而要治疗鲁泰的话，是需要天心真气与精神异力同时的发挥，本来亚芠的打算是可以由夜月来

负责精神异力的方面，但是夜月到底不像他那么有经验，而且夜月的精神异力到底是不是隆家的精神异力还有待商确，多少有点不保险。

可是，令人不得不赞叹鲁泰的运气之好，自从亚芠的精神与肉体分离两年多再度的结合之后，力量增长到他自己也无法掌握的现在，他隐隐的发现到似乎自己的精神异力与天心真气已经产生了一点的变化，当他使用其中的一种时，令一种力量也有种骚动的感觉，只是他自己也不敢确定。

如今，为了要替鲁泰治伤，所以亚芠勉强的一试，结果竟然是出乎他自己意料的顺利，让他又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技能－神魔眼。

当然，现在的亚芠并不知道，同时施展精神异力与天心真气会对自己甚至是别人造成多大的影响？

那将是许多人的福音，以及，更多人的噩梦，那种最深最沉，用鲜血与生命所构成的，最可怕的噩梦。

要求所有人暂时的离开了整个凉亭的周围十公尺之外，亚芠站在紧张万分的鲁泰的面前，伸出了双手，彷佛是从前他在练习天心诀时的手势，两手微微的相距大约三公分左右，亚芠将整个心神全都聚集在自己的两手之间。

慢慢的，亚芠的两手开始浮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光芒，左金右银的光辉将他的两手掌变成了象是金子与银子所铸成的，正如他现在的神魔眼一般。

用上了神魔眼，亚芠仔细的观察着鲁泰的身上在神魔眼下所浮现出来的经脉血管的走向，脑中不断的复习着当初替醉大师治疗的步骤。

忽然的，亚芠发出了一声令所有人心头暗震的低喝声，双手飞快的直拿鲁泰的两肩，沉重的力道与天心真气及精神异力的侵入，令鲁泰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连串的惨叫声。

天心真气在内不断的将他的那些错接的经脉一一的截断在硬生生的接上的那种斩经断脉之苦，精神异力在外的不断刺激经脉重新生长，肌肉的机能复舒的酸痒麻的复杂感觉交错，叫鲁泰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饱受这种痛苦折磨的他就已经叫不出来，浑身已经被冷汗给浸湿了。

而亚芠对于鲁泰的惨状似乎又完全没有察觉到，他只是一再的催着自己那普通人想象不到的可怕的天心真气与精神异力，不断的重覆着将鲁泰的经脉截断接上刺激生长的动作。

时间一分一分的经过了，在凉亭外观察的众人每一个人看到了鲁泰那痛苦的样子也不由的似乎感同身受，跟着流出了冷汗。

荷达伊最是舍不得，但是，光是看到了自己的儿子那原本萎缩的相当严重的四肢，在鲁泰的痛苦中，竟然微微的有种慢慢的涨大的感觉，而且枯燥的肤质也有了光泽。

种种的迹象都在说明鲁泰的伤势慢慢的好转了，这使的荷达伊强忍心中的不舍，看着鲁泰在亚芠的手中叫到叫不出声，冷汗更是流到流不出来。

终于，在众人以及鲁泰以为几乎不会停止的漫长等待中，亚芠再轻喝一声，双手上的银光忽然的消失不见，两手同时的发出了金光，灌注在鲁泰的身上，直到快将鲁泰给变成了金人，亚芠这才猛然的收手后退，而这时的鲁泰早已经被亚芠的治疗给痛的昏了过去了。

看到了亚芠的治疗完成了，荷达伊最先的冲了上去，发现到自己的儿子在一团金光中正面露甜笑的安稳睡着，这才让他放下心来，而耳中听到了妃雅急问道：“亚芠，你没事吧！”

转头一看，荷达伊不由的心中又是惭愧又是感激，看着亚芠那一身同样的被汗水给浸湿的衣服，荷达伊自也是知道亚芠为了替鲁泰治伤，损耗绝对是相当的庞大的。

感激的心情让他不知道该如何的表示出自己的谢意，只能够一再的说谢谢，除了这句话之外，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亚芠摆摆手，示意荷达伊不必如此，他之所以肯替鲁泰治伤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一颗爱子之心的缘故。

撑着虚弱的身体，亚芠现在只想要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刚刚他为了免除鲁泰多受治疗的痛苦，用这自己超人的力量一口气的将鲁泰身上的伤完全的根治，完全的破除了无名医经原作者需要多次治疗的程序，而且为了确保鲁泰的复原，他又多留了半成力量的天心真气在鲁泰的身上，让鲁泰的身体慢慢的吸收，所以他的损失远比荷达伊想象的多。

正想要像荷达伊告辞回去休息时，亚芠忽然注意到身旁，牵着脸色过分的苍白的天风的肃图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亚芠忍不住的问道：“肃图你有什么事吗？”

肃图看看亚芠，再看看自己的侄子，欲言又止的，想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注意到了天风过分苍白的脸色，亚芠自然的理解到了肃图所未能说出口的话来。

亚芠伸出了手，对天风柔声道：“小弟来，告诉亚芠大哥，你身上有什么病？”

边说边在妃雅及夜月等人不怎么赞同的眼光中，亚芠走向了天风，牵过了天风的小手，柔声的问着，同时天心真气慢慢的透进了玄风的身体中，仔细的查看着玄风的身体状况。

玄风怯生生的说道：“隆长老，爸爸妈妈说玄风因为什么胎毒的关系，所以先天不良，没办法做激烈的运动，所以伯伯带我出来求医。”

亚芠轻笑道：“小弟，叫我哥哥就好了，亚芠大哥我今年才二十岁，你可别学其它人叫大哥我什么长老的，你看大哥我象是那种七老八十的长老吗？再这么叫可是会把大哥我叫老的。”

为了缓和玄风紧张的情绪，亚芠略带轻松的语气说着，只是虽然如愿以偿的逗笑了玄风，让他甜笑的叫他一声大哥，但是却叫一旁的荷达伊、邱米罗、鲁格、拜伦塔等人一阵的不敢置信，不信眼前的这一个一身神秘的白发青年竟然才只有二十岁而已，原本他们还以为亚芠是一个七老八十，只是修练有成驻颜有术，所以这才会有着一张鹤发童颜的脸的某位前辈，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年轻？

轻笑着，亚芠缓慢道：“来，小弟，听大哥的话，你慢慢的想象着你的小腹处有着一团的气流，这一团气流会随着大哥现在由你的手中传进你的身体中的暖气，慢慢的在你的身上游走。”

边说，亚芠边伸出了另外一只手先是轻轻的点着玄风的丹田处，然后在转移着其它的地方，同时灌注着自己的天心真气来替玄风开拓经脉。

看起来虽然好像比较简单，亚芠也没有特异的清场，对于所谓的先天不良的病症，在无名医经上并未有所记载，所以亚芠也不清楚，而且他更是抱持着反正治一个人是治，治两个人也是治，所以他试着替天风拓展经脉，并且看情况传他一种真气心法，以许可以改变天风先天不良的体质。

只是出乎了亚芠的预料之外的是，天风的体质竟然是大异常人，他的身上竟然隐隐的有种会吸收天心真气的反应，这不由的挑起了亚芠的好奇，再度的加强自己的天心真气的输入份量，固执的要替玄风给打通浑身的经脉。

由于自己的特异体质，所以小天风完全的感觉不到一般人被强行打通经脉时会有的痛苦感觉，反而是亚芠越是将将天心真气输入他的体中，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吸收的亚芠的天心真气越多，天风就越是感觉到浑身热呼呼的，好不舒服。

结果亚芠用天心真气在玄风的体内绕了一周，竟然不知不觉的被玄风给吸收了近四成的能量，这可是需要亚芠练上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完全恢复过来的份量，比刚刚替鲁泰治伤还多耗了一倍的真气。

如此一来，苦了亚芠却有福了玄风，在身体吸收了亚芠这么多的天心真气之后，以后天风别说激烈运动了，就算是狂练武与人打斗都可以保证玄风无病无痛的活到八十岁没问题！

看着玄风原本过分苍白的小脸在亚芠的手一握上他的手之后，竟然慢慢的变的越来越红润，到最后甚至是红光满面，一副再正常不过的样子，肃图的心中不由的充满了感激，他从来没有见过玄风的脸色这样的好过。

但是，当肃图看到了原本半弯着腰的亚芠松开了玄风的小手站了起来的脸之后，肃图心中的感激却变成了愧疚了，因为，此时的亚芠脸上虽然还是挂着淡淡的微笑，可是只要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的出来，亚芠的脸上有着掩不住的倦容以及有点苍白的脸色。

看到了亚芠的样子，妃雅与夜月不由的惊呼一声，不约而同的上来扶着亚芠，一个叫大哥一个叫亚芠的急问道：“亚芠怎么了？”

亚芠回以一个苦笑：“真是失算，玄风的体质竟然会吸收他人的真气为己用，一趟的真气运行下来，几乎耗尽了我的天心真气，真是失算。”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现在只是有点累而已。”随即，亚芠有转头的安抚一下满脸焦急的妃雅、夜月以及凯特等人。

看到了亚芠现在的这一副疲累的样子，知道自己的儿子也是凶手之一的荷达伊马上叫人准备了一间房间，让亚芠休息，亚芠也不客气，在妃雅与夜月的孱扶下，随着仆人到房间中去休息了。

等到亚芠再出来时，已经是时间近傍晚时了，经过了一个下午的打坐休息，亚芠的天心真气虽然无法立即的恢复，不过在表面上倒是已经完全的正常了。

再一个下午都在他的身边守护着他的妃雅与夜月的陪伴下，刚刚走出房间门来到了后院处，亚芠马上的就看到了一副令他几乎为之喷饭的景象。

在后院中央的凉亭里何达伊与邱米罗还有鲁格三人正坐在其中，邱米罗面对着贪狼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而何达伊父子俩则是面对着现在已经完全的现出了本来面目，停在凉亭里的雷羽，脸上浮现着如痴如醉的神情。

察觉到了亚芠来了，贪狼星与雷羽两幻兽马上往亚芠这方向移了过来，亲密的在亚芠的脚边与肩上摩蹭着。

引的跟在两幻兽身后来到的邱米罗与荷达伊脸上满是妒忌的味道。

刚刚在亚芠休息的时间中，两个老大人将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贪狼星与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本来的雷羽的身上，虽然说两只幻兽对这两个老大人并不怎么理会，可是两个公爵族长却对贪狼星与雷羽在不经意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慧所吸引，越看越是喜欢，甚至还搬来了一大堆的十分高级的幻兽能量石来讨好两只幻兽，可惜的是两只幻兽甩都不甩他们，所以现在一看到了两幻兽对亚芠的那股亲热劲不由的叫他们吃味不已。

亚芠好笑的轻轻的逗一下雷羽，当雷羽慢慢的依附在他的右臂上消失不见之后，荷达伊脸上不由的透露出了一阵的失望。

而邱米罗则是紧张的望着亚芠，深怕他也将贪狼星给依附在身上，那么他就见不到了才一个下午就让自己越看越喜爱的幻兽贪狼星了。

看着两个族长像个小孩子般似的，彷佛是好不容易的见到了自己最心爱的玩具但是却又发现到这玩具是别人的那种失望的样子，亚芠不禁莞尔，但是总不能要她把贪狼星跟雷羽让给他们吧！

轻咳一声，亚芠道：“两位公爵，我想我这就告辞好了，待会还要去参加大帝的国宴，我想我们要先回去准备一下了。”

荷达伊与邱米罗怅然若失，忽然，荷达伊忽然的想到了什么似的，忽然道：“啊！对了老哥哥，你的家族不就是以纺织为主的吗？和不叫你的手下替圣者他们赶制衣服，这样岂不是不用让圣者他们在奔波一次？”

邱米罗这时也象是才想起来的说道：“对对！圣者你先等一下，我马上叫人过来。”

说着立即的往庭外奔去，亚芠好笑的看着迫不及待的邱米罗还有象是恶作剧得逞的荷达伊，他实在很怀疑荷达伊与邱米罗这样热心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贪狼星与雷羽的份上较多？

不想扫了两个年纪一大把却还向小孩子的两个族长大人的兴，亚芠只好留了下来。

当然，亚芠也很识趣的又唤出了雷羽，命令雷羽停在荷达伊的肩上，看着荷达伊还真的象是一个小孩子般获得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心爱玩具，小心翼翼又宝贝万分的带着雷羽到一边去的样子，死神小队的人不由的全闷笑不已。

不久，亚芠等人看到了邱米罗兴冲冲的走了过来，而在他的身后竟然是浩浩荡荡的跟了三四百人，每个人的手上还都拿着针线、布尺、剪刀之类的裁缝用具，看的众人几乎嘴巴要掉了下来！

邱米罗想要做什么呀？怎么搞了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跟在邱米罗身后的那一大群人马上将亚芠、妃雅、凯特等死神小队的人包围住，拿起了手中的布尺，不由分说的就替他们量起身来。

首次遇见这样的场面的亚芠等人，全傻眼了，呆呆傻傻的随人摆布，任凭这群兴致勃勃的裁缝指挥他们举臂抬脚的，全都搞不清楚状况？

现场的亚芠等人当中唯一算是清醒的就只有妃雅了，除了七嘴八舌的向身边替她自己量身的裁缝师傅的要求自己的衣服样式外，妃雅还一心分多用的与其它的人讨论凯特、力奥、夜月还有其它的死神小队的衣服的样式，甚至连邱米罗也兴致勃勃的以专家的身分加入了讨论中。

好不容易，终于妃雅与邱米罗敲定了自己，凯特、夜月、力奥以及其它的死神小队的衣服样式之后，轮到了亚芠了。

接下来，亚芠等人傻眼的见识到了除了鲜血的战斗之外的另一场战争场面，一场亚芠这一个恶魔自认甘拜下风的战争，他根本就完全的插不上嘴，只能呆呆傻傻的任由邱米罗，妃雅在他的身上到处的乱点乱摸着。

负责要替亚芠定制衣服的裁缝师们聚集在亚芠的身边，听着妃雅与邱米罗你一言我一句的讨论

着亚芠到底该穿什么比较好？

一个是世家家主，一个是商业的联主，两个一老一少为了决定亚芠到底该穿什么而几乎爆发了一场的战争。

邱米罗认为亚芠身为一个圣者应该是要穿着类似圣职人员所穿的圣袍之类的衣服，而妃雅却认为亚芠应该是要穿着武士服，她对当初亚芠所穿着的那一身的黑色武士服所表现出来的英姿念念不忘。

好不容易，这一场为了亚芠该穿什么而引发的口水之战在历经了快半个小时之后，终于以双方各退一步为收场。

看着所有的裁缝师如潮水的退去之后，亚芠终于是松了一口气，除了在武学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他，在其它的方面却是完全空白的白痴，他从来不知道穿个衣服会有这么多的学问？

什么材质，缝法，样式，色调配合，气质的搭配等等，听的亚芠一个头两个大，听着妃雅与邱米罗在讨论他应该穿什么的那一刻，亚芠还真的是觉得自己象是一个白痴！

现在那些裁缝师终于的退下了，亚芠不由的松了一口气，刚刚的半小时叫他比跟千人对战还来的感觉到疲累。

不过，亚芠可没有轻松多久，加利家的裁缝师傅们充分的发挥了高度的机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马上又有的一大堆了裁缝师傅们陆陆续续的捧着新制成的衣服走了进来，不由分说的拉着刚刚自己负责的死神小队的队员到其它的地方去。

不久，当所有人再度的来到了后苑里集合的时候，亚芠不由赞叹的望着所有人。

现在在这里当中，死神小队的所有人全都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新服装，一式的墨黑为底，贴身而不束缚的武士服设计，上半身额外的加穿着一件银白色的短胄，左臂上依旧绣着死神小队的标志，背后又加了一件外黑内蓝的大披风，让死神小队的队员们看起来暨威风又神气。

而凯特身上的穿着则是一套以青色为底，样式与一般的死神小队员的样式一样，只是凯特多了滚金线的缝边，披风内侧是为青色的，让凯特有着一种英气之外再添几分的温文。

力奥与凯特一样，只是他的衣服与披风内侧为火红色，让力奥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

而夜月则是与众不同的穿的一身的雪白，外罩一层纱纺，微风吹来，轻纱微飘，让夜月整个人看起来象是虚幻般的充满了朦胧的美感，更是完全的将夜月的那种夜空明月的清丽深邃的气质表露无疑，才一出现就叫人给看呆了。

与夜月不同的是，妃雅穿着一身淡红色的晚礼服，剪裁得宜的设计将妃雅那凹凸玲珑有致的身段展露无疑，晚礼服的胸前用无数的小碎钻相成了一朵火焰的图样，无肩的样式让妃雅的雪肩与晚礼服相互挥映，更是叫妃雅向团燃烧中的火焰，同样的叫人看傻了眼。

最后，终于轮到了亚芠了，当亚芠终于的在裁缝师的协助下，换上了崭新的衣服走到众人的面前之后，众人终于的继夜月、妃雅之后在一次的又呆住了。

所有人都知道亚芠长的很英俊，尤其是配合上了他一身与众不同的气质，更是充满了一种冷冷的吸引力，只是平常相处久了因此倒也不怎么注意，但是，众人所没有想象到的是，亚芠在换上了这一身由妃雅与邱米罗讨论出来的衣服之后，竟然会是如此的出色。

宛如深夜的一身漆黑，完全没有参杂任何一点的杂色，一身设计精美的纯黑武士服，令亚芠看起来有种神秘的气质，特殊设计的宽大披风，在亚芠不动时，可以将亚芠的全身罩住，变成了一袭类似袍子般的衣服，让亚芠又有着另外一种特殊的庄严。

顶级的衣料让亚芠完全不会因为披风的存在而感觉到任何的气闷与不舒服，让亚芠一穿就喜欢上。

满头的白发全数往后梳理，用一条黑色的发巾在尾端束住，白发黑衣，两种孑然相反的颜色在亚芠的身上出奇的调融洽，就象是亚芠的恶魔与圣者的身分一样。

看到了亚芠的样子，所有人全都呆住了，尤其是妃雅，她又再一次的感到后悔，亚芠实在是太出色了！

看到了众人的傻样，亚芠幸好已经有过了之前在瑟吉耐城的经验了，所以到也泰然自如，不像头一次般的失措。

好不容易的众人回过神来，妃雅正想要说什么时，不远处，不知道何时已经？好了一身的华服，手里捧着雷羽，一边满足的抚摸着雷羽柔顺的羽毛，一边走过来的荷达伊边走边高声的叫道：“圣者，我已经叫人准备好了一辆马车及许多的马匹，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

说到一半，来到了亚芠的面前，看清楚了众人的样子之后的荷达伊暮然的呆住了，后面的话在也说不出来了。

好不容易的回过神来之后的荷达伊忍不住的一阵摇头晃脑，左看看又瞧瞧的，看看亚芠，看看妃雅，看看夜月，再看看凯特、力奥，最后眼光移到众多的死神小队的身上。

最后，荷达伊嘴里不知道在念些什么，忽然的又转过头来，对着旁边的一个仆人道：

“去告诉总管，叫总管把府里所有的马车全部都给我拉出来。”

说完，荷达伊又转过头来对着一旁似乎很满意亚芠等人的服饰的邱米罗抱怨道：“我说老哥哥，梅是你干嘛将圣者他们打扮的这样的出色呢？难到你就不怕待会宴会时会让那些王公贵族子弟们暴动？”

听到了荷达伊那间接却露骨的称赞，难得亚芠竟然也感觉到一丝的不好意思，而邱米罗则是呵呵的直笑。

在斯达帝都的王宫禁区中的某处，原本鲜少人会来到的一角，从两天前忽然的就陆陆续续的有众多的人手前来布置。

这地方是一个足以容纳上万人的长型大广场，在广场的最底端，有着十层的台阶，踏上了这十层的台阶之后，上面是一个宛如平台般，有着超大平面，可以容纳上千人的一座高达七公尺近乎两层楼高的豪华大殿。

大殿是一座只有一面墙，其余三面都是由无数根洁白的大理石柱所支撑的奇型建筑，除了唯一的一面墙之外，大殿四周的石柱上到处刻满了精美的石雕，全都是斯达帝国历代以来的种种事迹与英雄故事。

这座广场与大殿，是斯达帝国专门用来举行国宴的地方，在这数十年间，使用到这个地方的次数屈指可数，连这一次在内，总共也才七次，前六次是因为现任的兰大帝登基时，还有并吞五国之后，各自举办过了一次，而这第七次，则是为了庆祝岚大帝的康复。

同时，有着特殊管道的人也同时的知道了两件事，除了岚大帝本身之外，岚大帝更要在这里宣

布长老院的第二十位长老，还有……。

听说岚大帝将在今天晚上宣布一件事情，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光是从岚大帝贴身的人口中获知，在岚大帝苏醒过来的这几天当中，岚大帝分别的找了许多象是五大臣五世家的家主这类的重要大臣，询问一些事情。

虽然这些大臣并未说明是什么事，但是光是由这些被岚大帝所招见的大臣那心思重重的样子就可以看的出来，岚大帝所询问的事情绝对是非同小可，因此只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全都好奇的要死，所有人都在猜测，会不会是跟斯达帝国的帝位继承有关？

因此，在这一次的国宴当中，几乎可以说在整个帝都里的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是在斯达帝国的各处的达官显要，几乎都用尽了各种的方法赶回来参加这一场的宴会。

自傍晚太阳还没下山之前，几乎已经有人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到了这一场的宴会场所，只是到目前为止，有资格走到平台上的大殿里的重量级人物到也尚未出现一个。

导致于现在，整个大殿里没有半个人的存在，而在大殿以外的部分里，却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了，只见到三三两两的聚成了一个个小谈话圈，所谈论的莫不是今天晚上的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终于，有人在走进了会场之后，立即往平台上的大殿走了上去了，顿时的受到了众人的瞩目。

看清了他们的身分之后，所有人不由的议论纷纷，倒不是现在走上去的人他们没有这个资格上去，事实上，帝国中也没有规定说国宴时份量不够的人不可以上平台大殿去，只是大家都习惯了会衡量自己的身分地位，考量自己是否有资格跟其它的人平起平坐，所以才会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

而现在走上去的人不管是在他们自己的心中或是在其它人的眼中绝对是有这个资格可以走上去的，因为，他们是斯达帝国的二殿下武还有五位农政财经的大臣。

看到了他们走上去，众人忍不住的议论纷纷，虽然说全帝都甚至是全帝国的人都知道，帝国的五位大臣向来与二殿下过往甚密，甚至还曾经有某位在非公开的场合上说过他们全都支持二殿下。不过，自从岚大帝清醒以后，二殿下与五大臣道没有一起出现在任何的场合过，现在竟然会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一块出现，敏感的人已经在讨论起了那个关于王位继承人的传言恐怕是真的了。

紧接着二殿下与五大臣之后的，有有一群人进来会场了，而且同样的是直登平台大殿，已经有人窃窃私语的说出了第二拨人的身分了，是大殿下鸣以及十九位长老。

走到了平台大殿上，大殿下鸣带着十九位长老走到了与二殿下武遥遥相对的另外的一个角落，连招呼都省了。

看着眼前平台大殿上的双方人马，众人不由的摇头叹息，谁强谁弱一望即知。

虽然说鸣的这一方有着武一方近四倍的人数但是势力的代表却不能以人数来论，五大臣代表着斯达帝国中五大政治势力，绝对不是不管世事的长老院的地位所能迄及的，长老院支持鸣只能给鸣名声上的支持，对于鸣的实力并未有多少的助力。

紧接着鸣跟武的登台之后，又陆陆续续的有人慢慢的往台上走了上去。

这些人或亲鸣，或亲武，或是中立的，到最后，在平台大殿中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画面，一方是以鸣与长老院为首的势力代表，一方面是以武及五大臣为首的第二势力代表，相较之下，鸣的势力比之武的势力不论在人数或是在势力上都比不过武。

至于第三方的中立区，则是以三大世家贝仑迪卡、亚摩、马拿三大世家的族长以及他们的本系人马为首的一群人。

眼看着该到的人都到的差不多的时候，平台下的人群忽然的想到了，台上还缺了另外的两大世家的家族，还有，也算是今天的主角之一，这几天最受帝都的人谈论的慈悲圣者也尚未到来。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宴会场所外，忽然浩浩荡荡的驶来了十余辆的豪华十人座大马车，马车上都浮刻着一只翔天的神鹰，迎宾的人立即的认出来是阿摩司家的家徽，虽然奇怪为什么阿摩司会一口气的派出了这么多的马车来，但是他们还是立即的迎了上去，替阿摩司家的马车开门。

第一辆车走下来的是满头白发及白须，精神十足的邱米罗，第二个是荷达伊，显然的邱米罗搭乘阿摩司家的马车来参加宴会的举动让迎宾的人愣住了，而完全没有注意到随后下来的亚芠。

等到回过神来时，他们却又发现到第二辆的马车上又下来了两位前所未见的美丽女神，惊艳的感觉让他们又都獃住了，直到死神小队的人跟着下了马车护着亚芠等人走进了会场之后还未能回过神来。

在荷达伊，邱米罗，还有妃雅夜月等死神小队的陪伴下，亚芠缓缓的走进了会场。

看着会场里的众多的人群，亚芠心中不知怎么的感觉到有点不安的感觉，亚芠安慰自己，那一定是因为前几次参加宴会不愉快的后遗症，只是，亚芠怎么也难摆脱心中的不详预感。

暮然，亚芠终于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不安了，因为，他看到了在这一场的宴会中，有着太多看起来不象是达官显要的人了，而且，除了自己的这一方之外，携带兵器的人也太多了一些。

也许其中有些是斯达帝国的保安人员，也许有些是官员们的保镳之流，可是真的是太多了一些，平均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带着兵器的，也许这是斯达帝国的特色，但是亚芠总觉得怪怪的，暗暗的向凯特施了个眼色。

警锐的凯特在接收到了亚芠的暗号之后，也同时察觉到了怪异之处，马上的传递出了暗号给所有的队员。

接获了凯特的信号之后的死神小队表面上虽然没有任何的异状，可是，却暗自的警戒着。

如此一来，本来就被亚芠等人高雅的风采给吸引，而瞬间的将整个闹哄哄的会场给变的寂静无声的人群，顿时感受到了死神小队所传出来的那种无声无形的压迫感，更是叫人说不出话来。

在荷达伊与邱米罗的引导下，亚芠等人走在人群自动让开的道路上，往平台大殿前进。

走到了平台的石阶前，亚芠忽然的停下了脚步，而亚芠一停，死神小队自然也跟着停了下来。

发现到了亚芠等人的停步，荷达伊与邱米罗也跟着停了下来，疑惑不解的望着亚芠。

亚芠问道：「两位族长，有规定我们要到上面去吗？」

荷达伊疑惑道：「没有呀！圣者有什么问题吗？」

亚芠轻轻的摇摇头道：「那在下就在下面找个地方好了，我不上去了！」说完，亚芠找了个最阴暗最没有人的地方，走了过去，这一次要不是因为碍于岚大帝的邀约，不想扫了一国之王的面子而不得不来的话，他现在恐怕早就领着死神小队前往泰龙了，更别说要他站到那上头去了，亚芠可没兴趣站到那上头给人像看戏般的看着。

看到了亚芠怪异的举止，荷达伊与邱米罗他们可是想不通亚芠这个年轻人在想些什么？

不过毕竟他们是陪着亚芠来的，所以也只好隔着一段距离对两位殿下及其余三个世家的家主拱拱手，打个招呼，然后他们也不上平台大殿了，直接的走到了亚芠的身边。

而在平台大殿中的众人则是讶异于何时加利与阿摩司家的人与亚芠这一个慈悲圣者大红人这么熟了？他们的身边早已经有人向他们禀告亚芠等人是搭着阿摩司家的马车来的，同行的还有加利家的邱米罗，这使的他们不由的暗暗的猜测起两大世家与亚芠的关系了。

当然了，平台自始至终只有一双眼睛丝毫不存任何的猜测与怀疑，有的只是浓浓的哀愁的望着亚芠。

当亚芠等人避开了闹纷纷的人群走到了阴暗的角落之后，在平台上的两位王子殿下却忽然同时的举步走下了平台。

而这两个兄弟在距离亚芠不到十公尺处走在一块了，这使的他们同时发现到了自己与对方的目的竟然是相同的，这使的他们不约而同的身形一顿，彼此的互瞪一眼之后，在又再度的举步上前！看到了两位殿下相同的行动，其它的人不由的更加的议论纷纷，现在他们已经都知道了亚芠就是近日帝都里最出风头的慈悲圣者，所以两位殿下同时的找上了亚芠更是令人想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看到了自己成为了众人的注目焦点，亚芠的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忽然一只小手伸了过来，挽住了他的手臂，原来是妃雅，同时两位殿下也开口道：「圣者你好！」虽然说因为王位而不合，不过毕竟是兄弟，问候语一模一样。

亚芠冷冷的对他们点点头，正想要出言时，忽然手臂上的小手一紧，亚芠微微的偏过头去，听到了妃雅在他的耳边轻声道：「我来就好了！」

说着，妃雅淡淡的笑道：「两位殿下真是对不起了，圣者因为今天替荷达伊族长的大公子治病，所以现在很累，只想要休息，真是对不起了。」

自小在尔虞我诈的商场环境中生长，加上又相当的了解亚芠的性子，知道了自己这一方与两个世家的族长一起来到这里，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想，光是看到了跟在两个殿下身边的那一群人已经不少人不断的在瞄着两个族长，就可以知道了。

而且亚芠既不喜欢出风头，更不想也没有那个精神牵扯进斯达帝国的权力斗争中，所以绝对不会给两个殿下好脸色看的，所以妃雅便主动的替亚芠发起言来，反正鲁泰的受伤想必是全帝都都知道了，而亚芠的确也是替鲁泰治疗，所以掀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此一来，一方面借口疲惫不想要应酬以避免一口气得罪了这两个地头蛇，一方面也杜绝了其它人的猜想，免的又引起了什么麻烦。

刚刚走到亚芠的面前，鸣跟武当然是注意到了亚芠身边的这两个美丽的不像人的女子，一个是之前就见过了，浑身充满了无限的神秘感的夜月，而另外的这一个亲密的挽着亚芠的手臂的女郎则像团火焰般，明知会烫伤人却又忍不住的想要亲近。

美人出口，鸣跟武当然是马上从应如流，将亚芠刚刚那近乎无礼的回应忘的一乾二净，打了个哈哈。

而妃雅的回答也同时暗暗的解释了为什么会跟两个族长一起来的原因，释去了大部分人的疑惑。

而且，藉着这样的一句话，妃雅更是提醒了两个族长，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与亚芠这一个岚大

帝眼前的大红人，但是却来历不明又不属于两位殿下的阵营的人物一起来参加这一场宴会会给人什么猜想！

一旁的荷达伊随即的接口道：「是呀！启禀殿下，小臣因为犬子的伤势日益严重，所以今天不得不硬着头皮恳请圣者施术，挽救小犬，着实的让圣者费了不少的心思与力气，说来实在惭愧。」

鸣关心的问道：「阿摩司公爵，那现在鲁泰兄弟的状况怎样了？想必在圣者的妙手回春之下大有好转吧！」

荷达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多谢殿下的关心，小犬现在的残疾在圣者的妙手下虽然说已经有点好转，但是要像个正常人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

妃雅心中暗暗的笑着，看着荷达伊唱作俱佳的与鸣一搭一唱着，看今天下午荷达伊像个小孩子的样子，还真是瞧不出来他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说了老半天全都在打官腔，话里有话，什么叫作不知道何年何月？以鲁泰现在的情况，其实只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就可以完全的恢复正常了，当然是不需要何年何月了，看来他是想要保留这一张王牌了。

接下来的情况似乎有点好笑，两位殿下以及他们身边的诸大臣们与亚芠问话全都由妃雅一手包办，亚芠始终都挂着淡淡的笑容，有礼而疏远的静静听着，既不表示意见，又反对妃雅当他的发言人，一时之间场面上的气氛似乎相当的融洽。

但是，只有妃雅藉着挽住亚芠的手臂，感觉到亚芠手臂上的肌肉逐间的僵硬起来，知道亚芠的心中已经渐渐的不快了。耳中听着众人说些不切边际或是试探的问话，妃雅从善如流的跟他们打着官腔，亚芠实在是不知道眼前的这一群人到底是打着什么主意？明明说的都是一些废话，可是却又看起来这么高兴？

正当亚芠觉得自己已经忍受到了极点，正想要干脆的离开这里，反正他又不想要贪图斯达帝国的一官半职的，现在离开也没什么损失，他都已经来了，算是给岚大帝面子了。

而察觉到亚芠已经被这些言不及义的废话给弄得处于爆发的边缘的妃雅，脸上虽然笑着，但是心里却也暗暗的怪着眼前的这一群人，不都是最擅长察言观色的官吗？怎么连现在他们已经造成了亚芠的不悦都看不出来？

不过妃雅倒也是错怪了这些大小官员了，因为亚芠在这短短的几天中，流传最广的除了他那近乎神迹的替人治疗手段之外，就是他那稀奇古怪的脾气了，想想看，有哪里一个被称为圣者的人，对人爱理不理的？甚至连两个殿下都不卖账，因此所有人都认定了亚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难怪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而就在这时，忽然的一声饱含怒意的大喝声音叫道：「该死的家伙，终于被我找到了！」

这话说的没头没尾的，但是却已经成功的引起了附近的人的注意，包括了正热情的试图与亚芠交谈的两位殿下还有亚芠及妃雅的注意。

亚芠转过头来一看，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略胖，穿着一身淡黄色华贵的精美服饰，满脸凶悍之气的中年人，现在中年人的身边正跟着一大群人，满脸杀气的围在他的一个小队员的面前。

原本已经被两个殿下给吵的有点不太高兴的亚芠顿时眉头皱了起来，直接的往那个小队员的身边走了过去，而其它人见到了主角离开原地，当然也是跟着亚芠的身后来到了小队员与那个中年人的面前。

认出了小队员的身分，亚芠问道：「希瞿，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头儿，我也不太清楚，莫名其妙的这个人就说我杀了他的儿子，还说要我偿命。」被围的莫名其妙的希瞿听到了亚芠的询问，自己满头雾水的恭敬回答着。

中年人原本杀气腾腾，见到了亚芠的来到，以及亚芠身后的人，忽然的面露哀戚的对着亚芠身后的某人道：「殿下，请您为下官做主，下官的独子在前些日子里莫名其妙的被这下人给谋杀了！」

「西督尉，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被这个中年人，负责帝督西边戍守的西督尉派尔·沙伦投诉的二殿下武开口问道。

派尔指着希瞿道：「下官独子以及两员随扈在数日前，在帝督内城中被这个可恨的卑鄙小人以残酷的手段残杀，可怜我儿竟然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人给杀了，而我连原因都不知道。」

「幸而老天开眼，当日还有小儿的一位朋友路过惊见此事，特地绘了这杀人凶手的图样给下官，让下官在今日不至于白放过杀子仇人而遗憾终生，请殿下为下官做主。」

而在这同时，凯特也将当日他们近来帝督中找寻亚芠时，希瞿意外碰到了仇人，得报毁家大仇的事情低声的在亚芠耳边一一的说了出来。

听着派尔的指控，二殿下不由的皱起眉头来，派尔是他的嫡系人马，负责帝督一方的安全事宜，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忠心人物，他的独子在数日前被人杀害一事他也略有所闻，只是没想到凶手竟然会再这时候碰到，偏偏还是他一心想要拉拢的慈悲圣者的随扈，这可让他感到很难办了。

在这重要的时刻，他可不想要因为这种事而得罪亚芠，但是若不给派尔一个交代，又岂不是会让自己这一方的人马心目中贬低了自己的地位。

脑中很快的就转了千百个念头，考虑一下得失，武很快的就有所决定。

而亚芠在听了凯特的叙述之后，心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他本身就曾经为了自己的仇恨而屠杀了华那邦公国王宫禁卫兵四千多人，虽然事后觉得自己的手段有点太过火，但是他并不曾后悔，对他来说，阻碍自己报仇的都是他的敌人，而希瞿也只是杀了自己的仇人，顶多在加两个助纣为孽的帮凶，已经是很客气了。于是，亚芠伸手拍拍希瞿的肩膀，然后往希瞿的面前一站，挡住了派尔凶光赤赤的眼光，面无表情的盯着派尔，用行动表示出对希瞿行为的支持。

看到了亚芠的作为，武顿知今天的事情无法善了了，他既无法无理的要求派尔放过杀子之仇，更无法去阻止这个脾气怪异的慈悲圣者不要为了一个下人而伤了彼此的面子，在心里叹口气，武转过头来看着亚芠还有面露凶光的派尔。

而派尔则是心理笃定，今天无论如何，他是绝对不会让希瞿这杀子仇人逃过一死的，心知肚明的他知道，武是不会反对他的报仇的。

而现场最高兴的要算是鸣了，被派尔这样的一闹，武现在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拉拢亚芠了，而现在亚芠也只能用支持他来换取与武相抗衡了力量了，他高兴的差点想要抱着希瞿热舞，感谢他杀死派尔的独子，替他创出了这样的一个有利的局面来。

不过，现场各怀所思的众人全都忘记了亚芠，完全的猜测不出亚芠的反应会是怎样？以致于当亚芠一挥手，力奥忽然的伸手拔出了背后的长刀架在派尔的脖子上时，众人全都獃住了。

作梦也没想到，亚芠竟然会因为自己的一个随扈而公然的在众多的人面前，又是由帝国皇帝举办的宴会中，拿刀子架在堂堂的帝国首都西督尉的脖子上的这样的举动来。

力奥阴森森的望着派尔，粗豪的脸上尽是无穷的杀机，叫人望而心颤胆寒，更别说是向来高高

在上的派尔了，他绝对不敢怀疑脖子上的这一把冷冰冰的大刀有没有一刀展下他的人头的能力。

就在这么的一个紧张的时刻，忽然一个平和的声音传来：「怎么了呀？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说话的人是岚大帝，原来他不知道何时已经来到了这一个会场，而且察觉了这里的异状，过来的一问。

随着岚大帝的话声，他那刚康复没多久，还略显单薄的身影慢慢的穿过了围观的人群，来到了诸人的身边，在他的身边同时的跟了三个千娇百媚的美丽少女，以及几个神情飙悍的禁卫兵，阿摩司家的卡特这个禁卫队长也在其中。

亚芠原本凝视着派尔的目光迎向了岚大帝，而岚大帝则是将目光给移到了力奥手中那把架在派尔的脖子上的刺眼长刀上，然后又在派尔与力奥的身上来回的扫了几遍，在依序的在鸣跟武身上浏览过，最后终于的来到了亚芠的身上，与亚芠的眼光碰个正着。迎着亚芠的目光，岚大帝不由的感觉到了一阵的心惊胆跳，前两次与亚芠的碰面让他察觉出了亚芠是他这辈子中头一个看到的与众不同，眼中只有一片的？黑，完全不参杂了任何的色彩的最？然的幽？，进而发现到亚芠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野心，不管是对什么东西，包括了最动人心的财帛也一样。

所以，一方面是为了报答亚芠的救命之恩，一方面是相信自己的眼光想要留下了这一个奇特的人才，所以他才决定要将亚芠封为长老院的第二十位长老。

可是，在这一个时候，岚大帝却又发现到，在亚芠那最纯粹的幽黑的瞳眸中，竟然隐藏着无比的幽静杀意，而且这种的杀意更是因为着亚芠的？色不参杂一点的杂质的瞳眸的关系而显的特别的醒目，更是令人感到怵目惊心。

就算亚芠的杀气并不是为他而发，而岚大帝却还是一样的惊心，难以想象一个被称为圣者的人竟然有着这样的纯粹的杀意，完全没有任何的杂质，彷佛就象是为了杀而杀的散发出来这样的杀气！

在这一刻，彷佛是在验证的他自己的猜测，亚芠这一个圣者果然如他所想象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呀！

察觉到岚大帝忽然有点怪异的脸色，亚芠原本毫无表情的脸色忽然的浮出了一种奇妙的笑容，果然是一代的大帝，竟然可以一眼就察觉出了他隐藏的杀机，亚芠淡淡的道：「力奥，退！」

力奥闻言立即收回了手中的长刀，退回了亚芠的身边，静立不语。

重获自由的派尔不由的松了一口气，但是随即的想起了杀子之仇，他又忍不住的两眼一赤的望着亚芠背后的希瞿，一副择人而嗜的凶恶状。

刻意的忽略的自己内心因为亚芠的杀机而震撼的心情，岚大帝出声询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圣者，为何你的随从会出刀伤人？」

亚芠脸上依旧是浮现着奇妙的笑容，对岚大帝施了个标准的宫廷之礼，淡声道：「启禀陛下，没什么，只是一场的误会而已。」虽然不相信亚芠所说的指示一场的误会，但是岚大帝并不想再这一个时刻造成了任何的不愉快，所以他也不想再这个时候追根究底，就当成是一场的误会吧！

岚大帝在心中暗暗的道，随即面露笑容，拉着亚芠的手走上了平台的大殿上，面对着大殿里所有的人，说着一场普通而鼓动人心的开场白之后，宴会终于真正的开始了。

跟在岚大帝的身边，亚芠有点心不在焉的听着岚大帝似乎很高兴的在跟他介绍一些斯达帝国中的重要的人物。

别人对亚芠受到了岚大帝这样眷宠的待遇感觉到无比的羡幕，但是亚芠却是有苦自知，他最不擅长的就是与人交际了。

自己的个性冷淡，除非是相处已久或是特别的获得了他的另眼相待的人物，不然要他与出见面的人表现出一副彷佛很热络的表情实在是令他很难过，但是他又不能扫了岚大帝的兴，毕竟人家可是以着一国之王的身分热情的替他介绍，如果他依旧是摆出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神态也太多说不过去了，这一点基本的礼貌他还是知道的。

忽然，亚芠的眼睛被某一个人给吸引住了，她是妃雅。

从他被岚大帝给拉走之后，妃雅就与夜月还有凯特几个人站在一起，妃雅的眼光除了注视着他之外，有时也会注视着大殿里，中央的大圆圈中一对对翩翩起舞的人影，眼中还不遮掩的流露出来艳羡的目光。

而在这段时间，在妃雅与夜月的周边已经有不少的人聚集着，而且这些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年少英俊的人物，几乎一个个都是无比的出色，而且在这些人当中不断的有着人出来对妃雅与夜月邀舞，可是全被妃雅与夜月拒绝了。

夜月是为了什么亚芠并不太清楚，但是妃雅的话，光是由妃雅投诸在他的身上的眼光就可以表露无疑了。

妃雅在一次的由舞池中收回了自己的眼光，舞池里的一对对美丽的身影让妃雅无比的艳羡，可是她知道，她永远不会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她的他不是一个会去邀请她跳舞的人，虽然有点遗憾，可是她只要看到他在身边她就已经满足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她只是有一点点的遗憾，真的只是一点点的遗憾而已。眼光不自觉的投向了宴会的中心人物岚大帝的身边，习惯性的找寻他的身影，但是，奇怪！他怎么不见了，岚大帝为什么会含笑的望着自己？

同时，在身边忽然有一只手伸了过来，有人用着最标准的宫廷礼仪邀约道：「美丽的小姐，在下是否有这个荣幸担任你的第一支舞的舞伴？」

「不了！谢谢你的好……」本能的想要拒绝，但是妃雅却说到了一半在也说不下去了，因为这声音是如此的熟悉，又是曾经令她无比的渴望的声音！

眼中霎时的充满了一层的薄雾，转过头来，满是水气的双眼中，映入眼中的是那一个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有着一头白发，穿着一身她亲身设计的英挺衣服的俊拔身影。

难掩心中的激动，近乎颤抖的将自己的小手交到了那一只带着冰凉但是却很温柔的邀舞的大手中，任由他将她带到了舞池中。

不知道找了什么理由离开了岚大帝的亚芠，轻轻悄悄的来到了妃雅的身边，对妃雅提出了第一支舞的邀约。

就在众人惊艳的眼光中，岚大帝特别的交代之下，一首缓慢，温柔到醉人的音乐响起来，亚芠伸手揽住了妃雅纤细的腰，握住了她微颤的小手，带着妃雅慢慢的翩翩起舞。

妃雅，身为原丰原城的城主，自幼受过了严格的训练，对于宫廷的礼仪，尤其重要的舞蹈当然是个中的高手，而亚芠，出身于华那邦公国的斯达克名将一家，对于宫廷的礼节，甚至舞蹈当然也是必学的。

再加上，两人既是心意相投的情侣，加上两人的家学渊博，人又是男的英俊女的美丽，更是吸

引了大殿里所有人的眼光。

看着舞池中，妃雅一身的淡红，像朵眷恋的小火焰，贪婪的汲取着如风般，围绕在她的朵小火焰身边的亚芠，不断的滋润她的温柔情意，风与火之舞，不知道羡煞了多少的人。

在那温柔的乐音声中，红裙微飘，黑袍轻飞，无限的情意全都在这红与黑，火与风的交会中展露。

不知道何时起，偌大的舞池中竟然在无别人的存在，就只有剩下了这一对沉浸在彼此的爱意中，舞的忘我的情侣美丽的身影，无限的温柔，无尽的情意充斥着整座大殿，所有人全都忘我的投入了他们的共舞之中，谁也不忍出声惊扰了眼前的这一刻美丽的影像。

一曲舞毕，忘我的亚芠完全没想到现在他们的身边还有着上千人的注视，揽着妃雅，轻轻的往妃雅那红润的香唇，投下了一个温柔至极的眷恋之吻。

下一刻，不由自主的，大殿里忽然的响起了轰天的掌声，是为了他们的舞姿，是为了他们的情意，但是却惊扰了爱恋中的情人，令他们分了开来。

察觉自己干了什么的亚芠与妃雅，人称冰火女王的女人现在只象是一个害羞的小女人，不负责任的将自己的头窝在爱人的怀中，做个鸵鸟，而被人称为恶魔或是圣者的男人却像个被人突然发现到自己的恋情的小男生般，除了红着脸，搂着自己的爱人，尴尬的自舞池中走了下来之外，他什么也不能做。

好笑的看着两个手足无措的人，凯特与力奥、夜月不由的迎了上来，将他们给包在其中，阻隔了外人羡慕但却叫他们浑身不对劲的眼光。

总算两人皆是非常人，很快的就恢复了正常的自己，忽然的，窝在亚纹的怀中的妃亚忽然的将小嘴凑到了亚芠的耳边，对亚芠咬了一会的耳根子。

听完了之后，亚芠不由的一愣，在妃雅连番的催促之下，亚芠含笑的放开了妃雅，来到了夜月的面前，忽然的对夜月伸出手来道：「小妹，大哥不知是不是有兴请你跳一支舞？」

夜月吓了一跳，急忙摇手道：「大哥，不行呀，我不会跳舞呀！」

可是亚芠却不理会夜月的理由，依旧固执的将夜月给拉到了舞池中。

原本就还沉浸在刚刚亚芠与妃雅的舞姿众人看到了亚芠忽然的又牵了这场宴会中另外的那一个被受年轻男子瞩目的另外的那一个浑身洋溢着神秘感的美丽女子一起来到舞池中，不由的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骑虎难下的夜月紧张的对亚芠道：「大哥，我真的不会跳舞呀！你这样不是要叫我出糗吗？」

亚芠好笑的看了夜月一眼，忽然的在夜月的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见夜月忽然讶异的看了亚芠一眼，但是脸上的惊慌神色倒是少了不少。

亚芠对着旁边的宫廷乐队说出了一首很古典的曲名，众人不由的议论纷纷。

这首曲子是古代的名作曲家风临大师所做出来的一曲描写家人的感情的名曲，大多数是用在家庭的聚会上，在这样的一个国宴中倒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指定这一首曲子。

听到了这一首曲子的曲调，原本宴会中的那些妒忌亚芠竟然一手包办了宴会中最出色，甚至让三位公主殿下都为之失色，美丽动人的两朵娇艳花朵的首舞，心中大为失望的年轻贵族们心中不由的又燃起了希望。

从刚刚那首亚芠与妃雅共舞的曲子中，任何人都可以看的出来亚芠与妃雅的密切关系，而现在亚芠点了这一首曲子，岂不就是表示出他跟夜月之间只有兄妹之情？

获的了这个结论的年轻贵族们不由的摩拳擦掌起来，静待亚芠与夜月跳完这一曲之后就要上前去邀舞了。

这时，在宫廷乐队的演奏下，一首轻快而温馨的曲子慢慢的响了起来，亚芠与夜月伴随着乐音开始慢慢起舞。

只见到，亚芠的脚步始终在方寸之间移动，而夜月却象是一个活泼的小精灵，不断的在亚芠的身边环绕着，给人的感觉，就象是一个稳重成熟的大哥，带着自己活泼娇俏的可爱小妹一同出游般。

哥哥充分的流露出了对自己的妹妹的那种溺爱的神态，彷佛妹妹想要什么天上的月亮他都会为自己的妹妹将月亮给摘下来，而妹妹在活泼灵动之间却又流露出来对自己的哥哥的那种依恋信赖的神态，兄妹之间的深厚情感在舞蹈之间表露无疑。

尤其是，亚芠现在不自觉的参杂了自己武技森罗万象地的心法，让他本身有种稳重神态，为自己的妹妹可以？起任何的风浪，而照着亚芠的话，使展着她半生不熟的对风的体验的夜月，宛如是风中的小精灵，又象是夜空中轻灵的月仙子，不离不即的围绕着自己的大哥，展现这自己的慕孺情怀。

没有人介意亚芠与夜月在这正式的场合中并不是跳着正统的舞步，也没有人介意他们的舞步前所未见属于个人自创用来展现自己的情怀的，有的只是，被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所感动。

一个令人信赖的稳重哥哥，一个娇俏可人的可爱妹妹，多么令人羡慕，多美的一个画面！

以致于当亚芠与夜月一曲跳完之后，亚芠轻轻的在夜月的额头上蜻蜓点水般的轻轻的吻了一下，离开了舞池，所有人，包括了那群想要邀舞夜月的年轻贵族们也不由的报以与刚刚相同的掌声，为亚芠与夜月而鼓掌。

回到了人群里，亚芠与夜月接受众人的笑容，这可是他们头一次见识到亚芠展现出了的另类的面目，还真的是令人想象不到。而小脸红扑扑的夜月则是已经羞的窝进了妃雅的怀中，叫人忍不住的冲着她笑，虽然是善意但是也够夜月糗的了。

忽然，一声轻咳传来，众人转头一看，不知道何时，岚大帝竟然已经来到了众人的旁边，岚大帝双眼直瞧着亚芠，笑意盈盈道：「圣者，我还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舞技呀！」

亚芠淡淡的笑道：「陛下见笑了！」

发出了一声的轻笑声，岚大帝忽然问道：「对了，虽然说我一直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一直没有面对面的请问过圣者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担任本国的长老？」

周围的人一听到岚大帝询问亚芠的声音，马上知道正事来了，所有人不由的倾耳聆听亚芠的回答。

亚芠的本意根本不想要介入斯达帝国的政治斗争中，所以对于这件事情他早已经有定见了。

「这个世界真的很漂亮，大帝您说是不是呢？」忽然的转过头去望着大殿外繁星点点的夜空，亚芠近乎自言自语道，说完之后，亚芠又转过头来面带笑容静静的望着岚大帝，然后又道：「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我连我们的奇武大陆都还没有走遍，更别说在奇武大陆之外尚有亚人大陆、精灵大陆、魔族大陆，我想，我还未看够吧！」

并未正面的回答岚大帝的问话，但是亚芠已经很明确的表达出了自己拒绝的意思了。

听出了亚芠言下之意，周围的人反应不一，多数人都替亚芠惋惜不已，这样的一个名利兼收的好机会亚芠竟然会这样轻易的放过了。

而另外的少数人有的是呆愕，有的是惊奇，更有的是心思隐藏在心中令人无法察觉，譬如说岚大帝！

自己亲身提出邀请，而亚芠竟然会不识相的拒绝，所有人不由的都同时的想到了，就算亚芠是岚大帝的救命恩人，但是这样在公开的大场合上让岚大帝如此的失面子的举动一定会引的岚大帝勃然大怒的，甚至，岚大帝左右的禁卫兵们已经将手搭在了自己的兵器上，就带岚大帝一声令下之后，马上要将亚雯这个不识相的圣者捉拿下来。

诡异的，岚大帝忽然的仰面的发出了一连串的大笑声，笑完之后，岚大帝忽然的低下头来，语带笑音摇摇头的道：「真是可惜，可惜呀！那么，等圣者你觉得看够了之后，我斯达帝国永远欢迎你。」

亚芠微笑道：「一言为定了。」

说完，亚芠与岚大帝忽然的相视的大笑起来，在这一瞬间，两个人似乎觉得彼此在某一方面有着相当的默契在。

当岚大帝说到可惜时，在他身边的那些禁卫兵们几乎都已经是刀剑半出鞘了，可是等到岚大帝与亚芠默契十足的大笑时，却又不得不愕然的将自己的兵器收下，虽然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起码知道，岚大帝并不怪亚芠的拒绝。

而现场中只有亚芠自己知道岚大帝的那两声可惜的意思，那是在可惜他的帝国竟然无法将亚芠收入麾下，同时也是在可惜以亚芠这样的人物是无法用强迫的手段的，所以他才会连续的发出了两声的可惜。

而岚大帝也由亚芠的说法中知道，亚芠并不会因为此时的不加入岚大帝的麾下，以后转而去投效其它的国家，他的志不在此，因此岚大帝大可放心。

这段的言外之音只有在他们两人之间彼此的交流着，彼此心证着，这也是大多数人心中不解的疑惑，以亚芠这样具有神迹般治疗能力的人物，在战时所发挥出来的功效不知道会有多大是谁都无法估计的，而作风向来强硬的岚大帝为什么会轻易的就因为亚芠的那根本不构成理由的理由而轻易的就放过了这样的人才？

在众人的疑惑中，岚大帝忽然没头没尾的问道：「圣者，那你下一站预计要到哪里去？」

「泰龙，泰龙帝国！陛下！」亚芠微笑道。

听到了亚芠忽然的提起了自己要到第一强国泰龙帝国去，众人不由的感到万分的震惊，反而是岚大帝不怎么惊讶的道：「原来如此，是为了那件是吗？」

哪里件事？岚大帝没解释，亚芠也没说，亚芠只是点点头。

岚大帝也跟着点头道：「那正好，我最近也想要派个人到泰龙去，圣者不介意一块同行吧！」亚芠耸耸肩，一副随便，悉听尊便的样子。

岚大帝呵呵笑道：「那好，圣者什么时候要出发，请先通知我一下，我好提早做准备。」

说到这里，应该算是没事了，岚大帝跟亚芠点点头，正要转身走回到大殿属于他的那唯一的一张的王座上。

忽然的，在岚大帝的身后抢出了一个人影半跪在岚大帝的面前，对岚大帝道：「陛下请先留步。」

岚大帝看到了这个人影，忍不住的皱眉道：「卡特，你有什么问题吗？」

原来这个人影是鲁格的二叔，阿摩司家的二家主，现在担任斯达帝国王宫禁卫队的队长，同时也是岚大帝极度的信任的卡特·阿摩司。

卡特半跪在岚大帝的面前，低垂着头道：「陛下，请原谅属下的失礼，属下想要向圣者讨回一笔账！」

讨债？岚大帝与亚芠不约而同的皱起了眉头，一旁的荷达伊更是忍不住的叫道：「二弟，你在干什么？还不快退下！」

同时，荷达伊更是来到了卡特的身边，想要将卡特给拉起来，可是卡特却怎么也不肯让荷达伊给拉起来。

岚大帝皱着眉头，疑惑的看着卡特，卡特恭敬道：「启禀陛下，圣者虽然对陛下有着救命之恩，而且下官也在家兄的口中知道，圣者替鲁泰治病，可以说是有着大恩大德。」

「可是，打从圣者来以后，不管是圣者自己或是圣者的…。。朋友们，一再的藐视我帝国宫廷的规矩，甚至曾经将下官属下之禁卫队打昏，而且今天圣者更是对陛下放肆不敬，请陛下允许下官向圣者讨教，下官要看圣者有何了不起感如此的藐视我国，甚至连陛下一番好意聘请为本国长老之好意都加以拒绝，不如此的话下官实在是无法向那些忠心执勤而被打昏的弟兄们交代，而且也对陛下之威望有损，希望陛下允许下官向圣者讨回这一笔帐。」

「说的好，队长此话真的深入无心，算我老秃一份，我到要看看圣者你凭什么是我们长老们于无物，好像加入我们长老会有辱你的身分一样？」

随着卡特的话声一落，周遭立即的传来了一声的附和声，由长老群的米非耶的旁边，有一个秃头黑衣的五十多岁的长老离众而出，来到了卡特的身边同样的对岚大帝屈膝一跪，正是在才刚入长老院不久，脾气被封为最火爆的长老之一，火离刀长老伟翰·麦连。

看到了眼前的两个人，岚大蒂不由的大伤脑筋，这卡特原本就因为个性鲁直而且对他忠心耿耿，所以才会被他提拔为最重要的维护他的安全的禁卫队的队长，只是他没想到卡特竟然会在这当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无论他答不答应，都让他十分为难。

而伟翰长老跟卡特也是同样的一个脾气，自从加入了长老院之后，他就一直以自己能身为一个长老为荣，也难怪他会在听见了亚芠拒绝担任长老时而勃然大怒，认为亚芠是故意的瞧不起他们，因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于情于理，岚大帝实在是无法责怪两人在这当头会提出了这样的不识相的要求，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出于对自己的一片忠心，但是也因此，岚大帝更是觉得棘手。

无奈的看了亚芠一眼，岚大帝叹口气道：「你们先起来在说！」而亚芠则是冷静的看着卡特与伟翰，没人知道他的心中在想些什么？

等到岚大帝将卡特与伟翰叫起来之后，亚芠忽然的出声道：：「两位队长、长老，我在此为我及我的朋友们对你们的失礼之处说声抱歉，请你们原谅我们来自乡野，不知道礼数之处。」

见到了亚芠忽然的对着两个人鞠了一个恭，而且还道歉，两人奇异的互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的惊讶，伟翰还好，但是这下却轮到了卡特为难了。

若是依照他的个性而言，亚芠这样的赔礼，他绝对是不可能在去找亚芠的麻烦的了，可是，他本来就是打算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出言挑战亚芠，替他的兄弟们争回了一口气，如果就这样就算了，那他对于自己的兄弟们却又无法交代。

正在卡特不知道该如何的处理时，幸而岚大帝开口了：「卡特，伟翰，既然圣者都向你们道歉了，这件事就算了，但是记得下次不可在如此，圣者乃是当世的奇人，所展现的乃是真性情，有岂是我们这样的俗规所能规范的，下次如再犯，我定不轻饶。」

岚大帝越说越是脸色严厉，而卡特与伟翰只能苦笑的答是，岚大帝虽然说是看来是这样的严厉，但是实在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同时又保存了亚芠的面子，避免两人因此而得罪了亚芠，毕竟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受伤的时候，万一真的需要亚芠的能力时，这时得罪了亚芠可以说是太不智了。

本来此事应该就此揭过了，但是，就在卡特与伟翰相偕要退下时，忽然的有人出来横插了一腿，扬声道：「队长，长老且慢！」一个高瘦，微秃着头留着两撇白胡子的人影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的军服，肩上胸前别了一大堆金光闪闪的徽章，是帝国的大将军瑟顿。

瑟顿对着岚大地恭恭敬敬的一个躬身道：「下官恳请陛下应允卡特禁卫队长与伟翰长老对圣者的挑战。」

紧接在瑟顿的身后一步之差的另一位大将军以司也跟着走出了人群中在岚大帝的面前附和道：「启禀陛下，圣者一行人一再的藐视我国的律法，不但企图的将其部属带进陛下之寝宫，意图不明，且又再三的是王宫禁规于无物，不但一再的擅闯王宫内院，甚而打昏王宫禁卫，若不加以惩处实难杜绝悠悠之口，日后若人起而效法，更不足以为戒，但是因为圣者对陛下有着救命之恩，如同对我国有着救命之恩，因此又不能对圣者惩戒，让各国说我国背恩忘义，下官恳请陛下答应禁卫队长之请求，藉此以示警惕本国之律法不可轻忽。」一旁的瑟顿也跟着请求。

两个军事大将军同声的请求，又将国体这一个大帽子往下一扣，岚大帝虽然是一国元首却也不能在一言而闢之，尽管不怎么愿意，但是岚大帝也只能道：「两位大将军先请起！」

「既然如此，卡特，说说你的挑战办法吧！」对亚芠投以抱歉的一瞥，岚大帝语带无奈的道。

卡特正想说些什么，忽然脸色大变，猛然的拔出了腰际上的长剑，对着以司的方向。

而以司在莫名其妙中，忽然的察觉了自己的右肩上，忽然的有一只肥肥短短的胳臂搭了上来，同时的耳中听到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道：「我说胖老头，你未免也也太不识相了吧！咱头头都已经很难得的对你们家老大低头说抱歉了，你还不满意？真是听不懂人话的家伙，一想到我自己跟你一样都是一个胖子那我还真的是以身为胖子为耻，我决定了，从明天起我要减肥了，免的将来我会变成了像你这样的一个肥老头，真是丢人呀！」

「什么吗！肥风你又要减肥了，看看自己的身材吧！，你有哪里一次成功过？不过，我才想说肥风你改了性子了，竟然没有说冷笑话了，没想到你果然还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过很遗憾的你这是我今晚听到了第二个笑话了，一点都不好笑！」另一个声音紧接着头一个声音之后在瑟顿的身后响了起来足足的吓了众人一大跳。听到了第二个声音，第一个声音骂道：「白痴纹，你还真敢说呢？不说减肥这件事我不生气，你一讲我就满肚子气，你自己说说看，那一次我才说要减肥，你马上就弄只烤鸡来诱惑我，每次都害我减不成，可以说我原本精实的小肚子都是被你给害成现在要高唱团结力量大了，亏你还有脸说我。」

「不过老实说，你的烤鸡未到还真的很不错，什么时候要拿来？」第一个声音说完又紧接着馋嘴道：「不过先说好，今天我吃饱了，明天在拿来吧！」

「好呀！死肥风，难怪最近你老是嚷着要减肥，原来是想要吃我的宝贝鸡呀，你想死唷！」第二个声音忍不住的骂道。

两个声音都是来自身穿死神小队的服装的两个小队员，前面的那一个五短身材，微胖，有点小肚子，圆圆的脸上有种怪异的古怪笑意，又带着象是永远睡不饱的迷糊样，说不出来的古里古怪味道，第二个人则是一个长相憨厚，目光呆滞，乍看之下有点痴痴傻傻，心智不足的样子，身材有点高大，略胖，脸上正浮现出标准的白痴式笑容。

这两个死神小队员诡异的出现在两个大将军身旁身后，懒散的半倚在斯达帝国的两个大将军身边，面对着卡特急涌而来的杀气，旁若无人的谈笑着，而两位大将军虽然震撼于自己被人无声无息的侵到了身边而不知，但是他们并不是就这么甘心的被人戏弄，只是他们同时的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的某一部位被自己的身边或是身后的人用种尖锐的东西顶着，所以叫他们不敢妄动。

而在听到了两人的说话，死神小队的人差点没有笑出声，这两个人可是死神小队中的活宝，别看他们一副肥肥痴痴的样子，那可只是他们用来欺骗敌人的手段，真正的他们可是死神小队里最精于暗杀的人，连自己人也都常常被他们给潜到了身边被他们捉弄而不知。

听著两个人的谈笑，力奥强忍著浮出脸上的笑意，板著脸怒道：「胡闹！停风，龙纹，你们两个家伙怎能对两位大将军无礼？还不快回来？」

龙纹脸上浮出了憨厚又有点痴傻的笑容，对力奥傻笑道：「队长，这两个老头…啊！两个大将军不是说要挑战吗？刚刚停风说我们最会的就是专门挑软的吃的「暗杀」手段，所以既然要比划当然是要比我们擅长的，所以我们才会先「下手为强」呀！这样做不对吗？不然我们在重来一次好了，这次我们一定会手脚快一点的！绝对不会让两位大将军有察觉的机会的！一定让他们死的不知不觉，力奥队长，这样应该可以吧？」

听到了龙纹特别的强调了暗杀，先下手为强这两句话的语音，同时的察觉到抵在身体背後的那尖锐的东西在龙纹提及暗杀与先下手为强时，又忽然的更往前了一点，弄得自己有点痛了，瑟顿不由的身体一颤，脸色更是微微的一变。

而听到了龙纹用真挚的声音说出了奸诈的话，力奥再也忍不住噗滋的一笑，他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麼了。

而一旁的停风听到了龙纹竟然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了他的身上，忽然的手上看似不经意的一用力，原本比他略高半个头的以司顿时矮了半截，让停风与龙纹面对面，停风大声的嚷嚷道：「哎呀！你这个该死的白痴纹，明明是你跟我说要先下手为强的，不然我们这麼弱小，搞不好等一下一被人家比划两下就死定了不是吗？」

见鬼了！他们弱小？

听到了停风的这一声嚷嚷的所有人心中同时的浮起了那句话，能够在众目睽睽下无声无息的潜近了两个大将军身边制住了两位大将军，随随便便的一按，身经百战修为深厚的以司大将军就矮了半截，这样说自己很弱小？真是见鬼了！

同时，所有人心中同时的对著亚艾身边的那一大群的身穿黑衣神情标和的年轻人另眼相看了，虽然说停风与龙纹是出奇不意，带点偷袭的味道而制住了两位大将军，但是从刚刚他们所站的位置，身上的服饰来看，这两人还只不过是一般的成员，而一般的成员就有此实力了，那麼，位於带头的人的实力又会是怎样呢？

越想，众人越是心惊，不自觉的围观在周围的人忽然的减少了一些。

这时，忽然的又有一个人慢慢的走出了死神小队的队伍中，来到了亚芠的面前，对著亚芠为一躬身说道：「头儿，既然卡特队长有意思要比划，同样的身为队长，我也有这个义务接下这个挑战。」

原来这人竟然是凯特，凯特早在众人对亚芠苦苦相逼，好像非得看到亚芠被人给打败，当著众人的面出丑时就已经怒火中烧，要不是体念到亚芠不想要节外生枝，甚至不惜向人低头的份上，他也不会忍到现在，可是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

而旁边的人在听到了凯特的话更像是火上加油，在众人的心目中，卡特虽然是队长没错，但是卡特的这一个队长的意义与凯特的队长的意义根本不是相同一回事，卡特可是掌握著司达帝国的王宫上万人精锐的禁卫队队长，哪里是凯特这个不到百人，却有著两个（别人不知道夜月也是队长之一）队长的意义一样。

一个人越众而出，来到了卡特的身边，指著凯特叫嚣道：「卑贱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呀！敢与卡特队长相比？队长？真是笑死人了！」

说话的人是派尔，因为希瞿杀死了自己的独子的缘故，所以他连带的恨上了亚芠等人，听到了凯特的话之後，忍不住的出来加油添醋，火上加油一番。而且因为心中恨极，所以出口也不怎麼客气。

听到了派尔的叫嚣，死神小队的所有人不由的一阵的愤怒，派尔骂的太恶毒了，低垂著头的凯特浑身不由的急促的颤抖起来，无穷的愤怒引发了无穷的杀机，阵阵杀气由他的身上涌了出来。

忽然的，众人一阵的惊呼，原本在懒慵慵的半倚在两个上将军身边的停风与龙纹忽然身形诡异的连闪，离开了两位上将军，来到了派尔的身边。

龙纹手上拿著一把细细长长，彷佛是一根被放大的长针般的奇异兵器，尖锐的尖端正抵在派尔的脖子上，而停风则是手持一条乍看之下类似一条长鞭，实则是由三十五个小钢节所组成的多节棍鞭，缠在了派尔的腰际，从停风手中的力道，绝对不怀疑停风可以将派尔拦腰而断。

停风这时也不笑了，阴森森道：「该死的家伙，赶出言侮辱凯特队长，你该死！」随即，手中慢慢的用起力来。

一时之间，周遭的人不由的被停风给吓到了，没想到这样的一个

满脸笑容的胖子竟然说变脸就变脸，而且还如此的杀气腾腾的，叫人难以适应前後的变化。

忽然的，一句平和的声音传来：「停风，龙纹回来！」

霎时，一听到了这个声音，停风与龙纹原本杀气盖顶的态度陡然一变，恭敬的同声应声道：「是！」

随即，如同他们出现时一般，龙纹与停风立即的消失在派尔的身边，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之中。

而在这当世中能够让两个人如此的听话的，除了一人之外在无别人，正是亚芠，是亚芠喝退了龙？与停风。

信步的走到了卡特还有派尔之间，亚芠忽然的微笑道：「我是不知道各位到底是存了什麼样的心，好像非得逼我出手不可。」

「也吧！大家好像都很喜欢看我出糗，那我就出一次糗吧！」由於亚芠在帝国里一直是以一个只会治病的圣者，从来没有出过手，身边虽然有著一大群的人，但是却又更加的让人相信亚芠

没有自保的能力，所以亚芠可以肯定这几个大臣是想藉著卡特之手来打击他的声威，毕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实力就是代表著一切！

听著亚芠的话，卡特不由的一阵的为难，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向亚芠挑战，只是想要替自己的弟兄们找回一点的面子，但是被几个大臣们这样一搭一唱之下，却完全的变了质了，好像变成了他无礼的要求亚芠一定要出手。

可是在怎麼说，以亚芠这样的一位圣者，就算他在如何的高深莫测，也绝对不会是自己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战斗人员的对手，到时候万一不小心伤到了亚芠，那岂不是太对不起亚芠了，而且这也不是他的本意呀！

轻轻的一挥手，原本覆盖在他的身周，经过特殊设计的披风随著亚芠的手一杨，画出了一波引人注意的波浪，往後飞扬著，露出了亚芠一身的？黑精美的武士服。

众人讶异的望著亚芠一身的装扮，众人怎麼也没有想到，在亚芠一身类似神职人员的宽袍被解开之後，底下竟然是一身剪裁贴身，让亚芠整个人看起来英气勃勃的武士服。

更没想到的是，只是一个服装的样式改变，亚芠整个人的形象顿时的由一个令人敬重的圣者变成了一个威严的武者，随著亚芠脸上的淡淡笑容的消失，面无表情的亚芠竟然散发著一种令人不敢直视，孤傲冷酷的气息，叫人由心底发出了寒意。

两个大将军以司、瑟顿还有西督卫派尔忽然感到了本能的畏惧，当亚芠那平板的眼光投注在他们的身上时，他们竟然发现到自己不由自主的低下了自己的眼光，不敢与亚芠对视。

就在这时，见到事情越发不可收拾，岚大帝终於开口了：「胡闹！卡特，两位将军，还有派尔，你们还不赶快向圣者道歉！竟然感对本王的客人如此的无礼？」

迎向岚大帝的双眼目光，亚芠冷冷道：「陛下不必了，我并不怪卡特队长，毕竟他是对於陛下的一番忠心而做出这样的作为，我可以理解卡特队长的心态，但是，我绝对不原谅可出狂言侮辱我的朋友的人，没有人可以侮辱我的朋友而没有付出代价的！」

而岚大帝在听到了亚芠拒绝他的调停时，不由的一滞，暗叫声坏了，他怎麼会忘记亚芠另外出了名的名声，他那古怪的脾气，如今看来除非他用帝王的权力强行的压制了自己的人，不然是没完没了了。

而当亚芠说出了这样的话时，两眼一直盯著派尔，虽然没有向凯特那样的散发出杀气，眼神也是一贯的平和，但是派尔却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令他开始後悔自己的一时嘴快了。

就在岚大帝想要开口说些什麼时，忽然一个人影出现在亚芠与派尔之间，替派尔挡下了亚芠那令他如芒刺在背的眼光，开口道：「圣者，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下官惹起的，如圣者不快，下官在此向圣者您说声抱歉！」

说话的人是卡特，生性鲁直的他还真的是以为派尔是替他说话而造成了亚芠的不快，不忍派尔为难，所以出面替派尔抵下了亚芠的挑战。

看到了卡特挺身而出，亚芠冷硬的眼神不由的一软，对於卡特这人，他本著爱屋及乌的心情，他可不想要太为难他。

忽然的，一个人影又出现在卡特的面前不到三步之处，背著亚芠，对亚芠道：「头儿，就让我跟卡特队长讨教一番吧！」

原来这人是刚刚请战不成的凯特，亚芠还来不及点点头，一旁的岚大帝就已经抢先道：「圣者，今天是我庆祝康复的好日子，我并不希望闹出多大的事情来，现在，我们就让卡特还有贵

友相互切磋一下，无论是好是坏，这件事就算是到此为止好了吗？」

望著岚大帝，亚芠完全没有看错的察觉了岚大帝眼中的坚持，他总算是见识到了这一代的大帝的强硬作风，想来今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叫他有点恼怒了，所以绝不容人再闹大。

算了，这里总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亚芠也不想要一个好好的宴会闹的这样的不愉快，就依照岚大帝所说的，一切到此为止好了！

亚芠点点头，往後退了几步，背後的披风又再度的回复了原状，旋即亚芠又向凯特道：「凯特你就向卡特队长好好的讨教一番，切忌不可受伤。」

同时的岚大帝也领著人往後退到了面对亚芠的另外的一个方向，将中间的场地让给了卡特还有凯特两人，同样的对卡特交代点到为止之类的话。

被留在场中的卡特与凯特两人互相的点点头，打了一个招呼，随即的各自的往後退出了一步，面对面著凝视彼此。

凯特的手忽然往腰际上一摸，随即的又向想起来什麼似的，随即的又放了下来。

在凯特的腰际藏了一把醉大师精心打造的软剑，是凯特的惯用兵器，凯特原本是本能的想要拔出，但是在看到了卡特是空手的状态，在家上又想起来刚刚亚芠的交代，不能受伤，这个不能受伤指的除了他之外，同样的也是要他对卡特手下留情，不要伤到他的意思，所以凯特又放弃了拔剑的打算。

只是凯特的手这麼的一抬一放，顿时的给了卡特进攻的机会，大喝一声，卡特忽然的一个大跨步，右手一拳的往凯特的胸前由下而上的打去，一阵奇异的呼啸声由卡特的拳头上传了出来。

凯特感受到了卡特这一拳的劲风，不由的分神的想著，这卡特毕竟是斯达帝国的王宫禁卫队的队长，光是看著一拳的力道，死神小队里的人就没有几个人可以打的出来，不过……

凯特嘴角浮出了一抹古怪的笑容，力量大可不一定就代表一定会胜利呀！

轻轻的一旋身，凯特避过了卡特的这一拳，转身到卡特的右手边，伸手往卡特的右肋下一拍。

对於凯特轻易的闪过了自己的这一拳，卡特并不感到惊讶，早在清阳镇时，他就已经见识过凯特那神出鬼没灵活异常的身法，闪不过去反倒是不正常的。

收回了自己试探用的一拳，卡特一个回身，踢出了左腿，夹带的凌厉的劲风，往凯特的下腹而去，若是被他这一脚给踢实了，就算凯特一拳打中他的右肋也无尽於事了。

略带惊疑的，凯特闪过了卡特的这一腿，他没想到卡特竟然会用出了这样的类似同归於尽的手法，当然，他的一掌也是落了空。

恢复了彼此对峙的型态，凯特忽然大喝一声，两手化掌为拳，忽然的幻化出了无数的拳影，漫天铺地的往卡特袭去。

卡特脸色一变，？他用掌舞出了满天的掌影，与凯特的拳影相交，引发了一传串砰砰砰的声音，亚芠身边的力奥忍不住大喝一声：「好！神拳第三式拳影漫天！」

连串的拳掌相交的爆音过後，凯特与卡特两人同时的被交击的力量给逼退了，就在卡特立地驻桩，止住了自己猛退的身形之际，凯特却利用这击退自己的力量，两脚在地上猛踏，身形诡异的化出了一个大圆，反而将这力量化成了助力，让他沿著大圆的轨道，极度快速的来到了卡特的背後，又是一拳直击卡特的背心。

才刚刚止住身形，还来不及调整自己的重心的卡特察觉到眼前忽然的失去了凯特的踪迹，而背後却传来了一阵强烈的拳风，不由的大骇，不顾重心不稳，大喝一声，上半身往前一弯，同时的大脚一跨，猛往前跨出几步，躲开了凯特的这一拳。

凯特面露笑意，穷追猛打，原式不变的紧跟著卡特的背後，追击而去。

卡特不甘示弱，忽然来了个回马枪，右腿忽然的往後一个倒踹，本想阻止凯特的追击好让自己重新调整攻势，谁知道这一脚却反而被凯特所利用，原本直击的右拳忽然的化拳为掌，在卡特的右腿上一拍，将卡特的右腿後踹之势给拍落地，而且来利用这一拍之力，腾身而起，飞跃到卡特的头上，一个倒栽，头下脚上的在闪避不及的卡特的两肩上一按，然後又是一个腾身而起，换回了立姿，两腿在空中接连的踢出了一遍的腿影，往卡特罩头而下。

被凯特在双肩上一按，只觉得两臂一阵的酥软，心知肚明凯特手下留情，不然绝对不会是只有酥软而已的卡特，强撑著两臂，交叉在头前，硬挡下了凯特这连续不断，最少数十下的重腿。

如此一来，卡特原本酥软的两手顿时又更觉得又麻又痛，差点举不起来，身形也由原来的前冲的变成了被凯特强行的踢退了。

让卡特吃了好几腿的凯特在落地之後，丝毫不给卡特喘息的时间，轻喝一声，身形在展，宛如一阵青色的旋风般，夹带著强烈的气旋，又在度的往卡特袭去，两手不住的伸缩击打，身影在原地停留的时间绝对不超过半秒。

而卡特的两手本来就被凯特给弄成了又酸又痛又麻，再加上一直没有机会喘息，连调整自己的重心，恢复战斗姿势的时间都没有，面对著凯特旋风般毫不间断与留情的打击，只能一再的防守著，但是情况却是越来越糟。

凯特与卡特这一番硬碰硬，高下立见，卡特虽然说年纪较长，但是也大不了凯特几岁，依照年岁来论功力，也绝对不会比凯特高出多少，而凯特虽然练气至今也不过近三年，可是在亚芠所赠与的神之钻的协助下，又学会了亚芠精挑出来的天翔心法，然後又学会了亚芠独门的真气三十六循环的修练方式，三年的时间已经是比之卡特几乎有著更为深厚的真气修为，更何况凯特还有著在实战中所累积出来的深厚打斗经验，虽然碍於亚芠的命令而白白的放弃了几乎有十馀次取下卡特的生命的机会，但是卡特与凯特相比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略有不足，因此与凯特相较之下，卡特马上就显的绑手绑脚的。

这种情况在卡特硬碰硬的接下了凯特的拳影漫天之後更为明显，凯特灵活的身形在卡特的身边不停的环绕著，而卡特由初时的抢攻到有攻有守，在到只能勉强的守住凯特那诡异的攻击，再到现在卡特几乎快守不住了。

明眼人都知道，卡特的落败是早晚而已，只是大家没有想到，打从开始到现在，凯特与卡特才交手几招？卡特却这麼快的就露出了败像，这真叫人难以想像，难道凯特真的是强到这样的地步吗？

其实并不，说真的，凯特与卡特的差异若说有，其实也只是微乎其微，但是最关键的地方在於两人的经验不同。

凯特自从跟随在亚芠的身边之後，先後所遇见到的都是功力高绝的怪物，如水妖王、大力神王、斯达克家的三兄弟、怪物－魔等，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怪物中的怪物－亚芠始终立在他的面前，这令凯特的眼界大为宽广。

在则，接受了亚芠与水妖王亲灸，以实战为目的的训练，在加上在寻找亚芠的期间，他遇上了不少假冒亚芠之名行恶，而被他所铲除，可以说凯特说是身经百战一点也不夸张，有著超出他年岁正常的实战经验。

这几年的遭遇，让凯特除了眼界更加的宽广，功力的修为更高之外，善用战斗中的每一个情势，将任何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更懂的要把握住任何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一占上风即趁胜追击，绝对不给对手有任何的可以反攻的机会，这是凯特在战斗中所领悟的，也是教也教不来的，而这也是凯特与卡特最大的不同点。

反观卡特，身为斯达帝国王宫禁卫队队长，其功力高绝绝对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贵族身分，身居高位的他又曾经有几次是需要他亲身动手的？因此一遇到了功力与他相若的凯特，缺乏了在生死间历练出来的实战经验，便成了他致命的缺点。

就在眼看著卡特即将落败之时，一旁一直紧张的观战的荷达伊忽然的一声大喝道：「住手！」

随即，荷达伊转身对著岚大帝与亚芠道：「陛下，圣者，我代舍弟认输，这场比试是凯特队长获胜了。」

满身是汗的卡特没有意见，虽然不甘愿，但是他却不能昧著良心说凯特不强，在刚刚那场极为短暂的打斗中，他有好几次都感觉到了凯特的手几乎都要伸到了他的身上要害，却又忽然的收回去，而且现在自己满身的冷汗，而凯特却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谁强谁弱不讲人自知。

垂头丧气的对著凯特与亚芠一拱手：「圣者，凯特队长，我认输了！」

然後转身来到岚大帝的面前，单膝一跪，垂著头道：「陛下对不起，请原谅下官有辱国威，请陛下允许下官辞去禁卫队的队长一职，下官无颜再担任禁卫队队长了。」

岚大帝呵呵的一笑，亲自的伸手扶起了卡特，微笑道：「卡特，你又何需如此介意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又有谁敢说他永远不败呢？」

「在说，圣者乃当世奇人，能够跟随在圣者身边的人自然也非泛泛之辈，你实在无须如此的介意才是。」听著岚大帝的话，卡特感激的望著岚大第一眼，在岚大帝的亲自牵扶下，急忙的站了起来。

亚芠忍不住的在心中赞叹著，岚大帝不愧是岚大帝，这话一出，既会去除了卡特打输的心病，而且让卡特更加的感激他，对他更忠心，而且又连带的吹捧了他一下，还真的是一举两得。

事情发展至此，总算是事过境迁了，卡特虽然未能打败凯特，但是他毕竟是已经尽力了，连他都无法打败的人，禁卫队们也知道自己被打昏实在是不冤枉，而两位大将军及派尔自也是看的出来，岚大帝对於他们的自做主张已经有点不悦了，所以也没有人再敢拿这件事情来大作文章，乖乖的跟在岚大帝的身後，来到了大殿唯一的一面墙下的那张椅子两侧，站在岚大帝的两边。

岚大帝两眼发出了凌利的眼神，先是横扫了大殿里所有的人，所有人不由的都被岚大帝的眼光看的心里发麻，整座大殿里寂然无声。

而在大殿平台下，那些没有资格进来大殿中的更多的人群，也已经发现到了大殿里的异状，知道今天晚上的宴会的重头戏终於来了，岚大帝即将要宣布众人一值在猜测的事情了，於是在大殿外的所有人群也跟著变成了安静无声，而且所有人更是尽力的往这个大殿周遭聚集，将平台大殿四周挤个水泄不通。

坐在整个宴会中唯一的一张的王座上，岚大帝双眼神光慑慑，充满了一种不怒而威的神态，展现出了一种的霸者的神态。

在他的身后，两位殿下鸣跟武分立左右，右手边是五大臣，左手边是五世家的族长，再来就是许多大小的官员肃静的立在他们面前，而亚芠等人则是参杂在大小官员这一边。

亚芠看着眼前的阵仗，顿时知道岚大帝想必有相当中要的事情要宣布，而连他一个外人都可以看的出来，更是别说斯达帝国中的其他大小官员了。

随着岚大帝的肃穆神态，整个平台大殿中充斥着一种十分凝重的气息，几乎是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岚大帝先是用眼光扫视了一遍然后忽然的扬声道：“各位，自本王登基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几个年头了，一直到现在，本王不敢说做的尽善尽美，但是本王敢说，对於我们帝国的各方面，我已经是竭尽全力的去改善。”

“灭五国增加我国的耕地面积，让我们的人民免於饥饿，这是我最自豪的一件事，但是，本王也有一个遗憾，就是不该在两年前发动那一场对泰龙的战争，在那场的战争中，我国并未获得任何的实质的利益，又导致我国的国力大减，连本王也因为受伤而昏迷了近两年的时间，幸亏有圣者的帮助，本王现在才能够坐在这里跟各位说话。”

听到了岚大帝提及亚芠，所有人不由的都将目光给汇聚在亚芠的身上，而亚芠则是静静的接受别人的注目。

岚大帝续道：“圣者除了帮本王的病给治好之外，他更是？给了本王一个极度重要的消息，本王在此先暂且保留这消息的内容，因为这消息的内容实在是太过於惊骇了。”

听到了岚大帝这样的一讲，所有人不由的都议论纷纷，到底是什么消息会让岚大帝这样的震惊？甚至说出了惊骇这样的字眼来？一时之间整座大殿，包括了平台外，在听到了用魔法转述岚大帝的话之后的全部人都变的闹哄哄起来。

岚大帝将手一举，止住了众人的喧哗，直到所有人都静下来之后，岚大帝这才又说道：“各位先不必猜测，时机到了我自会跟各位宣布的。”

“现在，我先向各位宣布一件事，自今晚起，全国进入戒备时期，所有的欢庆活动暂停，国内所有的政策都以加强军备为主。”

听到岚大帝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下，整个宴会像是炸了锅般，发出了喧天吵闹声，戒备的命令是在帝国遭受到了最大的危机，甚至可能会灭国时才会颁布的命令，怎么岚大帝现在会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颁布？而事先一点的迹象与消息都没有？难道是跟亚芠所说的那个消息有关？

在众人的喧闹中，岚大帝与亚芠静静的交会着眼光，最后，岚大帝又再度的以他洪亮的声音道：“现在，我在此宣布，全国男丁在年满十八者，皆需进入军队受训，各大军团的兵力扩编，各军团长加强部队的训练，随时备战，详细之办法等会后研讨再行颁布！”

震惊过后，所有人慢慢的安静了下来，等着岚大帝接下来了命令。

岚大帝向左右一看，对着两位殿下道：“鸣听令！”

鸣一听到岚大帝的点名，急忙的往前一跨步，在岚大帝的面前屈膝一跪，岚大帝命令道：“鸣，从明天起，你开始担任监察使的职位，负责监察国内各大小事项的执行，如有人未尽忠职守，本王允许你有先斩后奏之权。”

听到了岚大帝的任命，鸣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然后狂喜的对岚大帝深深的一拜，难掩心中的惊喜道：“儿臣遵命，儿臣定不会负父王之所托！”

监察使，代表着真正的王储在接帝位之前，必须要担任的一个职位，具有王储真正的参政的象

徵意义，可以说岚大帝要鸣担任监察使等於就是真正的承认了鸣的王储身分了，难怪鸣会这样的惊喜。

微笑的看了鸣一眼，岚大帝柔声道：“鸣，先退下吧！”

鸣在对岚大帝深深的一躬身，然后在站起来，移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偏过头来看一下自己的弟弟武一眼，不意外的瞧见了武满脸铁青的神色。

紧接着，岚大帝又再度的对大殿里诸多的重要官员们宣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包括了五大臣与五世家的家主在内。

命令宣达完毕之后，岚大帝站了起来，对着所有人道：“好了，各位好好的打握这最后一次的宴会欢乐一下吧，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无法在举行宴会了。”

岚大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又有谁可以真正的投入这场宴会中呢？今天晚上听到了这么多的震惊的消息，又是戒备的命令又是扩大军备，然后，王储的身分又正式的确立了，谁还有心情要跳舞？许多人现在已经在心中暗暗的打算着等一下要好好的跟鸣亲近一下了。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父王稍待，儿臣不服！”

会自称儿臣的除了鸣之外便只有武了，而鸣的王储身分确立他又怎会不服？

因此，停下了脚步，岚大帝转过身来对着满脸铁青的武，绉着眉头问道：“武，你有何不服？”

武近乎无礼的道：“父王，为什么你会立鸣为王储，难道您认为我的能力比不上鸣吗？”

岚大帝眉头皱的更紧，但是还是摇摇头柔声道：“武，并不！相信我们心中都有数，你的能力并不比你的哥哥差，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你哥哥要强一些！”

听着岚大帝的回答，鸣虽然觉得不自在，但是王位眼看已经到手了，所以他也不怎么在意岚大帝这样的评论了，能力比较差又有什么关系？岚大帝选他为王位继承人是事实呀！

但是武却不甘愿的问道：“父王，那你为什么舍我而选择鸣？”岚大帝温和一笑道：“因为你不适合，如果是平常的情形之下，或许我会选你当王位的继承人，但是现在这时期，我们的国家不适合有你这样的帝王！”

听到了岚大帝不算解释的解释之后，武先是脸色极度难看的盯了洋洋得意的鸣一眼，随即忽然的放声的狂笑起来：“哈哈哈哈……，不适合？不适合？就为了一句不适合，父王你完全的否定了我的一切的努力，全都因为这一句的不适合？”

远远的看到了武近乎失控的疯狂模样，亚芠不知道怎么搞的，心中忽然的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加思索的，亚芠忽然的大喝一声道：“死神小队集合！”

伴随着亚芠的呼喝声，狂笑中的武同时的疯狂叫道：“父王呀！既然你不肯让我继承王位，那就别怪儿臣不孝了！”

“所有人注意，动手！”忽然的对着平台大殿之外，武忽然的用魔法发出了一声巨吼。

在这同时，死神小队在接获道亚芠的命令之后，瞬间展现出了他们过人的反应力，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原本散布在平台大殿各处，本来就负有着警戒的全体人员立即的往亚芠的身边汇聚，将亚芠、妃雅团团的围在中央，同时的排除了其他不属於他们团体的每一个人，形成了一个大圆，往四面八方警戒。

而见到了武的狂态还有武那不合理的大喝声，岚大帝脸色陡然的突变，再听到了随着武的命令之后，在平台大殿之外忽然的传来了无数声的惨叫声，岚大帝顿时的想到了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而随同在岚大帝的身边的卡特，在听到了平台大殿外传来的惨叫声之后，卡特当机立断的狂叫道：“护驾！”

同时伸手拔出了腰际上的那一把刚刚与凯特比试时没有使用到的长剑，面对着武，与其他大殿里的十多个禁卫兵们、以米非耶为首的十九位长老，一起将岚大帝还有鸣护在其中。

鸣惊慌的叫道：“武？你想要干什么？”而岚大帝则是面目阴森的望着狂态毕露的武，未发一语，眼中充满着愤怒、不信、痛心等等复杂的情绪。

听到了鸣的喝问，武又是发出了一声的狂笑，然后对着鸣怒叫道：“我想要干什么？你这白痴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岚大帝愤怒道：“武，现在收手还来的及，我可以原谅你，不要把自己陷入死地！”

武望着岚大帝，两眼赤红，情绪有点不稳的叫嚣道：“父王，太迟了，我既然已经发动了就绝对不达目的不罢休，再说，父王我看你真的是老糊涂了，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到底是谁陷入了死地呀？”

在岚大帝与鸣跟武谈话的期间，大殿外不断的有惨叫声传了进来，而在大殿里，不断的有人拔出了身上的刀剑，或是反抗或是压制，布置奢华的平台大殿中不断的上演着一幕幕的鲜血惨剧。

或还察觉不出现在的状况的人或是虽然察觉但是却没有自保能力的大小官员们，在武早已计画及安排好的人手突袭下，逐渐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被武的手下压倒性的残杀着。

更惨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大群黑衣蒙面人，突兀的出现在这作平台大殿中，加入了武的人手的行列，对於一些反抗的人加以屠杀，除了少数的人之外，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全都被他们给斩杀了，幸好武的本意并非要将所有人屠尽，而是要压制，所以才没有将这作平台大殿化成了血海地狱，不过那也够瞧的了。

从武开始发出命令到完全的控制住局面，前后的时间不到五分钟，但是大殿中已经去掉了五分之一人数了，其他的除了少数人之外已经全被武的手下及黑衣人给制住了。

看着大殿里的凄惨状况，还有大殿外原本连续不断的惨叫声现在已经变成了稀稀落落，岚大帝不由的一阵的惊骇，知道自己因为措手不及，及未事先防备，所以现在已经落入了早已计画的武的计算中，情况已经非他所能够掌握了。

低声的叹息了一声，望了自己身边现在似乎已经察觉出来武的意图以及自己的处境之后，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鸣一眼，正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当岚大帝的眼光往大殿的四周一扫时，忽然眼中一亮，再度的充满了希望。

注意到了岚大帝的眼光，武随着岚大帝的眼光往大殿四处一看，不由的冷哼一声，原来大殿中的人并非全无反手的馀地，还是有不少人再反抗着武的手下及黑衣人。

五大世家的族长与他们各世家的子弟或随从，还有许多的武将都各自集结成了一个个的小团体，正抵抗着黑衣人的围攻。

而其中最醒目的要算是亚艾一行人了，人数最多，而且态度是最轻松的，在死神小队所聚集而成的大圆中，亚艾近乎冷淡的望着四周正不断发生的屠杀惨剧。

在他的四周，死神小队紧紧的将他给守护在其中，对於来犯的武的手下或是黑衣人，死神小对毫不留情的斩杀在地，才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死神小队的四周已经围了一圈的尸体，而死神小队的人却还是毫发未伤，到现在不管是武原先安排在众人之间的人马或是后来才出现的黑衣人，都只敢围在死神小队的四周，不敢近身，而令人奇异的是以亚芠为首的死神小队的人马一点都没有惊慌的神色，每一个都如亚芠般一副冷淡至极的生硬脸孔，而且也没有突围的打算，任由武的人马将他们给团团的包围住。

而岚大帝就是在瞧见了亚芠诸人的表现，所以不由的燃起了一点的希望。

看到了亚芠还有其他人的反抗，武不冷哼一声：“住手！”

同时转过头去，对着从刚刚的屠杀开始，就来到了武的身边的五大臣道：“你们将大殿里所有人给押出去，另外从大殿外在将多馀的人手给叫进来，那几个人顺便带进来。”

领命的五大臣急忙的指挥人马押着那一整群已经被缴械控制住的非己方的人马走出了大殿，只留下来武，还有全部的黑衣人，以及被黑衣人给围在其中的其他反抗的人。

没多久，一批批的黑衣人由大殿外涌了进来，几乎快要将整个大殿给挤满了，包括亚芠及死神小队在内，所有的人全都被黑衣人给硬挤的几乎快要凑成一块了。

看着眼前为数众多的黑衣人，岚大帝与鸣心中充满着疑惑，他们完全不知道武何时有这样的一批实力看起来相当的深厚，而且又是这样的多的黑衣人来？

武得意的看着被黑衣人给包围住的众人，忽然的发出了狂笑声，笑够了之后他忽然对着众人道：“现在的局面很清楚了，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愿意支持我担任帝国的下任帝王的人，如果愿意向我宣誓效忠的话，我不但保证你们可以保有现在的职位，而且还可以加升一级。”

“我现在数到三，愿意的人就放下你手中的武器，乖乖的束手就缚，我可以既往不咎！”

得意至极的武望着众人，嘴里开始念着：“一……二……三！”

随着三声的数落，知道大势已去的众人当中几乎大半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束手就缚，当中甚至包括了两个世家－马拿、贝仑迪卡两个世家的族长。

当武缴械之后，还依旧是拿着武器，打算要反抗的就只剩下了岚大帝一群人，阿摩司、加利、亚摩三家，以及亚芠一行人了。几乎已经将所有的局面掌控在手掌心中了的武，无法遮掩他的得意之情，同时又因为三个世家不识时务以及亚芠等人的坚持而更加的感到愤怒。

一旁，已经做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将帝都其他的三个督卫前下静候发落，同时也将自己的手下安排的将这一个平台大殿给围的密密麻麻的西督卫派尔走到了武的面前，对武一躬身道：“殿下，所有人现在已经全部都被控制住了。”

见到派尔的来到，岚大帝等人心中一惊，同时的感到了无比的愤怒，难怪武胆敢在这一个时候发动政变，也难怪会有这样多的携刀带枪的人可以这样轻易的混入了这一个宴会之中，原来是因为派尔的缘故。

这一个宴会场所正是在於帝都的西半部，治安的维持也理所当然的也是由派尔这个西督尉所负责的，难怪武可以这样轻易的就将人手给潜进了会场中，原来派尔早已经是他的人了。

至今，不管是岚大帝也好，或者是鸣，全都懊恼自己为什么要来参加或是举办了这一场的宴会，导自於现在自己空有着庞大的势力，却被武用两千多人的微薄武力给锁在这里，受困於重围之中，完全不得动弹。

对着武禀告完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派尔两眼赤红，面露嗜血的表情，仇恨的望着被黑衣人围困在其中的亚芠等人，派尔对着武道：“殿下，下官有一个不请之请！”

武对派尔摇摇手道：“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先等一下。”

慢慢的踱步道面无表情的岚大帝还有脸上混杂着愤怒与恐惧的鸣等人的面前，武呵呵的笑道：“父王，现在你是不是肯将王位给传给我了？”

岚大帝面无表情，不！还是可以隐隐间看的出来他的眼稍正微微的抽动着，盯着武，岚大帝慢慢的一字一字的道：“不！我还是老话一句，你，不适合担任帝国的帝王，刚刚我还不敢十分的确定，但是现在我真的是完全的确定了！”

听到了岚大帝的话，武不由的猛吸了一口气，从他的样子可以看的出来他现在满肚子的怒火，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再度的忍了下来，大概是因为现在主动之权是操之在他的手中吧！

怒极的武，先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随即的大笑道：“哈哈哈哈……，父王，只怕现在由不得你了，我只要一声令下，帝国的王位就在我之手了，不适合是吗？就算不适合，我依旧将会是帝国的下一位大帝，武大帝！”

“你……”先是怒斥了一声，随即的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岚大帝望了身边的鸣，又看了武一眼，垂然的一叹道：“唉！武，你真的是一个傻孩子，王位对你而言真的有那么的重要吗？听为父的劝，趁你现在还没有造成太大的错，收手吧！”

古怪的盯着岚大帝直瞧，武忽然的狂笑道：“怎么？现在你想要用温情攻势吗？

可别忘了，在你教我跟你旁边的那个废物的第一件事中，凡欲成大事着，必舍七情六欲，没想到你现在反而用着没用的亲情来企图打动我，你当我是你旁边的那个废物呀？”岚大帝听到了武的话，不由的心中一颤，但是，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是，这时，忽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道：“亲情是没用的东西吗？”

此话一出，当场吸引了岚大帝、武、鸣三个父子的注视，甚至於其他的人也都不由的将眼光移到发话人的身上，而说出了这样的一句冷冷的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始至终冷眼旁观事态发展的亚芠。

听到了亚芠的冷言冷语，武在众人的拥促之下，分开了重重的黑衣人的包围圈，来到了亚芠等人的面前，武皮笑肉不笑的道：“圣者，不知道你有何高见？”

亚芠走在死神小队自动分开的道路上，来到了武的面前，隔着五公尺的距离与武正面相对，慢慢的打量着神态看起来实在是几乎已近疯狂的武，眼中流露着冷冷的肃杀之气，亚芠冷声道：“没什么高见，如果没问题的话，我想要走了！”

听到了亚芠的话，武先是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随即彷佛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般，忽然的狂笑起来，彷佛笑声是会传染一般，整座大殿里忽然的响起了哄天的笑声，除了现在还被数千人围困在当中，被人家拿着利剑指着的岚大帝等人没有笑，可是，他们却也像武刚刚般的呆住了，甚至不少人都摇起头来。

对他们而言，亚芠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的确真的是一个大笑话，武今天晚上摆明的就是一网打尽的局面，事实上他也真的是办到了，而亚芠却又轻易的说出了他要走的要求，难怪令岚大帝等人摇头而武等人则是狂笑不止。

好不容易笑完的武，伸手擦擦他笑出来的眼泪，对着亚芠道：“行！圣者这样的乾脆，本宫当然是不会不识相了，不过，圣者还麻烦你在离开之前先对本宫宣誓效忠，本宫绝对任由圣者离

开。”

“想必圣者不会对自己的神所立下的誓言违背吧？”看着亚芠，武又加了一句话。

说到底，武虽然很怨恨亚芠治好了岚大帝的病情，害的他自己的一番苦心付诸流水，而逼的他不得不铤而走险，突而发难，一举擒下第国中的大多数的重要官员，以及自己的父兄，用此来获得他梦寐以求的王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势底定的时机，他却又舍不得亚芠这样的一个人才无法为己所用，所以想要凭着武力逼的亚芠对着他所信仰的神立下誓言，毕竟再怎么说圣者可以不能违背自己的神的！

不过，武似乎是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了！

望着武，亚芠忽然冷冷的道：“殿下信神？”

武一愣，浑然不知道亚芠为什么会忽然的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亚芠忽然又道：“我对神发誓你就可以放心了？”

武这下更是满头的雾水了，他有点听不太出来到底亚芠忽然的说出这些事情来做什么？不过亚芠的问话却忽然的提醒了他一件事，虽然说在这个时代中大多数人都信神，尤其是至高无上的浑沌之神，可是，难道亚芠真的对神发誓他就可以放心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亚芠随口的一个发誓当然无法让他信任亚芠真的是效忠於他！

刚刚武之所以会脱口而出主要是因为他本着一般的观念，对於崇拜神的魔法师或是教徒，对神所发出来的誓言是绝对至高无上，不可以违背的，而圣者是对於各教中修行地位崇高无比的人物，拥有极高的德行声望，并且获得了世人的认同的尊称，而他也只是基於亚芠的圣者的名号脱口而出的话，压根就没有想到亚芠这一个圣者的名声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一听到了亚芠的反问，他顿时的觉得不妥，只是他也奇怪为什么亚芠要问这个问题？

亚芠忽然的指着自己，还有其他的三个世家的族长道：“如果我不愿意，你要如何处置我们？三个世家的族长呢？”

“当然是立即的监禁起来，直到你们愿意效忠於我为止，你们在不识相的话，哪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原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回答亚芠的问题，可是刚武一接触到亚芠那冷厉的眼神却又不由自主的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亚芠又指着岚大帝与鸣，还有在他们身边的其他的长老跟卡特等禁卫兵们问道：“那他们呢？”

不加思索的，武怒气勃发，杀气腾腾道：“不识相的家伙现在就算是想要反悔也来不及了。”

边说武般盯着长老群与卡特等人，注意到了武的眼光，亚芠眼中泛出了冷冷的讥笑，又再问道：“那你的父王跟兄长呢？”

武一愣，又听到亚芠道：“你的父王不将王位传给你，所以该死，你的兄长不该与你争夺王位，所以也该死是不是？”

听到亚芠忽然说出这一番话来，武不由一滞。说到底，他虽然痛恨自己的父兄，可是真的在这个时候，他却又说不出来要将他们置於死地的话，毕竟再怎么说他们都是他的亲人。

看到了武一滞的样子，王芠淡淡的一笑，不再言语。

而武似乎是感觉到自己被亚芠给愚弄了，竟然任由亚芠对他问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问题，不由怒气冲天，正想要发怒时，忽然的，亚芠身形一闪，诡异的穿过了五公尺多的距离，忽然出现在武的面前。

看到了亚芠突然放大的脸，在两人近到几乎可以让他感受到亚芠身上冷冽杀意的同时，武忽然发现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刚刚他竟然会愚笨的被亚芠的问题给搅乱了心思，以致於不知不觉中傻傻离开了自己的卫兵守护圈中，让亚芠有可趁之机。

可是亚芠却没有像武所想像般，趁机将他给制服，反倒是亚芠面对面望著武，平静道：「我对於你们的兄弟争权夺利没有兴趣，我再说一次，我可以离开了吗？」

看著在近距离之下，亚芠那虽然很平静，但是依旧可以让他感受到一股沉重压迫感的只眼，武不由大大倒抽了一口气。

高傲的身世让他见识过各式各样的人物，当中有很多是具有相当震摄人心的力量的人，最近的一个，就是他的父王岚大帝。

他见识过许多的人物，不管是多么杰出的人物，都会在父王的帝王威严面前矮了一截，甚少人可以与身为帝王的父王正面相抗衡，就连身为儿子的自己，有时候也会在父王的面前感觉到不安。

可是父王的帝王威严与眼前这一个圣者相比较起来，却又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了。

不像父王一望就会让人心惊胆跳的帝王威严，武感受到了亚芠所带给他的一种莫名的奇异压力，不由自主的打量著亚芠。

一头雪白的长发整整齐齐用一个黑色发箍束缚在背後，俊美无涛的脸上毫无表情。黑黑的瞳眸中完全察觉不出有任何的情感在其中，彷佛只是很单纯的是一种水晶装饰而已。

但是就算是这样，一种难言的冷漠气息，还是由亚芠的身上无声无息发了出来，笼罩他的全身。

强大的压迫感叫武几乎不能呼吸，不加思索的武不由自主退了几步。

随即一惊，深怕自己一动之下会引动亚芠对他不利的反应，只是亚芠就这么冷冷的望著他，完全没有任何动手的迹像。

脱离了亚芠的气势笼罩之後武并未觉得好过，直到在他身边的人发现到他们的失职，再度的将武给护卫在他们其中，武这才觉得好过一些，只是他依旧杠敢与亚芠的眼睛对视。

似乎人群的包围带给武相当的信心，武再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之後，忽然神秘的笑了起来：「圣者是我们的贵宾，既然你想要离开，本宫忝为主人又岂能强留！」

「只不过，我想圣者也许会对我另外几个客人有谈谈的兴趣吧！」

难掩眼中的得意狡狯神色，武在接获到旁边的一个人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之後，忽然又补充了这样的一句话。

当武说到几个客人时，亚芠第一件事就想到了他寄在长院中的乾爷爷福隆、灵儿还有灵儿的婆婆三人，事先不知道武会政变，留在长老院的他们可真的是一点自保的力量都没有，难道。。。。。。

面目瞬间变的相当阴森，亚芠注意到武的身边忽然起了骚动，三个人被黑衣人给架了出来，不

是灵儿他们是谁？

看着灵儿等人被黑衣人给双手反缚在背後，毫无反抗能力的被人给推到了武的面前，隔着一层黑衣人与亚芠相望。

福隆苦涩的脸上难掩惊慌，对亚芠苦道：「亚芠，这倒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刚刚这群人会忽然闯进了长老院，二话不说就抓了我们，还把我们绑到这里来？」

亚芠眼角微微一抽，随即柔声对福隆道：「爷爷，您别担心，没事的！」

说着，亚芠转过头来对著岚大帝身边的大长老米非耶怒目一视，随即阴郁的看向了武。

武得意的一笑：「呵，圣者不知道你现在要不要再走了？」

亚芠冷硬道：「说！要求！」

难掩心中的怒意，亚芠似乎是觉得跟武再这么废话下去是浪费时间，但是却又不得不问，毕竟现在落武手中的是少数几个他所关心的人。

武似乎一愣，随即理解了亚芙的意思，武微笑道：「其实是还是老话一句，本宫希望圣者你能对我宣誓效忠。」

「好，我宣誓向你效忠，这样满意了吧？放人！」亚芠出奇乾脆，没浪费半点的时间，立即说道。

可是此话一出，所有人全都傻位了。

尤其是武，他根本没想到亚竟然会这样的乾脆，乾脆到连一点的考虑，一点的犹豫都没有，直接了当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这反而是给他一种亚根本在说笑的感觉。

望著亚芠那丝毫不露半点感情的冷脸，武忽然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亚芠又再度的张口道：「你要的我已经做到了，放人！」

听著亚芠的催促，武不由思考了一下，到底亚芠刚刚所说的是真是假，不过是真是假都没关系，武乾笑道：「圣者果然是一个乾脆的人物，不过本宫现在可能没办法放人，只要圣者在日後尽心替本宫办事，这两位老人家与小妹妹本宫一定不会亏待他们的。」

换言之，武对亚芠还是不放心，这三个人就是人质，留著要控制亚芠的筹码。

望著武那笑意盈盈的脸，亚真的觉得愈来愈厌恶，而且，心中的杀机是愈来愈炽烈，闭上了眼睛，亚芠微抬著头，看起来好像在深思一般。

不到两个呼吸时间，亚芠低下头来，睁开眼睛，然後一只灿银瞳眸出现在武的面前。

缓缓的回绕了平台大殿一圈，所有人一接触到了亚芠灿银的只眼，不由感到呼吸一滞，强大的压迫感顿时由亚芠的眼中流露出来，令人本能感觉恐惧在心中慢慢滋长著。

其中，反应最大的便要算是妃雅以及死神小队的人马了，与亚芠在一起这么久了，他们太了解当亚芠的双瞳变成灿银所代表的意义了。

那将是，一场用血与肉所铸造而成的劫难，无声无息的所有人开始动员了全身的力量，准备了！一场无情的杀戮已经在酝酿中了！

平板的声音由面无表情的亚芠嘴中慢慢的吐出：「我很讨厌你们，事实上，要不是我对一个人的承诺，我根本不想要来到这里！」

听到亚芠的话，在长老群中某个人不由地轻轻的「啊」了一声，随即亚芠又慢慢的说道：「对於你们那些争权夺利的狗屁事，我也不想干预，谁死谁活对我来说都一样。」

随著亚芠的说话，所有人忽然觉得整座大殿里的温度好像陡然降了好几度，让人的鸡皮疙瘩不由自主的全都冒了出来。

冷硬的表情、无起伏的声音、生硬的眼神、亚芠面对著武，冷声道：「但是，武，你不该的，你不应该抓我的人，又用他们来威？#123；我的！」

听到了亚芠的话，武不由感到一阵寒栗，明明人质在手，但是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正在发生中。

亚芠再道：「武，我再问你一次，人放是不放？」

终於，亚芠冷硬无礼的态度也激怒了武，怒火让他忽略了心中的不祥预感，武的脸色一红，不由分说的抽出了身边的黑衣人的一把剑，架在靠他最近的灵儿的脖子上，怒气冲天道：「我也再问你一次，你要不要服从我？」

皇族的自尊，不容许自己在这种人质在握，大事底定的局面下，却又让自己感觉到再在亚芠的气势下处於下风，所以怒火冲天的武忍不位用出了最卑劣的手段，直接以人质的性命来逼迫亚芠的臣服。

其实认真来说，武如果冷静下来的话，自然也可以判断出，就算他用这种方法让亚芠臣服於他，他也并未有任何实质上的效益（包括武在内的大殿中所有人，并不知亚芠及死神小队所拥有的是怎样的一个力量）。

反而是，如果逼反了亚芠，依亚芠文身边的那群人（死神小队）的战力来说，可能会让自己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甚至於将他的优势局面给反转。

只是现在在自尊与怒气的作用下，武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般，执意的要获得亚芠的屈服，彷佛藉此才能挽回他的面子与自尊般，非要亚芠屈服不可。

突兀的，亚芠笑了，一种完全不带笑意的笑，亚芠道：「武，你要屈服到底是想要我做什么？难道就为了那种你们口中所谓者的力量吗？」

摇摇头，亚芠笑容收敛，平板的道：「不过，我想你是错了，错得太不该了，错得太离谱了！」

口中说的话，亚芠灵敏的感觉告诉他，在他背後的死神小队有了一种奇妙的动作，虽然不知道是做什么，但是信任死神小队就如信任另外一个自己的亚芠，冷静而震撼的继续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想，武，包括你在内，也许你们都不知道，所谓的圣者只不过是们强加在我身上的称呼，我，不是什么么圣者，慈悲对我来说是一种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东西。」

冷静到无任何的情绪反应的亚芠，言出惊人的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冷冷看著武，亚芠忽然冷冽带著嘲笑的眼神道：「真正的我，你们可能不晓得吧！」

「魔！才是真我，恶魔才是人们对我的称呼！」

一字一句，忽然说出了自己是魔的亚芠接收到了所有人，包含了被困住的人以及困住人的人，所有人惊讶的呼声。

彷佛亚芠的话是信号，忽然觉得不对的武，发现到在自己的背後诡异的出现了两个粗大的身影，同时，拿剑的右手由肘处传来了一阵的冰凉，措手不及之下，随著两个身影诡异的在身後出现然後远飙而去，三个人质竟然也消失不见了。

再定神一看亚芠的身道竟多出了五个人影。

其中两个一高壮一肥胖的人，他记得好像就是刚刚自称精於暗杀，闹得两位大将军面目无光，叫什么龙纹还有停风的家伙，而另外三人正是刚刚还站在自己身边的人质吗？

而且这时，武更发现到，自己身边的人不知怎么回事然开始摇摇晃晃起来，而自己刚刚那彷佛被凉风吹过的手肘处忽然传来了猛烈的烧痛，低头一看，没了！

右手齐肘以下竟然消失不见了，而当身边的人摇晃之後倒了下来，武这才惊慌的发现到自己的右手臂，拄著长剑的右手臂现在正苍白的掉落在地上！

随著无法忍受的事实的发现，右手又再度传来烧热之後折骨断臂的可怕痛楚，无法忍受的武不由发出了一声的惨嚎。痛叫中，武更是叫著：「杀！杀了他们！」

可是，另一声冷厉，震撼的声却又完全的压制过了武的惨叫与命令！

「吾名乃银。月。恶。魔！」

令人无法置信的称号，由亚芠的嘴中一字一句吐了出来，强烈的杀气震摄了大殿中的所有人的心神，竟然使所有人全都傻住了，所有人。

不管是信或是不信，当亚芠自是银月亚魔的话一出口，几乎所有人全都惊愣住了。

慈悲圣者与银月亚魔，好大的差别呀！

可是就在所有人全都愣住的时候，并不代表亚芠身後的死神小队，他跟著愣住了。

齐聚了一百人的叫声为一声：「铠化！」

同样的一声铠化令下，死神小队队伍里瞬时出现了五光十色的闪耀光芒。

九十九个死神小队的人再加上一个妃雅共计一百人，一瞬间在众人的面前浑身散发了各种光华，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能量幻兽光辉出现在所有人的身後。

光芒敛去，无一例外的，所有人几乎是在身上穿上了覆盖全身高达九成以上的面积的各种兽幻铠，或脚边、或手上、或肩上、全都停留了一只小小的可爱幻兽分身。

全抽气的声音不约而同的在平台大殿中响了起来，所有人无法相信眼中所见的事实，或者说不肯去相信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百个具有九阶帝王铠的队伍！

可是死神小队并不会因为众人的讶异与吃惊而迟缓了他们的动作，几乎就在铠化完成的瞬间，死神小队就像是一个威力强大的炸弹般炸了开来。

喷射而出的碎片是一个个死神小队的队员所化身而成的死神镰刀的影子，所经之处无一不是一声声惨叫与一朵朵妖艳血花，一曲由生命所演奏的死亡之乐在银月恶魔的前奏之後，正式的奏

起！

望著眼前的惨状，听著耳中充斥著惨叫声，不管是被包围的还是包围的人终於回过神来。

被包围的人，如岚大帝与长老群，如三大世家，不约而同的也铠化起来，他们趁机脱离了包围圈与包围者，而武却勃然色变。

发觉到眼前情况不妙，武疯狂的喊道：「所有人注射神化剂！」

亚芠正将福隆、灵儿、及灵儿的婆婆给弄晕，将他们交给没有加入战斗的妃雅与夜月照顾，避免他们因为眼前的血腥场面骇著，他在听到了武忽然叫出了这一声不该说出来的物叫的名字时，猛然的抬头望向了武。

看到了武忽然将左手伸到额前，用自己的额头用力撞了一下左手腕上一个装饰精美的手环，再看到了其他人接获到武的命令之後，大殿里还未与死神小队接触的黑衣人不约而同往自己的左手上一按，亚芠再白痴也知道神化剂就藏在他们的左手腕上。

曾经与注射神化剂的暗魔交过手，也曾经自己注射过神化剂的亚芠，太了解神化剂的威力了，也许眼前的武或是这群黑衣人修为不比华那邦公国的暗魔部队，但是注射过了神化剂之後一样是要命的。

在精神异力的影响下，银瞳中冷静无人性的计算，亚芠很快就判断出了就算死神小队出尽了全力，也绝非是这一大堆超过了上千人，注射过神化剂的黑衣人的对手。

「死神小队听令！血影冥蝶！」

听到了亚芠忽然说出这样一个命令，包括正与妃雅一起戒慎的守护著福隆三人的夜月、随手斩杀了几名敌人之後就驻立在原地替其他死神小队队员压阵的凯特与力奥、还有四散杀戮黑衣人的所有死神镰刀小队的小队员，所有人的动作不由一颤。

就如同死神小队最常用的，亚芠脱胎自疾风巨盗特有攻势的疾风阵一般，所谓的血影冥蝶，其实指的就是当初亚芠在训练他们时，特别替他们所排定出来的几种阵势之一。

只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同样是汇聚了死神小队队员个体的力量来克敌的各种阵势当中，血影冥蝶是唯一的一个将九十九个死神镰刀小队员的全体人员，结合成一体的超大阵势，也可是说威力最大的一种。

犹记当初，所有人在练习亚芠所排定的几个阵势时，这个血影冥蝶是所有的阵势当中练习最多，但却是亚芠最不想要大家练习的。

因为亚芠曾说血影冥蝶之所以称之为血影冥蝶，主畏就是因为只要此阵一展，就是表示死神小队是处在於一种极度危险险的状态，甚至连逃脱都几乎不可能了。

是种同归於尽的可怕阵法，此阵一出，绝对有人见血，有人死亡，不管这个人是敌人还是自己！

无暇去追究亚芠为什么会忽然要大家用出这样一个阵法来，但是基於对亚芠的信任，还有对於这个阵法的了解，没有人敢有任何的停顿，也没有人敢延误。

死神队全部忽然汇聚在一起了，而夜月，甚至连向妃雅说一声的时间都没有，就与凯特跟力奥一起冲进了死神小队的队伍核心中。

汇聚成了一个成椭圆形的密密麻麻的阵势，在阵势中忽然传出了夜月的声音：「冥－府－引－

路，蝶－舞－招－魂！」

一字一句，夜月所说出来的声音完全不像她平常那种清脆的声音，反而像是故意将语？#123；与口气放慢，低沉的声音中夹带著微微的颤音，听得妃雅不由自主寒毛耸立，可怕的声音宛如冤魂招唤，叫人由心底发寒。

随著夜月的话声一落原本聚集的密密麻麻的死神小队，开始有所动作了。

先是两个人影由远离亚芠与妃雅的位置的另外一方冲出，接著，由椭圆形弧面的两侧，死神小队的人忽然分成了四部份往外扩散，直到两边各出现了共四个似圆似方的圈子，个一圈都有两层的整齐的交错排列，中间是一个空地。

而在四个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圈中央，身穿一件覆盖全身达七成，浑身精美但不知道有何含意的复杂花纹，分别在胸口、手腕、两肩处有著深？#123；的菱形水晶魔幻铠的夜月站在中央处，六颗六神圣珠威力全开，带著长长的芒尾，在她的头顶处不断的盘绕著。

而最先冲出队伍的是凯特与力奥，此刻正在这一个像花瓣的四个圈子前方不断的游走著。

妃雅仔细一看，这一个阵形极为怪异，组成四个圈子的那九十六个死神小队的队员不断的在队伍里移动著，每一个圈子外十二内也十二人，但是内外两层却又分别呈现顺逆时钟的两种不同方向迅速移动，每一个圈子之内外两层的人员在移动到最接近夜月的部位时会来个内外互换，等於说游走了一圈之後就会由外变内，由内变外。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圆形在某一点有了断层，使死神小队只能沿著这一个残缺的圆形平面流动，而且每一个圈子之间内外的相反，左边的是外顺内逆，右边的就内顺外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两个相邻的圈子一定是方向相反的。

但是接下当阵势完全展开之後，妃雅就直的是惊讶得阖不拢嘴了。

四个圈子忽然的极有默契的同时往四面一展，然後又再一缩，伸缩时间完全一致，最奇妙的是，当伸展时，整个阵形的面扩大了三倍不止，缩时却几乎连最初的阵形的二分之二还不到，而且整个队伍除了小圈子的伸缩之外，还不断的变换方向与移动位置。

妃雅看了老半天，终於瞧出来，整个阵行队伍的移动是以在最前面的力奥跟凯特的方向为依归，而指挥整个队伍的小圈子伸与缩还有移动的是位在四个小圈交叉处的夜月，可以说夜月是这一个阵形的核心。

而凡是被卷入了四个小圈子的伸缩范围的黑衣，面对著急速做著圆周运动的死神小队员，全然无一回之敌。

四个小圈子就像是四个可怕至极的圆形利刃，不断的切割著黑衣人队伍，短短的几个伸缩之後，黑衣竟然一下子去掉了近一半的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而其实，言是妃雅观察的角度位在死神小队同一平面上，如果妃雅可以将她的观察角度移到半空中，由上往下观察的话，她就可以完全明白这一个阵势，血影冥蝶的名字的由来了。

如果上由往下的观察的话，死神小队最初所聚集而成的，中间圆滚两端尖锐的橄榄形，乍看之与蝶之蛹极为相似。

而後，当凯特与力奥脱离出来，同时死神小队开始形成四个小圈时，与蝴蝶脱蛹而出更是极度的相似。

这只蝴蝶的身体就是夜月，而头上的两个敏锐无比，嗅寻食物（敌人）的触须便是凯特与力奥

两，身为触须的凯特与力奥在查询到食物（敌人）的蹤迹之後，传递给夜月。

夜月则是指挥这一只蝴蝶的四片翅膀，亦即由死神小队的小队员所形成的四个疾旋的小圈子往那个方向（敌人的方向）移动。

四个似圆似方的圈子一伸一缩之间，就有如蝴蝶的翅膀在飞翔一般的视觉效果，飞行遗留的鳞粉是敌人的兵器残影，由队员们各色（兽幻铠）的身影所构成的七彩蝴蝶所经之处的飞翔轨迹，则是由无数的敌人的尸体鲜血所渲染而成的鲜红血印，翅膀飞舞声音则是一声声的惨叫所构成。

如此，便是血影冥蝶的真正意思，一只引导魂魄直达冥府的亡魂之蝶。

不过，这只蝴蝶还欠缺了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个原本应该由亚芠所担任的蝴蝶唯一的利器，位在蝴蝶头部的刺管，负责吸取花蜜，或者说敌人鲜血，那最重要的根管子。

不过就算不甚完整，这只蝴蝶飞舞之处，却还是吸叫了无数的鲜血与生命，将黑衣人部队摧残得惨不忍睹。

而身为阵势核心之一的亚芠，不让这只蝴蝶更加的完美的亚芠在做什么呢？

他，正冷淡的望著注射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神化剂的武，观察他的变化！

在平台大殿里，死神小队与黑衣人交战时所引发的惨叫声完全没有影响到亚芠与武两人。

当武敲破了自己手腕上的手环时，促使大量的神化剂注入了他的身体里，几乎在不到几秒钟之内，他的右手臂上的伤口处马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绿膜，将伤口收口并且止血。

紧接著，武露出衣物之外的身体部位浮现宛如鳞片状的组织，散发著淡淡的绿光，尤其是两眼的瞳孔也同时的发出著幽幽的兽性绿芒，看起来十分的诡异及可怕。

不过，亚芠也同样的注意到了，注射了神化剂之後的武却不像以前他所遇到的暗魔一样，一注射神化剂立即就失去了人性，反而看起来很清醒的样子，而且不但武是如此，就连其他的黑衣人也一样。

放眼四顾，神化剂已经发挥了作用，黑衣人的功力显然是提升了不少，至少现在他们已经不像刚刚那样，遇到了死神小队的血影冥蝶就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

虽然说现在的人数只有刚刚的一半不到，可是黑衣人却也可以在死神小队的手底下有攻有守，不再是一昧的毫无还手的余地，而且他们神志看起来也是相当的清楚，但是却也更加显的悍不畏死，让他们更可怕。

可见现在的神化剂跟亚芠他以前所理解的功用已经是有点不太一样了，不过还是一样的可怕，一样的创造出不畏死的人类兵器。

将自己观察而来的疑惑暂且放在心中，亚芠专注的望著看起来神化剂在身上已经完全的发挥作用的武，亚注意到了，在武华衣的背後隐隐的有隆起，看起来有点像是魔的样子，他暗自的戒备著。

满脸绿光的武发出了啧啧的笑声，他也如亚芠般的放眼四顾一下，看到了正与死神小队僵持不下的黑衣人，武怪笑道：「好个圣者，或者是该叫你恶魔？没想到你是一只披著羊皮的狼，被人叫做圣者还一点都不会惭愧呀！」

伸出手摸摸站在自己身边的贪狼星，双眼恢复了正常的颜色的亚淡淡的笑著道：「披著羊皮的

狼吗？不错的比喻呀！」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臂，看一下已经被一层浓浓的绿膜给包覆住的断口处，武忽然的面露杀气道：「都是你，若不是你的关系，我又怎麼会要用到神化剂？」

亚芠谓然的一叹，是呀！若不是自己一时的心软的话，他又怎会牵扯进斯达帝国的帝位之争呢！

不过，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虽然不是自愿，但是既然已经牵扯进了，那就该永除後患！

心中这样想著，亚芠一瞬间身影前趋，来到了武的面前，扬手一掌印在武的胸口处，

谁知竟然一掌落空，紧接著亚芠忽然察觉到背後一股刮人生疼的劲风袭来，头也不回的向後踢出了一腿，与来袭的劲风碰个正著，强劲的力量让亚不由的往前冲出了一步，顺手的将一个朝他一刀砍来的黑衣人给打飞之後，亚这才又转过身来，面对著面目隐泛阴森笑容的武。

原来人有算虎之心，虎亦有伤人之意，不想多做纠缠的亚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武给制服，武又何尝不想要快点结束这场政变，所以便形成了两人不约而同的发起了突袭的效果。

只是武的发动比亚芠晚了一些，实力不知道提升多少的他才顺势的让过了亚的突袭，反突袭亚芠的背後。

稍微的一接触之下，亚芠也不由的心中暗惊，原本实力平平的武在注射了神化剂之後不但没有丧失神志，而且功力增长的不可思议，叫他有点意外。

不过就算是这样，对於依靠注射神化剂而拥有了这样的功力的武，亚芠依旧有信心再最短的时间内将他给收拾，只要旁边的黑衣人不要来干扰他……

扬手又对著两侧挥舞著长刀而来的两个黑衣人各发出了一掌，强劲的掌劲将两个黑衣人给打飞出去，偏头一瞧，武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在他的左右了，而那两个黑衣人竟然在硬挨了他五成力量的一掌而还爬的起来。

微微的皱起了眉头，亚芠再看一下死神小队的状况，他也不由的讶异起来。

原本刚刚他命令死神小队使出了血影冥蝶时，看到了死神小队在这两年来的发展之下，结合出了血影冥蝶所展现的威力远比他的想像要来的大的多，几乎没两下就将黑衣人给去掉了一半了。

原本他还有点怪自己太过於大惊小怪了，凭死神小队现在的实力来说，对付黑衣人实在是没有必要使出那样强横的阵法来，有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但是现在不同了，在神化剂的刺激之下，黑衣人竟然反客为主，将死神小队的血影冥蝶给包起来，与死神小队有攻有守，丝毫不落下风，著实叫亚深感意外，神化剂的效用未免好的太夸张了吧？

回身让过了一个黑衣人的刀斩，亚芠顺手在这个不长眼的黑衣人的腰际踢出一脚，将他给踢出了五公尺外，却又看到了黑衣人又再度的爬了起来。

亚芠的眉头皱的更紧了，这一叫他已经用上了七成的力量了，没想到这个黑衣人竟然还可以爬的起来？

突然，亚芠的脸色剧变，急速的後退，刚刚第一个被他给击飞的黑衣人虽然爬了起来，但是却又倒地，倒地之後，他的身体竟然诡异的迅速膨胀起来。

不知道这有何用处的亚芠迅速的後退，而那个黑衣人身体在膨胀到变成了一颗肉球一样的东西之後，竟然轰的一声炸了开来，喷出了一大片的黑绿色的液体。

而因为这个黑衣人诡异的爆炸，刺激到其他三个也同样被亚给击中，现在身体也跟著开始膨胀起来的黑衣人同样的炸了开来，四个人喷出了宛如来自地狱般的墨黑色，腥臭无比的液体，骤雨般的往四下飞溅。

而在这四个黑衣人周遭的同伴，一被这液体接触到竟然发出了惨嚎，身体被这液体给沾到的部位，顿时给侵蚀出了一个大洞来，饶是亚芠这等不知道见识过多少场的修罗场的人也不由的勃然色变，这液体好毒呀！

转头看到了凯特正一掌将一个黑衣人给打飞，亚不禁大吼道：「凯特不要让黑衣人近身！」

「所有人用兵器击杀黑衣人！」

听到了亚芠这句话，所有人不由的一愣，而那个被凯特全力一掌打飞的黑衣人也同时的膨胀炸了开来，黑绿色的液体有一滴已经喷到了凯特的左臂上。

同时在死神小对著周围也同样的传来了不少声的炸裂声。

惊觉自己提醒的太慢了，亚芠两眼怒张，风之身法展倒极限，一瞬间亚似乎分身无数，绕了死神小队转了一圈，十多个死神小队被喷上了黑绿色的部位全都被亚文豪不留情的连铠带肉的被亚给徒手挖掉。

被亚芠挖掉的血肉一掉到地上顿时发出了一阵的绿烟，散发令人作呕的恶臭，整个肉也化成了一个焦炭一般的东西。

察觉出了黑衣人在受到了强烈的打击之後，如果超出了他们的忍受极限就会引发他们的自爆，同时喷出这样的恶毒液体，死神小队也不由的勃然色变，在听到了亚的提醒，所有的死神小队的队员解除了进攻型的血影冥蝶，缩成了一个圆形的结界，稳固的往四面八方警戒著。

站在死神小队的外围，亚芠瞥了一下自己的人，发觉到刚刚受伤的人幸好他处置的快，所以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不过硬生生挖掉身上的一块肉的剧疼也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暂时的失去了再战的能力。

这包括了凯特在内的十来个人都已经尽数的被其他人给保护在圈子里了，而夜月现在正用魔法替他们治伤。

已有了前车之监的其他小队员不再用拳脚来攻击，全都抽出了他们身上的武器，透过武器的攻击来阻止黑衣人靠近，果然这样一来，黑衣人不再有爆炸产生，但是飞溅出来的墨绿色液体却也较死神小队不敢去触碰，让死神小队变的碍手碍脚的，原本的上风的局面也变成屈居下风！

一边使用五小幻兽所幻化出来的白色长剑与战斗力全开的贪狼星狠辣的攻击著周围的黑衣人，减少死神小队的压力，亚芠一边观察大殿里的情况。

在他们不远处，岚大帝等人与三大世家的人也已经会合成了一个团体，正与黑衣人僵持不下，但是亚芠一看就知道他们的情况不妙了。

虽然说他们那一方的人都是高手，尤其是三大世家的家主，可是毕竟人数过少，而且没有像死神小队一般有著极佳的默契在，功力也不均衡，在加上武现在已经加入了围攻他们的行列，毕竟武也不是笨人，知道他的重点是在岚大帝与鸣的身上，所以几乎主力都在那边。

到现在为止，岚大帝周围的人已经锐减到剩下不到三十来个了。

眉头紧紧的皱起来，照亚芠向来的个性，他应该是要趁著这个时机领著死神小队脱离著一个困境的。

可是，当亚芠一看到了当中的某位魔法师被黑衣人给砍伤了右肩发出了一声娇呼声之後，亚芠却发现到比自己的想法更快的是，他已经举起了两臂，在身前划出了一个大型的X气劲，巨大而金光灿烂的歼月斩不由分说的往岚大帝等人的方向飞去。

锐利的气劲将沿路经过的黑衣人开膛破肚，开出了一条足有五公尺的大道来，同时将围攻岚大帝等人的武及黑衣人给逼退，最後在大殿唯一的一面墙上留下了一个扩及整面墙的大型十字。

发现到了亚芠个歼月斩替他们开出了一条的通路，岚大帝人不由分说的沿著这条大道极快的来到了亚等人的身边。

看著岚大帝等人苍白的脸色，亚芠知道他已经彻底的将麻烦给揽上身了。

对死神小队挥挥手，死神小队的包围圈立即的开出了一个开口将几乎脱力的岚大帝等人纳入了他们的保护之中。

同时，察觉到了两方的人马会合在一起，在武的命令下，黑衣人暂停了攻击，将亚芠及死神小队团团的围住了。

仔细的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整个大殿几乎都已经被鲜血与尸体给了满地，黑衣人的墨黑色血液正不断的侵蚀著地上的尸体，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及恶臭，简直已经将这个大殿变成了一个血海屠场了，饶是死神小队这样杀人步眨眼的部队也微微的色变。

在看一下彼此的兵力对比，自己这一面除了死神小队之外，岚大帝等人的随从几乎已经伤亡殆尽了，而它们也是近乎脱力的状态，而死神小队里更有十数人在刚刚受了伤，虽能再战但是却也战力低弱，其中包括了凯特这个主力！

而武的一方，刚开始被死神小队去掉了三分之一的人手，刚刚无数黑衣人在自爆时，因为过於密集而随著自爆的毒液扩散也去掉了三分之一的人了，现在只剩下了七八百人的人数，比起刚刚的确是少了一大半，可是亚并不认为危机会因此而有所减轻，反而是更加的岌岌可危了。

现在留在这一个大殿里的人，包括了武在内都是注射过了神化剂的人，光是现在黑衣人的实力就可以与死神小队相抗衡，而且和不畏死的他们还有同归於尽自爆的这一招阴招，叫亚已经够麻烦了，况且因为现在人数锐减，黑衣人更难发生刚刚那种自己人自爆误伤自己人的状况。

而且武又更难缠，其他方面姑且不论，光是在速度上，武就能够与他的风之身法相较，亚芠真的是感到头痛。

看看盛怒中逐渐往他靠近的武，还有身边六倍人数於死神小队的黑衣人，亚深吸了一口气，轻声道：「小星，铠化！」

一瞬间，位在他的身边的贪狼星浑身浮现了无数的金纹，同时，亚的右手上也同时的散发出了五色五芒的光辉，不到两秒的时间中，贪狼之铠第四次进化後，同时也是造成了血土台惨案的铠化型态出现在亚的身上了。

银白色的图纹盔甲，加上等身高的银白色长发，搭配上亚那毫无表情的俊美面孔，一种难言的肃穆激荡在这血肉馍糊的大殿之中。

似乎是感觉到了亚芠此时展现出来的可怕压迫感，在亚四周的黑衣人竟像是失去了理性一般

的，完全不理会武的命令，怪叫著奋不顾身的往亚芠扑来。

看到了黑衣人忽然咆啸，而且举止怪异的往亚芠的四面八方冲来，而亚却站在那任由黑衣人扑到他的身上，妃雅不由的发出了一声的惊呼声。

可是妃雅的惊叫声还没止，令一声的讶异的呼声又脱口而出，只是这一次却是惊喜的叫声。

原来，当黑衣人堪堪接触到亚芠时，原本亚的背後那无风自动的银白长发却忽然极为诡异的飘动起来，闪亮的发丝蜕变成了一根根细小锐利的钢针，直接的往他周围的黑衣人的额头处插入。

一瞬间，众人只看到了在亚芠的周围，所有接近他两公尺内的黑衣人竟然像是泥塑木偶般由原本的极动转变成了极静，而一根根的银白发针前端却已消失在他们的额头上。

整个景象看起来是无比的诡异与残酷，叫人不由自主的倒抽了一口气，谁也说不出话来。

发针在穿透了靠近亚芠的黑衣人之後，又再度的软化了下来，由黑衣人的额头处抽了出来，恢复了原先的飘扬状，可是众人都知道了一件事，他们绝对不会去接近亚芠的这一头看起来又细又长，美丽的银白头发的。

在自己的周遭清出了一片的空地之後，亚芠转过头来对著满脸惊疑的武，虽然武已经见识过了亚芠的铠化形象，但是这一次亚芠的铠化却又与当初治疗岚大帝身上的神化剂时不太一样，而且他也没想过，亚芠竟然凭著几根的头发就将他精心训练出来，而且还注射了神化剂的精英给抹杀，这叫他太难以置信了。

面对著武，亚芠问道：「武，你从那来的神化剂？」

「还有，我现在发现你的这些部下的装扮看起来很像是华那邦公国的暗魔部队！听说两年前与华那邦的结盟是你一手促成的是不是？你与华那邦……」

武先是低头不语，然後抬起了满脸青绿的可布面孔，狰狞道：「那又如何？」

亚芠摇摇头，最重视家人的他心中现在实在是相当的愤怒，本来对斯达帝国的权力斗争兴致缺缺的他，在察觉出了武为了帝位竟然勾结华那邦，进而在自己的父亲身上下毒，然後现在又乾脆的发起了政变，这叫亚芠相当的难以忍受，而且也勾起了他对华那邦的仇恨意识。

亚芠右手五指一展，然後再一握，再握时，他的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把长长的利刃，银白的锐利光芒在长剑的刃身上闪耀著，不断的告诉别人它的锋利。

亚芠一挥手道：「死神小队保护所有人退出大殿！」

听到了亚芠的一声令下，死神小队夹带著岚大帝还有各世家的人，急速的往大殿外退去。而亚芠却举著手中的银白长剑，不退反前的往武冲去。

武狰狞的一笑，往後退去，同时的叫道：「分出一半人来杀掉圣者，其余跟我去追人！」

就再武隐入了黑衣人的部队中之後，在亚与武之间立即的有十来个黑衣人窜出，阻挡了亚的去路。

亚芠大喝一声：「滚！」

手中的长剑泛起了连串的银白残影，像一条在银白的带子般，在亚的面前飞舞著，而只要一触碰到了这一条银带，黑衣人全都落了个剑折人亡的下场。

可是毕竟是注射了神化剂的怪物，虽然难挡亚的一击，但是却也让亚芠的去路受阻，等到亚冲出了这黑衣人的包围时，武已经不见了。

放眼望去，一半的黑衣人已经追著死神小队到平台大殿之外了，而另外一半的黑衣人则是围在亚芠的四周，蠢蠢欲动。

亚芠长啸一声，手中的长剑缩入右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亚芠的两手小臂上，忽然各自突出了五根亮银色，闪耀著奇异光芒，长足五十公分的微弯利爪般的东西。

两手的利爪相互的一敲，震荡出了强烈的尖锐声响，像极了刀剑互砍的声音。

亚芠冷笑一声：「来吧！对付你们这群怪物不值得我用剑，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利爪吧！」

说著两手各自的往两侧用力的话出了一个大弧，两边各五道，总共十道的金色气芒由利爪发出，往两侧飞射而去，看起来很像歼月斩的气劲，只是威力小多了，但是也够亚两侧的黑衣人手忙脚乱的抵挡著十道金黄气芒。

而亚芠则是趁机往前冲入了黑衣人的阵营里，彻底的发挥出了他精勘的风之身法的妙用，在这黑衣人拥挤的人群里，左闪右避，前冲後撞的，没有一个黑衣人可以抓住化身成风的他。

而亚芠也惊奇的发现到，头一次在这种神志清醒，力量完全的时候使用贪狼星进化之後所铠化出来的盔甲，那种得意舒畅的感觉真的是叫亚难以形容。

早在刚刚一铠化的同时，亚芠就发现到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刚刚铠化完成时，亚芠不知道贪狼星用了什麼样的方法，竟然就在铠化的瞬间，让他完全的得知现在与五小融合进化後的型态有著什麼样的力量与能力，以及要如何的使用这些新增加的力量，彷佛这些东西是亚早就知道的，而且一出手就是相当的熟练。

而且，亚芠更是察觉到，贪狼星也不若以前那样的给他一种铠化後贪狼星的意识就陷入沉睡的感觉，而是像以前他与贪狼星在做最深层的心灵融合时一样，贪狼星的心灵与他完全的结合为一，再无分别，达到了念动身动，意止身停的地步，让他活动起来更是灵巧顺利。

也因而造成了亚芠在刚铠化完成时，不禁一阵的发呆，使的黑衣人都快冲到他的面前时他才回过神来，本能的心中一动，贪狼星的身体组织所拟化而成的银白发丝顿时顺应他的反应，一瞬间硬化成一根根的细针，无一幸免的刺入了所有接近到他身边的黑衣人的脑中，一举灭敌，同时解除了自己的危机。

而这也才让亚芠知道他现在与贪狼星的契合程度已经是到达了意动身应，再无分别的余地。

有了这样的体认，亚芠当然是想要趁机试试新的贪狼之铠的能力到达怎样的程度，所以亚芠这才弃他惯常使用的长剑，换成了新的能力，拟幻出第一型态的某部分－贪狼爪，藉此来试试！

只见在人群中的亚芠，完全的发挥出了他历经各种生死战场，而且几乎都是以一对多所获得的可怕经验，风之身法威力全开，再加上最适合近身战，完全不会阻碍他的身法发挥，被亚私下取名为贪狼爪的爪状利刃，所经之处无不血流成河，惨叫连连。

更可怕的是，在战斗当中，亚芠突发奇想，不再单纯的只将自己的天心真气灌注在贪狼爪上，增加利爪的锐利而已，他还开始尝试著将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同时合运的精神异力也融入其中。

只见到，亚芠手上的银白利爪开始除了金光之外，也慢慢的出现了其他颜色的光芒。

当火红色的光芒出现在贪狼爪上时，只要一被贪狼爪接触到身体，立即会引的身上的衣物无火自燃，若是破体而入时，更是留下焦黑的伤口，没有一个能全身而退。

当土黄色的光芒出现时，不管黑衣人事先出了多大的力量，一被亚芠的爪子碰到，轻则被砸飞，重则被透体而入，甚至被分成了好几片。

当青绿色的光芒出现时，就算某部分的黑衣人可以挡住亚的利爪，可是缠绕在利爪周围的真空旋风却会趁隙而入，不由分说的将黑衣人给撕裂成好几片，卷往四周，令人防不胜防。

最可怕的是贪狼之爪上附上了水蓝色的能量光芒时，碰到了习惯将最稳定与柔和的水能量用最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亚，黑衣人不管是用手中的武器还是用身体去接触亚的利爪，当亚的贪狼之爪尚未切入黑衣人的身体当中时，贪狼之爪上激烈的水之能量，在亚芠的催发下，往往併裂出了闪亮刺眼的电蛇，一瞬间便将黑衣人化成了一具焦炭，更是叫黑衣人为之丧胆。

而且无论是哪一种的能像发挥作用，原先那让死神小队绑手绑脚的墨绿色含有侵蚀作用血液全然无法对亚发挥作用，黑衣人的部队只能任由亚芠的屠杀而毫无反手余地。

在与亚对战的这期间，黑衣人的部队要不是注射了神化剂，大幅度的压制了他们的某些本能的反应的话，恐怕至今所有的黑衣人已经恐惧的无法在与亚这个银月恶魔对战了。

而随著彼此之间的激战越趋白热，黑衣人的人数减少的越快，在这场战斗当中，屏除了以往以强势的压力与深厚的功力，惯用的强打强攻的方式，亚这一次相反的运用了自己灵活优势的身法，最小的力量与多变的能量运用，赋予了黑衣人极大的创伤，无声无息的蚕食的黑衣人，等到黑衣人发现时，他们的同伴已经由原先的四五百人锐减成了五十多人，足足的少掉了九成。

这一切全都是一个人所造成的，一个身上现在依旧是银白亮洁，没有沾染一点血污的可怕人物。

看著包围在他的四周，就连被压抑住的本能也无法再漠视的深切恐惧感，现在已经有点不太敢主动攻击的黑衣人，还有地面上无数死状各异的尸体，亚芠不由的吐出了一口大气。

不知道是因为两年来不曾开过杀戒，或者是因为现在身体意识里存有热情善良的约瑟部分的缘故，他竟然有点於心不忍，有点後悔刚刚他因为太过於沉迷开发贪狼之铠以及自己精神异力与天心真气合用的新能力，不知不觉竟然屠杀了这麼多人，现在他还真的是有点後悔了。

毕竟再怎麼说，这群黑衣人也只是听命行事，与他为敌并非是他们的本意，罪不在他们！

忽然之间，亚芠忽觉得有点厌倦这种无意义的残杀了，斯达帝国由谁当皇帝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摇摇头，亚芠长叹了口气：「算了！你们走吧！不要在让我动杀机了！」

不过，亚这一番话是白说了，注射过了神化剂之後的黑衣人部队，虽然本能的感受到亚所带来的那种死亡的恐惧，但是在神化剂的影响下，那种恐惧却被压抑到最低点，况且他们也无法违背武所下达的命令！

所以尽管亚芠有心想要放他们一条的生路，可是他们却无法接受亚芠的好意，发出了一阵的怒吼，所有的黑衣人再度往亚冲了过来。

心中暗暗的叹了口气，既然他们不领情，一心只想要杀了他，那亚芠也不是那种甘心受戮的人，振起精神，亚手臂上的贪狼之爪忽然的发出了极度耀眼的纯白光华。

深吸了一口气，亚芠手臂一挥，同时身形一动，主动的迎向了他前方的黑衣人。

不再试招，也不在心存不忍，亚芠将功力提升到七成，足足有刚刚的一倍，一瞬间加快了他的身法的速度。

看在黑衣人的眼中，却觉得大殿里竟然诡异的出现了无数的亚芠的身影，然後眼前光芒一闪，黑衣人就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情了。

短短的三十秒不到，在不再留手的亚芠手底下，五十几个黑衣人竟然连三十秒都支撑不了，几乎在一瞬间就让亚芠的贪狼爪给劈中，被爪子上，属於烈芒的光之能量给化成了灰烬，自人间消失，不留一点的残渣！

将平台大殿里的黑衣人全部歼灭之後的亚芠，担心离开了大殿的死神小队，急忙的由大殿里冲了出来。

冲出了大殿一看，在不远处，靠近大殿外的广场边缘的精美宫门前，死神小队正被以武为首，夹带著大量的黑衣人与武的其他部队的人马给围困著。

由於敌方人多势众，又有著注射了神化剂的武以及黑衣人部队的牵制，再加上又要分心照顾被保护在当中的岚大帝以及其他受伤的死神小队的同伴而无法行动自如，所以现在死神小队的情势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正当亚芠提步要赶过去时，在死神小队的包围圈中，忽然往空中射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

信号弹升到半空中後，在空中爆出了一声强烈的爆音，同时留下了满天的红色火光，久久不散。

信号弹一出，在死神小队的圈子里传出了一声大吼道：「各位再撑一下，援兵马上就来了。」

同时与这一声的大吼几乎同时的，武也怒叫道：「快呀！所有人赶快给我杀掉他们。」

亚芠听出了原先的那一声大吼是司达帝国的禁卫队队长卡特的声音，想来那一个红色的信号弹是求援的信号了。

同样的，在红色的信号弹余光未消之时，又同时的有白色、绿色、黄色的信号弹，接续著红色的信号弹之後，由死神小队的圈子里发了出来，在半空中爆炸开来。

看这几颗信号弹的颜色，亚芠不用猜也知道一定是三个世家的族长所发出来的本家求救信号！

眼看著武等人的攻击越来越是猛烈，亚芠不再迟疑，马上投入了战场中，只是这一次，亚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他还一口气的唤出了五小的能量体，伴随著他一起支援死神小队。

只见银、白、红、青、黄、蓝五道光芒极快的冲入了黑衣人之间，所经之处，黑衣人被这六色的身影给切出了一道道的切口。

发现到了熟悉的银色身影之後，死神小队的所有人不由的精神一振，除了少数人继续的保护圈子里的人不受到伤害之外，其他的人，以力奥为首，开始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至此，总算才看出死神小队的个体战斗力的强横。

相较於注射过了神化剂的黑衣人，死神小队虽然力量稍逊一筹，但是他们丰富的战斗经验，拟似九阶，实力在八阶铠上下的兽幻铠配合下，立即给予黑衣人重创，更别说属於武，但是并未注射神化剂的其他私人武力了。

再加上，一个神出鬼没的亚芠，五个连攻击都不知道该如何攻击的能量状态的幻兽，顿时杀的

武的阵营一阵鬼哭神嚎，几无还手的余地。

最後，亚芠终於找上了武了，现场中，只有武的功力最高，而且是敌人的首脑，所以亚芠对於这个引发一切事故的人最是痛恶，现在当然是不可能放过他了。

夹带著庞大的气势，亚芠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武，沿途所遇到的黑衣人或是一般的敌人，全都在亚芠的气势下，不自觉的退缩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挡住亚芠的去路。

此刻的亚芠，脸上的盔甲已经密合起来，平板的面甲上，两颗代表著眼睛，由黑转红的晶体闪耀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光芒，叫武不由的为之一颤。

怒吼一声，原本占尽优势的局面全都因为亚的关系，便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局面，武的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因此，虽然觉得亚芠现在的气势不利於他，可是武还是难忍心中的怒意及杀意，若不将亚芠给挫骨扬灰的话，他实在是心有不甘。

狂吼一声之後，武主动的迎向了亚芠，在他的怒气之下，武的仅存的左手中忽然出现了一道剑形的白光，而且背後也迅速的隆起，等他在靠近一点，亚芠同时也察觉出武的双眼现在已经是瞳孔消失不见，只剩下青碧色的可怕光芒。

暗叹一声，武现在的形象跟两年前的魔极度的相似，现在若要说武没有跟华那邦有所勾结亚芠是打死也不肯相信的，搞不好，岚大帝身上的神化剂与武可能也脱不了关系。

冷冷的看著武朝自己扑来，亚芠隐藏在面甲下的面目冷冷的一笑，两年前，他能够一人歼灭上万人与数百的魔，两年後的今天，他当然更是不将化身成魔的武给放在眼里。

不过现在武及其他黑衣人所注射的神化剂与他两年前所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起码现在可以保留他们本来的意识，所以在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奇怪的力量前，亚芠还是谨慎的与武保持著距离。

手臂上的贪狼之爪缩回，银光闪耀的白金剑再度的出现在手中，亚芠与武保持著相当的距离，单纯只靠手中的长剑与武周旋著。

几次的白金之剑与武手中的光剑相交之後，亚芠奇异的发现到，手中的白金剑竟然无法挡住光剑的劈砍，每每武的光剑都能视亚芠手中的白金剑若无物，直接穿透白金剑往他的身上斩来。

要不是亚芠的风之身法出神入化，再加上他存著警戒之心，恐怕亚早已经挨了好几下了。

摸清了武的光剑的性能之後，亚芠不再犹豫，身影在武的面前一顿，大喝一声：「大地之怒！」

手中的白金剑由下而上，似缓实快的网上抬到最高处，震撼人心，地鸣般的声音再度的由亚的剑上传出。

冷冷的看著往他直线冲来的武，亚芠随著口里的那一声大喝，白金剑一转，彷佛要将大地一剑两断般的往下直劈了下来。

白金剑虽然没有接触到武，但是亚芠这一劈之力在白金剑的剑尖处形成了强大的冲击震波，隔空将临时闪躲，但是并未能完全躲过的武的一条右腿给斩了下来，而且还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了一道长足十多公尺，不知道多深的剑痕，这一击之力叫人目瞪口呆。

这时，先前卡特与三大世家的族长所发出来的求救信号也发挥了作用，无数的人潮涌进了这一个宴会广场中。

最先到达的当然是卡特所统领，负责著王宫安全的禁卫队，不久三大世家的武力也跟著到来。

众多的人数很快的将武的私人部队，包括已经被亚芠的五小幻兽以及死神小队杀的七凌八落的黑衣人全都被制服了。

不管身外的发展，亚芠看著被他一剑断腿的武依旧是挣扎的要站起来，斩断他一条腿似乎对他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且断腿也只流出了一点点的墨绿色液体後便止住了，似乎体内的血液全都被神化剂给变成了那种古怪的液体了！

举起手中的长剑，一如往常的，亚芠绝对不给武有在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他要一劳永逸，将武给彻底的打垮，甚至杀了他。

忽然，一声急叫传来：「圣者，手下留情！」

熟悉的声音让亚芠的动作不由的一顿，偏过来一看，是岚大帝。

在长老群，禁卫队以及死神小队的密切保护下，完全没有受到一点的伤的岚大帝一直很关切亚芠与武的对战，在看到了武败於亚芠之手，进而又察觉出了亚芠的意思之後，他急忙的喊停。

手中的白金剑指著武的脖子，亚芠等著岚大帝走过来，他不知道岚大帝叫他手下留情又什麼用意，难道他要爲武求情？

为他这一个为了权势地位不惜要杀父害兄的儿子求情？

很不幸的，亚芠的猜测成真，来到了亚芠的身边，看著现在几乎已经不像人的武一眼，岚大帝一瞬间好像老了数十岁，像个迟暮的老人，不再有一代大帝的威仪。

转过头来，对著亚芠求情道：「圣者，能不能请你饶过武一命？毕竟他只是一时的鬼迷心窍！」

隐藏在冷硬的面甲下的亚芠直直的望著一脸哀戚的岚大帝，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斯达帝国的帝王，只是一个为了自己不懂事的孩子，而伤心悲哀的可怜父亲！

长长的叹了口气，尽管自己不认为放过武这样的一个狼子野心的人一命是件好主意，但是他又何尝忍心伤害了这麼一个为子伤心的老人的心呢？

忽然抬脚往武的小腹一踢，一脚将武给踢飞，同时强大的天心真气透过这一踢，强横的贯入了武的身体中。

被亚踢飞然後落地的武浑身冒出了金光来，全身不停的抽蓄颤抖著，痛苦不堪，而且也不断的惨叫著，然後，由他的右手右腿伤口处，忽然冒出了一滴滴的绿色腥臭液体，武也慢慢的恢复成了人形。

转过身去，不再理会惊喜的对他直道谢的岚大帝以及旁边看呆了的卡特等人，亚芠走向了死神小队。

来到死神小队的面前，亚芠身上浮现出了无数的金光，蜕下了贪狼之铠，恢复成了原身。

摸摸跟著恢复成了第一型态的贪狼星，亚芠对贪狼星输送了一道辛苦了的心灵讯息，然後对著死神小队道：「我们走吧！」

死神小队应命，跟在亚芠身後，慢慢的走出了这一个宴会广场。

也许对於斯达帝国的人来说，今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一个充满著背叛、混乱与死亡的夜晚，但是……

死亡！这一个名词对死神小队而言，只要是跟在亚芠的身边，想要追随银月恶魔的身影的话，就必须要习惯的，何况，他们也见过太多了，多到几乎已经是习惯了。

走著，亚芠忽然的发现到自己的手臂被人给挽住了，转过头来一看，是妃雅。

妃雅回过头来看了一下到处布满血迹与尸体的广场，再转过头来对著亚芠，欲言又止的，最後，妃雅终於张嘴道：「亚芠，我有句话一直想要向你说，却又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说，在两年前，我……。」

忽然伸手轻轻的点了点妃雅红润的小嘴，亚芠微笑道：「妃雅，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

再度的一开口，亚芠同样的一伸手，拍拍妃雅挽在他的手臂上的小手，含笑道：「我们之间还需要多说什麼吗？我了解你的心意，你也了解我心意，这样不就够了吗？」

「是呀！这样的确就够了呀！」喃喃的念道，妃雅偏头的倚在亚芠的一边，缓步的走出了广场，一切真的不需要再多说什麼了，这样就够了，只要他们能够继续的体会出彼此的心意就行了。

望著前方亚芠英挺，妃雅眷恋的背影，在他们身後的众人不由的浮现了祝福的笑容，尤其是夜月。

她最是知道两年前，亚芠失踪之後，妃雅的心中就一直存在这一个心结，她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在虎王坡上竟然会怀疑亚的人格，恨自己无法体会亚那隐藏在残酷下，温馨而悲哀的温柔，也无法遗忘当时自己本能的拒绝亚的触碰时，亚芠脸上那种哀戚的笑容，经常让她在半夜中惊醒。

如今，这一个心结终於解开了，夜月知道，妃雅现在心中再无隔阂，她的全部信任将完全的投诸在亚的身上，对於亚芠的信任恐怕是到达了就算亚芠说天上的太阳是方的，她也不会怀疑的地步。

也许有点夸张，但是，热恋中的情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释去了刚刚战斗时所引起的不愉快感觉，夜月急忙的赶了上去，其他人见状也忙追了上去，不过所有人有志一同的与前面的两个身影保持著一小段的距离，让他们享受一下难得的心灵交会时光！

第二天一早，死神小队在做著例行性的跑步练习。

自从两年前，接受过了亚芠的训练之後，到现在，死神小队一直保持著这样的一个习惯，甚至已经是到达了一天不跑个一下就浑身不对劲的感觉。

由於昨天在国宴上发生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帝都，虽然不知道为什麼，亚自己说出他是银月恶魔这个消息并未让人所知，可是死神小队的悍勇无双的形象却反而是传遍了所有人的耳朵。

因此，当今天死神小队藉著禁卫队的练兵场跑步时，立即吸引了大量的禁卫兵前来观看。

原本围观的禁卫兵在看到了死神小队一直在绕著练兵场跑步，而不做其他的训练时，深感有点意外，可是当他们越看越久，就越觉得不可思议，同时感觉到死神小队之所以比他们更强实在

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

刚开始时，死神小队的人马只是很单纯的绕著练兵场跑步，只是速度很快，可是有许多的禁卫兵还认为如果是这种的速度的话，那他们绝对也不输给他们的。

可是当死神小队越跑越久，速度竟然也一直在往上提升著，到最後简直是跟全力冲刺没两样了。

而且在跑完了看来像是热身的三圈练兵场，足足有近五公里之距离以後，所有的死神小队竟然全身都泛出了光芒，动用了他们的真气，只是这真气并不是用来加速的，相反的，死神小队使用真气看起来像是毫无意义的散发出来，内行的人都可以看的出来这样的做法只会加重他们身体的负担，因此一用出了真气之後，马上让死神小队的速度减慢了下来，恢复成了当开始的速度。

一直到第六圈跑完，死神小队的速度才又恢复成了第三圈的速度。

到现在，死神小队少说也已经跑了近十公里的距离了，同时也让禁卫队的人甘拜下风，对於是斯达帝国军队中的精英的禁卫队而言，十公里并不难跑完，可是要向死神小队那样不但加重了身体的负担，而且还用这种全力冲刺才有的速度跑完全程，那可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最要命的是，在开始第七圈的跑步时，死神小队的所有人竟然不约而同的拿出了身上的武器来，开始对著身边的同伴攻击起来，看到了死神小队攻击时的那股狠劲，令禁卫队的人不由的毛骨悚然起来，看他们的样子，彷佛身边的人不是他们自己的同伴，而是自己的生死仇敌般，死命的往要害里刺，明攻暗袭都来，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而且这期间还不断的加快的跑步的速度，更是叫人骇然。

到最後，禁卫队的人终於了解到，死神小队这样做的理由了，这样的训练不但可以增强体力，而且还可以藉由真气的逆向散发的作用让他们的身体与真气同时的获得了锻链，而跑步中的对战更是可以增加彼此的反应能力与战斗经验。

对於想出了这一个办法来训练自己的同伴的亚芠，禁卫队所有人，包括了是後赶来的卡特不由佩服的五体投地，卡特甚至两眼放光，他想要将这一个方法给用在自己的部下训练上。

不过，禁卫队的人全都误会了，这一个方法并不是亚芠所想出来的，而是死神小队自己所讨论出来的。

对於绝对的重视实战经验的死神小队而言，锻链体力只是他们其中的一样最基本的，可是照他们现在的能力而言，就算叫他们跑上一整天实在也没什麼大不了的，所以在经过了昨天的战斗，深感自己的能力还不够的死神小队，便连夜讨论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这样一来，藉这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体力，真气，战斗全都面面俱到的训练到了。

而今天是他们头一次的施行，没想到倒是造成了禁卫队的震惊。

好不容易，跑完了十圈之後，死神小队终於停了下来，所有的队员围著力奥与凯特成了一个圆圈。

紧接著禁卫队的人员立即看见了死神小队大开一场批斗大会，以力奥跟凯特为中心，所有人开始毫不客气的批评起谁刚刚的速度太慢，谁的招式对应不对，谁刚刚如果是真打的话会受到多少的伤，甚至谁不知道死过了几次了。

一个个的点名，一个个的批评，甚至是力奥与凯特都不例外，看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的，可是也让禁卫队的人受益良多，毕竟这些都是死神小队再战斗中所体验出来的精华。

整个批斗大会一直持续到亚芠小心的扶著福隆，身边跟著妃雅、夜月、灵儿，跟灵儿的婆婆走进这一个练兵场才宣告结束。

看到了亚芠等人走进了场中，卡特急忙走过去见礼道：「圣者您早！」

因为亚芠昨天的表现，所以卡特对亚格外的恭敬，尤其是他还是知道亚是银月恶魔的另外一个骇人听闻的身分的人，虽然说岚大帝因为亚的银月恶魔的身分太过惊世骇俗，所以主动的封锁了亚芠的真正身分，可是知道内情的卡特可不敢有所怠忽。

亚芠淡笑的对卡特点点头，回礼道：「队长你也早！」

而在听到了亚芠与卡特的礼貌问答，原本热衷於讨论的死神小队也回过神来，急忙也过来亚的身前，凯特与力奥代表的见礼道：「头儿，你早呀！我们现在要离开了吗？」

听到了凯特忽然的冒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卡特不禁一愣！

亚芠要离开了？

存著这样的一个疑惑，卡特不解的望著亚：「圣者，您怎麼这麼早就要离开了？」

亚芠淡淡的笑了一下，解释道：「我想我们在留在贵国也没有什麼用，还不如尽早离开的好！」

「可是您昨天不是与陛下说好了吗？您要走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好让陛下派遣使节团跟您一块离开呀！」卡特著急的说道。

亚芠暗叹一声，露出了一个苦笑道：「此一时彼一时！」

卡特一愣，他也不是笨人，当然知道亚只的是昨天晚上的那件事，当然也知道今天若是自己的话也会想要早点离开这里的，可是身为禁卫队的队长，即使卡特可以体会亚的想法，却也不容他自己就这麼让亚这一个可以说前後救过了岚大帝两次，而且还是帝国的大恩人就这样闷声不响的离开，偏偏他又没有什麼说辞可以阻止亚芠的决心。

被逼的没法子，他只好道：「那请圣者稍待一下，容下官先前去禀告陛下圣者的意思如何？」

想了想，亚芠点点头，毕竟人家也是一国之王，就这麼不告而别也有点太失礼了。

见到亚芠同意，卡特急忙叫人先带亚等人到禁卫队的贵宾接待室去，说穿了他也真的很怕亚芠只是随口敷延他，所以用这方法叫自己的部下看著亚芠等人，不过卡特倒也没想到，亚若真的想要走的话，恐怕也不是他们可以拦的住的。

在贵宾室里，亚芠等人坐在里面边等著卡特的消息边谈著天，忽然，福隆道：「亚芠我想我就不跟你们走了！」

所有人不由的一愣，怎麼福隆会忽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亚芠急忙问道：「爷爷，为什麼？」

「亚芠，爷爷知道你非常人，这次出去绝对不是向你昨晚向我说的那样，只是想要到处去看看而已。」福隆安祥的一笑道：「爷爷我昨晚想了一夜，最後，我还是决定回到清阳镇好了！」

亚芠著急道：「爷爷，您这是说什麼话呢？难道您认为孙儿无法照顾您？」

福隆笑著摇摇头道：「傻孩子，你说的这是什麽话？爷爷可不是信不过你，爷爷也相信你有那个孝心。」

「只是，爷爷只要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爷爷就觉得不对劲，虽然你跟我说那只是一场误会，可是我也可不是一个傻子，又怎麽会瞧不出来那群人抓著我是想要威胁你呢？」

「再者，爷爷我既然知道你非常人，当然也可以猜的出你一定是身负相当的责任，就像咱们山里的一句老话，越大的石头越是负有支撑山的责任。」

「爷爷光是看到我们帝国里的这些高官因为你的关系，对爷爷那麽的尊敬，爷爷我就知道你真的很不凡，也一定是负有上天所给予的重要责任在。」

「而我这样的一个什麽都不会，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的糟老头子，若真的跟著你走的话，岂不是在加重你的负担？搞不好如果昨晚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了，那不是让你为难？」

「所以爷爷想来想去，还是回到清阳镇好了，反正我也相当的怀念爷爷的那些老朋友，这样做的话，既可以避免你让别人有机可趁，用爷爷来威胁你，而且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也能够让爷爷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

「再说，如果你真的对爷爷有份孝心在的话，那麽你就不要阻止爷爷的决定，还是你要让我这麽一个老头随你在外奔波？」

「只要你有空时想到你还有我这样的一个老头子，肯过来看看我的话，那我就很高兴了。」

听著福隆的话，亚芠虽然很不同意，可是他却拿不出什麽话来劝福隆打消去意，而且，正如福隆所说的，他的确是有相当重要的事情，此去更是吉凶难料，他不怕昨天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可是却也怕福隆会受到了伤害，那也叫他伤脑筋。

想来想去，亚芠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反驳福隆，而且福隆又说的很明白，如果他对福隆有一点孝心的话，就不要去劝他，这叫亚芠该如何说服他？

也许，福隆的这一个决定是最好的！

正当亚芠绞尽脑汁想要说服福隆改变主意时，忽然卡特匆匆忙忙的跑进来通报，说是岚大帝已经来了。

暂时将福隆的决定放在一旁，在卡特的解释下亚众人这才知道，昨夜的一场政变之後，可以说整个帝都中的人，包括了岚大帝都没有睡，甚至卡特自己也是在天刚亮的时候，奉了岚大帝的命令前来调配所有的禁卫队，前往搜查昨晚叛变的乱党，因此巧合的遇上了晨训的死神小队的。

刚刚一听到了亚芠说他们要离开，所以这才又急忙的回到王宫中去禀告岚大帝，哪里知道，才刚走到半路上，他就遇到了岚大帝的侍从，这才知道，好不容易处理完了叛变的事情，在告一段落之後，岚大帝想起了昨天晚上的大功臣－亚芠等人，年老成精的他知道亚芠他们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後，绝对会加深亚芠的去意的，不会想要多留在这里！

所以天才刚亮，他马上就派遣侍从到长老院来请亚芠进宫，谁知道侍从在到达长老院之後，才由长老院的仆人口中知道，亚芠他们一大早就收拾完毕，到禁卫队的练兵场了，所以侍从又急忙的赶来，这才在半路上遇到了心急如焚的卡特。

卡特打发侍从回去向岚大帝禀告亚芠的辞意，然後他才又在赶回来，先将亚芠给挽留住。

随著卡特刚刚说完，就马上有卫兵进来禀告说岚大帝来了。

没想到岚大帝来的这麼的快，亚芠不由的一愣，只得马上与卡特出去迎接。

才刚出了大门，亚芠就已经看到了岚大帝浩浩荡荡的率著一大群人赶来，见到了亚芠，岚大帝因为政变以及一夜没睡，看起来好似老了好几十岁的憔悴面容强撑起笑容道：「圣者，你怎麼这麼快就要走了吗？是不是嫌本王招待不周？」

亚芠摇摇头道：「陛下您误会了，我知道您现在百事缠身，所以不好意思在打扰您，更何况您也知道那件事已经是迫在眉梢了，所以我才想先告辞的。」

岚大帝一挑眉，虽然亚芠说的有理，可是他也不是不知道亚芠并未尽其实，不过他现在也确实是没有什麼心力再与亚交际。

因此，岚大帝便打个哈哈道：「既然如此，那本王就不强留圣者了，不过圣者应该还记得昨天我们的约定吧，你瞧，现在我把人都带来了，他们就麻烦圣者你了。」

看著岚大帝身後的人，亚芠忍不住也一挑眉，讶异道：「这些……，全部？」

岚大帝一笑，点点头，肯定道：「是呀！他们全部！」

亚芠不由的心里暗自的苦笑，他怎麼会忘记了，一个国家出使他国会是怎样的一个麻烦事！

不谈其他，光是眼前的这一大群人，亚芠不由的头痛起来，好一个岚大帝，简直是把他当成了免费的保镳了！

三个公主、两个世家家主及随行人员，还有五个长老，共三十多人，真叫他够伤脑筋了。

海凯村，一处坐落在斯达帝国与华那邦公国交界处的魔鬼大沼泽边缘，拥有百来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也是一座默默无名的小村落。

阿来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自幼生长在海凯村里，是一个天真淳朴的孩子。

本来阿来有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在五年前，他的父亲前去大沼泽里打猎，谁知道一去不回，紧接著，无法接受父亲失踪甚至可能死亡的母亲在父亲失踪之後的三个月，同样的也进去了大沼泽里，同样的一去不回，留下了当时仅七岁的小阿来。

年幼的阿来在变成了一个孤儿之後，全靠著村里的人好心的扶养，才让他可以活到现在，对他而言，村子里的父老都是他的家人，是爱护他的亲人。

本来阿来在这一个小村里过著无忧无虑的生活，跟著村里最好的猎手哈德大叔学习打猎，日子过的倒也愉快。

可是，就在一个月前，原本他们这样的一个安宁的小村子中来了五个人，这五个人自称是什麼冒险者，听他们说他们是追著一只高级魔兽才来到这里的，他们要将那一只魔兽给抓回去。

他们来到这里之後，一直住在村里唯一的一家旅店，每天早出晚进的，也不知道在忙些什麼？

十天前，他们忽然出重金请村里所有的猎手，包含了一直在照顾他的哈德大叔，说要一起去帮忙抓那只魔兽的。

阿来还记得，那天早上，哈德大叔与其他村里大部分的叔叔伯伯们，跟著那五个冒险者一起出去，直到晚上才带著满身的伤痕回来。

阿来还记得，十天前的傍晚，他刚刚看到了被其他的叔叔伯伯们抬回来的哈德大叔时，他几乎被哈德大叔的样子给吓了一大跳，因为哈德大叔身上的衣服几乎没有一处地方是完整的，而且哈德大叔的右腿及右手还布满了被火烧到的可怕伤痕，看起来相当的可怕！

而其他人，包括了那五个冒险者身上也都有被火烧伤的痕迹，只是稍微比哈德大叔好一点，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只差他们还可以自己走回来而已。

从那天之後，那五个冒险者绝口不提那只魔兽的事情，整天躲在旅店里养伤。

而哈德大叔因为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所以，理所当然的，照顾哈德大叔的责任就落在阿来的身上了。

今天晚上，阿来来到了村子东边的一个小山坡上，这座山坡再过去一点便是夺去了他父母亲生命的大沼泽了。

不过，阿来来这到这里可不是要凭吊他的父母的，而是因为在这山坡上，产著一种叫做月花的多叶小草，这种草对於被火烧伤有的相当的灵效，可是这种草平常跟一般的杂草看起来实在是没两样，只有在月光下，这种草的叶子会反射月亮的光辉，像是一朵会发光的小花，这才能够让人辨识出来，所以这几天阿来每天晚上都来到这里拔月花，替哈德大叔治疗身上的烫伤。

阿来在月亮还没升起的时刻就已经来到了这个盛产月花的小山坡上，几天的训练下，阿来已经概略的可以在没有月光下就可以辨别出月花来，好不容易拔了一大堆，终於等到月亮出来了，习惯的看著天边的月亮，今天是月初的月圆之月，月亮又大又亮，在月光的照射下，他所拔的果然都是月花！

看著月亮，阿来心中暗暗的高兴著，这几天，因为这一次村里被火烧伤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月花根本不够用，所以哈德大叔的伤势越来越重了，实在是令阿来心中很担心，幸好今天是月圆之夜，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今天晚上一定可以大丰收，也许他还可以将明天的份，甚至是隔壁的酒鬼叔叔的份都采够，一想到这，阿来心里就实在是很高兴。

忽然，在望著天边的圆月的同时，阿来眼中映入了一个画面，他看到了一个奇特的人，奇特的景象，叫阿来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

在阿来的眼中，小山坡的另一边，靠近沼泽那一侧，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影慢慢的浮出了小山坡的最顶端。

阿来不知怎麼的，忽然的感觉到，他所看到的那个人影，好像根本不是这世间的人一样，在小山坡的顶端慢慢的出现，给了阿来一种宛如那个身影是来自神秘的地狱，漆黑而邪恶的恶魔，正一步步的爬出了地狱般的那种恐惧感。

近乎屏息的，阿来心中微微的颤抖著，心里不由自主的浮出了以往的夜里，哈德大叔对他所说的什麼地狱、魔鬼、怪物的恐怖故事，边看著那身影往他的方向移动著。

因为那身影是背对著天上的月亮，所以阿来无法看清楚那黑影的面貌，只能隐约的瞧见，这一个黑影有著一头的雪白长发，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正散发著耀眼的银色光辉。

一身漆黑的衣服，在背後，一件看起来有点过大，同样是漆黑的斗篷在他的背後随著他的走动与晚风的吹动而飘扬，像是传说中恶魔那会带来最漆黑的恶梦般的黑色羽翼，令阿来心里暗暗的肯定，他这辈子绝对无法忘记这样的一个奇特诡异的景象。

而且，阿来还同时的注意到了，在这一个人影的背後，竟然还跟随著一只大的异常，足足有半人高大，浑身闪耀著银色光晖的巨犬（？），那种左顾右盼的傲然神态，让阿来感觉到这一只

大狗（？）像极了传说中看守著地狱的魔犬！同样的叫阿来心生恐惧。

阿来就这麼站在原地，抬著头，傻傻的看著这一人一狗（？）逐渐的走到了他的面前，直到那人的背影将圆圆的月亮给完全的遮住了，那人跟狗也已经走到他的面前一步之处了。

停在阿来的面前，那黑影忽然的对著阿来问道：「小兄弟，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一个村子叫海凯村的？」声音有点低沉，但是说不出来的好听，还带著一种奇异的味道。

终於，阿来这时也已经可以看清楚这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影的面貌，但是一望之下，阿来不由的傻住了，呆呆的说不出话来。

原本在阿来的眼中，这个像是来自地狱最底部的恶魔，竟然有著一张他毕生所见最俊美的面孔，骏逸的面貌上，挂著一种看起来很温暖很温暖的淡淡笑容，充满的一种让人感觉到很舒服的感觉，这竟然使的阿来一阵的失神。

这时阿来的心中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什麼恶魔，而是一个人，一个长的很英俊，而且还有著温暖的笑容的人。

直到黑衣人又再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後，阿来这才回过神来，刚刚的话他没听清楚，所以阿来反问道：「这位大叔，你刚刚说什麼？」

黑衣人一呆，他似乎没想到阿来竟然一开口就称呼他为大叔！

啼笑皆非的黑衣人也懒的纠正阿来，又在一次的问道：「小兄弟，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做海凯村的村子？」

阿来立即回答道：「啊！大叔你要找我们村子呀？」

听到了自己正好问到了海凯村的人，黑衣人也为自己的好运气而感到高兴，连忙的追问道：「是呀！小兄弟，能不能请问你一下，你们村子在哪里？能不能带我去一下？」

阿来热心道：「没问题的大叔，不过大叔请你先等一下，我采足了月花之後我再带你去！」

黑衣人点点头，得到了他的答应，阿来急忙的弯下腰来继续的采著月花。

好不容易阿来将月花给采到他认为足够之後，他才停下来，对著黑衣人一笑道：「大叔，让你久等了，我现在马上带你回去我们村子。」

黑衣人点点头，？著他身边的大狗，跟在阿来的身後，慢慢的往他们村子走去。

沿路上，阿来閒著没事，不由好奇的打量著黑衣人，最後忍不住问道：「大叔，你是外地人吧？要到我们村子干什麼？是要找人吗？」

黑衣人点点头含笑道：「是呀！我找一位叫耐吉的人。」

阿来略带讶异道：「胡子伯伯？大叔你找胡子伯伯要做什麼？」

黑衣人欣慰道：「耐吉还在你们村子中吗？我是说你说的胡子伯伯。」

阿来道：「在呀！当然在了，胡子伯伯现在当然在我们的村子中了，而且他还开了我们村子里唯一的一间旅店呢！」

黑衣人喃喃自语道：「那还好，我总算是没有找错地方。」

阿来听不清楚黑衣人在说些什麼，同时也奇怪胡子伯伯的朋友他都认识，怎麼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

正想要问时，黑衣人低下头来对著阿来道：「其实我这次来主要要送一个人回来，小兄弟，你认不认识你胡子伯伯的母亲？」

「巧仁婆婆？」阿来惊呼一声，忍不住拉住了黑衣人的衣袖，惊喜的叫道：「大叔你知道巧仁婆婆在哪里？能不能跟我说？我好回去跟胡子伯伯说。」

「自从两年前胡子伯伯？巧仁婆婆说要出去治疗眼睛，不小心跟巧仁婆婆失散後，胡子伯伯找了巧仁婆婆好久都找不到，最後胡子伯伯自己一个人很伤心的回来村子，一直到一年前他才慢慢的恢复过来，如果胡子伯伯知道巧仁婆婆的消息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听到阿来这样一说，黑衣人不由的心中暗感欣慰，不枉他千里迢迢的将巧仁婆婆送回来，正如巧仁婆婆所说的，他儿子耐吉还真的是一个很孝顺她的好儿子，不过也难怪了，有巧仁婆婆这样的一个善心的好母亲，又怎会没有一个孝顺的孩子呢！

黑衣人停下了脚步，拍拍阿来的肩膀，微笑道：「小兄弟，你别急，我这次来就是要将巧仁婆婆给送回来的。」

阿来兴奋道：「真的？那巧仁婆婆呢？巧仁婆婆怎麼没有跟著大叔你回来？」边说，阿来边不住的往黑衣人来的方向直瞧著。

「小弟弟，你别急，大…。叔我是先来找出巧仁婆婆住的地方的，现在找到了，我才可以通知我的同伴将巧仁婆婆给送回来呀！」似乎有点不太习惯自称为大叔，黑衣人微露苦笑的对阿来说道。

听到了黑衣人的解释，阿来这才相信了黑衣人的话，急忙道：「大叔，那我们走快一点，我马上带你回到我们的村子里。」

「还有，大叔，我叫阿来，你叫我阿来就行了。」

对著黑衣人腼腆的说著，阿来加快的脚步，似乎急的最好现在就将黑衣人给带回到自己的村子中。

「阿来，你拔这麼多会发光的奇怪花朵要做什麼？」黑衣人点点头，跟在阿来的身旁完全不受阿来的速度的影响，依旧是一副相当的悠然自在的样子，而且还好奇的望著阿来的篮子里，那些在月光下闪耀著动人的光华的月花，问道：「这里似乎相当的偏僻，应该不是你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在半夜里来的地方？」

阿来随即边走边像黑衣人解释起这月花的奇特功效以及这个月来所发生的事情。

听到阿来说这种奇怪的小草对於烫伤有著神奇的效果，黑衣人似乎蛮感兴趣的，随手往地上一探，忽然一株闪耀的光华的月花凌空的飞向了黑衣人的手中，让黑衣人翻来覆去的仔细观察著。

看到了黑衣人的动作，阿来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同时的想起了刚刚黑衣人在初见面时所给他的感觉，不由的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说现在因为黑衣人的和颜悦色，让他感觉不到刚刚的那种相当可怕的压迫感，可是这不经意的动作，却叫阿来十分惊讶，因为那些来到村子里的冒险者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当著全村的人露了这麼一手。

那个冒险者当著村里的人的面前，隔著一小段的距离，将手伸向一个摆在桌子上的茶杯，过了几秒钟之後，桌子上那个茶杯就像是被什麼东西给吸住一样，主动的飞入了那个冒险者的手中。

也就因为那个冒险者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村里的人才愿意冒险跟他们去追捕那只可怕的高级魔兽的。

但是那个冒险者在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之时，看他的样子却完全不像这个黑衣人大叔那样的轻松愉快，虽则他也知道茶杯的重量跟一侏小草的重量是不能比的。

不过身为外行人的阿来也不知道虽然茶杯与小草的重量虽然相差好几倍，可是同样是隔空取物，相较於安稳的摆在桌子上的茶杯，还需要运功才能吸取到手的冒险者而言，在走动中，随意的一挥手之下就可以在千百株杂草中分辨出了月花，然後连根带叶丝毫无损的由土中隔空取到手中的黑衣人，在功力上的差别可不是以道理可以计算出来的。

不过就算阿来不知其中之理，但是光是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动作便足以叫阿来另眼相待，深深的感觉到现在脸上挂著笑容，走在他的旁边的黑衣人一定不是普通人物，起码，他长这麼大了，除了那个冒险者之外就只有这个黑衣人的大叔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情来。

想到这里，阿来忍不住的在转过头来望著走在另外一边，趾高气昂，骄傲的令人难以忽视的那一只大狗（？）。

那一身银亮耀眼的长毛，傲气凌云的皇者之风，一再的向阿来在表明这一只狗可不简单。

而黑衣人研究完了手中的月花之後，不禁赞叹造物者的神奇，竟然有这种可以将月亮反射太阳的月光的能量，吸收储存起来的奇妙小草。

这小草平常所吸收的能量不但足以供自己的生长所需，而且其中所蕴含的光的能量还有奇妙的作用。

在黑衣人将月花拔起来的同时，月花也同时的停止了吸收月光的能量，如此一来，对於能量特别的敏感的黑衣人，在其本身特异的精神力量的协助下，立即可以感受到，停止了吸收月光能量的月花，正慢慢的将月光的能量慢慢的释放出来。

只是这月花因为本身所蕴含的月光的能量并不多，释放出来也是很微弱很微弱的一点点，这样微弱的能量错非黑衣人恐怕谁也感觉不出来。

只是一侏的月花也许很微弱，但是当很多的月花同时的聚集在一起时，其释放出来的月光能量，或者是说光能量却是相当的可观。

据黑衣人自己估计，大约一千株的月花所释放出来的光能量几乎可以比的上他妹子一成力量所施放的回复魔法的效力了。

而且因为月花的释放相当的缓慢，而且又是同时由上千株来释放，因此除了相当的持久之外，更是有著由单独一人施放回复魔法时所无法比较的优势，由多点放射，无论是哪个方向与部位全都可以滋润的到。

这月花何止对烫伤有用？不管是哪一种伤势，简直是任何回复魔法可以办到的事情它都可以办到，当然，那得那个人识货，而且聚集相当份量的月花！并且可以忍受在时效上差了一点才行。

若有所悟的黑衣人将手中的月花顺手放到了阿来的篮子里，正好瞧见了阿来的面前有一个大窟

窿，而阿来却完全不看前面，反而愣愣的看著自己的夥伴，黑衣人不由的一笑，转手将阿来给拦了下来。

「阿来，你在看什麼？」黑衣人笑笑的问著阿来。

阿来这才注意到自己差点一脚踩进眼前的大窟窿，若是踩进去的话，恐怕不跌个七荤八素的，不由的小脸一红。

见到阿来不答，黑衣人又笑了笑的问道：「阿来，大叔看你好像对大叔的幻兽很感兴趣唷？」

阿来本来不好意思回答的，但是听到了黑衣人自己提起，忍不住藉机的问道：「大叔，你是不是冒险者？我看你的幻兽好神气呀！从来没有看过这麼神气的大狗，简直比人还要神气呢！」

黑衣人本来还以为阿来要说什麼，在听到阿来问他是不是冒险者时，他正想要出言否认，谁知道他却又听到阿来说他的幻兽是一只大狗？

天呀！黑衣人尽管外表有点冷淡，但是毕竟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年龄可远不如他的外表那样的苍老，多少还带点童心未泯，只是平常实在是没什麼机会表现出来，可是，今天晚上，先是被阿来叫成了大叔，然後又听到夥伴在阿来的眼中竟然是……。。是一只神气的大狗？

黑衣人终於忍不住了，发出了可算是万年难得一见的爆笑声，边笑边忍不住的拍拍自己的夥伴的头，狂笑道：「哎呀！小星，你真不错，原来你是一只神气的大狗呀！我可是一直到今天才知道！」

边说边拍，黑衣人边忍不住的狂笑著，阿来的童言童语竟然出乎意料的挑起了他的笑意。

而这阿来眼中，黑衣人大叔与神气的银色大狗，这一人一狗不是别人，正是率队离开斯达帝国近半个月的亚芠与贪狼星。

原本依照亚芠及死神小队的脚程，应该是早就要到达华那邦公国的国境了。

可是，因为队伍当中挟带著许多人，而且，为了替灵儿报答恩情，亚芠除了竭尽所能的替那个照顾灵儿一段时间，也就是刚刚亚芠与阿来口中的巧仁老婆婆治疗她的眼疾，让她回复光明之外，更是在老婆婆的口中知道了她还有一个儿子在世之後，亚芠便决定将巧人婆婆送回家。

所以一方面是为了替灵儿报恩，一方面这也刚好是去奇华森林的顺路，所以亚芠等人才会延迟到现在才到斯达帝国的边境。

不过由於当初巧仁老婆婆离开自己的村子时眼睛就已经不太好，全是仗著自己的儿子的带领，如今一与儿子失散，一生足未出其村子五十里外的巧仁婆婆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由外面回到自己的村子。

幸好夜月打小在魔鬼沼泽中成长，虽然是在魔鬼沼泽中央，但是对於附近的地形还有点认识，这才由夜月领路，依照巧仁婆婆的描述，找到了附近与巧仁婆婆口中最类似的地形，然後在由一半的死神小队，在亚芠的率领下，分头出来寻找。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本来亚芠想如果今晚在没有消息的话，那也就只好先将巧仁婆婆给安置在某处，然後他们在前往泰龙帝国。

谁知道今天晚上，亚芠不小心走叉了方向，但是却幸运的，第一个碰上的人竟然就是他们找了三天，却又遍寻不著的，巧仁婆婆的村子－海凯村中的人。

而在找到了海凯村子的消息，而且碰上的又是这麼样的一个淳朴天真的少年，亚芠真的是被逗

笑了。

但是在一旁的贪狼星可一点也不觉得好笑，被阿来给当成了一条狗似乎让它觉得被看低了格调，忍不住的由鼻子发出了一声的哼声，不过这一声叱鼻声到也真的是叫阿来被吓了一跳。

好不容易笑够了的亚芠，望著被贪狼星给吓了一跳的阿来，心中忽然的冒出了一个恶作剧的主意，算是当作才二十岁就被人给叫成了大叔的一点小小的报复，毕竟他这银月恶魔可不能叫假的，哪有被人给「欺负」了却算了的？

亚芠脸上忽然的冒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问阿来道：「阿来，这离你们的村庄还有多远，要怎麼走？」

阿来虽然被亚芠给笑的心里发毛，但是仍然回答道：「只要一直走下去不用变方向，大约半个小时就会到了。」

「是吗？」亚芠古怪的看著阿来，忽然又道：「阿来，想不想要坐坐看大叔的这一只大狗？」

「嗄？」阿来还来不及理解亚芠的话中的意思，与亚芠心意相通，而且跟亚芠有著同样的想法，想要叫这个把它当成一只狗来看待的阿来一点惊喜的贪狼星，在阿来的话声还未落时，忽然的就一个猛扑，由阿来的两腿跨下一穿而过。

身材还相当矮小的阿来顿时被有半个成人般高大的贪狼星给拱坐在它的背上。

亚芠轻笑一声：「小星，比比看，看谁先到海凯村。」

说著亚芠身影宛如鬼魅般的，在身後留下了一连串的残影，真身早已经冲到前方三十公尺远了，而且还在加快速度。

贪狼星长嚎一声，似乎不满亚芠的偷跑，一瞬间也由静而变动，才刚刚察觉出自己被大叔的大狗给拱坐在它的背上的阿来，都还来不及坐稳，顿时被贪狼星猛的前冲的冲力给弄得往後一仰。

贪狼星突如其来的举动当场吓的阿来哇哇大叫，两手死命的抓著贪狼星又细又长的银白长毛，费了相当大的劲才将自己後仰的身子变成伏在贪狼星的背上，任由贪狼星背著他跑。

而且这时阿来也才注意到，在他的周遭，迎面强烈的风不断的吹来，两边的景象以快到他都分不清的速度向後飞逝，像是一阵一阵的黑影，不断的消失在两边。

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前进的快感顿时叫阿来瞬间忘记了刚刚的恐惧，沉浸在这样的急速快感当中。

只可惜阿来还来不及多体会几下，阿来立即看到了，原本一直在他的面前不远处，若即若离的亚芠的身影忽然一瞬间变的好大，然後跨下载著他跑的贪狼星身上忽然传来了一个相当大的反冲力量。

措手不及的阿来被这力量给震的抓不住贪狼星的长毛，同时也坐不住的身体往前一冲，竟飞过了贪狼星的头顶，掉在贪狼星面前的地上，跌了个狗吃屎的古怪姿势。

总算亚芠及时出手在地上不出了一层真气，而且打小就摔惯了的阿来也不将这样的摔跤放在眼里，因此除了摔的姿势难看点，不小心吃了一点的泥之外，阿来倒也没受伤，只是他辛苦了大半夜拔来的月花，全都随著他这一摔，篮子脱手而出，月花也掉了满地。

很快的爬起来的阿来，本能的就像对待村子里的想要咬他的小狗一样，伸出手来，对著贪狼星

叫道：「坏狗，你摔到我了。」

扬起的手掌正想要打下去，阿来却又忽然的发现到，贪狼星可比村子里的小狗要大上很多，而且看起来也可怕多了，害的他打不下去。

但是，不打的话，他又难忿贪狼星现在看著他的眼中全都是笑意，就这样打又不敢，不打又很生气，阿来就这麼僵在贪狼星的面前。

而看到了阿来的样子，由急速中瞬间停止的亚芠忍不住的又爆笑出来，他的笑声立即引的阿来恼羞成怒，转过头来正想要开骂。

可是转过头来的阿来却又看到了在爆笑中的亚芠随手一挥，原本散落一地的月花竟然像是磁粉遇上了磁铁一般，同时的由地上飞进了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亚芠手中的那个原本属於他的篮子里。

将手中已经装回了地上的月花的篮子交给阿来，亚芠笑嘻嘻道：「阿来，别生气，大叔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呆滞的接过了篮子，阿来狐疑的望著自己手中的篮子，以为自己刚刚是眼花了，但是理智与手中篮子的重量却又在告诉他，刚刚可不是眼花。

还来不及去问亚芠刚刚是怎麼回事？已经恢复正常的亚芠指著前方道：「阿来，这里是你的村子吗？」

听到了亚芠的话，阿来转头一看，不知何时，自己竟然已经回到了村子前面的小径了，不远处，位在村子最外面的村长家的灯光正不停的闪烁著，由窗户里，阿来轻易的可以看见长满了白胡子白头发的村长正坐在壁炉前他最心爱的摇椅上抽著烟管。

阿来惊讶的望著亚芠，他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麼才好，原本他要走半个小时的路途却在刚刚亚芠与贪狼星的带领下，不到五分钟就走完了！

看著阿来的表情，亚芠就知道自己没有走错，亚芠催促道：「阿来，咱们到你胡子伯伯的旅店吧！」

阿来呆呆的点点头，有点反应不过来的带著亚芠慢慢的走进了村子里，由村前通过村子中间的广场，可以直接到村子尾的大道上。

而阿来口中的胡子伯伯，耐吉的旅店就是在村子中间的广场，独立出来，旁边有一口水井的两层楼木造方形屋。

随著阿来走到广场上，亚芠心中真的是有所感，这个村子看起来虽然很小，大概顶多也只有百来户，看著屋子的样子与环境，可以说生活不是很好。

就连现在在他的眼前，阿来口中的胡子伯伯，海凯村里唯一的一家旅店，看起来也都只比其他的房子稍大一点，令亚芠很怀疑这家旅店不知道可不可以同时容纳二十个人以上的旅客寄宿。

而且，这家旅店外表相当的朴实，唯一的装饰便是年代久远所产生的墙上斑驳的痕迹，完全不像他以前在其他城市中所见到的旅店那般，外表不是精美就是典雅，而且占地广，环境优美，这家旅店完全没有那些，就这麼单独的一幢，什麼也没有，除了在木造的斑驳门面上挂了一个小小的招牌，上面写著两个字，「旅店」，让人可以分辨出这是家旅店之外，一切就这麼俭朴，甚至可以说是简陋。

但是，亚芠却是相当的喜欢这个村子，甚至是这个旅店所代表的气氛。

由於现在时间还不是很晚，所以走进村子里，亚芠随处可以看见两旁的屋檐下，或是广场上，甚或道路上，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或是散步的村民。

而阿来跟每一个村民不断的打著招呼，而村民们也跟阿来说笑著，甚至对於他这个跟在阿来身後的陌生人，他们也都展现出他们善意朴拙的热忱笑容，或对亚芠他挥挥手，或是点头打招呼，欢迎他这个陌生人的到来。

看著走在前面的阿来，亚芠的脸上不由的泛起了真诚的微笑，他似乎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热情善良的小村子以及里面的村民了。

而在村子间走动时，亚芠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个村子里，有许多的人身上各处都绑著白色的绷带，身上？著伤。

看来，这些人应该就是阿来口中的那些，与五个冒险者去捕捉高级魔兽，但是却因为失败而受伤回来的村民了。

无暇去注意亚芠，一来到广场阿来立即走向旅店，头也不回的推开了旅店那个看起来倒还像个旅店该有的双扇半门，头也不回的冲了进去。

站在外面广场上的亚芠马上听到阿来人未进声先进的大叫声：「胡子伯伯，胡子伯伯，你在哪？」

亚芠一笑，跟著推开了大门走了进去，才一进门立即有一股刺鼻的酒味迎面扑鼻而来，进门一看，这间旅店至少内部跟一般的旅店差不多，第一层都是打通所有的隔间，变成了一个大厅。

在面对门的对面墙前，有一个小吧台，吧台里面没有人，倒是吧台後方有个半镶崁再墙上的木造酒柜，酒柜上面的架子，摆了许多瓶瓶罐罐，或空或满，不知道装了什麼样的液体，或是酒的瓶子。

在吧台与大门之间，十张四人小矮桌，两边各摆了五张，呈两行整齐排列，中间留有一条可供三人并行的小通道，现在这个时刻已有六张坐满了人。

亚芠略微的四下一望，发觉在座的大都是面目黎黑，脸上洋溢著淳朴憨厚笑容的人，应该是村里的人吧！

唯一叫亚芠比较感到刺眼的是，在最里面阴暗处，在吧台左手边的那张桌子上，挤了五个人，三男两女，其中三个身边还有一根长长的用布卷起来的东西，凭亚芠的经验立知那都是兵器。

不过亚芠今天还这里可不是要惹麻烦的，何况他也不想要惹麻烦，所以他也只是在知道有这麼一桌的人在之後，立即又将眼光移到其他的地方打量起来了。

除了前面有个吧台及矮桌之外，在亚芠的右手边，有一个沿著墙壁直上二楼的木造小楼梯，只能单独容纳一个人上下。

在楼梯的下方，靠近吧台的旁边，有一个可供一人通行的小方门，门前用一件现在已经瞧不出原本是什麼颜色，现在只是一件灰中带黑，被油污渲染的相当可观的布帘阻住了亚芠向内窥视的目光。

看到了小门外的那个布帘犹自晃动，而阿来已经不见了，亚芠不用猜也知道阿来是进去了那个小门中了。

自己找了张没人坐的矮桌坐下，耳中听到了由小门中传出来一震低沉沙哑的叫声道：「阿来，

你来干麻？是哈德酒瘾又犯了？叫你来买酒的吗？」

「我前两天不是在跟你说过了，哈德这阵子不能喝酒，我是绝对不会把酒卖给他的，就算是你来也一样！去去去！别再来烦我了，你回去跟哈德讲，我是绝对不会卖酒给他的，叫他别妄想了，别妨碍我炒菜，你安逊伯还在等我的小菜呢！」伴随著这个声音的是小门中传出的一阵炒菜声。

而接续著这话声的是阿来的反驳：「胡子伯伯不是啦！不是大叔叫我来，我今天来是帮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的……。」

接著，阿来的声音低了下来，随即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道：「什麼？阿来，你说的是真的？没骗我！」

阿来的声音响起道：「胡子伯伯是真的，那位大叔现在就在门外，穿黑衣服的那位！」

紧接著，小门中忽然的传出了一阵乒乒乓乓，好像有人跌跌撞撞的弄倒了许多的家具一样的声音传出来，然後，一个中等身材，微胖，穿著一件被油污渲染的青灰色棉袍，脸上留著一脸几乎遮住他大半脸的络腮胡，面目有点幽黑的中年人拖著阿来的手，由小门中冲了出来。

跌跌撞撞的中年人拉著同样被他弄得跌跌撞撞的阿来冲出来之後，大叫道：「在哪？」

眼中毫不遮掩的流露出了焦急的神色，横目一扫，随即注意到坐在门边，一身黑衣的亚芠。

放开了阿来，中年人，阿来嘴里的胡子伯伯，亚芠此行要找的人，巧仁婆婆的儿子耐吉一个箭步的冲到亚芠的面前，情急之下握住了亚芠的右手急问道：「老兄，阿来说你将我娘给带回来是不是？是不是？」

看到耐吉著急的样子，亚芠微微一笑的安抚道：「你就是耐吉兄是吗？你放心，你母亲巧仁婆婆现在正由我的同伴守著！」

听到亚芠这样的回答等於是告诉耐吉说阿来刚刚的话都是真的，他母亲真的被亚芠给带回来了，这下耐吉哪里能不急的，急忙晃著亚芠的右手道：「老兄，拜托你，能不能请你赶快告诉我母亲的下落？我要去接他回来。」

亚芠拍拍耐吉的手，道：「耐吉兄，有耐心一点，你让我通知一下我的同伴将你的母亲给送来，这样也许会比较快哟！」

搓著双手，耐吉怪不好意思的直对亚芠道谢，但是同时却又不禁用他那双充满渴望的双眼催促著亚芠赶快通知他的同伴。

亚芠暗暗一笑，右手一杨，银光一闪，右手臂上顿时出现了一身银羽的雷羽，亚芠淡淡一笑道：「雷羽，你回去通知凯特将巧仁婆婆送来这。」长鸣一声，再发出了一声鹰唳之後，雷羽已经化成一道银光，冲出了旅店直往天际。

原本亚芠是不需要用讲的就可以命令雷羽的，但是为了让耐吉安心，所以亚芠这才会特别的说出口。

可是，就在亚芠唤出雷羽时，那原本坐在阴暗的角落里的那五的冒险者眼中顿时精光一闪，同时的也注意到了乖乖的坐在亚芠脚边，神态威猛的贪狼星，五人不约而同的露出了奇妙的眼色。

而亚芠因为专注的与耐吉谈话，所以也未注意到这五个人的奇特神态。

当雷羽离开之後，旅店里，那些村里的人原本就？亚芠这忽然出现，神态装扮又非凡的人而感到十分的好奇，全都静下来听著亚芠跟耐吉的谈话。

听了老半天，他们终於听出来，原来亚芠是专门送两年前失了踪的巧仁婆婆回来的！

关於耐吉这大胡子的遭遇，村里的人有谁不知？两年前耐吉落寞的样子又有谁没见过？没有去安慰过他？

因此，现在一听到巧仁婆婆有消息了，而且现在还让人送回村里了，所有人不由的替耐吉高兴著，纷纷的过来向耐吉道贺。

而对於亚芠这送巧仁婆婆回来的人，虽然亚芠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陌生人，虽然巧仁婆婆不是他们的母亲，但是，他们却好像比耐吉还要高兴般，不约而同的替现在心里只有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自己母亲的念头，但是却忘记了要向亚芠道谢的耐吉，向亚芠表示出他们的道谢之意。

看到了旅店里的人，不断的向耐吉道贺，也不停的对自己说一些虽然有点词不达意，但是却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出他们真诚道谢的味道，亚芠只觉得心中涨著满满的温暖。

真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小村子，这村子里的人真的好善良呀！

察觉到了，有许多的村民跑出去外面，向其他人宣布巧仁婆婆回来的消息，因而导致这个小小的旅店里人越来越多，几乎是挤满了人潮，全都向耐吉道贺，以及对他答谢，亚芠不由的有点尴尬。

自觉自己并没有做了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只是顺路的将巧仁婆婆给送回来，但是他却接受了村民这样热诚真挚的欢迎，甚至耐吉在回过神来之後，竟然还向亚芠一跪，感谢亚芠将他母亲送回。

亚芠慌的急忙将耐吉给拉起来，同时心中感觉到十分的惭愧，他并不值得众村民这样的感谢。

同时间，亚芠此刻才真的是下定了决心了。

望著眼前这一张张对他表示著谢意的朴拙面孔，亚芠心想，真的是应该给「它」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虽然说这麽久都一直没有联络，但是想必「它」应该还在等他的决定吧？

看著这样一个善良的小村子，善良的村民，亚芠实在是不忍心让这样一个美好的小村子在未来灰飞湮灭。

或许人间的丑恶不少，但是善良也绝对不会灭绝的，为了这些可爱的人们，他是该下定决心了，不该再犹豫不决了！已经可以给它答案了。

头一次，亚芠觉得自己应该下定决心了，也应该努力点，不是为了少数人，也不是为了什麽目的，光是为了这些善良的纯朴村民及其他的跟他们一样的人们脸上的笑容，他就应该要顺应自己的心，去达成「它」的期望！

同时，这也是为了那上万个在虎王坡上，无辜的惨死在他的手底下的人们，他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赎罪与歉意了！

浑然不知道此时面？笑容的亚芠正下定了一个在未来几年之间会影响到他们、人类，乃至於全大陆，全世界的重大决心，单纯而善良的村民们，依旧是不断的替耐吉感到高兴，也不吝惜的对亚芠展现他们真诚的笑容，让整个旅店里充满了无尽的欢乐。

不知道过了多久，亚芠忽然微笑的对著耐吉道：「耐吉，巧仁婆婆回来了。」

随著亚芠的话声一落，由门外忽然的冲进来了一道银光，银光落在亚芠的手臂上，现出了银光闪耀的雷羽。

众人认出了是刚刚亚芠命令去通知他的同伴将将巧仁婆婆送回来的幻兽，不由的发出了轰天的欢呼声。

望著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的雷羽，想起了无论是贪狼星、雷羽，甚至是其他的几只幻兽，都是自它们出生开始，便伴随在自己的身边，随他出生入死，亚芠忍不住轻轻的慰抚了一下雷羽的一身银羽，道：「雷羽，辛苦你了。」

雷羽在亚芠的手指下，舒服的发出了一声的低鸣声，随即慢慢的拟化回亚芠的右臂，消失不见了。

亚芠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到众人正愣愣的看著他，不由的一挑眉，心中满是疑惑，不知道他们这样看著他是什麼意思？

忽然，一旁得阿来吶吶道：「大叔，刚刚…。。你笑的好好看唷！」

亚芠一愣，不知道阿来忽然这样说是什麼意思？

却不知，刚刚亚芠在慰抚雷羽时，脸上无意间展露出了另一种的笑容，与他自跟约瑟融合之後，所习惯挂在脸上的那种，虽然看起来也很好看，但是却隐隐间？著一种心中隔离感觉的笑容不一样，是一种更为真实的温柔笑容，彷佛在那一瞬间所有人都由亚芠脸上的笑容接触到了亚芠那潜藏在心底最深处，从来没有人可以挖掘出来的温柔与善良。

那样出乎真心的笑容，当场叫所有人看呆了，谁也无法忘记亚芠那一刻的微笑。

而现场年纪最小的阿来，用他那天真纯洁的心灵，马上就发现到了亚芠的笑容不一样的地方，无法形容出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但是只知道他很喜欢亚芠刚刚那一瞬间的笑容，所以忍不住的用「好好看」这样的名词来形容亚芠刚刚那一瞬间真情流露的笑容，同时也深获其他村民之心，纷纷对著亚芠点头，赞同阿来的话。

亚芠一愣，他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阿来及村民们的意思，不过，感觉到村子外正有几个人进来，知道现在可不是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於是……

转过头去，亚芠对著耐吉道：「耐吉兄，你现在还傻在这里干什麼？不出去迎接你的母亲吗？」

经亚芠的提醒耐吉这才如梦初醒，与其他同样的自亚芠刚刚一瞬间的笑容中回过神来的村民们，欢呼一声，一哄的挤出了门外。

亚芠淡淡一笑，无意间眼光绕过了阴暗的那一个角落，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几个冒险者正聚精会神的在看著他，亚芠一愣下，对他们看了一眼，然後跟在最後一个的村民後面，走出了旅店。

来到旅店外，亚芠不由的一愣，眼前这块海凯村唯一的一个广场上，此时已经布满了人，将原本就不大的泥土广场几乎塞的满满的，好像全村子的人都来了，亚芠估计眼前最少有一两百人。

走到站在人群最前面的耐吉身边，亚芠发现耐吉现在全身正微微的发著抖，可见他此时心情的

激动实在是难以言语。

就在此时，广场外边的小路上，已经出现了几个人影，亚芠锐利的眼神已经先众人一步的瞧出来，来人是力奥、四个小队员，还有被两个小队员夹在中间扶持著飞掠而来的巧人婆婆。

很快的，力奥等人已经来到了亚芠的面前，力奥对亚芠点个头道：「头儿，凯特还没有回来，所以我先带著巧仁婆婆过来。」

亚芠点点头，而站在他身边的耐吉早已经是两眼发红，眼框中充满了水气，嘴唇微张，想说什麼却说不出来的呆呆望著已被两个小队员放下来，一身青衣的巧仁婆婆。

忽然间，耐吉往前一扑，忽然的跪倒在同样的被眼前熟悉的景象人物惊呆的巧仁婆婆身前，不由分说的搂著巧仁婆婆的腿，忽然放声大哭道：「娘，您终於回来了，孩儿不孝，让您受苦了！」

儿子那熟悉的身影一入眼中，巧仁婆婆同样的也红了眼睛，虽然已经心里有所准备了，但是真正见到两年不见的儿子时，激动的心情一样叫她也说不出话来，同样的，只能回抱著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流下了重逢的喜悦泪水。

望著眼前这一慕母子重逢，亲情流露的感人景象，许多村民已经忍不住的也跟著红起眼睛来，慕然，不知谁先起的头，周围的村民爆发出了几乎快要将天轰破的欢叫声，庆祝著巧仁婆婆与耐吉的母子重逢。

终於，一位长满了一头的白发与满脸的白胡子的长者走了出来，对著正抱头痛哭的耐吉母子二人道：「巧仁，耐吉，你们也好了，以後有的是时间让你们抱在一块哭，现在可别怠慢了客人！」

「村长！」听到了长者这样的一说，耐吉站了起来低唤了长者一声，随即自己擦擦眼泪转过头来，对著亚芠等人深深的鞠了个躬，感谢道：「恩人，实在是真的感谢你将我母亲送回来，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麼来表示我的感谢，只能说，恩人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的话，我万死不辞。」

亚芠淡淡的笑道：「耐吉兄，你说著什麼话！难得现在你已经跟母亲团聚了，说这做什麼呢！」

耐吉一笑，但是他心中暗暗的发誓，总有一天他一定要报答亚芠对他的大恩的。

耐吉伸手扶住巧仁婆婆道：「娘，我扶您进去休息。」

巧仁婆婆笑著拍拍耐吉的手道：「傻孩子，现在娘眼睛都看的见了，你不用这麼麻烦了，我可以自己走的。」

耐吉咦的一声，刚刚因为重逢的关系，所以欣喜之馀却没有注意到，如今一听巧仁婆婆这样的一讲，耐吉这才注意到了巧仁婆婆的眼睛现在一片清明，全然不若两年前那样的昏浊。

耐吉惊喜道：「娘，您的眼睛……。？」

巧仁婆婆笑道：「傻孩子，娘的眼睛早就由恩人治好了！」

这下别说耐吉惊喜了，连其他村人也都惊喜的瞧著巧仁婆婆清撤的双眼，以及亚芠，实在是很难相信耐吉婆婆那双被村长宣告无望，使的耐吉不得不带他的母亲出去求医，因而引发失踪事件的双眼竟然是由亚芠给治好了。

「村长，各位乡亲，今天我母亲回来，而且眼睛又被恩人治好了，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我请各位喝一杯！」转过身来，耐吉对著全村的人道，说完又转过身来对著亚艾等人道：「恩人，我知道说什麼都是多馀的，但是，请你们进来让我招待一下，让我表达一下感谢吧！」

亚艾微微一笑著，摇摇头道：「耐吉兄，你现在与婆婆母子刚重逢，一定有说不完的话想要聊，我们外边还有著同伴在等著我们，我想我们就先告辞了，改天如果有空的话，我在来拜访你好了。」

「婆婆，我们先走了，改天我再？灵儿来拜访您。」

说完，对力奥打个招呼，众人转过身去，不让著急的想要挽留他们的耐吉与巧仁婆婆有机会出言挽留，他们的身影已经似缓实远的逐渐远去。

忽然，来到了村子口时，亚艾忽然不知道对著力奥等人说了些什麼？

力奥对著亚艾点点头，带著其他的四个死神小队的队员先走了一步，而亚艾则是停下来，转过身，面对著村人。

耐吉本来是以为亚艾改变主意了，正想要走向亚艾时，忽然见到亚艾手上出现了一颗足有人头大的白色光球。

耐吉母子、村人惊移不定的望著亚艾，忽然，亚艾的声音在一瞬间传进了所有人的耳中道：「各位善良的海凯村村民们，再见了，容我送各位一个小礼物吧！」

说著，亚艾忽然由原地消失不见了，但是他手上的光球却没有消失，冉冉的升到半空中。

光球升到一定的高度之後，忽然一裂为五，分散到全村各处，散发出了一阵柔柔的白光，让全村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沐浴在这白光之下。

被这白光一照，所有人只见一阵无比舒畅的感觉充满了全身，让人感觉到精神百倍。

原本身上受到了烧伤，裹著绷带的村人忽然感觉到伤可一阵的奇痒，忍不住的解开绷带一看，每个人只见到受伤的部位竟然奇异的以著一种极夸张的速度在愈合著，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不到，伤口竟然已经好了，只留下了淡淡粉红色的痕迹，令人无比惊讶。

村里的村长，那个有著一头白发白胡的长者，在看到了村人伤口的异变，惊异的大叫道：「这怎麼可能，就算是最神奇的光魔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在一瞬间将人的伤治好，这人……这人到底是谁？竟然能够办到这样近乎神迹的事情来？」

众人先是不可思议的望著自己或是旁边的人，现在那几乎已经瞧不出有曾经受过伤的受伤痕迹，然後忍不住的望著亚艾消失的方向。

到这时，听到村长说出来的话，众人忽然的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到现在为止，全村竟然没有人这个送了巧仁婆婆回来的人到底是叫什麼名字，是哪里的人？

「他是圣者！」忽然一句近乎虔诚的话传进了众人的耳中，众人忍不住的转过头来看著巧仁婆婆。

面对著众人，巧仁婆婆道：「在我在他们之间生活的这段日子中，我曾听到他的有些跟他一起旅行的同伴说过，这个人是一个圣者，他曾经治好了帝国陛下的病，也曾经将帝都里无数身患绝症的病人的病给治好，展现无数的神迹！」

「在整个帝国当中，只要是知道他的人，上从陛下，下到一个平民，全都对他十分的尊敬，而

当时我听到说这话的人，是帝国的一位长老，他也是相当的尊敬圣者的！」

「在整个帝国中，所有人都称呼他为圣者，叫他为慈悲圣者！」

听著巧仁婆婆庄容的说出了这一番的话之後，村人一阵的惊讶，村长喃喃道：「原来是圣者，难怪有著这样的一个神迹，我们真是何等的荣幸呀！竟然有圣者驾临我们的村庄。」

淳朴的村民们虽然不知道圣者真正是代表著怎样的一个意义，但是对单纯如他们而言，这样一个不辞千里的将巧仁婆婆送回来，然後又在一瞬间治好他们村里的人的伤的亚艾，确实是圣者没错。

第二部 第四十一章~第五十章

作者：手枪

「我感觉到你已经下定决心了是吗？」一阵幽黑，四周看不出来边际的奇异空间中，忽然出现了两个奇异的身影，两个身影中的一个奇形的影子对著另一个影子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

「……。。」

与身影对话的是一个漆黑的身影，但是对於影子的忽然出现，这漆黑的身影似乎是觉得很讶异。

「你不需要那麼惊讶，我之前早已经对你说过了，因为「它」是不完整的，所以与它是一体的你严格说起来也算是它的一部分，是它的精神，也是「半身」的一部分，所以我当然可以用精神与你对话了。」身影又再度的说著，同时让漆黑的身影感觉到它似乎对能够让他感觉到很惊讶而觉得沾沾自喜。

漆黑的身影淡淡的一笑，虽然无法看的出来，但是影子确实是感觉到了身影在笑。

「怎麼了，看来你下了决心之後，让你整个人看起来精神都有点不太一样了？」影子有点讶异的说著，那是因为它从没有见到身影会这样的笑著。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了吗？」影子在度的问著。

「……」身影淡淡的对影子回应著。

影子一付不出它所料的微笑道：「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麼，我叫南灵来协助你好了，我期待你的到来，记得，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说完，影子开始慢慢的变淡，直到消失了，而身影也开始慢慢的淡出了这一个奇异的空间。轻轻的嘘了一口气，慢慢的由盘腿打坐中醒了过来，亚艾横目四望，他现在是在海凯村外三里处的一个漆黑无比的林子里。

刚刚，他在海凯村中，一时心动，尝试的使用出了他由月花上所领悟出来，他私心称这种发挥能量的方式为月灵散华。

这是将光之魔法能量聚集起来，然後又模仿月花的型态，将他所聚集的能量以分散的方式，以最缓慢的速度慢慢的扩散出来，他相信这个方法很快的就可以将海凯村里那些善良的村民们身上的伤给治好。

不过，因为是第一次试验的尝试，所以深怕自己会一时控制不好，所以亚芠格外虚耗大量的精神力量来控制及预防意外，一直到现在，他才放心了。

刚刚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有所损伤，而且远处的海凯村中，那些刚刚他所聚集出来的光能量似乎也已经完全的消失了，看来这方法真的很不错，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不过，想起了刚刚它的话，亚芠不由的暗叹在心，时间呀！他又何尝不知道呢！

他现在有点後悔不有早点下定决心，导致他因为游走於做与不做之间，白白的浪费了诸多的时间。

看一下身边一直在替他守护的贪狼星，亚芠一振精神道：「小星，找一下阿来口中的那只魔兽在哪？」

刚刚，在听到了阿来的话之後，亚芠就已经决定要替海凯村的村民除掉那只魔兽了，免的海凯村的村民再度的受到伤害。

接到了亚纹的命令之後，贪狼星不由的竖起了耳朵，四下环顾了一番，对於兽王半身的贪狼星而言，要找一只高级的魔兽还不简单！

忽然间，贪狼星感觉到了在南边不远处有点异样，而与贪狼星心灵相通的亚芠也同时的感觉到了，微微一笑道：「小星，我们走。」

说著，亚芠与贪狼星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原地了，往南方奔驰而去。

在贪狼星的领路之下，亚芠跟贪狼星很快的就来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小草原中央，，再这大片高及人腰的草原当中，有一个黄土小丘，小丘上有一个地窟。

望著地窟那必须要弯腰才能进去，黑幽幽的洞口，亚芠虽然说是艺高人胆大，但是他也不愿意去钻这一个小洞口，更何况洞内还隐藏著一只可怕的高阶魔兽。

转过身来对著贪狼星：「小星，既然我们都来到人家的地头了，还不请主人出来见客？」

闻言知意，贪狼星忽然对著这一个幽黑的洞口大嘴一张，一颗小小的，还不到半个拳头大的白色冲击炮由它的喉咙深处吐了出来，往地洞里飞了进去。

奇怪的是，贪狼星这次所发出来的冲击炮相较以往实在是小的太多了，而且去势也极为缓慢，看起来几乎就像是儿戏一般。

事实上，以贪狼星现在的能力而言，如果它全力的吐出冲击炮，不！甚至只要一半的力量来，就足够将这个地窟，连同里面那只不知名的高级魔兽给炸的粉身碎骨了。

不过因为亚芠对於幻兽，不管是有主人的幻兽还是没有主人的魔兽，他都有种爱护之心，因此实在也不想一见面就痛下杀手，所以感应到了亚芠的心意的贪狼星便有了这一个算是打招呼的举动。

果然，当贪狼星的冲击炮一进入到地窟中，亚芠顿时感觉到了这附近的火元素能量有了激烈的

反应，大量的火元素能量由洞窟中涌了出来，变成了一团庞大的火球，直冲贪狼星的冲击炮，将贪狼星的那颗用了不到一成的力量形成的冲击炮给化掉，然後还有馀力往亚艾跟贪狼星烧过来。

亚艾并不感到意外，早在阿来说他们村里的人受到烧伤时，他就知道这只所谓的高级魔兽一定是火焰系的，所以现在会出现火球实在是意料中事。

亚艾正想要有所举动时，忽然贪狼星一个前扑，大嘴一张，诡异的那团火球竟然就这麼的让贪狼星给吸入嘴中，点滴不剩，吸完了火球之後贪狼星还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巴，似乎觉得味道不错。

而亚艾则是一愣，什麼时候贪狼星竟然有著这样的一种的能量，可以将敌人的攻击能量吃掉？

却不知道，贪狼星的「第三隐藏技能」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表现出来了。

在贪狼星将火球吃掉之後，地窟里忽然传出来的一阵的怒吼，是豹子的声音，原来里面是一只雷普系的魔兽。

亚艾才刚推论出这只魔兽的身分时，地窟里同时有一个庞大的火红色兽影冲了出来，直扑亚艾。

亚艾轻轻的一闪，避过了这一个速度极快，而且也让人感觉到一阵热浪来袭的火红兽影。

兽影落地，不出亚艾所料，还真的是一只浑身冒著火红的赤焰，不比贪狼星小的一只凶猛的豹子，此时不待亚艾命令，贪狼星已经主动的迎上了这只火豹魔兽，与它对峙著。

贪狼星望著这只火豹，忽然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怒吼，原本看起来还很凶猛的火豹，在一看到了贪狼星的样子，听到了贪狼星的怒吼之後，身上的火焰忽然的变的很微弱，而且不可压抑的浑身颤抖起来，高举的尾巴垂到了地面，一副十分恐惧的样子。

看著浑身颤抖，头儿垂垂，甚至还发出了哎哎的低吟声的火豹，以及贪狼星一副神气万分的样子，亚艾不由的暗笑在心，同时也为这只魔兽的阶级之高而暗自心惊。

要知道，身为兽王两个半身之一的贪狼星，自然有其王者的威严与实力，但是，它的对手如果不是阶级高到一定的程度，没想相当的能力的话，贪狼星也绝不肯去展现它的王者风范的，对手也无法去感受到贪狼星所带来给它的那种本能上的恐惧与威胁。

至今，亚艾也只看过他三个哥哥的白金龙圣幻兽对贪狼星臣服过的举动，其他的幻兽根本就连感觉贪狼星的实力的能力都没有。

如今这只火豹竟然可以感觉到贪狼星的实力，因而表现出了畏惧与臣服的样子，这只能说这只火豹的阶级与实力比亚艾所猜测的要高，可能达到八、九阶的。

贪狼星又一声狼嚎，火豹四腿一软，趴在了地上，动都不敢动，身上的火焰更是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出了它火红色的短毛，叫亚艾不由的一阵的好笑。

亚艾慢慢的走到了火豹的面前，对著火豹道：「大家伙，你为什麼要伤害海凯村的村民？」

火豹可怜兮兮的望著亚艾，贪狼星的压力已经叫它受不了了，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根本无法回答亚艾的话。

亚艾一笑，转头对贪狼星道：「小星好了，别在发威了，让大家伙起来说话吧！」

听了亚芠的话，贪狼星高傲的走到火豹的面前，轻哼一声，火豹如释重负，急忙的站起来，不过那颗大头依旧是垂垂的不敢高抬，似乎不敢冒犯贪狼星的威严。

贪狼星轻轻的呜了几句，似乎在替亚芠问话，而火豹也呜呜的一阵低吼。

半晌，透过了贪狼星，亚芠这才知道，原来这只火豹本来不是生活在这里的，前些日子，因为它即将产卵，能力大减，正好又碰上了好几个人类企图要抓它，不敌之下它只好落荒而逃，逃到这里定居下来。

而对於前些日子的事，则是因为它终於产下了卵，能力也逐渐在恢复当中，所以对於那些不断的骚扰它的人类，它当然也不客气的教训了一顿了。

亚芠知道之後不由的好气又好笑，那些人大概就是指那五个冒险者还有冲著重赏而来的海凯村村民吧！

那五个冒险者大概是看出来这大家伙是高阶的魔兽，又知道它即将产卵，所以才会趁这个机会想要将它给抓起来，搞不好还可以获得一颗高级的幻兽卵。

在知道了大家伙的伤人只是出於自保，亚芠也不想要这麼是非不分的将它给消灭，亚芠便道：「那好吧！大家伙，反正你现在也已经将卵产下了，能力应该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你就带著自己的卵在去找的没人的地方生活吧，这附近有一个人类的村庄，你不适合在这里生活，快离开吧！」

火豹听到了亚芠的话之後，不由的转头看一下一直在它身边的贪狼星，直到贪狼星吼了一声，它这才如获圣旨，急忙对著亚芠及贪狼星点点头，又冲进了自己的洞窟中，再出来时，嘴上已经刁了一只相当可爱，巴掌大不到的小豹子，看来它的卵已经孵化了。

火豹对亚芠与贪狼星一点头，正想要离开时，亚芠忽然道：「大家伙等等！」

然後与贪狼星不约而同的转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亚芠沉声道：「你们还不出来？难道是想要等我走了在出来追捕这大家伙？」

半晌，亚芠与贪狼星看的方向没有任何的动静，亚芠再度的道：「我不得不佩服你们有办法一直跟踪我而不让我发现到，不过算了吧，这大家伙不是你们能对付的，听我的话不要再想打小幻兽的主意了。」

还是没有反应，亚芠淡淡一笑，既然感觉到对方并没有什麼恶意，他也不为己甚，摇摇头，对著火豹道：「大家伙，天底下这麼大，你自己去找的地方生活吧！」

火豹轻鸣了一声，刁著自己的小孩，就要离开，忽然，隐藏在黑暗中的人呆不住了。

在黑暗中，忽然的传出了一声：「等一下！」声音又清又脆，是个好听的少女嗓音。

紧接著，五个人由黑暗中走了出来，正是亚芠在耐吉的旅店中所遇到的那五个冒险者，而再察觉到了这五个冒险者的存在之後火豹不由的发出了怒吼的声音。

亚芠轻轻的碰了碰火豹的头，安抚一下火豹的怒气，在这同时，他们也走到亚芠的面前了，亚芠这才惊奇的发现到，这五个人竟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年轻。

五个人，三男两女，当中最大的那个是走在最右边的年轻人，看起来大约二十四五岁，手里拿了根长枪，一头长发看起来有点凌乱，但是却让这个年轻人那骏逸的面貌上增加了一种邪气而颓废的性感。

右边第二个年纪与第一个相当，穿著一身的黑袍，手里拿跟法杖，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魔法师，他正渴望的看著亚芠身边的火豹，眼中很明显的流露出来一种想要拥有的光芒。

中间的那个是一个看起来约二十来岁的娇美少女，穿著一身淡青色的紧身衣，除了方便行动之外，更是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段完全的表现出来，腰际别了一把短剑。

而站在少女旁边的是另外一个少女，穿著打扮跟第一个少女一样，甚至连面孔也相当的类似，只是年龄看起来比较小一点，大概是十七八岁吧，一看就知道是一对姐妹花，不过亚芠倒是觉得这对姊妹的面貌有点面熟，不知道曾经在哪里看过？。

最後一位，是一个身材壮硕，背後扛著一把大型的双刃巨斧的年轻人，年纪也差不多是二十出头，粗豪的脸上留露出一股憨厚的笑容，正紧紧的盯著亚芠直瞧。

面对著他们，亚芠似笑非笑的看著他们，心理不断的想著，他们应该是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打的过火豹，更别说是能够驯伏火豹的自己了，那他们又想要干什麼？

当中的少女，往前跨出了一步道：「你是什麼人？胆敢放走我们要捉的火豹？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此话一出，亚芠不由的皱起了眉头，好一个骄纵的少女，凭这一番话，亚芠当场替她扣了好几分，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一旁的魔法师装扮的年轻人注意到了亚芠微皱的眉头，急忙拉拉少女的袖子，然後对亚芠道：「真是对不起，凯琳她不是故意的，只是。。。。。」

话没说完，那个叫凯琳的少女马上就打断他的话道：「多尼，你就是这个样子，不然你上次好不容易找到的高级幻兽又怎会让人给抢了？你又怎麼会要我们陪你到这里？」

「反正我不管，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比上次还要好的高阶幻兽，你不可以再让人家随便说个几句之後又被人家给抢走了！」

说完，凯琳又往前站了一步，直直互不相让的直盯著亚芠。

亚芠好笑的望著一脸神气的凯琳，还有急著在那里急搓手的多尼，心中暗暗的好笑。

不过，凯琳这个名字也勾起了他的某些回忆，凯琳，这是他母亲的名字！

看来这个与他母亲同样名字的少女可是一个很强势的女孩！

似乎被女孩的样子给吓到了，多尼著急道：「凯琳，你别再说了，这人不好惹！」

这样的话语多尼在凯琳的耳边说著，声音虽然很细，可是又怎能瞒的他们面前，正似笑非笑的亚芠。

更何况，在多尼说完之後，凯琳更是不悦道：「不好惹又怎样？连赛华那群人本小姐都不怕了，我还怕这个人？」

「真的不是我要说你，你三个月前敢向赛华挑战的胆子都到哪去了？看你畏首畏尾的，见了就叫人讨厌。」

多尼听到了凯琳这样的一说，除了苦笑之外，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麼？求助的望著其他人，其他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谁也不想插嘴，偏过头去，谁也不理这对欢喜冤家。

倒是亚芠看著看著，不由的对著眼前的这两个人心生好感起来。

原本他还以为这个少女是一个骄纵的少女，不过现在看来，她倒是给了亚芠心直口快，性情爽朗的感觉。

而那个青年，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畏首畏尾的，可是从他的眼睛中，亚芠倒也感觉到一种很难得的坚毅光彩，是那种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坚持到底的难得人才。

而其他人，在亚芠的精神异力的敏锐直觉下，更是感觉到他们打从一出现就一直在打量著他，即使他们明知想要获得这只火豹必须要越过他这个可以逊服火豹，非他们所能敌的对手这道关卡，可是亚芠却在他们身上感觉不到有任何的气馁或是畏缩的样子，真的是一群很难得的年轻人。

不过，此刻的亚芠完全没想到，他现在所用的角度好像是这群人的长辈一般的角度，压根没想到他们这群人当中，大部分都要比他来的年长。

也许正如亚芠自己所说的，他的心理年龄早已经远超乎他现实的年龄了！

轻轻的咳了一声，提醒了眼前的这对欢喜冤家，似乎现在可不是吵嘴的时候，他这个正主儿还在这里！

正在高谈扩论的凯琳终於记起了他们现在想要获得幻兽还必须要经过亚芠的这一关，停下了她的胆气高论，转过头来对著亚芠叫嚣道：「喂！老头，这幻兽我们要了，赶快交出来。」

尽管已经知道这个凯琳的大致性格，但是亚芠却还是有点受不了她的过分直接，竟然叫他老头？他也只不过是有一头的白发而已吧？应该还不到被人叫老头的程度吧？

心中暗暗的苦笑，亚芠习惯性的板起了面孔，冷冷的道：「想要幻兽？自己过来拿！」

凯琳一滞，忽然的转过头来对著多尼道：「你死人呀？幻兽是你要的可不是本小姐要的，还不赶快过去抓！」

「还有，法利、大卫你们是木头呀？还不快帮忙！」忽然对著两侧的青年叫著，凯琳接著拉著自己身边的少女道：「忆琳，咱们後退一点，看场好戏。」

说著，竟然真的拉著叫忆琳的少女往後退了一步，似乎表明了一切与她们无关。

亚芠好气又好笑的望著凯琳，这一切不都是她挑起的吗？怎麼现在好像不干她的事？

不过亚芠也无暇多想，魔法师多尼，大个子大卫，有点邪气的法利好像很习惯这样的局面，很快的就摆出了战斗的态势，面对著亚芠。

亚芠淡淡的一笑，心灵通知了身旁的贪狼星，要它不要插手，同时心中自己也感觉到很奇怪，平常要是有人对自己刀剑相向，恐怕那些人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在哪了？

可是今天晚上，这几个人对他明明摆出了一副战斗的样子，可是他就是激不起心中的任何杀气，甚至连一点的怒气都没有，反倒是只感觉到有趣。

这大概是因为那个看起来有点娇蛮的少女，有著一个跟母亲一模一样的名字的关系，以及她那虽然有点不讲理但是却又很直爽的态度吧！

虽然脸上冷淡，但是双眼却已经轻易的泄漏了他的心意，充满著笑意，忽然，亚芠的身影在三个人的眼中突然变的有点模糊，好像往前跨了一步。

面对著三个严阵以待的年轻人，冷冷道：「来吧！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敢说从我手中夺走这大家伙？」

就在亚芠往前跨出一步的同时，三个年轻人忽然身子一晃，脸色有点惨白起来。

可别小看亚芠的这一步，在三个年轻人高炽的战意与精神锁定之下，亚芠竟然说动就动，完全无视他们的精神压力，而且这一步的跨出，更是叫他们发现到，此时的亚芠虽然明明是站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却又觉得亚芠如风般，他们此时根本无法抓住亚芠的位置，那种明明眼前站了个人，但是却又完全的抓不住他的远近，无从下手的感觉叫他们差点没惊叫出来。

而就在这时，亚芠忽然的转头望向场外的凯琳及忆琳姐妹，一瞬间，三人同时的注意到了亚芠那种恍若虚无的感觉消失了，他们的精神锁定了亚芠的位置了。

同一时间，三个人同时发动了攻击，大卫手中的巨斧夹带的强劲的劲风往亚芠的腰部挥来，法利手里的长枪用极为刁钻的角度，往亚芠的胸前刺来。

而多尼不进反而向後退了一步，手中极快的结出了亚芠看不懂得复杂手势，嘴中念念有词的，两手一摊，一颗头般大的火球与闪耀著黄色光芒的圆球出现在他的两手。

亚芠不由的有点惊讶，虽然说某种角度上来说，他几乎是魔法白痴，但是他也知道，能够同时施展出两种不同系的魔法的魔法师是如何的难得，就他从夜月所获得的知识来说，几乎是有著大魔法师实力的家伙才会有的能力，而且除了这个多尼之外，拿枪的法利与拿斧的大卫也不容小觑，无论在法利手中长枪所取的角度与变化，或是大卫双刃斧的力量与速度，都相当的可怕。

不过，有必要这麼拼命吗？这种攻击，恐怕稍差一点的人可是会受不了的，而且是那种一不小心就会丢命的。

不过这也只能怪亚芠自己，虽然心中对著这几个年轻人相当的欣赏，可是一但进入战斗，亚芠本能的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气势给这三个人一种今天没有在第一击将亚芠格杀的话，那就换成是他们要死於非命的感觉的，所以他们只好拼老命的将自己最厉害的绝招给拿出来。

心理的念头很快的在亚芠的心中闪过，多尼已经将两手的黄色光球与火球合而为一，变成了一道内黄外红的光箭射向了亚芠，而法利与大卫的枪斧更是已经贴近到亚芠的身边了。

淡淡的一笑，亚芠的身影忽然诡异的消失不见了，让三个人的枪斧箭全术落空，紧接著，他们却又发现到了亚芠竟然又站回了自己的原位了，令他们不由的一阵的失神。

其实自始至终，亚芠就未离开原位，他只是在战斗开始时，用自己强大的精神压力让自己在三人的眼中变的好像有点高大起来，而有了亚芠靠近了他们的错觉，让他们配合密切的绝招全术落空。

对於这点最有体会的便是站在场外冷眼旁观的凯琳姐妹了，姐妹俩只奇怪，为什麼多尼他们会像个白痴一样，对著亚芠面前的虚空攻击，而放著亚芠这个正主儿不理？

心中虽然感觉到奇怪，但是姊妹俩手里的动作可不慢，不约而同的拔出了腰中的短剑，娇喝一声，腾身往亚芠的方向冲来，两把短剑像两条毒蛇般的往亚芠的左右太阳穴扎来，就怕亚芠对著全力出手落空而未能及时回气的多尼三人出手。

亚芠轻笑一声，头稍微一偏，差之毫厘的闪过了姊妹俩的短剑，同时两手分别的往姊妹俩的短剑伸指一弹，姊妹俩如受重击般的惊呼一声，往两边飞弹而出。

当姊妹俩的惊呼声传进了三人的耳中，三人抬头一看，不由的亡魂皆冒，他们正好瞧见了凯琳姐妹横飞出去的景象，多尼心中一跳，不由分说的抡起了手中的木制法仗，照亚芠的头砸下。

亚芠轻笑一声：「太不够冷静了，看清楚自己的长处是什麼比较好，近身战可不是魔法师的专利。」

说著手下可不慢，随手的拿住了多尼手中的木杖，将多尼连人带杖的往前一推，换成多尼倒飞出去了，摔了个狗吃屎。

忽然腹部传来的一阵锐利的劲风，亚芠往下一看，法利幽黑的枪尖已经往他的小腹钻来。

亚芠摇摇头：「偷袭的时机刚好，不过力量太大，带起了风声，引起我的注意！」

同时右手一瞬间金光一闪，右拳硬憾法利的铁枪，枪尖受到亚芠这一拳，法利如遭雷击，颤抖的倒飞出去。

刚刚将法利砸飞，亚芠的面前又飞来的一只巨斧，再度的摇摇头：「力量虽然强，但是去势太尽，速度又太慢！」

极快的握住了斧柄，不阻反倒拖，大卫惊呼一声，已经被亚芠连人带斧的拉的往亚芠的头上飞了过去。

紧接著，两把短剑又无声无息的往亚芠的两肩处刺来，原来是凯琳姐妹回过气来之後再度的偷袭。

亚芠更是叹口气，直接的伸出两根手指，夹住了快了一丝的凯琳的短剑，一扯之下，凯琳的短剑砸中了忆琳的短剑，互撞的力道叫姊妹俩再度的一声尖叫的状在一块了。

亚芠这时才道：「默契不足，角度及位置都不对！太差了！」

忽然的，眼前的一个红光一闪，一颗火红色的火球往亚芠的脸飞来，连闪都不闪，亚芠直接的一拳将这颗火球给击碎，打的四下都是火星。

露齿一笑，对著远处呆住的多尼道：「施展的速度太慢了，力量也不足，有时间发呆还不如赶快念咒施魔法。」

紧接著，彷佛是重新上演刚刚的情况，五个人不断的发动著攻击，也不断的让亚芠给化解了攻势。

而亚芠总也在化解他们的攻势时，加上了一句的评语，叫他们气的牙痒痒的，却又拿亚芠全然没办法。

不知道是第几轮的攻势了，五个人的攻击没有一次可以进的了亚芠的身的，有时才刚出招就被亚芠给化解掉了。

而对于亚芠的评论，五个年轻人虽然恨的牙痒痒的，但是在年轻人不服输的心理影响下，众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好吧！你说不够快，那我就快一点，你说太轻，那我就重一点，你说不够刁钻，那我就取个更刁钻一点的角度！

不知不觉间，五个人毫无自觉中，慢慢的学会了如何用最省力的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也开始体会到什么样的攻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有用。

众人开始用身体去体会可能练上几十年也体会不到的事情了，那就是，实战的经验。

忽然，站在外围念咒攻击的多尼忽然的大喊道：“住手！”

虽然不明所以，但是其它的四个人还是乖乖的停手，聚集在多尼的身边，凯琳浑身是汗，气喘嘘嘘的问道：“多尼，你在发什么神经呀！他已经快撑不住了！”

凯琳这可不是说大话，因为越后面，五人的技巧越进步，亚芠应付起来就越是不轻松，让他们心中滋生了即将打败亚芠的希望，所以多尼的喊停叫凯琳，甚至是其它人也都相当的不悦。

同样的满身大汗的多尼苦笑着指着亚芠的脚下道：“甭打了，我们早就输了。”

众人顺着多尼的手指往亚芠的脚下一看，不由的所有人都脸色大变，因为在亚芠四周的地下，全都是他们凌乱的脚步，而却完全没有亚芠的一点脚印。

仔细回想起来，打从开始战斗起，亚芠好像就只有摇头摆身举手，除此外，他好像完全没有用脚，甚至，好像都是他们在主动攻击，而亚芠从没有主动的反击过？

这代表什么意思，众人的心中都相当的清楚，但是，却也让众人格外的不能接受，尤其是，当众人在停手之后，亚芠竟然就这么背负双手，冷笑（？）的看着他们，那嘲讽（？）的眼神彷佛是还在挑衅着他们，在说着，好一场的热身，还要继续吗？

众人不由的气极，但是技不如人的事实却又叫他们无可奈何！

脸上浮着冷笑（？），亚芠忽然出声道：“魔法师应该是团体里最冷静的一个人，能够面对敌人任何的挑衅，更要做到就算同伴死在面前，在战斗结束前也必须忘记了同伴的牺牲，专心的掌握全局，给其它的伙伴最佳的支援，你到现在才发现，你还不够冷静，你……还未合格！”

听到了亚芠这样根本是在说教的口气，凯琳更是生气，干你屁事，这句话正要出口，却见到多尼竟然对亚芠拱手道：“受教了，多谢阁下，我以后会注意的！”

凯琳无比惊讶的望着多尼，却又看到亚芠点点头道：“不错，你还真的不错，不像某人，满脑子冲动，既不知道什么时候前进，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该撤退，长了眼睛却跟没长一样，满肚子草包，光只会在那边叫嚣！”

“可恶！你说谁？”听着亚芠的话，凯琳不由的气的浑身发抖，更让她觉得可恶的是，亚芠还一副谁答话就是谁的样子，叫凯琳更是气炸了心肺，怒叫道：“可恶，我要杀了你！”

忽然的，亚芠双眼银光一闪，右手往前一举，庞大冰冷到近乎实质的杀气往凯琳直涌而去，冷冷道：“你说要杀谁？”

同时，手上的五指前端忽然的闪耀出了可怕的耀眼白光同时的乱弹出了无数道的光束，近乎零乱的光华交错乱闪，好似乱射一通，但是却又巧合的紧贴凯琳的身躯而过，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焦黑人型。

一瞬间，当亚芠所发出的月灵散华光能量乱射而来时，不管是首当其冲的凯琳，或是站在她身边的多尼四人，只觉得背脊一阵冰寒，他们竟然完全提不起丝毫的反抗甚至是闪躲的意识，一瞬间，他们彷佛已经看见了死神正在对他们招手了。

“阿！天快亮了，该回去了！”不知何时，又恢复了原状的亚芠抬头望天，忽然说出了这么一番的话来。

但是亚芠那无比冰冷的杀气狂涌与诡异的消失，月灵散华乱射的可怕景象，却已经在众人的心

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象，这时他们才发现到，原本因激烈的打斗而浑身的热汗，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丝丝的冷汗，叫他们不自觉得感觉到有点发冷。

转过头来，亚芠对着一旁的火豹道：“大家伙，这几个年轻人不错，打个商量，让你的孩子认那个魔法师当主人好吗？他绝对不会埋没你的孩子的。”

火豹听完了亚芠的话之后，争的一双大大的红眼，望了多尼一会，忽然将嘴里刁着的小火豹放到地上，对亚芠轻轻的呜？几声。

通过了贪狼星听懂了火豹的意思之后，亚芠微笑道：“你舍不得？”

“那好吧！”回过头来看着多尼一眼之后，亚芠又对火豹道：“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家了，不如你就跟着他吧，这样你既不用离开你的孩子，他也可以获得心目中的好幻兽，相信有你在身边跟着的话，他应该不至于会虐待你的孩子的，你也可以顺便保护你孩子的主人不要让人欺负，你看怎么样？”

低吼了一声，火豹忽然刁起了小火豹，轻摇着尾巴，慢慢的走到多尼的身边，将大嘴里的小火豹交到惊疑不定的多尼的手中，然后对多尼点点头，坐在多尼的身边。

而其它人则是彷佛是看到了天底下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般，直直的瞧着亚芠。

刚刚才被亚芠的杀气给震的说不出话来的众人，才刚回过神，就听见了亚芠与火豹在打交道，而且竟然不需要任何的打斗，就叫一只高阶的魔兽乖乖的将自己的孩子交到了人类的手中，而且还愿意保护可以说是夺去了自己孩子的人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理会众人见鬼的眼神，亚芠正色对多尼道：“这大家伙可是上级九阶火系的雷普幻兽，现在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你，你可不要让大家伙的孩子受到委屈！不然别说大家伙不饶你，我也不饶你了。”

近乎颤抖的捧起手中小的相当可爱的小火豹，虽然知道大家伙是高级幻兽，但是没想到竟然会高到这样的程度，竟然是九阶的帝王级幻兽！

梦想的事情不但达成了，而且还远超乎自己的理想，情绪激动的多尼心中激荡，难以自己，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断重重的点着头，看看亚芠又望望手中，旁边的火豹，他几乎想捏捏自己这是不是在作梦？

作梦也不敢想的帝王级幻兽现在就在自己的手中，而且还买一送一，还多了一只大的，生长的环境让多尼无比清楚的了解到，能获得了帝王级的幻兽对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意义，对自己又有怎样的影响，此时的他对亚芠实在是感激的无以复加。

而其它人则是无法相信的望着亚芠，他们当然也知道九阶帝王级的幻兽是怎样的难得？而亚芠竟然这么轻易的就将牠们让给了多尼，叫他们也像多尼一样，以为自己在作梦。

亚芠淡笑道：“魔法师，你要记得，帝王幻兽虽然可贵，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是若主人没有足够的实力，帝王幻兽也只是名字好听的废物而已，该怎么做应该不用我教你吧？”

“是！是！”到此时终于恢复了说话能力的多尼重重的点头：“我会加强我的能力的，绝对不辱帝王幻兽之名！”

亚芠点点头，在看一下微微发白的天际，自言自语道：“忙了一夜累死了，该回去了。”

说着，对贪狼星摆摆手，转身迈开步伐，慢慢的离开了这里。

望着亚芠的背影，众人开始对着亚芠充满了疑惑，他们当然不是傻子，自然也可以体会出来，刚刚在亚芠的“指导”下，他们的进步有多惊人，而且亚芠还将这有钱还买不到的九阶帝王幻兽毫无条件的让给了多尼，刚刚的杀气更是叫他们心中难以忘怀，到底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众人心中的疑惑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点。

忽然，从头自尾都没有出声的忆琳指的亚芠刚刚与他们战斗的地方，还有走过的地方，惊疑道：“你们看！”

众人一看，纷纷的惊叫出声，不管是刚刚与他们斗了大半夜的站的地方，还是走过的地方，在这布满黄沙的土坵上，竟然完全没有看见亚芠的脚印？

众人互望一眼，这下连对亚芠最不满的凯琳都没有意见，五个人同时的一点头，凯琳忽然高声的对着已经慢慢的远去的亚芠的背影叫道：“老头，你等一等！”

说着，五个人心意相通的同时往亚芠的背影追了上去，难得碰上了这样的一个人，不跟着太可惜了。

这是所有人心中共同的念头！

而就再亚芠被五个人追着的时候，在距他们一段不短的距离之外，靠近大沼泽的一块不小的干燥草地上，正聚集了一百五十多人在这露宿着，数十顶的大小帐棚围成了一个大圆圈。

此时天际刚发白，太阳还没露脸，在这块空地上，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起身了。

在这些人当中，其中九成以上都在空地上坐着自我的锻炼，少数人在围观着，还有另外的少数人在准备着早餐。

在这一百多近一百五十人当中，大多数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只有十多个年纪超过四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极少数的女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不超过十个的女性却都是难得一见的大美女，尤其是当中的两个，身穿一红一白的衣服，虽然样式简单，但是却丝毫无损她们那或火热或神秘的特质。

另外三个身穿较华丽衣饰的三个少女，虽然比起那一红一白的美女较逊一筹，但是天生的贵族气质，却也逊色不到哪里去。

正当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团体中，每个人井然有序的做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原本坐在一起聊天的白衣红衣美女当中的白衣少女忽然站起来，对着红衣女郎喜道：“大哥回来了！”

红衣女郎也跟着站起来，先是脸色一喜，随即又臭着脸道：“谁里他呀！明明说只出去一下子的，谁知道就一整夜不回来，亏他还叫力奥带口信说他一会就回来了，就光会骗人！”

白衣少女闷笑道：“妃雅姐，这么说你是在生气了唷？那好，等一下我跟大哥说你在生气，所以不想要理他了！”

忽然，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闷笑道：“不过，妃雅姐，你现在生气给我看是没用的，可别忘了，我以前教过你的，要生气撒娇也必须要让大哥看的见才有用，给我看是没用的！”

“哎呀！要死了，夜月你在说什么东西啦！”脸上忽然的飘过了红云，妃雅不由的捏了夜月纤细的腰际一下，看到了夜月还是暧昧的闷笑着，急忙转移话题道：“快去接你大哥啦！”

说着红着脸，妃雅一马当先的往营外走去，独留下笑的可恶的夜月，似乎在说，说不理他，可是跑的比谁都快呀！

微微一笑，夜月也招呼其它的人，跟着走出了营区，原来，这个营区里的人是死神小队与斯达帝国的出使团，

本来人数并不多，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在出斯达帝国的帝都之前，人数忽然的激增起来。

除了亚芠、死神小队、妃雅、灵儿、巧仁婆婆及三位公主、加利、阿摩司两个家主、大长老米非耶等五位长老，几个服侍他们的下人的使节团外，在出城时，不知怎么搞的，凯特的几个冒险的伙伴，肃图伯侄三人，星河师徒两人，竟然也跟了上来。

结果出城时，全团人数高达一百五十五人的高额数目，叫亚芠真有点讶异，又有点好笑，什么时候他的死神小队这么抢手？

不过在昨晚，亚芠终于按着巧仁婆婆的心愿，将巧仁婆婆给送回家了，少掉了一个人。

望着营区外逐渐出现的人群，亚芠暗暗的想着，同时感觉着身后不远处，还有五个跟屁虫远远的吊着，让他有种好象是送出了一个却换回了五个的感觉。

走到众人的面前，面对着站在人群最前面的妃雅、夜月、力奥与凯特四人，亚芠微微一笑道：“我回来了。”四人也同样的对着亚芠也报以微笑。

接着，亚芠又向几个长者，三位公主殿下也问个好之后，营区内已经有人走出来，回报说早餐已经准备好了，请众人进去用餐。

挥挥手让回报的仆人下去，荷达伊忽然瞧见了站在远处的凯琳五人，问道：“圣者，他们是谁？”

尽管已经知道了亚芠的真正身分是什么，但是对于亚芠这治好了自己儿子绝症的大恩人，荷达依还是习惯称呼亚芠为圣者，至于他人，虽然跟荷达依的理由不一样，但是若要他们叫亚芠为恶魔，他们倒宁愿叫他圣者，尽管不少人都感觉怪怪的，但是既然叫惯了也不想要改了。

亚芠转过头来，望着脸上有点尴尬的凯琳等人，老实说，他们实在是没想到亚芠会有这样多的同伴，这叫他们种很怪异的感觉，毕竟亚芠昨天晚上给他们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极为孤僻，不喜欢跟人在一起的家伙，以致于他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亚芠的时候，也不敢靠的太近，深怕亚芠又给他们尝一次那种杀气腾腾的样子或是再来依次月灵散华，那可会叫他们少了好几年的寿命的，所以他们只敢远远跟着。

如今，一看到了亚芠竟然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有着样多的同伴，更是叫他们不敢相信，尤其是凯琳，虽然相隔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凯琳还是很轻易的可以看的出来，两个与亚芠较为亲密的妃雅与夜月更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跟绝俗的容颜，凯琳不由的叫道：“天呀！那个怪老头竟然会有这样漂亮的女朋友？”

如果亚芠此时听到了凯琳的话，恐怕会啼笑皆非吧，他又升级了，由老头变成了怪老头！

不过，此时的亚芠既未回头看到凯琳的样子，也没有听见凯琳的话，他只是对其它人淡淡的笑道：“没什么，只是一群很有趣的年轻人而已，不用理他们。”

不过，听到了亚芠说他们是一群有趣的年轻人，所有人具感到很感兴趣，能够被亚芠形容为有趣的人，想必一定有其“有趣”的地方吧？

接着，凯琳诸人就看到前面的亚芠等人丝毫不理会他们，就这么的直直的走入了营区中，众人略失所望，一旁的大卫用他的大嗓门道：“凯琳，我们现在还要在跟下去吗？”

看来这凯琳可是他们这一个小团体的主导人，众人还真的是习惯听这个有点骄纵的大小姐的话。

正当凯琳还在考虑的时候，忽然，由营区中又走出了那个在他们眼中，跟亚芠表现的较为亲密的夜月，而且竟然直接的走到了凯琳等人的面前。

夜月面带笑容，对着凯琳等人自我介绍道："各位好，我叫夜月，不知道各位跟着我大哥有何指教？"

凯琳忍不住的惊叫道："什么？那个怪老头是你大哥？这怎么可能？"

"怪老头？"夜月先是狐疑的看着凯琳，然后似乎是会意到了凯琳在说谁，忍不住的噗滋一笑："呵，我想，各位应该是误会了，我大哥他不是什么怪老头，他今年才二十而已！各位可别误会了。"

同时，夜月现在已经有点了解到了，亚芠为什么会说他们有趣了，天呀！她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大哥作怪老头的！

不过想想，夜月更是忍不住的掩嘴闷笑起来，实在是太贴切了，虽然年纪才二十，可是她这个大哥呀，有时候她还真的是觉得好像一个老头子，无论是在行事作风或是思想上，根本完全不符合他的实际年龄，没有一点像个年轻人的。

而凯琳等人也只能傻傻的望着笑的花枝乱颤的夜月，他们实在是怎么想也想不到，亚芠竟然才只有二十岁，那不是只有比忆琳大而已吗？其它人早已经二十多了，这怎么可能？不论在怎么看，亚芠在他们的眼中一点都不象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说他有五十岁他们可能还肯相信！二十岁？真的是见鬼了！

喘着气，夜月笑道："我知道各位可能有点不相信，但是，我大哥他真的只有二十岁而已，可不是那种七老八十岁了老头子，相信我，他只是……嗯，有点未老先衰而已！"

说着，夜月又忍不住的大笑起来，天呀！救救她，肚子好痛！

好不容易，夜月笑够了，抬起头，擦擦眼角笑出来的泪水，夜月正色的问道："不知道各位跟着我大哥到底有何目的？"

五人互望一眼，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到底跟着亚芠要做什么？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只是本能的就这么跟了上来，现在被夜月这么的一问，就连最善辩的凯琳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到了他们的样子，夜月不由的一笑，令她想到了三年前的自己与凯特、力奥三人，当时他们也不是像他们现在这样，一遇到亚芠就这么傻愣愣的，什么也没想的就跟着亚芠，一直到现在。

一想到这，夜月顿时的觉得对眼前的这几人感到特别的有认同感，微笑道："总之，现在请各位先随我到我们的营区里用早餐好了，你们应该还没有用餐吧？"

转过身去，夜月忽然的又回头道："想不出来也没关系，你们就暂时跟着我们好了，等到有一天想到了在跟我说好了。"

说完，夜月便往营区里走了进去，而凯琳五人互看一眼，也跟着走了进去，当然了，多尼身边的火豹也跟着进去了。

当夜月领着五人一豹进到营区里之后，营区里的人大多数已经用完了餐，力奥正在呼喊着众人拆下营帐，整理准备离开，而亚芠、妃雅、凯特、米非耶、荷达依、邱米罗、正围在一起，看

着六人中间的地图，讨论着下一步该往哪里去？

由于这次的使节团可以说是秘密的出使的性质，绝对不能够让华那邦公国知道，虽然说直接穿过华纳邦公国的领地去泰龙帝国是最快的，但是被发现的机率最高，因此，米非耶与两位家主一直力主尽量不要走华那邦公国的领地。

而亚芠也不想要走华那邦公国的领地，因为他怕自己太靠近原曙城的话，会忍不住心中的仇恨，再度的干出了两年前的那种有勇无谋的蠢事。

而且他也想要去找自己已经两年多不见，现在一直在奇华森林深处的清蓝之境生活的爷爷，于是，对于接下来的行进路线，可以说众人都获得了同样的共识，那就是沿着大沼泽，走到原奇兰楼连盟与华纳邦公国的交界处的奇华森林，然后走奇华森林的森林路径，一直到龙刃市镇，通过龙刃进入泰龙帝国的国境。

当行程决定之后，亚芠正好看到了夜月领着凯琳五个人走进营区里来，亚芠站起来对着其它人道：“那么我们就这么决定了，接下来的路程还需要大家彼此配合，尤其在进入了奇华森林之后，更是步步危机，凯特，你去通知其它人再过半小时我们就要出发了，叫众人加快脚步。”

“还有，今天我们要赶到奇华森林的最北点。”手指的地图上的一个点－“绍舒岱提镇”，续道：“叫所有人舍弃一切不重要的物资，三位公主的马车空出两辆来装一些较重的东西，大长老这没问题吧？”

听到了亚芠对他这样说，大长老米非耶急忙的点头，然后又见到亚芠对着一旁的妃雅道：“妃雅，你有没有办法通知你手下的商会在绍舒岱提镇替我们准备好所有人进入森林所需要的装备？”

妃雅甜笑的点点头：“没问题的，但是会合的地点在哪里里呢？”

亚芠略一沉思，然后道：“就在镇里的清碧酒馆好了。”没办法，谁叫绍舒岱提镇里，他就只知道一间清碧酒馆。

妃雅站起来，大概要去通知了，亚芠这又追加道：“记的叫他们做的隐密一点，不要引起了基列那边的人的注意！”

妃雅微笑道：“是，大老爷！”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而亚芠倒是被妃雅的这一句大老爷，还有其它人脸上古怪的笑容笑的有点脸上发热。

在这几天的相处之后，对于亚芠与妃雅之间的关系了，众人虽然都没问，但个个都是年老成精的家伙，哪里会看不出来的，因此对于妃雅这如此不避嫌的举动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反而是成了他们私底下糗笑亚芠的题材。

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亚芠再对着凯特道：“凯特，等一下向所有人说清楚，这次我们即将用最快的速度赶路，绝对不容许落队，一但落队只能自己想办法追上来或是回去帝都，我是不会等他们的。”

凯特点点头，其它的米非耶、荷达依、邱米罗，也同样的点头，他们知道亚芠这句话基本上是在对着他们这使节团里的人说的，死神小队的实力根本不需要亚芠再多交代的，但是使节团里多的是一些不懂武功或是魔法的人，他们才是真的要跟上的一群人。

同时，所有人的心中也是充满的疑惑，为何今天亚芠会表现出这么一幅迫不及待的样子？

这与他前几天自帝都出来，就是那副好像什么也无所谓，几时到达泰龙都没有差的样子真的是

天差地别，今天预定要赶的路，可是以前三四天的份量。

虽然心中感到疑惑，不过还是没有人去问亚芠为什么要这么赶？凯特别说了，他本来就是亚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而大长老米非耶与两个家主则是在出帝都时，岚大帝特别的交代此行以亚芠为主，他们当然也是亚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存着心中的疑惑，所有人马上开始去准备起来，等一下可有一阵的好赶了。

望着众人繁忙的样子，亚芠不是不知道他们心中的疑惑，但是现在却不是解释的好时机，真的还不是时机，对现在而言，能够多争取一点的时间就多一分的胜算，但是，恐怕要达到“牠”的要求还有一段路要走。

望着身边的贪狼星，亚芠微微的歎道：“小星，也许我选择了一条很辛苦的路也不一定，你说是吧？”

贪狼星不语，只是把牠的那颗毛茸茸的大头轻轻的在亚芠的大腿上摩蹭撒娇。

刚刚由沉思中回过神来，望著走在最前面的亚芠与妃雅，多尼的心中实在是充满了疑惑，一整天下来，他们五个陌生人跟著这个团体一起行动，对於这个团体他可是心中充满了疑惑。

他当然可以看的出来这个团体是由几个小团体所集合而成的，整个大团体是以走在前面，他现在已经知道他叫做亚芠，凯琳口中的怪老头为核心的。

但是，在他们走进这个团体时，竟然完全没有人来盘问他们，最基本的出身，到底有什麼目的，完全都没有人来问。

每个人彷佛都当他们是隐形人，各做各的事，甚至连那个亚芠就算看到他们时，也没有去问他们到底是为什麼要跟著他？

一整天以来，只有原先的那个夜月，还有夜月後来又带来的，负责指挥这个团体行动的斯文年轻人凯特，跟大个子力奥来跟他们聊天，但是也不是在盘问他们，只是很纯粹的聊天。

尤其是，他很难忘记当凯特跟力奥在听到夜月说他们是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的就跟著亚芠来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就跟夜月早晨时一样，似笑非笑的，说不出来的诡异。

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在了解了昨天他们与亚芠所发生的事情经过之後，以及他们一时糊涂（凯琳说著），却不知道为什麼会跟著亚芠一起走的举动後，他们却对他们益发的亲热起来，一副他们很了解的样子。

真是奇怪，这样的一个看也知道相当严紧密合的团体会这样？毫无疑问的接纳五个连来历与目的都不知道的人加入他们的旅程当中吗？

关於这点，多尼实在是不知道该做何解释？不过起码他知道，这些人对他们并没有恶意就是了。

转过头去，多尼望著大卫，大卫正与力奥聊的相当的高兴，这两个身材相当的人不知道在说些什麼？

而一旁，法利正与那个叫星河，同样也是拿枪的青年在谈天，而星河的师父则是在旁边听著，偶而插上个几句，总是叫法利与星河脸上写满了疑惑，然後更热烈的讨论起来。

凯琳与忆琳则是一左一右的与夜月聊的也是相当的愉快，不时传来她们的轻笑声。

忽然，身边有一个人出现了，多尼转头一看，是凯特，凯特从出发到现在一直在队伍里东跑西跑的，是整个团体里最忙碌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团体里的灵魂是亚芠的话，那麼凯特就是这个团体里的大脑，负责指挥这个团体的行动。

凯特微笑道：「多尼，你在想什麼？」

多尼摇摇头道：「没什麼！」

凯特再一笑：「是不是在想昨天我们头儿跟你说的，那个关於冷静审度全局的事情？」

「阿？」多尼疑惑的看著凯特，刚刚他的确是在想这件事，但是却不知道该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是冷静？如今被凯特这一提，多尼刚刚的疑惑不由的全又升上来。

凯特见著了多尼的迷惑样子，只是轻笑道：「这没人可以告诉你的，等你可以在经过一场的杀戮之後，吃下一盘的带血的肉时，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留下了如谜的这句话之後，凯特笑的诡异的加快速度往前走去，来到亚芠的背後，留下了满头雾水的多尼，什麼叫吃下一盘带血的肉？

经过了一天的急赶，众人已经超乎亚芠的期望，在太阳还在半空中的下午时分来到奇华森林已在望地方，在大约再一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就可以到达了绍舒岱提镇了，看来可望在天黑之前到达镇中。

来到了亚芠的背後，凯特还没有开口，亚芠遥望著前方的地平线上那逐渐浮起的绿意，头也不回道：「凯特，不用减慢速度了，早点到镇上也好早点休息。」

凯特点点头，正要回到队伍中，忽然，亚芠停了下来，他身边的妃雅与身後的凯特当然也立即的停了下来，更後边的人见到前面的亚芠三人停下，所有人也跟著停了下来，疑惑不解的望著亚芠。

闭上眼睛侧耳倾听了半晌，亚芠的斗篷中忽然的冲出了一道银光，直上清冥，在空中绕了一大圈之後，银光再度的冲下引入亚芠的斗篷中不见。

所有人见怪不怪的望著亚芠，知道那是亚芠独具的侦查方式，利用与他心灵相通，飞行速度快，眼力又好的雷羽在半空中侦查，以尽早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这一路走来众人已经不只一次的看到亚芠这样做了。

只是，这次却有点不太一样，已经来到亚芠身边的力奥与夜月，跟妃雅与凯特同时的察觉到亚芠脸上微笑的表情收敛成为平板的面孔，而且还夹带的一丝的杀机，这是很少见到的。

忽然转过身来，亚芠对著所有人道：「死神小队听令，周遭三十里内，凡盗贼聚集杀伤百姓者，杀！」

随著一声叫所有人为之胆颤的杀声一落，金光一闪，亚芠已经消失在众人的面前了，而远处，一抹的金光正遥遥的逸出在众人的眼界中。

忽然看到了亚芠展现出这种非人的速度，所有人不由的惊讶万分，尤其是米非耶等人。

向来已经相当熟悉亚芠那种凡事不闻不问，好像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模样，如今亚芠却忽然的展现出了这样积极的样子，还真的是叫他们相当的不习惯呢！

而一旁的凯特已经喊叫道：「风火水土各小队往东南西北方，夜月，妃雅小姐，你们留守！」

说著，凯特已经当先的往东方的方向前去，在她的身後跟的一群人随著凯特的脚步前去，都是具有相当的机动性的快速部队。

而力奥则是长啸著，领著另外一群的人往南边的方向前去，看起来全都是一个样子，随著力奥发出了震天的长啸，去风风火火的直冲而去。

另外的西方与北方，也都各有一群人飞奔而去，或是脚步声似轻若重，宛如大地震撼，或是如流水过地，无一不覆，具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留在原地的加利家主邱米罗不由的赞叹道：「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圣者的这个小队竟然包含了风火水土各项属性的武者，难怪会有这样可怕的实力了！」

不理会邱米罗的感叹，妃雅冷静道：「各位注意了，能够让亚芠这样的生气及反应，可见我们周围一定有相当可怕的事情发生，请各位以三辆马车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有能力的人请站外围，没有自保能力的人上马车或是留在马车四周，大家动作快！」

亚芠不在，身为亚芠的伴侣的妃雅自然的成了暂时的领导人，所有人全都无异议的照著妃雅的话来行动。

看到了众人排成了三位公主、灵儿、仆从在内，五长老、两世家的家主及其他的人为外围的两个同心圆後，妃雅对著夜月一点头。

夜月看到了妃雅的样子，忽然的由身上飞出了六颗六神圣珠，化成了六道的流星不断的在众人的头上回绕著。

时间在等待中一分一秒的经过了，忽然邱米罗、荷达伊与米非耶同时脸色一变，同声道：「有人过来了，人数相当的多，四面八方都有。」

在说这话的同时，四面八方地平线已经已经慢慢的浮现了众多的身影，正逐渐的往这个方向前进，隐约间，风中还夹带的阵阵喊杀的声音。

妃雅当机立断，迅速道：「五位长老，两位族长，夜月，请你们留守，并随时支援我们，其他人扩大守护圈，以五百公尺为界线，不准任何人越雷池一步。」

说完，妃雅已经当先的娇喝一声：「红莲铠化！」

随著妃雅的一声娇喝，从她的身体各处忽然的冒出了腾腾的火红烈焰，将妃雅整个人包围成了一个火人似的。

然後，当妃雅急速的往前飞？而出，身上的烈焰被劲风一吹而散，妃雅的身上已经是穿上了一套完全将她的娇躯包覆住，只留下了脸孔在外，而且还继续的燃烧的烈焰的火红盔甲，同时妃雅的两手上又各自的撤出了两条粗如小指，长足三公尺的细长红鞭，不偏不倚的落在了正前方距离众人五百公尺的地方，静待来人的到达。

其他的人见状也不敢怠慢，纷纷的唤出了自己的盔甲，然後按照的妃雅的指派，扩大了守护圈。

而留在原地的夜月在穿上了一身的半透明琉璃状的魔幻铠之後，跟著飞到了众人的上空，静立在马车的正上方，准备随时支援。

忽然，夜月发现到自己的身边多出了两个人，转头一看，竟是穿上了一身淡红色半身短铠，手里拿了根足有一个人高的长法杖，胸前的魔法结晶正闪耀著光芒的米飞耶，以及与她的魔幻铠相当的类似，同样是半透明琉璃状，身上闪耀著淡淡红芒，背後却又长出了两片白色的羽翼的

苏兰。

米飞耶对夜月一笑道：「我们师徒也来帮忙支援。」

夜月回以善意的一笑，但是她却更是敏感的注意到了，苏兰脸上正带著明显的担心，遥望著亚芠消失的方向。

注意到了这一点的夜月暗暗的将这个疑问放在心中，但愿不是她所想像的那样才好！

很快的，周围的人群已经来到了彼此可以目视到对方的面目的距离，妃雅等人发现到这一群人虽然很多，但是除了少数横眉竖眼的家伙之外，大多数是衣衫槛缕的人，虽则他们的手中都拿著武器。

妃雅娇喝道：「来人止步，不得靠近！」

不过，已经红了眼的众人又怎麼会听妃雅的话而停步，妃雅的话反倒是引起了众人的情绪高亢，纷纷的大喊一声杀，往妃雅等人冲来。

在妃雅当面，人数众多的人群中，忽然的传出了一声：「杀呀！杀了他们就可以抢到东西了，我们……」

说到一半声音忽然嘎然而止，原因是一条细长的红鞭忽然的出现在说出这话的一个横眉竖眼的大汉的脖子上，将他给拉出了群众当中，然後顺势的将他的脖子一把绞断，红鞭收回，头部歪成怪异形状的大汉立即的掉到了地上，引起了周边的人惊呼。

而随著长鞭的收回，在众人大喊杀的同时，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却压过了众人的声音，宛如十二月的寒霜般冷道：「还有谁说要抢东西的？」

顿时，在妃雅面前的人全都被妃雅给镇住了。

可是，在其他的几个方向却相当的不利，情绪高亢，人数又相当众多的人群宛如潮水般的往前急涌，虽然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是武艺平凡，甚至称不上是有武艺，只懂得胡乱挥动手中的武器的平凡人。

可是在这麼多的人同时的冲击之下，没有人挡的住这样的人潮攻击，不由的纷纷後退起来。

就在这层薄弱的防守区即将被人给突破的同时，忽然有上空中突然的飞来了数十颗的火球、火箭、火龙，朝著人潮最拥挤的地方轰击，炸的人潮忽然的沸腾起来，不少人都受了伤。

虽然暂时的轰散了攻击的人潮，解除了现在的危机，但是在远处还有更多的人源源不绝的往这涌了过来，长此下去，守护圈被人突破是早晚的事情。

在四下的环顾了一下目前自己同伴的状况之後，妃雅下的这样的结论，同时心中暗暗的焦急起来。

回头的看了一下浮在半空中，正双手不断的发出了火红色的火球，轰散聚集的人群不让他们聚成人潮攻击的夜月、米非耶、苏兰三人，妃雅顿时的生出了一个主意。

一瞬间，她身上原本淡淡的，好像装饰般的火焰忽然的变成了大火炬般，猛烈的燃烧起来，右手凌空一指，一道细丝般的红丝出现在她的指尖上，细丝一出现即燃烧出了猛烈的火焰，随著妃雅画出了一个大圆而变成了一个大火圈。

娇喝一声，火圈急速的旋转起来，沿著地面绕出了一个广大的圆圈，焚起地面上的枯草，烧出

了一个大火圈，隔离了人潮与自己人之间的火焰鸿沟。

在上空中的夜月一看到了妃雅的作为顿时心神领会，手一指，原本在她的身边回绕的六神圣珠中的火神圣珠开始聚集著周围庞大的火焰魔法能量。

斥喝一声，聚集了大量的火焰能量的火神圣珠往下俯冲，随著妃雅的火圈，也开始的绕起了圈子来。

火神圣珠所夹带的火焰能量与妃雅所发出的火圈能量汇聚在一起，竟然变成了一条火龙般的形状，庞大的火龙不断的追逐著面前的火红龙珠，兜起圈子来，更加严密的隔离起众人与人潮之间的间隔。

看到了这样的状况，所有人不由的松了一口气，起码在夜月的魔法力用完之前，她们是打不进来了。

可是这时，隐身在火焰中的妃雅却忽然的回头对著夜月打个招呼，紧接著竟然走进了火焰圈子当中。

看到了妃雅这样形同自杀般的走进了高温的火焰圈当中，众人不由的惊呼出声，连夜月也是脸色微变，而这时正好是人潮的第二批感到，被火焰圈子阻挡在外，第三批，第四批以及不知道还有几批的人马还继续的往这涌来的时候。

火焰圈子外，早已经杀红了眼，越来越多的人潮不断的叫嚣著，火圈内那三辆装饰华美的马车是他们的目标，可是里面的那群人，还有这可恨的火圈却又叫他们裹足不前，只能不停的发出了可怕的叫嚣声。

数百人，越来越多人的叫嚣声，让身在火圈里的米非耶等人不由的脸色微变，其他人，包括了三位公主也只敢在马车旁边紧张的望著周围越来越多的人群，听著越来越可怕的叫骂声，但是却丝毫没有任何的办法。

身在半空中的夜月看著眼前的景象，不由的让她想起了两年前的虎王坡上的情况，这是何等的类似。

咬著牙，身边的五颗圣珠闪耀著无比的光华，飞行的速度更是急速的增加，夜月更是几度想要招回在外围隔离人潮的火神圣珠，施展出师傅一再交代绝对不能轻易的施展的禁招，可是想起了钻进火焰圈子当中的妃雅，她又忍了下来，只是她也觉得奇怪，妃雅怎麼完全没有动静？她到底想要做什麼？

就在众人惊疑，夜月担心的时候，整个火圈忽然产生的诡异的变化，火圈当中忽然急速的射出了一圈的火箭，将火圈周围那些叫的最大声的家伙给化成了灰烬。

一时之间，火圈周围的人群竟然全傻眼了，在没有人敢叫了。

然後，在聚集著最多的人潮的地方的火圈，忽然产生了极度诡异的变化，那个部分的火焰忽然燃烧出了比周围的火焰还要高出一半高度的炽热火焰，让靠近的人潮不由自主的惊叫著倒退了。

忽然圈子外，许多眼睛较利的人忍不住的惊叫道：「看！天呀！火焰中有人影！」

随著数十人的同声尖叫，周围的人群不断的向这个方向靠拢，想要看看是怎麼回事，而靠近的人极力的想要离开这诡异的火焰区域，你推我挤之下，场面极度的混乱。

终於，在火焰中的人影慢慢的现身了，全身裹在赤红的火焰当中走出了燃烧中的火圈，两手紧

紧握拳垂在两侧，在身後，竟然有著数十条，像是火蛇一般的火焰不断的伸缩扭动燃烧著，在人影周围舞动。

而唯一没有受到火焰的掩盖的就只有在火焰中，隐约人影上的那张绝艳的面孔，正是妃雅！

虽然周围因为火焰的燃烧而让人感觉到十分的烫热，但是，当人潮中的人一碰到了慢慢的走出了火焰圈子的妃雅的双眼时，却不由的让那双彷佛是比十二月的寒冰温度更低的冰冷瞳子给看的像是身处在十二月寒天之中，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

缓缓的四下一望，凡是与妃雅的双眼目光接触的的人全都不由自主的低下了头，妃雅缓慢而冷厉道：「你们聚集在这里是想要抢夺我吗？」

听著妃雅那冰渣般的寒冷口气，众人不由的一阵的心慌慌，不知道该怎麼回答才好。

忽然在人群中，有个人突然叫道：「他妈的！装神弄鬼！」

妃雅犀利的眼神一瞬间找出了那个躲在人群中叫骂的人，两手不动，但是在她的身边环绕的火蛇当中的一条忽然真像一条蛇般，极快的往那人一伸。

在众人还没有看清楚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惨叫的被妃雅的火蛇给缠住了腰部，凌空的拉飞到众人的头上。

突如其来的攻击，腰上火焰燃烧时的疼痛，叫这人不由自主的惨叫出声，不断的挣扎著，也不断的求饶著。

可是，面罩寒霜的妃雅却对这个人的惨叫，对他的求饶视若无赌，任凭这人在空中不断的被她的火焰长蛇燃烧著。

她又再一次的问道：「我问你们，你们聚集在这里是想要抢夺我的东西吗？」

空中的人惨叫依旧不停，妃雅毫无一丝温度的语气依旧在耳，众人不由的脸色惨白起来，不知所措。

随著空中的人的惨叫声不断，到越来越是虚弱，越是细小，终於停止，那人终於拦腰被妃雅的火蛇给烧成了两截，焦黑的尸体分成了两段的掉落在地面上，吓的所有人不由的尖叫一声。

而在火圈中，所有人也不由的脸色大变，他们怎麼也没想到，这个整天脸上带著甜甜的笑容，缠著亚芠的艳丽女子，竟然会心硬如斯，将一个人活活的烧成了两截。

只是谁也没有看见，当那人被火蛇给卷起在空中活烤的时候，妃雅的眼中闪过了一阵的不忍、挣扎及水雾，但是她掩饰的很好，好到完全没有让任何人瞧见，依旧是那副冷冰冰，没有一点情绪波动的样子。

甚至在那人被火蛇给烧成了两段之後，妃雅身边的火蛇忽然变的更加的激烈舞动，更长，更灵活，甚至还飞到了众人的头上。

而且，妃雅又再度的用更冷的声音问道：「我再问一次，你们聚集在这里是想要抢夺我的东西吗？要抢夺我冰火女王吗？」

远比前两次所加起来还要冰冷的语气，彷佛再说她已经很不耐烦了，同一件事竟要她问三次还没有答案。

不耐烦的冰冷语气，加速飞舞的火蛇，让众人不由自己的倒退了好几步。

往前跨出了一步，妃雅的火蛇其中一条忽然的指著一个高壮的大汉道：「你要抢我的东西吗？」

被妃雅的火蛇这麼的一指，大汉竟然连手中的武器都拿不住，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磕头道：「女王饶命呀！不是，我不是要抢您的东西。」

妃雅转过头来，另外一条火蛇忽然的又指著另外的一个年轻人道：「那麼是你要抢我的东西了？」

年轻人与刚刚的那个大汉一样，甚至还吓出了尿来，哭叫的跪下道：「不是，不是，我不是要抢您的东西，女王饶命呀！」

「那麼是你们了吗？」身边的火蛇忽然的分出了十条分别指的躲在人群背後的十个人。

当然，这十个人也不由自主的高叫饶命，毕竟刚刚妃雅那活活的将一个人给烧成了两段的可怕手段恐怕他们这辈子怎麼也忘不了。

所有人的心中全都存在，妃雅实在是太可怕了，万一被她给认定是想要抢她的东西的话，那下场如何，众人已经是越想越怕了。

不待妃雅的询问，顿时一大群人跪了下来，不住的哭叫，说他们绝对不是想要抢劫她的。

妃雅望著跪了一地的众人，还有远处正逐渐增加，没有看到刚刚那一幕，但是却看到了自己数百人的同伴正不断的对著一个浑身冒火的女子哭叫求饶的样子而惊疑不定的人群。

妃雅淡淡道：「既然你们不想要抢劫我，那麼你们这麼多的人聚集在这里，手里拿刀拿枪的到底是想要做什麼？」

此时听到了妃雅语气不再像刚刚那样的冰冷，而且一直在众人头上呼呼飞舞的火蛇也变小，而且回到了妃雅的身边，这时众人哪敢对这个恐怖的女魔头说谎，纷纷七嘴八舌的说起来，一时之间场地里轰轰起来，听著妃雅满头雾水。

眼看场面吵杂不堪，妃雅身上的火蛇忽然又在一次的加大了飞舞的范围，在众人头上环绕著，吓的众人急忙的住嘴，不敢再说些什麼，白痴也知道，妃雅生气了。

只是妃雅为什麼生气，众人却满头的雾水，因此更加的不知所措。

忽然，在跪著的人群当中，一个身穿著还算乾净的青绿色，满是缝补的痕迹的长袍，满脸菜色的中年人站了起来，对著妃雅一拱手道：「女王，还是由在下替大家说吧！」

妃雅点点头，中年人再度的恭敬道：「启禀女王…。。」

妃雅截口道：「我叫妃雅，别叫我女王！」

「妃雅！」中年人喃喃的念道，忽然，中年人面露喜色道：「难道您就是原丰原城城主，现任的商业联合的联主妃雅小姐。」

妃雅有点讶异中年人竟然知道自己的身分，不由的点点头，道：「不错，我正是丰原城的妃雅。」

中年人马上鞠躬道：「该死！我应该在您说出您是冰火女王时就该想到是城主您了！」

听到了中年人称呼自己为城主，妃雅一阵的疑惑，会称呼她为城主的就只有丰原城的旧有部属的人了，难道他是…？

似乎是瞧出了妃雅的疑惑，中年人马上道：「属下是丰原城陶土库房的一个管事嘉勒，当日因为家有老母所以未随城主撤出丰原城。」

听到了真是自己的旧属，妃雅倒也相当的高兴，柔声道：「嘉勒，那你为什麼会在这里？不在丰原城中呢？」

嘉勒叹口气道：「城主有所不知，当初奇特城占领联盟之後，随即宣布创立新营商连盟，然後又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说为了建设新商盟，故需要每个人缴交大量的税金。」

「原本税金虽然重，但是咱们联盟原本就是经商起家的，因此倒也还可以负荷，但是在今年起，新商盟忽然变本加厉的，多加了无数的重税，一时之间，原本在前一年就已经被税金给几乎掏空的连盟人民便无法负荷这样的政策，不少人被税金弄得加破人亡。」

「如果仅是这样的话那倒还好，可是，因为重税的缘故，所以不少人开始铤而走险，不是加入了许多的盗贼团就是又建立了新了盗贼团，不断的抢劫著。」

「而新商盟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他们只是一昧的缴收各种的重税，导致盗贼越来越多，可是这就苦了没有战斗能力的一般老百姓，暨无法抵抗新商盟的课税，有无法加入盗贼团来躲避，一时之间，整个商盟乱成了一团。」

「然而，不知道是何时开始，老百姓们发现到，当盗贼团多到无法可想的数目之後，每天他们要面对的是时时刻刻都有盗贼团来光顾，抢到最後无东西可抢，就连身上的衣服，房子里的任何可以搬的东西全搬光了。」

「如此一来，苦不堪言的老百姓慢慢的养成了今天我被抢了，明天我就去抢人家的，甚至发生了不抢人自己就会被抢，会活不下去的觉悟，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下，大家在没有预期之下便聚成了这样的一个数目无比庞大，恍若蝗虫过境的流民强盗团。」

「其实大家也都只是迫不得已的可怜人而已，连…。。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说到最後，想起了自己这段日子的生活，嘉勒不禁两眼泛红，语带哽噎的在也说不下去了。

这一番话，虽然短短的几句，却说出了所有人心中的辛酸，一时之间，所有人不由的哀哀的哭泣起来，让这个地方变的愁云惨雾。

望著眼前哭成了一团的众人，妃雅心中何尝又不是替他们感到悲哀，他们当中又不知道有多少是她丰原城的子弟，甚至就算不是她丰原城的子弟又何尝不是连盟的子弟呢？

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所有人开始对妃雅跪求著，口里呼喊著城主，叫著女王，救救他们，不要在让他们流离失所了。

不知不觉间，妃雅身边飞舞的火蛇慢慢的数目减少，也慢慢的变淡变小了，妃雅的脸色也变的惨白，有点惨白的嘴唇一张，想要说些什麼，但是却又说不出话来。

她暨为他们感到哀伤，导致心里的集中力散失，又因为自己强行催出了超出了自己能力的力量，因此而开始支撑不住了。

忽然，一只金光灿烂，强横无双的手臂穿过了她周身的炽热火焰，扶起了她摇摇欲墜的身躯，一阵给她力量的热流由这只手流进了她的身体中，令她重拾力量。

同时，一个令她精神一振的声音在她的耳边鼓励道：「你听，这群人将你当成了他们真正的女

王，是他们现在的唯一希望所在，所以支持点，他们可都是你的子民，身为他们的女王，你应该要为你的子弟们尽点心了。」

不知何时，背後的火圈已经完全的消失了，圈子里，站著一个个笔挺，身上沾满了经过了一场激战所染上的鲜红血腥，但是脸上同时布满著哀凄的的死神小队正呆滞的望著眼前这跪了一大片的人，同样的来自连盟，但是他们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同胞们竟然会说出了这样的话，不去抢别人就活不下去，这是何等的凄惨，何等的绝望才会说出来的话？

一时之间，所有的人，全都痴痴的望著身上开始又冒出了腾腾的烈焰的妃雅。

深吸了一口气，妃雅身上的火焰忽然急速的猛烈燃烧起来，烧出的远比刚刚要炽热不知多少，由火红转变而成了金黄的火焰，一瞬间，妃雅在所有人的眼中就是一个被金黄光焰所围绕，威风凛凛的女王，散发著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气质，叫人不敢直视她。

轻轻的，妃雅那轻柔但是却又充满著无比信心的声音传进了现场所有人的耳中：「同胞们，请起来，听我说，各位不要再这样浑浑噩噩的依靠抢劫来度日了，回去我们的家乡吧！」

「现在的苦难只是暂时的，请各位忍耐一下，我相信总有一天，各位一定会再度的回到从前的安乐岁月的，虽然，我现在无法向保证什麼时候可以回复到从前，但是，请各位耐心的等待吧！」

「总有一天，我会将奇特城给拉下台，让各位重享安乐的岁月，这是我－妃雅。兰妮－对各位的诺言！」

「现在，请各位收起你们的武器，回去家乡，耐心的等待著我与各位约定之日的到来。」

随著妃雅一字一字的声音传遍了所有人的耳边，所有人不由的欢呼起来，有了妃雅这原丰原城城主，现在闻名全大陆的冰火女王的诺言，所有人彷佛是吃了定心丸般，不停著欢呼著妃雅的名字，冰火女王的名号，响彻整的奇华森林面前的草原上。

微笑的看著身後的人影，妃雅红润的异常的脸上浮出了一抹奇异的微笑，似乎自言自语又像是再对著她身後的人说道：「你看，我现在可以施展出五十八道红焰赤鍊，比我的先祖纪录中还要多出三道，我可以办到对他们的诺言吗？」

熟悉而冷硬的面貌线条中，似乎比平常多了一抹相当炽热的笑容，彷佛是了解她心中的徬徨，面甲下的他信心十足的道：「当然，你当然办的到了，可别忘了你是谁？你可是我银月恶魔的伴侣，名扬全大陆，掌握了大陆十分之一的财富的冰火女王！」

似乎是放心了，脸上浮现著疲惫的笑容，妃雅喃喃道：「这样就好，只是，怎麼会觉得现在我好累？」

一直在背後支持著他的亚芠微笑道：「没有问题的，现在，你只是因为使用出了超乎自己能力的力量，所以才会觉得很累，休息个几天就没事了！」

话说完，亚芠不由的哑然失笑，妃雅已经昏睡过去了，保持著在亚芠的扶持下，身上依旧是散发著炽热的金色火焰，身形依旧笔挺的情况下，在她所眷恋，能让她安心的人身边，深深的熟睡著！

轻轻的扳开妃雅握的死紧的双拳，里面，是正闪耀著粉蓝色的美丽色泽的一根发钗及一枚戒指，只是现在驽钝的边缘已经深深崁入妃雅柔嫩掌心的肉中了，轻轻的取下了发钗跟戒指，手上同时闪过一道的金光，止住了伤口急涌而出的鲜血，亚芠一叹，又一笑！

忽然由背後延伸出了一双美丽的金色巨翼，轻轻的拍动著，亚芠悄声而温柔的对正在沉睡中的

妃雅道：「真的，你做的很好，真的很好，比只懂得以杀止杀的我要好太多了，所以，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带给连盟新的希望的，现在，好好的休息吧！再醒来时，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随即，宽大而耀眼的金翅轻柔的将妃雅包围住了，金黄的光辉一闪而没，亚芠与妃雅已经在人群面前消失不见！

半夜时分，绍舒岱提镇中的清碧酒馆前，微笑的互望一眼，亚芠与妃雅携手的走进了依旧是灯火通明的清碧酒馆。

刚刚一路走来，沿路所听到的事，就是今天下午发生在奇华森林前面的事情，冰火女王所立下的承诺已经是众人最热烈的讨论重点了。

沿路听到自己成为了众人谈论的重点，妃雅不由的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妃雅在亚芠的鼓励下也决定要尽一己之力，替联盟的百姓开创一个幸福的生活空间。

刚刚走进酒馆里，迎面，酒馆老板祥穿圆圆的笑脸已经迎面而来，充满热诚道：「隆先生，兰妮小姐，请随我上三楼，贵友都在上面等著你们呢！」

说著深深的朝他们一鞠躬，然後转过身去带路，而亚芠与妃雅则是相视的一笑，早在亚芠带著妃雅离开时，他已经先对凯特打过招呼了，要他们来清碧酒馆等他们，现在凯特他们果然已经在这里了。

而一楼的酒客，看到了老板祥川竟然如此恭敬的亲自出来迎接来人，不由的所有人对这两个能够被老板亲自迎接岭路的客人感到万分的好奇。

只是，当其中有些人在看到了亚芠时不由的脸色大变，记忆犹深的他们，又怎麼会忘记了在三年前，造成了绍舒岱提镇最大的血案的人物？

看到了周围的酒客变色的脸庞，亚芠不由的无奈的一笑，但是他也不能怪他们，毕竟这是他自己所造成的，不是吗？

走到了三楼，在三楼上已经人满为患，都是死神小队与使节团，而所有人在看到了亚芠与妃雅出现不由的纷纷站起来，同时的发出了一声的欢呼声。

走到了夜月与凯特、力奥所坐的那一桌上，亚芠与妃雅对众人点点头之後分头坐下。

夜月打趣道：「大哥，你怎麼可以带著妃雅姐去约了这麼久的会？害我们在这里痴痴的等著你们？是不是干了什麼坏事呀？」

被夜月这麼一说，妃雅不由的俏脸火红起来，彷佛在告诉众人，这消失的大半夜里，还真的是不知道干了什麼坏事！

看著娇羞的妃雅浑身忽然的绽放出了惊人的魅力，还有一旁的亚芠古怪的脸色，本来只是调侃的夜月不由的一愣，傻傻的望著轻咳的亚芠还有娇羞但是彷佛是多出了什麼似的妃雅，夜月忽然嘴角冒出了古怪的笑容，若有所思的望著妃雅跟亚芠。

轻咳著，亚芠微敲了一下夜月的头，有点不自在道：「淘气，说这什麼话？」

「呵呵呵……」傻笑著的夜月只是怪怪的望著他们，不敢在多问什麼。

久久，当亚芠完全摆脱了不自在的表情之後，他正色的问著身边的凯特道：「凯特，我们离开之後那群人後续的发展呢？」

凯特垂手道：「他们在头儿你跟小姐离开之後，现在在我们的劝导还有资助物资之後，他们现在已经动身回去连盟了，嘉勒要我转告小姐，说他们诚心的希望小姐再度的回到连盟，并且真挚的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

语气中透露著一股真诚的敬意，今天下午妃雅的表现已经真的赢得了凯特与其他人的尊敬，而不只是因为她是丰原城主，也不再是因为亚芠的关系了，而是真正的尊敬著她本身。

察觉的凯特微妙的态度转变，亚芠对妃雅淡淡的一笑，随即，对凯特道：「凯特，我想我们接下来的计画要变更了。」

听到了亚芠这麼的一说，同桌的人不由的一愣，只有妃雅一副早已知道的样子，而且还面带担心。

看到了凯特等人都面露注意倾听的样子，亚芠略微思考一下，然後道：「这一次，位在连盟边境处的此地竟然会出现了这麼多的流寇，可以见的，现在连盟境内的情况一定是非常的严重了。」

「刚刚我一路走来所见，就连这不属於连盟管辖的邵舒岱提镇，虽然没有受到流寇的影响，但是明显与前两年比较起来又很多，可以想见，连盟的情况时在已经是万分的危急了。」

一旁的妃雅也插嘴道：「其实连盟当初之所以可以成立，最主要的理由全在於连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商环境，这才由相当多的商人聚集成了原本的连盟。」

「因此，连盟本质上与一般的国家不一样，只是我不知道基列他们到底再想些什麼？既然想要建国，可是偏偏却又将国家搞成这副模样，对於这样的状况来说，我想许多的商人一定已经转移了自己的根基，由连盟撤出了。」

亚芠续道：「本来奇特城要建立一个国家，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并什麼害处，但是，他们不该为了建国而侵害到我们的权益，让我们在连盟中失去了立足之地，再加上，奇特城现在虽然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并未尽到一个国家该尽的义务，让自己国内的人民生活更加的美好，反而弄成了这样的一个民不聊生的地步！」

「所以刚刚我与妃雅商量过了，奇特城既然先对我们不义，又没有尽到一个新国家的义务，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连盟的未来，还有那些无辜的百姓，我跟妃雅都决定要夺回连盟的主导地位。」

「凯特，我现在要你带领大部分的死神小队，负责从旁协助妃雅，不管是以武力，还是以任何的方式，夺回连盟的主导权。」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说，凯特不由的一愣，有点不太了解亚芠的意思。

亚芠解释道：「我的意思是，现在的连盟当中大量的人口流失，当中尤以经商有成的大商人居多，而目前若想要夺回连盟的主导权的话，首要必定是先要联合这些逃出连盟的商人的力量。」

「而想要让他们认同，继而加入我们，以妃雅现在所属的商业联合的经济实力，联合里原本连盟的四大势力，都可以成为号招，可是唯独缺了当中的一项，那就是武力！」

听著亚芠的话，所有人更是满头雾水了，完全不知道亚芠这麼说到底是什麼意思，武力？难道四大势力合起来的武力还不够吗？

亚芠笑了笑道：「事实上，刚刚在我跟妃雅的讨论下，我认为，商联的四大势力所结合出来

的，尤其是原第一第二佣兵团冰雪楼与铁血团，武力的综合跟新商盟应该是五五波，就算有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在两年前商联毕竟是失势的一方，论起信心来，不管是外人或是商联中的人，都没有那个必胜的自信可以与新商盟比较，也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创出一个我们的武力绝对可以与新商盟相比较，甚至远高出他们的表现，来吸引那些逃出新商盟的商人的加入与支持，而且也可以用来增加我们自己内部的信心，好跟新商盟一较长短。」

「亚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商联内部在经过了两年来的修养之後，论起实力我绝对有那个自信可以与新商盟相比，但是却因为我们内部的信心不足，因而使的我不敢轻举妄动，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没有向新商盟那种可以造成人心恐惧的强大武力的代表，像是牛怪这种怪物，而且，我们都心知肚明，在奇特城，或者是说基列的身後，还有「它们」的存在，到时候我们真的反攻回去时，「它们」会做出什麽事情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皱起眉头来，凯特不确定道：「那头儿、小姐，你们现在的意思是？」

亚芠微微一笑道：「凯特，我记得当初你们在我失踪不久之後，将迦阗汐城给弄得残破不堪，导致迦阗汐城举城投向奇特城那一方，而且也因此造成了所有知道你们存在的人都不敢说出你们的存在，以免去触怒到你们，步入了迦阗矽城的下场是吗？」

听到亚芠翻出了两年前的老帐，不止凯特，连一旁的力奥、夜月，还有周围拉长了耳朵听这一桌说话的死神小队们也全都脸上火辣辣的。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当初的确是太过火了，只因为一时的愤怒，凭著心头的热血，他们以一百人不到的力量，竟然明的暗的全来，将迦阗汐城弄成那样子，搞的迦阗汐城全城的人恐惧的投向了奇特城以寻求保护，不然若是迦阗汐城依旧在自己这一方的话，就算最不济，也能够跟奇特城分庭抗礼，而不用搞成现在有家归不得的窘态，如今听到了亚芠旧事重提，莫非是想要算旧帐？

怀著这样的心情，所有人不由慌张的看著亚芠。

看到了众人的样子，亚芠露齿一笑：「别慌，我没有怪各位的意思，虽然说这件事情你们的确是做错了，而且也太过火了，但是我也没什麽资格来责怪你们，因为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原曙城干出同样的事情来，何况事情做了就做了，现在後悔也挽回不了什麽。」

「我之所以会提起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提醒你们，其实我们这一方也有可以表现出强大武力的王牌在！」

听到了亚芠这样一讲，所有人提到口起的心不由的放了下来，而凯特更是注意到了亚芠的话里的意思，略有所悟，但是还是有点不确定，带著疑惑道：「那头儿你的意思是……。？」

「力奥，你跟夜月挑出十个人跟我走！」亚芠又对著凯特悠悠道：「然後，凯特，我要你带著其他的人，跟著妃雅一起回去商联！」

听到了亚芠的分配，所有人不由的惊呼了一声，不敢置信的望著亚芠。

脸上忽然的浮现出了带著恶意的笑容，完全不理其他人的惊呼声，亚芠坏坏的笑著：「凯特你跟小队给我好好的演出一场戏，一场让所有人心惊胆跳，让他们认识你们强大的实力，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死神镰刀小队是绝对无法匹敌的无敌存在！」

「正如两年前的迦阗汐城般，我要你们吓的所有人连提都不敢提起你们的名字！」

一瞬间整个清碧酒馆里忽然变的寂然无声，所有人全都变成了呆滞的状况，而亚芠则是悠閒的

拿起桌子上的酒杯，细细的品尝著清碧酒馆里珍藏的清碧酒的美味甘醇。

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寂静的酒馆里传来了一声的长笑，隔壁桌里，肃图忽然举起了手里的酒杯，朝亚芠一敬道：「好！隆长老，我肃图敬你一杯！」

「真是好计，让新商盟的那些不开眼的家伙重新认识一下，不只是他们有牛怪那样的怪物，我们商联这边也有怪物存在，而且是比那些愚笨的牛怪要可怕上百倍，上千倍的恐怖怪物！」

「死神镰刀小队！代表著死神存在的恐怖队伍！我真想知道，当两年前的恶梦再现时，新商盟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个嘴脸？」

「呵呵呵呵……，长老，我肃图先乾为敬了！」

说完，肃图畅怀的将手里那一大杯的酒豪爽的喝个精光，亚芠也微笑的将杯子里的酒喝下。

当肃图将手里的杯子重重的放下，敲击桌面所引发的清脆声响顿时将众人的心神给敲回来，三楼里立即引发了一场哄哄哄的讨论声。

所有人这下已经完全了解了亚芠的意图，原来亚芠竟然是打著以死神小队的恐怖实力做招牌，让所有人都知道商联的实力绝对不比新商盟差，而且还要比新商盟来的强，来的可怕，藉此来重拾商联中人的信心，更吸引其他的原连盟的商人的加入。

当然，死神小队当然有这个自信，牛怪算什麼？新商盟又是什麼东西？他们可是银月恶魔麾下，杀人不眨眼的死神镰刀小队呢！

只是……。

重重的一拍肃图的肩膀，力奥故做不悦道：「肃图，你在说什麼？竟然将我们死神小队比成怪物？什麼意思呀！」

肃图一愣，随即豪爽道：「是！是！我错了，来，我敬你，迦阗汐的恶梦，血火战鬼！」

亚芠一愣，一旁夜月连忙的解释道：「两年前力奥在攻击迦阗汐城时，曾经一人独战迦阗汐的数百人城卫，当时力奥浑身染血，然後又在屠尽那群城卫之後撤退时，还一拳将迦阗汐城的一座生铁铸成的五公尺高的城门给一拳捣毁，因此，那鬼神般的形象便成了迦阗汐城里居民口中的血火战鬼，每个人看到他都跟见鬼一样，没有人敢跟他打！」

「而凯特则是被人叫做风镰狂影，只要是青影闪过，狂风抚面，往往留下了一地死状奇惨的尸体，到後来，任谁一碰到凯特那染满鲜血青中带红的身形，宛如鬼魅的影子，谁也没有了斗志。」

亚芠微微一笑的问道：「那夜月，我的好妹子，你呢？你又有什麼可怕外号？」

夜月俏脸一红，妃雅已经在旁边取笑的替她说了出来：「她才可怕呢！冰寒魔女，号称杀人不见血，寒光一闪，只会留下了满地碎裂，冻成冰块的尸体，每个人只要一看到城墙、屋顶上出现了她的身影，跑的跟什麼似的，吓都被吓死了！」

夜月娇嗔一声，这外号难听死了，她连提都不想提，又见到亚芠似笑非笑的望著她，不由的跺跺脚，不理亚芠跟妃雅了，跑过去隔壁桌上，跟著力奥一起灌肃图酒，谁叫都是他引起的。

看著夜月这难得的小女儿娇态，实在是很难想像在两年前，这样的一个身影曾经造成了多大的恐怖与恶梦！

笑了笑，与妃雅举杯轻酌一下，接下来的行程算是这样决定了。

只是，在喝了一小口之後，妃雅有点不安道：「亚芠，这样做真的好吗？」

亚芠一愣，随即又听到了妃雅道：「你将死神小队大部分的人都给我，自己只带力奥跟夜月他们十二个人去泰龙帝国，这样让我很担心，毕竟你从来没去过泰龙帝国，那边的人对你友不友善，你根本不知道，这样你不是太危险了吗？」

亚芠轻轻的一握妃雅的小手，微笑的安慰道：「你别担心了，本来，要不是还要保护使节团去泰龙的话，我还想要将小队全让你带走，我只带著夜月去就好了，毕竟你这次是要跟奇特城正面抗衡，我反而很担心基列背後那群章鱼怪不知道会对你做出怎样的事情来？」

「更何况，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能力了？而且我不也是特别的听你的话，将力奥算上了？」

妃雅摇摇头，但是担心的表情依旧还是明显的表示在脸上，她不禁道：「不然，你带一半人去好了，我想我这边一半的小队就够了，凯特也可以跟在你的身边。」

亚芠摇摇头道：「这点你就别担心了，我这样的人手就够了，凯特就让他帮助你好了，虽然说我相信你的能力，小队也可以自己独当一面，但是毕竟凯特比较熟悉小队的情况，小队也比较习惯听凯特的指挥，而且凯特又相当的冷静与机敏，有他在你的身边，我比较放心！」

妃雅嘴一张，还想在说什麼，亚芠已经抢先道：「妃雅，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已经有共识了吗？如果你再说的话，那我就连十个队员与力奥都不带了。」

听到了亚芠这麼的一说，妃雅知道她不能改变亚芠的主意了。

忽然，亚芠握住她的手的手掌忽然的一用力，妃雅抬起头来，望著亚芠。

很希罕的，亚芠的脸上竟然出现了微微了红晕，亚芠低声道：「妃雅，真是对不起你了，本来这次我想趁这个机会将你介绍给我的外公外婆的，可是现在却要让你去做这麼危险的事情，我真是对不起你！」

原本听到亚芠说对不起她，妃雅还有点疑惑，但是听到後来，领悟出了亚芠所谓的介绍给她的外公与外婆这亲人的意思，在想到了今天入夜时的事情，妃雅不由的脸儿红红的，心中的雀跃真是难以用笔墨下去形容，她知道亚芠的意思了。

虽然没有正式的开口，但是，亚芠已经在心里正式的承认了她的地位了。

一想到这，妃雅再也忍不住心中澎湃的爱意，投身入亚芠的怀中，热烈的拥抱著亚芠，宣泄著心中的情意。

忽然，在亚芠怀中的妃雅忽然的注意到，在不远处，坐在斯达帝国大长老米非耶的身边，一个看起来相当的清秀的一个年轻女子，妃雅知道她是大长老的学生，也是这次随使节团来的长老之一苏兰。

妃雅看到了苏兰眼角含泪，正哀凄的望著这个方向，或者是看著她跟亚芠，见到妃雅看著她时，她很快的别过眼去，而米非耶则是饱含深意的望了亚芠一眼，随即也跟著转过头去拍著苏兰的肩膀。

在吵杂声中，妃雅隐约的听到了米非耶道：「傻孩子，是你自己强要跟来的，你早该有心理准备了，现在又何必这样呢？」

而苏兰在听到米非耶的话的同时，已经自己头也不回的，静悄悄的下了楼，在不想要惊动别人

的心理下！

转个方向，妃雅又望见了夜月正遥望著苏兰的背影，眼中同样的饱含了深意，看到了妃雅在看她，对妃雅摇摇头，然後叹了口气。

至此，妃雅若还瞧不出到底是怎麼回事的话，那她就不配当商联的联主，也不够格让人称之为寒冰之心，赤火之身的冰火女王了。

纷闹了大半夜的，所有人再决定了隔天的行程之後，终於分头的下去休息了。

深夜时分，清碧酒馆後庭专供人住宿的花园中，一个冷艳的身影不安的在那望著天边的月亮，是妃雅，妃雅在这四周寂静无声，生物皆已进入了梦乡的时刻，还独自一个人在这花园中做什麼？

忽然，在妃雅的身边红光一闪，一个穿的深青色苍老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身边，是大长老米非耶，只是米非耶跟妃雅这麼晚了还在这里会面是要做什麼？

这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只是，这一见面就低声交谈的两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在离他们相当远的一座假山背後，一个完全隔绝了自己的气息，让人几乎以为是一个死物的人影正两手叉臂，将背靠在假山的背面上。

直到一脸为难的妃雅，以及脸上带著惭愧的米非耶终於谈完了，假山後的人影也跟著消失不见了，所留下的，就只有在月光下闪耀著银白的细长发丝而已！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没多久，亚芠等一行人已经先聚集在清碧酒馆面前。

一群人区分成两个部分，一面是妃雅领著凯特等八十七个死神小队，拜伦塔等人，肃图伯侄三人，一方面则是亚芠与力奥、夜月等十二个人，外加使节团的十个人、星河师徒，还有说什麼也要跟著亚芠的凯琳五人。

由於考虑到接下来的行程是在山林间穿梭，而且护卫的人数只有亚芠等十三个人，所以在亚芠的要求下，使节团仅三位公主、五位长老再加两位族长核心的十人与亚芠一起行动，其馀的人则是返回斯达帝国向岚大帝覆命。

双方面的人一再的商讨最後的行动之後，终於到达了告别的时候了。

亚芠与妃雅面对面的互相凝视著，两个人都不是那种把爱挂在嘴边的人，而且该说的早在昨天都已经说过了，只是在一次的由彼此的眼神中，展露出了对彼此的关心及信赖，一种无法形容，只属於情人之间的温馨在两人的眼神中流窜著。

不知道过了多久，亚芠与妃雅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不发一语之後，同时的点点头，别过脸去。

亚芠看一下身边前来送行的祥川老板，祥川不加思索的道：「隆先生，您的要求我已经向上面转述了，七星的指示也已经下来了，我们北斗将全力支援您的计画。」

亚芠点点头：「真的辛苦你了，我很感谢你们愿意答应我这无理的要求，我知道，北斗向来是属於中立的组织的。」

祥川呵呵一笑，圆圆的脸上充满了无尽的笑意，含笑道：「您千万别这麼想，光是您与我们最敬重的黄星大人的关系，我们北斗为您卖命都没有问题，更何况……。。」

「我现在光是想到当全大陆的人都晓得死神小队的存在，还有接下来的事迹将是由我们北斗传

出来时，我们就很兴奋，毕竟您与您的死神小队一直是我们想要查出来历，但是无法顺利查到的人，光是您愿意让我们获得第一手资料时，我们已经兴奋的摩拳擦掌了，更何况您的要求也不是什麼不合理的事情。」

「要我们将死神小队的名声传播出去，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行！」

笑呵呵的，祥川得意洋洋的望著亚芠与一旁的死神小队，说不出来的得意。

亚芠淡淡的一笑，刚刚祥川的话让他想到了一件事，这也算是对於北斗的投桃报李，感谢他们愿意协助他的报酬吧，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

凑向祥川的耳边，亚芠低声的说了几句话，忽然间，祥川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惊讶中带著无比的振奋，不由的大声叫道：「什麼？原来您是斯……」

随即又想到了什麼似的，硬生生的转口道：「……四公子，真是令人想不到，真的是令人想不到，果然是一门豪杰，我们才在奇怪，为什麼只有令兄三位出现，令祖及四公子您一直没有消息呢？真是令人想像不到！您一家人可是我们向来最敬重的人了。」

说著，祥川的语气态度上很明显的多了比刚刚更真诚的尊敬神态，若说刚刚祥川的态度是尊敬中带著畏惧的话，则现在是无比的尊敬与钦佩。

再无知的人也知道，这全是刚刚亚芠那没人听到的话叫祥川神态更是转变成这样子。

亚芠淡淡道：「希望老板对於刚刚我说的话不要随便的泄漏出去。」

祥川急忙的点点头，真挚道：「您这样看的起我们，不嫌我们是一个专门贩卖情报的组织，反而愿意将关系到您的生死的真正身分告诉我们，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

「您放心，刚刚您跟我说的事情我一定不会泄漏出去的，相信七星大人们若是知道您就是四公子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的！」

亚芠淡淡的一笑：「老板，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你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出发了。」

祥川欣喜的点点头，不再说什麼，往後退了一步，只带著无比尊敬的眼神望著亚芠的背影，而刚刚亚芠到底跟祥川说了什麼，变成了使节团的人最好奇的事情，竟然可以让一个北斗组织的人这样的尊敬他？

不过亚芠与祥川都不再说什麼，亚芠只是最後往一旁离情依依的妃雅再投注一眼，对力奥与夜月一招手，头也不回的往绍舒岱提镇外走去了。

而妃雅则是带著思念以及混杂著一种奇妙挣扎的眼色，深深的望著亚芠的背影，直到亚芠背影消失在街角处之後。

重新提起精神，妃雅对著一旁待命的凯特与其他的死神小队道：「凯特，各位兄弟，咱们走，去好好的给他闹个天翻地覆好了！」

欢呼声中，妃雅领著神态彪悍的死神小队，向一个威严的女王般，往绍舒岱提镇的另外一个方向，朝著奇兰楼连盟，现在的新商盟逼近了。

再度的踏进了这一个充满了梦幻般的蓝色光辉的地方，亚芠心中的感慨可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述说，只觉得心中尽是酸楚。

两年前，当他走出这个地方时，从来没有想过，再走回来这里竟然需要两年的时间，真的是好

长的两年的时间呀！

两年的时间让他转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这恐怕是自己所想象不到的，回想这两年来的经历，真的是叫亚芠只能长长的叹一口气，那是作梦也没有想过的奇异经历。

回想起来，在这两年当中，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非人身的他与新生的他，造就出了现在的他，矛盾的行为思虑，让他几乎有种身在梦中的感觉，有时候还真的让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不过这都已经过去了，重新建立了新的目标之后，现在的他已经不一样了。

瞧见了这虚幻般的美丽水蓝，亚芠再度的吐出了一口的大气，心中无限的怀念的喃喃道：「清蓝之境，我的家，我终于回来了！」

就再亚芠感怀的同时，一个庞大的银白色影子无声无息的靠近了他。

回过头来，亚芠温和的一笑道：「金角，好久不见了，还记得我吗？」

金角，上级九阶的帝王幻兽白金角蟒，睁的一双美丽的粉红色的眼睛，直直的瞧着亚芠的身影，在这被水蓝色的光芒拢罩的时刻，白金角蟒那狰狞的巨大蛇头在亚芠眼中也是如此的美丽而动人，更别说在见到亚芠之后，金角更是发出了一阵欢娱的长嘶，对亚芠表示着它的欢迎之意。

摸摸金角的下颔，亚芠微笑道：「金角，这段日子辛苦你了，爷爷在里面吗？」

对亚芠轻轻的点点头，金角伸出了细长的红舌轻轻的在亚芠的掌心上舔了一下，回过头去继续着它守护这个清蓝之境的责任。

望着金角那庞大的身躯无声无息的远去，亚芠不由的浮出了一抹的笑意，他真的是回来了，回来这清蓝之境了。

虽然只能有短暂的停留，可是他却真正的感觉到了，他回到了他的家了！

熟练的穿过了重重的树林，来到了四年前他们四兄弟齐力所盖起来，有点怪异，但却是最能让他安心的木屋面前。

遥望木屋，在大厅中，一个满头白发的身影背对着他坐在木凳上，惬意的由桌子上拿起了一个木制的酒杯，陶醉的品尝着杯中的美酒。

未刻意的隐藏自己的气息，亚芠来到了背影的后面静静的站立着，仔细的看着这个背影。

一头雪白的长发零乱的披散在脑后，一身不美观，但是相当的舒适的灰褐色粗布衣裳穿在这已经有点微驼的魁武身躯上，格外的让人感受到一阵的稳重平和。

察觉到了背后的气息，老人，原华那邦镇摄全大陆的一代猛将－翰罗·斯达克将军，一个脱离了权力斗争，安稳的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享受着平和安祥岁月的老人脸上浮出了微笑。

「金角，怎么了？你也闻到了酒香了吗？这可是妮子特别给我送来的好酒，你也想来一口吗？」

说着，随手的拿起了桌子上的酒壶，站起来，转过身来，正想要好好的？赏一下这个陪伴自己的好友。

可是，当翰罗看到了身后的身影时，他却不由的持酒的手一抖，手中的酒壶往下一墜，应声而破，难以置信的激动神情出现在这个曾经面对过千军万马的老将的脸上。

微微颤抖的双唇宛如作梦般的，想要叫出那名字，可是却又难以相信自己眼前所见，怀疑是否是自己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念，所以自己所挂念的人竟然会用这样的幻影的方式突然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只是，在翰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时，站在他面前的亚芠已经矮了半截，双膝及地的跪在翰罗的面前，语气中带着无比的慕孺感情道：「爷爷，不肖孙儿回来了，让您担心了！」

巍巍颤颤的，翰罗伸出了双手，按在亚芠那健壮硬挺，好似可以扛起万斤重担的肩膀上，手上的触感告诉他，眼前跪在地上的爱孙并不是幻影，而是真的，他的孙子终于回来了。

哽咽着，翰罗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到最后，他只说的出来：「好，好，好，回来就好！」

连三个好字，道出了翰罗心中不平静的激动心情，而亚芠抬起头来，望着翰罗向来冷清的眼中这时也充斥着无尽的感情，直直的望着翰罗那苍老的脸，但却也如同翰罗般，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久久，翰罗与亚芠同时的放声大笑起来，笑着祖孙终于重逢，笑着亲人终于相见了。

扶起亚芠，翰罗笑中带泪：「孩子，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看爷爷？你可知道爷爷有多担心你吗？」

嗫嚅着，亚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这两年来，以贪狼星的型态存在着的他，一方面是难舍那梦境般的和平岁月，一方面，也怕骇着了自己的家人，再加上又要守护约瑟，因此亚芠一直没有回来。

只是这时被翰罗这么的一提，亚芠真的是感觉到自己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完全没有顾虑到家人为他担心的事情，真是是很不应该，此时也找不出一个借口来。

看着亚芠的样子，翰罗反而一笑：「算了，亚芠你也别介意，反正你现在也已经回来了，爷爷也知道你暂时不回来一定有你的苦衷，爷爷祇是随口问问而已，你也不用放在心上，来来，咱们爷孙俩好久没有聚聚了，陪爷爷喝个两杯吧！」

说着，望望空空如也的手掌，再看一下散落再地面四处的碎酒瓶与酒渍，翰罗可惜的一笑道：「真是可惜呀！这可是妃雅那妮子特地替我找来的好酒，我才喝没两口就被你给吓的砸坏了。」

「不过还好，我还有剩一些！」

说着，翰罗转身走进了另外的一间在亚芠不在的期间新盖的小木屋里，再出来时，手里已经分别的抱着几坛的酒。

将手里的酒坛放到桌子上，招呼亚芠一起坐下之后，翰罗边开坛倒酒边微笑道：「妃雅这孩子可真是有心，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没什么伴，又知道我爱喝酒，所以每隔一段日子，她就会自己一个人带着大批的美酒还有物资，独立的运送过来这里，顺便陪我这老头子住一阵子，聊聊天，我都跟她说过好几次了，叫她不用她就是不听，害我每次看到她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拼命的将一大堆东西给拿过来，真是叫我不忍心！」

「我说亚芠呀！你到底要让人家等多久，什么时候才肯娶人家呀？」

刚刚拿起了桌上的酒杯轻尝了一下，结果却被翰罗突如其来的话给弄得不由的呛咳了一下，俊

秀的脸上不由的俘起了一抹的红潮，也不知道是咳出来的还是害羞。

微笑的喝下了酒杯中的美酒，翰罗看着神态有点糗的亚芠，脸上不由浮出了神秘的笑意。

亚芠借着替翰罗及自己倒酒，一边心中暗暗的感动妃雅这么替他着想，在他不在的期间，照顾爷爷，另一方面脸上却也一阵的火辣辣的，虽然跟妃雅情投意合，可是他却也还没有想到那一步。

因此，对于翰罗的询问，亚芠只能借着替汉罗斟酒来暂时的逃避一下，不敢正视翰罗那带笑的眼神。

看到了亚芠的窘态，翰罗那会瞧不出亚芠此时心中的想法，只是他实在是喜欢妃雅这个女孩，人既长的漂亮，难得的是又对亚芠一片的真心，在亚芠失踪的期间，她对于亚芠的心意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些翰罗都看在眼里，所以好不容易亚芠终于回来了，翰罗忍不住的提醒了亚芠一下，女孩子的青春可是有限的，可容不得他一再的拖延。

看着亚芠的样子，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在亚芠的心中产生了作用了，翰罗也不再逼这个让他心疼的孙子，笑了笑，将话题转到别处去，问起了亚芠这段日子的经历，不在这个话题上兜圈。

看到翰罗不再追问，亚芠这才放了心，对翰罗说起自己这两年来是怎么度过的。

但是正如翰罗心中所想的，刚刚的问题已经在亚芠的心中生了根，令亚芠此时才真正的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将来，还有，那个等待着加入他的将来的妃雅的问题。

一场话说了下来，两年来的经历叫翰罗也乍舌于亚芠经历之怪异与神奇，不知不觉的将一坛酒全都给喝光了。

亚芠在开第二坛的同时，悄悄的注意着翰罗的脸色，对于自己的爷爷，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自己的事情，下定的决心，今后的打算，连自己与「它」的联系，对「它」的承诺，亚芠全都对翰罗说了。

甚至于连「它」的身分，那个自太古时代就一直默默的守护着人类免遭于灭族之灾，是位于所有的幻兽顶点，兽王的半身之一的太古幻兽之王－「太始」－的身分，亚芠都对翰罗毫不保留的说出来。

说到底，虽然他答应了太始一同守护人类，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无论他的心智再怎样的成熟，无论他是怎样的让人畏惧的银月恶魔，在唯一的爷爷面前，他还是一个希望获得家人支持的孩子，希望自己的爷爷可以让同自己的作为！

因此，当乍舌于亚芠所说出来的事实的翰罗陷入了沉思之时，亚芠不由的心中忐忑不安，只觉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怕翰罗不认同他的作为。

忽然，翰罗拿起了桌子上的酒坛子，连杯子也不用，就这么以坛就口，咕噜咕噜的狂喝起来，转眼间，一整坛的酒竟然就这么进入了翰罗的肚子里，被他喝个坛底朝天。

重重的放下了手中的空酒坛，翰罗打个饱嗝，哈哈大笑的拍着脸上神情怪异莫名的亚芠的肩膀，大笑道：「好，好，不愧是我斯达克家的子孙，有志气，敢承担这个重责大任，好，爷爷今天真是高兴呀！」

看着忽然豪气大作，仿佛一瞬间回到了曾经统领着百万雄狮，豪气凌云的大将军的翰罗，亚芠不由的一阵的讶异，他怎么想也想不到翰罗会忽然的变了个人似的，但是，他发现，自己很喜欢这样豪迈的爷爷。

挺直了胸膛，翰罗脸上浮现着得意的笑容，再度的拍拍亚芠的肩膀：「好呀！亚芠，爷爷支持你，尽管去干，大丈夫在世就是要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爷爷百分之百的支持你！」

「就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斯达克家可是一门轰轰烈烈的英雄豪杰，单肩能撑天，跺足可裂地，反掌为云，覆手为雨的英雄好汉。」

亚芠明白了，他明白为什么他的爷爷会有这样的豪气反应了

曾经是一手掌握着华那邦公国的军队，是公国的壁垒的老将，早在年轻时代就曾经豪气干云的干下了一连串轰轰烈烈的事迹，是大陆上所有人都佩服的一代名将。

可是在临老时却因为功高震主及德野王的私心作祟，却变成了一个卖国叛国的可耻小人，不但让他身败名裂，还失去了自己的唯一独子，不得不隐藏起来，一切就为了要活下去，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可惜连串的逃亡的日子却完全的消磨了他的壮志，在这个清蓝之境中安恬的隐居生活表象下，却是他壮志消磨无奈的岁月。

如今，亚芠的一番话，重新了燃起了翰罗心中的豪气，让他平静的心湖再起波涛，此时的翰罗所展现的，才是他不败名将光荣虎王的真面目。

而看着翰罗神采奕奕的样子，亚芠的心中顿时有了一个想法，一个让大陆上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可怕想法。

拿起了旁边的另外一坛的酒，效法翰罗的方式，拍开了封泥之后，亚芠同样的一饮而尽。

看到了将酒喝个精光的亚芠，翰罗不由的两眼放光，大喝一声：「好样的，果然是我的孙子，再来！」

豪气大发之下，翰罗忽然挥出一掌，刮面生痛的劲风当场将他们一家子住了五年的木屋给轰出了一个大洞，连带着隔壁的储藏室也被破开了一个大洞。

翰罗看似随手的一招，储藏室里，好几坛的酒马上像是被无形的手给托住般，冉冉的飞到了亚芠及翰罗的身边。

看到了翰罗这一手，亚芠也不由的叫好道：「好！爷爷，看来你的功力比以前更厉害了！」

翰罗先敲破一谭酒大口大口的喝了几口之后，然后敲了亚芠一个响头，傲然道：「别忘了，我可是你的爷爷呢！姜还是老的辣！」

亚芠摸摸被翰罗敲的地方，仿佛回到五年前一样，他在大厅上讨着要翰罗给他的生日礼物时，憨憨一笑。

亚芠右手一展，手腕上的白光一闪，小巧可爱的烈芒出现在手掌上，亚芠笑道：「爷爷，您看，这是您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光荣王虎烈芒。」

看到了亚芠像是现宝般的举动，翰罗不由的哑然失笑，眯着有点半醉的双眼，仔细的瞧着亚芠手掌上可爱的烈芒，有点不敢相信竟然会这么小？

无论他怎么的推算，三年的卵期，两年的成长，这八阶的光虎怎么也不可能会还是这样的一副刚刚从卵里孵出来的模样呀？

看到了翰罗的样子，亚芠神秘的一笑，对着烈芒道：「喂！烈芒，爷爷在嫌你太小了呢！还不来点威风的让爷爷瞧瞧？」

听懂了亚芠的话，烈芒忽然的发出了一声与它的身子不相称的洪亮叫声，震耳欲聋的虎吼还真的是吓了翰罗一跳。

叫完后，翰罗只见到烈芒忽然在亚芠的掌上发出了灿烂的光芒，叫翰罗几乎睁不开眼。

再看见时，亚芠的身边已经出现了一只几乎占满了整座客厅，头加尾足足有五公尺长的白色光虎，璀璨的光芒由光虎身上出现。

瞠目结舌的翰罗讶异的叫道：「亚芠，这是？」

亚芠呵呵一笑道：「爷爷，还不只呢！」

手一挥，霎时，翰罗就看到了在毫无遮揽的大厅外，竟然还出现了与光虎同样大小的蓝色巨鹰，金色雄狮，青色狐狸，黄色大熊。

加上原先的白色光虎，五只能量幻兽所发出来的五色光芒，将整个清蓝之境照耀的一片五彩缤纷，让淡蓝色的光芒都被掩盖过去了。

讶异的看着眼前这五只与众不同的能量状态的幻兽，翰罗显的无比的惊奇，同时也摸不着亚芠忽然让它们现身的用意？

轻轻的一挥手，亚芠对着五小，还有受到了五小的能量波动的吸引而来，正充满戒意的望着五小的金角，微笑道：「金角，你带这几个同伴一起去玩吧，难得让你有伴，可惜小星这次没跟我回来。」

低嘶了一声，听到亚芠说这几只幻兽是友非敌，难得有同伴来的金角显的也很高兴，对五小连连点头，果真带着五小去参观这清蓝之境，它的家了。

回过头来，亚芠望着一脸疑惑的翰罗，他知道翰罗现在已经瞧出来，这些小幻兽就是当初他回到清蓝之境时所带回来的那五只小幻兽，可是那时候五小幻兽的姿态与能力跟现在是完全两样，所以让他一阵的惊奇。

亚芠对着翰罗道：「爷爷，您也瞧见了，您跟父亲还有哥哥他们所送给我的五小，以及这次没有跟我回来的小星，这六只幻兽是我仗以对付那些外星怪物的本钱。」

「但是，就算我拥有这五只能量幻兽，还有不完全的兽王半身小星，我的力量还是不足以对抗外星怪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两年前的虎王坡上，我与它们合体铠化之后，我的力量相较于它们也是九牛一毛，不足以抗衡。」

「事实证明，当初在虎王坡上，那时我所面对的是三艘外星怪物的战舰，据太始跟我说，那三艘战舰也只不过是外星怪物的战舰中最小的那一种，在遥远的天外，还有千百艘更巨大，威力更强的大战舰在。」

「但是就算是最小艘的战舰，当时在虎王坡上也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甚至连我将六幻兽一起铠化都对付不了，还得仰仗白虎的驰援才破坏了其中的一艘。」

「这让我相当的担心，我并不是自满，可是我有自信，比之十大高手的实力，我也有自信当时我的力量绝对不会输给他们，可是以我这样的力量，再加上当时的死神小队还有其他可以称的上是精英众多人的协力之下，我们却也是拿那三艘战舰没有办法。」

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多心中的隐忧，亚芠望着惊讶的合不拢嘴的翰罗，让他消化一下之后，亚芠这才又续道：「而在这世间，唯一可以跟外星怪物相抗衡的力量就只有守护在天外的四圣兽。」

「可是太始曾经对我说过，目前四圣兽的力量恰好与天外企图要侵入我们世界的外星怪物达到一个微妙的均衡，谁也奈何不了谁，对于现在已经进到我们的世界中的外星怪物们，它们也分不开身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对付了。」

「我曾经问过太始，到底四圣兽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光是看白虎就好了，白虎的力量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幻兽的力量可以相比拟的，相信其他的圣兽应该也具有相等的力量才对。」

「不过很可惜的，太始虽然毫不隐瞒的对我说的很详细，可是我却听不懂，不过，我惟一能够确认的就是，当初四圣兽刚诞生时，虽然它们的力量很强没错，可是再强也只不过是大哥他们的白金龙的程度而已，那样的程度我的小星，甚至是五小都有这种力量，甚至小星还远远的超过，但是还比不上当日虎王坡上的白虎。」

「白虎这四大圣兽之所以能够这么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花了八千年的时间不断的在进化，就跟我的小星一样。」

「可是当初白虎等四圣兽有八千年的时间在进化，而能够对抗外星怪物，如果小星或是五小有另一个八千年的时间的话，我相信就算来在多的外星怪物也不足为虑，可是现在，外星怪物已经侵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了，可惜小星它们没有另一个八千年，就连有没有十年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太始一再的对我说，想要对付外星怪物的大举入侵，唯一的办法就是聚集我们世界当中的所有人的力量，甚至是连其他的大陆上的种族的力量，惟有这么做，我们才有机会去对抗侵入我们世界当中的外星怪物，也唯有团结所有的力量，我们才有机会在太始的教导下，重拾远古时代的强大的力量，才有机会去对付几年之后，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以及它们那遥远的援军来到之后的总攻击。」

「而这些渺茫的机会是建筑在全世界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一致对外的情况下。」

吐出了一口的大气，翰罗不敢相信的望着亚芠，团结！这两个字说来简单可是做来却是相当的困难，先不说其他情况未明的大陆，光是在这奇武大陆上，要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说别人，光是他自己，要他跟华那邦公国一起的话，他就无法忍受了，更别提其他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仇恨了。

仿佛是瞧见了什么怪物似的，翰罗凝神打量着亚芠，忽然疑惑道：「我说亚芠，你真的是我那个别人口中杀人不眨眼，一个眼神就可以冻死人的银月恶魔的孙子吗？怎么我现在看来你可是没有一点的恶魔样子？」

听到了翰罗这突如其来的话，亚芠不由的瞪大了眼睛，傻住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才好！

看着亚芠的傻样，翰罗忍不住的哈哈大笑道：「瞧瞧你，嘴巴张这么大！苍蝇都飞进去了，爷爷跟你开的玩笑都不成吗？」

狐疑的望着翰罗，亚芠有点难以接受在他印象中向来严肃，偶而在他面前展露慈祥一面的爷爷竟然也会开玩笑？

只是，翰罗那句话真的是在开玩笑吗？他自己现在都有点怀疑自己了。

不过这也难怪了，以前的经历已经让他对于自己的同类充满了不信任与怨恨，如果告诉别人说，他这样一个曾经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死光的人现在会想要救人，他这个杀人盈万的银月恶魔竟然有想要挽救整个世界的企图的话，恐怕还不如叫亚芠杀了他比较实在。

而且，经翰罗这么一提，亚芠自己都有点怀疑了，难不成他以前不想要跟别人说并不真的是怕引起世人的恐慌，而是心底的角落在怕别人以为他在开玩笑？

晃晃头，一旁的翰罗早已拿起了第三谭酒咕噜咕噜的灌了起来，听到这么令人震惊的消息之后，他的确是需要酒精来安抚一下他受惊的心情。

而亚芠见状也跟着喝了起来，祖孙俩有好一阵子没有交谈，默默的喝着自己手里的酒。

「好孙子，那你今天来找我这老朽的爷爷应该不光是想要对我说这些话吧！」翰罗醉态可掬的问着亚芠。

同样已经有点醉态的亚芠微笑道：「其实，我本来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来见见爷爷您，让您放心而已，不过刚刚孙儿忽然改变了主意！」

「爷爷，我想要请您帮帮我！」

「嗳！说什么帮忙嘛！自己的孙子有困难请爷爷帮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可以用的上我这把老骨头的，亚芠你尽管说！」

喝下了最后一口的酒，亚芠打个酒嗝，大胆道：「爷爷，孙儿请您跟孙儿一起出来，凭着您的名头一定可以说服不少人的！」

听到了亚芠的话，翰罗忽然间两眼精光四射，满头的白发根根竖起，展现出了无比威猛的神态，完全不像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简直比年轻小伙子还来的骇人。

一股无法抵挡的可怕气势由翰罗的身体发了出来，无形的气势强大到竟然在翰罗的周身形成了一股以他为中心的可怕旋风，往四周扩散而去，一瞬间，除了亚芠所坐的木椅及翰罗自己所坐的椅子之外，旋风竟然将整间小木屋给掀掉了。

看着周边及自个爷爷的模样，亚芠不由的暗赞在心，同时又相当的自豪，走过三个国家，曾经遇过这么多的人，他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有着像自己爷爷这样震撼人心，又令人心折的威武神态，不愧是他银月恶魔的爷爷！

扬威国际，一生号称不败的名将－光荣虎王！

忽然，翰罗的精悍神态又收敛，恢复成了醉态可掬的模样，笑咪咪道：「呵，亚芠你可真的会替爷爷找麻烦呀！」

「也吧！反正爷爷就你们几个孙子，将来还得靠你们来供养，现在！爷爷这条老命就算卖给你吧！呵呵…。。」

长笑一声，再度的举起了手中的酒坛大口的喝了一口，然后递给了亚芠，示意亚芠也喝了一口。

祖孙两个，在这个被翰罗的气势给摧毁，凌乱不堪的小木屋中央，一边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着酒，一边豪气的大笑着。

就在亚芠邀请自己的爷爷翰罗离开清蓝之境的第二天一早，斯达帝国的使节团与力奥、夜月等

十二个死神小队员，再加上五个来历不明的冒险者，一群人正在距离清蓝之境入口处约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空地上享用著早餐。

昨天傍晚时分，在亚芠的带领下，众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这个小空地上，声明说他要去见一个人，之後便将所有人都抛在这里，独自一个人离开，一夜未归直到现在。

原本死神小队的成员都已经去过了清蓝之境，而且都是深获亚芠信任的人，所以让他们跟去也无所谓，可是现在队伍里却参杂了使节团跟五个冒险者。

本著防人之心不可无，再加上清蓝之境是亚芠一家最後的乐土，而且现在在其中生活著对亚芠来说相当重要的翰罗，所以为了避免将来有什麽不测，亚芠便将他们给留在这里等候著自己，即使这样做会给其他人一种亚芠不信任他们的感觉。

不过亚芠并不在乎这个，人与人的相处，要学会互相信任可是需要时间的，更何况这样可以保持著清蓝之境的秘密。

而经过了难得一整夜的休息，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精神百倍，神采飞扬。

自从离开了绍舒岱提镇之後，众人便一头钻进了茂密的奇华森林中，过著几乎不见天日的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所有人可真是苦不堪言，所有人在亚芠的带领下，几乎是专门挑那种没人会走的森林密径，或是必须要斩荆除棘才能通过的，不算路的路，往奇华森林的深处前进。

在这些密郁蔽日，几乎连大白天也只能够透过那偶而的树木枝叶细缝中，不小心流泄下来的微小光芒来感受一下阳光的温暖，以及照明前路的阴暗森林。

走没多久，所有人便已经昏头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就连几个见多识广的老人家，如米非耶等，也只知道目前一行人是在奇华森林当中，而且正往森林的中央深入，但是到底真正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全仗著亚芠的引路。

事实上，这却是亚芠为了保持秘密，被亚芠给整的冤枉，因为亚芠是带著他们绕相当长的一段路，将他们给整的晕头转向的，这才将他们真正的带往清蓝之境的所在地。

只是亚芠这为了保密之举，却也叫所有人都吃尽了苦头，尤其是三位娇生惯养的公主殿下。面对著连绵不绝的茂密森林，在将天上的阳光都给遮蔽住了的幽暗森林中，走在崎岖不平，有时连路都称不上的小径上摸黑前进，三位公主可真的是吃足了苦头。

每每，面对著彷佛是没有尽头的去路，三位公主实在是累的想要尖叫，打从出生以来她们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头？

但是如果说只有这一路上的舟车劳顿的话，三位公主倒还可以忍受，最可怕的是，亚芠所带领他们走的路，几乎是那种哪边难走往哪边，这边崎岖往这边，而且动不动，就是碰到了甚麽可怕的怪物或是什麽奇怪的植物，总是叫人手忙脚乱的，时时刻刻都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这样才能避免自己被什麽东西给弄得不是浑身是伤就是又痒又痛的。

可是话虽如此，但是每次，当她们累的想要拒绝再走下去时，只要想到父王对她们的交代，她们就不敢耍公主脾气，况且，就算想说，每次只要她们一看到亚芠的身影，就什麽也说不出来了。

开玩笑，她们可是了解那个脸上似乎都挂著淡淡的笑容，在前头领路的亚芠的真正底细的，对於一个不知道已经杀过了多少人的可怕恶魔，他哪里会管她们是什麽公主的，为了自己的安全著想，三位公主倒也不敢说什麽，只能乖乖的跟著亚芠一直走。

不过意外的就是，这一路上走来，因为人数比较少，而且没有了一般的侍从在身边，所以她们不必太顾忌皇家的威仪，死巴著公主的面子不放，反正早在几天前，当她们被那些怪物们给吓的放声尖叫时，什麼公主的形象早就已经破灭了。

况且，在身边的人不是打小看她们长大的长辈，不然就是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大老粗，与其对他们说什麼优雅高尚的公主风度，那倒还不如想想看，怎样才可以让自己再这段时间当中过的舒服一点。

如，将一身华贵的衣服换成了实而不华的麻布衫，足下的绣花鞋也换做了丑丑，但是很实用的鹿皮靴，一身零零碎碎的首饰配件之类的东西早已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可以说，三位公主首次的尝试著抛开了一切规范与教条，向一个普通的少女般进行了一段虽然辛苦，但是却相当有意思的旅程。

而当中最如鱼的水的便要算是最古灵精怪，生平别无所好，就是最爱捉弄人的二公主露了。

刚刚开始时，因为曾经在国宴的平台大殿上见识过死神小队杀人如拔野草，大把大把来的狠戾模样，而且彼此不熟，所以露著实的安分了好一阵子。

可是等到相处几天之後，毕竟彼此都是年轻人，很快的就混熟了，死神小队也不拿她们当成是一国的公主，以平等的地位来论交，很快的就打成了一片。

熟识之後，露也发现到，其实死神小队并不如她想像中的那麼恐怖，至少，在没有拿起武器砍人的时候，他们跟她一样，会说会笑，一点也不可怕。

事实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後，包括露再内的三位公主全都感觉到，除了杀人比较狠之外，死神小队的这十二个人给她们的感觉，还要比远在帝国宫廷中的那些笑里藏刀的贵族们还要来的好相处多了。

只不过，误交损友的露，跟小队里的停风与龙？一见如故，她可还记的当日在大殿上，停风与龙纹一搭一唱的，整的两个大将军满面豆花，看的她当时实在是很高兴，因为她最讨厌五大臣了，尤其是那两个仗著自己掌握兵权，老是依老卖老的大将军。

後来在停风与龙纹的怂恿下，露彻底的发挥了她恶整人的天份，可以说除了亚芠及几个长者她不敢之外，其他人几乎全吃过了露的亏，整的他们哭笑不得。

刚开始时，死神小队还能够冷著脸对露摆出一副酷酷的脸孔，让露不敢太过分，可是相处一久，当露了解到原来死神小队的家伙全都是面恶心善（？），脸再冷也不敢真的对她怎样！尤其是当她的身边还有停风与龙纹在支持（怂恿）时，她更是有恃无恐的大开起死神小队的玩笑来。

到最後，每个死神小队的人都难逃她的毒手，尤其是力奥，露怎麼也不肯相信，像力奥这样的一个粗线条的家伙，竟然会是死神小队的三个队长之一？

在露的想法中，像力奥这样说话不经大脑，做事身体比脑子先动，就算被整了也要过一会才反应过来，这样的一个反应迟钝，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竟然会是这麼恐怖的队伍的小队长之一？

由於露怎麼也不肯相信，所以她对於力奥格外的青睐，经常恶搞力奥，看看力奥是不是真的是小队的队长？

可是一路上这样下来，露唯一的结论就是，力奥的皮很厚，力量很大，脑子不怎麼灵光，这是

她唯一的结论。

托了露、停风还有龙纹的福，同样是三人的恶搞对象，本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态，众人相处的越来越融洽，一路上更是有说有笑的，无意间，许多关於亚芠的事情，或者是死神小队的事情，在不经意间都说了出来。

而他们以往的事迹，叫几个大老们不由的相当的心惊，都暗暗的庆幸，幸好岚大帝是选择当亚芠的朋友，而不是当亚芠的敌人，不然恐怕他们的帝都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了。

除了露之外，大公主霞，也是跟死神小队的人员相处的相当的愉快。

虽然是贵为一国的长公主，但是嗜武如狂的她，在平台大殿时，就已经对死神小队的本事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因此混熟之後，霞哪会放过这个机会，拿著问题到处去请教队员们武学。

而在这堆当中唯有夜月一个女孩子的死神小队，哪曾有过像霞这样年轻又漂亮，而且还是一国公主的漂亮女孩来请教问题的？

因此个个像极了拼命展开自己的漂亮尾巴的雄孔雀，纷纷卖弄自己的所学，以求在霞这位美丽的公主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

只可惜，众人虽然是力求表现，但是霞却是越请教越不明白，同一个问题问了十个人，十个人就有十种答案，每个人的答案又全都完全不一样，让霞是越问越糊涂，越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麽？

不过这也难怪了，死神小队本来在铁血团当中，都是由铁血团的见习兵队当中由亚芠所选出来的，除了基础的部分之外，其他的都是由亚芠这银月恶魔所经手，水妖王从旁协助所训练出来的。

偏偏这一妖一魔的训练方法都是那麽奇怪，一个是将人打个半死之後再骂出他们的缺点，至於怎麽改进那是他们家的事。

一个是只把自己武技上的心得－森罗万象的原理讲给他们听，之後便扔给他们一大堆的各种密笈，叫他们自己去看，去研究，他只负责解答不负责教，唯一的共同点就只有两人都是针对实战来训练而已。

因此，死神小队可以说他们现在所学的，除了基础部分之外，其馀的都是来自於以亚芠的森罗万象心法为根本，在水妖王的毒打与历年来的实战中，参考了亚芠写给他们的一大堆的各种密笈里，自己研究出来，最适合自己的作战方法与攻击、防御方式，根本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也没有所谓的系统性。

这跟一般的门派或是组织里的人所接受的统一观念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成一家，各成一派，当然每个人对同样的一件事都有其自己独特精堪的看法了。

而不知道死神小队训练方式的霞，所问出来的问题，所请教的事情，除了在基础部份较有条里之外，其他的当然是随著问题越深入，请教的人越多，说法越多，好像每个人都有道理，又好像每个人都哪边怪怪的情况下，她不迷糊才怪！

到最後，霞几乎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倒是一旁的荷达伊毕竟修为较高，再加上旁观者清，知道每个死神小队的队员教她的东西其实都是对著，但是那是对他们自己本身而言，对於霞本身来说，那就不一定了，所以他乾脆建议她去请教亚芠好了，她应该可以从亚芠的说法中找到她想要的。

只不过霞还无法下定决心，去找亚芠这个传说中的恶魔来讨论一番。

不过霞倒也从各家各人的说法中，获益非浅，而其他几个专修武技的人，则是被这样的情况给吓到了，没想到死神小队里的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都可以说出自己的一套道理，而且还真不错，照这情况发展下去，二十年後，不！只要十年就够了。

十年後，当死神小队再成熟一点，那就有九十八个新兴的，而且是具有相当可怕的威力的绝学出现了，那岂不是天底下的武技都会因为这九十八个绝学而彻底的改观？

而对於能训练出来这九十八个不受传统的观念所影响，可以开创出最适合自己，也等於是全所未见的武学的人的亚芠，到底他的实力到底是到达怎样的一个程度，他们是越来越好奇，也是越来越佩服了！

至於三位公主殿下中最小的三公主雾，这个害羞的小姑娘，则又是另外一种的相处模式了。

虽然都很熟了，可是除非是其他人主动的找她说话，不然雾总是躲在自己大姐，或是二姐的背後，听姐姐跟其他人热烈的谈论各种她听不懂得问题，或是今天要用什麽方法整什麽人的。

再不然，就是低著头，默默的跟在希瞿的背後，而且时间是越来越久，越来越长，也不知道她在想什麽？

众人看到雾跟在希瞿的背後时，总是对他们投以一个古怪的笑容，笑的希瞿莫名其妙，直想要问雾到底跟他要做什麽？

可是根本来不及开口，希瞿只要一停下来，刚刚转头，还来不及开口，雾就像只受到惊吓的小兔子，飞也似的缩回自己的姐姐背後，彷佛是个备受欺负的小媳妇似的，害的希瞿莫名奇妙的被自己的同伴纷纷投以杀人的眼光，好像他干了什麽十恶不赦的事情般，偏偏希瞿又什麽都没干，这才叫希瞿呕的很。

可是，如果不管她的话，没多久，希瞿又会发觉到雾又像个背後灵般的，又再度默默的跟在他背後三公尺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次，希瞿没辄了，她爱跟就让她跟好了，他也没办法。

不过，老实说，被一个这样漂亮的小公主跟在身後，希瞿倒也是相当的满足自我的虚荣心，因此，对於同伴纷纷投来的可怕杀人眼光，他也是得意的很！在经过了一整夜的安稳休息之後，所有人在早上醒来时显的都是精神百倍，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閒聊。

被三位公主以及凯琳等人围在中间，夜月正对她们说著以前亚芠在铁血团当中参加铁血三难的故事。

无论是出乎人意料的空手搏狂豹的过程、奈何之室的远超规定时间的闭关，都叫众人听的如痴如醉，在夜月低回的嗓音中，不由自主的为身为主角的亚芠担心著。

当夜月讲到亚芠独竖一帜的挑选方法，选择出现在的死神镰刀小队的队员，众人不由的讶异於亚芠古怪的想法，难怪死神小队会如此的与众不同了。

忽然，夜月抬头望像空地旁的一丛九重葛後，微笑道：「大哥，你回来了呀！」

九重葛後转出了一个漆黑的人影，微笑道：「果然还是瞒不过你呀！」正是从清蓝之境回来的亚芠。

夜月看著亚芠笑了笑，自从她的精神异力觉醒以来，只要亚芠接近到某一个程度，不管亚芠如何的隐藏他的气息，夜月始终可以感受到亚芠的行踪。

看到亚芠回来了，原本在各自做著自己的事情的其他人也跟著往亚芠的身边聚集过来。

亚芠对著所有人点个头，大声招呼之後，转过身来对著九重葛後扬声：「爷爷，您看，我说的没错吧！夜月一定是第一个发现到我们的人！」

听到了亚芠对著九重葛後叫爷爷，众人不由的一阵的纳闷，亚芠的爷爷不是福隆吗？他不是已经回去清阳镇了，怎麼现在又跑出了一个爷爷来？

倒是死神小队，一听到亚芠叫爷爷，哪有不知道是谁在九重葛後面的，惊喜的，所有人不由的马上的拔出了身边的兵器，高举竖立在额前的做出了最高敬意的军礼。

看到了死神小队忽然的展现出了当日在国宴上所展现出来的威武风仪，所有人不由的讶异的望著他们，而这时，由九重葛後也转出来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看到了这一个老人家的出现，所有人不由的到抽了一口气，光是一映入眼中的那股不怒自威的神态，以及彷佛战神降临般的威严气息，叫所有人不由的为之心折，这是一个何等的英雄了得的人物！

看著翰罗，所有人不由的被他的威仪所镇摄，而翰罗则是神态自若的对著力奥等人挥挥手，答了他们的军礼。

收回了手中致敬的武器，力奥等人崇敬的望著翰罗，对於这位可以说是所有有志男儿心目中的偶像，不败老将光荣虎王，无论见过几次，都还是叫他们无比的尊敬。

这时，加利家主邱米罗在初见翰罗的震撼之後，回过神来，同时也认出了现在眼前这个叫他为之心折的人物是谁了。

不敢置信的，邱米罗惊呼道：「光荣虎王，斯达克公爵？」

随著邱米罗的惊呼声，其他人也认出来了，荷达伊、米非耶及其他的几位长老，又怎麼可能会忘记翰罗这个曾经让无数想要侵略华那邦公国的国家吃尽苦头，可是後来却在一夕之间失了踪，仅知他被华那邦公国通缉，罪名是叛国的不败老将呢？

老一辈的不敢相信传说中以死的人会突然的出现在他们眼前，而年轻一辈的则是在听到了眼前的这位神态气质令人心折的老人竟然就是所有有志从军的年轻人最高的偶像，所有人不由的两眼放光，无比崇敬的望著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微微的一笑，翰罗跟所有人分别的打招呼，邱米罗等老人别说了，从前的交战当中，翰罗与他们早已知道彼此的存在了，而年轻一辈的，力奥等人翰罗早已认识了，其他人亚芠也有先给他说过了。

年轻人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跟自己握手，心中的激盪情绪就别说了。

倒是邱米罗等人心中不由的也充满了感叹，早些年的话，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机会跟这个他们心目中的头号大敌这样握手言欢的，如今物换星移，这样的局面恐怕是他们当初想都想不到的。

看翰罗这样精神亦亦，豪气犹在的模样，看来所谓的叛国与通缉并未对他造成任何的打击，还是这样的叫人心折，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服他的风度。

等等！

所有人同时的想到了一个问题，刚刚，亚芠说了什麼来著？

他刚刚是不是说，他的「爷爷」？翰罗。斯达克是他的爷爷？亚芠是斯达克家族里的人？

所有人的眼光一瞬间汇聚在亚芠的身上。

亚芠。斯达克？这是银月恶魔的本名？

亚芠。斯达克？名闻大陆，号称最血腥的噩梦中的噩梦的银月恶魔。

有点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众人真的是大吃一惊，怎麼也想不到，在战场上让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老将翰罗，跟大陆上许多人的噩梦，血腥的银月恶魔亚芠竟然会是祖孙，真是令人想不到！

这极大的落差叫他们不由的全都傻眼了。

原本是很单纯的一个具有神迹般的治疗能力的慈悲圣者，真实身分是两年前的大陆噩梦银月恶魔就已经够叫人吃惊了，如今，竟然还摇身一变，变成了实际身分是大陆最出名的名将家族的一员，到底亚芠的背後还隐藏著多少的秘密，众人不由的极度好奇起来。

而且，几个老人家不像年轻人般，能够跟自己的偶像见面就激动的几乎忘了自己，他们还更深一层的考虑起其他的事情来。

在这个国际情势混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这个在战场上享有近乎不败神话般的地位，失踪已经五年，传言中早已死去的不败名将现在忽然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还是由自己的孙子给请出来，这其中的含意叫人玩味三分。

更深一点，众人已经在考虑起，到底翰罗的出现会带给了大陆怎样的一个风暴，在这风暴中，自己的国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呢？

在则，被通缉了五年的翰罗如今再度的出现，又有什麼意图？

当然，如果说翰罗这位目前不属於任何国家的名将，如果能够为帝国所用的话，就算是摆著好看，对於斯达帝国有怎样的益处，那可以说是怎麼也说不尽的。

也难怪邱米罗等人会这麼想了，虽然说斯达克一家是因为叛国罪而被华那邦所通缉，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所谓的叛国，也只不过是国际间的一个公开大笑话而已！

如果斯达克家族真的叛了国，现在的华那邦早已不存在了，哪里还能够屹立不摇的？叛国？还不如说是功高震主来的正确。

两年前的三强国之间的大战，泰龙帝国大胆的启用了当时忽然出现在泰龙的亚华三人，狠狠的给了合攻它的华那邦与斯达帝国一个耳括子，教两国惨淡收场，证明了斯达克家族的不可欺辱。

虽然事後华那邦一再的发表声明，严重的谴责泰龙帝国不守国际约定，公然的任用了公国的叛国者为将，失去了国际的信用。

不过，这也只是徒惹人看笑话！国际间只瞧见了，当时被两国夹攻而岌岌可危的泰龙帝国，因为任用了亚华三兄弟，虽然不至於反败为胜，但是却也逼的两国不得不以讲和为收场的结果。

更何况，当时泰龙的败绩全是在亚华他们未加入之前所留下的，当亚华他们加入泰龙的军队之後，便逐步的将两国的军队逼退，这才让两国见势不好，而不得不以讲和为收场。

当时，各国皆在暗地里羡慕泰龙帝国可以获得这三员的猛将，而耻笑华那邦白白将人才送给了泰龙，搞的自己下不了台，而且听说在战後华那邦的军方也在谴责退休了的德野王，因为当时亚华他们打的口号就是，要报复华那邦公国对他们的污蔑还有不实的指控与通缉，既然华那邦公国说他们叛国，那他们就真的叛给公国看。

而且他们什麼时候，谁不投靠，偏偏选在三国大战，泰龙岌岌可危的时候，投靠了泰龙这华那邦的世仇强国，还立刻替泰龙打了好几场漂漂亮亮的胜仗，狠狠的在华那邦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当时在交战中，岚大帝就曾经感叹的说过，为什麼如此的猛将人才竟然不能为他所用？如果现在时间能倒转，就算要他破坏了跟华那邦的邦交，如当初泰龙帝国般，在斯达克家族受到通缉时，发表声明谴责华那邦公国，声援斯达克家族，以换取三年後的今日，亚华三人能为他所用，他也在所不惜！

孙子尚且如此了，更别说是享誉数十年的翰罗了，如果能够争取到翰罗加入斯达帝国，想必亚华三人也一定会跟著自己的爷爷一起加入帝国中，那到时，别说是统一大陆了，就算是要征服其他的大陆，斯达帝国也一定有这个自信的。

更何况，现在他们还知道，银月恶魔竟然也是斯达克家族里的一员，那翰罗本身，跟他的附带价值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众人用膝盖想也知道。

因此，不约而同的，米非耶、邱米罗、荷达伊心里都同样的在转著相同的念头！

而一旁的亚芠则是似笑非笑的看著邱米罗等几个老人家脸上百变的神色，他当然很清楚邱米罗等人现在脑袋里是打著什麼样的念头，而这也正是他想要的。

凭著他爷爷的威望，三位哥哥的大名，还有必要时，他银月恶魔的名头，他倒要看看，到时候有谁会不想要争取拉拢他们一家子的？

现在，他已经有点期待著进入泰龙之後，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不过，心里得意的亚芠到是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凯林等人脸上浮现了一种怪异的神色，令人玩味！

放缓了脚步，随著人群的速度慢慢的走在龙刃镇出了名，宽广的足以供十辆马车齐头并进的笔直中央大道上，映入眼中的是到处来来往往的热闹人潮。

脚步踏在中央大道的青石板路上显的是格外的清脆与吵杂，两边特别栽种的茂密行道树的绿荫下，展示著南北杂物百货的摊贩与店家不停的吆喝叫卖声显的是那样的繁荣与兴盛。

偶有几个比较卖力的商家前面，自然的聚集著相当多的人潮，乐的商家叫卖的声音也就更加的热烈。

看著这样的景象，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跋涉，终於越过了奇华森林来到了龙刃镇的亚芠众人不由相当的感慨。

不愧是第一强国，百姓的生活果然是繁荣了许多，与一个多月前，在绍舒岱提镇前所听到的，在新商盟中生活的百姓真的是两般的日子。

走在亚芠的身边，翰罗随口的介绍道：「这龙刃镇虽然是名列森林三大市镇之一，可是它并不真的就在森林里，而且，与其说它是一个市镇，倒还不如说这龙刃镇是一个坚固而顽强的军事堡垒！」

顺手指的刚刚进来龙刃的关卡，厚实的城墙依旧清晰可见，长年的与泰龙对峙，使的翰罗对於龙刃镇这一个泰龙的北方门户重镇熟捻的像是自家的院子一般。

「龙刃镇是一个四方形的城镇，四周围全是高达十公尺以上，宽五公尺，由坚硬厚重的大青石所围成，唯一出入龙刃的方法便是通过了中央通道两端的南北门，我们刚刚通过的就是北门。」

「由於龙刃周围有这麼一个城墙，城的四周又有一道宽达十公尺的护城河将整个龙刃环绕起来，所以当年，不管基於行军困难，或是龙刃的易守难攻的考量，华那邦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从这里进攻过。」

「也因此，龙刃虽然说是扼守泰龙北方门户，是泰龙仗之以扼奇兰楼联盟跟华那邦公国三国交界线的重要据点，但是自从它建立以来，从来就不曾发生过战争。」

「未领受过战火的侵袭，让这里的百姓看来虽无比的繁荣，但是比起了泰龙南方与华那邦交界的其他城市，这里的军民看起来就显的少了那麼一点的戒慎的味道，现在看起来，这倒是我当年的错失了！」

果然是三句不离本行，说没两句话，翰罗就不由的又从各种景象做起军事上的考量了。

而且，越说越性起的翰罗又继续道：「其实龙刃这地方，它的地理位置是泰龙最北角的城都，是泰龙的北方军事重镇，左接横扈泰龙与奇兰楼的天然国境线的梅达尔山脉，右邻奇华森林，遥控广大的森林区域，扼控邻近的森林通道与市镇，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著极为重要的地位在！」

「而且，只要通过龙刃之後，就可以进入龙刃背後那毫无地险可阻的广大平原腹地，也就是泰龙的精华地段，所以，泰龙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重兵，我记得五年前好像就有……一个加强军团，近四万多的人马吧！」

看到了亚芠似笑非笑的望著他，原本说的口沫横飞的翰罗这才惊觉到，他怎麼说起这些事情来了？又不是要来侦查军情的！

倒是走在後头的米非耶、荷达伊、邱米罗等人听的津津有味的，能够听翰罗亲口解析军事评判，那可不是常有的事情。

察觉到自己离题了，翰罗轻咳一下，这才又继续了替亚芠等人介绍龙刃的特色。

手指著前方，翰罗笑道：「由於当初龙刃的建设都是以军事为考量，所以龙刃的规划都是以能够迅速的通过大量的人员，能够为军事上作出最快最好的反应为考量基础，因此，我们现在走的中央大道，还有与中央大道成十字交错的胜利大道，将龙刃镇里分成了东西南北四区，是龙刃里的重要道路，所有的道路甚至是居民的居住规划也是以这两条大道为基础在发展的。」

「而在南门以外，就是驻守在这里的军团的本部，无数的军营林立，可是如果真的想要来龙刃玩的话，可以玩的地方大部分也都是集中在南门以外的城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瞧瞧！」

「出了南门，沿著龙刃外的大道，快一点的话，走差不多十来天，就可以直接到达泰龙的首都「玛茵之盾」，可以说是相当的便捷。」

耳中听著翰罗的解说，众人心中自是各有一番的领受，不愧是曾经统领过一国大军的翰罗，所说的每每都切中重点，而且简单而清楚，更是面面俱到。

看到了路边有一个饭馆，时间又已经近中午了，亚芠便道：「爷爷，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

就先用个餐吧，顺便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在讨论一下接下来了行程！」

边说，边徵求到其他人的同意之後，亚芠一马当先的走进了这家位於中央大道旁，看起来颇具历史，显的古色古香的大餐馆。

而众人也随著亚芠走进了这家的餐馆，打算要好好的？赏一下自己这近两个月来的奔波辛劳。

享用完一顿的风盛大餐之後，众人惬意的坐在餐馆四楼的雅座上，喝著香纯的茶茗，颇有兴致的看著楼下中央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潮，真是一个难得的午後。

忽然，在餐馆正对面，聚集了相当多的人潮，众人不约而同的将注意了给集中在那里了。

虽说相距二十公尺，但是众人岂是简单的人物？稍一凝神，人潮中的话马上就让众人给听在耳中了。

听了好一会，直到人潮逐渐的散去，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亚芠对著翰罗道：「爷爷，看来咱们会给亚若哥哥一个惊喜了！」

微笑点头，翰罗也是一副相当高兴的样子。

原来刚刚对街的人潮是有一个人在宣布事情，不知那人是打哪听来了，最近好像是因为新商盟境内爆发了相当严重的流寇问题。

由於龙刃地属偏北，靠近新商盟，所以，泰龙当朝怕那些在新商盟境内的流寇会往这里流窜，所以特别的加派了三万的兵马来这里驻守。

而这三万兵马领军的就是泰龙当朝红的发热的三位年轻将领，在两年前的三国大战中被泰龙帝国中的人民公认的英雄之一，也就是亚芠的三哥，亚若所领军的。

虽然说亚若这次只是纯粹将这三万兵马移交给驻守在这里的军团指挥康达。威廉斯将军，不久就要离去，但是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帝国的不少少女梦中情人的英雄将领，也是让龙刃的居民相当的高兴。

当然，对於翰罗跟亚芠而言，亲人的相见更是让他们相当的期待，而且，亚芠还正愁不知道到玛茵之盾时，该怎麼去找自己的三位哥哥呢！没想到亚若就自己送上来了。

当下，众人毫无异议的一致决定，找了家旅店住下来，等亚若的来到。而就在亚芠等人轻松的在龙刃镇住下，等待亚若来到的同时，位於龙刃数千里之外的原曙城宫廷中，气氛却一点也不轻松。

华那邦公国的宫廷里，已经连开了三天的紧急会议，这是这两个月来第三次招开这样的紧急会议，会议中讨论的主题便是有关北方的盟邦斯达帝国近来的异动情形。

在这两个月里，埋伏在斯达帝国当中的探子不断的回报著斯达帝国的最新动态，包括了自两个月前，斯达帝国的岚大帝正式的确认了王储的消息、二王子武的叛变失败、帝国连日的加强练兵、以及对於公国的各种不友善回应等等，都是这次会议的主题。

由早开到中午的紧急会议，终於在刚刚有了一个不是很好，但是多少都可以获得各方面的人马勉强同意的结论之後，宣布圆满散会。

会後，顾不得用餐，在宫廷深处，现任的公国帝王黎安王的书房里，又招开了另外一场的小型会议。

与会的人有面目苍白，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黎安王，面目平凡，身材平凡，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平凡到一无是处的当朝宰相海格，还有，两年前，在三国大战中大出风头，展现出了战术天份，被称为战术天才，平步青云的由一个军团长长擢升为三军总指挥官，又因为他的身边一直都跟著一只纯白的老虎，所以被人称为白虎神将，当朝最年轻，最高阶的将领纳肯。

轻抚一下因为连日来的紧凑会议而带来的疲倦头痛，黎安王不悦道：「海格，你给我解释，为什麼一向与我们教好的武会忽然叛变而且叛变就算了还会失败？还有，我国借於武的三千黑卫队又为何会全军覆没？当初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过，武肯定是下任的斯达帝国继承人，为什麼现在又会变成了鸣那个家伙？害我的一番苦心全白费了，而且还将两国之间的关系给打乱了？」越说，黎安王的声音越大，显示出他越来越不悦。

平淡的，完全不受黎安王所影响的，海格平淡的声音响起：「陛下，此次的失败全是那一个来历不明的什麼圣者所造成了，他不但将将中了神化剂的岚大帝给救醒，在武的叛变当中也扮演了相当大的脚色，让武的叛变失败。」

「如今我已经命人前去查探那个圣者的来历，相信很快的就会有下落了。」

「至於目前与斯达帝国的关系交坏，相信不久之後就会有所改善了，请陛下宽心以待！」

听到海格的话，黎安王挺直了上身，怀疑的看著海格：「海格，你是不是又瞒著我干了什麼事情？两年前的白虎事件是如此，私下与武交好是如此，现在你又是如此？」

边说，黎安王不由的略带妒意的望著一直默默不语的纳肯，还有他足边那只浑身绽放著豪光的白色大虎。

海格一拜：「请陛下原谅，臣之所以会这麼做全是为了陛下，为了我们公国著想，请陛下原谅！」

摇摇头，黎安王挥挥手道：「算了，记得下次要先向我报告再去做！」

海格恭敬的一拜道：「遵命！」只是在他平板的脸上看不见多少的恭敬。

转过头来，黎安王继续道：「纳肯，到底边境上那些来自新商盟的流寇你处理的怎样了？」

纳肯恭敬道：「起禀陛下，目前臣已经派遣一万骑兵前往边境，并命边境各城加强巡逻，不许流寇靠近我国边境，相信很快就可以给陛下及长老会一个圆满的结果了。」

「不过由於这次新商盟境内的流寇流窜，所以新商盟的基列城主书面致臣道，今年的贡金可能会减少两成，他要臣……」

「混帐！贡金可是他说要少就可以少的？也不想想当初是谁帮他取得奇楼兰的主权的，你去给我告诉基列那家伙，今年的贡金少一个子都不行，不够就叫他自己出，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贡金是从哪里来的，我都还没有找他算流寇这笔账，他竟然还说要少贡金？」

「敢给我少了晚了，当心我抄了他的新商盟！」

听到了贡金减少，黎安王不由的暴怒起来，不过这也难怪了，这两年来，新商盟秘密呈来的贡金可是占了华那邦目前的百万大军一半的军费，是养活这麼样庞大的军队的必须经费，也难怪黎安王一听到要少会如此的暴怒了。

点点头，纳肯不再说什麼，继续的静待黎安王的指示。

君臣三人又继续的商量了几个重点之後，这一个宫廷内部的小型会议终於宣告结束，海格与纳

肯向黎安王告了退，离开书房。

看著合上了的门，黎安王忽然自言自语：「我还要忍受他们倒什麼时候？」

「忍耐一点，想要开创一番大事业就得要忍人所不能忍，既然他们有这个能力，那你就放任他们去玩，别忘了，他们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於你，等到事情告一段落之後，最终的胜利者还是我们。」

宽广的书柜後，忽然的传出了一阵苍老的口音，徐徐的说著。

「但是，我忍不住了，他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你叫我还要忍的什麼时候？」

「一个字，还是忍！」

说完，书柜後苍老的声音彷佛消失一般，只留下了书房里，黎安王阴郁的眼光不断的闪烁著。离开了令人透不过气的宫廷，海格不发一语的在宫门前与纳肯分手，迳自上了他的马车离开，见怪不怪的纳肯丝毫不以为海格这样做有何奇怪。

虽然外面的人都以为，纳肯跟海格名属师生，而海格对於纳肯这一个学生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师生之间理当有著深厚的感情。

但是，只有纳肯以及他身边的人才知道，纳肯跟海格之间的师生关系事实上比一个陌生人还不如。

除非是有必要，否则海格绝对不会与纳肯讲话，事实上，对於其他人海格也是一向如此，可以说，纳肯跟海格之间除了多了那一个有名无实的师生之名之外，其他的根本就与一般的陌生人没两样。

纳肯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他除了公事上，或是有什麼要求以外，也绝对不会主动的跟海格说话的，而且他对於海格的了解比起外人来说，其实也没有多少的差别。

站在宫廷的大门前，纳肯等了一会，一个身材微胖的青年骑著马，拉著另外的一匹马来到了他的面前。

青年下了马，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老大，陛下又臭骂你一顿了吗？」

纳肯微笑道：「没有，今天被炮轰的不是我！」

「噢！那就是那个没人性的家伙了？」

捶了青年一下，纳肯笑道：「喂喂，伊廉，人家可是我的老师，别每次都说人家没人性好不好。」

微胖青年伊帘哈哈道：「反正那家伙没人性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又不是只有我在说而已，倒是我还真的佩服你呢，竟然可以跟那家伙整天相对，要是我的话，光是看到了那张没有任何感情的脸，就算是几秒钟我都受不了了，亏你撑的下来！」

「没办法呀！谁叫他是我的老师，而且要不是托了他的福的话，今天我们的理想也不会这麼的快就有这样的成果了！」耸耸肩，纳肯无奈的说著。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麼似的，伊帘忽然的道：「阿！惨了，兰妮要我跟你说，如果开完会的话，赶快到扶养院去，今天可是我们第一间扶养院的落成典礼，大家从一早就在等你去剪采，你这个主角不到是不行的！」

提起了扶养院，纳肯的心情也不由的兴奋起来，这几年中，纳肯不断的藉著自己的职权之便，不断的开设了大量的医院、救济院等等之类的替人民谋求福利的机关组织。

尤其是两年前的三国大战，他登上了总指挥的位置之後，藉著战後需要恢复元气及抚恤的理由，纳肯大量的开辟了这些场所与组织，到现在几乎已经是遍布全国了。

而这扶养院也正是这之类的，由国家扶养那些没人扶养，流离失所的老弱妇孺，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衣食无缺的家好遮风避雨。

今天正是第一间扶养院启用的日子，如果效果好的话，纳肯计画如其他的医院或是一些救济机关一样，将推行到全国去。

纳肯轻嘿一声，跨身上马，转头对伊帘道：「还等什麼？快走了！」轻喝一声，两腿一夹马肚，带著身边的白虎绝尘而去。

看到纳肯跑的飞快，伊帘不由的哇哇大叫道：「纳肯等等我，别跑那麼快！」说著也赶快的跨身上马，追了上去。

经过了一会的奔驰，出了原曙城的城门，远远的，望见了在城郊不远处，一间红瓦白墙的建筑已在望，房屋前院的外面，正挤了一大群黑压压的人群，纳肯心中一喜，急忙的加快了脚步，往前奔驰而去。

来到了人群面前，纳肯停下了马，正待下马，而发现到了纳肯的来到，人群也爆出了震天的掌声，所有人围了过来，闹的纳肯手忙脚乱的。

正想请众人让让，好让自己下马，纳肯眼角忽然的察觉到有五道白光由热烈欢迎他的人群当中射了出来，一射马，四射他。

一惊之下，纳肯当机立断，跨下两腿一用力，坐下的骏马被纳肯的双腿马刺一夹之下，剧痛的人立长嘶起来，侥幸的避过了那五道计算十分精准的白光。

顺势的在马背上腾身而起，抽出了跨间的长剑，在半空中横目一扫，马上就看出了人群中有几个人正往外逃窜而去。

大喝一声，宛如巨鹰掠物，手持长剑的纳肯双臂大张，直往当中的两个人扑去，手中的长剑一挥，准确的在那两人的背心处一进一出，两个人顿时倒地不起。

翩然落下，转头一看，随後跟来的伊帘也发现了异状，左手抽出了他马背上的长枪，脱手而出，长枪有如雷电般的直直的插中了另外的一个人的背心处，将他给钉在地上，同时右手拿起马鞭往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一卷，将那个人卷个正著。

粗如拇指的粗糙马鞭在那人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勒伤，而这时在前院的人潮背後，传来一声的娇喝：「贼子尔敢！」伴随著这一声的娇喝还有一阵利箭破空声。

纳肯叫道：「兰妮留活口！」

可惜他叫晚了，强劲的箭失已经贯穿了那人的後脑杓，强劲的力道将那人给撞的往前跌飞，倒地之後，再也爬不起来，不断的抽蓄著，眼看是活不成了。

纳肯叹气的穿过了人群，望著手持长弓，一身贴身蓝衣，英气勃勃中带著娇媚的兰妮，兰妮则是略带歉意的回望著纳肯，她来不及收手了。

而这时群众才反应过来，惊叫连连的到处乱窜，一时之间场面极为混乱失控。

纳肯气沉丹田大声道：「各位静静，各位静静，没事了，让各位受惊了，真是抱歉！」

听到了纳肯的话，失控的人群慢慢的平静下来，让出了一个空间，给纳肯。

而这时一旁的伊帘手里拿著依旧是挣扎不休的刺客，来到了纳肯的身边，大嘴一裂笑道：「老大，我就知道兰妮出手没个准，所以这家伙我特地留下来给你处理。」

这时身边的人群也逐渐的安静下来，纳肯先是对著周围的人群一抱拳，然後转过身来对著那个年纪约在三十来岁，脸色铁青的刺客道：「我也不问你的主使人是谁，我只要你回去跟你的主人说，叫他下次少派你们来丢人现眼，有种的话就跟我面对面一对一的单挑！」

说完，纳肯又对伊帘道：「伊帘，废去他的武功，让他走，顺边将他同伴的尸体带回去！」

伊帘一愣，不敢相信道：「就这样？他们要杀你呢？你还放他走？」

纳肯一叹正想要说些什麼，一旁已经有一个清脆的嗓音道：「不然你还想要怎样？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而已，杀了他对他背後的家伙也没什麼影响，倒还不如让他带个口信回去给那个见不得人的家伙，叫他下次给我小心一点，在敢来我就杀了他全家！」

逐渐的走到纳肯的身边，兰妮对著伊帘说道，同时也显示出纳肯的遇刺让兰妮心中十分的气愤。

伊帘点点头，拿著刺客转身走出了人群，边走众人还边听到伊帘道：「该死的家伙，让你逃过了一劫，下一次别让我在城里碰到你，不然看我不把你扒皮，好好的把我们的口信带到！」

说著，伊帘已经消失在人群的背後，而这时人群也才起哄。

虽然以前就曾经听说过三军总指挥官纳肯将军是贵族的眼中钉，经常不断明的暗的找他的麻烦，但是没想到竟然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派遣刺客刺杀纳肯将军，亲眼所见才知道原来纳肯将军是在这种的压力下生活的。

真亏纳肯将军竟然还这麼有心，替平民们谋取福利，当下让所有人不由的十分感动，一瞬间，所有人全都拥到了纳肯的身边慰问他。

兰妮退到一旁，看著人群中的纳肯手忙脚乱的向那些群众答谢他们的关心，知道今天的这一场刺杀又让纳肯的声名更水涨船高，更获人心，如果让那个派出刺客的人知道的话，恐怕他不气的吐血才怪！

可是，以一个纳肯身边的人来说，她却也很担心这样的情况，近来纳肯被刺杀的次数已经逐渐的增加，虽然纳肯本人并不在意，但是，身为他身边的人有岂会不介意的？

这样的好运气能够继续到几时？终有一天那些人会派出他们所无法匹敌的对手的，到那时……兰妮几乎不敢想像！

而好不容易安抚了众人之後，纳肯转过头来看著兰妮，看到了兰妮脸上难看的脸色，纳肯自也知道兰妮此时心中在想些什麼？

对兰妮笑了笑，示意她不用担心，情况一定会好转的，至少，现在的人民都相当的支持他，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看懂了纳肯的意思，可是兰妮有怎麼能真的放下心来呢？

不想让纳肯知道自己心中的担心，兰妮换上了笑脸，走到纳肯的身边，对著所有人脆声道：「各位，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请纳肯将军先剪采好了！」

听到了兰妮这样的一说，众人总算是记起了今天聚集在这里的目的了，不就是要为这一家新启用的扶养院吗？

纷纷的啪手鼓掌，在众人的欢迎下，纳肯慢慢的走到了屋前前院的大门，一条鲜红的彩带横牵在门前。

举起右手，纳肯轻轻的一划，彩带应声而断，紧接著，轰天的掌声响起，所有人不断的对著纳肯道贺。

第一家扶养院正式启用，未来将会造福那些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

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之後，纳肯、伊廉还有兰妮三人坐在大厅上休息著。

依照华那邦公国的爵位来算，公国的三军总指挥应是属於公爵的爵位，理应有自己的府邸。

可是，纳肯这位公国第一位由平民出身，而且年纪轻轻的，在二十岁就高升到了公国军方最高位的将军却因为他的出身，还有贵族的排挤，再加上他现在的爵位还只是侯爵，使的他并未能够享有总指挥官应有的地位与权益。

托言纳肯的爵位是侯爵，以及纳肯晋升的太快，因此来不及替他再盖一间侯爵府，两年来，纳肯的私人府邸就这么的被拖延下来了。

说来讽刺，目前，纳肯所住的地方却是以前的斯达克公爵府，简单的整修过後让纳肯住了进去，事实上这也是贵族们的恶意捉弄，因为谁都知道，当初就是纳肯检举了斯达克家的谋反阴谋，换而言之，纳肯是靠出卖斯达克家才拥有今天的高位的。

当初要搬进斯达克公爵府时，纳肯身边的人，如伊廉与兰妮都是全力反对，认为贵族们欺人太甚了，倒是纳肯自己没什么意见，只说了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斯达克公爵府他从小住惯了，现在能再回去倒也不赖，更何况又是重新整修过了，招牌也换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况且，与其将钱花在替他再盖一间全新的伯爵府倒还不如将这些钱拿来替贫民们多盖几间的回生堂来的好。

就是这么的一句话，纳肯换得了他身边的人全心的爱戴，全力的支持他。

坐在大厅上休息了一会，纳肯争开眼睛，望这两位好友，伊廉与兰妮早在等他的解释了。

身为纳肯的好友，而且还是纳肯的亲卫队的队长与参谋长，伊廉与兰妮不但需要纳肯对他们解说这三天来的紧急会议的内容，更需要纳肯对於今天中午的刺杀做出回应。

眼中冷电一闪，纳肯道：「今天紧急会议中共有两个决议，你们应该都知道，是针对近日来斯达帝国的不友善回应还有新商盟境内的流寇问题做出了决议。」

「总括来说，就是要加强与斯达帝国的联系，还有增加对边境的防务，绝对不让新商盟境内的流寇侵入我国的领地，否则格杀勿论！」

「伊廉你负责通知边境的高商，叫他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新商盟的流寇踪迹，还要加强边防的防务。」

伊廉点点头，忽然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对了老大，前些日子高商有来信，说边境那边的几个贵族将领一再的杯葛他的职权，要不就阳奉阴违的，让他很多的命令都无法顺利推行！」

冷笑一声，纳肯杀气腾腾的对著伊廉道：「告诉高商，叫他尽管给我狠宰那群不开眼的家伙，有什么事情我负责，我倒要看看谁那么大胆，敢再不尊号令而行？」

伊廉点点头，纳肯治军向来是以严厉闻名，在他的手底下，触犯了军令等於是被判了死刑，管他是什么背景有什么身分，或是请谁来说情，纳肯一律不卖面子。

如此狠戾的作风固然让纳肯竖立的无数的敌人，也变成没有任何的贵族想要来到他的手底下的，令纳肯不得不从平民中去找寻他所要的人，虽然因此而开发出了不少的杰出人才，但是终此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再朝的将领还是贵族居多。

不过，纳肯手底下的人不就是因为纳肯这种的一视同仁的作风而被他所吸引，如果纳肯会妥协的话那他也不是纳肯了！

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伊廉已经可以想见当高商接到纳肯的命令之後会如何的欣喜欲狂了，看来边境的那些狂妄自尊的贵族将军们要倒大楣了。

转过头来，纳肯对著兰妮问道：「兰妮，今天的刺客有下落了吗？」

兰妮点点头道：「我派去跟踪的人说那刺客进入了一家民房就不见了，我调查过了，那间民房是属於城里的大商贾溪握的财产，而溪握最近好像跟财务官走的很近，我记得前些日子你好像将一群借口徵税而私下敛财的财务使给杀了吧！」

纳肯眼中冷电一射，冷声道：「派出影子部队（纳肯私人暗杀部队），将溪握名下的那五家大酒店给我烧了，让他瞧清楚该往那边靠才对，还有，听说财务官在外养了不少的小老婆，他的地位好像全是来自於他那个善妒的老婆是吧！」

点点头，兰妮她知道该怎么做了，有来有往，这是纳肯的一贯宗旨。

该说纳肯奸诈吗？恐怕答案是肯定的，纳肯的确是很奸诈，而且还是属於心机相当深沉，是最可怕的那一种，人前说的是一套，人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但是，再这样的一个身边都是敌人的环境中，太过於善良与敦厚的人是活不下去的，受到了欺凌若是没有反击的话，只会让那些的贵族更加的过分，更加的猖狂，越是不将他放在眼里。

别人算我以一，我则还人以十，唯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某些人知道最好乖乖的，不要妄想耍一些小手段。

若非这样，让贵族们知道他纳肯可不是软柿子，别想要挑软的吃，恐怕纳肯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了，更别说占有了这么一个人人眼红的高位，两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三军总指挥。

就某个方面来说，纳肯跟某个与他在同一环境中成长的人还真的是有著异曲同工的观念。

不同的是，某人是比较形之於外，比较刚烈，而纳肯则是偏向於内，比较柔软。

同样让人畏惧，但一个是保有正面的形象，一个则是负面形象深入人心，手段上，纳肯还比较值得称赞！

将事情下达了指示之後，纳肯怀里忽然传出了震汤，他一愣，随即示意伊廉与兰妮先离开一下。

知道每当纳肯突然想要一个人独处时，有九成以上的机会是他那个没有人性的老师有事情要找他了，伊廉与兰妮对纳肯投以同情的一瞥，离开了大厅。

苦笑了一声，纳肯整理一下自己的心绪，换上了平板的面孔，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圆型的东西，往前面一丢。

圆形的东西被纳肯一丢之後，悬浮在纳肯前面的空中，发出了一阵的绿色光芒，接著，光芒中出现了海格那染上了一层浓绿颜色，毫无表情的脸孔。

死鱼般的眼珠直直的盯著纳肯，影像中的海格嘴巴一阵的张合，他那平板的声音传入了纳肯的耳中：「纳肯，你现在立即准备，明天出发到泰龙去，随行的人自己决定，此行的名义是亲善造访。」

「去给我查查那个叫亚芠的圣者底细，他目前人在泰龙中，随行的还有斯达帝国的三位公主、五个斯达帝国的长老，以及加利、阿摩司的家主。」

「好好的探查一下他们的意图，如有必要，顺便将他们给我请回来作客！」

说完，海格的脸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亚芠、三位公主、米非耶、邱米罗、荷达伊等主要人员的面孔，让纳肯逐一辨认。

听到了亚芠的这一个名字，纳肯不由的心中无比的震汤著，连圆球恢复原状飞回到他的手上都不知道。

回忆刚刚看到的名叫亚芠的圣者的面孔，纳肯也同时的回忆起，当初在夺取白虎时，他在虎王坡上曾经见过这一个人，而且他还问了他相当古怪的问题。

他还记得当初在见到他时，明明就不曾见过的脸，可是却让他感觉到一阵相当的熟悉感，让他联想到某一个人。

如今终於知道了他的名字了，但是可能吗？这个亚芠会是当年那个他所认识的亚芠吗？

可是毫无自保能力的他不应该早在一连串的追杀当中，就应该要死於非命了吗？

老实说，亚芠是他唯一心存歉意的贵族，记得当初年纪尚小的他，专门以欺负这个在他眼中一无是处的亚芠为乐，似乎从欺负他可以获的了相当的满足。

可是现在想想，他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亚芠虽然是一个贵族，但是他本身并没有像一般的贵族少年一样盛气凌人，以欺负人平民的小孩为乐。

也许这跟亚芠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有关，但是许多没有力量的贵族小孩还不是照样以欺负人为乐？

现在看来，一直静静的任他欺负的亚芠还真的是一个怪胎，同时也为当时自己的不懂事而捏了一把冷汗，凭当时亚芠的地位，一句话可以叫当时的他生不如死，而他竟然还敢任意的欺负亚芠？

不知不觉的陷入了当初的那些童年往事，似乎从中找寻到了难得了乐趣，纳肯不由自主的一再的回忆著，讶异的发现到，与亚芠相处的时间似乎占了他童年时相当大的部分，即使这个相处是冠以欺负的名称！

他都有点怀疑了，现在的他敢向贵族的权威挑战是不是当时在亚芠的身上培养出来的？

摇摇头，抛开了这个令他自己想要发笑的念头，纳肯严肃的想了一下海格为什么要他这一个身为公国的三军总指挥官亲自出马？就为了要去查探一个身分不明的人？

难道是他察觉出了他的意图？想要趁他出国的期间连根拔除他私人培养的武力？

不，这不可能呀？打从他有了那个主意之後，他就全权的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敦日去准备，别说是他了，甚至是他身边的人从来都没有去查探过敦日的进度，而敦日也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根本没人会发现到敦日与他们的关系的，而海格又怎么可能会发现？

更何况，海格这个人更有著似乎是巴不得天下越乱越好的性子，如果他真的知道他意图的话，有怎么可能会想要拔除他的势力？恐怕他还有可能会私底下替他掩盖呢！对於这点纳肯还有这个把握。

想了想，反正海格在做事都是这样的神秘，一切等他到泰龙也许就会真相大白了。

想到这，纳肯却又不由自主的猜想那个也叫亚芠的圣者的人，到底他的真实身分是谁？会不会真的就是他所认识的亚芠呢？

越想，纳肯几乎越肯定这个亚芠应该就是他所认识的那个亚芠，先不提当初见面时给他的熟悉感觉，他是知道的，现在斯达克家的亚华、亚旭、亚若三兄弟在泰龙中。

虽然当初在三国大战时，当亚华三兄弟出现在泰龙的阵营时，他已经因为连续的大战而立下了无数大功，因而被其他的贵族们怕他再继续的立功而将他调离了前线，促使他未能跟亚华他们正面相遇。

不过，他现在倒还真的感谢当初那些排挤他的贵族们，若不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他也不会因为无数的大功，没有败绩的亮丽成绩，在海格的强力推荐下，几乎是满朝反对的声浪中登上了这个位置的。

而从亚华他们出现以来，无论是公国的军队还是斯达帝国的军队没有没吃到败仗的，想来纳肯就不得不想发笑，同时也暗赞自己的运气好，不用面对亚华他们。

而且如果真的与亚华他们正面相对，想必，亚华三兄弟一定会不择手段的将他给杀了的吧！谁叫他是出卖他们家的凶手！

况且，虽然外面的人一直称赞他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战术天才，凭著他杰出的战术，屡屡让敌人吃了无数的败仗，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战术天才，天才也只不过是比别人多努力而已！

而他的天才根本就是来自於斯达克家族在当日来不及一同带出的几位长胜将军的私人笔记而已。

从享有战场神话，战术灵活多变，出人意料的翰罗，善守的御莱，善攻的亚华，善谋的亚旭，善袭的亚若，斯达克家族的几位杰出将领都有，当纳肯拿到了他们的私人笔记时，心中的欣喜真的是难以言语的，他疯狂的将他们的经验给吸收，化成了自己的东西，才能再战场上成为别人眼中的战术天才，开创了无数的战绩。

这样身为学生的他要跟自己的老师对战，他可还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可以打败他们，也唯有他这个研究过斯达克家的人所遗留下来的笔记才会知道，在战场上，斯达克家族会有多可怕！

而且虽然他不想要承认，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斯达克家真的是影响他最多的，有斯达克家这个跳板才有现在的他。

不过，对於出卖了斯达克家一事，纳肯从来没有後悔过，虽然斯达克家也是从平民出身的，但是看他们曾经做过了什么？

占了高位之後，斯达克家不也是跟其他的贵族一样，无视於人民的困境，差别只在於斯达克家族是专注於战争，不像其他的贵族是专注在享乐。

好吧！他不得不承认，斯达克家族的确对他们祖孙很好，不像一般的贵族把人民当成了垃圾那样的对待，但是也只不过是紧限於几个与他们比较亲近的平民。

而且这样的情况谁能保证会持续多久？也许目前的这三代是这样子，但是谁敢保证在下一代，下下一代，在贵族糜烂的生活影响下不会腐化？不会像现在的贵族们一样？

所以他绝对不会後悔出卖了斯达克家来换取现在的地位，尽管他们怎样的杰出，不管他们曾经对他多好，对於这样出自平民但是却不管平民死活，只会独善其身的贵族，他不觉得出卖他们有什么过错！

他有自信，他绝对不会是那种只要自己好而不管平民死活的人，他也有自信，他绝对会做的比他们好，事实上，他现在就做的比他们更好，比他们多更多！

因为觉得这一次怎么会经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再叫他们进去，完全跟以前往往只有三两句话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所以伊廉跟兰妮在纳肯还没有说可以前，便自做主张，大胆的走进大厅。

走进大厅中之後，伊廉跟兰妮所看到的是，手握著专门跟他那个没有人性的老师通话用的圆球，纳肯保持著他们走出去时的坐姿，两眼呆滞的望著地板上的某一个角落，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进来。

伊廉轻轻的叫唤道：「纳肯，纳肯你怎么了？」

「嗄！我不後悔！」

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纳肯脱口而出的说出了这么的一句话来，吓了一廉与兰妮一大跳。

兰妮急忙的问道：「纳肯，你没事吧？」

伊廉则是疑惑道：「不後悔？纳肯你不後悔什么？」

回过神来的纳肯忽然看到了在自己的面前出现了两张放大的脸，他不由的吓了一大跳：「你们干嘛？」

见到纳肯似乎已经恢复正常了，伊廉搦搦道：「没有啦，我们是看你老半天不出声叫我们，让我们在外面等了这么久，进来又看到你在发呆，所以这才看看你怎么了？」

「你刚刚说什么东西你不後悔？」

纳肯一愣，随即微笑道：「没什么！」

随即又道：「你们先坐，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对你们宣布。」

伊廉与兰妮坐下之後，纳肯随即将刚刚海格要他办的事情对伊廉与兰妮说了出来。

一听到纳肯要到泰龙去做亲善访问，兰妮随即激烈的反对：「纳肯，你疯了不成？泰龙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你还不了解吗？你堂堂一个公国的三军总指挥，是军部最高级的将官，竟然要你到敌对国去做什么狗屁亲善访问，不怕你一去不回吗？」

伊廉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也是满脸的不同意，理由跟兰妮一模一样。

早已知道兰妮与伊廉会有这样的反应，纳肯淡淡的一笑道：「你们先别急，先听我说一下。」

伊廉示意兰妮，要她先稍安勿躁，先听听看纳肯有什么想法，毕竟他知道纳肯并没有疯，如果真的去泰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後果纳肯肯定比他们都还清楚。

略为思索一下，纳肯微笑道：「我们先想一下，为什么海格会要我到泰龙这么的一个早就已经是死敌的敌国去做亲善访问？而且就算是要做亲善访问，以我这样的一个军方的高阶将领去到敌国，你们认为会有多大的效果？关於这点海格不可能会没有想到。」

「再则，虽然说亲善访问是藉口，真正他是要我去追查那个什么圣者的家伙的来历跟意图，你们想，依照我的身分到泰龙去的话，又岂不会受到泰龙的严密监视？又岂不会受到很大的瞩目？」

「如此一来，要我去追查什么人或是什么事情的话，又岂是容易？」

「比较起来，公国中甚至一个小兵都还比我要来的胜任愉快，更何况，难道我们国家精心培养出来的情报人员会是干假的？」

「你们说，这些我都想的到了，海格又怎么会想不到？那他又为什么一定要派我这一个无论是从身分地位，从效果来说，绝对不适合的人选去泰龙呢？那不是与他向来用最少的代价获得最高的成效的口号相反吗？」

接连不断的提出了好几个问题来询问伊廉与兰妮，问的两人哑口无言，确实纳肯所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都叫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的回答，也感觉到其中的疑惑。

望著瞪大了眼睛的两个人，纳肯冷笑道：「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海格另有更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不用想也知道，就是他一向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发起战争！」

「而战争发起并不是他一个人说发起就发起的，因为是关国家大体，所以必须是要陛下、左相、右相，长老议会，平民议会等代表投票，而且五票当中必须要通过四票。」

「平民议会那一票姑且不论，毕竟没有一个平民会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战争的，而左相根本是挂名而已，一切大权都握在海格的手中，陛下本身的野心也是相当的大的，剩下的就是长老议会那一票了，所以为了达成他的目的，想必海格一定与其他贵族有所协议，而贵族也一定趁机提出了交换的条件，那就是他们要求除去令他们眼红的眼中钉。」

「而被所有的贵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是谁你们应该是最清楚的，拥有庞大的民心，以及在海格的强势庇护下的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能让他们下手的余地，但是若是换成在国外呢？，又再失去了海格的势力掩护下，随便一个小意外都有可能让我消失而无法可查。」

「你们瞧，结论已经出来了，我被舍弃了，被海格为了他再度发起战争的目的而被他给舍弃了！」

伊廉与兰妮不由的张口结舌，他们是信的过纳肯的推论的，但是他们宁愿不相信，因为照纳肯这样的说法，那纳肯此去不是有死无生了？

久久，兰妮不由的慌急道：「纳肯，既然这样你千万不要去泰龙，不，千万不要离开这原曙城，在这里相信我们有能力可以保护你的安全的。」

「别忘了，那些贵族可是虎视眈眈的再等著我出错，相信今天晚上陛下的命令就会下来了，而

且会要我明天出发就是不想要让我去见陛下请陛下收回成命，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岂不是抗命？到时不用到泰龙去，贵族们就可以置我於死地了！」

摇摇头，纳肯反驳了兰妮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意见，说著兰妮哑口无言，因为纳肯说的都是事实。

一旁的伊廉也急了，著急的问道：「纳肯，那我们该怎么办？去是死，不去也是死，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纳肯露齿一笑，似乎完全不将眼前的危机放在眼里，反而安慰自己的两个好友道：「你们放心，这一天我早就已经料到了，况且，我早也就想要脱离海格的监控了，这次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摆脱他的操控。」

听到了纳肯这样的一说，伊廉与兰妮虽然依旧担心，但是却也稍稍的松了一口气，纳肯既然这样说，相信他一定早已有所准备了。

纳肯冷笑道：「泰龙去是一定要去的，不过我想那些贵族会很失望的，因为我不但要平安的回来，而且，我还要让他们那些愚蠢的贵族们亲自来求我回来。」

回过头来，纳肯道：「伊廉，你现在马上通知光阳，在今天晚上之前，将以前我们所制定的计画，但是碍於时势而无法执行的计画全都给我放心的提出申请，而且要在今天晚上之前一定要获得各负责部门的同意，并且在明天立即开始实施，反正那些贵族以为我死定了，所以一定会答应的，我这次要让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

伊廉点点头，纳肯又对兰妮道：「你马上将我们这几年来所收集的情报全部给我汇整起来，记得，你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明天，这些资料我有用。」兰妮同样的点点头。

下完了指示之後，纳肯奇怪的看著伊廉与兰妮，明知道时间紧急，为什么他们两个现在还站在这里不去动作？

犹疑的，兰妮与伊廉同声道：「纳肯，关於去泰龙的人选？」

纳肯一愣，随即一笑，他会意的站起来一拍伊廉还有兰妮的肩膀，微笑道：「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你们呢？可别想要偷懒，你们一个是我的亲卫队长要负责我此行的安全，一个是我的参谋长，可是需要帮我安排各种事宜的，当然是要跟我一起去了。」

听到了纳肯这样的一说，伊廉与兰妮不由的放心了，他们还真的怕纳肯会丢下他们自己去泰龙，如今才放心。

纳肯、伊廉与兰妮相视一眼，不约而同的露出了知心的微笑，朋友就是大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伊廉与兰妮正想要下去做纳肯交代的事情，忽然门外一个仆人来回报，宫廷黎安王的使者现在在门口，黎安王有命令要给纳肯。

相视一眼，纳肯、伊廉、兰妮心知肚明，果然是来了，甚至还等不到晚上就这么急著下令了。

微微一笑，纳肯领著两人，前去接令了。

第二天一早，在原曙城西边的城门旁一家酒楼中，一群人望著一身劲装的纳肯带著一大群人，出门而去。

仔细的一看，这里的人赫然尽是华那邦公国中位高权重的王公大臣们，怎么会忽然的都聚集在

这里，甚至，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相海格也在内。

遥望著纳肯诸人慢慢的消失在人潮当中的背影，海格回过头来，对著所有人道：「这样各位满意了吧？」

「我答应各位的事情已经办到了，接下来就看各位的了。」

淡淡的声音令人完全听不出任何的情绪，但是却格外的让人毛骨悚然。

一旁，取代了扈伊而成为公国的长老议会议长，辈分上算是黎安王的叔公的森明公爵皮笑肉不笑道：「当然了，右相这样的关照我们，我们有怎会不拿出诚意来呢？您的要求我们一定照办。」

「不过，右相，我想要请问您，纳肯总指挥官不是您的爱徒吗？您就这么忍心的让他「出使」泰龙，难道您不晓得他「一定」会遭遇到不测？」

听著森明公爵暗讽的询问，海格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只是答非所问的道：「玩具这东西呢，能够让人觉得好玩的才是好玩具，如果旧了的话，那就不能合乎主人的心意了。」

「那倒不如丢掉新的玩具，然後再去买个新的比较好，您说是吗？森明公爵大人！」

说完，不理会被他的比喻给吓到的一干贵族们，海格翩翩的走出了酒楼，酒楼外的马路上，他右相府的马车早已等著了。

「呸！真是个没人性的家伙，为了自己的目的竟然连自己向来十分照顾的爱徒都可以牺牲！」

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不过这时他们倒是忘记了，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不正是他们本身？

望著海格远去的马车，森明公觉不由的脸色相当的难看，照海格这样说法，岂不是他已经找到了能够代替纳肯的人了？他可不希望牺牲了这么大，结果纳肯还没死，第二个纳肯又出现了。

所有人在看到海格离开之後，他们也互相的一拱手，也相视一笑的离开了，对他们而言，纳肯似乎是注定是一个死人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坐在马车当中，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将所有人的情况与说话收在眼底的海格这时只喃喃的说出了一句话：「真是一群既愚蠢又悲哀的人类！」

只是，这句话除了驾车的那个长像与海格一样平凡的「人」之外，谁也不曾听见！

在三大森林市镇的龙刃镇当中，浑然不知华纳邦供国内不汹涌浪涛的亚艾、翰罗一行人，度过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愉快假期。

为了怕错失了亚若的到来，所以这半个月以来，众人一直留在龙刃镇当中。

在三位公主的要求之下，众人聘请了一个当地的向导，带着众人在这半个月当中几乎玩遍了龙刃镇周围三十里内的各个名胜古迹，让众人直呼过瘾。

甚至连一向生人勿近的亚艾也难得的因为这样轻松的日子而展露了愉快的笑容，跟着大家也有说有笑的，众人才知道，原来亚艾也不是很难相处的。

这天，在向导的带领下，众人乘着月色特地来到了三十里外，龙刃镇相当有名的一个月舞情人湖。

相传这个月舞情人湖的生成是在不知道某个不知名的年代中，有一对英俊美丽的少年男女在此相识。

可是因为男的是某个远方国家的王子，而少女则是一个平民，发现了这对情侣的恋情之后，他们却遭到了王子的父亲反对，而硬被拆散。

被拆散之后，少女因为伤心欲决，终日以泪洗脸，有一天，少女来到了这个他们初相识的地方，吊念她与王子那无望的爱情，可是却从此没有再回家。

结果，等到少女的家人发现到少女失踪，终于寻到了这地方之后，却发现到，这个原本没有湖泊的地方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湖，而少女却不见了踪影，从此后，只要在月圆之时，经过了此湖就一定会看到湖面上出现了少女的哀怨独舞的孤寂身影。

一年后的某日，原本平静的湖面忽然的翻起了宣天的波涛，正当附近的人被这奇景给吸引来时，雪白的波涛中，少女那哀怨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湖面上，而此时，忽然有一个人大呼着少女的名字投身入湖中。

说也奇怪，当那看不清面目的人投身入湖之后，原本激荡的湖面瞬间平静下来，而原本空无一物的湖面中央竟然出现了一座状似两人相拥的巨严。

然后，少女的家人慢慢的才听说到，三年前与少女相恋的王子在被他的家人给带回去之后，国王便替王子选了一位美女要他成亲，可是王子却在婚礼举行之时，逃离了国王的禁锢失了踪，从此不知下落。

而自从那一天之后，每当月圆之夜，却经常有人看到了湖面上有着一对年轻的男女在共舞的，看见的人都认出来那是消失的王子还有少女，而且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相当的幸福。

很久以后，少女的家人也才想起，大湖起波涛，那个看不清面目的人投湖的那一天，正好是少女与王子相识的一周年。

从此，便有了少女化身成湖，而王子化身成湖中的巨严，生生世世永远相伴的美丽传说。

而这个湖从此便被人称为月舞情人湖。

故事相当的动听与感人，但是却也相当的老套，似乎每一对不幸的情侣都不是化成岩石就是化成了湖泊，注定了永生永世的相伴，难怪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什么情人湖情人河情人山情人石的。

亚芰等人是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但是在向导沙哑的嗓音低沉的叙述下，凄迷的银月光芒照耀，湖中央的那块人型巨严，倒也凄美的紧。

几个老的，早已不知道见识过多少的人世悲欢离合，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则相当好听的故事，能够引起他们的一声叹息，这也算是相当的了不起了。

倒是几个少女，受到了向导的故事感染，眼中不由的浮现了淡淡的水气，似乎是在为那对苦命的情侣的恋情，还有他们那坚贞不移的爱情信念而感动。

忽然，一旁的三公主雾轻轻的扯了一下夜月的袖子，低声道：“夜月姐，好感人的故事呀！”

原本还沉浸在故事中凄美的爱情里的夜月忽然的一愣，她没想到这个向来害羞的小公主竟然会主动的找她说话？

看到了夜月在看她，雾不知怎么的，忽然的涨红了脸，躲到了二公主露的背后，引的夜月一阵的好笑，才刚在想怎么雾变的大胆起来了？一转眼她又恢复成原状了。

夜月故意道：“怎么，小公主你也想要跟那个少女一样，在这美丽的湖面上与你心爱的人共舞吗？”说着，夜月还捉狭的指着不远处的某人，逗的雾连耳根都通红了，认谁也看的出来，小公主对于某人可是特别的不一样。

总算是相处久了，加上在奇华森林的一段时间，把这个害羞的小公主的胆量练大了一点，再加上不想让夜月再继续的取笑，雾抗声道：“不是，才不是呢！”

夜月坏坏的笑道：“不然是什么？”

不知哪来的勇气，雾忽然由露的背后伸出头来大声道：“人家是想说，这个湖这么美，夜月姐你的名字跟着个湖又这么搭配，都有月，如果夜月姐可以在这湖面上起舞的话，一定会很美，人家实在很难忘记夜月姐你在宴会中的那美丽的舞姿！”

彷佛所有提起的勇气再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全用光了，涨红着脸，雾又再度的缩了回去露的背后不敢看人。

倒是夜月，被雾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给弄傻了，她压根不知道雾会忽然的说出了这一番话，害的她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而因为雾的这一番话，所有人不由的回忆起当日在宴会时，在尚未生出变故之前，夜月的确是跟亚芠跳了一首舞，引起众人的侧目。

事实上，当日引人注意的除了夜月之外，还有妃雅以及分别跟她们两个一起跳的亚芠。

妃雅现在不在这里，而亚芠，众人也提不起勇气去叫他在跳一支舞，可是夜月，夹杂着那故事的余荡心情，看到了此时此景，众人竟然滋生出了极度的想要看夜月像那故事中的女主角在湖面上的舞姿，那想必是非常美的吧！

顿时，众人对那个现在还缩在露的背后不敢见人的小公主另眼相看，真亏她想的到。

夜月月舞，在这月夜下舞月，光是想叫人迫不及待的想要亲眼目睹一番。

一干年轻的少女们不由的鼓噪起来，怂恿着夜月去跳给她们看，当中以霞跟露最为卖力，因为她们也跟她们那害羞的小妹一样，难忘当日夜月的舞姿，同时也有点遗憾，妃雅不在这里。

在众人不断的鼓吹下，尽管夜月一再的说她不会跳舞，但是众人哪肯相信，露甚至还威胁如果夜月不肯跳的话，那从明天起，她一定会整的夜月哭笑不得的。

而众女的鼓噪声，也将其他的人引来，几个‘老头子’姑且不论，其他的几个年轻人一听到露说夜月要跳舞给他们看，哪里还不举双手赞成的？

最后，夜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她终于在恶势力的压迫下不得不答应了，虽然她一再的说她会跳的很难看的，可是鼓噪的众人哪里会管她，只要夜月肯跳怎样都可以。

羞红着脸，在众人的要求之下，夜月脱下了足下的鞋袜，露出了她一双像是用最洁白的白玉雕就的美丽玉足，慢慢的走下到了岸际，轻轻的踩在水面上，引起了阵阵的波纹后，缓步的走在水面上。

在几个女孩子的起哄下，夜月不得不走到距离了岸边稍远处，面对着众人，轻轻的闭上了双眼。

在众人的眼中，穿着一身轻飘雪白沙纺，站在平静无波，只有在足下引起了一圈又一圈向外不断的扩散的美丽波纹的夜月，在那银色的月光照耀下，真是像极了一尊美丽无比的月光女神，光是这么站着，夜月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眼光根本无法离开。

忽然，原本静立的夜月在众人的屏息以待之下，慢慢的抬起了双手，夜月又轻又柔的让双手慢慢的在胸前交叉，手指呈现出了一个奇妙的优美姿态。

老实说，被赶鸭子硬上架的夜月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跳，跳些什么好，连这个手势也是她门派中一个招唤水魔法的咒语手势，她觉得这个咒语手势相当的漂亮，所以先施展个架子出来，这也是夜月被逼的没办法之下，硬挤出来拖延时间的方法。

她可是打算等一下比完之后就藉口说她跳完了，赶快结束这一场让她啼笑皆非的舞蹈表演。

可是，夜月还来不及有所动作，忽然，她感觉到身边好像聚集了大量的温柔动人的水元素，将她包围着。

夜月心中暗暗的奇怪，她明明没有汇聚水元素，怎么会忽然有这么多的水元素出现？

忽然，夜月心中明僚了，能够在一瞬间无声无息的聚集了这么多的水元素不让人发现，而且这些水元素的能量也不像一般的魔法师所汇聚的那样，不但没有集中，反而是无比的扩散，能够办到这种连她自己都自问做不到的事情，现场只有一位了，那就是她所敬爱的大哥亚芠了。

想到亚芠，夜月立即联想到当日在宴会上，亚芠要她体会风之心，顺应风之心来展现自己的肢体语言的交代，夜月立即想到，既然可以用风之心来表现舞姿，那水之心不也是一样？

当下，心中存满了对亚芠的感激，夜月全副的精神全都晋入了体会水之心的忘我境界。

的确，夜月身边的水元素是亚芠所汇聚的没错，可是她却会错意了，亚芠可不是要她现在去体会水之心。

事实上，亚芠是最后到来的，听到了露的话之后不由的心中暗暗喊糟，自己的妹子肚子里有多少的本事他可是清楚的很，夜月的确是不会跳舞没错，怎么她说实话竟然没人肯相信？

而这时夜月已经走下了湖面，他也来不及阻止了，不忍夜月出糗的亚芠只能在心中暗自的着急。

直到夜月比出了那个手势之后，亚芠心中一亮，因为夜月曾经用这个手势来教过他什么是水魔法的手势，所以他立即可以体会出夜月的心意。

马上助自己的妹子一臂之力，在人群后悄悄的招唤了水元素，想用水元素来遮掩，既避免夜月出糗又不会扫了众人的兴。

只是没想到夜月这妮子不但没有趁机赶快比完手势赶快回来，反而还傻在那里动也不动。

精神异力轻轻的一触夜月的心神，亚芠不由的暗自苦笑起来，夜月这傻瓜竟然在这时候晋入了人神两忘的境界，光是看她身边活泼的水元素也知道，这傻瓜现在正如当初他在奈何石室一样，正在体会着水之心。

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停在水面上的夜月在闭目静立之后忽然将手给举到胸前交叉之后又不动了，可是在夜月的身边、足下，却忽然的飘荡出了一层层似光似雾，水蓝色的，很漂亮的雾状体，逐渐的往夜月的身边靠拢。

夜月人本长的就是天香国色，穿上了那一身轻飘的雪白衣裳站在水面上就已经够引人注意了，在被身边的水蓝色一衬托，朦胧之中更是将夜月那神秘深邃的特质更是烘托成百分之两百，叫夜月更像是神秘的月下仙子，看过一眼之后就再也无法忘怀。

就在众人还沉迷在夜月的丽姿时，夜月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慢慢的分了开来，缓缓的滑动着。

周围的水元素随着夜月双手的挥动，竟在夜月的双手形成了两条水蓝色的带子，带子的一端悬浮在夜月的掌中，令一端则是在往外延伸出去之后，逐渐的由浓转淡，直到消失在另外一端的虚空中。

夜月这时除了双手动之外，娇美的身躯也随着双手的挥动而不断的移动着。

没有人看的出到底夜月现在是跳的什么舞步，连家学优厚，几乎大陆上任何一种舞都学过的三位公主也看不出来，不过她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当日夜月在宴会上跳的也是前所未见的舞步。

在众人眼中只知道，夜月现在的姿态十分的优美，无论是一跨步，一扭腰，一转身，一挥手全都充斥的无法叙述的美感，缓慢的节奏让人格外的感觉到一种温柔的味道，一举一动全都是那么的美丽动人，仿佛是合乎着某种神秘的节奏，让人看的几乎是吐过气来。

唯一可以勉强用来形容夜月现在的舞姿，不！所有人现在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去称夜月现在的动是在舞，他们只觉得夜月看起来就像是美丽动人的水潭，或是清灵跃动的小溪，还是滚滚的长江，亦或是那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的大海，那多变的水样姿态叫众人不由自主的忘了神，呆呆的望着夜月的舞。

虽然没有音乐，虽然不合拍子，但是夜月的舞还是一样的叫人忘记了一切。

现场唯有亚芠知道，现在的夜月全心全力的融入了水之心当中，根本已经忘记了外界的一切，甚至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动，她只是身不由己的随着水元素的流动而动着。

好吧！既然大家那么想看夜月跳舞，那就看个过瘾吧！

心中暗暗的念着，亚芠脸上微微的露出了笑意，随着亚芠的心中一动，所有人不由的讶呼了一声，随即又怕惊扰了夜月而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不让惊呼声叫完。

此时，在水面上，随着亚芠轻轻的推动着水元素的流动，夜月的舞慢慢的增加了速度。

每当夜月不断的回绕着身子，一双玉般的纤手随意的晃动着，随着玉指无意识的一点，虚空中，水蓝色的光雾随之不断的泛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波涟漪，往四面八方扩散着。

玉足轻点水面，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中，一朵朵水蓝色的美丽花朵在水面上生成，很快的抽枝结苞开花，闪耀着醉人的水蓝色光泽。

偶有手中的彩带轻拍水面，一条条银练般的水瀑随着彩带离水而起，在夜月的身边飞溅出了？天的晶莹水滴，将夜月的舞姿映照的更加如梦似幻。

舞到酣处，众人只见夜月的身上忽然的飘出了六颗闪耀着各种光芒的星星，围绕在夜月的身边打传，随着夜月的手势不断的旋飞起伏着。

六色的光芒照映着夜月的身畔，七色的彩虹不断的出现在夜月的身边，忽隐忽现的，更是叫人看的如痴如醉，浑然忘我。

此时，现场当中最忙的要算是亚芠了，隐藏在大披风下的双手不断的作着微妙的动作，各色的

光芒不断的在掌心手指上闪耀着，金银双色的神魔眼紧盯着夜月任何一个细小的举动，适时的作出了最好的效果。

无论是夜月身边的水蓝光雾，足下的水莲花，空中的涟漪，凌空而起的水瀑，晶莹的水滴，都在亚芠的精心泡制下，营造出最佳的衬托效果来。

偶而甚至还要分心去控制夜月那些被她的魔力不由自主的引发出来的六神圣珠，将它们摆放到最好的位置上。

可以说，亚芠是夜月这场舞蹈幕后最大的功臣。

最后，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舞蹈终于在亚芠感觉到夜月即将回神时而步向落幕。

在众人眼中，只见夜月那只有温柔可以形容的美丽舞蹈慢慢的静止，最后夜月又再度的恢复成了俏立，两手交叉在胸前的姿态。

正当众人以为结束时，夜月那奇妙而优美的手势忽然的一变，双手十指变成了莲花状，又好似捧着什么无形的东西似的。

忽然，夜月掌中的原本自然下垂的水蓝彩带往夜月的掌心中缩进，连带着夜月身边的水蓝光雾也投进了夜月的掌心中。

双手捧着一颗水蓝色的小圆球，双目依旧紧闭的夜月在众人的期待下，手中由水元素所凝聚的小圆球顶端忽然的慢慢抽出了一根细芽，在众人紧张的注目下，慢慢的结出了一个拳大的蓝色花苞。

而随着花苞的越来越大，在众人眼光底下，蓝色小圆球慢慢的缩小，直到小圆球消失之后，花苞终于不再成长，反而开始进行了下一阶段。

“花开了！”

在众人的心语中，被夜月温柔的捧在手心中的花苞一片片的往外延伸出了它那水蓝色的花瓣，每当花瓣展开到了极致，花瓣的办尖总是那么不经意的一颤，一圈圈的涟漪就在那不经意的一颤当中，由花瓣尖往外不断的扩散着。

整个花苞似乎是有着千百片的花瓣等待着绽放，一片又一片的花瓣带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手中的花还开不到一半，在夜月的身边，在虚空中，在水面上，已经充满了一圈圈相互交错，无比复杂，又无比绚丽，水蓝色的，美丽的涟漪。

这时夜月忽然的将手中的蓝色花朵往空中轻轻的一抛，不断的绽开的花朵随着夜月的手势不断的上升，不断的绽放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直到完全绽放之后，水蓝色的每一片花瓣忽然的往四面八方的散射。

水蓝花瓣将夜月的上空漾成了一片的深蓝，点点的蓝星叫人无法忘怀这样的美丽景致，直到消失为止，众人依旧不由自主的望着空中。

收回了也同旁人一样的看着空中的目光的亚芠，含笑的望着依旧站在水面上正逐渐的舒醒的夜月，心中暗暗的嘉许，夜月不愧是专攻魔法，这一代的六灵魔女，刚刚体会了水之心马上就把他含苞待放跟水之涟漪给学去了，而且还自创新招，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创造出了这样可攻可守，难得又是这么漂亮的美丽魔法来。

决定了，这一招就叫做月舞莲醉，生命奇迹之月舞莲醉，是夜月在舞中所创的，美的醉人的魔

法！

这时，已经回过神来的夜月，看着众人不知怎么的全都抬着头望着夜空，只有亚芰脸上带着神秘的笑意的望着她。

浑然不知自己刚刚干了什么事情，以为众人在她不注意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引去了注意力，自知根本不会跳舞的夜月急忙的想要趁着个机会上岸。

只是人在着急时难免会有所错手，呃！是错足。

急着想要上岸的夜月不小心之下，竟然将脚下的水给踢起来。

纤足下扬起的水花所发出了声响立即将众人的心神给拉了回来，众人纷纷将目光注视在夜月的身上，脑中回味着夜月刚刚那令人迷醉的美丽舞蹈，众人衷心的给了夜月最热烈的掌声。

就在众人第一波的掌声过后，忽然，在众人的背后又传来了另外一阵更热烈更激烈的掌声。

被这突如其来的掌声给下了一跳的夜月还有众人急忙的转头一看，却又更被吓着了。

不知何时，在众人的身后，更是聚集了更多的人群，男男女女的人群脸上充满了无尽的迷醉还有狂热，疯狂的给于夜月震天般的掌声。

忽然，一个人在掌声中，大叫一声：“女神！”

随之，那个人竟然冲向了夜月，可惜他忘记了这时的夜月是站在湖面上，这一冲之下，竟然一头栽进了湖水中，只冒出了一声的扑通声还有一大片的白色泡泡。

雾不由的叫道：“啊！夜月姐，真的有人为你跳湖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还搞不清楚状况的夜月不由的傻眼了，而其他人则是不由自主的暴出了笑声。

原来这月舞情人湖是龙刃镇的一个着名景观，经常有不少人会在深夜里来到这里，逗留了一夜之后，在欣赏了情人湖美丽的夜色景致，然后在隔天回去龙刃镇，今天晚上当然也不例外。

而夜月在霞、露、雾三位公主及众人的起哄下，赤足的走上了水面，开始跳起舞来。

当然了，忽然的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竟然不会沉没的在水面上行走，这本来就已经够吸引人的目光了，更别说夜月又是一个怎样难得一见的美女。

当众人看到了夜月不但在水面上行走，而且竟然还在水面上跳舞，哪有不立即将所有人都吸引过来的？

只是众人完全的沉迷在夜月的舞蹈当中，根本忘了其他的人的存在而已。

就在夜月奇怪为什么会突然的演变成这种情况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时候，忽然在夜月脚边的水面浮起了一张狼狈不堪的脸，那张脸上的嘴微微的一张，说道：“原来女神的名字叫做夜月呀！果然是人美舞美连名字都美！”

被这突如其来的脸吓的一大跳，夜月根本就没听到他在说些什么，马上的纵身一跳，离开了水面悬浮在半空中。

而那张脸的主人正想要对夜月展露他最迷人的笑容时，看到夜月跳离他的地方，马上的从水面

上纵身一扑，想要抓住半空中的夜月，吓的夜月尖叫一声，实在是这张沾满了湖底的烂泥巴与水草的脸看起来太可怕了。

怪脸男子身在半空中，叫道：“女神……”

还来不及的说出第三个字，忽然从岸边射过来了一颗水蓝色的魔法弹，正中怪脸男子的怪脸，将怪脸男子其余的话给打回肚子里，连人都给打飞了。

岸边，射出魔法弹解除了夜月的最大危机的亚芠，一脸酷酷的道：“夜月，别理这种花痴怪脸男，先下来吧！”

“大哥……”

余悸犹存的望了望那个亚芠口中的花痴怪脸男掉落的地方，看到了一颗颗的白色气泡不断的浮出，夜月不由的娇呼了一声。，心中暗暗的怪自己胆小，竟然会被这种花痴怪脸男给吓到了。

同时听着亚芠的招呼，慢慢的往湖边飘去落下，谁知道夜月才一落地，周围那些被夜月刚刚的舞蹈所迷的观众，无论男女竟然跟着刚刚的花痴怪脸男一样，嘴里叫着女神，疯狂的往夜月扑来。

见势不妙，连鞋袜都来不及穿上，亚芠揽着夜月，身影忽然的消失在众人的面前，空中只留下了他的一句话：“我们先走了，你们自己想办法离开！”

看到亚芠与夜月忽然这么诡异的消失不见了，疯狂的群众不由的一滞，而众人当中，最早回神的翰罗不由的骂道：“哪有这样的？见势不妙就自己先逃跑，留下爷爷一个人的。”

口里这么骂着，翰罗也不见的慢了多少，猛的向上一跃，飞也似的逃命去了。

慢了翰罗不到半秒的五位长老也同要的暗叫不好，一人一个，抱着还在发呆的三位公主，也跟着消失不见了，魔法师就是有这个好处，可以暂时用魔法隐去身影。

而其他人也回过神来了，同时也查知不好，可惜太慢了，因为群众们也跟着回过神来了，分别的拥了上去。

他们心目中的女神已经不见了，可不能让女人的同伴也跟着不见了，所有人死巴着来不及逃脱的众人，不肯让他们离开。

结果，十一个死神小队，凯琳等五人，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这才由这群比魔还恐怖的可怕狂热份子当中脱身而出，紧跟着逃命去了。

当所有人都追的逃命的死神小队离开之后，湖面上冒着气泡，花痴怪脸男终于挣扎的将自己的上半身趴在了岸边。

无暇去拿掉头上的水草，花痴怪脸男怒叫道：“谁？是谁？竟然感打扰我对女神倾吐爱意？”

“咦？女神！女神呢？”放眼四顾，空荡荡的湖畔似乎在嘲笑着他。

“可恶，都是那个家伙，要不是他的话，我的女神也不会跑掉了！就不要让我碰到，不然我一定要狠狠的教训他一顿！”

用力的一拍水面，被他搅的污浊不堪的湖水喷上了他怒吼的嘴，害他又吃了好几口的烂泥巴。

忽然，几个人影走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蹲了下来，无限同情的说道：“大人，这恐怕是不

可能了，因为打扰您倾吐爱意的可是您的女神的大哥！”

“嗄！”忽然的一呆的花痴怪脸男大人傻眼了。

望着他那张的大大，里面还残留着一点的水草的大嘴，蹲下来的那人又更同情的道：“在告诉您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大人，您在女神，还有女神的大哥眼中，已经是受封为为花痴怪脸男了！恐怕女神是不会接受您的倾吐爱意的，大人！”

说着，旁边还站着的那几个人已经由闷笑变成了大笑，而且是一笑不可遏止。

可是听在这位花痴怪脸男大人的耳中，可是刺耳极了。

宁静的湖畔又再度的传来的一阵的惨叫声。

听说，这一声的惨叫让人以为情人湖闹鬼，导致连续三个月没人敢来这里。

鬼与女神的传说更是传遍了整个泰龙帝国！

某日上午，在龙刃镇外南面城郊外的军营前，无数的老百姓正聚集在这一带等待着。

之所以全镇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权都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传言了大半个月，来自泰龙帝都为了因应国境上的流寇所派来的援军已经距离这里只剩下半天的路程了。

照说，龙刃镇每隔半年，驻守在这里的守军都会来一次大轮调，每一次的轮调，一来一往之间最少都会有上万人的规模。

虽然每次的轮调驻守都会吸引大批的龙刃镇的镇民前来观望，但是，也占了镇民当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围观，远远的比不上这一次的围观的人数来的庞大。

而这一次只有区区的万人增援部队之所以会这样的受到人瞩目，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次的增援部队的指挥官是泰龙帝国中，所有的人民公认的英雄人物之一，亚若将军。

顶着头上的烈日，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最前面的人终于传来了欢呼声：“来了！来了！亚若将军来了。”

一听到了这欢呼声，民众顿时纷纷的往前方挤去，务求第一眼能看到这一个，在战场上被誉为死亡之鹰，曾经令帝国军人闻风丧胆，但现在却是他们帝国的骄傲的亚若。斯达克将军。

最先映入人群眼中的便是身穿深蓝色劲服，胸前有的老鹰花纹的部队，是亚若一手训练出来的三千精锐亲卫部队“蓝天飞鹰”。

看到了这一群精神抖擞，神气万分的队伍，人群里面不由的窃窃私语起来。

“听说呀，这蓝天飞鹰可是亚若将军亲自一个一个的挑选出来，然后在亲自训练出来的，是一支可以比的上万人部队的精锐队伍。”

“对呀对呀！听说这蓝天飞鹰部队的战斗能力好像连帝都里直属陛下的禁卫队都甘拜下风呢！”

“对呀！我在帝都的堂哥上一次来玩的时候跟我说过，去年在帝都里所举办的王宫擂台赛中，听说禁卫队好像就是败给了蓝天飞鹰，气的统领禁卫队的宜扬将军差点没吐血，禁卫队好像今年一整年来都被宜扬将军操练的很惨，好像宜扬将军打算在今年的王宫擂台赛中讨回去年的面子。”

“真是的，真亏宜扬将军还在去年说他的禁卫队是咱们帝国中最精锐的部队，没想到连一个训练才不到一年的部队都打不过，对吧，亚若将军的蓝天飞鹰应该是在去年年初才成立的吧？”

“哼！我说你们还真的是孤陋寡闻，现在在帝都里禁卫队早就不是咱们帝国里最精瑞的部队了，而且，去年的王宫擂台赛中，禁卫队也不是败给了蓝天飞鹰而已！而是连前三名都没有进去！”

“在去年的王宫擂台赛中，除了个人组的冠军是由禁卫队的副队长甚威尔将军获得之外，其他的在团体组上，去年的冠军为三支队伍平列，第二、三名从缺，禁卫队名列第四。”

“所以现在呀，在帝都玛茵之盾里，最出名的三支部队，就是去年的三支同列第一名的部队，分别是亚华将军的金色猎虎，亚旭将军的藏风青狐还有就是亚若将军的蓝天飞鹰这三支精锐部队。”

“听说呀，这三支队伍的成员，全都是拥有清一色的五阶虎、狐、鹰三种幻兽的成员所组成的，听说在去年之间，为了要加入这三支精锐的队伍，不知道有多少的年轻平民贵族们，到处去搜寻五阶的这三种幻兽，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到现在，整个玛因之盾里，十个里有七个的年轻人都换成了这三种的幻兽了。”

“要不是三位将军受封伯爵，只能够拥有三千人的亲卫队的限制的话，恐怕三位将军随随便便都可以组成一个万人亲卫队，而且听说等着要加入的人更多！”

眼看着蓝天飞鹰这支队伍越来越接近，人群里的人纷纷的卖弄起自己的见闻，几乎任何的官方、小道的消息在人群里都可以听的到，尤其是最后那一个大腹便便，长的相当胖，一副大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聚集了更多的人，听着他说些难得听闻的消息。

而见到了自己的话受到了众人的注意之后，这中年商人更是得意，而且也更是口沫横飞的说了起来。

在着人群中，一样等的着翰罗、亚芰等众人难免也听到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不过，听到了自己的孙子、兄长，在泰龙首都玛茵之盾中闯下了这样大的名声，甚至是连他们的麾下的亲卫队都有这样的名声，他们也是与有荣焉，替他们感到高兴，同时也更注意的听着那中年人还会说些什么？

见到自己的停顿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中年商人先是得意的一笑，随即的又顾做神秘道：“不过，虽然这金色猎虎、藏风青狐、蓝天飞鹰三支队伍在王宫擂台赛上大出风头，可是，你们绝对想不到，在获得团体组的冠军那天晚上的庆功宴里，亚华将军代表他们三兄弟对自己麾下的这三支刚获得了冠军，显的特别的兴奋、骄傲的亲卫队说了些什么！”

听到了中年商人这故做神秘的模样，众人不由的心痒难耐，更想要知道到底亚华将军说了什么？不禁连连的催促着。

见吊够了众人的胃口，中年商人这才得意万分，特意的压低了声音，好像神秘的说道：“听说呀，那天晚上，本来三支亲卫队都很兴奋，可是亚华将军却很遗憾的告诉他们，他很遗憾他们兄弟所属的亲卫队竟然眼光这么的狭小，这样的无知，小小的一个优胜就可以满足他们了，可见他们还不入流。”

“听到了亚华将军这样的一说，虽然是自己的将军，可是这些亲卫队们也是极度的不服了。”

“事实上也难怪他们会不服，想想看，成军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在全国的军队代表大赛，王宫擂台赛上大风头，不但并列团体组的第一名，就连个人赛上，要不是禁卫队派出了副队长，号称是玛茵之盾里的年轻第一剑手，而且还是有着子爵爵位的甚威尔将军来跟他们这些

普通士兵竞争的话，第一名也不会落入了禁卫队的手中，但是即使是这样，个人赛里他们却也是囊括了前十名当中的六名，又怎么能够忍受自己的将军竟然会说自己是不入流的部队？”

“哪知道，就在众人抗议的时候，亚华将军竟然告诉他们说，他之所以会说他们不入流是有绝对的理由的，因为，就他所知道，在这一个世界上，还有一支比他们合起来不知道要可怕多少倍的可怕队伍，那支队伍随随便便的派出十个人来，就可以完全的将他们当中任何一支队伍给完全的歼灭，而且那支队伍不管是在团体还是个人的成就上，都可以称的上是绝对可怕的，那才是真真正正的精锐队伍，而他们只是三位将军模仿那只可怕的精锐队伍的方式训练出来的而已。”

众人在听到了中年商人这样的一说，不由的全被吓了一大跳，这世间真的有那种部队？十个人就可以比的上三千个精锐的亲卫队？

这下，众人哪有不好奇的追问着，到底是哪个部队这么可怕？竟然连亚华将军都自认为他的亲卫队也比不上？

神秘兮兮的环顾着众人，中年商人正想要开口，忽然，他的眼光集中在某一点，愣住了。

那令中年商人愣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亚芠，看着亚芠，中年商人忽然对着亚芠眨眨右眼，神秘的一笑，然后这才又对着周围的人继续的说着。

原本，在一旁听的津津有味的亚芠，在听到中年商人的话时，总觉得有种怪异的感觉，总觉得他口中说的那个，亚华所说的队伍很像是某一支他很熟悉的队伍，相当的熟悉。

而且，在看到中年商人对着他眨眼，亚芠这下更是确认了，无论这个中年商人是谁？他一定认识他！而且他口中的那个亚华所说的精锐部队该不会正是他所猜想的吧？

“虽然那一晚无论亲卫队们怎么的要求，亚华将军都不肯说出他口中的那一个队伍叫什么名字，可是，哼哼，刚好我的结拜大哥的二叔的义弟的……的孩子就是在藏风青狐亲卫队里担任亚旭将军的传令兵，有一回他在无意中听到了三位将军在闲聊，而且聊的话题还是那个所谓真正的精锐部队的事情。”

“偷偷的告诉你们，你们可不要乱传，当时我那个亲戚只敢听几句，可是他却正好听到了最重要的部分，在他偷听时，正好听到亚旭将军竟然说，他们现在的亲卫队如果在训练上个十年，可许可以比的上现在的小队实力，而一旁的亚华将军竟然也点头称是，可是却又说只是怕在十年后，小队又更可怕了，最后，我那亲戚在离开前，只听到了亚华将军说了什么十年后亲卫队想跟死神……的。”

“我那亲戚前思后想的，最后，他猜，那支三位将军口中的精锐部队一定是叫死神什么小队的，光是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害怕，而这个消息就是他偷偷的告诉我们的。”

听到了中年商人的话，众人不由的张大了嘴，几乎不敢相信有这种事？

天呀，这可真的是一见大新闻呀！

而注意听着中年商人的话的亚芠根本就是愣住了，如果说这个中年商人口中的那的死神什么小队的队伍不是他的死神镰刀小队的话，那他就不是银月恶魔了。

这个中年商人到底是谁？不但认得他，而且还好像知道他跟死神小队之间很多的事情，而无论亚华哥哥他们有没有真的说过这些话，这个中年商人将这些话说给了这些老百姓们听到底是有什么用意？不过看他的样子，似乎并没有恶意？

有点摸不着头绪的亚芠回过神来时，正想要去找一下那个中年商人询问，可是他才往他一跨

步，那个中年商人一个彷佛不经意的动作却叫亚芠顿了顿，同时心中忍不住的暗笑起来。

高，真是高呀！

原来，那个中年商人在亚芠忍不住的往他一跨时，看似无意的伸手在自己的额头上一擦汗，掌心朝着亚芠一展随收，一缕黄芒已经映入了亚芠的眼中了。

那是一颗，平贴在中年商人的掌心当中，十分精巧的黄色五芒星。

曾经听祥川提过了，北斗当中彼此辨识身分的方法当中，有一种最简单，适用于任何的场合的方法，那就是在掌心当中放置一枚星星状的东西。

黄色的星星，黄星，原来这人竟然是北斗的黄星名下的一员！

同时，亚芠这下也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北斗的神通广大了，一个月前才刚刚协议，现在，他们竟然会连这龙刃镇都在他们散布消息的范围当中。

想着刚刚中年商人的谈话内容，亚芠不由的会心一笑，北斗竟然会用这种方式，利用人的好奇心，让他们的消息在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以为自己听到的消息是难得一件的秘密消息。

而秘密，往往是最容易公开的，运用的这种方式，北斗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这个消息以最自然最快速的方法散布出来，恐怕不用到明天，整个龙刃镇的人全都知道了，有一支叫死神什么小队的队伍，可是连三位将军的亲卫队都比不上的可怕队伍。

除了一句“高！”之外，亚芠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方法可以去形容北斗散布消息的方法了，真的不愧是第一情报组织，收集情报不得了，散布起情报来，同样让人不得不佩服。

注意的听着那个黄星的中年人的谈话，亚芠浑然不知亚若的亲卫队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忽然身边有人轻轻的碰了他一下，是翰罗。

亚芠不解的看着翰罗，随着翰罗的手指一比的方向一瞧，亚芠不由的露出了奇妙的笑容。

眼光穿过了丛丛的人群，在一大队精神抖擞的亲卫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停下了跨下的座驾，呆愕的望着他们这一个方向。

那是一个身穿天蓝色的劲服，样式与周围的蓝天飞鹰亲卫队一样，除了他的背后多了一件蓝色披风，以及身上的劲服滚金边的一个看起来约二十七八岁的俊挺年轻人，正是亚若。

此时的亚若正一脸不可思议兼无比狂喜的望着亚芠等人，连身边的亲卫队对他投以奇怪的眼光都不顾了。

本来隐藏在人群当中的亚芠及翰罗等人应该是不会被亚若给看见的，无如一身黑衣白发的亚芠实在是太过于醒目了，站在人群当中，更有着鹤立鸡群的神态，再加上身边的人因为亚芠等人的神态，不自觉的很少人敢靠近他们，因而让他们身边与其他的地方人头钻动不同，显的特别的空旷多了，因而哪有不被亚若一眼注意到的？

只是，亚若作梦也没想到，原本只是一趟单调无聊的押兵运补，竟然会让他给见着了生死不明的亚芠，还有在清蓝之境当中，任凭他们三兄弟怎么说也不肯跟他们来斯达帝国享福的翰罗。

看到了亚若的脸上神情逐渐由呆滞变成了狂喜，而且一副马上要下马过来的态势，翰罗抢先一步，对亚若摇摇手，同时指着远处被一群人拥促着正逐渐靠过来的康达。威廉斯将军的身影，示意他先办好正事，在来相会。

亚若会意的点点头，一拍跨下的骏马，往康达将军奔驰而去。

望着亚若的身影，翰罗微微一笑：“走吧，咱们到镇里去等亚若吧，他办完正事之后自然会过来找我们的！”

听到了翰罗这样的一说，众人当然是没有意见，脱出了拥挤的人群，往镇内走去。

只是在离开人群之后，亚芠微微的一笑，回过头来看着远处，正与康达将军接头，但是显然很心不在焉的亚若一眼，右手一挥，一到金光往亚若飞去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

且不说亚芠等人的离去，当亚若带着禁卫队还有随后的数万增员部队来到了康达的面前，对康达偏偏的施了一礼。

康达本身是泰龙帝国的侯爵，论爵位比亚若高上一阶，而且还是泰龙帝国的现任帝王的堂弟，不但是皇亲国戚，而且也是泰龙出了名的勇将，不然现年年方三十的他也不会担任这个泰龙北方重要门户的职位。

亚若看了一下康达将军，三十岁的康达将军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有着一张略为细长的马脸，右脸颊上有着一个刀疤，身材瘦高，眼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显示出他不但是一个勇将也是一个智将，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将领。

亚若与康达今天是头一次见面，以往因为康达长年驻守在这龙刃镇，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见见亚若等人，在亚若打量他的同时，康达也同时的打量着亚若。

只是这初见面的第一印象，康达却有点失望，有种见面不如闻名的感觉，想起了在玛茵之盾当中所传来的评语，亚华勇、亚旭智、亚若悍的评语，康达却是有点不太相信，实在是现在在他面前的亚若完全的让他感觉不到有哪一点称的上是悍的感觉。

虽然亚若的外表卖相相当的不错，可是现在光是看到了亚若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脸上不断的流露出一种呆呆的傻笑，实在是令康达有点不太敢相信，像亚若这样的人会是以悍闻名的人物？

紧接着亚若与康达举行了一连串复杂的交接仪式，在仪式当中，心不在焉的亚若不断的出错，更是看的康达心中不断的摇头叹息，亚若这个样子实在是与他心中的期待相差太多了。

而心理只想着赶快将正事办完的亚若，根本无暇去注意到自己在康达的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是跌到最低点了，依旧是满脑子想着翰罗及亚芠怎么会突然的出现在这里？

好不容易，经过了一连串繁复的手续之后，亚若将他所带领过来的三万兵马移交给了康达将军。

办好之后，照理来说，必定会有一场的交际应酬，不过心急于要跟亚芠他们会合的亚若无心于交际，而康达也因为亚若的表现让他十分的不满意而也不想跟他套交情。

所以当兵马成功的交接之后，亚若一向康达告辞，康达立即答应，创下了泰龙帝国有史以来最快的兵员交接纪录。

当亚若率领着自己的三千亲卫队在康达的目送下离开了军营时，康达忽然的看到了由空中射下了一道的灿烂金光，停在了亚若的肩膀上，隐约间，可以看出是一只迷你的金鹰，同时一声清脆的鹰鸣声传遍了整个大营。

康达不由的有点好奇那只金鹰是哪里来的？只可惜现在亚若已经是越行越远，让他来不及问

了。在龙刃镇外五十公里外的一处小树林当中，亚若一行人在这里驻扎休息。

在树林的一角，将自己的亲卫队留在树林当中，肩膀上不知何时停着一只可爱小金鹰的亚若却一个人走到树林的边缘处，唤走负责警卫的卫兵，自己一个人留在树林边缘处，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

忽然，停在亚若的肩膀上的金鹰雷羽忽然的振翅高鸣，亚若焦急的脸色一缓，喜道：“爷爷，亚芠，你们来了呀！”

一声豪迈的长笑传来，一群人分开了树丛走了进来，为首的正是亚若等待已久的翰罗与亚芠。

亚若先是兴奋的朝翰罗行了一个礼，然后狠狠的在亚芠坚实的胸膛上捶了一下，骂道：“死家伙，你怎么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一走就是好几年，你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吗？”口里虽然这么说，但是亚若却又忍不住的与亚芠来个热烈的拥抱，表现出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

向来冷情的亚芠在自己的三哥面前也不由的露出了真诚的笑容，热烈的抱了一下自己的兄长。

激动过后，亚若这才注意到在亚芠的身后有好几个人正含笑的看着他们。

亚芠看到了亚若疑惑的样子，连忙的替亚若介绍起自己一行人的身分，听到了三位公主的身分时，亚若不由的惊移不定，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斯达帝国的三位公主殿下会亲自来到这里，甚至还有两个世家的家主和五位长老，令亚若不由的疑惑起他们的用意，不过因为是跟亚芠一起来的所以他也不是很追究他们的用心。

不过，当亚芠介绍到凯琳等人时，亚若却阻止了亚芠的介绍，走到凯琳的面前，微微一欠身道：“下臣一等伯爵亚若。斯达克见过公主殿下。”

“咦！”看到了亚若的举动，众人不由的发出了一声的惊咦声，连亚芠也忍不住的瞥了凯琳一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凯琳这一个刁蛮少女竟然会是一个公主殿下！

来不及阻止亚若的动作的凯琳不由的懊恼的一跺脚，叫道：“表哥，你在干什么？”

“表哥？”

凯琳的称呼却又叫众人再度的一惊，讶呼出来！

亚若起身，看到众人的样子，不由的疑惑道：“咦！爷爷，亚芠，难道你们不知道凯琳是隆家的小公主，也是帝国陛下的义妹，凯林公主吗？”

众人乍舌的望着凯琳，虽然这一段日子以来的相处，众人隐隐约约间感觉到凯琳他们的身分不简单，但是他们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凯琳竟然会是泰龙帝国的公主！

除了凯琳的身分之外，翰罗与亚芠却又更想到了一点，凯琳刚刚叫亚若表哥，而亚若也说凯林是隆家的小公主，那岂不就代表着，凯林是隆家的子女，那他们的关系？

不待翰罗与亚芠反应过来，凯琳已经先一步甜甜的对着翰罗叫道：“爷爷，请恕我的隐瞒之罪，实在是因为关系重大，在没有确认爷爷你们的身分之前，我不敢说出自己的身分。”

翰罗呵呵一笑道：“没关系！”

接着，凯琳又是无比得意的对着亚芠道：“来小表弟，叫声表姊来听听！”

众人不由的一愣，随即想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亚芠的年纪比凯琳要小上两三岁，的确是要叫凯琳一声表姊没错。

只是，众人看看一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凯琳那娇俏的模样，还有面目阴冷生人勿近的亚芠的样子，真的令人很难想像他们这竟然是表姊弟的关系。

一方面好笑他们的关系，令一方面众人又大感疑惑，什么时候斯达克家竟然会与他们的死敌，泰龙帝国的第一世家隆家有这样的亲密关系在？

这恐怕就算他们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的，真是令人不敢置信，第一世家与斯达克家？

只是，斯达帝国的人马作梦也没有想到，这最叫人不敢相信是表姊弟的凯琳与亚芠才真的是有血缘的关系，其他的翰罗、亚若只不过是因为亚芠的关系而与隆家有关系而已。

而众人当中，另一个最是惊奇的就是夜月了，当日就曾经与亚芠推论过她可能是隆家的人，面对这一个可能是自己的堂或表姊妹的少女，夜月不由的仔细的看起凯琳跟忆琳来。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的影响，现在在知道她们是隆家的人之后，夜月忽然觉得凯琳跟忆琳跟她长的还真的是有几分的相似，还真的像是同一个血缘似的。

而亚芠则是瞪着凯琳，嘴角上微微的抽动着，他怎么也没想到凯琳姊妹竟然会是她的表姊妹，久久，他才微微的叫道：“表姊！表妹！”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无法接受自己竟然会比这个看起来比他还来的幼稚的凯琳小的事实，所以亚芠的表姊叫的比表妹要来的小声多了。

凯琳也不计较，光是看到了亚芠脸上古怪的神色，就已经够让她得意了。

摆摆手，凯琳一副老大姐的模样道：“嗯！“表弟”不用这么多礼了，表姊我今天忘记准备礼物了，改天再补给你一份见面礼！”

听到了凯琳特别的强调表弟这一个名字，亚芠不由的一滞，脸上的表情越现古怪，其他的人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真的很难的看到亚芠这个样子。

忽然，亚芠又觉得不对道：“可是我不是只有一个小舅，而我记得小舅他可没有结婚呀？”

亚若微笑的解释道：“凯琳是亚芠你二叔公的孙女。”

凯琳拍拍亚芠的肩膀哀声叹气道：“知道了吧！可不是我在占你的便宜，你以为我很想要有一个怪老头般的表弟吗？”当场，众人忍不住的大笑起来。

亚芠不由的一气，确认了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之后，凯琳更加的肆无忌惮的开启了亚芠的玩笑了，谁叫亚芠是她的“表弟”！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五十一章~第六十章

第二部 第五十一章~第六十章

作者：手枪

随着亚若，众人一起前往泰龙帝国的首都玛茵之盾。

一路上，亚若已经了解到了霞等几位公主秘密前来泰龙帝国的目的，而他也拍胸脯保证，一定替她们引荐给帝国的陛下。

亚若的承诺着实让众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见泰龙的皇帝还有让他相信他们的身分与诚意，如今有了亚若的协助，最困难的反倒是成了最简单的事情了。

倒是在前往玛茵之盾的这段路途当中，对亚芠来说还真的是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亚芠都有点认为这比当初在逃亡期间还来的难过。

让亚芠难过的根源就是在凯琳的身上。

在这一路上，凯琳毫不客气的运用了自己身为「表姊」的特权，似乎想要在这段时间挖空亚芠的所学，让亚芠几乎不堪其扰，偏偏亚芠却又拒绝不了凯琳的要求，只因凯琳振振有词说没有理由表姊要比表弟弱的。

没办法，碍于表姐有命，亚芠只好挖空心思，弄出一些适合凯琳的武学来，让凯琳学个过瘾，如此一来连其它的人也沾光不少。

以亚芠现在的实力来说，经过了一连串的战斗体验，论起实战经验恐怕放眼全大陆连十大高手也没有他来的多，而且他所面对的往往都是比他来的强大的敌人，让他有着无比丰富的经验。

而在清阳镇中化身贪狼星的两年里，通过了对于能量的感应特别敏感的贪狼星的身躯，并且隐藏在大自然里的生活，让他无论在魔法能量运用的生命奇迹，亦或是武技展现的森罗万象体会上，都有着无法形容的大跃进，不再是处于探索阶段，而是已经到达了成熟阶段。

也之所以如此，亚芠才能够在月舞情人湖时，可以担任夜月的幕后特效，营造出那样的美轮美奂的境界来。

如今，应凯琳的要求，对亚芠来说也只不过是小菜一碟，随手拈来的奇技神招，就够凯琳练个老半天了，连其它的人也是受益良多。

而在这段期间，亚芠也才知道，原来凯琳他们五个人都是泰龙帝国中的最高学府－卢勘学院中的人，除了凯琳与忆琳姊妹是隆家人之外，多尼来自于平民，是卢勘学院当中有名的才子，法利与大卫则是由泰龙帝国的皇帝葛沃比·那雷所精挑出来的精英份子，一方面在学院中保护凯琳姊妹，一方面也是一同的在学院当中深造，是泰龙帝国未来的栋梁精英人才。

也难怪这一个小队伍里都是以凯琳为马首是瞻了。

而这一次，他们之所以会来到斯达帝国的边境，主要就是因为在卢勘学院当中有着一个传统，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校际幻兽大赛。

顾名思义，在校际幻兽大赛当中别开生面的是，这种大赛不是比武也不是比魔法，而是比幻兽。

其原因就是在于卢勘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优秀的领导人才的学院，每一年可以从这所学院毕业的人几乎都是各方渴求的，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才。

几乎在泰龙帝国当中，在各方面的领域有出色表现的人，十个里面到有七八个是卢勘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在魔法还是在武技方面不是很出色的卢勘学院会成为泰龙的最高学府的原因。

而基于这样的一个教育方针，当初这卢勘学院里的创始人便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校园大赛的惯例，由学生自己培养自己的幻兽，然后让自己的幻兽以第一型态跟其它的幻兽去比斗，藉由这样的方式来取代在学院当中，学生无法真正的展露他们的领导培养的能力。

而且用这样的方式除了可以避免学院当中优秀学生的损伤，更因为比赛的是幻兽，所以没有人那么多的顾忌及影响，主人只要培养的好，就算是下级的幻兽也可以在独有的领域胜过高级的幻兽，使的这样的比赛更具有公平性。

而每一个自己的幻兽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的人都会被人认定为，这一个人在领导上面有着相当的才能，是一项很高的荣誉。

久而久之，每年的幻兽大会都会吸引了相当多的人前来观望，而学院当中的学生也将这一个幻兽大赛视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最好的一个场所，尤其是像多尼这种不具有贵族身分的平民更是如此。

而且，多尼已经连续两次在学院的幻兽大赛当中获得了魔法组的第一名，今年如果能够再获得一次第一名的话，那就打破了卢勘学院的纪录，连续三次获的榜首的纪录，对于多尼而言，不但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且将来不管在什么方面都有着很好的助力。

而这一次，凯琳他们会来到斯达帝国也是因为，原本多尼仗以获得前两年的第一名的是一只中级四阶的水系幻兽，可是在几个月前，多尼这一只呼声最高的幻兽在某一次的「意外」当中失去了，所以多尼不得不再找另外一只幻兽。

可是可想而知，身为平民的多尼，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多高阶的幻兽，而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在去培养出一之虽然低阶但优秀的幻兽来。

所以，多尼便把主意打到野外的野生魔兽的身上，想要去找一只比较高阶的小幻兽，既不用再花时间去孵化，而且也可以直接的让小幻兽认主在施以训练，以求在幻兽大赛当中获得好成绩。

可惜的是，野生的魔兽虽然多，可是，真正高级的魔兽却相当的少，大部分已经被各国给捕捉去训成了私有的幻兽加以饲养，要不然就是找到的就是还是卵状，缓不济急的魔兽卵。

找了好久，这才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高级的魔兽，而且刚好已经由卵中孵化出来的幻兽。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找到的那一只魔兽竟然会是一只九阶的帝王级魔兽，旁边还有小魔兽的母亲在守护着，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叫他们无功而返，幸而巧遇亚芠这才让多尼如愿以偿。

也因此，亚芠让给了多尼的这一只小火豹，而且还附加了一只大火豹，叫多尼对他的感激可真的是用笔墨难以形容。

再加上亚芠在多尼的面前一直表现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每每一句话都可以让多尼的修为增加，使的这一路上，多尼几乎是黏着亚芠黏的紧紧的，就巴望可以在亚芠身上在挖出一些东西来。

而亚芠也乐于提升多尼的修为，本着现在有越多优秀的人才，将来人类越有实力去对抗天外怪物，也就越有生机的理念下，亚芠更是不遗余力的加强着多尼实力，还有其他几个在看到多尼的修为大有突破，也跟着来凑热闹的其它人。

结果在经过了大半个月的旅程来到玛茵之盾的时候，年轻一辈的人全都在亚芠的手底下脱胎换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在亚若及凯琳等人的带领之下，亚芠等人在经过了繁复的过关进城手续之后，所有人终于如愿以偿的进入了无比繁荣的玛茵之盾当中。

看着玛茵之盾里那繁荣的景象，亚芠不由的暗自比较着他所去过的其它大城。

不管是华纳帮公国的首都原曙城，亦或奇兰楼的第二大城丰原城，还是斯达帝国的帝都，这玛茵之盾都不愧是大陆第一强国泰龙帝国的第一首都之称。

不管是路边的商店，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潮，全都展现出一副相当可观的热闹景象。

看到了众人的惊讶模样，一旁的凯琳得意道：「我们这个玛茵之盾里面总共有上百万的人口，占地百余里，不管是在人口还是在占地上，都是我们泰龙帝国的第一位。」

「在本城的中心处，我们的第一代陛下立有一座高达五十公尺的巨大白玉石像，乃是我国所信奉的战争女神玛茵的石像，乃是我们泰龙的精神象征，而这座城之所以会取名为玛茵之盾就是取守护战争女神玛茵的意思。」

「城里共分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依序为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方八区。」

「正东的天区是帝国的王室所在，东北的宇区是一些王公贵族的住所，东南的宙区则是负责皇宫的安全的禁卫队或是玛茵之盾的治安城卫的营区还有诸多的行政机关所在。」

「正北的黄区与西北的洪区则是一些平民所居住的地方，而黄区比洪区要来的高级一些。」

「正西的地区则是玛茵之盾经商交易的地方，正南方的玄区则是我们卢勘学院，还有一些学术集会场所还有一些象是打铁、纺织、药房之类比较希奇古怪的场所所在。」

「而西南方的荒区则是……」

原本说的兴高采烈的凯琳忽然一滞，亚芠等人好奇的看着她，一旁的亚若自是知道凯琳为什么会说不下去的原因，他接着道：「荒区是整的玛茵之盾里占地最广的地方，但是人物也最为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不过最出名的还是荒区的一些酒楼妓院，是一处红灯酒绿的声色场所，算是玛茵之盾最繁荣也是最混乱的一区。」

众人恍然大悟，这才知道为什么凯琳说不下去，要她一个妙龄少女介绍这样的一个地方，也的确是难为她了。

既然已经接过了话头了，亚若干脆继续道：「除了这八大区之外，在玛茵之盾的周围还有好几个小市镇，专门负责提供玛茵之盾所需，也是相当的热闹，而所谓的百万人口其实也是包含了周围市镇的人口。」

「真正可以在玛茵之盾里面定居的人口也不过是五十来万，不过比起大陆上的其它重要的城市来说，玛茵之盾也足以称之为第一大城了。」

又指的大街两旁的大大小小商店的招牌，亚若微笑道：「我们现在就是在已经商为主的洪区，待会我们要先到宙区去，我先去军部覆命，然后我在带三位公主到皇室办事处去正式的投帖，然后咱们再到我住的地方休息，等待陛下的招见。」

说到这，翰罗忽然的轻咳一声道：「亚若，不如你与三位公主的使节团去覆命以及投帖，我跟亚芠则由凯琳带我们去拜访一下亲家好了，我想亚芠也想见见自己的外公外婆吧！」

「我们就在隆家会合好了！」

众人一愣，所有人的眼光不由的投往亚芠，亚芠虽然被看的浑身不自在的，不过，打从他进城以来，心中的确也是很想要渐渐自己的外公外婆，因此也不反对翰罗的提议，遂也点点头同意了。

看到亚芠这一个领头的不反对这样的提议，所有人便也按照这样的安排去做了，约定好会面的时间，所有人分头行事。

亚若带着十个跟他一起进城的亲卫队护送着以三位公主为首的斯达帝国使节团往宙区去了，而亚芠、翰罗与死神小队则是跟着凯琳五人往王公贵族们所居住的宇区去了。

沿路，凯琳口齿清晰，引经据典的介绍着这座最少也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各项的名胜古迹，听的众人津津有味的，看来凯琳这个刁蛮公主刁蛮归刁蛮，倒也不是那种不知世事的大小姐，肚子里多少还有点墨水在。

不过，这座玛茵之盾也真的不愧是凯琳称之为大陆第一大城的名号，众人在凯琳的带领之下，由早上清晨进城，到现在已经快中午了，却依旧还没有走到目的地。

看到众人的样子，凯琳最后不得不去叫辆马车，直接前往宇区，这才免了众人在人潮里推挤前进的痛苦。

坐在马车里，看着马车穿过了一条条的大街小巷，直弄得众人头昏眼花的，好不容易在凯琳一声到了之下，众人这才如释重负，看来城大也不是最好的。

下了马车，趁着凯琳在付钱的时候，众人不由的仔细打量一下附近的环境，最先映入众人眼中的，就是足下一个广大到望不见边界的超大型的广场，以及在远处伫立的一座高大到不可思议的白玉石像。。

石象是一座浑身晶莹雪白的女性的塑像，身穿轻盔手持长剑，面貌身段优美。

这座白玉石像少说也距离众人至少两三千公尺，但是却依旧可以让亚芠等人看的一清二楚，并且可以感觉出这座玉像的巨大，可见这座玉像有多大。

打发马车走了之后，见到众人的眼光全都被远处的白玉巨像给吸引住了，凯琳得意道：「这座石像就是我们帝国的精神指标战争女神玛茵的塑像。」

手指的玛茵石像，凯琳又是骄傲又是得意的道：「整座石象是由二十多万白玉块所购成，从初建到完成总共耗费了两百多年，历经了五位皇帝，是我们帝国最高的象

征。」

「我们现在所在的广场是在玛茵之盾的中心点，这座广场名字就叫做战神广场，广场成正圆，半径三千尺，全大陆再没有第二个广场可以比这战神广场要来的大，而整个广场的中心点就是这座高达三十五公尺的战争女神像。」

「在我们帝国当中，身为一个军人最高的荣誉便是在这战神广场中，在战争女神的面前，由陛下亲自颁发的女神之徽，而这几十年来，只有三个人有这样的荣耀！」

亚芠与翰罗转过头来望着凯琳，凯琳点点头道：「没错，在这几十年当中，就只有亚华表哥他们三人在去年受颁女神之徽这个荣誉，所以他们才会被整个帝国视为英

雄。」

翰罗跟亚芠不由的乍舌不已，他们虽然知道亚华他们在泰龙帝国当中有相当不错的表现，但是也没想过竟然会好到这样的程度，着实叫他们相当的吃惊，只是他们又感到疑惑，凯琳带他们来到这里要做什么？

看到众人疑惑的样子，凯琳略想一下马上就知道了，微笑的解释道：「在过去就是宇区了，因为宇区中所住的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所以宇区里面的管制相当的严格，需要经过了重重的关卡才可以顺利的到达隆家的府邸，一般的马车无法直接到达宇区当中，我们现在就要在这战神广场的周边换上隆家的私人马车这样才可以到达隆家所在。」

众人了解的点点头，在凯琳的带领下，来到了战神广场旁边的一间，外面停着一辆车厢上有着一只双头黄金狮子马车的两层小楼房子外，凯琳指的马车道：「双头黄金狮就是我们隆家的家徽，而这里就是我们隆家所设的办事处，其它稍微有点份量的家族或是官员也同样再这战神广场的四周设有办事处。」

众人似懂非懂，虽然不太了解为什么各家要在这里设办事处，但是却也知道一定有其用意在，不过凯琳并未解释，她只是交代众人先在这里等待着，然后她就自己一个人走进了楼房当中。

力奥好奇的看着马车，马车比刚刚他们乘坐的那辆可以让二十多个人同乘的大马车要来的小的多了，看起来最多可以供五六个人共乘，不过外表倒是装饰很精美，显示出第一世家的不同凡响，而那双头黄金狮近看时才知道，竟然是用黄金来装饰的，可见隆家的财力之丰厚，连一辆马车竟然都用黄金来装饰，真叫人想象不到。

正当中人讶异的看着马车上的黄金装饰时，由马车的另外一方忽然的走来了好几个年轻人。

这几个年轻人衣着华贵，他们在来到了马车前，看到了亚芠等人时，当中一个看起来大约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面目一变，大喝道：「哪里里来的乞丐？在我们家的马车前鬼鬼祟祟的要做什么？还不赶快滚开！」

忽然的听到了这样的一声大喝，众人不由的一呆，转过头来看着这六个年轻人，不知道他们在叫些什么？什么乞丐的？

翰罗的眉头略微的皱了起来，亚芠的笑容也消失了，而其它的人也是脸色相当的难看，这群人实在是太无礼了。

原先大喝的年轻人，看到亚芠等人不理会他们不由的来到了亚芠的面前，叫道：「喂，你耳聋了吗？」

边说，手一伸究要往亚伸的肩膀上给搭上了，可是还来不及给碰到了亚芠的肩膀上，那个少年顿时就感觉到一振天翻地覆，上下颠倒了。

碰的一声，这个无理的少年已经是被人给甩飞出去，掉到了地上了，而在亚芠的面前则是出现了一个身影，满脸冷肃的味道，左颊上还有一道的疤痕，正冷冷的望着那个被摔的七荤八素少年。

看到了少年被摔了出去，他身边的几个同伴不由的脸色一变，不由分说的抽出了他们随身携带的配剑，亮晃晃的利剑直直的对着众人。

看到了少年的同伴这个样子，将少年给摔出去的疤脸身影，不由的一阵的杀气腾出了身外，手已经搭上了他腰际的长剑。

眼看即将上眼一场流血纷争，一旁的亚芠忽然沉声道：「鬼刃，别冲动，退下！」

疤脸人鬼刃听到了力奥命令，微微的对力奥一躬身，随即不发一语的退下，整个人给眼前的这一干少年一种透不过起来的狠辣气息。

亚芠往前一跨步：「小朋友，你们想要做什么？」

「你们可知道，有时候随随便便的拔剑，可是会引发出你们所无法承担的后果的！」

冷冷的望着眼前的这一群少年，亚芠脸上透露着一种莫测高深的气息，同时又让人感觉到一阵难以形容的寒意在四周蔓延着，虽然是青天白日阳光普照之下，可是所有人却又感觉到一阵的毛骨悚然。

而这时，再一旁的忆琳等人似乎认识眼前的这一群人到底是谁，不由的脸色一变，但是却又因为亚芠的举动而不敢说些什么。

至今日，他们才又见识到了亚芠狠辣的一面，令他们不由的又回想起当日初见亚芠时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

亚芠冷然的望着眼前的这一群少年，直看到他们脸色大变，而这时刚刚被鬼刃给摔飞出去的少年也已经回过神来，挣扎着由地上爬了起来，刚刚鬼刃并未手下留情，以少年这样的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哪里里曾被人这样对待过，刚刚爬起来，想起来自己被人给摔出去，当场不由的大发雷霆。

不由分说的拔出了腰上的长剑指着亚芠，怒叫道：「谁？刚刚是谁敢摔我？难道不知道我乃是隆家唯一的继承人克瑞·隆子爵吗？给我出来！我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

听到了少年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众人不由的脸色变的相当的古怪，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碰上了隆家的继承人，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不经世事的无知大少爷。

不自觉的躲在人群里，窝在法利背后的忆琳不由的伸手遮脸发出了一声的呻吟声，而法利只是冷冷的道：「丢脸，连被谁摔出去的都搞不清楚还想要教训人？」

法利并未压低声量，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听的一清二楚，包括了那个在发怒的克瑞，克瑞听到了法利的讽刺，更是火上加油，怒吼道：「是谁？是谁在说话？有种出

来！」

法利冷哼一声，似乎是不屑说话，而这一声冷哼声也将克瑞的眼光吸引到法利身上，看到了法利，克瑞脸色不由的一变，大嚷：「好呀！本爵道是谁敢这么大胆？原来是你这家伙，怎么，仗着有本爵的大姐在背后撑腰，你越来越大胆了，忘记你自己的身分了吗？竟敢根本爵作对！」

克瑞此话一出，众人哪里有不知道想必法利跟克瑞以前相处一定是相当的不愉快，看来是有旧隙在。

法利冷哼一声，正待要出声，在他身后忆琳不由的焦急的轻轻扯了法利的衣服一下，阻止了法利的发言。

只是这个小动作却被克瑞给看在眼里，冷哼道：「怎么了，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一个吃里扒外，串通外人来对付自己哥哥的「好妹妹」呀！」

被克瑞这一点名，忆琳也藏不住了，无奈的由法利的背后走了出来，怯生生的叫道：「哥哥，好久不见了！」

克瑞冷哼一声：「好呀！真是个好妹妹，两个月不见，你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对付我这哥哥，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哥哥的存在吗？」

忆琳为难的看着克瑞，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事情发生的太快了，她还来不及反应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她面对克瑞的指控，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倒是一旁的亚芠，原本一直静静的看的克瑞在耍威风，这时，他缓缓的踱步到忆琳的面前，淡淡的问道：「忆琳，这个不长眼的家伙是你哥哥？」

忆琳无奈的点点头，老实说，她还真的有点不太想要承认克瑞是她的哥哥。

看到了亚芠忽然横插在他跟忆琳之间，克瑞不由的一怒：「喂！你，白头发的，你是哪里里来的贱民，本爵在跟妹妹说话哪里有你插话的余地！」

听到了克瑞的话，当场所有人的脸上不由的面露一种奇怪的神色，似乎感觉到这个出口家世闭口本爵的家伙有大难了。

而听到了克瑞的叫嚣，亚芠忽然的转过身来，克瑞还来不及有所反应，亚芠已经欺身到他的面前，几乎完全的贴近克瑞，冷冷道：「贱民？子爵阁下，你是在说我吗？」

被亚芠鬼魅般的动作给吓到，再加上亚芠忽然放大的面孔，克瑞不由的惊呼一声，倒退了好几步，不敢置信的看着亚芠，手中的长剑无意识的对准了亚芠的胸膛，引的众人一阵的惊呼！

示意众人不要动作，亚芠冷冷的往前跨进了一步，走到了克瑞的面前，几乎让克瑞手中的剑快要触到了他的胸前。

亚芠先是低头看了一下胸前的利刃，随即抬起头来目露寒光的望着克瑞，慢慢道：「你拔出剑来是想要对付我吗？」

虽然语气平和，但是任谁也听的出亚芠口气当中潜藏的杀气，尤其是现在，所有人几乎全都明了亚芠的行事作风，如此一来更是震撼于亚芠口气里的杀意，令全部的人不寒而慄。

眼看亚芠越来越靠近克瑞，忆琳不由的尖叫一声：「不要！」

忆琳的尖叫声一出口，顿时叫原本就被亚芠的那种逼人的气势给弄得六神无主的克瑞不由的手一抖，手中的长剑本能的往亚芠的胸前刺进，更是引的忆琳又再度的尖叫一声。

一刺之下，克瑞不由的也随着忆琳之后尖叫一声，他原本就没想过自己竟然会有亲手杀人的时候。

忽然，克瑞感觉不太对劲，他的剑好像被什么给阻挡住了，定神一看，却见到在他的剑尖，接触到亚芠的胸前的地方，竟然有一层的金光阻挡了剑的刺入，他的剑根本就无法刺入亚芠的身体当中。

亚芠又看了一下自己胸前的长剑，然后瞄了一眼在克瑞的身后那四五个面无血色，跟克瑞一样被这种长剑无法刺不进去肉体的奇特景象给惊呆了的几个大少爷一眼。

慢条斯理的伸手用两指夹住了克瑞的长剑，克瑞只觉得一阵的大力传来，浑身如遭雷电般的被这股力量给震的倒飞了出去，摔的比刚刚更惨。

可是这一次克瑞却在还来不及爬起来的时候，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连自己躺在地上，浑身的泥土都来不顾，就这么呆呆的望着眼前的景象。

「真是一把好剑，只可惜在你的手上却变成了一把废物！」

两指夹着雪亮的剑刃处，亚芠似乎惋惜的看的手上的长剑，一道金光闪过，克瑞的长剑已经化成了一堆的铁粉，随风而逝，在亚芠的指间完全不留一点的残渣。

眼睛一瞪，亚芠冷哼一声：「滚！」

一挥手，转了个身，不在理会已经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呆了的一干大少爷们。

平常只懂得仗着自己的家世与贵族身分，在这玛茵之盾里到处作威作福，欺凌百姓的几个贵族少爷们，哪里里曾经见过这样神奇的景象？

且又碰到了完全不将他们的身分看在眼里，特立独行的亚芠，更是被狠狠的教训了一顿，这样的差异让他们所有人全都傻眼了，而且也真的被这个比他们还凶恶的人给吓到了。

亚芠的滚字一出口，几个人完全无法去对这样的无礼的举动生气，本能的连滚带爬的离的远远的，狠不得离亚芠越远越好。

他们并非是白痴，当然也知道他们今天是撞到了铁板，遇到这样一个不将他们的身分给看在眼里，剑刺不伤，化铁成粉的怪物，他们只恨自己的爹娘少生了一双腿给他们，跑的比谁都快！

叫人准备马车之後，凯琳终於从屋子里出来，只是她出来之时，远远的看到了有好几个看起来很熟悉的身影消失在街角。

看著众人从马车的背面走了出来，除了亚芠之外，其他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很奇怪的脸色，凯琳疑惑的问道：「怎麼了？发生了什麼事情？怎麼你们的脸色怎麼那麼古怪？」

忆琳摇摇头，苦笑道：「没什麼，姐，马车交代好了吗？」

凯琳点点头，这时从屋子里又走出来了一个坐著御者打扮的中年人，他先对忆琳躬身问好，然後在对凯琳道：「大小姐，请您先上车，小的这就去牵马过来。」

凯琳点点头，招呼道：「好了，我们先上车好了。」

看看马车，凯琳又随即道：「不过各位真是抱歉了，因为这辆马车平常只供我们家少数人在使用，因此空间不足，我已经叫人在去招呼另外几辆马车过来，只是我们现在可能要分成两批人上路。」

亚芠等人点点头，最後决定这一辆马车由凯琳姊妹、亚芠祖孙还有夜月五人先坐，其他的人则是等待下一辆马车前来。

这时刚刚的那个御者也已经将马车给准备好了，亚芠等人便上了马车，往隆家出发。

且不管亚芠等人坐著马车离开，留在原地等著下一辆马车的其他人各自找了一个地方躲避著强烈的太阳，边休息著。

已经跟力奥混的相当熟的大卫自然也招呼力奥道附近的街道阴影处休息，看著力奥还不正常的脸色，大卫以为力奥在担心刚刚的克瑞他们会前来报复，忍不住道：「力奥大哥，刚刚的事你就别放在心上，那几个小子就是这样子，刚刚被头儿（他随著力奥称呼亚芠为头儿）吓过以後，我看他们这下不敢过来了，不过可能头儿以後会难过点，毕竟他可是公爵夫妇最疼爱的孙子，就怕他会在公爵夫妇面前搬弄是非。」

力奥冷哼一声：「哼！我可不是在担心他们会报复，相反的，我是在为他们能够在用剑指著头

儿後，还能够逃过一条命而觉得不可思议！」

一旁的停风嘻皮笑脸道：「哎唷，队长你也别这样嘛！人家好歹是头儿的表弟，头儿总不能像在对付敌人一样，光是看到人家拔剑就干掉人家呀！」

听到了力奥等人在谈论刚刚的事情，众人不由的也兴致勃勃的围过来，多尼好奇的问停风道：「停风兄，你这话怎麼讲？难不成以往你们头儿只要看见人家拔剑相向就会干掉人家？」

「刚刚那还是最轻微的呢！咱们头儿一贯的行事作风就是，他绝对不会去主动惹事，但是只要事情惹到了他的头上，他绝对不会忍气吞声的。」一旁的龙？

笑的相当的夸张。

停风不甘寂寞的接口道：「还说呢！要不是看在那个什麼克瑞是他表弟的份上，恐怕他这次不死也会脱层皮，看来，报出自己的身家还真的有点用呢！」

边说停风还边摇头晃脑的，一副相当的惋惜的样子，似乎为这次亚芠被人用剑指著，但是却没有见血而感觉到可惜！

「我看不一定，今天要不是这个克瑞报出他是隆家的继承人，是头儿的表弟的话，头儿也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就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别忘了，我们就有好几次就曾经见过比这个克瑞还要来的横行霸道的家伙，但是头儿除了摆出那副死人脸以外，也没有见他发过飙，头儿的肚量可大的很！」

「我看头儿是爱之深责之切，看到未来隆家的继承人这样的不成才，所以才故意用这样的方法来吓一吓他的！」一旁的龙？忍不住老毛病犯了，跟停风逗起嘴来。

一旁的多尼听到了龙？跟停风的斗嘴，不由的感到有趣，问起了一旁的力奥，在他的感觉中，亚芠似乎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人，这是他从这几个月来的相处所深深体会到的。

从头一次见面，亚芠先是毫无理由的，狠狠的跟他们大打出手，然後又莫名其妙的送他最高级的帝王幻兽，而在对打当中却又别开生面的提升了他及其他人的实力，而且在对付那些流寇时，一会狠辣如魔，毫不留情的屠杀了一大半，一会又慈悲如圣，为他们的遭遇而感到悲哀，替他们做好妥善的安排。

这段日子以来，亚芠的所作所为让多尼感觉到无比的矛盾与诡异，似乎完全没有一个一定的风格，这让他对於亚芠这个人更是充满了好奇心。

听到了多尼的询问，力奥先是苦笑了一声，随即又陷入了深思，想起了当初在铁血三难当中，凯特的评语，力奥这个大老粗难得的展现出他细腻的一面微笑道：「你问咱们头儿的为人嘛……」

「该怎麼说呢？咱们头儿是一个毒手佛心的人呀！」

听到了力奥的说法，不但是多尼、法利、大卫三个人好奇，就连其他的死神镰刀小队的十个人也聚集在力奥的身边，听著力奥说出对亚芠的为人观感。

思绪彷佛是陷入了往昔，力奥诿诿的道出了当初他们三个与亚芠初见面时的情况，还有铁血三难时，在头一难空手搏狂豹，他、凯特，还有夜月三人对於亚芠的感觉。

多尼三人且不提，其他的十个小队员也是头一次听到力奥提及当初的事情，在那时，他们还都只是铁血团里的一个小小的见习兵，根本不知道亚芠到底发生了什麼事情，就算偶有听到，也

只是片面的，如今在力奥的口中听到亚芠完整的事迹，不由的感到十分的兴奋。

慢慢的听著力奥的叙述，众人不由的沉浸在亚芠往昔的事迹里，从华那邦公国边境的获得银月恶魔称号的杀戮，直到血土台的万人屠杀事件。

在力奥的嘴中说出来别有一番的感情，死神小队里的人全都不由的眼框红了起来，不管是当日有没有在虎王坡上，他们都可以感受的到，当日亚芠性命相护的关怀，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现在，对於亚芠也才会这样的疯狂拥戴，为了亚芠可以抛去自己的性命不要也没关系！

在力奥粗豪的低沉声音中，多尼三人似乎也可以感受到亚芠的那种隐藏在血腥下的慈悲，名为残酷的温柔，令他们心中不由的热血沸腾著，恨自己为何不是亲眼所见。

力奥说完了，性格与力奥相当的近似，同样是鲁直型的大卫不由的沙哑著声音道：「原来银月恶魔是这样的一个人呀！」

「那他应该是好人呀！怎麼大陆上一听到银月恶魔这四个字就好像是万恶不赦似的，这是怎麼回事？」

力奥谓然的一叹道：「好人？什麼样的人是好人？」

大卫理所当然道：「好人就是作了好事的人呀！」

「那什麼样的事情才算的上是好事呢？」力奥双眼中似乎是带著一阵的迷雾，反问著大卫。

「就是……。」就是什麼，大卫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以称的上是好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要他举例出来，大卫此时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力奥拍拍大卫的肩膀，忽然的放声大笑道：「老弟，思考这种东西不是咱们这种人作的来的，学学老哥我，我可是从来不去干这种无聊的事情，反正我只知道，只要是有人想要对我们家头儿不利的话，我就砍他全家就行了，管他是谁！」

听到了力奥这忽然豪放的样子，众人不由的一呆，大卫感觉到力奥说的好像有什麼不对之处，但是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倒是一旁的法利忽然的问道：「那照你这麼说，刚刚如果说克瑞真的对你们头儿不利的话，那你也要砍了他？不管他是你们家头儿的表弟？」

力奥微笑的看著法利：「如果今天克瑞真的想要对我们家头儿不利，而他如果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办到的话，那我告诉你，是的！我会砍了他！」

伸手阻住了法利的话头，力奥续道：「我知道你想要说什麼，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也许你会无法接受，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如果说今天克瑞真的对我们家头儿不利的话，那可能不需要我们来动手，我们头儿自己会先将他给砍了。」

力奥此话一出，死神小队的所有人皆有志一同的点头，证明力奥的说法无误，亚芠真的会这样做。

一旁的多尼忍不住插嘴道：「可是如果你们头儿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别说克瑞好了，假设今天换成了是一个毫无干系的别人，只因为别人拔剑相向就这样的将人家给杀了，完全不理会人家到底是什麼原因而拔剑相向，那岂不是有点是非不分了？」

力奥呵呵一笑道：「这世间本来就没有纯粹的是非对错，任何一件事都有两面，杀人也是如此，如果今天被杀的是你的亲友，你当然会悲痛，如果今天被杀的是你的仇人，那又是另外的

一回事了，就看你从什麼角度去看待这件事而已！」

多尼还想要说些什麼，但是这时马车已经来了，力奥呵呵一笑的止住了这一场即将展开的辩论，笑道：「好了，我们也别在这里说这个话题了，马车来了，我们也该走了。」

随著力奥的声音，两辆比刚刚的马车还要来的大的马车已经驶近了他们的身边。

众人见状，连忙的趋近了这两辆的马车，但是就在这时，力奥忽然阻止了众人的动作，一旁的街角处，一大群人气势汹汹的往这赶了过来。

望这那一群二三十个的人群，力奥脸上似笑非笑的叹了一口气道：「虽然不是很想承认，但是，咱们头儿那一贯的宗旨还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俐落，你们瞧，头儿难得一次没有动手，这下我们可麻烦了。」

多尼脸色相当难看的道：「大家注意了，这一群人都是帝国里各大臣们的子

弟，是咱们得罪不起的，他们身後的那一群人是他们的保镳，里面卧虎藏龙，大家小心一点。」

冷哼一声，死神小队里，鬼刃不屑道：「队长，该怎麼办？跟以前一样？」

说著，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横划一下，意思相当明白的看著力奥。

微微的一皱眉，力奥摇摇头道：「算了，毕竟人家带头的是头儿的表弟，而且咱们初到此地，不要给头儿惹麻烦，除了为首的几个之外，其他的打残就算了，不要伤他们的性命。」

听到了力奥这样的一说，多尼等人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他们原本就很担心力奥他们会得罪这群小霸王们，毕竟他们太了解这群少年背後所代表的身分，所以听到了力奥所说的前半段不由的放了心，虽然自己这一方多少会有点皮肉痛，受点伤，可是却不会将这件事给扩大。

哪里知道，长久以来受到了亚芠薰陶的力奥等人本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连在华那邦公国当中他们都敢放火烧原曙城了，哪里会怕这一群一看就知道是一群不良少年所组成的人群。

因此，当多尼他们一听到力奥竟然轻易的说出了将他们给打残了就好这样的话来，而且这还是看在亚芠的面子上，那如果不看呢？他们真的不敢想下去，同时也感到无法置信，想要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当力奥说完之後，死神小队的十个人已经迫不及待的往那群人扑去了，而这时以克瑞还有刚刚那几个年轻人为首的人群正好来到力奥他们的面前，克瑞正想要开口说些什麼，却没想到他还来不及开口，力奥等人就已经完全不给他机会，如狼似虎的往他们给扑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平常只知道仗著自己的家人、保镳为非作歹的这一群少年们，在随身的保镳群被死神小队痛宰之後，他们哪里是力奥等人的对手，霎时哎哎的惨叫不断的响起。

不分首从，死神小队的人完全照著力奥刚刚所说的，打残了事，无一例外的，没两三下，除了刚刚的克瑞那几个人以外，所有的人，全都被力奥等人给打断了腿。

而克瑞等人则是吓的脸色发白，他们可从来没有碰过像力奥他们这样的杀手集团，竟连一句话都不给他们说的机会，就把自己的同伴，保镳们给全部打断了腿。

听著同伴们因为腿被打断而发出的痛叫哀嚎声，他们的脸全都没有一点的血色了。

当力奥不怀好意的靠近了克瑞时，克瑞不由的尖叫一声：「你……你想要干什麼？」

力奥冷笑著：「大少爷，我不想要干什麼，反到是我想要问你，你找了这麼样的一大群人想要干什麼？」

克瑞面目惨白，却说不出话来，而力奥也不逼他，看在克瑞好歹是亚芠的表弟的份上，他也不为己甚。

长笑一声：「大少爷，敬告你一件事，想要找人麻烦之前要先看看对方是不是可以让你找麻烦，可别偷鸡不著蚀把米，下次你可能就没有这麼的幸运了。」

说完，完全不在理会脸色相当难看的克瑞，力奥招呼道：「咱们走吧，头儿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得赶快追上去。」

「咦？驾马车的人呢？怎麼不在了？我们怎麼去呀？」

看到了两辆马车前方的驾座上空无一人，力奥不由疑惑的询问其他人，却不知早在刚刚看到了玛茵之盾里恶名昭彰的恶少往这里来，马车上的御者见势不妙，早溜了，连马车也不要了。

看到力奥要叫人去找御者，已经被力奥等人刚刚的举动吓呆的多尼连忙道：

「无仿，我们知道怎麼去，力奥大哥你们坐上去，我跟大卫来驾车好了。」

明明已经跟力奥说过了这一群人都是名门贵族之後，力奥还敢打断他们的腿，他还真怕在让力奥他们留在这里不知道会搞出什麼事情来，连忙催促著力奥他们上车。

此时也明白了多尼的心意，同时自己也有这样的顾虑，法利也连忙帮著多尼，催促著力奥他们上车，同时对大未施了个眼色，大卫急忙的坐上了驾座等著力奥他们上车。

力奥微笑道：「这怎麼好意思呢！」

多尼强笑道：「没关系的，力奥大哥你们请上车吧！」

力奥也不在推托，招呼了其他的人，分别的上了两台马车。

看到力奥他们上了车，多尼三人不由的松了一口气，不敢看此时脸上布满了怨毒神色的克瑞等人，相视的苦笑一下，多尼与法利上了另外一辆马车的驾座，连忙的驾车绝尘而去。

多尼三人心中有预感，像亚芠这样的人带这力奥这麼一群摆明是杀手型的人物近来这玛茵之盾，一定会惹出事情来的，事实上，光是刚刚那件事，就一定无法善了的。

先不论其他人，光是克瑞就好了，与凯琳姊妹相当熟捻的他们可是相当的了解，隆公爵夫妇是如何的溺爱这一个名下的孙子，不然也不会造成了克瑞有小霸王之恶名了。

而今，他们从侧面又了解到亚芠与隆家的关系，这是可难办了。

几乎像是在逃命般，多尼等人驾著马车急奔在玛茵之盾的大街上，幸好玛茵之盾城大路也大，加上他们又已经进入了专供达官贵人居住的宇区，路上的行人较少，因此才没有再生出意外。

不过，他们过快的车速也造成了沿路咒骂声不绝，可是多尼等人可无暇去顾虑到其他人的感受，他们现在只想要赶快的将力奥这群杀手给送到亚芠的身边，让凯琳去处理。

原谅他们只是小小的一介平民及两个侍卫，可是承受不起刚刚的事件再发生一次。

好不容易，经过了一连串的狂飙，多尼等人终於在半路上追上了刚刚先出发的亚芠等人的马车。

三辆马车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奔驰，终於来到了宇区里有数的华丽精美建筑之前，隆公爵府面前。

下了车，多尼不顾失礼，拉著凯琳姊妹到一旁，急忙刚刚的事情对两姊妹说了一遍。

刚刚在车上，忆琳就已经将刚刚亚芠跟克瑞的冲突说过了，只是两姊妹都没想到在她们离开之後，克瑞竟然会聚集同伴前来报复。

听到了多尼说力奥等人将所有人的腿给打断了，凯琳姊妹不由的吓了一大跳，旋即又听到力奥等人并未伤到克瑞等人，这才又放心。

随即，凯琳又忍不住恨恨道：「活该，早知道他一定会嚐到苦头的，真不知道爷爷跟奶奶为什麼会这麼的相信那家伙在他们面前的那副假腥腥的乖巧样？」

听到了凯琳的话，多尼不由的苦笑一声，他早知道凯琳向来见不惯克瑞到处惹事生非的样子了，他已经不知道见过姐弟俩吵过几次了。

忽然，旁边的一个声音吸引了多尼与凯琳姊妹的注意力。

「谁要你们看我的面子的？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了吗？既然要干就要干的彻底，其他人的腿都打断腿，克瑞谁叫你放过的？这算什麼？」

原来一旁的力奥也将刚刚的事情像亚芠说了，换来了亚芠的一阵责怪，只是亚芠责怪的不是力奥他们不该对克瑞他们动手，而是责怪力奥既然要干却又干的不够彻底，虎头蛇尾。

力奥一副早知会如此的模样，跟其他人乖乖的让亚芠骂。

而凯琳等人则是在听到了亚芠的不满之後全傻眼了，凯琳姊妹还好，只是觉得亚芠不近人情，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而多尼、大卫、法利三人则是全呆住了，真的是有怎样的部下就会有怎样的头儿，刚刚从力奥的嘴中知道了亚芠那一套所谓的对敌杀无赦的理念，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所谓的对敌杀无赦的理念竟然会是绝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竟然连对方跟自己有关系也是这样。

这一刻，他们了解到了，虽然刚刚在听到了力奥口中的亚芠那种对敌杀无赦的观念，曾经让他们感觉到无比的痛快，可是现在他们知道，那是需要多大的决心才能够办的到，又是需要怎样的一个觉悟、绝情才可以做到这样的绝？

他们绝对不可能做到同样的事情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约而同的，他们开始在猜测著，要怎样的一个生长环境才可以培养出亚芠这般恍若铁石心肠的人来？

一旁的翰罗劝道：「好了亚芠，力奥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总是因为克瑞是你的表弟，所以才会手下留情，你也不必这样的生气呀！」

只是，向来冷情的亚芠这次却真的是怒火中烧，翰罗的劝说只像是火上加油一般，令亚芠更加的生气。

「爷爷，您别管这件事情！」

对翰罗说完，亚芠有转过头来，对著力奥责骂道：「力奥，你以为不伤害克瑞就是为我好？为他好？」

「错了，你错了，而且是错的不可救药了！」

意犹未尽，亚芠继续道：「光看克瑞的样子就知道，这小子平常一定就常在惹事生非，瞧他一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样子。」

「这次，他幸好是碰上了我，碰上了你们，所以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你以为他还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这样的幸运？」

「这点我可不相信，依照我刚刚看到的事实，总有一天，克瑞这小子肯定是没碰过坏人，所以才会这样的胆大妄为，动不动就拔剑要杀人的凶恶模样，总有一天，他会惹上了不能惹的人，你以为他的身分可以支持他为非作歹多久？一年？

两年？」

「下一次，万一他遇到了一个不将他的身分看在眼里的人呢？他还能够这样的毫发无伤吗？我怀疑！」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亚芠面目冷然道：「如果你真的是看在我的面子上，那你刚刚就不该厚此薄彼，不但要给我打断他的腿，还要给我重重的打，打到他不能够下床！」

「但是，你看看现在，你以为不伤害到他就能够避免给我惹麻烦？是为他好？」

「错了，大错特错了，你相不相信，现在仇已经结下了，他现在心理就只有对我的恨意，不久，他一定会在扭来更多的人来找我们的麻烦，让更多人受到他的牵累，你信不信！」

「下次再来，恐怕不是要我把他的腿给打断这样简单了，我得让他真的感觉到痛，而且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痛，这才能够让他知道他到底是犯了什麼错！只怕到时已晚了！」

随著亚芠一句一句的责怪，力奥的头越来越低，他发现到，自己还真的是做错了，而且还错的很过火了，难怪亚芠会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凶恶口气来骂他，现在，力奥倒还真的是希望刚刚他将克瑞的腿给打断了，起码省了很多的事情，他也不用在这里让亚芠骂了。

听著亚芠怒骂力奥的话，所有人不由的一愣一愣的，多尼等人则是嘴忍不住张的大大的，是这样吗？

他们怎麼也没有想到，在亚芠的绝之下，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深层的意思在，难道亚芠所谓的绝，只是关怀的另外一个表象而已吗？

细思一下，多尼等人不得不承认，亚芠的话还真的是有道理，该死的有道理极了。

克瑞之所以敢这样的为非作歹不正是如亚芠所说的，没有碰到了一个坏人，没有受到教训的缘故！

有谁敢得罪帝国第一世家的继承人？有哪个平民敢反抗高高在上的贵族？

没有，没有人敢，但是现在没有难道将来就没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眼前的这一群，多尼他们相信，今天就算亚芠他们没有隆家的这一层关系在，他们也绝对不会将所谓的贵族放在眼里

的。

回想起这段日子的相处，平常人听到了凯琳的身分哪里会不战战兢兢的？就连他们也是因为相处久了才能够这样的把凯琳当成了一般的朋友来对待，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不自觉的因为凯琳的公主身分而有所顾忌。

可是亚芠他们却自始至终都把凯琳当成一般人来看待，不管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凯琳的身分时，完全没两样。

也许亚芠还可以解释成他是大名鼎鼎的斯达克家的人，又是凯琳的表弟而说的通，可是，力奥是什麼身分，不正是跟他们一样都是平民，跟凯琳他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勉强就只有因为亚芠是他们的头儿而已。

可是力奥他们却也跟亚芠一样，完全不认为凯琳是帝国的公主就有什麼了不起的还是跟平常完全一样。

既然有力奥他们这样无视凯琳的公主身分的人存在，当然也会有无视克瑞第一世家的继承人身分的人存在。

既然这样，那麼，按照克瑞现在的表现来说，亚芠所说的必定会成为事实。

那麼说来，亚芠的绝非但不是绝情，反而是充满温情的表现了。

正如亚芠所说的，打断腿算什麼？能够让克瑞学到教训，以免日後再牵累到其他的人，让克瑞在来後悔这才是真的对克瑞好，对亚芠好。

依照他们对克瑞的了解，克瑞一定会在叫来其他的人来找亚芠的麻烦的，甚至可能会惊动了许多的大人物如公爵阁下夫妇等，到时候事情才真的是大条了。

现在，多尼有点後悔了，刚刚干嘛走的那麼快，多等一下，让力奥真的打断了克瑞的腿，或者自己动手也不错呀！

相同的心声在多尼、法利还有大卫的心里回响著。

只是，他们都有点迷糊了，那这样的亚芠到底算是绝情还是温情？

他到底该算是怎样的一个人？

真如力奥所说的？

一个毒手佛心的人？

他们全都被搞迷糊了。

相对於多尼他们的心眼，凯琳姊妹倒是单纯多了，凯琳虽说很痛恨克瑞到处惹事生非，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嘴里虽然骂的凶，但是她也不就真的希望看到自己的弟弟被人给打断腿。

再说她们也不像多尼他们那样曾经在力奥的嘴里知道亚芠大部分的过往，因此听到了亚芠的话，她们只是觉得一阵的心惊。

凯琳不由的端起了大姐的架式，娇嗔道：「亚芠，你在说什麼鬼话？克瑞在怎样的不乖，他还是你的表弟，怎麼可以说要打断他的腿呢？」

亚芠一挑眉，不说什麼，老实说，对凯琳这个与自己的母亲同名的表姊，他倒是打从心里疼爱著。

虽然说他总是爱在他的面前摆出一副大姐模样，有点刁蛮，有点喜欢管他、闹他、捉弄他，以看他变脸为乐，但是，他从中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亲人间的关怀。

这使的亚芠有点享受让凯琳管束的感觉，似乎唤起了他心中某些早已经枯萎的某些情感，让亚芠乐於接受凯琳的管束，不然的话，尽管凯琳是他的表姊，恐怕也不能叫亚芠低头，更别提有时还要接受凯琳一些令他啼笑皆非的要求了。

如今听到凯琳发威了，亚芠也只是一挑眉，不说什麼，不过这倒是让力奥松了一口气。

他可从来没有见过亚芠对他发过这样大的脾气的，不过被亚芠责骂的同时，力奥却也不由的在心中暗暗的惊奇，原来头儿还是一个人呀！

到底是关系到自己的亲人，难怪让头儿发了这麼大的脾气，由此可以看的出来，头儿至少还是一个人呀！

彷佛是知道力奥此时心中的所思，夜月趁著亚芠不注意时，偷偷的对力奥投以神秘的一笑，说到底，在场除了翰罗以外，有谁比他们两个还了解亚芠的？

而一旁的翰罗则也是投以亚芠一种怪怪的眼色，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个孙子的刀子嘴豆腐心，同时心中也感叹的，要不是那段颠沛流离的逃亡岁月，他这个孙子应该还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孩子。

哪里会像现在这样？什麼事情全都藏在心里，连身为他的爷爷的自己都很难得分享到他的心事！

就连对他的关怀，如果不是因为他太了解他的话，恐怕他也感受不到吧！

正如对於那个克瑞表弟一样，在场又有几个人可以感觉出来亚芠对他的那种关心？除了略有所感的死神小队之外，恐怕是除了还在偷笑的夜月这妮子还有低头挨骂还敢撇嘴眨眼的力奥可以体会到，其他人恐怕是感觉不到吧！

哼！有哪个人敢说他这个可爱的孙子是冷血无情的话，他一定会亲手把他给丢走的，那只是他们体会不到亚芠心中潜藏的温情而已！

他这个孙子只是心肠别扭了点，心思比别人多绕了几个弯，表现感情的方法有点与众不同而已。

眼睛无意的接触到亚芠那飘扬的白发，翰罗突然觉得心中一痛，孙子如今那被扭曲的阴阳怪气性格岂不是自己所造成的，那一头被改变的白发不正如他的性格一样，全都是情势不由人呀！

低沉的一叹，翰罗伸手止住的凯琳的话声，带著浓浓的无奈道：「好了凯琳，你想我们要一直站在这里吗？」

冷冷的听著凯琳的训话的亚芠听到了翰罗出声，感觉到翰罗语气里那莫名其妙的沉痛，亚芠不由的对以翰罗投以异样的一瞥，似乎在用眼神问著翰罗怎麼了？

翰罗摇摇头，亚芠对於他还是一如从前的关心呀！连他口气的不同都听的出来，只是为什麼他现在都不用正常人可以理解的方法表现出来呢？

霎时，翰罗心中原本已经沉寂了相当久，对於华那邦公国，对於德野王的恨火又猛烈的燃烧起

来，他恨造成了亚芠现在变成这样子的他们。

但是，翰罗更恨的是自己，当初要不是自己太过於托大的话，他也不会失去了唯一的独子，也不会让亚芠变成了这个样子！

虽然感觉出了翰罗的心思变化，但是却有怎知道竟然是自己所造成的，看到翰罗不说，亚芠也不追问，只把这个心思放在心里。

很巧妙的隐藏了自己的心思，阻止了亚芠近一步的猜测出他的心思，翰罗微笑道：「我们站在这里已经够久了，凯琳你看我们是进去还是不进去的好呢？」

听到了翰罗的提醒，凯琳这才惊觉到他们现在可是站在隆公爵府的大门前。

眼光无意识的往大门一飘，吓的大门口的那四个卫兵立即挺胸缩腹，大声的同声问好道：「小姐好，欢迎回来！」

刚刚他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凯琳及忆琳坐著马车来，只是他们还来不及问好，多尼已经先一步的把凯琳姊妹给拉到旁边去了，害他们的问好被打断了。

接著所有人的注意力又都被亚芠给引过去了，总算现在凯琳姊妹终於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了，他们这才完成了问好的动作。

凯琳嗯的一声，算是答过了他们的问好，转过头来对著亚芠等人道：「我都忘记了，真是对不起，我们先进去好了。」

说著领著众人往大门走去，来到门前，凯琳顺口的问道：「爷爷跟奶奶在吗？」

卫兵当中一个看来是领班的恭敬的回答道：「禀小姐，廷议长阁下今天早上与书记长阁下跟公爵阁下前往王宫开会，至今尚未回来，老夫人则是於中午时受碧姬夫人之邀，前去荒区欣赏今年的花会，明天才会回来。」

本来只是随口问问而已，但是卫兵领班的回答却叫凯琳一愣，自言自语的疑惑道：「奇怪，什麽事情竟然惊动了两位爷爷还有里昂堂叔？」

听到了凯琳的自言自语，众人不由的一愣，除了凯琳他们五个人之外，翰罗、亚芠等人完全不知道那个卫兵再说些什麽？

一旁的夜月悄声的询问忆琳道：「忆琳妹子，刚刚那个卫兵大哥是在说什麽？」

忆琳正想要答话，凯琳已经先一步的微笑道：「夜月妹子，等一下我再向你们解释。」

说完，凯琳又转过头来对著那个卫兵领班道：「你先帮我打赏这个马夫，然後叫总管来找我！」

「是！小人刚刚已经去通知总管小姐您回来了。」卫兵领班知机的表现了一番。

凯琳点点头，这才又领著所有人在卫兵的恭送之下，走进了隆公爵府的大门。

跨进了公爵府的大门，众人不由的被眼前的景象给冲消了刚刚的疑惑。

大门之後，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座看起来美轮美奂的华丽大花园。

亚芠等人此时是走在一条穿越花园，由碎石子所铺成的小径上，四周都是碧草如茵，各种颜色

的美丽花朵散布在其中，奇严怪石，清溪垂柳，碧湖红亭恰到好处的散布在整个花园当中，丝毫不给人有人工雕琢的感觉，设计极为巧妙。

整个成大圆形的花园周遭全都栽种了茂密，高有两个人的不知名绿树，将整个花园给包围起来，四边的花园边缘偶有见到人群出没在其中。

透过微风吹过树梢的空隙，亚雯隐约间可以瞧见他们的前方及两边有著屋宇的景象，想必公爵府的住屋都在这个花园的後面。

为此，亚芠还特地的转过头回去看看大门的两边，果然看到了在大门的两边其实各有两条路沿著绿色植物後面包围著整个花园，只是这些绿色植物的设计与种植极为巧妙，刚好可以遮掩住身在这花园中的人的眼光，完全不会让人给察觉到。

而且两条路的出口更是看的出来是经过了精妙的设计，让人即使经过大门也不会注意到沿著大门两侧的墙边其实还有两条路，刚刚亚芠就被瞒过去了。

但除了亚芠之外，其他人也没有那样的眼力可以穿过近千尺的花园，还有那绿色植物偶而显露出来的缝隙，看到了隐藏在花园周围背後的真正府邸。

果然，凯琳略带得意的介绍道：「这个花园是我们隆家闻名全国的绿屏花园。」

「每一个头一次进来隆府的人都会被这个花园给迷惑了，完全无法察觉出到底隆家的建筑解构，只晓得隆公爵府是一座几乎由花园所构成的府邸。」

「事实上，整个隆公爵府概略成菱形，面积是整个玛茵之盾当中仅次於王宫的第二大建筑，主要的建筑部分区分为主屋，宾馆，下人区，杂区以及练武场五个部分，沿著整个公爵府的两条中心线成十字交叉分布。」

「主屋在中心点，前面是练武场，後面是下人区，左边是宾馆右边是杂区。」

「五个区域都是由绿屏花园所分隔开来，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在练武场与大门之间的前园，另外还有分隔主屋与其他区域的中园，宾馆的侧园集中园後方的後园。」

就在凯琳兴致勃勃的介绍这个公爵府时，他们一行人已经走到了这一个前园的中央了，而一个身穿黄色衣袍，看起来约四五十岁，面貌文秀，透著一股书卷气的中年人领著四五个作下人打扮的人已经由另外一端走到凯琳的面前了。

中年人对凯琳行完礼之後，凯琳微笑的替众人介绍道：「这位是我们隆府的大总管威尔，各位在这里如有什麽需要的话可以对他说。」

「威尔，将天字号的几间宾馆收拾好，这几位贵宾要住！」

先向众人一一的点头问好之後，听到了凯琳的话，威尔却不由的脸现难色的对凯琳道：「小姐，天字号现在已经完全被人给先定去了。」

凯琳一愣，疑惑道：「十个天字号的宅院全都一间都不剩？怎麽会忽然的来这麽多重要的客人？」

威尔脸色有点怪怪的说道：「前些日子少爷邀请几位诸侯的好友前来游玩，所以现在整个天字号的贵宾院现在都有人住。」

凯琳不可思议道：「小弟他到底是请多少人来玩？怎麽会将天字号全都给住满了？」

威尔苦笑道：「就度玛的隆达少爷，吉珥的岳罗少爷，亚拉柏的西顿少爷、玛琳娜小姐兄妹，尼萨的锡安少爷，北提伦的茵茵小姐，南提伦的莱雅小姐，伊卡的帕铁少爷，希尼的亚比少爷，玛榭的夏伦小姐。」

听到了威尔如数豆子般的从嘴里蹦出了一大串的人名，亚芠等人不由的一阵的头昏眼花，完全的被这一大串的什麼的什麼少爷小姐的弄得满头雾水，暗叹这个威尔总管真的不愧是这样一间大宅的管家，光是听他这麼连换气都不用就说了这样的一大串，众人不由的甘拜下风。

而一边的凯琳则是听著一个一个的人名，脸上的眉头不由的都皱起来了。

仔细的数了一下，凯琳不悦道：「难不成就这十个人每个人都独居一间天字号的贵宾院？」

威尔点点头道：「少爷是这样指示的，老太爷也同意了。」

凯琳冷哼一声，道：「反正我不管，总管你去给我空出一半的天字号贵宾院来，我这几位客人要住，现在马上去。」

听到了凯琳的话，威尔不由的吓了一跳，为难道：「可是小姐，那些客人已经住了近半个月了，现在要人家空出房间来，这岂不是……」

凯琳大眼一瞪，不悦道：「怎麼了，难道说小弟的客人是贵宾，我的客人就不是贵宾了？凭什麼他叫来十个人就把那麼大的天字号贵宾院给完全站走了，不过是几个小国诸侯的子女而已，你可知道我身边的人可是……」

似乎是察觉出不妥，凯琳改口道：「反正你把一半的贵宾院给我空出来，我待会还有朋友会来。」

听到了凯琳的话，亚芠等人不由的相视苦笑，感觉上怎麼好像他们变成了凯琳跟克瑞姐弟之间一别苗头的吵架工具了？

相视一眼，看了一脸为难的威尔总管，翰罗轻轻嗓子道：「凯琳，你不要为难总管了，我们随便住哪都可以，如果真的没有地方的话，我们出去外面找家旅店住也可以呀！」

听到了翰罗的话，威尔不由的对翰罗投以感激的一眼，倒是凯琳不满道：「爷爷，这怎麼可以呢，别说你们跟我们家的关系了，就算你们只是我请回来的客人，如果说还要让你们到外面去找地方住的话，那岂不是要让我给人家耻笑我招待不周了。」

说完，凯琳又瞪了一旁的威尔一眼，随即相当不满道：「算了，总管，你等一下将除了天字号以外最好的贵宾院给我准备五间，让我的客人休息，等一下我还有客人要来，你先派马车到大门去等！」

听到了凯琳不在固执的要求天字号的贵宾院，威尔如释重负，急忙的点头。

说到底，不管是凯琳还是克瑞都是他的主子，夹在两个主子之间作夹心饼乾对他这个总管可真的是为难极了，两边都不好得罪。

同时，他也不敢小觑眼前的这几个人。

虽然说眼前的这几个人身上风尘仆仆，显的有点狼狈，但是他们的气度让威尔感觉到与众不同，从来没有见过这等的人物，况且，从刚刚凯琳的语气当中，他更是隐约的窥听出眼前的这几人似乎跟主人一家似乎有著什麼与众不同的关系在，这更叫威尔不敢怠慢。

正想要叫人引领这群客人到贵宾馆去时，威尔的眼光忽然的落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看著脸上带著一种奇特的微笑表情的亚芠，威尔的眼光一落到亚芠的脸上就在也离不开。

看到威尔没有动作，反而是傻愣愣的望著亚芠，凯琳概略可以猜的出威尔此时心中的想法，但是她却故意的问道：「总管，怎麼了？有什麼问题吗？」

近乎自言自语，威尔略带呻吟的语气喃喃道：「这……这怎麼会……怎麼会这麼像？……小…大小姐，是您回来了吗？」

凯琳看到了威尔总管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凯琳又问了一次，这次，终於将威尔的神魂拉回来了。

「小姐，有什麼事吗？」威尔本能的问著凯琳，眼光却依旧是盯著亚芠的脸。

凯琳没好气道：「我说你干麼不请几位客人先去梳洗一下？还有，刚刚你叫我干什麼？」

威尔终於将眼光由亚芠的脸移回凯琳身上，错愕道：「小人没有叫小姐您呀？」

「还说没有，刚刚你不是小姐、大小姐的叫著？」故意板起了脸，凯琳问著。

威尔一阵的惊愕，随即掩饰的道：「没…没有，小姐我是说我马上带几位客人到贵宾院去，是您听错了，我没有叫您大小姐。」

彷佛是故意要捉弄威尔，凯琳忽然故作不解道：「对了，听你这麼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我一直想要问你，我不是这个家最大的吗？为什麼你总是叫我小姐，不肯叫我大小姐呢？」

「凯琳大小姐……」

近乎呻吟的喃喃说出了这几个字，威尔似乎是陷入了某种思绪当中，眼中似乎是充满了某种憧憬的迷蒙光辉，不由自主的又傻愣愣的望著亚芠。

一会儿，威尔遽然一惊，眼光拉回到正一脸古怪笑意的凯琳的脸上，威尔不由的老脸一红，急忙的掩饰道：「小姐，我马上去办您刚刚交代的事情。」

「你们几个，请这几位贵宾到贵宾院去。」

转过头去对著站在他身後的仆人交代著，似乎想要掩饰著什麼，威尔连告退都来不及，急忙的往另外一边跑走了。

凯琳暗笑一声，对亚芠耶揄道：「看来总管他可是将你当成了堂姑了，总管年轻时後可是堂姑的拥护者，在他的心目中唯一的大小姐就只有堂姑一人，连我都不能让他叫出大小姐这样的称呼呀！」

说到最後，凯琳自己也不由的叹了一口气，似乎感觉到，亚芠的母亲，她的堂姑是如此的深获人心，就算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整个府里的老人也是如此的怀念她，就连她们姊妹的名字也是来自亚芠的母亲。

而这样的一位女性却远嫁异国，更不幸的红颜早逝，徒留下这样一群永远怀念她的人，令凯琳不由叹息著。

随著凯琳的叹息，翰罗也不由的跟著叹息，他更是可以体会的出亚芠的母亲，凯琳的深获人心。

当初她不顾一切的为爱而嫁来他斯达克家，原本他还以为凯琳是泰龙所派出来的高级间谍，可是，随著时间越来越长，家中的老小却又不由的被凯琳所吸引，无论是凯琳的灵质慧心，她的聪慧，她的温柔，她的俏皮，一一的吸引了所有人的喜爱。

御莱别说了，根本是爱她爱的要死，亚华三个小孩子更是整天小妈小妈的挂在嘴边，整天黏著凯琳不放，跟他们的亲生母亲都没那麼亲热过，害御莱还一直的跟自己的三个孩子吃味。

就连他自己，就算在那时心中还抱持著凯琳是间谍的防范想法时，却也不由的不去喜欢这一个媳妇。

凯琳因病逝世後，整个斯达克公爵府里整整的三年没有传出过笑声过，可以见得凯琳是如何的受人喜爱了，现在他自己都有点怀疑，自己一家子後来之所以会这样致力於公务是不是因为不想回去已经失去了第二位女主人的家中的关系？

也因此，翰罗格外的能够体会的出威尔的心境，试想看看，他们跟凯琳也不过是生活了十来年而已，而威尔他却是跟著凯琳生活了近二十年，他都这样了，威尔当然更别提了。

想到这，翰罗不由的拿眼？了亚芠一眼，却惊讶的发现到亚芠竟然在微笑？

打从威尔脱口而出的说出了大小姐你回来了这样的字句之後，亚芠就这样不发一语，迳自的望著四周，望著这个美丽的花园。

威尔的脱口而出挑动了亚芠心中的某个心弦，一瞬间，让他惊觉到，现在，他正走在母亲曾经走过的花园当中，正站在儿时依稀的记忆当中，母亲用骄傲与怀念的语气所告诉他的，那一座美丽的绿屏花园当中。

依稀还记得，母亲很骄傲的告诉过他，这座绿屏花园是她在十六岁时亲手设计的，为了要完成这座花园，她的父亲，亚芠那疼爱女儿的外公甚至还买下了四周的三座其他府邸，花了六年的时间所整修而成的，可惜她却来不及亲眼看到它完成就嫁到华那邦了。

他还记的母亲在说到这个花园时，眼中的那种怀念与得意的光辉，而现在，他来了，代替母亲来看这座由母亲亲手所设计的美丽花园了。

一瞬间，亚芠震撼的感觉到一个事实，他，已经来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家了！

因为过於突如其来，所以亚芠反而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感觉，有种身在梦中般的奇异感受。

从外表来看，亚芠就是发起呆来，向来紧绷冷硬的俊美脸庞不由的松了下来，罕见的露出了一种虚幻迷蒙神态的笑容，叫翰罗无法将这个样子与平常的亚芠连接起来。

而其他的人更是被亚芠的神态给吓到了，亚芠人本来就长的俊美无比，如今向来给人冷硬无情感觉的他忽然的露出了这样的一个充满了虚幻、眷恋、怀念，温柔的几乎溶化了所有人心的表情的微笑，现场无论是男女，全都被亚芠给吸引住了眼光，再也离不开。

总算翰罗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比所有人还多了份自制力，看到众人著迷般的看著亚芠的微笑，虽然不忍破坏亚芠这难得的美丽微笑，可是，他可不想亚芠以後在这里的时间都给人缠住了，尤其是像亚芠面前的那几个看来已经完全被亚芠的微笑给媚惑，而露出了痴痴呆呆表情的下人。

清咳一声，唤回了众人的心神，也惊醒了亚芠的虚幻不实。

众人回过神来之後，忍不住的又偷瞧了亚芠一眼，却失望的发现到亚芠此时脸上的笑又变成了

平常的那种生疏、隔离，彷佛像面具般的微笑表情了。

所有人不由的怪罪似的瞥了翰罗一眼，他不该破坏了那样的微笑的。

心里暗暗的苦笑一声，翰罗道：「凯琳，我们现在要去哪？」

想到了刚刚自己的失态，凯琳不由俏脸微微一红，柔声道：「爷爷你们先去跟这几的下人去休息好了，等一下我再去找你们。」

说完，告个礼，凯琳拉著忆琳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翰罗招呼著其他人，拍拍完全搞不清楚是发生了什麼事，怎麼大家都用一副很怪异的眼光望著他，因而感觉到很奇怪的亚芠的肩膀，也在几个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下人的带领下，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此时的亚芠还有翰罗等人完全没有想到，透过了这几个下人的嘴，被後来人们津津热道的「微蒙幻虚之笑」，代表银月恶魔的另外一面的笑容，慢慢的流传出去。

虚幻、不实、迷蒙、媚惑、眷恋等等意义的代名词。

令人完全无法拒绝，无法抗拒，宛如最虚幻的产物。

同时，这也是最受人争议的笑容，浑身染血，双手血腥的银月恶魔为何会有那样的笑容？

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不由的会被笑容里的那所蕴含的真挚浓郁的情感所感动的笑容？

是否代表著，银月下的恶魔其实是一个虚幻中的人物？

只可惜终其亚芠的一生，能够让他露出这样的笑容的机会却是少的可怜！

那始终只是虚幻中的笑容！

微蒙幻虚之笑！

炎炎的夏日里，最叫人感觉到痛快的莫过于洗个清凉的冷水澡了。

住进了宾院里以后，亚芠伙同贪狼星克制不了清凉的诱惑，前往了宾馆的浴室，痛痛快快的洗了一场的冷水澡，洗去了连月来的风尘，甚至是连贪狼星都不免跃进去水池里，大肆的戏水一番。

在洗去了一身的风尘，换上了干净的衣物之后，亚芠精神气爽的看着还在浴间的水池里戏水的贪狼星。

耸耸肩，亚芠微笑道：“小星，玩够了就自己起来，可别玩太久，等一下那个凶巴巴的女人来了看到你这样子，搞不好又会想出什么点子来捉弄你唷！”

轻咆了一声，亚芠清晰的‘听’到了贪狼星所传递的心灵通讯：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可不理她！

亚芠不由的一笑，这一路走来，贪狼星那无比人性的表现，叫凯琳等人相处越久就越是惊讶，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有哪里一只幻兽可以在一个月之间完全没有依附在主人的身上吸收所需要的能量的。

如此的贪狼星完全的吸引了凯琳等人的注意力，尤其令凯琳更感兴趣的是贪狼星那一身具有日金月银的变色特质的长毛，凯琳把她的好奇付诸行动，整天追着贪狼星拔牠的毛想来研究看看。

而连亚芠都被凯琳给吃的死死的了，贪狼星又哪里里会是凯琳的对手？

不过，除了刚开始的几次被凯琳偷袭得手之外，此后贪狼星每次看到凯琳都躲的远远的，私底下，只有亚芠知道贪狼星已经将凯琳列为相当于‘魔’那种等级的可怕对手，可以离多远就离多远。

听到了贪狼星嘴硬的心灵通讯，亚芠不由的暗笑，摇摇头，留下贪狼星自己在浴间里玩个痛快。

走出了浴间，穿过了华丽的长廊还有小庭院，亚芠走到了一栋看起来相当华丽的美丽大屋间。

早已经梳洗完了的翰罗已经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的大厅当中，悠闲的品尝着下人送来的热茶。

见到亚芠走进来，翰罗招呼道：“亚芠，来尝尝这茶，听说这可是只有泰龙的皇帝才可以享受的到的贡茶冬雪，这可是在初冬第一场雪初下的瞬间所采的极品，尝尝看，味道真不错！”

亚芠还没坐下，他就端起面前的那一个不到三指大的茶杯，盖子一掀，咕噜一声，将茶杯里那不到一口份量的冬雪茶给一口吞了下去。

摇摇头，翰罗不满意道：“真是的，看你，这好好的一杯极品的冬雪都被你给糟蹋了，哪里有人喝茶喝成像你这样子的？”

翰罗不满意，亚芠也不满意，他可不知道这叫什么冬雪的有什么值得翰罗这样一点一滴的低啜着，这样一小口别说解渴了，连润喉都不够资格。

叫唤一下旁边等候招唤的下人，要他去换成另外一种比较解渴的饮料来。

然后亚芠这才在翰罗不满、下人偷笑的眼光下，坐到了翰罗的对面。

待下人送来了符合亚芠所要求的，用一个大琉璃杯装着淡褐色的清凉饮料之后，将下人给唤退，亚芠问道：“爷爷，其它人在哪里？”

翰罗没好气的道：“力奥他们十一个人住在我们左边的院子，夜月是右边的独阁，刚刚威尔总管已经有来过了，他已经安排好了。”

亚芠点点头，翰罗询问道：“亚芠，现在我们已经到泰龙了，见过你外公外婆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亚芠沉吟一会，摇摇头道：“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什么计画，只是留了个底，有机会的话可能要通过外公的关系，想办法见见泰龙的皇帝，到时候在看看吧！”

翰罗不满意的摇摇头，一国之王可不是想见就见的，就拿斯达三位公主来说，她们虽然是使节团，但是也是需要经过了一番相当复杂的辨认，这还是因为他们有随身携带着斯达帝国的文书，才有这样的礼遇。

如今已亚芠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人，想要见到这一样的一国之尊，除非亚芠是用上了不正常的方法，否则可以说的痴心妄想。

熟知官场形式的翰罗光是一听到了亚芠随口答出来的一句话就知道亚芠根本就没有想过来到了泰龙帝国之后要怎样才可以达到他所要做目标。

当场　罗陷入了沉思，而亚芠也没有说什么，他自也知道翰罗考虑的事情。

老实说，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藉着三位哥哥的关系来面见泰龙帝国的皇帝，但是考虑到了三位哥哥目前是在泰龙帝国里任职，如果说藉着三位哥哥的关系来见到皇帝，不管是从哪里一个方面来说都是极为不恰当，一方面来说，如果因为他的关系，造成了三位哥哥的为难，那是他所极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二方面来说，自从他的家庭因为宫廷间的斗争而破碎之后，亚芠就已经是打定主意绝对不跟任何的权利人物牵扯上任何的关系，这也是他当初在斯达帝国里甚至不惜造成岚大帝的不悦也不肯接受岚大帝的招揽的主要原因。

而现在的这一个泰龙的皇帝，根据亚芠他从外面的传闻来了解，这位皇帝今年才三十出头，担任泰龙帝国的皇帝却已经超过了十年的历史。

从他上任以来，积极的提升国家的实力，十年之间，让原本就已经够强盛的泰龙帝国的国势更是蒸蒸日上。

而且，从五六年前，他们斯达克一家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时，这位皇帝竟然会声讨德野王，似乎完全不计较他们斯达克一家以前不知道阻碍过几次泰龙帝国的扩张野心的仇恨，更以实际行动的声援他们一家来表示出他的意念。

更甚，在两年前的三国大战中期时，他更是完全不顾国内的各贵族与大臣的反对声浪，更是毅然而然的任用了他的三位兄长，而且还赋予了极大的兵权，完全的信任三位兄长。

虽然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没有错，而且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回报代价。

可是由这几件事情来看，这个皇帝若不是一位相当贤能的皇帝，就是一位野心极大的皇帝，所以这才能够接纳敌国的叛将效力，也才能够用人唯才。

但是不管是哪里一种类型的皇帝，他是绝对不会放过身为斯达克家族一员的自己的，即使他并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光是一个他是斯达克家族的一员这件事，他就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也因此，亚芠他极度的避免去借助三位兄长的力量来获得他的信任，因为如果那时他拒绝了替他效力，那样会令他的三位兄长为难。

尤其是现在，他正要打算利用北斗的情报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拥有无法抵抗的力量的权威人物，尽避这是他不愿意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他必定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了让所有的人类团结在一起（不管所有人是自愿或不自愿），而且也唯有如此，将来面对强大的外星怪物时，他方能够成为所有人的信心。

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有着一个身为兽王半身的强力伙伴的缘故。

唯有这样才可以让所有的人类再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可以想到他（她）们同样也有一个绝对强大的支柱在，这是亚芠与太始在商量过后，认为最好的方法，而死神小队的扬名正是这计画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不认为身为一个帝王，不管是贤能还是野心，会放任像他这样的一个绝

对性的权威人物不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吧！

暗暗的苦笑着，他现在心中的计画除了太始之外，亚芠可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即使是亲如他的爷爷也一样，毕竟这实在是太疯狂也太不可思义了！

也因此，亚芠是绝对不肯借助自己的三位兄长的力量的，相反的，他必须营造出三位兄长必须要借助他的力量的形象出来，如此才能够达成他的目标，一个绝对权威，绝对可怕，绝对无敌的形象。

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只要能够有其它的办法，他甚至也不想要藉助他外公的力量，理由正是跟刚刚一样，况且，亚芠更是了解到，正因为隆家是泰龙帝国的第一世家，对于他的事情虽然是有着极大的帮助，但是也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大世家的势力，反而会变成了他所要做的事情的阻力。

到时候夹在其中的亚芠要如何的自处是他最担心的事情，因此，他也相当的不愿意藉由隆家的力量来办到自己所要办的事情。

眼中微微的是放出淡淡的银光，亚芠瞧着翰罗。

不知道自己的孙子心中藏着那样疯狂的计画的翰罗正伤透脑筋的在想要运用自己的三个孙子的关系来让自己最小的孙子可以面见到泰龙的皇帝的翰罗，忽然察觉的亚芠眼中所释放出来的诡异银光，注意到亚芠的瞳孔完全的成为了银色的，翰罗不由的心中陡然一惊。

虽然亚芠没有亲口对他说过，但是翰罗光是从其它人的嘴中也知道亚芠的这一项特征－－银瞳无情！

同时，这也是亚芠之所以被称之为银月恶魔的本来面目！

看到了亚芠好好的忽然在他这个爷爷的面前展露出他绝对无情的一面，翰罗先是一惊，但是却也同时的察觉到，亚芠会忽然展现出这一面来，一定有他的用意的，而且用意绝对也不简单。

秉气凝神，翰罗深深的望进了亚芠那丝毫不含一点的人类感情的可怕银眸，他等着亚芠的反应，同时他也暗暗的感到骇然，尽避他不知道曾经见识过多大的场面，面临过多少的危机，尽避眼前的这对银眸是他的孙子的，可是，他还是会感到害怕，他竟然会害怕这样的一对银眸，说出去恐怕会让人笑话。

可是翰罗此时在面对的这样的一对眼眸真的是感觉到他打从心底起来的恐惧。

此时亚芠眼中没有一点的人类感情，眼眸中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完完全全是一片的纯粹银白，可是就因为这样，翰罗才感觉到恐惧，这时的他才晓得他的孙子已经成长成一个他想象不到的怪物了。

银光歛去，恢复成正常的颜色，翰罗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原本绷紧的神色这时也才放松下来。

亚芠饱含歉意的对翰罗道：“爷爷，真对不起，我吓着您了吗？”

翰罗轻嘘了一口气，摇摇头，苦笑道：“亚芠，今天我才知道一件事，成为你的敌人绝对会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噩梦。”

亚芠心里暗暗的叹息，如果可以的话，他并不想要在自己的亲人面前展露出这一面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刚刚这才小露了一下，但是没想到依旧是造成了翰罗的颤栗。

亚芠真挚道：“爷爷，您相信我吗？”

翰罗一愣，随即皱眉道：“你说这是什么话？难不成我这做爷爷的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我不相信自己的孙子吗？”

看到翰罗似乎有点不悦的样子，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亚芠慌忙道：“爷爷，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看到亚芠着急的模样，翰罗也知道自己的反应过大了，马上一笑道：“吓到你了？谁叫你刚刚莫名其妙的要吓爷爷。”

亚芠这才放心，为了怕翰罗在误会，所以亚芠急忙又道：“爷爷，接下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将维持在刚刚的那种银月恶魔的状态之下。”

“爷爷您先不要问为什么，我会这样做自有我的道理，只是我想跟爷爷您说一下，让您心里有个底。”

看到翰罗想要问话，亚芠急忙的抢先说着，不让翰罗打断他的话。

翰罗狐疑的望了亚芠一会，半晌，他才道：“算了，反正我知道你做什么事情自然会有你的道理在的，只是在我的面前你可不要再露出那副鬼样来，爷爷老了，可是不经吓的。”

亚芠笑道：“爷爷您放心，孙儿的鬼样只留给外人看，在您的面前，我可一直都是人模人样的。”

翰罗失笑：“讨打！”一时，祖孙之间呈现了深厚的温馨祖孙情。

难得放纵自己的在翰罗面前撒撒娇的亚芠心中也是暗暗的感激翰罗，他知道翰罗此时的心中一定有着相当大的疑惑，但是因为了他的一句话，他却完全没问，反而用这样的方式，表明了无条件的支持着他，这让亚芠心中的负担轻松了不少。

正当亚芠想要说什么时，忽然，亚芠的心中一动，站了起来，若无其事道：“爷爷，我想出去看看，好像有人在欺负小星。”

翰罗失声道：“欺负小星？”

身为兽王半身的贪狼星不去欺负人家就要谢天谢地了，有谁那么大胆敢欺负小星的？

看到亚芠转身走了出去，心生好奇的翰罗也急忙的跟了出去。

亚芠、翰罗走到他们这座宾院外，马上就看到了六个人正围在宅子外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外，不知道在喧哗些什么？

走近一看，亚芠与翰罗随即发现到，再这六个人所围成的圈子当中，浑身洋溢着闪耀金辉的贪狼星正一脸无聊的趴在草地上，当然，贪狼星无聊的心情也只有亚芠可以感受的到，包括翰罗在内，他们只看见贪狼星趴在地上懒洋洋的，眼睛似张非张的，一副不想动的样子。

在温暖的秋阳下，一只威猛巨大的金狼趴在柔软舒服的草地上晒太阳，没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可是，如果这只金狼的周围有六只看起来相当的威猛的狮、虎、豹、熊等，各种攻击性相当强烈的凶猛幻兽在牠的身边露出锐利的牙爪，咆啸不已，蠢蠢欲动的话，那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了。

而亚芠与翰罗两人走出宅子时，正好看见了在贪狼星周边的一只浑身火红的赤熊已经耐不住主人的催赶，咆啸一声，高高的人立起来，往贪狼星扑抓而去。

翰罗低呼一声，而围在贪狼星与其它幻兽周围的人却爆发出了一阵的欢呼声，似乎在为这只赤熊的发威而欢呼。

只是，欢呼还没完，赤熊的爪子已经差了几公分就要碰到了贪狼星的身上，可是却忽然的，赤熊的咆啸却变成了痛苦的呻吟，尽避差了几公分就可以碰到贪狼星，但是赤熊却象是遭受到了什么痛苦的打击，收回了扑击的熊爪，往自己的脸一抹，却又发出了一声更震撼的痛吼声，完全无视主人的命令，在地上猛打滚，不断的痛吼着。

诡异的状况叫外围的人一呆，连发出声音都忘，傻傻的望着在地上猛打滚的赤熊，还有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贪狼星，唯有亚芠及翰罗两个人功力够深厚，眼力到家才可以看到，赤熊在接近贪狼星时，被贪狼星脖子上的一根针毛给射中了鼻子。

针毛虽细，但是射中了极为敏感的鼻子也够痛的了，还况痛极的赤熊还本能的用牠巨大的熊掌想要除掉鼻子上细小的针毛，结果粗厚的熊掌拿那细小的针毛没办法，反而在一抹之下更是挑动了插在鼻子当中的针毛，想当然是痛上加痛了。

而这也只有相当了解贪狼星底细的亚芠与翰罗两人才知道这只赤熊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到了自己的同伴吃了亏，加上刚刚主人的一直催赶，其它的几只幻兽不约而同的咆啸一声，同时往贪狼星扑去，结果，全都步入了赤熊的后尘，不管是黄狮也好，蓝虎也罢，青豹也一样，全都在接近贪狼星的瞬间，抱着自己的头，或者说想要抱鼻子，但是生理构造让他们只能抱头，在地上猛打滚，不断的发出了属于牠们自己特色的痛吼声。

而贪狼星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连眼皮都不肯稍稍在睁大一点。

而这时亚芠与翰罗终于也走到了众人的背后，只是刚刚包围在贪狼星周边的人这时呆愕的望着自己精心培养训练出来的幻兽，完全没有察觉到亚芠两人的来到。

亚芠从他与贪狼星独特的心灵契合联系上，知道了这事情发生的经过了。

原来刚刚亚芠离开浴室之后，贪狼星独自的玩了一会水，直到牠记起了亚芠的交代，觉得够了才起来。

原本牠想要来找亚芠的，但是在走出了浴室之后，看到了宅子外的这一片柔软的草地，难以抗拒诱惑，便自个来到草地上晒晒太阳，打算过一个悠闲的下午。

没想到才刚躺下去没多久，牠就发现到远处正有人以及牠的同类往这方向走过来。

想也知道，与亚芠具有相同的精神，而且又是兽王半身之一的贪狼星，承袭了亚芠一贯的冷淡孤傲，对于非自己所亲近的陌生人，牠根本不想去理会。

更何况，逐渐觉醒的兽王本能更是让贪狼星在某些方面比亚芠更是傲气，而且这群人兽也不被贪狼星放在眼中，吹口气都可以把他们给吹跑，根本不具有任何的威胁，因此，牠哪里里会去理会来的是什么人？依旧是晒着牠的太阳。

只是没想到贪狼星不去理会人家，人家反到来理会牠了，不过这也难怪了，任何人看到一只金光闪闪的威猛巨狼幻兽独自懒洋洋的躺在草地上，任谁也有两种反应，胆子大的就来看个究竟，胆子小的便闪过一边去。

偏偏这群人都是胆子大，而且是极大的那种人，所以便过来一看究竟。

但是谁知道好死不死的，贪狼星虽然懒洋洋的模样，但是在没有刻意展露牠的王者雄风的情况

下，但是却引发了这一群人身边的幻兽本能的恐惧，进而令牠们摆出了攻击的姿态。

刚好这群人训练这批幻兽正好是要参加幻兽大赛的，见状哪里有不顺水推舟的，更是号令自己的幻兽前去攻击贪狼星。

如此一来倒是苦了这群摆出攻击姿态的幻兽，牠们原本就本能的畏惧贪狼星，之所以会摆出攻击的姿态也是再于一种也许这样可以自保的本能反应的下意识作为，如今被自个的主人这样的一号令下，顿时叫牠们夹在主人的命令还有对贪狼星的畏惧之下，无法自处，而这也正是亚芠与翰罗出门所看到的情况。

而亚芠看到了贪狼星用针毛轻易的打败的这六只看来最少是六阶以上的幻兽，倒也是一愣，不由专注的望着贪狼星。

说起来，这针毛当初可是贪狼星第一个拥有的技能，在逃亡期间，贪狼星的针毛可是立下了许多的大功，只是打从贪狼星成长到可以铠化以后，亚芠就几乎没有用过这针毛的技能。

一方面是他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小小的针毛就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后来他本身的实力不断的跳跃式提高，让他也不在需要针毛了。

唯有前些日子在斯达帝国时，因为一时的情急，所以用过了一次针毛的延伸功能，解决的一群魔，其余他根本快忘记了他还有这项技能。

如今看到贪狼星在全身不动的情况下，只用了六根针毛就解决的六只幻兽，让牠们失去了战斗的能力，这不由的挑起了亚芠心中的某个灵感，令亚芠一时之间心中产生了某一个想法。

而这时，这群人也已经发现到自己的幻兽鼻子上插了一根的细小的金毛，拔出来，解除了自己的幻兽的痛苦之后，他们这也才发现到亚芠与翰罗的来到。

这只害他们的幻兽痛苦不堪的沃夫幻兽一定跟眼前的这两人有关系。

所有人心中不约而同的转着同样的念头，没好气的看着亚芠与翰罗。

而这时，亚芠与翰罗也才发现到，眼前的六个人都是少年，年纪在二十左右，个个衣装相当精美，一看就知道价值不斐，而且在脸上就差没写着我是贵族这样的字样，看起来相当的高傲。

当中的一个，身边所跟随着的是刚刚第一个对贪狼星发动攻势的赤熊的少年站了出来，盛气凌人的问道：“这只沃夫系的金狼是你们的吗？”

亚芠不理会他的问话，迳自对着一旁懒洋洋的贪狼星道：“小星，别在这里欺负人了，进来吧！”

听到亚芠的招唤，贪狼星完全的睁开了双眼，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慢慢的站起来走到了亚芠的身边。

那少年见到亚芠不理会他的问话，不由的心中一气，正想要发作，可是身边的另外一个充满了书卷气息的少年却拉了拉那个少年的衣服，对那个少年施个眼色。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同伴有什么用意，但是这个少年看来是相当的信任自己的同伴，所以也不发话，任由那个书卷气息浓厚的少年走过来对着亚芠微笑道：“失礼了！真是抱歉！”

亚芠疑惑的看着这一个书卷气息的少年，少年对亚芠微微一躬身道：“在下是伊卡郡的帕铁，我身边的这一位是亚柏拉郡的西顿，另外还有尼萨郡的锡安，度玛的隆达，吉珥的岳罗，希尼的亚比，目前在隆爱里寄住，两位相当的陌生，不知两位是……？”

亚艾尚未表示什么，一旁的翰罗却已经在心里暗赞着。

比起刚刚那个傲气的西顿，这个满是书卷气息的帕铁显然就比较善于交际，起码他说的话不卑不亢，让人听了舒服舒服。

因此，翰罗也微笑道：“你好，我们是今天刚刚来到隆爱的，旁边这是我的孙子亚艾，不知道各位是诸郡的小王爷，小人失礼了！”

所谓的郡是指构成泰龙帝国的几个大部族单位。

泰龙虽然名之为帝国，但是实际上，他却是由几个郡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国家，包含了度玛郡，吉珥郡，亚拉柏郡，尼萨郡，北提伦郡，南提伦郡，伊卡郡，希尼郡，玛榭郡还有最大的泰龙郡，而当中的泰龙郡的郡主便是这一整个泰龙帝国的盟约共主，所以这也是泰龙帝国为什么会名为泰龙帝国的原因。

然而这泰龙帝国之名也是近三百年的事情了，当初的泰龙帝国原本是名为提伦帝国，当时的提伦是最大的郡部，可是当时原本站了整个提伦帝国近三分之一的提伦郡却因为一场的郡内乱而分裂成了今日的南北郡，因而让当时的泰龙郡崛起，不但趁机占领了当时提伦郡的一部份土地而成为第一大郡，而且也将提伦郡的共主地位给夺走，因而变成了今日的泰龙帝国。

以比例来说，现今的泰龙郡大约是站了整个泰龙帝国近五分之二的土地与势力，南北提伦大约是五分之一，而剩下的五分之二则是由其它的郡平分，说不上谁比谁强。

所以，在泰龙帝国当中，各郡虽然享有大部分的郡内自治权，但是仍需要接受中央的节制，遇到关系整个帝国的重要决策时，则是由各郡主所构成的帝国郡廷议来决策。

而这个郡廷议便是公推一个廷议长出来主持廷议，这个人需要各郡的郡主都认同，但是却又不会偏向任何一个郡的超脱人物来主持，而现在的廷议长便是亚艾的外公，第一世家现已退休的世家之长－威灵·隆。

除此外，泰龙帝国在某些方面与之前的奇兰楼连盟的各城邦的关系相当的类似，只是关系更加的密切与紧密。

而且因为各郡皆想要凌驾于其它诸郡的上面，而身为第一大郡的当然也不甘将自己的领导权让给别人，因此在千多年来的精厉图治发展之下，各郡蓬勃发展，而让他们所结合的这一个泰龙帝国变成了整个奇武大陆上的第一强国。

而现在在亚艾与翰罗的面前的这六个少年竟然报出了郡名，据翰罗所知，由于三百多年前提伦郡因为兄弟争权，所以造成了提伦郡分成南北，同时也痛失了领导权，所以各郡有监于此，因此不约而同的立下了类似的规定。

每一位郡主都是预先立下自己的继承人，既可以先行培养自己的继承人成才，也可以在未来避免发生争权的事端，同时也唯有那个未来的小郡主才能够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上了自己的郡名。

因此一听到了眼前的这群少年都是冠上了自己的郡名的翰罗，顿时了解到眼前的这几个少年都是未来泰龙的各郡郡主，身分与地位相当的不简单，所以翰罗并不想要在初到泰龙便得罪他们，遂自称小人。

浑然不知道眼前的这几个少年的身分不简单的亚艾，奇异的看了一眼摆出了低姿态的翰罗，虽然疑惑翰罗的姿态摆的这么低，但是他也知道翰罗必有深意，所以他也不说什么。

帕铁正想要说些什麼，远远的忽然有人娇喝道：「你们几个在这里做什麼？」

众人转头一看，远处，以凯琳姊妹为首，大卫、法利还有夜月、力奥等死神小队也都在盥洗完之後，不约而同的同时来找亚芠祖孙了。

凯琳来到了众人的面前，两手往腰际一插，娇哼道：「你们几个小毛头想要干什麼？想对我请来的客人做什麼？」

奇怪的是，这几个未来的一郡之主在见到凯琳时，竟然像是老鼠见了猫一般，个个不约而同的表现出了一种轻微的畏惧神色，帕铁苦笑道：「公主殿下您好，您回来了呀！」

凯琳轻哼一声：「早就回来了，你们想干什麼？我警告你们，别以为我的客人好欺负就要欺负人家，当心我会扒掉你们的一层皮！」

帕铁等人听到了凯琳的警告之後，不由的面面相觑，对於凯琳的手段，他们可是不敢领教，想到了从前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一个集帝国陛下、第一世家万千宠爱於一身的刁蛮公主，想起她整人的手段，众人皆不寒而栗，急忙连道不敢。

看到了刚刚还一副天之娇子模样的众人在凯琳面前一副连大气都不敢喘的模样，亚芠与翰罗不由的哑然失笑，看来这凯琳的面子可是相当的大！

翰罗微笑道：「凯琳，别这样，人家只是跟我们聊聊天而已，别这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可是吓到人了！」

忆琳走到翰罗的身边，甜笑道：「爷爷，姊她就是这样，只是嘴巴利一点而已，不会怎样的，您老人家别担心！」

凯琳叫道：「好呀，忆琳，连你也皮在痒了是不是？敢这样的说你老姐？」

翰罗呵呵一笑，拍拍忆琳的小手，含笑的望著被自己的小妹给糗了的凯琳，直看的凯琳忍不住的也来到翰罗的另外一边，拉起了翰罗的另外一只手，撒娇的要翰罗为她主持公道。

帕铁等人早已被凯琳这副模样给吓到了，母老虎似的凯琳竟然也会有这样的一面？到底眼前的这老人是什麼样的人物？竟然能够让向来刁蛮的凯琳这样子？

众人的好奇心不由的被挑了起来。

一旁一直未开口的亚芠忽然开口道：「凯琳，你过来有事吗？」

凯琳娇俏道：「怎麼，没事我不可以过来吗？还有，不要叫我的名字，叫我表姐，你到底要我说几次？」

亚芠无所谓道：「好吧，表姐，你来这里要做什麼？」

凯琳，摇摇头故意道：「你少臭美了，我可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爷爷一起去逛街的。」

亚芠无所谓道：「那正好，你们去吧，力奥、夜月，你们跟其他人也一起去好了，我有点事情想要独自思考一下。」

凯琳一愣，本来只是想要闹一下亚芠的，哪知亚芠竟然顺水推舟的说他不去了，忽然叫凯琳不知道该怎麼回应才是。

翰罗颇有深意看了一下亚芠，呵呵一笑的打圆场道：「好了，凯琳，既然亚芠有事情，那就我们自己去好了，我也正想要好好的看一下这名闻大陆的玛茵之盾。」

凯琳娇哼一声，拉著翰罗，同时招呼其他人道：「咱们走，这生人勿近的不想去是最好了，免得带出大街还会吓坏人。」

说著，凯琳拉著众人，往大门的方向去了，而亚芠则是哑然失笑的望著凯琳那气呼呼的背影，心中只觉得逗逗他这个刁蛮的表姐有时候实在是有趣极了。

看到了凯琳等人走远了，亚芠回过头来淡淡的看了一眼面前的那几个少郡主们，不在理会他们，招呼好贪狼星之後，迳自的走进了宅子内，独留下这群因为事情的转变实在太突然而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的少郡主们。

走进宅子之後，亚芠四处的巡视一下这间宅子的结构，发现到，这间宅子虽然只是供客人暂住而已，但是里面的格局确是应有尽有，而且这一间还不是最高级的天字号房，对於隆家的财势，由此已足以窥视出是如何的惊人了。

找了一下，亚芠已经找到了他所要的找的场地，一处宽大的练武场。

亚芠手一挥，五小幻兽全都尽出，在这间宅子周围查探了一会，确定了这间宅子的周围没有半个人，甚至连刚刚的那几个小郡主也都已经离开了，亚芠淡淡的一笑，将五小给召回，望著贪狼星及五小幻兽，忽然轻声道：「铠化！」

一瞬间，接受到了亚芠的命令之後，贪狼星及五小幻兽顿时浑身闪耀出了金色的花纹，然後很快的「分解」开来，各部分的组织分别的投往亚芠的身上，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亚芠已经穿上了贪狼之铠了，而且是进化最新威力最强的贪狼之铠。

忍不住的摸摸自己现在身上的铠甲，说来好笑，这一次还是亚芠头一次在不是战斗的时候穿上这一身的盔甲的，而且，由於每次都是在战斗前才穿上，所以亚芠竟然还没有一次真正的看过自己现在是什麼模样？

好奇的看看盔甲外部，那几乎散布在身体的四周每一个部位，连每一根的手指上都有的那或点或线甚至是不规则图形的神秘图纹，亚芠不由的相当的好奇，不知道这一身的图纹有什麼意义在？

就在亚芠好奇的观察布满盔甲的图纹时，在他的脑海中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道：「不用想了太初身上的图纹是很久以前，我们的创造者因为个人的兴趣而设计的，据他说，这些特别设计的图纹可以让人看到的人感觉的精神稳定，赋予太初能够微妙的影醒到人的心情，使人不自觉的受到了太初的吸引，而且会对太初产生一种信赖的感觉的能力，类似一种可以主动散发出一种影响人心的精神力量，让人把你在他心中定位为他的领袖之类的地位。」

「不过因为太初并没有完全的按照当初我们的创造者的希望去演化，而且托你三不五时就受伤的结果，所以现在太初虽然展现出这些图纹，不过看来它又赋予了这些图纹另外的一项原本不属於它该有的功能。」

「透过了这些原本纯粹是精神上可以微妙的影响到人的图纹，现在太初可以在你的身边形成了一层能量的护罩，真是该死，能量护罩本来是我这个专司防守的太始的看家本领，太初你这混蛋，好好的发挥你攻击的本能就好了，干嘛还来跟我抢这生意？」

亚芠怪异道：「太始，是你？」

太始没好气道：「不是我有谁能够侵入你这精神力量超强的怪物脑子里跟你说话的？」

亚芠苦笑道：「你怎麼让我感觉到你好像整天没事干，我一铠化你就找上来，好像专门等著要跟我说话一样？」

比人还人性化的太始嘻嘻一笑道：「这你可误会了，我可不是整天没事干，至少在这段日子里，四灵就已经跟沙杷星人干上了一次，青龙跟玄武还受了点伤，尤其是青龙被他们给断成了两截，我忙著要替它治疗，可不是你想的那麼悠閒。」

亚芠关心道：「怎麼了？难道它们的援兵已经来了吗？」

这下轮到太始苦笑道：「这到还没，不过可以感觉得出来，它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失去了耐性了，所以一个月前才会又发动了一次大攻势，差点叫四灵吃不消。」

「不过这样也好，经过了这一次，虽然青龙受了重伤，不过也将这群怪物的武力瓦解了不少，总共破坏了二十多艘的战舰，而且是中型战舰，叫它们这一群在太阳系外虎视眈眈的怪物，至少在它们的援军到来之前，已经无力再发动了攻击了，总算是替你争取到了一点的时间了。」

亚芠听了不由的乍舌不已，竟然可以将四圣兽的青龙给断成了两截，可以想见那时的情况是如何的危急了，不过话说回来，亚芠也同样的感到不可思议，不愧是四圣兽的青龙，被断成了两截竟然还没死，只是身受重伤，要是一般的幻兽的话，恐怕早活不成了。

感知亚芠心中所想，太始嗤之以鼻道：「少见多怪！你以为幻兽全都是一个样的吗？，等你来到精灵大陆时你就知道，青龙它为什麼被断成了两截都没事，告诉你，别说是两截了，就算青龙被断成十截八截的，它也死不了。」

亚芠淡淡一笑，虽然被太始骂孤陋寡闻，但是他也不是很在意，反正他本来就不是什麼见识广闻的人了。

但是有一件事亚芠一定要问的：「那你现在来找我有什麼事情？」

太始叹了一口气道：「我说你呀，你该不是忘记了吧，我不是说过要叫朱雀来找你吗？」

亚芠一愣，太始不提他到还真的是忘记了有这档子事，朱雀要来便来就是了，有需要它这样气急败坏的样子吗？还特别主动的用心灵通讯来联系他？，它不说过心灵的通讯，尤其是这种遥远的通讯是相当的损耗它的能量的吗？

「你以为朱雀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你吗？」太始受不了了。

亚芠疑惑道：「不是可以用心灵通讯吗？朱雀就用这心灵通讯不就可以跟我联络，到时就能够会合了。」

感知了亚芠心中所想的事情，太始在亚芠的脑中模拟出昏倒的模样，骂道：「你是白痴呀！你以为心灵通讯是什麼东西呀？说通就通吗？而且就算可以用心灵通讯，那也不代表朱雀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位置！」

头一次被人家给骂白痴，亚芠心中倒是觉得有趣，也不生气，只是奇怪太始为什麼要骂他？

太始一副受不了的模样：「算了，反正跟你解释你也听不懂，你仔细听我说就是了。」

「从现在开始，请你维持与太初合体的状态，直到我定位完毕为止好吗？」

「可是你这样叫朱雀来，不是大不妥吗？毕竟是四大圣兽之一，恐怕会引起麻烦！」亚芠的问题来了。

虽然脑海中只是一个模糊无法看清的影子，但是由於彼此是以心灵来通讯，所以亚芠很清楚的感受到了，太始正用一种彷佛在瞧白痴一样的眼神望著他。

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麽的亚芠心中有点怪怪的感觉，不过经过了短暂而气氛怪异的沈默之後，太始忽然语带笑音道：「我知道你在担心什麽，反正你现在只要乖乖的照著我的话去做，其他的问题等到你见到朱雀时你自然会知道的。」

无奈之下，亚芠只得点点头，反正他今天本来就是要铠化的，太始说那个什麽定位的，反正只要他铠化就好不是吗？

接收到了亚芠的回应之後，太始的声音与影子随即自亚芠的脑海中消失不见，亚芠这才又专注於自己的事情。

心神回到了自己本来的目的，刚刚在听到了太始的说明之後，亚芠忍不住仔细的看著自己身上贪狼之铠的图纹，果然，即使是自己本身在看，亚芠依旧感觉到这些的图纹给了他一种看起来似乎相当的神秘而稳重的感觉，这样的感觉的确是会叫人不自觉的受到吸引，太始的话果然是没错。

同时，亚芠心念一动，原本浅金色的图纹顿时亮了起来，很奇怪，现在这时候太阳还是相当的大，可是，亚芠就是觉得这些图纹真的是给了他一种亮了起来的感觉。

伸手向前仔细的一瞧，亚芠看到了在他的手臂之外，出现了一个淡淡的白色的影子，类似的影子将自己的手臂完全的包围住，好像是他手臂被放大了似的，虽然在太阳底下看起来有点模糊不清，但是亚芠已经可以确认，太始说的没错，贪狼星的确是替他造出了一个能量的护罩来，只是不知道这护罩的抵抗力有多大而已。

将护罩给收了起来，亚芠闭起双眼，撇开了关於图纹还有护罩的疑惑，他开始仔细的回忆他心中所知道的众多的绝学，还有他从以前到现在所经历过的战斗。

原来，刚刚在受到了贪狼星简单的用几根针毛就解决了六只中高阶的幻兽的启发，亚芠忽然的想到了，在他自己的战斗生涯当中，似乎是错过了很多的东西，而且随著能力不断的增长，虽然是学会了很多新的技能，但是同时也遗忘了许多的旧有技能，针毛便是那被遗忘的其中之一。

而在回忆的同时，亚芠忽然出了一身的冷汗，似乎是不寒而栗。

原来，在那短暂的回忆当中，亚芠发现到了自己的一项致命的缺点，一项以往他一直的忽略了，但是现在却不容他再度的忽略下去的缺点。

那就是，综观他以往的战斗过程，他发现到，不管是面对怎样的敌人，他似乎全都是用强大的力量来克敌！

不管是天心真气还是精神异力都一样，任何的战斗，他都是仗著自己深厚的修为或是与天俱来的可怕天赋力量，运用强大的力量差别来对抗敌人。

就连前些日子在司达帝国的平台大殿当中，虽说他有心要以巧胜力，但是论真来说，他也只是用贪狼爪，搭配精神异力来操纵魔法能量，用以打败那些黑衣人，就某一个方面来说，他根本没有达到他所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在看到了贪狼星的技巧，透过了这样的启发之後，他这才忽然的省悟到，以往他那看似无敌的战斗当中，在无敌的背後，他其实是走在一条随时可能会断裂的危险高空绳索上，有谁能够保证自己的力量一定永远比别人强？

有了这样的一个领悟之後，他随即开始去思考要如何改进这一项的缺失。

细思之下，亚芠忽然惊讶的发现到，其实他的心中存在了相当多的可以改善他的这一个缺点的方法，那就是他在逃亡的那段时间当中所囫囵吞枣背下的百馀种的各家绝学，里面有许多适合他用来改正自己缺点的方法，那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招式。

想到这，亚芠不由的暗骂自己笨了，竟然空坐宝山而不自知，回想起来，只是这些绝学以前他都只是看看，知道这些招式的应付办法之後，除了在训练小队的时候，还有近日被凯琳逼著要教她提升实力时稍微回想过而已，其实他根本没有去深入的研究。

就连他独家创出来的武技森罗万象，其实也只是基於他的实战体会的根基上为主，系统性的武技为辅，所专注的是属於心境的体会。

就某个角度来说，亚芠他自己本身并没有一套适合自己的招式，战斗当中也都是临机反应，因此有许多的场面，往往会让他自己不该被击中却被击中，不该受伤的时候却受伤了，这种状况尤其是在以一对多的时候更是经常会发生。

想到这，亚芠自己不由得出了一身的冷汗，要不是他当初头一个领悟的是风之心，也最熟练的是风之身法的话，恐怕他现在的尸体都已经化成泥了。

想到这，亚芠又检讨起自己来，他更是发现到，因为他没有像大力神王那样有著自己最擅长，也最适合自己发挥的有系统的武技－神拳，若遇到发生战斗的状况时，若论一对一、是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而言，虽然是占了相当大的好处，可以让对手根本无法去臆测他的下一步要怎麼走，让自己灵活的发挥了自己的实力。

但是，如果遇到了以一对多时，那就惨了。

毕竟他是人不是真的恶魔，短时间的战斗还好，如果说战斗的时间丨长的话，他根本无法在整个战斗的过程期间，面面俱到的顾及攻击或防守，因此每次只要一战斗完，他总是会在身上留下了不少的伤痕，这是他自己的一项最大的缺点。

细思一下他自己近来的战斗，亚芠惊讶的发现到一件事，每次一战斗，他往往第一件事就是发动风之身法，然後伺机钻取敌人的空隙，给於敌人致命的打击。

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就是不好，事实上，这种攻击的方式的确是相当的有效，而且极为灵活，可以是用於任何的情况。

但是就因为太过於灵活，所需要的便是极度的集中力以及需要靠快速的反应力，因此便造成了它的缺点，而且这种战斗的方式是在面对力量较弱的敌人最能发挥威力。

如果遇到了像是水妖王、大力神王这一类功力修为差不多，而且实战的经验也相当的丰富的十大高手级的敌人之流时，凭他们的经验，到时候风之身法恐怕在他们的面前是不会多有用的，而视状况临机反应再怎麼快也快不过经过了千锤百鍊造就出来的招式发挥，恐怕到时候他只能硬碰硬，看谁的功力比较深厚了。

当然，凭他现在的力量，他有自信不管面对谁都不会输，可是如果真的被逼到非得用这种笨方法时，那岂不是损失大了？

更何况，现在想来，每一次的对敌，虽然说他经常是与众多的人为敌，但是实际上，在他的感觉上来说，托风之身法的福，事实上每一次与他正面冲突的皆是极少数的人而已。

在别人眼中看来，他的确是身法无比的灵活，可是他现在确知到这是他自己最大的缺点，尤其是现在在战斗当中施展风之身法几乎都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了。

现在亚芠终於领悟到他目前最需要的东西了，那就是一套最适合他自己本身，可以应付任何的

状况，不管面对什麼样的敌人，就算他是闭著眼睛施展，也可以全方位的掌握住战况的一套有系统的武技。

右手一展一握，一瞬间，尖锐无比的白金剑出现在亚芠的手中了。

看著自己向来最习惯的武器，亚芠不由的苦笑起来，不知是否有人相信，这支打从清蓝之境出来之後就被他给握在手中，不知道曾饮过了多少敌人鲜血，却从来没有被任何的敌人，任何的武器给损坏过，既坚硬又锐利的可怕武器，在亚芠来说它的作用其实跟一把砍材刀没差多少。

向来，亚芠拿著这把白金剑只懂得劈、砍、挑、刺这之类的最最基本的用法，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这把白金剑所具有的威力，即使那样已经够叫人害怕的了。

而现在，亚芠打算要好好的发挥出这把白金剑的威力了。

首先，他打算要学会怎麼样去用「剑」。

低头仔细的回忆当初被他给囫囵吞枣的背下来的众多绝学，从当中筛选出有关於剑的招式，并且参考人家对於剑的定义与基本含意。

亚芠开始在脑海里尝试去形成一个系统，从最基本用剑的到最深奥的剑招，全都在亚芠的脑中不断的演化。

凭著亚芠他所具有的森罗万象那无所不包的玄奥心境，胸中所藏的百种绝技，以及那几乎人能匹敌的丰富的实战经验，亚芠一个小时的专注思考可以比得上别人好几个月的闭关修练。

无数精勘的妙招神技在亚芠的脑海里不断的闪烁著，一套套一招招的剑招不停的被亚芠吸收、解析、融合、演化著。

当太阳西斜，将亚芠的影子拉的长长的时候，一直静立的亚芠终於动了。

浑然不知自己现在所领会到的东西有多麼的惊人，亚芠此时完全的沈浸在他的心中武学世界当中，无数的精勘妙招不断的浮现在心头，亚芠不知道自己为什麼会变成了现在的这一个样子？

原本他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找出记忆在自己脑海中的剑招，将之有系统的整理好之後，好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练习一番。

但是亚芠他却无法解释，为何单纯的回忆，在不到片刻，竟然毫无理由的在脑海里浮现了无数不属於他原始记忆所有的奇妙招式。

可是，他发现到这些忽然毫无理由的蹦出来的奇妙招式，竟彷佛是那些存在在自己心中的招式所演变出来的，又像这些招式是在向他正确的示范，以前他所曾经面对过的战斗当中，应该是用出这样的招式来比较妥当。

一时之间，亚芠只觉得在他的脑海当中彷佛有无数的彷佛是自己的影子正拿著白金剑在为他示范剑招，让他的脑中充满了无数的妙招。

到最後，那些影子的动作甚至脱离了剑的范畴，空手的、拿刀的、双剑、甚至连贪狼爪所适用的招式也出现了。

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招式是又多又杂，可是亚芠却发现到这些人影的一招一式，每一个细微的角度变化，每一个微妙的转折，他全都无比清晰的看的一清二楚。

然後，某些人影在做出某种招式动作的时候，竟然合而为一，某些人影在做出某一个动作的时

候又分化为二各自演化出不同的招式。

如此不断的融合，不断的分化之下，到最後，原本无数的人影在亚芠的脑海当中只剩下了六个人影在他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飞舞著。

六个人影各成一个系统，各自比划著各自的招式，既不再融合也不再分解，到现在，亚芠已经不知道这六个人影到底是拿刀、拿剑、拿枪、拿爪还是空手了。

每一个影子彷佛有著相同的开头及结束，但是却在中间的过程完全的不同，又彷佛每一个动作又可以理解成是相同的作用以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出乎他意料的完全符合他所独创的森罗万象的体悟，让亚芠心中又喜又奇。

因此，促使他一再而再的，近乎贪婪的记住了这六个彷佛是他自己的化身的人影的招式，记住了他们的姿态，记清楚每一个招式的样子，记住他们所演化出来的所有可能。

而沈浸在脑海当中的亚芠完全没有发现到，当他的脑海当中开始出现人影之时，他无法自制的开始缓缓的挥动著手中紧握的白金剑。

左一挥、右一劈、前一刺、後一撩，亚芠浑然不知道自己正随著心中的思考而做出了这些忽快忽慢，好像有什麼道理，但是又令人看不懂，使人觉得万分莫名其妙的怪异举动来。

当脑海当中的人影越来越多的时候，亚芠的动作越快速也越怪异，每一个人影的分合都让亚芠不由的自主的身躯激烈的颤抖。

当人影越来越少时，亚芠的动作开始产生了符合某种奇妙的道理的规律，但是此时却又变的越来越慢。

等到脑海里只剩下了那六个自成系统的人影时，亚芠的动作却完全的停了下来，可是，如果仔细的一看，却又可以清楚的看到，亚芠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完全静止下来，他的全身正不自觉的急速颤抖著。

那种感觉该怎麼形容呢？

就好像是，明明肌肉丨次只能接获到丨个指令，做出丨个动作来，但是现在的亚芠却像是只能接收丨个指令的肌肉却再那一瞬间同时的接获到六个指令，令他全身因为这些庞杂的指令而无法做出适当的反应，因此形之於外，就变成了亚芠彷佛全身痉挛的怪异模样了。

最後，因为全身激烈的颤抖的缘故，亚芠竟握不住手中的白金剑，喀的一声，亚芠手中的白金剑脱手而出，掉到地上，发出了一声沉哑的声音。

但是这一个声音传入了亚芠的耳中，却不亚於天雷在他的耳边炸开。

一瞬间，亚芠脑海里活动不休的人影消失了，亚芠终於回过神来了。

只是回过神来的亚芠却彷佛是经历了一场超越了他的能力极限的艰苦战斗般，竟然连站都站不住。

大名鼎鼎的银月恶魔此时像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般，无力的坐倒在青石板的地面上，两眼一闭，调运起天心诀，回复他那几乎被耗尽的精神。

此时，西垂的夕阳不甘心的释放它那最後一丝的馀晖，皎洁的月亮尚不肯露脸，大地陷入了一遍深沉的黑暗当中。

而此时完全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亚芠初到隆府的这个下午，这一夜当中，彷佛是藉著这无比深沈的黑暗在向世人宣告著一般。

与那森罗万象心法同被尊为亚芠这一代武圣的两大惊世绝技的另一项绝技，号称与森罗万象是两位一体密不可分，但是却又令人更加的难以理解，是森罗万象心诀形之於外的招诀的第二项绝技－「无名」，在此时的此地开始出现雏形！

低沈的吐出了胸中的最後一口浊气，亚芠缓缓的睁开了双眼，此时如果有人在这里看到亚芠的双眼的话，想必会被亚芠此时眼中所射出的那恍若实质的锐利目光而感到惊心动魄。

久久，那锐利的目光才由亚芠的眼中慢慢的退去，逐渐的消失不见，恢复成了平常的模样，但若仔细的瞧瞧，便会感觉到，此时亚芠眼神在平静当中，却又显的如此的深不可测，远比那深山古潭来的寂静，但是若在仔细的一看的话，却有可以发现到，那隐藏在平静之下的多变灵动，却又比天上的繁星要来的精彩。

如此与众不同，充满了矛盾，但是却又奇异的让人感觉到如此的融合的眼神，那是现在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激烈变动与发挥，变的更深沈也更加内敛的亚芠的眼神。

轻轻的晃晃头，亚芠这时才发现到，不知何时，贪狼星已经脱离的他的身躯，正站在他的面前，双目中透露著疑惑的望著他。

亚芠轻笑一声：「小星，怎麼了？你也感觉到了呀！看来我以前真的是空坐宝山而不自知，没想到武学固有的招式竟然会是如此的神奇，能够让我有此体会，真是想像不到呀！」

「现在的我可是有那个自信，可以用一半的力量来达到以前要全力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了，真的是太神奇了，你也替我高兴吧！」

低呜了一声，贪狼星毫不吝啬的对亚芠表示出它的欣喜之意，显然也在为亚芠的实力能够再做提升而感到兴奋。

事实上，亚芠却没有想到今天若非是他而换成是其他人的话，胸中若没有熟记百家绝学，没有那样无比丰富到近乎不可思议的实战经验，也没有身具由万事万物那最本源来发挥的奇妙心法森罗万象的话，又岂是一个光是思考的动作就可以有这样的提升。

更何况，亚芠现在所草创出来的招式，几乎可以说是他到这里的人生历练所浓缩出来的，是他人生的体验来铸造的，也是非得有他这样的能力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来。

可以说，目前亚芠心中所存的，那些尚未正式命名的招式，是亚芠他为自己精心所打造出来，最适合他这一个银月恶魔的妙招，除了他以外，恐怕其他的人都无法去领悟到他的招法。

而这些，都是亚芠现在所没有想到的，他只知道，透过了今天他所领悟到的这些招式技巧，他的力量在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实力又大大的提升了将近一倍，而这还只是招法处与草创的阶段，他有信心，等到这些招法像森罗万象那样的成熟之後，他一定可以凭这些的招式信心十足的向十大高手之流挑战的。

心中的兴奋尚未完全的平息，忽然，亚芠的脑海当中诡异的冒出了一阵宛若少女的清脆声音：「你是不是叫亚芠？」

亚芠疑惑的看看四周，虽然这声音来的如此的诡异与突然，不过，大概因为这声音听起来相当的清脆动人，所以，亚芠到也不显的有多麼吃惊的模样，更何况，他现在已经相当的习惯这样的沟通的方式了。

站了起来，亚芠先是在心里暗暗的回答道是，举目四下观望，虽然他知道这样的心灵通讯的方

式并不一定有距离的限制，正如他透过贪狼星可以与身在南大陆的太始沟通无碍。

可是当这一个声音传来时，亚芠无法形容那种感觉，但是，他确实很清楚的感觉到了，对他发出了这一个心灵通讯的对方正在他的身边，而且距他相当的近，因此亚芠一站起来就忍不住的四下的观望起来。

得到了亚芠所发出去，确定的心灵通讯，那个声音显然是相当的高兴，亚芠很明确的感受到了对方的雀跃？：「真是太好了，我找你找了好久了。」

「你都不知道，太始那家伙在这段时间一直叫我赶快来找你，可是偏偏你又一直没有跟太初合体，人家本来就不像太始那样，跟太初你是同为半身之一，所以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那麼的紧密，想要找就可以找到的。」

「可是太始怎麼都不听人家解释，老是怪我不卖力去找，总算你今天是一个「完整」的半身了，我终於找到你了，太始也不会再叫了。」

「喂，亚芠，你在看那里？在这啦！我就站在这里啦，在你的右手边墙上，看到没？」

似乎是终於注意到了亚芠并没有专注的在听他的唠叨，反而心不在焉的四下观望著，这声音的主人似乎终於了解到了亚芠正在找她的正身，所以忍不住得出声招呼道。

随著这个声音的指挥，亚芠的眼光往右手边的围墙上回绕几次，但是任凭他怎麼看都没有什麼岔眼的东西存在，除了那一只巴掌大，浑身赤红的尖嘴红色小鸟之外。

似乎感到有点不敢置信，同时又觉得自己现在是不是在发疯，亚芠震惊兼犹豫的，连心灵通讯都不太敢发出去，迟疑道：「南灵？四圣兽的南方朱雀？」

「讨厌！人家才不是什麼普通的红色小鸟呢！你看看，普通的红色小鸟头上会有像人家这样美丽的羽冠？会有人家这种又长又细又漂亮的美丽尾翎吗？」

随著这清脆的少女声音，停在墙上的红色小鸟忽然的双翅一展，在几乎完全没有拍动的情况下，像是失去了重力般，姿态优美的由墙上飞起，双翅大展，身影不动的悬浮在距离亚芠面前三十公分，与亚芠的双眼等高之处。

同时在声音的提醒之下，亚芠也才注意到，这悬浮在他面前的红色小鸟的头顶上果真有五根三到五公分不等的绒毛细羽构成了一个美丽的羽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皇冠。

而在尾部则是有十八根细细长长，足有它的本体近三倍长度，宛如孔雀的尾翎正随风飘扬著，尾翎的末端澎起处，竟然还此起彼落的不断闪耀著美丽的虹光，看起来刹是炫丽。

最叫亚芠吃惊的是，在这样的近距离观察之下，亚芠这才看清楚，原来这小鸟身上的羽毛并非是真正的羽毛，而是一道道以羽毛的形状不断的燃烧的细微红焰，种种的神异之处都在告诉著亚芠，现在在他面前的的的确确是四方圣兽当中的南灵圣兽－朱雀。

只是亚芠怎麼也想像不到，这朱雀竟然会是这样的小，跟它的五小幻兽比起来，根本没有大上多少，而这样的玲珑身躯当中，竟然会是隐藏了与那传说，足足有二十多公尺大的巨大白虎同样的威力，真的是叫亚芠大吃一惊。

同时，亚芠这也才了解到，为什麼下午的时候，太始会说等他看到了朱雀就知道的这样的话语来，太始它根本就是想要看他吃惊的模样才会故意不告诉他朱雀真正的模样，害他一直以为朱雀也如白虎般，是一只庞然巨物，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娇巧可爱。

四方守护圣兽果然是不同凡响，白虎如是，朱雀如是，亚芠现在已经有点期待另外的青龙与玄

武又有什麼神异之处了，尤其是青龙，到底是怎样的青龙才会让太始说出就算被断成了十截八截的也死不了这样的话来？

大概是因为过於惊讶於朱雀的娇小与美丽，亚芠不自觉的将心中的所思所想透露了出来，因而取悦了朱雀。

朱雀高兴的在亚芠的身边来回的绕著圈子，同时亦在亚芠的脑海里形成了清脆的笑声，最後，朱雀则是乾脆的停在亚芠的肩膀上。

亚芠正想要说些什麼，忽然对著朱雀道：「等一下麻烦你装成一般的幻兽，有人来了。」

朱雀会意的点点头，亚芠只见到朱雀头上的羽冠，尾部的尾翎忽然的一缩，消失在体内，乍看之下，顿时跟一般的飞禽系幻兽没两样，亚芠不由的暗赞在心，到底是活了八千多年的圣幻兽，果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朱雀刚刚变化完成，练武场的门外顿时传来了脚步声，由远而近的往这里走来，而且听声音还相当的杂，看来有很多人来。

没多久，门口处转过了一个魁武的身影，比力奥还要高上一些，在亚芠的记忆当中，所有他熟识的人里，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身材。

面露开朗的笑容，亚芠无比欢喜的叫道：「大哥！」

「好小子，终於肯露脸了，你害我可担心死了。」

来人，亚芠的大哥亚华一见到亚芠，立即快步的上前，狠狠的在亚芠的肩膀上重重著搥了一下，然後又来个热情的拥抱，清楚而明确的表示出了兄弟之间的深厚情感。

而被亚华重重的揽住的亚芠同时又看到了随著亚华的背後，二哥亚旭、三哥亚若全都来了，爷爷则是含笑的站在门口处，看著他们。

离开亚华，亚芠有与亚旭来个热烈的拥抱，亚旭忍不住热泪盈框：「小弟，小弟，这段日子里你到底去那里了，我都快以为你以已经遭遇到不幸了。」

亚芠也觉得眼角微微的湿润，喃喃道：「二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一旁的翰罗走了过来，微笑道：「好了好了，别忘了我们还有客人在呢！」

听到了翰罗的话，亚芠兄弟四人相视一眼，看到了彼此间的眼角那微微的湿润的闪光，不由的深感到不好意思，各自的擦了擦，这才面对翰罗所说的客人。

一看之下，原来是霞等斯达帝国的使节团全来了，旁边还有死神小队以及另外凯琳姊妹也站在一旁，忽然，看到了站在忆琳身边的人，亚芠忍不住惊喜的叫道：「小

舅！」

亚芠的小舅里昂，四年不见了，除了身上的衣服换成了一套精美的帝国制式官服之外，里昂看起来依旧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

此时，里昂收起了他向来一贯漫不经心的神态，略带激动的看著亚芠。

快步的走了过来，忽然狠狠的在亚芠的头上硬是敲了一个响头，骂道：「混帐家伙，终於肯来了吗？」说是这麼说，但里昂却又忍不住的同样给亚芠一个热烈的拥抱，欢迎他的来到。

亚芠充满感情的叫道：「小舅！」

眼前都是自己的亲人，在看到了里昂时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此时在面对自己的小舅时，亚芠终於也放开了他向来压抑住的自我情感，深刻而真挚的叫起里昂来。

看到了亚芠的模样，向来习惯於亚芠冷淡的模样的霞等人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亦同时的想到了一个问题，原来亚芠还真的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呀！

不过也难怪他们会这样的想了，谁叫亚芠自己在与他们一起旅行的这两个月以来，一直都是那样的一副平板的面孔，好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似的，就连与自己的女友妃雅在相处时也没有见他笑过，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一般。

等到初见面的激动过後，里昂招呼道：「走走，我们到厅内去谈谈。」

说著，里昂就像是小时候那样，不加思索的牵起了亚芠的手，往这间宅子的大厅里走去。

而亚芠则是有点奇异的望著自己那被里昂给牵住的手，只觉透过了掌心，一道的暖流由里昂的掌心传进了他的掌心，流进了他的心里，温暖了他的心。

很快的，在里昂的带领之下，众人来到了大厅。

由於这一间大厅不很大，因此，除了亚芠四兄弟、翰罗、霞及大长老还有理昂及凯琳之外，其他的人自动的不跟进去了，主动的留在外面。

不分尊卑的坐定之後，心直嘴快的亚华不待亚芠发问，自己就已经先把他们为什麼会一起回来的原因说了出来。

原来在今天上午在亚若的带领之下，霞等使节团到了泰隆宫廷对外所开设的外交使节的办事处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希望晋见皇帝陛下的愿望。

由於使节团具有斯达帝国宫廷所发出了正式证明文件，又是由现在玛茵之盾当中炙手可热的亚若所陪伴而来，而且又是希望能够晋见陛下。

事关重大，外交事务办事处当中的官员不敢轻忽，急忙的将这件事给禀报上去。

当好那时候的里昂正在宫廷当中处置另外一项华那邦公国的外交事务，因此凑巧的让里昂给知道了这一件事情。

获知这件事之後的里昂，感到万分的好奇，为什麼这麼凑巧，华那邦公国与斯达帝国这两个同样是属於敌对的国家都分别的派来了使节团，唯一不同的就是华那邦是透过正式的外交途径递出拜访的讯息，而斯达则是闷声不响的派出秘密使节团。

但是无论如何，两国派出使节团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更是挑起了里昂的好奇，尤其这一个使节团竟然又是亚若亲自带来的，所以里昂就更是奇上加奇了，於是便亲自的来看个究竟。

见到了亚若之後，里昂这才知道原来与使节团同行的竟然还有他已经很久不知下落的亚芠，这下让里昂不由的惊喜交加，不由分说的，带著亚若还有霞等使节团一行人，急忙的回到了隆府来。

还没回到隆府，在半路上就碰到了接获了亚若的通知，知道自个的的爷爷还有失踪已久的小弟现在已经来到了泰龙，而且去到了隆府的消息，因而惊喜的快马加鞭的赶过来的亚华以及亚旭两兄弟，两行人会合成了一行，往隆府赶来。

刚刚到达了隆府的大门口，他们便碰上了外出逛街，正好在这时候回来的翰罗、凯琳姊妹、还有力奥及大卫他们一行人。

经过了彼此一番的寒暄之後，他们这才一同的走进了隆府，回到了宾院，结果却找不到亚芠，最後总算是亚华等人兄弟同心，回忆起了亚芠的性格，知道亚芠一定又是不知到跑到了哪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

结果众人便找到了练武场，果然亚芠是在这里。

亚华说完之後，里昂不由的问起了亚芠这段期间到底在那里，怎麼会音讯全无？

亚芠语带保留，概略的说了一下自己那一段时间的经历。

虽然是语带保留，但是里昂却也依旧惊讶不堪，亚芠这段时间的经历堪称是一奇，不但成为了斯达帝国岚大帝的救命恩人，同时也卷入了斯达帝国的王位纠纷，而现在，他竟然还负责保护秘密使节团前来泰龙出使，里昂并非是一个笨蛋，所以当然可以领会到，岚大帝之所以会派出这一个由三位公主所组成的使节团，想来一定跟亚芠脱离不了关系。

尤其是，里昂格外的注意到了，在亚芠的叙诉当中，他似乎是有意无意的略过了他曾经跟岚大帝密谈过一次，而这件事却是大公主霞在补充时说出来的，这令里昂对於亚芠葫芦里卖的药感到十分的好奇，但是他也知道此时有霞等人在场，不适合他追问。

因此，里昂颇有深意的望了亚芠一眼并未在现在将自己心中的疑惑给提了出来。

好不容易，亚芠将他两年的这段时间给交代清楚了，里昂正想要说些什麼，忽然由外面走进来了一个人。

依旧是穿著一身的白色的夜月慢慢的走进来大厅中，先对众人点一下头，然後对亚芠开口道：「头儿，外面有一个中年人说要找什麼公爵，现在他人就在门外在外面。」

亚芠微微的皱起了眉头，公爵？亚芠还记得今天中午在进来隆府的时候，卫兵有说过这个人，但是怎麼会找到他这里来呢？难道公爵是指？

亚芠偏过头去看著里昂，惊讶的发现到里昂竟然两眼直直的瞪著夜月直瞧，眼中毫不遮掩的流露出不敢置信的光彩。

亚芠心中一动，清咳一声：「小舅，你知道公爵是谁吗？」

显然，亚芠的询问是白费劲了，因为里昂根本就没有听到，他只是脸色越来越怪异的直盯著夜月直瞧。

而他的注视也引起来夜月的不悦，转过头去对亚芠点点头之後，又走了出去。

当夜月即将走出去时，里昂忽然的站了起来伸出手来，嘴巴一张，似乎想要叫住夜月。

不过站在他身边的凯琳先一步的轻推了一下里昂，悄声道：「大伯，有人来找你了！」

「嗄！」看起来尚未完全的回过神来的里昂在凯琳的一推之下，本能的发出了疑惑的声音，随即，他这才想到他现在是在干什麼？

急忙的掩饰道：「凯琳你说什麼？大伯刚刚不小心走神了，没有听清楚！你说什麼。」

凯琳没好气的又说了一次道：「刚刚，夜月妹子说门外有一个人说要找你这个公爵。」

这时，所有人也都发现到了里昂的失态了，但是除了亚芠心中略有所动以外，其他人也只是以为如他所说的，不小心走了神而已。

听到了凯琳的话以後，里昂急忙道：「找我？」

随即又想到什麼似的，急忙对所有人道：「各位抱歉了，我先失陪了。」

翰罗呵呵一笑道：「你忙你的，我们只是聊聊天而已，没关系。」

里昂起身，正想要走出门外，忽然在他的耳边传来了亚芠那宛如虫蚁般细微的声音道：「小舅，不介意的话我们晚上聊聊好吗？」

几乎轻不可辨的，里昂微微的点点头，嘴角微微的一动，亚芠的耳边顿时传来的里昂的声音道：「今晚半夜时分到我的书房来。」

说著，里昂已经跨出了大厅的门口，走了出去。

里昂离开之後，众人又说笑了一阵子，直到深夜时，翰罗见时间已经太晚了，这才催促众人赶快回去休息。

一旁的凯琳则是自告奋勇的替众人安排住处，让大家在隆府休息一晚。

半夜时分，一身黑衣的亚芠在里昂派来引导的仆人的引领下，走近了里昂的书房。

进到书房当中，亚芠看到了里昂正与一个身穿淡蓝色贴身劲装，眼中同样的闪耀著水蓝色的奇异光辉，长相有点丑陋但是很有个人性格的中年人握手。

耳边听到了那中年人道：「师弟，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师兄弟们都很感激你的协助。」

里昂微笑道：「师兄你这是哪来的话，师门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为师门尽一份心也是我的义务不用这麼客气。」

中年人点点头，转过头来看了亚芠一眼，眼中忽然迸出了强烈的蓝光，恍若实质的目光直接投进了亚芠的眼底，久久，这才恢复了原状。

回过头来若无其事的道：「师弟，既然你已经有客人了，那师兄就不打扰你了，我今晚就回去跟师伯说你的意见，再会了。」

里昂拱拱手道：「师兄再会了，替我向师傅、师叔伯、还有其他师兄弟们问好！」

「我会的！告辞！」

中年人同样的对里昂拱拱手之後，转身向大门走了出去。

经过了亚芠的身边，中年人忍不住顿了顿身形，低声道：「你是头一个在我的眼光下依旧是让我看不出深浅的人，不论你是谁，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跟你切磋一下，记得，我叫龙王，乃太乙门的首代大弟子，幸会了！」

这个自称是龙王，里昂的师兄的中年人在亚芠的身边低声的说完了这段话之後，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大门。

亚芠回过头来注视了他的背影，眼中一如刚刚在龙王锐利的目光下那般的平静与深邃，令人完全瞧不出他到底在想些什麽？

事实上，太乙门这一个门派的名字对别人可能会有效，尤其是现在的首代大弟子龙王的这一个人，在泰龙帝国当中可是人尽皆知，名声之鼎盛，几乎直追他的师祖，大陆十大高手中排名第四的飞云道君，比他的师傅还要来得出名。

不过，这龙王之所以会这样的出名，其实全是托了他那好斗的个性的缘故。

身为十大高手当中的飞云道君的隔代传人，又是大陆南北两大武学至高圣地－太乙与焰灵当中的太乙门首席大弟子，等於已经注定了他必定是太乙门的未来掌门人，身份之尊贵是可以想见的。

可是，这位龙王却生性好斗，喜欢到处与人比斗，只要让他认定了对手是一个高手，他必千方百计的要跟对方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至於结果是胜是负对他而言反而是没关系，他所要的只是在交手当中的那种痛快的紧张感觉。

可是偏偏他身为太乙门的首席大弟子，功力修为深厚是必定的，想要他败也很难，所以，他经常的因为去挑战人家而将人家给打败了，因而得罪了不少人，经常的引起了许多人的报复。

不过人家的报复对他而言确是正中下怀，只要有架可以打，无论是什麽理由他都可以，即使他因此被师门惩罚了不知道多少次，他也依旧是乐此不疲。

久而久之，所有人都晓得了他的脾气了，反而因此让他多出了不少打出来的交情的朋友，托这的福，使的他的名声是水涨船高，名头响当当。

但是对亚芠而言，他既不认识他这个人，而且打斗对他而言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他当然不晓得这位龙王心中所想的。

他只是觉得很奇怪，怎麽这个人会一见面就一副好像要跟他打架的模样？心中有的只是疑问而已！

随著龙王的身後，里昂将书房的门给关上了，微笑的问道：「怎麽了，亚芠看来你这几年的真气修为增加了不少，能够引起我这师兄好斗个性的，一定是个高手了。」

亚芠微笑不语，心中同时暗暗的佩服他这位小舅，明知到他现在心中有满腹的疑问，但是他依旧能够忍住自己的疑问，反而跟他閒话家常起来。

分别的坐定，亚芠微笑的问道：「小舅，你的这位师兄是？」

里昂也不急，轻笑的向亚芠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位声名远播，性格特异的好斗师兄。

亚芠听了也只是微笑，别人可能会因为自己被太乙门的首席大弟子令眼相待而感到兴奋，不过亚芠可不是那种人，况且，他也从来没听说过什麽太乙门的名字。

对他而言，这个太乙门顶多也只是他小舅的师门，当初他开始练气时入门的理论是由这来而已，不具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不过这也难怪亚芠会这样子了，小时候，他的生活圈子没有跟太乙门的生活圈子有所交集，长大後，在逃亡期间，所碰到的也都是一些像是猎人、杀手、百姓之类的人，根本与太乙门这类所谓的名门正派没有什麽牵扯。

更何况，在他所遇到的敌人方面，就算有这类的名门正派的对手，可能连自己的名字与门派还

来不及报上就已经是死在亚芠的手上了，令亚芠也没办法获知。

後来出了清蓝之境，遇到的人不是佣兵就是各国的高层或是军队，又那里有机会去接触到像龙王这类高手的，因此他听完了也不怎麼在意。

唯一让亚芠放在心里的，唯有在里昂的介绍当中所获知的，里昂的师祖，那个十大高手的飞云道君。

在里昂轻松的介绍完他这位令人啼笑皆非的师兄之後，里昂忽然的陷入了沈默，亚芠知道正事来了。

果然，经过了短暂的沈默之後，里昂忽然两眼注视著亚芠，问道：「亚芠，晚上那个叫夜月的少女是谁？」

没想到里昂已经记住了从凯琳的口中所说出来的夜月的名字了。

亚芠看了里昂一眼，垂下头来，淡淡道：「小舅，为什麼你会这麼注意夜月？」

老实说，亚芠本意虽是想要来隆府寻出夜月的身世没错，而他也有意要借住里昂的力量来找出夜月的父亲到底是不是隆家的人，但是，他怎麼也没有想到，在他还来不及向里昂提出来时，里昂竟然就先对夜月有所反应，这根本就已经超出了他预想的情况。

现在，亚芠的心中极为矛盾，他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了，夜月九成以上真的是隆家的人，与他应该是份属表兄妹。

但是，亚芠却怎麼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向来敬爱的小舅竟然有可能就是他跟夜月心目中的那个抛妻弃女可恶家伙。

这叫亚芠真的是不知到该如何的处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况。

定神的看了低著头的亚芠，由亚芠的神态当中，里昂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如果他没有给亚芠一个明确的说明的话，恐怕他是别想从亚芠的嘴里知道任何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里昂走到窗前，背对著亚芠，看著窗外，忽然哀伤的叹口气道：“所有认识我的人全都知道，我生性极爱各处游历，在我活了这三十多将近四十个年头以来，除了少年以及求师期间还有四年前我从你们家回来之后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以外，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点逗留一个月以上。”

“可是，就在二十年前，我曾经在斯达帝国边境的魔鬼沼泽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住了快一年。”

“那年，是我的姊姊，你的母亲嫁到你们家的第二年，我在见过姊姊以后，顺道的走到斯达帝国境内，打算去斯达帝国游历一番。”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就在我踏进斯达帝国的第二天，在那座无名的小村庄中，我的心就失去了，被一个纯真善良又美丽的姑娘给偷走了。”

“那一年，我和她，在那做小村子当中度过了相当幸福的一段岁月。”

“当时有好几次，我接获到了我师傅的书信，要我回来参加我师门的一场与焰灵门每逢二十年一次的比斗，那一场的比斗，太乙门的代表人选是我。”

“可笑的是，当初原本在我知道我被我师傅选为那一年与焰灵门的弟子交手时，我还兴奋了好

久，可是，在我跟那小姑娘一起生活之后，我怎么也不肯再去参加两门的比斗，尤其是在我知道我的爱人已经怀孕的那时候，我更是不肯离开了。”

“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我师傅竟然会亲自的来到了我的小村子，将百般不愿的我强行的带离了我的爱人的身边，强迫我去参加那一场比试，事后我才知道善解人意的她因为不忍我为难，所以在我不注意的时候，主动的写信通知了我的师门。”

“可是这样强迫我去参加比武，结果是可想而知，无心于战斗的我，那里会是对方的对手，结果我不但惨败了，而且也身受重伤，足足的昏迷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我师祖请来圣灵前辈才救回我的这条小命，但是我也在床上躺了近五个月才恢复行动能力。”

“当我在五个月之后，恢复了行动能力的我终于再度的回到了那个小村子之后，我几乎不敢置信，迎接我的竟然是我那爱人的坟墓，以及村人口中那失去了踪影的我的女儿的消息。”

里昂转过身来，面对著亚芠，眼中赤裸的悲痛是亚芠从来不曾在他这个向来给人开朗感觉的小舅身上所见过的。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里昂似乎藉此平息一下自己心中的激动情绪，用著彷佛是在叙述著别人的故事的口气，里昂近乎麻木道：“事后，我大病了一场，恢复过来以后，我才由村人的口中知道，由于那年发生了旱灾，村子里的粮食不够，我那无缘的岳父一家打算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她怎么也不肯走，一定要留在村子中等我回来，最后我岳父没法，只得留她一个人在村子里，托村子里不愿搬走的人帮忙照顾他。”

“但是可想而知，连自己都无法养活了，又怎么有能力去帮助一个非亲非故的人？”

“于是，她在怀孕期间因为身体虚弱，导致她在为我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他就因为产后失调而生了一场重病，最后死于病危。”

通红的眼眶中有著莫名的液体在打滚，里昂深深的自责道：“都是我，他要不是为了要等我这个没出息的人的话，又怎么会因而送命呢！”

亚芠微微的叹息，他可以想见当里昂在知道这一个消息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个悲痛，又是怎样的痛不欲生！

“后来，我又从村人的嘴中知道，在我妻子临终前，曾经有一个高贵的女士向他们询问过我的事情，而且他们也曾经看到了那位女士照顾著我的妻子。”

“可是，就在我妻子死后，那位女士在协调村人办妥了我的妻子的后事之后，他便抱著我那个新生的女儿从村人的面前消失了，没有一个村人知道她去哪了！”

“琪娜，你知道吗？当我知道你替我生了一个女儿时，我的心中是如何的高兴，又是如何的伤心吗？”

低语著，里昂忍不住痛苦的抱住了自己的头，喃喃的低语不止，连亚芠那无比灵敏的耳朵也只能勉强的听到了里昂的头一句，其他的彷佛在里昂尚未出口时，就消失在他的唇间了。

亚芠心中明白，里昂嘴中的那个名字琪娜的主人一定就是他那个福薄的无缘舅妈，而且，也是夜月的母亲。

不断的低语之后，里昂又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苦笑道：“当我完全的恢复之后，我旅行的目的变成了为了找寻那个村人口中的那个在我的妻子临终前照顾她，抱走了我的女儿的那个女士。”

“而这些，我除了你母亲以外，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了你外公与外婆，你母亲死后，你是第二个知道我这段经历的人。”

说完这些话之后，整个房间里面陷入了沈默当中，暗自想著这件事以及沈浸于昔日悲痛情绪的里昂全都不再说话。

久久之后，亚芠终于抬起头来说道：“小舅，难道你就这样在世界各地不断的流浪，就为了找寻那个女士还有你的女儿？”

里昂深深的看著亚芠，苦笑道：“是又怎样？还是徒劳无功，什么也找不到。”

现在亚芠终于了解了里昂在他记忆里总是不断的流浪的真相了。

虽然很想帮助里昂完成他的心愿，而且亚芠几乎就能够确定夜月就是他那个让里昂小舅找了十多年徒劳无功的表妹，，但是亚芠还是要确定一下。

“小舅，就算你找到了那个女士，或者是表妹，你又怎么能够确定她们就是你要找的人呢？”

里昂肯定的点点头道：“我知道，我跟琪娜所生的女儿我一定能够认得的，而且，在我女儿的身上应该还有一个信物在，那是我跟琪娜的定情之物。”

亚芠强忍的心中的急切，故做好奇道：“小舅，是什么样的信物？”

里昂珍而珍之的从颈下掏出了一条项炼，递给了亚芠看。

亚芠接过了这一个项炼之后，仔细的一瞧，发现到这一条项炼的样式十分的简单只是一条坚固的项炼本身，再加上一个圈状的饰物套在项炼上而已。

亚芠仔细的一瞧，发现到这一个串在项炼上的饰物竟然是一个样式相当古朴的戒指。

亚芠一看到这支戒指几乎就能够断定这支戒指是与夜月当初拿给他看的那一个戒指是一对的，不管是在样式还是在材质上，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里昂怀念道：“这一支戒指本来应该是一对的，那是我用在小村外发现到的一种奇异的矿石亲手打造出来的，我一只，琪娜也有一只，琪娜的那一只上面刻著夜月两个字，我的这一个上面刻著耀阳两个字，我们约定好了，将来如果生出来的孩子是男孩，他就叫耀阳，如果是女孩－－－－”

猛然的抬起头来，里昂那锐利的目光似乎是射进了亚芠的眼底，一字一句：“就叫做夜月！”

亚芠轻吸了一口气，回望著里昂，忽然起身来到了里昂的面前，严肃的脸上忽然洋溢出了祝福的笑容，微笑道：“我想，关于那位高贵的女士，她应该就是是大陆十大高手之一的六灵魔女。”

“对吧，‘夜月’！”忽然的转过头去，面对著窗外的某一个黑暗的角落，亚芠微笑的问道。

幽幽的，恍若丨条来自不知名之处的幽魂，一个洁白的清丽身影由那黑暗的角落里慢慢的浮现出来，不是那夜月是谁呢？只是此时的夜月脸上失去了平常的笑容，留下了两行晶莹的泪珠。

正如亚芠无法避开夜月那玄乎其玄的灵异感应，因为察觉到亚芠半夜不睡觉反而随著一个仆人往这走来的怪异行动，因而暗自跟随在亚芠的身后一看究竟的夜月行踪同样无法瞒过亚芠的灵感，尽管夜月已经相当的小心并且用魔法隐起身来也一样。

只是，夜月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一时之间无意随著亚芠的行动，竟然会听到了关系到她切身的身世，情绪激动之下，然后又在亚芠揭破她的行踪之下，夜月只得现身出来。

惊讶的望著窗外的白色身影，里昂难掩他脸上那混杂著震惊、兴奋、急切、渴望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一时之间，竟然叫里昂只能愣愣的望著夜月的身影，完全的说不出话来。

亚芠淡淡的一笑，将手中的戒指项炼放回到像个木头似的里昂手上，拍拍里昂的肩膀，下一瞬间，亚芠已经出现在窗外夜月的身边，并肩的站在夜月的身边，面对著望著夜月背后的夜色，悠悠道：“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至于你怎么决定，大哥都支持你。”

说完，亚芠也拍拍夜月削弱的肩膀，给夜月一个鼓励的微笑，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这一个主宅区的区域，把时间与空间留给了这对曾相见却不相识的父女。

待亚芠走了之后，夜月犹豫了一下，从怀中拿出了一个东西，放在平摊的掌心上。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彷佛藉此给予自己足够的勇气，露出了一个泪中带笑的表情，缓缓的走向了里昂，直到隔著窗户相对为止。

里昂的眼光已经完全被夜月手中的东西给吸引注目光了，那是一只背后刻著夜月两个字，原本该与耀阳成一对的另外一只戒指。

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里昂忽然不顾两人一在内一在外，隔著窗户，里昂紧紧的拥抱住夜月，语哭音的叫道：“夜月，我的女儿呀！为父的对不起你！”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打从出来以后便一直一个人站在隆府绿屏花园的草地当中的亚芠，仔细的看这在夜色下，与白天不同的这座他母亲亲手设计的花园。

每一个地方，都让亚芠有深刻的体会，都让他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母亲设计这做绿屏花园时的那种慧心巧思，不知不觉，直到天亮。

就在天际微明之时，原本一直享受著这宁静的亚芠忽然的眉头微微的一皱，远处的大门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这清晨的宁静。

微微的偏过头去看了一下大门的方向，尽管亚芠的目光向来锐利，但是他也无法穿过那重重的绿树所组成的屏障，看到那大门处到底是谁打扰了他的宁静。

感觉到亚芠的心情有点浮动，原本一直静静的趴在亚芠的足边的贪狼星也忍不住的微微的抬起头来，而将自己的头埋进翅膀当中，站在亚芠的肩膀上，同样的陪了亚芠一整夜的朱雀也在亚芠的头微微转动的时候，伸了出来。

发出了一声像极了人类少女初醒来的呵欠声，朱雀宛如没有睡饱般，直接的在亚芠的脑海中询问道：“亚芠，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亚芠淡淡的撇了朱雀一眼，没有回答朱雀的询问。

朱雀伸了伸翅膀，彷佛人类在伸懒腰般，对于亚芠并未回答她的问题她也不以为意，反倒是亚芠那七情不生六欲不动的冷硬僵化的表情令她觉得有趣，偏著头看著亚芠的脸，兴起时，还忍不住用自己的尖喙在亚芠的脸上轻轻的啄著。

直到亚芠见怪的偏过头来微微的看了它一眼，朱雀这才在亚芠的脑海中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离开了亚芠的肩膀，以亚芠为中心点，在亚芠的四周飞绕著。

亚芠无奈的看著朱雀，怎么这一个朱雀跟太始是一个模样？都那么喜欢看他变脸？

这时候，亚芠的耳边已经很清楚的接收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马蹄声，当中还夹带著木轮在石板地上滚动的声音，显然刚刚在大门口处的是一辆的马车。

微微的眯起了眼睛，亚芠注视著绿树后道路的转角处，马车现在已经很近了。

最先映入眼中的是两匹神俊的黑色马匹，亚芠看著这两匹马，不由的叹了一口气，光是看它们那显露在外的气势也知道，这两匹马可不是一般的赶路运货用的的普通马，而是幻兽，有谁能够这么奢侈，竟然把两匹看起来至少在四阶以上的幻兽拿来当拉车的？

几乎是同时，亚芠便看到了在这两匹马的背后，拉著一辆黑色为底，外围镶嵌著一只金色双头狮子家徽的大马车。

忽然，马车在走到亚芠不远处的位置时，车前的马夫忽然紧急的将马车给拉住，停了下来。

答案揭晓了，从马车里面走出来了一个头发胡子已经全部变成了银白色，身穿一套以黑色及金色为主要色调的宽大衣袍，看起来相当的高，而且瘦的一个老者从马车里面走了出来，遥望著亚芠。

看到了这个老人，亚芠眼中的瞳孔不由的紧缩了起来，虽然说这个老人一眼就可以让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可怕的高手，那瘦高削弱的身躯当中隐藏著令人惊奇的强大力量，但是这并不是令亚芠罕见的紧张起来的因素。

真正的原因是，这个老人与在亚芠的记忆当中的一个跟他相当的亲近的影子相当的相似，只是在亚芠的记忆当中，那个他熟捻影子比现在这个身影要来的年轻多了。

正当亚芠与这一个老人俩俩相看的时候，从马车里又走出了一个老人，后面出来的这一个老人不论是在长相，还是在穿著上，都与头一个老人极为类似，唯一不同的事后面的那个老人看起来略胖了一点。

后来的那个老人在走出马车之后，亚芠顿时听到他对前一个老者道：“大哥，怎么你忽然叫马车停下来要干什么？可别说你又想要逛花园了，我可是累了一整夜了，现在只想要好好的休息，可没有那个兴致去陪你逛花园！”

头微微的晃了一下，头一个老者冷然道：“你看！”

后面那个老人喃喃道：“看什么东西呀？”

才说完了这一句话，老人就不敢置信的望著亚芠的这一个方向，惊呼道：“凯琳侄女！”

第一个老人嘴巴微微的张了张，最后道：“看清楚，凯琳的头发不是白色的，更何况，那是一个男的！”

“男的？”后一个老人讶呼不已，疑惑的望著亚芠，不敢置信的说道：“怎么会那么像凯琳？他是谁？”。

头一个老人又扯了扯嘴角，严肃的脸庞似乎微笑了起来：“喜欢穿黑衣，有著一头白发，又长的那么像凯琳，你说他应该是谁？”

“那是谁？”

搔搔头，后一个老人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的疑惑问著头一个老者，但是看到自己的大哥那万年不变的冰山脸忽然有了一个微笑，老人这下更是惊讶。

可是看到了自己的大哥已经自顾的往亚芠的这一方走了过去，他急忙的叫道：“大哥，等我一下，他到底是谁？”

“还会有谁会长的那么像凯琳的？”

淡淡的丢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大哥不理会自己的弟弟在一旁的叫唤，依旧往亚芠走了过来，而弟弟则是在听到了亚芠的这个名字之后，先是一愣，随即他总算是想起来了这个人应该是谁，因而露出了一脸不可思议的震惊表情。

将眼前的两个老人的表情、话声尽收眼底，亚芠现在有点晓得自己的个性比较像谁了。

微为紧张的拉拉自己身上的衣服，亚芠也随之迈步往老人走过去。

老人与亚芠来到了相距约三步的距离，不约而同的停了下来，彼此仔细的打量著。

“外公！？”

“亚芠！？”

忽然的，老人或者说是亚芠的外公威灵。隆与亚芠不约而同的同时说话，既是确认又是称呼彼此。

脸上同时的浮现了笑容，亚芠单膝点地，对自己的外公行了一个礼。

略微的一抬手，威灵脸上不由的露出了笑容：“快起来！”

亚芠站了起来，面对著威灵，任由威灵对他上下左右的瞧个不停。

半晌，威灵忍不住笑道：“亚芠，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

亚芠恭敬道：“爷爷，好几年了，我自己都忘记了。”

威灵脸上的笑容微微扩大，叹道：“有十多年喽！没想到当初的小孩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轩昂的男人了，时间过的真快。”

亚芠淡淡的一笑，对于威灵这老人家专有的叨念他可不会笨的去接口。

而这时，应该是亚芠的二叔公，威灵的双生兄弟威飒。隆的老人也走了过来，看著亚芠，威飒叹道：“原来是亚芠呀！我还以为是那里来的人，竟然长的跟凯琳那妮子那么像，害我还以为是凯琳的鬼魂回来了呢！”

轻皱起眉头，威灵斜睨了自己的弟弟一眼，有点责怪他的口无遮拦。

“大哥，对不起了，你也知道我就是这张嘴管不住，真是抱歉了。”

知道自己一时嘴快说错话了，看到了威灵的斜睨，威飒不由的举起双手，自动的投降道。

威灵略微的摇摇头，他实在是拿自己这个小弟没皮调，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有时候还像个小孩子似的。

而威飒已经迫不及待的问著亚芠道：“好小子，知道我老人家是谁吗？”

亚芠面露笑容，点点头道：“当然知道了，您老人家不就是我妈口中那个最疼她的二叔，我这

个小子的好二叔公吗？”

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外公，使的亚芠也忍不住的稍稍的俏皮了一下，边说还边对威飒眨眨眼。

很显然的，亚芠的回答甚合威飒的胃口，令威飒由的呵呵一笑，直道：“好小子，看你一副跟你外公一个样的冷漠样子，没想到还这么乖巧，看来，你除了长的像你娘以外，连你娘的个性都学到了，嘴还真的是甜死人了，真是个好小子！”

“听我的劝，多学学你娘，那甜死人的小嘴还真的是让我老人家不得不打从心里去疼她，可别学你外公这副姥姥不爱爹爹不疼的死人样。”

听到了自个的二弟越说越性起，也越说越不像话，威灵不由的低声唤道：“二弟！”

威灵这一唤，威飒不由的脖子一缩，住了嘴，但是却又忍不住的对亚芠眨眨眼，似乎在说你看吧！我说的没错吧！

亚芠不由的一笑，好一个有趣的二叔公，他已经喜欢这位之前未曾谋面的二叔公了。

摆摆手，威灵忽然道：“二弟，你不是说累了吗？还不先回去休息？”

“啥？”

听到了威灵赶他走，威飒不由的疑惑的看著威灵，但是看到了威灵一副瞪他的模样，威飒不由的又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多说些什么，只好无奈的看著亚芠一眼，自言自语道：“对欧，我都累了一夜了，想睡觉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说著，威飒还真的是乖乖的转身往马车走过去了。

只是，威灵及亚芠却又同时的听到威飒一路走一路不满的喃喃自语道：“真是的，仗著比我早出生个几分钟，就这样一直管人家，难得侄孙来了，看到侄孙比较喜欢我就把我给赶走，真是没天理呀！”

“也不想想，瞧你那副生人勿进的鬼样子，难怪我的乖乖亚芠侄孙喜欢我这个二叔公比喜欢你这个外公还多了，自己不好好的检讨，老是只会赶我走，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揭竿起义，抢走你这个大哥的位置的，到时候看你凭什么在赶我走？”

啼笑皆非的听著威飒一路走一路的碎碎念，威灵正想要叫住威飒。

忽然，走到马车前，已经一脚跨进了马车的威飒忽然的转过头来，对著亚芠大声道：“亚芠乖乖侄孙，现在二叔公就暂时把你让给你的外公，下午你可要陪二叔公去逛逛街呀！”

亚芠还来不及回答，威飒已经察觉到威灵在瞪他了，急忙道：“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走！”

说完，急忙的跨进了马车里，呼喝侍从驾车。

马车启动之后，威飒又忍不住的从马车里伸出头来，又是对著亚芠叫道：“亚芠乖乖侄孙，记得呀！下午欧！”

说完对威灵吐吐舌头，这才甘心的把头缩回马车中，乘著马车往府里走去。

亚芠轻笑道：“有趣的二叔公。”

威灵无奈的看了看亚芠，的确，他这个二弟老是比他还受欢迎有时候还真的是让他有点吃味，想到这，威灵自己也忍不住的轻笑起来。

半晌，威灵这才对亚芠道：“亚芠，陪陪外公走走好吗？这段时间外公很好奇你怎么过的？”

亚芠轻轻的点点头，与威灵并肩的走在这作由他的母亲亲手设计的绿屏花园当中，慢慢的踱起步来。

走了一会之后，威灵终于开始问起了自从他派里昂前去接亚芠来而亚芠拒绝，一直到他们全家失踪之后的动作。

在这段时间里，到底亚芠是遇上了些什么事情？

了解到这是外公他老人家关心他的表现，因此，亚芠倒也乖乖的回答了威灵的闲话家常的询问，只是某些部份还是不适合让他知道，不为别的，就怕他老人家操心，所以亚芠还是有点保留。

走累了，威灵与亚芠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威灵忍不住的逗逗亚芠身边的贪狼星还有肩上的朱雀。

想到了亚芠所说的，这贪狼星竟然是当初里昂所买来的，为了安慰当时幼小的亚芠，所谓的圣幻兽的卵中所孵出的，威灵不免觉得好笑，还真的是那么巧呀！

从里昂与亚华他们的嘴中，威灵当然是知道贪狼星的神异之处的，当初亚芠一家人得以逃出生天，这看起来十分威武的贪狼星绝对是主要的原因，因此，威灵越看这贪狼星是越喜欢。

看到贪狼星乖乖的伏在威灵的身边，任由威灵抚摸它那一身金光炫丽的长毛，亚芠忍不住的会心一笑。

他的外公在某一方面来说，不也等于是小星的外公，难怪小星会这么乖顺亲密的亲近头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至于刚刚外公问他的事情，他相信外公应该早在哥哥的嘴中知道了一切了，只是，老人家嘛，不管平时在怎样的严肃不苟言笑，对于自己的亲人也总是那么的爱操心，所以外公也不能免俗，非得在听他亲口说上一遍不可。

就这样，爷孙俩在这棵据威灵说，是亚芠他母亲亲手种植的大树下，一边乘凉，一边闲话家常，联系爷孙之间的感情，一直到发觉到亚芠一夜未归，而自己寻来的翰罗找到他们为止。

两个老人家彼此相见欢，相约一同去喝酒，这才留下了亚芠自己一个人。

不过，亚芠也没有闲太久，刚刚回到他的房间，还没有坐下，力奥就已经进来禀告说，屋子外有一个自称是他的二叔公的老人家说要来找他一起去逛街。

看看窗外的天色，亚芠这才惊讶的发现到，不知何时已经是午后了。

走出门外，亚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被死神小队给挡在门外，不得其门而入，正生著闷气的威飒。

一看到亚芠出来，威飒不由的大喜，同时忍不住嚷嚷道：「亚芠乖乖侄孙，你瞧瞧，这是什麼道理呀？我老人家在自个家中来找你这乖乖侄孙，竟然连门都没的进，这简直是太荒谬了。」

亚芠微微一笑，急忙道：「二叔公，真是对不起了，我的兄弟们不认识你，所以才会这样，您

受委屈了，我马上叫他们向您陪礼！」

边说，亚芠边忍不住的瞪了一下力奥他们，力奥等人正因为威飒称呼亚芠为乖乖侄孙这一个名词而偷偷闷笑著。

听到亚芠的陪礼，威飒喃喃道：「委屈倒是没有啦！至於陪礼嘛！乾脆！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的钱全都由这群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出好了，你说好不好呀！」

越说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所以虽然听起来向是在徵求亚芠的意见，但是看威飒忽然横眼扫过闷笑不止的力奥等人的模样，却像是在说，小子们，有种你们说声不来试试看！

而一旁的停风、龙纹则是在听到了威飒的话之後，忍不住的同时叫起来道：「什麼？要我们出钱？不过，如果是为了吃喝玩乐的话，那到无所谓了！头儿，我们什麼时候出发？昨天我们跟凯琳出去可什麼都没有玩到！」

原本停风及龙纹出声时，威飒还以为他们反对，那里知道听到最後，他们反而比他还迫不及待的模样，这下威飒可乐了，走过来，分别的一拍停风跟龙纹的肩膀，笑道：「好小子，我喜欢！」

「咱们这就走，亚芠乖乖侄孙，还愣在那干什麼？走喽！」

看著为老不尊的威飒还有堪称目无尊长的停风及龙纹三个人忽然在一瞬间变成了好像好友一般的互相勾肩搭背的模样，众人全都傻眼了，直到威飒他们三人走出了几步见到亚芠等人没有跟上来，威飒忍不住回头的催促之下，其他人，包括了亚芠在内，这才满脸不可思议的跟了上去。

坐上了马车，在威飒兴致勃勃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最繁华的荒区商店街附近，这才弃车徒步的走进商店街。

在威飒这识途老马的带领之下，亚芠众人这才大开眼界，总算的见识到，什麼才叫做真正的繁荣，什麼才是真正的酒醉金迷的生活。

亚芠等人还发现到，几乎这里的每一个商家都认识他这位二叔公，而且，每一个人一见到威飒就大打招呼，只是，那种招呼是令人不敢领教，往往走没几步，就忽然有个人冒出来，说要讨债，而威飒也是随手就掏出了一把金币，数也不数的就交给了来人，一直到他没钱了，接下来的人知道他没钱了也不在向他讨债，而且还任由威飒继续的欠债。

不过想也可以理解，光是看到威飒那出手完全不数金币的大手笔，众商家当然是巴不得他继续的欠下去，这才有可能在下一次可以多回收不少。

只是，亚芠等人所无法理解的是，所有看起来认识威飒的人，全都是叫威飒老酒鬼，这实在是不符合威飒应有的高贵身份。

不过，威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放浪行骸的模样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掌握了泰龙帝国所有的文书作业的书记官的形象。

停风最是好奇，悄声的问起威飒这件事，威飒这才得意洋洋的说道，他又不是疯子，如果真的让人家知道他是第一世家隆府的半个主人的话，保证这里绝对没有任何人敢跟他说笑，而且他的身份地位也绝对不容许他在这里胡混。

所以，他在这里只是一个出了名的老酒鬼，只会到处跟人家装疯卖傻，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

至於会不会担心他刚好被人认出来的问题，威飒答的更是妙。

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现在隆家的主人是一对长的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但是偏偏他却故意把自己吃胖了，因此，就算有人见过了威灵本人，那里会跟他这个胖老人联想在一起的？

至於认识他本身的人，嘿嘿，那可就真是抱歉了，有哪几个人会去记得一个只掌文书处理，没有什麼职权的人的长相的？

万一就算真的在这里遇到了熟人，那更好办！

真正出公干的人也不太可能在这大街小巷里到处钻，若真的是出现在这大街小巷里的人，那肯定的说，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全都是出来找乐子的，那更是谁也不会揭穿谁！因为那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更何况，就算真的遇到了熟人，他也总是避的起吧！

听到这里，众人不由的肃然起敬，没想到在威飒装疯卖傻的表象下，竟然会隐藏了这样的一个心思，到底是隆家的半个主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听到了威飒的说明，大家这才了然，也因此，连亚芠在内，全都是更加的放的开，陪威飒一起开心，自己也开心，过一个难得的轻松下午。

闹了一个下午之後，在威飒的带领之下，众人来到了一家的小酒馆里，威飒指著小酒馆道：「亚芠乖乖侄孙，还有你们几个好小子，可别看这家酒馆小，这可是这荒区里，美酒最多，收费最便宜的酒馆，今天咱们就来个不醉不归。」

说完，威飒立即一马当先的往小酒馆内冲去，亚芠等人相视一笑，也跟著冲了进去，龙纹甚至还发出了一声的欢呼声。

冲进了小酒馆之後，众人顿时被里面的高朋满座，人满为患的拥挤模样给吓到了，小小的酒馆里，似乎挤进了不知道几百个人。

再看威飒，他这时正发挥冲锋陷阵的本领，努力的往酒馆最里面的柜台处冲进去。

没多久，被拥挤的人群挤在门口不得其门而入的亚芠等人便听到了从人群里传出了一声雄浑豪迈的声音道：「嘿！老酒鬼，这麼久不见你在忙些什麼？这次我可不会再让你来骗酒喝了！」

亚芠还没听完，威飒又以更大的声音打断那声音道：「我说黑狗熊，你可别到处破坏我老人家的名声呀，我有哪一次喝酒不给钱的？最多不过是晚个几天给而已！」

又听到威飒道：「算了，我不跟你扯了，难得我老人家今天心情好，带了几个客人来光顾你的生意，还不赶快清场，你可别以为我的客人都跟你一样，长的跟熊没差多少，人家可是挤不进来你这家小店的！」

雄浑的声音没好气道：「算了吧，你带来的客人会有什麼好货色的？还不都是来我这里骗吃骗喝的！」

「咦！你这大狗熊说的是什麼鸟话？都已经警告过你了，你还赶这样破坏我老人家的名誉，今天冲著你这句话，好，我老人家以我老酒鬼的名誉发誓，你这家店我包定了，而且当场给钱，免得你这大狗熊一在的破坏我老人家的名誉。」

听到威飒跟那个声音的对答，亚芠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他可以想见威飒说出这番话来时的那种气急败坏的表情。

「真的吗？」

雄浑的声音显然是不太信任威飒的话，还在怀疑当中。

「不信的话，我可以马上叫那群小子把钱拿给你看。」

哇勒！原来威飒之所以赶拍胸脯保证的原因就在於出钱的人不是他呀！

一旁的力奥再听到了威尔夸下的海口之後，急忙的凑过头去，关心的问著另外的一个小队员道：「喂，乱华，你身上有带钱吗？」

也难怪力奥会问乱华了，此次随同亚芠一起来到泰龙帝国的十个小队员可是个个都身具异能的杰出人才。

停风与龙纹姑且不论，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彷佛没有一刻正经的，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可是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可列为宗师级的暗杀高手，据他们自己声称，两个人现在正努力的研发出一种以亚芠为目标，可以将亚芠一击毙杀的可怕暗杀招式，只是两个人说时一副皮样，叫人弄不清楚是真是假。

而这个乱华，实力上是不用说的，曾经运用简单的刀招气势，让水妖王不得不稍退半步的家伙，实力在小队当中绝对是属於一流的，但是，之所以会被选上，则是因於他的另外一个技能，那就是「死要钱」。

立志当一个成功的大商人，赚够了钱之後取个美美的老婆愉快的度过下半生的他，当初加入铁血团主要是因为铁血团的待遇优厚，让他想要先赚一笔钱然後再用这笔钱来经商以达成他的愿望。

谁知道他当初因为一时的分心想起了自己所赚到的薪资，因而失了神，在完全不知到发生了什麽事情的时候，竟然不小心误入了歧途，被亚芠选为死神小队，害他不得不忍痛的牺牲了自己的梦想。

不过，即使这样，他依旧是不放弃达成自己的梦想的企图，凡是跟赚钱有关的事，他全都不放过，而他的口头禅便是「拿钱来」。

因为他这种个性，使的他比其他人更加的喜欢他的偶像妃雅（对他而言谁赚的钱多谁就是他的偶像），甚至已经达到了跟亚芠的崇拜同等的地位。

也因此，他成了整个小队里最具有金钱概念的家伙（或者说最抠的家伙），所以凯特才会特意的安排他跟著亚芠一起走，帮亚芠管帐，不然，凭亚芠的个性，再加上力奥这个大老粗，恐怕没几天就要变成了要依靠行抢或是乞讨才能走到泰龙。

所以，一听到威飒说要包下这家店，力奥头一个问的就是这个保管了所有钱财的铁公鸡队员。

低头的看了一下自己那鼓鼓的怀中，平凡无奇的乱华唯一引人注意的蓝黑异色金银妖瞳中闪过了无比痛苦的神色，艰困而百般不愿意，几乎连力奥那锐利的眼光都快无法察觉的轻微的点了点头。

力奥放心了，知道要拿钱出来对於一向只会向人说拿钱来的乱华而言是最痛苦不过的一件事，不过力奥有信心的就是，乱华的身上随时都会携带了最少上千个金币的私房钱，尤其是现在整个团体的钱又给他保管，依乱华的个性而言，肯定是全带在身上了，妃雅小姐所提供的三千个金币的旅费，还有乱华自己个人的私房钱，看来肯定是够了。

一旁的停风与龙纹互望一眼，皆看到了彼此眼中对於正心痛於现在躺在怀里安安稳稳的金币安

全不再而感到哀悼的乱华的不忍心。

虽然有心想要安慰乱华，不过可惜的是他们也没钱，而钱是安慰乱华最有用的东西了，可是，更可惜的是他们身上没钱就算了，最不幸的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想起了刚刚看到某些小东西很有趣，两人相视一眼，一左一右的往乱华的两边一靠，延著脸，开始打起乱华怀里那鼓鼓饱涨的，某个袋子的主意了。

且不管乱华、停风、龙纹私底下的痛苦挣扎、威胁逼迫，在小酒馆里，那豪迈的声音听到了威飒难得的跨下海口之语，先是沈默了一会，随即，发出了一声的哈哈大笑的声音：「喂，各位，听到没？今天老酒鬼要请客，大家的酒钱全算在他的头上，各位总该表示表示吧！」

雄浑的声音说完，酒馆里顿时传出了阵阵的议论声，不久，当中大多数的人，不管是坐著的还是站著的，都是很快的喝光了手里桌上的酒，举手像酒店里面挥挥手道：「老酒鬼，谢谢你了，我的钱就看你了。」

人群里面，却又传来了威飒的大叫声：「大狗熊，你是什麼意思？竟然要我出钱？」

大狗熊的声音大笑道：「老酒鬼你不是说要包下这间小酒馆吗？当然所有客人的钱全都由你出了。」

威飒气急败坏的叫道：「死狗熊竟然陷害我。」

此话一出，当场使的整间小酒馆里的客人们全的哈哈大笑起来，心甘情愿的往门口处移动，虽然说不怎麼尽兴，但是有人请喝不要钱的酒，怎麼也让所有人都心满意足。

很快的，整间小酒馆里面所有人全的走的一乾二净，亚芠也才看清楚，威飒正趴在小酒馆最里面的一张深褐色的柜台面前，而在威飒的面前，正有一个看起来异常高大，跟这家小酒馆的样子完全不符合的中年大汉站在柜台里面，正笑嘻嘻的看著亚芠等人，看来就是威飒口中的大狗熊了。

亚芠仔细的看了一下那个大汉的样子，看起来约莫四十多岁，有著一头乱糟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及耳褐发，一嘴的落腮胡让人看不清楚他的长相，上半身穿的一件无袖无扣的小背心，姿意的坦露出他那毛绒绒的厚实胸膛，面对著亚芠。

看清楚了这个大汉之後，亚芠等人全都不由的莞尔不已，威飒称呼他作大狗熊，还真的是名附其实。

大汉似乎是了解亚芠他们在笑些什麼，不过看来他也不以为意，反而举起了他那同样的毛绒绒的右手，招呼道：「小伙子们，你们就是老酒鬼骗来帮他付钱的人喽，既然来了，那就进来坐坐吧！」

亚芠再度莞尔的一笑，跨步的走进了小酒馆里面，同时也发现到，他跟这个二叔公在一起的时间，好像都是这样笑个不停呀！

身材魁武，长的像一只人形大狗熊的老板从柜台里面出来，一边收拾著刚刚那群客人们留下来的酒杯，一边自我介绍道：「小伙子们，我先自我介绍，我是这家小酒馆的老板，这里的人都叫我森生，可别听老酒鬼在那里乱说，我可不是什麼大狗熊。」

边说，森生边露出他那一口出乎人意料外的洁白牙齿，豪爽的笑道。

亚芠含笑的对他点点头，示意其他人赶快去帮忙，在众人的帮忙下，三两下就把这家小酒馆给收拾的差不多了。

而一旁的威飒早趁著众人帮森生老板收拾的时候，自己先拿了一瓶的酒，坐在角落里自饮自酌起来。

看到收拾的差不多了，威飒立即叫道：「大狗熊，怎麼有酒没菜呀？客人在这里还不敢快去吵几样的小菜来。」

森生闻言不由一瞪威飒，一边顺手将小酒馆的门给关上，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一边冷哼道：「哼！老酒鬼你别想了，就算要请我也只请这几个小伙子，你什麼都别想了。」

威飒笑嘻嘻道：「没关系，反正只要你端出来，我就吃的到，你想请谁都没关系。」

见到威飒的无赖样，森生一副完全拿他没办法的样子，但也不在与威飒抬杠，转头对亚芠众人道：「小伙子们，不好意思，人手不足，你们自己动手，千万别客气，我进去炒几个小菜就出来。」

亚芠微笑道：「森生大叔，您别忙了，我们喝酒就行了。」

森生正想说什麼，威飒已经插嘴道：「我说亚芠呀，怎麼可以让这只大狗熊閒著呢？你都不知道，大狗熊这家小酒馆最出名的就是他那自酿的酒，还有他炒的菜，那可是一绝。」

「难得大狗熊今天让我们自己去动手，又难得一件的自告奋勇的要去炒菜，怎麼可以说不要呢？」

「来，你尽管坐下，等著吃好料的。」

站了起来，将亚芠给拉到他的身边坐下，然後威飒又转头对力奥等人咂呼道：「小子们，还愣在那里做什麼？赶快去将大狗熊那些珍藏的自酿美酒拿出来，要喝多少就拿多少，记得，那东西在柜台最下面一格，用白色瓶子装的那种。」说著，他已经先倒了一杯递给亚芠嚐嚐。

亚芠端起酒杯，看到森生已经走进了柜台後面的小房间中，乒乒砰砰的，不知道在干什麼了，显然是没有听到威飒这一番平常会气死他的话。

对力奥众人略一示意，让他们照著威飒的话自己动手，亚芠这才端起手中的白色小酒杯，轻轻的品嚐著杯里的美酒。

将整杯的酒喝完之後，亚芠不由的动容的喝采道：「好酒！」

这酒的颜色成呈现出一种晶莹剔透的淡绿色，闻起来带著一种淡淡的水果香味，初时喝下嘴里令人感觉到一种似甜非甜奇特味道，吞下肚子时，却又由肚子里轰然的升起了一股热气，让你觉得好像肚子里喉咙中直到脑子，有道火焰在燃烧著。

紧接著，又让人不由自主的吐个酒嗝，随即会闻到强烈的水果香味，整个嘴里鼻中全都充斥著这种香味，但是却又让人分辨不出是哪种的水果香。

香味的味道浓烈却不强烈，让人感到好像浑身沐浴在水果的香味当中，久久不绝，令人精神一振，使的亚芠也忍不住脱口而出，称赞一声好酒。

威飒得意的彷佛这酒是他酿出来的一样，笑道：「那是当然的了，这酒可是大狗熊用上百种的各种水果经过特殊的酿法，花上三年才有所成的。」

「可别看著小小的一瓶，曾经有人叫价一瓶一百个金币，还买不到大狗熊的百果酒，如果配上大狗熊所炒的菜，那又更是天下一绝的超级美味，到时叫你不吃你都受不了。」

听到威飒说的夸张，但是亚芠可不敢不相信，至少，现在他所喝的百果酒就已经真的有那种叫他不能不喝的感觉了。

而其他的小队员们也迫不及待的挖出了森生的宝贝百果酒来，品嚐起来，也像亚芠那般，轰然的叫好声不绝。

不久，森生以亚芠等人想像不到的速度，很快的炒出了五六道小菜来，自己也跟著入席，陪著亚芠等人吃喝起来。

而森生的小菜果然也不让人失望，正如威飒所说的，森生的百果酒是一绝，小菜也是一绝，两个一绝配在一块，变成了天下第一绝，叫人吃的舍不得松嘴，赞不绝口，让所有人觉得今天陪威飒出来光是这酒跟菜就值回票价了！

不知不觉间，时间就在众人的吃喝玩闹之间，慢慢的入夜了。

忽然，小酒馆的门外传来了人声，有人敲门道：「喂，老板，开门呀！有客人来了。」

正跟威飒忙著斗嘴的森生一听，忍不住的嚷道：「没看到门上的牌子吗？今天不做生意了，明天再来！」

说完，森生以为外头的人听到他这样说就会自己离开了，他也不打算理会他们，继续跟亚芠他们喝酒。

谁知道，亚芠忽然笑容一敛，紧接著，森生就听到他的背後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急忙的转头一看，他的大门已经被人一脚给踹开了，而踹开的人是一个看起来相当年轻，身穿浅灰色劲装的一个年轻人，在森生转过头来时，他还为持著一脚踹开大门的动作。

看到了小酒馆里面的所有人动作在忽然之间停顿下来，全都看著他，年轻人傲慢的一笑，慢条斯理的将自己的脚放下，伸手按在自己腰上的长剑剑柄，锐利的目光往小酒馆里面一扫，接著，又盯在森生的脸上直瞧。

一会，惊讶过头的森生似乎才反应过来眼前的情况，毛绒绒的大脸上不由的冒出了明显的怒色，僵硬的站了起来。

看到森生站了起来，年轻人又是一个傲慢的笑容，不屑道：「老板，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骗我？说不开店做生意，那这群家伙是谁？为什麼在你的店里？」

「你，关你屁事？客人，不，那里来的混涨小子，我请我的朋友喝酒，老子我不做生意，干你屁事？」似乎是气过头了，森生有点结结巴巴的，还带著口齿不清语无伦次的说著。

年轻人一副相当不满道：「我管你做不做生意？今天，我家大人听说你的百果酒跟小菜是一绝，所以特地来品嚐看看，这是你的荣幸，我不管你做不做生意，现在马上去准备，至於你这些这些下等贱民的朋友赶快叫他们滚，顺便将你店里打扫乾净，否则要是让我家大人不满意的话，你给我小心你的狗头。」

阴森森的说完了这句话，年轻人再度的看向了亚芠等人，在他的观念里，一般的客人要是碰到了这种事情，莫不是跑得飞快，他已经在等著亚芠等人抱头鼠窜了。

可是，年轻人却失望了，此时在店里面，除了森生浓重而愤怒的呼吸声之外，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他既看不到他想像中抱头鼠窜的混乱画面，也没有任何人发出一点的声音。

所有人，全都是面无表情，静静的看著他，似乎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麼东西的样子？

年轻人正想要发难，忽然，所有的人都有所举动了，但不是年轻人想像当中混乱场面，而是所有人又恢复了高声谈笑喝酒的热闹场面，彷佛所有人全都当他不存在似的。

年轻人这下可真的是愤怒了，大吼一声：「你们这群贱民，听不懂我说什麼吗？还不快滚！」

听到了年轻人的大喝声，店里又再度的恢复成静悄悄的样子，所有的人又再度的转过头来，面无表情的看著这个满嘴下等人、贱民的年轻人。

看到了所有不理会他的命令，年轻人心中极为的恼怒，但是又感到疑惑，这跟他以前所碰到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仔细的一瞧，年轻人还发现到当中有几个人眼中流露著淡淡的，看起来像是在可怜他的目光。

终於，他注意到了，现场的人当中，大部份身边都带刀带剑，随身携带著武器。

年轻人这下了解了，但是他却也更自以为是：「好呀！原来是乱民，难怪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兄弟们，把这几个仗著自己带著武器就不识相的贱民给我轰出来。」

随著年轻人的一声令下，立即从他的身後涌进了一大群跟他穿的差不多的人，大约有三四十个，将整个小酒馆里挤的满满，每张有死神小队的人坐著的桌子前都有四五个人站著，阴森森的看著似乎是被吓呆了的死神小队。大战似乎是一触即发。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亚芠还有力奥，连看自己桌子面前那一群一脸凶像的灰衣剑士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彷佛当他们不存在一般，自顾的酒杯一碰，在这宁静无比的小酒馆中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声音，品嚐著自己酒杯里的美酒。

而已经喝的有点醉态的威飒则是对於眼前的状况看来感到相当的刺激，有趣的看著越来越靠近的灰衣剑士，还有还在喝著酒的亚芠及力奥。

而同样一张桌子的森生虽然是站了起来，但是被眼前的情况彻底激怒，而且还气过了头，这使的他一时之间无法做出正确的反应来。

至於其他分散在其他桌子的死神小队们，所有人的眼光，看也不看眼前的灰衣剑士，反而全都把眼光投向了小酒馆里面，维一一张坐了四个人的桌子边的亚芠身上。

慢慢的将嘴里的百果酒给咽了下去，亚芠微笑道：「力奥！」

闻声之意，力奥心中很快的计算一下亚芠现在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亚芠并不是很生气，那就是……。。忽然起身，左一拳、右一掌，一拳一掌一个，一瞬间将眼前那五六个围在他们桌前，看起来相当碍眼的灰衣剑士给轰了出去，准确的让他们从被踢坏的大门口到飞出去，同时，力奥也发令了。

「兄弟们，动手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听到了力奥的命令，众人也注意到了亚芠的表情还有力奥强调般的动手两个字，因此，每一个人全都猛的站了起来，像力奥般，徒手的将自己面前的灰衣剑士给打退了。

当然，其他的人不像力奥有那麼高的功力，又是天生神力，因此，整个店里面顿时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吵杂声响，年轻人刚刚所期待的混乱情况终於按照他的希望发生了。

只是，当头一批六个同伴被力奥一拳打飞，差点撞到他的从门口飞出去，摔落在大街上时，年轻人顿时心头一跳，他知道自己今天是碰到了不好啃的硬果子了。

果然，年轻人还看不清楚店里到底是发生了什麼状况时，第二批、第三批，接二连三的，自个的同伴全都被人像是丢死狗般的给丢出来了，而所有人竟然连剑都来不及拔。

年轻人这下可气的发抖，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的对他，不但不听命令，还敢动手打他的同伴，狂呼一声：「反了，反了，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打侍卫队？真的是反了！」

听到了年轻人的怒啸声，原本气呆了，然後又被死神小队那雷霆一殛般的打击速度给惊傻了的森生不由的惊出一身冷汗，暗叫完了。

他早该想到的，那个年轻然那种无理的傲慢态度，其他人身上的灰色衣服，全都是属於某些高关贵族的私人侍卫队。

这下完了，他怎麼不早点发现到这件事？

如今事情既然闹开了，看来，是不能善了了，最糟的是，为了他一个人的事情，竟然连累到这几个小伙子，这最叫森生心中是无比的愧疚。

尽管现在看起来，小伙子们占了上风，可是，各个权贵私人卫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他们的人最多，而且一旦结仇以後，必誓言不死不休，因此森生已经可以想见这群小伙子们以後的悲惨遭遇了。

似乎了解到森生的烦恼，亚芠淡淡的看了森生一眼，忽然随口道：「在这世间上，人永远总是欺善怕恶的，也许某些人可以吃定善良的人，但是，当他们遇到了比他们还来的凶恶的对象时，有时候，反而会比以往臣服於他们面前的人还要来的谦卑、可怜。」

「嗄！」

完全无法体会亚芠在说什麼的森生愣愣的望著亚芠，倒是一旁原本醉态可掬的威飒在听到了亚芠的这一番话之後，忽然双目之中精光毕露，似乎在那一瞬间恢复了清醒，看了亚芠一眼，然後又恢复了刚刚的醉态。

亚芠忽然微笑的对著森生道：「大叔，有没有兴趣出去看看？」

森生还来不及回答，一旁的力奥已经自己动手拉起了森生，往往门口处走了出去。

亚芠回过头来对著威飒同样的轻笑道：「二叔公，我看接下来的场面您老人家不方便也不适合出面，就交给侄孙我好吗？」

威尔彷佛是已经喝的有点神智不清道！：「哦！亚芠乖乖侄孙，你说你要去厕所呀？真是的赶快将废物给排掉，我还等你一起回来喝呢？」

亚芠淡笑一声，站了起来，对威飒点点头之後，便往门外走去。

坐在原位上的威飒依旧是那副醉的可以的模样，但是他却独自一个人自言自语：「乖乖，我说大哥呀！看来你我都没有料到你那个乖乖外孙，我的乖乖外侄孙可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人呀！」

「嘻嘻，不过也幸好他是我的乖乖侄孙，我老人家用不著害怕，哎呀呀！看来又要上演一场好戏了？」

彷佛是敬了一下现在并不在他面前的大哥一杯，威飒又仰头的喝下了一杯的酒。

当亚芠踱步般的走到门口处时，所见到的是，倒了一地哀声不断的灰衣剑士们，对面那个年轻人的铁青脸色的正对旁边的一个没见过的，身穿相当华丽的衣服的中年人，不知道在说些什

麼，还有被眼前的情况给吓得呆若木鸡的森生。

而死神小队的十个人则是意犹未尽的看著那个年轻人，似乎现在倒在地上的这六七十人还没有满足他们的样子。

看了一下地上的灰衣剑士们，亚芠一瞬间就判断出这群人很明显的都是被人给折断了手脚，看来没有经过个一年半载的疗养是别想向正常人般的活动了。

不过这也难怪了，死神小队对敌向来就有一个要不得的坏习惯，那就是绝对不留情，管你是天皇老子的什麼人，更何况，所有人又都是喝了一个下午的酒，都是在似醉非醉之际，动起手来，当然就又更是不知轻重，只怪这群灰衣剑士不长眼，在这个时候惹上了他们。

不过，亚芠同时也注意了一件事，死神小队的酒品似乎不是怎麼好，看来以後要注意了。

一脚踢飞地上在脚跟前哀叫不停的灰衣剑士，鬼刃脸上露出了嗜血的可怕笑容，望著那个已经听完了年轻人说话的中年人，似乎在挑衅。

那样的笑容，配合鬼刃脸上那不甚美观的狰狞刀疤，叫一旁的森生看的心惊胆跳得，尽管这样的笑容并不是对著他来也一样。

看了一下四周已经围了一大群的人再旁观，森生已经完全的绝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息事宁人希望，现在他只能静待事情的发展了。

华服中年人听完了年轻人的话之後，看也不看一眼自己那倒了一地的部属，以及挑衅他的鬼刃，眼光直接的投向了力奥背後的亚芠，与亚芠的目光碰个正著。

亚芠感到有意思，看来这个中年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才刚来没多久，他竟能一眼的就看出有意无意的隐藏在力奥高大的身影背後的他是主脑，看来他一定就是刚刚年轻人嘴里的那个大人了。

走到了场中，中年人对著一地的部属喝道：「还不敢快回去？丢人现眼的家伙！」

听到了上司的怒喝，哼哼哈哈的灰衣剑士们也不敢再呻吟了，托著被死神小队折断的手脚，痛苦万分的往中年人的背後蹒跚的走了回去。

很快的，在亚芠等人与中年人之间立即空出了一片的空地，中年人则是泰然的来到了场中，看著亚芠。

不待亚芠只是，力奥立即的走到了中年人的面前，面对著中年人，而其他的死神小队则是乖乖的聚集在力奥的身後三步之处，与中年人对峙著，亚芠则是依旧站在原地不动。

中年人看到了这样的阵仗不由的一愣，随即恢复正常，对力奥拱拱手：「这位兄弟，这件事情我已经听我的部属说过了，算是我们的不对，打扰了各位的兴致，我在此向各位致上深深的歉意。」

力奥不可置否的也对中年人拱拱手：「那里那里！」

接著，中年人忽然话锋一转，厉声道：「但是你们却又不该因为这样的小事就将我的人给打成这样子，，这个过节我是非讨回一个公道不可。」

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份，反而紧咬著报过於受这件事，紧逼著力奥，幸好力奥向来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冷笑道：「那你想要怎样？」

中年人忽然诡异的瞧著力奥背後的亚芠一眼，冷笑道：「既然打架输人，那就在打架上找回来。」

「四金卫何在？」

随著中年人的一声令下，年轻人的背後忽然的走出了四个右臂上圈绑的一圈的金色奇型文章的中年人来。

光是看到这四个中年人的眼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精光毕露恍若实质的眼神，就知道这四个中年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

而就在华服中年人叫出了这四个他所谓的金卫的家伙的时候，不知何时，手里提著一个小酒瓶威尔忽然的走了出来，来到了亚芠的面前，声音不大不小，但是偏偏就是足够让在场的所有人听到：「好家伙，金卫可是帝国朝廷的秘密武器，专门训练出来保护各郡的郡主，个个具有以一挡百的实力，四个金卫联手，更是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消灭三百人军队的实力，连这金卫都派出来了，看你可真的是下了重本不是吗？」

「小伙子们，不行可别硬撑呀！对不对？伊卡郡主！」

原本不想要出面的威飒，在见到了对方的首脑的面目时，这才晓得亚芠等人是惹到了不能惹的主儿，逼不得已，只得硬著头皮出面提醒亚芠一下。

听到了威飒借酒装疯的提点出了对方的身份，变相的警告亚芠眼前这四人可不好惹，可是菁英中的菁英，专门负责保护各郡的郡主的金卫，能闪就赶快闪。

对面的华服中年人，伊卡郡主，在听到了威飒的话，同时也看清了威飒的样子，眼中不由的闪过了一丝的惊疑神色，显然是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了威飒。

随即不甘示弱的对威飒拱拱手，皮笑肉不笑的答道：「威飒大人，真的是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您，不知道这群小英雄是您的？」

「不相干，他们是我在路上认识的人，随便你想赶什麼就干什麼！」

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威飒还示范的拿著手里的酒壶，灌了几口。

一旁的森生则早已被眼前的一连串的变化给弄得一愣一愣的，没想到平常这个疯疯癫颠的，老是在他的酒馆里胡混的老酒鬼竟然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虽说他并不知道所谓的威飒大人是哪根葱哪根蒜，但是起码伊卡郡主的名字他是听过的，只是怎麼也没想到今天会亲眼的见到这样的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而能够被伊卡郡主称呼为大人的老酒鬼，不！是威飒大人想来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吧！

而旁边越来越多的围观的观众没想到在这里竟然会碰到了两个大人物在较劲，不由大呼过瘾，更是睁大了双眼，仔细的瞧著後续的发展。

而一旁的力奥见到中年人随口一叫的就叫出了四个这样看起来不好惹的部下，再加上威飒的提点，不由的让力奥的心里手里不觉的发起痒来，在这两个月里，跟在亚芠的身边，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打过一场架，浑身的精力没地方发泄，憋的他可真的是难过极了不禁想要发泄一下。

「废话少说，要打叫来吧！」说完了这麼一句挑衅味道极浓的话，力奥正想要迎上前去痛痛快快的打上一架。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拍了他的背一下，力奥转头的一看，原来是亚芠，此时亚芠的脸上挂著看

起来相当诡异的笑容，对著力奥示意道：「力奥，这一场就让给我吧！」

听到了亚芠忽然说他要亲自上场，力奥的脸色不由的一变，一旁的龙纹忍不住的张口叫道：「天呀！没搞错吧？头儿你要上场？千万三思，可别真的想不开呀！」

听到了龙纹的叫声，一旁的威飒也似自言自语的说道：「对呀！不行就别硬撑了，对方可不好搞，不要到时候喊救命！」

不知亚芠的真实身份，威飒忍不住的担心的望了亚芠一眼，毕竟，他太了解金卫的可怕了，尤其伊卡郡主又是摆明了四个金卫联手的局面，亚芠若有个不小心的话，那他可难对大哥交代了。

只是，杞人忧天的威飒显然是低估了亚芠的实力，也误会了龙纹叫出来的意思，因为，停风接下来附和的话叫威飒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

「头儿，白痴纹说的没错，您千万三思呀！这样的小角色你没兴趣的，交给我们来就好了，况且，你不会真的就这麼残忍吧？人家只是听命行事，可千万别想不开呀！」

无比夸张的叫著，停风一副大惊小怪的模样，偏偏周围的力奥等人却又是一副心有戚戚焉，同感的模样。

力奥更是忍不住的开口劝阻道：「头儿，我们今天是来玩的，你一上场肯定会见血，这样不太好吧！」

亚芠淡淡的一笑，道：「我自有分寸。」

说完，不理众人亚芠便走到了四个金卫的面前，笑容一敛，冷冷的看著早已经被众人的言语伤到了自尊，气的满脸通红的金卫。

而威飒这时也忍不住的来到了最前面，悄声的问著停风道：「喂！小子，难道我的亚芠乖乖侄孙真有那麼厉害，你们一点都不担心他被打败？」

此时，向来不正经的停风难得的相当正经的苦笑道：「厉害？说头儿厉害那还是低估了头儿了，咱们头儿简直不是人呐！」

「那四个你刚刚说的什麼菁英中的菁英算什麼东西？别说咱们头儿了，我们兄弟就是专门宰这种菁英中的菁英的老手了，至於您说什麼四个人联手在一个小时内除掉三百人的军队，那可真的是笑话了。」

「咱们家的头儿，随随便便用一根手指杀的人就比这个不知道要多少倍了，真让头儿给认真起来的话，对付十万大军恐怕用不著半天的时间，这四个什麼金卫的家伙根本不够头儿他塞牙缝。」

「完了，完了，看头儿的样子是认真的，老爷子，您跟那个什麼伊卡郡主不是认识吗？赶快叫他在悲剧还没产生之前停止这自寻死路的举动吧！」

望著失去了脸上笑容的亚芠，停风不由哇哇的叫著。

一旁的龙纹插嘴道：「来不及了，这下对方可是不死也半条命了。」

不远处的鬼刃听到了龙纹的话，忍不住的纠正道：「你说错了，不是不死也半条命，而是死定了，而且，头儿随时都是认真的，可不像你们两个这麼不正经。」

也不知道是停风跟龙纹给威飒的印象太糟，还是他们所说的太过不可思议，因此威飒实在是很难相信停风跟龙纹这难得的实话实说。

不过，就在鬼刃插嘴之後，威飒这也才发现到，不知何时，四周彷佛弥漫的一种相当冰冷的气息，令人鸡皮疙瘩全都冒了出来，叫人不寒而栗。

而在场中，刚刚还满脸怒容的四金卫现在却脸色相当的铁青，隐约间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冷汗不断的由他们的额头流下，甚至当中有一个还流进了眼中，但是却连眨也不敢眨的瞪著大大的双眼，瞧著亚芠。

反倒是亚芠的样子并没有什麼改变，依旧是维持著刚刚站到四金卫面前的样子，比较奇怪的是亚芠背後的雪白发丝正诡异微微飘动著，但是此时全场都被这种诡异的冰冷气息所笼罩，让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一点风都没有，有怎麼会让亚芠的发丝飘动？

背对著众人的亚芠的脸上终於的浮出了堪称是银月恶魔的标准冷笑的表情，毫无一点笑的感觉的笑，没有一丝感情在内的笑，叫看见了亚芠的这个笑容的伊卡郡主及他的人马，甚至是周围围观好奇观众，全都不自觉的被冷汗给浸湿了衣服，似乎现在站在他们的面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正冷笑等待嗜血的可怕恶魔。

而首当其冲的四金卫更是心中叫苦连天，怎麼会叫他们碰上了这种可怕的人物，不用打，光是一个眼神一个冷笑，他们就知道他们是死定了，要不是他们的意志坚定，早就转身有多远跑多远了。

威尔则是相当的奇怪，为什麼眼前的伊卡郡主等人脸色忽然变的这麼奇怪，看起来就像是个死人脸一般？亚芠不是连动都没有动吗？

而力奥等人对於伊卡郡主、四金卫脸上的表情时在是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每次都亚芠的面前被吓得发抖的敌人的恐惧表情吗？

经过了一阵的寂静沈默，亚芠忽然淡淡道：「该来了吧！」看来亚芠已经失去这样继续僵持下去的耐性了。

听到了亚芠这一发话，四金卫不由的相视一眼，一咬牙，忽然闷声不响的飞身分往亚芠的四周攻去。

虽然是徒手，但是从四金卫的拳掌之间所冒出来的呼呼作响的声音也可以知道四金卫可是全力出手，绝对不容小觑的。

微低著头，也不见亚芠如何的动作，只见四金卫打往亚芠的拳脚在即将接触到亚芠的那一瞬间，忽然变的全部都落空了。

四金卫到底是泰龙帝国精心训练出来的菁英人才，见到自己的拳脚落空虽然惊讶但是到也不意外，如果第一拳就可以打中亚芠的话，那亚芠也不配在刚才以一个表情就叫他们不敢动弹的可怕对手了。

一击落空之下，四金卫趁势四个人集成了一团，背靠著背，分头的往四面警戒著，但是却忘记了他们的头上了。

当四金卫往四面看不到亚芠的人影时，在刚刚以著肉眼难辨的速度跳窜到半空中的亚芠已经在右手的食、中合并而成的剑指上腾出了金色的细长光焰，远远的望去就真的像是一把金色长剑，无声无息的往四金卫之间落下。

总算四金卫不是叫假的，察觉到自己的失误之後，并没有人浪费时间的再往头上看，不管亚芠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四金卫全都一股脑的往四方外冲。

落回了原地之後的亚芠眼中微微带著激赏的味道看著惊魂未定的分成四方站定，无比戒慎的望著亚芠的四金卫。

刚刚如果有哪一个金卫抬头来看他的话，就是那迟疑的一瞬间，便难逃亚芠的攻击了，但是四金卫却一个也没有抬起头来，几乎就光凭著武者的本能确定了亚芠的位置，躲过了亚芠的突击。

收回了指上的天心真气，看到了四金卫的表现，亚芠已经打消了原本速战速决的念头，他决定用这四个功力高强，看起来也经验丰富的金卫来试试看他昨天刚刚领悟到的，还无以为名的招式。

右手再度的一张一握，右臂上的五小顿时在亚芠的掌中顺应著亚芠的意志，全体拟化成了一把白金剑，只是这把由五小所拟化而成的白金剑跟以往由贪狼星所拟化而成的白金剑有点不太一样。

在外形上，光虎剑身、风狐剑刃，狮头吞剑口，鹰翼当剑颚，熊身是剑柄，五颗幻兽结晶均匀的分布在鹰翼形状的剑颚两端与中间之处，仔细的一瞧，略比一般的剑身要来的宽上一指幅的光虎所形成的剑身上，五道色成白、蓝、红、绿、黄的丝状细纹在若隐若现，似虚似实的剑身中央盘旋环绕著，由狮口处直达顶端，看起来极端的美丽。

亚芠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经过了昨天的招式领悟之後，用五小当剑竟然会是这个样子，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样子的白金剑看起来远比当初的白金剑要来的美观多了，而且感觉上，这样的一把剑似乎相当的适合他无以命名的绝招当中的五大绝招。

只是，这样的一把剑似乎不在适合称之为白金剑了，想了想，此剑为五小结合而来，而五小又可以说是来自贪狼星，因此，亚芠遂命名此剑为－－太初兽王，以示为贪狼星之分身。

当然没把自己心中的讶异与惊喜表现於外，亚芠依旧是那副冷淡的模样，举起了手中的新生的异剑太初兽王，亚芠继续的看著四金卫。

而当亚芠拿出了太初兽王的时候，四金卫只觉得心中一凉，除了太初兽王的造型与众不同之外，亚芠唤出此剑的方法也是前所未闻，那有人不用铠化就可以使用幻兽武器的？

这叫四金卫更是对亚芠感到莫测高深，而且心中的寒意也更深。

同时，四金卫这十也才想起了自己也还没有出了全力，不约而同的，大叫一声：「铠化！」

四金卫的身上顿时出现了一句金光闪闪，看起来相当的厚实的兽幻铠。

清一色的威猛虎头出现在四人的右肩上，黄色的盔甲代表著防护力最好的土系幻兽的颜色，是属於中级六阶土系泰格（虎）幻兽，而这正是专司保护的金卫的统一制式幻兽。

只是，这时候穿上了自己的兽幻铠的四金卫却完全没有感受到自己平常穿上兽幻铠时的那种实力增强的感觉，反而是让他们感觉到另一种莫名的拘束感随著铠化而袭上心头。

察觉到了四金卫那有点不妥的怪异脸色，亚芠不由的微微的偏过了头，看了一下坐在力奥旁边的贪狼星与站在贪狼星的头上一块看他表演的朱雀一眼，很显然的，四金卫身上的兽幻铠正本能的受著兽王半身贪狼星与南灵朱雀圣兽的拘限，无法发挥出平常的战力来。

脑中传来了朱雀嘻嘻笑的声音，现场唯有他才感受的到，贪狼星与朱雀同时的收敛起了身上的气息，一瞬间，四金卫也恢复了正常。

这下，亚芠这才满意的点点头，然後举起了手中的太初兽王。

就在亚芠举起了太初兽王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在那一瞬间，随著亚芠手中的太初兽王的高举，诡异察觉到了，彷佛有著一层的风随著太初兽王的高举而吹动。

那时在是一种极度怪异的感觉，明明在这个时候，四周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群，没有一点风可以吹进场中，而且也没有人感觉到有风在吹的感觉，可是，亚芠的动作就是让人感觉到有风的感觉。

就在众人充满讶异的同时，亚芠完全没有停顿的，高举起太初兽王之後，随即有往前指，随著手中往前指的动作，亚芠整个人也往前趋近。

只是跟以往不同的是，亚芠不在是如同以前施展风之身法时的那般，彷佛是隐身般，让人无法轻易的看清他的移动，他反而每一个举动都无比清楚的留在了每个人的眼中。

可是就因为如此，在人眼中的亚芠，每一个瞬间的身影，彷佛都是集中在那同一瞬间，彷佛是化身成了无数个他，在同一瞬间做出了往前移动的每一个细节步骤，这样，更是让人无法分辨出哪一个人才是亚芠的真身。

偏偏，每一个人却又无比深刻的清楚知道，亚芠并不是使用出什麼玄奥的身法、分身术之类的技巧，自始至终，始终只有一个亚芠，一个亚芠做出了跨步向前的动作，只是他每一瞬间，每一个举动，却像是烙印一般，完全的烙印在所有人的脑中、眼中，因而造成了这样的错觉，更是让人无以捉摸！

而这正是亚芠无以命名的新招当中的一个支系，一个以森罗万象的「风」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支系。

正如同人可以感觉的到风，听的到风，甚至看的到风，但是，却永远无法捉摸到风一样，现在的亚芠正是如此。

每一个人，包括了四金卫在内，没有一个人不清楚而深刻的看到亚芠的每一个动作，没有一个人不是清楚的感觉到亚芠正一步步的接近四金卫，但是偏偏就是没有人可以确定到底他们现在所看到的亚芠真的是他们所看到的吗？

彷佛一个接一个出现在眼中的身影真的就是亚芠现在的位置吗？

四金卫也是如此！

当他们在看到了亚芠的动作时，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举剑跨步向前的简单动作在他们的眼中会是如此的可怕。

在平常，如果有人对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上百种的方法可以在一瞬间将对方给击倒甚至格杀。

可是，这样的动作在亚芠的身上出现却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随著他们的修为越高，眼力越强，他们越是痛苦。

似乎亚芠那每一个深刻留在他们眼中的清晰身影，全都在他们的心中演化出了无穷的可能动作，变成了他们所无法抵抗的每个招式的开头一样。

不约而同的，四金卫的心里同时的泛起了同一个念头，那就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风」！

没错！唯有风才会让人这样的深刻的感受到他的存在可是却又痛苦的无法去捉摸到他的存在。

而面对的风，他们唯一的反应就只能任风吹袭而过！

轻轻巧巧的，亚芠的太初兽王也如风般的略过了四金卫的喉部，也如风般的不留下一丝的痕迹，无声无息的吹抚而过！然後後退！

太初兽王在亚芠的手中，随著那如风的影子，轻轻巧巧的飞舞起来，然後，所有人又感觉到风了。

一瞬间，所有人全都忘记了亚芠的存在，忘记了身边的人的存在，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每一个人，眼中所有的只是那一把出现的奇特、造型奇特，连舞动也奇特的太初兽王。

明明是一把足足有一百六十公分长再真实存在不过的长剑，可是，就在亚芠如风而退的那一瞬间，这把剑，在众人的眼中彷佛是变化成了一股有著剑型的风，漫天扑地的吹袭过每一个人的眼底、心中，然後也如风般的消逝於无形，彷佛风般的来去不留痕迹。

直到众人惊醒，感觉到风已经吹过的时候，亚芠已经回到了原位，恢复成了刚刚的模样，而刚刚众人所看到的，彷佛就像是风一样，一场无影无形的风。

唯一不同的是，四金卫脸上的表情，正如同风一样。

风虽然无影无形，但是被风所吹抚过的地方，却也永远不可能在像从前一样了。

刚刚，四金卫的表情是慎重是紧张，而现在四金卫的表情却是狂喜与不敢置信的复杂神情。

虽然他们依旧是与刚刚一样，动作既没有任何的改变，也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正如众人所知道的，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败了，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他们败了，败在这举剑向前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招式之下。可是，他们的心却是狂喜的，狂喜著自己得以幸存，狂喜著自己的败不是败在这简单的一剑之下，而是败在那样的风之下，败的他们心服口服，败的心甘情愿，在见证了那样的风之後！

似乎是完全的感受不到现场的所有人在看著他一样，亚芠再自然不过的走回到力奥的背后，站在威尔的身边，拿过威尔手中的小酒瓶，一仰，喝了一口。

是庆祝自己的无名招式得以试招成功，还是纯粹因为忍受不了森生的百果酒的香味诱惑而品尝，没有人可以在亚芠那冷淡无比的表情中得以窥探出来，所有人只是呆呆的看著亚芠那旁若无人，彷佛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举动。

半晌，忽然人群里忽然的鼓起了掌来，难以置信的惊奇狂叫声响遍了这一条慌区的大街。

所有人，都是在为亚芠刚刚的那无名的一剑而惊讶狂呼。

龙蛇混杂的荒区大街上，成千上百的见证到亚芠的那一剑的人，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亚芠的那一剑到底是是什么？又该如何的去形容那简单的一剑？

从此时起，‘无名’，便成了亚芠的招式的统一称呼，只因无名以形容，故名之为‘无名’！

而那一剑，在不久以后，便被人称呼为‘无名之风’。回过神来，知道自己很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嘴巴一张，却又发现到自己竟然乾涩到无法说出任何的话来，这使的伊卡郡主在走到了像四根木头般站著的四金卫的旁边时，却便成了第五根木头一样，微张著嘴，加入了四金卫的行

列。

而此时，人群里的惊呼声已经慢慢的消退了，可是，另一个似乎盖过了千百人的惊呼声的声音却取代了众人的声音响起。

“喂！让让！让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一大堆人聚集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随著这一个听起来相当年轻的口音，一群人，硬是挤进了拥挤的人群当中，弄得所有被这群人硬是挤到旁边的人忍不住想破口大骂。

可是，当他们真的看清处了那个被人群里面保护的相当结实的那个看来二十多岁的金发英俊年轻人之后，每一个即将破口大骂的人全都同一个动作。

伸手捂住自己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听话的嘴，然后悄悄的往旁边一钻，脚底抹油落跑去了。

这种情形在这一个金发年轻人往空旷的中间区域一站时，马上越演越激烈，一瞬间，人群里马上像是被热油淋到的蚂蚁窝一样，刹时万头钻动，不到三十秒，所有人全部一扫而空，整条大街就剩下了傻站在街道中央的伊卡郡主等人还有小酒馆前面的亚芰等人。

而大街上的其他部份，竟然也是一片的空荡荡的，别说人影了，就连一只蟑螂老鼠都看不见。

金发的年轻人显然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搔搔头，疑惑的问著自己旁边的那一堆七八个身穿黑衣一脸彪悍就差没在身上写著我是保镖的种字样的大汉，呃！更正一点，他们有写，就在他们的左臂上，有著监察使保镖团这六个金线大字。

金发年轻人问道：“喂！刚刚那些人呢？怎么都不见了？”

最靠近金发年轻人的大汉脸上带笑道：“禀告大人，他们是被大人您的英名神武的雄姿给震撼到，在您的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相惭秽，所以不敢站在大人您的面前，急忙的离开的。”

金发年轻人似乎相当满意这个答案，笑容满嘴道：“说的好极了，我还以为他们是见到我来，所以才会全跑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不放过他们了。”

当这个金发年轻人的大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亚芰彷彿是听到了大街的某些黑暗的隐晦角落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到抽气声，似乎是怕极了这个年轻人而躲起来的行人的声音。

年轻人似乎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又问起旁边的大汉道：“保镖一号，那是什么声音？”

被年轻人称为保镖一号的大汉一副相当习惯的模样，随口道：“禀告大人，那是一群老鼠的叫声！”

年轻人大人哦的一声，忽然大声道：“看来这附近的老鼠好像很多的样子，老是让我给碰著了，我想我得找陛下叫人来清理清理了，改天再来多走几趟！”

此话一出，当场在各角落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呼叫声，隐约间亚芰好像听到有人昏倒了。

不过刚刚耳朵很尖的大人现在却对于那些大呼小叫充耳不闻，直接的转过头来，对著伊卡郡主道：“唷！这位不是伊卡郡主吗？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不知道最近在忙些什么？”

“那里！监察使大人不也是很忙，本郡来到玛茵之盾已经大半个月了，也不见监察使大人您呀！”

看来伊卡郡主似乎是相当的忌惮这位所谓的监察使大人，见到他打招呼，连忙的拱手作揖，高声的回应他的问候，但是，从伊卡郡主脸上那种强笑的表情，大有种最好这辈子都不要见的味道！

监察使大人也不理会伊卡大人的强笑，依旧是热络的打著招呼，说著一些向什么时候有空呀？我想到你家去坐坐的话！

只是这些话似乎对这位伊卡郡主的杀伤力很大，以至于当伊卡郡主再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原本还蛮英俊，充满著中年男子魅力的脸一瞬间变的铁青，脸颊也不由自主的不断的抽慉著，甚至连笑容也不见了。

而这时，年轻的监察使大人似乎是觉得寒暄够了，便问起了伊卡郡主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

就在监察使大人询问著脸色铁青的伊卡郡主时，亚艾也发现到自己的二叔公威飒这时脸上的表情似乎也比那个伊卡大人好不到那去，这让亚艾很是疑惑，到底这位监察使大人有何本领，可以让那位伊卡郡主，还有自己这位在他看来似乎已经近乎天不怕地不怕的二叔公这个样子？

亚艾还来不及询问，一旁似乎也已经发现到威飒的异状的力奥已经抢先的问道：“老爷子，这位监察使大人看起来有这么可怕吗？怎么你的样子很难看？”

看来威飒的异状已经明显到连向来粗心的力奥也都已经发觉了。

威飒苦笑一声，可怕吗？这位金发的监察使大人已经不可以用可怕来形容了。

拥有著诸多的名号，诸如讨厌的贪财鬼、可恶的金发小子、有史以来最不像样的监察使、令人恐惧的金发恶魔之类数也数不尽的外号。

贪生怕死喜财好色奸诈狡猾运气好，这一连串的形容词全都是外人冠之于这位名叫葛瑞斯·泰华的年轻金发监察使的形容词。

其实，如果说亚艾等人对于泰龙帝国的编制有点瞭解的话，就可以知道，所谓的监察使，并不在泰龙帝国的官位编制里面，任何的一个系统当中，也没有这种所谓的监察使的职位名称。

所谓的监察使，在泰龙帝国当中来说，其实是皇帝自己任命自己所信任的人，充当他的眼睛，代替皇帝本人到全国各地去探访民隐。

因此，监察使虽然无权无势，但是就某一个方面来说，却是具有著相当大的权力，而且因为监察使本身有著所谓的终身不任官的誓言，因此，更是不会因为人情压力而丧失了他所应具有的超然地位，这就是泰龙帝国当中特殊的一个存在。

而历任以来的泰龙帝国的皇帝当中，有不少的皇帝并未任命监察使，也有不在少数的皇帝所任命的监察使数字超过一个以上。

而且，能够被皇帝任命为监察使的人身份是无奇不有，可能是皇帝的亲友，可能是皇帝所赏识的人，也可能是帝国中某某出名的人士，但是，唯一的一项共同点就是，被皇帝任命为监察使的人全都是属于那种潜而不显的人物，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

往往都是要到了皇帝因为监察使的缘故，对于某些事或人做出了处置，事后人们在探讨之下，这才会晓得，原来在某时某地所出现的某人可能就是监察使。

而相较于历代以来的监察使的低调作风，现在这位葛瑞斯监察使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原本，现任的帝国皇帝在上任以来，并未任命监察使，或者是如众人所猜测的，他任命了，但是跟前几代一样不为人知。

可是，打从皇帝继位以来，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有谁因为不明的原因，什么事情犯在皇帝的手中，让皇帝他处分的，因此，喜好猜测的人不由的又猜测也许这个皇帝并不打算任命监察使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就在四年前，皇帝忽然诏告天下，说他任命的一个名叫葛瑞斯的不知那里来的人担任了他的监察使，代替他巡视帝国各处。

就在这项消息传出的第二天，在玛茵之盾外的一座专门供应玛茵之盾粮食的城镇的城主宅前，忽然有一个金发的年轻人投上拜帖，自称是新任监察使葛瑞斯，因为皇帝陛下要他巡视全国，可是他缺少了路费，所以要求城主从他历年的贪污所得当中拿一半给他。

当然，城主是当这个金发的年轻人不是个疯子就是白痴，谁不好冒充偏偏冒充了他也才接获到消息的新任监察使？而竟然又这样光明正大的要求献金，让城主他连金发年轻人的脸都不想见，就这样叫人把他给赶了出去。

结果第二天一早，皇帝陛下忽然召集附近的城镇城主，还有朝中的大臣开会，在会议上，皇帝陛下当场拿出了厚厚的一叠纸，丢给了那个赶葛瑞斯出门的城主脸上，纸上全都是那城主历年以来贪污的每一条记录，时间地点原因理由全都写的一清二楚，不容人狡辩。

那城主当场傻住了，几个平时与那城主交好的朝中大臣，见状不由的替那城主求起情来，结果，皇帝陛下又拿出了另外一叠纸，从中分别的挑出了几个部份，一样的丢给了那几个跟城主交好替他求情的大臣们看。

结果诸位大臣们看了之下，不由的冷汗直流，因为那些纸上注明了，他们曾经在何时何地因为何事接受了那个城主的贿赂的事实。

吓得原本也想要替那个城主求情，但是却慢了一步的其他大臣不敢再说什么，谁晓得皇帝陛下手中那一叠厚厚的纸里有没有他的名字？

结果，那一次的事件引的皇帝陛下龙颜大怒，受此事牵累，因而被降职、罢官、处分的大臣总共十余人，吓得众大臣胆颤心惊。

而且，据说在那场会议即将结束时，在皇帝陛下所看不见的他的背后帷幔中，忽然的伸出了一个金发年轻人的头，对著众人露出了笑容，据说，那个年轻人当时脸上的笑容，是众大臣们毕生所见最阴险的笑容，令人不由的被吓了一大跳。

而那个贪污的城主则是在见到那个年轻人的笑容时，当场在帝国的会议大殿上吓得尿失禁。

此后，这位葛瑞斯监察使更是大大打著监察使的名头，在各处‘巡视’著，每到一处，全都是找上了当地最富有的官员，然后名要路费暗勒索，没有人不敢不给他。

可是，一旦给了葛瑞斯他所要的‘路费’之后，因为葛瑞斯往往是大摇大摆的走进了人家的家里，所以当地的官员在葛瑞斯离开之后依旧是安然无恙，当地的居民便会知道这位官员一定是贪污了不少，所以有办法满足这位监察使的胃口。

因此往往又会把事情给闹开，而皇帝陛下也会因此而派人来查察此事真假，一查之下，该官员便唯有沦落倾家荡产丢官弃职的份了。

如此给也不行，不给也不行的情况下，所有的官员，除非己身行正，既没贪污也没干坏事，所以不怕皇帝来查的以外，不然对于这位葛瑞斯监察使可是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是也同

时恐惧他到自己的家里来。

而奇怪的是，虽然这位监察使每到一处全都是会闹的鸡飞狗跳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在这几年里，他似乎是对于那些所谓的清官没什么兴趣，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油水还是尊敬人家？

每一次，他往往都是出现在某些明理或暗里曾经贪污或是曾经干过坏事的官吏或是一些富豪仕绅的家门前，然后拿著那些人以为再也隐密不过的事情来威胁他们，大肆的勒索一番。

满意了，他便拍拍屁股走人，剩下来当地的居民自然会把这件事传的举国皆知，不满意的话，那这些证据会在第二天一早出现在皇帝陛下的书桌前，可能会让人死的更惨。

但是在丨些不管有名无名的清官的辖区，这位监察使大人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叫人啧啧称奇。

如此，全国各地都知道了有这么样的一个，不知道是福还是祸的监察使的存在。

这时，葛瑞斯也已经听完了伊卡郡主的解释，终于瞭解到了在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这位伊卡郡主是因为害怕这位监察使找他的麻烦，亦或是因为了什么不知名的原因，他毫不隐瞒的说出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甚至连四金卫一招未出的败在亚芠的手中这件事也是毫不遮掩的说出来。

听到了亚芠竟然可以让四金卫联手之下，连一招都无法出的就败了，而且还能够给旁观的人这种神呼其技般的感受，不由的让他两眼放光，盯著亚芠直瞧。

亚芠周围的人在看到了葛瑞斯两眼放光的模样，不由然的心中忽然有种毛毛的感觉，彷彿是一种极为不妙的感觉在心头。

见到自己终于顺利的将这个讨人厌的家伙的注意力转移到亚芠等人的身上，伊卡郡主暗地里松了一口气，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对葛瑞斯拱拱手，伊卡郡主强笑道：“监察使，本郡想起来还有一件急事急待本郡去处理，本郡先告辞了。”

所有的兴趣完全被亚芠给挑起来的葛瑞斯，甚至连伊卡郡主那再明显不过的托辞也没听清楚，本能的挥挥手，连看也不看一眼伊卡郡主，就直直的往亚芠的方向走过来。

伊卡郡主窃笑在心，对著自己所有人挥挥手，示意离开，但是自己却又不由的在临走之际，又看了亚芠一眼，不可否认的，亚芠一行人已经完全的挑起了他的兴趣了。

葛瑞斯走到一半，他身旁的那个保镖一号打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注意著亚芠的样子，此时忽然向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一个箭步的来到了葛瑞斯的身边，低声在葛瑞斯的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听著保镖一号在自己的耳际所说的话，葛瑞斯不由的脸上浮现了相当惊讶、意外的神情，接著，狂喜的神情占据了一切，眼中的光彩几乎是成千百倍的闪耀，都快像两颗小太阳了。

忽然，葛瑞斯以著几乎令人讶异的速度，飞快的来到了亚芠的面前，单膝一跪，两手往亚芠的手握来，亚芠本能的双手往后一背，在人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诡异的往后退了三步，闪过葛瑞斯的手。

看到自己握不著亚芠的手，葛瑞斯似乎是一愣，眼中精光一闪，随即又像个没事人似的，本来要握住亚芠的双手在落空之下，顺势的在胸前交叉，紧贴著自己的胸前，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得

不佩服的帅气动作，眼中更是散发出了强烈真挚目光。

“大哥，容小弟自我介绍一下，小弟名叫葛瑞斯，今年二十五岁，未婚！”

“小弟这个人呀！为人是温和善良又不失风趣幽默，忠厚老实是人家对我的评语，温文儒雅是我的特色，天资洋溢、风度翩翩是我的本色，目前有家产三十万金币，算的上是小有恒产，在帝国当中，上至皇帝陛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喜爱我。”

“说起小弟本人的才艺，不是小弟我大言不惭，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所会的多种学问技艺更是自己都属不清，是无数的少女的梦中情人，但是大哥您可以放心，小弟绝对是一个最最痴情不过的种子，绝对不花心，活到现在已经二十五个年头了，至今还没有一个女朋友。”

听到了葛瑞斯忽然有如流水般的报出了这一大串不知道该说是自赞自信还是不要脸的词句来，被眼前的诡异情况给弄呆的众人不由的全傻眼了，就这么呆呆看著越说越得意、越投入的葛瑞斯，还有在他面前，依旧是冷著一张脸，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反应的亚芠。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众人不约而同的在心里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见到葛瑞斯似乎是欲罢不能的样子，亚芠终于出声了，但是第一句话就叫众人为之绝倒。

“花痴怪脸男！”

一听到了这个令他痛苦、后悔一生的名词，葛瑞斯不由的语声一滞，终于说不下去了，脸带讪色的望著亚芠。

原来，这位葛瑞斯监察使竟然就是在月舞情人湖畔，与亚芠等人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子。

当时葛瑞斯因为一时的激动，飞蛾扑火的主动投水，虽然只是短短的丨瞬间，但是那短暂的一瞥却已经足够让亚芠把他的样子给记下来了，谁叫他出场的演出是那样的惊心动魄。

搞了老半天，力奥等人终于因亚芠的一句花痴怪脸男而记起了才不久之前的月舞情人湖的事件，也才瞭解到，为什么这位素未谋面的监察使怎么会一见面就忽然说出了这种听起来很像是再向女孩求婚而要先徵求家人同意的台辞来！

想起了其中的原由之后，力奥等人的眼中顿时充满著戏谑的神情，抱著看好戏的心情，看著葛瑞斯与亚芠的表演，而葛瑞斯的保镖群则是露出了惨不忍睹的眼光，再一次的看著自己的主子继续的说出那些鬼都不信的台辞。

亚芠冷冷的看著葛瑞斯一会，彷彿是要射穿他的五腑六脏，看穿他整个人一样的看著葛瑞斯，久久不言。

嘿嘿的乾笑几声，葛瑞斯再度的开口：“大哥英明，竟然还记得小弟，不过大哥您说错了，小弟不叫花什么的，如果大哥您不介意的话，称呼小弟一声英俊威武的葛瑞斯或者是直接称呼小弟一声妹婿的话，小弟会更高兴的。”

此话一出，众人不由的呆若木鸡，葛瑞斯此话，听在瞭解内情，知道这位监察使大人似乎是被那一夜的夜月的丰姿所迷惑的众人耳中，实在是令人感觉到，他实在是太……。太不要脸了。

亚芠冷哼一声，忽然一个转身，走进了小酒馆当中，坐回了原先的位子，继续的喝起了森生的百果酒，完全当葛瑞斯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见到亚芠一副当他不存在的样子，葛瑞斯急忙的从地上站了起来，跟著亚芠走了进去，来到亚

芠的面前，一屁股坐下，顺手拿起了桌上的酒，也自己喝了一大口。

力奥等人面面相觑，随即也跟著走进小酒馆里，分坐著起来，看著一脸冷漠的亚芠继续喝酒，葛瑞斯继续的自吹自擂，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这倒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难耐心中的好奇，威飒不禁问起了一旁的力奥，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力奥还来不及回答，一旁同样的也主动的跟进来这家小酒馆的保镖一号好心的解释道：“前些日子，我们家大人在龙刃镇外的月舞情人湖夜游时，忽然看到了这位……。”

威飒见保镖一号不知道亚芠的名号，好心的道：“亚芠！”

保镖一号点点头道：“这位黑衣服的亚芠大人的妹妹在湖上跳舞，我们大人对亚芠大人的妹妹一见倾心，但是却因缘凑巧的错过了结识的机会，等我们到龙刃镇打听到亚芠大人已经离去以后，我们大人这才失望而返，直到刚刚终于有巧遇亚芠大人，大人这才会兴奋的语无伦次起来。”

威飒瞭解的点点头，对于这位葛瑞斯监察使大人他那跟不要脸、无耻、贪财、好运气同样有名的好色如命，他也是略有所闻，只是，威飒心中还是有一个疑问，亚芠什么时候有妹妹了呀？

力奥含笑解释道：“老爷子你没有看过，这位……葛瑞斯监察使所看到的是咱三个小队长之一的夜月，是头儿的乾妹妹。”

威飒点点头，瞭解了，然后拉著一旁被一连串的变故弄得现在有点头昏脑胀的森生，往亚芠及葛瑞斯旁边的桌子一坐，如同力奥等人一般，戏谑的看著葛瑞斯力争上游，企图扭转亚芠心目中的花痴怪脸男的形象，只是亚芠看起来似乎是当他是个隐形人，任凭葛瑞斯说的天花乱墜，亚芠还是一副冷冷的样子喝著酒。

就在众人存著戏谑的心情看著的同时，喝完了桌子上的酒以后，亚芠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正眼瞧著葛瑞斯。

忽然，打断了葛瑞斯的话，亚芠冷冷道：“帮我做件事！”

一听到亚芠终于肯开口了，葛瑞斯完全不介意亚芠打断他的话，笑得像只正在企图讨主人欢心的哈巴狗一样，搓著双手，葛瑞斯嘿嘿的笑道：“大哥，请您尽管吩咐，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一定会……”

冷漠的脸上忽然的浮起了一个奇妙的笑容，在一次的打断了葛瑞斯的多话，亚芠截口道：“我要见泰龙的皇帝，越快越好！”

听到了亚芠的这句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话，葛瑞斯不由的再度的一滞，而一旁的威飒则是一口将刚喝进去的百果酒给喷了出来。

在怎么想也想不到亚芠竟然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要求来。

威飒忍不住道：“乖乖亚芠侄孙？”

凭他们隆家的势力，要见皇帝这种事又何必去请人家帮忙呢？别说是他那个身为帝国廷议长的大哥，亚芠的亲外公了，就是他这个二叔公也有办法！

忽然，亚芠转头面向威飒，不知何时已经变的银光灿烂的双眸紧盯著威飒，徐徐道：“二叔公，我是我，隆家是隆家，我们之间亲情归亲情，但是这跟我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

看到了那双完全无人性的银眸，威飒彻底的体会到，亚芠此时所说的话是在真也不过的了，想来，他不想要跟隆家牵扯上关系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要见皇帝一定是天大地大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干出这种看似舍近求远，毫无道理的混帐事来！同时也藉此表明，这跟隆家没有关系！

毕竟，身为泰龙帝国的第一世家，威飒十分深刻的瞭解到，有时候为了整个家族著想，必须要舍弃个人的感觉，搞不好，亚芠就是判断出了他那个不晓得是什么事情会因此而造成了他们的为难，所以才会趁机的要求眼前这个比任何人还要来的亲近皇帝的监察使。

体会到这一点以后，威飒不在说什么，但是心中已经打定主意了，回去得跟自个的大哥谈谈这件事！

而事实上，刚刚亚芠看似面无表情，实际上在他的脑中已经不知到动过了多少个念头，正如威飒所猜想的，亚芠的确是有著他的不得已的苦衷。

原本应该是相当单纯而简单的一件事，却因为亚芠个人的心思，使他弄得这么复杂，但是，连自己的三个哥哥都不想要藉助他们的力量了，又遑论是隆家？

因此，亚芠最后才会决定采取这最直接，而且看起来是最快的方法。

而葛瑞斯则是已经被亚芠的那独特的要求给吓到了，普通人会有事没事想要见皇帝吗？葛瑞斯发现他完全无法猜出眼前的这个男人的心思，心中更是转的千百个念头。

但是，亚芠的一句话却完全的打消了他的疑虑。

“夜月，我的乾妹妹，专长魔法，今年刚满二十，目前没有男朋友，但是有一个相处了几年的好友，关系暧昧不明！”

望著亚芠脸上奇异的笑容，葛瑞斯顿时站了起来叫道：“关系暧昧不明？大哥，麻烦你再说清楚一点，对方是谁？我去砍了他！”

亚芠忽然的拿起了另外的一瓶百果酒，开封又喝了一口，徐徐道：“凯特！我的手下，目前人在远方，专长武技，号称赤镰血影，功力与你相当，是他的好朋友。”

完全无暇去注意到亚芠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就瞧出了他一向极力隐藏的力量，葛瑞斯所有的注意了完全的集中在那个亚芠口中所说的，与他心目中的女神存在著该死的暧昧不明关系的家伙，急切的等著亚芠在说些什么！

可是葛瑞斯失望了，亚芠又恢复成刚刚冷漠的样子，又喝著该死的酒了。

而一旁被亚芠指了一下的力奥则是整个人全傻住了，还在因为亚芠这么轻易的就把夜月给卖了，甚至还随口编出了什么跟夜月有什么暧昧不明的关系在而将无辜的凯特给牵累下来的事实给吓到了。

他记得，凯特不是跟他一样，全都当夜月是自个妹子吗？什么时候他们两个有暧昧不明的关系了？他怎么都不晓得？

不过，眼前的情况已经叫直肠子的力奥没时间去动动自己难得一动的脑子了，知道了亚芠沈默的意思的葛瑞斯，忽然像一阵狂风似的刮到力奥的面前，指的力奥的鼻子叫道：“跟你那个该死的朋友，叫什么特的家伙给我注意点，敢动我女神的念头，当心他的脖子。”

说完，葛瑞斯又像一阵风的刮出小酒馆，远远的，还听到了他叫道：“大哥，您等我，我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大叫著，葛瑞斯此时还真的像只见到了红布的公牛，横冲直撞的往某个方向飞奔而去，完全不理会在他身后叫他的保镖群。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力奥，忍不住的看了依旧是怡然自得的喝著百果酒的亚芠，生平头一次，他真的是跟外人一样，感觉到他的这个头儿真的是一匹货真价实的可怕恶魔！

而一旁的威飒则是整个人颇有兴趣的看著众人，现在他还真的想要看看中人口中的那个他还没有见过的夜月，到底有什么样的本是可以叫这一个葛瑞斯不但打从开始就没有看过他著个堂堂的书记长一眼，而且还完全没有理由的答应了要替亚芠设法让他见到皇帝陛下，他真的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六十一章~第七十章

第二部 第六十一章~第七十章

作者：手枪

身为整个泰龙帝国当中占地最广，设计最完善，建筑最精美的帝国宫廷，那雄壮严肃的建筑以及它所代表的身份象征，往往都让每一个来到这做位于玛茵之盾核心的宫廷里的人不由的肃然起敬。

但是，这一天晚上，却彻底的打破了宫廷历来的一贯安宁，显的是那样的吵闹不休。

刚刚处理完一堆的政事，疲累的坐在龙椅上伸个懒腰，泰龙帝国的现任皇帝陛下葛沃比·那雷有点不满的望着窗外。

即位十余年以来，葛沃比自认为相较于历代以来的帝王，他还有所不足，还是需要努力。

但是，外面的人却对于他这位年纪轻轻的就担任皇帝的陛下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尽管他任内曾经爆发出了三国大战这样数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大战争。

但是他的破格提拔重用亚华三兄弟一事，不但顺利的解决了泰龙的危机，而且让泰龙的势力蒸蒸日上，更使的他自己在国内有着更大的威望，让他自己的名声更是往上提高到最顶点，被列为历代以来最出色的几位君主之一，而他还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而已。

但是，就因为如此，葛沃比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处理的国内的大小事物，深知爬的越高摔的越重的他丝毫不敢大意。

世人皆以为能够当上第一强国的皇帝是一项最幸福的事，但是也唯有真的坐上了这个位子的人才会知道，要坐稳这个位子是一项有多困难的事情，今天除非是想要当一个昏君，不然，自古以来，又有哪里一个君王能够真的享受到身为一个君王的福呢？

况且，要当泰龙帝国这种与众不同国情的国家的君主也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他不敢有丝毫的放松不讲，在他的这种身边，永远随时随地有着虎视眈眈的人，盼望着你出差错，好可以把你给拉下马来。

也因为泰龙是由众多的郡所组成的这种国家，随时随地都有人可以取而代之，泰龙才能够有今日这种不断的出现无数的明君贤臣，保持着始终是第一强国的优势。

但是也唯有担任泰龙帝国的皇帝的人才得以体会到，这样的国情是会带给身为第一人的皇帝有怎样大的压力在，也之所以，历代的泰龙皇帝坐着这个位子的，从来很少会超过三十年以上的时间。

而今，他也已经坐了十来年的这个位子，快要接近一半了，但是这十来年当中，劳心劳力的结果，却让他原本英俊的脸庞上多了好几条的皱纹，金色的头发也出现了许多的灰白，这些都是他经年累月，劳心劳力的换来了一个好皇帝名声的代价。

听着窗外越来越靠近这里，也越来越大声的吵杂，葛沃比不由的紧紧的皱起了眉头来，宫里的人什么时候忘记了？在他处理政事的时候最忌讳有人在他的身边吵他了，怎么今天反常了？

听到了吵杂的声音终于来到了房间面前，葛沃比不禁站了起来，正想要大声斥喝，忽然，一个相当熟悉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中，不但叫葛沃比紧皱的眉头松了开来，而且还叫他脸上出现了微笑，更又坐了下来，仔细的听起了门外刚刚对他而言还相当吵杂的争吵声。

两边都是他熟悉的声音，都是熟人，一边正努力的阻止他进来的是他的禁卫队长宜扬，而另外一边则是他那个一出门就不晓得要回来的亲爱的弟弟葛瑞斯，当然，知道葛瑞斯是他父亲，前任的皇帝的私生子，是他这个葛沃比皇帝的弟弟的这件事情的人，除了他们兄弟俩以外，可是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

世人只知道，他远超乎别人想象的信任他这个由他亲口所封的监察使弟弟，不但任由他去揩油底下的那些该死的贪官污吏，也不管制他的任何所作所为，但是没办法，谁叫他们兄弟俩相认以来还不到四年，而他这个作哥哥的还是自己一头热的去认人家，人家还嫌他碍事呢！

不过，他封自己的弟弟担任监察使这件事可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两件事情之一了，仅次于大胆启用了斯达克家三兄弟这件事。

不过，让他这个宝贝弟弟担任监察使这件事也算是物尽其用了，没办法，谁叫他在跟他相认之前，他就是北斗的……。。

刚刚想到这，他书房的大门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被人家用大脚一脚踹开了，而始做俑者正是自个的宝贝弟弟。

长的一脸在严肃不过的国字脸，中等身材，生性在拘谨不过的宜扬阻止不及的空伸着手，獃獃的望着正满脸得意的把他的大脚收回的葛瑞斯，手差点按上了腰上的剑柄。

管他面前的人是陛下亲口交代，可以直接不经通报就进入陛下的书房，圣眷正隆的监察使大人，在陛下最讨厌人打扰的办公时刻，不等通报不理劝阻，甚至无理的踹开陛下的书房的大门，让他失职的家伙，他都要好好的教训他。

幸而此时，一阵低沈的嗓音自他的背后传来：「宜扬，不用这么紧张，让监察使进来，你跟所有人退出去！」

宜扬松开了手，转过身来正眼不瞧一下正贼兮兮的看着他的葛瑞斯，恭敬的对着坐在书桌前的葛沃比一恭身，恭敬道：「请陛下恕罪，属下阻止不及，导致监察使大人打扰了陛下的安宁，请陛下恕罪！」

看到了宜扬的样子，葛沃比不由的笑道：「宜扬，不用担心，这小子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你尽管带人下去吧！」

宜扬又是恭恭敬敬的对葛沃比点点头，然后瞪了葛瑞斯一眼，一挥手，将所有人喝退出这个书房所属的院子外，这是每一次陛下与监察使见面必做的动作，他已经相当的习惯了，只是还是有点不愤监察使对陛下完全不尊重的态度。

临走之际，宜扬又听到了葛瑞斯喃喃自语道：「真是的，才四十多岁而已，感觉上却向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一样，一点都不知到要变通！」

宜扬微微的一顿，但是他聪明的把这一番话当成没听到，继续指挥所有的明暗卫兵退出去。

直到宜扬等人全都退出去之后，葛沃比从位子上起来，走到书房门前，关上了门，转过头来，不意外的看到了自动自发的坐上了旁边的一张高背椅上，取用他的糕点茶水的葛瑞斯那坐没坐样的坐姿。

轻轻的责怪道：「还敢说宜扬？你也不瞧瞧你自己，都多大的人了，明知道宜扬就是那种古板的个性，你就是喜欢捉弄他！」

满嘴塞满了美味的糕点，葛瑞斯以绝对会让宜扬发飙，完全不见尊重的态度挥挥手，含糊道：「得了吧老哥，我大老远的跑来可不是要听你说教的！」

葛沃比摇摇头，跟着坐在葛瑞斯的旁边，替葛瑞斯倒了一杯茶，然后问道：「今天怎么有空来？难不成你又看上了哪里家的宝库了？」

理所当然的拿起了泰龙帝国的皇帝替他倒的茶水，冲下了嘴里的糕点，满足的拍拍肚皮，答非所问的道：「真不错的点心。」

见到葛沃比瞪了他一下，葛瑞斯嘻嘻笑道：「放轻松点老哥，你就是太严肃了，看你的样子才会老的那么快，跟人家说你是我哥哥人家可能还不相信呢！」

葛沃比叹了一口气，对于这个弟弟他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葛瑞斯笑了一下，这才道：「不过你这次倒是猜错了，看上了人家是真的，不过可不是什么宝库，而是人家的人哪里！」

听到了葛瑞斯这样一说，葛沃比倒是不由的被挑起了兴趣，他自是知道，他这个弟弟虽然说在外面的名声有点臭，但是这都只是他的保护色，起码，他就没有听说过他这个据说好色的弟弟真的跟哪里家的姑娘好过，关于这点，他对于自家的弟弟的品德到还有这点信心的。

而这还是他这个弟弟头一次亲口对他说他看上了人家，不过看他的样子，看起来象是吃了鳖的模样，竟然有看不上他这个弟弟的姑娘？葛沃比真的是感到兴趣了。

毕竟是兄弟，看到了葛沃比脸上那种跟他像的象是打从同一个模子到出来的贼笑，他就知道葛沃比现在心里再转什么念头了，低声的叹了口气，没好气道：「别想了，你那套对人家不管用！」

葛沃比嘿嘿笑，不试看看怎么会知道？

摇摇头，葛瑞斯正色道：「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件事要跟你商量的！」

看到葛瑞斯脸上少见的严肃神色，葛沃比不由的也收敛了脸上的笑意，同样的面对着自己的弟弟，这时候，他是泰龙的皇帝了。

葛瑞斯说道：「有个人想要见你，希望你能见他！」

注意到了葛瑞斯的用词，是有一个人要见他，所以要他去见他，而不是有一个人想要求见他，希望他可以答应的语气！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竟然能够让他这个弟弟认为他这个一国之尊必须要去见他而不是他来见他？

葛沃比沈声道：「什么人？」

葛瑞斯眉头轻皱，半晌，这才道：「你到底见不见？」

定定的看了葛瑞斯一会，半晌，葛沃比这才面露笑意道：「见！怎么会不见呢？」

「况且，看你的样子，该不会就是那个让你吃鳖的姑娘吧？难道你要我以家长的身份去帮你提亲？」

葛瑞斯不由的揉了揉他那头漂亮的金发，他这个大哥，看他平常那副沈闷的模样，有时候不正经的比他还要厉害。

明明知道他在跟他说正经的，他却来这套，有时还真的叫他哭笑不得。

无奈道：「虽然不是人家本人，但的确是有点关系，不过这跟那个没有关系，听我这个作弟弟的话，去见一下他，对你绝对是有好处的，不要让他亲自来见你！」

听到了葛瑞斯的话，葛沃比不由的一愣，这次葛瑞斯真的是亲口说出了要他去见他而不是他来见他，到底对方是什么人？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心中同时的存了这样的一个疑惑而他也忍不住的问出来了。

有点头痛的抓抓头上的头发，晓得自己的兄长有时候有着非得把事情弄清楚不下决定的龟毛个性，不由的暗恨自己多嘴，本来是想要提醒他一下，谁知道会惹起他这个毛病！

烦恼了一会，最后，葛瑞斯只能无奈而迟疑的对葛沃比摇摇头。

见到葛瑞斯摇头，葛沃比沈声的继续追问道：「摇头是什么意思？是不知还是不能说？可别跟我说不知，以你的另一个身份而言，这世上能够让你不知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少到我几乎是以为不存在了！」

被人看的太透的感觉不是很好，不过幸好看透他的是自己的兄长，至少他相信自己的兄长不是多嘴的人。

最后，葛瑞斯只能略带无奈道：「本来是真的不知道，不过，后来想起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对方愿不愿意让你知道，所以我不能说，如果他愿意让你知道的话，那就由他本人跟你说吧！」

葛沃比这下真的是无比的吃惊了，他这个弟弟可是堂堂的北斗七颗星之一，虽然有时候因为机密的考量，他会有所顾忌，但是基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他很少问他什么事情的，可是只要他问了，他这个弟弟往往都会不顾一切的跟他说，难道这个人的资料跟北斗之间的关系有密切到竟然以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连获得一字半语都不能吗？

到底是自家兄弟，正如葛沃比看透了他一样他也看透了葛沃比此时心中的想法，苦笑道：「别想了，我只能跟你说，这个人他对于北斗的重要性，跟你我兄弟之间的感情相比，我实在是无法取舍。」

「尤其是，这一个人相当的信任我们，将他生命攸关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完全不把我们当外人，也不因为我们是一个情报组织而鄙视我们，虽然说我很怀疑那件事现在对他还有多少的杀

伤力，但是人家这份心我们北斗总是要有所回报的。」

「更别提人家曾经对我们北斗有过如山般的恩惠，但是我们却在当时恩将仇报的伤害了人家，这使的我们北斗对人家总是存有一份歉意，因此对于人家我是无法向你透露些什么。」

葛沃比点点头，对于北斗他比别人多知道一点，虽然是大陆上最大的情报组织，但是实际上可以称之为北斗的成员的只有少的令人不敢相信的核心成员，大多数的成员根本不知到自己就是属于大名鼎鼎的北斗，也因此才能维持北斗的神秘性。

而用来维持少数核心成员的方法，并不是用什么利益或是权势之类的东西，而是核心成员彼此之间那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既然葛瑞斯这样说了，那他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慢慢的走到了门前，葛瑞斯忽然转过头来道：「看在我让你这么困惑以及我们是兄弟的份上，我在跟你说一下，你一直想见的那个人现在已经在玛茵之盾了，至于你能不能见到他，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去见他了。」

葛沃比先是一愣，随即惊喜的看着葛瑞斯，难以相信自己刚刚所听到的。

随即又听到了葛瑞斯一边打开门，一边道：「还记得前几年华那邦首都元曙城无名大火那件事吗？那就是人家见不到他想见的人时所发生的事情！」

「不要认为我们玛茵之盾有多强的防备力量，那只会让你后悔，毕竟，人家可是让四个金卫联手却连一招都出不了就失败的人物！」

听到了葛瑞斯这样一说，葛沃比不由的一阵的惊讶，金卫的实力有多强，他是最了解不过的，但是竟然在四人联手之下，连一招都发出不来？

如果这是别人跟他说的话，那他肯定是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这个对他说出这件事的人却是他最信任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还有……」

听到葛瑞斯说还有，葛沃比不由的对这一个葛瑞斯连名字都不跟他说的神秘人物感到一阵的心惊胆跳，到底这个人有多神秘呀？

一脚已经跨出门槛，葛瑞斯背对着葛沃比又道：「我所知道的是，这个人似乎有一见相当重要的事情要见各国的首领，就连这一次，斯达帝国之所以会派出三位公主做使者秘密出使本国好像也跟他说离不了关系。」

「而我们北斗的太上在听到了他的消息之后，秘密的研究了他的行动及各项的行动迹象，最后，对我们北斗发出了一个命令，要我们北斗全体人员停止一切的活动，将所有的力量全部集中在他的身边，全力的配合他，甚至听他的命令，就算他要我们暴露身份也在所不惜，同时也只有我们七星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太上他曾经很感叹的说过，时间已经到了吗这样的一句话来。」

「至于见不见他，随你的便好了，我已经转达到了他的意思了！」

说完，葛瑞斯就头也不回的往外走出去，留下了心中越来越疑惑但是却又感到骇然的葛沃比。

他自是知道，葛瑞斯口中的太上便是那个创立了秘密情报组织北斗，名列十大高手排名第八的冰焰龙魔使，连他都惊动了，而且又下了这样的一个怪异的命令？

而且，托葛瑞斯是七星之一的关系，葛瑞斯曾经私底下跟他透漏过丨件事，让他晓得北斗的创

力源由。

那是龙魔使是为了一件事情而创力北斗的，那是一件龙魔使曾经跟所有的北斗成员说过，但是却又不肯说清楚，只说是攸关人类存亡的时刻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而设立了北斗的事情。

难道刚刚葛瑞斯所说的那个时候就是指这个吗？

心中一惊，回过神来，却发现到葛瑞斯已经走出老远了，葛沃比连忙的追出去，高声道：「明天，我明天有空，可以见他！」

葛瑞斯没有回头，扬起了手，对葛沃比示示意，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这个院子。

直到葛瑞斯完全的瞧不见人影，葛沃比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心里暗暗的叫糟，明天不正是他要跟其它郡的郡主讨论华那邦公国派遣亲善使者来的时间吗？

不过，管他的，就让郡主们等好了，现在他心里全都充满了葛瑞斯刚刚所说的那个神秘人物，什么事情也提不起劲来。

早早的回到了自己的寝宫，还是早点睡，养足了精神，明天去见见那个神秘的人物吧！

临睡的朦胧之际，葛沃比忽然恍惚的想起来，在斯达帝国前些日子里，曾经有一个有趣的情报传到了他的手里，好象是一个叫什么圣者的家伙在那时候很活跃，最后却又同时的跟斯达帝国的岚大帝的三个女儿同时消失人影。

现在知道岚大帝的三个女儿被他派遣为密使来到泰龙，那么，那个圣者呢？

该不会？

迷蒙间，葛沃比喃喃的吐出了一个名字：「圣者！」

接下来，葛沃比随即陷入了黑暗当中，寝宫里只传出了他悠长绵延的平稳呼吸声。而这时，在距离泰龙帝国首都玛茵之盾千里之外的一处布满着霭霭白雪的活火山口旁的一件小木屋里，有两个人正面对面的坐在小木屋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两边，下着围棋。

光秃着头，年龄看起来大约在六十多岁，身上穿着一件相当普通的麻布短袖衣裤，嘴上留着两撇白胡，活像一只大老鼠的瘦矮老者，轻轻的在棋盘上下了一子自认可以起死回生的妙棋，得意的捻着嘴上的胡须，微笑道：「喂！妖怪，小伙子好像要跟泰龙的皇帝小子接触了。」

而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穿着一身的淡蓝，看起来虽然相当的整齐而且也给人注重自己的服仪，但是薄薄的材质跟那秃顶老人的麻衣短装在这冷死人的雪山之顶一样是令人惊奇，有着一头白发，但是看起来却象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更有着一张俊美无涛的脸庞及充满的邪气的双眼的年轻人。

这个被秃顶老人称之为妖怪的年轻人实际上的年岁远大于他的外表，甚至还比他面前的老人要大上三十多岁，不是别人，正是十大高手的水妖王。

那一身的整齐蓝衣、俊颜邪眼正是他最好的招牌。

水妖王笑了笑，拿起了一颗黑子，忽然落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道：「算了算也该是时候了，小伙子可不是那种做起事情来拖泥带水的人，光看他手底下的那群小小子在联盟境内搞的轰轰烈烈的，宰了那个白痴小子不下三四千头的牛怪，吓得白痴小子的人马光是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怕得不得了就可以知道了。」

说了一大堆，却注意到眼前的老者没有在听他说话，而是眼光死盯着黑白罗列的棋盘，他不由的又无比邪气的笑了起来，刚刚秃顶老者那自以为可以转负为胜的妙着，落在他这一子的手下，却变成了挤死自己的死棋，这盘棋他是赢定了。

秃顶老者显然是也发现了，死盯着棋盘一会，忽然的抬起头来，似乎是不经意的手肘碰到了棋盘的边缘。

这轻轻的一碰，却让整个棋盘黑白子全都乱套了，秃顶老者嘿嘿不带歉意的歉笑道：「唉呀，对不起，不小心碰到了，这盘不算，咱们重来！」

水妖王摇摇头，无奈道：「泥鳅呀泥鳅！怎么你年纪都这么大了，棋品还是跟年轻时候一样烂，这已经是我们这十天以来的第五盘棋了，怎么却又「不小心」的在意外中夭折？难怪你会号称是「不败」！」

被水妖王称为泥鳅的秃顶老者脸不红气不喘的微笑道：「人老了总是会手脚不灵活嘛！难道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明明都大我三十多岁，看起来却比我重孙子还年轻？」

原来这位长的像一只大老鼠但是却有一个完全跟他不搭的泥鳅外号的秃顶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创立北斗的太上，大陆十大高手中排名第八的冰焰龙魔使，难怪会住在这样一个下有活火山口上有霭霭白雪的地方了，而水妖王这是在十天前来找他叙叙交情，顺便杀杀他自以为天下无敌的自豪棋艺。

忽然觉得平日让他兴趣浓厚的围棋失去了让他在下下去的兴致，一推棋盘，龙魔使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白雪，喃喃道：「真没想到我本来以为碰不到的事情竟然在我有生之年会碰到，看来真是世事难料呀！」

跟着也站起来，走到了龙魔使的身边，水妖王随口问道：「最近有血魔的消息吗？」

血魔，是同为十大高手当中的人称呼第一高手血兽皇的昵称，只是不知到此时水妖王忽然问起血兽皇要做什么？

很显然的，龙魔使有着同样的疑惑，脸上一对凸出大眼睛直瞪了高他一个头的水妖王那妖魅的俊脸，粗里粗气道：「怎么？想念你的宝贝吗？」

本来只是随口开玩笑的问问，没想到水妖王还真的点头道：「是有点想念牠！」

龙魔使一愣，随即也忍不住喃喃道：「也对，我也都已经快一百年没有看到我宝贝活蹦乱跳了，你这么一提，我还真的是有点想念呢！」

水妖王轻笑道：「你的宝贝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一条两头泥鳅，再怎么蹦也蹦不高！」

魔龙使眼珠子瞪的更大，似乎相当不满水妖王取笑他的宝贝，气愤道：「你这妖怪给我搞清楚，我跟你说过好几遍了，我的宝贝是龙，双头魔龙，具有真正的冰焰双属性的双头魔龙，跟你的变种水妖可不一样！你以为你的宝贝长的一张人脸就了不起呀！还不是一只变种孺艮（注）！」

水妖王妖魅的一笑道：「是！是！我的是变种孺艮，那你的就是泥鳅加鳄鱼的变种了。」

魔龙使不由的一滞，知道自己嘴快，冒犯了他这个老朋友的忌讳了，连忙道：「好了，别生气，我道歉，你也知道我的个性的。」

水妖王敛去了邪魅的笑容，算是接受了魔龙使的道歉，半晌，魔龙使才又道：「不过也难怪你会这样子了，我的宝贝还好，起码我还知道那就沈睡在这座雪山底下，有空没空还可以去看看

牠，你那宝贝可是在深海中央，除了每三年一次的对牠灌输能量维持牠沈眠所需要能量的时间以外，可不像我一样起码想看还看的到自己的宝贝，这也难怪了！」

水妖王摇摇头道：「算了，也许不久之后，咱们的宝贝也许就需要醒来了。」

魔龙使喃喃道：「时间快到了呀！」

回到座位上坐好，水妖王又问道：「泥鳅，你还没有把血魔的行踪给交代清楚。」

魔龙使跟着做回原位，搔搔他那光滑的秃顶，摇摇头道：「上个月我是有一次跟圣灵通过话，他是跟我说血魔那家伙还是老样子，打从百年前帮我们的宝贝们沈睡，延伸我们宝贝的生理寿命以后，说什么要研究延伸我们这些宝贝的寿命，不用再靠这种极不方便的假死沈睡来度过时光，他就这么一直的沈睡，这百年来苏醒的时间短之又短，几乎都快让人忘记他的存在了。」

「不过，前些日子圣灵也说了，血魔好像对于小伙子很感兴趣，虽然说是弃徒所研究出来的瑕疵品，但是多少也有些威力的，但是却被小伙子一手训练出来的手下大把大把的剁成肉酱，这让血魔很好奇。」

「最近圣灵好像也出现在泰龙了，也许那家伙会出现在小伙子的面前也说不定。」

水妖王喃喃道：「好家伙，连血魔也惊动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人，不过，小伙子好像还隐藏了不知到什么秘密在，你叫你的徒子徒孙们有机会的话帮我瞧瞧，顺便在见到血魔时跟他说，我想叫我的宝贝起床了，我总觉得我们的事情好像全落到了小伙子的头上了！」

龙魔使乍舌道：「真的假的？那我不也要叫我的宝贝起床了？其它人要不要通知？」

水妖王耸耸肩道：「随便你了！再来下一盘吧！」

接着，小木屋里又开始陷入了一片的沈默当中，只留下稀稀疏疏的下棋声。

在这个亚芠所看不到的地方，一股准备了数百年的庞大力量终于开始在黑暗的角落里，以他为中心开始舒醒、运转了。

注：孺艮，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因为哺乳幼兽时会在海中人立起来，故被科学家视为是传说中美人鱼形象的动物原版。

座落在隆府的贵宾区当中，仅次于天字号房豪华的地字号贵宾馆中，正有四个人围着一张的圆桌脸色凝重中带着轻松宽慰的神情在说着话。

仔细的一看，在座的四个人有翰罗、亚芠、里昂、夜月四人。

紧依偎着里昂，夜月充满着小儿女型态的娇俏模样，甜甜的轮流望着自己刚认没多久的父亲里昂还有以前的结拜大哥现在的表哥亚芠。

亚芠微笑的开口道：“小舅、夜月，总而言之，就是你们彼此相认，但是夜月除了更姓隆以外，并不归入隆家的体系当中是吗？”

里昂轻轻的拍了拍夜月，宽慰的笑道：“这是夜月的意思，本来我是想要让夜月回归隆家，享有她应有的地位，但是夜月却偏偏说她过不习惯隆家的这种世家生活，更何况目前的隆家也不缺继承人，也相当的稳定，所以夜月更不想因为他的关系而影响到凯琳姊妹的心情。”

“所以她只肯承认我这个父亲及你外公外婆这些亲人，但是却不愿意归入隆家当中，打着第一世家的小公主这样的光环生活。”

“本来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想想，毕竟夜月也真的实在是过不惯这样的世家生活，如果光是一心想要把夜月留在身边的话，那岂不是爱之足以害之，所以我也只能同意了。”

“反正，只要夜月肯任我这个父亲，我就很高兴了。”

听到里昂这充满着关爱的心情，夜月忍不住眼眶又是微微的一红，亚芠与翰罗则是欣慰的看着眼前真情流露的里昂及夜月。

半晌，里昂这才又笑道：“不过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你外公讲，我想，等你外婆明天回来以后，我再一起跟他们说，好让他们惊喜一番，不但是五年前不肯来的亚芠你来了，还带来了我一直没有跟他们说的孙女，想必两位老人家会很高兴吧！”

只是，此时笑着点头的亚芠、翰罗、夜月甚至是说出了这一番话的里昂，全然不知到因为里昂的这一番想要让两位老人家惊喜而没有完全的说出来的话，却差点造成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隆家家庭风波。

当晚，四人说笑了一阵子之后，众人这才分别的就寝，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第二天天未亮，亚芠及夜月不约而同得出现在了贵宾院的花园当中，同是精神异力觉醒的隆家子孙，他们对于睡眠的需求同样的稀少，这就是亚芠曾经说过的，虽然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却也失去了平常人所拥有的，进入能够忘怀一切昼间烦恼的甜美梦乡权利的代价。

不过，有失必有得，虽然是睡的少了，但是却也养成了亚芠及夜月的一个习惯，总是喜欢在天还没亮的时候，便走出户外，享受着清晨的新鲜空气，以及那早晨日出时分的美景。

因此，兄妹两这才会在昨晚睡的晚，但是清晨却又不约而同的出现在着美丽的花园当中。

轻轻的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不想说话是因为不想破坏了这个宁静的早晨时光。

两人并肩的站在草地上，闭起了双眼，感觉着清晨微带湿意的凉风吹过身体的那种舒服畅快的感受，象征的一天的开始。

慢慢的，朝阳慢慢的出现在天边，把握着这一个宝贵的时刻，兄妹两身上开始泛出了不同的光芒，吸纳着古人所说的旭日光华。

不同的是，夜月的身上浮现了淡淡的银光，仔细的体会这沈浸了一整夜之后，恢复了活力的魔法能量，吸纳着这些充满活力的能量，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而亚芠除了银光之外，更是泛起了金色的光芒，金银两色的光辉交互辉映，看似迳渭分流但是却又让人感觉到好象是无比的紧密的融合在一起，生生不息。

原来，除了吸纳着天地间那充满的活力的魔法能量以外，亚芠还多了一项，利用这最美好的时光，勤练自己的天心真气。

固然有着天生的强大精神力，但是也不是说从此就有着强大的力量。

在怎样强大的力量也都是从平常的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没有勤奋的修练，就算是精神的力量在怎样的强大也是有限的，要不然，来自相同的血缘的精神异力，在夜月与亚芠身上表现出来的光辉也不会差异这么大了。

光是看到了夜月身上的银色光辉只及亚芠身上的银辉的一半也知道，在这精神力量的比较上，

虽然是来自同一血缘所觉醒的强大精神异力，但是却有着足足一倍的差距。

以亚芠五岁筑基修练天心诀这几乎专门为他而设的窍诀，又突破了传统可以获得十多倍的修习成果的三十六个周天循环，然后经过了十来年的奠基修练，直到精神异力的觉醒，神之钻的从旁助力，又在原曙城里在亚芠无意识之间土元素的入侵，与天心真气这同源不同质的能量相互砥砺，刺激精神异力的大跳跃提升，而才有今天的亚芠的精神异力。

但这也是依靠着亚芠不间断的苦修所获得了，不然也不会跟夜月这个自小修习魔法，而且修练的又是魔法流派当中首屈一指的六灵门魔法的现任六灵魔女有着这近乎一倍的差距。

再则，非天生就具有的天心真气所依仗的也全都是亚芠的苦修所换来的，但是今天可以跟亚芠那强大到不该是人所应拥有的精神异力达到均衡而得以达到融合混用的地步。

固然神之钻的功不可没，三十六循环的突破传统的练气法是原因之一，但是最主要的因素，确是在于亚芠那勤奋的非人式苦修，再加上与精神异力同遭魔法的土元素入侵而引发自动运作相互的砥砺所推进，才有厚实到如此程度的功力所在。

可以说，亚芠今天所拥有的这种非人所应有的力量，不管是魔法根本的精神异力也好，是武技的力量来源的天心真气也罢，全都是亚芠用血汗所换来的，得来不易。

关于这一点，在不久之后，将有人会彻底的体会到这种绝对的差异。站在朝阳的阳光下，亚芠与夜月直到身上的光芒在金黄色的阳光照耀下，稀薄到几乎无法瞧见时，这才同时的轻嘘了一口气，缓缓的停止了修练的功课，回过神来。

亚芠微笑的看着夜月，说道：“夜月，最近你的精神异力又再有增加的趋势了，看来不久大哥我就会比不上你了。”

夜月自己也显的很高兴，但是能谦虚道：“那里，我还比不过大哥你的精神异力呢！”

亚芠忽然微叹了一口气，喃喃道：“想来，这隆家如此的家大业大，跟我们同一代的应该有不少才是，但是至今我却只能感觉到真正能够将精神异力觉醒的人除了你我以外，再无别人了呀！”

听到了亚芠突如其来的感叹，夜月颇有同感的点点头，基于身为精神异力的觉醒者彼此之间的玄奥感应，确实除了她与亚芠以外，就再也没有其它的人了。

亚芠遥望着隆府主屋的方向，忍不住道：“不知道现在符合精神异力觉醒条件的人有多少呢？凯琳是不可能了，她早已经过了觉醒的时间了，忆琳也许还可以，但是，她能够忍受的了精神异力觉醒时的那种痛苦吗？”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说，夜月也不由的想起了当初她的精神异力在觉醒的时候，所带给她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现在想来依旧是让她觉得不寒而栗，也许这就是想要拥有这力量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吧！

夜月看着依旧是望着主屋的方向的亚芠的侧面，心里暗暗的猜测着亚芠此时心中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她一直有一种感觉，来到了泰龙之后，亚芠好像一直在压抑自己，听到了昨天力奥对她说的事情，这跟她所熟知的亚芠根本一点都不像。

而今，亚芠又忽然的提起了这一个关于精神异力的话题，着实让她想不通。

忍不住，夜月开口道：“大哥，你是不是在这里感觉到不开心？我感觉到你好像变了好多，一

点都不象是我的大哥了！”

话出必有因，夜月总觉得她这个大哥变的太过快了些，向来冷漠待人的他曾几何时，竟然会跟一些对他而言还算的上是陌生的人这样的热络，跟以前的他完全不一样，而且隐约间，她好像可以感受到亚芠一直在压抑着自己，逼自己去做出一些比较符合人家的期望的事情，感觉上与从前被称为银月恶魔的时候根本就是两种人。

正如他对待凯琳等人一样，在还不知到凯琳等人与他的关系的时候，亚芠虽然脸上一样的冷漠，但是在行动上确是出乎人意料的热情，看起来，亚芠好像有这什么的目的似的，而这个目的，该不会是跟前些日子，在她们与妃雅及凯特他们分开时，亚芠要所有人加强自己的修为与实力的那一番话有关吧？

越想夜月越是感到这个可能性大增，看他除了要求小队以外，对于象是凯琳她们，亚芠一样是有种恨不得把所有人的实力提升到跟他一样的感觉。

到底亚芠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夜月忍不住的寻思该如何的套出亚芠的话风来？

而听到了夜月的问话，亚芠黯淡的一笑，摇摇头，但是却没有回答夜月的话。

夜月问他开不开心，任谁像他身上背负着这样大的责任，又怎能够开心起来？

面对着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责任，不管他的个性是如何的不愿意跟人过于亲密，但是他又怎么能够让亲人为难，而且向来冷淡的他如果不先融入人群当中，又该如何去要求所有人可以团结一致呢？

因此，对于夜月的话，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是，只能摇摇头罢了。

夜月摇摇头，正想要说些什么，忽然转头的往主屋的方向一看，目光凝聚在某一群往这个方向来的人群，而亚芠也早已经转过头去了。

看着人影慢慢的走过来，亚芠脸上不由的浮现了一点惊讶的神情，来了人似乎相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虽然距离还相当的遥远，但是在两人锐利的目光注视之下，来人的样子全都一丝不漏的出现在他们的眼中。

走在前面的三个人当中的左右两个都是熟人，右边的是隆府的总管威尔，左边的则前两天曾经跟他们发生过冲突的克瑞。

而走在两人中间，让两人小心翼翼的扶持着的是一个看来约七十来岁，雍容华贵的老妇人。

老妇人身上简单的穿着一套样式简单的淡绿色袍子，身上没有配戴什么饰品，一头灰白参杂的头发也只是简单的插上了一根翠绿色的发簪子，但是却又显的她是如此的贵气逼人，实在是以她的身份来说，并不需要用一些装饰品才能彰显她的身份地位了。

而她不是别人，正是亚芠记忆当中，那个他只见过一两次的外婆。

只是，此时看到了自己的外婆那原本在他记忆当中是如何慈眉善目的容颜，现在却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而两边的克瑞与威尔却又各是一副得意与愁眉苦脸的模样，亚芠有种预感，恐怕他所要面对的可能不会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亲人相见的场面吧！

不待亚芠多想，她的外婆泰龙帝国第一世家的老太君玛莲已经领着一大群的仆人还有总管威尔及小孙子克瑞来到了亚芠及夜月两人的面前了。

当玛莲站住以后，亚芠还来不及开口，在玛莲旁边的克瑞就已经抢先开口道：“奶奶，就是他们，前两天就是他们打伤了孙儿的！”

听着自己向来疼爱的孙子的投诉，玛莲不由仔细的看了一下眼前的一男一女，因为某种原因，使的玛莲在看人时有点朦朦胧胧的，但是在这有点再朦胧之中，玛莲依旧不由的在心里按赞一声，真是一对相当出色的年轻人呀！

男的虽然有着一头的白发，脸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却可以给人一种相当冷漠，但是却又给人一种相当成熟稳重感觉，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玛莲总是觉得这个男的有着远比他那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沧伤年纪要小的多的年岁，一身的黑衣，带给了人一种来自幽暗的气息，叫人不由的心中微颤。

而女的更不用说了，二十来岁的模样，即使是看不清楚那张娴雅似仙的美丽脸庞，光是她那浑身一身洋溢的神秘气质，就足以叫玛莲觉得她的不俗，一身的白衣更是增添了如梦似幻的气息，叫人移不开眼睛。

这一男一女，一黑一白，都给了玛莲一种彷佛现在站在她面前的两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人类一样的感觉，而是一种另类的存在。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玛莲却又在心里暗暗的奇怪着，眼前的这两个人竟然会带给她一种好像跟她相当的熟悉的感觉，应该是她所认识的人才对，但是玛莲却又确认自己是在今天才见过他们的。

而这样的两个人竟然会是自己疼爱的孙子口中的那个，无理的挑衅孙子，将孙子及一群好友给全都打伤了的恶徒？

玛莲实在是不怎么相信，可是，自己是亲眼见到孙子的一些好友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他们的保镖也都是被人给用重手法折断了手脚，若是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残废终生的，而且孙子也没有理由去随便指着两个人来陷害人家呀！

心中暗暗的惋惜着，如果今天这两个年轻人没有无故的挑衅自己的孙子还动手将人给打伤甚至打残的话，换做是另外的一个时间与地点，她会很高兴的跟这两个看起来气宇不凡的年轻人来个忘年之交的。

轻咳了一下，玛莲沈声道：“你们就是打伤了我的孙子还有其它的朋友的人吗？”

听到了自己外婆的询问，亚芠不由的心中一叹，但是仍然淡淡的点点头。

他不知到克瑞到底是说了什么，但是听外婆语气中的那种问罪的感觉，叫亚芠不由的一阵的失望，这与他想象中跟外婆见面的场景实在是差太多了，使的亚芠一时之间竟然不想要向眼前的外婆说明自己的身份。

而亚芠既然不想说自己的身份，跟玛莲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夜月当然也是跟着自己的大哥的意思，也不对眼前的祖母说出自己的身份来了，同时，由于玛莲一见面就是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使的夜月对于自己的这个祖母的第一个印象可不怎么好了，当然又更是不想说出来了。

而亚芠不知道的是，玛莲在做出确认时，心中其实也暗暗的希望亚芠能够否认，因为她实在是无法将眼前的这两个人与孙子口中那个无理挑衅的人物给连在一起，只要亚芠能够否认，玛莲可能会毫不犹豫的相信他。

但是令她失望的是，亚芠竟然毫不犹豫的点头了，这令玛莲心中实在是难为，因为她一眼就喜欢上了眼前的这对青年，而现在却因为要替自己的孙子讨回公道而要教训他们，这令玛莲有点

难过的感觉。

似乎是有点察觉到玛莲心中的为难，一旁的威尔急忙的开口道：“主母，他们是凯……。”

话还没说完，克瑞在一旁已经抢着道：“奶奶，您看看，他们仗着自己是姊姊邀请回来的客人，竟然连一点悔过的样子都没有，面对您老还是这个样子，您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替孙儿讨回一个公道！”

听到了克瑞的话，再看到玛莲轻轻拍着克瑞的手，安慰克瑞，威尔不由的一阵着急。

老实说，昨天半夜主母忽然跟克瑞少爷一起匆匆忙忙的赶回来，说什么要教训那几个无理斗殴少爷，小姐所请回来的混帐朋友时，他实在是被吓了一大跳。

他压根就不相信克瑞少爷的什么他跟朋友走在半路上，因为不小心跟人发生了擦撞，结果就被对方莫名其妙的斗殴他们，把他们打伤的这种鬼话。

老实说，他对于自己少爷的德行也是清楚的很，克瑞少爷是什么样的人，恐怕全家上下除了人家不敢说的主母大人以外，有哪里一个不清楚的？

走在路上他不去找人家的麻烦就阿弥陀佛了，那里有人敢去找他的麻烦？一定是他自己去找人家的麻烦结果被人给教训了，所以才会搞成这样子的。

但是这一番话他也只赶在心里说说而已，面对着气势汹汹，听到了克瑞少爷的话之后，不顾赏花会还有三天，匆匆忙忙的赶回来质问他凯琳小姐请回来的客人现在是不是还住在隆府里的主母大人，他也只能说是了。

而现在，看到自己又一次的想要说话却又因为克瑞少爷的关系让他连个完整的话都说不完，威尔实在是不知到该怎么办才好。

虽然说威尔本身并不知到亚芠的身份，但是因为亚芠长的像他心目中的那个倩影，让威尔他不由的一直想要找机会向主母进进言，替亚芠开脱一下，但是却总是因为克瑞在一旁的关系而让他功亏一篑，着实让他心中懊恼不已。

同时，威尔心中也感觉到相当的疑惑，他都可以一眼就看出这位让凯琳小姐请回来的客人长的很像凯琳大小姐了，怎么曾经思女成疾的主母大人在面对面这么久了，竟然还会看不出来？

仔细的看了一下玛莲，威尔不由暗暗的叫糟，气过头的主母忘记要带她的老花眼镜出来了，没有老花眼镜的主母看人都象是雾里看花一样，蒙蒙雾雾的，怎么可能会看得出来眼前的人长的有多像凯琳大小姐了，这让威尔心中所期望的，希望玛莲可以因为亚芠长的象是他的母亲而爱屋及乌的让亚芠少受些罪的希望落空了。

而安慰了一下克瑞以后，玛莲转过头来面对着亚芠及夜月，严肃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亚芠跟夜月同时的点点头，他们又不像玛莲有老花眼，怎么会不知到眼前的老妇人就是他们的外婆、奶奶呢？

玛莲怒喝道：“好大的胆子，无理的打伤了我的孙子，当着我的面竟然还不知到要悔过，是不是真的要我教训你们才甘愿？”

静静的看了自己的外婆一会，亚芠忽然淡淡道：“打伤克瑞这件事情我并不后悔，我后悔的是当时出手的人并不是我，而且下手不够重！”

听到了亚芠的话，玛莲不由的被亚芠的话给吓到，随即有勃然大怒，竟然有人敢这样说，打伤

了人不打紧，还后悔下手不够重？

脸上由红转青，什么对亚艾他们的好感全都飞了，指着亚艾：“好！好！你好……”

气到浑身发抖的玛莲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一旁的威尔则是暗叫糟了，主母大人年轻时候就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现在看她这个样子，分明是多年不曾发作过的脾气全都给激起来了，偏偏可以克制主母脾气的主人还有公爵昨晚半夜全都被紧急招进皇宫了。

如果主母有戴眼镜的话，也许客人那张长的像凯琳大小姐的脸还可以压抑主母的脾气，毕竟主母当初可是最疼凯琳大小姐也最听她的话的，偏偏主母今天却忘了戴眼镜，这下可惨了。

着急的威尔不由急的跟亚艾连失眼色，但是亚艾却是视如不见，一点也没有会意他的眼色，还是那一副的冷冰冰的模样，难道他不知到这样会更激起玛莲的脾气吗？

其实亚艾是知道的，但是不知到怎么搞的，面对着自己的外婆，明明三言两语可以解释的清，甚至只要一声外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他只要一想到自己昨天什么都没说，外公就能够认得出他来。

而眼前得这个在他小时候来看妈妈时，总是很喜欢把他抱在怀里亲昵的亲亲他的脸颊，买些很令他感兴趣的小玩意儿送他，讨他欢心，令他相当喜爱的外婆却反而认不出他来，甚至是一副要找他算帐的模样，亚艾就觉得心中有一股气在，象是个要不到糖的小孩一样，故意要惹自己的父母生气一样，越是能让外婆生气，他就越故意。

而一旁的夜月似乎觉得亚艾面对玛莲有点冷酷的不近人情的味道，而且这样让自己多年不见的外婆生这么大的气也实在是不妥，但是基于对亚艾的信任，以为亚艾这么做必有他的用意，所以她也一直不出声的静观其变。

但是，夜月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不好犯，亚艾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发起了早就应该从他身上消失的小孩子气，跟自己的外婆斗起气来！

就这样，一个不知一个故意一个不晓得的情况下，整个场面是越来越火爆，现场当中就只有克瑞最高兴了，见到玛莲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不枉他特地的去请他这个奶奶出马了，他已经可以想见眼前的这两个令他恨的牙痒痒的人的凄惨下场了。

不过！克瑞不由自主的看了一下亚艾旁边一脸静肃的夜月一眼，心中忍不住的一阵惊艳。

那天他因为太过于慌乱，所以没有看清楚，现在总算看清楚夜月的样子，但是也让他不由的感觉到惊为天人的感觉，比他所看过的什么有名的美女都要美上好几分，说句难听点的，以前他所以为的美女在夜月的面前根本就象是一只丑小鸭，根本就不能比。

也许等一下他可以向奶奶求求情，一方面可以在奶奶的面前表现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这美女的感激，争取她的好感，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不过那个男的一定不能放过他，看他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见了就讨厌！

心中暗暗的打着如意算盘的克瑞注意的看着现场的演变，随时准备上演他的好戏，就在亚艾被他心目中的无敌高手奶奶教训够了以后！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玛莲出手教训亚艾，站在玛莲身后，随着玛莲来到这里的人，看到了自己的主母气成这样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不待玛莲吩咐，已经各自的飞身到亚艾及夜月的周遭，十二个人团团的将亚艾两人给包围住了。

这十二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由隆府精心挑选年龄幼小，但是天资聪颖的幼童，送上了两大武学胜地之一的太乙门经过十年的训练教导出来以后，担任保护隆家主人的精锐护卫当中的十二个。

而脱俗于人世的太乙门之所以肯帮隆府训练出这样的一群高手护卫，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实际根据地做落在泰龙帝国当中的太乙门曾经受过隆府不少的帮助之外，历代的隆府子弟又都曾经在太乙门当中学得自保的本事，是太乙门的弟子外，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玛莲本身。

玛莲乃是现任门主的大师姐，同时也是飞云道君的孙女，最是深获飞云道君的喜爱，后来下嫁了当时一样在太乙门当中修练的亚芠的外公威灵，因此与太乙门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的密切。

瞧在太乙门与隆家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简直可以说是不分家的情分，所以太乙门无偿的替隆府训练出来这样的一批武力，一方面是保持与隆府的关系，好让太乙门助人助己。

二方面来说，因为飞云道君这位在太乙门当中虽然已经退位但是依旧有着神话般地位的传奇人物面子上，保护了隆府等于也是间接的保护了他老人家的孙女，因此才有这群隆府的护卫的存在。

而到底是出自于两大武学圣地的太乙门，虽然不是正式的弟子，但是包围着亚芠的十二个人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得出他们的精神全部都紧锁在亚芠及夜月的身上，让人有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

亚芠淡淡的扫了一下在他面前的护卫群，然后眼光紧锁在玛莲的脸上，似乎在说她是不是想要来真的？

不知道怎么的，亚芠那冷淡的目光让玛莲的心不由的一颤，似乎本能再告诉她，她不该跟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弄到这样的僵持地步。

微微张嘴，正想要说些什么，一旁的克瑞已经迫不及待的叫道：“你们还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敢快将他们拿下？”

本来就已经气愤亚芠对玛莲这样的态度的护卫群，再包围住亚芠及夜月两人之后，就已经是跃跃欲试，只是苦于没有玛莲的命令而不敢妄动，如今一听到克瑞的命令，所有人彷佛是被电电到一样，包围圈顿时往亚芠缩来。

而在亚芠身边的夜月见状，早已有所准备的她立即从身上电射出六颗光团，围绕在她与亚芠的身边三公尺处，闪耀着强烈的各色光彩。

见到眼前忽然的出现了六色光团，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护卫们不敢大意，包围圈猛的后缩。

带看清楚这六色光团只是在亚芠及夜月身边三公尺的范围当中不断的飞绕而没有其它的动作之后，护卫们这才又往亚芠两人的身边接近，但是仍然不敢大意，小心翼翼的缓慢靠近着。

只是，护卫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六个看起来相当美丽的光团威力竟然是这样大。

才刚刚超过了亚芠两人身边三公尺的界线时，原本飞绕就相当快的六个光团忽然就呈千百倍的加速，往众护卫们冲了过来。

拳大的光团在那一瞬间变成了人头大，速度更是快如闪电，总算一干护卫早存戒心，一看情况不对，顿时猛然的后退，即使如此，当他们看到了被这六颗光团砸中的地方或忽然起火、或结冰、或地裂、或化成了一团的土粉，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不敢想像如果被砸中的是他们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时，看到这光团如此的威力可怕，众护卫也不由的怒由心生，竟然使用出这样可怕的武器来，万一他们闪躲不及的话岂不是没命了。

不约而同的，所有人低喝一声，刹时，浑身绽放出了各种光华，在出现时，已经是全身都着上了兽幻铠了。

正想重整阵势将亚芠两人给拿下，亚芠忽然对着夜月摆摆手，了解亚芠的意思，但是却百般不愿的夜月将六大光团收回了两手当中，化成了本来的小珠子，望着护卫群，看她的样子，似乎只要护卫群有什么动作的话，她随时会再发出这六元圣珠。

亚芠往前跨出了一步，正想要说些什么，忽然，远处传来了一声的大喝：“大胆！你们想要干什么？”

一瞬间，十多道身影及如闪电的往这个方向电射而来，团团的为在护卫群外，连玛莲、克瑞及威尔都在他们的包围之列，原来是力奥等十一个小队员

完成了他们的晨间训练之后，力奥带着十个小队员正想要去找亚芠，谁知道，才刚刚的踏出了他们所居住的宾馆院子以后，马上就看到了远处一黑一白的亚芠及夜月正被一群人包围在其中，看他们的样子也知道来势汹汹，不怀好意。

随时都紧记着自己的任务的力奥见状不由狂怒的大喝一声，跟他身边十个同样愤怒的小队员们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以反包围的姿态将所有人全都包围在他们的攻击圈当中。

要不是看到亚芠及夜月完好的份上，恐怕力奥他们一上来就狠下棘手了，可是就算没下手，所有人的身上依旧是散发出强大的气势，浑身弥漫着提聚真气的光芒，尤其是力奥，他的双手更是泛出了相当吓人的近尺长的淡蓝色辉芒，显示力奥不但全身的功力全数动员，连手上的裂灵指套里神之钻的能量也提出备用了，随时准备行雷霆一击。

而护卫群们则是被眼前功力高绝的力奥等人给吓到了，才刚听到声音，下一瞬间，自己众人的外围马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群浑身充满的无比的杀气，气势凌人的人包围着他们，令他们心中的警钟不断的大响，更是提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来面对这群看起来相当可怕的敌人。

就在这时候，更是有着一声相当凄厉而且令人感觉到无比愤怒心情的绵长狼嚎声音传来，一道诡异而快如闪电的金光忽然出现在众人的眼界当中，几乎是才看到了这到金光出现，金光就已经旋绕了众人一周，留下了宛如金圈般残影之后，停在亚芠的身边了。

一只浑身闪耀着刺眼金芒，一身华丽的金色长毛无风自动，额前突出了一根足有三十公分的锐利尖角，四足有着与尖角同样的闪耀着令人感到锐利无比的银白光华的利爪，贪狼星现身了，而是处于攻击型态的贪狼星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原本在宾院里休息的贪狼星忽然的感觉到了来自于亚芠的一种相当愤怒的情绪，与自从来到泰龙帝国以后亚芠的那种一直相当祥和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这种突如其来的愤怒心情叫贪狼星一时之间本能的起了激烈的反应，以为亚芠是遭遇到了什么事情，因此不待亚芠的召唤就自行的回到了亚芠的身边。

看到了亚芠的身边忽然出现的贪狼星，护卫群不由的更是暗自惊心，他们可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子的奇异幻兽，光看它那额上独角足下的利爪还有为露出嘴角的森森利牙，真是够叫人心惊胆跳的，最可怕的是贪狼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彷佛是不将他们给放在眼里一样，充分的表露出了睥睨天下的王者威势。

而随着贪狼星的脚步，慢了一点的朱雀这时也从天而降，停留在亚芠的肩上，一颗赤红的头也不断的回视着亚芠周遭的护卫们。

身为兽王坐下的四方兽灵之一的朱雀圣兽，原本职务上的划分就跟擅长于攻击的白虎一样，都是专属于贪狼星这负责攻击面的太初的直辖兽灵，虽然说贪狼星并不成熟，但是在如此之靠近的情况之下，朱雀同样的也能够感受到贪狼星因为来自亚芠的愤怒而引发的攻击本能。这使的朱雀也恢复了它那朱雀的本来面目，随着贪狼星的身后也跟着如临大敌而来。

这下子，护卫群们都快疯了。

才刚刚包围住亚芠两个人，一照面就被夜月的六元圣珠逼退，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相当少见的事情了，没想到一瞬间又出现了这么一群让他们没有把握可以收拾的下的高手群反过来包围他们，接着，又诡异的出现了这样的一只充满着王者之风，用看就知道不好惹的独角金狼。

没想到还没惊讶完，一只浑身散发着腾腾的火红烈焰，有着羽冠及十八道细长绚丽尾翎，样子像极了传说中的朱雀圣兽（事实上真的是朱雀圣兽）的幻兽又从天而降，看那跟朱雀圣兽很像的飞禽系幻兽才一照面就充满着敌意的发出了熊熊的烈焰也知道它绝对不是他们这一边的。

到底现在被他们包围住的亚芠是什么人？

这样的一个疑问同时的充满着所有护卫群的心中，怎么才包围他而以就出现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人跟幻兽？令他们全都愣住了。

就在所有护卫群都傻眼的同时，亚芠面前的玛莲反而是因为眼前这突如其来的诡异变化而回过神来，暂时的忘掉了刚刚的疑惑，打量起包围住她的力奥等人还有亚芠身边的夜月、贪狼星及朱雀，心中同样的也是充满着疑惑。

玛琳并非是一个愚昧的老妇人，相反的，她的出身她的身份都让她有着极高的眼力。

但是，任凭她的眼力如何的高超，她就是瞧不出来眼前包围住她的力奥等人的身份。

先且不提力奥等人的功力竟然高到让玛莲有种窥探不清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在她自己的师兄弟身上才有过，但是力奥等人是如此的年轻，功力又如此的高绝，就是在她自己那被称为武学圣地的太乙师门里弟子在这样的年纪也没有这样的修为，而这些人竟又有十一个之多！

这实在是叫玛莲感到无比的疑惑，到底是那里来的这样一群年轻高手？

而若玛莲知道这样的死神小队总共有九十八员的话，想必她又会更是惊讶的。

再则，力奥等人虽然包围住她们，但是神态是如此的平静，可是又让玛莲深刻的感受到了在这种平静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又是一种如何惊人的潜藏杀意，浓厚的程度玛莲此生尚是首见。

这种平静当中的凶猛杀意是骗不了人也假装不来的，是要经过了无数次血腥残酷的修罗沙场才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有如传说中的修罗般的杀气的，就是因为如此，玛莲更是感觉到无比的震惊。

再则，后面出现的那两只奇怪的幻兽更是玛莲此生所未见的，具有王者之风的独角金狼、长的像朱雀圣兽（再说一次是真的朱雀圣兽）的凤凰？别说看了，玛莲连听都没听过。

最叫玛莲心悸的却还是亚芠，自始至终，不管场面是如何的变化，亚芠脸上却依旧是那种冷淡、与世隔离的神情，彷佛是这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可以影响到他的情绪的，更象是一座永远笼罩在无边浓雾下的深山古潭，叫人完全无法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

看到了这样的亚芠，玛莲无法解释的心中竟然会感觉到一痛！

这个年轻人才多大呀？到底他是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竟然会有着这种就算是她在自己那

一百多岁的祖父身上也不容易看到的那种，彷佛是看穿了一切世情的沧觞神情？

摇摇头，彷佛是藉此摇去了心中的那股莫名的情绪，玛莲挥挥手，把几乎已经将自己的功力完全的提升到最高点的护卫群们给召回她的身边来。

看到了玛莲及护卫群的举动，力奥等人虽然感觉到疑惑不解，但是也同时的撤除了包围圈，来到了亚芠的身后，但是站在夜月身边的力奥依旧是戒慎的盯着玛莲直瞧。

再看到了玛莲身边的克瑞时，包括力奥在内，所有的死神小队已经了解到事情一定跟克瑞脱离不了关系，这不由的让所有人死命的盯着克瑞瞧，看的克瑞不由的心中一阵的慌张。

尤其是，在这个要命的时刻，向来相当的信任他的奶奶玛莲忽然用一种相当奇特的眼色看了他一眼，更是令克瑞心中产生了无比的惊慌，不知道自己的奶奶看自己这一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在怪他惹上了这样的麻烦还是自己的谎话被奶奶给识破了呢？

心中一边极度的慌张克瑞一边七上八下的告诉自己奶奶不可能会看破他在这件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情上所做的隐瞒的，以前奶奶不也是同样这样吗？

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克瑞一直见到玛莲忽然紧绷着一张脸，走到了亚芠的面前，他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玛莲现在的这个样子就代表她是真的生气了，这个样子的话那眼前的这群人就有难了。

心里暗暗的窃笑着的克瑞再度的等待着接下来的发展。

事实上，刚刚玛莲的确是有点怀疑克瑞所告诉她的‘事实’，但是还不到那种认为克瑞在对她说谎、欺骗她的地步，只是存了这么样的一个疑惑，而那是因为她本能的认为向这样一群功力高绝浑身杀气的人实在是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去挑衅人家，而且就算是发生了冲突的话，想来克瑞应该也是无法在她的面前活绷乱跳的了。

但是玛莲这样的怀疑却被她心中那股莫名产生的怒火给掩盖了过去，实在是她从来没有遇过有人敢这样子的无礼对待她，尤其又是这样的一个让她感觉到无比亲切的年轻人，让她对于亚芠的亲切熟悉的感觉反而是助长了她心中的怒火。

冷着脸，玛莲再度问道：“年轻人，我在问你一次，难道你对于无故伤人这件事一点悔意都没有吗？”

但是回应玛莲的问话的却是亚芠更加的沈默以对，致此，玛莲总算是在心里失望了，没想到脾气向来火爆的她一在的克制着自己的怒火，询问着亚芠是否有悔意，为的也只是亚芠的一个表示，那么她就不会为难眼前的这一个令她有相当好感的年轻人。

偏偏她所得的却是亚芠的一再沈默，看在玛莲的眼中，就变成了亚芠不知悔改，而力奥等人的到来却又更让玛莲以为亚芠真如她的孙子克瑞所说的，是一个聚众伤人的混涨家伙，令玛莲的心中不由的暗暗惋惜着，可惜了亚芠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心中恼怒已极的玛莲脸上却忽然的笑了起来，盈盈的笑意当中夹带着无边的怒火，更是叫人觉得她已经是愤怒到极点了。

而站在玛莲面前的亚芠此时也是心中相当的后悔，因为自己一时的被鬼迷了心窍，竟然跟自己的外婆呕起气来，外婆不认得他又算的了什么？外公不也是看了他很久最后才由他类似母亲的外貌上认出了他来，还确定了一番吗？

而外婆本来就是怒气冲冲的过来，当然也没那个心情去认他到底是谁了，认不出他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他会因为这种事情来跟外婆呕气？

虽然说后来力奥等人还有贪狼星及朱雀的来到另亚芠清醒过来，但是此时已经悔之已晚，玛莲早就已经被激起了相当的怒气了。

本来还是有可以解释清楚的机会，但是，玛莲却问了亚芠对于无故伤人是否有所悔意？

自认为自己并没有无故伤人的亚芠当然是不可能会有悔意的，而玛莲的抢先问出口也打消了亚芠想要向自己的外婆承认自己的身份的念头。

在玛莲的这个问话之后他才向玛莲承认自己的身份，让亚芠私心里感觉到好象是用祖孙之间的感情来化解这一场的纠纷误会，让亚芠有种气弱的感觉，好像等于是变相的向玛莲承认了是他犯了错的味道，使的亚芠怎么也说不出口来。

而面对着亚芠的沈默，玛莲心中的怒气一再的高涨起来，几度的想要跨步向前，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搞的，玛莲提起来的脚跟又放了下去。

几次以后，玛莲闭上了双眼，深深的吸了几口气，两眼未张，叹气道：“算了，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你再跟我的孙女作朋友了，你走吧！我们隆府已经容不下你了！”

听到了玛莲这样的一句话，顿时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大吃一惊。

克瑞及威尔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玛莲在发了这么大的脾气之后却如此轻易的就放过了令她生气的人而感到吃惊，而亚芠则是因为伤心而吃惊。

虽然说亚芠认为这是一场的误会，只要解释清楚的话，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是玛莲的这一段话却深深的伤到了亚芠那深埋在体内最深处的心，隆府竟然已经容纳不下他了？

这样的一句话，顿时叫亚芠脸色变的相当的难看，即使是因为误会而起的气话，但是依旧是叫比任何人都重视亲人的亚芠无比的难受。

罢了！

亚芠心中暗暗的告诉自己，自己本来就想要找个机会跟隆府划清界限，免得隆府受到了他的影响，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吗？

让隆府的老夫人，他的亲外婆如此决裂的将他给赶出了隆府！

只是，虽然是这样的告诉自己，但是亚芠却依旧是感觉到心里相当的难受，只是，在他的外表上当然是看不太出来，唯有细心的夜月有点发觉到亚芠的心情，欲言又止的。

举起了手，亚芠忽然道：“我们走！”

听到了亚芠的这一句话，夜月不由的惊呼道：“大哥！”

但是看到了亚芠眼中所透露出来的坚毅神色，夜月却说不下去了，谁也改变不了亚芠的决定！

率先的迈开了毕生以来最沈重的一次步伐，亚芠慢慢的经过了玛莲的身边走到玛莲身后近三步之处，亚芠忽然的停顿了下来，淡淡的道：“不管您相不相信，这件事我确认我没有作错，我的兄弟们也没有作错，理由的话，您去问您身边的克瑞就可以知道了。”

也许是感觉到就这样子走掉会让自己的外婆伤心，也许是为了要向玛莲解释什么，也许是为了要让自己感觉到心安，所以亚芠极为罕见的，在离开之前，对玛莲做着徒劳无功的解释。

只是，亚芠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一个徒劳无功的解释，听在勉强的压抑自己的脾气，让亚芠等人离开的玛莲耳中，却是有如火上加油般，让玛莲更是怒不可遏，不但认定了亚芠不知悔改之外，还把亚芠当成了一个沽恶不赦，临走之前还要企图为自己的不正当行为狡辩的小人。

这下子，玛莲那里还忍受的了的，紧闭的双眼一张，愤怒的神光穿射而出，一个回头，玛莲怒喝道：“住口！你这卑鄙的小人，难道我孙子还会冤枉你不成！”

说着，愤怒的玛莲不加思索的举起了双手，身形疾化如电，往亚芠飞射而去。

亚芠猛一个回头，双手举起，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已经举到胸前的双手不但没有伸出去，反而是放了下来，任由玛莲的一双手重重的击在了自己的胸前。

而玛莲则是一脸无法置信的望着亚芠的脸，如此的近距离之下，玛莲终于是看清了亚芠的那张令她相当熟悉的面孔，一时之间竟然叫她脸色刹然的惨白。

而不远处的力奥在看到了自己的头儿忽然被人给击中了胸膛，不敢置信当中却又令她产生了狂怒，爆喝一声，力奥抡起了巨大的拳头，带着红蓝交杂的奇特光彩，往玛莲打了过去。

而玛莲已经被亚芠的脸，还有他那能反击而没有反击，反而完全不设防的任由她打中他的胸膛的反应给吓呆了。

眼看力奥的拳头已经要打中玛莲了，亚芠冷竣的脸上忽然闪过了一丝苍白的脸色，右手一伸，准确的用掌心接下了力奥的那全力的一拳。

当亚芠接下了力奥的拳头以后，几乎是贴身的玛莲清楚的看到了亚芠的脸在那一瞬间变的无比的苍白，然后又是一片诡异的潮红，更是不由自主的被力奥的这一拳给逼的倒退了好几步，最后甚至还无法抑止的从嘴角流出了腥红的鲜血。

看到了自己的一拳虽然被亚芠给挡了下来，但是却弄得亚芠不但被击退，而且还吐出血来，力奥不由的惊慌的大叫道：“头儿！”

夜月更是一个飞身来到亚芠的面前，双手冒出了白光，想要用光魔法来替亚芠疗伤，但是却被亚芠给止住了。

亚芠则是两眼仔细的看着玛莲一下，确定玛莲没事以后他才总算是放了心。

刚刚，玛莲出手时，亚芠辛苦的克制了自己多年来养成的反击本能，又怕自己的力量太过强横，会让玛莲因为他的力量本能反扑而受了伤，所以亚芠更是彻底的将自己的力量内敛，完全不抵抗不设防的任由玛莲双掌打在胸前。

只是，亚芠没有仔细考虑到的是，人在盛怒之下往往出手不知轻重，而玛莲又是身为太乙门的弟子，就算是不怎么努力，六七十年的修为毕竟不是叫假的，尽管最后因为亚芠不设防的态度而让玛莲收回了几分力量，但是毕竟是有限的，这两掌下来恐怕就算是钢铁打造的身体也要被打凹了两个大洞，更何况亚芠这血肉之躯？

总算，亚芠当年在原曙城里的那一顿昏迷的时间中，无意识的经历了土元素及他身体里的精神异力与天心真气的长时间斗争，意外的让他的身体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变的无比的强横，让他硬生生的吃下了玛莲这两掌。

但是没想到事后在亚芠内部真气混乱的时候，力奥又因为气愤他受伤，愤而全力出手，匆促的挡下了力奥的这全力的一拳到底叫亚芠再也吃不消，伤上加伤的亚芠再也忍不住胸中一口瘀血，吐了出来。

而力奥看到亚芠竟然会帮玛莲挡下了他的那一拳，吃惊的他，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要怎么反应？

而现场最冷静的要算是威尔了，看到了情况出人意料之外的演化，一旁虎视眈眈的想要出手的其它死神小队员，威尔急忙的冲过来扶住了死命盯着亚芠的脸发呆，完全不知身外事情发展的玛莲。

一手让威尔扶着，一手指的亚芠，玛莲的脸色变的比亚芠还要来的苍白，微颤的问道：“你……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亚芠暗暗的一叹，他的外婆终于认出他来了，但是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摇摇头，对力奥及夜月等人挥挥手，亚芠转头就要离开这里，现在可不是说出自己的名字的好时机。

但是就在这时候，亚芠忽然脸色一变，在他的前面不远处，玛琳等人的背后慢慢的走来了一行人，为首的是他的二叔公及令他头痛的表姐凯琳还有大卫、法利及多尼三人。

“嗳！亚芠乖乖侄孙，原来你跑到这里来了呀！我到处找不到你说！”

欲阻止而来不及，亚芠的二叔公威飒已经大呼小叫的带着其它人走了过来！

听到了威飒喊出了那个令她心惊胆跳的名字，玛莲脸色更是惨白，拉着走过她身边的威飒，虚弱而急切的问道：「二叔，刚刚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忽然被人给拉住手臂，威飒不由的一惊，一时之间没有注意到玛莲惨白的脸色，雀跃道：「唉呀！大嫂，你也在这里呀！见过亚芠了吗？就是凯琳姪女的儿子的那一个，你念念不忘的外孙呀？乖乖的，他可真的是不得了，竟然让监察使那个傢伙主动来求见他，现在人家还在大厅里等着呢！」

「咦！大嫂，怎么你的样子不太对？身体不舒服吗？」

说了一大堆，威飒总算是后知后觉的发现了玛莲不对劲的样子，关心的问着。

听到了威飒的话，玛莲只觉得眼前一黑，不堪刺激的昏倒了。

玛莲的昏倒使的场面一时之间变的相当的混乱，看到了自家大嫂翻白眼，威飒急忙的伸手要扶住玛莲昏倒的身子，但是一眨眼，玛莲的影子却消失在他的怀里。

再一看，不知道何时亚芠竟然已经出现在他的身边，而玛莲则是稳稳的倘在亚芠的手中。

低头的看了一下玛莲的样子，确定玛莲只是因为一时不堪刺激而昏倒了，让她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亚芠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仍然不放心的输了一些天心真气及光魔法能量进入玛莲的身体里，让她可以早点恢复。

完成了之后，亚芠这才低声的对昏迷中的玛莲道：「外婆对不起，孙儿不是有意的。」

而这话只有左近的克瑞及威尔听见，至於威飒则还停留在对亚芠神出鬼没身法的震惊中，听不见亚芠说了些什么！

将玛莲交给了一旁急的跟什么似的威尔，交代道：「总管，让我外婆休息一阵子她自然醒来就没事了，你别担心。」

怎么叫威尔能放心呢！

虽然说威尔也相当的意外亚芠的身份，但是他却看起来不怎么吃惊，也许当他看到了亚芠酷似他母亲的面貌时心中早就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只是，好好的一对祖孙竟然会搞成这样子，甚至还让玛琳这老人家不堪刺激的昏倒，这怎么叫威尔能放心呢？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深深的看了亚芠一眼，威尔忍不住道：「亚……小少爷，您别怪主母，主母没有戴眼镜的话是看不清楚的。」

听到了威尔的解释，亚芠不由的一愣，随即很快的反应过来，点点头道：「没关系的，我没有怪她老人家的意思，你等她老人家醒来之后，帮我向她老人家说一声，我过两天再来看她，向她老人家请罪！」

「少爷你……」

听出了亚芠竟然有着要离去的意思，想起了刚刚玛莲所说过的话，威尔不由的急的叫着。

伸手止住了威尔的话声，亚芠微笑道：「总管你放心，我要离开与她老人家没有关系，这是我早就已经决定的事情，你别在意！」

虽然隐隐的觉得亚芠这样子作有点不妥，但是威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止亚芠的离去，只得点点头，心想等主母醒来之后，他再跟主母说好了。

等着威尔扶着自己的外婆，领着其他的护卫群离开以后，亚芠这才转过身来面对着众人，奇异的目光四下的巡视了一番以后，定点在旁边神情相当怪异的克瑞身上，随即往克瑞走去。

来到了克瑞的面前，亚芠忽然一个巴掌，将克瑞整个人给打的向外飞了出去，可以想见亚芠有多用力。

被亚芠的这一个巴掌打飞出去的克瑞只觉得眼前一阵的金光乱闪，脑中一阵的昏昏沈沈的，有点搞不清楚自己在何方。

而亚芠的巴掌却吓坏了所有人，威飒、凯琳、忆琳全都不由的发出了一声的惊呼声，而凯琳更是惊叫道：「亚芠，你在干什么？」

亚芠回过头来深沈的看了凯琳一眼，然后不理会凯琳等人的惊呼，又往老半天爬不起来的克瑞走去，而凯琳不由的被亚芠的眼中所潜藏的杀机给吓坏了，不由自主的奔到克瑞的身边，伸手横档在克瑞的面前，惊吓道：「亚芠，不要！」

亚芠淡淡的看了像只护着小鸡的母鸡一样的凯琳，继续的往克瑞走过去，眼中充满的无穷的杀机。

看到这个样子，忆琳也忍不住的跑到亚芠的面前，两手一摊，阻止道：「表哥，哥哥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让你一副想杀了他的样子？他也是你的表弟呀！」

亚芠淡淡的看了忆琳一眼，冷然道：「让开！」

忆琳摇摇头道：「不让！」

亚艾微微的一皱眉头，忽然伸手一抓忆琳的手臂，一个后甩，将不由自主尖叫的忆琳甩向看到状况不妙正要冲过来的威飒的面前，正好落入了威飒的怀里，阻止了威飒的动作。

将忆琳接下来以后，威飒一眼望去，脸色深沈的亚艾已经走到了脸色变的相当惨白的克瑞面前，而凯琳两手正紧紧的抱住了亚艾的腰，阻止亚艾对克瑞下毒手，一边还叫着：「克瑞快逃，表哥是认真的，快跑，会没命的！」

听到了凯琳的话还又看到亚艾杀气腾腾的脸色，克瑞不是不想要逃，但是刚刚被亚艾出其不意的打了那一巴掌之后，到现在他整个人还昏昏沈沈的，两条腿根本就不听使唤，别说跑了，他连站起来都没办法。

看着死命的阻止亚艾前进的凯琳还有现在整个人昏倒在自己的祖父怀里的忆琳，克瑞这时候忽然的感到一阵的后悔，后悔自己以前不该听姊姊跟妹妹的劝告，导致现在竟然会碰到这种事情。

同时，看着自己的姊姊还有正将妹妹放下来急忙冲过来的祖父，克瑞终於知道了，谁是真正的关心自己的人了，只是这个时候知道这些事情好像是有点晚了。

抓起凯琳的领子，亚艾依旧是轻而易举的将紧抱着他的凯琳整个人给提了起来，重施故技的再次一甩，又一次的将凯琳给甩向了威飒，只是这一次，威飒虽然是同样的也将凯琳给接下来，但是却也被亚艾暗藏在凯琳身上的真气给震的全身一阵发麻，动弹不得。

失去了现场可以庇护自己的三个人的保护，克瑞直接的面对了亚艾让他更是彻底的感受到亚艾想要杀的心意是如何的坚决了。

求救的望向了周围的人群，现在他只希望有人可以出来帮助他。

但是在周围的人里，力奥等人别说了，亚艾想要杀的人他们只懂得抢先在亚艾面前杀了他或是在后面补上一刀而已，那里会去想要救人？

夜月虽然说身份比较不同，跟克瑞有着血缘的关系在，但是这层血缘的关系却在没有时间的培养之下，可以说跟陌生人没有差多少，所以夜月本质上也是跟力奥等人一样的。

至於多尼等人先不说他们本来就对克瑞这个恶少没有多少的好感了，他们一方面并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二来，他们也不怎么相信亚艾会真的动手杀掉自己的表弟的克瑞的，更何况，他们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凭他们的程度，就算有心要救克瑞，上去也是白搭，所以他们也是静观其变。

如此一来，可以救他的人没有动，有心要救他的却又无法动弹，周围围了十多个人，但是克瑞却觉得跟在没有人的地方一样，独自的面对着脸色看起来相当可怕的亚艾。

终於，亚艾来到了面无人色的克瑞的面前，克瑞只觉得今天他是难逃一死了。

有了这样的觉悟，克瑞反而胆子变的大了起来，微颤道：「表……表哥，你应该是我的表哥，是凯琳姑姑的儿子，我的表哥吧！你不会为了这一点的小事就……就想要杀你的表弟吧！」

亚艾冷冷的看着克瑞，不言不语，而亚艾的沈默让克瑞更是大胆的继续说着：「我承认，那天的事情真的是我的不对，但是表哥你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是我的几个朋友全都让你们给弄断的手脚，今天我请奶奶来其实也只不过是想要教训你一下，出口气而已，你不会因为这样就要杀……」

忽然，说到了一半的克瑞两眼瞪的大大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亚艾的右手中突然出现的太初兽王的身上，无限惊恐的心情充斥着他的心中，只觉得死亡距离他好近好近。

罢了！

看着亚芠缓缓举起的右手及太初兽王，克瑞慢慢的闭上了双眼，准备受死。

紧闭双眼的克瑞随即感觉到自己的喉间接触到一种带着奇特弹性，但是隐隐有着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实体但是又像是虚体的东西，心中再度的叹了一口气，等待死神的降临！

但是，等了一会，克瑞却奇怪的没有感觉到喉头的这东西有刺进来的感觉，怪异的睁开眼睛一看，却见到亚芠右手往前直伸，手中那把结构与造型相当奇异的怪剑，那似虚似实的剑刃直指的自己的喉头，刚刚的感觉便是那恍若不断的流动的剑尖与自己喉头的皮肤接触的感觉。

冷冷的看着克瑞，亚芠用着跟他的眼神一样冰冷的语气缓缓道：「你说完了吗？」

克瑞眼中流露出了明显的希望来，亚芠肯开口的话，那表示可能还有一丝的机会在，想说话，但是太初兽王的剑尖却让他无法开口，只能拼了命，在最大的限度里拼命的摇头。

亚芠徐徐道：「我先要跟你澄清一件事，关於你得罪我的那件事，我并不在意，你今天还找我报复，我也一样不怪你，因为这是正常的。」

克瑞心中暗暗的反驳着亚芠，如果不怪他的话那现在又怎么会拿着这把怪剑指的他的喉咙？

又听到亚芠续道：「但是我却要问你一件事，你今年几岁了？」

克瑞一愣，亚芠怎么忽然问他几岁？

一旁，已经恢复了原状的威飒、凯琳及忆琳姊妹，这时看到了亚芠似乎暂时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因此也不敢轻举妄动，听到了亚芠问克瑞几岁了，威飒急忙道：「克瑞已经十七了，亚芠，你别冲动呀！起码看在我这个二叔公的份上，要饶他一条命呀！」

对於威飒的求情，亚芠听如未见，冷冷的一笑道：「十七岁，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算的上是一个大人了，在我十七岁时，我已经是双手沾满了血迹，死在我的手上的人起码五六千人以上了。」

忽然听到了亚芠提及自己十七岁的事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数字叫现场的所有人为之一愣，十七岁的亚芠竟然已经杀过了五六千人了，真是叫人无法相信，但是却没有人敢怀疑这话的真实性有多少。

而克瑞更是心头一凉，亚芠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确定了他想要杀他的决心呢？一个再十七岁就杀掉了五六千人的人现在再多加他一条小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讲，只觉得心中一凉的克瑞顿时觉得万念俱灰，再也提不起劲来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讲，只觉得心中一凉的克瑞顿时觉得万念俱灰，再也提不起劲来为自己辩护。

看了闭起了双眼的克瑞，亚芠忽然又道：「其实，我一点都不怪你要找我报仇这件事情，真的，我一点都不怪你。」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说，所有人，包含了闭目等死的克瑞也不由的又睁开了眼睛，愣愣的看着亚芠，心中充满着疑惑，无法判断出到底亚芠现在说的这句话是真是假亦或有什么用意？

脸上浮出了一种相当奇怪的笑意，叫所有人一瞧之下，不由的心中微微的一动，实在是亚芠这时的笑容令人有着说不出来的怪异感觉，好像是看破了一切，又似随性的洒脱，更有着一种对於人性的讽刺的一种複杂的笑意。

「杀人者人恆杀之！」

看着克瑞，亚芠一字一句的说出了这么一句千古流传的话来，望眼紧盯着克瑞那一双充满着惊骇的双眼直瞧。

而克瑞在惊骇之下却又不免的对亚芠刚刚所说的话不断的猜测着亚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用意？

直到克瑞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的时候亚芠这才又道：「当我第一次将我手中的剑插入了敌人的身体当中，我就有了一个觉悟，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也一定会被我的敌人将他的利刃插进我的身体中，取走了我的性命的，那一个人可能是我的仇敌，可能是我的亲友，甚至可能是你。」

望着克瑞的双眼，亚芠又这么的说着。

「所以，我向来不反对人找我报仇，因为，我也是一直追着我的仇敌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报仇。」

「不过……」

亚芠顿了顿，又继续的说道：「今天不管是谁对我拔出了刀与剑，不管是因为什么的原因，为了保留我的生命，我是绝对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我将会将他彻底的摧毁掉，知道摧毁的意思吗？」

亚芠问着克瑞，克瑞不自觉的点点头，亚芠也跟着点点头，似乎很满意克瑞总算不是太笨：「你很幸运，我向来是不给我的敌人任何可以找我报仇的机会的，并不是我怕他们来找我报仇，只是，嗯！麻烦，对！我这个人向来很讨厌麻烦的，因此，对於我的敌人，我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斩草除根，杀他一个人如果会引来一百个人来报复我，那我就杀他两百人，直到没有人可以来找我报仇为止。」

淡淡的说出了自己对於敌人向来的血腥手段，亚芠并未刻意的夸张自己的语气，依旧是那淡淡的声音，但是就因为如此，更是叫一旁听到的人更是觉得恐怖，竟然能够如此随意的说出这样的可怕的事情，更是叫人无法怀疑这是否是亚芠的恐吓手段。

完全不给克瑞任何插嘴的机会，亚芠又说道：「现在，你晓得你有多幸运了吧？对我拔剑相向而有能够没事的想要来找我报仇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了吧！」

「不过，要不是当时我刚刚到达泰龙，要不是当时有忆琳在身边，要不是当时我知道你是我的表弟的话，要不是我可以确认你对我没有伤害性的话，现在，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克瑞这时的眼中忽然的并出愤怒的光芒，恨恨的看着亚芠，亚芠一接触到克瑞的眼光，不由的一愣，随即恍然大悟道：「别误会了，没有伤害性并不代表就没有威胁性，我用我的鲜血换来的经历曾经告诉我，就算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三岁小孩站在我的面前，也是不可以忽略他对我的威胁的，看到我胸膛上的这个疤了吗？」

忽然的扯开了自己的胸襟，亚芠自己往下一望，忽然又歉然道：「真是抱歉了，我身上的伤痕不知到何时不见的，我一时忘了。」

「不过，在这个地方，曾经有着一道足有四吋长的伤痕，那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在我的胸前所留下了，他是一个不会武功魔法没有力量，很单纯很单纯的普通农家小孩。」

指着自己光滑白皙如玉，心口的位置上，用着奇妙的笑容，亚芠悠悠道。

克瑞的眼中不由的流露出了浓浓不敢置信的眼色，而一旁的威飒、凯琳及忆琳三人同样的不敢相信亚芠真的曾经碰过这种事情，但是看到了旁边的力奥、夜月及其他的死神小队脸上的凝重脸色，却又不由的相信亚芠的确是碰过这种事情。

「所以，没有伤害性并不代表就没有威胁性，相反的，对我有威胁性的人才是我想要剷除的，正如你一样。」

「泰龙帝国第一世家的未来继承人，又是应该是我最亲近的人，我的小表弟，你对我的威胁性才是真正的大呀！就像你可以请出外婆她老人家来找我的麻烦，我想要杀你时二叔公还有你的姊妹会阻止我，还有人比你对我的威胁性更大吗？」

听到了亚芠的这句话，克瑞心中暗叫真的是完了，亚芠的语气里是隐藏不住的杀机，一旁的威飒等人也是听的一清二楚，但是当他们想要动时，却发现到自己的身体外全都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令他们丝毫不得动弹。

同时，三个人的耳边同时的传来了夜月淡淡的声音道：「别冲动，大哥如果真的想要杀人是从来不说废话的，听下去就对了。」

原来是夜月阻止了他们的动作，刚刚的时间已经够夜月用魔法来限制住他们的动作了。

心里焦急无比的威飒三人不由的用眼角看了夜月一下，这都什么时候了，夜月怎么还限制他们的行动？

这时候，亚芠已经逐渐的抬起了右手，受到了剑尖的逼迫，克瑞不由的也跟着亚芠手中的太初兽王的动作而慢慢的站了起来。

直到克瑞完全的站了起来，亚芠这才忽然极为冷酷的道：「看在你是我的表弟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一年，一年之后你如果可以挡下我的一百招的话，那对於今天的事情我就一笔勾消。

听到了亚芠忽然这样的一说，威飒三人不由的心中一喜，这不就表示亚芠不杀克瑞了？

但是还没有等他们说出来，一旁的力奥已经皱起眉头来喃喃说道：「那还不如现在就动手好了，一年的时间又怎么可能达到能挡头儿你一百招的程度呢？」

虽然力奥说的很小声，但是已经足够让威飒他们听清楚了，不由的向是被浇上了一盆水的小火堆般，由喜悦的颠峰跌到了失望的谷底。

而忽然的说出了这么的一句话来，亚芠手一抖，手中的太初兽王又缩回了他的右臂上，消失於无形，解除了克瑞迫在眉头的危机。

但是又忽然的往前一跨步，忽然伸手拉住了克瑞的衣襟，冷声道：「记得，一年后，你必须要挡住我的一百招，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只有死路一条，不要妄想像今天一样可以藉助外力或是用亲人之情来打动我，那你只有死的越快而已！」

「拼命的练吧，没有挡我一百招实力的你也不值得我让你在活在这世界上！」

极其冷酷的说完，亚芠一甩，将克瑞丢到了威飒的脚前脸上又恢复成了平常的笑容，对威飒等人笑了笑，然后招呼了力奥等人一声，随即的往隆府大门口的方向走了过去。

看到了亚芠的举动，威飒不由的遽然一愣，伸手张口想要说些什么，但是随即又想到了什么似的，手垂然的放下，口也闭了起来，也许现在这个时候，暂时的让亚芠离开这里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低下头来，望着脚前逃过了一劫的克瑞，一方面讶异自己不知道何时已经恢复了行动的能力，他可没有看到夜月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一方面，威飒脸上的笑容也消失，眼中难得的流露出了精锐的眼光，他得好好的问一问克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走出了隆府的大门，望着眼前逐渐多起来的热闹大街，夜月不由的往前走到了亚芠的身边，轻声道：「大哥！」

亚芠转过头来轻轻的拍拍夜月的头，微笑道：「没事，你大哥我真的没事，别担心了。」

听到了亚芠这样的一说，夜月不由的轻轻的点点头，既然亚芠说没事情，那就一定没有事情，就算真的是有事，亚芠不想要说她也问不出来，只是，真的没事吗？

她这个重视亲情又喜欢把感情内敛在心里不表示出来的大哥呀！

不自觉的逃避了夜月探索的眼光，亚芠忽然对一旁的力奥道：「力奥，刚刚二叔公好像说那位监察使大人来找我，你去请他过来。」

力奥点点头，转身又往隆府当中飞驰而去。

望着力奥的背影，亚芠淡淡的一笑道：「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去找家今天晚上可以借宿的地方，烈芒你在这里等力奥出来以后，带他来找我。」

随即，在亚芠的右臂上，一只金光闪闪，拳头大，眼中闪耀着两道耀眼的光芒，像两颗小太阳的烈芒出现在亚芠的有手掌上，轻巧的跳到了亚芠的脚边，对亚芠撒了一下娇，然后这才乖乖的走到大门旁，坐了下来，任由隆府大门口的卫兵瞪大了双眼的看着牠。

亚芠微微一笑，领着众人忽然像是一阵模糊的影子般，在太阳底下缓缓的消失不见，彷彿是他们从来就不曾出现在这里一样，看的卫兵们无法置信的擦擦了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是见鬼了，又怎么会知道亚芠等人是以一种肉眼几乎无法辨识的极快速度离开了这里的。

在荒区里，某一家名叫雅客的大旅店当中，亚芠一行人正泰然的坐在旅店一楼里为店内客人专设的酒吧里。

酒吧里的服务生全都不由自主的往亚芠等人的方向偷偷的望着，除了说很少人会在一大早就来旅店里投宿之外，亚芠等人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也是令服务生们不断侧目的缘故之一，只是他们对於服务生们所投来的怪异眼光是如不见，只是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休息着。

不久大门口处，传来了热闹的迎宾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往大门口的方向一看。

最先映入众人眼中的是一个长相俊逸有着一头灿烂金发的二十来岁年轻人，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身材结实魁武的大汉，距离他们一步的身后还有五个一身黑衣满脸横肉的大汉们也跟着走了进来，不用说，一定是力奥跟监察使葛瑞斯以及他的保镖团。

同时，一道金光由大门力奥的身边处电射进来，投入了亚芠宽大的披风里消失不见了。

看到了葛瑞斯等人走了进来，亚芠当先的站了起来，也不见他是如何作势，一瞬间他就来到了正要跨进大门口的葛瑞斯的面前，静立在葛瑞斯的面前。

现场整个酒吧里的所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亚芠是如何的移动到葛瑞斯的面前的，葛瑞斯不由的被亚芠的这个鬼魅般的举动给吓了一大跳，不由的拍拍胸膛道：「大哥，你吓到我了！」

亚芠淡淡道：「什么时候？」

葛瑞斯一愣，随即会意亚芠是在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泰龙的皇帝？

本来想跟亚芠哈拉两句的，但是不知到怎么的，今天的亚芠虽然看起来跟昨天没有两样，但是隐隐间却又让他感觉到亚芠现在身上正瀰漫着一种令他不寒而栗的可怕气息，彷彿亚芠往他的面前这一站，当场使的他面前的温度少了十多度，让他浑身起了一阵的鸡皮疙瘩。

不敢多说废话，葛瑞斯乖乖的道：「陛下说你随时可以去见他！」

亚芠点点头，忽然一个转身，背后的披风扬起了一个美妙的飞弧，与葛瑞斯擦身而过，往旅店的大门外走了出去。

葛瑞斯大愣，半晌这才急忙的追上去问道：「大哥，你想要干什么？」

「见他！」

头也不回，亚芠依旧是走着自己的路，冷冷的回答着葛瑞斯的询问。

听到了亚芠的回答，葛瑞斯不由的又是一愣，不知道怎么的，今天的亚芠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冷漠的神态叫他心中真的是一阵的毛骨悚然，心中暗暗的奇怪，自己向来最自豪的就是自己那厚脸皮的功夫了。

但是现在，自己向来自豪的功夫却像是破了功一样，亚芠根本就不需要对他凶，光是那平板的冷漠脸孔，冷淡的声音，就够叫他不敢多作怪，这真的叫他想不通。

心里充满的疑惑的葛瑞斯甚至连在他的身后不远处正跟着他朝思暮想的女神夜月也没有察觉，迳自的跟着脸上写着生人勿近的亚芠身边，一边探讨着亚芠的为什么才一晚的时间就变成这样了，而自己却又不由自主的受到了他的影响？

却不知，早已经将天心真气修至超凡入圣神话地步的亚芠本来是可以克制着自己因天心真气所产生对人的一种潜在威势的，但是今天早上的遭遇让亚芠在这个时候心里充满着悔意，因为他让自己敬爱的外婆气昏了，

虽然是源自於误会，但是也够叫亚芠这时心里够难受的，不自觉的，心中不再平静的亚芠，无意识的让亚芠身上潜藏的威势慢慢的散发出来，不是平常的那种因为他的个性所带给的人的冰冷，而是一种真真正正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实质威胁的冰冷，这让亚芠又再度的变成了当初刚出清蓝之境时的银月恶魔的神态，一种凡是有生命有智慧的生物一见皆会畏惧可怕神态。

也因此，今天早上的死神小队连大气都不敢吐出来，而与亚芠相处相当久的死神小队都如此了，更别说是近乎陌生人的葛瑞斯了。

偷偷的看着身边的温度似乎是越来越冷的亚芠一眼，葛瑞斯现在心中一阵的头痛，同时暗暗的祈祷着，希望在他带着这样的亚芠到宫廷之后，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

就在葛瑞斯烦恼的时候，忽然觉得身后不断的传来了一种淡淡的，相当恬雅的香气，相当的好闻，令他不由自主的大大的吸了几口气，同时好奇的转头一看。

这一看之下，葛瑞斯差点惊喜的叫出声来，女神！他朝思夜想的女神现在就走在他的身后不到三步之处。

本来想要叫唤出声，但是看到了夜月一脸严肃的望着前头的亚芠，眼中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了一种相当的担心神色，不由的令葛瑞斯将即将脱口而出的女神两个字给缩了回去，不由自主的也望了亚芠一眼。

眼珠一转，葛瑞斯心中顿时的生出了一个主意来，赶了几步，追上了浑身寒意的亚芠，讨好道：「大哥，我们叫辆马车好不好，要到宫廷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呢！」

亚芠看了葛瑞斯一眼，再看一下大街上越来越多的人群，以及人群莫名其妙的远远避开他们一行人的模样，亚芠不可置否的点点头。

见到亚芠同意，葛瑞斯当下大喜的往后挥挥手，走在众人身后的保镖团立即有一个人走了过来，依旧是那保镖一号。

保镖一号问道：「大人，有什么指示？」

葛瑞斯微笑道：「去找几辆马车，载我们到宫廷去。」边说手指边在身下比了几个手势。

受命以后，保镖一号会意的点点头，往后退下，而亚芠等人则是乾脆的就停在路边，等着马车来。

也没有等多久，保镖一号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快速办事效率，很快的就带着三辆马车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葛瑞斯微笑道：「马车来了！大哥，您要搭哪一辆？」

亚芠随意的往最靠近他的那一辆马车走了过去，一看到了亚芠往那辆马车走了过去，葛瑞斯不由的满肚子的苦水，苦着脸望着亚芠已经跨步走上了马车了。

老实说，这辆马车是他特别用暗号叫保镖一号特别找来的四人座小马车，本来是打定主意，亚芠应该会跟死神小队一起作那两辆十人座的大马车之一，保镖群们座另外一辆，那他就可以打着在前领路的理由跟夜月一起坐小马车，这样他便有机会跟夜月单独相处了。

谁知道，原本只是客气的举止却让不知道他心里的如意算盘的亚芠给完全的打乱了。

苦着脸，瞄了一下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而不断偷笑的保镖群们，葛瑞斯没好气的挥挥手，让他们自己找上了一辆马车。

等到所有人都上了车，葛瑞斯不由的叹了一口气，硬着头皮也往亚芠所做的小马车走了进去，谁叫他的女神也跟着他的大哥搭这辆车！

上了车，葛瑞斯看到夜月正坐在闭目养神的亚芠的身边，心中最后一点的希望也消失了，不得已，只好坐在同样的搭乘着这辆马车的力奥的身边。

望着眼前正对面不断的散发着冷冷的气息的亚芠，葛瑞斯不由的大叹自己真的是时运不济呀！

不能跟自己的女神相处也就罢了，还得跟身边的魁武的力奥挤位子坐，还要直接面对亚芠的冷面孔，真是叫葛瑞斯够呕的。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段相当长的难过时光，终於在马夫的提醒下，众人来到了战神广场的最东边，也就是泰龙帝国宫廷的大门口处。

经过了马车夫的提醒以后，坐在马车内的亚芠忽然的睁开了眼睛，在那一瞬间，在亚芠正对面的葛瑞斯不由的滴滴的打了个冷颤，亚芠的眼光中充满的一种他说不出来的可怕神光，一瞬间，他有点后悔要将亚芠带进宫廷里。

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亚芠已经下车了，摇摇头有点搞不清楚自己刚刚到底再想些什么，先且不论他身为北斗的七星之一，有这个任务要好好的配合亚芠的行动不说，光是为了夜

月，他也想要让自己的哥哥好好的看看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夜月，所以刚刚他怎么会不想要让要亚芠进去宫廷呢？

却不知道，这是源自於葛瑞斯本能的排斥任何可能会危及他的家的危机产生的本能反应，实在是因为此时的亚芠给了他一种无法形容的可怕感觉，令葛瑞斯不想要让亚芠进去了他所认定的，他的家当中。

在摇摇头，看到亚芠三人都已经走出马车了，葛瑞斯急忙的也跟着走出了车门，下了车以后，葛瑞斯所看到的的是亚芠正站在宫廷的白玉拱型大门前的大道上，背对着远方的玛茵战神石像，眼中精光闪烁的望着这一座足有近十公尺高的大门。

葛瑞斯不由的深觉奇怪，这座代表着泰龙帝国门户的拱门，无论在其尺寸或是在构造上，的确是会让平常人感觉到无比威仪而不可侵犯，因而被其所镇摄，但是亚芠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人，难道他也会有这种平常人该有的反应吗？

走到了亚芠的身边，葛瑞斯终於忍不住的问道：「大哥，你在看什么？」

亚芠淡淡的一笑道：「我在看门！」

「看门？」

无法理解亚芠这句话是真的说他在看门还是另有所指？葛瑞斯忍不住疑惑的看着亚芠，希望他可以解释一下。

也许是看在葛瑞斯帮他，让他可以顺利的见到帝国的皇帝，所以亚芠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我是在看这座门，我在想，如果你们的陛下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我需要用几分力才可已经你们这座用无比坚硬的太钢石所构成的拱门给敲碎，好让你们的陛下可以把我的话给听进去！

听到了亚芠忽然的冒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葛瑞斯不由的吞了吞口水，要把这座大门给敲碎，就为了让大哥相信他的话，这什么跟什么嘛！难道说银月恶魔就不能想些正常一点的方法，一定得这么暴力才行吗？

真是开玩笑，先不说宫廷的大门被人给敲碎了会将帝国的面子扫地这个问题，能够一眼看出来这座大门不是普通的白玉石而是由号称当世最坚硬的太钢石所筑成，又敢扬言可以把这座拱门给敲碎，葛瑞斯不由的心中苦水直冒，怎么昨天他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银月恶魔有这么暴力？

小心翼翼的，葛瑞斯轻轻的询问道：「呃……那个……那个大哥，我能不能请问你一下你等一下打算跟我们陛下说什么事情？」

亚芠转过头来，忽然露出了一个极度嗜血的微笑道：「你想知道吗？北斗紫星！」

「呃……」

忽然的被亚芠给叫破了自己的身份，葛瑞斯不由的呆了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对，脱口而出道：「你……你怎么知道？」

亚芠忽然伸手的拉起了葛瑞斯的袖子，往外一翻，内衬的袖口处，赫然的绣着一个拇指大的紫色六芒星，淡淡道：「北斗成员每个人在袖口处都会绣着一棵星星，星星以七彩为颜色，由圆形、一芒、二芒一直到六芒公分七等，第七等的六芒星也就是北斗的七星，你太不小心了！」

苦笑的缩回了自己的手：「是红星大哥告诉大哥您的吧！」

同时心里也暗暗的苦涩想着，真是见鬼了，除了你以外，有谁会特别的注意到别人的袖子里到

底绣了些什么东西的？而且如果不是瞭解内情的话又有谁会知道一颗小小的紫色六芒代表什么意思的？

同时，亦暗暗的怪自己太过不小心了，怎么会出了这样的一个差错来？

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讨论，况且，让亚芠给知道了也不会怎样，因此，葛瑞斯便也单刀直入的问道：「既然大哥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再隐瞒了，能不能请问你，到底大哥你这样先后的想要见各国的元首有什么用意？」

亚芠直直的看着葛瑞斯一会，直到葛瑞斯心中发毛，这才微笑道：「是你想问的还是北斗想问的？」

葛瑞斯想了一下，泰然的回答道：「都有，於公，我们北斗一直对大哥你的行动感觉到无比的疑惑，完全的无法猜测出大哥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凭你的名头、你的实力、你的家世，无论你到哪去都一定会受到欢迎的，但是你却偏偏拒绝了岚大帝的招揽。」

「可是说你不是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人，偏偏你在离开了斯达以后有转而来到泰龙，而且一开口又是要见泰龙皇帝，真是叫我们想不通。」

「而你那非人的力量到底是从何而来？冷酷无情的作风也都是我们百思不解的地方！」

「在说你的为人好了，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谜，你一出手绝对不留活口，毫不在意的可以将你的敌人杀的屍积成山、血流成河，换得了一个银月恶魔的可怕名号，但是另一方面，你却又不求任何回报的拯救了许多困病的人们，换得了一个慈悲圣者的称号，跟你的银月恶魔简直是两个极端，怎么也拉不上关系！」

「再则，当我们在研究你的行为之后，就又更是感觉到疑惑，你看似报仇心切，甚至为了报仇而不惜火烧原曙城，但是却又莫名其妙的就在即将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又忽然的撤退。」

「与前华那邦首相扈伊拼死决斗但是却又不取他的性命！」

听到这，亚芠不由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插嘴问道：「扈伊没死？」

葛瑞斯看着亚芠，讶异道：「大哥你不知道？扈伊现在投靠了新商盟，担任现在的商盟之主基列的首席谋士，现在正与你的好友妃雅小姐所率领的商盟正对抗的相当的激烈，不过我们评估妃雅小姐的商盟一方是佔了上风，当然，这全都得力你的死神镰刀小队的强大实力。」

亚芠点点头，他没想到原本早已为已经死去的扈伊竟然还活着，而且还在基列的手底下，不过他也蛮高兴能在葛瑞斯的口中知道了妃雅等人的现况，而且获知她们现在还不错那就让亚芠放心了。

「总而言之，大哥你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都是叫我们北斗全体感觉到无比的疑惑，完全猜不透你到底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甚至你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对我们全都是一项无解的难题！你还真的是一个浑身神秘的人呀！」

被亚芠一打插，葛瑞斯也无心再说下去了，但是？依旧忍不住把这个困扰他许久的问题给问了出来。

「是吗？原来我在你们的眼中是这样的一个人呀！」亚芠淡淡一笑道，他到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在葛瑞斯这北斗紫星的眼中，竟然会是一个这样矛盾的人！

而葛瑞斯在问完之后，忍不住看着亚芠，希望亚芠可以解决他们长久以来的困惑。

同样的回望着葛瑞斯，亚芠淡淡道：「想知道的话，待会你跟着你们陛下不就晓得了！」

听到亚芠这样的说，葛瑞斯忍不住的嘟囔：「我就知道！」

这时，前往交涉的保镖一号也已经回来了，对着葛瑞斯道：「大人，门口的卫兵队长已经同意我们直接进去了，陛下今天一早就已经下令说大人跟大人所带来的人可以直接到陛下的书房去了。」

葛瑞斯点点头，暗道，好大哥，算你识相！

回过头来，对着亚芠道：「大哥，请跟我来！」

说着，葛瑞斯随即往大门走了过去，在走向大门时，耳尖的他忽然听到了在他的背后，他心目中的女神夜月正问亚芠道：「大哥，没想到这位监察使竟然会是北斗七星里的紫星，真是叫人想不到，只是，他明明比你大干嘛要叫你大哥呢？」

听到夜月开口，葛瑞斯不由的紧紧的竖起了耳朵，心中暗暗的惊喜着，他心目中的女神终於肯正眼瞧他了，刚刚她当他是隐形人的举动叫他不由的相当失望，现在她总算是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了！

而注意到虽然是往前走，但是很显然的全部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身后的葛瑞斯紧竖的耳朵，亚芠淡淡一笑，莫测高深的道：「夜月，以后你自然会知道，人家可是牺牲重大，拼着要追求某人而先叫我一声大哥，这一声大哥可是人家先预支的。」

听到了亚芠这么的一说，葛瑞斯当场差点想要抱住亚芠亲他，乖乖圣者大哥，以后那个傢伙敢叫你恶魔的话，我帮你教训他，此时此刻，葛瑞斯似乎觉得亚芠那张冷脸实在是太可爱了，同时又忍不住的注意听着夜月怎么回答？

不过葛瑞斯似乎是注定了他要大失所望了，对於其他人的心情极为敏感的夜月对於自己的事情似乎充满的表示出了其迟钝的一面，对於亚芠所说的语带双关，夜月的确是有所会意，但是，她的问题在於她所会意的对象却错误了。

「啊！原来他要追忆琳吗？果然眼光不错，忆琳虽然现在才十七岁，但可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前景看好。」

讶异的说出了这一番令葛瑞斯几乎无力的话来，夜月笑意盈盈的望着未来的「妹夫」人选，心里已经开始在计画该怎么要探探忆琳的口风了。

摇摇头，葛瑞斯在夜月的话一出口之后，原本高挺的胸膛在一瞬间凹了下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亚芠见状也不由的摇头苦笑，对於这事情他已经尽力了。

不过，看到了葛瑞斯的模样，亚芠却也不由的雅然失笑，这一笑冲淡了他身上的冰冷气息，也将他心中那股因为克瑞及玛莲所引起的低潮给提振了不少。

一个跨步，来到了葛瑞斯的身边，微笑道：「还不赶快带我去见见你的陛下？」

似乎也察觉到了亚芠心情的转变，葛瑞斯奇异的看了亚芠一下，不敢拖延，领着亚芠等人，急忙的往宫廷的身处那泰龙帝国的皇帝陛下的书房走了过去。

经过了重重叠叠，数也数不清的门户、花园、小径、大道，终於在两个小时以后，葛瑞斯带着众人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比其她的地方要来的幽美而宁静，但是看起来却又不像是其他宫殿那般华丽的一处花园。

站在花园外，亚芠遥望着花园当中那一栋被一层绿色的植物给围起来，只露出了一小部分的朴实宫殿，亚芠到真的是有点意外，若非葛瑞斯对他说这里就是泰龙皇帝的起居室兼书房、办公室的话，他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栋在花园当中的小宫殿竟然会是一个皇帝的住所。

也因此，因为这栋美丽的宫殿的缘故，所以使的亚芠在还没有见到那位皇帝之前，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了。

葛瑞斯微微一笑：「大哥，我们进去吧！」

说着，葛瑞斯一马当先的走了进去，他的保镖群们也跟着他走了进去。

只是，走在前头的葛瑞斯及他的保镖群却完全没有看到，站在他们背后的亚芠脸上的笑意忽然的一敛，然后，深邃的双眼当中变成了一片的灿银，在於一丝的人类感情存在其中。

这是亚芠早已经打算好的计画，他知道自己这种状态下会给人怎么样的感觉，所以他已经打定主意，由现在开始他将要用这种纯粹理性的状态来面对泰龙的君臣，不然的话，恐怕不易让这些泰龙的君臣接受他的意见。

这是他当初在跟自己的爷爷翰罗说明时就已经决定好的。

不过，就在完全没有人看到亚芠的异变的同时，另外一项意外已经发生了。

刚刚走没有几步，还来不及跨进属於这个整个王宫里戒备最森严、地位最崇高的花园的范围当中，葛瑞斯就已经被人给挡了下来，挡住他去路的不是别人，正是负责着葛沃比周围安全事宜，与葛瑞斯相看俩相厌的禁卫队队长宜杨将军。

看到了这位大叔又挡在自己的面前，葛瑞斯忍不住的呻吟道：「我说宜杨将军，你该不会是不知道陛下已经在今天早上下令说我跟我的客人可以直接去见陛下吧？」

宜杨将军点点头：「我知道，这个命令还是我传递的！」

听到宜杨这样一说，葛瑞斯忍不住翻翻白眼：「那你现在挡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意思？不要跟我说陛下现在不肯见我们了！」

宜杨摇摇头：「不！陛下并没有说不见你们，不过……」

宜杨话还没说完，葛瑞斯已经叫道：「既然这样那你有挡住我们的去路做什么？」

宜杨肃然道：「虽然陛下说监察使你们可以直接去见陛下，但是陛下现在正在与各郡的郡主商讨，所以请监察使你先在这里稍等一下。」

葛瑞斯一听，不由的暗暗叫苦，他这个大哥一开起会来可是专心到不知道外面到底是天黑还是天明，这下子要等多久皇帝哥哥才会记得他跟自己约好今天要见面的？

心里叫着苦，葛瑞斯脸上不露半分神色，嘿嘿一笑：「那个……宜杨将军，能不能请你进去帮我通知陛下一下，就说我来了可以吗？」

依旧是一张无比严肃的脸，宜杨摇摇头：「监察使你也知道的，陛下在办公时最忌讳人家去吵他，尤其现在又是跟各郡郡主在开会，恕下官不敢惊扰陛下！」

葛瑞斯不由暗叹一声，怎么会忘记眼前这个大叔什么都好就是脑袋里装石头，硬的很。

知道自己是不用指望宜杨通报了，葛瑞斯眼珠子一转，心中顿时有一个主意。

而站在葛瑞斯面前的宜杨一看到葛瑞斯的眼睛一转，熟知葛瑞斯为人的他顿时心中警钟大作，他可不敢相信这满肚子坏水的监察使大人肯听他的话乖乖的在这里等，恐怕他现在正打着想要硬闯的主意吧！

一想到这，宜杨不由如临大敌的警戒起来，两眼直盯着葛瑞斯直瞧，只要他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要把他给拿下来，给这个目无法纪的监察使大人一个教训，他这次可不会跟他客气的。

就在现场情况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候，忽然有一个清冷的声音舒缓了葛瑞斯跟宜杨之间的紧张气息：「监察使大人，我们就在这里等陛下开完会好了！」

听到了这个清冷的声音，葛瑞斯不由的一愣，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声音的主人－亚芠，随即无所谓的耸耸肩，乖乖的退到一旁，反正要见陛下的人是亚芠可不是他，既然亚芠都不急了那他还急什么？

况且，眼前的这个宜杨大叔眼中可是流露出了一种你最好赶快乱来，我等这个可以教训你的机会等很久了的眼光，他可不想要自找麻烦的惹上这个脑袋里装石头的顽固大叔。

而宜杨也感激的望向亚芠的方向，感谢有人可以阻止葛瑞斯的找麻烦，毕竟身为陛下眼前的红人监察使让他既不能打也不能骂，真的起冲突他到也相当的难办，同时心中一方面也觉得奇怪，到底是谁可以这么简单的就让这个相当难缠的监察使这么听话？

谁知道，当宜杨的眼光一接触到亚芠时，原本感激的目光当场变质，马上变成的万分的警戒。

当他一接触到亚芠的那双银色的瞳眸时，先是感到一愣，随即，那毫无感情的目光顿时叫他由心底升起了一股恶寒，再继续的一看，那浓厚到令他几乎以为自己真的是闻到了血腥味的杀气在亚芠的周身瀰漫着，更是令宜杨心中武人的本能不断的强烈的在警告着他。

眼前的这个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甚至，他没有自信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人物。

勉强的将眼光由亚芠的脸上移开，最先映入眼中的是一只金光闪闪的威猛巨狼，还有站在金狼的背上的一只闪烁着赤红光芒的怪异小鸟，全都是宜杨所未曾见过的。

再往两侧一看，右手边是他已经见惯的葛瑞斯私人保镖团的五个保镖，而左边……

冷漠的脸孔，刚硬的气质，飙悍的神态，在在都在说明着这是一群经过严酷训练的精锐队伍，令当了一辈子军人的宜杨不由的暗讚在心，这可是他心目中梦寐以求的精锐部队的形象呀！

但是，当宜杨的眼光一接触到死神小队个人手边、腰际或背上那长长短短不一的武器时，想到了自己的职责，他眼中的瞳孔不由的紧缩起来，瞇起眼看着死神小队起来。

同时，心中更是暗暗的盘算着，这样的一群人来到这里到底想要干什么？

而他的脸上也很清楚的表示出了一种纳闷的神态，疑惑的看着葛瑞斯，他是不怎么相信葛瑞斯会想要谋害陛下的，但是小心点总是好的。

不过可惜的是，葛瑞斯这傢伙好像跟他有仇似的，明知道他有疑问，偏偏却视如未见，吹着口哨，在这花园各处乱晃，看花看蝶就是不看他。

而亚芠更不用说了，双手往背后一叉，两眼一闭，就这么站在那动也不动了，力奥等死神小队更是傲气，双手往胸前一交叉，两只眼睛直直的盯着宜杨还有宜杨身后的那些禁卫队员们直瞧，看着宜杨及禁卫队不由的心中毛毛的，总觉得他们好像是变成了待宰的猪，而力奥等人就是那个手拿屠刀正在打量着要从哪里下刀比较好的屠夫。

不甘示弱的禁卫队也用眼光回瞪着力奥等人，双方的眼光好似在空中激起了强烈的火花，而保镖团们则是兴致勃勃的看着死神小队跟禁卫队的眼光角力。

不过，力奥等人之所以会这样有着看似挑衅的眼光实在也是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很习惯亚芠每到一处必会掀起漫天腥风血雨的遭遇，这使的他们对於任何「可能」是未来的敌手都会习惯的这样评估起对方的实力来，因此，使的现场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沈默气氛当中。

闭眼的依旧是闭眼，看花看戏的一样是看花看戏，大眼瞪小眼一样在大眼瞪小眼，时间一分一秒就在这种怪异的情况下慢慢的流逝。

忽然，亚芠合起的双眼睁了开来，嘴角诡异的流露出了一抹奇特的笑容，看在宜杨的眼里，竟然有种说不出来的冷酷味道，令宜杨不由的心中一惊。

「你们的皇帝已经开完会了！」

忽然淡淡的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叫宜杨不由的心中一震，无暇去计较亚芠用语的不尊敬，宜杨只是惊骇为什么亚芠会知道陛下已经开完会了？

难不成，刚刚他以为亚芠是在闭目养神的举动其实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而是在听陛下的会议内容？

这怎么可能，这个地方距离陛下的会议室可是有最少五百公尺以上，当中还有高人设计的隔音及魔法的障壁，而亚芠竟然可以穿过这么远的距离还有那数重的障碍，听到陛下及各郡主的会议内容？

宜杨宁愿相信这全都是他自己的猜测，是假的，不然的话，眼前的亚芠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可怕怪物了！

但是，不到三分钟以后，事实明确的向宜杨证明，在他眼前流露着冷酷的笑容的亚芠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而且还是他无从想像的可怕怪物，因为，他也听到了陛下的会议室外，隐隐的有人声传来，是会议结束撤除隔音魔法的迹象，证明了亚芠刚刚所说的真的是他所听到的。

一跨步，亚芠神态悠然的穿过了宜杨的身边，往会议室的方向走去，死神小队、葛瑞斯及保镖团见状，也跟着亚芠的身后走了过去，而被亚芠不经意表现出来的可怕能力给吓到的宜杨直到亚芠等人走出了十多公尺这才回过神来，也忘了要阻止亚芠等人未经通报的擅自进入，自己也楞楞的跟了上去。

倒是站在宜杨身后的禁卫队们，虽然明知道亚芠等人未经通报擅自闯入是不对的，但是没有接获到宜杨的命令，又看到宜杨自己也跟了进去，不由的全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他们只能傻傻的站在那里，阻止也不是不阻止也不是！

慢慢吞吞的沿着花园的碎石直路直走到尽头，穿过了一个精美的小拱门，亚芠等人只觉得眼前一亮，他们踏进了另一个相当优美的花园当中。

整个花园地势相当的平坦，除了花草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存在，除了那一个个碍眼的卫兵以外，除此外，整个花园概略成圆形，被一个圆形的三人高围墙所包围，唯一的出入口就只有他们刚刚通过的拱门。

在花园的中央，有一个约近两百多公尺宽的圆形小湖，湖的中央，有一个三层楼的大理石宫殿，要到达宫殿，必须要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桥，才能到达宫殿的门口，整个宫殿、小桥、碧湖及花园，设计的相当的巧妙，搭配的也相当的好，令人一踏进这里就心生一种相当愉悦的情绪。

而且，这样的设计，落在力奥等人的眼中，在他们职业病的计算里，想要无声无息的侵入这座宫殿里，除非你是用飞的，不然是不太可能不留痕迹的侵入的，如此坚固了美观及安全的宫殿，还真的是令人赞叹其巧思，不用说，这栋宫殿是谁的住所大家全都心知肚明。

奇异的不沿着正道而行走，亚芠直直的往宫殿的前方直线而行。

走到了湖边，就在宜杨及葛瑞斯等人的惊讶注视之下，亚芠一个跨步，稳稳的落到了水面上，竟然江湖面当成了平坦的大路，走的是相当的平稳，而亚芠身边的贪狼星竟也跟着亚芠一起走上了水面，这一人一狼所经之处，竟然连一点的涟漪都没有激起。

夜月、力奥两人互视一眼，夜月身上忽然出现了淡淡的蓝色光芒，在太阳底下不仔细看还真的是看不出来，同样的踏足到水面上，但是双脚却不动的随着亚芠的身后往前滑行，乍看之下还真的是像个翩翩然的水上仙子，看的一旁的葛瑞斯眼中神光一闪，惊喜的叫道：「女神，终於又看到我的女神了。」

而力奥也不落夜月之后，轻喝一声，身上忽然冒出了火红色的光焰，让力奥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包裹在火焰当中的火魔神，脚一踏到水面，顿时传出了轻轻的嘶嘶声，听起来像是高温的火焰忽然遇到水一样，腾腾的白色烟气不断的由他的脚底下冒起，但是却在碰到他的红焰时，转眼间消失无踪，声势相当的惊人。

随着力奥及夜月之后，其他的死神小队等人同样的互望一眼，苦笑一下，既然亚芠头儿跟力奥及夜月两位小队长都走上了湖面了，本着头儿走到哪他们跟到哪的心里，所有人不约而同的轻喝一声，一瞬间，所有人全都穿上了兽幻铠，同时的往水面上冲了上去。

这一上阵，随即可以看出个人的功力及程度的不同了。

专修天翔心法，精於暗杀的龙纹及停风两人，只见他们两个的身影不断的在水面上各处移动着，不断的幻化出了一个又一个身形，显示出他们正处於一种高速运动的状态，堪称是踏水无痕！

同样的修习天翔心法的希瞿看起来功力就比这两个成天耍宝的傢伙要弱上一点，两手微开的希瞿浑身包裹在一团无形的旋风当中，所经之处，莫不留下了白花花的水浪，同样的处於急速移动当中。

十人当中精修狂澜心法，面貌讨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的班达，有着金银妖瞳的乱华，还有长的与他那张平凡脸不一样有着一颗七窍玲珑心的迪翔，这三个人踏上了水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当中一样，激起了漫天的水柱，踏着水柱前进，叫人看呆了眼。

而练就了跟力奥一样炼焰心法有着黑发胖脸笑眼特徵的亚历山大以及粗犷的程度可比得上力奥魁武的洛菲罗斯，既没有天翔心法的速度也不像狂澜般的如鱼得水，功力更是比不上力奥的深厚，无法那样举重若轻的用真气激起水气来借力，只得乖乖的用上了半生不熟的风之心法，利用快速移动的方式跟着亚芠那似缓实快的身影往对岸飙去。

而练潜灵心法的鬼刃以及看起来像个忠厚老实人的马维鸿则是不约而同的轻喝一声，同时在岸边一跺足，各自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脚印，激起了岸边水花不断，然后这才利用这一跺之力腾身而起，一跺之力不够冲过那就再来一次，足尖一点水面，看是轻轻不着力，但是却宛如炸弹爆炸般激起了无数的浪花，差点没喷到其他人的身上，显示出他们的功力都以到了举重若轻的高超境界了。

一时之间，随着死神小队个人大展神通的跟着亚芠身后渡过这百公尺的湖面，让这个湖面五光十色、人影浪花到处充斥着，煞是热闹，但是，怎么也比不上前头的亚芠那种视水面如履平地般，毫无任何异状，潜而不显状态来的令人可怕，当然，这得内行人才看的出来。

而现在在湖中央的宫殿前面的小平台上正聚集着一群人，而且正好，这群人都是内行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顿时让他们都忘记了要继续谈话，所有人都将注意力全集中在亚芠等人的身上，相视骇然。

先不说亚芠那种神秘莫测的样子，光是他身后的力奥、夜月及十个小队员在过湖所展现出来的功力就已经叫他们够吃惊了。

虽然说这短短的百公尺水面他们也都有办法可以渡过，但是若要做的向他们这样的轻松的话，那就有待商榷了，最叫他们骇然的是，他们那个不是自小就勤於习武、魔法的？又是经过了明师的调教才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眼前的这几个人才几岁呀？在看他们身上的幻兽铠，个个覆盖率达九十以上，分明是九阶铠才会有的身体覆盖率，倒底从哪里来的这么一群功力高绝，又有如此多的像是天文数字般惊人九阶铠的可怕年轻高手，他们来这里又想要干什么？

而站在湖边张大了嘴的葛瑞斯与宜杨则是不由的苦笑起来，无论他们怎么看，眼前的这群人，或者说是亚芠，根本就不是那种喜欢在人前卖弄自己本事的人，那又为什么会忽然展现出这种不借力而渡水面的本事来呢？

想了半晌，两个人唯一的结论，也是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亚芠在对宫殿里的人做下马威。

没错！就是下马威！

不约而同的摇头苦笑一声，光是隐约的看到宫殿前那群人脸上的惊容，就知道亚芠这个下马威可真的下的是时候呀！

不敢迟疑，两个人同时的招呼一下自己的部属，沿着宫殿前的弯桥，往宫殿奔去，他们可不敢像亚芠他们那么大胆，在这群可以说握着泰龙的实权的大人物面前也来这一套，虽然说他们心里也是痒痒的！

当葛瑞斯及宜杨来到宫殿前时，亚芠等人早已经站在宫殿前的这一群人的面前了。

只是来到这里之时，宜杨及葛瑞斯却看到了以葛沃比为首的领导阶级人群，个个脸上的神情竟然是用一种极端怪异的神情在望着亚芠及亚芠身边的贪狼星。

半晌，葛沃比倒抽了一口气，喃喃道：「神魔之像！」

「神魔之像原来是真有其人？」

虽然说葛沃比只是喃喃自语，但是现场众人又岂是泛泛之辈？哪一个不将葛沃比的自言自语给听在耳中？

忽然的转过头去，葛沃比对的身边的一个仆人急切道：「去把我的神魔之像给拿出来！」

仆人领命以后，同样的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看了亚芠一眼，然后转身往宫殿里奔去。

现场所有人全都不知道葛沃比到底是在干什么？除了其他的郡主们之外，而葛瑞斯则是大大的一楞。

他是曾经听过葛沃比对他说过，他在一年多以前曾经用天价买下了一组雕像，好像是近来在帝国境内逐渐闻名的一个被人称为神匠的巧匠的作品，他也曾经要拿给他看，但是因为自己对於雕像没什么兴趣，所以也没有去看过。

可是，现在他这个大哥怎么会忽然叫人把他珍逾性命的宝贝神魔之像给拿出来，到底他想要干什么？

答案很快的就揭晓了，当仆人慎重的拿出了一个长、宽、高约都五十公分的方形盒子交给了葛沃比，当葛沃比将盒子给打开的时候，所有人，甚至是亚芠身后的死神小队们也全都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声的惊讶赞叹的混和叫声来。

在盒子用黑色绒布当衬托的底盘上，很明显的摆着以两个为一组，总共四个两组的雕像。

雕像是青白双色混和，各自作着祭司与武士打扮的人像，旁边，也各有着一只或金或银，神态栩栩如生的威猛神狼搭配着。

由於这两队雕像是如此的唯妙唯俏，不但是人物的五官姿态甚至是那种相同的气质全都毫无一点遗漏的表现出来，因而才一出现，所有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认定，这四尊雕像根本就是以亚芠及贪狼星为蓝本所雕出来的。

看着手中托盘里的神魔之像，葛沃比忍不住道：「真没想到，当初我百般的恳求之下神匠伊夜铭才肯将这两对雕像借我观赏，我当时还相当好奇的问他，他是怎么办到的，可以雕出如此的截然不同，充满矛盾，但是却又令人感觉到如此和谐的作品来的？」

「当他跟我说他是以他的一个朋友为蓝本所雕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骗我的，这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将这两种如此极端的面貌融合於一身的人类存在呢？」

「没想到，这竟然会是真的，真是叫人无法置信！」

轻柔的摸摸手中的神魔之像以后，葛沃比转过头来面对着亚芠，眼中精芒一闪，泰然的问道：「现在的你应该是魔的一面吧！那么你在斯达帝国时应该就是你神的一面吧！我有没有说错？慈悲圣者？」

毕竟是第一强国泰龙帝国的君主，葛沃比丝毫没有被亚芠森冷的神态给吓着，反而兴致勃勃的指着手上的神魔之像，比对着亚芠的神态轻松的询问着。

亚芠眼中银芒一闪，当他看到了这两组神魔之像时，他就对眼前的这个泰龙帝国的君主葛沃比产生了好感，毕竟他有着一颗如他一样欣赏伊夜铭作品的心，这就足以让亚芠产生同好的亲近感。

因此，亚芠淡淡的对葛沃比欠身：「陛下你好慈悲圣者或是银月恶魔都是人家对我冠上的称呼，我并不是什么神或魔的，你可以直接叫我亚芠！」

「银月恶魔！」

慈悲圣者或者除了斯达帝国当中的人以外，其他国家的人并没有几个曾经听过了，但是若是说到银月恶魔四个字，那就足以叫听到这四个字的人失声惊呼起来。

银月恶魔乃何许人也？

血土台上狠心杀戮上万名的人，手下的死亡杀手在这两年当中在整个奇武大陆上掀起了漫天的血劫，光凭这两条就足以叫人闻名丧胆不寒而栗，更别提多多少少流传在人言之间的其他恐怖传言了。

因此，一听到亚芠自承是银月恶魔，当场使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宜杨更是不由自主的反手拔出了腰上的长剑，迅速的移位到葛沃比的面前，横插入葛沃比跟亚芠之间，剑尖直比亚芠，脸

色大变：「陛下快退，这个恶魔相当可怕！」

「银月恶魔，你来我泰龙帝国的王宫想要做什么？」望着亚芠，宜杨大喝道。

而亚芠则是有点无奈的望着宜杨，虽然说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声不是顶好的，但是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才说出来，就引起了宜杨这样的一个激烈反应来。

再看看其他人，除了葛瑞斯早知他的身份以外，其他站在葛沃比身后的人，大概是各郡的郡主，个个也都是如临大敌的不但一瞬间都铠化起来，充满敌意的面对着他，宜杨身后的卫兵也个个脸色发白，甚至还发出了某种的信号弹，不到三十秒的时间，他们的背后还有前方，已经被闻讯赶来的众多卫兵给挤的密密麻麻的，顿时他跟死神小队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包围里了。

就在众人戒慎的看着他的时候，忽然在卫兵群里，葛沃比的声音传了出来：「干什么？你们全疯了吗？宜杨，还不叫所有人退下！」

随着斥喝的声音传出，葛沃比的身影也从密密麻麻保护着他的卫兵人群里钻了出来，转头脸色相当难看的看着宜杨。

听到了葛沃比的斥喝还有被他的难看脸色一瞪，宜杨心中一惊，半晌，这才不情不愿的伸手挥了挥，莫名其妙的被紧急信号给招来的卫兵们见到了宜杨的手势，又莫名其妙的退了下去，却不知道为什么才几个人就要把附近的卫兵全都给招来？

看到了卫兵们全退下，在这个宫殿前就只剩下脸色有点苍白的其他郡主，他自己本身，葛瑞斯及宜杨几人以后，葛沃比这才转过身来面对着对於刚刚的情势似乎视如未见的亚芠等人，歉意的一笑。

接着又转过头来面对着宜杨斥责道：「宜杨你在干什么？光凭银月恶魔四个字就惊慌失措，你这个禁卫队长是怎么干的？叫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人家有表示出任何的敌意吗？」

「像你这样子做，恐怕也会令我们的客人以为我们要对他们不利，到时候你不就成了最大的罪人了，况且，如过说以银月恶魔这样的能力来说，你以为这几个卫兵有用吗？如果人家真的对我们有敌意的话，那你以为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活蹦乱跳吗？」

「陛下，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亚芠，我比较喜欢听人家叫我的名字！」

听到了葛沃比左一句银月恶魔，又一句银月恶魔的，亚芠忍不住插嘴的说道，这个听起来会引起人家恐慌的外号以后还是少说为妙！」

「好吧！亚芠先生，那你现在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点点头，骂完了宜杨以后，葛沃比有求必应的照亚芠所说的，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不过为了以示敬意，他还在后面加了先生两个字。

亚芠先是深沈的看了葛沃比及葛沃比身后的那群郡主们一眼，然后在徐徐道：「陛下，请先容我放肆一下，不知道这位是不是就是玛榭郡主？」

忽然的走到了一个胖胖身材，满脸笑容的中年人面前，亚芠眼中银芒四射的望着他，询问着。

胖胖的中年人似乎一愣，他没想到亚芠这银月恶魔谁都不找，偏偏的找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出见面下还一眼就叫出了他的身份，令他一阵的狐疑。

但是，玛榭郡主依旧是脸挂笑容，点点头道：「在下正是印得？玛榭，不知道亚芠先生你找在下有何指教？」

亚芠冷冷道：「玛榭郡主您真的是不错，刚刚在听到了我的名字时，所有人，包括了陛下脸色全都变了，唯有郡主您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笑容，实在是令在下相当的佩服，郡主您的修养真的是一流的呀！」

一旁的宜杨似乎老毛病又发作了，尽管对象是亚芠，他还是不满亚芠如此无礼的说话方式，插嘴道：「银月……亚芠先生，玛榭郡主他在几年前曾经出了一场的意外，导致郡主脸上肌肉僵化，只能够表现出笑的这样一个表情来，请你不要针对这一点来说郡主。」

亚芠点点头，然后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原来如此，难怪我总觉得玛榭郡主您的笑容看起来有种很假的感觉，像是人造出来似的，失礼了。」

玛榭郡主强笑道：「先生你多包涵了！」

亚芠嘴角稍微的一扯，忽然一副随口发问的样子道：「对了，郡主你已经知道我是谁吧？我还不知道郡主您的编号是多少呢？１０４４号还好吧！上次被我砍下头来以后他们没怎样吧？」

玛榭一愣，接着浑身忽然一抖，忽然极快的一出手往亚芠的胸前打去，但是这一拳却诡异的穿透了亚芠的胸膛。

在仔细的一瞧，原来真正的亚芠竟然已经退出了五步之外，玛榭郡主所打中的竟然是亚芠因为极快的飞退而留下来的残影。

而玛榭郡主的这忽然一出手，又是如此狠毒，顿时叫所有人全都傻眼了，怎么没有说个几句话，玛榭郡主就忽然猛下毒手？

摇摇头，亚芠极为冷酷的一笑：「我不得不佩服你们沙杷星人的科技，竟然能够这么唯妙唯俏的完全模仿出了我们人类的外表，不过，似乎你们对於我们人类的狡猾还没有学的透彻呀！」

说着不知道是褒还是贬的尖酸话，亚芠冷冷的讽刺着玛榭郡主。

同时，在亚芠身边的贪狼星也接到了亚芠的心灵通讯，低吼一声，忽然的将玛榭郡主给撞飞出人群，直落到湖面。

这一切说来甚慢实则发生的极快，快的让葛沃比等人还来不及反应，亚芠就已经揭破了这个笑瞇瞇的玛榭郡主原来是对人类有着极强烈报复心的沙杷星人所假扮的，并且让贪狼星将他给撞下了湖中。

直到玛榭郡主的落水声传来，众人这才完全的回过神来，但是更多的疑问却同时的涌上了心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事情的发展更是超乎了他们预料之外，不带葛沃比发问，亚芠长啸一声，一瞬间，五小脱离了亚芠的右臂，夥同贪狼星一起铠化在亚芠的身上了，那种特异的姿态再度的叫人不由的看傻了眼。

铠化之后的亚芠，额头上的尖锐独角在阳光下闪耀着刺眼的光芒，望着余波未尽的湖面，轻喝道：「你打算在湖里面待多久？１０４３号？」

众人还搞不清楚亚芠到底在说谁时？答案就已经揭晓在众人的面前了。

平静的湖面上忽然起了相当大的波涛，下一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水面下爆炸一番，忽然一个庞然大物由湖水中快速的升起，然后悬空停在湖面上一公尺处，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仔细的一看，那是一个成蛹状，深绿色，长约三十多公尺高约五公尺两端一圆一尖，表面还不断的做着收缩扩张，像个活物般的诡异物体，而依旧是一脸笑容的玛榭郡主正站在圆的这一头，由半空中往下俯瞰着亚芠。

「原来是你，我们还以为你已经死在虎王坡上了。」

以满脸的笑容却用着完全没有一点人味的语气平板的说着话，叫葛沃比等人不由的不寒而栗，一种诡异绝伦的感觉袭上了心头。

同时，葛沃比等人又骇然的回头看着力奥等人，此时力奥等人浑身洋溢着无穷的杀机，个个身上全都闪耀出了强烈的光辉，显示出他们心中的情绪相当的激动，而且功力更是全数动员起来。

对於眼前的东西，他们可是一点都不陌生，虽然是小上了许多，但是看样子可是像极了当初在虎王坡上的那三个怪东西，肯定是同一路的，这一点的认知让所有的死神小队完全的激动起来，阵阵的压迫感由他们的身上传出，引的葛沃比等人也不由的为之侧目。

以同样的一种冰冷没有人味的语气，亚芠望着站在怪异物体上的玛榭郡主，或者该说是扮成玛榭郡主的１０４３，徐徐道：「看来，南方真的就是你们在奇武大陆的大本营了！」

１０４３丝毫不露痕迹的看着亚芠，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直楞楞的看着亚芠。

忽然，一阵清脆的声音传进了亚芠包括其他人的脑海中：「亚芠小心，这傢伙脚下的小型战机正在聚集能量准备发出能量炮。」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才说完，众人只见１０４３脚下的那个叫什么小型战机的怪东西圆头的中央处忽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白光，刚出现就发出了无比强烈的光芒，令众人不得不互助自己的眼睛，甚至是亚芠也将脸上的面甲给聚合起来，整个人全都隐入了贪狼之铠当中。

而就在这众人护住了自己的双眼的同时，因为强烈的白光而导致眼前一片火红当中，忽然又有另外的一团更加赤红的身影投入了众人的几乎已经丧失了视觉作用的眼中，同时，耳边也听到了前头传来了一声无比高亢的凤唳鸣声，当中还夹杂的亚芠深沈的大喝声以及一连串的砰砰砰的打击声。

好不容易，白光消失，眼底的赤红还没有完全的消失，众人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张开眼睛瞧瞧，在还是一片赤红的景色里，众人模模糊糊的看到了就在湖面的半空中，身穿贪狼之铠的亚芠还有一只一人高浑身像是着了火似的，有着十八条美丽尾翎的赤红火鸟，正与１０４３的小型战机打得火热。

手持太初兽王的亚芠无论小型战机飞得多快，他都刁钻无比的贴身近战，太初兽王一条一条的在小型战机身上画出了无数的切口，没两下子，小型战机就被它体内所冒出来的浓绿气体给整个包围住了。

而恍若火焰化身的朱雀则是两翅不断的拍打，一道道的火焰不断的轰击在小型战机的身上，十八道尾翎更是像尖锐的长鞭般，随意的伸长收缩，在小型战机的身体表面上留下了一条又一条的焦黑烙印。

小型战机也不是没有反手的余力，不断的由身体各处射出一道道的白色光芒，直往亚芠及朱雀打来，只是全被灵活的亚芠及朱雀闪过了，但是在底下的众人看到当中的某一道白光射中了他们背后的宫殿竟把宫殿的一角给轰塌了，不由的叫他们暗暗的心惊不已。

而王宫的各处，更是因为白光的乱射而到处传来的尖锐的惨叫声、混乱的人群呐喊声以及一波波的火光沖天，看的葛沃比等人不由的心痛不已，同时又为眼前的怪物大对决而感到怵目惊

心。

斗了好一会，一阵银铃般的凤鸣声由朱雀发了出来，朱雀忽然的身形大涨，一瞬间整个身体忽然的变大了十多倍，双翅一展，竟然将这个到处乱钻的小型战机给整个包进了牠的双翅里，无法动弹。

亚芠也跟着一声的长啸，右手忽然并指前伸，剑指往朱雀双翅中的小型战机一指，手臂上，忽然的出现了一条由亚芠的肩膀到指尖长，看不出来实体的赤红色光芒，下一瞬间，这一条赤红光芒忽然由亚芠的臂上射出，在众人的眼中留下了一条火红的残影，穿过了朱雀那似虚似实的翅膀，直接命中了小型战机。

紧接着，小型战机在朱雀的翅膀中发出了沉闷轰轰声，爆炸开来，所有的残骸更是在爆炸的瞬间，被朱雀双翅上的高温火焰给烧成了灰烬，留下了一团团焦黑恶臭的东西落到湖中。

完成了毁灭这架小型战机的工作之後，亚芠一个返身，来到了力奥等人的面前，大喝道：「死神小队听令，将王宫西南方所有出现的魔格杀！」

听到了亚芠的命令，力奥等人顿时轰然一声允诺，接著全身泛出了强烈的光芒，十二个人化成了十二道光芒，往王宫的西南方向直线的飞去。

看到了亚芠及死神小队的举动，葛沃比这才回过神来，急声叫道：「宜杨！」

未待葛沃比说完，宜杨马上接口叫道：「发出一极警备命令，所有禁卫队全数赶往王宫西南方，凡是不像人类的东西全都格杀勿论！」

这就是宜杨聪明的地方，虽然不知道亚芠口中所说的魔是什麼东西，但是看到刚刚的小型战机也知道不是人类的产品，所以宜杨聪明的下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事实上也证明宜杨这个命令也真的是下对了，这时候在宫廷的西南边，正有著一群为数大约三百左右，浑身暗绿色像背著一个怪异的尖头龟壳的魔正不断的由王宫外入侵，沿路把被刚刚那场激变弄得慌张的王宫里的人群杀的一乾二净，直到死神小队奉亚芠的命令，发现到它们踪迹而赶来阻止为止，王宫中死在魔的手中的人已经超过了五百人，尚不包括那些死在小型战机的白光之下的人。

当宜杨的命令传递出去之後，亚芠已经徐徐的落到了葛沃比的面前，而朱雀又恢复成了刚刚一人高的模样，大剌剌的停在亚芠的右肩上，看起来相当的奇特。

葛沃比急著想要问清到底是发生了什麼事情？但是亚芠不给他机会，抢先道：「陛下你们先到安全的地方，等我们解决了那群魔之後我再来跟你解释，说著，亚芠一个腾身，随即往西南边飞去，刚刚在半空中他就已经先一步察觉到西南方有魔的身影出现了。

虽然心中著急，但是葛沃比也知道这时候不是询问的好时机，所以，他一见到亚芠飞身而去，连忙也跟著交代宜杨道：「叫所有的金卫到这里集合，宜杨你留在这里保护各位郡主。」

说完，不理会宜杨正要抗声的举动，葛沃比连忙展开身法，追著亚芠的足迹，也往西南方飞掠而去，不过才走没有几步，葛沃比就发现到自己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人，以为是宜杨不听他的命令跟来，转过头来正想要斥喝他，却看到，原来跟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弟弟葛瑞斯。

葛瑞斯用只有他们两个才听的到的声音道：「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葛沃比点点头，他知道自己的小弟功力只比他高不比他低，因此也相当的放心他跟来。

两个人发挥出极快的速度，几分钟不到，就赶到了另外一处位於王宫的西南方的一块大草地上

的战场。

来到这个战场一看，葛沃比及葛瑞斯兄弟俩几乎差点没将昨夜饭给吐了出来。

现场，大约剩下有两百多个魔正在与力奥等人交战当中，周围，到处布满著斑斑血迹以及残骸断肢，浓浓的血腥味充斥著两人的鼻端，令人作呕，可怕的景象更是叫人不忍目睹。

而先到一步的亚芠则是冰冷的站在最靠近战场的地方观战，在那平板冷硬的面甲、漆黑的晶体当中，丝毫无法察觉出此时他到底再想些什麼？

除了正在战斗当中的力奥等人以及观战的亚芠以外，周围越来越多的卫兵到达现场，但是只敢团团的围住而不敢轻易的加入战场当中，葛沃比与葛瑞斯实在也无法责怪他们的胆怯，因为，眼前的这一场战斗根本就不像是人类之间的打斗。

姿态怪异可怕的魔，不断的由颈後的尖角处喷出墨绿色的恶臭液体，射向力奥等人，当这些液体没射中人而落到地上时，便引发了强烈的侵蚀作用，同时空气中也弥漫著一种恶臭，可见这墨绿液体毒性之可怕。

除此外，魔的两手上又各自握这一把似虚似实的白色光剑，以一种超乎人类的极限能力的速度不断的围殴著力奥等人。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力奥等人以十二对两百多可怕的魔，竟然还可以打个平手。

夜月这个磨法师故且不论，根本没有魔可以近的了夜月周身五公尺以内，从夜月双手毫不间断的飞射而出的各种风火雷电早已杀的魔鬼哭神号的，在她身边环绕的六元圣珠更是不停的打击著企图想要侵入夜月的身边，但是往往一碰到夜月的六元圣珠，不是失去了战斗了能力之外就是被打飞，根本就伤害不到夜月的本身。

而力奥等人不像夜月那样的有六元圣珠可以护身，还有可以远攻的魔法，纯武人的他们各有一套办法可以对付这群可怕的魔！

以力奥为例，浑身宛如烈火笼罩的力奥根本就不怕魔所喷出的液体，还没近身就已经被他身上的炼焰气劲给弹出，一身覆盖率达九成以上的拟九阶兽幻铠硬挨魔的光剑挥斩，往往魔的光剑一碰到他的兽幻铠时，也就是力奥手中那把赤身蓝芒的大刀将它们劈成两半的时候，一副硬打硬砸的派势。

精於暗杀的停风跟龙纹根本就没人可以看的到他们的身影，只有在某一个莫名其妙倒下的魔的背後，他们的身影才会隐隐约约的惊鸿一瞥。

鬼刃是最狠的，跟力奥一样全是硬打硬砸，但是他又没有力奥那样高的功力可以抵抗魔的光剑，因此，他身上的伤痕最多，但是，他身上有几个伤痕就有几个魔死在他的手下。

而一旁的亚芠则是静静的看著自己的死神小队在这一大群的魔的包围遭受围攻的场景，并非是他不想要出力，而是亚芠已经有所觉悟，接下来他所要面对的将会是完全不知到深浅的外星怪物。

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对於外星怪物的力量一无所知的话，那麼两年前的虎王坡之事将会重演，所以他趁著这个机会多多了解这些被外星怪物改造而成的魔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而且，他更深知光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应付外星怪物的，到时候除了希望人类能够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外星怪物之外，他更是考虑到了一点，死神小队必定是会跟他站在最前线，他刚好可以趁机看看，在十二比三百悬殊状况下，死神小队面对威力强大的魔能够有怎样的表现，毕竟谁也说不准到底外星怪物总共有几个魔？

看了好一会，亚芠终於确认，这两年来力奥等人的进步程度远远的超乎他的预料之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以十二比三百的状况下，竟然跟魔可以打成平手，而且，随著魔的数目越来越少，力奥他们更是逐渐的占了上风。

觉得已经够了的亚芠，忽然长啸一声，听到了亚芠的啸声以後，力奥及夜月不由的一愣，随即同时的打了一个招呼，刹时，所有的死神小队的人全都脱离了包围住他们的魔，回到了亚芠的身边。

力奥疑惑道：「头儿，干嘛叫我们都撤退？」

隐藏在面甲下的亚芠冷冷的一笑，示意力奥他们退下，自己一个人往前移动，逐渐的接近乍失敌手而不断咆哮的魔。

站在稍远处的葛沃比不由的一阵骇然，难道亚芠要以一个人之身来面对这看起来少说还有近两百个的怪物？

一旁的葛瑞斯则是紧张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乾涩道：「大哥，你等著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银月恶魔的姿态。」

听到了葛瑞斯奇异的嗓音，葛沃比也不由的紧张起来，难道现在的亚芠还不足以称之为银月恶魔吗？

随著亚芠一步一步的接近，魔也发现到亚芠的存在，咆哮的往亚芠扑来，而亚芠却不改任何的行走的节奏，彷佛是眼前这一大群面目狰狞的魔是不存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亚芠的手中竟已握住了不知何时出现的奇形异剑太初兽王。

第一只魔终於扑飞到了亚芠的面前，但是却在两脚还来不及落地的时候，一瞬间就在亚芠的面前被支解开来。

没错，就是支解，在所有人全都没有看清楚，甚至连亚芠到底有没有什麼异常的举动都无法确定之下，那个面目狰狞全身皮肤坚逾钢石的魔就在那一瞬间彷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将全身分成了无数不到巴掌大的小块，望四面飞射而去，所流出来的墨绿色体液连一点都没有沾到亚芠那金光闪闪的贪狼之铠。

看到了这既诡异又残忍的景象，周围的卫兵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紧接著，无数的惊呼声随著抽气而呼出，甚至几个忍不住的呕吐了出来，葛沃比的脸色也在那一瞬间变的相当的惨白。

但是比起接下来的景象，刚刚那景象简直像是小菜一碟，正餐还没上桌！

一瞬间，亚芠的身影已经被蜂拥而来的魔给淹没了，就在众人还来不及惊呼的瞬间，密密麻麻的魔群当中，忽然传来了亚芠的一声轻喝：「火！」

随著亚芠的轻喝声，忽然在魔的群体当中起了一阵的骚动，众人只见到，忽然有一把猛烈的大火由魔的团体里烧了起来，直烧的魔的群体里不断的发出了惨烈的咆哮。

猛烈的大火随著魔的身影不断投入，彷佛是以魔的身躯为燃料，越烧越烈，越烧越大。

但是，当众人仔细的一瞧，却又发现到，这个火其实跟一般所认知的火并不一样，起码，这个火竟然会是绿色的，绿色的火，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世界上有这样的火的存在。

在看仔细一点，众人这才骇然的发现到，这把火根本就不是什麼火，众人眼中所谓的绿色火焰，竟然是由亚芠的手中太初兽王沾染了魔的体液，在挥动向外洒出时，所形成的既灿烂又残

酷的火花。

只是众人也深觉的奇怪，为什麼这样的情形会让所有人在第一眼看到时，就会有火焰的感觉呢？甚至，竟然还由心的感觉到这是一股相当炙热的火焰？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就是火，无名之火，亚芠的六大绝招之一的无名之火。

不同於变化无常的无名之风，无名之火几乎可以说是亚芠最残酷的杀敌绝招。

源自於负面的疯狂焰心所领悟出来的无名之火，承袭了疯狂焰心的残酷兽性，是以生命为燃料所燃起的炙热火焰，无穷无尽的吸纳的任何生命，藉此延续火焰的燃烧。

瑰丽复杂的招式轨迹，构成了火焰燃烧的形影，以亚芠为中心向四面八方飞舞著，点点的火星是太初兽王的剑尖，滚烫的火焰是剑刃的留影，绿色的火光是魔的血液，一篷火热的绿色火焰就此而诞生。

如果可以看到面甲之下亚芠的面孔话，想必所有人会无比的惊讶，在面甲底下的亚芠双眼竟然是紧闭的。

全心全力的投入了无名之火的施展之下，亚芠隐隐之间感觉到无名之火跟疯狂焰心一样，具有可以勾起他心中的兽性，这一发现，使的亚芠为了避免自己又像以前一样陷入疯狂而无法控制，所以他提升了自己施展这无名之火的困难度。

藉著双眼紧闭，纯粹只透过耳朵的听力，对付这群一般人会觉得相当可怕的魔的围殴，同时，也可以藉著不要目视到眼前的血腥而避免刺激到自己的兽性。

这个时候，当初亚芠创招的本意就完全的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虽然四面八方都有魔的各种攻击，但是亚芠其实并不怎麼需要耳朵听力的辅助，他只要顺著自己的心，将无名之火尽情的施展出来，精妙神奇的无名之火就已将亚芠的周身完全的包围住，连魔所喷出来的体液竟然没有一点可以溅入由太初兽王所组成的剑圈当中，反而是变成了亚芠的剑下亡魂，饮恨而终。

但是看在周围的人影里，却变成了亚芠双脚不动，整个人全都笼罩在这绿色的火焰当中，而他的身周来自四面八方的魔则是像扑火的飞蛾一般，稍一近身，随即在亚芠身边的火焰给化成了碎块，再无一点刚刚的狰狞与恐怖的形象。

看到这样的景象，以力奥、夜月为首的死神小队是感慨最深的。

老实说，在这两年当中，他们不约而同的，所有的修练都是以当初虎王坡上令他们饮恨收场的魔为目标来激励自己。

今天，他们终於正面跟魔碰上了，也感觉到这两年来的苦练并没有白费，比起两年前跟魔较量让自己吃尽苦头来相比，现在十二比三百不但可以势均力敌，而且还能够慢慢的蚕食它们，逐渐的占了上风，的确也真的是够让他们骄傲了。

但是现在看到了亚芠的表现，一比两百多的魔，竟然还能够压倒性的占了胜面，只看到亚芠那种彷佛是轻而易举的就将魔给支解的的模样，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实力跟两年前与亚芠的相较之下，又被拉的更远了。

以致於现在，在看了亚芠的无名之火以後，所有人全都衷心的升起了一个期望，不奢望自己可以追的上亚芠的实力，但是起码，自己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绝对要把自己的实力提升到再也无法提升为止。

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在若干年之後，实力深不可测的死神小队广为人知，而促使他们有此实力的亚芠及亚芠所传授给他们的森罗万象之的武学理念也开始被人所探讨，最後，开创了奇武大陆上的一片新的武学理念，终於让亚芠成为了影响武学最大的宗师，成了名副其实的武圣！

且不管力奥等人心中暗暗的立誓，以葛沃比、葛瑞斯等泰龙帝国王宫这一方面的人马，心中又是另有一番的感想。

不知道是刚刚的景象已经麻痹了他们的心或是已经见惯了，此时的他们心中显的是出乎意料的镇定，遥望著亚芠的身影，以及魔的前仆後继，这个时候，在禁卫兵里面的所有人的心目中全都产生了同样的一个念头。

大概是基於人的本性，看到了面目狰狞的魔在亚芠的手底下像是豆腐做的一样，任由亚芠爱宰便宰，心里同时的升起了一个想法，他们也想要试试看。

尤其是现在，看到了正一脸严肃的瞧著亚芠跟魔的战斗的葛沃比正站在旁边，基於想要在陛下的面前好好的露一下，让葛沃比可以记住他们，对於自己将来也有好处，因此他们不约而同的全都想要参与这场战斗。

而他们也确实做了，慢慢的，卫兵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到最後，甚至有不少人企图往魔的圈子当中闯进去。

只是，当他们真的靠近了整个战斗的圈子时，这才发现到了一件另他们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竟然不是魔的对手！

每一个接近魔的卫兵，手中的兵器完全无法伤害到魔的身体，而他们那穿著兽幻铠身体在魔那锐利的爪子下，竟然比纸扎的还不如，轻轻的一碰就支离破碎了，现在，他们才知道魔的可怕，但是已经是太晚了。

原本因为1043的死亡而没有人可以指挥的魔，只是很单纯的凭著它们自身的破坏本能来攻击所有会动的生物，所以，死神小队及亚芠的轮流上场，便成了它们唯一的攻击目标，反倒是後来围攻的王宫卫兵们因为只是静静的包围在四周，因而没有引起魔的攻击。

而现在，卫兵群的轻举妄动的攻击，顿时将其他游离在外的魔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它们将攻击的目标转移到周围的卫兵身上，刹时，除了亚芠周遭的魔以外，其他的，大约还有三四十只的魔顿时将它们的魔手伸向了周围的卫兵当中，顿时，杀的卫兵们哭爹喊娘的，全然没有还手的馀地，只能任由魔的屠杀。

这个时候，刚刚本想立功的卫兵们心中全都後悔了，若不是他们的攻击引来魔对他们的攻击的话，现在，他们应该还是在旁边看戏，可是现在，面对著无法抵抗的魔，他们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给他们，就怕被魔找上来，到时候就真的死路一条，哪里还有想要在葛沃比面前立功的想法！

其实，这也怪不得这群卫兵们会有此想法。

晚到一步的他们，并没有直接接触到魔的威力，而接触到魔的卫兵又已经早已死去，他们所看到的，先是死神小队十二比三百还逐渐的占了上风，紧接著，杀魔比一只虫子还要来的轻松的亚芠这种非人的表现。

因此，心中自然而然的就将魔的实力一减再减，到最後，根本就完全不把魔给放在眼里。

那里又知道，在亚芠及死神小队手底下宰杀随意的魔，竟然会是由沙杷星人精心挑选出实力雄

厚的人类所改造而成的，打著要以这些魔来将人类灭族的主意，根本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抗衡的可怕怪物！

如今知道後悔了，但是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被眼前的血腥彻底的激起了兽性的魔，随著卫兵们的惨叫及鲜血，越是兴奋的到处追杀的慌张失措的卫兵群。

看到了这样的变化，葛沃比及葛瑞斯心中著急万分，偏偏却也自知以自己的能力上去，根本就无力抵挡魔的威力，就算是上场也是白搭，不由的频频望著有能力解决这些魔的亚芠及死神小队。

偏偏，这个时候的亚芠除了双目紧闭以外，整个心神全都浸入了施展无名之火的招意当中，对於身外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察觉。

而有能力解决魔的力奥等人，虽然有心想要将这些四散的魔给解决掉，但是却又鉴於以往的经历，让他们不敢轻易的离开亚芠的身边，以免到时候又会发生了什麼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变故，况且有没有接到亚芠的命令，更是不敢四散去阻止魔的杀戮，因此，除了杀掉几个接近他们的魔之外，力奥等人就只有看著魔越来越散开。

好不容易，终於等到亚芠完全的解决的他身边的魔以後，亚芠终於回归了平静，心神也由半疯狂的无名之火的招意下缓缓的平静下来。

睁开眼睛一看，他的身边已经累积了一大圈早已分不清是那个部位的碎肉所组成的血肉圈子。

望著地上的血肉圈子，亚芠不由讽刺的一笑，看来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是脱离不了血与肉。

抬起头来一看，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力奥等人好奇的眼色，他们搞不清楚亚芠为什麼在静止下来以後这麼久都不说话，也不对刚刚四散的魔有所处置？他们本来还以为亚芠是别有用意呢！

再来便是葛沃比、葛瑞斯兄弟两无比著急的眼色，他们同样的不懂为什麼亚芠好像是对那些魔的离去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

只是，他们又怎麼知道沈浸在自己的招意下的亚芠根本就不清楚刚刚到底是发生了什麼事情？又怎麼会做出及时的处置呢？

忽然全身并出了无数的金纹条芒，亚芠解除了铠化状态，恢复了原身。

见到亚芠忽然的恢复成了原身，众人不由的一愣，直到亚芠有出了那一圈令人不忍目睹的血肉圈子来到了力奥等人的面前，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不加思索的冲到了亚芠的身边，葛瑞斯说口而出道：「大哥，你不管那些逃出去的怪物了吗？」

夜月也忍不住道：「大哥，那些魔恐怕已经跑出王宫的范围了，我担心会有民众受害！」

亚芠一愣，疑惑的看了看四周，这才发现到，除了力奥等人还有葛沃比及葛瑞斯以外，这四周一片静悄悄的，再也看不到人迹，而比刚刚又多了许多的死去的卫兵的尸体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亚芠回过头来，望著葛沃比道：「陛下，看来现在可不是我们聊天的时间！」

不待葛沃比回话，亚芠又已经一个转身面对力奥等人：「死神小队听令！」

听到了亚芠的话，亚芠等人不由的全都肃然的挺直的腰杆，等著亚芠的命令。

「搜索出所有潜逃的魔，就地格杀！」

「是！」

随著亚芠的命令一下，所有的死神小队轰然一声应诺，随即一个转身，十二个人分成了十二个方向，化成了十二道光芒，往四面八方电射而去。

葛沃比见状正想要趁机做些什麼时，忽然又见到亚芠背後的头发忽然诡异的不断乱舞著，同时，由亚芠的身上更是同时的传出了虎、狮、鹰、熊、狐五种动物的巨大嘶吼声，没有心理准备的葛沃比及葛瑞斯顿时被这一阵的声音给吓得不由的倒退了一步。

接著，他们随即就看到了从亚芠的斗蓬下，五道颜色不同的光芒同时的穿出，随著力奥他们的身後，分头往各方飞去。

亚芠回过头来对著葛沃比及葛瑞斯点点头，随即，就在两人的面前，背後的白发舞动的更加的激烈，而亚芠的双足逐渐的离地，不一会，亚芠已经飞身到半空之中，在葛瑞斯及葛沃比兄弟俩的面前变成了一个小点。

紧接著，他们随即听到了半空中，传来的亚芠的声音：「所有人注意，凡是见到绿色长相不类人，嗜血的怪物者，尽速躲避，不要与其正面冲突！」

声音不显的怎麼大，但是葛沃比及葛瑞斯却相信，这一番话恐怕不只他们两个，整个玛茵之盾里的人民都会听的一清二楚。

葛沃比在亚芠的声音过後，急忙对身边的葛瑞斯道：「小弟，马上传我的命令，令所有的部队全都动起来，并且把玛茵之盾外面的所有部队力量也全都集中回玛茵之盾，以应不时之需，全力的搜索那群怪物。」

葛瑞斯点点头，随即腾身离去。

葛沃比回过头来，看著半空中不知道何时已经失去了踪影的亚芠原本的位置，叹口气道：「到底是哪里来的怪物？」

摇摇头，葛沃比转身回去了他的宫殿，他要应付接下来即将产生的混乱了。

只是，不知道他口中的怪物，指的是非人的魔还是将魔生杀由心同样属於非人阶级的亚芠？

这一天，号称是玛茵之盾最混乱的一天，就在亚芠的声音下拉开了序幕。

玛茵之盾最混乱的一天。

对於这一天，对於居住在玛茵之盾里的人民而言，既是恶梦般的一天，又像是幻梦般的一天，使的所有人对於这一天全都是印象无比的深刻，甚至在若干年之後，这一天还被玛茵之盾称之为「逢魔之日」，视为年中的一项重大的节日。

根据某些民间的传说，这逢魔之日的开始，是在下午的时候，由一阵自半空中所传来的警告声音所拉开序幕的。

被民间传颂为警世神音的声音在同一时间中，传进了玛茵之盾里的百万民众的耳朵当中，警世神音警告所有人要小心一种有著龟背绿肤的人形怪物，不要正面遇上它们。

当时人民们哪里会知道有这种怪物会出现？因此也不当一回事。

但是，随著这股声音过後不久，先是由王宫周围的各个达官贵人的府邸开始，遭受到这种不知哪来的怪物入侵。

各家各府所设置的警卫武力在这种怪物的面前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随著这种怪物的出现，几乎就在一瞬间就被这群怪物给摧毁了。

不过庆幸的是，在与这怪物的遭遇当中，真正死亡的人数远比估计的少，几乎除了几个正面挑战它们的笨蛋以外，这群怪物并不去追杀那些没有攻击它们的人。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有一群同样不知哪里来的人及时的阻止了这群怪物的屠杀。

对於这群人，在民间的传说当中，有著相当详尽的描述，虽然说型态样貌无一相同，但是相同的是，这群人同样的都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摧枯拉朽的将这群恐怖的怪物给解决掉，避免了更多人的伤亡。

当中，形象最奇特的有三个人，分别是两男一女。

那个女的据说长的是美若天仙，出现时，浑身笼罩在一阵彩色光芒当中，像个美丽的女神一般，周围有著六颗颜色不同的光团在悬绕著，把她的周围营造的如梦似幻。

同时，这个女神般的人每次一出现，在她面前的怪物不是被冻为冰屑就是被烤成了焦炭，无一幸免，而受惊的人群往往一听到这个女神的温言抚慰，心中的惊慌顿时全不见了，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神般的人物。

而男的当中的一个，同样的叫人印象深刻，少见的魁武身材叫人一见难忘，浑身笼罩在一团赤红的火焰当中，乍看之下，就像是火焰魔神现身一般。

每一次的出现就如他的身材般令人难忘，人未至声已先到，伴随著一声大喝声，见到他的人眼前就只看到一团令人温暖的火焰降临，然後，威胁他们生命的怪物便在这个火焰魔神般的人物手下，被打成碎片，再也无法威胁到任何人。

但是，若要论起最叫人难忘的，恐怕首属第三人了，而他，也是出现最频繁的人，但是最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的长相！

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往往便是他那头无风自动的飘舞白发，漆黑的背影，笼罩在一层神秘的淡淡银辉之下的身影，还有那几乎快冻结人心的浑身冰冷寒气。

往往，这个人都是在最紧要的关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挡住了怪物对於人们的威胁，人们所能见到的也就只有他的背影，但是奇怪的是，这飞舞的白发，漆黑的背影、银色的光辉、冷冷的气息，却叫人不由自主的感觉到一阵安全的感觉传来，彷佛这世界上的任何威胁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消失，包括了他们面前那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的怪物也一样。

这个人从头到尾都不吭声，往往沈默的将这些怪物给杀掉以後便消失无踪。

但是同样的叫人啧啧称奇的是，他出现的地方，如果有人受伤的话，在他消失的地方往往都会留下了一团散发著柔和光芒的白色光团，只要你没有死，在这团光团光芒所笼罩之下，身上的病都会再光团消失之前完全的痊愈，甚至也传出了某些身患某些病症的人在这光团照耀之下，同样的将多年的痼疾给治好。

而这还只是这个奇异的人令人称奇的三个原因之一，另一个叫人称奇的原因是，有好几起的人曾看到，这个神秘的黑衣人出现时，在他的头顶上，一只有著十八道尾翎，形象像极了传说中的四方守护圣兽朱雀的火鸟在飞舞著，甚至还有人指证历历的说他们曾经听到那火鸟还发出了

最美妙的鸣声，叫人一听难忘。

而除此外，这个神秘的黑衣人身边也跟随著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著白色独角的银色巨狼，也有几起的人看到这之银色的独角巨狼独力的将怪物给拆成了一片片的碎片。

第三个原因，这个神秘人似乎不喜欢说话，他出现那麼多次，九成九的人没有听到他吭过半声，唯一的幸运儿就是在他头一次出现时的那一家人曾经听到他说话。

那家人事後回忆道，当时，他们一家本来是用完晚餐之後在院子里休息，忽然，後来被称为魔的怪物破墙而入，当头第一下便把这家的男主人给打飞到墙边，让男主人爬不起来。

而被吓呆的其他家人等到回过神来时，那魔已经到他们的面前了，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魔那狰狞的脸孔忽然的缩小。

众人一阵的惊呼，在仔细的一看，这才知道，原来不是魔缩小了，而是它被人用绝大的力量给打飞了，就像刚刚它打飞男主人那样，而打飞它的，是一只由护著小儿子的女主人的背後身出来的一只手。

接著，发楞的女主人即被吓呆的小儿子就这麼看到由她们的背後，慢慢的走出了一个背对著她们的黑衣人。

黑衣人慢慢的走到那个挣扎要爬起来，不断发出可怕的咆哮声的魔的面前。

一家人随即听到了一声轻的几乎以为是他们的错觉的声音。

「既然身为人又不再是人，何苦又何忍残害自己的同胞呢？就让我帮你解除你的痛苦吧！」

声音一说完，他们就只见到黑衣人身手往魔的额头隔空轻轻一拍，随即便看到原本还咆哮不止的魔顿时停止了它的咆哮，然後化成了一团的软泥般的物体，再也威胁不到他们一家人。

而留下了一团悬浮在半空中的白光以後，这个黑衣人就这麼在一家子面前完全的消失不见。

所以，对於这个神秘到连脸都没有人看到的黑衣人，最是受到了民间的热烈讨论。

当然，除了这三个人以外，其他的还有好几个人也是同样的在危急的时候解救了不少的人，只是没有这三个人来的令人印象深刻。时间是逢魔之日过後的第三天，经过了前两天的翻天覆地，终於在今天整个玛茵之盾回归了正常。

在玛茵之盾东区的王宫深处，葛沃比的会议室里，独坐上首的葛沃比面目阴沈的跟其他脸色也不比他好的郡主们正听著监察使葛瑞斯在报这三天以来的各种数据。

葛瑞斯清越的声音环绕这间会议室，他道：「……根据统计的结果，在逢魔之日当天，死亡的人数总共四千三百六十七人，其中的两千馀人皆是王宫的卫兵或仆役，再来便是当夜在对抗魔的时候遭魔所杀害的一千四百馀人，民间死亡的人数在一千上下，财物损失，包括王宫在内，总共损失了十三万金币左右，这是初步的估计。」

「另外，陛下所召回的兵力已经全力投入了维持治安的工作当中，在玛茵之盾里，现在一切的秩序都已经完全恢复了！」

面目阴沈的葛沃比询问道：「民间对於逢魔之日的反应怎麼样？」

葛瑞斯看了葛沃比一眼，然後才答道：「不安是一定的，但是，现在民间谈论最多的却还是亚芠先生他们的事迹，尤其是亚芠先生本人，几乎都被传讼成了神般的人物了。」

「监察使，请坐！」

点点头，葛沃比让葛瑞斯坐下以後，自己又低头的望著他的桌子前，那四尊特意的被他拿出来的亚芠及贪狼星的雕像，低著头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久久，葛沃比忽然拿起了手上的一份资料，自己翻著看，各郡主的面前也都有一份相同的资料，那是关於最近他们最重视的，商盟境内由新商联所引发的动乱调查报告，只是不知道怎麼回事，葛沃比忽然会叫人拿出来。

半晌，葛沃比翻到了其中的某页，指著当中的某一条念道：「目前据查商盟与新商联之冲突已经逐渐的僵化，商盟里的人民普遍支持新商联的作为，迫使商盟的盟主基列需采高压手段才能逼使民众不敢亲近新商联，实是一项饮鸠止渴，极端不聪明的作法。」

「现在针对双方武力比较，商盟有旧有的圣魔导及逆十字两大佣兵团以及两大城四小城的支持，新商联却有原第一、第二的冰雪楼与铁血两大佣兵团及第二第三大城的旧有力量所组成，再加上这几年来的发展，现在实力已经跟商盟平等。」

「不过，现在的的情势发展却出乎当初所预料的，商联竟然是稳占上风，逐渐的压迫著商盟的势力，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竟然已经取回了原奇兰楼联盟近三分之一的领地。」

「据事後调查的结果显示，其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商联当中不知何时忽然的出现了一群功力高绝的高手。」

「这群高手年龄不知、数目不详、来历不明、面貌神秘，彷佛是从天而降，完全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只知道他们一出现，便将商盟仗以为主力的魔兽牛怪玩弄於鼓掌之间，大力的屠杀著这些牛怪，短短的不到三日，商盟境内就已经布满了牛怪的尸体。」

「尔後，这些神秘高手又不断的暗杀著商盟所属的成员，因为他们来去无踪，行事又不择手段，弄得商盟的人现在越是占有高位越是人人自危，让商联得以轻易著占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现在，商盟与商联的主力全都投入了在丰原城的对峙当中。」

念完了这一段，葛沃比不再念下去，现场顿时的陷入了一阵的沈默当中，只是，一干的郡主也在怀疑，葛沃比忽然将半个多月前的资料拿出来干什麼？这不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了？

久久，葛沃比终於抬起头来，看著各郡主道：「各位对於这些事情有什麼看法？」

听到了葛沃比的询问，各郡郡主不由的面面相觑，该发表的意见早在半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发表过了，现在又要他们发表干什麼？何况，今早的会议不是为了要因应这三天的混乱而召开的吗？怎麼现在又在这里说这些旧新闻作什麼？

将各郡主的疑惑看在眼里，葛沃比也知道自己忽然拿出这些东西来确实也叫这些郡主难以猜测他到底想要说什麼？

对葛瑞斯轻轻的一点头示意，葛瑞斯立即站起来道：「各位郡主，相信你们一定很怀疑为什麼在这个时候忽然拿商盟境内的事情来做文章吧？现在就由本使在这里先为各位说明一下！」

听到葛瑞斯要做说明，所有的郡主全都将眼光集中在葛瑞斯的身上，听听他要说什麼？

「首先，我先向各位郡主说明一下，由於商盟境内竟然出现这麼一群神秘的高手，而我们的情报网却又无法查出这群人到底是什麼身份，所以陛下为了防范未燃，特令本使透过情报组织北斗调查这一群人的背景。」

一听到葛瑞斯说这些资料是来自大陆第一情报组织北斗的，所有人不由的充满著兴趣的听著葛瑞斯怎麼说，老实说，他们也曾经私底下去调查过这些神秘人物的背景，可是所得的皆是不详两个字，极端的神秘，但是因为这些人只在商盟境内活动，所以他们也不怎麼在意。

如今听到葛沃比竟然透过北斗来调查这些神秘人，哪有不让他们感兴趣的？

看到众郡主的兴趣都被挑起，葛瑞斯不由暗暗的吐了吐舌头，哪里是请北斗去调查的，根本就是北斗主动透露，由他这个北斗七星的紫星亲自说给他们知道的。

满足了他自己小小的虚荣心以後，葛瑞斯这才正色道：「根据北斗的情报指出，这群神秘的高手相当的神秘，成员大约有百人，都是由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所组成的，并未隶属於商联的组织，所有的号令全都是由商联之主原丰原城主妃雅小姐对他们的首领直接的请求的。」

「这群年轻高手与商盟之间也不存有主顾或是主从关系，看起倒还比较像是妃雅小姐的私人朋友关系，纯粹是拔刀相助的模样，当中的奥妙颇令人猜测。」

听到这，向来心直口快的南提伦郡郡主忍不住插嘴道：「那还不简单，一定是那个首领跟妃雅小姐有什麼亲密关系在，听说那个妃雅号称冰火女王，可是咱们奇武大陆出了名的绝世美女，肯定是那个首领爱好冰火女王她的美色，所甘愿出力帮她。」

本来只是开玩笑，但是南提伦郡主越说越觉得有那回事，而且似乎也引起了其他郡主的同感，毕竟，自古以来又有那个英雄得以逃过美人关？

脸上浮现出了令人害怕的邪邪笑意，葛瑞斯同意的点点头道：「郡主您说的对，不过，这一番话如果传出去的话，恐怕郡主您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说完，不理笑声嘎然而断的南提伦郡主，葛瑞斯继续道：「这一群神秘的年轻高手，根据北斗的调查，仅得知他们的名字就叫做死神镰刀小队，简称死神小队。」

「他们并没有一定的特徵，不像时下的各组织都有其一定规范的制服或是同样的武功来历等，唯一仅知的是，他们的右臂上都会有一个六角形以火焰为框内有一个骷髅斗蓬及两把交叉镰刀的死神标志，相当的符合他们的队名。」

不甘刚刚被葛瑞斯给吓到，南提伦郡主忍不住的问道：「那这个又跟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有什麼关系？别说他们已经来到我们泰龙了！」

本来只是想讽刺一下葛瑞斯，但是没想到，葛瑞斯竟然还真的是点点头道：「没错，他们已经来到了我们泰龙了，各位也都见过他们了！」

一听到这里，南提伦郡主不由两眼一瞪，什麼时候的事情？他怎麼会不知道？

而某几个比较细心的郡主不其然的，联想到三天前那一群各展神通的渡过外面湖面的年轻人，心中暗暗的猜想，该不会……

不给各郡主再继续猜测的时间，葛瑞斯继续道：「北斗的报告更是指出了一件事，那个首领并非是这个死神小队的真正首领，真正的首领其实是另有其人。」

「而那个人，各位郡主都曾经与他接触过，那位首领的名字就叫亚芠，也就是这几年来大陆恶梦的银月恶魔，而所谓的死神小队，其实也就是这两年来造成了大陆上一遍人心慌恐，无人得识其真面目的死亡杀手！」

一口气说完，葛瑞斯满意的看著各郡主惨白的脸色无论是银月恶魔或是死亡杀手，那可都具有阎王帖般的可怕威力。

「等等，你所说的死神镰刀小队莫非是亚华将军所说的，十人之力可以歼灭现在我们最精锐的部队金色猎虎、藏风青狐以及蓝天飞鹰，引起相当大猜测的那个传说中的死神小队？」

角落里，忽然的出现了一个声音，把原本打算要坐下的葛瑞斯又喊住了。

葛瑞斯转头一看，角落里还坐著两个人，一个是他相当熟悉的禁卫队长宜杨将军，此时宜杨将军嘴巴微张，显然也是想要发问，但是却被他身边的同伴给抢先了。

而他身边的同伴，问出了这个问题的人有著一张略为细长的马脸，右脸颊上有著一道刀疤，年约在三十左右，正是接获到葛沃比的命令，日夜急赶，终於在今天早上赶回到玛茵之盾，但是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又参加的这一场清晨会议的龙刃镇守将康达。

望著康达，葛瑞斯心中暗暗的偷笑，他就知道康达一定会忍不住的询问这件事情的，黄星的手下早已经在龙刃镇当中散布死神小队的消息了，他就不信龙刃镇里现在如此引人注目的讨论康达会没有听说过？

微微的一笑，葛瑞斯也不卖关子，直接道：「如果康达将军你所说的是亚华将军以前曾经说过的那个比他们兄弟所训练出来的亲卫队还要可怕的小队的话，我想，应该就是了，毕竟，银月恶魔真正的名字应该是亚艾。斯达克，是斯达克家最小的么子，是亚华将军他们最小的小弟，作哥哥的当然是了解自己的弟弟了。」

乍听这一个消息，所有人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样子，南提伦郡主甚至还露出了满嘴的白牙，嘴巴张的大大的，怎麼也不敢相信那个凶名昭著银月恶魔竟然会是斯达克名将一家的人？

甚至是连葛沃比都不免露出了奇异的神色，对於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听到了葛瑞斯这麼一说，他终於了解到为什麼前几天葛瑞斯会一副神神秘密的样子。

他所想要见的人－不败老将光荣虎王翰罗。斯达克当然是跟自己的孙子有关系了；不得说出姓名，到现在为止，斯达克一家的人头还是荣登奇武大陆最高赏金榜首；以及葛瑞斯所说的，这个秘密还能够威胁多少，这点在看到了银月恶魔的力量以後他也可以理解了，所有的疑问全都获得了解答了。

半晌，南提伦郡主忽然想到什麼似的，大叫道：「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斯达克家是四兄弟的，怎麼会忽然的冒出了一个第四人来？」

叹息著摇摇头，葛瑞斯伸起手扳著手指算道：「的确，斯达克名将一家子最出名的首推光荣虎王翰罗，再来是以亡故的不破熊将御莱，然後就是雷火猛狮亚华、魔鬼风狐亚旭、死神之鹰亚若三兄弟，而这也是世人熟知斯达克家的成员。」

「但是，不出名并不代表说就没有，其实斯达克家族第三代当中，还有一个当年被人称为没出息的第四子，只是当年没出息的人现在却摇身一变，变成了令全大陆闻风丧胆的银月恶魔，而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死神镰刀小队更是造就了大陆噩梦的死亡杀手。」

说到这，一时兴起的葛瑞斯还想要继续的说些什麼，但是忽然之间，整个会议室忽然在一瞬间像是所有的空气全都被抽空，令人感觉到呼吸困难。

一股突如其来，无法形容的冰冷寒意侵入了所有人的身体当中，令所有人不由的脸色大变，甚至是室中那盏装饰用的香油灯上的火苗也在那一瞬间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诡异气息给压制的变成了一个碧绿的小火苗，处於即将熄灭的阶段。

同时，一声冷哼声不知从何而来，回盪在整个会议室当中，冰冷的哼声虽然听起来不怎麼大声，但是却震的所有人耳朵隐隐生疼。

在场众人皆是见多识广的人，尤其是宜杨，想起了他的授业恩师曾经对他说过的一段关於形容一个绝顶高手的话，不由脸色大变，急忙大喝道：「所有人赶快运功护身，有绝顶高手驾到。」

同时，宜杨勉力的运功喊道：「哪位前辈驾到，晚辈泰龙帝国禁卫队长在此见礼！」

宏亮的声音在这个会议室里不断的回绕著，但是却盖不过那声冷哼的馀音，可见发出了这一声冷哼的人功力之高绝。

宜杨勉强的发完话之後，等了一下，室内的气氛依旧是相当的凝重，冰冷的寒气一样不减，宜杨正想要再喊话，一旁的葛瑞斯已经抢先道：「大哥，我现在将你的底细给掀出来并没存有任何的恶意，这是我们太上照水妖王前辈的指示交代我们办的，水妖王前辈认为不管大哥你有何目的，都不应该再隐瞒你的出身了，大丈夫立身处世，应该活的坦然才对！」

勉强的说完了这段话以後，葛瑞斯已经脸色发白，显示他再说这段话的时候更是经不起这冰冷气息的入侵。

然後，又是一阵的沈默无声，葛瑞斯一咬牙，正想要再说话，忽然众人很清楚的听到了由头顶上的屋顶上传来了声音道：「葛瑞斯，你的话可真多，小心祸从口出！」

说是这麼说，但是会议室内的那种冰冷及凝重的气息却在这发话的同时又诡异的消失不见了，令众人紧张的心情不由的松懈了起来。

没有了这股莫名的压力之後，葛沃比忽然一个电闪，展现出了他深厚的功力修为，急窜出会议室的门外。

看到了葛沃比的举动，众人也急忙的跟著冲了出去，但是，他们只来得及看到那一身漆黑的身影以及背後被耀眼的阳光照耀的发出了金光的白发，然後神秘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南提伦郡主张张嘴，最後终於忍不住的问道：「到底是谁？」

葛沃比用著一种奇怪的表情道：「是我们刚刚谈论的主角！」

「啥？银月恶魔？」

南提伦郡主似乎被吓得不清，而其他人的脸色也不怎麼好看，向来在各郡主当中以阴沈著称的伊卡郡主想到了刚刚的感受，他也忍不住气愤道：「岂有此理，难道他是来示威的？」

葛沃比瞥了伊卡郡主一眼，他自然之道伊卡郡主曾经跟亚芠之间所发生的不愉快，因此亚芠此举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认为是在示威，事实上，现场诸人馀悸未平的脸上也显现出不满的神情。

葛沃比淡淡道：「不用猜了，人家是特别来通知我们说魔已经全数歼灭了，不过正好听到我们的监察使在掀人家的老底，所以让人家一时不悦，可不是故意的，人家刚刚也向我致歉了。」

直觉的葛沃比好像还隐瞒了什麼事情，堂堂的银月恶魔应该不会就为了这麼一点的小事情就亲自的跑了这一趟，但是众人却又更为刚刚的感受而感到惊心，无暇去细思葛沃比到底隐藏了什麼？

光是想到，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悦，情绪波动之下竟然就牵动了这麼大的声势，那如果让这个银月恶魔真的生气的话，那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所有人几乎不敢想像。

今夜，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在经历的前几天的动乱之後，很显然的在玛茵之盾里的人民暂时的失去了在夜晚外出寻欢的念头，早早的就回家休息了，连荒区那一向繁华的大街上也都没有几个行人在行走，许多夜晚才有营业的店家甚至乾脆关起门来，过个难得的宁静夜晚。

就在寂静无人声的荒区上空，有一个像只大蝙蝠般的漆黑身影，静悄悄的滑过了无月的星空，往荒区的某个地方飞翔著。

漆黑的身影背後的那束随风飞舞的雪白长发，似乎取代了消失的月亮，散发著淡淡的银色光辉，但是若非是由比这个身影高的地方往下看的话，那是谁也看不到空中的这抹犹如来自九幽的漆黑身影的，正如某个街角的醉汉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他的头上五十公尺处正有人以难得一见的飞行方式通过。

遥望著脚下飞逝的街景，感受著迎面而来的凉劲夜风，刚刚从泰龙帝国的王宫出来的亚芠相当的享受这样的感受。

也不知道是这几天为了追杀那些四处逃窜的魔而飞来飞去，还是因为这玛茵之盾实在是太大了的缘故，亚芠来到玛茵之盾以後，在天上飞的时间远比用双脚在地上走的时间要来的多。

也因此他这才发现到，为什麼水妖王从初见面时起，总是喜欢在他的面前飞来飞去的原因了。

以往，他总是认为，当一个人修为到达可以不借外力纯粹用肉身飞翔时，以其实力来说，其实在地上移动的速度已经不比在天上飞要慢多少了，而且在天上的飞翔容易成为敌人的标靶远不如在地上用双脚移动来的省力而且安全。

因此，尽管以他的实力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达到可以随意飞翔的地步，但是除非是必要，否则亚芠宁愿在地上用自己的双脚跑。

可是，这几天连续在玛茵之盾的高空飞行的经验，却是叫他体会到另外一种的体验，无关功力的消耗也与安全与否没有关系，更与快速与否没有牵连，在高空中飞翔的亚芠意外的体会到了那种凉风吹过，眼前一片海阔天空，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感受，使的亚芠不自觉的喜欢上了这种移动的方式。

事实上，以亚芠现在的能力来说，他根本无须担心飞行时所需要耗损的能量，凭他现在的能量来论，够他环绕世界好几圈了。

飞著飞著，要不是因为现在是深夜，要不是怕会吓到人，亚芠还真的想要仰天长啸，将心中的喜悦给叫出来。

一方面是因为夜空的飞行让他愉快，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的目标终於又往前跨出一大步了。

回想起刚刚与葛沃比及葛瑞斯的私下会面，令亚芠自己也觉得顺利的叫他有点不敢相信。

在那场秘密会面当中，亚芠毫不隐瞒的将自己的目标，包括了沙杷星人企图灭亡人类的阴谋全都告诉了葛沃比及葛瑞斯，他希望葛沃比可以暂停与其他国家的征战，全力的准备应付不知道多久以後外星同盟的全力进攻。

或许是假扮玛榭郡主的1043的缘故，也许是见识过魔的可怕力量的原因，或者是自己这几日所表现出来的高强实力，又或者是那个北斗紫星的葛瑞斯暗地里出了不少力，或许全都有吧！

总之，亚芠本来以为自己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之下，要费很多口舌才能够让这第一强国的皇帝相信他的话，却在他说完时，这个皇帝陛下马上就表现出了相信他的样子。

他不知道这个皇帝到底心里有相信他几分，但是，对亚芠而言，起码这位皇帝对於他所提议的暂时停止人类之间的争斗，联合甚至是泰龙敌对国家的斯达帝国都说他愿意考虑，而不是一口回绝，这对亚芠就够了，他相信以这位皇帝的聪明才智会判断不出到底该怎样做才对？

现在，两大帝国当中的斯达帝国的岚大帝在基於他对他的救命之恩，以及他相当的赏识他的缘故之下，现在已经按照他的提议来为将来的人类存亡大战开始准备了，而泰龙帝国相信达到目标也是指日可待。

接下来，那就剩下其他的两国了。

新商盟不说，他相信以冰雪楼及铁血的实力再加上凯特他们的协助还有妃雅的智慧，欧，忘了还有十大高手之一的大力神王洪伯的鼎力相助，收复是早晚的事情，而另外一国的话！

哼哼！

心中泛起了一阵的冷笑，有那样的皇帝，又早已被沙杷星人控制的国家，实在是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华纳邦公国，你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心中转著令人发寒但是却没人敢怀疑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到的灭国念头，亚芠认定了荒区的某个角落，缓缓的减慢了自己的飞行速度，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降落。

刚刚通过荒区里鼎鼎有名的大酒店雅客的上空，亚芠还来不及找地方降落，忽然就看到了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忽然的飞出了一红一银的身影。

看到了这两个身影，亚芠冷肃的脸上也不由的漾出了笑容，打招呼道：「朱雀、小星，你们怎麼出来了？」

两个身影，一身赤红的朱雀还有身泛银光被生双翼的贪狼星高兴的在亚芠的身边飞绕起来。

亚芠乾脆停下来，让朱雀停在他的右肩上，贪狼星则是撒娇的用它的大毛头在亚芠身上磨磨蹭蹭的。

亚芠轻轻一笑，拍拍贪狼星的毛头，微笑道：「怎麼了？这麼撒娇？我才出去一天而已！」

同一瞬间，亚芠同时的接收到了来自朱雀叽叽喳喳的声音以及来自贪狼星的心灵通讯，让他在一瞬间就了解到雅客里面发生了什麼事情了！

带著奇异的眼神，亚芠低头俯瞰著底下一片幽静的雅客大酒店喃喃道：「外公他们来了吗？」

对现在的亚芠而言，应付自己的亲人要远比应付葛沃比来的棘手多了，不光是因为都是自己的亲人的缘故，而是亚芠知道这些亲人都是真正的关心自己。

就因为这一点的缘故，所以亚芠格外的难以使用非常手段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用意，这也让亚芠他感到棘手的原因，他总不能一照面对露出银月恶魔的面目来面对自己的家人吧！

想了想，亚芠拍拍贪狼星的头，带著贪狼星与朱雀，也不找什麼无人的角落了，直直的往地面落下，降到雅客的後院里。

还没降到後院里，亚芠就看到一抹清丽的白色俪影已经在後院里等著他了。

双脚踏地，白色的俪影走过来，轻声道：「大哥，你回来啦！」

亚芠点点头，看了白色的俪影夜月一眼，夜月欲言又止，亚芠一伸手道：「不用说了，我都知

道，爷爷跟外公他们是不是都在等我？」

夜月点点头，还来不及说些什麼，力奥跟其他人也跟著被亚芠落下的衣服飘动声给引来，看到了是亚芠，急忙的点头问好：「头儿。」

亚芠点点头道：「你们辛苦了，先去休息吧！」

力奥点点头，朝其他人摆摆手，所有人又如潮水般的退下了。

亚芠又微笑道：「夜月，我们走吧！」

说完，领著夜月还有贪狼星及朱雀，亚芠朝他们所包下的独院小客厅走了过去。

来到装饰摆设相当的高雅大方的小客厅前，轻吸了一口气，散去了一身冰冷的寒气，银眸也恢复正常，亚芠推开小客厅的大门，放眼一看，小客厅里，他的爷爷、外公、二叔公、小舅四个人正坐在客厅里。

看到亚芠及夜月走进来，众人脸上焦急的神色终於一缓，但是随即脸上又浮现出了一股责怪的神色，翰罗摆摆手，示意亚芠先坐下。

而看到这群长辈在座，夜月不由替亚芠担起心来，今天下午，这些长辈们一来，脸色就相当的难看，又找不到亚芠之下，让他们枯等了这麼久，想必他们现在的心情一定更糟了，偏偏她又不能跟他们说亚芠到底是去哪了，现在可真的叫夜月担心。

亚芠坐下以後，翰罗已经迫不及待的发问道：「亚芠，你在搞什麼？怎麼我才去你大哥他们那里住两天，一回来就听到你把你外婆给气昏了？还带著人自己跑出来？」

亚芠嘴一张，正想解释，一旁的威灵已经抢著替亚芠缓颊道：「亲家，先别急，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我想亚芠并不是那种会意气用事的人，你先别急，听听这孩子怎麼说！」

亚芠感激的望了自己的外公一眼，一旁的翰罗则是暗笑在心，自己的孙子是怎麼样的人他还会不了解吗？说亚芠把自己的外婆给气昏了，然後自己又再一气之下离开隆府，如果亚芠真的是那种会意气用事的孩子，他头第一个就不相信。

这离开隆府翰罗他是知道的，亚芠本来就有想要跟隆府划清界限的意思，所以恐怕这次是刚好趁机利用这个机会而已，至於说亚芠气昏他外婆这件事情，翰罗头一个就不相信，比谁都重视家人的亚芠会去忤逆自己的尊长，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当中一定有什麼隐情的。

只是，弄出了这麼大的事情来，他不骂一骂亚芠的话，又怎麼对的起自己的亲家呢？所以翰罗才抢先一步的发难。

只是他没想到威灵对亚芠的信任也不比他差，他自己都还没开口替亚芠讲情，威灵就先替亚芠说话了，不由令他暗笑在心。

一旁的里昂也道：「亚芠，这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天我们都不在，你跟你外婆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麼事情？说出来让我们听听，说不定是什麼误会，也许小舅可以帮你。」

「是呀！乖乖侄孙，有什麼委屈就说出来，二叔公替你作主，那天的事情我也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是克瑞那畜生的不对，二叔公已经替你教训他一顿了，你别在意呀！你这麼一走，昨天你外婆醒来可是哭的淅哩哗啦的，弄得你外公可难过极了，你有什麼不满的你尽管说出来，二叔公我一定替你作主！」

一旁的威飒也忍不住的开了口，他实在是相当的喜欢亚芠这个外侄孙，那天，他只来得及看到

自己嫂子一听到亚芠的名字就昏倒，而亚芠又转头就走，弄得他莫名其妙的，偏偏克瑞这畜生无论他们怎麼问死也不开口，还真叫威飒难办的很。

而站在亚芠身边的夜月则是一脸不可思议，下午找到这里来的这四个长辈，分明的摆出他们就是要来找自己大哥兴师问罪的，怎麼现在大哥连一句话都还没有说，他们竟然一个个又替大哥找起理由开脱起来，甚至连翰罗爷爷也是一脸微笑的样子，无论她怎麼看，可一点都没有什麼兴师问罪的样子在呀？

亚芠感激的望著眼前的四个长辈，他们的用心他全看在眼里，到现在，他也不忍心再让四位长辈为了他的事情再这麼担心了，沈思了一会，亚芠终於缓缓的将当初的事情，包括他跟克瑞之间的冲突始末一一的说了出来。

四个老大人听完了亚芠的话之後，翰罗跟威灵还来不及表示意见，威飒已经忍不住的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的骂道：「克瑞这小畜生，难怪我怎麼问他都不说，原来一切都是他惹出来的祸，早知道他不学好，没想到这麼严重，竟然仗著自己的身家在外为非作歹，不行，我要回去再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越骂越气，威飒一个起身，就想要赶回去教训克瑞。

一旁的里昂见状，急忙的拉住了威飒，说道：「叔叔，您先别急，要教训克瑞有的是时间，我们还是先将亚芠带回去好了，不然娘又要在您耳边哭的您心烦。

说来好玩，这威飒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怕女人的眼泪，偏偏当初他取的老婆又是一个泪潭子，每每威飒有什麼事情跟自己的老婆意见不同，只要他老婆眼眶一红，威飒就什麼男人的自尊全抛在一旁，非得弄到自己的老婆满意的收起了泪水他才松一口气，当时这件事还成为隆府里的笑谈。

如今，虽然威飒的老婆早死，但是上头却还有个嫂子在，这几天，玛莲的泪水可是弄得威飒比威灵还要紧张，因此，一听到里昂的话，威飒也不急著走了，又坐了下来，连声道：「亚芠乖乖侄孙，既然错不在你，那你就赶快跟二叔公回去向你外婆请个安，那就没事了！」

而一旁的威灵也总算是找到了开口的机会了，他也道：「是呀亚芠！既然这是一场误会，那你大可不必把你外婆的气话当真，住在这里也不方便，不如就跟外公回去吧！」

在场的众人里，除了早之内情的翰罗以外，其他人全都任为亚芠是在意玛莲的那一番气话，所以赌气的离开隆府，如今既然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一场误会所引起的，误会一解开，亚芠还不是会乖乖的跟他们回去！

只是，亚芠却摇摇头道：「不了外公、二叔公、小舅，我暂时不想回隆府。」

里昂一愣：「亚芠，难道你还在意你外婆的气话吗？要不是我们强力阻止你外婆的话，你外婆昨天就一个人跑出来找你了，好不容易今天才知道你在这里还是你外公一直阻止，不然你外婆就跟我们一起来了，还是说你真的要你外婆亲自来请你回去吗？」

说到这，里昂忍不住的也露出了一个不苟同的眼色来。

看到里昂误会他的意思，亚芠连忙摇头，到这里，他也不能在隐瞒了，於是亚芠便道：「其实，就算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我也想要找个机会离开隆府了。」

听到了亚芠这麼一说，威灵、威飒还有里昂不由的脸色一变，威飒问道：「怎麼回事？亚芠你不要我们这些亲人了吗？」

想起了当初在小酒馆里看到的亚芠那种绝对冷酷无情的样子，威飒不由暗自的心惊，一急之

下，颇令亚芠困扰的称呼也省了，急忙的追问起来，一旁的威灵及里昂也是一惊，马上露出了注意听的神情。

亚芠暗道一声遭，怎麼误会越来越大？连忙的将自己以往的遭遇及目的，刚到隆府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还有自己的种种考量，这两三天在玛茵之盾里的经过，不敢隐瞒的一一说个清楚。

好不容易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终於将前因後果给交代清楚以後，亚芠有点口乾舌燥的拿起了桌上的清水喝了几口，同时一边欣赏的几位老大人脸上的吃惊呆愕表情。

这一次，亚芠可真的是半点都没有隐瞒的将所有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因此，连即使已经听过了其中大半部分的翰罗也不由的傻了眼，众人彷佛是在瞧一个怪物般的看著亚芠，心里实在有点难以接受那些超乎他们想像力的诡异情事，连夜月也不例外。

过了好半晌，众人这才终於的回过神来，手指著亚芠右肩上的朱雀，威飒有点结巴道：「乖乖亚芠，你说，现在你肩膀上的这只怪鸟就是四…四方守护圣兽的南方朱雀？」

忽然一个挥动翅膀，朱雀由亚芠的肩上起飞，羽冠尾翎全都伸出来，飞到威飒的头上，狠狠的啄了一下，同时，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进了所有人的脑海中：「讨厌，人家才不是什麼怪鸟呢！人家可是最漂亮最玲珑纤细的南灵朱雀。」

威飒摸摸被朱雀啄到的地方，丝毫不管头上隐隐做疼，望著朱雀呵呵呵呵的傻笑著。

朱雀耶！传颂了数千年的四方守护圣兽当中的南方圣兽朱雀现在就在他的面前，多不可思议呀！

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威飒吓了一跳叫道：「你…你会说话？」

在厅内空中盘旋的朱雀不屑的瞧了威飒一眼，声音再度的传进了众人的脑海当中：「别在那少见多怪了，会说话又有什麼了不起的？人家早在八千年前就会说话了，还等你现在才发现？」

被朱雀这麼一骂，威飒也只能嘿嘿嘿的不停傻笑了。

而里昂则又是另一个样子，指著贪狼星，里昂无法置信的问亚芠道：「小星…小星是兽王？地位还在四圣兽之上，是所有的幻兽之王的兽王？」

亚芠含笑点点头，这下换成里昂傻笑了，他再怎麼也没想到，当年随随便便一时性起买来送亚芠的卵竟然会孵出了这麼一只了不起的幻兽，幻兽之王呢！

而贪狼星则是随著亚芠的回答用鼻子朝里昂轻哼了一声，眼神明显的表示出：知道吧，以後放尊重点！

看到了里昂的傻鸟样以及贪狼星的傲样，亚芠忍不住一笑，解释道：「根据另一个兽王半身的太始对我的解释，小星本身由於在八千年前来不及完成，没有独立精神的它并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半身，必须是要我跟小星合体，我们两个加起来，才能够算的上是完整的兽王半身的太初。」

什麼半身完整不完整的，里昂有点搞不太清楚，反正总而言之，小星说是兽王半身的太初其实又不能算是真正的太初，一定要加上亚芠的精神才算是真正的兽王半身的太初就是了。

脑海中这麼想，忽然一个声音吓了里昂一跳：「算你聪明，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没错！」

转头一看，不知何时，朱雀已经落回亚芠的右肩上，正看著他，隐隐间，里昂似乎在朱雀的眼中瞧见的赞赏的眼光，又吓了里昂一大跳，这才想起眼前的可是传说中的西方守护圣兽朱雀。

而无暇去讶异眼前的朱雀及贪狼星的真正身份，翰罗及威灵更在意的是亚芠所说的一切事情。

花了好一段时间终於将刚刚亚芠所说的完全消化完，威灵这才斟酌的用字，小心翼翼的确认道：「亚芠，也就是说，现在你来泰龙的目的，便是想要泰龙暂时放下对於其他国家的仇恨，更希望所有人一起联手去准备对抗天外来袭的怪物？」

亚芠点点头，补充道：「太始曾经对我说过，由於近年来外星怪物动作相当的异常，再加上太始截取它们的通讯内容，终於确认在不久之後，外星怪物的援军即将到达，到那时，恐怕就是外星怪物对我们人类发动总攻击，想要一举将我们人类给歼灭的时候，而太始并没有把握光靠四圣兽的力量就可以守护我们人类。」

「而且，在这漫长的八千多年守护岁月当中，因为人类的不自爱，不断的发生征战，所以太始逐渐的失去了对我们人类爱护心，连带著也让太始开始质疑它这样守护人类到底值不值得。」

「尤其是最近，适逢得知外星怪物即将全力来袭，太始如果要像以前那样继续的守护人类的话，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样的认知让太始长年来的疑问升到最高点，令它拿不定主意！」

翰罗接著亚芠的话，说出他的推论道：「於是，这时候正好你出现了，决定不再继续这样沈默守护人类的太始便开出了条件，它希望人类可以为自己的存亡尽一分力，所以它便要求你要结合全人类的力量，一起去抵抗外星怪物的来袭？」

亚芠凝重的点点头：「爷爷说的没错，由於我同时的具有著人类以及兽王半身太初一半的双重身份，所以，太始便要求我以兽王的身份决定人类是否有必要继续的生存下去，若是我觉得人类有活下去的必要，那就要我以人类的身份去集结所有的力量一同对抗外星怪物，在太始的心目中，也唯有我才有那个资格来决定一切。」

「可笑的是，那个时候正是我最迷惘最不信任自己同类的时候呀！」

听到亚芠自嘲的话，虽然明知道亚芠会在这里就一定是他决定人类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但是，现场又有谁会不知道亚芠所说的最迷惘，最不信任自己同类的那段遭遇呢？

只要一想到当时的亚芠如果一个想不开的话，那现在人类恐怕就失去了最後的生存希望了，甚至怎麼死的都不知道，这就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乾咳一声，威灵说道：「所以你现在来到泰龙就是为了太始的要求？」

亚芠点点头：「不光是泰龙，现在斯达帝国的岚大帝也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而且也已经相当有诚意的派出了使节团来希望可以跟泰龙联手，而我今天晚上也已经跟陛下密谈过，陛下虽然没有给我正面的答覆，但是我相信依陛下的聪明才智，他会做出最恰当的选择的。」

「等到陛下给我明确的答覆之後，接下来，我就要到商联去，会合妃雅她们，将激烈给推翻以後，那这样整个大陆大约就有四分之三的人可以团结起来了。」

听到这，翰罗若有所思的说道：「亚芠，那华那邦公国你将如何处置？」

一直未听到亚芠提及与他们一家有著深仇大恨的华那邦公国，翰罗忍不住询问。

亚芠冷冷一笑：「爷爷，您以为有德野王及黎安王那样的皇帝，整个国政又已经被潜伏的外星怪物海格所把持，这样的国家有可能会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诚心合作吗？」

听出了亚芠的言下之意，所有人不由的打了个寒颤，虽然亚芠没有说出口，但是众人也都能够

了解到，亚芠已经下定决心，华那邦公国将在无存在的必要了。

当然了，除了这些原因以外，众人也都知道这还牵扯到关系著斯达克家的深仇大恨，已经注定了华那邦的下场了。

只是，除此外，众人却又不由的为亚芠冷酷的言语所镇摄，没有人敢怀疑亚芠做不到，只是如此轻易的说出了灭人国家的言语，也让众人了解到，亚芠在某些方面是如何的冷酷，不愧是银月恶魔。

一时之间，因为亚芠冷厉的言语，竟然使的整个客厅里陷入了凝重的沈默气氛里。

「算了，不要谈这麼严肃的题目了，亚芠，你说了这麼一大堆，你还没有说出为什麼不跟我们回去的原因呢！」

半晌，忍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的威飒没话找话，他忽然将整个谈话内容又迁回了亚芠为什麼不跟他们回去的问题上？

听到了威飒的问题，众人不由的全都皱起了眉头，亚芠还没说话，威灵已经先道：「二弟，你到现在还不了解亚芠的用意吗？」

威飒一愣，看到众人的模样，难不成现场就只有他不知道？可是看到众人眼中那种让他觉得自己好像问了个很白痴的问题，威飒不由的一阵怪怪的。

看到了威飒是真的不知道，叹了一口气，威灵解释道：「刚刚，亚芠就已经说过了，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要各国放下彼此的仇恨，共同携手合作，好应付即将来到的外星怪物的来袭不是吗？」

威飒点点头，又听到威灵续道：「好那我问你，今天如果忽然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请你不要跟你的敌人打架了，跟你的敌人联手一起联手去打击另外一个你们共同的敌人，但是你又发现到这个人是某个第三方的人，那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麼？」

威飒脱口而出道：「开玩笑，我哪里会知道是真是假？他凭什麼要我放手？」

威灵点点头：「那就对了，亚芠现在正是处於那个喊停的第三人的角色，你该不会忘记我们的家族是什麼了吧？」

威飒有点搞不懂的说道：「我们是泰龙帝国的第一世家呀！那又跟亚芠不跟我们回去有什麼关系？」

威灵叹了一口气，再道：「你也知道我们是泰龙的第一世家呀？那你说，如果让人加知道亚芠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斯达帝国会怎麼想？」

威飒理所当然的道：「当然是以为亚芠是不是泰龙所派出的间谍了，企图用一个藉口让他们失去戒心好使泰龙可以从中图利呀！啊……」

威灵微笑道：「现在你懂了吧！，想要所有人都放下彼此的仇恨而合作，亚芠这个发起人就必须要站在一个超然的地位上，不能让人以为亚芠有任何偏袒某一方甚至是为自己图利的意图，这样才可以让所有人都信任亚芠的话，而这正是我们必须要配合亚芠的地方。」

威飒有点不好意思的搔搔头，随即，又忽然想到什麼似的大叫道：「不对呀！刚刚咱们乖乖侄孙不是说过了吗？监察使那小子已经在陛下的会议当中把他的老底给掀开了，那样岂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早晚其他人也都会知道的，那麼现在掩饰不也没有什麼作用了，这样亚芠回不回隆府根本就没有差别嘛！」

「对不对！亚芠那你现在可以跟我们回……」

兴奋的转过头来，威飒却撞见了一双毫无人类感情存在其中的银色瞳眸，那种冰冷无情的气息顿时较威飒兴奋的话语嘎然而断，再也说不下去了。

似笑非笑的，威灵徐徐道：「如何，你认为有这样一双无情眼神的亚芠，会让人认为他会隶属於某一个势力吗？会因为自己的亲友而受到影响吗？」

忍不住的又看了一下现在面无表情的亚芠的银眸，开什麼玩笑，在这样银眸状况的亚芠别说受到人的影响了，威飒甚至不怀疑，如果杀了他有利的话，亚芠真的会毫不犹豫的拔刀宰了他这个二叔公，哪有可能会受到亲人的影响？

同时，耳边更传来了里昂的补充道：「就算是所有人都知道了亚芠跟我们隆家的关系又怎样？二叔你不会以为这样的亚芠会受到自己的亲人所左右吧？更何况，亚芠还是被自己的亲外婆给赶出隆家的，还有什麼比这个还要更好的证明呢？」

这一瞬间，威飒终於了解到，自己还真的是个白痴，问出了这个白痴的问题来。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威飒苦著脸道：「那该怎麼办？亚芠不回去的话，那嫂子不是要哭死了，我还跟她打包票说我会把亚芠给带回去的呢！」

「二叔公您别担心，又不是说我就不能回去了，只要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你们太过亲近的话，自然就没有什麼问题了，不过最好是以後二叔公提到我的名字时，多骂几句，那就更好了。」

不知道何时已经恢复正常的亚芠笑了笑得安慰威飒。

回过头来看了一下亚芠，威飒满意的点点头：「还是这样看起来比较顺眼多了，这样才是我的乖乖好侄孙。」

此话一出，众人忍不住发笑，但是就在此时，亚芠忽然脸色一变，接著，力奥已经敲门走进来道：「头儿，凯琳小姐匆忙的跑来要找头儿你，她说要问你到底在克瑞身上做了什麼手脚，竟然害的克瑞从傍晚开始，他就一直不断的喊著头痛，更被一些莫名的幻象给弄得疯疯癫颠的。」

话才说完，从力奥的背後客厅的门口处，气势汹汹的凯琳还有拉不住凯琳的忆琳冲了进来，一见面就大声的嚷嚷起来，说的就是刚刚力奥所说的，闹的所有人不由的面面相觑。

亚芠及夜月不由的互望一眼，心里同时浮现了一个名词，但是却又不敢置信，同时的由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神情。

不会吧？精神异力觉醒？

克瑞那小子？

夜深人静时分，身为泰龙帝国第一世家的隆府主屋区域却是热闹滚滚，几乎所有人都不得入眠，原因就在于主屋的某个角落，一个不停的传出来，令人无法忍受的惨痛叫声，叫人不得安眠。

在主屋的西区，属于克瑞这个隆家未来继承者的大屋中，几乎所有隆家主系的人全都聚集在克瑞的房间当中，个个眼睁睁，紧张兮兮的看著坐在床沿，正替被凯琳给弄昏的克瑞把脉的亚芠。

良久，亚芠将克瑞的手给放下，站了起来，面对著众人，亚芠对夜月投以一个只有他们彼此了解的眼神，然后这才面对著众人。

仔细的看了一下挤在这个房间里的人脸上的表情。

他的外公严肃的脸上有著难掩的紧张，二叔公紧张之外更是充满著焦急，小舅则是跟爷爷一样，虽然紧张但是更多的是对他的信任，凯琳与忆琳则是有点怪罪他的样子，令亚芠不由在心底苦笑起来。

至于他的外婆，现在总算是戴上了她的老花眼镜，脸上充满著愧疚还有焦急混合的复杂神情。

亚芠先对众人投以一个要大家安心的表情，然后才徐徐道：“大家不用著急，克瑞一切正常。”

心直嘴快的凯琳当场发飙道：“什么正常？你在骗鬼呀！”

“从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克瑞就一直喊著他头痛，还乱叫些人听不懂的话，甚至还叫说他看到他被你给杀了，哪一点正常？你到给我说说看！”

亚芠苦笑一声，他可不敢得罪他这个叼蛮的表姊，连忙解释道：“精神异力觉醒的话，头痛跟见到幻象都是正常的。”

凯琳狐疑道：“精神异力？什么精神异力？”

倒是一旁的威灵、威飒还有里昂一听到精神异力四个字便忍不住的惊叫出来

威灵忍不住喃喃自语道：“难道先祖的传说是真的？”

忆琳忍不住摇摇威灵的手，娇问：“大爷爷，什么是精神异力？”

威灵脸色凝重的答道：“所谓的精神异力是指我们隆家自古以来，每隔几代人就会莫名其妙出现的一种精神力量异变。”

“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异变的人，其精神力是一般人的数十倍以上，拥有著令人想像不到的可怕力量，传说中，我们隆家的第一代先祖就是拥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才得以创下这么大的家业来。”

“但是，这种力量却同时也被称为恶梦的力量！”

一旁的凯琳也忍不住的问道：“既然可以拥有常人数十倍的精神力量，那又为什么会被称为恶梦的力量呢？”

威飒接续威灵解释道：“因为这种力量是来自于精神的变化，因此，在变化的时候会引起令人无法忍受的可怕头痛以及无时无刻的幻象，据说在历代的先祖当中，不少人曾经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力量变异所带来的痛苦，自杀或是拿东西敲破自己头的不在少数。”

听到威灵说的可怕，凯琳及忆琳不由的惊叫一声，俏脸刹时变的惨白不已，在她们想来，那克瑞岂不是死定了？

见到凯琳姊妹这样子，威飒安慰道：“你们别担心，先祖有鉴于此，所以早已经研究出了一种精神封印法来，可以将异常的精神异力封印住，这样就没事了。”

“倒是……”

威飒忍不住的转过头来看著亚芠，威灵接替威飒的话尾道：“亚芠，你怎么能够确认克瑞现在是精神异力觉醒呢？”

亚芠淡淡一笑，夜月已经替他回答了：“大哥的精神异力早已经觉醒完了，所以他当然一眼就可以认出克瑞现在的情况！”

“什么？”

所有人不由的失声大叫，不敢置信的望著亚芠，尤其是威灵等人，历代先祖当中早已经注明了每当精神异力觉醒时，定要将之封印起来，不然下场一定极为凄惨，而亚芠竟然完成了整个精神异力的觉醒？

亚芠淡淡一笑：“隆家血统的精神异力可以使人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外公刚刚你也说错了，精神异力的产生并非是莫名其妙，而是有固定的定律的。”

威灵一挑眉，显然还没有从亚芠已经完成精神异力的异变震惊当中醒来，脱口而出道：“怎么说？”

亚芠看屋内所有人都好奇的看著他，便道：“简单来说，精神异力的产生是以隆家血统每五代一次的频率出现，要精神异力觉醒，第一个条件便是他必须是隆家逢五的子孙。”

“再则，第二个条件便是年龄必须要在十五到二十岁的少年期间，第三个条件便是，必须要在这段期间当中，遭遇到大喜或是大悲的事情，如此达到三个条件才有可能会造成精神异力的觉醒！”

“当然，如果错过了这段时间，那以后就不再有可能会产生精神异力的异变了。”

对著凯琳，亚芠微笑的说著，叫凯琳不知道是该庆幸自己没事还是该惋惜自己失去了拥有强大力量的机会？

不过，一想到当中所需要的条件，凯琳与忆琳姊妹俩不由的面面相觑，这么说来，忆琳也有可能会发生精神异力的异变的机会喽？

只是，她们却搞不懂什么叫大喜或大悲？忆琳不由怯生生的问道：“表哥，那什么叫做大喜与大悲？”

毕竟是关系到她自己也有可能会产生精神异力的机会，所以向来相当内向的忆琳也忍不住的询问起来。

夜月拉著忆琳的小手，代替亚芠回答道：“忆琳，大喜或大悲顾名思义，其实指的是情绪的波动过大，所谓的大喜大悲，其实只是说明的让人较容易懂而已，正如克瑞一样，因为前几天面临著死亡的威胁，促使他的精神波动太过于强烈，这才导致了克瑞的精神异力产生觉醒。”

虽然是在帮忆琳说明，但是夜月的话等于也是替众人解开了克瑞精神异力忽然觉醒的原因，众人这才知道原来原因还是出在亚芠身上呀！

不过，众人这时到没有责怪亚芠，反倒是夜月的说明引起了几位老大人的注意。

亚芠身为隆家的子孙，又是千百年来首度完成精神异力变异的第一人，对于精神异力的了解当然是不在话下，但是怎么亚芠身边的这个看起来相当漂亮的女孩子竟然也这么了解精神异力的本质？在看她满口大哥大哥的叫的亚芠亲热极了，这个女孩子到底是谁？

而一旁一直未出声的玛莲则是面呈异色的望著夜月，经过了认不出亚芠而产生的误会，对马莲而言可是记忆深刻，如今，看到夜月的样子，无论她怎么看，隐隐间都觉得夜月长的好像有点面熟？

一想到这，玛莲不由的更仔细的看著夜月的长相，还真的是越看越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看到后来，玛莲奇异的神情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看到众人在看她，威飒乾脆问道：“嫂子，你干嘛一直盯著人家小姑娘直瞧？”

“没什么！”玛莲一愣，随即回过神来，故作没事道，但是众人可全看得出来一定有什么的，只是现在也不好追问。

同时，威灵转过头来，对著夜月问道：“小姑娘，我记得你好像叫做夜月是吧？

我看你好像很了解我们隆家的精神异力，是亚芠跟你讲的吗？”

夜月听到威灵的询问，忍不住的看了一下亚芠及里昂，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一旁的亚芠微笑道：“外公，夜月之所以了解精神异力的特质的确是我告诉她的，有什么不妥吗？”

威灵摇摇头道：“是没什么不妥的，只是我看到夜月从刚刚在听到克瑞的状况时，脸上的表情跟你一模一样，而且还跟你再交换眼色，所以我一时觉得奇怪，就忍不住的问了出来，这也没什么！”

亚芠一愣，他这个外公看的到真的是很细，连他跟夜月之间的交换眼色都看得出来！

想了想，亚芠微微的睨了里昂一眼，微笑道：“外公，其实你有所不知，论真算起来，就算我没有跟夜月说过精神异力的事情的话，夜月也是相当的了解精神异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夜月才是真正的善于使用精神异力的人，比我还要来的擅长。”

笑了笑，不管威灵他们脸上那一副震惊的模样，亚芠对著夜月及里昂道：“夜月可是也已经完成了精神异力的变异的第二人，克瑞勉强来说只能算的上是第三号！”

“什么？”

听到这，威灵、威飒已经忍不住的惊叫出来，一时之间威灵及威飒不由的怀疑起亚芠到底在说什么？一个外人怎么会有他们隆家的精神异力？

除非……

里昂微微一笑，既然亚芠都已经帮他说出来了，那他也不在隐瞒了，走到夜月的身边，摸摸夜月的头，微笑道：“夜月，还不叫人？”

夜月脸上漾起笑容，对威飒、威灵还有玛莲施了个礼道：“爷爷、奶奶、二叔公！”

同时，里昂微笑道：“父亲、母亲、二叔，我像你们介绍，夜月是我失散了二十年的女儿，是亚芠帮我找回来的！”

三位老大人一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了，威灵及威飒忍不住的倒退几步，坐在椅子上，而玛莲则是身体一晃，夜月见状急忙的冲过去把玛莲扶住，这才不至于让玛莲出糗。

对三个老人来说，这一刻实在是太刺激了，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美丽的少女夜月竟然会是他们隆家的嫡系，而且还是坚决不肯成亲的里昂的女儿，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威灵他们这个样子，里昂跟亚芠也是大吃一惊，显然这个惊喜真的是太过于刺激了，使的三个老大人全承受不住。

好半晌，终于抚平了自己不堪刺激的心情，玛莲最先开口：“你…夜月，你真的是我们的孙女？”

夜月含笑道：“是的，奶奶！”

一旁的里昂连忙解释道：“父亲，母亲，你们还记得二十年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失踪吧！那时候，我曾经遇上了一个女孩，夜月就是那个女孩留给我的！”

虽然是短短的几句，但是却遮掩不住里昂语气理淡淡得忧伤，令所有人不由的为之黯然，不用想也知道，那定是一段令人黯然的无缘感情，不过，这个时候肯定不是追问里昂的好时机，三个老大人很快的就被自己忽然跑出来了一个这么大的孙女、孙侄女的欢乐取代了刚刚由里昂所引起的忧愁。

威灵伸手道：“夜月，来，让爷爷看看你。”

夜月扶著玛莲，走到威灵的面前，玛莲欣喜道：“老爷，夜月长的真是漂亮呀！

而且你看看，夜月的这双眼睛看起来还真的像是里昂小时候的样子，又大又圆，难怪刚刚我怎么看她怎么觉得面熟，原来真的是我们的孙女呀！”

忽然，玛莲原本忍不住摸摸夜月俏脸的手忽然一僵，不自在的转头看了一下身后带笑的亚芠，玛莲忽然觉得有点难过，自己对于以往不曾见过也不知道她的存在的夜月能够在一眼当中觉得她相当的面熟，但是对于亚芠却面对面那么久竟然没有认出亚芠来。

此时的玛莲心中真的是相当的难过，但是却又更怕亚芠会误会她厚此薄彼，使的玛莲神情相当的不自然。

现场所有人都是明眼人，看到玛莲的不自在哪有不晓得玛莲的心结的，所有人不由的将目光全都集中在亚芠的脸上。

微叹一口气，看来虽然嘴里不说，但是众人还是很在意他离开隆府这件事，他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决定？不然的话，恐怕外婆会一直内疚下去的。

微微一笑，亚芠来到玛莲的身边，对夜月略一示意，从夜月的手边接过玛莲，亲腻的揽住了玛莲，微笑道：“外婆，您别在意那件事情，外公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会离开是有其他原因的，绝对不是您的关系的，您在这样的话，那我只好搬回来了！”

听到亚芠这么一讲，玛莲不由眼眶一红，眼中更是充满一阵的湿气：“亚芠，你愿意原谅外婆了吗？”

亚芠叹了一口气，看到玛莲这样钻牛角尖的样子，使他不由的更加的愧疚，什么藉口不好用，怎么会用到这个烂藉口，害字小就相当疼爱他的外婆这么难过。

“外婆您别这么说，您就当在我小时候调皮您打我屁股一样，那时候我不也是跟您闹过气吗？就当是那样就好了，再说，我刚刚不是说过要搬回来了吗？”

听到亚芠一提到以前的事情，玛莲忍不住的露出了会意的笑容，小时候的亚芠在她的面前可真

的是皮的要命，好几次她还真的忍不住打了亚芠的屁股，让亚芠跟她生起闷气呢！

如今一想起来，也让玛莲忍不住的一笑，现在想想，时间过的还真是快呀！当初让她抱在怀里疼在心里的小孩现在都已经比她高出一个头不止，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堂堂男儿了。

而众人看到玛莲这一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心知玛莲的心结终于解开了，现在总算是真的雨过天晴了。

忽然，玛莲道：“不行，亚芠，你不是说你会搬出隆府是有你的理由的，如今外婆既然知道你没有怪外婆的意思，那你就不用特地在搬回来了，这样会让你为难的。”

亚芠又揽了揽玛莲，微笑道：“外婆您别担心，之前我之所以会搬出去，的确是有我的考量，但是比起那个目的，现在引导精神异力觉醒的克瑞顺利的完成异变却又是更重要了。”

亚芠这么的一讲，顿时又把所有人的注意力由刚刚夜月的认祖归宗上又拉回了床上的克瑞身上。

威飒忍不住的问道：“亚芠，你的意思是？”

亚芠微微一笑：“二叔公，难道您不认为，克瑞好不容易有精神异力觉醒的机会，就这样的把他封印掉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吗？”

“更何况，有我跟夜月的例子在前，证明这精神异力的觉醒并非不可能，所以……我想让克瑞顺利的完成精神异力的异变。”

“而且，我这次回来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想要看看我们隆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个人有机会可以让精神异力觉醒的。”

威灵及威飒一听不由的相视一眼，他们是知道的，亚芠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要汇集一切所能准备的力量，然后去面对即将来到的人类浩劫。

既然如此，拥有强大力量的隆家精神异力当然早已在亚芠的考量当中了，因此，他们并不准备反对亚芠的意思。

而其他人，则也是羡慕克瑞有这个机会，哪会再反对的！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想过，想要获得精神异力是必须要通过如何严苛的考验，如果知道的话，恐怕他们也许会考虑一下的。

昏昏沈沈当中，克瑞勉强的睁开了眼睛，本能的扶住了头，不见了，那痛的他想要打破自己头的头痛不见了，欣喜之下，克瑞急忙的坐起来。

还没有看清自己在那边，忽然一个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里：“醒了？”

乍听这个充满著一股冰冷无情的声音，克瑞不由的一愣，本能的望著声音传来的方向。

在他的眼中，正将窗外明媚的金色阳光带进阴暗的屋子里，温暖著房间的窗边，有一个人背对著他站在窗户旁，不怎么强烈但是却叫他刚从黑暗中睁开的双眼无法忍受的双眼要一直连眨好几下，才能够适应他金色的阳光。

终于，克瑞看清楚窗边的人了，顿时让克瑞心中陡然的一跳，一股恐惧涌上心头，随即又想到这样的自己岂不是太过示弱了？

强压自己的恐惧，用著不亚于那声音的冰冷道：“是你？你来干什么？一年之期不是才过三天而已？”

那人转过身来，正面的面对克瑞，正是亚芠。

背对著阳光的亚芠，让克瑞瞧不清楚亚芠的表情，只听到亚芠冰冷的声音道：“既然已经醒来了那就去吃饭吧！”

至此，克瑞忍不住大叫道：“够了，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指挥本少爷！”

忽然一个大力传来，一瞬间，克瑞只觉得一股他无法抵挡的无形压力传来，将他整个人又压回了床上，不但使他动弹不得，而且还令他感觉到呼吸困难，这时克瑞也才发觉到，现在在他身底下的‘床’并不是他所熟悉的温软大床，而只是一堆稻草而已。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你的表哥，记得吗？不过现在还要再加上一个称呼，那就是隆家继承人的头衔，记得从今以后你要称呼我为子爵表哥，听到没？”

亚芠冰冷的声音又传进了克瑞的耳中，直到亚芠说完，那一股压制的克瑞的无形压力也同时的消失了。

但是，听清楚了亚芠的话的克瑞根本就无视于那股压力的消失，本能的跳起来，气急败坏的大叫道：“你说什么？”

亚芠走向前，来到克瑞的面前，一向冰冷无情的眼中罕见的露出了明显的轻视眼光，无情道：“听不清楚吗？”

克瑞脸色一瞬间变的惨白，不是听不清楚，而是不敢置信，如果真的照亚芠所说的，那他岂不是被亚芠给夺走一切了吗？

胡乱的一挥手，克瑞大吼道：“我不相信，大爷爷呢？我要去找大爷爷！”

说著，克瑞一个转身就往门的方向冲去，那里知道还没走出几步，忽然他又发现到那股无形的压力又出现了，只是这次不像刚刚那样的‘温柔’。

没错，忽然被这股无形的压力给往后弹飞，狠狠的撞击到墙上，痛的克瑞不由的惨叫一声，跌落在他刚刚躺的稻草堆上相比，刚刚只把他压住的力量真的算的上是温柔了。

弯下身来，亚芠很明显的不屑道：“找外公想要干什么？问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吗？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说著，亚芠忽然丢了一张纸给痛的爬不起来的克瑞，自己又走到刚刚的位置去，背对著克瑞。

－克瑞巍巍颤颤的拿起了那一张纸，一看之下，不由的心中一凉。

那是一张上面名书隆府的继承人为亚芠。斯达克的继承书，上面有著亚芠的签名还有威灵与威飒的签名。

这种纸他小时候也见过一次，那就是他被立为隆家的继承人时也曾经在同样的纸上签过名，上面同样的有大爷爷及爷爷的签名，而最重要的是，这种纸是隆家根据古传的密法所制作的只有身为家主的人才知道如何的制作，水浸不湿火烧不毁，连要把它撕掉都不可能，是隆家专门为了确保未来继承人的身份而造出来的，根本就假造不来。

而这张纸上甚至有注明，原隆家的继承人克瑞。隆被废，也就是说，他未来继承人的身份已经被废除了，现在，他已经不再是克瑞子爵了。

一想到这，克瑞不由的心神若丧，整个人全都呆住了。

就在这时，亚芠那可恨的冰冷声音又传来：“看完了就把它还我，赶快去吃饭，我还有事情要你做！”

“做什么？”

失神的克瑞连与亚芠顶撞的力气都失去了，木然的望著亚芠。

忽然，那恶梦般的头痛又发生了，痛的克瑞忍不住的抱头痛叫起来，亚芠见状一个跨步，忽然一掌拍在克瑞的头上，克瑞只觉得一股冷气由亚芠的手掌传进了他的脑中，将那痛苦给压制下去。

克瑞一个挣扎，猛的后退，赤红著双眼怒吼道：“你干什么？”

亚芠淡淡道：“替你阻止头痛，保住你的小命，这是我答应外婆交换隆家继承人的条件。”

一听到这，克瑞忍不住大吼道：“你休想，我宁愿痛死也不会让你得到隆家的。”

口里这么喊，但是克瑞整颗心却又噗通噗通的跳起来，难道他是以帮他治疗头痛来换取隆家的继承人的位置，让大爷爷他们不得不妥协？

亚芠忽然将脸凑进克瑞，眼中掩饰不住的讽刺与轻视：“你想的没错，这是我跟爷爷他们交换的条件，你可别轻视你现在的头痛，那可是隆家血统所引发的精神异力异变，随著发作的时间越来越久，头痛会越激烈，最后甚至会出现幻象，到最后甚至会致人于死，隆家的祖先里不少人曾经因此而死于非命。”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你最少要给我活过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你死不了，那隆家就是我的了。”

“你……你休想，我宁愿死也不会把隆府给你的。”抱著头，克瑞双眼怒睁的几乎让人以为会裂开，愤怒的叫著。

站起来，亚芠无所谓的耸耸肩：“那也没关系，如果你在这一年当中死了，那我正好顺理成章的成为隆家的继承人，这样也不错。”

说完，亚芠站了起来，转身往门外走了出去，出门之前，克瑞又听到亚芠道：“如果没事的话，那就出来吧，该做的还是要做，毕竟我已经答应了外公跟外婆他们了，虽然说我认为没什么必要就是了，反正你在一年后还是一样会在百招之内死在我的手上。”

说完，亚芠已经不见了人影，而克瑞则是震惊于亚芠的那一番话。

他怎么会忘记亚芠就是他姑姑凯琳的独生子，依照大爷爷他们对于堂姑的疼爱及怀念，很有可能在移情作用之下，真的在他死后就让他当个真正的继承人，这怎么行呢！

不！

克瑞在心中恨恨的想著，他绝对不把继承人的位子让给亚芠，他一定要在精神异力的异变下活过来，而且一年之后他不但要挡住亚芠的百招，还要在百招之中将亚芠给打败，把继承人的位子抢回来。

眼中不由的绽放出了坚毅的光芒，以及混杂著决心跟对亚芠的恨意，克瑞站了起来，大步的踏出了这间房间，浑然不觉，不知何时，刚刚那痛的他惨叫的头痛已经消失不见了。

来到房间外，克瑞这才发现到原来这里还是在隆府里，那熟悉的绿树身影不由的叫克瑞心中安定了点，举目四下一看，原来这地方是隆府的后院下人区里面的某个院子，他好像还记得这里是一处原本被当成库房的院子。

往背后一看，他刚刚走出来的正是一间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木屋，有点老旧，果然没错。

眼光看到某个方向，发现到在前方的草坪上，亚芠背对著他站著，在亚芠跟他之间，有一张方形的小斗桌，桌面上摆著两三碟的食物，知道这是要给他吃的，所以克瑞毫不客气的往桌子旁一坐，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三两下吃个精光以后，克瑞拍拍肚皮满足道：“吃饱了！接下来要干什么？”

亚芠一弹指，立即有一个克瑞没见过的年轻人出现在克瑞的面前，而克瑞竟然没有看到这个年轻人是如何出现的？

年轻人不发一语的将桌子上的东西全都收拾好，将小斗桌扛上肩膀，对著亚芠躬了个身，看也不看克瑞一眼，转身的往院子的拱门外走了出去。

克瑞懒懒道：“快点，我在等你呢！”

亚芠转过身来，丝毫不因克瑞无理挑衅的态度而有任何的异常，还是那张令克瑞痛恨的冷漠脸孔。

“接受训练，跟我打一场！”

听到亚芠冷冷的说完，克瑞就忽然觉得亚芠的身影放大，然后肚子上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重击，一瞬间，克瑞整个人弯曲的像只被煮熟的虾子，整个人倒在地上，痛到他连叫都叫不出来，刚刚才吃下去的早餐又都吐的一乾二净，眼前更是一阵的发黑。

到最后，在整个视角完全变黑之前，克瑞又听到亚芠的冷言冷语道：“看来我高估你了，废物一个，你…不值得我动手！”

接下来，克瑞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七十一章~第八十章

第二部 第七十一章~第八十章

作者：手枪

时间是克瑞接受亚芠的‘训练’之后的第三天中午，附近的下人们照例的跑得远远的，不为别的，实在是克瑞所发出的那种非人式惨叫，令所有的下人们晚上都忍不住的作恶梦，以致于他们在白天，根本不敢靠近这栋院子，就算没有威灵的禁令也一样。

在这栋原本当成仓库但是现在被亚芠拿来替克瑞训练的院子当中，克瑞正顶著大太阳站在院子前面的草皮上，而亚芠则是惬意的坐在一张看起来相当舒适的椅子上，窝在主屋的阴影里，看著手里的一本书。

忽然，克瑞又是一声惨叫传出，亚芠连头也不抬道：“鬼刃，泼水！”

话才说完，克瑞虚弱的声音已经传来：“不……不用了，我没有昏！”

话才说完，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鬼刃已经忠实的执行亚芠的命令，提起著一大桶的冰水往克瑞的头上淋了下去，然后照样不发一语的向亚芠微微躬了个身，又这么的在克瑞的面前消失不见了。

克瑞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三天以来，他的三餐都是由这个脸上有疤的怪人照顾他，每一次都是来去无踪，也从来不说半句话，他有时还以为这家伙该不会是哑巴吧？

但是，猛的从地上跳起来，克瑞破口大骂道：“你…该死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没昏，你还泼什么水？”

对于克瑞的破口大骂亚芠视若无睹，依旧是低头看他的书，冷冷道：“还有力气，不错，烈芒继续！”

随著亚芠的话声一落，克瑞不远处，浑身闪耀著金色光芒的烈芒发出了一声惊天的虎吼，化身成一道金光，往克瑞扑来。

克瑞一惊，七手八脚的往旁边一滚，躲过了烈芒的这金光急射，边滚边骂：“死家伙，当心我把你烤来吃！再来？”

狼狈不堪的站起来，一拳照著烈芒的金光砸下，拳头跟金光碰个正著，当场由手上传来的一股剧痛叫克瑞不由的大叫一声，忘形之下，被回过身来的烈芒一头撞在他的头上。

闷哼一声，咚的一摔，这下措手不及的克瑞是真的昏过去了。

亚芠依旧是冷冷道：“鬼刃！”

然后又提著满满一桶水的鬼刃再度的出现在昏倒的克瑞的身边，冰水往下一淋，大喊一声好冰，克瑞又醒来了，而鬼刃又不见了。

接下不用亚芠吩咐，烈芒的金光又飞来，迷迷糊糊的克瑞一件金光什么也不想，猛的一个滚身，就往旁边一闪，直到下一次他再度被烈芒给打昏为止，一再地重复著，而亚芠自始至终都没抬过头。

院子外，站在高处理看著院子里的景象，威灵、威飒、玛莲、里昂、凯琳姊妹及夜月已经看了好一阵子。

玛莲脸色有点苍白的问道：“夜月，你说这三天就一直这样？”

一旁的夜月微笑道：“不！刚刚我们很难得看到克瑞终于躲过三次而且还打中了那道金芒，这可是这三天来的头一次。”

说著话的同时，院子里克瑞的惨叫声又再一次的传来。

威飒喃喃道：“亚芠这孩子到底再想些什么？”

一旁的忆琳则是忍不住的搓搓自己的手臂朝身边的凯琳道：“姐，表哥好可怕唷！克瑞哥哥好可怜，如果我的精神异力也觉醒的话，是不是也要这样子？”

凯琳无语，因为她现在正在庆幸自己已经过了二十岁了，不用担心自己的精神异力觉醒而要面

对这种非人的折磨，她真的很怀疑，接受了这样的‘训练’之下，克瑞这三天是怎么活过来的？

不要说凯琳怀疑了，当天晚上，躺在稻草上的克瑞摸摸自己深尚没有一寸完好的肌肤他也相当的怀疑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

痛的睡不著，克瑞忍不住爬了起来，走出室外。

亚芠除了不准他走出这院子以外，他并未禁止克瑞在院子里到处活动。

而克瑞早在第一天时，企图跑出这院子而被亚芠给一拳打的冲破了院子的围墙掉回屋子里就让克瑞知道，如果不想自找苦头吃的话，他最好是乖乖的听话，不过，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到现在爷爷奶奶他们还没有来看他？

如果他们来看他的话，他一定要让爷爷跟奶奶知道亚芠的恶行。

想著自己的心事的克瑞不经意的低头，忽然看到了围墙边的草丛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克瑞走过去一看，是一本书。

克瑞打这本书给拿起来一看，随即认出了这本书是这三天以来亚芠一直拿在手中看的书，好奇之下，克瑞便将这本书给拿进了房间里，就著灯光一看。

这本书的书皮十分的破旧，上面有著隆府里藏书阁的标记，书名已经模糊不清了，翻开内容一看，竟然是一篇名叫天心诀的运气诀，一看开头的序篇，克瑞差点惊叫出声。

忽然在这时屋外传来了脚步声，克瑞急忙的就地一躺，听到了脚步声一直在围墙边转呀转的，半晌忽然有一个声音道：“奇怪，头儿不是说那本书应该是掉在围墙边吗？

怎么找不到？”

另一声声音响起道：“肥风你少在那里叽叽叫了，找不到那本书当心被头儿给扒皮，头儿说过那本书很重要的！”

被称为肥风的声音叫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白痴纹！可是你看我们已经找了三遍了还是找不到呀！”

白痴纹道：“也许头儿是掉在其他地方了，或者…是被里面那小子给捡走了也不一定。”

肥风反驳道：“说你白痴你还不相信？头儿早就说过了，里面那小子根本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白痴，那里知道那本书有多重要？会去拣才有鬼，要不然的话就不会让那本书给丢在藏书阁里几百年都没人动过了，现在隆家里恐怕都已经出了一大堆绝顶高手了，哪里可以容的我们在这里神气？”

“算了算了，我们到别处去找吧！”似乎是认同了肥风的说法，白痴纹说出了克瑞最想要听的话来，两个人的脚步声也渐行渐远。

直到确定两个人都已经走远了，克瑞急忙的跳起来，从怀中掏出了天心诀，仔细的看了起来，同时喃喃自语的念起来。

“字谕隆家后代子孙，吾乃隆家第一代先祖贝卡。隆，此书中的天心诀乃吾一生所学之精华，专门针对吾家之精神异力而创出，可以同时修练精神力量及天心真气，盼望吾后世子孙依诀修练，藉此以光大吾隆家之门楣，切记在精神异力变异之初期修习此天心诀最是有用！望吾家子

孙莫望吾之冀希！”

看完了天心诀的开头序篇，克瑞忍不住的怒声道：“可恶，原来我们家早就有应付精神异力的方法了，却还是被那家伙给拿来威胁，不行，我一定要告诉爷爷他们！”

刚刚站起来，克瑞忽然又坐下自言自语道：“不行，如果我真的就这样去告诉爷爷他们这件事，那万一他顺势说这本书本来就是他准备要给我的，那岂不是糟了？”

“不行，既然这本书是针对精神异力的，那不如我先把这天心诀给学会了，到时候再看看他的嘴脸会是怎样？到时看我不耍他白痴才怪！”

越想越对，克瑞连忙的翻开到铸基篇看了起来，边看边喃喃自语道：“正心端意，潜心于内以五心朝天之势，冥想体内有……”

“奇怪，正心端意我是知道，这个五心朝天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姿势？还有所谓体内的热气又是什么？再来……”

院子的围墙外，七八个人站在围墙外围，望著喃喃自语的克瑞，当中一个黑影叹息道：“还敢说想要耍人家白痴玩？我看你才是白痴呀！被人家耍著玩才对！”

“老爷子您说的对极了，他要不是白痴的话，那也不用头儿连著三天将书给摆在那里他都没发现了，害我们兄弟俩白等了两晚总算今天可以松了一口气了，头儿交代的戏也演完了，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仔细一看，在围墙外的即是今天下午的原班人马，不过还多的停风及龙纹两个人，最先开口的就是威飒，而接著说话的正是刚和龙纹演完戏的停风。

旁边的众人听到威飒及停风的话，不由的相视苦笑起来，实在是因为他们也觉得克瑞也真的是挺白痴的。

一旁的忆琳忍不住的问道：“奶奶，为什么表哥不直接把天心诀交给克瑞哥哥，反而要这么费事的写下来然后装作故意掉了让克瑞哥哥捡去呢？”

玛莲慈祥的拍拍忆琳的肩膀道：“这就是你亚芠表哥聪明的地方，他知道现在你克瑞哥哥恨他恨的牙痒痒的，如果你亚芠表哥直接把天心诀教给你克瑞哥哥的话，你克瑞哥哥一定会别扭的不想要去学。”

“相反的，你亚芠表哥故意把这本书装成是我们第一代的祖先所留下来的墨宝，而且还特别的派了这两个小兄弟在你克瑞哥哥的房外演出了这么一场戏，让你克瑞哥哥知道，这本书里面的天心诀很重要，练了可以成为绝世高手，而你亚芠哥哥他也根本就不想要把这本书给你克瑞哥哥看。”

“这样一来的话，依照克瑞那别扭的个性还有故意要唱反调的性子，他绝对会拼命苦练，这样就达到你表哥的目的了。”接著玛莲的话尾，威灵续著说道。

说完，威灵忍不住的摇头叹息道：“亚芠这孩子真的是…，果然跟亲家翁说的一样，别扭的很呀！”

同时，一旁的威飒则是哇哇大叫道：“真是笨死了，我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笨的孙子呀？连五心朝天都不知道？真是笨死了。”

一旁的夜月则是含笑道：“爷爷，大哥虽然是个性挺别扭的，不过他可是很体贴的，每天晚上他可都是趁著克瑞睡熟以后替克瑞治疗的，所以克瑞这几天才能够这样活蹦乱跳的。”

“二爷爷，您放心好了，大哥可是比你还著急呢？明天恐怕我们第一代祖先所写的天心诀诠释这本书就又会被克瑞给‘捡到’了，您别急呀！”

夜月才说完，众人忽然就听到了亚芠的冷哼声，夜月古怪的一笑：“您看人家没说错吧？大哥比您还注意克瑞的情况呢？不过大哥他比较害羞，就怕被人给知道他有多体贴，所以现在是不会出现的，二爷爷你就别瞧了。”

听到亚芠的冷哼声忍不住的四下瞧著的威飒，听到夜月俏皮的话之后，停下了观望的动作，露出了会意的笑容，而众人更是捂住了嘴，脸上都是怪怪的神情，深怕自己忍不住的笑起来会惊到院子里的克瑞，急忙的往外撤出，他们可不想因为自己的笑声而让亚芠‘体贴’的心意而化为流水。

第二天，克瑞依旧是接受烈芒的‘训练’，只是克瑞显的有点心不在焉，被烈芒给撞昏的次数比昨天还要来的多，但是，克瑞却一点也不觉得痛苦，反而心里不停的暗笑著。

因为，今天的亚芠并未坐在他的椅子上，反而四出的走动著，虽然他极力的掩饰，但是克瑞却还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亚芠的眼光不停的在地上各处巡视著，尤其是那阴暗的角落，更是让亚芠眼光光频频光顾，看的克瑞心中暗喜。

中午的用餐时间，克瑞边慢吞吞的吃饭，边仔细的看著亚芠的动作，耳朵拉的长长的，听著亚芠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

听了老半天，克瑞只听到几句，什么：“还好…森罗万象没有不见、奇怪，天心诀注释怎么也不见了？算了，那本里面也只不过是说明天心诀里面的各种现象及注解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光是这几句，就够克瑞心中暗喜了，森罗万像是什么他是不知道啦，不过想来应该也是好东西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正在烦恼这天心诀他看不懂，没想到今天就听到了还有一本天心诀注释，真是太好了。

克瑞已经开始祈祷晚上赶快来临，他相信他一定可以找的到的。

而院子墙外的某个角落里，一大群与昨天相同的原班人马蹲在墙角，正凝神用耳朵听著亚芠那相当差劲的演技告诉克瑞他还有一本天心诀注释不见了。

所有人都是一个样，捂著嘴巴，眼睛下弯，嘴角上扯，心里同样的一个念头：亚芠，你的演技也太差了吧？要让克瑞听见也不用特别的加重音吧？幸好克瑞是个白痴，不然你骗得了谁呀？

直到克瑞的第一声惨叫传出来，众人这才又退回到主屋的大厅里，所有人忍不住的研究起刚刚亚芠的演技，最后获得了一个结论。

亚芠还是继续当他那个是全天下都恐惧的银月恶魔好了，依照他的资质来说，他如果去演戏的话恐怕会是全天下烂的演员。

而就在众人说说笑笑之际，忽然有仆人来报，说监察使来拜访，威灵一听，连忙的外出迎接。

半晌，威灵又独自一个人走了进来，众人见状连忙的问到怎么回事？

威灵一说之下，这才知道，原来是陛下决定在后天晚上与亚芠会面。

众人一听先是一愣，随即这才想到，这几天为了克瑞的事情，所有人都昏头了，忘记了亚芠所身负的重任，如今一听到陛下要与亚芠会面，想来是陛下已经有所决定了。

因此，一听到威灵这么一说，所有人不由的又安静下来，同时，他们也知道，一旦等到陛下的答案以后，也就是亚芠即将离开的时候，玛莲当场眼眶一红，好不容易亚芠回来了，竟然这么早就又要离开了？

威灵叹了一口气，伸手揽住了玛莲的肩膀，多年的夫妻，他又怎会不知道玛莲心情？

轻轻的擦擦玛莲的眼角泪水，威灵安慰道：“别这样好吗？我们都知道亚芠这孩子非寻常人，他不可能一直这样的陪著我们的，你这样子岂不是叫亚芠到时不能安心的离开？”

玛莲点点头，忍不住哽耶道：“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你也不想想，亚芠他自从来了以后，先是忙著处理其他的事情而东奔西跑得，现在，他又忙著克瑞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多跟他相处，而现在又知道他呆不了多久，你教我怎么不难过？”

威灵想想这到也是，自从亚芠来了以后，他们到还真的没有跟亚芠好好的聚过呢！

想了想，威灵忽然脸露笑容道：“不然这样好了，再过半个月就是卢勘学院的幻兽大会，到时后一定会很热闹的，况且亚芠也曾经说过，他需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替克瑞铸基，时间正是刚刚好，不如我们就把亚芠留到那个时候，这样的话起码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聚聚了。”

一听到威灵这么一说，玛莲当然是举双手同意，威飒也是大声的叫好，毕竟这卢勘学院每年度的幻兽大会可是一大盛举，想来亚芠应该也是有兴趣才是。

既然已经决定了，众人便开始计画起如何去说服亚芠还有，为期半个月的卢勘学院幻兽大会该到那边去玩才好，如此看的一旁的夜月不由暗暗发笑，她可不敢再这时说出，亚芠还没有那么快就离开泰龙，他还需要到泰龙的南方去一趟呢！

当天晚上半夜时分，正当克瑞窝在稻草堆上窃喜的研究他从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的天心诀注释时，亚芠已经经由天空，落到了泰龙帝国的王宫深处，葛沃比所居住的湖上宫殿里面的花园中了。

为了因应亚芠的到来，葛沃比一到傍晚就将整个宫殿里的所有人全都给赶了出去，整个偌大宫殿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在。

当亚芠出现在宫殿的花园时，葛沃比已经在花园周围的走廊上等待亚芠了。

朝葛沃比点点头：“陛下，累您久等了。”

葛沃比微笑道：“哪里，先生你一路远来辛苦了，请随我来。”

说著，葛沃比在前领著亚芠往他的书房走去。

来到了书房，亚芠及葛沃比不分主从的分头坐下以后，亚芠不浪费时间的问道：“不知道陛下的决定为何？”

葛沃比显然也是已经了解到亚芠这种单刀直入的说话方式，点点头道：“我已经看过了斯达帝国三位公主所带来的，岚大帝私人密函了，而且根据我们帝国的情报显示，在斯达帝国当中确实如先生所说的，岚大帝他已经开始进行与先生的约定了。”

亚芠点点头道：“既然陛下你已经确认过了，那我想请问一下陛下的意见是？”

葛沃比把自己的坐姿调整的舒服了一些，然后才道：“话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

要请教一下先生你。”

亚芠淡淡道：“陛下请说！”

葛沃比微笑道：“前几天先生你曾经说过，如有一天我们各国可以携手合作的话，那么你将会提供增加我们实力的方法，这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又怎样才能够算的上是对各国的实力提升，恕我无礼，我并不认为光凭先生你一人就有这个资格可以轻言对一个国家的实力有所影响！”

亚芠淡淡道：“陛下的顾虑很对，也与当初岚大帝的说法一样！”

一听到亚芠这么一说，葛沃比不由的感到兴趣，老实说，在几天前当亚芠说出了他可以让泰龙在最短的时间内实力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时，他实也感到惊讶，虽然感情告诉他，像亚芠这样的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会用这种天大的笑话当诱惑他点头的幌子的，但是很可惜的，要治理一个国家所需要依仗的并非是感情，而是理性。

也因此，虽然说他曾经见过了假装玛榭郡主的1043，也见识过了小型战机，更亲眼目睹魔的可怕，而亚芠所提出来的也并非不是不可忍受的，他只不过是要求他暂时的放下了国家之间的仇恨，停止征战，全力的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以因应不知何时即将来到人类浩劫。

这一点对他而言，也算是蛮切合泰龙目前的方针的，毕竟才经过三国大战没多久，现在也正是需要修生养息的时候，但是他却对于亚芠所提出的，在增加国家实力他可以提供相当大的帮助这一点感觉到好奇以及疑惑，令他有一点猜测，此时也忍不住的提了出来。

说完以后，葛沃比紧盯著亚芠那双银光闪耀的瞳眸，仔细的看著亚芠的反应，但是他失望了，亚芠的眼中有的只是一片平静到几乎空虚的眼神，莫测高深到令他向来颇为自豪的观人之术都失灵。

而亚芠则是在望著葛沃比一会之后，忽然才道：“陛下您知道幻兽吧？”

葛沃比含蓄的点点头，他当然知道亚芠现在忽然的提起幻兽这两个字当然是有其用意，绝对不会只是一时想到才说出来的，况且，如果想用这个话题来转移他的注意力的话更是笑话一则了，说到幻兽又有哪一个人会不熟的？

现在这个时代里食、衣、住、行又有哪一个方面是离开的了幻兽的？

不过，亚芠这时忽然提起这幻兽，让葛沃比不由的想起了前几天，亚芠身边的那一只状似传说中朱雀圣兽的异鸟还有铠化型态不同于人的那只金狼。

亚芠站起来，走到窗户旁先是看了窗户外一眼，然后这才又继续道：“那幻兽的演化史相信陛下您也应该相当的了解吧？”

虽然亚芠是背对著他，但是心中一阵疑惑的葛沃比依旧是不由自主的点点头，怎么亚芠净说这个，连幻兽的演化史都搬出来了，那可是儿童启智时所学到的第一课呀！

亚芠继续说道：“根据人类的记载，幻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八百年前，当时，兽之贤者海聂威。鲁宾发现到幻兽卵，从而开始我们人类使用幻兽的历史…”

耳中听著亚芠说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葛沃比却不由的心中一阵的异样，当他在听到亚芠说到人类的历史时，在那刹那间，葛沃比彷佛有种错觉，彷佛站在他面前的亚芠并非是一个人类，那样的口气那样的用词方式，几乎让葛沃比认为亚芠已经不把自己当成是人类，是一种非人式的说明。

“事实上，人类以为幻兽的历史开始是在两千年前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幻兽的真正的历史应该可以追溯到八千多年前的大破灭时代，最大的证据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还有许多新型的幻兽被人类给发现，总不能够说这些幻兽都是源自于兽之贤者一个人发现的吧！”

葛沃比心中一直念的又来了、又来了，事实上，他现在根本就无心去听亚芠所说著，因为亚芠所说的，也是这几千年来学术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两大论点之一，他所注意的纯粹只是亚芠那种非人类式的说话方式。

到底说幻兽从以前就一直存在，只是一直到兽之贤者以后才有一个统一的御使方法这才让人以为幻兽起源于兽之贤者的发现，还是说现在所有的幻兽是来自于兽之贤者所发现的兽卵，经过了数千年的沿生而诞生出现今这么多的幻兽种类，全都因为年代久远不可考，而成为一项历史的迷团。

不过，他也不会以为亚芠这时候有这么单纯的只想要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因此，葛沃比还是注意的听著亚芠的话。

转过身来，亚芠走回原位，继续的说道：“陛下一定相当奇怪为什么我会在这时候提起这件事情吧？”

葛沃比不掩饰的点点头，他随即见到亚芠的嘴角轻轻的一扯，也许亚芠是在笑吧？葛沃比有点不确定的想著，实在是现在的亚芠令人很难以想像他会向一般人的笑。

亚芠微笑道：“刚刚我所说的其实都有我的道理，而且我也有著证据，等一下再让陛下瞧瞧，现在我先把该说的说完。”

“幻兽，其实是我们现在所取的名字，在遥远之前的年代里，或者该说是在八千多年前的大破灭时代之前，幻兽并不是叫做幻兽，它们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叫做战斗生化兽，是大破灭时代之前的人类用一种名叫科学的魔法所创造出来，专门为战斗而生的一种可怕武器。”

“这些战斗生化兽有著如人般的智慧，强大的生命力，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是当时人类仗以跟我之前跟陛下您说过的外星生物交战时的有利武器之一。”

“而在经过了大破灭的时候，人类的其他武器全都因为莫名的原因而失去了应有的效用，但是战斗生化兽却不然。”

“它们那旺盛的生命力让它们很轻易的就躲过了大破灭的时代危机，与人类一样的生存下来，甚至是脱离了人类的控制，躲藏到人类所找不到的地方，延续著它们的种族生命。”

这时葛沃比嘴巴一张，他有满肚子的疑问，亚芠能为什么说的这样的肯定？彷佛是他亲眼所见一般？但是却被亚芠示意待会再问，葛沃比只好闭紧嘴巴。

亚芠又道：“这些存活下来的战斗生化兽能力有高有低，威力有强有弱，但是随著时间的演进，那些能力强大的战斗生化兽们，在缺少了人类庞大能量的供应，然后又自己无法找到足够提供它们生存的能量之下，逐渐的消失了。”

“反倒是一些比较弱小的幻兽，因为它们生存所需的能量较少，容易寻得，反而使的它们顺利的一直生存至今日，进而演化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幻兽。”

听亚芠说到这，葛沃比有点明白亚芠的意思了，大概亚芠掌握了某些太古时期强大的战斗生化兽的生存地点，所以他才能有这样的把握，毕竟现在幻兽就是实力的象徵，自己的国家若是拥有比别人更强的幻兽当然是会更强了。

而且，经亚芠这么一提醒，葛沃比不由的想起了亚芠的那两只与众不同的幻兽来，莫非这两只

幻兽就是亚芠所谓的上古时代强大的战斗生化兽？

其实葛沃比这样的猜测也不能够算不对，毕竟贪狼星与朱雀的确也算的上是上古遗留下的强大战斗生化兽，只是这两战斗生化兽还要更特殊些，一只是所有幻兽顶点的兽王半身，一只则是仅次于兽王的四灵之一，说出来恐怕葛沃比会被吓坏了。

不过，他猜测亚芠是掌握了某些上古遗留下来的战斗生化兽生存地点却与亚芠要告诉他的差太多了。

“陛下，您认为两千多年前兽之贤者时代的幻兽，与现今的同阶幻兽，谁比较强？”

不知道亚艾想要说什么的葛沃比谨慎道：“我想应该是差不多吧？或者现今的幻兽会弱一点，不过想来应该是差不了多少吧！”

听到了葛沃比不确定的语气，亚芠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想必葛沃比是受到刚刚他那一番话的影响，所以才会有此一说，不过很遗憾的道：“陛下您错了，是现今的幻兽比较强，而且还相差至少一倍的实力！”

“咦！”葛沃比忍不住的瞪大了眼睛，这样岂不是与亚艾刚刚所说的自相矛盾吗？

亚艾微笑道：“陛下，其实这一点都不矛盾，您想想看，现在受人类所饲养的幻兽能量是来自于谁就可以知道了。

“跟两千多年前相比，不管是魔法还是武学，人类都是一直随着时间的演化而不断的进步，自然，只能够由自己主人身上获得能量的幻兽，随着一代代的主人能力不断的增加，所能提供的能量越多，幻兽当然也就一代代的进化，而且一代代的力量也比以前更强了。

“当然了，这两千年前的幻兽之所以比现在的还要弱，其主要的原因除了最初的强力”战斗生化兽“因为缺乏能量而消失以外，另外一个也是因为长期演化的结果所造成的。

“要知道幻兽是一种生命力相当旺盛的生命体，为了求生存，除了一些本来能量就需求相当少的幻兽以外，其实大部分的幻兽都为了适应环境而减少对能量的吸纳，经过长久的演化，当然它们的力量也因为吸纳的能量少了，而变弱了。

“所以说，若要讲上古幻兽比较强的话，其实也是对的，只是这个上古指的是什么时候，就有差了。”

这时葛沃比不但眼睛瞪的大大的，连嘴巴也张的大大的，都足够塞进一颗鸡蛋了，亚艾这话可以说是颠覆了一般人的观念。

总是认为古代的东西比较好，幻兽也一样的道理，原来就算是指上古，也有时期上的差别的。

光看葛沃比的样子，亚艾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亚艾又解释道：“当然，现在有很多人都会认为上古幻兽很强，我说的上古幻兽是指一般人所谓的时期，并不是大破灭时代，这点望陛下分清楚才好！这上古幻兽会比现代的幻兽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使用上古幻兽的人其实非常的少，再加十上古幻兽不像现在的幻兽一样，在经过了几千年来的发展以后，所有的能力几乎都已经跟人类相辅相依。

“这些上古幻兽因为与人类合作的时间较短，往往或多或少都还具有某些他们独有的特殊能力。

“而且因为有机会能够使用上古幻兽的人本来就很少，而能够仗以出名的更少，因此，瞧在一

般人的眼中，就变成了每一只上古幻兽都十分的强大，有着某些隐藏的特殊能力，所以才会造成人的错觉。”

听到这里，葛沃比一想之下果然是如此。

历史上所知，使用上古幻兽的人就那么几个，人人果然都十分强大，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然就是他们所用的是与众不同的上古幻兽，还有那些上古幻兽所隐藏的神秘能力了。

难怪会给人这样的错觉了，他不自觉的点头表示受教了。

到这时，葛沃比几乎忘记了他本来的问题，兴致勃勃的听着亚艾的论点。

而亚艾也没有让他失望，继续说道：“刚刚已经说过了，上古时期那些真正强力的幻兽，其实都因为缺乏所需的能量或是自我演化而逐渐的消失了，当然当中还是有些因为各种的原因而保留了它们原本的力量，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传说当中的圣兽。

“只不过，那些残留下来的上古强力幻兽，并不足以提供一个国家提升实力之所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少到现厶的幻兽光用压的就可以压死它们。

“此外，大部分上古时代的幻兽也因应了环境的变化，主动的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让自身对能量的需求减少，藉此以延续种族的生命。”　听到亚艾忽然又把话题绕回来，葛沃比不由的一愣。随即想到亚艾所说的的确是个铁则，不管是怎样的强力幻兽，如果说数目太过于少的话，那就无法形成一股有效利用的力量。

正如魔法师以及习武之人一样，虽然明知道魔法师以及武人都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却因为人数过于稀少，始终无法成为决定战场致胜因素的主流，最多，只能担任特殊的任务而已。

决定战场胜败的最终因素，还是在于那些不会魔法也不会武功，但人数最多的一般士兵。　人都是如此了，何况在战场上受到人支配的幻兽！　不过……

葛沃比忍不住偷见了一下眼前的亚艾，这套铁则看起来在眼前的这个怪物身上，似乎形同虚设，毕竟，他可是个在血土台上以一人之力对敌万人，又将万人尽数斩杀于地，让血土台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的“银月恶魔”。

浑然不知道葛沃比现在脑中在转着什么念头的亚艾，继续道：“现在的幻兽整体素质之所以比以前的幻兽强，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人整体素质比以前的人强，而刚好，我有一个‘朋友’知道如何让现在的幻兽发挥出它们在最原始时代里，所应该具有的力量。

“不是那种经过演化之后被削弱后的力量，而是最古代，属于太古时期的大破灭之前，原始的‘战斗生化兽’所应该具有的本来力量。”一听到这，葛沃比忍不住的跳了起来听亚艾说了这么多，他总算是晓得亚艾想要说什么了，原来亚艾所谓的提升实力就是这么一回事！　葛沃比忍不住想道，如果亚艾所说的一切属实的话，他真的有办法可以引导现在泰龙军队中的幻兽发挥出最原始的力量，那当然也能够把泰龙的实力，提升到另外的一个层次了。

一想到这，葛沃比就怎么也坐不住了，因为所有的幻兽全都可以发挥出太古时期最原始、在那被称为众神时代的大破灭之前“战斗生化兽”的强力武器的力量。

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是那样的部队，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光是想像就让葛沃比不寒而栗，那几乎是无法想像的事情。难怪风大帝那家伙会这么心甘情愿的听亚艾的话，不但积极的准备面对人类浩劫，还如此的卖力，有种全民皆兵的味道，说穿了，还不是对亚艾所说的引导出所有幻兽原始力量而感兴趣，还不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在着想。

一想到这，葛沃比不由的暗自埋怨起亚艾为何这么晚才来找他，让他白白的浪费了这段日子。　只是……　除了这一点之外，葛沃比却又感觉到有点恐惧，因为亚艾所说的实在是太过理想与美好了，让他有点不踏实的感觉，令他在渴望之余，又有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尽管亚艾的提议对于泰龙而言，并没有任何的害处，但是，因为这个引导所有幻兽发挥太古时期的原本实力提议实在是太诱人了，如果亚艾是骗他的话，葛沃比恐怕会后悔的要死。因此，葛沃比不由傻愣愣的看着亚艾。　面对葛沃比的异样，亚艾一副早知如此的模样，毕竟当初的岚大帝也曾用这副模样来看他。

亚艾微微一笑：“陛下，我知道您心中有所怀疑，现在，我就把证据拿出来给您看。”　一听到亚艾这么说，葛沃比不由精神一振，注意的瞧着亚艾。不过亚艾却没有任何的动作，反而继续发言道：“陛下，现在，我可以告诉您一件刚刚没有告诉您的事。”　“什么事？”葛沃比狐疑的望着亚艾，他已经完全被亚艾给牵着鼻子走了。

亚艾嘴角微扯：“其实，刚刚我所说的，太古时期的强力”战斗生化兽“除了某部分消失以外，所剩下的数目并不足有任何的影响，是有一点不太对！”

葛沃比倒没有什么异常，他已经习惯亚艾这种异军突起的讲话方式了，他现在只想要听听看亚艾到底要说些什么！“其实，这世界上还是有某些幻兽，就算它们的数量很少，但是依其实力来说，依旧是无法用一般幻兽的数目来取代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人类之间传颂了数千年之久，但是却始终没有人见过其庐山真面目，传说里守护着四方，是圣幻兽的四方守护圣兽，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以及南方朱雀！“

随着亚艾的话声一落，一道赤红的光芒由书房的窗外电射进来，落在亚艾高高举起的右手臂上。葛沃比定神一看，却是当日曾经匆忙见过的那只奇怪的红色小鸟，难道……亚艾所说的证据就是指这只奇怪的幻兽吗？亚艾很快的就解除了葛沃比的疑惑，领着葛沃比走出书房，亚艾微笑道：“陛下请看！”

右臂一扬，手臂上的朱雀腾空而起，亚艾高声道：“朱雀，展现你真正的姿态吧！”听清楚亚艾所说的话以后，葛沃比只觉眼前的一切都变的不真实起来，今天他的心脏遭受到了最严厉的考验！朱雀？哈哈！葛沃比忍不住在心中叫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他吃惊了。就算……就算那只怪鸟真的是传说中的南方圣兽朱雀，就算朱雀真的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再吃惊了！有点神志不清的葛沃比已经放弃了吃惊的念头了，学着亚艾，仰起头来，看着振翅高飞的朱雀，飞人了漆黑的夜空中，直到它红色的身影不见为止。

这一夜，又是一个令全玛茵之盾的人民无眠的夜晚！

所有在这一时间还在户外的人，全都看见了，看见了玛茵之盾的夜空里，一场不可思议的景象在发生着。

首先，看似漆黑的夜空中，在不知道多高的空中某处，忽然燃起了一个小小的火苗。

这小小的火苗小到了唯一知道它存在的两个人，也要用尽目力才能看见，是这么朵小火焰。然后，随着时问一分一秒的过去，十秒以后，第一个玛茵之盾里的人，发现了这朵已经变的像一个车轮般大的火焰存在了。

一分钟后，第二白个玛茵之盾的人，也看到了这一颗变的足有两公尺大的火焰了，开始叫他的亲戚朋友也出来看。

两分钟后，第一千个人，被自己的家人叫出来的人也看到了这朵火焰了，它已经扩张成十公尺大了。

五分钟后，第二万个人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也看到了半空中那一朵近二十公尺大的燃烧火焰，然后他忍小住沿着大街小巷狂呼不止。十分钟之后，玛茵之盾的百万人口，挤满了所有可以看到天空中那朵燃烧中的火焰的地方，讶异它的突然以及巨大。这时候，火焰已经变成了上千尺的大火球，将玛茵之盾的夜空烧成了一片火红，几乎让人以为世界末日来到！

然后，就在十分零一秒的时候，在玛茵之盾百万人口的亲眼见证下，有史以来，四方圣兽的南灵朱雀首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现身了！　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下，空中那朵超过千尺的燃烧火焰，忽然从中问分裂开来，引的玛茵之盾里的百万人口同时尖叫起来。

那耀眼的光芒，叫所有人不得不眯上双眼才能看清。

这时候，所有人也才注意到，原来，那火球并不是裂开来，而是在伸展，那也不是什么火球，而是一只赤红的火鸟，那是一只巨大到令人无法想像的巨大火鸟，在伸展它那最少超过三千尺以上的宽大羽翅。

仔细的瞧，空中那只火鸟，有着美丽的鲜红羽冠，猛烈燃烧的赤红身躯及羽毛，还有那闪闪发亮的十八道细长尾翎，正随风飞舞。　朱雀！是朱雀！

百万人口心中同时只有一个念头，现在在他们眼前的，不正是传说中那南方守护圣兽朱雀的形象吗？　一瞬问，所有人情不自禁的或双手合十，或跪地朝拜。

地处南方的泰龙对于属于南方的朱雀圣兽，本来就有种亲切感，如今，传说中的朱雀竟然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这一刻，所有玛茵之盾里的人们，全都把朱雀当成了他们的护国圣兽了。

若非如此，又如何能够解释这向来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南方守护圣兽，为何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玛茵之盾的上空？　身长翅宽最少在三干公尺以上的巨大朱雀，先是在空中伸展着它的羽翼，然后引颈发出了一声全玛茵之盾的人都可以听见的了亮鸣声，紧接着双翅微动，顿时使得朱雀正下方的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火热劲风吹来。

同时，整个玛芮之盾里更是意外的引发了一场异象。

所有的幻兽，无论大小强弱几阶，就在朱雀发出了这样一声鸣叫声以后，不约而同的脱离了自己主人的身体或是各种禁锢，全都跑出了户外，朝着天空中的朱雀，做出了各种一看就知道是臣服膜拜的动作来。　看到了这种景象，玛茵之盾里的人民又更加确信了，天上的火鸟定是传说中的朱雀圣兽，不然哪来这么大的声势？又如何可以让整个玛茵之盾里的幻兽全都臣服？

而有心人这也才发现到，原来在幻兽的世界里，竟然也存在着阶级的观念，这么说来，与朱雀同级的四方圣兽，是不是幻兽当中的最高阶者？

只不过，心里存着这个想法的人跟其他人一样，所有的心神全被空中的朱雀给吸引住了，全然没有注意到，在玛茵之盾的东南方，有一道朱雀在鸣叫时就同时出现的金银双色光柱，直达天际，而不让朱雀专美于前，显示出发出了这道光柱的生物，其地位绝对不在朱雀之下，甚至是在之上。

而发出这道光柱的地点，就是泰龙第一世家的隆府。

巨大的火焰朱雀拍着翅膀，以王宫为中心飞绕了三圈，然后朝南方的天际飞冲而去，不一会就完全的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但是，玛茵之盾里的人群依旧是痴痴的望着朱雀消失的方向，久久眼光无法离开，而隆府的冲天光柱也不知在何时消失了。

朱雀消失之后，在王宫深处，皇帝宫殿的花园里，亚艾与葛沃比继续对话。

“这就是我的证据，陛下！”“……”

或者该说是亚艾说话，而陷入呆滞状况的葛沃比只能够听。 “陛下，现在您相信我刚刚所说的了吧？这朱雀是我的”朋友“特地叫来协助我的，连朱雀它都能够指挥了，您该相信它有引导出所有幻兽原始力量的能力了吧？”

葛沃比依旧不语，看看天边朱雀消失的方向，再看看自己脚边趴在地上起不来的幻兽。

他的上级九阶火属泰格（虎）系幻兽，刚刚在朱雀的叫声中，就忽然离开他的身体，然后趴在地上动也不动，完全没有平常的一点王者之风。

看到葛沃比正处于吃惊和发呆的混和状态，亚艾知道自己现在说什么葛沃比根本就听不进去，干脆对葛沃比点点头，告辞了！

不过这次亚艾可是用走的不是用飞的离开王宫，没办法，谁叫现在正有一百万双眼睛同时盯着天空看着，他可不想自找麻烦。

走在混乱而兴奋的街道上，依旧与周围的热闹气氛格格不入的亚艾，这次脸上却出 奇的充满笑意，微低着头，正与他的披风说话！

呃！是跟包住他全身的披风里的某一个生物对话！

“让我休息一下吧！我快累死了！你都不知道要维持这样一个空壳多辛苦呀！

都怪你啦，没事叫我演这出戏干什么？“

一点都不同情披风内的抱怨声，亚艾轻巧的闪过迎面而来的一群激动人群，淡淡道：“我只叫你稍微表现一下，可没叫你把声势做的这么大，又弄那么一招，让所有的幻兽非得臣服于你不可，你累死活该！”

“咦！亚艾，你过河拆桥唷，也不想想，我如果不把声势弄大，人家怎么肯相信你？

“更何况，人家好歹也是四圣兽之一！虽然大部分的能量全都留在外太空没有带进来，但是圣兽就要有圣兽的样子、圣兽的威风嘛！叫人随随便便出场的话，那不如不要算了！ ”总之，人家今天晚上损耗的能量你要赔我！“

忽然从亚艾的披风里伸出了一个红色的鸟头，发出了一声轻灵的叫声之后，又缩了回去，同时，亚艾随即感觉到体内的能量正一丝丝的流失着。

不过说是一丝丝，那是对亚艾的客气话，如果是换成其他人的话，这“一丝丝”的能量流失可能会把人变成人干！ 摇摇头，亚艾无余道：“搞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小星已经非常不满了，现在你还好意思吸取我的能量，当心回去小星追着你打。”

朱雀舒服的发出了一个鸣叫声，在亚艾的脑海中嘻嘻笑道：“没关系，大不了我飞给它追不就得了，再说，小星这家伙八千多年来从来没有尽过它身为太初的义务。我跟白虎，要不是有太始好心分给我们能量的话，早就饿死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从你身上讨回一点利息而已，谁叫你也是太初！”

“嗯！果然还是亚艾你这太初的能量味道比较好，感觉很温暖呢！不像太始有点冷冰冰的，难怪我怎么都吃不惯，改天叫白虎来尝尝才对！” 亚艾不由的啼笑皆非，能量还有分味道好不

好的？

不过，从朱雀不经意的话里，亚艾总算也知道了一件事，原来兽王还负有提供四灵能量的工作呀！　一想到将来如果白虎真的如朱雀所说的那样，以白虎那么大的块头，他岂不是被吸成人干？

虽然说朱雀的胃口也蛮大的，这没几分钟，他就去掉两成的能量了，但是起码朱雀看起来还小一点，至少让他心里好过一点。　如果换成是白虎的话……

亚艾不由暗暗叫苦。

若是再算上小星的话，亚艾光是想，就不由的让他头皮发麻。

虽然说小星现在有神之钻提供它能量所需，但是亚艾也从太始处知道，其实神之钻是太古时代一种高浓度精纯能量的结晶体，之所以号称拥有无限能源，其实也只是因为人类根本就无法去用光它所蕴含的能量。

如果是小星的话，也不知道小星身上那颗神之钻的能量可以支撑多久？　吸定亚艾的三成能量以后，朱雀停止了吸取亚艾的能量，由于刚刚她与亚艾的能量相通，因此亚艾心中所想的朱雀是一清二楚。　再度采出头来，朱雀嘻嘻一笑，道：“你放心，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要你提供我们核心运作所需要的能量而已，至于其他的能量我们自有办法从空间里提取，唯有这核心能量我们没办法控制，所以必须要靠太初或是太始提供，不然的话，就算太始再怎么有办法，也养不活我们四个！”　“核心能量？”

从朱雀的口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新名词，亚艾忍不住的问道。

朱雀道：“换个方式来说，核心，顾名思义，对我们的重要性有点像是人类的心脏以及大脑的综合，跟现在人类所说的幻兽结晶意思差不多，不过要复杂的多了。”

亚支点点头，随即又疑惑道：“既然你们的核心能量由太始提供，那太始的核心能量是由谁提供？”　朱雀摇摇头，道：“太始跟我们不一样，不，太始跟太初都与我们不一样，因为它们都是所有生化兽的司令塔，是兽王，所以它们可以自己制造核心能量，以免因为意外而死亡。”

亚艾理解的点点头，道：“也就是说，你们必须要靠太始或太初提供核心能量，才能活下去，那想来，你们应该也可以提供给其他幻兽能量了？”　“聪明，我们这几千年来也各自养了几千只你们人类所谓的圣幻兽，太始说，那可是将来的最大战力了。”　亚艾一听到各养几千只，那合起来岂不是有上万只？这么多的圣幻兽，那可是实力惊人。

朱雀没好气道：“不然你以为光是靠我们四个就可以守住整个太阳系吗？

没有几个手下的话，哪有可能！“

亚支点点头，忽然想到一件事，连忙问道：“那这么说来，小星……”　才说到一半，朱雀已经抢着道：“你想的美唷！太初可是末完成体，加上你一个勉强算是完成了八成的太初，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自己制造核心能量，你还是乖乖的让小星吸干吧！”

说着，朱雀忽然又是一笑：“说不定，哪天太始一时兴起，搞不好也会自己来找你吸收能量。你都不知道，吸收能量时有多舒服，自己制造可没有那么舒服呢！嗯！说不定太始会这么一直催你，就是想要换换口味，尝尝别人提供核心能量的感觉，其是你这兼具太初及人类双重身份的人的能量也说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的！

“换做是我，叫我连吃八千年同样的菜我也会受不了的，啊！我还真的吃了八千年太始的核心

能量呢！”忽然想到自己不正是吃了太始的能量八千多年吗？

朱雀不由的叫着。

虽然明知道朱雀满口胡言，但亚艾还是忍不住的暗叫，这样也成？太始太初还能够互相交换核心能量？　摇摇头，彷佛将这一股相当荒诞的感觉摇出自己的脑海，最后，亚艾问道：“那你们需要的核心能量要多少？可以维持多久？”

朱雀沉默了一会，这才道：“据我估计，其实也并不多，以我跟白虎来说的话，大概需要你两成的能量就可以维持一年左右，不过这维持是指没有什么激烈的活动的话，如果说有战斗的话，那一次的能量大概就只能维持三到五次不等，如果换成太始要吃的话，那恐怕就得你全身一半以上的能量了，如何？恐怖吧！”

亚艾放心了，两成的能量对他来说，打坐个两天就恢复了，提供给白虎及朱雀甚至是跟太始同等级的小星也一起来的话，他都还有剩，看来他是白担心了。

谁知想到这时，朱雀忽然叫道：“这样你就放心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太得意，你以为这两成的能量有多少？

那可是将近上千只你们所谓的圣幻兽那种强力的“战斗生化兽”所需要的核心能量了，而且，你的两成能量对于别人而言，可能是人家的十成，甚至是二十成了，这可是一份没有人可以提供的起的庞大能量。

“就像刚刚那个葛沃比，以人类的标准来说，可以算的上是绝顶高手了，他在人类当中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他的能量却连你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你可以想像我们所谓的两成能量有多少吗？　”再说万一哪天我跟白虎，或是太初受了伤，需要你的能量来协助我们加速复原，那需求可不是这么一点了，这点你没想到吧？

“这倒是”，面对着朱雀的数落，亚艾不由的暗暗责怪自己，自己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知道就好，我希望你继续提升自己的力量，就算是为了我们，为了将来临的大战作准备也好，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像太始那样，将你现在的两成能量当成是九牛一毛般，真正的微不足道。

“可千万不要认为你现在的力量就已经很强了，甚至因此而自满，不思进取，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能量在我们来说，除了勉强够我们核心能量所需以外，其他的，就算是你出尽全力，也不及我们其他力量的百分之一！”

亚艾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他现在的力量以朱雀及白虎的标准来看，那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

看来，他真的得赶快想办法解决自从他回复原身以来，功力进展不前的问题，免得到时候真的像朱雀所说的，供不应求！

就在这时，亚艾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忍不住的问道：“对了，朱雀你刚刚不是说你只要两成的能量就够你用一年了，怎么你一口气吸走了我三成的能量？”

听到亚艾这一发问，朱雀原本探出来的头，忽然的缩了回去：“不好意思，因为太舒服了，所以一时忘形，多吸了一点，你别介意！”

亚艾摇摇头，苦笑一声，继续随着因为朱雀的表演而兴奋的像是疯狂了似的人潮，　缓缓的往隆府的方向前进。

「核心能量？那是什麼东西？」

狐疑的望著亚芠，亚华忍不住的叫了出来。

今天上午相当难得的，平时公务繁忙的亚华三人特别的抽出了时间，与亚芠一起兄弟四人窝在亚芠目前暂居的独院里聚会。

刚刚用完早餐的兄弟目前正惬意的待在花园的凉亭里乘凉，顺便聊聊天，而亚芠趁机把昨天从朱雀处听来的核心能量一事说了出来。

不同於亚华的反应激烈，亚旭秉持著他一向温文冷静的态度，略带欣喜的寻问道：「亚芠，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藉著直接提供给白金龙核心能量，然後让它们自己去吸纳其他所需的能量，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在像以前那样耗费了大量的能量，但是却还是不够白金龙的需求，也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白金龙的真正威力？」

亚芠微笑的点点头：「二哥，的确是这样，我已经问过朱雀了，以白金龙这种等级的圣幻兽来说，它们已经具备的基本的由外界吸取它们所需能量的能力，所以二哥你们如果有办法直接提供给它们核心能量的话，它们自然就会自己去找它们所要的其他能量来补充。」

「毕竟照朱雀的估计，核心能量大约只占了哥哥你们平常提供给白金龙的能量当中的四分之一不到，如果是这样的能量的话，哥哥你们不但能够轻易的负担，而且也丝毫不损於白金龙的实力。」

「亚芠，你确定真的可以？那要怎麼做？」亚若急切的问道，老实说这几年他们实在是憋坏了，空有白金龙这样强大的圣幻兽，但是却碍於能量的问题无法如意的发挥出它们所应有的力量，虽然说他们现在一直致力的锻鍊自己，但是毕竟不像亚芠那样三十六循环是自小就筑基，在功效上根本就比不上，可伤透了他们脑筋了。

「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白金龙是认哥哥你们为主，所以当然可以由你们直接提供它们核心能量才对！」

「至於怎麼做……」

亚芠看了一下脸上表露出了急切表情的三位哥哥，心里不由暗笑著。

以他三位哥哥现在的实力来说，就算空手对上八阶铠也不见得会输，但是对於强大的力量，恐怕连他三位哥哥都不能免俗的渴望著。

亚华忍不住的催促道：「亚芠，你别光是一直笑，说说看到底该怎麼做？」

亚芠不再捉弄三位哥哥，耸耸肩道：「很简单，平常没铠化时就直接对著白金龙的幻兽结晶输入你们的能量，铠化的时候则是把思绪集中在白金龙的幻兽结晶上，主动将能量透过幻兽结晶输进白金龙的身体中，而不是让白金龙主动的吸收，这样的话，依照朱雀保守的估计，起码可以节省大约八成以上的能量给自己运用。」

亚若一愣：「这麼简单，主动透过幻兽结晶输入能量就行了？」

亚芠微笑道：「说是简单，但是真正要做的话，那可不容易，幻兽结晶都是深埋在幻兽体内，得真正的完全掌握它的位置才行。」

「而且一般的观念里，幻兽结晶可是幻兽最重要的部分，看起来又那麼的脆弱，真正有胆把能量灌入结晶里的人可不多。」

「要不是白金龙是圣幻兽身体结构，包括它们的幻兽结晶比一般的幻兽要来的结实，而它们需

求的能量又那麼多，自己本身又有可以从空间里汲取能量的能力的话，我可不敢跟哥哥你们说这件事。」

亚旭完全能够体会亚芠的用意，暗自的点点头。

平常人哪里会想到提供能量给幻兽竟然还有分成是给核心能量或是给身体的区别？要不是有朱雀主动说出来的话，恐怕这个秘密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会被人类自己给发现？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般的幻兽需求能量比较少，就算是核心能量跟其他用途的能量全都有自己的主人所提供，平常人也都提供的起，又哪里会需要像他们现在这样，非得用这种主人只提供核心能量维持幻兽的生命，而其他的能量需求，幻兽你自己去想办法！

况且，依照亚芠刚刚所说的，九阶以下的幻兽也没有自己汲取空间能量的能力，就算是知道这个办法也是白搭！

就在亚旭消化吸收亚芠所说的话之时，一旁的亚华已经迫不及待的尝试起来了。

「火龙！」

随著亚华的一声叫唤，从亚华的身上，一只有著红色的毛鬃的白色小龙顿时的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说是小龙，其实也只是以传说中神龙应该有的尺寸下去衡量，三公尺长半尺粗的身躯，看起来可不怎麼小。

看看火龙，亚华搔搔头，似乎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最後，乾脆道：「喂！火龙，把你的幻兽结晶弄出来我看看！」

一听到亚华的命令，火龙长鸣一声，高高的扬起了它的长嘴，露出了下巴的部位，紧接著，在火龙的下巴那处传说中龙的逆鳞给展现在众人的面前，然後所有人就看到那些逆鳞竟然往两边一分，一个粉红色的菱形水晶顿时出现在原本逆鳞的部位。

众人不由目瞪口呆的看著火龙下含处那颗只有半个拳头大的幻兽结晶，这样也行？

原本众人还想要取笑亚华下那个什麼怪命令的，没想到火龙竟然还真的这麼简单的就把幻兽结晶给弄出来了？

伸手按在幻兽结晶上，亚华彷佛在哄小孩子一样：「火龙乖乖，我给你核心能量唷！」

说完，就见亚华的手上开始浮现出了淡淡的红光，逐渐的往那个菱形的幻兽结晶中输入真气。

随著亚华的真气输入，火龙的幻兽结晶原本粉红色的光辉开始转深，同时也由粉红开始转变成深红，到最後，甚至变成了火红。

同时，其他人也都注意到火龙的身上也开始产生的异象。

随著火龙的幻兽结晶开始逐渐的变色，火龙身上那洁白的鳞片也逐渐的隐隐发出了淡红色光辉，而且逐渐的加浓中，这淡红色的光辉在出现以後，顿时吸引周围空间里同样性质的能量逐渐的往火龙的身躯靠近，看在众人的眼中，就变成了点点的红光不断的被吸进火龙的身体里，一看就知道火龙开始汲取空间当中的能量了。

而随著火龙所汲取的能量越多，它身上的红光越是鼎盛，到最後，甚至鳞片全变成了火红色的，看来相当的漂亮，而且，火龙颈後的鬃毛更是比刚刚长了一倍多，而且更加的茂密，让火

龙看起来相当的威武。

轻轻的吐出了一口气，亚华的手掌离开火龙的幻兽结晶，往後退了一步，脸上喜孜孜的，看起来他输给火龙的真气并没有众人想像的多。

亚若好奇的问道：「大哥，刚刚你到底输给火龙多少真气？怎麼一下子火龙的样子全都变了？」

亚华转过头来，微笑道：「我刚刚大约给了火龙近乎一半的真气，不过刚刚火龙也跟我说了，我现在给它的这些真气，足够它用上半年不止，在这半年之内它已经可以自己去汲取能量，哈！比以前轻松不只上百倍。」

「现在，我可以感觉到火龙的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充足，现在叫我一个人干掉一千人我也一定可以办到了。」

见到亚华这麼得意的样子，一旁的亚旭及亚若连忙也叫出了自己的圣幻兽风龙跟水龙。

效法亚华的经验，同时的输给了风龙跟水龙他们一半的真气，顿时，风龙跟水龙也都全变了一个样，亚旭的风龙变成了青绿而亚若的水龙则是碧蓝，看起来相当的漂亮。

兄第四人看了看这三条因为难得的吃够了能量而欢愉的在凉亭四周玩耍的风、火、水龙，不由的相视一笑，他们都知道，从今天起，亚华他们才真正是算的上拥有了圣幻兽的力量。

看了一会，亚若忽然道：「对了亚芠，三哥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一下。」

「三哥有什麼事情你尽管说！」望著好像不怀好意的亚若，亚芠感觉有点怪怪的回道。

亚若看著自己的水龙，不怀好意道：「既然三哥的水龙现在都已经吸够了能量，你也知道这几年来三哥我一直没办法好好的掌握水龙的能力，所以三哥我……」

话还没说完，亚华已经嚷嚷道：「老三你好诈，亚芠别听你三哥的，先跟大哥我打一架再说。」

亚芠一愣，却又听到亚旭跟著道：「乾脆我们一起来好了，反正亚芠现在对上我们三个一定也是稳赢不输的，我们作哥哥的太早败下来的话那就不好看了，再说，人多也可以跟亚芠打久一点，这样比较可以测得出金龙圣铠的力量到底是到那个程度。」

亚芠傻眼了，原来是想跟他打一场，但是怎麼连二哥亚旭都想插上一脚？还提出三打一？

根本就不给亚芠反对的机会，亚华及亚若在亚旭说完的时候立即鼓噪起来，看的亚芠除了在心里苦笑以外还能够说什麼？

亚华甚至道：「亚芠，先说好，待会你不能叫小星帮你，不然有小星在的话，我们的白金龙连打都不用打，直接认输就好了，所以，你只能空手唷！」

发出了一声苦笑，亚芠现在还有什麼好说的？

在三个哥哥半推半拉之下，亚芠等人很快的就来到了隆府主屋前的大广场上了，看著亚芠，亚华等人不怀好意以的直闷笑著。

面对几个哥哥，又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的条件下，亚芠不由的苦笑起来，不敢大意，首次将自己背上向来不离身的披风给解下来，交给了一旁闻讯而来的夜月。

此时，听说到亚芠跟亚华他们要比试，而且是那种一比三，亚芠不准穿铠的情况下与穿铠的亚华三人比试，这更是引人注目，只是没有人怀疑这场的比试根本就不公平，反倒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原因就在於现在坊间流传最广的传言就是大名鼎鼎的银月恶魔现在已经来到了玛茵之盾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但是对於银月恶魔的形象却是传言的几乎人所皆知，什麽喜穿黑衣，有著满头的白发，随身带著一只威武的神狼，面貌俊美无涛但是确有相当的冷酷无情之类的。

听到这样的传言，在隆府里的人当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表少爷亚芠，只是谁也没有那个胆子去问亚芠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的银月恶魔，相反的，因为亚芠总是面带微笑，所以又让隆府里的人不敢确定，一个冷酷的人又怎麽会脸上的笑容不断？

也因此，一听到这一场的比试，所有人都不感到意外，因为，亚芠如果真的是银月恶魔的话，那凭他传言当中的力量来论，不穿铠跟亚华三人比划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而死神小队不用说，早就跑第一个占据了最好的位置，除了进王宫去开会的里昂以外，威灵夫妇、威飒、凯琳姊妹、翰罗，甚至连被亚芠勒令不准出来的克瑞都偷偷的跑出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瞧著，其他的更别提一些仆人护卫之流的人了，所有人早就把整个广场里面给塞的满满的了。

看到了被众人为在场中的亚芠四人，四周的人连气都不敢喘一声，两眼瞪的大大的看著这难得一件的比试，一方是这两年来玛茵之盾理所有年轻人偶像的斯达克三位将军，对於他们的实力那是不用置疑的。

一方则是近日里连言不断但是又不敢确认真的是传说中的那个人的银月恶魔亚芠，这四人之间的比试可是百年难得一见，尤其又是在这麽样的一个三个穿铠打一个不穿铠的状况下，更是叫所有人不由的相当的兴奋。

在场中，亚华三人早已经将金龙圣铠穿上，但是尚未进入战斗的状态，脸上的面甲还为出现，露出了一张脸，看著被他们三人包围在中间神态自若的亚芠。

亚若面露笑意道：「好小子，看你这样子，敢情是自信十足，有信心将我们给打败？否则你怎麽连个架势都没有摆出来？」

亚芠同样是面露笑意，微笑道：「三哥，要打便来，打了你就知道我有没有自信了！」

亚华大喝道：「好小子，你三哥才给你三分颜色你就给我开起染房了，兄弟们，给我好好的教训我们这个不识相的小弟，不然他还以为我们三个作哥哥的还真的被他给吃的死死的！」

话说完，亚华脸上的面甲随即合了起来，完全的进入了战斗当中，伸手一朝亚芠一挥，一道火热的金色火焰顿时朝亚芠的脸飞了过去，周围围观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一股热风迎面袭来，可见亚华的这道火焰真的是相当的炽热。

旁边的人尚且如此了，那更别提身为亚华目标的亚芠了。

望著前方来势汹汹的炙热火焰，亚芠淡淡的一笑，身形忽然的一转，彷佛是带起了一阵的旋风，闪过了亚华所发出来的火焰，朝亚华冲去，但是才来到亚华的面前，亚芠又是一个转身，几乎呈直角的往亚华的右边闪过，在那一刹那之间，由亚芠的背後吹过了一阵锐利如刃的强风，原来是亚旭在同一时间也发动了攻势了。

紧握著不知道何时出现的青风圣龙刀，亚旭化身为一道靛青旋风，追逐著亚芠的身影，不让亚

芠脱出他的掌控之外。

百忙之中，亚芠抽空的喊道：「赫！二哥你连青风刀都拿出来了，玩真的？」

「当然是跟你玩真的了，不然还有玩假的吗？」

一道刺眼雷电刁钻无比的由亚芠的侧方弯弯曲曲的往亚芠射来，闪闪的电光叫人知道这到激电可是碰不得的，最妙的是这到激电与亚旭的青风刀配合的天衣无缝，另亚芠无论往哪一个方向逃全都躲不过风与电的追击，正是不甘寂寞的亚若也出手了。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四周的人虽然明知道只是在切磋而已，但是却依旧是紧张的不禁大叫一声，实在是现在亚芠的情况实在是相当的危急，无论是在亚芠背後见光不见影的亚旭，亦或是亚芠旁编双手死命的发出激电的亚若，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留手，哪有比划会比划成这样简直像是把亚芠给当成了生死仇人来斗的？

而亚芠眼见自己躲不过两个哥哥合击的这一招，乾脆他不躲了，大喝一声，身影诡异的驻留在原地，身上瞬时腾出了闪闪金光，像一个从天而降的战神般，两手一前一後的握拳一击。

所有人只听见两声合成一声的巨大轰轰雷响，紧接著亚芠三人的身影全被地上所扬起的灰尘所掩盖，令人完全的瞧出他们的身影。

同时，耳边传来了亚若的哇哇大叫：「死亚芠，你用了几成力？」

「三哥，七成！」亚芠的轻笑声同时传进了众人的耳朵里。

亚若大叫道：「不行，只准你用五成！」

「五成就五成！」

随著亚芠的声音一落，一连串的碰碰碰的拳掌交击声像密雷般的传进了众人的耳中，同时，传来了亚华豪爽的大叫声道：「过瘾！」

同时，无数的烈火拳掌脚劲由尘烟中往四面八方漫无目的的漫射著，吓得众人急忙的闪躲与抵挡，幸好力奥等人早有所准备，夜月架起了一个相当结实的结界，将亚芠兄弟所有的劲力全都与旁边的众人隔开而力奥诸人则是分头的将那些夜月不及阻挡的劲道给打散。

不过毕竟四散的劲力太多，力奥等人根本来不及阻止，其他人见状也连忙的加入，这才骇然的发现到亚芠等人光是无意间泄出来的气劲威力竟然就有这麼大，震的所有人手脚发麻。

这时候，整个广场的人在往後退出了一大段的距离，睁著眼睛直直的瞧著由夜月动用了六元圣珠所结出来的厚实结界里面的情形。

这个时候，结界里早就已经打的昏天暗地了，真正能够看清楚亚芠他们动作的人根本就没几个，大部分的人都只看到了金、蓝、青、黑四团影子不断的飞绕著，六色结界的结界壁上，不断的有金焰、蓝电、青风、金芒强力的撞击而发出著轰轰轰的声响，真是看的所有人眼花撩乱。

忽然，极动不停亚芠等人又在众人的惊愕当中全停了下来。

四个人忽然相视哈哈大笑，亚华叫道：「亚芠，先嚐嚐大哥的狂龙焰破天！」

说完，亚华浑身的金焰猛烈的燃烧起来，甚至将亚华整个人的身影全都给掩盖住，在亚芠的面前变成了一团金黄的火焰。

而夜月一听到亚华叫出了招式的名字，不由的脸色一变，娇喝道：「所有人往後退！」

同时，夜月的身上忽然的冒出了闪亮的银光，在这大太阳底下看起来就像是一尊银光闪烁的亮丽女神，笼罩在无限神秘的光辉下。

而随著夜月的银光闪烁，她伸手往六元圣珠一指，六元圣珠所形成的结界顿时又扩大了一倍有馀。

夜月可没有忘记当初在清蓝之境外，亚华发出狂龙焰破天时所产生的浩大声势。

不过这次夜月倒是白担心了，经过两年的苦心潜修，亚华的修为早已不比当初了，这狂龙焰破天一出，不在像当日那麼的声势浩大，所有的就只是一条粗如水桶的金光巨龙往亚芠飞卷而去。

当金光巨龙一离亚华之身，亚华顿时往地上一坐，可见他现在已经完全的将全身的力量全都集中在这一招上了。

面对这一招声势虽然不若以前那样的浩大，但是力量更加集中更加可怕的狂龙焰破天，亚芠了脸上真正的浮现了笑容。

右手反手一摊，亚芠的手掌上顿时出现了一颗闪耀的金色光球。

一看到这颗金球，力奥等人顿时脸色大变，对於这颗金色光球他们可是记忆犹新，因为这一个光球便是引起了他们对於练气感到兴趣的聚元轰天破。

想到了当初亚芠展现聚元轰天破的可怕威力，所有人不由的脸色变的相当的难看，隐隐的提聚起功力，准备要应付接下来两大绝招相碰可能会引发的灾难。

不过，他们实在是太杞人忧天了。

若说亚华现在今非昔比，亚芠又和尝试当初的亚芠？

当亚芠随手发出来的聚元轰天破的小小金色光球碰到了亚华全力所发出来的狂龙焰破天的金色狂龙时，众人意料当中的可怕爆破并未出现，反而金色光球与金色狂龙竟然像是同归於尽般，诡异的消失无踪，连一点一滴的气劲都没有出现。

与意料中的情形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差，一时之间，竟然叫力奥、夜月等知道这两大招式可怕威力的人一愣一愣的全傻眼了。

而其他人则是觉得奇怪，但是全都是针对亚华而言。

事前叫的那麼大声的招式，看起来又像具有这麼不凡威力的可怕招式，竟然会被亚芠那小小的一颗光球，甚至比一般的魔法弹还来的小巧的金色光球就这麼被抵销掉了，不由的让人兴起了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然後，夜月忽然觉得一震，六元圣珠忽然的撤除了结界，飞回到她的手上，夜月知道，这必定是亚芠出的手，也唯有亚芠，才能够以那与她同源但是却不知到要强大上多少的精神异力，硬行的从她手上剥除了对六元圣珠的控制，想来，亚芠他们大概是不想打了，所以才会自行撤除她的结界。

果然，结界一撤除，亚芠四人马上自密布的尘烟当中走了出来，亚华三人已经没有穿铠，但是浑身大汗，脸上有著无比满足的微笑，而亚芠还是那个样，只是额上隐约有著汗渍，说到底，

以五成功力不穿铠的对付亚华三人，对他而言也是一项重大的考验。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亚华疑惑的看著众人，喃喃道：「怎麼回事？这麼多人？」

「咦？康达将军，您怎麼来了？」

像亚华一样惊讶著四周何时来了这麼多人的亚若忽然看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人，忍不住的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来。

众人转头一看，不知什麼时候起，康达、宜杨以及葛瑞斯三人竟然就站在最前面，看著亚华四人。

事实上，今天一早，康达、宜杨、葛瑞斯三人就相约来隆府，他们到达的时候，正好是亚芠四人开始比武的时候，因此人头混乱下，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三个在泰龙帝国来讲，威名鼎盛的大人物的来到。

葛瑞斯见到亚芠他们发现到他们时，忽然猛的对亚芠施一个脸色，亚芠一愣，忽然注意到在他们三人之间有一个身穿黑色斗蓬的熟悉身影。

而一旁的威灵显然也看到了，年老成精的他几乎在一眼当中就看出了那个黑色斗蓬的人是谁！连忙的大声喝道：「好了好了，这比武也比完了，大家该干什麼就去干什麼了，别一直挤在这里！」

听到了威灵发话了，所有人尽管对於这场比武有满肚子的话想要跟旁人讨论，但是也只得乖乖的离开。

很快的，整个广场里除了威灵一家子，翰罗祖孙，力奥、夜月等人以外，就只有剩下康达三人，还有被葛瑞斯的保镖团巧妙的围住的那个神秘人而已！

威灵及亚芠同时的对保镖团里的黑衣人微微欠身道：「陛下！」

什麼？这个跟葛瑞斯他们一起来的竟然会是泰龙的皇帝葛沃比？

他不是今天一大早就召集了所有的重臣要开会吗？所以里昂才会一大早就前往王宫，怎麼这个会议召集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隆府？

而其他人一听连忙的要行礼，但是却被葛沃比给伸手止住了，此时众人心中全都是充满著疑问。

葛沃比显然没有想要在这个时候解释的心情，对威灵及亚芠等人点点头，目光不由自主的朝站在自己的三个孙子身边的翰罗注视了一下，然後轻声道：「廷议长，能否借你们的密室一用？」

威灵一愣，点点头，立即领著众人往主屋的深处移动。

来到位於主卧房旁边的花园中，威灵朝花园当中的一座假山拍出了一掌，假山随即的往後一挪，露出了底部密室的入口，葛沃比看了一下众人，微笑道：「能不能请翰罗将军、三位将军以及亚华先生随我进密室一谈？」

众人一愣，葛沃比竟然是前来找亚芠他们一家的？

亚芠点点头，随口交代力奥等人守好，亚芠等人便走往密室的入口，葛沃比随即要跟入，但是走到一半以後，葛沃比忽然的转过头来，迟疑一下才道：「廷议长、书记长，你们也跟著下来

好了。」

威灵两人一愣，到底是什麼事情？不但要葛沃比亲自的跑这一趟来找亚芠他们，甚至於要让他们知道还会迟疑一下？

来到密室里面，亚芠发现到密室里面的摆设相当的简单，整间密室大约可以容纳二十人的大小，如今只有他们进来，看起来相当的空旷。

密室是由青色的大理石所造，头顶上有著一颗魔法时正散发著白色的光芒照耀整间密室，让密室相当的明亮，密室里面没有任何的摆设，只有地板的角落里有一叠的草席，看来在这间密室理所有人都要席地而坐。

果然，威飒三两下将墙角的草席拿出来平铺在地面上，当先的坐下，众人见状也依照身份的高低分头的坐下。

葛瑞比不用说了，自是坐在正中央，他的左右两边分别坐著威灵及翰罗，威灵的下首是威飒，翰罗的下首依序为亚华四兄弟，亚芠则正好坐在葛沃比的正面。

缓缓的看了所有人一眼，葛沃比半晌才道：「我的贸然来访想必是造成了各位的整种猜测，为了避免各位多加猜测，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原来今天早上葛沃比在来此之前已经先召集泰龙里的郡主与各重臣们，在泰龙帝国著名的圆形议会上开过了一次会。

在会议当中，已经设想过了一夜的葛沃比顺势的利用了昨天晚上朱雀现身时所引发的种种异象与猜测，一口把朱雀正式的封为泰龙的护国圣兽，并且对外宣布。

关於这一点，当然是没有任何人有异议，毕竟在座的所有人在昨晚都是亲眼目睹的朱雀的神威，而且更有细心的人发现到朱雀竟然是绕著以王宫为中心的大圆飞了三圈才离去，对於这件事情从昨晚到现在已经是被人家拿来不知讨论了几次了，因此葛沃比的此举可以说是深获民心。

再来，葛沃比安排在这时宣布要对斯达帝国发出友好通知，并且表达出愿意与斯达帝国结盟的意愿，此话一出，不由让所有人为之错愕！

当场，整个半圆形的会议厅里面立即的传出了一片闹哄声，但是葛沃比不管议场的喧闹声，用强力的声音又宣布道：「此外，从今天开始，我以泰龙帝国最高司令的身份下达最高指令，从今天起，全国进入一级警戒状态，全民於秋冬收割之後，凡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全部参与军队冬操训，随时做好赴战之准备。

葛沃比此话一出，当场又使的会议厅当中宛如想起闷雷一般，所有人全被惊的说不出话来。

半晌，忽然，比刚刚还要来的大声吵杂的声音又在会议厅当中响了起来。

葛沃比紧皱著眉头，虽然说早已经猜想到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但是却依旧叫他有点受不了，轻咳了一下嗓子，葛沃比用比刚刚还要大的声量道：「各位，静一静！」

听到葛沃比讲话了，一干重臣与郡主们慢慢的安静下来，静待著葛沃比的解释。

葛沃比威严的看著所有人，然後慢慢道：「各位，你们可还记得我们前些日子里曾经讨论过的，关於斯达帝国为何实施全面警戒一事？」

众人点点头，但是，这跟葛沃比想要与斯达帝国建交又有什麼关系？难不成葛沃比两年前不怕

斯达、华那邦两国合攻，现在反倒是怕了斯达帝国的一个小小全民皆兵政策？

那若是如此的话，葛沃比又干嘛要发出国家一级警戒的严重命令来？又为什麼要颁布冬操的军令？难道葛沃比只是想要藉著与斯达建交而凝聚国力准备跟斯达大打一场？

有这个想法的人并不只一人，事实上，除了少数知道葛沃比会这样做的原因的人以外，其他的人，几乎八成以上都有这个想法。

葛沃比也了解到众人的想法，沈稳道：「各位不用猜测，事实上，我会下达这些命令，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正面临著一项生死的难关，需要我们以强大的力量才有可能会度过这一个困境，斯达帝国之所以会实施全民皆兵也是因为这项难关。」

听到了葛沃比的话，众人忍不住的问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难关，为什麼两大帝国不约而同的都要采取这种手段？

葛沃比两手一张，压住了众人的窃窃私语，继续道：「我知道各位现在心中有著相当的疑问，但是我只能够跟各位说明，这一次的危机非同小可，不但是我们、斯达帝国，甚至是全人类都有可能会灭亡，最明显的就是，朱雀圣兽的降临并非是祝福，而是为了示警！」

听到葛沃比说的可怕，所有人不由面面相觑。

半晌，忽然有一个宏亮的声音道：「我反对！」

声音一传出，整个会议厅里的人全都安静下来，所有人将眼中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甚至，连葛沃比都有点不悦的看向他，道：「伊卡郡主，你为什麼反对？」

伊卡郡主站了起来，脸色相当阴沈的道：「陛下，我反对你的提议。」

葛沃比一挑眉，静待伊卡郡主的说法，这是泰龙与众不同的地方所在。

各郡的郡主，在平时地位几乎跟葛沃比可以平起平坐，在各郡里面，郡主享有自治权，而泰龙的皇帝说穿了，其实也就是泰龙这一个国家对外的一个代表。

当然，身为泰龙的皇帝，在某些方面还是比郡主的地位要高一点，具有很多的特权，但是，遇到了关系整个泰龙的事情的话，那就必需要经过各郡郡主的同意之後，才能施行，不然，就算泰龙的皇帝勉强的推行，没有各郡郡主的支持的话，依旧是空口说白话。

因此，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葛沃比还是得要尊重伊卡郡主的发言，听他怎麼说。

伊卡郡主先是环顾了一下整个会议厅里的所有人，然後才道：「陛下，本郡反对的理由有三，第一点，有关冬操令一事，冬天虽然我国的人民不需在下田工作，但是却是一年当中的养息之时，我们帝国的先祖曾经规范过，除非是国家面对生死存亡之际，否则，万万不能施行这种扰民之策，这点，陛下莫非是忘记了？」

「再则，关於陛下所谓朱雀圣兽降临是为示警而不是祝福，关於这一点，陛下又是从何而得知？而所谓的生死关头，陛下又是从何而得知？为何本郡却一点迹象都没有看到？」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关於一级戒备命令颁布一事，我更是感到疑惑，陛下，这一级警备命令需要先通过我等各郡郡主的全数通过陛下才能实施，如今陛下不但未事先告知我等，还在这重要的会议上一个人独断的发布，这样岂非是罔顾我等郡主之权利？」

当葛沃比说到了伊卡郡主在会议上所提出的三点疑问时，顿了顿，眼光看向密室里的所有人，威灵兄弟、亚华三兄弟都是了解泰龙帝国的政策运作的，因此，他们并不意外伊卡郡主会当著

所有人的面提出这样的疑问来。

而翰罗则是有点震惊，没想到一个臣下竟然敢当著所有人的面来拒绝葛沃比的命令，这是出身华那邦的他所不敢想像的。

倒是亚芠，脸上依旧是一片平静，令人完全看不出来他在想什麼？

葛沃比继续道：「总而言之，在会议上，我并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回应伊卡郡主的三个疑问，毕竟，有很多事情是现在无法公开的，最後使的这场的会议草草了事。」

说这些话的时候，葛沃比的眼光一直注视著亚芠，最後，亚芠终於开口道：「那麼，陛下你结束会议之後，匆匆忙忙的赶来这里找我们，不知有何指教？」

葛沃比脸色凝重道：「如果可以发布一级警戒命令的话，那麼整个泰龙帝国则可以任由我指挥操纵，如此，我便可以轻易的达到了与亚芠先生你的约定，但是就现在的情况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

「而我最头痛的也在此，现在我最大的困难，就在於我无法顺利的说服以伊卡郡主为首的其他郡主同意的实施一级戒备命令，毕竟，这一级的戒备命令一旦发布，各郡的郡主便要无条件的将他们所有的军政权力放弃，通通由我来统一发令指挥。」

亚芠截口道：「陛下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无法举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你之所以会这麼做的原因，所以无法获得各郡主的支持。」

「而陛下你现在之所以来找我，是想要我提供可以证明的有力证据吗？」

葛沃比点点头，跟聪明人说话就是有这个好处，他还不用说，亚芠就全都知道了。

亚芠淡淡的一笑道：「没问题，我有证据。」

葛沃比不敢置信道：「先生你有证据？先生我刚刚忘了说，我曾经跟各郡主透露了一点有关外星怪物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怎麼相信，虽然，我也曾说过那天的魔还有假扮玛榭郡主的怪物的事情，但是伊卡郡主并不认为光凭这样就能够证明什麼东西！」

亚芠淡淡的笑道：「我知道，所以，我这次就让他们亲眼目睹一下外星怪物的可怕！」

葛沃比紧张道：「先生你知道那群怪物在哪里？」

亚芠点点头道：「大概知道，不过我还需要找到一个人才行，陛下，你给我十天的时间，我自然有办法去抓到一个外星怪物来给你们看，证明我所说的不假。」

葛沃比真的是大大的愣住了，本来他还找亚芠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想说这消息本来就是亚芠带来的，那亚芠也许有办法可以帮他证明，没想到亚芠不但有办法帮他的忙，甚至还可以去捉一只外星怪物来，真是不可思议。

在泰龙帝国南方，属於玛榭郡的地域中，有一个相当著名的死灵峡谷。

这座死灵峡谷没有人知道它产生於何时，只知道，好像自有这大陆的存在，这座死灵峡谷就存在这了。

死灵峡谷全长近两千多公里，最宽处有四十多公里，最窄处也有十多公里，而深度则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死灵峡谷全长近两千多公里，最宽处有四十多公里，最窄处也有十多公里，而深度则是没有人知道，因为这自死灵峡谷里面终年云雾弥漫，就算是夏至那日的强烈阳光，也无法

照射到峡谷的底层。

而且，整个死灵峡谷是位於泰龙玛榭郡的玛榭盆地当中，其周围方圆十里内寸草不生，但是十里之外，却是玛榭郡甚至可以说是泰龙理最富庶得几个农产地之一，这种诡异的情形让玛榭郡里的人民相当的奇异。

除此以外，死灵峡谷还有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整个死灵峡谷往下凹陷的部分，所有的石壁全市最陡峭也最险峻的地形，有人花了大半辈子去研究，但是却连一处可以下降到死灵峡谷当中，而传说中，也曾经有人藉助幻兽的力量下去，但是从来没有人回来过。

种种神秘的迹象，为这座死灵峡谷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不祥面纱，令当地的人不敢过於接近这座峡谷的四周，甚至连峡谷方圆十里以内的裸露岩地都没有人愿意踏进。

但是这一日，半夜的时候，确有一个漆黑的身影出现在这座可怕的死灵峡谷的旁边，态度自然的望著峡谷里云雾翻腾的谷底。

这是一个宛如来自九幽的身影，冷冽的气息恍若非人，出奇的，这个身影竟然与著这恐怖的死灵峡谷相当的搭配。

黑影说话了：「死灵峡谷吗？跟我这个银月恶魔倒是相当的相配呀！」

在这个大陆上，敢自称银月恶魔的人几乎全被杀光了，唯一仅存的就只有正牌货，也就是真正的银月恶魔亚芠而已。

但是，亚芠半夜不休息，自己一个人跑到这个距离玛茵之盾数千里外的死灵峡谷旁做什麼？

答案很快的就揭晓了，一个黑色的魁武身影很快的来到了亚芠的身後，带著不确定的语气道：「恩人，是你吗？」

亚芠转过身来，面对著那个黑衣人，在转身的同时，亚芠也已经收敛起身上冷冽的气息，换上了温和的笑意，看著黑衣人：「坎兹，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黑衣人坎兹兴奋的看著亚芠，摇摇头道：「不，我一点都不辛苦，倒是恩人你怎麼来了？我听到北斗说你要来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呢！」

亚芠微笑道：「情况有变，坎兹最近这里有什麼变化吗？」

坎兹道：「还是老样子，那些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每次都是匆匆的飞走或是飞回来，也不知道它们在干什麼，倒是这几天晚上，一口气出现了十多只来来回回的，好像有什麼事情发生似的！」

亚芠暗暗的点点头，想必这群怪物已经察觉了它们的同伴少了一个了，所以才会有这麼频繁的举动。

这时候，天上淡淡的月牙露出了乌云，藉著月光，可清楚的看清那个黑衣人的面貌，原来，这一个黑衣人竟然是当日在斯达帝国帝都当中，那一个浑身是伤，而且又中了微量神化剂的武士。

原来这个武士坎兹原本是玛榭郡主的亲信近卫，但是几年前，坎兹意外的发现到玛榭郡主在一次出游回来後，整个人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一些玛榭郡主应该知道的事情，却还要他来提醒，引起了坎兹的怀疑。

坎兹将疑问放在心里面，莫不吭声的暗暗查访起来，几年下来，竟然让他发现到玛榭郡主竟然

早就被一群怪物所取代，甚至，他还发现到玛榭郡主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这死灵峡谷。

这一发现，令坎兹相当的震惊，但是他深知这群怪物神通广大，只敢将这个秘密放在心里，不敢随意的透露出来给人知道，因为他无法确定到底哪些人是由这群怪物所假扮的。

终於在几个月前，他接获到假扮玛榭郡主的怪物的命令，要他到一个地方去打击一群突然出现的怪物，当时跟他一起去的还有其他好几个都是玛榭郡里面的好手跟他一起去。

原本这种事情是相当正常的，但是偏偏坎兹却是知道这个假玛榭郡主的秘密的，而这一次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又是在死灵峡谷的左近，因此，隐隐之间感觉到有点不妙的坎兹不由的提高警觉。

果然，在到达假郡主所指定的地方之後，便出现了一群魔将他们团团的围住，企图要活捉他们。

坎兹假意被擒，然後趁著魔没有注意的时候，窜逃出来，只是没想到当初被擒之时，坎兹等人就已经被魔给注射了微量的神化剂，为即将到来的改造而做准备。

因为体内这微量的神化剂的影响，令坎兹在逃亡的路途上吃尽了苦头，必须时时的克制自己那几乎不受控制的兽性，但是也庆幸有著些神化剂在体中，让坎兹得以发挥出高出以往一倍的力量，让他顺利的逃过了好几次魔的追缉。

最後，坎兹终於逃进了斯达帝国的帝都中，正好碰上了那时亚芠在帝都里施展医术治人，坎兹本想去试试看，但是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心软维护了两个不相识的陌生老幼，竟然会使的亚芠对他另眼相待。

而且，他的运气更好的是，亚芠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所中的神化剂，而且，亚芠也可能是人类当中最了解神化剂，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治疗神化剂的人。

治好坎兹以後，亚芠与坎兹开公布诚的密谈了一夜，坎兹终於从亚芠的身上得知那群怪物的真正来历，而亚芠的收获也不少，从坎兹的口中得知了杷沙星人已经假扮泰龙帝国实权人士之一的玛榭郡主，也获知了死灵峡谷的存在。

怀疑死灵峡谷可能就是杷沙星人在奇武大陆的大本营的亚芠，便托热心又熟知当地地形的坎兹帮他监视这死灵峡谷，然後又托请北斗帮忙，利用北斗那堪称是全大陆最快速的情报传递系统，彼此联系。

透过北斗的情报系统与坎兹，亚芠随时随地都掌握著这个死灵峡谷的所有状况，同时，这段日子以来，经过了坎兹的观察，亚芠也几乎有八成的把握，这一个人迹罕至又有著可怕名字的死灵峡谷应该就是杷沙星人的大本营没错。

而今天早上，亚芠之所以会如此有把握，敢答应葛沃比要提供有力的证据，就是因为有坎兹及死灵峡谷的存在，亚芠已经打算来活捉一个杷沙星人回去给那些家伙们瞧瞧。

所以，亚芠才会连夜赶来这里，并且约坎兹来这里见面。

在听到亚芠说情况有变时，坎兹不由的一愣，疑惑道：「恩人，什麼变化？」

亚芠微笑道：「总之说来话长，这一次我来这里主要是想要抓一只怪物回去。」

听到亚芠这麼一讲，坎兹不由的一愣，正想要问时，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道：「喝，怎麼这个鸟不生蛋鸡不拉屎的地方竟然有两个年轻人在这里？」

「是谁？」

乍听人声之下，坎兹失声大叫，同时转过头来，看向背後。

而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不要说坎兹吓了一大跳，亚芠的反应比坎兹还要来的剧烈，猛一个转身，双眼中闪耀著充满了无穷杀机的银光，看向了背後的来人。

自从他精神异力大成以来，从来没有人可以如此的接近到他的身後而让他不自觉，甚至亚芠向来灵敏到不可思议的直觉也不管用，著实叫亚芠大吃一惊，使的亚芠难得的摆出了这麼样的一个戒备神态来。

当亚芠转过身来时，就看到了在他跟坎兹的背後五公尺处，站了一个老人。

看起来除了有一头凌乱略带淡红色的头发以外，就跟一般人印象当中的老人没两样，瘦瘦小小的身材，微曲的腰杆，乾燥的皮肤，黑黑的脸，几乎就在转过身来的一瞬间，亚芠已经将这个老人看个彻底。

在亚芠的眼中，他完全感受不出这一个老人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但是越是这样，亚芠越是担心，能够无声无息的侵入他的背後五公尺，甚至不出声的话他还没有发现的人，会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亚芠阴郁的盯著这个老人直瞧，而坎兹则是在看到他们身後是一个老人，不由的松了一口气，起码不是什麼怪物之类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怀疑，坎兹脸带笑容道：「老先生，你怎麼会一个人到这里来？这个地方很危险的，赶快离开吧！」

老人呵呵一笑道：「谁说我是一个人来著？我可是跟我兄弟一起的。」

坎兹疑惑道：「老先生，你怎麼会跟你兄弟跑来这里？这地方可是死灵峡谷呀！」

「啥！死灵峡谷？」

「惨了惨了，都怪那只怪鸟啦！怎麼会跑到这个号称有来无回的可怕地方来？」

听到了坎兹说这里是死灵峡谷，老人不由一脸著急，搓著手直打转，一副慌急的样子。

坎兹好奇的问道：「老先生，你说什麼怪鸟？」

老人停下来，看著坎兹，叹扣气道：「本来，我跟我兄弟是想要去拜访我一个朋友的小兄弟，但是没想到半路上，忽然看到了一只浑身发黑，然後头上又有著白色影子的怪鸟在天上飞，大概……啊！大概有你身边这个人那麼大，所以我跟我兄第一时好奇就跟著它跑，没想到这一跑竟然会跑到这地方来，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只怪鸟该不会是从这个死灵峡谷里跑出来的恶魔吧？」

「唉呀，看起来还真的是跟你旁边的这个小兄弟好像！」

听到老人的比喻，坎兹忍不住的看了一下他身边面目阴沈的亚芠，呃…还真是巧呀！亚芠可不是一身的黑衣外加一头的白发？

坎兹憋笑道：「好了老先生，我这位朋友可不是什麼你看到的恶魔怪鸟的，而且我们在这里也没有看到你说的怪鸟，这个地方真的很危险，你就赶快找到你兄弟，然後离开这里！」

老先生点点头，似乎还想要说什麼，自始至终不发一语的亚芠忽然由身上冒出了冷冽的冰寒杀气，笼罩著老人，冷声道：「你…是谁？」

对於亚芠所发出来的强烈压迫感及冰冷的杀气恍若未觉，老人有点莫名其妙道：「我？我就是我呀！不然我还是谁？」

站在亚芠的身边，间接的感觉到亚芠所散发出来的寒气，忍不住滴滴的打了个冷颤，同时也因为亚芠的反应而感觉到眼前的老人好像不似他想像中得那麼简单，坎兹惊异的看著眼前的老人，不敢再开口。

亚芠往前跨出了一步，虽然只是一步，但是在坎兹的眼中，亚芠在那一瞬间，身形却变的无限的高大起来，彷佛像座巨山般，令人望而生畏！

「你…是谁？」

固执的问著同样的话，但是语气却比刚刚要平静的多，但是寒气却又更重，听的坎兹忍不住的搓搓自己的手臂，这才发现到，自己的手臂尚不知何时，竟然鸡皮疙瘩全冒出来了。

老人摇摇头道：「小伙子，干嘛那麼凶？好好，我叫维盖。瑟华，我兄弟叫维岸，这下你满意了吧？」

摇摇手，完全是亚芠那会另一般人心颤胆寒的气势如无物，老人嘻笑的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脑中急速的搜寻维盖这个名字，结果一无所获的亚芠，又往前踏出一步，慢慢的举起手来，又问道：「你…维盖是谁？」

好吧，最少有进步了，多说出了两个字，果然是如他所说的那样，难搞的很！

老人心中有点无奈的想著，眼光却不由自主的看向亚芠那五指并拢，缓慢而僵硬的举起来的右手，脸上虽然是微微笑著，但是心中可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终於，亚芠的手臂高举过头，停顿在他的头上，笔直向天，一旁的坎兹忍不住的揉揉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现在所看到的。

亚芠的整个气息内敛，刚刚那种令坎兹起鸡皮疙瘩的冰冷气息不再，但是看在坎兹的眼中，此时的亚芠恍如是变成了一个石人一般，彷佛自有大地存在以来，他就以这种姿势伫立在此，历经千万年不变，更叫坎兹无法相信的是，他完全无法将此时的亚芠跟刚刚的亚芠连在一起。

刚刚的亚芠虽然冷，但是坎兹还是可以感觉到亚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可是，现在的亚芠全身上下却又完全不一样，全身僵硬的彷佛是由生铁巨巖所雕琢出来的，没有任何的生命感觉，偏偏又是有种无穷澎湃的生命力隐藏在其中，蠢蠢欲动，彷佛随时会爆发出来一样。

摸摸自己的头，坎兹感觉自己有点莫名其妙，怎麼脑袋里会突然的冒出这样的奇怪念头？生命力，这个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东西会在这时跟亚芠串连在一起？

「地！」

感觉到老人维盖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的打算，亚芠忽然淡淡的说了这麼一个字出来。

听到了亚芠的地字，坎兹心中陡然的一跳，彷佛亚芠的这一个字激起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的坎兹不由自主的往旁边飞快的跳了开来，见鬼般的傻看著亚芠。

而亚芠这时已经慢慢的将高举的右臂往下挥动。

亚芠的动作是如此的缓慢，如此的凝重，坎兹彷佛可以感受到亚芠的手上有著千万斤的东西凝聚在上头，造成了亚芠手臂挥动的困难。

「慢！慢！慢点！小伙子，有话好说，千万别动粗，我老人家可经不起你这麼折腾。」

来不及了，老人虽然两手直摇，但是却摇不动亚芠那宛如生铁所铸的僵硬面孔与比北极寒冰还要冷硬的心。

「无名之地」已经发出去了！一道黄光脱手而出，直射入亚芠身前约一公尺处的地面上，不留半点痕迹。

看到亚芠的手臂垂直向下，恢复成刚刚的样子，坎兹奇怪的看著亚芠，有点不太明僚亚芠手臂这麼一挥，喊了一声令他浑身一震的地字，又发出了一道黄色闪光，但是现在却什麼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到底是怎麼回事？

坎兹疑惑不解，但是老人这下可紧张了，突然的轻喝一声，头上的头发一瞬间由淡红转变成了深红，黑黑的脸上同时的浮现出了一股血红色的光芒，令人怀疑起他的红发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所造成的。

老人眼中红光勃发，注视著地面，随後，地面上传来了一阵的鸣声，地鸣声随即转变成了轰轰作响，同时，老人的脚底下，开始出现了像是岩柱、裂口、断层、震动、尖刺等等，千奇百怪的东西，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东西只在老人的脚下两公尺内发生。

乍看之下，就像有人在地底下，利用大地在对老人出招，看的一旁的坎兹目瞪口呆的。

而老人面对这种近乎魔法但是远比魔法要来的多变而又复杂、急速的攻击方式，可真的是令他叫苦连天，最惨的是，他明知道这些的变化全都是由亚芠刚刚的那一道黄光所引起的，偏偏却又无法臆测出到底下一秒从地底冒出来的会是什麼东西，而且，他想要攻击也不知道该攻击谁？使的老人应付起来相当的辛苦。

半晌，老人乾脆大喝一声，两手发出了闪耀的红光，往脚底下拍出一掌，然後整个人往空中跃起，这下子地底下冒出来的东西再也打不到他了吧！

老人心中得意的想著，小伙子，这一招什麼地的虽然奇妙，但是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想不到我老人家会飞吧！

似乎是察觉的老人心中的想法，亚芠冷冷的一笑，忽然又再一次的举起右臂，然後又往下一挥。

而就在这时，老人所拍出的那一掌立即引发地面激烈的反应，地面上砰的一声，忽然扬起了漫天的灰尘，细微的烟尘夹带著强烈的劲力往空中漫射而去，恍如当日御莱的尘爆再现。

老人大惊失色，急忙的大吼一声，浑身飙射出强烈无比的血红光芒，偏偏此时，亚芠信手一挥的歼月斩气劲又已经来到了老人的面前。

下有尘爆乱射，前有歼月斩来袭，老人的心中叫苦不已，这下，他可真的是後悔干嘛没事爱现，乱飞一通，这下可好了，被人给当成活靶打著好玩。

心里虽然这麼想，但是老人手底下可不慢，两手一挥，施出了漫天的掌影，勉强的抵挡了亚芠这仿尘爆的可怕招式，同时身形猛的往後一番，险而险之的闪过了亚芠的这到歼月斩。

好不容易的闪过了这两招，老人落地之後，忍不住的回头看了一下刚刚被他闪过的月牙状歼月

斩，看到歼月斩在地面上划过了一道又长又深的痕迹，然後轰的一声爆了开来，炸出了一个足有三人宽一人深的大洞，不由的暗暗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乖乖的不得了，还好小伙子留了一手，听说这招应该是X形的，才出来一半算是对我老人家不错了，免得我老人家出糗，不过，要是挨上一记也不好玩。

烟尘之中，老人发出了一阵的咳嗽声：「咳咳咳，慢，慢慢，小伙子，我是水妖怪的朋友，别下重手！」

老人这话说的正是时候，因为这时候亚芠已经第三度将右臂举起来，直听到老人提起水妖怪三个字才又慢慢的放下来，因为，他曾经听到洪伯提及水妖怪这三个字，这是一些对水妖王熟识的人才会有的称呼，既然叫得出这三个字，那应该认识水妖王，很有可能如他所说的，真的是水妖王的朋友，不过，亚芠还是不敢大意，一个可以在「土」之下毫发无伤的人，绝对不是普通的人物，呃，也许不是毫发无伤！

随著咳嗽及说话声，老人从烟尘堆里面跑出来，身上虽然没有伤，但是一旁的坎兹一看之下，却又忍不住的闷笑一声。老人身上原本穿著一件相当普通的灰白色麻布衣，但是在亚芠的土所引发的尘爆之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件洞洞装，破的乱七八糟的，令老人看起来相当的狼狈。

「你到底是谁？」

完全视老人一身的狼狈若不见，亚芠依旧两眼直盯著他，淡淡的询问著。

老人叹了一口气：「嗳，小伙子别那麼心急，可千万别拿我当敌人看，我老人家可从水妖怪的嘴里知道太多成为你的敌人的事情了，我可不想当你敌人。」

见老人老是将话题东扯西扯的，就是不肯说出他到底是谁，亚芠忍不住的一挑眉忍不住就想要发作，但是心中念头一转，根据他对於这些所谓的老前辈的了解，这些个家伙一个比一个怪，拿水妖王来说，堂堂的十大高手之一，但是却不喜欢他叫他老前辈，反倒是喜欢跟他平辈相称。

而这个老人，满口老人家老人家的自称，该不会他是跟水妖王相反的例子吧？

一想到这，亚芠心中一动，换个方法，一拱手道：「前辈，真是对不住了，因为你不声不响的就出现，所以我才会这样，不知您如何称呼？」

果然，亚芠这麼一说，维盖顿时眉开眼笑，不断的点头：「嗯，孺子可教也，我老人家大你快三百岁，你称呼我这一声老前辈，绝对是不吃亏。」

「想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好了，像水妖怪他们这几个老朋友，喜欢叫我血魔，不好意思，刚好跟你一样都是魔字辈的，你说我是谁？」

血魔？

亚芠喃喃的念了这个名字，微皱著眉头，血魔这麼名字听起来相当的陌生，好像没有听说过。

血魔？血？等等！

他说他跟水妖王是老朋友，又活了近三百岁，那一头头发刚刚好像也曾经变成血红色的，跟夜月曾经对他说的某一个人很像！

符合了这些条件的，就亚芠所知，好像就只有那麼一个人。

真正诚心诚意的，亚艾朝维盖一拱手，真挚道：「原来是您老，恕晚辈不知，多有得罪！」

一旁的坎兹两只眼睛都瞪的快凸出来了。

虽然跟亚艾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无论他怎麼想，也想不出来，亚艾也会有这种摆出低姿态的时候，真的是叫坎兹大开眼界。

到底，这个看起来嘻嘻哈哈的老人是谁呀？

维盖，大陆上传说中的十大高手当中，连续蝉联两百年，地位无人得以动摇，公认的第一高手血魔、血兽皇，忍不住的哈哈大笑：「好小子，这样你也猜得出来是我老人家？」

亚艾讪讪一笑：「您老真是爱该玩笑，捉弄晚辈！」

听到亚艾这麼一说，维盖的大笑声顿时变成了苦笑，开玩笑，这一个玩笑也未免太大了吧，差点开的老命都给丢了，以後，还是少找眼前这小伙子开玩笑才是。

再一次拱手，亚文问到：“前辈您尊驾来此，不知有何指教？”

“没事，没什么事，本来是刚好要去找你的，后来看到隆府里忽然有一个人御气飞出，我心里想想隆府里面能够御气飞出的，好象除了你以外也没有别人了，一时好奇，就跟了你过来，没想到还真的是你，哈哈，我老人家还真的是天才！”

看着血兽皇得意的笑容，亚文现在已经有点适应这个传说中的高人，那种倚老卖老的说话方式，因此倒也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对于血兽皇轻描淡写的说他是从隆府跟着他来的这件事，他倒是被吓了一大跳。

原本，他还有点奇怪，这位第二高手血兽皇好象有点名不副实，虽然对自己的无名只招相当的有自信，但是这一招他也不过是出了三成功力试探而已，没想到这位血兽皇竟然会接的这么狼狈，着实叫亚文有点意外。

他当然不会自信到自己的三成力量真的可以叫血兽皇这么狼狈不堪，也因此，他对于这个自称是血兽皇的老人，心里其实还有着相当的疑惑。

可是，这个血兽皇所说的如果是真的，他真的是从隆府就开始一直尾随在他的后面，数千里的飞行当中又一直没有让他发现的话，那么他的实力就不是亚文所想的那样浅薄。

其实，血兽皇这个第一高手，在了解他的底细的同样十大高手当中，西哪个来有着“最弱的最强高手”的称号，这个秘密便隐藏在他的外号当中。

堪称当世最了解幻兽的血兽皇，曾经尝试开发出不少新型幻兽，诸如当年苇诺的吸血幻兽，苏兰的双重属性天使幻兽，甚至是近来闻名全大陆，甚至是仗以为恶的魔兽牛怪，也是血兽皇的某一为叛徒偷取自他的成果改良出来的，兽王之名堪称名副其实。

而哪个血字，除了影射他有着一头血红色的头发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与他那一套自创的魔功——灭血魔功，那是血兽皇在研究幻兽多年以后，将他在幻兽上的成就，演进变化所研发出来的一套恐怖魔功。

这套灭血魔功之所以恐怖，就在与这套魔功有着前所未见的血属性，而根据血兽皇自己对好友的透露，这所谓的血属性其实是由水跟火两种属性所延伸组合而成一种新的属性，其实是有迹可寻的。

之所以会如此可怕，便是在于这套魔功对于任何只要有血有体液，所有体内有着体液的生物，这套魔功都具有噩梦般的破坏力。

但是相对的，这套魔功也只对生物有效，对于没有血的无生命物体，那就一点用也没有了，也因此，血兽皇才有着所谓“最弱的最强高手”之称！充分的表示出血兽皇对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那极端的落差，一反功力越高只要运用得宜的话，不管是生物还是非生物都有很有用的理论。而刚刚，亚文恰好是用非近身战的方式攻击血兽皇，刚好咬死了血兽皇的弱点。

面对没有生命的泥沙与气劲，血兽皇只能用他数百年的修为，狼狈的躲避亚文的攻击，而无法发挥出他的实力。

今天如果是亚文跟的近身战的话，那么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这项事实，也很快的展现在亚文及坎兹的面前。

当亚文还想要说什么时，忽然的，从衍文背后的死灵峡谷里面，蓦然飞出了三艘属于沙杷星人的深绿色小型战机身影。

看到三艘小型战机，不待亚文发话，血兽皇已经先失声大叫道：“好家伙，竟然连这里都有”

一边大喝，血兽皇一边身若雷电，往那三艘小型战机飞射而去，双手一扬，不由分说的往那三艘战机贴身的各印一掌。

血红的光芒一瞬间由血兽皇的双手，传进了小型战机的身体里面，充斥着整艘战机。

就在亚文及坎兹惊奇的注视下，三艘战机不约而同的激烈扭动起来，紧接着，浑身上下开始产生了严重的龟裂现象。

没有等到龟裂的现象密布全身，在战机的侧边忽然开出了一个半人大的小洞口，各有三个人影从里面窜出，来到了亚文等人面前，九个人影一字排开。

而他们背后那三艘小型战机，则是在一连串的龟裂扭曲以后，在亚文等人的眼前，慢慢的崩解开来，坠回死灵峡谷内。

亚文及坎兹有由一阵张口结舌。

尤其是亚文，当日他花费了诺大的精神与力量，才有朱雀一同将一艘小型战机给击毁，但是血兽皇却只是拍出看起来不怎么用力的三掌，一掌一艘，这小型战机竟然就这么被毁，实在是太不可思意了。

维盖这血兽皇真是不愧有第二高手之称。

但是亚文，却不知道，固然血兽皇很强，但是也不至于可以强到这种离谱的地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身具灭血魔功，对于任何的生物体都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力杀伤力，也因此，同样具有生物性质的小型战机，才会让血兽皇一掌一艘，解决的干净利落。

身怀灭血魔功的血兽皇，堪尘是以生化科技起家的沙杷星人最大的天敌，而且是那种致命性的天敌。

或者该说是三个沙杷星人与六个魔的身上，注意的看着他们，同时心中暗喜，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引出了三个怪物来，这下也省得他要冒者危险，潜进不知道深浅的死灵峡谷中了。

看着眼前的亚文三人，三个沙杷星人当中的一个，转头面向血兽皇，冷冷道：“原来是你，难

怪这里会忽然出现了庞大的能量反应。”

看来似乎与血兽皇是老相识了，所以对于血兽皇三掌毁掉他们的三艘小型战舰并不感到惊讶。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他们惊讶，大概也看不出来吧！

血兽皇摇摇手道：“嘿，可别误会了，让你们察觉的能量可不是我，不过原来你们是在这里呀，难怪

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

听到了血兽皇的话，说话的那个人转过头来看着亚文与坎兹，平板道：“那是你们两个了，是谁？

“应该不是你，你最近老是在这附近绕来绕去的，我们没有感觉到你的身上有那种能量，这么说是你了？”

先看着坎兹，沙杷星人说了一段话，说的坎兹一阵心虚，他还以为自己的行动相当的隐秘呢，原来人家早就看在眼里了，只是自己太弱了，所以人家理都不想理他。

待说话的沙杷星人转过来面对自己，亚文也回以比他更冷的目光，不吭半声，在他以为，跟这群怪物没什么好说的，见了面就打就是了。

想到即做，亚文忽然一个腾身，无名之风施展而出，往那个三个沙杷星人急速迫近。

不过看来，亚文这招曾经造成无数人震惊的无名之风，似乎对这三个怪物没有什么作用，丝毫不受无名之风所引起的“实象”所惑，准确的用快速的速度，闪过了亚文的突袭。

这时，血兽皇的叫声也传来了：“小伙子，跟这群怪物用什么身法是没有用的，它们完全不受幻象迷惑。跟它们打架，只能比谁的动作快，速度快，谁的皮比较厚禁的起揍，谁的力量大，打一下可以比别人十下，只有绝对的力量才对它们有用，记得要打头部才有用呀！”

看来，这个大陆十大高手排行第一的血兽皇，也对这群沙杷星人不陌生，对于他们的弱点如数家珍。

不过，血兽皇有一点说错了。

固然无名之风的实象对沙杷星人没有用大出亚文的意外，但是亚文的目标本来也就不是那三个沙杷星人，让它们躲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依照亚文一贯的战斗态度，向来，就不怎么喜欢一开始就跟头目单挑，然后然后让一些小鱼在旁边闹场，所以，亚文的习惯是，先剪除羽翼，再打首领，他的目标是，六个魔。

虽然经过了沙杷星人的改造，但是，魔还是具有着人类的本质，例如，它们的眼睛看起来虽然一片碧绿，但是功用跟人也没有什么两样，脑子虽然没有思考的能力，但是还是存在基本的本能，也因此，亚文的身影在它们的脑海里，同样形成了无数的实象。

也许是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又或许是因为三个沙杷星人光顾着躲避而来不及发号施令总而言之，当亚文的身影来到他们的面前时，六个魔也只是傻楞楞的站在原地，任由亚文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太初兽王锐利的剑身，在它们身上来回的飞划而过。

前后不到两秒钟，亚文已经回到了他刚刚所站的位置，手上依旧是空空如也，除了背后的披风还有白发微微的飘动以外，就好象亚文根本没有离开过。

但是，在众人面前的那六个魔，竟然发出了一声声非人似的惨吼。

尽管它们都已经是非人，但是那种叫声，依旧让一旁的坎兹与血兽皇，清楚而深刻的感觉到他们正遭受一种强烈的痛苦。

然后，就在两人的眼前，这六个魔的叫声忽然同时停止下来，紧接着，从它们身上，一块块令人恶心的部位从六个魔的身上逐一落下，直到六个魔都完全变成了六堆再也看不出原来摸样的碎肉块为止。

看到这么一幕恐怖的摸样，坎兹不由的脸色发白，最后忍不住捂着嘴，闪到一边去。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景象的他，此时已经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而活了近三百岁的血兽皇，虽然漫长的寿命让他看过了不知多少残酷的场面，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叫他不由的一阵恶心，强子压下了心中的震惊，强笑道：“小伙子，你的手段可真毒呀！不愧是令全大陆做噩梦的‘银月恶魔’！”

倒是一手缔造出这种景象的亚文，此时面无表情，似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如果维盖可以听到他的心声的话，想必就不会认为他的手段狠毒了。

除非是想要立威，否则，亚文杀人一向是干净利落，一剑毙命，绝对不会浪费力气把人给砍成碎块，会造成这样的残酷效果，实在是因为他所用的武器是太初兽王的缘故。

有着光之身，风之刀的太初兽王，尽管只是刺上一下，来自烈主强烈的光元素，就会将敌人的身体内部组织整个给破坏掉。

而九尾所引发的风元素，更会在一瞬间变成一道道的风刃，将敌人全身给肢解开来，可以说，死在太初兽王底下，就算想要全尸也很困难。

不过，宁叫人怕，不叫人爱的亚文，当然最不会把这个秘密随便透露给人的，他还是冷冷的看着被肢解的六堆魔的尸体，看着一旁呕吐的坎兹，脸色有点发白的血兽皇，以及站在一旁，似乎也为六个魔的惨状而吃惊的三个沙杷星人。

脸上依旧是像钢铁所铸成的一样，完全不为所动的亚文，面对着三个沙杷星人，平板道：“你们的编号？”

刚刚听到维盖叫出亚文的名号之后，三个沙杷星人似乎也被勾起了回忆。

当中一个道：“原来你就是那个引来白虎害我们损失一艘中级战舰的‘银月恶魔’！”

亚文冷冷道：“别说废话了，你们是乖乖的跟我走？还是要我把你们的头砍下来带回去？”

似乎觉得亚文的话相当好笑，但是因为并没有表示人类七情六欲的功能，所以三个沙杷星人不约而同的做出了人类有时忘形之下的捧腹大笑的动作，而且还发出了嘿嘿嘿的怪叫声，表示对亚文的讽刺。

这也难怪了，自从来到了地球这么久以来，鲜少人类是它们生化盔甲的对手，就算是像血兽皇这类令它们颇为忌惮的人类存在，拥有超越人类不知道几千年生化科技的它们，当然不把它们眼中几乎是过着相当原始生活的人类看在眼里，总认为只要凭借着他们的生化科技，对于人类还不是生杀由心。

再加上此处，也真的如亚文所猜想的，是他们在奇武大陆上的根据地，亚文等于是在它们家门口前大言不惭的叫嚣，哪能让它们不觉得好笑？

甚至连一旁的血兽皇也忍不住摇头，从这三个沙杷星人出现以后，他就知道他遍寻不着的怪物巢穴就在此地，他现在只想要赶快离开，纠集好力量之后，再来这里好好的扫荡一番，现在可不敢轻易的挑起战端。

亚文可不知道维盖的难处，他此次的来意本来就是要抓个沙杷星人回去做证，现在既然有三只现成的送上来，当然他是不肯放过了。

拥有着超人的实力与战斗天分的亚文，又经过了血兽皇刚刚的提点，亚文几乎发挥出了最强的速度，往三个沙杷星人飞掠而去。

亚文这种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速度一展开，顿时另血兽皇不由的轻噫了一声，虽然早就从水妖王的嘴中知道亚文了得，刚刚自己也亲自尝试过，但是血兽皇从没有想过，水妖王所谓的亚文了得，竟然会是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

亚文所展现出来的极快速度，几乎是才一施展，亚文当场就好似变成了两个似的，一个站在原地，而一个，已经出现在三个捧腹大笑的沙杷星人的面前。

就连血兽皇也没有看到亚文是如何通过他眼前这十五公尺的距离，跟三个沙杷星人一样，几乎错觉有两个亚文。

也因此，尽管是在捧腹大笑，但是依旧紧紧的注意着亚文与维盖的动态的沙杷星人，注意归注意，但是亚文这种出乎意料的速度还是打的它们措手不及，步上了刚刚六魔的后路，被亚文给一斩而断。

只不过这次亚文为了要保持完整，徒手将三个沙杷星人的头给摘下来。

这前后的时间，连眨一次眼睛的时间都不够，亚文就已经完成了这项壮举，一举摘下三个沙杷星人生化盔甲的脑袋。

说来这三个沙杷星人也实在是够冤枉的凭着它们生化盔甲的能力，少说也可以跟亚文打上几十回合的，至少逃命的本事也该有的，但是却因为一时的大意，整个脑袋都被亚文给拿下来了。

甚至直到亚文将它们的脑袋给捡起来，它们才懂得发出当时在原曙城华那邦宫廷里，1044曾经发过的刺耳尖锐声音。

强烈的尖锐刺耳声，夹带着某种令人心昏神晕的力量，直接刺入了亚文，血兽皇还有坎兹的耳朵中。拥有超逾常人的精神异力的亚文，以及同样有无比实力的维盖当然是不受影响，但是坎兹就不一样了，刺耳鸣声一入耳，好不容易吐完站起来的坎兹顿时身形一晃，险呼呼的要摔倒。

血兽皇身形一闪，闪到了坎兹的身边，伸手扶住坎兹的肋下，微笑道：“小伙子身子这么差，一点点的叫声就令你受不了了？”

坎兹苦笑一声，他可是一个正常人呀，哪里能够跟眼前这两个怪物相比！他还能说什么？

这时候亚文提着三颗依旧尖叫不止的头，走了过来。

随着亚文越走越近，坎兹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血兽皇忍不住说道：“小伙子，想办法将这三颗头给弄的叫不了吧，听了怪扰人的你这个朋友都受不了，干脆，用冰把它们给包起来吧！你应该是想要把它们给带回去吧？冰起来是最好的，我记得我们以前也曾经冰过一个，就算是冰大半个月它们还是能够活蹦乱跳的。”

听到血兽皇这么一说，亚文不由的苦笑一声。

要他用魔法杀千百个人，这对他来说可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如果要他用魔法把这三颗头给冰起来而又不伤到这三个头，那他可没有把握做到这么精巧的事情，也许夜月能够做到。

看到了亚文的表情，血兽皇也不又的一楞：“不会吧，水妖怪不是说过你会魔法的吗？你不会冰魔法？”

亚文难得的老脸一红，朝血兽皇点点头，不敢说自己粗手粗脚的，怕还没冰成功就把这三个头给冰成碎块了，维盖要误会就给他误会好了。

搔搔头，血兽皇没办法道：“这样呀！可是这三颗头要是不赶快处理的话，他们的叫声会引来其他的怪物

的，那没办法了，只好叫我兄弟出面了！

“喂，兄弟，换手了，这挡子事叫给你处理了！”

自言自语了一番，亚文及被血兽皇扶住的坎兹，忍不住瞪大眼睛看着血兽皇。

只见血兽皇的话一说完，眼睛一闭，他那头原本淡红色的头发忽然从发梢开始，仿佛褪色似的，红色的部分逐渐的后退，露出了银白的发丝，同时满头的乱发也变的平顺起来，不到几个呼吸之间，血兽皇的头发已经变成了全部是银白色的，平平稳稳的紧贴在他的颈背后。同时，血兽皇的眼睛再度一张，与刚刚看似平凡但是隐约间有种霸气的眼神不同，此时的血兽皇双眼当中所射出来的，是一种令人看了会觉得相当祥和的眼光。

对此，坎兹感觉最深，他只觉得自己被这样一双眼睛一注视，仿佛如沐春风般，浑身所有的痛苦忧虑全部不见了，甚至刚刚令他难过的刺耳尖叫犹在耳边，但是他全都不当一回事，眼中就只有血兽皇的这一双眼睛而已。

血兽皇对坎兹微微一笑，然后转过头来看亚文，嘴中念念有词的，扬手一挥，发出了一道白光往亚文射去。

亚文本能一闪。

“转！”

白光仿佛有自主意识一样，随着血兽皇的转字一出口，也跟着转弯往亚文射去。

血兽皇露齿一笑道：“小伙子果然是疑心很重，不必担心！”

亚文先是一惊，随即停止了自己想要再度躲闪的身形。

不是因为血兽皇的话，而是因为他发现到这道白光的目标不是他，而是他手上的三颗人头。

白光过后，眼尖的亚文顿时反县三颗人头的表面上，有着一层没有仔细看的话几乎看不出来的透明晶莹薄层出现，隐隐间，有股淡淡的寒意从三颗人头散发出来，当然随着这层透明冰晶的出现，三颗人头的尖锐叫声也完全的消失了。

亚文不由的叹为观止，这显然是一道冰封魔法，虽然说所用的魔力并不多，但是另亚文佩服的是，这魔法用的如此之巧妙，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亚文自付，将这样的程度拿来与自己相比，每次只会施展强大的魔力来克敌的自己，简直可以

羞愧而死了。

就连自己的独创魔法生命奇迹，在巧妙上也比不上这道冰冻魔法的程度。

紧接着，血兽皇又对坎兹露齿一笑，伸手发出一道白光，笼罩在坎兹的身上。

一瞬间，坎兹只觉得自己浑身一轻，仿佛处于身体最完善的状况下，根本不再需要人的扶持了，急忙的挣扎脱血兽皇的扶持，往后退了几步，拱手道：“维盖前辈，谢谢你了，晚辈没事了。”

血兽皇露齿一笑，遥遥头道：“不用客气了，对了！我不是维盖，我是维岸。瑟华！你说的维盖是我的弟弟。”

坎兹目瞪口呆，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老人家刚刚明明自称维盖，怎么一转眼又变成了维岸了，难不成头发变了，连人也不一样了？

而亚文对次倒不那么惊讶，一方面是血兽皇刚刚的说法已经很明显的说出了要叫他的兄弟出来，虽然说亚文也没有想到血兽皇所谓的“叫出来”，竟然会是这么一种方式，但是他却可以清楚的分辨出刚刚的血兽皇是维盖，还有现在的维岸两人的不同。

撇开头发的颜色不谈，现在这个维岸无论是在眼神、气质、说话方式上，都跟刚刚的血兽皇完全不一样，说是另外一个人也没有错。

再则，亚文本身也经历过精神异变时期，思想转变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只要一用精神异力，整个人好象完全变了个人似的，从思考到言行都跟以往的他不一样，现在虽然因为天心真气与精神异力的莫名融合，而消除了那种现象，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所以亚文格外能够接受这中本身是一个人，但是却身具两种性格的事情。

况且，血兽皇有着一头的红发，而眼前的维岸却是满头的银白发丝，好分的很，只要在观念上不要把他们当成同一个人两种性格，而是不同的人来看待，也就不会那么奇怪了。

不过亚万卷里倒还是存在着一个疑惑，这维盖是大名鼎鼎的第一高手血兽皇，而这个维岸，光看他一手冰封魔法也知道他不简单，那他又是谁呢？

想到即问，亚文问到：“老人家初次见面，您好，请问您是……？”

维岸显然很高兴亚文是真心的将他与维盖分开来看待，忍不住也对亚文微微笑一下，点点头不像刚刚的维盖那么夹缠，他很干脆道：“亚文小兄弟，初次见面你好，很高兴你分的清楚我跟我兄弟维盖的差别，我的名字你是知道的，不过别人都比较喜欢称呼我为圣灵魔导师！”

此话不出，坎兹不由的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看着维岸。

想不到，全大陆敬仰的圣灵魔导师现在竟然就站在他的面前，难怪他的眼光如此的祥和，令人如沐春风，难怪刚才他才一伸手，他的身体就完全复原了。

而亚文也同样的惊讶，但是说实际上是同样的一个人，那么，既然维盖是第一的血兽皇，而与他共用一个身体的维岸是圣灵魔导师，那也就不怎么令人意外了。

圣灵魔导师维岸正想要说什么时，忽然微笑道：“看来，这个地方可不是什么谈话的好地方，不如，我们回去再说吧！”

说着，圣灵魔导师忽然嘴中念念有辞，同时两手一连串比划出相当复杂的手势，紧接着，亚艾就发现有众多的光元素聚集在他们的四周，令他们四周变的越来越明亮。

圣灵魔导师忽然轻一声：“起！”

接着，亚艾与坎兹随即感觉到身外有某种力量，柔和的将他们的身体给托起来，随即往天外飞去。

同时，亚艾亦感觉到死灵峡谷里，起了莫名的骚动。

在他们起飞的时候，忽然从死灵峡谷里窜出十多艘小型战机，尾随着他们而来。

圣灵魔导师轻笑这：“别追了，我可不是我兄弟呀，可应付不了你们，不过，你们也追不上吧！”

在圣灵魔导师说话之问，身在光团当中的亚艾顿时感受到一阵迎面而来的压力，显示出他们现在正逐渐往前加速飞行当中。

亚艾相信，现在如果从外面看来的话，那他们大概就像是一个飞越天际的流星吧。

这样的领悟，让亚艾心中另有所感。

原来，以前他以为在天上飞行，会被地上的人当成靶子来打的这个问题，像圣灵魔导师这样的老前辈早已经考虑过了。

就像现在一样，虽然圣灵魔导师聚集了这么多的光元素，看似相当的显眼，但是外人只会以为是一个流星，而不会有其他的感觉，反而是一种相当好的保护色。似乎是相当了解亚艾此时心中的想法，圣灵魔导师祥和道：“小夥子，有所体会吧？”

亚支点点头，圣灵魔导师微笑道：“像我们这些有能力飞翔的老家伙们，个个都练了一套可以隐身保护自己的方法，像水妖王他就习惯用他的灵蓝真劲包围自己，然后飞得老高，让人家就算想看也看不到，而我，就是用光元素来做掩饰，需知越是醒目，反倒越不惹人在意！”

“倒是你，小小的年纪竟然有如此高深的修为，实在是令我们几个老家伙大吃惊，你可能不知道，在我们十大里面还有一些潜而不显的老不死，可是相当的注意着你的行动呢！不过，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功力提升的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你错过了很多需要用时间与经验去累积才能够体会到的事情。就像你的飞行一样，没有练任何藏云诀的你，不但飞得比我们经常飞的高度要来的低，又飞得那样快，真气鼓荡之下，只要有点本事的家伙，当然都可以轻易的追踪到你的行踪，想必我兄弟可以追的到你这件事，相当的令你困扰吧！”

说着，圣灵魔导师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忽然惊觉到亚艾困惑的脸色，随即又解释道：“唉呀！抱歉？真抱歉，所谓的藏云诀就是我们对于飞行时，可以隐藏身法的法诀，大都是脱离不了隐形、敛声、护身这三种形式，不过基于避免太过惊世骇俗，大都是偏向于隐形及敛声这两方面。”

“一来，可以避免轻易泄漏出自己的行踪，二来，能够修行到可以飞行的人，大都是功力深厚的老家伙，自然也不太伯别人趁着他在飞行时偷袭他。”

察觉出亚艾不懂什么叫做藏云诀，所以圣灵魔导师连忙的解释，顺便说明了一下，令亚艾了解。

亚艾点点头，眼珠子一转，忽然深思道：二刚辈，那有没有人专门学习在飞行时攻击的技巧，或是利用飞行来攻击的方式呢？

“我总认为飞行时虽然速度相当的快速，但是如果光是用来移动的话，似乎有点浪费，而且，

飞行时的速度，似乎也可以变成一种相当强力的武器。”

亚艾不由的联想到当日在虎王坡上，虽然他的神志模糊，但是对于白虎从天而降，化身流星一口气撞进了他无可奈何的外星怪物的战舰当中，那样的雷霆威势，不由的令亚艾印象相当的深刻，也令亚艾起了效法之心。

听到亚艾的说法，圣灵魔导师也不由的陷入了沉思当中，半晌，他才道：“倒是没有人这么做过。”

亚艾一愣，急忙的询问起来。

老实说，在他修炼的生涯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互讨论的，所有的疑惑全都要仰赖自己去解决，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虽然因此开创出像森罗万象、生命奇迹、无名这些奇特的绝招魔法，但是却也让亚艾有着更多的疑惑。

难得现在眼前有这么一个大名鼎鼎、数一数二的前辈高手圣灵魔导师可以请益，亚艾忍不住把握机会请教起来。

至于身后那些追上来的沙杷星人的小型战机，早就不知道被甩到哪边去了。而二芳的坎兹又已经震惊于他“飞起来”的事实而说不出话来，更是没有人会打扰他。

面对亚艾的询问，圣灵魔导师缓缓说道：“拿我这魔法师来做例子好了，我们魔法师在飞行时，必须先要有能力聚集足够的元素能源，大都是风元素，就是我自己也不例外，顶多是外面再罩层光元素罢了。但是风元素却有个特点，那就是风元素实在太过于活泼灵动了，这在平时是一项优点没错，可以缩短施法聚集的时间，也可以扩大魔法的威力半径，但是在飞行上，这项优点就变成了一项缺点了。想要控制风元素同时的往相同的地方作用，本来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更遑论是要控制足以将自己整个人给托起来所需要的庞大风元素，那又更加的困难了。再说，就算可以飞起来，还需要注意到飞行时，要随时吸收周遭的风元素来补充飞行时所耗损的元素能量，还要应付沿路上可能会碰到的空气乱流或是什么意外的，光是应付这些，就已经够叫人花费全部的精神在此，哪有什么余力可以进行空中的战斗的？也因此，不管是魔力如何强大的魔法师，即便如我，遇到战斗的时候，还是脚踏实地为主，在战斗当中飞起来，那大都是为了逃跑或是逼不得已的就那么一下，真正要在飞行中战斗，那几乎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忽然，圣灵魔导师眼中微微的闪耀着红光：“等等，我兄弟也有话要我转达，嗯……嗯……”

半晌，圣灵魔导帅恢复原状，微笑道：“由于现在是我在飞行，他无法控制我所召集的元素能量，所以托我转达，有什么不懂的，等二广你再问他好了。”

亚支点点头，看来这圣灵魔导师及血兽皇虽然是两人一体，但是一擅武功一长魔法，各有所长，无法干涉对方的领域。

获得亚艾的会意以后，圣灵魔导师才转述道：“我兄弟说，以真气飞行的方法，其实也跟魔法有着类似的弱点。真气是来自于人体本身，每个人体内的真气都有着一定的含量，要达到可以离地飞翔，说真的，二股人可能练个百十年都很难达到，除非是那种天赋异禀或是有所奇遇的人，能够超脱了人体的极限，修炼到拥有可以违反大地局限，而后才能离地飞行。而往往，这种人大都是像我们这种老不死的家伙，我兄弟说你是个小怪物，所以你不算在内。”

听到圣灵魔导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亚艾不由的苦笑起来。

又听到圣灵魔导师续道：“撇开利用幻兽的增幅力量，或是特殊幻兽的力量来飞行的家伙不算，嗯，我兄弟说这种勉强飞行的家伙不能算的上是真的会飞行，只是些小杂鱼，不要去介意。”

亚艾啼笑皆非道：“前辈，用不着把兽王前辈唠叨的话，也跟着说出来吧？”

圣灵魔导师不由的一愣，随即一笑，道：“奸，不过我兄弟他要我转达说，你这小怪物敢说我唠叨，待会要你好看，嗯，正式来了唷！”

亚艾哭笑不得的点点头，听到圣灵魔导师继续转述血兽皇的话，道：“撇开那些藉助外力来飞行的人不讲，真正可以依靠自己力量来飞行的实在是寥寥无几。而小怪物你应该也知道，使用真气飞行其实是相当累人的事情，对真气的消耗，远比在地上移动的时候要耗损好多倍，而且，由于飞行时，还必须要将真气外放，藉此以抵抗迎面而来的强风吹袭，或是其他空中的鸟类、异物之类的冲撞到自己，不像魔法师可以凭藉着自己所召集的魔法元素，在外形成保护罩来保护自己，所以，真气的消耗量就又更大了。

“因此，既然在天空中碰到敌人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飞行时，驱动身形与保护身体所需要耗费的真气能量又那么多，当然就没有；个练武的人，会头脑坏掉的去练这会累死自己的玩意儿了。

“如果小怪物你真的对飞行攻击的方式有兴趣的话，那有机会的话你去找太乙门那个号称飞行天下第一的野鹤，笨，就是飞云道君啦！他也许对这个问题有研究也不定！”

完全仿照血兽皇的语气，甚至也跟着叫他小怪物，连骂人的口气都一模一样，圣灵魔导师忠实的呈现原味，只是弄得亚艾哭笑不得。

转述完了血兽皇的话之后，圣灵魔导师又恢复了他的温和，道：“二逗样亚艾你了解到为什么无论是魔法师还是练武的人当中，没有人去练飞行中攻击的方式了吧？”

亚艾理解的点点头，但是又有点不以为然。

跟沙杷星人战斗过那么多次的他，深深的感受到了沙杷星人在空中的优势，那如果到了总决战的时候，面对着掌握了空中优势的沙杷星人，光靠人类当中几个会飞的人，又岂能应付所有的危机？

因此，亚艾此时深刻感觉到这一个致命性的问题。

沉思了半晌，亚艾心中灵机一动，忍不住道：“那前辈，如果说我们可以解决上述那些问题的话，那不就可以进行空中的战斗了？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经常的利用能量石来做各种的用途，如果说我们可以利用某种方法，让能量石当中的能量，按照我们所想要的方式来进行释放与运作，那这样来的话，如果说可以填充到足以供一个人飞行的风元素能量，那么就连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凭藉着能量石而飞行了，不是吗？”

“这样的话，那经过修炼的魔法师当然也可以依靠能量石来飞行，在空中的战斗就不成问题了，那是适应或不适应的问题了，使用真气的练武人也可以发挥出所长来，而且如果熟练的话，还可以发挥出更灵活的动作来，不是吗？”

“混帐小怪物，藉助外力飞行，算不上是真本事。”圣灵魔导师忽然吐出了这么句话来。

不过亚艾也不奇怪，因为光听第一句也知道，他是转述血兽皇的话来的，不过亚艾他才不鸟血兽皇呢！什么藉助外力不外力的，他现在只想要增加人类在未来的空中优势而已。

不过，接下来圣灵魔导师本人所说的话，却把亚艾的满腔热情给浇熄了。

“亚艾，你所说的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却有一个致命伤。”

亚艾一愣，忍不住询问道：“二叫辈，什么致命伤？”

圣灵魔导师微笑道：“首先，你说的这个方法中，能量石只是一个很单纯储存能量的东西，要如何让能量石里面的能量，可以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释放出来，这就是个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了。

“再来，你想，以一个能量石所能储存的能量来说，体积越大，代表着能够储存的能量越大，那你想，需要有多大的能量石，才能够储存足够的能量，来供一个人短暂的飞行，更别提要长途飞行与做激烈的战斗活动？”

不待亚艾去想，圣灵魔导师已经将答案给说出来了：“恐怕那需要比一个人的身体更大，试想看看，就算你有办法解决前一个问题，而且也能够找到这么大的能量石，据我所知，现在的能量石最大的也不过是半人大小而已，背着一个比自己还要大的能量石，又可以灵活到里去呢？”

听圣灵魔导师说到一半，亚艾也理解到这项方法不可行，不由一阵失望。

看到亚艾失望的模样，圣灵魔导师却忍不住神秘一笑，正想要对亚艾说什么，却突然忍不住眼睛一闭，道：“兄弟，别吵！给亚艾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圣灵魔导师此话一出，顿时将亚艾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想也知道，必然是圣灵魔导师想说什么，但是血兽皇却不准他说，两个人意见相左，这也令亚艾相当的好奇，圣灵魔导师到底想要说什么？

圣灵魔导师的眼睛再度睁开来，温和的笑道：“别理他，他在跟我呕气！”

亚支点点头，渴望的看着圣灵魔导师，不知道圣灵魔导师想要说什么？

圣灵魔导师清清喉咙，道：“其实，你刚刚的想法，我跟我兄弟两个也都曾经想过了，你也应该要知道，其实我们两个，不！不止我们两个，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杰出人物，其实也都知道那群怪物们的存在，也都曾经与它们有过接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会对我们怀有那么深的敌意，但是它们想要对人类不利是事实，所以我们也都曾经与它们对抗过。

“而在对抗当中，我们也都发觉到，我们有着一项无法与它们相比，而且是相当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空战。

“往往我们跟它们大打一场时，打赢了，它们往天上一飞，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离开，不是追不上，而是不能追，追上了，没办法动手的我们只能变成活靶，任人家宰着玩。

“我们打输了，却不敢往天上飞，只能抱头鼠窜，否则，在天上被它们给追上了，也是死路一条，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这一点上面。”

亚艾一阵惊奇，首次得以听到此秘闻的他这才知道，原来暗地里一直有人在抵御着沙杷星人的攻击，恐怕这也是让人类一直存活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想必，你会有空中攻击方法研究的念头，应该也是起于对那群怪物的空中优势之感吧？”圣灵魔导师慈祥的笑道。

直到亚支点点头，圣灵魔导师才又道：“就因为有不少的同伴都是输在这一点上而冤枉的牺牲了，所以你刚刚所想到的问题，很早以前就有人在研究了。

“倒是你提出来的方法，还真是叫我们兄弟俩吃惊，竟然花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就想到了唯一一个可行方法，亚艾，你真是不简单，果然是后生可畏！”

对于圣灵魔导师的称赞，亚艾倒是不以为意，他在意的事是圣灵魔导师刚刚所说的话里，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难道……

看到亚艾惊喜的表情，圣灵魔导师祥和道：“你猜的没错，别看我兄弟那样子，事实上，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可以算的上不遗余力，所成就的几乎也可以说是当世的第一。

“刚刚你提出来那种使用能量石的方法，的确是相当的不错，而且，似乎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当然，只要解决了刚刚我问你的那两个难题也就行了。

“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不过，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驱动能量石内的能量，与适当大小的能量石来使用，着实也令我们相当的头痛，尤其是我兄弟，他更是废寝忘食的研究着，但是，到最后，我们却不得不宣布这项研究的失败。”

虽然圣灵魔导师说的如此绝望，但是亚艾还是注意的听着，他知道，必定还有下文。

“但是，亚艾，你知道幻兽这种生物，其实是相当神秘的吗？”

话题一转，圣灵魔导师却忽然将话头指向幻兽。

这话出自于跟兽王共用一个身体的圣灵魔导师的嘴中，亚艾是绝对不敢轻忽之，脑中急速的转动着各种念头，猜测着圣灵魔导师为什么会忽然提到幻兽？忽然，心中灵机一动，即使是亚艾，也忍不住失声惊呼一声：“啊，难道……”

圣灵魔导师脸卜浮现出满意的笑容，微笑道：“亚艾，你果然是心思灵敏，我才对你稍微提醒一点，你就马上了解了。”

话锋一转，又绕回原来的题目，圣灵魔导师继续道：“依旧是本着使用能量石的能量，来取代人身飞行时所需要耗用的能量这样的一个思考题目，只是把能量石换成了幻兽。

“我兄弟将他最擅长的幻兽学识完全的活用，以幻兽取代了能量石的位置，这样来，事情就变的相当简单与明了了。

“第一，幻兽本身具有储存大量能量特质，虽然说能量的多寡受到幻兽位阶的限制，而有大小之分，但是即使是第一阶的幻兽，所能储存的能量也比与它等重的能量石要来的多的多。

“第二，幻兽又有一个好处，在透过了以各种特殊的方法培育之后，幻兽便可以成为具备种种奇特功能的兽灵具，可以为人类提供种种的服务，当然，也一定可以让幻兽按照我们的理想那样，可以随意的操纵风元素的能量，因此，我兄弟他便将主意动到了幻兽的头上来。

“经过了仔细而精密的评估以后，更是因为顾及到使用者的关系，所以，我兄弟最后选择了下级一阶风属（飞鼠）系的幻兽，作为目标去培育。

“最主要是因为一阶的幻兽消耗的能量少，而且体积也小，不会影响到人的行动，甚至，一个可以使用四阶钟的人，就算再加上一个二的兽灵具，也不会成为多大的负担，而飞鼠虽然本身并不会飞，但是对于风的操控却有其独具的高超本能，因此，可以说一阶的风系飞鼠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经过了长年的努力，我兄弟他终于培养出一只，具有强烈操纵风系元素能力的飞鼠兽灵具，

而且经实验证明，这只飞鼠也确实可以带着自己的主人在天空中飞翔，只是，这一个尝试却也令我兄弟相当的灰心，因为，它可以说是最好的成功，但是也是最大的失败。”

虽然说圣灵魔导师说的轻描淡写，但是亚艾可以体会得出来，当时的血兽皇到底花费了多少的心力在上面。

虽然只是一阶的飞鼠幻兽，但是一只飞鼠也只能够使用一种方法去培养，而这种让飞鼠变成可以带着人在天空中飞行，又是前所未有的尝试，根本没有任何的前例可循，完全必须要开创出新的方法来。

为此，血兽皇不知道要牺牲掉多少的飞鼠幻兽，还有多少的时间与能量，才能够培养出这么一只成功的兽灵具来？

只是，亚艾却又相当的怀疑，什么叫做最好的成功与最大的失败？

圣灵魔导师忽然将他那有点破破烂烂的上衣下摆给掀了起来。

亚艾随即看到在圣灵魔导师的腰上，有着一条深青色约两指半宽，隐隐泛出金属光泽的奇异腰带，在腰带的正中央，有着亚艾相当熟悉的一颗幻兽核心，或者说幻兽结晶正不断的闪耀着白色及青色的光芒。

难道这就是圣灵魔导师刚刚所说的，那个可以带人飞行，风系飞鼠的兽灵具？

指着腰上的腰带，圣灵魔导师叹口气道：“当初，我们培养出了这只兽灵具时，我兄弟他龘（致勃勃的找我一起试验，试验的结果令我们相当的满意，无论是魔法还是真气，这只我们取名为腾云带的一阶飞鼠，所形成的飞行兽灵具，都具有相当优异的性能。

“以我来说，它本身除了可以帮助我聚集我所需要的风元素以外，还能够帮我控制那庞大的风元素。同样的飞行路程，我只需要耗费原先不到百分之一的魔力能量就可以完成，而且，也能够让我像现在这样跟你随心所欲的谈天，而不用全神贯注其中，不能分心想其他事情，可以说是相当的便利，不由的让我们相当庆幸选对了幻兽。

“但是，也许我们一开始选择使用一阶的飞鼠幻兽，也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这逗话怎么说？”亚艾忍不住奇怪的问着。

“受限于它低阶的有限能力，这条腾云带最大的速度，只有我以八成的力量飞行不到十分之一的速度，而且，以一个八十公斤、功力一般的人来说，这条腾云带的能量只足够携带他飞行百里的距离，百里一到，它本身能量一旦用完，那就非得停下来，落地补充能量，而以一般人的速度的话，最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够补满，总共的时间算起来其实也快不到哪去，所以除了它可以飞以外，其实也实在是没什么大用。

“当然，我兄弟他也曾经尝试过使用同系的二阶二二阶腾云带，但是基于对一般人能力负担的考虑，实在也是相当的难以取舍，而且，也不如这一阶的腾云带来的轻巧灵活，可以说是各有利弊。”

亚艾完全能够理解的点点头，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可以像他们一样，就算是腾云带的能量因使用而有所损耗时，可以立即的补充？

更何况，以他们的能力来说，就算没有这腾云带，他们不是也照样可以飞得愉快，而且比腾云带更快更稳？

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他与圣灵魔导师都知道，血兽皇研究这腾云带的

用意并不是要为少数人服务，而是针对多数没有飞行能力的大众，而去研究的。

亚艾边想，边听到圣灵魔导师继续道：“当然，我们也知道以现在我们的能力，能够有此发展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就在我们想要把这腾云带的培养方法公布出去，将之推广时，我们却又悲哀的发现到，这腾云带的问题不光是如此而已！说来，这也是人类的悲哀吧！

“亚艾，想必你也知道，以现在的情况来说，三至六阶的幻兽可以说是当行其道，是目前一般大众所拥有的数目当中最多的。

“七阶以上不说，除了被各国的权贵把持以外，也不是普通人所能够养的起来的，所以数目向来稀少。

“而二阶以下，更因为天生的寿命限制以及缺乏攻击力，除非是有特殊的需求，否则的话，一般的平民大众也不喜欢使用二阶以下的幻兽，甚至可以说，目前二阶以下的幻兽数量，除了野生的以外，为人类所拥有的，甚至比七阶以上的幻兽还要来的稀少。”

亚支点点头，他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大力神王洪伯、以及伊夜铭。葛老伯了。

洪伯是因为他独门流星的特殊需求而选择了二阶幻兽。而葛老伯尽管是拿幻兽当雕刻刀，但是他所使用的还是三阶的幻兽，这是最明显的例子了。

“试想看看，如果今天要大众花个三年的时间去孵化出一颗一阶的飞鼠兽卵，然后又花个一年的时间去将它培养成兽灵具，但是它除了可以让你体会一下在空中的滋味以外，别无他用，会有多少人肯花这个时间与精力，去多负担养活这样的一只幻兽？

“而且，别提现在一阶的幻兽其实已经相当少见了，更别说是要指定风属的飞鼠了！”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着亚艾，圣灵魔导师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来，亚艾也为之一阵沉默。

忽然，圣灵魔导师微笑道：“算了，说这个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亚艾你就跟我兄弟好好的讨论吧，难得他今天这么勤快，直吵着要换手！”

亚艾闻言一愣，这才发觉，不知何时他们竟已经飞越了数千公里的路程，现在隆府已经在脚下了。

而且，东方的天空也呈现了鱼肚白。

这个令他难忘，得以窥见大陆十大高手数一数二的血兽皇、与圣灵魔导师庐山真面目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散去了凝聚的风元素与光元素，亚文手提著三颗沙杷星人的头，与扶著坎兹的圣灵魔导师慢慢的落到了隆府主屋前的广场上。

一如往常，一身白衣飘飘的夜月早已经在广场上等著他了，甚至连力奥等人也在。

但是，令亚文奇怪的是，怎麼葛瑞斯这家伙也在这里？

自从昨天早上他与葛沃比在密室里面会谈之後，葛瑞斯这家伙就藉口说他要负责联系他跟葛沃比之间的消息，而顺理成章的留在隆府里。

不过，亚文看他紧紧的跟著夜月後边，而夜月脸上显示出一种无奈的表情也知道，恐怕这家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两脚一踏实地，圣灵魔导师对亚文一笑，然後双眼一闭，头发很快的就变成了淡红色。

当他双眼再度睁开时，眼中有著一闪而过的霸气，随即又恢复成平凡无奇的模样，忽然一伸手，用力一抖坎兹，大喝道：「小夥子要有点骨气，刚刚飞了几千公里也没看你怕过，现在也才不过是从两百公尺处落下竟然就腿软了，真是太没骨气了。」

亚文不由的微微一笑。

真的是标准的血兽皇的口气呀！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已经不再是万人景仰的圣灵魔导师了，而是大陆第一高手血兽皇。

而同样了解内情的坎兹只能苦笑不已，昨晚是身在光团内，外面是一片乌漆抹黑的，再加上惊讶自己「飞起来」的事实而兴奋著，所以不觉得怕。

但是刚刚，兴奋已经没有了，又是忽然散去凝聚的风元素与光元素，双脚踏虚又看到自己身在高空中的事实，怎能叫没有这种经验的他，不两腿发软？

况且，他又不像他眼前这两个怪物一样，随随便便就可以自己飞著好玩，他可不会飞呀！从两百公尺的高空摔下来可是会死的！

这时候，夜月、力奥等人已经迎了上来，还来不及开口，一旁的葛瑞斯已经抢著道：「贺喜大哥出马成功回来！」

此话一出，众人不由的为之侧目，奇怪的看著他。

明明知道亚文年纪比他还小，葛瑞斯怎麼满口大哥叫得这么亲热？

而对於众人奇怪的眼神，葛瑞斯丝毫不以为意，只是欢喜的看著夜月，朝夜月调皮的眨眨眼睛，弄得夜月一气之下！偏过头不想理他。

亚文不由的暗笑在心，看来昨天一天，夜月也已经领教了葛瑞斯的无赖性格了，不过，他也是相当的看好葛瑞斯的。

由於夜月人本来就已经长的天香国色、美丽非凡，再加上精神异力觉醒之後，魔力深不可测的她更是浑身洋溢著一种神秘的高雅风范，令人望而却步，心生敬仰而不敢待她视为一般的女性来看待。

唯有葛瑞斯这个无赖家伙！敢说敢追，完全不会因为夜月的美丽与神秘的气度而却步！反而成为吸引他更加卖力的因素。

再加上亚文也觉得这个家伙不像表面看来的那麼简单，而且也没有外面人家的评语那麼不堪，所以他是相当的看好他的，也许他还真的有可能一举突破夜月的心防也不一定。

想著想著，亚芠自己也忍不住的微微一笑，他们兄妹俩还真像呀！在这方面还真的是相当的被动呢！

朝葛瑞斯一举手，丢出了三颗人头，亚文冷冷道：「好了，我跟陛下的约定已经完成了，你现在把这三颗人头交给陛下，等到要用的时候叫人解冻，然後剖开来就可以了，不过要当心里面的怪物会有什麼反击动作。」

原本还没有看清亚文到底是丢了什麼东西给他的葛瑞斯！七手八脚的将三颗人头给抱住，不由的暗道一声好冰。

在听到亚文说这是三颗人头，而且人头里面还有怪物！不由吓得怪叫一声，差点失手把人头给丢掉。

但是在亚文那恍如杀人般的眼光之下，又只能提心吊胆的提著三颗人头的头发，手臂尽量的伸直，让三颗人头远离自己。

忽然再想到亚文要他把这三颗人头交给葛沃比，不由的心里一惊，这样他岂不是不能再名正言顺的待在女神身边了？

顿时，葛瑞斯不由可怜兮兮的看著亚文，像只要被自己主人抛弃的小狗一般，就差後面少条尾巴，头上没有一对垂下的狗耳朵，如果有那就更像了。

眼中透露著笑意，亚文冷声道：「把东西交给陛下以後赶快回来，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交代你去办！」

一听到亚文这麼一说，葛瑞斯大喜过望，朝亚文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遵命大哥，我马上回来！」

说完，深深的看了夜月一眼，然後一溜烟的往外跑了出去！

亚文一愣，果然是一个无赖，够胆在他眼前摆出这个样子，恐怕也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以前没有，将来恐怕也没有！

「大哥，你干嘛还叫他回来，他这个人实在是很…很……」夜月不由的埋怨起亚文来。

至於葛瑞斯很怎样，亚文只瞧见夜月的悄脸上不由自主的闪过了一朵红云！就知道还真的是有谱！

他真的是佩服这个无赖家伙，难得能让他的女魔妹妹变脸。

心里暗道还不是为了你这个宝贝妹子的关系，难得有男人一目要你，我这个作大哥的怎麼可以不帮你把握住？

但是嘴里亚文却正经八百的摆著他一贯的冷脸道：「我现在有些事情需要北斗的协助，你说还有比葛瑞斯更好的人选吗？」

夜月还想要说什麼，亚文已经转过身来，朝著血兽皇道：「前辈您久等了！夜月、力奥，还有其他人都过来，我跟你们介绍这位前辈！

「这位前辈是……是我在半路上遇到的一位高人，全靠这位前辈的大力相助，我刚刚才能这麼快的达到此行的目的！」

看到血兽皇朝自己施个眼色，亚文临时的改口，不说出血兽皇的身份来。

但是众人与亚戈相处那么久了，怎会听不清楚亚文的临时改口？因此不由奇怪的看了亚文一眼，不过也没人发问，乖乖的向血兽皇问好。

血兽皇笑咪咪的说道：「好！好乖！果然都是人中龙凤，那些在商盟境内吃的魔兽牛怪死死的年轻人，都是你们的同伴吧，不错不错，果然是有前途的年轻人，跟某个冷脸怪物不一样，很好！」

听到血兽皇一边对力奥、夜月等人赞声不断，一边意有所指的瞄了他一眼，亚文不由的心头一

笑，看来这个前辈还在计较刚刚他说他唠叨的事情。

亚文淡淡的一笑置之，转过头来对著夜月询问道：「夜月，外公他们呢？」

夜月轻声道：「从昨天开始，父亲、爷爷还有二叔公全都忙进忙出的，昨天晚上一直到很晚才回来，现在都还在休息，大概还没那麼快起床吧。」。

亚芠点点头，这倒也是，本来是预定要十天的时间的，但是没想到昨天晚上事情进行的如此顺利，连他也有点不太敢相信！不但巧遇血兽皇的协助，还吸引了沙杷星人主动来到他的面前，省了他不知道多少的工夫。

才一晚之间就已经完成了，外公跟爷爷他们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这麼快回来吧！

转过身来面向血兽皇，道：「前辈，不如请您随我先去休息吧！」

血兽皇大剌剌道：「也好，不过等一下我有些事情想要让你知道一下，这是关系著十大高手的秘密。」

十大高手的秘密？

亚文疑惑的看了血兽皇一眼，十大高手的秘密关他什麼事情？干嘛要给他知道？

血兽皇一耸肩道：「别急！等我休息够了再告诉你，现在我有点累。」

亚文不由的暗笑一声，血兽皇分明在报复他刚刚说他唠叨的事情，所以不马上说，想要让他心急。

不然他乃何许人也，别说一晚没睡了！就算叫他十天不眠不休！还不是一样精神十足，更何况他也看不出血兽皇有哪一个地方喊累的，哪里还需要等到休息够了以後才说？

同时，血兽皇又转头对夜月道：「小妮子是这一代的六灵魔女吧？我想你师傅应该也没有对你说过这件事情，我看你等一下也顺便过来好了，我一口气跟你们说完，省得要说两次！」

说完，不理愣住的夜月，血兽皇转头对亚文道：「小怪物还不快带路，这里这麼大，我老人家可不认识路！」

「传说的起源是在千年以前……」

说是要休息，但是当亚文领著血兽皇到他们寄宿的宾院以後！藉口要休息的血兽皇却拉著亚文与夜月两个人！然後将力奥等闲杂人等全给赶的远远的，开始说起了所谓的十大高手秘辛来。

望著坐在他面前的亚文与夜月，血兽皇缓缓道：「传说中，在千年以前，有著一群的好朋友，这一群好朋友在我们这个奇武大陆上可以说是最强的高于，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在武功与魔法上称霸了这个大陆以後，这群好朋友尚且不满足，开始慢慢的将主意给伸到了其他的几个大陆上，远渡重洋到各个大陆上去寻找足以跟他们匹敌的对手。

「不管是南方精灵大陆也好，北方魔族大陆也好，中央亚人大陆也罢，他们的足迹几乎是踏遍了全世界。

「可想而知，身为我们人类当中的使使者，他们也是有著一定的实力的，理所当然的，其他大陆上的种族里面的一般高手，当然也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偏偏，这群人好斗成痴，把人家打败了还不算，更是口出狂言，讽剌人家没有能人，终於，

他们惹来了其他种族里面的隐世高手了。

「见到自己惹出了高手来，他们不惊反喜，更是一口气与各族的高手约定在中央大陆上打上一场，那场混乱的比斗，可以说是打的天昏地暗的，各族的菁英几乎全都投入了其中。

「而到最後，我们人类所属的这群高手不愧是这项比斗的发起人，终於险胜其他各族的高手。

「当然了，其他被挑衅但是又被打败的异族高手又怎麼会甘愿呢？所以便与这群高手相互约定，每百年一次，在中央大陆的相同地点与时间，由他们的後人再比试一次！而好斗成痴的这群一同手当然也是欢天喜地的答应了。

「此後，每逢百年，在中央大陆便有一场由各族菁英所参与的比武大会产生。而发起这场比武大会的那群人，刚好是十个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大陆上十大高手的由来。」

亚文与夜月不由的吐出了一口大气。

世人只知大陆上有十大高手的存在，但是却不晓得原来十大高手的由来竟是这样来的！

血兽皇又兴奋道：「随著时间的推演，除了第一代是真的主动去挑衅人家以外，由第二届的比武大会开始，其实已经变相成为一场各种族菁英之间的切磋了，这场每百年一次的比武，反而变成了印证自己种族的各种功法绝学的良劣之举，说来也算是好事一件。

「不过说来也是今人相当的感叹，当初第一届的十大高手虽然说是天下无敌！但是他们的後人却并不怎麼争气，无法达到像他们那样的实力，大失所望的十大高手既不想失信於人，但是又不想要让第一届冠军的他们面子扫地。

「所以，他们乾脆去寻求其他人族里面的优秀後起之辈，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然後从中挑选出最强的十人，成为第二代的十大高手，代表人族去参加比武！而这也变成了我们人族里面十大高手的传统，以实力决定一切的传统！」

亚文及夜月理解的点点头，这样做总比限定哪家的後人才得以出面，让人族在其他异族面前面子扫地要来的好多了，确实是一项相当不错的壮举。

「如此，你们可以了解到十大高手的由来及身负的重任了吧？」望著亚文及夜月，血兽皇泰然的问著。

亚芠及夜月不由的点点头，但是这又关他们什麼事情？

「如你们所知的，这项传统一直延伸到现在，七十年前最新的一届十大高手是我跟我兄弟、水妖王、飞云道君、圣日祭司、冰炎魔龙使、大力神王、六灵魔女、幻梦宗、九天飞凤十人。

「但是说来也真的是惭愧，十人当中我们几个老家伙都已经参加过两次了，只有大力神王、六灵魔女、幻梦宗以及九天飞凤四人是新人，但是人家异族里，这一届所参加的却都是新人物。」

亚一文及夜月颇能理解血兽皇的感叹，老一辈的人竟然还要跟年轻一辈的人争强斗狠，除了说明人族里的人才凋零以外，更是让血兽皇这生存了三百年的老前辈，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又听到血兽皇继续道：「而且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这项异族之间的切磋在我们人族没有察觉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亚文与夜月闻言不由一愣，是什麼变化？竟然会让血兽皇的神情如此难看？

血兽皇站了起来，缓缓的踱起步来，叹道：「中央大陆的亚人族、南方大陆的精灵族、北方大陆的魔族，这三大异族不知道何时起，开始对我们东方大陆的人族有了侵略的异心。

「性好和平的精灵族还好，亚人族毕竟是从我们人类延伸出去的别支！也还能够接受，唯独魔族，不但对人类有著极强大的野心，而且如果真的让本性残暴的他们人侵我们东大陆的话，那想必结局会相当的凄惨的。

「而每百年一次的比武大会，遂也就变成了各族互别苗头，衡量各族武力高下的最好标准了。

「而侥幸的是，我们人族向来是比武的常胜军，每每都能力克各族菁英，让他们误以为我们人族里面人才济济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这一项认知却在上一届被我们几个老家伙给揭穿了。」

亚文理解的点点头，连续两次派出了六个相同的人，哪里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血兽皇更是叹气道：「最惨的是，虽然十大高手名为十大，但是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九人而已，而且，在上一次的比武当中，六灵魔女、幻梦宗、九天飞凤三人虽然说实力高人一等，但是比起历代的杰出人才，却还是差那麼一点，七十年前的比武当中，幻梦宗当场阵亡，而六灵魔女及九天飞凤虽然是险胜但是却也身受重伤，功力自此无法再有寸进！

「而我们所寄予重望的大力神王不但功力高强，在那场大会上更是表现优异，而且又正值壮年，几乎已经是我们这群老家伙们的希望所在了，可是偏偏这小子却又在回来之後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总算是最近又听到了他的消息，今我们这群老家伙才放下心来。

「不过到现在为止，所谓的十大高手其实也是已经近乎凋零了，小妮子你师傅，前任的六灵魔女跟九天飞凤躲起来养伤，大概功力上也没什麼长进，幻梦宗已死，圣日祭司则自愿留在中央大陆，一方面宣扬他的混沌教义，一方面同时监视三个大陆上的异族是否有什麼不轨的。

「现在，咱们东大陆上就只剩下我们名为两个实为一个的兄弟俩、水妖怪、老泥鳅还有窝在自己的老窝不知道干什麼的飞云道君在撑场面，幸好最近大力神王也已经出现了，总算是聊表欣慰，但是说来也实在是令人感叹。」

听到血兽皇提到自己的师傅，夜月不由的惊呼一声，不由的九自己的师傅那时担起心来，也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师傅之所以会一直居住在魔鬼沼泽，是因为身上有伤的缘故。

而亚文也才知道！原来十大里面的幻梦宗早已经阵亡了。

而且，经由血兽皇的叙述，亚文也才知道，原来隐藏在十大高手的偌大名头下，竟然会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内幕。

一时之间，厅内的三人全都陷入了沈默当中，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

不久，血兽皇一扫刚刚的阴霾，面露笑意道：「不过，现在我们几个老家伙担心了好几十年的事情，全都因为小怪物你的出现而有了转机了！」

亚文一愣，不解的看著血兽皇。隐隐问，他感觉到血兽皇之所以专程来找他，主要应该就是要对他说这一番话的。

血兽皇微笑道：「原本，我们都相当的担心，眼看著距离下届的比武时间已经不到三十年，但是，我们人族里面却又完全没有可以承担这项重任的人出现，为此，水妖怪那家伙还担心的不惜大开方便之门，尽力的培养後起之秀，老泥鳅更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七星，而我跟我兄弟两个也不顾一切的各自培养了一批人才，品行不管，反正只要有实力可以应付未来三十年後的比武，其他的我们就不管了上

听到了血兽皇的说法，亚文不由一愣，随即忍不住苦笑起来。

固然血兽皇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但是，却也引起了相当的轩然大波！如他就是血兽皇他们这种想法下的间接受害者。

如果没有水妖王的弟子扈伊的话，他们家可能也不会需要逃离华那邦公国，如果没有血兽皇的弟子苇诺的从中拦截，也许他父亲御莱也不用为了要让他们全家人顺利逃亡，而必须要牺牲。

不过，亚文也知道用这种事情来怪水妖王与血兽皇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毕竟他们当初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更何况，扈伊与苇诺勉强来说也只是德野王的帮凶，当日就算没有他们，德野王也会派出其他人来，但是，尽管理智上会这麼想，情感上也总有种疙瘩在。

幸好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说什麼也没有用了，而亚芰也不是那种会缅怀过去的人，他能够体会他们这些老前辈的想法，他们何尝不是为了全体人类著想，所以当然是无法顾及其他的小节了。

似乎也能够理解亚芰的想法，血兽皇脸上流露出带著淡淡歉意的笑容，望著亚芰。

半晌，调适好自己的心境以後，亚芰这才询问道：「那前辈您该不会只是特地的跑过来告诉我们这件事吧！」

血兽皇赞许的看了亚文一眼，微笑的反问道：「小怪物，你认为呢？」

亚文微笑不语。

其实对於血兽皇的目的，不但是他现在已经有所感，甚至连夜月也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

「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担任下一次，三十年後异族比武大会的主将。」

果然，血兽皇说出了亚文及夜月心中所想的答案来。

但是，血兽皇又忽然改口道：「不！或许等不到三十年，前阵子，水妖怪去了一趟中央大陆找圣日祭司，圣日祭司告诉他，最近几年来，魔族那方面一直有著奇怪的动作，他心中有著不祥的预感，也许，再过不久，异族菁英的比武大会可能会提早召开也不一定。」

忽然，血兽皇又得意的笑道：「其实小怪物你并不晓得，打从你出道以来，先是在华那邦公国边境巧遇老泥鳅的门下部属黄星，替他报了杀孙之仇，同时闯下了、银月恶魔。的名号，尔後又在绍舒岱提镇一举屠杀青衣帮上百人以後，老泥鳅就一直注意著你的动向，观察著你。

「甚至！水妖怪那家伙也是听到老泥鳅的通知，特地跑去看看你是不是可以承担我们的希望，否则你以为十大高手全都是整天闲著没事干的家伙，到处去玩，随随便便想见就见的到？」

亚文微微一愣，原来当初与水妖王的相遇，其实根本不是偶然，水妖王压根就是来找他的。

亚文不由的摇头苦笑起来，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这几个老奸巨猾的老前辈手掌心。

「小怪物，你想不到吧？」

看著亚文面露苦笑，血兽皇真的是相当的得意。随即，血兽皇又道：「不过，真正想不到的是我们几个老家伙才对。」

忽然说出了这麼一番令人费解的话来，血兽皇目射精光的看著亚芠，饶有深意的看著他。「随著我们越是注意你，就越被你弄得更迷糊，也被你所引发的种种奇迹所震骇。

「老实说，刚刚老泥鳅一直探不出你的身份来历，还曾以为你是别的大陆的异族奸细，或者是那群怪物所派出来的，直到後来你主动透露出了你的身份以後，我们这才放下了心，但是也深感意外，一个以没出息、不出名的斯达克家族的么子，竟然两年当中就完全变了一个人，甚至於水妖怪那家伙在见过你以後，对你更是赞不绝口，令我们相当的好奇。

「於是，我们便随时的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几乎每每为你所带来的奇迹而感到惊叹。无论是你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近乎三级跳的功力飞升，或是对敌对人的两种极端态度，抑或是巧合的发现到你竟然也与那群怪物在抗衡，都叫我们相当的惊讶。

「甚而，当你在血土台上消失了两年之後，我们遍寻不著你的踪影，老泥鳅判断你可能已经遭到不幸了，水妖怪为此还伤心了好久，告诉我们几个老家伙说，完了，人类唯一的希望已经没有了。

「你可能不知道，当水妖怪无意间发现了你的行踪的时候，据老泥鳅说，他跟水妖怪一两百年的老朋友了，从来没有看过水妖怪那麼高兴过的，甚至在见到他时！告诉他你还活著的消息时，更是差点语无伦次起来。」

听到血兽皇这样一说，亚文不由的深深为水妖王对他的爱护之情而感动著。

水妖王对他而言，不但是一个今他敬重的长辈，还是他最好的朋友，同时暗暗的发誓，绝对不能让水妖王失望，反正他现在早就已经背上了全人类生死存亡的责任，不在乎再多加这一条。

血兽皇继续道：「除了你本身今我们惊奇以外，你身边人的杰出表现，也都叫我们几个老家伙相当的惊奇。「不管是你的三个哥哥，你一手训练出来的死神镰刀小队，甚至你的小情人，几乎都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理想。

「甚至，我们也知道了大力神王那小子之所以肯出现，是因为你的小情人的关系，而小妮子也是因为你的关系，使得小妮子现在已经拥有了比她师傅当年全盛时期还要强的力量，对吧？夜月小妮子！」

夜月忍不住的点点头。

关於这一点，她师傅早已经欣喜万分的告诉过她了。

「总而言之，原本我们几个老家伙所担心人族没有杰出人才的事情，全都因为你这个小怪物的出现而有了转机！现在，我们不担心人才不足，反而担心因为可以选择的人选太多了，不知道要挑谁去才好。」

嘴里说的担心，但是血兽皇却是眉开眼笑的。

看来，多年来的问题得以解决，连他这个有数百年修养的老前辈，都不免给乐坏了。

亚文微微的一笑！对於这些老前辈们的寄予厚望，他除了心存感激以外，也令他觉得肩上的重担又更重了。

“怎么样，小怪物，关于那件事情你没问题吧？”血兽皇明知故问的询问着。

亚芠点点头，同时心中也暗暗的盘算起来。

依照血兽皇刚刚据说的异族比武大会的事情，还有前一阵子云中央大陆，水妖王所带回来的圣

日祭司观察到魔族那边有异变的讯息，再一下自己所知道的，亚芠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底了。

血兽皇所说的！异族菁英比武大会变质的时间，大约相等于沙杷星人等联盟潜进人类世界的时间，想来比武大会之所以会变质，应该是因为受到了它们的影响的缘故。

而魔族那边之所以会有所异动，也该是与它们脱离不了关系，而精灵族那方的话，亚芠并不怎么担心，毕竟有太始在那边坐镇，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太始应该会先做处理的。

那么，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说，他势必都要参加异族菁英的比武大会的，如果说外星联盟能够忍耐到那个时候还不展攻势的话！

“前辈，那这一次到底要去参加比武大会的有哪些人？”想了想，夜月终于忍不住的问起血兽皇来。

血兽皇微微一笑道：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了，小妮子你应该也跑不掉，再来的话，你大哥的三兄弟我们也列入考量当中，还有妃雅小妮子也是一样，再者死神小队则是要看他们未来的发展如何才能够决定，基本上，力奥与凯特两个都相当有希望，其他人则是差了一点。”

“有，最近也崛起了相当多的后起新秀，像是在联盟里面的大地骑士瑟洛。喀吉沙、老泥鳅的记名弟子火魔导尉狄。斐济，还有几个我们原先培养出来的储备人员，都有可能会被挑选为将来参加异族菁英比武大会的人员。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

听到了血兽皇这么的一说，亚芠倒是心中一动。这大地骑士当初与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而且跟火魔导尉狄。斐济一样，都曾经是铁血国的客卿人先之一。如今，他已经是挂名的铁血团团长，不知道这两人的近况如何？

想到这，亚芠忍不住的询问起血兽皇来。

听到亚芠的询问，血兽皇哈的一声：

“哈！这你可问对人了！尉狄那小子不争气，秘书还没有获得老泥鳅的首肯，就自以为天下无知的跑出来，侥幸的被他给闯下了一点名头以后，又学人家去混什么组织的。最后被老泥鳅给揪回去加强磨练。”

“而瑟洛小子则也是顺便的被追着尉狄而来的老泥鳅给抓走，也打算要好好的训练一下，免得糟蹋了这块美玉。所以他们现在应该还在老泥鳅那里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可告诉你们呀！老泥鳅教训起人来，可是比水妖怪还来的可怕。也许不久以后，他们就会出来了。”

亚芠一愣，怀疑的看了一下血兽皇。怎么他就没有这种好运气？随随便便就可以碰到高人指点？就是跟水妖王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听过水妖王指点他任何一点的东西？

似乎能够了解亚芠的想法，血兽皇又是似笑非笑得看了亚芠一下道：

“怎么？你小怪物也想要我们这群老家伙的指点吗？”

血兽皇又再摇摇手：

“免啦免啦！你自己练的都快比我们几个老家伙强了，哪里还需要我们来指点？”

“再说，水妖怪也说过，与其把我们这点破烂老本教给你，倒不如让你自己去摸索。

起码，你练到现在，年纪轻轻的，但能力论真来说也跟我们差不多。这表示你自己摸索出来的比我们的还好的多，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指点。”

而一旁的夜月则是忍不住的扑哧一笑，没想到亚芠也会为这种事情而计较的！

而亚芠则是淡淡的一笑。刚刚他只是有点错愕，同时也是感觉到有点疑惑。这几位老前辈看起来似乎都有种教育狂的倾向。几乎随随便便在成名的人里面挑几个，都跟他们脱离不了关系。

当然，亚芠也能够理解。他们是为了人族后起之秀不如他们的理想，而会这样做。

只是，想到了血兽皇刚刚说过他们很注意他，怎么就没人来给过他指点而感到疑惑。

但是如果说为此而吃味的话，那到也没有那种心思，毕竟如血兽皇所说的，他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就觉得不会比他们差了。如果他们真的有心要指点他的话，搞不好他还不想学呢。

大概是太过于专注于自己的想法，所以亚芠并未有任何的表示，但是这样一来，反倒是令血兽皇误会了。

“怎么，还真的是心理不平衡？认为我们几个老家伙藏私？”血兽皇愣了愣地说道：

“也对，难怪你会这么想了。无缘无故的要你承担这些责任，但是你连一点的甜头都没有，这也实在是对你不公平！”

“这样好了，反正我的灭血魔功到现在也没个传人。不如，小怪物你就勉强一点！

学学看吧，虽然只是一套破武功。不过，倒也蛮适合你的，哈哈！“银月恶魔”加上灭血魔功，光听就觉得不错！”

刚刚回过神来，听到了血兽皇的话，亚芠不由的脸色微微的一变，难道血兽皇真的是误会他了？

正想要出言表示时，却又被血兽皇滔滔不绝的话，给弄得昏头转向的。根本就插不上嘴。在听到血兽皇讲完以后，亚芠不由的愣住了。虽然不知道何谓灭血魔功，但是光是听名字也知道，恐怕血兽皇的名声跟这套魔功是脱离不了关系。

血兽皇竟然随随便便就说要传给他？

而一旁的夜月则是无比惊喜道：

“太好了，大哥，前辈愿意传授你灭血魔功。我师傅曾经说过，这可是前辈的不传之秘。是前辈最厉害的功夫！”

“哪里是什么最厉害的功夫，还不是因为我就只会这一套。不是最厉害的是什么？”

血兽皇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脸上得意的神情是骗不了人的。

而亚芠则是责怪的看了夜月一下之后，才拱手道：

“前辈，您误会了，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

只是什么，亚芠却说不下去。因为，他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必要解释什么。

虽然血兽皇表面上笑咪咪的，但是，他的眼中却完全的流露着坚定的意思。不管血兽皇刚刚是如何想的，如果他推辞的话，那未免也太不尊重这个天下第一高手了。而且，血兽皇也不是那种因为一点小事就做出轻率决定的人。再说好了，面对天下第一高手愿意传他的功夫，亚芠说他不动心那是骗人的。

如此，亚芠只好一拱手道：

“既然前辈这么说了，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但愿晚辈能够不让前辈失望才是。”

血兽皇这才真的是笑了起来。

说到底，刚刚他也是顺势而为。自知已经活了三百多岁了，能够再活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总是不愿意自己苦心研究出来的功夫失传。他也想要找个能够传承的人。而刚好亚芠甚合他的胃口，所以他想也不想的就说出来。

但是，他也有着身为第一高手的自尊。如果说自己愿意传授绝技给人，但是人家却不肯接受的话，那岂不让他面子扫地？

幸好，亚芠跟水妖王相处过一段时间，相当的了解到这些所谓的天下十大高手的前辈，个个都有着自己的怪脾气。

因此，也不矫情的就满口要学了。

呵呵地一笑，血兽皇满意的看着亚芠道：

“不过，小怪物，咱们话可是要说在前头。我这灭血魔功其实也不是头一次的传给人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学的完整，不是我老人家藏私，而是那些人的资质虽好，但是就是学不会灭血魔功。所以，万一到时候你学不会的话，可别怪我老人家唷！”

亚芠点点头，天下第一高手的压箱绝学，如果说好学的话，那也就不会让血兽皇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了。对此，亚芠已经有所心理准备。

微微地一笑，夜月起身道：

“那前辈，我就不打扰你了。”

血兽皇点点头道：

“小妮子你自便！”

即使是天下第一高手的血兽皇也无法罔顾私心，无私的教人是一回事，自己的绝学让其他人知道又是一回事。因而，兴安盟这种禁忌的夜月，主动的告辞了。而血兽皇自也是不意外月的突然说要离开。

走出了亚芠所居住的独院，夜月随即设下了一个相当牢固的隔音结界。

虽然里面是当世的第一高手心脏自己最信任的大哥，这世界上可以躲过他们的耳目而侵入到可以听见他们说话的人，恐怕还没有出生，但是在这种传功授艺的时候，小心点总是好的。

因此，夜月自愿的当起了护法人。帮血兽皇心脏亚芠戒备着。

而在这时候，不远处，有着某一个看起来相当兴奋的人。踏着轻快的脚步，往这个方向走了过

来。

在看到了夜月那抹白色的身影之时，忽然的加快了脚步，快奔过来！

傍晚时分，脑袋里塞满各种东西的亚芠，有点头昏脑胀得走出了独院。脑袋里面还残存着血兽皇对他所说的话。

“其实，我并不懂什么武功！”

开口的第一句话，血兽皇就在亚芠的心里面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天下共尊的第一高手血兽皇竟然说他不会武功，那可真的是会吓掉了天下人的下巴。

但是亚芠却不敢轻忽血兽皇这听似相当不合理的话，以血兽皇的身份，又怎么会说出这连三岁小孩子都不相信的话来？

凝神注意的听着，亚芠相信这必定就是血兽皇所谓的，为何没有人可以学会灭血魔功的理由之所在了。

“你也应该知道，我跟我兄弟是共用一个身体，但是我们之间的情形，你可能并不了解。因为，我们跟所谓的双重价格并不一样。”

指着自己的脑袋，血兽皇神秘的微笑道：

“在这个脑袋里面，挤着原本应该分开的两个头脑！”

亚芠不由的微张着嘴。

尽管已经见识过不知道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但是，他却也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愣了半晌，亚芠终于收起了那副跟他形象相差太远的傻样，恢复成了他原本的冷肃神色，看着血兽皇。

血兽皇满意地点点头：

“小怪物，你不愧是小怪物。对于这种与常理不符的事情，竟然可以这么快的就接受了。果然是我们所看上的后起之秀！”

“总之，你应该可以了解到，这脑子既然有两个，是别人的两倍，那么当然了，学起魔法来，当然也就跟别人不一样，既快又好了！”

亚芠点点头。身怀精神异力的他，当然能够体会血兽皇的话中用意。毕竟，精神力的强衰，就代表着一个人魔力大小强弱程度，这是定理也是铁则，但是这又与灭血魔功有什么关系？

叹了一口气：

“唉，其实，最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最先的时候，我并不存在自己的意识，也可以说，原本我并非是处于清醒的状态，而是一直静静的沉睡在我兄弟的脑袋里面，成为提供他另外一份精神力量的来源。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异族比武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兄弟他已经是一名实力相当强大的魔法师，当然，那时候的他还未被人称之为圣灵魔导师，只是一个拥有强大魔力的魔法

师而已。

“在我们之前那一代的十大高手之一，也是我兄弟的师傅，他看中了我兄弟强大的魔力，让他取代他的位置，参加比武大会。

“并不能说我兄弟的师傅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那时候我兄弟的魔力早已经在他之上了，以我兄弟的实力去参加比武大会，成为新一代的十大高手，可以说绝对是名至实归，但是我兄弟的师傅却忽略了一件事情，一件差点害得我兄弟丧命的事。

“要知道，我兄弟可以说是一个面软心慈，心中只有对生命的热爱与保护意志的人，平常，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因此他几乎对于他师傅所传授的攻击系魔法不屑一顾，总认为那是一种残害生命的方法，根本就不愿意去学习，就算是学了也是为了应付他师傅而已。

“因此可想而知，在异族菁英汇集的比武大会上，我兄弟虽然说为了要守护人类，而逼得自己不得不去攻击别人，但是对他而言，就算是异族也是一条宝贵的生命，在比武大会上，他除了将敌人给挫败，让敌人受伤，就已经是罪大恶极了，更别说是要人性命了。

“但是，敌人并未因此而领受我兄弟的好意，在比武大会最后一场的异族混战当中，当时身为人类代表里面魔力量第一的我兄弟，顿时成了异族菁英狙击的目标，存心想要将他给铲除。

“若是我兄弟就此死去，我想我兄弟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吧！”

血兽皇不由的露出了相当讽刺的笑容，随即又叹了口所道：“但是偏偏那时候，人族的年轻一代十大高手几乎都已经面临惨败，而我兄弟的师傅，为了不让我当时身受重伤的兄弟遭遇不幸，竟然一口气将他所有的魔力灌输给我兄弟，但是自己却在没有足够自保能力的状况下，惨死于各族菁英交手所散发出来的各式气劲之下。

“看着自己的师傅为了自己而冤枉惨死，自己的同伴个个岌岌可危，又想到自己所身负的重大责任，毕生以来，我那心中只有慈念的兄弟，心中竟然产生了一股的杀气，他开始悔恨起为何自己不在刚刚痛下杀手，那样，自己的师傅也不会误死！同伴也不会陷入了如此的惨状！甚至，当时我的兄弟还以为自己已经听到了千万同胞悲苦遭遇的痛嚎声！”

说到这里，血兽皇忍不住的长长叹了一口气，而亚亚则是一阵漠然，对于生与死之间，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对于圣灵魔导师的慈心，他并不认为不对，但是，他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是他一贯的态度！沉默了一下，血兽皇继续道：“当时，很奇怪的，当我兄弟心里面产生了那股的杀气以后，被这前所未有的感情所震骇，我竟然苏醒了，沉醒了将近六十几年，一直浑浑噩噩的我，吸收了我兄弟的这股怨气杀气，我苏醒了！”

亚文不由心中暗叹，他几乎可以想到接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血兽皇眼中忽然迸出了无比强烈的血红光芒，声音却变的相当的缓慢低沉，缓缓道：“在我兄弟脑中沉睡了六十几年的我一醒来，我就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从我兄弟自诞生起到当时的所有事情，我这才知道，原来看似沉睡的我，其实一直通过了我兄弟的双眼在看着世间。而且，醒来之后，我发现到了，我兄弟师傅灌输到我兄弟，我们兄弟体内的魔力，我兄弟并未能够吸收了一点半分，全都变成了被我所吸收，大概是那时候我兄弟本能的抗拒着，对他而言等于是他师傅生命代表的魔力吧！那时候的我，因为是承袭了我兄弟的杀意而苏醒的，当然，当时的我心中也是充满着无限的杀机。几乎是我兄弟相反性格的我，恨不得将眼前的那群异族菁英给杀个精光，但是，我却力有未逮。要知道，我所会的，等于也是我兄弟所会的，因此，我兄弟不会攻击魔法，当然，我也是一样的不会，但是，我却又极力的想要杀掉眼前的异族人。忽然，我想起了，当时，我的一位应该算是我兄弟的师执辈，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将精神力在体内转化为真气的方法，但是并未完全成功，而那位师执辈也曾经与我兄弟讨论过那种不成熟的方法，虽然可以带给人相当可怕的力量，但是也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来。

可是，当时刚刚苏醒的我，早已经被杀气给冲昏头了，只想要有强大的力量，用最残酷的手法来杀死眼前的敌人，所以，我自然而然的选择了跟我兄弟不一样的方式，将我吸纳自我兄弟师傅的精神力量，一瞬间转化成为真气。当然，毕竟是没完成的方法，我也因此会出了相当的代价，我这一转化之下，原来我们兄弟俩的头发由黑变红，连我自己，也几乎在那一瞬间完全的失去了理智，心中所想的，几乎都有是要如何以最残酷的手法杀死敌人，变成了一个似人似兽，浑身笼罩在血红光芒的人形怪物。再来的事情，你应该也可以想到，全然没有学过任何武功的我，凭着体内转化而来的霸道真气，大力的屠杀那些异族菁英们。而且在战斗当中，我更是本能的循着我兄弟所学到的，最强的攻击方式，水与火属性的魔法方式，将真气强行灌入敌人的体内，引起敌人体内的血液或逼出、或冰封、或雷击、或焚干的残酷异变。此后，这一道霸道的真气就被当时的几个同伴称之为灭血真气，而由于我展示出这真气的时候，浑身赤红，像魔更像人，行动更是宛如一只嗜血狂兽，以狂饮敌人的鲜血为乐，因而，在事后了解到真相的同伴们，便将我称之为血兽皇。而这套功法则称之为灭血魔功，从此我血兽皇便与我兄弟圣灵魔导师共存于一身，直到现在。”

亚文一直沉默的听到现在，思绪完全的浸湿在血兽皇所叙述的当年的事情当中，在他感觉上，血兽皇似乎跟他相当的类似，同样的曾经失去了人性化身为嗜血狂兽的经历，令他相当的感到亲近！两人分头想着自己的心事。半晌，血兽皇又哈哈笑道：“真是的，干嘛老是想这些陈年老事，来来，小怪物，我这就教你灭血魔功的奥秘所在，能够吸收多少，会不会练成，就看你自己的福份了。”

说完，就在亚文强自的收摄心神下，血兽皇开始讲述起何谓灭血魔功来。

整整的一个下午，亚文的脑中硬是记下了血兽皇所教授的每一字一语，知道能够让血兽皇仗以成名数百年的灭血魔功，绝对不是这短短一个下午就可以学会的，因此亚文只得先背下来。

一个下午下来，亚文自觉大有收获，撇开能不能学会血兽皇的独门绝活不说，光是血兽皇今天的讲述，就已经让亚文受用无穷了。

而血兽皇其实也只是将精神力量转化的方法，以及他累积的上百年的运用真气的方式传授给亚文罢了，对血兽皇而言，灭血魔功就仿佛是他天生就会的，因此，他也只能这样子传授给亚文。但血兽皇说的是很简单，把精神力是特殊方法转化成灭血真气，然后在学会了他累积百年的技巧，这样子自然灭血魔功就能学会，但是其中牵扯的各种技巧与方法，却不是光听识字可以了解的。

可是对亚文而言，这样却是相当的符合他的胃口，是让他最能够接受的传授方式。

其实以灭血魔功来说，其作用的方法，几乎是讲究如何要将真气用各种方法灌进敌人的身体当中，然后以真气的力量来模拟出水火两种魔法的各种现象，藉此由内而外的将敌人体内组织完全的破坏掉。当然，这其中还牵扯到灭血真气的那种独特的、由精神力转化而来、几乎是横跨了真气与精神力的双重效果在内的霸道及诡异的特性在内，不过，这也正是为什么血兽皇的灭血魔功，从没有人得真传的原因所在！透过了血兽皇的经验传承，对亚文来说，让他的种种招式的运用技巧，更是变的更加的熟练、有效果，当然，也是更加的残酷！

现在他的破坏力又增进了一大步，无论是天心真气或是魔法的精神异力都一样，但是这对亚文的敌人而言，可不是一件好事！

在血兽皇传授完了以后，这个性情堪称古怪的老前辈，这这么闷声不响的独自离去了，独留亚文自己一个人在大厅里面，思考刚刚他所传授的各种经验与灭血魔功。

在确定自己已经完全的将血兽皇所说的全都记住了以后，亚文这才拖着疲累但是却相当兴奋的心情，缓缓的走到了独院外！才刚刚走到独院外，亚文便看到了夜月一个人正坐在独院外的草皮上，脸上正浮现着一种似苦笑又似好玩的表情看着前面，而在夜月的前面，另外一个鑫金发身影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亚亚暗暗的一笑，在夜月还没有发现到他出来的时候，又悄悄的退了回去。

静静的回到了大厅里面，继续的思考刚刚他觉得血兽皇所传授的，对他相当有用的东西。

同时心中忍不住的想着刚刚的画面，看来那位监察使葛瑞斯已经展开了他的攻势了，但是能否打动夜月的芳心，那就不是他所能够掌握的了，全看葛瑞斯的手段如何了。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象现在，帮他制造出一个可以与夜月独处的机会了。

再说一次，他可是相当看好葛瑞斯的！

领着夜月，力奥等死神小队人员，第二次的在葛瑞斯的带领之下，亚亚等人再次的来到了葛沃比所在的宫殿外。

而这一次他们所来的时刻，而是那么的凑巧，竟然又是葛沃比皇帝集合辖下各郡郡主开会的时间，但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同样是负责守卫的宜扬将军一点也没有为难亚亚等人，反而是恭敬的领着亚亚等人进去宫殿里面。

上一次，夜月，力奥等人并未能进到这座宫殿里面，而亚亚虽然是后来有来过，但是，那次却是来去匆匆，又是在黑夜里，所以也没有看清楚这座宫殿的模样。

这一次，总算是所有人都看清楚这座宫殿的模样了，但是看清楚之后，却又忍不住的赞叹起来。

比起泰龙帝国王宫本身其他的宫殿，或者是斯达帝国的王宫，这座宫殿在规模上，只能够算的上是一座小型的宫殿！甚至，连称之为小型也有点勉强，简直可以称的上是一座迷你宫殿！

但是，这座宫殿的设计却是叫人忍不住眼前一亮！

宫殿整体成一个长方的回字形，底面中央有一个拱型通道，通过拱型通道以后，最先映入眼中的，就是宫殿内部的一座相当精美的小花园，再加上宫殿外的大花园，可以想见，葛沃比这位皇帝是如何的喜欢万紫千红，花团锦簇的景象了。

宫殿的正对面，即是葛沃比的起居室兼书房之类的私人空间，也是当日亚亚与他密谈的所在。

右侧，即是葛沃比有时候召集国内重臣召开会议的小会议厅，亦即现在葛沃比及各郡郡主所在的位置。

左边，即是葛沃比专人御厨的厨房，托葛瑞斯的福，亚亚等人也都知道这间厨房的用意所在，这是喜好美食的葛沃比特别命人建造的。

整座宫殿的四周墙上没有什么华贵的装饰，但是有着极为高明的巧匠在上面浮雕着相当精美的花鸟虫鱼的图案，甚至连接着整座宫殿四面的走廊上的大理石圆柱，也都不例外。

在经过了巧匠的精心设计与巧妙安排及高超的手艺装饰之下，让整间宫殿墙上的图案仿佛就像是活了过来似的，变成了另外的一个花园般，叫人不由的赞赏这巧匠的心思之巧妙，后来亚亚才知道，原来这座宫殿的墙上并没有这些图案，这些图案全都是后来才加雕上去的，而雕塑的人，正是他的老朋友神匠伊夜铭！

而在他们走进来的时候，葛沃比与其他的郡主正站在宫殿的走廊前等着他们，在葛沃比的前面，摆着一张上头盖着白布的方桌，白布下明显的有着三个圆圆的东西，看样子，应该就是昨天早上，他叫葛瑞斯要拿给葛沃比的三颗沙耙星人的人头！

葛沃比看到亚亚来了以后，微笑道：

“亚亚先生，欢迎你抽空来！”

亚亚点点头，淡淡道：

“陛下，您忽然召唤我过来，莫非是要我解开这三颗人头？”

说着，也不见亚亚如何的作势，方桌上的白布便忽然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掀开来，露出了方桌上的东西，果然是沙耙星人的人头！

葛沃比还来不及说些什么，亚亚已经转头对着夜月道：

“夜月，帮大哥解开这冰封魔法，大哥粗手粗脚的，怕一不小心就毁了这三颗人头。”

夜月微微一笑，走上来，她那绝丽的容貌顿时叫葛沃比等人不由的一楞，就连原本要怒喝亚亚无礼的宣扬，也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纤手一伸，一道白光由夜月的掌心中射出，一举扫过了桌子上的三颗人头，顿时化解了圣灵魔导师在这三颗人头上面所施加的冰封魔法。

同一瞬间，亚亚伸手划出了一道淡淡的金光，天心真气化成了一道锐利的气劲，将三颗人头的天灵盖一举切开而且弹走。

三颗人头一被亚亚所切开之后，所有人，包含了葛沃比及葛瑞斯两人，都忍不住的往前凑近一瞧。

只见这三个人头里面，没有一般人的灰白大脑，取而代之的，是三只如人拳头大，有着四条触须，形似一只四脚章鱼的小怪物盘桓在头颅的中央处。

解开了冰封以后，这三只章鱼怪物显然是慢慢的苏醒过来，忽然，三只小章鱼同时发出了一阵又尖又细，刺耳无比的尖叫声，而这尖叫声一入耳以后，所有人顿时感觉到头痛欲裂，不由的抱头痛叫起来。

边发出了尖叫声，三颗人头忽然移动在一起，就在众人的眼前开始融合起来，慢慢的，变成了一颗大型的圆球。

这大型的圆球忽然往天空中一弹，看样子似乎是想要破空而去。

只可惜，亚亚自始至终就一直注意着这三颗人头的变化，反手一摊掌，一颗相当迷你的聚元轰天破的金色光球出现在亚亚的手掌上，轻轻的往那大圆球一丢。

一瞬间，当小如拇指的聚元轰天破的金色光球接触到大圆球时，只见，大圆球整个失去了浮力，往下掉了下来，而在来不及与地面接触的时候，大圆球整个都被亚亚的聚元轰天破给震了个粉碎，只留下了如碎肉般的零碎肉块掉在众人的面前。

亚亚冷冷的道：

“陛下，这样足够做证明了吧！”

还没有从刚才那阵尖叫声里面完全回复过来，葛沃比一手扶着头道：

“够了，够了！”

亚亚点点头，正想要说些什么时，忽然，一旁有人出声道：

“陛下等等，刚刚我们根本就来不及看清楚到底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以这样来做证明的话，那岂非是太过于草率了？”

听到了这话以后，在葛沃比身后的各郡郡主不由的同意的点点头，而葛沃比与葛瑞斯两人则是以一种相当怪异的眼光看向了说话的人，除了亚亚还是一副冷冷的模样。

刚刚发话的人，伊卡郡主同样的一手扶着头，慢慢的走到葛沃比的面前，道：

“陛下，这三颗人头里面的东西我们根本就还来不及看清楚，现在，却又已经变成了一堆碎肉了，这样的话，根本就无法证明真的是有怪物会假冒人类，而且，谁也不敢保证这三颗人头是假造出来的！各位郡主你们说是不是？”

忽然转过头来对着其他郡主这么说道，伊卡郡主当然是立即的获得其他郡主的响应，说到底，谁也不想要把自己手上的权力给交出来，当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因此，所有郡主很快的就忘记了刚刚见到三个人头里面的章鱼怪时所产生的震惊，以及那阵让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的尖叫，努力的支持着伊卡郡主的话来。

亚亚冷冷一笑，对于这样的事情走势发展，他早已预料在心，早知道几个郡主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会被这三颗人头给说服的！

亚亚正想要出声，但是有人比他更早一步：

“那各位郡主你们想要怎样？才能够让你们觉得足够证明呢？”

冷厉的望着各郡郡主，葛瑞斯此时脸上全然没有他平常的笑容，冷冷的看着各郡的郡主：

“你们要证明，亚亚先生也把怪物的人头摘到你们的面前让你们看过了，但是自己又不看清楚，现在反倒说不足以证明，说吧！你们到底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肯相信？”

一干郡主面面相觑，其实，他们心中早在当日碰到假扮玛榭郡主的一零四三以及小型战机时，就已经信了五成，而今，三只藏在怪物头中的章鱼怪更是令他们信了九成，可是无论怎么说，要他们交出手里的权力，也真是令他们挺不愿意的，最后，所有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刚刚发话的伊卡郡主身上。

南提伦郡主道：

“伊卡，你怎么说？”

伊卡郡主皱着眉头，其实，他也是拿不定主意，对于亚亚的话以及他所提出来的证据，其实他本人也是相信的，但是，他就是无法忍受亚亚那种样子，尤其是亚亚还曾经得罪过他，所以他总不想要让亚亚称心如意，才会贸然得出声反驳一下，如今，看到所有人都在看他，他也是有点心慌的感觉。

不自觉的看了一下葛沃比，葛瑞斯两人，发觉到他们两人正面目阴沉的望着他，伊卡郡主不由的心中一凉，他知道，自己现在可是已经大祸临头了。

面对着整个帝国最有权势的帝王还有最难缠的监察使，摆明了这两人都已经是在支持着亚亚了，但是自己却因为一时之气，大胆的出言反驳他们的决议，这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再看一下亚亚，伊卡郡主更是心中一震，此时亚亚脸上很明显的摆出了一副讽刺的表情看着他，虽然还是冷冷的微笑，但是，伊卡郡主偏偏就是可以从那双平淡的银色双眼中，感觉到一阵淡淡的讥笑以及杀气，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错觉，但是一想到了自从亚亚出现在他面前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伊卡郡主就更是发慌，感觉上，自己好象得罪了一个比葛沃比还要不能去得罪的人物！

半晌，伊卡郡主灵机一动道：

“恩，其实亚亚先生所提出来的证据也确实有着其可信的程度，如果说全盘给予否认的话，那也太过无视于亚亚先生的辛劳了！

“不如就这样吧！再过半个月不到，卢勘学院一年一度的幻兽大会就要开办了，我们不如就请亚亚先生担任比武大会的评审以及武斗大会的嘉宾。

“这样一来，亚亚先生也可以先以此来证明，您对陛下所说的幻兽提升实力一事的真假，况且，这样一来，陛下也可以籍着这次的机会，向大家宣布亚亚先生的好意，如此岂不是一举两得？”

伊卡郡主说完之后，看着亚亚，似乎是不愁亚亚不答应的样子。

事实上，对于奇异的贪狼星，在场的所有人都曾经看过，也知道必有着神秘之处，因此，对于伊卡郡主的提议，众人也都晓得其实这也是伊卡郡主退让一步的表示。

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担任卢勘学院的幻兽大会评审并不简单，由于幻兽的种类相当的繁多，而且所擅长的也都不一样，有的有力，有的速度快，有的会飞，有的会游。

因此，虽然卢勘学院已经将整个大会的比试项目尽量的减少，合并，但是还是高达了近百项的各种比赛项目。

而要担任这些项目的评审，当然势必要精通与该项特长，最少，他的幻兽也需要是那一领域的佼佼者，如此所做出来的裁判才能够让所有参赛者，甚至是所有人心服口服。

因此，每一年的幻兽大会几乎是全卢勘学院的所有老师全都出动，而且如遇到人数不足或是嫩里不足以胜任时，都还需要向各方申请支援，譬如泰龙帝国的宫廷每年都要派出好几人担任各种裁判或是办事员，甚至每一位郡主，都是莫一项项目的主审。

而幻兽大会里面最引人注意的幻兽比武大会的评审，其所要求的资格更是比其他项目要来的高上许多！

原因就在于幻兽比武大会，顾名思义，就是以幻兽为主角的比武大会，在这场大会中，各种的幻兽将会无所不用其极，在主人的命令下，打败对手，而且，比赛的场地更是为了因应各种幻兽的习性而有着陆，海，空三种环境混合的擂台。

因此比武大会的输赢可是要看幻兽的能力，还有幻兽与主人只见的默契了，人的因素只不过时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况且要是一个弄不好，就会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上级的八阶幻兽却输给了中级的四阶幻兽，这种事情，可不是没有发生过。

因此，担任这比武大会的评审的资格当然更是需要严格一点，不然，如何面对悠悠众口？

更何况，比武大会的冠军也等于是整个幻兽大会的总冠军，除了有丰厚的奖金，奖品以外，更是会受到各界的瞩目，不但是一项至高的荣誉，而且，也是可以表现自己实力的最好地方。

而担任比武大会上的嘉宾的人，所要面对的是幻兽比武大会前四强的挑战。

虽然输赢并不影响前四强的决战资格，而且前四强与嘉宾的幻兽之间的战斗，名义上，也是一场表演性质的演出而已。

其主要目的便是要负责引导出前四强的真正实力来，甚至是有着临场指导的用意，好在观众的面前能够让前四强有着更好的表现，可以有更精彩的表演。

但是，嘉宾之所以为嘉宾，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嘉宾既不能够将四强的幻兽给打伤，但是也不能够输的泰难看，免得失了自己的面子，而且，又要引出四强的潜力来，对于担任嘉宾的人跟幻兽，是一大严峻的挑战，而以往，嘉宾都是由卢勘学院的正副院长担任，由此可知道嘉宾的重要性。

这与前四强的挑战虽然说并不一定就要赢，起码不能输的泰难看，但像亚亚这样，同时担任比武大会评审以及嘉宾的，更是史无前例，伊卡郡主这样的说法，等于是逼的亚亚绝对不能够输给四强，否则亚亚如何令人信服他的判决？

尤其，亚亚用以说服葛沃比以及葛沃比说服其他郡主的理由，是以提升幻兽的实力为饵，如此一来，亚亚若不亲自现身说法的话，又怎么能够让人信服，所以，亚亚不但不能输，甚至还要在比武场上现身说法，用前四强的幻兽来做例子，而这便是伊卡郡主的主意。

因此所有人也都是知道，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伊卡郡主，其实私心在让步之余，还是含有挑战亚亚的意思。

“好！我答应你，但这是最后一次了！”冷冷的一笑，亚亚答应了伊卡郡主所提出来的条件。

猜不透亚亚这所谓的最后一次是指他的让步，或是说不想在此事上做纠缠，但是无论哪一种，不用大脑想也知道，如果到时候再有以外的话，恐怕亚亚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

只是，包括葛沃比，葛瑞斯兄弟俩，对于亚亚一口答应的如此自信满满的样子，却又感觉到相当的不解，难道亚亚就真的事那么有自信吗？

或者是，亚亚这个外来者根本就不知道卢勘学院的幻兽大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担任总评审与比武大会的嘉宾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会说的这般的有自信？

要知道，就算是他们这些拥有着九阶幻兽的人，再比武大会上，如果没有自己的身份在撑着腰的话，可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自己一定是稳赢的，葛沃比也不例外！

毕竟，比的是幻兽而不是人！

当然了，如果他们了解到贪狼星的真正身份的话，恐怕也会像亚亚一样吧！

伊卡郡主所提出来的这个条件在亚亚严重根本就是闹剧一场，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只幻兽敢去挑战身为兽王的贪狼星呢？

至于说要引导出幻兽的潜力来，对亚亚更是不成问题，毕竟，现在在他的身边，还有着一个最了解幻兽的人类血兽皇，以及，身为兽王半身的太始在帮他撑腰，随便向他们讨个两招，还不是手到擒来？

答应完了伊卡郡主的条件之后，亚亚已经没有耐性再跟这几个郡主多做纠缠，一个回身，领着力奥等人，又如他们来时一样，离开了这个宫殿。

走往隆府当中往下人区小木屋的路上，亚亚不由的回想起，刚刚与外公威灵他们的谈话。

原本威灵等人还在烦恼，该如何说服亚亚留到卢勘学院的幻兽大会结束以后再离开，没想到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口，亚亚静让就已经先告诉他们，他即将担任幻兽大会中的高潮戏，比武大会的评审以及嘉宾。

如此一来，当然时令威灵等人欣喜欲狂！虽然这样一来，亚亚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少了，但是与他们的设想确实不谋而合。

不过，威灵等人当然也是感到忧心仲仲，土生土长的他们，哪里会不晓得亚亚所答应的条件是怎么的一回事！

从威灵的口中，亚亚终于知道了，他所答应的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在威灵和威飒还有里昂耳提面命下，亚亚终于了解到卢勘幻兽大会的意义，以及担任比武大会的评审跟嘉宾的意义何在！

虽然讶异于区区一个幻兽比武大会，竟然会有着如此的意义所在，但是相对于威灵等人的忧心仲仲，亚亚，反倒是相当的悠闲，不为别的，他相信，那些郡主所要看的，并不是他担任评审的正职，而是他在比武大会上的表现，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重点。

而他，是世界上最了解贪狼星的身份，最清楚它的实力，也是对贪狼星最有信心的人，所以，对于担任幻兽比武大会的嘉宾跟评审，亚亚倒是不显得有多紧张。

结束了与威灵他们的谈话以后，亚亚终于想起了被他丢在一边已经好几天的克瑞了，他又来到了克瑞的小屋前。

来到了小屋面前，亚亚站在门口看着里面的克瑞，此时的克瑞正全神贯注的与烈芒对峙着，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亚亚回来了。

望着眼前的情景，亚亚迅速的与烈芒作了一番的沟通，了解到这两三天来克瑞的进度，出乎亚亚意料的，克瑞的进步相当的快。

这两三天来，克瑞已经可以轻松的躲过了烈芒以一半的速度攻击，虽然说还没有还手的力量，但是起码不象前几天那样，没几分钟就叫烈芒把他打昏了，现在，他最少可以磨上几分钟的时间了，看来，他是相当认真的在练习天心真气，这才会让他的反映加快许多。

静悄悄的走进了小木屋的院子里，亚亚终于引起了克瑞的注意，令克瑞忍不住的转头来看了一下亚亚，脸上不由的呆了一呆，显然是没想到亚亚这么快就回来了。

而克瑞的这么一转头加上一楞之下，走神的结果，就是措手不及的被烈芒在肚子上又重重的撞了一下。

痛哼一声，克瑞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指着肚子闷哼不止。

亚亚暗暗的点点头，看来克瑞真的是大有进步，起码不会像之前那样，被烈芒一撞就昏过去，但是亚亚脸上却还是冷冷道：

“你已经死了一次，战斗中竟敢分心走神，此乃大忌，这点不不会不知道吧？还是你真的不知道？克瑞大少爷。”

边指着像是整个肠子都纠结在一起的肚子痛哼，克瑞边痛苦的喘着气怒叫道：

“少多管闲事，本少爷不需要你来说这些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废话！”

嘴里虽然不服输，但是克瑞也暗暗的恨自己为什么会失神？

现在恐怕克瑞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亚亚刚才所说的话了，以他现在痛的站不起来的样子，刻骨铭心的记住了！

亚亚冷冷的点头：

“既然如此，那大少爷你就请继续吧！”

说完，亚亚又坐回他的椅子上，从怀里拿出了一本书低头看着，不再理会好奇的想要看看亚亚又在看什么书的克瑞。

忽然，克瑞眼角一闪，不顾自己的肚子还痛的要命，连忙狼狈不堪的往地上一滚，闪过了朝他的头飞过来，那道烈芒所化的金光。

虽然相当的狼狈，但是，克瑞毕竟已经闪过了烈芒的头一击，然后又跟烈芒在这小小的院子当中玩起捉迷藏来。

过了一会，亚亚抬起头来，眼中不经意的闪过一抹的赞许光芒，但是声音还是相当的冰冷道：

“烈芒，你可以用嘴跟这个大少爷玩玩了。”

听到了亚亚的话，烈芒所化成的金光随即一顿，停在克瑞面前的半空中，忽然，小嘴一张，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大吼，不由的吓了克瑞一下。

细想一下这几天来的情形，这烈芒竟然是从来没有用过嘴咬的攻击方式，所有的攻击全都是用撞的。

一想到这一点，克瑞不由的心中一震，知道接下来，他恐怕是不怎么好过了，最少，被烈芒这只小怪物给抓到的话，恐怕不会只是被撞昏这么简单了。

即使明知如此，克瑞依旧是不服输的叫骂道：

“来呀！小怪物，我就不相信你那张比颗鸟蛋都小的臭嘴，能够对本少爷怎样？”

亚亚淡淡的一笑，在亚亚的示意下，烈芒当场示范了一下，用它那张比颗鸟蛋还小的嘴，硬是把院子里面唯一的一株大腿粗的树给拦腰咬断了。

看到了这么不可思议的情景，克瑞不由的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它的身体恐怕不比那颗树还要硬，而且也细多了，恐怕容不得烈芒那张比鸟蛋还要小的嘴巴碰上一下，如此的认知，使得克瑞不由自主，戒慎的看着烈芒那张微微泛着白光的嘴。

亚亚淡淡道：

“烈芒，开始吧！”

说完，亚亚又低头的看起了书，而烈芒与克瑞，又继续展开了你追我躲的游戏。

大概是为自己的生命着想的缘故吧，克瑞前所未有的将全副精神都灌注在闪躲烈芒的攻击上，浑然不觉，自己为了保住小命，什么猪滚狗爬的姿势都拿了出来，所求的，全都是要躲过那张泛着白光的小嘴。

从亚亚过来一直到傍晚，克瑞奇迹似的竟然没有被烈芒给碰到过。

“停！”

忽然一声停传入了克瑞的耳中，刚刚听到了亚亚的声音，克瑞还没有会意过来，直到烈芒忽然的在空中一转身，落到了亚亚的大腿上，克瑞这才回过神来，也才想到，亚亚刚刚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今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

忽然之间，克瑞只觉得浑身一阵虚脱，再也站不住脚的整个人坐倒在地上，不由自主的抬头看颗一下天空，这才注意到，不知何时，天空竟然已经是一片的昏黄，一天又将结束了。

就在此时，夜月白色的身影出现在院子前面，轻笑一声：

“大哥，爷爷，要我来告诉你，你要找的人都已经来了，爷爷轻你马上到大厅去！”

克瑞惊讶的发现，当夜月说完之后，亚亚那张他以为除了呆板以外，不会有其他表情的冷脸上，竟然出现了笑容。

站了起来，亚亚看也不看他一眼，很快的绕过了坐在地上的克瑞，来到夜月的身边，微笑道：

“都来了吗？那太好了，夜月，叫力奥他们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发！”

点点头，亚亚及夜月一前一后的很快就离开了这座院子，连烈芒也跟去了。

而克瑞则是莫名其妙，他根本听不懂亚亚与夜月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但是最叫他气愤的是，亚亚也好，夜月也好，竟然全都当他不存在一样，看都不看他一样，就这样离去？

当然，克瑞忘记要生气了，眼光也直楞楞的看着亚亚刚刚坐着椅子上的莫个物品，强拖着近乎虚脱的身体，蹒跚的来到椅子前，拿起了椅子上的东西。

那是刚刚亚亚在匆忙之际，忘记要带走的东西。

一本书！

一本上面写着隆家第四代祖先的名字，在书中，第四代祖先自称他的身法天下第一，里面有着他的自述，还有好几套他最引以为傲的身法收录在其中的一本武学秘籍！

最叫克瑞高兴的是，这本书里面还有着详细的注解，他根本就不用愁自己会看不懂，欣喜欲狂的克瑞连忙将这本书给塞进了自己的怀里，然后一副没事的样子，走回他现在住的相当习惯的小木屋当中。

只不过，克瑞似乎没有发现到，为什么第四代祖先记述身法的字，会跟第一代祖先记述天心诀的字一模一样，他们应该最少差上一百五十年，还有，几千年前的文字又怎么会跟现在他所学的一模一样呢？

独立在玛茵之盾郊外，某一处说险峻也不怎麼险峻，说蛮荒也不怎麼蛮荒的山区里，在某一株大树的枝干上，亚芠状似悠閒的双眼微闭，倚靠著粗大的树干，有著说不出来的潇洒。

其实如果有人现在可以窥见到亚芠内心的话，必定可以察觉出，亚芠的内心远不如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閒暇，或者说，是相当热闹的。

透过了五小的心灵传递，亚芠几乎将方圆三十公里内的一花一木，尽数收纳入他的意识观察当中。当然，也包括了数十条在这区域中不断出没的人影的一举一动，全都无法逃过亚芠的观

测。

亚芠为什麽会在这里呢？这得从三天前说起！

三天前，应亚芠之要求，以及基於某种私心作祟，退而不休的威灵以他前代家主的最高身分，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无论亲疏，凡是年龄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的所有隆家子侄，全都在本家的府邸集合。

以隆家几千年来的传承，虽然说只要十五到二十岁的少年，但是集合起来也有个两、三百人的庞大人数。

这两、三百人的庞大人数集合以後，威灵二话不说，全都将他们交给了亚芠。

当初亚芠只是告诉威灵说他想要为隆家尽一份心力，虽然威灵有点不知道亚芠想要干什麽，但是基於对亚芠的信任，威灵丝毫不过问亚芠的动机，一口气将所有人交给亚芠指挥。

再说，虽然不晓得亚芠想要干什麽，但是在官场上打混了数十年的威灵，又怎麽会真的连一点都猜不到亚芠想要干什麽？

尤其在他知道亚芠有心要培养克瑞的精神异力大成之後。

而威灵的猜想也可以说是切中亚芠的心思，面对即将来到的浩劫，亚芠怎麽可能会忘记隆家精神异力的可怕威力与战力呢？

可以说，打从亚芠踏进泰龙帝国以来，他的心中无时无刻都在打著隆家血统所衍生的精神异力的主意。

只是，亚芠一直无法掌握如何启发精神异力的重要入门钥匙。

毕竟真正获得精神异力觉醒的，也不过只有他及夜月，顶多再加上他母亲生前的猜测而已，可以印证的实例实在是太少了。

但是，克瑞精神异力的觉醒等於是将他所欠缺的、最重要的那把钥匙送到了他的面前，进而令亚芠恍然大悟，领悟到了若要以人为的方式刺激精神异力觉醒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一定要把人的情绪给逼到极限。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生死关头的强大压力来逼迫，正如克瑞这最好的例子。

当亚芠领悟到了这一点之後，顿时一个计画在心中诞生，而这也是亚芠现在之所以会在这里的原因。

只是，这同时也注定了那些应召而来的隆家子侄们未来的地狱生活，那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地狱生活。

当三天前，威灵将总共两百七十四个隆家子侄交给了亚芠以後，完全没有解释自己身分的亚芠，随即将所有人全都带到了这个他观察过最适合的区域中。

老实说，这些娇生惯养的大少爷、大小姐们，与亚芠在初见面时也不是没有疑问，怀疑亚芠到底是什麽人？怀疑为何向来高高在上的威灵会忽然召集他们这些分家的人？也怀疑亚芠为什麽要将他们给带到山区当中？

但是并没有人敢发问。原因之一就是威灵曾经对他们说过，在未来这段时间当中，如果有人不听从亚芠的话，他便会将那人从隆家的族籍当中剔除，那等於是断了他们生活与享乐以及依仗的一切。

因此，对於亚芠的任何命令，没有人敢有所怀疑及违背，顶多是私底下暗暗的疑惑。

再者，亚芠与他们会面时也不是普通状态的亚芠，或者说那该是亚芠向来极力隐藏的真面目，那属於银月恶魔、曾经让铁血团的副团长特格破门而出的阴冷面目。

老实说，面对这样面目的亚芠，就连力奥等人也吃不消，更别提这些大少爷、大小姐们了，没被当场吓昏已经算是祖上有德了。

连夜将所有人带到这块山区以後，亚芠只告诉他们，在半个月内，所有人必须要用各种方法，在这块区域里面活下来。

而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区域当中，并非没有别人，相反的，这块区域里面隐藏著一个强盗的根据地。

这群强盗平常是以抢夺玛茵之盾进出的商队维生。

泰龙帝国当局虽然数度派人围剿，但是因为这群强盗相当的狡猾而且下手又相当的狠辣，向来有不留活口之恶名，因此，一直无法找到他们的根据地而加以歼灭，才一直让他们逍遥法外。

不过，这群强盗却无法躲过亚芠天生对於危机有著敏锐到不可思议的第六感，以及躲过五对令人无法察觉的侦察眼睛的寻找，而这也正是亚芠会选择这块区域，来当隆家子侄们测验场的原因。

在发给每个人一把短刀，然後告诉他们这附近有著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而他们必须要在这地方生存半个月之後，当所有人还搞不清楚状况时，就已经被亚芠一个又一个由半空中给踢到了各处。

刚开始的时候，这群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们，还以为亚芠是在跟他们开玩笑，或者是亚芠在骗他们，因此也不怎麼在意，反而大部分都是兴致勃勃的，认为没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当他们在与强盗群有所接触，而被强盗们拿著亮晃晃的武器追杀，甚至当中有不少人因此而受到了轻重不一的伤势时，剧烈的痛苦终於让他们醒悟到，亚芠并不是在开玩笑。

看那群强盗的样子，一个不小心，恐怕自己这条小命会玩完。

总算不幸中大幸的是，众人虽然都是娇生惯养，但毕竟是第一世家隆家的子弟，多少有点本事，还没有人一照面就被强盗们给杀死的。

或者说，真正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被亚芠安排在暗地里照应众人的力奥等人就会暗中出手，挽救他们一条小命。

尽管如此，当中还是有少数人身受重伤，全仗亚芠在暗中出手将他们的伤势恢复到不会致命的程度，因此才得以活下来。

而今天是隆家子侄们进入这块区域里的第三天。

在这三天当中，众人可真的是吃尽了苦头，身上什麼也没有，只有一把短刀，除了要想办法找到吃的，还要不停的躲避强盗们越来越频繁的搜索动作，避免自己被人发现，进而活下去。

不是没有人不想要远遁，但是在亚芠及死神小队暗中巧妙的安排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这方圆三十公里的范围内。

更要命的是，在亚芠巧妙的安排下，两百七十四个人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可以碰到另外一个人。

每个人都独自一人在这个处处危机的山区当中，面对著生死的考验。

又饥又累，而且又要随时面对著死亡威胁的众人，作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每个人，不由全都恨死亚芠了。

而这也正是亚芠所要的，藉由死亡这最具压力的威胁，引发出他们对他强烈的恨意。在这种情况下，想必很快就可以引诱出他们的潜能，刺激他们的精神异力觉醒。

而且，力奥等人彷佛是玩上瘾了似的，每当众人无所不用其极的隐藏起来时，力奥等人便会将强盗们引到众人躲藏之处，弄得众人无论到哪里去都好像不安全，个个都几乎快被逼疯了，已经到达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面对这样的情况，承受了这样的压力，众人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来。

某些人，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忍不住对强盗们投降，立刻，投降的人跟强盗们立即消失。

强盗的下场不用说，都变成了力奥他们打发时间的玩具，而投降的人当天便被送回了隆府，但是，从此隆家当中再也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也有的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点去躲藏，宛如惊弓之鸟，不断的更换藏身的地点，直到自己再也受不了了，在崩溃之前，由亚芠确定精神异力无法觉醒，然後才被力奥等人给打昏送回去隆府。

他们的下场虽然不至於被踢出隆家，但是也从此被打入冷宫当中，在隆家里再无出头的机会。

而最好的是，面对这样的情况，能够冷静的观察出自己现在的情况，然後做出各种的处置，无论是起而面对众盗抑或是再改进自己的躲避技术，减少再被发现的机会。

不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是躲的过众盗的搜索也躲不过亚芠的眼睛，仍是一再的被找到。

三天下来，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已经不足两百人了，而这不足两百人才是亚芠真正寄予重望的人选。

轻轻一声微笑在亚芠的身边响起：「嘻！看来再过不久，精神异力就要变成不值钱的东西了。」

微微的睁开了眼睛，亚芠望向身边的清丽少女，微皱著眉道：「夜月，你怎麼来了？」

脸上挂著笑容的夜月，微笑道：「大哥，这麼好玩的事情你怎麼不给人家参加？人家在隆府里面好无聊喔！」

亚芠宠溺的道：「怎麼？你也想插一脚？」

夜月点点头，忽而嫣然一笑道：「有人躲到这里来了。大哥，要我赶他回去吗？」

眼光往某处瞟了一眼，摇摇头道：「不用了，乱华跟在他後面。」

夜月的眼光往远处跌跌撞撞跑过来的人影一望。果然，在那人影的背後看到一个人正悠閒的跟

著，虽然看不清楚背後那个人的脸，但是夜月相信一定如亚芠所说的，是乱华没错。

忽然看到乱华伸手一扬，不知道丢出了什麼东西，随即隐身不见。

而那跌跌撞撞的人忽然左腿一曲，整个人摔倒在地，滚了一圈，这才宛如惊弓之鸟的飞快爬了起来，举头四下观望了一番，随即低头往另外一个方向一窜，钻进草丛中不见了。

看到这个样子，夜月不由的掩嘴闷笑一声，看来这就是力奥他们防止众人跑出这个区域的方法了。

忽然，亚芠转过身来面对著夜月，询问道：「夜月，到底有什麼事情？」

很显然的，亚芠相当的了解，夜月绝对不会因为无聊而特别跑来找他的。

夜月略带疑惑道：「大哥，你怎麼知道我有事情找你？」

亚芠轻轻的敲了一下夜月的头，无限宠溺道：「不要小看你大哥。」

夜月摸摸被亚芠敲到的地方，向来清冷脱俗的丽容上因为亚芠的精准猜测而略带惊讶，一扫人前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姿，反而略带娇憨道：「是爷爷他要找你，人家也不知道有什麼事情！」

亚芠点点头，随即又被夜月那略带娇憨的娇俏模样给弄得忍不住一笑，这可是相当难得的景致呢！

亚芠忍不住打趣道：「我说夜月呀！你可别随便在其他人的面前，尤其是某人的面前摆出这副模样来，不然某人可是会受不了的。」

听到了亚芠的打趣，夜月忍不住脸上一红，随即一推亚芠道：「大哥，你在胡说些什麼？」

顺著夜月的一推，亚芠往後一倒，悬浮在半空中，轻轻一笑，道：「好好，夜月，帮大哥看一下情况，大哥去去就来！」说完，亚芠这才返身一腾，往玛茵之盾的方向飞了过去。

离开的同时，亚芠更是暗暗的发出了一个心灵的通讯给潜伏在某处的贪狼星，要它协助夜月注意一下这群受测验的人的情况。毕竟，贪狼星可是他的分身，又有夜月在主持，这是再稳固不过的。

望著亚芠急速飞驰而去的背影，夜月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想到了什麼似的，噗哧一笑，立即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美目先是流转一下周遭的环境，忽然双手在胸前灵巧的结出了几个复杂的手印，口中低声的念道：「天地万灵，请响应吾所召唤，赐我众生之感，分享万物灵感……万物之眼！」

随著夜月轻叱一声，随即由她的双手慢慢的往外散发出了一股无影无形的波动，往四面八方飞散而去。而夜月本人则是美眸紧闭，不言不语恍若睡著了一般。

这是夜月六灵一脉所传承的，一种相当玄妙的侦测法门，可以用来侦测四周的各种状况。

以夜月现在的能力来说，不要说方圆三十里内的区域，恐怕连百里之内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她的感觉，只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像亚芠那样，藉助五小的力量而可以「看见」，只是可以感觉到而已，但是也足以代替亚芠来监控这附近的所有动静了。

不想要惊世骇俗引起别人的注意，亚芠一路上以一种令人肉眼难辨的极快速度，几乎是成一直

线，半跑半跳的越过了重重的阻碍，很快的回到了隆府当中。

才刚刚进入隆府的大厅里，亚芠就不由的被眼前来访的人弄得一愣一愣的，呆了呆以後，他很快的走进了大厅里面。

看到亚芠走进了大厅以後，大厅里面的人不由的皆一喜，做为主人的威灵微笑道：「亚芠，你怎麼这麼快就回来了？」

知道威灵此话没什麼用意，只是随口问问，亚芠也随口答道：「刚刚夜月去通知我之後，我就回来了。」

随後亚芠转过头来，对著其他的几个客人道：「长老，你们好！」

客人包括了斯达帝国的大长老米非耶，以及站在米非耶身旁、在看到亚芠时毫不遮掩的流露出了惊喜神色的苏兰，还有葛瑞斯等三人。

亚芠分别对他们点点头以後，然後才往威灵的旁边一坐，众人也才分头的坐回自己的椅子上。

清清喉咙，威灵看了一下米非耶等人，然後才道：「亚芠，这几位客人有事情要找你帮忙！」

亚芠一愣，有事要找他帮忙？表面上不露动静，亚芠转头看向米非耶。

米非耶还来不及回答，一旁的葛瑞斯就已经抢先回答道：「事实上，并不是这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事情要麻烦大哥你，而是我们有事情要麻烦大哥你。」

亚芠一愣，静静的看著葛瑞斯，等著葛瑞斯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葛瑞斯清清喉咙之後，微笑道：「大哥，我听这两位尊敬的长老说过，你在斯达帝国当中是以「慈悲圣者」闻名，是不是？」

亚芠眉头微微的皱起，葛瑞斯忽然提起这事要干什麼？

葛瑞斯眼睛一转，微笑道：「大哥，能不能请你帮忙我们去治疗一个人？」

不发一语，亚芠定定的看著葛瑞斯，然後转过头来看著米非耶以及苏兰，到底他们在玩什麼把戏？

米非耶轻咳一声道：「圣者，好久不见了！」

亚芠点点头，随即又听到米非耶道：「昨天，我们在晋见葛沃比陛下时，正好遇见了来自华那邦公国的使者，不过很可惜的，那位使者大人不知道为了什麼原因，在来使的途中，竟然遭受到了不知名的人物偷袭。勉强来到这里以後，跟陛下见面不到几分钟，才说不到几句话，就已经支援不住的陷入了昏迷当中，所以……」

「那跟我又有什麼关系？」」看著米非耶，亚芠冷冷的道。

听到了亚芠冷淡的话语，米非耶不由的一滞，随即又道：「呃……这个……」

一旁的苏兰跟著道：「约瑟…你……你不要这样，我们也知道你跟华那邦之间的事情，不过那个人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听到苏兰称呼他为约瑟，亚芠紧绷的脸色不由的软化下来，望了苏兰一眼：「苏兰长……姊姊，到底是什麼事情？」

听到了亚芠依旧是称呼她为姊姊，苏兰不由的心中一颤，痴痴的望著亚芠，一时之间，竟然忘记要回答亚芠。

一旁的葛瑞斯见机不可失，急忙的插嘴道：「大哥，那个使者本是华那邦公国派遣来我国作亲善大使的，但是却在进入我国领土後，受到了不知哪里来的歹徒袭击，导致大使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陛下他命令了玛茵之盾里所有的医生替那位大使治疗皆无效，刚好碰到米非耶长老。在米非耶长老的提醒之下，陛下才要我来请你去看看的。」

不用说，米非耶自然会将亚芠在斯达帝国帝都当中的所作所为，全都一清二楚的告诉葛沃比，才会有现在他们三个人的拜访。

而亚芠并未细思葛瑞斯的说明，他的心还震惊於刚刚对苏兰脱口而出的那句姊姊上。

原本亚芠一直以为，就算现在他的灵魂是两个部分所组成的，但是也应该是以他原本的记忆为主，属於约瑟的那部分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影响才是。

但是事实上他错了，属於约瑟的灵魂并非对他没有影响，相反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显现出来而已。

而现在，与多日未见的苏兰会面，那句脱口而出的姊姊正是约瑟性格部分苏醒的最好证明，而且，亚芠还震惊的发现到，他心中竟然隐隐间有股冲动，这股冲动在告诉著他，他无法拒绝苏兰对他的要求。

无法相信约瑟部分的影响竟然有这麼大，也不敢相信约瑟是真的很喜欢苏兰这个姊姊，他是真的将苏兰当成了他的姊姊，包括了现在的他！

亚芠不由呆呆的望著因为他的一声姊姊，脸上显露出了复杂表情的苏兰，浑然不觉其他人投注而来的怪异目光。

半晌，总算亚芠这几年来的修为不是修假的，很快的就收敛了自己的心情，转过头来看著葛瑞斯：「然後呢？」

忽然被亚芠这一出声给吓了一跳，葛瑞斯差点没有跳起来。

葛瑞斯有点迟疑道：「大哥，什麼然後？」

「华那邦的来使身受重伤，米非耶长老提议来找我，然後呢？你凭什麼认为我有办法去治疗他？而我又为什麼要去治疗他？」

有点不耐烦的，在察觉出了约瑟的部分对他真正的影响之後，亚芠显得有点心浮气躁，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就有点不耐烦的样子了。更何况，现在他与华那邦公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说认识他的人全都知道，又怎麼可能去要求他治疗那个大使呢？没补上一剑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还要他去救那人？

「呃……这个……这个……」

葛瑞斯一方面是因为正在奇怪亚芠为什麼忽然间走神而在观察却反被亚芠给吓到，一方面亚芠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他早已经想过了，只是这时忽然间怎麼脑袋有点失灵，想不起来葛沃比是如何交代他说服亚芠，因此一直能言善道的葛瑞斯忽然之间变成了个闷声筒，这个那个的没完。

「圣者，我看过那个大使的情况，很像我国陛下之前的状况一样，加上那麼多的医师全都没有办法治疗，所以我才会大胆的向葛沃比陛下推荐你的。」

不忍葛瑞斯难堪，一旁的米非耶连忙出言，帮忙解开了葛瑞斯的窘境。

亚芠转过头来面对米非耶：「那又如何？我有必要去对我仇人的国家的人，施出援手吗？」

亚芠这无情的话一出，米非耶不由的也一滞。

先且不提他在事後获知关於亚芠真正身分的事情，光凭他对亚芠的认知，他就已经知道，亚芠行事本来就有点但凭喜好的味道，如今，又扯上与华那邦公国的关系，想要请亚芠出马，恐怕是有点困难了。

想到这，米非耶不由的眼光望向一旁的葛瑞斯，刚刚葛瑞斯不是打包票说他一定能够说服亚芠的吗？怎麼现在连句话都不说？

葛瑞斯见状急忙道：「大哥，我知道你跟华那邦之间的心结，但是，请你听我一言，这个人与众不同，不管你要不要救他，你一定会想要见他一面的。」

一挑眉，亚芠似乎被葛瑞斯给挑起了心中的好奇心，望著葛瑞斯道：「对方是谁？」

葛瑞斯带点狡猾道：「大哥，你去看看他就知道了。」

忽然往椅背一靠，亚芠换了个舒适的姿势，望著葛瑞斯一会，而葛瑞斯也回望著亚芠，彷佛笃定亚芠一定会去的。

半晌，亚芠冷冷道：「没兴趣，反正都快死了，看与不看都没差。」

葛瑞斯一滞，脸上的笑容呆住了。他怎麼也没想到，亚芠竟然会连这点好奇心都没有？

一旁的威灵见气氛僵住了，连忙开口解套道：「亚芠，那位大使毕竟是华那邦公国派出的亲善大使，又是在我国出事的，你就当帮外公一个忙，起码让这个大使恢复清醒。这两天，你小舅为了这件刺杀案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如果你不肯出手的话，万一那个大使真的过世了，那你小舅可惨了。」

见到亚芠不为所动，威灵也忍不住动之以情来了。

只是，看著亚芠那冷冷的脸，似乎没多少的效果，一时之间，整个华美的大厅陷入了一种相当尴尬的场面中。

好一会，苏兰忽而幽幽道：「约瑟，姊姊也请你帮帮那个大使好不好。」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亚芠差点点下头，一方面暗骇苏兰对自己或者说对约瑟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暗暗的考虑起，到底那个大使是谁？

说来，如果说亚芠的好奇心没有被葛瑞斯给挑起来的话那是假的。但是，亚芠就是不喜欢那种被人家给利用的感觉。

可以说，葛瑞斯此举是自作聪明而弄砸了锅，但是，又或者是他们有不能言的苦衷呢？

心中暗暗的猜想起来，亚芠逐一的浏览厅内的众人。

米非耶跟苏兰虽然希望他可以助一臂之力，但是并不怎麼急切，毕竟这事不关己。而威灵与葛瑞斯就不一样了，脸上的表情可是相当的紧张。

尤其是葛瑞斯，聪明如他当然知道自己刚刚的态度让亚芠不高兴，所以现在虽然著急但是却欲言又止的，不敢再开口。

半晌，亚芠忽然道：「葛瑞斯，那个大使叫什麼名字？」

「他叫纳……」

忽然威灵传来了一声轻咳，打断了葛瑞斯的话。

同时，葛瑞斯似也有所警觉了，连忙改口道：「大哥，反正你看了就知道，陛下正在那里等你。」

亚芠心中一片了悟，在华那邦当中他所认识的人里面，名字里面有纳这个音的也就只有那一个人了，难怪葛瑞斯怎麼也不肯说出他的名字！

同时，亚芠心中的好奇心也被挑到了最高点，为什麼他会遇刺受伤呢？

缓缓的站起来，亚芠一挥手道：「带路吧！」

一阵狂喜涌上了心头，葛瑞斯连忙的跳起来，急切道：「大哥，跟我来！」

说完，葛瑞斯一马当先的往厅外跑了出去。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八十一章~第九十章

第二部 第八十一章~第九十章

作者：手枪

随著葛瑞斯，亚芠、威灵、米非耶及苏兰等人坐上一辆马车，急速驶向王宫大门，来到了一个相当清幽的宫殿门前。

下了车，不顾卫兵的致礼，葛瑞斯人还没进门就大呼小叫道：「陛下，我已经请来了亚芠先生了。」

随著葛瑞斯的大呼小叫，众人很快的走进了宫殿中。而从宫殿里面，也迎出了一群人来，为首的正是葛沃比。

亚芠与葛沃比先互相点个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当然，亚芠这种近乎无礼的举动，也惹起了永远都随侍在葛沃比身旁的宜杨的不悦，毕竟再怎麼说，葛沃比可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呀！

不过幸好宜杨也知道，亚芠并不是那种会随著世俗地位而有所反应的人，因此他也没说什麼，反正只要葛沃比自己不在意就行了。

打过招呼後，亚芠的眼光掠过葛沃比还有宜杨，望向站在葛沃比身後三步之处那一男一女的两

个青年人，眼光在他们的脸上不断的流转著。

大概是已经心有定见了，所以几乎是一照面之下，亚芠马上就认出了这两人到底是谁，丝毫不受多年未见而有所影响！

男的，虽然现在比以前瘦了一点，但还是有点胖胖的感觉，以前那种老实模样已经被稳重给取代了，但是依稀还可以窥见从前的面貌。他应该是伊帘。

女的不用说了，是一个看起来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虽然脸上布满著焦虑的表情，但是仍然掩饰不了她那种精明的神色。应该是与他母亲有著相同名字的兰妮。

亚芠还记得，这伊帘跟兰妮，还有其他的几个人，从他小时候起，就都是纳肯的死党兼好友，当然了，欺负他的时候也少不了他们的一份。不过多年未见，多多少少还是带给亚芠一种对於童年的怀念感觉。

除了亚芠忍不住的仔细观察他们以外，伊帘跟兰妮同样也忍不住打量起亚芠来。

虽然心中对於纳肯受袭之後昏迷不醒而感到忧虑，但是，他们同样对眼前这个应该就是葛沃比陛下所说的那一个，可以治疗纳肯怪病的圣者的怪异青年感到好奇。

虽然感觉上是头一次见面，但是不知怎麼的，两人不约而同对於亚芠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彷佛以前就已经认识他了。但是他们又很确定，他们以前应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

毕竟，眼前这人一头白发而又有著相当冷漠的神情，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果以前他们见过面的话，没道理会忘记才对！

可是如果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话，那麼他们对於这个人的那种熟悉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还有，这个人看他们的眼神也不像是那种看待陌生人的感觉呀！这又是为什麼呢？

忍不住的互望一眼，眼中同时透露出了纳闷与疑惑的神情。

「咳…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

轻咳一声，一旁的葛沃比手一伸，正想要替双方介绍时，亚芠已经冷冷的说道：「陛下，不用介绍了，都是「熟人」了，还是先让我看看里面的那位「大使」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葛沃比似乎听到了亚芠好像特别加重熟人还有大使这四个字，当场顿知，亚芠一定已经知道了他想要他救的到底是谁了，会有这种反应也是难怪。

毕竟，现在躺在里面的那个大使，跟眼前这个有时候会让他感觉到压迫感的银月恶魔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麼事情，对於他这个有心人而言，根本就不是什麼秘密了。

因此，当米非耶大长老对他建议请亚芠来看时，对於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已有心理准备了。

亚芠没有提剑过来，已经是相当的给他面子了。

至於亚芠愿不愿意出手救人？那可得看躺在里面的大使的运气，还有亚芠的心情好不好了，他可没有把握！

因此，听到亚芠这麼说，葛沃比也不敢再多说什麼，点点头的让开了路，让亚芠走过去。

不过说来也真的是丢人，他堂堂大陆第一强国的皇帝，竟然会去怕一个人，传出去可能会叫人

不敢相信。

但是没办法，谁叫他虽然是泰龙的皇帝，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至於亚芠的话，葛沃比早已经不将他当成是一个人来看了。

没办法，谁叫亚芠可是能够操纵朱雀圣兽，以一敌万，想杀人时不用亲自动手，光是发起怒来的怒气就会吓死人的银月恶魔来著！

而葛沃比身後的伊帘还有兰妮，则是不敢置信的看著亚芠与葛沃比的互动，到底他们看到的是什麼？

堂堂泰龙帝国的皇帝陛下竟然会在这一个白发青年的面前，做出这种近乎被压制的低头行为来？真是叫他们不敢相信！

还有，刚刚这个人说什麼来著？熟人？他们什麼时候跟这个家伙是熟人？怎麼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呃！亚芠先生，你要治疗那位大使吗？」

葛沃比有点不知道该怎麼说才好，似乎是想问亚芠到底是来治疗还是来杀人的，但是又不能问的太明，所以问的有点模模糊糊的。

正要推开门的亚芠闻言，顿了顿，转过头来似笑非笑道：「既然陛下有命，那在下也只好从命了，至於其他的事嘛，我不急！」

听到了亚芠这一番话，葛沃比不由的松了口气。

亚芠这一番话不啻是表示出，看在他的面子上，他会动手救里面的大使的，至於事後的问题，那就与他无关了。或者可以解释成，就算他要杀他，也会等到将他给救醒过来後才动手。

听到这个，葛沃比心中真的是轻松了起来，毕竟，要不是人是在他的国家中被刺杀的话，那个家伙的死活他根本就不关心，而且与他无关。

再说，身为一国之君的他，更是痛恨这种卖主求荣的家伙，可以说，葛沃比对他的印象也不怎麼好。

而一旁的伊帘与兰妮则是在听到了亚芠这个令他们相当熟悉的名字时，不由的感到一阵疑惑，随即，他们马上想起了，亚芠这个名字到底是代表著谁时，浑身宛如触电般的一颤。

虽然相当的惊讶那个应该已经死去好几年的人，忽然出现在这里，而且又变成了这副鬼样子，但是想到了现在躺在里面昏迷不醒的纳肯与亚芠之间的过节，两个人不由的一阵胆寒心颤。

眼看著与年幼时完全不一样的亚芠已经推开了门走进去，两个人不约而同发出了一声的惊呼，连忙跟著抢了进去，看势是想要阻止亚芠对纳肯不利。

而站在门外的葛沃比，脸上则是浮出一种期待看好戏的表情。

他也很想知道，当多年不见的大仇人昏迷在自己的面前时，亚芠这位号称心狠手辣的银月恶魔，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

一想到这，葛沃比连忙的跟了进去。

此时的他似乎也忘记了，是他请亚芠来治疗这个亲善大使纳肯的！

而葛沃比一走进去，葛瑞斯、米非耶、苏兰等人也马上跟著走了进去。老实说，他们也是相当的好奇。

当葛沃比等人走进房间当中时，所看到的景象是，亚芠正惬意的站在床前五步之处，打量著躺在床上脸色白中泛青的纳肯。而伊帘与兰妮则是神色万分紧张，而且敌意高涨的站在纳肯的床前，阻止亚芠的目光。

伊帘甚至手已经按到了他背後的武器上，只要亚芠一有什麽举动，他背後的武器随时会飞出来。

只是，亚芠似乎没有什麽兴致去理会他们，打量了纳肯一下之後，随即转身往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一坐，自顾的倒起了茶水，喝了起来。

往亚芠的旁边一坐，葛沃比也是自己动手倒了一杯茶，边喝边问道：「亚芠先生，大使的情况怎麽样？」

轻轻的将手中的茶杯放下，亚芠脸上浮现出一种奇妙的恶意表情道：「不妙！真的很不妙，他是中了神化剂，看来人家是铁了心不想让他活著！」

嘴里说著不妙，但是亚芠的脸上可是看不见有什麽不妙的表情，反而是有种幸灾乐祸的味道，看的葛沃比等人不由的一愣。

这是他们首次见到，亚芠看起来最人性的一种表情，虽然是带著恶意的表情，但是不可讳言的，这样的亚芠看起来比平常还要像个人。

这时候，在这间屋子里面，最尴尬的要算是伊帘跟兰妮了。

无论是亚芠也好，葛沃比等人也好，所有人全都不当他们的警戒是一回事，可是偏偏他们又不敢放松戒心，毕竟，眼前的亚芠跟纳肯之间的深仇大恨，他们可以说是最了解的人，就算亚芠一进门就拔刀相向也不会令他们意外，反而是亚芠这种无所谓的模样，才叫他们吃惊！

此外，当他们听到亚芠说纳肯是中了神化剂时，更是令他们心中暗暗的叫苦连天。

身为纳肯身边最亲信的人，他们又怎麽会不知道神化剂是什麽样的东西呢？

那可是纳肯那个不是人的老师海格，研发出来的一种具有控制人心，号称无药可解的可怕药物呀！

「神化剂？」

现场唯一不知道神化剂是什麽东西的葛沃比与葛瑞斯两兄弟，在听到亚芠说纳肯是中了神化剂时，忍不住异口同声的叫了出来，语气当中充斥著浓浓的疑问。

亚芠看了他们一眼，随即冷冷的解释道：「神化剂是一种外星怪物们拿来控制人类的药物，少量的神化剂可以刺激人类的潜能，发挥出比平时高出好几倍的力量来，缺点是会让人理智全失，变成一只徒具人形，心中只有杀戮意识的野兽，而且等药效过後，注射神化剂的人也会因为耗尽生命力而死亡！

「而如果注射了多量的神化剂，再加上某些我们所无法了解的手段之後，就会变成了之前陛下你们曾经见过的那种，非人非兽，具有强大力量及毒性的魔！

「但如果只是注射了微量的神化剂的话，那麽，就会变成纳肯现在这样，整个人陷入昏睡当

中，不断的燃烧身体的潜能，但是却又无法清醒过来，直到再也负荷不了而死去！」

「难怪了，纳肯那麼严重的伤势，竟然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完全的复原，然後一直的昏睡不醒，原来是这样的！」

听到了亚芠的解释，伊帘忍不住的喃喃自语起来，但是在场的所有人，又何尝不是将伊帘的话给听在耳里？

听到亚芠说的可怕，葛沃比忍不住的问道：「亚芠先生，你怎麼知道……这麼清楚这种神化剂？还有，纳肯大使有救吗？」

亚芠看了葛沃比一眼，悠悠道：「这是我跟我的一位朋友在研究以後，获得的结论，至於我怎麼这麼了解，那是因为我曾经亲身尝试过神化剂的威力！」

不知怎麼的，当葛沃比听到亚芠说他的朋友时，他突然想到了当初亚芠口中所说的，命令朱雀圣兽来协助亚芠的那个朋友来，当场，葛沃比就相信亚芠的话了。同时心中暗暗的注意起来，这种这麼可怕又前所未闻的药物，等一下一定要叫人好好的去研究一番。

而事实上，葛沃比所猜测的并没有错，亚芠可不是信口开河的，这神化剂的诸般功用，的确是亚芠以自己的亲身感觉，以及所遭遇到的各种情形，再与太始研究过後，所获得的结论。

当然了，当中也许还有各种的功用，但是因为缺乏实物的样本，所以太始也仅能就亚芠的经历，下达这样的结论。

听了老半天，兰妮却听不见亚芠说出纳肯到底有没有救，瞪大了眼睛，一边充满戒心，一边却又相当渴望的看著亚芠，忍不住的询问道：「亚……你是亚芠吧？那个……纳肯到底有没有救？」

听到兰妮忽然出声问他，亚芠偏过头来看了兰妮一眼，忽然一伸手，从他的指尖处出现了一颗散发著柔和白光的光珠，光珠在亚芠一弹之下，忽然飞射而出，朝纳肯电射而去。

伊帘与兰妮见状不由一愣，随即脸色大变。

伊帘背後的组合式长枪，兰妮腰上的短刀同时出手，企图拦截这颗光球。

但是，这颗看似由亚芠漫不经心弹射出来的小光球，去势是如此的快捷，才看到亚芠弹指发出，枪刀同时出手之後，却才惊讶的发现，光球已经越过他们，来到了纳肯头上了。

伊帘与兰妮神色惊骇，欲阻止却不及。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这颗光球并非如他们所想的那样要攻击纳肯，相反的，这颗光球竟停留在纳肯脸上五十公分处，散发著柔和的光辉。

一方面深骇亚芠竟然有此能力，一方面，这颗光球却又带给他们另一种无法言语的感受。

尽管只是站在床边受到这一颗光球的馀辉照射，但是当身上被这种光辉照耀时，伊帘与兰妮却有种相当温暖而舒适的感觉。

伊帘与兰妮不敢置信的互望一眼，聪明如他们当然立即猜出来，亚芠此举并非是要对纳肯不利。依照他们所感受到这光球带来的奇特感受，起码对纳肯是无害的。

就在伊帘与兰妮的紧张注视、葛沃比等人的好奇观看之下，光球似乎不断的散发光辉，进而慢慢的消失不见了。

当光球消失的同时，纳肯也发出了一声的低声呻吟。好半晌，纳肯终於艰困的打开了眼睛。

看到纳肯醒过来，伊帘与兰妮不由的发出了一声惊喜的呼声。

抢到纳肯的身边，兰妮急切的问道：「纳肯，你……你还好吧？有没有什麽问题？」

纳肯勉强的扯了一下嘴角，似乎想要笑，但是却有点力不从心，透过了眼光，看了兰妮一眼。

多年的相处令兰妮与纳肯之间不需要用言语，光是一个眼神就能了解彼此的意思，兰妮立即七手八脚的将纳肯给扶了起来，在他的背後垫了枕头，让纳肯可以坐起来。

好半晌，纳肯似乎是有点恢复了，用乾涩的声音道：「别担心，我没事！」

就在纳肯安慰伊帘跟兰妮的同时，旁边忽然插进了一个冷冷的声音道：「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保持神智的清楚，查知身外的动静，还真是不错，不过全身只剩下一张嘴两只眼睛可以动，算是没事？」

听到这声音，所有人不由的全都转头注视著声音的主人--亚芠。

此时亚芠的脸上竟是肃杀的气息，就是三岁的小孩子也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亚芠的不怀好意与讽刺。

伊帘不由分说的将手中长枪一比，站在纳肯的面前，警戒万分的面朝著亚芠戒护，而兰妮则是欲言又止的，看看纳肯又看看亚芠，似乎想说什麽，但是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

「伊帘，不要紧张！」

忽然出声将伊帘给劝到一旁的人是纳肯，在伊帘退开以後，纳肯与亚芠直接面对面的互看。

沈默了一会，纳肯忽然道：「是你？」

「是我！」

「要救我？」

「嗯！」

「为什麽？」

「……」

「理由？」

「你的命是我的！」

「喔……」

听到亚芠与纳肯那彷佛是打哑谜般的对答，众人的反应不一。

葛沃比兄弟是饶有兴致，米非耶与苏兰是模模糊糊的，最紧张的要算是伊帘跟兰妮了，同时他们也是听的最了解的人。

「想不想要灭华那邦公国？」忽然语出惊人的，纳肯说出了这麼一句话来。

亚芠脸上不为所动，倒是一旁的葛沃比跟葛瑞斯两兄弟既惊讶又不敢置信，不由的面面相觑，眼中忽然流露出了明显的锐利光芒看著纳肯。

看完了纳肯之後，葛沃比两人又转头看著亚芠。

亚芠忽然冷冷道：「不需要！」

纳肯忽然扯起了嘴角，笑了起来：「你需要的。」

在场，真正能够听懂亚芠跟纳肯之间对答的人，恐怕没几个。

很清楚的，虽然表面上看似昏迷，但是对於身外之事都能够掌握的纳肯，很明确的掌握到，自己现在的生命是掌握在亚芠的手中。

最是了解亚芠对於他以及华那邦公国之间仇恨的纳肯，之所以问出了那麼一句话来，亦即很清楚的表示出来，他可以帮助亚芠「灭掉」华那邦公国。

但是亚芠却说他不需要，可是纳肯却相当笃定的说亚芠绝对需要他的协助。

亚芠忽然奇异的笑了笑，站了起来，来到纳肯的床前，伸手往伊帘还有兰妮一推。

伊帘还有兰妮骇然的发现到，自己不知何时，竟然维持著原来的动作浑身僵硬，任凭亚芠这麼轻易的一推，完全没有阻挡的能力。

站在床边，亚芠微微的倾下了上身，面对著纳肯，忽然重重的打了一下纳肯的肚子。

这一下，当场使得纳肯脸色大变。

他只觉得从肚子处忽然一阵强烈到无法形容的麻震传遍了全身，紧接著麻震之後是一种近乎浸彻到骨子里的强烈疼痛。一瞬间，叫他呼吸困难，接著浑身又是一阵痉挛。

然後亚芠又是一拳，这一拳是由下往上的打在纳肯的下巴处，将纳肯整个人给打的飞了起来，再重重的由半空中摔到地上。

这时，纳肯总算是能够叫出声来了，只是夸张的嘴型流逸出来的呻吟，却是比小猫的呻吟要来得小。

一旁的苏兰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呼声，光是看，也知道亚芠是非常的用力。

伊帘及苏兰两人则是无比的焦急，偏偏他们现在动都动不了，只能眼睁睁的看著不得动弹的纳肯遭受亚芠的重击。

而葛沃比则是忍不住担心的叫道：「亚芠先生！」

亚芠一顿，看了苏兰一眼，然後再看了一下脸上充满著杀意的伊帘跟兰妮一眼，最後眼光落在葛沃比身上，冷冷道：「我先收点利息……」

说著，亚芠又是一脚往纳肯的肩膀一踢，相当巧妙的，既给纳肯强烈的痛苦，又将纳肯给踢的站了起来。

右手又是一拳，稳稳的砸中了纳肯的脸，光看纳肯那歪曲的鼻子以及喷逸出来的鼻血，也知道

纳肯的鼻梁肯定是断了。

「放心，我不会杀了他的，起码现在不会！」

随著亚芠一句冷森的话语传入众人的耳中，亚芠的身形忽然诡异的一闪，几乎是一瞬间的由纳肯前面闪到了他的背後，一个肘顶，将纳肯那被他打的往後倾倒的身形，又往前打飞了出去。

下一瞬间，亚芠又出现在纳肯的面前，又是一拳打中他的肚子，然後又来到他的背後再一击。

看在众人的眼中，几乎是变成了有两个亚芠一般，一前一後的夹著纳肯，交杂的痛打著纳肯，而纳肯则是一个人形的沙袋，任由亚芠前前後後的练拳，乒乒砰砰的声音传遍了所有人的耳中。

看著眼前的这一幕，伊帘与兰妮的双眼全都红的快喷出火来了。

只是他们别说动了，连出声都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著纳肯像块抹布般的，在亚芠的拳掌之间变的破破烂烂的。

而葛沃比等人则是暗自心惊，他们没想到亚芠竟然会有这样的一面，同时心中暗暗的发誓，他们绝对不会去惹怒亚芠，否则，被亚芠这样一弄，那可是比死还不如。

打了好半晌，亚芠忽然对纳肯迎面来一个强力的上勾拳，力道之大让纳肯整个人在砰的一声之後，被打回到床上。

而亚芠则是已经回到了刚刚的座位上，捧著茶轻轻的喝了起来，彷佛刚刚将纳肯打成像块破抹布，根本就已经看不出还像个人，浑身鲜血淋淋的样子的人不是他。

同时，伊帘跟兰妮也发现到自己已经恢复行动能力了。

娇呼一声，兰妮焦急万分的扑到纳肯的身边，捧著纳肯那跟猪头有的比的青肿脸颊，急切的问道：「纳肯，纳肯，你没事吧？」

而伊帘则是一挥手中长枪，大吼著往亚芠飞扑而来道：「可恶的家伙，我跟你拼了！」

看到伊帘那种怒火攻心的模样，可以肯定他已经气昏头了。

可惜的是，伊帘的枪还没来得及碰到亚芠的衣角，也不见亚芠如何的作势，整个房间当中的人就感觉到房中刮起了一阵的强风。

伊帘惨叫一声，像是被一股大力击中般，比来势还要快得多的又往後飞了出去，直接撞破门飞到外面去了。

看著被撞得七零八落的门，还有听到外面传来的一阵乒乒乓乓声音，葛瑞斯忍不住看了一眼还是悠閒的在喝茶的亚芠，喃喃道：「真是不知死活呀！」

葛瑞斯刚刚说完，又马上看到了脸上不知何时已经充满了泪水的兰妮执著短刃，同样的往亚芠冲了过来。

结果可想而知，伊帘的历史又再度重演。

循著伊帘刚刚的路线，兰妮整个人尖叫的倒飞了出去，毕竟，亚芠向来是与怜香惜玉扯不上关系的。

这次，葛瑞斯总算勉强的看到亚芠的衣角有点飘动的感觉，看来，亚芠应该是用披风打伊帘跟兰妮的。

不久，葛瑞斯不由目瞪口呆的看著已经完全失去了遮掩功能的门口。

在门口处，伊帘跟兰妮有点举足维艰的站在门口处。

而两个人相当对称的，一个左脸一个右脸，脸颊上红红的一片，站在门口处正死命的盯著亚芠看。

怒啸一声，伊帘跟兰妮两个人不由分说的往亚芠冲了过来。

眼看著伊帘的长枪已经快要接触到了亚芠，但是亚芠却还是不为所动。

「住手！」

忽然一声大喝传了过来，熟悉的声音顿时让伊帘跟兰妮两个人紧急刹车，手中的长枪与短刃指著亚芠，不敢置信的转头一看。

不知何时，纳肯竟然已经坐了起来，对他们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来，而刚刚的那一声大喝，正是他喊出来的。

看到了刚刚还动都不能动的纳肯，现在已经能够自己坐了起来，惊喜之下的伊帘跟兰妮，顾不得找亚芠的麻烦，直接收下了手中的武器，飞奔到纳肯的身边，异口同声的问道：「纳肯，你没事吧？」

纳肯还来不及回答他们，一旁的亚芠已经冷冷的道：「没事？还早得很！」

理所当然的，亚芠的冷言冷语又再度让伊帘与兰妮对他怒目相向！

看着自己的两个同伴对亚芠怒目相视，知道他们相当担心自己的安危，纳肯心中不由泛起了一阵相当温暖的感觉。

伸手拍拍伊帘跟兰妮的手，安抚一下他们两个，然后，强撑全身好像快散的骨头，纳肯勉强的站了起来，同样的露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对亚芠打招呼道：“亚芠，好久不见了，谢谢你的好礼。”

纳肯当然知道，刚刚亚芠对他的痛打应该就是一种治疗的手段，只是，他也了解到，治疗恐怕是附带的而已，最重要的是亚芠想要收点利息，证据就是，他现在比刚刚不得动弹还要来的痛苦多了。

亚芠冷哼一声，不再理会他。

纳肯也不以为意，转过头来面对着葛沃比，艰难的对着葛沃比做个宫廷常用的礼节：“陛下您好，恕在下未能即时见礼，请陛下见谅！”

即使明知纳肯是曾经出卖过自己的主人而换取荣耀的人，但是现在纳肯的作为却赢得了葛沃比的好感。苦笑的回了个礼，然后关心的道：“大使，你先躺下吧，我看你现在好像连站着都很困难。”

“谢谢陛下您的关心了，在下经？？经亚芠先生治疗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亚芠这时终于正眼看了纳肯，冷道：“别高兴的太早了，刚刚我只不过是将你体内的那些神化

剂给逼出来而已，脑袋里面的我只是暂时压下，放着不管的话，早晚还是会反扑的，到时候你就当个活死人好了！”

纳肯忽然露出了一个奇妙的笑容，看着亚芠。半晌，纳肯忽然转过头来对着葛沃比说道：“陛下，虽然很失礼，但是能不能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想要跟我这个‘好朋友’聊聊天？”

葛沃比一楞，随即点点头道：“这个当然，这个当然，不过，待会能不能请大使跟我旁边的这个宜杨将军谈谈，我们可能需要大使阁下你提供一下关于那些袭击你的

人的相关资料，毕竟，这关系到我国的外交安全，事关我国的大体？“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说到最后，葛沃比好像瞄了一下一旁冷着一张脸的亚芠，仿佛他这话是在对亚芠说的，而不是在对纳肯说的。

只是，亚芠好像没听见似的，还是喝着自己那早已经冷掉的茶。

苦笑一声，葛沃比朝其他人招招手道：“来吧！各位，把这间房间让给大使跟亚芠先生他们这对许久未见的‘好朋友’，我们出去吧！”

众人怀疑的看看亚芠以及看看纳肯。

老实说，亚芠跟纳肯之间怎么看也不像是葛沃比所说的“好朋友”，不过，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里是相当碍事的，因此，也乖乖的随着葛沃比出去。

而纳肯则是对他身旁欲言又止的伊帘、兰妮摆摆手道：“伊帘、兰妮，你们也出去吧！”

相当不放心放他跟亚芠在一起的伊帘与兰妮，本想阻止纳肯找死的举动，但是看到了纳肯眼中那种坚定的光彩，多年相处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时候的纳肯是劝不听

的，无奈之余，两人也只好乖乖的随着葛沃比等人走了出去。

刚刚走出门口，伊帘与兰妮立即听到葛沃比正在交代宜杨道：“宜杨，记得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撤出这座宫殿，不管这个房间里面传出了什么声音都不要管。老天保佑，这间宫殿可是我王宫中最好的贵宾殿，希望不要被亚芠先生给拆了才好！”

宜杨点点头表示了解之后，葛沃比看到了伊帘跟兰妮走了出来，转过头来问道：“侍卫长（伊帘）、幕僚长（兰妮），你们是否要跟我们一样离开宫殿？”

伊帘与兰妮面面相觑，忍不住又转头看了一下背后那破了个大洞的房间一眼，随即对葛沃比摇摇头，表示他们留在这里就行了。

葛沃比也不勉强，点点头之后，嘴里不知道念着什么，领着一大群人很快的就撤出了宫殿。

当众人全部离开以后，整个房间变的相当冷清。

纳肯站了一会，自顾来到亚芠旁边椅子上一坐，自己倒了一杯茶，看亚芠的茶杯空了，也替亚芠倒了一杯。

两个人就这样，慢慢的啜饮着茶，房间完全一片寂静。

不久，纳肯似乎是不小心的牵动了刚刚被亚芠殴打的伤势，轻轻的发出了痛呼声，引起了亚芠的眼光一扫。

痛的摸摸自己的鼻子，纳肯苦笑一声，用着鼻音相当浓的怪异声音道：“现在你想怎么办？杀我？”

沈默了一会，亚芠忽然冷硬道：“暂时？？不想。”

似乎不讶异亚芠的答案，而且也没有小命被人捏在手中的感觉，纳肯耸了耸肩，却又引得自己痛呼一声，最后才道：“为什么？”

亚芠不答，反问：“谁想要杀你？”

“海格，我的老师，你也见过的，当日在虎王坡上的那家伙！”

喝了口茶，纳肯毫不犹豫的说了出来，似乎不当亚芠随时可能会拔剑宰了他。

“说吧，为什么不杀我。根据我的了解，你应该就是传说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银月恶魔，没道理会放过我的，如果你真的是他的话。”

又再度问了一次，同时也是确认自己的猜想，见到亚芠并未否认，纳肯几乎能够确定，亚芠必定是令他那个没人性的老师伤透脑筋的人了。

把玩着手中精美的茶杯，亚芠轻声道：“纳肯，你是一个小人，一个标准的小人！”

纳肯耸耸肩，不例外的又忍不住痛哼一声。

他可不认为亚芠是那种会辱骂别人的人，况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在这个世界上，正人君子只有两个，一个尸骨已寒，另外一个则是发疯了。

“而小人向来很能求生存，而且，相当的好用！”

听着亚芠说着言不及义的话，纳肯知道这只是亚芠的开场白而已。

“你认为我为什么会救你？”

纳肯也学亚芠一样，把玩着手中的茶杯，表面上看来好像不在意，实则，心中急速的转着脑筋。

老实说，亚芠会救他令他相当感兴趣，尤其是，他是最了解亚芠的人之一了，以亚芠的个性，还有他的传闻来说，无论如何亚芠都没有救他的理由！

慢慢的，纳肯仿佛是理出了一个头绪，忽然抬起头来，看着亚芠，一字一句的说着：“华那邦公国！”

是了，比起他出卖斯达克家的仇恨，相信亚芠更是清楚，他真正的仇敌是华那邦公国，或者说是华那邦公国的

德野王。就算，他不出卖斯达克家，德野王也会找出一个可以出卖斯达克家的人来。

因此，比起对他的怨恨，相信亚芠更是憎恨华那邦公国，他们才是造成斯达克家惨况的真正凶手。

而他，只不过是在背后推一把而已，这也是纳肯所能够想到的理由。

亚芠会放过他的唯一一个理由，是因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笑了！

亚芠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了一个奇妙的笑容！

“纳肯，以前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很聪明的，从你小时候开始，你就很聪明！”

纳肯也笑了。

“嗯！这一点不需要你跟我说，很多人都在说！”

亚芠与纳肯，两个小时候的死敌、现在的仇敌，忽然相视而笑。只是，他们的笑，好像充满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味道。

就在此时，忽然房间外传来了一声声的叫喝声，同时也有着焦急的声音。

“纳肯，纳肯，你给我滚出来！”

“将军，将军，不要在这里闹事！”

声音虽然同样都是属于粗豪，但是很明显的是，两个人同时发出来的声音。

纳肯一挑眉，眼光不由的看向门外。亚芠则是面露一种诡异的表情，令纳肯在一看之下，不由的心中发毛。

紧接着，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同时，隐隐约约间，伊帘与兰妮的声音传了过来：“不行，你们不能进去！”

同时，一个魁梧、全身散发着无比热力的大汉出现在门口，掩饰不住的浓厚杀意，在他的身上不断的翻腾着。

大汉眼光往房间中一浏览，当眼光看到亚芠时，明显的一楞，随即又往亚芠身边的纳肯一看，似乎在确认纳肯的身分。毕竟，纳肯现在的模样实在是不太像个人，鼻青脸肿不说，浑身破破烂烂的，还留着红红绿绿的血。

半晌，大汉好像是确认了纳肯的身分了，大喝一声：“纳肯，你这卑鄙小人，纳命来！”

怒喊着，手中的长枪翻腾着炙热的金色火焰，声若雷霆的往纳肯刺来。

看着电射而来的长枪，纳肯不由的脸色一变，心知肚明，如果挨上了一下可不是开玩笑的，恐怕不死也半条命了。

急忙一个闪身，急速的往旁边窜了出去，而大汉显然是因为怒急攻心，出手不留余地，纳肯这一闪，枪势竟然直对着纳肯旁边的亚芠射来。

大汉见状，发觉自己的枪势去的太尽而收不了，连忙大叫道：“亚芠，快闪！”

淡淡一笑，亚芠忽然一伸手，准到不能再准的一手握住了大汉长枪的枪尖，长枪上面那闪耀着金色光芒的高温火焰，仿佛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锁住了大汉的长枪，亚芠微笑道：“大哥，对付这种人不值得你用枪，留点力比较好！”

大汉，也就是亚芠的大哥亚华，听到了亚芠的话，不由的一楞，又发现到自己的长枪被亚芠给

锁住收不回来，怒不择言大吼道：“什么？亚芠，你要为这个卑鄙小人求情？”

亚芠摇摇头，脸上带着恶意的笑容道：“不！大哥，我是觉得一枪杀了他太轻松了，用手把他给凌迟了不是比较好？”

“好！”

大喝一声，连枪也不要了，直接的留在亚芠的手中，抡起了斗大的拳头，亚华不由分说的往正想要闪的远远的纳肯打过去。

亚芠淡淡一笑，将长枪往旁边一放，慢条斯理的将手中的茶给喝完之后，这才弹弹衣服，站了起来。

这时，亚华与纳肯两人早已在一追一逃之下，跑出房间了。

走出了房间一看，门外不知何时已经挤满了一大堆的人，葛沃比等人不说，连他的家人也全到了。

他爷爷翰罗，在一个看起来相当漂亮而且有点面熟的年轻女郎陪伴下，站在一旁。

二哥亚旭则站在一边眼光阴沈的看着纳肯，在看到亚芠从房间里面出来时，不由的一楞，眼中透露出了纳闷疑惑的眼色，似乎在询问着他，也向他走了过来。

三哥亚若则像猫戏耗子般以一敌二，阻挡着怒叫连连的伊帘跟兰妮不得靠近纳肯。

而葛沃比他们似乎是觉得眼前的情况相当有趣，一副看好戏的模样。除了那个一板一眼的宜杨将军好几次想要冲出来阻止亚华追杀纳肯，但是却屡屡被葛沃比所阻挡。

当然大哥亚华还正追着四处逃窜的纳肯。

走到了亚芠的身边，亚旭疑惑的问道：“亚芠，刚刚你在里面？”

看到亚旭指着房间，亚芠点点头。

他当然是知道亚旭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了，不过他并不认为现在是解释的好机会，只是对亚旭点点头之后道：“二哥，待会儿再跟你解释，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叫他先别急着把那家伙给打死，我还有事要问他。”

亚旭点点头，他自也知道全家人当中，报仇之心最强烈的非亚芠莫属，既然亚芠都这么说了，一定有着他的用意。因此一听到亚芠这么一讲，他完全没有异议的往亚华的方向走了过去。

正好这时，身上带伤的纳肯终于被亚华给追上了，被亚华的几个铁拳往身上一砸，纳肯忍不住吐了好几口血来。

亚旭来到亚华身边，不由分说的一把抓住亚华对着纳肯头顶砸下的拳头。

感觉到自己的拳头被人给阻挡，亚华不由红着眼，往来人一看，却是自己的二弟亚旭，这才忍住了想要杀了来人的心情，沙哑道：“亚旭，干嘛阻止我？”

知道这时候跟无比愤怒又冲动的大哥说什么都没用，亚旭相当干脆而又阴森道：“大哥，留一点给我，我也手痒了。”

点点头，亚华干脆往后退一步，毕竟好东西要跟好兄弟分享才对！

轻轻的将纳肯扶了起来，看着纳肯那鼻青脸肿，还不断吐血的脸，亚旭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个笑容。

又吐出了一口血，看着眼前笑得迷人的亚旭，纳肯苦笑道：“二少爷，好久不见了。”

亚旭点点头，一样是笑得相当的迷人道：“纳肯是呀，我们是好久不见了，我可是想死你呢！”

听着亚旭那诡异万分的询问，纳肯绝对不会误会亚旭有什么怪异倾向的，毕竟，亚旭现在抓在他肩膀上的手劲好像越来越重，已经痛的他差点想要大叫了，至于亚旭说想死他，他看应该是想他死吧！

亚旭又继续道：“嗯，好歹我们也曾经是一家人，既然你人都来到这里了，怎么不跟我们说一下，好让我们尽尽地主之谊呢？”

忽然之间，一声轻微的喀啦声由纳肯的肩膀中传了出来，纳肯脸色瞬间变的死白，忍不住痛呼一声。

看来，他的锁骨好像已经断了！

尽管如此，纳肯还是强撑着，强笑道：“这怎么好意思麻烦二少爷呢！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这边笑面狐正边说笑边下手痛宰真小人时，亚芠已经来到了翰罗的身边。

轻轻的对着翰罗行个礼，亚芠站在翰罗的身边，一同看着亚旭慢慢的帮纳肯数着身上的骨头数目。

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胆寒的肃杀气势，翰罗淡淡道：“亚芠，听监察使说是你救了纳肯那畜生的？”

亚芠眼光淡淡的扫了一下在一旁偷听、脸色有点变白的葛瑞斯，点点头道：“是的爷爷，孙儿有点事情要问他！”

翰罗终于将眼光移回亚芠的身上，定定的看了亚芠一会，久久，这才叹了一口气道：“算了，你已经长大了，有你自己的想法了，但是莫忘记，纳肯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要小心一点！”

姜不愧是老的辣，光从亚芠的一句话中，翰罗几乎就可以推测出亚芠葫芦里面到底是卖什么药了。

亚芠点点头，同时亦为翰罗的谅解而感到高兴。

毕竟，如果翰罗不想让纳肯有机会在他面前乱窜的话，恐怕亚芠还是得拔剑把他解决掉，这样一来对他而言，想要办的事情可就麻烦多了。

不过此时的亚芠也没有感觉到，他似乎正逐渐转变当中。

今天换做是刚刚从清蓝之境出来的他，恐怕纳肯只要出现在他的面前，马上就会被他给碎尸万段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但救了纳肯一条小命，而且还阻止自己的家人取他性命，更心平气和的联想到纳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他利用的。

“啊！那个人快被亚旭杀死了！”

忽然一声的娇呼吸引了亚芠的注意，令亚芠不由的将目光转移到声音的主人身上，那个站在翰罗身边的美丽女子。

第二眼看到她，亚芠终于想起她是谁了：“影小姐是吗？您放心，只要纳肯还剩一口气，我就有办法将他救活的，现在让二哥他们出口气也不错！”

在想起女子是谁的同时，亚芠亦想起来，当初，这个美丽的女子与他大哥之间的那种奇妙气氛，现在看到她出

现在这里，想必是有谱了，所以亚芠也是格外温和的回应着影。

听到了亚芠在对自己说话，原本是德野王密探，但是却在清蓝之境外被亚芠一家所救，然后抛去了自己密探身分的影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才惊觉自己的失态，漾起了一个温柔的笑容，对亚芠点点头。

这时，亚芠看到纳肯真的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全身的骨头大概都已经被亚旭给数光了，另一方面，伊帘跟兰妮也被亚若给玩够了，两个人身上到处都是被电焦的黑痕，冷冷的一笑，亚芠高声道：“大哥、二哥、三哥，够了！”

听到亚芠的话，三兄弟先是看了一下亚芠，总算刚刚的发泄让他们冷静了一点，听到自己小弟的声音之后，才停下了手。

亚若一手一个，提着已经完全没有反手余地的伊帘跟兰妮走了过来，而亚旭则是更干脆，伸手一抛，纳肯像滩烂泥般的被抛到亚芠的前面。

葛沃比等人不由的面面相觑，皆可以看到彼此眼中的惊惧。

他们在看到纳肯的这副惨状时，全都被吓了一大跳。

从此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一个观念，毕竟是出产银月恶魔的一家子，其成员非魔即恶，惹火了这一家子恐怕自杀会比较好一点。

在场最伤脑筋的应该算是葛沃比了，照理来说，他身为泰龙帝国的皇帝，实在是不能够任人将别国来访的亲善大使弄成这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惨状的。

然而造成这副样子的人，一个是他最想要得到的光荣虎王，亲手把人打成这样的又是他最倚重的三个将军，更惨的是，那个脸上始终挂着奇异笑容的恶魔，才是他最不想去得罪的人。

干皇帝干到像他这个样子，也实在是痛苦的哪！

一想到这，葛沃比忍不住将眼光给挪到自己旁边的兄弟身上，也许，他应该退休享福了。

感觉到葛沃比正在看他，葛瑞斯不由奇怪的看了葛沃比一眼，只觉得葛沃比眼中的光芒有种令他不寒而栗的感觉，浑身的鸡皮疙瘩全都冒了出来。

而被亚若提过来的伊帘与兰妮两个人，在看到纳肯浑身血迹且像滩烂泥般倒在地上时，眼睛都红了。

兰妮不讲，眼泪早就已经停不了了，而伊帘更是红了眼，怒吼道：“可恶，你们只会欺负一个病人，算什么好汉，有种对着我来，纳肯身上的伤还没好，这样子对待他算什么？”

亚若冷硬道：“想死还不容易！”

说着，一把将伊帘给丢在地上，手往上一提，掌心里闪耀着炽烈的蓝色电流，就要给伊帘一个痛快。

忽然，原本瘫软在地的纳肯强撑着抬起头来，叫道：“伊帘，不要再说了！”

太过于激动之下，纳肯又吐了口血，这下真的是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伊帘跟兰妮见状，连忙爬到纳肯的身边，完全无视亚若的手，急切的将纳肯扶起来，问道：“纳肯，纳肯，你没事吧！”

纳肯强笑一声，喃喃道：“暂时死不了！”

看到纳肯这模样，兰妮不由的鼻头一酸，红着眼抬起头来大喊道：“这下你们满意了吧！就算纳肯曾经对不起你们，你们也没必要将他给打成这样子呀！欺负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病人，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

“人家说你们斯达克一家都是英雄，都是好汉？我呸，你们只是一群欺善怕恶的人而已！”

出奇的，兰妮这样的怒骂一通，连最冲动的亚华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说到底，他们全都是真正的铁汉，在仇人刚见面被仇恨冲昏头的时间过后，现在看到纳肯三人的狼狈模样，倒也感到有点心虚。

尤其是亚华，想到刚刚见到纳肯时，纳肯就已经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在追打的时候，纳肯更是几乎快连跑都跑不动了，更别说是反击了。

如果是在与纳肯正面硬碰硬的公平敌对上，一刀将纳肯给杀了的话，也许他还不会像现在这样有点心虚。

但是任凭他怎么想，从刚刚开始，他就好像是在欺负弱者一样，因此，任由兰妮说的难听，冲动如亚华也不吭声，任由兰妮叫骂着。

“早在纳肯有心出卖我们的时候，你们应该就要有所觉悟，终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下场，不是吗？”

冷冷的说着这一番话的人是亚芠。向来铁石心肠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一两句话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更何况，他认为这样还太便宜纳肯了。

而听到亚芠的话，兰妮不由的转过头来对亚芠怒目相向，但是却也不敢向亚芠口出恶言了。

毕竟纳肯的一条小命，还捏在亚芠的手中。

冷哼一声，亚芠忽然伸手朝向纳肯，张开的五指上，分别出现了白色的光芒，凝结成了五颗小小的光珠。

手指轻轻一弹，五颗光珠离指而出，缓缓的飞到了纳肯三人的头顶上，绕着三人直打转。

一旁的葛沃比等人，近乎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们终于了解到，为什么当初在斯达帝国时，亚芠会被人尊称为“慈悲圣者”了，现在在他们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近乎神迹般的奇迹。

在五颗光珠的光芒照耀下，除了浑身血污的纳肯看不出来之外，伊帘、兰妮身上那些被亚若的电流所打击产生的焦黑部位，开始慢慢的干枯起来，然后慢慢的，一块块焦黑的死皮逐渐脱落，露出了里面那恍如婴儿般新生的娇嫩肌肤。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这五颗小小的光珠竟然会有如此神奇而快速的妙用，就连恢复魔法也没有这么快的效率！

一旁的米非耶忍不住喃喃道：“圣者，果然是圣者才能够展现的神迹呀！”

而事实上，当初在斯达帝国时的亚芠，其实也还没有这种能力，顶多，他也只能够借着《无名医经》上所记载的各种不可思议的治疗方式，以自己那雄厚到不可思议地步的真气或是精神异力，针对病人的病症来加强治疗，从而达到迅速治愈的效果而已。

现在的亚芠之所以会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其实是得力于当初在接触到月光草时，受到了月光草的特性所启发，从而学习到这种特别的方式。

其实原理说穿了也是相当简单的。

亚芠只不过是透过了光珠的方式，将他所发出来的光系能量，透过缓慢释放的方式，慢慢的输进了人体当中，让这些能量一方面可以刺激人体的自然痊愈功能，另一方面又可以藉由这种方式，提供人体在痊愈时所需要的能量。

当然了，要做到恰到好处的能量供应，还要做到适当的供应速率，也只有亚芠这个熟读过《无名医经》、拥有强大力量、而且又曾经以圣狼王之姿不知道治愈过多少病人、有着无比丰富经验的人才拿捏得准。

而在未来，亚芠所发出的这道神奇光芒，则是被人们视为亚芠这个“慈悲圣者”的独门绝活。

这道光，被人称为“圣愈之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沐浴在令人感觉到温暖的白光之下的纳肯，忽然发出了一个呻吟声，同时惊醒了伊帘跟兰妮。

在伊帘跟兰妮的目瞪口呆之下，刚刚还如一滩烂泥的纳肯，忽然挣脱了伊帘与兰妮的扶持，独立坐了起来。

好奇的看看自己的身体各部位，有点不敢置信的摸摸每一处曾遭到亚旭摧残，被他给打断的骨头。

只觉得记忆中的部位，除了有点酸酸麻麻的以外，仿佛刚刚被亚旭折断全身的骨头是一场恶梦一样，根本就不存在。

直到头顶上的白光消失，已经可以站起来的纳肯，还是不敢相信自己身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再地检查着自己的身体状况。

而一旁的亚华虽也震惊亚芠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是如此的神奇，但是，却还是忍不住的抱怨道：“亚芠，你干嘛要救这个小子，你嫌他害的我们还不够吗？”

亚华的抱怨提醒了忙着检查自己身体的纳肯，令他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小命还是捏在人家的手掌心里，搞不好，亚芠之所以要救他是想要再来一次。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想起了刚刚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纳肯倒希望亚芠能够干脆给他一刀算了。

望着脸色有点难看的纳肯，然后再看着自己的家人一眼，亚芠的眼中明显的流露出一种奇妙的神色，但是就连最聪明的亚旭、最亲近的翰罗，都无法解读出亚芠眼中到底充斥着什么？

单手忽然放在纳肯的肩上，亚芠对着葛沃比点点头道：“陛下，请恕在下失礼，跟您借点时间，我要跟大使继续刚刚未完的话题。”

葛沃比点点头，看到现在为止，这场戏大概也接近尾声了，既然这位大使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死，起码他也可以放心了，至少纳肯这位亲善大使，应该不会死在这家子的手中了。

看见获得了葛沃比的首肯，亚芠又对葛沃比点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对自己的二哥亚旭使个眼色，提着纳肯，慢慢的腾身而起，往王宫外直线的飞了出去。

他相信，凭他二哥的智慧，以及他临行前的那个眼色，二哥亚旭一定会帮他处理好善后的事情，包括安抚一下他那个冲动的大哥。

而亚芠与纳肯这一谈，便谈了一整天，一直到隔天的清晨，亚芠才又带着纳肯回到这座宫殿里面。

没有人知道亚芠跟纳肯到底谈了什么东西，任由伊帘与兰妮百般的询问，纳肯却是守口如瓶。

而亚芠更不用说了，没有人会想要去碰这个硬钉子的。

只晓得，与纳肯谈完了以后，亚芠又花上了一整天的时间，跟自己的爷爷、三个哥哥，甚至还请来了他的外公威灵、二叔公威飒、以及小舅里昂这三位与他相当亲近，足以代表泰龙第一世家的人物，参与这个秘密的家族会议。

然后当天晚上，亚芠又秘密的进了王宫一次，一直到隔天才出来，一切的行动显得那么的神秘。

五天之后，由泰龙帝国的官方管道对外发布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消息，官方的讯息是这样子说的：经泰龙宫廷当局努力不懈的招聘之下，原华那邦公国总指挥官——光荣虎王翰罗·斯达克将军经吾感召，愿归顺我国，为国效力，谨定于下月初一拜官封将，任命为我国之帝国元帅。

署名者竟然是泰龙帝国皇帝陛下葛沃比·那雷！

这消息甫一发布，各种的情报机关、民间团体、政治单位，无不用尽最快的方法，将这一篇发表上呈到最高首脑的手中，顿时引发了全大陆的暗潮汹涌。

翰罗将军乃何许人也，生平大小战役数百场，建立了他不败老将的威名，人称光荣虎王，三个孙子联手将华那邦与斯达帝国联军打的七零八落，原先因为涉入了华那邦公国之叛国罪名而曾经消失匿迹了数年，人人皆以为亡故，但是没想到竟然又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就被泰龙帝国网罗，甚至赋予了帝国当中从未有过的所谓帝国元帅一职，足以令世人震惊。

每一个接获到这个消息的人，头一个反应便是华那邦公国有难了。

又有谁不知，翰罗将军与华那邦之间的仇恨的？

又有谁不知，泰龙与华那邦之间的国仇大恨的？

如今两者结合起来，岂不就是摆明了要跟华那邦公国过不去？

附带一提的，当这个消息传进了世人的耳中以后，冒险者赏金榜上已经自动的将斯达克一家的

赏金名字剔除了。

没办法，毕竟冒险者公会再如何的庞大，也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总不好将人家未来帝国元帅的名字登录在赏金榜的首位，这样不是摆明要跟泰龙帝国过不去吗？

而当某位掌握了大陆最大情报系统，同时又兼任泰龙的监察使一职，可是却一直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的某人，将这个消息传入了翰罗的耳中时，翰罗也只是一笑置之。

对他而言，是不是被悬赏其实都无所谓，当然了，其他的人也是同样的想法。

而就在泰龙帝国和其他各国之间暗地里一再做着各种举动的同时，位在远处的新商盟与商联之间的紧张局势变化，也是一日三变。

位于丰原城外四十里处的一座四季常春的山谷，是妃雅等人的商联二十万大军的驻扎之处。

因为这一个多月以来，新商盟跟商联之间战况胶着，因此，在商联的联军总部当中，弥漫着一种相当紧张但是却又感到无可奈何的气氛。

这一日，在商联联军总部当中，一如昔日的召开了每三日一次的军事会议，凡是没有军务在身的大佬们几乎全都聚集在一堂。

商联联主冰火女王妃雅、商联联军铁血支部长盖赤、冰雪楼支部长升日？泰、尔岛擎烈支部长吉尔大公皆在列，围着一张凵形会议桌，听取着站在会议桌内昂首侃侃而谈的冰雪楼少楼主鲁西报告着。

在座的同时还有位居客座的凯特，以及威势逼人的大力神王洪伯，两人分别坐在妃雅的两侧。

除了他们以外，在方形桌的两端尾侧还各自坐着一高胖、一矮瘦的两个老人。

坐在妃雅左手边，身穿一袭华丽贵服的高胖老者名叫帝卓？汤玛斯，右手边同样一身华服的矮瘦老者名叫朗尼？道根。

这两个老者乃是响应妃雅等人的商联发出来的号召，前来加入讨伐基列的新商盟行列，原联盟中的商人们所推派出来的两名代表。

“目前，我方虽然日日前往叫战，但是新商盟方面却一直拒不应战，遇我方企图强攻时，新商盟方面便派遣出亲友团在城墙上，令我方之战士们战意全失，无法强行登墙作战。

“现在报告伤亡状况。这三天以来，我方除了十九名探子在潜进丰原城失去了音讯，判断应是被新商盟方面给截杀以外，其余无任何人伤亡。报告完毕！”

说完，整理一下手中的资料，鲁西返身走回自己的父亲旁边，坐了下来。

抬头看看诸人，妃雅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开口询问道：“各位对于目前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众人你望我我望你，半晌，盖赤稳重的开口道：“联主，说实在的，目前新商盟方面闭城自守拒不应战，加上

又派出了亲友团来，实在是令人相当的头痛，尤其是我方旧属丰原城的士兵，几乎个个战意全消，就连在城外叫战，也变成了闲话家常，根本就打不起来呀！“

盖赤说的可笑，但是却是整个商联联军目前最头痛的问题。

亲友团，这一个看似好笑的称谓，但是却是有用得很。光是这么一支由原先各城邦的乡亲父老们所组成的老弱残兵，竟然以不足一万的人数，硬是阻挡了商联二十万如狼似虎的精锐战士。说出来可能会笑掉人家的大牙，但这就是事实！

比起了军队当中上司与下属的关系，联军当中只存在着出钱的老板与受雇的佣兵之间的关系，因此妃雅等人无法向军队下令指挥，大部分都是用说的方式。

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看准了商联联军与军队截然不同的本质，竟然将境内各处德高望重的长者们全部集中在丰原城中，当一路锐不可挡的商联佣兵联军扑到丰原城时，所有的战士们赫然发现到自己家乡的长者，竟然早就在城墙上等着他们了。

面对着这种情况，又有哪一个人可以将手中的刀枪棍棒递出去的？

偏偏，丰原城方面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清楚的了解到联军毕竟跟一般的军队不一样，无法以军令强行逼迫自己的战士围城攻坚，况且，妃雅他们也不忍心对这一群可能是打小看着他们长大的七老八老、又手无缚鸡之力的长者们下手，导致于战况一直胶着至今，而丰原城也一直高枕无忧。

一万多个没有一点战力的老弱妇孺凭着人情，硬是顶住了二十万的大军。为此，妃雅他们可真的是伤透了脑筋，偏偏他们又完全无法可施。

看着一个个低下了头的各大势力首领们，任凭他们平时如何的骁勇善战、智计百出，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只能摇头叹气了。但是别光是说别人，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筹莫展呢！

摇摇头，妃雅站起来，想要宣布散会，大伙再回去想个几天，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眼看着这一场军事会议几乎又要落的跟前几次一样无计可施的下场，忽然一个相当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联主，我有话要说！”

妃雅一楞，随即点点头，又坐了下来，同时伸手道：“帝卓长老请说！”

高胖老者，掌握着全大陆近一成粮秣生意，同时，亦是这次联军军粮最大赞助商的帝卓站了起来。先是看了所有的人一眼，然后才道：“各位，请容我再提醒各位一下！我方目前困居在此，二十万人的大军每日耗费粮草不菲，如不能在近日内改善现况的话，恐怕我方的军粮会入不敷出，这点希望联主还有各位长老要注意一下！”

一旁的矮瘦老者朗尼也跟着站起来道：“联主，除了粮食的问题要注意以外，本长老也要再提醒一次，现在时日已经越来越接近秋末，即将跨入冬季了，一旦进入冬季以后，我方可能会需要大量的冬衣御寒。虽然本长老对于战事并不甚了解，但是本长老也知道，冬天的战事必定比现在更加的艰困，攻城更是不易。

“如此看来，”朗尼细小的眼睛中立即闪烁出了锐利的光芒：“本长老在此建议联主及各位长老，若不尽快改善目前的困境，恐怕我们不得不撤退，以寻求一个过冬的场所了。”

帝卓与朗尼的一搭一唱，众人不由微微的皱起眉头来，甚至连妃雅也不能幸免。

他们所说的在座的众人又岂不明白？只是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撤退与进攻都是两难的选择。

如果在这个时候撤退的话，恐怕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军声势与信心会荡然无存，而且下一次新商盟方面毕竟会有所戒备，到时，想要再拥有现在这种打的新商盟措手不及的优势局面就难了！

而如果决定要进攻的话，看看现在，光是一个丰原城，竟然就将他们这二十万大军拖在这里，亲友团更使得联军面临着无计可施的窘境，更是令人难过，打击着所有人的信心，唯一的优势恐怕只是占领了原联盟三分之一的土地而已。

但是大家也都很清楚，在名义上，商联虽然说已经夺回了旧联盟三分之一的领土，但是，毕竟不管是新商盟也好还是商联也好，都并非是国家，只是商业商会的集合体，对彼此而言，占领土地的多寡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一切最重要的还是要向利益看齐。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就在于，名义上已经占领了旧联盟的基列，所属的奇特城组织。

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嚷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与泰龙、斯达、华那邦看齐的大国家，但是时至今日，却依旧只是一个商业联盟，而不是一个体制健全的国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组成了新商盟的份子大都是商人，对他们

而言，建立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远不如旧联盟那样，只要有人可以给他们做生意赚钱，那么一切就没问题了！

基列想要建立起一个国家，等于是要在他们的头上再加一个限制，那等于是减少了他们赚钱的机会，他们又怎么肯呢？

也因此，没有国家级的武力在后面支援着，基列也不敢得罪旧联盟当中的所有人，只能拼命的刮钱，以求早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队，藉此来完成他的理想。

只不过外人没有想到的是，基列刮钱的原因除了要自己建立军队以外，还得要应付另外一个无底洞。

也因此，即使明知妃雅等的商联，一路势如破竹的将旧联盟南方的土地全都给占领了，基列的新商盟方面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掌握的人数多寡，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虽然在这场与其要争土地不如说要争人口的战争当中，土地并不值钱，可是城池就不一样了。

毕竟所有旧联盟当中的城池，之所以会建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经商，是商业与金钱的精华结晶，尤其是代表着原先八大势力当中的第二大城与第二大佣兵团

的旧有根据地——丰原城，是仅次于第一大城奇特城的商业精华城市，简直是一颗药力超强的信心大补丸。

如果商联联军能够顺利的收回的话，那对于商联的士气提振可是有着无法估计的好处的，也能够在商联联军当中某些信心不足之辈的心中，立下了今天能够回收丰原城，明天就可以回收其他城那种牢不可破的信心与观念。

而且，身为旧八大势力当中之一的丰原城，在妃雅与盖赤的眼中，更是一块甜美无比的大饼。有谁能够比他们更了解、更清楚丰原城所蕴含的各种潜力与妙用呢？

也因此，当商联决定不再徒劳无功的夺取土地分散兵力，改而集中全力夺得一座商业大城，以此来安定本方军心以及准备过冬时，妃雅与盖赤当然是立即的提议四大城当中距离南方最近，也就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丰原城了。并且还举出了种种的理由，终于说服了其他的人，同意进攻丰原城。

当然了，这其中是免不了妃雅以及盖赤的一点点私心在其中，而其他的长老也是心知肚明的。

只是，看在妃雅毕竟是名义上的联主，而铁血团也是联军的两大重要支柱之一，这几年来对商

联都有着良多的贡献。再加上时间也不能容许他们再去找另外一座可以容

纳二十万大军的大城来攻占，所以才会全力的支援攻复丰原城。

而这也正是妃雅所属的商联会集中全力在此想要收服丰原城，以及基列所属的新商盟不惜用出了亲友团这样一个无耻的战术，以阻止商联占领丰原城的原因。

望着两个新加入的长老，所有人的眉头都紧紧的皱着。

老实说，打从战况胶着以来，这两位长老几乎是每一次的开会都会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实在已经引起了众人的反感。

虽然说两位长老所提出来的问题是目前的切要问题没错，但是，如果有人整天在自己的耳边提醒着你同样的事情，就算是脾气再好的人。恐怕也会心生不悦吧！

况且，在座的所有人，其实也都对这两个长老的为人有着一定程度的不满。

虽然很感谢他们无条件的提供了整个联军大半的粮食与衣物，但是，看到这两位长老每每在联军占领一个新的地方时，便借着联军的军事威胁，狐假虎威的将当地所有与他们相关的产业全都半强迫半买断纳为己有，要不是看在拿人手软、吃人嘴软的份上，妃雅早就跟他们翻脸了。

而现在，因为战况的胶着，使联盟的联军一直未能再占领新的地盘，无利可图想必是令他们相当的不满。

所以在这之前，总是一再地催促说干脆转移阵地，进攻其他地方好了。

而现在，竟然还干脆说撤兵，的确是令在场的人相当不满。

轻轻的一笑，妃雅点点头道：“两位长老言之有理，不过因为这事事关重大，所以需要从长计议。不如，等散会之后，且容我思考一下相关的事宜，再向两位长老说明可好！”

帝卓一听，正想要发言，妃雅已经抢先一步，巧笑的转头对着另外一边的朗尼道：“对了！朗尼长老，既然您提到了冬季快到的事，我想，我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您讨论一下，不知道由您的管道是否可以获得足以供应我军全体所需要的冬衣。当然了，我方也会照市价购买的！”

轻笑着，妃雅强调了一下依照市价购买这个词，听的朗尼不由的喜孜孜的。二十万大军所需要的御寒衣物全都由他所供应，这是一个多大的利润啊！

急急的点点头，朗尼坐了下来，心里头不断的盘算着这次的交易，他到底可以从中获取多少的利润。

因为太过于专心了，以至于坐下以后，一直低着头的他，从头到尾没有看见他对面的帝卓一直在给他使眼色。

看到朗尼坐下以后，妃雅转过头来，对着帝卓略带疑惑道：“帝卓长老，您还有问题吗？”

帝卓看了一下一直低着头的朗尼，微微的叹口气，没好气道：“不！联主，我没有问题了！”

说完，帝卓也跟着坐了下来。

而妃雅则是再次的环顾一下所有人，最后道：“好了，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开到此为止。大家下去之后，再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找到可以对付亲友团的方法。那么，散会！”

说完，妃雅对所有人点了点头，当先的走出了会议室。

洪伯跟凯特互望一眼，也跟了上去。

当天夜里，在妃雅的私人休息室里面，又再度的召开了一场小型的会议，与会的人员，除了新加入的两位长老不在以外，早上参与开会的人员几乎全都到齐了。

“妃雅，凡铁的消息已经传回来了，在丰原城中，目前仅知有精兵八万，亲友团共一万三千多人，至于是否还有所隐藏，则需要再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这一次也有着重大的突破，凡铁已经调查出来了，目前主持丰原城内防务的主事者是新近才加入新商盟，担任基列手下第一谋臣的沪伊·碧·达捷！”

最先开口的是盖赤，他不胜欷嘘的感叹道：“果然是曾经担任过华那邦公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相重臣，我们的计画他似乎都了若指掌。

“根据接触凡铁与沪伊身边的人暗中查探，调查结果说明，沪伊与基列头一次见面时，他就已经指出，我们最后一定会找一个城池占领，最有可能的就是丰原城。

“而当他受到基列的重用时，所下的第一个命令便是在最短的时间当中，集合各处所有德高望重的长者，并且将他们带到丰原城来。

“当时基列那方的人全都不解沪伊集合这么一群人想要干什么，直到现在看来，沪伊那家伙的确是有先见之明呀！我方的困境全都是出于他的策画，只可惜，这样的一个好人才竟然不能够为我们所用，真是可惜呀！”

所有人全都了解到盖赤所说的不能够为他们所用的意思何指，毕竟众人全都知道，沪伊跟亚芠所属的斯达克一家子之间的仇恨，可是用大海的水也洗不清的，所以也就

注定了他们与这么一个可怕的人物，是一定要站在敌对的立场。

妃雅微皱着眉，转头询问道：“那盖赤叔叔，凡铁有没有指出沪伊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控制那些长者的？”

“有！据凡铁所说，那些长者们好像每隔五天就要服食一种特殊的药物，但是那是什么药物，因为那东西都是按人头发的，所以凡铁也无法取得实物送回，所以也不知道！”

妃雅喃喃道：“是靠药物吗？这倒也不出我们所料！”

想了想，妃雅又转头对一旁的升日问道：“楼主，那我们现在的战士们反应如何？”

听到了妃雅的询问，升日楼主那张白的有点过份的脸上，很明显的出现了相当不满的表情，摇摇头道：“跟我早上所说的一样，大部分的战士几乎全都失去了战意。我冰雪楼所属的旧部与大公的擎烈城旧部总算还有点战意，可是也几乎快变成了将每日的叫战当成了认亲会，几乎全都在找着是不是有自己认识的人。

“不过最严重的还是妃雅小姐你与盖赤兄的旧部，很明显的已经完全没有战意了，压根就把叫战当成了在跟自

己的尊长亲人会面聊天一样，根本一点都没有警觉的意识！“

听到升日一点都不客气的形容词，妃雅与盖赤不由的露出了苦笑，谁叫他们的家就在这里！

摇摇头，妃雅望向了吉尔大公。

不待妃雅发问，吉尔大公已经先站起来说道：“还是老样子，两个老家伙今天晚上又聚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不过，刚刚盖赤兄提起沪伊这个人，我才想到一件事。”

听到吉尔大公这么一说，妃雅急忙的问道：“大公，是什么事？”其他人也是一脸疑惑的看着吉尔大公。

吉尔大公双眼突然亮起了一阵青光，严肃道：“当初，我接受妃雅小姐你的命令，前去调查两个老家伙的来历时，我手下的弟兄们给我的报告中曾经提过一件事，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但是现在想来，确实是太过于轻忽了！”

见吉尔大公说了半天就是没有说到正题，所有人不由的一阵心急。

一旁的洪伯差点没有出声催促吉尔大公说快一点，幸而吉尔大公又继续的说了下去。

“在报告当中曾经提到一点，帝卓那家伙生意的范围重心都是在华那邦公国的境内，当初，在沪伊没有失势之前，曾经有传言说，帝卓一直极力的巴结沪伊，而且显然他相当的成功，跟沪伊建立起了相当的交情来。关于这一点，令我想到了一件不寒而栗的事情！”

什么事情吉尔大公没有说出来，但是在场的人哪一个不是精的像是回锅了好几次的老油条，又哪里会听不出吉尔大公的言下之意？

只要一想到这个可能性，所有人真的是如吉尔大公所说的，感到一阵不寒而栗！

沈默了半晌，妃雅又问道：“那大公，你是否曾经发现过帝卓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从他加入我们以后？”

“没有，因为以前一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妃雅小姐你放心，待会我会交代下去的！”摇摇头，吉尔大公回答道。

妃雅点点头，看向凯特。

凯特立即道：“妃雅小姐，目前兄弟们的回报中，连今天在内，已经三十五天没有看见牛怪了。依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前几次的结果，导致牛怪数量大减，再加上基

列他知道再派出牛怪来也没有用了，所以应该是暂时不会再派出来了。

“另外，北斗曾经传递了某位对牛怪有着相当研究的前辈高人的话给我，说牛怪这怪物相当惧怕寒冷，只要温度低于某一个程度，牛怪就会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而被活活冻死。所以我想，如果到冬季之前牛怪一直没有出现的话，那我们在整个冬季应该都不用担心牛怪会出来捣乱了。”

听到凯特的补充说明，盖赤颇有兴趣的问道：“凯特，北斗传来的消息正确吗？那位前辈是谁？他的话可信吗？”

而盖赤问出来的也正是众人都感兴趣的，没办法，虽说现在已经有着凯特这群专门克制牛怪的死神小队在，但是每次牛怪一出现，或多或少都会带来轻重不一的伤亡，他们实在是被这群悍不畏死又相当难缠的怪物给打怕了。

回头看了盖赤一眼，凯特露齿一笑道：“我想应该是可信的吧，如果说天下第一高手——血兽皇的亲笔信所说的话都不能相信的话，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的话能够相信的了！”

听见了凯特的话，整个会议室里面的所有人，不由的全都吓了一大跳，顿时交谈声不绝于耳。

没想到他们这一场战争，竟然会连那个传说中的绝世高人也来插上一脚，真是叫他们意外！

就在众人吵吵闹闹的同时，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道：“其实，我早就在怀疑，这些前所未见，仿佛是忽然之间凭空冒出来魔兽牛怪，跟那个老家伙有关系，也只有那个老家伙才会去研究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现在他插手这件事，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搞不好，他可能还会亲自出面来说明。”

“哼！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他搞出来的话，到时候我非要他负责不可！”

听到了这个声音，所有人全都安静下来。

没有人敢怀疑，为什么这个人敢叫血兽皇为老家伙，也没人怀疑他敢不敢叫血兽皇负责这件事情，因为，发言的人，正是大陆十大高手当中排名第七的大力神王。

在座的所有人可是都曾经亲眼看过，大力神王洪伯在面对无人能挡的牛怪时，一手一只，两手分别抓着有他身体两倍大的魔兽牛怪当武器，一口气解决掉一大群的牛怪，把可怕的牛怪耍着玩。

当初，要不是他只有孤单一人，又要对付牛怪又要保护老弱的话，恐怕轮不到凯特他们这一群死神小队来扬名，他一个人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牛怪了，更别提洪伯还有着一招被盖赤尊称为“白日奇袭王者”的流星，曾经在一天之内解决了数千头的牛怪，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因此，当洪伯这似抱怨似恐吓的话一说出来，所有人全都安静下来，不过可没有人会笨的去质疑洪伯是不是办的到。

抱怨完了以后，洪伯转过身来，面对着妃雅，忽然杀气腾腾道：“妃雅，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丰原城里面到底是谁在主事了，不如今天我就杀进城里面去，把那个什么沪伊宰了，这样不是既省事又干脆？”

洪伯此话一出，不由的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共鸣。

暗杀敌方主将而打败敌军的例子历史上多的是，将沪伊给杀了的确是相当妙的一个主意。

如此一来，丰原城在群龙无首之下，想要攻破它的确省事多了，尤其说出这话的人又是洪伯，那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想来被洪伯宣判死刑而还能活下来的人，应该是没有吧！

谁知道，听完了洪伯的主意以后，第一个摇头的便是妃雅。

而跟着妃雅之后，凯特也摇头了。

见到妃雅否决他的提议，洪伯不由的一楞：“妃雅，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不答洪伯的询问，妃雅转过头来询问盖赤道：“盖赤伯伯，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传回来情报的凡铁是什么时候派出去的？”

盖赤一楞，随即很快的回答道：“就在我得知上一次派出去的探子全失去消息以后，我再加派的。”

“也就是说，这些探子都是在今天派出去的喽！”妃雅望着盖赤说道。

不待盖赤回答，妃雅又继续说道：“盖赤伯伯，刚刚你说这些情报来源都是由凡铁接触沪伊身边的人所查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盖赤伯伯，我有个疑问！

“虽然我并不很清楚探子们探听情报的程序是如何，但是我想，不管是如何杰出的探子，在进入敌方的势力范

围时，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掌握周遭的环境，然后才有余力来查探其他的吧！“

盖赤点点头，妃雅所说的一点都没错，随即又听到妃雅道：“伯伯，你觉得光是一天的时间，不，应该说是一个白天的时间，新派出的探子能够做到掌握一切该掌握的事情，然后还进一步的顺利接触到敌方主将身边的亲近人员，查探出我们花上了一个多月，前前后后派出了不下十余次上百的探子，却一直查不出来的事情？

“伯伯，你觉得你今天所派出去的探子能力，有强到比之前所有探子的能力综合起来还要强吗？

“或者这一次的探子真的是运气好的过火，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到这么多珍贵的情报？”

妃雅每问一个问题，盖赤就摇一次头，同时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再怎么本领通天的探子，也不可能办到这样的事情来，至于说运气，那更是笑话！

任何一个对于情报有点概念的人都知道，想要查到有用的情报，凭借的是大胆而小心的行事、谨慎而仔细的观察、分析与联想的能力，才能够从所有可以取得的资料当中，找出自己所要的情报。

运气虽然也是当中的一个因素，但也只是占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毕竟情报可不是大街上的铜钱，用捡的就可以取得。

最后，妃雅又问道：“伯伯，你能够确定凡铁所传给你的情报，都是来自凡铁的手笔吗？”

“没错，无论是所用的纸笔，传递的方式，约定的暗号，使用的密语，全都是我今天所派出的凡铁成员的手笔没错！”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盖赤此时的脸色却是难看到了极点。

妃雅点点头，下了结论：“那么，问题就是出在凡铁的身上了。”

听到妃雅说出了他不想承认也不想说出口的话，盖赤脸色已经是青里夹白，黑中带灰，用难看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脸色了。

嘴巴略一抖动，想说什么但是却来不及说出来，妃雅已经抢着说道：“伯伯，你别误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当然相信伯伯你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也相信凡铁的成员个个都是忠心耿耿的好伙伴！

“但是别忘了，在新商盟背后的阴影下，有着它们的存在，我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它们有没有插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它们的存在，凡事最好要做最坏的打算，毕竟，有它们在，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听到妃雅这么一说，盖赤的脸色总算是好看了一点。

毕竟，没有人会想要自己手底下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探子背叛自己吧！如果说有那群怪物存在的话，那么妃雅如此的怀疑绝对是正常的，换成了自己的话，也会有这样的反应的。

在看到了盖赤已经能够接受自己的说法以后，妃雅将眼光移往其他人脸上，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毕竟在座的都是一方之雄，虽然她跟盖赤之间的话说的有点没头没尾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之间的对话。

看到众人的模样，妃雅忽然发出了一个清灵的笑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然后才又道：“我想各位现在应该都很清楚了吧！既然对方能够发现到我们前几次所派出去的探子，那么没有道理我们这次所派出去的探子他们会发

现不了，就算没能发现，就算主事者再怎么无能，在经历过了前几次的经验之后，难道会不晓得提高警觉？如此又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探子这么轻易的就探出来如此重要的情报呢？

“更何况对方的主事者又是那个具有如此先见之明，轻易的就可以抓住我们联军弱点的老狐狸沪伊。相信凭他的聪明才智，对于这点应该是早已注意到了，否则我们前几次的探子也不会有去无回了。”

“咦！妃雅小姐，刚刚你不是说情报有问题吗？怎么还会认为对方的主事者是那个沪伊呢？”

从头到尾一直参与这场联军核心真正会议的鲁西，因为晓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在这种场所上发言，所以一直保持着沈默，静静的听着在座的尊长的话。可是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不由脱口而出的发问。

但是，当鲁西发现到因为自己的发问，会议室里面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时，鲁西不由的有点后悔自己的鲁莽。

因为很显然的，从自己的父亲眼中，他读出了不赞同的眼色，令他相当的困惑，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竟然会让自己的父亲这样的看他？

妃雅对鲁西温和的一笑，道：“鲁西大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质疑过这一则情报的正确性！”

那你又为什么说这个情报有问题？虽然心中藏着这个疑问，但是鲁西聪明的没有说出来，幸好妃雅已经在帮他解答了。

“刚刚，我之所以会问盖赤伯伯这么多的问题，所怀疑的并非是情报的正确性，而是情报的来源问题。很显然的，这些情报绝对是正确的，或者说是对方故意透露给我们的正确情报。真正有问题的是情报的来源，而这就是对方的居心到底何在的问题了。”

看到了鲁西还是一脸茫然，妃雅也知道鲁西不懂，不只是鲁西，一旁的洪伯也是一脸疑惑。

妃雅知道他们不像她和几个首长这样，打从出生开始就因为利益的关系而对人心的险恶有着相当的体悟，几乎一辈子都活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看事情当然永远会看的深一点，也习惯将事情做最坏的打算。

因此鲁西与洪伯无法理解她的言下之意，她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倒是凯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才叫妃雅相当的惊讶。同时她亦暗暗的感叹，亚芠果然是用心良苦，派了凯特这么一个好助手给她。

她知道，这段日子以来，凯特总是在暗地里帮她解决相当多的问题，一想到这，妃雅不由的强烈思念起身在远方的亚芠来。

很快的收回心神，整了整思绪，妃雅看到了鲁西与洪伯正等待着她的答案，不由暗怪自己怎么在这时候走了神？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妃雅很快的说道：“我们应该要想想，既然能够抓到我们的探子，那么又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的故意泄漏情报给我们呢？

“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一定有比将这些情报泄漏给我们知道还更多的收益在，所以沪伊才会将这些情报泄漏给我们知情。反正这些情报说起来就算给我们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俗话说要钓得大鱼就一定要舍得香饵！而这条大鱼就是洪伯，香饵就是沪伊本人了！”

也不知道是妃雅说的太快还是鲁西跟洪伯真的是脑袋转不过来，所以两个人还是一脸茫然。

倒是凯特恍然大悟的模样，赢得了妃雅的眼神称赞！

妃雅耐心的解释道：“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由敌人主动透露、凡铁传递的情报里面有些什么？

“第一个，这个情报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现在这个丰原城里面，主事者是沪伊，而这也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最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情。甚至我不怀疑，从一开始的隐瞒一直到现在的透露，都是沪伊故意造成的假相，为的就是在为一件事情铺路。

“你们也许会奇怪沪伊为什么要这么做吧，但是如果揭开来说，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试想看看，一个一直保持神秘的主事者忽然现身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又有意无意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一切窘境全是这个主事者一手造成的，面对着这样一个可怕的敌手，我们头一个产生的想法会是什么？”

“这么可怕的敌人还是越早除去越好，说不定还能够有助于我们解除眼前的困境。”回答妃雅的不是困惑的洪伯与鲁西，而是脸上挂着奇特笑容的凯特。

妃雅赞许的点点头，然后又道：“既然我们都会想要除去这么可怕的敌人，那么派什么样的人去当然是最重要的了。而很刚好的，情报当中又有这么一条，丰原城中有

八万的精兵。试想看看，在座的人当中，有谁能够轻易突破八万精兵的封锁，取得主事者的性命然后全身而退的？“

不由分说，包括了已经被妃雅的说明吸引了注意力的盖赤、升日与吉尔，全都将眼光注视着洪伯，连洪伯也都指着自己。

但是这时鲁西又有问题了：“但是妃雅小姐，凯特也有这个能力呀！甚至死神小队里面的人也都有这个能力呀！为什么一定是洪伯？”

妃雅笑了笑说：“对于这一点，我是绝对不会怀疑凯特与死神小队的能力的。只是这并非是轻视凯特他们，而是如果要求百分之百成功的话，我想死神小队与洪伯，我会不加思考的选择洪伯的。毕竟，身为大陆十大高手之一，就算是刺杀失败，洪伯也绝对有这个能力可以摆脱八万精兵全身而退的。”

众人全都颇有同感的点头，就连提出问题的鲁西也不由自主的同意了妃雅的论点。

毕竟在刚刚当洪伯说出要杀掉沪伊时，他们都有个共同感觉，那就是沪伊是死定了。

不过妃雅的理由似乎还不止于此，她又继续道：“还有一点也是我确定沪伊的目标是在洪伯的

理由之一。试想看看，在我方阵营里有着洪伯这传说中的高手坐镇，对于敌方的士气打击是何等的严重，而这也是沪伊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

“但是如果可以将洪伯给击杀的话，那么对于沪伊新商盟一方士气的提振，会有多大的效果那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同我们想要夺得丰原城的理由一样。

“再则，除了洪伯以外，我也想不出来，我们之间有谁需要沪伊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布置可以一举击杀洪伯的手段？”

众人不由的点点头，洪伯的确是有这个资格没错！

“因此相较于洪伯这条大鱼的价值，与其透露假情报来让洪伯在刺杀途中发现而惊走洪伯，倒不如直接说出自己有着八万的精兵这个消息。一方面可以逼使我方除了洪伯以外无人可派，另一方面，也等于是变相的警告我们说，来的人如果能力太低的话肯定是有去无回的。

“这样的话沪伊就能够确保来人就算不是洪伯的话，能力也差不了洪伯多少，他一样有赚头！

“同时，说出自己兵力的多少也是沪伊厉害之处。我想，沪伊一定很深入的研究过洪伯的行事风格，八万的精兵应该就是洪伯的能力极限了。”

听到妃雅的说法，洪伯不由的点点头。

刚刚之所以敢发下豪语要取沪伊的性命，也是评估过自己还能够在八万精兵里面进出自如，再多他也没办法了。

毕竟他可不是傻子，会明知敌势过强还傻傻的跑去送死。

妃雅微笑道：“这就是了，能够如此清楚的掌握到我们的心意与企图，沪伊还真的是相当的难得呀！”

随即，妃雅又脸色阴沈道：“不过，这也正是沪伊厉害之处，能够让我们落入他的计算当中最好，但是他也不怕我们看破他的计谋。毕竟不管如何，这都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刺杀他的好机会，所以他也知道，无论我们有没有看破，我们都不会放过这个可能解除现在这个僵局的好机会的。”

至此，鲁西终于全都弄懂了，所有的安排根本都是冲着洪伯来的，而且还不怕洪伯不上钩。

再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可以接近沪伊，刺杀他好解开眼前僵局的好机会，无论如何妃雅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即使明知其中蕴藏着相当大的危险在。

同时，鲁西也能够理解到另外两个消息的用意了。

使联军陷入目前窘况的来由全都是亲友团的关系，而透过了这两个情报，沪伊等于变相的在警告着大家，不用妄想要将亲友团给揪出来。

高达一万三千多人的数字可不是说救就能救的，更别说在高墙的另一方还有着八万的精兵虎视眈眈着。

而且，就算是将人救出来，没有沪伊的解药的话，亲友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救之等于害之！

这是沪伊计画的保险，让联军这一边除了派出洪伯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无论是刺杀沪伊还是想要取得解药都一样，香饵都是沪伊。

当然了，联军也可以以漠视或是退兵来让沪伊的计画无疾而终，但是，沪伊是摆明了相当了解联军是不可能退兵，也无法长久僵持的弱点，不愁洪伯不送上门去。

想通了这一些关键以后，鲁西不由的将眼光移到妃雅那冷艳至极的美丽脸庞上。

为什么自己还比妃雅要大上两岁，但是妃雅硬是可以从一个情报当中看出这么多的事情，甚至还能够提醒在座的其他尊长，但是自己却一点都看不出来？甚至还要妃雅解释老半天自己才能想通？

此时，鲁西不由的想起了外人关于妃雅的形容：“寒冰之心、烈火之身，冰火女王妃雅！”

现在，鲁西有点明白了，所谓寒冰当中的那个冰字，所形容的应该就是妃雅那冰样剔透的通彻智慧了，难怪自己的老爸会心甘情愿的臣服于她的领导之下。

原本自己还以为老爸是畏惧那个恶魔的力量，以及感谢之前妃雅能够通知冰雪楼危难，让冰雪楼可以顺利撤出奇特城的恩德呢！看来是自己一直会错意了！

也难怪商联的业绩会蒸蒸日上了，妃雅绝对不是一个摆着好看的花瓶，相反的，她的智慧才是促使商联有如此佳绩的最重要因素。

只是不免的，鲁西心中还是有着一股淡淡的妒忌与羡慕心情！

随着妃雅解说完，鲁西垂头面对自己内心那复杂的感觉时，整个会议厅里面每个人不由的全都陷入了各自的思绪里。

两眼望着行军营帐幕的顶端，对于上面随风起伏的布幕视如不见，妃雅苦思着该如何因应眼前这个窘境，该怎样做才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陡然的，妃雅忽然想到了，如果亚芠身在此地，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会如何做呢？

半晌，妃雅不由的哑然失笑起来，这真的是一点都不难猜呀！

面对沪伊精心设置的陷阱，她想亚芠一定会面无表情的挥舞手中的白金剑，然后从丰原城的城门开始，一路杀到沪伊的身边，从容的将沪伊的人头斩下，然后同样从容不迫的突破精兵封锁而归来吧！

又或者亚芠根本就不会为了所谓亲友团的阻挡而停下他的脚步。

依照他的个性来推论，要嘛，亚芠肯定是会展现铁腕作风，硬是把所有亲友团身上所中的毒给解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救出来以后再挥军急冲丰原城。要嘛，他就是第一个挥出白金剑将亲友团给解决掉的人。

依照她对亚芠个性的了解，亚芠肯定是会这么做的。

这个时候，妃雅突然觉得她好佩服亚芠能够如此做到凡是敌对者杀无赦的理念，换做是她的话，尽管外人称呼

她为寒冰之心，有着一颗寒冰般的冷血心脏，作风相当的冷硬，但是唯有她自己知道，其实她心硬如铁全都是被逼出来的。若非如此，又怎么能够统领这么大的一个势力呢？

真正的她根本就无法做到那种对敌人杀无赦的绝情作风，起码，她就不忍心也没有办法逼迫自己手底下的战士，对他们所熟识的尊长挥刀相向。

妃雅忍不住幽幽一叹。面对着这种局面，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才好。

曾经有过好几次，她好想叫凯特领着死神小队去解决掉亲友团，她知道死神小队绝对有办法，只要她说出口他们一定能够帮她解决这件事情的，但是，她真的是不忍心呀！

妃雅不用想也知道，死神小队解决这件事情的唯一办法会是什么办法，但是，她怎么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亲友团这一万多名的老人家，死于死神小队之手呢！更何况，这对死神小队也是不公平的！

妃雅她不是不知道，虽然整个二十万联军当中的所有人，都在庆幸着自己的这一方有着死神小队这样实力坚强、可以对抗商盟方面的魔兽牛怪的精锐队伍存在，保存

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生命安全，但是，同时他们也是深深的畏惧着死神小队的存在。

是的，二十万联军的战士，几乎每个人都在畏惧着死神小队的存在！

这想来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看到了小小的数十人队伍，竟然能够独立的面对着数以千计的庞大魔兽群，在经过了一番人兽厮杀以后，在那满地是牛怪残尸的血腥战场上，宛如修罗战鬼般数十个染血的人影毫无损伤的平安归来，这样的场景在联军开始举事的时候，几乎是每天都要在二十万大军的面前上演。

一次、两次，所有的战士还会因为牛怪遇到了克星而感到兴奋，但是十次、二十次以后，兴奋冷淡下来，转而代之的，是对于死神小队的深深畏惧。畏惧着他们那种强大到不堪想象的可怕力量，畏惧着他们那种无情狠厉的杀戮手段，更畏惧着他们那每日染血的身影。

曾几何时开始，妃雅悲哀的发现到，死神小队已不再出现于联军人群的面前了，他们只是静静的、沈默的，守护在联军与她四周的阴暗角落，一面忍受着孤寂守护着所有人的安全，一面静静的等待着，等待着能够让他们这群杀戮机器再度派上用场的时刻。

直到现在，唯一肯出现在人群面前的也只有现在在她身边的凯特了。

但那也只限于在她召唤他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凯特也是一如其他的成员一般，消失而不知所踪。

有时候，妃雅真的有点气亚芠，气亚芠为什么要赋予死神小队这样可怕的力量，又赋予了他们如此无情到近乎残忍的铁血作风。

但是更气的是，联军当中的人却完全没有想到，若非有着这样的死神小队，联军现在早也已经不存在了。

如此之下，她又怎么忍心再让死神小队背负上除了受人畏惧以外，再加上屠杀亲友团所带来的联军战士的怨恨呢？

虽然她知道死神小队一直在等待着她的命令，凯特也曾经暗示过她好几次，但是她就是不忍心呀！

也许，自己并不是不忍心将那群亲友团给除掉，而是不忍心死神小队要因此而背负着众人的骂名与怨恨！

陡然的，妃雅不由的想起了数年前，在虎王坡上，当自己拒绝浑身染血的亚芠触碰时，亚芠脸上那种淡淡的悲哀神情！

亚芠，当日你在命令死神小队演出这一场戏的时候，对于今日死神小队的情景，你是否早已了然？

如果早有预知的话，那么你又为什么要下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呢？

我宁愿死神小队还是跟在你的身边，起码，在你身边的死神小队是昂首挺胸、神气万分，而不是在这里面对着众人畏惧的眼神，不得不将自己隐身于黑暗之中！

亚芠你可知道！死神小队跟在我的身边，受到了多大的委屈？

在这里，有的，只不过是一群同时令敌我双方畏惧的死神之名，在残酷的冷血战场上浑身浴血，用尽心力却又不受人喜爱与认可，只能够藏身于黑暗的角落当中，默默的承受着人群畏惧的眼光，静静的舔舐着自己激战后所留下的伤口，一群只能够存在于孤寂光环下的黑暗英雄！

不再是那群用着激烈高昂的声音，高傲无比的向世人宣布，他们乃银月恶魔座下死神镰刀小队，那支令人振奋的精锐队伍！

忽然，沈浸在自己思绪里面的妃雅，感觉到身外的气氛有点奇怪，整个厅里面所有的人全都楞楞的看着她，脸上的表情相当怪异。

妃雅一楞，脱口而出的问道：“大家是怎么了？怎么这样看着我？”

盖赤轻咳一声道：“妃雅，你的眼睛是不是跑进沙子了？眼泪都流出来了！”

在盖赤含蓄的提醒下，妃雅这才惊觉到，自己竟然呆望着凯特而且还流着泪？

急忙的擦拭了一下自己的脸，妃雅不好意思的对所有人道：“对不起了，大概是太累了，所以眼睛有点发酸！”

在场的皆是明眼人，又哪里会不知道妃雅这只不过是掩饰的话而已。即使好奇妃雅刚刚在想什么，但是，没有人会笨到去揭穿妃雅的掩饰的。

忽然，妃雅的眼中传入了一阵有如蚊蚋般低细的声音，是凯特真挚的声音。

“小姐，您不用想太多，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心知自己刚刚的失态已经让凯特察觉出了她的思绪，轻不可觉的微微点了点头，妃雅算是对凯特回应。

但在她心中是否真能够放下这不忍，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妃雅调整好自己的思绪，完全的恢复了正常，升日楼主已经忍不住的问道：“联主，你看对于这件事，我们该怎么处理才好！”

妃雅想了想，最后一咬牙道：“不去理他！”

“不去理他？”几乎是所有人有志一同的，惊叫出声来。

妃雅点点头道：“对！就是不去理会他，完全当这件事情不存在！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的办法。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对方敢设下这个以洪伯为目标的陷阱，这表示对方绝对有相当的把握。既然明知如此，那我们又何必白白去牺牲。

“还是说各位会认为去挑战一个计画周延的危险陷阱，比明知眼前有陷阱而闪过去的作为来的

比较有挑战性？

“再说好了，沪伊敢设下这个圈套，就表示他算准了我们一定会上钩，但是我们偏偏来个反其道而行，置之不理，这样反而会打乱沪伊的步骤，甚至引起沪伊的猜忌，无论怎么看对我们都有利。”

听完了妃雅的理由以后，众人不由的深思起来。妃雅所说的的确相当有道理，就连信心十足的洪伯也不吭气，但是？？吉尔大公想了想以后，忍不住问道：“联主，那亲友团的事情如何解决？”

近乎铁青着脸，妃雅板起脸来，厉声道：“不用再提亲友团的事情了。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传令全军，从明天开始，全力围攻丰原城，凡是遇有因亲友团成员而出战不力者，视同叛乱处以极刑！

“盖赤长老，明天就由你的铁血团支部担任先锋，由你亲自督战，凡是有上述情形者，持我号令当场立斩！”

听到妃雅铁青着脸发布出来的雷霆命令，甚至还拿出了联主的气魄不再称呼盖赤为伯伯，改以直接称呼他的职名以示她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众人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

知道妃雅这次是真的铁了心，不想再受到亲友团的限制，甚至不惜取走亲友团的性命，藉此同时亦表明了她取得丰原城的决心。

正当众人为妃雅如此绝情冷酷的命令而呆呆凝视着妃雅时，看到了众人的样子，妃雅不由不满的皱起了眉头，问道：“盖赤长老，你有问题吗！”

听到了妃雅冷冽的声音，盖赤不由的一震，急忙的站起来，略微躬身道：“属下遵命！”

“且慢！小姐，请你收回成命！”

几乎是同时，在盖赤领命的时候，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阻止盖赤的领命。

妃雅、盖赤、以及其他的人全都望向了声音的主人——凯特。

嘴角逸出了一抹温和的微笑，凯特站起来对着妃雅及众人道：“妃雅小姐，请你收回这道命令！

“您看看，各位长老都被你吓到了，再不收回这道命令的话，可是有损你女王的形象唷！”

妃雅皱起了眉头，凯特到底在说什么？

再度的一笑，凯特微笑道：“再说，你要下这道命令的对象也下错了吧！你要盖赤长老以及铁血支部做这种事

情，岂不是叫盖赤长老为难！像这种残杀老弱妇孺的坏事，就应该交给恶魔的手下来干才是正理！“

妃雅一楞，正想要说什么，凯特已经抢先的摇摇头道：“不过，这也怪不得小姐你了。有谁不知道，恶魔的手下也只听恶魔的话，现在既然恶魔不在这里，那么，会干出什么事来大概是没人晓得了。妃雅小姐，我想大家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各位长老说是不是呀！”

“凯特，你在说什么呀！”

几乎是气急败坏的，妃雅忍不住也站起来，对着凯特大叫着。

摇摇头，凯特脸上的微笑不变，忽然伸了个懒腰，轻轻道：“嗯！这天色已晚，小姐、各位长老，请恕我已倦了，要早点回去休息了。”

看着凯特那气死人的慵懒模样，妃雅更是大声的叫道：“凯特，你——”

谁知妃雅还来不及说完，就见凯特背后披风一扬，一阵轻风吹过，休息室当中已经少了凯特的身影，只留下了休息室充当大门的布幕，被人掀动而啪啪作响的声音。

失去了指责的对象，妃雅只得垂头丧气的坐了下来。

一旁的盖赤叹口气道：“妃雅！”

妃雅深深将自己的头埋进了两手当中，闷声道：“我知道！我知道！都怪我没有及早下定决心，全都怪我！”

盖赤、众人不由全都陷入了一片沈默当中。

在场的众人哪里会看不出来，凯特已经决心要背起这个屠杀自己乡亲父老的恶名了，而且还体谅的说出了，死神小队不是妃雅直接管束的话来，用意就是要撇清妃雅等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凯特如此自愿承担骂名，做着他们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事情，如此贴心而又为他们着想的行为，一时之间竟使得所有人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半晌，妃雅终于抬起头来，随即用着一种几乎冷到极点的声音对着盖赤道：“盖赤长老，刚刚的命令还有什么问题吗？”

忽然看到妃雅这个样子，盖赤不由的一楞，随即点点头道：“没问题，属下这就下去安排！”

“等等，通令下去，明天天明之时，发动总攻击！”

叫住了要离开的盖赤，妃雅又下了总攻击的命令。

不等盖赤回应，妃雅又马上站了起来，匆匆的抛下了一句话：“各位，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为止，我先失陪了！”

说完，妃雅立即转头走回她的房间里面，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当然，没有人会为妃雅这种明显的失礼举动感到不悦的，因为，每个人早已看到了妃雅那微带着水气的通红双眼！

在盖赤的示意下，所有人静悄悄的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既然妃雅这个联主已经下定了决心，那么身为商联长老的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安排。

今晚，对他们而言将是个不眠之夜，或者，对另外的一小部分人也是！

第二天一大早，在盖赤等一干长老的陪同下，妃雅登上了临时搭建而成的将台，底下，是一片密密麻麻挤满了整座山谷的二十万联军大军。

此时，二十万的大军正处于一片窃窃私语的轰闹当中，所谈论的，无非是昨天晚上，值勤的卫

兵曾经听到了丰原城当中传来的喧嚣声。

隐约间，还有着喊杀喊打的声音。听说，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还有人看到过，从中军的帅帐里，有一道黄色的光芒飞出，直接投往丰原城。

站的离将台比较近，而且比较敏感的人已经发现到了，向来陪在联主身边那个魁梧的老人家，传说中大陆十大高手之一的大力神王洪伯，在这个时候竟然不见踪影。

再加上从昨天深夜里就已经不断的各种骚动，今天早上又这么早就将所有人给集合在这里，敏感的人不由的心中了然。

看来联主已经失去了耐性，准备要全力进攻了。

冷眼看了一下不断窃窃私语的一干战士，妃雅眉头紧紧的皱着。

半晌，往前跨出了几步，来到了将台的前缘，张口道：“各位商联英勇的战士们，相信里面已经有许多弟兄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一大早就站在这里的原因了。”

不需借用传声水晶，妃雅冷凝的声音传遍了二十万个联军战士的耳边，让每个人都接收的到。

“如果当中还有不知道的人，那也没关系，请仔细的听我说来！”不理会底下的窃窃私语，妃雅依旧进行着她的演讲。

“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从我们商联立意要夺回属于我们的地方、属于我们的城市，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两个月了。我很高兴的跟大家说一声，在各位的努力下，我们已经夺回了属于我们旧联盟近三分之一的地盘了。

“但是也要很遗憾的跟各位说，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城市，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大家应该都很了解，那就是我们已经困在这里一个多月了。可以说，我们举事以来，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小山谷当中。

“眼看着冬天即将来临，而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却没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场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集合各位，用意便是想要带领着各位进入丰原城当中以避风雪。各位说好不好？！”

随着妃雅的话声一落，底下稀稀落落的响起了一片应和的叫好声，弄得妃雅背后的盖赤等人不满的皱起了眉头。这样的部队说要打胜仗恐怕也难！

妃雅又继续道：“我知道要各位去攻击亲友团会令各位相当的为难，不过，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死神小队已

经先行的潜进城里，暗中将亲友团给保护住了，所以各位在战场上尽可发挥所长，攻克敌阵。但是，为了避免当中有人——“

“妃雅！先别出击！”才说到一半，半空中忽然响起了一番炸雷般的巨大声响，掩盖了妃雅接下去所说的话。

紧接着，所有人看到了天空中，一道强烈的流星闪过，一个霸气十足的魁梧巨人从天而降，来到妃雅的面前。

看到了这一个巨人，刚刚还奄奄一息的二十万大军顿时起死回生，个个精神十足高挺起胸膛，同时引爆了一连串的高声欢呼。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在联军当中有着战神般地位存在的大力神王洪伯。

只是此时的洪伯似乎无心理会底下的欢呼声，随手的对所有人挥挥手打声招呼之后，一边拉起妃雅，一边对一旁的盖赤等人交代说：“盖赤，你们将所有人回归原处，今天的总攻击计画取消！妃雅，你跟我来！”说完又对妃雅说了声，然后就拖着妃雅飞快的来到了她的帅帐当中，徒留一大群满腹疑惑的众人在原地。

来到帅帐当中，妃雅忍不住用力一甩手，气愤的坐回自己的位置上，脸色铁青的道：“洪伯，你如果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虽然是在气愤当中，但是面对着自己最信任的长辈，妃雅说出来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夹带着一点的小女儿娇态。

但是要不是因为洪伯是当着全体战士的面前，强行将她给拉回来，还自作主张的将她的攻击命令撤销，恐怕妃雅也不会对洪伯这样说话了。

苦笑一声，洪伯伸手递出了一个绿色的圆球给妃雅道：“妃雅，你看完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了。用真气注入就行了。”

妃雅疑惑的从洪伯手中接过了这个以前从来没看过的东西，先反复的看了一下之后，然后才照着洪伯所说的，将真气给注入了这个绿色怪东西当中。

其实，如果这时纳肯在场的话，一定可以看出这个东西跟他与海格联络用的东西，是相当类似的。

将真气给注入了绿色圆球当中之后，妃雅惊讶的发现到，这一个绿色的圆球竟然慢慢的脱离了她的掌心，飞到了半空中，同时散发出一层淡淡的绿光来。

不一会，绿光组成了一幕似虚似实的半透明光幕，出现在妃雅的面前。

虽然相当讶异这个不知道是用什么原理启动的东西如此神奇，但是，更叫妃雅吃惊的是，光幕当中一幕幕闪过的各种画面。

虽然因为整个光幕都是绿色的，所以导致色彩失真，但是，妃雅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光幕当中所描绘出来的一幕幕人影，全是死神小队的人，而且一个不少，足足八十七个，没有任何人缺席。

但是，怎么，死神小队竟然会被人所擒？

这怎么可能？

最后，在光幕当中出现了一个脸皮皱的跟什么似的，眼中透露着无比强烈恨意的老人的大脸，然后整个光幕又回到绿色圆球，飘回了妃雅的手上。

紧紧的抓着手中的小圆球，妃雅努力的大大吸了好几口气，勉强平复了一下自己心中那无比激荡与震惊，还有因为光幕当中死神小队的各种模样所引起的可怕愤怒，眼露凶光脸色铁青的望着洪伯，半晌，这才咬着牙，一字一句的问道：“洪·伯，这·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早已经有预感妃雅会这个样子，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会令号称寒冰之心的妃雅如此的愤怒，而连妃雅都这个样子了，洪伯真难想象这东西如果真的交到他的手中的话，那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了？

苦笑着，洪伯无奈道：“妃雅，你先冷静冷静，你这个样子教我怎么说？”

虽然知道洪伯所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更是需要冷静，但是心中那沸腾的杀气与愤怒，却叫她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勉强的大吸了几口气，妃雅闭上了双眼，动也不动的坐在原位上。

许久，妃雅那激烈的呼吸声终于慢慢的缓和下来，然后才睁开了眼睛，注视着洪伯，语如寒冰道：“洪伯，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洪伯苦笑一声，好吧！总算是比刚刚要好的多了，而且他也知道，妃雅可以做到这样已经是不简单了。

虽然只是把愤怒与杀意藏在心中而已，但是真的也够不简单了。尤其是在见识过刚刚妃雅的怒气之后，现在虽然也是铁青着脸，但是也足够了。

不再卖关子，洪伯终于缓缓的将他昨天晚上所见到的事情，逐一的说了出来。

不知何时，盖赤等所有的长老也悄悄的走进来，停在洪伯的背后听洪伯说话。

在离开了妃雅的私人休息室以后，凯特马不停蹄的直接走到山谷外面的一处林子当中。

在林子当中，除了少数的人出去侦察以外，所有死神小队的队员几乎全都在这里，或静或动的，全都在凝练着自己的真气或是招式。这是死神小队无敌的实力来源，随时随地只要有时间就充裕自己的实力，这是他们的自我期许也是自我要求。

察觉到凯特回来了，众人全都收功围到凯特的身边，七嘴八舌的问着凯特今天晚上开会的结果。

看来他们也是很清楚，今天晚上的会议才是重头戏。

凯特微笑道：“兄弟们，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动了。”

一听到凯特这么一说，一瞬间所有人的神态立变。虽然脸上依旧是有着笑容，但是原本轻松的感觉不见了，可以感觉到，淡淡的煞气正从所有人的身上飘出。

凯特微微一笑：“先把外面的弟兄们给找回来吧，其他人趁机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

对着其中的某人说着之后，凯特往自己的帐幕走了进去。

其实说是他的帐幕还不如说是他跟其他人一起合睡的帐幕，身为小队长的他并没有特别的享受，一切与其他人一样，而这也是凯特以及力奥这两个小队长之所以深深受到其他队员爱戴的原因，可不光是他们的实力坚强而已。

至于夜月则是因为性别的关系，所以才得以享受到特殊的待遇。不过比起受爱戴来讲，夜月还是三个小队长里面最受欢迎的。没办法，谁教美女总是比较占便宜，就算是死神小队也不能免俗。

很快的整理好自己的装备，一身轻便的劲服，外加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标准配备的大披风，凯特不自觉的看了一下左臂上的死神徽章，心里暗暗的苦笑。

看来，今天死神徽章又注定要染血了，搞不好还可能是那些最不该染上的无辜者的鲜血！

振了振精神，凯特一掀布帘走出了帐幕。才一出来，首先映入眼中的便是一群神情彪悍，队伍整齐，个个像根直挺标枪的安静队伍。

看到了凯特出来，队伍当中顿时传出了报告声：“报告，风组到齐！”

“火组到齐！”

“水组到齐！”

“土组到齐！”

凯特点点头，脸上的笑脸一敛，厉声道：“兄弟们，大伙的好日子过去了。各位的刀剑磨利了没？”

“磨利了！”一声整齐的宏亮回应声，由八十六个死神小队队员同时的喊出来。

凯特满意的点点头，然后才又道：“今天晚上开会时，我方接获到凡铁的情报，或者该说是，从敌方主动透露情报给我们知道的讯息中显示出，目前在城中主持各种事务的是头儿的大敌沪伊！”

不顾死神小队脸上的惊讶神色，凯特随即一一将今天晚上妃雅所做出来的各种推测与假设全都说的一清二楚，一一的告知所有人。而这也是亚艾在虎王坡上所立下来的惯例，绝对不对任何人隐瞒任何事情。

总算说完了之后，凯特沈默了一下，让所有人消化一下刚刚他所说的事情，然后才道：“不可讳言的，现在城里面一定已经装好了相当完善的陷阱，就等着洪伯入笼。

原本妃雅小姐已经决定不管这一个陷阱了，但是她也对于丰原城一再地派出亲友团阻扰大军一事失去了耐性了，因此决议要在明天发动总攻击，甚至不惜造成亲友团的损伤也要攻进丰原城。

“不过，我在想，头儿派我们来本来就是要从旁协助妃雅小姐的，如果真让妃雅小姐下了这个命令，岂不是辜负头儿对我们的期望了，也未免对妃雅小姐的形象有所影响。所以，还是我们来比较合适，再说，这种取人性命的事情还是比较适合我们，谁叫我们是死神镰刀小队，本来就是专门用来接收人命的。

“所以我已经阻止妃雅小姐下达那个命令了，这件事我已经接下来了，不管是要血染亲友团或是代替洪伯去钻这个陷阱都一样。

“在我认为，对方既然存心要钓洪伯，那么所有的陷阱一定都是针对洪伯的，如果对象换成了别人，应该就没有那么有效了。而且我个人认为这毕竟是一个好机会，放弃了实在太过可惜，所以我决定这件事就由我们死神小队去干。

“当然了，既然要一头钻进别人准备好的陷阱一定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依照往例，愿意去的等一下就跟我走，不愿意的就留守在这里。各位有没有问题？”

死神小队的所有人你望我我望你，就是没有人发话，接着凯特又说道：“现在，不愿意跟我去的负责今天晚上的警戒，有特殊的状况立即直接回报给妃雅小姐，愿意跟我去的人现在听令！出发，目标丰原城！”

说完，凯特一马当先的在黑夜当中头也不回的奔往丰原城的方向。

不过此时的凯特如果回头的话就会发现到，刚刚的那句话他根本就是白讲了，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留下来，八十六个小队员，一个不缺的跟在他的背后，趁着夜色往丰原城而去。

来自铁血团见习兵队，几乎全是在丰原城里土生土长的死神小队，轻而易举的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穿过丰原城厚厚的高大城墙潜进了丰原城当中，同时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聚会。

不过，之所以能不惊动任何人，一方面是死神小队技高胆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碰到一个外人的关系。

虽然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丰原城中却是静的出奇。

大街上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连一点灯光都没有，而且向来繁华的大街上别说是人影了，连个鬼影都没有，除了一、两只找不到吃的野狗在大街上遛达，间或因为饥饿而发出哀鸣声以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诡异的寂静像是一块沉重的大石，重重的压在凯特等人的心头上，使得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死神小队，这时也显得好像有点异样，不时的用眼光往四周探视，仿佛就像是在那黑暗的角落里，有着属于鬼物的冷光在窥视着他们般，令人不寒而栗！

凯特也察觉到所有人的异状了，虽然他自己也是感觉到心里沈甸甸的，但是会有这样的异状倒也不出他的所料之中。

因此，凯特很快的说道：“现在各组分头，风组负责查探亲友团之所在，如果可以救出则救，如果不能的话——”

轻轻的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划，所有人都看懂凯特的意思。一时之间，浓厚的杀意弥漫在死神小队之间。

凯特转过头来又继续道：“水组负责从旁协助风组，如果遭遇到敌人的话，能灭即灭，不能灭的话立即撤退，不得恋战。风组跟水组听到没！”

大概是因为现场的气氛太过于诡异，凯特不敢大意，还特别的交代了一番。

等到小队当中某部分的人点头之后，凯特才又继续道：“火组与土组分头寻找丰原城当中兵队中心所在，找到后联手监控，如果兵队有任何状况发生的话，先做阻挠，并且发信通知风组与水组撤退，然后加以掩护，同样不得恋战！”

等到刚刚没有点头的另外一部分人也点头了，凯特这才又道：“三个小时后，无论是一无所获或是顺利完成任务，各组都回来此地会合！如果到时我还未到的话，不用管我，自行撤退！”

凯特此话一出，所有人全都了解到凯特已经将此行最困难也最危险的任务——刺杀沪伊，揽在自己身上了。

这项刺杀任务等于是正面挑战沪伊所设下的陷阱，其危险性是不用置疑的，所以凯特才会有此一说。

但是即使如此，相信凯特的实力即使是不成功，平安归来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众队员，也什么都没有说。

更何况，亚芠不在的这个时候，在众人的心目中，凯特等于就是亚芠的代表，对于凯特所说的话，众人当然是不会有所疑问的。

见到所有人全都了解了刚刚他所分配的任务之后，凯特随即打了一个出发的手势，一瞬间，所有的死神小队仿佛是跟夜色融为一体般，急速的从凯特的身边消失，不到三秒钟，现场就只剩下凯特的身影了。

趁着夜色，凯特充分的发挥了他所有的技巧，穿过了一层又一层的严密警卫，静静的潜进了位于丰原城地理位置的正中央、原本妃雅的住所宅邸、同时也是整个丰原城里面最豪华的大宅——丰原府当中。

在凯特的推测中，沪伊如果真的要安排陷阱的话，所能选择的无非是两个地点，一个是铁血团的总部，另一个无非就是他现在的丰原府了。

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凯特决定在这两个地方都走一遍，不过现在看来，他的运气似乎不错，第一个选择就正中目标了。

比起了沿路而来那种鬼影全无，寂静无声的景象，显然，眼前的丰原府要热闹得多了。

整个府邸当中几乎全都点起了耀眼的灯火，让整个丰原府里面几乎没有阴暗的角落，而且从大门口开始，几乎

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身着铠荷枪带刀的卫兵，几乎站满了每一个可以站的地方，将整个丰原府掌握在他们的监控当中。

无论沪伊是否真的在这里，看到了这样的阵仗，凯特直觉有一探的必要。

借着以前奉亚芠的命令来这里找妃雅时所记熟的府里地形，凯特既轻巧又灵敏的，充分的发挥艺高人胆大的道理，谨慎而又大胆的作风，一路有惊无险的在不惊动任何人的作为之下，慢慢的潜进了府里的重要部位。

来到了这个属于核心的所在，很明显的戒备又更加的森严了。凯特愈发不敢大意，小心翼翼的观察着每一个房间。

可惜的是，每一个房间当中几乎都没有人在，偶有人的也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人，一看年纪就知道不是他的目标。

最后，凯特终于想到了一个地方。

他小心翼翼的跃上了屋顶，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终于来到了一间隐藏于所有建筑之中的一栋小平房外。

这栋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平房，当日曾经是妃雅用来处理丰原城里各种事务的书房，可以说是整个丰原府里面戒备最森严的地方。

凯特带着略微紧张与兴奋的心情，隐藏在阴暗处看着不远处的小平房。

看来他的猜测应该是没错，比起往日来说，现在在他面前的这座平房的戒备有过之而无不及。

起码，这栋小平房四周看起来虽然好像都没有人，但是他硬是在黑暗的角落中听出了数十声的低微呼吸声，连他也搞不清楚暗中到底有多少人盯着那间屋子瞧，想过去根本就没有机会。

想了想，凯特随即静静的转过身来，将刚刚被他打昏的那个人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这是他为了找个观察的好位置，而打昏了原本隐藏在这里的卫兵。

扒下了他的衣服之后，凯特仔细的将他的衣服给套在自己的衣服外，拿着他的兵器随即发出了一声引人注意的惊咦声，然后大摇大摆的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刚刚走出来，不远处随即有人发声道：“威乐，你在干什么？长老不是要我们藏好戒备吗？”

凯特边往小平房的方向走过去，边含糊道：“刚刚我好像看到了小平房上面有什么东西晃过的样子，所以忍不住走出来瞧瞧。”

那声音好像暗骂了一声粗话，随即又道：“威乐，快回来，你忘了长老的交代了吗？无论看见什么东西都不要出声，长老自会处理，用不着你替他担心！”

凯特心里暗暗的一喜，看来沪伊真的是在那小平房里了，那个所谓的长老应该就是他没错，而他的陷阱应该也在那屋子中，看来他真的是运气不错！

但是嘴里却不怠慢道：“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搞不好真的可以发现什么，那我不就发了！”

那人嘀咕了几声，照凯特的猜想应该又是粗话吧！

随即才又听到那人道：“算了，你想争功就去吧！当心功没争成倒把自己的小命给丢了，别怪我没提醒你，长老的本事你也看过了，自己小心点。”

凯特暗笑一声，看来这个家伙倒还挺关心那个被他给打昏的卫兵的，不过他大概想不到他可不是威乐，而是前来刺杀沪伊的刺客。

不过想想也是，大概也没人想到过，他这个刺客竟然会这么大剌剌的假装成他们的人，从他们的面前走过吧！

事实上，凯特的这个举动可真是大胆妄为，而且也是险之又险。万一一个不对，或是暗中的卫兵再精明一点，他等于是自暴位置，成为别人的活靶子。

而显然的，凯特的大胆冒险也有了回报。

一路任由他大摇大摆的往小平房走过去，就是不见有人出来盘查他，顶多是凯特经过时，黑暗中老是有人不屑的发出了嗤鼻声。

显然，刚刚他与那个卫兵的说话已经被其他人给听在耳中了，所以在认为他是自己人的情况下，顶多是对凯特的“拍马屁”行为感到不悦以外，也没人想到要阻止他。

终于来到了小平房的侧边墙角。

凯特假意的观察一下墙壁的高度，然后轻轻的低喝一声，大脚一跨，用力的在墙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脚印，然后藉由一蹬之力，跳上了小平房上的屋顶上。

人虽然是上了屋顶，但是免不了的，耳力不错的凯特听到了黑暗中传来了好几声不屑的声音。当中甚至有人说什么连个小小的屋顶都跳不上去，还想要发现什么东西，真是笑死人了。当场引得凯特心里暗暗发笑。

上到了屋顶以后，巧妙的利用屋顶的高度与平板的屋顶所造成的视觉死角，凯特半伏在屋顶上，暗自运功，徒

手无声的在屋顶上开了一个小洞，就着小洞往下一望，观察着屋内的情况。

首先看到的便是一个头发剩下没多少的头顶，微微的调整了一下角度，凯特很清楚的看到了，那是一个坐在桌子前，正低头看着桌子上的书的一个老人。

虽然没看过沪伊，但是凯特心中几乎已经确定了，底下的这个老人应该就是他此行的目标没错。况且，这间屋子里面除了他之外，也没有其他人的存在了。

看了一会，老人终于抬起头来，好像是脖子因为长久维持同一个姿势而酸痛的往四下扭转的时候，凯特隐约间可以看得见，这是一个脸上的皱纹多到可以夹死好几只蚊子的老人。

扭完了脖子之后，老人又继续的低下头来，同时还伸手翻了桌子上大概是书本的东西，然后又恢复成了刚刚凯特初见的姿势。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而且看得不怎么仔细，但是从年龄上来推论，应该是错不了了。

即使如此，凯特还是不放心的再看了一下屋内各处，再三确认之下，屋内没有什么扎眼的东西。凯特终于决定采取行动了。

正在这时，屋内的老人又开始抬起头来。

凯特深怕老人会起身离开这个位置，这样一来，老人刚好位在他正下方如此好的刺杀位置的优势就没了。

不敢迟疑，凯特随即轻喝一声，运气一震，随即将他所在的位置屋顶给震碎，整个人夹着雷霆万钧的下击声势，往老人的头顶落下。

这时候的凯特，也不管会不会引起外人的注意，一切以完成刺杀的任务为优先！

万幸老人似乎还没有发现到自己头顶上所发生的事情，抬起头来也只是扭扭酸痛的脖子并没有离座。

只是凯特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

虽然曾经从头儿的口中知道了沪伊曾经被他给封住了魔力，但是应该也不会耳朵失聪到连自己在他头上破屋而入所发出来的声音也没听到吧！

再来，凯特在瞬间也注意到了，老人扭头的顺序好像跟刚刚一模一样，甚至凯特还怀疑连角度也都一样。

不好！我中计了！

心里暗暗的叫着糟，但是凯特已经收不回他全力下坠的攻势了，现在他只求一切都是他想太多而已！

只是上天似乎不想让凯特太好过，当他手中的大刀接触到老人的身影时，整个屋子当中忽然亮起了一道青绿的光芒。

光芒过后，凯特定神一看，哪里有什么老人，甚至连刚刚的桌椅也都不见了，只有摆在他面前一个绿色水晶状的东西。

隐约间，凯特好像看到了某处的墙壁有在移动的迹象，只是知道自己已经中伏的凯特，可不想等到那个墙壁动完。

飞快的丢下了手中的大刀，一声铠化之下，凯特的背后顿时出现了一只形象飘忽的威猛豹子的青色光芒图纹。

在青光的照耀下，其睁眼难辨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绿色的强光。

青光过后，现场已经不见了凯特的身影了。

就在这一瞬间，凯特已经穿上了兽幻铠，而且循着原路几乎足不沾地的一路狂飙到快要脱出小平房周围的暗桩监视范围了。

只不过，此时周围的暗桩也都已经在刚刚凯特破屋而入时所引发的巨大声响吸引的现出身影来，追逐着凯特那因急速移动而化成的青影。

凯特知道自己还是太过小看沪伊所设下的陷阱，因而中了伏，想必现在整个城里面都知道他的存在了。

想起还四散的弟兄，他一边急速奔驰窜往丰原府外，一边闪躲前方拦路的卫兵，百忙之中还抽空朝天空发出了道耀眼的红色光芒，警告着其他的小队员事迹败露要尽快的撤离。

此时的凯特已经无法顾及其他人是否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只要一想到那不可思议的，仿如跟真的一样令人分不清真假的“老人”，凯特不由的心急如焚。

面对拥有那种能力的沪伊，凯特现在不知道在这个陷阱当中，沪伊到底还有多少的手段没有使出来？其他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只要一想到这个，凯特就更着急了！

而就在凯特边急急撤出丰原府边急着通知其他人时，在小平房里面，那扇空白的墙壁终于完全打开来了。

从墙壁当中，走出了一个与刚刚凯特所见的老人一模一样的老人，看来他应该就是策画这一切的人，也是凯特此行的目标沪伊了。

沪伊捡起了地上的绿色水晶，冷笑道：“果然不是大力神王，是他手底下的人。看来，计画相当的顺利！”

说完，沪伊又看着屋顶上的破洞，相当怨毒的喃喃自语道：“跑吧！看看中了麻醉光的你可以跑多远？等你跑不动的时候，还不是乖乖的手到擒来，相信以你们为饵，他想不来也不行！”

如果妃雅也在这里的话，听到沪伊的话，想必她会惊觉，到头来她还是中了沪伊的算计，落入了沪伊的计谋中。

看来沪伊是故意要引起她的警觉，好让她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以为沪伊的目标是在联军当中享有崇高地位，实力最强的大力神王。而自始至终，沪伊的目标本就不是大力神王，而是凯特等死神小队！

可叹的是，自以为已经看穿了沪伊阴谋的妃雅与凯特，却还是傻傻的一头钻进了沪伊的圈套当中。

拖着大量的追兵，凯特一头撞出了丰原府，在大街上到处乱撞。

冲出了丰原府之后，凯特这才惊觉到，不知何时，整个丰原城的街道上到处充满全副武装的士兵，凯特等于是一头撞进了他们的队伍当中。

但是奇怪的是，看到了凯特，街道上的士兵非但不上前围剿，反而拉开了他们与他之间的距离，只在远处不停的大呼小叫着。

凯特心中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他却不敢稍有停顿，趁机跃上了街道上的屋顶，避开底下大街上的拥挤士兵，认准了城外的方向直直往城外冲去。

已经无暇去隐藏身影的凯特很快就发现到，为什么这些士兵不攻击他了。

因为在屋顶上不断奔驰跳跃的他，赫然发现到，自己的手脚好像越来越不听使唤了，逐渐的失去了感觉，令原本应该是相当轻松跳跃的急行，变得好像速度越来越慢，也越来越困难。

陡然的，凯特想起了刚刚在屋中那道不知其意的绿光。

看来，就是那道绿光在作怪。

难怪街道上的士兵们不攻击他，反而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但是无论他跑到哪，士兵们就大呼小叫的。

原来，他们早知道他的身体已经逐渐的麻木起来，早晚会失去行动能力，难怪他们怎么也不肯近他的身了。

不用想也知道，这一定又是出自于沪伊的手笔，不与他对抗，只是藉由叫声来表明他的位置所在，任凭他失去行动自如的能力。

面对着不肯与自己对打的敌手，任凭他本领通天也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沪伊，你未免也太自大了，你以为凭我的能力，在完全没有受到阻拦的情况下，会无法冲出丰原城吗？

看着远处已经逐渐出现了丰原城城墙的黑影，凯特不由的暗自冷笑着。

只是，就在此时，心中冷笑的凯特忽然看到了远处，分成两边，接连升起了好几道的红色信号。

一看之下，凯特心中顿时大惊失色，他知道，沪伊的陷阱又启动了。

身为死神小队的队长，凯特当然是一看之下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几道红色信号的用意是什么？

一边是风组与水组所发出来的求救信号，表示他们急需支援。另外一边则是火组与土组回应风水两组的信号，表明了他们现在无力去支援他们。

停顿了一下以后，随即，两道金色的光芒分别从两组的所在地升空。

看到了这两道金光，凯特不由的心中一颤。

金光的用意他再清楚不过了，同时，也是凯特最不希望使用到的信号。

这道金色信号表示出，现在自己这一方情况已经是危急到不能再危急，甚至已经到达就算有人赶来也没有救了的地步。周围如果还有同伴的话，不用再过来，自己赶快找地方逃生去吧！

看到了这道等于是宣布自己死期的讯号，凯特浑身已经被冷汗给浸湿了，他多么希望自己看错了。

身为死神小队怎么可能会遭遇到这种情况呢？

但是凯特知道自己并没有看错！

抬头看了一下远处那已经相当巨大的幽暗城墙，他知道，自己如果奋力一搏的话，想要安全回

到联军所在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他能够照着兄弟们的信号所表示的那样，赶快找地方逃生去吗？

答案是——不能！

当日，在虎王坡上，头儿不曾弃大家而去，现在，身为队长的他也无法弃自己的弟兄而去，否则就算他逃得一命，那么他也无颜苟活了。

一咬牙，凯特狠狠的在自己的胸膛上用力的划上了一刀，鲜血顿时染遍了他的盔甲，借着强烈的疼痛，凯特唤回了自己的感觉，猛一转头，倒头往兄弟们的方向冲了过去。

既然要死，那么大家就一块死吧！死神小队没有丢下自己同伴而独自逃生的人！

同时，凯特在掉头的同时，一瞬间将自己身上所有携带的金色信号弹往空中发放，随即，又同时把所有携带的信号弹依序的发放着，藉此标示着自己所在的位置！

很显然的，其他人似乎也是存着相同的心思，也不断的发放着信号弹，标示着自己所在的位置。

最后，终于在丰原城中央塔旁的广场上，凯特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兄弟们，也看到了兄弟们背后那群紧跟不舍但是却又不肯靠近的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兵队！

而当凯特与所有人会合在一起的时候，从凯特来的方向，也同时传出了密杂的脚步声，人数绝对不会少于其他两面的兵队。

他们也随着凯特之后现身了，与其他两方的兵队会合在一起，将整个中央塔以及附近团团的包围住，将凯特等人围困在中间。

会合在一起以后，凯特等人随即察觉到，所有人的身上几乎全都带着伤口，还不停的冒着血。

只是这些伤口全都只有一两道而已，看来就像是自己弄上去的，所有人的遭遇已经不言可知了。

彼此互看一眼，又看了一下彼此身上的伤口，死神小队所有人，包括了凯特在内，不约而同的仰头大笑起来。

看来不愧是同一个出身，连刺激自己的方法也全都一样呀！

笑完了，凯特横目看向四下那密密麻麻包围住他们的商联所属兵队一眼，随即收敛起脸上的笑意，杀气腾腾的说道：“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不约而同，所有人高呼道：“早就准备好了，就等队长你了！”

凯特忍不住绽放出他一贯的笑意：“那好，这是最后一场了，就让他们后悔惹上了我们死神小队吧！”

吆——吆——吆发出了一连串的怪叫声，死神小队所有的人在一瞬间浑身腾起了令人胆寒心颤的浓烈杀气。

在这个时候，什么也不必说了，所有人都已经有了最佳的打算！

正如凯特刚刚所说的，死神镰刀小队岂能轻辱？就让大家用生命来让所有人知道，让他们后悔吧！

高高举起了手，然后重重的放下，凯特一马当先的大吼一声，往四周的兵队扑去，而其他人也没有比凯特慢上多少，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一头闯进了那密密麻麻的兵队当中。

有力而坚定的一张一缩，位于右肩上那只像极了可爱的小狗般的青色小豹子，忽然诡异的化成了一道绿色的线条，直接顺着手臂投入了手掌心当中，化身成了一把足足快有一个人长、像鞭更像刀的青色超长细刀，被凯特给握住了。

一向以来，自从功力大成以后，鲜少拿出自己的幻兽武器的凯特在现在这个时候，终于展现出了他的专用武器了。

细长的刀尖随着凯特那猛烈的前扑之势，忽然绽放出了一道无色透明的空气之刃，往那拥挤在一起的兵队群中横扫而去。

仿佛在为自己的外号做最明确的注解一般，远长于一般长刀一倍以上的超长细刀，加上前端那令人防不可防的

无形气刃，再搭配上凯特灵活而猛烈的身影，拥挤的兵队此时真的是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

随着凯特的一挥，凡是在他面前五公尺以内的兵队，无论身上有无盔甲护身，有无武器阻扰，半径五公尺内之人物，皆顺着凯特的一挥之势，拦腰而断，无一幸免。

远远的望过去，仿佛就像是一个陷入了疯狂的人，挥舞着又长又利的大镰刀，在收割着所有的人命。

无论是那因为沾染了鲜血而使无形的气刃也泛出了清楚而深刻的圆弧红刃，抑或者是那拥有着锐利刀刃的青色镰柄，无非都说明着，为何当初，凯特会被人称之为风镰之来由。

当一向冷静而理智的凯特舍弃了冷静，抛开了理智，投入了对鲜血与战斗的狂热当中时，手持着宛如一把有着血镰青柄的大镰刀的凯特，绝绝对对是所有与他为敌者的最大恶梦。

没有人可以接近凯特身周五公尺之内，近乎疯狂，也像是喜悦着眼前那一株株形之为人的作物，像个技巧熟练至极的老农般，一大把一大把，大力的收割著名之为生命的果实，用以填满空虚的地狱谷仓！

完全无法忍受自己的同伴在眼前被那无形的刀刃所切割，几乎是战意全消的，所有的人全都惊恐的往四下逃窜。

无奈人群实在是太拥挤了，再怎样逃，却也逃不过那一次又一次，飞挥而来的透明气刃，只能无助的看着自己的鲜血，化成了下一个受害者恐惧的血镰红影。

很快的，凯特的身边已经充满着用尸体所铺设而成的残酷地板。

其他人没有凯特那样的功力，也没有凯特那样的精力，但即使身上的伤口已经压不住阵阵的麻痹感，但是死神小队的其他人依旧是不停的动着。

虽然已经失去了灵活，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所有人也如同凯特那般，哪边的敌人最多便往哪边冲。

拖着有点迟疑的身体，拿出了醉大师精心打造的锐利神兵，鼓起了所有的力量，催动着体内所有能够催起的真气，刺激着手上深埋在指套里神之钻的强大能量，一次又一次的浴血奋战。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似乎是从头到尾，看起来相当精锐的兵队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还

手，除了逃之外还是逃，完全没有人肯跟死神小队正面战斗。

是陷阱吗？

包含凯特在内的所有人心中，不由的藏着这么一个疑惑，难道这又是沪伊的另外一个陷阱？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包括凯特在内的所有人，早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也不去探究，只是一杀再杀，能够杀两个绝对不会只杀一个。

对于那阵阵惊恐的惨嚎声，意外的，似乎只能够激起凯特他们更强烈的杀机，压榨出最后的一分力量，将眼前会活动的物体全都歼灭！

不知道过了多久，由功力最弱的开始，死神小队的小队员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支倒地，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拥挤的人潮给拖了出来，来到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现场、正面无表情的看着死神小队杀戮自己手下的沪伊面前。

面无表情的看着眼前那凄凉可怕的杀戮战场，沪伊似乎完全没有感觉。

他所在意的是，在他眼前，一个接着一个横卧于地，浑身动弹不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死神小队的小队员。

不知何时，场中只剩下功力最高的凯特一人，在追逐着越来越难追逐的兵队群了。

看着凯特那已经相当蹒跚的脚步，再也无刚刚的灵活与猛烈，谁都知道，凯特倒下也是迟早的事情。

终于，一个踉跄，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有踢到什么东西的凯特，砰的一声倒下了，倒在刚刚被他给拦腰而断的某一截尸体上。

几乎零距离的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死不瞑目而两眼怒张的苍白脸孔，凯特暗暗的苦笑一声，也该够本了！

心念一动，想要逆转真气自尽，但是没想到的是，不但全身宛如木石般没有任何的感觉因而无法行动，就连体内那向来灵活自如的真气也完全没有感觉。

罢了！看来自己连想要自裁的机会也没了！

体悟到这一点的凯特心里暗暗的叹口气，想来个眼不见为净，却发现他连闭眼的权力也没有了。

忽然，一阵清脆的掌声传入了凯特的耳朵当中。

“好！好！好！不愧是死神镰刀小队，中了能在一瞬间将人给完全麻痹的麻痹光竟然还能够跑到这里来，而且还杀了我这么多的手下，真的不愧是死神小队呀！”

轻轻的拍着手掌，沪伊完全无视于周围那群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对他敢怒不敢言的士兵们那怨毒的神色，缓缓的来到了凯特的面前。

随着沪伊的来到，周围立即有两个看起来像是沪伊亲信的士兵很快的跑过来，将凯特给拉了起来，让他面对沪伊。

同时，其他的小队员也都有人照顾的被拉到凯特的面前，一起面对着沪伊那张充满着皱纹的脸。

无法压抑心中迁怒的恨意，望着动弹不得的凯特等人，沪伊忽然仰面大笑起来。

笑声当中充斥着无尽的怨毒，饶是凯特等人胆大包天悍不畏死，在这种完全处于下风的时刻，也听的他们心中一阵阵感到不妙。

忽然伸手拔出了旁边一个士兵的配剑，沪伊用力的往凯特大腿上一插！

虽然身上还有着兽幻铠的保护，但是因为此时凯特没有半点的真气护身，因此再坚硬的护铠也禁不起沪伊如此大力的一刺，霎时鲜血顿时从凯特的大腿上喷溅出来。

所幸凯特身上所受到的麻醉光不但取走了凯特等人的行动能力，甚至连感觉也都消失了。因此，明知现在自己的大腿上还插着一支亮晃晃的长剑，但是凯特脸色连变都没变。如果凯特此时还有能力可以变脸的话！

用力的将长剑一吋吋往大腿中刺进去，沪伊脸上尽是狰狞的杀意与憎恨：“终于，你们全都落入了我的手中了吧！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那小子底下三个小队长之一，我记得你叫凯特，是不是呀！”

手里的动作并没有因为嘴巴在讲话而停止，反而更用力的往凯特的大腿中刺了进去。

终于，在点出凯特的身分之后，沪伊也狠狠的用长剑在凯特的大腿上刺个对穿。

松手将长剑留在凯特的身上，沪伊看起来似乎是极度疲倦的往后退了几步，自然有一两个人马上迎上来扶住他。

挣开了旁人的扶持，沪伊再度来到了凯特的面前。

忽然又是一个伸手将凯特大腿上的长剑给拔了出来，然后又换成了另外一条腿，同样用尽了全力才把长剑给刺进凯特的大腿当中，然后又拔出来，然后又换成了手。

直到长剑在凯特身上四进四出，彻底将凯特的四肢给完全的废掉之后，沪伊这时才像是满意了一般，将长剑给丢在一旁，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了一颗不到半个拳头大的白色小圆球。

小白球一离开沪伊的怀中，便不断的闪耀着白色的光芒，笼罩在凯特以及其他人的身上，然后沪伊才又将小白球给收了回去，得意的看着凯特。

“我知道，你现在因为麻醉光的关系，所以无论我怎么伤你你都没有感觉，但是你放心，麻醉光的效果很快就会过去了，等会你就知道了！”

转过头来，沪伊对其他人说道：“来人！把这几个家伙的四肢全都给我废了，我倒要看看没有了行动能力的死神小队有多厉害！”

一声令下，几乎拉着其他队员的士兵，二话不说的拔出了自己的剑，也学着沪伊刚刚那样，在其他的小队员身上炮制出相同的伤口。

面对着此时自己以及其他兄弟们四肢被废的命运，也许是因为麻醉光的影响所致，所以凯特出奇的有种恍惚不真实的感觉，仿佛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梦！

只是比起了现在自己身落敌手四肢被废的命运，凯特所关心的是，沪伊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心里暗暗有个预感，沪伊将他们给擒住，绝对不会只是为了要废他们的四肢这么简单。尤其是在他看到了其他的兄弟们一个不少的被抓住以后，他更是如此的确信着，沪伊一定还有更深的用意在！

似乎是早已有所准备，沪伊很快的命人拿来了一支只三公尺高的铁柱来，就地的在地上打洞直立起来。

凯特还不清楚这铁柱到底要干什么时，就已经听到沪伊大喊道：“来人，把这些家伙给我吊上铁柱，我要所有人都看到他们的惨样！”

说着，凯特几乎是头一个，双手被人给绑在了一根从铁柱上端拉下来的粗大铁链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之下，凯特整个人刚好被铁柱给高高吊了起来，两脚离地的悬浮在半空。脚下同时也挂上了一颗二十公斤重的大铁球。

而其他的人，也很快步入了凯特的后尘。

很快的，整个中央塔前面的空地上林立了八十七个铁柱，每一个铁柱上全都悬挂着一个浑身赤红染血、麻痹，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的死神小队。

在所有人都吊好了的同时，凯特忽然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哼！原本木楞的眼角也不自觉的开始微微抽搐着，周围的死神小队也开始传出了闷哼声！

原来，正如沪伊所说的，他身上麻痹光的效用已经开始慢慢的减退了。

痛！痛！痛！

无尽的疼痛由轻而重，开始由凯特的四肢逐渐蔓延到全身，仿佛是每一吋的神经都在呐喊着，四肢撕裂般的痛苦，咬噬着神经。

此时此刻，凯特宁愿还是刚刚那样的麻木比较好。

也不知道沪伊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此时恢复了知觉的凯特依旧觉得自己浑身无力，甚至连体内的真气依旧也像消失了一般，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不过，他总算还可以稍稍的转个头，看一下四周与他同样狼狈的兄弟们了。

看着其他人的样子，凯特忽然一阵悲哀涌上心头。

曾几何时，人人心目中最畏惧的死神小队，竟然会因为一个失误而落入了现在的这个窘境，甚至连求速死都不能，只能任人欺凌？

虽然身体上的非人疼痛让凯特几乎想要立即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却不由的感到忧心。

沪伊如此辛苦的将他们给擒住，废去四肢又吊在这里，到底有何居心？

他绝对不相信沪伊只是单纯的想要把他们给吊死而已！

无法肯定沪伊到底想要做什么的凯特，此时除了身体上的剧痛以外，心中更是万分的焦虑。

他心中隐隐有一个预感，他绝对不会喜欢沪伊要做的事情的。

等到所有人全都安排好了以后，沪伊似乎相当欣赏凯特等人狼狈的模样，站在众人的面前品头论足了一番之后，这才挥挥手。

一个站在沪伊身后不远处，打扮看起来像是沪伊副官的一个中年人，随即转头往后叫道：“带上来！”

随着他一声令下，原本密密麻麻的队伍开始起了骚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正有一大群人往这个方向挤进来。

半晌，终于在另外一群士兵的戒护之下，一大群人出现在已经痛的天昏地暗的凯特等人面前！

看到了这一大群人，凯特等人瞬间脸色变的相当的惨白。因为他们不是别人，正是他们今天晚上目标之一的亲友团。

在士兵的戒护之下，亲友团来到了沪伊的身边。

沪伊对着所有亲友团的长者微笑道：“各位！相信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眼前这一群人士如何毫不犹豫的对着你们的幻影挥刀，现在你们愿意相信我的话了吧！联军压根就是想要取你们的性命的！”

听到沪伊对亲友团所说的话，凯特不由的眼前一黑。

他终于知道另外一边的弟兄们遇到了什么状况了，而很显然的，沪伊也想到了，甚至还将计就计摆了他们一道。

至此，凯特算是心灰意冷了，没想到他们从头到尾都被沪伊给利用了！

在听到了沪伊的话之后，亲友团的人不由恶狠狠的看着他们。

忽然，当中有人拿起了地上的碎石头，往凯特一丢：“可恶的家伙，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你竟然这么狠心的想要杀害我们！”

不到拳头大的碎石头敲在凯特的脸上并未造成伤害，但是，那个老人的话却叫凯特心中百味杂陈，小小的石头却比大铁锤还要令凯特感到痛苦！

他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真的是抱着能救即救，不能救即杀的目的来到这里的！

只是，尽管明知在战争之下，任何的牺牲都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他们也有着这样的觉悟。

但是，看到了这么一大群七、八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断的捡起地上的东西丢着他们，脸上更是抱着明显的痛恶与憎恨的神情，凯特只觉得一阵心痛。

也许所有人都抱着与凯特相同的想法，因此，无论这群老人用什么东西砸他们，甚至最后还忍不住冲到他们面前对他们拳打脚踢，甚至还有用咬的，弄得身上的盔甲上面沾满了自己所流出来的鲜血，但是就是没有人吭声，默

默的忍受老人的拳打脚踢，而这也正是随后赶来的洪伯所见到的景象。

半夜里，明显的察觉到丰原城当中不断的传出喧闹声，当中还夹杂着各种烟火讯号不断的在空中绽放，担心凯特等人情况的妃雅，几乎忍不住的想要赶过去一探究竟。

幸好洪伯也同样不放心，因此强行将妃雅给劝下了之后，他才匆匆的飞到了丰原城上空。

来到丰原城之后，凭洪伯的能力，他很快就察觉到丰原城里面的异状，同时也发现到中央塔附近的状况，连忙的赶到中央塔。

谁知道来到中央塔的上空时，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挤满了中央塔附近数也数不清的士兵，以及空旷无人站立处的那一大堆残骸断肢，令人难以想象刚刚到底发生多激烈的战斗！

再仔细一看，洪伯不由的肝胆俱裂。凯特等人竟然被人给活生生的吊在一根又一根的铁柱上面，而且，还有一大群七老八十的老人正不断对着凯特等人拳打脚踢，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凯特等人已经不幸了。

这实在是不能够怪洪伯会如此想，实在是凯特等人现在就跟个死人没两样，浑身上下原本威风凛凛的兽幻铠如今早已经破破烂烂的，很难令人想象那幻兽是否还活着！

再加上他们个个又都是浑身血迹，也难怪会令洪伯如此想了。

看着下面那恍如是在鞭尸般的举动，洪伯只觉得心中的怒意与杀气不断的高涨起来，哪管底下“鞭尸”的人每个看起来都七老八十的。二话不说，随手发出了七、八颗流星往当中的人群给炸了下去，同时声如轰雷般的怒喝道：“住手！”

总算洪伯在盛怒之下还顾忌到怕会伤害到凯特等人的“尸身”，因此下手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几个亲友团的老人被流星给砸中身亡之外，其他的人全都安然无恙。

否则，依照凯特等人现在的情况来说，恐怕洪伯这七、八颗流星砸下来，他们可真的会成为尸体！

而底下原本正在愤怒凯特等人竟然想要杀害自己的亲友团，在忽然看到七、八颗流星飞下来砸死了几个人，又听到了洪伯那声大喝，不由的全被吓了一大跳，惊叫的不断往后退，乱七八糟的涌入了士兵当中。

对他们而言，在亲眼看到死神小队毫不犹豫的对他们的幻影一刀砍下的时候，这些原本强迫把他们带来，又逼他们上城墙用人情打动联军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不要攻城，拿他们的老命当挡箭牌的新商盟士兵，已经悄悄的在他们心中转变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了。

因此，遇到这轰雷般的声音还有会打死人的流星时，他们自然而然的跑进了他们当中寻求保护了。

看着底下乱成一片的士兵以及亲友团，此时的洪伯真的是杀气滔天。

浑身雄厚的帝王真气，因为他激动的情绪而绽放出了强烈的黄色光辉笼罩在全身，几乎把洪伯变成了一个黄铜所铸的铁人般，无数颗闪耀的黄色流星不断的在洪伯的周身急速的飞翔着，看来洪伯已经是真的动了大怒了。

就在这时，底下忽然有一句话传进了洪伯的耳朵中，顿时叫洪伯为之一楞，身上的黄光与流星一瞬间消失不见了。

“大力神王，如果你还要他们的命的话，就不要轻举妄动！”

洪伯眼光不由的凝聚在现场里唯一一个完全无惧于他威势的老人——沪伊的身上。

同时，沪伊虽然是口出威胁，但是在知道凯特等人还没死的情况下，他不由的心中一阵兴奋。

仔细的打量一下凯特等人，果然发现到他们虽然看起来像个死人，但是身体还微微颤动。这一发现，顿时叫洪伯心里高兴的无法形容。无论如何，只要人没死，一切都还有希望。

同时就在洪伯打量凯特等人的状况时，沪伊已经趁机叫人将剑架在凯特等人的身上了，以免洪

伯会出来抢救凯特他们。

其实沪伊也小看了洪伯，以洪伯堂堂十大高手之一的大力神王，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凯特等人现在早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光凭他一个人根本就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当中，一口气把他们救出来。

何况，眼前的情势也摆明了沪伊是要借着凯特等人达到他某种要胁的目的，因此洪伯也就任由沪伊等人把剑给架在凯特等人的身上了。

缓缓的降到了沪伊的面前，此时完全展露自己神王威仪的洪伯，足不沾地悬浮在三十公分高的地面上，面目阴沈的面对着沪伊。

在沪伊两边的人早已经被洪伯的样子给吓到了，不由自主的垂下头来不敢正视洪伯的眼光。

反而是沪伊这个现在没有半点力量的衰老老人，竟然无视于洪伯的视线，恶狠狠的与洪伯对视着。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想浪费时间，洪伯直接挑明，声若洪钟的直接询问着眼前这个让他第一眼看到就相当讨厌的沪伊。

狠毒的一笑，沪伊看了一下凯特等人，然后才道：“我要求你们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亚芠那个小子，我等他半个月，半个月之后他如果没有来的话，那么我就会把这些家伙的尸体送回去给你们！”

沪伊此话一出，不但是洪伯一楞，就连沪伊身边的手下也是大楞。

虽然说他们并不清楚沪伊的计画细节到底为何，但是对死神小队的威名他们可是如雷贯耳，更何况现在就连传说中的神人大力神王也现身，可以见得死神小队的身价不凡。

但是手中掌握了身价如此不凡的死神小队的沪伊，竟然只是要大力神王通知一个名不见经传叫什么亚芠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照道理来说，应该是要求对方退兵才是正理呀！

身为沪伊的手下，他们不由的百思不解，沪伊身旁的副官忍不住的叫道：“大人！”

沪伊两眼一睁，忽然伸手一扬，只见一道绿光射出，当场把那个副官给打的往后滚了好几圈。

沪伊冷声道：“怀疑我的话吗？”

洪伯这下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了，沪伊怎么会忽然要他通知亚芠？

“然后洪伯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凯特他们落入敌手跑回来？”铁青着脸，妃雅似乎相当愤怒的望着刚刚说完的洪伯。

苦笑的点点头，洪伯道：“沪伊那家伙交给了我这个绿色的球之后，跟我说了用法之后，我想起了今天早上还要发动总攻击，所以这才急忙的赶回来！”

听完洪伯所说的以后，再对照之前的推论，妃雅整个人全都呆住了。她竟然从头到尾都落入了沪伊的计算当中呢！

“都是我，要不是我自作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话，凯特他们现在也不会身陷险境，全都怪我！

“如果凯特他们有个什么意外，我怎么对得起亚芠？”忽然紧紧的抱着自己的头，妃雅无比自责的喃喃自语起来。

看到妃雅这个样子，洪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虽然说谋略并非是他的长项，但是凭着他所知的亚芠与沪伊之间的事情来看，也知道沪伊根本从头到尾的目标都是在亚芠身上！

而妃雅的样子也实在令洪伯相当的担心，但是也不知道该从何安慰起，不由的担心叫道：“妃雅！”

“妃雅，这不是你的错！”

随着洪伯的声音，另外一个低沈浑厚的声音也跟着响起，是盖赤的声音！

已经跟其他人在门口听完洪伯所说的事情经过之后，瞧见妃雅自责的模样，盖赤也出声了。

慢慢的走到妃雅的身边，盖赤安慰道：“妃雅，这并不是你的错，错在于我们太过高估沪伊这个人了。”

抬起头来，睁着一双已经带着水雾的红色双眸，妃雅瞧着盖赤。

看到妃雅的模样，盖赤不由的暗暗一叹。再怎么说，妃雅到底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将这重担压在她的肩上也的确是苦了她。

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盖赤肯定的对妃雅露个微笑道：“妃雅，你真的没有错，事实上，昨天晚上你的推论真的一点错误都没有，甚至比我们这几个打混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要来的敏锐，而且还能够发现我们所没有发现到的疑点。老实说，论聪明才智，你已经比我们几个老家伙要强得多了！”

一旁的吉尔大公以及升日楼主也不约而同的点头附和着盖赤的话。

事实上，昨天晚上他们真的是心服口服，况且这几年来，妃雅的表现他们也是看在眼里，因此，现在看到妃雅如此难过，他们也不好受，也想出言安慰妃雅，只是被盖赤抢先一步而已。

“但是，我却害的凯特他们身陷险境！”妃雅喃喃道，心中的结还是无法解开。

盖赤叹了一口气：“妃雅，我想包括你我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在内，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

洪伯立即询问起来，不忍看到妃雅如此自责的模样，只要能够引开妃雅的注意力，要他干什么都行！

“其实无论怎么看，妃雅你的猜测并没有错，一切也都合情合理，也找不到任何的缺点，甚至我们几个老家伙都没办法像妃雅你那么精准的一眼看出了沪伊的企图！”

也不管妃雅有没有在听，洪伯一发问，盖赤立即从善如流的说了起来。

“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把沪伊投靠基列的行动误认为沪伊就是基列那方的人，因此，

无论沪伊的任何所作所为，我们都是以沪伊是属于新商盟的观点来看待的！”

吉尔大公一听到盖赤这么一说，连忙询问道：“盖赤兄，你的意思是？”

盖赤脸色有点凝重道：“我想，这个沪伊所谓的投靠，毋宁说是沪伊与基列达成了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协议。而这个协议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说要除掉亚芠吧！”

升日楼主也问了：“盖赤兄，此话怎讲？”

盖赤回答道：“正如同我们都晓得，在基列的背后有着‘它们’的存在，而基列他们也都晓得，我们其实也都跟亚芠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偏偏照目前的情势看起

来，亚芠才是他们真正最忌讳的。正好，这时候最怨恨亚芠、甚至怨恨亚芠一家人的沪伊出现了。

“无论沪伊是用什么方法与‘它们’联系上，甚至说服它们，总之，沪伊跟它们肯定是一拍两相合，有了共识，企图要对亚芠不利。所以沪伊所谓的投靠基列，恐怕只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而已，至于基列的新商盟，则根本不在沪伊的心上。”

说到这里，大家全都懂了，也相当清楚了。

正确来说，妃雅所做的各种推论根本就没有错误。

但是，妃雅却错了一点，她错的是她对于人性的估计，也错估了沪伊对亚芠的怨恨，自始至终，沪伊压根就没有想要帮助基列，基列的死活根本就不被他放在心上。

他所在意的是身在远方的亚芠，甚至他一切的计谋，不管是丰原城的亲友团，不管是误导他们以为他的目标是洪伯而引诱凯特他们前来，进而将凯特他们给全都活捉起来，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绕着亚芠转！

而沪伊的想法也不言可知了，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一定还设计了更加狠毒的陷阱等着他们通知亚芠之后，好让亚芠一脚踩进去。

尤其是对凯特等人的实力，在场的众人可以说是知之甚详。而凭着凯特等人的实力竟然落到那样狼狈的被沪伊给生擒，再想到沪伊对于亚芠的仇恨，光是想到这，众人不由的不寒而栗起来。

妃雅忽然抬起头来，仿佛已经恢复了冷静，道：“这件事情，不可以通知亚芠。盖赤伯伯，请你立即集合所有人，原订总攻击的命令继续执行！”

众人大愣，盖赤正想要说什么，忽然从帅帐的门口匆匆忙忙的冲进来了两个人影，大嚷道：“大事不好了！”

众人更是一呆，看清楚这两个冲进来的人正是被排拒在政治核心之外的帝卓与朗尼，大声嚷嚷的人正是朗尼。

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帅帐里面的低气压，朗尼一跑进来，立即结结巴巴道：“联主，外面、外面闹起来了！”

未等心情糟透了的妃雅说话，最靠近朗尼的升日楼主，已经先伸手扶住了看起来像是摇摇欲坠的朗尼瘦小的身子，温言道：“朗尼长老，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吞了吞口水，大概是升日楼主的温言起了作用，朗尼定了定神之后，说话总算不再结巴的道：

“外面，丰原城

里面不知道怎么的，刚刚忽然放出了两、三千个亲友团的人，往我们的驻地过来，已经跟我们的士兵接触了。“

众人听到朗尼这样一说，不由互望一眼，心中隐隐感到不祥。

“那些亲友团告诉我们的士兵说，昨天晚上，联主派了一大群人前往丰原城里面想要把他们全都给杀掉，免得他们阻碍了联主收回丰原城！他们还亲眼看到大力神王企图要救那些人，但是被城里面的人给打退了！”

“什么！”听到了朗尼的话，整个帅帐里面的所有人全都脸色一呆，随即不敢置信的惊呼出声。

又听到朗尼继续道：“现在，整个联军的部队全都乱了套，底下的人全都吵着要联主出去给他们一个公道，竟然想要杀害他们的亲人尊长，还骗他们说派人去保护他们，原来是要杀害他们。如果联主不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他们就要集体投往新商盟那边！”

听到朗尼这么一说，所有人的脸色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原来他们还是低估了沪伊了，竟然意图一箭多雕，不但将他们最有战力的死神小队擒住，意图引来亚芠好报仇，而且还借机让亲友团散布谣言，或者是事实，好让底

下的部队离心离德，更甚，竟然还借机重重打击洪伯大力神王的威信。

更甚的是，尽管明知这并非事实，但是今天早上洪伯匆匆忙忙的由丰原城回来，神色紧张是众所皆见的，让他们就算想要辩解更是无从辩解起，反而落了士兵的口实。

“他们还说？？”看着众人相当难看的脸色，朗尼犹豫着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铁青着脸，妃雅打个手势要朗尼继续说下去。

朗尼只好继续的说道：“他们还说，现在城里的主事者要他们传话说，说什么如果在期限内，没有通知他的话，他没有来的话，他绝对不会手软的。还有说什么如果在这段期间内我们联军发动攻势的话，那么每发动一次攻势，他就会杀掉一百个亲友团与那些人中的五个人。反正他那边人很多，也不知道主事者要他们传这些话干什么？”

盖赤忍不住头痛的一拍头，喃喃道：“完了，连这个他都想到，这下该怎么办？难不成真的要通知亚芠？”

朗尼与一旁的帝卓不由的一楞，亚芠是谁？

不过现在可不是询问的好时机，帝卓开口道：“联主，现在的情况怎么处理？”

妃雅闭上了眼睛，外表看起来像是在思考。其他的人也都以为妃雅正在思考。

实际上，妃雅现在心中除了一片混乱之外，什么事情也无法想，太多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全部都挤在一起发生，令妃雅措手不及。

深深的呼吸了好几下，不管耳边所听到的、或是从帅帐外所传进来越来越大声的喧哗，妃雅终于勉强的定下了心。

想及凯特等人现在还急需要人救援，妃雅不由的暗暗一咬牙，她决定了！

睁开一双几乎完全让人瞧不出任何感情来的眼睛，妃雅淡淡道：“盖赤伯伯，请你现在立即率领精兵团的人员，马上将那些由城里面放出来的亲友团给‘请’到空置营区去，如有不从者，一律视同奸细处置，格杀勿论！”

盖赤一楞，随即点点头。

虽然这样做有点对不起那些刚出虎口的老人家，但是这的确是唯一可以迅速遏止军心涣散的办法。不过盖赤显然还是担心的太早了点。

“吉尔大公，请你派遣你手下支部的人员担任止谣者，凡是底下有人再谈论这件事情者，一律严惩不怠！”

就在盖赤还在思考时，妃雅已经转头对着一旁的吉尔大公这么说起来。

吉尔大公一楞，随即点点头，又听到妃雅补充道：“凡是屡劝不听者，大公，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是。”

吉尔大公这下真的楞住了，妃雅这话不等于是要发布禁言令吗？这怎么可以！

面目阴沈的妃雅脸色冷森的望着吉尔大公，看的吉尔大公不由的心中一阵发毛。感觉上，令他不由的想起了当日见到亚芠时的情景，出奇的，吉尔大公竟然将亚芠冷酷的面貌与现在妃雅冰霜的容貌结合在一起了。

当然，除了吉尔大公以外，所有人也同样被妃雅的命令给吓到了。所有人的心中同时泛起了一个念头，到底妃雅知不知道她现在在说什么？

底下的战士可是佣兵而不是士兵呀！怎么可能用上这种强制高压的手段呢！难道妃雅不怕引起底下的强烈反弹吗？

冷冷的看着所有人惊愕的表情，妃雅对于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一目了然。

完全不带人味的冷冷一笑：“我已经受够了这种状况了，因为体恤下属所以任由毫无战力的亲友团阻挡了我们这么久，因为不可以强制命令所以我们无法有效的执行各种命令。从今天起，如有人不执行命令者，杀・无・赦！”

听到这句话之后，所有人猛然一震，不约而同被妃雅话语当中那种决断无情的杀意，给吓了一大跳。

还来不及反应时，妃雅又说道：“洪伯！”

本能的应了一声，原本低头沈思的洪伯随即看向了妃雅。

望着洪伯，妃雅一字一句的说道：“洪伯，我希望你能够担任我方的督战官，凡是有任何人违反军令者，格杀勿论！

“另外，通知北斗，要他们以最快的时间联络上亚芠，告诉他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同时把这个圆球交给他！”说着，妃雅将手中的圆球抛给了洪伯，喃喃自语道：“既然沪伊想要见银月恶魔，那么，我就让他见他吧！”

紧接着，又大声道：“通令下去，全军休整，亚芠来到之时即为我军攻城之日！”说完，妃雅不理会呆若木鸡的众人，起身转头走回她自己的房间。

望着妃雅消失的背影，所有人不由的一阵胆战心惊。

以往，虽然说妃雅在外人的面前一向不苟言笑而博得了一个冰火女王的称号，但是在他们这几个长辈的面前，却向来谈笑晏晏，丝毫令他们感受不到有任何的寒意。

但是此时，他们却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妃雅语气当中那种冰冷之情，仿佛在此时，她真的化身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冰心女王。

在她的眼中，不再有亲疏之别，有的就只有是否可以利用的价值。光看她对洪伯的态度，根本上，已经不把洪伯给当成了以前的洪伯了，而是把洪伯给当成了大力神王来看待。

让大陆十大高手之一的大力神王当一个可以先斩后奏的督战官，恐怕还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去反抗洪伯的力量吧！

再看她刚刚的自言自语，什么沪伊想要见银月恶魔，她就让他见？

只要一想到如果让亚芠知道自己钟爱的死神小队现在的情况，众人不由的感到一阵毛骨悚然。而且，听起来的感觉，妃雅好像把银月恶魔与她的爱侣亚芠之间，划上了一个不等号。

银月恶魔是银月恶魔，她是利用银月恶魔来攻占丰原城，至于银月恶魔的名字叫亚芠，身分是她的爱侣这一点，她好像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的样子。

一想到这，所有人忍不住又往妃雅房间的方向望去。

仿佛是在看，这个妃雅跟以前的妃雅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忽然，包括帅帐内的盖赤、升日、吉尔、帝卓、朗尼等核心长老，帅帐外的精兵团，甚至是范围阔达周围三公里半径之内，所有人全都感觉到一阵难以言语，恍如实质般的强大压迫感压在身上、心上，叫人不得动弹也无法出声，而压力的来源——在盖赤等人惊骇的注视下，洪伯，不！应该说看起来仿佛有丈二般高的大力神王缓缓的站了起来，转头看了看一脸惊骇的盖赤众人，随即面向妃雅的房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下，忽然向妃雅的房间方向点了点头，声若洪钟道：“大力神王遵命！”

一瞬间，盖赤等人如遭雷击，同时心中恍然大悟，他们终于领悟到了，妃雅已经真的铁了心，想要排除佣兵那单兵战斗能力虽强、但团体战力却差、甚至有时还会出现抗命的陋习，决心把这二十万大军建立成一个团体，而不再是一盘散沙了。

所以，最了解妃雅的洪伯才会在这时，收起了对妃雅那种长辈式的关爱，转而换之，提供给妃雅的是大力神王那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横力量为助力，这正是洪伯对于妃雅毫无异议的支援表现。

看来，沪伊的诡计不但让妃雅的冰心浮现，就连洪伯这个自从加入联军以来，向来韬光隐晦、甚少出手的大力神王也真的发怒了。

大力神王加上冰火女王，还有另外那个虽不在场、但是如果出现肯定杀意滔天的银月恶魔。有这三个人在，沪伊的诡计恐怕不会那么顺利的！

众人不约而同的在心中泛起了这么一个想法来。

最受到玛茵之盾人民欢迎的卢勘学院幻兽大会，终於在昨天开幕了。

在大会当中，最受人议论纷纷的，不是在开幕式的游行队伍当中竟然出现了高达九阶的帝王级幻兽火焰之豹（由去年及前年魔法组冠军所拥有），也不是这次大会堪称是卢勘学院百年来最

盛大的一次（不但几乎各郡的郡主全都出席，甚至连帝国陛下也亲自到场参加开幕式），而是在这场大会上，竟然意外的出现了五只令人无法分辨其位阶的奇异幻兽。

没有人晓得这五只看来只有巴掌大、身上某处闪耀著太阳般金色光辉的小幻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有没有主人！只知道，当大会开幕式的游行队伍一出现时，这五只小幻兽就处在於属於大会评审的第一支队伍当中，而且还是走在所有人的面前，那位置以往都属於最重要的幻兽比武大赛的裁判席，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偏偏，这一次人没有见到半个，反而是这五只来路不明的小幻兽出尽了风头，真的叫人相当意外。

後来，惊奇的去查问学院里面的负责人，所得的结果竟然是说，由帝国宫廷的葛沃比陛下亲自下令，这一届比武大会的裁判全部由这五只小幻兽担任！

这个消息一传出，所有听到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麼会有这种事？

虽然说幻兽大会的主角是幻兽没错，但是做为裁判，全都是人类呀，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麼幻兽可以担任比赛的裁判的，尤其是最重要的比武大会的裁判！难不成，这五只奇怪的小幻兽是新出现的异种幻兽，专门拿来当比赛裁判用的裁判幻兽？

几乎都抱著同样的想法，无数心生好奇的人全都在上午开幕游行结束、中午才用完午餐的时候，便一口气挤进了幻兽比武大赛四个比赛的场地，其盛况之空前，甚至可以媲美最後两场的冠亚军之赛！

在众多民众的引颈期盼之下，下午的幻兽比武大赛终於开幕了。

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第一场的比赛上竟然会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两个卢勘学院一年级的新生带著他们的幻兽从长条形的竞赛场地两端走出来时，不由全被吓傻了，待在两边的大门不知如何是好，最後还是两个应该是助手模样的人员亲自去牵拉，才将他们给带到了场地中央。

这一场的幻兽比武，是位在一座可以容纳五千人左右的露天方形竞技场状建筑物中央处，一个直径约十五公尺，高约一公尺的圆形平台上举行。平台上概略成一个不均匀的太极状图形，大的范围与小的范围面积大约相差一倍，大的那一边没什麼好看的，就是一个坚硬而平坦的石板平台，除了中间的部位，有一堆松软的黑色沙子。

小的一边是一个装满清澈水的水池，在池壁也就是平台属於水池一部份的外面，是用某种透明的晶体所做成的，可以轻易的让观众看到池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落。

事实上，整个用来幻兽比武的四个场地全都跟这个场地一模一样，甚至那个有别於这四个场地，专门供前四强所使用的第五个场地，除了赛场平台面积大上一倍，能够容纳的观众席增加到上万人，设备比较好以外，其馀的跟这个赛场都是一模一样。

这个赛场是卢勘学院花费了许久时间研究，可以适合各种同种类或是不同种类的幻兽比武所用的，无论比赛的幻兽是属於水系、空系、地系幻兽，在这种场地上都可以尽情的发挥出它们的能力来，甚至也顾及到某些需要藉助沙土的幻兽，还特别留了一堆沙子可以使用，顾虑相当周全。

至於会飞的幻兽，整个平台的上空都是可供活动的范围，在平台的四周，自然有学院所派出来的魔法师沿著平台设下了结界，一方面可以限制幻兽不得超出平台活动，另一方面，同时也可以预防幻兽在交战时有人弄鬼，同时还可以预防幻兽误伤观众，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善。

在助手人员的引导下，两名年轻的学员来到了比武平台的两端，两两相对，同时在协办人员的示意下，同时将自己的幻兽给唤上了比武平台的石板上，观众不由的发出了一阵震天的欢呼声。

并非两个年轻学员是出名的人员，他们只是没没无名的平凡学生，长相也不出色，也不是他们的幻兽有何惊奇之处，这两只幻兽全都一模一样，都是现在玛茵之盾里面最常见的几种幻兽之一，中级四阶火属泰格系幻兽。观众之所以发出欢呼是因为所有人全都晓得，当比武的幻兽就位之後，也就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出场的时候了。

就在众人期盼下，比赛平台上忽然金光一闪，在没有人看的清楚的情况下，赫然出现了一只约巴掌大，浑身赤红外带金色灿烂鬃毛的可爱小狮子，站在两只幻兽的正中央处。

看到这只小幻兽的出现，顿时爆起了相当大的议论声，虽然先前早已经有传言了，但是真的看到了眼前这五只小幻兽当中的一只出现时，还是叫人相当的讶异。

忽然，这只迷你小幻兽仰天发出了一声与它娇小身躯完全不相符的响亮狮吼，顿时将整个比赛场地里所有观众的议论声全都给压了下来，所有人面面相觑，为这充满了唯我独尊气息的霸气狮吼而感到心惊！

当整个场地里面的人全都安静下来之後，已经经过了特别交代的两个助手人员当中一个立即发话道：「各位贵宾，由於今年的裁判与以往不同，所以今天起一直到比赛结束，全都由我们这两个特别加派的协办人员补充说明！」

不理会场中逐渐响起的嗡嗡议论声，另外一个人接著说起了整个比赛的各种相关规则，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只要以前曾经听过的人全都知道。

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里面最前面与最後面增加了两条，前面第一条是说凡是裁判出现发出声音即代表比赛开始，途中如有意外情况发生的话，裁判自会采取行动，比赛结束时则同样取决於裁判的两声，当裁判发出两声之後，离开者即代表输的一方。

最後一条则是说如在比赛当中或之後有任何关於比赛的疑问者，可於赛後向两名助手人员说出，并且由协办人员决定是否保留这一场的结果！

明眼人一听即知道，这两条新的规定全都是为了因应这前所未有的幻兽裁判而特别的颁订出来的，毕竟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所以才会在最後再附加了这一条可以申辩的规定，以保证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说明完毕之後，他们两个人随即一人一边的分别站在两个比赛人员的身边，同时向观众介绍这两个人，在左边的叫图塔，右边的叫名威，都是卢勘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彷佛是事先已经排演过了，当两个助手分别介绍完了自己一方的人之後，站在中央不动的金红狮形幻兽，随即又仰首发出了一声比刚刚小声一点的狮吼，显然是在说比赛开始了。

图塔与名威先是一愣，随即想到了规定，连忙双手交握在自己面前，食、拇指紧贴平伸直竖，指尖轻触自己的额间拇指微触鼻间，两眼似是直视自己的幻兽又似是失去了目光焦距什麼也没有看般，同时两人的幻兽不约而同的恍若触电般一颤，随即各自发出了一声虎啸，只是这一声虎啸听在观众以及彼此的耳中，与刚刚那金鬃小红狮的狮吼相较，实在是相差太多了，一点也没有王者的威风，反倒有小猫在叫的感觉！

吼叫完了之後，在各自主人的「远距离心灵通讯法」的指挥驱动下，两只半人高的红色大老虎精神抖擞的往场中央冲去了。

当两只红色老虎来到场中头对头互撞之际，观众们不由的发出了一阵惊呼声，不为别的，而是那只金鬃小红狮竟然在两头大它十多倍的大老虎相撞的前一瞬间，身上金光一闪，就这麼飞上了空中，动也不动！甚至连两个比赛的学员也愣住了，呆呆的看著悬浮在自己幻兽头上的小红狮裁判，而使他们的幻兽在缺乏他们的指挥下，维持著头碰头的互撞情形！

总算当中的图塔反应较快，很快的想到了自己还在比赛当中，趁著名威不注意的时候，心念一动，他的幻兽随即一个闪身大嘴一张，狠狠咬住了名威幻兽的脖子後方，开始大力的晃动撕扯起来。

晚了一步醒悟到自己的幻兽还受制於人的另外一个学员名威，感觉到从自己幻兽身上藉著「远距离心灵通讯法」所传递而来的同步痛苦讯息，一惊之下本能的双手一松，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後颈。

就在这时，金鬃小红狮又发出了两声的短促狮吼，原本占了上风的图塔正想要命令自己的幻兽再继续扩大战果，让名威的幻兽没有反击之力时，忽然觉得心中一震，放在额头上的手莫名被弹了开来，竟然是被某种不明原因给解除了「远距离心灵通讯法」的同步状态。

图塔呆若木鸡的看著对方，却发现到名威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捂在他的颈後，先是一愣，随即才想到，在规定当中的一条不正是如果解除「远距离心灵通讯法」的状态，则视为认输嘛！

看起来，名威比他还早一步解除心灵通讯法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赢了？

这两个学员一个是输的後知後觉，另一个则是赢的莫名其妙，都不约而同的转头望著自己的幻兽，却见到自己与对方的幻兽竟然已经分了开来，乖乖的四肢趴服在悬浮在半空中的金鬃小红狮面前。

金鬃小红狮发出了几声的叫声之後，其中一只红虎头尾全都抬的高高，昂首阔步的绕著平台踱起步来，令人感到它是相当神气，那是图塔的幻兽。

而另外一只名威的幻兽则完全相反，头垂的低低，尾巴也无力的拖在地上，脚步看来相当无力，垂头丧气的慢慢走到了台边跳下，回到自己主人的身边。

包括名威及图塔在内的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的望著这两只幻兽如此人性化的表现，对於胜负他们当然全都知道，可是，在决定胜负之後的两只幻兽竟然会有如此的表现，这才叫人无比的吃惊。

呆了半晌，胜者那一方的助手这才拉著身边的幻兽主人，高声道：「图塔学员获胜！」

此话一出，整个比赛会场不由的轰的一声，所有人大声的叫嚷起来。

两个助手先是一惊，以为所有人都不服这幻兽裁判的判决，但是仔细的分辨起来，才赫然发现，观众们所叫的都是诸如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好厉害……此类的感叹词，完全察觉不出他们有什麼不满的。

两个助手心里暗暗的想著，看来已经准备好的备用裁判是用不著了。

原来，对於帝国宫廷的葛沃比陛下忽然下令，说这一次幻兽大会的比武大赛裁判由宫廷来派遣，不但是观众们感到好奇，在卢勘学院方面也是相当好奇与莫名其妙。

依照以前的惯例，帝国宫廷方面虽然也会应学院之请求而派出裁判，但都只是一两个而已，而现在，竟然会说所有裁判全都由宫廷所派出，而且当学院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真正接获宫廷的命令，知道宫廷所派出来所谓的裁判竟然是五只小幻兽，而且每一只幻兽都要负责每一个场地将近百场以上的幻兽比武裁判，负责最大场地的幻兽不但要负责两场冠亚军争夺战的裁判，而且竟然还要担任前四强的表演赛嘉宾，这让初接到这一道命令的卢勘学院感到不可思议兼忧心忡忡。

最後，在院长贝汉。金召集了学院的各干部召开了一整天的会议之後，终於决定了，学院不违背帝国宫廷所下达的命令，以五只幻兽担任裁判。

但是因为这种事情是前所未见的，所以学院除了应宫廷之要求，特派两员助手在比赛的时候协助幻兽裁判外，也特别将原先他们预定要担任比武大赛裁判的人员邀请集合过来，以免到时这些幻兽裁判如果出什麽问题的话，这些人可以尽快的代替，如此卢勘学院数百年来的传统才不会毁於一旦，可谓两全其美。

而现在照这种情况来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麽替代的裁判可能是派不上用场了！

毕竟照他们看来，这幻兽裁判不但判定的时机相当准确，而且，看到刚刚图塔的样子，似乎是被某种力量给强行驱除了「远距离心灵通讯」的状态，而且两只幻兽表现也太过於惊人了，应该就是这只幻兽裁判的力量所致，看来它似乎有某种人类裁判所没有的力量，可以控制这些幻兽。

以往的裁判都是在判定之後，再经由幻兽的主人停下幻兽的攻击行动，在时机上往往就会有所延误，所以经常发生因为判定时机过迟或是幻兽主人的反应稍慢，而导致幻兽死亡的案例，不过这种问题如果照刚刚看来，应该是不会发生了。

接下来的连续几场比赛，全都一样，这只金鬃小红狮裁判总是在最准确的时机判定出胜负，而且每次一吼两声之後，无论比赛的主人愿不愿意停止，全都会被某种奇怪的力量逼开远距离心灵通讯的同步状态，然後，胜的幻兽趾高气昂的在平台上绕场，输的幻兽则全都是垂头丧气的回到了自己主人身边，无一例外。

每一场的比赛，无论是观众也好，参加比赛的人员也好，对於幻兽裁判的判定几乎都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异议，实在是这幻兽裁判的判定真的是相当准确，而且也令人无话可说，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可以说一目了然。

而且由於这幻兽裁判不会说话，因此也少了以往的裁判总是习惯在每场比赛之後会对该场比赛的判定做一番说明的方式，因此比赛一场接著一场，完全没有停顿。两名助手甚至不怀疑，原本预计要三天才会比完的百多场初赛，可能在今天下午就可以比完了！

而整个幻兽比武大赛的最出色主角，就是这只从头到尾飞在半空中一声两声叫著的幻兽裁判，就连那个上一届幻兽大赛魔法组冠军多尼带的九阶帝王幻兽出赛全都没它抢眼！

「情况怎麽样？」

在学院内部一间专门提供给贵宾使用的豪华大厅里，葛沃比有点著急的问著站在他前面、刚刚从四个幻兽比武大赛场地观察回来的葛瑞斯。

脸上带著奇怪的表情，葛瑞斯慢慢的将他在每一个比赛场地所看到的情形逐一说了出来。

不过说是四个比赛场地，但是情形其实是差不了多少，每个场地里面最抢眼的全都是那金鬃红狮、金翅蓝鹰、金尾青狐以及胸口有个金色ｗ字型的黄熊等四只幻兽裁判，而且无论是观众还是参赛的人员，全都对判决完全没有任何的异议，只是感觉到有点怪怪的而已！

听到了葛瑞斯的说明，不但是葛沃比松了一口气，坐在葛沃比旁边，看起来已经八、九十岁，有著一张充满皱纹的脸，秃头无须，微微发福的卢勘学院院长贝汉也是松了一口气，至少学院的面子是保住了。

想了想，葛沃比转过头来对著贝汉微笑道：「老师，这下您放心了吧！」

贝汉古怪的一笑，不讳言道：「是松了一口气呀！陛下不也一样？」

葛沃比微微一笑道：「是呀老师，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之後，贝汉终於有暇想起其他的事情，只觉满腹的问题都想要问葛沃比，但是却又不知道该从何问起，也不知道该不该问。对於葛沃比，虽然曾经是自己的学生，但是他也是相当了解君臣之间所应该遵守的诫条分野，使得贝汉相当的难过！

看到贝汉的模样，葛沃比脑中一转，「老师，我们师生之间没有什麼不可以说的，您有什麼问题尽管说没关系！」

贝汉点点头，几乎是迫不及待的问道：「陛下，这几只幻兽到底是打哪来的？它们真的是幻兽？有没有主人？主人是谁？怎麼会忽然说要担任我们这次比武大赛裁判，还惊动了陛下您？」

贝汉一口气问了五、六个问题，然後急切的看著葛沃比，显示出他心中真的是好奇死了。

葛沃比微微一笑，贝汉的问题完全不出他所料之外，因此，他在隐瞒了一些现在不适合让贝汉这些普通民众知道的事情之後，慢慢的解释起来！

在葛沃比的解释以及葛瑞斯的帮忙说明下，贝汉嘴巴越张越大，脸上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

「陛下，您的意思是说，您因为某些因素要发布一些特别的命令，需要经过各郡郡主的同意，偏偏郡主又出了一个难题，要您派人担任这次幻兽比武大赛的裁判与嘉宾，藉此以表明出确实有这个需要，好让各郡主同意您的命令是吗？」

见到葛沃比点点头，贝汉吐出了一口大气来。

曾经是葛沃比的老师，现在又是最有名的最高学府卢勘学院校长，贝汉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很轻易的就听出葛沃比兄弟所说的事情当中充满著相当多疑点，最明显的莫过於他这个陛下要颁布什麼命令而各郡主不同意干他幻兽大会什麼事？

为什麼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有这个「必要」呢？

不过疑惑归疑惑，深知官场黑暗的他当然不会笨到去问葛沃比这个问题，他可不想因此而惹祸上身。

不过比起了心中的疑问，贝汉更好奇的是葛沃比所说的他所推派出来的人。「陛下您刚刚说这几只幻兽全都是您所找来的那个人的？全都是那个在隔壁院子里，满脸阴沈，一进去就不肯出来的人的？

「真是没想到呀！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几只幻兽应该都是属於上级七阶与八阶的幻兽，只是也未免小的太过奇怪了，而且，竟然还会飞？还有，这些幻兽身上的那些金色斑纹到底是怎麼回事？幻兽身上根本就不可能会有第二种颜色存在的呀？

「难道这些幻兽都是传说当中那种具备双重属性的幻兽？但是这也不可能！就算是双重属性当中的一种都是属於隐藏的属性，也不可能表现出来，这到底是怎麼回事？五只？一个人怎麼会有五只可能是上级七、八阶的幻兽？真是不可思议！」

任由贝汉不断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了一番，最後，葛瑞斯终於忍不住的开口了：「校长先生，我想您说错了，不是五只，而是六只，那个人最少有六只幻兽才对！」虽然是这样告诉贝汉，但是心中也怀疑著，真的只有六只吗？

而贝汉早就已经被葛瑞斯的话给吓的站了起来，惊呼道：「什麼？怎麼可能？一个人拥有六只幻兽？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神也没办法养的起来！」

「神也许是不行，不过恶魔就不一定了！」

葛瑞斯近乎喃喃自语的回应著贝汉连番不可能的惊呼声，不过恐怕现在除了跟他有著类似想法的葛沃比之外，其他人怎样也猜不到葛瑞斯说在嘴里的话到底是什麼了！

贝汉呆呆的看著葛沃比与葛瑞斯，虽然心中告诉自己葛沃比跟葛瑞斯没有必要骗人，但是他就是无法相信葛瑞斯所说的。

看到自己的老师那副呆样，葛沃比忍不住道：「老师，我想那几只幻兽应该不是上级的幻兽才对！」

贝汉灵机一动，恍然大悟道：「陛下您说的是，我想应该是刚刚时间太短没有看仔细的关系，这些幻兽应该都是下级的幻兽才对，所以一个人才有办法养了六只这样的幻兽。」说完了又一副理当如此的补充说道：「难怪了，这几只幻兽看起来都还是幼生期的小幻兽，也许它们具备了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特别能力才会如此，是我太大惊小怪了，真是失态失态！」

葛瑞斯忍不住在心中暗暗的摇头，大概也只有他才能够了解，葛沃比所说的「应该不是上级幻兽」的意思应该是说，可能比上级还要高的意思才对！

况且，他还亲眼看到了上级九阶的帝王级幻兽火焰之豹，表现的就跟其他幻兽一样，在贝汉口中那只所谓长的跟上级七阶火属烈火雄狮很像的某种下级幼生期幻兽裁判面前，乖的跟什麼似的，一点也没有帝王级的幻兽威风，可想而知，这只小小的幻兽可不简单。

再说好了，要不是怕吓著了贝汉这老人家，他还真想要问他一下，他会认为堂堂的银月恶魔所用的幻兽，会是一只下级、而且还是处於幼生期的小幻兽吗？

在葛沃比等人所在的隔壁，另外一座同样提供给贵宾们使用的院子大厅当中，比较起葛沃比他们的热热闹闹，这一座大厅里虽然也同样有三个人，但是却显得安静多了。

看著闭目静坐的亚芠，她只要一想到前天所看到的「他们」的眼神，夜月眼中就难掩忧色。

前天下午，隆家的子弟在亚芠强制式的用生死来逼迫下，终於结束了为期快半个月的人员挑选工作！

原本两百七十四个人，能够一直支持到前天的只有一百零三人，其中的二十七人已经确定精神异力已经觉醒了，剩下的那八十六个人还有待观察，才能确定是否还有机会觉醒。

可是，只要一想起前天下午他们的眼神，夜月就觉得一阵心惊。

在前天下午，终於在亚芠的一声令下，所有可以坚持住的剩下人员，在力奥他们的引领下，会聚在强盗团的寨子前。

经过了大半个月的生死压迫饥寒煎熬，众人的狼狈那不用说了，不但身上全都带著伤，多日来的食不安心睡不安寝，让所有人的脸色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当著众人的面，亚芠令力奥他们将整个强盗寨子给彻底毁掉，所有的强盗全都给杀掉！

只是夜月没有错过当力奥他们施展杀戮手段时，这些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隆家子侄们，在他们那昏黯的眼中所流露出来的，是绝对的残酷嗜血快意，彷佛看到了强盗群的毙命可以令他们心中产生无限的快感，可见得在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实在是恨透这群强盗了。

只是，夜月更是没有错过，当他们在看亚芠时，眼中所流露出来的是那种，比憎恨强盗们要阴沈上十倍、仇恨上百倍的阴郁目光，隐隐的杀机在所有人眼底不断地流窜著，叫夜月不由的暗

自心惊，很快的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些隆家的子侄并非笨人，他们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想到，他们这半个月来的地狱生活全都是亚芠一手造成的，而强盗们只不过是倒楣的被亚芠所利用而已，因此，虽然他们掩饰得很好，但是夜月相信，他们对於亚芠的恨意更是远比憎恨强盗们要大上十倍百倍的。

偏偏，亚芠却什麼也不解释，在灭掉强盗寨子之後，亚芠竟然只是冷酷无情的跟他们说，他可以给予他们如同力奥等人在他们面前所展示出来的力量，他要所有人全都参加训练，只要能够通过训练的话，那麼将来一定可以达到力奥他们的境界，不过先决条件是他们必须在他的训练下活下来。

夜月不知道向来重视亲人的亚芠，竟然会摆出这样冷酷无情的脸孔来面对众人，但是夜月相信，亚芠这样的说法比什麼也不解释要来的更糟！

她无法忽视当所有人在听到亚芠所说的以後，眼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嗜血的渴望与对亚芠的恨意，她相信亚芠应该也有注意到才对！

当天晚上在回到隆府之後，夜月曾私底下与亚芠说起这件事情，结果亚芠竟然告诉她，他就是要他们恨他，憎恨有时候是一帖相当好的药剂，可以让他们死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正如昔日的他一样，而他现在需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理解，而是他们的力量！

听完了亚芠的说法，夜月只觉得一阵震撼！

不可否认的，这种作法的确相当有效，在最快的时间内促使其他人的精神异力觉醒，同时也挑选出心智坚毅的可造之才，更激起了他们拼死增强自己实力的欲望，可以说单方面的对於亚芠所要的目的是无比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成功过头了！

但是，夜月却第一次无法同意亚芠的作法！

如果今天面对的是敌人，夜月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偏偏，夜月却相当清楚的知道，这些人，这些跟她跟亚芠都有著亲属关系，而且即将拥有强大力量的堂兄弟们，都是亚芠未来的得力同伴，将来有一天会一起上战场，到时候，可能会需要他们来帮亚芠守住背後的死角弱点。

亚芠却用如此泯灭人性的绝情手段来刺激他们精神异力的觉醒，让他们拼死提升自己的实力，更糟糕的是，偏偏亚芠什麼也不解释，又怎麼能够奢望这群堂兄弟们可以理解亚芠的心呢？

就是她自己本身，不也经过了长时间与亚芠相处，才能理解自己的大哥是怎样一个人吗？

而且同是精神异力觉醒者以及几乎等於是由亚芠一手训练出来的夜月，最是能够了解到精神异力拥有者的可怕，以及亚芠经手训练出来的人实力的强横。

而亚芠现在竟然一口气制造了二十七个，甚至连克瑞在内共二十八个精神异力拥有者，另外还有七十六个即将接受他的训练，甚至可能成为另一批死神小队般力量，却是对他怀有无比强烈恨意的可怕人物，这叫夜月分外的无法接受！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夜月立刻向亚芠讨来教导训练包括克瑞在内的二十八个精神异力觉醒的隆家子侄的工作，而且还一副亚芠不给也不行的样子。

幸好亚芠似乎早就已经决定了，精神异力没觉醒的就交给力奥去磨练，而精神异力觉醒的则是交给夜月去训练，因此夜月的主动，令亚芠也很乾脆的将这些精神异力觉醒者的教导任务交付给夜月。

夜月已经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了，管他亚芠怎麼想，她一定要趁这段时间尽量让所有人都知道亚芠所抱持的一番苦心，如果他们真的无法理解的话，那麼她也只好抱歉了，她将会在训练期间多放点水，或者有所保留，以免到时真的帮亚芠训练出一群力量强大而且随时会对他不利的敌人来。

夜月的这一个想法在私底下与力奥他们谈过之後，意外获得了力奥与其他人的认同，全都认为夜月言之有理，而且力奥也坦白说出，就算夜月不讲，他们也早就打算要这麼做了，甚至力奥想的还更绝，乾脆就藉著训练之名，让这群家伙给「发生意外」算了，免得到时候亚芠头痛。

虽然这会打乱亚芠的计画，会违背亚芠的命令，但是将亚芠视若天神的他们，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会对亚芠造成不利的因素存在，而且，这也是亚芠曾教导他们的，绝对不要对敌人手下留情！

再说，力奥他们其实也相当自信，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一群公子哥真的可以刻苦练出多少实力来，因此，力奥他们甚至认为亚芠是多此一举！

不管亚芠要多少的力量才会觉得足够，如果说现在的死神小队还是让亚芠觉得不够的话，那麼顶多他们再继续拼命提升实力，终有一天一定可以达到亚芠所要的目标的，无论再怎麼辛苦，他们全都甘愿！

但是，力奥他们如同夜月一样，绝对无法忍受有其他可以威胁到亚芠的力量存在，哪怕这些力量是亚芠认为一定要的，他们也无法容许！

亚芠恐怕也没有想到，夜月与力奥甚至是其他的死神小队队员，在这一件事上竟然破天荒的合作来隐瞒他们的真正想法，第一次存心要违背亚芠的交代！

不过这也没办法，谁叫亚芠的教导实在是太过於成功，就如亚芠以前所一再提醒他们的，绝对不能够容许对自己有敌意的人存在。而这一次虽然说碍於需要隆家子侄的力量来对抗外星怪物的大前提下，力奥与夜月等人无法抹杀这些未来可能的敌人，但是他们起码可以降低他们的力量，以免造成未来的麻烦，这可是死神小队所有人的共识！

而今天，就是由夜月与力奥陪伴亚芠一起来参加这个在他们看来有点无聊的幻兽大会，其他的人则是留在隆府里面训练，包括克瑞在内的隆家子侄们。

正望著闭目静坐的亚芠的夜月，忽然看到力奥对自己打个眼色，连忙跟著力奥一起走出了大厅。

来到贵宾院的门口处，力奥看看四周，确定没人後立即用真气布下一个隔音罩，然後又示意夜月也施出一层魔法隔音罩，然後这才放心的用细到不能再细的声音轻声道：「夜月，你看头儿最近到底是怎麼回事呀！怎麼会这麼奇怪？我好像越来越搞不懂头儿的想法了！」

夜月眉头一皱道：「力奥，你到底是怎麼了？怎麼搞的神神秘秘的样子，有甚麼话那麼怕大哥听到吗？」

力奥急忙的挥手道：「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头儿怎麼会忽然向葛沃比要求说所有的裁判全都由他担任，而且还派出五小来担任幻兽裁判与嘉宾？这样出风头的样子根本就不是头儿的作风呀！」

夜月微皱著眉头道：「力奥，不是我要说你，这麼简单的事情你都不懂，有空多动动你那已经生锈的脑子吧！」

虽然被夜月骂了，但是力奥却完全不以为意，只是急忙的催促道：「好啦夜月，我知道我笨，你就快点说给我明白，我可是难过死了！」

夜月叹口气，一副拿力奥没办法的模样道：「你也不想想，大哥他用来说服葛沃比的理由，不就说他有办法可以让葛沃比手底下军队士兵的幻兽能力加强，藉此提升泰龙帝国的军队战力嘛！」

力奥急忙的点点头：「但是头儿不也曾说过，他已经藉著朱雀圣兽的强横力量说服葛沃比了吗？」

夜月又叹口气道：「说你笨你还不承认！你也不想想，朱雀圣兽的确是相当强大没错，葛沃比也能够理解大哥这样做的用意，但是这与葛沃比所关心的军队战力提升根本是两码子事。」

见到力奥还是不懂，夜月又继续说道：「你也不想想，朱雀虽然强大，但是毕竟只有一只，也太过於遥远了，葛沃比相当清楚，大哥是不可能让他拥有朱雀的，就算他要拥有朱雀也不是现在，现在他最关心的，不是只有一只的朱雀，而是他的军队里面那些成千上万只的普通幻兽，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战力的问题！

「所以大哥才会藉著这个机会，用五小来加强葛沃比、甚至是其他那些死硬派郡主们的信心，让他们瞧瞧，以五小那样娇小，看起来还是幼生期的小幻兽，竟然也可以拥有如此通灵与强横的力量，让他们知道今天大哥可以拿出五小来，明天，大哥也可以拿出成千上万的五小来，让他们对大哥的理由更加确信。这就是大哥虽然不喜欢出风头，但是却还是要出风头的原因了，因为这是一剂强心针，让葛沃比与其他郡主不会变卦的强心针！」

力奥点点头表示理解，但是他的疑问又来了，只是夜月没有给他说的机会，抢先道：「我知道你想要说什麼，你先听我说！我们都知道小星等於是大哥的分身，与大哥结合起来就是位於幻兽顶点的兽王半身太初，而五小是小星的分身，也就等於是兽王太初的分身，具有如此灵性跟那与众不同的强横实力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它们本身就是那麼与众不同！

「但是葛沃比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大哥随便派出了五只幼生期的小幻兽，就可以将整个幻兽大会上的其他幻兽耍的团团转，他们所看到的这一项事实，便是大哥希望他们看到的事实，一个可以拿来让他们产生期待的真正事实！这样说你懂了吧？」

力奥点点头，他那耿直的脑袋瓜哪里会想到亚芠这看似出风头的举动下，竟然会隐藏著如此勾心斗角的内情？不过他毕竟非笨人，经过夜月这麼一提点，他就完全懂了。

忽然，力奥张口结舌道：「这麼说来，头儿是认为葛沃比他们会变卦？」

夜月耸耸肩，随意做了个可能会把葛瑞斯迷的连自己名字都忘记的无奈动作，略带悲哀道：「谁晓得呢？这些一出生就开始玩弄手段的统治者们心里到底在想什麼，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别人怎麼也弄不懂！

「现在这个时候是相当重要的时候，因为大哥全凭著他的努力，说服了两个大帝国要彼此相互信任，在这个关键时刻，稍有疏失的话，建立在大哥身上的那层薄弱信任就会再度破裂，到时候，便没有再一次的机会可以让这两个强国携手合作了。

「力奥你可能不晓得，大哥是凭著对岚大帝的两次救命之恩，帮他挽回他的王位的义举，才敢放心离开斯达帝国，而岚大帝也藉著将三位公主托付给大哥的举动，等於是把人质交在大哥手中，藉此以表明他的心意，饶是如此，大哥依旧不放心，随时随地透过北斗在监视著岚大帝的任何举动。

「对於岚大帝尚且如此了，更何况是泰龙的葛沃比，别看他表面上对大哥屈膝哈腰，一副被大哥吃的死死的，万事好商量的模样，这个皇帝心里面真正在想什麼，大哥也没有把握，所以才不得不如此的出风头！」

力奥一脸不敢置信，呐呐的不知道该说什麼，恐怕他作梦也没有想过，隐藏在阴影当中的竟然会是如此不堪！现在他才发现到，自己的头儿真的是不简单，只是……

看著力奥震惊的模样，夜月幽幽道：「力奥，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当我第一次听到大哥亲口对我说出这些事情来时，我也是跟你一样几乎无法置信。

「但是想想，在这个绝对不能够容许任何差错发生的时候，大哥会如此也是不得已的，我想，大哥应该比我们还要担心，别忘了，大哥以前的经历并不会因为岁月而消逝，基本上，大哥还是那个不信任人心，或者说，应该是不敢再去信任人心的银月恶魔！」

听到夜月提到了亚芠以前那段隐晦的过往，力奥不由的沈默了，虽然不完全，但是力奥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因此也格外能够体会亚芠的想法与悲哀，人心，恐怕正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捉摸、最不可信任的东西了。

此时此刻，力奥衷心的希望，但愿这一切都是亚芠自己多想了，人心不要如亚芠所想像的那麼不堪！

力奥略带沙哑的说道：「夜月，这是头一次，这是我头一次如此强烈、如此真挚的渴望著，我渴望那被我几乎视之为神的头儿会有出错的一天！真的！我是真的头一次这麼希望头儿错了！人心还是可以信任的！」

夜月轻轻的点点头，喃喃道：「我也是这麼希望，头一次希望大哥是一个小人，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呀！」

大厅里，闭目静坐的亚芠慢慢睁开了眼睛，原本趴在他旁边的贪狼星，也几乎跟亚芠是同一时间睁开眼睛站了起来，将头置於亚芠的膝上。

手近乎无意识的抚摸著贪狼星下颔的柔顺长毛，亚芠眼中的焦点模糊道：「小星，你说，我是真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人，人的心，真的可以让我再一次的信任吗？」

低声的呻吟了一声，贪狼星也不知道该怎麼回答亚芠！

而亚芠又再度闭上了眼睛，将心神挪往远处的五小身上，大厅里再度无声无息，而力奥与夜月则又如同他们离开时那样，悄悄回到亚芠的身边，也许，只有他们，在经历过时间的考验之後，才能够让亚芠安心的在他们面前闭上眼睛吧！

十分钟後，在葛沃比独自一人所在的大厅里，忽然，一个人打开门走了进来，打断了正利用这难得的悠閒时间闭目养神的葛沃比的安宁，从来人敢不敲门就自己走进来，葛沃比不用看也知道是谁！

还没睁开眼睛，葛沃比就已经开口道：「小弟，有事？」边说，葛沃比边睁开眼睛，但是却被葛瑞斯给吓了一大跳。

葛瑞斯此时脸上竟然流露出一种相当怪异，但是令葛沃比感觉相当严肃的神情，葛沃比忍不住站起来，问道：「到底发生了什麼事？怎麼脸色这麼难看？」

葛瑞斯伸手递过一张密密麻麻的纸条给葛沃比，脸色相当凝重道：「原本我是想说要随时掌握我的女神的行踪，所以派了个人注意一下我的女神，但是没想到竟然无意间听到了这件严重的事情！大哥，你仔细看完之後，好好的想想，然後看看有没有什麼要说的！」

原本听到葛瑞斯竟然把北斗的情报探子用到这种地方来，葛沃比还想要取笑一下葛瑞斯的，但是葛瑞斯那凝重的脸色却让葛沃比说不出话来，本能的接过了葛瑞斯手中的纸条，低头读了起来。

随著葛沃比一字一字的轻声读著，力奥与夜月如果在此的话，想必会相当惊讶的发现到，这正是十分钟前他们之间的对谈，一字不漏的被纪录在这张纸条上。

随著纸条上的内容被读出来，葛沃比的脸色也越来越凝重，到最後，已经跟葛瑞斯差不多了，兄弟俩在这个时候，看起来竟然会是这样的相似！

半晌，葛沃比放下了手中的纸条，开始在大厅里面踱起步来，走没两步，忍不住又拿起来重读了一遍，然後放下，又拿起来又看了一次，前前後後这张纸条让葛沃比读了五六次！

最後一次读完，葛沃比终於完全将这纸条给递还给葛瑞斯，然後盯著葛瑞斯的双眼，一字一句道：「小弟，不要太小看你大哥，你给我听仔细了！没错，你大哥我为了干好这个皇帝的位置，私底下的确曾经干了不少人神共愤的事情，但是我的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而干的。

「大哥今天在你面前我敢说一句，我也许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起码还有点智慧在。如果我告诉你说亚芠先生来到以後，我在私底下没有任何的动作，那麼这就是在侮辱你我，甚至亚芠先生的智慧！

「但是大哥今天当著你这个我在世上唯一的兄弟的面，我敢大声的跟你说一声，无论我在私底下做了什麼，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亚芠先生失望的！绝绝对对对的起我自己，也对的起亚芠先生的！我的心，绝对可以让亚芠先生掏出来看看是红还是黑！」

毫不相让的回盯著葛沃比，葛瑞斯同样的一字一句道：「大哥，我绝对相信你，但是，如果你知道亚芠先生以前的经历的话，那麼你就会晓得，我们是多麼的幸运呀！」

面对著葛沃比，葛瑞斯极度严肃道：「我所属的北斗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过斯达克家族在逃亡期间的那段日子里，到底是发生过什麼事情，面对著被巨额赏金所吸引来的蜂拥人群，被下了毒、没有一丝自保能力的他们，到底是凭著什麼条件可以活下来？

「出乎我们所意料的，我们有了相当大的发现，同时，也终於知道了，为什麼现在会出现银月恶魔这个角色！虽然我们只掌握了斯达克家逃亡前半段的某些经历，但是大哥，你知道在我们所掌握的那些情报里面，在逃亡当中的斯达克家曾经遭遇过什麼事情吗？」

葛沃比摇摇头，他的确是不知道！

葛瑞斯脸上更加凝重的说道：「详细的细节我不需要提，大哥，你只需要知道当年，斯达克家族在逃亡初期，曾经被德野王下了斯达帝国宫廷里面的一种密药，使得斯达克家的人不但功力渐消日渐衰弱，而且，他们的幻兽全都因为那密药的关系而死亡！」

葛沃比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气，喃喃道：「灭魂香！」

他怎麼会不知道斯达帝国宫廷里，那号称是密药中的密药的最霸道的灭魂香！

葛瑞斯叹了口气道：「是呀！後来我们这才查出来，当时担任华那邦公国右相的扈伊早就与斯达帝国的二皇子勾结，从二皇子手上拿到的灭魂香，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付功力高绝的斯达克一家。

「大哥你能够想像吗？身中灭魂香，导致所有人全都失去了自保的力量，但是，却还要面对那些受到千万金币所吸引蜂拥而来的杀手、冒险者、赏金猎人甚至是一般的平民的袭击，大哥你可以想像那种危急的情况吗？

「而那时，斯达克一家人唯一的希望，便是那个在原曙城中被人称呼为没有出息，却幸运的逃

过了灭魂香狙击的亚芠，当时才十六岁的亚芠，便要负担起保护自己爷爷与兄长的重责大任！」

葛瑞斯眼中流露出了相当痛心的神情，缓缓道：「当时的亚芠大哥并没有现在这样强的力量，甚至可以说，随便三流的人物就有可能置他们全家於死地，而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亚芠大哥心中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我真的是很难去想像。

「根据我们事後的调查结果，斯达克家最後是消失在奇华森林的边缘，那个时候已经是距离他们离开原曙城半年多，可是那个时候，亚芠大哥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很难想像吧！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竟然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因为外在环境因素而导致白头，那是承担多大的压力呀！而另外在我们北斗的情报里面所发现到的，在袭击斯达克家的人物方面，一般的杀手冒险者之流的别说了，最多的却是最普通的平民百姓！

「这些曾经袭击斯达克家的平民百姓，上从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五岁的孩子都有，而且，因为这些老百姓们没有力量的关系，所以，在袭击亚芠大哥他们的手段上，几乎全都是使用偷袭或是诡计的方式。亚芠大哥也曾经坦承过，他曾经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五岁孩童在胸口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一道差点让他死去的疤痕。

「也因为如此，亚芠大哥根本就不敢相信任何人，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他相信人了之後，这个他所相信的人会不会在他的背後刺他一剑，同时，这也养成了亚芠大哥在後期时那种凡是对敌者杀无赦的观念，不是亚芠大哥心硬如铁，而是不得不如此！」

葛沃比一阵沈默，他完全能够理解葛瑞斯所说的，试想，今天如果换成是他自己的话，如果随便路边一个走过的老人与小孩子，都有可能会在自己的背後捅上一刀的话，那恐怕只要对自己有敌意的人，都是出手不留情了，而这个样子，又如何去相信别人呢？又有什麽人能够让他认为值得相信呢？

葛沃比不由的感到一阵悲哀，当一个人当到这个样子，那是如何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自己，不也还有眼前的葛瑞斯，可以让他绝对的信任吗？

想必葛瑞斯也是有如此想法，所以他从来不把他当成是泰龙帝国的皇帝，只是将他很单纯的当成是自己兄弟来对待！

葛瑞斯略带无奈道：「这样子大哥你能够了解了吧！堪称是天底下最不相信人，甚至一度激烈的想要所有人乾脆死光的亚芠先生，敢再度的为了只有带给他痛苦，从来没有给他欢乐的人类而奔走於世界，目的就是想要为他向来深恶痛绝的人类留下一分生机，这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与高尚的情操呀！

「大哥，你可以让我失望，让天底下的人都失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千万不要让亚芠大哥失望，否则的话，你我兄弟的情义便到此为止了！如果亚芠大哥真的对人类完全失去信心的话，那麽，人类可能就真的会就此……」

「灭亡」两个字，葛瑞斯实在是说不出口。身为北斗的他，某些事情知道的比葛沃比还要来的多，也因此，他相当清楚，包含北斗太上魔龙使在内的其他几个老前辈们，是如何将希望全都寄望在亚芠的身上，对他的期盼又是如何深切。

他真的不敢想像，如果亚芠对於那个连他也不很清楚的所谓人类浩劫这件事撒手不管的话，会有什麽後果！

长长的叹了口气，葛沃比无奈道：「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

葛瑞斯也收起严肃的脸孔，同样的有点无奈道：「是呀！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一切！」

卢勘学院的幻兽大会依旧是在不断的进行着。

虽然一如往年般，今年的幻兽比武大赛依旧是幻兽大会的重点，但是今年注目的程度甚至远远超乎往年，已经到达了让其他种类的幻兽比赛完全失去了吸引人观赏的地步，所有人的目光焦点全都在幻兽比武大赛。

而其受人瞩目的原因，就在于今年的幻兽比武大赛裁判是由幻兽所担任，跟以往由人所担任是完全不一样。

这些幻兽外型的小巧可爱与裁判精准灵敏的特点，一再地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各种的神异之处更是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

由于有这些与众不同的幻兽裁判的缘故，使得整个幻兽比武大赛的赛程出乎意料之外的快速，原本预计要十天才能够结束的幻兽比武大赛，提早到第四天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就已经选出了前四强，准备要做最后的冠亚军总决赛了！

因此，今天一大早，几乎还没到幻兽比武大赛正式开始的时间，被当成前四强最后四场比赛的场地就已经挤满了人群。提早来到赛场观众席的玛茵之盾的人民，三三两两的讨论起这几天的幻兽裁判来。

老实说，这次的幻兽比武大赛，所有的风头几乎都被那几只幻兽裁判给抢光了，人们可以如数家珍的说出这四只幻兽各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今天赛场的门票也已经被人喊价到每席十金币，相当于普通一家四口一个月生活费的惊人价格。

但是如果问人说今年的前四强是哪些幻兽？它们的主人是谁？有什么特长？或者今天早上贴在大门口处的那张写着今天赛程的公布单上到底是写些什么东西，大概问十个能够有一两个回答就已经算不错了，大家来的目的全都在于那四只幻兽。

而且，大家也都相当的兴奋，因为听说，之前那只唯一没有担任前几场比赛的第五只幻兽也将在今天出场了，大家所讨论的重点都在这里。

而提早来到赛场的人们也都听说了，今天的比赛，帝国的陛下也会亲自到场，不过令人相当议论纷纷的是，以往陛下虽然也曾经来过，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场的冠亚军比赛时才出现，像今天一大早就说要来，那可是相当令人感觉到意外。

此时，位于赛场的北方，一处明显的高逾其他观众席至少两公尺，上面还特地搭建着遮阳篷的宽大贵宾台上，开始有人在上面进行布置了。

过了一会，在那座平台上，已经被卢勘学院的人员布置的美轮美奂了，但是，却还是没有人出现在那座贵宾台上。

终于，在太阳刚刚升到半空中，会场里面的观众开始感受到太阳的威力而热出汗来，正显得不耐烦时，贵宾台上开始有人出现了。

当场，近两万多双的眼睛全都注视着北面那座贵宾台。经由服务人员的引导，贵宾台逐渐有人出现了，每当一个人走上台坐在豪华大椅上时，就不由的引起了底下的人群一片惊呼声。

度玛郡主、吉珥郡主、亚拉柏郡主、尼萨郡主、北提伦郡主、南提伦郡主、伊卡郡主、希尼郡主！

哇！除了玛榭郡主听说他好像患了急病不能来，所以派代表来参加以外，其他的所有郡主全都来了，这些郡主们一上台就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但却还留下了五个空位置，以及在第一排之前的四张特别豪华的大椅子。

这叫所有的人不由的都在猜测起这些空位置到底是属于谁的？

葛沃比陛下不用说，他一定是最前面四张椅子当中的一个，而卢勘学院的院长，身为地主，又曾经是陛下的老师，所以，他应该也会是前面四张椅子当中的一个，那还有谁会坐上前面的四张椅子之一？

另外，在郡主们所在的第一排上还有五个空位，这些空位又到底是谁的呢？

虽然随着几位郡主的来到，陆续还有很多的人上台，但是这些人也只是乖乖的坐在郡主们的后面，始终没有人走到郡主们的身边或是之前的椅子上坐下，可见他们都还不够格，但是这些不够格的人当中，不少都是人们平常相当熟悉的一些重臣们！

无尽的疑惑充满着底下的其他观众心中，让他们忍不住的窃窃私语起来！

很快的，终于在贵宾台上的椅子快被坐满的时候，答案揭晓了。

有两个人，一老一壮，走上了贵宾台，年轻的直接在郡主的身边一个椅子上坐下，而老人则是坐到前面四张椅子当中的一张上，有人已经惊呼出来：「隆家的老爵爷威灵廷议长大人，还有现任公爵里昂大人？他们怎么会来？」

这也难怪底下的人群会这么讶异了，威灵根本就不是那种喜欢凑热闹的人，平常都几乎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尤其是这几年来，卸下了公爵的爵位之后更是深居简出，已经相当少在公开场合上亮相了。

而里昂更不用说了，除了最近几年来，因为接下了威灵的位置，所以有时因公不得不出现以外，其他时间平常人根本就难得见他一面，更别提他之前根本就是在大陆上流浪，人人只知道隆家威灵老公爵有个儿子叫里昂，但到底长什么样子，晓得的人根本就没几个。

如今，这样的两个人竟然连袂一起出现在这种场合上，再加上台上的其他几个郡主，第一世家与各郡郡主出现在此，令所有人既感到意外又兴奋，没想到这个幻兽大会竟然可以看到这些掌握着泰龙帝国实权的重量级人物一起出现。

那接下来，有谁会出现呢？所有人不由的更加期待起来。

就在众人期盼下，葛沃比在葛瑞斯以及卢勘学院院长贝汉的陪伴下，慢慢走上了贵宾台。

看到葛沃比这个深获民心的皇帝，底下的观众们爆发出了热烈的欢迎声，表示出了对葛沃比的支持，当场令各郡的郡主脸色有点难堪，怎么也没想到葛沃比在人民之间的声望竟然会如此的好。

而随着葛沃比之后，又有一老四少跟着走上了贵宾席。

看到了这一群人，民众也同样报以热烈的欢迎声，因为当中的三个，是目前整个玛因之盾里面所有年轻人的偶像，斯达克家族的亚华、亚旭、亚若三位将军。

只是众人也相当的奇怪，走在亚华三人面前那个头发全白，但是却神情威武严肃的老人是大家全都没有见过的，到底他是谁？

蓦然间，观众席上随即传出了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许多机伶的人已经联想到了前几天帝国宫廷所发布出来的讯息，于是，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老人的身分便呼之欲出了。

慢慢的，光荣虎王、翰罗元帅的呼声由细而响，由小而大，逐渐的充斥在这个数万人的会场当

中，慢慢演化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欢呼声，几乎所有人全都主动起立，高声的欢呼着翰罗的绰号以及名字。

在这个以实力判断一个人价值的时代里，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在战场上号称不败的名声，要来的令人尊敬与崇拜呢？

尽管翰罗曾经是帝国的大敌，但是时过境迁的现在，透过了泰龙帝国宫廷由葛沃比具名的宣言，人们早已知道了，这位不败的老将已经是位属本国最高阶的元帅，即将统领整个帝国的军队，因此，人们依旧给予翰罗无比的欢呼声，甚至还有凌驾在葛沃比之上的趋势。

没办法！谁叫用兵如神的翰罗在这个时代里，几乎就是每一位平民心目中战神的化身，而有这位战神站在自己的国家这一方，岂不是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受到战神的眷顾？又怎能叫人民不为之疯狂？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受到如此热烈欢迎的翰罗不由的一楞，古朴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相当意外的表情！

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葛沃比移驾到翰罗的面前，微笑道：「元帅，请你跟我们的人民们打个招呼吧！

你看他们是如此高兴着你的来临！」

翰罗一愣，随即理解的点点头，新来初到的自己，一来就被葛沃比任命为军方最高阶的元帅，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寻求别人的认同，而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可以得到人民最直接的支持，那么对于他元帅地位的牢固将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难道，这全都在葛沃比的计算当中吗？

翰罗一边面带笑容的朝着热情的群众挥手致意，一边心里暗暗的寻思着。

一直以来，他所看所听到的，莫不是葛沃比这位皇帝被亚芠给吃的死死的，令他颇有种这个创造出泰龙帝国强盛传闻的皇帝见面不如闻名的感觉，但是如果今天的局势是在他有意的安排下产生的话，那么，翰罗知道，这位皇帝的温和笑容下似乎也是相当的不简单。

不过就算不是，翰罗也晓得他绝对不会再轻忽这位皇帝的，能够把握住每一分可利用的局面，营造对自己每一分的有利局势，而且又有如此雅量，丝毫不以他人的声势超越过自己而心生不悦，这样的一位皇帝，翰罗绝对不会相信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物的！

眼角不经意扫过了笑容满面的望着自己在对人们挥手致敬的葛沃比，翰罗心里暗暗下了这个定论。

而由于葛沃比与翰罗闪耀光环的缘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亚华三人背后，那一头随意披散的白发，浑身裹在深黑色披风当中，身边带着高大的金色贪狼星，脸上神情相当冷漠的亚芠也走上了贵宾台上，坐在里昂的身边。

安抚完了热情的群众，葛沃比拉着翰罗，坐到他身边的大椅上，至此，整个贵宾台上的座位总算是坐满了，最前头的四个座位由右而左分别是贝汉、葛沃比、翰罗、威灵四人，第一排由右而左分别是八位郡主、亚华四人以及里昂，第二排以后则是其他位高权重的大臣们。

等到群众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贝汉看了一下葛沃比，得到葛沃比的点头示意之后，随即往后挥挥手。

半晌，贵宾台底下的比武大赛场地上终于走出来一个人。那是一个穿着卢勘学院教师服饰，大约六七十岁，留着一嘴长须的老人家，这个人可是卢勘学院的副院长萨克，没想到竟然要劳动到副院长来担纲今天比赛的主持人！

萨克脸上的长须微动，一阵平和低沈的声音，随即传遍了整个比赛会场数万人的耳朵：「首先，很高兴今天各位能够拨空前来观赏本校幻兽比武大赛的最后四场决赛！

相信各位都已知道，本次幻兽大会，本校相当荣幸的能够让陛下以及各郡郡主，还有第一世家的两位公爵、新任我国元帅之职的翰罗元帅，以及其他的大臣们拨空前来观赏。不才在下谨代表本校贝汉校长以及所有的师生，竭诚欢迎这几位贵宾以及各位帝国的同胞们的来到！」

说完，萨克首先对贵宾台鞠个躬，获得了葛沃比等人的挥手致意，然后又往四边的参观台同样的鞠个躬，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姜不愧是老的辣，短短的几句话，萨克已经将整个会场里面的所有人全都问安过了！

清清喉咙，萨克继续道：「相信各位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今天到底是奖落谁家了，如此，在下也不再多啰唆什么，首先，我们先欢迎今天几经波折而诞生的四位幻兽强者上场。」

萨克此话一完，随即又再一次获得了观众们的掌声，而在掌声当中，从贵宾台下的一处门户中，四人四兽依序的走了出来！

萨克高举双手，止住了掌声，随后才道：「首先，我们先来欢迎本次大会第一个脱颖而出的幻兽及其主人，乃是本校四年级学生波依·各雅达，所持幻兽为上级七阶风属莫奇（猴）系幻兽风猴，专长为千幻爪，爪称千幻如影随形，本次大会与它对决的挑战者没有任何一只幻兽可以逃过这一招！」

随着萨克的介绍，一个身材瘦小，外型如猴的青衣少年，带着一只青色的半人高大猴子跳上了高台，主人与幻兽的模样如此相像，顿时引发了观众席的一连串笑声，而波依也不管，领着自己的幻兽在赛台上朝四方的观众挥手致意。

随着波依之后，一个身材相当高壮，穿着一身紧身的白色武士服，腰系长刀的少年，领着一只同样高壮的白色大虎跳上了高台。

萨克见状，连忙的介绍道：「这位是第二位脱颖而出的本校五年级学生雪华·斐尔，别看他的名字像女生，他可是本校武技第一人，幻兽与我们翰罗元帅所用的幻兽一样，是为上级八阶光属泰格（虎）系幻兽，别看他年纪小，在会前这位学生可是曾向在下透露，他生平最敬佩的就是翰罗元帅，所以他才会千方百计的找来了这么一只光荣王虎为幻兽，立志要效法翰罗元帅！」

「哈哈哈哈，好志气！本帅的位置就等着你来坐，但是，光是学本帅是不够的，你要想的是如何超越本帅，知道吗，雪华同学！」阵阵低沈有力，震的全场观众耳朵生疼的长笑声从翰罗的嘴中发了出来，令所有人不由的将目光都注视在不知何时站起来的翰罗身上。

能够受到自己偶像的赞许与鼓励，雪华兴奋的脸蛋发红，不自觉得大声说道：「是！翰罗元帅，我一定会以超越你的成就为目标的！」

翰罗再度发出了一声长笑声：「哈哈哈哈，好孩子，果然有志气，如果你愿意的话，本帅身边的亲兵正好有缺，不知？？」

翰罗话还没有说完，雪华马上兴奋的大叫道：「好！元帅，我愿意！」

翰罗再度仰首发出了一声长笑声：「那好，既然要当本帅的亲兵，那么就给我好好的表现，否则，你来报到时本帅铁定会先打你十个屁股，听到没有！」

雪华满脸通红的随即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喊道：「是！元帅，属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的！」

台下的观众们不由的一阵哗然，这种赛前招募亲兵的举动可是前所未见的，光荣虎王果然是与众不同，同时又心里暗暗的对台上的雪华感到无比羡慕与妒忌，竟然这样轻易的就当上了翰罗的亲兵。

虽然说亲兵没有官职，而且又相当的累，但是亲兵就等于是主将的亲信，而且又是翰罗这不得了的新任元帅的亲信，将来的成就可是不可限量，雪华等于是一步登天！

说完话之后，翰罗坐了下来，连忙向葛沃比请罪道：「陛下，请恕臣下专擅了！」

葛沃比微笑道：「元帅不必如此，我可是很高兴元帅如此的豪情不输当年，而且，这样一来我国的人民相信又会再度的引发出一股从军潮，大大有利我国，这都是元帅你的功劳！」

翰罗微微一笑，连道不敢之后，这才又将目光专注看向赛台上。

经过了翰罗这一打岔，萨克的介绍被迫中止，等到翰罗坐下之后，萨克连忙道：「就让我们恭喜雪华同学，能够担任元帅大人的亲兵这么一个想求都求不到的职位，但是现在还是让我们再来欢迎下一位同学吧！」

听到萨克这么一说，早在赛台边等待已久的多尼立即带着火豹跳上了赛台。

萨克伸手介绍道：「第三位同学可真的是不得了，他可是本校前两年连续蝉连幻兽大会魔法组的冠军，是今年才三年级的多尼·桑尔同学。今年，多尼同学重整旗鼓，带来了一只上级九阶火属雷普（豹）系的帝王级幻兽火豹，夹着帝王幻兽之威力，头一次参加幻兽比武大赛即一口气冲进前四强，实力不可轻忽！」

穿着一身火红色的魔法师袍，手里拿着法杖，多尼也学着前面两位一样，开始绕场向观众们挥手示意。

深吸了一口气，萨克扬声道：「最后一位，是本校三年级的同学赛华·比列凯尔，持有幻兽为上级九阶地属施奈克（蛇）系的帝王级幻兽震蛇。赛华同学亦是幻兽比武大会的常客，去年更是夹着震蛇帝王幻兽的威力，一举夺冠，今年，赛华同学更是信誓旦旦说，他还是稳居第一宝座，请各位拭目以待。」

随着萨克的介绍，一个身材高壮不输雪华的黄衣少年，高举的右手上面盘着一条三指粗黄蛇，也跟着跳上了赛台，神情相当高傲的向所有人点头示意。

贵宾台上，葛瑞斯忽然撇撇嘴道：「真是奇怪了，去年的前四强好像都因为状况不好，所以不是实力大打折扣就是弃权，好像有点奇怪，您说是吧！比列凯尔农业大臣？」

位于第二排第一个位置，有对小眼睛，长得有点胖胖的比列凯尔大臣微微欠了个身，呵呵笑道：「监察使您说的这倒也是！小儿在去年好像也实在是运气太好了点，所以我一再地告诫着他，千万不可以太过于自傲自满，否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到时候他恐怕会吃苦头！」

葛瑞斯完全同意的附和道：「大臣您真的是有远见，难怪教子有方！」话头一转，又说道：「不过，说到这个吃苦头，听说令郎前一位的那个多尼，原本仗着自己在魔法组上连续两年得到冠军，今年竟然骄傲自大的妄想参加幻兽比武大赛，也不想想他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平民，凭着四阶的幻兽就想要参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死的，幸好老天有眼，听说几个月前那小子自持的幻兽竟然出了意外丧生了，大臣，您说这是不是天意！」

比列凯尔大臣也跟着微笑道：「嗯！监察使大人您说的是！」

葛瑞斯又说道：「那家伙也不知道是不是向老天借了胆，听说竟然敢诱惑凯琳公主殿下及忆琳郡主，甚至是大卫与法利两位少年英杰，竟然妄想要去找一只高级的幻兽来参加比赛，结果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一时瞎了眼，竟然还真的让那混帐小子给找到了一只九阶的火豹。

「只是公主及郡主殿下受到他的牵累，到现在都被威灵老公爵给关在家里禁足着，甚至连大卫与法利两人也被陛下给处分了，就是唯独这小子把事情撇的一乾二净，现在还敢这么大剌剌参加比赛，而且还进入了前四强，大臣，您说，换做您是我的话，会不会在私底下想要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帐小子？」

比列凯尔大臣肥肥的脸颊微微一抽搐，圆圆的脸上咧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监察使大人，您真是爱开玩笑，那位同学能够一直支持到现在是他的本事，我们这些做大人的怎么能够在私底下教训人家呢？这样岂不是有失体面！」

葛瑞斯点头同意道：「还是大人您考虑的比较慎重，是我失态了！嗯，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期待着令郎给这个混帐小子好好的「教训」一顿吧！我看，也只有令郎的九阶震蛇才有办法对抗那个小子的九阶火豹了，咳！

真希望我也能够有一只九阶的帝王幻兽好使唤！来来！大臣，咱们好好看看令郎有什么杰出的表现，我可是很期待的。」

比列凯尔眼中不自觉的射出了狠毒的光芒，狠狠钉在正一副摇头叹息看着赛台上动静的葛瑞斯的背后，嘴里却说出了相当谦逊的话道：「就怕监察使大人您会大失所望了！」

头也不回，葛瑞斯淡淡的道：「大臣您就别这么谦逊了，我相信令郎一定能够有「很好」的表现的，过于谦逊那可是会成为虚伪唷！」

贵宾台上，葛沃比与翰罗、贝汉、威灵高谈论阔的说笑着，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身后的谈话声，而第二排以后的人，则是不动声色的静静观赏着这一场葛瑞斯与比列凯尔大臣之间针锋相对的戏外戏，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想法，那就是比列凯尔大臣惨了。

很显然的，葛瑞斯监察使的下一位受害者，已经锁定了这位向来位高权重又肥的流油的大臣了！

天魔神谭
第二部 第九十一章~第九十七章

第二部 第九十一章~第九十七章

作者：手枪

在赛台上，波依、雪华、多尼、赛华四位参赛者已经朝四周的观众打完了招呼，回到了萨克的身后一字排开。

当着所有人的面，萨克再一次说明今天的赛程以及相关规定。

全都说完了以后，萨克最后终于说道：「现在，让我们大家来欢迎有史以来首度出现的五位幻兽裁判！」

此话一出，当场又在赛场里面再度掀起了一场热烈的欢迎声，老实说，在场的观众里面，十个倒有七个是冲着这五只奇妙的幻兽来的。

五声震的整个偌大会场回音不断、令众人耳膜生疼的吼声，由会场其中一个大门里传了出来。

虎啸、狮吼、熊咆、狐嘶、鹰鸣同时响起，从黑暗的大门里面，慢慢的走出了五只沐浴在阳光之下，闪耀着刺眼光辉的金色幻兽。

近乎疯狂欢迎的群众们不由纷纷骚动起来，拼命睁大了眼睛，努力的想要看清那五只娇小可爱的幻兽裁判！

烈芒等五小一边发着吼声，一边慢慢跑到赛台上，在萨克的面前一字排开，然后朝着贵宾台上整齐划一的点头示意。

如此灵巧的模样，叫所有人又是一阵惊讶，观众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今天还是首次见到五小，之前虽然曾听说过五小是如何的灵性，但是总比不上眼见为凭，今天亲眼见到之后，终于晓得这五只小幻兽裁判果然是如此的神异，令人议论纷纷。

而在高台上的葛沃比与葛瑞斯则是不由的轻轻一瞥坐在第一排最左边，面无表情的看着赛台上景象的亚芠。别人也许会会错意，但是他们心知肚明，五小示意的对象到底是谁，他们可是一清二楚！

萨克又大声的说道：「相信各位现在一定已经迫不及待了吧！那好，我们现在就先来进行今天的开幕表演赛，现在，我们就请光虎烈芒裁判担任本次的大会嘉宾，首先，我们先请第一位波依同学的幻兽风。。。萨克话还没有说完，忽然，一阵虽然没有五小那么大的音量，但是论绵延不绝与高亢，却是相当惊人的一声凄厉狼号从贵宾台上传了出来，震的人心惶惶，弄得萨克话说不下去，观众左顾右盼的，似乎在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贵宾台上，忽然传出了惊呼声，几乎所有人全都站了起来，眼光全都看向了那只高傲的站在贵宾台前缘，不断仰首发出长嚎的威武金狼，并且还发现到，这只金狼除了不断的长嚎之外，还不住的左顾右盼往四边的观众席望去，隐约间眼中透露出了挑衅的眼光，最后，所有人的目光终于转移到金狼贪狼星的主人——亚芠的身上来了。

里昂悄声道：「亚芠，这是怎么回事？小星怎么会忽然这样？」

亚芠嘴角微微显露出一抹笑意，轻笑道：「小星这几天老是嫌说睡太饱了，浑身骨头发痒，想要活动一下，昨天，它还跟我要求说要当这场大会的嘉宾，陪小朋友们玩玩，但是我一直不准，今天早上过来时就一直跟我闹脾气，我也没想到它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干脆就自己出声挑战，倒也令我相当的意外！」

里昂听的张口结舌，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幻兽，竟然还会跟自己的主人要求东要求西，还会闹脾气！真是个怪胎幻兽。

不过想想，这倒也不是不可理解，在他知道小星的真实身分之后，当然能够体会的到，身为兽王半身的小星，怎么可能会容许别的幻兽比它更出风头！难怪会自己提出挑战也想要出出风头了！

里昂再度的悄声道：「那现在怎么办？」

亚芠瞄了一眼赛台上，因为贪狼星的长嚎而起了骚动的四只参赛者幻兽，无所谓道：「既然小星都出言挑衅人家了，干脆就如它的意玩玩好了，它闹够了自然就会停下来！」

里昂再度目瞪口呆，亚芠怎么可以把这种大闹会场的事说的这么轻松？

但是，情势上却由不得里昂作主。终于获得了亚芠的默许之后，贪狼星威风凛凛的转头看了一下贵宾台上其他几个同样目瞪口呆的人之后，忽然一个轻松的飞跳，直直落到了赛台上，悠闲

的来到了五小的面前，轻哼一声，五小随即低下头来退到一边去，不敢干涉贪狼星的「玩玩」！

贪狼星轻松的望着眼前的四只上级幻兽，轻扯了一下一边的嘴角肌肉，微露闪亮的獠牙，贵宾台上的里昂不由的瞪大了眼睛，不知怎么的，虽然一个是人一只是狼外貌差异极端的大，但是贪狼星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一瞬间，让他有种跟亚艾的冷笑好像的感觉，真不愧是一对的人兽，连冷笑都这么像！

收到了贪狼星那种轻视的冷笑与神情，四只上级幻兽不由的全都骚动起来，不甘示弱的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充满敌意的望着威风凛凛的贪狼星，要不是各自的主人见状不妙连连制止，恐怕全都冲上去了。

这个时候，贵宾台上的人几乎已经全都站起来了，葛瑞斯走了过来，苦笑道：「我的大哥呀！您怎么让你的幻兽跑上去，这是严重干扰大会的进行呀！」

亚艾淡淡一笑道：「反正都是我的幻兽，既然小星想玩就让它去玩，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下，听到亚艾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葛瑞斯也不由的如刚刚的里昂那样，目瞪口呆起来。

将眼光从葛瑞斯身上移开，注视在台上耀武扬威的贪狼星身上，随口道：「还楞在那里干什么，院长不是就在这吗？你去向院长禀告一下，就说大会的嘉宾由烈芒换成小星不就行了，不过，最好跟院长说一下，要那四只上级幻兽一起上场表演，这样可能会精采些！」

亚艾的这些话并未刻意的压低音量，再加上贵宾台上的所有人现在正注意着带来贪狼星的亚艾与葛瑞斯谈话，因此，不需要葛瑞斯传话，贝汉就听的一清二楚了。

只是，听清楚亚艾近乎狂妄的话之后，贝汉不由的气得发抖，对他而言，原本他就已经是完全看在葛沃比的面子上，才会冒着学院传统的幻兽大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大笑话的危险，答应了葛沃比的请求，破例的让幻兽担任幻兽比武大赛的裁判。

虽然说后来事实证明五只小幻兽裁判并未让他失望，幻兽比武大赛的前三天可谓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没有到整个幻兽比武大赛真的完全结束，贝汉的那一颗心始终是放不下来。

眼看着最后一天的赛程即将结束，没想到才刚要进行开赛前的表演赛，那个不知哪里来的白发小子竟然随便的让自己的幻兽闹场，还口出狂言的说要以自己的一只幻兽单挑四只上级幻兽，这叫贝汉怎么会受的了？

深深吸了一口气，看到了已经走到自己面前的葛瑞斯，还有带着歉意与请求的看着自己的葛沃比，贝汉几乎咬着牙道：「我知道了！」转过身去，走到了贵宾台前，大声道：「萨克，大赛的嘉宾改变，就是那只金狼，金狼的主人说要以一敌四，你就按照人家的意思，让四只上级幻兽跟那只幻兽好好的表演一番吧！」

望着前头背影微颤的贝汉，葛沃比与葛瑞斯兄弟俩无奈的互望一眼，他们知道贝汉院长肯定是气炸了，难得还能够保持风度，不过，他们却也隐隐间有种期待，老实说，他们也实在是对亚艾身边的贪狼星这一只幻兽好奇的要死，也许，今天他们就可以见识到这只感觉上就与一般幻兽不太一样的奇怪幻兽的能力了。

亚旭在贝汉宣布的同时，也把身体伸向亚艾，在亚艾的旁边悄声道：「亚艾，这样妥吗？你让小星去跟那四只幻兽互斗，这样可以吗？」

亚旭当然不是在担心贪狼星会不敌四只上级幻兽，相反的，他可是最清楚贪狼星实力的人之一，别说是四只上级幻兽了，就是再加上十只八只的，也不够贪狼星塞牙缝，但是，他却担心另外一件事。

亚芠看了一下自己的二哥，微笑道：「二哥，你放心，小星为了可以玩，早就已经收敛身上的气息了，你没看到底下那四只幻兽可是跃跃欲试呢！」

亚旭顺着亚芠的话，瞧向了赛台上的四只上级幻兽，果然没有自己的白金龙在贪狼星面前的那种畏惧臣服的样子，这才放了心。说老实话，他还真的担心贪狼星会在众人面前显露出它兽王的威风，万一到时候让人察觉到贪狼星拥有令万兽臣服的能力时，那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了。

就在亚芠、亚旭兄弟悄声交谈的时候，赛台上，接获到贝汉的命令，虽然心中无比的疑惑，但是也忠实的执行着贝汉意思的萨克又再度的扬声道：「各位观众，因为一点执行上的小差错关系，所以，本次大会的嘉宾为现在大家眼前所见的金狼，这次，由金狼与四只挑战者幻兽同时表演，请各位尽情欣赏。」

说完，萨克随即低声对多尼四人交代了一番，然后匆匆下台。

而多尼等人则是看了一下神气万分的贪狼星，留下了自己的幻兽在台上之后，也跟着下了台，站在台边，开始准备战斗！

刚刚贝汉的话，大多数人都听到了，因此，他们对于这场临阵换将的表演赛，不由的抱着相当大的好奇心，萨克一说完，所有人全都安静下来，仔细的瞪大眼睛瞧着赛台。

但是，亲身参与这场表演赛的四人当中，除了多尼早已经知道眼前的金狼是亚芠的幻兽，对于贪狼星的实力深具戒心以外，其他的三人，却是心中暗暗的愤怒着。

虽然说暂时看不出贪狼星到底是属于几阶的幻兽，但是好歹现在在场上就已经有两只九阶火豹、震蛇，一只八阶光虎、一只七阶风猴，而那个不知藏在哪的幻兽主人，竟然敢大胆到想用自己的一只幻兽，来挑战他们这四只强力的贵族级幻兽，简直是不知死活，而且也太藐视他们了。

因此，当同样站在台边的萨克大喊了一声「比赛开始」之后，波依、雪华、赛华三人同时驱动自己的幻兽，往贪狼星扑去。

贪狼星轻轻一跳，脚步灵活的不像是一只四只脚着地的幻兽，十分轻松的闪过了三只幻兽的冲击，而且还忽然极度诡异的幻化出了四五个化身，反过来包围着三只幻兽。

波依三人一楞，连带着他们的幻兽也是跟着一楞，他们根本就无从分辨出到底哪一个身影才是真的，不由的面面相觑！

这时，从刚开始就跳到一边的火豹口中，忽然吐出了连续好几个火焰冲击炮，直击贪狼星的化身影子，原来是多尼驱动火豹攻击了。

火焰冲击炮的火焰球穿过了当中的好几个影子，将影子给消灭掉，但是其中一个却被当中的一个影子嘴巴一张，吞了进去。

多尼等人不约而同的大叫一声：「在这里！」同时一瞬间，发动了第二波攻势。

震蛇忽然一头钻入了赛场地面当中，失去了踪影，而光虎则是浑身白光大盛，仿佛是一道利剑般，快速的往贪狼星冲去，而风猴则是高高的跳到半空中，手中的长臂利爪由上往下的化成了千百道爪影朝贪狼星的头顶罩下，火豹则又是连吐火球封死了贪狼星的四周空间，使得贪狼星无法轻易的逃开光虎与风猴的攻击。

贪狼星不慌不忙的相准了光虎的来势，不退反进，反而以不输给光虎的速度瞬间往光虎冲去，很难想象体型相差甚大的光虎与贪狼星在这么快速度，头对头的互撞之下，竟然会是一个势均

力敌的局面，几乎就在光虎与贪狼星一撞之下，光虎哀嚎一声往后猛烈翻滚退去。

不过总算贪狼星也没有占到便宜，同样的被光虎这么一撞之下弹向空中。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却叫光虎的主人雪华目瞪口呆，因为，贪狼星被光虎的这一撞之下，弹的也未免实在太高了点，甚至已经高到半空中风猴的上方，然后雪华就看到原本一直翻滚的贪狼星在弹高到风猴上方时，忽然头下尾上的停止了翻滚，接着修长有力的四脚一曲一弹，正中风猴完全没有防备的背部，将风猴给踢的瞬间坠落到地上，摔的半天爬不起来。

而贪狼星则又是借着这一踢之力，居高临下的直接往身在旁边，不断的吐着火焰偷袭它的火豹冲去，大头狠狠的在火豹的侧腹上一撞再一顶，火豹也发出了哀嚎声的被贪狼星给冲撞的四脚离地，飞上了半空中不停翻滚着。

而就在贪狼星撞飞了火豹，四脚刚刚落地的同时，在贪狼星身子底下的赛场石板上，忽然穿出了一条速度极快的细长黄色身影，是赛华的震蛇，原来赛华早就在等这个机会了。

眼看着震蛇即将接触到贪狼星那完全没有防备的腹部，赛华脸上不由的出现了得意的神情！

但是，还没得意完，就在赛华脸上刚刚出现笑容的那一瞬间，贪狼星忽然的前脚一弹，人立起来，时机巧到不能再巧的刚好让震蛇紧贴着它的腹胸，笔直往空中冲去。

眼明嘴快的贪狼星更是趁机一口咬住了冲的过了头的震蛇尾部，大头来个螺旋飞绕，左三圈右三圈，然后再来个上下左右前后乱晃之后，这才大嘴一松，将被它晃的头昏眼花的震蛇，抛向了好不容易才从地板上爬起来的风猴身上。

可怜的风猴好不容易从坠落的疼痛中恢复过来，马上又被给贪狼星晃的头昏眼花的震蛇本能的紧紧缠住，蛇身强劲的勒紧力道叫风猴不但感到疼痛，更是喘不过气来，不由的两爪抓着紧缠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的震蛇，吱吱吱的乱叫起来，满场痛苦的打滚着。

这一切说来甚慢，但是却发生的雷光电火般的快速，不到短短的五秒钟，五只幻兽的第一波接触就已经结束了，结果是贪狼星大胜，而四只高级幻兽则是在一旁不断的哀嚎与翻滚。

观众们不敢置信的看着赛台上的景象，直到好半晌，他们才懂得发出了震天的掌声与欢呼，光是这一场的表演赛，就令他们觉得值回票价了，他们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灵活而且聪明的幻兽，竟然这么轻易的就击退了四只上级幻兽的联手攻击！

事实上，他们如果知道贪狼星以前可是专门打混仗的高手，对手越多它越如鱼得水的话，对于这四只高级幻兽的下场也就不会这么吃惊了！

好半晌，观众们的掌声忽然停了下来，恢复成刚刚的平静，又专注的看着赛场上的精采表演。

这时，风猴与震蛇已经在各自的主人命令下分了开来，光虎与火豹也恢复过来，四只幻兽一字排开的站在贪狼星面前五公尺处，与贪狼星对峙着，无论是幻兽自己本身还是主人，全都不敢轻易的发动攻势了。

而就在这时，贵宾台上，葛瑞斯许久不见的保镖一号忽然出现在贵宾台上，悄悄来到了正与其他人一样聚精会神的看着赛台上精采战况的葛瑞斯身边，拍拍葛瑞斯。

葛瑞斯身子一震，转过头来，保镖一号随即将手中的一颗绿色的圆球以及一封信交给他，同时凑在葛瑞斯的耳边说了一大段话。

葛瑞斯脸上流露出了相当惊讶的表情，挥挥手，保镖一号随即点点头退了下去，葛瑞斯则是望向亚芠的方向，却见到亚芠正看着他。

葛瑞斯来到亚芠的身边，先将手上的信件以及圆球交给了亚芠，然后低声的说道：「大哥，这信跟圆球是大力神王老前辈受到妃雅小姐的托付，要我们北斗用最快的速度转交给你的，神王前辈交代口信说，这事情十万火急，请大哥你一定要赶快看！」

亚芠略带惊讶的看了葛瑞斯一眼，得到葛瑞斯点头表示此事千真万确之后，这才低头看了一下手中的信件，想了想，然后才开始拆开信件，看起里面的内容。

葛瑞斯的角度正好可以看见当中的几句，但是却已经叫他的脸上浮现完全无法置信的惊讶表情！

亚芠脸色不变的将信件内容很快看了一遍，然后握住绿色圆球，很快的，当初妃雅曾经看过的画面又在亚芠面前很快的出现，只是，当第一个画面出现时，葛瑞斯还有亚芠身边注意到两人动作的亚华、里昂等人，还来不及看清楚画面内容时，画面就又瞬间消失了！

再一看，亚芠手中的信件与绿色圆珠不知怎么的，竟然化成了一堆粉尘，从亚芠的手中滑落下来，在地上堆成了一堆灰、绿交杂的尘土。

亚华好奇的问着已经将眼光转回到赛台上的亚芠道：「亚芠，发生了什么事？」

亚芠脸色不变道：「没什么，凯特他们那边好像有点问题，可能需要我过去处理一下而已！」

亚华点点头，便不打算再问，在他想来，实力超强的凯特他们能够有什么问题！大概是想偷懒，所以才会要亚芠过去一趟罢了，再说亚芠也没什么反应，应该是没事！

但是亚华很快的就发觉自己错了，因为并不是没事，相反的，是事情大条了！

一旁的葛瑞斯忍不住道：「大哥，信件上不是说死神小队他们中计被擒，现在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对方还附上了死神小队他们的状况，限定你在半个月内要过去，否则死神小队将性命不保！现在已经过了快半个月了，明天就是最后期限，大哥你不赶快赶过去吗？」

「什么？葛瑞斯你说什么？」亚芠还没有反应，一旁听到葛瑞斯的话的亚华等人已经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亚华更是大手扣住了葛瑞斯的肩膀，不断摇晃，且大声的问着。

葛瑞斯苦笑着，强忍着肩膀被不知轻重的亚华扣住的疼痛，忍痛的点点头。

得到葛瑞斯的表示之后，亚华等人不由的全都把眼光凝聚在亚芠身上，里昂急切的说道：「亚芠，你怎么还能够这样坐在这里，死神小队现在处境相当的危险，你还不赶快过去一趟！」

在场的人全都知道，死神小队与亚芠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听到死神小队有危险，虽然感到惊讶，但是却是更加的担心，全都用眼光如里昂般的催促着亚芠赶快赶过去才对！

亚芠收回了赛场上眼光，轻轻瞟了众人一眼，慢条斯理的说道：「不用这么急，凯特他们就是训练不够所以才会被人家给设计了，让他们多吃点苦头才会记得这次的教训，否则老是倚仗着自己力量，完全不动脑子就以为可以走遍天下的话，今天的事情迟早会重演，到时我恐怕就救不得他们了，让他们吃点苦头也好。再说了，到明天为止还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把这里的赛程完成之后我再过去也来得及，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不担心才有鬼，虽然亚芠是笑着跟他们说不用担心，但是，脸上的笑容却叫所有人不寒而栗，被亚芠那瞳孔好像缩到最小的眼神瞟过，全身就像是赤裸的浸在北极的寒冰当中，打从心里感觉到连骨头都冻僵的一种冰冷，这样的亚芠是不是就是那个，他们只有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被称为银月恶魔的亚芠？

微微一笑，亚芠又再度把眼光移到赛场上，众人这才仿佛是松了一口大气似的，不由自主的望着亚芠那看起来相当陌生的背影。

忽然，亚华张口的呼道：「亚。。。」还来不及完整的说出口，一旁的亚旭已经眼明手快的伸手摀住了亚华的嘴，对他不住的摇头眨眼示意，直到亚华点头表示理解之后，亚旭这才松开了手，两兄弟再度与里昂、亚若、葛瑞斯三人一样，将眼光投注到亚芠背后的白发上。

亚芠本来有头雪白的头发，但是此时，在亚华五人的眼中，亚芠那头本该是纯白没有一丝杂色的长发却出现了异状。

雪白闪亮的头发，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下，开始轻轻的飞舞飘动起来，雪白的发丝虽然依旧是雪白，但是，那雪白的发丝所飘过的地方，却留下了一道相当短暂，近乎是错觉的「黑光」残影，这样的诡异情况，叫所有人不由的相当担心。

无论这种无法解释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众人心中都有种相当不祥的预感，无论是对死神小队，还是这平静的异常的亚芠！

而在观众席上，忽然传出了一阵惊呼声，引的亚华等人也不由自主的将眼光投向了观众席，却也同样的忍不住发出了惊呼来！

同一时间，位于远处隆府里，本来专心的在传授着魔法的夜月，还有学习魔法的连同克瑞在内的二十八个精神异力的拥有者，忽然同时身体激烈颤抖，猛然的站起来不约而同转身朝向了同一个方向。

此时，在他们所有人心中，忽然感觉到一股比黑暗还要黑暗的感觉，充斥着他们的内心，一股难以言语，但是又猛烈的无法承受的恐惧与不祥的感觉，叫他们所有人，甚至包含了夜月在内，全都同时颤抖起来。

而他们面对的方向，以地理位置来说，正好就是卢勘学院，幻兽比武大赛的最大会场之所在！

在幻兽比武大赛的最后会场赛台上，正上演着一幕令人完全想不到的景象。

原本应该是完全占了上风的贪狼星不知为什么，竟然会忽然的被光虎、风猴、震蛇、火豹紧紧咬住了，鲜红的血不断由贪狼星的身上流了出来，几乎沾满了贪狼星那一身无比漂亮灿烂的金色长毛！

时间往前推三十秒，正当贵宾台上，亚华等人震惊的发现到亚芠头发上的异象时，原本在赛台上与四只幻兽对峙着的贪狼星，忽然放弃了警戒的姿态，恢复成了正常立姿，微抬着头，两眼直视着贵宾台，动也不动！

贪狼星如此突然的举动，顿时叫所有观众起了骚动，窃窃私语起来，而身为对手的四只上级幻兽，虽然不知道贪狼星为什么忽然放弃防御，还看着其他地方，但是，本能告诉它们，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因此，不待主人驱使，随即一边发出了冲击炮，同时往前扑向贪狼星。

而贪狼星看也不看一眼，而且似乎是完全没有注意到似的，只是一直抬头望着贵宾台的方向，眼看四颗脸盆大小的冲击炮已经要接触到贪狼星的身体了，所有人不由的为贪狼星如此大胆的行径而发出了一声惊呼。

但是惊呼底下，却又更加兴奋的注意贪狼星又要用什么方法，来闪过这四颗冲击炮以及随后而来的四只幻兽？

只是，大家却失望了，贪狼星根本就没有闪躲的意思，它动也不动的任由四颗冲击炮直接攻击

到身上，甚至连随后而来的四只幻兽的利嘴狠狠咬中了它，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可见骨的伤口，血液近乎喷洒而出，贪狼星却像是完全没有感觉一样，动也不动的看着贵宾台的方向，而这就是亚华等人所看到的景象。

亚华等人的惊呼声传进了亚芠耳中，同时也等于是传进了贪狼星的耳中。

亚芠虽然是不为所动，但是，贪狼星却好像身子微微的一颤，慢慢低下头来，看着自己身上血流不止的伤口，而这时候，四只上级幻兽早已经被自己的主人因为戒心于贪狼星的异常反应，而授命的退到了一旁，万分警戒的看着贪狼星。

似乎终于确定了自己身上的伤口似的，贪狼星仰天发出了一连串无比凄厉又无比愤怒的长嚎，一声接着一声，声音一声比一声凄厉，一声比一声高亢，一声比一声响亮，不少观众忍不住摀住了自己的耳朵，大叫道：「不要再叫了！」

但是贪狼星仿佛是完全没有听到那些怒吼抗议声，它依旧是持续不断的发出了尖锐而高亢的凄厉长嚎，一声接着一声，几乎是完全没有间断！

在贪狼星那绵延不绝的凄厉激动长嚎中，亚华等人面面相觑，亚芠那种完全异乎平常的平静，贪狼星那种异乎平常的激动凄厉长嚎，令他们有种奇怪的感觉，此刻，亚芠好像已经将人类的感情从自己的身上抹去，而贪狼星，则是完全代替着已经将人类该有的感情从身上剔除的亚芠，长啸出亚芠心中那种明明有着无尽的焦虑与愤怒，但是却又要强自压抑的心情！

经过了长达五分钟的长嚎宣泄之后，贪狼星终于停止了长嚎，低下头来望着它四周的四只幻兽，然后又高高的扬起头来，但是却没有发出长嚎。

正当众人在为贪狼星的举动不解时，在贪狼星胸前的长毛忽然的往两侧飘动，一颗鸡蛋大小的蓝色水晶忽然迸出了强烈的蓝色光芒，接着，蓝色的光芒开始慢慢减弱，然后慢慢消失不见了。

整个现场，唯有贵宾台上一直注视着贪狼星的亚芠可以察觉到，蓝光并非消失，而是被「吞」进了贪狼星的体内。

自数年前，他因为年少无知，为了刺激贪狼星提早进入成熟期，因此强迫贪狼星吞下，但是却一直没有被贪狼星给吸收吸纳，因而变成了镶嵌在胸前，变成了随时提供贪狼星庞大能量的神之钻，在这个时候，竟然开始被贪狼星分解开来，庞大的能量一瞬间在贪狼星的体内解放开来。

亚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庞大到不可思议的能量，注进了贪狼星体内的每一颗细胞当中，被每一颗细胞给一一的吸收，最后，完全消失在贪狼星的体内各处。

隐约间，亚芠感觉到贪狼星在完全的「吃掉」胸前的神之钻以后，体内产生了某种的异变，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异变，亚芠却说不上来，只晓得，现在的贪狼星虽然还是贪狼星，但已经不是前一秒的那个贪狼星了。

而对于这一切，亚芠出奇的完全以一种相当冷静的姿态观察感受着，他知道自己应该为这种事情而感到讶异，但是，他却又晓得，自己其实是一点都不感到吃惊，反而隐隐间，有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完全不觉得贪狼星忽然在这个时候「吃掉」神之钻有什么不对的！

而除了亚芠以外，其他的人，包括了贵宾台上的葛沃比、翰罗、里昂等人，所看见的也只有贪狼星身上忽然迸出了蓝色光芒，随后，另外一股金色的光芒由贪狼星身上发了出来，越来越是强烈，甚至取代了原先的蓝色光芒，最后将贪狼星变成了一只宛如由金色光线所编织而成的巨狼。

在金色光芒越来越强烈的同时，众人隐隐间看到了贪狼星那几乎染满全身的血迹开始慢慢变淡，直到消失，最后，金色的光辉也逐渐消退！

如此出乎人意料，而又令人感到万分惊奇的变化，弄得整个会场里面的人全都屏住了气息，不敢喘出一口大气来，以至于当贪狼星身上的光芒消失时，会场中不断传出了一声又一声的大声喘气的声音。

过了好半晌，在观众席上，忽然传出了有人惊叫的声音：「那。。。那是什么怪物？」

此时，在赛台上头，映入所有人眼中的身影，那是一只比原先的贪狼星要高大上三分，几乎可以达到成年人胸部，头如果仰起的话，甚至可能比人还高，有着一身相当浓密而且长的惊人的金色长毛，整体看起来像是一只高大的过了分的狼。

额头上长了一根又细又尖的三十公分金色长角，同时在脖子与胸膛相接处，还有着一对顺着健壮的胸部，紧贴着体表往后生长延伸，而且在前腿外侧更是一分为二，一边顺着身体外侧边延伸到腹部外侧的部位，另一边则往上延伸，在脖子的正后方竟粘合在一起，像极了一个宽大的颈护甲一样的粗大弯曲锐角！

修长而有力的四肢则是分别在腿的股关节、膝部关节处的外侧，各自生长出了一根顺着脚站立的方向，往下生长，约两指粗的笔直利角，像一把把小宝剑似的，分成了两个部分，完全将四肢置于内侧的八根锐角。

看到了这样一只前所未见的奇怪幻兽，众人心中兴起了一种相当荒谬的感觉，这个样子看起来，实在是很像一只穿上了攻守皆备盔甲的武装沃夫系幻兽。

但是，当所有人想要再看清楚一点时，却又发现到，哪里有什么顺着身体生长具有保护作用的角？那只不过是看起来好像长大了一点的贪狼星而已，也许身上的金色长毛是长了点，但是哪里有什么角的存在？

有点误以为那是自己眼花的观众们，忍不住伸手揉揉眼睛，果然，站在赛台上的正是刚刚的贪狼星而已，刚刚那些什么光呀！角呀！根本就是自己眼花！

所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没有人有勇气把刚刚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说出来，因为，那实在是太荒谬了，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话，就算有人说给自己听，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一时之间，整个会场内几乎静的连一根针掉落到地上都可能会听的见。

而完成了异变之后的贪狼星，就在光芒收敛的同一瞬间，把身上那些忽然生长出来的角给收了起来，因此，才会让全场数万的观众误以为自己眼花，而不敢将刚刚所见的事实给说出来，所有人，只能静静的看着在赛台上，好像在一瞬间长大了不少的贪狼星开始慢慢踱起步。

忽然，当贪狼星来到了火豹的面前时，火豹忽然四腿一曲，像极了人类的那种屈膝跪拜的模样似的，四脚曲缩于身子底下，任由一旁的多尼不断驱动命令，但是却完全不敢动弹，赤红色的毛皮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正不断的颤抖着。

贪狼星抬起了右前脚，轻踩在火豹的背部上，忽然转过头来，望向了其他三只幻兽。

一被贪狼星那金色的瞳孔光芒扫过，七阶的风猴也好、八阶的光虎也好、九阶的震蛇也好，竟然全都倾倒在地上，不断的激烈颤抖，而贪狼星脚下的火豹更是发出了一听就相当明白的臣服哀鸣声。

看来，在贪狼星刚刚转变的那瞬间，一时之间无法收敛起来的兽王气息，不但令在场的四只幻兽感应到了，使得它们完全无法兴起反抗之心，甚至连主人的命令也不听从的臣服在贪狼星面

前。

而且，刚刚贪狼星那一闪而逝的兽王气息，更是让火豹回忆起当初初见贪狼星时，它所感应到的那种完全无法抗拒，甚至会不由自主的要服从的恐惧感了，以至于火豹的表现最为差劲，不但臣服，而且还发出了乞怜鸣声！

观众席上的众人大哗，他们完全弄不清楚赛场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不容他们多想，贪狼星再巡视一眼臣服于自己的兽王威严气息之下的四只高级幻兽之后，轻轻甩了一下长尾，随即挪开了火豹背上的右前脚，转身走到赛台面前，也不见它如何用力，感觉上就好像是后腿轻轻一踏，贪狼星便相当轻松的跃上了贵宾台的上头。

变的更加高大，更加耀眼的贪狼星，旁若无人的在贵宾台上众人那混杂着充满疑惑、惊讶、无法置信以及略带恐惧的眼光中，慢慢走回了亚芠的身边，静静趴了下来。

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眼光，不断的在趴在地上的贪狼星，还有端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甚至连神情也没有一丝改变的亚芠身上，来回巡视着，他们隐隐间感觉到，他们好像见识到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好半晌，亚芠忽然冷淡的开口说道：「嘉宾表演赛好像已经结束了，不是该进行下一场了？」

亚芠那突如其来的声音，顿时叫没有心理准备的众人被吓了一大跳，好几个大臣甚至还跳了起来，然后才又相当不好意思的坐回座位上。

而亚芠的话同时也提醒了贝汉院长，是该进行下一场比赛了，连忙发出了个讯号，要底下同样呆住的萨克进行下一个比赛，之后，贝汉院长忍不住又将眼光望向亚芠与贪狼星的身上。

虽然明知道嘉宾表演赛已经被弄砸了，但是，贝汉院长却完全的兴不起任何愤怒的感觉，现在，他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亚芠与贪狼星这对令他充满着无数疑问的一人一兽身上。

多尼好不容易才将余悸犹存的火豹半拖半拉的弄下了平台，但是却又在萨克的命令下，与雪华一起，将他们的火豹跟光虎给弄上了赛台，准备做第一场淘汰赛。

多尼跟雪华两个人站在赛台的对应方，不由的相视苦笑起来，对他们而言，现在的情况实在是糟的不能再糟了。

虽然他们也同样搞不清楚刚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却能够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幻兽现在正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不稳定状况，稍一不慎，幻兽可能会就此背叛他们，偏偏，他们却还要立刻参加淘汰赛，这让他们相当的为难。

说实在的，在幻兽比武大赛上都已经辛辛苦苦的打到这么样的一个地步了，他们谁也不会想要放弃几乎就唾手可得的荣耀。

雪华是为了要取得更高的荣耀，好让他自己能够在翰罗的面前取得一个好印象，更何况，他也已经夸下海口了，而多尼同样的也想要为自己以及另外一个人取得更高的荣耀，更舍不得放弃这个有可能让他出人头地的好机会！

因此，尽管知道自己的幻兽精神状态并不稳定，而且有不听命令行动的迹象，但是当萨克在一旁宣布比赛开始之后，他们几乎是同时的强制驱动自己的幻兽，希望能够迅速解决对方的幻兽，只是，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

受到了刚刚贪狼星的兽王气息影响，火豹与光虎两只幻兽现在可真的是变的浑身软趴趴的，几乎半点力都使不上来，更别提发挥出实力来了。

看到它们在多尼与雪华的催促下，脚步虚浮无力的走到场中央，你撞我一下，我咬你一口，那种动作又慢又没力的模样，还真的叫人摇头叹气，观众们更是不断的发出了嘘声来，与刚刚在表演赛上的精采表现相较，简直就像一个是天上的白云，一个则是地上的黑泥，根本不能比。

贵宾台上，葛沃比等人面面相觑，这样的比赛他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还是八阶跟九阶的幻兽呢！一阶的幻兽可能比它们还要来的有力跟灵活呢！

最后，他们忍不住把眼光移往造成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亚芠与贪狼星的身上去！

翰罗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他所看见的是，亚芠正面无表情，看似聚精会神的瞧着比赛，但是知孙莫若祖，光看亚芠眼中的目光涣散，垂下的左手有一搭没一搭将贪狼星的长毛在手指上卷了又放，放了又卷的无意识动作，就知道亚芠现在的心根本就不在这里，早已不知道飞向哪去了。

眼光移向一旁的亚旭，刚刚，他因为是坐在前头，所以虽然隐约知道后头的亚芠发生一点骚动，但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了亚芠现在这个模样，他倒是完全的不知情，令他忍不住对亚旭投以疑惑的眼光。

亚旭见到翰罗在看着他，轻轻一晃头，无声的叹口气，手指微比着亚芠与贪狼星，然后拉拉自己的头发。

翰罗不明其意，不由皱着眉头看了亚旭以及旁边脸上表情又是担心又是古怪的亚华、亚若以及里昂一眼，最后自然而然的将目光落在亚芠的头发上。

翰罗的眉头不由皱的更紧了！

他虽然年老，但是眼睛并未昏花，在亚旭的特别提醒下，他很快的就发觉到，亚芠那发间隐约「黑光」的诡异现象，而且，贪狼星那一身金色的长毛，在长毛飘动间，竟然隐约也有着跟亚芠头发相同的「黑光」异状。

这样的情况叫翰罗本能感到有种奇怪的不祥预感，好像有什么事情在亚芠与贪狼星身上发生了。

忍不住心中的疑惑以及担心，翰罗正想向葛沃比告罪一声过去看看时，才刚转过头去，马上就听见全场发出了一阵的嘘声，翰罗将目光集中在赛场上，原来是比赛已经分出胜负了。

经过了数十次软弱无力的直接互撞互咬，多尼的火豹终于仗着阶级高于雪华的光虎一阶的关系，硬是让光虎比它早点忍受不了，发出了哀嚎声，完全不顾雪华的怒斥，夹着尾巴跳下了赛台，紧紧挨着雪华的脚边，不停的颤着抖。

刚刚贪狼星所带给它的那种无形压力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尽管身上只有受到了火豹那种几乎无法伤害它的撞击与嘴咬，但是那小小疼痛，却也同时一点一滴的勾引出了它心中的恐惧，最后终于让光虎受不了那种无形的压力，发出了哀嚎声，夹着尾巴跑下台认输了。

反观多尼的火豹，虽然说在贪狼星的面前表现的比光虎还要差劲，但是再怎么说它毕竟高于光虎一阶，身为九阶的帝王幻兽，在各方面都比光虎来的强，而且，就因为火豹曾经见识过贪狼星的威严，所以现在第二次的接触，让火豹恢复又更快了一些，这才勉强的将光虎给咬的夹着尾巴跑掉，获得胜利！

不过很显然的，观众对于这样近乎儿戏的战斗过程与结果，相当不满，满场发出了嘘声来，甚至还有些不良的观众指着雪华脚边不断发抖的光虎，发出了嘲笑声。

这样的一个结果，不但是身为落败者的雪华感到无比的羞耻，就是身为胜利者的多尼，看到了虽然是打败了对手，但是却垂头丧气趴在赛台上头的火豹，再加上刚刚那种战斗以及胜利的方式，多尼同样是满脸通红，几乎是立刻就想要将火豹给唤下来！

忽然，一声巨大的虎吼从赛台上传了出来，震慑住不断发出嘘声的吵闹观众，同时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看向赛台的一角。

原来，虽然自从贪狼星出现之后，便使得观众们暂时忘了五小裁判它们的存在，但是在比赛开始之后，它们却依旧是忠实的执行着自己的任务，派出了光虎烈芒来担任这场的比赛，而那声虎吼就是烈芒所发出的。

来到了火豹的面前，烈芒从喉咙发出了一阵阵低沈的嘶吼声，似乎在向火豹说些什么似的，半晌，所有人就看到了火豹在烈芒那仿佛越来越急促，也越来越严厉的低沈嘶吼声当中，勉强的从地上站起来，开始做着胜利者的绕场活动，而烈芒则是在火豹的身后亦步亦趋的跟着，还不停发出吼声来。

看着这神奇的一幕，大家全都傻眼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众人越看却越是惊奇，包括了同样搞不清楚状况的多尼在内，所有人震惊的看到了，火豹起先是在烈芒的催促下，勉强的绕着场，但是当它绕到第三圈时，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火豹的脚步变的轻松，尾巴也开始往上翘起，随着走动有节奏的晃动着，似乎火豹已经重拾信心，恢复成了它身为九阶幻兽的气势了。

回到了原点之后，火豹仰首发出了一声豹吼，吼声当中充满着强大的自信心，毕竟不管怎么说，它是胜利者不是吗？

惊喜着，多尼迎接着又是充满着自信自傲的火豹走下台来，忍不住摸摸火豹高举的头，眼光却又不自觉得飘向了台上，那只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火豹自信的烈芒身上。

在众人的注目下，烈芒又再度发出了一声虎啸，然后转向萨克点点头，才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萨克一楞，暗道：「传言这几只小幻兽神异的惊人，没想到竟然神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呵呵，还会打招呼呢！」

心里想着，萨克不敢怠慢，很快的又叫道：「现在进行下一场比赛，请波依同学及风猴，还有赛华同学及震蛇上台。」

第二场比赛基本上跟第一场比赛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风猴跟震蛇也一样都发挥不了百分之百的实力，同样的受到了贪狼星刚刚的震慑，几乎只是凭着本能在战斗，而且分外的受不了打击。

在相同的条件下，震蛇明显的占了便宜，除了阶级高了两阶，各方面的条件比风猴强之外，风猴的心中还存留着刚刚被震蛇束缚时那种痛苦的印象，因此，此时在对上了震蛇，风猴显得绑手绑脚的。

当震蛇在赛华的命令下终于看准了一个时机缠上了风猴的手臂，还来不及勒紧，风猴马上就发出了乱叫声，猴手猴脚的往后一跳，唧唧乱叫的跳下了赛台，任凭波依如何催促命令，死都不肯在上台了，明显的战意全失，自动弃权了。

一旁的烈芒随即发出了一声虎吼，在台上盘据成蛇阵的震蛇随即一震，然后发出了一声尖嘶声，解开蛇阵开始游走于赛台上。

台下的赛华紧张的看着自己的震蛇，在游走三圈之后，震蛇的蛇信开始急促的吞吐起来，三角形的蛇头也高高扬起，不住的左顾右盼起来，漆黑的小眼里，流露着丝毫不亚于刚刚火豹的自傲神情。

赛华见状不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从来不知道幻兽这种东西竟然也会有自信跟没有自信时的差别，但是刚刚他总算是见识到了。

没有自信的震蛇，总是那么病恹恹的样子，反应慢也就算了，连它最得意的绝招「连影击」都发不出来，如果在这一场之后还是没有恢复自信的话，那下午的冠亚军也不用再打了，干脆投降了。

现在可好了，震蛇既然已经恢复自信了，那么下午。。。赛华不由的转头望向了贵宾台下那扇门中，多尼那隐约可见的火红衣袍，眼中的厉芒一闪而逝！

下午时分，终于要进行冠亚军的最后决赛了，虽然说刚刚已经有先进行过第三与第四名的季殿军的决赛，但是，现场的观众却没有获得满足。

身为上午两场的战败者，光虎与风猴并没有接受烈芒的鼓励，因此，就算是下午的比赛，两只幻兽也依旧是那样死气沉沉胆小怕事的模样，看来想要恢复原来的状况恐怕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因此，下午的第一场季殿军的决赛根本就没有什么看头，完全是那种互相撕咬推撞几下，然后风猴就莫名其妙的认输，光虎也赢的莫名其妙！

在全场观众的嘘声下，卢勘学院今年度幻兽大会当中最重要的一场高潮比赛，终于在第四天的下午第二场即将举行了。

不过大概是受到了上午的影响，尽管气氛显得相当轻松，所有人还是会不自觉得压低了音量以及避开了贵宾台左前方的地方，因为，在左前方处，坐着一个满头白发但是却闪耀着诡异的黑光，闭目静默不语的人，以及趴着的一只大的过了头，白中泛金的长毛上同样闪耀着诡异黑光的巨狼——亚芠以及贪狼星！

从上午一直到下午这个时候，亚芠与贪狼星这一人一狼完全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就这么静静的坐在这里，除了他的亲人以外，没有人敢接近那个散发着令人浑身不对劲的冰冷气息的亚芠！

忽然，所有的声音全都静了下来，一个胸前别着一朵相当精致与特别的蓝色花朵的年轻女郎，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不顾自己的老师连施眼色，缓缓来到了亚芠身前。

轻轻的从怀里拿出了一条手巾，用力撕成了两半，用她那相当好听而且温柔的声音柔声道：「哟。。。亚芠，有什么事情不要憋在心里，说出来，你这样我看的好难过！」说着，将亚芠的手抬了起来，逐一扳开亚芠那握的死紧的手指。

看到了亚芠的手，众人不由的倒吸了一口气，亚华他们更是忍不住的围了过来，因为，不知何时，亚芠的手上竟然布满了鲜红的血。

火红的血从亚芠的指尖、掌心处不断的汩出，那并不是什么利器与外物所造成的伤口，而是亚芠经历了长时间，死命握拳所造成的自残伤口。

亚华等人楞楞的看着年轻女郎用最温柔而灵巧的动作，轻轻将亚芠那已经握的发白发青的手指轻轻扳开，然后将手中撕成两半的手巾在亚芠的手上绕了两圈，打个结，止住亚芠伤口不断流出的血，然后再换另外一手，最后，将亚芠的手合掌握在自己的两手之间，嘴里念念有词的，一阵柔和的白光逐渐从苏兰的双手之间泛出！

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翰罗也好，亚华等人也罢，心中真的是百味杂陈，从上午到现在，他们只是注意到亚芠白发上那不断闪耀着黑色的光芒，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亚芠的手竟然会紧握到出血，这是需要用多大的力量才会造成的结果？

在亚芠的心中从早上到现在，到底是压抑着多大的激烈感情在其中？

而他们这些，应该是最能够了解亚芠心中所想的亲人们，所看到的却只是亚芠头发上的异象，却没有注意到亚芠在不经意间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压抑，他们反而不如这个来自异国，斯达帝国的使节团——苏兰长老！

亚芠定定的看着苏兰，锐利的目光似乎要直接刺入苏兰心底最深处一样，直视着苏兰的双眼，但是苏兰对于亚芠这不知道曾经令多少英雄好汉怯步低头的锐利目光却恍若无感，她只是用着布满了温情与柔和的双眼，回应着亚芠，然后一边又不断的用光魔法来替亚芠疗伤！

不知道过了多久，亚芠的眼光柔和下来，缓缓从苏兰的手中抽回了自己的手，垂下头来，叹气道：「苏兰，你？？大可不必如此！」边说，亚芠的眼光边不自觉的掠过了苏兰胸前那朵用着最纯粹的水蓝色水元素能量所构筑而成，早应消失的水蓝魔花！

如果没有人肯大耗魔力的召唤水元素能量，花时间精力维持的话！

伸手轻轻的捻过了苏兰胸前的那朵水蓝魔花，亚芠又一次叹息道：「苏兰，你太傻了，我只是把你当成了我的。。。「姊姊！」苏兰脸上神情不变，微笑的接口替亚芠说出了那个名词。

蹲了下来，苏兰忽然伸出了双手，将亚芠捻住水蓝魔花的右手包在自己的手掌中，温柔笑道：「就算是姊姊也好，请你不要再对我视若无睹了，好不好？我真的？？真的希望起码，我可以感受的到，约瑟那充满纯真的视线，那怕就是只有一瞬间也可以，这双手，这双手是你的，同时，也是约瑟的手呀！」

亚芠低头看着不知不觉将他的手紧靠在自己的脸颊上，闭起了双眼，轻轻的磨蹭着的苏兰。

他也许可以对天下人都绝情绝意，但是，却怎么也无法对这么一个无怨无悔，深深爱着他的另外一个分身——约瑟的女子也绝情。

再度的无声一叹，亚芠的右手忽然开始汇聚了大量的水魔法元素，能量的强烈波动当场吸引了整个贵宾台上所有人的注意目光，也让正在感受着亚芠，或者该说是她心目中约瑟手的温度的苏兰，惊讶的睁开了眼睛，楞楞的看着亚芠手上正逐渐散发出柔柔蓝光的水蓝魔花。

难以想象的庞大水元素能量不断涌进了亚芠手上的魔花当中，不断的压缩再压缩，又再压缩，那仿佛无穷无尽的水元素透过了亚芠的手，透进了魔花当中，然后，奇迹开始在众人在苏兰的眼前上演。

原本散发奇异蓝色光泽，略带透明质感的水蓝魔花，竟然开始出现了能量结晶化的现象，慢慢的，有形无质的水蓝魔花开始出现了真真正正的形体。

但是这形体却仿佛极端不稳定似的，在亚芠手中若隐若现的，一会发光，一会黯淡，以翰罗为首的众人，包括自从苏兰过来亚芠身边，就一直担心的望着自己爱徒的米非耶等人，不由的暗暗戒备起来，甚至开始凝聚起体内、身周的力量来，随时准备出手！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亚芠手中的水蓝魔花所蕴含的能量，远远的超乎他们的想象，如果爆开来的话，相信这个会场将尸骨无存！

忽然，眼中银光一闪，亚芠轻叱一声：「给我出来！」

一瞬间，所有站在亚芠身边的人全都看到了，亚芠发间的黑光大盛，一瞬间，似乎将亚芠的雪白长发化成比九幽还要黑暗的发色，更多更难以想象的水元素一瞬间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投进了亚芠的身体里，透过了亚芠的手，涌进了那朵水蓝魔花当中，一朵闪耀着神秘水蓝光辉的结晶魔花，出现在亚芠的手上！

轻轻将水蓝魔花重新别回了苏兰的胸前，亚芠的声音掩不住疲惫的说道：「送给你，我的姊姊，一朵来自镜花水月虚幻之境的美丽花朵——水月之花！」

眼中忽然流下了清澈的泪水，苏兰哽咽但是却依旧微笑的说道：「谢谢你，我的弟弟，姊姊会好好珍惜这一朵水月之花的！」

他们都知道，亚芠所赠送的这朵花，就象征着苏兰所追求的爱情、追求的人，是那么样的虚幻，那么样的遥不可及！一切只因，约瑟是亚芠，但是，亚芠并不是约瑟的缘故！

这就是亚芠回答苏兰的答案，一朵来自镜花水月虚幻之境的美丽虚幻之花，水月之花！

翰罗等人此时全然无心去注意亚芠发间的异状，他们的目光全都投注在苏兰胸前的花朵，不知怎么的，虽然他们并不晓得亚芠与苏兰之间到底是在说什么事情，有着什么瓜葛，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这朵水月之花有种令人好悲伤好悲伤的感觉！明明是一朵那么美丽的花朵呀！

米非耶楞楞的看着那朵水晶魔花，嘴里忍不住叫嚷道：「天呀！能量结晶化！竟然能够单凭一个人的力量使能量结晶化？那需要耗费多少令人无法想象的魔法能量？

一个人的力量竟然能够到达这样的地步？奇迹，这一定是奇迹，果然是圣者所能够引起的奇迹，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也能够发生？」

所谓的能量结晶化，是一种存在于魔法师之间的不可思议传说，是指将有质无形的能量不断施以强大的压缩，使能量也能凝聚出形体来。

曾有人估计过，要将魔法能量加以压缩呈结晶状态，基本上，等于是一瞬间把一座大山蒸发的庞大能量，压制成为一个米粒般大的体积，但是现在竟然在米非耶的眼前，由亚芠创造出来了这么大的一朵水晶魔花来，难怪米非耶会直嚷着不可思议！

却不知，这种能量结晶化的能力，是亚芠刚刚透过了贪狼星消化神之钻时所领悟而来的，亚芠现在只不过是反其道而行而已，或者，这朵水晶魔花远远的及不上神之钻那样精纯而庞大无比的能量，但是，光是以一人之力完成这种事情，已经叫米非耶视为不可思议的神迹了！

就在众人楞楞看着脸上难得出现了柔和线条的亚芠，以及笑着流泪的苏兰的同时，在台下，最后的冠亚军之战也在主持人萨克的一声令下，观众的欢呼声当中，开始展开来。

依旧是上午的一身打扮，多尼与赛华两人站在赛台的对角线上彼此两两相望，多尼的神态平静当中带着一丝的愤恨与戒慎，赛华则是高傲当中夹带着一丝的轻蔑与憎恨，两个人的神态都在说明着，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只有同年级的同学关系那么简单。

事实上，所有卢勘学院的三年级学生，都可以告诉在场的每一个观众，赛华与多尼之间的恩恩怨怨！

赛华是贵族当中，少数被人称颂为天才级的少年，除了有着一般贵族少年的高傲与自恃身分这样的缺点之外，在卢勘学院当中的表现上来讲，确实也令人相当佩服，他凭着本身的实力而不光只是依靠着自己的身分，在卢勘学院里面拥有着相当好的名声与成绩。

但是，如果说赛华是卢勘学院三年级贵族子弟中的天才的话，那么，来自平民的多尼便是平民

当中的天才了！

两个人自从一年级开始在学院当中遭遇开始，便存在着相当强烈的竞争意识，三年来，两个人之间的竞争更是时日遽增，而且不可否认的，来自于平民之间的多尼，在学习态度以及人缘方面，都比生活优渥的赛华来的好，使得三年来各种有意无意的胜负比较之间，都是多尼占了较多的胜面！

也因此，具有贵族身分又被人称为天才少年的赛华，分外的忍受不了多尼这个来自平民，但是却好像始终挡在他面前的同学的存在！所以，赛华处心积虑的想要打败多尼，好证明他真的比多尼还要强。

当多尼在一年级的时候取得了幻兽大会魔法组比赛的冠军时，隔年赛华马上就拿到了比幻兽大会魔法组比赛更高级的比武大赛的第一名，但是其光芒却依旧是被连续二年获得魔法组胜利的多尼所散发出来的光环所掩盖，可以说，今年在幻兽比武大赛两人最后一场的冠亚军之战，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对决！

除此以外，在卢勘学院当中，还流传着这两位分别来自贵族以及平民之间的天才少年的众多传闻，其中最新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多尼那只帮他连续两年获得了魔法比赛冠军的幻兽，竟然无缘无故的暴毙！

对于这么一个离奇的事件，同学们之间绘声绘影的传说着，这是因为赛华见不惯多尼的幻兽明明才不过是四阶而已，但是却还能够在魔法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此，他便派人或是亲自下手毒杀多尼的幻兽！

对于这个传闻，两个当事人并未承认，但是也没有否认，因此，几乎人人都是这么认定的！

先是看着场中央正彼此对峙着的两只幻兽一眼，多尼随即将眼光移往对面的赛华，忽然张口问道：「为什么不否认奔客（多尼前只幻兽之名）这件事？」

赛华嘴角迸出了相当高傲的笑意，随口答道：「你认为呢？」

随着赛华的声音传来，赛场上原本盘据成蛇阵的震蛇忽然笔直射出，直往火豹的前胸而去！

火豹轻轻一跳，发出了一道火焰阻隔了震蛇的袭击，同时的往旁边撤出，又再度恢复成了对峙的局面。

同时，多尼点点头道：「你果然还是那么的高傲！」

火豹低吼一声，忽然往前一扑，两只前爪同时发出了火焰，意图烧伤震蛇，震蛇往地底一钻，然后又飞快的从地板的另外一处窜出，闪过火豹的扑击，同时拇指粗的细尾狠狠的朝地板上一拍，带起了一股弧形的震波往火豹飞去，弄得措手不及的火豹一阵东倒西歪！

并未命令震蛇趁机攻击，赛华的脸上忽然闪耀着一种相当高傲的笑意：「你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蠢！」

重新站稳阵脚的火豹回敬了震蛇一颗拳大的火球，多尼同时的说道：「但是他们与你有关！」

闪过了火球，震蛇故技重施的又钻入了地下，闪过了火豹的火球，而这次，震蛇是直接从火豹的脚底下钻出。

已经在早上见识过震蛇这项技能的火豹，当一感受到脚下的异状时，随即很快的往旁边一滚，闪过了震蛇这近乎偷袭般的攻击，而震蛇见一击不中，在空中变盘成了蛇阵，直接的落到了地上，一对小眼睛警戒的看着不远处的火豹，看来它也已经吸收了上午的教训了。

无机可趁的火豹，顺势往后一跳，又回到了刚刚的地点，同时火豹一跳，震蛇也跟着往后一弹，也回到了最初的对峙地点！

这时，赛华才点点头道：「我不否认！」

多尼问道：「是。。。你父亲的人？」

略一犹豫，赛华轻轻的点点头，多尼的眼中散发出了笑意：「看来我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赛华也散发出笑意：「这样不是很好吗？备受贵族欺负的天才平民少年，这可是会让你的声望升到最高点，而且也让你多了很多的朋友！同时也是很多女孩的最佳梦中情人呀！」赛华不乏感叹的补充着。

多尼嘴角露出了笑意：「你在吃醋？」

赛华坦白的点头道：「谁教她老是跟着她姊姊跟在你身边！喜欢你的是她姊姊又干她什么事？」

「哦！」多尼眼中充满笑意道：「所以你就更看我不爽了？」

没有说话，但是赛华脸上的表情已经承认了。

火豹忽然的发出了一声豹吼，嘴角迸出了强烈的火光，扑往震蛇打起近身战来，震蛇也不甘示弱，灵活的蛇躯不断在火豹的嘴脚之下——一边闪避火豹那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巨口，一边企图在火豹的脚上留下伤口，并且要缠上火豹的身躯。

「所以，你干脆就坏的更彻底一点，让忆琳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边紧张的看着火豹，多尼边不失轻松的调侃着赛华。

赛华有点无奈道：「谁会想要成为想追求的女孩眼中的坏人？」

望着正拼命要缠住火豹的震蛇，赛华突然随口问道：「对了，你好像都没有施展你的得意技藉体施法嘛！难道你还控制不了这只大家伙？」

「你呢？震蛇的毒牙不也是很有名，怎么不见你施展？」多尼也回问道。

「原来我们是彼此彼此！」多尼微笑道。

「看来你我是半斤八两！」赛华大笑着。

忽然，缠斗当中的火豹与震蛇不约而同的分了开来，第三次的对决。

观众席上的观众们至此不由的抱以热烈的掌声，一方面，火豹与震蛇那灵活的攻防叫人看了大呼过瘾，另一方面，多尼与赛华之间的唇枪舌战也叫人大开眼界。

在彼此强烈的竞争意识之下，却又有着一种别人所无法理解的默契，也许，这两个分别来自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天才少年，都把对方视为那种最佳敌手的好朋友。

其中，最叫人印象深刻的便是赛华在多尼的引导下，所做出来的那种近乎当场告白的举动了。

在贵宾台上，里昂与威灵不由的面面相觑，原来自己的一对宝贝（孙）侄女早就被人家给定走

了呀！怎么自己都不知道？

不过，看着台边的这两个少年，一个是傲气凌云英姿勃勃，一个是聪明机警温文儒雅，都是个不错的人选，尤其，这两个小子看起来就是那种将来会成为大人物的典型人才，看来回去之后得探探她们的口风如何了？如果不错的话⋯里昂暗暗的盘算着，嗯！第一世家邀请卢勘学院幻兽比武大赛的第一、二名前来作客！

他喜欢这个点子！

台下，多尼与赛华在笑完之后，忽然多尼笑意不减的说道：「那现在怎么办？我无法完全控制我的幻兽，你又怕出手不知轻重的，难道我们就这么互相咬来咬去的？」

赛华同样笑意不减，两手一摊道：「不然还能怎样？

总得分出个胜负来！」

多尼摇摇头道：「这可不成，九阶的幻兽，用这种打法的话，就怕我们两个都受不了了它们也还精力充沛，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

两个天才少年不由的搔搔头，现在两只幻兽摆明了在灵活度上是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谁，大绝招他们又不敢使用，比赛比成他们这个样子，倒也是相当罕见！

就在台下两个少年伤脑筋的同时，贵宾台上，突然一个冷冷的，近乎自言自语，但是却又叫所有人都听的一清二楚的声音响起：「嗯，能够确实的发挥出自己幻兽的各方面实力，又可以明确的掌握住自己能力的极限，不会干出那种害人伤己的蠢事，还真是难得！」

瞬时，所有人的眼光不由的又飘向了发出声音的主人——亚芠的身上来。

而同样也在替台下的两个难得的优秀学生伤脑筋的院长贝汉闻言，顿时眼中一亮。

已经不知道担任过多少年幻兽比武大赛裁判的他，又怎么会看不出底下的两只幻兽真的是谁也奈何不了谁，如果说硬要分出一个胜负的话，那么，恐怕将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甚至是同归于尽的局面，这是他所不乐见到的。

举办幻兽大会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要让学生能够藉由幻兽一展长才的，只是近来大会越来越失其真义，学生对于胜负的执念越来越重，却不知，胜负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类的比赛当中，运用出自己的智慧，结合着幻兽的长处，发挥出最好的表现来。

而眼前这两个少年，很显然的就是真正把握到了幻兽大会真义的人选，最难得的是，他们又是学院当中各占一方的天才少年，所用的幻兽又是如此难得一见的九阶帝王幻兽，无论是哪一方受到了伤害，对于学院，对于他们本身，都是一项不可弥补的遗憾，因此，这让贝汉相当的为难！

如此，在听到了亚芠的自言自语之后，贝汉暗暗的怪着自己，怎么会忘记了亚芠这么一个怪事层出不穷的怪人来了？

虽然说打从大会一开始，亚芠所带给他的烦恼与愤怒就没有断过，但是，贝汉也不得不承认，亚芠这个神秘的人物的确是本领通天，每每有出人意料之举，因此，贝汉丝毫不犹豫的起身走到亚芠面前。

微笑着，贝汉说道：「那个，亚芠先生，请问你有办法让台下的两个同学分出胜负，而又不让他们受到伤害吗？包括幻兽？」

亚艾抬起头来，看了贝汉院长一眼，再将眼光投向赛台上依旧对峙着的多尼与赛华，火豹跟震蛇，淡淡的说道：「如果院长您不介意我会扰乱赛程的话！」

贝汉连忙的点头道：「不介意，不介意，我怎么会介意这种小事呢？」就算介意，现在可不是说出来的时候呀！等事后来算帐不是比较好？现在还是先处理这两个优秀学生的事情比较重要！

亚艾淡淡的一笑，原本静静趴在脚边的贪狼星忽然一个猛力站起，吓了贝汉一大跳，然后一越跳下了贵宾台，来到赛台上。当场叫多尼与赛华吓了一大跳，同时，他们的幻兽火豹与震蛇同时也垂下头来，全场的观众更是引起了一阵喧然大哗！

贪狼星双眼深深的望进了多尼的双眼当中，半晌，忽然又转过来看着赛华。

被贪狼星的双眼一望，赛华忽然浑身一震，念道：「尽管出全力用大绝招，一切有我莫怕！」

偏过头来，赛华望向多尼，却发现到多尼的脸色说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

赛华近乎呻吟的说道：「多尼，难道你也？？⋯？」

多尼点点头，大声的说道：「来吧赛华，就让我们用全力来较量一下吧！」说着，多尼跳上了赛台，双手在胸前开始结起了相当复杂的手印，嘴里开始抑扬顿挫的念着没有人听得懂的咒语。

听出了多尼所念的是一个威力相当强大的火焰咒语，赛华不敢怠慢，也跟着跳上了赛台，右手高举过头作蛇状，身上开始散发出淡淡的黄色光辉。

忽然，赛华大喝一声：「来吧震蛇，山崩地裂！」

随着赛华的一声大喝，震蛇忽然准之又准的往后弹上了赛华的右臂上，紧紧缠在赛华的右臂上，三角的蛇头正好紧贴在赛华的手背上，两只小眼睛闪闪发亮，身上也开始发出了黄色的光芒，与赛华身上的黄光混成了一团。

当赛华的「山崩地裂」四个字一出口，右手往前一伸，宛如毒蛇噬人的模样时，在赛华手臂上的震蛇也蛇口大张，发出了一声令人难受的刺耳尖嘶声，随着赛华手臂前伸的动作，将赛华的手当成了跳板，往前急速弹去，同时，仿佛也将赛华身上的光芒一起带走般，化成了一道黄色的流星往前飞去！

在这同时，多尼也已经念完了咒语，浑身上下燃起了高温的赤红火焰，他两手一张，大喝一声：「来吧火豹，火焰流星！」同时，两手往胸前一合，身上的火焰在刹那间全数汇聚在两掌之间，化成了一道炙热而强烈的火柱，由多尼的掌心喷向他前头的火豹身上。

火豹大吼一声，浑身的火焰高涨，恍若身形在一瞬间变大，然后像是承受不了多尼所喷出的火焰，如一颗飞弹般，无比急速的往前弹射而出。

现场的观众完全没有想到过，当多尼与赛华完全没有保留，中等的武技山崩地裂配上了九阶幻兽震蛇，中等的魔法火焰流星搭上九阶的火豹，竟然会演变成如此大声势的绝招。

以震蛇为中心的黄色流星所经之处，坚固的赛台石板一瞬间四分五裂，在地上留下了一道深可埋人的壕沟，大量的石屑被卷入了流星周遭，增加着流星的声势。

以火豹为核心的赤红火焰流星，凡是经过之处，地面上的岩石地板一瞬间遭到高温所融解，不远处的水池里面的水更是沸腾不已，化成了白白的水雾之气消失于无形。

当火焰的流星与黄土的流星在场地中央一触碰时，两道流星竟然相持不下，迸发出了强烈刺眼的红黄光芒，像颗小太阳似的，在赛场半空中不断翻滚着。

忽然，巨大的豹吼与蛇嘶的声音同时响起，火焰流星与黄土流星的光芒同时增亮十倍不止，一波又一波的震波随即由两道流星的僵持处，不断的往四面八方散去。

当这些震波来到了赛台四周、那些为了要防范在比赛途中误伤观众而架起的隔离护罩时，负责架起护罩的四个魔法师惊呼一声，错估这冲击威力的他们在没有心理准备之下，竟然被弹开了，而且护罩也被震破了。

眼看着第二波的震波即将波及到观众席，坐在最前头几排的观众们不由的发出了惊呼声来，此时，场中同时的响起了虎啸、狮吼、熊咆、狐嘶、鹰鸣五种幻兽吼声，忽然之间，一道淡金色金字塔型的金色护罩，取代了原先魔法师们所搭起的半圆形护罩。

仔细一瞧，在这金字塔型的护罩各个顶点处，都有那么一只闪耀金色光辉的小幻兽咆哮着，底下的四个角落是狮、虎、熊、狐，半空中的则是鹰。

由五只小幻兽所构成的金字塔型护罩，将整个赛台，连着赛台到观众席周围的一大片空地以及赛台上空，全都笼罩在其中，而红黄流星的爆发威力也是被笼罩隔离在护罩当中。

观众们议论纷纷，他们没想到五只小幻兽裁判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能力，只是边议论的同时，他们的目光也被赛台上依旧是僵持不下的红黄流星的光芒所吸引住。

红黄流星的光芒随着火豹与震蛇的嘶吼声，不断的节节增亮着，显示火豹与震蛇正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力量，企图压制住对方，但是却又一直相较不下。

当火豹与震蛇第四次发出了吼声，在贵宾台上，贝汉听到了亚芠淡淡的声音道：「够了，再下去它们会受不了的！」

在护罩当中的赛台上，贪狼星那凄厉而又高亢的狼嚎忽然又响了起来，完全压制住了火豹与震蛇的气势，同时间，全场所有的人全都看到了，除了红黄的光芒之外，忽然第三种光芒出现了。

一道仿佛是来自于幽冥世界的黑暗光辉，由贪狼星的身上发了出来，黑暗的光芒似乎并没有什么声势，但是却在短短的两三秒钟之内，竟然完全掩盖住了红黄流星的光辉，让火豹与震蛇显现出身形来，感觉上，就像是红黄的光芒被这黑色的光芒给吞食掉一样。

位在护罩当中，已经将自己所有的力量完全投注于火豹及震蛇身上的多尼跟赛华，早在第一次撞击之前，就已经虚弱的差点站不住了，当第一次撞击的震波传出来时，最直接面对这道全面性震波的两人不由的大惊失色，他们根本就禁不起这震波的伤害，就算想躲也来不及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他们看到了贪狼星忽然的朝他们望了一下，接着，在他们的身外立即出现了一层薄薄的金色圆形护罩，将他们护在其中，让他们不至于会受到震波的伤害，而又能够在最近的地方看着火豹与震蛇的抗衡。

当火豹与震蛇第四次发出吼声时，两个人的心中已经万分焦急，此时的火豹与震蛇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加注于它们身上的力量了，再下去的话，恐怕火豹跟震蛇都会受不了了，偏偏，尽管明知如此，尚无法完全的控制自己幻兽的两人，却完全无法制止已经被挑起了好胜心的两只幻兽的决战。

正当两个人无比焦虑的时候，亚芠的声音忽然在两个人的耳边响起，多尼立即辨识出是亚芠的声音而心中一喜，知道两只幻兽有救了，而赛华则是惊疑不定，他完全不知道这个陌生而又显得相当冷漠的声音，是从何而来？

紧接着，贪狼星那充满着霸气的长嚎响起，当场使得狂热拼斗的两只幻兽的气焰大失，在多尼与赛华的感觉里，贪狼星的声音给他们的感觉，仿佛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在喝叱两个不知轻重，在地上扭打不停的顽童，制止他们的嘻笑扭打免得他们会受伤一样！

紧接着，黑色的光芒出现，多尼与赛华又是惊喜又是疑惑的发现到，火豹与震蛇的力量，竟然在这黑光之中，完全的消失于无形！

两只前一秒还斗的你死我活的幻兽，一瞬间，竟已经力量尽失软倒在地了。

还没来得及想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忽然就听到从贵宾台上，响起了几乎快要震聋耳朵，高亢无比的长啸声！

随着这长啸，贪狼星跟着也发出了一声相当高亢的长嚎，紧接着，烈芒的虎啸、猛炎的狮吼、暴王的熊咆、九尾的狐嘶以及雷羽的鹰鸣，几乎是不分先后的高声响起。

一道金色的身影从贵宾台上冲天而起，紧接着，刚刚还在赛台上面与周遭保护着多尼两人的贪狼星，以及在四周与空中架起护罩的五小，几乎是不分先后的飞身而起，电射向那道金色身影。

七道身影在空中忽然结合为一，强烈的金光从那身影上散发出来，照耀的众人睁不开眼睛，紧接着，朝跌坐在残破不堪的赛台上的多尼与赛华两人面前各射下了一道蓝光。

所有人只见金色的身影似乎张开了一双鹏大无比的金色翅膀，在空中盘旋了半圈，似乎在确认方向，接着就急速往某个方向飞射而去，只留下了一阵巨大刺耳的破空声，以及一道绵延不绝的愤啸声！

赛台上，好半晌才恢复正常的多尼与赛华同时的来到了自己的幻兽面前，两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枚样式相同，由某种奇异的黑色金属所打造，上面镶嵌着一粒绿豆般大小的水蓝钻戒。

忽然，一个相当好听的女性声音在他们的头上响起：「这是他送给你们两个的小礼物，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它！」

多尼与赛华抬头一看，一个穿着轻飘飘的红色法师袍，相貌普通，只能称的上是清秀，但是身上却穿着半透明的琉璃状魔幻铠，背后展开着一对纯白圣洁的光之羽翼的年轻女郎悬浮在空中。

朝两人点点头之后，女郎露出了一抹充满着鼓励的温柔笑容，忽然一个转身，快速的往刚刚那道金色身影逝去的方向追去！

赛华楞楞的看着女郎的背影，又看看自己的戒指，忍不住喃喃的自言自语道：「他们是谁？」

多尼拍拍赛华的肩膀，叹口气道：「那女子是斯达帝国此次来我国出使的使节团之一的苏兰长老至于那个金色的身影，相信我，你不会想要知道他是谁的！」

多尼又苦笑的说道。

赛华一瞪眼，叫道：「这怎么可能，能够同时拥有那么多又那么神奇的幻兽的奇人，我怎么可能会不想要知道他是谁？」

多尼在叹了一口气，忽然把嘴凑向赛华的耳际，低声说了一个名字。

赛华忽然浑身一颤，两眼瞪大，眼中充满着惊恐，无法置信的大叫道：「什么？是他！」

多尼苦笑道：「就是他！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幻兽在他的幻兽面前抬不起头来了吧！」

赛华打了个寒颤，喃喃道：「幸好，幸好他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还送给了我们这个东西！」

多尼意味深远的说道：「跟他有关的事物，我想不会简单的，这个戒指，我想应该不光只是戒指那么简单！」

赛华同意的点点头，忍不住的与多尼一样，低头察看着躺在手掌心当中，正散发着淡淡的水蓝光辉的朴拙戒指！

贵宾台上，同样的望着苏兰逝去的背影，米非耶嘴里念念有词的，仔细一听，只能够听到他最后的一句话：「苏兰！我的好学生，老师也只能在这里祝福你了！」

另外一边，贝汉院长则是两眼呆滞，一会望望天空，一会又望望赛台上的多尼与赛华两人，嘴里不断的复诵着亚芠在离开前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不分胜负！不分胜负！不分胜负！」

好半晌，贝汉院长哭笑不得的叫道：「天呀！竟然会不分胜负？这叫我该怎么判呀！」

一旁的葛沃比朝葛瑞斯点点头，然后站起来，转过身来面对着第一排的所有郡主，忽然身上的皇霸之气尽露，无比威严说道：「各位郡主，亚芠先生已经证明了你们要他证明的事情了，这样，各位郡主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有的郡主，包括了一直反对最力的伊卡郡主皆同时的垂下头来，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葛沃比点点头，眼中凌光尽现，沉声道：「很好，那么，我在这里宣布一级警戒状态正式宣告启动，同时对外宣布与斯达帝国结合成友好同盟，并且订于半年后，对华那邦公国宣战！」

随着葛沃比一句接着一句说出，底下的各郡主、大臣们，不由的被震的身体连连颤抖，但是却没有人敢吭半声。

借着亚芠、翰罗等斯达克一家子的来到，葛沃比巧妙的利用情势之下，他的权势声威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葛沃比这一番话被后来帝国的史官记录下来，被视为象征着泰龙帝国从此走入了真正的帝国皇帝专权时代！

从此，各郡郡主联合起来与泰龙皇帝相抗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郡主不再拥有实权，只是一个挂名的领主，而备受葛沃比提拔的翰罗等人，也成为了帝国时代首任的大元帅与三位上将军！

当葛沃比威风凛凛的领着亲信走下贵宾台时，翰罗等人忽然同时驻足，抬头朝着亚芠离开的方向深深望了一眼，此时，他们的心中全都在想着一件事！

今天跟亚芠分开来，又是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得以见面，亚芠呀！你可要记得这里还有着你的亲人在这呢！

丰原城外，两个脸色凝重的人，顶着风雪的寒冷天气，站在平原上，正远远望着丰原城那厚实的城墙，还有城墙上方正来来回回不断巡视的卫兵们，以及一个又一个的被绑在十字形刑架上，浑身赤裸仅存一点遮羞布，在寒冬里不断的被冻晕又被冻醒，徘徊在生死界线上的颤抖身影。

好半晌，当中那个看起来较为娇小，厚厚的冬衣当中隐约可见玲珑曲线，分明是一个女子，她忽然的问道：「洪伯，东西送到了吗？」

尽管是大雪天但是依旧是穿着一件薄薄的短汗衫，身材魁梧的洪伯苦笑道：「北斗已经说过了，如果是纯粹的传递消息的话，那么三天的时间，他们有把握可以把消息给传到他的耳中，但是如果要加上物品的话，那么，就算是再怎么赶，最快也要十天的时间，再加上现在全境都在下雪，风雪阻碍着行途，那又更慢了！妃雅，你问这个要干什么？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妃雅遥望着丰原城，喃喃道：「明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他来得及吗？」

转过头来，妃雅抬起了掩埋在厚帽下的绝丽容颜，望着洪伯问道：「洪伯，我是不是很矛盾？明明很希望他赶快赶来好可以救凯特他们一命，但是，偏偏我又选择了最慢的传递方法，我这样是不是很矛盾！」

洪伯感慨的摇摇头：「不！你只是关心则乱，对你而言，凯特他们是一定要救，但是如果凯特他们与亚芠相比较的话，你无疑的会选择亚芠，所以，你潜意识里不希望亚芠踏进扈伊专为他设下的陷阱当中，才会有这种看似矛盾的举动！」

洪伯一语切中了妃雅的心事，妃雅不由的身形一晃，脸色瞬间变的惨白，也许，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却又不肯承认！

「洪伯，我是不是一个很无情的女人？明明凯特他们为了我做了那么多事，但是我不但让他们在军队里面遭受排挤，现在，他们为了我甘愿承担骂名的去暗杀亲友团，而失陷在其中生不如死，而我，却这么无情的为了亚芠一个人，宁愿牺牲他们那么多人，我是不是一个很无情的坏女人？」

紧紧抓着洪伯粗壮的手臂，此时的妃雅完全没有一点女王的坚毅模样，反而脆弱的像一个随时会崩溃的小女孩一样，迫切的希求她视之如父如祖的洪伯的援手。

连日来，人前铁面无情，人后担心忧伤，已经叫妃雅心力交瘁，在这个几乎可以说宣判凯特他们死刑的前夕，妃雅终于再也受不了内心的苛责，吐露出心中的忧伤。

洪伯毫不犹豫的伸出了他的援手，拍拍妃雅冰冷的小手，微笑道：「妃雅，你在别人的眼中，也许真的就是那么的无情，那样的铁面无私，但是在洪伯的心中，你永远是那个在父母双亡时，在洪伯怀里哭泣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坏，更不是无情的女人。

「你只是，选择了该选择的而已，相信凯特他们也不会怪你的，就我对凯特他们的了解，与其说要让亚芠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救他们，我相信，他们宁愿选择自尽，但是，他们现在却没有办法，现在他们的心中与你一样都是那么的痛苦，而我更相信，他们绝对不愿意你去通知亚芠他们的事的，相信我！」

妃雅哀伤的看着洪伯，喃喃道：「真的是如此吗？但是，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我好担心，我好担心凯特他们呀！我真的好怕！好怕凯特他们真的因为我的选择而死去，洪伯，我真的好怕呀！」

说着，妃雅的眼眶不由的红了起来，一滴滴的眼泪不住的流了出来，面对亲近的人即将因为自己的无情选择，而步入了死亡之道，任凭妃雅的心再怎样的冷，再如何的理智，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洪伯忽然仰天发出了一声怒啸，狂落的白雪仿佛是受到了某种不可测的力量影响下，完全无法落入洪伯与妃雅周围五公尺内的范围。

低下头来，盛怒的脸却用相当轻柔的动作，洪伯缓缓拭去妃雅脸上的泪水，轻声的说道：「妃雅，洪伯在这里答应你，如果凯特他们真的遭到了不幸，洪伯对天立誓，势必会杀尽丰原城中的一兵一卒，替凯特他们报仇！」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看来洪伯这个大力神王，因为连日来对凯特他们生命的担忧与受制于人，再加上现在妃雅的泪水，让他真的是大动肝火，发了真怒，甚至怒气已经旁及丰原城中的每一条生命了。

妃雅拉着洪伯的手，猛烈的摇头：「不！洪伯，其他人是无辜的，千万不要这样呀！」

但是这次，洪伯却没有听妃雅的话，他又发出了一声怒笑：「无辜？无辜的人会将凯特他们在这种大寒天里脱光架在城墙上？无辜的人会在城墙上朝凯特他们丢石头给我们看？无辜的人会连一汤一饭也不给凯特他们吃？

「就算是再怎么罪大恶极的犯人，在斩首前也有享用最后一餐的权利，但是你看看，这十几天来，加注于凯特他们身上的，除了凌辱与虐待之外，我看不到任何的人道立场！」

忽然抓着妃雅的双肩，洪伯一字一句的说道：「妃雅，相信我，连我都为此而动了真怒，都想杀光这群人了，如果这事情被亚芠知道的话，你能够想象那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吗？」

不由自主的，妃雅打了个寒颤，如果被亚芠给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妃雅无法想象，但是她知道，光是凭着现在城墙上凯特他们的惨状，依照亚芠的性子，那将会是一场最大的悲剧，一场银月恶魔血洗丰原城的大悲剧！

他们是受到扈伊胁迫的！

这样的一句话，妃雅却说不出口，也许，刚开始真的是受到扈伊命令的胁迫才会这么做的，但是，当亲友团亲自现身说法，让全丰原城里的人都知道凯特他们是为了暗杀他们，而潜进丰原城的时候，城里的居民便很乐意的执行扈伊的命令了。

大人们经过时，总是忍不住的拿个棍棒打着凯特他们，刚开始是为了出气，但是之后则是因为凯特他们很好欺负，又不会反击，小孩子们更是以向凯特他们丢掷石头为乐，这些，他们在城外都看得很清楚。

就连自己的联军方面，妃雅也没有找到一个会为凯特他们担忧的人存在，对于凯特他们的情况，幸灾乐祸是大多数人的心态，少数虽然会觉得凯特他们的遭遇过惨，但是却不敢吭声，因为，会犯了众怒，妃雅有时会忍不住的想着，凯特他们为了联军付出这么多，真的是值得吗？

而最叫妃雅痛心的是，她在前几天，亲眼的看到了一个百姓，竟然失手将凯特的左眼给打的鲜血直流，当妃雅看到凯特失去了一只眼睛之后，当时，她悲痛愤怒的差点就要挥军直攻丰原城，是洪伯将她打晕了，才止住了她的疯狂。

妃雅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忍受这样子多久，但是她知道，也晓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她恐怕会先忍不住的杀光自己阵营里面，所有私底下对凯特他们冷嘲热讽的人。

也许，现在妃雅能够庆幸的是，多日的未进食与寒冷的天气，已经让凯特他们处于弥留的状况，已经感觉不到身体上的痛苦了，让他们少吃一点苦。

但是看到凯特他们那浑身无处不伤，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她又好希望，凯特他们就这样去了也许会比较好一点，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与什么理由，凯特他们还能够在这种环境下一直撑到现在？

城墙上，挂在十字刑架上面，浑身早已冻的发青发紫的凯特忽然呻吟了一声，喃喃道：「兄弟们，还活着的报个数吧！」

虽然声音已经虚弱得就跟小猫一样，但是，在凯特的身边，其他的十字架上，却慢慢的传来了一、二、三？？一直到八十六的数字。

凯特想笑，但是却笑不出来，只能够苦涩的说道：「哦！还没人死呀！」

不知道是谁说出来的：「队长，你这个领头的都没死了，我们几个小杂鱼怎么可能会死？」

此话一出，凯特周遭随即传来了就是就是的附和声，当场引得所有在十字刑架上的死神小队发出了虚弱的笑声来，包括了凯特在内。

凯特几经艰辛才露出了一张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道：「这倒也是，果然要下地狱的话，还是要我这个领头的队长先走才是！」

刚刚的声音又说道：「这也没办法，谁叫咱们头儿那种人，除非是他自己活得不耐烦了，所以才会下地狱称雄，否则的话，大概还会有个几千几万年的寿命吧！咱们这几个兄弟们只好靠你这个队长照顾了，所以要下地狱的话，你这个队长不先去熟悉熟悉地头怎么行？」

凯特忍不住的又笑道：「这话果真有道理，喂！是谁说的？我要下地狱之前一定第一个通知你！」

另一个相当干涩，断断续续的声音响起道：「队长，不用问了，刚刚是坎兹说的，不过大概是说太多话，所以，一时之间没力了，现在两眼翻白，大概是昏过去了！」

凯特勉强的点点头，又问道：「那你又是谁？我现在耳朵有点不太清楚了，右眼又好像有点怪怪的，看不到，喂！谁可以告诉我我的右眼怎么了？」

第三个比较好一点的声音响起道：「队长，塔力尔好像也昏过去了！」

第四个声音，虽然是笑着，但是却隐藏不住悲伤的说道：「队长，甭问了，你的右眼已经凸出来了，看来大概是不能用了，现在还停了一只苍蝇在你的瞳孔上面呢！」

凯特点点头，喃喃道：「难怪我觉得怪怪的，原来是这样呀！」随即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忽然喃喃道：「那可怎么办，下了地狱之后，我岂不是变成了一只独眼鬼了，那么，遇到打架的时候该怎么办呀！」

第四个声音略带哽咽道：「队长，你的右边就交给我了，我来当你的右眼，帮你监视着右边，绝对不会让人接近你的！」

凯特心中了然，拼命的想要转头，但是却依旧看不到自己右边的同伴，只能问道：「是柳铭吗？那我的右边就交给你了。」

在凯特右手边的第一个十字刑架上，瘦瘦小小的柳铭拼命的点头，后来又想到凯特看不到，连忙哽咽的说道：「队长你放心，你的右手边我会帮你守的死死的。」

说着，柳铭又忍不住看着凯特那血肉模糊，右眼外凸的右脸颊，三天前，那一棒子本来是该落到他头上的，是凯特队长见他状况不妙，才骂了对方，把对方的目标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去，否则，凯特队长的右脸不会变成这样，右眼更不会废掉！

柳铭不由的又想起了三天前那个手持钉棍的大汉，暗暗发誓，如果他以后还活着的话，绝对会把那家伙给碎尸万段，一想到这，柳铭气冲胸口，一口气转不过来，也晕过去了。

凯特连叫唤了几声柳铭，没有获得回应，就知道柳铭也昏倒了。

忽然，第三个声音响起道：「队长，刚刚提到了头儿，你想，头儿会不会来？」

凯特把头转过去，总算是看到了在另外一个十字刑架上的粗壮大汉，微笑道：「怎么问这问题？维克你心里怎么想？」

大汉维克略带苦笑道：「老实说，我实在是不知道，心里明明很渴望头儿可以来救我们，但是，我又不希望头儿可以来，实在是很矛盾！」

凯特点点头，问道：「维克，老实说，你怕死吗？」

维克毫不犹豫的点头道：「队长，老实说，我真的是怕死，而且怕极了，所以每次我出手都是最狠的，拼命的贯彻头儿的教诲，没办法，别看我人长的粗壮，可是我就是真的怕死！」

维克这话一出，凯特还来不及回应，周围几个还醒着的人，马上开始纷纷说起了自己的感想，结果竟然相当出乎意料的，向来最勇猛，出手最狠绝的死神小队，竟然没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勇者，全都是一个比一个怕死，甚至还发展出了一套怕死理论。

说什么，为了避免自己死，所以最好在对方还来不及拔刀之前就砍对方一刀，还有什么单对单时，如果硬挨对方一刀受点伤，可是对方绝对会被自己砍中，而且铁定死的话，那么就去挨那刀，这样可以换得对方铁定死而自己不会死，还有什么打群架时，最好让自己的一个同伴当个替死鬼，然后自己在背后捡死鱼，轻松又安全之类的。

这些话听的在十字刑架周围，冒着风雪警戒的丰原城卫兵们目瞪口呆的，本来嘛！到这种地步，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像这样子彼此说说笑笑，相当有精神的样子，就已经叫人惊奇了，没想到，现在他们竟然听到了什么越怕死出手越要狠的理论，还有谁最怕死的，这什么跟什么嘛！

原来大名鼎鼎的死神小队竟然是一群怕死鬼！

好半晌，凯特这才说道：「好了好了！全都是一群胆小鬼，我还真的是愧为你们的队长，还真的是胆小怕死极了！」

周遭的卫兵们不由的暗暗点头，有这么一群胆小怕死的手下，身为队长的的确是会感到很可耻！

马上，他们又听到凯特骂道：「你们说那个是甚么话嘛！真是的，头儿是这样教你们的吗？」

维克忍不住的问道：「不然队长，你会怎么做？换成是头儿的话，头儿又会怎么做？」

凯特沈吟一会，这才笑着说道：「如果是我的话嘛！

我才不会给对方拔刀的机会呢！一见面，我就在他背后来个一刀不就解决了？还有什么单对单，笨蛋才会去单挑，我底下有你们，对方一个我就推你们十个出去，对方有两个我就推二十个出去，不就轻松的解决对方了？还有，打群架时一个替死鬼怎么够？最好拿全部的人当替死鬼，吸引敌人全部的注意力，然后再混水摸鱼，这样才安全嘛！」

死神小队的同伴不由齐声发出了一阵的嘘声，甚至还有一个不怎么响亮的口哨传出来，最后，某人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说道：「队长，你果然不愧是队长，果然够怕死！」

凯特得意的一笑，还忍不住的咳了几声，丝毫没有任何羞愧感！

忽然，另一个声音问道：「队长，你还没有说头儿呢？换成头儿时会怎么样？」

凯特得意的一笑道：「这你都不知道，有你们这么一群怕死的手下，又有我这个更怕死的队长，头儿不用提你们也该知道，说是全天下最怕死的人也不为过，所以，头儿在碰到敌人时，

大概人家的杀字还没有喊出口，就会发现被头儿给分尸了。

「如果是遇到了单对单的话，想也知道，头儿一定是派我们三个，我们三个一定会派你们，所以，无论如何死的一定不是我们，如果是群殴的话，那更好办，大概还没来得及开打，头儿就已经清场完毕了，大家又不是不知道，头儿最喜欢那种单对多的情况，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砍起人来多顺手，尽管拿刀猛挥就是了，一点都不用担心砍到自己！」

底下的卫兵本来还暗暗的取笑凯特他们胆小怕死，但是听到后头，越听却越是忍不住的浑身发冷，冷汗淋漓，如果是这么样的一个怕死法的话，那么现在挂在十字刑架上的这八十七个人，绝对会是天底下最可怕的敌人！

因为自己很怕死，所以就要敌人先死！

好可怕的想法呀！

半晌，所有人都听到凯特幽幽的问道：「对了，你们想，下了地狱以后，阎罗王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

好半晌，这才有人不确定的说着：「我想，应该是有一双锐利的光用眼光就可以瞪死人的眼睛吧？」

既然已经有人开头了，马上便有人跟进道：「阎罗王应该也是喜欢穿着一身的黑衣服吧！」

「嗯！为了展现风范与气质，一定会有一个黑色斗篷加身。」马上有人接着说道。

「手底下有一群拿着大镰刀的死神！」

「长相英俊到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吭气！」

「手一挥就可以带走大批的人命！」

「一定会养只威猛的小宠物在身边，应该是狼！」

「一出现就会吓死鬼！」

「还有很酷！」

「还要很冷！」

「最重要是很无情！」

「对自己人要很好！」

「对敌人要很凶残！」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好半晌，凯特这才没好气的说道：「要不要再加上阎罗王有头长长的白发呀？」

众人不由的大大的点头，齐声说道：「队长不愧是队长，果然是一言命中核心，难怪我们怎么想，就是感觉到阎罗王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原来就是少了一头白发呀！」

凯特又好气又好笑的叫道：「喂喂！那个形象应该叫做恶魔才对吧？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地狱的老大，可不是在讨论咱们头儿呀！」

整齐的哦的一声，众人一副恍然大悟，有人还说道：「难怪我怎么总觉得，那些特点组合起来很熟悉，原来是头儿呀！我还以为我在弥留间已经见过阎罗王了呢！白白的吓了自己一跳，真是吓死我了！」

忽然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道：「队长，干嘛想那么多，反正只要我们下去的话，那老头的位置还不是会被我们给推翻！

「再怎么想，我还是觉得，地狱的死神给咱们几个哥们来干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而我们的头儿，当然会变成地狱的头儿了，管他阎老头长什么样子，反正他的位置已经坐太久了，也该让让贤了！」

嗯嗯！此话一出，当场弄得所有在十字刑架上还醒着的死神小队们嘿嘿嘿的直笑着，言下之意不语可知，甚至还有人喃喃的念道：「死神啊死神！还不赶快来交接！难道你们舍不得那个位置吗？」

周围的卫兵们一时之间只觉浑身发毛面面相觑，前几秒，他们以为自己碰到了全天下最可怕的敌人，而现在，他们却认为自己碰到了神经病，大冷天的，竟然来看守这一群神经病！

却不知，凯特等人若不是藉由这种方式，彼此调侃分散对痛苦与时间的注意力，并且寻求彼此的慰藉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早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也因此，不管再怎样的口干舌燥，再怎样的困乏欲睡，当有人醒着时，便会拉着同样醒着的人作着看似毫无意义的闲扯淡，胡说八道一通，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忘记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自己未来下场的担心，只因，在自己的周遭有着这么一群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彼此相互扶持下，这才叫所有人有办法支撑到现在，但是，似乎时间也到了。

忽然有个人领着一大群人走上了城墙，来到凯特等人的面前，那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青年人。

青年人抬头看看凯特等人，冷笑道：「哦！还活着呀！」

凯特努力的扯开嘴角，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但是却笑得比哭还难看的说道：「托福托福！总算活的还算蛮愉快的！」

年轻人冷哼一声，不与凯特多谈，直接的指挥着他带来的人道：「所有人动作快点，天黑之前要把这几个家伙给抬过去！」

众人应诺一声，开始七手八脚的将凯特等人连人带架的从坚固的城墙上拆了下来，然后四人一组，抬着成大字形的凯特等人，开始走下城墙。

似乎是没话找话说，凯特忽然努力的偏着头，对着走在他旁边的年轻人问道：「喂，怎么会忽然想要帮我们搬家？」

年轻人看了凯特一眼，不回答，凯特又自言自语道：「难道是我们的时间到了？呵呵，被吊的太久了，我都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

大概是凯特喋喋不休的话让年轻人觉得刺耳，他还真的没有见过这种明明气已经出多入少的重伤的人，又是十多天不吃不喝的，还能够这么多话的，年轻人终于转过头来，正眼的瞧向了凯特，淡淡道：「想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反正再过个一天，你们就活不下去了，又何必介意！」

凯特忍不住的询问道：「那你打算把我们兄弟几个给搬去哪里？」

年轻人古怪的看了凯特一眼，最后脸又转过去，随口的说道：「扈伊长老说你们几个都快死

了，干脆就让你们死在大庭广众之下，中央塔的广场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要把你们给搬去那里！」

凯特还想要问什么，年轻人已经往前走去了，而一旁抬着他的卫兵，则是伸手狠狠的刮了凯特一个巴掌，啐骂道：「死到临头还这么多话，真是找死！」

凯特终于闭上嘴巴，刚刚，从那个年轻人的嘴中，凯特已经获知了太多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了。

表面上，凯特好像完全不在意，而且还相当享受着被人家抬的愉快感觉，但是，他的脑筋却动个不停。

从年轻人的嘴中，他已经知道了，扈伊所说的期限已经到了，而且就在明天，看来扈伊要对他们处刑的地方，应该就在丰原城中最大的广场中央塔周边。

凯特仔细的想着中央塔附近的地形，除了在广场中央有着可以直接望到城外的中央高塔之外，周围全都是一般的民房，完全没有任何可疑或是可以埋伏的地方。

这样的话，扈伊为什么能够信誓旦旦的想要引诱头儿他过来，而又能够有把握让头儿中伏呢？

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但是凯特知道，中央塔附近的广场绝对是步步危机，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衷心的期盼着，最好妃雅没有通知到亚芠，或者是说亚芠来不及赶回来！

不知道被挂在这里已经多久了，凯特在这当中昏过了一次又再度醒过来之后，忍不住的抬着视线已经有点模糊不清的单眼，四下看看。

这一次众人依旧是被挂在十字形的刑架上，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中央塔的前头，成了一个小方阵。

凯特身在方阵的最中央，左看看右瞧瞧，数了数周围总共有八十六个模糊的十字架人影，这才叫凯特暗暗的松了口气，没有少任何一个十字刑架，这表示自己的兄弟们都还活着！

举目往四周望去，却发现这个广场上，除了他们几个被挂在十字刑架上的人之外，竟然别无其他的人影，连一个看守他们的人都没有。

整个广场漆黑寂静的有点吓人，感觉上就好像与他们被擒的那一夜一模一样！

凯特忍不住的叫道：「喂！有没有人在呀？扈伊，你这个老王八蛋在哪？」

一个声音响起道：「队长，不用叫了，从刚刚他们把我们摆在这里以后，所有的人全都一口气的退走，完全没有任何人影留在这附近！」

凯特望了声音的来源一眼，他已经看不清楚说话的人是谁了，但是他依旧是仔细的辨识着，只是费了老大的工夫，凯特却不得不宣告放弃，多日来的折磨，已经让他无比的衰弱，就算明知道周围有着自己的兄弟在说话，但是他除了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之外，却什么也看不到。

宣告放弃的凯特无奈的看着天，远远的，一轮圆盘般大的皎洁月亮从东边升了上来，不知何时起，天上的乌云已经完全消失了，今年第一场的初雪终于停止了。

也许是眼花，或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关系，不知怎么的，在凯特迷蒙的眼中，他所望见的那一轮皎洁明亮的月亮似乎相当的亮，甚至亮的他有点睁不开眼睛！更亮的他移不开眼，痴痴的望着天边的月亮！

位在凯特周围的人，本来想跟凯特再闲扯淡打发时间，但是凯特忽然的没了声音，本来还以为

凯特又昏过去了，但是一看之下，众人这才注意到凯特那痴痴的模样。

不由也学着凯特的目光将眼光移向天空，注视着天边那一轮初升的皎月。

慢慢的，一个接着一个，受到了凯特以及其他同伴的影响，出奇的，在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昏迷的，所有人全都努力的瞪大了眼睛，默默看着天边的月亮！

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边的月亮已经升到了半空中，不知道是谁，忽然的叹息道：「啊！月亮？？又圆了！」

「是呀！我忽然发现到，原来，圆圆的月亮看起来竟然会是这么样的漂亮，但是，以后还有机会可以看到吗？」另外一个声音也叹息起来，虽然是喃喃自语，但是在极度饥渴的情况下，五感变的无比敏锐的众人，却同样的将这自言自语给听在耳里，一时之间，众人不由的垂下了头来。

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又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功力高绝一时，正是前程看好的死神镰刀小队，而今，却身无寸褛的被人给绑在十字刑架上，忍受着饥寒交迫与死亡阴影的考验，也许正如他们在开玩笑时所说的，他们也是一般的人，同样的也会怕死，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更不想死！

但是情势不由人，身陷囹圄，他们也只能够以这种自嘲的方式，忘记身体上的痛苦和死亡的阴影，让自己在最后这一刻，可以活的更洒脱，走的更愉快些，但无论是谁，就算是走的如何洒脱，死亡，总是叫人不自觉的畏惧着！

现在，在这么一个寂静无声，黑暗而诡异的夜晚，轻轻的一句叹息，终也勾引起了他们那潜藏在内心深处对于生命的眷恋与不舍，表现出了黯然的神色来！

忽然，一个低沈的声音响起：「大家？？看到了什么？」

低垂着头的众人，不由的将垂的低低的头给抬了起来，能够看的见的人拼命转头，看不见的人则是拼命拉长耳朵，所有人，全都一心的注意着说出了这话的凯特，心中尽是无尽的疑惑与好奇，不就是天上的月亮吗？凯特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看着其他的人，凯特依旧是努力的抬着头，瞪大着仅存一只的眼睛，遥望着天空中似乎变的更大更亮的月亮！

众人无论看不看的到凯特的样子，不约而同的也都抬起了头，与凯特一样遥望着天空中的皎月。

隔了好一会，凯特忽然又说道：「我的眼睛好像快不行了，在我的眼中，我连月亮上面的阴影都看不见了，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好大好圆又好亮的皎洁月亮！一个仿佛是我这辈子以来所见过最大、最圆、最亮的银？色？月？亮！」

一字一顿，当凯特最后的四个字逸出口中，传入了众人的耳朵当中时，所有人不由的全身猛烈的一震，原本无神而低垂的双眼，忽然在那一瞬间瞪的大大的，眼中充满着一种相当炽热的光彩。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般，凯特垂下了头，单眼无神的望着正前方，喃喃道：「真是奇怪呀！当我看到这个月亮的时候，我感觉到心中产生了一种相当陌生，但是又很奇怪的感觉，谁可以告诉我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忽然又猛的抬起了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然后又低下来，努力的往四周环视一圈，尽管凯特现在几乎快看不见东西了，但是他还是用尽最大的努力，睁大着眼睛看着一个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谁能够告诉我，银月的月亮对我们而言是代表着什么？在银色的月亮下，最让人震撼的是谁？」

「是谁，总是在这个银色的月光下，走在我们的前头，带领着我们缔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

「是谁，在我们染血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什么叫问心无愧？」

「是谁，告诉了我们，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

「是谁，曾经教导了我们，凡对敌着杀？无？赦！」

「是谁，就算是在那最后的关头中，也不愿舍弃我们而独自逃生？」

「那是谁？谁能告诉我？」

凯特忽然像是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量，嘶声力竭的大喊出这些话来！

「银月恶魔！」

「是银月恶魔！」

「是我们的头儿，银月恶魔！」

「那是我们的首领，是我们的头儿，是最震撼人心的银月恶魔！」

此起彼落，一声又一声，相同的答案，从每一个仿佛豪气尽复，热血沸腾的嘴中不断的大声叫喊出来！

「是呀！就是那个总是在银月的月光之下，挥舞着带走敌人生命的死神镰刀，浑身沾满了赤红鲜血的染血恶魔，他是我们的首领，一个就算是在最绝望的困境下，就算我们都已经放弃的情况下，也永远不会放弃拯救我们的银月恶魔，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大声而骄傲的说出来，那个他！银月恶魔！就是我们的头儿！」

大口大口的发出了牛喘声来，凯特的独眼瞪的大大的，看着天上的月亮。

每一个人全都双眼尽赤，大大的喘着气，浑身的激情无视于周遭诡异的寂静，无视寒冷的风霜残雪，化成了一道道的热血，灌注着每一个人那衰弱的身体，让他们重新恢复了生气！

而比之死神小队的热血沸腾，在凯特等人周围，用人的肉眼所无法看到的，隐藏在诡异的某种隐形布幕之下，那群密密麻麻的人影却是浑身冷汗直流！

凯特他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所吶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这些数以千万计的人全都听的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却宁愿自己没有听的那么清楚！

一直到此时此刻为止，他们这才由凯特等人的嘴中获知，让他们漏夜在此等待着要埋伏的对象，竟然会是那个传说中的大陆恶梦，手一挥就可以带走一千条人命，一个眼光可以让人死上一百次的，最最可怕的银月恶魔！

而这一群，这一群濒临垂死边缘的人，竟然会是那个恐怖恶魔的手下，难怪，难怪从最大的情报组织北斗所散发出来的传言当中，用来形容那个大陆恶梦的形容词总是说，所谓的银月恶魔，指的便是沐浴在银月光辉下，浑身渲染着鲜血，手持死神的镰刀，从容的带走每一个挡在

他前头的敌人性命的一匹恶魔！

原来，银月恶魔手中的死神镰刀，所指的就是眼前的这一群人，所说的就是死神镰刀小队！

银月恶魔的死神镰刀就是死神镰刀小队！

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及自己即将面对的敌人是谁之后，隐身的兵队们，尽管人数众多，但是却依旧感到背后凉飕飕，心中沈甸甸，牙齿发酸头皮发麻，脚好像站的不怎么稳，手里的兵器好像一瞬间重了十倍，几乎都快叫他们拿不动了。

此时此刻，望着神情激动的凯特等人，所有的人，全都在心中暗暗的祈祷起来，希望！希望那个恐怖的恶魔千万不要出现在这里！

只是，也许是因为隐身起来的缘故，所以天上的神没有听到他们的祈祷，或者说是就连神也畏惧着那个银色的恶魔，因此，当兵队们在祈祷的时候，遥远天空中的月亮中心，忽然出现了一道几乎无法令人察觉的银色流星，流星的方向，正是往这里而来！

激动的情绪过后，凯特睁着无神的独眼，侃侃道：「兄弟们，我们全都错了！」

所有的死神小队全都注意着凯特的话，就连隐藏的人也忍不住的仔细听了起来！

「我们真的是错得太离谱了！」凯特感叹的说着。

「想想这段日子以来，我们有哪一点像是死神镰刀小队的样子？头儿的脸全都被我们给丢光了！身陷险境，浑身不得动弹又如何，我们就是我们，不到最后一秒钟，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此就自认无望，放弃了一切求生的希望，我们真的是愧对死神小队的威名了！」

听到凯特这样子讲，所有人不由的同意的点点头，的确，这段日子以来，他们还真的是没有想过要如何脱困，每天除了昏倒以外，难得醒过来的时间就是彼此的闲扯打发时间等死，这未免也太过悲观了！

「队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有人问着凯特。

凯特决断道：「无论头儿会不会来，大家先想办法脱困再说！」

众人点点头，开始绞尽脑汁，寻求如何可以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他们的求生意志已经完全的被激励起来了。

隐身的兵队群不由目瞪口呆的望着凯特等人，他们实在是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凯特他们竟然还能够如此的乐观，还想要脱困？明明他们不是已经连动都不能动，又浑身是伤的在这样酷寒的天气下不吃不喝的过了这么久，他们能够有什么方法脱困？

但是尽管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丰原城的佣兵部队，却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的轻视凯特他们了，谁叫银月恶魔的名声是那么的显赫！

而代表着银月恶魔手中那把，专门夺人性命的死神镰刀的死神镰刀小队，也同样是绝对不容轻忽的！

同一时间，妃雅与洪伯已经回到了联军所在的山谷当中，正召集着所有的核心人员在妃雅的帅帐当中，商讨有关明天凯特等人将要面临的命运。

帅帐的会议室里面，每个人的脸色都相当的难看，而且气氛相当低沈，显示出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讨论如何营救凯特他们的会议，进行的相当不顺利。

铁青着脸，妃雅重重的拍着面前的桌子，怒声道：「帝卓长老请你再说一遍！」

悠闲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帝卓完全不在乎妃雅难看的脸色，相当怡然的说道：「联主，无论我再说几次都一样，联主还是打消想发兵偷袭丰原城，去救死神小队的念头比较好！」

妃雅面目阴沈的望着帝卓，她自己当然也知道，忽然的说要趁今夜发兵偷袭丰原城趁机营救凯特他们这件事，其实只是纯粹的不忍心看凯特他们就此死于非命，所以才想要这么做。

这只是她私人的一种相当不理智的冲动，起码想要为凯特他们尽一份心力，而不是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凯特他们步上黄泉！

但是，阻止她的人却不应该是帝卓，在已经发现了帝卓的面目与目的的现在，自己格外的忍受不了帝卓的存在，要不是联军还需要帝卓的话，那么，自己早就杀掉他，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了！

完全无视于妃雅杀气腾腾的铁青脸色，帝卓转过头去，对着在座的其他人说道：「各位长老，你们说我说的没错吧！」

在座的所有人，包括了洪伯、盖赤、升日、吉尔、朗尼、鲁西在内，不由的你望我我望你，但是却没有人敢吭声半句。

帝卓到底是基于何种居心加入联军的，恐怕除了真的是为了利益而加入联军当中，存心大赚一笔，而也真的给他赚到的朗尼之外，其他人全都一清二楚！

虽然没有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但是他也不在意，得意的说道：「联主，现在我们联军当中的人，几乎都跟丰原城里面的人一样，巴不得死神小队赶快一点为他们的罪孽付出代价来，谁叫他们竟然会胆大妄为的想要去暗杀亲友团，我们的战士根本就对这群家伙没有任何的好感。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日子以来，底下的战士们全都抢着要知道死神小队在丰原城里面的状况，每次大家只有轰然叫好，只有对那群不知死活的家伙的遭遇大叫活该，可没有人想过要去救死神小队的。既然是这样，联主现在忽然的说要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死神小队，难道不怕大家反弹吗？」

妃雅越听脸色越是难看，好半晌，妃雅厉声道：「谁？是谁将死神小队在丰原城的状况传出去的？」

被妃雅如此的怒喝，所有人不由的避开了妃雅的目光，只有盖赤轻咳一声道：「联主，这是我的主意！」

妃雅还来不及说什么，盖赤便已经黯然道：「虽然说现在凯特他们不再是我铁血团的一员，但是他们毕竟都曾经是我铁血团当中的一份子，是我将他们亲手划归给亚芠的，我也想要救他们！

「所以，当我在获知凯特他们在丰原城当中遭受到的不仁道待遇时，我当时可以说是愤怒极了，但是同时我也想到，如果让其他的人也知道的话，说不一定也会激起别人的义愤，搞不好在众志成城之下，可以将凯特他们救出来也不一定，所以我不假思索的将凯特他们的状况给公布出来。

「只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底下的战士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对凯特他们的现况感到激愤的，反而是幸灾乐祸的占了其中九成，真的是适得其反！联主，这是我的过失，请你处罚我吧！」

「联主，这就是了，战士们根本就是巴不得死神小队快点死，又怎么有办法照着你所说的那样，冒着生命危险潜进丰原城中去营救死神小队呢？」仿佛是找到了最有利的同伙，帝卓得意洋洋的说着。

满意的看着妃雅的气焰在他的话语中逐渐削弱下来，帝卓决定再加一剂重药：「联主，请恕我再提醒你一下，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已经对于在这种天气下还要困居在此，进不得也退不得的窘况相当不满了，全仗我跟朗尼长老不惜血本的供应了大量的粮食与衣物才压下去的。如果联主真的是要一意孤行的话，请恕我俩不再奉陪了！」

一旁的吉尔忽然冷哼一声：「哦！这么说来我们联军付给你的金币都是假的喽！照帝卓长老你这么说，所有的粮食你全都是自愿提供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付给你钱了吧！」

帝卓一滞怒声道：「吉尔长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吉尔眼中精光一闪：「就是话里的意思！」

「你？？」帝卓猛的站起来，愤怒的指着吉尔，气的说不出话来。

面对着两个长老的言语冲突，妃雅原本已经够烦的心更是纷乱不堪，几乎差点就要拍桌而起了。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守卫服装的人匆匆忙忙的冲进了帅帐当中，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盖赤站起来，喝叱道：「你在搞什么？不知道我们正在开会吗？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冲进来？」这是盖赤所属的精兵团的人，专门负责替妃雅守帐的，所以这人如此失礼的冲进来，当场使得盖赤忍不住的对他斥骂起来！

卫兵完全不理会盖赤的怒容，大口的喘着气，脸色泛白慌慌张张的叫道：「他。。。他出现了！」

众人大疑，是谁出现了？怎么会叫这个卫兵变成这个样子？

妃雅还来不及出口询问，一旁的洪伯已经很快的站起来，望着帅帐外的某一个方向，惊呼道：「好强的杀气！」

卫兵同时也缓过气来，但是依旧是相当慌张的说道：「联主，团长，新团长回来了！」

众人一时之间会意不过来，什么团长新团长回来的？

卫兵的话更是叫所有人如坠迷雾当中，更加的摸不着头绪！

见到所有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卫兵连忙指着外面，干涩的说道：「我们铁血团新的团长已经回来了，现在在外面，有好几个人因为不认识他，跟他发生了冲突，现在已经被打倒上百人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盖赤最先反应过来，身体忽然猛然一震，冲下了座位，紧扣着卫兵的双肩，急声的问道：「人现在在哪？」

卫兵强忍着双肩的疼痛，白着脸说道：「就在外面！」

盖赤二话不说的马上往外冲了出去，而比他更快的却是洪伯魁梧的身影，众人也明白了，升日、鲁西、吉尔也连忙的跟着冲了出去！

妃雅并没有跟着所有人冲出去，反倒是重重的坐回座位上，喃喃道：「是你吗？你赶回来了吗？」说完，妃雅忽然的也用力的跃起，身上泛出了一道红莲火焰，化身成一道飞焰也往帅帐外冲了出去。

被遗忘在帅帐当中的帝卓与朗尼不由的面面相觑，到底是谁让大家这么激动？

难道？？忽然的一声狼嚎从外头传进了帅帐当中！

不知怎么的，一听到了这声狼嚎，帝卓心中泛起了一种相当不祥的预感，该不会是「他」？

时间往前推五分钟，在联军小山谷当中，只要是还没睡，还在帐篷外的人，几乎都同时的看到了，莫名其妙的，忽然有一颗耀眼的银色流星，自高空中笔直的坠落到山谷联军扎营的中央部分。

流星的坠落当场立即引起了担任守卫的战士们的注意力，在流星坠落的空地附近的人立即赶往探个究竟，只是来到空地上之后，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流星，反而看到了一个银色的人影站在空地的中央处。

还来不及看清那银色的人影长什么样子，所有人便听到了一个相当冷酷的声音说道：「叫妃雅出来！」

这个银色的人影来得莫名古怪，又是用着冷酷的声音指名要叫联主出来，所有人几乎立即判断出来人来意不善，看到了银色的人影好像有要移动的倾向，尽忠职守的守卫们不假思索的立刻大喊道：「来人止步！请先说明来意！」

冷酷的声音又再响起，这次还掺杂了被压抑住的不耐烦感道：「妃雅不在吗？那盖赤团长？升日楼主还是吉尔大公，这几个人当中总有一个人在吧！快叫他们出来！」

银色的声音几乎是直指联军所有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的名字，本能的，守卫们判断出这个人一定是联军的敌人，守卫们二话不说，举起了手中的武器便往银色的人影冲了过去，同时大叫道：「狂徒还不束手就擒！」

银色的人影微微皱起了眉角，原本面目难辨的银色身影忽然一晃，接着竟然一分为二，往急冲而来的众多守卫们迎上。

两道身影一闪而过，但是凡是经过之处，原本急冲的守卫们忽然的像是被某种力量硬生生的弹了回去，连哼都不哼半声，整个人摔到了雪地上，倒地不起，也不知是生是死？

两道身影又回到了原处，但是这次却没有再合成一个，只是站在一块而已！

其他没有往前冲的人最先注意的，当然就是那个正散发着刚刚银色光辉的巨大影子，在雪地光芒的照射下，众人所看到的，竟然是一只巨大的几乎要比人还要高大，身上穿着某种盔甲，头上长着一根长长的锐利独角，看起来像是一只狼的四脚生物。

再仔细的一看，这只类似狼的生物身上根本不是什么盔甲，而是它本身所长出来的，相当奇特的大小银白色的角。

来不及惊讶，所有人的目光又转向了站在这只银狼右边的那个漆黑人影，打量着那个人影。

当中某些人，眼光在一接触到漆黑身影那张冷酷的脸以及满头的白发时，忽然脸色大变，他们知道是谁来了！

晓得他是谁的卫兵相视一眼，当中一人立即转头往帅帐的方向狂奔而去，其他的人则对于躺在

地上的同伴们投以同情的一瞥，在他们的认定里，这些躺在地上的人大概是没有希望了！

而其他的人，先是震撼于同伴们被弹飞的诡异情况，后又吃惊于那只长相奇怪的狼形怪兽，尔后不由的心中一股怒气在滋长着，纷纷大喝一声，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就要冲过去了！

西达，是原铁血团直属团长的精兵团的一个小队长，他曾见过他，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他也是最早赶到这个空地的人之一，这时，西达不由的暗暗庆幸自己因为感觉到刚刚的声音好像有点耳熟，而且又指名要联主或团长出来，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的想要逮捕来人，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很庆幸自己刚刚的正确决定，没有盲目的扑上去！

眼看着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全都手里拿着兵器，越来越靠近来人跟那只怪兽，忽然的看到了那个人的嘴角弯起了一个冷漠的微笑，西达心中一震，想起了他的传言与习惯，心中一急，连忙的大叫一声：「所有人住手！」

霎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汇聚在西达的身上来，就连来人也一样。

西达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但是被来人一看却是浑身不对劲，感觉上，好像来人正在评估他身上的哪一个地方比较好下刀的样子！

不断的告诉自己这是自己的错觉，西达大大的吸了一口气，提起了全身的每一分勇气，越众而出，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作了一个单手单膝点地的大礼，用着他自认最恭敬的声音说道：「铁血佣兵团直属团长精兵团小队长西达，见过团长大人！」

旁边的不由大哗，来人似乎也是一楞，随即，又很快的跳出了二三十个人，同样的对着来人做出了单手单膝点地的大礼，同时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旁观的众人还来不及反应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来人已经回过神来，伸手虚扶一下，以西达为首的众人马上感到一阵无形的力量将他们托起，不敢用力，所有人都随着这股无形的力量站了起来。

来人点点头问道：「既然有你们在那正好，凯特他们人现在在哪？」

西达注意到了来人嘴角的冷笑已经消失了，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但是总比出现那恐怖的嗜血微笑要来的好！

不敢怠慢，西达恭敬的说道：「禀告团长，凯特他们目前正在丰原城当中。」想了想，西达又补充的说道：「团长，凯特队长他们好惨呀！被城里面的人挂在十字刑架上，赤身裸体在外面硬挨着风雪，又不给他们吃喝的，还每天都被城里面的人打着出气，听说凯特队长为此还失去了一只眼睛！」

瞬间，当西达说完之后，所有人顿时感觉到整个空地上弥漫着一种令人冷到骨子里的寒气，跟这股寒气一比较，这几天的天寒地冻简直就像是夏天一样，所有人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

寒气一出现随即马上消失，快的好像是幻觉一般，但是后知后觉的寒颤却骗不了自己的。

来人淡淡的说道：「西达，你做得很好，在这个时候，就算是自己人对我拔刀的话，我也恐怕会克制不了把人给碎尸万段！」

西达不由的打了一个寒颤，从骨子里透出了一股寒气，因为他知道，来人绝对不是在开玩笑的！

来人遥望着丰原城的方向，忽然淡淡的说道：「西达，告诉洪伯他们我去赴约了，我会把凯特他们安然无恙的带回来，同时，我也会让对方付出该付的代价的！」

话一说完，一旁的巨大银狼便仰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嚎，来人断声道：「小星，走！」说着，来人与那只众人已经可以确定是一只狼的狼形奇兽化成了两道银光，冲天而去！

来人一离开，包括了西达在内所有出来参见的人，全都像是失去了力量似的，浑身发软的坐倒在雪地上！

这时有人走了过来，将西达给扶起来，一边问道：「西达，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叫那个人团长？你们的盖赤团长现在不正在帅帐当中跟联主他们开会吗？」

西达没好气的说道：「拜托，豪宾，你没有听说过吗？我们的盖赤团长早就宣布退位，将团长之位让给了我们的新团长了吗？」

豪宾恍然大悟道：「原来这个人就是你们的新团长呀！怎么我们都没见过？」

西达白了豪宾一眼：「你不会想见到他的，相信我，就连我们也不会想要去见到他的。」

豪宾不可思议的叫道：「这怎么可能？他可是你们的新团长呢！你们怎么会不想要去见他？」

西达不想回答豪宾这个问题，转身就待要离去，忽然，西达不敢置信的望着四周的地上，在雪地上，刚刚被来人给打倒的卫兵们，正一边呻吟一边被旁人给扶起来，西达不可思议的喃喃道：「天呀！是我眼花了不成？还是发生奇迹了？他们竟然没有被团长给杀死？」

身边的豪宾差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是看看其他刚刚同样是出来参见那个什么新团长的原铁血团的人，也全都是满脸不可思议。

豪宾忍不住的问道：「西达，你到底在说什么？他们没有被你们团长给杀死有那么不可思议吗？难不成你们团长还会杀自己人不成？这只不过是一个误会而已嘛！」

被豪宾烦的受不了，西达冷笑道：「会不会杀自己人，等我们团长回来之后你就知道了，那几个对死神小队最不满，叫的最大声，认为死神小队要早点受死的人可有难了！」

豪宾百思不解，「西达，这是为什么？」

西达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面对着豪宾，反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咱们联军里面原先属于铁血团的人，在死神小队中伏之后，却从来不曾参加过你们声讨死神小队吗？」

「你不提我还不觉得奇怪呢！西达，你们铁血团的人不是一向提到死神小队，说话就是酸溜溜的吗？怎么在最近都不吭半声？」

西达的脸微微的一红道：「我们说话会酸溜溜的，那是因为我们妒忌死神小队，非常的妒忌他们，所以说话难免会带点酸，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就对死神小队有什么意见，并非存有恶意的，再加上因为我们不想死，所以我们很聪明的不会去胡乱吭声！

「哪像有些人还真的是不知者不怕呀！批评死神小队也就算了，死神小队不跟他们计较已经是他们的好狗运了，现在可好了，死神小队一有难，他们一个说的比一个大声，好像都恨不得死神小队赶快去死似的，真是不知死活！」

豪宾总觉得西达的语气当中，夹带着很浓很浓的幸灾乐祸的意味。

西达忽然用一种充满恶意的笑容问道：「豪宾，你晓得死神小队的全名吗？」

豪宾不由的一楞，死神小队不就是死神小队嘛！还有分什么全名半名的？

西达大概也知道豪宾并不晓得，所以他已经自问自答的说道：「死神小队，全名死神镰刀小队，全员九十九人，有三名小队长，凯特、力奥以及唯一的一名女性也是队长的夜月，九十六个队员，全体人员所使用的都是九阶铠，而死神小队是他们这些人的简称！」

豪宾更是摸不着丈二脑袋了，西达忽然的说这些要干什么？

西达幽幽的说道：「豪宾，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豪宾本能的问道：「什么话？」

「在银色月光下，手持死神镰刀，浑身沾满着赤红鲜血，带走每一个在他面前的敌人性命的恶魔！」

听着西达唱歌似的念出了这一段话来，豪宾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略带恐惧道：「西达，你要死啦！忽然说这个大陆恶梦要干什么？」

西达恶意的一笑道：「你还不明白吗？听到了这句话，再想想死神小队的全名，你还想不通吗？」

豪宾狐疑的望着西达那相当刺眼的恶意笑容，喃喃的念道：「在银色月光下，手持死神镰刀，死神镰刀小队？」两手紧抓着西达的手臂，豪宾恐惧的叫道：「难道恶魔的镰刀指的就是死神镰刀小队？那刚刚那个人是？」

轻轻的挣脱了豪宾的双手，西达诡异的笑道：「你终于懂了，刚刚那个人就是你所想的那个人没错，死神小队就是恶魔的镰刀这也没错，那个人也正是我们的新团长！

好了，不跟你扯了，我得赶快去跟盖赤团长他们报告这件事了！」

抛下了呆若木鸡的豪宾，西达连忙的迎向了远方急速接近的人群，这一次，他可是立下大功了！

而豪宾则是整个人傻掉了，嘴里不住的喃喃念着：「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有说过死神小队的坏话呀！惹上他我不是活不了了！」

豪宾忽然抬头向天举手合掌的喃喃念道：「老天爷，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我曾经说过死神小队的坏话呀！不然我可遭殃了！」

向老天爷祈祷完，豪宾不自在的望望四周，缩缩脖子，连忙的往人群当中走了进去，他可真的希望自己要是没那么好奇，跑来问西达这件事就好了！

不知道在刑架上待了多久，凯特等人虽然说是努力的要想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但是，他们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虽然脑海里面存在着好几十种逃脱的念头，但是，只要他们的身体还像现在这样，浑身乏力动都不能动，那么，再好的方法再妙的念头，全都是枉然，只是众人并不气馁，还是拼命的想破了头想要脱困而出。

由月升一直挣扎到月亮到半空中，死神小队的人一直没有放弃想要脱困的念头，可是，面对四肢筋脉被挑断，又被扈伊用了某种不知名方法封住体内真气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说是一筹莫展。

忽然，在凯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影，是下午带人将凯特他们给带来这里的年轻人。

年轻人看着正不断的用着虚弱无力的手，挣扎着想要脱离将他的手固定在十字刑架上的金属铁锁，说道：「你不用白费工夫了，这铁锁是扈伊长老特别拿出来，要锁住像你们这种功力高绝的人的秘密武器，不管用什么方法，一旦被这种铁锁给锁住了，除非有钥匙，否则是绝对无法用任何方法解开的。」

凯特动作一顿，抬头看了一下这个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穿过了广大的广场，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年轻人，不理会他，又继续扭动着双手，不断的想要硬行挣脱！

老实说，年轻人是真的相当佩服凯特他们的不屈斗志，尽管是身在不同的敌对立场，但是看到凯特他们明明是手脚筋脉被挑断，稍一动作就会疼的要命，但是，凯特他们依旧是强忍着布满额头的冷汗，也不顾手脚腕上已经磨的鲜血淋漓，他们还是不屈不挠的重复着徒劳无功，又会对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的动作。

因此，在看了许久，年轻人终于忍不住的现出身形来，企图要阻止凯特他们那在他眼中是自找苦头吃的举动！

看着凯特并不理会他，年轻人终于上前，一把抓住了凯特鲜血淋漓的拳头，大喊道：「喂！看清楚现实好不好！凭你现在这样软弱无力的手，能够拿这连用刀都切不断的铁锁怎么办？

「不要再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了，既然已经注定了你们的下场，何不让自己临死之前好过一点？还有，你们也是！」转着头，年轻人对着其他同样不断挣扎的死神小队怒吼着，不知怎么的，他只觉得看到了凯特他们的痛苦挣扎，心中就是有一股气不断的涌上来，忍不住大吼起来。

尽管已经疼的全身都布满了冷汗，凯特依旧是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勉强的微微一笑道：「是吗？我就不相信这东西真的那么厉害！」

「我也不相信，没有钥匙又如何？如果刀斩不断，那么，换成了我这把太初兽王又如何呢？」

年轻人还想要说什么时，忽然这么一句相当冷漠的声音传进了所有人的耳中！

凯特以及其他死神小队员不敢置信的猛抬起头来，瞪大了双眼，脸上同时布满了无法置信的狂喜表情，凯特嘴巴一张，正想要说什么。

忽然，又是一阵狼嚎声传进了所有人的耳中，冷淡的声音轻唤一声：「风！」

一瞬间，年轻人几乎无法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在他的眼前，竟然一口气出现了八十七个长的一模一样，穿着黑衣，有着一头无法看得出来是白还是黑的飘逸长发，长的是他所见过最为俊美、但是神情相当冷漠的人，忽然出现在所有十字刑架面前，手中持着一把闪耀着奇异光辉的奇形异剑，轻轻的在十字刑架上一点。

所有的十字刑架，包括了那无法解开的铁锁，一瞬间崩毁成一堆散灰，而在十字刑架上的死神小队，则是安然无恙的被那群人或者那人，因为最后，八十七个身影只剩下了一个，所有的死神小队全都被他给扶到一边会合在一起，然后被一层金色的结界给保护起来，就连在他眼前的凯特也不例外。

年轻人只觉得脑中一阵的混沌起来，那个人自出现八十七个分身到所有的分身合而为一，将死神小队救下之后设下结界保护为止，年轻人痛苦的知道，这个人的动作虽然很快，甚至快到让他眼前出现了残像，但是并不是真的就有八十七个分身，还是有着先后的顺序的。

但是，尽管明知道时间有先后，但是在年轻人的眼中这些人影却仿佛是同时出现，同时消失，这种时间感觉上的混乱，让年轻人完全忘记了该要阻止他救下死神小队，而只能呆呆的看着

他，轻描淡写的将所有十字刑架化为灰尘，然后将所有人集中在一起保护起来。

站在结界面前，这个明明有着一头白色的头发，但是却散发着黑色光芒，满脸冷漠的面对着年轻人说道：「还有，是谁说我的死神小队会死在这里的？叫他出来让我看看！」

「我的死神小队」？

年轻人忽然全身泛起了一种极度恐惧的战栗，这个人说「我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如此称呼死神小队为「我的」的人，就。。就只有那个人！

「啊。。银月恶魔！」

年轻人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声凄惨的惨叫，被公认为大陆恶梦的恐怖人物银月恶魔，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饶是年轻人平常自认胆大，却也忍不住惊恐惨叫起来！

银月恶魔亚芠，听着年轻人刺耳的惨叫声，嘴角浮出了一抹他招牌的嗜血冷漠微笑，偏着头，望了空无一物的广场一眼，右脚忽然的往地上一顿足，黄光闪过，伴随着亚芠冷冷的一句：「地！」

一瞬间，黄光由亚芠足下的一点，扩散成为布满了整个庞大广场的黄芒，紧接着，无数的岩刺从地面上急速窜起。随着岩刺的窜起，无数凄厉的惨叫声从空无一人的广场上响起，交织成了一幕凄惨的死亡交响乐！

在结界当中，感受着被亚芠守护的温暖，只觉身上好像开始恢复力气了的凯特等人，无比震惊的望着那一根根突出地面，高达三公尺以上的岩刺。

在岩刺的上头，依旧是空无一物，但是，惨叫声却是从岩刺上传出来的，同时，空空荡荡的岩刺上头，竟然会凭空的出现了大量的鲜血，有的鲜血，顺着岩刺流下染红了一根根的岩刺，有的鲜血，却是隔着岩刺一段小小的距离，凭空的外喷，就像有着无数的隐形人在岩刺上头流出了他们的鲜血！

残酷的景象证实着凯特他们的幻想，随着鲜血的流出，每个岩刺上慢慢的出现了一个个被鲜血所染红，身穿盔甲的血红人影。

凯特等人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这既残酷又诡异的景象，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在他们四周看似空无一人的广场，竟然隐藏着这么多的隐形的人，也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会忽然的出现在他们之中。

更是直到此时凯特他们才了解到，为什么，当初他们会失败的那么惨，一举一动全都被人掌握得这么清楚，原来，打从他们进城开始，他们的周围就有着这么一群隐形的人在监视着，难怪他们一举一动全都会落到别人的眼中，进而安排出陷阱来！

年轻人惊恐的看着同伴们被串在岩刺上的身影，无比恐惧的盯着造成了这一幕景象的亚芠，在这个时候，年轻人那已经被恐惧掳获的混乱心中，全是无尽的恐惧在滋长着。

好半晌，年轻人这才惊恐的叫道：「恶魔，你果然是恶魔，不然怎么可能会知道有人隐形在这里？救命呀！恶魔要杀人了！啊。。。」几乎已经被内心的恐惧弄得精神失常的年轻人疯狂的叫着救命，掉头拔腿就跑！

亚芠冷漠的看着已经有点疯疯癫癫的年轻人，「看在你还有点良心的份上，留你一条全尸！」

话才刚说完，在已经疯狂的目不视物的年轻人就要撞上第一根岩刺之前，忽然一道巨大的银光闪过，年轻人的惨叫声嘎然而止，无声无息的软倒在地，去陪他那些死的不明不白的同伴去

了，而亚芠的身边则已经出现了贪狼星那高大的灿银身影！

对于眼前的惨况并没有多大的吃惊表现，但是却对于年轻人所喊出来的问题同样的感到好奇，凯特等人眼中充满不解的望着正与贪狼星一起走进结界来的亚芠。

亚芠淡淡的说道：「虽然不知道他们是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么多人隐形起来，但是，形体固然隐形起来，可是气息与声音并没有也跟着隐形，会没有发现到他们的存在，这代表着你们的训练还不够，想必，你们就是败在他们这一招之下吧！

「凯特，尤其是你，身为领导者，你还不够冷静，没有办法完全的审度周围的环境，要知道，越是凶险的陷阱，表面的征象就会越平静，凯特，知道吗？不过，吃了不少苦吧！我会帮你们把所有的债全都要回来的！」

先是苛责完了凯特的不合格，随即又弯下身来，轻轻的摸着凯特那血肉模糊的右脸，向来冷漠的眼神忽然软化下来，闪过了一抹怜惜的眼光，看了凯特那外凸的死灰白色的右眼一眼。

直到此时，凯特总算是能够从那激动的心情里发出声音来，哽咽的叫道：「头。。。头儿，你终。。终于来了！」

亚芠脸上浮起了一抹有别于刚刚冷漠的温和微笑，轻轻的点点头，忽然右手一翻，五颗拳大的白色光球出现在他的手掌五指尖端，亚芠直起腰来，手掌一托，指上的五颗光球随即慢慢往上飞起，一边绕着旋转，一边散发着柔和的白光照耀着所有的死神小队员。

所有的死神小队的人受到白光这一照耀，顿时感觉浑身暖洋洋的，不知怎么的，忽然感觉到眼皮好像有千金重般，一直往下垂，一阵强烈的倦怠感忽然的袭遍全身，包括凯特也一样。

在眼前完全黑暗之前，他们只听到亚芠那冷漠中带着一丝暖意的声音：「睡吧！再醒来时，我们都已经回到安全又温暖的地方了！」

看着完全陷入了沈睡当中的凯特等人，亚芠眼中透露出了一丝温和的笑意来，但是这抹笑意是来的如此清淡，而又去的如此的快！一瞬间，亚芠的眼神又转变成了原先的冷硬，甚至更加无情的冰冷目光。

伸手一挥，忽然五道彩色的光芒从亚芠的右手臂上脱离而出，亚芠冷硬的说道：「五小，将凯特他们送回妃雅那去！」

虎啸、狮吼、熊咆、狐嘶、鹰鸣五种幻兽吼声顿时在场中响起，五只身长达十公尺上下的巨大能量幻兽虎、狮、熊、狐、鹰同时出现在亚芠的四周，朝亚芠点点头之后，用身子托着这个庞大的结界，飞往空中，朝丰原城外的小山谷飞去。

待五小将凯特等人给带出城之后，亚芠转过身来，面对着中央塔，说道：「来吧！你还打算要看多久？我们两家，我们之间的恩怨也该在今天了结了吧！你说是吧，扈伊！」

没有反应，亚芠的话仿佛是对着空气在说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出现，抬起头来，嘴角的嗜血微笑再度出现在亚芠的脸上，亚芠右手一张，一颗淡金色的拇指大光球出现在掌心当中，冷笑道：「既然来了又不现身，莫非？你要我请你出来？」

说着，亚芠忽然伸指一弹，掌中的金色光球随即被中指轻轻一弹，啵的一声，应声而出，弹向了中央塔。

光球来到中央塔前方约五公尺处，忽然出现了一层淡绿色的薄膜状东西挡在光球的面前，与光球相抗衡，让光球无法贴近中央塔。

亚芠的眼中略微闪过一抹精光，他对于这种绿色的奇异护罩并不陌生，当日在虎王坡上，他所遭遇到的外星怪物的战舰周围就有这种东西，但是没想到竟然也会在这里出现！

一阵怨毒的苍老沙哑嗓音由中央塔当中传出来，传进了亚芠的耳中，忽然之间，中央塔整个崩毁，无数的石块从原本那乳白色的外壁剥落下来，往四周掉落，也落于亚芠的周身，而亚芠大有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为所动的姿态，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动的看着，此时，隐藏在中央塔中的东西已经出现了。

那是一个主体仿佛是一根长达二十多公尺，与原先的中央塔等高，粗可十人合抱，四周密密麻麻的长了无数诡异的大小根状触手的墨绿色怪物。

墨绿色怪物在挣脱了中央塔外壁的束缚之后，缓缓扭动起来，体外的触手更是不停的伸缩蠕动，看起来体型好像又增大了几分。

扭动了一会之后，高大的怪物脱离了中央塔的原址，原本笔直朝天的身体砰的一声，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整个倒了下来，然后蜷曲起来，形成了一个大圈，将亚芠与贪狼星包围在大圈的中央。

亚芠丝毫不为所动的看着这个怪物，任由怪物用身体将他圈抱起来，之后，原本应该是顶端的部位忽然朝向亚芠的面，原本十人合抱粗的躯干，在顶端的部位急速缩小，缩小到成一个人的腰围粗，而上面，则连接着扈伊的上半身。

凶厉的目光死盯着亚芠，扈伊大喊一声：「受死吧！」

扈伊与亚芠家族以及跟亚芠本身的仇恨，已经是无法用言语来表示了，既然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示，那么，就只好用生命来洗清了，无论是扈伊抑或是亚芠的生命！

一瞬间，随着扈伊的「受死」两个字一出口，数以百千计翠绿触手宛如一根根锐利的长枪般，从四面八方往亚芠的所在急射而来。

亚芠冷哼一声，心念一动，一瞬间贪狼星周身忽然释放出强烈的银色豪光来，霎时，贪狼星仿佛是化成了点点繁光，一古脑的投往亚芠的身上去，将亚芠给渲染成了仿佛是一个银色的铜铸人形，而扈伊身下的触手也同时的来到了亚芠的面前。

忽而，亚芠身上开始放出了更强烈的银光，瞬间在亚芠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菱形的银色罩子，将亚芠整个人包围在其中，原本已经欺近到几乎要接触到亚芠的触手，在银光菱形罩子一出现的时候，竟然被有形无质的银光罩子给逼退了一段距离。

发出触手的扈伊仿佛是感同身受一样，当触手被这银光罩子给逼退时，扈伊那充满杀气的脸庞不由的产生了一阵严重的扭曲，下半身那原本圈的死紧的墨绿绵长身躯，也被震开了一丝缝隙来。

虽然很快的又将那丝缝隙给补起来，但是这时候，扈伊也同时的发现到，他所发出的翠绿触手已经完全无法靠近亚芠身边一公尺之内，密密麻麻的触手只有在亚芠的四周，紧密的挤压着一个明显的菱形出来。

扈伊狞笑道：「就算我的须手捉不住你，我挤也要挤死你！」说着，包围在亚芠周围的翠绿触手，扈伊所谓的须手开始发出了强烈的沙沙沙的声音，明显的开始逐渐施加压力，一吋吋的开始往内挤缩起来。

眼看着须手所集成的菱形茧状物慢慢的缩小范围，忽然，在须手的沙沙声当中，一声轻轻的冷哼声传出，随着冷哼声，一股炽热无比的高温火焰从菱形茧中冒出，前所未见的白色火焰像一把炽热无比的太阳火般，一古脑的将所有的翠绿色须手直接蒸发掉，就连燃烧的程序都免了。

从火焰堆中，一个银色的身影慢慢走出来了。

那是一个浑身灿银，仿佛是由一种充满着无比的弹性与生机，但是却又有着最刚最硬最牢不可破的厚重金属所雕刻而成，充满着力与美的银色重铠人形！

盔甲上那仿佛是最冷硬的金属，但是又矛盾着混合着弹性与生气的光滑表面上，散布着许多蛛丝般的细微光纹，看似杂乱而复杂，但是仔细一看，却又是仿佛有着某种的秩序般，构筑成了一幅描绘在身上的神秘图腾。

银色身影的头部，一如往常的刻画出了亚芠那带着冷冷微笑的面貌，比起以前来，更是清晰而生动，仿佛就像是沿着亚芠脸部的最细微部分，细细的刻画出来一般，只除了眼睛的部位，依旧是那会随着亚芠的心情而转变色泽的神秘晶体。

在脸的上方，顺着头部的额前部分，由左右两侧略成三十度仰角，往前往上出了一个略呈扁平状三角形，但是尾端却是相当尖锐的短短独角，像是在亚芠的头上特别戴上了一个独角一般，但是连接的又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天衣无缝，而在长不到八公分的独角上头，还巧妙的镶崁了一颗略成菱形，正闪耀着神秘的银白光辉小小透明晶体。

菱形晶体的细长尾端，几乎就是这根独角的一半体积，宽短的另外一半，则是巧妙的顺着额前的角度，尖端隐藏在那一头依旧是银白的、细柔而笔直的长发当中。

像头部这样正闪耀着银白光辉的魔幻晶，在亚芠铠化之后，全身总共有九处，包含了额头独角这一块，而这一块是当中最小的一块。

在亚芠的头部以下的两肩部位，明显的向两边拉出了一个类似护肩甲一样的半个椭圆形流线型肩甲，足足的延伸出两肩膀超过十五公分，充满流线感的肩甲两边上方，同样的有着两颗仿佛是整个肩甲缩小三倍之后的魔幻晶，镶崁在肩甲的最顶端部位。

肩甲底部直接与肩膀连接，在看起来相当强壮有力的大臂以下，属于两小臂的地方，却在肘关节处，就这么自然而然的，仿佛本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一样的往外扩展，变成了一个大约巴掌大的菱形盾状盔甲，直接连接在亚芠的小臂上。

臂盾装甲处，那细长的尾端正好突出手腕一小部分，假如亚芠握起拳头来，正好可以将拳头隐藏在这臂盾一样的部分下，当然，这要亚芠连拳头处的利牙状的部位也收起来才行！

而且，由手臂上盾甲尾端那闪耀锐利光芒来看，绝对不会令人怀疑这尖端是如何的锐利的，同样的，在臂盾外侧，同样各有着一颗与臂盾同形但是小上两倍的魔幻晶，镶嵌在臂盾的上头。

此外，在亚芠的胸前，靠近两腋的外侧，也有着一对完全成为厚实的胸甲一部分的抛物线形，充满着流线感的魔幻晶一直从腋下延伸到腰际。

而在两边大腿的外侧，同样的有着一颗约巴掌大，但是却是菱形暗黑色的魔幻晶，镶崁在上头，并且，在黑色的魔幻晶正下方膝盖内外缘，顺着亚芠的小腿处，生长出了一对相当类似贪狼星为了保护自己的足部，而延伸出来的坚硬锐角，直接延伸到亚芠的脚踝处。

至于亚芠盔甲脚掌的前端，更是干脆露出了类似贪狼星的利爪一样的部位。

总而言之，穿上了再度进化之后的贪狼之铠的亚芠，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会走动的凶器一样的人物，全身上下，从头到脚，无不有着可以轻易取人性命的凶器！

浑身周遭散发着无比炽热的白色火焰的亚芠，慢慢从原地起步走往扈伊的上身所在之处，身上的九颗或菱形、或流线、或椭圆的魔幻晶，在召唤来庞大的火元素化成了高温的白焰，将扈伊

困住亚芠的须手气化之后，便恢复成了黯淡的漆黑颜色，而亚芠身边的白色火焰也消失于无形。

看到了亚芠身边的火焰不见了，扈伊见机不可失，再度从下半身的躯干当中伸出了比刚刚还要多，还要快的须手往亚芠的身上扎来，只见亚芠的四周全都是漫天飞舞的翠绿长影。

但是，亚芠这一次却不如同刚刚那样透过了身上数量惊人，体积同样也惊人的魔幻晶再召唤火元素，或许是时间来不及吧！毕竟，要将召唤来的火元素一口气释放出来，造就出刚刚那样有着无法想象的惊人高温的白色火焰，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但是，没有召唤出火焰来的亚芠却轻轻说了一句话，一句让原本脸色就已经够狰狞难看的扈伊更加难看的话！

「飒嘶崇！」

扈伊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个古怪的名词的，就是这一个名词所代表的招式，让他的复仇之举功亏一篑，就是这个名词代表招式的强大威力，害的他如今变成了这么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尽管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名词的招式的话，那么，他也不会从人生的颠峰，落到逼的自己不得不选择了这副模样来完成报仇之举的！

这是太古魔导法的土系绝招——「尘爆」！

一瞬间，当亚芠说出了古代语言的尘爆时，亚芠两腿外侧的魔幻晶忽然由暗黑转变成为土黄，然后，由亚芠的脚底下开始，爆发出了一大堆的黄色烟尘往四面八方散去，直接的迎向了扈伊的须手！

如果说，扈伊的须手是以百千来计的话，那么，亚芠现在所施展出来的尘爆所夹带的爆炸性尘沙，就是以亿万来计的，而且，威力更大！

每一根来的迅速的翠绿须手，同时的中上了数以千计的细微尘沙，然后以更快的速度，被这些爆炸性的尘沙化成了比尘沙还要来的细微的灰尘，使得亚芠的四周弥漫着浓浓的绿烟！

在扈伊还来不及采取下一个行动之前，亚芠就已经先抢先一步了，或者说，当亚芠念出了尘爆的同时，他又念出了另外两个名字了！

「威因！」

一瞬间，在亚芠的四周狂风大作，隐约间，扈伊看到了亚芠的右肩上闪耀着青色的光芒，是太古魔导法的风！

疯狂的足以剥皮削肉的强烈风刃，以亚芠的右肩为中心，夹带着亚芠周围的翠绿烟雾，像一道青色的风之龙卷，往扈伊下半身的躯干后半部卷去！

龙卷一出手，另外一个名字又逸出了亚芠的嘴角：「阿罗拉！」

跟随着青色的风之龙卷的背后，几乎是不分先后的，亚芠那臂盾上闪耀着纯粹白光，同时在右臂上形成了一道道波浪似，但是又令人感觉到相当的虚无飘渺，闪动的速度更是快的让人辨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奇异光芒的拳头，已经重重的轰在扈伊的墨绿色粗大躯干上了？

极光，光之太古魔导法当中的最强绝招极光！难以衡量其威力的庞大无形能量，随着亚芠的这一拳，重重的轰进了扈伊的躯干当中。

强大的力量在扈伊的躯干当中肆无忌惮的疯狂破坏着，连带着青色龙卷，一口气将扈伊下半身

躯干的后半段，轰出了一个两三公尺宽的对穿大洞，并且将扈伊那墨绿色躯干毁掉一半以上的表层与须手，露出了里面灰绿组织。

下半身连接着这躯体的扈伊，显然是连感觉也相连在一起，使得扈伊也忍不住的发出了痛苦的惨叫，激烈的吼声让人可以想象出他正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亚芠趁胜追击，从两边的臂盾前缘各自前伸出一把锋锐无比的剑状物体，直接的连在臂盾的前端。

亚芠大喝一声：「火！」

无名之火，顿时从亚芠的手中发了出来。

老实说，面对着扈伊这样一个背负着引起他们家如此下场的杀父仇人，亚芠此时施展出这招疯狂的禁招，威力更是无匹，只见亚芠势如疯虎，不断的挥舞着手上的两把锐利长剑，往扈伊的下半身躯干上挥砍着。

扈伊所发出来的须手不是被亚芠手中的长剑一分两断，就是完全拿亚芠身上防护力强的惊人的贪狼之铠没办法，只能任由亚芠不断的往前进攻着。

终于，亚芠来到了扈伊的面前，盔甲上那清晰面貌的冷漠笑容，似乎正在嘲笑扈伊的不自量力。

扈伊虎吼一声，下半身庞大的身躯就地一滚，一瞬间往后脱离了好几公尺，然后同时伸出了一部分的须手往亚芠射去，阻止了亚芠的接近，终于拉开了与亚芠之间的一点距离。

但是扈伊也知道，既然他庞大的体型占不到便宜，那么越是庞大的体型也就越容易被亚芠当成了靶子在打。因此，一拉开距离之后，扈伊便大吼一声：「第二形态！」

亚芠在听到了扈伊喊出了这句话之后，不由的动作一顿，最后干脆停下来看看扈伊又要搞什么鬼？

对他而言，像扈伊下半身那样子的怪异躯体，亚芠是未曾见识过的，所有的能力对于亚芠来说，都是一个谜，但是想也知道一定是跟那些外星怪物们有关系，因此，亚芠既然不惧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就趁机好好的看看这怪东西还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外的奇怪力量？

扈伊的第二形态一出口，下半身的躯干伸出了数百根有别于刚刚攻击亚芠用的墨绿色须手，但是并非是用来攻击亚芠，而是射向了自己的上半身，将自己的上身缠的死紧。

亚芠看了一会，只见扈伊身上的墨绿须手越缠越多，但是却没有其他的变化，亚芠决定不再等待下去了，左手一扬，左手臂上的魔幻晶随即闪耀出了蓝光，同时，在亚芠的手臂上方十公分处，一道箭形的蓝光出现在亚芠的手臂上方，瞬间发了出去。

强烈的蓝光一瞬间没入了扈伊的躯干当中，随即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声传出来。

原本蠕动不止的下半身躯干强烈的一颤，一瞬间，从头到尾有无数的水蓝色强光透体而出，紧接着，仿佛是某种具有相当韧性的物体被爆破的啵的一声响亮的声响传出，整个巨大的墨绿躯干被炸成了数以千计的小碎块！

不过，刚刚亚芠的耽误似乎是给了扈伊足够的时间了，起码，在这个躯干爆炸声之后，在漫天碎块当中，始终有着一个巨大的碎块不为所动，静立于原地！

亚芠隐藏在面甲下的瞳孔强烈的收缩起来，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眼前这一个生物的形状才好！

勉强来说，现在在他眼前挥舞着须手的墨绿色生物，有着人类的形体模样，有手有脚也有头，但是头部却无鼻无口，脸上只有四个黑黑像眼睛的斑点，浑身上下布满了小指粗细的须手，但是在应该是腰身的部位，却多出了四根大腿粗的扁平须手，合力的撑在地面上，让本来应该是人的脚部部位却反而没有沾地。

爆炸过后，这看起来很像是外星怪物与人类形体综合的怪物忽然弯下腰来，浑身产生了一阵看起来相当痛苦的痉挛，同时在身上产生了裂痕，身上的须手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数量，就这么毫无预兆的从本体脱落下来，掉在地上动也不动，而且，由裂痕当中更不停的喷出红中带绿的液体，看来，亚芠刚刚那一击也不是没有效果！

好半晌，在亚芠冰冷目光的注视下，这怪物终于站直了身体，喉头一阵震动，发出的是扈伊声音的狂笑声，仿佛乐不可遏的样子！身上的须手开始从裂缝中钻入，堵住了从伤口不断流出来的「血液」，看来这个就是扈伊所谓的第二形态了，终究还是让他完成蜕变了，虽然说看起来伤势并不轻！

平板的弧形脸形正对着亚芠，四颗眼状斑点闪过了一抹的绿光，人形怪物大笑道：「亚芠呀亚芠！你一定会后悔没有早点杀死我的！」随即，又用一种相当凶恶的声音叫道：「第二形态是那群怪物们专门为你量身订做的，让我足以成为你的天敌！」

亚芠冷哼一声，对于扈伊所说的天敌一事，他根本就不予置评！

仿佛是瞧出了亚芠的反应，扈伊又是疯狂的大笑一声，身影忽然的急速一闪，几乎就在一瞬间原先的身影还来不及消失，他就已经出现在亚芠的面前不到一公尺处，仿佛分身两处一般，狂笑道：「如何，你引以为傲的速度比起我的速度又如何？」

「太慢了！」

亚芠那冰冷的声音从扈伊的背后传了过来，扈伊这才发现到，不知何时，他眼前的亚芠竟然已经消失不见了，猛一个转身，却看到了亚芠却出现在他刚刚的位置上，面甲上那冰冷的微笑仿佛是在嘲笑扈伊的不自量力一样。

扈伊狂吼一声：「这怎么可能，我不信！」说完，猛一挥右拳，右手臂上的须手凝聚到手上，变成了一根看起来相当尖锐的角状物，以比刚刚更快的速度往亚芠当胸刺去！

亚芠不闪不避，同样的举起右手，一握拳，拳头上的刺状物一瞬间增长成了当初亚芠曾使用过的贪狼爪模样，直接的与扈伊右拳上的须手角状物互碰，来个硬碰硬。

须手角与贪狼爪互相一碰之下，发出了相当刺耳的金铁交鸣声，那一瞬间，就仿佛是时光停止一般，紧接着扈伊手上的须手角不敌亚芠贪狼爪的坚硬与锐利，竟然被贪狼爪从中分成了六片，贪狼爪直接的咬入了扈伊的右拳当中。

亚芠又再度的冷哼一声：「不自量力！」

贪狼爪大放豪光，能够将一切物体化成飞灰的白色光系能量，透过了贪狼爪直接的射进了扈伊的右手臂上！

扈伊惨嚎一声，用身上的须手当机立断的将自己的右拳给斩下，断绝了光能量继续入侵他的右手臂，破坏他的身体的可能性！同时连连退后好几步，右手小臂上的须手直接凝聚在手腕的伤口上，堵住了伤口不再失血！

而亚芠并未再进行追击，因为此时，刚刚离去的五小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在他的肩头与脚边撒着娇！

而这是在送回凯特等人之后，因为不放心，所以就尾随着完全没有停留就又飞回亚芠的五小的背后，大力神王洪伯来到这里所看到的第一个景象！

看到了底下的一银一绿两个。。。老实说，看起来都不怎么像人的怪物在对决，而绿色的那一只显然是吃了亏，失去了右手掌的样子，洪伯不由的大吃了一惊。

不过幸好，洪伯总算是对于亚芠的铠化形象与在月光下会闪烁银光的特点有点印象，再加上五小的亲昵举动，洪伯马上就判断出银色的那个是亚芠，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亚芠的铠化形象又变了，还真的是个善变，而且越变越可怕的家伙呀！

由半空中望着底下的亚芠，洪伯忍不住在心中暗暗的叹气，同时又将目光转移到扈伊的身上，心里想着跟亚芠对决的那个绿色怪物又是谁？而且依稀还有种是「人」的感觉！要不要出手帮忙呢？

洪伯忍不住的搔搔头，如果照他平常的脾气，只要一辨明敌我，他就会毫不犹豫得出手帮助自己人，可是现在这个自己人是亚芠！他该出手吗？

「扈伊，看起来你似乎是拿我这个大仇人没办法呀！

你这个「天敌」有什么可以称为是我的天敌的地方吗？」

听到了亚芠这句话，洪伯露出了一个苦笑来，干脆就在天上盘起腿来，单手撑着自己的下巴，静静看起场上的变化来了，没办法，谁叫亚芠在说到「我的」这两个字时，会忽然有种在自己的耳边炸开来的震撼感觉，这可是亚芠对他的警告呀！

原来底下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绿色怪物是扈伊呀！难怪亚芠会警告他说扈伊是「他的」！

忽然，刚刚撑着下巴的洪伯双眼大睁，随即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在他的身边，忽然的出现了三个身影！

洪伯闲闲道：「你们也来了呀！」

「嗯！我们可是一听到亚芠要发威，马上就火烧屁股的冲过来了！」说话的是站在洪伯右手边，有着一头水蓝长发，俊美的叫人感觉到一种妖异感觉的水妖王。

「别看我，我老人家可是从头到尾都跟在小怪物的后面跑的！」

得意洋洋的瞥了一下转头看他，一出口就是我老人家的红发老者，不用说，除了血兽皇之外可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了，当然，血兽皇既然来了，那就代表圣灵魔导师也已经到了。

最后一个看起来干干瘦瘦，留着两撇胡子，活似一只大老鼠的老者则是好奇的看着地面上的亚芠与扈伊，忍不住的问道：「喂！水妖怪，你跟小子比较熟，能不能告诉我老人家一下，到底哪一个才是小子，怎么我看起来好像两个都很像不是人的恶魔？」

洪伯动动下巴道：「挪，会发银光的那个就是了，现在金光跟银光早已经变成了他的招牌了，真亏你还是专门凿人家墙角听人家隐私的情报泥鳅呢！真是丢脸，连小子的招牌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别再叫我泥鳅了，那是龙！是双头魔龙！再叫我泥鳅我可就翻脸了！」

老鼠样的老者，与水妖王一块从冰天雪地的隐居处赶过来的冰炎龙魔使，似乎是显得相当气急败坏，朝着洪伯吼着，一旁的水妖王连忙劝道：「好了好了！都多少岁的人了还这么喜欢吵！大力牛！你就少说两句吧！好朋友这么久不见了，也不打声招呼！」

一听到水妖王叫出了洪伯在他们之间的绰号，龙魔使忍不住的捻了一下自己的老鼠须，得意道：「对呀！大？力？牛，老朋友见面也不打招呼，别忘了你可是还小我一辈呢！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呢？」

洪伯冷哼一声，就跟龙魔使不喜欢他的泥鳅绰号一样，他也很讨厌这个什么大力牛的绰号，甚至更不想要人提起，洪伯眼睛一瞪，就想要发作，但是却听到一旁的血兽皇冷哼：「哼！别吵了，小妖怪要说话了！」

一听到辈分最高，功力最强的血兽皇出声了，魔龙使与洪伯不由的噤声，不过噤声可不代表他们就害怕血兽皇了，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怕这个最弱的最强高手，只是多少尊重一下这个老人家，而且，他们可不想要错过亚芠要讲的话，他们可是全都知道，在战斗当中要听亚芠说话，那可是很难得的！

想必，如果现在还有活人在此，知道这四个站在半空中聊天的人的真正身分的话，恐怕会大吃一惊，代表着大陆上力量最强横的十大高手中的一半人数，在这个时候聚集在这里，竟然只为了一个人的缘故，那可是说出去也没人敢相信的！

广场上，亚芠一边轻轻摸摸站在他的肩膀上的雷羽，一边看着扈伊，冷漠的道：「原来这就是你牺牲了人类的身分所换来的，我的「天敌」的力量呀！」

亚芠此话一出，半空中的水妖王等人不由的感觉到疑惑不解，一旁的血兽皇却叹道：「为了力量，这扈伊竟然牺牲自己的身体，接受了那群怪物的改造，以至于变成了现在这副不人不鬼的怪物模样，虽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但是，我却也不知道该不该称呼现在的扈伊是一个「人」！」

血兽皇一说，其他的人全都懂了，身为当代力量最强横的几人，他们当然可以看得出来，扈伊现在的力量绝对是够称的上是强横两个字，但是，这样巨大的牺牲所获得的力量，真的是值得吗？

两手一摊，亚芠肩上的雷羽，脚边的猛炎、暴王、九尾、烈芒五小幻兽开始悬浮于亚芠的胸前，然后开始慢慢的化成了光芒，融入了亚芠的胸前，紧接着，银光一闪，在亚芠的胸口处，五色五芒星又再度的出现了！

同时，从亚芠的两肩肩甲之处，忽然开始往后延伸，瞬间往上飞飘，变成了一对足足展开有七八公尺宽，相当美丽而灿烂的银色羽翼。

巨大的银翼轻轻的拍了几下之后，随即往下收敛，在亚芠的背后并合起来，变成了类似披风的模样，同时，亚芠身上的盔甲也同时产生了变化，头上的独角出现了淡淡的细密螺纹，同时由根部部位往两侧延伸出了一对小小的展翅雄鹰的羽翼。

两臂臂盾上面的魔幻晶上明显出现了左狮右虎的抽象纹路，臂盾的两侧边缘产生了兽爪合抓的形体，肘部隆起外扩处更是直接的出现了虎与狮的吞口，大腿两边的魔幻晶也出现了左熊右狐的抽象纹路。

最重要的是，在亚芠的两肩肩甲上那两颗最大的魔幻晶上，出现了贪狼星咆哮状的影像，相当逼真，仿佛是一头正待择人而噬的凶狼！

再一次改变了自己身上的盔甲外型，亚芠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模样，然后抬起头来，望着扈伊，冷酷而无情的声音再度响起：「刚刚，我身上的盔甲威力只有一半你都打不过了，现在，你要如何对付穿上了威力百分之百贪狼铠的我呢？嗯！扈伊——我的「天敌」？」

伊字一出口，亚芠往前踏出了一步，一瞬间仿佛天地变色，亚芠身上的气势无限高涨，一股仿

佛威霸天下，傲视神魔的凌厉气势瞬间笼罩着整个中央广场，仿佛在说着，我就是这样「无敌」于天下的狂傲霸气，顿时叫所有人的心中为之一震！

天空中，洪伯喃喃自语道：「好个无敌霸气，真想不到亚芠那看似阴冷低沈的表面下，竟然隐藏着这样的一股无双霸气，好个亚芠，好个银月恶魔！」

龙魔使不可思议的看着底下的亚芠，也忍不住的喃喃道：「真是不可思议，小伙子的力量难道真的已经达到了那种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了吗？」

血兽皇长叹一声道：「不！小怪物的力量也许已经可以跟你我并驾齐驱，或者可能略胜一筹也不一定，但是，这股无敌于天下的气势并不光是小伙子的力量那么单纯而已，而是搭配上了小怪物身上的那只幻兽贪狼星的力量与气势！

「现在的气势一小半是小怪物历经无数的修罗沙场，所培养出来的坚定而可怕的杀戮意志所散发，另一小半是小怪物那超凡入圣的功力所刻意营造，其余的，则是由小怪物身上的贪狼星所发出，三种混合而成的！

「唉！看来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没有信心可以击败发出了这样气势的小怪物了，看来，再给小怪物一段时间，那么，小怪物很有可能会达到那个我们梦寐以求的神话境界，到时候，小怪物将会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高手，真真正正的将这股气势给据为己有了！」

越说，血兽皇的脸上越是呈现出了一种狂热的神情，其他的人，脸上的神情也是跟血兽皇差不了多少，到了他们这个岁数与实力的境界，有什么会比看到自己的晚辈即将要超越自己还要来的令他们高兴的呢？

到底，亚芠现在身上所涌现出来的这种连天空中四位高手中的高手老前辈都如此震撼，如此兴奋的气势，还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境界」又到底是什么？目前都还是一个谜，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谜，但是，扈伊已经用身体体会到，这股气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无敌法了。

几乎完全无法呼吸，身子完全克制不住的颤抖着，当亚芠往前跨出了那一步时，毫无道理的，扈伊由心而发的知道，他，这辈子永远无法找亚芠报仇了。

他牺牲了一切，甚至是自己，所换来的这一身丑陋，但是却让他能够自信可以完全的克制亚芠的强大力量，现在在亚芠的面前，他竟然会觉得，这一切全都是白费工夫，他的力量越是强大，他就越觉得自己在亚芠的面前好渺小，真的真的好渺小！

于是，扈伊完全克制不了自己心中的恐惧，完全忘了自己还有着起码应该可以拼个鱼死网破的实力，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着，一步一步的远离着仿佛是掌握着全天下的亚芠！

血红的眼光散去，幽黑的晶体此时不再沸腾着恨意，冷血的微笑也不再嘲讽，有的，却只是对于眼前的这个跟他的爷爷跟他爸爸，甚至跟他争了一辈子，牺牲一切想要换取报仇力量，但是如今却只能够在自己眼前颤抖着身子，一步一步蹒跚的往后退的可怜老人的一丝怜悯！

一声仿佛轻不可觉的叹息缓缓的逸出了亚芠的嘴角，银光闪过，扈伊无声无息的倒下了！

空中的四人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声的叹息，胜负已定！

「无敌」的气息消失，亚芠抬头望天，身上缓缓出现了微弱的光辉，一点一点的光点逐渐脱离亚芠的身躯，然后在亚芠身边，出现了贪狼星的身影，而空中的水妖王等人也慢慢的往地上落了下来！

此时，在某处的幽暗角落里，一片黑暗当中，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１０６３，实验体

天敌一号的生命迹象已完全消失，确定为死亡状态！」

另一个同样尖锐，但是却略显的低沈的刺耳声音响起：「１８８０，目标是否依旧在指定区域？」

原先的声音，１８８０回应道：「目标依旧在指定区域上，另外并同时的侦测到有四个一直与我们作对的地球人类也同样在该处，已经与目标会合了！」

１０６３发出了一个略显高亢的尖锐啸声，似乎是在笑：「也罢，虽然实验体天敌一号的资料收集不够完整，但是他的任务总算是成功了，立刻发动陷阱，不可让目标脱离！」

「是！」

宛如修罗炼狱的可怕中央广场上，亚芠看着水妖王等人往天空中缓慢落下，阴冷的脸庞涌出了一抹温和的笑意，带着贪狼星正要上前去见礼时，忽然觉得心中一跳，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涌上心头，顿时叫亚芠脸色大变！

贪狼星一瞬间又发出了银光，回到了亚芠的身上，呈现出铠化的状态，同时，亚芠怒雷似的爆喝一声：「快走！」背后的羽翼瞬间大张往水妖王等人冲去。

水妖王等人都是活了好几百岁的人精了，虽然不晓得亚芠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哪里会不知道事情一定相当的严重，所以才会让亚芠在一瞬间变脸，因此，几乎是同时，四个人大喝一声，身上各自绽放出了强烈的光芒，瞬间往后一转，急速的冲离！

而就在亚芠展翅上冲的同时，在中央塔的原址，开始无声无息的出现了直径足足有十公尺以上，冲天而上的墨绿色光柱，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往四面扩张！

几乎就在亚芠离地的一瞬间，已经扩及亚芠的背后了，亚芠长啸一声，速度超乎常理的爆增，几乎就在一瞬间赶上了正以人眼所无法查觉的疯狂速度往外冲出的水妖王等人。

但是，人的速度再怎么快，也总快不过光的速度，就在亚芠赶上水妖王他们的同时，绿光同时也赶到了，所有的人都已经感觉到了，这道绿光是一道足以毁灭一切有形无形物体的毁灭性能量，因此个个脸色大变！

眼看着绿光就几乎要将所有人淹没的同时，亚芠的速度忽然慢了那么一丝，这慢了这么一丝的差距，顿时让亚芠跟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快五个人身的距离，同时，亚芠也直接的被这道绿光给吞没了。

几个老前辈们察觉到身后的状况，水妖王的一句「亚芠」还来不及出口，顿时亚芠的怒啸声便已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中，同时，所有人感觉到，比绿光还要快上那么一丝丝，一道黑光瞬间将他们吞没了。

黑光与绿光就差了那么一丝丝几乎无法辨别的差距，先后的吞噬掉了众人，但是结果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完全截然相反。

在极度紧张当中，众人依旧可以察觉到，如果说，绿光是充满毁灭性的吞噬一切，那么，黑光就是无限的将一切吞噬！

虽然同样的具有毁灭性，但是，比起了在绿光当中可能一瞬间被化为飞灰，在黑光当中却是除了让他们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削减着而已！虽然同样到最后都是会被毁灭，但是起码在黑光当中，众人撑个一时半刻还死不了！

这样的差异，再加上后面突然的又传来了亚芠的一声爆喝：「走！」

几个老前辈哪里会有不了解的，肯定是亚芠在他们背后，用了这道虽然一样是充满着毁灭性，但是却可以争取到时间的黑光在保护着众人。

来不及细思亚芠是如何弄出了这道黑光来的，所有人几乎是使出了数百年来的最大功力，死命的飞驰着，如此一来，功力高低便一见高下了，血兽皇与水妖王几乎是齐头并进，落后他们半个身子的是龙魔使，紧接着龙魔使背后的是洪伯，四个人，几乎是一口气的狂奔而去。

狂奔的众人完全不知道，在他们背后的亚芠正双翅双手大展，银色的贪狼之铠在这个时候，竟然完全变成了一个漆黑无比的颜色，而黑光正是由亚芠的全身上下不停的涌出，不断的与周围的毁灭性绿光交互侵袭吞噬着。

亚芠那隐藏在面甲下的脸，在全身变的漆黑的时候，忽然的急速扭曲起来，变的相当狰狞而恐怖，大量充满着毁灭性的墨绿色能量，在黑色光芒的吞噬下，急速涌进了亚芠的身躯当中，那种感觉，就好比是有着千刀万刃在体内疯狂的切割般，叫亚芠也忍不住的变脸。

而这道黑光便是贪狼星的第三特殊技能——「吞噬」

的雏形！

同时，也是亚芠在异变之后所加速引导出来的贪狼星最新能力，一个不该存在，是错误的能力！

当亚芠决心要替几个老前辈争取到足够脱离的时间时，脑海当中瞬时浮现了贪狼星所传递过来的讯息，所以毅然决然的主动投身于绿光当中，所有的心神意识与贪狼星融为一体，瞬间发动了这项可以吞噬一切能量转化成自己能量的可怕绝招！

但是尽管是如此，一瞬间被这些庞大的毁灭性能量涌进体内，饶是亚芠与贪狼星那无比强横的身躯，依旧是几乎忍受不了那样的痛苦，而浮现了痛苦的神色。

幸而，这些绿光来的快去的也快，范围虽然相当广阔，足足有十多公里的威力范围，但是依照众人的速度，却也是几乎在几秒钟之内便脱离而出。

当绿光消失之后，众人余悸犹存的看了脚下那个被夷为平地，直径足足有十多公里，几乎是占了丰原城快五分之一的破坏性大圆，众人脸色都相当的难看，他们可没有碰过这么惊险的场面过。

当众人的眼光转向背后的亚芠时，饶是众人见多识广，却也忍不住的发出了惊疑声来！

在他们的眼中，亚芠此时浑身漆黑，身上所发出来的黑光正不断的吞噬着周围的光芒，看起来亚芠的周遭满布着不断伸缩吞吐的漆黑光幕，而亚芠，则是这一大片黑光当中最幽暗的核心！

忽然，亚芠仰天发出了一声的怒啸，同样漆黑的双翼猛然的往下一拍，亚芠整个人宛如离弦的箭，笔直的往高空上冲！

听到了亚芠那充满着无穷杀机的怒啸声，洪伯等人不由的互视一眼，身形往上一提，也跟着在亚芠的背后猛追着。

几乎是提升到三四千公尺的高空中，众人已经感觉到身外温度相当的低，所有人也打了个冷颤。

眼前，亚芠已经是停止了继续上升的动作，身在高空当中的亚芠周围的黑光更是强盛。

忽然，亚芠高举起双手来，手掌心当中各自浮现出了一颗分别闪烁着金光与银光的光球，才一出现便疯狂的增大着。

所有人在看到了亚芠手中的光球时脸色大变，他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到，亚芠手中的光球是那种极度压缩，充满着毁灭性能量的可怕能量球。

眼看着亚芠手中的两颗能量球，已经变成了几乎快要比一个人还要大了，再看到亚芠的手竟然往上高举，有种作势欲往下投的感觉，水妖王不由的惊呼一声：「亚芠不要！」水妖王实在是不敢想象如此浓缩而庞大的能量球，一旦落到地面上会有什么下场！

听到了水妖王的惊呼声，亚芠转头看了水妖王一眼，但是现在他的体内充斥着大量不吐不快的毁灭性能量，再加上，从早上开始就一直被自己给压抑住的心情，刚刚已经彻底被那道来的古怪的绿色毁灭光线给激起，此时的他心中只有无尽暴戾的杀意！

尽管有着水妖王的劝阻，自己也知道不妥，但是却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大吼一声：「死来！」

漆黑的身影当中忽然亮起了两颗血红的光芒，手掌一靠，连带着手上的光球也跟着一并，变成了一颗半金半银的五人大光球，双手往下一挥，大力的往下一投。

金银光球爆发出了强烈的轰轰轰的声音，笔直往下一落，水妖王等人一看，不由的脸色大变，四个人几乎是同时出手，血兽皇打出了血红的掌劲，水妖王发出了一道水蓝色的龙形光波，龙魔使则是双手一红一白的掌光射出，而洪伯则是简简单单的一道金黄拳劲！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亚芠的那颗金银双色的巨大毁灭性光球！

他们绝对不能够让亚芠因为一时的冲动而造成了遗憾，甚至，连亚芠在打出了光球之后身上的黑暗尽去，重新的恢复了原先的银光灿烂，但是却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一般，头下脚上的往下坠落都来不及顾及了。

就在四大高手的力量即将撞击到亚芠的金银光球时，从比他们所在位置还要高的更高空中，同时传来了两声的巨大吼声，凤唳与虎啸！

凤唳与虎啸一入耳，水妖王等四人浑身一震，他们同时的感觉到两种声音在他们的脑海里说着同样的话：「太初，我们来助你！」

紧接着，所有人全都看到了一雪白一赤红的亮眼光芒从空中冲了下来，雪白的光芒来到了亚芠的身下托住了亚芠的身躯，止住了亚芠的下坠之势，现身出来的是一只巨大雪白的羽翅飞虎，而亚芠则是直接躺在飞虎那宽广的背上！

而赤红的光芒则是迸出了一双庞大的火红羽翅，相当轻灵轻轻一拍，一瞬间，将血兽皇等人所发出的力量拍偏了，没有打中亚芠的光球，紧接着，所有人全都看到了一个奇景，有着一只双翅展看足有二三十公尺宽的火焰凤凰，正相当灵巧的在追逐着亚芠的金银光球。

火焰凤凰不停的用嘴喙、羽翅、爪，上下左右的拍打着那颗金银光球，每一次的接触，都让光球要大上一分，快上一刻，不断的往底下的丰原城坠落着！

羽翅飞虎载着亚芠，跟着火红凤凰的背后，往下直落，血兽皇等人连忙也跟着往下降落。

距离丰原城还有一千多公尺高的高度时，火焰凤凰忽然的停止追逐光球，仰天长唳一声，随着那响亮清脆的凤鸣，火焰凤凰身上的火焰在瞬间变的相当高涨，凤凰的身影同时也变成足足有百公尺大，那高热，使得所有人不由的升起了自己的护罩来，隔绝那炽热烫人的火焰高温！

凤凰又发出了一声清唳，嘴喙一张，吐出了一道强烈的火柱投往光球，同时双翅一展一拍，一

瞬间，火柱穿过了现在已经足足有二十多公尺大的金银光球，再加上凤凰那一拍之力，瞬间，圆滚滚的光球变成了一道细长圆锥的形状，以刚刚数十倍的急速，几乎在一眨眼之间，穿过了千公尺的空间，贯入了刚刚被绿光所毁灭的圆形焦土的圆心部位，直接射入地中！

众人随即目瞪口呆的看着刚刚光球所射入的大洞中，一瞬间爆发出了强烈的金、银、红三色光芒，仿佛是绿光再现，但是威力更大，一边往四边扩张，一边不断的带动着沙土狂飙！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偏偏，当这金银红的三色光芒的破坏波及其他的东南西北四高塔时，四座高塔迸出了强烈的白光，加入了金银红三色光芒的行列，大力的破坏着整个丰原城！

远方山谷的联军所有人，早在刚刚就已经被绿色的光柱给惊醒过来，议论纷纷的跑出来看着丰原城上的各种匪夷所思的变化，而今，那似乎连脚下的大地都为之震撼的疯狂情景，更是叫他们目瞪口呆，傻傻的看着丰原城这千年的商业古城，就在金、银、红、白四色光彩的疯狂肆虐之下，缓缓的分崩离析毁坏、崩解。

最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水，在金银红白四色光芒的破坏路线，由地底喷出，慢慢的汇聚成了一个宽广而辽阔的汹涌大湖，将所有的狼狈残酷景象完全掩没，千年商业古城丰原城，连着里面高达三十多万的平民与兵队，永永远远沈没在这个新生的大湖底下，永世不再现身！

在东边的天空晨曦出现的时候，在太阳微弱的金色光辉之下，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火焰凤凰，在这个正逐渐变的平静的大湖上空，一圈又一圈的盘旋着，飞舞着既美丽而又残酷凤凰之舞！

天上的火焰凤凰，湖面上逐渐清晰的倒影，一正一反，一实一虚的凤凰身影，相映成趣，但是看在远方山谷中的联军眼里，他们心中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眼前的景象。

从此时起，四方圣兽的南方朱雀那美丽而绚烂的身影，开始被北方的人民视为告知死亡的死亡使者，一只美丽到可称为可怕的火焰之鸟！

然后，所有人全都看到了，火焰凤凰的身影逐渐的黯淡消失，但是在东方的金色晨曦下，一头背上生长着一对美丽洁白的巨大羽翼的白色巨虎，闪耀着它那美丽的粉红色大眼，在四个人影的陪伴下，背上站着着一个金色的身影，慢慢的飞落到山谷上空，落到了众人的面前！

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所有人便看到了从他们背后，一道裹着金色火焰的苗条身影，以极快的速度从他们头顶上飞掠而过，在那有着白色羽翼的巨大飞虎还没有落地之前，便已经飞上了飞虎的背上，紧紧的抱住了那金色的身影！

210两个人的长发，在飞虎双翅所带起的气流中不断飘舞纠缠着，仿佛是在象征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有如他们那似乎纠缠不开的发丝般，纵有千丝万缕，但是却始终交缠在一块，难以分开！

傻楞楞的望着眼前那充满温情景象的众人，完全没有察觉到，那随着飞虎落地的四个姿态神情各异的老者，眼中正闪烁着一抹担忧的神色！

好半晌，最靠近白虎的人都听到了，那金色的身影慢慢的被黑色所取代，然后一句带着温情的话传出！

「我回来了！」

《天魔神谭》第二部终请继续期待《天魔神谭》第三部第一集

第三部 第一章~第十章

第三部 第一章~第十章

作者：手枪

“你真的不再考虑？”

“嗯……”

“你的情况真的是不适合去那，毕竟你跟”它“现在都是处在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呀！”

“……我没有别的选择！”

“都是我害你的，要不是我错估了那……”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毕竟我们都知道那是需要承受风险的！”

“欸！好吧！就让”它“去协助你好了，你尽量少动用属于”它“的力量。另外，你如果想要说服他们的话恐怕是不太可能，不如就这样子做吧……”

“嗯，我知道了，他们就拜托你照顾了！”

“我会的，自己要小心一点呀！”

“嗯，我走了！”

迷蒙的空间当中随著这句话，顿时少了一抹黑色的身影！

只留下了一道诡异的影子，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声来！

距离泰龙帝国卢勘学院幻兽大会举行之后的第七个月，同时也是泰龙与斯达两帝国联手进攻华那邦公国的第一个月。

在泰龙帝国对华那邦公国用兵的百万大军阵营中，位属中军的帅帐里，一身淡褐色戎装的翰罗正站在一张桌子前，背对门口，抬头看著挂在帅帐上方的军事地形图。

在军事地形图上，位属华那邦公国全境地形图下方、碧波草原边缘处的泰龙帝国百万大军，以蓝点作表示；位于地图上方、在魔鬼沼泽前缘处，有一大片的黄点，那则是斯达帝国所派出的百万大军。

而华那邦公国所属的大军总共有两百五十万，留三十万在原曙城四周担任后备，派出两百二十万，区分成两半，分别在碧波草原前与魔鬼沼泽处，密密麻麻的分布著，以红点表示。

在两国联手之下，短短一个月内，已经共同占领了华那邦公国近五分之一的领地，速度不可谓不快。

这主要都是归功于两国同时出兵一北一南的进攻华那邦公国，导致华那邦公国必须要两面应敌，又再加上有翰罗——堪称是最了解华那邦公国各项军事的联军元帅——在主持大局的关系。

但是，这几天来，翰罗却相当烦恼，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华那邦公国的抵抗是如此出乎人意料的顽强，翰罗完全没想到，短短几年之间，华那邦公国的常备军队竟然一口气增加了快两百万。

就翰罗对华那邦公国的内部了解，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的事情，以至于当他从葛瑞斯手中接到现在整个华那邦公国的军事力量报告时，不由的吓了一大跳。

虽然依旧是按照著原订计画与斯达帝国联合派兵进攻，但是在翰罗的心中，却是一直对于现在这种太过于顺利的现象，感觉到有点不安。

无论再怎么看，以他对华那邦公国的了解，这样的进度实在是太超乎自己预算的快了，快的让翰罗这个一辈子都在战场上打滚的老将，感觉到一种山雨欲来之前的宁静，充满了不寒而栗的感觉。

再加上这几天下来，不时的底下通报上来，有很多军官老是被人给暗杀，弄得整个军营人心惶惶，著实令翰罗相当的头痛。

在他想来，这应该就是华那邦开始反击了。

只是翰罗却没有想到，华那邦公国方面并未在战场上反击，反倒是用这种相当卑鄙的方式来反击！

揉揉有点发酸的额头，翰罗扬声说道：“卫兵！卫兵！”

随著翰罗的叫唤，帅帐外顿时传来了应和声，同时一个身穿铁甲、手持长枪的银白人影走了进来，在翰罗的面前单膝点地道：“元帅有何吩咐？”

翰罗头也没回的说道：“马上去请所有的将军过来！”

卫兵应诺一声，随即马上起身往帅帐外走出去，帅帐外顿时传来了多人奔跑的声音。

不到十分钟，所有军中的将军级将领全都赶了过来，聚集在翰罗的帅帐中，就算是没能够赶来的其他将军也都利用专用的魔法师，透过传讯幻兽的光幕，参与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聚集！

所有人全都屏息的等著翰罗转过身来，没有一个人敢出声打扰翰罗的思绪。

好半晌，翰罗终于从墙上的军事地图上挪回了目光，转过身来面对著众人，锐利的目光一一扫过了帅帐当中的十多个位高权重的将领脸上。

当每一个人被翰罗那锐利而严肃的目光逼的垂下头来时，翰罗终于开口道：“你们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这三天来，我军方面竟然连续发生了两百多起的基层军官被暗杀的事件？”

听到翰罗说出这件事情来，所有人不由的面露苦笑。

老实说，在他们过来之前，每个人也正在为这件事忙的焦头烂额，虽然说被暗杀的全都是那些位列最末位的军官，但是由于这些军官是直接接触士兵，他们的被暗杀顿时让士兵们直接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再加上，这些最末位的军官又都是最基层的人，想要找到接替者可真的是让所有人伤透了脑筋。

到现在，两百多个被暗杀军官的职位还有九成以上没有补齐，直接导致了整个帝国军队的攻势停顿，这恐怕不是在场的所有人所能够预料到的！

见到所有人都不吭声，翰罗眼光直接穿过了传讯幻兽的魔法光幕，注视著身在最右翼的亚旭身上，在这一场的战役当中，亚华、亚旭、亚若三兄弟分别统领著前锋、右翼、左翼的三大军

团。

身为元帅的翰罗，任命自己的三个孙子担任几乎是仅次于他元帅的次要位置，分别统领了帝国近乎一半的军队，这样做难免有人有微词，认为他有私心！

但是不可否认的，用武勇的亚华担任前锋军，搭配上狡诈若狐的亚旭的右翼军，以及强悍不畏死的亚若的左翼军，再配合翰罗本身的中军，可以说翰罗指挥起来有如臂指，相当顺畅流利，创下了比斯达帝国方面更好的战绩，这也使得旁人无话可说。

也因此，今晚的这一场会议，亚华三人不能不在场。

看到了翰罗的目光，亚旭略一沈思之后，缓缓说道：“元帅，我们不得不佩服华那邦公国的这一项战略！

“比较起高级军官来说，这些基层的军官是直接面对士兵，等于也直接影响士兵们的士气，而且，他们也等于是我们整个军团的神经末梢，如果这些神经末梢被杀死了，就算担任大脑部位的高级干部再怎么聪明，担任肌肉的士兵再怎么强壮，整个军团也就只能够瘫痪了！

“再加上，基层军官的保护以及自我防卫力都远比高级军官差，更容易为敌人的暗杀部队所趁，也许杀个一两个并不会对整个军团有任何影响，但是像现在这样一口气在几天内杀了上百个军官的话，那影响之重大甚至可以跟元帅您被暗杀没两样，目前已经可以看出这样的徵兆了！”

虽然明知孙子是藉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敌人可能也会把主意打到自己身上来，自己务必要注意安全。但是此时的翰罗却无法为亚旭的关怀而感到开心！

翰罗注视著亚旭说道：“关于这一点本帅自有定夺，还不至于将那群只会在黑暗中偷偷摸摸的宵小看在眼中！

“至于你刚刚所说的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有体会，目前，本帅想要知道的是，对于现在的情况你可有任何的方法解决？”

听到翰罗的话，亚旭不由的垂下头来，露出了一个沈思的表情。

看来，这几天他也是一直为这件事情伤脑筋，但是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出适当的方法来！

翰罗见向来智计百出的亚旭面露苦思，不由的也暗暗叹了一口气。

现在华那邦方面摆明的就是以大欺小，不来硬碰硬，专挑那些基层的军官动手，偏偏，他们又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对付那些神出鬼没的暗杀者。

总不能让在场的这些高级将官去保护那些基层军官吧，就算这些高级军官肯，那岂非是本末倒置了，搞不好，华那邦公国就是希望自己这一方会这样干！

况且，人手也不足！

想到这，翰罗不由的又叹了一口气，如果这时亚芠跟他的死神小队在的话就好了！亚芠也好，死神小队也罢，对于这种事情恐怕要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来的胜任吧！

忽然，翰罗心中一震，猛的抬头看著魔法光幕另外一方的亚旭，亚旭也正看著他！

“难道只能够动用他们？”望著亚旭，翰罗喃喃道。

听到了翰罗的喃喃自语，所有人都疑惑看著彷佛在打哑谜的翰罗与亚旭祖孙俩，不知道翰罗所谓的他们是指谁？

另一方的亚旭点点头，但是翰罗却同时摇摇头道：“不成！亚芠交代过，最少要过一年才可以，现在还太早了！”

一听到翰罗提到亚芠的名字，所有人不由的浑身冒起一股寒气，现在，大陆恶梦“银月恶魔”是斯达克家么子一事，早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此外，随著“银月恶魔”的身分被公布出来，还有两件事也让所有人惊愕不已：

一是在半年前，亚芠在一怒之下，一掌震毁千年古都丰原城，连同城内三十多万的平民与佣兵部队化成飞灰，丰原城于是成了现在名为“魔湖”的大湖这样一个惊人事实！

二是传说中的四圣兽之二的西方白虎与南方朱雀，在当时一起现身，而且看样子根本就是听命于亚芠，这样的消息更是叫人无比的震惊！

一直到现在，所有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他们听到“银月恶魔”亚芠的名字时心中的感觉了，也许有钦佩，有不可思议，但是最大的，却还是恐惧！

尽管，在透过了北斗的宣传，所有人都晓得今天的两大帝国联手、北方的奇兰楼联盟复名，种种震惊全大陆的事情全都出于他的手笔，目的也是想让全人类团结起来，最终是善意的，但是，那非人的强大力量却仍引起了所有人本能的恐惧！

如今，众人一听到翰罗与亚旭打哑谜般的提到“他们”，竟是和那个早已经是全大陆公认、超越前一代十大高手的可怕恶魔有关系，所有人全都不敢出声了，静静的听著翰罗与亚旭的对谈！

有点叹息的望著帐内垂著头、但却拼命拉长耳朵的其他人，翰罗不是不知道他们对于亚芠的观感，但是，这却也是他能力所未及的地方，他根本就无法扭转他们对亚芠这个“银月恶魔”的恐惧！

再度看向亚旭，翰罗沈声道：“亚旭，亚芠在离开之前曾经一再交代，千万不可以让他们在一年之期未到就进行战斗，这样对于他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亚芠了！”

一说到这里，翰罗原本严肃的脸庞不由也一阵软化下来，眼中不自觉的流露出一抹悲哀神色。

幸而其他人全都低著头，不然，看到翰罗露出如此神态来，恐怕会一阵吃惊吧！

“不！元帅，亚芠只有说过，他们最好是不要在一年期限当中动武，但是并没有说一定不可以。

“我想，在这个时候，正是用的上他们的时候，恐怕除了他们以外，也没有其他人可以了，就算是金卫也对付不了这一群隐藏在黑暗中的暗杀者。

“元帅，您别忘了，他们都有著跟亚芠一样的直觉，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顺利的完成铲除那些隐身在黑暗中的暗杀者的任务的，况且，他们人数也够，我们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命令他们出动，一方面命令金卫加强营区的警戒，相信如此一来，应该就可以让华那邦公国的阴谋不攻自破！”

“除了使用他们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我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妥，因为他们跟亚芠比起来实在是差太多了！”一旁的亚华显然也很清楚翰罗跟亚旭在说谁，因此也忍不住插嘴问了出来！

“哼！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大哥你莫非忘记了，亚芠就曾经说过，他之所以留下他们，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的力量会有所帮助，况且，力奥不也曾私下与我们说过他们的事情了，就算不妥又有什么好奇怪的，最重要的是，他们那样的”力量“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这样就够了！”

亚若也开口了，而且还出乎人意料的相当冷酷而强硬，似乎一点也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只是力量的代表而已！

或许，这就是战争的可怕之处，在战争中，“人”是不存在著，战场上，存在的就只有残酷与血腥罢了！

深深的吐出了一口气来，翰罗抬头看了一下自己的三个孙子，缓缓说道：“咳！看来我真的老了，这种事情还要你们来提醒我！”他忽然转头朝门外的亲兵扬声说道：“卫兵！”

随即，一个卫兵立即跑进来，马上听到翰罗厉声道：“传令魔力部队与武力部队，由今天晚上起，限期十天，将所有潜藏在黑暗中属于华那邦公国的所有暗桩与可疑分子缉捕，不拘任何手段，死活不论，如有延迟，所有人当心提头来见！”

说著，抽起了桌上的一面元帅令箭，掷给了那卫兵，在场所有人顿时看到那卫兵在接过翰罗的令箭时，不由的身躯一颤，彷佛翰罗说出了极为可怕的事情似的，还差点接不住翰罗的令箭，慌慌张张的跑出了帅帐。

看到卫兵的模样，所有人不由的心中一震，不约而同浮起了一个想法，看来这所谓的魔力部队与武力部队，应该就是刚刚翰罗所谓的“他们”了！

无论他们是谁？既然与“银月恶魔”那杀人魔王有关系，就算不是恶魔也是一群杀痞了！

只是众人却不晓得，这魔力部队与武力部队在半年前，都还只是一群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不过他们倒是猜对了一点，现在这一群大少爷可个个都脱胎换骨，简直像极了当年被称为死亡杀手的死神小队的一群杀气冲天又居心叵测的杀手了！

记得，我头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二十七岁的时候！

以一个圣族人二十七岁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大概等于人族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我正被我的族人追杀中，原因就在于我私自的逃出了奴隶营！

当时，在我面前正有十多个我主人的手下逼近我，我知道，如果让他们靠近我的话，那么身为私自逃脱的奴隶的我而言，这辈子算是完了，甚至，可能还会被当场格杀，毕竟，杀死一个奴隶对于他们那些族人而言，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为了求生存，我拼命的跑，拼了命的跑。

也不知道是他们存著猫捉耗子的玩弄心态，还是我的运气真的特别好，已经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又被鞭子给打的浑身是伤的我，竟然可以逃了一整夜没有被人给追上！

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等到黑色的夜晚消失后，太阳出来之际，失去夜色保护的我，在这片布满黄沙的土地上，我将再也没有任何的保障！

在我极端不愿意以及极端恐惧之下，东边的太阳终于慢慢出现了！

很奇怪的是，向来都令我觉得炽热可怕的沙漠，烈阳的出现竟然让我觉得好冷！真的好冷！

刺眼而冰冷的阳光让我浑身一阵战栗，因为，我听到了在我的后面，传来了我最不愿意听见的

重重脚步声以及刺耳的嘲笑声，我知道，他们已经追来了，那些想要我的命的人已经追来了！

拼命跑，我完全不顾自己的肺几乎快要被这乾热的空气给烤乾，拼命的跑，就算我的脚再怎么无力颤抖，我还是要拼命的跑，因为我知道，跑虽然不一定可以躲过他们，但是如果我不跑的话，那么，我就一定会死！

然后，就在我不知道第几次扑跌在已经开始提高温度的黄沙当中时，我的身边已经站满了人，我认得他们，更正确来说，我认得他们手中那万恶的灰黑长鞭，因为，这些鞭子都曾经在我的身上烙下不可抹灭的痕迹！

然后，我看到了“他”！

一个只有在故老当中口耳相传，那个传说中，头上没有角、背上没有翅膀、身体相当软弱而且没有坚硬的鳞片保护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人族的人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圣族大陆，更是一脚就踏进了就算是我们族人也视为畏途的死亡沙漠盆地，但是，他就是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穿著一身黑衣，背著东方地平线上那火红的太阳，一步一步的走到我的面前，走到我以及在追杀我的人的面前。

在场，包括了正想要逃亡的我以及想要追杀我的其他人，我们全都只能够傻傻的望著那个黑色的身影，夹带著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慢慢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葛？”

冰冷的黑色人影，个子还不及我肩膀的高度，却有著千百倍气势，他用著冰冷的语气，冷冷的说出了一个字，那是我的名字，或者是一个近似音？

但是无论如何，我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都还在为我当时的反应庆幸著，因为，当时我点头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的一个景象，那群追杀我的人在一阵的金光闪烁之后，竟然在一瞬间被支解成了我都无法认出来到底该是属于哪一个族人的哪一个部分的碎肉堆。

他，露出了一个沈思的表情，然后很快的说道：“跟我走！”

然后直直穿过了我的旁边，往我逃亡的来向——那个奴隶营的方向，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晓得，他根本就不懂我们的语言，他对我说的话全都是从那只一直停在他的肩膀上、美的不可思议的长翎小鸟传递给他覆诵出来的，难怪不管我怎么听我都觉得他的话怪怪的，但是却丝毫不损他那股令人畏惧的气势！

同样的，我还是在庆幸著我又做出了正确的第二个决定——跟著这个奇怪又冰冷的陌生人类走向奴隶营！

扪心自问，如果当时我的脑袋清醒一点的话，那么，我绝对不会走向那个我费尽千辛万苦、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境才逃出来的奴隶营，因为，越靠近奴隶营一步，就等于是越靠近死亡一步！

但是，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昏了头，或者因为他的气势让我觉得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思，所以，我还是跟他走了，走向了对我而言，是迈向死亡之途的方向。

我惊奇的发现到，原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窜逃而出的地方，当我要走回去时竟然只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

来到了奴隶营外，出奇的，以往是我这卑微奴隶的最大梦魇的奴隶营外围那深黑色的厚实高墙，在当时，不知怎么的，我却感觉到，那墙，好矮！好薄！

然后我就听到了他再度用那怪异的口音叫我等著，接著我就看到他手上忽然出现了一把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剑，就这么大大方方的穿墙而过，只在那号称打不破的墙上留下了一个人形的洞口！

我无法按捺心中的好奇心，所以，我偷偷的在他所留下的墙洞上看著他。

当他穿墙而过时，向来警备森严的奴隶营里面的警卫已经发现到他，纷纷包围过来，怒喝著，但是他动也不动！

眼看著聚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还是没有一点的动作！

很奇怪，我知道擅闯奴隶营的人一定会被格杀，更何况是他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不知怎么的，当我看著他那黑黑的衣服、冷冷的背影时，我却忽然发现到一件事，我好像一点都不会去担心这个陌生的救命恩人的安全，也许那个时候，我便知道一件事了，这个人，不！这个他的同族称呼他为魔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阻挡他想要做的事情的！

一百八十六个人，我永远记得这个数字，这是当时奴隶营里面所有的奴隶主跟他们手下的数目，他们也是杀死我父母的大仇人，扣掉了刚刚被他杀掉的那十来个人，还有一百七十人。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大手笔杀戮的人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样的一个数目对他而言，可能只需要动根小指头就够了，但是，那第一次的经历，却叫我永难忘怀。

我已经不清楚我当时到底是看到了什么，但是我却永远记得一个景象，一个冷冷的黑色人影，站在一堆血肉模糊的杀戮战场中，带著冷冷的杀意，遥望著天际！

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那个人，那个陌生的人族，是一颗黑色的太阳，一颗散发著冰冷的漆黑太阳，会叫人为之冻结的冰冷太阳！

只是不到几分钟，我马上就发现到，太阳毕竟还是太阳，还是会散发著温暖，尽管是黑色的，尽管会让人感觉到冰冷，但是，只要是太阳，就会给人温暖，就算是这个黑色的冰冷太阳也一样！

黑色而冰冷的太阳，那个他，忽然伸手朝天，发出了无数道光芒，照射在我、以及奴隶营当中其他奴隶的身上，这样的光芒，我后来才知道这叫“圣者之光”，但是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我只知道，这道光，好温暖好温暖，彷佛是我这辈子所感觉到最温暖的光辉了！

尔后，他的名字，他的姓，便成了我的姓，这是我对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敬意！

——摘自黑阳圣朝开朝皇帝葛。亚芰。斯达克。丘列来。比凯基侬回忆录《我在黑暗的日子-黑阳字号由来的冰冷太阳篇》

就在翰罗正式命令武力与魔力小队出发的同时，在大地的另外一端，还正处于白昼的炎热沙漠里，正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的不断往前狂奔著。

说是人，但是实际上，却跟一般的人类有点不太一样。

前一个身高在两百三十公分以上，头上长著一对弯曲的黑角，背后有著一对等背大、看起来狼狈与破损的皮膜肉翅，身上的铁灰色盔甲布满了一条条的破损痕迹，就连盔甲底下那裸露在毒辣的太阳强光下、布满黑蓝色鳞片的皮肤，也都是伤痕累累。

后一个长相与前一个类似，但是身高更高一点，大约有两百五十公分左右，与前一人不同的是，后面那一个身上并没有穿盔甲，只是草草的在身上披了一件粗布麻衣，手上也没有像前一个那样提著一把大刀，但是光看他手掌上那四根锐利的爪子也知道，前一个人身上的伤痕都是由这双手掌上的爪子所造就出来的。

看起来，这两个人应该就是所谓的圣族，也就是人类口中的魔族人？

但是如果仔细的看一下后头的这一个魔族人，必定会相当惊讶的发现，这一个魔族人身上的伤可是前头那一个的两倍以上，但是怎么会是伤重的人在追杀伤轻的人呢？

没有多少犹豫，后面摆明在追杀前面那一个的魔族人，眼看著前头的人影已经越跑越远了，让他追了一整夜都追不到，他不由的怒急攻心，大喝一声，在奔跑的同时，忽然两手同时往脚下的沙地狠狠一拍，整个人几乎是平贴著地表，像支利箭般的直射往前头那人的方向，一瞬间拉近了近五分之一的距离。

看到了这一招有用，后头的魔族人随即再来一次，然后又一次，而前头的魔族人虽然并未回头，但是他似乎对于后头追杀自己的那个人的举动非常的清楚。

眼看著后面的魔族人藉著手脚并用的方式，手中的利爪就要接触到他的背心了，前一位魔族人忽然来一个回马枪，迅速转身的同时，手中的锐利大刀也不由分说的砍往后头追上来的魔族人的头。

耗用了偌大力气终于追上来的后一个魔族人，怎么也没想到刚刚死命逃跑的敌人竟然会如此说停就停，还来个相当狠毒的回马枪，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他只能够勉强的一偏头，堪堪闪过了这当头的一刀，但是却又被前一位魔族人的大刀砍中胸膛，迸出大量的深蓝色鲜血来。

不过显然的，后头的这一个魔族人是属于那种悍勇不畏死的人，他并未因自己胸膛上的重伤而有所退缩，相反的，他却趁此机会，左手扣住胸前的大刀，也不管锐利的刀刃已经划破了他掌中的细鳞皮肤，让他又再添一伤口，只是固执的不让敌人有机会抽出大刀来，右手则快逾闪电的往敌人当胸一插，直接穿过了厚实的盔甲，捏碎了敌人那在小腹中心的“心核”（魔族人相当人类的心脏器官）。

前一个魔族人不由发出了一声惨叫，庞大的身躯顿时软倒在地，心核被捏碎的他已经注定了死亡的命运。

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将十二名敌人一举歼灭的胜利魔族人，彷佛在敌人死亡的瞬间也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无力的倒在敌人的身边。

这也难怪他了，先是跟十二个力量比自己强的圣族士兵大打一场，好不容易以命换命的方式击杀了其中十一个，浑身上下留下了二十几道伤口，然后又追杀了仅存的这个敌人一整夜，就算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在半个月前，他才刚刚从奴隶营中跑出来！

仰躺在越来越烫的黄沙上，这个魔族人大口大口的喘著气，体力的耗尽再加上失血过多，令他再也无法直接面对才刚刚升上没多久、但却也相当刺眼的朝阳光辉，他不由的半眯起眼来。

在模糊的视线当中，忽然有一抹淡淡的红光闪过，这个魔族人顿时精神大振，勉强坐起来，瞪大眼睛看著眼前浮在半空中的豔红影子，脑海里，顿时传来了这半个月来早已令他相当熟悉的清脆声音。

“真是的，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命的家伙，这是第几次了？这段时间以来你第几次身受重伤了？葛！”

少年的魔族人，葛，在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那身上唯一没有布满细鳞、但微微露出几颗尖锐利牙的脸，不由的露出了一抹笑容，但是这一笑却扯动他身上的伤势，让他的笑容变成了苦笑，看起来，反倒更加的狰狞！

深深吸了一口气，葛伸出双手，傲然道：“这没什么，只要让老师可以收我为弟子，就算叫我再多受上几次的重伤，我也认为值得的。

“况且，男人身上的伤口就代表著他的勇猛程度，只可惜，老师的医术实在是太好了，每次都不让我留下伤口！”

说著，葛忽然有点惋惜的看著身上这些还留著血、已被沙子弄脏的大小伤口，颇有种相当可惜的模样！

有点受不了的看著葛那身笔直的八根手指头，再听到葛的话，豔红的影子——一只大约巴掌大的赤红小鸟——火红的小眼中正流露出一种观看疯子的目光，瞧著眼前的这个名叫葛的少年圣族人。

拍拍背上的羽翅，赤红的小鸟停在葛的肩膀上，忽然用嘴喙在葛那角质化的放射状耳刮上用力啄了一下，发出了一个清脆的声音，然后它的声音又流入葛的脑海当中：“真要那么勇猛，那你干嘛在每次你老师帮你治疗时都哇哇大叫？”

摸摸被红色小鸟啄了一下的耳刮，葛有点不好意思道：“那不一样嘛！老师在治疗时真的很痛嘛！”

听到了葛的话，红色的小鸟忽然用它那小小的翅膀在葛的后额处狠狠拍了一下，气道：“痛？既然知道痛那干嘛在挨刀子的时候不会想说会痛，也没见你闪过一次，真是大白痴一个！”

葛相当冤枉的说道：“怎么可以呢！面对敌人的挑战，如果闪躲的话那不是表示我怕他们了！”

很显然的，葛的这一番话当场令这红色的小鸟一阵气急，懒得跟他再说了，乾脆飞上了葛的头顶，不断用嘴喙狠狠啄著葛的头，直弄得葛哇哇痛叫，但是早已累到连手都抬不起来的葛，除了痛叫之外，也无力阻拦这红色的小鸟对他的欺负！

忽然，红色的小鸟停下了猛啄葛的动作，同时，葛滴溜溜的打了一个冷颤，一人一鸟同时转头看向东方的方向。

红色的小鸟丢下一句话：“懒得理你这个笨蛋白痴了，等会我要叫你老师好好的照顾你一下！”说著拍拍翅膀，迎向了东方那个正慢慢接近的黑色身影。

而葛则是完全没有注意到红色小鸟在说些什么，他只是相当虔诚的，用著无比尊敬的眼光看著那正由东方的太阳升起之处慢慢接近的漆黑身影。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当有人问及葛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景象是什么时，葛毫不犹豫的回答道，他这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事情，便是在滚滚的黄沙中，看到了一个漆黑的身影背负著耀眼的太阳，缓缓走向他的景象！

漆黑的身影来到了葛的面前，似乎相当冷淡的说道：“站的起来吗？”

葛正想要一表勇猛，两手出力想要把自己的庞大身子给撑起来，但是却发现到力不从心，想到

这几天来的相处经验，葛连忙的摇头，呐呐道：“老师，对不起，我站不起来！”

话才说完，葛随即感觉到有种无形的力量在一瞬间将他的身子给撑起来，让他得以站在眼前这个只到他胸膛的老师的面前。

老师的目光微微的扫过了葛的身体，那张以人类标准来说没有半点缺憾、若要说有也只是太冷了点的俊美脸庞，微微的皱著眉头，也不见他是如何作势，葛忽然发现，自己跟这个冷言少语的老师已经浮现在半空中了，同时，一股不知哪里来的泉水忽然由半空中出现，一把淋在葛的身上。

葛不顾身上的伤口被这水淋的火辣辣的疼著，他只是相当惊讶，但是又有点习以为常，努力的张大著嘴，拼命的吞咽著这些流过他的脸的水，滋润一下已经相当乾涩的喉咙，同时补充一下体内的水分。

水将葛身上的伤口的沙粒冲洗掉之后，随即就如同出现时一样，忽然间莫名的消失无踪，同时，葛也发现自己正被一团白光包裹著，随即，一股相当熟悉的舒服感觉袭上全身。

好半晌，白光消失，葛身上的伤口也已经好了七七八八，虽然还不能做激烈的运动，体力也尚未恢复，但是起码，已经是不再流血而结痂了！

老师忽然说道：“葛，这是我第几次治疗你了？”

葛原本来沈浸在那舒服的感觉中，一听到老师这十多天以来头一次在见面时问了第二句话，葛一面是吃惊，一面又是好奇，但是不敢怠慢，连忙回想著。想了老半天，葛终于嗫嚅的开口道：“老师，我……我不知道。”

老师忽然的叹口气：“第四十次，葛，这半个多月以来，你平均每天受三次的重伤！”

“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不将你的伤完全治疗好吗？”忽然转移话题，老师那一双冷然的双眼直盯著葛瞧，直看的葛一阵的发毛！

但是发毛归发毛，葛还是老实的摇头道：“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并没有回答葛的话，忽然又道：“葛，你真的想要当我的学生吗？”

一方面是相当惊讶老师今天与他见面怎么忽然变的这么多话起来，跟以前与他见面时没话是正常、一句算很多的状况比较起来，实在是相当异常，另一方面，葛却又相当的震惊。

自从第一天，他在看到了老师的强大以后，立誓要拜这个人族为师开始，老师虽然从来没有反对自己叫他老师，但是却也没有答应过，今天，这还是头一次老师将自己要拜他为师这件事提出来，当场令葛不由的又是兴奋又是恐惧！

兴奋是老师终于正视到自己的诚意了，恐惧是万一老师不同意的话，那该怎么办？

“老…老师，我…弟…弟子是绝…绝对想…想要当老…老师您的学生的！”心里患得患失，连带的葛的话也说的结结巴巴起来。

好半晌，在葛渴望的目光注视中，老师那平板冷硬的声音终于响起来道：“那好，这个地方距离西边的坎维拉特镇还有三百公里，只要，你能够在三天之内，毫发无伤的走到坎维拉特镇的话，那么，我就收你当我的开门大弟子！”

一听到老师这么一讲，葛不由兴奋的拼命点头，开门大弟子，开门大弟子耶！这不就表示，如果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老师所设下的考验的话，那么，自己就有机会受到老师最全面的指导？

想到了那一天晚上老师所展现出来的强横力量，以及这段时间以来，老师屡屡在自己面前所展现出来的那些不可思议到近乎神迹的本事，葛就只觉得心中一阵热血沸腾，什么困难他也不怕了。

“葛，要接受这个条件吗？”望著兴奋的不能自己的葛，老师忽然又冷淡的问道。

当然，当然要了！激动兴奋的说不出话来的葛连连的大头连点，彷佛怕老师会误以为他不愿意一样。

忽然，正兴奋点头的葛目瞪口呆的望著眼前的老师，不可思议，看起来像是由冰块打造而成的老师，他嘴角那拉起来的幅度代表什么意思？师……老师他！他在笑吗？

同时，看起来像在笑的老师忽然张嘴，一道平板、但却响亮而且传的很远的声音，从老师的嘴中传出来：“逃亡奴隶葛在此！”

听著远方不断传回来的回音，一再地响著“逃亡奴隶葛在此”的话声，葛呆若木鸡的望著眼前又已经恢复成一贯冰冷表情的老师。

此时的他，还无法会意出老师为什么会忽然说出了这句像是传的相当远的话来，同时，他的耳朵也还被老师那句话震的有点嗡嗡耳鸣不已！

模模糊糊中，他忽然又听到老师说了一句话：“葛，记得，是三天之内赶到坎维拉特镇，而且还要毫发无伤！”

说完这句话，葛就愣愣的看著老师带著肩上那只名叫“朱雀”的赤红小鸟，笔直冲天而上，然后转向东方，那发出的金色耀眼光芒，恐怕在这一片平坦的黄色沙漠中，千里之内只要眼睛没有瞎的人兽都可以看的见！

呆了好半晌，葛忽然怪叫一声，不由分说的低头开始狂奔起来，目标东方三百里外的坎维拉特镇，他不快一点离开这里的话，恐怕接下来，大批大批追缉他的人就要来了！

一边狂奔，葛不由的一边心里暗暗叫苦不已，刚刚老师那一句话跟冲天而起的光芒，岂不等于就在告诉别人，从奴隶营跑出来的逃亡奴隶葛就在这里？那他要怎么赶到坎维拉特镇？

难道，这就是老师给他的考验？他怎么可能通过？

与徘徊在葛心中相同的疑问，同样的梗在朱雀的心中！

当朱雀忍不住开口询问葛那极想要拜在门下的老师，也就是远离奇武大陆、不知怎么孤身一人晃到魔族大陆来的亚艾时，已经是距离离开葛第三天的午后了。

坐在一家由人类所开的小酒馆当中，亚艾惬意的由酒馆那开放式的室内空间，望着门外来来往往的高大魔族与人族。

虽然这块土地名叫魔族大陆，是属于魔族所有，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能够赚钱的地方，就一定可以看到人类商人的踪影，尤其是这个魔族大陆东岸通商海口的港口商镇，更是有着相当多远道而来的人类踪迹！

喝了一点温热的白开水，亚艾冷俊的脸上浮现了一个微笑，反问道：“朱雀，你想葛有可能在三天当中来到这里吗？”

毫不犹豫的，站在桌子上的朱雀摇摇她的赤红小头，直接道：“除非天降红雨，否则依照葛那

家伙的程度的话，想要在三天当中来到这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亚芠微微一笑道：“我想也是！”

“那你怎么”朱雀有点纳闷又有点吃惊的望着亚芠，难不成亚芠一点也不想要收下葛这个徒弟，所以故意出这种不可能的任务来刁难葛？

但是还没说完，朱雀随即又想到了，如果亚芠真的不想要收下葛这个徒弟的话，那么，依照亚芠的个性又怎么会因为一个濒死的老人临终遗言，在救出葛之后又这样的照顾葛呢？还不提屡屡的帮葛治疗，这全然跟亚芠的行事作风相悖，那亚芠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低头把玩着手中相当粗糙、但对于魔族大陆而言，却是相当难得的珍贵小陶杯，亚芠忽然问道：“朱雀，你认为葛这人怎么样？”

有点不太晓得亚芠为什么会忽然的问出了这句话来，但是朱雀还是如实的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很不错的一个小伙子！虽然是魔族，但是撇开种族与外貌来说，这小子倒是一个可造之才，难得的是，心志相当坚毅，第一天说要拜你为师，就死心眼的认定了你是他的老师，甚至当你说不许他用武器时，他竟然在这半个多月来面对任何敌人全凭手上的爪子，实在是一个相当坚毅的小伙子。

“咦！说到这个，亚芠，你干嘛不许人家用武器来着？”

亚芠微微一笑，抬头望着小镇远方正在大沙漠西方逐渐沈没的火红夕阳，微笑道：“跟人类比起来，魔族人的身体虽然无法习气，但是，无论是在体格、力量、反应，甚至是自我保护的能力上，魔族人真的是得天独厚，真不愧是太始所说的，具有最强横肉体的种族！”

偏着头，朱雀疑惑的看着亚芠，这一点它当然早已知道，但是这个时候亚芠又说出来干什么？

“不过，也许是因为种族天性的关系，魔族人虽然说有着强横的肉体，但是他们的性子却叫人不敢领教！撇开本性上的好斗嗜血姑且不论，我们这段日子以来深入了解魔族人的性子应该可以发现，他们其实都是相当单纯的，天生的崇拜强者，而且死心眼，对于胜负的执念虽然看重，但是却也不失光明磊落，赢就是赢，输就是输，相当的干脆，这一点可比人类要来的单纯可爱多了，起码，他们不会玩阴的！”

望着朱雀，亚芠忽然的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

朱雀啧啧道：“瞧你说这甚么话嘛！好像你根本不把自己当成人类似的，把人类贬的那么低！”

亚芠轻轻一笑：“别忘了，基本上，我早已经不被归于人类那一方了，无论是本质或者是评价！”

虽然亚芠是笑着说出来，但是，朱雀还是可以从亚芠的眼中读到那深埋在心底的苦涩，忍不住安慰道：“亚芠，别这样，等太初醒过来后自然就可以脱离你的身体了，别把自己说的好像是某种怪物一样！”

轻轻一叹，亚芠又再度将目光投注于沙漠的另外一端，喃喃道：“难道我还不够怪吗？”

轻轻摇摇头，朱雀从桌子上跳到亚芠的肩膀上，转移话题道：“亚芠，你还没有说为什么规定葛一定要在三天之内来到这里呢！”

亚芠悠悠道：“基于这段日子以来对葛的了解，其实，我也有心想要成全他，毕竟，这也牵扯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但是朱雀你想想看，身负血海深仇的葛，之所以想要拜我为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获得强大的力量，好让他日后得以顺利的报仇！你想想看，一个身怀如此强烈复仇心的人，真的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吗？”

“你是说？”有点明白亚芠的意思，但是却又感觉到相当糊涂的朱雀楞楞的看着亚芠！

“强烈的企图心、坚定的意志，这两样葛都有，但是他却还是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项，衡量得失的机智之心，而我，并不是在刁难他，只是。”

话没说完，朱雀已经接着说道：“只是想趁此看看葛的智慧程度如何，能不能够摒除那种好勇斗狠的种族天性！”

说完，朱雀忍不住呵呵的笑道：“不过亚芠呀！这一点好像太难了一点，那小子不知道被我啄了几百下了，还是死都不肯改，还说什么男人的伤痕就是勋章的怪论，结果每次一跟人战斗还不是弄得满身是伤，由小知大，这家伙的顽固程度恐怕跟你从前有的比，你认为这方法有效吗？”

亚芠轻轻一笑，摸摸朱雀的头顶羽冠道：“会的，如果他想要获得力量的企图心够强，如果他真的有心的话，他会改的，这是我这过来人的经验呀！再说，我也不希望葛步上我的后尘，被仇恨之心给蒙蔽了双眼，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

这一句话是朱雀从亚芠的脑海中听到的，亚芠并未说出口来。

眼珠一转，朱雀不由的也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来，正想要说些什么转移一下这话题时，忽然，一个庞大的身影挡住了亚芠的目光！

“喂！人类小子，把你肩膀上的红色怪鸟拿给本大爷，大爷我看上它了！”

“该死的家伙，竟然说我这个可爱又美丽的南方圣兽朱雀是怪鸟！”

先是习惯性的将这个站在街道上隔着一个小小的护栏、面对亚芠叽叽呱呱说着话的魔族人的语言，在亚芠的脑海当中翻译出来，随即，朱雀忍不住自己骂了出来。

亚芠冷冷的望着面前这一个几乎快两公尺八的高大魔族人，不言不语。

看到亚芠没反应，这个魔族人先是一楞，随即干脆自己伸手往亚芠肩膀上的朱雀抓来，只可惜还没有碰到朱雀的半根羽毛时，忽然，一只看起来不像是人类手掌，反倒像是长满了银色毛发的拟人化兽爪，忽然从亚芠的斗篷里面伸了出来。

锐利的五爪直接搭上了那魔族人的肩膀，很快的顺着魔族人的手臂往下一划，魔族人不由的惨嚎一声，他手臂上那坚硬的鳞片好像是假的一般，完全没有半点保护作用，相当轻易的就被亚芠由斗篷底下伸出来的兽爪一分为六片，直痛的魔族人抓着自己的手臂往后一倒，不断的翻滚惨叫着！

亚芠冷冷的用着生硬的圣（魔）族语说道：“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别以为身为圣族就可以对人类予取予求！”

说话的同时，那将魔族人的手臂一分为六的骇人兽爪慢慢收敛起兽毛以及利爪，恢复成了原本应该有的面貌——亚芠的左手！

完全不顾躺在街道上痛的不断打滚惨叫的魔族人，亚芠从座位上起来，顺手丢下了一个魔族大陆的通用金币，带着朱雀缓缓走出了小茶馆，随即消失在众人面前，只留下了满堂目瞪口呆的

人类同胞们！

此时，在这片荒芜的酷热沙漠中，毒辣的太阳正好不甘心的释出了最后一丝余晖，而东边的天空，皎洁的银色月亮同样在这一片大陆的东方升起，而且更大更圆！

“该死！”

就在亚芠跟朱雀坐在小茶馆当中闲聊的时候，葛正把自己埋在沙堆当中，两只眼睛不停注视着前面五十公尺处的一队士兵，以及天边正逐渐西沈的太阳，心里不住的咒骂着！

眼看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今天已经是老师所规定的最后一天了，可是，现在自己竟然距离坎维拉特镇还有七、八十里的路程，这叫他怎么在老师规定的时间内赶到嘛！

何况，越是距离坎维拉特镇越近，就越多来来回回等着要抓住他的士兵们，叫他更是寸步难行，更别提，他根本不可能与他们发生战斗，以免自己受了伤，到时候老师就更不可能会收下自己了！

越想，葛心中越是一阵叹气。

就算是在奴隶营当中，面对凶狠的奴隶头子跟长满倒刺的皮鞭，他也没有这么窝囊过，看着敌人在眼前来来回回走着，自己不但不能上前攻击，还得像只小老鼠一样躲在沙子里不敢出面，越想，葛的心中就越是憋着一口气！

好几次都想要冲出去，但是又没有自信能够全身而退，这个时候，葛忍不住埋怨起自己未来的老师，都是他弄这什么鬼考验，让他在这三天来除了躲躲藏藏的往坎维拉特镇前进之外，什么事情也不能干。

虽然有好几次葛几乎都快忍不住的想要冲出去大杀一场，但是每次只要一想到自己想要追随的老师——亚芠那冰冷的神情，心中顿时像被一盆冰水淋下，教他原本冲动激昂的心情冷了下来，不敢顺应心中的冲动！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眼前的人完全远离，但是太阳也已下山了，正是月亮将出未出前最昏暗的时刻，葛几乎是在耗尽了心中最后一丝耐性的情况下，飞快的从沙堆窜出，拔腿往记忆当中的坎维拉特镇的方向狂奔而去。

现在，他心中唯一所想的就是要赶快到坎维拉特镇上去。

可惜天不从人愿，葛才一转身跑出了没几步，就正面撞见了另外一批前来搜索他的小队伍。

葛的心中叫苦不已，一咬牙，忽然发出了一声大吼声，挥舞着双手直接扑往那一群士兵的正面。

士兵们一楞，看到了葛来势汹汹的模样，本能的拿出了武器，摆出战斗的架式，等着葛冲过来，谁知道葛还没有跟最前头的人接触，却忽然来个大幅度的绕圈子，直接绕过了眼前这一批人，狂奔而去。

士兵们在发了一会楞之后，才如梦初醒，纷纷怪叫一声，往葛的背影狂追过去，而葛更是死命的狂奔着。

这时，葛这半个多月来在亚芠有意无意间训练的成果，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比起一身厚重的钢铁装备的士兵们，身上仅仅穿着轻便服装的葛速度显然快多了，逐渐拉开了与士兵之间的距离。

眼看着自己一行人追不上葛，士兵的头目连忙发出一声声宛如闷雷般的怪异吼声，远远的往沙漠的四面八方传了出去，很快的，随即从远方有同样的怪异吼声传来。

听到这种声音，葛不由的心中一凉，这是族人们在遇警时的一种特殊的传讯方法，可以有效的将讯息传递给远方的同阵营的人，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葛又加快了自己的速度，埋头狂奔起来。

这种你追我逃的状况，在士兵们不断的发出那怪异的吼声、以及错估葛前进速度的状况下，逐渐演变成了一幕相当特殊的景象。

前头，葛单身一人不断的往前狂奔，而在他后面四、五百公尺外，就有着上百个挥舞着兵器不断咒骂的士兵队伍不死心的追逐着他的足迹，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另外一队加入追逐的行列，声势也变得越来越浩大。

不敢回头看怕会影响到自己的速度，但是光是听到后头传来越来越大的声势，葛不用想也知道，自己几乎已经将附近所有的队伍全都吸引过来了！

不过，葛在隐隐间却也冒出一个疑惑。

虽然说自己从奴隶营当中逃出来，严重的影响到华头目（注一）的威信，但是，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让华头目一口气派出这么多的士兵，不眠不休的追着自己半个多月吧？

就算是因为奴隶营被老师他给攻破了，导致里面数百个奴隶们逃跑，但是就他所知，他所在的奴隶营比起了华头目所拥有的其他奴隶营而言，这个只有数百人的奴隶营其实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怎么可能会让华头目下了如此重本？

摇摇头，既然想不通那就不想了，葛不再花费心思在这想不通的事情上，转而专注的调整呼吸，往坎维拉特镇的方向奔驰而去。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不知道经过了多久的奔驰，背后追着他跑的士兵团已经聚集到两、三百人的惊人人数，葛终于看到坎维拉特镇的影子出现在远方。

可是，葛这个时候的心情却是不喜反惊，因为，他同样的看到了在他行进的方向有着密密麻麻的人影在等着他。

转头左右的观望了一下，葛的心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在他背后的私兵们虽然追不上他，但是也摆出了左右包抄的态势，不让他有逃脱的机会。

眼看着前面越来越清晰的另外一群士兵团同样也呈现了包抄的模样，葛一咬牙，忽然往右一转，鼓起最后的力量，狂奔而去，打算重施故技，改变路线逃脱敌人的包围！

不过这一次葛的运气显然不怎么好，他不改变路线还好，一改变路线，随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葛前面的士兵队伍像是炸了锅的蚂蚁一样，用葛所无法达到的快速速度，很快的就挡住了葛的逃脱路线，而其他人也同时追了上来，很快就密密麻麻的将葛包围起来。

其实，葛若不是因为已经狂奔了大半夜，筋疲力尽的话，他也许有可能可以逃脱出士兵团的包围，只可惜这个时候的葛，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以逸待劳的前方士兵们的包围了。

一边大口大口喘着气，葛微弯着腰，一边打量着四面八方包围着他怒气腾腾的士兵们，葛也知道，为了他一个人，让这么多人半个多月以来在这片沙漠中搜寻着他的踪迹，这些士兵心中所累积起来的怨怒可是非同小可，如果被他们抓住的话，恐怕是会被碎尸万段吧！

不过尽管如此，从小到大，以及这半个多月以来的经历都在告诉他，事情就算是到了最后关头，只要还没有定局，就算已经绝望，也千万不要灰心，因此，面对数百人的包围圈，葛还是拿着一双赤红怪眼不住的往四下打量，企图找出一条生路来！

好半晌，终于有一个相当高大的人从士兵队伍中走了出来，来到葛的前方。

看到了那个手持大砍刀、有着一对灰色长角的人，葛的眼中不由的闪过了一抹惊慌的神色。

那人怪叫道：“该死的胆小鬼，我看你可以逃到哪里去？”

“炳，你少在那里叫嚣了，有种跟你家少爷单打独斗一番！”强压下心中的惊慌，葛大剌剌的对炳提出了单打独斗的挑战！

炳有点疑惑的看着葛，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小畜生，才不过半个月不见，你的胆子就变大了？好，老子我就让你知道你这个卑贱的奴隶，跟我这堂堂的武头之间的力量有多大的差别，就如你的愿！”

炳原本是葛所属的那个奴隶营最高的管事，半个多月前因为有事离开，因此被葛找到了机会逃出了奴隶营，害的他被自己上头的氏长狠狠骂了一顿，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葛，而葛竟然还敢对他提出挑战，叫炳不由的又怒又好笑，这样一个小小的奴隶竟然还敢挑战他，怎么不叫炳惊讶！

答应了葛的挑战之后，炳不由分说的，一挥手中的大砍刀，直接往葛的身上砍来，在炳的想法当中，像葛这样一个只懂得四处逃窜的鼠辈会有什么本事？

不过这一次炳却错了，葛在这半个多月以来，几乎是天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虽然亚芠不曾真正的教导过他一招一式，但是光是这些在生死之间锻炼出来的经验，就已经叫葛脱胎换骨了。

看准了炳的大刀来势，葛一个闪身，动作看起来虽然有点狼狈，但是却顺利的闪到了炳的背后，伸出爪子便往炳的背后抓去。

这一段日子以来，葛早就发现到自己的爪子似乎相当锐利，除了可以在奴隶营当中用来刨地下的岩石块之外，对于士兵身上的钢铁盔甲也相当有用。

看到了葛竟然如此轻易的就闪过了自己的一刀，而且还窜到背后抓向自己的背心，炳不由的轻咦一声，但是他的确不负比士兵还要高一级的武头身分，在葛的爪子还来不及抓上他的背心时，炳便往前大跨一步，同时转头挥刀横斩，不但闪过了葛的一抓，还趁势往葛的腰上斩来。

去势过尽的葛一时之间无法收回爪子，在看到炳这一刀往自己的腰际扫过来时，不由的惊出一身冷汗，连忙险乎其险的勉强往旁边扭动一下，虽然避过了拦腰而断的下场，但却也被炳在腰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死里逃生的喜悦与腰上伤口的火辣辣疼痛，全都比不过发现到自己受伤了的狂怒，既然身上已经带伤，而且自己又迟到，表示自己已无缘拜在亚芠门下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不由的叫葛心中生出了难以言语的狂怒！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葛发出了野兽般的怒吼声，高高跳起，两手的爪子泛起了骇人的寒光，往炳当头抓下。

炳不惊反喜，心里暗笑葛是自找死路，同时竖起了手中的大刀，往葛刺去，对炳而言，半空中的葛等于是一块任由他爱从哪里下手就从哪里下手的肥肉，收拾起来根本不费劲。

忽然，炳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原本刺往葛胸腹之间心核的大刀连忙回收，因为他终于记起了

自己的上司还要他将葛活捉回去的命令。

收刀正想要改换另一招来活捉葛时，炳万万没有想到葛竟然趁机一把抓住了他的刀身，也不顾自己的手掌被锐利的刀刃划的鲜血直流，反而顺势一爪抓下。

一时之间错愕的炳没来得及闪过葛这一抓，竟然被葛一爪插入了他的头颅当中，当场灰色的脑浆与深蓝色的鲜血喷出，炳冤枉的死于非命。

说炳死的冤枉也的确没错，凭着他身为武头的实力，就算这段日子来葛的进步再多，也绝对不可能杀死他的，但是炳却因为有令在身，再加上一时的惊愕与疏忽，相当冤枉的就这么死于葛的爪下，无论怎么看，炳绝对是相当冤枉的。

丝毫不理会炳的尸身，葛劈手将炳的大砍刀夺了过来，挥舞着大砍刀，便往还在吃惊状态中的其他士兵身上招呼。

终于，当暴怒如狂的葛将第四个士兵斩于刀下之后，士兵们终于回过神来，发出了怪叫，也纷纷挥舞着手中的大刀往葛身上招呼起来，现场顿时陷入了一场混战。

混战当中，葛几乎是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般，采取以命换命的方式，他的身上有多少的伤口，在他的周围就有多少的士兵倒在他的大刀或是爪子下。

看到了实力并不怎么样、但却悍不畏死的葛，浑身沾满了鲜血，不要命的在队伍当中来回的狂杀着，饶是悍不畏死的魔族士兵们也不由的被葛这样一个疯狂行动吓到了，不知不觉开始尽量避开了葛的周围，使队伍越来越混乱。

而在这场混乱当中，完全没有人发现到在混乱的外围，有着一红一银的两个身影，正用一种非人的速度一左一右的圈绕着整个人群，凡是被这金红身影飘过的地方，一层层的人群便无声无息倒下，看那人群倒下的模样，眼看是活不成了！

当这两个影子的动作越来越快，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核心时，包括了葛在内，终于发现到这两个不请自来的怪异影子了，但是不同的是，正在围攻葛的士兵们是惊骇欲绝，而已经被围攻到浑身是伤摇摇欲坠的葛则是惊喜交加，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葛大叫道：“老师、朱雀！”

葛并未看错，这两个从背后屠杀士兵的身影的确是亚芠跟朱雀！

听到了葛的叫唤，亚芠恍若未闻的继续手上的动作，而本体只有拳头大，但却散发着强烈而高温红光的朱雀却在听到了葛的叫声之后，收敛起光芒，灵巧的一个转身，直接穿过了重重的人群，来到了葛的面前，笑道：“小子，你看起来很狼狈呀！”

勉强的躲过了某个士兵当头砍过来的一刀，葛苦笑一声，反手将爪子插进了那士兵的小腹中，掏出了士兵的心核一把捏碎。

朱雀发出了一声银铃般的笑声，忽然双翅一展，一道火墙瞬间出现在葛的周围，将葛以及士兵们给隔离开来。

火墙外的士兵们全都感觉到朱雀所发出来的火墙剧烈的高温，因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葛在火墙当中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这火墙有什么异状，除了比较温暖一点外，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可见朱雀操纵能量的本事已经出神入化了。

知道自己已经安全了的葛不由分说的往地上一坐，大口大口的喘起气来，没有汗腺可以散热的他，在经过了大半夜的狂奔以及刚刚生死关头的战斗，早已经热的脑袋发昏四肢无力了。

朱雀轻轻一笑，随即转身穿过了火墙，与亚芠会合在一起。

而窜出火墙之后，朱雀有点讶异的发现到，亚芠这一次竟然手下留情，两三百个士兵竟然还剩下七、八十个，虽则这七、八十个士兵现在浑身是伤，而且都已经缴械的跪趴满地，看起来相当狼狈，但是毕竟他们还活着不是吗？

朱雀大惑不解的来到了正拿着一双冰冷双眼盯着地上投降的士兵们看的亚芠肩上，忍不住的询问道：“亚芠，你干嘛留下他们？”

亚芠淡淡道：“这几个人还算是可造之才，暂时留他们一条小命！”

朱雀恍然大悟，点头道：“原来你是打算”

朱雀的话还没说完，亚芠便已经点头，随即跨步往葛的方向走了过去，朱雀所布起的火焰高墙对于亚芠而言恍如无物，轻易的便被亚芠穿了过去。

来到葛的面前，葛一看到亚芠过来，连忙站起来，注意到亚芠正盯着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葛不由的相当愧疚的垂下头来，嗫嚅道：“前辈，我”

知道自己不但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坎维拉特镇，而且又违反了亚芠所立下的条件，与人发生了战斗，自己已经丧失了拜亚芠为师的资格，因此此时葛不敢再大胆的称呼亚芠为师，只称呼亚芠为前辈！

透过了朱雀的翻译，亚芠似乎也为葛的称呼而感到一楞，随即他便想到了葛这个称呼的用意，亚芠暗暗点点头，随即转过身去，伸手一挥，直接将朱雀的火墙撤掉，随即淡淡道：“跟我来！”

葛一楞，看到了亚芠已经先开步走了，连忙跟着亚芠的背后走着。

亚芠带着葛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比较高的沙丘上，远眺着在月光照耀下的一片银白荒凉沙漠，好半晌不言不动！

站在亚芠背后三步之处的葛虽然头昏目眩，身上的伤口更是火辣辣的抽痛着，但是亚芠没有表示之前，葛还是连动都不敢动！

“一年！”

葛一愕，听到亚芠忽然说出了一年两个字，葛大惑不解，眼光忍不住从地上移到亚芠的背影上。

忽然，亚芠转过头来，变得烂银的双眼紧紧的锁着葛那赤红的双目，一字一句的说道：“一年当中，如果你可以征服整个圣族大陆的话，那么，你还是我的大弟子！”

“什么？”

毕生以来所听过的话，莫过于亚芠此时所说的话最叫葛感到吃惊，亚芠到底在说什么？

若非他深知自己眼前这个想要拜师的人类不是那种会说笑的人的话，葛几乎以为亚芠是在开他的玩笑，但是就算这样，葛还是不太相信自己所听见的。

亚芠往前跨了一步，双眼依旧盯着葛的脸说道：“我可以给你强悍无匹的力量，可以教你怎样训练出百万雄师，但是我要你在统一了圣族大陆之后答应我一件事，葛，你答不答应？”

听着亚芠用平板生硬的语气，说出了自己可能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话，葛忽然觉得一阵热血沸

腾，不知怎么的，葛就是相信眼前的亚芠绝对可以办到他所说的事情，强大的力量，征服别人，这是潜藏在每一个圣族人心中最深处追求的本能，葛怎么可能会逃的过这样的诱惑？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点头，葛两眼也盯着亚芠的银瞳，一点也不输给亚芠银瞳中冰冷的寒意，充满着无比炽热的光彩！

笑了，亚芠笑了！

也许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土地上，亚芠真的笑了。

对于现在的亚芠而言，这世界上能够让他笑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但是眼前，葛打从内心所发出来的野心火焰却让亚芠笑了，他知道，自己赌对了，葛是一个不甘于人后的人，只要他妥加培养，绝对可以达到他所要的目的的！

忽然看到了葛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的疑惑神色，亚芠不动声色的又转过身去，好似在欣赏着沙漠的夜景，又似在给消化的时间。

好半晌，亚芠这才又淡淡的说道：“葛，我不骗你，我来到你们圣族大陆是有目的，而我的目的，牵扯到你们圣族跟为师的人族之间的生死存亡！”

为师？

还在为亚芠那突如其来的所谓目的而感到疑惑时，葛却又听到了这两个字，不由的让葛有如雷殛般的呆望着亚芠的背影，整个人已经全都傻住了！

忽然，一阵清脆的声音传进了葛的脑海当中：“傻小子，还傻在那里干什么？你可知道，以你老师的身分，如果说在奇武大陆上说一句他要收徒的话，会有多少人想求都求不到？还不赶快拜师？”

在朱雀的提醒下，葛这才回过神来，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刚刚所听到的，但是他的身体却比脑袋更快反应过来，忽然一个屈膝跪下，按照他所知道的魔族拜师礼的方式，两手掌心向上平贴在头的两侧，同时用头上的角在沙地上来回的磨蹭了三次，起身，然后连续两次，总共三次这才站起来。

虽然是背对着葛，但是对于葛的动作却清楚的仿佛当面所见一般，就在葛站起来的同时，亚芠也转过身来，微笑道：“为师本名叫亚芠。斯达克，在故乡的奇武大陆上人称‘银月恶魔’，今天收你这个魔族人也算是名副其实了，从今天起，你就是为师的大弟子了！”

在奇武大陆上可以叫三岁小孩不敢啼哭的“银月恶魔”四字，在这个魔族大陆上显然并没有那么大的威吓效果，听在葛的耳中只是觉得亚芠的外号有点奇怪而已，他只是点点头，然后将亚芠的姓名记在脑海里！

亚芠望着葛说道：“为师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很多疑问，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为师竟然口出狂言，要协助你在一年当中征服整个圣族大陆，也知道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为师既然给你设下了这样的条件，然后现在又收你为徒，这些，为师日后自然会向你解释，现在，你先去把那群被为师所收服的士兵们给收下吧！他们是你将来征服整个大陆的第一支力量！”

葛点点头，既然亚芠这样说，那葛也不多问，直接对亚芠行个礼后，转身便往沙丘下走去，他要去收编那些早已经被亚芠给吓破胆的士兵们了。

望着葛高大的背影，亚芠忽然心生感触道：“朱雀，魔族人真的是一支相当奇怪的种族呀！”

“啊？”朱雀不解的望着亚芠。亚芠继续道：“也许他们残暴、嗜血，但是在某个方面来说，

他们却要比虚伪的人类来的真诚多了，你看葛的样子，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莫过于此了，尽管心中有着无尽的疑问，但是对于我的话却是完全不打折扣，要他不问他便不问，可笑啊！人类可以发明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样的话，但是真正的实行起来的却是人类眼中的魔物，真是可叹复可笑呀！”

朱雀轻轻的一笑：“种族天性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当初太始才会建议你收个魔族人为徒，帮助他统一纷乱的魔族大陆，这样你一定可以用师徒的情分来节制魔族人，就算不加入人类的反抗联盟，也不至于在背后扯后腿！”

亚芠摇摇头：“太始不愧是保护了地球八千多年的守护神，在地球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瞒的过它的。”

朱雀再度嘻笑一声：“等你也活到像它那个岁数的话，你也会像它一样了，什么事情都知道的！”

有点怅然的望着自己的手，亚芠喃喃道：“我倒宁愿没有这样的能力呀！”

朱雀一滞，知道触到了亚芠的痛处了，连忙改变话题道：“亚芠，我们还是赶快去看看葛那小子收编的士兵吧！”

亚芠点点头，眼中的怅然再度恢复成了一片平静，仿佛这个世间上再也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让他晃动心湖，他缓缓的走向了那沙丘旁正在大呼小叫的葛的方向。

注一：头目：在魔族当中，并不存在着人类的官僚体制，而是一种类似部落族群的方式，各部落大者有几千万人，小者可能只有数十万人，而部落群当中，身分区别上下等级为氏长、头目、武头、兵、族民以及最低等的奴隶。

氏长便是这一部落族群的最高首长，同时也可视为这部落里最强的人，头目与武头类似于人类的元帅与将领，兵便是该族的士兵，族民即为一般的平民，而奴隶则是最低等的一群。

“魔族人的体质无法学习人类所具有的真气，也不能够像精灵族那样天生就有可以操纵能量的魔法力量。但是论起肉体的各项条件，魔族人却是最好的，如果再加上你们魔族人天生具备的魔气以及天性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将魔族人视为天生要战斗的种族也不为过。听不懂魔气吗？”

在沙漠某一个遍布大小石块的偏僻角落里，两腿盘坐在一块大石上，亚芠淡笑的望着在他面前正龇牙咧嘴咬着一根挂着重物的绳子，蹲着马步，两手平举还同时握着两块看起来有数十斤重大石的葛。

葛勉强的摇摇头，亚芠也跟着摇摇头道：“这倒是为师的疏忽了，魔气是为师人族的一些老前辈对于你们这种能力的称呼，用你们的话应该是说‘斗气’吧！”

听到斗气两个字，尽管现在身体酸痛无比，葛却还是忍不住的双眼一亮，他怎么会不知道斗气呢？

这斗气在这块大陆上可是强者的代名词，力量的代表，拥有斗气的人在大陆上绝对都是人人尊敬的强者之流，但是亚芠怎么会说斗气是天生就具备的呢？他怎么没有？

不！不只是他而已，在这个大陆上，九成以上的人都没有斗气，这怎么能够算的上是天生的呢？

亚芠淡淡一笑，葛眼中的疑惑他是看在眼中，亚芠解释道：“其实为师来到你们的大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当中，为师曾经观察过你们所谓的斗气，掺杂着以前为师的一些老前

辈们的口述以及这段日子帮你治疗的经验，为师可以跟你说，斗气真的是你们魔族一族人人天生就具备的一项特别的能力。

“当然了，虽然说是天生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足够的锻炼的话，那么这一项天生的能力也是不足以发挥出来的。”

葛理解的点点头，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倒也解释的通！不过斗气到底是什么？亚芠在这个时候忽然对他说出了斗气，是不是要教他怎么锻炼斗气？

一想到这，葛不由两眼放光的注视着亚芠！

看到了葛的模样，亚芠不由的哑然失笑，从大石上起来，亚芠绕到大石的后面，当着葛的面，忽然伸手贴在大石后面一块比他刚刚所坐的大石还要大上五倍的巨岩，轻哼一声，手中金光一冒，一瞬间，巨岩就在亚芠的掌下化成了飞灰，灰白的石粉洒落一地，与黄沙混成了一团。

葛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死命的盯着那巨岩已经不复在的地方，忍不住又将眼中看向了现在已经恢复原状的亚芠的右手，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么大的一块坚硬岩石，竟然在亚芠轻轻一碰之下就这么飞灰湮灭了。

亚芠淡淡的一笑，又坐回了刚刚的大石头上，淡淡道：“刚刚为师所用的便是人族的真气绝学，但是如果是你们魔族的斗气同样的可以办到相同的事情，甚至是比用真气还要来的轻易！

“根据我的了解，斗气是一种瞬间爆发出强大力量的能力，可以在一瞬间千百倍的提高使用者的各项能力，但是缺点却也是有的，那便是来的快去的也快。”

听到亚芠这样一说，葛不由的两眼瞪的大大的瞧着亚芠，眼中尽是贪婪渴望的眼光。

亚芠轻笑一声：“别用那种目光看为师，为师并不知道你们魔族的斗气该如何修炼！”

葛一愣，随即想到了亚芠并不是魔族，不知道斗气如何修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却也难掩心中的失望。

看到自己唯一的弟子失望的模样，亚芠摇摇头道：“就这么不相信为师？”

葛忍不住又是一呆，难道亚芠有办法让他练成斗气？

可是刚刚亚芠不是说他不知道如何修炼斗气吗？葛已经被亚芠前后不一的话给弄得头昏脑胀了。

亚芠望着葛，温和的说道：“虽然为师不晓得你们魔族的斗气该如何修炼，但是为师却可以帮助你练成斗气。”

抬起头来，亚芠遥望着沙漠远端，炽热的空气让远处的景物一阵模糊摇晃，偶尔间还有海市蜃楼的绿洲景象出现，亚芠悠悠道：“几百年来，人族、精灵族、魔族，每隔百年都会在亚人大陆上进行一次比武较技，而为师相当幸运的，有几位曾经参加过异族菁英比武较技的老前辈与为师交好，从他们的嘴中，为师多多少少了解到了斗气是怎么样的一种能力。”

“如果说人族的真气力量是一种像大海般温厚而雄浑的力量，精灵族的魔法力量便像是那多变的天气，谁也不晓得下一刻会出现什么，而魔族的斗气力量则宛如天崩地裂般，具有莫大的威能。”

“斗气的变化不如魔法力量，绵长不如真气力量，但是如论瞬间爆发的力量以及在肉体上的加持作用，则真气与魔法力量远远不如斗气来的强大与彻底。”

“简单来说，斗气的力量形于内可以让你们魔族在一瞬间提高了肉体的爆发力、防护力、反应力等等，形于外的话则是像这样。”

说着亚芠忽然伸出了右手来，在葛的面前散发出了赤红而猛烈的火焰般的光芒来，然后往外一挥，瞬间一道火焰气刀射出，在沙丘上造成了一道长长的深痕。

亚芠淡淡对着看呆了的葛说道：“这是为师透过了魔力，模仿一个具备了火焰斗气的魔族人在发动斗气时所应该具备的外部形象，当然了，实际上还是有些差别的。”

“根据为师这一段日子来的观察，你们魔族所独具的斗气，似乎是可以融合外部的一些魔法元素能量，透过了这样的方式，让你们原本就已经相当威猛的斗气，又变得具有个人色彩以及更加的威力无俦，融合了火魔法元素能量的便称为火焰斗气，融合了水魔法元素能量的便称为海蓝斗气等等，这也就是所谓的斗气属性！”

“因此可以说，魔族的斗气是一种介于真气与魔力之间的能量，同时兼具了两种力量的特征，而这种能量是你们魔族人在透过肉体的严格锻炼之下可以激发出来的，至于详细的细节部分为师还有些弄不懂，为师也就不解释了。”

葛呆呆的点点头，他早已经被亚芠那冒着火焰的右手给完全吸引了心神了，连身体上的酸痛都忘记了。

“葛，你想不想要拥有斗气？”亚芠淡笑的望着葛，似乎在不经意间询问着。

这还用说？

葛几乎死命的点着头，要不是他的嘴上还咬着一根垂着重物的绳子不敢松开的话，恐怕这时他已经放声大叫他要了！

亚芠点点头，也不多说废话，直接说道：“据为师研究的结果知道，你们的体内会合成某种成分不明的东西，根据我的猜测，这种东西必定与你们产生斗气有关。”

“为师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为师在观察你们的身体状况之后发现，好像实力越强的人，体内所拥有的这种姑且名为斗源的物质就越多，也许当肉体锻炼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当体内的这种斗源浓度达到了某一个标准之后，再经过意志的激发便会产生斗气。”

“这样的一个结论，在为师这一个多月来随着你每天的锻炼增强实力的比对之下，更是深信如此！”

葛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亚芠每天晚上，都会对他以及其他同样接受训练的士兵做检查的用意是在这呀！

“虽然为师并不晓得你魔族锻炼斗气的正确方法，但是为师却可以借镜人族的锻炼方式来加强你本身的能力，相信有朝一日，你一定可以自然而然的拥有斗气的。”

葛不由的兴奋的直点头，亚芠点点头：“那好，从明天起，你训练的分量再增加一倍！另外，从明天开始，你要与那些士兵们做生死战斗，唯有在生与死的修罗沙场上所锻炼出来的技巧，这才是真正的技巧！”

听到亚芠这样一说，葛虽然心中暗暗叫苦不已，但是只要一想到斗气，葛便不由自主的一阵兴奋。

亚芠走下了大石，转往沙丘的另外一端走去，那里还有另外一群他为自己的宝贝徒弟而要严加

锻炼的未来武力！

绕过了沙丘，亚芠来到了沙丘的另外一端，在另外一边，还有七十六个与葛一样在做负重训练的魔族人。

看到亚芠来到，所有的魔族人眼中顿时闪过了一抹惊慌的神色，同时，一道赤红的光芒落到了亚芠的肩膀上。

亚芠顿了顿问道：“朱雀，情况怎么样？”

望着沙丘底下的众人，朱雀摇摇头道：“不行，虽然说他们都有不俗的力量，但是比起死神小队来说，那可就差多了，最糟的是他们根本就无心来锻炼，这样子训练起来，效果就更差了。”

亚芠一边听朱雀抱怨，一边走到了众人的面前，冰冷的双眼盯着众人直瞧了好一会，看的众人一阵毛骨悚然，忽然，亚芠随手往右一挥拳，一道金色的拳劲脱拳而出，直接砸在了亚芠的脚边，当场弄得烟雾弥漫尘土飞扬。

烟尘落地之后，这些被亚芠强迫收服的士兵们，顿时瞧见了亚芠的右手边地上，竟然被轰出了一个足足有五公尺方圆的大洞来。

亚芠冷冷的抛下了一句话：“三个月之后，接不下我这一拳的废物者，死！”

残酷的语气配上亚芠阴冷至极的面貌，顿时叫所有的士兵们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颤，没有人敢怀疑亚芠这话的真实程度。

来到这个以实力为重的魔族大陆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亚芠深深了解一件事，对于崇尚武风的魔族人来说，以强大实力为后盾所说的话，永远比光说不练要来的有用千百倍。

果然，经亚芠这一手之后，这群士兵们果然在亚芠的督促下，努力的锻炼起自己来，看到了所有人这下全都专心的锻炼，一旁的朱雀忍不住的摇头叹息起来，“果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强者为尊！”

还来不及多想，朱雀忽然听到亚芠传来的心语：“朱雀，这群家伙你帮我翻译一下，从明天开始，每天上午跟下午我会安排一个人与葛做实战，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可以杀死葛的话，那我就放他自由！”

听到了亚芠的心语，朱雀不由的一楞，它是知道亚芠是那种彻底奉行实战修炼主义的人，但是没想到，亚芠竟然会让自己的徒弟也同样做这种修炼，而且，竟然还是用这种以自由与死亡为代价的规范条件！

想是这样想，但是朱雀却也连忙将亚芠的话翻译起来，让所有的士兵们听。

听到了朱雀的翻译之后，所有的士兵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忍不住你望我我望你的，最后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亚芠的身上。

对于众人的目光亚芠视若无睹，亚芠转过身来，叫唤道：“葛！”

正在沙堆的另外一头一面做着亚芠所规定的训练课程、一面梦想自己拥有斗气的葛，在听到亚芠的叫唤后，连忙放下了手里嘴里的重物，然后大声的回应着，同时很快的爬过沙堆来到亚芠的面前。

亚芠望着看起来相当兴奋的葛，点点头，忽然转身走到众人面前的另外一块大石面前，信手在

大石表面一抹，原本凹凸不平的坚硬大石竟然在亚芠的伸手一抹之下，石屑纷飞，露出了一个相当平整的表面来。

伸出一根手指，亚芠开始在已经变得相当平整的大石上刻画起来。

看到坚硬的大石在亚芠的一抹之下变得平整，然后又看到亚芠如此轻松的用一根手指在大石头上不知画些什么东西，这块应该是很坚硬的大石头，在亚芠的手底下仿佛变成了像豆腐似的柔软，任由亚芠爱怎么捏爱怎么画就怎么捏怎么画，包括了葛在内以及其他的士兵们，不由的对亚芠在不经意之间所展现出来高强实力感到相当的佩服！

亚芠在大石头上东一条西一点的不停的在做些什么东西，直弄了老半天，亚芠这才往后退了几步，仔细的看起了自己的作品，而这时，葛等人也才看到原来亚芠是在大石头上刻画出三、四十幅的人物画像来。

虽然是以人类为蓝本，但是这些人像却刻画的唯妙唯肖，几乎叫人误以为是真人活跃于大石上。

葛不解的看着大石上的三十多幅人像画，发现到每个人像都有着不同的动作姿态，人像的周边还有好几条线条在，他忍不住问道：“老师，您这是在画什么？”

亚芠偏头看了葛以及在葛后面同样一脸不解的士兵们，淡淡的说道：“这个是为师人族当中的一些我觉得有用的招式，我刻了五招，这也是你们这几天当中要学习的东西！”

听到了招式两个字，包括葛在内，所有的魔族人先是瞪大了眼睛，然后猛抽一口气，之后便死命的盯着那个大石头上的人像瞧着。

原来，在这个魔族大陆上，并非人人都可以学到招式，可以学到招式的人一般来说，都是一些身分比较高贵的魔族人，像葛这样的奴隶，甚至是那些士兵，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招式，在战斗时，他们往往都只是单纯的凭借本身的本能反应与力量以及坚硬的躯体来进行战斗。

而亚芠这样二话不说的一口气就拿出了招式要让他们学习，怎么不叫葛等人惊喜欲狂？

完全不晓得其中原由的亚芠，虽然觉得众人的表现有点异常，但是他却也不想去追究这些事情，只是淡淡的，在朱雀的协助下，一一说明了这些招式的作用，以及旁边线条所代表的招式走向和如何活用。

一口气讲解了这几招之后，亚芠最后厉声的警告道：“从今天晚上起，所有人练习招式，隔天战斗时必须要做到能够将前一天所学会的招式使用出来的地步。”

此时众人对于亚芠的话已经产生了一种不能不听的心态，因此亚芠一说完，众人连忙点起头来。

亚芠再度将对葛他们的训练之责交代给了朱雀之后，便腾身而起，往外飞走，留下了满地再度因为亚芠的悬空飞行而羡慕加佩服的魔族人。

离开了训练葛等人的秘密场所之后，亚芠直接飞到了百里之外的坎维拉特镇，在镇外降落，缓缓的走进了坎维拉特镇的街道当中。

亚芠有点疑惑的看着镇上的街道，跟之前几次他来坎维拉特镇的时候相较，这时的坎维拉特镇似乎是太过安静了点，尤其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下午市集开市的时间，但是街道上一片空旷，连半个人影都没有，而且连商家也都关了！

不经意间，亚芠看到了大街某些暗巷里面，有为数不少的晃动人影，更有着他绝对不会看错的

刀剑反光，叫亚芠微微一愣！

虽然不怕事，但是如果事不关己的话，那自己也没必要惹是生非，尤其，现在他又是在这个陌生的大陆上。

脑海中转着这样的念头，亚芠第一个反应便是转身想要退出坎维拉特镇的大街，只是亚芠似乎晚了一步，当他转过身来时，他便已经听到了镇外传来相当嘈杂的脚步声，随即，大队的魔族人马拦住了他的退路，而那些埋伏在暗巷里面的人也跟着涌了出来，将亚芠团团的围困在大街上。

亚芠冷冷的看着自己周遭舞刀弄剑的魔族人，好半晌，他的眼光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已经失去一条手臂、原本就已经够难看的脸，但因为强烈的恨意，一张脸扭曲的更加丑恶，那正是一个多月前被亚芠废去一臂的魔族人。

至此，亚芠已经可以理解到今天自己之所以会被包围的原因了。

看看周遭的人群，亚芠心中不由的一叹，看来，自己真的是受到约瑟的影响太深了，否则，依照自己以前的习性来说，哪里会让这个魔族人在冒犯了自己一次之后，还有这个机会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恐怕尸骨早已不知被埋在哪了，对敌人果然是不能够手下留情的呀！

引来了这么多人包围住亚芠的那个魔族人，死命的瞪着亚芠，嘴里不知道大吼些什么，独手不停的胡乱挥舞着，只可惜他是对牛弹琴了，朱雀不在身旁的亚芠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不过，总算亚芠不会误会这么一大群人手拿刀剑包围着他的用意！

既然知道自己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那么亚芠也就懒的废话了，双手一振，披风往后一扬，亚芠便已经往前冲去，二话不说来到了那独臂魔族人的面前，手同时往前一伸，手掌直接印在那独臂魔族人的额头上，一掌将那个独臂魔族人给打的飞出去，然后一个回身，开始清扫那独臂人身边的人。

只见亚芠的双手不知何时竟然异变成一双毛茸茸的兽爪，闪耀着可怕利芒的锐利爪子，随着亚芠的每一次挥动，直接从周遭魔族人身上带起一点一滴的血花，当中伴随着魔族人在措手不及严重受创之下本能的惨叫声。

当那独臂人落地吐出了一大口蓝色鲜血后，已经最少有七、八个人死于亚芠那兽爪般的双手了。

终于回过神来的魔族人，见到亚芠竟然闷声不响的就狠下毒手，不由的大哗起来，但是也不忘举起手中的刀剑，往亚芠杀了过来。

亚芠来者不拒的，兽爪般的手臂似乎刀枪不入的硬捍魔族人的刀剑，手上的长爪只要轻轻一触魔族人的身体，不管魔族人的身体防御力是如何的强韧，不管身上的盔甲是如何的坚硬，无一例外的被亚芠的爪子给开膛破肚。

老实说，这样两、三百个魔族人足以对附近千人的人族精锐士兵，但是相当可惜的是，他们现在所碰上的，却是在奇武大陆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万人莫敌的恶魔。

魔族人怎么也没想到，原本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来找那个胆敢伤害圣族人的卑贱人族算帐，来了这么多人当中已经有人觉得太过小题大作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守了好几天，人是等到了，但是没想到他们所等到的人竟然会强到这种程度！

看着亚芠那宛如幽灵般漆黑身影在人群里诡异的来去自如，凡是他所经之处，全都染下深蓝的鲜血，耳边听着同伴们不断传来的那只来得及喊出一半的惨叫声，外围的人不禁胆怯起来，脚步由原先的往前冲变成了停止，最后缓缓的往后退！

解决了围在身边的敌人之后，亚芠微微眯起眼睛看着周围远处那一群见机抽身的魔族人。

虽然亚芠无法从魔族人那布满鳞片的脸上看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但是，从那一双双暗红的双眼中，亚芠瞧见了他向来相当习惯的恐惧味道！

见到亚芠冰冷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所有魔族人不由狂呼一声，转身往后就跑，将背后的大空门露给了亚芠！

亚芠冷冷一笑，他太了解自己在杀戮时所带给旁人的，尤其是亲身战斗的人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这种不分敌我，不分种族的恐惧，几乎已经变成了他的另外一项武器了！

嘴角再度浮起了一抹冷酷笑容，决心不再留情，避免引发更多麻烦的亚芠绝对不容许这些人离去，他要留下他们来！

往前一踏，亚芠正要追上去，就在这时候，亚芠冰冷的脸上忽然浮现了一阵痛苦的脸色，异变的手一瞬间恢复成原来的模样，而亚芠竟然屈膝跪在地上，全身不住的痉挛着，身上更是一瞬间被自己所流出的冷汗所浸湿！

发出了一声有如野兽般的痛苦吼声，亚芠勉强的伸手往前用力一挥，金光一闪，一道半月形的天心气劲射出，追上了那群亡命而逃的魔族人，正中所有人的背心，同时亦引发了魔族人了连声惨叫，坠地不起，最终，他们还是没能够在亚芠的手底下逃出生天，也许，这就是与恶魔为敌的唯一铁律吧！

而跪在地上浑身不住痉挛同时发出了闷哼声的亚芠，根本就无法兼顾自己的战果，也无法去顾及刚刚力量太大的真气余劲正破坏着街道周围的房子，他只是不停的全身痉挛，不停的发出嘶哑的哼声来！

好半晌，亚芠身上的痉挛慢慢消失了，亚芠似乎也不再那么痛苦了！

慢慢抬起头来，一瞬间，恍若错觉般，亚芠的双眼竟然散发出了金色的光彩，然后又恢复成了他原本的瞳色！

慢慢站起来，亚芠的脸上不经意的闪过了一丝疲惫的神色！

对他而言，这一群魔族人的攻击只是一场闹剧，甚至连让他再看一眼那一手造成的惨烈战场的资格都没有，真正困扰他的是他那发作越来越频繁的毛病，一种痛的连亚芠也无法自制的全身性剧痛！

轻轻一抖身上的衣服，刚刚的战斗并未能够在亚芠的身上沾染上一丝血迹，但是他却在痛苦中染上了地上的黄沙。

恢复成原本的一身漆黑之后，亚芠放眼一瞧，略带歉意的看了一下大街两侧被他所破坏的房舍以及房舍中脸色发白、正缩成一团不住颤抖的人群，都是他的人类同胞们。

亚芠朝他们点点头，随即往港口的方向迈步而去。

直到亚芠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之后，一个人影，慢慢从半塌的屋子当中站起来，眼中闪烁着某种奇异的光芒，很快的往镇外离去！

坎维拉特镇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海港，地理位置于死神沙漠盆地的最北端，因为坎维拉特镇距离奇武大陆的直线距离最近，所以，一般来自奇武大陆的人类商人大都由这儿登上魔族大陆进行交易，也因此，坎维拉特镇也就变成了人类的聚集地。

在镇外成凹字形的港口中，停了好几艘远洋商舰，来到了港口码头处，亚芠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这些商舰。

锐利的目光让亚芠轻易的从这七、八艘的商船中找到了他所要找的目标，那是一艘从泰龙帝国出航，上面挂着一面有着凤舞，死之凤舞姿态的旗帜，隶属于新？奇楼兰联盟的大商船。

来到船边，亚芠轻轻一跃，直接从码头落到船甲板上，而亚芠的来到，顿时叫那些原本正在甲板上忙着活的水手们吓了一大跳，引起了一阵骚动。

亚芠静静站在甲板中央，好半晌，终于有一个头上包着灰色头巾、年龄介于中年之间，看起来比较大胆的中年水手走过来问道：“请问贵客是？”

亚芠罕见的露出了一个相当柔和的笑容，散去了他身上不少的肃杀之气，微笑道：“抱歉，吓到你们了，不知隆达老伯是否在这船上？”

水手一楞，有点狐疑的看着亚芠，而旁边的其他几个水手更是微微的露出了戒备的神色来。

亚芠一楞，随即伸手轻轻的在胸前比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同时说道：“是我唐突了！”

看到了亚芠的手势，那个明显是一干水手当中领头的、也是出面与亚芠交谈的水手神色一弛，连连挥出了几个手势，同时伸手比了个请的手势，歉然道：“不！是我们太过小心了，在这个异域里，能够知道老爷子本名的人大概也只有您了，您是那位吧！”

看着水手首领脸上有点迟疑的神情，亚芠脸上的微笑不变，轻轻的点头，顿时，旁边的几个水手全都不由自己的倒抽了口气，忍不住仔细打量起亚芠来。

看着亚芠脸上那近乎完美的眩目微笑，水手们有点无法跟那个传说当中的身影联想在一起，直到亚芠跟着水手首领进入船舱当中之后，才有人轻轻啊的一声，一瞬间，其他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那个发出了啊声的水手身上，疑惑的看着他。

那个发出啊声的水手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又似是在解释给其他人听的轻声说道：“莫非，我们刚刚所见的就是那个传说中，他的另外一个面貌吗？”

另一个人忍不住的问道：“什么传说中的另一个面貌？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呀！”

“慈悲圣者！”

随着那水手的答案，众人也不由的轻轻的发出了啊声来，原来如此呀！大伙全都明白了。

毕竟，此人最出了名的就是对敌心狠手辣，对友照顾，而最令人啧啧称奇的便是在半年多以前，因为他手下的死神小队遭受到无人道的凌虐，使他一怒之下一击将千年古都丰原城化成了一个大湖，用三十多万的性命来平息他的怒气这一件事！

直到现在，虽然他们已经远离家门超过四个月了，他们还是知道在奇武大陆上最叫人传颂的两句话便是：“宁当银月随魔影，不为圣者顶上云”！

家喻户晓的大陆铁则首要第一条，宁可在银月下当恶魔的影子，也千万不要妄想遮掩慈悲圣者的光芒。

当银月恶魔的朋友可以获得他真挚的友谊，可见到那号称能救活死人肉白骨的圣者的慈悲面貌，但若成了慈悲圣者的敌人，所获得的将是恶魔残酷的剑与刀，这是每一个奇武大陆上的人全都知道的一项铁则！

尽管相当的没有道理，相当的霸气，相当的令人无法心服，但是，这却是整个奇武大陆上所有人公认的一项用数十万性命，不管是死去的或者活过来的血淋淋教训所换来的，尽管，活的永远比死的要少的那么的多！

而这些水手们这时真的是相当的兴奋。

因为，身为北斗一员的他们，竟然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换到了大陆上的人们作梦也想要获得的恶魔的友谊，最大的证据便是他们刚刚见到了那个圣者的笑容，而不是恶魔的刀与剑，有什么比这个还有说服力的呢？

怀抱着与甲板上的水手们同样的兴奋心情，带着与之为友则是天底下最令人兴奋的事，与之为敌则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事这样的心情，水手首领领着亚芠走过了狭长的船舱通道，来到了位于船舱中层的一间房间面前。

转过身来，水手首领精神奕奕的说道：“老爷子就在这里，他已经等您好几天了！”

亚芠点点头，忽然伸手在水手首领的胸前一拍，一阵金光闪过，水手首领先是心头一滞，感觉到呼吸仿佛是要窒息一样，忽而一股暖流流过，不知怎么的，以前胸口经常有种郁郁的感觉竟然不见了。

水手首领原本还以为自己是哪里冒犯了亚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但是当自己的胸口一阵轻松传来，身体仿佛是去掉一个重担的感到一阵舒爽时，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困扰自己十多年的恶疾现在已在亚芠的这拍之下完全消失了，不由感激的朝亚芠点点头。

还来不及道谢，亚芠已经温和的说道：“船老大，谢谢你了，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说着，亚芠来到了舱门面前轻轻敲了两下，当里头传出了一声苍老的口音说“进来”时，亚芠便推门进去了，留下了有点不敢置信的望着早已合上舱门的船老大。

从以前，他就已经听说过了亚芠的众多传言，也曾听说过隶属于北斗的成员，如果有幸可以跟亚芠有所接触的话，或多或少都会得到一点好处，这使得凡是隶属北斗的成员对于传递消息给亚芠的任务，莫不极力争取。

以前他就很怀疑，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着要跟亚芠这个传说当中的杀人魔王接触，难道真的有那么好吗？

但是现在他相信了，只不过是做这自己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帮亚芠领个路，竟然也可以使自己相当困扰的痼疾，在亚芠的一拍之下完全的消失无踪，这么好的事情难怪大家要抢着干了！

晃晃头，船老大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跑上甲板，将这件事情说给其他人知道。

肯定会羡慕死他们，慈悲圣者的手呢！天底下那么多人，大多是见识到银月恶魔的血腥手段，能够见识到慈悲圣者的治愈手段的人可是没几个呢！这下还不让那些个混小子羡慕死！

且不管船老大以及众水手兴奋的心情，当亚芠走进了船舱当中时，第一个映入眼中的，便是一面墙上一小格一小格布满了整面墙的木格架子，再来，便是背对着他，一个面对着整面小格子，不断将小格子上或多或少的纸片一会拿出来一会放进去的苗条身影，还有那正坐在靠窗的一头，借着小圆窗投进来的日光，拿着一个有放大功能的水晶棒，正研究着面前桌子上那一大堆资料的老人家。

亚芠的进来并未让这两人的动作停下来，那苗条的身影依旧是忙碌的取放着小格子上的纸条，老人还是继续低着头研究桌上的资料。

亚芠轻咳了一声，老人家头也不抬的说道：“里根（船老大）呀！告诉你午餐等一下再吃了，我要先将这些东西研究完，不要再来吵我了！”

亚芠一愣！

午餐？

他好像记得他刚刚走进来时太阳都已经西垂了，怎么原来这个老人到现在还没有吃午餐呀！

亚芠心中不由的一阵感动。

他当然知道老人家为什么会忙到连午餐都拖到现在没有吃的原因，但是就因为明白，所以亚芠更加的感动！

他何德何能，竟然可以让这么一位白发苍苍，又是位居北斗最高位阶的黄星如此辛劳，为的就只是他之前说过的，想要弄清楚这个魔族大陆的各种人文地理资料这样的一句话。

为了他这样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这位本来早该退休的北斗黄星，竟然二话不说的说他年轻时曾经到过魔族大陆，因此特地带着一大批北斗菁英，远渡重洋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魔族大陆，帮他收集分析资料。

而连黄星都忙得忘记要吃饭，亚芠更难想象，那上千个分派出去收集资料的北斗菁英们，在这片广大的大陆上又是如何的辛劳！

还有亚芠转过头来，静静的看着那个早在他一声轻咳时，便娇躯微颤转过身来，惊喜交加的望着他，欲言又止的俏佳人，他的义姐——苏兰。

当日，他虽然已经借着虚幻之花向苏兰表明了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但是苏兰却依旧追随着他到新商盟，甚至与妃雅姊姊妹妹的叫的相当的亲热。

当初水妖王他们建议亚芠先暂时离开一下人们眼前，避免因为他在一怒之下击沈丰原城的事情，引发人们的恐惧与抵抗，这样虽然让亚芠之前的一番苦心付诸流水，但是亚芠不以为意，真正困扰他的，却是凯特他们的伤势在历经亚芠以及圣灵魔导师两大行家轮番检查之后，内外伤势虽然可以治疗，然而凯特等人那种不明原因的身体无法行动的禁制，却一直无法解除。

最后，亚芠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求助于太始，在太始说它可以治疗，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情况下，亚芠只得带着全体的死神小队远渡重洋的到精灵大陆，来到太始本身所在之处，让凯特他们得以接受治疗。

而亚芠自是了解到众人的一番苦心，虽然说他自认自己并没有错，但是为了避免引发一般人民的反感，所以无论是水妖王也好，妃雅也好，全都一致赞成亚芠带死神小队到太始处求医。

甚至为了要让亚芠可以放心的离开，水妖王与血兽皇更大拍胸脯，保证他们几个老家伙会在亚芠离开的这段时间，将整个奇武大陆的人类凝聚成一个整体，甚至有不惜重新出山站在幕前的打算。

但是亚芠在带着死神小队离开时，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妃雅竟然是打着光靠夜月一个女孩子，实在不足以照顾这一大群伤者的理由，硬是让苏兰也跟着亚芠到精灵大陆去！

尔后，当亚芠离开精灵大陆辗转来到魔族大陆时，却又发现苏兰不知怎么的，竟然也跟着黄星的北斗一群人也同样的来到了魔族大陆，同时还带来了杂务缠身无法跟随在亚芠身边的妃雅的讯息。

妃雅说，她已经拜托苏兰照顾他了，所以，绝对不可以像在精灵大陆上那样撇开苏兰一个人上路！

妃雅的用心、苏兰的用情，亚芠不是不知道，只是感情这种事情实在是很难以说明！

亚芠并不是那种会以美丑来看待一个人的人，没错，外貌清秀的苏兰是怎么也比不过妃雅的冷艳美丽，但是苏兰那温柔的性子，在精灵大陆的那段时间照顾亚芠无微不至的表现，是妃雅怎么也比不上的。

亚芠不是无心的人，也非真的无情，苏兰的一言一行他都看在眼里，对于苏兰在情爱无望之下，宁愿守着姊弟之名只求能跟在他身边的坚定表现，亚芠说不感动是骗人的。

这个世界当中能够让亚芠无法拉下脸来对待的人，也许有如凤毛麟爪般的稀少，但是苏兰肯定是当中的一个。

但是也只是如此而已，对亚芠与对亚芠心中的约瑟来说，苏兰，始终是一位姊姊，也只能是一位姊姊！

无声的叹口气，亚芠朝苏兰点点头，回应着苏兰见到他的惊喜，随即转过头来面对着坐在书桌后已经抬起头来看着他的老人隆达，也就是北斗的黄星，当日亚芠在华纳邦公国边境所遇到的那个不幸的老人。

亚芠朝着隆达点点头，说道：“老伯，好久不见了！”

终于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恩人，隆达不由激动的站起来道：“恩人，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老朽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亚芠淡淡的一笑，从这个老人的身上，他感觉到了一种属于人类那崇高的感情。

对他而言，几年前的一件杀戮早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消除了，但是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却是一辈子铭记在心的愧疚与感谢。

从葛瑞斯的口中，亚芠间接的获知了黄星这几年来疯狂的动用了他所属的北斗势力，就为了找寻他的踪迹，也因为他的缘故，使北斗在他刚刚崭露头角时，便对他有了极度密切的注意力，也才有了今天他与北斗密切无间的配合。

“来来！请坐！”隆达见到亚芠还站着，连忙伸手请亚芠在舱内另外一边的椅子上坐下。

看到了苏兰楞楞的站在一旁，隆达连忙的说道：“苏兰呀！你不是常常念着你这个义弟吗？好不容易你义弟来了，怎么还楞在那不赶快招呼？”

义弟吗？

亚芠饱含深意的眼光看了一下苏兰，忽然张口道：“姊，你就不用麻烦了，咱们姊弟之间何必计较这些！”

当亚芠叫了自己一声姊姊时，苏兰心中不由的一颤，实在是说不清楚心中那复杂的感受，是悲伤还是欣喜？

“没关系，难得你都来了，我去准备一些茶点好了，正好老爷子也需要休息一下。”淡雅的说着，苏兰轻轻的点点头，转过身来默默的看了亚芠一眼，随即推开门走了出去，把空间留给了这一老一少，她知道亚芠这么突然的出现一定有着重要的事情，她还是不要在旁边打扰他们的

好。

看着苏兰与亚芠之间说不出来的诡异互动，年老成精的隆达，哪里还会看不出这对义姊弟之间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气氛，但是这种年轻人之间的事情他也不好太过探究！

走出了桌子后，隆达来到亚芠的旁边坐下，侧身问道：“恩人这次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亚芠微笑道：“老伯还是叫我亚芠好了，恩人听起来真的是很奇怪！”

隆达朗爽一笑道：“那好，我就不客气叫你亚芠了！”

活了这么久了，隆达倒也相当的豪气。

看来，尽管是不会武功或魔法，但是身为北斗的黄星还是有着他的气度，知道在亚芠的面前太过于谦逊就变成了虚伪，因此立即从善如流的改变了称呼，同时也拉近了他跟亚芠之间的距离。

不再客气，亚芠开门见山的说道：“其实我这次来找老伯是有目的的，我想跟您要一份有关这个大陆的各大势力的情报的。”

隆达一副不出所料的点点头，起身走到他的桌前，从桌上拿起了一张不知是何种材质卷起来的纸卷，递给亚芠道：“这是这个大陆的概略地形图与各大势力，不过抱歉的是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只能够概略的调查出这里出名的势力以及各种地形，还在持续的补充当中，这只是一份简图！”

摊开了纸卷，亚芠一边看一边听着隆达解释，虽然隆达说是简图，但是在亚芠看来，这一份五十公分见方的所谓简图，不但上面清楚的标示出了整个魔族大陆的显着地形，甚至连大陆上的各魔族势力、当中明显的占有五个比较大地盘的势力首领以及重要人物的名字，全都标示的清清楚楚。

这不由的叫亚芠暗赞在心，不愧是专门搞情报出身的北斗，来到这魔族大陆说来也不过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竟然可以在这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魔族大陆上有此成绩，真的是相当有效率！

忽然，亚芠眼尖的看到了地图上，距离坎维拉特镇东北方一千五百公里的沙漠边缘处，清楚的标示了一个湖泊，上面还写着天水湖，在天水湖的下面却又加了一个流字，天水湖应该就是这个湖泊的名字，但是这个流呢？看起来倒像是魔族的人名，亚芠忍不住指着这个流字问道：“老伯，这个流是什么意思？”

隆达看了一下，很快的解释道：“噢！这个流是指传说中一个居住在天水湖的魔族人。”

亚芠一愣，随即被挑起好奇心了，能够入的了黄星的法眼而特别在这张简图上标示名字的魔族人，想来必定不凡！

不等亚芠发问，隆达便已经自己说起来：“要说这个人，得先提到整个魔族大陆的势力分配，在这个大陆上总共有五大部族瓜分着整个魔族大陆的地盘，而这五大部族分别是天坦部族、雅色图部族、黎流闽部族、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其势力大小依序排列。

“在这五大部族当中，都有着相当特殊的人物存在着，也正是这些人物的存在，主导着整个魔族大陆的势力分配与部族兴盛衰亡。”

话锋一转，隆达忽然似笑非笑道：“其实，经过一番的查探之后，我们发现到，魔族大陆上其实也是有着类似我们大陆十大高手的排行榜，他们称之为斗神（注二）。

“在整个魔族大陆上，能够被称之为斗神的人总共有十六人，当中十五人分别位属于整个魔族大陆上最大的五个族，都是这些族的头目与氏长，其中最大势力的天坦族中就独占了当中的五位，其余的四族当中分别有一至三位。

“而这个流则是独立于部族之外的第十六位斗神，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借用部族的势力，而与其他十五位斗神相互抗庭的一个传奇人物。

“在魔族的传说当中，这个流。斗神成名一百多年来，历经了大大小小的战阵上千次，死在他手中的人物高达数千人，而且其他的十五个斗神几乎都曾经跟他动过手，只除了第一势力那位号称实力最强的天。斗神之外，不过他与其他斗神之间的胜败，就不是我们可以查得出来的，毕竟在这块大陆上，斗神的地位就有如我们的十大高手，几乎没有人敢去问结果。

“而这位因为其好斗的性格而被整个魔族大陆另外封了一个战神之名的流？斗神，在三十年前不知怎么的忽然隐居在这个天水湖旁，而因为他崇高的地位，所以原本掌控这个天水湖的沙漠爱浓族，还特别将这个天水湖附近三十里内划为禁区，不准任何人进入打扰到流。斗神的宁静，所以我才特别的将他的名字也列上去。”

注意到隆达在说这位流。斗神的事迹时，还不住的用着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亚芠不由的心里头暗暗的苦笑起来，从隆达的眼中，亚芠读出了这位流。斗神跟他比还差多了的意思，怎能不叫亚芠为之苦笑！

同时，从隆达刚刚的叙述当中，亚芠忍不住细数了一下这张简图上的人名：天、静、风、拳、刀、重、意、界、玛、鲁、史、摩、炎、狂、图，再加上最后的流，总共是十六个人名，也是代表魔族最强的十六人，十六斗神！

亚芠暗暗的记住了这些人名以及所属的势力。

看来，想要帮助葛征服整个魔族大陆，这十六斗神便是横越在葛面前的十六道高大的城墙关卡了。

不过，亚芠心中忽然泛起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个流。斗神，既不成立自己的部族（注三），也不加入任何一方，这与崇尚强大与战斗的魔族人天性不符，而且，如果隆达所说的没错的话，那么好斗的一个人会忽然的隐居起来，其中内情也一定相当的不简单，也许，在葛他们有足够实力起事之前，他该去拜访一下这个有战神之称的斗神，毕竟看起来，大家也算是邻居不是吗？

就在亚芠暗暗的考虑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这位流？斗神时，舱门再度打开了，苏兰双手托着一个精致圆盘，上面摆着茶壶与几样精致小点心走了进来，同时，亚芠忽然心中一震！

见到了苏兰以及苏兰手上的东西，隆达不由的呵呵一笑道：“哇！这么香？苏兰，今天可真难得，你竟然会亲自下厨做了这些小茶点，你知道吗？自从上次我尝过你的手艺之后，其他东西我都食之无味了，看来今天托了亚芠的福我可是口福不浅！”

隆达边说边忍不住的用鼻子吸吸空气中的清香，这举动顿时叫苏兰浮现了一抹笑容，谁知这时候，亚芠忽然站起来道：“老伯，我还有急事先离开了，麻烦你继续注意一下有关魔族大陆的动态，我们再联络好了！”说着亚芠起步就要走！

看到了亚芠如此突兀的举动，隆达不由的一楞，随即注意到了苏兰那忽然变得苍白的脸色，隆达傻住了！

走到苏兰面前，看到了苏兰那忽然苍白的脸色，亚芠忽然心中一阵不忍，莫名其妙的就伸手拿起了一块烤的色香俱全的金黄色小饼干放入嘴中，只觉这小饼干外脆内酥入口即化，顿时让他

觉得口齿生香，的确是难得的美味。

亚芠有点含糊道：“姊，这次我真的有事，你烤的饼干真的很好吃，下次有机会我再来品尝一下你的手艺！”

说着，亚芠又拿起了一块，丢进了自己的嘴中，然后才出了舱门扬长而去，但是经过了这一回，苏兰的脸色已经不再像刚刚那样的苍白了，反倒是有点红晕有点振奋的样子。

一旁的隆达看了老半天，忽然叹口气道：“苏兰，想不想跟我谈谈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兰一愣，转头看了一下隆达，隆达正用一种相当慈爱的眼光看着她！

注二：

斗神：在魔族大陆上对于实力高强的人所赋予的一种尊称，必须要由旁人给予并且公认才算数，其他的自己取的都不算数，其实力简单来说，单挑一万魔族精兵而不死，大概就有机会可以被称呼为斗神了。

当然了，并非说实力坚强的魔族人就会被称之为斗神，还是有许多实力相当坚强的人无法成为斗神，最主要的原因往往是在于名气！

因为斗神之所以名为斗神，那是因为想要让整个大陆的人都认识自己的实力，而参与打斗是最好的方法，每一个斗神几乎都有着成千上百的战斗经验！

注三：在魔族大陆中，实力代表着一切，如果有足够的实力的话，便可以集合大量的人才与人民占地为王成立自己的部族，类似于人类的自立为王，但是却比人类简单的多了，只要拳头够大，想要创立出属于自己的部族其实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而被赋予最强称号的斗神，当然是最佳的部族氏长人选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你那宝贝徒弟干的好事！”

站在沙丘上，望着眼前乱七八糟的人群，葛正卖力的在指挥着一群衣衫褴褛狼狈不堪的人群，而士兵们则是在旁边看戏的样子，亚芠微皱着眉头，问着感应他回来而飞过来迎接他的朱雀！

落在亚芠的肩上，朱雀叽叽喳喳的说了起来。

原来，就在亚芠离开没多久之后，正专心训练葛以及士兵们的朱雀，忽然发现在距离他们所在地约三十公里之外，正有着一大群魔族人在黄沙之中跋涉着，看他们的行进方向，正好是往这里过来。

朱雀心生好奇之下，便叫葛前往侦察，如果可以的话顺便将他们驱离，以避免这个秘密训练所曝光。

谁知道葛去了一段时间之后，非但没有将那群人给驱离，反倒是将这么拉杂的一大堆人给带了回来。

问他怎么回事，葛光是顾着指挥这群人也没回答它，气的朱雀只得发信号让亚芠回来，害的亚芠以为训练所出了什么事情而急忙赶回来！

亚芠仔细的观察一下训练所当中那一大群约近千人的人群，看着他们这一群人有老有少有男有

女，个个身上带着奇奇怪怪的工具包袱，一看就知道是不知哪来的落难百姓，葛怎么会将这一群人给带回来？

而且看着葛大呼小叫的分配位置，有的人甚至放下了身上的包袱，开始干起设营搭帐的活，一副要在这里住下来的模样，这是怎么一回事？

忙着指挥众人的葛终于发现在他身前的沙丘倒影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葛连忙转头一看，看到了亚芠已经回来了，葛连忙大声的吼了几句，然后连跑带爬的跑上了沙丘来到亚芠的面前鞠躬道：“老师您回来了呀！”

皱着眉，亚芠问道：“葛，这群人是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带来这里？”

葛小心翼翼的观察着亚芠的反应。

他倒也自知他在未经亚芠的同意之下，将这么一大群人给带来这里的行为，如果亚芠要处罚他的话他也无话可说，因此葛虽然低着头，

但是还是忍不住偷瞄着亚芠的脸色，还好，除了微微皱眉之外，脸色倒也是跟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那么的阴沈，看来亚芠并没有真正的生气！

将葛的小动作全都看在眼里，正如葛心里所嘀咕的一样，对于这件事情亚芠倒也真的不是在生气，只是疑惑葛为什么会将这么一群不知哪来的人给带来这里。

确定亚芠没有生气，葛的心中松了一口气，连忙一五一十的将他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群人给带来这里的原因说了出来。

原来，葛在朱雀的要求下前往侦察这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时，凭着在奴隶营中的经验，葛几乎是在第一眼，就确定了这群人一定是不知道哪里跑来的贫民群，葛甚至不怀疑当中有一大半的奴隶。

但是尽管是如此，葛却也还不敢大意，依旧小心翼翼的在旁边观察了一阵子，终于敢百分之百的确定这伙人应该是逃难的人群，想到了朱雀的交代，于是便想要现身去打交道，顺便想想办法让他们绕路！

就在这时候，葛忽然感觉到了周围有着某种骚动，葛的脸色不由的一变，他太熟悉这种骚动了，这是沙漠里面最骇人听闻的沙漠狼群。

这种沙漠狼群少则数十只多则上千只，经常成群结队的以袭击往来沙漠的行旅维生，在沙漠中遇到了这种狼群如果没有自保的力量的话，可以说是注定了要埋骨黄沙的下场，而无论葛怎么看，眼前的这群人都是属于那种没有足够自保能力的人。

看看这一群人，老人小孩就占了快三分之一，其他的还有身材比较娇小无力（对男性魔族人而言）的女性，真正的青壮男性还占了不到全部的四分之一的数，这群沙漠狼群如果说是小股的可能还好，但是如果说遇到了那种三、四百只的中型狼群的话，葛几乎就可以想见这群人的下场了。

静静的趴在黄沙当中，早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气息的葛，可以感觉的到自己周围有着越来越多的骚动，是沙漠狼群，现在它们在自己的周围，而且按照骚动的规模来看，这群狼群很遗憾的，应该最少有中等的规模以上，不知怎么的，感知了狼群的规模之后，葛不禁对眼前的这一群完全不知道狼群来到，而依旧在松软的黄沙上辛苦跋涉行走的人群感到着急。

忽然，很明显的，那个走在最前面看似领队的壮年人忽然停下了脚步，两眼不停的打量着周围波浪起伏的沙丘，忽然举起手来大吼道：“大家快集合，狼群来了！”

看着队伍因为中年人的大吼而起了骚动，原本拖的长长的队伍行列随即很快的往中央靠拢，力量比较薄弱的老弱全都被保护在最安全的中心处，能够战斗的不分男女全都拿起了各种相当简陋粗糙的刀剑来戒备，当中甚至不少人连刀剑都没有，手上只拿着一支烤肉用的铁杈之类的东西而已。

葛暗叹一声，那中年人虽然总算是早一步的发现了狼群的存在，但是却也已经来不及了！

果然，在人群还没能够完全来得及收敛完毕，狼群们就已经开始显露迹象，不断发出了尖锐的狼嚎，同时也由周围的沙丘不断的往这堆人群冲了过去，远远望过去就像是周围的沙丘全都崩塌了一样，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黄色巨浪，葛不禁倒抽了一口气，他还是低估了狼群的数目了，就眼前看来至少有上千头之多。

面对如此众多的狼群，顿时叫人群更加慌乱起来，到处响起了哭叫声。

中年人的脸色不由的也变得相当的难看，顿时中年人大喊道：“大家跟我去杀了这群畜生！”说着中年人比了一个手势，挥舞着手中的大刀，带着一半的青年往四周的狼群主动的迎了过去！

双方很快就交战在一起，到处都是一遍喊杀狼嚎声。

不可否认的，魔族人坚硬的身体与强悍的力量在这一场的魔狼角逐上，的确占了很大的便宜，任凭沙漠狼群是如何的凶狠，那尖牙利爪在魔族人的身上，也不过是造就出了一条条的伤痕而已，并未能够彻底的重创这群人。

但是到底是蚁多咬死象。

每一个魔族人最少要应付十来条的凶狠沙漠之狼，再加上这群人很明显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一般平民，所凭借着也就只有力量而已，

因此，几乎与狼群一交手就闹的手忙脚乱，个个浑身是伤的。

潜伏在沙堆当中，葛看到了眼前这群人岌岌可危，有许多狼群分别对着那些落单的人群进行攻击，已经有好几个人死于狼吻之下，又看到了狼群现在正试图突破众人的防守线，直接攻击那些被青壮守护在内的老弱，不由的心中一阵热血沸腾，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从沙堆中窜起，发出了一声沈雷般的大喝声，直接扑往位于他左手边最高点的那一头，比起其他沙漠之狼要大上一半的巨大黄狼！

从刚刚开始，葛便注意到了那头巨狼的存在，旁观者清的他注意到了是这一头巨狼最先发出攻击的狼嚎的，但是却又没有抢先攻击。

再看它的体型以及所站的位置，确定这头巨狼是这群狼群的头目，抱着擒贼先擒王的理念，葛一出手便是直接攻击这一头狼王。

察觉到葛的偷袭，狼王发出了一声的咆哮，身边几条看起来仿佛是这一头狼王的亲卫队的大狼，不由分说的展露着锐利的獠牙往葛扑来。

在经过了半个月的生死磨练又让亚芰训练了一个多月，葛现在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凭着运气逃出奴隶营的人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学过一招半式，但是葛在这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力量、速度甚至是五感都有了长足的提升，现在的他根本就不把这十来条大狼放在眼里，只是轻轻闪过了这些大狼的扑咬，有机会就给个一拳，毫不停留的直接扑向那头狼群首领。

看到了葛完全不受到其他狼群的阻挡向自己扑来，这头狼顿时又发出了一声咆哮，獠牙一露，

等着葛的过来。

看到了狼王威猛的神态，葛心中暗自一惊，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加快了自己的速度挥舞着拳头往那头狼扑去。

毕竟是头狼，虽然是畜生但是却也知道葛这一拳是挨不得的，四足一蹬地，竟然从沙丘上跃起直接跳向人狼混战的地方。

被狼闪过了自己这样蓄满气势的全力一击，葛没有时间惊讶，一扑不中之下顿时硬生生的收回了拳头，同时一扭腰，姿态怪异的反身跳起追着头狼跳入了混战当中。

头狼竟然灵异到知道葛是不会放过它的，在进入了混战堆当中之后竟然没有趁势躲入狼群里，反倒是四足站定大张着嘴等着葛的自投罗网。

看到了这头狼的模样葛不由一阵心惊，知道自己还是低估了这头狼。

他这一追等于是把自己给送上了头狼的獠牙下，但是现在身在半空中的他想要改变落点也已经来不及了。

而既然来不及改变自己的落点，生性强悍坚毅的葛干脆也不打算挽救了，鼓起了全身的力量，捏紧了拳头直接的往那头狼落下。

等不及葛落下，狼王怒吼一声，四肢再度一蹬，扑往了即将落地的葛，张大的嘴狠狠的咬了过来。

胆大的葛再见到狼王的狠势时非但没有怯弱，反而是一挥左拳看准了狼的大嘴一插，将整个拳头直接打入了狼的大嘴中，直探到喉咙。

狼王显然是作梦也没想到会碰到这么大胆的人，竟然敢将自己的拳头往它的嘴中送，顿时叫它浑身一震，而葛的这一大胆的作为同时也为葛获得了致胜的契机。

大嘴被整个拳头塞满的狼王根本就无法用力的往下咬，再加上拳头直接的插入喉咙当中，阻碍了呼吸，使得它在那一瞬间痛苦的几乎窒息，幸好痛苦的时间并不长，葛一发现到自己的无心冒险之举，竟为自己创得了这么大的有利收获，他完全没有丝毫怀疑的，挥舞着空着的右拳，一瞬间死命的在狼王的小腹胸部之间狠狠揍了好几拳，真的是拳拳到肉，拳拳碎骨。

等到葛觉得够了之后，将狼王甩开时，狼王早已经在葛那疯狂的打击与窒息的痛苦当中，一命归西。

仿佛是动物本身的灵觉一般，当狼王被葛甩开时，周遭的狼群仿佛是在同一瞬间察觉到了自己的头目已经死亡了，由葛周围的狼群开始，停下了攻击的动作，转而发出了一连串凄厉的高亢吼声，随即，宛如它们来时一样，潮水般的退去，只留下了几十具的尸体以及上百具的狼尸，当中包含了那头狼的巨大狼尸，满地疮痍！

有点疑惑着看着狼群撤退，葛没想到这沙漠狼群竟然在狼王死后便不战而退，否则真的再打起来的话，恐怕他也讨不了好！

想起了自己刚刚因为一时热血沸腾冲动的加入了战局，要不是幸运的很快解决了狼王的话，恐怕面对这上千头凶狠的沙漠之狼，他也只能够落荒而逃，哪里能够像现在这样安然无恙，甚至是毫发无伤的站在这！

这时候，那群人的领头中年人已经叫人开始收拾起自己人的尸体以及狼尸，这沙漠之狼的肉质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对于他们这些流离失所的流浪族民（注），倒也是相当难得一见的食物，

可不能够浪费。

一边命人收拾残局，这支流浪族民的首领往葛走过来。

来到葛的面前，中年人单膝一跪行了一个大礼，说道：“感谢这位毕达（魔族语中对身分高贵的人尊称的意思，概略等于人族的大人、高贵的人、恩人之类的意思），不嫌弃我等卑贱之身出手相救！”

从小就在奴隶营长大，二十几年来都被人当成了最低贱的奴隶来看待的葛，作梦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也可以被人冠以毕达这样的称呼，真的叫葛有种怪怪的感受。

看到了中年人还跪在自己的面前，葛连忙慌张的走上前伸手将中年人给扶了起来，略带慌张道：“这位大叔，我……我不是什么毕达，只是一个奴隶，请你不要这样子！”

不懂得说谎的葛还是坦白的说出了自己的真正身分，或者这世间就只有人族最擅长于说谎这一项特殊技能吧！

中年人一愣，虽然说他不是什么武艺高强的人物，但是能够领着千百个流浪族民到处流浪的他一点眼力倒是有的，刚刚看葛的出手，分明是有着不俗力量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奴隶呢？

不过尽管葛自称是一个奴隶，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都一样，毕竟葛是救了自己一群人的人，因此中年人还是对葛相当的尊重。

在中年人的力邀之下，葛随着中年人来到了人群所在之处，看来这群流浪族民已经知道了葛是挽救了他们这一次危机的人，因此看到了葛随着中年人过来，纷纷围过来毕达毕达的叫个不停，弄的葛一阵不好意思，头上的双角都泛起了一阵的蓝色来（等于人类的脸红）。

被热情的人们围了好一阵子，葛这才得以脱身出来，来到中年人的面前，葛已经知道他叫做级了。

望着眼前衣不蔽体个个狼狈不堪的人群，葛忍不住的问道：“级，你们是怎么回事？就我所知，就算是流浪族民也不该这样狼狈呀？”

级看了葛一眼，忍不住的摇头叹气道：“其实，我们本来也有快两千人的，但是前些日子我们流浪到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交界处时，正好遇上了两个部族在交战，措手不及的我们当场损失了很多人，后来为了要躲避两国的交战区域，不得已只好进入沙漠。

“谁知道进入沙漠之后，我们竟然在沙漠中迷路了，更糟的是因为是急忙逃离的缘故，使的我们很多的物资全都在逃难的期间遗失，迷路又缺乏物资的我们就变成了你现在所看到的模样了，四百六十人，这一路走来我们损失了四百六十人，当中虽然大多是老弱，但是也不乏为了寻找食物及跟沙漠上的野兽搏斗而丧命的勇士。

“今天，要不是毕达您伸出援手的话，我想，我们这支流浪族民就要尽数丧生于狼腹了！”

听着级说的哀戚，再看到了现场许多人已经迫不及待生吃起了那又腥又硬的狼肉来，可见在沙漠的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到底是过着怎样的一个生活了。

望着人群，葛忍不住的问道：“级，那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跟葛一样同样望着族民们，级有点木然道：“我们也不能怎么办，现在由于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交战的关系，使的整个死亡沙漠盆地的边界全都戒严当中，就算我们可以找到沙漠的出路也没办法通过，现在，我们只想要找到一个有水有食物的地方暂时居住一下，等到两个部族交

战完解除了边界的戒严，我们才有可能离开这个死亡沙漠盆地。”

看了葛一眼，级又摇摇头道：“不过这一切都要我们可以在两个部族交战的这段时间之内活下来才成，想来也不简单，这两个部族是老冤家了，这两三百年来每隔个几年就要打上那么一次，也不见谁压倒谁了，看来这一次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但是就算两个部族不打了，我们安全的离开这个沙漠，以后，除了再到其他地方继续流浪以外，还能够有什么打算？”

最后一句话级算是彻底的披露出了身为流浪族民的悲哀，同时，在葛转述着级的话的同时，亚芠也不由的心中一动，不过葛可看不出来亚芠在想什么，他还是继续的说下去！

听完了级所说的，葛不禁感到心中一酸，曾经身为奴隶的他对于级他们这种流浪族民的悲哀，他是格外可以体会的到。

又是一个热血上涌，葛忽然冲口而出道：“级，不如你们就到我那去吧！虽然我那边没有好的饮水跟食物，但是起码是一个可以安身的场所！”

基于热血之下脱口而出的话才说出口，葛便已经感到后悔了，毕竟那里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地方，起码，没有经过亚芠的同意便将这群流浪族民给带过去，真的可以吗？

“葛毕达，我我们……您……您真的愿意给我们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吗？这是真的吗？”紧紧握着葛的手，级激动到有点语无伦次，而葛望着级的脸，他已经说不出后悔的话来了。

得到了葛确认的点头回应，级激动的握着葛的手上下晃动了好几次，然后兴奋的说道：“葛毕达，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大家准备，很快就可以出发了。”

说着，级连爬带跑的冲往人群面前，大声的宣布着葛愿意要带大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丝毫没有刚刚指挥众人奋勇杀敌的那种稳重镇定的感觉，可见葛所说的话对他造成了多大的喜悦，而级宣布的话立即也引起了众人的喜悦欢呼声。

看这众人高兴的样子，葛心中不由的充满了一种满足感，同时对于可能会受到亚芠的责怪一事，葛现在也是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甘愿承受的心理了。

因此，在说完将这一群流浪族民带来这里的原因之后，葛在亚芠的面前半屈膝的跪下道：“老师，我知道我没有事先征求你的同意而将他们带回来，必定会让老师您不高兴，学生愿意接受老师您的处罚，只求老师您答应让这群人在这里暂住好吗？”

亚芠的脸丝毫不因葛的话而有所变动，但是看在葛的眼中却又显得是那么莫测高深，更是教葛心中忐忑不安。

而原本在底下兴高采烈的设营搭帐的流浪族民们，早已经发现到了沙丘上的事情了。

看着沙丘上不知怎么的忽然出现了一个相当罕见的人族，这就够叫他们吃惊的了，随即又看到了众人心目中的大恩人，先是相当恭敬的在这个人族的面前不知道说些什么事情，然后忽然做出了相当高的单膝跪地礼仰望着那个人族，这不由的叫大家相当的吃惊。

在他们的一干魔族人的种族观念里，他们的种族之所以称之为“圣族”，就是因为他们是最至高无上的，就算是族中最低等的奴隶也都还比其他的种族还要更高等，如今，众人心目中的葛毕达，竟然会对一个低等的人族做出这样的礼节来，真的是叫大家相当的吃惊！

但是众人当中最吃惊的便要算是级了！

刚刚，他就发现到亚芠的存在，再看到葛有点神色不安的走向亚芠时，他也跟着走了过来，在他的心中，对于拯救了他们并且提供了他们这么一个安稳隐秘地方生活的葛是相当的尊敬的，他不知道亚芠这个人族到底是什么身分，为什么会来这里，但是他早已打定主意了，如果说亚芠要对葛不利的话，那么就算是要他这一条命他也要维护葛的安全。

谁知道，他在旁边听到葛对于这个人族的第一句话、第一个称呼便叫级差点叫出声来，这个人族竟然会是葛的老师，这真是不可思议！

按捺下心中的疑虑，级虽然是站的远远的，但是他却拼命的拉长了耳朵听着葛跟亚芠之间的一言一语，听到最后，得知了葛带他们过来可能会遭受到葛的这个人族老师的处罚时，级再也忍不住了，跑了过来。

在葛后面一步之处也同样的单膝点地，望着亚芠，一字一句的说道：“葛毕达的人族老师，这件事情不关葛毕达的事情，全都是我的主意，如果你要处罚谁的话，就请你处罚我好了，葛毕达他拯救了我们，是我们的大毕达，是一个大好人，请你不要处罚他！”

级的话同样透过了肩上朱雀的翻译进入了亚芠的脑海当中，但是亚芠恍若未闻般，只是静静的看着同样静静的看着他的葛。

好半晌，亚芠忽然开口道：“葛，如果你愿意将这些人马上赶走，那我还可以原谅你这件事，不然的话，我将会把你踢出师门，从此你将不再是我的学生了！”

亚芠此话一出，葛与级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声惊呼来，在这个大陆上，学生被自己的老师踢出师门，那可是一件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大罪，任何一个被自己的老师舍弃的学生，终生都将遭受到他人的耻笑，不管他这辈子有多大的发展，在旁人的眼中，他始终是一个被老师舍弃的弃徒而已！

而葛更是作梦也没想到，亚芠竟然用这种方式，来逼迫他一定要将这些流浪族民赶走？

一瞬间，葛恍若遭受到雷击般的呆住了，甚么话也说不出来。

看着葛的样子，级终于忍不住的发出了他的不满来：“葛毕达的人族老师，你这未免也太过分了，葛毕达并没有犯了什么严重的过错，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亚芠将极度冰冷的目光投向了级，虽然是胆怯于亚芠那冰冷的目光，但是级却还是不由的叫道：“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走，我带着我的人走，我们已经承受过葛毕达一次的救命之恩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关系而害的葛毕达被逐出了师门，那就是我们天大的罪过，我们走！”

转过身来，级对着葛说道：“葛毕达，感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这就离开，避免你被你的人族老师逐出门墙，反正我们也流浪惯了，过惯了苦日子，烂命一条谁也拿不去，改日，如果有缘再相见的话，我们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惠的！”

说完，级愤恨的瞪了亚芠一眼，随即往沙丘下方移动，真的是要叫人离开了。

亚芠注意到了，原本听到他说要将他逐出门墙，葛的眼神是一阵的涣散，但是再听完了级的话之后，葛的眼神凝聚起来了，而且发出了一种相当坚定的神色，忽然朝亚芠磕了三个头，力量之大弄得沙地上凹了一个大洞来。

亚芠静静的看着葛的举动，不发一语。

磕完了三个头之后，葛站起来，恭敬的对着亚芠道：“老师，虽然您已经不再承认我是您的学生了，但是我心目中依旧还是当您是我的老师，谢谢您这段日子以来对学生我的照顾，请老师您多加保重！”

葛此话等于是表示出了他宁愿被亚芠逐出门墙，也不愿意将这群流浪族民赶离！

但是尽管已经明白了葛的决定，但是亚芠还是问道：“葛，你的决定是？”

葛淡淡道：“老师，我不想要将这群流离失所的可怜人赶离这里，但是我也不敢违背老师您的意思，所以，我只好跟他们一起离开了！”

亚芠似乎是一愣，随即说道：“葛，你大可不必如此，反正他们现在已经要走了，他们离开，你依旧是我的学生！”

似乎是笑了，葛淡淡的笑道：“不！老师，既然学生将他们从狼口中救了下来，又将他们带来这里，那么我对他们有一份责任在，况且，他们是相信我所以才会跟我过来，如今，我既然无法做到让他们在这里安居的诺言，但是我又不能违背老师您，所以，我选择跟他们一起离开！”

说着，葛对亚芠点点头，随即，转身叫道：“级，你等等，我跟你们一起走！”

原本已经离开了一段距离的级在听到葛的叫唤之后，不由的转过头来一看，这一看之下，级整个人楞住了，竟然连葛叫他的事情也忘记了。

发现到级的表情有点不对劲，葛不由的一楞，也随着级的目光，转头看向了他背后，在他的背后没有别人，就只有亚芠的存在，自然而然的，葛的目光也集中在亚芠身上，当葛的目光接触到亚芠的脸上时，葛也像级一样楞住了！

亚芠那原本应该是冰冷、生硬，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此时，竟然浮现出了一种奇特的微笑。

尽管因为种族不同所以审美观也不同，尽管身为魔族的他们无法很明确的分辨出人族微妙表情的差异，但是他们就是知道，亚芠在笑！

无法形容亚芠的微笑是怎样的一种笑，但是，看着亚芠脸上所浮现出来的那种充满虚幻般的悠远，仿佛是来自心底最深处，最真挚的微笑，不知怎么的，一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感觉忽然浮现在他们的心头。

望着亚芠笑容的他们只觉得那笑容，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笑容，是最温柔的笑容，更是最美丽的笑容，用尽了一切他们所知道的形容词，他们也觉得无法真正形容亚芠的笑，到底是给了他们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微朦幻虚之笑！

一个只有亚芠真心真情流露时，才有可能会出现在亚芠脸上的一种由心而发的温柔笑容！

此时此刻，葛与级有幸得以看到亚芠此生第二次的微朦幻虚之笑，仿佛心中所有的不平，所有的委屈与阴影，全都在亚芠的这一笑之下完全消失于无形，而亚芠肩上的朱雀则是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叹息声，一种只要是生命便不会错过的对于真正的美，真正的温柔所不由自主发出来的叹息，葛与级也一样，同样的叹息也出自于他们的嘴中！

同时在这瞬间，沈浸于亚芠的笑容当中的葛与级完全没有发现到，不知何时起，在亚芠的身体周边忽然慢慢的吹起了温柔的风来，轻轻的微风温柔的抚过了这里每一个人的身躯，带走了沙漠中的燥热，平息了人们心中的骚动。

慢慢的，风势慢慢加大起来，但是却完全没有带给人任何一丝不适，直到狂风吹起的黄沙阻碍了眼前的景象，葛与级才从亚芠的微笑当中回过神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短短的几个呼吸之

间。

回过神来的葛与级赫然发现到，在自己的身体周边竟然布满了寂静而疯狂的风，漫天扑地的黄沙让他们除了自己之外，根本就看不见其他的东西，隐约间，好像有很多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引发出了尖叫声来，但是这杂乱的尖叫声在传进其他人的耳中时，已经不比蚊子叫声大上多少了。

忽然，一道光明划破了这遍布黄沙的世界，照亮了所有人的眼睛，然后第二道、第三道一道接着一道的耀眼但是不难受的白光不断划破着黄色的天地，直到每个人眼中的黄色天地被白色所取代为止。

然后，所有人发现了，在这白色的天地里，所有人身上的创伤消失了，无论是年代久远的痼疾，新近的伤口，全都在这到令人感觉到耀眼的白色光芒下消失于无形，而且就连心底那隐藏起来无形的伤痛，仿佛也被这白光所驱离一样，众人在这白色的天地里所感觉到的，除了温暖之外，还是温暖！

慢慢的，白光逐渐的淡去，天地，又恢复成原先的天地不！

天也许一样是跟刚刚同样的蓝，但是地却变了，众人无比惊讶的发现到，不知何时起，自己所在的原本是一片乱石黄沙的地方，此时，自己却站在一个看起来虽然有点破旧荒废，但是明显是用石材所构建起来的建筑群当中，从各个建筑顶端那一角或是突出的的地方，众人依稀可以办识出那部分，正好是他们刚刚身边的乱石林中的一部分！

最明显的莫过于在某栋高大的尖塔型建筑，在那离地近十公尺的顶端处，很明显的被人用某种力量刮去了一层，多出了一个斜面，让显露出整体之后的建筑物看起来怪怪的感觉，而那个斜面上正是有亚芠用手指画出来的几十个人形！

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难道刚刚的那阵奇异怪风竟然在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把这里的黄沙全部吹卷一空，因而显现出了这不知道已经埋在黄沙底下多久的古代建筑来？

虽然无法置信，但是这却是目前唯一可以解释的。

相较于其他正忙着用奇迹的眼神看着四周新环境与打量自身不知何时已痊愈的伤口的其他人，葛与级此时心中的震撼真的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

因为他们真的是看到了一切事情的发展，知道推动这奇迹的力量来源是谁！

因为他们站的很近，所以他们至今依旧可以看得出来，亚芠的周边还不断有着温柔的微风轻轻的吹动着他的发梢与衣角，淡淡的白色光辉尚未完全从亚芠的身上消失。

站在某座三层高楼古迹的顶端，亚芠闭着双眼静静的感受着体内的变化，对于自己无意间外泄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景象他一无所知，他只是静静的感觉着体内那种神秘的温柔力量的存在。

忽然，一个带着恭喜意思的意念侵入了亚芠的脑海当中，唤醒了亚芠的神魂！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念，亚芠丝毫没有任何的讶异，仿佛，这样的意念可以流入他脑海中是相当的自然！

“恭喜你了亚芠！你终于真正领略了光的能量了！连风都更进一层了，真有你的！”

“是你呀！”

“对呀！除了我这个跟你一体两面的家伙以外，有谁可以这样跟你说话！”

脑海里面的亚芠似乎轻笑着摇摇头道：“对呀！除了你这阴魂不散的家伙之外，的确是没有人可以这么轻易的侵入我的思考里了！”

意念的主人，来自另外一个大陆上的主宰，守护了地球八千多年，堪称是地球生命守护神的至高幻兽王者的半身之一，太始，对着自己的另外一个半身发出了调侃的笑意道：“看来真正领略了风与光的真谛，对你的心境影响还真是大呀！竟然还可以跟我开起玩笑来！”

亚芠淡淡一笑：“是呀！我也想不到，我竟然可以从我的徒儿身上，领略到光明的真谛以及那风的坚韧，的确是想不到呀！”

带着笑意，太始道：“你如果早点有这本事的话，也不必将凯特他们送到我这里来了，不过这也不算慢，有了你的这层领悟，连我也受益良多，凯特他们也可以尽早恢复了！”

“你？”难掩心中的疑惑，亚芠忍不住对着万里之外的太始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带着浓浓的笑意，太始故作惊讶道：“咦？我没有告诉过你吗？我们是一体的两面，你的力量有何突破我的力量也会跟着增加的这件事吗？”

亚芠一愣，正想要发话，太始的意念又传来了：“好了，我不多说了，我要去试试你新领悟的光之力量了，实验品就拿凯特他们好了，掰掰！”

亚芠气极，但是太始却已经切掉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凭他现在的能力要主动连上太始并不是那么容易，亚芠也只好摇头醒来了。

醒过来的亚芠，最先看到的就是自己所在的地方已经撤彻底底的改变了。

亚芠眼中惊讶的目光一闪而过，随即注意到了站在不远处第二层楼高的葛与级正楞楞看着他，脸上满是惊讶的神情。

有点理解到这是自己在先后领悟到风与光的能量之后所造成的后果，亚芠也没有多说什么。望着葛，亚芠轻轻叫唤道：“葛！”

听到了亚芠在叫他，葛本能的躬身道：“老师！”随即，葛忽然想到了自己已经被亚芠给逐出师门了，这一声老师岂不是冒犯亚芠了？

望着葛，亚芠淡淡的说道：“这些人，是你带来的，你便要负责，这一切与我无关，别奢望我会帮你的忙，知道吗？”

葛一楞，本能的点点头，随即想到亚芠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不是已经要离开了吗？

未待葛反应，亚芠又说道：“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安排这些人，三天后的晚上你来找我！”

说完，亚芠又对旁边的朱雀道：“朱雀，这几天你辛苦一下，那些士兵的训练就交给你了，实战的训练这三天当中暂时取消，等我回来再说！”

朱雀点点头。

亚芠随即转身轻轻的一跃破空飞翔而去了，他要去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的消化自己刚刚受到了葛那为人不为己的牺牲精神所感，因而引发的光与风的领悟经验了！

望着亚芠迅速远去消失的背影，葛全傻眼了，现在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注四：

流浪族人：没有自己所属的部族，在魔族大陆上到处流浪寻求寄身之所，成员千奇百怪，脱逃的士兵、没落的部族族民、没有主人的奴隶都有，身分仅高于一般的奴隶一点，在某些部族当中，甚至将流浪族民的地位看做比一般的奴隶还要低下。

一般的部族很少会接受这些流浪族民的，因为流浪族民的组成分子甚杂，往往每到一处便会引发该处的社会乱象，是各部族排斥的对象。

看着葛一脸呆呆的样子，朱雀飞到了葛的头上，用力一啄，那相当习惯的疼痛顿时教葛回过神来，不敢得罪朱雀，葛可怜兮兮的问道：“朱雀，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底有没有被逐出师门？还有级他们可不可以留下来？”

朱雀嘻嘻的一笑，忽然又啄了葛一下骂道：“说你是笨小子还真的是够笨的了。你到现在还没有领悟到吗？刚刚的一切都是你老师在考验你的！”

葛这下真的是忍不住的抓抓头，相当纳闷的说道：“朱雀，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受到了葛抓头动作的影响，朱雀不敢在葛的头上立足，怕自己一个不小心被葛给拍成了鸟干，飞起来，虚浮在葛的面前，摆起了前辈的架子教训道：“真是够笨的了！笨小子，你想想看，你老师刚刚交代了你什么事？你该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

“你再想一下，你那个老师虽然说人是无情了点，性格嘛！的确是相当的别扭，但是你认为你老师会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人吗？他会是那种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要把你逐出师门的人吗？”

朱雀每说一句，葛的脸上便多浮出一分的惊喜笑容，到最后，甚至是咧着嘴大笑的说道：“朱雀，老师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被逐出师门，而且级他们也可以留在这里？”

朱雀看着葛傻笑的模样，想到了这小子怎么到现在才想通，又想到自己刚刚被这小子的抓头动作给吓到，忍不住忽然小翅膀往葛的头上一拍，可别小看了朱雀身小，这一拍顿时教葛跌了个狗吃屎，但是尽管如此葛还是笑的跟个白痴一样，乐不可支。

一旁的级则是看的心惊胆跳，他只看到葛面对着一只红色的奇异怪鸟不断的自言自语（朱雀与葛的交谈是用心灵感应，别人听不见），最后还被那只怪鸟一个翅膀拍的往前摔了一下，真的瞧不出这怪鸟的力量有那么大。

虽然说是很担心葛的情况，但是光从葛的自言自语当中，级很快就了解到了葛在说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葛的那个人族老师在考验葛的心智，虽然不知道葛的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听到自己等人可以留在这里，级就不由的心中一阵兴奋起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看葛的样子，分明是通过了他老师的考验了，在大陆上流浪了这么久，一双眼睛不知道看过了多少的人情世故，级深深的了解到，如果说老师设下了考验，而学生可以顺利的通过的话，那么将来从老师身上获得的好处一定是不少，一想到这，级不禁为葛高兴起来！果然是好心有好报！

而葛自己倒是不像级想那么多，对于亚芠为什么会这么做的原因葛完全没有去猜测，他现在只是相当高兴自己没有被老师给逐出师门，而且级他们也能够留在这里。

忽然，一个清脆的声音流进了级的脑海里面：“这个直肠子笨脑筋的傻小子还真是傻人有傻福，你说是不是呀？”

被这个声音吓了一大跳，级忽然发现到朱雀正用一双闪耀着红色光芒的小眼睛别有深意的望着他，他终于知道刚刚为什么葛会自言自语了，也晓得刚刚那话是由这只怪鸟直接传进他的脑海

里面的。

望着朱雀，级不由的暗叫一声：“我的天！”

刚刚，他正想是不是要提醒一下葛，可以趁这个机会从他的那个人族老师身上多挖点东西，好多得点好处，没想到朱雀却仿佛对他的心中所思一清二楚般。

刚刚那段话等于是在警告他，葛就是因为他的直肠子笨脑筋，所以才能够通过亚芠的考验，如今他如果告诉他要这样做的话，那等于是将葛那通过考验的特质被抹煞掉了，到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一想到这，级忍不住吓出一身冷汗，如果他真的是做了，反而会造成了爱之得以害之的后果，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朝朱雀肯定的点点头，级转头看着地上傻笑的葛，心中有点同意了朱雀的论点，不是这么傻又这么直的葛，在刚刚是绝对通不过亚芠的考验的，毕竟，为了他们这么一群不相干的卑贱流浪族民，竟然宁愿让自己的老师逐出师门，的确是傻的可以，但是也傻的叫人忍不住尊敬他！

盘坐在一间临时清理出来的空旷石室当中，亚芠脸上表情高深莫测的望着正揣测不安望着自己的葛，心里暗暗的感叹着，人的际遇还真的相当难以掌控呀！

他作梦也没想到，他自己竟然会在这个他别有居心收下的徒儿身上，领悟了光与风的真谛！

当初因为自己一时兴起，想要看看这个徒儿的心性如何，所以乘势借机要他在人与力量之间作一个选择。

依照他对于葛的了解，相当渴望力量的葛应该是百分之百会选择将级一群人驱离才是，更何况，级他们跟葛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故旧之情，会做这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

但是亚芠怎么也没想到，为了级那么一群与他毫不相干的人，葛竟然会选择被他逐出师门，为的只是他的心中那一份责任感，真的是叫亚芠相当的意外。

当时的他虽然说表面上平静无波，但是实际上，葛那坚毅的眼神在他的眼中却是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

亚芠无法理解，为什么呢？

葛明知道在这个大陆上，唯有他可以让他这个奴隶出身的人获得强横的力量，而且他也确实在这么做，为什么葛竟然会这样坚定的放弃一条他最渴望的力量之路，反而愿意跟这一群流浪族民们离开？

不！

亚芠知道自己明白的，其实，他真的是明白的，只是他从来不愿去想这件事而已！

望着葛的眼神，亚芠的思绪仿佛随风般的飘荡，飞过了万里汪洋，飞过了穷山恶水，飞到了他的故乡。

思绪的回忆中，亚芠仿佛是化身成风一般，他的心是风的心，他的身是风的姿态，而他的生命就是那风的生命，风就是他的全部，风就是他的一切，风也就是他，他也就是风！

以前他曾经明白的风的姿态，领悟的风的心，晓得了风也有生命，这些，一切的一切，在这个思绪飘洋过海的时候，全都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他，亚芠。斯达克，便是那风的另一个名

字，因为他的心、他的身、他的生命便是那风的心、风的身、风的生命！

轻轻的，充满着他那思绪的风，温柔的吹抚过那万里外故乡中的每一寸秀丽的大地、雄伟的高山、宁静的湖泊、美丽的河流，还有那一张接着一张，充满朴实而真诚的笑脸，一个个用他们那真挚朴实的心，在那片丰厚的大地上耕耘的陌生人。

就为了那一张张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笑脸，所以，他远渡重洋来到这陌生的大陆，所求的，无非是为了让那笑脸能够以继续存在而想要寻找一个盟友。

啊！就为了这样的一个渺小的理由，所以他现在在这里！

值得吗？

亚芠问着自己的心！

望着葛那坚毅的目光，也许，他的答案就跟他这个徒儿一样，值得！

真的值得，只是他从来不去想这件事情，或者，他的心比他还要早知道这个蕴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答案，因此，他从来没有去怀疑过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因为答案早就呈现在他的心中了！

同时，仿佛己身已成风的亚芠不由自主的牵动着周围的风，在那疯狂但是不可怕的风中，他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了，那一个个流浪族民因为找到了安身之所脸上所洋溢的笑容，对于葛真挚的感谢，还有葛那不求回报的坚定心智，一瞬间，亚芠迷失了，迷失在这一片温柔的情感所编织而成的罗网中。

反想己身，在人类当中大概很少人敢说一句他不怕他的吧！

少年时的回忆让那充满着憎恨与悲哀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一般！

为了那些惧怕自己的人，为了那些曾经带给了自己无穷痛苦的人，自己到底是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是他知道的，正如葛的眼中所表示的，他其实是无悔的。

当无悔这答案出现在他的心中时，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光的存在，原来，光是无悔呀！

虽然照耀了天地间的一切，但是光从来都是无悔的，那无悔的光此时正充斥着他的心他的身，也充斥着天地之间，那一刻，他终于懂得光的心了，光的心没有什么，就是无悔二字而已！

说来可笑，身为光属性的他，使用着光的能量治愈了不知多少人，甚至被人称之为慈悲圣者，但是直到今天，他才算是真正懂得光的心，懂得光的真谛！

而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徒儿触发的！

脸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亚芠仔细的看着眼前正不知所措的葛，看来自己这个当老师的是太过严肃了，否则，自己的学生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笑脸而如此的忐忑不安了。

望着葛，亚芠温和的说道：“葛，还记得老师在收你为徒之前向你说过的话吗？”

听到了亚芠用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问着自己，葛不禁一楞，随即才反应过来道：“老师，学生还记得，老师是要学生统一整个大陆！”

亚芠点点头：“你知道老师是在利用你吗？就连收你为徒也是别有居心的吗？”

葛一楞，忽然点头又摇头道：“知道，老师您从来没有对学生隐瞒自己的企图，但是学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亚芠一奇，颇感有趣的问道：“这话怎么说？难道你一点都不怪老师我存心不良吗？”

葛此时显得相当的平静道：“不！一点也不！在学生想来，老师您虽然是打着利用学生来达成您统一整个圣族大陆的希望，但是学生何尝不是从老师您的身上，得到了学生一直想要的力量呢！

“再说，虽然老师您认为的是利用学生，但是老师您的企图又何尝不是学生我的企图呢！

“统一我圣族大陆，这可是学生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现在，有老师您在这里，学生相信，我一定可以依照老师您所说的，统一整个圣族大陆的！”

亚芠略带惊奇的看一下葛，没想到葛还真的是那种大智若愚型的人物，看来，自己真的是捡到了宝，收到了一个好学生了！

亚芠轻叹的摇摇头道：“葛呀！老师其实一直在考虑着一件事！”

葛安静的看着亚芠，他晓得，现在并不是自己去问老师什么事的时候！

抬起头来，直直的看着葛，亚芠微笑道：“其实，为师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是该对你毫无保留的传授还是该对你有所保留呢？

“如果对你有所保留的话，为师保证可以让你在一年之中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高手，老实说，这对于为师的期望以及你的愿望来说是最有利的。

“但是如果为师对你毫无保留的传授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花个一百年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无法成为一个高手，这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而言，都是一项不利不智的选择！”

葛整个脑袋全都乱了，亚芠说错了吧！怎么可能会有所保留的传授，反而效果比毫无保留传授的效果要差那么多？

亚芠微微一笑道：“葛，现在让你选择，你会选哪一项？”

葛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说道：“老师，如果您要让我自己去选择的话，那我当然是会选择老师毫无保留的教授学生了！”

亚芠眉梢一挑，颇感有趣的问道：“为什么？葛，莫非你没有听清楚？为师说毫无保留的意思，是我将依照为师所知的将你的力量提升，当然了，如此一来就无法将为师的全部本领交给你了，而若要将全部的本领学会的话，一方面则将会耗费不少的时间，另一方面来说，因为为师是人族，有很多的东西也无法确定是否适合你来学习唷！

“就这样有所保留的学习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高手，但相反的如果说全部都没有保留的传授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因为贪多而嚼不烂，更可能会因为彼此的体质不同到最后一事无成，这样，你还要为师毫无保留的传授吗？”

望了亚芠一眼，葛嘿嘿傻笑道：“嗯！虽然老师您将没有保留的说的那么好，但是我总觉得老师好像有所保留似的，心里总是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还是请老师您毫无保留的教导学生比较好，再说，如果我这个当学生的不把老师您的本事给掏空的话，又有什么面目可以当您的学生了，老师您说是吧！”

亚芠脸上浮现了古怪的笑意，忽然轻笑道：“好家伙，耍心眼耍到为师的头上来了！”

说着，亚芠忽然忍不住的伸手在葛的头上敲了一下，而葛只能摸摸被亚芠所敲的地方嘿嘿傻笑着！

望着葛，亚芠微笑道：“其实，为师刚刚跟你说的并没有错，如果你选择了要为师有所保留的传授，那么为师将在最少的时间中让你获得强大的力量，而你选择的是为师毫无保留的传授，那么，为师也将会毫无保留的教导你，但是结果如何也正如为师刚刚所告诉你的，为师也无法肯定！”

听到亚芠这么的一讲，葛忍不住的张大了嘴巴，原来敢情自个的老师还真的是没骗自己呀！

站起来拍拍葛的肩膀，亚芠道：“葛，既然你已经选择了要为师的全力传授，那从今天晚上开始，为师就真的要严加训练你了！”

说着忽然一拉葛的手，葛只觉一瞬间天旋地转，待他回过神来，他跟亚芠已经在一片无垠的沙漠中央，而远处，那个他们命名为“古沙城”的沙漠古镇已经离他们好远了，隐约间只见到一点点的黑影而已！

如此难以想象的瞬移动作与速度，不由的叫葛再一次张大了嘴巴，除了第一次看到亚芠动手之外，这是第二次由亚芠所带给他的震撼了。

笑了笑，亚芠温和道：“这是为师算是比较有系统的六大绝招之一的风！”

葛木讷的点点头，他记住了这个几乎在一瞬间就将他带来这里的招式的名字了！

叫葛盘腿坐在沙地上，亚芠开始绕着葛转圈子，同时一双眼睛不停的在葛的身上游移着，仔细的一看，亚芠的眼中同时泛出了金银的光辉，看的葛不由的心中一阵发毛，那从亚芠的眼中射出的金银光芒，仿佛是将他全身上下内外全都看透了！

好半晌，亚芠转到葛的面前盘腿坐下，微笑道：“果然是不出我所料！”

葛一愣，不由的看着亚芠，不知道亚芠所谓的不出所料是什么意思？

略微偏个头，亚芠望着停在自己的右肩上仿佛闭目沈睡、实则扮演着他与葛之间的翻译桥梁的朱雀，轻轻的送出了一道讯息。

朱雀的眼睛一张，朝亚芠点点头，随即，忽然展翅停在葛的头上，对着葛说道：“笨小子听好了，现在你的老师要将某种修炼方式教给你，有鉴于你老师说话都是透过我的翻译而念出来，所以为了怕你会无法会意我所翻译的词句，所以特别透过我直接将他的意念传达给你。

“待会，你要尽量放开自己的心灵来接收你老师的意念，至于该怎么做，只要你心中不存有抗拒的念头就成了，是不是能够得到你老师的真传，就看这一次了，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你只好选择当你老师有所保留教授的弟子了！”

仿佛被朱雀的话给吓到了，葛的脸部不由的僵硬起来，身体更是整个紧绷起来，朱雀见状连忙道：“笨小子，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注定得不到你老师的真传了，来，先放松你的身体，接着深呼吸，什么也不要去想，对！就是这样！”

在朱雀的引导下，葛本能的闭上了眼，慢慢的坐着深呼吸，同时也缓缓的纾解自己心中紧张的心情，慢慢的进入了什么也不想的境界！

望着逐渐进入状况的葛，亚芠脸上那僵硬的表情微微的显露出了他紧张的心情。

虽然说他的精神力相当的强大，虽然说用这种用意念来交流的事跟太始、朱雀、白虎它们使用的相当熟练了，但是今天到底是跟一般的人，而且又是与葛这个异族的学生，效果如何亚芠不知道，能不能够成功，亚芠也没有把握！

吸吐了几下平静自己的心情，亚芠缓缓的将自己所要教导葛的知识，慢慢的依着自己的意念流缓缓透过了朱雀的增幅，直接输入了葛的脑海中。

葛那原本平静的脑海里，随着亚芠的意念传输过去，慢慢出现了仿佛是亚芠的声音那般的幻听，跟与朱雀在交谈时不一样，亚芠的声音显得是那么的飘忽，但是却又那么的震撼着他的心灵。

明明亚芠所说的东西他无一听的懂，但是偏偏亚芠所说的每一字一句他又知道自己其实是相当明白，但是他到底是明白了什么？

他却也说不上来！

明明不懂却明白，明明明白却说不出的感受，叫葛心中一阵难受，那种感觉就像是一股气憋在胸中，但是却吐不出来的仿佛窒息般的感受！

这样难过的感受，随着亚芠的意念所教导的东西越多，葛越是觉得难受，表现在外的，就是葛浑身不由的发出了剧烈的颤抖。

不知道过了多久，完全迷失在这种感受当中的葛，没有注意到亚芠的意念流不知何时已经退去，此时的葛已经完全被充塞脑海中的那些似懂非懂、似明非明的东西给弄得满头混乱，看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消化回神！

从葛的头上飞起来，朱雀又回到亚芠的肩膀上，望着浑身是汗的亚芠，朱雀关心的问道：“亚芠，你还好吧？”

亚芠轻轻的点头，随即吁了一口气道：“没想到，想要跟你们以外的一般人做精神意念的交流会这么累，刚刚没多久的时间竟然将我的精神力耗去了那么多，真是叫人想不到！”

朱雀轻轻一笑道：“这是当然的了，你又不是跟我们一样，一出生头一个学会的就是如何用意念与同伴交流，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你的精神力已经算是强大到不可思议了，等闲的人怕不到一秒钟就受不了了，亏你还能够用意念教人家东西！”

亚芠轻叹一声，这种意念沟通的事情以后还是少做为妙才是！

望着葛，亚芠道：“朱雀，葛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了，我看他还要好一会才会回神！”

朱雀点点头，再度的落在葛的头上，而亚芠则是转身回到了古沙城，刚刚那没多久的时间，又是在朱雀的协助之下，他的精神力竟然耗掉了七八成，现在可是需要好好的休息一番！

第二天一大早，亚芠刚刚从静坐中醒来，由于精神异力的大量耗损，让亚芠也不得不借着运转天心诀来迅速复原，天知道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正式的打坐修炼了，以他现在的功力来说，打坐修炼早已经不能对他有何助益了，除了恢复力量与疗伤之外，根本无法提升他的力量！

走出了葛特地要人帮忙清出来让他居住的独立房间，远远的，亚芠便看到了一些流浪族民的小孩在嬉戏，一旁，几个士兵与流浪族民的青年正有模有样的进行武艺切磋，但是更多人则是站在那个他亲手刻下招式的大楼前，瞪大眼睛看着，而且大多是一些中老一辈的！

眼前的景象不由的叫亚芠心中一动，闭目冥查一下，原来葛虽然已经回过神来了，但是现在还

在半路上，还没有来得及回到这古沙城来！

亚芠低头沈思了一会，随即又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当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在亚芠的屋子外，风尘仆仆的葛终于回到了古沙城当中，所有的体力几乎全都耗费在刚刚的沙漠跋涉，甚至精神也因为这前所未有的意念交流而感到相当疲倦，但是葛依旧是来到了亚芠的屋子面前。

亚芠所在的是一间平房，原本应该有隔间的，但是却因为年久失修的关系，原有的隔间几乎都已经被风化光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大厅了，不过平心而论，亚芠的住所算是相当不错了，起码四面墙跟屋顶都还算是完整，其他人所住的不是少了一面墙就是屋顶破个洞，

没办法，谁叫亚芠是葛的老师！

望着空无一物的大门口出现葛的影子，亚芠头也不回的说道：“葛，回去休息吧，你也累了。”

虽然说在意念交流时葛是被动的接受一方，但是由于亚芠为了方便以后教学着想，因此虽然说没有正式的传授给葛什么绝学，但是却一口气把他所知道的这种武学与魔法的常识，灌进了葛的脑中。

面对这些庞杂而前所未知的各种知识，光是消化这些知识便教葛耗尽心力了，这个时候葛也只是硬撑着来见亚芠，实际上，葛现在用头昏昏脑钝钝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脑袋里面昏眩状况。

幸好亚芠对于葛的情况相当的了解，因此一开口便教葛去休息，而葛听到了亚芠的话，如获大赦般，回到了自己的临时居所，往阴凉的地上一躺，便两眼一闭的呼呼大睡起来。

不过在临睡前，葛忽然想到了，刚刚在他过去时，亚芠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方方正正的石板，他到的时候正好看到亚芠坐在一块石板前不知道在干什么？

带着这样的一个疑惑，葛深深的进入了梦乡中，他实在是太累了。

葛这一睡便是连睡了两天的时间才醒过来，他一醒过来时，便看到了级正一脸兴奋的坐在他的旁边。

看到葛终于醒过来了，级便相当兴奋的说道：“葛毕达，您醒啦！您已经睡两天两夜了！”

葛坐起来，本能的摇摇头，仿佛是借着这个动作来让自己清醒一下。好不容易恢复了精神，葛转头望着级疑惑道：“级，你怎么会在这里？”

级兴奋道：“葛毕达，我是来跟你说一件好消息的。”

不等葛发问，级马上又自己说道：“葛毕达，你知道吗？昨天，昨天下午，我们竟然在城里面发现了一口井，那口井不知道有多深，里面竟然还有水，足够让我们大家用！

“此外，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有一大群沙漠里的野兽往我们这座古沙城冲过来，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暴毙在城外，现在，我们的食物跟饮水都没问题了！”

听到了级这么一说，葛也不由的精神一震，在沙漠当中饮水跟食物是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只要这两样东西充足的话，想要在沙漠中活下去并不成问题，尤其是，像他们在这个沙漠中央的古沙城，周围没有什么绿洲之类的东西，这两样东西更是难以取得，如今听到级说竟然已经解决了，顿时叫葛喜出望外。

急忙捉着级的手，葛惊喜道：“级，水井在哪里？快带我去看！”

级也是笑容满面，连忙带着葛走出了他的屋子。

刚刚走出了屋子，葛便看到了这个废弃的古沙城的街头巷尾当中，不管是道路还是屋顶、屋檐，几乎是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全都晒满了各种处理好的兽皮兽肉，光是眼前所见的，葛几乎可断定够所有人吃上几个月的了。

尾随着级，葛一面急着去看那水井，一面不住的跟街道两侧见到他而笑容满面跟他打招呼的人们回礼，看着大家脸上那满足的表情，

葛不禁也跟着满足了。

当日，在亚芠的力量下所显露出来的古沙城一角概略成圆形，大约有一公里半径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要用人力来挖的话，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够让同样面积的古沙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可以想见当初亚芠所展露出来的力量有多可怕！

根据级的观察，目前脱离沙堆掩埋部位的古沙城，应该是属于旧古沙城当中靠近市中心的部分，之所以会下此判断，原因便在于目前众人所见的建筑在经过沙漠侵袭掩埋、而还能够保持着原先的形状，可见当初在建筑时所用的材料相当的好。

再者，目前所显露出来的，虽然只有三条主要的五公尺宽街道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街道，这些不管是大还是小的街道全都相当的笔直，而且可以看出全都是用石板铺成，再加上边缘的地方有一块很明显的平坦空地，虽然并未完全的显露出面貌来，但是应该是广场一类的场所。

再加上这里的建筑虽然已经成半风化的破毁状况，但是依旧是可以看得出这些建筑物的规模都相当的大，绝对不是一般平民可以住的起的，因此，级相当确定这里应该是以前的古沙城中身分比较高贵的人居住的地方。

只不过受限于学识的关系，所以无法从这些上尖下方的建筑以及这么特殊的地理位置，判断出这座古沙城到底是由谁所建，它们真正的主人到底是属于古代的哪一个部族的！

跟在级的背后，葛穿过了人群来到了靠近广场的某一栋只有八根柱子支撑着屋顶、类似凉亭之类的建筑前，级指着凉亭内拥挤的人群对葛道：“葛毕达，这个地方就是水井所在的地方。

“其实前天我们便发现到这口井了，但是那时这口井已被沙子填满，我当时抱着万一的想法，叫人掏这口井看看可不可以让水重新涌出来，但是经过了两天的努力，将这口井往下掏了七八公尺之后，却完全没有一丝水气的存在！

“原本我们都已经放弃了说，但是今天早上过来一看，却发现昨天都还布满沙子的水井竟然冒出水来了，真的是叫人惊喜万分！”

略带着惊奇神色，葛忍不住的凑向前看着这口井，而原本为在井边取水的其他人见到葛跟级过来，连忙自动让出了一条路来让葛跟级通过！

来到井边，葛看着眼前这口大约有两公尺长的方井，忍不住往井内一看，现在的井内早已充满了清凉的地下水，葛看了老半天也看不出来，不过隐约间，葛感觉到这口已经干枯了不知道多久的古井，绝对不可能会自己冒出水来的，当中应该是有什么原因在！

看了一下，葛也禁不住这清凉的诱惑，忍不住捧起了水大口的喝了一口，只觉一股清凉直透心肺，相当的舒畅。

对于魔族人来说，身体外面有鳞片保护又没有汗腺可以减少大量的水分的流失，因此他们对于

水的需求远不如人类那么大量，大概只要人类的十分之一的补充量便可以了，但是毕竟他们也是生物，也是需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这一口井对于在这里的千多人来讲，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痛快的泼了自己满头满脸的水之后，葛与级离开了水井旁边，站在外面看着其他人兴高采烈的来来往往取水，葛随口问起：“级，水井现在看了，那你说的那些沙漠野兽是怎么回事？”

级摇摇头百思不解道：“就在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们派出的警戒忽然把我叫醒，说是看到了远处有大量的黄烟弥漫，像是数量很多的东西正往这里过来。

“我过去一看，果然是看到远处里有着大量的黄烟弥漫，仿佛是有着千军万马正往我们这里过来似的，但是就在我还来不及叫大家起床戒备的时候，那弥漫的黄烟忽然慢慢的淡薄起来。

“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于是我便带了几个人过去察看一下，结果却发现在我们古沙城两里外，不知怎么的竟然倒毙了数也数不清的大小型各种沙漠中的野兽，外表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痕迹，但是当我把其中之一剖开来看时，却发现到这野兽的心脏竟然已经碎裂了。

“当时我灵机一动，想到了我们不是正愁着没有食物吗？于是我便将大家全都叫起来，大伙忙了一夜，将这些野兽给抬了回来处理起来当成食物。

“不过没想到的是，大家在处理时全都发现这群野兽竟然无一例外的心脏部位有问题，感觉上，还真的像是这些野兽心脏有问题又知道我们这里缺食物，所以赶着来这里送死给我们当食物来着！”

民生两大问题获得了解决，心情大悦的级也忍不住的说笑起来了！

但是级的说笑却带给了葛心中灵光一闪，葛连忙的问道：“级，我的老师这几天都在哪里？在做什么？”

不提亚芠还好，葛一提起亚芠，级忍不住的脸色一沈，说道：“葛毕达，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拜一个人族当老师，但是不是我要说你那个老师呀！你的老师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

葛一愣，不由的问道：“这话怎么说？”

级嫌恶道：“前天，我们这里的食物跟饮水都已经告空，你又在沈睡，我想说好歹那个人族是你的老师，所以我便去找你那个老师禀报这件事情，谁知道你那个人族老师竟然相当无情的说什么收留我们的是你跟他无关，叫我不要去烦他，有什么问题等你醒过来找你商量，他什么都不会管的！

“这几天，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没见过他走出来过！”

听到级这么一说，葛不禁一楞，自己的老师真的那么说？忽然，葛皱着眉头说道：“级，你说你是前天去向我老师说我们已经没有食物跟饮水了是吧？”

级点点头正想在数落亚芠时，葛又追问道：“你说这口应该没有水的水井是今天早上来看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冒出水来的是吧？”

级点点头，葛又说道：“而且，你也说了，昨天晚上，大家全都出动去搬那些自己跑过来暴毙在我们城外，仿佛是知道我们没有食物而过来当我们食物的野兽，整个古沙城里面除了已经睡死的我之外，就只有我的老师在了是吧！”

级又点点头，忽然，级了解到葛这么说的原因了，忍不住怀疑道：“葛毕达，你的意思是说这可能吗？”

葛面带笑容微笑道：“错不了的，能够让原本干枯的水井再度涌出水泉来，不知道要将古井往下挖多深；而能够驱使大批野兽，而且还可以无声无息的将这一大群的野兽全都击毙的人，我想不出这整个古沙城里面除了我的老师之外，还有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再说好了，前天你刚刚跟我老师说过我们没有水跟食物，昨天马上就出现可以当食物的野兽群跟水，这时机也真的未免太巧合了一点！”

级一楞，到底他是带领着上千个流浪族民到处流浪的首领，见识当然是相当的广博，只是一时之间被民生问题解决高兴给冲昏头了，

再加上又不满亚芠曾经对他所说过的话，所以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当中的疑问，如今被葛这么一提醒，倒也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亚芠那天所说的话依旧充斥在级的脑海里，事实上，刚刚级对葛所说的话是经过了掩饰的，前天，他去向亚芠说这件事情时，本来也就不奢望亚芠有办法解决，只是想要让亚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而已，但是亚芠却直接跟他说，他们全都是葛收下来的，他们的死活与他这个当老师的没有任何关系，就算全部的人都饿死渴死也都与他无关！

如此冷酷无情的话哪有不叫级心中怒火中烧的，要不是看在亚芠算是葛的老师，看在葛的份上的话，级恐怕在前天就跟亚芠理论起来，管他明知亚芠的力量不是他所能比得上的。

因此，尽管明知葛说的有理，但是级还是悻悻道：“葛毕达，我想这应该不太可能吧！”

葛一楞，随即发现出了级似乎是对于自己的老师有相当大的意见在，对于这点，葛现在虽然是已经发现了，但是却也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叹了一口气，葛说道：“级，既然现在食物跟饮水都充足了，那你就好好的安排你的人在这里安顿下来吧！等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交战结束之后，你们就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死亡沙漠盆地了。”

听到葛的话，级欲言又止的，最后对葛点点头之后，转头往自己同伴的方向走了过去，而葛则是转身往亚芠居住的屋子走了过去。

来到亚芠的屋子前，还来不及说话，屋中便传来了亚芠的声音道：“葛，进来！”

葛耸耸肩，对于亚芠的先知先觉，他已经不会再感到吃惊了。

走进了亚芠的房间，葛有点吃惊的看到了原本空无一物的屋子当中，竟然到处散乱着各种约一公尺见方的大小石板，仔细一瞧，石板上面刻画了各种图样，全都是人形动作的图形，此外，在图形旁边还有着文字书写在上面。

不敢多看，葛对着背对着他、正在一块石板上刻画着的亚芠躬身道：“老师！”

“嗯！”亚芠应了一声，依旧是没有转过身来，还是用手在他面前的石板上刻画着东西，葛不敢打扰亚芠，眼观鼻鼻观心的恭立在亚芠的背后五步之处，静静的等着亚芠的指示。

好一会，亚芠似乎是完成了手里的工作了，放下了手中的石板，站起来转身面对着葛。

见到亚芠已经转过身来，葛益发恭敬，等着亚芠开口。

“葛，接着！”随着一声的话落，亚芠忽然伸手一挥，顿时将他面前的一块石板凌空挥飞到葛的面前。

葛匆匆忙忙接下，一方面讶异着这块石板的分量，一方面感到不解，亚芠干嘛要叫他接住这块石板？

亚芠提醒道：“葛，看一下石板！”

照着亚芠的话，葛低头看一下手上的石板，发现石板上面刻着相当多的陌生又熟悉的文字！

说陌生是因为这些文字在三天前他连一个都不认识，是属于遥远的人族的文字，说熟悉是这些文字在三天前与亚芠的意念交流当中，亚芠已经直接刻画在他的脑海当中，现在，他可以读出了每一个文字的音，知道它们的意思，甚至，他还看出了这是一篇没有名字的人族武功心法来。

不解的望着亚芠，亚芠又再度的转过身去背对着葛说道：“葛，这是一篇为师的一个前辈传授给为师的绝学！

“虽然为师并未曾真正修炼过这门绝学，但是却从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好处，现在，为师将这篇绝学交给你，希望你要好好的修炼它！”

葛一楞，忍不住的疑问道：“可是老师，您不是说人族的武学并不适合我们圣族修炼吗？怎么现在又要我修炼这一篇人族武学？”

“呵呵！”轻轻发出了一阵笑声，亚芠道：“那是一般的正常人族武学才不适合你们圣族修炼，但是这一套武学却不一样。”

转过身来，亚芠温和道：“这套武学是那位老前辈在因缘凑巧下所练成的奇异武学，是融合了人族魔法与武功真气的绝学，正好适合你们圣族那兼具了魔法与力量的斗气路子，对你而言是再适合不过了。

“我已经将那位老前辈所传授于我的绝学给予系统化，并且加入了为师的修炼心得加以补充改善好让你方便修炼，不过还需要你修得了斗气以后才能够修炼，这一点你务必要记住！”

葛点点头，低头又看了一下手中写满了密密麻麻文字的石板。

亚芠走过来，拍拍葛的肩膀道：“葛，你要记住一件事，那位老前辈凭借着这套武学在人族里面号称天下第一高手，三百年无人敢掠其锋，只是因为这套武学不适合一般人学习，因此一直没有适当的传人。

“为师也没想到，这么一套不适合人族体质学习的武学，反倒像是专为你们圣族所创的一样，让为师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找到了这套武学的真正传人，我希望你要认真的修炼，千万不可侮辱了这一套武学！”

其实不用亚芠来提醒，当葛听到手中的石板上所记录的，竟然是人族里面的第一高手仗以称雄人族三百年的武学时，早已经是两眼放光，忍不住紧紧抱住了这块石板，对于崇拜强者的魔族人来说，有什么比第一要来的更有诱惑力的？

看到葛那两眼放光兴奋的样子，亚芠笑了笑，又拍拍葛的肩膀道：“葛，可别兴奋过头了，记得为师的交代，这套武学是彻底混合真气与魔力来施展的，与你们的斗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你未具斗气之前，如果妄加修炼的话，恐怕会造成你不可弥补的伤害，这一点，你要谨记在心！”

葛连忙点点头，但是手中的石板却是抱的更紧，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听进去还是没有？

亚芠再度一笑，指着屋内杂乱的石板道：“这些石板都是为师这几天来的成果，为师已经将这

些石板予以编号，从第一号到第十号是为师针对你的身体状况所研究出来，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加强你的肉体修炼，让你顺利获得斗气的修炼方式，你可以依照顺序逐一修炼！

“从十一号之后是为师将一些认为可以使用，而且适合你修炼的外门招式，你同样可以按照顺序修炼，但是，当中某些比较特殊的招式，则需要等你修炼了那套武学之后才可以学习，不过我想应该是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突兀的一句话，顿时让贪婪的望着屋内散乱一地的石板的葛回过神来，有点疑惑亚芠这句话是从何而来？

突然，葛想到亚芠从刚刚到现在，语气当中隐约有种将要离开而交代事项味道，这一发现顿时叫葛心中一惊，不顾手中宝贝万分的石板，忽然咚的一声两腿一屈，跪了下来哀戚道：“老师，是否学生犯了什么错，不然老师您为什么要离开？”

亚芠一楞，他倒没想到葛竟然这么敏感，他都还没说他要走，葛就从他的话中察觉出来了。

轻轻的一笑，亚芠将葛扶起来微笑道：“傻小子，为师又不是一去就不回来了！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为师便会回来，那时，便是你实现曾经答应为师条件的时候了！”

说着，亚芠慢慢走出了屋子，望着天空中明亮的蓝天，轻轻的叹口气道：“葛，为师之前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基本上，为师收你为徒甚至要你来统一整个大陆，全都是有目的的。虽然说这个目的暂时无法告诉你，但是这却是为师来到这块大陆的最主要目的！”

葛疑惑不解，虽然亚芠一再地说着他是因为这个目的来到这块大陆的，而且又一再地强调着要他统一整个大陆，葛无法明白亚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他就一定可以统一整个大陆，又是为什么会选择他这个奴隶来执行这个目的，但是，依照现在的情况看起来，统一整个大陆也不过是自己这个老师要达到他的目的的其中一个条件而已！

想到这，葛真的很难以想象，对现在的他而言，不管他在亚芠的面前说的多么坚决而且肯定，统一大陆的梦虽然美好，但是仍属于一种虚幻的梦想，根本不是他可以办的到的，对于这一点，葛倒还有自知之明！

如今，亚芠这么突然的说要离开一阵子，难道，这一次的离开也是为了那个目的吗？

微笑的看着葛，亚芠突然道：“葛，为师离开的这段时间中，这里的一切就全交给你主理了，那几个士兵的训练不可以间断，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问朱雀，我会把朱雀留在这里！”

说完，微微的一笑，葛可以从亚芠的微笑中感受到了亚芠仿佛是在鼓励着他！

还来不及说些什么，亚芠身上的斗篷忽然轻轻一飘，紧接着，亚芠整个人笔直的往空中飞了上去。

楞楞看着亚芠的身影消失在碧蓝的天际，葛这时才回过神来，但是却又陷入了更大的迷惑中，这什么跟什么嘛！怎么自己的老师一下子就留了一大堆什么武功的，然后就只说了要他好好的修炼跟着就这么离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葛相当迷惑的时候，身处在空中的亚芠则正透过意念与万里之外的太始交流着！

“亚芠，我已经从朱雀那知道了你的决定了，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回应着太始的意念，亚芠微笑道：“毕竟，葛也算是我这辈子头一个收下的徒弟，收下他时我已经是存了不正的居心了，我又何尝忍心将他再变成我的傀儡一样的人物，让他一辈子都身不由己？”

“但是，你在这个当头离开他，难道不怕葛在学会了那些武功之后翻脸不认人吗？”太始忍不住问着。

亚芠轻轻的一笑：“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在学会了我的武功之后翻脸不认人，那么，他也就不值得留在这个世上了！我既然能够造就他，那么我便能够毁了他！”

语气中充斥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但是不管是谁，包括了太始在内，是绝对没有人会怀疑亚芠说出这话的真实性，因为，亚芠就是一个有资格这么说的人物！

太始再度传来了意念：“算了，你高兴就好！”

说完了这句话，太始的意念再度断绝，而亚芠则是遥望着脚下已经缩成了一个小点的古沙城，微微的叹口气道：“葛，别让我失望呀！是王者、是霸者，一切等为师回来之后便可知晓了！”

说完，亚芠转身，朝着数百里之外的坎维拉特镇的方向飞去！

第三天，自从自己的老师亚芠离开之后，葛已经待在亚芠的房间中三天了。

在这三天当中，级来了好几次，每一次过来就是看到葛手里抓着划满了蚯蚓一样东西（人族文字）的石板，呆呆的看着，跟他说话，葛也只是嗯嗯嗯要不就啊啊啊的回应，看样子也知道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叫级相当伤脑筋，真的是想不通那些石板真有那么好看？竟然会让葛连续看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傍晚，葛终于从亚芠的房间中走了出来，早已经在房间外面等很久的级见状连忙上前道：“葛，你终于肯出来了！”

葛木讷的望了级一眼，接着恍若未见般嘴里喃喃自语，摇摇晃晃的往自己的房间走过去了。

级大愕，连忙的追上去。

这次，级终于听清楚葛到底是在嘴里念着什么了。

“不可能！”

“好惊人！”

“好可怕”

“这叫人不敢相信”

虽然是听清楚了，但是级却觉得更加莫名其妙，把自己关了三天，出来后葛又是这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真的是叫级想不通其中到底是有什么奥妙在？

看着葛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房子，级不由的叹口气，算了，那件事情就自己来作主好了！

回头来，看到葛在进去屋子前竟然在大门旁撞了一下，随即又像是没事人一样的往屋内走去，没多久，便在屋外听到屋内传来了葛那宛如雷响般的打呼声来。

级摇摇头，转身来到了已经被所有人公认为聚会场所的半边广场处。

在半边广场处，所有的人全都聚集在这里，流浪族民、士兵们，全都在这个广场上等着他，或

者是说等着他带葛过来！

望着眼前一张张充满着期盼、但却又再看到只有他一个人走过来而充满失望的脸孔，级不由的暗自苦笑一声。

来到众人的面前，级叹口气道：“各位，请听我一言！”

原本心中期盼的人没有出现而导致议论纷纷的众人，在听到了级的话之后，全部都安静下来，静静的听着级要说什么？

望着众人，级说道：“各位，刚刚，我去找过葛毕达了，但是由于葛毕达这几天来不眠不休的在他人族老师的屋子里面，所以，刚刚我见到他时，葛毕达已经是相当疲倦了，而且也已经先去休息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吵他了！”

听到了级这么一说，众人不由的起了骚动，大家盼了这么多天，结果却换来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叫大家不由的相当的失望！

轻咳一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之后，级正色道：“大家稍安勿躁，葛毕达他现在真的是太累了，我想，我们就维持原状好了，其他的，等葛毕达醒过来之后再说好了！”

虽然相当的不情愿，但是这也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毕竟，葛一方面是大家的恩人，另一方面来讲，又是有求于葛，所以大家也不敢真的去吵葛，因此，吵闹了一阵子之后，大家便只能够解散了。

另一方面，深深陷入了各种奇奇怪怪招式、在脑海中上演恐怖梦境的葛，则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人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已经快要吵翻天了，他依旧一边狂喊着什么怒啸狂海、绝天斩、袭魂手等众多一听就知道是某种武功招式的名字，一边陷入更深的恶梦当中！

第二天一大早。

一个魁梧的人影正在半边广场辛勤的挥拳，打击着掩盖大部分广场斜坡沙堆的沙子，仔细一看，这个人影实在是相当怪异的一个人影，全身给人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原来这个人不是天生就长成这个样子，而是在他自己的肩、臂、腰、腿上，全都用相当粗重的石块系在上面，看那重量，恐怕不比这个人的体重轻上多少！

再仔细靠近一点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睡了一整天之后，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的葛，但是葛怎么会发神经似的在自己的身上各处系上了这么多的重物，然后来这里打着沙子玩？

原来，葛现在所做的完全是依照亚芠在第一块石板上所记录下来的，可以有效而且迅速提升他的力量的方法来办！

经过了快两个月每天研究葛的魔族人身体，亚芠发展出一整套有系统的训练方式，可以在最大限度当中增加葛的力量、速度、体力等等的基本能力。

亚芠写在石板上的第一条要求便是，要葛在他所指定的身体各处，分别系上亚芠所造出来的重物，然后每天到沙堆广场的沙堆前空手打击沙堆，直到葛可以徒手打出块状的沙子时，葛才有资格进行下一步。

而且，在亚芠写在石板上面的，对于葛打沙堆的姿势还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要求葛必须要以蹲马步的姿势，按照着小腿、大腿、腰、肩、手臂然后拳头的顺序，凝聚力量于拳头的正面打沙子。

葛原本以为这是相当简单的事情，谁知道，当他真的开始这样练的时候，他才发现到亚芠所定

下的方法到底有多困难！

葛要面对的第一个困难便是背负在身上的重物。

有这些重物在身，饶葛自认自己的体力在这段时间中已有长足的进步，还是会感觉到喘不过气来。

第二个困难便是要确实按照亚芠所说的方法来挥拳打沙子。葛试了整个早上，但是不是忘了腰就是腿没用力，全都没有达到亚芠的要求。

第三个困难就是，无论葛怎么尝试，不管他如何的运用拳头怎么打，每一次，打出来的沙子全都像是天女散花般，别说凝为块状了，就是同一个方向的也没有。

葛虽然不知道亚芠为什么给他出的第一个功课是这样的，但是，相信自己的老师不会欺骗自己，葛一整个早上还是不断持续的努力打着沙子。

其实，葛并不晓得，亚芠要他在身上背负着这些重物，以及依照他所规定的方式来打沙子，为的便是充分的锻炼葛全身上下的肌肉，这样的用力方式可以充分运动到每一根肌肉，而且，还能够让葛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如何运用自己全身的力量，并且对于身体的协调性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除此外，由于葛的身上背负着重物，使葛在不知不觉间同样在锻炼着自己的体力跟力量，再加上亚芠又要求他必须要打出块状的沙子，这等于是教葛如何的去学习将全身的力量凝聚成为一点。

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拥有强大的力量是人人都可以办的到，但是能够将力量凝聚成为一点，可不是一般的练武之人可以办到的。

当然了，像这种兼顾了许多方面的训练绝对不会有多好过就是了，对葛来说，每一拳几乎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再加上身上的重量不断在消耗着他的体力，让葛更是累个半死，有好几次葛都几乎想要停止不练，但是，每每想到了亚芠在离开之前的那个鼓励的笑容，葛便咬着牙继续练下去。

当葛不知道对沙子打出了第几拳的时候，在他的周围，已经围了很多人在看他打沙子了，连级也过来了。

站在葛的旁边，级一边皱着眉头看着随着葛一拳又一拳而飞扬的沙子，一边忍不住的问道：“葛毕达，你这是在干什么？”

葛手里的动作完全没停，只是抬头看了一下级，随即又继续的打着拳，不过，他倒是回答级了。

“这是我的老师要我做的训练！”

级一挑眉，葛所说的显然是出乎了级的意料之外，同时也挑起了级的好奇心，忍不住在一旁观察起来，好半晌，他只见到葛不断的变换着出拳的角度打着他前面的沙子。

看了好久，级还是看不太懂，终于耐不住好奇心的问道：“葛毕达，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一边喘着气，葛一边相当干脆的回答道：“不知道，这是我的老师对我出的第一个课题，我一定要完成用拳头打出块状的沙子来。”

级一听也如同葛刚开始时所想的那样，心中暗想，这还不简单？

一边想着，级一边忍不住的模仿起葛的姿势，也开始打起了眼前的沙堆来，只不过，他也如同葛一样，打出的全都是天女散花！

级不信邪，不由连出了好几拳开始打了起来，而一旁，早就有人好奇的学着葛的姿势尝试起来了。

级连连出了好几十拳，打的自己的手都快酸死了，但是却还是没有办法打出所谓的块状沙子来。

他出的力量越大，速度越快，飞溅起来的沙子就越散，而且，用这种怪异的姿势（魔族没有所谓的马步这个观念）越蹲两腿也越酸越痛，到最后，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转而向葛求教起来！

虽然说葛并不想让级一直在身边打扰着自己，但是，葛还是暂时停止了自己的训练，耐心的对级说起了如何蹲马步，如何的出力，然后如何的打出自己凝聚了力量的拳头。

而在葛对级说话的同时，在葛的旁边，早已经围了大量的人，纷纷拉长耳朵听着葛对级的教导。

当葛对级说完继续着自己的训练后，几乎整个流浪族民跟士兵全都闻风而来，一时之间，只看到了半边广场的四周全都布满了一个个蹲着马步的人影在打着沙子，甚至有不少人因为没位置了，还特地跑到其他地方去找合适的地方练习，但是却无一可以打得出整块的沙子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经过了昨天连续一整天训练的葛，拖着无比酸痛的身体来到了半边广场，要继续昨天未完成的训练。

谁知道，当葛来到半边广场的时候，却发现到半边广场上早就已经挤满了人群在做着训练。

看到葛过来时，纷纷的涌了上来，甲问着：“葛毕达，请问一下，这个马步到底是要怎样蹲才对？昨天我好像蹲的不怎么对！”

乙问道：“葛毕达，这个小腿、大腿、腰、手的力量到底要怎样串连在一起呀？”

丙问说：“葛毕达，你能不能示范一次给我看一下怎么打拳，昨天我好像都做错了！”

另外一边，士兵甲说道：“葛，你说这个要用拳头打出块状的沙子到底是怎么打呀？我怎么都打不出来？”

士兵乙又抢着道：“葛，我想这个打拳出去的时候是不是要转腰呀？昨天我转腰好像力量比较大唷！”

葛昏头了，完全没有心里准备的葛一下子面对着这么多的人跟问题，轰的葛整个脑子全都乱了，根本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最后，终于一声大喊传来，压制住了众人的问题跟拥挤：“所有人退开，让葛毕达帮我们示范一次，大家不要这样子烦葛毕达了！”

是级，他看葛被众人烦的脸色都有点变了，连忙大声的喝止众人。

葛感激的看了一下走到他身边的级，随即听到级低声的说道：“葛毕达，请你示范一下昨天的练习好吗？”

脑袋里面一片混沌的葛楞楞的在众人特意让出来的地方，一扎马步，轻喝一声，随即一拳打出，顿时，一小团的沙子应拳而出。

顿时引来了众人的惊呼声，是一团耶，虽然还是有些散沙，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的出来，葛的这一拳真的是打出了非天女散花的另外一种景象。

当众人疯狂上涌正想要问葛到底是怎么做到时，一旁的级已经发出大叫道：“大家不必问了，想想看昨天葛毕达练习了多久，你们又练习了多久？就算葛毕达告诉你们怎么办到的，你们又有办法可以办到吗？现在，想要跟葛毕达一样办到这种事的，就自己去练习吧！”

一听到自己的首领开口了，再想到昨天自己的确没打几拳就停下来休息了，的确没资格问葛，因此，所有人全都低着头，默默的找了自己的地盘，开始练习起来，一时之间，大喝声纷纷响起，以为打的时候叫出声音来就可以打出一整团的沙子，众人也仿效葛刚刚的作为，一边大叫一边练习起来。

而葛对于周遭的事情，甚至是级刚刚所说的话根本就没听进耳里，他只是相当惊奇的望着自己的手，怎么也想不通，昨天无论他怎么打都是天女散花，怎么今天在不知不觉间竟然可以打出这么聚集的沙团来？

好半晌，想不通自己怎么办到的葛回过神来，望着站在一旁笑咪咪的级，又看看周围密密麻麻在练习的人群，终于忍不住的问道：“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你们今天都“

听到葛终于问起了这一回事，级这才含笑的说起为什么今天这么一大早，他们都会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了！

原来昨天，众人原本看着葛在打沙子做训练，好奇的也跟着练了一会，但是大家都一样，没练多久，就因为自己一直打不出块状的沙子，再加上浑身酸痛而且又顶着沙漠中的毒辣太阳而受不了的停止了尝试。

本来这样也就罢了，刚好在昨天晚上，有几个流浪族民的小孩子因为细故拌嘴而吵起来，最后演变成打架来。

本来这种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偏偏叫人不敢置信的是，在打架的双方一边是两个足足大了三岁的兄弟，另一边则是一个相当瘦小的孩子，可是打架的结果却是那个瘦小的孩子大获全胜，两个年纪块头比较大的孩子全被打昏而结束。

刚好，那时候有几个大人在旁边看到了，发现到，原本那个比较瘦小的孩子刚开始是被两个大孩子追着打，但是也许是被逼急了，那个瘦小的孩子忽然反扑，想也不想就给两个大块头孩子一人一拳，没想到这一拳竟然就叫两个大孩子当场被打倒还昏了过去。

旁边的大人大惊失色，连忙的过来察看那两个昏倒的孩子，总算是没有大碍，直到双方的家长都来了之后和解也就算是了事了。

但是事后问起那个小孩到底是怎样把两个比他大的孩子给打昏的，那个小孩吞吞吐吐的说，那时候他也想不到那么多，就只是顺手把今天早上他好奇的跟着葛练了几遍的拳给打出来，他也没想到真的打中了两人，还把两个人给打昏了。

很快的，这件事情就传遍了所有人的耳中，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众人这才了解到，今天早上大家跟着葛胡乱练着玩的打沙子游戏的拳，竟然会这么的厉害，于是，便有了今天早上的这一幕！

葛听了吃惊不已。

他自己也没想到，老师要自己做的训练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一个练过几遍的小孩子竟然可以一拳将一个比他大的孩子打昏，而且还是一次两个！

难怪今天早上大家都跑过来练习了，这样有用的东西谁不想学会？

知道了当中的原因之后，葛朝级点点头，便想去继续他的练习了，既然知道老师教的东西这么有用，自己当然更要认真的练习了。

就在这时，级忽然将葛拉住，然后拖着葛到广场边缘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这里除了他跟葛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人了！

葛有点疑惑的看着级，不知道级把他拉到这来想要干什么？他还要把握时间练习呢！

在确定自己的谈话不会被第三个人听到之后，级相当严肃的望着葛，忽然道：“葛毕达，这样真的可以吗？”

葛一楞，级到底在说什么可以？

知道葛听不懂，级补充说明道：“我是说，你把你老师教你的东西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吗？”

葛再一楞，他还是听不懂级到底是在说什么？

见到葛是真的不懂，级只好说的更坦白道：“葛毕达，我知道你还年轻，有很多的事情你不懂，我是想要提醒你一件事，不管是我们圣族还是人族，通常都有一条规定，那就是师门绝学在未经老师的许可之前，不可以私自的传给外人你知道吗？”

一瞬间，葛头上那原本带着微微蓝色色泽的双角变的苍白了，他听懂了，就算他再怎么无知，他也是知道这种有关师门大忌的事的！

来不及向级道谢，葛先是往半边广场的方向冲出了几步，随即停了下来，似乎是想了一下之后，忽然又转头往亚芠的屋子的方向冲了过去。

望着葛匆匆忙忙的身影，级不由的叹口气，他可以了解到葛此时心中的担忧。

见多识广的他太清楚这种将师门绝学外传的后果了。

就他以往所听到的，像这种私自将师门绝学传给外人的下场往往都是相当悲惨的，不但传的人可能会受到师门最严厉的处分，那些学的人最轻的便是被废掉，严重一点的便是被杀了，藉此以避免让师门的绝学外传！

也因此，当初他禁止了众人去学习那些刻在最高建筑顶端的招式，自己也不敢去学，就怕因为未经亚芠的同意，而擅自的学会了那些东西的话，会遭到不可测的后果。

而现在，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将他亚芠教他东西也教给了众人，知道这严重后果的级，这才借着自己的特权与不准打扰葛修炼的理由，来禁止其他人向葛询问，但是他的能力也到此为止了！

看出再这样下去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引起亚芠的不悦的话，不但葛会受到处罚，甚至众人的下场也会相当的凄惨，所以，级才不得不偷偷的提醒一下葛，否则，像这种绝学可是人人都想学的，如果没有这种顾忌的话，恐怕他会练的比任何人都凶，毕竟，他实在是尝够了那种没有力

量而被人视为低等人的滋味了！

望着消失在街角的葛的背影，级又忍不住的摇摇头。

光是葛知道忌讳还不够，他还要去提醒一下众人，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搞不好，大家的下场可不会好看到哪！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葛摇摇头的往半边广场走了过去，一边还在心里暗暗的琢磨着该用什么理由让大家停止练习，毕竟，大家都是流浪族民的一员，他可以体会大家渴望力量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是那么的迫切！

另一边，葛急急忙忙的冲回了亚芠的屋子里面，二话不讲的就摇着坐在亚芠的石桌上打盹的朱雀，把朱雀给叫醒过来！

睁开眼睛，朱雀看着一脸惊慌的葛，疑惑的问道：“葛，你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惊慌？”

葛苦笑一声，焦虑的说道：“朱雀，怎么办，我违背老师的意思了，我完了！”

见到葛一副又惊慌又害怕的样子，朱雀心中一奇，安抚道：“葛，别慌张，有什么话你慢慢说没关系！”

听从了朱雀的话，葛连连的吸气，平抚一下自己那因为级的一席话而相当慌恐的心情，好半晌，葛这才说道：“朱雀，怎么办？我竟然把老师教我的训练方法教给了其他的人了，我犯了师门大忌了，我会被老师处罚了！”

听着葛的话，朱雀不由的心中一惊：“什么？你把那篇心法教人了？”

葛一楞，这才会意到朱雀指的是那一篇亚芠教给他的人族天下第一高手的密藏心法，不由的摇摇头道：“不！

不是那篇心法，而是老师教我的训练方式！“

朱雀一愕，什么训练方式？

见到朱雀不明白，葛这才想到眼前的朱雀不过是一只鸟，怎么可能会了解到师门大忌这类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自己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商量，所以，葛还是一五一十的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级对他提醒的话，全都一古脑的说给朱雀听！

说完了之后，葛既担心又害怕的望着朱雀，希望朱雀这只跟亚芠形影不离的神秘小鸟，可以给他出个主意才好。

好不容易的从葛那颠三倒四的话中听出了葛到底是在为什么事情担心之后，朱雀不由的在心中暗笑起来，这种事也好怕成这个样子？

但是看到葛那么担心的样子，朱雀还是忍不住的提醒道：“葛，你先别担心，你先想想，当初你老师说过的话！你的老师有没有说不准你将他教你的东西教给别人？”

葛一楞，但是还是乖乖的回想一下当初亚芠交代他的话，想了一下之后，葛摇摇头，亚芠当初是没有说过不准将他教自己的东西教会别人，但是亚芠也没有说过他可以教别人的话呀！

直接从葛的脑海里面读取了葛的想法，朱雀神秘的笑了笑道：“还记得当初你的老师曾经说

过，级那一伙人怎么样都与他无关，他们是你收来的人就是你的责任这句话吧？”

葛点点头，朱雀又继续道：“你的老师当初在离开时也曾经跟你说过，这里的一切全都由你全权处理吧？还要你去训练那些士兵是吧？

“从你老师的话来看，也就是说，不管级那伙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都跟你的老师他无关是吧？”

朱雀每说一句葛便点一次头，但是他还是不懂这跟他泄漏师门绝学有什么关系？

朱雀含笑道：“笨小子，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老师为什么要叫没有半点真才实料的你来负责训练那些士兵？”

葛一楞，他的确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训练那些士兵，说实在的，要不是亚芠曾经在他的脑海里面灌了一些东西的话，那些士兵基本上都比他懂的武术还要多呢！

他是凭什么要去训练他们？

经朱雀这么一提，葛不由的楞住了，他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朱雀微笑道：“说到底，就是你小子笨，也不想想看，你的老师既然已经留了这么一大堆的石板秘笈给你，说了要让你处理一切，又要你去训练他些士兵好成为你日后的基本武力，你就不会多转个脑筋想一下，你的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要你按照石板上的东西来训练那些士兵们，不然，你的老师干嘛花那么大的工夫让你学会人族的文字跟武学常识，为的就是要你在这段时间在那些士兵的心目中奠定你的地位，否则，那些士兵永远只是口服心不服，但是如果你能够给予他们强大的力量，那他们才会真的服了你，接受你的领导！

“真是笨呀！亏你老师还提醒你说，这些东西全都是按照你们圣族人的体质设计出来的，你该不会以为他们就不是圣族人了吧？”

见到葛不开窍，朱雀忍不住的透露出了一点亚芠的用心来点醒一下葛，这下子，葛终于了解到了，原来亚芠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替他这个学生设想那么多了呀！

想起了刚刚那些士兵们的表现，葛现在是格外的可以体会到亚芠的用心，若非如此的话，在那些士兵们的眼中，自己永远是亚芠的学生而已，又如何能够去领导这一批亚芠专门收来给自己当武力的士兵呢？

经过了朱雀这么一说，士兵方面是没问题了，因为老师等于是已经同意了，但是那些流浪族民呢？

还来不及问出口，朱雀照样已经从葛那单纯的脑袋里面读出来了，不由气恼的飞起来，在葛的脑袋上用力一啄，气呼呼的说道：“还以为你是真的开窍了呢！

原来还是十窍通九窍一一窍不通呀！

“刚刚我对你说的话都白说了，你的老师不是早就说过了吗？级那伙人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就算你要把他教给你的东西”白白“的教给他们也是跟他没关，这你懂了吧？”

摸摸被朱雀啄到的地方，葛这下真的是放心了，搞了老半天，原来老师把东西教给他之后，他要怎么处理老师一概不过问呀！

真是的，害他白白的担心了老半天！

看着葛那副傻蛋兼白痴的样子，朱雀只是猛翻白眼，他到底是真懂还是假懂呀！

算了，亚芰已经交代过它了，除非葛有事主动来问它，否则的话它不要插手葛的任何决定！

回到桌子上，朱雀两眼一闭，笨小子到底是成龙还是成虫，就看这段时间的表现了，它也爱莫能助，只能祝他好运了，该提醒的它已经提醒过了，不懂的把握时机它也没办法了！

如果在奇武大陆大陆上，随便在路边找一个路人询问他对於传说当中精灵大陆有什麼观感的话，想必头一个印象便是……

所谓的精灵大陆便是有一大片一大片宽广的翠绿平原、苍郁的森林，美丽的湖泊所构成的美丽世界，这似乎是一般人对於传说当中居住著精灵的精灵大陆一贯的印象，而的确，如果撇开了靠近精灵大陆东南方的荒凉沙漠不谈，整个春夏之际的精灵大陆上面七成以上的景象也确实是如人们所想像的这样没错！

那麼第二个印象呢？

当然，既然是精灵大陆，那麼便少不了那些出没在美丽的原野、翠绿的森林、优美的湖泊当中，被誉为美丽代言人的精灵们了。

对於精灵们，就算是没见过也都晓得，精灵是一种与人类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相似的美丽种族，除了有著一双比人类要来的尖且长的耳朵、瘦弱但是却相当轻盈的身躯、宁静恬和的性情、喜欢亲近大自然、天生的魔法师……

只要说到这个居住在遥远北大陆的传说当中的种族，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连续三天三夜说的不完，毕竟，美丽优雅而又神秘的精灵族向来都是人类心目中美好的化身，正如同可怕残暴的魔族一直都是人类心目中的恶梦一般，是两个极端的形象。

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如果有人真的可以跟精灵们生活一段时间的话，那麼就会发现到，精灵们那细长的尖耳往往会让人不自觉的感觉到好像不管自己再说甚麼话都有著无数的精灵在一旁窃听著！

优雅的举止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有礼的过了份，让人在与他们进对应退方面感觉到格外的疲惫。

性情与其说是宁静恬和到还不如说是天生的冷淡，似乎很少事情会激发起他们的兴趣的！

而喜欢大自然的态度已经是近於病态了，对於自认自己种族生命的起源来自於某种植物的精灵们根本舍不得伤害到任何一株的小草，以致於当你在精灵面前走路时必须要时时的小心，免得你不小心踏死了某株小草而引来精灵的魔法弹……

说到这个，分外的叫人痛恨精灵们天生在魔法上的天分，就算是一个精灵的三岁小孩子，随随便便也可以发出简单的魔法来，魔法似乎已经变成了精灵们的一切生活的依据、工具，甚至是仗以维生的手段了。

如果有一天，当精灵们失去了魔法的话，想必，这世界上的精灵们将会有九成九以上是活不下去了！

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与恶意的叹息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远渡重洋而来的力奥，此时的力奥正站在一座小山坡上，一边带点无聊的望著山坡前方那广阔的草原，一边忍不住的说著。

这也难怪了，谁叫力奥在来到这个精灵大陆半年多以来，虽然说天天都有著相当美味的水果蔬菜享用，但是如果说连续半年多以来天天餐餐都是吃这些东西的话，想必再怎麼样美味的果蔬

也都会失去了吸引力了，他真的是受够了每天以水果或是蔬菜为食的日子，这对於平常大鱼大肉习惯了的力奥而言，能够一直忍受到现在已经算是相当的不简单了。

再加上这段日子以来，虽然不时都可以看到男俊女美的精灵们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但是如果这些美丽的精灵们如果整天对你扳著一张冷脸相对的话，想必，再怎麼样漂亮的景色也都会失去光泽的。

而在一旁微笑聆听著力奥一连串抱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更显的仙意盎然宛如月光仙子般的夜月。

夜月好笑得看著一脸不满的力奥，忽而微笑道：「还敢说呢！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你不是才跟其他人在人家的圣域中捕了一只动物宰了吃吗？」

听到夜月这句话，力奥不由的一滞，有点尷尬的摸摸头，傻笑的看了夜月一眼，随即转移话题道：「夜月，你想凯特他们什麼时候可以恢复出来？」

「那个太始都已经把凯特他们「吃下去」那麼久了，怎麼现在还不吐出来？」

虽然明知到力奥再转移话题，但是力奥的话却也成功的挑起了夜月的愁思，忍不住的喃喃道：「这倒也是，太始虽然说一再地保证可以治好凯特他们，但是到现在都已经半年多了，怎麼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叫人心急！」

「偏偏，我们又没办法进去看看凯特他们的情况，光是在这里守著也真的是急死人了！」

忽而，夜月像是想到什麼似的，忽然一瞪力奥道：「力奥，刚刚你说什麼？怎麼可以说太始把凯特他们「吃下去」呢？应该说是太始将凯特他们纳入体内治疗才对！」

「你欧！之前就跟你说过好几次了，人家精灵已经很不满咱们几个可以随意的进出他们的圣域了，要不是看在太始的份上也容不得我们在这里生活下来，你在这麼口无遮拦的，要是让精灵们知道你又在嘴里「污蔑」他们的圣神的话，我怕到时候你会被他们给赶出这块圣域的！」

见到夜月翘眉毛瞪眼睛的教训模样，力奥连忙的低头认错，不敢在夜月的面前作怪。

只是，头儿低低的力奥却也忍不住的在嘴里嘟囔道：「什麼嘛！怎麼夜月越来越不可爱了，老是动不动就摆出了这麼一副模样，还真的是叫人受不了！」

可不是嘛！

站在力奥面前的夜月，背後迎著淡淡的银色月光，一身雪白的雪纺裙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欲迎风飞去的仙女般，灵气逼人的紧。

再加上夜月此时俏脸薄怒的娇俏模样，更是衍伸出了一种叫人不敢直视的英气，等閒之人恐怕是不敢在夜月的面前吐出一口大气来的。

不过此时在夜月的面前可不是等閒之人，而是跟夜月熟到不能再熟，本身的能力又是不比夜月差上多少的力奥，再加上力奥那少根筋的个性，因此，力奥相当自然的在夜月的面前摆出了这一副似真似假的认错模样来。

而面对著力奥，夜月刚刚保持不到几秒钟的仙女模样顿时宣告破功，忍不住的噗叱一笑，又恢复成了只有在亚芠与死神小队面前才会出现的活泼个性，忍不住的挥舞著秀气的拳头，狠狠的在高出她不只两个头的力奥头上，高高的往上一跳然後重重的在力奥的头上硬是敲上一个拳头。

力奥摸摸自己那虽然被夜月敲上一记，但是根本就感觉不到任何痛楚的头，忍不住的看了一下在他面前又似薄怒又似好笑的夜月，心里却也忍不住的感叹起来，这几年来，夜月的变化实在是相当的大，就连他这个对夜月相当熟悉的夜月的人来看，也不得不说一声夜月实在是变化太大了。

记得当初与夜月初见面时，夜月还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小女孩，尔後，夜月那惊人的魔法能力为她争取到了在铁血团当中荣任小队长职位的一席之地，但是在他跟凯特的眼中，夜月始终是那个喜欢笑闹的可爱小妹子。

而加入了死神小队之後，身为整个死神小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又是如此年轻而漂亮，更是被小队当中的同伴们视为梦中的女神，几乎是仅次於头儿的崇拜著，而他更是知道，在小队里面不少人对夜月都抱持著除了对一个小队长的尊敬以外，还有著一个男性对於女性的喜爱，只是谁也没胆开口。

现在想想，他还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毛病呢！

整天跟夜月这样的一个大美女相处在一起，人家常常在说什麼近水楼台先得月之类的话，怎麼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过想要追求著夜月的念头？

最多，他也只是把夜月当成了一个可以疼爱的小妹子，而从两年的分别之後，变化更加大的夜月再度的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使的他对於夜月除了是一个让他疼爱的小妹子以外，更多的是衍生出了一种对於可以信赖的同伴的纯粹同袍之情，不只是他而已，凯特似乎也是有著与他相同的观感。

对於凯特与他而言，夜月不但是他们的小妹子，而且又更是他们可以放心的将自己的背後交给她守护一个强而有力的同伴。

力奥忍不住的想著，三个人之间，与其说是同伴，到还不如说是更贴近於感情浓厚得兄妹、可以将生命托付给彼此的同伴的关系。

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一方面该说是无论是他也好，凯特也好，跟夜月实在是太熟了，熟到彼此心中在想什麼都相当的清楚，也熟到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可能会产生那种名叫爱情的恶心东东！

除此外，再分别两年之後，产生了精神异力的夜月在某方面实在是与头儿亚芠相当的类似，使的他也好、凯特也好，有时候在夜月的身上都可以不经意的窥视到头儿亚芠的某些影子……

一想到这，力奥忍不住的佩服起那个胆子大的连他都佩服的「屠魔勇士」，那个北斗的紫星了。

恐怕放眼全天底下，也只有他这个胆子大的不可思议，而且脸皮厚到连头儿的太初兽王都刺不进去，个性更是无赖到让人忍不住的想要狠狠的踹他个几脚的葛瑞斯才敢大胆的对夜月示爱，甚至也勇於付诸实际的行动，卖力的追求夜月了。

现在想来，力奥绝对是在嘴里心里都承认夜月是一个绝世大美女，但是光是想到夜月的身份，她的能力、她的其他种种，面对这些而还能够提起勇气来追求她的人，绝对是堪称的上是一个勇敢的屠魔勇士了，让他在此为这位勇敢而可以想见未来悲惨下场的葛瑞斯致上最高的敬意！

夜月有点犹疑的望著忽然楞楞的看著他的力奥，心中直觉的感觉到，此时用著怪异的眼光正不断的打量著自己的力奥心中绝对是在转著什麼奇怪的念头，而那念头一定是那种她绝对不会想知道的怪念头。

如同自己的大哥亚芠相当相信他那对於危机所产生的直觉反应，夜月对於自己的直觉也相当的

信赖，因此，看著力奥还不知死活的用那种怪异的眼神打量著自己，夜月的脸上忽然的浮现出了一种相当甜美的笑容，同一瞬间，数十道突如其来的风刃、冰箭、火球、岩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一股脑的往正陷入自己的古怪念头的力奥飞了过去。

强烈的危机感很快的让力奥将他那不知道飞到哪去的心神在一瞬间回过神来。

望著四面八方飞射而来的恐怖攻击，力奥不由的怪叫一声，一瞬间身上大放异彩，宛如赤红烈焰般的气劲一瞬间笼罩著他的全身，迎接了那数十道的攻击，产生了一连串轰轰烈烈的爆炸声来，当场，力奥被无数飞扬而起的尘烟所淹没。

好半晌，尘烟散去，身上的衣服有点破损，看起来有点狼狈的力奥从烟幕中现身，回复过来的力奥忍不住哇哇大叫道：「好呀夜月，你个妮子，竟然敢暗算我，看来你是皮在痒了！」

俏皮的皱了皱可爱的小鼻子，夜月半个鬼脸道：「活该！谁叫你刚刚要想什麼奇怪的念头，活该被人家暗算！」

看著俏皮的夜月，力奥有点恍惚起来，此时的夜月让他回忆起了几年前那个俏皮、活泼的夜月，一瞬间，力奥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同时心中也有了一点感悟。

虽然说在彼此分开两年之後，夜月变得不像是他记忆当中的那个夜月，但是本质上，她还是那个他所熟悉的夜月呀！

心里虽然这麼想，但是力奥还是摆出了一副恶人嘴脸，两手一搓，一瞬间手掌竟然燃起了火焰般的光华，朝著夜月摆摆手道：「死妮子，看我今天不好好的教训你一顿，你恐怕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说完，力奥虎吼一声，宛如燃烧著火焰般的双手一握拳，顿时发出了数以百记的斗大火红拳影往夜月那纤细的身躯招呼过去。

此时如果有人在场的话恐怕会以为力奥跟夜月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的，因为，任谁也看得出来，力奥此时可是全力以赴，那似真似幻的火焰拳影可不说著玩的，如果挨上一记的话恐怕会被力奥一拳给打的粉身碎骨，要知道，力奥这一出手可是他根据大力神王传授给他的神拳，配合自己的体质与性格，所专门开发出来的，一套他命名为雷火天击的恐怖招数。

虽然说这套拳法尚未成熟，但是光看这出手第一招的威势也知道，力奥这套拳法可是威力相当的惊人的，再说好了，在日後，力奥也正是凭藉著这套雷火天击拳法，因而被世人称为寰宇三圣之一，雷火天击拳更是被人视为梦幻般的极阳至刚的拳法，号称是如天雷怒击烈火燎原，极尽刚烈之威势！

望著力奥所发出来的那些声势浩大漫天扑地的火红拳影，夜月全然不见一丝的紧张。

当力奥的拳影几乎就快要接触到她的身上时，夜月那绝美的脸庞忽然浮现了一股得意的笑容，同时一瞬间，一股庞大而无可抵挡的雪白冰冷寒气从夜月的身上猛烈的爆发出来，一瞬间将夜月身周的拳影尽数挡在身外，同时，夜月的身影也在那一瞬间消失在那白色的寒气之中。

劲气受阻，力奥反手将拳头往腰下一收，刚刚那漫天扑地的拳影像是一场幻觉般的一瞬间消失於无形，但是看著力奥的神情，肃穆中带著万分警戒的模样可以想见，此时的力奥已经将全部的精神与力量汇聚成一点，就待白雾散去便会对夜月发动那石破天惊的一击。

不过显然夜月并没有给力奥这个机会，当白雾散去之後，原先夜月所站立之处竟以不见她的踪迹，而对此，力奥显然是并不怎麼意外，完全没有因为夜月的藉雾隐身而有所动摇，相反的，力奥反倒是更加聚精会神的注意著四周的状况，预防著夜月随时会不知道在哪里出现。

而就在白雾完全消失的同时，力奥忽然发出了一声大喝，腰下的铁拳往他脚下的地面上狠狠的一拳砸下，同一瞬间，力奥脚下的地面竟也产生出了异状，一道道尖刺般的物体正飞快的往上窜升，只可惜全被力奥的这一拳给打的粉碎，就连整个小山坡在这一瞬间竟然也在硬受了力奥的这一拳之後产生了一震的晃动，轰的一声，被力奥给一拳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凹洞来，弄得石屑、尘土飞扬，声势相当的浩大。

此时，在力奥还来不及收回了自己的拳头时，空气中忽然传来了夜月那美妙但是相当虚无飘渺的声音道：「大笨蛋，你中计了吧！」

同时，随著夜月的声音传进了力奥的耳中，在力奥头顶的正上方忽然的出现了夜月优美如仙的身影，一道闪耀著蓝色光华的光箭从夜月的指尖往底下的力奥电射而来！

「来的好！」

不慌不忙的力奥在夜月一出声的同时便已经察觉到夜月的位置，直击地面的右拳还来不及收回的同时，左拳忽然往上一挥，同时，不知何时已经在左手掌心中酝酿出来的火红色真气弹准到不能在准的往夜月的位置飞射而去，甚至比夜月的光箭还要来的快出手。

力奥的真气弹与夜月的光箭错身而过，直接的命中了脸上显现错愕的两人身上！

不！

无论是真气弹还是光箭，并不是真正的命中了两人，相反的，是直接的穿过了两人那带著惊愕同时混杂著得意神情的身影，一往天空，一直落地，完全不受到阻拦的穿透了两人的身影。

当真气弹在半空中炸出了赤红的光芒，蓝色的光箭直击地面将那已经被力奥一拳给轰出了一个大洞的山坡更是彻底的炸个粉碎移为平地时，在距离小山坡右手边约五十几公尺处，同时又传来了一连串乒乒乓乓交手声，不知何时，两个人都已经移位到这里又交起手来了。

只见，力奥稳如泰山的站立在一块大石上，两手运气成盾的在拳头前方拟出了一小块不规则圆形的半透明火红气盾，他挥舞著双拳不断的在周身上下移动著，硬碰硬的击碎那些从四面八方飞过来的风刃、火球、冰箭甚至是雷电之类的攻击。

而夜月则是宛如跳舞般的在力奥的四周舞动的身躯，虽然看起来相当的赏心悦目，但是，往往夜月轻轻的一挑手、一抬脚，勾个小指头，抿嘴一笑便有著无数的火球、风刃、冰箭、雷电种种的攻击诡异的出现在各种角度上的虚空之中，然後往力奥的身上攻击过去。

这些出自夜月之手看起来相当单纯的小攻击看起来虽然说是威力不强，但是当一口气出现个十几二十几道，而且还完全没有停顿的疯狂袭击时，尽管强如力奥也只能居於守势，逐一的打发这些袭击。

望著不远处的夜月的身影，力奥一边阻挡来自四周的攻击，一边咬牙切齿的叫道：「好个夜月，竟然用幻影来骗我，亏你还是堂堂的六灵魔女，竟然会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完全没有停止手上的攻击，夜月嘻嘻一笑道：「你不也一样，竟然用虚影这种雕虫小技，真的是叫人笑掉大牙了！」

事实上，不管是魔法的幻影亦或是武术中的虚影，绝对不是向力奥与夜月嘴里所说的那样，是不入流的雕虫小技，相反的，想要做到像力奥那样能够让本体毫无痕迹的脱离还留下一个那麼具有真实感的虚影，或者是像夜月那样逼真到连魔法都可以发出来的幻影，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办到的，说难听一点，光是靠这两招他们就可以吃掉天底下一半的魔法师或是武术家了不过可惜的是彼此都不是普通人，这样的手段连用来迷惑对方的资格都没有，当两人的虚影还在那里打得火热时，本尊早已在这碰上头了。

在交战当中，居於守势的力奥很清楚的看出了自己所处的劣势，姑且不论夜月的精神异力足够让她维持这种攻击三天三夜也没关系，也不去讨论近战的武术家跟一个善於远攻的魔法师隔了这麼一个十来公尺的距离对战是如何的不智，光是看到夜月那一副轻松愉快，而自己却被这些不痛不痒的攻击给弄得有点手忙脚乱的，力奥便觉的有点牙痒痒的。

轻哼一声，决心改变主从地位的力奥忽然运气一振，原本只在原本在拳头前方的气盾顿时消失，但是手掌上却重新的燃起的火焰般的光芒，甚至扩散到两肩。

挥舞著只手臂，对於四周的攻击不闪不避，力奥直接的往夜月扑了过去！反正这些攻击，在夜月为了省时省力之下，威力都不大，虽然挨上了会有点痛，但是吃上个几记也没什麼大不了的！

看到了力奥的举动，夜月先是一愣，随即对力奥的企图了然於胸，嘴角勾起了一抹相当邪气的笑容，夜月乾脆停下了攻击，等著力奥来到她的面前。

对於夜月的举动於表情，力奥本能的觉的有点不妥，但是却也是不改初衷的一往无前的朝夜月直扑而来，只是心中更是打起了十二万分的警戒，他可是太了解夜月那出神入化的魔法！

不容力奥多想，短短的十多公尺的距离在力奥的速度之下几乎是在一眨眼的瞬间便飞越过了。

当力奥来到夜月的面前，原本力奥是想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先打个一拳再说，但是就在力奥距离夜月几乎伸手可及的距离时，当力奥一瞧见夜月那从发间隐约透露出来的淡青光芒时，力奥那原本蓄满了力的一拳却怎麼也打不出去了。

力奥不但放弃了这几乎是措手可得的一拳，反倒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以著比来势更快更猛的速度猛烈的往後退，甚至连转身都没时间。

才刚刚离开不到三步，夜月脸上的诡笑更是明显，同时嘲笑道：「来不及了！」

话才刚说完，夜月的身边忽然诡异的出现了一道相当猛烈而且庞大的升空气璇，活脱脱的是一道相当可怕的龙卷风，在看仔细一点，强烈的气流中夹带著泛著青色的气刃，可以想见被这到龙卷卷到会是如何的一个下场！

而力奥虽然说见机的早，但是却也是稍嫌晚了些，虽然退的很快，但是也不足以让他可以全身而退，就差个几步才能够脱离这龙卷的威力范围！

幸好，力奥早有所准备了，当龙卷的气旋一出现的同时，力奥的身上已经泛出了强烈的赤红光芒，几乎将力奥整个身影全都笼罩在这光芒当中，同时力奥还大喝一声：「狂雷驰电！」

一瞬间，力奥气运右拳，聚力万钧的往龙卷外的虚空猛烈的一挥拳，整个人随著拳势往龙卷的威力范围外飞也似的电射而出。

这一招狂雷驰电本来是力奥开发用来追击敌人，藉由力量聚集於拳上，身随拳走以极快的速度往敌人冲杀过去，不过现在看来，用来脱困倒也是相当的便利，起码，力奥看起来虽然是有点狼狈，但是却也毫发无伤的脱离出了夜月所发出了这道长满了利齿的龙卷之外。

当力奥一脱离龙卷的范围时，龙卷同时的消失於无踪，显现出在龙卷中心衣角不扬的夜月来。

望著夜月头顶上那颗闪烁著青色光辉的风神圣珠，力奥忍不住的叫道：「喂！夜月，你有没有一点敬业精神呀！」

「难道你不晓得吗？魔法师的近战能力应该是要很差很差劲的才是呀！怎麼你每次都来这

招？」

「魔法师远远的打著人好玩这是正理没错，但是人家千辛万苦的窜到你身边时，你就应该要乖乖的认输了，怎麼每次都来这招龙卷风，搞的我无从下手，这也太卑鄙了吧！」

夜月弹了弹指头，忽然从身上有飞出了五色光芒，正是六灵魔女招牌的六神圣珠，一摊手道：「好吧！既然你都这麼说了，火雨、冰华、碎岩、破光、蚀幽，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等一下你再过来时我就放哪一种好了！」

力奥一滞，比起那五种来说，他顿时觉得龙卷好像还比经轻松一点，起码应付龙卷他多少有些经验在。

忍不住的吞了吞口水，力奥摇摇头，有点啼笑皆非道：「我看，不如你就……」

话还为说完，力奥忽然一个虎扑，两手大张五指合并成一个掌刀，一边往夜月的方向扑去一边却又诡异的不断旋转著，远远看起来就像是一道火红的龙卷风般充满著强劲的力量。

夜月微微一挑眉，力奥什麼时候学会了停风他们那一套话说到一半忽然就攻击的习惯来著？

不过这也难不倒她！

两手轻轻的在胸前合并，十指有如盛开的莲花般连连的比出了一连串的奇妙手势来，同时，由夜月四面八方的虚空当中不断的出现了淡淡的蓝色光点急速的在夜月的前方汇聚成一个碗大的蓝色光球，随即光球犹如一颗种子般的抽枝展叶最後甚至绽放出了盛开的千叶水莲花来。

这一切说来甚慢实则从力奥的突袭到夜月的面前出现了这麼一朵盛开的蓝色莲花的时间不到三秒钟。

虽然是在急速旋转当中，但是力奥却也是将夜月的一举一动完全的看在眼里，当夜月面前出现的花朵开始一瓣一瓣的绽放时，力奥忍不住的惊叫：「夜月，你好狠……，竟然连月舞莲心这招都拿出来了，我跟你拼了。」

话一说完，来到夜月面前的力奥浑身的红光大盛，力奥的身形完全隐入了赤红的龙卷风当中，强烈的炙热真气有如高温的火焰般将力奥周围的空气全都给弄得景象都扭曲起来，再加上月舞莲心那一瓣一瓣的花瓣间所引起的涟漪顿时将夜月与力奥周围的空间弄得有如虚幻般，叫人看的有种虚幻不实的感受。

赤红而猛烈的龙卷风与虚幻美丽的月舞莲心正面硬碰之下，顿时产生了一连串霹雳啪啦的声响，由细而大声，而且越来越密集。

不到几个呼吸之间，力奥的火系真气与夜月的水系魔法在属性相克之下引发了强烈的爆炸来，同时那强烈的威力更是几乎把以力奥跟夜月为圆心周围五十公尺半径内的所有东西全都破坏一空，就连地皮都刮起了好大的一片。

爆炸过後，在烟雾弥漫中，隐约间力奥与夜月对立著，半晌，力奥雄浑的的笑声、夜月轻灵的笑声同时的响起来。

放眼一看，力奥浑身的衣服几乎全毁在这出乎意料的爆炸之中，浑身上下只是披著一条条破破烂烂的布条，而夜月则是好一些，虽然不像力奥那样几乎快要达到衣不蔽体的地步，身上的衣物大致上也完好如初，但是夜月那一身原本雪白的衣服早已经变成了土黄色，梳理整齐的长发几乎也跟一堆鸟窝杂草一样，这时的两人看起哪里还有一点原本的样子？简直比乞丐还要来的狼狈不堪！

忽然，大笑当中的力奥跟夜月同时的停下了笑声，灰头土脸的脸上不由的浮现出了怪怪的神情，同时两人互视一眼不由分说的分别运转真气与施展魔法，以著看起来像是落荒而逃的速度飞也似的离开了这个已经被他们一时性起比划而弄得狼狈不堪的地方，远远的，无数的人影正往这里冲过来。

半晌，几个纤细的身影来这这块裸露出巖层的圈子当中，低下头来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力奥与夜月所留下的圆形圈子以及周遭惨不忍睹的景象，好半晌，当中一人抬起头来忽然用著一种听起来很悦耳，但是可以听出当中蕴含著相当大怒气的语言仰天大叫起来。

如果这个时候有听的懂精灵语的人在这里必定可以听得出来，那人叫的是：「可恶！又是他们那群怪物搞出来的破坏！」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第三部 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作者：手枪

位於奇武大陆北方，隔著西靼伦山脉与奇武大陆相交，被人类称之为精灵大陆的北方大陆对於人类来说向来都是诗人嘴中充满著美丽、梦幻、完美、憧憬的源头。

历年来在各个诗人、冒险者、探险家嘴中笔下所描绘出来的，几乎都一模一样……

无尽的森林、广阔的原野、宁静的森林、温驯的动物以及美丽的精灵……

等等！

为什麼？

为什麼原本应该是相当的茂密而且苍郁的森林现在竟然会在森林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一大圈不规则圆形的空旷平地来？

还有，森林当中应该保有的宁静曾几何时竟然会被喧哗所取代，弄得森林的动物们不但不敢接近这里，而且还惊慌失措的往外窜逃著。

但是最叫人惊讶的是，引起了这一串喧哗的凶手竟然会是被称之为美丽代言人的优雅精灵们……呃！起码精灵们必须要对破坏了森林安宁的罪过承担一半的责任。

置於另外一半的责任，则是站在精灵们的正对面，带点不甩神情的力奥等人。

精灵们的人数大约与力奥等人相等，一样是十来个人，此时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众精灵们是以那个站在所有的精灵们的正前方，有这一头耀眼金发，但是原本应该是相当俊秀的面貌此时却因为愤怒而弄得有点扭曲的年轻男性精灵为主。

金发精灵双眼中几乎是快要喷出了怒火来，用著原本应该是清朗但是却因为愤怒而使的有点尖锐的声音一字一句的说道：「人类，我再说一次，现在，请你们滚出我们的圣域！」

说完，金发精灵还不停的深吸了好几口气，显示出他现在其实已经是处於爆发的边缘了。

而在金发精灵的左後方，萝莉希菲正一脸担心的望著力奥等人。

跟其他足不出精灵大陆的精灵们比较起来，曾经在奇武大陆上流浪了两年多，尔後又带著力奥等人来到了这个精灵大陆的萝莉希菲显然是更加的亲近力奥等人，同时也更加的为力奥等人处境而担心著。

回想今天早上，当她听到了身为圣域森林警卫队的大哥丘力希菲（金发精灵）气呼呼的招呼著其他的警卫队员说要将力奥等人给赶出圣域森林时，萝莉希菲不由的大吃一惊，完全无法阻止愤怒的大哥他们来找力奥，萝莉希菲只得跟著自己的大哥还有其他警卫队员来到这里。

听了一整个早上，萝莉希菲总算是了解到为什麼大哥以及其他的警卫队员会如此的愤怒了！

原来昨天晚上，正好是丘力希菲等人轮值到守护圣域森林的东方。

当昨天晚上丘力希菲领著其他的队员正在做例行的巡逻时，忽然的发现到在圣域森林的某处有著强烈的能量反应，同时隐约间还从天边传来了赤红的闪烁光芒。

当时，误以为发生了什麼严重的事情的丘力希菲领著自己的队员匆匆的感到了感应到有著强大能量反应的地点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大片狼狈不堪的森林，或者已经不能称之为森林了，应该称之为废墟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当场使的丘力希菲不由的发出了怒吼来。

要知道，身为一个精灵最是爱好大自然，同时也最看不得大自然被恶意的破坏，尤其，现在被破坏的又是被精灵们给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地—圣域森林，任何一位精灵绝对不会容许有人破坏圣域森林当中的一花一草一木的，而更别提身为精灵，而且又是负有守护著圣域森林责任的丘力希菲等人了，圣域森林被人破坏再加上自己失职的责任感，顿时叫丘力希菲等人几乎是气的快昏过去了。

第二天天一亮，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丘力希菲与其他警卫队员们便怒火冲冲的来到了力奥等人的营区来，不需要任何的证据，目前可以居住在圣域森林当中的生物就只有力奥等人，而且，他们也是唯一的外人，况且，向这类破坏森林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就如这一片长老们好意划出来让力奥等人居住的地方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要不是瞧再让力奥等人居住在圣域森林当中是圣神的旨意的话，任何一个瞧见这里环境的精灵绝对会跟力奥等人拼命的。

第一次清出了这一片空地来还可以说力奥等人的生活习惯跟他们不一样，也可以看在圣神的意志上来原谅他们，但是随著这半年多来，今天砍了东边的百年树说要来作桌椅，明天打破西山的奇形岩石说是在练掌力，每天每天大大小小破坏森林的事情不断的发生著，搞不好，明天南边的小溪、北边的草地又会因为某个原因而被同样的一群人给破坏了。

因此，昨天晚上那麼大规模的破坏森林的凶手根本就不需要查证，除了这一群野蛮的人类之外，丘力希菲实在是想不到会有那个精灵会在这个保护犹恐不及的圣域森林中干出了这样的天大恶事来！

当萝莉希菲听出了事情的原委之後，萝莉希菲不由的也一阵的感到无力可施。

以往，族人们早就对於让力奥等人任意的出入甚至居住在崇高的圣域森林当中就已经相当的不满了，而每天力奥等人有意无意的对圣域森林造成大大小小的破坏更是让族人们的敌对意识不断的高涨。

这一切全都是仗著圣神有时的安抚以及自己倚仗著自己的「特殊身份」将这些不满的情绪给强压了下来。

可是现在看来，族人们的不满已经达到最高点了，偏偏此时带头的又是自己的亲大哥，自己总

不好当面用自己的身份来压制自己的亲大哥，最要命的是，圣神前阵子告诉自己目前他要专注治疗凯特他们所以无法分心，已经多日不曾在族人的面前现过身了，如今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圣神的旨意，凭著自己，一个精灵候补大祭司的身份可以像以前那样将大家、包括大哥的不满压抑下去吗？

想到这，萝莉希菲不由得有点忿忿的望著力奥等人，甚至以往她自己最喜欢的夜月也都在其内心埋怨的行列当中。

老实说，对於她这个曾经到过奇武大陆，然後又与力奥等人生活过一段时间，与力奥等人可以算的上相当熟悉的精灵来说，她的确是有点过於偏袒力奥等人了。

但是这也没办法，谁叫力奥他们不但是自己认识的人，而且……更是他的兄弟呀！

因此，虽然说自己其实也是有点不满力奥他们老是不听自己的劝告老是这麼粗心大意的，这是甚至还做出这样的事来，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出面维护一下力奥他们！

看著相对於越来越是愤怒的自己一方，力奥等人慢慢的由刚开始的惭愧道歉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转变，似乎由原本的低姿态慢慢的变得有点开始强硬起来了。

说的上多多少少了解力奥等人脾气的萝莉希菲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能再继续的沈默下去了，轻轻的扯了一下自己脸色很难看的大哥，将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虽然说是在盛怒当中，但是丘力希菲无论是身为一个大哥或者是身为一个警卫对队长的公私身份上，丘力希菲绝对不会漠视自己的小妹以及精灵大祭司唯一候补祭司的萝莉希菲的存在的。

因此，当萝莉希菲轻轻的拉扯自己的衣角时，丘力希菲吞下了口里再度欲脱口而出赶人的话，转过头来看著萝莉希菲，不知道萝莉希菲想干什麼？

萝莉希菲一反从前在力奥等人面前就用人类语言的惯例，忽然用精灵语轻声说道：「大哥，你先跟其他人回去好吗？这件事就让我来处理，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的。」

知道这个时候让自己的大哥等人在这里绝对是会让整个场面越来越僵持，同时也更会挑起力奥等人的怒气来，毕竟，在所有的精灵们当中她是最了解力奥等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可是曾经将奇武大陆闹的灰头土脸的死神镰刀小队啊！

虽然现在在这里的只有十多个人，但是死神镰刀小队当中任何的一个人都绝对不能够小觑的，而在脾气上，虽然说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但是有时候也不是很讲理的，如果让自己的大哥在这麼继续的压迫下去的话……

无论如何还是先把大哥他们请走让他们冷静一下好了，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萝莉西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过萝莉希菲这一次显然是注定要失望了。

以往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大哥此刻再听了自己的话之後，竟然就这麼闷声不响的望著自己，看著丘力希菲那带著怒红的脸色以及说不出古怪的眼神，萝莉希菲不由的心中一阵的莫名不祥。

好半晌，正当萝莉希菲提起了勇气想要再一次的劝自己的大哥他们离开时，丘力希菲却忽然开口道：「小妹，我真的不应该答应让你独自一人到人类那肮脏的地方去的，不，我甚至不应该让你离开我们大陆的。」

萝莉希菲一愣，却又听到了丘力希菲用著相当沈痛的声音说道：「萝莉，看看你，你现在变成了什麼样子了？」

「你看看这里，难道你忘记了吗？以前，你是最喜欢圣域森林的，你经常告诉大哥我说，你是如何如何的喜欢著圣域森林当中的每一颗树、每一朵花、每一株小草的。」

「你说过，你将来如果真的有幸可以成为大祭司的话，你只愿将圣神许诺给大祭司的愿望用来让圣神答应让你可以在这个圣域森林一直生活到老。」

「但是现在看看你！」

「萝莉，难道你忘记了吗？这里是你最喜欢的，美丽的圣域森林呀！」

「曾经，你比身为警卫队队长的大哥我还要来的心切保护著这一个圣域森林的！」

「但是现在看看你，以往你最痛恨有人破坏了这做美丽圣域森林的，但是现在你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庇著这群一再破坏森林的人类，萝莉！你变了！」

「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心中充满著对森林热爱的小妹了，人类的污秽与丑恶已经完全的污蔑你那纯净的心灵了！」

「我……」

乍听到自己大哥的话语，萝莉不由的一滞，一瞬间，她不由的被自己大哥的声调所感染，虽然知道自己对於喜爱圣域森林的心情依旧是不变，但是她不知道要如何去反驳著自己兄长的指控，直到此时，萝莉希菲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这段日子以来在自己的兄长眼中竟然已经变了，难怪，难怪这段日子以来族人们在看自己的时候眼神怪怪的。

原来这不是自己所以为的，是因为自己离开了族人太久了，所以才会产生了这种隔离感，原来在自己的族人眼中，甚至在自己的大哥眼中，自己竟然会变成了这麼样的一个包庇著破坏圣域森林的坏人呀！

一时之间，萝莉希菲心中充斥著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的感受，是委屈、是悲伤、是痛苦、抑或是愤怒，萝莉希菲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的去形容。

沈浸在自己思绪当中的萝莉希菲这时也完全忘记了要劝自己的兄长赶快离开，以避免他们与力奥他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了。

带著沈痛的眼神，丘力希菲忘了自己低头沈默不语的小妹，丘力希菲再度的转头将矛头对准了眼前的这一群野蛮的人类——力奥等人望著相当愤怒的丘力希菲以及其他的警卫队员还有低头沈默不语神态怪异的萝莉希菲，力奥此时心中其实也是相当的不满著！

今天早上一大早起床，大夥原本正准备著要开始了惯常的早晨训练，谁知道这时，眼前的这个萝莉希菲的大哥的金发精灵忽然就领著一大群人匆匆忙忙的赶了过来。

在这半年多来，以这个丘力希菲所属的所谓圣域森林守卫队的精灵们对自己等人最是不客气，经常有的没的就在自己的面前冷嘲热讽的，而且还老是动不动的就说什麼树不可以砍，石头不可以砸，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规定的一大堆。

要不是看在他是萝莉希菲的大哥的份上，他可是不会对他客气的，早在当初他指责自己为什麼将这块地方给清出来时就给他狠狠的一拳了，也不想想，他们可不像他们精灵那样，在大树茂盛虫蚁盛行的地方还可以安稳的睡觉！

这下可好了，自己越客气他就越不客气，三天两头的来找自己的麻烦，砍树用来生火做饭他说我们在乱砍树；打猎作菜他说我们在屠杀生灵；练功时他又说我们再破坏环境。

这不行那个不可以的，真的是憋了自己一肚子鸟气，好歹自己等人现在是在人家的地头上，忍一忍退让一下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入相随俗嘛！

不过有时候想想，自己真的是好恨呀！为什麼这麼一个不识相的家伙竟然会是萝莉希菲的哥哥，而且还是常驻在这圣域森林附近「唯二」会说人类语言的精灵，与萝莉希菲负责招呼自己等人，如果换一个人来的话也许他们会好过一点！

好吧！力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平常有的时候是故意要气气这个家伙才会去拿一些大树来练练拳力的，不然平常的时候真的是有需要自己才会去砍个材狩个猎什麼的，真的不是故意要破坏这个美丽的森林的。

不管是看在太始的面子上还是萝莉希菲的面子上，自己也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原始而美丽的森林的，只是既然要在这里生活一阵子，当然不免会有一些不希望但是却不得不发生的事情，而很遗憾的，这些生活上需要的东西却是他们这些精灵们最痛恨的事情，对於这件事情，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呀！

好吧！他承认，昨天晚上那件事情真的是自己的错，自己跟夜月打的太过忘我了，忘记要收敛力道了，所以才会不知不觉的将那附近的环境给破坏掉了。

不过想到了从早上起床到现在浑身畅快轻松的感觉，昨天晚上可真的是痛快呀！

天见可怜，打从来到了这个精灵大陆这半年多来，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的活动过！比起了在奇武大陆上那腥风血雨的刺激日子，在这个精灵大陆上的生活可真的是安宁呀！

这种安和宁静的日子偶而嚐嚐是不错，但是叫他过了这样半年的日子下来，他只觉的无聊的要死，也许，他正是那种片刻也閒不住的人，天生的好斗份子。

不过说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力奥也的确是满怀歉意，所以，当丘力希菲一再地责问时，力奥始终是好生好气的解释著，毕竟，这是他先不对在先的。

不过，从刚刚丘力希菲带著这麼一群人来到这里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好像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糟，到刚刚，丘力希菲甚至还要他带著所有人全都离开这个精灵们的最崇高的圣域森林，这真是开玩笑，离开这里的话，那万一凯特他们出来时怎麼办？

一想到这，力奥决定不再忍气吞声了，反正除了萝莉希菲以外，不管是丘力希菲或是其他的精灵也好，对他们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反正老子我就是不走他们能奈我何？

抱著这样的一个想法，力奥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

就这样一直到被萝莉希菲给暂时的打断了不断升高的温度为止。

望著丘力希菲跟萝莉希菲兄妹两个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说了些什麼，虽然听不懂丘力希菲到底是对了萝莉希菲说什麼样的内容，但是光从丘力希菲的声调表情及萝莉希菲的神情也可以看的出来，绝对不会是什麼兄友妹孝的好话。

不管在别人的面前，死神镰刀小队是如何的凶狠残忍，尤其是力奥身为小队的小队长更应该是如何的心狠手辣，但是对於自己所认定的朋友，秉持著亚芠向来的一贯作风，力奥绝对是珍惜守护自己的朋友的。

而萝莉希菲，由刚开始凯特的引见一直到这段时间的相处为止，萝莉希菲为了他们能够在这个圣域森林里生活无虑默默的做了不知道多少的事情，这些，力奥虽然不是全都知悉但也是起码了解个十之七八，萝莉希菲早已经用她的行为与表现赢得了力奥的友情。

既然萝莉希菲是自己的朋友，那麼，自己的朋友被人欺负了，自己又怎麼能够忍受呢？尽管这个欺负她的人是她的亲大哥！

而很遗憾的，在场的所有人似乎都与力奥有著同样的想法，因此只见十个小队员一反刚刚懒洋洋的样子，跟力奥一样全都变成带点敌意的望著丘力希菲，甚至连原本站在一旁静静不说话的夜月此时竟也眉头微微的纠起来，看来，似乎连夜月也看不过去了。

事实上，比起力奥等人，夜月更是清楚刚刚丘力希菲跟萝莉希菲兄妹俩之间的交谈。

身为这一代的六灵魔女，夜月也许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她的师傅甚至是师傅的师傅，几乎自六灵门存在开始，每一代的六灵魔女都曾经翻越过西鞑伦山脉来到这精灵大陆，对天生能够与空间中各种能量产生感应与操控的天然魔法师的精灵族求教魔法，因此，精灵语言一直是六灵门中的人必学的，甚至在六灵门当中传承的某些强大的魔法还需要透过精灵语言的特殊音调来与空间的魔法能量共鸣。

只是，向来不觉的这种事情有什麼好炫耀的夜月在这段时间以来，有意无意的从未表示过自己不但听的懂精灵语言，甚至还多多少少的会说上一些的本事，因此在场的，夜月可以说是最了解刚刚丘力希菲到底是对萝莉希菲说了什麼的人。

而很遗憾的，有一个恶魔大哥，自己又有著魔女称号的夜月，别奢望夜月会如一般女子般的心软面慈，相反的，在夜月那飘渺如仙的柔美外貌下所隐藏的是一颗坚毅的铁石心肠。

事实上，夜月并不认为丘力希菲所说的有什麼错误，但是也不认为萝莉希菲有不对的地方，要知道，如果萝莉希菲还是向丘力希菲所形容的那样子的话，哪麼夜月只能够惊叹萝莉希菲可以活到遇见她们又带领著她们来到这精灵大陆来是一项无与伦比的神迹。

也许丘力希菲说是人类污染了萝莉希菲并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外星怪物不知道何时会攻过来的时候，如果说要夜月她效法丘力希菲所形容的以前的那个萝莉希菲那样，当一个爱护著大自然，继续当一个自以为高傲的种族的精灵祭司，最後死於外星怪物的攻击之下的话，夜月宁可当丘力希菲所说的，充满著肮脏的人类，起码她还知道要预先防范甚至抢先攻击，如此就算是死也死的有价值！

只能说，夜月并不是认为丘力希菲所说的有什麼不对，但是用在这个时候却是万万的不对，她还巴不得萝莉希菲能够更「肮脏」，更受到人类的污染而变得更「污秽」一点呢！

「你到底想怎样？」

也许是因为观念的不同，再加上这段日子以来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受够了白眼，又或者是不愿意萝莉希菲真的被丘力希菲导回「正途」，因此，极恶冷血的魔女夜月开口了，而且一开口就是用有如唱歌般美妙的音调却充斥著令人心颤冰霜的语气的精灵语言说出了这麼一句话来。

或许可以用一语惊人来形容在场所有人在听到夜月说出了这麼一句精灵语言之後的心境，包含了力奥等死神小队在内，大家全都楞楞的看著夜月古井不波的绝美面貌，不敢相信夜月竟然也会精灵族的语言。

要知道，精灵族的语言可是出了名的难学，其复杂的语法与音调，可是严重的考验著人类发声器官的极限与学习记忆的能力，因此，向来只有精灵族学习人族的语言而甚少人类会去学精灵族的语言的，但是在场的所有人却怎麼也没想到过，夜月竟然会精灵族的语言！

呆愕了一下子，丘力希菲很快的回过神来，这次他也不用人族的语言来说了，霹哩啪啦的就用精灵语说了一大串。

一旁的力奥等人是满头雾水有听没有懂，但是，光从一旁的萝莉希菲脸上那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中也可以知道，想必丘力希菲说的不是什麼好话吧！

刚刚的怒气已经被夜月突然而出的精灵语言给弄消了，此时，力奥的心中充满著无尽的疑问。

好不容易等到丘力希菲总算说到一个段落了，力奥连忙的插嘴道：「夜月，那家伙到底再说什麼东西？你赶快翻译给我们听呀！」

自始至终脸上的表情都是宛如罩上一层寒霜，没有一丝变化的夜月在听到了力奥的插话之後，先是淡淡的扫了丘力希菲一眼，随即转过头来，淡淡的说道：「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要我们去精灵族的圣堂接受长老议会的审问，为我们在这段日子以来破坏了圣域森林的事情接受惩罚！」

夜月一说完，力奥还来不及开口，一旁的萝莉希菲就已经大叫道：「不！丘力希菲（精灵族都是直称对方姓名，就算是自己的亲人也一样，最多在加个敬称），这对力奥他们而言并不公平！」

丘力希菲冷笑一声，对於萝莉希菲的话恍若未闻，只是直盯著夜月跟力奥直瞧。

力奥则是相当的纳闷，精灵的圣堂？长老议会？他怎麼都没有听过？

比起了摸不著丈二脑袋的力奥等人，算的上对精灵族有著相当了解的夜月则是脸上不由的浮现出了一抹冷笑来，心中的怒气已经高涨到顶点了。

何谓精灵的圣堂以及长老议会呢？

原来在精灵族里面，并没有存在著人类一样的国家体制，事实上精灵族的社会状态似乎是介於魔族的部落以及人类的世家之间的一种近似於部族的原始社会结构。

以整个精灵大陆的面积来看，在这大陆上除了一些花鸟鱼虫之外，唯一的智慧型生物也就只有精灵族，而只有著近五千来万人口的精灵散布在这块大陆上，可以说人口是相当的稀少，而这五千万的精灵族当中却有著将近上千个部族，同一个部族里面的精灵几乎都是亲戚，有著相同的姓氏。

在精灵族自古以来的的传说当中，当初总共有十支部族的精灵先祖来到了地球这麼一个异星当中。

在大破灭之後，精灵族的祖先趁机脱离了人类的奴役辗转来到了当时刚刚从海底跃升起来，位於最北边的新生大陆北大陆来。

在精灵族们独特的精灵魔法作用之下，花费了以千年计的岁月，经原本荒凉的北大陆营造成了类似他们故乡简直可以称之为人类梦中天堂般的环境。

尔後，沿袭在故乡的制度，由当时十支部族的领头人从新建立起了精灵们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由十支部族的族长组成了长老会，凡是精灵族中各项重大的决策全都一律召开长老会议来决定，当然了，当中也包括了对於某些犯了事的精灵的处分决议。

这个制度在沿用数千年的今天，精灵族的部族早已经由原先的十支部族分离产生到现在的上千个部族了，当然了，精灵的长老会议中的长老人数也扩增到上千人了。

对精灵们而言，受到精灵长老会议的定罪是一种罪不可赦的罪刑，当然了，能够动用人数上千的长老会议来为审判，所犯下的罪刑当然是属於那种罪大恶极的罪刑。

也因此，当丘力希菲说出了要力奥等人为了破坏圣域森林的罪名而接受长老会议的审判时，这代表著在丘力希菲的心中，力奥等人破坏圣域森林是一种无法饶恕的罪刑了。

而且，无论是丘力希菲也好，或者是萝莉希菲也好甚至是夜月也好，全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从古至今，凡是长老会所决定的罪名，无论轻重只有一种，那便是唯一的死刑，从来没有例外过。

或者可以说，接受长老会的判决等於就是接受了死刑，不过这也难怪了，凡是有「资格」够让长老会出面判罪的，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都万死不足惜的罪刑。

但是，破坏了圣域森林有这等严重的程度吗？

很遗憾的，也许对於夜月、力奥这些外来的人类来说并不觉得，但是在丘力希菲这些打小便听著长辈在他们的耳边听著，当初他们的祖先是在这块不毛的荒凉大陆上，如何凭著自己的能力以及「圣神」的全力协助之下，如何几经艰辛的创造出了第一座森林，然後在这座後来定名为圣域的森林中艰辛的生存下来。

对於每一个精灵人来说，圣域森林就好比是大地之母的化身，是精灵族的生命之源，没有这做圣域森林便没有精灵族的存在，更何况，在这做圣域森林当中还「居住」著守护了他们一族八千多年的圣神，其地位不言可知。

如今，虽然说是圣神的旨意让力奥等人得以在这块现在就连精灵族人都几乎不能踏进的圣域森林当中生活，但是，力奥等人有意无意的破坏使的精灵族们越来越是愤怒，如今，以丘力希菲为代表的年轻精灵族终於再也无法忍受力奥他们这些外来者不但在这个圣域当中存在，甚至对於圣域的破坏了。

而萝莉希菲这个少数真正的奇武大陆中生活过的精灵少女虽然也不喜欢力奥等人对於圣域的破坏，但是比其他族人更加了解力奥她们的她却也清楚的了解到一件事情，对於精灵族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域对力奥等人来说，并不是那麼一回事，对於力奥他们破坏了圣域给予一点教训这也不为过，但是如果说要用这个理由来判定他们死刑的话，用自己的观念来规范力奥他们，这是不公平的。

恍惚间，萝莉希菲望向了自己看起来好似相当陌生的大哥，两年多的间隔似乎让她也不再熟悉自己的大哥了。

那得意扭曲的面貌，不知怎麼的，看在萝莉希菲的眼中，不由的感觉到相当的陌生而且恐惧，自己的大哥什麼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个随意的定人生死的人了？

难道……

望著丘力希菲眼中绽放出来的那种陌生而又熟悉的目光，萝莉希菲不由的感觉到心中一震，这目光……

以往，萝莉希菲只有在某些人类的眼中曾经看过，人类……将这种眼光称之为「仇恨」！

难道，大哥他还在为那天的事情耿耿於怀？

一想到这，萝莉希菲不由的感到心中一阵恶寒，她还记得那天的事情……

怀抱着无比兴奋与激动的心情，从船甲板走下来的萝莉希菲忍不住的跪了下来，朝着天边远远的那一片苍翠的绿野膜拜着，底下那散发着特殊芬芳香气的草地，曾经是她以为她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的熟悉香味。

故乡，挚爱的故乡。

她，萝莉希菲终于回来了。

不是因为她顺利的完成了圣神交付给她的任务，也不是因为她通过了大祭司最后的考验，所有的激情，所有的感动，都只是为了她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美丽故乡来了，她终于回来了。

站在跪伏在青翠草地上亲吻着大地的萝莉希菲背后的众人，静静的看着萝莉希菲的动作，没有什么人在这一个时候出声打扰她，也没有人愿意破坏她的心情，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什么比远游的游子终于回到自己热爱的故乡来，要来的让人感动的事情了。

因此，尽管大家此时的心情是急切的，恨不得背插双翅飞到萝莉希菲所说的圣域森林，但是大家还是静静的等待着萝莉希菲，就连亚艾此时也是收敛了他那会叫人做恶梦的恐怖微笑，换上了一副平板的表情及一双带着温情的瞳眸，静静的看着萝莉希菲发泄着她的思念之情。

好半晌，稍稍的平静了激动心情的萝莉希菲，终于想到了在她的背后还有着一群人等着她带路呢！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之后，萝莉希菲站了起来，转身面对着亚艾，略带羞涩道：“亚艾先生，真是抱歉，我失态了！”

“没关系，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情，很高兴你终于可以回到你的故乡，恭喜你了！”

相当难得的，亚艾表现出了相当温馨的人性化的一面，温言的回应着萝莉希菲。

萝莉希菲点点头，忍不住的转头看一下其他人。

几乎所有人全都对她投以温和的微笑，这让萝莉希菲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毕竟，现在站在她面前的可是在奇武大陆上掀起腥风血雨，带给了全大陆无限恐惧与惊骇的死神小队，以及最最可怕的银月恶魔。

最后，萝莉希菲的目光终于落在了与其他八十六人一样，坐卧在特制的软兜中，同样带着温和笑容望着她的凯特身上。

望着凯特那一身严重萎缩的身躯与四肢，萝莉希菲再度的回忆起了自己的使命，不自觉的对凯特点点头，换来了凯特温和的眼神示意之后，萝莉希菲深吸一口气，转头对亚艾说道：“亚艾先生，我们现在可以启程了！”

亚艾点点头。

一旁的夜月闻言，伸手一挥，一道淡淡的白光从纤纤玉手中飞出，化成了无数个泡泡般的白色光团，笼罩在众人的体外三尺之处，紧接着一股无形的力量，慢慢的将凯特等人连带他们所坐卧的软兜抬起，悬浮于半空中。

等到所有人都因此而漂浮在半空中之后，夜月这才朝着此时唯一一个双脚站在地面上的亚艾点点头。

得到了夜月的示意之后，亚艾微笑道：“萝莉希菲，请你指引我们往圣域的方向吧！”

说着，亚艾身上的斗篷忽然的往外掀飞起来，右手往外一挥，右手的姿态相当自然，而且带给了人一种飘逸感觉，仿佛在这一挥之间，带动了四周的风，往众人的身边吹抚过来。

无影无形的风力顿时将现场所有的人，包含了躺在软兜当中的凯特等人，力奥等人在内，总共

一百人完全的包覆起来，接着，所有人全都感觉到身体仿佛是失去了重量般，有种欲乘风而去的感觉。

随着萝莉希菲伸手往某个方向一指，亚芠的右手几乎同时跟着也往萝莉希菲所指的方向比去，顿时，那种欲乘风而去的感觉化为了事实，众人仿佛是一个整体般，化成了一根离弦的利箭，脚不沾地的往萝莉希菲及亚芠手所指的方向急速的飞驰而去。

尽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这样的感觉，但是萝莉希菲还是不由的想到，她奉圣神之命寻找的亚芠，到底隐藏着多大的能力？

当初好不容易的将凯特他们救了回来，但是却赫然发现到，凯特他们除了满身的创伤，以及因为多日未进食而极度虚弱之外，他们身上的肌肉竟然莫名的逐渐萎缩着。

原先还以为这只是因为受伤及虚弱所造成的，但是没想到，这种情形竟然越来越严重，甚至是在半个月内，凯特等人的肌肉已经萎缩到力量甚至不足以让他们独立的站起来了。

会合了可以说是当世两大医疗宗师的亚芠以及圣灵魔导师的力量，两人苦思多日，用尽了各种的方法，除了可以勉强减缓凯特他们肌肉萎缩的程度，根本就无法根治这要命的怪症。

最后，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了，亚芠大耗精神的主动联系远方的太始，当然了，那个时候萝莉希菲已经知道，亚芠口中的太始，就是守护了他们族人八千多年的圣神，同时她也正是奉太始之命前来这奇武大陆找寻亚芠的。

太始苦思许久之后，最后终于通知了亚芠，它也没有办法治疗这种极可能是因为异星人的缘故，所造成肌肉严重病态萎缩的怪症，但是它却有方法可以帮助凯特他们恢复以往的能力。

于是，亚芠二话不说的便带着全体死神小队以及萝莉希菲等人，前往太始所在的精灵大陆。

当时，为了要移动已经没有行动能力的凯特等人，亚芠还特别的想出了这种别开生面的移动方式。

他运用自己非人的强大精神异力驱动无形的风力，将所有人结成了一个团体来移动，如此一来，虽然亚芠需要耗费庞大的能量，但是众人却不需要出半分力，而且速度更是无比迅捷。

同时为了避免自己有所疏忽，而造成那庞大的力量对自己一伙人的伤害，亚芠还特别的要夜月用魔力来对众人打造出一个保护罩来，毕竟论起对魔力运用的技巧与灵活度，亚芠是远远比不上夜月的。

同时在夜月的力量保护之下，亚芠更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全力来带着众人飞行，不用怕出力过猛而造成对任何人的伤害，毕竟，在凯特他们现在这样肌肉秒秒都在萎缩的情况下，早一分到达太始所在的圣域森林，对凯特他们越是有利，不过这样的方法恐怕也就只有亚芠用的出来。

任谁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修为臻至可以破空飞行的人原本就不多了，而又能够带着一百多个人长途飞行的人，恐怕除了拥有常人不可能会拥有的庞大精神异力的亚芠，才能够办的到。

就连同样是有着精神异力的夜月，受限于先天的体质与后天的训练、际遇的条件，也没办法办到这种夸张的事。

在亚芠全力的飞行之下，不到一天的时间，所有人就已经越过了三千多公里的漫长路程，终于来到了精灵族最崇高的圣域之前了。

不过如此高速的代价，便是亚芠也几乎承受不了这样的消耗。

当众人在圣域森林的入口处落地时，亚芠已经浑身是汗，脸上的表情也不是很好看。

原本按照亚芠的意思，就算他再怎么累，为了争取时间，他还想要飞过千里的森林范围，直接来到圣域森林的中心点去的。

要不是夜月灵机一动，忽然半真半假的脸色一白，同时众人身周以夜月的魔力所组成的护罩忽然变淡了许多，叫亚芠察觉了而主动停下来的话，恐怕亚芠真的会带着众人一头飞进圣域森林中心处。

正如当时在奇武大陆时，亚芠的意思是想要带着众人直接飞过西鞑伦山脉，但是却因为夜月的能力不足，使得亚芠顾虑到众人的安危而不得不接受妃雅的规劝，乘坐妃雅特别安排的快船，利用海路来精灵大陆，不然恐怕也不用耽误到这个时候。

甚至可能在联系太始完的第三天，就可以来到太始的面前了，而不用一直到两个月后的今天了。

在这一个团体中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亚芠有时候是相当固执的，只要是他所认定的事情，通常都不会改变，尤其是当时亚芠带着众人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从联军的所在一直飞到奇楼兰联盟最北边的港口，当落地时他几乎都已经快要站不住了，但是他还是执意的催促着刚刚才接到妃雅的魔法传讯，要准备船只的联盟商会的负责人尽快的将快船准备好。

当时萝莉希菲只是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对于亚芠的定位，似乎已经变得相当的模糊了。

最早先，萝莉希菲仅仅是从凯特的身上，瞧见了他对于亚芠的那种狂热般的追随与崇拜感，因而对亚芠感觉到相当的好奇。

后来，当她亲眼看到了亚芠，见到了亚芠那样毫不在意的屠杀着他所认定的敌人，甚至在一怒之下将整个丰原城击毁成一座大湖，不但让丰原城内八万精兵死亡，甚至还让二十几万的无辜百姓跟着陪葬。

她那时只觉得亚芠真的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冷血恶魔，同时又为凯特所尊敬的竟然是如此的一个人，而感到无比的震惊又疑惑。

后来得知了亚芠正是她此行寻找的目标，在她印象当中，对于天下万物抱着无比慈爱知情的圣神，竟然会要她万里迢迢的来找这样一个可怕的人，而感到不可置信。

现在，在看到亚芠为了凯特他们那样如此的付出，她不由的感觉到，她好像有点了解为什么凯特他们会如此的尊敬亚芠，而她所敬爱的圣神又为什么要她来找寻他了。

但是更多的，却是萝莉希菲对于亚芠这么一个人无比的疑惑，到底亚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毫不犹豫冷血的杀戮数十万人，仿佛来自九幽间可怕恶魔的他；为了自己的部下而不惜耗损自己全部的能量，只求为自己的部下多争取一点接受治疗的时间的那个充满着热血的他……

哪一个他才是真正的他？

轻轻的摇摇头，萝莉希菲忍不住的将目光投注在正轮流对着每一个瘫痪的死神小队员输送能量，抑制肌肉萎缩速度的亚芠那漆黑的背影，心中的疑问真的是无比的高涨。

“在想什么？”

突如其来的一句轻柔甜美的问话，叫萝莉希菲差点没有跳起来。

转头一看，在她的背后正站着一个长相只能够称的上是中等，但是却拥有着无比甜美嗓音的年轻女子——苏兰！

不自觉的摇摇头，萝莉希菲略带尴尬的望着苏兰，直到苏兰对她温柔的一笑，转身走过去，跟着夜月等人一起帮忙照顾其他瘫痪的死神小队员之后，萝莉希菲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她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相当快，看来刚刚苏兰真的是吓到她了。

望着苏兰苗条而忙碌的身影，萝莉希菲再一次的感觉到疑惑，为的便是苏兰这个对于这支队伍相当奇异的存在人物。

萝莉希菲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是对她而言，加入这个团队的苏兰，实在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存在。

尽管萝莉希菲对于人类所谓的爱情并不是相当的了解，但是在奇武大陆生活了几年之后，她也可以清楚的看出，苏兰对于亚艾存在着一种相当奇特的感情，而人类都将这种奇特的感情称之为爱情。

老实说，在精灵之间并没有人类那么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感情，对萝莉希菲或是其他的精灵而言，自己与伴侣之间所存在的，是一种跟人类之间的亲情相当类似的感情，爱情这东西从来没有出现在精灵的天性里面。

但是尽管萝莉希菲并不了解爱情，但是在苏兰根本就不加任何掩饰的表现之下，就是萝莉希菲也看的出来，苏兰对于亚艾有着很深厚的爱情。

只是，萝莉希菲更加不了解的就是，人类常常说什么情人之间容不下一粒沙子，又说什么爱情是绝对不容许杂质的存在的，但是苏兰竟然会是受到了妃雅的托付，前来代替她照顾亚艾以及其他的死神小队。

萝莉希菲还记得当初在船快要开时，几近脱力的苏兰忽然从天而降，一落到船上不顾休息就拿着一封信给亚艾，还说她是代替妃雅来照顾亚艾他的。

当时船上所有人的脸色全都相当的古怪，反倒是亚艾自己脸色半点也没有变，静静的接过了苏兰交给他的信之后，便交代船长帮苏兰安排一个房间，然后就又跑去照顾凯特他们了。

在船上航行的那段时间里面，苏兰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对亚艾的感情，甚至明显到最不了解爱情是什么东西的萝莉希菲，都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苏兰的感情，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几乎所有人对于苏兰的存在都感到相当的尴尬，唯独亚艾自己反而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这种诡异的情形叫萝莉希菲无比的惊讶。

不过反正事不关己，萝莉希菲也不是很关心这种事情，可是话说回来，苏兰的存在对于萝莉希菲自己而言，却有着另外一种奇异的感受，这种感受起源于萝莉希菲深藏在心中的一种陌生的感觉。

跟其他人一样，萝莉希菲也是很着急的想要赶快引领亚艾他们找到圣神，不是因为亚艾的请托，也不是因为这是圣神的托付，很简单的，萝莉希菲只是希望凯特赶快的回复以往她所熟悉的凯特。

尤其是当她看到躺在软兜上连说话都相当困难的凯特时，萝莉希菲真有一种希望可以代替凯特躺在软兜上的急切感受。

萝莉希菲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但是她还记得当她在询问夜月，告诉夜月说她很不希

望看到凯特他这样瘫痪，恨不得自己可以代替他，然后夜月又问了自己几个问题之后，夜月看着自己的那种感觉相当古怪，好像有种不可思议，混杂吃惊、窃喜的表情。

到底，自己心中的感觉是什么？

尤其是，萝莉希菲不经意的发现到，她最近好像跟苏兰越来越像了，总是跟苏兰一样，痴痴的望着凯特那委靡的身影，总是在发觉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好像看了凯特好久一段时间了。

难道正如夜月所说的，她是“爱”上了凯特了？

这有可能吗？

她是精灵，而凯特是人类呀！

况且，她还有着两百多年的生命，而凯特能不能够活过这一次危机还不知道，就算活过了也有可能不到一百年就死去了，她会是“爱”上了凯特了吗？

没有爱情的精灵，会爱上人类吗？

正当痴痴的想着自己的心事，萝莉希菲在忽然之间感觉到一种已经相当熟悉的阴寒而回过神来时，她吃惊的发现到，不知何时，亚艾等人竟然满脸严肃的站在凯特他们四周，刚刚那种冰冷的感觉正是亚艾看了她一眼所带来的。

看到了亚艾他们的样子，萝莉希菲也知道现在情况不对劲，正想说什么时，萝莉希菲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亚艾眼中的瞳孔好像缩了一下。

萝莉希菲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清楚，但是，心中的感觉很明确的告诉她，周围有着身分不明的人，而眼前，亚艾这个银月恶魔很显然的是动了杀机了。

心中一动，还来不及细想，萝莉希菲本能的叫道：“等等，周围的不是敌人！”

及时的一句话，抑制住了亚艾那几欲飞出的身影，同时也遏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因为，在圣域森林的林中，在萝莉希菲的大叫之后，忽然传出了一个令萝莉希菲无比惊喜的耳熟声音，那个声音是在叫着她的名字。

欣喜的萝莉希菲还来不及用精灵语回应那个声音时，亚艾已经冷哼一声，忽然伸手五指朝森林某个方向悬空一抓，一个纤细的身影带着惊呼声从林中被动的飞了出来，刚好领子就在一瞬间被亚艾给抓住了，仿佛亚艾跟这个人影演练了不知多少次，才能够演出如此刚好的一场戏来！

“＆＊￥££”

萝莉希菲突然的冒出了一句相当动听而且美妙如歌唱的奇异语言，随即想到不对，又改用人类语言叫道：“大哥，亚艾先生不要，这是我大哥！”

很幸运的，萝莉希菲这灵机一动的娇喝，遏止了一场可能会发生的惨剧，而被亚拼“埋伏处揪出来的丘力希菲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个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不但找出了他的位置而且还如此气人的揪住他的领子、表情相当冷漠的怪异人类，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躲在暗处。

以往，当亚艾遇到躲在暗处的人时，往往都是懒得多说一个字，一律当场格杀勿论，而丘力希菲以及其他躲在暗处当中的人，可以说被萝莉希菲给救回了一条小命。

不过，尽管不晓得眼前亚艾等人的身分，但是亚艾浑身所散发出来的骇人杀意可不是说假的，

丘力希菲很沮丧的发现，尽管亚芠只是将他的领子揪住而已，但是他竟然生不出任何反抗的念头。

明明他最少有上百种方法不但可以脱离亚芠的掌握，而且还能够重重的教训亚芠，让他不敢小觑他这个圣域护卫队中排名数一数二的护卫队长！

其实，早在刚刚他被亚芠给发现的时候，亚芠的意念早已经锁住了他的心神了，连带着，尽管亚芠并非刻意，但是他那经过严酷的锻炼以及残酷的杀伐所凝聚而成的“势”，早已经不知不觉的侵入了丘力希菲的心神当中，暗暗的摧毁着丘力希菲的意志了。

也难怪丘力希菲在受制于亚芠的“势”之下，会丝毫兴不起任何的反抗意志，这点，恐怕就是亚芠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他只是暗暗的觉得很奇怪，丘力希菲好像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而亚芠姑且把这个当成了丘力希菲“友善”的反应之一。

淡淡的扫了眼前脸色有点苍白的丘力希菲一眼，亚芠松开了五指，破天荒的朝着丘力希菲点点头，嘴角微微的往上一勾，泛出了一个不怎么像笑的笑容，算是对于丘力希菲“友善”的回应以及刚刚举动的歉意。

不过此时亚芠恐怕是完全没有想到，他这么一个破天荒的友善举动，竟然会带给了丘力希菲心中宛如惊涛骇浪的变化。

要知道，精灵向来是一种自尊心相当高，甚至可以说高傲的种族，尤其是像丘力希菲这样年纪轻轻、不到一百五十岁便担任了精灵中相当荣耀的守护圣域森林的守卫队队长，而且其实力在所有队长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简直就是在精灵当中被视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菁英。

如今，这一个菁英，竟然会一时失察（自认的）的失手在亚芠的手中，甚至连亚芠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他从隐身处给逼出来，还如此藐视的抓着他的领子，而他竟然没有想到要给亚芠重重的“教训”，这叫丘力希菲在亚芠放开他之后，陷入了某种似愤怒又似不解的呆滞当中，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反应！

但是亚芠这一笑，却笑坏了事。

当亚芠的微笑映入丘力希菲的眼中时，他只觉得亚芠的笑仿佛是充满了无尽的讽刺与讥嘲味道，顿时叫丘力希菲这个自尊心高精灵一等的菁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般，心中顿时燃起了熊熊的怒火。

愤怒的火焰遮蔽了丘力希菲的双眼，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亚芠是如何的从他隐秘的藏身处将他给抓出来的，不甘受到亚芠“轻视”的愤怒，顿时叫丘力希菲忘记了旁边还有着自己两年多没见的妹妹，不假思索的拔起了挂在腰上长一公尺、宽仅两公分的细剑，往亚芠一头扎去。

而此时的亚芠正转身看向萝莉希菲，等于是将整个背后卖给他，他这举动无异于背后伤人，而这是以往他最痛恨的行为。

这一个动作实在是快如闪电，快的连隐藏在周遭的其他护卫队员，在看到丘力希菲忽然做出了这种暗箭伤人的行为时，连惊呼声都来不及发出，剑尖已经接触到亚芠的背后斗篷了。

不过更出乎丘力希菲以及周围护卫队员意料之外的是，如果说丘力希菲的拔剑攻击快如闪电的话，那么亚芠的反应已经可以说是比光还快了。

正当丘力希菲在为自己的剑已经刺到亚芠而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意时，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剑有种空虚的感觉，这不可能呀！明明他的剑已经刺进亚芠的背后了。

就在丘力希菲脑中电光石火般的感觉到不对时，他忽然看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景象，明明亚芠

的背影还在他的面前，偏偏他却看到了在自己妹妹的旁边，亚芠正一脸阴沈的望着自己。

脑海中刚刚闪过“残像”两个字时，丘力希菲忽然间感到手腕一麻，本能的往自己执剑的右手一看，却看到了一只浑身闪耀着金色光辉，看起来相当巨大而威武的凶猛金狼，正一嘴咬住了自己的手腕，同时间，手腕更传来了令他忍不住惨叫出声的剧烈疼痛！

仿佛是来自体内所传递的喀喀清脆两声，丘力希菲知道，自己的右手腕已经被这只金狼给咬断了。

而一旁的众人，无论是隐藏在林中的护卫队抑或是萝莉希菲等人，早已经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而萝莉希菲仅知，自己的一声叫喊，却使得哥哥被祆切且断了右手，眼中，只有丘力希菲那充满翠绿色的血液以及森森白骨的右手腕。

圣域森林守卫队专属的营寨当中，萝莉希菲一脸紧张的望着正白着脸接受医师治疗的丘力希菲。

看了一会，萝莉希菲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再一次劝说道：“大哥，你真的不愿意接受亚芠先生的治疗？相信我，他的治疗技术真的很好，你还是接受他的治疗吧！”

不知是因为受伤失血过多，还是因为在接治疗当中疼痛难耐，还是？为其他的原因，丘力希菲此时的脸色真的相当难看，更甚的是，当他听完了萝莉希菲的劝告之后，脸色又变得更加铁青的望着萝莉希菲，直看的萝莉希菲心中一阵暗惊，感觉上她好像说错了什么了！

好半晌，丘力希菲轻哼一声：“萝莉希菲，那群人到底是谁？你为什么把这群人给带来这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圣域森林乃是一个禁地，就连平常的其他族人在未经许可之下，都不可以靠近这里百里之内，你为什么要把这一群人类给带来这里？”

萝莉希菲心中一惊，跟着又是感到一阵的委屈，两年多不见的大哥，竟然一见面就用这种仿佛是在审问犯人的口气来询问自己，顿时叫萝莉希菲心中重见亲人的激动心情冷却下来。

望着自己的大哥，萝莉希菲开始慢慢的讲述起她接受了大祭司所分配，经由圣神（太始）示意的大祭司考验密令，前往人族所在的奇武大陆寻找圣神要她找寻的一个人族开始，一直到这两年来的各种经历，最后回来为止！

这边当萝莉希菲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让丘力希菲知道时，这时在营寨中央的一个平常精灵们用来集合以及做各种训练的泥地小广场上，亚芠一行人停驻在这里，而在广场的四周，一大群的精灵正万分戒备的望着他们，某些人甚至还取出自己的武器，监视与看守的意味甚浓。

微微皱着眉头望着四周的精灵们，亚芠心中只觉得一阵的烦躁，他实在不该在这里停留的，虽然说精灵大陆的太阳并不强，但是肌肉严重萎缩的凯特他们连带的身体各项机能也严重的退化。

这厢，才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众人就已经被太阳给晒的一阵头昏眼花冷汗直冒，就连功力最高的凯特也是一副脸色苍白的模样。

就在亚芠正为目前陷入的难境而感到烦心时，忽然听到了身后传来了力奥不满的咆哮声，亚芠转头一看，却见到在他所在的对面，力奥一脸愤怒的对着正不断骚动的精灵们。

亚芠的目光在力奥的身上略转了一下，随即皱起了眉头望向站在力奥身边，脸上也略带着怒意的夜月脸上来。

察觉到了亚芠的注视，夜月抬起头来回望着亚芠那仿佛在询问的目光，摆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原来，不只是亚芠注意到了凯特他们目前的情况不怎么好，力奥跟夜月也同样的注意到了，在知道阳光是造成凯特他们难过的凶手之后，力奥二话不说的就要把凯特他们给挪移到阴凉处，但是却遭受到了周围负责监视他们的精灵们的阻挡。

虽然说彼此间语言不通，但是却可以从精灵们抽出腰间的长剑指着自己的举动，让力奥明白的感受出精灵们并不喜欢他现在的动作。

力奥比手画脚了好一番，解释着自己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要帮自己的同伴移到阴凉处而已。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语言不通，还是力奥的脸色太过于骇人的缘故，精灵们似乎无法体会力奥的意思，甚至不少的精灵们都加入了与力奥对峙的行列，当然力奥的脸色也随着精灵们越来越强硬的阻挡动作，而更加的难看起来，最后终于忍不住的咆哮起来，眼看着就要起冲突了，就在这时也吸引了亚芠的注意。

很快的来到了亚芠的面前，夜月略带急躁的说道：“大哥，凯特他们的情形不怎么妙呀！力奥刚刚想要把凯特他们给移到阴凉处，现在已经跟那些监视我们的精灵们发生冲突了！”

微微的摇摇头，亚芠的眉头皱的更紧，但是，夜月随即看到了亚芠原本皱着的眉头散了开来，又恢复成了他原先带着淡淡的冷漠笑容的模样，同时，也不见亚芠如何的动作，夜月只觉得从亚芠的身上传来了魔力骚动的感觉，不断的往亚芠的脚底下潜入了地下去。

轻轻的一跺脚，顿时，在夜月还来不及询问亚芠在做什么，随即便看到了从亚芠周边的地面扬起了大量的尘土，几乎将亚芠的身影给完全遮蔽起来。

灰黄的就练路鹗一根黄色柱子般笔直？往天空涌去，同时听到亚芠朗声道：“别介意，我只是在帮我的同伴们制造一个可以遮凉的东西而已！”

尽管听不懂亚芠所说的话，但是原本因为亚芠这突如其来的诡异举动而起了骚动，几乎每一个精灵都拿起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亚芠，相当奇异的，精灵们虽然听不懂亚芠所说的话，但是却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出亚芠的语气中并没有任何的敌意，再加上亚芠的动作非常的快，黄色的烟尘在升不到十公尺的空中，便相当整齐的往四周扩散，成了一个圆形的黄色尘云，恰好阻挡了天空中太阳照射在凯特他们身上的阳光。

同时，随着亚芠的心中一动，在这片人工的黄色尘云阴影底下，开始吹起了徐徐的凉风来，让凯特他们顿时好过很多。

亚芠转过身来，不再理会周围如临大敌般手持刀剑警戒的精灵们，低声的唤道：“力奥，别吵了，过来！”

不用亚品“愿，早在亚芠制造出了这么一朵人工云之后，力奥便已主动的停止了与精灵们的对峙，几乎就在亚芠刚刚说完话，力奥便已经来到了亚芠的面前，轻声的唤道：”头儿，这群家伙竟然敢……“

不让力奥说完，亚芠已经摆摆手阻止了力奥的话尾，略带无奈道：“算了，再怎么说，我们都是外来者，不好太得罪这些精灵们，就忍一下吧！反正凯特他们现在应该也舒服点了。”

说完，亚芠闭上双眼，轻轻的调动起体内的精神异力，维持这么一个让凯特他们得以感到舒适的环境。

对亚芠那庞大无比的精神异力来说，维持这么一个环境并不会损耗多少的魔力，唯独因为己身的魔力过于庞大，所以亚芠必须要格外的小心，别让这遮阳的云跟凉爽的风，变成了狂暴的尘爆以及恐怖的零度冻气，想来，这世上大概也只有亚芠需要注意这种事情吧！

而亚芠身前的力奥与夜月则是在听完了亚芠的话之后，两个人不敢置信的瞪大了双眼，不停的在亚芠的脸上不断的扫描着，他们实在是很难想象，以亚芠的个性竟然会说出了这种不要得罪人的话来？他们有没有听错？

夜月跟力奥忍不住的互望了一眼，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他们的大哥（头儿）吗？

向来最无法忍受别人用刀剑指着他的亚芠，什么时候竟然可以在这么一个有近百个虎视眈眈的精灵刀下，还这么心平气和的闭目养神（虽然力奥与夜月都晓得亚芠并不是真的在闭目养神，但是外表看起来就是这样没错），而且还说出了这么一个不要得罪人的示弱的话来！

力奥几乎忍不住的想要脱口而出问道，他这个头儿是不是因为水土不服所以生病了，才会胡言乱语起来？

但是力奥还来不及说出口，夜月忽然轻轻的咳了一声，红润的小嘴意有所指微微一嚅，力奥一愕的偏头一瞧，顿时，力奥心中猛的一颤，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刚刚那余怒未消的模样顿时消失无踪，心头换上的却是无尽的暖流与震撼。

力奥再一次体认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这一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让银月恶魔向人低头，但是如果是他的同伴的话，那么，傲视天下的银月恶魔绝对不会吝惜自己的骨节与傲气的，因为，银月恶魔就是这样一个让敌人流血、而让同伴温馨的人。

力奥无比深刻的感受到了亚芠那种从来不曾说出口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只能够从不经意间体会的到，他再一次的庆幸着，自己真的是跟对人了！

与脑筋总是单纯的喜欢走直线的力奥相比，凯特这几个直接享受到了亚芠的关怀的小队员们，似乎更早一步领悟到亚芠的用心，因为阴凉的凉风而相当舒服的他们，此时脸上全然没有刚刚的苍白，更甚，个个脸上也如同力奥般，胀红着脸，向着闭上眼睛的亚芠看去，在这个时候，谁也说不出话来，也不必说什么！

而一旁的夜月在点醒了力奥之后，自己带着震撼与甜美的笑容忍不住的又转头看一下闭起双眼的亚芠，没有人能比她更体会的到亚芠此时的心情了。

她了解亚芠的意思，亚芠并不希望再因为其他的因素来耽误凯特他们就医的时间，因此，这才忍气吞声的在这里接受其他精灵的监视，为的就是宁愿浪费这一点时间来换取其他精灵的信任，让他们相信自己一群人真的是没有恶意。

夜月相信，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凯特他们的缘故的话，依亚芠以往的性子，绝对不可能会这么好易与的，恐怕早已经在这块陌生的精灵大陆上掀起风波来了！

说到底，如果这是在奇武大陆的话，恐怕没人会相信亚芠会让人这样的监视他的，看来现在让凯特他们恢复原状的信念，在亚芠的心目中真的是高于一切。

心中虽然暗暗的感动，但是夜月却也忍不住的在心里叹道：“真的是一个笨拙的大哥呀！竟然笨拙到只会用行动来关心他人，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以外，又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你的心呢？”

这边夜月等人正震撼着亚芠那不经意的退让所展现出来的沈默关怀时，四周的精灵们的想法显然是跟夜月他们南辕北辙。

对精灵们而言，他们更加震撼的是亚芠在这时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之前，亚芠对上丘力希菲时虽然也小露了一手，但是众精灵们更在意的是亚芠身旁的贪狼星重伤了丘力希菲所带来的愤怒，真正对于亚芠这一群远渡重洋而来的人类所代表的意义，根本没几个人在意的。

而现在，亚芠这么露了一手，对于打从出生开始，天生对天地之间的能量无比敏锐的精灵们来说，不亚于重重的当面打了他们一拳。

没人比天生是魔法师的精灵们，深刻的了解到亚芠这一手的困难度了。

事先他们完全没有感受到亚芠的魔力骚动，而亚芠竟然就在他们眼前出手造出这朵人工云来，直到那时几个能力比较好的精灵，感受到亚芠是运用魔力操纵自然元素之力，真叫他们不敢置信，甚至现在，尽管亚芠不断的输出魔力控制人工云与凉风，但是除了少数几个精灵微微有所感之外，大部分的精灵依旧是感受不到周边的能量有何异动变化。

真的是叫这一群精灵不太敢相信，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他们的面前。

顿时，亚芠在一干精灵眼中的地位被提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实在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人类，竟然可以活用自然元素到这样的地步，都比他们的长老们还要厉害了。

实际上，如果了解内情的人便会知道，亚芠或许单纯的在魔力的量上可以称的上是举世无双的地步，但是也绝对不可能会让精灵们感觉不到他的魔力在运作的。

精灵们根本就搞错方向了，在经年的战斗当中，亚芠体内的天心真气早已经不知不觉的跟精神异力处于一种奇妙的混和状态，往往亚芠一举一动若非刻意的话，都是精神异力混杂着天心真气一起出来的，若要亚芠自己分别出到底自己发出的能量是属于真气还是魔力，如果没有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亚芠自己也说不上。

反正体内能量的发挥已经成为了他本能的一部分了，什么时间用什么种类的能量，对亚芠来说这都不在他思考的范围内，反正因时因地制宜，哪一种有用他便自然会用哪一种，而且大多是大部分的精神异力混着少部分的天心真气，或是相反的情况。

恐怕亚芠自己也不清楚，他自从接受了血兽皇传授给他血魔功之后，便不知不觉的受到了血魔功中精神力与真气完全融合的特性的影响。

不过血魔功是因特殊的技巧而产生的一种被动强迫性的结果，而亚芠却是因为不断的战斗与各种际遇，亚芠虽然没有刻意，但是本能却已经察觉到，将精神异力与天心真气这两种能量完全的融合才是最好的结果，因此这是自然而然，漫长而完美演化的结果。

但是无论如何，亚芠的这一手，让几个比较聪敏的精灵们开始思考起，亚芠这么一群人来到他们这个封闭的精灵大陆的用意了。

尤其是当他们想到，身为大祭司三大候补祭司的萝莉希菲，在两年多前奉命前往人类所在的奇武大陆寻找某个人，如今亚芠等人的来到，是否就代表着亚芠便是大祭司所预示的那个圣神所要找寻的人呢？

那么，如果眼前的亚芠真的就是圣神救命一定要找的人类的话，那他的来到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隐约间，有智之士似乎感觉到了，平静已久的精灵大陆将因为亚芠的来到，而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了。

就在一干精灵们还在为亚芠的精采表演，以及来到精灵大陆所代表的意义，而感……

萝莉希菲现在似乎已经想不起来当自己带领着亚芠他们来到平常她与其他两个圣女跟随着大祭司祭祀圣神，同时聆听圣神声音的神木祭坛之后的事情了。

事实上，对此萝莉希菲已经相当的习惯了，以往也都是这样。

不管是她也好，甚至身为她的导师的大祭司也好，对于祭坛的一切彷佛都相当的熟悉，但是如果真的要想的话，在记忆当中的祭坛彷佛都蒙上了一层看不清楚的薄纱，无论怎么的努力想，她们就是想不起来自己踏入祭坛之后的事情，走出祭坛之后，脑海当中就只存着圣神指示她们的声音而已，这一次也不例外。

隐约间，萝莉希菲只记得，当她将亚芠等人带到祭坛前时，亚芠跟其他人彷佛是进去了某个地方，然后等她在圣域森林中央地带外围回过神来时，已经是第三天午后，凯特他们已经不见了，在他的身边就只有亚芠跟力奥、夜月等十二个完好如初的死神小队而已，不过，萝莉希菲注意到了，当时亚芠的脸色相当的苍白难看，而向来与亚芠形影不离的贪狼星却已经不知所踪。

之后，亚芠让夜月他们留在圣域森林较外围处，自己一个人说要出去逛逛，然后就这么不见人影一直到现在。

在力奥他们留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彼此的生活习惯不同，再加上力奥他们有心无心的作为，使的以自己的大哥丘力希菲为首的圣域森林守护队跟以力奥、夜月为首的死神小队彼此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白热化。

自己凭着身为下一代准大祭司的圣女身份，外加托言这一切都是圣神的指示撑腰，一直不断的努力化解着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但是现在……

望着眼前愤怒的大群族人们，萝莉希菲知道，自己终于再也抑制不了族人与力奥他们之间的冲突了。

这样的体悟，在萝莉希菲看到了眼前的族人们宛如潮流般的分开了一条道路，在道路的尽头，三个人影缓缓的走进来时，萝莉希菲终于完全了解此时自己的处境了。

那三个人，萝莉希菲可以说是相当的熟，就算当中一个本来并不怎么熟，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也真的是熟的不能再熟了。

三个人当中，走在最左边的是一脸笑容的灵心，而右边的，是她同门姊妹，另一个圣女，一个让她自愧不如，无论是在容貌、实力、人缘，都不是她所能够企及，曾经是呼声最大，被人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届大祭司的圣女—蔓罗夏。

而走在灵心与蔓罗夏两人前面，身上穿着一件绣着风、火、水、土等四象元素符号白袍，看起来比她大不了多少岁，浑身充满着无尽灵气的美丽精灵不是别人，正是他萝莉希菲最敬重的老师，精灵大祭司—森华，一个沿袭了八千多年，打从第一位的那个将圣神捧在胸前来到精灵大陆的美丽精灵之后，每一位的大祭司都叫森华，一个代表着热爱自然与生命，是善与美的化身的名字。

随着大祭司森华带领着灵心以及蔓罗夏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冲突场面的中央，她们经过时，每一个精灵，不管前一秒他们是不是脸红脖子粗的咆哮着，这一秒，他们都恭恭敬敬的垂下了精灵那骄傲无比的自尊与挺直的双肩，静静的两手握拳在胸前交叉，微微的往前弯四十五度，做出精灵最高的礼节来。

当森华来到了萝莉希菲面前时，萝莉希菲也跟着做出了双手握拳交叉于胸前的动作，只不过她并没有弯腰，因为对于森华而言，天地间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那怕是一颗小草一个人，都是自然的一份子，都享有同样的阳光与大地，因此，大祭司森华并不是一代传一代，而是一位传一位，姊姊给妹妹，八千年前的森华与现在的森华只是姊妹而已！

因此，已经通过了最后考验的萝莉希菲不再是大祭司的学生了，而是已经变成了大祭司森华的妹妹，下一位森华，当然了，身为妹妹的萝莉希菲自然是不需要像其他的族人一样对相当于自己姊姊的大祭司森华行大礼。

大祭司微微一笑伸手轻轻的扶起了萝莉希菲，还来不及说话，一旁忽然传来了一个冷哼声道：“萝莉希菲，你未免太过自持了吧！难道你真以为你就是下一位大祭司吗？别忘了，还有我呢！”

萝莉希菲在见到蔓罗夏之后，心中的不祥预感果然是在蔓罗夏的冷哼声中验证了。

有幸被大祭司收为学生，萝莉希菲与蔓罗夏是属于同时被大祭司教导的同伴，同时彼此也是竞争对手。

两年前，萝莉希菲与蔓罗夏同时的被赋予了圣女要成为大祭司之前的最后一项考验。

萝莉希菲的考验是不用再说了，而蔓罗夏的考验也如同萝莉希菲那样，要去寻找一个人，不同的是，萝莉希菲要寻找的人虽然并不清楚，但是确有太始在她身上融入的能量感应，让她在头一次见到亚芠时就确认亚芠便是她要找的人了。

而蔓罗夏则是渡海去到了另外的魔族大陆，去寻找那个萝莉希菲与蔓罗夏只闻其名而不见其人，那个早她们十多年成为大祭司的学生，然后在十几年前的最后试验中一去不返的同门师姐。

如今，蔓罗夏在这个时候忽然出现在她面前，而且还如此有自信，莫非她已经找到了那个失踪的师姐，解开了她的失踪之谜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与蔓罗夏都通过了最后的考验，最后，只能够让长老会来决定由谁担任下一位大祭司了。

而很遗憾的，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在人类社会中生活过了两三年的萝莉希菲以她从人类身上学来的智慧，她可以清楚的判断出来，身为最大族氏的族长独生女，人长的漂亮，几乎是全部男精灵的梦中情人，她萝莉希菲是绝对比不过蔓罗夏的，对于这点，萝莉希菲本身清楚，蔓罗夏自己也相当的清楚。

不过，显然这个时候蔓罗夏的出声并不是很恰当，因为，受到了蔓罗夏声音的影响，刚刚，因为大祭司来到而平稳下来的场面再度的失控，不过这个时候，精灵们失控不是跟万分警戒的夜月及力奥他们打起来，而是向大祭司大吐苦水。

独立于精灵族的政治体系之外，身为圣神的代言人，是美丽与善良的凝聚体，大祭司森华，一个存在于精灵族之间，以一人便有跟整个长老会相比较，甚至更胜一筹地位的奇特人物，此时脸上正带着淡淡的笑容，毫无一点厌倦与排斥的听着耳边在同一瞬间最少有十个声音同时入耳的抱怨。

不知道大祭司是如何的在同一瞬间听完这么多的诉苦的，但是，大祭司显然是听的相当的清楚。

不过此时此刻，萝莉希菲倒真的是希望大祭司的耳朵不要那么的灵敏好听得出族人们的申诉抱

怨，因为萝莉希菲在认识大祭司百多年来，破天荒头一遭的看到了大祭司脸上的微笑消失了！

当大祭司略带不赞同的眼神投向她时，萝莉希菲只觉心中一凉，她知道，事情再也无转圜的余地了。

可以说整个精灵族当中最敬崇圣神的大祭司怎么能够容忍有人破坏圣域森林的一花一草呢？更别提将圣域森林划为禁区正是第三十五位大祭司的提议，而每一位大祭司都是以维护圣域森林的完整为己任，这下可糟了！

在大祭司还没开口之前，萝莉希菲抢先一步的张口想要解释一下，虽然说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在族人们眼中纵容外来人类恣意破坏圣域森林的举动有什么好解释的。

只是，萝莉希菲却没想到她快竟然还有人比她更快！

“算了，我们离开圣域森林好了！”

说话的是夜月，她所用的是字正腔圆的精灵语，因此当夜月此话一出，原本吵杂而近乎失控的场面顿时慢慢的安静下来，所有的精灵们都安静下来，注视着说出这话来的夜月！

不知道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但是显然的，此时能听会说精灵语的夜月已经全权代表了现场十二个死神小队的立场了，光是看到力奥等人静静的伫立在夜月背后三步之处，大祭司等人也可以相当明确的获知夜月的代表立场。

微微的侧身正面朝着夜月，大祭司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了夜月面前五步处停了下来，静静的注视着夜月。

说实在的，如果现在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看到大祭司与夜月两两相对，林中凉风徐徐吹过带起了两人雪白衣角飘动的情景，实在是一个相当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丽画面。

大祭司不用说了，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其中别有奥妙，历位大祭司不管原先是美是丑，当她当上大祭司之后，不用经过多久，便会容貌气质逐渐的改变，进而成为精灵族中公认的第一美女，眼前的这一位大祭司也不例外。

而夜月也是一个拥有着绝对不弱于大祭司绝美容貌的大美女，而且，与大祭司那春风化雨般让人一见便会不由自主的想要亲近她的温馨亲和气质相较，宛如嫡仙下凡，浑身洋溢着让人心中无法产生任何猥亵知心的飘渺绝世仙气的夜月，一点也没有弱于大祭司。

两个同样美丽而气质迥异的大美人相对互视的绝美画面可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美景，尤其是两人间因为立场相对而对彼此所产生的隐隐间的敌意对峙，更是将两人之间的气质彻底的激发出来，几乎是叫人感觉到，在夜月与大祭司之间有着无形激烈火花的产生。

但是就算是如此旁观的众人也不觉得有丝毫的损及两人的绝美艳姿，因为，一个是叫人感到无比亲近宛如冬日暖阳的大祭司，一个是秋天夜空孤傲的银月，无论是哪一个，世俗间的纷扰与争斗根本就无法影响两人的气质，反倒是更让人觉得暖阳与孤月的和煦跟清冽！

不知不觉间，不管是人类也好还是精灵也罢，全都摒息的注视着夜月与大祭司的一举一动！

好半晌，大祭司先是露出了一个让人感到如沐春风般的和煦笑容，轻轻的说道：“这位小姑娘，你刚刚说你们要离开是吗？”

夜月不言不语的点点头，算是回应了大祭司的询问，紧接着又听到大祭司说道：“难道你认为把我们精灵一族最是崇高的圣地圣域森林破坏的一塌糊涂之后，你只要拍拍手说离开就能够为此事做负责吗？”

夜月终于开口说话了：“那大祭司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大祭司微微一笑道：“其实，看在你们是我一族圣神所邀请而来的客人，我们也不好太过于苛责你们，如果说硬是要求你们接受长老会的审判的话，这也的确是太过了一点，而且有违圣神的旨意…”

“因此，我想我们只好委屈几位客人离开我们的圣域森林，改移到另外的地方暂居，同时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度的发生，只好委屈各位接受我们的监控，直到各位的同伴出来以后，请你们离开我们这块大陆为止了。”

翠绿的双眸中轻轻的闪耀过了一抹略带低暗的墨绿流光，大祭司微笑的望着夜月。

虽然说大祭司与夜月一直都用精灵语来交谈，但是夜月一直低声的翻译著她与大祭司之间的谈话，因此，力奥他们也清楚大祭司的要求。

凭良心讲，不管是因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死神小队等人的确是破坏了人家费尽心思保护的圣域森林这点始终是事实，而现在，大祭司只是要求他们离开这做圣域森林，同时接受他们的监控，这样的待遇也的确是相当的优渥了。

但是……

夜月的耳旁突然的传来了相当细微的声音，是力奥正用传音的方法在对她说话。

“夜月，不能答应呀！你忘了吗，头儿临走前一直交代我们，千万不可以离开这做圣域森林，太始也说过（借着萝莉希菲之口），这段时间内它要专注于治疗凯特他们，因此，没有办法察觉外界的情况，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

轻轻的摆摆手，夜月转过头来露出了一个无奈的笑容，随即又转了回去，面对着大祭司，眼中精光一闪，随即点点头道：“尊贵的大祭司，感谢您的既往不咎，请您给我们两天的时间收拾一下行李，我们愿意接受您的安排！”

虽然这次夜月没有翻译出她的话来，但是光听到一旁的萝莉希菲的表情以及大祭司的笑容，力奥也知道夜月肯定是答应了大祭司的要求了！

心中虽然着急，但是相信夜月此举必有深意的他只能忍着心中的焦虑与疑惑，在一旁闭口不言。

大祭司满意的点点头，眼看着此是就要这么轻描淡写的决定了，力奥等人固然是觉得不妥，大祭司一旁的其他年轻精灵族人们更是喧哗起来，他们更是不敢相信这样破坏了圣域森林之后，死神小队等人竟然只是那么简单的，离开圣域森林就了事了？

站在大祭司背后的蔓罗夏忍不住张嘴说道：“姊姊，他们……”

大祭司摆摆手，将蔓罗夏未完的话止住了，淡淡的说道：“我想，蔓罗夏，你去通知一下长老团好吗？我们就请这几位尊贵的客人到卡罗平原去暂住好了！”

卡罗平原？

大祭司此话一出，蔓罗夏不由的一呆，萝莉希菲更是忍不住的惊叫出来，而周围听到了大祭司的话的其他精灵族人们更是议论纷纷，没多久，所有人都知道大祭司要将这几个人族的人搬到卡罗平原去暂住了。

看到了精灵们怪异与惊讶的眼光以及萝莉希菲奇怪的表情，夜月在白痴也知道卡罗平原可不是一个什么好住所，更何况，她也是少数几个了解精灵族的人类之一，当然更不可能不知道卡罗平原这个与圣域森林一样，同样的被精灵族们视为禁区的的地方了。

卡罗平原，在精灵大陆的地理位置上是紧邻着圣域森林的，虽名之为平原，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荒凉谷地。

之所以会成为精灵族的禁区，其原因与圣域森林完全相反，卡罗平原是一个隐藏着某种奇怪现象的地方，在卡罗平原当中，空间里的魔法元素不知怎么的竟然会完全的消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完全没有办法施展魔法，这对把魔法当成日常生活手段的精灵族而言，的确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地方。

但是只是说不能够使用魔法，那倒也还好，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禁地的要件，最要命的是，在这一个平原当中，栖息着一种精灵们命名为卡罗的怪异魔虫。

这些魔虫的姿态千奇百怪，小从几公分大小大至数百公尺大小都有，布满着整个卡罗平原数千里的每一块土地。

这些魔虫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攻击力，甚至大多数是真的如其名一般，身软如虫，但是最要命的是，卡罗魔虫们极度的嗜食能量，因此，每当有身上蕴含着庞大魔法元素能量的精灵进入其中时，每每引起卡罗魔虫们的群起争食，对它们而言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味呀！虽说多数的情况并不足以害命，但是能量被完全吸光的精灵们少不了要躺个一年半载的，更别提当卡罗魔虫吸收能量时的恶心情况了，足以叫一个正常、高傲、略带点洁癖的精灵连续作上几个月的噩梦，因此，每一个精灵可以说是把这卡罗平原视为最恐怖的地方。

而卡罗这个字，在精灵族的语言当中便是指噩梦了。

如今，一听到大祭司要求死神小队进入卡罗一干精灵们不由的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死神小队注定要大吃苦头了。

虽然无法如期的让死神小队等人接受长老会的审判，但是对于精灵们而言，进入卡罗平原可比接受长老会的审判要可怕多了，因此，几乎所有人都相当满意大祭司的决议。

而一旁的丘力希菲虽然觉得大祭司这样做有点偏袒死神小队的味道，但是看到其他人都一副相当满意的样子，丘力希菲也只能暂时放下心中的不满，附和着大祭司的决议了。

摆摆手，大祭司轻声的说道：“好了，现在大伙赶快回去自己的职位吧，千万别忘记了大家还有守护圣域森林的重任在身。”

经大祭司这么一说，原本聚众闹市的精灵们不由的纷纷的发出了一声惊呼来，刚刚因为气愤所以几乎全部的人都来这里了，现在整个东面的森林守护几乎可以说是放空城了，他们根本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

如今听到大祭司这么一提醒，顿时整个场面全都闹了起来，几乎可以说用鸡飞狗跳来形容都不过份，刹时间，原本拥挤吵杂的场面变得相当的安静，现场只剩下丘力希菲兄妹、大祭司、蔓罗夏、灵心以及死神小队一行人而已。

丝毫不受刚刚的喧闹所影响，大祭司还是一副相当安宁祥和模样的对着丘力希菲兄妹以及灵心跟蔓罗夏道：“丘力希菲，你先回去你的工作岗位，蔓罗夏、萝莉希菲，你们帮我送灵心长老回去，这一次全多亏了灵心长老通知我这场混乱，好让我可以及时的阻止混乱扩大下去！”

说着，大祭司对着灵心点点头，表示谢意，而自始至终未发一语的灵心则是一如平常的微笑对着大祭司施了个礼，然后便与满头雾水但是不敢发出疑问的蔓罗夏以及萝莉希菲两人往外走了

出去。

大祭司微笑的望着萝莉希菲等人的背影远离了之后，这才又转过身来望着死神小队等人，夜月等人也知道，大祭司之所以把人都支走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跟他们说，只是不知道这一位地位显赫又是头一次见面的大祭司有甚么话要对她们说罢了！

而接下来，大祭司的动作却较大家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实在是有点看不懂大祭司在干什么？

只见，大祭司忽然的平伸出纤纤玉手，掌心朝上，仔细一看，却见到在大祭司的手掌心上有一个拇指般大小的圆形白色珠子。

还来不及问大祭司想要干什么时，就已经见到大祭司微微的一笑，夜月顿时感觉到大祭司身上的魔力起了轻微的骚动，她正将她的魔力集中在手掌心上，也不知道她想要干什么？

很快的，在死神小队众人的注视之下，大祭司手上的白色圆珠在吸收了大祭司的魔力之后，开始出现了裂痕，然后，众人随即看到了从这一颗产生龟裂的圆珠中赫然爬出了一条晶莹剔透的白色小虫。

白色的小虫整体大约为一个拇指大小，圆圆滚滚的，在最前端处有一根闪电状的可爱角突物，四颗通体淡黄的晶状眼睛，外加身下不知多少对的短短小脚，错非众人的眼力实在不错，根本无法看清楚这小虫子的长相竟然如此的奇特。

在众人不知道这是小虫子用来干嘛的时候，大家又看到了原本才拇指大小的小虫子竟然向吹风一般的快速增长起来，眨眼间，小虫子的身躯已经有十来公分公分大小了。

紧接着，众人又随即看到了小虫子在长不到二十公分的时候，忽然开始收缩起来，变成了不到十公分大小的一个类似茧状的物体。

夜月灵机一动，在大祭司手中的这一只小虫子看起来很像是正在演化出一生的成长历程，从卵到幼虫然后成蛹，莫非……

夜月的推测一点都没有错，几乎就在夜月有所结论的时候，刚刚才成蛹的小虫子紧接着马上破蛹而出，羽化成了一只约巴掌大，通体雪白有着两对比本身还要大上十倍以上的美丽七彩蝶翅的巨大蝴蝶。

这只美丽的蝴蝶从大祭司的手掌心中缓缓的飞了起来，然后慢慢的停留在大祭司的肩膀上，两对翅膀轻轻的拍了两下，顿时七彩般的鳞粉从蝴蝶的翅膀中散出，扩散到四周，隐约间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七彩护罩，煞是好看。

死神小队的众人相当惊奇的看着笼罩在周围的七彩翔粉护罩以及大祭司肩膀上的蝴蝶，这还是他们头一次看到这么奇异的生物。

夜月忍不住的问道：“大祭司，能不能请问一下，您肩膀上的这只蝴蝶是不是精灵族当中颇负盛名的光鳞之蝶？”

大祭司微笑的点点头，竟然用起了人族的语言称赞道：“小姑娘好见识，竟然可以一眼看的出来我的羽光就是光鳞之蝶！”

一旁的力奥终于忍不住的问了起来：“夜月，这东西……那只光什么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夜月赞叹的看着大祭司肩上正慢慢拍着美丽七彩翅膀的蝴蝶，一边不可思议的解释道：“这只光鳞之蝶就跟我们的幻兽一样，是属于精灵们常用的昆虫型幻兽。”

“而这只光鳞之蝶，在地位以及威力上，等于就是我们所说的上级九阶帝王幻兽了，真不可思议，这还是我头一次亲眼瞧见昆虫型的幻兽呢！”

指着光鳞之蝶，夜月无比惊奇的说着，使的其他人也忍不住的仔细的观察起这只帝王级的昆虫型幻兽来。

大祭司微微一笑道：“其实，各位不需要太惊讶，幻兽的型态是千变万化的，其能力更是无穷无尽，像我这只羽光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真的说起来，不管是你们人类所使用的动物型幻兽或者是我们精灵使用的昆虫型幻兽，甚至是相当罕见的植物型幻兽与矿物型幻兽，基本上都是属于幻兽的一支。”

“不同的是，你们人类通常都是把幻兽拿来当成了护身用的盔甲，而我们精灵们则是习惯直接把幻兽当成了辅助来使用而已，所以基本上让自己的幻兽现身的机会不多。”

“那，刚刚那是怎么回事？”一旁的力奥实在是忍不住心中满满的好奇，忍不住的询问起刚刚的景象来。

大祭司微微一笑道：“这个就牵扯到幻兽生命型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了。”

“以你们动物型的幻兽来说，因为是属于动物生命型态，所以，无法像我们的幻之虫那样，在主人不需要的时候便回归成卵状沉眠，以减少主人能量损耗，而必须要随时跟随在自己主人的身边吸收主人的能量生存。”

“不过你们所使用的动物型幻兽在威力以及使唤上，都比我们这种幻之虫要来的强大而且便利多了，只是需要付出较多的能量还供养幻兽而已，所以，长年下来，动物型的兽系便成了这类生命的主流，而昆虫型的幻之虫，植物型的大地主宰、矿物型的结晶生命则慢慢的遭到了淘汰，以致于现今，你们人类只知幻兽而不知尚有幻之虫、大地主宰以及结晶生命等种类的幻兽了。”

“认真说起来，四系的幻兽各有各的优缺点，每一系幻兽都有着各种的能力，但是依照圣神对我们的教导指出，其实严格来讲，四系的幻兽当中，攻击力以兽系的幻兽最强，矿物系的结晶生命因为其钢铁般坚硬的身躯而拥有最强的守护功能，而植物系的大地主宰则是具备了最佳后勤补给的能力，而我们精灵族常用昆虫系的幻之虫则是拥有多样化的辅助功能。”

听完了大祭司的话，死神小队等人真的是有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原来早已经与他们的生命相依相存的幻兽还有这么多的种类与分野，真的是叫人意想不到，不过可没人会怀疑大祭司所说的，毕竟，这些都是来自于兽王半身的太始所教导的，没有人会怀疑太始对幻兽的了解程度的。

而在听完了大祭司的解释之后，夜月不由的想到了，大祭司无缘无故的展现出她的羽光，又设下了这么一个一看便知倒是某种结界的护罩，应该不只是纯粹就想要跟他们说这些事情而已吧？

似乎是察觉到了夜月的心思，大祭司忍不住的对着夜月一笑，随即徐徐的说道：“其实，之所以会对各位说这么多，是因为圣神要我对各位转述的。”

听到了大祭司似乎是将话题绕到正题了，所有人不由的聚精会神的听着大祭司的话来。

只听大祭司悠悠的说道：“先说一下今天的决定好了，其实，我早知道各位对圣域森林造成了或多或少的破坏，只是一方面各位是圣神所邀请过来的客人，另一方面，又有萝莉希菲在帮各位，所以，我也就故做不知，只是没想到，在有心人的煽动下，事情竟然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幸好那有心人不知是何居心的竟然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而我也来得及时，总算是避免了不可弥补的错误！”

听到了大祭司的话，众人不由的张大了嘴，怎么也没想到，这看似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引发的冲突，竟然会事出于有心人的挑拨。

而且再大祭司就差没指名道姓的说明之下，众人这才知道，那个有心人竟然会是那个始终笑眯眯的，让人易生好感的灵心所为，难怪当初亚艾在离开前，一再地交代要小心灵心了。

只是，这又跟大祭司这么小心翼翼的要与他们讲的话有什么关系？

这是众人心中的疑问！

“各位可能不晓得，圣神他曾经答应过你们的首领，就是那个……叫亚艾的人类，要让远古幻兽再度的重临大地……”

“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不是这跟大祭司您要我们到那个什么卡罗平原的事情有关？”未等大祭司说完，力奥忍不住的抢先问道，一旁的夜月则是忍不住惊奇看了力奥一眼，真没想到这一次力奥的脑筋竟然动得这么快，还抢在她面前问出她想要问的事情，真是不简单，好难得呢！

大祭司赞许的点点头道：“其实，这关系到我大祭司一脉自古相传的一项大秘密。”

“秘密？能不能请大祭司说来听听？”

虽然明知道大祭司现在提到这一个秘密，想必就是有说出来的打算，但是就算是死神小队，一听到是人家自古相传的大秘密，也还是难以摆脱人类劣根性，总想探听一下旁人秘密，死神小队中不知是谁忽然迸出了这一句话来，催促着大祭司赶快说出来，而其他人也是一副兴致勃勃的等着大祭司说出了这个秘密来的模样。

看到了众人好奇以及急切的模样，大祭司不由的掩嘴一笑，似乎是觉得死神小队的人员反应相当有趣，害的力奥等人不由的尴尬的一笑，也不敢再催大祭司说出来了。

大祭司也不故作神秘，大大方方的说道：“其实，依照我们大祭司传承下来的圣神记载当中，卡罗平原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由圣神命令四大守护圣兽当中的玄武圣兽开辟出来，然后由青龙圣兽守护的。”

“相传，这卡罗平原原本是圣神他用来让一些远古时期的古代各种幻兽生存的居住地，同时，依照例位大祭司的推测，圣神他也在这卡罗平原当中不知道在进行着什么计画，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例位大祭司依照自己的观察所推测出来的，算不得准！”

“只是这两三千年来，青龙圣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再去看守着卡罗平原，使的卡罗平原产生了异变，而变成了现在的噩梦平原！”

听到了大祭司略带疑惑的话语，力奥与夜月不由的相视一眼，他们当然知道大祭司口中的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了，说穿了，还不就是跟那些异星怪物有关系，只是没想到，以太始跟大祭司之间的关系，竟然连大祭司都不知道，很多事情还要自己去推测，这下，不由的令力奥等人感觉到，自己一行人真的是很幸运，能够碰上像亚艾这样的首领，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总是喜欢对下属遮东掩西的，一切坦白以告！

摇摇头，大祭司察觉到了力奥等人古怪的脸色，以为是因为她跑题的缘故，连忙道：“真是抱歉了，是我跑题了！”

一旁的夜月欲言又止的，最后才道：“没关系的大祭司，我们其实巴不得您在多跑题一些，好让我们在多知道一些从没听闻过的事情呢！”

夜月此话一出，不由的引起了在场所有人会意的微笑，只是夜月等死神小队心中还是存着一点的歉意，在没有亚芠的同意之下，他们也不敢把他们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好解决这位一见面便给大家相当好感的大祭司的疑惑！

很快的，大祭司又继续的说道：“其实，在各位还没来到我们精灵大陆之前，圣神他有一次曾经对我说过，说当你们来到以后，便要我引你们到卡罗平原去。”

夜月会意的说道：“所以大祭司您就刚好趁这一次的冲突，顺理成章的名为处罚我们要我们到卡罗平原去，同时又可以解决我们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吧！好一个一箭双雕！”

“错了！是一件三雕才对！”对于人族语言修养不比在场任何人差的大祭司坦白的说道：“其实，这当中也包含了我的一点私心，我其实也不希望看到各位继续对圣域森林的破坏，只是因为各位都是圣神他的客人，所以我也不好太过于限制与责怪各位，所以……”

……所以就顺便趁机把他们给踢到卡罗平原去了，省得他们继续破坏圣域森林，让她看了烦心！

这句话大祭司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众人全都可以会意的出来，个个脸上不由的羞红起来，毕竟这件事不管再怎么看，都是死神小队的错，人家这样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幸好，众人尴尬的时间不长，很快的就又让大祭司的话给吸引注意力了。

大祭司继续的说道：“圣神他指示我像你们转达，想要真正的使用幻兽，让幻兽发挥出百分之百、百分之两百甚至超越远古时期的幻兽威力的话，光是凭着自己本身的能力提升是不够的，而且也缓不济急。”

“远古时代，人们使用幻兽时，通常最少要具备有两种类型以上的幻兽，最佳的状况当然是同时的具备有动物、植物、昆虫、矿物四型的幻兽。”

“以植物系的大地主宰吸收外界能量提供给主人本身能量不足之部分，操纵动物型幻兽来攻击，用矿物型的结晶生命来防卫自己，然后再以昆虫系的幻之虫来做辅助，这才是真正的幻兽使用方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都是只使唤四型当中的一只幻兽，这样根本就无法完全的发挥出幻兽的强大威力！”

当大祭司说到这个时，忍不住的想到，现在不管是人类还是精灵，基本上都使用一只幻兽便拥有了相当强大的威力，如果说真的有人可以同时具备了四种擅长不同，相辅相成的幻兽的话，那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个惊人法？

不但大祭司是如此的想法，就连死神小队等人也是一愣一愣的，刚刚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有四种生命型态的幻兽，现在马上又得知四系的幻兽竟然可以相辅相成，真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呀！

一时之间，众人不由的全都痴痴的想像起来，如果自己真的拥有齐全这四种幻兽的话，自己的能力肯定会获得相当大的提升，只是不知道会提升到怎样的一个程度？

好半晌，大祭司毕竟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也最先回过神来，看到了众人惊喜交加的，彷佛是故意要打击众人的意外惊喜似的，忽然又道：“不过，这毕竟也只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依照圣神所说的，在远古时代当中，拥有四种幻兽的人虽大有人在，但是真正能够凭着本身的能力养活四只不同种类幻兽的人实在也并不多，更别提可以真正活用这四种幻兽达到出神入化的人了，基本上，能够将两种类型不一样的幻兽灵活运用的人实在也不多。”

听到了大祭司这一席话，众人不由的一阵心中发凉，不由的，众人开始暗暗的评估起来，如果自己真的拥有了其他三种类型的幻兽的话，自己真的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养活那些幻兽，甚至是灵活的运用它们吗？

越想，众人越是心中发虚，基本上个个都没有那个把握，不由的开始担心起自己万一真的拥有那么多的幻兽，万一‘玩’不起来，那可就丢脸丢到家了，到时候恐怕也不敢自称是什么天下无敌的死神镰刀小队了。

不过众人也实在是担心的太过了，太始并未向大祭司说明，在远古时代当中，幻兽并非是人类唯一的武器，人类还有的是其他威力更强大的武器在，再加上当时的生化兽还只是处于开始壮大发展没多久，甚至连兽王也只诞生了半身的太始，太初还没影子，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也因此，幻兽在当时高科技的人类社会中只是处于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种武器系统，真正有心发展幻兽系统的人类并不多，当中多的是一些研究家与文弱的书生，所以太始才会有此一说，只是没想到透过了大祭司转达以后，倒是打击了力奥等人的信心了。

看到了众人苦着脸的模样，大祭司忍不住掩嘴轻轻的笑了出来，直到现在，她才发现到，其实这些来自远方的人类也蛮有趣的，心里想什么都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真是有趣呀！

轻轻的摇摇头，收敛一下脸上的笑意，大祭司再度严肃的说道：“其实，这一次之所以要让各位到卡罗平原，除了是依圣神的指示以外，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们帮忙一下。”

众人一愣，夜月代表的问道：“大祭司，请问有什么事情呢？”

大祭司微微一笑道：“放心，绝对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虽然我也知道杀人放火正是你们最擅长的事情！”

听到大祭司这样，众人忍不住的又再度的脸红了，今天，他们在这个气质高雅的大祭司面前脸红的次数恐已经是往年的总和了。

轻笑了一下，随即，大祭司的脸上忽然的弥漫上了淡淡的忧虑神色，众人一看不由的一呆，能够让这位大祭司表现出忧虑的事情恐怕不是很好办！

看到众人担心的模样，大祭司脸上的忧虑的眉头不由的一舒，似笑非笑道：“别告诉我大名鼎鼎的死神镰刀小队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

众人一阵的苦笑，被大祭司这么一顶高帽子戴下来，就算不行也要硬着头皮说行了！

力奥叹口气道：“好吧！大祭司您有事情，请您尽管吩咐好了！”

听到力奥用着彷佛要他慷慨赴义的语气说出了这么一段话来，大祭司不由的轻轻笑了起来，那种美态不由的叫向来意志坚定的力奥等人一阵神魂颠倒，虽然说大祭司的年龄保守估计也有个两三百岁，但是外表看起来，却跟二十来岁的少女没两样，这样的一个与夜月同等级的美女笑的花枝乱颤的模样，叫力奥这些已经见惯夜月美色的家伙也不由的看傻了。

好半晌，大祭司这才收敛起了她的笑声，正色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件，最近，我们精灵一族安排在卡罗平原外的监视哨回报这卡罗平原里面老是在半夜的时候传出奇怪的闪光或者是异响。”

“你们也知道，对我们精灵而言，进入了完全没有魔法元素存在的卡罗平原等于是失去了自卫能力，因此我们也一直无法去找寻原因，但是这件事情一直耿在我的心里很久了，总有种不妙的感觉！”

说到这，夜月恍然大悟道：“所以大祭司您是要我们进去卡罗平原时顺便帮您查一下这件事情是吗？”

大祭司点点头，随即又说道：“嗯！不过小姑娘你说错了，是这几个大男人过去，你就留下来陪我好了。”

夜月一愣，其他人更是一楞，这是什么跟什么？

大祭司微笑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小姑娘，你应该世故人之后吧！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相当庞大的魔力，虽然不知道跟我记忆当中的魔力波动（注）有点不一样，但是某些特征还是很容易感觉的到的。”

夜月淡淡的一笑，忽然向大祭司行了一个精灵族的环胸礼恭敬道：“六灵门本代六灵魔女见过师伯！”

由于夜月的师傅当年曾经游学过精灵大陆，与大祭司成为好友，互相探讨了魔法学问，也彼此交流了不少的魔法技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年纪长于夜月师傅的大祭司的确是夜月师伯无疑。只是之前因为情势以及身为长辈的大祭司没有提起，因此夜月也不好乱认师伯，而今既然大祭司自己主动的提起了，夜月当然是施以见面礼了。

大祭司大大方方的受了夜月的这一个礼之后，微微的笑道：“别这样，当初我跟你师傅只是互相交流的好友，小姑娘……你叫夜月是吧！不介意我叫你夜月吧？”

夜月恭敬道：“师伯，师傅她老人家都叫我月丫头！”

大祭司再度的微笑道：“那好，我就托大叫你一声月丫头好了。”

“月丫头呀！我看你的魔力已经比你的师傅高出不知多少了，相信你师傅一定相当的以你为容吧！”

“不过，虽然说你的魔力甚至已经凌驾在我之上了，但是毕竟卡罗平原不比别处，就算你的魔力在怎样的高，到那个地方也是别无用武之地，冲着我跟你师傅之间的关系，我怎么可以让你去那地方冒险呢？”

夜月张口想说什么，大祭司摆摆手止住了夜月的话头，脸色转为严肃道：“不管你说这是师伯我的私心也好，或者是什么都行，魔法师的你进入卡罗平原等于跟一般人一样，这样的你只会造成你同伴的负担，让他们在未知的危险当中还要分心来保护你，所以，无论如何，这卡罗平原你是去不得的。”

虽然大祭司所说的相当有道理，夜月也知道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要夜月看着死神小队的同伴陷入险境而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无论如何她是办不到的。

眼珠子一转目光焦点忽然的定在某一点，夜月忽然轻喝一声，半侧身向左同时抬手，瞬间，从夜月宽大的袖口中忽然电般的射出了一道强烈的金光。

疾若雷电的金光一瞬间穿出了大祭司所设下的七彩护罩，直奔大祭司右后方，只听一声细微的喀喀两声，彷佛击中了某种东西般，金光所过之处亮起了两朵小小的绿色火花。

大祭司一时之间花容失色，转身一看，什么也没有，在转身过来，却看见夜月的右手中握着一条雪白半透明状，在夜月手中盘绕五、六个圈圈，小指粗的晶莹长鞭，而在长鞭有如小指粗的尾端处，还特别的加了一个长菱形的透明水晶针刺，正不断的反射着周围的阳光，看起来相当的漂亮…

夜月说道：“刚刚，我看到有两个苍蝇大小的绿色飞虫一直停在护罩外，所以这才顺手把它们打了下来。”

大祭司大惊失色道：“遭了，没想到设下护罩还是防不了‘他’的窃听，真是失算了！”

夜月一愣，连忙问道：“师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大祭司强笑一下，摇摇头道：“没什么，只是精灵族当中的一点小摩擦，说清楚就行了。”

虽然大祭司这么说，但是就连力奥也可以听得出大祭司的言不由衷，恐怕，大祭司之所以设下这个护罩最主要的还是要预防她口中的那个‘他’吧。只是大祭司怎么会知道，用护罩也防不了？

不过，众人当然很聪明的，不会去勉强大祭司说出她不想说的事情来，姑且就当诚如大祭司所说的，只是精灵族当中的一点小摩擦，说开了就好了。

只是，在场的，包括了夜月在内，却根本没想到，就因为这时候的一个大意外加不好意思勉强，竟然使的亚芠的团结合作大计差点功败垂成！

且说大祭司在看到了众人的模样之后，自也知道一定是蛮不过力奥等人的眼睛的，但是隐藏在心中的事情到也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此，她也只是转移话题，略带疑惑的望着夜月询问道：“月丫头，你这条长鞭是怎么回事？”

夜月嫣然一笑道：“这一条长鞭是当初醉大师帮我们三个人打造的武器之一，力奥所拥有的是一把宛如燃烧中火焰般的赤红长剑，凯特的是看似深沉实则轻的不可思议的长剑，最神奇的莫过于我手中的这一条长鞭了，这一条长鞭具有让真气或是魔力快速通行，而且还有稍微的增幅作用在。”

“但是更加神奇的是这一条长鞭还可以透过特殊手法让原本三公尺长的长鞭伸缩一公尺左右的长度，可以说这一条长鞭是醉大师赠送给我们三人当中威力最强大的兵器，只是同时也是最没用的兵器，因为身为魔法师的我根本就用不着这一条长鞭，白白的让这么一条拥有神奇能力的长鞭变成了一个装饰品。”

大祭司一愣，随即又听到夜月继续的说道：“其实呀！我也跟我大哥他学习了天心真气，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用到，不过据我大哥说，现在我的真气虽然比不上力奥他们，但是对付一般的三五个人倒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大祭司不由的轻叹一声，点点头道：“既然这样，那月丫头，你就跟你的同伴一起去吧，我也不阻止你了，只可惜本来我是想说跟你讨论一下有关魔法的问题的！”

身为大祭司的她又怎么会看不出来，不好正面反驳她的夜月正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出，她并非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敢去自然是有着她自己的自信，而刚刚的那一鞭正是夜月对自己实力的表现。

虽然说大祭司本身并不会武术，但是光看夜月那一鞭的速度与威力也知道，夜月的武术可也不是她所自称的那样，对付两三个大汉而已，起码大祭司知道一件事，就是在精灵族当中最少也有六成的人做不出来，更别说夜月所用的又是看起来那么软的长鞭，这又更不容易的事情了。

想到这，大祭司不由的在心中叹了一口气，不管是在哪里，实力永远都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呀！叫她也不得不改变初衷，真是个聪慧的小丫头，竟会懂得用这种迂回的方法来说服她，不，夜月根本就还没开始说服她，她便已经被她所说服了。

摇摇头，大祭司不再劝夜月了，转而开始的对夜月等人叙述起在记录中以及太始所告诉她的，关于卡罗平原的一切种种密闻，一方面是想让众人避免遭遇到危险，另一方面，也好让众人可以真正的观察出卡罗平原当中的异常所在。

而就在大祭司仔细的对死神小队众人讲述卡罗平原的众多现象与禁忌时，在某个角落里，灵心脸上充满的衷心的得意笑意，喃喃道：“原来是隐藏在那呀！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嘿嘿，骑马找马，人类的语言可真的有意思呀！”

说着，灵心得意的笑声再度的响起，而此时的死神小队等人全然没有注意到，深沉的暗影正笼罩在他们的头顶上！

※※※

“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一声声的怒吼声从力奥的口中不断的咆哮出来，一边愤怒的怒吼，一边不断的用手中的赤红长刀幻起了一道道的赤红刀芒飞斩着由地面、空中甚至是地下不断窜起而攻，有如潮水般来袭的大大小小的奇异魔虫。

这些生物小从一只可以发出让人浑身刺痒的蚂蚁般大的红色六脚蜘蛛到粗如水桶还长了骨刺的大肥虫都有。

单对单的话，力奥等人是绝对不会畏惧它们的，尽管它们有些真的很大又很恶心，但是论及攻击力的话，那根本就不足一谈。

但是如果说从他们踏进了这个卡罗平原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天的时间，这些千奇百怪的魔虫一直不断的来袭，让他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却只前进不到三十公里，面对着这么一大批恍若无尽的奇怪魔虫，就算是胆大包天的死神小队也不由的脸色大变杀到手软。

从进来到现在，死神小队一边心中暗骂着大祭司，这是什么鬼地方嘛！竟然让人有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另一方面，众人却也相当庆幸以前跟着亚芠经历过那么多以少胜多、以小博大的战斗，让他们现在尽管是面对着如此多的魔虫也丝毫不为所动，耐力相当的惊人。

而站在卡罗平原外围，亲眼看着死神小队进入卡罗平原区域的大祭司与其他的精灵们则是个个脸色苍白，他们实在是完全没想到，今天的卡罗平原中的魔虫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力奥等死神小队一进入其中，所有的魔虫全都像是发了疯似的，不要命的对他们发起攻击，这还是他们头一次见到这种成千上万的魔虫围攻十多个人的奇异景象。

同时，更加叫众人震撼的是，直到今天，他们才算是真正的见识到当死神小队在战斗时的模样了，什么叫做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看看死神小队所经过的路线，一干精灵真的是彻底的体会到了当中的残酷意味了。

卡罗平原当中的魔虫们原本长相就已经千奇百怪的，但是当它们在围攻过死神小队之后，精灵们更是无法确认出来，这些几乎是铺满了死神小队所经路线的各种散落的碎裂尸块到底原本事属于哪一只魔虫的哪一个部分了。

红的、白的、黄的、黑的、蓝的、绿的、黑的，来自无数魔虫体内那各种颜色的体液从魔虫们的残余尸块中流出，在灰褐的土地上渲染出了一副又一副诡异又残酷的图画，叫人为之怵目惊心。

刚刚开始正式战斗没多久，就已经有许多的精灵无法忍受这样的画面而别过脸去。

向来笑的和煦的大祭司这下也不由的收敛起脸上的笑意，楞楞的看着死神小队的身影在魔虫群

中逐渐的远去，直到消失不见，但是，偶而还是有着不知是哪只不长眼的魔虫垂死吼声传进了大祭司的耳中。

好半晌，大祭司喃喃自语的说道：“死神镰刀小队，果然是专门收割性命的死神镰刀呀！”

转头看向了脸色已经是完全惨白的蔓罗夏以及稍微好一点，但是同样铁青的萝莉希菲与丘力希菲兄妹以及根本就看不下去的其他圣域森林精灵护卫队的其他精灵们，大祭司心中暗暗的叹口气，用着勉强压抑住的平稳声音道：“走了，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这些远方的客人已经进入卡罗平原了，我们这就回去，等他们的同伴从圣神处回来之后，我们在来这里通知他们吧！”

众人再听到了大祭司的话之后，不由的一愣，听大祭司的意思，难不成大祭司真以为死神小队真有办法在这个充满着看起来已经完全疯狂魔虫的卡罗平原当中居住下来，而且还能够回来？

在所有的精灵当中，恐怕是除了最了解死神小队可怕的萝莉希菲以及对他们有着相当信心的大祭司会如此的想，其他的精灵根本就已经是把他们这群进入卡罗平原的异族人类当成必死无疑了。

不约而同的，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同时回头的看着一直延伸到远方的血路，心中默默的祝祷着死神小队能够平安的生活下来。

接着，在大祭司的率领下，名义上是护送，实际上是监视着死神小队主动去送死的圣域森林精灵护卫队的年轻精灵们往回路走去，空旷的卡罗平原只留下了无数数也数不清的恐怖尸骸！

※※※

注：魔力波动：魔法师的魔力特有频率，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一脉相承的魔力有着独特的特性，魔力高深的人士可以利用特殊的方式来感应对方的魔力波动方式，藉此来推论出对方的来历以及擅长的魔法，当然，这需要相当高深的魔力修养，对魔法无比的感应能力以及广博的见闻才成，而精灵族代表性人物的大祭司无疑的就是有这么一个资格！

“队长，我在前面发现了一个很‘奇怪’树林，那里好像没有什么怪物，我们要不要去那里休息一下！”

一边回报着力奥自己侦察所发现的地方，停风一边用着灵活到不像是胖子所应具有的动作，闪过了三只拳头大小的毒峰攻击，同时反手把那三只攻击落空的空手劈碎，又顺便把身旁一只三只脚，大如犬身上不满着花花绿绿的独角怪虫顺手给宰了，阻挡了独角怪虫企图从背后暗算力奥的意图。

力奥手中的长刀猛然的往左边用力一劈，落到了地面，激起了满天蕴含着力奥真气的碎土块，一瞬间解决了力奥左面那一大群长的像水母但是却会飞的黑色飞虫，抢到了一丝说话的空隙，略带喘气的回答道：“当然了，不然还留在这里等死呀！”

说完，力奥又瞬间转身一拳轰碎一条企图攻击自始至终被众人保护在中间的夜月的一条浑身长刺的球状怪虫，急忙的问道：“夜月，你还可以吧！”

看了一下分散在身外一公尺处，形成了一个六芒星状，正不断的吸纳体内真气能量，增幅形成一道可以有效的防卫自己同时遏止魔力散失的金色气罩的六神圣珠，夜月点点头，手中的长鞭一挥，将另外一之企图从头后方攻击停风的毒锋给劈成了两半，这才连忙说道：“还好，真气护罩果然能够阻止体内魔力的消逝，现在感觉还不错。”

说话的同时，夜月也一口气将天空中各种小型的怪物给打下了十来只，有效的保护了在她周围的另外一半的死神小队队员。

在经过了刚刚进入卡罗平原的一场大混战之后，现在，围困在死神小队周围的魔虫已经减少了不到十分之一了。

但是话虽如此，怪物的袭击却始终不曾间断过，力奥与夜月很快的就发现到，在这样下去的话，就算这些魔虫没有能力威胁到他们，但是在过不久，众人也会因为魔虫过多，消耗了大量的真气而导致没有自保的余力。

这一个感觉在经过刚刚的那一场大混战之后，体内的真气最少已经消耗一半有余的情况下，更是让众人感觉到不妙。

，力奥当机立断的将现有的十二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开路保护同伴前进，另外一组则是在同伴的掩护下尽量的休息，而本身是魔法师的夜月则是被众人牢牢的保护在最中央处，不需要她这个近战能力最差劲的女生出手杀敌，只要接受其他人的保护，顺便帮休息中的众人解决一下漏网之鱼的小魔虫就成了。

就这样，两组人马彼此交互掩护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的，众人已经在这块卡罗平原中走了一天一夜，完全的深入了卡罗平原的深处了。

但尽管是轮流休息，但是力奥等人毕竟是人而不是战斗的机器，一天一夜下来，众人也觉得相当的疲累，短暂的休息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大伙全仗着深厚的功力与坚强的意志在硬挺着。

但是更糟情况却在力奥等人的面前发生了，在逐渐的深入卡罗平原内部的同时时，不知怎的，竟然开始产生了浓雾，几乎叫人伸手不见五指。

现在，死神小队等人除了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在浓雾的掩饰下更加棘手的魔虫之外，更要担心迷失方向。

为了避免活活的被累死以及真的迷失了方向，没办法下，力奥只得命令最奸诈同时身手也最滑溜的停风先彻底的休息个三轮，然后出去侦察有没有什么适合大家做休息的地方。

幸而停风的运气着实不错，刚刚出去侦察没多久就回来说他找到合适的地点了，力奥当然是不由分说的领着其他同样兴奋的众人，在停风的引导下，往停风所说的那个‘奇怪’的树林前去了。

边走，力奥边听着停风说明他是如何找到那个树林的。

原来，停风在离开本队的人马之后，在这块放眼望去终年笼罩着茫茫迷雾，上白下灰的卡罗平原中，真要他找一个可以让大家彻底放心休息的地方，这也真的是难倒了向来机灵的停风。

在没皮条的情况下，停风做了一个最笨也最聪明的决定，他直接的往感觉中魔虫来临的数目比较少的方向搜索过去了。

而很幸运的，停风一边全力潜行躲开魔虫的追击，一边搜索的情况下，不到十公里，他忽然的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大的森林，而最较停风兴奋的是，当他踏进森林周围一千公尺时，赫然发现那些原本充满着天空、地面与地下的大小魔虫全都不见了，这叫停风不由的相当的惊喜，再看过森林之后，停风便急忙的回来通知力奥了。

当停风说到他发现那所谓奇怪树林的经过时，众人也已经破开了魔虫们的追击，同时也来到了停风所说的那个没有怪物的地界时，众人果然是看到了，当他们踏进了距离远方那已经可以看清的翠绿色森林约一千公尺范围时，那些原本围绕在他们周围像是苍蝇般令人无比讨厌与厌烦魔虫，除了被他们打下来的不算，其他的竟然掉头飞走的飞走，爬走的爬走，彷佛这里有着什么令它们恐惧的东西东西，而众人这时也才看清楚那树林的模样，也才体会到，为什么停风会称呼那个森林是奇怪的树林了。

在这卡罗平原当中，原本几乎称的上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的浓雾跟那些怪物一样，彷佛是太过侵入这一片树林所在的范围，这让力奥等人可以相当清楚的看清楚这个树林的真面目。

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现在展现在众人面前的，竟然是一条绵延流长的绿色树林，或者，称为树林是有点太过了些，因为，这么一片树林长约两三千公尺，但是纵深却不过才十来尺，远远的望去，就像是一条绵延的长蛇一般。

随着众人越靠近这座怪异的长形树林，在看清楚构成这森林的树木时，众人更是呆若木鸡……

“这…这是什么鬼东西？”

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力奥代替大家把心中的话给叫了出来。

此时，在众人的眼中，这一条长长的树林竟然是由某种粗如手臂，看起来很像藤蔓的职务密密麻麻的纠缠在一起所形成的，高足有七八公尺，翠绿色的藤蔓上稀稀疏疏的长着一片片八长大的浅绿色的半弧形三角叶片，整个看起来，众人有种荒谬的想法，这样的一座藤蔓林与其用‘座’来形容还不如用‘堆’来形容还比较恰当。

来到了这‘堆’藤蔓林的周边一看，力奥不由的叹口气，这做藤蔓林生长的相当的奇妙，每一根藤蔓彼此纠结勾拉之下，让这堆藤蔓林看起来虽然内部充满着空隙但是无论人兽都无法进入其中，但是就算是在最深最底层的藤蔓也能够享受到阳光，虽然，力奥也不确定在这个鬼地方会不会有阳光的存在，感觉上，这些浓雾并不太像是天然形成的，而且也完全没有散处的迹象。

而夜月则是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些藤蔓似乎是有志一同的，除了最靠近外层的藤蔓有长叶子以外，第二层以内的藤蔓全都是光秃秃的一根到底，而且，最叫夜月不敢置信的是，这一大堆藤蔓当中，竟然每一根藤蔓的大小都一模一样，彷佛是同一个模子打出来似的。

力奥与夜月互视一眼，交流了彼此的意见，他们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对方的意思，在这个鬼地方这么一推充满着诡异味道的藤蔓林，还是少待为妙！

打出了一个手势，力奥随即带着所有人远离这堆藤蔓林，一直挪移到距离藤蔓林最少七八百公尺这么一个没有怪物来打扰他们又距离这推诡异的藤蔓林有点距离的地方，他才放心的让大家坐下来休息。

全都坐下来之后，力奥等人只觉得自己浑身快散了，一天一夜完全没停的战斗，饶是他们也大喊吃不消，不管是体力或是真气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力奥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这么一块地方的话，他们会如何？

但是，念头一转，力奥忍不住的转头看一下远方翠绿的藤蔓林，心里一边暗暗的嘀咕，这地方似乎也不是很安全哪！

同时，力奥也古怪的看着夜月，刚刚，他在转头的同时也发现到，夜月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坐下来休息，反倒是站的直挺挺的，而夜月的目光很明显的，就是盯在那堆藤蔓林上。

力奥奇道：“夜月，怎么了？那藤蔓林有古怪吗？”

似乎是看的入了神，好半晌，夜月这才回过神来，转过头来，看着力奥道：“力奥，刚刚你跟我说话吗？”

力奥苦笑一声，摇摇头道：“没事，我是说你怎么不坐下来休息一下？”

夜月一愣，这才发现到现场就只有她还站着，经力奥这么一提醒，夜月也感觉到自己的确是相当的疲倦，尤其是这一路走来她虽然不像其他人那样消耗大量真气，但是运用她不熟悉的天心真气也的确是够叫她累的了，连忙的也跟着坐下来休息，只是力奥发觉到，夜月就算是坐下休息也还是面对着那做古怪的藤蔓林还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在看什么？

力奥摇摇头，苦笑一下，也不管夜月了，其他人，除了担任警戒的人之外，早已经睡着了，甚至还发出了打呼声来，可见真的是相当的累，力奥摇摇头也跟着闭上双眼，他也陷入假寐休息当中了。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力奥忽然觉得心中一跳，一瞬间，身体由躺着本能的往上跃起，在眼睛还来不及张开的同时，他已经反手拔出了长刀摆出了警戒的姿态来了。

睁开眼睛一看，映入眼中第一个景象在场除了他之外，所有人几乎都跟他一样，随身的武器全都出了手摆出了戒备的神色，站在他不远处的夜月甚至两手中电光微闪。

紧接着，第二个景象，则是龙纹那张看似憨厚实则隐含狡诈的笑脸，力奥明白了，夜月也明白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

收下了手中的武器，力奥看到了停风忽然很狠的敲了龙纹一个响头骂道：“要死了，没事乱放什么杀气？”

对，刚刚之所以会引发所有人从休息状态一瞬间紧绷呈戒备的状态正是因为龙纹忽然放出了杀气的缘故。

摸摸被停风所敲的地方，龙纹不以为意的呵呵笑道：“这样最快了，不然要一个一个叫你们起床实在是太慢了！”

听到龙纹的话，众人不由的纷纷破口大骂起来，力奥跟夜月则是不约而同的摇头苦笑，谁想到，龙纹竟然会为了懒得叫人起床而故意用杀气来刺激人。

力奥摸摸有点空虚的肚子，随口问道：“龙纹，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边问，力奥还边看着天空，周围还是跟记忆当中一样，一片白茫茫的，看来这浓雾是不会散了。

龙纹呵呵一笑，回答道：“天刚亮而已，队长！”

力奥一愣，原来大家已经睡了一夜了呀！

点点头，力奥道：“好了，大伙先吃点东西吧！等一下还要商量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呢！”

听到了力奥这么一说中人连忙的拿出了个人随身携带的小包裹，里面可是足够他们用上十天半个月的干粮呢！而一旁的夜月也拿出了两份干粮，把其中一份递给了力奥吃。

吃饱了，力奥随即招呼众人围成一个圆圈坐下，然后道：“各位，我想，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众人会意的点点头，虽然大祭司说这个卡罗平原当中隐藏有奇大的四型幻兽，但是在这么一个被浓雾笼罩，又到处是畸形魔虫的地方，，再加上众人对这个地方可以说除了大祭司口传的讯息以外，对这个卡罗平原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了解，最惨的是大祭司告诉他们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消息了，现在更不敢保证是不是正确的。

最大的证明便是大祭司说怪物魔虫通常会在进入卡罗平原的深处之后才会出现的，但是他们才

刚刚踏进这个地方还没走几步就糊里糊涂的跟魔虫们大战了一天一夜，想想真叫人为往后感到担心，也难怪力奥会这么慎重其事了。

※※※

听到了力奥的话之后，众人只是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没有人拿得出主意来。

当时，受到了大祭司所说的，有机会获得四种强力幻兽的话的影响，大机可以说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到这里，根本就没想到等到真正的进来这个卡罗平原之后，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昨天一整天的大战下来，别说是四种种类的幻兽了，就连平常在奇武大陆最常见的普通幻兽都没看到，更别提那些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植物、矿物型幻兽了。

看到众人随头丧气的模样，力奥不由的也捎起脑袋来，他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安慰其他人，看其他人这样子，力奥不由的有点后悔自己贪图强大幻兽的力量而那么爽快的就答应大祭司过来这个卡罗平原了，不然，如果他坚持的话，相信大祭司也不会强迫他们过来的，顶多大步了是跟那几个眼高于顶的圣域森林护卫队干一架罢了！

“大家听我说一下！”

一阵清脆的声音忽然的响起，所有人，包括力奥在内，全都转头看向了声音的主人。

“我想，我先归纳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好了！”含笑的看着众人，夜月冷静的说道。

“我想，大祭司是不可能会骗我们的！毕竟，她应该也知道这里的魔虫根本没有能力可以威胁到我们，而且，她还要我们帮她来找出这个卡罗平原异象呢！”

明白众人现在心中可能有点对害他们陷入这种情境的大祭司有点怨言，所以夜月开口第一句便是指出大祭司没有任何理由来欺骗他们。

听到了夜月的第一句话，众人想想之后，不由的纷纷点头，毕竟，在那说是战斗不如说是单方面的一天一夜的屠杀中，众人已经很清楚的明白，这里的魔虫既没有獠牙也没有利爪，少数有毒的也毒不死人，魔虫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威胁到他们，只是众人见了这些魔虫长相恶心，不愿意让魔虫近身，所以才会大肆的屠杀。

因此，在听到夜月的说法之后，众人纷纷点头，认同了夜月的观点。

见到众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之后，夜月又继续的说道：“大家还记得吧！当初，大哥曾经告诉我们，这一次来精灵大陆找太始，当中除了要太始帮凯特他们疗伤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从太始这取回古代强大的幻兽。”

“如今，大家都已经从大祭司口中知道了，太始要交给我们的古代强力幻兽是怎么一回事了，因此，我相信，在这一个地方一定隐藏着太始所保留的古代幻兽，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些古代的幻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先在，我们姑且先假设，太始为了保留这一批古代的幻兽，所以将这一批古代的幻兽化成了卵状的型态保留，正如当初的小星那样，这样才能够将这些幻兽顺利的保留下来。”

“而现在，我们最关键的问题便是在于，我们要从那个地方着手才可以找出太始隐藏那些兽卵的地方？”

听到了夜月半猜测半肯定的话，众人不由的开始拼命的搅动脑子，希望可以猜得出到底那些代表的强大力量的兽卵会是在哪里？

想了老半天，忽然，所有人有志一同的全都看向了目前大家正坐着的地面，不约而同的指着地下道：“在这下面！”

没错，大家想来想去的结果，如果真的照大祭司所说的，这个卡罗平原真的是一个平整谷地的话，那么，太始将古代兽卵给藏在地下是最合乎常理而且最安全不过的了。

但是，猜到了这一点之后，大家不由的又愁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依照大祭司所说的，整个卡罗平原的面积广达千里，众人要怎么去找呢？

一想到这个，大家不由的又愁了起来。

夜月看到众人的样子也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但是夜月彷佛是有着定见似的，微笑道：“我知道大家在烦恼什么，不过幸好，在这一个地方也没有怪物来侵扰，不如，大家集思广益的来想一下，看看太始最有可能将兽卵埋藏在什么地方好了！”

夜月说完，大家看了夜月一眼之后，便又陷入了低头沉思的状况来，力奥甚至还站了起来，摇头晃脑的，嘴里不知道喃喃自语着什么？

好半晌，夜月见大家眉头越来越紧，一副什么都想不出来的样子，夜月心里暗暗的笑着，忽然拍拍手，清脆的掌声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将众人吸引到她的旁边来。

望着眼前一个个愁眉苦脸的队员，夜月心中暗暗的一叹，心神不由的飘到了半年前亚芠在离开之前单独对她所说的话。

当时，刚刚与太始碰面之后回来的亚芠，带着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的感觉的到的疲倦而苍白的面孔，将夜月她叫了出来。

亚芠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告诉夜月，他要离开这里到魔族大陆去，当时夜月第一个直觉反应便是说到她也要去，第二个反应便是亚芠为什么突然说要去魔族大陆，而且在这个时候去魔族大陆又是想要干什么？

只可惜，夜月的疑问与要求全都没有获得满足。

当时亚芠只是淡淡的说，他要夜月跟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地方陪伴凯特他们接受太始的治疗，接着，他只是粗浅的说道，他要去魔族大陆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不能够让夜月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跟着，也没有解释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虽然当时的亚芠语气相当的平静，但是夜月却也敏感的察觉出亚芠的语气中有着不容反对的味道，因此，夜月也乖巧的不敢要亚芠改变决定，只是在心里暗暗的打定主意，大不了在等凯特他们回来之后，大家在一起去找亚芠不就得了，只是夜月没想到，凯特他们的治疗竟然要花上这么久的时间，一等就是大半年而且还没半点消息！

当亚芠说出了他的决定之后，随即又跟夜月说了一番话来，夜月发誓，她永远也忘不了亚芠再说那些话，或者是交代时，脸上掩饰不住的担忧神色，这对夜月或者是亚芠而言，可是前所未见的！

当时亚芠是这么说的：“夜月，你觉得你现在的力量有多强？”

“我想……单纯就魔力来讲，我应该有大哥你的六成了吧！不过运用魔力的技巧我应该是比大哥你还要强一些！”

经过了一番的深思熟虑，夜月淡淡的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亚芠点点头，喃喃道：“六成吗？”

偏过头来，亚芠又问道：“夜月，你觉得拥有我六成魔力的你很强吗？还有，力奥他们的实力又如何呢？”

夜月心中暗暗的纳闷，只觉得今天的亚芠很奇怪，净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但还是乖巧的回答道：“嗯！我想，应该是很强吧！”

“两年前，师傅就说我的魔力已经超过她全盛时期三成多了，这两年，虽然我感觉到魔力的增长并不多，但是比起一般人来讲速度还是很快，再加上这几年对于魔法应用的磨练，我想，我有自信跟十大高手一较高下吧！”

“至于跟力奥他们相比的话嘛！应该是各有优劣吧！”

“力奥他们虽然不像我跟大哥这样有着天生精神异力的特异能力，但是修练了大哥特别挑选出来的心法还有神之钻的帮助，再加上他们又很努力的在修练，我想，人间可以跟他们评比的人应该已经不多了吧！”

相当理智的，夜月说出了一番对于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论评。

亚芠同意似的点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夜月，那么我在问你，你觉得从整体上来说，死神镰刀小队强吗？”

听到了亚芠的问题，夜月眼中不由的闪过了一阵雷电般的精芒，一股强大的自信从夜月的身上涌了出来，夜月傲然道：“当然了，死神镰刀小队可是最强的一个组合！”

亚芠眼中同样的一闪，似乎也在为夜月的自信而感到赞赏，但是他的问题还没完……

“夜月，那你觉得，在这个世间上，你所知道的，有哪一个组合有着我们死神小队的实力的吗？”

“当然没有了，死神小队可是独一无二的，论整体的实力来说，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组合可以比我们死神小队还要更强的，我们是最强的。”

强大的自信让夜月对于亚芠的问题几乎是连考虑都没考虑的就相当有自信的回答了。

但是，夜月没想到的是，亚芠在听到了夜月充满自信的回答之后，脸上不但没有笑容，还泛出了忧虑的神色，甚至还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就在夜月疑惑不解的时候，亚芠又轻声的问道：“那么夜月，你告诉我，全人类总共有多少人，在这些人当中，又有几个死神小队的人？”

夜月一愣，但是依旧搜寻着脑海当中的记忆，略带迟疑的说道：“根据铁血团五年前的调查，各国合力统计出来的数字来看，现在人类的人口数，理应该是有二十三亿人口，考虑这是五年前的数字，我想，这几年来应该还是会有所增加吧！但应该还不到二十四亿的人口吧！”

顿了顿，夜月原本充满自信的脸庞忽然的浮现出相当古怪的脸色，略带干涩的说道：“而我们死神小队，全队人数，包含三名队长，共计有九十九员！”

总觉得，随着亚芠的问题以及她的回答，夜月感觉到心中彷佛是被触动的什么的，给她一种好像很不好的感觉，亚芠的问题好像都是出于某种目的似的，偏偏，夜月这次却无法像以前那样，清楚的可以猜测出亚芠心中的思想，这叫月夜有种古怪而且不妙的感觉。

又是长叹一声，亚芠似是喃喃自语，又似是在说给夜月听般的说道：“二十四亿人口，当中只有九十九个死神小队，哎！夜月，你告诉我，死神小队有信心可以对付的了那些蜂拥而来的外星怪物吗？”

不理会呆若木鸡的夜月，亚芠又自顾的说道：“今天太始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在这几千年来太始就它所知道的力量大小，将之区分成为一到十星十个等级，以太始的观点来看，人类所谓的圣幻兽，如我兄长的白金龙之流，依照其综合的实力来说，勉强可以够的上五星的标准，而四圣兽之流，在太始的眼中可以称的上是九星。”

听到亚芠的话题忽然的转到了这么一个方向，夜月不由的相当的感兴趣的问道：“大哥，那我们死神小队呢？”

亚芠淡淡的一笑道：“依照太始从大家以往的表现以及现在从凯特他们身上取得的资料来说，死神小队每一个人的实力应当是在六星至七星之间徘徊，但是如果整体综合的话，应该是在八星左右……”

听到了亚芠的话，夜月不由的心中一阵的雀跃，没想到自己等人竟然可以在太始的心目中有这么高的评价，竟然仅次于圣幻兽一星的差别而已，只是，夜月似乎是高兴的太早了，因为，亚芠脸色相当阴沈的又继续刚刚未完的话…

“…而一直以来企图要毁灭全人类的那些外星怪物的力量，依照太始的标准，它们所独特具有的什么‘生化科技’的力量，平均而言，每一个外星怪物的个体力量大约都在三到四等之间，偶有五、六等的存在，但是如果是以整体及未知的因素来考虑的话，那么，企图毁灭人类的外星怪物其实力，保守估计下，太始给予……十星，一个代表着太始也无从估计起的等级。”

忽然之间，夜月感觉到了自己呼吸有点不顺，彷佛心口压了一块万斤的巨石般，沉殿殿的，很难受！

没想到，在她心目中几乎已经是强大的与传说中的神魔没两样的四大圣兽竟然还比不过那些外星怪物的整体实力，而且，这还只是太始的保守估计而已，终于，一直到现在，夜月终于的了解到了，决定对抗那些外星怪物是一条如何艰辛的道路了，也终于真正的理解到，为什么亚芠会一直想要全人类都团结在一起，甚至不惜违背自己本性的去利用各种方式来促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以往，自己虽然嘴里不说，但是其实也是跟力奥他们一样，对于亚芠空有强大无可匹敌的力量却还屡屡委曲求全（在他们眼中是如此没错）的去寻求斯达、泰龙的皇帝合作，甚至不惜放过最大仇人纳肯，转而与纳肯合作，从内部崩解华那邦公国，尽可能的保留华那邦公国的实力之作为感到不解与气愤。

在他们看来，如果亚芠有心的话，凭亚芠的力量，想要荡平奇武大陆上所有势力虽然不能说易如反掌，但是就跟踢走几颗小石头也没两样，为什么亚芠不干脆自己建立一个势力，也好过这样看人的脸色的作为而感到不解。

现在，夜月终于了解到亚芠的用心良苦了，也许对亚芠来说，弭平大陆反对势力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度真的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人类的力量会遭受到多大的损失，这恐怕不是任何人可以估计得了的。

而且，夜月现在也连带的有点明白亚芠刚刚那些莫名其妙问题的意思了，亚芠正是藉由死神小队的实力来评估，人类当中可以对抗外星怪物的可能性呀！

想到这，夜月不由的心中一凉，从刚刚的问答当中，夜月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整个人类二十四亿人口当中，死神小队只是占了当中不到两千四百万分之一不到，就算是再加上其他那些隐居

的奇人异士，恐怕最多也不过千人，而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

这一千不到的人，便是代表着人类当中最顶尖的一群，而其他的二十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人，根本就比不过那这一千不到的顶尖人物，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望着夜月张口结舌的震骇模样，亚芠第三次叹息道：“明白了吗？”

“人类的数量虽然远远的超过了魔族、精灵族与亚人，，但是当中真的有能力对抗外星怪物的人，相比之其他三支种族却差得太远了。”

转过身来，亚芠眺望远方，话锋一转道：“但是，夜月，你是否曾经想过，在那二十四亿人口当中，撇开了你我这类有强横实力的人不谈，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办法将二十四亿个原本连一星都称不上的普通人变成了二星、三星、四星级的人的话，那么……”

未待亚芠说完，夜月的娇躯宛如遭受雷殛般的猛的一颤，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尽管还是不怎么明白太始星之等级划分的标准在哪，但是如果单就话面上的意思来解释，如果全天下的人全都有现在死神小队五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的实力的话，光是想像，夜月也忍不住的身心狂颤，那时，又何需在意外星怪物的攻击了？

灵光一闪，夜月头一次用像是在看一个怪物般的眼神看着亚芠，此时，夜月的心头只有一件事情……

莫非，亚芠早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才如此轻易的就答应要提高斯达与泰龙帝国的军队素质！

原来，答应泰龙与斯达帝国皇帝的事情并不只是一件单纯的诱饵而已，而是亚芠早已经有此打算了，难怪当初亚芠会这么干脆而且彷佛早有预谋的提出这个条件来了。

现在想来，亚芠当时的举动，根本就是顺应情势、皆大欢喜，一箭双雕，不！是三雕！不！是四雕，或者还有更深的含意在内，夜月此时只觉得，原来自己的大哥竟然厉害恐怖到这等的地步，不但是力量强横无比，就连智计都如此可怕，搞不好，岚大帝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最大的获益一方，却不知，最大的获益者才是自己的大哥，所有的事情全都在大哥的掌握之中，所有的人都在大哥的摆布下做出大哥要他们做的事情。

一瞬间，夜月感到自己浑身的毛孔全都竖立起来，亚芠的智慧竟给她一种无所不能的敬畏感受，现在，夜月明白到一点，比起了亚芠所拥有的智慧而言，亚芠所拥有被称为恶魔的力量根本就不值的一提，亚芠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可怕！

那种有着神的洞悉一切、魔的诡谲多变的可怕魔神智慧！

“夜月，夜月！”

突然的，夜月听见了耳边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夜月眨眨眼睛，等夜月看清了眼前的景象的时候，不由的被吓了一大跳，那是一张彷佛被放大的脸，是力奥的脸，此时，力奥的脸已经相当贴近夜月了，以致于夜月回过神来在看到力奥的脸时，本能的一挥手往力奥的额头一拳敲下，娇喝道：“力奥你在干什么？”

“我才要问你在干什么呢？”往后退了一点，力奥相当委屈的一边摸着自己被夜月拳头砸中的地方，一边嘟囔道：“把我们大家叫过来，自己却反而走了神，叫你好几声都没听到！”

听到了力奥抱怨的声音，夜月这才想起了自己的刚刚不是把他们都叫过来的吗？不由抱着歉意说道：“力奥，抱歉了，是我的不对！”

力奥挥挥手道：“算了，没关系，倒是，刚刚你在想什么，怎么想的那么入神，连我叫你好几声你都没听到？”

夜月力奥这一问正好问中下怀，顺水推舟道：“没什么，刚刚我只是在想大家这样各猜各的，应该没有什么成果，不如大家集合大家的智慧，一起来探讨一下，刚刚，我就是在享有关于幻兽卵的事情，好像有点苗头了！”

听到了夜月这么一说，大伙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夜月的脸上，看看夜月怎么个说法？

嫣然一笑，夜月道：“首先，我们先想一下，关于幻兽卵保存的条件需要哪些呢？”

众人一愣，随即又听到夜月说道：“我想，除非是像小星那种充满神秘的兽王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之外，一般的兽卵保存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需要能够供给兽卵足够的维持生命的能量吧！”

经夜月这么一题，大家不由的发出了噢的一声，这的确是要长期保存兽卵最重要的一环，虽然说需求很少，但是兽卵的确还是需要有能量的供应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型态，否则的话，就会像亚芠当初的五小那样，因为缺少能量而导致组织坏死，最后可能整个兽卵都会‘坏掉’了。

夜月这么一提，大家忍不住的开始往另外这一个方向去思考起来，这些兽卵到底是如何取得能量的？

要知道，虽然兽卵所需要的能量相当的少，但是如果说大量的兽卵聚集在一起的话，那需要的能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众人皆深信，或者是不得不如此相信，身为兽王半身的太始特意保留下来的古代幻兽之卵绝对不会只是几颗而已，搞不好成千上万都有可能，否则亚芠如何敢说可以满足两大帝国千百万军民的需要呢？

“嗯，照大祭司所说的，原本这地方是由圣兽在看管的，那个时候也许可以当成是圣兽提供能量给这些幻兽卵，但是现在，依照大祭司所言，圣兽已经有三四百年没有理这个地方了，以致于使的这个地方变成了这个鬼样子，这不就表示……”

不知是谁忽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顿时叫大家心中像是拨云见日般，几乎马上的了解到这这么说的原因，随即，另外一个声音接着道：“这么说来，这地方一定是有着可以主动且长时间可以提供兽卵的地方。”

另外一个声音又道：“像这种鬼地方，有着这么多嗜食能量的魔虫在，在依照刚刚我们所猜测的，那个可以保管兽卵的地方是在地下的话……”

“想来，可以提供这些兽卵能量的除了天然的地热之外，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能量符合了可以长时间源源不绝的提供能量，又是在地下的双重条件了。”

“另外，刚刚我发现到，这些魔虫似乎很怕高热，所以在力奥队长手底下被杀死的魔虫比其他人都多，这又更是表示出，地热不但可以提供给兽卵能量，而且还可以防止魔虫的入侵。”

“另外，其实从刚刚我就发现到了，这里的雾气当中充斥着一种淡淡的硫磺刺鼻味道，而且凝聚不散，这代表这里一定是有地热鼎盛的地方，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怪异的硫磺地气浓雾。”

“结论就是，这个地方一定有着地底火山的存在，只要仔细的往最热且浓雾最浓的地方找去，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火山的存在……”

“只要找到了那座火山的话，这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找到太始存放古代幻兽兽卵的地方了。”

“力奥队长，快把大祭司给你的卡罗平原地形图拿出来，我们找一下图上有没有标示火山的地方？”

当最后一人叫出来时众人这才看到力奥已经掏出地形图摊在地上了，顿时，几个大男人随即兴奋无比的挤在力奥周边，仔细的研究地上的地形图来。

而夜月则是在一旁欣慰的看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接龙般的把心中的推论一一的说了出来，藉着这样的方式，众人几乎已经可以确定出兽卵所在的位置了，这下，大伙不再向刚刚那样像是无头苍蝇般的完全不知该往哪去了。

见到众人的样子，夜月不由的又想起了亚芠离开的那一天，最后跟他交代的事情。

当时，亚芠藉着一问一答的方式让夜月彻底了解人类与外星怪物之间的实力差距，泯灭了夜月因盛名而带来的过渡膨胀的自信以后，这才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

当时，亚芠清楚的表示出，死神小队的实力很强没错，但是，光是个人的实力强是不够用的，一少部分的人类菁英不管再怎么强也是抵不过外星怪物凝聚起来的未知力量的，亚芠所需要的是，每一个人类都有着相当的力量，尽管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微弱的，但是二十四亿个微弱力量凝聚起来，是连天上的太阳也可以打破的。

因此，亚芠要求夜月要利用各种机会让死神小队当中的每一个人成为除了拥有强大的实力以外，更有着敏锐的心思、坚强的意志以及绝佳的智慧，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才。

然后，以死神小队的成员为中心，让每一个死神小队都可以在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死神小队，这样，一化百、百化万，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相信，让全人类都成为死神小队一样的人物这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亚芠相当的有自信。

毕竟在当初，亚芠创立死神小队时，他的实力甚至还比不上现在死神小队最弱的一个人，他都能够办到了，相信死神小队也绝对可以的！

而目前，以死神小队的实力而言，绝绝对对是有这个资格，他们唯一欠缺的，便是一颗灵敏的心以及一双视野宽广的心。

现在的死神小队，虽然创造出了无人能比的盛名，但是却也因为死神镰刀小队之名，而使的小队当中的人全都被束缚住了，大家以死神小队为荣，但是却也因为死神小队而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队员，但是大家却完全没有想到，如果不是在死神小队当中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足以成为一个千人，甚至是万人的佣兵团长，他们的实力决对是有这个资格的。

而且，在亚芠与水妖王极度自由化的引导下，众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练就了现在这一身的好功夫，相信死神小队当中的人绝对没有一个是笨人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么一群菁英份子却只是守着死神小队的名字，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有更好更大的发展余地，亚芠不由的深感可惜。

而现在，于公，拥有强大实力的死神小队绝对是引领人类提升实力最好的火种，是最佳的标竿，于私，亚芠无法让自己最亲近最信任的部下、朋友永远的隐藏在银月恶魔的影子之下，埋葬在死神镰刀小队的名字底下，成为永远只是死神镰刀小队的队员某某某……

因此，亚芠在离开之前，交代给夜月的任务便是，要想办法锻炼死神小队，让每一个人都城为一个允文允武，可以独当一面，单打独斗不惧人，领军作战不输阵的真正菁英。

当然，亚芠并不知道，就因为这一个想法，促使了日后死神军团的诞生，是最终决战的最大王牌，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可怕军团，而其核心骨干，正是这九十八名的死神小队！

※※※

而现在，夜月只是相当的烦恼，她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达成亚芠的要求，经常在心里暗暗的苦笑，自己都还无法独当一面，亚芠就要她去引导其他人成为真正能够独当一面的菁英，亚芠未免也太看得起她了。

不过，现在在这个卡罗平原当中，夜月惊喜的看到了，自己无心之举，竟然使的死神小队展现出了他们除了逞强斗狠以外的另外一面，一个充满着智慧的死神小队，夜月隐隐约约间已经把握到了，她大概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新生的死神小队合乎亚芠的要求！

而夜月此时更有点明白，亚芠要求自己引领死神小队发展出另外一面，自己，何尝不是在亚芠的要求下，同样的往亚芠的理想走着！

而浑然不知到一个关系到他们一辈子的计画已经经由亚芠的提点要求，夜月的深思熟虑，已经在夜月的心中落了根、成了形，包含力奥在内十一个大男人正兴高采烈的欢呼着，他们终于在地形图上找出了找寻的目标了。

虽然说，在地形图上清楚的标示出来的总共有三个火山口，但是，三个地方总比在这一个辽阔的平原中盲目乱撞要来的好吧！

就在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时候，希瞿忽然指着地图的某处，充满着疑惑说道：“奇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好像在这里，这里的名字好奇怪呀！”

听到了希瞿的问题，众人忍不住的低下头来看着希瞿手指的位置一看之下，还真的是叫人感觉到很奇怪呢！

以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来说，应该是属于整个三角形的卡罗平原的靠近中心部位，附近百里之内很明显的是一个比周围还要来的低的洼地，最奇特的是，这整张卡罗地形图上，别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名字，唯独现在他们所在的位置明显的标示出了龙巢两个字。

看到这个，力奥不由的转头看向远方的那做诡异的藤蔓林，不为别的，就因为这张地形图上唯独特别的标示出了那个诡异的藤蔓林的形象，在地形图上，看起来还真的是像一条绵延千尺的巨龙一样，活生活色的，而且还特别的给了这么一个贴切的名字，果然这里很像是一个龙所栖息的巢穴呀！

“唉呀！你们大家在看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很奇妙啦！”看到众人全都转头去看那做藤蔓林，希瞿不由的提醒到。

受到了希瞿的提醒，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再度的转头看向地形图上，这下子，大家才了解到，原来是大伙会错意了，希瞿真正指的是，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目标的三个火山口竟然都是一样的距离，等于这做藤蔓林是位于那三个火山口的中央处。

发现了这一点，力奥不由的啧啧称奇，直到真巧，而夜月则是若有所思的看了看地形图上所描绘出来的，那藤蔓林的形象，忽然站起来，开始往那藤蔓林所在走了过去！

发觉到夜月如此突兀的举动，力奥不由的一愣，连忙的边叫唤夜月的名字边跟上去，剩下的其他人见状连忙飞快的收拾了一下，也跟着跑了过去。

等所有人都来到藤蔓林周边时，夜月早已经驱身靠近藤蔓林，正微弯着身子观察着这座藤蔓林上的其中一片叶子。

力奥终于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出声的问道：“夜月，你到底在看什么？从昨天开始，你就

这么一副古里古怪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头也不回的，夜月语气当中酝酿着掩饰不住的兴奋，略带笑意的说道：“我一直在想，搞不好，我们找已经找到了我们目标之一的古代植物型幻兽而不自知。”

听到夜月语出惊人的在众人的耳边扔下了这么一颗语言炸弹，众人的心中不由的一阵狂喜！

大家都是聪明人，见到夜月的样子哪还有不知道眼前的这座古怪的藤蔓林应该就是古代的植物型幻兽了，而且，经夜月这么一说，众人也不由的想到了，在这么一片寸草不生的卡罗平原中，突然有这么一个古里古怪的藤蔓林存在，也难怪夜月会有此联想了，就是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

在心中边暗暗的猜想的同时，所有人的动作也都不慢，几乎就在夜月刚刚说完的同时，每一个人全都在这做藤蔓林的旁边找到了一个位置，效法夜月的样子，趋前仔细的观察起来。

在这么一个近距离的观察之下，众人果然是看出了一点苗头来，只见，在这一座藤蔓林上，每一根藤蔓的大小固然相同，叶子倒是有大有小，最大的叶子足有两个人头大，最小的不过巴掌大，不过大小虽然不一样，但是每个叶子却向彷佛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无论是弧度与颜色，几乎全都一模一样，叫人感觉到相当的惊奇。

除此外，隐约间，众人还可以看到在这些藤蔓茎的部分彷佛是某种管线般，有着某种绿色的液体在当中流动着，一层层翠绿的波纹，叫人越看越入迷，眼睛无法移开！

而在叶面上则更是奇特了，不管多大多小的叶片，上面彷佛都被镀上了一层透明的胶质似的，正微微闪耀着奇异的霞光，如果不是仔细看的话，根本就看不到。

另外，胆大包天的力奥更是伸手轻轻的在某一片叶子上抚摸起来，赫然发现到，这些叶子看起来虽然又薄又轻的不断随风而舞动，但是实际上却是相当的坚硬而强韧，力奥试着用上三成力道，竟然无法将这看起来很脆弱的叶子给拔下来。

幕然，力奥的双眼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瞪瞪瞪的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见鬼般的直瞪着藤蔓林瞧着。

受到了力奥这鬼样子的影响，众人心中一惊，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的跳离了藤蔓林来到力奥的身边，如临大敌的摆出了一副全力戒备的模样来。

好半晌，四周依旧还是那样的平静，完全没有任何岔眼的异状发生，夜月不由的皱起眉头来，转过头来瞪着力奥，不满道：“力奥，你在干什么？干嘛摆出了这副鬼样子来吓人？”

力奥指着那座藤蔓林，相当惊悚的结巴道：“那鬼藤蔓的叶子，会……会动！”

咦！

众人紧张了老半天，现在听到了害他们这样紧张的力奥竟然仅仅是因为藤蔓的叶子会‘动’而已，众人不由的不满的低啐了一声！

夜月更是没好气道：“废话嘛！力奥你有看过植物被风吹过不会动的吗？”

“问题是，现在根本就没有风，那个植物是自己在动的！”脸上参杂着古怪、震惊、诡异、苦涩等等复杂的表情（总而言之就是见鬼了），力奥呆呆的看着眼前的这做藤蔓林。

过了一会，夜月众人总算是会意了力奥到底是在说什么，个个全都猛然的转头注视着藤蔓林，果然发现到，现在周遭连一点风都没有，但是这些藤蔓林上的叶子却顺应着某种节奏轻轻的左

右晃动着！

就在众人无比震惊的当刻，忽然，一阵笑声传进了大家的脑海当中：“呵呵呵呵……，既然明知眼前是植物型的幻兽，那为什么会动就需要如此吃惊呢？真是一群少见多怪的毛孩子！”

突然的‘听’到这么一阵的笑声，众人先是被吓得忍不住跳了起来，随即又相当一副古怪的模样彼此对视着，事实上，大家对于这种交谈的方式并不陌生，以前，当白虎与朱雀降临时，也都适用这种方式来跟他们交谈的，但是，这声音实在是来的太过突然以及诡异了，众人在完全没有心里准备的情况之下，哪能够不被吓一跳的？就算是死神小队也不例外！

镇定下来之后，众人你望我我望你的，只觉这声音非男非女的，与白虎的浑厚、朱雀的清脆不同，是一种彷佛夹带着山林松涛清响，有如老人般的沈静声音，虽然觉得有种抚平不安心绪的力量，但是也让众人产生更多的疑问。

大概是受到了这让人感到平静的声音影响，众人显然是完全恢复过来了，夜月扬声问道：“请问前辈是否是四位守护圣兽当中的一位？”

声音再度的传进众人的脑海当中，轻声的笑道：“好个奸诈的小姑娘，明明就已经看到我了，还故意这么问！真该打屁股了！”

声音才说完，夜月忽然惊呼一声，嫩脸羞红的捂着自己的后臀，娇嗔道：“前辈！”

看夜月的样子，想来是某一个重要的羞人部位受到未知力量的袭击了，引的其他人忍不住的发笑，当然也引来了夜月的白眼了。

好半晌，夜月这才咬牙切齿的问道：“前辈，您还没有回答人家的问题呢！”

那声音呵呵笑道：“呵呵，说你狡猾你还不承认，不是明明已经再看着我了，还要问我是谁？”

这时候，其他人在闷笑的同时也已经注意到了，夜月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眼前的藤蔓林，难道，现在跟他们用心灵交谈的就是眼前这做藤蔓林？

似乎了解到了众人心中的不解，那声音又笑道：“呵！真是失礼了，我忘了我还在修养的状态，难怪你们会认不出来了，小伙子们，离开我一点，我要活动活动一下筋骨了。”

声音的话等于是间接的向众人承认了他就是眼前的这做诡异的藤蔓林。

众人在半信半疑外加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受到声音的催促，不断的远离着这做藤蔓林，一直来到了昨天最底线的怪物入侵范围线上，夜月终于忍不住的叫道：“前辈，这里可以了吧？在过去那些怪物又要来了！”

声音沉吟了一会，这才说道：“也罢！应该是够了，小伙子们注意了，我要动了！”

原本，众人心想自己都已经离开那座藤蔓林快要上千公尺了，无论这个不知道什么身份的声音在怎样动，应该也不会有所影响的！

但是，大家很快的就发现到了，自己的估计完全错误，从来没有想到，一个生物的活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声势与威力，很显然的，这样的距离似乎是有点不太够的样子！

只见随着这声音一落，范围外原本静止的浓雾忽然向是被煮沸了的水一般，不断的的往四周扩散翻滚着，随着浓雾的退去，原本隐藏在浓雾底下的众多魔虫们不由的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尖锐叫声，逃命也似的追着浓雾跑，彷佛暴露在浓雾之外是一种相当可怕的事情，只可惜浓雾退去

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越来越多长相千奇百怪的魔虫全都露出了真面目！

无暇去惊讶四周竟然有着数量如此多的魔虫以及自己一行人到底是如何通过这一大群密密麻麻的魔虫来到这里的？更惊人的事情在众人的眼前发生了。

刚开始时只是有如错觉一般而已，而随着浓雾越来越远，众人终于不在认为这只是错觉而已，在众人脚下的土地中，有某种东西正不断的窜行，引发了一连串的地鸣声，越来越强烈，连带的，众人脚下所站立的地方更是不断的产生龟裂，隐约间，好像有某种闪着青光的东西在那些龟裂缝隙中闪过。

紧接着，不知是谁忽然叫了一声：“快看！”

看什么？众人举目四下浏览一番，最后，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死命的定在远处的藤蔓林上。

在众人的眼中，那座藤蔓林正不断的收缩着，或者该说是高度不断的下降，但是长度却又不断的往两边延伸着，众人都不敢估计，目前这藤蔓林已经延伸多长了。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这个藤蔓林不断的收缩，在众人的感觉当中竟然觉得这个藤蔓林好像变的越来越……结实？

众人你望我我望你的，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骇的表情，恐怕大伙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有人，或者是有生物所谓的活动活动一下，舒展一下筋骨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活动舒展法，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声势！

终于，刚刚一直鸣动不止的地鸣声完全的消失了，脚下的土地也不再传出震动来，而眼前绵长的藤蔓林也不再收缩了，可是，众人心中隐隐的感觉到，‘那位’的活动还不止于此。

果然，就在众人半猜测半预感的眼光注视下，绵延不知道多长的藤蔓林又有新的动作了。

在众人左边最远端的那个几乎已经看不清楚的那头，竟然开始慢慢的往上延伸起来，龙纹忍不住的揉揉自己的眼睛，语气中带着不确定道：“喂喂，肥风，我是不是眼花了？我好像看到了藤蔓飞向天空？是不是我昨晚睡不够所以眼前产生幻觉了？”

可惜的是，停风并未能回答他，因为，停风也看到了同样的幻觉了，他正忙着做跟龙纹相同的动作—用力的揉着自己的双眼，然后再确认，再揉眼睛，最后，停风终于放弃了，喃喃道：“好吧！我承认，昨天晚上我做了不该做的梦（？），所以没有睡好，精神不佳，因此有幻觉也不足为奇！”

伴随的龙纹与停风的搞笑举动，在众人眼中，远端的那一头正不断的往上升着，而且，好像正往他们这个方向飞过来！

整做不知何时已经完全缩成了一个无比巨大圆桶状的藤蔓林不但是那头飞了起来，就是在众人眼前的这一段也因此而连带的往前移动着，做着好像蛇类般的动作。

而这藤蔓林实在是太过于巨大了，尽管是距离如此的远，因为整体的移动所带起的风，让死神小队颇有种十级强风的感觉，不由个个用尽全力死定在地上，不让扑面而来的强风给吹跑了。

终于，整个藤蔓林全部都升到半空中去了，恍如灵蛇般，在空中不断的活动嬉戏着，再加上四周，原本被某种无形力量给逼退的浓雾，在眼前这个不能够再称之为藤蔓林的某种奇怪未知生物那巨大无比的身躯带动之下，全都被卷到了半空中，变成了这最少有万尺长度的蛇状生物嬉戏的对象，死神小队的所有人发誓，这辈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而有力，灵活而多变的景象，这种景象，一辈子见这么一次也就够了。

应该是声音本体的未知生物大概是活动舒展够了，幕然的发出了一声无比嘹亮又震撼人心的吼声！

众人只觉得，这声音，比狮子的吼声要来的有威严，比熊要来的有力量，比豹要来的美妙，比牛要来的高亢，一种凌驾在万兽之上，是真正万兽之王的声音。

活动完了，也叫够了，那巨大的生物动作在空中忽然一顿，随即转身往早已呆若木鸡的死神小队等人的地方俯冲而来。

随着巨大的生物越来越靠近，众人已经不再怀疑这个巨大生物的身份了，只是，所有人难免在心中升起了一种荒谬绝伦的的感受……

不会吧！本体是藤蔓般的植物所化身的，竟然会是……竟然会是万兽之王的……龙！

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现在在大家眼前，这么一条长达万尺，通体碧绿，有着墨绿的犄角与五指利爪，彭松飞扬的深绿色浓密鬃毛，美丽如绿色宝石般的淡绿密鳞，以及一双满月般的莹绿的晶莹绿瞳……，看起来真的很像龙，而且还是古代东方传说中的神兽，充满着威严与力量，叫人无法不去心仪的万尺巨龙，这么一条青色的龙……又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是的话，那么，眼前这一条未之生物应该就是……青龙！

“姊姊，为什么您总是不肯说出，一定要夜月他们到卡罗平原去的理由呢？”

清脆中夹带着苦恼的声音，萝莉希菲已经有点恼怒的望着正站在她面前一副怡然自得欣赏森林景致的大祭司。

这已经是夜月他们进去卡罗平原的第五天了，也是萝莉希菲耐性的最后底线了。

似乎是打定了主意，今天不问出个结果来绝不罢休，从早上太阳刚刚在天边露出脸来，萝莉希菲便已经来到了历代大祭司居住的神圣之殿，苦缠着大祭司，从头到尾，便是问着这么一句话。

也幸好萝莉希菲现在的身份是两个大祭司候补之一，否则，哪里能够说要见大祭司就见的到的。

不过，萝莉希菲似乎是低估了大祭司的耐性，她有办法问一千次，大祭司就有这个办法可以完全的忽视她的询问一千次，宛如当萝莉希菲是一个隐形人一般，自顾做着她的冥想祈祷，甚至是欣赏风景。

不过，大祭司似乎也是低估了这次萝莉希菲的决心，完全充分发挥她少女纠缠的本事，萝莉希菲已经是纠缠了大祭司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而且看样子，似乎是用行动来充分的说明着，如果有必要，下午，甚至是明天，萝莉希菲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也不知道到底是萝莉希菲的缠人功夫高人一等，亦或是大祭司见不得萝莉希菲一整个上午在她的面前唉声叹气的模样，用过午膳后，端着一杯散发着淡淡香草味道的茶，大祭司终于正视了萝莉希菲，而且还朝萝莉希菲招招手，要她到她面前来。

怀着一颗得意又充满疑惑的心，萝莉希菲连跑带跳的来到了大祭司的面前，依照大祭司的指示，在大祭司面前的一个枯树干做成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看到萝莉希菲正襟危坐的样子，大祭司不由的露齿一笑：“好吧！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就问吧！算我服了你了！”

萝莉希菲嘻嘻一笑，随即，想到了力奥他们的处境，不由的让她心中得意的感觉化为虚无，急切的问道：“姊姊，你为什么一定要力奥他们到卡罗平原去呢？”

尝一下手中的香茶，半晌，大祭司这才慢慢的说道：“其实，要力奥他们到卡罗平原并不是我的主意，而是圣神的旨意，我只是顺水推舟一下而已。”

听到了要力奥他们到那个可怕的卡罗平原地带竟然是太始的主意，萝莉希菲不由的吃惊的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望着大祭司。

看到萝莉希菲吃惊的模样，不用萝莉希菲说出来，大祭司就已经从萝莉希菲的眼睛当中看出了“为什么”这三个字了。

微微一笑，大祭司说道：“其实，卡罗平原之所以可怕，主要也就是因为在卡罗平原当中有着无尽的会掠夺能量的魔虫在，撇开了这些魔虫，其实，卡罗平原一点也不可怕，当然了，我是指对力奥他们这些使用人类武术的人而言！”

萝莉希菲理解的点点头，卡罗平原当中的魔虫几乎可以说是精灵一族的天敌，虽然这些魔虫本身并没有什么攻击力，但是，光是会掠夺能量的本事，就已经够叫精灵一族在魔虫的面前不堪一击，更别说魔虫的长相千奇百怪，有些魔虫的样子足以叫精灵们恶梦连连。

可以说，魔虫对于精灵一族来说，精神上的伤害要远比实际上的伤害要来的可怕！

想通了这一点，萝莉希菲不由的对力奥他们的处境感到好过一点，起码她相信，那些魔虫对于力奥一行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只是，太始为什么一定要力奥他们到卡罗平原去呢？

看着萝莉希菲苦思半晌，最后抬起头来渴望的看着自己，大祭司再度微微一笑，缓缓道：“原本，这应该是只有大祭司才能知道的秘密，不过，现在既然萝莉你已经通过最后的试炼了，那么，我提早告诉你应该也是没关系的！”

听到了大祭司的话，萝莉希菲陡然的想到了大祭司为何会这么说？

难道自己真的就是下一任的大祭司吗？那蔓罗夏呢？

似乎瞧见了萝莉希菲心中的疑惑，大祭司也不多加解释，只是自顾的说道：“萝莉呀！先别想太多，还是你不想听了呢？”

好奇心大概是所有生物最大的共同点，尽管明知有时好奇会杀死猫，但是面对大祭司口中那个只能够由大祭司口耳相传的秘密时，萝莉希菲还是难掩心中的好奇，瞪着大大的眼睛，瞅着大祭司直瞧！

大祭司先是微微一笑，随即又脸色转为凝重道：“其实，卡罗平原原本是一个极度残酷、适者生存的实验场！”

开口的第一句话，大祭司便让萝莉希菲一双原本已经瞪的相当大的眼睛，又更加的扩张来。

望着萝莉希菲充满惊疑的双眼，大祭司叹口气道：“卡罗平原，在圣神的心目中，确确实实是一个残酷的实验场所，一个专门为了要诞生强大武器的实验场！”

萝莉希菲不懂，什么叫做为了诞生强大武器的实验场呢？还有，如果依照大祭司所说的，那卡罗平原难不成是由圣神所一手建立的？

这怎么可能？一项守护着精灵一族的圣神竟然会缔造出让精灵们相当困扰、甚至可以说恐惧的

卡罗平原？

等等，萝莉希菲心中忍不住的反驳着自己，想起了以前，她还没有成为大祭司弟子之前的幼年时期心中曾有过的疑问，现在想起来，配合着大祭司的话意，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她年幼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担任着卡罗平原侦察队的族人，在某一次进入卡罗平原侦察时，不小心被卡罗平原中的魔虫们所侵犯，造成了虽然人是救回来了、但却能力尽失、而且还精神失常的变成了一个疯癫废人。

在当时，萝莉希菲就曾经想过，为什么神通广大的圣神，会让卡罗平原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还存留在这精灵大陆上呢？

现在对照着大祭司的话，萝莉希菲心里顿时有一个答案，但是随即却又忍不住的摇摇头，彷佛想借着这个摇头的动作，把自己心中这个对圣神不敬的念头给驱离。

看着萝莉希菲猛摇头的模样，大祭司不由的露出了一抹相当苦涩的笑容，瞧在萝莉希菲的眼中不由的叫萝莉希菲大吃一惊，难不成，刚刚自己的推论……？

彷佛是要印证萝莉希菲心中的想法似的，大祭司苦笑一声道：“当初，在听到上一任大祭司说的时候，我也是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仔细观察，萝莉呀！姊姊我很遗憾的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猜测是真的。”

听到了大祭司的话，萝莉希菲忍不住的瞪大了眼睛，愣愣的看着大祭司，实在是不敢相信，大祭司真的是知道她心目中的想法吗？

“卡罗平原是圣神专门为了要诞生强大的武器，所设置的残酷实验场，而生活在这卡罗平原周遭的我们这些精灵一族，则是那些恶心的魔虫的”食物“”？

不知不觉，受到无比震撼的萝莉希菲，不由的喃喃说出了心里那极度不愿意相信的猜测出来。

大祭司苦笑着摇摇头，略带吃惊的说道：“其实，我也是在前一阵子，在圣神的说明下才得以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没想到萝莉你竟然可以自己猜测出来，真是不简单，看来，你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

大祭司“了。”

根本无心去听清楚大祭司口中那几乎是完全公开而且坦承的夸赞言语，萝莉希菲依旧是震惊于那猜测之中，久久无法回神。

好半晌，萝莉希菲忍不住的抓住了圣女的手臂，无比震惊外加震怒的娇喝道：“大祭…姊姊，为什么？为什么圣神要这么做？”

有点不忍的看着萝莉愤怒又伤心的模样，有谁能够忍受自己向来最爱戴的守护神竟然会是不知道造成了多少自己亲爱族人们悲惨下场的元凶首恶呢？自己当初何尝不也跟萝莉希菲一样？

安抚的拍拍萝莉的小手，大祭司这才娓娓的将当初太始告诉他的话给说了出来。

记得当时，大祭司与现在的萝莉希菲一样，还是一个大祭司的候补祭司，同样的，也对于卡罗平原的存在感觉到疑惑，当时，不知怎么的，在一次与太始的交流中，太始感慨的对她透露了一些内情，出奇的，那一次交流的内容，大祭司竟然在离开圣欲森林之后还能够记得，或者该说是太始刻意让他记得的。

也因为有了那一次的奇特经验，大祭司在成为大祭司之后总是想着，或许，就因为自己有这么

样的一个疑问，才会被太始选为大祭司的吧！

当时，太始是这么说的：“在遥远的年代之前，精灵一族，曾有过一次因为某些智慧生物而引发的浩劫，虽然后来侥幸有一些精灵族人在它的协助之下活了下来，但是，引发浩劫的那些智慧生物依旧在遥远的星空之外虎视眈眈着。

“为了要确保精灵一族在浩劫再度降临之前有着可以自保的能力，所以，它设置了这么一个残酷的实验场，目的，就是想要透过幻兽那奇异的生命力量，来制造出强大的武器，好因应日后的劫难！

“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一个实验场所创造出来的成果—魔虫，可以说是一项既成功又失败的作品，成功是在于透过了实验场中稀少的能量，使魔虫有着强烈无比的掠夺能量本能，与它当初所设想的那种强大的力量虽不一样，但是却又有着另外一面更加强横的实力，正是引发浩劫的生物们的最大天敌。

“而最失败的也就在此，虽然有着强大的掠夺能量本能，但是为了要掠夺能量，却使得实验场中的魔虫们除了这一项能力以外，什么也没有，可以说，除了可以掠夺能量的力量以外，魔虫们根本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的废物！”

当然，在成为大祭司许多年后，见识日广又再参照前几代大祭司所留下来的各种纪录的大祭司总觉得，太始所告诉她的理由除了有许多隐瞒的地方之外，最叫她不舒服的地方便是，太始似乎应该将精灵的劫难改成为“人类”的劫难才是，毕竟，当初精灵一族也只是受到人类残害的一群，真正引来浩劫加身的应该是人类才对！

最大的证据就在于，大祭司坚决的相信，以圣神太始那几乎不可思议的力量，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精心策划的实验走样成这个样子？

甚至可以说，从头到尾，这个实验成果根本就不是以拥有强大操纵自然能量能力的精灵为对象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魔虫不但根本是那个太始所说的浩劫生物的天敌，也可以说是精灵一族的天敌！

但是话说回来，尽管心中存在着这样的疑问，但是，太始毕竟也是守护了她们精灵一族几千年的守护神，大祭司也不可能会去怀疑太始的用心，或者该说，如果太始真的存有异心的话，那么，每一次她与太始的交流，面对可以获知她心中一切想法的太始又怎么会容许她活到现在，起码，曾经不知多少次尝试过被太始抹去与它会面记忆的大祭司，至今还保留有心中的疑惑便是最大的证明，太始并非心存不良才是！

心里暗暗的寻思，大祭司一边仔细的观察着萝莉希菲那在听完她的话之后，脸上百变的神情，曾经是过来人的大祭司，又怎么会不知道萝莉希菲现在是在想些什么？

想必，萝莉希菲现在心中必定是充满着苦涩、疑问、愤怒等等情绪，正如当初的她一样。

暗暗的在心中叹口气，或许，这也是太始用来考验萝莉希菲的方法之一吧！

大祭司暗自的猜测，当初，她如果在获知这件事情时，没有选择依旧相信太始的话，那么或许现在，她也就不太可能会是大祭司了。

大祭司静静的站起来，虽然萝莉希菲到这里来的疑问并没有真正的获得解答，她的话也只是说了一半而已，但是现在，显然不是继续再说下去的好时机，因此，她打算将时间与空间让给萝莉希菲，让她静静的好好想一想，但愿，萝莉希菲的选择可以一如当年的她一样。

默默的在心中道出了对萝莉希菲的祝福，大祭司转身便要离开这里，谁知道，就在大祭司转身之后，不知怎么的，忽然脸色大变！

在大祭司的面前三公尺处，忽然由潜而显，慢慢清晰的出现了好几个身影，为首的，正是另外一位大祭司候补祭司蔓罗夏，以及手持着一团散发着诡异灰色光芒、形像四角椎的灰色晶体的灵心。

此时，蔓罗夏脸上有着无比得意的神情，而灵心一向笑咪咪的脸部表情却在得意之馀又夹带着说不出诡异的神情，当然相较之下，在夏罗蔓以及灵心背后，那十位拥有最多人、最大实力，从古时传承下来十大部族，被人尊称为十大长老，掌握着整个精灵长老会走向的十位大长老脸上愤怒的表情看起来就比较正常了。虽然，同样叫向来七情不动六欲不生的大祭司，同样感到有股不妙的预感。

心里虽然暗呼不妙，但是大祭司依旧收摄心神，点头为礼淡淡的问道：“不知各位大长老来临，有失远迎，尚请见谅！”

边说，大祭司边心中暗暗的寻思，不知道这几位大长老到底是听到了多少她与萝莉希菲之间的对话，不过，当大祭司眼角瞄到了灵心手中那个怪异的晶体，心里不安的因子飞越的提昇着，她怎能奢望，灵心用这种连她也不知道的怪异晶体，带着十大长老潜行匿迹欺近她身边却什么都没听到？

一想到这，再看到灵心、夏罗蔓及十位大长老脸上那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的得意、愤怒神情，大祭司心里真的是忍不住暗暗的叫起“我的圣神来”（相当于我的天）！

此时，十位大长老中，一个有着满头白发、面貌红润、一对碧绿双眼与大祭司有着八成相似的长老忽然越众而出，来到大祭司的面前张口欲言。

可是他忽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又深深的盯了大祭司以及因为眼前的异变而回过神来、惊讶的站起来走到大祭司旁边的萝莉希菲一眼，半眯起眼来，轻咳一声问道：“大祭司，能不能请你在解释一下有关卡罗平原的存在问题？”

虽然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长老已经有所压抑的放缓了声调，但是，却叫大祭司更能体会到这位长老心中潜藏的怒气。

至此，大祭司终于忍不住的叹出了一口气来，连他——整个精灵族当中她这个大祭司无法以大祭司的身份来做搪塞的长老都发话了，大祭司也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只因这个长老，不但是精灵族中最大部族的长老，更是她这个大祭司的最大支持者，他就是向来以脾气火爆闻名的泰尔威达长老，也就是她的父亲。

朝泰尔威达半躬着身，大祭司轻声道：“父亲！”

泰尔威达摆摆手，做出了这么一个平常绝对不能够在公开场合做的手势，因为这简直会被视为对大祭司极大不敬的举动。然而如今却完全没有任何一位长老提出责问的举动，大家都紧紧的皱着眉头，盯着大祭司直瞧。

大祭司心里急速的转动着，看众人的样子，分明就早已经将她与萝莉希菲的所有对话全都给听在耳里了，现在由自己的父亲出口询问，除了父亲泰尔威达爱己深切，希望自己能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释外，在其他人眼中，尤其是灵心与夏罗蔓，又何尝不是在做一次确认的动作！

不过，大祭司之所以能够成为大祭司，此时，充分的显示出了她身为一个几乎可以担任精灵一族代表的杰出精灵的份量来了，几乎就在瞬间，大祭司便已经想出了最佳的解释方法来了。

自自然然的朝自己的父亲泰尔威达以及其他九位实力代表的大长老点点头，大祭司转过头来面对着夏罗蔓以及灵心，几乎是首次，自从她成为大祭司，那暖暖的笑容从大祭司的脸庞上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肃杀之意！

彷佛是受到了大祭司这前所未有的表情变化所影响，一干大长老无不摒息以待，而身为大祭司的候补之一的夏罗蔓，却在此时脸色大变。

在夏罗蔓所感觉中，此时的大祭司浑身散发着无尽的怒意往她扑来，叫夏罗蔓不由自主的一阵心惊胆跳。

盯着夏罗蔓，大祭司一字一句的说道：“夏罗蔓，你知道为何我并不将你列为下任大祭司的候补人选吗？”

一听到大祭司的话，原本被大祭司的气势所压制的夏罗蔓，忽然变成一挺胸，一扫刚刚气弱的模样，双眼迸出了耀眼的光彩，直视着大祭司道：“既然大祭司您提起，那我就不客气了，为什么大祭司您竟然会完全无视于我完成了任务的举动，反而转而悄悄立下了当时甚至还没有完成任务的萝莉希菲，为下任大祭司？”

大祭司深深的看着夏罗蔓，而夏罗蔓也丝毫不让的反看着大祭司，良久，大祭司终于说道：“很简单，因为两个字—野心！

“夏罗蔓，你具备了一个大祭司、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灵所不应具有的野心，所以，我将你排除在继承大祭司的资格之外！”

听到了大祭司的话，夏罗蔓不由的一愣，有点会意不过来大祭司所说的话。

大祭司见到夏罗蔓，甚至是其他的人都有种听不懂的模样，乾脆挑明的说道：“夏罗蔓，你以为大祭司最后的考验是随便给个困难的任务就算了吗？

“不！大祭司的考验其实可以说是一种补强的动作！”

“补强？”

大祭司此话一出，别说是几位长老了，就是身为大祭司候补的夏罗蔓以及萝莉希菲也都听不懂。

大祭司点点头道：“没错，大祭司最后的考验正是一种补强的举动。”

说着，大祭司不禁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我也是在成为大祭司很久之后才了解到，大祭司的最后考验是怎样的一种意义在。”

没有给众人发问的馀地，大祭司又自顾的说了起来：“其实，在这个世间上，又有哪一种生命、哪一个个体敢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呢？”

迎着众人纳闷的眼光，大祭司娓娓的说道：“因此，身为精灵一族最神圣的精神代表的大祭司，除了必须要从小培养出各项卓越的能力之外，在上一任大祭司决定退位的时候，身为继承者必须要接受考验，或者该说是针对继承者不足之处加以锻炼改善的测试。

“夏罗蔓，不可否认的，你在各方面都相当的杰出，甚至可以说已经是近乎完美的地步了。”

偏过头去，大祭司注视着夏罗蔓轻轻的说着：“但是，你确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你有着精灵族人所不应该具有的野心！”

夏罗蔓一愣，没等她反应过来，大祭司又转过头来对着萝莉希菲说道：“萝莉希菲，你各方面的能力虽然说稍逊于夏罗蔓，而且还有一颗过份仁慈的心，但是，我看的出来，经过了这几年

在人类大陆上的旅行，你在各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

微微一笑，大祭司接着说道：“再说好了，你在那位的身边待了那么久，想来，应该也能够体认到，仁慈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时过份的仁慈却是一项致命伤吧！”

见到萝莉希菲点点头，大祭司脸上的笑容一敛，回过头来再度看着夏罗蔓，冷冷的说道：“至于你，夏罗蔓。

“当初我看出了你身具有身为精灵族所不应有的野心时，我便要求你去魔族大陆寻找我曾经的姊妹——你的前辈艾琳娜。

“当年，艾琳娜便是因为一己之野心，企图违反圣神的旨意，而导致三百多个拥戴她的族人们消失在卡罗平原中，因此而遭到上一任大祭司剥夺了她的大祭司候补身份，同时将她永远的逐出精灵大陆，流放到魔族大陆去。

“我本想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能够体会到，权势野心只是一种害人害己的东西，只是我没想到，当你告诉我说你已经找到艾琳娜，并且带回她的手信时，你并未将你心中的野心消除掉，相反的，我从你眼中看到了远比当年艾琳娜还要旺盛百倍的野心光芒，夏罗蔓，你真的是叫我太失望了。”

说到最后，大祭司根本就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而夏罗蔓在最初开始除了因怯于大祭司的气势而显的有点下风之外，当大祭司说到艾琳娜的名字时，夏罗蔓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副冷淡的模样，完全不再因大祭司所说的话而感到气弱。

冷冷的回望着大祭司半晌，夏罗蔓忽然放生娇笑起来，只是笑声中却充满着不甘与怨恨的味道。

笑了一阵子，夏罗蔓这才停下来，眼光缓缓的环绕了包含她身边的灵心与几位长老，最后目光定在大祭司的脸上，带着十足杀意的说道：“野心？真是笑话！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理由，竟然就完全的否决掉我的一切努力，真是天大的笑话！”

话锋一转，夏罗蔓恨恨的盯着大祭司身旁的萝莉希菲怨恨道：“今天，如果我还是以前的我的话，那么，或许我会被你的谎话所欺骗，但是你忘了吗？我早已经找到了艾琳娜”姊姊“了，你以为艾琳娜”姊姊“会没有告诉我，萝莉希菲是你的”侄女“，而我与艾琳娜姊姊的亲生母亲则是你当年的最大敌手吗？

“说穿了，其实还不是你这个号称”公正无私“的大祭司的私心作祟，只是想要让自己的侄女登上大祭司的宝座，所以这才用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来陷害我！”

彷佛是为了印证夏罗蔓的话一样，一瞬间，所有的人全都看到了大祭司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起来！

就在大祭司因为夏罗蔓的话而脸色勃变的同时，远在卡罗平原中心部位的夜月，同样的也是脸色‘大变’。

连续不断的发出了难受的咳嗽声，浑身上下沾满了灰黄色尘土的夜月，狠狠的白了造成她现在这副狼狈模样的凶手——力奥一眼。

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夜月纤手一张，掌心中悬空浮现了一颗淡淡的水蓝色魔法弹，几乎是气急败坏的吼道：‘该死的力奥！你的脑袋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呀！竟然会莫名其妙的用那么大的掌力来挖洞，你找死呀！’的确，在这么一个高不过三人高度的洞中，一没支柱二没防塌设备

的情况下，在这深入地下足足有十多公尺的地方，因为一时冲动而猛用掌力开挖，难保不会造成洞穴崩塌，而把自己给活埋起来。

自知理亏的力奥，不顾自己一身由比夜月还要狼狈上三分的凄惨情况，连连对着夜月道歉着。

这是遇见青龙以来的第三天，同时也是挖这个洞的第二天。

三天前，他们一行人巧遇传说中的四大圣兽之一的青龙，从青龙的口中，他们终于获知了在这一个步步危机的卡罗平原当中，果然是隐藏着自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幻兽。

同时透过青龙的嘴，力奥等人也验证了当初他们的猜测果然是没有错。

古代的幻兽果然都是以卵的型态，保留在这座卡罗平原中心处的火山地带，不过他们所没想到的是，保存古代幻兽卵的地方并不只一处，总共有三处。

而现在，兵分三路的力奥等人，由力奥与夜月领头的这一队所在的是保存兽形幻兽卵的地方，同时也是最难以搞定的一处。

而其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些兽形幻兽卵所保存的地方，是在地底下足足有近百公尺深之处。

唯有在那么深的地方，耗费能量最多的兽卵，才能够透过地热吸收到足以维持兽卵生命的能量，而力奥他们现在所做的，正是在青龙所指定的地点，将这些兽卵给挖出来。

虽然说透过青龙的指点，让众人省了好大的一笔寻找的精力，但是在力奥等人手边没有任何挖掘工具的情况下，徒手没天没夜的连挖两天的地洞之后，恐怕不管任何人都会受不了，也之所以力奥会忽然的‘发疯’，干脆用掌力来挖洞。

其实，以力奥他们等人的功力来讲，就算没有挖掘工具只凭双手万能来挖洞，十来个人连续两天两夜的进度，也不应该只挖了短短十多公尺才是，只是该怎么说呢？

光是挖出这短短的十来公尺深的洞，就已经叫力奥等人真的是吃尽了苦头，也叫众人的脾气越来越火爆起来。

并非这个地洞是如何的坚硬难挖的关系，相反的，现在力奥等人所在之处正是地底火山口所在的正上方，受到了强烈地热的影响，这附近的土地几乎都是呈现干燥粉状的状况。

而也因为如此，尽管轻轻松松的就能够崛起了一大堆沙土来，但是却因为沙土过于细小干糙，使得力奥等人每每挖出了百斤的沙土之后，地洞的周围便会落下一百二十公斤的沙土来，屡屡叫力奥等人做白功。

经过了数十次的尝试，最后终于找到了下挖之前先由夜月召唤附近空气中的水气，将地洞周围润湿以增加四周沙土的黏着性，随后再让力奥等人动手挖洞。

虽然找对了方法，但是进展依旧相当的慢，每往下挖一公尺，地洞范围便会增大个三分，动手挖土的力奥等人固然累个半死，负责吸收水气润湿的夜月也是苦不堪言，谁让这地方特别的干糙、水气特别少？

而为了保持地洞的完整性，夜月又要随时的吸收水气来润湿四周，也难怪力奥会‘发疯’，就连夜月又何尝不是忘了风度的破口大骂。

看着力奥频频陪笑的举动，夜月真的是又累又气的，甚么话也不想说了，散去了手中凝结的魔法弹，转而唤出了水圣珠代替自己吸纳周围的水气转入地洞四周，夜月缓缓的飘起来，有气无力的说道：‘算了，休息一下好了！’说着不理愣住的力奥以及其他几个同样灰头土脸的小队

员们，轻飘飘的飞上了地洞，完全不顾形象的坐在了一团小山般的翠绿藤蔓旁边。

一道浑厚的声音传进了累个半死的夜月耳中道：‘夜月，怎么了？看你一副很累的模样？’几乎是瘫在地上的夜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转头朝着旁边那团由青龙所幻化而成的藤蔓叹气道：‘不行呀！这里的土质实在是太松软干燥了，这样下去，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挖到那批古代兽卵？’‘就是就是呀！挖了两天才挖十来尺，而且洞还越挖越大，什么时候才能够挖到青龙你所说的地下一百公尺的地方呢！’接续夜月说话的是力奥，他跟其他人晚了夜月一步从地洞中窜出，同样的在夜月周围坐下休息起来。此时的力奥正以大字形的姿态仰躺在地面上，反正他身上也没比地面干净到哪里去！

在听到夜月与力奥近乎抱怨的话之后，绿藤蔓丛——青龙，忽而轻轻的一抖，藤蔓丛急速的颤动起来，一会，一颗足足有五个人高的巨大龙头从藤蔓丛中伸了出来，差点没吓到力奥等人。

正如三天前，青龙头第一次与他们近距离接触时一样，青龙巨大的姿态可足足叫所有人呆了好一会。

被青龙忽然伸出来的大头给吓得跳了起来的力奥，在看清楚是青龙的头之后，浑身像是失去了力气般，以比刚刚还夸张的模样重新倒地，哼哼了几声，他有气无力的说道：‘我说青龙老大呀！你变藤蔓就变藤蔓，干嘛忽然又伸出了个头来？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大头很吓人吗？’巨大的头颅轻轻的一晃，而那足足可以容纳十个力奥并躺在其中的大嘴微微的一张，虽然因为尺寸的关系叫人感到有点夸张的样子，但是青龙很明显的是在笑，它笑着说道：‘哦！真是对不起了，下次我会注意一点的，不过力奥你不觉得我这个样子跟你们比较好交谈吗？’深沉的声音从那几乎看不出有在动的巨大长嘴中传出，缓缓的流进了众人的耳中。

偏过头来，力奥瞄了青龙的巨首，不得不承认，青龙的头虽然大的有点夸张，但是比起跟一大团小山一样的藤蔓丛对话而叫眼光不知要集中在哪，倒也真的是比较有点对话的焦点的感觉。

居高临下的望了一下力奥等人辛苦两天的成果，青龙摇摇头道：‘看起来，你们想要挖到百公尺深，恐怕真的是会耗费很长一段时间呀！’力奥点点头，还来不及说话，他便以听到青龙忽然说道：‘需不需要我帮忙一下？’听到青龙的话，力奥不由的怀疑的看了青龙的大头一眼，一旁的夜月忍不住的说道：‘青龙前辈，当初你不是说要我们自己去挖吗？如果你来挖的话，恐怕会损毁到大部分的兽卵吗？’夜月这问话其来有自，早在青龙带他们来这里的时候，想偷懒的力奥便已经问过青龙说它可不可以直接将兽卵给挖出来？

当时青龙也说了，他的体积太过庞大，兽卵对它而言实在是太小了，一个不小心恐怕会损失大量的兽卵，要知道现在在众人脚底下的兽卵可是一颗颗都非常珍贵，容不得损失的，所以力奥他们只能够大叹苦命的当起钻地鼠来。

如今听到青龙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也难怪力奥躺不住，而夜月也忍不住发出疑问来了。

青龙巨大的头颅周围的藤蔓轻轻的抖了两下，感觉上像是青龙在‘耸肩’一样的感觉，众人只听青龙说道：‘我是这么说过没错，但是我可没说过我不能帮你们把上面大部分的土给挖掉呀！是你们一听到我说我不能挖土，就自己急急忙忙的开始挖起洞来，本来我还想说先帮你们去掉九十九公尺的上层沙土，剩下最后一公尺再给你们去挖就行了，那里知道你们会这么性急？’听到了青龙的话，力奥砰的一声，直接正面朝下的倒在地上了，夜月也往后一倒，效法起力奥刚刚的动作，大字形的仰躺在地上，她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青龙不解的看着倒了满地的死神小队，好半晌，正面朝下的力奥声音才闷闷的传出道：‘不管了，青龙老大，什么事情等我睡饱之后再说，麻烦以后你想玩我之前先通知本人一下，否则我会忍不住想把你给吃掉！’说完，一阵鼾声随即从力奥的身上传进了青龙的耳中。

摇摇头，青龙又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随即整个巨大的龙头忽然给人一种模糊化的感觉，慢慢的扩散成了一根根翠绿动人的藤蔓，缓缓的收进了藤蔓丛中，慢慢的恢复成一团不言

不动的藤蔓。

只是，在酣睡的死神小队众人毫无所觉的情况下，无数根藤蔓缓缓的从青龙所在的藤蔓丛底下无声无息的往地下窜入，完全不带任何震动的往地下深处不断的延伸着，然后慢慢的组成了一张绵密的大网，缓缓的蠕动着。

相较于力奥等人睡的香甜，大祭司显然就有点不妙了。

此时，大祭司与萝莉希菲正被软禁在大祭司的住所当中，说起来，大祭司还是历代以来首位被自己族人监禁的第一个大祭司。

当然了，之所以会演变成现在这情况，最主要便是因为卡罗平原的秘密被十大长老给知道了。

除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大祭司在蔓罗夏的追问之下，竟然选择了不发一语的沉默以对，这给其他十位长老的感觉几乎就等于是大祭司默认的表现。

而以往，历代以来的大祭司之所以会受到精灵族人如此敬仰，便是因为历代的大祭司都有着对世间生命一视同仁的仁爱无私胸怀，当然了，这样的一种处世方式不但是大祭司赢得所有精灵一致爱戴的原因，而且更是大祭司的责任所在。

如今，大祭司竟然会为了一己之私而做出这种事情来，怎么会不叫一干大长老们心中的形象顿时破灭？

不过大祭司在整个精灵一族当中毕竟有着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因此，十大长老略一商量之后，便将大祭司连同萝莉希菲给软禁起来，然后打算召开长老会议来决定大祭司的处置。

不过很显然的，有人等不及长老会议的召开已经先找上门了，现在，在大祭司的住所中，大祭司与萝莉希菲正万分警戒的面对着一个人，或者该说是一个不应该称为精灵的精灵族——灵心。

被长老们完全禁制住了魔法能力的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在万分戒慎中又夹带着无比好奇的表情，看着浑身散发出淡淡绿色光辉、正一脸得意的望着她们的灵心。

幽幽的叹了一口气，大祭司忽然说道：‘灵心，你果然还是露出了你的真面目来了！’与平常的笑容看起来更多出了几分得意的味道，灵心啧啧叹道：‘大祭司果然是大祭司，没想到我花了两百年的时间来掩饰，竟然还是让你一眼看破了我的来历，不过……

‘没有及时揭穿这是你犯的最大错误了，现在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了。’似乎是相当惋惜的样子，灵心邪笑的望着大祭司，徐徐的说道。

回头看了一下旁边一脸不解的萝莉希菲，大祭司解释道：‘萝莉希菲，即将成为一个大祭司的你要记得一件事，大祭司并不是只是负责与圣神联系、传达圣神的旨意而已，身为一个大祭司还负责要为整个精灵族传承下去的使命，具体作为我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的告诉你好了！’‘以后……？’再度发出了啧啧两声，灵心怪里怪气的说道：‘你认为还有以后吗？’似乎把灵思当成了透明人，大祭司完全不理会灵心的话，只是自顾的转头对萝莉希菲说道：‘萝莉希菲，早在当初我刚接任大祭司这个位置时，前任大祭司就曾经对我说过了，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精灵一族当中似乎是潜藏着某种暗流，似乎会影响到我们精灵一族的存亡。

‘在我接任大祭司之后，这两百多年的明查暗访之下，再加上圣神有意无意的提醒之下，我终于发现到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了！’听到‘骇人听闻’四个字，萝莉希菲忍不住的问道：‘姊姊，是什么事情？’而一旁的灵心在这时候似乎也有出人意料的耐性，竟然不再出声任由大祭司与萝莉希菲交谈着，或者，他也许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听听看大祭司到底有什么发现

吧！

大祭司凝重的说道：‘我发现到，在我们精灵族中竟有非我族类的奸细混入！’萝莉希菲一听忍不住的讶呼：‘这怎么可能？’大祭司无奈道：‘看看你面前这个灵心好了，事实上，他就是混入我们精灵族中的奸细，而且还混到了某一族的族长，成为长老之一，可以说是所有的奸细当中获得最高地位的。’啪啪啪！

一阵清脆的掌声从灵心的双手中传了出来，灵心脸上带着奇妙的微笑，慢慢的说道：‘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大祭司不愧是精灵一族的代表性人物，竟然能够凭着未开化的脑袋，仅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就能够推论这么多事情来，真是不简单！’大祭司与萝莉希菲愕然的相视一眼，在她们的感觉上，灵心竟然一点也没有被揭穿的心虚表现，而且表现的也太过豁达大度了，完全没有因为大祭司与萝莉希菲特意不将他放在眼里的表现而有半点愤怒的样子。

可是灵心越是这样，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心中不祥的预感越是强烈，不知道这是不是灵心早已把一切掌握在手里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信的表现？

就在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心中暗叫不妙的同时，她们又听到了灵心继续的说道：‘不过……大祭司，请容许我纠正您的一个错误观念，刚刚您说我是混入精灵族当中的奸细，关于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因为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有一点您说错了，我可也不是什么异族。

‘现在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彬彬有礼的朝大祭司与萝莉希菲轻轻的作了一个揖，灵心脸上带着奇妙笑容说道：‘在下灵思族乔为特支族副族长，同时也是灵思族这次参与“灭人计画”先锋军第二团团长。

‘而你们精灵一族便是我们灵思族在八千多年前受到人类劫掳到地球上的后裔所繁衍而成，所以大祭司您说我不是精灵一族这句话对也不对，我虽然不是精灵族，但是在下可是来自精灵根源母族的灵思族派遣来迎接各位返回我们母族的代表。’见到大祭司与萝莉希菲脸上充满着惊讶与震惊的表情，灵心似乎相当好心的解释起来。

而大祭司与萝莉希菲也真的是有如她们脸上所掩饰不住的表情一样，心中充斥着惊讶与震惊。

虽然以立场来说，灵心是与她们站在对立面上，但是奇怪的是，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几乎是直觉的感觉到，灵心所说的都是真的，他并没有欺骗她们，而且，不知道是出于本能还是什么缘故，当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听到灵心说到灵思族三个字时，一种难以形容、仿佛是相当怀念的感觉忽然从她们的心底深处蔓延开来。

仿佛是一种落叶归根般的强烈感受，叫两人几乎忍不住的想要询问起灵心有关灵思族的一切，幸好全仗了强大的克制力，这才没有脱口而出。

望着大祭司与萝莉希菲脸上那在震惊之后忽然又变得好像怀念遥想，又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的奇异表情，灵心心中暗暗的点头，看来在地球上生活了八千多年、而且还混入了人类血缘的族人们，并没有忘记了自己的本能呀！

要知道‘灵思’两个字，对于其他的种族而言，可能只是简单的他们的族名而已，但是对于他们灵思一族而言，灵思两个字可不仅仅是代表着他们，更是代表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家乡、他们一切的一切。

任何一个灵思族的人，不管是在哪里，都绝对不会忘记灵思族的，灵思族的一切，早已刻印在每一个族人最根源的本能记忆当中了。

当初的蔓罗夏是如此，现在的大祭司与萝莉希菲也是如此，几乎可以说是整个精灵族杰出人物代表的三人都如此了，想必其他人也都是一样的。

早知道他就不要那么小心翼翼了，当初如果一来到就表明自己的身份的话，恐怕现在他早已经带着这些族人们逍遥的回到母星了，根本不必再这样算尽机关的用这么多方法来潜入……

随即，灵心忽然想到了‘那个’的存在，不由的心中惊出一丝的冷汗来。

那个——圣神已经在这精灵一族当中潜藏了那么久了，到底圣神在精灵一族当中有多大的影响力，这百多年来灵心是看在眼里的，如果他真的大摇大摆的出现在这些生活在地球上早已忘记自己本源的族人面前，那后果……才真的是不堪想像呀！

也许是大祭司与萝莉希菲脸上奇异、迷惑的表情，让灵心感觉到她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的缘故，因此，灵心的口气变得更和缓了。

微微的一笑，灵心真挚的说道：‘大祭司、萝莉希菲，虽然说在你们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潜入了精灵族当中的奸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一声，我对精灵族这些受到人类的劫掳与压迫、更受到你们所谓的圣神欺骗的族人后代，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我想做的只是迎接各位回到我们自己的母星，回到我们的母族——灵思族中。

‘族里的人，大家都引颈期盼着各位能够回到我们的母族当中，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唯一原因。’大祭司与萝莉希菲面面相觑，她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时心中的感受，原本心目中的假想敌，竟然一翻身变成了要迎接她们回到‘母族’的使者，这种落差实在是叫她们一时之间难以适应。

而且出奇的，虽然只是片面之词，但是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却一点也没有怀疑的感觉，不，甚至应该说在灵心说出了那仿佛带着奇异魔力的‘灵思’这两个字时，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就没有产生过怀疑灵心的念头了。

望着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古怪的表情，灵心满意的点点头，忽然又一个恭身道：‘我看大祭司还有萝莉希菲你们现在可能需要静一静，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明天，明天我再来拜访你们好了。’带着笑容，灵心再度对大祭司施了一礼之后，转身走出了大祭司的住所，虽然今天并没有问到他想问的事情，但是灵心相信，他今天的收获绝对不会比问出那件事来的少，甚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更有可能一举解决了困扰他近百年的问题。

一想到这，灵心便忍不住的笑容满面走出了这里。

不过，无论是此时得意的灵心也好，被禁锢的大祭司与萝莉希菲也好，怎么也没有想到，意外，往往便是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发生的。

“都准备好了吗？”

尽管声音听起来相当的苍老，但是天生有着一副好喉咙的精灵族，即使是在老年人的身上，苍老的声音反倒别有一番韵味，只可惜的是，那股韵味却完全被声音中所夹带的无尽杀机给完全的破坏掉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可以叫向来崇尚和平、爱护自然的精灵族人，充满着这样的杀机呢？

答案很快的揭晓了！

随着一连串的轰然回应，发问的老人，大祭司的父亲，掌握精灵一族最古老的十大家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实力的泰尔威达，一边满意的点点头，一边眯起了双眼注视着眼前这一大片密密麻麻、少说也有二三万人的人头，个个脸上的表情全都是充满着愤怒。

事实上，刚刚才离开了大祭司居所的灵心，有一件事情并未跟大祭司说明，那就是，在他来见大祭司的同时，整个精灵族早已经召开了精灵长老会议了。

原本依照精灵长老会议的惯例，从发出召开长老会议的通知一直到所有远近的长老全都到齐，然后正式开始开会，少说也要花上个三四天工夫，如果要等到会议讨论的结果出来，恐怕没有个十天半个月是没办法的。

不过，意外偏偏就这么的产生了。

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因为某种因素的缘故，正好在这个时候，一千多个长老竟然全都来到这圣域森林周遭百里之内。

当时大长老联合发布了召开长老会议的通知，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长老几乎全都到齐了，而灵心此时正踏进大祭司的居所，所以一点也不知道除了他这个外来的长老以外，其他的长老们早已经在长老会议的会场中坐定了。

会议一开始，第一个节目便是由蔓罗夏拿出了她偷偷用记忆水晶所偷录下来的那段有关大祭司与萝莉希菲的秘密谈话。

当时所有的长老们在听完这段任何一个精灵都无法忍受的谈话之后，再加上十大长老以及蔓罗夏这位未来大祭司继承人（大祭司根本还来不及将废除蔓罗夏继承人身份的消息发布出去，便遭到软禁了，因此可以说，除了十大长老之外，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蔓罗夏已经不是大祭司继承人的身份了）共同作证之下，哪有不叫全场的长老们愤怒的大叫起来。

又有哪一个精灵在听到被自己一向信仰崇敬的圣神，竟然是一手缔造出精灵一族的恶梦——魔虫的罪魁祸首，而不生气的，何况这个始作俑者还任由魔虫一再地困扰自己族人，而不闻不问。

再加上，蔓罗夏出于私心的缘故，根本就没有将大祭司与萝莉希菲全部的内容给重述出来，尤其是某些最重要的重点部分，更是刻意的删除，这些残字片语又哪里不激起精灵长老们的怒火来呢？

最糟糕的是，早已被怒火冲昏头的十大长老，根本没有仔细的去听蔓罗夏所重述的内容，怒火中烧的他们，不但完全没有平时稳重睿智的表现，发现蔓罗夏重述的谈话内容中其实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反倒是在这一场会议中无意间的担任起了煽风点火的角色，让原本就相当激愤的长老群们，更因为他们愤怒的怒吼而更加的群情愤慨。

很快的，精灵一族有史以来最快而且最确定、并获得全数人员通过的一场决议，就在长老们的怒吼声当中，以不到十分钟的超短时间内获得通过了。

在这一场会议当中，虽然感到万分的愤怒，但是在众长老们的心中，毕竟太始这个圣神以及大祭司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因此，谁也没有提起要反抗太始或者是处置大祭司之类的话题，反倒是萝莉希菲，获得了全部长老一致的认同，同意废除了萝莉希菲的大祭司继承者身份，而且还要将其流放出精灵一族的势力范围当中。

除此外，另外一项获得全部长老们同意的决议便是——毁灭卡罗平原，歼灭所有的魔虫，同样的是全数通过的决议。

等不及的长老们甚至当场就有八成以上的人在会议还没真正结束之前，便已经发出了讯号，召集了附近百里之内自己部族所属的全部战士，因此，当会议一结束，担任长老会议主席的泰尔威达带领着其他九位大长老走出了会场时，所见到的，便是眼前这么一大群、全部由各族族长身边最精锐的战士所组成的二万七千多个精灵大军。

就在泰尔威达大手一挥之下，堪称是整个精灵一族最精锐的大军，飞也似的便往远方的卡罗平原飞奔而去，而这也正是刚刚从大祭司居所出来的灵心所见到的景象。

震惊于眼前所见到的一切，一方面感到莫名其妙，另一方面心中又有着不祥预感的灵心，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脸上洋溢着无比得意笑容的蔓罗夏，急切的问道：“蔓罗夏，大长老们带着那么多人要去哪里？我怎么看他们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瞄了灵心那失去了笑容的脸一眼，蔓罗夏慢条斯理的说道：“哦！灵心长老您怎么现在才过来？刚刚长老会议已经开完了……”

“开完了？蔓罗夏你是不是在开玩笑？长老会议怎么有这么快就开完的？”边说，灵心忍不住的拉起了蔓罗夏的手，震惊的问着。

轻轻一挣，蔓罗夏还是那副慢条斯理的模样，淡淡的说道：“呵呵，这灵心长老您可就不知道了，刚刚，我在会议上播放了一小段大祭司与萝莉希菲的对话，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长老们仿佛像疯了似的，整个会场都闹起来了，我还来不及听清楚长老们在讲些什么，一眨眼，大长老们便宣布说什么要召集人手去毁掉长年以来一直困扰我们一族的卡罗平原，后来你就全都看到了！”

灵心脸上一变，喃喃道：“毁灭卡罗平原？这怎么可以呢？”

听到了灵心的自言自语，蔓罗夏撇撇嘴道：“怎么不可以呢？那个该死的地方早就该毁掉了，又怎么不可以呢？”

听到了蔓罗夏的话，灵心不由的露出了一个充满苦笑的笑容，对蔓罗夏欲言又止的。

事实上，整个精灵族当中，恐怕也只有灵心这个来自精灵一族原始母族、拥有着无比杰出生化科技的灵思族人，最了解卡罗平原所存在的意义了。

事实上，就连大祭司也不晓得的是，卡罗平原虽然名为恶梦平原，但是实际上，卡罗平原同时也是这整个精灵大陆上，精灵一族赖以维生的生命根源。

要知道，精灵大陆地处高纬，原本依照地理特性来说，整个精灵大陆至少有一半的地域应该是处于长年冰封的状态中，但是实际上，现在的精灵大陆却是一个气候长年如春的美丽大陆。

当初，灵心在来到这块大陆的时候，就对这种有违常理的现象感到好奇，经过了灵心透过各种方式的查探研究，以他高于精灵们不知道有几千年的科技技术的探讨之下，最后所有的结论全都指向于位于整个精灵大陆最中央的卡罗平原之地。

经过灵心的研究，精灵大陆事实上是一块地壳变动相当激烈的大陆，或者夸张一点的形容，整个精灵大陆随时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地震，而演变成四分五裂。

可是，灵心越是研究就不由的越叫惊奇，今天这个地处高纬、地壳变动激烈的精灵大陆之所以可以这样四季温暖如春，而且从这块大陆诞生以来的这八千多年来，整块大陆还维持得如此完整，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因为这块大陆上有着那个与他们三个种族抗衡了几千年，充满着神秘气息，来自远古人类的科学奇迹——圣神太始的存在。

虽然站在立场上来说，灵心可以说恨太始恨的牙痒痒的，但是越是研究这块充满着奇迹的精灵大陆，灵心就越是不得不佩服太始的厉害。

一直到今天，灵心也仅仅知道，太始是透过了不知道什么方法，竟然将整个大陆地壳活动最激烈的大陆中心开辟出了卡罗平原，然后又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能够将卡罗平原中那因为地壳激烈变动所产生的能量均衡的导出，使之平均的散布在整个精灵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如此一来，不但让大陆原本激烈活动的地壳能量有宣泄的管道，维持了整个大陆的完整，而且

还能够让原本冰天雪地的大陆，变成了如今这四季如春的气候。

最最叫灵心佩服的是，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太始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办到的，不过唯一灵心相当清楚的便是，这样的一个工程其浩大的程度，绝非他所能够想像的，也因此使的灵心不得不佩服太始的厉害。

不过，经过百年的研究，灵心倒也不是真的一无所得，起码，灵心就相当的了解那些被精灵称之为恶梦的魔虫存在，其真正的意义所在。

前面说过，要维持这样一个大陆的完整，而又要让整个大陆四季如春，这绝对是一个常人所无法想像的浩大工程，而想当然，面对如此一个大工程，尽管太始有着深不可测的实力，毕竟也是有着力有未逮的时候，这个时候，魔虫便派上用场了。

以空间中的能量为食的魔虫，因为其特有的生命型态，正好当成了最佳的能量调节器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灵心也是研究了相当的久才恍然大悟。

自从发现到魔虫的存在，灵心便一直怀疑着，以魔虫这种对于能量的渴求本能已经近于贪婪的生物而言，能够长期的待在空间中的能量含量近乎零的卡罗平原之中，根本就是违反了生命本能的，唯一的解释便是，表面上卡罗平原的能量虽然是近乎零含量，但是实际上，这种感觉只是一种假象，在卡罗平原当中实际上是存在着相当庞大的能量，只是他或者是精灵一族无法察觉到。

也唯有在卡罗平原中实际隐藏着魔虫所需要的大量能量的这个解释，才能够解释得出为何魔虫会长期的待在卡罗平原当中而不会任意迁移。

而另外一个有力的解释便是，灵心曾将抓过魔虫来研究，发觉到，魔虫所吸收的能量远远的超乎它们本身的需求。

那些多吸收的能量透过了一直到现在为止灵心还是无法研究出来的某种作用，在魔虫的体内沉淀着，结成了大大小小的高纯度能量结晶，也就是这个星球上所谓的能量石，而灵心也是藉由能量石的存在，这才发现到魔虫用以调节这座大陆地壳、气候系统的作用。

换句话说，在这个作用扩及整个大陆的庞大系统当中，如果没有魔虫担任着能量调节的重要角色，在系统泄出庞大能量时加以吸收存放、能量不足时反馈而出的话，那么，这整个庞大系统根本就无法维持现在的恒定性。

不过……

望着身旁得意洋洋的蔓罗夏，以及其他一脸恨不得跟着精锐大军一起出动的其他精灵族人们，灵心也不知道该如何阻止，就算是他把自己所研究出来的事情给说出来，恐怕也没有精灵会相信吧！

罢了！反正他来到这里的主要作用，便是想把这些在地球上生长的族人们引渡回去母族，精灵大陆就此毁了也好，这样精灵一族就更有理由跟着他回到母星了。

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灵心缓缓的转身往自己的住所走了回去，只是背后没有长眼睛的灵心一点也没有发觉到，站在他背后的夏罗蔓在看着他的背影的眼中，有着强烈的杀机闪过。

完全不晓得精灵一族精锐大军正浩浩荡荡的往卡罗平原杀过来的力奥等人，此时正聚精会神兼目瞪口呆的望着眼前的青龙大展龙威。

无法理解青龙是如何办到的，但是事实就在眼前，一大块一大块，估计是以公里为单位的巨大土块在他们的眼前缓缓的升空飞起，那偌大的声势，尽管以死神小队的见多识广，依旧看的目

瞪口呆。

以前，在朱雀配合亚芰毁灭丰原城时，他们算是头一次见识到四大圣兽那无可匹敌的恐怖攻击力，而现在，他们在青龙的身上，则是见识到了圣兽那近乎无所不能的可怕力量。

就在他们的眼前，一阵青光闪过，无声无息的，某一块区域竟然这在他们的眼前缓缓的飞升起来，然后夹带着庞大的声势往旁边飞去，堆积成了一座座土山来，而造成这样的景象的则是已经化为藤蔓状态的青龙，在地底下的一连串作为。

说句比较夸张一点的话，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中，力奥与夜月见识到了峡谷盆地的成形山脉的成长，所谓的移山填海，大概就是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景象吧！

当力奥他们看到以当初他们挖掘着洞窟为中心点方圆十公里的地方，产生了一块深达百尺的洼地以及周围七座高达千尺的土山长成之后，忽然从地底窜出了一条人身粗的翠绿色藤蔓来。

力奥与夜月傻傻的看着这条相当粗大的翠绿色藤蔓，就在他们眼前的半空中缓缓的“编织”成了他们熟悉的形象——青龙。

透过了青龙身上那比刚刚还要黯淡许多的翠绿色光芒，力奥与夜月自也是看得出来，这一连串的造山挖谷行动对青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是，青龙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平静。

“好了，接下来就要看你们的了，在这个洼地里面，你们稍微往下挖就可以找到那些古代兽卵了，不过要小心点，兽卵虽然说相当的坚硬，但是也经不起你们的一击的。

“真是亏本了，好久没有这么吃力了，我要休息一下了。”

说完，青龙随即在力奥与夜月的面前当场“解体”，再度的演化成了他们当初头一次见到的形象——一座藤蔓森林！

呆了好半晌，力奥与夜月等人总算是记起了他们此行的目的，连忙的顺着地势来到了谷底，开始挖掘起来。

只是这一挖，力奥等人却不由的叫苦连天。

没错啦，在青龙的帮助之下，这时候力奥等人只要轻轻的往地面轰出一掌，马上就可以看到了隐藏在地底那散发着各种淡淡光辉的拳大兽卵。

但是，随着力奥等人卖力的搜集了半个时辰之后，众人却不由的相视苦笑起来，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三四公尺高的纯粹由兽卵所组成的小山，看着不断闪耀着各种奇特光芒的古代兽卵的小山，虽然是相当的漂亮，但是一想到这数量，力奥与夜月不由的苦笑起来。

几乎是铺满了脚下土地每一吋的兽卵，其数量之庞大远远的超乎力奥等人的估计，光是眼前这座小山，夜月起码估计已经超过万颗了，而这些只不过是他们搜索附近不到五百公尺的地面所得到的成果。

先别想要如何将这些兽卵给运出去的问题，光是要搜完这整整十公里平方大小的谷地，众人就不知道要花上多久的时间了。

摇摇头，力奥与夜月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继续的埋头苦干起来。

正待力奥打算寻找到两个堆积地点时，才刚刚化身为藤蔓林的青龙，忽然传来阵阵的奇异声响，再度的恢复成了青龙的形象。

力奥等人相视愕然，完全不知到青龙刚刚明明说它要休息的，为什么才不到几个小时就又现身了？

恢复青龙本身的青龙却完全不看力奥等人一眼，迳自的抬头看相西边的某一点，好半晌，青龙那绵延的身躯忽然徐徐的一舒展，缓缓的往空中浮起，低头说了一句话：“情况有点不对，你们先等我一下，暂时不要再挖了。”

匆匆的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之后，青龙蜿蜒着它那漫长的身躯，往刚刚它所看的方向飞了过去。

力奥与夜月相视一眼，他们完全无法理解青龙何谓的“情况不对”的意思，但是有一点他们倒是知道的：能够惊动四圣兽之一的青龙，而且还让它说出了情况不对这么一句话的事情，绝对是不简单的。

同时，力奥与夜月也同时的想到了，那个方向不正是希瞿、停风、龙纹三人所在的方向吗？

同时的点点头，力奥与夜月在彼此的眼中都看到了同样的意思，夜月马上的用双手在胸前连施了好几种复杂的手势，嘴里念念有词的，最后双手往她面前的幻兽卵堆一展，一道蓝光闪出，顿时在幻兽卵堆的外边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水蓝色薄膜状的结界，然后与力奥同时的腾身尾随着青龙，往同一方向飞驰而去。

当力奥与夜月展现出了最快速度，经过了快半个小时的飞驰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停风等人，只是这时停风等人却相当的狼狈不堪。

穿过了厚厚的雾气以及众多反应不及的魔虫群之后，力奥与夜月第一个看到的正是停风三人分别的守在三堆完全不亚于刚刚他们所堆积起来的纯绿色幻兽卵面前，抵御着一大群精灵的攻击。

虽然惊愕着眼前所见的景象，心中也对着精灵们忽然闯进来这个他们视之畏途的卡罗平原、还对停风等人发起攻击而感到万分疑惑，但是无论是力奥还是夜月，再见到自己人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跟本事想也不想的同时喝道：“铠化！”

瞬时，一红一白的全身铠马上出现在力奥与夜月的身上，同时，力奥紧接着一声大喝，整个人身化一串残影，冲进了希瞿所在的战斗堆当中，所到之处被他从背后攻入的精灵们措手不及之下，往往弓折剑断连人也被力奥给打飞了，幸而力奥手下留情，受伤是免不了，但是却没有死人就是了。

而夜月则是腾身飞到半空中，唤出了六灵圣珠，不由分说的两手一展，顿时在精灵与停风、龙纹之间燃起了一层大火圈，凡是意图抢进火圈当中的外围精灵们，顿时被火烧的唉唉叫个不停。

在力奥及夜月的半路杀出之下，很快的，希瞿等人随即脱出了刚刚受包围的窘境。

力奥来到了希瞿的身边，看着希瞿在没有穿上兽幻铠的情况下伤痕累累的狼狈身躯，不由的责怪道：“希瞿，你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跟精灵族打起来？还没有穿上兽幻铠？”

气喘吁吁的希瞿苦笑道：“队长，这不能怪我们呀！这些精灵族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出现在这里，而且还连招呼都不打的就闷头杀过来，我们根本就反应不及，只能够仓促的应战。”

“就是就是呀！这些王八羔子精灵突然就这么杀过来，我们甚至只来得及一人保住一堆兽卵，其他的五座全被他们给抢光了，队长你们再不来的话，恐怕我们再也受不了要下杀手了。”

接话的是半空中的停风，就在力奥询问希瞿的同时，夜月已经同样的在另外两堆幻兽卵外设下了厚实的结界，然后一手一个的提着停风与龙纹，由半空中与力奥跟希瞿会合在一起了。

似乎有点不满停风出口成脏，不等到两人落地夜月便双手一松，任由停风及龙纹从七八公尺的半空中当个自由落体往下掉，幸好这点高度也不放在停风跟龙纹的眼里，只是有点手忙脚乱姿势不甚雅的落地。

跟着停风与龙纹的背后也轻盈且优雅的落地，夜月来到了力奥的身边，看到了停风等人一身狼狈，不由的一皱眉，纤手一扬，光灵圣珠应手而出，激发出淡淡白光的光灵圣珠在停风等三人的身上缓缓的绕了几圈，顿时三人身上那些细碎的伤痕就在光灵圣珠的光辉照耀下，慢慢的收起口不再流血了。

紧急处理完三人的伤口之后，夜月朝力奥点点头，随即往前跨出了几步，面对周遭密密麻麻的包围住他们最少两三千个万分戒备的精灵族，夜月用精灵语大声说道：“我们乃死神小队，受大祭司之命前来这卡罗平原，诸位精灵族的朋友你们为何会攻击我们的同伴？”

一边说话夜月一边不禁想到，青龙不是早他们一步出发，而且又是由最快的空中过来的吗？怎么现在还不见影子？

而站在夜月背后两步之处的力奥则是注意到了，当夜月的话说完之后，周围包围他们的精灵一族个个脸上忽然出现了古怪莫名的骚动，个个脸上忽然出现了错愕以及带点愤怒的神情。

力奥心中一动，虽然不知道夜月说了什么，但是精灵族脸上的表情却可以看得出来事情好像有点不妙，当中甚至有好几个再度的将他们垂下的武器又举了起来。

忍不住的将他的发现轻声的通知了夜月，夜月也是一惊，同样的心中有点不妙的感觉！

正想再度发话的同时，就在他们的正面，包围住他们的精灵族忽然起了骚动，不断的有人往两边挤了开来，看来必是有能够说的上话的大人物要过来了，按耐住即将脱口而出的话，夜月静静的等着来人的出现。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第三部 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作者：手枪

“你们就是受到大……叛徒所指示，进来这个卡罗平原的人类吗？”

穿过了重重精灵包围圈，来到夜月等人十公尺外的，是一个瘦瘦高高满脸威严的精灵老者，开口的第一句话便叫人摸不着头脑！

叛徒指使？

心里慢慢的念着这一句话，夜月跟已经与她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力奥相视一眼，夜月心中不祥的预感更加的强烈。

夜月朝面前这个显然身分不凡的精灵老者施了一个精灵族的礼节，轻柔的说道：“请问长者，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能否请您解释一下！”

老者，精灵一族最大一族的族长，同时也是大祭司的父亲泰尔威达，在听到了夜月的话之后，冷哼一声道：“解释？还需要我解释什么？我们早已经知道了，你们与那叛徒勾结，企图将我

精灵一族守护多年的远古强大幻兽，偷偷的带回你等人族之手，这还需要我解释什么？”

力奥等人闻言不由一愕，这什么跟什么？

透过夜月的同步翻译，虽然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眼前这个精灵所说的话，但是，这些话一合起来，他们怎么完全不了解意思了？

摇摇头，夜月转过身来朝力奥使了一个眼色，让力奥等人开始暗暗的提聚功力，随时准备应变，另一方面，夜月则是不解的说道：“长老，为何您会这么说呢？我们有何得罪贵族之处？还有，您刚刚说我们与叛徒勾结，请问，这叛徒指的是谁呢？”

泰尔威达用一种相当矛盾的语气说道：“没什么好说的，那个叛徒就是大祭司，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决定怎么来处置她，但是也块了……”

话锋一转，大长老忽然杀气腾腾道：“不过就算是这样，对于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类，我们决定还是要先把你们拿下！”

虽然还是完全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光是从夜月转述出来的话，力奥等人倒也听得清清楚楚的，谈判破裂了！

几乎就在泰尔威达话才说完，力奥等人的身上便分别的腾起了红、青的光芒，霎时间，力奥等人已经穿上了兽幻铠了……

面对眼前这几千个精灵，先别说个个都是精灵一族的菁英，光是人数压也压死他们。

因此，力奥等人不敢轻□，马上拿出全副的精神与实力，随时准备待夜月一声令下就要开打。

夜月轻轻的往后摆摆手，制止了力奥等人的蠢蠢欲动，脸上笑容不变的说道：“大长老，我想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以大祭司那样崇高的地位，怎么可能会是贵族的叛徒呢？况且，我们会来到这里的原因，我想您是最清楚的，怎么会说我们是居心叵测呢？”

毕竟眼前起码有一、二千个精灵族，虽说在这里他们无法使用最擅长的魔法，但是菁英毕竟是菁英，夜月再怎么自恃甚高，也不敢轻□眼前的这股力量。

至少，能不起冲突那是最好的，否则，如果真的是起冲突的话，那恐怕吃亏的就一定是他们了。

同时，夜月心中也更是担心另外一路的同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碰上了相同的情况了？

所以，夜月一边努力的拖延时间，一边心里暗暗的寻思，有什么方法可以脱离险境与其他四个同伴会合在一起，最起码，可以保住自己一行人，也不要再加深与精灵族之间的冲突，最好的情况便是，眼前这个大长老是在跟他们开玩笑罢了，不过，这只是夜月心中的妄想罢了！

不过很可惜的是，在夜月还来不及想出办法时，泰尔威达已经不想再拖延下去了，一挥手，包围在夜月等人四周的精灵族人随即大喊一声，如狼似虎的往夜月一行五人扑了过来。

夜月轻叹一声，双手在背后轻轻摆了几个只有力奥三人能够看见与理解的手势，身影也慢慢的往上漂浮起来，而在她身后的力奥等人可不客气了，尤其是停风与龙纹两人，自认是偷袭老祖宗的他们，刚刚措手不及的被精灵族人偷袭得连兽幻铠都来不及穿上，搞的一身狼狈不堪，而且又不敢下重手，现在终于穿上了兽幻铠，身上的伤也被夜月治疗的差不多，尽管体力尚未完全复原，但是面对这群精灵族人，他们可是一点也不害怕。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身影一晃，整个人完全的消失在原地，同一时间，不少的精灵族人马上传出

了惨叫声来，正是他们发挥了最擅长的攻击方式——暗杀。

这边停风与龙纹火力全开的发挥出暗杀的功力，混水摸鱼的搞的精灵族队伍大乱，而那边，力奥与希瞿可是叫苦连天了。

无法像龙纹与停风那样如此精擅潜藏身形，力奥与希瞿几乎是正面面对着如潮水般涌来的精灵族人，几乎一开打，力奥浑身便已经腾起了熊熊的赤焰，这真气透过覆盖全身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兽幻锁所增幅出来的赤热火焰，不但像极了真正的高热火焰般具有猛烈的高温，而且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精灵手中的武器直接攻击，简直可以说是集攻防于一身的护身火焰。

只不过，这样的一身威力强大的火焰，却也同样不断的在大量消耗着力奥的真气，要不是面对着如此多的敌人的话，力奥可不会干这种傻事，不过没办法，谁叫刚刚在开打前，夜月要他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的，而想来想去，也只有这种方法是最直接也最快了。

另外一边，同样接获夜月指示的希瞿则是更夸张，虽然希瞿一身的功力比不上力奥，但毕竟是死神小队当中功力排名数得上名字的，这时候，希瞿同样的火力全开，一边右手挥舞着手中的长剑，状若疯虎的主动冲进了精灵的队伍当中，不断砍杀着，另一边，左手独门的指劲更是暗中大发利市，趋近他身边的精灵族人就算没被他的长剑砍倒，往往也会栽在他左手的指劲之下，可以说，四人之中希瞿收获最多，但是情势也最危险！

而另外一边，浮在众人头顶上不断盘旋回避精灵所射出的强劲弓箭的夜月，一边移动自己的身形，一边则仔细的在拥挤的战斗队伍当中找寻着她的目标。

自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她全仗着一身迥异常人的精神力量，勉强的支撑着自己的魔力运作，要做到不拖累自己的同伴，已经几乎耗去了她近八成的精力了，剩下的，仅仅够她一击之力罢了，自己一行人是生是死，就看自己这一击了。

发现了！

花费了一番功夫，夜月终于发现到自己所要找的目标了。

几乎在一瞬间，身在半空中的夜月身影变得相当的模糊不清，下一瞬间，夜月的身形足以用雷闪电疾般的速度来形容，往她所发现的目标——泰尔威达俯冲而去。

在人群当中指挥众人围攻力奥等人的泰尔威达，几乎就在夜月俯冲的一瞬间，马上察觉到夜月的目标正是自己。

只见泰尔威达冷冷一笑，随即双手连连在胸前飞快的结出了好几个简单的手势，一瞬间，在他头顶上方顿时出现了一层几近半透明的草绿色光膜来。

发现到泰尔威达已经察觉到自己的意图，而且还做出了防御的护罩来时，夜月心中几乎后悔的半死，她怎会忘记了，在卡罗平原这个特殊的地带，也许对一般的魔法师来讲是一个可怕的地带，但是对于像她这类拥有高深精神力与魔力的高手来说，尽管是空间当中无魔法能量可供使用，但是光凭自己本身所拥有的魔力，也足够发挥出四五成的本事来。

而眼前身为精灵一族十大长老之首的泰尔威达，如果说连这等小事都办不到的话，那也枉称长老了。

而偏偏，夜月却一时之间就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也许，泰尔威达现在所结出的护罩，只是薄薄的一层，几乎不用花个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够突穿，但是就这几秒钟的时间，泰尔威达便足以打破她的企图了，越想，夜月几乎是越想给自己狠狠的一巴掌。

眼看着放出了护罩之后，泰尔威达双手又继续在结着不知名的手势，夜月一咬牙，身上忽然彩光一闪，六灵圣珠齐出，以有如离弦之箭的锐利态势飞射而出——既然无法偷袭了，那么便强攻吧！

这是夜月心中的想法。

再一次的察觉到夜月的想法，泰尔威达不愧是活上几百年的精灵长老，经验无比丰富的他一边结着手印，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依靠着天赋灵巧的身形，三转四弯的很快就躲进了周围的人群当中。

而就在泰尔威达的身影消失在周围的人影当中时，他所布下的护罩，也同一时间被夜月的六灵圣珠所贯穿打破了。

这一切说来甚慢，实则在短短的不到两秒钟之间发生完毕。

发觉泰尔威达已经隐藏在人群当中了，夜月娇吒一声，原本极快的身影，堪堪的在距离地面不到半公尺的空中悬浮停止，同时，六灵圣珠也一瞬间回到她的身边，不停的环绕起来，顺便将周围几个比较机灵、察觉到夜月落地而意图擒住夜月的精灵族人，给一一逼退。

紧接着，悬浮于半尺空中的夜月不待重心调整回来，一瞬间身上绽放出了强烈的白光，几乎叫周围的精灵族人差点睁不开眼。

强光过后，夜月已经穿上了她很少穿上的魔幻铠了，看来，她也真的是决心大干一场了！

这边，正当失去了一举擒住泰尔威达的机会，而气得牙痒痒的夜月决心要大干一场的同时，在她的不远处，力奥也同时的发出了一声怒吼声来。

对力奥而言，周围的精灵族人虽然说是很多，但是本身不擅于近战攻击的精灵族人，在无法使用他们最得意的魔法，只能够倚靠远处的弓箭射击，以及手上的武器蛮力进攻的情况卜，对于力奥而言只是比普通人还厉害一点的一群而巳！

先别提力奥向来硬打硬架的攻击方式，叫周围的精灵族人吃下了多少的苦头，光是他一身炙热的烈焰，就让精灵族人不敢太过于靠近他了。

尽管如此，力奥还是很尽心的担任着自己吸引精灵族人的目标任务，只是他有一半的心神，是放在浮在半空中的夜月身上罢了！

当他瞧见了夜月往不远处的某点俯冲而下时，力奥也想通了夜月这擒贼先擒王的计画，一理解夜月的想法之后，原本保留三分力气的力奥顿时十成火力全开，全速往夜月的落点靠近，企图来个上下同时夹击。

而这个时候，在力奥前进方向的精灵族人可惨了，一直到刚刚为止，包含了力奥在内，所有人照着夜月的指示，只是应付着精灵族人的围攻，并没有怎么下杀手，而这时力奥的火力全开的情况之下，力奥的力量才真的是完全展现出来。

只见到随着力奥一步一步的往前冲，凡是阻挡了力奥前进的精灵族人，几乎是无一例外，不是被力奥一拳给打的往丫空中飞走的话，便是被力奥一脚给踹到旁边，跌成了滚地葫芦，连带着还使得周遭的同伴一起遭殃，摔个满地。

只是，力奥还是不够快，就在他距离夜月不到十公尺，足以看清身为夜月的目标物泰尔威达时，正好瞧见了泰尔威达往他这个方向窜来的身影。

正当力奥暗暗欣喜自己来的正好的时候，他气势汹汹的前进方式，已经引起了前头泰尔威达的注意力，结果，在力奥还来不及得意完的时候，泰尔威达手中已经完成的魔法已向他发了过来。

一瞬间，力奥只觉得身上一麻一热，然后一痛，眼前只看到从泰尔威达手中射出了七八道亮银色的电流打到身上来，而在那一瞬间，力奥整个人全僵住了。

见到在泰尔威达的“雷击”之下整个人僵住、甚至连身上的火焰都在那一瞬间弱下来的力奥，在他周边可以用拥挤来形容的精灵族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几乎是不加思考的，手里的武器便往力奥身上招呼过来，好不容易等到泰尔威达所发出的“雷击”电流消失，恢复行动能力之时，力奥全身上上下下几乎全被刀枪箭斧等十八般武器，招呼过一遍甚至两三遍了。

虽然托福于一身拟九阶铠钟厚实的防护能力，而让力奥没有直接受伤，但是那些武器所夹带过来的强大冲撞力量，倒也使力奥浑身骨节欲散，又麻又痛的。

此时此刻，力奥忍不住的咆哮道：“真他奶奶的，老子不下重手，你们还真的是不知死活，不想死的给我让开……夜月，你别怪我，我忍不住了！”

在怒吼当中，力奥还是不忘通知夜月一声。

一吼完，力奥身上的腾腾火焰忽然尽数收敛，速度之快，竟然造成了周围的精灵族人眼睛的错觉，原本一身赤红的力奥忽然变成了灰黑色。

当精灵族人了解到，这只是力奥身上的火焰消失后所产生的错觉时，顿时狂喜在心，刚刚一身火焰的力奥，让众人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现在力奥身上的火焰不见了，这岂不是表示力奥再也无法阻挡他们的攻击了？

一察觉到这一点，顿时好几个脑筋灵活、身手不错的精灵族人欢呼一声，同时往力奥打了过来！

只不过，脑筋动的比较快、身手也不错的精灵族人却全然没有想到，这次他们可是注定要倒大楣了！

力奥身上的火焰之所以消失，最主要的因素，便是他已经发现到夜月的计画已经失败了，他已经没有透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其他人注意力的需要了，因此，力奥便将自己身上的真气做一调整，节省起这种看起来声势很大而且很吓人的型态，把身上的真气全数投入了真正有效的战斗行动当中。

果然，当那些攻击最快的精灵还没有来到力奥身边一公尺内的时候，力奥的右手□然从裂灵指套所在的掌心之处，狂喷出碗大粗、两三公尺长的火焰柱。

这恍若实质的火焰之柱，随着力奥的右手大力一挥，随即在他的周围绕了一大圈，一举将他周边前后左右来袭的精灵族人再度的打飞，而且更甚的是，凡被力奥手中火焰柱打中的精灵族人，顿时在身上燃起了大火，炙热疼痛的感觉，让这些精灵族人在还来不及落地时，便发出了惨烈的叫声来。

见到眼前自己族人的惨状，周围的精灵族人不由得倒抽了一门气，总算在几个人的共同帮忙灭火之下，这些遭受到力奥认真一击的精灵族人，没有被身上的火焰给烧死，但是其情况也是惨不忍睹，身上到处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焦黑的颜色，痛得在最初的一声惨叫过后，根本就无力再发出第二声来。

包围在力奥周边的精灵族人，在看完了自己族人身上的惨状之后，忍不住的又看向此时失去了一身赤红火焰、但是却又更加骇人的力奥，这时候，众人才发觉到，力奥的脸上正挂着一种似笑非笑，充满着不屑、轻蔑、残忍的表情。

每一个看清力奥表情的精灵，几乎都不约而同的打了一个冷颤，这个时候，配合著脚边族人的惨状，众人才有点体会到，死神小队为何以死神为名——这样的手段恐怕也只有死神才配得起吧！

不同于周围精灵的震撼，隐藏在人群当中的泰尔威达却是急怒交加，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雷击魔法竟然会引来力奥如此暴烈的反击，因此在众人还在发愣的同时，他已经再一次的发出了雷击，让银亮电蛇再度的往力奥身上扑去。

轻不可闻的冷哼一声，不再大意的力奥几乎就在泰尔威达的雷击一出手，手中猛烈喷射的火焰柱便在极快的动作之下，迎向了泰尔威达的雷击电蛇。

在肉眼不可觉的速度之下，从力奥的掌心处很快的透出了深蓝色的光芒，在一瞬间贯穿了整个火焰柱，激发整个火焰柱发出了砰一声以及强烈的闪光，掩盖过了泰尔威达的雷击电蛇光芒，当耀眼的光芒过后，泰尔威达的雷击已经消失无踪，而稳稳的站在原地的力奥手上的火焰柱也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长达两公尺、蓝心红刀的怪异长刀。

轻轻一挥手中的怪异长刀，在众人的眼中残留着红蓝交错的残像，力奥语气无比冷酷的说道：“我再说一次，不想死的就离开！”

力奥刚刚说完，另一个同样冷酷、但是却好听多了的声音跟着响起道：“或者该说，不想要这位长老死的人，最好乖乖的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

这突然插入的一句话，顿时让在场的人一愣，连力奥在内，皆不由自主的往声音的来源看过去，这一看，除了力奥脸上的冰霜融化之外，其余的精灵几乎是无一例外的睑色也变得相当难看。

这个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身着闪耀美丽光彩雪白魔幻铠的夜月。而此时，夜月正一脸严肃的紧抓着不知何时已经落在她手中的泰尔威达。

原来，在最初的一击未中的情况下，夜月并没有如外表般的，在泰尔威达的挑衅下被愤怒冲昏了头，而决定大开杀戒，相反的，夜月反倒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表面上看起来夜月十分的愤怒，而且也开始与她周遭的精灵族人缠斗起来，事实上，夜月始终没忘记要擒住泰尔威达，毕竟，在不想与精灵一族的冲突扩大的前提之下，擒住了现场这批精灵族的最高指挥者作为人质，虽然说是卑鄙了点，但却是最好的方法，尤其又是这么一个无法避免冲突的情况下。

也因此，表面上，夜月仿佛是被周围无数的精灵一族给完全纠缠住，火球、雷光打得相当的热火，事实上，夜月的注意力始终是在那人群里的泰尔威达身上，而眼前的战斗，只是夜月用来掩盖她目的的手段而已，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藉由打斗的挪移，夜月相当自然的跟随着泰尔威达的脚步，不断的在人群中移动着，而且力奥这时又气愤的语出威胁，顿时将泰尔威达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了，如此有意无意的情况下，夜月很快的贴近了泰尔威达的身边，自然而然的手到擒来了。

但事实上，夜月此举其实也是相当的侥幸的，毕竟，泰尔威达身为精灵一族中手握实权的大长老，又岂是易与之辈？

只是当时的泰尔威达一方面被力奥给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在泰尔威达的心中，始

终不曾将力奥、夜月等人放在眼里，在太过托大的情况之下，又因这里的奇特环境的缘故，促使泰尔威达在受到夜月的偷袭时，本能的要发挥抗拒魔法却出乎意料的无效之下，被夜月一举擒住，一身的实力甚至连十分之一都没发挥出来！

在见到夜月抓住了泰尔威达之后，力奥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的倾向他们这一边了，因此不等夜月再发出第二次警告，力奥已经猛一吸气，忽然单手握拳，在完全不理会周围来自精灵族人的武器砍杀的情况下，狠狠的往地面一拳直击。

霎时间，在力奥周围百尺之内的精灵一族，顿时感觉到脚下忽然起了一阵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力奥的拳头为中心点，不断的往四周碎裂延伸出了无数的裂痕，连带着，仿佛天摇地动的感觉，萦绕在力奥周围百尺之内的精灵一族心头上。

如此威势的一击，叫精灵一族不由的心中骇然，不敢想像如果是打在他们的身上，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一时之间，整个纷乱的战场竟然以力奥与夜月为中心点，仿佛涟漪般不断的往外扩散，产生了一圈寂静无比的环境。

抬起头来，力奥满意的拍拍手，仿佛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无视一身兽幻铠上七零八落的被精灵族攻击所留下的各种痕迹，也像没看见眼前布满每一寸空间的利刃冷光，悠哉悠哉的晃着步伐，慢慢的往夜月的身边靠了过去。

其实，表面上悠哉悠哉的力奥，这时候可是心里有苦说不出来。

刚刚，察觉到夜月虽然已经挟持了泰尔威达，但是在这样一个吵闹混杂的环境当中，除了他们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之外，外围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头头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了，为了让夜月这条擒贼先擒王的计策成功，力奥不惜大耗真气，使出了这么一招拳打裂地中看不中用的花招来。

这招感觉起来好像很可怕，实际上却没什么用途，只是有赫赫威势可以平静这吵闹的战场。

不过，尽管是毫无用处的裂地之举，为了达到吸引所有人的目的，力奥还是耗去了近一半的真气，再加上刚刚纯粹防守所耗去的大量真气，力奥现在可算是一个空瓶子，没什么实料在。

不过就算是如此，光凭着力奥刚刚那声势骇人的裂地一拳，倒没有一个精灵族有意愿想尝试看看，因此不但没有人敢攻击力奥，甚至在力奥走到他们面前时，还胆怯的主动让出了一条路，让力奥顺顺利利的走到夜月的身边。

看到力奥走进自己的保护圈之后，夜月这才放下了心中的一颗大石头，与力奥相处了那么久的她，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力奥此时是全身的真气尽耗，几乎没有任何自保的力量，直叫她心里紧张了一下。

她也没想到力奥会突然发神经的用了这么一个招数出来，不过，看到几个精灵族人脸上恐惧的表情，看来在这个不曾发生过地震的精灵大陆上，力奥这堪称碎地的一拳，可是大大的增加了他在精灵一族心中的威风了，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这个时候，在力奥那碎地的一拳吸引之下，现场两三千个精灵族也看清了自己的长老已经落在人家手里了，再加上力奥那一拳的威势，霎时间，所有的精灵族人不由的面面相觑，实在是想不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队长，干的好，把这个老混蛋交给我，我保证让他生不如死，竟敢来惹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可是……”

由于整个场面陷入了令人难过的沉默，一时之间不知该不该继续动手的停风等人，也跟其他精灵族一样发现到夜月等人的情况了，连忙的赶了过来，人还未到，停风兴奋的声音倒是先传了

过来，只可惜还来不及说完，夜月已经挥手打断了他的狠话，不让他再继续说下去了。

恢复了原先恬雅笑容的夜月微笑道：“大长老，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的谈一谈了吗？”

“呵，大家果然没有丢我们的脸呀！果然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继而，随着夜月的话声，一道叫夜月、力奥等人无比熟悉的尔雅声音，传入了他们的耳中，顿时叫力奥、夜月等人脸色为之大变！

身体永远比脑子动得更快的力奥，在乍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之时，顿时又惊又喜的叫道：“凯特？”

随着力奥脱口而出的话，原本紧紧的包围住力奥等人的精灵族队伍，忽然从外围开始起了骚动，数十条身影飞快的掠过重重叠叠的包围圈，直接窜进了整个包围圈的最中央处。

那疾若闪电般叫人无从防御、阻挡起的快捷身影，让精灵一族的骚动更加的扩大开来。

而就在一千精灵族人还来不及看清楚那些身影的长相时，力奥已经发出了一声怪叫声，猛的往那数十条身影当中领先的那一个飞冲过去，只听砰、砰的两声，力奥已经重重的赏了当头的身影两拳。

而其他的死神小队也不例外的飞冲过去，一古脑冲进了那群身影当中，同时不断的发出了怪叫声来。

混乱当中，众精灵们只听到力奥怪笑道：“好你个小子，终于肯出来了，真叫我担心死了！”

硬是用厚实胸膛接了力奥不轻的两拳的那个为首的身影，似真似假的轻咳两声道：“轻点轻点，我的伤才刚好，可不想再进去一趟呀！”

“呵！”

发出了傻笑声，力奥紧紧的握住了为首的那人的手，浓郁的兄弟之情尽在这两拳一握之中表露无遗。

匆而，一双纤细白嫩的小手同时也伸了过来，隔着力奥的大手，同样用力的握住来人的身影，笑中带泪的声音从这双手的主人夜月的口中流出：“凯……凯特，欢迎你回来！”

没有错，能够让力奥与夜月如此激动，让停风等人如此兴奋疯狂的，除了他们自己的同伴以外，还有别人吗？。

在精灵包围圈里面，力奥、凯特、夜月等人正轰轰烈烈的上演一场相见欢时，外边好不容易，一干精灵族人终于全都看清楚了，那是一群清一色黑色劲装、在左胸前全都绣了一个骷髅死神镰刀纹章的壮汉。

一看到他们，精灵族人不由的心中一惊，光是看他们胸前的徽章，也知道这群人铁定是力奥他们的同伴，这下子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泰尔威达落在人家的手中，现在人家又来了这么一大批的后援，想要擒住他们，这下子可是难上加难了。

想到自己的首领泰尔威达，反应比较快的人忽然注意到了，刚刚抓住泰尔威达的夜月，这时候双手正紧紧的与力奥及凯特紧握在一块，那他们的大长老泰尔威达呢？

一想到这，众人不禁往泰尔威达的方向看了过去，这一看，所有人全都傻了，因为，泰尔威达此时竟然独自一个人站在原地，而刚刚擒住他的夜月等人，这时候竟然没有任何人守在他的身边？

一干精灵们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当中一个比较机灵的不由分说抢先冲到泰尔威达旁边，一把抱住泰尔威达之后，转身又冲回精灵族的包围圈当中。

所有人这才如梦初醒，这下可好了，没行人质在他们手中，精灵一族再也不用顾忌了。

可是，喜上心头的精灵族人却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刚刚夜月费尽千辛万苦这才擒住的泰尔威达，这时候竟然会被独自一个抛在一旁，任由他们如此轻易的就救回来？

难道……夜月他们是兴奋过头，而忘了泰尔威达的存在了吗？

正如一干精灵们所猜想的，这的确是其中一条原因没错，但是最大的原因却是在于，无论是死神小队当中的哪一个，他们那高傲的自尊心，又怎么能够忍受自己用人质威胁这样的一个手段呢？

刚刚之所以擒住泰尔威达，也不过是权宜之举，而现在，死神小队全员九十八个全部到齐，别说是眼前这三千多个精灵族的菁英了，就是再来三千个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因此，在夜月等人的眼中，泰尔威达已经失去利用的价值了，他们也不需要用这种人质的方法来脱身了，所以任由精灵一族把泰尔威达给救回去。

好不容易大伙全都问候完了，右眼戴着遮眼罩的凯特，那仅存的左眼利芒一闪道：“夜月，你们来这里有什么发现吗？”

夜月一愣，反问道：“什么什么发现？”

凯特微笑道：“就是太始要你们来挖掘的古代幻兽卵呀！”

夜月一愕，随即想到，太始既然可以透过大祭司来告诉他们有关古代兽卵这件事，当然自始至终都在太始身边接受治疗的凯特，没道理会不晓得，搞不好直接由太始口中获得消息的凯特，比他们还了解的更多呢！

因此，夜月扬起手来，指着他们刚刚过来的方向道：“在那边，我们大约挖出了上万颗的幻兽卵，这边的话……”

略一沉吟，一旁的希瞿连忙接着说道：“我们这边的话，大概有五六万个昆虫型幻兽的卵，不过现在已经被精灵族给抢走了快三分之二了！”

凯特点点头，夜月又续道：“至于另外一边的话，因为没有联络，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凯特再度点点头道：“这样子有点慢，太始说了，他这几千年来不断的发展保留之下，在这里大概保存有快百来万个幻兽卵，其中幻兽占了一半，剩下的植物与昆虫型大约各占一半……”

“等等……”凯特还没说完，夜月马上插嘴说道：“凯特，怎么只有幻兽、昆虫与植物三种，据我所知应该还有矿物型的吧？”

虽然说心中为这里所拥有的高达百万幻兽卵的数目而感到吃惊，但是夜月还是听出了当中的不对，因此忍不住打断了凯特的话来发问！

凯特笑了笑，解释道：“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据太始所说，矿物型的幻兽与其他三种幻兽不一样，它比较趋近于无生命的生命型态，本身并没有自我意识，而且，顾名思义，矿物型幻兽

本身就是一块矿物所构成，因此也没有其他三种幻兽的生命型态，没有足够的能量，它们便直接‘停机’不动，既不会死也不会活动，因此太始并没有将它们放在这里。”

“停机？”不等夜月发问，力奥已经抢先一步的问了起来！

凯特苦笑道：“别问我停机是什么意思，太始虽然有解释，但是我根本就听不懂，真的有问题的话，等一下再去问太始好了！”

力奥脸色古怪的说道：“噢！那算了，连你都听不懂，那我问了也是白问，反正你的意思是说，它们现在都在某一个地方沉睡就是了吧！”

听到力奥的话，整个小队的人全都笑了起来，凯特甚至带笑道：“你唷！还以为已经长进了不少了，结果还是老样子！叫你动动脑筒直跟要你的命一样！”

力奥轻哼一声道：“有你在就好了，我干嘛去干这种伤身伤脑的事情！”

见到凯特又想说什么，夜月这时终于忍不住的说道：“好了，好了，先别闹了，还是先把眼前这些人给‘劝走’吧！”

听出了夜月特别强调“劝走”两个字，凯特与力奥不由的古怪的看了夜月一眼，但什么也没说，只是转头看了一下周遭依旧万分戒备的精灵族人。

夜月心中暗暗的感激在心，说实在的，凭着她师门的关系，夜月实在是不想跟这些精灵族起任何的冲突，所以刚刚她才会顺势将泰尔威达“还给”精灵族，而凯特分明瞧在眼里，却半点也没有责怪她的意思，就连刚刚力奥他们也尊重她的意思，没有对精灵族人下杀手。

否则，别说是凯特他们来了，光是力奥几个人，少说也要去掉几个这些没有魔法力量的精灵族，哪能够像现在这样只伤不亡的？因此对于他们的尊重与配合，夜月真的有说不出的感激！

不管此时夜月心中怎么个想法，凯特先是冷冷的望了周围的精灵族人一眼，随即洪声道：“各位精灵族的朋友们，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刚刚我的同伴得罪之处，还请见谅，在这里我先对各位说声抱歉！”

微微的对着四面八方抱个拳之后，凯特又大声的说道：“现在，我带来大祭司的一个口信，大祭司要我告诉大家，奉圣神的指示，请大家先回去圣域，圣神将亲自向各位解释有关卡罗平原与魔虫的事情！”

说完，凯特环目四顾，好半晌，他只见周围的精灵族除了最靠近他们一层的人还万分戒备的盯着他们瞧之外，其余的精灵族人全都在窃窃私语。

听着周围嗡嗡的窃语声，凯特苦笑一声，转过头来看了夜月一下，却被夜月白了一眼，只听夜月低声道：“凯特，你傻啦！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你刚刚在说些什么话，你叫这么大声有什么用呀！”

凯特无奈的耸耸肩，这点他倒真的是忘了，以眼光询问一下夜月，再度获得夜月第二个白眼：“算了，还是我来翻译好了！”

正当夜月想要用精灵语重复刚刚凯特所说的话时，忽然，在众人正面所在传出了一个字正腔圆、标准的过火，而让人听起来有种怪怪感觉的苍老声音道：“我们如何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

随着声音一落，在凯特等人正面所在的地方匆然让开了一条小道，三个人影慢慢的脱出了拥挤的人群，正确的说，是两个比较粗壮一点的精灵族人，抬着一看就知道还没被解除禁制而浑身

僵硬的泰尔威达来到场中。

见到泰尔威达，夜月打了个响指，一道白光从夜月的指问弹出，在众人还来不及反应之前，便弹中了泰尔威达。

瞬时，精灵族人原本垂下的武器顿时又扬了起来，忽然，泰尔威达举起手来，高声道：“别冲动！”

周围的精灵族人这才晓得，原来刚刚夜月那一指，是在替泰尔威达解除身上的禁制，让他重获自由！

凯特也不理会周围精灵一族的纷乱，一听到泰尔威达的话，心里不由的暗道：“果然又一个了！”

在这之前，凯特已经碰上了好几起的人马了，也不知道是身为人类的凯特无法给予精灵族信赖感，还是精灵族是天生的顽固份子，凯特这么一说，紧接而来的就是问他是真是假，逼的他非得拿出证据来不可！

心里一边想着，凯特也不怠慢的连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块巴掌大、乍看之下好像是某种翠绿色植物的叶子，直接抛给了泰尔威达道：“大祭司早知道你会这么问了，所以他交给了我这个东西，你一看便知！”

接过了凯特抛过来的东西，泰尔威达连看都没细看，光凭那翠绿以及人手的那种硬中带软的感觉，便脱口而出道：“圣神之叶？”

低头仔细一瞧，果然没错，略微菱形的外围轮廓，两边完全对称的淡银叶脉，还有那种独特到无法仿造的独特感觉，果然是来自圣神亲自赋予的圣神之叶。

在精灵的规范里面，凡是持有圣神之叶的人，任何一个精灵族人都必须无条件的听从指示，看来，眼前这个人类所说的是没错了！

泰尔威达一边反覆的看着手里的圣神之叶，一边心中暗暗的寻思着，再想到刚刚凯特所说的话，泰尔威达不禁心里暗暗的颤抖着，圣神要亲自向大家说明？

一想到这件事，泰尔威达不由的激动得心中一阵颤抖，从来，在精灵一族当中享有无上权威的圣神，一直是所有精灵心目中的守护神，只是，每个精灵在一生当中，只有三次接受祝福的机会可以见到圣神，一个是在出生朦胧无知时，接受圣神的祝福，一个是在决定伴侣（等同人类的结婚）时，再接受一次圣神的祝福，而最后一次，则是过世的时候。

尽管以他身为大长老的身分，却也只比平常的精灵多了一次，那就是在他接受这个位置的时候罢了。

出生那一次不算，泰尔威达在决定伴侣以及接受大长老的职位，两次谒见圣神的经历，却叫他永生难忘！

虽然在事后无法忆起当初的情况，但是那种彷佛面对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智慧存在的感觉，以及每次见完圣神之后，心中彷佛都有种解开无限束缚的感受，却怎么也忘不了，因此，谒见圣神可以说是包含了泰尔威达在内，所有精灵一族最高的荣耀，如今，圣神竟然说要亲自向他们解释，这岂不是表示他有再一次见到圣神的机会了？

光是一想到这，泰尔威达忍不住便想要赶回去，此时在他心中，什么卡罗平原、什么魔虫，都比不过去见圣神来的重要。

如果凯特此时心中知道泰尔威达的想法的话，恐怕会嗤之以鼻，简直是本末倒置了，但是没办法，从小生活的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长年养成的心态，太始这个圣神的存在，早已成为每一个精灵心中最重要的一块圣地了！

有点依依不舍的将手中的圣神之叶递回去给凯特，泰尔威达点点头道：“既然有圣神之叶为证，那么我相信你的话没错，现在，我们就马上回去！”

说完，泰尔威达挥挥手，便要叫其他精灵跟他一起回去，忽然夜月出声打断他的命令道：“等等！”

泰尔威达一愣，回过头来看着夜月，甚至连凯特等人也一起转过头来看着夜月，此时的夜月脸上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调皮狡猾的表情！

半侧着头，夜月问着凯特道：“凯特，刚刚那个是圣神之叶吧！”

在获得凯特的确定之后，夜月半眯起眼来，脸上狡猾的味道更浓厚了，她对着泰尔威达大声的说道：“大长老，据我所知，贵族好像有一条规定，不管是任何精灵，在遇到持有圣神之叶的使者时，在可允许的范围下，必须要‘听令’使者的指挥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夜月脸上的表情太过狡猾，还是泰尔威达的精灵直觉太灵敏了，一种不妙的感觉让泰尔威达忍不住的露出了苦笑，点头答是。

见到泰尔威达点头，一瞬间，夜月脸上的表情顿时变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奸商模样，二话不说的从凯特怀里半拿半抢的取出了圣神之叶，带着奸诈的表情说道：“那好，现在圣神之叶在我手上，大长老，您是不是也要听我的话？”

脸上苦笑的表情更浓了，泰尔威达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点了点头。

夜月马上接着说道：“那好，现在大长老我命令你，你叫你们队伍当中刚刚把我们幻兽卵抢走的家伙，还出幻兽卵来。”

“啊！”泰尔威达疑惑的看了自己的人马一眼，随即挥挥手，下令道：“马上将刚刚拿到的东西还给人家！”

听到了泰尔威达的话，一千人马不由得你望我我望你的，迟迟没有人有动作，直到泰尔威达板起了脸孔，这才慢慢的有人开始从身上掏出了幻兽卵，抛到夜月的面前，然后越来越多人做出同样的动作来。

说实在的，刚刚泰尔威达只顾着要抓住停风等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人马到底是从停风他们手中抢了什么东西去，因此一听到自己的人抢了人家的东西，不由得心中暗暗的责怪起其他人来，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但是很快的，泰尔威达终于体会到，为什么向来严整的亲卫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了，换做是他，恐怕只会抢的更多……

泰尔威达吃惊的看着眼前如雨水般不断抛起落下的幻兽卵，这时，他也已经看清众人所抛出的到底是怎样的幻兽卵了。

但是泰尔威达宁愿自己没有看清楚，因为，一看清楚，泰尔威达不禁开始后悔起来，忍不住的张嘴想要喝止众人的动作。

因为，光是看到那些幻兽卵所散发出来的淡淡霞光也知道，这些兽卵皆非凡品，更难得的是，这些兽卵全都是他们精灵族使用的昆虫型兽卵，这更是叫泰尔威达心中的贪念大涨，如果这些

兽卵能为他所用不知有多好！

眼光一触夜月那似笑非笑的表情，泰尔威达不由的心中一震，脸上神情百变。

罢了！谁叫人家手中有圣神之叶呢！

泰尔威达终将心头的贪念给压下。

但是尽管如此，面对这些一看就知道非凡品的兽卵，包含了泰尔威达在内的全部精灵心中，很难掩饰得住无法拥有这些兽卵的遗憾！

好半晌，在夜月等人的面前，终于又重新堆积起一大堆足足有三人高的兽卵，夜月尽管明知道，精灵当中还是有几个不老实的没有将兽卵还来，但是一方面她也不太好再用同样的借口来要求，以免泰尔威达恼羞成怒，再则数目也差不多了，也没有太计较少了几个兽卵。

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脸色有点不好看的泰尔威达，见到已经没有人再抛出兽卵，不想再在这里丢人现眼的心态下，也不跟凯特等人说一声，一挥手就又要带着人离开了，谁知道，夜月又是一声“等一下”，阻止了泰尔威达的动作。

这下泰尔威达的脸色可真的是相当的难看了，他不知道夜月还有什么把戏，就连凯特等人也好奇的看着夜月。

夜月轻轻一笑，对于泰尔威达的铁青脸色视如不见，轻笑的说道：“大长老，身为晚辈的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你就这么空入宝山而回，不如就这样吧，我看您的族人好像都很喜欢这些兽卵，所谓独食不肥，不如您就拿选一万颗兽卵带回去，算是我们做晚辈的孝敬您的，您看这样成吗？”

夜月此话一出，力奥等人不禁大惊失色，凯特则先是一惊，随即又一脸深思，最后露出了一个奇妙的笑容来，而原本要出声的力奥，也被凯特一个手势将来不及出口的话给挡回去了！

而周边的精灵则是个个脸上狂喜兴奋的模样，甚至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了，而反倒是泰尔威达在脸上出现狂喜的瞬间，又马上转变成了严肃的模样，所谓无功不受禄，见多识广的他，又怎会不知道天下没有白吃午餐的道理呢？

果然，夜月掩嘴再度的轻轻一笑道：“不过呢……晚辈想请前辈您帮晚辈一点小忙，不知是不是可以呢？”

泰尔威达脸上毫无意外的回答道：“小姑娘，你说说看吧！”

夜月伸手指着周围寸草不生的土地道：“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些兽卵，都是我的同伴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从地下挖出来的，只是您也知道，我们就这几个人，人力有时穷而事却无穷尽，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将这些兽卵全部挖出来……”

夜月的话还没说完，泰尔威达已经挥挥手叹气道：“小姑娘，你不用再说了，本长老就让我手底下的这几个子弟兵帮你挖，算是你免费送我这一万颗兽卵的代价吧！”

这时的泰尔威达心中真的是只有“懊恼”两个字可以形容，凭着他的阅历，现场根本就摆明了这些兽卵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出土的，本来，他还打着如意算盘，以夜月他们的人手来看，想要将这块土地下的兽卵全部挖出来的话，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他原本还想趁机问问夜月需不需要帮忙，好让他有借口可以顺便多拿几个，甚至在夜月他们离开之后，还可以派人过来挖的。

只是他没想到他却处处落夜月一步，如今夜月抢先一步开口，而且还故作大方的说要送给他们

一万颗，刚刚他听得很清楚，凯特说的很清楚，这块土地上最少有百万个兽卵（他并不知百万颗兽卵是分开存放的），夜月他们了不起拿个几十万，剩下的还不都是他的？

只是，现在夜月既然开口了，那他于情于理不帮也不行，几十万换一万颗，无论怎么算他都吃了大亏，一想到这，泰尔威达就忍不住难过的想哭，但只能在心里暗骂人族果然都是奸诈狡猾之辈！

无奈的叹口气，泰尔威达乖乖的命令自己的手下，在夜月的指挥下，开始当起了地鼠，一寸寸的搜索着脚下的每一方土地，将这些隐藏在这块土地下几千年的远古时代兽卵，逐一的挖了出来。

这厢三千精灵及死神小队员在挖地搜索，那边，对精灵语不通的凯特与力奥则一边跟着挖兽卵，一边聊着天，当然了，所聊的无非是力奥一迳的问着凯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及时的赶到这里来？

透过了凯特的叙述，力奥总算是了解了个大概。

原来，在半天多之前，怒气冲冲的长老们带着全族的精锐赶来这卡罗平原之后，灵心在知道这个消息而阻止无效下，转念一想，在他潜入精灵族这两三百年来，始终顾忌着圣域戒备森严而不敢入侵，如今，既然整个圣域周边的武力，全被怒火冲昏头的长老们给带走了，这岂不是一个他人侵圣域，查采与他们作对了几千年之久的太始的大好时机？

深知太始这个对抗他们三族联军数千年之久的首脑，并不好易与，尽管是在这等外围武力尽去的大好时机，想要进去探究太始底细的灵心，依旧不敢大意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最佳的准备，才敢小心翼翼的潜进了太始所在的圣域森林当中。

只是，灵心虽然早已经有所准备，但却还是低估了用这种非正当方式潜进去的风险性了。

该死的！

忍不住学起了人类的口头禅，灵心这时可以说是既狼狈又气愤。

虽说，他早已经明白在太始的周围，绝对会有相当的自我保护机制，但是，灵心所没想到的是，太始的自我保护机制，竟然会严密到这样几乎是滴水不漏的状况。

瞧瞧，明明他已经隐身，而且还特别的在自己的周围，造出一个足以隔绝了他所发出的各种像足体温、呼吸之类气息的“膜”来，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太始的周围，竟然还有这种可以透过超音波侦测来发现他的“守卫”在！

今天是他，如果换做是另外一个人的话，又有谁可以想像得到走在路上时，路边的一棵大树、脚边的一朵小花、西边的一根藤蔓会匆然的飞起来，或扫或弹或缠的，用尽各种方法来攻击人的？

饶是早有准备，灵心还是被这些植物守卫给逼得狼狈不堪，偏偏他知道想要查探出太始的任何蛛丝马迹，就一定要穿过这些植物守卫！

不过，尽管是狼狈不堪，但是越往圣域森林的小心点前进，越是靠近他所推测到的太始所在的“位置”，灵心的心中就越是吃惊。

因为，太始整个防御的作为，实在是与他所熟悉的母族防范外人入侵的作为，真的很像，就连以各种植物来做陷阱的方式都一模一样，这也是灵心虽然狼狈不堪，但却还是能够顺利的入侵太始所在地的最大原因。

终于，费尽了千辛万苦的灵心，花费了偌大的心力，终于穿过了这深达十数公里以上的活动守卫树林层。

一穿过树林，灵心随即进入了一团由浓厚到堪称伸手不见五指的白色浓雾所构成的雾圈当中，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灵心竟然本能的感觉到太始就在这团浓雾之中，而且毫无理由的，灵心就是感觉到，这团浓雾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陷阱与守卫，而他似乎相当相信自己的感觉，毫不犹豫的一脚踏进了这团浓雾当中。

在这团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里面，灵心一脚高一脚低的不知道走了多久，很奇怪的，彷佛在冥冥之中，这团浓雾有着某种东西正不断的吸引着灵心靠近，不断的召唤着他，因而使得灵心宛如入魔般的在这片浓雾团里，直直的朝着某一个方向前进着。

不知道走了多久，隐约问，灵心终于发现到，在他眼前原本浓厚到使周围有点阴暗感觉的白色浓雾景象，开始有转亮的感觉。

灵心心里头一阵的兴奋，他知道这表示他快穿过这浓雾区了，眼前越来越白亮的感觉正是在告诉他，前头的浓雾越来越稀薄了。

好不容易，灵心终于慢慢的穿越过这浓雾区，直到原本浓厚的白雾稀薄到不足以遮挡他的眼光的地步，但是就在这时候，原本疾行的灵心却突然的停下了他的脚步，整个人宛如触电般的呆滞在原地不动，两眼直楞楞的望着远方那一个在稀薄的白雾衬托下，显得格外青翠庞大的影子。

此时此刻，在灵心的心中，用任何的字眼、修辞，都无法来形容他心目中的震撼与感动。

尽管眼看太始的真身就在眼前，但是灵心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嘴里喃喃的念着一个单字。

姆！

任何一个对灵思族有那么一点熟悉的人都会晓得，“灵思族”这三个字在灵思族的心目中有着无比的地位，那绝对不是像人类自称人族那样，只是单纯的一个称呼而已，而是代表着灵思族所有的一切，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尊、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一切！

但是，如果说在灵思族的世界，还有什么名字可以与灵思相比较的话，那么无非就是“姆”了。

姆是什么呢？

如果说灵思这两个字是刻印在灵思族的灵魂深处，是灵思一族精神、历史的印记的话，那么姆所代表的，便是灵思一族生命的起源，科技的根本了！

在灵思族当中，姆是一种称呼，换成人类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么便是“宇宙之树”的意思。

可不是嘛！

现在，在灵心的面前，正是一棵高耸得彷佛穿破了云端、支撑着整个天空的伞状雄伟巨树。

尽管距离尚远，但是那笔直粗壮的深褐树干，茂密遮天的翠绿枝叶，无一不充满着生命的动人姿态！

那彷若无尽的生机，叫人很难以想像，会是由这么样的一棵巨大的树木所表现出来的。

在强烈的刺激之下，灵心始终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很快的就回复过来了，只是回过神之后的灵心脸色却忽然变得很难看，只是让人奇怪的是，在灵心难看的脸色当中，竟然还饱含着无尽的哀伤，那是一种叫人无法忽视的深切悲痛。

恍如行尸走肉般，灵心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眼前的这一棵宇宙之树。

在灵心来到这宇宙之树的面前，这才真的叫人感觉到这一棵宇宙之树是如何的高大参天，以灵心那一百三十公分的身高，竟然连这宇宙之树周边的树根的五分之一都不到，更别提那粗壮无比的树干，以及穿人云霄的枝干及枝叶了。

只是，仰望着无比雄伟的宇宙之树，灵心脸上的悲伤神色却又更加的浓厚了。

轻轻的靠近眼前巨大的树根，灵心整个人完全的贴在树根上，轻轻的抚摸着一点也不粗糙，相反的，竟是无比光滑的树根部位，蓬勃无比的生机透过了直接的接触，由那光滑的树根传进了灵心的心中，只是，灵心脸上的悲伤神色随着那无比的生机显得更加的浓厚，甚至可以称之为悲痛了！

近乎自言自语般的，灵心喃喃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如此疯狂的成长着？难道……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跄踉的后退了好几步，灵心近乎自言自语的喃喃说道：“不！不行，这样下去你会死的，不行，我要回去告诉他们，一切计画取消！”

接连的说了好几个不行，灵心脸上的神色在悲痛之中却又显得无比激动，一个转身就要往外跑！

忽然，一个深沉的声音在灵心的脑海当中响了起来：“你，还是来了！”

短短的一句话，遏止了灵心激动失态的动作，缓缓的转过身来，悲伤的望着眼前这无法一眼窥视整体的巨大宇宙之树，缓缓的说道：“我们早该想到的，能够让我族在地球的后裔——精灵一族如此尽心尽力的守护着你，能够掌握这无比高水准的生化科技，能够以一己之力对抗着三族联手，能够让我们的宇宙战舰不愿意发射主炮来攻击，除了同样身为宇宙之树的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原因了对吧！‘太始’！”

对着眼前这巨大无比的宇宙之树，灵心缓缓的说出了一个叫人无法置信的名字来，而他脸上的悲伤神色，却丝毫没有因为这个困扰了他们几千年的对手名字，而有任何的变化，相反的，反而是更加的悲伤！

同时，灵心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难怪母星的宇宙战舰无论他们怎么驱动，怎么样也不肯靠近地球，否则凭他们独特的植物型态、生化科技，早在几千年前就来到地球，就算用强也会把这些遗留在地球上的同胞们给带回母族了，也不需要依靠沙杷星人的力量了。

原来，这一切只因为战舰上的姆，不愿意见证太始的“灭亡”罢了！

也许很多人会怀疑，为何灵心有如此失态的表现？

这得要从精熏及姆的起源来说起了。

根据灵思族的起源记载，灵思一族的祖先，原本是一种寄生在他们母星上特殊巨木中的半动物、半植物的奇特生命。

之所以以半动物半植物来形容，主要便是在最初开始时，这种被灵思族称呼为“灵”的生命，并非是由母体怀胎所生育，相反的，灵的生命型态是由其父母在交配后，将生命的种子产于巨

木之中，由巨木的养分负责培育。

当“灵”从巨木诞生出来之后，在其幼生时期，会再从身上产生出一根细长的营养管连接在巨木身上，由巨木负责提供幼生的灵生命所需的一切，而幼生的灵则是负责保卫着巨木的存活，是属于一种互利的共生型态，一直到幼生的灵完全成长之后，这才脱离了巨木的供应，但是依旧还是倚靠着巨木生活着。

除此之外，远古时代的灵，也具备有进行少量光合作用产生自己所需能量的特异能力，同时在灵几千万年的历史当中，成年的灵几乎没有死于意外的例子产生，原因就在于只要有巨木的存在，透过巨木的滋养维持，任何的灵只要没有断气，都可以回复得完好如初。

而后来灵随着时间的演变开始进化，成了现在的灵思一族，但是，灵思一族不但没有脱离巨木的存在，相反的，反而与巨木的关系更加的贴近了。

虽然说，完全进化成胎生的灵思族，不再需要将子女产在巨木这个实质上的母亲之中，倚靠着巨木来生活，但是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不但灵演进成灵思族，就连这巨木也演化成了姆的型态。

相较于灵思族由半动物半植物演化成纯动物的型态，原先光合作用的能力不再，转而演化成了可以任意操纵自然界中各种能量的能力；巨木则是由原本单纯的提供能量者，转变成为调节能量者。

只要有姆的存在，不管是在哪里，灵思一族都可以倚靠着姆的维护与支持，让灵思一族可以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之中生活下来，可以说姆是灵思一族的生命之源。

而且在几千万年的演化之下，姆更是演化出了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譬如灵思两字的思字，便是代表着姆的存在——一种有着自我思想、拥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可说灵思族指的便是，灵与姆这两种动物与植物型态结合的种族。

而其实认真的来说，灵思一族并没有所谓的科技这样的东西存在，他们的科技便是来自于姆，而姆的力量则是来自于与灵结合之后演化所产生而来的。

话转回头，姆虽然说具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它还定有着一个弱点的，那就是姆不管再怎样的神通广大，毕竟也还是一个生命，有着其能力的底限在。

以灵思族母星上的情况来说，一棵成熟的姆，其能力底限大约可以与八百到一千个灵思族产生最密切的配合作用，而灵思族的各种生活形态，不论是生活、作战等等之类，也都是以一棵姆及其所属的灵思族为一个单位。

但是看看眼前，不管太始这个姆是如何而来的，毕竟在这里也只有太始单独一个存在着，可想而知，以太始这单独一个的存在，如何可以负担得起这整个精灵大陆上近百万的精灵存活？更别提还要再面对着天外的灵思、角翼、沙杷星人三族联军的重责大任！

在灵心的眼中，洋溢着活泼生机的太始，一点也没有叫人高兴的感觉，相反的，如此雄伟、充满无尽的生机的姆，才是真的叫人无比担心！

熟知姆的生活形态的灵心，更是清楚感觉到，这样的太始根本就是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力，来产生这样一个强大的能力与尺寸，要知道，姆的能力可是与体积的大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就是在母星上最老最强大的那一棵亿年姆，其型态与生机也远不如眼前的太始来得雄伟、活泼！

当然了，灵心更晓得，这种透支本身生命力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无法支持太久的，尤其，灵心更是知道，不管这太始到底是如何从人类的手中诞生的，人类必定有在其身上动过手脚！

但是姆就是姆，超出了自己本身极限的姆，最后下场也就只有灭亡的分了，这就是灵思一族所崇尚的自然之道！

因此，当灵心真的看见了太始，顿时忘记了敌我之间的分别，对于姆的关怀，远远的超过了这几千年来被太始阻挠的痛恨，也同时因为太始的存在，而马上想要改变自己一族的行动方针，姆的存在，在灵心的心中远远的超乎了任何的东西！

婆娑的枝叶无风而摇动，相当微妙的，翠绿色的叶子在彼此的摩擦当中，竟然会产生了纤细的光芒，无数星光般的光彩从太始的枝叶之间向下照射着，投注在灵心的身上。

灵心无比舒畅的发出了淡淡的哼声来，感觉上，身体里面的能量，正响应着太始所投射下来的彩光而活泼的游动着，抚平了刚刚一路走来的辛劳与疲倦。

这正是姆对灵思一族独特的能量调节作用，等同于人类最顶级、最舒服的休息一样！

至此，灵心对太始的身分绝无怀疑，若不是姆的话，又怎能如此轻易的调整他身体当中的能量，同时这也解开了他以及其他同伴们，对于在地球上的精灵同胞为何能够在地球上不断繁衍，甚至越来越鼎盛的疑问，要知道，离开了姆的灵思族，等于是断绝了生路的呀！

如今谜题解开了，原来在地球上的同胞们，压根就没有离开过灵思族的生命支柱呀！

不过，叫灵心相当伤心的另外一个疑问，也同样的解开了，那个疑问就是灵心始终怀疑着，为什么每一个精灵在见过太始之后，都会遗忘太始的模样，这一个疑问在见到太始的样子之后，灵心也就同样的了解了，原来，这并不是太始故意的行为，而是自己的同胞们本能的作为。

作为一个灵思族，不管是母族的他也好，还是在地球上生活的精灵也好，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愿意见到身为姆的太始的灭亡，也由于这种深深刻印在意识深处里的信念，在地球上的同胞们便采取了与母星上的同胞们相同的作法，那就是“刻意的遗忘”！

在保留了对太始的各种感觉之下，刻意的遗忘太始的模样，唯有如此，不管是灵思族的他，还是精灵族的同胞们，才不会因为知道太始的命不久矣，而悲伤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如母星上的族人们会刻意的去遗忘任何一棵姆的死亡一样，只是在地球上的同胞们，在本能恐惧自己将失去唯一的姆的感应之下，做得更彻底罢了！

“回来吧！太始，回到我们真正的母星去吧！你的情况已经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透过了与太始之间联系的光芒，灵心的心中喃喃的念着同样的一句话。

可是，一直到太始照耀在他身上的光辉完全消失之前，太始始终没有对灵心的心语做出任何的回应，只是静静的调整着灵心这几百年来，因为潜伏在精灵族当中而紊乱的能量。

伴随着点点星光逐渐的消失，太始的声音再度的传入了灵心的脑海中：“唉！你们就是这点不好，无论我怎么的努力，老是会将我的话给遗忘，这已经是你第三次说这种话了！”

灵心一愣，却又听到太始续道：“前两次你偷偷的潜进来，也是一见面就说要我回母星去，现在看来，我还是要再跟你解释一下了！”

语气中带着一点点的脱俗无忧的感觉，太始娓娓的说道：“我的根源虽然说是灵思一族的姆没错，但是早在我诞生之前，我便已经接受过了人类的生化科技洗礼，如今的我并不只是姆而已，而是融合了曾经盛极一时的人类生化科技的生物。”

“也许对灵思一族而言，我这型态是极为不正常的，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却是再正常不过了，一点也没有你所想像的那样透支着生命力，这样你懂了吗？不过说了也没用，等你离开之后，照样会遗忘我的话的！下次你再偷跑进来，我又得说一次！”

“对了，上次你有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为什么你好像都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敌对了呢？”

灵心一愣，刚刚从太始熟稔的语气中知道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潜入了，不过这也很正常，以灵心之能，这一两百年之中都找不到机会潜入这里，恐旧才不正常。

只是现在在听到了太始的疑问之后，灵心不由得摸摸口袋里的东西，同时在心里暗暗的苦笑着，他并非忘记了自己与太始之间的敌对，只是现在计画已经更改了，原本打算一来到这里就用强力炸弹将太始消灭的计画，已经将消灭太始那部分改成，把太始给接回母星罢了！

摇摇头，灵心闭口不答，只是将整个人紧贴在太始那粗壮的根部，感受着太始潜藏的庞大生命力的脉动。

好半晌，太始的苦笑声传来：“还是跟前几次一样呀！每次我问到这个问题你就是不肯回答！算了算了！你也该走了！”

灵心一愣，抬起头来望着太始那无比庞大的身影，还来不及说些什么，忽然之间，灵心的周遭狂风大作，一股陌生当中夹带着熟稔的深沉声音传进灵心脑海里：“果然又是你！”

随着声音传来，一道蜿蜒迅捷的碧绿身影从半空中飞快的俯冲而下，转眼问整个盘绕在太始庞大的树干上，随即一端下垂，来到了灵心的面前。

一看清眼前这青光的长相，灵心不由得心中一震，口中忍不住的惊呼道：“青龙！”

没错！这青光的真面目，正是感应到太始周遭有人入侵、而从百里之外飞快赶来的青龙。

青龙那巨大的头颅微微的一摇，原本随风而飘的嘴上触须匆然往灵心一伸，灵心只觉腰上一紧，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之下，灵心已经被青龙那比人臂还粗的长须给卷住了腰部，抬高到与青龙等高的高度。

青碧色的眼光申明显的流露出了强烈的敌意，青龙大嘴不张，一道心灵的通讯直接发往太始道：“太始，我早说过不要再让这一个家伙存在了，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侵入这里了，说什么我也不会放过他了！”

太始无奈的说道：“曰龙，别这么紧张，你也知道的，他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你这样开口要杀闭嘴要宰的，岂不是会吓坏他了！”

青龙眼光一闪，正待说什么却又听到太始说道：“更何况，当初我不也跟你说过了，因为有他的存在，所以在外太空的那些外星族群才不至于再派遣其他的人来，与其再让灵思族派遣我们所无法掌握的奸细过来，倒不如让灵心存在着，起码他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当初你不也是极为赞成的？”

轻轻的晃晃头，青龙冷酷道：“此一时彼一时，之前，我之所以愿意让他还活着继续兴风作浪，正是因为如你所说，掌握一个已经暴露的奸细，要比再去找其他潜入的奸细要来得安全方便，但是太始，你别忘了，现在局面已经不一样了！”

长须一颤，灵心顿时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青龙的长须传人了他的身体当中，灵心只觉得这股力量，直接的从腰部与青龙长须接触的地方往脑袋一涌，顿时脑中轰的一声，灵心再也不知道什么事了！

轻而易举的将灵心给弄昏了过去，青龙转过身来面对着太始，直截了当的说道：“太始，现在的局面已经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了，你我都知道，外星族群的大军已经确定再过不久就会到达了，再加上现在太初也已经出现了，你我都相当期盼的最后决战时刻已经即将来到了。”

“在这样的一个非生即死的重要时刻当中，你还让这个家伙留在身边只会坏事而已，难道这点你不知道吗？”

“太始，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虽然也是我们的兽王，但是你的职责只在于提供策画与补给，真正能够指挥得动我们的还是只有太初而已，如果你因为这个灵心而导致你受到伤害的话，先别说太初会有什么反应了，光是我也不会饶了你的，你应该比我还要清楚太初的脾气的，恐怕这个灵心的下场不会好过的！”

说话的同时，青龙一双原本就相当巨大的碧绿双眼，瞪的更是无比的巨大，颈后的翠绿长鬃随着青龙逐渐提高的声音，更是无风自动着，使青龙看起来更是威猛无俦，而且也充分的表示出了青龙的不满来！

而听青龙与太始之间的交谈，似乎他们所认定的太初并不是指贪狼星，相反的，他们所指的却是太初的精神，也就是亚艾。

也只有亚艾，是绝对不会容许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的，所以青龙才会有此一说。

久久，太始略带低落的叹息声音，慢慢的传进了青龙的脑海之中：“唉！你说的我不是不知道……也许是孤独太久了，这个来自灵思族的灵心，对于我这个同样由灵思族的姆所改造而成的太始的感情，让我品尝到了特别的感受，叫我实在是不忍让他就此死于非命！就算是我一时心软吧！青龙，你就放过他一条生路吧！”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放过他吧！不过，也不可以再让他留在这里了，还是让我带走他吧！不过太始，你要记得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了！”

相当出人意料之外的，凭着太始的一句话，刚刚原本还相当坚持的青龙，竟然一瞬问由威猛的神态转变成了温驯小蛇的样子，相当干脆的顺着太始的意见，只除了不准灵心还继续留在这里的坚持而已！

青龙如此突兀的转变，叫太始不由得也吃了一惊，呐呐的说道：“青龙，你……”

眼中似乎是含着笑意，青龙截口道：“我怎么了？”

太始一滞，随即同样的语中带笑道：“好你的青龙，想要提醒我，也用不着这么吓人吧！”

原来，当初灵心在当上了精灵某族族长之时，在接受太始的祝福当中，太始与青龙便已经发现到灵心的真实身分。在当时，负有守护着太始之责的青龙，便立意要将这个潜入精灵族当中，还占有如此高位的灵心给杀掉，以求一劳永逸。

可是，以灵思族的姆为蓝本所变化而来的太始，却因为本能当中的姆的部分，与身为灵思族的灵心起了共鸣，本能的产生了对灵心的维护之意，因此，便用了上述的理由说服了青龙，让灵心继续的留在精灵族当中。

只是，青龙虽然是被太始所说服，但是对于灵心始终是放心不下，因此在前两次灵心偷偷潜进来时，青龙便想要下杀手，只是因为太始的阻挡而一直未能成功。

对此，青龙这才发现到灵心这个灵思族，对于身上起码有一半以上的组成，是同样来自灵思族的姆的太始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在，因而使青龙对此不由得感到相当的忧心。

可想而知，今天的灵心可以对太始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其他的灵思族不也都一样！

这个时候，青龙真的是有点庆幸着幸好太始无法自我行动，而使所有对敌抗战的行动全都落在他们四圣兽的身上，否则，凭着灵思族对于太始本能的共鸣影响之下，这地球早已不存在了。

终于，一直没有机会向太始好好说出他心中疑虑的青龙，恰巧的抓住了这机会，巧妙的提醒了灵心这灵思族的存在对于太始有何影响，而太始毕竟也是带领着四圣兽以及无数圣幻兽守护地球数千年的杰出生命，几乎在瞬间就了解到青龙的用意了，因此，当青龙带着灵心离开太始的时候，太始忍不住传给了青龙一句话：“青龙，我了解了，下不为例！”

淡淡的点点头，青龙一边起飞一边回应道：“都是老伙伴了，也不用言谢了，只是得好好的想想该怎么解决精灵族的内乱，刚刚我一路飞来，精灵族真的是乱得可以，都吓了我一大跳了！”

“嗯，事情始末我已经知道了，等你送走灵心之后再过来找我吧！我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

这时候，青龙已经飞出了老远，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听到了没有！

“后来呢？”

似乎是听出了兴趣来，在听完了凯特转述他们在太始身边接受太始治疗时，因为与太始心灵相通而感应到的一切事情之后，见到凯特住嘴不再说下去，力奥忍不住急忙问了起来。

凯特双手一摊，微微一笑道：“后来？后来就是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伤都已经好了，太始在青龙回来之后，便要求青龙带我们来这里，先把这群气疯的精灵族给带回去，他自会亲自向所有的精灵族人解释！”

听完了凯特的转述，力奥不由的一愣，怀疑的问道：“就这样？”

凯特摆摆手，促狭的反问道：“不然呢？你以为还会有什么吗？”

力奥一滞，这倒也是，总不能叫凯特说青龙是怎么带他们来的吧！想也知道，青龙这么大一条，就算再来十队的死神小队也坐得下，还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过，想到这，力奥忽然想到，那青龙呢？青龙既然送凯特他们过来，怎么现在都没看到？

似乎知道力奥想要问什么事情，凯特摆摆手道：“呵，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是不是要问青龙去哪了？呵，秘密，以后你就知道了！”

给力奥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凯特拍拍手，吸引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大声的说道：“好了好了！大家卖力一点，等一下我们还要到其他两个地方去呢！”

说完，凯特也不再理会力奥，转身投入了挖掘古代兽卵的工作当中，而力奥则是被凯特唬的一愣一愣的，什么时候，凯特竟然会说精灵语了？

本能的拉拉自己身上有点老旧的兽皮衣，葛带着相当紧张的心情，慢慢的走进了这间相较于其他屋舍显然比较完整、但是却也更加漆黑的屋子当中。

边轻手轻脚的走进屋子里面，葛忍不住在心中暗暗的纳闷着，自己的这个老师先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大半年，现在，匆然又这样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还传声要自己过来，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

在经历了这大半年的日子，葛已经不再是半年前那个刚刚从奴隶营当中逃出来的奴隶小子了。

在这半年多以来，身为底下数千人的首领，使葛逐渐培养出了身为一个高位者的威严，除此外，半年来日夜苦练亚芠所传授的不知名武功，感觉到自己的实力日益飞涨，让葛更是充满了自信心，这个时候面对着亚芠，当然不再像是半年前那样战战兢兢的了。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葛就不再敬畏亚芠了。

相反的，随着自己的实力更加提升，葛也更能够了解到亚芠的实力深不可测，光是亚芠随口传授给他的这一套不知名武功，就足以让他在这半年之中实力三级跳般的往上飞升，不但让他打遍了手底下这群人无敌手，就连自己偷偷的跑到外面去试刀，也鲜少遇到敌手。

也因此，葛对亚芠的敬畏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深，要不然，在这半年来，葛随时可以领着手下的人离开这里，要知道，葛除了亚芠传授给他的那不知名的武功斗气没有传给手底下之外，其他他会的他手底下的人也几乎都会了。

凭着葛以及他手底下的武力，早就已经征服了沙漠周围的几个城镇，而且更是把其他势力设在这个沙漠区域当中的奴隶营，也暗暗的控制了起来。

表面上，葛的手下虽然还是之前所收留的那一群，甚至还要更少，但是事实上，葛在黑暗中的势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当然了，既然已经是身处于高位，心态又已经有所转变，尽管心中的敬畏不减，但是表现在外的神态当然会有所不同了。

关于这一点，在葛还没有踏进这间屋子之前，亚芠便已经知道得相当的清楚了。

要知道，亚芠离开这里的这半年间可不是白混的。

在这半年之间，亚芠除了透过北斗的情报系统，彻底的了解这块魔族大陆的种种传闻与消息之外，更是带着苏兰亲自走遍了整块大陆的每一寸土地，可以说，现在的亚芠，几乎是远比一个在这块大陆上土生土长的魔族人还要了解这块大陆，比起了半年前，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了，就算是对其他方面有多加注意，亚芠对于葛这个生平头一个开山大弟子的注意力，也是远远超乎其他消息的。

在这半年当中，葛在级的策画与协助之下，采取了蚕食与逐渐取代的手段，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死神沙漠盆地周围，分别属于比里丸部族的三座城镇、二个奴隶营，与爱浓部族的两座城镇、一个奴隶营，近八成以上的有生力量。

当然了，在短短的半年之间能够有如此的成绩，除了与级的策画脱不了关系之外，亚芠所留给葛然后由葛教给其他人的武学也是重大因素。

由亚芠手中所流露出来的武学，哪一项不是经过千锤百链？

在这些属于人族精锐武学的薰陶之下，尽管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也足够将葛一行人的实力提升不下十余倍，对付几个只有一般魔族士兵守卫的沙漠边荒城市，当然是不在话下。

但是尽管如此，葛现在手上所掌握的城镇以及可控制的魔族人数，也是不容小觑的，要知道比里丸与爱浓这两个部族的总人口，也不过是在百万上下，而葛手上所掌握的最少有二十万人以上，尽管都是些低下的奴隶，或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一般人（以魔族的标准而言），但是如果长久发展下来，在此消彼长的作用下，相信想要完全蚕食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可不是妄想。

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最理想情况，前提是在葛的势力发展到足以对抗两个部族的力量之前，都

没有被发现，可以说，现在葛的势力发展是在与时间赛跑当中。

依照葛现有的条件来说，同是奴隶出身的葛，更容易获得奴隶的认同加入，而在这个偏远荒凉的被遗忘角落，更让葛占有着绝佳的地利。

在占有了地利、人和的两个绝佳条件之下，现在葛唯一的困境便是天时了，越晚被两个部族发现，葛的势力发展得就会越大越坚强。

不过除了时间这个因素之外，葛也有着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便是他有一个绝代的老师。

在亚芠的支持下，葛将亚芠所教给他的武学转而传授给他的部族，有了人族最顶尖的武学技术作为支持，再搭配上打一出生就在艰苦繁重的工作环境下成长，被逼迫的锻练出了一身远比一般魔族人要来得强健的体魄的奴隶，这样的一个奴隶军团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来成长，一定会具备有相当骇人的实力的。

不过话说回来，葛目前最欠缺的也就唯有时间了。

葛一方面要尽量的预防已方的发展被比里丸与爱浓这两个部族发觉，避免己方的羽翼未成之前，就被双方攻击而惨遭灭顶之祸，另一方面，葛心中也谨记这亚芠给他的一年时间限定，眼看着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别说是统一整个大陆，就是要面对着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当中的任何一个，葛也没有这个自信，因此这段时间以来，葛几乎是身陷在缓与急的矛盾之中。

而今，亚芠终于回来了，不知怎的，葛似乎是觉得心中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走进了黑压压的屋子里面，尽管面对着一片漆黑的景象，但是这半年来苦练的结果，很快的就让葛发现到了在屋子的角落当中，有着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的气息存在着。

毫不犹豫的，葛马上转身往那角落走了过去，在气息前面几步之处停了下来，弯下腰来，恭恭敬敬的叫了声：“老师，您回来了！”

这时候，眼睛已经逐渐适应屋子里面灰暗的光景，葛看清楚了，在他面前的果然是两手背负在后、背对着他、满头白发无风自动的亚芠没错！

轻不可觉的，亚芠微微颔首道：“嗯，看来你这半年可没有白过，尽管为师我并没有刻意的隐藏，但是能够在走进来的同时马上就发现到我的所在，的确是有进步！”

葛微微的愣了一下，这才会意过来，原来亚芠是在称赞他有所进步呀！

不好意思的搔搔头，葛忍不住谦虚道：“这都是老师您的教导有方！”

轻轻的转过身来，亚芠眼中金银光彩一闪，轻笑道：“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师的什么也没有教你，顶多只是告诉你一点诀窍罢了，有这个成就都是你自己辛苦换来的，很不错！”

“嗯！看你的样子，似乎已经能够产生斗气外发的地步了，在你族中有这等成就的人，已经算得上是一个高手了，真是不错！”

“不过，葛，你千万不可为此而感到骄傲自满，须知你在为师的眼中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刚刚才学会爬的婴儿，还有待努力！”

先是夸赞了一番，然后亚芠又是把把葛批评一番，对于亚芠的评语，葛倒是虚心的全部接受。

尽管明知自己在族人面前已经称得上是一个高手了，但是面对着眼前的亚芠，葛也知道自己与

亚芠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

尤其是现今修炼有成的葛，眼光较之半年前不知道要宽广上多少倍，但是对于亚芠却依旧是有如半年前那样，只觉亚芠实在是深不可测，因此，亚芠的批评非但没有引起葛的不悦，反而更激励起葛的斗志来。

将葛的表情瞧在眼里，亚芠心中暗暗的点点头，葛不愧是他开山的大弟子，如果今天仅仅为了这么一点的小成就就沾沾自喜起来，那么以后葛的进步也有限了，如今葛的表现让亚芠相当的满意。

匆而，亚芠眼中的银光大盛，璀璨的光芒教葛一阵心慌，不知道亚芠为什么会忽然有这样的表现？

就在葛心中战战兢兢的时候，亚芠的眼中银光敛去，皱起了眉头问道：“葛，你身上的斗气似乎有点奇怪，虽然为师还是可以察觉出些许来自灭血魔功的影子，但是性质似乎有点不太一样，你这半年来是有了什么奇遇吗？”

一听到亚芠的说法，葛忍不住的大惊失色，要知道，在极端重视师承的魔族当中，亚芠的这种疑问，几乎就等于是在说葛有背师另投的怀疑，这可是最大的忌讳。

因此，一听到亚芠的话，脸色大变的葛顿时矮了半截，双膝落地的高呼道：“老师，学生绝对没有背师另投，学生这一身的斗气全都是来自师傅您所传授的！朱雀姊可以替学生作证，学生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欺师灭祖的事情来的！”

见到葛匆然这么大的反应，亚芠反倒是被葛给吓了一跳，连忙的往前几步，半拉半扯的硬是把葛给拉了起来，有点啼笑皆非的说道：“葛，你这是在干什么？为师什么时候说过你欺师灭祖了？只是有点好奇你身上的斗气是怎么一回事罢了，你还不赶快起来！”

听到亚芠的说法，葛这才真的是松了一口气，随着亚芠的拉拔顺势站了起来，半晌，在亚芠的主导下，师徒俩这才分别的坐下。

一坐好，葛便追不及待的说道：“老师，学生身上的斗气是可以解释的，请您先听学生说！”

看到葛的样子，亚芠真的是啼笑皆非，不是很清楚魔族这种尊师重道到近乎不可思议的心态的亚芠，对于葛的表现有种小题大作的感受。

但既然葛对于自己身上的斗气这么急切的想要解释清楚，亚芠当然也是不反对，因此在亚芠的示意下，葛很快的说出了自己这一身斗气的由来！

原来，当初亚芠虽然将血兽王的灭血魔功传授给了葛，但是毕竟这灭血魔功是来自人类的创作，虽然性质与斗气相当的类似，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斗气心法，与葛这个魔族的体质多少有点不合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葛在勤快的练习灭血魔功的一个月之后，就发现到不对劲了。

原本葛在敬重亚芠的心态之下，以为修炼当中所感觉到的不对劲，只是过渡时期而已，只是没想到越练这不对劲的感觉不但没有消失，反倒是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甚至连级也感觉到葛的不对劲了！

最后，在级的百般敲边鼓、探口风之下，级终于知道葛为什么会不对劲了！

俗话说的好，所谓旁观者清，一方面级的见识可不是葛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可以比拟的，另一方面，级对于亚芠也没有像葛那样盲目的相信、敬重，因此，级很快的就发现到葛的问题

之所在了，应该就出在亚芠传授给葛的武学身上。

后来级花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再加上葛真的是觉得越练越有问题，因此终于在级的说服之下，答应停止对灭血魔功的修炼，而也是在这个时候，级才想出了不管是用哪种方法，一定要去弄来一个魔族自古相传下来的斗气心法来让葛瞧瞧，看看与亚芠传授的灭血魔功有何不同！

也因为为了解决葛身了的问题，级跟葛商量之后，最后终于决定要占领沙漠中的几个重要城镇，然后强制的将收服过来的一些有修炼斗气的魔族人，硬是抢夺似的把他们藏的斗气心法弄过来！

毕竟若非如此的话，在这块以实力至上为真理的魔族大陆上，去哪弄来真正的魔族斗气心法来？

在经过了几个不是很强的斗气心法比对之下，葛终于发现到了，最大的症结是在于人族的心脏与魔族的核的差异上了。

以亚芠所传授的灭血魔功来讲，功力行经心脉促进血液流动产生不可思议能力所用的方法是“引导”，但是魔族的斗气心法当中，对于凡是有牵扯到魔族器官当中与人类心脏地位、作用类似的核时，引导出核的力量所用的是“刺激”，用自己本身的力量，去刺激核产生作用而达到斗气的凝聚发挥。

葛依照着自己的发现，小小的改动了一下灭血魔功里有关对核作用的部分方式，果然，这一试之下，葛觉得修炼灭血魔功引起身上不对劲的地方，顿时少了很多。

尔后，随着葛所占领的地盘越大，掠夺而来的斗气心法越多，在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礼的圣理之下，葛参照着众多的斗气心法，很快的就把亚芠所教导的灭血魔功改得面目全非，也就成了现在亚芠口中所说的，有点奇怪的斗气来！

说完了，葛不由得忐忑不安的望着亚芠。

现在他一身的斗气虽然还是源自灭血魔功，但是很大一部分早已不是当初亚芠所教导的样子了！在葛的心中，这样的结果几乎就跟背师另投没两样，因此他实在是相当的害怕亚芠会治他一个欺师灭祖的大罪，因此在说完之后，不由愣愣的望着正闭目沉思的亚芠。

而亚芠在听完了葛的叙述之后，倒没有葛那么严重的想法，反倒是葛对于自己在修炼灭血魔功的过程当中，所引起的身体不适的感受修改的成果，叫亚芠相当的感兴趣，同时也暗暗的懊恼自己还是太过于托大了，以为自己已经相当了解魔族人的身体，却忘记了越是高深的武学，越是忌讳有所偏差，那可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结果呀！

今天葛在修炼了修改版的灭血魔功之后，不但没有事，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成就，除了表示葛实在是一个走运的家伙之外，实在是没有其他好解释的了，胡乱强练与体质不适合的武功不但没出事，还能够有这一身的成绩，真的是除了说葛运气奇佳之外，再没有别的说法了。

至于葛所担心的事情，压根就没存在亚芠的心中，尤其是当亚芠在随后听到朱雀所传来的，葛在这段时间所担心亚芠不悦他练习其他武功的想法时，亚芠更是嗤之以鼻。

要知道，亚芠今天的成就，除了来自于他母亲打小为他筑下的天心诀之外，就只有一小部分的家传，除此以外，其他的都是亚芠在生死的战斗当中，广纳百家精华、去芜存菁所千锤百链而来的，要说对于老师教导的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遵守的话，那亚芠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就了，因此对于葛心中的担心，他除了在心中暗笑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不过，亚芠当然是不会跟葛说出自己的想法的，就让葛在心中存有这个想法，让他多敬畏自己一点也不错！

心中有所决论之后，亚芠睁开眼睛站了起来，慢慢的走到见亚芠站起来同样也跟着站起来的葛的面前，微微仰头望着葛那鳞片尽去而一片光滑的成熟淡蓝脸庞（注），微笑道：“葛，为师对于你一身的斗气相当的好奇，同时也算是考校你的进境吧，跟我来！”

说着，亚芠缓缓的走向屋外，步入了阴暗的街道角落当中，而葛则是在一愣之下，连忙的跨开脚步，跟着亚芠的身影走了出去。

尾随着亚芠的身影，葛由慢而快，由缓而疾的穿过了已经修整过但依旧是让人感到一股岁月沧桑的古老、荒凉街道，跨出了这一个住了半年多的古代城市遗迹。

跟着亚芠行动的葛，再一次的体会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差异所在，明明就看到亚芠的身影在自己的面前缓缓摆动跨步着，但是无论自己的脚步跨得有多大，步伐有多快，甚至最后还逐渐的由走而跑，由跑而奔，但是却始终无法追上眼前亚芠那似缓实疾的悠闲身影。

发觉到自己无法追上亚芠的时候，葛干脆放弃了追上亚芠的念头，脚步自然而然的一缓，就在葛一缓的时候，彷佛是心有灵犀一般，亚芠的速度竟然也同时的跟着一缓，那悠闲的身影依旧与葛保持着三公尺的距离。

缓下自己脚步的葛，终于有多余的心力来注意到亚芠的身影了。

藉着天上淡淡的月光，葛微妙的发现到，在亚芠那看起来就跟一般人在走路一样的身影上，存在着他无法理解的某种奥妙在。

无论是摆手也好、跨步也好、或是身影的偏移也罢，越看，葛越是感觉到充满着某种奇异的节奏，那是一种明明没看过、没有见识过，但是却让葛感到他应该是无比熟悉、是他应该知道的奇异节奏。

不知不觉的，越是将全副精力投注在亚芠的背影，葛的身体摆动、手脚起落，越是自然而然的模仿起亚芠的举动来。

亚芠一抬脚，葛也一抬脚，亚芠一摆手，葛也跟着一摆手，亚芠的身影微向右偏，葛的身体也跟着往右偏，慢慢的，葛的行动几乎快跟亚芠同一节奏了。

刚开始的时候，葛因为身体本能的模仿所产生的不自在，而使得葛的速度变得相当的缓慢，幸好葛的速度有多慢，亚芠的速度也跟着有多慢，彷佛是亚芠的背后长了一双眼睛看着葛一样，配合的相当好。

逐渐的，当葛的手脚、身体慢慢的适应了新的走路方法之后，葛的速度开始一点一滴的往上增长着，而亚芠同样的速度也跟着往上提升着，到最后，葛的走路方式几乎跟亚芠一模一样的时候，葛的速度已经提升到比刚刚他全力奔驰还要快上那么一丝丝，但是葛却全然没有刚刚全力奔驰的吃力感，他只是傻愣愣的呆望着亚芠的背影，有点近乎痴呆的尾随着亚芠走着。

相较于葛的傻愣思考，走在前头的亚芠则是有点讶异于葛的灵敏反应，心里暗暗的欣喜自己的学生倒还真不错！

在刚开始时，亚芠本来只是想要领着葛到城市外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试试葛这段日子以来的功力进展情况罢了，只是没想到在移动当中，他发现到葛竟然开始模仿起自己的身形，而且还越模仿越像，这叫亚芠的确有点吃惊。

要知道，最早完美的体验到风之形、风之命、风之心的亚芠，早已在日常一举一动当中，把风的一切融入了他的行动当中，虽然没有刻意展露，但是亚芠的一举一动莫不充满着风的灵韵，给人一种似缓实疾的感受，一般人就算知道了想要刻意的模仿，也办不到。

只是亚芠没想到这对于风的一切毫无所感的葛，竟然会就这么唯妙唯肖的模仿起他的风之身法来，尽管只是徒具其形而不蕴其灵，但是这也相当的不简单，可以说是葛的一个机遇了，如果葛能够从亚芠的身影当中体会到风的灵性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为此，亚芠特地引导着葛跑了好长一段路，看看葛这个学生会不会真的体会到风的灵性！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亚芠终于有点惋惜的发现到，毕竟这是无意之举，能够完全模仿自己的动作，已经是葛目前所能够达到的最极限了，而这个时候，居住的古城早已经变成了银色沙漠之海远端的一个小黑点了。

发现到葛已经到了极限，亚芠不再继续的走下去，停顿下来。

整个人的动作几乎已经达到了与亚芠同步的葛，完全没想到亚芠会忽然的停止，一时之间，因为亚芠的停顿竟然造成了葛行动的停摆，失去自我平衡的葛竟然就这么往前一倾，跌了个滚地葫芦，弄得自己满头满脸的沙土！

好半晌，挣扎着站起来的葛，一边呸呸呸的吐着不小心吃进嘴里的沙子，一边疑惑的看着四周的景色，心中纳闷的想着，怎么才一会光景，自己就来到这里了？对于途中模仿亚芠的过程，葛似乎在一时之间遗忘了！

见到葛傻愣愣的模样，亚芠微微的一笑，刚刚那种情况算是葛一时的机遇了，原本以葛的能力，根本不可能理解到亚芠对风体会到的一切，但是在机缘凑巧之下，葛竟然意外的学会了某一部分，虽然说只是很肤浅很微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葛日后的修为逐渐的提升之后，凭着现在所学到的这点皮毛为根基，会让葛远较当日的亚芠不知道轻易多少倍的体会到风的一切。

不过对于这种领悟讲求的是灵性与顿悟，一切在潜移默化之中，说穿了反而对葛不好，因此亚芠也不对现在完全摸不着头绪的葛说什么，只是淡淡的唤道：“葛，对为师的我打一掌看看！”

乍听到亚芠的话，葛不由得大愣，随即狐疑的看着脸上挂着微笑的亚芠，好半晌，葛终于从亚芠的双眼中读出了亚芠并非在说笑。

在基于魔族人天生直来直往的个性使然，以及葛明确的知道这就是亚芠所谓的试验他的进步的方法，再加上葛对于亚芠深不叮测的实力有着无比信心，深信自己无论如何也伤不了自己的老师的缘故……

“咿呀！”

怪叫了一声，葛猛的从地下往上窜起，四乎八稳的在亚芠面前五步之处扎了一个相当标准的马步，右手成拳紧缩在腰肋之下，拳面朝前拳眼朝外，左手横过肚腹虚握着青筋外露的右拳，是一个标准的正拳架式。

既然自己的老师目的是要测试自己的功力进展，那葛也没什么好客气的，当然是拿出了这个他不知道已经打过几千万次，熟到不能再熟，是最简单但也是葛自认最强的架式来了。

看到葛的架式，亚芠轻不可觉的微微一颔首，虽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葛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标准架式出来，倒也可以知道葛这段时间真的是下过苦心，相当的不简单。

微微的一笑，双手自自然然的往后一抚，背负着双手，亚芠淡淡的说道：“葛，来吧！”

注：

魔族人在幼年时期全身会长满柔韧的鳞片，以保护幼年魔族那柔软的身躯，待长大之后，体表的鳞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脱落，根据魔族人的说法，身上的鳞片越少的，那就代表着实力越高，因为唯有实力越高的魔族人，才越不需要一身柔韧鳞片的保护。

同时，鳞片的脱落也是代表着魔族人逐渐成熟的时机，当最基本的魔族人脸上的鳞片全都掉落的时候，就代表着该名魔族人正式成年的时候。

第八章。天魔功现

听到了亚芠所说的话，葛双眼那深蓝到在这银白的月光下转变成了幽黑的不可思议的瞳孔，猛的一缩。

亚芠那淡淡的一句话，忽然的在葛的心中掀起了无尽的狂涛。

虽非刻意，但是以往亚芠在葛心中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再加上随意的一个举动，无不营造出了亚芠身为一个老师最高的形象与自信，一瞬间，竟然在葛的心中塑造出了一个无可抵御的印象，让亚芠的身影在葛的眼中无限的飞涨，成为一个葛自认无法对抗的浩然巨人，教葛不由得心中一怯，正拳的架式也为之一松。

察觉到自己学生的异样，战斗经验无比丰富的亚芠，顿时理解到自己的无心作为，竟然让葛产生了怯弱的感觉，心中不由得一讶，同时也有一股歉疚。

虽然当初收下葛这个异族徒弟，是自己计画下的刻意作为，但是若非亚芠对他相当赏识的话，也绝对不可能会收下葛这个学生的，因此，亚芠可是真心的在教导着自己这个异族的开山大弟子。

现在，看到自己无意的作为，竟然让自己的爱徒在心中留下了一个无法抵御的印象，如果葛是敌人的话那倒还好，但葛可是他的头号大弟子，这样也未免太糟糕了，而且这个问题如果没处理好的话，搞不好葛的一生就因为这件事而毁了，偏偏这种个人心理上的问题是最难办的。

不过亚芠毕竟是亚芠，对于别人来讲相当难办的问题，亚芠在略一思考之下，顿时有了解决的办法。

这时候，在葛的面前，原本那高不可攀的身影就在亚芠心念一动之际，仿佛是九天轰雷般的，一瞬间，一股庞大无比的气势由亚芠的身上散发出来，向来平静无波、宛如深山静潭的双眼忽然一反平常的寂静，恍若化身为怒海奔腾的大海般，散发出了无穷无尽的战意。

恍若实质般的疯狂战意，透过了亚芠的目光直直的穿进了葛的内心，猛烈的挑起了葛心中潜藏的疯狂战斗意志。

毕竟是身为战斗人种的魔族人，被亚芠这么一刺激，受到心头汹涌的战斗意念所影响，葛只觉浑身一阵火热，原本微微发颤的拳头，在一瞬间紧握起来，略带狰狞的脸孔，受到了战斗意念的催发显现得更加的猛恶，浑身不知名的斗气，也在葛的意志下疯狂的涌动着。

毕竟是身具精神异力的亚芠，能够凭着精神异力叫意志薄弱的人战意全失，当然也能够凭着精神异力激发出人强烈的战斗意志来，当然，这也要葛配合，如果葛心中怯弱的话，那亚芠这一番作为只会摧毁葛的意志，让葛永远成为一只望风而逃的胆小狗儿罢了！

不过向来自信的亚芠，怎么会选到一个内心怯弱的人为弟子呢？

对于自己这个学生，亚芠可是相当的有信心！

见到已经激起了葛的战斗意志，一瞬间，亚芠身上所发出来的气势，竟然完全的消失无踪，如

此强烈的反差，顿时让原本激出无比炽烈斗志的葛一阵难受。

在失去了最大的抵抗要素之后，沸腾到最顶点的斗志无处可发泄，疯狂高涨的斗气更是促使葛不吐不快！

“啊！”的一声大喝，不假思索的葛，右拳匆然腾起了彷若来自九幽地狱之中的黑色斗气之焰，右手疾若闪电般的笔直往亚芰打出，直接的打中了亚芰的胸腹之问。

打出这一拳，葛只觉心中有着无比畅快的感觉，虽然这一拳快到连葛自己都无法形容，但是，从出拳一直到击中亚芰之前为止，葛在冥冥之中感觉到，这一拳不但是这半年来唯一打出最最完美的一拳，而且也是他凝聚了自己全身功力的最大一击。

但是，当拳头真的碰到了亚芰的身上时，奇异的变化却教葛不由得脸色大变。

葛只觉蕴含了他全身力量的这一拳，一接触到了对方身体，拳头上的斗气竟然完全的停顿了下来。

既没有往亚芰轰过去，也不是那种受到强大的抵抗力而被反弹回来，就是纯粹的停顿下来。

那停顿下来的庞大斗气在短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完全充斥着葛的右拳，让葛感觉到自己的拳头好像在那一瞬间被自己所发出来的斗气给弄得涨痛欲裂。

就在葛痛得差点要叫出来的时候，眼前的亚芰眼中银光一闪，莫名其妙的，葛拳上的斗气竟然就这么完完全全的消失无踪！

一失去了斗气，葛整个人也彷若失去了全部的力量，原本的惨叫变成了无力的吐气声，整个人也软倒在亚芰的面前，连带着葛的拳头也离开了亚芰的身体。

亚芰脸色相当古怪的看了葛一眼，亲身体会让亚芰察觉出葛所练出来的这古怪的黑色斗气，有着某种相当奇特、诡异的特性。

也许，葛目前的斗气所引发的攻击力，比之死神小队的队员来说要弱上许多，说夸张一点，甚至连最弱的死神小队员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但是，葛这斗气的诡异性质，却让葛以十分之一不到的力量，而拥有了死神小队员们三分之一左右的攻击力。

不用低下头来，亚芰也清楚的知道，现在在他的胸前正印有一个相当明显的拳印，那是葛所留下来的。

在这一个清楚得过了分的拳印周遭，很明显的出现了衣服仿佛是受到了某种侵蚀性很强的东西所侵蚀过的痕迹，而这正是葛的斗气所蕴有的，让亚芰有点措手不及而疏于防范的侵蚀特性，使得葛在他的胸前留下了一个拳印来。

有点讶异于葛这套斗气的诡谲奥妙，亚芰不由得兴起了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理，好不容易终于等到葛喘了口气稍微的回复过来，亚芰淡淡的问道：“葛，你这套斗气是如何运行与运用的，说来听听！”

大大的吐了一口气，葛恭敬的站在亚芰的面前，像是爆豆子般的很快说出了一连串的运行方式。

当葛报告完之后，见到亚芰的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还以为自己是哪边练错了，连忙开始解释起，自己的这套斗气是依据哪一门斗气心法，又是根据哪一点来改变，改变之后又有什么结果，一一的说了个明白！

好不容易葛终于解释完毕，不由得忐忑不安的望着亚芠，等待亚芠的评论，就怕自己还真的是练错了。

其实关于这一点，葛倒是多虑了。

原先亚芠之所以皱起眉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亚芠可以听得出来，葛的这套斗气其实基础还是在于他教给他的灭血魔功上，只是，葛这样东插一些西改一点，不知怎的，竟然让这一个灭血魔功变得面目全非。

等到葛近乎多此一举的解释之后，亚芠忍不住的询问起，当初葛所获得的各种魔族斗气心法的原始功用在哪里，这样总算叫亚芠心中大概有个底了，但是同时也叫亚芠感到无比的惊讶。

说实在的，原先葛所获得的斗气心法当中，虽然并不是魔族里面高级的心法，但是里面的种类却是无所不包，什么号称练成了能够让人拥有无敌神力、什么光风水火属性、什么高破坏力、高治愈力、高防御力的，听得叫人眼花撩乱的。

不过托葛多嘴的福，亚芠这也才有办法顺利的听懂葛的这个诡异的斗气，原来一切的问题还是出在于灭血魔功以及葛本身的身上。

原本，葛在修炼灭血魔功出了问题时，在级的说服下，本来只是要借鉴其他斗气，来改善灭血魔功不适合魔族人修炼的部分，谁知道，葛虽然是藉着那些获得的斗气心法一知半解的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在借鉴的同时，葛多多少少也吸收了一些其他斗气心法的特质。

只是当时的葛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相当普通的斗气心法，当这些斗气心法的特点，结合上灭血魔功这套由人类所创造出来的非正常斗气心法之后，竟然衍生出连葛也预料不到的特性来，最明显的是，改善后的灭血魔功从原本的对生物血液的强大威力，扩散到了对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而且还额外的多出了亚芠所感受到的、相当特殊而诡异的侵蚀特性，那是一种对生物、非生物、甚至是各种能量都具备相同功能的侵蚀能力。

当然了，现在这只是亚芠的推论，详细的情况亚芠还是需要好好的采究一番。

“有名字吗？”

忽然的出声询问，亚芠确确实实的吓了葛一大跳，直到亚芠问了第二次，葛这才会意过来，原来亚芠是在问他这套斗气有什么名字呀！

葛马上带着有点结结巴巴的声音回答道：“有……有…的！”

亚芠睁开眼睛再一次的询问道：“什么名字？”

葛连忙说道：“天魔功！老师，我替这套斗气取名叫天魔功！”

亚芠奇怪的看了葛一眼，葛慌忙的解释道：“因……因为这一套斗气是老师您传给学生的第一套武学，而且您的外号又是叫做‘银月恶魔’。”

脸上不禁显露出了一种相当怀念、崇拜的神情，用越来越流利的话，葛缓缓的说道：“学生至今还深深的记得当初第一次遇见老师您的景象，那时候，学生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毫无生路，正闭目待死当中，可是那个时候，老师您却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神祇那般，不但解救了学生的一条性命，而且还不嫌弃的教导了学生这么多高深的武学，因此，为了纪…纪念老师您的教导，所…所以……”

越说，葛头上的双角越出现蓝色的光泽，由浅而深的，话也由流畅开始变成了有点结结巴巴，显示出有点不好意思来，最后甚至还说不下去了。

亚艾深深的望了葛一眼。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葛的心目中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在，说不感动那是骗人的，不过亚艾毕竟是亚艾，不习惯把自己的内心情感表露在外的他，很快的闭上了双眼，慢慢的品尝着这师生之间的温情。

心中一动，亚艾摆了摆手示意葛先行回去，葛见到亚艾的手势，心里虽然疑惑不解，但是他还是不敢违背亚艾的指示，只得慢慢的走回去，只留下亚艾那独自站在沙丘上的身影。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葛的背影已经完全的消失在亚艾身周三公里之内时，在亚艾的身边，忽然的，一个温柔的声音传进了亚艾的耳中：“怎么了？大老远的就看到你站在这？”

“……”

没反应，亚艾对于这个声音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紧紧的皱着眉头，仿佛此时他的心中正在思索着什么困难的问题！

声音对此彷佛是相当的司空见惯，见到亚艾没有任何的反应，同样的话又再问了一次，而这次亚艾终于有反应了。

松开了紧皱的眉头，闭上的双眼也张开来，就在此时，如果有外人在此的话，恐怕会相当的惊讶，因为此时在亚艾的面前，竟然有一个充斥着柔和光辉的“天使”从天而降。

绝对没有错，那是一个浑身绽放着圣洁光辉、背后有着一对足有两公尺长的光辉羽翼正缓缓拍动着的美丽身影。

对于天使的来到，亚艾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吃惊，缓缓的说道：“姊，你来了！”

从天而降，被亚艾称呼为姊姊的天使，缓缓的落到亚艾的面前，那张无法用漂亮来形容的清秀脸庞，因为温柔的笑意而产生出了相当圣洁的味道，叫人无法忽视她突出的存在感。

“天使”的双脚轻轻的点地，背后翻腾的双翼在作出了一个灵巧的舒展动作之后，原本附在羽翼上的光芒一敛，或者该说是这对由光辉所组成的羽翼，丧失了原先凝固的型态，化成了满天的光点缓缓的消失于无形。

而这个时候，藉由满天的光点，“天使”的面貌终于完全的展现在亚艾的面前了，这个天使不是别人，正是满心充满着对亚艾的爱意、但是却不得不克制着，而让自己成为亚艾“姊姊”的苏兰。

来到亚艾的面前之后，苏兰身上的琉璃状魔幻铠钟微光一闪，缩入了苏兰的魔法袍之中，亚艾眼中极快的闪过了一抹对于苏兰略带苍白的脸色的怜惜，轻轻的开口道：“姊，你怎么有空过来？”

苏兰嫣然一笑道：“黄星长老要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们的情报刚刚收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亚艾心中不由得一沉。

今天他才刚刚离开黄星而已，那时根本没有任何异状，而现在黄星却让苏兰跑过来，目的就在于要通知他一好一坏的消息，好消息也就罢了，坏消息恐怕会是目前他难以承受的呀！

静静的看着苏兰，眼中彷佛是在说着，姊，你说吧，我再怎么坏的消息都碰过了，你说吧！

了解了亚芠的意思，苏兰微笑道：“先说好消息好了！”

“根据北斗的情报联系，目前在奇武大陆上，华那邦公国已经在你爷爷跟哥哥们所领导的两国军队合攻下，失去了四分之三以上的领土了，整个华那邦公国的控制区，仅剩下原曙城周围两千公里的势力范围，而且目前泰龙及斯达两国也开始抽调多余兵力，开始组成你所要求的新式部队了。”

“据北斗的情报显示，目前首要目标是组成五百万精锐大军，不过现阶段只有完成五十万人编成而已。不过相当奇怪的是，根据北斗所传递出来的消息，这五十万人好像是拿来当成后备补给的人员，还不算是战斗的编组。”

边说，苏兰还边忍不住的露出了纳闷的脸色，似乎对此有些不解，五十万个后动人员，真的是相当的不敢想像。

亚芠一愣，略一寻思，随即马上了解到看来是有人出面来主持了，恐怕最有可能的便是血兽皇了。

毕竟在奇武大陆上就属血兽皇对抗那些外星种族最久，也对他们最了解，而且还有他独特的计画在，而亚芠的这一番推论，确实也真的是与事实相差无几了。

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多少冲淡了亚芠刚刚心中的不祥预感，总算努力了这么久，现在终于稍梢的看到了一点成果了，匆而，亚芠不由得眉头一皱，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望了苏兰一眼。

苏兰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敛道：“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事情，依据今早的消息指出，华那邦公国的势力虽然已经完全的被围困住了，但是不知怎么的，就在联军打算要一举攻下时，原先被妃雅他们围困在北方的奇兰楼反叛势力，似乎已和华那邦公国透过某种手段连串成一气，在联军总攻击之时甘冒绝大牺牲穿过妃雅的防线，从背后攻击着联军。”

“措手不及的联军在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一直担心的魔，也终于被华那邦公国给派出来担任前锋，因此使得联军的总攻击功败垂成，不过幸好元帅洞烛机先，早一步发现他们的企图缩小了防线，避免联军受到过多的损伤。”

“目前大军正滞留在原曙城外两千公里处，与华那邦及奇兰楼的反叛势力联合对峙当中。”

亚芠微微的点点头。

虽然说他并不懂得行军作战的道理，但是起码他也知道，在他家人的带领，发动了两个国家两百多万的联军去攻击一个国家，怎么会有可能至今还无法攻下华那邦公国呢？

如今由苏兰嘴中听到了魔的出现，以及早已跟华那邦公国连成一气的奇兰楼联盟反叛势力终于会合在一起，有这样的结果倒也是正常的，想必爷爷跟哥哥他们现在正在重新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吧！

沉思了一下子，亚芠看了苏兰一眼，张口道：“姊，那坏消息呢？”

听到亚芠的询问，苏兰脸上的盈盈笑意忽然一敛，同时垂下目光来，轻声道：“坏消息就是……”说到这，苏兰微微的停顿了一下，同时看了亚芠一眼，才又垂下目光来继续的接下去道：“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好像有大动作了！”

亚芠一愣，随即脸色一沉，他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早在当初，透过黄星的情报系统，亚芠便已发现到葛的势力发展的速度过快了，虽然这是他所

希望见到的景象，但是难免的，过于迅速发展的势力尽管再怎样采取低姿态，实施再严密的保密措施，依旧还是会引起其他势力的注意力。

尤其是像葛的势力，这样根本就是一个专挖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的墙角、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势力，就好比是一个走在山与山之间连接的高空钢索上的人一样，尽管这是可以到达对面山头最快的方式，但是却丝毫禁不起任何的一丝风吹草动，就算是微风，也有可能导致碎尸万段的下场。

而现在，苏兰告诉了他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有大动作，既然苏兰是专门跑过来告诉他这件事，那表示两个部族的大动作不用说，一定是针对葛的势力来的，就连风吹草动都禁不起了，那两个部族的大动作，几乎肯定是会让葛永世不能翻身了！

尽管心里是这样的想，但是亚芠脸上的表情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多是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

晃到亚芠的样子，尽管亚芠的脸上依旧是保持着微笑的模样，但是到底是天底下最了解亚芠的几人之一，苏兰很快的就发现到了，亚芠的眼中充满着一种炽烈的冰冷杀意，心中微微的一叹，看来即将有一场杀戮要展开了，毕竟，银月恶魔到底是银月恶魔，可是从来没怕过谁的。

很快的苏兰又继续说道：“目前根据我们侧面的情报显示，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似乎正在集结着死亡盆地外围三百里之内的部队，依据我们的估计以及黄星长老的判断，应该是针对葛的势力来的没错。”

冷静到了堪称冰寒的目光直视着苏兰，亚芠略显生硬的说道：“姊，依你们估计，他们的目标在哪？可能什么时候会过去？”

苏兰同样直视亚芠冰冷的目光，微微的摇摇头，坦然说道：“不知道，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魔族动员的情况，对于他们目前所动员的兵力以及可能耗费的时间，都无从估计起，目前还在加强侦察当中，不过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他们的目标应该就是在这个死神沙漠盆地没错！”

亚芠微微的叹口气，几乎不用想他也知道，就算是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发现到他们在死神沙漠盆地周围的城市有所异常，应该也不可能会那么早就发觉到，葛的根本势力就在这死神沙漠盆地当中，会有这样的迹象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葛的势力当中出现了内奸，或者是他所暗中控制的城市里面，有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

见到亚芠闭目沉思，苏兰不禁轻轻的发出一个相当幽怨的无声叹息，虽然很想像这样一直待在亚芠的身边，但是她也知道目前亚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微微的垂下头来，双脚轻轻的离开地面，丝毫不带起一丝声响的，又深深的看了亚芠一眼，转身缓缓的飞走了。

就在苏兰转身之际，亚芠猛的睁开眼睛，深深的看着苏兰的背影，直到苏兰的身影完全的离开了他的视线为止，脸上的表情罕见的充满着一种苦涩的柔情。

晓得苏兰不愿意打扰自己的想法，兼又无法回应苏兰对自己的苦恋心情，其实亚芠的心中也不好受。

但是又能够说些什么呢？

怪只怪苏兰与他相遇的太晚了，所以只能是姊弟！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亚芠平复了一下因体内几近枯竭的精神力，而导致有点晕眩的感觉，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强行的将六大绝招同时也是六大元素的体会感觉，在葛的脑海中模拟出来，耗费的精神力量大大的出乎亚芠的意料之外。

亚芠原本想要多来个几次，好让葛有多点体会六大元素感觉的机会，但是才刚刚开始施展这种奇特的经验传承方式，亚芠就暗暗的大呼不妙了，他完全没想到这种样子的消耗，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竟然比全力出手所消耗的量，还要来的庞大千百倍，难怪人家常说破坏容易建设难呀！

以他自己所估计的，起码庞大到足够将上千人炸飞的精神异力，竟然光是在葛小小的脑子里面传输那种对六大元素神妙的感觉，就要耗费这麼多，使得以亚芠之能也不由的吃不消。

不过如此一来，借由亚芠的操作而体会到六大元素互动感觉的葛，尽管这只是亚芠以精神异力强行模拟出来的，算不得是真正对六大原素有所共鸣反应，但是有此为根基，将来葛要与六大元素产生共鸣，可不知道要比别人容易上万倍，葛的获益可大多了。

不过有一点比较糟糕的是，由於这种与六大元素能量产生共鸣的意识层级，实在是太高了，高到葛在亚芠放手之後不到十秒钟，竟然无法再回忆出那种感觉来，只能够让这种曾经有过的感觉，深深的埋藏在心底的深处，万一葛一个不争气的话，自己无法修炼到能够真正以自己的力量，体会那种与六大元素共鸣感觉的程度的话，那麼亚芠今天所做的，也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当然了，被亚芠施展了这种元素体会共鸣感觉的葛，对於提升他的实力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打个比方来讲，就好比说葛原先的实力是一潭子水，能够掌握的也就是这一潭子水，而亚芠刚刚的作为，便是在葛这一潭子水的外围，隔一段距离再挖出一个比葛这个水潭要宽广上千倍、深上千倍的大洞来。

如果有一天，葛的实力能不断的提升，就好比将原先的水潭子里的水不断的增加，直到水潭再也容不下里面的水，而後溢了出来，横过那层不算宽也不能说窄的隔离层之後，流入了亚芠所挖好的大洞当中。

如此一来，葛的实力就好比那多的容纳不下的水潭里的水一样，一瞬间，在拥有更多更广的增长空间之後，由水潭转变成了一个大湖来，自然，实力也就跟著水涨船高，而且还相当的轻松愉快，不过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葛有办法横越过那到隔离的基础之下。

也因此，就此时此刻来说，葛完全的感受不到自己有任何的改变，除了有点了解到亚芠所谓的招式是什麼，还有亚芠刚刚对他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以外，葛什麼也没有获得，他的实力还是原先的那个水潭，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使得葛忍不住疑惑的看著亚芠，心中充满著不解，却不知道这正是亚芠所要的。

从生死的狭缝中挣扎生存，亚芠倒也不是蔽技自珍，相反的，对於自己的首徒，亚芠心里恨不得一口气把他所会的全部教会葛。

只是，先不谈那些高深到已经牵扯到一个人的智慧、心态、精神之类，玄之又玄的，无法诉诸於文字、语言的武技与魔法，亚芠有没有这个能力教到让葛完全理解，以及葛有没有办法吸收的问题了，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亚芠比任何人更能够体会得到，有师傅的指点，固然能够减少走相当多的冤枉路是没错，但是相形之下，比起自己一路跌跌撞撞，尽管会弄得自己浑身是伤，但是那亲身体验到的才是真正的至宝呀！

没有跌倒过的人，怎会记得跌倒有多痛？

没有跌倒再爬起来的话，又哪里会知道跌倒後要再爬起来的痛苦？

没有跌倒再爬起来、再跌倒过，又怎会刻骨铭心的记住不要让自己再跌倒呢？

别人的经验永远是别人的，只有自己亲身体会到的才是真的自己的，人说受伤会痛，但是说上千遍万遍，又怎能比得上自己真真正正的受过一次伤要来的记忆深刻呢？

现在的亚芠对葛的态度，很像一个告诉了葛前面有一道墙，但是却怂恿著葛去撞一撞那道墙，等著葛痛哭流涕的不良骗子一样，叫人替葛捏上一把冷汗！

对於这些一无所知的葛，心里虽然是充满了无尽的疑问，但是见到亚芠对他做了那个相当奇妙的动作之後，就自己又再度的转过身去，面对著那漆黑的天空，也不知道在看些什麼，久久不发一语。

看到亚芠的样子，葛也知道，今天他是别想要从亚芠的嘴里问到什麼了，尽管此时他对於亚芠刚刚所说的所谓招式，还是充满著疑惑，还是觉得亚芠好像话只有说到一半就不再说的吊起他的胃口，对於刚刚的奇妙举动，心里更是充斥著千百个疑问，但是已经是相当的熟知亚芠性子的他，也知道亚芠是不会再说什麼了。

再说，葛跟著亚芠这段日子以来，也深深的体会到一点，那就是有时候亚芠看似诡异不合理的举动，往往都有著他的含意在其中，只是不知道他自己太笨，还是亚芠太高深莫测了，往往要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能够体会到，亚芠看似不合理的举动，其实都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不过想归这麼想，葛还是心中觉得相当的懊恼，虽然不敢在心里骂亚芠，但是葛也知道自己今天是别睡了，亚芠刚刚所说的那些所谓招式的理论，那个彷佛感受到了什麼，但是仔细一想却什麼也记不起来的六大绝招，就足以教葛心痒难耐。

因此，见到亚芠再没有说话，葛静悄悄的朝亚芠行了一个礼，然後用自己最轻柔的动作缓缓的离开这里，往古城的方向狂奔而去，他等不及想要去试试看亚芠那些所谓的招式理论，会带给自己多大的影响了。

就在葛离开之後，忽然，一个虚无飘渺的声音传进了亚芠的耳中：「看来，你很看重你这个徒弟呀！不然怎麼肯花费这麼多的精神力量来造就他！」

声音的主人，身为纯粹魔法师的苏兰不知道怎麼办到的，忽然从某个阴暗的角落当中出现，轻飘飘的来到亚芠身後半步之处，虚浮在与亚芠等高的半空当中。

身为一个再纯粹不过的魔法师，凭著锻鍊出来的感应能力，她微妙的察觉到了，亚芠此时的精神力量起码失去了一大半，因此在葛离开之後忍不住的出声，同时也现身出来。

似乎是早就已经察觉到了刚刚苏兰的离去并不是真的就离去了，只是找个地方躲起来而已，因此，现在苏兰的突然出声与现身，并未造成亚芠的任何异动。

看著亚芠并未回答她的话，甚至连头都没有回，苏兰的眼中不由的闪过了一抹黯然，随即又收藏得很好，轻柔的道：「亚芠，刚刚忘记把这东西给你了！」说著，苏兰从怀中掏出了一根用某种动物皮包的很紧密的棍状物，直接的往亚芠的背後抛了过去。

这一抛，画出了某种叫人感到相当不自然，但是却又矛盾的感觉到好像理应如此的怪异曲线，那是一道明明不该落得这麼快，但是偏偏就是这麼刚好的，使得这棍状物那麼恰好落在亚芠背负在後的双手当中。

见到刚刚自己故意忘记没拿出来的东西，已经交到亚芠的手中了，苏兰知道自己在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了，眼中掩饰不住的黯然，深深的望了完全没有任何举动的亚芠的背影，心里无声的叹了一口气，苏兰慢慢的转过身来，开始远离著亚芠。

只是，腾身而起的苏兰却完全没有看到，就在她转身的瞬间，亚芠原本随风而飘的头发忽然的不自然飞舞起来，由发梢处开始转换成了一种在月光下会闪耀著神秘银色光辉的奇异物质，同时千万发丝也开始纠缠起来。

纠缠的发梢缠的快散的也不慢，几乎就在纠缠的一瞬间便又立即的分散开来，稍微一个不小心

就会错过了亚芠发梢的异动。

不过如果看仔细的话便会发现到，当亚芠的发梢再度散开之时，一道小巧的银色影子正从纠结的发梢之间冲天而起，此时，亚芠的头发早已恢复成原先的苍白了。

银影飞冲至天空当中，随即早一步的赶上了转身离去的苏兰，只听苏兰惊喜的欢呼一声，正面的迎向那道银影，将银影纳入怀中，忍不住的转头轻瞥一眼依旧如石人般的亚芠的背影，很快的又转过头来，心中充满著与刚刚的自怜自哀完全相反的雀跃心情，双手轻抚著怀中那正散发著淡淡银色光芒，偶有蓝光闪过的灵巧小鸟－－雷羽。

好半晌，苏兰这才依依不舍的放开了怀中的雷羽，让雷羽回归亚芠之後，深深的看了亚芠孤傲的背影一眼，这才往来路飘去。

心情完全不若表面上那样平静的亚芠此时心中充满著无尽的矛盾，明明知道自己对苏兰有的只是姊弟之间的感觉，但是就是无法看到被他心中某部分视为姊姊的苏兰悲苦的模样，使的他往往心软，每一次明明已经下定决心要断绝苏兰这段无望的悲情，偏偏屡屡在最後关头确有忍不住的干出了自己也无法接受的事来。

尽管明知道这样做会让苏兰永保心中的最後一丝希望，同时也等於将苏兰再往下送到更深一层的地狱当中，但是往往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难道，这就是约瑟对於自己扼杀了他的报复吗？

脑海里，不自觉的胡思乱想起来，亚芠忍不住的在心中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来，约瑟让他变得更像一个人，但是到底也让他的心变得更软了，这样到底是好还是坏，亚芠自己也不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整个古城当中便传出了相当热闹的气氛，微微的垂下头来，一夜没睡的亚芠仔细的看起了现在在他脚底下的广场所上演的一幕。

在亚芠正下方的广场上，由葛带头，几乎是不分男女老少，所有人正努力的练著武，他们所练习的东西正是亚芠当初所留给葛的那些基本功。

仔细的观察著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亚芠不由的感叹著，魔族真的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种族呀！

那强横的肉体资质让随便一个稍加锻鍊过的魔族人就足以抗衡等閒三五个人类的壮汉，再加上魔族一向崇尚武力的飙悍习性，更使的魔族人不断的追卒著强大的力量，如此的一个种族，难怪能够发展出斗气这种足以跟人类高深武学相抗衡的绝学来，也难怪每每提起了魔族，血兽皇总是那幅相当伤脑筋的样子。

不过，再看仔细一点，亚芠却不由的相当罕见的皱起了眉头来，似乎是有什麼东西引起了他的不满。

看著底下的魔族人跟著葛一招一式的锻鍊著，忽而，亚芠的眉头又皱的更深了，此时在亚芠的心中是深深的在叹息著，这也许是出於种族天性吧！

看著底下葛所教导流传出来的东西，亚芠虽说不出意料之外，但是倒也感到有点失落，原因就在於葛教导给他的族人那些基本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似乎是漏掉了某一小部分，非常重要的小部分。

或者这就是魔族人的本性吧！就连看起来是那麼憨厚木讷的葛也无法免俗的保留的某些部分，好让自己可以永远的高於底下的人，往好的方面去想，或者这只是葛一时的私心或下意识的作为，但是这在亚芠的眼中也就足以说明了，葛最多也只是一个霸主罢了，而无法成为真正的王者。

如果往坏的方面去想的话，那亚芠真的是怀疑起自己决定全力培养葛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了，尽管视野宽广如亚芠之流，他也不想要培养出一个将来的对手，毕竟，亚芠目前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要对付外星怪物而积蓄著力量，他可真的不想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环节疏忽而让自己的一片苦心付诸流水。

轻轻的舒缓著自己的眉宇，亚芠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说葛不如他意的话，到时候……也许师徒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这时候在底下领著族人练功练的浑身发热的葛恐怕怎麼也没想到，自己一时的一片小小私心，竟然会让亚芠的心思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

接下来的半个月，彷佛是暴风雨中的宁静般似的，古城的众人在紧张与积极准备之中，慢慢的流逝著，彷佛一切都很平静，当然，这只是表面罢了。

事实上，在这半个月当中，透过了葛得知亚芠所传来的消息之後，级可以说是将全副的精神完全的投注在对抗攻击的各项积极准备当中。

在级的规划与葛的指挥之下，整个古城中葛所拥有的武力正不断的转移调整著，老弱妇孺们不断的失去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葛暗中所掌控城镇中，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精锐也逐渐的取代了正在训练中的新兵。

对此，亚芠一一的看在眼中，只是亚芠却始终没有吭过半声。

虽然说对於军事方面的知识亚芠并不是很懂，但是最基本的亚芠也是知道的，任何一个面对葛现在这种情况的人类而言，最佳的应对方式莫非就是先避其锋，保留自己的实力再另求发展。

不过基於亚芠的目的是在培养自己的弟子而并非创造一个傀儡，再加上，葛毕竟是一个魔族人，而非是一个人类，因此，亚芠也不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葛的身上，也因而，尽管亚芠明知道这种硬碰硬的方式，葛是绝对会吃亏的，但是亚芠就是不想要扭曲葛的意志。

所以，现在的亚芠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古城当中最悠閒的人了，不管古城里人来人往吵的热火朝天，亚芠还是静静的窝在葛替他准备的房间里，不知道在作些什麼事情！

此外，葛与级对於亚芠的态度似乎也有著某种默契在，尽管对於即将来到的战斗心中并没有把握，但是他们除了早晚的问安以外，其馀的时间只是一再地加强古城的防御及战前准备，始终没有打扰过亚芠。

很快的，随著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古城在葛与级的指挥下，整个变了个样，破旧的残墙被一包包的兽皮沙袋掩没，残败的屋舍被拆成了一块块的巨石充当投石器的弹药，原本就松软的沙漠更因底下被挖了一圈的地洞而变成了一踏就陷的陷阱，整个古城虽然说不上固若金汤，但是倒也不容小覷。

然後……在某天的傍晚，伴随著一点红光从夜空落到古城当中，伴随著红光而来的是无尽的战斗气息……

「朱雀，他们确定已经来了吗？」

站在匆忙堆起的沙袋城墙上方远眺东方，难掩心中那种混杂著兴奋与恐惧的机动，略微颤抖的声音充分的表露出葛此时的心情，他询问著正站在他右肩上正整理自己羽毛的火红小鸟朱雀。

停止了自己的动作，睁著一双火红的小眼，朱雀有点无奈的说道：「葛呀！这已经是你这半个小时来第五次问我了！」

偏著头，朱雀忽然叹气道：「唉！葛，如果你在这样紧张下去的话，我看也不用等到明天早上

人家过来打你了，你恐怕现在就会被自己的紧张给打倒了！」

听到朱雀的话，葛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後长长的吐了出来，好半晌，葛涨蓝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抬起了自己因紧紧的交握而微微颤抖的双手，无奈的道：「我…我也知道，但是，我越想要平静，心里不知怎麼的就越是觉得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呀！」

也难怪葛会如此紧张了！

朱雀不禁又是一叹，再怎麼说，葛毕竟也还只是一个魔族少年而已，好不容易已经有了这麼一番相当不容易的局面，但是现在却又要面对著可能……不！应该说是百分之九九的机会会让他一败涂地的决战，恐怕这场战斗过後，就算葛能够活下来也会一无所有了吧！

一想到这，朱雀忍不住的偏过头去瞪了背後阴暗的古城某一个角落一眼，它实在是一点也想不透亚芠现在到底是在想什麼？

明明知道自己的宝贝徒弟现在正面临著生死存亡的关头，就算不为自己的徒弟著想，也该为自己来这魔族大陆的目的著想吧！

可是这半个多月以来，亚芠却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连它也不准进去，也不知道是在干些什麼事情？对於葛的危机一点也没有表示，一直到现在，要不是它好心的替葛去侦察的话，恐怕明天早上葛他们一起床就会发现脖子上已经被架上钢刀了，真的是想不通亚芠的想法。

就在朱雀暗暗咬牙，葛努力控制著自己心中逐渐沸腾的思绪的同时，忽然，一抹雪白的影子从天而降，乍逢变故的葛整个傻住了，尽管已经察觉到头顶上传来异响，但是疾若闪电的白影速度快的叫葛还来不及反应便眼睁睁的看著白影直直的落在他的跟前。

在这同时，一股阴厉有若实质可怕杀气从头顶上以著一种扑天盖地的声势直直的落在葛的头上，被这股杀气所摄，葛的脑海中顿时一阵空白，彷佛整个人化成了一座石像般的凝住了。

万幸的是，这股无比可怕的杀气来的猛烈去的也快速，几乎就在一触之间，随即消逝无踪，但是葛却也呆了三四秒钟这才正常过来。

一恢复正常，葛故不得其他，猛的抬头一看，映入眼中的却只是一片漆黑中闪烁著万点繁星的美丽夜空，除此外，什麼也没有了！

低下头来，发觉自己浑身颤抖不止的葛忽然看到了在跟前有一把长足二公尺的雪白色巨剑。

略带迟疑著，葛缓缓的伸出手来握住了跟前的巨剑，将它从浮沙中拔了出来，相当出乎意料的轻盈，心里暗暗的称奇著，葛打量著手中的巨剑，不！这把微带流线，单边开锋，彷佛是一体成形，通体雪白，不知道是由何种物体所打造的巨剑与其说是剑倒不如说是一把巨刀。

看似粗糙的刀身却彷佛隐藏著强大的力量，一体成形的刀上虽然没有任何的花纹饰物却更让人离不开眼睛，彷佛这把刀本来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装饰，轻轻的挥动，当刀尖划过脚边的浮沙却留下了一道醒目的刀口，彷佛连浮沙也为之一刀两断。

几乎就在一瞬间，葛已经爱上了这把粗糙的刀所展现出来的粗豪与锐利，这才是真正一把具有阳刚与杀气的战刃，而且，最教葛无比欣喜的是，这把刀的尺寸彷佛就像是专门为他而打造似的，让他挥舞起来显的是那麼的顺手而流畅，直教葛久久不忍释手。

而此时，沈浸在手中巨刀之中的葛全然忘记了刚刚那场古怪的杀气，也忘记了刚刚紧绷的情绪，在他的心中眼中，除了手中的刀以外，再也没有任何的事物存在著。

忽然，一阵清脆的声音在葛的耳边响了起来，打破了葛那彷佛著了魔似的思绪，唤回了葛的心

神。

完全不理会回过神来的葛那略带责怪的眼光，朱雀伸出了一边的翅膀，若人般的遮掩起自己不断发出笑声的尖喙，看起来相当的有趣。

好不容易笑完了，朱雀忽然从葛的肩上跃起，展开双翅在半空中顿了顿，彷佛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再说给葛听般的说道：「呵呵！还真以为你是铁石心肠呢！原来是用这种方法，还真的是有你的！」

说著，朱雀忽然猛一个拔高，火红而娇小的身影很快的就消失在那漆黑的天际当中。

葛本能的抬头看了一下朱雀消失的方向，嘴里喃喃的念了一句不知什麼的话，忍不住的低头又再度的打量起手中那把让他爱不释手的长刀来。

兴奋之馀，葛忍不住唰唰的挥舞手中长刀耍了几下，心里暗暗的念道：「有这把长刀的话，那明天我对付那些人岂不是手到擒来！」

一想到这，葛猛的心中一颤，连忙抬头看著彷佛空无一物的夜空，忽然，葛将手中的长刀平托在两手之间，高举过头，单膝跪地，恭恭敬敬的说道：「老师，学生知道您的用意了，请您放心，学生会用这把长刀开创出自己的理想来的。」

原来在那一瞬间，葛终於想起了刚刚那股叫他胆战心惊的杀气是来自何人，也发现到自己在那股堪称恐怖到极点的杀气洗礼之下，心中以不再有最初的紧张与恐惧了，而且，他也想通了，除了他的老师亚芠之外，有谁能够打造出这样一把如此适合他使用的长刀来？

因此，一想通了这几点，葛心中这时真的是充满著对亚芠的崇敬，一扫当初那因亚芠不闻不问的态度而暗暗升起的埋怨心态。

就在葛恭恭敬敬的施礼的同时，朱雀以冲往上冲飞到三千公尺的高空当中了，映入朱雀火红双眼中，那是一个虚浮於朵朵云彩上，一身宽敞黑袍，一头银白长发随风舞动的背影。

闷不吭声的，朱雀静静的落在那有著无比漆黑背影的肩上，忽然用力的往那人的耳垂一啄，有点生气到：「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对自己的徒弟什麼都不管了呢！」

那黑衣人，亚芠，对於朱雀的一啄彷若未觉，只是淡淡的伸手往面前一指。

朱雀疑惑的顺著亚芠手指的方向，除了一片银白的沙漠之外，什麼也没有，它不太能体会亚芠的意思，偏过头来，楞楞的看著亚芠。

似乎是带著某种不祥的味道，亚芠淡淡的说道：「在那里，我感觉到有两个不错的对手！」

不错的对手？

朱雀先是一愣，随即瞪大了眼睛看著亚芠的侧脸，以亚芠的实力，能够让亚芠称之为不错的对手那几乎可以说高强的敌人了，朱雀并没有问亚芠为什麼会知道那里有两个不错的对手的原因，因为它早已经知道了，在异变之後，亚芠虽然受到了某些的限制，但是某些方面也显的相当的不可思议，而在诸多不可思议当中，最叫太始与它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便是亚芠原先所具有的那种天生对危险的直觉。

原本，亚芠那种对危险的直觉本来就已经相当的不可思议了，没想到的是，在异变之後，亚芠的这种直觉甚至达到了彷佛是未卜先知的地步，这种感觉让亚芠轻而易举的就感觉到在这颗星球上所有对亚芠能够有所威胁的存在，当然了，也因为这种变态般的灵敏直觉，才会促使亚芠在这种相当不适的情况下渡海过洋来到魔族大陆。

而现在，朱雀从亚芠的口中竟然听到了它最不想听到的字眼，这使的朱雀心中直叫不妙，毕竟，在这世界上，除了亚芠自己本身以外，也就只有它与太始才晓得，亚芠现在其实只能够发挥出他原本三成不到的力量，甚至，亚芠向来仗以为傲的精神异力更是不能轻易动用，否则，一旦动用的结果便有如半个月前那样，只是单纯的在葛的脑海中模拟出六大能量的感受便让亚芠足足休息了半个月才恢复过来的後果。

而现在，朱雀更是清楚，亚芠所谓的不错应该是以他的全部实力为衡量标准的，换句话说，以亚芠现在的情况，那二个所谓不错的敌人肯定不是现在的亚芠所能够对付的了的。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让亚芠称之为不错的对手以这个大陆上的人来说，肯定是那十六个高手中的高手的斗神中人了，否则，就算是亚芠只剩三成的实力，也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对抗的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朱雀更是忧心忡忡。

轻轻的笑了一声，亚芠尔雅又充满的无尽自信的说道：「朱雀，别担心，就算是我现在只有三成的实力，就算对方是斗神中人，我也不会放在眼里的！」

的确，以亚芠的成就而言，就算现在亚芠身上的真气与精神异力全部都消失，他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凌的人，更何况亚芠还能够发挥出三成的力量来，身边也还有它这一个太古四大圣兽之一的南方朱雀陪伴著，它实在是不需要担心，只是不知怎麼的，朱雀还是难掩心中的忧虑。

虽然心中隐含忧思，但是再听到了亚芠的话之後，朱雀也不再说什麼了，只是静静的站在亚芠的肩膀上，陪著亚芠一起欣赏这沙漠的夜景。

当初升的朝阳绽放出第一缕的署光、划破了漆黑的夜晚之时，原本该是空无一人的死亡沙漠盆地上，忽然出现了大量的人影，仔细一瞧，这些人影分成了两个部分，分别从沙漠古城一左一右的方向寂静而快速的往沙漠中的某一点汇集著。

当朝阳完全的露出了地平线之外的同时，来自左边的先头人员已经来到了亚芠与葛等人所居住的古城之外，紧接著右边的人也到达了古城，两方面的人马似乎是有默契似的，依照来临的方向，一左一右的默默的成一个包围的阵势，圈绕在古城四周。

而相当奇怪的是明明已经成包围之势，可是这双方的人马却完全没有任何动静，既不进城也不出声，就这麼默默的站在古城的四周。

突然，古城中传出了一阵相当刺耳难听的尖锐呼啸声，一听就知道是某种警讯声音。

紧随著这尖锐的呼啸声之後，古城周围那由原本残存的壁垒，以及临时沙袋堆成的护墙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个紧密排在一起的身影。

仔细一瞧，整整围绕古城护墙一大圈的身影，足足有三四千人左右，而且，透过护墙上的人影往古城中望去，似乎还有不少的身影不断晃动著，似乎目前在这古城当中的人员最少有七八千人，但是比起了包围在古城四周双方合起来的二万多人，明显的古城一方的人数处於劣势。

当护墙上的人一个个出现的同时，古城临时设立起来的石门也被推了开来，几个人影从石门中慢慢的走出来，仔细的一看，不正是葛与级还有几个看起来相当粗壮的保镖行人物。

葛等人一行十个人离开石门後，来到了距离包围古城众人与石门之间的中央之处停下了脚步，级轻咳一声，往前一跨，站在葛右前方半步之处，张口大声的说道：「黑阳族头目级，在此有请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斗神毕达，与我族氏长葛毕达会面！」

似乎是存心要在众人的面前显一显本事，因此级一出声便夹带著深厚的斗气传声，短短的一句

话有如九天轰雷般，震得敌我双方没有一丝心理准备的人一阵耳鸣！

果然，级这一显本领，顿时叫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人刮目相看，而且，他所说的内容，更是引得本安安静静的列子里，不断的传出嗡嗡嗡的讨论声来。

原来，级的这一番开场白可是大有学问的。

固然，级藉由这段话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大大的超乎了大部分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人的想像，但是真正叫大家如此失态的原因，却在於级所报出的黑阳族之族名。

要知道，在这个魔族大陆上虽然说部族成千上万，甚至可能百人以下的小部族存在，但是，在这种场合里面报出自己的族名来，那等於是表示出这事一场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斗，唯一的结果不是被灭族，便是征服其他族群。

但是这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又岂是一般的部族？他们可是整个魔族大陆上排行前五的大部族中的大部族，如今，这麼一个名不经传的小部族，在这种场合里面竟然公然的叫开自己的族名，这样岂不是自找死路？

当然了，在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当中的每一个人心目中而言，反正这群不知打哪来的流民，早晚要死於他们之手，是不是一个部族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与在场的一干小兵的心里想法完全两回事，隐藏在人群角落当中的两个人，心里面可惊疑不定。

在队伍当中，比里汍部族的重与爱浓部族的炎。斗神等两人正是各部族的领头人，身为部族里面的头目，眼界自然是比其他小兵们要高上不知多少倍了，而此时，他们还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来。

原本，他们也只是单纯的以为在这里聚集了一群流浪族民，他们不知道是什麼用了方法，竟然有办法控制他们所属部族在这附近的城镇，再加上某个原因，使得他们受命前来讨伐这群流浪族民，只是现在可好了，原本的讨伐流浪族民升级成了部族间的对抗，这下事情可不妙了。

不论是比里汍部族的重。斗神也好，还是爱浓部族的炎。斗神也好，身为部族里面数一数二的人物，当然是免不了有率队与其他部族交战的经验，也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晓得，讨伐一群流浪族民与部族之间的对抗之间的程度，相差有多大。

说明白点，讨伐流浪族民面对的只是一群游兵散勇的丧家之犬，而与一个部族正面开战，往往最後的结果，便是其中一个部族全灭的局面，其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不言可知了。

不过当然了，既然今天重与炎有办法站在这里，这表示以往他们在部族之间的战斗，都是属於胜利者的一方，也因此，对於讨伐流浪族民变成了对抗一个部族这一件事，他们的心中是吃惊多於畏惧，或者应该说是对於麻烦等级的提升而感到厌烦的感觉，倒也不怎麼担心。

毕竟再怎麼说，眼前这个所谓的黑阳族根本就名不经传，甚至在今天之前，连听都没听过，搞不好，甚至只是这群不知死活的流浪族民临时编出来的，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一般部族所具备的团聚心在其中。

在几乎同时间获得了相似的结论之後，重与炎不约而同的走出了队伍当中，就算他们心中暗笑，但是毕竟人家都已经叫出了部族名字来了，他们也不好不回应，免得手底下的人误认他们胆怯。

看著两个体型粗壮，几乎高过旁边众人一个头，浑身满意杀气的人从队列中走出来，葛心中一方面欣喜级的计策有用，一方面却又忍不住紧张起来。

原来，正如重与炎心中所猜测的一样，级口中的黑阳族正式诞生不过才在昨晚而已，可以说，在级还没说出来之前，黑阳族的称号仅存在於葛所属一方的人马当中而已。

而级之所以会临时的编出这麼一个黑阳族，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於级在经过几天几夜的思考之後，他发现到，无论如何的安排，葛所属的一方，面对著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联合攻打，绝对是没有胜算的！

而且，级最担心的还不止於此，曾经带领著流浪族民在这块大陆上到处流窜的他，深深的了解一点，就算实力再怎样的提升，流浪族民就是流浪族民，如果占优势的话还好，一旦屈居劣势，完全没有向心力的流浪族民，绝对会是一群胆小的老鼠，见影就逃！

而这一次的战斗，还没打之前，不论是他也好、葛也好，甚至是其他所有人全都知道，自己这边绝对是处於劣势的一方，因此，光是看古城中备战的战士们无精打采的表情，不用真正打也知道，一旦真的开战，恐怕最先逃跑的便是他们了。

深知此事非同小可的级，在与葛连续商量了好几晚，最後，级一咬牙的建议葛，乾脆就此成立属於他们自己的部族，争取战士们对於自己一方的部族认同感，虽然说级对於这临时成立的部族，能够带给他们手底下的战士们有多少的认同感也没有任何的把握，但是总比让手底下的战士们还认定自己一方是最低下的流浪族民，要来的好吧！

除此外，以部族的名义与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交战，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他们可以循正统战斗方式，多少弥补一下战力少於人家的弱点。

所谓部族间的正统战斗，说穿了，便是将对将、兵对兵的战斗方式，不管是哪种先哪种後，对於葛一方来讲，实在是都有很大的好处。

首先来说，以部族的名义来对抗的话，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势必不能再联手攻击他们，只能够一个接著一个来，再怎麼讲，车轮战总要比被围殴来的好吧，尤其是他们的兵力根本就只有两个部族联合兵力一半不到的情况下。

再则，葛与级虽然自认为比不上重与炎这两个斗神，但是在亚芠的训练下，他们还是有自信就算是失败，起码也不会丧命的把握。

另外一点，级与葛都一样，对於精心训练的手底下战士，他们有信心，绝对可以用实力来弥补战力不足的遗憾，当然了，这一点是要他们手底下的战士肯拼才有用，所以又牵扯到向心力的问题了，这点也是级与葛最没有把握的一点。

话说回来，再退一万步来讲，今天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摆明的就是要歼灭他们，左右横竖是个死字，与其这样，不如赌他个一把，以部族的名义来战斗，输了，反正是死也没差，万一赢了的话，那……

因而，今天葛与级才会毫不犹豫的以部族的名义来宣战来。

看著重与炎这两个名闻遐迩的斗神，夹带著让人生畏的气势缓缓的来到自己的面前，不知怎麼的，葛忽然发现到刚刚自己的紧张心情，好像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现在竟然相当奇特的平静著，隐约间，还夹带著某种彷佛是期待著的淡淡兴奋的感觉。

仔细的打量著重与炎，眼前这两个斗神块头似乎是差不多，但是给人的感觉却迥然不同，站在右手边的那一个，浑身充满著威严，彷佛是大山般的，不知不觉间叫人有种不得不以一种仰视的心情去看待他。

左手边的那一个，虽然不像右手边的那一个那样具有无比的威严神态，但是整个人给人的感

觉，却是有种沙漠中炎热太阳的感受，尽管只是轻松的从人群中站出来，级与葛却还是能够感受到那股相当炙热的威迫感。

重与炎两人互望一眼之後，似乎是取得了某种共识，重转过头来朝著级与葛点点头，声如其魔，粗野而宏亮的说道：「小子，你有种，竟然敢大言不惭的提出这种要求，那好，冲著你有这胆量，我就成全你吧！让你死的痛快一点！」

说著，重正待往前跨步正式接下葛等一方的约战时，一旁的炎忽然伸手拦住了重的动作，淡淡的说道：「重老兄，你先等一下，凡事总有个先来後到的，我想我们还是说个清楚才好！

「本来嘛，今天我们两族聚集在这里，目的是为了要找这几个不长眼的东西教训一顿也就罢了！但是呢！人家既然已经提出这部族氏长的身分，我们总也不好失礼才是，你说是不是？」

原本，不是冤家不聚头的重与炎分属两个部族，以往也不是没碰过面，但是说起交情来嘛！见一次打一次，能有多少交情？

今天分别率人聚在这里，虽然在各自氏长的命令之下，倒不至於会先打起来，但是也是摆出了一副相看两相厌，各行其是的态势，虽然认为葛等人不足为虑，但是有自己最大对头在场，那可不一样了，隐隐间有彼此较量的意味甚浓，刚刚重之所以会抢先发话，也是基於这原因。

而今重被炎这麼一阻挡，原本有要发怒的迹象，偏偏炎说的又急又快，而且说出来的话又是根据部族对抗必有原因的死理来抓，让重根本没有理由来阻挡炎的发言，只能悻悻的等著後来居上的炎发完话再来说了。

知道重已经被自己的一番话扣死，不会再抢锋头了，炎此时一反刚刚又急又快的语调，眼中精光一闪，看了抬头挺胸，看起来相当雄壮威武，但是却还未曾发过只字片语的葛一眼，慢条斯理的说道：「不如我先自我介绍好了，可是黑阳族氏长葛毕达当面，在下爱浓部族的头目炎！」

一旁的重也不甘示弱的说道：「比里汍部族头目重！」

虽然明知道对方的身分，但此时真的听对方说出来，包含所有人在内，葛一方的人不禁心中一跳，毕竟斗神的威名深入民心，平常一个都很难见，而现在却一口气出现了两个在自己面前，最要命的是，两个斗神却又是敌对的一方，所有人的呼吸忍不住的变重起来。

看到级在炎与重分别发话之後便悄悄的往後退一步，落在自己半肩之後，葛知道此时应该是自己出面的时候了。

在无法顾及身後众人在真正面对两个斗神时的心中想法如何，葛往前跨了一步，略微扬起头来，带点傲气的说道：「我是黑阳族氏长葛，不知两位头目为何引兵来我黑阳族领地？」

对於葛有点倨傲的态度，炎与重倒也神情相当的平和，对於以部族为重的魔族而言，就算明知道葛这个黑阳族是临时拼凑起来不入流小部族，身为头目的他们，在身分上还是比葛这个氏长要矮上一截，因此葛如果连这麼一点傲气都没有的话，恐怕刚刚由级所提出的，让他们赞赏的部族对抗的勇气所赢得的一点好感，反而会被消磨掉。

炎有点赞赏的看著葛，自顾的说道：「早先，我爱浓一族先是接到手底下的人回报说，在我们的领地中出现了一个相当高强的人族高手，承蒙那位人族高手所赐，本族似乎有几个家伙收到他的礼物！

「据我们所知，那个人族的高手似乎是与……贵族相当的亲近呀！」

好像对於黑阳族的出头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因此炎在提及葛等组成的部族时，还是有点怪怪的

感觉。

听到了炎怪怪的语调，葛与级不禁相视一眼，看来他们似乎是有点会错意了，爱浓族似乎不是因为他们在暗地里吃下他们的势力，来找麻烦的？

同一时间，在古城中央部位的某栋阴暗房间当中，透过了朱雀传过来的心灵通讯，将葛等人的言行一一听在耳里的亚芠，脸上不禁露出了相当尴尬的苦笑。

搞了老半天，原来人家是冲著他来的，今天葛等人可以说完全是因为他的缘故，而导致实力提早暴露出来的。

想了想，亚芠忽然从端坐慢慢的站起来。

毕竟，自己惹来的麻烦还是得自己去解决呀！让别人去替自己承担这个责任毕竟不太好，尤其是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开山大弟子！

也许，此刻在城外正绞尽脑汁要掩饰自己一方真正的实力与目的葛，如果可以得知亚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的话，一定会相当的高兴，毕竟，在他的心中，亚芠所代表的就是无可匹敌的无敌。

当亚芠慢慢的来到了古城外的阴暗角落时，葛已经开始与另外一族比里汍族的重攀谈起来了，从重的口中获知，比里汍族的精兵之所以会到这里的原因，同样的教葛与级苦笑连连。

比里汍族的重之所以会领兵来此，说穿了，还是亚芠所惹下的祸！

原来最初开始时，是因为比里汍部族在察觉到爱浓部族有调兵遣将的迹象时，误以为爱浓部族是想要再度的挑起战端，使得比里汍部族也跟著对应的开始集中兵力。

同样的再获知到比里汍部族的动作之後，为避免引起不避要的误会与战端，爱浓部族连忙的派遣使者前往比里汍部族，老实的将自己部族调兵的原因，告诉了比里汍部族。

在获知竟然有一个外来的人类，将爱浓部族中的人给打的七零八落的，虽然那些只是最弱小的基础士兵而已，但是长久以来魔族所接触的全都是一些人类商人，面对著比人类商人的武力要高上不知多少实力的人族高手，比里汍部族在一方面感兴趣，一方面也是怕爱浓部族是假借这机会来偷袭他们，因此在与爱浓部族协商之下，双方面各派一名斗神级、一万名精锐士兵，前来会会那个人类高手。

在听完了爱浓与比里汍部族来此的理由之後，葛与级几乎断定，那个所谓神秘的人族高手，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亚芠了，只是怎麼也没想到，竟然会引起两个部族这麼大的反应。

其实说实在的，以重与炎的立场而言，与其说是来会会亚芠这个人族高手，倒不如说这已经是演变成两部族、斗神之间彼此较劲的一种手段了，真正对亚芠这个人族，以及意外出现的黑阳部族，并未真的就放在眼里。

正当亚芠想要露面时，在场中，炎忽然大声的叫道：「好了，现在话也说了，咱们也该正式来了吧！」

此话一出，除了葛一方的人马以外，其馀的分属爱浓及比里汍部族的人，全都兴奋的高声喊叫起来，而重虽然有点不满炎在他与葛等人说话时插话，但是好斗的天性，也促使重并不反对炎的建议。

而在听到了炎的话之後，阴影中的亚芠忽然把那已经跨出来的脚收了回去。

原来，他是想要趁机看看自己的弟子对於危机的处理态度，同时心中也有种想法，他想看看在同样的基础下，运用他人族智慧所训练出来的士兵，与其他势力的对手对抗下，到底是魔族的还是他人族的武学高？

且不管阴影中亚芠的反应如何，在场中，听到炎与重已经把话挑明的葛与级，倒也没有多说废话，只见级伸手一挥，瞬时，原本站列在他与葛背後的那数十名精心训练出来的亲卫，瞬时往前一冲，在葛与级面前一字排开面对著两大部族的联军。

看到亲卫们相当俐落的动作，炎与重不由的一愣。

身经百战的他们自然是可以看得出来，葛与级所属的亲卫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好手，一点也不比自己部族里头的精锐差到哪。

看出了这一点以後，炎与重不禁收起了心中的轻视，能够训练、拥有这样一批好手的部族，恐怕不是想像中的三流部族。

顿时，在炎与重的心目中，葛等人的身价高了不少。

两两相望，炎与重忽然浑身爆发出炙烈的红、黄色斗气来，猛烈的斗气卷起了地上的沙尘，在两人的外围形成了一个人工的龙卷风，那刚烈的杀气更是赤裸裸的由呼啸的龙卷风中传了出来，猛烈的往葛等人的方向奔袭而去，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一字排开的亲卫们了。

面对来自两大斗神所散发出来的猛烈斗气与杀气，亲卫们总算没有教葛失望，虽然还是被这杀气逼的往後退了好几步，但是还是依旧站的笔挺，甚至有好几个还不经意的流露一种极度想要挑战的神态来。

阴影中，亚芠忍不住的点点头，要知道以这两个斗神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在奇武大陆中已经称的上是超一流的高手了，据亚芠的估计，起码比当初铁血团团长盖赤要高上那麼两三筹的功力。

而这些亲卫，在半年前只不过是魔族当中最低等级的士兵，在被他收服後训练半年之下，竟然已经有可以抗衡两大斗神杀气的实力，倒也真的让亚芠有点嫉妒魔族人素质的强横。

当然了，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别说两大斗神了，这些亲卫们恐怕不够任一个斗神一口吞的分，但是起码半年有这样的一个成绩，亚芠已经相当满意了。

而显然的，不但亚芠相当的满意，就连炎与重也一样相当的满意，因为，在那狂爆的龙卷风当中，传出了两声相当豪迈的笑声来。

几乎就在笑声传出来的同时，原本猛烈的龙卷风忽然的消失无踪了，只见被刮起了一层沙子的圆形图样当中，炎与重这两个斗神相视哈哈大笑著，他们实在是太满意了。

原本认为相当无聊的一件事情，发展至今虽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但是眼前这一批亲卫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却更让他们大大的兴奋起来，无限的挑起他们的好斗天性来。

要知道，一个部族的强盛与否，除了族中的高手数量以及族里的人口数多寡以外，一般士兵的实力高低，是最能够表现出一个部族潜藏实力来的，而身为氏长身边的亲卫，更是士兵当中最能够表现出平均实力的精锐。

而显然的，这些亲卫们所表现出来的实力，让在场无论敌我都相当的满意。

不再多说什麼，炎大喊一声：「出来几个人跟人家好好的玩一玩！」

炎的话一说完，从爱浓部族当中顿时出还了几十个身影，同样在炎与重的面前一字排开，正好与葛的亲卫一个对一个。

听到了炎抢先一步的叫出自己的人来，重不禁有点扼腕自己反应慢了一点，不过回头想想，毕竟这一场战斗是人家爱浓部族主战，自己一方只是来凑个热闹罢了，因此也不是很在意。

反正他对爱浓部族的实力同样的了解，一样可以从爱浓部族的精兵与葛的亲卫们战斗当中，看出葛等的实力来。

不过……

眼光轻轻的扫过了站在亲卫後方的葛与级两人，重露出了一个混杂著兴奋与期待的狰狞笑容，下一场应该是要换他了吧！

不需要葛与炎的命令，当爱浓部族所属的人马站定位之後，不约而同的狂喝一声，葛所属的亲卫以及爱浓部族的士兵，随即往自己面前的对手袭杀过去。

而来自双方基层的成员彼此这一交手，马上可以看出葛一方的与众不同来了。

以爱浓部族一方来讲，不过是平分魔族大陆的五大部族的大族，能够派出来做开战（注）的，果然都是士兵当中的佼佼者，看他们如电般敏捷的身手，轰雷般的力量，一拳一脚莫不是充满著豪爽的气势，一拳就是一拳，一腿就是一腿，百分之百以力破敌的魔族招式，有著某种出人意料之外的光明正大感觉。

相较於爱浓部族所属那大开大阖、直来直往的攻击方式，葛所属的亲卫们可狡猾多了。

亲卫们不断的用著奇妙而灵巧的招式，在自己对手的四周团团转著，每一个亲卫都像条刁钻狠辣的毒蛇般，对於对手的攻击往往都是先退避，然後一旦看见了对手的招式空隙，便狠狠的加以攻击，往往十下可以打中个七八下。

不过再怎麼说，亲卫们真正接受训练也不过短短的半年时间，根本无法与对手长年训练出来的厚实底子相较，不过透过了那与众不同的奇妙而灵巧的招式，倒也跟爱浓部族所属的精兵们打的有声有色的。

而在後方看著场中打斗的炎，则是一脸凝重的看著自己的人慢慢的从占上风，到现在已经逐渐的显露出败象来。

虽然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不知哪来的黑阳部族实力，看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但是炎怎麼也没有想到，这些家伙竟然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看似软绵无力的拳脚，在多次的打击之後，逐渐的在自己亲兵身上显现出效果来，而偏偏自己亲兵那强而有力的拳头，却往往无法有效的打中那些亲卫，此起彼落之下，恐怕自己的亲兵会全数落败。

就在炎伤脑筋的时候，一旁的重忽然走到他旁边，同样口气凝重的说道：「看来这个黑阳部族，真的是跟那个神秘的人族高手有所关连。」

瞪大了眼睛，炎毫不客气的问道：「这话怎麼说？」

重叹气道：「年轻时候，我曾经碰过一个人族的高手，也与那个高手交手过……」眼中流露出了回忆的神色，重缓缓道：「在与那个人族高手交手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人族是一个相当狡猾的种族，连带的，他们的表现出来的招式也是相当的狡猾，不像我们圣族这样直来直往、充满著无畏的气势。

「那个人族高手使用著相当奇妙而且灵巧的招式，躲避著我的攻击，而且总是在我攻击之後，趁著我出手之间的空隙反咬一口，那个时候，我可是花了相当的精力，才把那个人族的高手给打败了！」

听到了重这样一说，炎马上就能体会出眼前这黑阳族果然是如此，如果要说他们与那个人族的高手没什麼关系的话，恐怕谁也不敢相信！」

一想到这，炎忍不住的心情沈重起来。

他真的不知道，那个神秘的人族高手培养出这麼一群圣族子弟，有什麼阴谋，毕竟，人族向来都是以奸诈狡猾出了名的，这点从圣族商人与他们人族商人交易时往往吃亏上，可以看得出来。

心中一动，炎直直的望著重道：「那你的意思是？」

重收回了看著斗场中的眼光，回视著炎道：「我就不相信你会不知道，眼前这一场战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部族之间的战斗了。」

炎同意道：「你说的没错，以往，虽然听说有族人会个一招两式的人族武学，但是从来没听说过，有族人真的完全获得了人族的武学，而现在……

「光从眼前看来就知道，这黑阳族不但全部师承人族的武学，而且看样子，都已经成为一个有著一定战斗力的部族了，看来那个神秘的人族高手心中恐怕打著不知什麼主意，肯定是对我族有所不利！」

互望一眼，肯定了彼此之间的想法之後，炎与重分别的返回自己部族面前，低声的交代著自己的亲信，开始传递起命令来。

而另外一边，葛与级则是心中暗暗的高兴著，看著自己一方的亲卫们，竟然会这样轻易的就占了绝对的上风，这真的是叫他们有点不敢置信，大大的超乎了他们的想像。

也因此在欣喜之下，不论是葛还是级，完全没有注意到炎与重的动作，看来，他们还是比不上曾经身经百战的斗神阶级的人。

而正当葛与级兴奋的时候，爱浓部族与比里汍部族的人马，在炎与重分别的命令下，不知不觉间开始往古城包围推进起来，可叹的是，此时的葛与级正在脑海中幻想著，自己是否有能力可以打败眼前的斗神？

亲卫们出人意料的表现，已经完全的蒙蔽了葛与级的双眼，让他们的自信心无限的膨胀起来，之前所担心忧虑的情势，在亲卫们的表现下，此时已经不足以让葛与级担心了。

阴影下的亚芠倒是在心里叹了口气，对於敌我双方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

对方不负斗神之名，果然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以刚刚的表现看来，早已经超越了现阶段的葛与级的实力，更别提在自己这边的阵营里，亲卫可是精锐中的精锐，实力足足比其他人还要高上一大截，就算亲卫能够占上风，也不代表其他人同样可以占上风，更别提现在人家都已经开始真正的部署了，葛与级还在那傻笑，真的是不知死字怎麼写！

强忍下欲提醒葛的冲动，亚芠看起来是想趁机让葛与级受个教训，免得他们实力发展得太快而得意忘形！

果然，就在炎与重部署好了之後，亲卫们也以十比八的优势，顺利的将自己的对手给打倒了，

这下葛与级可得意了。

往前踏出了一步，级得意洋洋的说道：「两位斗神，看来开场战是我们黑阳族获胜了，不知道接下来是那位斗神愿意当我的大将战的（注）？」

炎与重互望一眼，最後炎主动的往後退一步，而重则往前来到级的面前，神色凝重道：「我来当你的对手！」

看到了重凝重的脸色，级心中的得意真的是无法遏止，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可以站在一个斗神的面前，还让斗神看起来如此全神戒备著，真的是想都想不到。

在忘形之下，级大喝一声道：「好！就让我看看你这位斗神的实力吧！」

说著，级浑身腾起土黄色的光芒，正是魔族当中相当有名的大地斗气，这是当初级在占领某个小镇时，由镇长手中搜出来的，在魔族当中这大地斗气可是颇负盛名，足以名列一流武学之列！

当级运起了大地斗气之後，重的脸色忽然一变，紧接著就看到级浑身的斗气忽然全数集中在他的右拳上，浓厚的土黄斗气，使得级的整个拳头的形象完全隐藏在斗气之中，一拳重重的轰向了重的脸。

不闪不避，面对著级所轰来的重拳，重硬是用脸接下了级这一拳，而虽然顺利的打中了重，可是级此时却显的有点惊慌起来，彷佛被打中的是他一样。

原来，级赫然发现到，自己这充满著信心、汇集八成斗气的力量的一击，除了让重的脸转了几下，後退了几步之外，其馀，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效果来。

缓缓的回过头来，重脸色古怪的看了同样脸色怪怪的级一眼，轻轻的扭动一下自己的脖子，发出了喀喀喀的声音之後，重忽然露齿一笑道：「这就是你的全力？」

「看来我似乎是太高看你们了！」

话才说完，级忽然觉得脖子一紧，一瞬间，他完全无法呼吸了，同时不知道如何办到的，重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整个人给提了起来，想要挣扎，却发现自己浑身使不上力来。

注：部族斗争：在魔族大陆中，好斗的魔族人天性喜欢征战的刺激，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可以引发争端，而且不但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经常引起争端，就是在部族与部族之间，也经常因为一点小摩擦而引起部族间的全面对抗。

为了避免部族间的对抗祸及一般平民，长久以来，每个部族都产生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如果部族之间真的爆发了全面战斗的话，那麼自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定，这规定便是所谓的兵对兵、将对将。

其中的进程便是先以少数精兵对抗，然後是部族中的高手对抗，最後便是氏长与氏长之间的王牌对决，输赢的情况则是彼此心照不宣，输的一方固然全面投降胜的一方，胜利的一方，当然也不再会去残杀输的一方的人员。

也因为有著这一套不成文的规定，所以在这个魔族大陆中，不管魔族之间是如何征战不休，还是保证了魔族人的整体繁荣气象，否则，依魔族人的天性，他们早已在内战当中全死光了。

现场，除了站在城墙上的人以外，唯一没有加入战斗的，就只有葛一个人。

在看到级被重所擒获，葛不是不想要加入，但是为了要坚持住自己的立场，身为「黑阳」族族长的葛为了避免引发全面的混战，他只能够强忍著心中的冲动，看著级不断的在重的手中挣扎著。

今天如果身为氏长身分的葛，在这个时候插入了级与重的头目之间的战斗，那一旁的炎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如此一来，他与级一连串的安排便付诸流水了，不但如此，恐怕今天他这个「黑阳」族将无人得以生还。

因此，尽管葛双拳已经握的快要出血了，但是他还是得强忍著心中的冲动，克制自己千万不可以出手。

不过话说回来，看到级这麼轻易的就败在重的手下，自知自己也不过比级要高上个一两筹，就算他出手，恐怕同样也会败在重的手下，更别说旁边还有个虎视眈眈的炎在呢！

而在古城里的亚芠将场中的情形一一看在眼里，既为亲卫们的表现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级的冒失与自大而感到叹息。

虽然从来不曾与斗神阶级的魔族人交过手，但是亚芠也知道盛名之下无虚士，更何况就亚芠所知，百年一次的异族菁英大战中，历年来每一个参加的魔族人都是有著斗神的称号，如此便可以知道斗神的不可轻视了，当然，也更不是级这个只是练了半年功夫的家伙可以对抗得了的。

此刻的亚芠不禁考虑起来，看来敌方的实力真的是太强大了，恐怕这个考验葛等人是过不了关了，他到底是要不要出面？

正当亚芠犹豫的时候，在场中，一手捏著级的脖子的重，相当轻松的狞笑道：「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学来这一身的大地斗气来著，但是难道你的老师没有告诉过你吗？在这片大地上，我如果说声第二的话，可没人敢说他的大地斗气第一了，知道吗？小子！」

一听到重那有如猫戏老鼠的话语，葛这才恍然大悟，也才恢复一点点的自信心，原来人家可是不知道练大地斗气练多久的专家，难怪级三两下就叫人家擒住了，若非如此的话，那斗神的实力真的是太恐怖了！

不过葛此时完全没有想到，除了说级是因为撞著了大板，碰到重这个大地斗气行家的手中，被人家三两下就擒住之外，过於轻易制敌的重这位斗神，也还根本没有把他那斗神的真正实力发挥出来。

其实，斗神的实力根本就不是此时的葛所能够想像的。

就在葛急得不知该如何挽救级一条小命时，忽然从葛的背後，一道金色的半月型光芒飞射而出，直往重那高举的手臂划去。

很快的感觉到这到来袭的快捷气劲中夹带著强大的力量，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重很快的放过了已经被他捏的喘不过气来的级，往後退了几步，躲过这个强力的气芒。

而级也趁这个时机，顾不得自己已经缺氧缺的快昏了，连跑带爬的，回到葛的身边，相信今天这一战足以让级「获益良多」。

被人用这种手段把手中的猎物救了回去，重只觉得心中一股怒火腾腾，眼中闪过凶狠的厉芒，直接越过葛与惊魂未定的级，注视著古城城门的方向。

不论是冷眼旁观的炎也好，还是怒火中烧的重也罢，从刚刚那道他们也不敢轻忽的半月行气芒所蕴含的威力，可以看出，接下来这个三流部族的幕後主使人才正要出现。

当然了，透过那道威力强劲的气芒，他们自也知道，这个幕後主使人可不比眼前这两个跑龙套的家伙，恐怕是拥有不弱的实力。

就在万众瞩目下，一个幽灵般的漆黑身影缓缓的脱离了城门阴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炎与重倒抽了一口气，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世界上竟然有人有办法在距离他们如此近的情况下，完全收敛自己的气息隐藏在阴影中，而不为他们所发现。

顿时，炎与中对於这个黑影的身价又大大的提高了好大的一截。

而这黑影不是别人，正是在旁冷眼旁观许久的亚芠。

完全不理会葛与级那因惭愧而垂下的头颅，亚芠缓缓的来到了炎与重的面前，平板的说道：「你们…是在找我吧！」

不知怎麼的，当炎与重终於看清楚亚芠的模样之後，一方面是吃惊於亚芠是一个人类的事实，另一方面，隐隐约约间，炎与重不约而同的从亚芠身上感觉到了某种压抑的感觉，彷佛他们是在面对的某种可怕的东西一样！

因此，当亚芠问完一阵子，炎与重这才回过神来。

重往前跨出了一步，说道：「人类，你为什麼要插手我与那小子之间的战斗？难道你不怕我们群起而攻吗？」

不知怎麼的，原本怒气勃勃想要兴师问罪的重，在面对亚芠时，出口的话竟然变成了一种陈述的语气。

一旁的炎带点疑惑的看著重，了解重行事作风的他，实在不敢相信重在遭受这种事情之後，竟然会有这种…近乎温柔的反应？

但是，当炎真正的接触到亚芠那平板的目光时，炎不由的心中一滞，那冰冷的目光，叫他有点了解到重为何会如此反应了！

身为一个斗神，不管是重也好还是炎也好，长年的战斗，早已把他们的神经磨练出了某种本能的敏锐直觉，而且，能够成为一个斗神，也代表著他们并不笨，不笨的他们都相当的相信自己的直觉。

以往，他们靠著自己的直觉可躲避过不知多少次的杀身之祸，而现在，不管是炎还是重，直觉都在告诉著他们，眼前这个少见的人类绝对不能够去触怒他，否则後果恐怕是不堪设想。

站在亚芠背後的葛与级，相当震撼而且羡慕的看著亚芠的背影，光是看到眼前炎与重那凝重的脸色，他们也知道亚芠带给了炎与重多大的威胁，若非如此，炎与重怎麼此时还楞楞的看著亚芠呢？

好半晌，亚芠终於出声，指著背後的葛与级，缓缓的说道：「他们，一个是我的学生，一个嘛……是我的名义学生，你说我该不该看著他们死在你们手里？」

大概是魔族语言里面没有所谓的记名弟子之类的名词，因此当亚芠手指到级时，不禁沈默了一下子，这才用所谓的名义学生这样的古怪形容词，来称呼自己与级之间的关系！

而当亚芠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全都愣住了。

学生倒是知道，至於名义学生这样的词，众人想了好一会这才会过意来。

而最先会过意来的级，几乎差点没兴奋的尖叫出来，从葛的身上，他最清楚葛在亚芠的教导下实力提升的有多快，早已经叫他万分羡慕了，如今没想到自己竟然因祸得福的成为了亚芠的半个学生，要不是现在大敌当前的话，恐怕级早已迫不及待拜见亚芠这个老师了。

而在听到亚芠的回答时，炎与重的脸色说有多古怪就有多古怪。

人族他们不是没见过，与人族相处的很好的族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像葛与级这样身为一个氏长与头目身分，就算是三流部族的也好，竟然会拜一个人族当老师，而且看他们的样子还很高兴的模样，他们可真的是没见过。

摇摇头，重硬声道：「就算他们是你的学生，你也不该插手我们之间的战斗，难道你不晓得吗？这可是以部族的名义为赌注的战斗吗？」

很乾脆的，亚芠轻轻的摇摇头，生硬道：「不晓得，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学生，而你们要杀他们，这就够了！」

一瞬间，在场不管敌我双方不禁为之瞪目结舌，亚芠如此乾脆俐落又如此无赖的说法，使得重以及一旁的炎都不知该如何回应他了。

说的也是，亚芠都已经说的这麼明白了，那他们还有什麼好说的？

怒极之下，不约而同的炎与重同时的挥手道：「杀！」

就在杀字刚刚出口，亚芠忽然的诡异的出现在葛与级的背後，一手一个，抓起葛与级的脖子，往後飞越到城墙上方，冷眼的看著炎与重分别领著自己的族人往前杀过来。

分别站在亚芠两边的葛与级，此时真的是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才好？

他们辛辛苦苦的计画营造了老半天，终於才让对方两个部族依造他们的计画来走，没想到亚芠才出现没多久，才说个两句话就让他们的一片苦心全部付诸流水，这下可好了，部族全面战斗下，恐怕这半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势力都要没了。

亚芠此时可不管两旁的葛与级是怎麼想的，他正聚精会神的调动著体内的天心真气，慢慢的往两手汇聚著。

在急忙调兵遣将布置防御的葛与级无暇注意之下，亚芠的双手不断的萦绕著金黄的流光。

就在城墙上，第一波箭雨在级的一声令下，从城墙上布防的黑阳族弓手手中往前方敌人射出时，亚芠手上的流光已经化成了一颗颗拇指大小的金色气劲，不规则的在亚芠两手之间盘绕著。

伸起了右手，亚芠手臂轻轻一动，一瞬间，原本在亚芠右手上不断旋绕的那九颗细小气劲，彷佛在亚芠的右手腕上织就了一颗闪耀光辉的光茧，让人无法看清亚芠的手。

就在第一波箭雨与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敌人做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亚芠右臂忽然一顿，霎时，原本缠绕在在他有手腕上的气劲猛的往前一射，金黄螺旋状的劲气电射而出。

螺旋气劲再来到敌人的头顶上时，忽然像炸弹开花似的，由原本的紧密缠绕变成了往四下飞绕，范围几乎扩及十公尺以上，精小紧密的气劲在如电般的速度下，疯狂的穿透一切行进路线上的物体，当然了，这物体指的便是比里汍与爱浓两大部族的战士了。

很快的，几乎就在一眨眼之间，气劲所笼罩的十公尺之内在无一完整的身躯存在，但这还只是

开始而已。

当九颗精小的螺旋气劲在扩张到最大范围之时，忽然又继续往内一缩，直缩小到只有当初在亚芠手上时一半的体积之後，以更加猛烈的速度继续的往外炸开。

这一次的范围竟然阔大道近十五公尺左右，紧接著又是一缩一放，如此连续三次，螺旋气劲最大范围已经扩大到二十公尺的范围了。

当最後一次螺旋气劲扩展到最大之後，螺旋气劲并未再往内缩，反而直接的往外穿飞快十公尺之後，这才发挥了螺旋气劲每一个精小气劲团最後的馀力，整个炸了开来。

当气劲炸开，金黄光辉闪过，在亚芠正前方，已经被清出了一大片，将近五十公尺方圆大小的空地，原先空地内最少三百名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死於非命。

这一切说来甚慢，但是实际上从亚芠手上积蓄真气开始出招，一直到完成为止，总共也不过三个呼吸之间，三百条生命就这麼消失无踪了，而一旁的葛与级早已经吓呆了。

但是这还没完，当第一波的螺旋气劲结束的同时，亚芠的左手已经伸出来，又是九颗螺旋气劲出手，再度重复刚刚的奇景，二三个呼吸之间，亚芠又制作出第二个无人空地来。

正当葛与级还再为亚芠这先後两次出手而感到无比震惊的同时，再看亚芠的动作，葛与级不禁呻吟起来，因为，亚芠的两手又已经各自环绕了两个螺旋气劲，而这一次，亚芠竟然两手交握，高举过头，一看亚芠的模样就知道肯定是大绝招了。

果不其然，当亚芠的双手直举过头之後，忽然往前一挥，比刚刚还要迅猛快速的十八颗螺旋气劲出手了。

这一次，十八颗螺旋气劲不但分成九颗两组自行旋绕之外，还另外的与另一组螺旋气劲旋绕，真真正正的以肉眼可见的螺旋姿态往前射去。

这两组螺旋气劲彷佛是彼此呼应般，此散彼聚，而且不再像刚刚前两次那样只在固定点，以固定的中点聚散，而是相互呼应，不断的往前推进著，而且更叫人恐惧的是，这两组螺旋气劲竟然接连各自聚散五次，结果就是在亚芠的右前方留下了一条宽达五十公尺，长达五百公尺，以血肉铺成的大道。

可惜的最後一爆时，已经超出了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围攻的范围，否则，恐怕不只千人死於此招了。

如此可怕，非人力所能够施展、抵抗的恐怕招式，不但底下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被镇的一时之间都忘了要继续进攻，就连葛等人也愣住了。

面对自己所造成的效果，亚芠冷凝的脸孔竟皱起了眉头，低声的叹道：「果然，以现在我的力量，还不足以成功施展这死之螺旋！」

一旁的葛与级两人，已经被亚芠的招式与自言自语完全吓呆了！

如此恐怖的威力，在亚芠的眼中竟然还是不成功？那到底是要怎样的威力，才称的上是成功施展此招？

不过他们倒也总算知道亚芠这招原来是叫做死之螺旋，果然名如其招，是一招专门带来死亡的恐怖螺旋！

总算，底下的炎与重这两个斗神毕竟身经百战，虽然没想到在他们眼中充满神秘感的人类高手

——亚芠一出手，就是这种称的上最後绝招的大绝招，也被这可怕的死之螺旋所震撼，但是战斗经验丰富的他们，还是很快的回过神来了。

看著自己一方的战士，因为被亚芠这突如其来的绝招给震撼的心神不定，炎不禁皱起眉头来，随即，心中一动，炎连忙高声叫道：「大家别慌！你们以为这个人类有多少力量可以出这种招式？」

毕竟是战斗经验相当丰富的斗神，炎一眼便看出，像这类杀伤力如此惊人的恐怖招式，任何人都无法施展太多次的，甚至就连一次也都还嫌多了些。

果然，当炎刚刚说完，站在城门上的亚芠已经忍不住的身影一晃，要不是葛眼快手疾的扶了他一把的话，恐怕亚芠会跌倒也说不一定。

听著城下炎的声音，亚芠不禁一阵苦笑，本来以他原本的能力来说，像这种程度的死之螺旋，再来个七八次他也没关系的，只可惜，以他现在的情况，一旦出力超过某一个程度以上，力量的运用就会刺激到体内的贪狼星，会引发什麼後果，就连太始也不敢确定，但是起码现在这样全身无力以及之前的刺痛，都是後果之便是了。

但不管如何，现在的情况还真的是被炎该死的说中了！现在，原本想要先声夺人的策略，好像失败了！

可叹的是，死之螺旋这一记绝招，可是当初亚芠他在获得血兽皇传承绝学时，听从血兽皇之建议，专门创造出来用以当成扭转最後局面的最後绝招。

要知道，身为一个传说当中的高手，除了实力坚强之外，另外还需要有个三招两次那种类似所谓的禁招来撑场面，虽然说这种类型的禁招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几次，但是就是因为有著这种具备有绝对必杀能力的招式在，高手才足以称之为高手。

原本，亚芠并不是真正存心要弄个这种恐吓意义大於实际威力的招式来，但是後来想想，他一身所学当中，魔法技能就别提了，武学当中，无论是森罗万象或者是六大绝招，几乎都是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数之下所产生的，因此，亚芠才会立意创出像死之螺旋这种堪称地图兵器的恐怖招数来。

这死之螺旋可是亚芠在改良了当初聚元轰天破威力强大但是速度过慢，以及历年来他一身所学的精华、融会於一身的强力绝招。

一直以来，亚芠一直舍不得抛弃聚元轰天破这招原理简单，但是威力却会随著个人修为深厚而不断加强的招式。

以前，亚芠试过各种方法，一直无法找出聚元轰天破的聚气时间，与威力之间的平衡点，曾有一度，亚芠试图以缩减聚气时间来改良这招的致命缺点。

但是很显然的，聚气时间一缩短，连带的，也使得聚元轰天破的威力也跟著减弱，根本无法发挥出那种破天霸气的可怕威力，反而变成了普通的气功弹。

而现在，在血兽皇的启发，以及效法大力神王流星绝招的原理，亚芠终於创造出了这招死之螺旋来，虽然无法达到亚芠所要求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牛刀小试之下，也足以看出这死之螺旋的潜力所在了。

毕竟，这招死之螺旋可是亚芠再融合了聚元轰天破的聚力原理，再加上流星同步分化完成聚气的快速节奏，又掺杂了亚芠操纵能量那出神入化的技术，集合了快、准、狠、辣等威力於一身，足以冠上地图兵器知名的可怕绝招，光是刚刚那亚芠自己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所展现出来的可怖威力，就已经够瞧的了。

此时，古城正面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在炎斗神的言语鼓舞，再加上亚芠虚弱的样子，终於使得这两方的联军再度的恢复其原先威猛的真面目。

看著底下一边呐喊，一边杀气腾腾奔袭过来的众多敌兵，亚芠不禁苦笑道：「葛，真是抱歉了，没想到会造成反效果……」

就在葛被亚芠这突如其来的道歉所震惊时，亚芠又说道：「你不用管为师我，我自会保护自己，你还是先去协助级他调派人手防守我们的阵地吧！敌人都要攻上来了。」

有点茫茫然的葛在亚芠推了一下之後，这才回过神来，望著底下蜂拥而至的敌军，还有旁边正手忙脚乱的督促手下猛发羽箭阻拦对方的进攻，一边还不断的吆喝城中的人手尽快依之前的计画，随时准备替补城墙上的人手的级，葛一咬牙，断然道：「老师，您先回去休息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

说完，葛小心翼翼的扶著亚芠，让亚芠侧身靠在墙角，避免被城外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所射来的乱箭所伤之後，他才一个纵跃到级的旁边，接过级手中的三分之一的指挥权，开始依计画命令事先挑选出来的人员，散布古城街道各处，随时准备应付侵入的敌军。

很显然的，就算是经验不足的葛也看得出来，以他们目前所拥有的实力与人数，根本就没把握之前的计画真能够如此理想的把两大部族的联军拒於城外，毕竟现在他们所依靠的，也只是一个临时修补好的残破古城，防御力根本就连现在大陆上任一座小城比不上。

因此就算是在这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是硬挤出四分之一的兵力供葛使唤，布置在街道之中，随时准备进行巷道战。

很快的，在级与葛紧张的注视之下，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第一波的人马，终於跟己方的人马真正的接触了。

看到己方人马个个奋勇杀敌，虽然不免因为战阵对战经验不足而处於下风，但是在承接自亚芠的人族奇妙武学之下，虽然落於下风，起码挡住了第一波的攻势，这总算是叫葛与级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军心大定的葛与级指挥的速度也显现得越来越快了，只见到负责对外的级，不断的将手中的预备兵力投注在整座古城四周，取代受伤退下或是死亡的人员，继续抵挡两大部族的联军，让手底下的五六千人在依仗著古城防守下，发挥出两倍、三倍的力量，硬抗两万敌军的攻势，而他手底下的人马也随著战事的发展，而更加熟练级的指挥。

这一切，全仗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率领这群流浪族民。

在那段时间里，因为本身的力量不足，使得在外在压力之下，级锻鍊出了一身指挥的好本事，而这些人马更是学会了团结互助的本事，再加上现在每个人都已经学会了亚芠的各种招式，使得他们这五六千人在经过了初时的战斗的考验之後，现在已经可以完全的发挥出团结的力量来。

另外一边，论起指挥能力而言，现在的葛的确是比级要来的差很多，但是就算如此，藉由之前与级在讨论时所吸收的经验，葛现在勉强还能够全盘指挥底下的战士，不断的驱除穿过级的防线而闯进城内的敌人，而且随著时间的演变而不断的吸收经验，让自己全盘掌握的更好，进步的程度可以说是肉眼可见。

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冷眼观察的亚芠心中暗暗的惊讶，也许这就是天生的指挥才能吧！

出身军人世家的亚芠，平时没少听到过家人谈论战场，也不是没听过家人偶尔间为了一场战役

而吵的面红耳赤的，多少对於战场上行军布阵有点了解，而今天，总算是头一次见识到真正万人以上的战争情况。

看著城上城内不断有人因伤亡而退下，不断的有人递补，兵力调转活动，亚芠不禁有种眼花撩乱的感受。

一边仔细的观察葛与级的指挥模样，亚芠一边心中暗暗的自嘲。

看来当年人家说他是斯达克家最不成材的废物，倒也不是说假的，起码，依照目前的局面看来，他似乎完全没有遗传到斯达克家天生的军事本能。

眼前这只是小小的两三万人的对抗，就已经让他有种眼花撩乱、无法掌握的感觉了，亚芠很难想像他祖、兄所带领的兵，可是以十万以上为单位的兵力，在真正战场上是如何指挥的了？

其实，亚芠倒也有点妄自菲薄了。

从来没有正式的受过战场指挥训练的他，想要在这错综复杂的战场当中，全盘掌握住一切的状况，也实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毕竟，在亚芠的眼中就无法看出哪里是敌人的主力，哪边是佯攻，他们主线在哪，自己主力该如何调整，伤患又是该如何的撤退，後续支援的兵力又该何时投入，这对亚芠都是一团雾水。

看了老半天，亚芠终於承认自己也不是万能的，不再顾虑整个战场的发展，他轻轻的吐出了口气，运转一下体内已经完全恢复的真气，眼中银光一闪，亚芠晋入了绝对冷酷无情的理智状态了。

觑准了城外右前方正指挥著自己部队炎，调整好自己气息後的亚芠有如一只怪鸟般，宽大的黑袍衣角带起强烈的空气对流，往炎所在地斜飞而下，凌空袭向正忙著指挥自己部下的炎。

原来，亚芠是打著自己既然对於己方防守插不上手，那麼乾脆发挥自己所长，单兵直取敌将，最不济也可以打乱对方对手下的指挥，引起敌方本身紊乱，藉此减轻葛与级的压力的主意。

在察觉到亚芠凌空袭来的那种半刻意发出的强烈风声，炎不加思索的就地一翻，直接的躲过了亚芠的空袭，同时还不忘交代道：「记得我刚刚说的，赶快去实行！」

听著炎的话，亚芠不禁暗赞在心。

到底不愧是身经百战的斗神，面对他的突袭竟然还能够一边闪避，一边发号司令，真的是公私两不误，而且听他刚刚的话意，好像炎早已经猜到会有这麼一种情形，所以早早的就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好了，显然他还是晚了一步。

其实，亚芠如此猜测是半对半错，还不曾真正见识过魔族之间大规模战役的他，根本就不知道，相较於人类军队的严整性，魔族部队情况说好听点就是自主性很强，说难听点，便是松散凌乱，当然了，这也跟魔族的天性有很大的关系。

对於一般魔族部队的战役而言，习惯性往往都是兵对卒，将对帅，头目打头目。

在开战前，领兵的将领、头目将该注意的事项，交代给自己的部队低级的干部之後，任由他们去执行，他们的责任便算到了，剩下的就是等著与对方的领队单挑，往往一场战役下来，哪边剩下的人多，活著的高手多，那就算谁赢。

不过基本上只要是敌我双方的势力没差太多，那都是打平比较多就是了。

也就是说，对於炎而言，亚芠的这一突袭反倒是相当正常的一件事。

看到炎与亚芠对峙著，周围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相当有默契的主动让出了很大一片的空地。

毕竟谁也不是白痴，别说炎这个久享盛名的斗神了，光是亚芠刚刚那记死之螺旋，便已经足够叫人胆战心惊，一旦被误卷入两大高手之间的斗争，那可是有死无生的一件事。

就在空地形成之後，忽然从空中落下了一道红光，直接降到亚芠的右肩上，正是一直在空中担任著亚芠翻译的朱雀。

看著前方双手握拳正不断凝聚气势，浑身开始绽放出火红斗气的炎，朱雀不无担心道：「亚芠，你真的要跟这个炎斗神对战吗？别忘了你现在的状况应该是要避免出力呀！」

亚芠的嘴角微微的一扯：「毕竟这麻烦是我自己惹来的，总不好意思让晚辈们去替我承担这个错误吧！

「再说，来到这大陆，我便一直想要见识见识所谓的斗神，到底是厉害到怎样的一个程度，这样不是很好吗？」

听到了亚芠的话，朱雀有点无奈道：「真是的，一直到今天，我总算才发现到原来你也挺好斗的。」

听到朱雀的话，要不是现在炎的气势已经强盛的让他提聚全副精神来应对的话，亚芠几乎差点失声大笑，说他这个杀人数十万的银月恶魔不好斗，那可真的是会笑掉人家的大牙的。

伸手轻轻的点了一下朱雀的头，亚芠略带笑意道：「算了，朱雀，你就帮我看顾一下其他人好了，这样的战争就不需要你插手了。」

亚芠倒也说的是，凭朱雀的力量，如果它全力出手的话，这样的场面也根本不够朱雀一口吞的，如果要朱雀助阵的话，那麼也就失去了想要考验葛等人的原意了。

待朱雀点头同意，同时离开亚芠的右肩往葛的方向飞去之後，当亚芠再度转过身来面对著炎时，已经眼中呈银，其银月恶魔的真面目终於展现在炎的面前了，无影无形的杀机同时也从亚芠的身上弥漫而出，大战即将来到！

看着气势攀登到最高峰，周围不自然的形成了一道扶摇直上的赤红旋风的炎，饶是亚芠也不免有些讶异。

不愧是在血兽皇这些老前辈口中有着相当口碑的斗神中人，依照目前这样展露出来的实力而言，在奇武大陆上已经足以称得上是超级高手了，几乎快可以跟十大中人一拼。

外表虽然是看起来相当轻松的模样，但是亚芠浑身上下的骨节，却开始劈哩啪啦的嘎嘎作响。

自从来到这个大陆上之后，能够让他动手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浑身的骨节几乎都快要生锈了！

难得今天有这么一个好对手，要不是现在是呈现着绝对理智状态的话，恐怕他早已兴奋的冲过去了。

右手虎口一张，地上散落细沙忽然聚合成一条细线，投入了亚芠的掌中，在亚芠的魔力操控下，很快的形成了一把他惯用的兽王太初模样的沙剑。

因为贪狼星与五小皆在体内沉睡无法醒来，再加上亚芠几乎把体内的白金角挪出了九成以上、

组成白金巨剑让葛拿着，因此无法使用兽王太初、甚至是白金剑的亚芠，在面对像炎这样的高手也不敢轻忽，随地的聚沙成剑。

毕竟像他这样习惯用剑的高手，手中有把剑那可比空手要来的有威力多了。

只是，亚芠却没想到，他这样随手而为聚沙成剑的举动，看在炎的心中却是相当的震惊。

他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能够将“斗气”操纵得这么出神入化的！

扪心自问，炎自认无法做到像亚芠这样自然而然的模样，不知不觉，炎的气势已经褪了一两分。

感觉到炎的气势下降，虽然不知道是何故，但是绝对理智的亚芠，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几乎就在炎的气势一缩的瞬间，亚芠挥舞着手中不亚精铁所铸的沙剑，迅如疾风的往炎直刺而去。

大喝一声“来的好”，炎双拳紧捏，拳上忽然绽放出了腾腾的火红光芒，远远望去，仿佛炎的双拳燃起了赤红的烈焰般，夹带着强烈的劲气。

炎往前大步一跨，右拳往前一弹，自信双拳无比坚硬的想要正面硬撼亚芠手中的沙剑。

面对炎这声势十足的一拳，亚芠心中不惊反喜，出人意料的，炎的这种以拙破巧，一力降十会的战斗风格，他实在是太熟了！

无论是功力、气势，他早已经在力奥的身上见识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当然了，对应的方式，他也早已经在力奥的身上练习得熟到不能再熟了。

脚步一错，亚芠已经灵巧的闪过正面冲突的对峙局面，同时原本直刺而去的沙剑，在亚芠一个心动之下，忽然化直为弧，在微不可查的情况下，划出了一个微妙的弧形曲线，往炎的右肋扎去。

一个大喝，炎猛的一个转身，硬生生的把自己右拳抽回，直捶亚芠的沙剑。

不闪不避，亚芠这次与炎正面的硬碰了一记，难以想象，沙剑竟然与炎的肉身拳头在互击之下，发出了宛如金铁交击的刺耳鸣声。

不过毕竟一个是有备而来，一个是仓皇变招，力量天差地远。

一击之下，亚芠原地不动，而炎则是蹦蹦蹦的往后连退了四、五步，显然是吃了一个大亏了。

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形，炎不由的脸色为之一变。

面对着亚芠灵巧的身法，正如亚芠所猜想的，像他这类直来直往型、最怕碰上身法灵巧的对手，一旦对手的身法灵巧在他之上，那他便必须付出更多的力量来应付对手，才能够拉平身法上的差距。

但是亚芠并没有给炎喘息的机会，不待炎恢复架式，亚芠便又挺起手中的沙剑，带起强烈的黄色光芒，往炎奔袭而去。

这次，亚芠用上了他最拿手的魔武合一技巧，在这把沙剑中融入了大地元素，让这把临时造就

的沙剑威力更上一层。

刚刚已经试出亚芠的力量不比自己差，现在又看到沙剑上黄芒流转，炎不敢托大的再像刚刚那样用拳头去硬碰。

炎猛的一个旋身，同时浑身绽放出火热的强烈斗气，构成了一个冲天而起的火焰龙卷风，不退反进的往亚芠冲来。

亚芠冷静的收回了手中的招式，身影一变，在身后留下了无数的幻影，连绵不绝的顺着炎所施展出来的火焰龙卷风旋转的风向，形成了一个人形的包围圈，紧紧的环绕在炎的四周。

同时在火焰龙卷风与人影墙之间，更是紧锣密鼓的爆发出一连串爆竹般的劈哩啪啦声。

互斗当中，那无意间外泄的拳剑劲气，使得周遭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联军越退越远，不敢在他们四周。

毕竟，任何一道外泄的劲气，都有可能把一个人轰成碎片，这种斗神级的打斗，早已经不是小兵们可以参与的了。

而在古城城墙上方的葛与级两人，早就被亚芠与炎之间的打斗给惊呆了，头一次真正见识到所谓高手之间的斗争，才让他们知道，原来以前的他们都是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比起亚芠与炎，他们可相差了不知多少距离了！

可笑的是，之前他们还信心十足的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与斗神中人一斗，现在想来还真的是可笑至极。

就在周遭的人，包含远处的重，正逐渐的被亚芠与炎之间的打斗所吸引时，忽然亚芠与炎之间爆发出了强烈的气流，顿时把他们周围一千公尺内的人、物，吹得东倒西歪。

一个不小心，就连远处古城那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城墙都被轰破了一截，幸好这时紧密的战斗早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停顿下来，否则恐怕古城将不保了。

漫天沙土过后，众人只见亚芠与炎相距五公尺对峙着。

亚芠一身宽大的黑袍已经有点破碎，而炎则是浑身幽蓝，血气运行加速，两个人看似狼狈，但是瞧在重的眼中，也知道两人只不过是刚刚热完身而已。

莫名的，重不禁浑身血脉偾张，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大喝一声，两手呈爪，往亚芠抓去。

霎时，一触即发的局势在重的贸然加入之下，更显混乱，亚芠顿时落入了以一敌二的局面。

炎斗神的战斗风格人如其名般，充满着无限的火爆气息，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拥有着爆炸般的威力！

重斗神，防守多于攻击，但是每一攻击无不让亚芠有种被命中要害而不得不防御的感觉。

一火爆一稳重的风格，意外的恰到好处的紧密配合起来，让亚芠有种难以下手的感觉。

幸而论起战斗的经验，亚芠比起炎与重这两个斗神，可是只多不少，而且现在看起来亚芠是以一敌二落入了下风，却不知道，这以少敌多之势，正好是亚芠所最擅长的局面。

只见到亚芠尽展风之身法，在炎与重之间不停穿梭，手中的沙剑有如幽魂般神出鬼没，所攻之

处皆是炎与重必救之地。

越与亚芠战斗，炎与重越是感觉到无比的震惊，无论他们如何的卖力，拳脚始终无法触碰到亚芠，甚至往往一出招便可以发现到，亚芠手中的沙剑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了。

面对着沙剑上始终未曾减弱，甚至还逐渐强盛起来的“斗气”光芒，他们可没有那个自信心去徒手接触。

这样的一个结果，不禁让炎与重有点困扰。

这样的感觉，很类似以前他们头一次与同为斗神中人打斗时的感觉，仿佛自己是人家手中的玩偶般，自己想要出什么招式，人家都一清二楚，甚至早就已经在那等自己了。

他们知道这是在战斗经验上的差别，但是，眼前的亚芠难道在经验上，还要较他们这两个从修罗场中出身的斗神，要来的丰富与熟练吗？

对于这个结论，不管是炎也好重也罢，都无法接受。

而且更叫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以局外人看来，他们三个人是打的热火朝天，但是唯有他们两个局中人才晓得，他们越是面对亚芠，竟然就越感觉到亚芠还有相当大的保留，这叫炎与重心中的愤怒更是难以想象。

身为斗神，又是两人联手对付一人的他们，竟然会被人家玩弄于掌中，高傲的自尊让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心中所充满的是无尽的愤恨！

不知道过手几招了，最先无法忍受心中愤怒的，竟然是沉稳的重而非火爆的炎，只见重大声的怒吼道：“好你个人族小子，竟然还敢给我保留实力，我看看在这一招之下，你该如何继续保留？”

说着，也不顾亚芠趁机斩来的剑，重赫然停下了运动的步伐，双手成爪，弯腰向下抓在地下的沙土上，浑身飞腾的滚滚黄烟般的斗气，同时硬生生的任由亚芠一剑斩在自己的厚实宽背上。

幸好重已经运起了全身的斗气来阻挡了亚芠的剑势，否则亚芠这一剑下来，恐怕重会失去战斗的能力。

但饶是如此，重右背上那条不断冒出深蓝血液，长达三尺的大伤口，也看得出伤势不轻，再战恐怕也没多久了。

一招得手重创敌人，亚芠并未显现出任何高兴的样子，除了打从战斗开始，亚芠便一直保持在绝对理智的情况下以外，重那完全没有因受重创而显示出低落的斗气，以及隐约间感觉到重那插入沙土中的双手，都让亚芠有种古怪的危机感，让亚芠不敢掉以轻心。

更何况，旁边还有着一个虎视眈眈，实力并不弱于重的炎在呢！

果然，当重双手一插入土中之后，炎似乎是发了狠劲般的，双拳有如狂风暴雨般的不断往亚芠打来。

饶是亚芠也不禁一时之间被炎所逼退，无法靠近重的所在。

半晌，亚芠忽然感觉到脚下的地面有点异样，百忙之中转头看向重，却发现到重身上的斗气已经完全消失不见，而且正抬着头狞笑的看着他。

就在亚芠感到不妙时，一旁的炎已经趁亚芠转头的一瞬间，飞也似的冲回重的身边，同样的狞

笑着。

此时亚芠真的感到不妙了。

正待亚芠想要脱离这块战区时，脚下的沙漠忽然大肆的抖动起来，简直像是被煮沸了的水般，不断翻滚沸腾着，若非亚芠早有心理准备，恐怕这一变化就叫他大大的出丑了。

本能的，在脚下的沙土滚动的同时，亚芠已经往空中一跃，躲过了失衡的后果，但是还没来得及调整好身体重心，底下的沙土已经由原本的翻滚变成了爆发！

一股股像是被装上了强力机簧的沙土，在亚芠的下方喷发出来，往亚芠身上飞射而去。

亚芠一楞，脑海中如电的闪过了两个字——“尘爆”！

虽然重这一招不像尘爆那样霸道绝伦，但是其威力也不容小觑。

措手不及的亚芠，仅能够护住身上的衣物，其余的袍脚、宽袖，全都被重所激起的沙土化成碎屑，打在身上，更可以感受到无数锐利的气劲，不断的要穿透他的护身真气，而且，这一招远胜过亚芠尘爆的地方，便在于它那连绵不绝的攻势，叫人无从下手。

熟知尘爆特性的亚芠，在硬挡三波重的攻势之后，终于看出，眼下产生异样的范围，不过区区的三十多公尺的地面。

显然这便是重这一招攻击的范围所在，只要能够脱离这块被重所掌握的地盘，那重将无发挥的余地。

不过尽管亚芠想要脱离重的攻击范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且不论重那接连不断的沙土爆发攻击，同样掌握着重这绝招特性的炎，也不容亚芠轻易的脱离。

炎火红色的拳劲不断脱手而出，重重的干扰着亚芠的动作，偶尔被一招打实了，也足以叫亚芠痛上半天。

看着亚芠在不断冲天而起的沙土、以及流星般轰击的火红拳劲中狼狈闪躲，炎与重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惭愧。

高兴的是，亚芠这样的一个敌人已经被他们给困住了，而且相信再也逃脱不出他们的攻势了。

惭愧的是，这可是他们这两个斗神联手，还是在对手“托大”，趁他没有全力发挥，而且不了解重的绝招的特性之下，才办到的事。

看着对手的沙土爆发与拳劲配合得越来越熟练，攻击力量越来越强大，而自己却是身在空中，不断消耗着体内少数可以动用的力量，眼看就快要到达极限了，不知何时已经完全退去绝对理智的亚芠，不禁心中暗暗的发起怒来。

他已经不知道有多久，不曾遭受过这样无从下手攻击与防御的情况了。

左手掌心闪过一缕银光，阻挡了三束冲他而来的沙土爆发，右手沙剑连挥两下，将两道火红拳劲破散，右脚一踢挡住了第三道拳劲，但是背心却被另外一束爆发尘土打个正着，让亚芠背心隐隐作痛。

这是亚芠现在的窘境，无法尽展本身实力的他，面对着炎与重这两个斗神联手的攻击，再丰富

的战斗经验，也无法解决局面落于最下风的情况，这叫亚芠心中真的开始愤怒起来了。

如果此时有认识亚芠的人在场，必会知道，当亚芠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死板时，这表示亚芠心中的杀机也就越来越炽烈，而银月恶魔心中充满杀机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简直是一场灾难。

最好的例证，便是上一次亚芠发怒之下，可是一口气毁灭掉整个千年古城丰原城，尽管上一次是因为有着朱雀“鼎力相助”的缘故，但是也够骇人听闻的了，更何况，现在朱雀也同样的在现场，而且也感应到了亚芠的思绪，正在舞动双翅，身上红光隐约绽放着。

蓦然，在炎与重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亚芠手中原本聚集起来的沙剑，忽然砰的一声，散了开来，无数的沙粒以着肉眼难见的速度，往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飞射而去！

尘爆！

正宗的尘爆终于在亚芠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透过了亚芠手中的沙剑展露出来。

在这猛烈绝伦的尘爆威力之下，不管是沙土爆发还是拳劲，全都在这威力范围无比广大又密集的尘爆威力之下，消弭于无形，甚至，就连远方观战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士兵，都遭到了池鱼之殃，最靠近的两、三内层的人，无一不被尘爆在身上刺穿出千疮百孔来。

总算炎与重毕竟是斗神，实力非同小可，因此尽管是最接近亚芠，也没有想到亚芠会突然的轰出这么一记怪招来。

但是他们还是及时反应的布下了适当的防御。

不过所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们到底是在措手不及之下，受到了不小的伤势。

但是此时的炎与重并无暇去注意身上的伤势，因为在他们的眼前，爆发出这一句猛烈绝招尘爆的亚芠，竟然就这么从空中呼的一声，直接摔落到地面上来。

炎与重两人愕然相视，好半晌不见坠落的亚芠再度爬起，只是静静的躺在原地。

炎与重忽而古怪的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刚刚的辛苦战斗与现在一身密密麻麻的伤口都是假的一般，笑得是那样的夸张与得意。

经验丰富的他们，至此哪有没看出来的？

原来刚刚亚芠并非是托大，而是他身上好像有某种“病”在，这使得亚芠无法全力应战，否则，就像刚刚那招威力无比强大的尘爆一样，一使出超乎现在所能够承受的招式之后，亚芠便会不支的昏倒在地。

没想到眼前这个尽管是在“重病”之下，还能够以一敌二的可怕人族高手，竟然会在此时病发而落入自己之手。

越想，炎与重便越得意。

像亚芠这样的高手，他们相信在人族当中应该也是相当罕见的，如今竟然落于他们之手，怎能够不叫他们兴奋？

只是他们却完全不晓得，眼前这亚芠非但罕见，甚至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今天可以说是他们走了狗屎运，否则就算他们是斗神阶级的高手，也不够亚芠杀的。

只是，真的是幸运吗？

怀着无比得意的心情，炎与重慢慢的来到了亚芠的面前，在距离倒卧在地的亚芠还有五公尺的时候，炎忽然撮掌成刀，挥出了一道火红斗气所组成的气芒，重重的斩在亚芠的背心上。

对于炎的举动，重并不感到意外。

事实上，如果炎不出手的话，就换他要出手了，毕竟小心得驶万年船，凡事还是谨慎一点才好。

因此当炎的气芒一出手，重与始作俑者的炎，相当紧张的注视着亚芠的反应，直到亚芠背后被炎的气芒画出了一道尺长的伤口，泊泊的火红鲜血不断流出，而亚芠还是没有反应时，重与炎这才真正的放心，确认亚芠真的是昏过去了。

只是炎却完全没有想到，原本亚芠昏过去就昏过去了，他如果直接走过去把亚芠给杀了的话，那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但是偏偏炎在谨慎之下发出了那道气芒，虽然是再一次的确认了亚芠真的是昏过去了，但是，炎却也唤醒了沉睡在亚芠体内深处，堪称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体之一的生物来。

就在炎出手试探亚芠时，原先站在葛右肩上的朱雀，也同时的来到亚芠的头顶上方，焦急的不断盘旋飞翔着。

早在亚芠发出那记尘爆之后，朱雀便已经感觉到亚芠的不对劲，因此急忙的飞过来，但还是晚了一步，而让炎与重来到亚芠的面前。

但就算朱雀提早到来，无法发挥出自己本身实力的它，也不是炎与重这两个斗神阶级高手的对手，也无法保护昏迷的亚芠。眼看着亚芠又挨了一下，朱雀可以说真的是心急如焚。

半晌，朱雀忽然狠狠的瞪了底下的炎与重一眼，忽然双翼一张，抬头高声的鸣叫起来。

难以想象的宏亮而清脆的凤唳，从朱雀那小小的身子中发了出来。

一声接着一声，高亢而嘹亮的声音不断的冲击着众人的心脏，每当众人以为这是最后一声凤唳，不可能再高上去时，下一声更加高亢嘹亮的鸣声，又继续冲击着众人的耳膜。

死寂的沙漠仿佛也被朱雀所发出的嘹亮声音所动，伴随着朱雀的声音，远边天际同时的传来了滚滚雷鸣。

朱雀的声音叫众人心中一阵的震撼，果真有传说中那种“雏凤鸣天、动荡九州”的威势在。

来自朱雀的鸣声，不但让底下的炎与重暂时的忘记了自己接下来的举动，同时一股无影无形的思绪，更是透过了无尽的高亢鸣声穿透了天际，来到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中，与某个力量产生了接触，而余力则透过了万里大洋，来到了精灵大陆上的太始所在地。

接收到朱雀所传递而来的讯息，向来雷打不动、万事不惊不慌的太始也慌了，焦急的思绪，几乎就在一瞬间，传递到某个空中蜿蜒飞翔的生物脑海中，催促着那蜿蜒的巨大生命往朱雀，也就是亚芠所在的地方，飞赶而来。

毕竟亚芠实在太重要了，整个地球生命的延续与否皆系于他一身，如果在这里有个什么意外，会衍生什么样的后果，那是可想而知的。

而昏迷当中的亚芠，全然不知道，因为他的危机，已经造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生命的焦

虑，在迷蒙中，他只感觉到自己好像身在一个相当幽暗的地方。

迷迷糊糊里，有点明白自己好像是进入了昏迷状态，亚芠不禁感到一阵惋惜。

虽然说炎与重这两个斗神，实力相当的坚强，但是如果自己是在全盛的状态下，他有把握可以将这两个斗神在百招内收拾掉，偏偏自己现在的情况却又不容许出太多力，搞得自己如此狼狈。

对此，亚芠还真的是相当的愤恨，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次在不佳的情况下陷入苦战了，说起运气，他好像还真的是满倒楣的。

正当亚芠自嘲时，忽然觉得身体一震，熟悉的感觉告诉着他，他又受伤了，而且还是不轻的伤，略一思考亚芠便知道，这一定是炎与重正遵守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定则，趁这个时候想要取他性命了。

一想到这，亚芠不禁暗叹一声，没想到身历千百战的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败在如此“弱小”的敌人手上。

也许，这是他杀人数十万的报应吧！

“哦！什么时候银月恶魔也开始相信天，相信报应来了？”

仿佛来自心底深处，相当陌生当中又夹带着无限熟悉的诡异声音，突然在亚芠的耳边响起，刺入了亚芠的心中。

乍听此语，亚芠先是一楞，随即灵机一动，带着丝丝欣喜的心情，亚芠难得微笑道：“是你呀！你终于是睡醒了呀！”

亚芠口中的你，那诡异无比的声音，兽王太初，同时也是亚芠的幻兽贪狼星，轻笑一声道：“再不醒来，你这大名鼎鼎的银月恶魔可要死于非命了。”

亚芠淡淡的笑道：“没办法，毕竟我俩是一个整体，少了你，那可是差了很多。”话锋一转，亚芠略带疑惑的又问道：“听你的声音，似乎你已经完善自己的精神了是吗？”

贪狼星带着笑意道：“全托你的福，这段日子来我终于把自己的精神给完善起来了，总算是达到当初的目的了。倒是这段日子以来，你绝大部分的力量与精神全都用来培养我，让你吃了不少苦头了！”

亚芠淡笑道：“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谢的吗？毕竟？？我们都是同一个精神不是嘛！”

最后一句是亚芠与贪狼星同时说出来的。

原来，当初在精灵大陆上时，太始在企图要将贪狼星的进化方向矫正回来的同时，也发现到，虽然说亚芠与贪狼星的精神心理实际上是合二而为一，但是与亚芠比较起来，贪狼星在精神上却有种大人比小孩的感觉，比起亚芠本身那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与完整的神智来说，贪狼星就显得太过于弱小与不完整了。

因此，在企图矫正贪狼星进化方向的同时，太始也想把贪狼星这属于太初部分的精神给完善起来，让贪狼星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一方面，可以提升太初与亚芠的实力，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让亚芠减少某些程度的负担，避免亚芠精神分裂的可能产生。

这说起来很玄，但是事实上对亚芠而言，一直以来，每一次与贪狼星合体铠化，属于贪狼星的记忆都会不自觉的流入了亚芠的大脑当中，会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了亚芠精神上的影响。

原本这影响也不能够说坏，但是如果长此以往，恐怕亚芠会因为记忆的混淆，而造成精神上的错乱，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总算，这个问题被太始及早发现，而解决的方法，便是让贪狼星的自我完全的独立。

这样的话，对于亚芠与贪狼星不但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相反的，因为有着源自同一精神体的亚芠与贪狼星，在某些方面更能够紧密的配合，甚至达到一加一等于无限的可能性。

说简单点，一颗脑袋再怎么聪明，所想的，总比不过两颗同样聪明的脑袋，联合起来的思考吧！

这便是太始所打定的主意。

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当太始真正的行动之后，想要帮贪狼星矫正进化方向的作为，却遭到贪狼星本能的强烈反抗，使得太始的企图无法达成。

就是让贪狼星的精神自我完全独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贪狼星的精神非但没有完全的独立，反而是造成了贪狼星与亚芠在肉体上的彻底结合状况。

这些失误，使得太始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最后，总算是亚芠在透过了自我的检查之后，这才发现到，他虽然无法感觉到贪狼星与他融合之后产生了什么异变，但是却也发现到与贪狼星融合后的他，除了无法像以前那样的铠化以外，对于贪狼星所能够施展的力量，他同样也可以施展，而且还意外的发现，自己可以局部的将身体拟化成贪狼星的兽化状态。

除了这些发现以外，亚芠更惊奇的发现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在隐约间感觉到，在他的精神深处产生了某种异样，仿佛有着某种与他相容、但是却又有着绝对差异的某种“东西”，正不断的成长着。

当他将这些发现告诉了太始时，太始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进化方向矫正虽然说失败了，但是贪狼星精神自我完整化的计画似乎成功了，而且正以它也无法想象的方式不断的“进化”着。

对于太始的结论，亚芠倒也相当的认同，因为在太始思考的同时，亚芠也仔细的观察着隐藏在他精神深处的那个异样存在。

那个异样存在，似乎正源源不断的吸取着亚芠的精神力量以及记忆，逐渐的发展出自我来。

与那异样的精神体相处得越久，观察着“它”越久，亚芠就越感觉到“它”越来越像当初他眼中的贪狼星。

观察“它”的感觉，就越像是在看待与自己有着相同精神的贪狼星一样。

如此，自己的观感再加上太始的结论，亚芠当然是努力的培养起这个隐藏在他精神深处的“它”来，几乎可以说，在这段日子以来，亚芠在太始的指导下，不断的回忆着他从小到大的各种事情，包含着他所经历过的事，曾经有过的思想等等。

说来很玄，但是亚芠真的可以感觉到，透过太始所指导的方式，亚芠主动的提供出他全部的思想与精神力量，果然使得原本无比弱小的“它”不断的成长起来，甚至亚芠还可以隐约间的感

觉到，“它”正透过了亚芠自己也无法察觉的方式，不断的与亚芠内心深处对话着。

当然了，为了避免对“它”造成任何意外的影响，再度的造成当初“约瑟”那样自己残杀自己的惨剧，不管何时何地，亚芠始终不敢松懈，几乎有大半的精神全都投注在“它”的身上，一直到刚刚为止，似乎亚芠的付出也已经有所回报了，“它”似乎已经完全的成长成另一个“他”了。

而此时身在黑暗当中的亚芠，在感觉到另一个“他”

的精神越来越清楚之后，在亚芠的面前，也开始汇聚出一个金银掺杂的“他”来。

看着除了身上散发出金银光辉的霞光以外，除此跟他完全没两样的精神体，亚芠不禁微笑起来，就在这黑暗的虚空当中，亚芠盘腿而坐，忽然说道：“真的好累呀！”

“他”！另一个亚芠效法亚芠的动作，同样盘坐起来，颇有同感的说道：“的确是很累，这段日子以来无时无刻接收着你的思绪与力量，你累，我也不轻松呀！”

话说完，两个亚芠相视大笑起来。

源自于同一个精神的他们，已经不能够用什么本尊分身来区分他们了，事实上，他们都是完整的精神体，有着绝对的自我，但是却又比任何情况都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就连当初的太始都无法预想得到。

忽然，原本的亚芠打个呵欠道：“真是的，知道你可以出现了，我怎么觉得忽然好想睡呀！”

同时，两个亚芠突然的感觉到心中一阵震动，脸上同时的浮现了古怪的表情，原本的亚芠淡淡的说道：“怎么办，看来”我们“的肉体似乎相当不妙了，我现在好累呀！要不，你帮我出去解决那两个不长眼的斗神好了，让我好好的睡一觉。”

新生的亚芠似乎被原本的亚芠的话给吓了一大跳，猛的跳起来道：“你休想，别忘了，我可是‘太初’，也只想当太初，想要我当你，那可不成！”

“与其当人还不如当我的兽王，我还是习惯用四只脚走路，你就别陷害我了，决定了，今天起我还是叫回我的贪狼星好了，这样比较习惯。”

亚芠古怪的看着自称是太初的另一个他“贪狼星”，好半晌，就在贪狼星被亚芠看得浑身古怪的时候，亚芠忽然往后一躺，两手往头一枕，随口说道：“你高兴就好！不过，外面几个家伙还是由你去解决好了，我是真的很累了，我睡了，没事别吵我。”

说完，两眼一闭，亚芠的身影开始在这黑暗的虚空当中缓缓的淡去，直到消失不见为止。

看着亚芠的精神消失之后，贪狼星古怪的看了看自己，偏着脑袋想了一下，忽然浑身散发出柔和的金银光采，随即，人形的他开始扭曲变形，最后当金银光辉收敛之后，站在原地的，已经是一条威风凛凛的金银巨狼，正是当初贪狼星的形象。

贪狼星抬脚在这黑暗的虚空中来回的兜了几圈，坐了下来，同时摇摇臀上的美丽长尾，又低头看了一下自己一身华丽无比的美丽长毛，仿佛相当满足的自言自语道：“还是这副形象比较适合我，真想不懂你为什么老是要把我想成另一个你，难道不怕我真的把你取而代之吗？”

虚空中仿佛传来了亚芠的笑声问道：“你不就是我，取不取代的有差别吗？再说了，你会吗？”

贪狼星的嘴角似乎绽放出了笑意道：“还真是老奸巨猾，算准了这点呀！算了，朱雀那家伙也

太夸张了点，一点都不尊重我，还想唤来自己的力量，反正在这里也很无聊，是该出去透透气了！”

随着贪狼星的自言自语，贪狼星的形体，也在这黑暗的虚空中缓缓的消失不见，而此刻，在外面的世界里正闹得不可开交呢！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一章 兽王重生

第三部 第三十一章 兽王重生

作者：手枪

就在精神世界当中，亚芠与新生的贪狼星交谈的时候，原先慑于朱雀这突如其来的高亢鸣声而忘记自己接下来行动的炎与重，终于回过神来了。

抬头看着在空中依旧不停的发出一声比一声还高亢鸣声的朱雀，两人忍不住的互视一眼。

虽然一方面是吃惊于这突如其来的鸣声，另一方面是讶异朱雀小小的身子，竟然可以发出如此骇人的鸣声，也晓得朱雀一定不会是什么普通的小鸟。

但是毕竟朱雀实在太小了，小到除了叫声让他们吃了一惊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威胁感了。

眼看着自己的叫声只让两个斗神顿了一顿之后，又继续的往亚芠的方向前进，朱雀不禁心急如焚。

现在它的能量对付一般的高手倒还可以，但是如果要对付炎与重这样的高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事急马走田，朱雀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短短的七、八公尺距离，朱雀一个俯冲便到了，双翅大展的悬空阻拦在他们与亚芠之间。

终于看清楚朱雀的模样之后，炎不禁呵呵笑道：“听说人族会使用一种很奇妙的生物当成自己的武器，看来这只小鸟大概就是了吧！”

重接口道：“应该是那种叫做幻兽的奇妙生物吧！看起来满有趣的，把它抓来玩玩好了。”

听到炎与重把自己当成了亚芠的幻兽，朱雀不禁有点生气。

它是幻兽同时也听命于亚芠是没错啦！但是把它堂堂一个南方守护圣兽，当成了一般幻兽，还想要把它抓去玩，这可叫朱雀高傲的自尊无法忍受。

清脆的叫一声，朱雀身上红光猛的一涨！

一瞬间，一只有一个人大的烈火朱雀，顿时出现在炎与重的面前，同时宽大的双翅一挥，分别往炎与重的左右两侧拍去。

完全不知朱雀有此异能的炎与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敢轻忽大意，连忙往后退了好几步，躲过了朱雀这一拍。

眼中厉芒一闪，已经探测出朱雀虽然很强，但是还不足以构成对自己的伤害，炎相当轻松的说道：“看来这小东西倒还满忠心的，明知道自己不敌，还这么护主的挡在我们面前，这倒有趣。”

看到朱雀展现出来的火属性，重有点意态阑珊的接道：“本来还想捉回去养养看的，没想到是一只火属性的幻兽，算了，这奇妙的小东西就让给你了，我去解决那个人类好了。”

听着炎与重两个家伙左一个小东西、右一个小东西的，堂堂的朱雀这下可真的是彻底的发怒了。

能量化身的嘴巴猛的一张，机关枪似的接连吐出了无数的火球来，不断的往炎与重身上射去。

身上再度浮现火红色的火焰斗气，炎往前抢先了一步，两手疾挥，将朱雀吐来的火球一个不剩的全接了下来。

感觉到朱雀火球所蕴含的强劲力量，炎一边身体猛颤，一边痛快的叫道：“好家伙，小东西发怒了呢！看我收拾收拾你，你才知道谁才有资格当你的主人！”

看来炎与重对于人类所使用的幻兽真的是一无所知，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说出想要收服朱雀这类的话来了。

一旁的重，看到炎玩得好像还满高兴的，跟着也嘿嘿的狞笑了两声，转身往亚艾倒卧的地方走去。

这下朱雀可急了！

属性相同，在没有压倒性能量的现在，朱雀根本可以说拿炎完全没有办法，而且三番两次的想要冲过去阻挡重的步伐，却又屡屡被炎所阻拦，朱雀心中那个急，可真的是不知该如何去形容了。

就在重距离亚艾还有五公尺的时候，忽然一声大喝传来：“休伤吾师！”

紧接着那声大喝，一个浑身冒着黑色斗气的雄壮人影冲了过来，挡在重与亚艾之间，正是葛。

原来，刚刚在察觉到亚艾这边出了状况之后，葛可以说是心急如焚，但是手边的指挥工作却使得葛不敢轻易的离开自己的位置，只能够时不时的看这边一下，知道自己的老师还活着便罢。

后来总算是亚艾与炎、重之间的战斗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不知不觉的缓和了攻势，甚至不少部分还停滞下来。

压力大大减轻的级，见到葛担心的模样，这才将葛手中的指挥权接了过来，让葛前来亚艾的所在地，总算赶上这最后一刻了。

刚刚站定位，葛的脑海里便传来朱雀相当焦急的声音道：“葛小子，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支撑十分钟，好好的保护你的老师，千万不要让他再受伤害，十分钟之后，我便可以对付这些人了。

“如果你办得到的话，那我就送你一只人类口中的圣幻兽，还提供强力幻兽给你的手下，提升你的实力，这是我南方守护圣兽朱雀的诺言！”

葛心中不禁一震。

一方面是因为对于朱雀会如此焦急而感到怪异，另一方面却是因为朱雀自曝身分，以及答应要

送他圣幻兽的诺言而感到震惊。

对于人类习惯使用的幻兽，这段日子以来，葛在朱雀口中当故事早已经听的不少了，对于幻兽，也不像炎与重那样的无知，因此在听到朱雀说要送给他一只圣幻兽，还让他的手下有幻兽可使用，对于这诺言的意义，葛几乎要欣喜欲狂了。

定了定狂喜的心情，葛坚定的在脑海中回应朱雀道：“朱雀，你放心，老师有难，我这个做学生的怎么可能会不管呢？就算是要我粉身碎骨，我也一定保护好我的老师！”

一边与炎继续纠缠着，朱雀一边回应道：“总之，你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老师，否则事情就不妙了，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葛，拜托你了！”

见到朱雀如此慎重其事的样子，头一次，葛对自个老师亚芠的身分产生了怀疑，但是眼前还有这重斗神的存在，使得葛无暇细思，只能万分警戒的看着重。

看到葛如此谨慎的看着自己，重不禁生起了一阵愤怒。

什么时候，像黑阳这种三流部族的人，只为了一个异族的人类，也都敢挡在自己的面前了？

略一偏头，往亚芠的方向看去，重不禁心中一震，脸上也浮现出诧异的表情来。

看到重的表情，葛也忍不住本能的转头看了一下亚芠的方向。

他发现到亚芠不知何时已经改卧为跪，还来不及为发现亚芠已经苏醒而高兴，葛在回过头来的瞬间，便感觉到胸口一震大力传来，耳边听到了砰的一声，整个人晕陶陶的往后飞了出去！

原来是重趁他转头的瞬间，一拳打中了他的胸口了。

落地之后的葛，只觉得胸口一阵气闷，重的大力一击，让他有种浑身发虚的感觉，同时也忍不住的咳出了一些深蓝的鲜血来。

葛心中一阵苦笑，虽然明知道自己与斗神之间还相差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没想到竟然还差得那么远。

虽然自己是先分了心，但是重在没有动用斗气的情况下，还是让自己受到如此的伤害，他很难以想象，要不是自己在老师的锻炼下，体质增长了两、三倍的话，恐怕这一拳就足以让他完全躺下了。

看到重继续往亚芠的方向走过去，葛顾不得胸口气闷浑身发虚，连忙一把挣起，也顾不得自己不是重的对手，运起了最大力量的天魔气，同时抽出了背后亚芠特地给他的白金巨剑，葛几乎是只攻不守的往重扑了过去。

虽然不把葛放在眼里，但是吃惊于葛身上所出现的黑色斗气，还是他头一次见到的，因此重倒也不敢托大的硬接葛这一击，脚步一错，让过了葛这一扑，这样就拉开了他与亚芠之间的距离。

看到这样有效，葛在落地之后，连忙的又转身往重的方向扑击过去。

在不清楚葛那身诡异莫名的黑色天魔气到底是有什么作用，重再度的闪过了葛的扑击。

接二连三的，重与葛这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对手，竟然开始玩起躲猫猫，而且还是弱的抓强的。

闪了七、八次之后，重终于不耐烦了，而且也发现到葛的目的在于拖延自己让亚芠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想起了刚刚亚芠展现出来的实力，重不禁一阵紧张，时间拖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

看着浑身冒出淡淡黑色斗气的葛，这次重不闪不避的硬接了葛的一击。

当右拳与葛挥来的白金巨剑相交时，重发现到葛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对自己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葛的黑色斗气却让重一阵颤栗，因为他发现到，自己的右拳在与葛的黑色斗气接触之后，竟然产生了一阵的刺痛，而自己所发出的土黄色斗气，也仿佛被葛的黑色斗气给吞食了不少。

而且，葛手中的白金巨剑也非凡物，竟然有办法在他那坚硬无比的拳头上，开出了一个深深的伤口。

除此之外，身为宗师级斗气专家的重，更是在瞬间发现到葛的黑色斗气除了颜色古怪之外，竟然还有着侵蚀的作用，连忙右手运气一震，将葛给弹飞出去。

这个时候，在发现到葛身上的斗气是一种全新的斗气之后，重倒反而不急着去解决亚芠了。

毕竟对重而言，就算亚芠再怎么厉害，在经过了刚刚的耗损之后，现在实力一定已经大损了。

况且，亚芠对他而言，也只是一个外来客，真正能够引起他注意的，反而是葛这个在他眼中的三流部族的氏长了。

尽管现在的葛对他不足为虑，但是葛身上那古怪的斗气，倒真的是叫重心中有点毛毛的感觉，如果现在放任不管的话，假以时日，当拥有着如此诡异、具备有侵蚀作用的黑色斗气的葛，一旦成长起来的话，恐怕对于他们这些高手而言，都是可怕的威胁。

而且，葛手中那把锐利无比的白金巨剑也挑起了重的贪念，毕竟神兵利器有谁不爱的？

似乎打定主意要斩草除根的重，现在根本就不管亚芠了，直直的往葛走了过来。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的葛，浑然不知道自己因为一身天魔气而引来重的绝对杀机，他倒还很高兴重没有趁这时间往自己老师亚芠的方向走过去。

所谓不知者无惧，运起了天魔气，葛再度的往重的方向扑去，手脚一展，全力的把之前接受亚芠训练以及自己锻炼的成果展现出来，手脚有如狂风暴雨般的往重的身上招呼起来。

虽然已经对葛起了杀机，但是重这时候倒也还不急着一口气把葛解决，还想要看看葛到底还有什么绝招，再加上对于葛身上的天魔气深含戒心，因此一时之间，重倒也跟葛打的有声有色的。

这边朱雀与葛跟两个斗神打的不亦乐乎，那边，几个从刚刚就在一边旁观的比较机灵大胆的战士，在察觉到炎与重的企图之后，看到自己的头目被缠住没空，他们竟然胆大的悄悄往亚芠的身边靠拢。

一时之间，竟没有引起热斗中的三魔一鸟的注意。

几个比较大胆的战士，在靠近了正两手两膝碰地、纹风不动的跪趴在地上的亚芠附近时，在他们看清楚亚芠之后，忍不住讶异的互望了几下，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

此时，在他们眼中的亚芠，虽然表面上好像动也不动的陷入了半昏迷半清醒的状况，但是亚芠身上裸露在残破黑袍外的衣服，却不断的闪烁着奇特的金色光辉，黑金交杂，带给了众人一种古怪的不祥预感。

除此之外，原先亚芠所受到的大小伤势，尤其是背后那道被炎所伤的尺长伤口附近，金色光彩最常显露，众人更发现到，每次只要金光闪过，那伤口就仿佛小了一点，叫众人一阵的吃惊。

很快的判断出亚芠正在恢复当中，知道亚芠的实力，就连自己的两位斗神都要联手才能够对付得了，因此其中某个比较大胆的战士，连忙伸出手中的大剑，不由分说的就往亚芠的身上扎了下去！

谁知道，就在那个战士的大剑还来不及触碰到亚芠身上时，忽然，亚芠的头发竟然无风自动的飞舞起来，及腰的长发一边诡异的悬空舞动着，一边却又仿佛有着自己意识般的分出了两束来。

一束在亚芠背上三吋之地张开，挡住了那战士的大剑，还顺势的缠上了战士的大剑，把大剑夺了过来。

另外一束则是对准了那名战士胸口处的核，以眨眼不及的速度，诡异的变长，犹如锐利的钢针般，直接穿过了那名战士的身躯，击碎他的核。

看着自己同伴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竟然被亚芠的“头发”所杀，一股寒气不禁萦绕在众人的心中。

同时，也激起了众人的悍勇之气，所有在亚芠身边的十来个人，全都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往亚芠砍去。

这一砍，众人才见识到，这世间，竟然有人的“头发”是长成这样子的。

众人只见到刚刚那个被夺走的那把大剑，已经完全被亚芠的白发给包得密密麻麻的，成为一把白色的大剑，同时在一束头发的挥舞下，简直像个人一样的，锵锵锵的，一口气把众人砍来的武器全都格开来，而且还有模有样的在三、四个人的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的伤痕。

面对这样的怪物，众人不禁一阵心怯，就在众人也不知该不该继续下去时，亚芠身上又已经开始产生异变了！

就在众目睽睽下，亚芠背后的肌肉不正常的快速蠕动、隆起，而且原本散布全身的金色光辉，仿佛全都集中在亚芠的背后般，散发出强烈的刺目光辉。

慢慢的，隆起的部分越来越高，而且开始由原先的弧圆尖头形状扭曲变形。

如此诡异的景象，一时之间，竟然叫所有人为之傻眼，全然忘记了该如何反应，傻傻的看着那隆起的部分变形，开始出现某种动物的形象来。

“？？？狼？”

虽然亚芠背上隆起的形象还未完全成形，但是某个比较机灵的战士，已经结结巴巴的指着亚芠背上的物体叫了出来！

果然，虽然说整体形象还不完整，甚至连下半身的部位都还没出现，但是那尖长的嘴喙，密而利的银白獠牙，挺而尖的双耳，结实而不失灵巧的身躯，外加一双修长灵活的前腿，让人几乎可以在一眼之下便判断出真正的身分来。

仿佛随着那名战士的叫声，整只狼脱离亚芠身躯的速度也跟着加快了许多，几乎就在短短的几个呼吸之间，巨大而优美的金色大狼，已经整个脱离了亚芠的身体。

看着那一身，在阳光下闪耀着璀璨金色光辉、修长而有力的美丽巨狼，周遭的战士们几乎忍不

住的摒住了自己的呼吸，深怕自己一个呼吸过大，会惊扰到眼前这只堪称是力与美的完美动物。

好半晌，真正从亚芠身上脱离出来的贪狼星，理也不理会周围对他虎视眈眈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战士们，绕着身上的衣物破损得相当严重的亚芠转了两圈，心念一动。

几乎是一瞬间，在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五颗散发着柔和美丽光辉的乳白色光团，在亚芠的顶头上方盘绕起来。

看着在治疗之光下，亚芠原先的伤口，以千百倍的速度不断的修复着，贪狼星这才真正的松了口气，也才有时间里会周围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战士们。

而在他们周围的联军战士，终于在贪狼星治疗亚芠的时候回过神来，也才记起了与他们之间的敌对立场，不自觉的，对于贪狼星这只从亚芠的身体脱离而出，奇异又美丽的生物，众人的警觉心提升到最顶点。

一双小太阳般的美丽金色眼睛，缓缓的扫过了周围众人的脸上，贪狼星忽然四腿一个用力的往上蹬个老高，同时低头朝下，嘴巴一张，吐出了一颗亮白的光团来。

众人不敢轻忽大意，原本紧密封锁的包围，全都霎时像极了一颗开花的炸弹般，飞速的往四周飞散而开来。

众人散开的同时，也正好是贪狼星所吐出来的亮白光球落下时，地点不是别人，正是昏迷或者沉睡中的亚芠身上。

同时光球在接触到亚芠的同时便往外一涨，顿时化身成一层足有三公尺直径大小的光罩。

众人这才晓得，原来这光球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亚芠不受到伤害，不由的暗暗惋惜自己怎么没想到？

不过没有时间让他们后悔怎么没有早一步的将亚芠给抓起来了，因为上升到最高点的贪狼星，似乎在空中顿了一顿后，仰首发出了一声无比高亢愤怒、又十分凄厉的连绵狼嚎声。

因为贪狼星在体，大半的精神又全用来培育着贪狼星的精神体，亚芠从开战之后便一直吃尽苦头，这使得亚芠这个银月恶魔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愤怒，如今这份愤怒已经完全的转移到贪狼星的身上来。

就在贪狼星愤怒吼叫的同时，一旁的朱雀在感应到贪狼星已经完全复苏之后，也伴随着贪狼星的嚎声，发出了一阵尖锐的鸣声来。

不由分说的舍下了自己的对手，一个翻身往贪狼星的方向飞翔而来，途中，朱雀还顺手将早已经被重给逼得岌岌可危、只能勉强支撑的葛给救离了困境。

能量化身的双爪，紧抓着浑身是伤的葛，朱雀来到贪狼星的身边时，愕然的发现到贪狼星原本该如太阳般的金色双眼，如今已经变成了彻底的血红，腥红而残酷的目光伴随着头顶上的角、嘴里的獠牙、四足上的爪的出现与伸展，变得相当的骇人。

被那血红的目光扫过，才刚脱离险境的葛，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叫他不禁畏缩了一下。

本能告诉他，眼前这生物是绝对不可以触怒的，而显然的，底下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好像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了，现在，他们恐怕有难了。

不知怎么的，一接触到贪狼星的目光之后，葛的心中不可遏抑的就是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来。

瞬间看了一下朱雀脚下的葛之后，贪狼星与朱雀对上了眼，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协议之后（葛的观感），贪狼星又发出了第二道凄厉万分的狼嚎声。

随即，葛便看到了原本停顿在半空中的贪狼星，瞬间化身成为一道闪亮耀眼的金色光箭，九十度角垂直的往下俯冲，直接冲往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所在地最密集的地方。

几乎以为就要穿进地面的同时，金色光箭忽然来个九十度大转弯，在完全没有感受到有任何减缓速度的迹象下，金色光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直角残影，直接冲入了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当中。

就在葛瞪大眼睛看着贪狼星的行动同时，葛的心中传来了朱雀那已经恢复平淡的声音道：“葛小子！你应该还没有见识过你老师真正的本领吧！”

葛一愕，朱雀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老师真正的本领？

平淡中似乎是夹带着某种冰冷而残酷的笑意，朱雀淡淡的说道：“忘记刚刚你所看到的，你老师那蹩脚的表现，在力量大半受到限制，精神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刚刚那根本连你老师百分之一的实力都没有展现出来，现在，你终于有幸可以真正的看看在没有任何的限制之下，你老师他真正的本事了。

“现在就由你老师的半身——贪狼星来为你示范一下，为什么你的老师会被人家称呼为银月恶魔，你现在可以仔细的瞪大你的双眼瞧瞧！”

虽然不知道朱雀所谓的半身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葛倒也真的努力瞪大了眼睛，仔细的注视底下的情况。

金色的光箭一冲入了联军战士当中，葛几乎以为自己真的看到了一道在地表上挪移的金色闪电般，快而强劲的金色闪电，几乎就在一个眨眼间布满了亚芰周遭三百公尺内的范围。

闪电过后，贪狼星已经伫立在不远处的一座沙丘上，此时的贪狼星浑身的柔软长毛早已被块状类金属装甲所取代，锐利无比的独角、弯长的獠牙、可怕的足爪，在炙热的太阳底下，散发出冰冷的寒芒。

紧接着，可怕无比的景象在葛的面前展开来了，葛只见到，刚刚凡是金色闪电所经过之处，无数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战士，竟然像是一座座迭得不好的积木般，整个人被分解成块状，掉落于原地。

葛一时之间只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可怕，好可怕的贪狼星，断断的几个眨眼时间，千人，上千个精锐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战士，竟然就这么被它给肢解开来，而且竟然无一有办法出声的。

等等！炎与重这两个斗神呢？

知道炎与重刚刚所站的位置，同样的也在贪狼星所化身而成的金色闪电流窜的范围当中，难道他们也？？不用仔细去找，几乎一眼，葛便已经看到了，在这周围三百公尺之内，只有两个还保持完整站立的人影，不是炎与重这两个斗神是谁？

似乎感觉到葛对于两个斗神毫发无伤情况的惊讶，朱雀的声音再度传来道：“你的老师有个不怎么好的习惯，身列当世数一数二高手之林的他，在对敌时经常很喜欢降低自己的身分，专门

挑选一些小虾米来吃，总是要到吃完了点心之后才肯去解决大餐。

“而很不幸的，身为你老师半身的贪狼星，也同样有这个嗜好，等着吧！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听到了朱雀的话，葛的心中真的是兴起了无尽的震荡。

他知道，像他这类实力不足的小卒，如果碰上了像他老师这种习惯先解决小卒、再挑战高手的超级高手，那可是一场大灾难。

以己渡人，就算再有一千个他，碰上了亚芠这种超级高手，恐怕连百回合都档不下来。

似乎正如朱雀所言，贪狼星对于现在的情况好像并不满意，充满轻视的目光，轻轻的扫过了因为周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继震撼了炎与重这两位斗神之后，贪狼星再度的发出了一声长嚎，无比诡异的，贪狼星忽然以某种奇妙无比的步伐踩踏起来。

伴随着贪狼星奇妙的步伐，贪狼星竟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变八、八变十六，一瞬间，难以计算的贪狼星占满了原先伫立的沙丘之上。

突然，无数的贪狼星分头往四面八方冲了出去，每一道身影在身后都留有无尽的残影，直接闯入了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队伍当中，在葛仔细的观察下，果然唯独少了往炎与重方向的身影。

头顶上，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刻意说给他听的，葛只听到朱雀叹息道：“看来，贪狼星的力量又再度的提升了，竟然一口气幻化出这么多的能量化身出来，可是，贪狼星难道不怕在亚芠不在的这个时候能量不足吗？”

“等等，怎么贪狼星给我感觉到它好像很”饿“的样子？刚刚我好像也没有看到贪狼星胸口的神之钻？难道是被它给完全消耗光了？”

不知道想到什么，朱雀忽然尖声大叫道：“可恶，原来你是想要我的？？该死的死太初贪狼星，人家我还没有找你要，你就要偷吃我的？？不成，这可不行！”

听着朱雀堪称是胡言乱语的话，葛才刚刚在心中暗暗的寻思着，朱雀到底是怎么了？马上就听到朱雀说道：“葛小子，我先送你回去，我有事要办，不陪你了。”

说着，朱雀双翼一敛，带着葛一个俯冲，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便已经来到古城上方，忽然能量化身一敛，朱雀再度的恢复原身，而在没了能量化身的支持下，葛整个人正好掉在级的身边。

随即，朱雀头也不回的往空中展翅直飞而去。

级连忙把摔得相当狼狈的葛给扶起来。

早已经被眼前的变化给完全弄傻的级，在看到葛回来之后，早已经迫不及待的想问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在级还没问出口之前，葛已经两手一摊，苦笑道：“级，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我只能够告诉你，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可以确定的就是，现在，整个战事已经不是我们所可以掌握得了的了，也插不上手。”

似乎不忍级还在那摆出一副苦思不解的表情，葛连忙又补充道：“不过还有另外一点我可以确认的，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危险了，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再也不能够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了。”

之前听不懂葛说什么完全没关系，葛最后的一句话，所有人都听在耳里，不管葛说这句话的根据在哪，总而言之，此话一出，所有人的心情顿时放松起来。

再说好了，现在围困在古城周遭的联军，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停下攻势，而且也不断的在向后退，葛的话就算是假的，能够有这么一个喘息的机会，大家也总是相当的高兴！

而在欣喜之余，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在依旧动乱的战场中，有个一道蓝银色的光辉从中冲天而起，直追远去的朱雀。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二章 危机重重

第三部 第三十二章 危机重重

作者：手枪

这边葛与级等人不顾外面还有一、两万个敌人正团团包围住自己，而庆祝着战后余生，那边天际，可也是热热闹闹的。

原来，刚刚在危急的时刻，朱雀在焦虑之下，狠下心来，竟然召唤着它那存在于外空的本源力量。

原本它是打着如果亚芠真的遭到不幸的话，那它将以完全的姿态，给这群家伙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只是后来，葛的舍命阻拦，贪狼星的突然苏醒，使得亚芠终于渡过了眼前的难关，这使得朱雀在欣喜之余，一时间忘记了自己已经召唤本源力量前来了。

如今，在感应到贪狼星在苏醒后，好像相当“饥饿”

的感觉，再加上，以往镶嵌在贪狼星胸口当作备用能量的神之钻也消失不见了，联想到自己召唤本源力量过来，它能够感应到自己那无比庞大的力量正往这里前来当中，没道理身为兽王的贪狼星会感应不到。

再加上朱雀又看到贪狼星竟然这么大胆的，一口气运用出这么多需要耗费大量能量才能够施展的招式，朱雀哪里还会不晓得，贪狼星打的是什么主意？肯定是打算把它召唤过来的本源力量，当成宵夜“吃掉”了！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朱雀连忙的往自己的本源力量迎合而去。

开玩笑！

这些本源力量，可是它这八千年来战战兢兢、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被贪狼星吃掉，它可是会心痛死了。

要知道像朱雀这类善用能量化身的幻兽，本身的能力可以控制多少能量，就代表它有多强，虽然说控制能量的多寡，并不代表拥有多少的能量，但是想要聚集这么多的能量，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真的被贪狼星给“吃掉”了，那朱雀可是会心痛的（注三）。

忽而，在来到云层顶端高空处的朱雀眼前，一抹奇景展现出来。

在远方的天际里，一道火焰般的炫丽洪流，夹带着无限的威势，从遥远的天空深处滚滚而下。

仿佛是一道来自九天的火焰之河般，带给了人间无数的震撼。

同时间，所有地球上的强横生物都感应到，这股来自天外的火焰洪流所带来那雷霆般的可怕力量，都不禁深深为之颤栗着。

不管这股力量是属于谁的，所有能够感应到的生命全都晓得，如果这股力量一个不小心，那可是会让地球被直接凿穿的，到时，那可是一场恐怖的天灾！

就在整个世界各处，所有不知情的强横生物，因这滚滚能量洪流而感到无比震惊、焦虑的同时，朱雀眼中却露出了相当高兴的情绪，甚至当中还夹带着一点贼兮兮的感觉。

回想这段在地面上的日子，朱雀虽然因为进化方向的不一样，而使得它不像其他圣兽那样无法随意的来到地面，避免本能所拥有的庞大能量严重的干扰地球的生态，但是，想到它这个堂堂的南方朱雀圣兽，因为无法尽情的展现自己的实力，而在面对众多敌人时屡屡吃瘪，要说朱雀不在意，那可是骗人的。

而现在，起因虽然说是因为亚芠的情况危急而召唤自己的本源能量来到，但是何尝不是朱雀这家伙想要趁机显显威风，让大家知道，它小归小，说到威力，可一点都不比其他圣兽差到哪去。

说穿了，朱雀就是想趁机“现”一下！

玄妙无比的能量操纵能力发动，原先直泄而下的火焰洪流，顿时偏了一个角度，弯了一个美丽的巨大弧角，开始往朱雀的方向奔流而来。

感应到贪狼星还是留在原地，跟那些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玩”，朱雀心中的得意劲可别说了，就算贪狼星现在赶过来也来不及了，到时候，它倒要看看贪狼星怎么跟它开口要“吃的”？

就在火焰洪流穿越九天之际，即将来到朱雀面前时，朱雀忽然浑身一震，尖叫道：“该死的太初，竟然用这种阴招！”

伴随着朱雀不算优雅的清脆尖叫声，不远处的云层里，突然出现了一抹闪耀着金色光辉的小点，以极快的速度，主动的迎向那让地球上所有强横生命为之颤抖的可怕火焰洪流。

知道自己就算赶过去也来不及了，朱雀愤恨的效法起人类，一连串听起来无比清脆悦耳，但是内容却不堪入耳的咒骂，从那小巧的嘴喙中遍洒而出。

边骂边准备接收自己本源力量的朱雀，还一边连自己都骂了，它怎么会忘记了，在贪狼星这太初的身体里，还隐藏着五只跟它同出一系却又与贪狼星同体相连的五只小幻兽在？

不用看朱雀也知道，刚刚那点没入它本源能量当中的金光，肯定就是五小幻兽当中唯一飞禽系的雷羽了。

因为同出一系的缘故，雷羽比贪狼星更能够在短时间内吃掉（接收？）更多它的本源力量，只要事后吃得饱饱的雷羽回归贪狼星之身，贪狼星根本就不需要亲身来到，还能够偷吃的更多。

这下子，朱雀还真的是欲哭无泪。

它可亏大了，最重要的是，光是想起那头贪吃又懒得动的笨狼那阴谋得逞的得意嘴脸，朱雀就不禁气往上冲！

不管朱雀心中如何气的要炸了，属于朱雀的本源力量还是已经来到它的面前了，此时如果有人身在这云层之上的高空中，必定会看到一幅不可思议的奇景。

那来势汹汹、直径超过数百公尺以上的火焰洪流，在接触到只有巴掌大的朱雀时，竟然无比诡异的止住了，那仿佛是无法遏止的凶猛来势。

同时在一刹那间，那原先数百公尺大的洪流，瞬间由四面八方往朱雀的方向收敛聚合。

整体看起来，绵延不知多长的滚滚洪流在抵达朱雀所在的高度之后，竟然有种向内缩聚消失于无形的奇景，与其来势有种违和的美感。

而随着滚滚而来的本源能量纳入了朱雀的掌握，当日在泰龙帝国首都的奇景再度的重现。

只是这次没有半个观众在，声势也比当日要大上许多就是了。

不过还是有一点不同。

当朱雀重新掌握所有本源能量之后，化身为一团足足有千多公尺高大的火红能量团的朱雀，在它双翼展开之时，原先在朱雀怀中的部位，一只与赤红的朱雀格格不入、浑身布满银亮流电的水蓝色巨鹰，也同时的展开了双翅。

双翼展开近乎千多公尺长，火红色的巨大能量化的朱雀，与两翼合起来有三百多公尺长的水蓝银电巨鹰，两两相对、横展巨翼的景象，真的是何其壮观，只可惜没有观众在此，否则足以列入世界奇景之一。

看着有自己近四分之一体积大小的能量化雷羽，朱雀不禁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早知道雷羽这五小幻兽与它同出一系，但是朱雀它怎么都没想到，雷羽竟然有本事在短短的十几秒钟之间，就一口气“吃掉”它近五分之一的本源能量，这都要怪贪狼星这太初了！

要不是雷羽跟太初是同源异体的话，怎么有办法接收它这四圣兽之一的朱雀那么多的能量？

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竟然是如此强大的雷羽，双翼一挥，在脱离朱雀翼下的同时，发出了一道无比兴奋与满足的高亢鹰唳，随着鸣声，远方天际回应了滚滚的雷声，仿佛在诉说着雷羽此时的强大。

同时，透过了鹰唳，一道只有幻兽之间才能够接收、了解的讯息，由雷羽传递给了朱雀。

表达出了雷羽代替贪狼星转达它很荣幸可以接受朱雀的招待，下次有机会会再过来的意思！

刚刚传递完讯息，雷羽又私自的给朱雀传递了一句道歉的讯息，之后雷羽便头也不回的往原处急飞而去。

“不怪它，不怪它，雷羽也只是奉命行事，匆忙离去也只是因为受不了这么多能量，所以不怪它！”

嘴里念念有词的朱雀知道，雷羽的往来返回本就是贪狼星的主意。

它只是遵循着贪狼星的命令，朱雀也晓得雷羽毕竟不像自己这样，是经过了几千年来的进化，

在最初获得如此庞大能量的兴奋过后，雷羽想必也发现到，自己根本无法掌握如此庞大的能量，所以为了避免因为“吃太饱而撑死”的下场，它才会如此急忙的离去。

但是，面对由雷羽传达而来，贪狼星那根本就是人类惯用的外交辞令，朱雀就是恨得牙痒痒的。

就连无辜的雷羽都被它恨上了。

看着逃命般一眨眼就消失无踪的雷羽，朱雀恨恨的自言自语道：“算你走的快，不然，我倒看看雷羽你这小子能够在我手底下活多久！”

气话归气话，朱雀其实也心知肚明，就算它是飞禽类最高等级的圣兽老祖宗，火凤型态的它，就算是在如此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在天性上，也拿猎鹰型态的雷羽没辙。

毕竟，雷羽惹不起它，总躲得起它，火凤的飞行速度怎么也不可能比猎鹰要来的快。

不过当然了，这是指朱雀并不是真的要宰了雷羽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重重的吐出了一大口赤红的气息，朱雀自我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小辈们不懂事，绝对不是故意要惹毛自己的，顶多？？顶多？下次来个火烤猎鹰，小小的教训教训两下就好了。”

“最重要的罪魁祸首，还是那头笨狼，可恶，竟然敢这么光明正大的”偷吃“我的能量，难道不知道我可是堂堂的四方守护圣兽之一的南灵朱雀吗？该死的笨狼、蠢狼、王八狼，不把你来个煎煮炒炸，我就不是南灵朱雀。”

想到这，朱雀忽然垂下了那原本越说越激动、越来越朝天的鸟首，刚刚光顾着咒骂贪狼星，忽然，朱雀想起了自己还矮人家一截。

四圣之一算什么！那头它口中的笨狼、蠢狼、王八狼，偏偏就是那么刚好的高它那么一截。

人家可是兽王的半身之一的太初，真的是官大压死人，看来它想要“报仇”是没希望了！

半晌，抬起了自己的头，朱雀安慰自己道：“没关系，人家我是优雅高尚的南灵朱雀，第一次在这里以正身出场，可别弱了自己的名头，弄坏了自己的形象，对，优雅、高尚就是我的名字。”

“别跟那个小”兽“计较，我是高雅的朱雀，别忘了这一点，第一印象可是很重要的！”

就这么，朱雀嘴里念念有词的，想到了贪狼星就忍不住的咒骂几句，想到了自己恐怕“报仇”无望，又沮丧的低下头去。

自我安慰与提醒一番后，才又摆出一副优雅高雅的模样，周而复始的往原位慢慢的飞了过去。

就在雷羽努力的往回赶，朱雀一边慢慢飞翔一边努力平复自己不平心境的同时，在古城外，整个战事似乎已经是达到了底定的程度了。

在历经了亚芠、朱雀、以及现在的贪狼星先后出场之后，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联军攻打的举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闹剧了。

但是尽管是一场闹剧，身为两大部族领军头目的炎与重，却无法将自己的战士被人（或者狼）任意残杀而不当一回事。

在历经了贪狼星一出场时所上演的残酷戏码的震撼之后，看着自己手下的战士被贪狼星打杀着

玩，炎与重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

从来，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斗神级的高手面前，如此任意的残杀自己的战士，没有人敢这样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而伤害着他们的人！

无法理解贪狼星那延续自亚芠的战斗方式的炎与重，在自己一方战士被人残杀与感到受人藐视的双重愤怒，使得两个人的眼都蓝了。

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阵震天的怒吼咆哮！

赤红与土黄的爆裂斗气萦绕着炎与重的雄壮身躯，其光芒之强烈，几乎让等闲人物无法看清斗气中的炎与重的真身了。

虽然未经商量，但是两个人却仿佛早已有所计画般，当炎与重各自运起了最大限度的斗气之后，原本站在一块的两人，忽然一前一后的往被贪狼星的护罩保护着、正陷入沉睡当中的亚芠的方向冲去。

自知自己无法与似乎超越了某种极限状态的贪狼星比较速度，因此炎与重不约而同的打定了主意。

就算打不到贪狼星，也要将贪狼星的母体——亚芠（看到贪狼星从亚芠身上脱离而产生的误解）拉下来，跟自己的战士们陪葬。

虽然有着贪狼星的护罩守护着，但是无论是炎与重还是贪狼星也好，他们都心知肚明，尽管那护罩看起来相当的结实，但是在炎与重这种等级的超级高手之前，能不能守得住，肯定是一个相当大的疑问。

所以尽管贪狼星在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队伍当中，神出鬼没的打击着联军的战士，但是它其实还是投注了大半的精神在注意着亚芠的安危。

活动的半径也始终没有超过亚芠千尺以上，也因此当炎与重一行动，立刻察觉出他们的企图的贪狼星，几乎就在炎与重还没有冲出十步的距离，就已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了。

稍快炎一两步的重，在看到贪狼星出现在自己面前不到十公尺之处时，发出了一声大喝！

重的两手往两侧一张，大量的斗气聚集在两手之间，不断的浓缩、挤压着，当重来到贪狼星的面前之时，重的双手早已被极度压缩的大量斗气装饰得宛如一双土黄的铜手般了。

带起了两道莹亮黄色流光，重的双手在夹带着仿佛连空气都为之破碎的破风声，迅雷般的往贪狼星的头颈之间交叉斩落。

吃惊于重的来势，快得出人意料之外，面对如此骇人声势的重招，贪狼星也不敢托大，后腿轻轻的一蹬，整个身子几乎是原势不动的往后平移了两、三公尺，顺利的闪过了重所施展出来的重招。

与四平八稳的贪狼星不一样，仿佛是出力太大，外加急速狂奔的缘由，重仿佛是一时收力不及，手上那狂猛的重招在贪狼星闪避过后，全由重与贪狼星之间的地面享受了。

又快又猛的土黄色莹亮双手，重重的砸在了眼前的沙地上，激起了漫天的风沙，完全的将重与贪狼星遮掩住了。

虽然说是一时失手，但是重还是很快的调整了自己的重心，一个深呼吸，再度的聚起了不亚于

刚刚那种分量的大地斗气，凭着最后的记忆，重继续的往贪狼星所在的方向冲撞过去。

还没有来到记忆当中贪狼星停留的位置，重便感觉到一股阴寒得叫人不寒而栗的锐利劲风迎面而来！

那尖锐无比的气息，顿时让重浑身厚鳞（寒毛？）直竖。

毛骨悚然的感觉，让重完全不顾自己可能会失去重心，甚至可能把要害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重硬生生的把自己前冲的势子往右一个猛烈扭转，高速的冲劲与猛烈的扭转所产生的扭曲，连重那强横无比的身躯，也无法忍受的发出爆竹般的哔啵声，痛得重差点没连眼泪都流出来。

但是比起身躯所感受到的扭曲痛苦，重更庆幸的是，就在他倒下的瞬间，眼角处正好瞄到了一抹比雷电还要来得激烈而快速的金色闪电，从他的上方电射而过，如果重没有在心血来潮之下，硬生生的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那么那抹闪电所经过的路径，则正好会是他的胸膛。

趁势多翻滚了几圈，在摆脱那道可怕的金色闪电之后，顺势站起来的重浑身虽然布满了沙粒，叫人看起来有着说不出来的狼狈，但是在重的脸上却有着让人绝对不会误会的那种、属于阴谋得逞的恶意笑容在。

同一时间，饱含着叫人无法忽视的可怕怒气的凛冽凄厉狼嚎，也从某个方向传了出来，震撼着在场所有的人心。

重脸上的得意笑容更明显了，因为听出了那声狼嚎中所夹带的怒气，重知道，炎他终于得手了！

原来，俗话说的好，最了解你自己的，不是你的亲人朋友，而是你的生死仇敌。

分别列属两个之间有着生死大仇、一见面就是非你死我活不可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炎与重之间当然不可能会是朋友，而且他们非但不是朋友，还是打过上百千次架的大仇人。

就连这一次意外的联军，两人之间也是相互较劲个没完，都希望把对方的锋头彻底的压下。

而今，因为贪狼星所带来的可怕压力与被藐视的愤怒交杂，炎与重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竟然不约而同的产生了合作的念头。

因此，就在刚刚贪狼星大展神威的时候，炎与重这两个生死冤家在完全没有任何的暗示与协议之下，共识就已经同时存在彼此的心中了。

在知道对方了解自己，就有如自己那样了解对方的炎与重，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竟然诞生了无比诚信的首次合作。

他们的计画说穿了很简单。

那就是在最简单的方式下，擒下对方最重要的人物。

想当然，现阶段在他们的眼中，所谓最佳的人选除了亚芠之外，别无他人。

最妙的是现阶段的亚芠，除了昏迷不醒之外，在他的身边除了一层厚实的护罩外，再无其他的防卫，如此良机之下，如果炎与重的主意没有打上亚芠的话，那可真的是没天理了。

也因此，知道自己在速度上完全没有办法与贪狼星相较的炎与重，在打上亚芠的主意之后，便

相当干脆的设下了这个圈套。

与其担心被贪狼星所发现而无法达到目的，那么干脆牺牲一人来缠住能够极速行动的贪狼星，好让另外一人抓拿亚芠到手。

当然了，这阻挡与抓拿人的任务分配，两人都相当的有自知之明。

虽然斗气是一种刚烈无比的爆发性力量，但是相较之下，重的大地斗气在守护的功效上，比炎的火焰斗气要来的高上一截，而火焰斗气的攻击性也不是大地斗气可以比得上的。

因此不言可知，在明知无法抵御极速行动的贪狼星攻势之下，吸引贪狼星注意力的工作，当然就落入了两人之中较善守的重身上，而打破厚实护罩将亚芠擒拿的人，当然就非炎莫属了。

也难得两个前一刻还是生死大仇的敌人，在这一刻，竟然会完全不计较得失的坦诚合作。

果然一时失察的贪狼星光顾着要解决重，而忽略了与重一同起步却隐藏起自己的速度的炎。

在重刻意激起的沙尘掩护下，爆发出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敏捷高速的炎，在认准目标全力一击之下，果然将贪狼星设在亚芠身边的护罩破除，顺利的擒住了昏迷中的亚芠，捏着了亚芠的小命。

尘埃落定，重也来到了炎的身边。

看着炎那有力的右手正死死的捏在亚芠的脖子上，互望一眼的炎与重，俱在彼此眼中看到了一抹欣喜的光采。

“不要动，否则我手中的人类将死于非命！”

说话的对象，正是一旁看起来已经有点暴躁的贪狼星，不知怎的，炎似乎感觉到贪狼星可以听得懂自己所说的话，因此一将亚芠控制在手，炎便出声制止了贪狼星的行动。

看到了贪狼星果然在听到了自己的话之后，便不敢再妄动了，炎与重知道自己一方已经落于不败之地。

炎与重这时反倒不急着说话了，他们得好好的想想，该在这场有如戏剧般起伏跌宕的战事上获得哪些条件。

完全不用考虑的，那个引起了这一切的所谓黑阳族，是不可能再让它继续存在了，但是手底下这个人族高手，以及眼前这只神秘无比又实力骇人的金色巨狼，又该如何处置？

相较于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收场的炎，一旁的重倒是相当的悠闲，完全不理会面前不断低咆的愤怒贪狼星，公然的大声指挥着自己手底下的战士，开始聚集实施战后的清点。

毕竟谁都晓得，有亚芠在手的他们两人，胜利奖杯起码已经被牢牢握在手上九成九了。

而在古城城墙上方的葛与级，则是面面相觑，他们怎么能够想到明明已经胜券在握，怎么一眨眼，整个局势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互望一眼，级叹口气的往后挥挥手，同时打出一连串的手势，开始命手下的战事集合清点。

他则与葛走下了古城城墙，往炎与重及贪狼星所在的地方走了过去。

凭着亚芠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事情发展至今，他们也晓得在亚芠落入敌手的现在，他们已经完

全没有继续战斗的必要了。

就在葛与级来到现场的同时，正好也是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的战士各自集合好，并将战后结果清点出来回报给炎与重听的时候。

听到手下的回报，炎与重两人真的是欲哭无泪。

他们虽然知道损失相当的惨重，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严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堂堂圣族大陆五大部族之二联手发出二万人马的讨伐军，又是在他们这两个斗神的带领下，一场战役下来，竟然两大部族联军合起来的总数连一万人都不到，等于两大部族全都损失了五成以上的人手。

但是更叫人意外的是，在这些幸存的手下战士当中，受伤的几乎没有，更别提重伤的人了！

这只有一个表示，所有死去的人全都连抵挡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才会造成了这样一个场面，凡是正面对敌的战士全死光了，没死的都是些还来不及参战的人手。

一想到这，恨火滔天的炎与重，不禁死盯着眼前一身金光的贪狼星，在这死去的五成人马当中，真正与黑阳族战斗而死去的，甚至不到一千人。

也就是说，在这场战事当中，所有的损失，几乎全都是现在被他们抓在手中的亚芠以及眼前的贪狼星所一手造成的。

尤其是贪狼星，在它那雷霆般的疯狂极速之下，超过五千人是因为贪狼星的缘故而死去。

与炎跟重相比较，贪狼星此时的愤恨丝毫不亚于这两个斗神。

它实在是太疏忽了，竟然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亚芠受制于人，造成了现今的局面。

说到底，贪狼星的精神自我虽然说与亚芠分享着所有的一切，但是它到底在某个方面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精神灵魂。

尽管贪狼星有着亚芠所拥有的一切记忆与经验，但是到底新生的精神，比起亚芠的沧桑老练，贪狼星的性子就显得比较年轻冲动许多，才会在“重生”之后“玩”得过了头。

而贪狼星此时如此的愤怒，除了因为亚芠落入了敌人手中之外，它更气愤的还是自己。

自知自家事，今天如果站在这里的是以前的它的话，那么它绝对不会让亚芠有遭受到危险的机会。

因为当初单纯的它，除了守护亚芠之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其他想法，也不可能因为“玩”的过头，远离了亚芠而让亚芠遭到危险。

也许，当初太始与亚芠的决定都错了，让自己拥有完整的精神与灵魂，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吧！

虽然已经有着自我独立的精神，但是到底是根源自亚芠的完整灵魂，现今的贪狼星在本能的护主思想之下，竟然有了某种否决掉自己诞生的想法！

就在贪狼星一边不知如何是好，一边胡思乱想时，远方的天际忽然传来了连续不绝的清脆凤鸣鹰唳声。

这给了贪狼星一阵的心安，起码依声音听起来，朱雀与它所派去的雷羽似乎都已经各自完成工作了。

果然，就在脑海里刚刚想完，贪狼星便已经接到了来自雷羽的讯息，雷羽它正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当中，而且就快到了。

低声的发出了一声咆哮，贪狼星狠狠的盯了炎与重一眼，看的炎与重心中一阵发毛之后，贪狼星忽然往上用力的一窜，就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辉往上空笔直上冲。

同一时间，就在古城头顶上的天空，原本因为沙漠里漫天的风沙而显得灰蒙蒙的天空，忽然像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划破了般，开出了一个宽大的洞口，让众人得以从那空中的洞口里，瞧见了头顶上的深蓝天空。

同时，一阵响亮的鹰唳声在众人的头顶上响起，一只双翼展开足足五百多公尺长的蓝色巨鹰，在浑身银电流窜与周边狂风伴随下，从空中往下俯冲，巨大的身影不断的接近着古城周边的众人。

就在某些比较胆小的魔族人终于忍不住的发出了惊呼声的同时，自上而下的蓝色巨鹰，已经与由下而上的贪狼星整个撞在一起了，这下，又是不少人发出了吃惊的呼声来。

但是最叫人胆颤心惊的是，那蓝色的雷霆巨鹰仿佛是受不了贪狼星的接触般，当贪狼星所代表的金色光芒没入了蓝色巨鹰的躯体当中之后，原本羽翼分明的蓝色巨鹰竟然失去了原有的形象，整个化成了一团不断在表面流窜刺眼银电的巨大蓝色光球，仿佛失速的往地面上的众人直坠而来。

地面上，不管是胜券在握的炎与重等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人也好，还是落入了下风、正努力的绞着脑子、想要避免自己一方落于不幸的葛与级所属的黑阳族人也好，全都傻眼了。

不过到底炎与重见多识广，虽然被眼前这诡异的景象所震撼着，但是很快的回过神来之后，他们马上的就看出来，那贪狼星隐身的蓝色光团，其实往下掉落的速度并不快。

比起往下掉落的速度，那蓝色光团的缩小速度更快，也因此才会造成了众人的视觉误差，误以为那光团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坠落当中。

果然事实证明，炎与重的判断并没有错，那光团甚至在还来不及与底下的滚滚黄沙有所接触时，便已整个消失不见。

坠落到地面上的是，仿佛取代了光团的存在，金色的身躯上缠满着银亮雷电的贪狼星！

注三：在这宇宙之间，充斥着各种无影无形的能量，能够操纵多少的能量，就代表着可以将多少能量掌控于手中，而像朱雀这类型的幻兽，本身因为身躯过于娇小，先天条件便无法容纳太多的能量，也因此，才会产生将自己所能够掌握的能量凝形化身于外的奇特能力。

对朱雀而言，它的进化途径并非是以本体的进化为目的，而是以加强操纵能量的手段为主要目标。

朱雀每一次进化的途径，便在于灵活掌握更多量的能量为己用，所以尽管朱雀贵为南方守护圣兽，但是扣除掉它体外留置于外空、被朱雀自己称之为本源能量的外部能量之后，朱雀本体其实拥有的能量，甚至不如一只中级七阶的幻兽来得强。

而朱雀与一般幻兽的差别，也只在于善于操纵能量的它，可以用体内七阶幻兽级的能量，来发挥出超越九阶的力量来。

而在这八千多年来，朱雀进化而来可进行操纵的能量，可也是天文数字般的庞大能量。

但是就另外一方面来讲，尽管朱雀可以操纵那么多的能量，但是这些能量也不同于一般散布在宇宙空间当中的零散，而是成为经过朱雀吸引、聚合、转化之后，最适合被它操纵的能量。

虽然不是说这些庞大的能量再消耗之后就不可补充，相反的，以朱雀之能，就算外部能量完全消耗之后，她还是可以聚集同等的能量为己用，几乎可以说，只要朱雀本体不死，宇宙间的能量没有完全泯灭，朱雀便拥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也因此，对朱雀的立场来说，贪狼星这兽王太初就算要它全部的本源力量，它也不会怎样，甚至朱雀必要时还可以提供给贪狼星所需的能量。

但是贪狼星这恶作剧似的强盗行为，也使得朱雀有点不爽，再说好了，就算贪狼星再“饿”，朱雀也心知肚明它不可能真的吃掉它所有的本源能量的，只是这种不告而取的行为，使得朱雀想出口怨气。

只要本源力量置于它的掌控之下，贪狼星也拿它没办法，到时候，朱雀倒是要看看贪狼星在面对“美食”却无法品尝一口时，它会如何求它？

总而言之，贪狼星与朱雀之间的斗智斗力，说穿了，就是两个小孩子在吵架的意思。

７风雨过后面对着贪狼星与雷羽之间的变化，就算是再敏感胆小之人，在这场变化远超乎想象之多与古怪的古城战争，也早已经麻木于这场战事的变化之多了。

历经过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演变之后，炎与重这时对于浑身雷光闪耀的贪狼星，反倒是没有那么的吃惊，或者可以说是已经麻木了，他们反倒是用了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着贪狼星。

在接收完雷羽所带来的朱雀的本源能量之后，贪狼星此时又比刚刚高大威猛三分，四腿站立起来几乎快达到一个普通人的胸膛，如果再加上头上锐利的银白独角的话，那更是超过一个成年人的高度了。

另外因为正处于战斗的状态，贪狼星此时浑身上下的柔软长毛相互融合，编织出一块块有如紧贴着贪狼星身上的肌肉而生长的大小厚实盔甲，将贪狼星全身上下包裹得密密麻麻的。

而且因为一时之间尚未将雷羽所带来的全部能量完全的吸收，导致此时贪狼星身上随时随地有着耀眼的银电，不断在其身上游走着。

头上，两个血红的莹亮眼中，散发着浓浓的战意与愤怒，在头顶上那根长达三十公分的金亮独角，以及嘴中两根巴掌长的雪白獠牙的衬托下，更显凶猛骇人。

炎与重毫不怀疑，如果不是亚芰在他们的手中的话，恐怕自己早已陷入了眼前这头仿佛恶魔般的凶猛魔狼的雷霆攻击之下了。

忽然之间，贪狼星猛的又再度的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嚎，声未落，贪狼星已从原地弹跳至半空中，庞大的身躯，几乎是极限般的弓缩起来，浑身上下横流的银亮电流，仿佛是在贪狼星的意志作用之下，顺着贪狼星身上所化出的盔甲，瞬间游走到头顶的独角上。

同一时间，仿佛已经是到达了极限，贪狼星整个身子向外一弹，巨大的身躯再度的舒展开来。

同时独角上那汇聚全身流电的能量，也化成了一团拳大的蓝色光团，垂直的落到了炎与重的面前，炸开了地面，再度的激起了漫天的沙尘与强烈的气流来。

从贪狼星跳起、聚电、发出能量团乃至眼前弥漫风沙，炎与重连动都没动，甚至炎抓着亚芰脖

子的手上的力量，连一分变化都没有。

他们只是在心中暗暗的称奇着，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贪狼星此举完全是一种宣泄愤怒的作用。

事实上也是如此，对于贪狼星如此人性化的举动，炎与重除了深深的不可思议之外，更是高兴着，这表示贪狼星是绝对可以沟通的，对于他们的要求是否成功，也更有把握了！

待漫天的风沙过后，看得见贪狼星刚刚那一击，也只是在炎与重面前五公尺处炸出了一个足够埋葬十个魔族人以上的大坑，除此之外，对炎与重没有任何的伤害。

另外，贪狼星眼中的血红也已经褪去，代表着贪狼星在经过刚刚的宣泄举动之后，已经完全的恢复冷静了。

的确，贪狼星此举便是为了泄愤。

原因无他，因为从亚芠一落入人手，一方面陷入了愤怒当中的贪狼星，几乎发狂的想要将眼前这两个斗神给碎尸万段，另一方面，贪狼星却又不断的想着，该如何的将亚芠给救回来。

终于在刚刚吸收了雷羽的庞大能量之后，感觉到自己已经“吃”的饱饱的贪狼星，在身体满足舒适的情况下，把自己带入了亚芠的立场，不断的思考着，今天如果角色互易，亚芠站在他这个地位的话，亚芠会怎么办？

这一想，贪狼星不由的发出了一身的冷汗来。

因为无论它是直觉反应还是深思熟虑，自始至终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亚芠面对这种同伴落入敌手的情况下，亚芠只会用一种解决办法。

那就是不管人质死活，全力强攻，而且这方法在亚芠的记忆中是适用“任何人”的。

因为从亚芠的记忆中浮现的答案里，贪狼星知道了亚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亚芠认为，同伴落入了敌手当中，这表示敌人有机会藉此来威胁自己。

那么，在为了保护自己以及其他同伴的前提之下，避免自己一方因为受到敌人的压制，而导致连自己与其他的同伴也陷入险境，那么只好对不起落入敌手的同伴了。

毕竟，一人死，好过全部人都死，这就是亚芠记忆里对于解决眼前这种困境的唯一、简单、残酷的答案！

之所以会说适用任何人，这是因为贪狼星从亚芠的记忆里知道，当初在从华纳邦公国逃亡至奇华森林那段期间，亚芠一家子就曾经有几次被人给擒住当成了人质来威胁其他人。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其他还有反抗余地的人，却是闷声不响的完全将敌人的威胁置之不理，一副仿佛想杀就杀的样子，继续的攻击着敌人。

后来虽然幸运的将人给救出，但是贪狼星可以从亚芠的记忆当中知道，当时包含亚芠等人在内，其实是以着一种相当悲壮的心理来面对着敌人，所有人都有着共同一个想法，绝对不能因为某个人落入了敌人手中被当成人质，而使其他人也跟着陷落下去的悲壮想法。

看着落入了炎与重手中昏迷不醒的亚芠，贪狼星不禁仰首狂啸，难道真的不管亚芠的死活吗？

想到这，贪狼星原本恢复清明的金色双瞳，又开始慢慢的变成了血红起来。

察觉出贪狼星的瞳色变化，似乎也感受到了贪狼星的想法，炎与重不禁大惊失色，打从他们擒

住亚芠之后，整个局面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速度快得到现在他们都还来不及将他们的条件给提出来。

而现在，眼前这头怪物，好像是打算不再理会他们手中的人质了。

如果贪狼星真的不顾一切的话，虽然炎与重有自信可以安然脱身，但是恐怕手底下的战士们就要遭殃了。

况且，如果因此而让自己一方惹上这么一头来历不明又实力惊人的可怕怪物，怎么算都划不来！

就在炎与重这两个斗神被贪狼星的反应给弄得不知该如何应对时，贪狼星已经透过了它与亚芠之间心灵感应，发出了一连串的呼唤声来！

贪狼星毕竟不是亚芠本人，虽然来自同一精神母体，但是附身在贪狼星身上的精神自我，连带的也接受了贪狼星那种保护亚芠的本能，使得贪狼星尽管明知道高傲的亚芠绝对是不容许他自己被人当成人质来威胁，宁愿它将炎与重以及他自己都毁灭掉，但是在保护亚芠的最大前提下，它还是下不了手。

所有的一切躁怒，都是半真半假的演出来给炎与重看的。

感觉到自己的一连串心灵呼唤如泥牛入水般全然没反应，贪狼星心中真的是无限的焦虑。

一咬牙，贪狼星忽然释放出了一股冷冽动人的杀气来。

霎时间，以贪狼星为中心，一股仿佛有着毁天灭地般气势的冷酷杀气，往四周源源不断的展开来！

原本无影无形的杀机在贪狼星刻意的摆弄下，竟然有如一股有形无影的力量，卷起了阵阵的狂风，刮起了漫天的风沙，造就出了相当骇人的声势来。

在贪狼星猛烈的杀气侵袭之下，炎与重先是受慑于贪狼星狂猛的杀机，随即又不禁相视苦笑起来，如果贪狼星真的下定决心置亚芠于不顾的话，那么他们真的是要准备逃亡了。

说来丢人，身为斗神的他们，平生不知遭遇过多少的对手，他们都不曾胆怯过，但是今天面对贪狼星来历不明、实力骇人的可怕怪物，说不怕是骗人的，贪狼星的杀气，竟使得他们心中隐约的产生了一种放弃一切转身逃跑的念头。

而且，明明是手上擒有人质，但是炎与重就是感觉到自己好像并非主动的一方，所有的主动权全都在贪狼星手中，他们只是随贪狼星的反应而受到摆布的一方罢了！

全然集中精神在贪狼星反应上的炎与重，此时完全忽略掉了他们手上的亚芠，在他们的想法里，一个昏迷的亚芠能够做什么？

但是他们却不晓得，就在贪狼星那铺天盖地的杀气来袭之时，他们手上的亚芠竟然睁开了眼睛来！

将全副精神专注在炎与重还有亚芠身上的贪狼星，注意到了亚芠的眼睛睁开来了，这下子贪狼星心中真的是惊喜交加。

它没想到，之前任凭它怎么呼唤却完全没有反应的亚芠，竟然会在它所散发出的杀气之下醒过来，贪狼星连忙的发出了一连串的心灵通讯，身上的杀气也跟着消失得无影无踪。

半晌，贪狼星的眼中冒出了古怪莫名的神色来，对刚刚一连串传递给亚芠的心灵通讯，贪狼星竟然感觉到跟刚刚没两样，亚芠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一如刚刚他陷入昏迷般，但亚芠明明已清醒过来了呀？

运用着身为幻兽的本身所具有的锐利视力，贪狼星终于看到了亚芠那毫无表情的脸上有着呆滞麻木的感觉，双眼虽已睁开，但是却眼神呆滞毫无变化，亚芠脸上的一切触动了贪狼星记忆当中的某个角落，难道？？未待贪狼星想完，原本瘫痪如死的亚芠忽然动了起来。

原本下垂的双手忽然闪电般的抬起，右手直伸，反扣住了没注意到亚芠苏醒的炎的脖子，左手则并指齐伸，掌刀硬生生的切向了炎抓着他的脖子的右手。

面对亚芠疾如闪电般的攻击，炎虽然没有察觉到亚芠的苏醒，但是他的战斗本能还是让他往后一仰，闭过了亚芠的右手，但是他的手可没那么好运了，被亚芠的掌刀斩个正着，竟然被亚芠一把斩断了。

察觉到自己的右手腕被亚芠齐根斩断，剧疼之下，炎不禁往后连退了好几步，一旁的重也被眼前的局面给吓到了，本能反应的伸手往亚芠抓来。

重刚刚一伸手，亚芠忽然身形怪异的一跨步窜近了重的身前，左掌右肘二连击，快逾闪电的击中了重的胸腹之间，把重给打飞出去。

握着自己滴血的断臂，同时看着重被打飞的身影，炎无比狂怒的吼叫道：“该死的人类，所有人给我杀了他！”

一声令下，伴随着重落地的声响，炎与重背后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呼喊出震天的杀声，往亚芠冲了过来。

此时贪狼星旁边的葛，在看到亚芠依靠自己的力量脱出敌手，又看到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发动攻击，大喜大惊下，葛不禁一边往前跑，一边就要挥手要自己的部队加入攻击当中。

但是葛才跑出不到两步，还没能越过贪狼星之前，贪狼星竟一个横身挡住了葛的去路，转过头来深深的看了葛一眼。

吓一跳的葛，随即从贪狼星的眼中读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使得葛不禁停下了自己的脚步，楞楞的又转过头回去看着正要陷入敌人包围圈当中的亚芠的身影。

葛古怪的看了贪狼星一眼，眼前这只从自己老师身上分离出来的古怪金色大狼，从刚刚到现在一连串的表现，早已叫他十分的吃惊了。

再说经历了朱雀的心灵传讯，以及他老师直接在脑海中烙印的教学，面对这种用眼神来说话的方式，葛也实在是没什么好吃惊的了，之所以让葛停下脚步的，却是他从贪狼星眼中所读到的东西！

刚刚，在贪狼星的那一眼当中，葛读到了一件事，贪狼星不准他以及他手下的人加入战圈当中，除非？？他想死！

仿佛是了解葛心中的疑惑般，在亚芠的身影完全没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当中之后，贪狼星又转过头来面对着葛，眼神开始说起话来：“你的老师现在并未醒过来，只是他自己的防卫本能发动而已，现在在你老师的面前，任何一切会活动，对他有敌意的生物都会被你老师所摧毁，所以如果你不想死在你老师的手中的话，就别过去！”

边说，贪狼星身上的角、牙、爪已经慢慢的缩小，直到恢复原状，覆盖全身的盔甲也跟着慢慢游离，恢复了原本的模样来。

看着一脸不解的葛，贪狼星不禁叹了一口气。

关于这件事，恐怕除了它以外，这世界上再无第二个人知道了，包含亚芠自己在内，这种状态下的亚芠绝对是最可怕的。

搜寻着脑海里面属于当初贪狼星本身的自我记忆，像这样因为本身陷入了危机当中，昏迷的亚芠本能的会发动自我防卫的斗争本能。

在这种状况下，没有理智的主宰，亚芠会排除面前所有一切可能危害到他本身安全的一切生命与物体。

没有怜悯！

没有理智！

没有手软！

所有会动的物体在只有斗争本能的亚芠面前，都是摧毁的目标！

这样的情形，就连贪狼星也不敢靠近，否则它同样会受到亚芠的攻击！

贪狼星不禁苦笑起来，它怎么也没想到亚芠竟然会在它的杀气之下，引发出他的斗争本能来，不过这样也好，起码亚芠本身是不会有危险了！

眼中流露出了淡淡的残酷笑意，贪狼星再度的看向亚芠的所在，此时，整个战场当中，正上演着一出名为血腥的暴力戏码。

在本能的驱使下，亚芠判断出眼前这批人马对自己有着伤害的可能，面对着近万人的攻击，亚芠不惊不惧的主动迎了过去。

虽然手上并没有武器，但是亚芠的双手就是他最可怕的武器，在完全没有犹豫的情形下，亚芠的双手或并指成刀，或屈指成爪、握指成拳的，一次一次的往敌人的身上打击着。

每一个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战士，面对着亚芠只有一击的机会？？受亚芠一击的机会，这一击，所命中的便是他们的要害核心所在。

在亚芠绝对没有留情的一击之下，没有人能够逃离一击毙命的命运。

在斗争本能的驱使下，亚芠的攻击很简单，一拳就是一拳，一掌就是一掌，没有猛烈的杀意，没有震撼的气势，没有华丽的招式，所有的只是简简单单，最省力、最省时、最直接、最干脆的简单一击！

无论弱小的一般战士也好，还是强盛的高手干部也罢！在亚芠的面前全都一视同仁，一击必杀！

葛瞪大着双眼，无法置信的看着战场中的亚芠的身影，心里的震撼先别说，他已经有点了解贪狼星刚刚所说的话了。

在葛的眼中，此时的亚芠身躯的摆动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的，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规矩在内，摇摇晃晃的身影、柔弱无力的拳脚、缓慢无比的速度，看起来仿佛就像是随便一个三岁小孩子就可以把亚芠给杀掉似的。

但是偏偏那摇摇晃晃的身影，就是那么刚好的躲过了无数攻击的刀剑拳脚，柔弱无力的拳脚，每每碰上敌人就让对手倒地不起，缓慢无比的速度，却又那么刚好的可以打中对手的空门破绽。

眼前亚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全都在颠覆着亚芠所教导他的一切。

忽而，大概是亚芠的本能感到眼前的敌人杀不胜杀，一个一个的击杀，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的缘故，好像有点不耐烦的亚芠，忽然无视周边杀气腾腾的敌人，任由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战士，在他赤裸的身上留下了无数的刀痕爪迹，他只是静静的微仰着头，两手往外大张，由下而上的逐渐变成一个十字形。

紧接着，两手忽然极快速的松握了几次，每一次的握紧放松之后，在亚芠的手上便出现了三颗拇指大小的灿烂光球，不断的在亚芠的手腕上旋绕着。

看到那光球的出现，许多人，包含着一旁观战的葛等人也忍不住的眼睛眯了起来，瞳孔紧缩着，对于那光球的出现，他们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毕竟刚刚还不到二个小时前，亚芠就是用这种光球一口气消灭了三千多人的大军。

不过，这一次的光球，却又与刚刚他们所看到的光球不太一样。

这次在亚芠手中连握两次出现的光球，在一凑到六个数，光球便离开了亚芠的手腕，开始在亚芠的身上作着不规则旋绕的动作。

而且托这些光球的福，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战士，无一不被这些光球给阻挡，无法伤害到亚芠本身，而且随着光球数越多，亚芠周边的防御就越强。

葛在一旁兴奋的看着，从刚刚亚芠的试招当中，葛隐约可以看得出来，这招的威力大小取决于亚芠所发出的光球数量多寡。

当葛兴奋的数到第九组、十八个内旋光团，也就是一百零八颗光球之时，亚芠终于不再凝聚光球了。

在周身光球耀眼的金色光芒下，浑身金黄恍若神人的亚芠，大张的双手猛的往胸前一缩，周身旋绕的光团，也跟着缩到几乎紧贴着亚芠周身的紧密半径内旋绕着，随即亚芠仿佛是非常用力般、爆发式的双手又往外一张，原本周身旋绕的光团也跟着爆炸式的往外直冲而去。

凡光团所经之处，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的战士，可以抵挡得了光团的威力，而且最要命的，就是这些光团在冲到一半时还由一变六，再度的爆发出第二次的威力来。

光球来的快去的也快，在亚芠的操纵之下，十八组光团一百零八颗光球的旋转半径直达三百公尺，足足比刚刚要高上十倍。

而且也有着刚刚试招的特性，一冲飞到某个极限半径之后，所有的光球便循着某种奇妙的弧度，再度的往内冲回，这使得刚刚逃过一劫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战士，再也没有人可以在亚芠的周边存活。

而最糟糕的是，这些光球同样的有连续回旋的威力，而且还一口气连续七次，最后一次的回旋之后，在达到极限时，光球本身更是又来个雪上加霜，也整个爆开来。

强劲无比的威力，一口气将亚芠半径内一千五百公尺的所有物体完全摧毁，就连远处的古城城墙也被亚芠这招给轰掉了一大截，足足有近两百公尺的距离。

要不是在城墙上的级见机得早，又已经了解到亚芠这招的特性而及早疏散人群的话，恐怕也会有不少黑阳族的人死于亚芠这招死之螺旋底下。

而距离亚芠最近的葛，则早已在死之螺旋第一次回旋时，就已经被贪狼星给叼着飞在半空中了，毕竟与亚芠分享记忆的贪狼星，绝对最了解死之螺旋的缺点，那就是对于一定高度以上的物体无伤害性。

不过恐怕亚芠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会在这种状况下，将这招死之螺旋发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几乎已经远超乎亚芠当初所预想的威力数十倍了。

不过当然代价也是相当可观的，当亚芠发完这招超大型死之螺旋之后，虽然还维持着站立的姿势，但是头低低的，两手无力下垂的垂丧情况，早已在告诉着敌人，此时的亚芠，已经将体内所有的力量消耗殆尽了。

不过很令人怀疑，在亚芠的这招死之螺旋之下，在他周围一千多公尺内，还有能够威胁他的敌人在吗？

不过，有时候越怕什么，什么事情就越会发生！

忽然，两声爆吼声，同时的从亚芠的左右两侧传了出来！

由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战士的尸体所组成“地毯”当中，一红一黄的身影从中窜了出来，高高的跳起，夹带着无限愤怒与杀机的强烈气息，快速无比的往摇摇欲坠的亚芠冲了过去。

同样的察觉到亚芠的状况的葛，在看到浑身绽放着火焰、大地斗气的炎与重两个斗神，竟然在此时发起了攻击，不禁大声失色的叫道：“老师，小心！”

才刚刚叫完，葛的脑海里突然的出现了自己老师的“声音”道：“哼！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乍听之下，葛不禁惊喜交加的直觉反应道：“老师？”

“我是贪狼星，不是你的老师！”

应该属于亚芠的声音这么的回应着葛，直到葛感觉到正用一种既可以把自己肩膀咬的牢固、又不会造成疼痛的金色巨狼，叼着自己轻轻的晃了两下，葛这才会意到，原来刚刚在自己脑海里面说话的不是亚芠，而是救了他一条小命的贪狼星。

还来不及疑惑为何贪狼星的声音与亚芠一模一样的时候，看到了炎与重这两个斗神已经要扑到亚芠的身上，焦急之下，几乎就想要挣脱贪狼星前往救助亚芠的葛，随即又听到了贪狼星的声音。

“哼！不用担心，你老师现在这个情况可是一种”绝对无敌“的状况，就连我都不敢靠近他了，别说这两个妄称斗神的弱小家伙，就是所谓的十六个斗神全都上，也伤不了你老师的一根汗毛！”

“可是？？”葛嗫嚅着，明明亚芠已经摇摇欲坠了，贪狼星还这么说，葛真的不知该如何回应才是！

仿佛晓得葛心中的想法，贪狼星忽然意味深远的说道：“小子，记得，力量可不是一切呀！”

想要问贪狼星这话是什么意思，葛却被眼前上演的景象给弄得傻住了。

呆呆的看着亚芠在他面前，忽然轻轻的侧了一个身，就在炎与重扑到他身边时，两手并指成刀，就这么轻飘飘的往两边一伸，把炎与重两个人的胸膛当成了嫩豆腐般的插了个对穿！

同时，炎与重也同时的伸手在亚芠的背部、额头砸下了一拳，然后仿佛是心满意足了，炎与重这才缓缓的软倒在地，魂归极乐而去！

看着轻描淡写的将炎与重这两个斗神给解决掉后，依旧是垂头丧气、摇摇欲坠模样的亚芠，葛只觉得心头如雷打鼓，他有点晓得刚刚贪狼星所谓的绝对无敌，是怎么一回事了。

曾经在自己眼中无法超越的炎与重这两个斗神，葛怎么也没想到，在亚芠的手中竟然就这么云淡风轻的消逝了，而且这还是亚芠在历经连番大战、油尽灯枯的情况之下，他很难想象，当亚芠的状况是百分百的时候，会是如何一个恐怖的存在？

看着亚芠那摇摇晃晃的身影，葛只觉喉咙一阵干涩，无比沙哑的犹疑道：“贪？贪狼星，我们现在可以去把老师给带回来治伤吗？你看老师浑身是伤，拖久了，好像？？不太好吧！”

话刚说完，贪狼星的苦笑声，顿时传进了葛的脑海里：“呃！最好还是不要靠近比较好，等他真的倒了再说，不然，我可没把握我们自己的安全！”

葛跟着一阵苦笑，说的也是，任谁看到这样在昏迷当中、光凭着一身自我防卫的斗争本能就解决掉六、七千个敌人的怪物，恐怕谁也不敢轻易的靠近吧！

点点头同意了贪狼星的观点，示意贪狼星将自己放下，就这样，葛与贪狼星一站一坐，傻傻的等待着亚芠那仿佛被风一吹就倒、但是偏偏怎么也倒不了的身影躺下来。

至于其他尚未死绝的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战士，贪狼星与葛也没心情去理会他们了，反正这里是在沙漠深处，能跑得了就跑吧，跑不掉的只能惋惜运气不好了。

同一时间，在安排好城内之后、同样被刚刚亚芠的表现吓得不轻的级，也来到了葛的旁边，默默的陪着葛一起等待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贪狼星、葛与级等一直等不到亚芠倒下，偏偏又没这个胆接近现在处于“绝对无敌”状态下的亚芠，正当他们等的不耐烦时，姗姗来迟的朱雀，终于以它自认为优雅的姿态返回了。

朱雀的来临，叫所有人全都傻眼了，只见在朱雀本身的火焰光辉照耀之下，整个天空全都被朱雀身上的光芒渲染成一片艳红，几乎遮掩住了原本灰蒙的天空，而朱雀则是发出着一连串的轻灵鸣声，在古城周围兜起圈子来，洒下了一层又一层的片片残羽。

看到朱雀那仿佛跳舞般的美丽姿态，众人不禁一楞一楞的。

朱雀飞翔的姿态果如它本身自我安慰般的，虽然身躯无比巨大，但是无论是展翅轻舒或翎羽飘飞，全都给底下的众人一种相当高贵的感觉，不愧是四方守护圣兽之南灵朱雀，有其高傲的本钱。

穿插个小插曲，在古城里面，某个胆大的战士，看到朱雀在空中飞舞时所洒落的片片残羽，好奇的他忍不住的跑出了古城外，看准了当中一缕红羽，用手中的大砍刀去碰触一下朱雀那掉落的残羽，这一碰之下，可是惹火上身了。

只见大砍刀刚刚一碰触到那片不足半个巴掌大的火红残羽，随即在大砍刀与火红残羽所接触的地方，燃起了一片青红的火焰。

那战士大惊失色下，本能的将手中的大砍刀往外抛出，目瞪口呆的看着大砍刀在还来不及落地，竟然就已经完全的融化成铁水，与那美丽的残羽同归于尽！

这样的一个变化，不但那个战士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回城去，就是其他好奇观望的人也是被吓了一大跳。

此时围绕在古城外的片片残羽，在众人的眼中虽是同样的虚幻美丽，但是却更加的叫人害怕。

这也难怪了，虽然是片片的残羽，但毕竟是从朱雀的能量化身上所掉落的，每一片羽毛当中都蕴藏着足以叫人丧命的可怕能量，哪能够让人轻易的去触碰！

看到朱雀的模样，贪狼星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它当然是晓得朱雀此举的目的，是想透过这种方式来隔离古城的受围之势，避免城内的人遭到围攻。

说实在的，如果这事在半个小时前，相信包含它在内，所有人都会很高兴朱雀的来到以及它的心意的，但是半个小时后的现在，敌人都被亚芠给杀光或逃光了，朱雀还来玩这套，它要包围谁去？自己人吗？

贪狼星连连输送了好几道心灵通讯，好不容易唤醒了正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当中的朱雀，回过神来的朱雀，这才发现到自己竟然因为太过于“忘我”，忘记看清楚古城周围早已经没有半个敌人在，还在梦想着而闹出了这么一个大笑话来，不禁恼羞成怒的弹了一颗火球，往贪狼星打来。

贪狼星对于这小火球本身倒是不怎么在意，先别说这火球慢得连它的尾巴都追不上，就算站着让火球打，也伤不了它一根寒毛。

但是，偏偏这火球的行进路线却路经亚芠的头顶正上方，万一因此而惹到了现在的亚芠的话，光是一想到这，贪狼星不禁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

偏偏贪狼星怕的是什么，什么就真的发生了。

原本晃了老半天已经都快倒下的亚芠，就在朱雀的火球来到他的正上方时，亚芠整个身形忽然站稳了起来，紧接着亚芠的人影就这么消失在原地。

眼中金光一闪，贪狼星发出了一声咆哮，一股急到不能再急的心灵通讯，硬是闯进了朱雀的心中道：“朱雀，小心！亚芠现在可认不得你！”

乍听贪狼星的讯息，朱雀先是一楞，随即，它马上感觉到背上有个东西存在，急忙扭头一看，正是那消失在原地的亚芠，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一瞬间出现在它的背上。

还来不及跟亚芠打声招呼，朱雀已经先发出了一声隐含着无比惊骇的鸣声来。

在朱雀的感觉上，它浑身的本源能量竟然像是失控般的，疯狂的涌向了正蹲踞在它背上的亚芠。朱雀这下真的是被吓得惊慌失色，连忙的叫唤着贪狼星，疑惑着亚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老实说，朱雀倒不在意自己的能量流失的问题，但是它却相当的在意现在的亚芠给它一种陌生、而且让身为四圣兽之一的它也感到胆战心惊的感觉。

而且，它更怕的是，如此庞大的能量涌向亚芠，万一一个不好，亚芠恐怕是禁不起这些能量的冲击的。

接收到朱雀的心灵传讯，贪狼星不禁松了一口气，起码它总算是知道了由于它的缘故，亚芠在

这半年多以来，一直处于天心真气与精神异力极度缺乏的状态下，加上又因为与它合体的缘故，使得亚芠的肉体也产生了某些的变化，变成了与它的体质有点类似，同样的对于能量极度的渴望。

加上现在的亚芠只存在本能反应，又是经过连番大耗能量的激战，偏偏朱雀这个家伙，可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大能量团，因此在朱雀的火球刺激到亚芠之后，本身的虚弱与对能量的渴望本能，压制了亚芠防卫的本能，这使得亚芠夺取朱雀的能量优先于攻击它。

脑海里电光般的闪过一连串的念头，判断出亚芠此时的反应之后，贪狼星连忙将前因后果传递给了朱雀，让朱雀安心的让亚芠拿点能量来补充其极度衰弱的身体。

听到了贪狼星的判断，朱雀这才总算安心的松了口气。

亚芠要多少就给他吧，反正之前它也吸了不少亚芠的能量，来补充自己的核心能量，就当是还给亚芠好了。

只是，朱雀还是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身上的能量，免得一下子蜂拥过去太多，会伤害到亚芠，毕竟在根本上亚芠与它还是有所差异的。

果然，就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情况下，朱雀原本庞大无比的身躯足足缩小了一大号，亚芠终于在特地飞得相当平缓的朱雀背上，慢慢的站起来。

而视力超出一般生物的贪狼星更注意到，在亚芠站起来的同时，那双无神的双眼开始慢慢的阖上。

同时，闭上了双眼的亚芠，也在朱雀的背上轻轻的晃了两下之后，忽然在葛等人的惊呼下，从朱雀的背上垂直的坠落下来。

早已有所准备的贪狼星，见到亚芠终于昏过去了，发出了一声欢愉的咆哮声，轻轻的一跃，准到不能再准的将昏迷的亚芠接在了它的背上，免除了亚芠坠地之苦。

看到贪狼星顺利的将亚芠给接走了，朱雀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清唳，双翅一振，猛的向下一拍，激起了漫天的风沙。

借着这一挥之力，朱雀由原本的平飞转而向上，旋转着自己的身躯，直冲天际，徒留下点点红光。

同一瞬间，贪狼星也接到了朱雀的讯息道：“真受不了你们两个家伙，竟然足足的拿走了我快一半的本源能量，不行了，我要回去好好的补一下，你们好自为之了！”

讯息传递完毕，朱雀的身影也只剩下了天空中的一点红光而已。

贪狼星由衷的发出了一股感谢的讯息。

虽然朱雀没有说，但是贪狼星也知道，为了满足它跟亚芠的需求，朱雀这次真的是委屈了，数千年来搜集补充的本源能量，足足的送了快一半给他们。

这一次，朱雀起码要全力的吸纳个一、两个月的宇宙能量，才能够再恢复原状！

第三部 第三十三章 死神叩门

作者：手枪

破败的遗迹城门旧址前方，可以看得出来，有一大块被人力刻意整理出、大约三四千平方公尺的平坦广场，葛领着大大小小将近二千多个身强力壮的族人，在那里满脸通蓝的大声吆喝着。

虽然距离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合攻，才不过三天的时间，破败古城周遭那些激烈杀伐后的血腥痕迹还来不及处理好，但葛已等不及将这个遗迹古城复原，带着同样迫不及待的族人们，开始操练起来自亚芠的人族武学来。

对于葛等人而言，尽管平常亚芠在众人的面前，实力是如此的莫测高深，尽管众人都知道亚芠的实力无法测量，但他们还是被三天前那场人数悬殊、但战绩却与人数成反比的战斗所深深震撼！

从三天前那一面倒的战斗中，众人亲眼看到了亚芠万夫莫敌的可怕实力，这对于生性尚勇的魔族人而言，造成的效应，简直比最让人疯狂的信仰所造就出来的疯狂，还要来的更加疯狂。

尤其，在整个战斗最后阶段，不管是贪狼星那种不可力抗的急速杀戮、朱雀最强力量的火焰凤凰之舞、亦或是亚芠干脆俐落到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绝对必杀，真是比最令人沉迷的毒品，还要来的更加可怕数千倍，让以葛为首的黑阳族人，坠入了无限的疯狂渴望中。

或许，只有圣族人，才能够理解圣族人对于武力的那种本能追求与渴望，而且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以一人一狼对抗二万多精兵的事实，更能够让黑阳族人们震撼。

一举将那些以往他们钦羡无比的精兵们屠杀大半，而且当中还有两个神圣不可攀的斗神跟着陪葬，只要黑阳族的人一想到，现阶段族人就是在练习这种神奇的人族武术，所有人都疯狂了。

如果说，以前练习葛所转授的、那些来自亚芠的人族武术，仅仅只是渴望自己拥有一定实力的话，那么现在，葛所创立的黑阳一族的族人们，对于人类武术的锻炼与追求，则是一种近乎疯狂的追求了！

那是一种彷佛最疯狂的信徒，追随着他们无比崇信的至高神只般的疯狂行径！

很难想像，在古城前方广场追随葛锻炼的黑阳族人们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是身上裹着伤巾的伤患，而不管是伤患也好，是健康的也罢，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近乎拼死锻炼的行径，足以叫任何人为之震撼不已！

正拳！

一个简简单单分腿微蹲、从腰际轮替挥出左右双拳的架势！

虽然是一个再简单再基础不过的架势，但是就这么一个简单到无法形容的架势，却是葛等人这几天以来，唯一一个锻炼招式。

以葛为首的黑阳族人们，完全不需外力督促，每人对每一次挥拳，都灌注了每一丝力量，而收拳则凝聚了每一分精神。挥拳、收拳，单纯的动作却带给人一种难以言语的惨烈气息，彷佛每一次的挥拳，就是此生最后一次将全副精神、全部的力量浓缩在其中。

而伴随着每一次挥拳的呼喊，则彷佛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一声比一声来的响亮，有如雷霆震怒般的疯狂怒吼。

之所以会选择这么一个简单无比的架势，而且还疯狂的锻炼了三天，最简单的原因便是，这是亚芠教导给葛最基本的一个锻炼架势。

再则，也是在三天前的那场战斗中，众人就是看到亚芠用这个简单而威力巨大的单纯一拳，打破无数精兵厚实胸膛、取走最多人性命，这一拳简单干脆又豪气到深入人心，的确令众人疯狂。

虽然明知三天前，亚芠的正拳看来是那样的简单，但每一次正拳的挥出，力量都恰到好处，时机更妙不可言，大家清楚的晓得，亚芠当时的正拳，实际上是凝聚了无数智慧与经验而成，一个已经不能够称之为正拳的正拳。

但是自信体魄与力量比人类还要来的浑厚与强大的黑阳族人们，却无法遗忘这亚芠这一式正拳，所展现出的犀利与强大，令他们沉醉不已，于是，包含葛在内的全部黑阳族人们，竟然产生了一种疯狂的想法！

在葛他们单纯的心中，想得很简单，他们不敢奢望自己能像亚芠那样将正拳使的出神入化，只光凭如此简单的一拳，就轰破无数厚实胸膛，但是单纯的黑阳族人们，确有着其大智若愚的智慧。

他们想，既然难忘正拳带给他们的震撼，那么与其贪多嚼不烂，倒不如干脆舍弃其他奇妙而复杂的招式，全心全意的锻炼正拳！

如果说，当初亚芠在锻炼这正拳时是花费了一年，那么他们就用十年，如果亚芠是挥出了一万次拳头，才有这样的威力，那么他们就挥出十万次、百万次！所谓勤能补拙的道理，葛他们还是晓得的，他们也深深的相信，如此锻炼，就算比不上亚芠，也绝对不会差太远的。

而事实也正鼓舞着众人的士气！

虽然，仅仅自我锻炼不到三天的时间，但是包含葛在内，黑阳族人们都已经感觉到了，伴随着每一次呕心沥血的挥拳，他们的拳越来越快、也越来越顺了，每一次的挥舞拳头，都有种恍惚般的顺遂快感，让众人在无比疲累当中，却又是那么的欲罢不能。

相信如果不是顾虑到锻炼的时间还久远，如果不是葛还保留着一丝丝的理智与清明的话，可能所有的黑阳族人们，会连续锻炼个三天三夜不停。

很奇怪！

忍不住要停下酸痛欲断的手臂，就在一声声撕裂般的呼喝声中，葛不自在的往四面八方了望着。

原本，就像其他族人那样，葛完全沉迷于正拳锻炼中，但不知怎么的，在今天早上太阳一出来、众人自发的聚集在空地上锻炼时，葛却不像前两天那样，沉浸在忘我的正拳锻炼中，而是有点心不在焉，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停下锻炼，四处了望了。

葛相当清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种隐讳的不自在感，一种令他无法全副心神投入正拳锻炼中的不自在。

虽然说这种怪异的不自在感觉，来的毫无道理、无可理喻，但是葛就是无法抛开这种感觉，更甚者，随着太阳越升越高，这种古怪的感觉就越浓烈，到最后，葛甚至可以说，这种感觉是来自于被某种视线窥探所产生的。

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诡异的干扰，葛终于停下锻炼，就算自己无厘头的过敏好了，毕竟遭受比里汰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合围攻才过了三天，他就是无法再忍受这种怪异的感觉，如果不弄清楚的

话，恐怕他再也无心继续锻炼下去了！

就在葛决定好好的查探一下这四周，好让自己安心，葛震惊的发现，原来这一切并不仅仅是自己太过敏感而造成，而是有其原因的。

就在葛的面前不到十公尺之处，原本看来无比空旷的空地上空，诡异的出现了某种类似波纹般的空中涟漪，而且伴随着涟漪的出现，葛惊骇的发现到，在他的眼前，突然由完全透明，出现了一个由清澈到混浊、最后是一片漆黑的诡异物体。

那是一个大大的、方圆直径达三十多公尺、高五公尺、笼罩着近百平方公尺面积的漆黑半圆。

一阵阵奇异而诡异的笑声，从这漆黑半圆中传了出来，葛的心中第一个想法便是“敌人”！

就在葛惊骇的大叫敌人的同时，从这个诡异的漆黑半圆中，突然传出来了一阵奇异节奏的诡异声音！

愣了半晌，葛这才意识到，刚刚他所认为诡异的声音，竟然是他既熟悉而又相当陌生的人族话语，而那声音是在问说，他是不是葛！？

此时，完全呆愣住了葛，并没有察觉到不知何时，原本声响震天的呼喝声已经停止了，在他背后的族人们就算再怎么沉迷锻炼中，也不由的为眼前这突然出现的诡异漆黑半圆而停下锻炼，本能的聚集在葛的背后，万分戒慎的盯着眼前的诡异漆黑半圆看着。

似乎对于葛的反应有点不太确定的样子，刚刚那个声音又再度的重复问道：“你是不是葛？”

这下葛反应过来了，虽然眼前这个东西看起来是那么的诡异，但是葛还是本能的从那个声音中听出来，里面并未有任何恶意，相反的，那个柔和的声音里面，其实保含着善意才是。

一边伸手压制住背后族人们的骚动，葛一边肯定的点点头，大声的说道：“我是葛，还请朋友你表明身份，你吓到我们了！”

一阵轻笑声传了出来，葛等人这才惊讶的发现到，原来眼前这东西里，竟然不只一个人！或者说是不只一个生物在，不过既然会说话，又知道他的名字，想必也不是什么怪东西吧！

果然，随着一阵轻笑声传了出来，葛面前这个诡异的黑色物体，开始慢慢的出现变化。

先是漆黑的颜色逐渐变淡，紧接着，淡化成带点白灰色的半圆，在一瞬间彷佛是受到刺激般的泡沫般，给人碎裂的感觉，然后消失无踪，原先隐藏在屏障下的身影显露了出来，那是一群近百的人类。

一方面震惊于这百来个人类突然出现在这个死神盆地，而且还来到他们的面前，一方面，葛又大大的松了口气。

由于他的老师亚芠的关系，以及三天前被联合攻击的缘故，对现在的葛而言，在这个古城外见到人类的感觉，要比见到自己的同族要来的安心多了。

在松口气的同时，葛也不禁注意到了，在空中有着六色六颗拳头大的光芒，正不断的盘旋着，随着葛的注视，这六颗看起来相当漂亮的光芒，不约而同的往下一落，同时消失在这批不请自来的人类客人中的一个人袖口里。

先不提眼前这个人类收下这六道光芒的举动，引来了众人的注视，也不说眼前这批人类中那唯一一位女性的突出感，就葛而言，尽管种族不同，但是经历过亚芠的灌输知识，他同样也具备了跟人类相同的审美观。

葛几乎是一眼，就感受到眼前这个人类女性的美，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眼前这个人类女性，面貌姣好、清丽脱俗，但并不是吸引葛注意的最大原因，真正吸引葛注意的，是她的气质，几乎是一眼之中，葛便感受到了这个人类女性的神秘优雅，就好比晴朗黑夜里，悬挂在天际的皎洁圆月，那样的高雅而脱俗。

尤其是当她注意到葛在注视她时，嘴角挂起的一道微笑，更令葛心中一阵说不出来的奇异，光是一个小小的微笑，那种感到的优雅清冷气息，在不知不觉抚平了葛因环境而产生的燥热，让人有如沐浴在清泉中，舒畅无比，而此时背后隐约传来的骚动，正告诉着葛，显然有这种感受的，并不光只是他一个人而已！

忽然，就在葛的全副注意都集中在这个人类女性身上时，一阵粗豪的声音打破了他们的沉醉，大咧咧的说道：“我就说嘛！美女果然还是吃香的，没想到咱们兄弟们近百来个，还比不上夜月一个人来的有吸引力！”

才刚刚被这声音惊回神，葛便又听到原先问话的声音，带着不容错认的笑意道：“呵，不管怎么说，欣赏一个美女，总是要比面对大老粗要来的受欢迎，力奥，你还没习惯吗！”

听着这调侃味甚浓的话，葛毕竟还算年轻，招架不住的一阵涨蓝，不禁低下头去。

不过，毕竟现在自己已经是一族之长，因此葛很快的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再度抬起头来，恢复平静的微笑道：“真是稀客呀！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这么多来自远方的人族客人！各位好！在下黑阳族族长葛，不知各位客人来此有何指教！”

葛这番得体的话一出口，隐约间，葛随即感受到眼前这批人类带着淡淡激赏的眼光，这时，那三人便脱离了人群，来到他的面前。

这三人就是那唯一的女性的夜月，还有刚刚先后出声的两人，一个雄壮不亚于自己的大汉，以及另外一个温雅、但脸上却遮了一个黑底金色花纹眼罩的独眼人类。

独眼的人，先是双手在胸前一抱，做了一个葛知道是问候的礼节后，温雅中带着一点急切的说道：“族长你好，很高兴我们可以沟通，请原谅我们的不请自来，请你相信，我们是没有任何恶意的！”

葛自然的点点头，此时葛也相信眼前这群人当然是没有恶意的，否则凭他们刚刚那种隐身的奇妙能力，恐怕他早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见到葛露出了一个有点狰狞、但明显是善意的笑容，独眼的人类似乎松了一口气，很快的说道：“也许族长你会觉的有点突兀，但是请相信，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恶意的，我们只是想请教一下，据我们所知，族长您应该是有一位人类的老师吧！”

不是疑问句，而是相当确定的肯定句！

葛心中不禁一震，随即又释然，虽然说他全族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师是人类，但是这群来自远方的人类，竟然知道自己的老师是个人类，这也未免有点奇怪了，不过想到既然对方能够在一见面就叫出自己的名字来，那知道自己有位人类的老师，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加上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对方有任何的恶意，因此眼前这批人类，应该是存着善意而来的。

再说好了，想到那个待在老师房内、始终不曾片刻离开的老师的半身，想到它的可怕实力，葛相信就算眼前这批人有任何的恶意，也讨不到任何好处的。

因此，在被一语道破的震惊之后，葛很快的就释然，而且也自然而肯定的点头道：“是的！”

“那请问族长，那位人类的老师是否叫做亚芠？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面对这个独眼人类有点近乎咄咄逼人的问话，不知怎么的，葛并未感到有任何一丝的不悦，反而觉得就在这问话一出口时，所有人急切而慎重的看着他，彷佛再也没有比他要回答的答案，要来的重要的事了。

受到眼前这些人类重视的态度所感，葛不禁点点头道：“我的老师的确是叫做亚芠没错，只是他现在有点不舒服，所以在一个隐密的地方休息，不适合与外人见面！”

听到葛大方的承认自己的老师就是亚芠，葛前方这群人类，从遥远的精灵大陆赶来与亚芠会合的凯特等死神小队，不禁喜出望外，总算这几天没天没夜的赶路有代价了，但是听到最后，却又听出葛的话意里，表示亚芠现在的状况不太妙，让众人忍不住心中一震，一股莫名的杀气，顿时萦绕在所有人员的心中。

葛等黑阳族人不由的心中大骇，他们完全不知道前一秒还相当和善的死神小队，为何再听到葛的话之后，瞬间变的杀气腾腾，那种有若实质的可怕杀机，在一瞬间将原本炎热的沙漠，变成了冰天雪地般的冰寒刺骨。

面对着这实质般的可怕杀气，几乎黑阳族人个个浑身僵硬，虽然本能的想要抵御这股可怕的杀意，但是他们却又不得不绝望的发现，在这样一股冰冷无比的杀气前，他们别说是做出实质的抵御动作，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反抗心，也在这股杀气中显的微弱，无尽绝望充斥所有人的心中。

而在场，除了发出冰冷杀气的死神小队之外，能够做出反应的，也就只有黑阳一族的年轻族长葛了。

或者因为实力比同族人来的强上那么一点，亦或是从以前他便已经习惯亚芠身上的冰冷气息了，因此面对死神小队所发出的杀气，葛倒还比较自然些。

勉强得出声道：“各位，各位人族的朋友们，请你们先收起身上的杀气好吗？我的族人们实在是承受不起你们的杀气呀！”

边说，葛不禁边暗暗的在心里苦笑着，原本在他认为，自己的族人在经过这段日子以来的奋发锻炼，实力早就已大幅的增长，就算比不过其他大族的精兵团队，起码也差不到哪，假以时日，以亚芠所传授给他的人族精妙武技作为后盾，自己的族人们一定会成为一个菁英团体的。

但是，在见识到死神小队的实力（或者该说连实力都称不上，仅仅只是愤怒下所激发出来的杀气而已），葛这才彻底的了解到，自己以为实力已经大大的进步的族人们，甚至包含他自己在内，距离真正的高手，到底还是有天与地之间的差距呀！

也因为这无意间的感悟，使葛在日后急起直追，屡屡创下了无数近乎奇迹般的成绩，到最后，让葛终于成长为一个完全不会玷污亚芠银月恶魔之徒的名声的超级高手。

不过，或许是因为从最初见面时，死神小队给予葛的震撼太大了，当葛有了真正的实力后，葛念念不忘的，就是想要在自己身边建立起一支死神小队般的菁英团队。

但是直到葛真正着手建立一支仿效死神小队的菁英队伍后，他也才发现到，想要培养出另一支死神小队，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因此，对于自己的老师，葛真是又尊敬又羡慕又妒忌。

事实上，葛并不清楚，这世界上别说是他了，就是叫亚芠自己再度成立另外一支死神小队，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菁英的人员挑选与训练，虽然困难，但是也还不是办不到，只要有心的话，倒不成问题。但是要像死神小队这样，不但个个可独当一面，结合起来，同样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劲旅，而又近乎疯狂的效忠着亚芠，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死神小队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死神小队伴随着亚芠出生入死，他们在帮助亚芠的同时，也让亚芠不知道帮助了他们多少次，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些奇特的际遇、险恶的敌人、诡谲的遭遇，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也唯有在那种在共患难下，生死间所培养出来的情感，让死神镰刀小队威震千古，号称不败。

当然了，这一些事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后，葛才慢慢的体会到，现在单纯而见识浅薄的葛，只是很纯粹的震慑于凯特等一干死神小队所散发出来的杀气而已。

葛此时应该庆幸的是，即使整个死神小队在听闻亚芠目前状况“不佳”，而近乎狂爆时，还有一个女性，尽管同样杀气腾腾，还依旧保有一分细心，也听清楚了葛所说的话！

轰！轰轰！

青天霹雳般，一道道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的水蓝光团，接二连三的往下直劈，那有如天地发怒般的闪电，顿时让盛怒下的凯特等人回过神来，愕然的转头注视着不知何时扬起手来、显然是始做俑者的夜月的身上。

在一阵死寂之后，整个现场炸了锅一样，整个乱起来了。

最先回过神来、同时也最冲动的力奥，最先出口抱怨：“夜月，你干什么？干嘛弄了一个这么大的闪电下来，万一打到人就糟了。”

在力奥抱怨的同时，其他人也已回过神来了，死神小队的人倒还好，只是有点不解的看着夜月，静待夜月给他们一个说法，而葛的黑阳族可乱了。

在突然遭遇这等恍如天灾般的打击，惊慌失措的黑阳族人可是乱透了，在本能的驱使下，大多数人不由分说的一哄而散，找到城墙角等地点，窝了起来，还心有余悸的往天上探头探脑。

少部分人比较大胆，在这一场闪电过后，纷纷拿出了自认绝佳的防御架势，心神不定的望着头顶上那片晴空，就怕下一秒会有第二波霹雳打下来。

看着族人的表现，葛心中真的是百味杂陈，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才是！

忍不住哀叹了一口气，葛转身抬头看着夜月，虽然感觉不出夜月有任何的恶意，但却也同样的对夜月举动不解。

面对众人的注目，夜月还是一副古井不波的模样，淡淡的说道：“小妹知道大家很生气，不过也别把气出在这些魔族的小朋友身上，人家可是经不起大家的杀气折腾！”

众人错愕的瞪着夜月，没想到夜月搞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动静来，竟然纯粹只是为了提醒大家这件事。

虽然说有点太过火了，不过凯特等人扪心自问，平常大家一个个跟木偶似的，但打架时却一个比一个冷静，偏偏一遇上头儿亚芠的事，哪一个不是化身火药桶，一点就炸？

刚刚若不是夜月突然来上这么一手的话，恐怕这时大家都已被怒火给冲昏头了，到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谁也说不准。

不过，被夜月这么一打岔，众人倒也化解了初次见面的陌生与尴尬，而死神小队等人也才真正静下心来，听葛说起他遇见亚芠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葛从奴隶营中逃出、被人追杀、遇见亚芠获救开始说，一直说到亚芠收他为徒、并且有意无意帮他建立眼前这支黑阳族、然后受到比里汍部族与爱浓部族联军围攻、亚芠出手解困等等。

他还一直说到亚芠受伤、贪狼星出现，足足说了快半个小时，才总算将他所知道的一切交代完毕。

而同时，凯特等人也才晓得为什么刚刚初见面时，葛会说亚芠不妥了，事实上从葛刚刚的叙述中，说亚芠不妥似乎还说轻了点，能够让亚芠连续昏迷好几天，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妥，就能够形容的。

不过在担心之余，凯特等人倒也替亚芠感到开心，毕竟亚芠当初来魔族大陆时，他身上的状况可从来没瞒过死神小队的任何人，除了当时正在接受治疗的凯特等人之外，力奥与夜月等人全晓得那段时间是亚芠最不稳、同时也是最不安全的时候。

没人可以肯定与贪狼星完全融合的亚芠，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变化，太始推测不了，就连亚芠自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要不是亚芠极力的要单独前来魔族大陆的话，力奥、夜月等人根本不想让亚芠如此冒险，不过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听葛的叙述，贪狼星如今已经完美的与亚芠分开来，总算解决了亚芠身上最大的隐忧了。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赶快去见亚芠吧！就算亚芠现在正在昏迷当中，能够看到亚芠完好，也才能够让众人真的放下心来。

彼此默契的互望了一眼，还是由凯特为代表发言道：“那么葛，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去看看头儿？”

听到凯特的要求，葛心中不禁一阵为难，虽然说他现在几乎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确定眼前这批人，应该是亚芠的部下没错，也应该没有任何的恶意才是，只是，亚芠目前的情况，却让葛完全不敢冒上任何一分险，葛着实相当难为。

不过，换个角度想想，他们如果真的来硬的话，他也没有这个能力阻止他们，而且凭他们刚刚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也不需如此低声下气的请他带路，权衡利益得失，葛终于下定决心，点点头，要带凯特他们过去了。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们几个，难怪搞出这么大的一个动静来！”

就在此时，忽然一阵懒洋洋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其实声音一入耳，熟悉这种传递方式的众人立即晓得，他们并不是真的“听到”了，而是声音的主人直接将意念传入众人的脑海，化成众人听的到的“声音”。

众人惊讶的转过头去，不知何时，在古城半毁的城墙下，一只看起来威风凛凛、但神态却出奇的懒洋洋的金色巨狼，正站在那望着众人。

看到这只巨狼，众人不约而同的叫道：“贪狼星！”

不同的是，葛会惊叫，是因为这只被朱雀称为老师半身的贪狼星，打从老师昏迷后，便寸步不离的守在老师身边，除了自己之外，谁都不让靠近老师，葛完全没有想到，贪狼星会主动离开昏迷的老师出现在这里。

而凯特等人不用说了，见到等于是亚芠化身的贪狼星，他们心中的兴奋是不言而知的，叫声里

当然充满着不敢相信的惊喜，而冲动的力奥，已经忍不住的一个飞越，来到贪狼星的面前，两手一张，揽住贪狼星的脖子，大笑道：“好家伙，见到你真好！”

能够再见到跟亲人一样的死神小队众人，贪狼星的欣喜，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对于力奥忘形的亲腻搂抱，贪狼星倒也没什么拒绝，只是忍不住嘟囔道：“真是的，太热情了吧！”

听到贪狼星有意无意传递过来的嘟囔声，力奥脸上不禁一阵火辣辣，放开了贪狼星，嘿嘿嘿的傻笑起来。

直到现在，将力奥与贪狼星的表现看在眼里的葛，也总算真的是放下心来，有什么比眼前的情形，更能够说明这批不请自来的人类，与自己老师的关系呢！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四章 再战沙场

第三部 第三十四章 再战沙场

作者：手枪

热情的拥抱之后，贪狼星这才忍不住的问道：“凯特，你们几个的伤都好了吗？太始不是答应说，要把你的眼睛治好吗？怎么你还是个独眼龙？还有，怎么你们都来了？”

听着贪狼星传来接二连三的询问，凯特微微一笑，丝毫不见慌乱的徐徐回答道：“小星，谢谢你的关心，我们的伤都好了，而且比以前还要来的强壮！”

随即摸摸脸上的眼罩，凯特带点苦笑道：“我的眼睛嘛！因为受伤太久，太始说我的什么视神经已经完全坏死，无法治疗，所以它弄了点特别的方法帮我治，副作用是有点不太适合见人，所以我暂时遮起来，必要时才会揭开来。”

贪狼星则点点头，想必所谓的特殊的方法，一定是远古时代的技术，至于为什么不太适合见人，贪狼星虽有点好奇，但倒也不至于当面要求凯特揭开来看看！

接着，贪狼星又听到凯特续道：“至于说怎么会过来，这说来可话长了！”

随着凯特的解释，贪狼星这才晓得凯特他们来到这恶魔大陆的前因后果。

原来在当日，伤愈之后的凯特等人，在太始主动透露有关古代幻兽卵的秘密后，便会合力奥、夜月等人，藉着太始的威望，在半强迫式的号令下，让整个精灵族全体总动员起来，花费了大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将太始所看顾的大部分古代幻兽卵，完全挖掘出来。

在完成了这一项浩大的工程后，依太始原本的意思，是想要将这数量高达百万的古代强力幻兽卵，第一时间运回奇武大陆，以求在最快时间内，提升人类的实力，尽早完成对抗外星种族攻击的战备。

但是，最后却出了一点点小问题，而使太始不得不改变这个计画。

当然了，这个小小的问题，便出在太始心目中护送这批古代兽卵最佳人选的死神小队身上。

出于个人私心作祟，在完成挖掘古代兽卵之后，在太始的指导下，凯特等死神小队几乎全数换上了太始所守护的兽卵当中最强的古代幻兽，大大的提升了凯特等人的实力。

但是太始却没想到在完成幻兽的替换之后，凯特等人却翻脸不认人，完全不理会太始要求他们护送兽卵回去奇武大陆的要求，反而转过来威胁太始，要它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送到亚芠的身边。

在百般劝解无效之下，无奈的太始只得改辕易辙，派出一批精灵族所组成的队伍，与北斗组织部分人员配合，护送这批兽卵回去奇武大陆，交给血兽皇，而凯特等人，则搭乘青龙转往魔族大陆。

就这样兵分两路下，凯特等人在青龙快速的运送下，很快的就来到了魔族大陆，不过因为青龙怕自己形迹显露，造成恐慌，因此仅仅把凯特等人带到魔族大陆的海岸边，便让凯特等人前往朱雀所透露的亚芠所在地。

心急与亚芠见面的凯特等人，怕会节外生枝，因此一路走来都是露宿在荒郊野外，也是魔族大陆地广人稀，凯特等人始终不曾与魔族人照过面。

好不容易，花了五天的时间，终于穿越过荒凉的死亡盆地，来到青龙转述的、朱雀所说的亚芠所在的那处荒废古城，而那已经是葛所属的黑阳一族与比里汍部族及爱浓部族大战后的第三天了。

来到古城之后的凯特等人，意外的看到了在这荒凉的古城里，有着无数传说当中恶魔形象的可怕生物，不断的进出，应该就是所谓的魔族了，而且最叫凯特他们无比惊讶的，却是他们还看到了在古城外，正有一大群看起来相当健壮的魔族人，正有板有眼的作着正拳架势的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凯特等人终于确认，目前盘据在这座古城里，而且还做着看似简单、但却蕴含相当威力的正拳锻炼的这些魔族人，肯定就是朱雀口中所说的，是他们的头儿亚芠所收的学生葛，所创立的黑阳族了。

既然已经确认对方的身份，肯定对方是自己人，因此凯特等人也就大大方方的在城外现身了。

不过由于急着要知道亚芠下落，凯特等人却忘了换种方式出现，以他们那种诡异的方式，差点就引发了葛等人与他们的战斗，不过，现在这个顾虑也随着贪狼星的出现，而烟消云散了。

好不容易说完了这段日子以来的遭遇，这次换凯特迫不及待的询问起贪狼星道：“小星，既然你在这，那头儿呢？刚刚葛说头儿的状况不妙，到底头儿是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是受伤了？”

贪狼星带笑道：“不用那么急，受伤是不假，不过只是一些皮外伤，这几天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没什么大碍！

“至于说不妙嘛……”

“到底哥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小星你就别卖关子了好不好！快说啦！”

看到贪狼星有点保留的模样，一旁的夜月哪还有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简直像个要不到糖的小女孩，直接扑到贪狼星面前，拉着贪狼星脸颊两块皮肉，连连拉扯着！

被夜月拉的不禁呲牙咧嘴的贪狼星，连连喷气，头也直晃，同时大叫道：“别扯别扯了，我说就是了！

“其实，他也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这段日子实在太累了，所以这几天一直昏睡，连我都叫不醒他，真的没什么问题！”

好不容易摆脱了夜月纤纤小手的虐待，对于这个永远是调皮小妹完全没辄的贪狼星，怕夜月又来上同一手，边解释还边忍不住的强调起来！

听到贪狼星再三强调亚芠真的没事，只是在昏睡而已，死神小队，包含葛在内，所有人全都松了一大口气，没办法，谁叫葛与贪狼星实在不熟，加上贪狼星看起来又似乎是有那么一点……凶恶，因此葛实在不太敢问的太详细，只是试探出亚芠没什么大碍，也就不敢再问下去了，如今，总算是托了夜月等人的福，让他真的安心了！

安心之余，夜月又忍不住的娇嗔道："既然大哥没事，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去看看他？小星你放心，不会吵到大哥的！"

贪狼星一愣，大头连点道："当然可以了，不过……"

看到夜月的脸色又是一变，贪狼星也不敢再卖关子，直接道："不过现在这时机恐怕是不太适合！"

众人一疑，不知道贪狼星为什么会这么说？

随即又听到贪狼星懒懒的说道："你们还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呀！"

听到贪狼星这句话，所有人不禁一愣，对贪狼星这没头没尾的话，众人纷纷转头注视着贪狼星。

坐在炙热的沙地上，贪狼星悠闲的摆了摆长尾，平淡却又语出惊人的说道："刚刚，我接到九尾的通知，东边三十里处，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群人，大概有三千人吧！

"九尾说，他们个个杀气腾腾的往我们这个方向奔驰而来，似乎不是什么好路数。"

贪狼星挑明道："刚刚我接到在外围警戒的五小通知，现在正有大批人马往我们这个方向过来，大概在过半个小时就会来到这里，看起来，应该是之前来围攻葛他们的两个势力当中的一个，先一步派人来报仇了。"

一听到贪狼星的话，黑阳一族的人不禁倒抽一口气，三天前的被围攻，还历历在目，他们自然知道自己这一方与五大部族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能够在三天前活下来，而且还几乎没什么损失，全仗亚芠以及贪狼星的福，只是他们完全没想到人家竟然这么早接到消息，又派来大批人马来报复了！

一旁的凯特忽然出声道："小星，对方有多少人？你打算怎么做？"

已恢复理智的凯特，从刚刚一见到贪狼星之后，便一直没有出声，虽然说他也打从心底相当高兴能够再见到贪狼星，但他更惊奇的是，透过了夜月他们与贪狼星之间的交流，他发现到一件事，那是一件如果说出来的话，会让人无比吃惊的事。

从刚刚开始，不论是贪狼星主动还是被动的交流，凯特越看越觉的贪狼星此时完全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给凯特的感觉，就像太始一样，是一个充满着智慧的生物。

不过与太始不同的是，当初太始与众人交流时，太始便是如此，而凯特则是深知以前的贪狼星，其实是亚芠的分身的一个存在，并非没有灵性，只是那时的贪狼星更像一个幻兽，而不是现在，好像在面对一个人那样。

而且，凯特更是隐隐的从贪狼星身上，感觉到了与亚芠类似、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压迫感！

这种压迫感相当的微弱，但却又可以说相当的清晰，这让凯特有种奇妙的感觉！

也让他联想到，当初亚艾寄托在贪狼星时给他的感觉，因此，凯特才会不发一语的观察着贪狼星！

注意到凯特那与众不同的眼光，贪狼星稍一思量，便了解到凯特心中的思虑，它赞许的望了凯特一眼，私下送出一道传讯道：“凯特，不用怀疑，在你面前的我，真的是我没错，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

收到了贪狼星私底下的联系，凯特的脸上，终于浮现出古怪的笑容来了，他相信贪狼星不会骗他的！

而对于贪狼星的话，反应最激烈的是葛，只见葛闻言，不禁整个跳了起来，震惊道：“难道他们的报复，这么快就来了？”

贪狼星点点头，淡淡的说道：“看来是没错了，毕竟从昨天开始，几个小家伙已经打发了不少人马，而这批人是它们这几天来所见到人数最多、同时也是最强大的一批人。

“前几次的人，应该是上一次的逃兵，或者是这次来袭队伍的前头探子吧，而且听九尾说，它还感觉到当中有个家伙，比三天前的那两个斗神，还要来的更强大些，让它不敢轻易的靠近。”

看到葛震惊的模样，凯特等人不禁面面相觑，虽然相当不解，但是长年的战斗生涯所产生的预感，却让他们敏锐的嗅出，这炎热的空气当中，似乎开始产生一丝丝不祥的血腥味道来！

力奥已经忍不住的问道：“小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贪狼星忽然露出了一个嗜血的微笑，慢慢的说道：“几天前，葛这小子办事不牢，吸引了一批人马过来，打击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势力，被亚艾跟我两个给打发了。

“不过因为出了点意外事故，所以有不少家伙跑了，现在摆明了就是人家带人来报复了，只是不知道这次来的，是哪个势力的就是了。”

贪狼星说的很简单，但是倒也能够让凯特等人了解个大概，虽然对于贪狼星最后那句话有点疑问，不过说起打架这回事，死神小队大概还没怕过谁就是了。

不等贪狼星或是葛说什么，凯特已经抢先道：“既然这样的话，那夜月，你带几个弟兄在这里保护好头儿，我跟其他人去打发那些家伙！”

夜月点点头道：“也好，这里毕竟是沙漠地带，不是我最擅长的水系魔法发挥的所在，我就在这里保护大哥好了，凯特你们要快点回来，不然等一下搞不好大哥就醒了，也说不一定！”

听到凯特以及夜月这轻描淡写的应答，彷佛是不将来犯的敌人看在眼中，葛这下可急了。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敌人，但是葛不用想也知道，既然是上一场战斗的敌人引来的，想必对方这次来的虽然仅仅只有三千人，但肯定是高手无疑，那凭眼前这些人，哪里能够应付的了？

正想要说些什么，一旁的贪狼星瞥了葛一眼，出声道：“对了凯特，既然要对付那些家伙，那就顺便带葛一块过去，让他顺便瞧瞧团体的战斗是怎么个一回事，别像上次那样乱无章法的，丢了亚艾的脸！”

听到了贪狼星这么说，对于亚艾为什么会收下葛这个徒弟的主要目的，凯特多少也是有点了解，因此对于贪狼星的建议，凯特也怎么反对，虽然说这会造成他以及其他人不少的困扰，毕竟葛再怎么说，在他们的眼中还是一个相当低的低手，带他上战场，还要派人来照顾他，免得

葛出什么意外！

既然已经决定了人选，贪狼星也不再说什么，只是朝着夜月道：“夜月，要不要去见见亚芠？”

对于贪狼星的邀请，夜月哪里会不好的，连忙对凯特挥挥手，随手指了几个人招呼一起过来后，便兴奋的跟在贪狼星的背后，往古城里走了进去。

连连拍了好几下差点跟贪狼星等人偷溜进去的力奥，凯特不无恨意的说道：“好了兄弟，头儿还在昏睡，不会跑掉的，先去把那些个不开眼的家伙给解决掉，等一下再去看看头儿吧！”

听了凯特的话，力奥不禁朝天发出了一声宛如野兽般的大吼道：“好，那群该死的家伙在哪？竟敢趁着头儿昏迷，来这里打扰头儿休息，还真的是嫌活的不耐烦了，凯特，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事实上，力奥这话也未免有失公允，天晓得亚芠是在这里昏迷，况且之前亚芠跟贪狼星先后还将人家几万人几乎给歼灭了，也难怪人家在这时候跑过来报仇。

不过就算是明知如此，在听到力奥的询问之后，凯特脸上却浮现了一抹相当怪异的笑容，淡淡道：“该怎么做吗？圈上去，全宰了了事！”

听到了凯特的话，一直以来找不到机会插嘴的葛，不禁把自己想说的话给吞了下去，全宰了了事？好霸气好残酷的说法，难道对方那些三千精兵，全都不被这几个人类看在眼中吗？

一时之间，葛望着凯特与力奥、甚至是其他死神小队成员脸上，那姿态不一、但莫名阴寒的笑容，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心里彷佛有个预感，不论来的是谁，恐怕是挑错时间来了。默默的站在沙丘后方，葛好奇的看着一脸懒懒姿态、屈膝坐在砂堆上、正慢慢擦拭着心爱赤红长刀的力奥，心里有点搞不太懂这个身材与他自己差不了多少的高壮人类。

刚刚在古城时，那个叫凯特的人类要分配埋伏攻击任务时，这个叫力奥的人类，就力挺起胸膛说，他要担任主要攻击的任务，而且还拍胸脯说，他不需要别人的协助，而更怪异的是，那个凯特竟然也不反对，还交代说别太用力！

老实说，对于这件事情，葛要不是曾经见识过了亚芠以及贪狼星那种几乎非生物所有力量的话，他根本就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类狂妄到想要单独一人埋伏，突击一支由一个斗神级高手所率领的三千圣族精兵。

在葛的观念当中，这根本就是找死的行为。

但更叫葛欲哭无泪的是，那个叫凯特的人类，淡淡一句丢过来：“力奥，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将头儿的宝贝徒弟，给顺便带过去欣赏一下你的埋伏吧！”

就这么一句话，明明是比力奥还要高上两三分的他，却被力奥一路像是提小鸡般的，给提到这个地方来，这下可好了，他要怎么跟这个狂傲的人类，一起面对一个斗神跟三千精兵？

不过，显然已经没有时间给葛去烦恼了，原本静静的擦拭着手里赤红长刀的力奥，慢条斯理的将手里的白巾收进怀里，站了起来，做出了侧耳聆听的模样。

半晌，力奥忽然咧嘴一笑道：“小子，敌人就快来了，你等会就躲在这砂堆里吧！”

听了力奥的话，葛先是一愣，力奥叫他躲起来？葛只觉一阵气往上涌，忍不住道：“你叫我躲在砂堆里？”

原本将长刀系在背上、正要往左方过去的力奥，听到葛的叫声，顿了顿，转过头来邪笑道：“小家伙，你不想躲也没关系，等一下你就站在这里好了，凯特既然叫你跟我来，表示你应该跟我是同一类的人，你就好好的体会一下我的作战方式就可以了。”

听到了力奥的话，葛心中的火不但没有消却，反倒是越燃越大，忍不住的大吼道：“我的意思是我不需要躲起来，我能够跟你一起战斗！”

力奥一愣，随即一笑道：“哦！这种小场面还不需要你帮忙，你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葛盯着力奥的双眼，近乎咬牙切齿道：“人类，你别瞧不起我，我可是你头儿的徒弟，我是不会躲起来的，我要参加战斗！”

看着葛坚定的双眼，力奥一愣，随即露齿一笑，葛只觉的力奥的笑容中，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轻蔑，正想要在说些什么，下一瞬间，葛忽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浑身一阵激痛，不知怎的，整个人仰躺在砂堆上，然后脖子一阵刺痛，一把赤红的尖锐物，抵在自己脖子上，是力奥刚刚保养的长刀，而长刀则是握在面无表情的力奥手中。

望着面无表情的力奥，葛只觉的亡魂欲冒，难道力奥想要杀了他？

“小子，你仔细听清楚了！”一句阴寒无比的话，从力奥嘴中冒了出来，刺进了葛的耳中、心中！

“小子，别以为我瞧不起你，你当头儿的徒弟才不过几天？学到头儿几层的本事了？

“别小看任何敌人，不要把生死战斗看做儿戏，这是当初头儿对我们说过的话，现在我转述给你听，你以为战斗是一场游戏，是在开玩笑吗？

“倔强可是要看地方、看场面的！你以为凭你现在这三脚猫的本事，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能够有多少用处？

“还是你以为罩着头儿徒弟的光环，我就一定要看照你，任你胡为？

“想要参加战斗，那就努力把头儿的本事学起来，等你有头儿一成的实力，我绝对不会阻止你的，还是你想要现在找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我现在就把你给杀了，省得你等下经不起人家一刀，白白丢了头儿的脸，嗯！”

他是认真的！

望着力奥，虽然没有任何实际上的举动，但是葛就是知道，力奥是在跟他说真的，他如果再坚持要参加战斗，那力奥绝对会一刀解决他，对于这点，葛完全不敢有任何的怀疑，因为力奥的眼神，充分的说明着力奥的认真。

苦涩的点了点头，葛这时候只觉的好恨，为什么自己竟然会这么的弱！

收回了架在葛脖子上的赤红长刀，力奥转身过去，忽然淡淡的说道：“曾经，头儿为了留得自己的一条性命，保护自己的家人，他四处逃窜，面对敌人而转身逃跑，更为了哀求敌人不要伤害自己的家人，而下跪求饶。

“虽然最后还是凭着机变，或者说狡猾，而逃得性命，但是这不能掩盖头儿曾经的弱小，你可曾想过，以头儿的性子是如何的难过而懊恼，但那是头儿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性命的唯一选择！

“还有，头儿当年的那段流亡岁月长达一年！”

葛完全呆住了，就连力奥已经离开了也没有注意到，他从来不曾想过，从初见面开始，一直给他无敌形象的亚芠，竟然也曾有弱小的时候，更别提过他还曾为了保得性命而对人下跪求饶，那是何等的一种耻辱？而且那样的时期，还长达一年？

忽然间，葛不知怎么的，心中的恨火全消，也许，承认自己弱小而避战，比认不清楚敌我优劣而战死，还要来的需要勇气吧！

缓缓的潜入砂堆中，仅留一丝空隙，盯着站在砂堆上的力奥，葛的心中充满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但是双眼却显的前所未有的专注一致。

彷佛已察觉了背后葛的动作，背对着葛的力奥脸上，不自觉的浮现了莫名的微笑，果然是头儿亲自挑选的徒弟，虽然不脱年轻气盛，但是能够认清强弱、不会乱逞英雄这点，也足以说明他的不凡了。

不过……

光凭这点，就要让大家承认他是头儿的徒弟，还太早了些，也罢，就让自己令这个小子认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手！

远远的望着逐渐靠近的众多人影，力奥脸上的笑容慢慢的凝结起来，慢慢的往前走了过去！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五章 赤炎狮鹫

第三部 第三十五章 赤炎狮鹫

作者：手枪

身为爱浓部族三大斗神之一的狂，此时心中充斥着说不出来的悲痛与愤怒，毕竟，任谁听到了自己的亲弟弟在一次平平无奇的围剿流民征战中，阴沟里翻船，意外的死于非命，身为兄长的他，又怎么能够心平气和呢？

不是没有怀疑过为何身为斗神的炎，会死于流民之手，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听着逃窜回来的那些垃圾们，信誓旦旦的说自己的弟弟被一个外来的可怕人类给一拳碎胸，身为兄长的自己，如何能够忍受！

怒火攻心的狂，甚至来不及跟氏长图报告，便狂性大发的领着自己的三千亲卫，捏着一个逃回来的垃圾，往炎身亡之处赶了过来。

只是，怒火冲天的狂，怎么也没有想到，眼看就快要到那个废墟的古城时，眼前竟然会出现一个人类阻道。

望着眼前这个从砂堆后窜出来的人类，尽管心中怒火冲天，但是身经百战的狂，还是眯起了双眼，盯着这个人类仔细的瞧着。

像丢垃圾般随手丢开了手中已出气多入气少的领路族人，狂已经不需要他的领路了，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杀死自己弟弟的仇人了。

凭着长年的经历看来，狂轻易的感觉出，眼前这个人类很强，真的很强！强到跟自己弟弟的实力堪称是半斤八两。

望着眼前这个人类，狂只觉的眼前的一切，逐渐的变红起来。

他很了解自己的弟弟，他的弟弟炎是整个大陆上公认的天才，最年轻的斗神，但就因为炎的天份很高，所以难免傲视一切，对于炎傲气的性子，狂早已经不知道劝告他多少次了，就怕他会因为傲气而吃了亏。

只是狂怎么也没有想到，以往有着自己在旁边看着，尽管炎傲气，但也不曾吃过什么亏，但是这一次，一个小小的扫荡流民，竟然就让炎吃了大亏，而且是那种无法挽回、连性命都赔进去的大亏！

此时在狂的心中，主观的认定了，一定是自己的弟弟炎过于疏忽，而失手在这个实力并不差的人类手中，压抑多时的仇火与愤怒，冲击着他的理智。

浑然不知阴错阳差的被狂认定了是杀死其弟炎的凶手，替亚芠背了好大一个黑锅的力奥，带点好奇的，望着眼前这批魔族人。

最吸引力奥眼神的，当然就是站在所有魔族人面前、浑身散发着赤红斗气与可怕杀意、面目扭曲的狰狞的高大魔族人。

力奥有点摸不着头绪的感觉，虽然说他是专门来找麻烦兼宰人的没错，但是怎么会一见面，就像是见着了生死大仇那样，冷冽的杀气弄得他浑身鸡皮疙瘩全冒出来了。

望着眼前这个杀气腾腾的家伙，力奥心中暗暗苦笑，看来今天他得做赔本生意了，眼前这家伙在实力上摆明少说高他个一两班，平常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现在看人家杀气腾腾的模样，力奥哪里不叫苦，看来今天他可有的受了。

唉！刚刚还教训那小子，要懂得量力而为的道理，现在恐怕自己就得在他面前上演一个最佳的反面教材了。

反手拔出了背后的赤红长刀，力奥冷冷的往下一话，尖锐的刀风顿时在松软的砂堆上，画出了长长的一条刀痕，不经意间泄漏出来的实力，顿时让狂一方以及背后的葛，眼中瞳孔一阵急缩。

发出了一声彷佛是受伤猛兽的疯狂吼叫声，大手一挥，狂背后的亲卫们不约而同的也同时发出了刺耳的吼叫，往力奥冲了过去。

望着不断靠近的魔族亲卫们，一边扬起了手中的赤红长刀，力奥不知怎的心中突然想到，对方刚刚那一声不知道是不是在喊杀？还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乱吼一通？

语言不通，还真的是不方便呀！就连想要耍耍嘴皮子拖点时间，别那么快喊打都没办法，看来今天真的是惨喽！

长刀举到最高点，伴随着一声如雷般的大喝，一道赤红、如同最美丽的月牙，顺着长刀挥舞之势，紧贴着地面飞驰而去。

面对力奥这光看就觉得恐怖的庞大月牙刀气，攻击路线上的魔族亲卫们，连忙往左右两侧闪避，总算在千钧一发之际，闪过这恐怖的刀气的袭击。

但是后头的人，可没有前头的人那么幸运了，一方面是力奥的刀气相当迅捷，二则因为攻击的目标仅力奥一个人，使亲卫们的攻击面无法展开，过度拥挤之下，使距离力奥较远的亲卫们，受到或轻或重的伤害。

虽然是试验性质，但是看到自己这道刀气，竟然仅让七八个魔族亲卫没有再战的能力，力奥不禁心中一悚，看来，他还是太小看魔族人了，眼前这些魔族才是魔族当中真正的菁英，否则凭他刚刚的刀气，以往少说也有数十个人经不了的，哪里像现在这样，才不过几个人还没能杀入人群便被击毁。

之前看到葛所属的部属所估算出来的魔族人的整体水准，恐怕算不得准，与眼前的比起来，说的严苛点，几乎连帮人家擦鞋子都不够格。

不过力奥所不知的，之前他固然是低估了魔族人的能耐，现在又何尝不是高估了魔族人的本事，要知道，能够担任狂这个斗神的亲卫，那可都绝对是千锤百炼出来的高手，可不是随便一个魔族人可以滥竽充数的。

换而言之，能够有眼前这样水准的魔族人，其实也仅是少数罢了！

“凯特呀凯特！兄弟我这次可看你的了，万一你没个好安排的话，恐怕你兄弟我这一壶可喝不完呀！”

有点苦中作乐的，力奥心中忍不住暗暗叨念起，要他来这里拖住来袭魔族人注意力的凯特，这个时候，他可有点怕凯特他们不能够及时来救他。

想归想，但力奥手里可不敢怠慢，在魔族人受到他发出去的刀气影响、而攻击的队伍有点骚乱的同时，力奥已经大喝一声道：“赤炎狮鹫，合体攻击型态！”

力奥一声令下，力奥一身紧身的武士服瞬间粉碎，同时间，一只身长五公尺、高三公尺、鹰头狮身、背后一对横展足有十公尺之钢骨铁羽的怪兽，取代了力奥的位置。

怪兽的身影在出现的同一瞬间，又诡异的缩小起来，一眨眼间，怪兽又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比力奥要高出两个头、胸前有一个狰狞威猛的赤红鹰头、手脚处是可怕利爪的人影，他浑身上下包裹着一个像羽毛、但却又坚硬的羽状物构成的魁梧甲胄。

同时在他两肩处，是一对延伸向外展的巨大火红羽翅，正不断的上下拍动着，激起了漫天火红热焰与风沙，令人几乎无法看清这人影的面貌。

但就算没有这对羽翼从中作梗，也没有人能够看的清楚这人影的面貌，因为这人影的真实面貌，早已笼罩在翔鹰状的全罩式头盔中，仅能从那深红的片状眼罩中，略一窥那足以焚湖煮海的火热斗意。

狂的双眼再度缩小起来，从这个怪异身影右手上那支与现在身型无法匹配的赤红长刀上，狂确定眼前这个怪异的人影，就是刚刚的力奥没错。

但是怎么可能，从刚刚那突然出现的怪兽身影，以及现在从力奥身上散发出来的、较刚刚还要来的大上一倍的压迫感，难道这就是人族传说中的幻兽铠吗？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能够在瞬间提升一个人的实力，让一个原本实力远差于自己的人，一瞬间就让自己再无自信能够单独收拾对方？

就在狂心中惊疑的同时，力奥心中同时也在暗暗叫苦着！

表面上力奥现在看起来，实力好像提升的相当大，但是实际上力奥自知，他也不过是三秒钟的高手罢了！

要知道，他现在这身赤炎狮鹫铠，可是当初太始亲自依照他的体质与个性，为他从太古幻兽当中挑选出来的，专门为了战斗而诞生的攻击型幻兽。

当初，太始便已经对力奥说过，别看这赤炎狮鹫威力无俦，甚至能够在着铠之后将力奥的实力提升两三阶，但正所谓有其利，必有其害。

因为这赤炎狮鹫，是太古时期专为战斗而诞生的幻兽，在威力强大的同时，所需的能量同样也很吓人，对于现阶段的力奥而言，并无法提供这等同于圣幻兽阶级的赤炎狮鹫足够的能量，更别提要用赤炎狮鹫来进行实战了。

而且更糟糕的是，身为太古幻兽的赤炎狮鹫，与现今的幻兽相较，威力虽然大了许多，但是在灵性上就差上许多，与其说赤炎狮鹫是幻兽，倒不如说它是太古时期的生物系战斗兵器，没有能量的供应，根本就动不了，当然也不会像现今的幻兽那样，如果与主人的感情够深厚的话，幻兽还会主动的提供主人各种帮助。

赤炎狮鹫压根就是有多少能量，发挥多少本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比不上力奥原有的幻兽。

自知以现在的能力，顶多就能驱使赤炎狮鹫不到十分钟的能力，这还是没有使用大绝招的前提之下，力奥这个时候真的是暗暗祈祷，凯特能够感应到他已经唤出赤炎狮鹫来，赶快来帮忙，不然超过十分钟，那他会很惨，相当的惨！

一边心里暗暗的碎碎念，力奥一边趁着众魔惑于他铠化赤炎狮鹫的短暂停顿，快速的将手中的赤红长刀，横置于两掌（爪？）之间，然后往中间一合，诡异的将赤红长刀完全的融入两掌之间，消失无踪。

然后，在众魔还没完全回神的瞬间，突然两手五爪一张，原本就锐利的双爪上的爪子忽然爆长，双爪涨大三分，赤红的爪子更长达十五公分以上。

往前一扑，右爪往最靠近他的一个魔族人头上一按，往下一划，竟如刀切豆腐般，完全无视魔族人那一身强横的肉体与坚硬的鳞片，将那魔族人分成了六片。

力奥心中暗喜，赤炎狮鹫果然如太始所说的那样，具备融合各项武器并加以强化的能力，光看赤红长刀所化成的利爪，毫不费力的就将魔族人给切片，就知道太始所言不假。

不过这融合强化武器的能力所耗费的能量，也相当可观，足足用掉了他现在超出五分之一的真气，还真贵呀！

心中一边挑三捡四的评估着，力奥下手可完全不慢，在众魔族人完全回过神来之前，已经有九个人惨遭力奥切片的下场。

看到同伴被力奥这看来比他们魔族还要恐怖的身影给随意切割，魔族人这下可炸了锅，一窝蜂的涌向了力奥，手中各式各样的武器，全数往力奥身上砸了过去，反正现在铠化后的力奥体型大的出奇，随便砸都中，连瞄准都不用。

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力奥这时真的有点后悔没有向凯特那样急速如风的身法，双手利爪虽然威力无双，但是不善用爪的他发现，自己擅长的拳法根本就无法让双爪发挥出最强大的威力来，更惨的是，长过头的利爪让他想用拳都不行，看来他可打错主意了。

事到如今，力奥只能凭着一身强横的赤炎狮鹫幻兽铠，一刀换一爪的方式蚕食周围的敌人，同时力奥也庆幸的发现到，原来自己双肩的巨大双翅也不只是摆着装酷用而已，还能够充当两面大盾牌，灵活的替他档了不少刀剑的攻击，不过缺点当然也一样，耗费的真气也是不少！

相较于暗中叫苦连天的力奥，袖手旁观的狂，则是紧紧的皱着眉头，观察着在自己亲卫当中，如入无人之境的力奥，残杀自己的手下，到目前为止，他还看不出来力奥这身赤炎狮鹫幻兽

铠，到底哪里是弱点？

而埋在砂堆当中的葛，则是目瞪口呆的望着威风凛凛的力奥，今天他总算是开了荤，真正见识到了人类所谓的幻兽铠。

尽管葛并不晓得力奥这身幻兽铠，可是专为战斗而开发的幻兽，是属于那种就算给他，他也还养不起的圣幻兽，但是不能否认的，那种强大的威力已经令葛一辈子难忘！

望着力奥的模样，葛这时候忽然强烈的思念起朱雀来，或者该说葛强烈的思念起朱雀答应要送给他的幻兽来！

“呵呵！兄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拿出自己的压箱货来了呀！”

就在交战与旁观的三方，各自若有所思的时候，一阵清越的声音，突然传遍整个战场，伴随着声音的，是战场外围突然出现无数个人影，以及不断倒下的魔族亲卫们的身影。

一个硕长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力奥的身旁，双手连挥，一瞬间发出了七八道淡青拳风，将力奥周围清出了大半的空间来，暂时解除了力奥遭受围攻的窘境，仔细一看，不是凯特是谁！

重重的喘了好几口气，力奥胸前的鹰头双眼红芒一闪，高大的幻兽铠顿时如融化般，收缩成一袭暗红的贴身武士服，笼罩在满头大汗的力奥身上。

“呼……呼……好你个小子，再晚点过来，我可被狮鹫给吸干了！”

连连喘着气，力奥没好气的瞪了凯特一眼，也不管自己还身在重重的敌人当中，竟然闭上双眼，调节起体内的真气与气息来！

特一瞪眼，扬手连挥出数十掌，淡淡的片状掌劲，将七八个看到力奥闭上双眼而意图偷袭的魔族亲卫，给打的飞出去，一方面解除了力奥的危机，一方面忍不住的抱怨道：“我说兄弟，你是什么意思？怎么忽然不动了？敌人还嘿…小心…敌人还不少呢！”

微喘着气，力奥没好气道：“少叫了！每次都弄这种累活给我，不管了，这次累死我了，让我喘几口气先！”

“哪有在敌人当中休息的，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眼！”

对于凯特的抱怨，力奥根本就是充耳不闻，缓缓的调息着。

“嘿、好家伙！”忽而，凯特大吼一声，一个闪身，直接来到力奥的面前，伸手穿过力奥的右手臂弯，直接袭击力奥后面的赤红身影，爆发出了有如金铁交鸣的巨大声响。

在一拳互击、势均力敌下，凯特与那赤红的身影，顿时往力奥的前后两方倒飞出两三公尺，满怀警惕的相互对峙着。

如此近距离的拳头对抗，惊醒了力奥，让力奥没办法再顺利的调适自己，不禁睁开眼来，哇哇大叫道：“凯特你在搞什么东西？搞的我想喘几口气都没办法！”

凯特一方面警惕的望着力奥背后那个终于忍不住出手的狂，一方面苦笑道：“别说兄弟我没提醒你，你背后那家伙可不好搞，等一下吃了亏，可别怪我呀！”

力奥愣愣的转头望去，映入眼中的是浑身充斥赤炎斗气、面目狰狞又充满杀气的狂的脸孔。

力奥吓了一大跳，直接跳到凯特的身边，叫道：“搞什么？不是高手都要在最后出手的吗？怎

么会三两下就出场？”

凯特笑道：“再不出手的话，他手下就要被咱们兄弟们给杀光了！”

听到了凯特的话，力奥忍不住左右望了一下，可不是嘛！原本死神小队的整体实力，就比这些魔族亲卫们要高上不少，再加上刚刚又被力奥给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被死神小队其他人趁乱下手，解决了不少人，少说也有七八百个就在力奥调息的同时，被死神小队的人给宰了，也难怪狂会忍不住的出手。

而同时隐身在砂堆中的葛，早已经完全看呆了，怎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但是却又在私心里感到相当的羡慕，那要何等的情感的基础下，才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生死相托？

不知道以后自己能否找到一个这样的同伴，像眼前的凯特与力奥这般，能够在战场上将生死完全托付？

且不管葛心中如何的想法，在场中的凯特与力奥表面上虽然谈笑自如，实际上体内的真气，早已疯狂运作，整个战斗神经更是绷的紧紧的，他们丰富无比的战斗经验，分分秒秒的在提醒着他们，眼前这个肯定就是所谓的斗神了，实力比他们可是高了许多，不小心可不成！

但在警惕的同时，凯特与力奥也相当的自信，他们兄弟联手，就不相信拿不下这个斗神！

在没有办法沟通的情况下，力奥、凯特甚至是狂，也没什么好扯皮的，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双方三个身影在同一瞬间动了起来，混在一块了。

吸收了刚刚铠化赤炎狮鹫的经验，这次力奥学乖了，抡起了斗大的拳头，大力神王亲传的神拳，狠狠的往狂的胸口砸了过去，而一旁的凯特则是捡便宜的，运用敏捷无比的身法，在一瞬间窜到了狂的右侧，往狂的右肋攻击。

身为斗神的狂，当然也不是那么轻易的在一照面下，就让力奥与凯特给打中，身外萦绕的赤红斗气在同一瞬间狂燃而起，右脚狠狠的往凯特的胸口一踹，左手则是同时迎上力奥的拳头，与力奥、凯特来各硬碰硬。

不闪不避的力奥与凯特，各自与狂换来了两拳与一拳一腿，拳脚交加的劲气，使三人所在之处恍如轰炸般的，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以及漫天的沙尘。

一招之后，强忍着胸前挨了一脚所带来的气闷疼痛，凯特立即判断出眼前这个狂斗神，是与力奥同类型的人，光看宁可硬挨他与力奥双拳、也要打击他们的作风就知道，狂斗神是属于那种直来直往、硬扎硬打的石头型人物。

他最怕的就是这种硬货色了。

低叹一声，凯特立即改变作法，由力奥为主，与狂硬碰硬，他则是从旁抽冷子下手，不断的朝狂的破绽与要害攻击着。

虽然说力奥与凯特是二对一的与狂交手，不过力奥毕竟在刚刚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面对着狂怒以及实力全盛的狂斗神，一时之间，倒也半斤八两，三个人斗的旗鼓相当。

而葛更是看的不知不觉的从砂堆中站起来，眼前的这场战斗，比起三天前的那一场而言，更叫葛感到震撼。

毕竟比起亚芠与贪狼星的那种非人式的恐怖表现来，心理隐隐觉得自己这辈子恐怕是不可能达到他们那种可怕程度，因此那时的葛除了震撼之外，什么也想不到。

但是眼前上演的这场战斗却不一样，不论是狂斗神也好，还是力奥、凯特也罢，葛清楚的知道，他们的确都是相当可怕的绝顶高手，但是同时也晓得，无论他们再怎么厉害，到底还不脱“人”的一种厉害程度，因此反而令葛感到热血沸腾。

比起亚芠与贪狼星那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力量，葛反倒更能够接受眼前这三人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而且更是心中无比期望着！

从力奥他们三人那种在沙尘中快得令人看不清的战斗里，葛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何时，他也能够拥有眼前这三人这样的实力？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六章 恶魔眠醒

第三部 第三十六章 恶魔眠醒

作者：手枪

略带阴影的房间角落，亚芠身上简单的披了一件黑褐色的兽皮衣服，或者与其说是衣服，倒不如说是由三四种动物毛皮所粗糙缝编而成的毯子，还比较恰当。他两眼无意识的盯着对面的窗外瞧，不知在想些什么？

尽管在这透光不良的房间里，又是在阴暗的角落中，还是可以清楚的看见，亚芠的脸上，毫不遮掩的流露出一抹憔悴神色，一抹不容错觉的苍白顽强，占据着亚芠的两颊。

随着亚芠静静的站立，时间一点一滴慢慢流逝，不知过了多久，远远的，一阵欢乐的吵杂声，从屋外传进了亚芠的耳中，没过多久，趾高气昂、一身傲气的贪狼星，慢慢的走进了亚芠的房间。

本能的看向屋内的床铺，发现到原本应在的身影，已经不在了，贪狼星一愣，连忙转头往房间四处看了起来，看到亚芠好好的站在右侧的墙边，贪狼星不禁松了一口气，慢慢的走到亚芠身边，一如往常般的，紧依着亚芠坐下来。

无神的双眼，焦聚开始凝聚起来，半晌，似乎已经完全恢复神智的亚芠，忽然淡淡的开口道：“我睡了多久？”

“八天，正确来说，是七天八夜！”

获得来自贪狼星的答案，亚芠只是淡淡的点点头，旋即又陷入沉默，整个房间又充斥着无声的黑暗寂静。

似乎是无法忍耐这种静默，好半晌，贪狼星才没话找话的问道：“你怎么不多休息一下，你现在的状况……”

没等贪狼星说完，亚芠截口道：“我知道，刚刚我已经自己查探过了。”

听到亚芠的回答，贪狼星古怪的看着亚芠，眼中不自觉的流露出了一点担心的意味，有点犹豫道：“那你怎么会……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的样子？”

“其实，你只是因为在灯枯油尽的情况下，突然的超量吸收了朱雀的能量，巨大的反差，导致你就像一个吃太饱的人，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体内的超额能量，所以暂时无法运用功力，如此而已……”

“但是，怎么你看起来好像很沮丧？我都被你给吓一跳了！”

亚芠淡淡的道：“我是在回忆！”

“回忆？”

贪狼星古怪的看着亚芠，虽然说现在亚芠暂时无法施展自己的功力，可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可以让亚芠如此忘我的回忆到连它进来都没发现？

亚芠淡淡的一笑，补充道：“我是在回忆昏迷前的一刻！”

贪狼星先理解的点点头，但随即头上两只耳朵直直的竖起，仿佛不敢相信所听到的话，古怪的看着亚芠。亚芠点了点头，特别强调的说道：“就是你想的那样，最后那一刻！”

贪狼星有点干涩的说道：“你是指……‘绝对无敌’的那一刻？”

随即，贪狼星像吃了炸药般猛的跳起来，转身来到亚芠面前，死盯着亚芠的脸，无比兴奋的问道：“你有回忆到什么了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侯、什么地方、什么人开始，在高手之间（至少是与奇武大陆十大高手的水准齐平的高手当中）流传着一则神话、一个传奇、一个谜！”

在传说当中，不管是练气士，抑或是魔法师，当修练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会遭遇到某种极限瓶颈。

这种极限瓶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高原现象，而是一种抵达人体最大极限后、受到先天限制的一种无法改变的极限。

但是，在传说中也提到，如果有人可以超越了自己天生的限制的话，那么超越极限以后的成就，将令人无法想像。

曾经有人猜想，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究竟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是具有移山倒海般的威能？

永生不死的生命？

神一般的存在？

……

但是，不管是作何猜测，对于这样的一种超越极限存在的感觉，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论点。

那就是一一绝对的无敌

为了这个所谓的绝对无敌的境界，数千年来，几乎是所有拥有着不可思议成就的高手们，无一例外的隐居山林，所求的无非就是超越自我极限，获得那无敌境界。

当然了，如果光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根本是不可能会拥有着令历代杰出高手们疯狂痴迷的资格的。

实际上，是当这些高手们修练的阶层越高，获得的成就越大，他们就越能够感受到在冥冥中，

仿佛有着一个不可思议的遥远境界，在等着他们的靠近，越是功力高深的，就越能清楚的感受到，驱使着无数的菁英们前仆后继的追寻着那虚无的幻影。

但是话虽如此，历代以来，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真正的达到了那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毕竟，先不提那个从不曾有人到达过的虚无飘渺的奇异境界，光是一个如何达到自我极限的境界，就不知道让多少个高手死不瞑目了。

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每一个修练到自我极限境界的高手，若想要更进一步，那真是难如登天。

况且，如何去确认自己到底是真正达到了自我先天极限，抑或只是另外一个高原情况，这恐怕没有人可以判断得出来。

再则，所谓的自我先天极限所在，便是个人自我的极限所在，既然已经是极限了，那又有何突破之言呢？

但也正因为这千古难解之谜，使无数的高手贤人前仆后继，追求这那明知虚幻、却又不可恩议的目标。

而现在，这个虚幻的境界，在亚芠的身上已经不再是虚幻，而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存在！

与历代高手不同的是，天生具备了他人所无法拥有的超强精神异力的亚芠，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吸收了无数的绝学，而独树一帜，发展出自我特色的武学、魔法。

在资格上，亚芠一点也不亚于其他宗师级的奇武大陆十大高手，甚至比他人要来的更加得天独厚。

虽然这并非亚芠所要的，但却是造就了今天亚芠骇人实力的根基。

而且亚芠在当年，又曾经经历了土元素几天几夜的激发潜能，这使亚芠比其他高手更占便宜的是，受到潜能激发的他，具备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而且是最有资格登上个人先天极限所在的人。

而更重要的是，在亚芠的身边，还有着一只由太古时期生化科技最精华凝聚而成的兽王太初一一贪狼星。

几次离奇的经历，与贪狼星在肉体、精神上融合、分化，更是不断刺激着亚芠的实力飞涨。

先天的资质、种种特殊经历、与贪狼星的彻底融合等等，每一次，都把亚艾的力量推上了另外一层颠峰，使亚芠以不足二十五岁的年纪，就能够与那些活上两三百年的十大高手并肩看齐。

而且，亚芠比起其他的高手来，更加令人羡慕的是，他的身边还有堪称这个地球上最不可恩议的生物一一太始的存在。

有了太始的存在，透过了几乎无所不能的太始，亚芠早在精灵大陆上的时侯，便已经彻底的了解了自己身体的情况，也透过太始，学会了许多早已经无人知晓的学问。

在这些根基之下，那自古以来传说中的神秘虚无境界，已经在亚芠的面前揭开了神秘面纱，对亚芠而言，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而事实上，当初亚芠那种由精神异力所支配的、绝对理智的情况，就是一种绝对无敌的情况。

或者说绝对无敌还太早了，但是起码在绝对理智情况下的亚芠，是不败的，绝对不会让自己陷于失败的情况之下，正是亚芠绝对理智情况的最好注解。

除此之外，亚芠也曾经不止一次在那种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依靠着本能的发挥，而展露出令人不敢置信的能力，进而使亚芠脱离了险境，这也可以说是亚芠某种得天独厚的“绝对无敌”的一种表现。

但虽然说，明知道自己偶尔在极限状态下会被逼出来可怕的威力，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往事后亚芠却对于当时没有一点的记忆，这使亚芠相当的扼腕，毕竟，他真的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那个神秘的极限之外的境界。

但是，这一次似乎不一样了，对于八天前曾小露出来的那种绝对无敌的情况，亚芠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的记忆在，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与亚芠共同分享着经验与记忆的贪狼星，在面对着亚芠，才会显得如此的激动与不可思议！

看着贪狼星毫不遮掩的流露出兴奋、激动与好奇的神情，亚芠不禁轻轻的笑了一下。

实在很不可思议，明明都是具备了同一个人格与记忆，但是相较之下，本尊的他，就显得老成冷漠，而新生的贪狼星，却是那样的活泼，难道身躯的不一样，对于精神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吗？

不自觉的将这个疑惑埋藏在心中深处，微微的抬起头来，亚芠眼中，再度的失去了焦聚。

仿佛是叙述着一场的梦吃般，他缓缓的说着：“刚刚，我醒过来之后，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贪狼星忍不住的插嘴道。

对于贪狼星的插问，亚芠恍若未觉，继续轻轻的说道：“很怪异的，我知道我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在我的脑海里面，似乎还正在作梦般，正不断的上演着当初我昏迷过去后的事情。

“一方面，我相当清楚的知道，那个时侯我其实是在毫无意识当中，另一方面，我却又可以感觉到，其实我正处于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清醒！”

“对！就是清醒没错！”

似乎当时给亚芠的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亚芠现今明知是在与贪狼星分享那时侯的感觉，但是亚芠却还是几平陷入了自言自语当中。

“脚边每一粒滚动的沙粒、身旁每一丝流动的风、眼前每一寸的光线、耳边每一个细微的声响、每一下的心脏跳动、每一滴血液的流窜、每一根肌肉的伸缩、每一丝头发的飞扬，似平都有着一个我，在观察着一样，全都了然于心。

“但是最叫我震撼的是，空气中、大地里，每一丝能量的流窜，我都可以感受的到，甚至是‘看’的到。”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明明是在昏迷当中，应该对外界一无所知的我，却又矛盾的掌握了身外体内的各种状况，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与深刻！”

“那个时侯，几乎是本能的，或者是该说连思考都没有的自己，却能够充分的利用自己每一条肌肉的力量，挥舞每一滴血液的能量，使用着每一寸的身体，直接而简单的破除了敌人对我的威胁，甚而将敌人一击毙杀于手下！”

听着亚芠那宛如梦幻、却又前后矛盾的自言自语，贪狼星的双眼，此时真的是越瞪越大，虽然亚芠的话语听起来是这么的奇怪、前后矛盾，但是贪狼星仿佛可以完全的理解亚芠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但是，理解归理解，贪狼星还是无法去想像，到底那时侯的亚芠，是处在于哪一种情况？

这个时侯，贪狼星还真的是有点遗憾自己太早与亚芠分开来了，否则它现在也可以分享亚芠的经验与感觉了！

这可是千古以来，多少贤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奇妙境界呀！

回过神来，看着贪狼星傻愣愣的模样，亚芠不禁哑然失笑，轻轻的伸手抚摸着贪狼星身上的柔顺长毛，微笑道：“好了，别一副羡慕的样子，到底是不是那个境界，一切也只是我们的猜测，搞不好不是呢！”

贪狼星愣愣的想了想，这倒也是，毕竟几千年来，无数人呕心沥血的想要追求的境界，真的有这么轻易的就可以达到吗？

对此，贪狼星倒也心中存疑。

轻轻的摇摇头，贪狼星甩开了想要继续探讨下去的诱人念头，偏过头来，忽然冒出一个问句来：“接下来想怎么办？”

似乎有点讶异贪狼星的疑问，但是却非针对问题本身，亚芠愣愣的看着贪

好像明白亚芠的疑惑似的，贪狼星淡淡的说道：“别看我，我早就发现了，尽管我们有着相同的经验与记忆，甚至是个性，但毕竟现在已是不同的个体，对于事情的看法，当然多多少少会不一样了。”

亚芠一愣，随即理解的点点头，当初太始就有跟他说过这种情况。

太始当初说的相当复杂，但是总归起来，对于贪狼星的评论，却也相当的清楚。

简单的说，贪狼星成长后的灵魂与记忆，虽然都是来自亚芠，可以说是亚艾的拷贝，但是在完全成长独立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个体的差异，将会使这个差异变得更加的巨大，就如当初的约瑟一般。

不过就算是如此，毕竟亚芠与贪狼星还是一对无论在身或心，都无比契合的搭档，再怎样的差异，也还是比任何的两个人，还要来的亲密与一致多了。

摇摇头，不想要再谈论这些深奥的问题，亚芠转过头来，对着贪狼星道：“我昏迷的这几天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听到亚芠的询问，贪狼星也坐直起来，轻笑道：“你一定没想到，这几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亚芠微微一挑眉，看着贪狼星眼中带点喜悦及恶作剧般的神色，不禁心中一动，眼中同样释放出喜悦的光芒，有点退疑道：“难道是？”

知道亚芠已经猜中了答案，贪狼星笑道：“你想的没错，是凯特他们来了。”

真正从贪狼星嘴里获得答案，亚芠在喜悦当中，却又忍不住疑惑的看着贪狼星。

贪狼星微笑道：“他们在几天前就已经来了，不但是来得早，而且还帮忙解决了一场不小的危机呢！”

亚芠一挑眉，危机？

见到亚芠好像感到兴趣的模样，贪狼星连忙道：“你可不晓得了，前几天来了一个叫做狂的斗神，可是也只能够说他真够倒楣的，早不来晚不来，正好碰上了凯特他们找来的时侯，也让我省了不少麻烦事！”

“后来呢？”

既然知道凯特他们已经来了，亚芠不用想也知道，不管是谁，碰上了凯特铁定是讨不到好处的。

正如凯特等人对亚芠有种难以抹灭的信心，认为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亚芠一样，亚芠对于死神小队，同样具备强大的信心，因此对于过程，他根本就一点都不关心，紧紧询问结果。

贪狼星轻哼一声道：“也没什么结果，你也知道的，死神小队一出手，对方哪里还能够吃到什么好果子，但是对方好歹是个斗神级的高手，在不敌凯特与力奥联手合攻之后，留下千把条性命，落荒而逃了！”

“落荒而逃呀！”亚芠落有所思的喃喃自语道：“看来，这地方不能再待了！”

一旁的贪狼星也点头道：“葛目前的实力也实在是太差了点，绝对不是再来的敌人的对手，但也总不能一直依靠我们帮忙，再说，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不走，所以这几天我已经叫凯特他们帮忙，从黑阳族人里找几个好苗子加强训练。”

“另外，我也叫葛盼咐下去，随时准备转移阵地，就等你醒过来！”

亚芠转过头来，看着贪狼星问道：“你现在有办法跟太始联络上吗？”

贪狼星飞快的道：“太始说，最近外星异族的攻击行动已经完全停止了，甚至连一些试探与查访的动作也都不见，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分身的好处就是在此，不用说要干什么，另外一个就能够了解要做什么。

听到了贪狼星的回答，亚芠点点头，回到自己原先休息的地方，盘坐起来，慢慢的调整真气。

想要完全消耗来自朱雀的那些庞大能量，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得一点一滴慢慢来。

见到亚芠的举动，贪狼星也不说什么，静静的趴在亚芠的身旁，同时也闭上双眼，只是奇怪的是，贪狼星的身上，竟然开始出现了漆黑与银白交杂的色彩，逐渐的扩散，直到将它与亚芠完全的笼罩住，变成了一团黑银色的光茧为止。

就在此时，远方传来了一阵斥责怒骂声，透过窗子一看，却是一大群背负着重物的魔族人，正半蹲在地上蛙跳着前进。

跳在最前面的是葛，而凯特等死神小队则是满脸微笑着，拿着不知哪来的藤条，一边挥舞着，一边大声的骂着蛙跳前进的魔族人。

看着凯特等人脸上那满足的笑容，以及历久不衰的兔吼兔叫声，也知道，他们肯定是玩得相当的高兴，而苦了咬牙切齿、蛙跳前进的葛等黑阳族人。

来到距离亚芠所在房间不到一百公尺处，凯特终于大赦道：“好了，今天白天的锻炼就到此为止了，大伙可以解散了。

虽然听不懂凯特的话，但是由于已经习惯这些天来的作息，所以所有的人都晓得，每当这个时侯，就是结束白天的苦难的时间，当然了，晚上还是另有大餐等待，但是能够休息一个小时，吃吃晚餐，总是快乐的。

因此，当凯特一说完话，所有的人不约而同的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就连葛也不例外。

一旁的力奥，忍不住带点不满的说道：“哼！这么点训练就受不了，那还玩个屁啊！”

听到了力奥的嘟囔声，原本面带笑意的葛，不禁脸色一凝，变成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难看表情。

其实，其他的黑阳族人反而是喜欢豪爽的力奥，对表面笑得尔雅、但却在谈笑中把大家操个半死的凯特，是敬而远之。

可是葛刚好相反，或许是因为当日力奥冷酷的对待所带来的后遗症，他倒宁愿让凯特操个半死，也不愿意跟力奥打哈哈。

不过，上天仿佛是故意要跟他作对似的，无论是体型还是心性上，葛与力奥实在是太相似了，因此葛理所当然的，就被凯特分配给力奥去专门训练了。

也许是印证了同性相斥的道理，两个在各方面都相当类似的人，却奇怪的是怎么也相处不好。

葛一碰上力奥，就像是见到了猫的老鼠，越是战战兢兢，就越是容易出错，越是被力奥操的更惨。

而力奥也一样，一碰上了葛那原本豪爽的脾气，顿时变了个样，说尖酸刻薄、吹毛求疵，恐怕还不足以形容。

对于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情形，凯特等人不是不晓得，也不是没有设法去转圆，但是无论是凯特或是夜月出马都没用，最后，看在葛在力奥的操练下，短短的几天进步神速、实力飞涨，凯特等人也就随便他们高兴了，反正眼不见为净！

这次也一样，不知怎么的，看到葛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力奥就是觉得不对劲，可是看到葛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力奥心中顿时又燃起了一股猛烈的怒火来。

眼看这几天以来不断上演的戏码，又要再度上演了，一旁的夜月，连忙出来打圆场，张口道：“好了，力奥，我们还是去看看哥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好些，搞不好已经醒来了，也说不一定！”

原本只是转移力奥的注意力，但是当夜月强拉着力奥，来到亚芠的房间门口时，在看到房间内占据了大半个空间的银黑色光团，两人在惊疑不定的同时，一股惊喜之情洋溢两人的心头。

虽然说，两人都不晓得眼前这银黑交杂的光团是什么东西，但是都能够感受到光团当中，那不断流转的银黑光芒间，有着他们无比熟悉的感觉，那种仿佛威慑万物的凌厉压迫感，无不告诉他们，他们熟悉的亚芠已经醒过来了。

强忍着惊喜欲叫的感觉，夜月连忙一推力奥，示意力奥赶快去叫凯特等人过来，等到凯特等死神小队万分振奋的过来时，夜月已完全确定亚芠醒过来了。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夜月清楚的感觉到，在这光团内，那种属于亚芠的气息，正不断的增加当

中，肯定现在正在运功恢复中。

凯特在欣喜之余，也与夜月有相同的结论，当下凯特哪里还有心思去训练黑阳族的人，立即安排人手，全体死神小队内三圈、外三圈，将这个屋子团团的包围住。

这么做，一方面是保护运功当中的亚芠不受干扰，另一方面则是等待着亚菱真正的醒过来。

只是凯特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一等，又是等了快三天的时间。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七章　藉势练功

第三部 第三十七章　藉势练功

作者：手枪

远远的望着那将整栋小屋给遮掩住的庞大银黑光团，葛不禁一阵苦笑，这几天他所受到的打击与刺激，实在是让他有种干脆别活了的感觉，虽然那个打击、刺激是来自他向来崇敬的老师。

话说三天前，当小师姑夜月通知大家老师已经醒过来时，大伙就相当兴奋的围在小屋四周。

仗着自己是老师的学生，葛强忍着力奥的白眼，陪着凯特、夜月与力奥三人，待在死神小队团团包围的屋子里，一心想等待老师醒过来。

但是，还不到半夜，葛便待不下去了，一方面因为随着时间过去，那团应该包围着老师亚艾以及老师半身贪狼星的光团，不断往外扩大着，逐渐的将屋子的空间变小，让众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屋子，转而守在门外。

另一方面，随着光团的扩大，原本隐隐约约、微弱的压抑感，逐渐浓厚起来，功力最低微的葛，最先感到不适，待在光团周围，葛只觉得好像连空气也被某种阴冷凌厉的气息压抑住，让人连呼吸都不顺畅，心跳也不断的加速起来。

原本葛还不断的忍耐着，但不到半夜，便再也无法忍受，而不得不断的往外移动着，直到天亮之后，葛让这夜月口中所说的、他老师在无意间释放出来的“势”之气息，给逼得远远离开那间小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亚艾所在的银黑光团，流露出来的“势”之气息就越来越强盛，光团也越来越庞大。

一直到现在，整个光团已经庞大到、足足将所在地方圆近百公尺的区域整个占领，而那种他搞不懂的“势”的气息，更是浓厚到将整个古城给完全笼罩。

虽然这种古怪的现象，令葛百思不解，不过葛也赫然的发现到，由他的老师亚艾所散发出来的这种古怪的“势”的气息，似乎是一种最佳的测试工具，所有人的功力高低，在亚菱的“势”的面前一目了然。

功力最高的，不用说当然是凯特、力奥与夜月三人，他们三个是唯一能够待在亚菱光团周围百公尺内的。

虽然说这几天看起来，三人也被亚艾的“势”给折腾的脸色苍白，但是他们实力之雄厚，葛还是可以感觉的出来。

再来是成圆圈包围在光团外大约一百公尺到一百一十公尺处的其他死神小队成员，虽然可以看的出来，他们其实也有点勉强，但是同样的也是实力相当的雄厚。

毕竟再怎么说，比起了几乎连进城都不敢、不得不转移到他地的其他族人而言，能够那么靠近光团的死神小队，可是让他相当的羡慕。

不过，葛现在倒有点后悔昨天那么早，就让族人全部转移到沙漠边的小城去，这让他错失了一个提升族人实力的大好机会。

昨天就在他送走族人之后，他才注意到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明明自己在老师周围待起来那么难过，但是死神小队的人怎么都不肯撤离，他远远的望过去，所有死神小队的人，不但不远离，还像是死命的要往自己老师的周围靠近？

百思不解的葛，心中的疑惑实在是到达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只是完全不能靠近的他，也没有办法请教死神小队。

不想被看轻的葛，干脆仿照死神小队的行为，拼着耗光他那微薄的真气，不断勉强自己往光团靠近着，直到真气耗光而再也忍耐不住，才不得不后退。

这三番两次的尝试之下，总算葛不愧是被亚艾看中的学生，很快的就窥破了当中的奥妙。

表面上看来，葛始终在城门口附近打转着，介于被亚艾的气势逼得出城与入城之间。

但是葛注意到了，这三天来，亚艾的气势不断的增加着，每一秒都比前一秒来的凌厉而令人感到压迫。

葛整整一天一夜来的原地挣扎，从另一方面来讲，何尝不正表示出，他正不断的适应着亚菱所带来的那种压迫，显示他正不断的进步着。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葛还无法理解到，他这种心理层面的进步是一种何等可贵而希罕的际遇，但是另外一个发现，已经让葛欣喜欲狂。

每一次对抗亚艾的“势”，精疲力尽的消耗完真气退下，然后恢复真气，再度卷土重来，他就发现到，真气似乎有点不太一样，似乎往上增加一点，性质也有点不太一样。

最大的证据便在于，他虽然无法前进，但是每一次却都发现到自己坚持的时间又更长了一些。有了亲身的体验之后，葛再度的观察着死神小队。

他果然发现到，死神小队并非是死板板的固守在光团的周围，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不断有人后退一定的程度盘坐调息，然后再度的前进到原位，甚至是超出原有的距离，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后退。

如此周而复始的不断相同的动作，就连凯特、力奥、夜月三人都不例外。

发现到这一点之后，葛更是了解到，这果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浪费时间的他，不再满足于原地不动，而是不断的往前挤着。

当历经一夜的奋斗之后，终于前进了将近一百公尺的葛，惊喜的发现到，在最后那一盼间，感觉到仿佛完全精疲力尽的身体内，竟然莫名的爆发出了一种要爆破一切的力量。

那是一种漆黑无比的诡异斗气，让他一口气往前冲出快十公尺左右的距离。

虽然那种斗气昙花一现后又消失无踪，让他又不得不往后退到城门处，但是葛已经确信，在老师亚艾无意间泄漏出来的“势”的外在压力锻炼下，他终于爆发出全身的斗气来。

虽然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漆黑斗气，但是对葛而言已经够了，这代表着他的实力，已经往前跨出了一大步。

有了进展的葛，当然是舍不得停止，再接再厉，利用亚菱的“势”锻炼起来。

有了斗气的葛，当然是不一样了。

如今的葛，已经可以轻易的往前推将近一千公尺处，当然这时的葛并不晓得，之所以能够一口气前进一千公尺，不光是他突破了一个门槛、实力大增的缘故，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葛这段时间来，受到“势”的锤炼，让葛的精神意志更加的提升，这也是其中一个缘故。

一直到葛的实力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他才真正的了解到，实力的增长并不是他在这一场试炼中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在于，他终于真正的见识到高手的“势”，大大的锻炼了他的心智，提升了他的眼界，让他打下了日后发展的良好心理，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要知道，大凡高手所具备的“势”，在实际上并未具有物理上的打击能力，“势”之所以可怕，乃在于无影无形，其对敌人的打击在于精神上的压迫攻击，往往一旦释放出自己的“势”来，都是猛烈无比，令人无从抵御。

而像现在这样，随着亚艾不断消化朱雀的能量，逐渐的恢复实力，伴随着他的“势”也同时逐渐恢复，让死神小队、葛等人有时间去适应、锻炼，这种精神意志上的磨练，比什么都可贵。

经此磨练之后，葛与死神小队实力固然是上了一个台阶，但是真正之珍贵之处，却是在于替众人日后的发展，激发出无限的潜能来。

而且这种事情，可不是随随便便找个拥有“势”的高手就能够办到的，就是亚艾清醒后想刻意而为，也是办不到。

其珍贵之处也正是在此！

终于，在太阳升到最顶端、第三天中午的时侯，原本缓缓提升的“势”所具有的压力，开始出现了波动来。

沉迷于锻炼中的葛不知道，但是离亚艾最近的凯特等人可是一清二楚，他们知道亚艾就快醒了。

“糟了，大家快退！大哥要醒过来了！”欣喜之余，夜月突然脸色一变，边急促的叫着，同时边转身往外跑。

被夜月这突如其来的呼喊弄得一愣一愣的，凯特与力奥最先反应过来，不加思索的，也跟着转身追着夜月的身影，力奥边追边愣愣的叫道：“夜月，你干嘛这么紧张？”

一方面是因为三天来不停磨练自己而相当疲惫，一方面似乎也是被某种东西给吓到似的，夜月的脸色不好看的说道：“先离开大哥‘势’的笼罩范围再说！”

看到夜月这么紧张，凯特、力奥以及其他被夜月的呼喊，而吸引注意力的死神小队也不敢轻忽，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夜月的背后往外窜着，跑的方向正好是葛所在的城门口的方向。

远远的看到葛正在干着他们刚刚在做的事情，力奥脸上突然浮现了一抹微笑，喃喃道：“小家

伙看来也不是笨蛋呀！”

虽然可以感觉的出来，力奥语气中有种淡淡的赞赏的味道，但是真正来到葛面前的时侯，力奥还是板起了脸，二话不说的拉着葛的手，往外窜了出去，丝毫不顾被这突然变故弄得傻眼的葛，不断痛叫他的粗手粗脚！

好不容易跟着夜月，来到离开城门口将近千公尺处，夜月终于停了下来，惊魂未定的转身看着被亚菱的“势”所笼罩的遗迹古城。

直到这个时侯，凯特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夜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看你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夜月苦笑道：“不是惊魂未定，是差点没被吓死，幸好还来得及！”

“什么来得及来不及的？”

因为半途带着葛、所以比众人晚了一步的力奥，一来听到夜月的话，忍不住大嗓门的疑问道：“刚刚不是大家都照你的话，练功练的好好的？怎么夜月你转眼间就要大家跑出来？”

夜月白了力奥一眼道：“力奥你这大笨牛知道什么？就是因为刚刚我察觉到大哥要醒过来了，所以才带大家赶快跑出来。

力奥愣愣道：“头儿要醒啦？那我们干嘛出来？在里面等他醒过来就好了！”

看到夜月在听到力奥的话后翻白眼的样子，凯特连忙插嘴，阻止了两人的一番斗嘴。

“夜月你就别卖关子了，赶快告诉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我们出来？大家可是很好奇呢！”

夜月吐了吐舌头道：“都怪之前没有跟大家说清楚，贸然就要大家趁着大哥草名其妙释放出他的‘势’的同时，锻炼自己的精神意志！”

力奥大咧咧道：“夜月你就别扯这么多了，反正大家这几天的收获都不少，我们都知道这是你的功劳，还是赶快说，到底为什么要我们跑出来吧！”

看到夜月又在瞪力奥了，凯特不由分说的弹出一道指劲，敲了力奥的大头一下，佯怒道：“力奥你就别乱叫了，闭嘴听夜月怎么说就行了！”

摸摸被凯特弹了一下的额头，力奥可不敢再说什么了。

见到凯特教训了力奥，夜月得意的朝力奥扮了个鬼脸，这才余悸犹存的说道：“刚刚，我们差点被我大哥给无差别攻击了！”

听到夜月危言耸听的话，所有人不禁一惊，随即又听到夜月继续说道：“本来我发现到大哥竟然在调息之间释放出‘势’来，想说让大家趁机废物利用一下，好好利用大哥释放出来的‘势’，来锻炼一下也不错！”

听到夜月说出“废物利用”这四个字，众人不禁一阵苦笑，这世上敢说借用亚艾的“势”来练功是废物利用的，恐怕除了夜月、这他们头儿的宝贝妹子外，还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大胆的。

“以前我曾听我老师说过，高手之间的对抗，都是从精神对抗开始的，尤其是具备‘势’的高手彼此间对抗，几乎就是‘势’与‘势’之间的对抗。

“所以我在发现到大哥他突然释放出如此平和、而且还是由弱而强的‘势’来时，我便灵机一

动，如果能够善加运用的话，大家应该能够获益不少，所以才建议大家以对抗及适应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相信大家这几天的收获都不少吧！”

死神小队，包含葛在内听到夜月的话，都不约而同的点点头，这段时间大家可是自觉实力上了一阶！

“虽然不知道大哥为什么会突然释放出他的‘势’来，但是这几天看来，应该是大哥无意间释放出来的，是纯属无意之举，大家只是机缘凑巧的捡了一个大便宜。”

“不过‘势’这无影无形的东西，可是相当霸道的，从我老师那知道的，所谓的‘势’，是一种有我无敌的意志具体化，是属于那种非人高手才有的，他们可能因功力高绝，而将‘势’从无影无形，转化出实质的作用来，这是真正高手的判断标准，也是一种无可匹敌可怕能力。”

近乎喃喃自语的夜月，带点崇拜，又有点苦笑道：“就是因为‘势’是如此的可怕，所以在偷机之余，我也随时注意大哥的变化。”

“而刚刚我就是感觉到大哥所散发出来的‘势’产生了波动，判断大哥就要醒过来，所以这才连忙叫大家赶快离开的！”

凯特好奇的问道：“夜月，那如果我们大家不离开呢？”

“两种可能！”

夜月伸出纤纤小手比个二，淡淡的说道：“第一种可能当然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大哥醒来，控制他自己的‘势’。”

“第二种可能性，大哥现在所散发出来的‘势’，纯粹是无意识间激发出来的，是属于沉睡中平和的‘势’，这平和的‘势’在大哥醒来的瞬间，跟着‘醒了’，瞬间会展现出有我无敌的特质，将排除笼罩范围内的一切异物！”

听到夜月刻意的加重了排除一切异物这句话，不知怎么的，众人盼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对大家的脸色变化视若无睹，夜月继续道：“我老师曾说过，‘势’只有‘势’才能够对抗，任何一个不具‘势’、而企图想要与具备‘势’的高手对抗的人，唯一下场就是一个死字！”

“而‘势’之所以可怕的地方，除了在于有质无形之外，最可怕的在于‘势’的产生，是那些非人高手的下意识作为，若是清醒着的话，那还下意识的接受本人的控制，否则的话，‘势’的爆发，可是完全不关敌我亲疏的！”

“据我所知，大哥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具备‘势’了，而且早已经达到我老师曾经说过的那种有质无形的可怕地步，更槽糕的是，大哥的‘势’完全是从杀伐的杀气中滋生出来的！”

“你们说说看，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的话，大家觉得以大哥现今的实力，在完全没有压制下，大哥那种杀气完全爆发出来的话……”

在场每一个人，对于亚艾的实力是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丝半毫怀疑的，也都曾体验过亚菱曾经散发出来的、宛如实质的可怕杀气。

光是想到在亚芠有所克制下，就足以让胆小点的人吓死，如果完全爆发，又是在不认敌我亲疏的情况下……

一瞬间，大伙好像感到浸身于冰天雪地中。

不！不是好像，而是在夜月说完的同时，大家不约而同的，满脸惊骇的望向远处的古城。

一种令人窒息的可怕杀意，从古城里传了出来，让大家一阵心寒体颤！

如果说，大家刚刚在古城当中所感受到的是十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激发出内心深处最最恐俱感觉的可怕冰寒杀意，就是百是千的骇人程度！

不过，幸好这种恐怖的感受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几乎大家在脸色发白的同时，也完全消失不见了，快的让大家措手不及。

轻轻的颤抖了一下，夜月带点寒意的抽气道：“看来好像是第二种可能发生了，大家的运气还不错，呵呵！”

听着夜月带颤的笑声，众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是呀！大家的运气还真是不错，跑得够快！”

蓦然，力奥发出了一声欢呼的声音，大叫道：“太好了，头儿终于醒了！”

说着，习惯性的一把拎起旁边几乎站不住的葛，飞也似的往古城城门口的方向飞奔而去。

力奥的举动也提醒了众人，原本脸色苍白的众人，也随即大吼一声，纷纷尾随着力奥往古城冲了过去，简直比刚刚逃难还快！

当然了，大家叫的内容都不一样，举例来说，夜月叫的是“力奥你偷跑！”而凯特则是叫道“没神经的两个家伙！”

总之，刚刚逃难的众人，又以相同或更快的速度，重新回到古城当中。

当大伙来到原先的地方时，正好看到原本涵盖了近百公尺的银黑光团，已经缩小到不足二十几公尺的程度，而且还在不断的收缩着，原先弥漫古城的那股令人压抑的气息，早已经消失的一干二净了。

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下，光团收敛到两人高三人宽的地步，同时众人也骇然的发现到，原先光团所笼罩区域内，竟然除了地面一层厚厚的尘土外，什么东西都不再存在了。

仿佛是物极而反的现象，银黑光团在浓缩到极限后，爆发出一阵刺眼有如太阳的强光。

措手不及的众人本能的闭上双眼，等到大家好不容易恢复了视力，映入眼中的，正是大家朝思暮想的身影，或许是因为期望过甚，一时之间，所有人全都愣住了，完全不知做何反应。

但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很快的，一个白衣若雪的娇小身影，飞也似的投入了那一身漆黑的硕长怀抱当中，带哑咽的叫道：“大哥，人家好想你！”

同时，仅仅比白色身影晚那么一丝丝，一赤一青的身影，同时来到黑影的面前，语气同样带着激动，同时叫道：“头儿！”

紧接着，百来条的身影也同时围了上来，激动又兴奋的“头儿”的叫声，绵延不绝。

穿着一袭宽大、闪耀着点点银光长袍的黑色身影一一亚芠，再见到亲如兄弟的死神小队，饶是向来冷静自持的他，也忍不住微微红了眼眶，七手八脚的朝着大伙连连打招呼。

直到最后，亚芠这才有空闲拍拍黏在身上的夜月，带笑道：“好了，你看你，这么一个大姑娘，哭红眼睛可不好看呢！”

抬起头来，红着眼眶的夜月，近乎撒娇道：“坏大哥，人家才不管呢，谁叫你要丢了人家就跑！下次再这样，人家就真的哭给你看！”

亚芠宠溺的捏捏夜月的俏鼻，无奈道：“好好好，我的大小姐，我这身衣服可经不起你折腾，算大哥不对，下次不会了！”

有点不情愿的退了一步，夜月喃喃道：“大哥你哪次不是这么讲，每次还不都是明知故犯！”

夜月念完，忽然又像发现什么稀奇的东西，两眼直直的盯着亚芠的胸口，呐呐的问道：“咦，大哥你的衣服好奇怪呀！”

经夜月这么一提醒，死神小队所有人这才发现到，亚芠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虽然是印象当中亚芠惯穿的黑色袍式，但仔细一看，却又发现到，这身衣服的材质相当的怪异。

虽然仅仅是薄薄的一层布料，但却透露着怪异的黑色光芒，间或闪耀着奇异的银色光点，给人一种夜空无法窥尽的怪异感受，到最后，众人甚至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布，还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见到在夜月一言之下，所有人瞪大双眼瞧着自己的衣服，亚芠不禁苦笑道“别看了，这身衣服是我凝化出来的，总不好让我不好见人吧！”

夜月一咋舌道：“大哥，你是用什么凝化出这身衣服的？难道是用能量？”见到亚芠点头，众人这下可有如炸锅般地议论起来。

在场除了葛以外，其他人都晓得当初亚芠同样用能量，拟化出一朵能量花朵送给素兰，当时亚艾可以说是耗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办到，没想到现在亚芠竟然有办法直接用能量拟化衣服，还穿在身上，要不是夜月眼尖的话，还真瞧不出来。

要拟化出这身衣服，需要多大的能量呀！光是想到这点，众人就觉得一阵头晕，除了完全不了解其中意义的葛以外！

忽然，夜月雀跃道：“这么说，大哥你已经完全恢复了吗？”

亚芠微笑点点头，又摇摇头道：“是，也不是！”

见到夜月一副又要继续撒娇的样子，亚艾这才无奈道：“老实说，这些日子来，或许是因为贪狼星压抑的关系，现在吸收朱雀的能量之后，力量倒是提升不少，不过说恢复倒也未必。”

不等夜月发问，亚芠主动的说道：“大概是忽然间力量提升不少的缘故，所以现在虽然自觉还好，不过倒还有点不太能熟练控制自己的力量，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一下，才能够恢复以前的水平！”

亚芠这么一说，除了葛以外，其他人全都懂了。

亚芠现在的情况，是因为之前为了培养贪狼星的独立精神意志，而跟贪狼星彻底融合，使亚菱各方面的能力仅能使用三分力量。

长此下来，使亚艾对于自己其他更高层次的力量，掌握不再熟练，更别提他的实力又因长期的压抑自我，而意外的获得提升。

如今虽然藉助朱雀的能量补充，而快速的完全恢复，但是想要再像以前那样如意的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不论是在技巧、还是在精神与身体上，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所以亚芠才会点头又摇头。

不过，众人总算是解下了心中的一块巨石，夜月他们最怕的就是，亚芠之前身体的状况不好，如今既然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大伙也才能够真的放心！

一旁的葛，见到自己的老师终于醒过来了，心中的欣喜也不亚于其他人，他也想要说些什么，只是夜月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让葛插不上嘴，让葛急的直捏自己的皮翅。

总算在撕破翅膀前，亚芠终于注意到自己的宝贝学生了，微笑道：“葛这段时间看的出来你很用功，实力增加出平为师我的预料，真不错。”

听到亚芠难得的温言，而且还是夸奖自己，葛不禁嘿嘿傻笑起来，一时之间倒也忘记了自己还没跟亚芠问好，当然葛的傻样，也逗得包含亚芠在内，所有人全都不禁笑出声来。

就在众人谈笑的同时，忽然所有人听到一个声音道：“现在好像不是谈笑的好时间！”

众人转头一看，却是贪狼星正偏着头，遥遥望着天际的某一点，而刚刚那番话正是贪狼星说的。

亚芠走过去，来到贪狼星的右侧，问道：“小星，发生什么事情了？”

“雷羽通知我，有个圣族人正往这里赶来，是用飞的。”

头也不回，贪狼星的脸色，似乎不是很好的望着天边，而亚芠则是一挑眉，用飞的过来的圣族人？

对于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如意的在空中穿梭的意义，亚芠相当的了解，这倒是头一次见识到能够飞翔的圣族人，颇值得他等待。

转头道：“凯特，你带大家先到其他地方等我一会儿，我去看看是哪个高手过来！”

听到亚芠这么说，凯特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又闭上了嘴，点点头表示明白亚菱的意思。

而其他人也自知没办法在这种层级上帮亚芠什么忙，甚至可能成为亚芠的累赘，所以连夜月也不敢说什么。

众人只能够看着亚芠与贪狼星无声无息的离开了地面，往南边的方向飞走了。

背负着双手，几乎就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般的闲散态度，亚芠与贪狼星闲适的聊着天，不过幸好他们聊天的内容没有被凯特他们听见，否则可是会大大的破坏亚芠的冷酷形象。

只听贪狼星带点玩味道：“来到这个大陆这么久了，总算是碰到了个会飞的家伙，不然我还以为所有圣族人背后的翅膀，都是拿来装饰用的，根本就是浪费呀！”

亚芠微笑道：“那也不一定，你又不是不知道，能力到一定的程度，想飞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像凯特他们差不多也应该都具备这个能力了，只是还不了解当中诀窍罢了，所以人家还不一定是用翅膀在飞呢！”

贪狼星凉凉道：“既然你这么说，不如我们打个赌，看看对方是横的还是直的过来如何？”

“好呀！赌什么？”

“就赌等一下如果对方要打架的话，谁上场如何？”

亚艾瞄了一下贪狼星，淡淡道：“赌是可以赌，不过你该不会已经透过雷羽看清楚对方的样子，所以想趁机偷机吧？”

贪狼星哇哇叫道：“你怎么可以怀疑我的狼格？别忘了，我几天前还跟你是同一个人，具备相同的品格，怀疑我的狼格，就等于是在怀疑你自己的人格喔！”

亚芠一副事不关己道：“天晓得，你都已经独立了，你的狼格跟我的人格根本就是两回事，别随随便便扯在一块，我的人格可比你的狼格要值钱多了。”

或许是因为已经恢复力量了，心情很好的缘故，因此亚芠罕见的在敌情未卜的当前，竟然跟贪狼星斗起嘴来！

弹了弹头上的耳朵，贪狼星咧嘴道：“这下你可放心了吧！刚刚我就已经把雷羽给唤回来了，这下你不会再担心我耍诈了吧！”

轻轻的扬起了右臂，一道迅若雷电的[玄武村http：//xwc。guomin。net/]蓝色闪光过后，可爱娇憨的雷羽，出现在亚芠的右手腕上，亲昵的不断用小嘴磨蹭着亚芠的手臂。

收回右臂，亚芠逗着雷羽，说道：“就怕某狼到时侯真的输了的话，会不肯认输！”

冷哼一声，贪狼星近乎自言自语道：“哧！我才担心某个战斗狂看自己没架打，会受不了呢！”

正想说些什么，忽而亚菱与贪狼星同时心中一动，似平感觉到什么，同时说道：“来了！”

话声一落，远远的天边，一种快速物体划破天际所激发出来的尖锐空气声，传进了亚芠与贪狼星的耳中。

这让亚芠跟贪狼星停下了斗嘴，开始暗暗的调整自己的真气与能量，准备迎接客人！

没多久，亚芠忽然一挑眉，转头似笑非笑，望向贪狼星道：“怎么分？”

贪狼星用斩钉截铁、不容错忽的语气道：“你看人家的翅膀张的大大的，所以他是用翅膀在飞！”

“笑话，我还没见过翅膀往前拍动，还可以直直飞的那么快的，这根本就违反惯性，雷羽你说对不对！”

逗逗雷羽的下领，引起了雷羽发出了一阵舒服的咕咕声来，仿佛就像在回应着亚芠的话一般。

随着亚芠与贪狼。星之间的意见争论，天际出现了一个小黑点，以相当快的速度往他们所在的方向飞驰而来，很快的就来到亚芠及贪狼星的面前。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八章 斗神再访

第三部 第三十八章 斗神再访

作者：手枪

这个首次以飞翔的方式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圣族人，饶是亚芠，也难掩心中的好奇，忍不住仔细

的盯起对方来。

亚芠与贪狼星，仔细的观察眼前这个具备凌空能力的圣族人。

那是一个相对起一般圣族人而言，略显矮小。但却意外的具备一双横展开来足足四五公尺的翅膀之巨大身材。

除此之外，亚芠与贪狼星更是惊讶的发现到，这个圣族人看起来，似乎相当的年轻，起码脸上的鳞片还尚未完全剥离干净，而且头上的那对角，竟然意外的呈现青绿色，与他所看过的，包含葛在内诸多圣族人头上的对角不一样，而且比例上也似乎大了点。

而除了外貌上的特征之外，亚芠与贪狼星更感受到了，在这个圣族人的身边萦绕着相当庞大的风元素能量，显然这是这个圣族人得以如意飞翔的主要动力，翅膀的功能似乎仅是辅助而已。

当然了，以亚芠与贪狼星对外部元素能量的熟练掌握，不难发现到这个圣族人似乎是透过头上那对青绿色的角，来操纵风元素的能量。

这个文论是外貌。还是操纵外部元素能量的圣族人，都是亚芠及贪狼星首次仅见，吸引了她们全部注意，这是她们头一次碰到这么有意思的圣族人。

至于他的身分，亚芠及贪狼星不用想也知道，能够有此实力的，应该是斗神之一，只是不知道是哪个斗神罢了！

亚芠与贪狼星在观察这个圣族人，而这个圣族人也同样的在观察着亚芠与贪狼星，

久久，圣族人忽然说出了一段话来。

亚芠与贪狼星不禁面面相觑，少了朱雀或是葛在旁边，他们对于圣族人这种类似嘶吼般所组成的语言，实在是欠缺了解，因此实在也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些什么？

轻轻的叹口气，亚芠比了比自己的耳朵，两手往下一摊，做出了听不懂的无奈表情，圣族人也似乎能够理解的点点头。

接着，圣族人眼中闪烁的怪异光芒，注视着亚芠，欲言又止的，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才好。

就这个圣族人的立场而言，虽然这还是他头一次真正的看到人类，但是毕竟两个种族之间多少还有些交流，还是有些传闻曾经听说过，因于对于亚芠的人类身分，他是不会错认的。

只是，刚刚原本在静坐冥想的他，忽然感觉到这个方向传来了一种令他浑身鳞片紧竖的可怕杀气，以及一种属于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感受到的压迫感，使他不由自主的运用最快速的方式，往这个方向飞了过来。

只是等不及他来到，那种凌驾万物的压迫感与恐怖杀意，就这么昙花一现，瞬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失去了指引的他，不死心的沿着之前所感受到的方向直驰而来，他倒真的想要见识见识一下，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怪物，竟然会发出这种连他也觉得胆颤心惊的可怕感觉？

只是他完全没想到，当他飞驰而来时，没有见到什么可怕的怪物，反倒是见着了一个古怪的人类！

注意到这个人类也如同自己一样停滞在空中，圣族人顿时忘记了原先的目的，浑然不晓得眼前

便是刚刚意欲寻找的可怕怪物，他忍不住打量起亚芠来，没想到一打量，倒是让他觉得惊奇。

他知道因为种族不同的缘故，所以各种族间擅长的能力皆不一样，但是会差别到竟然让他完全看不出来亚芠是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如此凭空而立的吗？

越是看的仔细，这圣族人就越是感到纳闷，同时也是一阵心惊，更是难掩无比的好奇，在看的更仔细点。

虽然还是察觉不出来亚芠是如何凌空而立，但是却惊讶的发现到，亚芠的身上隐隐透露着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与刚刚他所追寻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差别只在于刚刚若是肆无忌惮的疯狂展露，而现在则是内敛到几乎无影无形。

要不是他一向自翔对外界能量相当敏感的话，恐怕真会把对方当成了一个普通的人类。

因此，不知不觉的，这圣族人忍不住的说道：〔你是刚刚释放出那般可怕杀气的人类？〕

原本见到自己的话不为对方所动，圣族人不禁心中一怒，随即又看到亚芠摆出一附听不懂的模样，圣族人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双方如果没办法良好沟通的话，有时候善意也会变恶意，更何况双方本来就是第一次见面，是敌是友，还是个未知数呢。

见到对方似乎相当困扰的样子，亚芠只觉一阵好笑，不过如何沟通倒也让亚芠一阵伤脑筋，忍不住的低头对贪狼星道：〔小星，朱雀现在在哪？〕

〔朱雀现在还在外空恢复能量，不可能过来！找葛过来比较快吧！〕闭上双眼不久后，贪狼星回答了亚芠。〕

亚芠一愣，不是没想过要葛来做翻译，但问题是葛在听方面是没问题，说的话可就没把握了。

毕竟种族不同，就算葛通晓人类的语言，却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比手画脚来协助，不过现在看来，似乎也是没办法了。

亚芠朝着那圣族人挥挥手，指了指下面，随即与贪狼星慢慢的往下落下去，他倒不愁这个圣族人不跟他一块下来。

果然，在见到亚芠往下降落的时候，圣族人怪异的看了一下亚芠旁边的贪狼星，略带迟疑后，便保持着跟亚芠相同的距离，徐徐往下降落。

一直到现在，他总算才注意到亚文旁边的贪狼星，一看之下，才晓得何止亚芠这个人类给他一股莫测高深的感觉，就连贪狼星他也看不出深浅。

亚芠回到地面上后，凯特等人立即围了上来，而尚在半空之中的圣族人，注意到地面出现了这么多人，而且还是异族的人类，圣族人显然是变得有点迟疑不定，对于该不该落地而犹豫着。

凯特等人也注意到这个跟着亚芠来的圣族人，彼此相觑一眼，亚芠则是眼中精芒一闪，圣族人的犹豫显然是在他的预料之中，这也是他刚刚顾虑到怕让这个圣族人误会，而不想让葛翻译的原因。

毕竟是这块大陆上的杰出高手，略一犹豫，这圣族人便无视凯特她们的存在，慢慢落了下来，只是他所降的地点，并非凯特等人的包围圈，而是距离包围圈还有一小段距离，显然还是有点戒心。

招呼葛过来之后，亚艾便领着贪狼星及葛，越过凯特等人，来到这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亚艾难得的主动问道：〔你是谁？〕

一旁的葛，连忙的帮亚艾翻译起来。

听到葛的翻译，圣族人盯着葛看了好一会，直看到葛觉得心底发毛，这才说道：〔你是谁？这些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葛一愣，飞快的转头看了亚艾一下，亚艾淡淡的说道：〔问对方的来历，以及到这的目的就行了，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从那圣族人一连串的声音以及葛的表现，亚艾几乎不用猜，也晓得这个圣族人无非是在询问己方的身分及目的罢了，反正也无不可告人之处，因此亚艾也不介意让对方知道。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三十九章 训练基地

第三部 第三十九章 训练基地

作者：手枪

仿佛是瞧见了什么怪物似的，在见识过亚艾的力量之后，流斗神看向亚艾的眼色，是说怎么怪就有怎么怪，饶是经常成为众人注目焦点的亚艾，对于这个流斗神的眼色，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好半晌，这个陷入恍惚之中的流斗神，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亚艾这才透过葛说道：“流斗神，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要挑战本人？”

流斗神点头又摇头，好不容易才道：“我还是想要挑战你，不过不是现在！”

不等亚艾疑问，流斗神又迳自的说道：“我知道我现在不会是你的对手，但是在看到你的力量之后，我更想要继续的挑战你，不过在挑战你之前，我还是想要请教一下，你到底是谁？到我们这个圣族大陆来，到底是有何目的？”

亚艾微微一笑，问道：“想要问我有什么目的？那你不是要先说明白你到底是谁？”

看到流斗神的脸色一变，亚艾身手悬空一按，制止流斗神的话头，继续说道：“以你现有的实力而言，的确是足以称之为斗神，但是相信你我都清楚，你并非那位流斗神！

“不过，我想你既然拥有斗神的实力，而且又如此光明正大的称自己为流斗神，想必你与那位传说中的流斗神，应该是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吧！否则怎敢冒如此大不讳？但我还是想请教一下，你……到底是谁？”

流斗神被亚艾一番话，说的是几乎浑身鳞片直立！

太可怕了，怎会有如此可怕的人类，几乎就在一眼之间，他的底细都被亚艾给看清楚！

流的心中有股冲动，他真想马上掉头远远的离开这个可怕人类，但是他不能，起码不能在这样有辱流斗神之名的时刻离开！

大大的喘了几口气，流终于在葛那怪异无比的脸色同步翻译下，缓缓的说道：“人类，你是我

见过最可怕的人，这世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瞒的过你！”

长长的叹了口气，流说道：“你说的没错，我的确不是那位传说当中的流斗神，但是我也的确是叫流没错！”

在葛惊愕的脸色下，流慢慢的揭关了他的秘密。

原来，在这块圣族大陆上，其实也有着与人类武学门派类似的传承存在着，但是因为圣族的斗气绝学种类，并不像人类的武学那样复杂而多如繁星，因此在只需要体质适合就可以学习的前提下，门派的区分也不如人类那样的隐密及封闭。

就圣族的现象而言，与其称之为门派，倒不如依其运作模式而称为武馆，甚至比人类的武馆更加的开放。

当然，这也仅仅是指大部分而言，在圣族大陆里，一些真正强大的斗气在传承上，所要求的，甚至还比人类师父择徒还要来的严苛，也因此造成了两种极端，一种是门徒扩散到不可思议，一种则是往往一脉单传、所属门派的人少到不能再少，往往只有师徒两人而已。

而眼前这个流斗神，便是属于后者那种稀少隐密的门派＊＊魔风门，在整个魔风门，也就只有他老师以及他存在。

不！现在应该说，魔风门仅剩他一人。

他的老师、也是大陆上传说的流斗神，早已在三年前过世了，而流正是继承他老师的名号，是魔风门唯一的弟子。

原本依照前任流斗神的要求，流必须要将魔风门的所有绝技全部学会、通晓之后，才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外出历练，再度的成为斗神。

而事实上，在他老师过世的这三年之＊，流也确实依据他老师的遗言，努力的锻链着自己，若非受到亚一文强大气势的吸引，直到现在，可能还在天水湖旁，过着辛苦锻链的生活。

而在听完了流的解释之后，亚一万卷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转头看向贪狼星，心灵相通的两者，看来是有着相同的观点！

亚芠再度的看了流一下，随即脸上浮现了冷冷的怪异笑容，接着，说出了一番令葛脸色大变的话来。

原来，亚芠对于这个流，似乎完全没有隐瞒的意思，他直接挑明的说道：“既然你如此的坦白，那我也不瞒你，我之所以会来这里，的确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至于我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要帮我的弟子，打下统一整个圣族大陆的基础！”

听到亚艾的话，流这下脸色真的是变了，他完全没想到一个来自异族大陆的人类，竟然会有如此疯狂的野心，竟然想要统治整个圣族大陆，这简直是……流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亚芠的野心了！

淡淡的一笑，亚芠道：“你放心，并不是我要圣族大陆，而是我想要让我的弟子，成为整个圣族大陆的王！”

流愣了愣，亚芠这么说，还不是换汤不换药？这跟他自己统治整个大陆，有什么两样？

而对于亚芠那狂妄的宣言，流也不敢轻忽，毕竟从他刚刚见识到的亚芠的力量，他相信亚芠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真让亚艾这个异族人类，来统治这个大陆的话，光是想到可能造成的动荡，以及族人的死伤，不知不觉，流的身上＊始弥漫出杀气来。

“我想让你协助我的弟子，来统治整个圣族大陆！”

完全无视流身上的杀气与敌意，亚一文石破天惊的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差点让葛翻译不下去。

显然亚芠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同样也造成了这个流的震撼，竟使得流身上的杀气与敌意，在不知不觉间消散无踪。

似乎是听不清楚亚芠所说的话，流忍不住的问道：“你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次？”

当葛再度重复一次亚芠的话之后，流只觉得一阵好笑，怎么会有这样人类，竟然要他这团堂堂的未来斗神，协助一个小家伙来统一大陆？

先不提其中困难度与艰险，要他背叛自己的族人，来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情，真是个大笑话！

有点感慨的看了看天边一眼，亚芠和缓的说道：“请你放心，我并没有什么恶意，相反的，想要你们圣族还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么你们就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才行！

“事实上，我也知道要以武力来统治整个大陆，别说是你们圣族了，就是我们人族也是完全办不到的一件事，可是未来却是需要你我两族、精灵一族、亚人一族全心协力的合作，或许才能够渡过这个地球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有点被亚芠的话给吓到了，流不禁直直的看着亚芠，像亚芠这样一个高手，似乎是不应该会开玩笑才是吧！怎么他听起来像是在说什么神话？

举起手来，亚芠直指天际，冷声道：“在你我的头顶上方，此时此刻，正有着无数个对你我有恶意的生命不断的聚集着，他们聚集在那里，唯一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命。

“因此，我需要、也希望能够团结这块大地上的所有生命，一同来对抗他们！”

几乎是呆滞了好半晌，流不断的摇着头，“怎么你这个人类说话，就跟你的力量一样，都这么夸张到不像是真的？

“但是想来，你如果真有那个野心想要统治我圣族大陆，至少编出来的理由，应该也不能像在说神话故事一样，你这教我怎么相信你呢？或者你所说的一切又有何证据？”

听到流的话，亚芠不禁苦笑，他最缺少的就是证据，总不能够真叫四大圣兽现身巴＊。

微微的叹口气，亚芠看着流，一字一句的说道：“很抱歉，对于我所说的一切，我并没有相关的证据，就算有也不在此地！”

一一芳的凯特，见到亚芠无法说服流相信他的话，跟着插嘴道：“你可以不相信我们头儿的话，毕竟无凭无据的，要叫你立刻相信，想必也是强人所难。

“但是，你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想看，我想你应该承认吧！凭我们头儿的实力，想要除掉你，虽然不能说易如反掌，但也不会困难到哪去吧！

“就凭这一点，我想你应该不会认为我们头儿还有这个必要，编出这样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空

口白话来骗你吧！”

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光凭刚刚亚芠那一手，流不得不承认，自己绝对不是亚艾的对手。

因此，对于凯特那虽刺耳、但是却是事实的话，流也不得不点头。

凯特一笑，继续说道：“既然如此，那你想必也晓得，如果真的要对你圣族大陆有所不轨的话，凭我头儿一己之力，必定能让你圣族大陆兴起一番腥风血雨！”

不等流开口，凯特又加了一番重注道：“也不怕你知道，在你之前，先后曾有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的炎与重两个斗神来过！”

听到凯特的话，流不禁眼中一亮，身为流斗神的传人，对于其他与自己师父齐名的高手说不注意，那是骗人的，因此忍不住的问道：“炎斗神与重斗神？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凯特淡淡道：“他们呀！来找麻烦的！”

流不禁低声惊呼一声，两大斗神来这里找麻烦？

这是流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情，在他的观念里，两大斗神不约而同的来找麻烦，那被他们找麻烦的可不就死定了？

咦！

猛的抬起头来，流不敢置信的望着凯特，让两位斗神来找麻烦，而被找麻烦的对象还在这里站的好好的，他可不相信两个斗神会手下留情！

凯特冷冷一笑道：“别看我，那时候我们还没过来，不过你也别往好处想，这两个斗神是被咱头儿给解决掉。

“当然了，那时候毕竟我没有见过他们，所以也不能说上什么，不过，前几天有个自称狂斗神的家伙也来了，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要替他弟弟报仇，被我兄弟给打得落荒而逃了。”

事实上，凯特所说的未免有所夸大，当时遇到那个狂斗神可不是好吃的果子，他与力奥两个人可是费尽了心思，才打成了个平手。

不过最后，还是让狂斗神惊觉自己虽能应付凯特与力奥，但是自己的亲卫相对的，却不是其他死神小队的对手。

眼看自己的亲卫不断耗损于死神小队之手，见情况不妙的狂斗神，也不再恋战，带着亲卫撤退，凯特等人也没办法留下他们来。

不过就算事实如此，凯特等人也确实将狂斗神等人打的落荒而逃，因此说起这话来，凯特也是相当的理直气壮。

感觉到凯特言语＊所透露出来的强烈自信，流直觉凯特并未说谎，因此更是大惊失色。

整个大陆上，仅有的十五位斗神，竟然在这个荒凉的沙漠问，二死一逃，这说出去，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震撼。

不！

流几乎可以想见，如果眼前这些人类未说谎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整个圣族大陆一定早已陷入

动乱之中，尤其是比起亚艾文这些外来者，以及葛这个来自最底层的圣族人，身为斗神传人的流，更是能够清楚的认知到，所谓的斗神在这块大陆上的重要性！

斗神之存在，除了是圣族大陆上顶级高手的意义之外，还具备着崇高精神象徵，每一个斗神的诞生，无不来自于残酷的修罗场，是在千军万马之问征战而出。

每一个斗神所代表的，不光是顶级高手，还是所属部族万众崇敬的征战菁英，若非是获得大众认同，就算是拥有深厚的实力，也只不过是个高手，而不会是斗神。

换句话说，能够称为斗神的，一定会是高手，但高手却不一定会是斗神，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流了。

流虽然有着斗神级的实力，但他却还不足以让人称之为斗神。

而就因为斗神拥有如此大的声望与象徵意义，因此，几乎每一个斗神全都属于各大部族，也唯有在部族与部族之问的征战，才能够培养出那属于斗神的象徵意义。

若非如此的话，流的老师，前一代流斗神，也不会为了要获得斗神的称号，而像个疯子似的四处挑战高手。

这是非属于部族势力的流斗神，获得斗神称号的唯一途径。

深深了解斗神意义的流，在听到整个大陆现有的十五个斗神，竟然二死一逃，当然更能够体会的到，如果这样的消息传出去的话，那对于狂、炎、重这三位斗神所属的爱浓部族与比里丸部族的打击，是如何的大。

那不光是族中缺少高手如此单纯，还代表着两大部族在声望、实力以及族民对部族向心力的严重挫折。

不！

其馀三大部族“定已经获得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的消息了，这三大部族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的，尤其是天坦部族，拥有五位斗神的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而言，都是最强大的，而天坦部族现任头目天斗神，更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更不可能会放弃这么一个好机会的。

流似乎已经可以预见，圣族大陆将再度掀起一番腥风血雨了！

浑然不知流的心中已转过多方的念头，亚一文等人只是静静的看着目光呆滞的流。

不知过了多久，回过神来的流，转过身来看着亚艾，看似相当冷静的说道：“现在，我并不能够确定你所说的一切是否是真的，但是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如果你所说的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如果你这个学生真的能够做出一番让我满意的事业，那么届时，我想我会愿意帮助他统一整个大陆！”流想得很清楚，眼前这群人类的实力的确是高深莫测，而且正如他们所说的，如果他们有心的话，无论是否有他的存在，凭着他们的能力，随便拱个圣族人出来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如果说他的目的，真的仅在于想要团结圣族人的话，那么他就算是异族的人类，又有何妨？

凭着他们能够轻易的解决三个斗神的能力，或许能够大大的减少圣族大陆上的纷争，避免太多圣族人死于非命。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么有自己在旁边监督着，最少也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来，况且不论是与不是，自己的老师的遗愿，本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十七位斗神。

如此参与战斗当中，既能够让自己获得成为斗神的机会，又能够对圣族人有所帮助，如此公私两顾，流哪里会不愿意的？

不过，流也是有所考虑的，毕竟不管怎么说，堂堂一个斗神的亲传弟子，要去帮助一个小家伙成为全大陆之主，就算是小家伙的后台再怎么硬，说起来也是一项颇为丢脸的事情。

因此，他也趁机下了个套，万一葛无所成的话，到时候可别怪他不帮忙，那可是葛自己不争气，怪不得别人！

听到流这么等于是变相答应的话，亚芰不禁一阵感慨，看来他自己真的是不适合与人沟通。

看看凯特，三两句话就让这个流答应要帮助葛，而自己说了老半天，还是无法取信于人，看来，自己选择到各大陆去联系的这项任务，也不知是对还是错？

既然已经获得了共识，因此亚芰也不再多说什么，立即要求葛带路，到他黑阳族的潜伏之处。

自然而然的，流也不再回去天水湖，跟着亚艾等人一块到黑阳族的驻地去。

其实葛所选定的地点，同样是在沙漠边缘，原本依照级的意思，他想要将所有人全都隐藏到沙漠边缘，属于爱浓部族的一个小城当中。

不过，在凯特等人来到之后，凯特正好听见了葛与级在商量人员隐蔽计画，凯特立即以其在铁血团，以及这几年来带领死神小队所获得的丰富经验，当场予以反对，认为不妥。

凯特归纳出不妥的原因有几点。

第一点便是，之前因为暗中控制爱浓部族的小城，而引起爱浓部族前来讨伐，如今该小城一定是处于严厉戒备当中，如果这么一大群人转移过去，就算再怎么小心行事，还是会造成行踪外泄，届时等同自投罗网，想逃都逃不了。

第二点，考虑到现阶段黑阳一族正处于增强实力阶段，而在小城当中，势必没有足够隐密的空问与时间来训练族人，会大大延长部族增强实力的行程与时问。

第三点，由于之前已经与爱浓部族打过二场，现在黑阳族与爱浓部族已势不两立。

再加上最初渗透的手段已被爱浓部族察觉，如今黑阳族若再度侵入爱浓部族势力范围，势必会引起爱浓部族强烈反弹，甚至可能引发爱浓部族倾全力攻击之虞，因此绝对不能再与爱浓部族发生任何的交集，比里丸部族的势力范围也一样。

在顾虑到上述三点之后，综合葛与级的意见，最后凯特建议，黑阳一族可以暂时寄身于沙漠边缘处，相距天水湖大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小绿洲。

由于级在之前曾经带领黑阳族前身的流浪族民，在那里进行进入沙漠前的最后一次补给，对当地多少有些了解，且该处又是在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交界处所在，除非战争时候，否则两大部族对于该处并未实施严格管制，可以说平时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正好适合黑阳族隐匿及练兵。

而且，现在由于流起码是黑阳族一半的人了，因此也解决了那块地盘唯一的缺点——没有退路。

因为必要时，黑阳族可以撤入天水湖的区域，相信在流斗神死讯尚未传出来时，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两大部族，应该不会甘冒得罪流斗神的危险，而派兵侵入吧！

除此之外，凯特还认为，黑阳族暂时迁入该地区，还有一个好处！

虽然说死神镰刀小队向来都是采取精兵政策的，而凯特在训练黑阳族时，同样也是采取精兵训练的方式，但是无奈，以一个成立的最终目的在于统治整个大陆的部族而言，黑阳族目前虽然号称二十万人，但是实际上真的能够作战的青壮，其实也仅仅不到五万人。

就算是五万人都具备有死神小队般的实力，面对数千万个圣族人的大陆而言，所能够产生的作用也实在是太少，少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其实，退而求其次来说，这些黑阳族的流浪族民虽然大多老幼，但因为长年的流浪生涯，在历经生存的考验下，每一个活下来的流浪族民都是意志坚定之辈，在体质上只要稍加调养，就能比大多数的普通圣族人要来的好，只要挑选其中年龄适当者，配合亚芠的训练方式，相信一定不会输给一般的部族士兵的，这样精打细算下来，葛等于已经拥有至少十万精兵了。

而凯特更从级的口中获知，各大势力之问的区域，基本上都是属于流浪族民聚集的地点，在黑阳族实力不足以正面打倒哪怕是最弱的部族之前，凯特便把主意打到那些流窜的流浪族民了。

相信以亚芠亲传的训练方法，只要时问充裕的话，一定能够训练出实力坚强的精兵来。

现在，黑阳族并不缺训练的方法与时问，最大的问题，便在于人数的问题，所以吸纳流浪族民、增加黑阳族的人口一事，便成了凯特替葛制订的强大部族计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因此，选择那个凯特定名为潜龙区的绿洲区域，无论怎么看，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当众人在葛的引导下，来到潜龙区绿洲时，绿洲的周围已经搭起了无数的简陋兽皮帐篷。

只是在看到那杂乱无章的帐篷，以及才没过几天便乱七八糟的环境，包含亚芠在内，所有的人类几乎全都皱起了眉头，反倒是葛与流两个圣族人没有任何的表示！

轻轻的摇摇头，趁着葛欣喜的一头窜到帐篷中、寻找先头领队的级的同时，亚芠将凯特、力奥、夜月等死神小队给召集过来。

背对着绿洲，轻皱着眉头的亚芠，叹气道：“凯特，你们怎么看这里？

“对于行军布哨，说实在的，我懂得并不多，但好歹军人世家出身的我，倒也多多少少的听我几个兄长说过。

“你们看看，这些圣族人对于帐篷的搭设，完全是随性而落，也没有派出警戒的人员，整个环境也弄得乱七八糟，我就不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提升多大的部族实力！”

或许是根基于种族习性不同以及阅历的差异，在听完亚芠的话之后，凯特等死神小队，所有人几乎一样的皱着眉头，他们实在没有想过，这里会在这短短的几天，搞成这个样子！

“不管了，凯特，你们几个在这几天内要把这里调整、训练成像样一点，套句我爷爷曾讲过的话，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没有纪律则成散沙，把这些家伙给我狠狠的操练好！”

亚芠的一句话，配合着凯特等人脸上的表情，注定了这些黑阳族人，即将面临的悲惨下场。

而正兴高采烈找到忙着布置任务的级的葛，则是不知怎么的，忽然心中一股恶寒产生！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章 地狱特训

第三部 第四十章 地狱特训

作者：手枪

嘿！

喝！

整齐而响亮的声响，不断从眼前这支千馀人的队伍当中传出来。

站在队伍外的希瞿，满意的点点头，在经过这一个月来的严格锻链，这支属於他负责训练的队伍，总算是像个样子了。

回想这一个月的经历，堪称是一部悲戚与欢乐交杂的血泪史。

当然了，所谓的悲戚，是指黑阳一族的圣族人，而欢乐，指的当然就是头儿亲点的死神小队队员了。

基本上，这一个月里，大夥还玩得满高兴的就是了！

想到当初，刚刚抵达潜龙区时，看到这里一团乱，大夥还真是不习惯，不过更不习惯的是，头儿他也会训人？

忍不住的摸摸头，希瞿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头儿那样子真的是有在训人吗？还是纯粹是在吓人？

还记得当时葛跟级两个家伙，站在头儿的面前，头儿随口问说这里到底有多少人？附近有多少流浪族民？距离这里最近的属於其他部族的势力是在哪？有多少人？等等问题。

结果没想到葛不知道也就罢了，竟然连级这个经验老道、又先来二天的家伙也不晓得，看着头儿用他那比平常还要来的阴冷三分的语气，很难得的长篇大论的教训起葛跟级来。

包含他自己在内的死神小队，还真的是替他们捏把冷汗，还真怕头儿一个生气下，把这两个家伙痛打一顿。

要知道，他们可是经不起头儿一根手指头的！

而也是从那一次他们才晓得，原来头儿平时话少归少，必要的时候也能够滔滔不绝的说上个好几个小时的，看着两个家伙一副站太久而僵硬的样子，希瞿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一阵暗笑在心。

不过笑归笑，希瞿可不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沦为头儿训话的对象，一想到要长时间面对头儿那平板的脸孔，利剑般的目光，还有恐怖至极的可怕冰冷的声音，希瞿就不寒而栗！

因此，打从头儿让凯特队长分配任务下来之后，可没人敢偷懒。

尤其是一想到最初那天，停风跟龙纹那两个家伙，因为随随便便就叫各自带领的黑阳族人，进行实战训练，两个人却偷跑去睡觉，造成了带领的人好几个受了伤，头儿一气之下，竟让两个

家伙扛着大石头狂奔一天一夜，还由贪狼星亲自监督执行，弄得两个家伙足足狂瘦一大圈，龙纹更是一见贪狼星就口吐白沫，大夥哪里还敢偷懒？

更何况，其实操操这些圣族人，也满有趣的，昨天晚上他就听到几个兄弟在互相交流经验，准备今天变什么花招来训练，况且头儿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用力、努力的，把这些圣族人操到只剩下一口气为止。

反正头儿也说过，圣族人的体质本来就不像人族那么复杂，只要努力锻链到某一个临界点，自然就能够激发出本身具有的斗气，有了斗气之后，再来训练，就快多了，现在，他的任务就是在不死人的前提下，狠狠的、死命的操练这些圣族人！

不过，自己的进度好像是有点慢了些，昨天听说不知道哪位弟兄训练的人当中，已经有一个练出斗气来了，自己似乎还要再加油一下，别到时候弄到自己这队最差，那可是会被其他兄弟们笑死的！

想到这，希瞿大喊一声停！

在听到希瞿的话之后，所有人全都停下了原地蹲跳的动作，个个笔挺的站得直直的，不敢乱动。

看到手下这群圣族人听话的模样，希瞿还真的是相当佩服凯特队长想到的那套暴力语言教学法呢！

所谓暴力语言教学法，就是集合所有人，由葛带头，凯特队长透过葛的翻译，一字一句教导人类的通用语，而同时，为了加强所有人的记忆，凯特队长更配合各种动作，来加深每个圣族人的印象。

譬如说，凯特队长说到跑字，便由葛带着所有人绕着绿洲狂奔十圈，说到跳字，便让众人原地跳个一两个小时。

这样每天晚上花个四五个小时下来，所有圣族人对於人族通用语，可是已经相当的熟悉了，而且还能够额外锻链，实在是一举两得。

当然了，所教导的都是以训练中会用到的词句为主，所以除了大概听得懂希瞿他们这些教官在发号什么命令外，一般的沟通上还是不行，不过也相当的够用的了。

回想一下，忘了昨天那个那个谁说的，他是怎么做的？

希瞿举起双手，大声的命令道：“所有人，十息内扛着大石头到这里集合！大石头要比自己重一点！”

连比带吼个两三次，终於让他这队的圣族人了解他的意思了，随即整队人马一哄而散，十息之后，个个都扛着一块大约身材一半大小的石头，回来报到了。

希瞿满意的点点头，随即命令大家扛着大石头，继续做刚刚的原地蹲跳的动作。

看着一干圣族人一边咬牙切齿的痛苦模样，一边不得不依照他的话来做，希瞿忽然觉得他好像很满足？原来自己也有虐待狂呀！那今天自己也要多跟其他兄弟交流交流看看，有没有什么绝招了！

远远的看着希瞿的一举一动及圣族人训练的情形，亚芠忍不住苦笑，对旁边的凯特道：“凯特呀！我好像下了不怎么好的命令了，你看看，我们死神小队都快变成虐待狂大队了，从刚刚看到现在，几乎每个兄弟们都变着法子，在虐待这些黑阳族人，会不会太过火一点呀？”

凯特憋笑道：“呃！这个头儿，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了，你不是每天晚上都趁着这些黑阳族人睡着之后帮他们治疗吗？你看大家这段时间来，实力的增长远远的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其实这也不错呀！”

一旁的贪狼星插嘴道：“其实我倒觉得他们还太仁慈了点，如果再用力些的话，这些人应该会成长得更快的，反正晚上有我们的治疗他们是死不了，倒不如现在多流点汗，将来少流点血。

“况且，我看他们对於自己实力的提升，其实也是相当的满意的，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可别告诉我说，你这个恶魔现在比以前仁慈了！”

亚芠苦笑一声，摇摇头，继续带着凯特及贪狼星巡视起来！

巡视完各个训练队伍之后，回到绿洲旁一处同样用兽皮搭起来的中型帐篷中，亚芠与凯特分头坐定之后，亚一文这才问道：“凯特，前段日子要你去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吗？”

凯特恭恭敬敬的回答道：“头儿，兄弟们这段时间已经跑遍了方圆数十公里，根据弟兄们的回报，光是这附近的区域，流浪族民少说也有上万人，只是兄弟们也都发现了，这些流浪族民大部分都是些老弱者，而且也没有成为一个大集团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少则三四个、多则十来个在附近游荡。”

说着，凯特微微皱起了眉头道：“如果我们要吸收这些流浪族民的话，如何聚集他们是一项问题，但是这不难解决，比较出乎我们预估的是，这些流浪族民的组成分子，却不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精壮，这才是目前比较困难的地方。”

亚芠点点头道：“其他的势力也不是什么笨蛋，不可能让如此多的精壮人口在外游荡，想必各有办法可以从流浪族民当中选择青壮，来补充自己的实力，这当初倒是我们疏忽了这点。”

凯特跟着点头道：“那头儿，现在我们还要依照原订计画，吸收那些流浪族民进入黑阳族里吗？我担心那些老弱会造成黑阳族的负担。”

站了起来，轻轻的踱起步来，亚芠沉思半晌道：“还是依据现阶段的计画来执行，这些老弱的流民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部族的负担没错，但是老年的圣族人胜在经验十足，稍加训练便是最好的后勤人员。

“而幼小的孩子可塑性高，将来便是黑阳族的中流砥柱。

“虽然暂时会造成黑阳族的重大负担，但是长久来看，却是稳赚不赔，况且如果我们连这些老弱都肯收留的话，那么消息传出去，想必会让更多的流浪族民前来投*，其中必定不乏青壮，并且还能营造出黑阳族正面的形象。

“所以，我们不但要收，而且还要有多少收多少！须知在这块大陆上，部族的人口多寡，便是实力高低的象徵！”

凯特理解的点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恐怕级那家伙，又要大大的吐血了。

黑阳族目前可以说是完全不事生产，所需的一切全赖族人自给自足，如果要再吸收那么多的老弱，那么生活所需各项物质的获取，可要找他来好好的商量一番。

沉默半晌，亚芠再度的问道：“与北斗的联系工作现在怎样？”

正想着该怎么筹备黑阳族所需物质的凯特，在听到亚艾的话之后，立即回道：“派出联系的弟兄还没回来，不过我想有头儿你的方位指示下，现在他们应该是接上头了才对，我想过不了几

天，就会有消息回来的。”

亚艾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帐篷内又陷入了寂静。

不知过了多久，亚芠与凯特忽然听到帐篷外传来一阵若隐若现、听似大呼小叫的声音，仔细听那声音，却是葛，只是不知道他在叫些什么？

亚芠与凯特起身，走出帐篷外，映入眼中的是葛站在对面的湖边，指着湖面一阵比手划脚，身旁还有一群黑阳族人在那欢呼，不远处还有力奥及夜月在那。

亚芠与凯特互望一眼，同时起步往葛那走了过去。

说是走，其实有点不太对，因为亚艾与凯特行走的方向，是直直的往葛走过去，而他们之间还横隔着一个近百公尺大小的小湖，来到湖边，两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停顿，只见亚芠在前、而凯特在后两步之处，直接往湖中走了过去。

完全将湖面视同平坦大道，除了凯特落足之处还激起点点涟漪外，亚艾所经之处，根本就令人怀疑那原本就是水做成的道路，完全没有任何的异状。

对岸的葛等人，很快就发现到亚芠与凯特踏湖而来的景象，众人先是一阵呆，随后，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紧接着，有如炸锅似的，瞬间哄乱起来，亚芠与凯特的行为，显然造成了这些黑阳族人无限的惊奇。

在亚芠与凯特看似一步一步慢慢的踱步下，速度却快的令人惊异，一眨眼之问，亚芠与凯特便已经横渡湖面，来到葛的面前。

望着葛那张因吃惊而瞪大眼睛的脸，亚芠淡淡的问道：“葛，你们在闹些什么？”

一旁的力奥、夜月，在亚芠与凯特来到时，也跟着走到亚芠的身边，听到亚艾的询问，力奥随即代替回答道：“头儿没什么，只是葛这家伙在展示他苦练了许久的拳劲罢了！”

听到了力奥的诂，葛在一旁似乎是相当得意的望着亚芠道：“师父，我已经能够打出成团的水了呢！”

亚艾微微一挑眉，自从来到这里之后，亚一文除了传授一些技巧给葛之外，其馀实际面的训练，全都交给了力奥去负责督促，因此对於葛的进境，亚芠倒还不如力奥来的熟悉。

如果葛真的是能够空手打水而成团的话，表示葛的对拳力已经掌握的相当彻底，否则焉能如此集中拳力？

有点感到兴趣，带点期许，亚芠微笑道：“哦！葛示范一次给为师瞧瞧！”

听到了亚芠的话，葛兴奋的点点头，随即中规中矩的扎了个马步，面朝着湖面，低喝一声，随即由下而上的出拳，化出一道美丽的半圆弧线，往湖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轰出一拳。

伴随着葛全力一击，整个身子跟着拳头往空中飞起的同时，一块晶莹剔透有如水晶状的物体离拳而去，在空中飞翔了一段时＊后，才破碎成一团水雾，重新落回湖面。

看到这一幕，亚芠也不禁点点头，能够把拳力集中到水上，让水成块状飞出，葛这段时问没少下心血，对力量的掌握已有小成，进步的幅度可以说是看得出来的。

偷偷看着亚芠脸上那因满意而浮现笑容的脸，葛心中也相当的得意，自己的老师可不是好唬弄的，这段时问来，可很少事情能够让亚艾满意，此时此刻，葛的心中自有一股得意之情。

一旁的力奥冷哼一声道：“只不过初步的达到掌握自己出力而已，得﹀忌个什么劲？”

被力奥这么一刺激，葛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由原本的神采飞扬，变得萎靡不振。

亚一文好笑的望着力奥跟葛这两个完全不对盘的家伙，看来这段时问，葛真的是被力奥给操的很惨，否则也不会见到力奥就跟见着猫的老鼠一样，被力奥给吃得死死的。

聪明如亚芠也知道，有力奥这么个让葛怕的要死的家伙在，对督促葛在踏实训练上面，有助於葛的成长，因此，亚芠倒也不想去居中化解他们之间的“怨恨”，他只是笑笑道：“不错呀！葛你现在已经能够初步的掌握住自己的力量了，接下来你应该可以继续下一段的训练了。”

萎靡不振的神态，瞬间完全消失，葛惊喜的叫道；“真的，师父我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训练了？师父你都不知道，这个月来，我每天都是打拳，要不就是扛石头跑，真的是很累呀！”

忘形之下，葛也不禁兴奋的抱怨起来！

亚艾淡淡一笑，转头对力奥道：“力奥，从明天起，葛就不需要再进行那些基础训练了，你可以多少挑点招式运用之类的训练葛，不如就这样吧！以后所有基本训练，全都集中在早上，下午就做基本招式的训练，晚上则由你进行实战训练，帮葛练练招好了！

“还有，葛现在的斗气应该已有小成了，早上在做基本训练的时候，就让葛一边运斗气一边训练，这样有助於葛在身体与斗气双方面的成长，至於训练的量，你就自己斟酌好了。”

原本听到亚艾说他可以进行招式训练，葛还以为他终於出头天了，可以不必再接受力奥那根本就是变态的体能训练，还美其名说越练实力越坚强，可是没想到亚芠说到后来，竟然还是脱离不了力奥的魔掌。

尤其是听到要进行实战训练，当日力奥的实战可是让他记忆深刻，他有点难以想像，实战训练时，力奥的拳头砸到自己身上，那肯定会很痛的！

有点僵硬的转头看向力奥，一时之问，葛似乎觉得力奥在看自己的眼神，有点像是恶狼在看待食物时，那眼中闪烁的光芒是那样的相像，葛突然想到，为什么自己要那么爱现！乖乖的接受基本训练不就好了！

此时的葛直到翌日才晓得，原来不光是实战训练会让他胆颤心惊的，就是上午与下午的训练，同样是难吃的果子。

就拿早上的训练来说好了，运用斗气扛着比自己还大两倍的石头跑步，的确是轻松许多，但是葛完全没想到，激发斗气之后消耗的体力，竟然会大的那么恐怖！

平时扛着大石头虽然很累，但是起码还能够站着喘气，可是一旦运起斗气之后，短短不到半个小时，葛整个人就全垮了，别说扛着大石头，他根本就是累到连站着都很难。

偏偏力奥这个变态的家伙，也不管他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硬是榨乾他最后一滴力量，死活要他逼出斗气来，往往一个早上下来，葛都怀疑自己怎么活过来的？

下午的招式训练，则同样又枯燥又累人，出拳、踢腿、跳跃、转身，四个动作竟然让他一做再做。

力奥说了，虽然亚芠要他教葛招式，但是葛实际上还差得远，但是他又不好违反自己头儿的

话，因此只好加强葛对基本动作的掌握，等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他才会正式的教葛何谓招式。

而且更让葛满肚子火的是，力奥不知怎么说服夜月师姑的，竟然让夜月师姑每次在自己身上施展奇怪的魔法，让他浑身包裹上一层又厚又重、还不会掉下来的沙，让他穿着这么一层沙衣来练招，说有多难过就有多难过！

至於晚上的实战训练，对葛而言，那是连想都不愿去想的可怕恶梦。

整个实战训练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力奥的话，那就是要贯彻亚芠与死神小队的向来传统，传授葛以少对多的经验，所以葛得面对任何二、三十人人的围攻，直到葛再也站不起来为止。

而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恶梦的话，那么第二阶段便是地狱了！

在匆匆的接受过夜月魔法的治疗之后，葛第二阶段要面对的，便是力奥，还有力奥特制的那把比人还高大的巨大石刀的攻击。

如果第一阶段是遍体鳞伤的话，那么第二阶段便是骨断肉离了，这个时候葛还真的有点恨，为什么自己老师医术那么神奇，他宁愿痛苦的躺在床上休息，也不愿意第二天好不容易治疗好的身体，又再继续接受新一轮的折磨。

看着葛每天哭天喊地的，亚芠也是颇无奈的，谁叫他并非圣族人，也没有圣族人的功法，因此他也只能硬是凭藉自己对於圣族人生理的了解，设计出这些训练计画来。

其实亚芠的训练计画，说穿了也相当的简单，就是凭着高强度的激烈训练，一方面增加葛的天赋本钱，另一方面则透过一再地受伤而刺激葛体内的斗气成长。

依照亚芠的理论，当葛有朝“日拥有足够的斗气之后，便能够发挥出一力降十会的强大威力来，而这也是亚芠所看的出来，最适合圣族人发挥力量的方式。

不过当然了，凭亚芠现在的程度，他所认定的足够斗气，可绝对不是葛所能够想像的，也因此注定了，葛还有好一段时＊的苦难要受！

除了专注於训练葛以及黑阳族人之外，另一方面，亚芠拍板决定壮大黑阳族、替葛累积下他日征战大陆的根基的计画，也在凯特与级商讨下，有条不紊的展开来。

首先，先由级在黑阳族现有族人当中，挑选出机灵而又能言善道的家伙，区分成三个部分。

其中两个部分，一往南一往北。前期主要沿着比里丸部族与爱浓部族交界处，吸收在两大部族间流窜的流浪族民，进入黑阳族；到了中后期，再从新吸收的成员中，将青壮带回潜龙区接受强化训练，而老弱则是继续拓展到大陆其他各处，仍然收容流浪族民。

而原本的第三部分，则是混入周围小城当中，只是此次不再以颠覆该城的领导人为目标，而是以进行情报与商业活动为主。

商业活动能够为潜龙区的人提供各项所需，而且可以遮掩情报间谍的活动，而情报间谍的活动，除了可以收集并随时掌握整个大陆的大小变化外，同样的也可以提供商业活动的情资所需，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有鉴於不管是商业、还是情报间谍，都是北斗的看家本领，为了让这计画能够顺利随行，亚芠与凯特早在当初已派出死神小队的弟兄联络黄星，相信在黄星的主导之下，以北斗暗中协助与经验传授，又是以圣族人来出面，绝对不会有所差错的。

只是亚艾怎么也没想到，派出联络黄星的兄弟，虽然是带回了黄星一口答应了亚艾要求的好消息，愿意在经济及情报上协助，但是同样的也带来了黄星转述的、令亚艾坐立难安的消息。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一章 重返大陆

第三部 第四十一章 重返大陆

作者：手枪

深夜里，亚艾那寂静的身影，慢慢的穿梭在每一个帐篷中，而原本萦绕在整个潜龙区里、那因浑身酸痛而在睡梦中不自觉发出来的呻吟，也跟随着亚艾的身影，慢慢的消失无踪。

当亚艾来到最后一个帐篷时，亚艾微微的顿了顿，脸上浮现了一抹笑容，接着，亚艾掀开了兽皮门帘走了进去，同时低声的问道：“怎么还不休息？”

帐篷里，带着痛苦笑容的葛端坐着，同时也低声的回答道：“我看老师今天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就忍不住等老师过来了！”

亚一文轻轻的弹了个响指，一道不知从何而来的柔和白光，环绕在葛的身体四周，让葛整个人亮了起来，同时亚艾也微微一笑道：“难得你还有这个心，还能够分心注意为师的异常。”

感觉到身周的白光正不断抚慰着他受创的身心，一股温暖的感受萦绕在心，葛忍不住咧嘴一笑，却又不小心扯动伤口，而露出一个苦涩交加的笑容来。

亚艾温声道：“最近这段日子来，你辛苦了！”

葛摇摇头道：“不！我知道老师你是为我好，所以才会让力奥那变态来训练我，我自己也觉得，比起在古城那时候自我训练的实力来，现在的我，绝对有把握一口气打败一百个那时候的我！”

亚艾哑然失笑，缓缓的摇摇头，同时乾脆也在葛的面前盘坐了下来，有感而发地说道：“其实，为师也是个不称职的老师，打从收你为徒开始，为师就没有真的尽过老师的责任，没有能够好好的教导你，反倒是让你接受”些不人道的训练，葛，你不会怪为师吧！“

葛一滞，连忙摇头道：“不！学生从来没有怪过老师，老师您已经教导学生很多了，是学生我自己不争气，对于老师的教导无法领会，有辱老师您的威名了！”

亚艾失笑道：“这跟老师我什么威名的，有什么关系？”

葛喃喃道：“力奥曾对学生说过，老师您在人族里面，如果自称第一一的话，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

“您那银月恶魔的威名，在奇武大陆上，可是人人尊敬的最强者的代名词，我能够成为老师的学生，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如果传出去的话，恐怕会让人羡慕死了！”

亚艾自嘲道：“哪里什么最强者的威名，说是用来吓小孩的恶名还差不多！”

葛用力的摇头道：“不！力奥也说过，老师您除了银月恶魔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万家生佛的慈悲圣者的名号，不知道多少人在您手下重新获得新生，您那种慈悲的心肠就是最好的证明，凯特也说过，您其实是个毒手佛心的伟大英雄！”

亚芠抬起头来，看似望着帐篷的顶端，实则眼中毫无焦距，喃喃道：“英雄？我并不配这个字眼呀！有谁能够告诉我，我所提出来的，对抗外星种族的结果会是怎样？人类难道至今仍须为从前的过错，继续付出代价吗？

“葛，为师从来不曾与你说过为师的目的，但是今天，为师可以跟你说一句话，无论为师的出发点是好是坏，等待为师的都是一片腥风血雨，一场由为师亲手掀起、用无数生灵、无尽血肉所组成的血海狂滔，而你也是为师计画中生灵与血肉，这样，你还会认为为师是个英雄吗？”

低头看着葛，亚芠淡淡的语气中，透着一抹说不出来的萧瑟，缓缓的说着。

葛愣了愣，随即展颜一笑道：“老师，不管外人怎么说您，你都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心中唯一的英雄，我无论如何都是您的学生。”

随即又低声道：“可能是学生对于人族的语言还掌握的不够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对老师您，表达谢意才好！”

没有注意到亚芠奇怪的目光，葛款款谈道：“其实在之前，夜月师姑就曾经偷偷瞒着老师，告诉我老师您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以及要我统一整个大陆的原因。

“虽然说，我有点不能想像原来我们圣族不是这个星球的生物，而且现在竟然有我们来自那个母星的同胞过来，想要接我们回去，还要消灭人类。

“不过，以我的立场来说，虽然在这里生活的很艰辛，但是我毕竟是在这块大地上出生、成长的，真的要我回去那个所谓的母星，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的，毕竟我已经习惯这里，也适应在这里的日子，我想我是不太愿意回去的。

“况且依夜月师姑所说的，老师你们人类的过错，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犯下，现在要老师你们再为几千年前的过错而付出代价，说实在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公平！

“所以老师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达成老师你的要求的，我不止要让我的族人们不要成为老师你们抵抗外星种族的阻力，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我一定会说服我的族人来帮助老师的！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能够说服我们那些来自母星的族人，让他们不要再为难你们了！

“啊！我好像有点自不量力了，但是老师我可以跟您说，这真的是我心中的期望，我愿意用身为您的弟子的荣誉来发誓，就算是到时候，我没办法说服我的族人，我也愿意一起与老师并肩作战！”

亚芠又是感慨，又是激动的拍了拍葛的肩膀，看来，他自己真的是收到一个好弟子、好学生，拥有这么一个弟子，也算是他的福气！

师徒俩各自沉默了半晌，亚芠这才又道：“算了，不谈这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了，葛，我问你，对于整个大陆，你现在心中有没有一个概略的想法了？”

葛略带迟疑的点头道：“最近凯特跟力奥他们对我说了很多，也教导了我很多，我也有跟级商量过，基本还有个概念在！师父想听听看我的想法吗？”

亚芠摇摇头，一笑道：“记得为师曾跟你说过，我并不是想要一个名为弟子的傀儡，收你为徒固然有我的私心，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有一天，你能够让我挺着胸膛，大声的对所有人说，我银月恶魔是你葛的老师，而不是看到你，人家会说葛你是我银月恶魔的弟子，如果你真能做到这

点，才真的不愧我收你为徒！

闷所以，比起你事事徵求我的意见而言，我更希望看到葛你能够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理念，而不是一个事事迎合着我的应声虫。

“所以，为师虽然给你定了这么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目标，但是真正执行的还是靠你自己，否则为师还不如自己来，所以今后你尽可以向为师提出要求协助，但是并不是凡事都需要听为师的。

“同时，对于你的作为，为师也只会协助，而不会加以干涉。

“当然了，如果你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或是什么疑问想不通的话，那么我还是很高兴你能够提出来跟我一起讨论，毕竟我是你的老师，帮助学生正是老师的责任，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葛真的是愣住了，虽然他一贯尊敬亚艾身为他的老师，也体认到亚芠带给了他强大的力量与希望，是一个不会因为他是魔族人，而有所歧视他的难得好老师，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原来亚艾竟然会对他有这样的期待。

一时之间，葛只觉得心中一片火热，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出亚芠这番话所带给他的激昂。

亚芠拍拍葛的手臂道：“呵呵，不过要做到这些，你还是需要多加努力累积自己的实力，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实力代表着一切，不管是想要实现任何的理想，没有足够实力的话，一切都是空谈！”

葛肯定的点点头，这点在他这个圣族大陆长大的圣族人，绝对体会得相当深刻的，就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体认，所以他才能够忍受得了力奥那有如地狱般的可怕折磨训练，因为他晓得，现在的训练越刻苦，就代表着他将来能够前进的步伐，可以跨得越大越远！

轻轻的伸出手来，亚芠看了看自己的掌纹，忽然道：“其实，我也正想找机会跟你说一下，我可能要带着其他人离开这块大陆了。

“接下来，一切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去掌握你想要的那片天了！”

听到亚艾突然的冒出这一句话，葛真的是被吓到了，有点结结巴巴的问道：勿老师，你……你说什么？你要离开这块大陆？怎么会？”

亚芠苦笑道：“我也没想到，原本还想要协助你，一直到建立一定的基础来，才离开的，不过没想到会因为一件临时的事情，而不得不离开这里。”

虽然因为亚艾的话而感到震撼，但是葛还是难掩心中的好奇，问道：一老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亚文苦涩地说道：“没什么，只是几个贪心鬼在捣蛋，需要我回去教训教训一下罢了！”

不知怎么的，当葛听到亚芠说到“贪心鬼”及“教训”这几个字时，心中陡然的一颤，仿佛是嗅到某种可怕的不祥预感。

看着葛噤若寒蝉的模样，亚艾也不禁暗叹在心，他这一身的杀气实在是太骇人了，尽管在日常间他已经尽量收敛，但是不经意间还是会影响到他人，就连自己的弟子也不例外，虽无奈但也无可奈何。

长长的叹了口气，亚艾淡笑道：“算了，这毕竟是人类之间的丑事，葛你就别管那么多了，趁现在还有点时问，为师再教你一点小东西吧！”

葛毕竟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还单纯的很，虽有一时的感慨，很快的就又被亚＊给转移注意力，兴奋的看着亚芠。对他而言，亚芠有时候兴之所至教他的“些小玩意儿，在他感觉上还挺有用的。

最重要的是，比起亚芠传授的那些所谓高深正规武学或是魔法之类的，这些亚芠眼中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往往是他一听就懂，懂了就可以用的东西，因此葛很快的就投入了亚芠的讲解当中。

三天之后，潜龙区。

亚芠领着死神小队，在葛依依不舍下，缓缓的离开这块绿洲，眼看着亚芠等人的身影终于消失在沙堆之后，所有黑阳一族的人几乎人人都一样，不约而同的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

听着背后隐约传来的欢呼声，亚芠转过头来，似笑非笑地对着凯特他们道：“看来，你们可把这些家伙给操惨了，看到我们离开，他们就好像是从地狱进入天堂，正在那里欢呼呢！”

凯特等不禁苦苦一笑，自己等人果然是很让人讨厌呀！甚至等不及确定他们完全离开就这样欢呼，也未免太伤他们的心了吧！

一旁的贪狼星＊笑几声后，出声道：“呵呵，你们也不用太在意，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我早就已经交代葛了，就算是我们离开了，他们也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绝对会比你们在的时候还惨的，呵呵！”

听到了贪狼星的话，凯特等人不禁露出了相当邪恶的笑容来，虽然不是自己亲自操刀，但是能够知道他们不会太好过的话，也算是勉强能够安慰了。

只是疑问又来了，一旁的夜月忍不住问道：“可是小星，你怎么确定葛一定会按照你说的话做呢！”

贪狼星嘿嘿的发出了令人闻之发毛笑声，解释道：“前阵子，我就请教过太始，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人去执行什么动作，太始教了我不少方法，听说都是太古时代，专门在对付那些懒得动又过度肥胖的家伙，强迫他们不得不运动的！

“昨天，我就趁着一天的时＊，依照太始教我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在所有人的体内植入一小团具备有固定反应能力的能量团。

“这团能量会在每天定时发作，刺激人的神经，让人浑身又酸又麻的，想要减轻痛苦的方法，就是要努力、用力、奋力的活动自己的身体，舒缓这些能量激发的神经反应。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点的，而且我更相信，到时候他们绝对不需要鞭策，就会玩命似的训练自己的。”凯特等人听了，不禁吞了吞口水。“旁的夜月忍不住又问道：”那小星你输给他们的能量，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呀？到时候要怎么解除呢？”

贪狼星嘿嘿邪笑道：“夜月，这点你放心，这团能量，是我牺牲一根毛发当核心来运作的，不但会主动的判断出寄主承受范围，而且还会利用寄主活动时，吸收寄主身上的能量，来补充每天消耗的能量，我可以保证，足够保持半年以上的使用期限。

“至于说解除的方法，一种就是等到半年后，我那根毛发的细胞核心，因长期脱离我本体而死亡，自然就可以解除了。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寄主突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譬如说像是斗气之类的，那就可以杀死这些细胞核心，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越说越是兴奋，贪狼星再度邪笑道：“为了寻找这个寄主能量爆发可以杀死细胞核心的临界点，我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及时间，才找出来适用的标准来，可是很费力的！”

夜月忍不住叫道：“小星你别跟我说，前两三天晚上，葛每天晚上鬼吼鬼叫的，就是你在拿葛做实验？”

贪狼星神色凛然的说道：“葛是亚艾的徒弟，也算是我的徒弟，我拿他来当实验品也没什么，况且这也是在替他增加黑阳族的实力，也算是我这半个师父能够为他做的，他应该感谢我才是！”

夜月无话可说了！

一旁的凯特与力奥，则互相交换一个眼色，兄弟两个开始苦苦思考起来，自己以前有没有得罪过贪狼星？或是有什么行为让它觉得不满的呢？

一直到现在，他们这才发现到，原来亚艾或许是最可怕的银月恶魔没错，但是最恐怖的，应该还是贪狼星。

说是好心，办事都这样了，依照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贪狼星起意要捉弄人，岂不是玩死人了？

更可怕的是，如果真的有得罪它的话，那么恐怕自己怎么死都不晓得！

贪狼星还想说些什么，一旁的亚艾已经插嘴道：“好了，小星你就别吓他们了，我们还是赶一段路吧！”我现在有点担心妃雅那边的情况，而且到时候还要跟黄星要一艘船赶回去，时间上可耽误不得！“

说完，亚艾轻轻一挥披风，带起了一阵旋风，几乎是脚不沾地的往前急驰而去。

听到亚艾都已经开口了，众人也不再说什么，各显神通的跟着亚艾背后，加快速度。

只是不知不觉问，死神小队似乎都是无意识的离了贪狼星稍稍远了些，让贪狼星身周保持了大约两、三公尺的宽敞空间。

三天后，坎维拉特镇的对外港口处，一艘扬帆待发的大型帆船，正停在港口外等待出港，帆船旁的码头上，亚艾与白发苍苍的北斗黄星隆达正殷殷惜别着。

拱拱手，亚艾带着歉意道：“隆达老伯，真的是麻烦您了，还让您硬是在三天内准备这么一艘船来，供我等返回大陆，真是抱歉！”

北斗黄星隆达一抚自己的白胡，呵呵笑道：“亚艾你不用介意，当初我在把消息传递给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一定会回去，所以这艘船其实早就开始准备了，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早就赶来，还让你多等了三天。”

亚艾微笑道：“其实若非那件事情影响实在是太过大的话，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说真的也实在不应该离开的，只是没办法，事情既然发生了，那就要解决，所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跟老伯你要船要人了！”

隆达挥挥手道：“无妨无妨，反正我本来就想要派人回去大陆一趟，毕竟之前亚艾你要我做的事情，也实在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负担的起来的，正好趁这个机会回去多招人手过来，否则，我也没把握可以把你交代的事情给办好。”

望着隆达，亚艾不禁感到一阵歉意，还让这么一位老人家奔波劳累，说什么也难以表达心中的

感谢。

似乎明白亚芠的想法，隆达呵呵一笑道：“好了好了，这可不像是你呀！还是赶快趁着风势正好出发吧！如果真的怕我老人家太累的话，那你就赶快处理完那边的事情后，尽快回来吧！”

亚艾点头连连称是，也不再犹豫，转身走上甲板，对着站在船甲板上，等待开船的船长道：“里根船长，可以开船了，接下来的航行就拜托你了！”

船长里根拍拍胸脯笑道：“圣者你放心，这条航路我已经航行过好几遍了，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就尽管放心的在船上休息，等着一个月后回到奇武大陆就可以了。”

亚芠微笑的对里根船长点点头，随即转身走进了船舱当中，他现在还要伤脑筋，怎么去应付这次航行的某位同伴！

请继续期待天魔神谭第三部续集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二章 海上大乱斗

第三部 第四十二章 海上大乱斗

作者：手枪

平静而幽雅的海洋。

原本平静无涛的海面，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突然搅乱了那镜子般的水面，激发出千层涌浪划破了平静的海洋。

仔细一瞧，风暴的产生并非来自于大自然的力量，而是两个力可齐天的可怕生命体。

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在那风暴的中心点，某种神秘力量笼罩之下出现的诡异无比，又平静异常的一人一狼的身影。

对于航行汪洋大海中，行走在奇武大陆与魔族大陆的航线上，已有数十年经验的理根船长而言，恐怕这辈子最难忘的航行经验就是这一次了。

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一次，从魔族大陆返目奇武大陆途中，船上所搭载的乘客身分之特殊，名声之鼎盛，说出来绝对是会令人作恶梦的。

银月恶魔与死神小队，这一百个人在奇武大陆上，可是有着足以令三岁小儿止哭的威名，也是近乎传说般的存在，任何通晓他们事迹又与之为敌的人，没有不闻风丧胆的。

而理根船长不但不是他们的敌人，相反的，还是他们的好同伴，因此，在船上的这段时间，理根由原先的拘束，慢慢的因熟悉逐渐放开心中的压抑，此刻的他与他们相处起来，就跟与船员们相处的状况没两样。

不但是理根如此，就连船上水手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相当自然，甚至没过几天，就有人敢与死神小队开起玩笑来。

除了与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大人物相熟以外，理根意外的也发现到一件事情，一件足以令所有人都为之疯狂的秘密。

一个关于死神镰刀小队，为何得以被誉为无敌队伍的大秘密。

其实说穿了，就理根的理解而言，死神镰刀小队之所以能够享誉整个大陆，被人称之为最可怕的队伍，其秘诀便在一个“勤”字。

打从上船离陆之后，死神镰刀小队的队员除了每天晚上固定几个小时，在船上打坐休息之外，其余的时间，理根几乎没有见过死神小队的大在船上闲聊，或是做些什么事情打发时间。

可以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死神小队的人都在自我训练中度过。

原本理根在没有碰到死神小队z前，怎么也不敢想悔，在一艘小小的船上，要如何让将近一百个人做出各种训练，但是碰上死神小队之后，理根相信了。

以死神小队的三个小队长为例，理根从来就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他竟然可以享受到飞驰的那种感觉，是真真正正的飞驰。

启航那天，才离开港口不到半天，理根忽然接到舵手的通知，说海上忽然吹起狂风来，船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在获得了这个消息之后，理根不敢大意，连忙带着人到甲板上，打算将帆给落下，没想到他们一到甲板上，看到的是一个几乎让人以为是女神降临的美丽白衣女子，笑咪咪的站在船尾望着他们。

这个美得让人不敢以双眼直视的白衣女子，是死神小队的三个小队长之一，也是整个死神小队里面唯一的女性唯一的魔法师夜月。

理根不禁有点傻眼，总觉得那绝美的笑靥里，有种令他心惊胆跳的感觉。

果不其然，见到理根之后，夜月脆声道：“船长，对不起呦，吓到你了。”

“船长你放心，这风是我吹起来的，我想在这个大海上练习一下风系魔法，所以才特别加大风势方便我练习，顺便也可以加快船航行的速度，岂不是一举两得？”

“有我在掌握风速，船长您可以放心的，绝对不会让你的船有任何损伤，最多就是船长你需要改变风向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在夜月的笑容里，理根愣愣的看了半空中一颗不断散发出青色霞光。有如婴儿头那么大的一颗光团。

最后理根傻愣愣的在夜月的催促下，再度回到船舱里去。

还没来得及从夜月竟能任意操纵风向与风力的强大魔力下目过神来，理根又再度接到船上水手惊慌失措的报告，说死神小队人跳海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理根的心脏差点没从口中跳出来，火烧屁股般的跟着报信的水手来到船前的甲板上。

才一踏上甲板，理根便见到一个消失在船外侧的背影，令理根不禁惊恐大喊道：“来人呀！有人跳船，赶快去救他！”

同时，理根飞扑往船侧奔过去，从船弦往外一看，却见到令他一生难忘的景象！一群人，正轻松随意的跟在船边，与船保持相同的速度踏着浪花前进，几个看到理根的人，还不住的跟他挥

手打招呼。

理根真的是傻眼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忽然肩膀上被人大力的拍了一下，突如其来的感觉，让理根不由自主的大叫一声，这叫声谁也没吓到，唯独吓到了背后拍了理根一下的力奥。

对着猛地转过头来的理根，力奥抱怨道：“船长，你也别吓人呀！怎么叫那么大声？”

理根指着力奥，又转过头，指了指在海面上奔跑的死神十队等人，张开嘴巴想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力奥会意的笑道：“哦！船长你不用理会这几个小子，他们是太久没有运动了，骨头在痒，所以才下去跑一跑的！跑过瘾了，他们自然会起来的。”

“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他们会量力而为的，你瞧！几个小子嫌跑步不过瘾，已经过起招来了。”

可不是吗？

船边，原本在海面上奔跑的死神小队，不知道从谁开始，已经打得热热闹闹的了，兵器所反射出来的光晕，五光十色的，看起来相当激烈。

力奥忽然大唱道：“好小子，这么多人在打架，怎么可以少了我？来十个陪我！”

说着，力奥也不理会傻眼的理根，解下了自己背上的赤红长刀，赤手空拳的往海上一跳，同时浑身散发出了火红的光芒，一头栽进了人群里。

理根一张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的。

身为北斗一员的理根，虽然不会武功或是魔法，但是在北斗中耳濡目染，他也不是什么无知的人。

能够自由自在的在浮力微小的海面上，顶着浪花长途奔驰，代表着什么意义，理根是相当清楚的。

如果光是如此的话，那么理根会很佩服死神小队人员的功力高绝，与他们成就的不可思议。

但是，把这么一件事情当成了运动，拿真刀实枪的打斗当成成消遣，那可就是理根所无法接受的。

难道死神小队的人都是怪物不成？

不过回过头来想了想，理根也不禁苦笑起来，如果说人家死神镰刀小队不是怪物的话，那么恐怕这世界上也没有怪物了。

想通了这点之后，理根抬起头来，看到了死神镰刀小队的实际主脑，小队长凯特，此到他正站在风帆桅杆的最顶端，双手随意发出一道道气剑射向水面，每一道气剑打入水中，便有一只巴掌大的鱼翻白肚浮出水面。

理根对于凯特这怪物等级的眼力以及真气的掌控力，已经懒得吃惊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过一天，理根每天都可以瞧见，死神小队的人花样百出地从事着很变态、也很

可怕的训练。

但是死神小队也就罢了，今天，在理根的目瞪口呆下，竟然连一进船就闭关在自己房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亚芰也出现了。

而且因为夜月那近乎撒娇的一句话：“哥，你与贪狼星之间比起来，谁比较厉害？”再加上其他人的鼓噪起哄，可怜两个为人兄长的一人一狼，便在这块无人管辖的大洋上，做出了一较高下的表演。

由于亚芰与贪狼星这两个怪物中的怪物一人一次的对轰，造成了原本平静无波的海面，竟然激起了汹涌的波浪来，其势之盛，堪比猛烈的大风暴。

也幸好亚芰与贪狼星虽然是在较技当中，但是还记得离船远些，而且也各自的分出一些心神保护着船只，否则，恐怕所有人都得游泳回去奇武大陆了。

虽然说因为眼力的问题，理根只能够远远看到这一人一狼保持着一定距离，面对面的站着，两者之间闪烁着各色光芒，既看不清动作也听不清对话。

但是，光从周围这惊涛骇浪的现象，也知道，亚芰与贪狼星之间的比试，可不是像他这类的普通人可以轻易靠近去看仔细的。与周遭的惊涛骇浪完全相反，大约近百平方公尺方圆大小、像个镜子一样完全无任何波纹的平坦水面上，亚芰与贪狼星正一来一往的试招。

站在犹如水晶般的平坦水面上，亚芰望着贪狼星，微微一笑道：“小星，刚刚你那招明明是聚元冲天破，怎么会说是狂狼咆哮？而且威力大是大，不过聚气的时间恐怕是稍微慢了点呀！”

轻轻哼了一声，贪狼星回道：“天底下有谁比你更了解这招的缺点？不信你换个人来试试看，看看他能不能躲过我这招，混合了聚元冲天破以及本能而成的狂狼咆哮一击！”

亚芰点点头，贪狼星倒也没说错，想到刚刚贪狼星喷吐出来的这记狂狼咆哮，若非他太了解贪狼星的能量运作以及聚元冲天破的缺点的话，换成了其他人，的确是难以抵抗贪狼星这招的。

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亚芰轻扯一下嘴角，微笑道：“好了，刚刚我接你一招，现在该换你接我一招了吧！”

说着，亚芰左手握拳平举，随即慢慢的张开手掌。

一道淡淡的散发着炙热火红光芒，有如流水般的异状物体，出现在亚芰的手掌之间。

亚芰淡淡道：“试试看这招吧！”

随着亚芰的话声一落，原本在掌中液体般的红光，仿佛凝结般，成为了一道十字形的光芒。

同时十字形的光芒在亚芰手中飞快的旋转起来，变成了一个巴掌大半透明粉红圆盘，随着亚芰的手轻轻一动，有如电光般往贪狼星的胸口射去。

贪狼星轻哼一声，右前足往上一抬，足前出现一块巴掌大、由莹亮纯白光辉昕组成的光盾，轻而易举挡下了亚芰随手发出的红色十字圆盘。

同时贪狼星也凉凉的说道：“怎么会搞出这种小玩意而来？”

亚芰微微一笑，似乎完全不在乎贪狼星的不屑。

但是贪狼星这次可尝到苦头了，它没想到，原本应该会被光盾抵销的红色十字圆盘，竟然在与

光盾互抗一会之后，忽然分裂开来，变成了四个小光盘，顺着它的光盾，往背上飞斩而去。

贪狼星直到此时才晓得，亚芰为什么会拟出这么一个十字形的形状，又再化成圆斩攻击的复杂手段。原来就是为了趁人不备时，让十字圆斩一分为四，攻击得人措手不及。

而贪狼星也果如亚芰所设计的那样，措手不及之下，被四个圆斩打个正着。

虽然说，这四个圆斩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输了一招毕竟是事实。

况且贪狼星也晓得，凭亚芰运用能量的手段，这圆斩别说一分为四，就是一分为八、一分为十，它都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知道自己输了一招的贪狼星，不禁不服的说道：“你也来试试看我这一招！”

说着，贪狼星轻轻的跃离水面，弓起身体来，额前突然出现了一颗米粒般小点的光辉。紧接着光点一分为五。

在贪狼星额前光点分化成梅花状，随即以极为快速的速度，接二连三的射出了一道道的寸许光箭。

由于发射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因此在亚芰看起来，贪狼星的额前所散发出来的寸许光箭，竟有如铺天盖地般的往他电射而来。

不敢轻视这寸许小箭，亚夏身影忽而一个模糊，这小光箭便透体而过，直接在水面上电射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出来，足见其威力之强大。

闪过这小光箭袭击之后，亚芰看了看犹未平复的水面，有点讶异道：“小星，你这招叫什么名堂？威力还真不小！”

重新落到水面上后的贪狼星得意道：“还不错吧！这是我想出来的，将庞大的能量压缩成一个小点，然后利用能量被压缩到极限反弹的瞬间，同时撤除一个方向的限制，让压缩的能量自然激射而出。”

“因为能量加速度密集射出的关系，所以尽管每一光箭所耗费的能量不多，但是威力也不小！”

亚芰颇有兴趣的道：“看来好像真的很不错，我试试看！”

说着他伸出手来，竖起静指，眼光注视在手指前一寸之处。

一颗拳头大的红色光团出现在他指前。

然后红色光团瞬间被亚芰压缩成米粒大小，紧接着，一道激烈的红色电光射出，直人水面，瞬间激发出了无数的烟蒙白雾来。

亚芰皱起了眉头，贪狼星在一旁呵呵笑道：“知道不好弄了吧！”

亚芰无奈道：“太大力了，没办法像你那样连射！”

贪狼星得意的笑道：“我可是练习了好久，一直到现在，才完全的掌握住其中的力道与时机，但是也不过是五连射而已，你以为这招有那么容易学会吗？刚刚你弄的，顶多不过是个半成品！能压缩弹射却不能连发！”

亚芰微微一笑道：“半成品也没关系！威力同样不小，以后有机会再研究了！”

听亚芰这么一说，贪狼星也不禁笑了起来。

忽而它皱起了眉头，道：“不过我们这样一来一往的，似乎比不出个所以然来呀！不如我们就用上五成力来个乱斗如何？”

亚芰微笑道：“如你所愿！”说着，亚芰身上的衣服忽然暴缩，由袍子变成了紧身的劲装模式。

同一时间，贪狼星的角、牙、爪，也伸了出来。

一人一狼同时喊了声：“注意了！”

下一瞬间，原本平静无波的水面，忽然出现了一阵令人眼花撩乱的的情景，无数对的亚芰与贪狼星，瞬时遍布整个水面与空中，彼此捉对厮杀起来。

原来不愧是同源的两个生命，亚芰与贪狼星不约而同施展出了风的身法来，每每一交手—，便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幻象出来。

而且不单是魔法互轰，就连武功招式也出来了，你用武功，我就用魔法，你招式中带着真气，我就夹着魔法。

面对这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对手，亚芰与贪狼星完全没有任何的顾忌，什么狠招棘手全往对方身上招呼过去，完全不怕对方会真的给自己杀了，因为只有他们自己了解，这对他们根本就构不成实质上的伤害。

亚芰与贪狼星之间越打越激烈，一股兴奋的感觉逐渐地取代了他们平静的心绪，慢慢的，两个开始逾越原本约定的五成力，开始变成了五成五、六成、七成，到最后竟然开始全力施为。

而远方原本两眼放光，看着亚芰与贪狼星一举一动的凯特等人，慢慢的开始感觉到不对了。

怎么忽然之间，亚芰与贪狼星的动作，开始给他们一种好像越来越激烈的感觉，那令人眼花撩乱的交错身影，也越来越多变。

而且，原本亚芰与贪狼星默默保护着船只的力量，似乎开始变得越来越弱，相对的，周围的浪花却是涌动得越来越激烈。

种种的变化莫不是在告诉众人，亚芰与贪狼星的打斗已经渐趋白热化，许多多余的力量开始收敛集中，他们似乎是越来越危险了。

最先察觉到这一点，不敢再继续贪看亚芰与贪狼星对决的凯特，连忙大声的叫道：“船长，请马上将船驶离这里，快！越快越好！”

受到凯特那焦急的口气影响，理根先是一愣，随即又听到了凯特转过头去开始指挥起死神小队来。

“死神小对所有人，听我的命令，风属性与水属性的人，尽你们的力量催动这条船，火属性跟土属性的人跟着力奥！力奥，等一下由你带领火、土属性的人，绝对要将这条船保护好！”

顿了顿，凯特苦笑着补充道：“最少要让这条船维持能够航行的能力，知道吗？”

听到了凯特的命令，包含力奥在内，所有的死神小队成员用力的应声，同时开始散布在这越来

越摇晃的船上，准备听从凯特的命令行动。

知道现在情况真的不妙了，理根连忙跟着大声吆唱起与他同样看呆了的船员，开始起锚，准备将船驶离！

看到整艘船上的人开始各就各位，凯特转过头来，望着身旁的夜月，苦笑道：“夜月，等一下你就负责架设一层保护这艘船的魔法能量护罩，尽量减低头儿跟小星无意间泄漏出来的力量，以免对船身有损。”

“你也应该看得出来，头儿跟小星现在已经打上瘾了，不再顾虑我们的存在，就算想要阻止，恐怕他们也听不到了。”

“唯今之计，就是尽量离开头儿他们越远越安全，不过想要离开他们的力量笼罩范围，恐怕得靠我们自己了！”

夜月点点头，知道这场无妄之灾是自己惹出来的，所以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够聚精会神，开始调整自己的精神异力，准备好听凯特的命令，发出绿水发布魔法能量护置来。

老实说，要架设这么一个可以保护整艘船的护罩，对夜月而言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她还要面对亚芰与贪狼星交手时的力量冲击。

到底有没有把握，夜月自己也不敢肯定。

“我可以帮忙吗？”

就在夜月为难之际，一阵柔和甜美的嗓音响起来：“我专长火与光系魔法，对于防御部分还有点能力，可以让我帮忙吗？”

听到这话，凯特与夜月同时目过头去，看向站在船舱门口的一个清秀佳人，原来是苏兰。凯特与夜月连忙点头。

身为斯选帝国大法师的亲传弟子，苏兰的实力，凯特与夜月是绝对不会怀疑的，既然苏兰自愿帮忙，那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

见到凯特与夜月愿意让她一同帮忙，苏兰心中不禁一喜，这样至少让她对于这个团体有点参与感了。

否则这一路走来，知道苏兰与亚芰事情的死神小队，对于不请自来的苏兰隐隐约约间有种无形的排斥感，这让苏兰感到相当的难过。

因此，一有机会，苏兰当然是自告奋勇的说要帮忙了。

回过头去，凯特看向后上方船长室，用眼光询问理根准备好了没有？

在获得理根的肯定之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凯特大喊道：“所有人注意，开始往后撤！”

“夜月、苏兰小姐，现在架起护罩来！”

“力奥，带着你的人注意袭来的力量，要提前打散那些力量，不要伤害到船！”

“风水两系的人，尽你们的力量催动船只！”

伴随着凯特的一声令下，整艘船的人全都动了起来。

船只几乎就在瞬间，一口气脱离了亚芰与贪狼星那莲渐衰弱的防护力量，直接冲进了沸腾般的大海当中。

同时，两道五颜六色的椭圆光罩，也在夜月与苏兰的纤手疾挥之下，出现在船只的周围。

光彩的护罩稳稳的抵挡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风浪，以及那夹带在风浪之间的有形无形力量侵袭，偶有强大的力量突破了光罩进入船只四周，立即就被散布在船弦的力奥等人挥掌击散。

凯特则是不发一语，直接腾身到船长室的上方，独立将来自空中、亚芰与贪狼星所发出来的拳劲脚力一一打散。

在所有人聚精会神的合作下，很快的，这艘从来未曾如此疯狂急速的船只，终于穿越重重的风浪与劲气，远离了亚芰与贪狼星交手的所在。

当突破了亚芰与贪狼星力量笼罩的范围之时，众人不禁目过头来，看着那个区域的景象。

只见那块区域里面早已经是波祷汹涌，劲气肆虐，让人望之心惊，幸而凯特能够当机立断，带领众人远离，总算避免了一场无妄之灾。

但是是众人似乎是放心得太早了些。

在众人暗暗吃惊亚芰与贪狼星交手声势，并庆幸自己总算脱离其中的同时，那原本灰蒙的区域里面，忽然绽放出了一道相当强烈的黄光来。

对于这黄色的强烈光辉，众人实在是太熟悉了。

这是亚芰那招最简单、但也是威力最强大的一招——聚元轰天破。

以亚芰现今的能力来发出这招，众人几乎不敢想像到底会有多大的威力。

不等凯特发令，所有死神小队的人，几乎是在初见黄光的同时，立即发挥出了吃奶的力气来，拼了命的催动自己体内的真气。

有的抽出兵器，有的举起手，更有的抬起腿来，无一不是施展最强大的绝招，准备应付聚元轰天破的可怕冲击力。

站在桅杆上居高临下的凯特，可以说是众人中看得最清楚的一个人。

当他见到聚元轰天破的光芒之后，随即转头巡视一下，赫然发现到另外一端，也出现了同样一团亮银色的光辉。

肯定是贪狼星同样施展出了，不输聚元轰天破威力的招式。

如此威力强大的招式，如果对撞的话，依据凯特的经验，那绝对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灾难。

眼看着亚芰与贪狼星的两大绝招即将接触，此时想要逃离也太慢了，一咬牙凯特暗暗的叫道：“不管，拼了！”

他伸手飞快的取下了脸上的眼罩。

此时如果有人在凯特面前的话，想必会看到凯特的右眼竟是青瞳白眼，同时在右眼接触到天光时，青色瞳孔瞬间放大，迅速将整个右眼，变化成了一颗有如青玉所构成的翠绿青眼。

不顾青绿的流光不住在眼中流转，凯特大喝一声道：“飓风，铠化！”

随着凯特一声令下，觊特四周顿时旋起一阵令人心悸的青色恐怖龙卷风。

强到形成真空之刃的青色龙卷风，瞬间将凯特脚下的桅杆与风帆撕辞成粉末。

青色的龙卷风来得快，去得也同样快。

在桅杆与风帆粉碎的同时，保持在同样高度、悬空而立的凯特，身周出现了一只相当奇怪的幻兽。

它通体青碧，似龙而无爪、角、麟，似蛇而有对宽大的透明胸鳍与尾鳍，前端有颗菱形大头，一双翠绿双眼，整个长选五公尺以上的细长身躯，圈圈环绕在凯特的四周，仿佛正守护着凯特一样。

但这形象出现，却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

紧接着，这条名为飓风，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奇异幻兽，双眼中迸发出强烈的光彩，仿佛与凯特的右眼相互呼应。

等到这令人感到刺眼的光芒过后，飓风不在，而凯特身上也出现了一套相当奇特的幻兽铠来。

那是一套令人一望，便感到防御力相当可怕的厚实重甲。

浑身一块块棱角分明，却又透着柔和青芒的装甲块，将凯特整个人密密麻麻的包围起来，头上是一根斜向后上方的三棱锥角，脸则是由一块上宽下尖外凸的三角形所构成，除了眼部上有着一片长条状、整体漆黑、中间闪烁着青绿光点的眼罩。

两肩之处往上往外呈四十五度角的突出与头等高，后面为斜角向下直达腰际，前面为弧形下达胸口的两片约三时宽的片状异样构造。

小臂处则在外缘部位向外延伸出一片透明有如薄膜状的构造，手掌背面则是有三条看似具备特殊作用的微凸构造。

另外，在膝盖处往上突出一块三角锥样式的立体菱形护膝，让整个小腿正面看起来像是适合近身搏斗的可怕凶器，这还不包括腿肚上各有一根，斜下四十五度的四角立体锥状物。

整个凯特的飓风幻兽铠看起来，就如同当初力奥的赤炎狮鹫一样，是专门为战斗而诞生的恐怖凶器。

不理会甲板上看到自己铠化的众人惊讶的神色，铠化后不再具备人类形象的凯特两手交握，往前平伸，脸上的青光一阵大盛。

随着手臂上的透明薄膜急速颤动，身外开始刮起强风，凯特一字一句的喝道：“风、暴、雷、霆！”

伴随着凯特的叫声，两肩处以及头顶上方的尖角，开始闪烁刺眼绿芒，并且不断投射出绿色的光辉到凯特的面前。

同时在薄膜翅状物的操控下，无数的气流汇聚在凯特的面前，形成了一道圆锥状气流卷，并且逐渐变大。

此时，亚芰与贪狼星的大招式也同时发出，并且碰撞起来。

不敢怠慢，凯特大喝一声，把身前由气流与绿光所组成的龙卷风，对准了亚芰与贪狼星的方位，发了出去。

一发出招式，凯特没空去看结果如何，一个转身腾到整艘船的中央上方。

凯特两手在前，掌心相向，十指相对，发出了一声仿佛相当吃力的重重哼声，一团相当小，但是却不断闪烁着强烈青色光芒的拳大旋风团，出现在凯特掌心之间。

抬头看一下远方亚芰与贪狼星所在之处，注意到原本灰蒙蒙一片的区域，此时突然出现了一种诡异寂静的现象，凯特大唱道：“就是现在，开！”

双手猛力往外一摊，原本被凯特压缩住的旋风气团顿时有如炸开般。

以凯特为中心，强烈无比的狂风，顿时袭卷了全船，刮得众人一阵东倒西歪同时，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众人更是感觉到一阵窒息，强力的风压使众人有如身处真空之中。

不过不可否认，凯特这神来的一笔，让他所驱使的暴风瞬间就抵销了来自亚芰与贪狼星大绝招所引发的强烈震荡。

虽然暴风将船上所有的东西全部刮得一干二净，甚至几个比较靠近船舷的水手，也身不由己的被吹下海，但是整艘船至少保留原貌，还能够维持基本的航行。

在此同时，刚刚凯特发出的风暴雷霆似乎也发挥了作用，将打得火热的亚芰与贪狼星给唤回了心神，不再继续斗下去。

等到落海的水手被救起来之后，亚芰与贪狼星也从他们所引起的风暴区域脱身而出，回到船上来。

尽管众人余悸犹存，但是看到亚芰与贪狼星此时的模样，却也不由自主的发出了阵阵的闷笑声。

此时的亚芰，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原本一身黑中带银的劲装，此时已经各处破损，一头白发更是散乱无序，整个人看起来，仿佛刚刚从哪个难民营中跑出来似的，令人为之喷饭。

而贪狼星更加的狼狈，浑身上下原本金光闪耀的美丽长毛，此时已经变成东缺一块西少一点，身上还有不少地方出现了焦黄焦黑的现象，看起来就像路边的流浪狗，哪里还有兽王的威严气度。

众人哪曾见识亚文与贪狼星如此狼狈？

因此，虽然不免因为亚芰与贪狼星打得太过火，造成了他们的危机，而有一股埋怨，但是想到亚文与贪狼星之所以会动手，还是因为他们的鼓噪与怂恿所致，再加上此时一人一狼的狼狈模样，所有的怨气尽在闷笑声中消失无踪。

亚芰与贪狼星一回到甲板上，听到了众人的闷笑声，无奈的互望一眼，他们当然也晓得自己此刻的形象不佳。

不约而同的，亚芰与贪狼星身上分别腾起了银色与金色的光焰。

等到光焰消失之后，再度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又是冷酷的亚芰与高傲的贪狼星了。

就在此时，一道清越的声音，忽然传人了众人的耳际：“我还以为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搞得天地变色，原来是你们在这里呀！”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三章 人鱼公主

第三部 第四十三章 人鱼公主

作者：手枪

这突如其来的陌生声音，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警惕。

亚芰与贪狼星更是在同一瞬间，带着吃惊的表情望向声音的来处。

凭他们的能力，竟然让人不知不觉的侵入到身边来，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过，当亚芰与贪狼星看清楚那浮在半空中的熟恶蓝色身影时，脸上的惊讶表情顿去，取而代乏的是一脸欣喜。

这也难怪了，如果说身为奇武大陆享誉数百年之久的十大高手之一——水妖王，连这么点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么他也不配称为水妖王了。

亚芰脱口而出道：“前辈！原来是你！你怎么会在这？”

面对着一身水蓝衣袍，看起来邪气逼人的水妖王，亚芰自有一股感情在。

无论外人怎么看他，亚芰只知道水妖王对他亦师亦友，曾经在有意无意间帮过他不少。

因此在水妖王的面前，亚芰也失去了他一贯冷漠的性情，转而热烈起来。水妖王含笑的对亚芰点点头，滴尘不扬的落到甲板上，呵呵笑道：“我还想问你们呢！不是听说亚芰你远赴其他大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

听到水妖王的话，亚芰苦笑一声道：“说来话长呀！”

水妖王一笑道：“长就慢慢讲，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听，不过，你现在不先帮你的部下舒缓一下吗？”

说着，水妖王微微的抬起头来，朝半空中一身奇特青色重甲、身外环绕无数旋风的凯特扬了扬下巴，提示道。

亚芰跟着抬头一看，不禁脸色一变，低声叫道：“凯特？”

不见如何作势，亚芰的身形随即悬空浮起，来到凯特的面前。

亚芰看了一下凯特的脸色，此时凯特眼睛的部位已是一片漆黑，再无刚刚青光逼人的景象。

伸手轻轻一触凯特，凯特那看起来威风凛凛的威武身影，顿时有如倾倒的高山，在亚芰一触之下，直接一个翻身，头下脚上往下坠落，身外环绕的旋风也在同时间消失不见。

皱起了眉头，亚芰身影一闪，来到凯特的下方，扬手发出一道柔和的白光，托住了凯特下坠的身体，同时低声叫道：“小星！”

当亚芰托着凯特落到甲板上时，贪狼星也在同一时间来到亚芰的身边。

因为重甲遮掩的关系，亚芰只能确定凯特目前已经昏迷过去，却不知道凯特为什么会如此，不由焦虑的问道：“小星，你看凯特怎么回事？”

站在凯特的身边，贪狼星额前突然伸出一根毛发，直接钻入凯特额头部位的厚甲当中。

半晌，贪狼星这才松了一口气道：“没什么，凯特是耗用真气过量，导致昏迷而已！”

亚芰微微一皱眉道：“怎么会耗用过量呢？”

收回了自己的毛发之后，贪狼星轻松道：“可能是因为凯特没有想到，他现在拥有的幻兽会如此耗损他的能量吧。”

“再加上刚刚我们不是感觉到一股强大的风系能量来袭，才停下打斗吗？我想那应该就是凯特发出来的。”

“可能凯特是为了提醒我们已经打得太过火了，才会弄出这么大的声势来，不过恐怕他是忘记了，以他目前的能力，还不足以驾驭他的幻兽，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听完了贪狼星的话之后，亚芰这才放下心来。

他苦笑道：“看来我们刚刚真的是太过火了，让凯特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通知我们，是有必要检讨检讨了。”

“不过，小星，现在凯特老是这样昏迷也不是办法，你有没有办法让他解除铠化？”

贪狼星轻笑道：“这简单！”

说着，贪狼星再度的伸出几根毛发，分别扎入凯特头顶中央、额头、胸前以及小腹，并闭上双眼。

不久贪狼星收回毛发，同时，凯特身上的重甲也开始分离开来，然后在凯特的身体上方互相糅合成一团。

紧接着凯特刚刚所叫唤出来，那似龙非龙的怪异蛇行幻兽飓风，从头开始窜出，直接落到凯特的身边。

一旁的众人看了啧啧称奇，没想到贪狼星竟然还有这样神奇的本事，能够把幻兽从一个昏迷的人身上直接剥离出来。

贪狼星看到飓风恢复原状之后，盯着双眼紧闭脸色苍白的凯特，似乎在解释给众人听的说道：“幸好凯特这幻兽是相当原始的古代幻兽，我这兽王半身多少知道一点它们的各种秘密，换了是现在的幻兽的话，那我可就没办法了！”

早就为凯特的异状担心不已的其他人，在听到贪狼星的解释之后，不禁一愣。由于目前死神小队的所有人马，几乎都在太始的主导下，换了新的古代战斗型幻兽，如此说来，那么他们现在身上的幻兽，不就都受制于贪狼星了？

也因此，众人这才完全的理解到，原来贪狼星这来自古代的兽王半身之一的太初，还真不是叫假的，竟然可以操控这些威力强大的幻兽。

一旁的水妖王，对于众人怪异的脸色，虽然有点不太了解，但是阅历丰厚的他，光是从贪狼星那番话与众人的脸色当中，倒也多少有了点理解。

水妖王知道这个话题不适合讨论下去，因此主动的说道：“真是可惜了！凯恃现在竟然昏迷了，不然这可是一次提高功力的好机会呀！”

一旁的亚芰多少理解水妖王的用意，也不愿意其他人就此钻了牛角尖，配合的问道：“前辈，这话怎么说？”

“所谓破而后立，我们炼气士除非在生死关头，否则无论平常怎么催发真气，总会潜意识的保留半分力量守护自己，但如果在真气全然消耗的时候，还能够坚持着锻炼体内真气的话，那无论是在真气的深厚还是韧性上，都能够有所突破，获得难以言喻的好处。”

毕竟是见多识广的老前辈，随口道来的几件事，顿时让亚芰与贪狼星一阵若有所思。

其余众人则是双眼放光，他们虽然经常处于生死关头，但是可从来不曾想过，原来经常处于生死之间，竟然还有这等好事？

现在想来，死神小队现在个个功力深厚，或许也是因为这等原因吧。

水妖王看到众人的样子，不由轻轻一笑道：“不过这种事情知道了也就算了，如果真的到意去运作的话，那反倒是落了下乘，所以还是不要太介意！”

一旁的亚芰插嘴道：“前辈，我可否请教一下，像凯特现在的情形，如果说旁人替他运行真气的话，是否同样有效果？”

水妖王摇摇头又点点头道：“如果有旁人协助的话，除非这个协助的人对其真气运行的法诀一清二楚，同时功力高绝，否则最多就是帮助他复原罢了。”

“而且就算是符合条件，对于凯特的情形虽然有所帮助，但是也总比不过自己个人独力来得有效！”

亚芰微微一笑道：“有用就好了！”

说着，亚芰立即来到凯特的旁边，将他的上身扶起，一手贴在凯特的背心处，闭上双眼，身上开始慢慢腾发出淡淡青色的光雾来。

对亚芰而言，凯特几乎是他一手造就出来的，对于凯特真气的运行法诀，如果说亚芰不清楚的话，那这世上就没人清楚了，毕竟那可是他一手创立出来的。

而功力的高绝，想必在场任何人，包括水妖王在内，是不会有任何人去怀疑亚芰的资格的。

没过多久，在亚芰的帮助之下，凯特脸上忽然微微的一动。

在他背后的亚芰立即察觉到凯特的苏醒，轻轻的一喝道：“凯特运气调息！”

初醒的凯特本能的开始依照亚芰所说的调息起来时，亚芰慢慢的收回了自己的真气，让凯特独立的恢复自己的力量。

至于能有多少的收获，就看凯特自己了。

见到亚芰收手站起来_而凯特身上开始出现淡淡的青色光雾，知道凯特已经没事了之后，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一旁的夜月这才想到什么似的，急切的同道：“哥，刚刚你跟小星到底谁赢谁输呀？”

听到夜月的话，几乎是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亚芰的身上，同时紧紧的竖起了耳朵，准备听亚芰公布答案。

亚芰听到夜月的询问之后，不禁与贪狼星一阵相视苦笑。

最后亚芰只好无奈的说道：“单纯论力量，我不是小星的对手！”

“论运用技巧的话，我比不上亚芰！”一旁的贪狼星跟着说道。

夜月脸色古怪的看看亚夏，又看看贪狼星，最后娇嗔道：“那到底是谁比较厉害？”

亚芰微微一笑：“算是各有所长，平分秋色吧！”

一旁的水妖王听了老半天，总算概略的猜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禁跟着笑道：“夜月呀！你问这问题，根本就白费劲了。”

“其实修为到达亚芰或我这个地步的人，如果不是真正的遇到生死关头，谁也测试不出谁真正的实力来。”

“就算是我跟亚芰两个来打，也一定是两败俱伤，输的那一个当场阵亡，赢的那一个也只会多活个三年五载，然后死于重伤！”

听到水妖王说得吓人，夜月及其他死神小队等人不禁一呆，既感到可怕，却又不太了解水妖王为什么会这么讲。

水妖王微微一笑，也不多做解释，只是轻轻的笑道：“呵呵，等到哪天你们听懂了我的话，那表示你们也就步入真正的绝顶高手行列了！”

这下众人可懂了，本身程度不到，当然是听不懂水妖王所说的，因此众人暗暗的把水妖王的话给记下来，等待日后慢慢思考。

转过身来，水妖王继续问道：“对了亚芰，你还没说你们怎么会到这来呢！”

亚芰苦笑道：“前辈，这真的是说来话长，不如先到船舱去，我再一一向前辈解释！”

水妖王点点头，在亚夏的邀请下，走进了船舱。

而其他人则开始守护打坐中的凯特，另一部分人开始协助里根船长的人收拾起狼狈不堪的船只来。

“可恶！怎么会有如此不长眼的家伙！飞云那老杂毛在搞什么鬼！”

不知过了多久，忽而，从船舱里面传出了一声暴唱，同时伴随着这一声暴喝，整艘船也重重的一震。

听出了是水妖王的声音，死神小队的众人不禁咋舌不已，是什么事情让这一代高人暴怒不已？

担心自己会扫到台风尾，死神小队的所有人不禁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三两下快速的将甲板收拾好之后，除了留下了力奥为首的三、四个人，继续守护凯特外，其他

人纷纷跑回自己的房间去，练功的练功，聊天的聊天，就是不想留在外头，万一被当成了出气筒可不好受。

第二层船舱被用来当成交谊活动的空间内，亚芰与水妖王相对而坐，旁边夜月与苏兰当陪客，四个人端坐在厅舱里。

此时水妖王脸上余怒未稍，俊逸到近乎邪气的脸上，充斥着一股阴寒的杀机，冷声道：“亚芰，你放心，这一次我铁定是站在你这一边，如果飞云那家伙想要倚老卖老的话，就让我跟他好好的谈谈！”

当水妖王说道“谈谈”两个字时，一旁的夜月与苏兰不禁互望一眼，谁都听得出来，水妖王恐怕是打算用拳脚来谈谈。

亚芰苦笑一声道：“如果有前辈您出面的话，那晚辈应该是不用担心了，毕竟飞云道君他是……”

在座的众人都晓得，十大高手里飞云道君排行第四，同时也是千古门派太乙门的掌门人，而且，他最心爱的关门小弟子，正是亚芰的外婆，论起辈分来，亚芰还得称呼他一声师祖爷。

不过，若又论起水妖王等前三名高手与亚芰之间的关系的话，却又是亦师亦友，其中彼此关系之错综复杂，也是令亚芰为难的地方。

轻轻的摆摆手，水妖王狠狠的说道：“亚芰，你不用担心，我们几个老家伙一定都是站在你这一边。”

“飞云那家伙的性子我们也都知道，出了名的护短，不过这次如果惹到我们头上来，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个护法？”

听到了水妖王的话，亚芰一方面放心，一方面却又更加的苦恼起来。

毕竟再怎么说，十大高手之一的飞云道君是自己外婆的师父，依照辈分来讲，也可以说是他的师祖爷，如果真要翻脸，他虽不怕，但是总担心会造成自己外婆的为难，如今只好希望水妖王能够顺利帮他解决这件事了。

原来亚芰之所以赶回奇武大陆，是因为北斗传递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给他，令他不得不暂缓在圣族大陆上的事情，赶回处理。

这件事情的起因，在于太始托北斗组织运目的那百万古代幻兽卵身上。

由于即将来到的大难阴影下，目前整个奇武大陆上两大政权组织——泰龙帝国与斯达帝国的上层阶级，均晓得该为增加人类生存的机会而努力，因此亚芰正不断的四处寻求盟友，与能够增加人类实力的方法。

而来自太始所保管的那些古代幻兽卵，便是最直接有力能够提升实力的宝贝。

或许是因为亚芰与北斗太小看人心的贪婪了，当这些幻兽卵一交到亚芰指定的血兽皇手中之后，消息同样也传入了诸多有权有势的人耳中。

毕竟出现百万古代幻兽卵是件大事，任凭怎么保守秘密，都不可能守得住，更何况无论是亚芰还是血兽皇，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对这个消息保密。

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现了。

既然知道了血兽皇的手里，握有高选百万数量的古代幻兽卵，而且当中有许多还是前所未见的各种神奇幻兽，面对着如此庞大的诱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抵挡得了。

不过目前掌握这些幻兽卵的，毕竟是传说中的第一高手血兽皇，因此尽管知道这个消息的都是一些掌握有实权的人物，他们倒也不敢太过于造次。

然而说不心动那都是骗人的，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针对血兽皇的周边下起功夫来。

其中又以两大帝国，以及原商盟的各大城镇与佣兵团最为紧张。

虽然他们也晓得，亚芰托人运回来的这大量兽卵，原本就是要给他们底下的势力运用的，但是本着多得一颗，就多一分力量的心理下，各大势力都开始运作起来，开始出现了暗潮汹涌的情况。

而由于各大势力的运作，使得原本就没有到意保密的消息，几乎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传播开来。

霎时间，几乎整个大陆上的人们都晓得了一件事。

有一批数量高达上百万的古代幻兽卵，现在正在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高手血兽皇的手中。

消息传出后，人人为之疯狂，开始千方百计的寻找血兽皇以及这批古代幻兽卵的下落。

很快的，或许是在某些有心人的散播消息与诱引下，各大势力就发现血兽皇和古代幻兽卵，都在泰龙与斯达两大帝国联军的大本营之中。

尽管已经知道血兽皇与幻兽卵的位置，面对戒备森严的联军大营，心怀不轨的大众倒也不敢太过冒失。

不过，这军中大营也只阻挡得了一般人，阻止不了那些拥有势力，或是实力坚强的高手的企图心。

根据血兽皇托北斗转交给亚芰的消息中指出，由于这批幻兽卵事关重大，因此亚芰的爷爷翰罗，特别在大营当中划分出一块专门用来储放这些幻兽卵的区域，并且还召回在外领军的亚芰的大哥亚华，带领一批人负责保卫这些幻兽卵。

尽管如此，在如此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这段时间以来，还是陆续发现到兽卵遗失了将近上千颗。

这数据还不包括那些企图愉取夹带出营区，而被亚华的人马或是血兽皇亲自出手拦截下来的数目。

此外，这段日子以来，除了血兽皇无人胆敢去骚扰他之外，翰罗、亚华那边，几乎是不分日夜的，不断有人来拜访或是谈判。

甚至就连在外领军的亚旭、亚若，也不能避免的遭受到不少明暗的骚扰，从暗算威胁到明仗谈判都有，令亚芰的家人几乎是不堪其扰，真不知道其他人是从哪里得知这些幻兽卵是亚芰找来的消息的。

接获消息后，亚文不禁勃然大怒。

找来这批幻兽卵主要的用意，还是在于提升人族的整体力量。

先期交给血兽皇，主要是为了让血兽皇这幻兽专家先研究一下，如何可以大量繁殖这些古代幻

兽。

毕竟再怎么说，百万幻兽卵数量虽然鹿大，但是对于数以亿计的人族人口而言，还是太少了。

增加这些幻兽的数目，是当前最重要的目标。

只是亚芰怎么想也想不到，竟然还是有人如此短视，只想提升自己或个人所属势力的实力，而完全不顾大局。

更令亚芰愤怒的是，自己一片好心，换来的竟然是自己家人饱受骚扰。

如此失望又愤怒，怎能让亚芰安心的在魔族大陆进行联合圣族的计划呢？因此一接获到消息，亚芰立即放下一切，赶回奇武大陆去。

至于提到十大高手的飞云道君，主要是因为，他正是企图夺取那批幻兽卵的人马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人物，同时也是让血兽皇最头痛的一号人物。

不像其他人怯于血兽皇当世第一高手的成名，同样身为十大高手的飞云道君，直接找上了血兽皇，开口向血兽皇讨人情，要一批兽卵。

原本以飞云道君与血兽皇同为十大高手的战友之情，血兽皇给他一批倒也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飞云道君一开口就要了十万颗。

除了大部分留给自己门派子弟运用之外，其他的却是要给那些非属官方体系的高手们，也就是俗称的冒险界人们使用，因为飞云道君是冒险界人们公推出来，向血兽皇讨人情的临时盟主。

当亚芰接获到这消息时，心中可谓又气又急，但是心中却又隐隐的一动，他怎么会忘记了，在奇武大陆上，除了他所熟悉的官方势力之外，还有这么一批蕴藏着无限潜力的在野人群？

虽然这批人在人数上远远比不上官方的人马，但是在整体实力上，却远远的超越一般的军队，如果能够善加运用的话，那岂不是可以成立一批具备有高素质与坚强实力的特殊部队，拿来对抗未来的敌人。

在如此公私理由的催促下，亚芰此到恨不得能够立即飞回奇武大陆，但是考量到死神小队并非个个都具备有长途飞行的能力，因此只能乖乖的搭船回去，虽然是慢了点，却能够保住最佳实力。

也幸亏如此，亚芰这才能够遇上水妖王。

获得这么一个拥有极高地位与实力的前辈帮助，让亚芰更是放心不少。

解释完自己一行人在这里的理由后，换亚芰疑惑的问道：“前辈，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大洋之中？”

水妖王微微一笑道：“你忘了我的称号吗？水妖之王！我有一些东西需要靠水来推展与演练，所以这大洋是我最好的选择，可以避免杀伤力太大，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亚芰同意的点点头，他之所以答应夜月近似于胡闹的撒娇请求，何尝不是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看来功力到选某一个程度之后，便不太适合轻易的出手了，不然很容易波及无辜的。

看到亚芰点头同意的模样，水妖王愉快的一笑，他知道对此，亚芰同样是有所体会的。

“不过，我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唤醒我的老伙伴！”话锋一转，水妖王一边笑道，一边拍拍自己的左胸口。

亚芰心中一动，他依稀记得，水妖王以前曾经说过，他的幻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幻兽，他之所以被人称之为水妖王，其中一半的因素便是这奇异幻兽的缘故。而水妖王为了延长他这幻兽的寿命，除非必要，否则都让他的幻兽在某处大洋中进行冬眠，以求延长幻兽的寿命。

看来便是在这附近了。

想到这，亚芰忽然心中一动，说道：“前辈，我们或许有办法，可以提升你幻兽的寿命及力量！”

水妖王一愣，随即大喜道：“真的？”

水妖王倒不是怀疑亚芰的话，他知道亚芰绝对不是那种无的放矢的人，只是他自己的幻兽，尽管用尽各种办法，却还是难逃天生寿限，即将步入死亡。

偏偏除了数百年来建立起来的感情因素之外，他的幻兽又是如此的特殊，特殊到他这数百年来还不曾见过第二只，一旦失去了这幻兽，那他这水妖王之名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是水妖王数百年来最大的一块心病，如今听到亚芰有办法可以解决，饶是水妖王这等前辈高人，也不禁失态的叫了出来。

看着水妖王期盼的望着自己，知道这件事对水妖王而言非同小可，因此亚芰也不敢怠慢，连忙拍拍旁边的贪狼星，说道：“前辈，能不能成功，就要看小星的了！”

看到水妖王近乎火热的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原本懒赫洋洋的贪狼星急忙蹲坐起来，人模人样的轻咳一声道：“前辈，还请你将你的幻兽叫唤出来，我要看看它的情况之后，才能够给前辈一个答案！”

虽然有点惊奇于贪狼星人性化的表现，不过多年来的夙愿有望达成的喜悦压倒了一切，水妖王连忙的点点头，两手一摊，用亚芰等人从未听过的温柔语气，轻轻唤道：“水儿，出来！不用害羞！”

半晌之后，在亚芰等人惊奇的目光注视下，一阵柔和的蓝光，缓缓从水妖王的身上透露出来。

慢慢的，一片如水似雾的蓝色气体笼罩住水妖王，然后缓缓的往水妖王摊开的双手上集中，眨眼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形状。

然后，一个奇特而美丽的幻兽出现在水妖王的手上。

那是一个上半身美丽到令人以为不应该存在于世上的半裸蓝发美女，下半身却是一条闪耀着蓝色光辉的鱼鳞鱼尾，一条半人鱼。

呆呆的望着人鱼那充满羞涩的绝美脸庞，再看看水妖王俊秀到近乎妖异的脸庞，实在不得不承认，水妖王与他这名叫水儿的幻兽在一起，如果不看下半身的话，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充满著令人憧憬的诗情画意。

被水妖王托抱住的人鱼水儿，飞快的看了一下亚芰等人，随即满脸红晕的转身抱住水妖王，发出了令人心醉的低声呢哺来。

水妖王脸上充满着眷恋温情，轻轻拍着水儿雪白的粉背，轻声道：“别害羞了，在这里都是晚辈，跟大家打个招呼，别让晚辈们笑话你！”

听着水妖王充满温情的话，所有人，包含亚芰在内终于有点了解，以水妖王如此俊美的卖相以及十大高手排行第三的名声，为何会独身一个人。

原因在于，他早已爱上了自己的幻兽了。

虽然明知如此，大概因为水妖王与水儿之间的相处情形与亲匿，竟使得众人觉得如此才是正理，不这样反倒是不正常了，只是难免的，心中总有种淡淡的遗憾在。

一时之间，众人全都不忍出声打断这对情人之间的亲匿交流。

久久，一直到水儿在水妖王的劝慰下终于肯转过头来，伸出雪白的小手，朝众人挥挥手打招呼时，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水妖王眼中充满着感情，只是在宠溺中却又带着淡淡哀伤的介绍道：“各位，这位是我的伙伴，人称水妖，我的水儿。”

“不过很抱歉，水儿虽然声音很美妙，但是她却不会说我们的话，因此只能够跟大家打招呼而已！”

大概是因为水妖王语气里那种温馨却又充满着哀伤的感觉，压得众人心头一阵沉重，因此，众人除了跟着朝水儿挥挥手打招呼之外，一时之间没有人说话，所有人只是看着水儿，玩弄着水妖王细长的白发。

此时，在初见水儿的惊艳过后，众人这才看出来，水儿那一头等身长的美丽蓝发中，隐约夹藏着银白的发丝，细腻的肌肤虽然雪白，却显得过分苍白而干燥，下身的鱼尾鳞片更多半失去了晶莹的光泽，显见水儿果然已不久于人世。

好半晌，贪狼星终于吐出了一口大气道：“前辈，水儿不是人妖，而是水系幻兽中梦幻的生命，举世独一无二的生命，水中的精灵，大海的女儿人鱼公主！”

迅速的抬起头来，眼神由温情转变为清澈，水妖王抱着水儿，轻声的同道：“小星，刚刚你说什么？”

贪狼星嘴角轻轻一扯，露出个笑容来道：“我说你的水儿，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生命，来自远古的梦幻一族，是水中的精灵，大海的女儿，人称人鱼公主！”

“传说中，人鱼公主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女性，来自大海的人鱼公主爱上了人类的男子，为了让自己所爱之人幸福快乐，因此宁愿隐瞒自己的爱恋，忍受爱人另投他人怀抱的寂寞痛苦，最后化身为海洋中的泡沫。”

“尽管如此，在最后时，人鱼公主依日是默默祝福着自己的爱人，希望他能永远幸福快乐。”

“因此，古代幻兽的创造者有感于人鱼公主的苦恋，千方百计的创造出这人鱼公主来，也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鱼，在力量上虽然不如一些幻兽，但是对水的操控却是前所未有的杰出。”

“但这并非是人鱼公主闻名于世的地方，人鱼公主最出名的，除了美丽的容貌与美妙的歌喉外，更在于其爱情，那是世界上所有的幻兽里，就连我这兽王半身都不可能会拥有的一种情感。”

“在传说当中，唯有真正爱上人鱼公主，也让人鱼公主爱上自己的人，才能够拥有人鱼公主，若非彼此相爱的话，那人鱼公主是绝对不会认主的。”

“这才是人鱼公主特别之处！也是创造者希望能够藉此来弥补她苦恋的一番心意。”

说着，贪狼星忽然皱起了眉头来：“不过传说当中，人鱼公主从诞生之后，便被其创造主放置于大海当中，同时，人鱼公主应该有着无限的寿命，是大海永恒的女儿，也是永远的少女，怎么会出现这种衰老的情况呢？”

抬起头来，贪狼星要求道：“前辈，能否委屈一下水儿公主，让我好好的检查一下？”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四章 脱胎换骨

第三部 第四十四章 脱胎换骨

作者：手枪

当贪狼星转述有关人鱼公主的传说时，不但旁边的夜月跟苏兰听得两眼放光，水妖王与亚芰更是无比专注的聆听着。

好半晌，水妖王这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罕见的出现一抹晕红道：“让各位见笑了，其实很早已前，我就发现到自己真的是喜欢上水儿了，喜欢到连水儿的一举一动，我都能够体会出她对我有着同样的眷恋。

“原本，我一直以为，水儿对我的眷恋，是我自己的错觉，而对于喜欢上自己的幻兽，我更是无法接受这样的感情。

“但是一直到最后，大概是人老了，什么都看开了，我终于还是承认，自己真的爱上了自己的幻兽，而且还爱得发狂！

“一些知道我这个秘密的人，虽然曾经苦劝过我，我也试着去拒绝这样的感情，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是做不到，也因此，久而久之，人家开始叫我水妖王。

“水当然是指水儿了，而妖，指的便是我这不正常的爱恋关系，当然了，也是带有一语双关，间接称赞我对水的掌控的意思。

有点不明白水妖王何以忽然说出这一番话来，但是众人都晓得，这番话想必憋在水妖王心里很久很久了，现在忍不住吐露，众人都静静的聆听着。

苦笑一声，水妖王继续说道：“原本我还以为水儿对我的眷恋，仅仅是幻兽对主人本能的感情，如今听到小星的一番话，我终于晓得，水儿虽然是幻兽，但是她果然是具备人类的感情的，原来，我并非是单恋呀！

说着，水妖王的眼角突然出现了一滴晶莹的泪珠，那在摇曳灯光下显得如此梦幻的泪珠，显然是水妖王数百年苦恋下的结晶。

原本静静趴在水妖王怀里的人鱼公主水儿，突然抬起头来，轻轻的舔走了水妖王眼角的泪珠，双臂缠着水妖王，一边痴痴的望着水妖王，一边面带哀戚的望着他，仿佛，或者是真的在安慰着水妖王。

见到如此动人的情感，亚芰飞快的转头，狠狠的盯了一下贪狼星。

眼中的意思很清楚一一无论如何，小星你都要给我用尽所有的方法，帮助水妖王前辈还有水儿。

而贪狼星也回给亚芠一个肯定到不能再肯定的坚定眼神。

半晌，贪狼星再度的说道：“前辈，让我检查一下水儿公主好吗？”

回过神来的水妖王点点头，拍拍眼前有水儿，低声的在水儿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一会，水儿终于转过身来，朝着贪狼星挥挥手，同时两手上下的拜了拜，显然在拜托贪狼星。

贪狼星点点头，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气，浑身的毛发忽然直竖起来，接着迅速的增长，很快的伸到水妖王的怀里，将人鱼公主水儿整个包裹起来，成了一个人大的银茧，悬浮在半空中。

看着贪狼星眼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如临大敌的坚毅眼神，水妖王张口想说些什么，但是却又怕会惊扰到贪狼星。

恐怕这辈子，水妖王还没这般小心过！

最后，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下，贪狼星缓缓解开了包围人鱼公主水儿的毛茧。

水妖王眼明手快，迅速将水儿再度抱回怀里，紧张的看着恢复了原状，却站起来绕圈子踱步思考的贪狼星。

不知道过了多久，贪狼星回到原位坐了下来，闭上双眼仿佛在沉思。

一旁的亚芠心中一动，跟着闭上双眼，心灵敞开来，连接上贪狼星的思绪。

果然如其所料，贪狼星正与万里之外的太始联系当中。

这次亚芠可实实在在的当了回听众，听着贪狼星对水儿的检查结果以及它跟太始讨论的话。

看着贪狼星以及亚芠先后闭上眼睛，做冥思的模样，水妖王心中的紧张不禁高涨到毕生最高点。

而夜月与素兰，更是难以忍受舱斤里那浓重的压抑气氛，弄得两人几乎是浑身大汗，但是却又不舍得离开这里，只盼亚芠与贪狼星快回过神来！

在紧张的气息下，水妖王等人忽然注意到，亚芠跟贪狼星嘴角出现了微笑。

这笑容一出，顿时将整个舱斤里面压抑的气息一扫而空。

水妖王更是难以自制的浑身颤抖起来，亚芠与贪狼星的笑容是不是表示着，他一生的期盼已有办法可以解决了？

终于，亚芠与贪狼星几乎不分先后的张开眼睛，异口同声的说道：“我知道了，前辈，你错了！”

头一句话，让众人心中提起了一块大石头，后一句话，则让水妖王更是完全摸不着头绪！

众人看向亚芠，亚芠却双手一摊，神秘的笑道：“主治人是小星，问小星，不要看我。”

等到众人火辣的眼光注视在自己身上，贪狼星一耸耳朵道：“刚刚因为对于水儿公主身上有些

地方不是很了解，所以跟另外一个兽王半身太始联系起来，请它查看水儿公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果然查出其中的原因。

另外一个兽王半身太始，水妖王倒也曾从亚芰口中听到过，光凭眼前贪狼星的神奇之处，便可以推断出另外一个兽王半身的神秘与神奇。

虽然心中对于太始同样存有好奇，但是此时此刻，水妖王更关心的却是水儿的情况，因此连忙的追问起来："小星，你就别卖关子了，水儿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你就赶快说说看！"

贪狼星嘻嘻一笑道："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水儿公主的脱胎换骨出了问题，所以才造成水儿公主如今的衰老情况。"

"脱胎换骨？"

水妖王疑惑的看着贪狼星，以及在旁点头的亚芰，又看看自己怀里的水儿，心中的疑惑可以说是到达最顶点。

知道水妖王的疑惑，贪狼星说明道："这要从人鱼公主的传说开始说起。在传说中，人鱼公主因为爱上了人类，所以向她们人鱼一族的法师讨来了一种密药。

"这种密药可以让人鱼公主化身成人，但是，代价是人鱼公主令人羡慕的美妙歌喉，以及化身成人时的强烈痛苦——那毕竟是要将鱼身化为双腿的一种逆天工程。

"而当初那个创造者，也顺应着传说中的描述，将人鱼公主创造成为一种具备有两种型态的幻兽生命。

"第一种型态，也就是目前水儿公主的型态，上半身是美丽的少女，下半身则是鱼尾，这是水儿公主最初的型态，也是基本的型态。

"而第二种型态嘛！正如刚刚所说的，人鱼公主可以将鱼尾化成双腿，但是会失去人鱼型态时那美妙的歌喉，忠实的重现出人鱼公主的型态来。

"当初的创造者认为，如果人鱼公主没有这种缺陷美的话，那也不能够称其为人鱼公主了！

"当然了，当初创造者的本意，是当有人与人鱼公主互相爱慕之后，爱情的清感便会驱动人鱼公主藉由'密药，的作用，进入化鱼为人的变化。

"完成了化鱼为人的内外型态变化，并可以任意选择型态展现，这样才是真正的人鱼公主，也才能够完全的展露出人鱼公主的风采与能力。

虽然相当憧憬贪狼星所说的一切，但是水妖王毕竟是一个修炼已久的炼气士，收敛心神恢复清明的他，很快的抓住了贪狼星话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字眼——密药。

"密药是什么东西？在哪里？"

见到水妖王询问密药，贪狼星微微一笑道："密药是一种谁都想不到的东西，要找到密药，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困难也相当的困难，不过在我看来，密药这东西对前辈而言，的确是相当的简单，请前辈先放下心来，听我说完！"

水妖王毕竟是水妖王，很快的收敛心中的焦急，仔细的听着贪狼星的话。

贪狼星接着说道："根据太始当初的记忆，这人鱼公主在密药的作用下，会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相当痛苦的脱胎换骨，这段期间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需要由自己的主人补充，这样才能够完成

脱胎换骨的进化过程。”

说到这，贪狼星停了下来，看了一下水妖王。

毕竟是见识多广的前辈高人，水妖王很快的想通其中的道理，接着道：“那小星你的意思是说，我让水儿沉睡是错误，所以刚刚你才会说我错了吗？”

“果然是前辈高人，见识渊博，能够这么快就想通其中的道理！”贪狼星点点头，不忘轻轻拍了一下水妖王的马屁。

水妖王先是邪媚一笑，随即又皱起眉头来道：“但是你这样说，有个语病在！你说过水儿其实应该拥有漫长的寿命，但是这两三百年间，我却可以察觉出水儿不断的在老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贪狼星苦笑道：“关于这点，根据人跟太始多方面的研判，我只能够说，前辈你与水儿公主之间的爱情，实在是太过坚定了。

“因为你们之间那种坚定不渝的爱情，使得水儿公主的意志压过了本能，在水儿公主强烈的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成体之下，竟然在缺少‘密药’以及足够能量的补充下，擅自开始进行了进化的脱胎换骨！”

说着，贪狼星忍不住看了一下水儿。

水儿几乎是片刻不停的痴痴望着水妖王，仿佛这世间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足以引起她的关注。

从这可以理解，水儿对水妖王的爱情，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了。

当然了，水妖王也不比水儿差到哪，光看水妖王这样一个前辈高人，在他们这些晚辈的面前，依旧不讳言的表示自己喜欢上自己的幻兽，也不遴讳在他们面前与水儿表现亲匿，这也表示出水妖王同样地爱着水儿。

这对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恋，绝对是令人感动的。

看来，当初创造出人鱼公主的那位创造者所期盼的事情，已经达到了，在数千年后的今日达到这个愿望了，只是……

恐怕当初那位不知名的创造者，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期望会在数千年后的今日，让这对他梦想中的恋人如此的哀伤与烦恼吧！

心中暗暗的叹了口气，贪狼星振作起精神，继续的说道：“而正因为缺少了密药为引，以及足够的能量帮助，然后再加上……”

“我为了要延长水儿的寿命，经常让水儿沉眠，让水儿更在严重缺少我的能量帮助之下，伤害到自身，使水儿开始产生了老化的状态，是吗？”

截断了贪狼星的话，很快的想出了其中道理的水妖王，叹息着替贪狼星说出了下面的判断。

贪狼星点点头道：“根据我跟太始的讨论，应该是这样没错，毕竟当初创造出人鱼公主的那位创造者所留下的消息，因年代太过久远，就是太始也了解得不多，而根据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应该就是这样没错！”

“好啦好啦！小星你说了老半天，到底水儿需要的密药是什么东西，你都还没有讲！”

一旁的夜月终于撩不住性子，插嘴问出了众人最关心的一点来。

听到夜月的询问，水妖王及苏兰也不禁转过头来看向贪狼星，尤其是水妖王，他根本就不掩饰眼中流露的急切与渴望！

贪狼星笑了笑道：“其实所谓的密药，指的就是人鱼公主主人身上一半的血液！

“或许是为了考验彼此白勺感情是否坚定，也或许真有其他的考量，人鱼公主想要成为完成体，就必须忍受那种脱胎换骨进化的巨大痛苦；而身为人鱼公主的主人，则需要贡献出自己身上一半的血液，如此才能够使人鱼公主真正的成为完成体！”

贪狼星不无感叹的说着。

而水妖王在听到，原来所谓的密药，竟是自己身上一半的鲜血时，先是一愣，随即伸出右手来，左手成掌刀，就要往自己的右手腕上一划。

亚芠见状连忙阻止道：“前辈且慢，你的血并不是这样运用的！”

停下自己的动作，水妖王疑惑的看着亚芠，亚芠却笑了笑，指了一下贪狼星道：“前辈，晚辈知道你很急，不过你的血如何运用，还是要听小星解释的。

点了点头，水妖王转过头来再度看向贪狼星。

贪狼星也被刚刚水妖王的动作给吓了一跳，不敢再卖关子，很快的说道：“庆幸我们还有太始在。

“从太始的说法，前辈你的血要给水儿公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给水儿公主喝下，虽然快而且简单，但是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要达到水儿公主进化成完全体的分量，恐怕需要更多才行。

“另外一种方法，则是太始根据水儿公主目前的情况，以及它研究当初创造者所留下的有关水儿公主的资料后所得到的方法，那就是把你的血直接输给水儿公主。

“这样的作用最直接也最快，更不会浪费，而且根据太始的研究，甚至不需要用到预估的分量！

心中大石落下的水妖王显得无比愉快，哈哈一笑道：“就算浪费又如何，为了水儿，别说要我一半的血，就是全部都给水儿又有何妨！”

苏兰含笑道：“前辈，您先别急，既然小星会说出这个方法，那肯定是有办法可以帮助前辈您，何不听听小星怎么说？”

贪狼星点点头道：“根据我跟太始的研究，想要挽救水儿公主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水儿公主再度进行未完的进化，只要水儿公主成为完成体，那什么问题也都将自然迎刃而解。

“输血这方面我可以进行主导，但现在的问题是，前辈你在输完身上一半的鲜血之后，需要立即倾全力将你身上的真气、魔力，全部灌输给水儿公主，一次解决水儿公主的问题。只是我们怕……”

水妖王的脸色也不禁沉了下来。

虽然他是个自傲的人，但是对于有关水儿的事情，他是绝对不敢有所轻忽的，贪狼星所说的，他也想到了。

在失去了全身一半的血量之后，饶是水妖王自己，也没有这个自信可以保证还能维持清醒，更别提全然消耗的把自己所有的能量传递给水儿了！

正在水妖王苦恼之际，一旁的亚芠轻轻的一笑，伸出右手一摊，掌心向上，接着在他的手掌心上，突然燃起了一朵相当漂亮的水蓝色火焰。

亚芠淡淡的说道：“前辈，据晚辈所知，前辈你应该是精擅水系真气与魔法吧}你看晚辈这水系的能量是否够精纯？”

水妖王愣愣的看着亚芠手中的水蓝色火焰，突然哈哈大笑道：“我怎么会忘了亚芠你这小怪物呢！

“亚芠，这次拜托你了！”

彼此都是修炼有成，交情够深厚的人，而且在场也唯有亚芠有这个资格帮助他，水妖王倒也不会再说什么客气话。

但是他自己知道，以前他是赏识亚芠，也认定亚芠是一个最有出息的晚辈，而从今天起，水妖王对亚芠又多了一份感激之情，不过他不是那种会把恩情挂在嘴边的人，只是深深的记在心中。

既然已经决定了，贪狼星毫不客气的一扫尾巴，二话不说，把还在好奇要怎么做的夜月及苏兰赶了出去，然后锁上了门，大声道：“不准任何人前来打扰！”

被赶到甲板的夜月及苏兰无奈的互望一眼，虽然还是相当的好奇，但是倒也不敢去打扰，只是传言其他人，千万不要去给亚芠等人添乱。

等到整个舱厅清空之后，贪狼星抬起右前爪，一根银光闪闪的爪子暴伸而出，足足有尺来长。

紧接着，原本尖锐无比的爪子开始膨胀起来，而且呈现一种软化的现象。

不到几个呼吸之间，爪子脱离了贪狼星的右爪，变成了一根两端细长尖锐，中间略带透明柔软的中空短管，虚浮在它的面前。

贪狼星对着水妖王道：“前辈，这是我做出来的输血管，待会你将这管子的两端，分别插进你与水儿公主的血管当中，输血管就会自动将前辈你的鲜血吸出，然后输入水儿公主的体内。

“而且这根管子，由于受到我的控制，所以我可以随时侦测前辈你体内的鲜血还有多少，可以避免前辈你因失血过多而陷入昏迷当中！”

等到水妖王理解的点点头，并且接过管子之后，贪狼星又转过头来看向亚芠，亚芠截口道：“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贪狼星点点头，直接的开口道：“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水妖王低下头，对着似懂非懂的水儿轻声的说了几句话之后，朝亚芠与贪狼星点点头，拿着管子，一头狠狠的往自己左臂上的血管扎入，另一头则拉来似乎有点害怕的水儿的右手，同样扎入水儿的手中。

深深的吸了，水妖王朝亚芠点点头，身上开始飘散出柔和的碧蓝光辉。

亚芠不敢轻忽，很快的来到水妖王的背后，双手同样开始散发出深蓝的光彩，然后直接抵在水

妖王的背后，阵阵无比精纯的天心真气，混杂夹带着水系能量，直接度入水妖王的体内。

获得了亚芠的帮助之后，水妖王也同时运作起他累积了数百年的雄厚真气，与庞大惊人的魔力，缓缓的往水儿体内推入。

在水妖王体内的血液以及庞大能量的灌入下，水儿原本看起来纯真绝美的容貌，瞬间变得相当的严肃而圣洁，细长无比的蓝色长发，在水儿身后不断的起伏飘动，乍看之下，水儿就有如海中的精灵般，仿佛在汪洋里嬉戏着，有种令人窒息的美丽。

只可惜有幸看到这一幕的两人一狼，却全副精神都灌注在自己的工作上，对于这美丽的景致视而不见。

能量与血液输入的工作，依旧持续着。

不知过了多久，贪狼星微微一皱眉轻喝道：“够了！”

原本连接在水妖王与水儿之间的输血管立即脱落，重新回到贪狼星的身上，而水妖王则是白着一张脸，轻哼一声，开始全力的将自己体内所有的能量，全数往水儿身上灌输。

蓦然，水妖王再度发出了一声轻哼来。

原本由他汇聚亚芠力量往水儿体内传输的工作，在瞬间转变成水儿开始大量而主动的从他身上汲取能量，如此庞大能量的迅速消失，饶是水妖王也不禁大惊失色起来。

在这同时，察觉到水妖王的惊骇之后，亚芠也跟著有所举动！

亚芠当机立断，放弃了将自己能量传给水妖王的举动，迅速的抽回右手，在身边悬空画出了一个完美的圆形。

刹那间，整艘船，除了那些没有半点真气与魔力的水手以外，其他人全都感觉到了！

庞大到令人害怕的水系能量，开始在亚芠的刻意运作下，往亚芠的身边聚集并且任由亚芠汲取后转输入水妖王体内。

原来亚芠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兼具过滤与碾纳叻用的中继站，将外界精纯的水系能量吸纳后，全数转移给水妖王。

果然如此一来，获得了这些水系能量的帮助，水妖王总算是能够供应水儿的汲取了。

有了亚芠的帮助，水妖王这才有余力想到，原来水儿需要的能量是如此的庞大，若非有亚芠在后协助，任由他自己一个人，恐怕没有这个自信能够完全供应水儿所需的能量，难怪水儿始终无法完成进化！

其实水妖王倒是想错了。

原本水儿的进化是一种循序渐进，缓慢推展的工作，所需的能量也是在平时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起来的，但是由于水儿数百年来，缺少水妖王的血液为引子，再加上长年沉睡，而使得体内的能量严重缺乏，甚至伤害到自己。

如今，在贪狼星的点醒下，水妖王主动的提供如此庞大的能量，这才使得水儿本能的开始疯狂吸纳起来，毕竟能够吸收如此庞大能量的机会可不常有，那还不赶紧趁机吸收？

也因此，本能的想要聚集足够进化所需能量的水儿，这才会疯狂的从水妖王身上汲取能量，差

点让水妖王被吸成了人干！

不过，总算万幸亚芠判断出就算合两人之力恐怕也不足以提供水儿所需，所以立即以外界无限的能量为主，由他吸纳过滤交给水妖王，再由水妖王运作，如此总算是达到了提供能量给水儿的目的。

同时在船舱外，感觉到周围庞大的能量正不断的往亚芠所在的舱房汇聚，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众人，不禁大惊失色，几乎是每个人都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飞快的来到了亚芠与水妖王所在的船舱门前。

幸好在船舱门口，还有了解内幕的夜月跟苏兰在，总算是避免了众人破门而入，惊扰亚芠他们的工作。

不过夜月与苏兰两人也不禁花容失色起来。

身为魔法师的她们，对于能量的感觉比众人更加的敏感，对于这些庞大的水系能量聚集，稍一推想也知道是拿来做什么的，只是她们也没想到，要让水儿进化，竟然需要如此庞大的能量！

在这同时，夜月也不禁分神的想到，连水儿进化都需要如此庞大的能量了，那之前她听亚芠说过，贪狼星不知道进化过多少次了，身为兽王半身的贪狼星进化所需的能量，岂不更多更可怕？

难怪之前，她奇怪贪狼星胸口的神之钻怎么不见了，问亚芠，亚芠却告诉她是被吃掉了。

原本她还奇怪，神之钻这种由精纯能量固化而成的传说之物，怎么会被吃掉？想来是贪狼星进化所需而被消耗掉了！

再想起亚芠曾说过，贪狼星的进化是没有止境的，既然止一次进化都已经吃掉如此大的神之钻了，那么下次如果还要进化的话，恐怕已非个人之力能够提供得起了。

夜月有点坏坏的想着，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起水妖王，但是在夜月看来，亚芠这次除了想要帮助水妖王之外，恐怕也有着帮助自己的意思在内。

否则事先没有想到水儿进化能量需要如此庞大之数，怎么会如此敏捷的就做下这么快速而正确的反应？

就在夜月浮想联翩的时侯，船舱内水妖王跟亚芠的工作，似乎也慢慢告一段落了，原本令众人感到恐惧的可怕能量，正在慢慢的稀释散去。

不久，紧闭的舱门，在众人眼前慢慢的打开来。

从门内走出来的，是一脸疲倦的亚芠，以及精神奕奕的贪狼星！

见到门外聚集了一大堆人，亚芠跟贪狼星并不感到有什么好奇怪的，毕竟刚刚弄出了那么大的动静来，如果没引起注意那才奇怪。

亚芠挥挥手，略带倦意道：“好了，没事，大家散去吧！”

注意到一旁的苏兰欲言又止，亚芠淡淡一笑道：“姊，你放心，一切顺利！不过前辈要照顾水儿，所以可能会过几天才有时间出来。

苏兰点点头，忽然露出了一抹若有所思的表情来。

亚芠虽然觉得有点疑惑，但是一直刻意与苏兰保保持一定距离的他，当然也不会主动的开口去问。

只是在苏兰不注意的片刻，看了她一眼后，亚芠随即转身跟夜月交代，要大家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协助理根船长以最快的速度，将船开回奇武大陆，毕竟事情已经相当严重，实在是不适合再耽误了！

当事情交代好之后，亚芠带着倦意跟贪狼星回到自己的船舱里。

刚刚为了协助水妖王，他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说不疲倦是骗人的！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五章 以力服人

第三部 第四十五章 以力服人

作者：手枪

“进来了进来了，理根老爹的船进港了！”

一阵大呼小叫传遍了整个泰龙帝国的南方某港口码头处，而声音的来源是一个看起来大约十六、七岁，浑身晒成古铜色，面貌憨厚的小伙子。

在旁边，一个苍老的声音，阻止这小伙子的大呼小叫道：“耐克，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吓人呀！”

被称之为耐克的小伙子停下来，摸摸自己的头，憨厚的笑道：“老爹你怎么在这？”

苍老声音的主人，一个半秃着头的壮实老人，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的叫道：“怎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呀！”

耐克憨笑道：“没有啦！对了，老爹你知道吗？刚刚我在瞭望塔上，看到理根老爹的船要进港了呢！”

老者摸摸自己的下巴，带点犹疑的同道：“你确定？理根那老家伙出港前不是说快则两年、三年，慢则五年才会回来吗？怎么才一年就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提早返航吧！”

耐克耸耸肩道：“这我倒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确定，刚刚我的确是看到了理根老爹的船了，上面挂着的也是他的星星船徽，确定是理根老爹没错！”

“嗯嗯！”老者轻轻的发出了一阵哼声来：“耐克，你赶快去叫人准备一下，搞不好理根又弄了什么好东西回来也不一定，去多叫几个人来准备准备！”

耐克兴奋的点点头，连忙又继续大呼小叫的往码头内跑过去叫人。

看着耐克兴奋的模样，老者不禁摇摇头，随即脸上漾起了笑容，往码头前方走了过去。老朋友一年多不见了，当然要好好的迎接一下。

当老者来到码头上，看到熟悉的船只，正在船工的吆喝声中缓缓的将船侧靠向木制的码头边，知道还要一番动作，船上的人才能够下来。

因此老者也不急，随手招来一个熟识的船工，低声的吩咐几下之后，便抬着头，注视着船只靠岸的各项工作，偶而还会插上一两句。

经过了好一番抛绳、固定、架走道的工作之后，船只终于完全的靠了岸，看到从走道板上走下来的第一个人，不是理根又是谁？

老者迎了上去，笑口大开，给理根一个狠狠的拥抱，大声的呼喝道：“老哥，欢迎你回来！”

见到老者，理根显然是一愣，随即也同样现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道：“唉老弟你怎么有空过来？”

老者大笑道：“开玩笑，老哥你回来，老弟我怎么可以不来？怎么样？这次出航的成果不错吧！”

狠狠的点了点头，理根笑道：“等一下再跟你好好的喝一杯来，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船上的客人！”

老者一愣，就他所知，理根向来是把自己的船看得跟什么宝贝一样，除了载货之外，向来不太喜欢搭载客人的。

以前好些人知道理根专跑各大陆的航线，都以丰厚的酬金要求想要跟船出去见识一下，都让理根给拒绝了。

如今听到理根这么说，又看到船甲板上站了一大群姿态迥异、神态类似的人，看来这批理根所谓的客人，来头可是不小，不然也不会让理根破例了。

老者开玩笑的说道：“哦！看来老哥你的性子变了喔，不然就是你的客人来头不小，否则你怎么肯让人家搭你的宝贝船？”

理根神秘的一笑，凑近老者的耳边，轻轻的说了几句话，老者脸上的笑容突然一凝，整个人仿佛是傻住了般。

好半晌，老者这才盯着理根，低声的说道：“老哥你别吓我，如果说你载的是哪个皇亲国戚，我还会有点相信，怎么可能会是他？”

理根摸摸自己光溜溜的下巴，带笑道：“是不是”他“，等一下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格外的加重了“他”这个音后，理根继续神秘的说道：“除了他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人，你绝对会为了他而请我大喝一顿的，你相不相信？”

老者犹疑的望着理根，随即摇摇头道：“算了，管他是谁！光是老哥你说的，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我请你一顿也没问题，竟然还有另外一个更神秘的？算了，我也不想猜了，反正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理根扬扬下巴，暗示的说道：“虽然是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样子，但是你想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下船吗？”

跟着转头看一下闹哄哄的码头，老者同意的点点头道：“是不太适合，老哥你等等！”

说着，老者转过头来，开始大声的呼唱道：“小子们，把船缆弄好了之后，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别在这里闹，还挡着人家的路！”

老者此话一出，码头上顿时安静下来，随即一阵窃窃私语传了出来。

毕竟老者这话说得有点莫名其妙。

船靠岸了，当然需要有大量的人力来搬货、补给的，人自然就多，自然就热闹了，老者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像是赶人离开的话来？

一旁正笑嘻嘻的吆喝众人准备搬东西的耐克，忍不住的跑过来问道：“老爹，你的意思是要大伙离开？”

老者一瞪眼道：“怎么？有问题吗？”

耐克被老者这一瞪，有点怕怕的模样，摸摸头道：“不用搬货吗？”

老者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道：“去去去！叫你们离开就赶快滚蛋！要搬货自然会通知你们！还愣在那边干什么？”

最后一句话，老者转过头来，对码头上其他傻了眼的船工大叫起来。听到了老者不耐烦的口气，众人不禁大哄起来，但是还是乖乖的放下手边的工作，慢慢的往码头外移动。

看到大家乱中有序的模样，老者满意的点点头，转过头来，望了一下傻站在一旁的耐克。

耐克拍拍自己的头，不用等老者赶人，自动自发的就跟着人群往外走去，只是口中忍不住嘟囔着：“搞什么？老爹今天吃错药了？一会要人家叫人来，一会又赶人家走，到底是在搞什么东西？”

看着逐渐清空的码头，理根好笑的看着老者，半晌这才道：“好了老弟，你先等着，我去请贵客下来了！”

老者点点头，一脸兴奋的望着理根转身上船的背影。

说实在的，虽然跟理根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也知道理根不会乱糊弄人，但是刚刚他所说的贵客，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使得老者至今还有点不太相信的感觉。

就在老者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耐克忽然去而复返，再度大呼小叫的跑过来。

当耐克冲到老者的身边，老者还来不及开口骂人时，耐克已经气喘吁吁的叫道：“老爹不好了，维理大哥带着一群人过来了！”

老者一皱眉，维理来了？怎么会这么刚好？

随即，老者便看到一大群人，以一个光头壮汉为首，气势汹汹的往这里小跑过来，人还没到眼前，最前面的光头大汉宏亮的声音便传了过来：“老爹，你真不够意思，理根大叔回来了，怎么不叫我们兄弟过来帮忙？”

话说完，光头大汉也跟着来到了老者的面前，身边的一群人同时围成一个半圆，隐隐间有包围住老者跟耐克的迹象，同时众人的脸上似乎也隐有不平之色，仿佛是来讨个公道的架式。

老者眉头紧紧的皱着，看了看光头大汉，以及周围二三十个年轻壮汉，半晌这才道：“维理，你来干什么？还带着这么一大群人过来？”

被老者称呼为维理的光头壮汉悠闲道：“当然是带我的兄弟们来帮理根大叔搬货呀！难不成艾夫大叔你要自己搬吗？当心会扭到你的腰喔！”

听着维理火药味十足的话，老者艾夫不自觉的转头看一下还没有任何动静的船，随即又转过头来看了看维理，脸颊微微的一抽，似乎想发火，但是又强忍着。

一会，艾夫这才低声道：“好了维理，你想要搬就给你们搬好了，不过现在不行，你看看我都已经把人散去了，你就先带着你的人离开，等要搬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维理身旁，一个看起来比维理稍微瘦弱一些，但同样是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壮的年轻人摇摇手道：“艾夫大叔，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虽然我们知道你跟理根大叔的交情比较好，但是这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你可不能够仗着你跟理根大叔的交情，就自认为可以代替理根大叔说话。”

“要不要搬货，我们自己会问理根大叔的，不需要艾夫大叔你老人家来帮我们跑腿！”

一听到维理身旁年轻人的话，艾夫的脾气可上来了：“大头鬼，你在说什么疯话？理根这艘船的货我已经答应让给你们了，你话里还夹枪带棍的是什么意思？”

“老实告诉你们好了，理根船上搭载了一群贵客，是禁不得大家吵闹的。别以为老子我示弱就是怕了你们，我只不过是怕扫了贵客的兴，可不是认输，大头鬼你搞清楚没有！”

就在艾夫怒叫的同时，理根的声音恃来：“老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听你一副发火的样子？”

艾夫脸色一变，很快的转过身来。

看到理根正陪着一大群人，从船上穿过甲板往下走，艾夫连忙迎上去带笑道：“老哥没什么，只是几个小孩子不懂事，所以我训了一下而已！”

艾夫这话一出，不禁引得维理一行人发出了阵阵的冷哼声来。

在这同时，所有人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理根身旁的几个人身上。

走在理根身后的，是一个浑身黑衣，却有着一头白发，身上带着一种令人本能感到恐惧气息的英俊男子。

第二个则是一身水蓝，连头发也是碧蓝色，英俊得叫人感到一股邪气的青年男子。

第三、第四个则是两位女性，一个美丽高雅得有如天上的仙子，叫人无法移开眼光，另一个看起来虽比较逊色，只能够说清秀，却给人一种相当温暖和煦的感受，是相当温柔的女子。

第五位则是一个身材健壮到令人感到压迫的壮汉。

第六位则是一个看起文质彬彬、但是脸上坚毅的神情以及独眼同样让人不敢小觑的男子。

同时随着这六位之后，还不断有人从甲板上冒出头。

这些人虽然神态、形象不一，但是都给人一种冷锐、剽悍的感觉，一看就知道是一群不能惹的杀星。

维理不禁跟他旁边那个刚刚出言讽刺艾夫的年轻人互望一眼，从这群人的神态以及奇特的样貌上，艾夫说他们是群贵客这点，他们还存有一点疑虑，但是无论如何，似乎不适合在对方的眼前惹事，倒是他们共同的观点。

看来，他们是挑错时间来跟艾夫摊牌了。

其实说起以艾夫及维理为首的两群人之间的恩怨纠纷，说穿了，便是在这个港口上雇佣船工的老壮派与青少派的竞争。

以艾夫为首的老壮派，因为各自有家景的关系，所以收费比较高昂，胜在人面广且经验老练。

而维理一群，则因为都是由一些青少年所组成，因此人多势众，收费也较低廉，但是缺点则是与各船主的交情比较浅，且因为年轻，故经验不足，也容易造成一些意外事故。

原本两派人马在这个港口上，倒也是相安无事，各自承接船主的雇佣工作，但是自从维理出现在这以后，情况便有所变化了。

维理本来是外头某一村庄的浪荡子，据说学了几天的拳脚功夫，再加上身材健壮，在故乡里少不了惹是生非，只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维理竟然带着一伙人来到这个港口讨起生活来。

这样一来，因为维理能说善道，再加上拳头又比较大，短短不到几年间，竟然把这港口里一些土生土长的青年们，吸引到他的手底下去。

可能也是因为维理颇有一番经营的理念，再加上手下众多，因此生意也越做越大，逐渐的，颇有将这个港口的所有工作纳入手中掌握的意思。

这么一来，就跟艾夫为首的一伙人产生摩擦起来，彼此为了竞争生意，暗地里少不了一些小动作。

一派是外来青壮人口众多，一派是土生土长经验丰富，两派竞争之下，可是让一些来这里装载卸货的船长们又苦又喜的。

苦的是不管是雇佣谁的人马，都会得罪另外一方，喜的是竞争之下，使得雇佣的工钱越来越低。

后来有的船主为了不得罪双方面的人马，干脆就每次需要人手时，两边的人各雇请一半，这样既有经验老手的指导，又有年轻力盛的人好用，也算是两全其美。

不过，虽然暂时维持了这么一个和平的局面，但是谁也晓得，这局面不过是过渡时期而已，早晚要出事的。

果不其然，这次，显然理根就正好碰上了这么一根导火线，正好撞上了年轻气盛的维理，带人来跟艾夫摊牌了。

对于这港口里的事情，理根倒也是知道一些，不过因为他向来是跑其他大陆的远航路线，一年到头停在港口里面的时间还不超过一两个月，因此不是很在意。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撞上这火线当头，而且还是在船上，载有这么一群身分不同凡响的客人的时候。

看到码头上一副火爆的场面，理根不禁有点不太高兴起来，忍不住的开口同起艾夫来。

听到理根的询问，已经从理根嘴里知道他船上客人身分的艾夫，不禁心里一阵焦急，这些客人来头之大，可不是是他们这些在港口上讨生活的老百姓们得罪得起的，连忙带笑的说道：“老哥没事的，你先带几位客人到旅店去休息好了，这些人是我叫来帮忙老哥你卸货的！”

说完，艾夫还转过头来，对着小伙子耐克吩咐道：“耐克，你赶快去跟雅客旅店的雷华大伯说一下，理根船长要带一群尊贵的客人到他那去休息一下，叫他赶快准备客人需要的东西，所有

的钱全算在我头上！”

耐克惊奇的看了一下里根旁边的众人，他的个性虽然憨厚，但毕竟打小在这港口里长大，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像这群人这种具有令他畏惧气质的奇特客人，倒是头一次见到。

耐克有点能够体会艾夫老爹的意思，因此连忙点点头，跟着直接转身，就要往港口门口的方向跑过去。

虽然如此，当耐克要穿过维理一行人时，却被维理的同伴给拦下来。

那人是个不亚于维理的壮汉，一双大手用力的抓着耐克的手臂，恶狠狠的说道：“耐克小子，看到我在这里，你想去哪？”

见到这个面目几乎可以用狰狞来形容的大汉，耐克不禁脸色一变，结结巴巴的叫道：“原……原来是……是格瑞大哥你……”

将近一个月来的航行，让大家真的都很累，想要好好的休息一晚，但是没想到却碰上了这种事情。

被这么一群人堵在码头上，没办法过去旅店休息，凯特不禁有点不耐烦起来。

更可笑的是，论人数，论实力，眼前这批人怎么看，都不过是一群比较强壮的年轻人，自己一行当中随便哪一个人出手，都可以摆平他们，可是偏偏自己等人却被堵在这进退不得。

在不耐烦的同时，眼尖的凯特注意到亚芰的眉头似乎皱了起来，不！不只是亚芰而已，连这一路航行以来，一直笑容满面的水妖王前辈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不见了，看来连水妖王前辈也有点不耐烦了。

注意到亚芰的嘴巴微微的一张，似乎要开口了，凯特连忙一推旁边的力奥，同时施了个眼色给力奥，把力奥给推出来。

开玩笑！如果让亚芰或是水妖王前辈开口的话，那他们这些死神小队是摆假的吗？还要让这些大老自己解决这小问题？

受到凯特的指使，力奥一个跨步，一瞬间来到耐克的旁边。

在艾夫等众人还搞不清楚力奥是怎么出现的时候，力奥庞大的身影，已经完全的笼罩住耐克，以及抓着耐克手臂的格瑞。

半垂着头，力奥睥睨格瑞道：“小子，你找死吗？”

也不知道力奥怎么弄的，晃眼间，耐克莫名其妙的恢复了自由，而格瑞却反倒是落到力奥的手中，一只手臂被力奥紧紧的抓住。

由于力奥似乎非常的用力，格瑞竟然在瞬间脸色发青，脸上更是冷汗淋漓。

但是力奥全然不管格瑞的痛苦模样，只是对耐克露齿一笑道：“小兄弟，麻烦请你跟旅店的老板先期预定一下，我们需要足够容纳一百零二人的空间，当中还有两位是女士，请你先通知一下旅店，可以吗？”

耐克愣愣的点点头，不自觉地瞄了一下力奥手中的格瑞，他完全没想到，平常老是把打自己当成消遣的格瑞，竟然会被人这么轻易的制住了，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眼光好像还不错，这些人果然是不可以轻易招惹的。

见到耐克还在犹豫的样子，力奥误会了耐克的意思，忽然恶狠狠的说道：“小兄弟你尽管放心，如果有谁敢拦着你的话，一切有我在！这个就是冒犯你的偕镜！”

为了加强自己的语气，力奥忽然一个用力，霎时格瑞原本白中发青的脸色顿时发黑，再也无法忍受的发出了一声相当凄惨的惨叫声来。

他的手臂已经被力奥活生生的给捏断了。

见到格瑞的惨样，不光是维理一群人脸色大变，就是艾夫跟耐克也吓了一大跳，耐克更是因为最靠近格瑞的惨叫声之故，被吓得连忙拨腿狂弃而去，只是不知道他是急着去通知旅店老板，还是被力奥的狠辣给吓得落荒而逃就是了。

一旁的艾夫则是心里暗暗的庆幸着。

原先他听到理根对他说，船上搭载了传说已久的银月恶魔，以及死神镰刀小队一行人，他还有点不太相信，毕竟一个长年跑船的船长，怎么会跟大陆上的风云人物牵扯在一块？还用自己的船，来搭载这些传说中的凶神恶煞？

如今艾夫相信了。

大陆传言里有关银月恶魔以及死神镰刀小队的种种事迹，光凭力奥这一手，艾夫是绝对不会怀疑了。

且不管力奥如何的一个凶狠法，亚芰及水妖王则是静静的听着理根船长对他们说起有关眼前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就理根的立场而言，撇开与艾夫几十年的交情不谈，这个港口老壮派与青少派的争斗已经由来已久，虽然眼前看似和平，但是光从眼前的迹象也看得出，和平已经不会太久了。

如果任由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不但在这个港口土生土长的人会有问题，就是他们这些长年跑船的船长们，同样的也会大受其扰，不！应该说已经造成困扰了！

也许对于亚芰或是水妖王这些纵横全大陆的大人物们而言，这类港口两派人马争地盘抢生意的事情，可以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理根却也希望亚芰或是水妖王，能够协助解决这件在港口纷乱已久的问题。

毕竟，这不但牵扯到上千人口的生计问题，也牵扯到他们这些船长们的安宁。

理根相信，只要亚芰或水妖王出手，甚至是死神小队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肯出手，凭他们的实力与名头，要解决这类事情，绝对是轻而易举的，因此理根不禁藉着这个机会，一五一十的把所有纷争说给亚芰与水妖王听。

听完了理根简单的说明之后，亚芰微微一笑，转头对凯特打个手势道：“凯特，就交给你跟力奥处理了，其他人就跟我一起到旅店休息一下吧。”

“对了，理根船长，你们就不用替我们准备交通工具了，我们自己会赶过去的。不过还请你跟上头联络一下，我想我还需要多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如何？”

理根点点头，领着亚芰等人熟门熟路的往外走了出去，而维理等人早已经被力奥的表现给吓坏了，根本就不敢有任何阻挠，还自动的让开一条路，让亚芰跟水妖王等人通过。

等到亚芰等人的背影消失在码头处之后，现场只留下了凯特与力奥两人，以及纠纷的当事人艾

夫、维理一行人，只是两者之间的心情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一边是私心窃喜，一边则是忐忑不安。

凯特无奈的叹了口气，刚刚理根的说明他也有听见，其实这港口上讨生活的，大家都是苦哈哈的朋友，只是为了一点毛利，搞得大家都过不去，这又是何必呢？

朝力奥点点头，等力奥放开手中早就痛得昏过去的格瑞之后，凯特转过身来，朝着维理招招手，示意他过来。

等到维理战战兢兢的走过来之后，当着维理跟艾夫的面，凯特叹气道：“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各位朋友都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在这里竞争，只是把原本该是互助互惠的一件事，搞成这么复杂的纠纷，我也真是佩服各位了。”

“好吧，两位都是各自的头头，趁这个机会，大家说说该怎么解决？”

听到了凯特的话，艾夫跟维理不禁相互看了一眼，仔细的一想，这一两年来他们心里光是想着如何压倒对方，如今在凯特强势的询问下，一时之间，他们两个都一样，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凯特的话。

难不成要他们回答把对方杀光吗？

虽然他们相信，这种事情对于凯特等人并非难事，但是毕竟彼此都是在这个码头上讨生活的人，这种话无论是艾夫还是维理，都是说不出口的。

见到艾夫跟维理两个人都呆住了，凯特忍不住的翻翻白眼，他就知道会这样。

轻咳了一声，将艾夫跟维理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凯特淡淡一笑道：“我想，你们恐怕光是想要把对方给压下去，而压下去之后要如何发展自己，恐怕心里还没想到这个地步吧！”

仿佛是被凯特点中了自己的死穴般，刹时间，艾夫跟维理的脸色不禁变了变，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凯特。

而他们的表情也告诉了众人，艾夫跟维理的确是正如凯特所说，除了压倒对方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想法。

凯特再度一笑，真是一群纯朴的人们呀！就算是牵扯到利益纷争，却也还依旧保留有善良的一面，既然这样，那就让他帮上一把吧。

他轻轻的开口道：“你们之间的纷争，刚刚我已经从理根船长那知道了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但起码有所了解了，只不过在知道你们纷争的原因之后，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听看呢？”

能不听吗？

艾夫跟维理心里不禁浮起了这样一个无奈的苦笑。

一方怯于刚刚力奥的手段，一方又因为知道凯特等人的身分，更加不敢有所违逆，因此都安静的看着凯特。

根本不管两人以及周围其他人的神情，凯特自顾自的说了起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想过，把你们两方的人结合起来，互相截长补短，一方面相互弥补，另一方面却又彼此互助，共同在这港口中生活？”

听到凯特这突如其来的提议，艾夫跟维理不禁一愣，从来心中就只有压倒对方想法的他们，哪里有过凯特提议的这种想法？

但是仔细的一想，凯特的提议却是有点道理，凭着他们任一方的力量，根本就无从将这个港口里面所有的工作承包下来，至今这个港口能够顺利运转，可以说双方面都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

只是，有道理归有道理，他们还是无法接受凯特的说法。

正当两人不加思索的想要拒绝时，突然在不远处，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可怕爆炸声，将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转移过去。

在看清楚爆炸声的发生源时，凯特不禁一阵好气又好笑，激发出这么一个爆炸声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力奥。

原来，当凯特开始跟艾夫及维理说话的时候，自知在处理纷争这方面不是自己所擅长的力奥，便不再注意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毕竟他是最了解凯特的人之一，知道自己这个兄弟在这方面比自己要强上许多，根本不需要自己费心。

只是因为亚芰的交代，所以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前，力奥也不敢离开，可是偏偏他又无聊得紧，不知不觉的就来到码头旁。

而在看着码头旁的浪花时，一时之间因为无聊以及冲动下，突然信手一挥，一道碗大的拳劲脱手而出，直接轰到水面上，炸出了一道高高的浪花，也发出了强烈的震响来。

凯特没好气的一挥手，一道流风顺手而过，将力奥激起的浪花水雾吹回大海，解去了他以及艾夫等人沦落成落汤鸡的危险，正想要训斥力奥时，凯特眼角突然瞄到艾夫等人张口结舌的震惊模样，心中突然一动，一个说不上是好主意的主意浮上心头。

很快的，凯特立即轻轻的动了动嘴角，一句只有力奥听见的低声话语，传入他的耳中。

听到凯特传来的话，原本因为自己这一拳引发这么大声响而有点懊恼的力奥，顿时怪异的看了凯特一眼，却发现到凯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就是他自己看了，也不禁感到不寒而栗的诡异笑容。

力奥知道，有人肯定要倒大楣了。

不敢怠慢凯特的吩咐，力奥突然像是很烦躁的样子，低吼叫着：“真是凯特，你到底是好了没？烦死了……”

说是低吼，其实声音却大得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当然也包括了始作俑者的凯特以及脸色有点不太对劲的艾夫跟维理三人。

凯特心中暗笑一声，表面上却微微的皱起眉来，用一种自信能够表现出百分之百不耐烦的语气道：“就快好了，不想等，你可以自己先去找头儿！”

听到凯特同样有点不耐烦的语气，力奥心里虽然是一愣，但是他并不是笨人，很快就理解出凯特必定有其用意，因此也跟着配合凯特所说的，吼叫道：“别以为你是我兄弟我就不敢揍你，头儿交代过了，要我跟你解决这件事，如今还没有办好，你想让我回去被头儿教训吗？”

说着，力奥狠狠的瞪了凯特一眼，同时用他冰冷无比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艾夫等人，只叫艾夫

等人不禁心中一凉，浑身鸡皮疙瘩全都冒了出来。

突然，力羹将他紧紧握成拳的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一朵红中带金的艳丽火焰突然笼罩住力奥的拳头，在力奥的手上猛烈的燃烧起来。

尽管距离不下七、八公尺远，但是艾夫等人，还是可以感受到来自力奥拳头上的那团金红火焰所带来的炙人炽热。

更诡异的是，这团火焰还带动了周围的空气激烈流动，形成了一股以力奥为中心点的旋风来。

突然，力奥将高高举起的右拳收回自己的腰际，诡异无比的是，随着力奥这一收拳的动作，原本力奥周身环绕的旋风以及拳上的金红火焰，也仿佛随着这一收而跟着收敛起来。

但是众人无不感觉到，这并非是真正的收起，而是所有的力量，不管是风还是火，都随着力奥这一收的动作，全部集中在力奥的拳头上了。

在众人紧张万分的注视下，一声大吼从力奥的口中传出，同时，力奥也直直的将右拳往前一挥，一道快到在所有人眼中仅留下残影的金色火光离拳而出，直接穿入了码头前那片空旷的水域当中。

当眼尖的人注意到力奥手上发出的火光，竟然在微波起伏的海面上，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空洞，还来不及吃惊的同时，突然海面由内而外，爆发出了令人震惊的轰隆声，更激发出远比刚刚要威猛上十倍的漫天浪花来。

仿佛是特别强调此时自己的心情，力奥以刚好能够让别人听清楚的声量，喃喃自语道：“真他XX的烦死人了，头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人家打生打死干我们屁事？何必硬是要插上这一手？”

凯特适时的挥挥手，同样一股旋风将喷洒过来的浪花水雾给吹走，然后一瞪眼道：“力奥，你这家伙再闹的话，我可不给你面子了！”

这次真的是嘟囔了几句没人听得清楚的话后，力奥冷着脸窝到一旁去，不过他刚刚的一番刻意表演，也真的是达到目的了，深深的刻入艾夫与维理的心中。

维理不用讲，力奥这前后两拳的威力早就让他看傻了眼。

而艾夫也同样的感到心惊胆跳，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凯特从头到尾并没有露出任何看在他与理根的交情而偏袒于他的意思。

这下艾夫也真的着急起来了。

转过身来，对于艾夫跟维理那苍白的脸色视若无睹，凯特继续刚刚的话题道：“既然刚刚两位都提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法来，小子我这里倒有一点想法，不知道两位愿不愿意听听看？”

艾夫跟维理哪敢反对，乖乖的看着凯特，听他会说出甚么话来？

凯特侃侃而谈道：“其实刚刚我就说了，两位可以把各自的人马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一个团体。”

“然后依照团体的人数，将团体又化分成几个小团队，团队里面当然是两位的人都有。”

“艾夫先生，你的人比较年长，而且年龄较大、经验丰富，可以担任小团队里面的队长或是组长，负责引导各自的团队进行各种工作，有领导团队成员并教导、传授经验的责任。自然了，

因为是团队的队长，所以当然可以比组员多领一点薪资，这样可好？”

转过头来，对着欲言又止的维理，凯特摆摆手阻止他的话，继续的说道：“维理先生，你的人年轻力壮，而且人数也比较多，自然是每个小团队里面的重要组成分子，不过因为经验不足，如果有人可以在旁指导的话，应该可避免发生一些事故或意外。”

“自然了，如果一段时间后，也许是一年半载，或是三年五年的，你的人有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表现良好，那自然人家会信服他，当然也可以提升职务成为队长之流，享受应有的福利，这样你觉得呢？”

看着默默沉思的艾夫跟维理，凯特继续的说道：“当然了，这些都是我这外人的一点想法。”

“如何去执行，譬如每个团队应该有多少人？团队的工作薪资应该在多少价位才合理，如何跟各船主或商人达成约定？出了问题或意外时，又该如何赔偿或解决？整个大团体下，如果各团队之间有所摩擦的话，该怎么做？”

“还有小团队承接工作的方式又该如何等等，那都不是我这外人可以帮你们解决的，需要你们自己去协商与研究。”

“但是我想这么一来，应该可以解决你们之间大部分的问题，不管是薪资高低、人数需求多寡、避免意外等等一些基本的问题吧。

“当然了，如果大家愿意照小子我的建议来办的话，真的有什么问题，那我跟我的同伴愿意为大家出一份力，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就交给我们来处理，这样两位觉得如何？”

当艾夫跟维理看到凯特在说到“别有用心”这口个字时，脸上出现的一道淡淡杀机，不禁感到胸前的心脏，重重的跳了好几下。

一时之间，既因为凯特的建议，又因为凯特的杀机与刚刚力奥的表演缘故，使得两人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不过凯特所说的，倒真的是深入他们心中，让他们忍不住的思考起来。

看到自己的话似乎因为力奥刚刚力量的展示，而让艾夫跟维理听进去了，凯特不禁偷笑起来。

谁说以力服人没有用的？有时候用实力做后盾，还满不错的。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六章 关卡风波

第三部 第四十六章 关卡风波

作者：手枪

回到故乡的奇武大陆第二天，亚芠带领着死神小队等人，不顾前段日子航行海上的疲惫尚未完全恢复，一大清早，便从理根特别安排的旅店中出发，往原奇兰楼联盟的第四大城市尔赓擎烈去。

目前，泰龙帝国以及斯达帝国，正联合出兵攻打华那邦公国，而奇兰楼联盟丰原城与铁血佣兵团为首的势力，也正在讨伐以奇特城及冰血楼佣兵团为首的势力。

考量到为了双方面都可以相互呼应并彼此协助，所以由亚芠的爷爷翰罗，进中了在尔邑擎烈城建立联军的临时大本营。

最主要是看上了尔邕擎烈城外，有一片相当宽敞的大草原，足够让千万联军部队驻扎，且不管是到华那邦的战场，还是奇兰楼联盟的战场，距离上都差不多，因此特意进中此地。

而现在亚芠一行人的目标，便是赶往尔赓擎烈城。

幸好凯特等人对于尔邕擎烈城还算熟悉，因此在凯特的带路下，亚芠等人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往尔赓擎烈城而去。

亚芠等人凭着快捷的脚程，只花了三、四天的时间，便长途奔驰到达尔邕擎烈城，尽管相当的快速，不过也累得凯特等人够呛的！

不过，当大家来到尔邕擎烈城时，也不由被现在的尔邕烈城现况吓了一大跳。

亚芠等人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太阳西下的入夜时分。

站在远方之处，远远的往尔邕擎烈城望过去，只见在一片宽广无边的漆黑草原里，一座雄伟如山的黑色影子，耸立在平坦的草原当中。

巨大的城市被一圈高大的城墙包围起来，隐约间只能够看到点点的星光，在那无法窥视其真正面目的城墙上闪烁着。

此外，在非属于城市区域外，一眼望去无穷无尽的三角皮帐架，设在尔邕擎烈城外的每一点几乎让亚芠等人以为，这数量庞大而惊人的皮帐，早已布满了整个大草原之间。

而且皮帐之间，无数的火把、篝火，将原本应该是夜里漆黑荒凉的草原，照耀得有如白日般，令人深深的震撼，体会出当天空中的繁星落到地面上来时，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有鉴于前方是戒备森严的军营，而且已经是入夜时分，饶是亚芠等人胆大包夭，也不会想到要去直闯军营。

更何况这军营的总指挥还是亚芠的爷爷，因此大略欣赏一下眼前这壮观的景象之后，亚芠跟凯特等人便顺着城门口的大路，往尔邕擎烈城走进去，打算先到城里面休息一下，再去见亚芠的爷爷。

不过上天仿佛是注定了要跟亚芠作对，注定了亚芠等人不得安静的走进尔邕擎烈城。

当亚芠在水妖王的陪伴下，领头带着凯特等人往尔赓擎烈城时，才刚刚来到靠近军营之处，便看到在前方排了好长一堆人龙，仔细的一看，却是军方在前头设下了路障关卡，检查来往的人群。

望着前方的人龙，亚芠不禁微微的皱起了眉头来。

水妖王在一旁突然说道：“似乎没办法立即通过，亚芠你看怎么办？”比了个飞越而过的手势，水妖王看着亚芠，表示他想要直接越过这路障关卡。

亚芠眉头更皱，看了看水妖王，又看了看前头的人龙，半晌，亚芠这才淡淡的说道：“前辈，我们还是依照规定，通过检查再过去吧！”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太把这类路障的检查关卡放在眼里，想要不知不觉的穿过去，还不是一件简单至极的事情？

不过水妖王也能够体会亚芠此时的心情，毕竟再怎么说，这个联军大本营目前作主的人是亚芠

的爷爷，因此亚艾也不想用些不法的手段这样在情感上对自己的爷爷翰罗有点对不起的感觉。

虽然无论谁都晓得，翰罗并不会去注意这种小事就是了。

但是，既然亚艾都这么讲了，水妖王当然也不会反对，凯特等人更别说，压根就没想过违抗亚艾的意思，因此，一群人就这么浩浩荡荡的加入了排队的人群里，把人龙拉得更长起来。

经过了令人郁闷的一个小时排队等候，终于轮到排在最前头的亚艾等人接受检查了。

检查关卡是由一个军官，带领二十几个士兵在执行检查工作。

注意到了亚艾等人与众不同的形象以及姿态，原本在一旁看着士兵检查亚艾等人的军官，不禁走了过来。

拍拍正要检查亚艾的士兵肩膀，将士兵唤到一旁去，军官来到亚艾的面前，仔细的看了看亚艾，又看看水妖王等排在亚艾背后的人。

半晌，这个看起来相当年轻、高壮、浓眉大眼，称得上是长相充满阳刚味的年轻军官开口问道：“冒险者？还是佣兵团？”

显然，他已经看出来亚艾一行人是一个团体了。

略带迟疑，有点搞不清楚这军官为什么问这个，但是亚艾还是诚实的说道：“我们是冒险者！”

年轻军官脸色顿时阴冷下来，指着亚艾等人背面的方向道：“冒险者的话，建议你们转头离开这里，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们冒险者来访了！”

一旁的凯特连忙站出来带笑说道：“军爷，你别开玩笑了，这尔岛擎烈城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怎么会说这里不欢迎我们呢？”

年轻军官冷哼一声道：“此一时彼一时！别告诉我你们完全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也别以为我是笨蛋，不晓得你们来的目的！

“我是看在你们几个还满顺眼的分上，所以才劝告你们最好离开，否则到时候出了问题的话，别怪我们这些当兵的不给面子！”

说着，年轻军官还发出了两声充满挑衅意味的冷哼声来，令众人听了感到一阵火大。

亚艾无奈的叹口气，他怎么会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

就算当时他人不在这块大陆上，经过这几天北斗陆续送来给他的各项情报中也知道，为了在大本营里的那批兽卵，最近这段期间，已经发生过不少次身分不明的人入侵军营，而且也引发了不少次的争夺战，不但那些入侵的人死了不少，联军更是损失惨重。

经北斗的情报调查后，那些大胆入侵联军本部的不明人士，其实都是些在有心人煽动下克制不了自己的贪念，而想要强取豪夺那些古代兽卵的冒险者，也难怪这个年轻军官，一听到亚艾自承是冒险者之后，就没给亚艾好脸色看。

一想到这，因为这年轻军官恶劣态度而来的不满，顿时消失不少，起码亚艾晓得这个军官并不是刻意想要刁难，只是因为忠于职守，再加上这段时间来，不断有贪心的冒险者侵入，才造成他的心情恶劣。

带着理解的心情，亚艾淡淡的说道：“这位军爷，我们并无恶意，只是想要进去城里面休息一晚，请别误会！”

一旁的凯特也跟着连忙点头道：“对呀！还请军爷你放心的放我们过去，我们不会惹事的！”

说着，凯特往前来到军官的面前，悄悄的递过一个小袋子给年轻军官。

摸摸小袋子，确认了小袋子的分量后，年轻军官看了看凯特，最后一挥手道：“别惹是生非了！”

说着转过身去，道：“过去吧！”

亚艾皱着眉头，看了这个年轻军官的背影一眼，凯特的小动作他也看到了，虽然对于自己一行人可以如此顺利过去不被刁难而感到满意，但是倒也有点感慨，没想到自己竟然也会看走了眼！

原本这个年轻的军官给亚艾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没想到转眼间为了一点小钱，竟然可以立即把亚艾最初欣赏他的那尽忠职守的美德，给抛弃了，顿时让亚艾感到有点错愕，原本亚艾还想要跟自己的爷爷说说，这个守关的年轻军官很不错的。

而这年轻军官恐怕作梦也没想到，原本他给了亚艾相当不错的好印象，让亚艾甚至打算在自己爷爷面前替他美言一番，但是却因为他的贪心，而使得亚艾不自觉的厌恶起他来，也使得自己原本可以就此平步青云的前程，毁于自己之手。

若是知道如此，恐怕这个年轻军官会懊悔一生吧！

水妖王拍拍亚艾的肩膀，这种事他几百年来已经看多了，人的贪念是不可能会消失的，因此他也仅仅是安慰一下亚艾罢了！

不过接下来事情的发展，那可就让亚艾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出了路障检查关卡之后，亚艾等人才行不到五里，便又碰到第二道检查关卡。

与第一道关卡类似的情节又在第二道关卡上演，当亚艾说出自己一行是冒险者，立即获得守关人员的冷脸相向，而凯特的贿赂，又让他们得以安然的过关，着实令亚艾感到一阵啼笑皆非。

只是距离尔赓擎烈城短短不到三十里的路程，他们前后竟然遇到了四道路障检查关卡，这叫亚艾有点不耐烦起来。

耽误时间不说，如此一再地接受关卡检查，更是让亚艾感到不耐，而且亚艾是越想越不对劲。

如果那些身怀绝技的冒险者们，真的有心想要进去城里面，就算是道路两旁都已经临时征来当成军营的营地，但是空隙也是不少，绝对难不倒那些有心人的，像这种光明正大设在马路上的路障关卡检查会有作用吗？

就亚艾经历了四道关卡后的感觉，这种关卡与其说是为了防止冒险者们闹事，倒不如说是官样文章，摆来吓吓人的样子，并且也藉机向一些普通老百姓们收收贿赂敛财罢了。

实在很难想像，自己爷爷率领的联军中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当第五次聚集的人群出现在亚的面前，遥望着那看了刺眼的关卡，亚不禁心里暗暗的滋生出怒气来！

察觉到亚芠怪异的神态之后，凯特等人暗暗的祈祷起来。

虽然他们自己对于反覆的接受检查与贿赂，也开始不满起来，但是他们还是衷心的希望，这是最后一道关卡，也希望这道关卡的人会长眼一点。

毕竟触怒了在气头上的亚芠的话，那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到时候一个不小心，可是会引起轩然大波再度排到人群里面，众人看到了这个关卡，比起前面四个最少要多出三倍以上的人，而且除了几个认真在检查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这样一个情况，令众人感到有些高兴，因为越是戒备森严，就越能够证明，这是终于最后一道关卡，否则也不须如此的安排了。

在众人的等待中，终于轮到亚芠他们。

不过这次，凯特在亚芠的以目示意下，不再像前几道关卡那样用钱贿赂了，而是等着直接接受完检查后进城去。

亚芠没有料到的是，少了凯特贿赂的这道手续之后，想要通关竟然会那么困难！

由于死神小队众人身上几乎都带着大大小小的武器，所以在没有贿赂的情况下，也就无法避免的受到更严密的盘查。

不过有赖于亚芠及水妖王与众不同的装扮与神态，还有凯特等人那种无比彪悍、叫人不敢轻侮的神态，再加上一行上百人说不上多，但是排开来也相当震撼人的缘故，守关人员知道，亚芠一行人也不是可以任他们欺凌的人。

因此，虽然执检严格，倒也都依规矩来，也不敢过分的多出什么怪动作来。

花了两倍于前几个关卡的时间，终于过关，亚芠等人老实说，真的是有种恼怒的感觉，不过在不想惹事的前提下，大家还是乖乖的顺从守关军士的指挥，一个接一个通过戒备森严的关卡。

只是这种忍耐的心情，在大家来到了尔赓擎烈城门口，竟然遇到了第六波，也是位在城门口的最后一波检查关口时，顿时进入了一触即发的局面。

亚芠脸上恢复了毫无表情的冷淡，水妖王则浮出了令人毛骨惊然的邪笑，凯特等人别说了，光从身上传出的淡淡杀机，也晓得他们同样受不了了。

来到城门口时，亚芠静静的站在城门口处，面无表情的望着前头城门的关卡，而其他人则是站在亚芠的身后，同样跟着亚芠一样不言不动。

因为亚芠等人诡异的安静表现，慢慢的，城门口的人开始注意到亚芠一行人。

或许是因为亚芠的诡异神态，或者是因为水妖王邪魅的笑容，又或许是凯特等百人聚集起来的可怕杀机所影响，不知不觉间，原本相当拥挤的城门口处，开始出现了一处空地，一处以亚芠等人为圆心的空旷场地，也使得亚芠等人更加的引人注意。

守关的军士也同样注意到了亚芠等人的异状，毕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从亚芠诸人的神态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此刻是不怀好意。

因此，守关的军士开始警戒起来。

大概是认为不能让亚芠等这么一群人聚集在城门口前，因此守关的军士当中，一个看起来经验颇为老到的士兵主动走了过来。

看出亚芠跟水妖王是一行人的首脑，士兵来到亚芠的面前，开口问道：“不知道各位朋友聚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亚芠偏着头看了士兵一眼后，冷冷的说道：“进城！”

那冰冷有如十二月飞雪的语气，顿时让士兵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半晌才又开口说道：“那又为何不到关前接受检查，你知道你们挡住后面人的路了吗？”

亚芠冷哼一声，背过身去，似乎不想回答士兵的话。

凯特立即代替亚芠回应道：“在到达这里之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五道关卡的检查，短短不到二十里路，连你们在内竟然有六道检查关卡，这位军爷，你不觉得未免太过分了些吗？”

本能的知道绝对不可以触怒眼前这批神态奇异的人，因此面对凯特的问话，士兵只能露出苦笑道：“我知道各位都是大有本事的人，不过这关卡也是上面的命令，我们只是负责执行的小人物，就请各位朋友不要为难我们了。

“我所能做的，就是加快各位朋友的检查工作，让各位朋友尽快进城休息，这样可以吗？”

士兵的话一说完，亚芠顿时转过身来，冷然的一双眼睛看了士兵好一会，直看得士兵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后，这才几乎轻不可觉的点点头。

全副精神放在亚芠身上的士兵，立即察觉到亚芠同意的动作，立即大喜过望，同时心中暗暗的松了一口气，幸好眼前的亚芠这批人还算是通情达礼，不会为难他们这些小人物。

他也暗暗的埋怨起来，不知道上头是哪个白痴，竟然会想到在城门这条路上设下这么多的关卡，这几天以来，已经不晓得是第几次引人不满了。

一般的老百姓还好，就算不满也只能放在心里，不敢表现出来。

但是像亚芠这类危险分子，可就难办了，这几天执行这类检查的工作，可真够他们兄弟提心吊胆的了。

心里边抱怨，士兵边转过身来，对着关卡前正紧张注视这边的其他士兵，打个没事的手势，顿时让关卡的士兵们松了好大一口气。不过大家也晓得，等一下检查是能多快就多快，尽快把这些危险分子送走比较安心。

正当众人心中打着如意算盘时，突然从城门口内，走出了一个看起来相当俊秀的年轻军官来。

一看到这个军官出现，包含出来与亚芠交涉的士兵在内，所有人不禁心里同时喊了声糟！

年轻军官脸上的表情，原本是相当志得意满，当他左顾右盼的走出城门时，脸上也是充满着笑意，可是当他瞧见亚芠等人，并看清亚芠一行的样子后，脸上的笑容顿时不见了，眼光也变得相当的锐利，注视着亚芠与水妖王。

看了半晌，年轻军官突然露出一抹明显的轻蔑笑容，转头对着左右的士兵问道：“前面那堆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聚在那？”

见机不妙，早就从亚芠面前溜回来的士兵连忙陪笑道：“长官，他们是一群来这里休息的旅行团，因为是个团体，所以刚刚我已经带兄弟们去检查过了，现在他们正要进城去。”

边说，士兵边连对左右的同袍们施以眼色。

在获得其他人聪明的跟着附和的同时，士兵也继续的说道：“长官是不是看到他们堵住路了？我马上叫他们离开！”

说着不等年轻军官点头，士兵便转过头来，脸上充满着恳求的表情，但是嘴里却与表情截然不同的大声呼喝道：“喂！你们几个，别挡住后面人的路了，快点收拾好进去，听到没有！”

士兵刚刚与年轻军官的对话，当然是一丝不漏的传进了亚芠等人的耳中，看到士兵机灵的应变，亚芠不禁哑然失笑，原本一肚子的火气也在不知不觉间，因为士兵的表演而消失无踪。

考虑到能够不起纠纷就尽量避免，也不想让这个可爱的士兵为难，因此亚芠难得的躬身回应道：“是是是！军爷抱歉了，我们立即离开！”

不顾水妖王及凯特等人惊奇的目光，回过身的亚芠若无其事的咄喝道：“兄弟们，走了，趁夜色还早，赶快进城，找家旅店休息休息！”

说着，亚芠一马当先的往城门口走进去。

当然了，士兵心中是非常感激的，光从亚芠原先的神态，以及刚刚应和的生涩，也晓得亚芠并不是一般的人物，而这样一个人能够放下身段来配合自己，士兵的心中感激那是不用说的。

正当亚芠要通过城门，来到那个年轻军官的身边时，年轻军官突然伸出手臂拦住了亚芠的去路，同时相当懒散且不屑的问起旁边的士兵道：“你确定你们已经有仔细的查验过了？”

无视士兵那紧张得拼命点着的头，年轻军官更加戏谑的说道：“那我怎么看到这群人夹枪带棍的走进城里？难道你不知道，最近城里面发生多起的斗殴事件吗？”

士兵这下可愣住了，长官的意思是不允许人带武器进城吗？什么时候有的规定？

仿佛知道士兵心中的疑问，年轻军官慵懒的从自己怀里抽出一张薄纸，递给士兵道：“把这个张贴出来，并且派人通知前面几道关卡，从现在开始，为了预防城内再度发生械斗事件，不准任何人携带武器进入城中，直到状况解除为止！”

听到年轻军官的话，士兵只觉得心中一凉，本能的向亚芠等人瞄了一下，不禁打了个冷颤，他看得出来，在亚芠那张平板的冷漠表情下，隐藏的是令他感到相当恐惧的可怕阴冷杀气。

就在士兵带着恐惧的神情下，久久，亚芠轻轻的吐出了一口大气，无视自己身前那年轻军官伸出来的手臂，转过身来淡淡的对着众人道：“看来我们今夭要在外露宿了！”

水妖王合掌邪笑道：“其实露宿也不错，海阔夭空的任我遨游，感觉还不错，不过就是某些讨人厌的蚊子多了点，不过无妨，多打几巴掌就好了，哈哈！”

亚芠生冷的一笑道：“就怕有些明知前面有巴掌等着，却又不长眼的蚊子自己跑过来挨巴掌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亚芠对于年轻军官那种视若无睹的神态，抑或是亚芠与水妖王一搭一唱的讽刺话语，甚至是可能一见面就看亚芠等人不舒服吧！总之，当亚芠要领着众人离开的时候，年轻军官突然收敛脸上慵懒的笑容，厉声喝道：“站住！谁说你们可以走的？”

顿了顿，亚芠继续跨出步伐，对于军官的话仿佛没听到一般，继续走着。

年经军官见到亚芠不理会自己，立即扬起了自己的手臂，指着亚芠厉声叫道：“来人呀！把这个来路不明的人抓起来，我怀疑他跟这段日子以来，不断有人侵入我联军大营一事有关！”

年轻军官不知道自己信口胡诌，还真让他说对了。

这联军大本营被人入侵，还真的是跟亚芠有莫大的关系，不过论起来，亚芠却是真正的受害者，因为联军大本营被入侵是为了那些古代兽卵，而古代兽卵的真正拥有者正是亚芠。年轻的军官固然是蒙对了其中的关系，但是他也彻底的惹怒了不能招惹的人。

一声突如其来的冷哼，传入了现场所有人的耳中，接着，年轻军官顿时觉得眼前一暗，然后喉间传来一股强大而无比痛苦的压迫感。

无法呼吸的窒息感受，让年轻军官连叫都叫不出声。

受到这声冷哼的影响，众人这才看到不知何时，亚芠竟己从原地消失，转而来到年轻军官的面前，一手掐着年轻军官的脖子，将年经军官整个人高高的抬起，脸上冷酷的奇妙微笑，令人不寒而栗。

而年轻军官左右的士兵们，先是被亚芠那仿佛针对每个人的冷哼声，震得头昏目眩的，等到好不容易恢复过来时，却又看到年轻军官己经落入了亚芠的手中，一时之间，众人不禁心中暗暗的叫苦起来。

能够轮到这城门检查关卡的，哪一个不是老油条中的老油条，从第一眼，他们便知道亚芠这一行人，绝对不会是他们这种小兵惹得起的人物，偏偏自己这个傲气冲天的长官，又那么不长眼的硬是要跟人家过不去。

这下可好了，他终于如愿以偿的把人家激怒了。

虽然士兵们心里暗暗的认为，都是自己的长官没事找事做，偏偏要去招惹人家，但是无论如何，自己的长官落入亚芠之手是事实，他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长官任由亚芠伤害吧！

这些士兵只好个个苦着一张脸，端起自己也认为不太可能会对亚芠有什么威胁的晶亮武器，如临大敌的对着亚芠，同时心里暗暗的祈祷着，希望亚芠看在大家都是不得己的分上，千万别对他们下手。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七章 飞云道君

第三部 第四十七章 飞云道君

作者：手枪

就在整个城门口的形势因亚芠而紧张万分时，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同时一阵呼喊随之传入众人耳中：“紧急军情，闲杂人等不得挡路！”

随着脚步声跟呐喊声，一个模样相当隆异的人，从人群里冲出来。

那是一个有着人的上半身，下半身却有着类似马一样的双脚，而且胸前还有着一颗怪模怪样、类似马头似的突出物，一看到这模样就知道，这是泰龙帝国军队培养出来，专门用来传递军情的信使这些信使的幻兽，清一色都是最善奔跑的马形幻兽。

而且经过特殊培养后，这些信使的幻兽一旦与主人合体，其产生的功用，与其说是兽化恺，倒还不如说是一种兽灵具，一种使人具备长途奔驰的移步工具。

虽然为了要长途奔驰，使得这些信使除了奔跑之外，再无任何的能力，但是依照泰龙帝国的法令，任何人只要伤害到这些信使，最好情况也是下大狱。

如果因此造成讯息传递延迟或丢失，造成军情受到影响，那更是有可能被诛灭全族，不管是有意无意都一样！

也因此，这些信使们虽然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但是泰龙帝国这个国家机器，却赋予了他们超出本身应有的可怕防御力量，没有人敢伤害他们，甚至就连信使们行进的路线，都不敢有所阻拦。

不过这次，这位信使可真的是碰到了头一次有人拦住他的去路。

当信使跑进人群里之后，这才看到，在城门口处一个白发黑衣的男子，手上正抓着一个一看就知道是本国中级军官年轻人的脖子。

信使不加思索的大喝道：“大胆！竟敢伤害本国军官！”

亚芠根本不理会这个信使，只是用着冷酷的眼眸看着年轻军官，直到这年轻军官近乎窒息而昏厥时，亚芠那双不含任何感情的瞳眸，已经深深的印入这个年轻军官的脑海当中了！

亚芠随手像丢死狗一样的，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军官，丢给了刚刚跟他交谈的士兵，不理会士兵感激的目光，眼角略微看一下那个隆模怪样的信使一眼，招呼其他人便要往外走。

信使不禁叫道：“你们几个士兵搞什么？任由人欺负你们的长官吗？还不赶快把这人给我拿下！”

所有的士兵心里不禁再一次的叫苦。

刚刚他们还提得起勇气来面对亚芠，毕竟自己的直属长官如果真的当着他们的面，被亚芠给杀了的话，那他们的下场绝对是会相当凄惨的，因此再怎样不敢，也不得不拿着武器面对着亚芠。而现在信使竟然还叫他们要把亚芠拿下？

这岂不是要叫他们去送死？

因此，对于这个虽然官阶比自己高，但是没有什么直属关系的信使大人的命令，士兵们根本就当没听见般，眼睁睁的看着亚芠带着凯特等人扬长而去。

眼看着亚芠等人消失在人群当中，信使怒极的叫道：“好！你们几个，我记住你们的样子了，你们竟敢放纵伤害自己长官的凶手离去，我一定要……”

“信使大人，您不是有紧急军情要传递吗？在这里耽误时间可适当？”

还是那个刚刚与亚芠交谈，现在抱着年轻军官的士兵，他实在有点不忿这个信使的作威作福，因此忍不住出言提醒，顺便讽刺一下。

听到这个士兵的话，信使下面的话也梗住了，想起了自己的任务，只得狠狠的看了那士兵一眼，随即转身往城内飞奔而去。

等信使消失之后，旁边的士兵们纷纷聚集了过来，围住了那个士兵议论道：“老大，这下可糟了，万一那个信使在长官面前议论我们一下的话，那我们可就惨了！”

被称为老大的士兵苦笑道：“不然还能怎么办？你们也看得出来，刚刚那批人根本就不是我们

可以动得了的。

“小心人家一个手指头，就把我们这群小兵给捻碎了，就算接受再严重的处罚，也总好过被人家不明不白的杀了好吧！”

听到老大这么一讲，众人也是一副心有戚戚焉的模样。

是呀！就算被处罚，也好过被人家不明不白的杀掉，丢了性命来得好！

经过了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之后，亚芠众人来到一处远离千万大军大本营的空旷所在地，随手整理一下，就是一个很好的露宿营地。

经常在外露宿的众人，很快的就找到了自己休息的地方。

睡不着的亚芠，则跟水妖王聊天，聊天的内容可说是无所不谈，谈着谈着，不禁谈到了今天入城时的遭遇。

说起今天入城时的遭遇，水妖王也忍不住的叹气道：“唉，这辈子就属今天窝囊到底，竟然被几个小朋友耍得团团转！”

亚芠轻轻一笑道：“话虽如此，不过光是从今天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情况，真的已到了最恶劣的地步了。

“看来我爷爷跟血兽皇这段时间来，也没少受气，否则以我爷爷的脾气，不可能会下达这种完全是扰民的政策。”

说到最后，亚芠也不禁严肃起来。

“亚芠，你怎么不换个角度想想，我想这一定不是你爷爷下的命令！”

水妖王看着亚芠，邪邪一笑后，继续说道：“毕竟你爷爷是这千万联军的总指挥，像这种设立关卡的小事，恐怕你爷爷自己都不晓得，应该是底下的人自作主张设下的。

“再说好了，我都心知肚明，这种关卡除了有点警告喝阻的作用以外，如果真的碰到有心人想要进去，那还不简单？

“因此我想，依你爷爷的聪明才智，绝对不可能会做这种既不讨好又没有作用的事情！”

亚芠同意的点点头，水妖王所说相当合情合理，依亚芠对自己爷爷翰罗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反倒奇怪。

正想在说些什么时，忽然，亚芠与水妖王同时抬头往天空中望去。

天际一片晴朗，月牙高县在天边，而点点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但是亚芠与水妖王与众不同的锐利目光，却注意到了隐藏在繁星底下，一颗小小的亮光，正急速的横越天际！

水妖王喃喃道：“是哪个这么臭屁的家伙，飞就飞，干嘛还放出这么大的势来？怕别人不知道你来了吗？”

亚芠轻叫道：“前辈……”

随着水妖王的一点头，瞬间，亚芰跟水妖王的身影从原地消失而不见，不知所踪！

泰龙帝国与斯达帝国联军的最高指挥部，是设立在尔赓擎烈城西边的一处大宅院里。

这处大宅院原本是属于城主所有，但为了方便联军的高阶处理公务及休息，便主动的让出给联军指挥部使用。

因此，虽然征战在外，但是联军指挥部的高层，也不需要在外面承受风吹雨打，直接便住进了这间占地宽敞，景致优美的豪华大宅中。

此时虽然已经入夜许久，但是在指挥部所属的大宅里面，依旧是人声鼎沸。

毕竟身为千万人数的联军指挥部需要办理、协调、处置的事项实在太多了，从大至联军演练作战实施计画，小至每个官兵的吃喝拉撒睡，都需要指挥部来做出指导与规画。

尤其是如果牵扯到了泰龙与斯达两大帝国之间的各种军务推行时，那更是让所有人都会弄得焦头烂额的。

别以为指挥部的高层住的是豪华大宅，睡的是柔软大床，吃的是美味大餐，就以为他们过得很舒适。

事实上，打从联军成立以来，每一个高层的军官都足足瘦了一大圈，不是旁人所想像的那样舒爽。

而在这么一个繁忙急促的单位，当然不可能在入夜没多久之后便安静无声，人人都去睡大觉，尽管外面的市街人声已经逐渐的消退。

也因此，当天空中一颗仿佛来自遥远天际的白色流星，夹带着盛气凌人的成势，炫目的从高空中直接往这宅子直落而下时，不但是警戒的卫哨看到了，其他在外面走动的人也全都看到了。

理所当然的，也同时引起了众人的骚动。

尤其是当这颗怪异的白色流星，来到指挥部的花园上空处，直接停顿在半空中时，众人这才看清楚原来那不是什么流星，而是一个白发白须，身穿白衣，一个一身是白的人。

面对如此奇异的景象，顿时更引发指挥部一大群人的骚动，甚至连在房间里面也有不少人纷纷探出头来瞧个究竟，同样的也被这个悬浮在半空中的白衣人给吓到了。

更诡异的是，这个白衣人完全无视底下乱纷纷的一群人，突然大声的喝道：“我晓得你已经知道我来了，为何还不出来见我？难道要我把这里夷为平地，才肯出来？”

面对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众人不禁为当中所蕴藏的杀气，感到一阵胆颤心惊。

同时，一些见识比较广阔的人也想到了，能够全凭一己之力在听空中飞翔，那已经是传说中的人物，是属于绝世高手一流。

这些人物平常是难得在大众的面前现身，往往只有在那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中，才能够略微窥视其踪迹，没想到今天，竟然这样的一个高手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但是在听到了这白衣人的话之后，众人倒宁愿不要见到他。

开玩笑，凭他这样轻松的悬浮在半空之中的力量，说要夷平这里，可不是随便听听的玩笑话，这白衣人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办到，而且从话语间怒气腾腾的样子，众人更是不敢怀疑他所说的

真实性！

就在整个大宅里面一阵鸡飞狗跳的时候，突然一阵大喝传来：“慌什么！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去！”

“来人！将这院子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众人纷纷转头一看，原来发出这声大喝的人，是联军最高元帅翰罗。

站在主厅台阶前的翰罗，跟几年前比起来，丝毫不见有任何衰老的样子，依旧是一副威猛无俦的模样，像是正处于顶峰的狮王般，虽然有点年纪，但是还是一只统领群兽的王者。

可见虽然军务繁重，但只会刺激他更加的振奋，磨利他的锐爪而已。

在翰罗的身旁，站着一个瘦小的老人。

白衣人根本不理会底下纷闹的众人，也不把翰罗看在眼里，反而那老人一出现，白衣人的全部注意力便完全投注在他身上。

因为这个老人不是别人，正是传说中的夭下第一高手血兽皇。

白衣人身上的白色光芒一闪，一瞬间来到翰罗跟血兽皇的面前，直直盯着血兽皇，一字一句的说着：“你应该知道我今夭过来的目的吧！”

相较于白衣人带着愤怒的神态，血兽皇倒是显得相当轻松，耸耸肩道：“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我问你，你为何将我的徒孙打成伤残？”

摸摸自己光滑的下巴，血兽皇突然转过头来对着翰罗道：“老弟，来来，我先跟你介绍一下，你眼前这位，是我们十大高手里面仅次于我跟水妖王，排行第四位的飞云道君。

“他最出名的，除了喜欢白色以外，就是到处乱飞，曾经夸下海口，说终生要如夭上白云般永不沾地，因此被人称为飞云道君。

“不过在我们老一辈里面，他的性子是最出名的，可以说比任何人都要护短，不是谁对谁错，只要有谁伤害了他的门人子弟，这老家伙就会像疯狗一样冲过来咬人！”

听到血兽皇这种完全不给面子的明白讽刺，翰罗也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这种谁都听不下去的话，血兽皇竟还讲得比什么都大声，不怕眼前这个飞云道君跟他拼命吗？

其实翰罗也想太多了，同为十大高手的血兽皇跟飞云道君，数百年来就算再怎样不相往来，以往还是累积下了相当深厚的战友之情，因此，两个人之间绝对不会因为这短短的几句话，就翻脸成仇家的。

更何况，翰罗所不知道的是，飞云道君护短的心态，在老一辈的十大高手之间可是人尽皆知，虽然人人见面都少不了一阵冷嘲热讽，但飞云道君从来不会因此而生气。

不是因为他的修养够，而是飞云道君自己认为，他护短是事实，他就是喜欢护短，关他人什么事？因此他从来不为此而生气的。

而且，就跟飞云道君护短的坏脾气一样出名的，血兽皇也有着一张令人受不了的臭嘴，同辈之

间跟血兽皇说话，往往会被血兽皇那张嘴给说到恨不得把他给掐死。

因此很多人有事要找血兽皇，往往都是宁愿透过圣灵魔导师转达，而不愿当面跟血兽皇说。

这些都是在老一辈之间公开的秘密，也算是这些绝世高手们与众不同的怪异之处吧！

因此，仿佛是没有听到血兽皇的话，飞云道君直直的盯着血兽皇，等着血兽皇回答他刚刚的问题。

血兽皇两手一摊，一副相当无奈的样子说道：“不是我喜欢欺负晚辈，不过你的那几个门人子弟也太过分了些，连续好几次偷偷跑进了联军大营中，企图窃取我代人保管的一批古代兽卵。

“本来嘛！看在我们两个的交情上，加上这批兽卵也确实为数不少，所以我看出他们的来历之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算是送晚辈一点见面礼，这也不为过。

“不过就算我老人家脾气再好，你那几个晚辈也不该得寸进尺啊1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过来偷兽卵，这像话吗？

“而且既然要做小偷，那就自己安安静静的当个小偷嘛，竟然还敢在尔邑擎烈城的公共场合里，大声的宣传自己的杰作，还扬言要多来几次，简直是不把我老人家放在眼里，也把这联军视如无物，你说我老人家能不生气吗？”

“就算是这样，那也只不过是几个小孩子不懂事乱说话，你有必要把他们打断四肢，还丢到城门口，让他们颜面尽失吗？”

面罩寒霜，飞云道君冷冷的逼问着血兽皇，对此他感到相当的不满血兽皇则同样回以飞云道君冰冷的语调道：“错就错在他们把我的宽容当成了驴肝肺，仗着你飞云的字号，以为我老人家不敢拿他们怎么样，自己做出小人行径，偷窃兽卵也就算了，竟然还食髓知味的带其他人过来。

“对于这种自大狂妄，而且又被贪心蒙蔽了良知的家伙，我老人家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既然你认为打断四肢丢出去有失颜面的话，那么好，从此时起，不论是谁来，只要胆敢妄想我保管的兽卵者，一律杀无赦”

听到血兽皇如吐冰渣般杀气腾腾的宣言，飞云道君不禁一阵怒极。

他之所以只身前来兴师问罪，固然是因为自己的晚辈被血兽皇打断四肢的缘故，但是飞云道君自己也知道，对于妄想用不正当手法窃取兽卵的人，血兽皇这番作为，已经是看在他这个老友的面子上，不算过分，今夭如果换成是他的话，恐怕手段还会比血兽皇要来得残酷。

只是这种面子上的问题，再加上以往一贯护短的想法，使得飞云道君还是忍不住跑了过来，当然最大的原因，也是想要试探一下血兽皇的态度。

哪里知道，血兽皇明知他已经被推选为冒险者们的主令人，要向血兽皇交涉兽卵的事情，但是对此血兽皇却摆出一副完全不知情，而且完全不给他面子的态度来，怎么能不令飞云道君火冒三丈？

正当飞云道君气得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一阵拍掌声传来，同时一道邪魅的声音传进众人的耳中：“好没想到老家伙你这张臭嘴，还能够说出让我觉得相当顺耳的话来。就冲着你这一番话，今夭我就跟你合作合作，给那些不知所谓的宵小们一个痛快！”

飞云道君、血兽皇及翰罗不禁一惊，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够无声无息的，侵入到他们的身边这么

近的距离！

一时之间，倒也忘了这声音听起来，怎会是如此的耳熟？

很快就探测到声音来源的方向，血兽皇、飞云道君立即转身。

面对声音的来源，翰罗慢了一拍，到底翰罗的经验及功力，都比不上这两个高手。

从花园阴暗的角落里，一黑一蓝两个身影，慢慢的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蓝色的身影在漆黑的阴影下，固然是显得那么邪魅诡异，而黑色的身影却也不输蓝色身影的散发著令人畏惧的气息。

这两个身影乍看之下，仿佛是从九幽地狱中走出来的邪恶妖王与恐怖魔王，双双降临人世。

这两个身影虽然令人望之生畏，但是当三人看清楚他们的样子之后，显然是松了一口气，换上了一副理当如此的表情来，而且三个人的目光注视的对象也不太一样。

飞云道君脸上的表情，是古怪莫名的望着蓝色的身影，喃喃道：“怎么你这家伙也来了？”

血兽皇则是先对着蓝色的身影说道：“好家伙，原来是你！”接着又对黑色的身影说道：“呵呵，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小兄弟你回来了。”

而翰罗则是神情惊喜的望着黑色的身影，喃喃道：“亚……亚芠，是你吗？你回来了？”

黑衣人亚芠直接来到翰罗的面前，半蹲跪下来，恭敬而充满着孺慕的说道：“爷爷，好久不见了，孙儿让您担心了！”

连忙伸手扶起亚芠，翰罗忍不住上上下下看了亚芠好一阵子，仿佛在确认亚芠完好如初，这才无比欣慰说道：“好好好！好孩子，回来就好，你哥哥他们一定会很高兴你回来的！”

亚芠则用力的跟翰罗来个热切的拥抱。

对亚芠而言，这世间唯有与爷爷、哥哥们之间的亲情，是他绝对无法割舍的情感，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都让他心中充满喜悦。

而与亚芠一同追踪飞云道君，而来到这的水妖王那蓝色的身影，则与血兽皇淡红的身影站在一起。

他对着一身是白的飞云道君，邪笑道：“怎么？老朋友，很惊讶我会过来吗？”

飞云道君奇异的望着站在一起的血兽皇跟水妖王。

这两个家伙虽然称不上是仇敌，不过以前两个不都是见一次面，都要斗上几回合的吗？怎么现在好像很要好似的？

这种无法理解的情景，让飞云道君的脑袋一瞬间似乎当了机，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血兽皇好笑的看着飞云道君，两手一摊道：“好了，别这这这那那那的了，人家兽卵的主人已经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去跟他说好了！”

说着，血兽皇伸手指了指正跟翰罗谈笑的亚芠，很千脆的就把亚芠给出卖了。

随着血兽皇的一指，飞云道君转头看向了亚芠。刚刚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水妖王的身上，还没仔细的看过亚芠，如今这一看，可让飞云道君越看越是吃惊。

从亚芠的身上，飞云道君很清楚的察觉到，一种只有在他自己以及其他老朋友们，像是眼前的血兽皇、水妖王等人身上所拥有的一种压迫感，那是一种功臻化境、反璞归真后，才会在不经意间具备的一种凌驾于天地万物的威压。

而且他也感觉不出，更查探不明亚芠的底细。

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亚芠是个普通人，但是飞云道君想都没想，就把这个可能否决掉，一个普通人再怎么夭赋异察，也不可能拥有这种会打从心底压迫人心灵的威压。

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亚芠具备有跟他同一水平的力量，这才让他无法探知亚芠的底细，但是有可能吗？

就在飞云道君心中充满震惊与不信的同时，听到了血兽皇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给出卖了，亚芠不禁瞪了一下看起来好像有点乐的血兽皇，转过身来面对飞云道君。

在飞云道君还没来得及开口前，亚芠己经整了整自己的衣服，突然对飞云道君半跪而下行了一个大礼，同时口里朗声道：“曾徒孙亚芠。斯达克，见过祖爷爷！”

亚芠这突来的一手，别说是当事人飞云道君了，就是一旁的水妖王、血兽皇也跟着愣住了！

好半晌，飞云道君这才想到什么似的，急忙往前一趋，伸手将亚芠扶起来，同时柔声道：“快起来，快起来！”

老实说，飞云道君虽然搞不懂亚芠为何会行此大礼，但是对于这个自称是他曾徒孙，功力又高深莫测的年轻人，心里己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好感，因此，不论在神态还是语气上，自然对亚芠相当的和蔼起来。

不过，他还是急于弄清亚芠跟他之间的关系，因此忍不住的问道：“年轻人，你怎么会自称是我的曾徒孙呢？”

顺着飞云道君的手势站了起来，亚芠恭敬的说道：“曾徒孙的外婆玛莲是您的弟子，小舅里昂更是您的再传弟子，所以，晚辈才胆敢大言不惭，自认是您的弟子晚辈。”

亚芠此话一出，飞云道君不禁眯起眼来。

血兽皇更是一个击掌道：“对峰，老头子我怎么忘记了，玛莲那妮子确实是小伙子的外婆，这么说来……”

血兽皇跟水妖王不禁相视一笑。

他们发现对于亚芠的喜受又更进一层了。

老一辈的他们，对于像这类尊师重道的事情，当然是远比一般人来得重视，而亚芠对于飞云道君辈分上的尊崇行为，当然是让两个老人家无比的喜受，并不会因为此时飞云道君是来兴师问罪，彼此立场不同而有所影响。

当然了，若非出于亚芠的本心而只是表演的话，是绝对不能瞒过他们精明的眼睛的，也不可能会获得两人的赞赏。

既然血兽皇跟水妖王都如此了，飞云道君这个受了亚芠大礼的老人家，当然更是心里喜孜孜

的，对于亚芠的好感又更是往上提升。

再加上经亚芠的提醒与血兽皇的间接作证下，知道亚芠是自己最喜受的小徒弟的外孙，顿时，亚芠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一旁的翰罗也见机的跟着上来，朝飞云道君一拱手道：“晚辈泰龙帝国大元帅翰罗见过前辈！”

联想到翰罗的身分，飞云道君也不再托大，虚扶了翰罗一把，哈哈大笑道：“别多礼别多礼，恕老夫刚刚失礼了！”

水妖王突然用手肘顶了顶血兽皇的肋下，话中不无酸溜溜的味道：“喂，血魔！咱们跟亚芠小伙子平辈论交，是不是亏大了？你看看老家伙那副得意的样子！”

耳尖的飞云道君立即转过头来，咧嘴一笑道：“无妨无妨，咱们各交各的！”

看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水妖王跟血兽皇忍不住的一齐翻了翻白眼。

鬼才不晓得飞云道君心里打什么主意，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两个人突然有股冲动，想要痛打他一顿！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八章 前程艰辛

第三部 第四十八章 前程艰辛

作者：手枪

有别于刚刚剑拔弩张的对峙气氛，再加上亚芠这层关系之后，众人这下终于好好的在大厅里面坐下，商谈这的次飞云道君来访的问题相较于刚刚脸色铁青，这时的飞云道君脸上可是充满了和蔼，不时的转过头去看看亚芠，只觉得亚芠让他越看越是喜爱，直恨不得亚芠就是他自己的亲传弟子，而不单是自己爱徒的外孙！

当然了，既然现在因为兽卵的拥有人是亚芠，而亚芠辈分上是自己的曾徒孙，这样对于飞云道君而言，等于是自己人搞内讧。

不再受到护短心理的影响，飞云道君突然开始觉得，自己那几个小徒孙们确实太过分了，竟然揪着外人来愉自己人的东西，确实该教训教训一下！

心里想着，飞云道君转过头来对着血兽皇道：“血魔，这次的事情，确实是我那几个小徒孙不长眼，我在这里向你道歉了。

“不过我想他们的教训也该够了，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他们治疗一下，总不能够让这几个小子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吧！”既然飞云道君已经服软，血兽皇也很干脆的说道：“没同题，只要你多约束一下，等这次事情过后，我就帮你治疗你那几个小徒孙！”边说，血兽皇心中边暗笑，飞云道君还真不愧护短出了名，一晓得亚芠是他心爱小徒弟的外孙，当场态度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不是熟知他的性子，怕还真的是会给他吓到！

一旁的水妖王则邪笑道：“我想也不需要血魔出手了。老杂毛，你可能不晓得，你这曾徒孙在医术上的成就，可是一点都不亚于血魔，甚至比血魔还要略胜一筹呢！”说起老一辈十大高手彼此之间的称呼，也可真的是会笑死人，像水妖王由于外貌数百年不变，始终如此年轻俊逸，

再加上名号有个妖字，因此同为十大中人习惯称呼他为妖怪。

而血兽皇则因血而成名，死于他之手的敌人，皆因血液沸腾而暴毙，因此被称之为血魔。

圣灵魔导师则因其慈悲心肠受人敬重，所以便直接称呼他为圣灵，以示其慈悲之心。

至于飞云道君，则因为养了一头上级九阶风属艾可令系幻兽－－一种极度擅长操纵风力的白色鹤形幻兽，故被称之为老杂毛。

这些都算是十大高手之间彼此兼具了称号、特色，以及最重要的带点戏谑的小称呼，不足为外人道也！

飞云道君在水妖王的话语声中，惊奇的看向了亚芠，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要知道，专长研究幻兽的血兽皇的医术，在老一辈当中可是出了名的，号称生死人肉白骨，还没看过他有治不好的病过。

如今水妖王这么一讲，飞云道君真的有点不太敢相信，亚芠这个年轻人不但功力深厚到令他看不清楚，而且还拥有可与血兽皇媲美的医术，让他不禁兴起了一探亚芠到底会些什么的念头。

见到飞云道君似乎不相信自已的话，水妖王不禁一瞪眼道：“怎么以为我在骗你？”指着亚芠，水妖王不无气愤的说道：“还记得前些日子，在斯达帝国首都中喧腾一时，号称活人无数无病不治的那个慈悲圣者吗？你可晓得他就是你这曾徒孙，这样你还会怀疑他的本事吗？”飞云道君不禁张口结舌的望着亚芠，慈悲圣者的名声他可是久仰大名了。

对于这位万人敬仰的慈悲圣者，飞云道君也是相当的敬佩，竟然能够如此无私的帮人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后来当慈悲圣者在斯达帝国有如昙花一现，消失无踪后，他还相当惋惜自已没有趁机前往拜访，着实让他懊恼了好一阵子。

而且飞云道君更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想法，如此奇人仅仅在斯达帝国境内行医，也未免太过可惜，泰龙帝国境内，同样也有不少病痛缠身的患者，他也想邀请慈悲圣者来泰龙帝国行医救人。

如今没想到，自已一直想见而没有机会见面的奇人，竟然就在眼前，而且还是自已的曾徒孙，飞云道君心中的惊喜与讶异是可想而知了。

看到飞云道君呆滞的模样，水妖王心里嘿嘿一笑，他老早就看不惯飞云道君这老杂毛趾高气昂的模样，今天他是存心要藉着亚芠来吓吓他！

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而邪魅的笑意，水妖王嘿嘿笑道：“嗯，毕竟慈悲圣者这个名字出现的时间比较短暂，所以我可以体谅你不晓得，不过如果说起你这曾徒孙的另外一个称呼，相信你肯定会跳起来的！”飞云道君不信道：“还有什么能够让我吃惊的？”“哦！如果我说你这个曾徒孙，同样也是大陆上传言鼎沸的银月恶魔呢？”砰的一声！随着水妖王的一句话，再也顾不得什么此生足不沾地的传言，飞云道君从原本两腿盘坐、悬浮在座椅上的姿态，瞬间站立在地上。

不但是座下的椅子团突然站起而被推倒，就连飞云道君原本洁白如雪的足履，终于也沾染到地上的黑色尘土，脚上的污渍显得是如此的怵目惊心。

虽然之前水妖王开玩笑的说飞云道君会吓得站起来，但是浑然没想到飞云道君的反应竟然会这么大。

一时之同，水妖王不禁心中产生了一丝的内疚，讶异中带着自责说道：“老杂毛，你怎么……”飞云道君头也不回的说道：“别管这个，这只是晚辈的小子们借故烘托我的身份，放出

来的谣言，加上我本身比较偏爱白色跟洁净，所以才有这样的话出现，如果都不落地的话，你以为我怎么吃饭、洗澡、睡觉的？”一阵错愕涌上众人的心头，今天如果不是由飞云道君自己亲口揭开这个秘密，恐怕谁也不敢相信，堂堂飞云道君最为人津津热道，号称永不沾地的传言，原来是这么来的！

一时之间，众人脸上不禁浮现了一抹古怪无比的笑意来。

相较于众人的笑容满面，飞云道君却显得相当严肃的道：“妖怪说你是那个银月恶魔，真的？”亚芠有点惊异于飞云道君的神态，但是既然飞云道君问了，亚芠也只好点点头道：“别人是这么称呼我的没错。”飞云道君继续追问道：“那个号称杀人盈野、冷面无情的银月恶魔？”亚芠无奈道：“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绰号，但是师祖爷所说的那个人，的确是在称呼我没错！”飞云道君重新悬空盘坐，嘴里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亚芠疑惑的看着飞云道君。

突然飞云道君猛的抬起头来叫道：“传言中，银月恶魔的身边跟随着一只可怕的银色魔狼，它现在在哪？”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在知道自己是银月恶魔之后，飞云道君会如此的失态，但是亚芠仍然诚实道：“师祖爷如果您想看的话，我马上叫它进来！”飞云道君看来似乎是相当的愤怒，接口道：“不用了，我相信你，记得明天一定要把你那头魔狼带来就是了！”正当众人莫名其妙的时候，飞云道君已经整个人又飘飞起来，迅速往大厅外冲了出去，只抛下一句：“明天我会跟一群人过来，你们自己注意了！”而距离飞云道君最近的亚芠，也仅仅听到飞云道君嘴里好像叫着“该死”两个字，随即飞云道君的身形，便消失在大门外漆黑的夜空当中，留下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众人。

历经了一整晚的详谈之后，第二天，亚芠独自一个人回到城外露宿的营地。

营地上凯特等人，早已经个个精神抖擞的站在那里了。

见到亚芠终于回来，夜月嘻嘻一笑道：“我就告诉过你们，不用担心大哥的行踪，他自己会回来的，你们瞧，这可不是嘛！”亚芠宠溺的对夜月笑了笑，随即目光注视着正在旁边猛打哈欠的贪狼星，心里暗暗寻思。

昨天晚上飞云道君怪异的表现，还有那一再强调，一定要把贪狼星带过去的态度，说什么今天会带人过来等等，让亚芠心中充满迷雾，似乎有所预感，今天恐怕不会是安宁的一天了。

不过不管如何，从飞云道君的话语中可以听出，自己到底是不是银月恶魔，以及他身边是否真的有贪狼星的存在，这两件事情事关重大。

既然能够让飞云道君如此紧张，亚芠也不敢有所轻忽，看来今天得让贪狼星整天跟在自己身边了。

心里转着念头，不过亚芠并未表现出来，只是淡淡的宣布道：“走了，我们进城去，水前辈已经在城里面等我们了！”亚芠一声令下，早已经准备好的众人立即跟着亚芠，往尔赓擎烈城奔驰而去。

当经过昨天受到刁难的关卡位置时，夜月不禁发出了一声轻咦声来，因为昨天还是关卡的位置，如今只剩下几根残破的木头，与一些凌乱的垃圾。

关卡已经消失不见了。

知道夜月在疑惑什么，亚芠头也不回，淡淡的说道：“昨天晚上，我见到爷爷了。”夜月领悟的点点头，想必亚芠有跟翰罗提起过这件事，所以翰罗已经叫人把这些只有扰民，无任何实质作用的关卡等拆除了。

光看这周边没有收拾整齐的碎木与垃圾也晓得，翰罗恐怕是命人连夜拆除，所以才会把这里变得这么狼狈不堪。

不过亚芠在夜月的提醒下，表面上看来虽然没什么，实际上心中却是思潮翻涌，一股隐忧隐隐的埋藏在心中。

昨天晚上能够跟自己的爷爷见面，亚芠固然相当的欣喜，但是在与翰罗连夜交谈之后，却又因为自己不在大陆时发生的几件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情，而感到心中沉甸甸的。

一股不祥的感觉压着亚芠，令他相当不好受。

这几件事情当中最贴近亚芠，也跟亚芠有直接关系的，便属隆家的年轻一代，竟然在几个月前来个集体失踪。

如果仅仅只是隆家一般的人失踪，那么亚芠虽会因彼此的亲属关系而感到忧心，但却不会如此焦急。

但问题是，这些失踪的人全是隆家的直系子弟，而且是经过亚芠与死神镰刀小队特别训练后，产生精神异力觉醒的隆家子弟。

这可更叫亚芠忧心仲仲了。

当初，因为联军的基层军官，不断受到华那邦公国派出的杀手暗杀，为了解除这样一个危机，翰罗在亚芠二哥亚旭的建议下，毅然将尚未完成训练的隆家子弟给派了出去，虽然顺利的解决了那些杀手，但是杀手被消灭光之后，这些隆家子弟也跟着失踪了。

听到翰罗这么说，亚芠心中不禁响起了警钟。

要知道，当初为了将隆家这批年轻的子弟培养成材，更为了要促使他们精神异力能够顺利觉醒，亚芠所采用的方式，可以说是相当的极端。

他不停的从肉体与心灵这两方面，打击着这群长年以来养尊处优，打从出生开始就没吃过任何苦头的隆家子弟。

在亚芠的主使，以及死神小队的执行下，这些隆家子弟几乎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后来，虽然这些人终于如亚芠所愿的觉醒了精神异力，但是他们也恨透了亚芠跟死神小队，总认为亚芠跟死神小队是专门来折磨他们的。

也因此，为了不让将来的助力变成阻力，亚芠在离开前，将他们交代给自己的爷爷加强其他训练，相信以自己爷爷的能力，一定可以把他们的观念扭转回来，让他们晓得亚芠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他们好。

而且亚芠更想到一点，当初无论是他还是夜月，在精神异力刚觉醒的时候，心性都非常容易动摇。

他是因为有家人在旁边支持，以及自己母亲的关怀，而度过了这个时期。

夜月则是因为心中有着她的师父，以及渴望对他这个当时义兄有所帮助，而安然度过心性动摇的时期。

这让亚芠了解到，亲情是避免在精神异力觉醒后人格扭曲的最佳良药。

也因此，亚芠将所有的隆家子弟，编成了一个类似死神小队的菁英队伍，他有信心，在自已爷爷翰罗那宽广如海的心胸引领下，藉着彼此相互扶助的亲情脱胎换骨，一个个变成有为的青年。

只是现在亚芠不免怀疑起来，自已恐怕是太过于一厢情愿了。

这些隆家子弟们的发展，至今已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握。

如今，怀抱着对亚芠的怨恨而消失的隆家子弟们，在精神异力觉醒时期，心性本来就相当不稳定，容易误入歧途，在强大力量的诱惑下扭曲善良的人格。

又因翰罗在他们心性尚未成熟之际，将他们派上用场，而且还是去执行最为血腥阴毒的暗杀行动。

强大力量的人格扭曲、战场血腥的刺激、以杀止杀的阴毒手段，无一不足以让他们沉沦下去。

亚芠根本不敢奢望，自行逃离翰罗掌握的隆家子弟们，会自已成长为像死神小队这样，虽然做的是最血腥的工作，却能保有自已心头一片美好净土的战士。

恐怕失算的他，已经亲手制造出一群令人生畏的恐怖杀手来了，而且，还是拥有着一般人比不上的坚毅精神力量的杀手。

不过，这仅是翰罗所说的让亚芠担心的一点。

另外一点令亚芠更烦恼的，却是有关斯达与泰龙这两大帝国的态度问题。

这所谓的态度问题，并非是指两大帝国不肯出力一同合作，相反的，反倒是两大帝国太过于积极，积极到什么事情都想要插上一脚。

这让身为大元帅的翰罗相当伤脑筋。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两大帝国联合起来攻打华那邦公国的态度，可以说热情得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

想当初，为了要争取已方多出兵力，来攻打华那邦公国这个问题，两国的使者几乎差点没在翰罗的面前打起架来，最后还是由翰罗裁决，两国各出五百万的兵力，合成千万大军，一起攻打华那邦公国。

事后，依据翰罗的猜测，两国之所以会如此配合出力，恐怕是为了将来分割华那邦公国领域时，自已一方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毕竟只要不是瞎子的明眼人都知道，国力衰弱的华那邦公国，无论如何也是抵挡不了第一第二两大强国的泰龙与斯达帝国的联手攻击的。

灭国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若是现在不出力的话，到时候想要争取更大的利益，恐怕没办法说服对方，所以才会如此。

本来这是件好事，但是事态演变到后来，却让翰罗伤透了脑筋。

从两国的军队会合开始，两国仿佛早有默契般，开始了令人头痛的各种竞争，从军队的训练、事务推行的速度，执行命令的好坏等等，几乎只要能比的全都比上了，士兵跟士兵比较，军官跟军官比对。

这样的情形如果发展良好，倒也不错，问题是由于军队的数目太过于庞大，翰罗根本无法一一过目，使得良性的竞争心态，开始转变成恶性的竞争。

这样的情况，到亚芠托北斗运来那些威力强大的古代兽卵的消息传出后，演变得更加恶劣。

因为亚芠之前曾经对两国的帝王许下诺言，这消息也让知情的人泄漏出去了，因此几乎所有人全都知道，亚芠运来的这些兽卵，是专门提供给两个帝国的士兵来使用，藉此提升两国实力，以期对抗未来的大劫的。

虽然外人并不清楚这批兽卵的真正数目，但是想也知道，兽卵的数量绝对不可能会多到人手一颗的地步，到最后不管分给两国多少，一定是给本国菁英部队来使用。

因此，目前统领在翰罗麾下的军队开始有所动作。

毕竟一般的军官士官士兵们虽然不晓得，但是两国的高层哪里会不知道兽卵的来源，既然这批兽卵真正的主人不在这个大陆上，那么大家只好从对亚芠最有影响力的翰罗身上下手。

在两国高层的命令下，两国军队的竞争越来越厉害，所求的，无非就是在翰罗面前多多表现，好让翰罗到时候在亚芠分配这些兽卵时，能够多少替已国美言几句。要知道，翰罗的一句话，可能会决定自已国家获得古代兽卵的数目，多或少上几万颗的可怕数字，谁敢轻视？

也因此，到现在，无论翰罗有什么命令或是什么想法要做的，两国的部队可真的是抢破了头要争取执行的机会，因此翰罗无论是做什么，都不得不让两国一起去执行。

如此虽然避免了两国的军队高层在翰罗跟前吵闹，却也同样使得两国的竞争意识更加的激烈起来。

到如今，已经不晓得两国私底下的竞争表现，究竟是因为帝国上层的命令，还是吞不下那口气的意识竞争了！

就以昨天亚芠等人遭遇到的那六道关卡为例。

原本翰罗的意思是命令设下一道关卡，不必太过于严厉的检查，只需要做做样子，让连日来不停骚扰联军的众多冒险者们会意到，他们的入侵已经造成了联军本部的不满，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联军本部将会有大动作。

可是没想到，当翰罗把这道命令传递下来，在掺杂了两国的竞争意识之后，原本一道好好的命令，顿时被执行得过了头。

在谁也不服谁的情况下，两国竟然分别在城门口设下了三道路障检查关卡，使得这项措施变成了一项扰民的大动作。

说两国执行不力吗？

答案并不是否定的，联军的动作的确是震撼了许多冒险者，关卡设下这几天以来，联军大营被入侵的事件降低了不少，的确有达到翰罗所希望的目标，而且远远超出了翰罗的预定。

但是同样的，也使一般平民百姓们唉声叹气，叫苦连天。

是好是坏，还真的很难界定。

但是最要命的是，翰罗本身并不晓得自已的命令，被严格执行到这样一个地步，直到亚芠说出来他才晓得，这才愤怒的要求底下将那些关卡拆除，仅仅保留最后城门口处的例行检查工作，

分别由两国的部队轮流执行。

而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小件事情，其他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翰罗这个大元帅，恐怕是史上头一个，因为部属过于卖力执行任务而感到头痛的元帅。

从翰罗的叙述里面，亚芠察觉到当中的隐忧！

如果任由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万一这种争功的心态，因长期在两国军队当中保留成为了一种习惯，万一真到了需要派上用场时，亚芠根本无法想像两国会有团结合作的一天。

到时候，别说合力对抗外来侵害了，恐怕为了争功，自己内部就会先内讧起来。

这让亚芠心中不无感叹，他还是把事情想得太过天真了！

就算他能够沟通两大势力的最高层，让两大势力同意携手合作又如何？层出不穷的麻烦，还是不会少到哪里去。

两个拥有完整体系与行政能力的帝国就这样了，未来亚芠还打算要把奇兰楼联盟的城邦与佣兵团势力，以及其他各种明暗的势力，全部团结在一起。

光是想到要团结这些人或势力，所可能产生稀奇古怪的麻烦，饶是心智坚毅如亚芠，也不禁感到未来一片茫然。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留到以后再担心。

目前亚芠比较头痛的，是有关大批古代兽卵，吸引众多不受管辖的冒险者们，企图窃取的这个迫在眉梢的问题。

虽然冒险者对亚芠而言，并无法造成什么大困扰，可是一旦处理不好，那将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对亚芠的决心造成影响，这样可就伤脑筋了。

幸好昨天晚上，亚芠跟飞云道君碰面的结果，令亚芠非常的满意。

毕竟从北斗的资料中可以知道，目前飞云道君是那些不受任何政权管制、游走于各国家之间的冒险者们，所公推出来的临时盟主，想藉着他十大高手，以及堂堂千古门派太乙门掌门人的名声与地位，来获得那批令人垂涎的古代兽卵。

之前亚芠早已说过了，古代兽卵无敌与神奇的形象，早已深人每一个人的心中，更何况这批兽卵还是货真价实的，在远古时代专为战斗而诞生的强大兵器，怎能够不让某些贪心的人动心呢！

不过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恐怕没想过，亚芠这里，不但有着早已为人所知的血兽皇撑腰，还有水妖王也来插上了一脚，亚芠自己本身的名声与实力，更是足以吓倒大多数的人。

更何况，谁也没想到，被冒险者们公推的司令人飞云道君，竟然会只身来访，而且还因为亚芠外婆的缘故，跟亚芠建立起相当良好的关系。

隐约间，亚芠一直有个预感，昨天晚上飞云道君临走前留下的那些话，恐怕是解决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

亚芠就这样，一路百般设想考虑下，直接穿过重重的军营，进人了尔赓擎烈城的城主府前。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四十九章 贪心惹祸

第三部 第四十九章 贪心惹祸

作者：手枪

刚刚踏进城主府里，翰罗已经陪着血兽皇跟水妖王在大厅里面边聊天，边等亚芠回来。

看到亚芠回来以后，血兽皇兴冲冲的站起来道：“亚芠，终于回来了，昨天晚上不忍打扰你们爷孙俩聚会，不过现在你有空可以跟我来了吧！”

亚芠微微一笑道：“前辈，我知道你想要找我做什么，不过我向你推荐一个人，它绝对比我更能满足前辈你的需要的！”

血兽皇一愣，随即忍不住的同道：“什么人？你真的知道我找你要做什么？”

转过头去，在血兽皇相当吃惊的注视下，亚芠推了推身边正打着哈欠的贪狼星，淡淡的笑道：“喏，小星，你还没睡饱呀！兽皇前辈有些事情要问你，快点提起精神来！”

完全像晚上不睡觉去干坏事，导致白天没什么精神一样，贪狼星在亚芠的低声催促下再度打了个哈欠，一道完全就是睡眠不足的沙哑声音，传进大家的脑海里：“累死了，真想睡觉！”

亚芠好笑的敲敲贪狼星的头道：“说，晚上干什么事去？看你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

甩甩头，贪狼星没好气道：“你不晓得狼是一种夜行性动物吗？越晚越是有精神，白天当然是睡觉咯！”

亚芠玩味的看着贪狼星，心里相当的惊讶。

看来，这段时间贪狼星已完全发展出自己的人格，或者该说是狼格来，跟他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

不过对此，亚芠是抱持着相当高兴的心情来看待。

毕竟太始说过了，当贪狼星的精神完整之后，凭着它来自亚芠的精神与人格，将会飞速的发展出自己的人格来。

正如同这世间没有一模-样的两个人一样，就算有着相同的根源，所发展出来的人格也一定会有所不同。

因此为了适应自己狼的身分，贪狼星有这样的变化，不单正常，更是表示贪狼星越来越成熟的最佳注解。

“别！别用那种怪怪的眼光看我，我去就是了！”

似乎对于亚芠那充满着欣喜意味的目光有点敏感，贪狼星连忙跑到血兽皇的身边，呜呜的叫了两声，猛的摇起尾巴来，好像很开心血兽皇有问题要问他，直逗得众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亚芠失笑的摇摇头，对血兽皇说道：“前辈，这世界上除了另外一个人以外，对幻兽了解程度最多的就属小星了，我拜托您的事情，就麻烦您跟小星研究看看。

摸摸一直在自己脚边装可爱的贪狼星那毛茸茸的大头，血兽皇大笑道：“亚芠你放心，你的拜托正中我下怀，这本来就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算你找对人了，我一定会找出方法来的！”

对于血兽皇跟亚芠之间有如打哑谜般的交谈，众人虽搞不清楚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既然亚芠提到了贪狼星相当了解幻兽，又找上了号称幻兽专家的血兽皇，想来肯定是跟那批古代的幻兽卵有关，只是不知道详情是什么而已。

当血兽皇兴冲冲的带着贪狼星，到大厅后头他的研究室去之后，众人分别在大厅里面落座。

刚刚一坐下来，翰罗就忧心忡忡的说道：“前几天，联军的情报系统传来一个消息，这尔皇擎烈城里面的冒险者有异常聚集的状况。

“今天早上，我更接到联军以及北斗派人送来的消息，全都指出，冒险者们几乎是一大早就出城，聚集在城东外的郊区。

“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水妖王显然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此到他邪邪一笑道：“还怎么看？不就是一堆贪心鬼聚在一块，想图谋亚芠的古代兽卵了！昨天老杂毛所说的，恐怕就是这件事了！”

翰罗叹气道：“前辈所说的，跟我个人的猜想不谋而合，看来冒险者们应该是已经聚集足够的力量，打算跟我们摊牌了！”

一旁的凯特虽然不是很清楚状况，但是他很快就从翰罗跟水妖王的谈话中，听出重点来，忍不住的同道：“难道他们就不怕老爷子您一怒之下，派出大军把他们弭平吗？”

翰罗苦笑道：“弭平他们谈何容易？这些冒险者们个个身怀绝技，从来就不把国家跟军队放在眼里，就算我派出大军，他们也只会一哄而散，一般的士卒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们。”

“更棘手的是，一旦让他们化整为零，在暗地里捣起鬼来，那才真叫人头痛。”

水妖王微微的一笑道：“我也算是冒险者的一员，对于冒险者的心态，多少有点了解。”

“其实冒险者基本上，对于什么国家、制度之类的并不是不放在眼里，只不过多数人总认为自己很强或很会躲，国家或是军队根本拿他们没办法，所以才敢如此。”

“另外，冒险者们最叫人头痛的一点，便是他们是一盘散沙。历代以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根本就无法管理如同散沙般的冒险者。”

“这也是冒险者们最叫当政者头痛的地方，可以说，是他们最厉害之处，也是最要命的弱点。”“”

“还有，由于冒险者经常置身于危险之中，因此对于自己的生命其实都不是很看重。但这也仅对于个人本身而已，一旦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牵扯到自己的亲朋好友，让自己周遭的人与他同罪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喝了口茶，润润喉之后，水妖王继续说道：“结合昨天晚上老杂毛那怪怪的态度，还有没头没尾的话，我想了老半天，有几个看法，我说出来大家讨论看看。”

“首先针对刚刚我说的第一点，冒险者之所以敢无视于我们联合大军的存在，而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主要便是晓得我们奈何不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而且还担心他们在暗中捣蛋，所

以这才有恃无恐。”

“但是呢，如果我们突然展现出让他们恐惧的力量，让他们知道一盘散沙聚集起来还是一堆散沙，绝对抗拒不了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的话，我相信当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会打退堂鼓的，毕竟古代幻兽强大的力量再怎么迷人，也比不过自己老命的重要。”

“不过这种事情，不适合由数量取胜的联合大军来表现，毕竟他们是在明知道绝对无法抵抗千万大军，还有胆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聚集的。”

“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当中展现出无人能敌的恐怖威势，以点破面的彻底将他们震慑住，让他们知道，固然千万大军奈何不了他们，但是我们在不需要动用千万大军的情况下，还是有办法置他们于死地！”

说着，水妖王转头对亚芠邪邪一笑道：“我想这个任务，除了亚芠你以外，别人也无法胜任了，这可是老杂毛的话给我的一个灵感！”

亚芠点点头，当水妖王开始说的时候，他便有此预感，谁叫他是杀人盈野，凶名在外，号称当代第一凶残的银月恶魔。

在场除了他以外，恐怕没人有这个能力，可以镇住那些桀骜不驯的冒险者了。毕竟无论是水妖王，还是血兽皇，他们所具有的只是鼎盛的名声以及崇高的地位，而不像他那样是由鲜血所堆积出来的凶名，他们在震慑的作用上，是比不过亚芠的银月恶魔之名的。

因此水妖王他们的确是不适合出面的。

见到亚芠理解后，水妖王又继续说道：“再来就是冒险者们可聚可散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跟第三点结合并起来讲。”

“由于冒险者们只身飘荡在外，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就算被国家通缉，他也可以跑到另一个没有通缉他的国家，继续逍遥度日，因此有被通缉跟没被通缉，对他们而言，其实差别并不大。”“”

“但是，如果我们让他们晓得，就算他们逃到天涯海角，照样可以追缉他们的话，相信另外的三分之一也要跑了！”

凯特苦笑的接口说道：“我想这个任务，便落在我们死神小队的头上了，是吧，前辈？”

水妖王理所当然的点点头道：“当然是你们了！我可没老化到忘记了当初你们是如何让一座大城化为废墟，也没忘记你们为了寻找亚芠，将整个大陆闹得鸡飞狗跳的伟大事迹，这个时候不让你们发挥发挥怎么成！”

对于水妖王那不知是褒还是贬的话，凯特除了苦笑之外还是苦笑，也只能在心理暗暗叹气。

怎么最苦最累的活，都落在自家兄弟头上来了？

转过头来，水妖王看着翰罗，继续说道：“除了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能力，把他们从天涯海角追捕回来之外，另外就要看你的了，翰罗！”

翰罗点点头，不用水妖王多说，他也晓得自己该做些什么，高声的叫道：“来人！”

目应翰罗的呼喊，两个分别身穿泰龙帝国淡青军装，以及斯达帝冒水蓝军装的传令官立即快跑进来，到翰罗的面前时同时举手敬礼，异口同声的说道：“元帅有何指示？”

翰罗沉声道：“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从联军里面，给我找出一千个善于素描绘画的人，并且准备好一千人份的绘画工具，成立一个素描部队给我！”

两个人吃了一惊，但还是很快的举手道：“是！马上办理！”

翰罗点点头提醒道：“记住，我要的是能够画得快，而且画得像的人，别找一些画幅图需要十天半个月的蠢才艺家来！”

两个传令官将翰罗的话谨记在心后，又朝翰罗敬个礼，同时用同样标准的姿势跑了出去。

水妖王则是打个响指，称赞道：“聪明，这样不敢说十成十，只要让他们知道，今天所有参加人中的七、八成，都被联军制作图像纪录在案，准备事后找他们个人以及亲友算帐的话，那剩下最后的三分之一，就算你用九头牛也拉不住他。”

见水妖王说得有趣，大厅里的众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良久，亚芠在笑完之后，突然开口说道：“前辈，你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将这些冒险者们收编运用？”

“毕竟比起一般的士兵而言，这些冒险者们虽然人数较少，但基本上都是人类的菁英分子，具有不低的潜力，如果能够妥善运用他们的实力的话，我想在将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助力！”

听到亚芠的询问，水妖王摸摸自己的下巴，沉思片刻之后，突然开怀大笑道：“好小子，你倒提醒了我，这主意不错！”

兴奋的招招手，水妖王将众人聚集到他的身边，邪魅的笑道：“我们来研究一下，除了刚刚那些威压的手段之外，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式，研究一下如何让这些贪心鬼如愿以偿！当然了，是在我们能够掌握的情况下。”

水妖王此话一出，众人不禁一阵汗毛耸立，只觉得水妖王此时脸上的表情有种说不出来的奸诈狡猾。

经历了一整个早上，研究种种对付冒险者集团的方法、享用过美味的午餐之后，亚芠等人继续聚集在大厅研究早上的决定还有哪些漏洞时，水妖王突然停下了说到一半的话头，与亚芠同时转头朝厅外看去。

紧接着，一个瘦小的人影飞越过两人高的围墙，落到大厅前的花圃中。

与这人影同时的，是两个一胖一壮的身影。

胖的看起来像白痴，壮得跟傻瓜没两样，出现的方式更是诡异到近乎凭空而现，笔直的站在这个瘦小的身影后面，朝着这个瘦小人影的后脑勺，露着痴傻的怪笑。

凯特旁边的力奥忍不住低声的嘟囔道：“他ＸＸＸＸ的，白痴纹跟肥风这两个家伙越来越恐怖了，我竟然看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来的！”

水妖王脸上顿时出现了怪怪的笑容，看了一旁苦笑的亚芠一眼，随即将注意力集中在外头那个瘦小的身影身上。

浑然不觉自己背后多出了两个大活人，瘦小身影从怀里拿出了一张金色的大帖，高高的举起道：“晚辈天行客，奉冒险者临时协会司令官飞云道君之命，送来请帖，特邀血兽皇前辈、水妖王前辈，及翰罗元帅，于今晚入夜时分，至尔皇擎烈城东方三十里处，有要事协商！”

“嗯！”

随着水妖王轻轻的低哼一声，这个天行客手中的大请帖，随即缓缓的从他手中浮起，化成一道金色流电，投入了大厅水妖王懒散举起的右手当中。

同时水妖王的声音也传出来：“告诉飞云道君，我们会去的！”

当水妖王取走请帖，说完话，天行客还没来得及说走的时候，站在他背后的停风已经悄然无声的上前，伸手拍拍天行客瘦弱的肩膀道：“兄弟辛苦了，围墙很高很难爬的。不过，可能还是要再辛苦你一下，怎么来怎么回去！白痴纹，送客！”

说着，完全被停风这突如其来的一拍吓到的天行客，连反应都来不及的，就觉得自己浑身僵硬，然后被一双大手像拎小鸡一样的抓起，沿着刚刚他进来的路线往外飞奔而去。

这时候天行客才晓得，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的潜入，早就被人家看在眼里，连两个大活人出现在自己背后都没发现，他根本就是被人家当成耍猴戏的看着玩。

不理会差点没被吓昏的天行客，水妖王扬扬手中的大请帖，似笑非笑的说道：“终于来了，大家趁早准备吧！”

傍晚，太阳刚刚下山，月亮还没露脸的时候，尔皇擎烈城东方三十里处，原本是一处相当荒无人迹的乱石滩，今天晚上却已被人整理过，而且聚集了相当庞大的人群在此。

透过了刚刚燃起的无数火堆，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乱石滩的中央被整出了一大块空地。

五、六千个姿态、装扮、神采各异的人聚集在这里，或三三两两谈天说地，或东一丛西一群的聚在一起享用晚餐，庞大的人群与明亮的火光，让这个原本荒凉的所在变得相当热闹。

突然，人群之中传来了一阵宏亮的嗓音，大嚷道：“飞云道君前辈什么时候会驾临？不是已经跟血兽皇前辈他们约好了，在这个时候见面的吗？”

声音一传出，顿时让整个乱石滩的杂音消失无踪。

所有人的目光纷纷聚集在那个发出宏亮声音，一身强壮得有点夸张的中年壮汉身上。

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的，一个明显被捏高的尖锐假嗓音，划破了这道寂静：“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这头大狗熊，在这里胡乱嚷嚷呀！”

“你以为像我们临时理事长，跟血兽皇前辈那样的前辈高人，跟你这个只会用蛮力的大笨熊一样，会准时来到吗？”

“你果真不负大笨熊的名声，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前辈高人当然要有前辈高人的样子，迟到正是前辈高人的专利，像你这样一个大笨熊，怎么会了解前辈高人的作风呢！”

这充满阴损讽刺的尖锐声音刚刚一落，一道凄厉而绵延不绝，仿佛像是要将所有听到这声音的人的心智完全夺走的连绵狼嚎，传遍了整个乱石滩。

狼嚎令所有人不禁浑身一颤，一种难以言语的孤傲情怀，透过这狼嚎，彻底的笼罩在全部人的心头之上。

凄厉而充满孤傲的狼嚎声连绵不绝，由原先的低细，逐渐转变成令人震耳欲聋的威慑音量，让

人感觉到，发出这声音的主人，正由远而近，不断的正往这里快速移动当中。

就在乱石滩的众人以为，这连绵不绝的狼嚎，恍若会在耳边萦绕至世界终日时，凄厉的狼嚎音调突然一阵拔高，消失于令人入耳生疼的音高之中。

而在狼嚎消失的同时，一道庞大而惊人的巨大黑色狼影，突然出现在众人的头顶上方。

在众人还来不及为头顶上突然出现的黑色狼影感到吃惊时，只见那漆黑的狼影身上，突然出现了更加漆黑诡异的黑色流电。

当众人一看到这黑色的流电时，不知怎么的，心头像是被压了一块大石头般，只觉的心里沉甸甸的，有种说不出来的畏惧。

不过这种畏惧，很快的就转化成了恐惧。

因为那黑色狼影身上诡异的黑色流电，很快的便在狼影身上，凝聚成一把巨大无比的黑色弓状物，横架在狼影的颈背之处。

在众人恐惧的目光中，巨大的狼影用与其体型并不相配的灵巧动作，在半空中突然弯曲成一个弧状。

同时眼尖的人更看到了，这黑色巨狼的长尾往上一扬，尾端灵巧无比的，仿佛卷起了背上长弓的细弦，然后往后一拉，竟将一把由黑色流电所组成的长弓，整个拉成真正的弓即将发箭时的满月状。

不这巨狼背上的长弓，根本就跟真正的弓没两样，因为当这能量长弓被巨狼的尾巴拉成满月状时，弓上同样的已经架上一支，与巨狼等身长、也萦绕着黑色流电的长箭了。

从狼嚎消失，到巨狼跳跃出现、弯弓拉箭，一切的动作尽发生在电光石火的瞬间，偏偏原本应该极快的动作，却又让底下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看清每一个动作细节。

这种时间与速度的矛盾，让众人的心口仿佛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叫人喘不过气来，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巨狼松开尾巴，然后射出背上的漆黑长箭，直入乱石滩中心特别搭建起来的，一座十公尺见方的高台上。

一阵仿佛震碎在场所有人心脏的爆炸声过后，原本由巨石堆起的高台已经消失不见。

空中的巨狼则闲适的蹲坐在高台爆炸后的中心处，漆黑的冰冷双眼，注视着惊吓过度的众人，同时，一道邪魅的声音传人了众人的耳朵中。

“虽然我很高兴大家称呼我为前辈高人，不过这可不代表着前辈高人就一定会迟到。”

“但是如果大家认为前辈高人不迟到，就不叫前辈高人的话，那么很遗憾的告诉各位，我应该是属于比较异类的那种前辈高人吧。”

“因为准时参加约会，正好是我的习惯！”

伴随着话语声，在众人惊滞的目光中，一道道身影，慢慢的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第三部 第五十章 真假银月

作者：手枪

或许是因为贪狼星那一身纯黑庞大的身影太过吓人，抑或是刚刚的长嚎震慑人心，也或者是那一箭的威力太过惊人的缘故！

当以水妖王、血兽皇、翰罗等人为首的亚芠诸人，从烟雾中走出来时，整个乱石滩里，一片寂静无声。

仅有燃烧的火焰发出来的轻微哔啵声，传入大家的耳中。

等到贪狼星所引起的尘烟落地之後，亚芠等人也正好来到贪狼星的身边。

而亚芠等人是如何穿越过重重人群来到中央之处，在场四、五千人，竟无一人看清。

水妖王放眼四处环顾一番，突然冷哼一声，阴阳怪气的说道：「怎麼？约我们过来，主人却不在吗？」

面对著亚芠等人先声夺人的出场，以及水妖王声量虽低、但入耳刺疼的冷哼声，冒险者们不禁心中一阵乱跳。

比起刚刚出声的水妖王，他们自知实在是不够资格跟水妖王等人对峙，因此一时之间，场面极度冷清。

水妖王斜睨了周围的人群一眼，沉声说道：「看来，我们似乎不被你们放在眼里！」

水妖王这话一出来可严重了。

天底下有谁敢说不把血兽皇、水妖王放在眼里的？就是一旁的翰罗，这个掌握著天下千万军马的大元帅，也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招惹得起的，如今水妖王这麼一讲，众人不禁大大的倒抽了口气。

几乎是大部分的人都想到了一件事，没错，他们这边虽然有飞云道君这位高手在撑腰，但是人家可都是排名在飞云道君之上的水妖王跟血兽皇，要跟他们讨东西，是不是太不知死活了？

至此头一次，众人不禁兴起了後悔的心态来，似乎不应该这麼大剌剌的聚集在这里，要求血兽皇拿出兽卵来给大家吧！

不过话虽这麼说，但是光看水妖王一出现就相当冷硬的态度，也晓得他们已经得罪这个亦正亦邪的前辈高手了，想後悔也没有退路可走！

众人你望我、我望你，谁也不愿先开口。

最後，一个人越众而出，来到水妖王的面前拱了拱手，谦声道：「请前辈息怒，我等并非有意要怠慢前辈，实在是我们并没有料想到前辈您如此早就驾临，且我们公推的司令官飞云道君前辈也尚未来到，故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接待前辈，望前辈海涵！」

水妖王不禁上下打量一下这个临时出来代表大家说话的人。

他是一个大约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削瘦，穿著一身宽大的灰衣布袍，清臞的脸上留著黑色短须，两眼炯炯有神。

从他能够自告奋勇出来与水妖王解释来看，就足以说明他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水妖王突然笑了起来，随口问道：「你是谁？」

中年人再一次拱拱手道：「晚辈智多星哈德。纳兰！」

水妖王笑著点点头道：「你除了有勇气出来跟我解释，还说得挺让我满意的，看来是个智勇兼备的人物，的确不错！」

哈德听到水妖王的话之後，不禁大喜过望。

虽然他刚刚是硬著头皮出来跟水妖王打交道，但如今被水妖王这轻轻的称赞一句，在场这麼多冒险者又亲眼所见，这下他的身价与地位，绝对是往上攀升了一大截，不可同日而语！

水妖王招招手道：「既然飞云那家伙还没来，那你们是打算现在说出邀请我们来的原因，还是等飞云过来？」

隐约间已成在场众人代表的哈德，听到水妖王的话之後，不禁一愣，心里暗暗的道：「那还用说，没有飞云道君在场，谁还能够跟你这水妖王平起平坐？」

只是哈德正在心里想著该怎麼跟水妖王说的时候，突然一声苍劲的声音传进了众人耳中：「谁说我还没来？水妖王你可不要信口开河，坏了我的信誉！」

紧接著，一道纯白的身影缓缓从天而降，直落到哈德的面前，离地三尺悬浮著，不是号称永不沾地的飞云道君是谁？

看到飞云道君来到，哈德不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老实说，要他跟水妖王这个前辈高人应对，说不紧张是骗人的，不过现在既然主角飞云道君已经出现了，那就没他的事了。

因此朝飞云道君的背影拱拱手後，哈德随即退入了人群当中，今天晚上恐怕他的收获是最大的，不但在其他众多人等面前大大的露了脸，还获得水妖王的称赞，足够他得意的了。

负著双手，飞云道君睥睨著水妖王等人，傲气十足的说道：「水妖王，昨天我提出来的意见，你考虑得怎麼样了？」

水妖王心中一愣，昨天晚上不是相谈甚欢吗？什麼时候飞云道君这老杂毛有提出什麼意见来？

不过，毕竟水妖王在外也是闯荡了几百年的老奸巨猾之辈，虽然不晓得飞云道君这话是什麼意思，却也不显山露水的顺口回道：「飞云，你的要求，也未免太不把我们看在眼里了吧！」

飞云冷哼一声道：「你们有百万兽卵，我不过要你们十万颗的数量，才十分之一，这有什麼好考虑的？」

水妖王斜睨了旁边的血兽皇一眼，怎麼昨天都没有提到原来飞云道君是要这麼多的兽卵？

看到血兽皇尴尬的一笑之後，水妖王这才转过头来，看著飞云道君冷声道：「十分之一，说的倒好听，飞云，你是凭什麼白白要我十万颗兽卵？」

飞云道君淡淡一笑道：「就凭未来的大劫难，我们冒险者麼，绝对是将来的一分主力，所以这十万颗兽卵，绝对不会白白浪费掉！」

听到飞云道君的话，水妖王不禁脸上一阵惊讶。

大劫难这件事情，除了少数人知情之外，几乎一般人都不晓得，而今天飞云道君竟然敢这麼堂而皇之的讲出来，这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不禁让水妖王一阵心惊，难道说……

飞云道君察觉到水妖王的脸色变了，立即说道：「你放心，这件事情除了在场的人以外，一般人还不知情，不用担心会引起恐慌！」

水妖王皱起了眉头来，缓缓说道：「既然你提到这件事，那就不是我这个插上一手的人可以做得了主的了，还是请那批兽卵的主人出来跟你谈谈吧！」

说著，水妖王转头过去，朝著进来之後便一直站在贪狼星身边、默默的跟贪狼星交流的亚芠点头道：「亚芠，该你了！」

说话的同时，水妖王也对亚芠使了一个眼　　瞧[微微的点了点头後，带著贪狼星走到众人面前。

当亚芠直接与飞云道君面对面时，几乎是轻不可觉的跟飞云道君点了点头，算是因场面而不便行礼的意思。

飞云道君也同样的微微颔首，随即便将目光移往亚芠旁边的贪狼星，眼中显示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来。

虽说察觉到了飞云道君的眼色有些不对劲，但是亚芠还是依照今早大家所商议的原案，以百万幻兽卵之主的身分出面，套句水妖王杀气腾腾的话：这样杀起人来比较师出有名！

因此，对於飞云道君怪异的脸色虽然有所察觉，亚芠什麼也没有表示，只是静静的站在众人面前。

对於亚芠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幻兽卵的主人，众人不禁一阵尴尬不安起来，倒不是因为亚芠神态奇异的缘故，而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在作怪。

毕竟自己等人多次图谋人家的东西，如今人家主人出现了，面对著亚芠，总是难掩心中的不安。

彷佛就像是刚刚才见到亚芠这个人似的，飞云道君上上下下的将亚芠打量好一会之後，这才冷声说道：「你就是那批古代幻兽卵的主人？」

彷佛相当随意的点点头，算是回答了飞云道君的话，一双冷然的眼睛，静静环视周遭面有惭色的一干冒险者们，亚芠冷冷的一笑，慢慢举起手来。

他随手指著哈德，冰冷地说道：「你！刚刚飞云前辈说了，你们愿意为将来贡献出一份力来，所以要我将属於我的古代兽卵无偿的送给你们运用！

「你倒是说说看，你们如何保证一定会说到做到，而不是东西到手後翻脸不认人？」

似乎是想了想之後，亚芠又补充了这麼一句话来：「还有，你们这些人，能够代表著大陆上其他数千数万的冒险者吗？」

锐利的双眼，更是闪耀著莫名的光芒，注视著周围的人群。

众人在亚芠的目光之後，不禁心中一震！

感觉上亚芠的目光似乎是一片平静，甚至已经到了呆滞的情况，但偏偏每一个与亚芠目光交接

的人，又都感受到了一种彷佛足以将自己身心冰冻的寒意，叫人不寒而栗。

被亚芠所点名的哈德，则是首当其冲的浑身汗毛直立，在他感觉中，明明亚芠只是站在那边望著自己，偏偏就是有一种如山岳般的无形压力，压在自己身上，几乎连呼吸都相当的困难！

突然之间一声冷哼来，哈德如受雷击般的浑身一颤，随即感觉到身上的压力在那一哼之间顿然消失，忍不住大口大口的喘了几口气，这才惊觉到早已浑身冷汗了。

哈德转过头去，看到了刚刚发出冷哼的飞云道君，只听飞云道君冷冷的说道：「年轻人，不得不承认你的确是功力不错，但是在我面前玩弄这一套，也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亚芠淡淡一笑，他本来就不打算用自己的威势来屈服哈德，只是因为水妖王要他先声夺人，所以不得已而为之。

既然飞云道君识破了他班门弄斧的行径，他也不太在意，朝飞云道君拱拱手道：「前辈失礼了！不过贵属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道君前辈的意见，便是我们所有人的意见，你的问题道君前辈会解答的。」

开玩笑，刚刚亚芠所带来的压力，就已经让他几乎无法喘息了，如今还要他再面对亚芠，那还不如直接杀了他比较快，因此一听到亚芠的话，哈德忙不迭地直接叫嚷起来，立即把这个烫手山芋丢回飞云道君身上去，同时也获得了在场大部分人的同时称是！

飞云道君一愣後，同时点点头道：「年轻人，我既然被大家推选为司令人，就有这个权利与义务代表大家协调，有什麽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不需要卖弄你的功力来欺负其他人！」

说话的同时，飞云道君毫不客气的露出了淡淡的笑意及赞许的眼神，亚芠这麽一讲，等於是将他与现场的冒险者完全划上等号，再经过他老奸巨猾的一番表演下，顿时让大家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心理来。

原本，他只是大家推选出来的临时司令人，但是在这一番表演下，自然而然的造成了大家一种感觉，那就是必须要依赖在他的羽翼之下，众人才有这个资格来与亚芠等人讨价还价，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而且，在这种心理下自然会引人想到，在已经得罪了亚芠等人的情况下，如果大家不遵守飞云道君的号令，则极可能造成飞云道君撒手不管，让大家独自去面对代表著千万大军的亚芠等人，光是这个想法，就足以叫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安危与飞云道君挂勾上。

这麽一来，在场的所有人，等於全都要受到他的节制，起码在古代幻兽卵这件事尚未完全结束前，飞云道君始终是大家的领头人，令所有的冒险者们不得不遵循他的指挥。

而这微妙的情势，全在亚芠那刻意误解以及短短的一句话之中不知不觉的造就出来，这让飞云道君不得不赞赏亚芠灵巧的应变作为。

当然了，飞云道君本身并不把这几千人的尊重与听令放在眼里，只是既然亚芠突然引导出这麽一个微妙的情势来，他当然也不会去破坏亚芠的企图了，尽管他也不晓得为什麽亚芠要这麽做！

往飞云道君面前跨出几步後，亚芠朝飞云道君拱拱手的问道：「既然前辈您这麽讲了，那麽晚辈只好得罪了，还请前辈解答晚辈的疑惑！」

微微眯起了双眼，飞云道君心中急转，他不太懂亚芠这番做作的用意，但是他表面上还是自然而然的答道：「年轻人，你这麽问，也未免太小觑我身後这些冒险者们了吧！须知哪一个冒险

者不是热血心肠、一言九鼎的人物？

「你这麼问，莫非是不相信冒险者们的承诺？」

亚芠冷冷的接道：「我就是一点都不相信！」

冰冷的声音一传入众人的耳朵中，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原本大家还在为飞云道君的称赞而沾沾自喜之际，亚芠却全然无视飞云道君的存在，直截了当就说出他一点都不相信，这不但是当场抹黑了飞云道君，更是直接得罪了飞云道君身後的众多冒险者们。

「年轻人，你这话是什麼意思？」

所谓做戏做全套，飞云道君原本柔和的脸庞顿时僵硬起来，霎时间，一股冷冷的寒意弥漫了整个会场。

哄闹的会场安静了下来，飞云道君那冰冷的话语更是令所有人知道，这位老前辈生气了！

「就是我字面上的意思，恕晚辈无法相信这些冒险者们会遵守他们所许下的诺言！」

身上弥漫著不输飞云道君的冰冷寒气，亚芠同样冷硬的回应飞云道君的话。

「哈哈哈！好个狂妄的小子，这百年来，你还是头一个敢在我飞云道君面前如此狂妄的家伙！」

怒极反笑的飞云道君，身边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吹乱了他一头梳理整齐的白发，也将他身後的无数冒险者们，吹得连连後退了好几步。

亚芠冷硬的表情，全然不因飞云道君的暴怒而有任何的反应，他只是冷冷的与飞云道君的双眼对视！

半晌，飞云道君身边的旋风慢慢的消失，冒险者也才再度回到原位。

此刻，飞云道君已经有点了解亚芠此举目的，於是他眼中慢慢流露笑意，脸上的表情却越生冷的说道：「年轻人，为何你会不相信冒险者的诺言？」

亚芠冷冷道：「哼！冒险者？什麼叫冒险者？一群无视法纪规矩，终日挣扎在生死之间，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没有根、没有成就，今日在东、明日在西，只晓追逐名利的浪人。

「说是冒险者，只不过是好听一点。

「说难听一点，就是镇日无所事事、东逛西晃的流浪汉，这样的流浪汉，有什麼资格来向我无偿索取兽卵？难道只光凭一句虚无飘渺的「来日有需要会贡献自己力量」的诺言？

「前辈难道是把晚辈当成了三岁的小孩子，用这种稍有点智商都不会相信的话来欺骗吗？」

面对亚芠近乎恶毒的话语，飞云道君也愣住了，一时之间也忘了该如何反应。

而在亚芠背後的翰罗，则是感叹的低叹一声，在场恐怕只有他最了解亚芠的心理了。

说实在的，亚芠这一番话，的确是让翰罗大大的出了口气。

当年斯达克家逃离华那邦公国时，除了华那邦公国的追杀部队之外，更令他们厌恶、也是具有更大威胁性的，便是来自於这些贪图名利的冒险者们。

华那邦公国的追杀还好闪避，问题是这些被名利薰心的冒险者，为了追捕他们，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当年一百次的追杀当中，来自冒险者的最少有七十次，因此别说亚芠了，就连翰罗本人，也是相当讨厌冒险者的，难怪亚芠会如此地贬低冒险者了。

伸手将气愤无比的冒险者们的骚动压了下来，飞云道君心平气和的说道：「年轻人，看来你似乎是对冒险者有很深的成见哦！竟然如此的贬低冒险者们！」

亚芠大方的承认道：「没错，晚辈的确是对冒险者没什麽好感，冒险者的存在，破坏法律秩序，败坏风气，我不认为这些人有必要存在。」

飞云道君真正的皱起眉头来，忍不住的说道：「年轻人，注意一下你的语气，难道你真想要挑起与冒险者们的全面战争？」

与其说飞云道君在警告亚芠，倒不如说他在暗暗的提醒亚芠，冒险者毕竟是一股庞大的势力，得罪这些冒险者，是没有什麽好果子吃的。

亚芠冷冷一笑道：「那我倒要试试，冒险者能拿我怎麽样？」

「年轻人，我再一次提醒你，注意你说的话，难道你真的想要与全大陆的冒险者们为敌？

「我承认，你这年纪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的确是值得称赞，但是你以为凭你可以抗衡得了大陆上的冒险者们的追杀吗？」

飞云道君是真的生气了。

虽然他对於亚芠这个才刚刚相认一天的徒孙相当的欣赏与喜爱，但是亚芠如此狂妄的发言，却也让他感觉亚芠真的是不知轻重。

就算他是银月恶魔又如何？

难道他真的能够对抗得了大陆上的冒险者疯狂的追杀吗？

不知不觉间，飞云道君将亚芠给套上了「功力高绝，但年轻气盛，不知事情轻重缓急」的注解。

轻轻一挥手，背後的披风画出了一道美丽的波伏，说不出的潇洒惬意，亚芠淡淡一笑：「前辈，如果晚辈说是的话，又如何呢？

「对了，晚辈还没自我介绍，晚辈亚芠。斯达克，乃斯达克家第四子，前辈您所说的被大陆上冒险者们追杀这一件事，很遗憾的告诉前辈，晚辈在几年前就已经嚐过了，不过晚辈至今，似乎仍活得好好的，不是吗？」

亚芠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忍不住的将目光注视在一旁的翰罗身上，同时机灵点的人不禁低声惊呼一声。

他们很快就想到了，在几年前，华那邦公国曾重金悬赏的斯达克一家，这件事的确是曾经轰动过整个大陆。

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是在场的人心里明白，当时自己何尝不是曾经疯狂追缉过斯达克一家，毕竟财帛动人心呀！

如此一来，当然所有的人也全都明白了，为什麼亚芠会不客气的说自己讨厌冒险者了。

扪心自问，今天如果他们与亚芠的角色互换，恐怕恨不得杀光全大陆的冒险者们，亚芠这样似乎还算是客气！

被亚芠这麼一提醒，飞云道君也想起了这件往事，忍不住摇头叹气起来。

这时他也挺能体会亚芠的心情了，毕竟不管是谁，面对曾经追杀自己长达一年的仇人，都不可能有好脸色吧！

同时，飞云道君心里暗暗叹息起来，也难怪这亚芠，不将与全大陆的冒险者为敌放在眼里了。

当年他都可以逃出追杀，更何况如今他早已不是当年的他了，当然也更不会把冒险者们放在眼里。

刚想到这，突然背後传来一阵骚动。

隐约间，飞云道君听到了背後的冒险者们在传说的什麼来了来了的话，忍不住回头一看，却见到两个身影慢慢的从冒险者们自动分开的走道中走了进来。

看清楚来人之後，飞云道君马上的转回头来，朝亚芠等人使了个眼色，随即呵呵笑道：「来来来，我都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位後起之秀了，小朋友过来过来，我给你引见我的几位老朋友！」

这时候，亚芠等人脸上浮现了一种相当古怪的神色，似乎是有点不解，然後有点会意，又有点感兴趣的表情，望著飞云道君招呼的来人。

说也奇怪，来人大约二十来岁。

只见他留著一头白发，穿著一袭纯黑长袍，有著一张俊秀无比的脸，身边带著一只半人高，额头上还长著一根白色独角的银狼。

亚芠背後的水妖王等人，忍不住的相视一眼，几乎这个人与狼出现的一瞬间，他们就已经联想到了昨晚飞云道君奇怪的表现了。

那一身打扮，那身边的银狼，几乎直接把答案摊在大家的眼前了，一瞬间，众人脸上不禁兴起了一种准备看好戏的表情来。

将这白发黑袍的年轻人拉到自己身边後，飞云道君呵呵笑道：「跟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个年轻人，可是一个近年来名声赫赫的大人物，其成就与光芒，几乎都将我这个老头子给遮掩过了！」

「不过，我想就算我不讲，大家光是从这个年轻人的打扮也可以看得出来，近年来大陆上，以白发黑袍外加银狼而闻名的人物，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银月恶魔！

飞云道君才这麼一讲，在四周的冒险者们，顿时狂呼起「银月恶魔」这麼一个名字来。

一波波声浪迭起，气势之盛，彷佛要压倒亚芠等人般，但是却只能够引得水妖王等人肚中一阵错愕。

毕竟是已经猜到了这个人的「身分」，但是真的看到周围的冒险者们如此的狂热，却又不禁心

中涌起一阵错愕起来。

高高在上的水妖王等人，当然不会晓得，银月恶魔在大陆上的名声，可不光光只是手段凶残的恶名而已。

银月恶魔与冰火女王妃雅之间的爱情，更是令人津津乐道。

那众所皆知的，有关银月恶魔的强悍力量，与死神小队生死与共的真挚友情，为了不相识的同伴甘愿牺牲自我的义气与豪气，无一不征服这些以英雄好汉自居的冒险者们。

可以说，银月恶魔早已是冒险者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大豪杰了。

而别说是水妖王等人了，身为当事人的亚芠，在见识到无数的冒险者们狂热的呼喊著银月恶魔的名字时，心中的吃惊与讶异那是不用讲了。

但是更令他心生古怪的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众人所欢呼的，是他眼前这个白发黑袍还带著银狼的银月恶魔。

亚芠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五十一章 女王驾到

第三部 第五十一章 女王驾到

作者：手枪

飞云道君表面上笑咪咪的，但是实际上却相当注意着亚芠与水妖王等人的表情，当他看到亚芠等人古怪的神色时，心中暗暗的一笑，随即转过头来，同样笑咪咪的看着身旁的“银月恶魔”。

这位银月恶魔看似冰冷的脸上，难掩得意与傲气的眼神，朝四面八方拱手冷声道：“感谢各位前辈的抬爱，晚辈不敢当！”

说完后，又朝飞云道君点点头道：“道君前辈很抱歉，因为一点小事情耽误了一下，所以晚辈迟到了！”

飞云道君摆了摆手，笑道：“无妨无妨，我们也是刚刚才开始协商，你来的正好！”

银月恶魔一挑眉道：“那不知道前辈跟他们协商的结果如何了？”

飞云道君似是故意一叹道：“别说了，人家根本不信任我们，不肯把兽卵给我们使用！”

银月恶魔略一吃惊道：“怎么？索取兽卵跟信不信任有什么关系？”

飞云道君淡淡一笑：“老弟你怎么忘了？因为我们是以一同对抗那些来自天外怪物的名义来向他们要兽卵的，偏偏早不出现晚不出现，那批兽卵的主人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而且更意外的是，人家跟我们冒险者有仇，说不信任不过是个借口，反正就是不想拿出兽卵来！”

银月恶魔意外道：“难道连前辈您出面，对方也不买帐吗？”

飞云道君冷冷一笑，接道：“我老头算什么？对方可是出动了排名在我之上的血兽皇、水妖王，还有掌握着千万大军的大元帅翰罗，哪里会把我们这些冒险者给放在眼里？”

银月恶魔略感意外，没想到对方竟然来了这么些重量级的人物，随即又听到飞云道君道：“小老弟，你看我那两个老朋友根本就是退居幕后，派出个不知是真是假的兽卵主人出来跟我打交道，还说什么跟我们冒险者们有仇！

“敢情他们是打算藉此来编造个不给兽卵的理由，不如接下来，就让小老弟你跟他们打交道试试看？”

听到了飞云道君的话，银月恶魔忍不住的嘴角一笑。

飞云道君这么一讲，等于是自认无法从对方手中获得兽卵而推他出面，这是他一个大好的机会。

如果可以当着这么多冒险者的面前，办到飞云道君办不到的事，那对于自己地位的提升与名气可有相当的助益啊！

因此饶是已经尽力控制了，银月恶魔还是忍不住一笑。

心有定见又老奸巨猾的飞云道君，哪里会不知道这个银月恶魔心中的主意，但是他还是感慨的拍拍他的肩膀道：“老弟，看你的了！”

说着往后退了两步，让银月恶魔突显出来。

朝飞云道君拱拱手之后，这位银月恶魔终于肯转过身来正视亚芠等人了。

但是在一看到亚芠之时，脸上得意的笑容却突然的一僵，同时，周遭的人也不断的传出一阵议语声来。

没办法，他与亚芠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相似了——同样的白发黑袍，同样的俊秀面容，差别只在于银月恶魔的旁边有只银狼，而亚芠的身边仅有一身灰白的贪狼星而已。

其实，刚刚因为亚芠的强势以及与飞云道君的交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让大家几乎没怎么注意到亚芠的形象。

而且就算是注意到了，也没有想到什么，但是这个银月恶魔一出场后，那相似的穿着，也就不免的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了。

僵持片刻之后，银月恶魔的脸上顿时扬起了一阵傲气的微笑，朝亚芠点点头道：“看来这位朋友似乎相当的欣赏在下的穿着呀！”

银月恶魔的话一说完，周围的人心中不禁同时的冒起原来如此的念头来！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因为银月恶魔的出名与神秘，当初曾经引发了一连串的模仿与冒名，不少人穿起了黑衣染上了白发来，后来虽然因为死神小队的搜寻与疯狂杀戮而暂时销声匿迹，但是随即人们又发现到一点：你爱穿成跟银月恶魔一样没关系，只要别冒名说自己是银月恶魔，就不会引来死神小队的征讨，因此这白发黑衣又开始流行起来。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众人不禁心中暗喜。

既然亚芠这个所谓的幻兽卵主人，如此的崇拜银月恶魔，那么现在银月恶魔出面来要一点兽卵，岂不是手到擒来？

有点近乎呆滞的看着银月恶魔，亚芠愣愣的问道：“你是银月恶魔？那是你的。。。”

将亚芠的呆滞解释成了意外碰见偶像所引起的呆滞，银月恶魔傲然的点点头道：“在下正是银月恶魔，似乎还没人敢冒充在下名字的，我旁边的是我的幻兽银色魔狼！”

像这样亚芠这样的“崇拜者”他看多了！

亚芠似乎是有点傻傻的低下了头，跟身旁的贪狼星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与贪狼星一同的看向所谓的银月恶魔与银色魔狼，不约而同的，心里同时响起了一句话：“还真是巧呀！”

而站在亚芠背后的水妖王等人，则是仔细的看了看亚芠身前的这个银月恶魔，心里不禁叹息起来。

还真是巧呀！

看看人家的穿着打扮，还有那神情与旁边的银色魔狼，在这个早已经无人敢冒充银月恶魔之名的时候，若非他们认识亚芠本人，恐怕人家跟自己说他们是传说中的银月恶魔跟银色魔狼，自己也不得不相信呀！

不过现在。。。水妖王等人的脸上，不禁浮现了一种古怪的、等着看好戏的恶意笑容来。

亚芠继续维持呆滞的表情，愣愣的问道：“你也是来跟我要古代幻兽卵的？”

银月恶魔长叹一声道：“这位兄弟请你不要误会，在下身边已经有了银色魔狼这么一只生死与共的神奇幻兽，又怎么会想要跟你要古代幻兽卵呢？

“在下此来只是希望，这位兄弟你能够看在我们这块大陆上的千万生灵份上，将兽卵拿出一部分来给诸位冒险者的前辈们运用。

“毕竟他们乃是人类的菁英，如果能够拥有威力强大的古代兽卵，那么将来讨伐那些来自天外的怪物时，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来！”

“天外的怪物？”

亚芠直直的看着银月恶魔。

银月恶魔点点头道：“相信这位兄弟你应该晓得，当年在虎王坡上，我们曾经遭遇到众多来历不明的天外怪物袭击。

“虽然在下勉强将这些天外怪物给击杀了，但是在下和诸位冒险者前辈们，并不认为这些天外怪物会就此罢休。

“为了应付天外怪物可能会再次袭击人类，所以在下在听说了这位兄弟拥有如此数量众多的古代兽卵之后，才会请飞云道君前辈出面，厚着脸皮向兄弟你要一些兽卵，希望兄弟能够看在人类安危的份上尽一份力。”

在这位银月恶魔文情并茂的演说中，亚芠始终是看着他，等到他讲完了之后，亚芠收起脸上错愕与呆滞的表情，只微微的抬起头来，突然叹息道：“唉。。。月亮出来了！”

突然的一句话，让银月恶魔满脸的微笑化成一愣，莫名其妙的问道：“这位兄弟你说什么？”

转头看向银月恶魔，在亚芠背后的水妖王则带笑插嘴道：“他的意思是说，本来还想说机会难得，想看看好戏的，不过现在月亮出来了，好戏也没得看了！”

在场包含银月恶魔在内的众人，均不解亚芠与水妖王这一番话的意思，不少人还不约而同的转头往东方看去。

果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轮明月正慢慢的往上升起当中，慢慢的，皎洁的月光开始照耀这漆黑的草原。

在众人还摸不清楚月亮出来跟好戏之间有什么关系时，几个比较早转回来的冒险者，突然颤声的叫道：“大家，大家快看！”

随着好几只手的比划下，众人很快的发现到，随着皎洁的月亮慢慢照映在这个草原上的同时，亚芠身边的贪狼星，那一身灰白色的长毛，突然开始慢慢的散发出点点的光彩。

等到月亮慢慢的升到地平线之上，贪狼星身上的长毛，也慢慢的转变成了闪耀着柔和银光的眩目光彩，这期间，冒险者们几乎都无人出声，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贪狼星身上。

众人突然发现到，与贪狼星这一身在月光下如此耀眼夺目的银色光辉相比之下，银月恶魔身边的银色魔狼身上的银色，似乎是显得有点苍白而失色！

忍不住的摇摇头，突然，自始至终站在飞云道君身后的哈德，突然惊讶的叫道：“啊！头上没有角！”

听到了哈德的叫声之后，原本自贪狼星开始转变身上颜色便不动声色的银月恶魔最快回过神来，干涩的笑笑道：“呵！没想到这位兄弟你这么崇拜在下，还去弄了这么一只会变色的奇妙幻兽在身边呀！”

在他身后的飞云道君则是眯起了双眼，眼中露着奇光的看着贪狼星。

突然，就在银月恶魔刚刚干笑完，哈德自己也不晓得为何会如此惊恐的忍不住喊叫道：“不对，有角！”

对！在众人仿佛察觉到什么的目光注视下，一根指头粗、近乎半透明的白色独角，慢慢从贪狼星的额前缓缓长了出来！

亚芠低头看一下贪狼星，贪狼星则是用眼神回应他道：“别怪我，飞云老爷子刚刚的眼色很可怕，我不得不表明一下身分，虽然这很无聊！”

抬起头来，亚芠淡淡一笑说道：“银月恶魔兄，请你别在意在下这只幻兽，诚如你所说的，这是在下刻意去找来充数的，我们还是继续来谈谈，关于那批兽卵的问题好了！”

听到亚芠将自己叫做“充数的幻兽”，贪狼星忍不住低哼一声。

它用头上独角刺了刺亚芠的大腿，然后甩头直接走到夜月等人身边，一副相当不屑的模样。

有点失魂落魄的看着一个美如仙子的少女，带着安慰的笑容替贪狼星整理一身银光耀眼的长毛，银月恶魔强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回亚芠身上，一边抬头，一边本能的应答：“嗯，这位兄弟你刚刚说什么？”

而当然不光是银月恶魔，在场所有人，就是飞云道君也不例外，贪狼星如此人性化的高傲行动，顿时让周围的冒险者们眼睛差点没瞪穿。

尤其是那一声几乎就跟人没两样的不屑哼声，更让人心中升起了“与其说贪狼星是狼，不如说是一个人”的古怪感觉。

突然，就在众人还在注意贪狼星的行动时，银月恶魔近乎呻吟的声音传了出来：“你。。。你在笑什么？”

众人吓了一跳，飞快的转过头来看着亚芠，却又同时的被亚芠的笑容给吓到了，明明只是很单纯的一笑，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从这笑容中，感受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很快的收敛起自己的笑容，亚芠恢复原本冷淡毫无表情的模样，淡淡的说道：“银月恶魔兄，我想我们之间对于那批兽卵似乎是没什么好谈，毕竟这些兽卵是我所有的，我有权做任何处置，而现在我并不想要给你身后的这些冒险者，我想我应该还有这点权力吧？”

“当然当然！”

有点发愣的银月恶魔，本能的回应亚芠的话后，随即又听到了身后传来了众多冒险者们的窃窃私语声。

连忙的一振精神，他又补充道：“我的意思是，这位兄弟你当然有权处理你的兽卵了，但是请你看在我们人类未来的份上，能否将兽卵提供一些给我们运用？”

亚芠带着古怪的表情道：“人类的未来吗？银月恶魔兄，这似乎是一顶挺大的帽子，被你这么一扣，我倒也不好拒绝，不过。。。”

听到了亚芠似乎已经有点意动的样子，银月恶魔也不禁着急的追问道：“不过什么？”

“冒险者的人数，有多到需要十万颗兽卵这么多吗？

“还有，你们又如何保证在这批兽卵拿去之后，是用来为人类未来准备，而不是拿来祸乱国家秩序，为自己争权夺利？

“又有什么手段可以保证，是真为人类未来而取？如果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便相信你们。”

看着打从刚刚开始就有点心神不宁的银月恶魔，亚芠一字一句的说着。

“这。。。”

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而银月恶魔此时的脑中更是除了一身银亮的贪狼星外再无别物，因此“这”了老半天却答不出话来，不禁垂下头来，闪躲亚芠那令他越来越感到压力与焦虑的平静目光！

但是亚芠并未就此放过他，继续的追问道：“银月恶魔兄，你说你是头一个与那些所谓天外怪物接触并击败他们的人，能否请你提出确实的证据，来证明这些天外怪物的存在？

“还有，我又该如何知道，我今天拿出来的十万颗古代幻兽卵，是真的每一颗都用在冒险者们的身上？而你又能否保证这些冒险者们都可以承受得了这些古代幻兽的威力？

“还有，如果真的有一天你所说的天外怪物来袭，你又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你能够将这些获得兽卵的冒险者聚集起来，一同对抗天外怪物？”

见到银月恶魔久久未能回答自己，亚芠的脸上不禁又浮现出了那种令人望而生惧的可怕微笑来。

他转而抬头往四周的冒险者们望去，淡淡的询问一句：“还是说，在场的各位当中，有谁可以回答我这些问题的？或是有谁能够保证，我所担心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就在众人都在亚芠的清冷目光下，忍不住跟银月恶魔一样低下头来的同时，突然，一道冰冷而清脆的声音，传遍场中所有人的耳中：“不用问了，亚芠，你明明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又何必跟他们玩这种小把戏呢？”

亚芠猛然的抬头往空中一看，脸上冷硬的线条陡地缓和起来，嘴角拉起了一抹温柔的笑意，眼中更是毫不遮掩的流露出惊喜的神情来，喃喃道：“你怎么会在这？”

此时，所有人都已经抬头往空中看去。

在众人头顶上的半空中，出现一个身穿有如火红莲花般美丽兽幻铠、周身翻腾着赤红如火般的光雾、脸上神情如冰霜般寒冷的美丽女郎，她仿佛是一朵错误的生长在火山口中的冷冽寒莲，是那么矛盾又是那么的美。

底下众多冒险者们里，比较见多识广的人，甚至是曾经见过这个混合著冰冷与火热的女郎的名字：“冰火女王！”

冰火女王妃雅，传说中威震全大陆的银月恶魔的至爱情人，以女子之身而成为大陆上顶尖名人之一，身上那冰与火混合的矛盾美丽，最为令人津津乐道。

很快的，除了少数寡人有疾的好色之徒，还未将目光从妃雅那曼妙的身躯挪开之外，场中的冒险者们，都忍不住的把目光集中在银月恶魔身上。

毕竟能够看到传说的最强情人组合，是难得一见的眼福。

只是众人不禁奇怪，情人来到，为什么银月恶魔的脸色却突然变得相当的惨白？

结合著刚刚到现在的见闻，许多比较机灵的人，突然心中冒出了一个相当可怕的想法，忍不住的也跟着脸色惨白起来！

在大多数还迷迷糊糊的众人那怪异的注视下，妃雅缓缓的下落到亚芠的面前，面罩寒霜的双眼，盯着亚芠直瞧，同时冰冷冷的说道：“我的情人在这里，我为什么不能够来？”

当众人以为，她想要对亚芠这个不知死活、敢拒绝银月恶魔跟飞云道君提议的家伙不利时，突然冰冷雪白的雪山，化成了春天百花盛开的原野。

刹那间，冷冷的表情柔和下来，绽放出了一朵娇艳无比的美丽笑靥道：“本来是很想骂人的，不过看你对人家笑得这么好看，人家决定原谅你这个老是丢下人家不管的大坏蛋了！”

说着，妃雅背着双手，往前踏出一步，在众人不敢置信的目光下，轻轻的在亚芠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吻，然后伸手挽着亚芠的右臂，甜笑道：“欢迎你回来！”

亚芠轻轻一笑，捏捏妃雅的鼻子，宠溺道：“你哦！还以为一段时间不见你会成熟一点，还是这么调皮兼我行我素，你看看，你吓坏多少人了？”

俏皮的吐了吐舌头，哪里还有一丝丝女王的威严的妃雅，娇嗔道：“你管人家，人家跟你亲密一点，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谁叫你是人家的男朋友！对吧！银月恶魔先生！”

总括来讲，当妃雅这话一说完，周围的冒险者们可以区分成两种反应。

一种是早已经有不祥预感的人，立即浑身僵硬。

这下可好了，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了，恐怕不知道要怎么死了，现在只求能够速死，不要再遭受折磨了。

同时，一种难以宣泄的愤恨，促使这些人不由得将愤怒的目光汇聚在中间的那位假银月恶魔身上。

若不是他的假冒，又何至于使大家以为，凭着飞云道君跟银月恶魔的恫吓力可以达到目的，如今可好了，撞到正主身上了。

而第二种则是还搞不清楚状况的家伙。

他们百思不解为何妃雅会叫亚芠银月恶魔，还对亚芠如此的亲匿，不少人还在苦思这到底是为什么？

而这位假银月恶魔，则是脸色惨白的瞪着亚芠与妃雅，喃喃道：“不可能。。。怎么可能会在这里？他们不是说。。。他已经不在这块大陆上了吗？”

将这假银月恶魔的喃喃自语听在耳里，亚芠心中突然兴起了一种奇妙的感应，仿佛，这个假银月恶魔口中的“他们”，是在暗中操纵一切的人，而且隐约间，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仿佛自己等人中了计的感觉。

突然之间，水妖王一拍头，叫道：“调虎离山！”

同一时间，翰罗大叫亚芠的名字，而亚芠则直接叫唤：“凯特！”

伴随着水妖王、翰罗、亚芠的叫唤，亚芠一方的人，也全都明白了自己等人是真的中计了，而凯特则是接着亚芠的话尾，直接吼道：“死神小队所有人跟我来！”

说着，凯特一马当先的往外突冲而去，死神小队的其他人，则是跟着凯特背后，有如火烧屁股般的往外冲了出去。

不管这个假银月恶魔口中的“他们”指的是谁，他们的唯一目标，都是那百万兽卵，这一连串的作为与施法，说穿了便是“调虎离山”这四个字而已。

要知道，因为有着当世第一高手的血兽皇镇守着那批兽卵，所以几乎是没有人敢在其中作怪。

但也因为如此，他们所顾忌的也仅仅只是血兽皇而已，亚芠不得不佩服“他们”设想得如此周全。

竟如此厉害与难缠，连飞云道君也利用上了。

透过这些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冒险者以及假银月恶魔的出现，甚至利用飞云道君来谈判，唯一的目的，便是将他们所忌讳的血兽皇给调离守护的古代兽卵，好让他们得以吞下这批兽卵。

难怪他们要指定在这个刚入夜的时候，在城外三十里处来谈判了。

要知道，入夜时分，正是一天辛劳结束后，心情难免会松懈，而且又不是大家习惯的可能会发生意外的深夜时间。

只要他们真的有办法的话，大可以大大方方的假借各种名义搬走那些兽卵，这实在是一个人性的弱点所在。

另外，约在城外三十里处那又更妙了。

三十里的距离，对血兽皇之流的超级高手而言，几乎就等于是自家的门口一样，眨眼即可往来。

也就因为这短短的距离之故，所以任凭众多智力高超、经验丰富的老前辈，也始终不曾想到这可能会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这又是一个人性的盲点。

真是好计画好算计，把这么一大群老奸巨猾的老前辈与冒险者们，都玩弄在掌心里。

其实亚芠等人都晓得，如果真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从离开城主府到现在，少说也超过一个小时了，恐怕该发生的早就已经发生了。

现在只能够祈求亚芠那个悍勇的大哥，能够发现不妙的处境，而做出及时的补救来。

凯特他们的赶回，也只不过希望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而已！

若有所思的看看那似乎发现自己被人利用而脸色铁青的飞云道君一眼，亚芠再度的注视着已经站不住脚、跌坐在地的假银月恶魔。

亚芠有种预感，这些设计一切的“他们”，绝对是对自己一方相当了解的人。

起码，亚芠他目前应该在异大陆的事情，并不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而且他还有个想法。

恐怕假银月恶魔口中的“他们”，最先打的主意，应该是用这个假银月恶魔来做幌子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毕竟自己人都晓得，亚芠目前应该是身在异大陆才对，所以如果出现这么一个假银月恶魔的话，那么大家第一个想法应该会是揭穿他，只是后来不知怎么的，竟然请动了飞云道君。

而这样更好。

飞云道君无论在名声还是地位上，都可以与血兽皇相比，而且也因为飞云道君与血兽皇之间的百年交情，更不会让人想到，竟然会有人藉此来设计调虎离山之计。

再加上那聪明到将人性的弱点、盲点都计算在内的计画，亚芠不禁感叹起来，如果这个“他们”能够把这些聪明智慧运用在正途，那么想必今天，他也就不需要这么忙碌与痛苦了！

不过，目前还是先从这位假冒他人之名的家伙身上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追查吧！

半搂着妃雅，亚芠跟妃雅，缓缓的来到了这个一脸惨白呆滞的假银月恶魔面前，缓缓的弯下腰来！

第三部 第五十二章 兽卵失窃

作者：手枪

“真的是三岁孩童绊倒八十老娘，这辈子我还没这么窝囊过，竟然被人玩弄于掌心之间！”

狠狠的一掌拍断了椅子的扶手，再度破戒两脚着地的飞云道君，近乎吼叫的骂了出来。

血兽皇、水妖王、翰罗、亚芠、妃雅，以及一脸惭愧的亚华等人，全都聚集在城主府的会议大厅里面。

每个人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的，注视着正在发飙中的飞云道君。

也难怪了，虽然及早发现到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但是当死神小队等人赶回城中之时，也正好碰到了被一张莫名其妙的命令唤走、而刚刚回到保存古代兽卵仓库的亚华。

看到亚华正往仓库走去，心急如焚的凯特等人只觉得眼前一暗，什么都不用说了，一切都完了！

在得知自己等人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后，亚华临时调来大批人手，一边保护兽卵，一边清点数量。

果然，百万古代兽卵仅剩下七十多万颗，少掉二十几万颗。

亚华曾经试图追查那个传令的士兵，却发现那个士兵什么也不晓得，只知道突然有个肚子疼的军官，临时要他代替，将那张命令亚华到城主府开会的通知单，转交给亚华。

当亚华来到城主府时，发现并没有会议要开，察觉到不对，急忙尽快赶回时，这一来一往之间，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

而守卫幻兽卵仓库外的士兵们，早已经被人用迷药迷昏了，兽卵也失去将近四分之一。

虽然亚华当机立断的颁布了戒严令，强制要求将整个城封锁起来，准入不准出，但是亚华自己也晓得，敌人既然这么算无遗策，当然也猜得出兽卵被发现失窃后，铁定会全城戒严，而他们既然敢这么做，当然有其把握将这批兽卵运出，想找回来恐怕是难了。

在听完亚华的报告与亚芠的推论，得知自己被人当成傻子般玩弄之后，难怪飞云道君这位前辈高人会暴怒如斯了。

“好了好了，老杂毛，计差一着，被人算计就算计了，面子还有机会可以找回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想办法把那批事关重大的兽卵给找回来！”

或许是因为飞云道君暴怒的声音，大大的影响了血兽皇的心情，使得向来都有点玩世不恭的血兽皇，也忍不住的出声制止了飞云道君的怒吼。

狂怒中的飞云道君，停下了差点没把自己的椅子砸碎的举动，心不甘情不愿的坐好。

毕竟血兽皇是他们这一辈里面的代表性人物，再怎么样，他还是得看着血兽皇的面子才行。

就在血兽皇制止了飞云道君的行径后，一脸铁青的凯特，已经奔进会议室里面，劈口说道：“头儿，经我们侦察的结果，这批人应该在四十到五十人之间，由于来人相当擅长于隐匿痕迹，因此兄弟们只能够勉强查出对方大约的人数，以及知道他们在窃取兽卵之后便分头离开，

将自己的痕迹隐匿在城里人群之中。

“现在兄弟们都已经尽量分散出去查访了。”

亚芠点点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爷爷跟水妖王一眼。

水妖王沉思半晌，才道：“我想，对方是一群相当聪明、而且又有详尽计画的人，他们应该不会没想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可能将这批兽卵给运出城去的，我想，这批兽卵应该还在城里某个角落当中。”

想了想，水妖王又补充道：“起码大部分应该还在城里才是！”

翰罗有点迟疑的问道：“前辈你的意思是？”

水妖王强笑道：“人我想是没什么希望可以抓到了，不过东西应该是还可以追回一些吧！”

一旁的亚芠若有所思道：“我想我应该是知道对方是谁了！”

亚芠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顿时全都聚集在亚芠的身上，亚芠是凭什么来判断的？

亚芠抬头看着众人一眼后，淡淡道：“虽然没有证据，不过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对方的身分与用意，给大家参考看看！

“首先事情发生之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感觉，规划出这整个事情的人，是一个对我们了解得相当深刻的人，有几个迹象可以从中观察出来。

“首先第一点，对方似乎相当清楚我的行踪。

“要知道，我固然并没有刻意的隐藏我的行踪，但是他们居然敢如此大胆的用人假冒我的名字，想必他们一定有这个把握，不会引出我或是凯特他们的追查。

“毕竟前两年，凯特他们为了寻找我，可是闹得相当的大，让大陆上的人几乎都知道，假冒我的名字，等于是招引死神叩门的行径。

“而看那个假冒我的人的表现，根本就没有任何企图隐瞒自己形迹的味道，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就是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众的面前，这也太过大胆了！”

一旁的妃雅插嘴道：“人家就是接获到北斗传递说，有个找死的家伙假扮亚芠你在招摇撞骗，所以才急急忙忙赶来的。”

亚芠拍拍一直挽着自己手臂的妃雅的小手，微笑道：“连妃雅都如此急忙的赶来了，晚辈相信，以各位前辈对晚辈的关注而言，一旦听到有人敢假冒晚辈的名字，一定会前来求证的。

“因此可以推论出，对方推出这个假银月恶魔的目的，正是要吸引诸位前辈的注意力，好实行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而在这个前提之下，更表示出他们确实已掌握我的行踪，所以根本不怕假银月恶魔会引来我或者凯特他们的注意力。”

众人听到亚芠的推论之后不禁点点头，表示亚芠说的有理。

亚芠又继续的说道：“再来，对方在成功的算计我们，将我们调离城中之后，能够运用这种简单到令人不会去怀疑的开会通知，来将大哥调离保护兽卵的岗位，而且又是在知道这种事极容

易穿帮，大哥一定会马上赶回来的情况下，还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事后从容离去，这同样的表示了几件事。

“第一个，便是他们相当了解联军的形式作风，不然也不会用上开会这个名义。

“再来便是他们很清楚联军的布置以及兽卵的方位，否则以大哥这一来一往不超过半个小时的短短时间内，他们凭什么可以迷昏守护兽卵的士兵，将兽卵搬走将近四分之一，事后又如何能够无声息的离去？”

亚芠言之有理，因此众人又忍不住的点点头，表示亚芠说的对！

见到众人均已理解之后，亚芠抬头看了一下凯特，苦笑道：“而最后一个线索则是凯特刚刚给我的，凯特如何？能够猜得出来我心中的名字吗？”

先是迟疑了一下后，凯特随即发出了跟亚芠类似的苦笑道：“我大概也猜到了头儿心里的想法了。”

一旁的众人愣了愣，对于亚芠与凯特那仿佛打哑谜般的对话，除了翰罗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外，其他的人都是满头雾水。

最后，妃雅忍不住推推亚芠的手臂，娇嗔道：“好啦！别卖关子了，到底是谁，你们就赶快说来听听吧！”

凯特苦笑道：“老实说，不是我在自夸，我们死神小队在侦察与反侦察上的本领，向来自认为相当不错，尤其在查探各种线索方面，更是一流水准。

“不过这次的对象，真的是大大的打击到我们的自信心，任凭我们兄弟们费尽心思，也不过查出一些蛛丝马迹而已。

“这样的情况，我推论有两种：”一种是对方在隐匿形迹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如果说对方人数少的话，那这点我倒是相信，这样的确是有可能的事。

“偏偏对方又有四、五十个人，如果说每一个都厉害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关于这点倒是有待商榷！

“另外一个可能性，便是对方具备有一定水准的隐匿形迹能力，但是因为很了解我们的能力以及特性，所以能够在一定水准的隐藏行迹下，更注意到容易被我们给发现的破绽，而进行掩饰，这样才会让我们无从查起！”

说着，凯特忍不住长叹一声道：“第一点可能性姑且不论，从第二种可能性来讲的话，这个大陆上如果有一个人数在四十到五十之间，有着一定隐匿形迹能力，而且又相当了解死神小队作风的团体，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一个。。。”

“那些失踪的隆家子弟对吧！”一旁的翰罗，终于忍不住出声，说出了存在亚芠、凯特以及他心中的答案。

亚芠点点头道：“爷爷说的没错。”

“那些失了踪的隆家子弟，曾经接受过凯特他们的训练，对于凯特他们的作风，本来就有所了解。

“再来，他们在失踪之前，都一直待在这个军营里，当然对联军也有着一定的掌握，而且他们也相当符合能够掌握我与凯特他们行踪的这个特点。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几个家伙，在知道联军营里出现了大批拥有强大力量兽卵这件事后，自然可以推论出，凯特等人一定早已换上古代兽卵了。

“而偏偏他们对于我以及死神小队，又有着相当强的怨恨，当然会百般设计，想办法撷取这些兽卵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也唯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找我们报仇。

“这么一来，谜底揭晓了，这次的风波，全是这些家伙引起的！”

说着，亚芠忽然冷冷一笑：“看来，我似乎是制造出了一批心思细密、实力又坚强的可怕敌人了！”

望着亚芠脸上的可怕微笑，众人不禁一阵不寒而栗。

被亚芠认定为敌人后会有什么下场，在场恐怕除了飞云道君之外，其他人都相当清楚，而这并不会因为隆家子弟与亚芠列属表兄弟这一事实，而有所影响。

望着亚芠那种仿佛是在沉默之中燃烧着青白怒焰的肃杀模样，妃雅不禁的流露出了一种倾心迷恋的动人模样。

这才是她最爱的那个银月恶魔傲人的模样！

虽然她也很喜欢刚见面时亚芠那种温柔的笑容，但是却更加迷恋这样看起来无比冷酷的亚芠。拍拍手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之后，水妖王看看众人道：“好了，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确认了对方的身分就是那些什么隆家子弟了，那么接下来，该分配一下如何补救，将这些兽卵追回。

“还有那些被监禁起来的冒险者，也该讨论一下如何处置了。”

听到了水妖王的话，众人这才又继续讨论起来。

最后决定，由凯特等死神小队接受水妖王的指挥，去追寻隆家子弟，顺便追回失窃兽卵。

血兽皇继续研究如何快速繁殖古代兽卵，当然贪狼星同样是血兽皇的助手，亚华则同样继续兽卵的保护工作。

而亚芠则将与飞云道君，一起处理那些被军队监禁起来的四千多个冒险者。

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以这四千多个冒险者为核心，将原本是一盘散沙的无根冒险者们聚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

原本亚芠还在头痛，该如何把这些向来不习惯受人管制的冒险者们，变成一团有明确纪律的部队。

但是妃雅却不解的问亚芠，为什么一定要把冒险者们变成跟军队一样死板板的团体，毕竟冒险者们虽然是一盘散沙，但是当中多的是奇人异士，何不把他们的特性引导出来，变成了可以在敌后进行刺杀与制造混乱的特种部队。

经过了妃雅这一番问话后，亚芠顿时一阵恍然大悟。

没错！

他一直拘泥要将这一盘散沙般的冒险者们，凝聚成一块铁板般的部队，好发挥最大的战力，却完全没想到，固然毫无纪律不受约束是冒险者们的最大缺点，但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最大优势所

在。

就因为他们不受约束的特性，如果可以善加引导及掌控，那么配合他们远比一般军队单兵要强上不知多少的实力，正好是最好的敌后战斗人员。

不管是作为刺杀、探听情报，还是扰乱敌人，都是上佳的人选，他又何必一定要强行把这些家伙变成死板板的军队？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亚芠高兴得差点没当场抱起妃雅，是妃雅带给了他如何运用这些冒险者的灵感，同时也开启了亚芠的另一想法，冒险者们是如此，那其他大陆上的朋友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善用每一份子的特点，让他们在最适宜的场合，发挥出他们最大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联合。

当然，提出了这一个想法的妃雅，则高高兴兴、名正言顺的留了下来。

反正现在奇楼兰联盟新旧势力的征战，几乎已经成了定局。

奇特城一方的势力，怎么也不会是妃雅这一方受到泰龙与斯达两大帝国资助势力的对手，目前早已经是网中之鱼，只要小心，不要让奇特城一方的反扑得逞，也实在不太需要妃雅的坐镇，有其他城主与佣兵团的镇守，便已经够了。

而在这里，妃雅管理佣兵团与联盟的经验，则对亚芠与飞云道君如何将冒险者们管好，有相当大的助益，其中更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镜的，也因此，就算妃雅不想留下来，亚芠也会要她留下来的。

话分两头，亚芠与妃雅这边暂且不提，水妖王此时正怒气冲冲的带着凯特等死神小队一干人马，追逐着隆家子弟们所留下来的踪迹，尾随着他们。

虽然在大厅上水妖王表现的相当冷静，但是实际上，水妖王心中的怒火，一点都不输暴怒的飞云道君，只是他比飞云道君更懂得克制，但是相对的，积蓄下来的怒火，也更加的旺盛骇人。

历经一天一夜的辛苦追查下，水妖王的推论果然没错，隆家子弟们果然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以及管道，一举将这批古代幻兽卵运出尔邑擎烈城，只能够将这批兽卵埋藏在城内的隐密角落。

在这段时间里面，经由死神小队的辛苦追查，顺利的将埋藏在各处的兽卵给追回了一大半。

经过计算，起码追回了将近二十万了。

虽然追回了大半的兽卵，但无论是水妖王也好，还是凯特等死神小队也好，没有一个人的脸色会好看到哪里去的。

几乎已经是将整个尔邑擎烈城给翻过一遍，更将搜索的范围扩大到城外的他们，已经很清楚隆家子弟的企图了，那就是弃车保帅。

这批追寻回来的古代兽卵，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低等的兽卵，偶而参杂几颗高一点的兽卵，这表示他们最初就没有打算要将这批兽卵运出城，他们的目标，也仅仅是在兽卵中较高级的部分。

而之所以会一口气把这么多的兽卵给窃取出来，还如此辛苦的分批埋藏在尔邑擎烈城四处，最主要的便是要引导水妖王与死神小队等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目的在于让水妖王等人无暇去追踪他们，好争取携带高等兽卵远走高飞的时间。

而最可恨的是，水妖王等人明知如此，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这些兽卵都是珍贵的资源，轻易的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颗，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一件事。

不过水妖王等人也不急。

真正像凯特等人所使用的，在古代幻兽卵中也属顶级的兽卵数目，本来就不多，而且早已由血兽皇另寻隐密而保险的地方保存起来了。

而这些被隆家子弟所窃取，尚未能追回的高级兽卵，换算成现今的阶级来说，也不过是等于古代兽卵中的上级兽卵而已，但是这些上级兽卵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使用得起的。

毕竟在幻兽来讲，越是高等级的兽卵，就代表着所需要的能量越是庞大。

凯特估计过，如果是以前他所熟知的隆家子弟的话，大概勉强可以催使这些上级兽卵，考虑到他们这段时间的进步，在运用上级古代兽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叛逃而出的隆家子弟才多少人？

不过才四、五十人罢了，就算他们全都换上了上级古代兽卵，也不过少了这些数目，其他人可不一定有死神小队这样的实力，或者是像隆家子弟这样天赋异禀的精神异力，可以运用这些兽卵。

因此，对于这些兽卵，凯特还是水妖王都暂时不是很担心，重要的是现在先把这些兽卵能追回多少算多少，隆家子弟的问题可以慢慢来解决！

毕竟，以水妖王或是亚芠等人的立场来说，比起那些珍贵而稀少的高等兽卵，他们更加重视这些被隆家子弟当成了吸引他们注意的低等兽卵。

再怎么说，高等兽卵虽然是能够赋予人强大的力量，但毕竟数量稀少，而有资格使用这些高等兽卵的人更是少上加少，真正对提升人类整体实力水平有所助益的，还是这些数量众多、看似不稀奇的普通兽卵。

少部分高手的力量提升，并不足以代表人类的实力提升，唯有让每一个人类都提升，所造成的实力累积才是真正的惊人。

也因此，能够将这将近二十万兽卵追回后，水妖王等人才算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才有这个心情来准备整肃一下隆家子弟！

深夜时分，在尔邑擎烈城东三十里处的乱石滩中，不再有前两天那样的热闹气息，仅有水妖王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抬头望着天边的月亮，不知在想些什么？

突然，水妖王耳朵一动，转身望去，一脸疲惫的凯特等死神小队，慢慢走了过来，凯特朝着巨石上的水妖王拱拱手道：“前辈请原谅，我们兄弟们搜索追查的半径，已经扩大到整个尔邑擎烈城周围五十里外了，他们所残留的痕迹也已经完全消失了，实在是再也无力继续追查下去了。”

水妖王点点头，老实说，凯特等人追踪的能力，早已经让他很吃惊了，他们几乎是将隆家子弟这三天来的活动范围与路线，整个重演出来。

只可惜隆家子弟太了解死神小队了，因此在他们小心掩饰下，所留下来的痕迹本来就相当的小，经过三天的时间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再追踪下去，的确是太为难死神小队了。

水妖王叹息道：“辛苦你们了，接下来就看我的了！”

听到了水妖王的话，凯特等人几乎是同一时间瞪大了眼睛，难道水妖王这位老前辈对于追踪也很高明？

看着凯特等人一脸吃惊的表情，水妖王失笑道：“呵呵，别那样吃惊，在追踪的本事上，我可是远远的不如你们，不过我还有点小玩意儿，或许可以有所收获也不一定！”

凯特等人理解的点点头，毕竟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可是活了好几百年的老前辈，在他几百年的漫长生涯当中，一定会学会一些奇奇怪怪的本领，他们不清楚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想到这，众人不禁兴奋的看着水妖王，期待水妖王能够展现一些奇妙的本事，好让大家开开眼界！

看着底下九十九张期待的表情，水妖王不慌不忙的问道：“凯特，你们确定这里是他们最后一个聚集的地点吗？”

凯特肯定的点头道：“经过我们的追踪与查探后，晚辈敢跟前辈您保证，这里绝对是他们离开尔岛擎烈城后最后[转载敬请保留，更多更新尽在绿水论坛]一个聚集地点。

“不过因为他们聚集的时间很短，而且又都是分头离开，所以兄弟们也无法一一的追踪。”

“那从他们聚集以后到现在，这里还有其他人来过吗？”

凯特摇摇头道：“兄弟们查探的结果，他们是今天凌晨在这里聚集的，他们离开之后，我们是第二批来到这里的人，这期间并没有其他人来过。”

水妖王点点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大概有六成的把握，可以掌握住他们的方向了！”

说着，水妖王一扬手道：“水儿，出来帮帮我！”

随着水妖王的话声一落，一道如梦似幻、美丽而灿烂的水蓝光采，从水妖王的身上缓缓腾起。

在凯特等人的注视下，这道蓝色的光芒慢慢的笼罩水妖王的全身，同时往天际缓缓的展开来。

刹时间，凯特等人几乎以为水妖王是身处在碧蓝海洋之中，众人头一次理解到水妖王这个“水”字的由来。

突然，在这一片有如海洋般的绚丽湛蓝之中，不知何时，一道美丽的身影缓缓的在蓝光之中现出身来。

那是一个有着一头等身碧蓝长发、貌似天仙，浑身包裹在一片如烟似雾又似轻衫的淡蓝色光辉之中的美丽身影。

这个有如海中精灵的美丽身影出现后，缓缓的落下，同时深情款款的注视着水妖王。

而水妖王则是同样深情的注视着这个仙子般的美女，同时伸出右手，缓缓的与这位仙子伸出的左手轻轻接触一握，然后顺势一收手，让这位仙子缓缓的靠往自己身边。

面对如此绝美的画面，凯特众人一时之间连呼吸都忘了，只懂得傻傻的看着水妖王与水儿，仿佛要将这一画面深深的刻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而夜月虽然已经是第二次看到水儿了，但是身为极度感性的女性，又是在场之中唯一晓得水妖王与水儿之间那超越种族藩篱苦恋的人，如今看到水儿远比上次要来的美丽十倍百倍的精神模

样，而且还能够化身成人，这使夜月反而比起凯特等人更加的感动。

好半晌，从与水儿忘我的凝视当中清醒过来，饶是水妖王那几百年的人生阅历，也不禁暗叫一声惭愧。

低头看向呆呆望着自己跟水儿的凯特等人，水妖王不禁老脸一红，知道自己的丑态已经落入这些晚辈的眼中了，却不知道凯特等人，可是恨不得水妖王别清醒过来，毕竟像这种近乎超出人类审美观念的俊男美女，又是深情款款的组合，可是没有人会嫌看太多的。

扪心自问，自家头儿跟妃雅大小姐，虽然在外貌上不输眼前这对，但是问题是自家头儿跟妃雅大小姐，都是属于那种面冷心热的冰山型，就算是再怎么爱的你死我活，也不可能会如此的忘形。

哪里会有像眼前这对那种深情流露的感性画面出现？

轻咳一声，一方面掩饰自己的失态，另一方面震醒凯特等人的失神后，水妖王温柔的对已经主动在他怀里找到了舒服姿势的水儿道：“水儿，我想找一些人，他们曾经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你帮帮我好吗？”

水儿用那水亮的双眼看了看水妖王，然后点点头。

水妖王微笑的也跟水儿点点头，随即只见水儿轻轻的扬起她那雪白细腻的小手，轻轻的在空中一招手，然后一团水蓝色的、如水般不停流转的小小蓝光，出现在她的小手上。

水儿将这光团往上一抛，光团随即急速的膨胀成一个透明的半圆形罩子，笼罩整个乱石滩，在这同时，凯特等人则是感觉到，仿佛身边有着一道无比微弱的水流流过的莫名感觉。

半晌，原本膨胀到透明状态的小光团，从四面八方再度的往水儿的小手汇聚，而这次不再是一团，而是在水儿手中，变成了有如水滴般的二、三十滴小光点。

水儿轻轻的往掌中的蓝色光点一吹，这些光点顿时往四面八方落下，然后不断的在这乱石滩中弹跳着，每弹跳一下，便会留下一点点微弱的蓝色光点。

水妖王微微一笑道：“水儿有一项本事，她可以透过她天赋操纵水的本事，汇集某些生物所散发出来的水气，然后透过这些残留的水气，追踪到留下这些水气的生命体。”

凯特等人不禁骇然的互视一眼，忍不住盯了四周乱跳不已的小光点。

如果照水妖王这么一说的话，岂不是说不管想要追踪谁的下落，只要有水儿在那个人待过片刻的地方用上这么一招，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看着众人惊骇的表情，水妖王见怪不怪的微笑道：“你们几个家伙也不必做这样子给我瞧，水儿这招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首先，要追踪的对象不能够离开这里超过一天，如果超过一天以上的话，就是水儿也不可能会察觉到残留的气息。

“再则，水儿这招更是受到天气很大的影响，一遇到刮风下雨或是激烈变化的天气，那么所残留的气息会很快的就消失，水儿也就没办法追踪下去了，幸好这两天的天气不错，还有施展的余地。

“还有，水儿这招也没有什么方向性，这些小光点，只会循着生物接触过而留下气息的地方跳动，因此要往哪边追踪，还需要你们自己去判断！”

还有一点水妖王没有讲出来，那就是水儿这招也不能够对高手施展，别说是水妖王这个级数的了，就是凯特等人，也有这个功力将自己的气息牢牢锁住，虽然这仅仅是他们下意识的作为，但是碰上这种高手，水儿这招也没辙。

尽管水妖王一再强调这招的缺点很大，但是有了水儿这些追踪光点的引导，再加上死神小队本身追踪的本领，可以说隆家子弟们几乎是在劫难逃了。

接下来，死神小队自然的依照光点的数目，分成了好几组，一组两、三个人分头的追踪下去，而水妖王则是温柔的对水儿说道：“水儿，你先回去休息好吗？我想接下来的场面，你不会喜欢看到的！”

尽管水妖王已经尽量的对自己的情人放柔了声音，但是还是可以从中听出不祥的预感。

等水儿再度的依附到自己的身上之后，水妖王邪魅俊秀的脸庞，不禁浮出一抹骇人的微笑来，他想起了几天前他与亚芠私底下的谈话！

他曾问过亚芠，如果追踪到隆家子弟，怎么办？

当时，亚芠几乎连想都没想的，直接回给水妖王一句话。

如果隆家子弟是单独行动的话，那么就想办法把他们擒回来；如果他们是跟人合作窃取这些兽卵的话，那么就。。。杀！

水妖王知道亚芠的意思，对于被亚芠视为将来对抗外星怪物的秘密武器之一的隆家子弟，亚芠并未隐瞒过他们有关外星怪物袭击人类的秘密，因此他们应该可以推测出来，这批兽卵几乎可以说是被亚芠当成了人类是否能度过劫难、生存下去的重要武器之一。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他们是自己过来窃取兽卵，那表示他们纯粹是为了提升自己实力，并报复亚芠与死神小队之前折磨他们，那么亚芠可以原谅他们制造出这么大的风波来。

但是相反的，如果他们是与外人合谋的话，那表示他们根本就无视大局，只谋自己的私利与报复，那对于这样的人，亚芠也没什么好珍惜的了，直接杀掉妥当。

这样虽然很残酷，但总比被这么一群实力坚强又了解自己一方诸多隐密的高手，在紧要关头作乱要来得好。

望着四周若隐若现的小蓝点，以及凯特等人不断追寻远离的背影，水妖王邪邪的一笑，喃喃自语道：“不知道那些不识大体的小子是怎么想的？最好是暗中还有背后的黑手在。。。嘿嘿！”

说着，水妖王那蓝色的身影一晃，跟着消失在原地！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五十三章 可怕情侣

第三部 第五十三章 可怕情侣

作者：手枪

就在水妖王与凯特等死神小队，在水儿的协助下，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追踪工作的同时，亚芠也

在妃雅的陪伴下，来到了联军大营里特别开辟出来的、用来监禁冒险者的营区当中。

正如之前水妖王所推论的那般，一干冒险者们，在得知原本自己崇拜的银月恶魔竟然是个假货，而自己等人则得罪了真正的银月恶魔之后，都感到惶恐不已。

再加上后来翰罗半真半假的说出，在场的冒险者，都已经被翰罗所派出的素描部队将容貌登记在案，打算日后联合两大帝国通缉他们，并且有着连带将他们的亲人一起缉捕归案的打算之后，这些冒险者们再也不敢作怪，乖乖的束手就擒，让翰罗派人将他们关进了联军大营之中。

在经过了连续三天的协商之后，亚芠等人对于如何招揽这些冒险者以及控制他们，已经订定了一个大纲，现在正要来跟他们好好的“谈谈”。

走进用竹篱笆划分出来的关人营区中，亚芠与妃雅便看到了整个营区里面一片死气沉沉。

看到了他与妃雅的来到后，虽然不少的冒险者都变了脸，但是却也没有什么举动发生。

毕竟，经过这三天来的经历与思考，他们已经相当了解目前的情况，既逃不了千万联军的大营重重包围，又担心自己得罪了亚芠以及翰罗会祸及家人，也难怪这些冒险者人人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

看到了冒险者们的情况，亚芠不禁一皱眉，正想要说些什么，身旁的妃雅却对亚芠施了个眼色，同时低声道：“亚芠，你先到旁边去，对付这些冒险者们，我比你有经验，有你在这里，光吓都快吓死他们了，别说要跟他们谈了，交给我好吗？”

亚芠看了看这些散落在四周的冒险者们，又看看妃雅，最后点点头，自己走出了营区。

正如妃雅所说的，在得知自己在冒险者之间的名声之后，他也晓得他已经不适合这种场合了，这到底是该不该算是名声鼎盛后带来的后遗症之一呢？

等到亚芠走出了营区之后，妃雅冷冷的注视着四周已逐渐恢复正常脸色的冒险者们。

说到底，虽然妃雅这个冰火女王同样有着震慑人心的作用，但是总不比亚芠这个银月恶魔令人心生恐惧。

起码，冰霜美人怎么都要比冷酷恶魔要来得让人安心点！

妃雅也没有什么废话好说，朝四周扫视一眼后，随即冷冷的说道：“今天我来这里，便是要跟各位讨论一下，如何处置各位的办法！”

瞬时，整个营区的冒险者们，不知不觉开始聚集在妃雅的四周，既渴望又害怕的望着妃雅，担心她会说出对他们不利的决定来。

看着人都聚集得差不多了，妃雅淡淡一笑道：“首先，我想这对各位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有鉴于各位其实也是被煽动的受害者之一，因此联军本部和我跟亚芠，都不打算要伤害各位，同时，各位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家人会有什么不测发生！”

说完第一条之后，妃雅沉默一下，而在她周围的冒险者们，则是先你望我我望你，最后看向众人中间的妃雅，爆发出了惊天的欢呼声来，这三天来的担心与害怕，终于可以放下了。

静静的让冒险者们宣泄一下心中积郁了三天的情绪之后，等到众人安静下来，妃雅这才又冷冷的说道：“不过大家也先别高兴太早，不对各位做出什么处置，不代表就这样放过各位！”

听到了妃雅的话之后，冒险者们倒没什么反应。

毕竟他们也晓得，事情闹得这么大，而且这几天从周围看守他们的士兵口中得知，这几天联军高层又是戒严又是封锁的，一连串雷厉风行的举止，就是白痴也知道，联军在这件事情上吃了不小的亏，当然是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无条件放过他们，因此对于妃雅的话，倒也没感到太意外。

妃雅看看四周后，满意的点点头道：“很好，大家都是聪明人，希望能够继续这么聪明下去！”

不理会周遭冒险者们因为自己的讽刺而有点难堪的脸色，妃雅迳自继续说道：“所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想必各位这几天应该都可以察觉出来，整个联军本部风声鹤唳的情况吧！

“也不瞒各位，因为各位的关系，造成了我们所保管的兽卵大量失窃！”

一边暗中注意着周围人群的反应，妃雅一边淡淡的丢出了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来，顿时弄得周围的人群只感到眼前一片黑暗。

拥有强大力量的古代幻兽卵遭窃？

众人很清楚妃雅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的用意，很显然的，妃雅是打算把这笔帐算到他们头上了。

不过就算如此，众人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拥有强大力量的古代兽卵失窃所代表的意义，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相当的清楚，就是因为太清楚了，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绝对是难以幸免的。

甚至不少人已经开始猜测，也许直接受到惩罚，就算是终生受到监禁，甚至是被判处死刑，都要比妃雅即将宣布的处罚要来得好。

不过，当中有些人并不就此认命，尽管明知道很难，但是为了预防最坏的结果发生，所以还是不得不跳出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而哈德，显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哈德急切推开挡在面前的人群，直接冲到妃雅面前，大声说道：“妃雅小姐请等等！”

轻轻的一挑眉，妃雅有点疑惑的看着眼前的哈德，不晓得他突然冲出来要她等等是什么意思？

几乎是涨红着脸的哈德，急切的说道：“小人哈德。纳兰，妃雅小姐请原谅小人的失礼，能不能请您先听小人一言？”

虽然是请示的问法，但是哈德根本就不等妃雅有所反应，便自顾自的说了起来：“小人知道，我们这些冒险者们，在这段日子以来，造成了联军的相当困扰，对于这一点，小人等也都深感抱歉。

“但是有一点小人想要说明的是，能否请妃雅小姐撤销对我们的惩罚？

“诚如妃雅小姐您之前所说的，我们这些冒险者，其实也是受到别人煽动驱使的棋子，认真来讲，我们其实并未造成联军的任何人或物的损失。。。

“不可否认，我们的确是因为贪欲蒙蔽了双眼，而妄想不劳而获取得古代兽卵，但是妃雅小姐请您想想，面对古代兽卵的强力诱惑，我想能够禁得起这种引诱的人并不多。。。”

妃雅似笑非笑的打断哈德，缓缓的说道：“你先喘口气吧！我想你也未免太急了点！我都还没讲出联军打算怎么处置你们，你就说了这么多，好像有点太过杞人忧天了吧！”

“呃！小人我性子是比较急了一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有冒犯妃雅小姐您的话，还请您原谅。。。”

一边小心翼翼的尴尬苦笑解释着，哈德一边心里暗暗叫着，天底下有谁不知道军队是最蛮横无理的地方，我现在不把这些话说出来，万一让你开了口宣判结果，那可就来不及了，还不如趁现在能讲赶快讲，多多替自己开罪一下才好。

妃雅微微一笑道：“我想各位最担心的，就是你们的下场结局会如何，我可以先声明一点，正如刚刚我所说的，联军也晓得你们只是受到别人的诱惑与利用而已，因此联军并不打算将兽卵失窃这案子，安到你们的头上，将你们入罪，这一点你们绝对可以放心！”

听到妃雅再次强调，众人心中隐隐的松了好大一口气。

妃雅继续说道：“有鉴于各位之前所造成的困扰，同时考虑到，大家也都同为人类的一份子，有这个诚心与意愿来为人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此，联军决定将各位纳入联军的体系当中。。。

“说明白一点，联军认为诸位都有着一身好本事，所以联军将征召各位入伍，一同为人类的未来努力！”

妃雅一说完，顿时引的一干众人忍不住的议论起来。

而哈德更是脸上一垮，他没有想到原来。绿水论坛发布。联军竟然是打着这样的一个主意，而且还套用了之前他们打出的借口，这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算想要抗议，也无从抗议起。

望着妃雅冷艳的表情，突然哈德灵机一动，连忙叫道：“妃雅小姐，不知小人能否再说几句话？”

妃雅冷冷的看着哈德一会后，淡淡的说道：“就知道你的意见很多，讲吧！”

哈德小心翼翼的说道：“关于联军想要征召我们入伍，让我们能够带罪立功，我想在场的各位同道，应该都没什么意见才是，也深感荣幸，只是不知道妃雅小姐能不能说明一下，我们在联军中，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够算得上是赎完自己的罪过，而能够恢复自由？”

妃雅淡淡一笑道：“期限嘛！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有考虑到，也商量了很久，最后的决定是，就以天外怪物袭击人类、而将它们打退之后的那天为期限，这样如何！”

哈德苦笑一声，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妃雅小姐，您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期限有点太过火了？

“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些天外怪物什么时候会出现，万一它们一辈子都不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岂不是一辈子都不能够脱离军队的限制了？”

妃雅略带惊奇的表情道：“咦！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当初你们不也是说出了，愿意在天外怪物出现的时候，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它们吗？联军这样的一个决定，不是正好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

妃雅这话一出口，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一干冒险者们的脸色几乎是个个铁青，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联军竟然会将他们之前所说过的话运用得这么彻底，让他们想要反驳都无从反驳起。

天晓得那些天外怪物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真的是自打嘴巴，为自己设下了没有期限的苦牢役期！

看到哈德还想再说什么，妃雅截口道：“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是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们，就算这个期限虚无飘渺又如何？

“既然当初你们都敢开口说出联军如肯拿出兽卵，你们愿意在天外怪物来袭时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自然你们应当心里都有个底了。

“正如刚刚哈德你所说的，如果说天外怪物一辈子都没出现，那么你们就一辈子都要受到军队的管制，你们可以说联军蛮横，可以讲军队霸道，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军队所造成的，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而不是联军去找你们的。

“喊出这些口号与理由的，也是你们而不是联军，现在联军只不过是通过强硬一点的手段，让你们履行你们的诺言而已！

“或是说，打从一开始，你们其实就打算用这个理由，从联军这里索取古代兽卵，然后一走了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联军恐怕得好好的重新考虑一下该如何处置你们了。”

当众人看到了妃雅在说着“重新考虑处置他们”这些话，那冷艳美丽的脸庞上，浮出了令人不祥预感的冷森笑容时，所有的人不禁心中一震。

不用妃雅说出来大家也晓得，这个所谓“重新考虑如何处置他们”的决定，绝对不是大家喜欢听到的，也不是大家承受得起的。

一时之间，原本闹哄哄的营区，完全的安静下来，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出半句话。

看到众人垂头丧气的模样后，妃雅脸上挂上了冷冷的笑容道：“当然了，各位也不必这么担心，联军也不是就真的就蛮横到要将各位控制得死死的，在考虑到各位的特质之后，联军在这三天当中已规划出一个方案，专门成立一个由各位所组成的特别行动团。

“各位在这特别行动团当中，不但可以享有军官级的待遇，平时也不需要像一般军队那样出操值勤，只须在联军有需要的时候出动，去执行一些比较特别的任务就行了。”

哈德最终还是忍不住的再次开口询问起来：“妃雅小姐，您所说的特别的任务，指的是什么？”

妃雅很干脆的回答：“顾名思义，特别的任务就是指一般联军军人无法执行的任务。

“也不一定就是指狭义的高危险性任务，也许是刺探情报，或者是维持法纪、追逃叛徒等等，只要联军本部认为需要你们出动的话，就可以列属特别的任务。

“对了，联军本部目前已经规划出各位的第一个任务了。

“那就是编成教官团，请各位将各自的绝技，教授给联军特别挑选出来的菁英团队，提升联军的实力！”

妃雅这一番话所引起的效应，远比刚刚听到终生要受到联军控制，还要来得更令人震撼与愤怒！

怎么讲呢？

要知道，这些冒险者们的各种技能，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看家的本领、吃饭的工具、保命的家伙，如今联军竟然这么大剌剌的，要求他们要将各自的绝技传授给联邦军队，这根本就是一项犯忌的不合理要求吧！

无视再度变脸的众人，妃雅冷冷的说道：“请各位搞清楚一件事，就算各位加入了联军行列，也还是带罪立功之身，不要跟联军说什么师门限制，或这是不合理要求的之类的废话，联军不会跟各位讲究这些规矩或是理由的。

“请各位牢牢的记住这一点，各位都是有罪之身，联军要你们干什么，你们就给我干什么，你们没有拒绝或是讨价还价的资格！”

望着妃雅那张不怒自威的冷艳俏脸，众人不禁一滞，大家总算见识到为什么妃雅这位大小姐会被称呼为冰火女王了。

此时的妃雅，浑身洋溢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可以让人明显感受到的压迫感。

虽然仅仅是穿着一袭相当简单的火红劲装，但是在众人的眼中，此时的妃雅就仿佛是那站在高高的王座之上、头戴皇冠、手持王仗的威严女王，那源源不绝的高贵而威严的气息，让人不由自主的受到阵阵的压迫，令人难以呼吸，也叫人感觉到，她所说出来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王命，绝对不容抗拒。

一瞬间，众人不约而同的想到，为何大陆上的人称呼眼前这个妃雅大小姐为冰火女王，而不是那令人胆颤心惊的银月恶魔的情侣。

众人很清楚的感受到了，这个大小姐就算是脱离了银月恶魔的羽翼与影子后，她自己本身还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一个威严而高贵的女王陛下，根本就不需要倚靠银月恶魔的衬托，便足令人不自觉的注视着她。

就在众人在妃雅的威严之前感到怯弱退缩之时，突然眼前一花，一道颀长的黑色身影出现在妃雅的身边，同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传出道：“妃雅，怎么突然感觉到你的气势高涨？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些家伙不长眼？

“我早就说了，跟他们说那么多干什么？不遵守命令的人直接杀了就是了，何必跟他们废话！”

随着话语声，一阵令人胆颤心惊的浓浓冰冷杀机，突然弥漫了整个营地。

如此冰冷无情的杀意，与妃雅的威严混和之后，对于营区内的一干冒险者们，等于是雪上加霜。

比较胆小的人，已经两腿发软的坐倒在地了，剩下的也仅仅只是两腿发颤，勉强在两人的威严与杀机下支撑着，个个脸色发白。

一时之间，众人无言的望着眼前这对一黑一红的身影，心中不约而同的近乎哀嚎着，天呀！好可怕、好恐怖的一对情侣！

的确，对他们而言，眼前这一对情侣，一个是手染数十万性命的可怕恶魔，一个是执掌全大陆十分之一以上财富、手下能人济济的威严女王，这对情人站在一起，带给众人的心理压力，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温柔的对着突然出现的亚艾一笑，妃雅心里甜滋滋的望着亚艾，虽然亚艾从来不会甜言蜜语，也不懂得什么叫温柔体贴，但是他却总是在最不经意间展现他对自己的温柔、宠溺与关怀。

就像现在，因为自己一时的反应，便二话不说的来到自己身边支持，就是这样，自己才怎么也舍不得这个又冷又酷的情人！

忍不住伸手揽住亚芠的手臂后，摇摇头道：“没什么，只是在跟大家说一些事情，稍微激动了点，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等等，我快说完了！”

获得亚芠的点头示意之后，妃雅转过头来，继续对着一干脸色发白的冒险者们说道：“总之，以上所说的就是联军对于各位的处置了，无论各位愿不愿意，这都已成定局，各位也不需要再多想了。

“当然了，各位可以对联军的命令阳奉阴违、可以视若无睹、甚至可以企图逃离，只要你有这个运气可以逃离泰龙、斯达帝国，以及我奇楼兰联盟的联合通缉，可以带着自己的亲友逃离死神镰刀小队的追杀，可以不怕我男朋友的报复，那么把这当成各位成功的果实，我们也无话可说！”

伴随着妃雅每一句话，众人脸色就更加白上一分，这等于是跟全大陆为敌，他们这些小小的冒险者如何敢做？

深知一味的压迫只会造成日后更大的反弹，妃雅突然收敛起身上的威严。

这举动连带着让亚芠也收敛起自己的杀机，妃雅这才甜甜的笑道：“当然了，联军也并不是一味的压榨各位的。

“联军也有考虑到，如果各位能够诚心诚意的帮助联军的话，那么联军会考虑，将各位处心积虑想要获得的兽卵，分个几颗让各位玩玩的！”

听到了妃雅的话之后，刚刚还在亚芠与妃雅联合气势下苦苦挣扎的哈德等人，瞬间两眼放光的看着他们，可以想见，这批古代幻兽卵对于这些崇拜力量的冒险者们，诱惑有多大了！

而妃雅则是挽着亚芠，不再跟他们说什么，笑嘻嘻的往营区外走了出去。

既然已经威逼利诱的，将这些冒险者们那桀骜不驯的心给压迫下去了，那接下来就没他们的事情了，自然有翰罗派出的专人，来执行收编这些冒险者的工作！

离开了冒险者们的营区之后，亚芠与妃雅这对聚少离多的情侣，终于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与时间相处。

在尔岛擎烈城漆黑的城墙最高处，亚芠静静的站在碉堡顶上，抬头遥望着皎洁月亮，而妃雅则屈着双腿，背靠着亚芠的双腿坐在亚芠的身前，如亚芠般的同样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乍看之下，仿佛是一对以银月与星空为背景、飘飘然的神仙眷侣画面，但是如果能听到他们所交谈的事情，恐怕会令人为之绝倒，虽然称不上是杀人放火，但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么说来，已经确定华那邦公国与奇特城的反叛势力联合了？”

听到了亚芠的询问，妃雅轻轻的点头道：“没错，原本我奇楼兰联盟已经腾出大半的力量，来恢复大陆上的商业活动，但是因为奇特城突然派出了大量的魔族，再加上他们原先就有的牛怪合力之下，导致联盟大量死伤，甚至攻势也为之受挫，被他们抢回了不少的地盘。

“现在，我不得不将那些恢复商业的人力物力再度的调整回来，用来面对奇特城的势力。”

“唉，华那邦公国不愧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大国，尽管在这么一个时候，还是能够发挥出他们最大的力量，来挽回灭国危机，想要消灭一个国家，果然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

听着亚芠的感叹，妃雅同意的点点头，随即又皱眉道：“华那邦公国与奇特城的联手，目前并

非是我们最头痛的问题，现在我们比较不好受的是，泰龙帝国与斯达帝国的民情反应问题！”

亚芠愕然的低下头，望着妃雅问道：“这两个帝国什么民情反应，让你们这么头痛？”

妃雅幽幽的叹息道：“虽然两大帝国的高层，有这个决心要将华那邦公国一举灭国，但是问题在于两国出兵至今已大半年了，如此庞大的军队长期驻扎在外征战，对两大帝国而言，是一项相当严重的国力消耗！

“再加上因为组成联军的兵力长期在外，两个帝国的民间已经开始出现怨言，毕竟都是自家子弟长期在外参与征战，也难怪那些乡亲父老们会担心自己的子弟，而联合起来对两大帝国的上层施加压力了。

“其实不光是两大帝国这样，之前我抽调人力，再度参加对奇特城的围剿，也引发了联盟中的反对声浪。

“要不是几个佣兵团与城主都支持我的决定的话，恐怕联盟内的这些商人们早就造反了。

“目前，我们虽然勉强将各自势力内的那些反对声浪压制下去，但是我担心长此下去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是当前我们最头痛的问题。

“另外，华那邦公国与奇特城的韧性，也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目前我们在要保存自己的实力、还是要将他们歼灭之间取舍，也实在是叫人头痛不已，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由上而下的看着妃雅冷艳的面容良久，亚芠摇头苦笑道：“你叫我去冲杀，我或许没问题，像这种有关政治与战略上的问题，你问我等于是问道于盲，我实在是不懂，只能靠你们了。”

妃雅娇嗔道：“就知道你这大少爷不懂，不然也不会丢下这么一堆烂摊子给我们，自己带着死神小队到其他大陆上去逍遥！

“算了，改天我再跟两大帝国的高层联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脱目前的窘境！”

亚芠啼笑皆非的看着将自己找寻盟友的行动当成了四处逍遥的妃雅，最后只得苦笑道：“辛苦你了！”

突然，妃雅眼珠子一转，拉拉亚芠的衣角道：“好啦！别站那么高了，这样抬头跟你讲话很累呢！”

亚芠从善如流的在妃雅旁边坐下来。

妃雅随即看到，亚芠上身微向后仰，右膝微屈左手后撑，微微的扬起头来，一头长发迎着晚风轻轻飞扬着，说不出的潇洒与惬意。

妃雅不禁眼前一亮，由衷道：“亚芠，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亚芠好奇的偏过头来看向妃雅，旋即看到妃雅微红着脸，直直盯着自己道：“我突然发现到，你这个姿势好帅呀！”

亚芠一滞，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而妃雅先是恣意的欣赏一下亚芠的坐姿后，突然移动身躯来到亚芠的背后，整个人趴在亚芠的背后，两手圈着亚芠的胸膛，在亚芠的耳边喃喃道：“真希望每天都能够跟你一起看风景！”

感受着情人之间的温存，亚芠叹息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妃雅嘟着嘴，不满的看着亚芠的后脑勺，忍不住轻轻的用小嘴咬了一下亚芠的耳朵，带点娇嗔道：“决定了，以后你跟人家在一起，不要再说那些扫兴的话了，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部分，不如来谈谈关于情人之间的话题。”

亚芠一愣道：“什么情人之间的话题？”

在亚芠身后的妃雅，坏坏的笑道：“譬如说有关某某人的姊姊最近如何之类的话题呀！”

听到妃雅这么一讲，亚芠突然浑身一僵，呐呐道：“呃。。。”

妃雅忍不住的用自己的前额撞撞亚芠的后脑勺，不满道：“呃什么呃？”

亚芠难得急出了一身汗，脑中急速的转动道：“你知道的，我其实只是把她当成姊姊而已！”

“对呀！一个对弟弟有情意的姊姊！”

“她其实只是一个爱上了虚幻影子的可怜姊姊。”

“对呀！终于找到虚幻影子替身的惹人怜爱的姊姊！”

“我跟她之间其实没什么的。”

“但是她很想跟你有什么！”

“需要一点时间。。。让她认清楚我跟约瑟之间，并不是同一个人。”

“嗯。。。不过事实是同一个人吧！”

“呃。。。是你让她跟着我的！”

“人家长辈都出面求人家的了，我总不好拒绝人家，你以为我想呀！”

“好吧！我投降！你到底想说什么？”

随着自己说一句妃雅跟着说一句，亚芠不得不宣布投降，一把将妃雅拉到身前，让妃雅卧倒在自己怀里，捏捏妃雅的俏鼻，无奈的说道。

伸手轻轻抚摸着亚芠坚挺的胸膛，妃雅幽幽低语：“其实人家很妒忌苏兰姊姊可以跟在你的身边，而我呢，却不得不留守在联盟里忙得昏天暗地的，你是人家的男朋友呀！”

轻抚着妃雅柔细的长发，亚芠叹息道：“你知道，这辈子我已经被你这个小妖精给锁住了，我跟苏兰之间根本就不可能的！”

妃雅白了亚芠一眼道：“知道是一回事，但是妒忌又是另外一回事！”

“小心眼的小妖精！真的这么不相信我？”

叹了一口气，亚芠边替妃雅梳理被晚风吹乱的长发，一边叹息的问着。

“相信！我当然相信你了，不然我也不会放心的让苏兰姊姊跟在你身边！不过大少爷你是什么意思？竟然敢说人家小心眼？”

挥挥纤细的小拳头，妃雅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亚芠苦笑道：“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会让苏兰认清，我并不是她想像中的约瑟的。

“毕竟我就是我，是银月恶魔，而不是那单纯的约瑟，必要时。。。”

似乎从亚芠的语气中听出了某种味道来，妃雅忍不住的坐起来，看着一脸冷硬的亚芠，有点不可思议的叫道：“难道你想。。。难道你不怕吓跑苏兰姊姊这个温柔体贴的可人儿？”

摇摇头，妃雅转身仰躺入亚芠的怀里，爱理不理的说道：“算了，反正你自己招惹的麻烦，你自己去解决。

“只是我警告你喔，如果你有胆敢给我红杏出墙的话，我管你是万人崇敬的慈悲圣者，还是凶名赫赫的银月恶魔，当心我把你打成猪头！”

亚芠苦笑的摇摇头，宠溺的摸摸妃雅绝美的俏脸，抬头看向那无限动人的漆黑夜空。。。

这夜。。。是属于天下有情人的！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五十四章 悲剧重演

第三部 第五十四章 悲剧重演

作者：手枪

某处靠近华那丰哈国首都原曙城郊的一处不知名小村外，百来个漆黑的身影在镇外聚集着，不知道商讨着什么事情。

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凭借水儿奇妙能力，追踪叛逃又窃取古代幻兽卵而来的死神小队及水妖王等人。

位居众人之中的水妖王，遥遥望着那灯火阑珊的小村，淡淡的问着：“确定他们是在前面的小村里吗？”

站在水妖王背后一步之遥的凯特，点点头道：“嗯，我们追踪的结果，原本分散离开的隆家子弟，都聚集在这里，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是有八成的把握他们应该都还在镇里。

“毕竟连续几天几夜的奔逃，总是需要休息与补给的地方，这里应该就是他们补给的地方了。”

水妖王截口道：“有八成的把握就行了，就算找不到，我逼也要把这些家伙逼出来。”

“不过，照这个样子着来，似乎我跟亚芠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些隆家子弟，似乎是已经跟华那邦的人联合了，看这个样子，这里应该是他们接头的地方了。”

突然，一声脆生生的话语插进来道：“前辈，他们要跑了！”

水妖王一愣，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

原来是夜月。

此时的夜月脸上又是失望又是不满，还带着不忍、生气的古怪表情。

水妖王忍不住的问道：“小妮子，你说谁要跑了？”

夜月叹气道：“这些隆家子弟们要跑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此时心中充满着惊慌以及恐惧，而且强烈的希望要离开这里。”

水妖王一愣道：“小妮子你怎么会知道他们要跑了？而且听你的意思，好像连他们在想什么都知道？”

略一犹豫，夜月叹息道：“本来我还在犹豫该不该说出来的，不过看来，这几个不成材的家伙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所以我只好说出来了。

“前辈你有所不知，只要是拥有隆家血脉遗传的精神异力觉醒者，彼此之间，有着一种奇妙的联系与感应在。

“原本这个秘密，只有我跟大哥知道，经过我跟大哥的试验，精神异力拥有者可以在一定的距离内，感应到彼此之间的存在，当然了，这距离的长短是随着精神异力大小而有所增减。

“除此之外，精神异力拥有者之间如果有心的话，更可以感应到彼此的心情状况，当然了，这是身为精神异力高强者的专利。

“不然除非拥有强大精神异力者刻意放开自己的思绪，否则弱小者是无法感应到高强者的情绪反应的。

“我跟大哥虽然曾经研究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却无法探究其原理，最后只能够归纳为同一血脉之间，因为突变的精神力量而产生了沟通的管道。

“刚刚，我就是感应到了，他们因为感应到我的存在而猜想到我的来到，所以此时每个人心中都充满想要离开这里的情绪。

“但是奇怪的是，好像有什么原因，使得他们虽处在这种焦虑的心情下，却还是没有离开！”

水妖王惊奇地看着满脸苦涩的夜月，自言自语道：“难怪亚芰完全不怕我们会追不上隆家子弟，原来还有这一层秘密呀！”

一旁的力奥忍不住的嚷嚷道：“我就在奇怪，每次夜月你好像都比我们还清楚头儿的行踪跟情况，原来你跟头儿之间，还有这一层联系呀！”

夜月苦笑道：“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不是大哥的精神异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就算我不想知道也不行的话，我也不想啊，力奥你这死家伙，你还以为时时刻刻感受到大哥的情绪反应，我会很喜欢吗？

“幸好这两年来，大哥已经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心情与精神异力了，否则我早就精神分裂了！”

众人一阵咋舌，这才知道，原来拥有人人艳羡的强大精神异力，其实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清。

穿过重重的黑暗，注视着远方小村的某一点，夜月喃喃道：“真搞不懂这几个不成材的家伙到底在想什么？

“他有位该在精神异力觉醒的时候，就知道大哥绝对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怎么还会干出这种傻事来？真是令人想不透！”

水妖王冷笑道：“小妮子有什么好想不通的？这些个家伙还不是放不下贵族子弟的高傲心态，怨恨亚芠这么对待他们，让他们几乎丧尽所有的颜面，另一方面又妒忌亚芠的成就，自己比不上，所以蛮性发作，干脆来搞个背叛，或许也有点想跟亚芠较劲的味道吧！”

夜月苦笑道：“怎么跟大哥较劲？他们连我一半的精神力量都没有，这些家伙真的是犯傻！”

水妖王意味深长的说道：“所以他们才会来个暗中算计呀！”

遥望着小村，水妖王突然邪笑道：“总之，先把这些家伙道出来再说吧！”

说着，水妖王突然深深吸一口气后，张嘴说道：“鼠辈们，知道我来了，还不自己滚出来见我？”

奇怪的是，水妖王虽然好像说得很大声，但是在他周边的死神小队却没有听到水妖王的声音，反倒是水妖王的声音如雷般的在整个小村上空响起后，才转而传入众人的耳中。

看着众人一脸惊奇的模样，水妖王淡淡的说道：“一点放大音量跟声音转折的小技巧，有兴趣的话回去我再教你们。”

死神小队众人不禁崇拜的看着水妖王，不愧是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前辈，一身奇门绝艺层出不穷，令人叹为观止。

哪像他们，除了战斗以外什么都不懂！

在水妖王的带领之下，死神小队等人跟着水妖王，大剌剌的来到了小村外围，不等水妖王吩咐，凯特一挥手之下，死神小队立即将这个人口不满五百人的小村给团团围住。

依照死神小队的能力而言，虽然彼此之间相距超过二十多公尺，但是绝对是连一只蚂蚁都插翅难飞。

水妖王大手一挥，整个小村上空突然出现了无数的水蓝光团，将整个漆黑的小村照耀得一片水蓝光亮。

同时，水妖王大喝道：“泰龙帝国与斯达帝国联军部队，奉命前来缉捕小偷归案，不相关的人给我离开！”

如此逗笑的开场白，顿时让唯一站在水妖王身后的夜月，忍不住掩嘴娇笑起来，真是够了，她怎么从来都不晓得，传说中亦正亦邪的水妖王，竟是如此的诙谐逗趣？

不过相较于夜月笑得开心，这座无名小村里的村人，可是一点都没有开心的感觉。

他们先是被水妖王那从天而降的巨大声音，从香甜的睡梦中惊醒过来，还在那边慌乱的时候，水妖王又再度打出“两大帝国联合缉捕小偷”的名义，吓得他们仿佛是炸了窝的蚂蚁般，毫无头绪的乱叫乱窜起来。

他们并没有想到为什么两大帝国会联合追缉小偷，也没有想到水妖王的声音所说的是真是假，他们只晓得，目前被视为敌人的两大帝国已经打过来了，管他用的是什么理由！

水妖王微微皱眉的看着越来越乱的无名小村，有他在此，更有死神小队在小村四周包围着，他

倒是一点都不担心隆家子弟会趁乱偷跑，但是这样慌乱的局面，对他而言，也确实是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水妖王二话不说，朝小村里面伸手一挥，一道水蓝雾气脱手而出，朝小村中飘过去。

夜月吃惊地看到了随着水妖王的出手，凡是被水蓝雾气所碰到的地方，全都布上了一层薄薄的结晶状物体。

从隐约间传来的寒气可以感觉到，那是一层冰。

当然了，在小村中抱头乱喊乱窜的村民也不例外，身上都结了一层冰，虽然不至于将人给冰冻起来，但是也瞬间让村民浑身僵硬，还忍不住满脸发青的打个寒颤。

水妖王冷冰冰的说道：“联军代表在此办案，不相干的、不想找死的，就赶决离开村子的范围！”

水妖王的声音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却相当清晰的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中，刹时间，几乎是所有的村民，不论老少男女，全都不约而同的大叫道：“别杀我啊，我投降啊！”

水妖王一皱眉：“再说一次，不相干的、不想找死的，就赶快离开村子，没有人会阻拦你们。”

终于听清楚了水妖王的话，这些村民们也不知道是谁先大喊一声“快走”，很快的，原本鸡飞狗跳的整座村子，伴随着村民们慌乱而快速的撤出，逐渐的安静下来。

附带一提的是，完全没有人朝顺着小村里唯一的大路，从大路尽头的水妖王旁边经过，宁愿爬过围篱或顺着小径奔离。

等到整个小村里面的人都撤离得差不多的时候，水妖王立即感觉出，在他们前方约十五公尺处的一栋黑色木造瓦房里面，充满着一连串刻意压抑过的低沉呼吸声。

水妖王转过头来看看夜月，在获得夜月肯定的点头答覆后，水妖王再一次的开口道：“鼠辈们，还窝在老鼠窝里面干什么？老实一点就自己出来，不要逼我动手‘请’你们出来！”

终于，在水妖王的喊声过后不久，那木造瓦房的木门打开，一群人慢慢的从屋里走了出来。

水妖王眯着双眼，看着这群连头带脸全都包裹在漆黑贴身劲装下，仅仅露出一双眼睛的黑衣人，不禁心中一震。

看着他们的感觉，就好像当年第一次着到亚芠时的感觉，简直一模一样，都是那么的冷傲与孤寂，不愧是与亚芠拥有相同血脉与精神异力的表兄弟，刹时间水妖王改变主意了。

在察觉出亚芠这些叛逃的表兄弟们，似乎有跟华那邦公国勾结的迹象时，水妖王原本想依照亚芠的话，把这些家伙给来个斩立绝的。

但是在真正看到他们之后，水妖王不禁又想起了当初见到亚芠时的那种感觉，一时之间，又使得他动起了爱才的念头。

因此不知不觉间，水妖主心中旺盛的杀机也慢慢的落下，打算把他们擒下就好，如何处置，就交给亚芠自己去伤脑筋了。

打定主意后，水妖王给了夜月一个眼色，随即由夜月藉着死神小队彼此沟通的手势，将消息传递给所有人。

很快的，死神小队所有人，立即保持着与水妖王相同的步骤，往隆家子弟四周*拢。

当水妖王来到隆家子弟面前之时，死神小队的所有人，也正好围成一个大圆，将隆家子弟们包在圈内。

而隆家子弟们，大概是自知已经被死神小队给找上门，自己等人是绝对不可能逃离几乎等于是他们半个师父的死神小队的追缉的。

因此他们什么动作也没有的，就任由死神小队将他们包围住，感觉上像是已经放弃抵抗了。

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水妖王，是绝对不会想得这么单纯的。

毕竟光是从这群小家伙外露的那一双双有如噬人猛兽般的凶恶眼神，也晓得这些小家伙绝对不是那种束手就擒的人，铁定留有后招，因此，水妖王不知不觉的更加提起十二万分警戒来。

像他这种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前辈，在处理事情上的细心或警戒，绝对不是一般初出茅庐的小家伙可以比得上的。

所谓阴沟里翻船的事件，在水妖王的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前几天在察觉到自己被人利用之后，这几个老前辈才会表现得那么愤怒。

望着眼前这具备了一双双野兽般双眼的隆家子弟，水妖王冷冷一笑道：“废话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ｊ门窃走的幻兽卵交出来，然后跟我们回去接受处罚。”

听到水妖王的话之后，隆家子弟们并未有任何的举动，他们死死的盯着周围的死神小队。

半晌，就在水妖王皱起了眉头想要再开口时，突然一个高瘦的隆家子弟越众而出，阴笑道：“实在没想到，我们已经尽量避免让你们发现我们的行踪了，死神小队果然不同凡响，不但知道是我们偷了那批兽卵，还这么快就找上了门来！”

死神小队不禁暗叫声惭愧，在这件事上，他们除了跑跑腿之外，就连追踪也是倚*水儿的能力，如今听这隆家子弟的话，显然把一切归功于他们身上了，令他们颇为汗颜。

而站在水妖王背后的夜月，则是微皱着眉头，看着这个显然代表着其他人的隆家子弟，那熟悉的口音，令她想起了一个人来。

“克瑞，是你吗？”

说起血缘关系，比起亚芠而言，夜月与这些叛逃的隆家子弟更亲近，尤其是克瑞，因此，如今一听到这有些熟悉的嗓音，夜月不自觉地叫了出来。

被夜月叫破了自己的身分，这个代表其他隆家子弟发言的黑衣人，苦笑的拉下自己的蒙面巾，露出一张苍白而熟悉的脸孔来。

果然是克瑞没错！

看着那张因为怨毒而破坏了原先的俊秀、显得相当陌生的苍白脸孔，夜月忍不住叹息道：“克瑞，你们为什么会如此不智的干下这种傻事呢？

“不管怎么说，抛弃了隆家子弟的荣誉，转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家人，这样你们觉得好吗？”

听到夜月这堂姐的话之后，克瑞冷笑道：“叱！我的好堂姐，你这话未免也太好笑了点吧！家

人？恐怕最先不把我们这些可怜虫当成家人的是你们吧！抛弃了我们的也是你们吧！”

夜月幽幽一叹。

在这一瞬间，她突然感到自己的大哥是不是做错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他的苦心的，起码眼前这些打小娇生惯养的堂兄弟们，就无法体会他的用意了，或许回去之后要跟大哥谈一谈，有些时候，还是把某些事情说破比较好！

看看克瑞这充满怨毒的脸，当初大哥他真的是整惨他们了，如今的误解与怨恨如此之深，想要消除这种误会恐怕很难了！

虽然对夜月与克瑞之间的交谈内容有点摸不着头绪，但是这并不影响水妖王的意图，只见水妖王朝夜月摆摆手道：“小妮子，别说那么多了，先把这些不长眼的小家伙抓回去，你想跟他们聊多久都有得聊！”

仿佛直到此时才注意到水妖王的存在，克瑞不禁皱起眉头来看着水妖王，纳闷的问道：“你是谁？划可是你来？我那个亲爱的表哥呢？为什么没有过来？”

听到了克瑞的话，水妖王突然皱起眉头来。

经验丰富的他，立即从克瑞的话语之间听出了某种不是很好的兆头，似乎他们早就料定亚芠会过来了，难道这是一个陷阱？

心里暗暗的警惕着，水妖王一挥手，说道：“凯特，不用等待了，直接抓起来了事！”

听到了水妖王的话之后，克瑞等人立即一阵紧张，虽然不晓得眼前之人真正的身分，但是光看水妖王对凯特以及夜月说话的口气，也知道这绝对是一个难惹的角色。

而且除了水妖王这个令克瑞本能的感觉到不好惹的家伙以外，其余周边的死神小队，也是他自知无法对抗的可泊人物，如今再听到水妖王的话，克瑞不禁感到一阵心急。

一咬牙，克瑞跟着一挥手道：“别等了，动手！”

说着，克瑞突然的往上发出了一道血红的信号弹，水妖王等人不禁心中一震，这是一个陷阱！

获得这一个结论之后，众人哪里还客气，就连原本打算在一旁看戏的水妖王也跟着动起手来。

只见凯特等人，不约而同的拿出了自己的武器，留下一半人维持着包围的阵式后，其他人在凯特与力奥的带领下，往克瑞等人扑了过去。

原本在凯特等人的想法当中，对付克瑞这群人，虽然不敢说手到擒来，但应该也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只是没想到，他们都还没有接触到对方的人，就见到以克瑞为首的隆家子弟们纷纷扬起手来，一颗颗大大小小燃烧着的火球，顿时出现在众人的手上。

凯特暗骂一声该死。

他怎么忘记了，这些隆家子弟在亚芠的严酷训练下，都是已经唤醒了自己精神异力的家伙，这表示他们跟亚芠一样，都是魔武双修的家伙。

而尾随在凯特背后的水妖王，则是轻咦了一声，显然也是没想到这些小家伙竟然也会魔法！

幸好无论是凯特等死神小队，还是水妖王也好，都是功力高绝、经验丰富的高手，因此虽然有点错愕，但是当克瑞等人将手上的火球发出来时，倒也没有人因措手不及而受到一丝丝的伤害，纷纷展开身法闪过这些火球，而其中要属水妖王最为夸张，根本连闪都懒得闪的直接伸手，把克瑞发来的火球握在拳中一捏，一下就把克瑞的火球给捏碎了。

看到水妖王的举动，克瑞不禁心中暗暗的叫苦，光凭水妖主这一手，他就知道今天他们肯定是凶多吉少了，如果刚刚的信号没能来得及的话！

将克瑞的火球捏碎之后，水妖王轻哼一声，二话不说的直接一挥手，一阵阵蓝色的掌风直接往克瑞袭去。

同时身影一幻，在克瑞闪躲掌风之际，他突然出现在克瑞的背后，伸手成刀，飞快在克瑞的颈后一敲，克瑞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如受重击的直接昏倒在水妖王的脚边。

抬头四下看看，死神小队已经跟隆家子弟交上手了，凭水妖王的眼光，知道他们都占了上风。

毕竟这些隆家子弟，在一年前都还是娇滴滴的大少爷，哪里是身经百战的死神小队的对手？

就算他们有精神异力、能魔武双修又如何？反而在死神小队紧凑而严密的攻势下，更显得手忙脚乱，只能被动的应付着死神小队的攻击，要不是死神小队存心要活捉他们的话，恐怕整个战斗在一照面之下，就已经结束了！

眼前这批大少爷并不是重点，目前水妖王比较担心的，是刚刚克瑞所发出的那颗红色的讯号弹，不知道会引起什么后果来？

而显然其他担任包围的死神小队队员，也跟水妖王有着相同的想法，因此，除了少数几个还盯着凯特等人的战斗看以外，其他的几乎都转过身去面对外面，仔细的观察起来。

不过很奇怪的是，当凯特等人三两下将这些隆家少爷们给收拾下来后，周遭却又显的相当的平静。

不！应该说是，静得有点吓人！

水妖王示意众人，将这些隆家子弟给集中在一起后，皱着眉头往四周看去，只可惜因为周围村屋的关系，无法看出到底有何异状发生。

总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的水妖王，当机立断的说道：“凯特，立刻将这些隆家子弟送回去，我断后！”

同样也感觉到空气中仿有一种凝重的气息，凯特点点头，立刻安排专修翔天心法的队员，提起了昏迷中的隆家子弟，带队往外飞奔而去。

只是一来到村口，众人却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不知何时，那些原先逃离村庄的村民们，又重新回到村子口，挡住了水妖王等人的去路。

看着那些满脸青白、面目呆滞的村民们，凯特等人不由自主的浑身不断发起抖来。

这不是凯特等死神小队的恐惧，而是愤怒！

一种由心而发的愤怒，令凯特等人不由自主的浑身发抖着，尽管明知道这种情况对接下来的战斗是相当不利的一件事，但是凯特等人，就是怎么也无法克制那无边的怒火！

他们对于眼前这些村民们脸上的那种青白与呆滞，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

深刻到几乎不用想，他们也猜得出来，眼前这批村民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因为如此，凯特等人才会显得如此怒火涛天。

一旁的夜月脸色惨白的低喃道：“天呀！难道虎王坡的悲剧即将再度重演？”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五十五章 水妖铠化

第三部 第五十五章 水妖铠化

作者：手枪

不知道是哪位队员最先开始的，狠狠的将手中的隆家子弟，一把摔到坚硬的土石道路上，还啐了他一口，只听他愤怒中带着不屑：“没想到这些身为隆家贵族子弟的该死家伙，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竟然在这些村民身上用上了神化剂！”

有一就有二，很快的，几乎所有手上提着隆家子弟的死神小队队员，全都二话不说的将这些昏死中的隆家子弟，用力的丢到一旁。

每个人心中的愤恨有多大，甩掉隆家子弟的力量就有多大，让这些隆家子弟尽管在昏迷当中，还是禁受不住的发出了本能的痛哼来。

接连的大大吸了好几口气，抑制胸中怒焰，表面上似乎已恢复平静，但实际上却已将怒火化做面对这些无辜村民的战斗动力的凯特，直直的看着水妖王，沉声道：“前辈，请恕晚辈无礼，我不想将这些隆家子弟带回去了！他们不值得我们饶恕，相信其他兄弟们也是这样想的！”

水妖王叹口气，看看四周应和着凯特的话、而不断点头的其他死神小队队员，摇摇头道：“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从这些家伙手中，将那些失窃的兽卵追回，我知道大家不愿意，但这是我们的任务！”

凯特一滞，这才惊出一身冷汗来，他差点因为自己一时的愤怒，而忘了最终的目的了，幸好有水妖王这位比较冷静的老前辈提醒，不然他可就愧为死神小队的队长了。

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之后，凯特连忙指使夜月，带着几个心不甘情不愿的队员，负责在等一下的战斗中，保护这些隆家子弟。

其他人则跟着他以及水妖王来到村子口，与那些受到神化剂侵蚀的无辜村民们展开对峙。

望着眼前这一大群面目呆滞的村民，水妖王摸摸自己的下巴，同时开口道：“凯特，这些村民的情况，跟你们之前在虎王坡上碰到的情况类似吗？”

凯特悲愤道：“简直是一模一样！不然，何以让大家都如此的愤怒！”

听到凯特略带颤抖的话，水妖王相当邪气的笑了起来：“冷静点冷静点，既然村民是无辜的，那么大家就当是做做好事，让这些无辜的村民们安息，何必把自己气成这样子呢？”

凯特等人张口结舌的望着一脸邪气的水妖王，隐约间可以瞧见，那双邪魅的双眼中，蕴藏着就连凯特也觉得惊心动魄的杀气。

他总算是见识到水妖王这个亦正亦邪的老前辈邪气的另一面了，原来是如此的惊人与杀气腾腾！

不过很显然的，这种充满着肃杀意味的气氛，确实让凯特安定了那颗因历史重演而显得过份愤怒的心，让他重新找回面对强敌时应有的敏锐决断，以及正确的冷静态度。

回复冷静的凯特，立即想到了一点致命的疏失，他沉声提醒大家：“大家注意了，目前的状况很清楚，这些隆家的大少爷们联合了不知名的敌人——最大的可能，就是华那邦公国的人，两边一起设下了这个陷阱来对付我们！

“想必这些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幕后黑手，应该也会推论出，光凭这几百个被神化剂侵蚀的无辜村民，是不太可能对付得了我们的。

“所以很有可能，对方也会同时派出那些怪物来趁乱下手，等一下你们自己注意了。”

仿佛是刻意等着凯特说完话似的，当凯特才一说完，这些原本呆立的村民，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声野兽般的咆哮，以超出普通人的速度，往凯特他们飞扑而来。

杀！

凯特一声令下，一马当先的往这些无辜的村民们，挥舞起自己的长剑，狠狠的往当头第一个村民横剑一斩，顿时将这个年轻村民断成了两截。

凯特眼中隐隐有点不忍的感觉，但是却未停止自己的行动，反而更加凶狠的往下一个目标一剑斩落，当场将对方劈成两半，早在虎王坡，他便立下誓言，绝对不会让个人的感情再度影响到自己的心境，他很清楚这些村民都是无辜的，也很了解他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了不应该沾染的血腥。

可是就因为如此，他才要更加的凶狠、更加的残忍，因为，他永远无法忘记当初亚芠那决断的染血背影与血泪，他指天立誓，无论如何，他绝对不会放过利用这些村民的敌人的！

而就因为这样一个信念，使得凯特更加珍惜自己的性命，不再让虎王坡的悲剧再度发生，他要保留有用之身，替这些无辜惨死在他剑下的每一条牺牲的性命，讨回这笔血债！

紧接着凯特之后，力奥、停风、乱华、龙纹……等等一干队员，也跟着杀气腾腾的扑了上去，共同展开了血腥而暴力凶残的屠杀手段。

甚至身在后方的唯一女性夜月，也不落人后一口气发出六灵珠，刹时火焰、雷电、土石、冰剑四处乱飞，都希望这场非他们所愿的屠杀，能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掉。

现场唯一没有出手的水妖王，看到了死神小队的残酷手段，饶是他一双见证过无数事迹的双眼，也不忍的轻轻阖上，发出了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来！

突然，水妖王阖上的双眼，再度张开来，前一刻那还有所不忍的眼神，此时却充满了无限的杀机，锐利的眼中仿佛绽放出可怕的雷电，往四下环视！

同时，嘴角更是往上轻轻一扯，露出了邪味十足的笑容来，眼中的杀机有多深，脸上的邪笑就有多灿烂，若是熟知水妖王的为人，就会晓得，这正是水妖王真正动了杀机的表情。

抬手伸指向天，水妖王轻喝一声：“诸天之水听我请求，化为九天之箭诛杀我敌！天雨箭阵！”

伴随着水妖王这一句似咒非咒的声音出口，以水妖王的手指为中心，在水妖王的头顶上方，突然间狂风大作，同时无边的水气，凝聚成一片足足有二、三十公尺方圆的乌云。

水妖王的手指上一亮，一道蓝光如箭般射入云中，立即激发头顶上的乌云，发出一连串的轰隆声，同时，无数小指大小的水箭立即往四面八方落下，打在裸露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指大窟笼，可以想见这水箭的威力如何。

紧接着，水妖王又举起了左手五指一张，一道蓝色的光圈，顿时出现在水妖王的手掌上。

水妖王二话不说往左前方一弹，将这蓝色光圈如飞刃般射出后，又再度弹出第二个光圈，就这样接连不断，将手上的光圈不停的射出。

而四面八方不断传出的可怕吼叫声，已经充分的说时了水妖王突然露这两手的用意，而与村民们缠斗当中的凯特等人，则不禁在心里感叹着，今天来这一趟，还真是物超所值，总算真正的见识到了十大高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程度了，他们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呢！

在一旁算是众人之中最闲暇的夜月，则是比任何人更能够体会到水妖王的实力强横，起码光是这同时施展魔法以及真气打击敌人的手段，就从来不曾看过，就是向来被自己视为天人的大哥亚芠，也好像还没有这种能耐！

无瑕去注意这些小辈们心中的感叹，水妖王看似繁忙的举动中，其实还保留着大半的注意力在四周，只是不免眉头越皱越紧，因为他察觉到，这些隐藏在黑暗之后的，应该就是曾经听亚芠说过的魔了。

不可否认，自己的天雨箭阵与水流圆掌，正有效的打击着周边的敌人，但是也仅止于此而已。

毕竟这两招，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绝招，而且天雨箭阵是以打击面为主的魔法，更是将力量大量的分散开来，因此也仅仅将他们企图暗中下手的行动遏止住而已，想要真正的消灭他们，还需要用点力气。

不过，错估对方实力的自己，这时也来不及换招了，否则缠斗中的凯特等人，一旦被这些准备在黑暗之中下手的敌人骚扰的话，势必会延长战斗的时间，那时候可就不太妙了。

水妖王很快的改变策略，二话不说张开右手掌，低喝一声：“旋！”

刹时间，随着水妖王“旋”字一出口，在他头顶上的乌云，顿时从中破开一个洞口，同时由原本的静止状态，开始飞快的旋转起来，并且越转越快，也越扩大笼罩的范围。

不到几个呼吸之间，乌云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如龙卷风般的存在，直接的笼罩了以水妖王及凯特等人为中心点的空旷范围，隔离了外围那些居心不良的敌人。

而水妖王这一出手，顿时引得夜月忍不住浑身一颤，两眼发亮。

她从来没想过，已经出手的魔法，竟然能够适应需求而再做出这样的一个型态变化来！

这等于是在夜月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魔法殿堂，让夜月开始思考起自己的魔法施放技巧。

举一反三的夜月，立即收回了自己的水灵珠，然后二话不说的透过水灵珠，将源源不绝的水元素之能量化为雷电，输入了周围的龙卷风当中。

那雷电与水妖王的力量融合，形成了一个快速旋转的雷电漩涡，将这龙卷风的成力，更往上提升了一大截。

水妖王赞许的看了夜月一眼，暂时隔离了外面敌人的袭击可能之后，水妖王转过头来，突然身影一幻，刹时间挪移到凯特的身边，双手一展，撮指成刀，直接的将围攻在凯特周围的村民破腹击杀，完全无视于这些村民们因神化剂而几乎刀枪不入的坚硬身躯。

“去帮其他人。”

解决完了凯特的困境，水妖王匆匆的抛下一句话后，又再度的往其他人的旁边移动过去。

看到了水妖王突然在自己身边消失，然后又突然的出现在力奥的身边，凯特不禁咋舌不已，原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很高了，结果还是完全看不清楚水妖王这种忽隐忽现的身法。

凯特不自觉的，将水妖王与自家头儿的身法做一个比较。

老实说，凯特自认自己是没有资格来评定这两种身法谁优谁劣，只觉得这两种身法虽然表现的方式与特性都不一样，但都是那么的神奇与奥妙。

这让凯特忍不住在暗暗立下志愿，总有一天，他也一定要创造出可以与这两种身法相比较、专属于他自己的身法来。

当然，凯特现在并不知道，就因为今天的立志，使得他日后终于创造出了闻名遐迩的“影风之身”，并藉影风之身为根基，发展出了具备强烈个人特色的一整套武技，而为人们所称颂不已。

经由水妖王的协助之下，死神小队对抗村民的局面越来越明朗。

几乎就在不到几分钟之间，顺利将这些村民给解决掉，而夜月还在高兴的玩着雷电漩涡。

轻轻一跃，水妖王直接脱出雷电漩涡的笼罩范围，站在半空中往下望，只见数以百计的黑色奇怪身影，正不断的往这里聚集着，只是受限于雷电漩涡的威力，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水妖主低头看目前正操纵着雷电漩涡的夜月，同时他的声音也传进夜月的耳中：“小妮子，现在外面有一堆你们所说的魔，正在聚集当中，等一下我数到三之后，你将这雷电漩涡尽全力往外扩，同时要凯特他们等待五秒后往外冲，千万不要落入这些怪物的包围当中。”

夜月点点头，表示接收到，并且将水妖王的意见转移给凯特等人知道。

只见水妖王轻哼一声道：“水儿铠化！”

听到水妖王的话，众人不禁错愕的盯着水妖王直瞧。

这还是水妖王首度在众人面前铠化，令众人不禁想看看，这位老前辈铠化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这当中，尤其是夜月，更加的瞪大眼睛，往意水妖主的铠化动作，毕竟能够让水妖王铠化的机会并不多。

而她又知道水儿可是当世唯一一个人鱼公主，其稀有的程度，几乎跟贪狼星与太始有得一拼，哪能不叫她格外注意？

站在众人头顶上的水妖王，在喊出铠化的命令之后，众人只见水妖王闭上了眼睛，双手往外一张，整个人呈十字形。

紧接着一道仿佛从天而降的蓝色光辉，笼罩着水妖王全身，同时从水妖王身上也飘出了数十颗

水滴状的小小光团。

这些光团在飘离水妖王身体之后，随即围绕着水妖王全身，疯狂的旋转起来。

一边旋转还一边带起了一条条有如细丝般的光线，几乎就在眨眼之间，水妖王全身便被这水滴光团的光线细丝，整个的缠绕起来。

正当众人以为水妖王会整个人都被这光丝完全包裹住时，缠绕在水妖王身边的光丝，却突然往水妖王身上收缩。

刹那间，竟然由这蓝色光丝织成了一件无比绚丽的水蓝宽袖长袍，长袍上面还不断的闪烁着如酬以幻的蓝色光辉。

而水妖王的变化并不仅于此而已！

那些完成了长袍编织工作的水滴光团，紧接着聚集在水妖王的额前、两肩，还有胸口之处。

它们分别的聚合成一顶仿佛由水滴镶造而成的菱形水蓝晶钻额冠、闪烁着蓝色光辉的护肩，还在胸口出现一个看起来相当美丽的绣纹图样。

同时，水妖王右手往外一展，额间水蓝晶钻一闪，一道深蓝光辉自晶钻射出，投入水妖王的右掌之中。

当水妖王屈掌成拳之时，掌心中的蓝色光辉，仿佛实质般的往上下延伸，瞬间，在水妖王的右手中出现了一根长达两公尺、通体碧蓝的魔杖，其顶端同样镶了一颗与额间晶钻类似，但更为巨大的晶钻。

轻轻一挥手中的魔杖，杖上的晶钻顿时闪耀出点点蓝色光芒，顺着魔杖挥舞的路线，留下了一连串看来相当玄妙而美丽的线条，乍看之下，就仿佛水妖王正在跳着一种奇妙的舞蹈。

在这同时，水妖王的声音，也接连的传入了夜月等人的耳中！

“一……二……三！”

“破！”

伴随着水妖王巨吼般的第三声，夜月同时的娇喝一声，伸手一指眼前的水灵珠。

无尽的雷电，顿时从水灵珠之中、有如炸雷般的穿过她周边的凯特等人身旁，突入雷电漩涡当中，并且将这雷电漩涡一口气炸了开来，化身成无数道闪电，往四面八方急射而出。

此时在空中的水妖王也没有闲着。

只见水妖王突然加快了手中挥舞魔杖的动作与速度。

紧接着夜月之后，那魔杖一阵挥舞，使滞留在水妖王周身的水蓝光带，突然发生了崩裂的状况，同时往下往外的弹飞而出，化成了一道道流星般的光斩，无差别的往四周斩落。

眼看着夜月那眩目的雷电轰炸与水妖王的流星光斩，耳听着四周传来有如负伤野兽般的痛苦嘶吼声，凯特等人不禁倒抽了一口气。

难怪水妖王要大家等待五秒钟再冲出去了，如果冲得太快的话，铁定成为夜月与水妖王无差别攻击的目标，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在凯特等人心中默数五声之后，在水妖王与夜月联合制造的魔法攻击效果也同时的消失不见的瞬间，只见凯特等人几乎是拿出了个人吃奶的力气，运出了全身的力量，化身利箭，直接穿出数百名魔的包围圈，沿路所经之处，无魔能活！

经由水妖主与夜月的魔法打击，以及凯特等人突围的顺手宰杀之下，几乎去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魔，而所剩余的，也在水妖王与夜月的魔法攻击之下，受到了轻重不一的伤势，几乎再无战斗的能力。

领着众人冲出重围之后，凯特越想越不对，就算对手是刀枪不入、力大无穷而又浑身剧毒的魔又如何？

被人家设下这么个陷阱引诱自己一方陷进来，难道自己一行就要这样夹着尾巴逃走？

难忍心中的滔天怒火，一咬牙，凯特突然停下了往外突冲的势子，猛地转身向后，狂吼一声道："众兄弟们，别堕了咱们死神小队的名声，既然有这个胆子设下陷阱想要杀害咱们，那么咱们不给他们来个以牙还牙，也未免太对不起死神镰刀小队这个名字了！

"兄弟们，咱们杀回去！"

说着，凯特再度一展手中的长剑，直接又冲入了魔群当中。

伴随着魔群里不断传出的尖声吼叫，力奥如雷般的声音也传了出来："好小子，就等你这句话了，老子我今天晚上可是憋够了火，要好好的发泄一下了！"

说着，力奥手上的长刀，猛然燃起了熊熊的赤红烈焰，尾随着凯特之后，重新掉转身子，也跟着扑进了魔群当中。

结果，在凯特号召之下，可以说是一呼百诺，几乎所有人都怪吼乱叫的转头跟着扑进群魔当中了。

而在半空中的水妖王，则是有点愕然的望着底下一团乱的死神小队。

最后是忍不住的大笑道："果然是一群冲动的小伙子，还真是有活力，年轻真是好呀！"

一边笑着，水妖王也不甘示弱的一挥手中的魔杖，刹时，数以百计的冰晶长箭，从水妖王的魔杖迅捷的射出，将大批灯比的魔给钉到地面上，变成了死神小队补刀的最佳对象。

有了水妖王这个老前辈在半空中施展偷袭的手段，死神小队如虎添翼，不再把这些魔放在眼里，非常迅速的结束了整个战斗。

望着眼前一片狼籍的场地，重新聚合起来的死神小队，有点不太敢置信的你望我我望你，虽然有着水妖王的协助，但是这些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了？

回想当初头一次碰到魔的时候，还有在斯达帝国皇宫中与魔战斗的时候，跟现在比较起来，这些魔似乎突然变得太弱了吧？还是大家的实力提升得太快了？

"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个看起来傻愣慢的？"

解除了身上的铠化、同时落到凯特旁边的水妖王，有点奇怪的询问起众人来。

力奥摊着双手，不敢置信的说道："这些魔真的都是我们杀死的吗？"

水妖王疑惑的看着呆呆的力奥一眼，片刻后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不禁哑然失笑：“呵呵，不用怀疑，这种因为药物控制而异变的怪物，力量都是一定的，永远都只有那么点水平。

“就算当初你们屡屡在这种怪物手底下吃了亏，但是现在你们都已经成长起来，难道你们还以为，这种永远不长进的怪物，还会是你们这些实力一日千里的高手的对手吗？”

听到了水妖王的话之后，众人慢愣的点点头，但是还是不太敢相信，以往被自己视为大敌的魔，竟然会如此的脆弱。

虽然水妖王与夜月的魔法大大的削弱了魔的战斗实力，但是这种近乎惊喜的变化，也让众人有点不太敢相信。

良久之后，水妖王拍拍力奥的手臂道：“好了，别发愣了，我们该找个地方好好拷问一下这些大少爷们，他们到底是将那些窃走的兽卵藏在哪了？别忘了，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经过了水妖王的提醒之后，众人这才如梦初醒，把这些虽然昏迷但是被保护得好好的隆家子弟们提起来，跟着水妖王慢慢的离开了这个无名小村。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五十六章 幕后黑手

第三部 第五十六章 幕后黑手

作者：手枪

在水妖王带着凯特等人准备找个隐密的地方逼供时，在尔息擎烈城联军大营当中，亚芠也正好走进拘留那位假冒他名字的银月恶魔的营帐当中。

察觉到有人走进帐棚来，原本躺在简陋行军床上的假银月恶魔，立即一个窜起，万分警戒的看向帐棚门口的方向。

等到他看清楚来的人是亚芠之后，脸上的神情顿时一垮，由戒慎转变成了恐惧的灰自。

毕竟在传说中的亚芠，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而自己又冒充亚芠的名号，还被亚芠当场抓到，也难怪这个假银月恶魔会如此的恐惧了。

来到这假银月恶魔的面前，亚芠淡淡的问道：“名字？”

假银月恶魔一愣，随即结结巴巴的说道：“汉……汉诺。威尔！”

亚芠微微‘皱眉：“真名？”

汉诺。威尔连忙强调：“真的，是真的，是我的本名！”

看着汉诺畏畏缩缩颤抖的模样，亚芠不禁锁紧眉头来，但是依旧开口问出了他早就想问的问题：“是谁要你假冒我的名义来骗人的？”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他每次见我的时候，都是穿着一身的黑衣，隐藏在黑暗的角落上，也从来不跟我交谈。

“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都是直接拿纸条给我，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他本来面目，连声音都

没有！”

也许是早就猜到自己一定会被人逼问谁是幕后主谋，所以尽管没想到亚芠会亲自跑来问他而相当紧张，但是汉诺还是很流利的表达出来，而且连亚芠没有问到的部分，也都主动的说出来了。

听到了汉诺的话，亚芠不禁更加皱紧眉头，虽然事先已经猜到，可能在这个汉诺身上得不到什么明确的答案，但是他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幕后黑手竟然会谨慎到这种地步！

慢慢在狭小的帐棚中踱起小圈子来，最后停在汉诺的面前，继续问道：“你本来是干什么的？对方是怎么找到你的？”

看着比刚刚更靠近自己的亚芠，汉诺脸上的表情更加紧张，但是亚芠总算是从汉诺结结巴巴的叙述中，得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答案来。

原来，这个汉诺是华那邦公国境内某个偏僻小镇的镇长之子，因为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家产与权力，加上汉诺本身长得相当俊秀，所以经常在小镇里兴风作浪，勾引良家妇女，是小镇里出了名的浪荡子。

后来，在三个月前的某一天，突然有一群神秘的人物找上了他。

他们将汉诺给掳到某个地方去监禁，还硬给他灌下了一种药，让他满头黑发在一夜之间变白。

正当汉诺为自己的遭遇及变化惊恐不已时，这群将他掳来的人，却又突然的开始教导他学习各种言行举止。

就在这样慌慌张张的学习之下，汉诺度过了大半个月的日子，之后又被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次，他终于见到了导致他这些日子以来古怪遭遇的幕后主脑了。

在那间古怪的屋子里面，透过了一张张不断从那神秘黑衣人手中抛过来的纸张，他终于知道，这段日子以来不断有人过来教导自己言行举止，还把自己的头发用药弄成白色是为了什么了。

因为这神秘的黑衣人，要他假扮银月恶魔！

虽然是在偏僻的小镇，但是汉诺也不是什么孤陋寡闻的白痴，他当然知道银月恶魔的名字与事迹，也更清楚自己一旦假冒银月恶魔被人给揭破之后，会有什么下场，他当然是抵死不肯了。

只是后来，那神秘人物很明白的告诉他，其实他们早已经在他体内埋下了一种叫做“锁心”的毒药。

如果汉诺不肯听令的话，只要时间一到，锁心毒发作，他将承受生不如死的滋味，事后，汉诺在那个神秘人的刻意显威操纵下，果然品尝到了心脏仿佛被人用力捏锁的绞痛滋味。

而同时，那神秘人为了要让汉诺确实听命于他，还特别透露出了真正的银月恶魔其实现在并不在这块大陆上的消息，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死神小队同样也不在，要他尽管放心假扮。

自己的小命被人捏在手里，无奈之下，汉诺也只能遵照神秘人的命令，假扮亚芠了。

在这个神秘人物的安排之下，汉诺从神秘人手中接收了一只相当难得一见的上级七阶水系沃夫幻兽——独角银狼，同时在这神秘人的安排下，在一个月前打出银月恶魔的招牌来。

刚开始时，汉诺还战战兢兢的，一方面怕自己的真面目会被人给拆穿，另一方面又深怕真正的

银月恶魔或是他麾下的死神小队会因此找上门来。

只是这个神秘人实在是太过厉害了，因为除了汉诺之外，这个神秘人竟然同时派出了九十九人的队伍，跟在汉诺的身边，当然，这九十九人对外的名义，也是死神镰刀小队了。

说实在的，虽然没有见过真正的死神镰刀小队，但是这九十九个打着死神小队名号的人，在汉诺的眼中，都是无比强大的人物。

在假冒亚芠的这段时间，汉诺几乎没有见过哪一个冒险者是他们的对手的。

也因为有他们的掩护，汉诺完全不必要出手，只是需要装出一副冷酷而莫测高深的模样，偶而说个几句冷冷的话，其他的全都交给这些人来应付，就这样，汉诺几乎是毫无破绽的，被人认定是银月恶魔。

当然了，这段时间以来，藉着亚芠的名字，受到大量恭维与崇拜的汉诺，几乎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在这九十九人的安排下，过着相当刺激而又受人瞩目的日子，要不是心底还有着一丝丝担心会被真正的亚芠或是死神小队找上门来的话，他还真想继续下去。

藉由汉诺的叙述以及自己的推论之后，亚芠逐渐的架构出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他检查过汉诺的身体，确实在汉诺的胸口发现到相当古怪的反应，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锁心毒，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这种毒其实是一种慢性毒药，正不断的侵蚀着汉诺的心脏。

如果不赶快加以治疗的话，恐怕超过半年之后，就算汉诺服下解药，也同样会死于心脏衰竭。

大概探明了汉诺的来历与经历之后，走出汉诺帐棚的亚芠，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感觉到黑暗中仿佛有着一只黑手，正不断的展开阴毒的大网，进行着他所不知道的阴谋。

从汉诺的叙述里，亚芠很清晰的察觉到几个疑点所在。

第一个重要的疑点，便是汉诺口中那群假冒的九十九人的死神镰刀小队，并没有出现。

这群人，虽然比不上死神小队，但绝对都是高手，不然也不可能在充满奇人异士的冒险者团体里面，得意自如的掩饰着汉诺的身分！

要知道，想要凑足这么一群高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况且这些高手除了个人实力坚强之外，还是一支相当有纪律的队伍，而且一举一动，都相当的符合传闻中死神小队生人勿近的特色。

这就不简单了，要经过相当的严格训练与模拟才办得到。

而且，从那锁心毒正不断侵蚀汉诺的心脏这一点也可以晓得，那个神秘人压根就没想要让汉诺活下来。

可是，对于这个早已经准备抛弃的弃子，那个神秘人却又二话不说的丢出一只上级七阶的独角银狼给他使用。

上级七阶的幻兽价值可是相当的贵重，面且还要符合贪浪星的外型，肯定是花了大把功夫去寻找的。

另外再加上亚芠清楚的知道，汉诺其实是个不学无术的纨裤子弟，哪有这个本事让七阶幻兽认主？

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这个幕后神秘人的神通广大，与处心积虑的计算着自己一方。

这令亚芠不禁怀疑起来，这个人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与本钱，真的只为了自己的古代幻兽卵吗？

而且亚芠更清晰的感觉到一件事。

也许那些隆家子弟，是窃取自己古代兽卵的执行者，但是他们其实也只是这个幕后神秘人物为了掩饰其真正目的所释放出来的烟幕而已。

起码亚芠他就不相信，这些隆家大少爷们真的有这份心思与城府，能将一切规划得这么完美而灵巧？

还有，那些假扮死神镰刀小队的高手们，也是引发亚芠疑惑的一个原因之一。

从汉诺的口中可以得知，原本假死神镰刀小队是要跟他一起来的，但是却又不知为何，突然对他说他们在外面埋伏，而让他变成自己一个人进来乱石滩凑合，但是一直到他被擒住时，这些告诉他说要在外面埋伏预防意外的假死神小队，却又一个都没出现！

这让亚芠不得不怀疑，会不会是自己带着死神小队回来，幕后神秘人因为自己的突然出现，而只来得及将手中的假死神小队召回去？

亚芠设想，如果他是那个幕后的神秘人的话，比起汉诺这个临时抓来的假银月恶魔而言，他会更看重这些假死神小队，毕竟凭那神秘人的手段，他随时可以轻易的找来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假扮他，而且要几个就有几个，实在这也是因为见过亚芠真面目的人太少了。

在诸多不相识的人面前，正如汉诺所说的，只要随便找个一头白发的英俊年轻人，装的冷酷高傲一点，身边还跟着九十九个高手群的话，相信应该不太有人敢去怀疑这个银月恶魔的真假了吧？

至于这个假扮亚芠的人选本身的实力如何？那恐怕更是一个笑话了，在这块大陆上，应该还没有人会笨到去挑战银月恶魔，测试他的实力吧？

亚芠站在帐外沉思时，妃雅那俏丽艳红的倩影匆匆来到亚芠的身边，递给了亚芠一张匆匆写就的纸条。

接过纸条看了一眼后，亚芠的脸色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这张纸条是水妖王托北斗紧急传回的消息。

首先说明他们已经将叛逃的隆家子弟给擒住了，但是却在抓人的途中碰到了魔的袭击。

而且经过逼问才知道，之前克瑞他们所窃取的那些高级古代幻兽卵，除了保留起来准备自己使用的以外，其他的，都被一个神秘人给拿走了。

而且，水妖王还在纸条上提及，克瑞他们本身并不知道会有魔的出现，也不晓得那个村子是个陷阱。

他们只晓得当他们叛离联军之后，就有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找上了他们，问他们要不要报复亚芠？

对亚芠充满怨恨的隆家子弟，当然是二话不说的答应了。

结果那个神秘的黑衣人要他们提供联军的各种配置之后，便通知他们在什么时候到时候地方，将古代幻兽卵给偷出来，连迷倒看守士兵的迷香，都是那个黑衣人提供给他们的。

原本，黑衣人的目标在于这批兽卵当中的高级兽卵，但是因为联军里面拥有兽卵的消息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因此隆家少爷们，当然很轻易的就推论出这批兽卵的真正拥有者到底是谁了。

毕竟虽然他们很不愿意承认，但是想来想去，也就只有亚芠有这本事找来这么多古代兽卵了。

也因此，隆家少爷们便立意要好好的报复一下亚芠，打起了就算没办法伤害亚芠，起码也要让亚芠心痛的想法。

于是就额外的多偷出这些兽卵，并且将这些兽卵给分散藏在城里，打着日后再来取出的好主意。

也幸好，这些大少爷们存了这个心。

不然依照那个神秘人的主意，本是要求隆家少爷们尽量的将高级兽卵搜括之后，立即远走高飞离，并在第一时间撤离尔息擎烈城。

如果这些大少爷们真的照办的话，那么也不会因为超出计画的带出大量兽卵，而导致他们行动受到影响，留下了比预期还多的线索，而且还滞留到第三天凌晨才离开，导致水妖王跟死神小队有足够的时间追上他们。

同时，水妖王也从克瑞口中问出来，当他们得意洋洋的把自己的行动告诉了那个黑衣人之后，黑衣人却突然交给了他们一枚信号弹，并且推测善于追踪的死神小队应该会很快的追过来，因此要求他们在死神小队追上来的时候，把那枚信号弹发出来，自然有人会来引开死神小队。

当然，克瑞他们并非白痴，绝对不会想在这个时候跟死神小队硬碰硬的，因此尽管表面答应，但是实际上却打着等明天天一亮就立刻撤离的念头。

哪知水妖王跟死神小队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等不及隔天便找上了他们，也因此才总算把一切都搞清楚。

不过很遗憾的是，任凭水妖王如何的拷问与推测，都无法从克瑞他们口中得知这个神秘的黑衣人的身分与下落。

于是他不得不失望的告诉亚芠，看来这个算无遗策的神秘黑衣人，似乎早就猜到了隆家少爷们并不可靠，因此除了知道他的声音似乎有点苍老之外，隆家少爷们确实并不知道这人的身分。

甚至水妖王也怀疑，这人的声音是经过改变的。

看着水妖王紧急传回来的消息，亚芠的脸色愈发铁青，一旁的妃雅不禁有点担心的望着亚芠，水妖王的消息她也看过了，因此相当能体会亚芠此时的心情。

任谁被白白的摆了这么一道，恐怕都不会有多好的心情的，但是该说的还是要交代一下！

略微迟疑一下，妃雅轻声道：“亚芠，兽皇前辈要我转告你，经过他确实清点之后，这次我们总共被窃走了八千六百多颗高级古代兽卵，而中等与低等的兽卵则没什么损失。”

闭上了双眼，亚芠不言不动，而妃雅则是心里暗暗的一叹，她相当清楚八千多颗高级古代兽卵失窃代表着什么意思，如果是落入有心人手中的话，那将会是一场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灾难！

不过，比起将来可能会发生的灾难，现在妃雅更担心亚芠。以现在的情况来讲，万一亚芠有个冲动或是什么的想法的话，那恐怕用灾难也不足以形容了，或许会是一场天灾，一场谁都无法抵挡的天灾。

在妃雅担心的目光之下，闭着双眼的亚芠，突然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双眼紧闭的轻声道：“妃雅，你觉得我们请爷爷把二哥叫回来好不好？”

妃雅一愣，又听到亚芠继续道：“现在情势很清楚，有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敌人，正在黑暗中做出种种对我们不利的安排，我也相信那人或者是团体花了这么大的功夫，绝对不光是仅仅看上了那几千颗高级古代兽卵而已！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跟心思跟他们玩下去，你觉得以二哥的智慧，可不可以对付对方这只黑手？”

妃雅急忙点头道：“这个神秘黑衣人，由二哥来对付是最好不过的，我相信以二哥的智略，一定可以让对方偷鸡不着蚀把米的。”

想了想，妃雅又补充道：“而且，如果能够再加上悍勇的大哥，以及果断的三哥从旁协助的话，我相信任凭对方手眼通天，也对抗不了三位哥哥联手的威力的。”

对妃雅而言，现在她比较担心的是，万一亚芠在盛怒之下，会干出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虽然私心里她并不觉得亚芠会如此的不智，但是难保在吃了这么大的闷亏之下，如果那个黑衣人又设计出什么东西来，搞不好亚芠会做出什么连自己也控制不了的事情来，这样可就糟了。

如今听到亚芠突然问她，要不要叫二哥亚旭回来，妃雅绝对是第一个赞成的。

但是她赞成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亚旭的智略，而是想到，这世间能够要求或限制亚芠的，除了爷爷之外，就只有亚芠的三个哥哥了。

而翰罗爷爷因为忙于联军的事情，所以恐怕没什么时间来管亚芠的事，因此二哥亚旭绝对是最好的人选。

起码二哥的冷静绝对是妃雅相当佩服的。

再度的叹口气之后，亚芠睁开眼睛，望着妃雅道：“那好，妃雅你帮我跟爷爷说一下，请二哥、三哥明天回来一趟好吗？”

妃雅幽幽的点点头，亚芠深深的吸口气：“妃雅，让我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会，好吗？”

妃雅还来不及回答，亚芠便一个纵身，整个人如箭般的往漆黑的夜空扶摇而上，直到亚芠的身影消失在夜空之中，妃雅这才摇摇头，看了一眼监禁汉诺的帐棚，转身去找翰罗了！

第二天傍晚，一路风尘仆仆的亚旭、亚若，回到了尔息擎烈城城主府。

没想到，这两兄弟还来不及去见将他们紧急召回的翰罗，便已被在大门口等了一整天的妃雅给拦住了。

有点惊讶的两人，还来不及说些什么，便又被妃雅二话不说的，拉到城主府内一个人烟较稀少的僻静角落。

紧接着，摸不着头绪的两人，立即从劈哩啪啦说个不停的妃雅口中，获知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以及亚芠请翰罗叫他们回来的原因与想法。

在知道亚芠已经从其他大陆回来之后，兄弟俩原本还在埋怨，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们，但是随着妃雅神色凝重的诉说之下，兄弟俩的脸色也不由越发的凝重了起来。

直到妃雅觉得自己说得口干舌燥，这才总算将该交代的全都交代完了，喘了几口气，看着沉思中的亚旭跟亚若两人，眼中带着一点期待的味道。

好半晌，亚旭抬起头来冷静道：“先把这些事情放在一旁，妃雅你说昨天晚上亚芠飞走以后都还没回来吗？有没有派人去找了？”

妃雅无奈的点点头道：“怎么会没有？昨天水妖王前辈跟凯特他们送回隆家那些大少爷之后，听到亚芠飞走，就顾不得休息的连夜出发去找亚芠了。”

一旁的亚若插嘴道：“亚芠的事情先不用急，这么大一个人不会走丢的，让他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也好，我们先进去见爷爷吧！”

亚旭同意的点点头道：“妃雅你放心，毕竟你跟亚芠都不擅长这种阴谋诡计，再加上有心算无心，会吃亏上当也是在所难免的，让亚芠自己冷静一下没关系，我们先去见见爷爷也好。

“我想我们先跟爷爷讨论一下这些问题，你应该还没有把你跟亚芠的发现告诉爷爷吧！”

妃雅点点头道：“前几天都忙着研究要如何收编那些冒险者，而今天又因为亚芠失了踪，所以我也没有跟爷爷提起这件事！只是跟爷爷说亚芠希望他能够把二哥还有三哥叫回来而已！”

亚旭微微一笑道：“呵呵，妃雅你也太小看爷爷了，爷爷虽然不喜欢玩弄这些阴谋诡计，但是他老人家经验丰富，现在肯定已经抱好茶等我们去找他了。

“其实你跟亚芠也不需要特别把我跟亚若叫回来，如果能够多请教一下爷爷的话，相信爷爷一定有办法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亚芠也不会生闷气，自己找地方躲起来了！”

妃雅一愣，随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大概是因为关心则乱，她还真的没想到翰罗这个长辈就在身旁呢！

当妃雅与亚旭、亚若来到翰罗的临时书房时，还没敲门，翰罗已经在里面先出声道：“门没锁，自己进来吧！”

亚旭微微一笑推开门，妃雅果然看到翰罗正坐在宽敞的书房中央圆桌旁，桌上摆了一组茶具，旁边还有一壶用炭火烧滚的热水壶，正不断冒着水气。

而且书房里除了翰罗之外，亚华大哥姑且不提，一旁还有一脸邪笑的水妖王，以及这几天来埋头研究古代幻兽卵的血兽皇。

妃雅不禁一叹，他们这些年轻人，果然是比不过这些老奸巨猾的老前辈，想必他们应该早就看出其中的问题，却故意不讲破，看来是故意要让亚芠吃点苦头，历练一下了。

天魔神谭
第三部 第五十七章 弄假成真

第三部 第五十七章 弄假成真

作者：手枪

招呼三人进来圆桌旁就坐，等到三人规规矩矩的向在座的长辈称呼完之后，翰罗替三人各斟了一杯热茶，微笑道：“有什么事情先放一旁，喝杯热茶之后再说吧！”

亚旭微微一笑，伸手拿起了眼前的茶杯，杯口就鼻，闭上眼睛闻闻那令人神清气爽的热茶，又品尝了一下后，不禁动容叫道：“好茶！”

看着睁开眼睛后渴望的看着自己的亚旭，翰罗呵呵一笑道：“就知道你这只小狐狸会喜欢上这茶的，回头我拿一些给你！”

亚旭轻轻一笑：“谢谢爷爷，就知道你最了解孙儿我的喜好的！”

看到亚旭如此称赞这茶，亚若跟妃雅也不禁把烦心的事情先放一旁，跟着端起自己眼前的茶杯品尝了一下，只觉这茶略带苦涩而回甘，茶香更是溢满口鼻之间，果然是好茶！

翰罗笑咪咪的看着妃雅跟亚若，半晌转过头去望着亚旭：“怎么样？妃雅应该都跟你说过了，亚旭你对这些有什么意见？”

妃雅不禁羞涩一笑，原来自己的行动都逃不离几位老人家的耳目，亏自己还这么辛苦的去等亚旭他们，想跟他们商量一下呢，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亚旭悠哉悠哉的说道：“还能有什么意见？别理他就好喽！”

血兽皇一击掌笑道：“翰罗呀！现在的年轻人果然是不简单！这么快就想出办法来了！”

翰罗微笑的摸摸这段日子养出来的颔下长须，带点得意的点点头，对于自己这几个孙子，翰罗可是相当引以为傲的。

亚芠不用说，亚华的强悍、亚旭的智略、亚若的果断，这些个人杰出的部分，都足以让他这个当爷爷的柑当得意！

翰罗带笑道：“亚旭，还跟爷爷卖弄你的聪明呢，说说看你的想法吧！”

面对三位长辈的测考，亚旭微微一笑，神态自若的侃侃而谈：“目前情况很明显，不管对方是谁，在获得了这么多的高级古代兽卵之后，一定会尽力的隐藏起来，将那些古代兽卵孵化出来变成他的实力之一，在这段时间，相信我们如果要找出些蛛丝马迹，应该不是件难事。

“只是考虑到这个神秘的人或组织，既然能够安排出这么环环相扣的计画，铁定也有办法来应付我们的追踪，与避免自身的暴露。

“因此，与其花费时间精力来跟他斗智斗力，那倒不如趁着这个人急着消化那批兽卵而无瑕出来捣蛋的时间，好好大刀阔斧的干一番我们想干的事！”

一旁的妃雅忍不住的问道：“难道我们就任他逍遥自在？”

亚旭笑道：“不是任他逍遥，而是现在并不是对付他的最好时机，反正我们都知道，古代幻兽跟现在的幻兽，是有着相当的差异的。

“他既然偷去这么多的兽卵，一定是贪图古代幻兽的强大力量，当然不可能会长久一直隐藏下去。

“等到他觉得时机成熟时，自然会把这些古代幻兽拿出来运用，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身分，那时再来对付他，不是更轻松愉快？”

“但是就不怕他的实力急速增长吗？”

妃雅疑惑的继续问着。

亚旭轻轻一笑道：“怕什么？拥有八千多颗高级古代幻兽卵又如何？

“别忘了，算上挑选使用兽卵的人选，还有孵化兽卵以及培养兽卵的时间，让百万兽卵成长为战力，跟让八千多颗兽卵所需要的时间，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而一旦让兽卵成长起来之后，妃雅，你该不会算不出八千与百方比起来，谁的赢面较大吧？”

看着妃雅微微的脸红起来，知道妃雅没有想到这一层关系的亚旭，又冷笑道：“恐怕对方还恨不得我们最好拼了命的去找他，这样自然会疏忽了把百万兽卵变成实际战力的工作，这样等到他的高级幻兽成长之后，才真的是问题！”

妃雅有点不可思议的看着亚旭，忍不住娇声问道：“二哥，你明明才刚刚知道这几天的事情，怎么有办法马上想通这些？”

亚旭还来不及回答，一旁的亚若已经粗声粗气的叫道：“嘿，妃雅这你就不知道了，二哥本来就奸的跟鬼一样，谁想跟他玩这些阴谋诡计，恐怕到最后都会被他吃得死死的，想不出来那才有鬼呢！”

听到亚若有趣的回答，妃雅不禁发出了一连串的娇笑，同时真挚的说道：“难怪亚芠怎么样都要请二哥大驾回来了，果然只有二哥才能够跟他们斗智。”

亚旭轻轻叹笑道：“其实无论是妃雅你，还是我那四弟亚芠，在智略上绝对都不输我，只是你们的个性决定了你们的处事作为，或许这就叫什么人玩什么鸟吧！

“就让我们跟他斗斗法吧，既然人家喜欢玩阴的，我们当然不能玩输人喽，要知道，我们斯达克的家训，从来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唉呦！好痛！”

前一秒还得意洋洋的亚旭，下一秒突然在翰罗一记敲脑门的痛击下，唉唉乱叫。

翰罗吹胡子瞪眼睛道：“什么时候我们家家训里面有这一条了，我怎么不知道？”

想了想，翰罗又突然道：“不过现在经本人考虑之下，把这一条写进去也不错！”

说着，翰罗突然转过头来，对着妃雅暧昧的说道：“妃雅，要记起来呀！”

妃雅先是一愣，随即俏脸突红道：“唉呀！爷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水妖王在一旁哈哈大笑道：“都已经叫爷爷了，还在那问什么意思？”

妃雅不禁一瞪眼，今天这几个老人家怎么都兴致这么好？仿佛自己是专门送上门来让人家糗的。

而且如果是平常就有点为老不尊的血兽皇也就算了，偏偏糗她的是平日正经八百的翰罗以及水妖王，也正因为如此，妃雅才更感觉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差点没羞的跑掉。

不过，最后妃雅还是红着脸坐在原地，还是理智战胜了羞意，反正她跟亚芠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早晚都是斯达克家的人，只是现在被明确的表示出来而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虽然

是这么安慰自己，但是妃雅却也不禁气恼起那个飞走了的亚芠，自己不但替他担了一整天的岛，现在还让几位前辈开刷，这笔帐早晚要讨回来。

还真的是想到什么就来什么！

当妃雅又羞又气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亚芠，推开了书房的门走进来，还纳闷的问道：“怎么了？大家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

除了妃雅气恼的瞪了亚芠一眼，被羞怒掩盖了看到亚芠回来的喜悦之外，其他人都开心的连连叫唤着亚芠的名字！

“二哥、三哥！”

虽然注意到妃雅俏脸红红的瞪了自己一眼，但是随即被看到亚旭、亚若的喜悦压倒一切，亚芠兴奋的走过来，二话不说的跟站起来的亚旭以及亚若抱在一起，兴奋的叫着，而亚华也跟着加入拥抱的行列。

一旁的血兽皇有点羡慕的对着翰罗说道：“我说老弟呀！看到你们一家团圆，除了替你高兴之外，老实说，我还真有点羡慕跟妒忌呢！天伦之乐果然是人间最美的感情！”

望着抱在一起的四个无比杰出的孙子，翰罗也不禁双眼微润的点点头。

好不容易从兄弟团聚的兴奋中安静下来，亚芠兄弟四人分头的坐下来，亚芠坐到妃雅的旁边，只是迎接他的，却是来自妃雅笑得过份甜的笑容，以及疼到不行的毒龙钻（掐肉）。

眼角急速抽动的亚芠，有点莫名其妙的望着妃雅那张令他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寒而栗的甜美笑容。

自然这种小动作是瞒不过房里众人的，顿时众人不禁又哄堂大笑起来。

而亚芠只能暗中叫苦的听到妃雅低细的声音，在众人大笑声的掩饰下，钻进自己耳中：“好呀！说什么安静一下，结果一跑就一整天，你自己跑出去逍遥就算了，让人家担心你之外，还要让爷爷他们取笑，晚点再跟你算！”

久久，众人拭去笑出来的眼泪后，终于全员到齐的开始针对最近的事件阴谋，还有那个幕后黑手对应的研究，当然在此之前，还是由亚旭重复了一次刚刚他所说的话。

等到亚旭说完之后，亚芠同意的点点头道：“一切就按照二哥你所说的，目前我们先全力针对如何将这些古代幻兽卵化成为实际战力的目标努力吧！”

“至于其他部分，就烦劳二哥你们费心了，你们也晓得，这一方面我并不擅长，需要我力量的时候，二哥你再跟我说一声就好了！”

听到亚芠的话，一旁的亚华连忙插嘴道：“亚芠呀！既然你事情那么多，你就赶快去办吧，需要用到武力对付这幕后黑手的部分，你就放心交给大哥好了，相信以我的力量应该足够应付，你就不用麻烦了！”

“更重要的别跟大哥抢生意，毕竟大哥也被人家随便派个小兵就唬弄过去，所以也很想出出气是吧！”

一口道破亚华的心思，亚若怪声怪气的取笑起亚华来，惹的亚华忍不住的瞪了他一眼。

亚芠轻轻一笑，心中涌过一片暖流，他知道自己的三个哥哥，正尝试用他们的方式来帮助自

己！

亚芠微微摇摇头道：“大哥、二哥、三哥，其实你们不用担心我，今天我自己一个人想了很多，早已经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

“毕竟现在我们的目的，在于连结我们大陆、甚至是其他大陆上的所有生灵，一起来对付那些对我们人类存着恶意的外星怪物，因此我不会介意这种小事的。

“再怎么说，这些人不管他们如何使用阴谋诡计，一旦到了那最后的一天时，相信他们也会晓得覆巢之下无完卵，无论他们肯与不肯，都要把所有积蓄的力量贡献出来，不然他们同样的难逃死路。

“所以现在我想开了，就算与我们敌对，就算对方擅施诡计又如何？他们越强大，到时候对我们人类越有利！”

听到了亚芠的话，众人不禁一阵沉思，半晌，亚旭不得不叹笑：“哈！我还是低估了亚芠你的智慧与心胸了，我只会从茁壮自我、打击敌对势力的局部角度去想，现在想来实在是太过狭隘了，反倒是没有从全体人类存亡的大角度去想过。

“敌对势力又如何？到最后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头，还不是同样的需要出力，搞不好到时候，我们会恨不得天底下最好有一大帮隐藏着的强大势力跑出来呢！”

“亚芠！二哥真的不得不佩服你的智慧与心胸之宽广无可比拟，难怪你会被太始挑选为人类的代表了！”

望着亚芠脸上淡淡的笑容，水妖王也不禁叹息道：“是呀！跟那些怪物斗了大半辈子了，我们这些个老家伙们只晓得埋头培养自己的势力，梦想有一天能够将那些怪物们消灭，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亚芠你所说的。

“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危机之前，什么仇恨敌对都是假的，不团结在一起，又如何来对抗那些比我们人类强大上百上千倍的敌人呢？

“可笑的是，我们这些个老家伙还想说让你受点挫折，这样有助于你将来统帅我们去对抗那些外星怪物，所以打定主意让你去面对那些阴谋诡计。

“只因为我们认定，身为一个统帅可以不用阴谋诡计，但是却不能不会阴谋诡计，看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还是太过狭隘了，真是愧活数百年呀！”

亚芠淡淡的笑道：“二哥，前辈，你们太看得起我了！”

水妖王笑了笑，不再针对这个问题说下去，转移话锋道：“对了，现在那些冒险者的情况如何？”

翰罗轻轻一笑道：“关于这点，你问妃雅最清楚了，目前这件事是由妃雅在主导的。”

不等水妖王询问，妃雅已经回答道：“其实，这些冒险者之所以很难管理，最主要是因为缺少一个可信的组织办法，导致冒险者们在大家惯常的印象当中，就是一盘散沙，是一种又难管理、又无法发挥出什么大作用的鸡肋型人物。

“目前我与飞云道君前辈，正积极的在研究一种让我们既能够有效控制冒险者，让他们心甘情愿听从我们的命令，又不会因此抹煞冒险者特质的控制方式。

“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概念，正针对目前接受我们监控的那四、五千个冒险者做尝试，如果

能够成功的话，相信应该可以推行出去的。”

听到了妃雅这么一说，水妖王兴致勃勃的问道：“那妃雅你能不能说说，跟老杂毛搞出了什么名堂来？”

妃雅轻轻一笑，似乎在为水妖王称呼大名鼎鼎的飞云道君为老杂毛，而感到有趣，但是她还是很快的回答：“其实，这是我从佣兵团的组成方式借鉴来的灵感！

“首先，由于冒险者是一群镇日追逐名利、无视世间规范、挣扎于生死之间的亡命之徒，因此，我跟飞云道君前辈，便从这几个方面来下手。

“第一个方面，我跟飞云道君打算建立起一个协会，我们将这协会取名为‘冒险者协会’，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冒险者而存在的一个协会。

“我们赋予了这个协会有情报交流、雇佣登录、酬金发给、宣传知名度、抚恤等等功能。”

看着众人不解的脸色，妃雅侃侃而谈道：“首先，我已经联系北斗情报组织，请北斗加盟这冒险者协会，为冒险者协会提供一切所需的情报，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而已，我会请北斗协助建立冒险者协会自己的情报系统。

“再来，藉由逐步发展与宣导，开放受理大陆人民的雇佣与委托，使冒险者协会变成一个仲介，一方面收集各种雇佣任务，另一方面转而雇佣冒险者去完成这些委托的任务，然后由委托人提供酬金给完成任务的冒险者，冒险者协会仅从中抽取相当微薄的酬金。

“当然，这必须要等待冒险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也需要长久的宣传。

“一旦顺利的话，冒险者们透过冒险者协会，将不用担心没有工作做，也不用担心会收不到钱，因为接受工作委托以及酬金发放，全都由冒险者协会来办理，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冒险者追求利益的愿望。

“还有宣传知名度，这点是专门针对冒险者们好名来办理的，我们准备由冒险者协会运用各种评分的方式，譬如说委托任务完成困难度、件数、个人实力等等各方面，建立几个名单。

“譬如人们最重视的高手名单，然后将这个高手名单分发给全大陆的人知道，让大家晓得有这么几位高手的存在，这可以大大满足冒险者好名的特性！

“至于抚恤问题，老实说，这是这次事件给我跟飞云道君的灵感，并且结合佣兵团的经验而做出来的尝试。

“从这次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或许冒险者个人可以忽视自己的生命，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存亡，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不在乎自己家人的生死。

“连带的我想到奇楼兰联盟里的佣兵团，几乎都有着相同的抚恤规定，一方面可以彰显佣兵团的情谊，二方面也可以让佣兵们晓得，就算自己有了意外，家人也会在佣兵团的照顾下，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

“当然了，冒险者协会不可能做到佣兵团那样的地步，但是却可以替每一个加入的冒险者，从每一次的任务中，提取部分微薄的酬金当成储金，一旦冒险者个人遭受到意外的话，那么无法工作的冒险者或是已亡故冒险者的家人，便能凭借这笔积蓄，暂时无生活之忧。

“还有，除了这个以外，如果冒险者要执行危险任务的话，那么可以在执行任务之前，向冒险者协会购买危险任务报酬。

“一旦冒险者因执行任务而受到伤亡，只要经过冒险者协会查证属实，则依冒险者之前所购买的危险任务报酬多寡，核实伤亡情况，发给当事人或是其家人。

“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理想的规划，真实的情况，还有赖真正执行后，才会晓得是否可行！”

虽然妃雅只是很概略的粗糙提点一下，但是在场的都是聪明人，很快的就想通了其中的道理。

只要冒险者协会真的成立起来，那么为了享受冒险者协会所提供的种种措施，届时一定会有很多冒险者愿意加入协会的。

而只要加入冒检者协会，势必要将自己的真实资料提供给冒险者协会登录，这样一来，无论是谁犯了错，只要觉得谁有问题，甚至可以由冒险者协会自己以工作任务的方式发布通缉。

届时自然有冒险者会去缉拿那些犯错的冒险者，而代价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酬金就行了，既轻松又愉快！

表面上，这个协会只是一个用来提供冒险者们服务的平台，但是实际上，这些服务稍微巧妙的转变一下，便成为了控制冒险者的最强武器，实在是妙不可言。

见大家似乎都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之后，妃雅含笑道：“当然了，为了考虑到冒险者不受任何管制的心态问题，因此我跟飞云道君前辈讨论很久以后，决定将冒险者协会塑造成一个独立在国家之外的公开化组织，不由国家插手，仅仅由协会独立运作，我想这样很大的避免了冒险者的戒心。

“另外，由于这冒险者协会的特性使然，一旦要建立，那么便要一口气建立出一定的规模来，因此所需经费一定相当庞大，因此我建议由翰罗爷爷向两大帝国的皇帝提出建言，由两大帝国分别提出一部分的秘密资金，用来建立冒险者协会，当然了，我奇楼兰联盟也同样如此。

“我知道，虽然说让两大帝国资助建立一个他们所无法控制的组织，相信应该是不会有多乐意。

“但是如果两大帝国可以想到，一旦冒险者协会成立之后，藉由协会可以管制住让各国都相当头痛的冒险者们，而且某些国家不适合做的事情，也可以任务的方式委托冒险者协会召集冒险者去办理，光是这两项所产生的效果，应该就足以让两大帝国动心了吧！

“当然了，真正说服他们，还需要爷爷你多费心思才行！”

众人皆是双眼雪亮的聪明人，这当中含有多少的利益，自然心知肚明，也晓得等两大帝国确实了解这个组织的特性之后，恐怕也拒绝不了其中可能带来的美好远景诱惑，因此几乎没有人会担心成立所需的资本问题。

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虽然刚刚妃雅讲的很简单，但是如果真要成立这个冒险者协会，那么光是要完善各种相关规定的工作量，就一定相当繁重、复杂，而且还有后面的协会成立、组织运作等各方面的问题与工作，妃雅能够负荷得起来吗？

看到众人担心的目光，妃雅轻轻一笑道：“我知道各位担心的地方，不过大家好像忘记了，我们还有四、五千个冒险者呀里虽然他们是预定加入协会的第一批人，但是像这种事关个人本身的工作，怎么能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呢？”

听到了妃雅的话，众人不禁一阵大笑起来，大家果然都没想到，还有那四、五千个劳力在，既然与他们有那么大的关系，那他们当然要全力支持了。

对于冒险者的处置问题，既然已经获得共识，那也没什么好再商讨的了，众人纷纷站起来向翰罗告辞。

不过在走出翰罗的书房以后，亚芠却拉着亚旭以及妃雅到他的房间去。

跟着亚芠来到他的临时房间之后，亚旭跟妃雅分别坐下，静静等着亚芠开口，毕竟亚芠不会无聊乱拉人的。

果然亚芠很快的说道：“二哥，妃雅，刚刚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或许对于我们的状况能够有所帮助！”

两人疑惑的看着亚芠，亚芠叹一口气后，带点无奈道：“你们也知道，最近我都常驻在其他大陆，想要寻求能够在那最后关头给予我们帮助的有利盟友！”

说着，妃雅不禁幽怨的瞪了亚芠一眼，弄得亚芠有点不敢妃雅那幽怨的眼神，而不自在的避过头去，但是他仍然继续的说道：“或许是我太过自恃了，在其他大陆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担心我们奇武大陆的情况，担心着我不在的期间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各种事项推展得快不快之类的。

“甚至有时候会自欺欺人的想着，如果有些事情有我的参与，会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效果更好些呢？”

听到现在还完全听不出亚芠到底要表达什么，亚旭跟妃雅心中虽不解，但还是耐心的听下去，谁知道亚芠突然的转移了话题，开始说起了昨天晚上他去审问汉诺的经过。

好不容易听完亚芠的话之后，亚旭不得不宣告失败，他真的猜不出来亚芠到底想要说什么，只好苦笑的说道：“亚芠，你把我们拉来，该不会只想要说这些吧？”

亚芠一愣，随即苦笑道：“二哥抱歉了，之所以把你们拉来私底下说话，主要你们一个是我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二哥，一个是我最漂亮的亲密爱侣，正好是实行这个计画最好的人选，所以我才会拉你们过来。”

听到亚芠的形容，一个是得意洋洋，一个是又喜又羞。

但是事实是残酷的，很少恭维人的亚芠，不会白白的称赞别人的，他很快的丢出了一个重磅任务来：“我想请你们帮忙掩护刚刚告诉你们的那个汉诺，让他成为我不在大陆时的替身！”

两人愣了一下后，妃雅傻傻的看着亚芠，而亚旭干脆伸手摸摸亚芠的额头，确定他没生病？

挥开亚旭的怪手之后，看着两人怪怪的眼神，亚芠叹口气道：“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计画，你们不用怀疑！”

真诚的看着两人，亚芠相当诚恳的说道：“二哥，妃雅，正如我刚刚所讲的，虽然我不太愿意这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我的身分、我的力量，甚至是我那不堪的名声，有时候真的很管用，可以帮助很多事情推展开来。

“在经过了这次的冒险者谈判的事件之后，我意外的发现到，这些向来不服管教的冒险者们，似乎相当的崇拜我，那时我就想着，今天如果在那的是真正的我，而不是假冒的我的话，事情的发展会不会往另外一个方面走呢？”

亚芠此话一出，亚旭跟妃雅顿时理解到，其实亚芠对于自己没有察觉到敌人的阴谋、而导致遗失了八千多枚古代高级幻兽卵一事，其实并不如他表面上所说的那样豁达不在意。

相反的，他似乎把这件事当成了是自己的责任了，因此相当的自责，只是他回来之后掩饰得很好，因此让众人完全没有注意到。

看着两人的表情，亚芠苦涩道：“我知道二哥你跟妃雅心里在想什么，不可否认的，晚上我虽然讲得很好听，但其实我真的很不甘心。

“我不甘心自己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受骗上当，也不甘心自己辛辛苦苦找来的幻兽卵，竟成了替他人做嫁。

“说到底，其实我也还是一个人，不是真正的恶魔也不是什么圣者，也会有不甘心，也会有生气的时候！”

不知怎么的，听到亚芠这么一说，亚旭跟妃雅突然觉得，心里对亚芠又更加的亲近起来。

大概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到，亚芠其实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高高在上的，其实也有脆弱的时候，正如亚芠自己所说的，他其实也还是一个人！

真挚的望着亚旭的双眼，亚芠缓缓的说着：“二哥请你相信我，晚上我所说的都是出自于我的真心，既然已经上当受骗，我真的也服了，反正那最后关头也近了，就算他拿走这些兽卵又如何，到最后还不都一样要拿出来对付外星怪物，因此我并不在意失去兽卵！

“只是尽管我服了，但是并不承认我就此败北了，这种事情一次就够了，我直觉的相信，那个幕后黑手既然第一次得逞，从我们手里拿到了幻兽卵，那么食髓知味的他，一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计画出来，甚至是其他人都有这个可能！

“今天我想来想去，最后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想要预防这类事情再度发生，那么唯有我亲自坐镇，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作法，但是却也是最不切实际的方法，毕竟我有太多事情缠身，不可能长期滞留在此！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

妃雅插嘴道：“我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由我们掩护一个替身，来代替你镇住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是吗？”

亚芠肯定的点点头道：“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既然敌人可以拿出我的替身来迷惑不知情的人，那么我们又为何不能在我不在的时候，也推出一个替身，来镇住那些图谋不轨的家伙呢？”

一旁的亚旭悠悠的点头道：“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有了我们这些最亲近的人从旁协助掩饰，再加上其实知道亚芠你真面目的人并不多，那这个办法倒真的是可以拿来用用！”

亚芠截口道：“二哥你错了，我的意思不光是拿来用用而已，而是要经常的使用，任何能够用上的地方都要用！”

亚旭一挑眉，却见到亚芠转过去看着妃雅道：“妃雅我问你，如果说你跟祖师爷筹画的冒险者协会，有了大名鼎鼎的银月恶魔与慈悲圣者共同加入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妃雅一愣，随即回答道：“如果拿这个当成宣传的话，不用说，肯定是最强而有力的，根本不用担心冒险者会不加入！”

亚芠点点头转向亚旭问道：“二哥，如果你今天知道，银月恶魔亲自守着古代幻兽卵的话，你会来打这些兽卵的主意吗？”

亚旭怪叫一声道：“开什么玩笑？你认为我会是那种活得不耐烦的人吗？”

亚芠一摊手道：“你们看，答案出来了。”

很显然的，亚芠用实际的例子问答，充分打动了亚旭跟妃雅的心，甚至两人不知不觉的开始浮想联翩，似乎有的时候，在某件事或是某个场合上，如果有亚芠的出现的话，似乎会很有用！

拍拍手将两人的心神唤回来之后，亚芠淡淡的笑问：“这样二哥跟妃雅，你们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略一迟疑后，亚旭不禁问道：“话虽如此，但是想要找到能够假扮你的人可不简单呀！”

亚芠轻轻一笑道：“不！很简单，二哥你忘记那个汉诺，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此话一出，妃雅忍不住的低呼道：“这怎么可以？他是敌人派出来的，如果我们用了他，那不等于跟他表示亚芠不在这里？”

亚芠微微一笑看向亚旭，只见亚旭猛地抬起头，还嘿嘿笑道：“嘿嘿，好你个亚芠，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妃雅连忙追问：“二哥，亚芠是什么意思？”

亚旭邪邪一笑道：“妃雅，依你对亚芠的认识而言，今天这个假扮亚芠的家伙被亚芠给抓到了，他的下场应该会怎样？”

“那还用说，当然是……”

妃雅轻哼一声后，直接伸出纤纤小手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划，相当清楚而深刻的表达出她的答案来。

亚旭再度邪邪一笑道：“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想想看，今天如果你是那个幕后黑手，若突然看到原以为早应该死掉的人又突然出现，而且正干着你原先要他干的事情，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想？”

妃雅迟疑许久之后，叹口气摇摇头道：“我想不到！”

打了个响指，亚旭兴奋道：“对，你想不到，如果我是那个幕后黑手的话，我也会想不到，不！不应该这么讲，应该要说因为可能太多了，所以才会变得什么都不知道。

“首先，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会怀疑为什么他没死，为什么会再一次出来假冒？为什么要假冒？

“首先我会怀疑这是一个陷阱，引诱我出来的陷阱，然后会反向推论，这真的会是陷阱吗？会有这么肤浅的陷阱？

“然后，他一定会猜想，为什么要设下这个陷阱，是为了引诱他出现吗？不可能，白痴也知道，他是不可能会现身在已经抛弃的弃子面前的，尤其是他又明知这个弃子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的身分的时候。

“但是，如果说不是为了引诱他出现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个冒牌货还能够活着？而且还能够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有什么目的吗？有什么特别的用……”

“停……二哥不用讲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一听亚旭越说越兴奋，没完没了的样子，妃雅忍不住的打断了亚旭的话，她已经明白了。

一旁的亚芠微笑道：“简单的说，就因为们使用了汉诺，所以反而会让这个幕后黑手举棋不定，要接触又怕是陷阱，不接触的话，又不知道我们的用意在哪，反而会让他陷入思绪的死循环当中，这对这类善于用计揣摩人心的家伙，尤其有用。

“而且话说回来，就算被他给识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急于消耗之前夺走的幻兽卵的幕后黑手，也不可能出来撕破我们的面具，这样只会多增加一条让我们找到他的线索而已！

“况且，我们的目标也并不在他，而是在于其他别有企图而又不知情的人身上，因此，在那个幕后黑手犹豫的期间，足够我们利用汉诺来达成很多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了！”

随着亚芠的分析，亚旭跟妃雅不断的点头，他们这时已经完全被亚芠这个异想天开的主意给吸引住了，脑袋里面已经高速运转起来，不断思考起如何好好的利用亚芠的替身与名气，来达到各种目的了。

突然，妃雅脑海电光一闪问道：“亚芠，我还是有个问题要问，既然要让汉诺假扮你，就算有我们的掩饰，但是有的时候光靠我们没用呀！”

亚芠点点头道：“我知道，所以我除了打算留下几个死神小队的队员帮忙之外，我也会给汉诺足够拿来演戏的本钱的！”

听到亚芠这么一讲，禁不起心中的好奇，亚旭跟妃雅忍不住追问起来！

略一犹豫后，亚芠点点头道：“其实在面对外人上，汉诺本身的外型与我相似，而且又经过严格的训练模仿，如果有几个正牌的死神小队还有你们的掩饰，我想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我想妃雅你跟二哥无非是担心，万一需要他这个银月恶魔动手的时候怎么办，对吧！”

看到亚旭跟妃雅同时点头，亚芠露齿一笑道：“这点我已经考虑到了，我准备把我的武学跟魔法传授给他！”

此话一出，无论是亚旭还是妃雅都不禁惊呼一声，亚芠竟然要做到如此地步？

“其实二哥你跟妃雅或许还不知道，我在魔族大陆上有收了一个徒弟……”

刚刚说到这，亚旭跟妃雅又再度的发出了第二声惊呼来。

亚芠不管他们的继续说下去：“当时为了解决我那徒弟无法领会人族的一些观念与知识，所以我曾经使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直接将我想要传授给他的知识送入他的大脑当中，让他能够确实领会我的教导。

“既然连我那个异族的徒弟，我都能够办到这点了，到可况是与我同族的人类呢？

“当然了，二哥跟妃雅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也不可能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教给他的，最多就教他几招武学跟魔法，然后帮他提升一下体质与精神，让他可以如意施展我所给他的东西就够了。

“相信凭这两下，再加上你们的协助与掩饰，想要扮演好我这个银月恶魔，应该不是件难事吧！”

亚旭忍不住跟妃雅互望一眼，话虽如此，但是他们已经忍不住的开始妒忌起这个因祸得福的死家伙了！

能够假冒亚芠而不死，还能够获得亚芠的传授，真不知道他是几辈子修来的好福气，真的只能说，这家伙是走了狗屎运了。

请继续期待天魔神谭第三部续集